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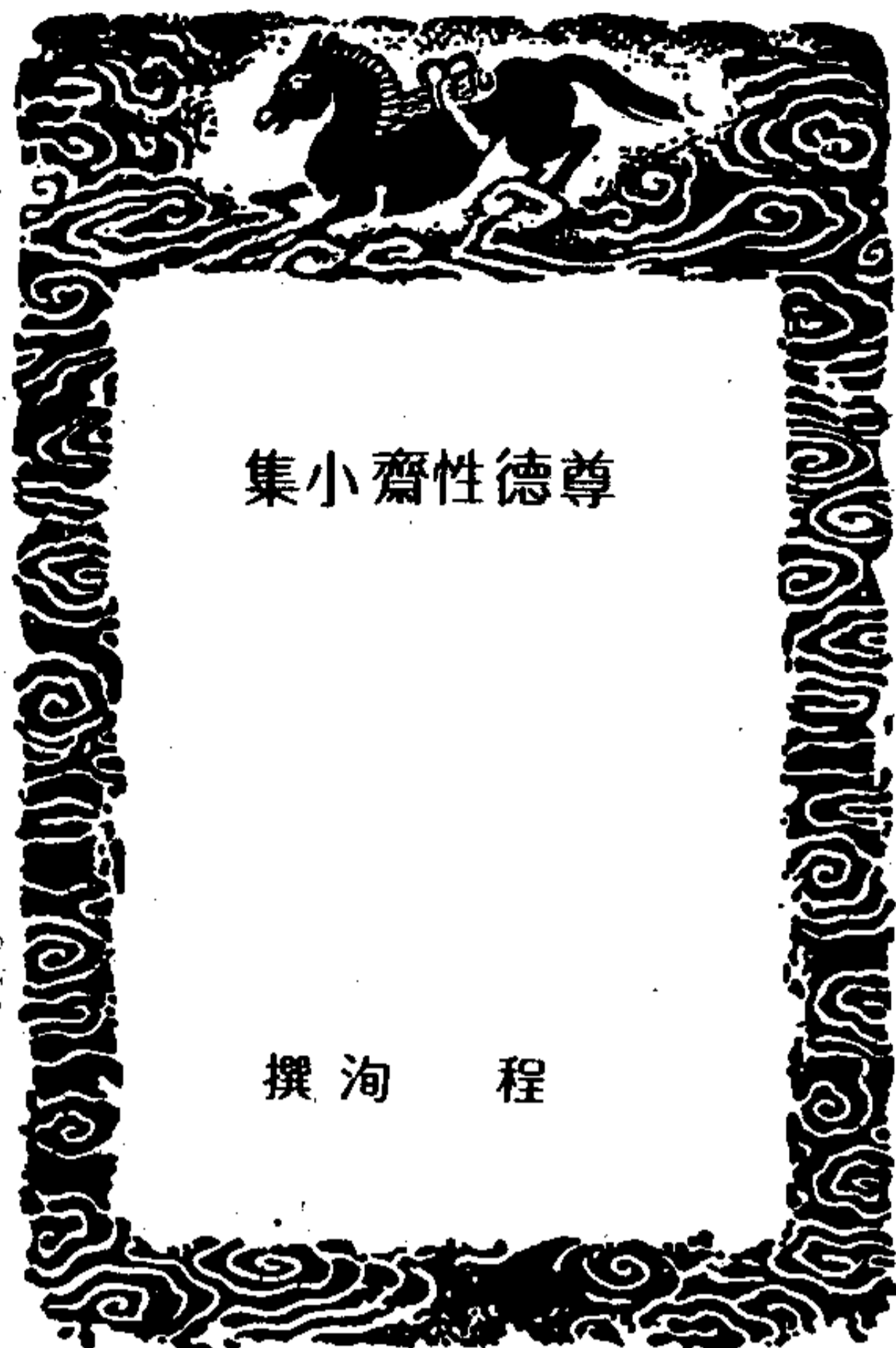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新編 第六四册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宋

尊德性齋小集三卷附補遺	宋 程洵撰	知不足	一
崔舍人玉堂類藁二十卷附附錄	宋 崔敦詩著	佚存	二六
崔舍人西垣類藁二卷	宋 崔敦詩著	佚存	八九
仁山集五卷	宋 金履祥撰	金華	九五
攻媿集一百十二卷附拾遺	宋 樓鑰撰	聚珍	一二六
止堂集十八卷	宋 彭龜年撰	聚珍	五三四
章泉稿五卷	宋 趙蕃撰	聚珍	五九一
絮齋集二十四卷	宋 袁燮撰	聚珍	六一九
崔清獻公集五卷附行狀傳	宋 崔與之撰	嶺南	七二三
鄂州小集六卷附羅鄂州遺文	宋 羅願撰	粵雅	七三八





集小齋性德尊

程洵撰

程集序

程何宋錄事參軍發允夫氏也集何為詩也文也詩何為四言一為五言古二十有六為七言古十有五為五言絕五為七言絕三十有三為五言律二為七言律三十有九文何為劄子十有七為表十有一為啟二十有七為書二為序二為記三為銘二為跋四為行狀三為墓表一為祭文一合而為卷三為冊一也曰尊德性何重其集也重其集何重其人也何重其人也宋至中葉傳斯道者新安朱子也允夫為之內弟師焉自名其居曰道問學學於道矣朱子命之曰尊德性傳以道也夫朱子之道問諸濂洛濂洛問諸洙泗遠矣允夫問於朱子問學是道德性是尊文以發之詩以宣之本末具焉是故重之重其間道也裔孫地官仲朴獲敝簡於伯考校諸聞友而授之梓焉於惟重哉學以問道程之曾孫念哉詩曰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嘉靖十年辛卯夏五月朔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前進士大庾劉節

尊德性齋小集

克庵先生尊德性齋小集序

自元和間蘇氏有戲伊川程氏之語門人怨怒力排蘇氏由是學者黨分川洛朔識者非之紹興甲寅子自湘中來歸廬陵有錄事參軍發源程洵允夫袖長書及所業一通相過合蘇程為一家心竊異之已乃知其於朱熹元晦為中表自其先世相與講學又酷嗜眉山之文為三蘇紀年十卷開以示子其於蘇氏父子出處詩文先後前輩議論之所及編纂略盡未幾洵以病卒於官後四年其宗人法曹萬里出君尊德性齋小集一編今古律詩百餘篇記序書銘各二跋四說一誌表行狀祭文八敘事劄子五啟五十一大抵議論平正辭氣和粹蓋嘗記其師里人李繪之言曰道有遠近學無止法不可見其近而自止必造深遠而後有成此程氏學也又曰文以載道物有是理辭者達是理而已此蘇氏學也君之所傳實本於繪學者果可無淵源乎惜夫久困場屋五十由累舉入官主簿衡陽一轉而止不得發聞於世子故序其書以告來者少傳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食邑一萬二千六百戶實封四千六百戶廬陵周必大序

尊德性齋小集序

三知不足齋叢書

子與程君允夫居同邑學同術允夫在輩流中籍籍有聲而子出處差池未之識也及隨牒宦游始邂逅於廬陵見其說經史論古今臺臺令人屬耳不厭於是始恨相識之晚允夫亦為子傾倒底裏過於舊交子自清江秩滿入中都為博士久不問問因詢鄉人之來者則允夫已捐館舍矣又四年子始來歸其壻黃君昭遠集允夫所著詩文屬子序讀之終篇大抵理勝而詞彩附之陶鍊蘊括俱不苟作蓋允夫早名薦書晚綴仕籍素所蘊蓄不獲見事業而惟寓於其文故所成就如此此足為不朽計遊於地下無憾矣昔者先友竹溪居士張公公子嘗為子言為文猶之善釀稻秫必時麴蘖必齊水泉必香投於一器既熟去其糟粕沈濁在下菁華在上其色澄清其氣芬郁其味醇旨此良醞也惟文亦然讀允夫之文者當以是觀之著作郎軍器少監奉祠雙溪王炎序

尊德性齋小集序

敘

資謹按先錄參克庵先生諱洵字允夫與晦庵子朱子為內外兄弟師事之嘗以道問學名齋晦庵為易以尊德性而為之銘先生式敬承之無息齋故有集與凡所著咸逸莫傳宏治中先伯父東軒府君有慨乎此特汲汲焉乃獲是集敝稿一於從兄仲松所楮蠹墨渝代遠僅存府君喜弗勝以屬予小子資曰謹藏之資唯唯越如千年則以質於先友鳧山梅君為補其脫者八訂其譌者十約而為卷者三曰盍梓諸資唯唯則奉以周旋於甌越之閒又如千年至是始克就梓資迺載拜稽首而言曰是維吾先世箕裘之舊也是維大儒晦庵子朱子之門高足弟子也其所為文豈資所敢知哉蓋嘗攷之維我先錄參先生初見晦庵以詩文求教而晦庵所以語之者聖賢大學之道居敬窮理之要反躬踐履之實至是復以尊德性之懿告之其言曰維皇上帝降衷於民何以子之曰義與仁又曰執玉捧盈須與顛沛任重道悠其敢或怠夫孔門教不躐等真積力久一貫斯傳性與天道非晚年不與聞晦庵之教家法孔氏曾是而驟語耶然則先生之所謂文豈資所敢知哉雖然竊有感焉昔者我夫子刪述之大論著之詳門弟子宜無弗記矣而中庸一篇猶有疾乎其孫而後傳昌黎韓愈氏之文陳言務去八代為起宜亟傳矣何自唐迄宋中隔五季乃與歐文忠公遙遙相遇於異世之下先生生有宋盛時下距故元以迫於今三百餘年而使晦者以顯逸者以傳東軒鳧山二君子之功顧可混歟其所未傳庸非我後人之責歟傳曰莫為之前雖

六知不足齋叢書

六知不足齋叢書

美易彰莫為之後雖盛易傳資於是乎有深感矣東軒府君諱孟河字德潤博雅能文克世其家蓋嘗與祝乎資而今自有後矣鳧山諱鸞字幼和宣城人與資同舉正德丁丑舒芬榜進士嘉靖庚寅長至前五日裔從孫資百拜敬書於金陵之鳳凰臺

尊德性齋小集

克庵先生尊德性齋小集卷之一

榮水和陶靖節韻

我卜我居游息在茲有榮者木日封殖之本根既固發生以時我時傾瞻中心慨而維人之生孰本孰根惟皇降衷天理具存是曰成性道義之門欽斯承斯大化以教嗟彼世人自安淺陋德不圖新惡或念舊有干惟祿有覬惟富孰能毅然不為利疚我懷師訓罔敢失墜匪道曷從匪義曷畏聖門雖遠率焉以冀庶幾疲駑久亦告至

其按家藏錄本榮木篇下別有二詩并題俱盡故不可辨認不得已節而去之後凡殘缺處皆然

張允迪出示方清老詩用龍簡之

十里五里聊幽尋遠山近山相對陰煙雲變態晚逾好竹樹蔥蒼秋未深故人見我喜欲舞倚杖共看鴉投林呼兒秉燭語清夜炯炯君應識此心

度黃瓜嶺

十年來往黃瓜路冒日衝風凌雨霧今朝短策又披雲一笑成詩復悽楚我行對鏡并浮繡欲攀星斗摩蒼穹黃瓜雖小亦其亞領略鱗鱗千萬峰

次方唐卿對月見寄

芒屨卻走荒山道始覺在家貧亦好歸來對月思故人寂寞柴門迹如掃故人遺我新詩章反覆幽懷欲傾倒恍如明月墜我室炯炯清光滿懷抱祗今秋稼已如雲飽意可緩憂心擣潑醅酒熟君不來遠思懸懸滿秋草

張衡山南山瑞芝

君不見南山昔有龐翁叟道德高風聳山斗茹芝歲久得長年身與此山俱不朽張公道與此老同失身偶墜世網中卻從神武挂簪絨林泉歲晚殊從容壽宮誰遣

六知不足齋叢書

六知不足齋叢書

芝生柱三秀煌煌照庭宇平生心地只天知天遣芝爲靈府助商山之老長茹芝公雖不茹亦不疑商山南山兩不朽公壽定應山與齊

伯羽許見過雨不果

結廬在溪上觸目皆可娛嗟子亦何爲悠悠事征途鄉閭駕言歸計日抵舊廬春風百花老遠屋桑柘疎念無肯來人門庭日荒蕪之子獨有期猶以雨意拘人生感離合惡懷固難舒寄言我懷人念我當焉如

度風風嶺次董叔重韻

連山巒雲孤松秀巍嶺松吟石漱水山露鬢撐頂我行亦何事歲晏苦淒冷頻有同心人哦詩味雋永

了頭巖用前韻

側看初成峯橫看復成嶺何年古仙人飛步緩梅云緩當作凌絕頂至今兩鬢了縹緲煙霞冷安步梅云步當作凌嘯清夜永

用前韻入閩

風雪武夷溪乍阿還復嶺依依鴉共林片片雲摩頂山中有高士紙帳梅花冷相期從此翁晤語冬夜永

用前韻懷兄晦翁

人皆樂夷塗而憚陟崖嶺不折彭澤腰卽摩墨氏頂誰能如此翁獨臥滄波冷寂寞詩書林優游歲年永

同正思叔重發潭溪度梅嶺用前韻

山行已淒迷而況步脩嶺飛仙不可見誰復撫我頂懷人雲嶠長倦憩石磴冷樵斧忽丁丁彌覺清晝永

汪節夫解官東歸賦此贈行

積潦卷洪落秋容媚郊坰登高望長陌念君將有行君生盛德後家世多簪纓尚書望最重當代推名卿幾年

臥東山屬望勞蒼生天亦陰相之芝蘭滿堦庭君子尤可人少日負俊聲曼倩聊玩世子眞豈求名一官姑自慰三歲俄終更我從韓溪來挽袂仍班荆殷勤故舊意

初發豫章

昨日苦暖今日寒樹頭浙浙風聲乾舟師祭龍喜風便呼兒理楫高挂帆孤舟一葉去如舞白浪翻空作飛雨爾曹醉膽何大耶胡不江雲占袍車

夜泊華家埭

江涵寒月明人掩孤篷臥蕭蕭木末風驚我幽夢破心開萬念寂枕穩千波安時聞掠水聲知有魚初過

初泛湘江

昔聞瀟湘好今作瀟湘遊雨餘萬籟息夷猶任輕舟黯黯暮幕垂漂漂浪花浮故人在何許悵望心悠悠

送楊文父還醴陵

君家江西我江東相望雖遠聲氣同一行作吏湖湘上數面成親談笑中君思松竹行色動我困簿領蜚塵蒙

送陳求仁還永嘉兼寄劉孝孫

往年予口梅云口疑作館祁山丞坐上屢問君姓名那知流落天一角一笑共挹湘江清地絲賦急員羞具黃糞退軌

空馳湖催科撫字兩勤勞古道羨君今獨步未陽之水

化理潘耒陽之人何于于疎栢細柳白日淨唯有蒼氣與君俱君今快展摩天翮會看赤手扶義御煙波渺渺

正愁予萬里瀟湘未歸去河陽當日桃花紅主人好客樽不空相逢倘問衡陽簿爲說年來憔悴容

次韻趙祖德送李衡陽有感

秋日曠古城秋風來水鄉臨流送歸客離思飛雲揚銀液深蘸甲金釵儼分行祖行禮雖微善頌意則良破涕忽成笑欲語旋復忘若人工涉世止沸非揚湯俛首是非海如居清淨坊一朝脫屣去翩如鴈隨陽三折僅存

謁杜子美祠

少年誦公詩諷詠忘日夕晚爲湖外遊適有耒陽役仙人梅子眞邀我連轡策蒼山環古城幽路轉石壁叢祠隱木末古冢累道側衣冠尚唐制金石存古刻緬懷天

潘提刑生日四首用以介壽爲韻

泉以沙故渾草以風故靡誰能表獨出屹若柱立砥先

生抱懿德取喻當奚以孤高衡嶽松清潤湘江水

垂堂敞干楹居者嫌陋隘安知圓扉中蟻虱生柁械先

識惟餘米陽流與君共無極

誰復測至今杜陵編義與風雅故人亡遺像在廟古爐

香寂庭花日日紅塔草年年碧公身不可見公心猶可

識惟餘米陽流與君共無極

識惟餘米陽流與君共無極

識惟餘米陽流與君共無極

識惟餘米陽流與君共無極

識惟餘米陽流與君共無極

識惟餘米陽流與君共無極

生慮四時於測遠鮮介此心即天心不為門閭大
天心本廣大有外寧合之咄哉吝驕者妄自分町畦先
生克己學不起一念私斯道愈光新渠用夸揚會
賢者必得貴仁者必得壽天人何閒然如契鑰相受先
生邁種德無觀報自厚應笑昌黎翁區區說南斗

遊獅子巖

南州風氣殊二月若中夏我從來江來無地稅征駕紫
紆躡躡徑問訊得精舍石崖屹傍起峭壁儼難跨嵌巖
忽中閒宛宛如覆瓦日光何處來返照幽以雅獅猊
其勇踞坐頤頰欲為河東吼解使百獸啞應是山靈
護豈容俗人假茲遊真勝絕欲去重嗟咤老僧勸少留
秉燭語清夜那知巖伏情眺玩不可舍他年倘復來陳
迹猶可藉巖前有隙地分我茅一把

游活溪用張宛邱韻

六合塵昏誰汛掃秦王功業成橫草後裔居安不慮危
欲向溫柔鄉裏老漁陽金鼓動地來羯胡本非劉石才
若為二十四郡守如振稿葉彈浮埃皇天悔禍見星紀
太白八月胡當死英李郭為時生濟世何須識了字
秋災已去瑞慶來何人大筆書丹崖南 猶自頌聲作
中天想見氛祲開遺文三復堪悲慨興廢渾如目前在
咄哉誤國高將軍猶歎兩京作斤賣

遊東安五峯閣凜然亭

穹林擁精廬奇石林端起玲瓏蛟兔穴編綴東方齒我
幾倚高寒落落負壯偉何人昔好事誅蕪發天閣傑閣
冠其顛幽亭踞其趾五峯天際來縱與供燕几吾聞零
陵郡地蘊清淑氣法當產瑰奇鍾秀乃在此何當蠟吾
屐盡攬入胸次融成九華詩寫作菱溪記卻笑奇章公

魯德性齋小集

八知不足齋

班班刻名字

過愚溪登愚亭拜柳子厚像

我從來陽來已拜杜陵墓今行湘水滄復識愚溪路茲
遊豈無益登覽屢弔古明日理扁舟又向活溪去

薛使君生日

春來一雨不終日處處野田龜兆坼使君閱雨雨應期
插水新秧綠如織人言秧好歲定豐民感使君慈父同
生朝共上千歲壽酒酌流霞花裏紅使君為德豈但此
念念愛民如愛子陰功無數只天知報以長年固其理
青衫短簿人莫知索米不充方朔饑香山松鶴舉無有
但采民言成頌詩 東坡嘗以沈香山子為黃門壽
劉景文嘗以松鶴圖為東坡壽

次韻劉子厚人日立春

流光馳兔烏弱質感蒲柳新年有樂事菜羹侑甘酒 時歲
記人日煮
七葉菜羹楚俗本自佳顏巷敢嫌陋陶然為一醉闊步
無何有畫屏貼綵人赤牛負土偶誰能效兒童剪節較
妍醜城南有佳士避世不回首詩成試問之如此近道
否鈍根君勿嗤著語不敢苟

劉寺簿所居五詠

墨莊

先生耕道時萬卷皆其具歲晚德已豐萬卷猶如故

泖軒

理璧完新整披沙挹舊清一瓢遺味在雋永若為名

靜春堂

氛埃痛掃鄰里謝將迎默坐無餘念欣欣物自榮

玩易齋

萬變本六畫六畫來何從此理須玩索明窗露未濃

君子亭

食藕痊沈痾製荷被吾體未如對芳華幽貞似君子

次韻劉寺簿暇日出郊按視貢院安養院瀟澤園

南教場飯於花藥寺用韋蘇州韻賦詩

使君抱孤韻勝日成獨遊聊循七里郭一賞千林秋射
圃既徘徊澤宮重咨疇孰生病我療孰死骨我收遐觀
興未窮小憩山更幽昔人事登覽不憚道里悠而我縛
微官抗塵苦淹留何當奉杖屨崇論排田駒

余季行肯堂

天地有常運成功須四時斂藏苟不至生養猶浪施而
況結夏屋豈伊一人為向非來者賢俯仰成棄基余氏
本望族舊業祖所貽流光被累葉行也復嗣之華堂小
荒蕪新築俄暈飛老木傲風煙脩篁拂雲霓連峯累奇
石一鏡開清池窗開編簡橫門外塵鞅希封胡幾男子
晨夕相追隨步趨朱與張談笑書與詩寧復綺紈習所
期君子歸青桐韓家樹丹桂實氏枝它年定儷美吾言
豈君欺

次韻張順之見寄

詩翁老去百年灰 梅云年灰當作年木
禪語也山谷好用之皮膚剝落真寶
在誅茅築室傍幽林泉石煙雲動光彩酸寒不作郊鳥
態尚友淵明向千載但欣妙語筆端生不啻流年暗中
改鄰家有景借脩竹 公有借
竹軒野徑無風韻芳茵人嫌柴
門雀可羅自倚奚囊富成海我聞公名嗟已久嚮風每
恨平生昧袖詩過我豈宜蒙公才較不幾十倍要從柳
州關雅健未許公羊誇辨裁別來又見秋風高抵掌論
文幾時再尊中綠酒已堪酌籬下黃花行可戴幸無俗
物惱幽人祇可劇談佳客對方侯況是社中酒 梅云酒
上酒下蔬中言陪賓
之佳又云疑作侶辨舌瀾翻似秦代公來當為折簡

魯德性齋小集

八知不足齋

呼園有佳蔬更同采雅集何須畫作圖風流自可追前
輩近世有佳集圖來詩云憑誰爲
寫無聲詩清標不減淵明輩

贈寫真方處士

世久無絕藝斯人妙丹青時將好東絹貌彼神與形悠
然意象會轉轉毛骨生或濯若春柳或清如壺冰或發
千丈壑或森武庫兵妍姪有真鑿抑揚無道情楚相欲
談笑中郎存典刑斯人胸次奇不以藝自名逍遙萬物
閒非俗仍非僧遊戲於筆端遂爾造其精殊非學可致
要是天與能待詔集金馬功臣圖景靈渠當自致此胡
爲老沈冥

留別處州陳舜卿教授以筆贈之

中歲探至道頗欲齊得爽偶然遇逆境又爾起諸妄賢
哉陳夫子曾次甚夷曠警我以微言恐我猶事障嗟我
與夫子少長異州黨傾蓋逆旅中談笑便抵掌誰言江
浙遠嗜好無異尚我雖謬涉世途窮理歸執而君方朝
天高論獻忠讜贈君秋兔毫聊以代孟益勿云管城子
未有食肉相當知中書君日侍九天上

董鍊求詩賦古風二章示之

森森山上松濯濯堂前柳顏色雖不殊霜餘別妍醜君
看射利子榮悴俯仰中寧知堂前柳不如山上松
學海失淵源詞林少根柢蘇程百世師遺書滿天地遺
書亦言爾道豈言能傳言外有妙處萬理常森然

張衡州南山壽芝

煌煌慶色金壺重婉婉高枝兒臂拱團團更著綫懽紅
鬱鬱時看祥靄動使君少日抱奇才可與斯世作楹棟
黃堂坐嘯晚方貴急流引退心殊勇平生陰德只天知
壽骨嶮然天所縱靈華更向壽宮出和氣疑與商山共

尊德性齋小集

翻嫌四老大多事采掇辛勤走巖隴何如邱壑著胸中
靜閱世氣如幻夢朝餐不用閑草木夜氣自有真鉛汞
殊祥坐使神物效異卉不煩天女供閑中禪悅更尋源
關裏塵緣徐脫脫從渠童子尚饒舌強出松陰談谷董
梅云谷董作骨董語也此篇多禪語要知無本是性宗看我當機呈大
用

過鉛山望鷲湖峯次叔重韻

好山如高人堂堂萬夫傑嶽立培塿中千古磨不滅茲
山雖未高濃淡似粧抹樹老樛枝重石皴靈液冽登臨
恨未能想像心已豁寄言山中客慎勿厭幽絕君看名
利途黃塵漲日月

宿野人家追和韋齋韻

澆愁正賴一蕉葉萬慮洗空從兀兀投牀便作礪硯眠
不記來時石頭滑茅家亦復有何好門外澄江綠如鴨
箇中風味吾自知賦詩歸向兒曹說

游石鼓次柯德初韻

簿書塵流人高士莫肯顧我窮敢言高齋口隨所過一
道猿鶴嘖詎能蟲魚注讀禮尺不盈披易體忘互案惟
朱墨塵吏執符移付催科本雖拙勉強亦備數有時迅
檄來又辦走長路名山設在眼俗駕不容駐茲遊豈無
意發興亦已屢心知江山奇遠目當與寓冠裝裹病軀

汲汲忘且暮今日復何日從君舉幽步柳深尚藏鳥水
淺可立鷺離離網舉魚隱隱舟橫渡登臨得勝地一覽
萬景聚况遠城市喧無復塵埃汚六籍爛星羅百氏紛
雲布窗虛明照人几淨寒生霧仰止夫子堂敬誦昌黎
句文章何足言道義有真趣由來重儒學所貴通世務
恨我拙且迂浪牽先生屢明朝九衢塵回首迹已故重

尊德性齋小集

來定何時詩就髮如素

次韻劉寺簿與客酌鄒泉

庭無聚訟喧門有佳客至登高一以眺天末鴈橫字公
心本無著佳處偶會意會旋已忘陶然不妨醉

幽園

幽園有美人終宵抱長歎念彼遠征客風露如許寒耿
耿不成寐悵然理哀彈難鸞韻纖指曲終淚闌杆

秋風

秋風來幾日草木殊未知寒蟲獨何者若與秋有期露
竹動寒彩雲松弄幽姿夢尋溪頭路意行當何時

次韻胡國器游歷嵎

枯筇拄倒星斗俯意行屈曲忘陵岡忽逢蕭寺倚巖腹
門前水影涵山光憑虛飄欲上霄漢覽遠浩如浮大滄
嗟予失身墜世網恨不與子同翱翔白蓮共結清淨社
紅裙絕意溫柔鄉何當脫屣聲利場從渠萬態爭炎涼

次韻唐卿歎梅

元冥元冥如有辭大鈞播物初無私春蘭秋菊亦有爾
梅獨強分南北枝南枝北枝自有時人言冷煖浪自欺
天公與人不相同時來看取葭灰吹

亭

黃彥周求秀亭詩云其地山水合六秀法故以名
少年銳意功名會李廣數奇終鷓退晚從林下得幽棲
綠淨翠微動賞對危亭蕭灑八九椽千巖萬壑相迴環
人言山秀水亦秀偶然得此寧非天身世區區如逆旅
人生要有歸全處天星地卦且置之陰德從來不知數
會當置酒俯清樾一語壽君君笑發且住人閒五百年
街孟樂聖山水間

張公成生日

沒膝春泥未易過，華堂咫尺隔關河。
精神聞說年來健，歲月從渠老去多。
關裏漸應排世事，靜中正好養天和。
祝君壽骨如張果，莫惜頻傾金叵羅。

梅花

落木蕭蕭歲已深，天教梅蕊獨爭新。
一枝嶺上方傳恨，千樹江頭忽暗春。
會與霜筠矜節槩，不同風柳鬪腰身。
羅浮當日醉眠起，斗轉參橫誰與鄰。

贈劉道人兼送何藩秀才東歸

道人別我三年久，邱壑胸中趣益真。
更與風流能賦客，來尋憔悴負病人。
明窗辨藥分寒燥，清夜吟詩動鬼神。
促膝方歡又分袂，別愁還與月痕新。

北察道中

偶作郊原十里行，蕭蕭入袂晚風清。
夕陽疎樹無佳處，只有殘鴉自在鳴。

送張子有彥資舍人之姪

宴居仙伯已騎鯨，猶子東來尚典刑。
才氣逼人春盎盎，交情閱世柏青青。
昨朝方對聖賢酒，今日又尋長短亭。
歸路不妨攜古錦，蒼蒼莖葉正芳馨。

寄朱德芳

武林倉卒指歸程，千里脩途偶竝行。
雲散風流當日事，山長水遠此時情。
樓遲顧我猶藏拙，邂逅煩君尚寄聲。
尺素聊憑西去鴈，夢魂今夜遶江城。

久雨初霽示友

積雨初收四望新，頽雲淡日弄晴陰。
故園百里夢不到，杜宇一聲春又深。
宿蝶亂紅渾滿地，藏鴉新綠已成林。
客中情味君休問，莊鳥無聊但越吟。

楊日新開書室以月壺賜之求詩

清透虛籬冷侵空，下弦祝罷且從容。
是中自有一天地，何必更登天柱峯。
此耶表裏久融明，曾次悠然冰玉清。
虛室如今已生白，不隨晦望有虧盈。

張巨川為父慶八十二邀予與坐作詩壽之

龜形鶴骨舊精神，見了春容幾度新。
卻笑當年梁祕監，更將多少較前人。
官為秦世柱下史，生憶堯時丙子年。
家世從前多壽骨，侯封不必羨神仙。

示伯羽

交遊半作搏沙散，不見周郎亦四春。
邂逅相逢無一事，依然都似舊時貧。
偃蹇我如蛙伏井，飄零君似鶴尋枝。
回頭十二年前事，一笑那能似彼時。

次唐卿九日

無錢薄酒自難賒，笑解塵衣到酒家。
只欠道人般七七，鶴林重發杜鵑花。

祈山九日

客思到秋如亂麻，每逢佳節倍思家。
黃花只作去年好，綠鬢自嫌今歲華。
千里有情猶共月，一樽無事且傾霞。
閑來甘露堂前坐，老柳條條噪暮鴉。

陪晦庵尊兄山行小憩龍居院

平生發興在林邱，况復追隨長者遊。
路入亂山青未了，秋分野水綠初稠。
劇談已有親朋樂，小憩仍逢寺宇幽。
滿座春風與和氣，對公無地可言愁。

用韻送蔡季通還建安

騎氣居然兩月留，勝遊不減舞雩遊。
道同頓覺語易契，意合不知情自稠。
口口梅云口口疑，還驚千里遠者鞭。
又踏萬山幽恨無力，挽天河水為我臨歧洗別愁。

次韻喜雨

敲窗打葉不勝繁，洗盡黃塵萬里昏。
便有清風生遠樹，祇牽孤夢遶歸村。
新秋想見黃堆野，老柳猶能綠映門。
自笑年來詩事廢，得君強韻縮肩跟。
韓詩縮身潛喘拳肩跟

雨中書事

門無去馬與來車，終日塵編自展舒。
笑撫蒲團時有會，古人於我未全疎。
經邱久已罷巾車，寄傲南窗意自舒。
一炷妙香清萬慮，芭蕉葉上雨疎疎。

子甲戌歲與惠州麥少韓始相會於都下後十九年復會焉今又六年而少韓見子益勤將東歸為詩四章以別

梅云麥少韓麥鐵杖之後
邂逅京華憶昔時，匆匆長恨遠睽離。
重來只有聲音在，兩鬢蕭蕭各欲絲。
與君南北昧平生，傾蓋論心若弟兄。
長笑區區市朝客，白頭重欲定交情。

鼻祖功名冠有隋

耳孫筆力近京西，鵝城勿作潛深計。
馬塔行看高處題，人去空山鎖碧雲。
紙窗竹屋尚明深，蒼珉遺刻煩多寄。
慰我平生敬慕心。

次韻張順之春日雜詩

解事東皇自有期，今年春較去年遲。
未教紅著桃開臉，先放青還柳作眉。
春來何物不熙熙，川泳雲飛各自奇。
趁隊魚兒如得意

春來何物不熙熙，川泳雲飛各自奇。
趁隊魚兒如得意

蘇東坡詩集

主知不足齋叢書

蘇東坡詩集

主知不足齋叢書

峩峩千里踏層冰

三月九日祁陽舟中聞鶉憶去年此日到衡陽有感

感

急樂輕舟下碧瀾歸心切切隴頭鶉人生石火光中住又向湖南過一年

次韻劉寺簿臨蒸精舍落成

濂溪當日起南方千載斯文有耿光遺俗至今尊孔孟後生誰肯學蘇張賢關莫歎吳天遠精舍今臨楚水長試問坐中誰鼓瑟舞雩風味想難忘

再用韻

斯文從昔患多方今日因公晦復光心法祇傳書一卷

交華那用紙千張窗前草色沿塔翠川上波流極目長

此意更須公指示後來口口梅云口口當月無忘

用韻題諸葛武侯祠二首

羣雄逐鹿走迷方四百炎精不復光天啟奇才思奮奮

人嘖嘖虜久鳴張悠悠陳迹青編在寂寂叢祠碧草長

成敗由來難逆觀祇應大義不容忘

獨明大義曉多方爛爛精忠貫日光開拓荆榛資蜀漢

驅除鬼域走關張司徒豈足知邪正著作寧能識短長

公論到頭須後世至今尸祝未能忘

次韻劉寺簿詣學

衡湘山水競清雄開氣曾生益代翁後學誰能明絕學

遺風猶可想高風欲求太極精微蘊可乏羣居講究功

飛躍為魚元有道使君心與古人同

次韻劉寺簿鹿鳴宴

江頭梅葉小裝春式宴嘉賓屬守臣京國路雖千里遠

瓊林花又一番新且觀鹿野陳鄉樂休憶羊裘整釣綸

老我豈堪陪盛集為公強振濟書塵

再用韻

聖主如天與物春四方委質願為臣設科取士制雖舊側席求賢意自新揚子詞高非篆刻井春學富獨紛綸行行好上江都策莫厭京華沒馬塵

寒食次伯潛韻

小雨浪憎春日遲輕寒自與晚花宜節過橫外憶傷日人比山陰脩禊時雀舌味長初試水猶頭意懶任穿籬俗以不成竹為懶節歸途莫恨石頭滑山色波光總是詩

張王臣以諸公駮字韻見貽即席奉次魯直詩山谷老人來

斗南樓頭有眼許人參

圓扉草色碧於衫晏子何勞更解駮喜文書清幕府

翻嗟賓客滯湖南遲回愧我非高士邂逅因公尚劇談

清夜論詩到山谷棒頭妙旨欲重參

再用韻呈諸公

羞將華髮照青衫直擬涼秋整去駮應聘豈能如水北細書何事尚周南江澄頗覺客愁破山好那須世事談

猶勝元琳日趨府強持簪笏逐髯參

再用韻呈王臣兼簡同社諸公

亭下江波綠樣衫亭前山勢走驚駮心如胡馬猶思北

夢比飛鳥正遶南銀筆新書時有省金鑿故事不須談

經綸從昔須賢哲洗眼諸公國論參

送劉伯瑞通判還吳興

土牛方著勸農鞭畫鷁俄開疊鼓喧別駕但知催理楫邦人政自欲攀轅黃堆荒徑重尋菊綠擁高堂更樹談只恐清朝方急士未容一室老陳蕃

王駒父袖詩見過次韻贈之

平生志業在經綸老去未充觀國賓口道心口口地鏡

國應文口挂夫紳梅云夫紳作天紳孟郊語大兒從昔輕餘子丞相

何時薦此君莫為窮通移晚節歲寒方始見天真

次韻宋郎中劉寺簿劉監廟燕集王大夫山林

飛旆翩翩亂霞欣聞勝集俯雲沙新詩宛似風行水和氣想如春在花六隱勿嫌朝市鬧朱幡方映繡衣華塵埃短簿今倉氏悵望清遊轉覺賒

季章命賦周益公府雙頭蓮蓋太守所送者

桃根桃葉競妍華清遠誰知別有花天為蒼生娛一老地從綠水湧雙葩流傳已入騷人句走送曾煩刺史家

卻笑昌黎求玉井路迷青壁重咨嗟

益公得牡丹狀如雙魚者以花嬾目之且賦詩俾予屬和

粧鏡臺前酒一卮風流從古說楊妃誰令山鬼欺紅粉卻與花王司御衣比擬莫嫌魚共貫輕狂猶勝燕爭飛

老生無分陪清賞空想鄰枝他夜歸

寄贈歐陽伯威

窗開花影夜搖春窗外誰呼那孔賓不信名山謝道容至今陋巷臥遺民日高謾裏生魚釜門掩應無沒馬塵

遙想燃鬚時得句又書尺紙報平津

贈別

搔頭日日數歸程誰信先生少宦情趣駕不知千里遠振衣始覺一身輕霜林竹柏元同勁世路風波底月驚獨我臨分苦悽惻從今懷抱向誰傾

王守仁竹齋

黃塵車馬去如流名利勞人死不休心遠地偏何處是小齋叢竹媚深幽

月度寒光影瘦疎風傳清籟韻虛徐幽人宴坐蒲團穩
讀罷儒書讀佛書

楊日新用所賦月壺韻作詩見寄依韻復之

霜洞羣木馬橫空宴坐茅茨促膝容忽有新詩來眼底

嶢梅云嶢當作恍
蓋用富嘉謨語臨絕岸倚孤峰

觀心要與月同明覓句應須水樣清老去不妨文豹隱

郎君已見角犀盈

喜雨用山谷韻呈薛使君

畏日炎風是處同使君閱閱甚三農新詩仰看奔牛堰

東坡詩仰看古堰橫奔
牛之句蓋言吳中旱狀好雨忽迷回鴈峰千里祇今被

膏澤一堂行見會雲龍由來庸寸沾天下衡嶽英靈等

岱宗

克庵先生尊德性齋小集卷之一

克庵先生尊德性齋小集卷之二

蒙庵銘

蒙庵郡陽董錫叔子宴居講學之室也新安程洵正翁

推易之意為之銘曰

其稟也潔其動也烈遇險而澹有待乃達以導以決吞

吐日月維心之發亦若是烈一與物接正以枉奪維思

之近維問之切維進其德維居其業日加省察是存養

法無作無輟與聖同轍聖謨孔疇我名是設

汪子長不遠復齋銘

適越北首之燕南轅出門茫然孰執孰燕亟悟其非改

圖易轍疾徐中節乃燕乃越是故先聖垂訓孔明吉凶

悔吝率梅云率當作
悉以聲而譌由動生有顯六爻上坤下震動惟

厥初必戒必謹曰善不善繁一念閒由改與否有跡與

顏我其鑒此玩復之初知斯體斯亦顏之徒何以知之

察於已獨又何體之不遠而復

跋西京要書後

乾道五年子辱永嘉劉孝移之招至祁門同舍生有喜

言漢史者子撮其要昇抄之以便覽觀他日歸乃舉似

董叔重兄弟叔重欣然即命筆綴紙窮晝夜為之既成

出以示子子嘗攷文章自三代以來惟漢唐宋為盛而

言古文者必以西京為宗蓋班孟堅之文與賈誼司馬

遷相如揚雄諸公之作互相映發故其壯偉奇麗至此

恨讀之者力多窮於記誦心或陋於見解故得其門者

或寡而流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乎記曰人莫不飲食

也鮮能知味也豈惟學問文詞亦然前輩論班馬之文

以為子長學莊周孟堅學左氏子始讀孟堅之書不見

其所以學左氏者中殊憤悶後乃釋然而笑曰陋哉吾

之見也夫謹毛而失貌豈古之所謂善相者乎叔重果

有志於斯文當誠以斯言參之它日有省於此釋然而

笑當知吾言之不妄淳熙元年八月三日新安程洵書

跋練溪詩話後

練溪居士張順之少好為詩老而不衰嘗得句法於金

陵吳思道蓋東坡先生門下士也東坡之詩并包

衆體天寬地大思道得其一體而順之承其後焉則其

源流可知矣順之晚倦遊歸休乎練溪之上惜其平日

所得於思道及前輩諸名勝者將遂湮沒無聞乃錄詩

話一編以記之而其旨趣大率不出思道機軸之外既

成錄以寄子俾書其後時子方有行役未暇也未幾順

之卒書亦為人取去其兄集之每有書來輒以為言因

復訪得之三復其言慨然太息恨順之不可見而前輩

凋零也乃書以寄集之并其本歸之云年月日程洵書

跋胡季隨恕齋記後

子貢問於孔子曰有一言可終身行者乎子曰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問於聖人者多矣未有若子貢問

是之切也夫子特告以恕且又為疏其義若慮子貢有

未達然者以子貢之方從聖人如是之久於恕豈容真

有未達者哉蓋子貢嘗自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

欲無加諸人夫子抑之以為非所及則其病固不在於

行故聖人因其終身行之之問而復告之如此若曰是

道也雖終身行之猶慮其未盡也而爾自謂已能之其

果能之矣乎嗚呼賢如子貢於恕之道猶當勉焉如此

況後之學者可不始卒一致佩服踐履以為求仁之方

乎立行之以是名其讀書之室而朝夕自警省者豈然

恕之為義聖人既已疏之矣所以告子貢之本意抑不

失其為愛行之也行之其益勉之哉淳熙丙午六月日

程洵書

跋朱魯叔所藏曾鄒陸三公帖梅云此篇文亦曾魯叔作跋

祐陵即位之三年改元建中靖國悉收召元祐舊人布列中外將與之復慶歷嘉祐之治德甚美俄曾丞相當國復以紹述事啟上意凡元祐起廢之人浸不用時文黨禍遂牢不可解靖康之亂實基於此洵嘗讀其書而悲之今觀公所與朱公帖有云別紙丁寧豈惟益友忠告之誼亦出於憂國懇懇之誠衰拙於此豈能忽然但再三則讀終於無補豈朱公遺公書時猶以諫止其兄事望之耶所謂憂國懇懇者誠仁人君子用心哉洵官衡陽朱公曾孫浣為郡法曹掾數出文昭此帖及道鄉鄉公侍郎陸公諸帖洵敬觀數公皆近世名卿而曾鄒風節尤峻三復想見其人因書卷末年月日程洵書

周微之詩集序

德興自汪公彥章以詩名天下其後趙公德麟徐公師相繼以寓居里中其於詩蓋親傳元祐正宗者樂倡所聞以詔後學於是張公彥章董公仲達數君子起而和之而德興詩人之名隱然聞四方數十年來前輩凋喪略盡而遺風餘澤猶有存者能賦之士時時特起若周君微之其一也君少俊敏紹興中子客董琦順之家始識之順之蓋君女兄之夫也方是時君銳意舉子業欲唾手取科第不暇為他學既而屢試不第自信窮達之有命也於是用其所以為科舉業者一意於詩過得意處語亦驚人其所與友里人董雲清應辰葉伯起升卿亦同時以詩鳴者蓋應辰之詩或奇峭升卿之詩多溫麗而君之詩清平豐融體雖不同俱可喜也三人者相

五知不足齋叢書

五知不足齋叢書

得歡甚居無何應辰調官中都客死君亦繼以疾不起淳熙十五年子歸自湘中君之歿若干年矣其甥董銖叔重以君詩一編見屬為序且曰舅氏早歿學不究其才懼猶有累句盍刪取其精者存之庶可傳也予謝不敢然君詩之工者要為可傳故卒為刪而序之蓋君非特工詩其行義固自有可書者君兄弟兩人友愛甚篤其弟某所得先疇與君等久而家寢貧君不忍獨飽每調之及病革卻妻子召其弟來前素紙筆書已田若干畝遺之初不以語妻子既而其妻子聞之亦欣然從治命若君者雖不遇於時而其道行於兄弟妻子之間者如此則其所可書者豈特詩而已乎君詩古律合若干而贈別少范甥長句為集中第一故取以冠篇端少范叔重舊字也年月日程洵書

婺源四十都義役關書序

淳熙十六年秋永嘉徐公自太常丞出守新安既下車日閱訟庭文書欲求民所利病罷行之而民之以役使不均言者十常三四公慨然屬其士民而告之曰役之不均固也然天下之事惟合於義則人自悅服而不爭蓋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而為之不公且平無有也公且平矣人猶以為病亦無有也就使有之是亦妄人而已矣一妄人以私意敗公義眾將不容且官有刑以威之則亦何所施其儉健之毒吾聞二浙之民頃嘗行所謂義役者意蓋本此故言事之臣嘗以其事聞而朝廷亦知其便民也行下如章若等亦有意乎眾皆謹曰公之言及此千里之福也異時官此邦者固有以是勸民而民亦有為之而享其利者矣然所行未能周乎諸邑所約未能盡乎人情而守之或不堅則姦民猾吏又得

許氏步雲樓記

從而敗壞之公誠能舉行舊章倡之於上而使其屬各牽所部和之於下去其害而從其利民將悅而趨之必使無訟其在茲乎公曰然於是以其事下諸邑俾長民者與其佐盡力而婺源在諸邑為最劇令陳侯丞曾侯簿潘侯尉樊侯率先奉行既已成公志且以導斯民好義之心隆此方禮遜之俗其為惠大矣某邑之下士有山田在縣之西四十都得以與其義主其約既成因著賢守令與其寮所以切為民之意於篇端而條其要東於後者夫視其從違而為之勸懲則有已亥之詔旨在一十一月程洵序

五知不足齋叢書

五知不足齋叢書

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夫子張之所欲求者祿也聖人乃以所當致謹於言行者告之是其說也豈不大有逕庭耶然則古人之所以致其身者亦必有道矣雖今之世之所以取士者不以行而以言然而不可以不勉也思忠之為人溫厚質直人有扣門以緩急告者未嘗以在亡為辭鄉之人多稱之其子孫昔嘗從子遊去之數年而思忠之視子猶瑤之從子時也其於人終始有情義如此則其後必將有與者子以是樂為之書淳熙七年月日程洵記

衡州杜黃二先生祠堂記

衡州在湘中為佳郡然近城無名山可登覽獨城南數里有山曰花光坡陀曼延竹樹密茂中有浮屠精舍依山臨壑蕭然絕俗淳熙甲辰歲洵始造官即往遊焉寺僧導子由寺後俛穿蒼翳陟山之巔倚筇東望則雲濤彩翠曠然與天相際而所謂耒陽縣者蓋可彷彿意求於空濛杳靄之間也地有廢亭遺址僅存僧言是謂思杜亭問所以得名則曰往時郡將有慕少陵杜公之為人者謂耒陽公墓在焉欲一至其所酌而弔之不可得因即此為亭以致望思之意然亭頽圯久矣莫有嗣為之者因相與太息久之後二年臨江劉侯始來典州事暇日復登焉慨然有意興起之且求諸圖記則又知茲山昔豫章黃公南遷時所嘗遊也黃公以詩名天下而句法悉本杜公其制行亦略相似方其亡恙時固已神交千載使沒而有知安知其不以氣類相從於淇漢間於是捐緡錢俸寺主僧普涇即亭舊址建堂奉杜公祀而以黃公配焉既又命洵記之洵曰湖嶺自古為遷臣逐客與夫懷材抱道而鬱不得施者羈遊之地衡陽

性善小集

又其舟車往來之會自唐以來過焉而徘徊登覽於此者不知其幾何人往往十九墮滅無聞而二公獨能使後世追思慨慕如此夫豈特其詞章言語之妙有以起之蓋其所立於世固有風節存焉是以若此巍巍而使不能忘也杜公遭時多故流落饑寒終身不偶而一飯未嘗忘君黃公細金匱石室書不肯少屈董狐之筆卒見擄權臣坐鈞黨死不悔二公風節不同事而同於忠其俱為人思慕不能忘有以哉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劉侯生數十百歲之後而并慕二公於數十百歲之前其志節抑又可見然堂未成而侯去郡卒成侯之志者涇也涇雖浮屠氏而喜詩其能成侯之志也固宜侯名清之字子澄云

董崇本字說

董崇本字說原本下闕一頁每頁九行二十六字
然而此大學也若夫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有小學如子夏之所論是也學不躐等吾欲叔重之子由小學入大學務源其源以厚其本故命之曰浚而字以崇本始叔重從子學一志不雜子愛之而懼己之得不足以充其質也復導之見晦翁翁一見稱其敏而喜其勤所以誘之甚至而期之甚遠逮子自湘中歸則其議論操履已非昔日之隱几者而子學不加進行不加修既默自愧念兩家從遊之好於茲四世慨然有感因叔重求為之說乃告以昔所聞於翁者而并記其所感所愧如此因以自勵焉紹熙元年三月日新安程洵書

祭董順之文

維皇宋紹熙二年歲次辛亥十一月丙午朔十六日辛酉修職郎新吉州錄事參軍程洵謹以清酌薄奠昭告

性善小集卷之二

知不足齋

於亡親友迪功郎致仕董君順之之靈嗚呼順之能復舉此危乎能復聽此詞乎能復援聞見斟酌世故以折萬里之是非乎能復應機立斷獨立不懼以處萬事之危疑乎凡今之人苟相悅慕小臨利害掉臂莫顧君獨不然人素我取排難解紛尤篤舊故凡今之人為我之尚告以緩急一毫莫望君獨不然以義自將指廩捐金尤篤宗黨人多謂君氣稟失平故其應物少和多美孰知古人崇功廣業惟英乃成和或易折嗚呼君之所立以國雖未足以家則有餘用能振祖考之基緒教子孫以詩書始雖類秦漢豪傑之士而卒歸於鄒魯好禮之儒也洵也與君定交餘四十年同堂合席之日幾居其半而分襟解手之後書札亦無時而不傳蓋不特同講夫道德仁義而亦共涉夫險阻艱難視古陳雷蓋庶幾焉己酉庚戌兩過君門君雖手足疲與已感夫未疾而精神矍鑠無異平常人僕謂是疾也雖難於脫然去體而夫人也亦未致驟然而隕身孰知夫臨門之別乃遂有死生之分嗚呼順之今安在乎如君之精明豪傑豈遂隨死生流轉而泯泯乎蘇子有言人有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故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如君者其已為神乎將復為人乎香火續紛如在其上矢以鄙詞翰我悲愴嗚呼哀哉尚饗

代作上殿劄子一

臣聞聖人之修德莫大於至孝以事親而王者之事親莫急於先意而承志恭惟至尊壽皇聖帝臨御海內二十有八年夙夜憂勤終始如一思雖足以惠利萬物不自以為厚也必欲天下給足如祖宗之時而後已威雖足以震疊四夷不自以為強也必欲中原恢復如版圖

之舊而後已然而功未及究一旦舉神器而授之聖子豈無意哉固將以其志之所欲成者望之也階下欲盡事親之孝則莫若先意而承志欲盡承志之道則莫若克儉而克勤蓋惟儉可以節國用國用之節民財之所以豐也惟勤可以修政事政事之修夷狄之所以攘也民財豐天下給足之效可致矣夷狄攘中原恢復之功可期矣古之聖王復性以制習苟少肆焉一事而費千金未為汰也而精庶事以計之則不勝其多矣愛日以求治苟少怠焉一日而廢一事未為弛也而積一歲以計之則不勝其衆矣故十金之費萬金之漸也一事之廢萬事之由也乾道淳熙之治巍巍如此壽皇果何以致之曰勤與儉而已陛下受壽皇付託之重欲成壽皇未究之志復何以致之亦曰勤與儉而已壽皇以勤儉積累之於前如歲之春夏陛下以勤儉繼承之於後如歲之秋冬父作之子述之此堯之水土未平所以有待於舜而舜之有苗弗率所以有待於禹也惟陛下無以臣言為迂闊陳腐雷神省察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二

臣聞求言而不能聽與不求同聽言而不能與不聽同昔者舜受堯禪即位之初自齊七政祀羣神之外容有當舉行者而日觀五嶽羣牧在所先焉猶以為未也又巡行方岳使四方莫不敷奏其所欲言者汲汲如此豈以應故事而已哉蓋人君即位天下延頸踵踵以觀聖化之時也如非求言則政事得失何自而問生民休戚何自而知得失之不聞休戚之不知聖化何由而日新乎是故聞其言則明試之以驗其功有其功則顯庸之以旌其直舜之勤如此舜之治所以不可及也伏惟

臣知不足齋叢書

陛下將聖之資得乎天縱剛健之威茂於日新而不自滿假臨御之始即下詔許人實封言事此舜之用心也一時臣庶所上封章豈無可采之言可行之事然未聞有所采而行之者豈陛下勞於求之而未能逸於用之歟臣聞神宗皇帝即位之五月即命張方平等詳定羣臣事之略編寫成冊之言及泛論治體者即節

三

臣聞熙寧中始行免役法以救差役之弊故田里閒有耆長戶長壯丁以供煙火催科追胥之役皆用民所輸錢募人為之而百姓庶人無與焉至所謂正副者蓋保甲法也是時民皆得以安其業樂其生亦如民兵之分雖非古制而實良法也及紹興開軍旅數起調度不足始以其錢隸總制上供而所謂三色人者無以雇之則州縣不得已勒保正副代耆長壯丁之役與戶長皆以資產高下定差而役法浸以大壞流弊既久於是民始自相約為義役朝廷知其便也從而申之俾自為要約而不拘之以法比年以來江浙之間推行優廣然官無定法而民以意行則姦人猾胥得以撓之而其約易解臣愚以為朝廷左略為之制以提其綱而其委曲條目則付之民使得以其俗之所便自議之如是則庶乎其可久而不至於弊也蓋今義役之約雖所至不一而其大要有二有分歲月而人為之者有哀其費而衆募

人為之者於哀費之中又有二焉或使之出田或使之出粟臣嘗即是數者觀之莫如出田之可以久也朝廷誠欲略為之制當使鄉計其田除官田賜田官戶限田外為數若干又計一歲募人之費為數若干使凡百有田在是鄉者隨其田之多寡而為所出之多寡要以充足其費而止其人戶資產時有所增損則歲終較其升降而所出之田亦為之增損異時民有田跨數鄉而役止於一鄉則鄉有寬狹之不同而役有勞佚之不均今亦使視田之所在各隨其多寡而出田則一鄉之田自足供一鄉之役而何不均之患哉其略如是如蒙聖慈俯從臣請下有司更加審議而制詔頒焉使百姓稍有所遵守而不敢以私意敗公議則安業樂生之俗庶幾漸復熙豐之舊取進止

四

臣聞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要之備之有素而行之得人則斯民可以免流徙之憂縣官亦無甚給貸之費昔熙寧中兩浙旱荒一時監司守臣如沈起輩不能先事為備及饑饉作事間朝廷始勅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濟之以億石而無救於饑是歲兩浙之民死者五十餘萬人及元祐中蘇軾守杭州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而軾能先期奏乞寬減上供糶賣常平於縣官無一毫之損而一路帖然無一人以饑死者由此觀之豈不在於備之有素而行之得人哉臣訪聞今歲江淮諸郡旱傷去處甚多監司守臣正當先時豫備以待來歲饑民之求恭惟陛下憂勤惻怛不愧祖宗有能盡心民事如軾之為者何請而不從何求而不獲特恐監司守臣拘文法避讒諂徒毛舉細故如勸誘富民召募

工役等事聊以塞責而無補於救荒之實使上之澤不下流此則甚可惜也臣於比年招集流亡墾闢曠土方漸有倫若遭此荒歉賑救無方必又逃散臣愚欲望陛下亟下明詔戒飭災傷路分監司守令能盡心荒政有能先事豫備如蘇軾之爲者許優加褒賞如或措置乖方蹈沈起之失者亦重賜黜責如此庶幾江淮億萬生靈可以免溝壑之憂取進止

五

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當其窮也必有以變而通之然後可以至於悠久而無弊人之所親愛孰有甚於其祖父與其子孫者然聖王制禮推而上之至於高祖推而下之至於元孫則不復爲之服此豈薄於所厚者哉亦事之必至而恩之必窮也國家於歸明歸正之人加恩甚厚方其始也激勸忠義理固當然歲月既久不爲變通則優游坐食者日肥辛苦力耕者日瘠瘠者用以肥無用非計之得也今上至朝廷下至閭巷皆知其濫而重於改作者特恐驟失其心爾臣聞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爲今之計莫若量與之田視其稍廩之多寡而三分之其始一歲給田三分之一又一歲給田三分之二又一歲則盡以其田給之其有官者亦悉使釐正務守資考與吾民等如此則變之不至於驟而待之不失爲恩亦寬民力之一端也且天下之事固有其初爲之若少拂人心而人不敢非且怨者私欲不能勝公義也祖宗時宗室之衆無親疎之差無貴賤之等幼而養之長而爵之冠婚喪祭悉仰於上恩至渥也及神宗卽位盡變其制而天下莫敢非宗室莫敢怨者亦以事之必至而恩之必窮也宗室猶爾而況歸

正歸明之人乎今州郡所以困置日甚者弊多由此失今不治後且弗支如臣言可采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取進止

代參堂劄子一

某聞天地以生爲德而聖人以仁守位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故聖王體之至誠盡心以贊化育而輔相體之變理寅亮以弼一人某日者待罪巖邑民事之暇竊嘗深思熟慮求所以上裨吾君吾相仁政之萬一者而有所聞焉請試誦之夫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人爲萬物之一而經獨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以有大倫焉人之大倫有五而莫先於父子父子之閒所以盡其倫者以有恩存焉今也無知之民迫於饑寒或生子而不舉豈不大傷天地生物之心而甚害聖王仁民之政哉某嘗試察之彼其秉彝之性初未嘗忘也特有所困苦於其中則雖繩之以法令曉之以義理懼之以異端報應之說而不暇恤也某聞蘇文忠公在口州時每因盤量勸誘米得出剩則別儲以收養棄兒近歲王詹事在湖趙侍郎在閩皆嘗行給米舉子之政此特一郡守猶能爲之況朝廷耶某以爲今天下義倉之積所在以千萬計有司畏法謹令往往坐視其陳腐不敢輒發以予民且此本百姓寄畱之物也而閔藏漸惜不以爲百姓之用則所謂什一之輸是橫斂也上無補於縣官下無補於百姓而徒橫斂以爲貪吏支移折變之資豈不甚可惜哉竊以爲可於其中歲收三之一以行給米舉子之政此亦上裨吾君吾相仁政之一也如蒙采擇乞行敷奏仍下湖福二州取會所立規例參詳立法施行昔王濬爲巴郡太守巴人生子多不舉濬嚴其科寬其徭役所

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活者皆堪爲兵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汝汝必死之共惟宋興餘二百年累聖相師專用一道曰仁不雜他術故德在人汪洋流行無有窮已今誠益加厚焉民之愛戴其上豈特巴人之父母而已哉惟鈞慈惻然加惠天下幸甚

內帖王詹事守湖每民舉一子給米十石爲三歲贍養之資趙侍郎聞令鄉社各推擇素有行義之人爲鄉官每貧民家有娠及五月者許同鄰保先申鄉官鄉官躬親或遣人驗實著籍告示鄰保度滿十月則給米一石錢一千大略如此或疑湖州所給過厚恐難以繼今若蒙准乞以福州之制參詳立法伏乞鈞照

二

某聞古之聖人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故雖平安無事之時而所以爲緩急有事之備者不可不豫慮也文王之治純用德教以化其民宜若內外賓服無可慮者然其命師遣戍役以守衛中國至形於歌詠以慰勞之日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皇起居玁狁之故然則聖如文王治如文王猶不敢於無事之時自恃以爲安而況後世乎國家自乾道再與虜和又二十餘年矣兵革不試民物歲滋實甚盛德然比年以來郡邑武衛之備不修邊徼守禦之具不飭將帥任而擇不精士卒養而訓不至是豈可不爲之慮乎鳴皋雖不鳴要不可謂之孔鸞豺虎雖不噬要不可待以犬馬故某以爲今日之所當最留意者軍政也昔孔子適衛因其民之既庶則有富之教之說某竊謂軍政亦然但其所以富而教之者與民異耳且今天下之兵號數百萬不可謂不庶也

縣官歲費中人十家之賦僅能養一兵不可謂不富也
 教閱有時坐作進退有法巡屬按試又有其官不可謂
 不教也然其猶以為言者有富之法而無富之人
 有教之名而無教之之實也縣官養兵厚矣而今之
 為將帥者類無愛國愛士之心自其到軍帥務與敵剝
 刻經營賈販凡所以上奉權貴而求陞擢下節子女而
 快已私者皆於此乎取之故官之所廩雖厚而兵之所
 得實薄或不能自給則去習他技日遊市井貿易錐刀
 以為衣食之資而為之長者既取之不以道中愧外畏
 亦莫能誰何尚安敢以課試之法嚴飭之哉不惟不敢
 亦且不暇此所以雖曰富之而兵常貧雖曰教之而兵
 常惰也軍政之壞孰甚於此且國家無事之時竭民力
 以養此曹將以備有事之用今也無事之時困之如此
 彼既皆有愁苦無聊之心而懷悍然不服之意一旦有
 急肯輸肝腦以衛其上乎某有以知其不可恃也今欲
 救其弊莫若重將帥之官精擇而久任之精擇則得愛
 國愛士之人不為前日剝刻之政而兵可富久任則為
 將帥者不為歲月苟且之計而兵可教矣至於擇之之
 術則在吾相之知人與否不在於素握兵柄也若司馬
 穰苴豈素握兵柄者耶不在於素歷顯貴也若淮陰侯
 豈素歷顯貴者耶不必委親昵諸葛武侯非親昵也不
 必重勇悍杜元凱非勇悍也惟其才而已矣夫治兵者
 將之責而御兵者相之任今軍政頽弊如此作新人振
 起士氣以固吾圍以服遠人非丞相吾誰望焉不然祈
 父作而采薇廢某恐後將有不可支之憂區區之心惟
 鈞慈營之

代劉寺簿上政府書

尊德性齋小集卷二

三知不足齋叢書

某誤蒙采擇乘障蒸湘之間自惟疎拙不閑吏事常恐
 曠敗以貽善類羞而傷朝廷知人之明日夜刻厲思所
 以自竭而未敢有以建明者以為事有先後苟區區於
 其末而昧夫大體是養一指而失肩背之論也是以到
 官之初首訪士夫之廉靜可以表民者而於縉紳間得
 一人焉曰王鎮鎮之為人安恬不撓有賢士大夫之風
 於草萊閒得一人焉曰劉德德之為人澹泊自守有古
 君子之操此兩人者皆郡人所望而敬者也某以為倘
 旌異焉足以廉頑而敦薄於是抗章言諸朝自謂庶幾
 守土者之誼無幾何而朝命下鎮自奉祠而為常平使
 者德老自布衣授初品官食獄祠之祿遠方之人莫不
 驚焉以為小壘守臣以何道而遽能信於上如此夫豈
 知此皆明公仁明博大開陳之力歟夫兩人之得官未
 為過也而某之疏朝入暮報是則過望幸甚然則明公
 之所以知兩人者乃所以知某也厚德未報今將復有
 所告惟寬明亮焉著令守臣到任半年當以裕民五事
 聞諸朝某無狀到任已半年矣竊不自揆輒條其說以
 獻其一欲下轉運之臣商度本州用科數所謂麴引錢
 者漸行蠲減以寬民力其二欲下禮部商度修炎帝陵
 側祠宇以示朝廷尊德重本崇禮興教之意其三以所
 官常寧縣地接徭洞欲選用京朝官為縣令以鎮邊夷
 獠而銷患於未萌其四欲下提點刑獄提舉常平茶鹽
 之臣公共商度陶瓦之費以代軍營民舍之用竹為瓦
 者使其寢食得安且以免焚燬之患其五州城不治欲
 下安撫之臣商度條具分作數年修築使緩急之際民
 有所恃凡此五者皆某所治州之急務舉而行之其裨
 益於敷化而惠利於百姓者甚大願恐常情或指其閒

陶五修城等以功費大而難成夫古之人所以大過人
 者惟其不急近功而懷遠圖昔陳襄守錢塘修六井使
 民足於飲其言曰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蘇文
 忠公記其言以為是及文忠來守又奏治西湖取其葑
 草築堤以便往來今陶瓦以便民修城以衛民其利害
 較之浚湖築堤輕重亦可觀矣何憚而不為難成之議
 夫何足恤伏惟明公以天下為心視天下有饑者如己
 饑之寒者如己寒之則湖湘雖遠其民有未獲安居而
 樂業者可不念乎某用是敢重以告倘鈞慈少加聽焉
 造膝之際力贊一言使亟行下實某與公之幸而其仰
 戴又非止於前之舉士也干冒鈞嚴不勝戰越

上周丞相書

月日具位某謹齋沐再拜獻書判府安撫觀文少保丞
 相國公鈞座洵新安書生也少時不自料妄有意於祿
 仕因業進士求之授經之暇則取所謂時文者囁嚅誦
 習而學焉然非其好也閒獨取眉山蘇氏河南程氏之
 書讀之則心開目明雖然增敬恍然若與數先生者對
 於卷中而親聞警效也久之今秘閣修撰朱公自七閩
 還一見以為可教因勉使成就朱公於洵為外兄其見
 愛甚篤而所以啟迪之者亦甚力然洵天分自卑凡所
 辛苦而僅有之者終不足以進於聖賢之域而所謂進
 士業者又益荒唐自志士言之棄去不復為而一意學
 問可也而洵忍窮不固又不能然蓋行年五十而後以
 累舉得一官主衡之衡陽薄抗塵走俗人莫知者會故
 奉常屬劉侯自常州移守衡洵以縣吏見劉侯見其容
 貌枯槁無所象似命坐問日子所遺吾書自為之耶抑
 倩人也洵對曰自為之也劉侯領之他日又召與語乃

尊德性齋小集卷二

三知不足齋叢書

大異之曰子吾黨也自是每趨府議公事竟往往延入便齋相與講所疑上自聖賢精義致用之要下至古今屬辭比事之旨無所不及風晨月夕盃酒流行則又更倡迭和以寫其樂不以厲吏遇也洵何足以辱侯之知如此無乃亦以朱公故耶居二年侯得請奉祠去洵亦解官北歸聲問遂不相接洵詣流內銓閱缺牘適此州錄事乏人即自占署意將復從侯於此也又明年乃聞侯以疾不起洵棲遲田閒亦五易寒暑而後遣官嗟侯之不復見為之戚然以悲移日而不能止屬者側聞明公被命移鎮上章力辭將弭節里中待報則又躍然以喜夫以天子之宰位貌尊重號禮絕百僚而參軍古所謂居百僚底者貴賤懸絕如此蹤跡何由輒聞於鈞聽而洵心獨喜者非特一世宗工三朝元老得以瞻望儀刑樹平生敬慕之心抑聞朱劉二君子皆明公異時屈輩行與之交者斯文之統盟善類之宗主於是乎在而洵也乃以薄宦故獲從門下士得竊聞議論風旨之一二豈不甚幸也哉豈非甚可喜也哉今其來也非事造請抑其志固有所在也洵早好為文而才氣卑弱不能自拔於流俗無足為明公言者顧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輒復繕寫一通以獻伏惟明公功業之盛既追蹤韓富而文章之妙亦儼美歐蘇燕居之暇試一觀焉就使無取亦足以見其窮不易業老能猶學也于冒鈞嚴以愧以懼

克庵先生尊德性齋小集卷之二

克庵先生尊德性齋小集卷之三

代湖南姚提刑謝到任表

出乘一障方驅漳浦之車入對九重旋覽湘江之轡拜恩深厚撫己凌兢中謝伏念遭世休明奮身孤遠輕裘緩帶初無橫草之功阜茲朱轡薦被承流之寄駑馬徒勤於十駕鼯鼠終病於五窮豐年間里之安既非己力治國封疆之肅亦自廟謨會何勞能可膺寵渥矧洞庭之南渙實熊楚之故區控百粵以分封包九疑而奠壤山有貪而無親之獠綬靖為難俗多險而健訟之民平倖匪易臣之能薄眾所知豈意堯言遽申呂命母乃累公朝之選重以為善類之羞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深察隱微不忘遐遠謂法本用於不得已而刑實貴於無所施苟辭既一成即有斷體殘膚之慘必獄先三覆用推好生惡死之心肆命使臣具宣德意有如臣者亦在遣中臣謹當畏此簡書緣以經義戡虎冠之吏俾盡破於漢觚達狴牢之情庶大恢於湯網

代知新州李大夫謝到任表

便朝賜對甫閱期年支郡合符遽差吉日佩大恩之優渥撫小己以凌兢中謝伏念拔迹犁鋤託身韋布初緣干祿誤塵俊造之科旋與試言復玷師儒之選閒關州縣在再歲時望絕亨嘉分投沈梅云沈散屬邇臣之論薦蒙聖帝之簡知能佐近蕃進司左帑方駕鸞逸翮競追霄漢之遊而麋鹿凡姿每結山林之戀重緣老母休木未不止之風逮茲復綴於班聯悵已半凋於齒髮自慙駑蹇非赴功趨事之才乃冒龍光與宣化承流之數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乾坤覆燾日月照臨謂淮右

在今號稱樂土而斯春為地迨近邊陲欲求循良共理之人當得悃悃無華之吏而臣素非詳 謂重遲難被使令若為報稱太守之祿二千石 銜飽煖之恩元豐之戶十萬家嘗竭撫摩之力庶殫毫髮上荅邱山

代廣東提刑司賀會慶節表

重離繼照運既屬於昌辰載震呈祥節復彌於良月春生廣宇慶會中天中賀共惟皇帝陛下德邁古初道侔覆載問安侍膳八紘陶愛敬之風薄斂省刑萬國樂舒長之日大明有赫景命無疆臣身正落南心常拱北對九成籛韶之石徒想鈞天奉千秋金鏡之書尚希前哲

代湖南提刑司賀會慶節表

序當良月律中應鍾有王者興無干齡而啟運祝聖人壽萬宇以同詞中賀共惟 皇帝陛下通廣文聲蓋循堯道自東西自南北陶然德化之漸乃聖神乃武文妙矣天心之運屬茲誕節茂對休辰宜尊六氣之乘翕受三靈之佑臣觀風無補越俎懷慙念督捕平糴之官司存雖異而悠久無疆之祝善頌則同

代衡州賀會慶節表

考風歷之紀十月為陽驗虹渚之祥兆民賴慶雖若華封之賤猶傳嵩岳之呼矧與承流可無善頌中賀共惟睿文稽古神武御今推成湯解網之仁恩被八紘之表躬文王侍膳之孝歡傾萬國之心聿臻長發之期盛行泰元之策臣欣逢盛旦適守偏州想籛韶九奏之和心徒馳於北闕對祝融五峰之翠壽惟禱於南山

又

一人有慶方開流渚之祥四海承風爭致後天之祝式標今節允換休辰中賀共惟克孝而仁允文且武應天

以實每懷恐懼修省之心視民如傷不忘賑卹於憐之意精誠所格顯默自孚適當載震之期益衍泰元之策臣漢司簿領今奉藩條漢殿千官莫預稱觴之列堯天萬里徒傾就日之誠

代湖南提舉司賀會慶節表

良月叶期真人應運四方來賀其傾向日之心萬壽無疆山祝後天之算中賀其惟內全舜孝外廣堯仁推側身修行之誠路開泉正下賑廩粉分之令澤決羣生罄縣宇以縈懷薄高穹而遠屆互昭景况益茂奇齡臣屬去闕庭遠馳原隔承王命謹春秋之節雖阻奉於漢觴望天顏無咫尺之遠自難忘於虎拜

代湖南提舉司賀天申節表

誕彌紀節適逢舜日之長溥率傾心咸望堯天之遠致同有截上祝無疆中賀其惟澤在生民道隆治古養寰脫屣超然與造物遊侍膳問安久矣享天下養宜此降年之永益昭申命之休臣遠在遐陬不任大慶挹北斗而為壽阻奉清觴指南山以矢歌徒申善頌

代湖南提舉司賀大禮慶成表

敬布政之法宮肆嚴宗祀敷順民之至德不顯靈承率禮無違惟聖時克中賀其惟嗣承義策追放嘉勳方邊音而致孝思之時亦備物以盡昭事之禮奉璋詔相奠玉伏興肅肅雍雍俾三靈之底豫獲獲簡簡宜萬宇之蒙休臣迹遠周行心馳魏闕我將我享所期遠續於周詩可磨可鐫豈但近追於唐頌

代湖南提舉司賀康復肆赦表

二氣錯行豈無衍伏三靈丕祐自格和平中賀其惟太上皇帝陛下德配堪輿恩漸夷夏大庭頤志久矣與

傳德性齋小集卷三

五知不足齋叢書

造物遊寢門問安樂哉為天子父閒雖違裕旋卽底寧惟上天之載無聲所助者順而諸福之物備至宜錫厥民爰啟慶於寬書用衍期於神笑臣託身屬籍庇職遐陬仗金節以載馳莫陪虎拜奉玉卮而上壽徒想舜趨

又

天右至仁壽期頤而岳等聖推廣愛令布護以風翔休命再申歡心四洽中賀其惟襲堯垂統體舜事親知敬為難安為難故尊之至養之至晦明六氣適小愆侍膳之和壽考萬年已大集與齡之慶肆因渙汗一震解雷嘉與斯民共茲介福臣屬遼象魏遠在熊湘正履說冠遙想復初之喜編金鏤玉願聞嗣舉之儀

迎湖南提舉管奉直啟

伏審十行天降一節風馳分竹使之符道愛已歌於雅畫執繡衣之斧先聲又震於華戎惟所負之素高故無施而不可共惟某官以超然之人器著藉甚之聲華黼黻文章蓋由天得經綸事業允自家傳千里未究於設施百城旋煩於漑按惟是湖湘之地實居楚城之交摘者浩穰征徭繁重欲綏僻遠須付賢能惟公乃心為國長算必能問民疾苦因俗設施剛柔適中公私並濟雖暫屈飛騰之步與兒童走卒之嗟而一蘇疲瘵之民亦賢哲君子之事某受材素拙聞道苦遲墮身朱墨之中自嗟老矣託迹塵旌之下夫豈偶然況與斯民共觀異政其為幸會莫究名言

代宋郎中荅劉路鈐啟

十年間譽覘熊姿以無絲一騎傳書喜虎旗之告至伏惟某官時口天得將略家傳持身不越於準繩御衆必嚴於紀律左膺宸眷來總戎輅卻設之禮樂詩書倘不

傳德性齋小集卷三

忘於敦說子儀之營壘士卒當益見於精明某適充刑憲之司與聞軍旅之事切欣得士恨未承顏

代劉寺簿通問趙提舉啟

伏審被命中宸司倉南服送以小雅皇華之什昇之大招清絕之鄉上眷甚隆輿情胥慶其惟某官才達以藝德直而清華三種而細書學九精於紀事日五色而成賦詞最妙於決科屬時並用於親賢致身寢躋於顯美出影兩組入正羣工少陵供奉之班雖少遲於進陟李惺斂散之法正有待於推行一蘇九郡之疲民諒亦平生之素志某昔瞻芝宇今託蘇天倦鳥強飛方劇知還之意停轡望恐無快親之期悵望之餘傾依徒切

代宋郎中荅薛提舉啟

三湘訪古嘗接英遊七澤觀風欣承口命遠信忽傳於回馬剛辰知遂於交龜其惟某官漢少府之行能唐學士之文采入丞棘寺仍含華省之香出蒞寶司繼剖名城之竹優游不迫譽處自高互膺臨遣之榮俾展澄清之志倉庾茗澹之政既往欽哉臺閣禁從之遊行召君矣某語離滋久仰德良勤昔密邇綠陰已熟召棠之化今平分青草復依漢節之光口事之深占言難盡

代劉衡州賀趙提舉禮上啟

伏審戴星疾馳涓日視事山海富饒之利未暇講求閭閻疾苦之民先思拯恤條教既下觀瞻一新其惟某官以宗室之英為邦家之彥被服儒者蹈履古人垂可共工虞廷已問於稱職湧攬瀚漢法蓋重於觀風諒詔傳之未休卽鋒車之促召某倦遊久矣歸興浩然羝羊觸藩愧無解綬之決驚鵲依樹敢慶負弩之恭

代宋郎中賀潘徽猷知潭州啟

傳德性齋小集卷三

八知不足齋叢書

伏審祇奉恩書改臨帥閫升華六閣既膺寵數之新賜
履四封仍復按臨之舊民方懷於遺愛俗喜得於故侯
郵置甫傳歡聲爭起共惟某官以正心誠意之學輔開
物成務之資終日不違笑子厚區區於愚谷傳家有自
陋隱之表表於食泉豈惟江左之勝流自是京西之循
吏二年嶺海盜已奔秦千里湖山人思借寇暫屈臨於
碧幕行歸侍於彤墀某慕用良勤瞻承何闕及瓜而代
昔託契於通家乘傳以行今同寅於將指茲為幸甚夫
豈偶然庸肅遣於賀械冀返聞於下吏薰風破暑溫詔
趣行願揚十乘之光式慰一方之望

代賀潘安撫交割啟

趣駕及疆涓辰開府風來雲嶠依依猶謠頌之傳路轉
湘江歷歷皆循行之舊山川還觀旗纛增明共惟某官
執心端夷涵德粹茂格物之學足以窮天人性命之原
經世之才足以建國家治安之策宜勞歲久被遇日深
爰躋內閣之崇復殿介藩之重以今日老成之望臨昔
年澄察之邦雖未足以回旋抑少分於憂顧承口玉堂
之遠行被於峻除道林嶽麓之奇姑酬於清賞某兼葭
倚玉尸祝代庖楚令尹三已之顧何所告張京兆五日
耳詎能有為願賜疾驅少寬延佇

代姚提刑荅參議啟

屬令解鞅函沐惠音士林藹厚重之稱所聞舊矣帥閫
得忠貞之佐何慰如之伏惟某官葵藿傾日之誠松柏
凌霜之操閒關萬里終始一心嚴宸每念於孤忠外服
薦更於優任青油談笑姑陪賓客之遊黃紙詔除行被
絲綸之寵炎敵正劇款晤未期願精五鼎之調式慰三
湘之望

代趙大監荅趙參議啟

十年江海因循莫辦於書郵千里湖山邂逅偶同於王
事追惟疇昔相從之樂恍如夢寐初覺之時三復誨存
百感紛集共惟某官宏才驚世雅望元宗攬轡澄清雖
小鬱池滂之志登樓嘯咏乃盛追庚亮之風中嘗羨非
之橫遭旋已是非之暴白未履星辰於天上姑為賓客
於湖南登定王之臺不妨訪古對太乙之燭行即召歸
某久矣驅馳甫茲休憩賦六轡如絲之雅起居靡皇泛
一葦可杭之川瞻承非遠

代趙大監賀潘徽猷移鎮啟

六閣升華十連移牧嶠南父老扶攜遠出於山閒湖右
兒童歡笑爭迎於道左俗安舊政人識故侯不煩一檄
之移坐致百城之肅共惟某官淡無世好清有家風心
傳河洛之淵微功先克已轍環楚粵之廣莫民率歸仁
步武立接於雲龍蕃宣尚勞於方虎甘棠蔽芾益觀柯
葉之繁青草蒼茫寧復波濤之沸少留緩帶行奉賜環
某倦逐京塵謬將使指念異時想見於風采謂望履之
無時乃今日協同於寅恭忽趨風之有日其為欣慰莫
可喻云

代趙大監賀潘徽猷交代啟

尺書南去方輪賀燕之誠千騎北來俄報交龜之喜賦
龍楚雲之暮權生湘水之春恭惟某官學古聖賢為時
模楷明刑輔教阜陶無愧於理官說禮敦詩卻殺空為
於元帥式是南國名震京師肆升延閣之華復鎮重湖
之重問鬼神而夜將半行觀宣室之席前舞巴渝而袖
不回勿恨長沙之地狹某半生慕義一旦為寮豈入實
能殆天假寵張綱並選於八使自漸官次之微季札歷

聘於諸侯願備紵衣之獻

代劉衡州通岳運使啟

兒時聞長者語已欽先世之英名老去備守土臣復依
公子之高誼自審絲綸之誕布日竹繡衣之前臨未聞
車馬之音敢奉緹緘之問共惟某官高明得於天賦忠
義本之家傳八道駕行為華省潛郎之望出持虎節號
外臺膺使之英周旋雖遍於四方勤勞不殊於一日未
嘗為世俗功利之說所至惟閭閻疾苦之求天其相此
疲瘵之民公故來任將輸之寄魚鳧蠶叢之道既不憚
於上天瀟湘衡嶽之遊諒無辭於攬轡少淹輶御行有
詔除某一去門牆屢更歲月念昔年鄂清嘗託蘇刺史
之天豈今日臨蒸不為李將軍之地併懷是望悃悃難
宣

代趙大監賀宋提刑除江西運判啟

伏審祇膺帝制更駕使軺香草何心自擢秀沅湘之浦
太阿有氣復騰光牛斗之墟六轡未馳百城已共惟
某官莊靜而有守寬厚而不流補蔽王度之文得長卿
子雲之妙經綸世務之學造東坡穎濱之微偉哉西蜀
之英歸然中朝之望宏還清禁為王侍臣尚耀皇華如
古計相橫鞭之算多暇想載震霖雨之詩賜環之召有
期盍高結飛霞之佩某半生慕義三月依仁僅降既見
之心遽作離羣之歎山連鴈嶠思人之樹長存水接龍
沙寄遠之書敢後

代趙大監回葉通判啟

名門擢秀舊聞公子之賢會府同流今喜治中之至遠
勤貽問審已造官伏惟某官德粹而溫才挺以敏卓茂
教人於密縣孰謂不能崔羣行道於宣州餘皆可信尚

屈雲霄之涉來分風月之光雖地未足以回旋宜有懷才之歎然事皆得而關決豈無及物之功惟小大咸盡心焉則通顯必有日矣嚴凝在候贊貳良勞願精持養之方用赴功名之會

代趙大監蒼趙提舉幹啟

聞千里駒之譽久矣嚮風獲上林鴈之書審將命駕伏惟某官識為善最樂之旨蘊大雅不羣之姿聲華早溢於士流秀穎自超於宗室幹山海之利方有賴於長才混賓客之塵願少留於高躅矧惟衰朽雅藉彌縫豈無他人當先求於宗黨不有君子執助振於紀綱願言疾驅寬此延佇

代趙大監蒼邵州徐知郡啟

伏審懷章入境揆日臨民聖主慨念遐陬為擇豈弟慈祥之長郡人喜得賢將自無歎息愁恨之聲其惟某官文浩若川行溫如玉或從王事含章不願於人知閒即家居造化自難於我舍更吉陽之駕猶為未久叱沃水之馭旋已有行平易近民豈獨里閭之無事緩懷有道必令邊徼之舉安曾是榜口猥蒙記省念夙知賢德之蘊奚待為世俗之書披味以還佩服不下

代趙大監賀胡侍御啟

伏審簡自宸衷擢居言路執筆螭頭之下昔汗溼於青編橫榻烏府之中今風生於白簡偏儀要近允屬賢英共惟某官正學探微偉辭邁往十二筭之諧律天韻自高四十圍之參天霜皮獨立方聖天子有為之日蓋大丈夫行志之秋上既虛心有聞必求諸道公如張膽何憂不得其言要令許國之心丹益見用儒之道白隻出七人之右獨高三院之稱以鐵為柱而冠豈特秦官之

韓德性齋小集卷三

十四知不足齋叢書

貴惟木從繩乃正即觀說命之放其屬使遠方欣聞龍數蔭千閒之廣知無凌雨之憂瞻一角之峩恨阻趨風之便

荅衡陽張縣丞啟

頃陪老李屢道頤張未降既見之心思君欲老忽拜加餐之字惠我何多伏惟某官心地坦夷絕去城府性天開廓不立町畦雖疇昔邈無半面之交而風期懽若平生之舊想見哦松之高韻不減昔人愧非棲棘之勝流亦叨聯事懽喜無量編摩難窮

荅衡陽徐縣尉啟

踞蒸湘二水之匯古號名邦庇東南一尉之司今得佳士誰云短簿亦辱長牋共惟某官英槩自高脩名早立李義山之翰墨豈苟作哉梅子真之官資聊復爾耳少淹慰異行即飛揚某雖幸依仁屬將更成論世是尚友也庸何俟於古書作易其知盜乎猶及觀於親政

通問交代主簿啟

一別故山五更新火止雖或尼馬援終類於賈胡事有不期慮敖忽逢於若士其惟某官資稟異甚辭采燁然氣岸干霄早結飛霞之佩名塗策足方騰逐日之車偉哉拾芥之英須此及瓜之 友丁幸會卒躡更書鸞鳳荆棘之棲雖遲於翔初蛟龍雲雨之得即奮於蟠泥某壯且無成老將焉用敗壁摧簷之下坐閱四期出朱八墨之餘無補一事公誰顧短主簿尉且呵故將軍須君激昂振此荅颯承顏伊邇企踵以須

荅衡州趙推官啟

地為楚望允資賓幕之賢人得宗英實作侯藩之重共惟某官青藜學富古錦才高未陪紫薇青瑣之遊聊作

韓德性齋小集卷三

十七知不足齋叢書

卓盡朱幡之客方衆人厭羣丞之老皆欲逐之乃一書為短簿之先抑何寵也未報投瓜之況遽聞行李之來望塵既緩於迎將削牘又稽於報謝我誠不敏祇自咎何以文為公倘有容滋好仁不可尚已

通問交代朱主簿啟

稔聞聲猷積有歲月願見君子每恨大江之東西共承王官適相成役之先後日須至止曷尚淹留共惟某官天資自高士譽夙著才力所至利器何盤根之難功名方來熟路宏輕車之駕乃淹香漢之步尚領簿書之煩蓋將自其下而升高其肯志乎大而略小鸞鳳在枳姑少回翔蛟龍得雲行即奮迅其疲曳奔走夢想光塵青燈夜長行有晤論之樂綠野晚秀願聞遐征之期

代新建尉通問余狀元啟

瞻千佛之名昔講問於高誼躬一尉之役今託備於下僚孰云事出於偶然蓋有物為之陰相共惟某官脩名早立英槩自高闡繹微言窮千古諸儒之蘊條陳大對登一時多士之先惟其言而受宸展之知是以仕則為侯邦之客雖王文正非志於為溫飽計而宋元獻亦樂於超州縣官矧此洪都久為會府三秋而窮鳥驚渚姑極賞心十年而到鳳凰池自有故事某困於場屋正坐少文屬此弓刀又憂不武窮有投林之急智無識路之長所恃高賢曲加大惠假輶傳而言事倘許效於南昌廢曹務以賦詩敢自同於東野

代安仁尉通問提點司王主簿啟

貧無以食將糊口於四方愚不自量偶墮身於一尉所幸效官之地近依督鑄之司敢以書郵聞於幕府其惟某官英名振於當世卓行配乎先民連城垂棘之珍久韞藏

於深積追電籜雲之駭蓋騰踔於通衢尚從使者七介之遊已出才士二生之右重以母輕以子縣官方喜於泉流尊如神親如兄詩老詎聞於交絕茂勳若是婉畫謂何不俟代還即聞登進某猥由末第託備下陳春服既成忽躡蹀更之次布帆無恙將詣跪起之私念方竊於庇麻宜少陳於悃懼賤有司百僚之底駿奔走以奚辭上大夫一府之尊網闊疎而是賴其諸頌望未易編摩

代安仁尉通問提刑司宋 幹啟

杜門掃軌久懷慕義之誠襍被造 喜有趨風之便矧惟曹務正奉臺綱敢馳書郵敬上幕府恭惟 某官以忠厚之德將宏博之才志尚獨高嘗對花而作賦風流口遠盍秉燭以脩書未觀王國之利賓姑辟湖南而為客且抱冤之民恃獄而理豈容讞議之不詳要行法之地得人則平庶幾罷訟之可預惟公盛德不減干張行被恩言入陪臯呂

代安仁尉通問郭教授啟

進士起家誤投冗役廣文到舍行接芳塵念託備於下僚盍恭脩於先問恭惟 某官風神凝遠天分開明學問深探於本源推明人極文詞獨妙於體氣丕揆國華結綬王畿下惟鄉校思樂泮水詠歸零風雖小屈於壯圖實大明於此道重諸儒之席士方知歸寒無坐客之耗公亦奚恨聲名既遠光寵不遐某眇焉宦遊四方之初幸甚逖迹羣公之後堂階繫馬固懷慕義之誠尺素傳魚又抱演尊之愧

代安仁尉通問知饒州王大六啟

釋耒三農效官一尉蕃宣望重久跋踵於門瞻警捕地

尊德性齋小集

卑莫抒情於羊犢屬成期之驟及輒啟問之恭修恭惟某官中正而通優游以法萬里飛黃之駿本出於渥注千金結綠之珍宜歸於王府果絲綉域區踐華涂一同方憩於棠陰兩郡俄分於竹使孰為善政孟伯周通合浦之商必有惠心朱叔庠變夷陵之俗閒暫遊於殊館尋起鎮於名城非用恩除悉由才選優優布政已追僮於前聞言言効忠諒無慙於往烈風雲不晚日月以須某器能非長問學不裕彈冠而仕偶收拾芥之功襍被以行又躡及瓜之次謝材何取洪覆焉依賦溧陽之詩政意騷人之作代奉天之役或幾義士之風

勉功郎致仕董君行狀

得奸行狀故不費力耳

不費力耳

君諱琦字順之饒州德興人德興故樂平隸鄉也後析為縣有太常博士董君淵者始以進士擢第其後簪組蟬聯與邑之張氏萬氏俱為閭家里諺號張董萬猶詹之蘇程石云博士於君六世從祖也而君曾祖介卿祖材兩世仕皆有聲介卿終左朝奉郎太醫令材終右從政郎康州縉雲縣令材生陵君考獨隱居不仕君少有英氣務為儻可喜事不肯踐繩約然實篤於風義精雲令愛其過名之曰執柔而以順之字之曰以代韋弦之戒君佩服之後更今名猶以舊字示不忘先訓也年二十五始從洵先君子遊為春秋學先君子命設几案日與對誦春秋以左氏傳時時為說大義且以禮法開之久之愛若有省遂痛自刻勵務入禮法鄉人稱焉君亦益以風義自任朝廷念里胥之役不均許以義役從事君家無溢格之稅而里中下戶慮不能集即出田粟倡之事遂定鄉里賴以少紓所居五里許有地曰金

尊德性齋小集卷之二

王知不足齋叢書

山地里家以為吉君雅有歸骨之志會今祕閣修撰翁翁先生朱公有族兄死未葬馳書語君即捐以與無吝色少從鄉先生程君偈及其弟舟學二君歿日久而撫其子若孫恩意不少衰偶口端口母欲以為凡君之篤於風誼皆此類也嘗得朱公所定口祭儀讀之曰是可為也自是歲時祝饗由始事逮卒祭盛服酌酒饋食有數有序拜俯伏與屏息以俟如親見其形容而有所受命者未嘗少倦也晚節絕意進取又欲漸磨屏家事即所居傍藝花蒔竹灌蔬畦藥時杖策徜徉其閒觀物之華實盛衰以自適客至具壺觴從容終日閒論時事料成敗則雖老於市朝者不逮也淳熙十三年天子賜賜德壽宮推恩耆老以子鉢恩授勉功郎致仕後五年以疾終於家實紹熙二年八月十四日也享年七十有六君為人精悍議論貴決白不為摸稜含糊態有所喜怒若如物不下必吐出乃已然過則夷然未嘗宿怨人或時以橫逆往往更結以恩意使自愧悔以是士之賢者愛之其不肖者傾心事之及其卒也皆傷之少嘗讀馬援傳慨然慕之既涉世不偶又頗聞先生長者餘論乃更折節為儒生自力於善識者謂其視疇昔猶兩人也嗟夫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一區之死無聲昔人嘗恨之如君者使有所遇合以其才頗煩一世可量哉娶周氏再娶李氏皆前卒子男四人鎬錫錫女三八嫁余梓程澈王中皆周出也錫錫及嫁程澈者亦前卒孫男三人女二人初君自恨知學晚教子甚力師儒有道之士不遠千里遺從之遊故諸子行藝皆蔚然可觀錫錫嘗舉進士而鉢尤自立將以某年月日葬其鄉湖山之原以周氏耐屬洵狀君行事欲求銘當世立言君

子洵少從先君子牛馬走客君家君以世契故待之厚
義不得辭謹述其行治可以告後人者如右

滕府君行狀

君諱洵字希尹姓滕氏世家徽之婺源其始不知何自
徙居熙寧中君族叔祖循州興寧縣令申遊京師見龍
圖閣學士東陽滕公達道敘家世知東陽婺源之滕本
出一族而至其所由合散亦不能言也君曾祖谷祖爲
父洵皆不仕君未冠而孤自力學問叔父信州司戶參
軍愷儒學決科嘗從豫章羅公仲恭其弟叔恭傳詹山
蘇氏之學又從神松呂公節夫及其弟仁夫傳伊洛程
氏之學皆得其旨文詞卓偉聲名動一時君幼聞家庭
之訓已知所趨鄉先生有俞靖宋祐者多見前輩大
老學有師承亦司戶公之師友也君復從之又從它知
名士俞允若順卿李繪參仲江介邦直汪廷祐子卿及
洵先君子磨礱浸灌久益完粹尤好春秋左氏傳對客
論事或援證至數百言不休於他書亦口誦手抄勤甚
其爲舉子之文精緻有程度然以試有司輒不利因棄
去不復作久之二子璘璣浸長知讀書乃以所學授之
曰是庶幾能成吾志者時璘翁先生朱公方倡道閩中
即使璘璣以書自言願受業於門朱公見書喜復之曰
學者患不知所歸趣與所以蔽害之者今既知之矣誠
能於聖門親切之訓心念而躬行之漸涵既久心定理
明將自有得二子得書佩服惟謹君又時時誦其語戒
之曰勿負先生所以期汝者及朱公還里中二子日往
從之質疑問難歸輒疏所論於紙君見之曰非先生意
也先生誨汝時豈不曰心念躬行將自有得乎二子感
悟刻勵及擢第守四方則又日以異時里閭所見聞人

子洵少從先君子牛馬走客君家君以世契故待之厚

義不得辭謹述其行治可以告後人者如右

情之誠僞事理之是非誨飭之由是二子克自樹立爲
時所稱由君所以教之素有方也晚得末疾猶手抄孔
孟言仁爲一編日夕誦味嘗大書壁間以自警曰躬自
厚而薄責於人蓋其好學檢身雖老且病猶不倦如此
紹熙四年病復作夏秋凌劇知不可爲卻醫藥不御書
子夏語示諸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居無何遂卒享
年六十有五實是歲七月二十七日也夫人胡氏與君
同甲子資溫淑能順君所爲以成其志里人咨其賢前
君一年卒五男子璘璣璵璠璠從政郎鄂州州學教
授璠迪功郎寧國府旌德縣主簿璠璠皆業進士璠前
卒二女子適程萬頃程樵之七男孫五女孫君爲人恭
儉好義遇人無少長俛首接語如見大賓凡少年所爲
飲酒歌呼饒樂放縱事未嘗一接也自奉菲薄食不二
味無彫鏤之器華飾之衣苦節力行終身如一日不以
豐約易其度嘗有一士族女年甫韶亂家貧母病父爲
可僧所欺鬻之倡家聞者不平而莫能誰何君獨憤然
呼倡僧許償直還女倡陽諾而實謀挾之以避君廉知
之亟訴諸官未決倡與僧謀僞契增其直累數倍觀君
憚費而止君喜女得還不復斥其僞即謀所以酬之然
未有處也會璘舉鄉貢郡餽鹿鳴勸駕之金即以取女
還其家縣令張安中聞之擊節稱歎書其牘譽君良美
蓋雖居困約猶自拔爲義至他嫁親戚孤遺之女與矜
其貧而恤之者猶多不能盡書也洵之祖妣胡氏夫人
與君母夫人兄弟也胡夫人無恙時嘗爲洵言峩山府
君既歿子幼家貧未有以葬有地在縣西易潭上術家
以爲吉而吾家未之知一日滕氏妹來省從容爲我言
姊夫捐館歲久未葬聞姊家有吉地在易潭山或囑我

情之誠僞事理之是非誨飭之由是二子克自樹立爲

以重貴求之我謂姊夫猶未葬不許也姊子弱慮爲他
人所誅蓋早圖之吾聞之矍然遂以葬府君今所謂峩
山是也因歎曰是家有陰德子孫其興乎洵聞此時方
壯歲今又三十年矣而君二子相繼取高科叔季皆力
世其家夫人之言於是可信諸孤將以某年月日合葬
君夫婦萬安鄉松巖里龍陂西四壯之原書來求狀君
行將屬名世之士爲之銘洵既敘其大槩又因記祖妣
語於其末使覽者知君家之所由與云謹狀

鍾山先生行狀

先生諱繪字參仲姓李氏世家新安婺源儒家也曾大
父蒙大父居注皆隱居不仕父鏞始游太學知名建炎
初以累舉補官爲南康軍之建昌尉饒州司法參軍太
平州軍事推官以沒先生推官公之長子也少穎悟讀
書日千言詩易禮皆略成誦而尤精春秋左氏傳屬文
敏甚自朝廷設元祐學術之禁士非王氏書不讀宣和
禁稍弛而遠方人士狃於所習未盡變也婺源又居重
山復嶺聞見聞元狹陋遠兵與四方雲擾賢士大夫多
避地其間於是羅公兄弟曰和問曰廣問者和靖尹
先生高第傳伊洛致知篤敬之學又有俞公靖者亦里
儒先也多識前言往往行其學出入坡洛之間先生與里
人滕公愷悉從此三君子遊滕公長先生六歲負才氣
不屑友不如己者獨器重先生目爲小友嘗得閩中所
刻東坡先生文章號大全集者相與讀之歎其編次無
法眞質相雜奮然取朱黃盡塗去不類者滕公見之驚
曰子後生敢爾耶他日得蘇氏家傳本校之果皆非也
益奇之乃出書一編示之曰好學而不知道猶不學也
此書吾得之羅公皆河洛遺言公戒勿輕示人吾今日

以重貴求之我謂姊夫猶未葬不許也姊子弱慮爲他

爲子發內府之祕矣先生受之以歸口誦心惟默若有省閒有所疑又從諸公質之於是學問日進復侍推官公官南康遊廬阜識隱君子祁公寬亦和靖學徒也聽其言多相契者然猶疑其未也出入釋老求之者又數年知其說不出乎吾宗乃益自信遂厭科舉之習築室山閒爲隱居計名其山曰鍾山榜其室曰中林常曰兔夫微賤椽且中林人所不見之地也以微賤之人處人所不見之地而能持之以謹肅之德則可以爲公侯之腹心然則人可怠於自修耶自是優游涵養學益成行益尊鄉人宗慕之然先生讀書不務多爲訓說獨嘗著論語西銘解義山窗業書數篇而已有來學者隨其資誘之循循不倦其言曰敬者心之閑鬱也心有不敬焉則馳矣敬而不已則明明則誠故學者致心之道守敬爲要又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勇於棄廉恥則勇於廢禮義一維苟絕四維皆滅理之相牽聯者也四維張其心康其身昌四維不張其心荒其身滅亡故學者持身之道知恥爲要又曰學者於道能致知以玩索之篤敬以涵養之久則見面盎背氣象自別非聲音笑貌所能爲也又曰道有遠近學無止法近者道也遠者亦道也學者見其近而不見其遠遂止於見則陋矣惟於見處更加功夫進進不已自然所造深遠而其成也宏矣其發明後學大指類此雅好文詞既老不衰嘗曰文者所以載道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而世儒或以文爲不足學非也顧其言於道何如耳每爲學者誦眉山之言曰物固有是理患不能知之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於手辭者達是理而已矣以爲此最論文之妙故其爲文指事析理引物託喻要以達意所欲言者而詞采自然如風

行水上如浮雲遊太空中姿態橫生可喜可愕晦庵先生嘗評之以爲筆力奔放而法度謹嚴學者所難及也至他所爲詩騷閎肆俊偉略皆稱是工書得顏蘇筆法人有得其簡牘者多珍藏之其爲人長不踰中人而貌古骨強神觀粹清言皆粲然成文聽者忘倦事推官公及繼母向夫人以孝聞友誨諸弟綺緘甚篤及其後綺舉進士高第嘗教授福建二郡士人多推稱之然皆先卒諸子孤露先生扶植教養如己子男婚女嫁皆有成立蓋自推官公之沒先生主家事者二十年閨門肅睦生計日瞻內外未嘗有閒言也其接賓客奉祭祀節之以禮儉不及陋租賦之入常爲鄉里先雖在林下而事邑大夫不廢桑梓恭敬之節親戚故舊或以緩急告往往爲之排難解紛而不受其報或譏其既無求於世何苦爲是拘拘者先生曰是烏知吾心夫以傲爲高以放爲達以自私爲有守吾不爲也且禮與仁不可須臾去矧士可以去之乎郡守徐侯諒聞其風高仰之馳使奉書幣迎至郡庠使諸生矜式焉先生勉強爲其一行然亦竟不爲雷也嗚呼若先生者學博而守約志篤而愛周一介不以與人而不以爲齋一介不以取諸人而不以爲矯其古之人歟古之人歟紹熙四年先生之年七十有七矣八月二十有六日以疾終於家屬續之夕其言現然不亂於是人益知其所養果有大過人也娶同郡朱氏再娶董氏王氏子男三人汝極季札叔樹皆學種績又有家法女二人嫁廸功郎江州德安縣尉王泰發進士王某孫男三人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某鄉某原以書來告初先生之少也嘗從洵先君子學後洵復受業先生之門先君子之喪先生實狀其行

以授晦庵朱公爲之銘今先生之喪諸孤以爲近而知先生者莫若洵遠而知先生者莫若朱公故復俾洵狀其行事將以請於朱公洵自惟曠昔從先生遊時年未二十今行年六十二而朱公亦已老矣嗟日月之逾邁悼前輩之彫零其可以文詞不工爲辭乎乃雪涕爲之書紹熙五年三月十三日門人修職郎吉州錄事參軍程洵狀

董府君墓表 晦庵與叔重帖云九夫所作令祖墓表尤佳近世難得此文又與克庵帖云叔重錄廣叔墓表來細讀之益有味近年絕少得此文矣

洵之先君子簡易疎達與人交無親疎賢否待之若一以是遊四方人多得其懽心然雅不喜與深中多數者處雖時有不得已而終非其好也嘗遊德興過隱君子董君廣叔一見大喜與定交因客焉蓋君之爲人其簡易疎達與先君子略相似故傾蓋相得如此先君子不幸棄諸孤後數年君亦卒淳熙十五年洵歸自湘中君之葬久矣其子琦使來言曰先人卒欲屬銘於子而不獲今幽堂不可復啟願爲文表阡上敢使子銖奉事狀以請洵讀其書曰嘻吾先君子之執友也其可以辭謹案董氏自江州相仲舒曾孫徙隴西其後又徙河東又徙江南而居鄱陽德興者爲尤顯君之先當僞唐保大時自德興之新田徙長風有曰謙者始爲儒曰緒者始以子貴贈大理寺丞緒生冲冲復徙張潭今爲張潭人冲生贈承事郎中孚君曾祖也中孚生太醫令介卿君祖也介卿生處州縉雲縣令材君考也君諱陵廣叔其字當建炎紹興間虜大入中原天子南巡狩數詣行在所獻書論時事皆不合最後見丞相趙忠簡公於臨安獨善者策而亦不能用也乃慨然歎曰賢如趙公且知

我矣猶不我用勿他人哉不去人心以我為昧於進退者於是東甯西歸時縉雲公猶無恙恬於仕進閒居之日多君先意承志父子之閒自為知己家故多書縉雲公復篤好古法書聚漢魏以降金石刻埒歐陽氏集古錄彙室藏之榜曰博古君定省之暇讀書鼓琴其閒蕭然若無意於世者然時時尚論古人至其治亂興衰是非得失之際有所感觸於其中必為詩述之凡得數千百篇目曰博古堂詠史讀者知其所抱負不得聘而以是發之也縉雲公既沒君乃自號博古老人益理堂前竹樹杞菊緒正堂中故蹟遺文曰先人之遺不可使荒蕪廢墜也又懼子孫不能繼其志復為詩書壁閒戒之讀者又知其於慈孝最隆也閒遇客至與之飲終日不亂談笑多聞滿座為傾至其他接物待人隨戚疎之有恩意未嘗疾言厲色而人見其瀟散和易自親敬之中年君得隱疾日以清瘦骨見衣表人憂其不能勝朝夕而君專口口口壽命益又三十餘年疾乃病願家人掖坐堂上久之乃瞑乾道六年閏十月某日享年六十六人吳氏故直祕閣昭武吳公偉明之女有賢行後君十三年年七十有九亦以壽終子男一琦也今以趙功郎致仕女三人嫁張似之倪儼吳應求孫男四人錫銖錫銖錫銖皆舉進士而錫與銖前卒女三人亦嫁仕族曾孫男二人沂浚女二人尚幼君雖俯仰疎達而少慷慨有大志紹興中虜許歸我河南地吳公畱守南京欲奏君自隨冀異時推恩可得一官君不屑從滿然長谷之閒人為君恨而君居閒處獨隨境輒安嘯詠偃傲恆超然而自得也嗚呼士累於進退久矣奔走於是非之場浮沈於榮辱之門者溺而不知休披翁蔚而

尊德性齋小集卷之三

三知不足齋叢書

克庵先生尊德性齋小集卷之三
尊德性齋集補遺
琴堂棋軒記
子友許君獻忠嘗於所居之側構堂軒各一而分置琴棋於其中因顏其堂曰琴堂軒曰棋軒客至或焚香而琴或對牀而棋古調新局惟意所之蓋陶然不知日之既夕也子嘗為賦詩又數道其為人於交游中如李鐘山張順之王夢符俞仲規亦各有所作焉他日獻忠又以記為屬子謂琴樂之大者禁邪心養德性君子無故不去其側堂以居之非無謂也若夫弈小數也惟消一局昔人以此而敗名獻忠何取於是耶孔子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者之不可耳獻忠兄弟嘗勸樓聚書教其子弟而以步雲為名其用心固有所在琴與棋特其玩物適情之一具爾況弈秋鴻鵠之戒每一當局而此心為之一慢然也心苟為善何往而非師資之地乎獻忠春容純正有吾儒氣象其所得於琴不少也子懼夫棋之教非所以詔後也故本先正之意以為獻忠告且以告夫獻忠之後云獻忠名安國與子有壻蓋其母夫人程

氏也

淳熙元年五月二十七日韓溪程洵允夫記

宋聖道府君壻記

故許君之墓君諱其字聖道府君邑之善士也享年三十有八以紹興十四年甲子七月十一日終於家既葬矣用日者言復改卜於此蓋二十七年二月旦日也後二十二年其孤安國安民安仁進以歲月之久而垣墻之或圯溝澮之或堙也惻然與懷命工修治疏導之而屬余書石以誌君雖不幸中道以沒而三子皆自立能大其家觀其有子而君之為善士可知矣
淳熙五年戊戌十一月庚申韓溪程洵書

尊德性齋集補遺

尊德性齋銘

朱子

內弟程允夫以道問學名齋子謂當以尊德性易之允夫請銘因為作此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子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汗卑淫視傾聽情其四肢襲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眾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須叟頭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尊德性齋集補遺

三知不足齋叢書

祭內弟程允夫文

維慶元二年十一月乙巳晦外兄朝奉大夫充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朱熹謹以香茶酒果奠于

故內第吉州錄參程君允夫之靈而言曰此月之初得

吾弟九月六日書首言濫得美名恐為師門之辱次言

老不解事愧貽老兄之憂子蓋深有味乎其言如接笑

談之適也既又視其字畫謹好詞氣安閒且言受代有

日骨肉俱安則又深以為喜蓋初不聞其有疾病也及

二十九日曾君無疑使以書來乃言吾弟以此月八日

不幸死矣嗚呼痛哉夫以吾允夫之才之志而止於此

且以何疾而遽然耶余生多艱今復老病中外兄弟益

無幾人有如允夫尤號同志而學與時背仕皆不違猶

冀暮年卒其舊業更相勉勵以畢餘生何意允夫而遽

止此緘詞往酌悲不能文君其有知尚識此意嗚呼痛

哉

祭錄參程公文

錢文子

維慶元二年歲次丙辰十一月丙子朔越十一日丙戌

儒林郎吉州軍事判官錢文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

于新逝錄事參軍程公之靈天地之間趣舍萬端惟氣

之同相求實難如子與公各已白首乃以官曹

自子來官班荆道周天茲

亦已三秋握手咲語吐出肺肝庶幾滿代聯舟俱還

有言莫宜有淚如泉

尚享

道命錄

秀嚴李氏心傳曰移源程洵允夫晦庵先生內弟就學

於晦庵再調廬陵錄參與新使君不協臺章有吉州知

書德性齋小集

錄程洵亦是偽學之流等語洵與晦庵書曰某嘗得美

名恐為師門之辱晦庵答曰今日方見吾弟行止分明

然黨籍中不見其名故附注之

贈內弟程允夫三首 朱子

外家人物有吾子我乃平生見未嘗文字只今多可喜

江湖他日莫相忘

故家歸來雲樹長向來辛苦夢家鄉行藏正爾未堅快

又見春風登俊良

我憶當年諸老翁經綸事業久參同只今零落三星曉

未厭棲遲一畝宮自註云僕不能詩往年為滄庵胡公以此論薦平生微俸多類此

程知錄洵本傳 汪幼鳳

程知錄洵字允夫婺源人父鼎朱章齋先生內弟少孤

與龜山門人羅仲素蕭子莊數公游從章齋學于闔葦

齋贈以六言皆事親修身為學之要鼎拜受其言益自

樹立博覽經史尤好讀左氏傳為文輒效其體不能屈

意舉子尺度以故不利場屋章齋有舅家今三世筆

耕未逢秋之嘆家故貧至鼎益困中歲奉親徙居窮山

間自號韓溪翁晦庵先生表其墓洵初以詩文求教文

公公答書曰如欲為文章士而已自應不在人後如果

有意古人之學則所示猶未得其門嘗以道問學名齋

文公易其扁曰尊德性因為作銘其他往復問答累數

十書載于大全集者僅十二書耳初任衡陽簿士友雲

集登其門者如出文公之門再調廬陵錄參與新使君

不協臺章有吉州知錄程洵亦在偽學之流之語洵與

文公書曰濫得美名恐為師門之辱公答書曰今日方

見吾弟行止分明又云滕琪兄弟謂與吾弟為中表因

其有志宜善誘之鄉里少知此學得從學者衆漸以成

風亦非細事洵沒文公祭文云中外兄弟蓋亡幾人有

如允夫尤號同志學與時背仕皆不違猶冀其年更相

勉勵平其舊業以畢餘生何意允夫之才學而遽止此

耶有尊德性齋小集十卷周益八序之曰平正和粹楊

誠齋愛之謂如寶玉大弓云其後有名樞字文伯均乘

文伯韓溪翁之猶子也謁文公於精舍求為學之要復

往見南軒先生討論皇極復親炙董公叔重相與問難

遂留學一年歸文公語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

而已由是篤意家學不事舉子業里有訟不決者為開

道理雖頑驕亦感悟丙午歲歎鄰境有椎牛劫廬因為

嘯聚檣挺然入羣從容撫喻眾解散去其家學淵源素

知於人如此年五十作原化論深達性命之理纂集先

賢格言若干卷晚號翠林逸民

程克庵傳 程 暉

先生名洵字欽國後更字允夫號克庵姓程氏婺源人

韓溪翁之子晦庵先生文公之內弟也姓繫世德見文

公表韓溪墓先生少有意祿仕因攻進士業授經之暇

則取時文誦習而學焉然非所嗜也間獨取河南程氏

詹山蕪氏之書讀之自謂心開目明恍然若與數先明

者對坐於卷中而親聞警教也久之文公自闔還一見

愛之甚篤而所以啓迪之者亦甚力先生每欲棄去進

士業一意學問以求進於聖賢之域貧不果也屢薦不

第後以特恩授信州文學識者恨之尋主衡之衡陽簿

臨江劉公清之與州事先生以縣吏見劉公曰子所遺

吾書自為之邪抑倚人邪先生曰自為之也劉公頷之

他日又召與語乃大異之曰子吾黨也自是每趨府議

公事竟往往延先生入便齋相與講所疑上自聖賢精

義致用之要下至今屬辭比事之旨無所不及風月夕孟酒流行則又更倡迭和不以屬吏遇先生也而士友雲集登其門者如出文公之門再調廬陵錄參丞相周益公必大弭節里中敬其學行屈輩行與之友偽學難作與新使君不協臺章有吉州知錄程洵亦是偽學之流等語先生與文公書曰濫得美名恐為師門之辱文公答曰今日方見吾弟行止分明將代遽以疾卒乃慶元丙辰九月八日也年六十二文公聞訃哭之慟為文祭之曰中外兄弟蓋無幾人有如允夫尤號同志學與時背仕皆不逢猶計暮年更相勉勵卒其舊業以畢餘生何意允夫而遽止此先生之學初敬慕蘇氏之議論復謂程蘇之道同蓋當是時世之學士大夫惟蘇學是尊也文公與之辨難數千百言卒竟從事于語孟濂洛之書剖析推明文公亟稱許之其於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養其心無一毫私念可以言直矣由此心而發所當其理是之謂義此與中庸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相表裏中庸言學易言理朱子曰於論語曰四時行百物生皆天理之流行其理甚著不待言而後明聖人之道亦由是也行止語默無非道者不為言之有無而加損益也有言乃不得已為學者發耳明道先生言若於此上看得破便信會禪亦非謂此語中有禪蓋言聖人之道坦然明白於此見得分明則道在是矣不必參禪以求之也朱子曰如善近世甚有病此語者每以己任優而不學則無以進意曠之然亦不能如是之快也

九知不足齋讀書

九知不足齋讀書

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以為為時而發其言反復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為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朱子曰此說佳舊亦嘗疑兩句於正蒙曰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其為物一也觀張子之意似謂水凝而為冰一凝一釋而水之性未嘗動氣聚而為人一聚一散而人之性未嘗動此所以以水喻人以水性喻天性也然極其說恐未免流於釋氏朱子曰程子以為橫渠之言於上蔡語錄真我之語曰不必如此立論恐啟後人好奇之弊蓋毋我之我與我所固有之我字同義異本自分明只下一真字便似生事二程先生議論不如此上蔡之學所造固深此亦似是小疵也朱子曰此說甚當上蔡所云發明經傳類如此每謂孔氏之門雖所學者有淺深然皆以誠實不欺為主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教之以誠也若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是謂自欺如此人者其本已差安可與入道樊遲問知孔子既告之矣又質之子夏反覆不知己不敢以不知為知也凡此皆為學用力處朱子曰故云於誠上甚得力也朱子曰字得力嘗以道問學名齋文公為更曰尊德性所著有尊德性齋集十卷文公稱其意格超邁程度精當雖諸老先生猶撫掌降嘆况嘉尚未足以盡窺其一二其敢有妄議乎益公序之曰議論平正辭氣和粹楊誠齋愛之如寶玉大弓云

婺源縣志儒林傳

宋程洵字允夫號克庵韓溪人朱子之內弟也以詩文介求教朱子答曰如欲為文章士自應不在人後如果有志古人之學則所示猶未得其門嘗以道問學名齋朱子易其扁曰尊德性因為作銘其他往復問答累數十書載於大全集者僅十三書耳初任衡陽主簿士友雲集登其門者如出朱子之門再調廬陵錄參與使君不協臺章有云吉州知錄程洵亦在偽學之流朱子答曰今日方見吾弟行止分明洵沒朱子祭之文云中外兄弟蓋無幾人有如允夫尤號同志學與時背仕皆不逢猶冀暮年更相勉勵卒其舊業以畢餘生何意允夫而遽止此有克庵尊德性齋集十卷周益公序之曰平正和粹楊誠齋愛之謂如寶玉大弓云祀鄉賢徽州府志儒林傳

宋程洵字允夫號克庵婺源韓溪人父鼎朱韋齋先生內弟也從韋齋學於閩洵世其家學從朱子遊朱子雅重之嘗以詩文示朱子朱子答書曰欲為文章士自不在他人後如有志古人之學則所示猶未得其門由是益自刻勵務求實修以道問學名其齋朱子易之曰尊德性因為之銘又嘗寓書論為學之要及克己之功往復十數紙今載大全集者十三書耳任衡陽簿調廬陵錄參與使君不協臺章有云吉州知錄程洵亦在偽學之流之語朱子與書曰今日方見吾弟行止分明又曰滕珙兄弟與吾弟為中表因其有志宜善誘之鄉里少知此學得從事者眾漸以成風亦非細事蓋是時朱子闢絕學於閩而篤志愛信倡明其道於新安者洵實為稱首焉所著尊德性齋集凡十卷楊誠齋愛之為如寶玉

大弓云

曉湖尊德性齋記

宋程允夫先生居婺源之韓溪其讀書之齋名曰道問學朱子易之曰尊德性而銘之先生七世孫雷耕自韓溪遷曉湖二十世孫昌復於曉湖建尊德性齋桐城姚鼐書其榜昌之子均寓書於陽湖憚敬請為之記均之書曰齋背山臨流中為堂左右翼以亭後為寢寢之右為小軒其餘皆乙丙舍也經始於嘉慶十有七年十月癸卯至十有九年正月癸巳落其成凡為木之工二千四百有八雕鏤之工四百五十有二鏤之工百有二板築百四十有五穿池十有十運土石千二百有三敬觀古者作記之法是書之言盡矣若以論多多附之其體為不正雖然是齋之義不可不明於天下後世則請得詳語之即以爲是齋作記之體宜如是君子當亦無尤焉夫性也者自天而之入者也德性也者自天而之入之仁義禮智信是也自老子莊子不以五者爲性而斥而棄之後之言性者反之於心苟乎芒乎不得性之所在見其倪之賁百骸惣萬事以爲吾之性在焉故爲佛氏之書者其始以作用言性作用即知真能

尊德性齋小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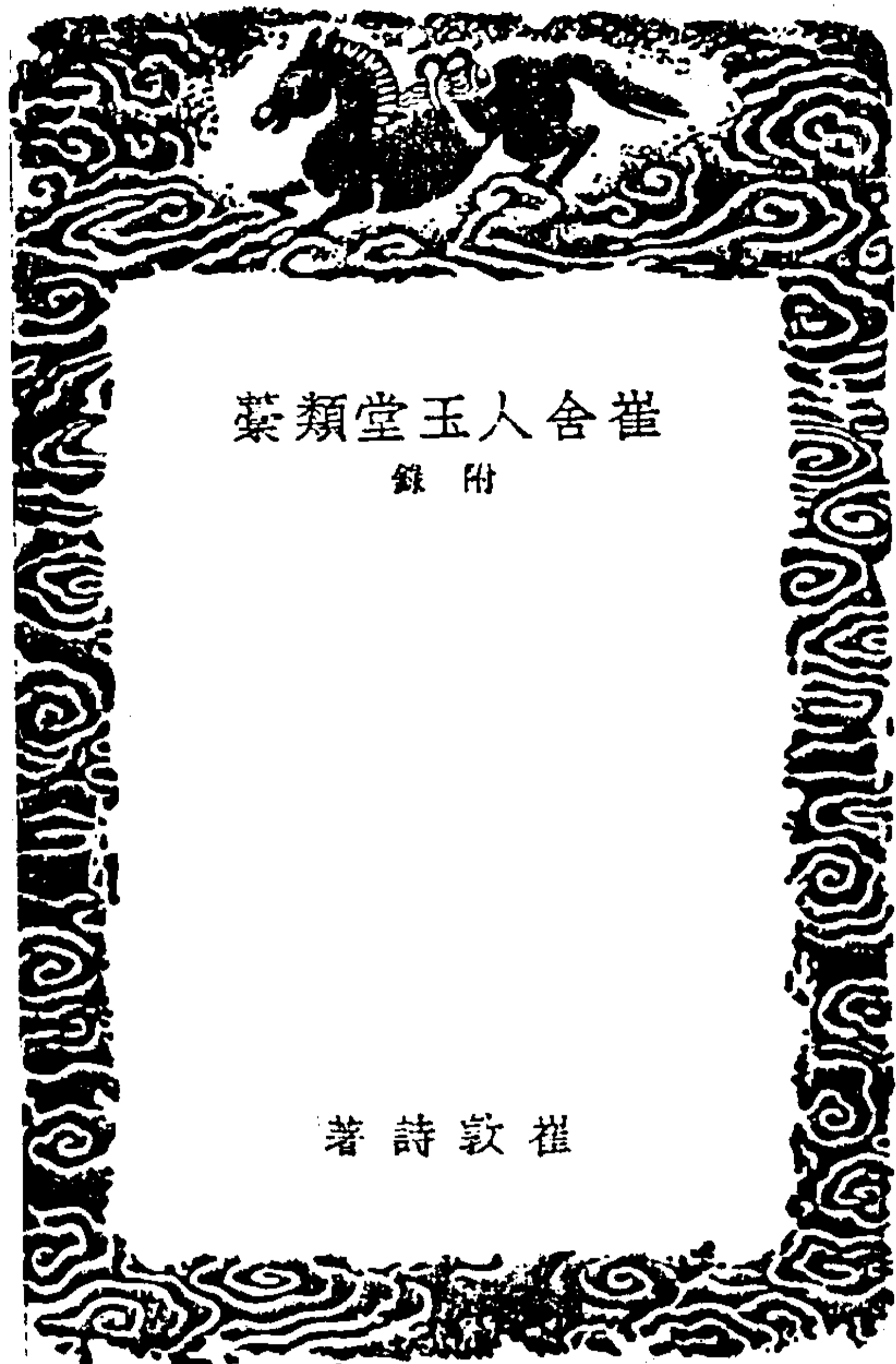
也是所謂性者質實然飲食寢息然男女而已於是已爲未足遂舍能而言知而以真智爲性是所謂性者煩然而來窅然而往而已於是又以爲未足遂舍推測之知而言湛定之知而以性海爲性是所謂性者澄然而內明耀然而外朗而已世之儒者其言性大半出入於是焉而陽明先生良知之說爲最近合之老子不斲不味莊子真知之說皆無殊異其弊由於不以五者爲性故不得不屢遷數變求其說於汪洋溟滓之域如此也夫性如元氣五性如五行元氣不可以言狀故聖人即五行之可見者反其初以言元氣性不可以言狀故聖人即五性之可見者反其初以言性舍五行無以見元氣舍五性豈可以見性哉文子曰敬以直內論語曰修己以敬敬之義奈何本經首章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以不聞其見乎隱其顯乎微是故君子慎其獨數言是也聖人之言敬用力如是蓋急救之至則肌膚會筋骸束氣順體從識明力健其始也勉強以企其繼也服習而適其後合動靜始終皆行於不得不行止於不得不止五者如芽之在平不能苗如泉之在石而能達如帝天之臨師保之輔而不敢棄此尊德性之義也後人言德性既禠於佛氏矣其尊之之功能不入於佛氏哉觀氣象養端倪皆是也朱子此銘平正而切近然平日言存養而曰提撕曰管帶不以大力全功言之於義有未備焉不可不察也嘉慶二十有二年正月乙丑後學憚敬謹記

性如元氣一段推明孟子之意勉強以企一段發明程子之說能使吾儒之書一無滲漏異端欲指摘而不能子居自記

尊德性齋小集

五知不足齋叢書

宋錄參府君爲朱子內弟坐爲學廢職有尊德性齋集十卷周益公必大爲之序前明宏治中族祖東軒公得其遺藁命從子歷峰參政公校刊於淮約爲三卷梓本又復不傳嘉慶戊辰冬刻韓溪程氏世德錄遍求族中藏本始得文模公手抄此集遂重刻之均按劉序爲劉子十有七今存十已逸其七爲記三句三應爲二見周益公序集中有董崇本字說而劉序脫說一二字其餘一一與劉序合又按世德錄中載錄參府君爲許氏琴堂棋軒記宋聖道府君續記俱本集所遺今補集後錄參府君沒朱子有所爲祭文若詩皆宜附載本傳道命錄府縣志儒碩傳及今陽湖憚子居爲先君子重創尊德性齋記亦例得附載戊寅夏均容吳門晤鮑君志祖出集求校許附叢書行世乃謹記得集之原委於後云嘉慶戊寅夏四月二十一世孫均百拜識



崔舍人玉堂類彙目錄
附錄

崔敦詩著

崔舍人玉堂類彙目錄

第一卷

內制

- 王淮除樞密使制
- 皇叔祖士欽除節度使制
- 趙雄王淮日曆轉官加恩制
- 趙雄任進勅令賞格轉官加恩制
- 皇叔祖士勳明堂轉官加恩制
- 皇兄居廣明堂轉官加恩制
- 王淮修進四朝史志轉官加恩制
- 史浩除少師制
- 王淮除右丞相制
- 明堂御札
- 賜科舉門下詔

崔舍人玉堂類彙 目錄

第二卷

內制

- 史浩明堂加恩制
- 鄭藻明堂加恩制
- 吳拱明堂加恩制
- 蒲察久安明堂加恩制
- 皇弟居中明堂加恩制
- 成閔明堂加恩制
- 悉里地茶爾固野明堂加恩制
- 會懷除右丞相制
- 楊俊除節度使制
- 曹勛除開府制
- 葉衡進玉牒轉官加恩制
- 趙雄除右丞相制

崔舍人玉堂類彙 目錄

第三卷

批答

- 賜劉懋再辭免加食邑不允批答
- 賜姚遂再辭免除參知政事不允批答
- 賜葉衡再辭免除端明殿學士兼書樞密院事不允批答
- 賜王友直再辭免除奉國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不允批答
- 賜葉衡再辭免除參知政事不允批答
- 賜楊俊再辭免除靖海軍節度使簽書樞密院事進封福門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不允批答
- 賜曾嚴再辭免除開府儀同三司加恩不允批答
- 賜皇子魏王愷再辭免除改判明州軍州事加食邑實封不允批答
- 賜葉衡再辭免除通奉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東陽郡開國公加食邑實封不允批答
- 賜葉衡再辭免除右丞相兼樞密使不允批答
- 賜李彥穎再辭免除端明殿學士兼書樞密院事不允批答
- 賜少保右丞相史浩再辭免進玉牒回授轉官依例加恩不允批答
- 賜史浩再辭免除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兼侍讀加食邑實封不允批答
- 賜趙雄再辭免特授右丞相正議大夫加食邑實封不允批答

崔舍人玉堂類彙 目錄

賜王准再辭免特授樞密使太中大夫加食邑實封不允批答
 賜士欽再辭免除保康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不允批答
 賜王准再辭免預修日曆轉官加恩不允批答
 賜趙雄再辭免監修日曆轉官加恩不允批答
 賜錢良臣再辭免修進日曆轉官加恩不允批答
 賜趙雄再辭免監修日曆轉官加恩不允批答

第四卷

批答

賜王准再辭免預修日曆轉官加恩不允批答
 賜趙雄再辭免修進勅令轉官加恩不允批答
 賜錢良臣再辭免修進勅令轉官加恩不允批答
 賜趙雄再辭免進呈會要提舉官轉官加恩不允批答
 賜錢良臣再辭免進呈會要禮儀使轉官加恩不允批答
 賜王准再辭免提舉經筵會要轉官不允批答

賜史浩辭免已進會要經筵不經進提舉官轉官令回授不允批答
 賜士綱再辭免除少師加食邑實封不允批答
 賜居廣再辭免特授少師加食邑實封不允批答
 賜士綱再辭免除少師加恩不允批答
 賜居廣再辭免除少師加恩不允批答

賜趙雄辭免進玉牒提舉官轉官加恩不允批答
 賜錢良臣辭免進玉牒禮儀使轉官加恩不允批答
 賜趙雄再辭免進玉牒提舉官轉官加恩不允批答
 賜周必大再辭免除參知政事不允批答
 賜謝廓然再辭免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不允批答
 賜趙雄再辭免進史志提舉官轉官加恩不允批答
 賜錢良臣再辭免進史志禮儀使轉官加恩不允批答

第五卷

批答

賜周必大再辭免經修史志轉官不允批答
 賜王准再辭免經修史志前權提舉官轉官不允批答

賜史浩再辭免進讀正說終篇轉官不允批答
 賜史浩再辭免除少師依前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任便居住進封魯國公加食邑實封不允批答

賜史浩再辭免除少師不允批答
 賜鄭聞新除四川宣撫使再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不允批答
 賜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林安宅辭免除龍圖閣學士不允批答
 賜新知揚州王珣辭免差充荆鄂駐劄御前諸軍統制不允批答
 賜錢端禮陳乞奉祠不允批答

賜史浩再辭免加食邑實封不允批答
 賜姚憲辭免差同詳定一司勅令權監修國史不允批答
 賜吳拱辭免進封武功郡開國公加食邑實封不允批答
 賜曾懷乞解能機政不允批答

賜右丞相曾懷再降詔不允批答
 賜錢端禮辭免除觀文殿學士不允批答
 賜錢端禮再辭免除觀文殿學士不允批答
 賜王友直辭免除奉國軍節度使依前殿前副都指揮使加食邑實封不允批答
 賜李查頤乞除一在外宮觀或待次小都差遣不允批答
 賜士矩辭免特差知南外宗正事不允批答

第六卷

批答

賜史浩辭免已進會要經筵不經進提舉官轉官不允批答
 賜建康留守陳俊卿乞歸老田里不允批答
 賜史浩再辭免進會要轉官令回授宜允批答
 賜程大昌辭免除敷文閣直學士與郡不允批答
 賜四川制置使胡元質辭免除敷文閣令再任不允批答
 賜周必大辭免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不允批答
 賜兩浙東路安撫使李查頤乞昇一宮觀不允批答
 賜工部侍郎吳淵乞免兼知臨安府不允批答
 賜留正辭免復讀顯閣直學士不允批答
 賜胡銜辭免召赴行在乞檢會前奏許休致不允批答

賜張說辭免差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不允詔
 賜李彥頤乞檢會累奏差宮觀不允詔
 賜韓查古辭免除敷文閣直學士在外宮觀不允詔
 賜甘懷辭免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不允詔
 賜參知政事姚憲乞就祿祠庭不允詔
 賜陳俊卿辭免以郊祀大禮慶成加恩不允詔
 賜李彥頤辭免除吏部尚書乞在外宮觀不允詔
 賜甘懷再辭免除光祿大夫右丞相加食邑實封不允詔
 賜甘懷辭免提舉國史院實錄院國朝會要所勅令所不允詔
 賜鄭開辭免除參知政事乞除在外宮觀不允詔
 賜韓彥直辭免除戶部尚書不允詔
 賜張說辭免除太尉提舉臨興府玉隆觀任便居住加食邑實封不允詔
 賜張說再辭免除太尉提舉臨興府玉隆觀不允詔

第七卷

批答

賜曾觀辭免除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實封不允詔
 賜汪大猷辭免差知臨興府不允詔
 賜曹勛辭免除開府儀同三司不允詔
 賜龔茂良辭免除禮部侍郎不允詔
 賜吳挺辭免除定江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不允詔
 賜皇太子^{光宗}辭免男^嘉除正任觀察使封國公女封郡主不允詔
 賜翰林學士周必大乞授在外宮觀不允詔
 賜少保右丞相史浩乞歸田廬不允詔
 賜史浩辭免特授少傅保軍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俾仍舊秩奉外職不允詔
 賜趙鼎辭免特授右丞相不允詔
 賜王淮辭免除樞密使不允詔
 賜史浩辭免弟溥長子瀾大女李友直夏鼎各與差遣并親屬恩數不允詔
 賜劉孝^諱辭免除兵部侍郎不允詔
 賜錢位辭免令赴行在奏事不允詔
 進會人玉堂類編 目錄

賜曾觀辭免除少保軍武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不允詔
 賜新授少保軍武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曾觀辭免擇日備禮册命宜允詔
 賜四川制置使胡元質辭免除龍圖閣直學士不允詔
 賜皇弟^嘉辭免特授少傅依前靜江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恩平郡王不允詔
 賜皇弟^嘉辭免備禮册命宜允詔
 賜皇子^嘉辭免國府事魏王^嘉辭免除改判明州軍州事不允詔
 賜知池州張^嘉辭免召赴行在乞除在外宮觀不允詔
 賜龔茂良辭免除參知政事不允詔
 賜右丞相^嘉乞解罷機政不允詔
 賜楊俊辭免知荆南府不允詔
 賜右丞相^嘉乞解罷機政不允詔
 賜新除參知政事龔茂良辭免差同提舉勅令所權監修國史日曆所不允詔

第八卷

批答

賜知紹興軍府事錢端禮乞仍舊外祠不允詔
 賜李彥頤辭免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乞在外差遣不允詔
 賜知建康府胡元質辭免召赴行在不允詔
 賜王淮辭免除翰林學士不允詔
 賜留正辭免除樞密院尚書不允詔
 賜趙鼎辭免玉牒進書禮儀使轉官加恩不允詔
 賜鄭藻辭免加恩不允詔
 賜魏王再辭免加恩不允詔
 賜王^嘉辭免除觀察使不允詔
 賜沈度辭免除樞密院尚書不允詔
 賜皇弟^嘉辭免加恩不允詔
 賜蒲察久安辭免加恩不允詔
 賜曹勛辭免加恩不允詔
 賜吳^嘉辭免除武康軍節度使不允詔
 賜黃中辭免除龍圖閣學士依所乞致仕止令守本官職致仕不允詔
 賜居中辭免加恩不允詔
 進會人玉堂類編 目錄

賜曾觀辭免加恩不允詔

賜知泉州汪大猷乞歸就祠祿不允詔

賜李顯忠再辭免加恩不允詔

賜新特改添差江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琪辭免差知揚州不允詔

賜四川宣撫使虞允文乞致仕退安田里不允詔

賜參知政事錢良臣乞重行請創護家居待罪不允詔

賜秦州辭免改差知秦州不允詔

賜梁克家辭免差知福州不允詔

賜知開門事王抃乞在外宮觀不允詔

賜知紹興軍府事李彥顯乞宮觀不允詔

賜程大昌辭免除權吏部尚書不允詔

賜禮部尚書周必大辭免預修日曆轉官不允詔

賜王希呂辭免除兵部尚書兼給事中不允詔

賜周必大乞在外宮觀不允詔

第九卷

批答

賜周必大辭免皇太子講讀記終篇轉官不允詔

賜吳淵辭免修葺後殿了畢轉官不允詔

賜趙雄辭免進呈會要提舉官轉官加恩不允詔

賜錢良臣辭免進呈會要禮儀使轉官加恩不允詔

賜范成大辭免差知明州不允詔

賜楊俊再辭免知江陵府乞依舊宮觀不允詔

賜張子顏辭免除敷文閣直學士不允詔

賜吳淵辭免除權工部尚書不允詔

賜王希呂辭免玉牒進書轉官不允詔

賜梁克家乞除在外宮觀不允詔

賜史浩辭免經筵進讀三朝寶訓終篇轉官可特回授不允詔

賜史浩再辭免轉官回授不允詔

賜陳俊卿辭免除少保加恩不允詔

賜周必大辭免同提舉勅令所不允詔

賜王淮辭免樞密使日參如遇押班亦免宣名不允詔

賜張子顏辭免差知紹興府不允詔

賜趙雄辭免進呈史志提舉官轉官加恩不允詔

賜錢良臣辭免進呈史志禮儀使轉官加恩不允詔

賜德壽宮婉儀張氏三上表辭免進封太上皇帝淑妃不允詔

賜德壽宮淑妃張氏辭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宜允詔

賜趙雄再辭免進呈史志轉官加恩不允詔

賜王淮辭免經筵史志前權提舉官轉官不允詔

第十卷

批答

賜周必大辭免經筵史志轉官不允詔

賜王希呂辭免修進史志轉官減磨勘不允詔

賜芮輝辭免修進史志轉官減磨勘不允詔

賜史浩再辭免進呈史志依進徵宗實錄例推恩特依所乞許回授不允詔

賜陳俊卿乞檢會累奏許令致仕不允詔

賜國書符辭免除吏部侍郎不允詔

賜士猷辭免除嗣濮王加恩不允詔

賜知明州范成大辭免除端明殿學士不允詔

賜梁克家辭免復觀文殿學士乞宮觀不允詔

賜史浩辭免經筵進讀正說終篇轉官不允詔

賜參知政事錢良臣周必大以積雨未霽乞先次貶秩不允詔

賜右丞相趙雄以積雨未霽乞先次貶秩不允詔

賜范成大再辭免除端明殿學士不允詔

賜梁克家再辭免復觀文殿學士依舊知福州乞除在外宮觀不允詔

賜知泉州程大昌乞在外宮觀不允詔

賜史浩辭免進讀正說終篇轉官回授不允詔

賜史浩再上奏劄子乞歸田里不允詔

賜史浩再辭免進讀轉官回授不允詔

賜史浩辭免今來所授官稱與先臣師仲適同乞特許辭避不允詔

賜趙雄乞上還丞相印授昇以外祠不允詔

賜趙雄辭免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乞除在外官職不允詔

賜王淮辭免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福國公加食邑不允詔

賜謝廓然辭免除同知樞密院事不允詔

賜王淮辭免提舉編修玉牒國史院國朝會要所勅令所不允詔

賜錢良臣辭免除資政殿學士乞奉祠田里不允詔

賜謝廓然辭免權監修國史日曆不允詔

賜兵部侍郎芮燁辭免兼侍讀不允詔

賜蕭燧辭免除吏部侍郎不允詔

賜梁克家乞界以外祠不允詔

第十一卷

青詞表疏

建康府開啓天申聖節道場青詞

滿散朱表

太一宮太上皇帝丁亥本命青詞

滿散朱表

太一宮太上皇帝丁亥本命青詞

滿散朱表

太一宮壽聖明慈太上皇后生辰青詞

滿散朱表

萬壽觀開啓會慶聖節道場青詞

滿散朱表

太乙宮開啓會慶聖節道場青詞

滿散朱表

建康府開啓會慶聖節道場青詞

滿散朱表

建康府會慶聖節道場青詞

滿散朱表

萬壽觀太上皇帝丁亥本命青詞

滿散朱表

萬壽觀太上皇帝本命青詞

進會人玉堂類稿 目錄

滿散朱表

萬壽觀安泰丁亥丁未本命位牌青詞

滿散朱表

萬壽觀太上皇帝丁亥本命青詞

滿散朱表

萬壽觀開啓天申聖節道場青詞

滿散朱表

萬壽觀太上皇帝丁亥本命青詞

滿散朱表

萬壽觀太上皇帝丁亥本命青詞

滿散朱表

太乙宮壽聖濟明廣慈太上皇后生辰青詞

滿散朱表

明堂大禮前天慶觀預告道場青詞

萬壽觀太上皇帝丁亥本命青詞

滿散朱表

明堂大禮畢告謝青詞

滿散朱表

太乙宮開啓會慶聖節道場青詞

滿散朱表

建康府啓建會慶聖節道場青詞

滿散朱表

萬壽觀開啓會慶聖節道場青詞

滿散朱表

萬壽觀太上皇帝丁亥本命青詞

滿散朱表

皇帝進奉壽聖明慈太上皇后生辰功德疏文

皇帝進奉壽聖明慈太上皇后生辰表詞

第十二卷

青詞表疏

進會人玉堂類稿 目錄

萬壽觀太上皇帝丁亥本命青詞
滿散朱表

臨安府仲春就吳山英烈王廟設醮青詞

建康府茅山崇禪觀開啓天申節道場青詞

滿散朱表

萬壽觀開啓天申節道場青詞

滿散朱表

萬壽觀太上皇帝丁亥本命道場青詞

滿散朱表

臨安府仲秋醮祭吳山英烈王青詞

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太乙宮壽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生辰青詞

滿散朱表

萬壽觀純福殿開啓安奉太上皇帝今上皇帝本命相屬星官位神青詞

滿散朱表

萬壽觀中乞撰會慶聖節道場青詞

滿散朱表

太乙宮中乞撰會慶聖節道場青詞

滿散朱表

建康府茅山崇禪觀會慶聖節道場青詞

滿散朱表

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萬壽觀太上皇帝丁亥本命道場青詞

滿散朱表

萬壽觀太上皇帝丁亥本命青詞

滿散朱表

萬壽觀太上皇帝丁亥本命道場青詞

滿散朱表

萬壽觀天申聖節道場青詞

滿散朱表

聖會人玉堂類稿 目錄

太乙宮太上皇帝丁亥本命青詞

滿散朱表

太乙宮天申聖節道場青詞

滿散朱表

皇帝進奉太上皇后生辰青詞

皇帝進奉太上皇后生辰功德疏

太乙宮太上皇后生辰青詞

滿散朱表

萬壽觀會慶聖節道場青詞

滿散朱表

第十三卷

口宣

會懷除右丞相賜告口宣

楊儀除靖海軍節度使賜告口宣

楊儀再辭免除靖海軍節度使不允口宣

會觀再辭免除開府儀同三司不允口宣

曹勛除開府儀同三司賜告口宣

撫問新除參知政事鄭聞到闕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金國賀會慶聖節使人到闕回程賜龍鳳茶并金銀合口宣

賜殿前司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宣

賜樞密院官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宣

樞密院官赴貢院齋筵賜酒果口宣

賜步軍司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宣

賜皇太子府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宣

撫問皇子魏王位到闕并賜金合茶藥口宣

金國賀會慶聖節使人回程平江府賜御筵口宣

赤岸賜御筵口宣

鎮江府賜御筵口宣

盱眙軍賜御筵口宣

赤岸賜酒果口宣

聖會人玉堂類稿 目錄

玉津園射弓賜酒果口宜
 朝鮮訖歸驛賜御筵口宜
 朝鮮訖歸驛賜酒果口宜
 金國使人到闕玉津園賜御筵口宜
 玉津園射弓賜例物口宜
 賜宰執以下喜露御筵口宜
 皇太子魏王俊再辭免除改判明州不允批答口宜
 撫問奉使金國報聘使副張子顏等到闕并賜銀合茶藥口宜
 金國賀正且使人赴闕肝胎軍傳宜撫問并賜御筵口宜
 平江府賜御筵口宜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口宜
 鎮江府賜御筵口宜
 赤岸賜御筵口宜
 赤岸賜酒果口宜
 葉衡再辭免除右丞相不允批答口宜
 葉衡再辭免除右丞相不允批答口宜
 李彥穎再辭免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不允批答口宜
 葉衡轉官加恩賜告口宜
 金國賀正且使人到闕賜被褥鈔錠等口宜
 十二月三十日賜內中酒果口宜
 正月一日入賀畢歸驛賜御筵口宜
 正月一日入賀畢歸驛賜酒果口宜
 正月三日賜內中酒果口宜
 皇太子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賜三省官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賜樞密院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賜殿前司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賜馬軍司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賜步軍司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金國賀會慶聖節使人到闕賜被褥鈔錠等口宜

回程賜使副冬至節絹口宜
 賜三節人從冬至節絹口宜
 赤岸賜御筵口宜
 使人到闕在驛賜生餼口宜
 玉津園射弓賜御筵口宜
 賜三省官滿散天中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賜三省官齊筵酒果口宜
 賜步軍司滿散天中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賜馬軍司滿散天中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賜殿前司滿散天中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明堂大禮禮畢宜勞將士口宜
 右丞相趙鼎再辭免勅令所修進一州一路開賞轉官加恩不允批答口宜
 參知政事錢良臣再辭免修進勅令賞格轉官加恩不允批答口宜
 趙鼎特授宜奉大夫依前右丞相魯郡開國公加食邑賜告口宜
 趙鼎再辭免進呈會要提舉官轉官加恩不允批答口宜
 錢良臣再辭免進呈會要禮儀使轉官加恩不允批答口宜
 王淮再辭免提舉經筵會要轉官不允批答口宜
 史浩辭免進呈會要經筵不經進轉官令回授不允批答口宜
 撫問金國賀會慶聖節使人赴闕肝胎軍賜御筵口宜
 赤岸賜酒果口宜
 史浩轉官賜告口宜
 會觀轉官賜告口宜
 鄭藻轉官賜告口宜
 賜皇太子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賜三省官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賜樞密院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賜殿前司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賜馬軍司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賜步軍司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第十四卷

口宜

- 金國賀會慶聖節使人謝開玉津園射弓賜酒果口宜
- 初辭乾歸賜酒果口宜
- 初辭乾歸賜御筵口宜
- 國程亦岸賜酒果口宜
- 十月二十二日玉津園射弓賜御筵口宜
- 十月二十二日賜內中酒果口宜
- 賜宰執已下喜慶御筵口宜
- 史浩再辭免進玉環回授轉官批答口宜
- 金國賀正且使人赴闕野貽軍傳宜擬問賜御筵口宜
- 平江府賜御筵口宜
- 鎮江府賜御筵口宜
-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口宜
- 賜接伴使副春幡春勝口宜
- 賜金國賀正且使副春幡春勝口宜
- 賜三節人從春幡春勝口宜
- 趙雄特授右丞相賜告口宜
- 王淮特授樞密使賜告口宜
- 史浩再辭免除少傅不允批答口宜
- 趙雄再辭免右丞相不允批答口宜
- 王淮再辭免樞密使不允批答口宜
- 金國賀正且使人赴闕亦岸賜御筵口宜
- 亦岸賜酒果口宜
- 士欽特授保康軍節度使賜告口宜
- 士欽再辭免保康軍節度使不允批答口宜
- 金國使人回程賜龍鳳茶并金銀銀合口宜
- 平江府賜御筵口宜
- 野貽軍賜御筵口宜
- 赤岸賜酒果口宜
- 金國使人到闕玉津園射弓賜酒果口宜

- 十二月二十八日賜生餼口宜
- 十二月三十日賜內中酒果口宜
- 正月一日入賀畢歸賜御筵口宜
- 正月一日入賀畢歸賜酒果口宜
- 賜被褥紗縵等口宜
- 正月三日賜內中酒果口宜
- 正月四日玉津園射弓賜御筵口宜
- 正月四日玉津園射弓賜弓箭例物口宜
- 密賜大銀器口宜
- 賜賀金國正且使宇文份副使趙鼎到闕撫問并賜銀合茶藥口宜
- 王淮再辭免預監修日曆奏成籍秩轉官加恩不允批答口宜
- 趙雄再辭免預監修日曆奏成籍秩轉官加恩不允批答口宜
- 錢良臣再辭免修纂日曆奏成籍秩轉官加恩不允批答口宜
- 趙雄再辭免日曆轉官不允批答口宜
- 王淮再辭免日曆轉官不允批答口宜
- 撫問賀金國生辰使錢沖之等到闕并賜銀合茶藥口宜
- 趙雄轉官賜告口宜
- 王淮轉官賜告口宜
- 賜皇太子滿散天中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 樞密院官滿散天中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 樞密院官齋筵酒果口宜
- 史浩加恩賜告口宜
- 鄭藻加恩賜告口宜
- 蒲察久安加恩賜告口宜
- 姚憲再辭免除參知政事不允批答口宜
- 葉衡再辭免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不允批答口宜
- 賜皇太子府滿散天中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 賜步軍司滿散天中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 賜樞密院官滿散天中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 樞密院官赴齋筵賜酒果口宜

王友直再辭免除奉國軍節度使不允批答口宣
 葉衡再辭免除參知政事不允批答口宣
 金國使人赴闕肝胎軍賜御筵口宣
 鎮江府賜茶藥口宣
 鎮江府賜御筵口宣
 赤岸賜御筵口宣
 赤岸賜酒果口宣
 金國使人到闕玉津園射弓賜弓箭例物口宣
 朝辭訖歸驛賜御筵口宣
 歸驛賜酒果口宣
 玉津園射弓賜酒果口宣
 回程賜龍鳳茶并金銀合口宣
 密賜使副大銀器口宣
 交趾使人入貢玉津園賜御筵口宣
 居中加入恩賜告口宣
 劉懋再辭免加恩不允批答口宣

第十五卷

口宣

金國賀會慶聖節使人回程肝胎軍賜御筵口宣
 遇冬至節賜使副節絹口宣
 賜三節人從冬至節絹口宣
 鎮江府賜御筵口宣
 使人到闕十月二十七日賜內中酒果口宣
 玉津園射弓賜酒果口宣
 回程赤岸賜御筵口宣
 玉津園射弓賜例物口宣
 上壽畢歸驛賜御筵口宣
 十月二十一日賜內中酒果口宣
 朝辭訖歸驛賜酒果口宣
 在驛賜牲餼口宣

賜宰執已下喜伴御筵口宣
 金國賀會慶聖節使人到闕賜被褥鈔羅等口宣
 賜射弓例物口宣
 十月二十七日賜內中酒果口宣
 密賜大銀器口宣
 朝辭訖歸驛賜酒果口宣
 回程鎮江府賜御筵口宣
 在驛賜生餼口宣
 賜射弓酒果口宣
 賜步軍司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宣
 賜馬軍司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宣
 金國賀正且使人赴闕鎮江府賜御筵口宣
 鎮江府賜茶藥口宣
 回程平江府賜御筵口宣
 玉津園射弓賜酒果口宣
 十二月三十日賜內中酒果口宣
 回程賜龍鳳茶并金銀合口宣
 朝辭訖歸驛賜御筵口宣
 回程赤岸賜酒果口宣
 肝胎軍賜御筵口宣
 上壽畢歸驛賜酒果口宣
 回程赤岸賜御筵口宣
 賜金國使副春幡勝等口宣
 賜送伴使副春幡勝等口宣
 賜金國三節人從春幡勝口宣
 趙雄辭免轉官不允批答口宣
 錢良臣辭免轉官不允批答口宣
 周必大辭免轉官不允批答口宣
 王淮辭免轉官不允批答口宣
 賜王淮再辭免轉官不允批答口宣

賜王准告口宣
 撫問賀金國正旦使副葉宏等到闕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撫問新知建康府范成大到闕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賜進士聞喜宴口宣
 史浩辭免轉官不允批答口宣
 賜史浩除少師告口宣
 史浩辭免特授少師不允批答口宣
 史浩再辭免特授少師不允斷來章口宣
 賜趙雄告口宣
 賜王准告口宣
 金國賀會慶節使人回程盱眙軍賜御筵口宣
 平江府賜御筵口宣
 鎮江府賜御筵口宣
 赤岸賜御筵口宣
 赤岸賜酒果口宣
 朝辭訖歸驛賜御筵口宣
 朝辭訖歸驛賜酒果口宣
 玉津園射弓賜例物口宣
 賜被褥鈔羅口宣
 密賜大銀器口宣
 回程賜龍鳳茶口宣
 賜三節人從冬至節絹口宣
 賜使副冬至節絹口宣
 賜步軍司滿散會慶節道場乳香口宣
 撫問金國賀正旦使人赴闕盱眙軍賜御筵口宣
 平江府賜御筵口宣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口宣
 鎮江府賜御筵口宣
 赤岸賜御筵口宣
 赤岸賜酒果口宣

16

入賀畢歸驛賜御筵口宣
 玉津園射弓賜例物口宣
 玉津園賜御筵口宣
 賜居廣批答口宣
 賜士錫再辭免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賜居廣再辭免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撫問金國賀正旦使人赴闕盱眙軍賜御筵口宣
 士錫特授少師加食邑賜告口宣
 居廣特授少師加食邑賜告口宣
 士錫再辭免除少師不允批答口宣
 明堂大禮畢紫宸殿受賀內侍宜答管軍詞
 紫宸殿受賀樞密宜答皇太子詞
 麗正門肆赦閣門宜答皇太子詞
 第十六卷
 口宣
 金國賀正旦使人赴闕鎮江府賜茶藥口宣
 赤岸賜御筵口宣
 回程賜龍鳳茶并金銀合口宣
 使人到闕賜被褥鈔羅等口宣
 入賀畢歸驛賜酒果口宣
 入賀畢歸驛賜御筵口宣
 玉津園射弓賜例物口宣
 玉津園射弓賜御筵口宣
 朝辭訖歸驛賜御筵口宣
 賜金國使副春幡勝等口宣
 賜送伴使副春幡勝等口宣
 賜三節人從春幡勝口宣
 密賜大銀器口宣
 撫問賀金國正旦使副陳峴等到闕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御藥院申乞撰進呈玉燼提舉官禮儀使已下宜答詞

進呈仁宗皇帝曾宗皇帝玉燼宜答提舉官禮儀使已下同

賜丞相趙鼎不允批答口宜

賜參知政事錢良臣不允斷來章口宜

賜丞相趙鼎斷來章批答口宜

撫問賀金國生辰使副傅洪等到闕并賜銀合茶藥口宜

賜殿前司滿散天申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賜步軍司滿散天申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賜樞密院官滿散天申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賜樞密院官齋筵酒果口宜

周必大再辭免除參知政事不允口宜

謝廓然再辭免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不允批答口宜

賜陳俊卿告口宜

金國賀會慶節使人赴闕平江府賜御筵口宜

肝貽軍賜御筵口宜

亦岸賜御筵口宜

亦岸賜酒果口宜

上壽畢歸賜御筵口宜

賜皇子魏王生日詔

賜右丞相曾懷生日詔

賜鄭藻生日詔

賜謝漢王士輅生日詔

賜皇兄居廣生日詔

賜皇太子生日詔

賜簽書樞密院事楊俊生日詔

賜簽書樞密院事李彥穎生日詔

賜簽書樞密院事錢良臣生日詔

賜皇子魏王生日詔

賜醴泉觀使曾觀生日詔

賜皇兄居廣生日詔

德會人玉堂類書 目錄

賜皇太子生日詔

賜醴泉觀使曾觀生日詔

賜鄭藻生日詔

賜右丞相趙鼎生日詔

賜參知政事周必大生日詔

賜謝漢王士輅生日詔

賜曾觀生日詔

賜皇兄居廣生日詔

賜參知政事錢良臣生日詔

賜樞密使王淮生日詔

回賜安南國王李天祥進奉大禮綱勅書

賜判寧國府皇子魏王世金合夏藥勅書

賜福建路安撫使史浩合夏藥勅書

賜四川宣撫使鄭聞合夏藥勅書

賜浙東安撫使錢端禮合夏藥勅書

賜湖南路安撫使劉琪合夏藥勅書

賜湖北安撫使沈夏合夏藥勅書

賜主管衛尉司公事趙振合夏藥勅書

賜御前諸軍都統制時俊吳挺王琪郭剛李川皇甫備郭鈞王明御前諸軍副都統制魯安仁

賜王世雄岳建壽銀合夏藥勅書

賜靖海軍官軍民僧道者壽等示諭勅書

賜南平王李天祚淳熙二年曆日勅書

賜皇子判明州魏王世金合臘藥勅書

賜浙東安撫使錢端禮合臘藥勅書

賜湖南安撫使劉琪合臘藥勅書

賜湖北安撫使沈夏合臘藥勅書

賜四川安撫使范成大合臘藥勅書

賜主管衛尉司趙振合臘藥勅書

賜御前諸軍都統制吳挺時俊王琪郭剛李川郭鈞皇甫備王明御前諸軍副都統制魯安仁

世雄岳建壽銀合夏藥勅書

德會人玉堂類書 目錄

進會人玉堂類書 目錄

四四

賜福建路安撫使陳俊卿銀合臘藥勅書

賜皇子判明州魏王世金合夏藥勅書

賜侍衛馬軍行司武康軍節度使侍御馬軍都指揮使吳拱御前諸軍都統制吳挺等御前諸軍

副都統制韓寶等銀合臘藥勅書

賜江南東路安撫使陳俊卿臘藥勅書

賜福建路安撫使沈夏江南西路安撫使楊俊銀合臘藥勅書

賜浙東安撫使李彥穎銀合臘藥勅書

賜四川制置使胡元質銀合臘藥勅書

示諭保康軍官吏軍民僧道者等勅書

賜皇子判明州魏王世金合夏藥勅書

賜侍衛馬軍行司侍衛馬軍都虞候馬定遠御前諸軍都副統制吳挺等銀合夏藥勅書

賜江東安撫使陳俊卿銀合夏藥勅書

賜四川安撫使胡元質銀合夏藥勅書

賜大理府賈選等獎諭勅書

賜安南國王加恩制勅書

賜四川安撫使胡元質銀合夏藥勅書

賜江東路安撫使陳俊卿福建路安撫使梁克家銀合夏藥勅書

賜兩浙東路安撫使李彥穎知明州范成大銀合夏藥勅書

賜侍衛馬軍行司馬軍都虞候馬定遠御前諸軍都副統制吳挺等銀合夏藥勅書

第十七卷

春端帖子

淳熙元年端午皇帝閣六首

淳熙二年立春太上皇帝閣六首

太上皇帝閣六首

淳熙六年立春皇帝閣六首

皇后閣五首

淳熙六年端午皇帝閣六首

淳熙七年立春太上皇帝閣六首

太上皇后閣六首

進會人玉堂類書 目錄

進會人玉堂類書 目錄

四六

淳熙七年端午皇帝閣六首

皇后閣五首

淳熙八年立春太上皇帝閣六首

太上皇后閣六首

淳熙八年端午太上皇帝閣六首

太上皇后閣六首

第十八卷

致語口號

金國使人到闕紫宸殿宴參軍色致語口號勾合曲詞

金國賀正且使人到闕紫宸殿宴致語口號勾合曲詞

金國賀會慶聖節使人到闕紫宸殿宴致語口號勾合曲詞

金國賀正且使人到闕紫宸殿宴致語口號勾合曲詞

金國賀會慶聖節使人到闕紫宸殿宴致語口號勾合曲詞

金國賀正且使人到闕紫宸殿宴致語口號勾合曲詞

六州

十二時

登門肆歡曲七首

皇帝上太上皇帝壽樂曲十三

第十九卷

祝冊詞表

明堂大禮祭享皇地祇冊文

太祖配享冊文

太宗配享冊文

明堂大禮修飾太廟畢工奏告祖宗帝后神主還殿室祝文

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祝文

正奉安祖宗帝后神主祝文

正奉安修節皇后祝文

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祝文

進會人玉堂類書 目錄

四七

明堂大禮畢皇后賀皇帝表詞

皇帝答皇后詔

天慶觀預告五嶽四瀆祝文

雷神雨師祝文

天地

社稷

別廟皇后祝文

五嶽四瀆祝文

十神太一祝文

宗廟

九宮貴神

皇帝進奉太上皇后生辰表詞

皇帝進奉太上皇后生辰功德疏

春分前修齋補種奏告昭慈皇后懺宮永祐陵懺宮表文

安恭安穆皇后懺宮祝文

仲春修齋補種奏告昭慈皇后懺宮永祐陵懺宮表

顯恭皇后表文

安穆皇后安恭皇后懺宮祝文

奏告徽宗皇帝神帳朱漆起剝重朱告遼神御權安奉表文

奏告顯恭顯肅顯仁皇后神帳朱漆起剝重朱告遼神御權安奉表文

奏告安恭皇后下宮顯庇告遼神御正安奉安祝文

奏告徽宗皇帝神帳重行朱漆畢工告遼神御還殿正奉安表文

奏告顯恭顯肅顯仁皇后神帳重行朱漆畢工告遼神御還殿正奉安表文

太常寺申撰成都府新繁縣裝飾六朝御容及修殿奏告祝文

第二十卷

祝冊詞表

春分前修齋補種奏告昭慈皇后懺宮永祐陵懺宮表文

安恭安穆皇后懺宮祝文

祭告安恭皇后爲下宮顯庇畢工告遼神御還殿正奉安祝文

奏告懿節皇后神帳重行朱漆修換帳座等告遼神御權安奉表文

皇會人玉堂類纂 目錄

奏告懿節皇后神帳朱漆畢工告遼神御還殿正奉安表文

報謝天地祝文

太廟祝文

社稷祝文

太乙宮文

九宮貴神祝文

五嶽五鎮祝文

四海四瀆祝文

雷神雨師祝文

別廟懿節皇后祝文

安穆安恭皇后祝文

進呈安奉前二日奏告景靈宮祝文

諸帝且表

諸后且表

諸帝望表

諸后望表

孟夏景靈宮朝獻祝香文

孟冬景靈宮朝獻祝香文

太陽交餉祭告祝文

太陽交餉祭謝祝文

孟春景靈宮朝獻祝香文

孟春景靈宮朝獻祝香文

孟夏景靈宮朝獻祝香文

明堂禮畢景靈宮恭謝祝香文

告謝五嶽四瀆祝文

孟春景靈宮朝獻祝香文

進呈五世慶系錄奏告青詞

安奉奏告中後殿祝文

孟夏景靈宮朝獻祝香文

孟秋景靈宮朝獻祝香文

皇會人玉堂類纂 目錄

孟冬奉養宮朝獻祝香文
孟春奉養宮朝獻祝香文
孟秋奉養宮朝獻祝香文
孟冬奉養宮朝獻祝香文
明堂奉告天地宗廟社稷別廟祝文
祭告五嶽四瀆祝文
祭告五嶽四瀆祝文
明堂大禮前二日朝獻奉養宮奏告祝文
後殿祝文
青詞
奏告諸陵帝后及昭穆聖祖皇后世宮永祐慶賀宮奏文
奏告安穩皇后安恭皇后世宮祝文

崔舍人玉堂類集卷第一

內制

王淮除樞密使制

門下象著三辰斗極上通於帝紀。政分二柄。機廷內總於兵權。朕振長策以御邦。綜大綱而撫世。永惟軍國之任。並鑿安危之關。茲有良臣。久司右府。既協同於人望。亦灼見於朕心。遂升班聯。乃重委寄。洎以吉且。於于羣倫。具官王淮。剛正而守中。高明而持重。質諸天地。言順行以無慚。發自朝廷。實浮名而有裕。踐政路。歷宜賢勞。講議萬機。綏靖四國。述進登於宥密。益其器於忠嘉。尊俎之設。消難於未形。帷幄之言。進規於不遠。事必汝訪。謀無予欺。邦其博榮。民以寧登。朕稱參古。簡畀事權。勿補漢家。實倚本兵之重。盡謀越國。亦專主外之長。是用誦顯恩。升正使號。式序爾位。亞端授以同登。克壯其猷。乘神機而稱制。仍陪戶邑。併陟文階。是由至懷。庶表優禮。於戲。賢人之業可大。副予體貌之崇。天下之務惟幾。藉爾精神之運。勉堅壹意。迄底多盤。可特授樞密使太中大夫。依前東陽郡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

皇叔祖士敏除節度使制

門下朕惟崇王化。樂迪民彝。高廟神靈。仰慶源之有遠。周家忠貞。與宗室之多賢。眷我茂親。聚時令望。錫

是褒典。告于治朝。皇叔祖具官士敏。天賦粹資。世繼華問。長富貴之守。迄無流心。服詩書之聞。克有常德。約已自循於防範。會朝不爽於威儀。舉其賢猶。昭乃燕譽。朕願視在列。慨與自懷。念東平之世家。是存典則。考南陽之帝屬。茲見老成。維歲月之架長。竹溫光之未繼。是用裕仁祖推恩之詔。酌徽皇考績之常。斷於深衷。渙此茂命。披圖按地。榮開舊甸之藩。授日口。增顯授元戎之節。仍加采邑。併衍真奮。口循成規。示優禮以重大牙之勢。以崇麟趾之風。於戲。保又我家。有衍蕃昌之緒。度恭爾位。無忘敦敘之盟。尙迪前修。益綏後福。可特授保康軍節度使。依前提舉佑神觀。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封如故。主者施行。

趙雄轉官加恩制
門下良史立編年之法。日繁月而事明。聖王持厲世之權。賞當勞而下勤。眷維元輔。方秉洪鈞。迨茲載筆之書。嘉乃提綱之績。爰推茂典。咸告明廷。具官趙雄。收大而直方。宏深而開亮。守持仁義。會歸六籍之醇。奮發文章。度越百家之上。膺受帝賞。延登宰司。迪忠純之度。而鎮定四方。闢公正之門。而甄序庶位。繁爾無績。維予仰成。朕祗荷慈謀。紹膺寶位。志道遠。念歲月之架長。業鉅事繁。賴簡編之有紀。咨詔紳書之。盡閱汗竹之期。曾不淹遲。迄茲告備。藏之金匱。雖天子之不可觀。副在京師。將後來之有足證。肆務故實。並答勤勞。是用洎以剛辰。渙茲顯號。進陟文階之峻。陪敦戶食之豐。咸輯榮章。用昭優禮。暨維國體。亦重民瞻。於戲。君舉必書。每深懷於兢畏。衰職有口。尙終藉於彌縫。庶集勳庸。益光方冊。可特授正奉口夫。依前右丞相兼都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

王淮轉官加恩制

門下聖人之道。布方冊。事乃著於無窮。王者之賞。酬庸。法宜先於自近。眷言英館。適告成編。維今輔翼之臣。有昔纂修之績。述議勞而錫胤。迺出命以揚廷。具官王淮。資正而行恭。量宏而識遠。萃天地之和氣。悉集于躬。究古今之道。原。遂發其與。延登與政。超冠本兵。從容聲氣。而多整暇之規。密勿謀議。而見深長之慮。國所嘉。民其具瞻。朕率循彝章。選賢羣彥。迭居選宿。俾並聚承明之庭。廣記備言。乃迄成傳信之典。比觀刻奏。已就珍藏。審籍帙之浸繁。撫歲年之逾邁。治弗加進。官取息於同。更不絕書。將何堪於紀述。豈伊碩輔。可廢前勞。是用下涓剛辰。推升茂典。既厚加田之富。仍超進秩之崇。萃威寵榮。光其翰墨。暨維國體。適協予懷。於戲。春秋謹嚴。既具循於筆削。夙夜宥密。尙深勉於贊襄。克成厥功。同底于道。可特授通議大夫。依前樞密使。東陽郡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

趙雄轉官加恩制

門下朕統萬宇。以建中。羣百王而作則。設官庀事。酌求遠度之宜。涓日奏。輔。輔閱章程之備。悉條功績。優答勞能。爰疏進律之恩。首述提綱之宰。渙此丕册。告于明廷。具官趙雄。才鉅而識高。器全而量遠。望上商之威重。自見中朝之尊。資元勳之智謀。乃能大事之斷。據爾賢繼。調子化元。忠勤載于王家。潤澤施于方夏。朕並建官師之重。外旌職務之繁。四方是維。既因宜而辨等。三尺安出。亦量事以時庸。居樂土而納職。要荒當平世而尙憂邊鄙。仍久經於歲月。已沒失於科條。委曲私情。曼延奇請。符令刊定。迄告裁成。損益

畢協其中。重輕各隨其宜。有勞必賞。士安意於修方。無隙可容。吏沮心於舞法。更存彝典之舊。徐俟它時之行。凡豈予能。良皆汝作。既懋功而自近。盡出號以居先。是用協于至懷。加以顯命。峻文階而進位。拓采戶以增奮。益登羣瞻。具昭優禮。於戲。政無常善。因宜參合於事情。令有必行。時乃綱維於國體。宋璟以守文而隆至治。裴琦以持法而贊中興。尚俾先民。遂專前美。可特授宣奉大夫。依前右丞相。魯郡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

皇叔祖士綱明堂轉官加恩制

門下。朕覽簡策之傳。達神明之德。奉聖以進魯史。先九族之親。徹豆而歸周詩。同諸父之樂。比滄商序。初契合宮。重陰開禩廟之辰。杲日麗登樓之旦。嘉應顯答。美祥大來。逮敷祭澤之行。宜厚宗盟之長。具官士綱。行恭而志節。資粹而量閎。樂以詩書。自秀靈靈之胃。守其富貴。不踰法度之閑。夙和順以積中。迄耄期而稱道。朕仰懷英廟。追厚漢園。三靈之休。燕及於苗裔。萬代之祀。同符於祖宗。朕其象賢。嘉乃耆老。慨歲年之逾邁。閱龍數之未降。是用因此熙成。優於商賈。珣戈導節。仍開名壤之藩。通帛舒旄。高進亞師之位。陪敦井寶。申衍戶儲。於戲。東西九筵。既擁純益之下。本支百世。遂膺其福之同。尚服殊私。益綏吉履。可特授少師。依前昭化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嗣漢王。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主者施行。

皇兄居廣明堂轉官加恩制

門下。朕練辰商籥。鑄鑿合官。順昆命以登。誕見上帝。攝泰階而下。宜延羣神。于時大宗小宗。伯父叔父。奔走恭事。或肅雍侍成。肆真順備之休。爰厚神明。具官居廣。端方而和裕。夷易而醇深。樂善有休。獨標玉葉之秀。流光自遠。茂迪璿源之長。居無矯溢之心。動有寅恭之度。朕奉承慶緒。監用丕彝。陸形勢於本朝。臨制夷夏。合親族於高位。顯榮邦家。推原瓜瓞之來。與念常華之近。是用因茲惠術。厚以恩章。甲熊旗。仍領名藩之重。象車希冕。超登亞傅之崇。併衍爰田。更增其食。於戲。天地並況。豈予涼菲之能。兄弟具來。實爾柔嘉之則。尚膺同福。益固純猶。可特授少傅。依前岳陽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永陽郡王。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主者施行。

王淮修進四朝史志轉官加恩制

門下。史書萬世之準。謹載策所以昭先猷。府賞一人之權。優儲勞所以敬大典。時維上輔。位冠洪樞。肆時載筆之勤。遂覽揚廷之號。具官王淮。德成而行飭。氣粹而才全。中正以通。動不踰於防範。俊游而法。徐可考於宮庭。發據實猶。秉執幾務。識慮周密。謀議靖深。朕仰惟四聖之隆。昭揭百王之表。接太初之後。猶闕念當謹於纂修。視班固之下。何紛。慨莫歸於折衷。疑煩碩望。俾領羣英。推沿革之大原。綜見聞之異論。既淹歲節。訖就志書。是川優答前勞。推加懋典。文階進位。踵舊秩於陪官。公社開編。肇新封於越壤。龍光滋至。體貌逾崇。豈協華章。宜由隆遇。於戲。張越專文學之任。輔至治於唐朝。侯嶺條法度之宜。贊中興於漢室。尚殫素蘊。益究宏圖。可特授正議大夫。依前樞密使。進封信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

施行

史浩除少師制

門下。出處人臣之大。致世難名節之全。爵齒天下之達尊。國繁典刑之重。眷言元老。留處內祠。茲具於誠衷。願即歸於田里。用錫爾祉。式過其行。具官史浩。才大而識明。德全而行備。履常無競。恂恂忠厚之風。樂善有容。渾渾沉深之度。委釋經綸之任。從容間燕之談。神明未衰於前。賜問相望于道。方深厚遇。遽起沖懷。叩麟座以據辭。舉囊書而瀝請。自陳歲月之邁。必丐山林之安。承晝接之親。每罄嘉猶而啓告。引夜行之戒。乃思高蹈以全榮。念感會之有初。閱老成之無幾。朝批章而大息。暮覽奏以長思。重違乃情。圖昇厥淵。是用渙揚茂命。聽便故鄉。禮較趨朝。進亞師之服位。龜蒙莫壞。開廣魯之山川。衍以新奮。仍其舊節。維名與器。俾壽而昌。於戲。敷求前聞。優待耆德。皇祐之詔。二老。設几以須。熙寧之遇。四臣。肅書而訪。尚有所禮。勿遐爾心。可特授少師。依前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任便居住。進封信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主者施行。

王淮除右丞相制

門下。人主論一相。政綱舉則庶績熙。上賢為三公。儒術行則大治起。朕選建哲輔。協圖康功。夜夢想以營求。朝詢咨而博采。帝贊于躬。夙推成德之良。民具爾瞻。茲屬已然之効。澳此休命。告于明廷。具官王淮。亮直而渾深。濟明而敦實。以貫通三極之學。發於弘毅之資。以運理萬物之才。行以安和之度。更踐政路。勤施王家。奮明略以憲邦。抱純誠而奉上。逮冠宥府。益聞嘉猷。辭氣從容。樞中之畫已定。精神乎遠。天下之患自消。浪功用於不言。贊謀謀於獨運。朕厲精求治。望古興懷。皇天付予以生民。念當躋於富厚。太上授予以丕業。思盡復於昇平。撫歲月以浩然。履基圖而惕若。嗚呼。予采。通求其事。是用酌于師虞。毋以宰柄。崇其體貌。既超漢爵之階。徵彼山川。仍奠閩邦之壤。因念安危之寄。固難文武之分。俾兼元樞。遂合大政。具昭眷倚。茂輯勳庸。於戲。歷考帝王之盛朝。永懷君主之享會。譬諸修漢。爾其為羽翼。以遊。喻彼洪濤。爾其為舟楫。以濟。緝膺懋典。益究宏圖。可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信國公。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

明堂大禮御札

勅內外文武百寮等。朕參稽禮文。鋪究古制。圓壇八陛。雖茂展於欽柴。明堂九筵。亦間行於嘉饗。重循舊德。祇荷慈謀。屬茲三歲之期。當舉一純之祀。夜觀房宿之象。旦閱奉高之圖。愧于菲躬。曠是懿典。況今景緯循軌。嘉生遂宜。幽明統和。中外事體。宜乘享美之會。庶答神靈之休。是用遠稽皇祐之書。近述紹興之制。因秋成物。率嚴天地之禮。遵國彝章。並陟祖宗之配。誕敷大號。明戒先期。朕以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咨爾攸司。各揚其職。相于祀事。罔或不恭。故茲札示。想宜知悉。

賜科舉門下詔

門下。查聞人材乘而邦國寧。儒術行而治化美。思息多士。周並命於六卿。聞出異人。漢旁開於數路。洪惟

聖代丕開文風。既通才碩學之攸興。乃鉅德元勳之相望。逮于非實。率是彝章。屬覽有司之陳。當修貢之制。爰加詔諭。咸俾言揚。獻賢能之書。儲精求而上達。陳治安之策。庶廷進以周詢。豈襲虛文。尙圖實布告中外。明識朕懷。

崔舍人玉堂類稿卷第二

內制

史浩明堂加恩制

門下。朕欽承慈訓。丕講明禮。燉燠熒而精意升。銷玉鳴而和聲倡。我有良翰。莫陪執豆之駿奔。史無愧辭。敢修祝釐之專懇。誕敷後册。敷告治朝。具官史浩。寬裕而純明。惠和而忠肅。與學探天人之致。懿文鈞造。化之微。咸會清濤。賴直諒多聞之益。變諸初政。見彌縫濼用之功。誠信久而自章。謀遠而可績。比時宿望。往撫全圖。煌煌鉅鎮之旌旄。奕奕上公之衮黼。口此大惠。乞其外庸。屬當迎日之長。誕舉就陽之祭。美光旁魄。恍萬象之留命。靈稜鴻平。紛百祥之縹緲。肆頒慶澤。加勞宗臣。申衍圭臬。陪敦井賦。於戲。六變致天神之降。朕惟備器於齋精。十倫見符於之施。爾尚克靈於商賈。祇膺明命。益勵壯猷。可特授依前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福州軍州事。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使。充福建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奉化郡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

鄭藻明堂加恩制

門下。朕祗循彝典。丕嚴盛容。奠華壁於圓丘。課黃流於太室。爲能饗帝。敢歸福於朕躬。時庸展親。爰單休於戚闈。肆頒明命。實告大庭。具官鄭藻。肅括親身。靖共謹度。周申伯之柔惠。宜厥家邦。漢陰尉之忠平。保

其禮位。袞服視公台之貴。駢旄高將闕之華。從容出館之遊。委遠優權之地。屬時休運。昭舉明禮。恭壇八。孤。具嚴性幣。宮隅七雉。全倚親賢。允茲熙事之成。可後顯庸之報。申加多邑。併衍真奮。於戲。受宜室之益。朕每懷於寅畏。賜伯舅之昨。爾尙克於欽承。益保令圖。永堅素履。可特授依前保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武功郡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三百戶。主者施行。

吳拱加恩制

門下。朕涓選休成。稱秩元祀。靈旂下而虞席。美光燭而昭廷。天其相民。誕錫匪洪之福。予有報悔。阻陪履衡之勞。微俎均盈。敷朝渙號。具官吳拱。才全而行果。志大而氣剛。用兵法若珠之走盤。摧敵鋒猶刃之破竹。嘗百年勝殘之會。共起壯圖。念三世爲將之家。獨懷沖尚。擁大難高牙之貴。從珍寮閭館之遊。比歲盛容。用度美報。皇矣上帝。博臨中壇。念茲戎功。越處外服。肆輯神族之厚。肇開公社之崇。加昇爰田。申陪奠賦。於戲。予惟奉若於天命。真對純休。爾尙追配於前人。答揚明訓。勉堅忠節。嗣奮勳庸。可特授依前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使。提舉興隆府玉隆觀。進封武功郡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蕭察久安明堂制

門下。朕躬三歲之明。禮候一陽之初。簫聲豐頌。璽玉潔溫。來燕來寧。既畢合社之禮。有嚴有翼。爰嘉在列之英。揚于大廷。綏以多福。具官蕭察。久安。疏通而能斷。沈毅而善謀。日臨常侍於宴游。忠誠自著。契葛久更於戰鬪。驍勇無前。參希冕於孤班。擁崇牙於將闕。龍名赫奕。恩數便蕃。比修美報之容。實賴駿奔之助。出則聯乘。既亮純衷。祭有歸膺。厥存彝典。陪敦多邑。申衍真奮。於戲。展采錯儀。誕受於萬年之祐。發傳賜服。敢遺不二心之臣。勉答殊私。益圖顯積。可特授依前檢校少保。大同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奉朝請。通化郡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皇弟居中明堂加恩制

門下。朕荷天駿命。考古上儀。禋廟告虔。靈陰陰而般雨。登壇展采。光穆穆以流波。聲氣協同。神祇歡喜。迄成盛典。實賴慈濟。禮既作於恭先。恩宜從於製始。肆頒渙號。用錫褒章。皇弟具官居中。質厚而氣溫。身端而行治。雍容道義。渾然忠孝之資。涵泳詩書。展矣崇英之學。主業盛於益廟。授施鉞於齋壇。率履罔愆。仿躬匪懈。維時禮祀之舉。誕輯靈明之休。有來。誰匪。贊子熙事。厥納翼。嘉爾粹容。奉蓬立以無違。執圭璋而有格。受茲介福。惟上帝弗異於下房。綏乃思成。念他人不如我同姓。陪敦采邑。申衍腹租。於戲。登漢歌之十九章。朕敢專博臨之施。維周基之八百載。爾其堅夾輔之圖。勉迪令猷。欽承丕訓。可特授依前保康軍節度使。權主奉益王祭祀。天水郡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成閔明堂加恩制

門下。朕紹膺景命。真對純休。奠幣圓壇。邸四走而歸車。回輿端闕。第五玉以疏封。慶賜舉行。邇遐咸喜。武候承德。眷乃奮勞。越神蕃。敢茲專。時咨在服。明聽作猷。具官成閔。沈毅而不回。端莊而有立。凜凜冠

軍之勇，扞我王家，煌煌敵愾之勳，歲諸盟府，自科轅門之重，久安琳館之閒，據鞍雖緩於請行，振甲猶聞其可用，屬今日，祇歲精禱，黃鐘奏而蓬蒿處，紫帳張而神安坐，駕龍十二，允嚴天仗之徐驅，被練三千，適阻戎車之密護，肆均慶澤，誕輯徽章，增衍主朕，申加井賦，於戲，觀時而行典禮，朕方茂講於觀容，帥師而修封，爾尙勉思於遠馭，欽承丕訓，益展壯圖，可特授依前慶遠軍節度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武功郡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悉里地茶蘭固野明堂加恩制

門下，朕欽承帝事，繼下天正，權火升而雲杏冥，玉指舉而星明潤，美應昭答，嘉祥大來，辨位設儀，尙阻駑旂之尺，考圖數實，存象譯之通，爰輯慶章，用敷贈冊，其官悉里地茶蘭固野，宅心淳固，秉德直溫，山川士田，奄先世之賜，履聲明文物，賴本朝之假靈，本恭儉以守邦，推寬慈而撫衆，任方彌切，率職無違，維時景運之隆，丕講圓陔之變，四方和會，多士駿奔，雖地隔重溟，後諸侯之來助，祭順天無暴，雨知中國之有至仁，通周道以輸誠，放洩關而蒸化，肆均商賈，收緩後康，是用陪敦采邑之豐，申衍圭鬯之實，萃茲異數，昭乃洪休，於戲，福祿來崇，夙夜永懷於基命，會同有釋，春秋尙謹於承王，祇服滌榮，益堅忠順，可特授依前檢校司徒使持節琳州諸軍事琳州刺史，充懷遠軍節度使，琳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大夫，開國王，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故官勳如故，主者施行。

會懷除右丞相制

門下，三台宜符，色有明而星度正，二氣播物，和成感而歲功成，適者賢，夙居揆路，屬懇辭之海至，式遵其行，遠馳誘之洞開，使復其位，數子有命，告爾在廷，其官會懷，端重而無華，寬仁而有裕，學探古今之編，氣涵天地之全，才略濟繁，更百爲而彌劬，智謀經遠，周萬變以皆通，蓋簡深知，歷啟要任，有績成又，靡勤弗宜，迄狂政地之庸，旋正等司之體，從容調燠，而協時幾之會，造次啓沃，而陳久大之圖，心休休而善容，猶翼翼以祇畏，遠觀忠實，益厚倚毗，嘉宏業之方隆，駭流言之不靖，爰徇告歸之請，俾從均逸之私，朕廣開至正之門，茂建大中之極，考昔君臣之相遇，尤繫於同心，維時上下之弗交，亦先於除間，肆詳加於審覈，已備見於昭明，又缺我新，念稍遠於近輔，時若予采，恐涉墮於前規，是用誕錫恩章，趣還鼎席，總領繁機之要，發諸大化之元，具衰衣而迎周公，庶率循於往訓，啓延英而待裴度，已欽佇於嘉猷，仍進文階，併增井賦，是爲殊寵，豈穆與情，於戲，無說維人，有孚在道，日月照矣，茲盡釋於嫌疑，股肱良哉，宜力圖於報効，尙堅素節，永丕丕基，可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封如故，主者施行。

楊俊除節度使制

門下，奉祠宮而均逸，久參備職之華，開將闔以展容，查示恩章之異，眷維禁路，時有俊臣，推予褒賞之能，作爾功名之會，誕敷丕冊，乎告大廷，其官楊俊，渾厚而雄深，方嚴而肅給，忠義由於世濟，通明稟於天資，才略應繁，刃發矚而有裕，智謀周變，龜獻兆以無遺，歷更事任之宜，積著勞能之盛，遠司國用，具觀運理之長，旋卽里居，深見靖共之舉，茲被張廩之遺，會無引道之難，是用申錫溫綸，優加茂典，建齊壇而授節

撫瓊管以殿藩，明庶以功，實參圖於素効，會紹乃辟，尙追繼於前規，仍從仙館之遊，復啓侯封之寵，陪敦采邑，增衍真符，於戲，治匪異塗，材難具美，文武維憲，爰得亮邦之賢，威儀則多，是昭馭貴之體，克祇茲訓，益固乃猶，可特授靖海軍節度使，依前提舉佑神觀，進封繁時郡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曹勛除開府制

門下，朕總攝宏綱，照臨庶位，不遺故舊，爰興忠厚之風，尙有典刑，查示優崇之體，雖維善德，久謹安居，肆輯徽章，庸敷渙號，其官曹勛，宅心和裕，稟質粹溫，中正以通，動悉由於防範，優游而法，居自守於宮庭，始終歷事於四朝，夷險備更於百致，還觀操履，靡見瑕疵，嘉乃謙虛，皆途垂車之逸，倚其親信，莫從遺俗之高，起司夕樞之嚴，密告反獄之益，周旋匪懈，誰問無違，顯有休庸，其乎雅望，朕眷懷夙昔，慨念忠勞，誦行華之詩，庶幾有翼，考正元之士，今已無多，方資宿衛之勤，尙喜儀刑之近，豈無優禮，式表殊私，是用涓以剛辰，發茲茂冊，皇皇褒補，晉參揆路之崇，奕奕旌旄，仍領戎旂之重，陪敦采邑，申衍圭鬯，並協朕衷，是循國典，既隆予寄，亦獎爾修，於戲，泰階六符，已超躋於朝位，周盧千列，該增壯於軍容，臨瀛而懼，則名乃休處高而卑，則福斯永，祇承明訓，勉迪令圖，可特授開府儀同三司，依前昭信軍節度使，提舉皇城司，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封如故，主者施行。

葉衡進玉牒轉官加恩制

門下，朕承慈謀，紹履休運，駭命弗易，推厥璿源之長，大事必書，載諸寶曆之重，聚我碩輔，舉茲宏綱，誕敷龍章，咸告庶位，其官葉衡，道方而行果，器遠而材閎，多識前言，夙知述作之體，明習故事，遂達典刑之源，延登台階，宜穆與望，乃積時又，斯謀日宣，朕追懷先猷，垂佑後嗣，懸烈祖啓神明之旨，贊真皇膺熙洽之圖，維緒次之不可失其傳，維謨烈之不可忘其紀，逮于登進，賴爾裁成，御正殿以鋪觀，闢廣儲而崇奉，文昭武穆，見於萬年之休，帝德王功，具不一書之實，事開廟社，慶集臣民，相時履容，迄成此禮，申衍戶奮之富，超躋秩序之崇，庶優賢勞，亦表眷遇，於戲，晉室著皇宗之譜，庸示無窮，漢家祕金匱之文，固將有采尙堅純節，永丕丕基，可特授正奉大夫，依前右丞相兼樞密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封如故，主者施行。

趙雄除右丞相制

門下，朕紹天休運，持國永圖，內懷未究之規摹，外愧難成之功業，長撫遠馭，將恢不世之基，遂識通材，庶獲非常之輔，有赫延登之命，無逾歷試之賢，其官趙雄，器全而用遠，實大而聲聞，斷事善謀，端若元龜之信，當機立發，沛如流水之源，蓋膺深知，卽踐要路，考其才，恢恢而有餘地，驗其策，斷斷而無空言，灼知俊心，可倚大任，遂付以政，用宏乃庸，周旋三時，醇亮一節，以智略通明，贊朕事，以道德寬大，廣朕心，民言維嘉，國論以立，朕敷聞古昔，注想英賢，以言適合，則曷究於深誠，以象營求，則固非於素望，念此選舉，疚于夙宵，有能奮庸，協我昌明之會，會是在位，得茲碩大之臣，是用誕敷恩綸，登授相柄

廣宜厥道。俾遠展於良規。無乘爾成。尚迄終於顯績。申加采邑。超進文階。並出眷懷。是崇體貌。宜茲注意。維以歲休。於歲遠古之治。益進其儲。之効。浸寡。維身克正。卿士庶尹。無不宜維。心克誠。陰陽四時。無不序。勉竭素蘊。永底丕平。可特授右丞相。正議大夫。依前魯郡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

一六

崔舍人王堂類集卷第三

批答

賜劉崇上表再辭免加食邑食實封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朕比卜身至。承神嘉壇。禮成休明。福祿綏輯。豈曰予一人之能。今靈籙之下。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吾戚嗚之愛。既親且賢。如卿者。乃以多辭何哉。惟天休之不可穉。惟朕命之不可格。往宜祗服。毋復重陳。

賜姚述上表再辭免除參知政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朕祗承慈訓。嗣守慶基。有綱紀萬事之緒。而未克成。有經營四方之志。而未克遂。遐想遠慕。予心漠然。深求治原。匪賢曷濟。卿方大之德。通明之資。迪知朕衷。登進樞筥。審固足以定幾事。淵微足以贊明謨。經之遠猷。倚以修輔。夫才難適於時會。道常待於世興。繁欲恢盛大之圖。馳寥廓之見。自非開亮卓偉。邦之瓊英。孰與共吾事哉。食曰汝請。政將安往。趣其祗服。迄以仰成。

賜葉衡上表再辭免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負經世之才者。常盡於無志。懷許國之志者。又病於無才。才志具矣。時不爾與。亦未見其能成功也。卿學術宏深。器資方重。練達萬變。而智與幾會。忠實一意。而謀皆予同。召從留都。進長禁路。察其可任。斷以不疑。今天下之事。所當為者。乘矣。朕方夙夜有密。不皇康寧。求其遠且大者。亦惟爾左右帷幄之臣。是咨是

度。濟于不虞。俟國壯納。參珥神務。素所注東。宜無險。而奮而庸。助起予治。區區謙避。靡俾厥聞。

賜王友直上表再辭免除奉國軍節度使加食邑食實封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朕敷求良將。鑒見前書。若周亞夫之治軍。足嚴國體。如祭征虜之潔己。自得士心。豈無若人。用勸武服。乃時在位。時維俊臣。卿性稟沈雄。材資敏銳。總予周衛。賴爾壯猷。謹廉尤務於無私。訓練悉聞於有紀。載觀規畫。深協眷懷。惟器與名。已峻齊施之拜。能謙必豫。尚披進履之陳。宜即欽承。毋動重請。

賜葉衡上表再辭免除參知政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朕嗣隆丕緒。寅念永圖。朝忘食以就功。夜振衣而思治。嗚呼。予采。亦惟直方持重之臣。用又我民。俾有安樂得實之福。卿器資淳固。識慮淵通。才周文武之宜。學洞古今之蘊。忠勳一節。自結朕心。出入百為。浸崇人望。比召從於帥。即登踐於樞廷。謀猷具宜。風績逾勳。肆登參於大政。實素定於至懷。碩大無朋。當愈堅於獨立。溫恭有格。尚益效於同寅。方倚佇於交修。奚游形於冲避。令維無反。時乃可行。宜亟欽承。毋容重請。

賜徽猷閣學士本中大夫提舉佑神觀攝儀上表再辭免除靖海軍節度使簽書樞密院事進封

賜門郡開國侯加食邑食實封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朕積紹慶基。規恢大業。廣述文武。庶底安強之功。延覽英豪。共圖長久之道。卿材猷敏達。識略精明。夙濟美於勳門。存宜勞於禁路。克有休績。具昭遠績。肆授試於將壇。俾贊謀於樞極。輟萬里張庭之使。副一時虛席之求。慶繁繁。正有資於協慮。謙讓小節。宜無事於多辭。亟服龍休。勉思報効。

賜曾觀上表再辭免除開府儀同三司依前武泰軍節度使提舉高壽觀進封信安郡開國公加

食邑食實封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朕誦伐木之詩。而見故舊之情。覽康誥之書。而念考成之益。乃九月初日。誕告于廷。而羣公卿士。罔不是孚者。誠朕此意也。卿率性溫恭。親身勤勞。臨龍架。陳辭愈明。朕烏得而聽之邪。漢之南陽。唐之秦府。僚吏。其在當世。皆蒙顯榮。卿何疑焉。

賜皇子魏王愷再辭免除改判明州軍州事加食邑食實封不允批答

朕紹承休命。光撫庶邦。永念先王。強本根之道。亦惟有名宗臣。藩保扞王家。乃極吾賢。往臨南服。亦既累歲。宜更治民。是用有四明之命。茲實國體。非以私卿也。且風土樂嘉。可以坐鎮。道里順易。便於來朝。尚何辭焉。

賜葉衡上表再辭免除通奉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東陽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不允批

答

朕惟天子君臨萬邦。亦惟有一心同德之臣。左右厥辟。用保乂于庶民。願朕弗違。博求于有位之士。咸曰汝衡純明淵通。方大宏毅。是能輔朕有為于茲世。乃戊申之命。告于在廷。靡不維允。爾乃陳德弗及。願遜于在列之賢。我聞曰可愛維時。可圖維勳。若涉大川。今予暨爾其濟。爾克欽承我命。往哉益懋。乃猷乃罔

于乎不休。

賜葉衡再上表辭免除通奉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東陽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不允仍

斷來章批答

朕惟朝廷正而王化成。儒術行而治功起。朕致擇相位。灼求俊心。必詳試以觀其能。又悠久以成其望。於是舉而加之百官之上。其所注意則非一日之積也。卿蘊經綸之學。濟通敏之資。簡于深知。迄此大用。今庭告之下。敷聞四方。乃欲徇搢紳之節。而曉素定之懷。執無益之辭。而格已成之命。則豈可哉。祇迪于衷。願踐乃位。

賜李彥穎上表再辭免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朕總庶治。作興盛圖。日來登明選公之命。庶乎人心之所謂當然者。聚此衆賢。強吾本朝。維時大享。越有希遇。卿迪忠忱之度。乘端敏之資。歲時周旋。留實休顯。積是素養。迄于延登。協升大猷。陪輔密論。乃陳情懇激。至于辭朕命者。再則見行可之隨。宜欽承。毋或謙避。

賜少保右丞相史浩再上表辭免玉隆所進書回授轉官依例加恩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朕惟尊祖嚴宗。王道之先務也。日者有司以成書來上。乃祖宗之慶源大政。是在朕覽觀崇奉。差錄賢勞。今賞典之下。自丞相始。乃執謙辭。及於再三而不已。且事關宗廟。而恩不加於大臣。得無傳聞重朕之不逮。宜體茲意。勿庸有陳。

賜史浩再上表辭免除少傅保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兼侍讀加食邑食實封不允仍斷來章

批答

朕歷觀古昔之盛。深歎君臣之全。漢重耆儒。退乃榮於就館。周優上宰。歸仍即於居尊。卿國之元臣。世之大老。乘統庶事。儀刑百寮。遠其首歸。留以自近。禮絕今比。恩逾前聞。豈惟台路之光榮。時乃朝家之盛美。將流芳於簡冊。永示勸於臣隣。固出至懷。詎容多避。

賜趙雄上表再辭免特授右丞相正議大夫加食邑食實封不允批答

朕惟宰相之任。厥惟難才。非遠古之道。不足以有謀。非達今之宜。不足以立固。嘗中以興。當食而歡。思得一世之人傑。足以濟時成務者。俾任吾事。天若與世。國豈無才。卿蚤由禁途。自結朕眷。以陳平之智。而復重厚可任。以元齡之謀。而能果斷必行。朕所注意。非一日也。渙號已頒。衆言維允。功業之盛。四面以觀。區區謙辭。終不得徇。

賜王淮上表再辭免特授樞密使太中大夫加食邑食實封不允批答

朕惟帝王之盛。未嘗去兵。是以愛自即位。晝夜以思。啓處以圖。其於三軍五兵之事。不敢一日忘也。乃若應廟輔臣。股肱同體。實賴講謀究度。以旦夕承。濟予于丕庸。卿毗佐累年。練達庶事。鎮物以重。事上以誠。具難才之實。而養以剛中。積坤德之純。而發以方大。朕所嘉賴。匪卿而誰。專付重權。益懋成績。萬微之會。悉以慰卿。宜宏大猷。毋事小節。

賜昭慶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士欽上表再辭免保康軍節度使加食邑食實封不允仍斷來章

批答

朕惟親親之道。先王所以化天下厚人倫也。卿裕和肅艾。為時老成。乘德在庭。克自祇畏。比致闕闕。宜乘節旄。遂涓剛辰。已渙邦號。朕於宗族。恩靡不用。至是積勳累善。歷十年始進其官。則亦惟舊。是若。願於予心。尚有憐然。而卿猶欲有辭可乎。即宜欽承。毋庸重請。

賜太中大夫樞密使王淮上表再辭免曾預修纂降興以後日曆奏成篇秩特轉行一官依例加

恩不允批答

朕臨御四海。閱日彌長。常畏過行。以蓋太上皇帝之界付。今儒館言繁。日成書。重循非涼。將何以傳示萬世。卿蚤以乘筆。與游道山。逮茲終編。實在政路。宜有褒賞。用昭勳勞。昔唐太宗嘗曰。朕監前代。進善人。遠羣小。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今三者之事。方與卿守之。執謙小節。此何望焉。

賜正議大夫右丞相趙鼎再上表再辭免曾預修纂降興以後日曆奏成篇秩特轉行一官依

例加恩不允批答

朕觀西漢故事。凡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蓋天下之事。太史得書之。丞相得行之。卿舊游承明。多所紀述。追踐政路。復專總提。今簡編告備。而適在相位。以前日見聞之所及。知當時得失之必書。宜思為朕彌縫補贊。置於無遺之地。則予是望。一官之賞。此何辭焉。

賜降授朝請大夫參知政事錢良臣上表再辭免修纂降興以後日曆奏成篇秩特轉行兩官依

例加恩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朕選大雅之彥。萃承明之庭。記事載言。庶有傳於悠遠。提綱振領。可無賴於裁成。卿經世通儒。與邦寶輔。比觀刻奏。訖就信書。維十六年歲月之長。至一千卷簡編之富。史法不隱。方深惕畏之心。帝德因愆。終藉彌縫之益。宜祇寵命。毋執謙懷。

賜正議大夫右丞相趙鼎再上表再辭免曾預修纂降興以後日曆奏成篇秩特轉行一官依

例加恩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朕惟繫日之書。傳信萬世。永言不逮。賴太上之訓。獲保丕緒。功烈成就。未有盛志。今儒館成書。何可紀述。丞相朕所倚以經遠業。建太平。所宜為朕稽參政事。祈進治功。庶幾大書特書。吾君臣咸有無窮之間。進階之寵。是有故典。曷為避之。堅乎。覽章歎嘉。終不得徇。

例加恩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朕端臨萬方分建羣吏勸以慶賞程其功勳幅員既長維險夷善惡之各異官職相序亦繁簡重輕之不同其於制府以待庸當亦隨宜而辨等因循有日汗漫無文科條惑於益几開之書姦弊肆於長子孫之吏胥深浩歎即令改修爾有司存予皆親覽至繼至悉維允維平卿偉業憲邦宏才濟務達于德意定此法章炳若丹青已無疑於承用堅如金石方有賴於持循茲昇茂恩固難過遜

賜右丞相趙鼎上表再辭免秘書省進呈會要了畢提舉官特轉兩官依例加恩不允批答
 建邦者必有典傳世者莫如書三墳遠而皇綱莫誇六官分而王制盡在乃者功施舊省篇奏法官接十世之豐規聚一朝之丕則既用覽閱良深歎嘉卿全才憲邦宏量鎮物整持法度大勞載於朝廷潤澤典章餘事形於簡冊凡茲明備咸出裁成優選文階率用舊制積太初之後遂及全書覽正觀之元方思終善而乃嫌於兩拜爲此牢辭徒專謙收之風殆喘忠規之望

來章批答

賜參知政事錢良臣上表再辭免秘書省進呈會要了畢禮儀使特轉兩官依例加恩不允仍斷
 國家制度託簡冊而傳朝廷禮文隨事體而重乃者三館之彥莫次今事雖積前書首篇所載乃皆親庭光華曠異之禮朕所以因其來上鋪張物采提耀聽觀凡以章洪休修巨典也卿才資通明德器安重際于亨運總此盛儀肆推異恩已首衆薦而乃執謙陳辭至於再而未受則豈知朕意之所在乎固自難規

當即批答

賜通議大夫樞密使王淮再上表辭免提舉經筵會要特轉一官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歷求古先成有典則觀舊經於魯國僅得習傳同今事於崔琳徒資誦記越我熙明之代見於總會之書敢言非射遂踵前迹卿深純端亮簡重寬明策聖府之勳卿先朝恩定籌帷之畫當究規圖學問謙陳深披近比因自有說豈必皆同引例疊而辭既足以昭名器之私近益勞動而受又足以示朝廷之無廢庸各行其心俱利於國宜體眷意即收進章

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兼侍讀史浩上表辭免已進會要經筵不經進提舉官特轉一官不允批答

朕秉執大柄照臨羣臣片善靡遺寸長不置而況元老大儒勳在翰墨茲而弗錄謂疏遠何卿涉道深純而德忠厚雖在宰路其宜賢猶乃者巨典告成中外同喜參條功緒獲及舊勞朕惟卿言之不釋固已徇謙志而移恩于族親矣猶遜不當毋太過乎

賜少傅昭化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嗣濮王士輅上表再辭免除少師加食邑食實封不允批答
 朕惟親親人道之要也今本支蕃衍未逮全盛之日願瞻大廷見此端艾黃髮在位維喜康共思有以大顯榮之固朕之心也乃者禮成合官福祿來下與我共此無逾茂親且亞師之命近時宗族之所未有高秩厚禮舍王執宜而又何辭焉

崔舍人玉堂類稿卷第四



批答

賜太中大夫樞密使王淮再上表辭免會預修纂隆興以後日曆奏成益秩特轉行一官依例加恩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朕惟祖宗稽古右文同符三代今朕重情名器一毫不輕乃茲成書沛然下賞舊勞新績繼悉靡遺所以尊儒術重國體也卿蚤以華望與游英區凡今纂修成昔端緒乃揭章之來上願置勿錄雖卿執謙之美實國之典朕敢廢乎令至亟承辭多無益

賜正奉大夫右丞相趙鼎上表再辭免勅令所修進一州一路調賞格法了畢特轉一官依例加恩不允批答

朕厲精政理茂講民宜分道置州既外益於羣吏視功詔賞乃中乘於至權曾是攸司漫無定式重輕視於成廢予奪付於私情比命更修要歸至當凡具書於甲令悉旋達於乙觀酌求其平制定其可肆茲告備將以常行卿酬酢繁機迎見立解練達大體深計遠謀復提宏綱允就信典格令剛定元齡隆至治之風紀律設張黃裳贊中興之業茲推茂渥庶答成勞即宜欽承豈必多遜

賜中奉大夫參知政事錢良臣上表再辭免勅令所修進一州一路調賞格法了畢特轉一官依

賜少保岳陽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永陽郡王居廣上表再辭免特授少傅加食邑食實封不允

批答 朕惟厚陵諸王有若端獻開望光美。備昔開平。天錫善祥。十子說爽。流澤未遠。逮其開孫。秉德在廷。厥續

賜少傅昭化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嗣濮王士輅再上表辭免除少師加食邑食實封不允仍斷

來章批答 朕稽古彌文。對時亨運。玉帛萬國。夙符布政之堂。簞韶九成。樂享交神之室。既荷天休之應。遂均惠術之

賜少保岳陽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永陽郡王居廣再上表辭免除少傅加食邑食實封不允仍

斷來章批答 朕竊稱元祀。鋪究上容。多士駭奔走。以在廷。四方大和會。而觀禮。維時顯相。多宗族之蕃昌。迄此休成。諒

賜宣奉大夫右丞相趙鼎辭免玉牒所進書了畢禮儀使特轉兩官依例加恩不允批答

朕惟祖宗成功盛德。備美皇王。乃金鑽玉版之書。所以勸休垂鴻。未至純備。比者深詔執事。哀次纂述。傳

賜通奉大夫參知政事錢良臣辭免玉牒所進書了畢禮儀使特轉兩官依例加恩不允仍斷來

章批答 朕惟國家興唐。建度。鍊玉成書。祖功宗德。交映簡冊。舊制領於宗寺。典以侍臣。承平日久。庶事大備。越大

賜宣奉大夫右丞相趙鼎再上表辭免玉牒所進書了畢禮儀使特轉兩官依例加恩不允仍

斷來章批答 朕惟嚴鑲玉之書。集汗青之績。事大者體必重。功隆者報乃豐。卿輔戴王度之文。淵源聖域之學。闡釋

節立於百辟之先。朕惟侯爵善錄遺文。魏相好陳故事。皆輔乃辟。克成厥功。效流英聲。尙在良史。卿其崇

賜太中大夫試吏部尙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周必大上表再辭免

除參知政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朝廷延登。常取羣望。廊廟重任。宜登其瞻。楊綰用而宿貫改觀。王陽進而善士生喜。朕選建領輔。宜大

賜朝請郎試刑部尙書謝廓然上表再辭免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朕綜持大柄。延攬羣英。修政於國家。聞暇之時。甚命於夙夜。宥宥之地。長撫遠馭。曷登濟於丕罔。同寅協

賜通奉大夫參知政事錢良臣上表再辭免進四朝正史志禮儀使特轉兩官依例加恩不允仍

斷來章批答 朕紹遵丕緒。闡釋先猷。符中命於儒臣。俾趣裁於信史。成編來上。盛典時行。端展展以鋪觀。闡寶儲而崇

奉。特選駢萃。羽衛紛陳。無言不酬。既表提綱之績。有儀可象。途復詔禮之勞。卿望重民瞻。謀參天粹。方正

賦若朕懷 亟安爾位

賜史浩再辭免加食邑食實封不允詔

朕欽崇泰壇 歷禋清廟 嘉應並見 知精意之交通 慶賜遂行 庶純嘏之并洽 卿負時宿望 爲國充臣 履修 莫報之儀 適阻駭奔之助 稽諸彝典 錫是徵章 惟符不予其祥 敢於獨鄉 乃祿必當其位 奚用固辭 宜卽 祇承 毋勳重請

賜中大夫參知政事姚憲辭免差同詳定一司勅令權監修國史不允詔

朕惟明法審令 厥有彝章 昭穆紀功 是存信史 博口宏遠 申命纂脩 庶幾歲在名山 成一經之通體 亦使 視諸故府 立萬代之洪綱 非吾大臣 誰與領此 卿遠識周乎世務 清規邕乎播猷 肆時乃庸 俾圖厥政 遂 付鉅典 式觀全龍 三王之法 合人情 豈無資於折衷 五帝之書 官常道 正有賴於裁成 任既協於當仁 亦 亦循於近比 爾其祗服 毋曉予聞

賜吳拱上表辭免進封武功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甚重名而貴器 比者按圖規土 出名鎮之節而昇之爾 亦惟爾先世之忠烈 乃身之勤勞 咸在王家 不 可廢賞 念爾先仁 時爾勞績 一舉而兩善得 於是無愧 爾乃陳德弗稱 願還之少府之官 豈朕意哉 令出推行 雖辭無益

賜宣奉大夫右丞相曾懷乞解罷機政不允詔

朕惟成周之盛 于時大臣之賢 至歷四世 皆德之尊 幡然在位 不聞有謝事之辭 亦不聞有遺年之議 今 朕不逮 所與共治者 惟是老翁碩輔 乘承永翼 克將予于有濟 爾乃陳力不及 願致吾機政而歸 朕豈以 力望承相哉 舉綱總要 優游廟堂 論道之餘 亦足口逸

賜右丞相曾懷再降詔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詔

朕惟天下之事 誠使老者謀之 壯者決之 雖聖賢不能易矣 朕率是道以用人 爰得耆輔 延登廟堂 敷口 令猶疑其積 方日盛己以聽 庶乎治功之隆 遠茲懇辭 欲以閑請 豈體朕養耆尚賢之意乎 比歲幸輔 之臣 病於數易 今四海具瞻之地 爰立未久 又復口去 人斯謂何 祇服眷懷 亟起就位

賜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知紹興軍府事兩浙東路安撫使錢端禮辭免除觀文殿學士不允

朕觀古者君臣交通 中外均壹 有若姬旦 實勤西人之思 乃如畢公 卒成東郊之治 朕甚嘉之 卿秉誼純 明 受材宏遠 曩在政路 邦其安榮 肆典輔藩 民以綏靖 觀文 舊紫宸殿也 禁廬選嚴 備職隆重 近時唯前 宰得除 今舉爲爾 表善政而崇舊德 庶幾致其優異者焉 宜略謙辭 亟圖祇服

賜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知紹興軍府事錢端禮再辭免除觀文殿學士不允不得口有陳請

朕獨觀化原 詳覽吏治 宅乃牧而敷政 維以乂民 選所表而懋功 庶其自近 卿德高明之學 稟方重之口

久真輔藩 式崇賢望 誕布中和之化 肆宜寬大之口 爰嘉美庸 用錫殊寵 舊臣作饋 衆所具瞻 信賞時口 餘將交勳 未體褒康之意 尙勤謙避之辭 成命已孚 多言奚益

賜王友直辭免除奉國軍節度使依前副都指揮使加食邑食實封不允詔

朕規長策以馭邦 乘至權而厲世 整軍經武 維干戈之省厥躬 念功簡勞 必爵祿之當其位 卿志懷沉遠 材力敏強 蔽自朕心 總茲禁旅 持已益知於廉謹 治軍尤見於方嚴 盡革弊原 具殫忠藎 肆優加於褒典 庶風厲於羣臣 實不踰勳 已允請於輿論 言唯作命 諒難徇於謙懷 祇若寵榮 勉圖報禮

賜朝請郎權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侍讀李彥穎乞除一在外官觀或待次小郡差遣不允詔

朕敷求羣材 列布庶位 乃眷禁嚴之長 有如端亮之臣 庶幾共濟遠圖 臣可獨全小節 卿性資莊重 氣守 剛方 銓曹稱通簡之風 經幄見淵源之論 仍資正學 俾輔儲宮 具乎令猶 休有崇望 遠披遜牘 備著誠忱 慮已待賢 維朕志之不貳 引疾辭位 豈爾心之有過 就使欲其名推止足之高 寧不念乃后失老成之口 三復來奏 慨然莫從

賜奉國軍承宜使士矩辭免特差知南外宗正事不允詔

朕以不逮 奉承聖緒之休 永念本支之盛 所以鎮萬民 疆王室也 乃眷南顧 有繁吾宗 肆時懿賢 命以董 正 卿性資純茂 德度粹溫 周旋禮義之經 被服詩書之訓 考屬精行 無逾汝宜 方崇公族 振振之風 難徇 君子謙讓之節 爾其祇服 毋復過陳

崔舍人玉堂類稿卷第六

批答

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兼侍讀史浩辭免已進會要經修不經進提舉官特轉一官不允詔

朕循循前聖 優禮舊臣 日者三館成書 肇自初載 朕開卷覽觀 而良規善政 大半多卿之講畫 所以沛然 下賞 加地進律 豈直故事 固有至懷 卿清明端誠 忠厚亮直 既已委功名而自逸 乃復臨寵利而不居 比 以相武大臣 慮於恩光狎至 朕固勉從其請 而成口美矣 卿何說而亦辭乎 當體眷私 毋專謙節

賜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軍府事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陳俊卿乞許以歸老鄉里不允詔

朕惟金陵都會 寄重勢嚴 外制帥權 內司宮鑰 維時選任 當屬重臣 乃者召卿遠藩 命以往鎮 處得地所 人皆曰然 卿高明路中 惇大成裕 皆諸喬嶽 鎮靖一方 不勞發舒 雲氣自潤 朕昨言與卿 無復動憂 武克 文馴 聖卿是賴 乃茲祈逸 殊異朕心 卿其虞神省慮 善總大綱 表裏江淮 徒得君重 鄉閭之請 所未欲聞

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兼侍讀史浩再上表辭免已進會要提舉官特轉一官令回

授宜允詔

籌事成者。是垂丕則。既勞詔賞。固有舊規。曾褒崇之未加。乃謙畏之靡已。卿純誠忠國。厚德表民。始過漢
統之文。終避地恩之命。適張良封留之願。素尚□□。覽嬰嬰辭竭之言。益欽冲節。勉下俞旨。悉收覆章。□
朕報功之心。成卿厲俗之美。

賜中大夫程大昌辭免除敷文閣直學士與郡不允詔

儒賦。朕所甚重也。至於飲西清之棟宇。聚永祐之文章。通直其間。豈輕昇諸。卿受才倚明。秉道宏亮。優結
朕眷。超登禁塗。綜持銓衡。甄敘人品。維日沒久。厥勤茂宜。忽披懇陳。願即閑逸。朕以其積勞侍從。遽去朝
廷。參圖寵章。增重郡寄。寶儲延閣。于是為宜。而何以辭焉。

賜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成都瀘川府夔州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事胡元質辭免除敷

文閣學士令再任不允詔

朕厲精政理。選建邦侯。并鉞參旗。既倚价藩之重。鑾章奎畫。遂超儒職之高。卿文補皇猷。智經王體。界以
蜀鎮。出於朕衷。而能宜道感德。教條堅明。詢求疾疢。議論懇惻。去國萬里。居坤一隅。豈不念於爾勞。願莫
當於予寄。宜服褒進。毋懷滯留。迄圖大成。尙有懋賞。

賜太中大夫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周必大辭免除吏部尚書

兼翰林學士承旨不允詔

韓絳省之公衡。道內庭之密命。致皇朝熙寧而上。實為台路之官。閱唐室元和以來。專侍禁林之老。班高
地近。事重職清。會崇朝而並除。乃曠代而罕見。卿懿文追古。亮節表時。英英人物之宗。憲憲邦家之望。久
在近禁。灼知俊心。矜光大之德。而尊榮朝廷。藉端醇之度。而領袖侍從。優錫顯命。負超常倫。當即欽承。毋
庸過遲。

賜太中大夫新除吏部尚書周必大辭免兼翰林學士承旨不允詔

朕閱唐故事。翰苑置承旨。自鄭綱始。凡大誥令。大慶儀。乃俾專受。不責以翰墨之勞也。本朝以學士久次。
一人為之。秩高情重。固不常置。卿久在禁林。多歷年所。宜峻厥陟。用休其勞。況綜乘銓衡。敘進羣吏。亦已
詔卿免凡撰述。唯特命始預。略如唐制矣。金門玉堂。方倚君重。宜無辭焉。

賜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紹興軍府事充兩浙東路安撫使李彥穎乞昇一宮觀不允詔

會稽。吾股肱部也。朕選輔臣臨之。亦惟知予德意。志慮之深。藉其推行。表信庶國。進退之際。詎可輕諾。卿
乘心安常。蹈道醇直。自釋政路。即宣外庸。仁聲日聞。政績時著。茲覽需奏。願辭郡章。朕惟卿精明方昌。才
力逾勦。年毅登稔。封折樂康。奚庸告歸。卿可繼鐵。

賜朝散郎試尚書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吳淵乞免兼知臨安府不允詔

朕惟官宿其業。則易成。下習其教。則易使。凡今小大之臣。布在外服。非甚不得已。朕不輕易也。而況三輔
浩穰。四方瞻仰。政成事著。豈庸釋乎。卿材資敏明。風力強濟。從容禁路。典正行都。兵民具安。細大畢舉。而
乃厭繁倦劇。願反印章。則豈朕素所選任之望哉。規模既成。條教自洽。勉訖乃績。稱朕意焉。

賜朝請郎降授顯謨閣待制知贛州軍州事新除在外宮觀留正辭免復顯謨閣直學士不允詔
朕乘執大柄。照臨羣臣。謹視過功。明用賞罰。卿受才閑達。迪德醇明。出守輔藩。審嬰文議。起臨江國。茂著
政聲。屬力請於燕間。因盡還於光寵。寶儲華閣。寓禁直之疑嚴。出館珍臺。遂里居之恬養。茲由至意。事□
冲懷。

賜端明殿學士朝散大夫賜紫金魚袋胡銓辭免召赴行在乞極會前累奏許休致不允詔

朕觀漢李固一日朝會。見侍中並皆年少。無大臣宿儒可備顧問。為之歎異。乃知老成在朝。誠國之福也。
況朕今臨御久長。若明凋謝。疏觀外服。歷數舊臣。忠壯之節。早有以激士風。正大之言。晚有以起朕志。維
卿一德。茲世幾人。睡焉有懷。召以自近。而乃輕視軒冕。即安丘園。則豈朕之所望哉。年齡雖高。精力尙壯。
強為一起。來從吾遊。

賜降授明州觀察使張說辭免差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使居住不允詔

朕以大中之道待臣下。雖近不私。雖遠不棄。譬之風霜雨露。終歸至仁。此者閱諸曠籍。閱然念卿之久閑。
出於眷懷。昇以祠祿。卿夙居親近。具誠思慕。今優游家居。寓問館珍臺之逸。朕之存遇。茲云厚矣。宜祇成
命。無喘深懷。

賜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紹興軍府事兩浙東路安撫使李彥穎乞檢會累奏差宮觀一次不

允詔

卿亮直醇明。舊維共政。朕所嘉尚。為時老成。雖辭柄途。遂付闕寄。夙夜匪解。惠康小民。前聞告歸。固皆道
詔諭。眷留之意。謂已深諫予衷。今何嫌而上章。又欲去郡。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况卿樂易之政。
甚宜其民。克成厥終。要以無倦。晦明小疹。隨當自康。真祠燕間。奚必屢請。

賜朝散大夫韓彥古辭免除敷文閣直學士在外宮觀不允詔

華開電飛。光連天象。宸章麟次。寶案先猷。朕今敦勸臣工。審用名器。有詔未爽。無功不除。卿智慮疏通。□
資敏給。鑿鑿禁途之列。獨專邦用之司。貨移不及於公藏。贖給自周於常度。厥効信矣。于今因之。念爾去
朝。遂投閑而置散。願予待下。記豈過而忘勞。俾從真館之遊。仍寓清廟之直。已乎成命。宜略攝章。

賜宣奉大夫曾懷辭免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不允詔

朕惟仁君不盡人之忠。智士不窮己之力。均勞逸之宜。則恩義斯厚。遂進退之節。則廉隅乃全。卿迪德純
明。受材宏裕。比延登於揆路。實具展於質納。若披懇請之章。祈遂燕閒之適。已頒不制。俾解繁機。躋榮祿
請之崇。賦祿真祠之養。階六符而成體。既居輔弼之聯。陞九極而上廡。查示始終之遇。趣宜祇服。毋事多
陳。

賜中大夫參知政事姚憲乞就祿祠庭不允詔

朕舉要萬機。責成四輔。用舍之間。實關於國體。動靜之際。尤繫於民觀。使竹歸潔而自全。誰與協謀而共
理。卿材資開濟。識量淵閑。自擢預於政途。益其昭於賢業。方有猷而告后。維既乃心。曾何而止。上世。庶安

厥位。矧今興起。庶治。依張遠圖。正當守汲汲無勞之時。豈大臣紛紛辭避之日。亟亟爾服。毋嗔予懷。

賜觀文殿大學士張光祿大夫提舉臨安府瀋寧宮陳俊卿辭免以郊祀大禮慶成加食邑食

實封不允詔

朕練吉天正。揭虔陽位。靈昭昭假。美祥來同。迄于有成。敢曰能嬰。固符冥神之施。單及內外小大之士。眷乃頤輔。有勞王家。久辟繁機。越在外服。不獲陪予禮容之盛也。肆其均益。朕為得而忘之。卿望崇而益謙。位高而愈畏。具孚誠悃。願還舊章。詩不云乎。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非吾股肱成德之舊。誰與共此哉。勉其祗承。毋重多遜。

賜朝請郎權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侍讀李彥穎辭免除吏部尚書乞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

觀不允詔

朕惟常伯之官。自古所重。選部之事。于今實繁。以盈几閣之書。付長子孫之吏。吏之幸。則士必有不幸者也。朕思得其人而久任之。卿國之賢臣。時之嘉俊。方介之資。形見議論。莊重之質。蔚為羽儀。今自典銓之長。進而為真。庶幾式究爾情。使王斐之賢。不獨稱口前世。維昔九官之命。皆專一職之能。于時所謂陟明者。不過爵服之加。終不違易其任。若乃其間有卒為輔翼者。亦其詳試積久而後用也。勉體至意。毋庸重陳。

賜竹懷再上表辭免除光祿大夫右丞相加食邑食實封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詔

朕惟廟廟據繁機之會。朝廷端大化之原。必尊重艱危。自稱隆慶之體。維高明有假。乃符夷夏之觀。豈其專任以資成。遂以被諫而去位。卿材敏敏。智慮淵通。蓋簡知於劇。煩歷試之初。迄登用於名。實具乎之。後事悉汝翼。謀皆予同。方共起於治功。偶遂辭於授路。念此永歎。漠然靡聞。維斷乃成。既辨崔光之訪。口賢尚父。即還山前之歸。庶幾濟一時事業之隆。亦足示千古君臣之盛。尚形遜避。未諒懷卷。惟非司之不可暫虛。惟渙號之不可復返。亟宜祗拜。毋重多陳。

賜竹懷辭免提舉國史院實錄院國朝會要所勅令所不允詔

宰相之任。無所不統。古者上公。不以一事名官。後世賢輔。亦有兼職兼領。厥由舊矣。朕詔館閣之士。其修史錄。會聚章程。又設有司。勒寫大法。皆國家一代之典冊。垂示萬世。非吾元臣碩德。孰與專承振之權哉。卿智能周物。儒學承家。比嘗盡總於維綱。亦既克成於端緒。茲還舊位。庶訖全書。且載事貴嚴。必借貴通。皆卿所素講也。尚何辭焉。

賜資政殿大學士中大夫鄭開辭免除參知政事赴都堂治事乞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朕權內外之勢。制重輕之宜。經營四方。雖資於崇望。總領衆職。尤賴於偉圖。卿智造微。敏才經遠。比從政地往。操坤維。忠勤具實。風稭架。與其寬一面之顧。易若端萬機之原。根本既強。精神自盛。臨須歲月之久。式適其歸。實藉謀猷之良。同底于道。思報國者。固忘勞於原隰。懷愛君者。亦存意於朝廷。虛席以須。義無可避。

賜中奉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詳定一勅令韓直辭免戶部尚書不允詔

周家均賦。職于地官。漢室理財。貴在計相。今民曹常伯。總治調度。其位與權。不減周漢之重。委寄所在。時否維艱。卿識慮博通。材猷高邁。歷揚頌劇。風績卓然。若茲禁殿。名聲藉甚。比蒙銓綜。尤稱公平。茲用命爾以六官之長。典我邦用。要使緩急適宜。上下均裕。發效之間。不關於朕心。是所優為。豈必多遜。

賜安慶軍節度使張說辭免除太尉提舉隆興府玉隆觀任便居住加食邑食實封不允詔

太尉。古官也。國朝以來。彌敷之隆。遂均政路。異時非勳德大臣。未易克稱。卿夙經信遇。首領中樞。既久閱於歲時。爰浸崇於著位。課功實效。所冀成。陳疾抗章。遂茲引避。朕用舉掌武之階。以超昇之。亦云厚矣。尚祇恩意。往即燕閒。區區遜辭。毋庸重請。

賜安慶軍節度使張說上表再辭免除太尉提舉隆興府玉隆觀任便居住加食邑食實封不允

詔

朕堅持名器。躬推權綱。維時爵賞之行。罔匪勳勞之勳。適若班升尉府。寵視政途。冠于武階。實所甚重。口以昇爾。亦知朕所以曲示恩遇之章矣。惟恐謙則口斯永。惟冲退則身乃休。尚服眷私。毋庸遜避。

崔舍人玉堂類稿卷第七

批答

賜竹懷辭免除開府儀同三司依前武泰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進封信安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不允詔

儀同。漢制也。本朝元豐建官。始以易平章事之名。寵數之隆。一視宰路。朕甚重之。卿德醇醇深。志懷沉密。蚤事初載。具實勞能。迄遠盛權。休有燕譽。簡于朕意。錫是徵章。爾乃陳遺遇之榮。念益虛之道。幾以力辭厥命。宜則高矣。維朕優老懷舊之誠。集於是舉。尚可廢耶。

賜敷文閣直學士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汪大猷辭免差知隆興府不允詔

朕惟江表名區。豫章要地。思得忠信之長。往布寬平之畫。卿天資粹溫。風力敏裕。頃在禁路。日聞嘉猷。肆典閣藩。滋上最精。會歷陳於沖請。因勉徇於高情。行及里居。適虛帥闕。渙此茂命。訖其令庸。爾其體九重眷注之深。念一面善宣之重。亟祇厥服。毋嗔予聞。

賜曹勛辭免除開府儀同三司不允詔

朕惟耆成人之在朝廷。猶喬木之在故國。風采所及。望之已尊。今吾左右親近之臣。更歷四世。年高而德劬。無險卿者。儀同之命。朕固慎其晚也。雖輕視軒裳。乃卿之素志。獨不體朕尚賢優老之意乎。廷告維允。

宜無辭焉

賜朝散郎充敷文閣待制張茂良辭免除禮部侍郎不允詔
朕惟賢德之在國家。譬猶鳳皇游廷。麒麟翔圃。文采所被。物亦華潤。卿方其之。淵深之學。越去言路。久
隨帥藩。勤勞具宣。風績遠著。考最狀。眷懷令納。命之來歸。留以自近。春官。侍臣之清選也。羽儀天朝。論
恩王政。將于爾觀之。宜無辭焉。

賜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武昌軍承宣使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吳挺辭免除定江軍節
度使加食邑食實封不允詔

朕躬秉常德。規恢遠圖。甚思諸將冒沒以自豐。時乃弛于軍律。思得謹廉安重之賢。褒表以示勸。卿材資
果毅。智慮疏通。似其先人。積乃舊服。加以持身御衆。蔚然有良將之風。朕亦何愛少府之節。而不爲爾出
邪。尙覽忱辭。固陳謙避。令維無反。詔不得從。

賜皇太子^{光宗}辭免男^諱除正任觀察使封國公女封郡主不允詔

朕惟帝王之治。思由親始。而況大本所繫。所以顯榮其私者。可以輕乎。今朕上奉慈闈。而吾孫頤茂。榮極
侃然在側。實寵嘉之前日之命。豈特故事。皆以崇卿體貌。而何辭焉。

賜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周必大乞特授一在外宮觀不允
不得再有陳請詔

卿清規邁乎朝倫。懿文經乎國體。久在禁苑。具聞嘉謫。固已發吾詔令。溫淳安重。禮乎調諧之餘。加以禮
遇。恩寵在廷。莫二。而乃懇懇首歸。幾於辭職。而重畫。豈朕不敏。未達好賢之誠。將卿既明。自全引退之節。
莫喻厥意。三復惓然。詔旨屢頒。勉留毋執。

賜少保右丞相史浩乞歸田廬不允詔

朕宵衣旰食。圖天下之治。有年于茲矣。願同德登意。克濟于有成。匪吾舊臣。孰與卿忠勤在國。德善在民。
黃髮台背。幡然爲輔。朕之所嘉賴。而閱時未久。遽欲上印綬而歸。人其謂朕輕於進退。貳於倚毗。非所聞
也。詩不云乎。樂只君子。遐不作。卿其神省慮。總乘大體。稱朕意焉。

賜少保衛國公史浩辭免特授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兼侍讀依前衛國公加食邑食
實封乞俸仍舊秩歸奉外祠不允詔

朕觀祖宗之盛。亦惟有者。舊在朝廷。不必悉勞。以政。用能名聲光榮。風采嚴重。愛賢遠過。罔不恭畏。朕甚
慕之。卿忠厚諒直。爲國元輔。兩踐宰路。乘誼不渝。有德有勳。光于上下。深執謙節。願還印章。念將去位。體
于予心。惟恐過卿之薄也。參合舊典。酌用優恩。凡皆致吾貧賢。欽老之意。願何辭焉。

賜太中大夫參知政事趙鼎辭免特授右丞相正議大夫加食邑食實封不允詔

朕惟自古國家之盛。尤有顯德。克享天心。則才爲時生。乃有碩大光明之輔。左右厥辟。相我受民。爰暨四
方。罔不同。今朕不遠。側席虛己。庶幾得賢。卿正學誠明。英猷開亮。夙懷任重道遠之志。兼得應變守文

之長。加以遠略宏度。負出羣物。天所付畀。庶其在茲。維朕時憲。用不敢違。今爰立之命。匪卜匪筮。斷自朕
心。尙懷久大之圖。茂對享嘉之會。勞謙小節。非所望焉。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王淮辭免除太中大夫樞密使加食邑食實封不允詔

朕仰惟祖宗。規模宏遠。以中樞總攝政務。以右府對待兵權。禮遇委寄。靡不悉同。于時元老鉅臣。有若王
會文彥博。猶以前宰。乃居元樞。朕今右武經邦。體天圖大。維時有密。尤待忠賢。卿博高大明。敦實方靖。登
踐政路。勤勞王家。蹈履誠信。表裏不渝。獻納謀猷。本末可紀。今升正使號。柄愈重而位愈崇。勉摠宏綱。共
濟丕業。規規謙避。非朕意焉。

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兼侍讀衛國公史浩辭免弟溥長子彌大女夫李友直夏鼎
各與差遣并親屬恩數不允詔

朕若稽祖宗。優待勳德。推厥寵命。逮其私門。若其異數使蕃。深思浹洽。則又眷遇之意。無所不用其至者
也。卿耆學元老。國之儀刑。茲釋相權。具極邦禮。且幸輔全美。朝家光華。而閭門之內。不與共其榮樂。朕得
愆然而已乎。即宜欽承。毋復動瀕。

賜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周必大辭免除禮部尙書兼翰林
學士不允詔

朕惟五禮管乎華情。八座高於通列。若乃中朝有大制作。而無所折衷。諸儒有異議論。而未知適從。維時
大宗伯之官。豈同常有司之專。卿以道備名望之彦。首言語侍從之聯。百王憲度。靡不該通。一代典章。俱
成爾記。庸副朕選。誰逾汝宜。茲超陟於新班。復仍居於舊直。進趨內禁。敷雷風鼓舞之辭。退踐中臺。乘風
夜寅清之節。宜祇履遇。毋執謙懷。

賜朝議大夫權尙書兵部侍郎兼詳定一司勅令劉孝慈辭免除兵部侍郎不允詔

朕博延英材。列布禁路。法皆得從。雖均禮遇之隆。久乃爲真。茲重近歲之選。卿迪忱恂之度。秉端亮之資。
文章爾雅。足繼古風。議論正平。可詢今事。懋乃賢業。登諸武卿。歲時桐旋。譽望融顯。茲有與於眷意。俾即
正於班聯。固符念之。亦已晚矣。宜承休命。毋重謙辭。

賜昭化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錢位辭免令赴行在奏事不允詔

朕惟太上皇帝。軒輶舊臣。朕皆昔聞其人矣。矧惟我大主之胃。元勳之家。于今顯榮。在者無幾。雖然長懷
得此一老。卿生於華閭。輔以美文。越去闕廷。多歷年所。思以自近。知其尙強。已煩召書。方好風采。詩不云
乎。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卿其趨裝來朝。毋徘徊避。以曉朕眷想之意焉。

賜武泰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西壽觀使付觀辭免除少保寧軍節度使加食邑食實封
不允詔

朕奉承太上之慈訓。付授大器。于時變附之臣。名在帝籍。被蒙顯榮。今歷更歲時。與念時昔。顧瞻在廷。無
幾存者。卿受才清明。秉誼醇壹。矧然耆艾。際此享嘉。蹈履冲規。嚮用全福。朕之所優遇。乃茲換節名滿。進

位亞保。將使遠近聞風。知朕篤於故舊。有加無已。庶幾民德歸厚。無愧周家之盛。何以辭焉。

賜新授少保軍武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曾觀辭免擇日備禮册命宜允詔

爵命有册古也。朕比獲者舊。優進孤班。固已詔有司。序簪紱。陳金石。朕當臨軒而賜之。乃茲有陳。願置勿講。曷不云乎。勞謙君子。有終吉。雖嗚予懷。姑成卿美。

賜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胡元質辭免除龍圖閣直學士不允詔

朕做華閣之儲。以奉先訓。設清廟之職。以待近臣。匪功不除。有昭具在。若乃班高學士。名擬河圖。維時殊庸。乃稱選。卿遠器嚴重。偉才通明。奇予坤隅。允彼方面。雅俗綏靖。種夷附懷。朕有信賞。凡皆為民也。蜀在萬里之遠。得賢方伯。感惠孚。使朕無西顧之憂。美名峻職。於此何愛。宜承寵命。毋執謙懷。

賜皇弟瑋辭免授少傅依前靜江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恩平郡王加食邑食實封不允詔

朕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古之道也。朕承祖宗休烈。託于王公之上。方親九族。以和萬邦。惟是昆弟之賢。可勿厚乎。卿秉心安常。率履端靖。綏乃燕譽。允吾宗盟。比也致諸閔闕。三孤之位。久而未進。朕用惡焉。趣告大廷。登拜亞傅。庶幾致予親愛之意。即宜祇服。毋事謙陳。

賜皇弟少傅靜江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恩平郡王瑋辭免備禮册命宜允詔

朕優襲親盟。序進傳位。禮亦異數。願難廢於非常。民具爾瞻。實有關於事體。載披義旗。願極盛儀。維用勉從。終非朕俾。

賜皇子雄武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軍國軍府事魏王愷辭免除改判明州軍州事加食邑食實封不允詔

朕惟先王盛時。並建宗親。夾輔王室。後世有分土。無分民。非古也。卿秉資運明。迪德純茂。越去左右。久勞善宜。肆茲來朝。爰俾更領。四明吾近甸。郡加賦進邑。併用寵行。尚想朕所以眷遇之意。亟祇厥服。益劬乃庸。無以辭為。

賜利州觀察使知池州張倫辭免召赴行在乞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朕衡平中外。器使材能。試其事。則有臨道以治民。念其庸。則有遺歸而就位。卿夙備左右。具殫恭勤。維予志慮之明。乃昇以善宣之任。既歷歲月。益觀勞。一乘傳而來朝。尚祇恩遇。三循增而引避。毋毀冲。陳辭雖多。成命難返。

賜朝請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張茂良辭免除參知政事不允詔

朕臨御四海。焦勞萬幾。永惟治功之難。閱日彌長。望古猶愧。思得碩大光明之輔。時朕咨度。庸以又民。卿賦資渾深。乘道端亮。德器自重。賢猷孔嘉。度越班聯。廷真廊廟。維朕時舉。有言僉同。天之降材。曷敢弗贊。人之信道。亦將有行。今卿時逢而位至矣。不進與朕。亟圖三五之治。規規辭避。尚何為焉。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曾懷乞解罷機政不允詔

朕觀古之老臣。乃心王家。行道濟時。惟恐不及。衛武公百年猶朝夕。箴戒其國。欲以自輔。豈曰予老。維其

身之圖。卿智謀昭通。德量夷遠。延真台路。具施賢猶。乃自秋以來。時有晦明之疾。者頌方茂。爾休不致。尚可以有為也。宜慮意持神。總領大體。巧閑之請。所未喻焉。

賜昭慶軍節度使楊俊辭免知荆南府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詔

朕於進退通臣。初無容心於其間。試其能。則有峻口而不疑。遂其私。則亦優容而加遇。比者擢卿於宥密之地。意其奮由勤。可以助成折衝經武之圖也。曾未逾時。遽復辭位。雖名遂身退。願不能為朕分一面之憂耶。無或淹行。亟往就服。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曾懷再乞解罷機政不允詔

朕紹宅丕緒。緝熙遠圖。廟堂之上。所與共籌天下之事者。亦惟有股肱之良。朝夕左右。時朕承翼。卿朝之者輔國之世臣。倚成既隆。注意深重。乃過歸未能。再時又以疾告。欲上丞相印綬。四方瞻望。得無謂進退之遽耶。勉爾素誠。昭體大誼。起就乃位。迄成厥庸。

賜朝請郎新除參知政事張茂良辭免差同提舉勅令所權監修國史日曆所不允詔

朕惟共政之臣下。丞相一等。凡國家之大典册。不可獨任。則有分總而共治。事體隆重。亦賴其能。卿設揚四方。更練憲度。周游三館。熟究例凡。是用命爾以史官律令之事。庶幾有所折衷。即宜欽承。豈必多遜。

崔舍人玉堂類稿卷第八

批答

賜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知紹興軍府事錢端禮乞仍舊外祠不允詔

朕觀自昔大臣。乃心王家。中外合體。而靡不口其勤。始終壹節。而固將忘其老。卿秉誼忠正。受材通明。予近藩。倚乃崇望。朕方圖爾庸。以風四方之諸侯。乃欲引寒暑之小愆。慕林泉之真適。則豈曰達朕志。感德既洽。施為不勞。怡精濟神。寧處厥位。

賜朝請郎試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侍讀李彥頤辭免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乞檢會累奏除一在外差遣不允詔

朕惟上天眷佑。國家將興。非常之治。則亦生一時。材世由道昌。賢乃類進。易曰剛來而不窮。明主在上。君子之來無窮。治乃可為也。卿德宇淵靖。材謀敏強。揚于通聯。積有顯問。稽合輿論。延登中樞。協于至極。予乃宏邁。今乘賢程。竝啓經綸之圖。羣觀顯顯。益須亨泰之福。卿猶以撝謙不居為言。邪。趣承寵休。亟就著位。

賜敷文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建康府胡元質辭免召赴行在不允詔

朕差擇外服。躋參通聯。豈惟更練民情。可備周度。亦以儲熟時望。迄多延登。卿文高國華。誠貫治體。越去

清近歷勞善宜。吞懷謀猶。思見風采。趣解留居之重。即承召節之嚴。禮有疾趨。道無謙避。

賜朝請郎試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兼直學士院兼侍講王淮辭免除翰林學士不允詔

朕招徠羣英。列真庶位。凡今言語侍從之官。俱一時選也。乃若直居清禁。班冠內朝。古人至比以酒。鑿鑿玉虛者。顧不甚重歟。卿器端亮。道原淵深。□□寶臣。時之環望。夙簡朕志。遂登要塗。忠純多告。□□猶安重得代言之體。今梓爾于詞林之長。職親而□美。位峻而地嚴。是惟朝廷得士之華。亦乃儒學逢□之盛。趣承眷意。勿有辭焉。

賜承議郎試給事中兼侍講兼權吏部尚書留正辭免除禮部尚書不允詔

朕覽先王制作之明。嘆後世襲傳之陋。本原浸失。僅守於彌文。議論非純。尚多於舞。禮與我中和之化。寄諸清直之賢。卿秉方教之資。積該通之學。踐歷華要。發聞芬香。朝有正臣。士靡異論。越自瑣闥。晉陟文昌。位班既登。器實逾重。維窮高極遠。固不專縮。絕之容。當據古參今。毋少損塗。歸之譽。已平休命。宜略據章。

賜中大夫參知政事趙鼎辭免玉牒所進書了畢充禮儀使轉一官依例加恩不允詔

朕惟禮隆者文必縟。勞大者報必豐。比輯簡編。皆關宗廟。逮於登進。修厥瞻觀。卿巖巖領。顯顯偉望。克相盛事。乞無愆容。推加優章。率用舊典。任大守重。□□惟先烈之承。事畢功宏。敢廢賢庸之賞。已亮知於節。即酌損於初恩。若又確辭。得無過濫。深為熟□□難勉從。

賜鄭藻辭免加恩不允詔

朕以眇躬。嗣守大統。賴天之靈。中外寧壹。乃令□□日。拜況于郊。景象肩然。禮無不答。儀于休祥。不敢□□鄉。輝以外族之賢。典衛宮闈。朕得飭躬專精。接神靈。慶休應。皆卿之力也。加地進律。於典有稽。趣其欽承。無稽我已成之命。

賜魏王再上表辭免加恩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詔

朕郊見上帝。授承嘉休。遠及裔夷。嶺嶺之邦。微至。輝胞。覆開之役。配天其澤。雲行川流。豈吾嗣賢而可遺乎。函封再御。陳義雖高。廷告一行。僉言已允。亟宜祗服。毋嘖朕懷。

賜王林辭免除觀察使恩命不允詔

朕惟春秋之時。列國之大夫。主辭令。治賓客。成□□容談笑。尊彊于乃國家。朕思得若人而用之。□□敏而通。強而毅。發其智謀。克協于朕指。咸乃功。肆時厥勞。用陟以廉車之寵。嗚呼。往欽哉。圖惟厥成。毋殊朕命。用揚爾顯績。

賜沈度辭免除權兵部尚書恩命不允詔

朕仰惟前代是若。建置□官。曰六卿。各帥其屬。□□邦。治惟其人。不求備。備厥惟賢。卿秉乃德。裕□□力于四方。迪循在禁塗。乃有嘉謀嘉猷。其在京□□惠和于有民。茲用進爾以常伯之位。亦惟爾副應□客。有庸于王家。嗚呼。卿其承之。惟勞惟能。朕不輕□□乃惟爾百辟用勳。

賜皇弟瑋辭免加恩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比卜景至之日。躬執圭幣。用事南郊。上帝□臨中壇。賜朕洪禧。休嘉碎隱。著見景象。戰戰栗栗。懼不克稱。思昭天地。覃福萬邦。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加地之寵。趣宜欽承。遂辭雖勤。數上無益。

賜蒲察久安辭免加食邑食實封不允詔

朕登禮上神。膺受社福。惟爾熊羆之士。爪牙之臣。□□衛乃製。乞于熙事。加賜多邑。厥惟龍休。卿其惠朕。天之命。惟忠惟勤。宏乃丕績。區區多辭。毋復以聞。

賜曹助辭免加食邑食實封不允詔

祭必有澤。古也。迺者三歲躬郊。先期宿廟。重陰為沍。薦禳之夕。同雲雨霽。大帟啓行。日光穿漏。禮行樂奏。光景竝見。靈馨昭答。福應洋溢。願朕何以堪稱。亦□爾左右小大之臣。交修協相。用端命于上帝。皇天□于休成。靡敢專鄉。詩云。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視時時賞。於國有程。趣宜祗服。用共承□□休。

賜吳拱辭免加食邑除武康軍節度使不允詔

朕惟爾先世。秉誼忠正。經營四方。厥有顯庸。竊在盟府。肆貽慶於爾後人。勤勞王家。宏乃舊服。今予授爾節。亦惟望爾以先世之事。尚克祗厥胤。無煩我申訓。

賜黃中辭免除龍圖閣學士依所乞致仕止令守本官職致仕不允詔

朕甚貪賢而欽老。凡一時者。屬魁之臣。非其病不能事。納其復從吾遊。辭榮之奏。屢上。數卻不忍。豈可卿全德宿望。身名俱榮。高臥丘園。既起復去。精神不衰。謀猷尚壯。朕固遲其來也。上章力請。堅不可回。是用陟河圖之條。名以華其歸。還勞朝□□揮金□□卿之於寵利。亦云澹然矣。朕固以揚高風而□□耳。勉承休渥。毋事謙辭。

賜居中免辭加恩不允詔

朕比以天正之吉。肆禮于郊。盛牲列陳。和樂具奏。靈旒來下。虞樂繁壇。顧瞻在列。而吾令昆弟。肅肅誰周旋其間。執蓬奉璋。實朕承翼。乞于熙成。朕何□□天地之況。施而不與。吾親賢共安利之乎。誕敷□□具存。朕章。睦族尚仁。既勞行賞。皆朕所以不庸釋□□卿也。往宜欽承。毋事多遜。

賜曾觀辭免加恩不允詔

朕惟君之於臣。義均一體。有編成。賀慶同之。□□旋陪朕。有年于茲。柔嘉靖共。休有燕譽。比用□□郊丘。萬靈宴娛。百祥順。亦惟爾。□□顯相之助。□將于于有成。蛟祠逆益。沛澤匪位。章明上天之休。施衍封加邑。姑循彝典。朕心固不愜然也。尚何辭。宜即欽承。毋勤敘訓。

賜敷文閣直學士左中大夫知泉州汪大猷乞歸就祠祿不允詔

朕夙夜與念。焦勞遠。得一良刺史。以惠寧之。如寶珠玉。尚肯輕棄。卿清規粹德。踴揚禁塗。典吾重。有政譽。因任滋久。發聞日休。何為上。必求□□退。齒髮不衰。精神方盛。意病未當言也。藉欲自逸。寧不能勉為朕留。慰此一方之人乎。祇若訓辭。趣安厥職。

賜太尉武軍節度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李顯忠上表再辭免加食邑食實封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詔

人主荷天之休不貴於能而貴於德。人口口口之寵不求於能而求於能報。朕比以陽正景序。口款秦垣。禮成休明。嘉應並見。願吾虎臣。有獲勞於王家。肆于竣嗣。亦俾均福。卿其忠純果毅。勉圖厥庸。以茂對于履休。則予一人汝嘉。辭避之章。其止勿上。

允詔

賜武康軍承宣使新特改添添江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建康府駐劄王琪辭免差知揚州不允詔

朕惟廣陵控制淮海。屏嶺東南。厥今號為要地。分關之任。匪才不居。卿蚤宜忠勤。茂著休績。越從祠館。俾總戎師。肆嘉壯猷。易與方面。朕之付汝。蓋不輕矣。振之於復用。則恩深而責重。收之於久逸。則謀蓄而慮精。姑略謙章。勉圖報禮。

賜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虞允文乞致仕退安田里不允詔

朕慨念遠圖。敷求長策。乃眷西顧。孰庸分關之權。口口汝請。遂付蓋師之任。逾年于彼。厥績用休。紀律精嚴。恩威孚洽。方倚憲邦之効。遽披納職之章。良駭所聞。莫喻茲意。孔明甚病。尚軍務之必親。子房未衰。口人事之早舉。而況安危所繫。神明自扶。備體口口口口。困當臥而治耳。豈勤庸之將就。乃欲輕於口口。若予懷。益共爾位。

賜中大夫參知政事錢良臣乞重行黜削家居待罪不允詔

朕秉要法官。倚成政路。固不以釋讓往故。特過大。卿雖任將明。偶乖察舉。非親非舊。誠亦何心。乍倭乍賢。自當難保。況知人之法。聖人納重之。卿為引咎之深哉。

賜敷文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奉直學士謝安府洞霄宮梁克家辭免差知福州不允詔

賜敷文閣直學士道議大夫知紹興軍府兩浙東路安撫使李彥穎乞除一在外宮觀不允詔

法。卿亮節冲規。惇德敏行。益預政論。具聞德音。今會稽之治。上下和樂。就使闕久。猶當勉留。而況惠方洽而中休。政甫成而遽輟。則朕之望哉。所宜少安。毋復重請。

不允詔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口口修國史兼權吏部尚書程大昌辭免除權吏部尚書不允詔

朕係在內官轉一官不允詔

朕惟日曆之設。茲實信書之原。開寶以來。悉歸史館。元豐而後。始屬著庭。肆于臨御之長。述此纂修之備。趣錄功績。優答勞庸。卿邦家名儲。夙開舊老。日月獻納。方深賴於謀猷。春秋謹嚴。茲具備於凡例。尚冀交修於不逮。更期垂美於亡窮。實有故常。訖無過進。

賜承議郎試給事中兼修玉牒官兼侍讀王希呂辭免除兵部尚書兼給事中不允詔

宮觀差遣不允詔

卿冲規亮節。登榮中朝。大册高文。追躡前古。越自去歲。游祈外祠。所為眷留。亦已備盡。何未淹於時月。又遽上於封章。詔下禁林。羣聽習聞於溫厚。禮行世室。諸儒質正於異同。因舊念之。曷可去此。宜安厥位。毋賜予懷。

學練達朝章。總率雋英。全就簡冊。宜昇懋賞。遂超崇階。國雖重於器名。有典可稽。則非濫。士雖先於分職。有勞可稱。則非貪。卿誠無事於禮辭。朕亦何庸於令返。徒極懇至。終難聽從。

賜中大夫參知政事錢良臣辭免秘書省進呈會要了畢禮儀使特轉兩官依例加恩不允詔

朕惟朝家有大典禮。則必命宰輔為使以領之。乃者三館以成書。來上。朕以為茲皆祖宗制度。邦國軌則。而朕之所率行。時敢不敬。前詔共政之臣。董總儀典。乃七月甲戌。慶禮在門。簪佩在廷。朕肅然覽觀。既用嘉歎。又陳文物。振鐘鼓。率而上之。慈庭登而。慶之華開。悉無愆容。訖就成禮者。卿之力也。茲循前憲。優進文階。而乃陳詞懇激。慮於過而非當。維國有體。朕敢聽乎。即宜欽承。毋重勤請。

賜通議大夫樞密使王淮辭免已進會要經修不經進提舉官特轉一官不允詔

治莫重於憲章。傳當資於簡冊。魏相輔政。實始漢事之行。張說佐王。乃先唐典之述。卿文華緯國。道德致君。頃登政途。嘗領儒省。維時載筆。及是成書。肆時前勞。乃昇茂賞。僕僕夤拜。會非疊於近恩。謙謙有終。奚亦勤於來奏。當即祇服。固難例從。

賜中大夫樞密使王淮辭免已進會要經修不經進提舉官特轉一官不允詔

居侍從之事。策輪林之勳。是維至榮。厥有彝則。卿綜練政體。明達朝章。嘗領羣英。與裁大典。茲既觀於登。遣乃。下於褒嘉。維韓念書。而履書。固將垂後。使宜子。進而皆。何以勸功。毋庸多辭。宜即祇服。

賜昭慶軍節度使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攝太師兼中書侍郎王公孫汝楫辭免差知江陵府乞依舊任在外官觀差遣不允詔

朕乃眷荆州。遠在遠服。控瀟湘而蔽襄漢。接雲夢而通巴。實前代百戰之郊。為今日一都之會。卿器懷沈裕。材力剛強。掌民曹調度之繁。聞有府謀謨之密。未忘前過。更勉後圖。聞館珍寢。宜釋里居之養。準輔其。遠光帥鉞之行。尚即欽承。毋庸遜避。

賜中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攝太師兼中書侍郎王公孫汝楫辭免差知明州不允詔

朕選建賢侯。按靖方夏。問者重鎮。固守。必先用舊政之臣。豈非以其陟降左右。知予德意之所在歟。卿清明夷粹之資。綜練該通之學。出入中外。勤勞國家。今四明大郡。方失吾賢子之愛。思得慈惠之帥。往撫摩之。歷選重臣。無越賢望。卿其趣裝經闕。受命之藩。若其惠利乎治。使民有餘財。聲威靖嚴。使海無傳箭。朕方須爾嘉績。以風勳列。遲爾遜避。非所望焉。

賜昭慶軍節度使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攝太師兼中書侍郎王公孫汝楫辭免差知江陵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恢宏遠圖。簡畀重鎮。武侯承德。咸付兵民之權。牧臣司刑。尤嚴疆場之守。選諸世彥。經此外庸。卿並奮材能。歷更任使。方引詞庭之逸。適聞邦翰之良。爰刻之符。俾重吾國。弭戈啓道。益光戎乘之行。緩帶臨邊。尚濟勳門之美。重披來奏。猶嗚深憤。唯謹固足以折遐衝。惟鎮靜足以緩邊俗。方須成效。宜略沖章。

賜中大夫充龍圖閣待制知隆興府張子顏辭免除敷文閣直學士不允詔

崔舍人玉堂類稿卷第九

批答

賜中大夫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周必大辭免皇太子講禮記終篇官制特轉一官不允詔

朕惟元良根本之重。固嘗博求名德之彥。以輔翼于東宮。卿稟資直方。蹈道醇正。朕所簡注。俾位端尹。而能敷釋古今。講道法度。開益德性。日以高明。朕甚嘉之。昔元榮以儲君專精博學。謂之國家福祐。今經告訖。例進官等。亦惟國所繫。且以朕心之喜尚。口何辭焉。

賜朝奉郎試尚書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吳淵辭免修蓋後殿了畢特轉一官不允詔

朕躬修儉德。不發民風。藝三尺之階。悉存簡質。惜十家之產。盡省繕葺。維此使朝。循夫蘇制。比緣極陋。因俾更修。卿登備禁途。典司天府。所付輒辦。靡勤弗宜。茲與事功。實體朕意。費出餘力。役無勞民。非觀厥成。遂取許壯。爰推加於茂典。庶登勳於具僚。即宜欽承。豈必多遜。

賜宣奉大夫右丞相趙鼎辭免秘書省進呈會要了畢提舉官特轉兩官依例加恩不允詔

朕惟書契以後。文因浸繁。典謨而來。政乃可考。比觀儒館。亟上奏篇。紀綱制度之畢陳。品式條貫之具備。因科分類。足自補於一家。隨事尋源。當可知於百世。卿大猷經國。純德格天。配古之文。潤澤皇業。通今之

朕惟太上初基。二三雄武之臣。實能比義勦力。再造我區夏。肆朕臨御。念之不忘。乃其後人。衍訓嗣事。用克有邦。翰之績。微于予聞。其於褒表。可勿異乎。卿安和有常。通達無滯。宅是綏撫。最於藩宣。朕作興庶功。吝情顯職。今以禁嚴儒學之直。重爾方面兵民之觀。卿其服茲異恩。訖乃嘉績。區區遜避。非所望焉。

尤詔

朕誦復古之詩。思車馬器械之備。修厲精之政。期工匠技巧之能。維時禁路之臣。尤重事宜之長。卿誠虛通達。才猷膽長。輟自計曹。尹茲天府。積用昭著。勤勞茂宣。念方寄於浩穰。宜有加於香過。分職而借九牧。既優進於魏班。掌土而居四民。尙冀施於宏遠。已頒成命。奚事謙章。

官不允詔

朕明用慶賞。優崇近臣。蔡黃金之章。念首延於名德。鑲白玉之旌。茲褒敘於成勞。卿邦之碩儒。朝之偉望。學貫羣言。而講明政體。文高衆作。而潤色皇猷。據其長才。就此丕策。今乃過引柄塗之比。所收恩命之行。九虞朝之官。有拜有遜。一孟軻之餽。或受或辭。豈必皆同。固各有體。宜略謙奏。即承寵章。

賜資政殿大學士貢奉大夫知福建路安撫使梁克家乞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朕時懷全閩。遠在南服。厥土嘉樂。維今阜繁。圖戎翰之良。將靖彼兵民之衆。擇輔臣之舊。庶知予志慮之明。卿資安醇。執誼忠登。比起家庭之適。俾光帥關之行。既越歲時。具聞勞效。愛物拳拳之純意。奉公盡瘁之小心。況乃秉執鈞衡。固不勞於一鎮。願瞻桑梓。復近在四封。豈必言歸。乃爲自逸。尙收沖請。毋嘆深懷。

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禮泉觀使兼侍讀衛國公史浩辭免經筵進讀三朝寶訓終精博一官可特回授不允詔

朕惟一祖二宗之丕訓。布在方冊。佑我後人。比者申命儲臣。俾卒緒業。日御便座。不遑康寧。自朝向中。樂以忘倦。于時哲艾。擁經在前。有博見聞。敷釋開道。熙廣朕志。進于光明。昔晉文公行賞于國。三曰道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上賞輔我以行。又次賞。至於以勞事我。乃受下賞。國人聞之。於是大悅。卿宜受上賞者也。固已徇攝謙之志。而移恩于族屬矣。若又固辭。得無過乎。

賜史浩再具辭免轉官回授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詔

朕崇儒儲風。敷求祖訓。五帝之臣。莫及。敢自比於高明。百篇之義。得聞。正有資於誦讀。卿亮直和易。清純邃深。蚤際初潛。具輸忠益。茲陪駢趾之殿。適畢金華之書。肆熙單厥心。雖予不怠。終始典于學。成乃有勞。已高摛損之風。姑下地恩之命。尙披沖奏。殊唏深懷。當宜欽承。毋庸重請。

賜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軍府事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陳俊卿上表再辭免除少保加食邑食實封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觀祖宗盛時。亦惟有厲臣督輔。列在方嶽。位崇望重。猶古元侯。承寧四方。翼衛王室。用能舒夷遠邦。亦克恭畏。朕甚慕之。卿經邦之才。鎮物之度。膺受委寄。保益別都。民習其化。以安靜而平。士服其威。以簡嚴而重。朕所以釋然無一面之憂者。以卿在也。出綽大庭。晉位亞保。庶以褒異顯績。風示庶邦之諸侯。乃欲勿承得乎。成命維行。多辭無益。

賜通議大夫參知政事周必大辭免同提舉勅令所不允詔

朕觀國朝循唐舊制。凡刪定律令。必以廊廟之臣領之。示不敢輕也。卿以經術淵泉。以智略斷國論。宜以餘力訂吾丹書。況今倚任大臣。總正諸夷。宏章鉅典。各奏厥成。卿獨袖手於其旁可乎。

賜通奉大夫樞密使王淮辭免樞密使日參知遇押班亦免官名不允詔

朕酌稽前猷。優禮台路。誠至則文可簡。任專則體亦尊。卿高明適中。致大成裕。練達萬事。輯寧四方。昔田單相齊。齊王一日曰召相。單來。左右贊而諫之。今朕端臨當寧。延見羣臣。而若元輔。乃抗聲傳名於下。固朕之所未安也。況日御別殿。體殊正節。贊呼常儀。宜有可略。卿無辭焉。

詔

賜敷文閣直學士太中大夫知隆興軍府事充江南西路安撫使張子顏辭免差知紹興府不允

尤詔

稽山勝地。夙推禹會之朝。浙水名藩。今列漢都之輔。簡求治最。昇付帥權。卿器度端純。風猷和雅。才能之茂。稟於天資。忠義之傳。濟厥世美。難倚善宜之重。尤高牧御之良。爰省乃成。宜易之鎮。帝城可冀。遠寬存魏闕之心。民瘼是除。當有及京師之福。已罕寵命。難徇謙章。

賜宣奉大夫右丞相趙鼎辭免國史院進呈四朝正史志了畢提舉官特與轉兩官依例加恩不允詔

朕惟五始之法。變而遷史行。八書之體。拘而漢志作。眷皇家之累洽。仰列聖之嗣興。威靈在天。法度垂世。茲告編摩之備。首旌指受之勞。卿以全才運理事機。以宏度鎮事方夏。據其餘力。就此信書。方願懋典之常。遽閱需章之上。曩者疊緣。後進。咸徇謙陳。民間中而爾中。固當懲於過賞。前不受而今受。亦何損於高風。當即祇承。無庸重請。

賜通奉大夫參知政事錢良臣辭免國史院進呈四朝正史志了畢禮儀使特與轉兩官依例加恩不允詔

朕觀祖宗舊制。信史成書。則提綱宰輔。率屬以進而已。近世禮緣時備。事逐情隆。於是威儀文物之繁。視昔加盛。朕率循成則。用不敢違。乃者書成汗簡。事集累朝。登進端宸。寶藏延閣。卿董正盛禮。周旋慶容。迄臻于成。宜與其賞。文階之進。固有故實。尙何辭焉。

賜德壽宮嬪儀張氏三上表辭免進封太上皇帝淑妃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進士張氏辭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宜允詔

賜進士張氏辭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宜允詔

賜進士張氏辭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宜允詔

賜進士張氏辭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宜允詔

賜進士張氏辭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宜允詔

允詔

賜進士張氏辭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宜允詔

崔舍人玉堂類稿卷第十

批答

賜進士張氏辭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宜允詔

賜進士張氏辭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宜允詔

賜進士張氏辭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宜允詔

賜進士張氏辭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宜允詔

賜進士張氏辭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宜允詔

官更減一年磨勘不允詔

朕聞自古有史維才實難仰四聖之豐規接五朝之丕蹟

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兼侍讀衛國公史浩上表再辭免進呈四朝正史志了當依

進徵宗實錄成書例推恩特依所乞許回授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令致仕不允詔

遷建輔臣臨撫都會龍蟠虎踞念方寄於善宜

賜不允詔

朕招延篤能列布侍從必使資深而望重

賜保康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士散辭免除國漢王加食邑食實封不允詔

朕惟安懿王之功德積厚流光當祀百世

賜中大夫知明州軍州事兼沿海制置使范成大辭免除端明殿學士不允詔

朕惟崇名顯職皆國家砥礪羣下之具也

會前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朕文舊繁良殿也冠職其間尊寵非他學士比

卿道原淵純。德量遠達。釋政而去。予懷不忘。觀過知仁。嘗坐少損。為國信法。于茲有年。今七閩之政。中和簡易。兵民使安。朕得無復賞以風四方之諸侯乎。既還。名仍俾因任。僉論維允。尚何辭焉。

賜中大夫知明州軍州事兼海州制置使范成大再辭免除端明殿學士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惟賞當功。則臣下勳。名稱位則國體尊。卿達識通才。清規亮節。賢聲顯重。夙表朝端。王事勤勞。殆環天下。矍然舊德。俾殿東藩。仁心日宣。政績時久。追前疑之宿過。答近輔之新庸。業於春復。厚此褒寵。所當祗服。豈必謙陳。

賜資政殿大學士宜奉大夫知福州充福建路安撫使梁克家再辭免復觀文殿學士依舊知福州乞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選建仁賢。惠綏黎庶。教條服習。既不奪其成。積用著節。亦無輕其賞。卿醇深之度。宏毅之資。均榮柄途。倚重邦翰。推日遊久。厥勳茂宜。推加寵章。後表治效。疊覽封之上。確辭恩命之行。彼陳燦然。謙也過甚。廟堂宿望。實繁羣觀。藩嶽重臣。豈容輕易。遲以少日。既其外庸。冲規孔高。所不得徇。

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侍讀衛國公史浩辭免經筵進讀正說終篇特轉一官不允詔

朕厲精政幾。崇鄉儒術。永惟章聖皇帝之正說。該極治道。辭簡意明。愛開金華。趣命進讀。庶幾是憲。是式。對于前光。卿兩朝純儒。一代宿德。幡然著艾。擁經在前。開道朕心。曉諭厥旨。詩云。無言不聞。無德不報。今俾朕悉聞先訓之美。而可無以致其意乎。一階之進。率用彝章。辭避雖勤。良所難徇。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錢良臣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周必大以積雨未霽乞先次貶秩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惟水旱之來。厥有咎證。其為天人交感之際。則在懼與不懼爾。今農事維時。霖潦不止。夙夜兢惕。未知其由。卿位居政路。賦武國均。相與憂之。庶幾濟此。乃欲潔身辭讓可乎。

賜銀青光祿大夫右丞相沂國公趙雄以積雨未霽乞先次貶秩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惟災異之來。上天所以警成人主也。霖雨為愆。牟麥告敗。浸淫不已。害于農田。卿體朕之心。任朕之責。愚陳封奏。願致國章。言之克誠。躬乃自厚。傳不云乎。應天以實。不以文。今推求闕遠。稽按咎證。得無有以戾人和而召天異者。方與卿等思之。曷為引咎之深哉。

賜敷文閣直學士太中大夫知泉州軍州事程大昌乞改界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閩山峩峩。泉為都會。盤環火寶。利輸中州。朕選儒學侍臣之鎮。所以布寬詔惠遐俗也。卿渾深之度。簡重之資。出臨名邦。休有善狀。尚體素遇。迄終令庸。引開告歸。毋至重請。

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兼侍讀衛國公史浩辭免進讀正說終篇特轉一官依所乞特回授不允詔

朕登延通聯。講誦先訓。終篇之渥。真于儒林。卿委遠盛權。暫用全福。臨寵知懼。陳情益高。聽地茂恩。勉用

近比。崇儒重道。朕方默然。胡為謙辭。猶復勸請。異雖令德。過乃失中。固避之章。宜止勿上。

賜少傅史浩再上奏劄子乞歸田里不允詔
卿深遠達達之榮。具陳廉退之誼。章御復上。志執愈堅。方待之隆。何去之果。敬故者固思致其厚。留賢者乃欲吝其謀。鬱于深衷。重此大體。當少安於恬養。亦奚累於高風。而況身名俱榮。資望不及。雖在京邑。何殊山林。豈必言歸。乃為自適。諄諄之請。宜勿復聞。

賜少傅史浩上表再辭免進讀正說終篇特轉一官特回授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惟至治之世。靡不尊德而樂道。元榮稽古。而膺賜授之恩。肅相授經。而被封侯之賞。載之史冊。未有議其過也。卿諷說先訓。照朕朕心。逮於終章。多所宏益。今一官之賞。款然不居。而俾地恩于後人。亦已損矣。猶陳謙辭。懇懇不已。是使朕。遞無恩禮。以致崇重之意可乎。宜乎至懷。勿復有請。

賜少傅史浩辭免今來所授官稱與先臣師仲適同乞特許辭避不允詔
二名不偏諱。舊矣。國初或大臣莫從所陳。或小臣難遂厥志。繫於一時。未有成則。至嘉祐始申明禮律。今令甲所莫著之易也。卿確守謙規。懇懇恩典。既窮辭於累闕。復推後於大門。事固甚明。理無可徇。

賜銀青光祿大夫右丞相沂國公趙雄乞許上還丞相印授昇以外祠不允詔
朕聞君舉賢而自輔。臣遇主而後伸。用能同心協慮。濟于治功。簡策所紀。何其盛也。卿受才偉明。植器方重。朕所自擢。人其具瞻。今乘德輔相。三年于茲矣。登進才能。執據法度。庶績維又。羣言孔嘉。朕方委任不疑。庶幾前古君臣之盛。乃欲違舍而去。何哉。精力方盛。曾無少愆。星文稍遠。旋已順軌。鋪授為說。得無過乎。宜安勿言。朕志已定。

賜右丞相趙雄辭免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乞檢會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位台階而調元化。開帳府而撫成師。俱為委任之隆。豈有眷懷之間。卿宏材經遠。膽智潛微。歷踐要塗。旋登上宰。更練萬事。勤勞百為。勉循高情。聽釋重任。爰錫隆名之寵。庶光良翰之行。尚披謙章。願並渙號。積三年輔相之勞。而授職。非無績之可名。欽四海經綸之業。而假藩。豈有嫌之當避。雖亮冲守。固難曲從。

賜樞密使王淮辭免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福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不允詔
朕承天寶命。臨御四方。惟是一日萬幾。不能獨任。敷求良輔。作為股肱。猶疑須臾。猶正須臾。協志同德。用又我民。卿涉道深純。受才宏遠。乘誼中正。勤勞王家。忠規密謨。朕所自簡。終始表裏。一節不渝。茲用告諸在庭。命以作相。庶幾旦夕承翼。濟于不平。民言具嘉。朕志素定。而乃循執謙守。遜避弗居。詩不云乎。德輿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爾之。維仲山甫。舉之。卿何辭焉。

賜端明殿學士朝請郎會稽樞密院事謝廓然辭免除同知樞密院事不允詔
萬幾之繁。關於國體。五兵之本。屬在樞廷。比者酌前憲以授宜。命相臣而領使。繼圖才傑。俾督位班。卿德宇精明。知機達。自簡謙。具昭忠純。居言責。則抗論以辨正邪。備禁途。則驗誠而勸獻納。爰冀右府益

紆賢猶堅履向以不渝。暢精神而自遠。茲以序進。協於僉同。方隆有密之基。宜赴亨嘉之會。尚披謙願。殊
嘒香懷。

賜王淮辭免提舉編修玉牒國史院國朝會要所勅令所不允詔
宰相事無不統。固不以一職名官。至於信書鉅典。事大體重。所以昭祖烈垂邦壽者。可輕所昇乎。卿學貫
前聞。識周庶務。方踐宰路。盡據賢猶。總領羣司。全就兼作。咸所優裕。尚何辭焉。

賜正奉大夫錢良臣辭免除資政殿學士乞奉祠田里不允詔
朕總攬萬幾。優崇四近。待以誠則固。將賞其効。念其久則亦思全其歸。卿才術疏通。性資和裕。蚤結異香。
歷登要塗。積其賢勞。授以柄任。爰念廟堂之重。當稽體貌之宜。祕殿隆名。異祠厚祿。既昭予遇。亦徇爾陳。
謙避之辭。毋庸重請。

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謝廓然辭免權監修國史日曆不允詔
國家設置文館。編摩信實。必命大臣。領之。凡以事大體重。謹所折衷也。自非兼集衆長。配古良史。亦豈輕
昇其任乎。卿亮直純明。該貫通達。登踐廊廟。登舒材賦。宜從庶務之聞。往訂諸儒之論。訖就大典。用傳無
窮。茲所優爲。豈必謙請。

賜太中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芮燾辭免兼侍讀不允詔
朕研究治道。樂聞嘉論。尚論古人。思見亮節。若唐陸贄之論諫。所開恨不同時者。比開經筵。因命進讀。豈
惟忠臣之不退。抑亦廣涼德之未聞。卿儒林勝流。禁路宏望。從容清燕。敷暢前旨。茲選甚高。衆論維允。
謙避之請。所不必聞。

賜朝請大夫充敷文閣待制蕭燾辭免除吏部侍郎不允詔
朕選簡爲能。列布侍從。至於去國雖久。昨焉有懷。則亦召而還之。示不輕遷也。卿開亮坦夷。表裏一致。朕
所自擢。真之爭臣。操履不渝。彈擊無避。越去邇列。久勞外藩。今天官須賢。無易汝允。是用趣對。即煩
除音。豈惟重吾禁嚴。亦以風示中外。俾知朕意之所嚮。尚何辭焉。

賜觀文殿學士宣奉大夫知福州充福建路安撫使梁克家乞昇以外祠不允詔
朕觀祖宗盛時。元臣巨老。列布方嶽。于時中外。瞻望尊榮。則亦知國勢之崇。用殿我王室。丕載厥庸。卿亮
直純明。格和敦重。輔朕維新。道德循循。宜勞外藩。忠豈不解。今七閩樂土。質使故鄉。條教素孚。積用架茂。
乃欲釋任而去。則豈朕之所欲哉。德益可以大受。豈有滿而懼盈。政化期於遠成。事當久而思退。勉卒乃
績。毋拂予懷。

崔舍人玉堂類稿卷第十一

青詞表疏

建康府開啓天申聖節道場青詞

恩厚慈尊。已極四方之養。慶逢誕節。爰祈萬壽之休。涓以令辰。即茲勝地。啓瓊科於秘洞。肅臨御於嘉壇。
祗達精衷。丕延景福。

滿散朱表

慈闈紀慶。適臨朱夏之辰。仙洞延真。非微紫虛之鑒。祗循秘典。迄就冲儀。具殫欽翼之誠。茂介壽康之祉。
太一宮太上皇帝丁亥本命青詞

慶承慈養。方形孝治之風。序屆朱明。適協命元之紀。具嚴祕館。祗祝清壇。按三洞之真科。下九天之僊御。
麻回冲鑿。永錫純禧。

滿散朱表

奉真僊館。既備馨於丹誠。集祐親闈。當永依於慈覆。錫茲介福。延及羣生。
太一宮太上皇帝丁亥本命青詞

慶集慈闈。方極敷天之養。氣回素籥。適臨元命之辰。釋妙本於靈函。啓真科於秘洞。具嚴冲式。茂介純禧。

益增方至之休永茂重明之運

滿散朱表

慈極居尊。屬推辰於命紀。殊官按式。茲訖事於仙儀。仰祈保右之休。滋錫廬洪之福。

太一宮壽聖明慈太上皇后生辰青詞

宸闈致養。方祗事於母儀。寶曆標祥。適載臨於誕節。祇除祕館。宣演真筌。恭憑清淨之緣。仰助壽康之福。後天難老。應地無疆。

滿散朱表

敷科真館。祇勸頌禱之誠。介壽慈闈。具微高明之鑒。仍回丕祐。普及函生。

萬壽觀開啓會聖節道場青詞

多律道寒。適協既盈之月。皇圖衍慶。爰當敷鳳之辰。即靈宇之深嚴。闡嘉壇之虛靜。肆宜祕典。延降高真。仰祈眷顧之休。俯錫廬鴻之福。

滿散朱表

節隨初度。具殫微福之誠。敷演殊宮。茲舉延真之會。永孚善慶。宏覆昌圖。

太一宮開啓會聖節道場青詞

登祥初度。莫酬慈德之勞。萬信上聞。具釋神科之願。矧神光於煥發。肅靈取於瑤壇。孚格靈觀。道迎景福。粒受四方之養。永膺萬壽之符。

滿散朱表

慶源流衍。紀甲觀之初辰。仙宇運慶。舉丹臺之法會。更資介福。普及寰區。

建康府開啓會聖節道場青詞

陽月就盈。適隨初度。殊廷款聖。具輯神儀。啓雲笈之靈篇。旅道餐之淨供。道迎清御。降集純休。永膺難老之期。謹保無疆之業。上徹親壽。下庇民生。

滿散朱表

沖科具舉。熙事迄成。荷靈鑒之降觀。企其旂之旋邁。益蕃盛福。丕乂蒸民。

建康府會聖節道場青詞

祇荷慈謀。紹膺丕統。適協既盈之月。甫臨敷誕之辰。恭即仙區。須嚴祕宇。集茲科式。燕格高靈。期以精誠。道迎景福。庶延休於菲禱。更均佑於函生。

滿散朱表

震夙之辰。適當良月。神仙之宅。是有殊宮。書祇就於齋衷。俾具陳於法會。肅延真馭。昭格靈觀。仰祈介壽於雙親。俯冀降康於萬國。默依道蔭。永御邦圖。

萬壽觀太上皇帝丁亥本命青詞

維舍人玉堂類稿 卷第十一

慈極承顏。備敷天之大養。清臺驗曆。著元命之初辰。爰即仙區。具循沖式。範玉京之芳獻。廣桑笈之真筌。鋪鹿丹誠。道迎景福。

滿散朱表

日環命紀。方介壽於慈親。事訖仙儀。已殫誠於大道。仰祈沖鑒。永錫繁禧。

萬壽觀太上皇帝本命青詞

祇奉慈顏。躬修孝養。屬按清臺之曆。適當元命之辰。爰啟仙區。俾遵道式。肅瑤壇而集供。啓瓊笈以繕文。仰冀來真。永綏多福。

滿散朱表

迎休慈極。敷式仙宮。已熙事之備成。維丹誠之昭達。更回丕祐。均逮羣生。

萬壽觀安奉丁亥丁未本命相屬星官位牌青詞

地殿祕宇。館寓真旂。向以加修。嘗慮工徒之瀆。今茲告備。復祈威像之臨。爰即仙區。具循沖典。冀粒膺於休福。仍均祐於函生。

滿散朱表

仙館載新。方安事於敬御。真科具舉。已敷達於忱誠。仰祈有赫之觀。丕錫無疆之福。

萬壽觀太上皇帝丁亥本命青詞

祇奉慈顏。躬修至養。屬陽春之季月。紀元命之嘉辰。爰即仙宮。敷陳於醴席。庶通誠意。延佇於麗旂。仰資沖靜之緣。茂介康寧之福。

滿散朱表

按錄殊廷。薦恭羣位。辭無祕祝。維介壽於慈親。事及休成。益歸誠於元造。

萬壽觀開啓天中聖節道場青詞

薰風阜物。協炎祥之重明。祥電繞樞。紀慈庭之初度。非循道式。祇就仙區。詠雲笈之空歌。範壽長之芳供。具敷誠懇。昭格天眞。冀垂眷佑之休。永錫壽昌之福。

滿散朱表

祇脩孝養。欣臨震夙之辰。虔介壽誠。具微高明之鑒。更回丕祐。永茂熙圖。

萬壽觀太上皇帝丁亥本命青詞

天人祐助。光開壽祝之符。日月推移。環次命元之紀。即臨旂之靖館。集羽衛之勝流。參按沖儀。敷陳芳供。庶冀恭於壽極。益介福於親庭。

滿散朱表

誠意昭通。具徵九清之監。慶祥純錫。永膺萬壽之期。施及羣生。積茲景福。

萬壽觀太上皇帝丁亥本命青詞

維舍人玉堂類稿 卷第十一

祇奉親顏躬俯子道八月歲積授元命以端辰萬壽無疆祇精衷而致禱虔即真旂之館具陳秘經之儀仰冀博臨永垂孚佑

滿散朱表

介慈慈庭歸誠霄極靈族昭答熙事備成榮輝頌禱之誠重達高明之聽

太一宮壽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生辰青詞

夙依道蔭祇奉母儀瀟氣澄空方協霄星之象嘉祥紀旦載臨夢月之辰爰即仙宮具遵沖式陳層長之芳供詠秘笈之空歌虔冀高真永綏景福安享綿區之養常齊慈極之尊

滿散朱表

祥開沙麓序當萬寶之成事廣琳宮誠徹九清之遠重祈元造永介繁福

明堂大禮前於天慶觀開啓預告道場青詞

荷天丕序適當三歲之常稽古彌文敬請九籙之靈預循國典祇即仙宮演秘洞之真科下層長之法御庶蒙靈右終舉上儀

萬壽觀太上皇帝丁亥本命青詞

慶集慈親方享殊庭之養時標陽月適臨元命之辰恭即仙區具遵沖式瞻辟容於壇座款真取於嘉壇仰冀應誠永垂介福

滿散朱表

承顏順志益養子職之修佑福兆祥更衍天休之至滋瞻虛極傾薦丹衷

明堂大禮畢告謝青詞

精卜商辰躬祠世室鳴鑾宿廟積雨夕收燭晃升堂美光夜見荷純休之丕應迄聖事之備成祇即仙宮具敷道式膺達齋明之意庶酬眷佑之恩

滿散朱表

合宮宗祀當盛禮之時行嘉應駢臻豈眇躬之能養肅綱淨宇祇按沖儀成薦丹誠具聞衆靈誓永依於大道冀純佑於丕基

太一宮開啓會慶聖節道場青詞

祇承親訓寅奉邦圖天開慶夙之辰適肇臨於寒籥人介善昌之福敢專有於眇躬夙啓清筵具陳芳供庶上迎於丕貺悉下集於慈庭欽布丹衷默叩冲靈

滿散朱表

陽月肇寒酒紀始生之度仙儀介福庶酬慈育之恩既訖事於清壇益歸誠於大道

建康府啓建會慶聖節道場青詞

純脫開先適臨初度輿情歸美是紀良辰瞻勾曲之蓬峯祝神仙之真館敷陳道式延降麗旂仰祈親壽

之綿長俯冀民生之康阜更週丕祐遂集眇躬九功之德可歌諸福之物畢至

滿散朱表

就盈之月天肇啓於昌期愛上之情人悉歸於景口敢因衆志仍進丹誠按瓊簡之真筌延設旌之仙御肅祈丕況永保熙圖茲前及於休成益虔歸於元造

萬壽觀開啓會慶聖節道場青詞

長發其祥協明昌之休運誕彌厥月紀履夙之初辰祇按沖儀肅涓靖宇像霄晨之芳供備蕤笈之豐章鋪薦誠忱順迎福況庶依承於道蔭益保乂於邦圖

滿散朱表

純誠上達熙事備成敢專福於眇躬實同休於庶俗茂膺降鑒益厲廣明

萬壽觀太上皇帝丁亥本命青詞

躬修至德祇奉慈庭元命標辰適履隆冬之序具科按式具陳善禱之誠旅芳供於清壇瞻辟容於壇座虔祈孚鑒丕錫純祺茂膺萬壽之期永享四方之養

滿散朱表

萬真御座衆聖環筵既祇荷於博臨庶永綏於景福傾瞻虛境敷薦齋衷

皇帝進奉壽聖明慈太上皇后生辰功德疏文

恩重母儀道紀誕彌之旦誠修子道莫酬厚載之口祇輯真筌虔伸善願萬祥川至百福開崇永□□□之休上借慈極安享壽康之祉下庇函生

皇帝進奉壽聖明慈太上皇后生辰表詞

序隨商籥浮瀾氣於良辰慶集慈闈紀休祥於初度禮行廣內歡溢綿區涓水與周塗山賀夏坤儀□正夙推恭儉之風帝所清虛竝受安榮之養靜觀妙道茂介純編臣嗣守丕基欣逢令旦虔致寶香之祝恭延壽筭之昌

滿散朱表

頤神養性。方觀衆妙之門。儲社發祥。式紀千齡之運。祇因盛節。具飭冲饗。詠金簡之靈籙。啓玉京之清會。丹衷敷達。熙事休成。益傾頌禱之誠。永介壽昌之福。

萬壽觀開啓天中節道場青詞

日永仲夏。適開載風之祥。天生真人。誕啓中興之運。屬當盛旦。祇即殊宮。旅芳獻於嘉壇。佇神光於瑣座。敷陳冲式。諷詠靈章。恭俟鑒觀。永垂孚佑。案六經而口德。既超邁於前聞。參萬彙而成純。更丕延於景福。星樞成瑞。方肇紀於昌辰。位觀延真。已具殫於誠。肅迎丕脫。駢集慈庭。更回有衍之祥。永輔無疆之曆。

滿散朱表

萬壽觀太上皇帝丁亥本命道場青詞

頤神養性。方高蹈於殊庭。介福迎祥。宜彌循於秘籙。茲履清秋之序。適臨元命之辰。祇被仙宮。具嚴勝會。佇神光於瑣座。演冲教於瑤函。仰冀博臨。俯垂敷佑。茂享無疆之壽。永扶不拔之基。

滿散朱表

擬款丹晨。萬壽觀太上皇帝丁亥本命道場青詞。方下集於慈庭。伏御靈回。當過歸於霄極。默懷監誥。益啓齊明。

臨安府仲秋醮祭吳山忠壯英烈威顯王青詞

長江設險。盤沙隨時。山立海門。折瀾流而奔會。月臨秋籥。挾陰厲以暴興。祇即名詞。敬遵冲式。延九清之法御。啓三洞之真筌。伏願約束波臣。鎮安地紀。軸轡千里。永消習故之虞。煙火萬家。咸獲奠居之福。

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早勉爲虛。遂逢夏秋。黎民阻饑。當在旦夕。方竭吁嗟之請。庶消并隔之災。爰薦丹誠。重干冲鑒。□默□於□應。即垂賜於嘉休。三日成霖。僅早沾於□潤。百穀就實。尙可冀於豐登。

太乙宮壽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生辰青詞

玉管吹商。正九秋之清序。瑤臺步月。慶千載之嘉辰。祇命羽流。具嚴仙宇。下霄晨之法御。啓靈笈之真筌。仰冀鑒臨。俯垂孚佑。壽同慈極。既齊齊翼之長。福燕後昆。更闢雲來之盛。

滿散朱表

躬修子職。祇奉親顏。適標玉勝之期。具藏金科之式。福流慶衍。當均被於羣生。事畢功宏。益虔歸於大道。萬壽觀純醮殿開啓安奉太上皇帝今上皇帝本命相屬星官位牌青詞

祇飭殊宮。欽崇大道。量功虛事。皆圖輪奐之新。揭虔安靈。爰肅威神之下。敢涓良日。即啓嘉壇。演秘籙於瑤函。瞻眸容於瑣座。仰祈昭鑒。俯錫善祥。介眉壽於親庭。洽太和於海宇。益肩精意。永迪淵崇。

滿散朱表

道妙無方。高設清真之御。命生有本。環分主衛之神。茲並安於冲旂。已畢成於熙事。永懷福祚。□□齊明。萬壽觀申乞撰會慶聖節道場青詞

崔舍人玉堂類稿卷第十二

青詞表疏

萬壽觀太上皇帝丁亥本命青詞

慈庭養志。慶方集於昌辰。仙簡標符。祥實開於元命。敢因良日。祇即殊宮。啓靈笈之靈籙。肅啟庭之真御。虔祈昭鑒。丕錫純禧。獨觀衆妙之門。永享萬年之福。

滿散朱表

延真秘宇。介壽慈親。熙事洎成。丹誠敷達。更道迎於景既。益孚佑於昌圖。

臨安府仲春就吳山忠壯英烈威顯王廟設醮青詞

天開行闕。地據洪流。眷民俗之奠居。慮波濤之密邇。考唐人之賦。雖陽散而當微。問吳土之宜。乃春中而特大。爰循盛典。祇即靈祠。繕設觀之冲科。敷靈軒之真御。敢祈聰覽。丕錫順祥。訖銷暴溢之虞。永享安寧之福。

建康府茅山崇禧觀開啓天中節道場青詞

紹隆熙運。祇奉慈庭。游於物初。正協道心之適。養以天下。方修子職之恭。屬當滿月之辰。爰即羣仙之會。旅延臨御。參釋靈章。仰祈有赫之觀。俯錫無疆之祐。獨高帝壽。永覆邦圖。

欽承慈蔭紹履丕圖長發其祥仰識儲休之自誕彌厥月敢專微福之私祇即仙宮肅遵科式像九霄之淨供詠三洞之靈篇延佇沖旂道迎景福上介雙親之眉壽下祈萬國之丕平永竭丹衷默依大道

滿散朱表

沖儀修舉靈鑒孚通雲於杏其行返三清之馭福基堅固當膺百順之休益罄純誠庶承景福

太乙宮申乞撰開啓會慶聖節道場青詞

月旅冬權時降誕節上誕天命思茂介於純禧下愧民情念島當於善祝肅涓靖館鋪按沖儀陳芝茹之芳華啓靈篇之隱奧仰紆清御俯鑒丹衷錫親壽之洪長昇民生之康泰庶依景貺益固熙圖

滿散朱表

震夙標辰思道迎於景福深鑄祈薦用凝款於高真既成三洞之儀遂返九清之御傾瞻空極敷罄明誠

建康府茅山崇禧觀啓建會慶聖節道場青詞

純乾旋月天開震夙之符華禧標辰人頌壽昌之福靜循菲德茂對宏休按葉夏之真筌即洞天之地敷陳淨供鋪究沖儀肅仙馭於瑤霄望眸容於寶座虔祈丕佑永茂熙圖

滿散朱表

冬筮道寒適協既盈之月皇家紀慶飛臨載誕之辰望形勢之名都想神仙之奧宅祇循祕式虔啟嘉壇三洞之靈篇範九霄之芳獻涓成勝事降集丕休益堅履畏之心永茂眉鴻之福

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大道無私高出範圍之表至誠有感默通精稔之間此以陽陽浸成重告當傾輪於丹悃庶順道於嘉祥帝闕九關飛章既達王畿千里沛澤遂周實祇荷於靈休敢肅修於報禮更期鑒佑永庇平康

萬壽觀太上皇帝丁亥本命道場青詞

虞侍慈顏備極四方之養欽崇元命昭延萬壽之期按葉夏之靈章陳玉京之芳供普紆清御徧扣高真冀並介於親祺俾永修於子道

滿散朱表

親壽無疆高蹈殊庭之逸福基有始其遵祕經之儀既訖事於嘉壇益傾誠於元造

萬壽觀太上皇帝丁亥本命青詞

尊崇慈父世形孝治之風考按靈篇日次命元之紀式因毅且祇即殊宮肅絳節之真旂宜瓊函之妙典虔祈道范垂佑親庭擁百祥順備之休享萬國安榮之養

滿散朱表

誠修子道已殫頌禱之辭教闡仙宮諒達高明之鑒既成熙事益厲丹衷

萬壽觀太上皇帝丁亥本命道場青詞

天錫祺祥方樂大庭之養日環次舍適臨元命之辰祇即殊宮肅遵祕典陳霄長之淨供詠靈笈之靈章

鋪薦誠忱款疑仙御丕集九清之馭永延萬壽之期

滿散朱表

虔修子道莫率親顏歸誠未妙之門進福列仙之館仰祈丕佑俯鑒丹衷

萬壽觀申撰開啓天申聖節道場青詞

慈極居尊方享安榮之養炎衝紀序適開震夙之辰祇即殊宮虔遵祕典陳玉京之芳供詠瓊簡之空歌馨露誠衷敷開聽鑒丕集九疇之福永增萬壽之期

滿散朱表

迎祥祕宇方勝事之照成介壽慈親已純誠之上達更新丕佑永輔昌圖

太乙宮太上皇帝丁亥本命青詞

親壽綿長擁純休而方盛福基肇啓推定命以有先爰集羽流肅遵科式演靈章於瓊笈陳芳供於瑤壇仰冀鑒臨俯垂孚佑益介無疆之壽永扶不拔之基

滿散朱表

檢誠以誠迎嘉應於親庭舉事而旋企眸容於天路更新道蔭益茂民生

太乙宮開啓天申聖節道場青詞

欽承丕緒祇奉慈親彌月隆祥適契盛明之會殊宮介福具遵肅靜之儀謹章敷三洞之音玉節駐九霄之仗懇祈靈顯降集善祥益增萬壽之期永享四方之養

滿散朱表

高聽下臨純誠上達福祥川至已駢會於慈庭仗御雲行當還歸於霄極更新靈顯益鑒丹衷

皇帝進奉太上皇后生辰表詞

金行屆節澄瀾氣於圓符玉璽標辰啓嘉祥於慈闈敢殫善頌用達款款伏願玩意希微怡神淵靜粹榮備極永觀漢殿之朝慈儉流風普洽周家之化臣躬修至養欣際昌期爰持一瓣之香庸致萬年之祝

皇帝進奉太上皇后生辰功德

母道尊崇式紀發祥之旦仙宮肅靜具修介祉之儀伏願福海淵深壽山堅固上齊乾父超萬厚以無疆下閱雲孫妙來仍而未老

太乙宮太上皇后生辰青詞

孝奉慈闈方極尊榮之養涼生清管適符誕育之期祇祝仙宮肅遵道式發靈章於瓊笈下風御於瑤霄仰冀鑒臨俯垂孚佑壽齊聖父八千歲以爲秋福蔭皇圖七百年而過曆

滿散朱表

祥開沙麓鍾母範於良辰教闡殊宮款薦旂於清夜虔祈沖鑒丕錫順祺適臨啟事之期更應由衷之忱

萬壽觀會慶節道場青詞

霜律肇寒。通紀發祥之序。星冠接式。具修介福之儀。陳美於嘉壇。款真於頌座。仰回淵鑒。俯照丹衷。上延親壽之綿長。下庇民生之康阜。更祈涼德。永保熙圖。

滿散朱表

殊宮宏建。已迎百順之祥。雲路繽紛。行返九霄之御。益殫誠。更俟監觀。

崔舍人玉堂類稿卷第十三

口宣

曾懷除右丞相賜告口宣

卿才智俱優。暫違宰位。謙避既祥。查返台階。輪告往頌。趣宜祇受。

楊俊除靖海軍節度使賜告口宣

卿飛華禁路。濟美勳門。爰陞將鉞之崇。式獎事功之盛。往頒輪告。宜即欽承。

楊俊上表再辭免除靖海軍節度使簽書樞密院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口宣

卿久踐禁途。夙優賢積。茲晉登於樞筥。仍宏建於齋旆。溫詔趣承。毋庸重請。

曾觀上表再辭免除開府儀同三司不允仍斷來章批答口宣

卿蚤事初潛。若更委任。誕頒恩命。晉視台司。宜即欽承。毋庸重請。

曹勛除開府儀同三司賜告口宣

卿歷更四朝。躬秉一德。茲錫斯廷之命。俾參公府之儀。實出朕衷。往其祇服。

撫問新除參知政事鄭聞到闕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卿進還舊位。行底栢門。方欽於嘉。諒深多於勞役。特推寵錫。仍諭眷懷。

金國賀會慶聖節使人到闕回程賜龍鳳茶并金銀合口宣

卿等扶玉成儀。祖車問道。屆寒風之凜厲。正行役之悠長。爰錫珍芳。用資和藹。

賜殿前司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宣

卿等密謹辰慶。欣逢誕節。悉率三軍之士。虔祈萬壽之符。特錫名香。用昭善意。

賜樞密院官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宣

卿參陪有密。展効忠勤。逢甲觀之初辰。情實坊之勝會。爰頒薰馥。式助精虔。

樞密院官赴貢院齋筵賜酒果口宣

霜蒼司辰。電樞紀節。肆啓鈞臺之會。並延武服之賢。維實及隱。爾頌其受。

賜步軍司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宣

卿等典司禁旅。拱護宸殿。適逢慶辰之辰。並祝應鴻之福。推于嘉錫。迪爾精衷。

賜皇太子府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宣

卿端居儲位。欣際誕辰。具殫誠意之勤。申祝壽祺之永。錫茲異馥。佑爾至虔。

撫問皇子魏王位到闕并賜金合茶藥口宣

卿祇會誕辰。暫違藩服。適風霜之初厲。諒道路之多勤。加致匪頌。就將勞問。

金國賀會慶聖節使人回程平江府賜御筵口宣

卿等言旋使傳。已屆吳門。肆啓初筵。用昭眷遇。少休滯鬱。庶遂從容。

赤岸賜御筵口宣

卿等言辭魏闕。甫出都門。當行色之云初。假使華之途遠。少留近館。特啓芳筵。

鎮江府賜御筵口宣

卿等職成聘禮。迴次江城。載馳載驅。諒多勞役。既嘉既旨。少示眷懷。

盱眙軍賜御筵口宣

卿等修成無爽。畢事官還。即候館以載休。泗淮流而將邁。特頒燕衍。少遂遲留。

赤岸賜酒果口宣

卿等總特登塗。抗旆歸國。自茲跋履。良念賢勞。厥有旨芳。是將眷遇。

玉津園射弓賜酒果口宣

卿等遊于芳園。樂此終日。既協和容之度。益觀命之能。爰有匪頌。庶資宴喜。

朝辭訖歸驛賜御筵口宣

卿奉將慶幣。祇會誕辰。維其令儀。迄此成禮。旋即賓郵之適。肆頒燕俎之豐。

朝辭訖歸驛賜酒果口宣

卿等入辭宸陛。歸憩寶郵。念惟將事之勤。行及騰裝之邁。特推寵錫。俾侑宴私。

金國使人到闕玉津園賜御筵口宜

卿等朝儀既畢使事方休聊從禁苑之遊肆講射侯之樂特頒慈燕用洽嘉歡

玉津園射弓賜例物口宜

射侯既設樂節斯行各奏爾能罔愆于禮式示便蕃之寵用旌審固之容

賜宰執已下喜雲御筵口宜

嚴霜凝寒飛花應瑞已銷疫癘之氣仍兆豐登之期爰致匪頒庶均宴喜

皇太子魏王愷再辭免除改判明州不允批答口宜

卿來朝宸陛改鎮价藩匪出私恩是崇國體已加伸諭宜即祇承

撫問奉使金國報聘使副張子顏等到闕并賜銀合茶藥口宜

卿等官道使傳已屆都門屬時序之方寒諒道途之多勤特推賜式庸示眷懷

金國賀正且使人赴闕肝胎軍傳宜撫問并賜御筵口宜

卿等遠馳使傳祇會春朝已甫達於封疆爰特頒於燕豆仍加勞問庸示眷懷

平江府賜御筵口宜

卿等銜命修盟馳車在道方少休於近輔宜就錫於初筵用慰勤勞庶昭眷遇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口宜

卿等奉將慶開行次近州眷言跋履之勞查有綏調之助靈芽良劑為賜宜承

鎮江府賜御筵口宜

卿等肅持慶禮申請款盟方既薄於中途適總事於外館就頒燕席聊拂征塵

赤岸賜御筵口宜

卿等並馳華轡甫屆近郊念行役之多勤屬賓郵之少適特頒慈燕庸示眷懷

赤岸賜酒果口宜

卿等張旆長道解轡近郵諒惟跋履之勞爰有旨嘉之賜庶資燕喜宜體眷懷

葉衡上表再辭免除右丞相不允批答口宜

卿等德邁倫通材周旋比時宿望晉陟台司已協食愈趣宜祇服

葉衡上表再辭免除右丞相不允仍斷來章批答口宜

卿才周物表諒洞幾先茲晉陟於台司將盡施於賢羣趣宜祇拜毋復多陳

李彥穎上表再辭免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口宜

卿乘義醇正受材高明茲藉協於食命俾晉陪於宥畫即宜祇拜毋復多陳

葉衡轉官加恩賜告口宜

登進成書優崇懿績渙此大廷之命贊于端授之臣尚體眷懷即宜祇服

金國賀正且使人到闕賜被褥錦羅等口宜

卿等奉將慶儀寧處賓館宜有交稠之適亦資器用之良並致分頒式昭眷遇

十二月三十日賜內中酒果口宜

時令將新歲華茲暮諒旅懷之多感宜眷意之加隆維實及醪賜從內府

正月一日入賀畢歸賜御筵口宜

卿等祇修慶問甫畢朝儀既具關於恭勤爰優加於禮遇專馳近侍即啓芳筵

正月一日入賀畢歸賜酒果口宜

卿等入慶會朝退安次舍爰致芳甘之實仍分嘉旨之醪並洽殊私庶資良集

正月三日賜內中酒果口宜

四序更端三朝紀節爰念使郵之適宜推賜式之豐嘉實芳醪往宜祇受

皇太子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卿位處儲宮時逢誕節申祝壽祺之永具輝誠意之勤爰錫名香用資善福

賜三省官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卿等欣逢誕節祇奉采儀集梵宇之勝緣介宸居之備福異香是錫眷意宜承

賜樞密院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卿等職重本兵誠深報上因誕辰而協慶即梵苑以祈休爰錫名香用孚至意

賜殿前司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卿等肅戎禁旅協慶誕辰恭儉頌禱之誠虔介壽昌之福推予嘉錫佑爾精衷

賜馬軍司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卿等義存歸美志篤報忠因誕節之戒辰即寶坊而獻福香維達意賜以昭誠

賜步軍司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卿等典司曉衛拱護嚴宸欣逢慶辰之辰同祝履鴻之算宜加加費用助精虔

金國賀會慶聖節使人到闕賜被褥錦羅等口宜

卿等奉將使命協慶誕辰與懷懷泊之初圖便燕私之適爰推頒費宜即欽承

回程賜使副冬至節絹口宜

卿等奉書修慶訖事言還適陽律之方朗諒征途之正涼善緣往錫至意宜承

賜三節人從冬至節絹口宜

汝等並將使事適履天正風霜多寒道路良苦爰資安煖之用式慰遠邁之勤

赤岸賜御筵口宜

卿等祇成慶禮適即歸途宜少駐於近郊俾就陳於祖帳用昭眷遇亦慮勤勞

使人到闕在驛賜生餼口宜

卿等假息馳驟。馳事館舍。特戒使瑞之遺。往頒禮餼之豐。維厚寵私。即宜欽承。

玉津園射弓賜御筵口宜

卿等使華多暇。禁苑言遊。開弓矢之斯調。諒威儀之有則。宜加燕勞。用表眷懷。

賜三省官滿散天申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炎簫告中。璫樞紀瑞。悉率官僚之衆。並祈聖壽之延。亮乃勤誠。往茲嘉錫。

賜三省官齊筵酒果口宜

時臨誕聖。禮厚肆筵。當昇氣之方清。諒歡心之正洽。嘉肴旨酒。併以示慈。

賜步軍司滿散天申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卿典司禁旅。際會誕辰。率軍士之歡情。祝聖神之壽祉。爰加頒賚。庶助精虔。

賜馬軍司滿散天申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薰琴御令。祥禧標辰。慶符千載之期。歡動三軍之衆。爰頒寶賚。俾達誠忱。

賜殿前司滿散天申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密護周廡。欣逢誕節。悉率三軍之衆。虔祈萬壽之休。爰錫名香。俾通誠意。

明堂大禮禮畢官勞將士口宜

卿等肅共武服。典護嚴宸。逮茲祀事之成。多爾戎昭之助。並加香楨。式慰忠勤。

右丞相趙雄上表再辭免勅令所修進一州一路酬賞轉一官加恩恩命不允批答口宜

卿總率衆職。辨章萬微。茲矧定令之勅。乃下進階之命。是惟典故。豈必牢辭。

參知政事錢良臣上表再辭免勅令所修進一州一路酬賞轉一官加恩恩命不允批答口宜

章程明備。憲令端平。既通變以可行。乃議勞而自近。已頒成命。難徇謙懷。

趙雄特授宣奉大夫依前右丞相魯郡開國公加食邑賜告口宜

嚴修賞式。丕勸外邦。時予鈞軸之臣。就此簡編之積。茲頒茂典。宜服明恩。

趙雄上表再辭免秘書省進呈會要了畢禮儀使特轉兩官加恩恩命不允批答口宜

卿賢福被民。儲猷經國。茲渙絲綸之寵。庶酬翰墨之功。典實有初。命維無逆。

錢良臣上表再辭免秘書省進呈會要了畢禮儀使特轉兩官加恩恩命不允批答口宜

汗簡告成。涓辰登進。茂對亨嘉之會。畢陳稷盛之容。既藉總提。可無褒賚。

王淮再上表辭免提舉經筵會要特轉一官恩命不允斷章批答口宜

登進成書。推加茂典。一進階而示寵。三抗奏以陳辭。成命即行。多言無益。

史浩上表辭免已進會要經筵不經進轉官令回授恩命不允批答口宜

書成英館。賚逮元臣。既從酌損之規。猶守勞謙之美。是爲已過。奚復可從。

撫問金國賀會慶聖節使人赴闕肝貽軍賜御筵口宜

卿等遠持慶禮。祇會誕辰。念甫越於邊徼。俾就頒於燕席。式昭香遇。庸慰勤勞。

亦岸賜酒果口宜

卿等祇飭使車。遠將邦禮。望都門而伊邇。即郊館以少留。爰致恩頒。庶資燕會。

賜史浩告口宜

宗祀合宮。熙成慶事。茲推頒於惠澤。首商賚於耆臣。宜服口章。益綏壽福。

賜付觀告口宜

歲事闋筵。布簾庶位。乃眷耆明之彥。宜優慶賚之章。茲錫恩給。是均優福。

賜鄒漢告口宜

事畢崇堂。恩覃列位。茲輯神靈之澤。遂優感曉之賢。宜服龍榮。益綏壽登。

賜皇太子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卿位正儲宮。時當誕序。益厚君親之愛。悉真仙梵之因。爰錫名香。用孚至意。

賜三省官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卿等欣逢誕節。悉率衆僚。効嵩嶽以輸誠。即梵宮而營福。爰頒異賚。庶助精虔。

賜樞密院官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卿等經武地。嚴愛君志。因祥樞之紀序。即佛宇以輸誠。宜錫名芬。俾資善福。

賜殿前司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卿等宣芬武服。典護嚴除。欣逢載誕之辰。虔祝無疆之壽。爰頒異賚。庶達精誠。

賜馬軍司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精騎。拱護嚴宸。遂誕節以輸誠。即寶坊而介福。爰頒香炷。庶助齋衷。

賜步軍司滿散會慶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卿等總提勁旅。嚴衛明庭。畢殫愛上之誠。咸祝後天之福。宜推嘉錫。俾佑精虔。

賜宰執已下喜雪御筵口宣

時及元冬雪呈上瑞已兆有年之慶尤深同樂之懷爰即公堂俾陳高會

右丞相史浩上表再辭免玉牒所進書回授轉官依例加恩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口宣

書昭先烈恩逮台臣既酌損以適宜亦勞謙而具至即宜祗受毋復多陳

金國賀正且使人赴闕肝貽軍傳宜撫問賜御筵口宣

卿等協講歡盟遠持慶禮已飛軒而及境將滿樽以道塗式厚撫存仍頒燕喜

平江府賜御筵口宣

卿等飛華使傳修慶奉正知已屆於吳門宜即頌於燕席用昭眷遇式慰勤勞

鎮江府賜御筵口宣

卿等夙戒使驛遠將慶幣知絕江而既濟因授館以少留式厚眷私就頒燕衍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口宣

卿等遠馳使傳近次江城念跋涉之勤勞宜沖和之輔養特推嘉錫用表殊私

賜接伴使副春幡春勝口宣

春華潛動物態交熙春言要近之臣適有驅馳之役爰推賜式俾道時休

賜金國賀正且使副春幡春勝口宣

三陽肇始萬寶向榮春懷使事之勤適閱年華之美並推繁錫俾對良辰

賜三節人從春幡春勝口宣

寒氣凋謝春陽發生旋觀物意之淳深念征塗之勤並膺頒賚同洽歡康

趙雄特授右丞相賜告口宣

卿稟方大之資迪忠純之度茲登相位實協民情宜服恩書即恢賢業

王淮特授樞密使賜告口宣

卿受材高明蹈道中正久秉司於樞筵茲進陟於使權宜服明綸迄終顯績

史浩再上表辭免除少傅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口宣

朕優崇耆臣榮錫異禮既誕頒於成命已允愜於羣心謹避之章止茲毋至

趙雄上表再辭免右丞相不允批答口宣

朕渙發邦號延登相臣台路有輝輿情皆喜宜略謙恭之守即恢宏遠之圖

王淮上表再辭免樞密使不允批答口宣

朕考協民言登庸樞輔已頒師命方佇嘉猷尙陳引避之辭殊唏倚成之望

金國賀正且使人赴闕亦岸賜御筵口宣

卿等並將使命協慶春元知已屆於近郊方少留於口館即頒惠燕用表眷懷

崔舍人玉堂類稿卷第十四

口宣

金國賀會慶節使人到闕玉津園射弓賜酒果口宣

卿等適此暇日遊于芳園方觀審固之能爰致旨嘉之賜維茲將意庶以侑歡

朝鮮訖歸驛賜酒果口宣

卿等進辭殿陛歸憩賓郵爰分嘉實之多仍致上尊之美並昭恩遇各體眷懷

朝鮮訖歸驛賜御筵口宣

卿等趨庭告去假節少留當曲盡於從容俾就陳於宴衍眷懷茲厚禮意宜承

回程亦岸賜酒果口宣

卿等協講歡盟言成慶禮指歸途而將邁即近館以少留頌以甘新昭予眷遇

十月二十二日玉津園射弓賜御筵口宣

卿等射藝絕倫賓容協度特啓初筵之錫俾留終日之歡式示眷私用優禮遇

十月二十二日賜內中酒果口宣

卿等遠持慶問既及都郵錫茲多旨之醴薦以甘芳之實並由內府式表殊恩

赤岸賜酒果口宜

卿等使傳載馳。都門密邇。錫以上尊之美。副之嘉實之多。庸慰勤勞。少資燕適。

士欽特授保康軍節度使賜告口宜

卿謙恭飭已。孝友承家。已頒渙號之恩。遂授齊壇之節。宜乎春意。即服龍章。

士欽上表再辭免保康軍節度使不允批答口宜

卿蔚為宗英。休有德問。茲頒英節。具協彝章。宜收謙挹之辭。即服顯崇之寵。

金國使人回程賜龍茶鳳茶并金銀合口宜

卿等並馳使節。祗及都郵。爰頒貢茗之英。用輔沖襟之適。是為嘉實。宜體深懷。

平江府賜御筵口宜

卿等持禮告成。道輟適過。念當經於吳會。俾即啓於賓筵。庶洽歡娛。式昭春遇。

盱眙軍賜御筵口宜

卿等並馳使節。已指歸途。念將濟於淮流。知少留於賓邸。即頒燕衍。庶盡從容。

赤岸賜酒果口宜

卿等祗協歡盟。言成慶禮。方出留於近館。將前進於遐塗。宜有分頒。庶資燕喜。

命國使人到闕玉津園射弓賜射弓酒果口宜

卿等使事少閒。苑游肯樂。知有循聲之藝。諒多中節之儀。式厚龍旗。庶資燕適。

十二月二十八日賜生餼口宜

卿等並揚使節。已次都郵。念方釋於賢勞。宜少安於頤養。特頒禮餼。用表眷懷。

十二月三十日賜內中酒果口宜

卿等即于館寓。及此歲除。爰將眷予之誠。特致芳醇之品。凡茲嘉錫。出自內庭。

正月一日入賀畢歸驛賜御筵口宜

卿等入觀闕廷。歸休館舍。閱威儀之有度。想陟降之良勞。式示眷懷。即頒燕衍。

密賜大銀器口宜

卿等協慶春元。肅將聘禮。昭以龍光之厚。錫茲器用之華。是出隆私。即宜欣受。

正月一日入賀畢歸驛賜酒果口宜

卿等將命修歡。造朝成禮。方還歸於賓邸。式與念於賢勞。茲有分頒。庶資燕喜。

賜被褥鈔錦等口宜

卿等奉將慶禮。協講歡盟。式圖賓館之安。並致燕居之用。宜承厚錫。成體隆懷。

正月三日賜內中酒果口宜

春華浮動。使事遲留。錫之和旨之醪。佈以芳滋之實。並由內禁。式表殊懷。

正月四日玉津園射弓賜射弓御筵口宜

春陽融煥。禁苑靖深。方觀射藝之長。庸治賓歡之適。即頒燕設。宜遂款留。

正月四日玉津園射弓賜射弓弓箭例物口宜

卿等聯地使騎。並集禁園。具施命中之奇。式協和容之度。特頒燕賀。宜體眷懷。

賜賀金國正旦使字文价副使趙鼎到闕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口宜

卿等往將使命。還及都門。維歲履之良勳。宜眷懷之加厚。特推頒賀。仍致撫存。

王淮上表再辭免官預修纂錄興以後日曆奏成籍秩特轉行一官依例加恩恩命不允批答口宜

卿任專有密謀忠嘉。茲時翰墨之勳。爰煥絲綸之命。是循彝典。宜略攝章。

趙鼎上表再辭免官預修纂錄興以後日曆奏成籍秩特轉行一官依例加恩恩命不允批答口宜

朕比蒐儲。爰俾纂信。深嘉載筆之勞。亟下疇庸之賞。茲維故典。豈必牢辭。

錢良臣上表再辭免修纂錄興以後日曆奏成籍秩特轉行兩官依例加恩恩命不允仍斷來章

書成三館。章徹九重。方疇汗簡之勞。可後提綱之輔。已頒渙命。難徇謙懷。

趙鼎再上表辭免日曆奏成籍秩特轉行一官不允仍斷來章批答口宜

劉奏上聞信告備。事蓋干於國典。賞首暨於輔臣。茲協彝章。豈須過遜。

王淮再上表辭免日曆奏成籍秩特轉行一官不允仍斷來章批答口宜

卿登上封章。懇辭褒典。已具形於申諭。猶固執於謙懷。命已推行。諒無可返。

撫問賀金國生辰使錢沖之等到闕并賜銀合茶藥口宜

卿等奉書修好。過命及門。興懷周道之勤。加致溫口之諭。仍將賜式。併示眷誠。

趙鼎轉官告口宜

信書告備。懋典時行。茲攷協於邦常。益尊崇於宰路。宜祇成命。乞究宏圖。

王淮轉官告口宜

書成東觀。勳策西樞。躋登一秩之崇。褒表三長之善。茲頒龍命。宜體眷懷。

賜皇太子滿散天申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位居儲極。恩重慈庭。欣臨載夙之辰。倍祝無疆之筭。爰頒異馥。庶佑精虔。

樞密院官滿散天申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卿等任隆有府。時慶誕辰。能祇率於家儀。悉虔祈於壽祉。特頒名馥。庶助精誠。

樞密院官舊筵酒果口宜

春華浮動。使事遲留。錫之和旨之醪。佈以芳滋之實。並由內禁。式表殊懷。

節紀滿彌誠輸款頌已肅陳於高會俾茂對於良辰馳賜旨芳款留燕樂

史浩加恩賜告口宣

朕燔柴歲事微俎均禘肆知禮數之隆爰及弼諧之舊益宣實業用答眷私

鄭藻加恩賜告口宣

陽陔之祀甫訖上儀成晚之英首均嘉況往頌恩綽宜即欽承

蒲察久安加恩賜告口宣

上儀不闕慶澤旁流維予忠懇之臣厥有褒嘉之典欽承明命益展壯圖

姚憲上表再辭免除參知政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口宣

卿敏敏經國碩德端朝進劫化元具符民望斯章惟拜宜即欽承

葉衡上表再辭免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口宣

卿高明之資正大之學蔽自朕志登于旌廷命言共孚毋復有請

賜皇太子府滿散天中聖節道場乳香口宣

卿位正儲宮慶承慈極式協誕彌之日尤深善頌之情爰錫異香用孚至意

賜步軍司滿散天中聖節道場乳香口宣

序當炎籙慶紀慈闈維時武服之良架祝天休之永式贊善禱爰錫名香

賜樞密院官滿散天中聖節道場乳香口宣

卿謀參右畫慶協休辰祗憑仙梵之因仰贊壽昌之福香維達意賜以助誠

樞密院官赴齋筵賜酒果口宣

慶集親闈祥開誕節爰啓惠慈之燕首均宥密之賢維實及膠往其祇受

王友直上表再辭免除奉國軍節度使不允仍斷來章批答口宣

卿沈毅不回剛方自立久典殿嚴之衛肆開關制之嚴成命已孚遜辭其止

葉衡上表再辭免除參知政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口宣

卿德望素隆材能兼勳茲擬陪於國論庶具展於壯猷成命已孚遜辭毋至

金國使人赴闕拜賀軍賜御筵口宣

卿肅馳輶傳已次封疆永言跋履之勞爰啓惠慈之燕用昭香禮宜體誠懷

鎮江府賜茶藥口宣

卿等遠道修聘滿轉遄塗爰嘉行邁之勤宜有匪頒之禮特推珍賜用表眷懷

鎮江府賜御筵口宣

卿等夙將聘節並駕征塗當春物之繁華念使驂之勞勩往頌燕衍式示恩私

亦岸賜御筵口宣

崔舍人玉堂類稿 卷第十四

卿夙馳華轡甫次近郊方引節以少休爰肆筵而式衍宜承厚遇用洽隆私
(以下原闕)

崔舍人玉堂類稿卷第十五

口宣

金國賀會慶聖節使人回程拜賀軍賜御筵口宣

卿等來修聘禮回次淮津念將越於邊疆俾少休於候館特馳使騎就啓筵

遇冬至節賜使副節絹口宣

風威載肅水澤將堅深懷使介之勤重涉川塗之遠爰推厚錫庶表隆私

賜三節人從冬至節絹口宣

汝等使事言旋歸途尚遠適履隆寒之序口卒歲之求爰有分頒俾同安吉

鎮江府賜御筵口宣

卿等整駕歸程經塗會府將濟江而于邁俾就館以少留馳諭至懷即陳高會

使人到闕十月二十七日賜內中酒果口宣

留連使節燕息賓郵爰頒多旨之慰仍佈甘新之實是將厚意並出內庭

玉津園射弓賜酒果口宣

冬陽和豫禁苑闔深方觀審固之能爰錫甘芳之品庶資宴樂宜遂從容

崔舍人玉堂類稿 卷第十五

回程亦岸賜御筵口宜

卿等聘儀成禮。歸駟首途。方出次於近郊。俾就陳於高會。是昭眷遇。庸慰勤勞。

玉津園射弓賜弓箭例物口宜

卿等使事少間。資儀載舉。知和容之有度。諒命中之無虛。爰致分頒。宜留衍樂。

上海畢歸驛賜御筵口宜

卿等入筵。班。退休賓。觀修容而可度。知率禮以無違。式以眷懷。即頒燕衍。

十月二十一日賜內中酒果口宜

使介之勤。道休外館。酒肴之錫。分出內庭。庶表眷私。是昭寵異。

朝鮮訖歸驛賜酒果口宜

卿等已畢邦儀。遂辭殿陛。方歸休於賓舍。當漸理於歸裝。爰示燕慈。用昭眷禮。

在驛賜性餼口宜

卿等並展使華。夙將慶問。適即賓郵之適。就頒禮餼之豐。是出眷懷。宜資燕喜。

賜宰執已下喜御筵口宜

氣入祚寒。雪呈瑞應。驗玉樹之無爽。慶金瓊之有期。爰厚惠慈。宜同燕樂。

金國賀會慶節使人到闕賜被褥錦等口宜

卿等遠馳使傳。入融賓郵。既休駟履之勤。宜便鞍輿之用。爰加寵錫。庶示恩懷。

賜射弓例物口宜

卿等聘儀成禮。使事多勞。宜從禁苑之遊。用洽賓歡之適。爰推寵賚。式示眷懷。

十月二十七日賜內中酒果口宜

使介聯華。方休外館。甘芳推錫。咸出內庭。爰盈口饌。庶章優遇。

密賜大銀器口宜

卿等祗達慶書。肅成聘禮。出眷懷之優渥。錫器用之光華。仍諭溫旨。庶昭殊遇。

朝鮮訖歸驛賜酒果口宜

卿等聘禮有成。使儀云復。已展辭於殿陛。方歸息於都郵。爰致甘芳。庶資宴樂。

回程鎮江府賜御筵口宜

冬律向寒。使車端邁。諒經途於會府。當訓節於賓郵。爰示恩懷。即勝燕禮。

在驛賜生餼口宜

使華持禮。邦好成儀。重懷次舍之須。特厚餼奉之品。宜承恩錫。尚體誠懷。

賜射弓酒果口宜

良弓勁矢。維以觀能。嘉賓芳醪。庶其將意。宜服惠慈之寵。益施審固之長。

賜步軍司滿散會慶節道場乳香口宜

卿職司禁旅。時際誕辰。即梵宇以輸誠。率歡心而介壽。爰加頌錫。用助精虔。

賜馬軍司滿散道場乳香口宜

卿典司馳騎。拱衛儲宸。欣逢載誕之期。虔祝無疆之壽。專馳近侍。俾錫名香。

金國賀正日使人赴闕鎮江府賜御筵口宜

卿等遠將慶禮。祗會元正。適取道於江城。聊引釐於賓館。專馳近侍。即啓華筵。

鎮江府賜茶藥口宜

卿等來會元春。行經近府。頰以靈芽之貴。副之珍劑之良。用慰勤勞。式昭眷遇。

回程平江府賜御筵口宜

使節首旋。歸途尚遠。念當經於近府。俾就啓於初筵。式示恩光。宜流燕樂。

玉津園射弓賜酒果口宜

卿等使事有間。禁園游樂。錫以上尊之旨。侑之嘉實之芳。庶洽歡虞。宜承眷遇。

十二月三十日賜內中酒果口宜

卿等使華。息賓館從容。適當歲律之除。爰示恩光之異。凡茲多品。出自內庭。

回程賜祖風茶并金銀合口宜

建溪方貢。內府珍藏。爰嘉使傳之華。聊備歸裝之用。式將眷遇。尚體誠懷。

朝鮮訖歸驛賜御筵口宜

卿等並飭使儀。肅成邦禮。既入辭於殿陛。方出息於賓郵。就啓華筵。式昭厚遇。

回程亦岸賜酒果口宜

卿等馳駟成禮。滿樹道途。知漸遠於都門。聊少留於郊館。式加頌賚。用示眷私。

盱眙軍賜御筵口宜

卿等言旋使傳。已屆邊疆。重懷駟履之勞。爰示惠慈之眷。宜留衍樂。庶遂從容。

上海畢歸驛賜酒果口宜

卿等肅將使命。祗會春朝。既進畢於邊城。方退休於賓驛。爰推賜品。用表眷懷。

回程亦岸賜御筵口宜

卿等聘禮有成。使報云復。方引裝於近館。爰示惠於初筵。尚體恩私。宜留燕樂。

賜金國使副春幡勝等口宜

氣轉洪鈞。祥開蒼陸。深念歲華之變。適當使節之留。爰舉時儀。俾綏壽福。

賜送伴使副春幡勝等口宜

三陽布澤。萬歲回春。與言文武之臣。適有驅馳之役。並推賜式。庸示恩懷。

賜金國三節人從春轡勝口宜

冬律載更。春華方動。爰均頒於節物。庶昭示於恩光。宜體眷存。各忘勞役。

趙雄辭免轉官不允批答口宜

卿總率諸儒。剛裁大典。闕簡編之告備。仰諒烈之增光。已錫茂恩。豈容固進。

錢良臣辭免轉官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宜

書成良史。禮講上儀。重茲使領之勞。爰厚恩榮之典。宜收沖節。即服優章。

周必大辭免轉官不允斷章批答口宜

書成史策。貫速儲勞。已孚成命之行。尚閱冲章之至。宜祇眷遇。即服恩光。

樞密使王淮辭免轉官不允批答口宜

史書來上。賞典時行。肆時論議之勞。爰厚褒榮之禮。即宜祇服。毋重謙陳。

賜王淮再上表辭免轉官不允斷章批答口宜

賞典既行。民言維允。方趨頌於明制。奚難避於□□。宜服寵光。尚圖報禮。

賜王淮告口宜

啓封全國。遣位崇階。雖優答於勤勞。實顯加於體貌。當祇隆遇。即服榮章。

撫問賀金國正旦使副葉宏等到闕并傳宣賜銀合茶藥口宜

卿等將聘出疆。振衣還闕。深念馳驅之遠。爰加撫勞之溫。仍有恩類。併昭眷遇。

撫問新知建康府范成大到闕并賜銀合茶藥口宜

卿廟堂宿望。藩輔殊庸。當趨行闕之朝。遂即留都之館。專馳近侍。俾諭深懷。

賜進士聞喜宴口宜

傳臚殿陛。合射宸庭。既具洽於禮光。宜齊同於燕樂。尚承恩遇。各勉忠貞。

史浩辭免轉官不允批答口宜

篤徵經筵。恩施儒彙。方隆耆德之遇。宜厚寵章之加。固出至懷。奚勞重請。

賜史浩除少師告口宜

卿歷殫誠請。願即里居。既勉徇於高情。宜優加於茂典。祇承恩命。益介壽祺。

史浩辭免特授少師不允批答口宜

朕優崇元老。禮賁歸途。既登暢於高風。益允符於輿論。尚堅素守。殊勝深懷。

史浩斷來章批答口宜

卿潛藩舊德。合路者臣。既莫遂於眷留。爰有加於恩遇。已孚明命。宜略謙章。

賜趙雄告口宜

卿履貢需章。確辭丕務。已勉從於雅志。仍優昇於便蕃。宜服茂恩。更昭顯積。

賜王淮告口宜

朕參稽公論。登用具備。已擬告於廷紳。方登觀於賢業。宜承休命。益邁遠猷。

金國賀會慶節使人回程并賜御筵口宜

卿等並持使節。會誕辰。方回次於邊疆。爰即致於宴席。宜承眷遇。各慰賢勞。

平江府賜御筵口宜

卿等抗旌成禮。回轡還途。念多跋履之勤。宜厚惠慈之寵。專馳近侍。深諭至懷。

鎮江府賜御筵口宜

卿等修禮告成。受書還邁。適引趨於近府。行轅棹於長江。爰錫初筵。是昭優遇。

赤岸賜御筵口宜

卿等並驅周道。甫出柙門。念行涉於長途。宜優加於榮遇。即頒宴席。宜體眷懷。

赤岸賜酒果口宜

卿等潛涉途途。引轡就館。方少休於徒御。爰併錫於旨芳。庶洽燕私。各忘疲勩。

朝辭乾歸驛賜御筵口宜

卿等使事已成。禮儀無爽。既展辭於殿陛。方歸憩於郵郵。爰厚惠慈。俾同燕樂。

朝辭乾歸驛賜酒果口宜

卿等受書以退。竣事而旋。諒多跋涉之勞。爰厚旨嘉之品。宜祇寵錫。各體眷懷。

玉津園射弓賜弓箭例物口宜

卿等使事有聞。射儀克講。爰厚旌能之寵。仍加適用之良。宜體眷私。尚留款樂。

賜被褥紗縵口宜

卿等奉將使信。修講慶儀。適休跋履之勞。宜便寢興之用。諒承賜品。當識眷懷。

密賜大銀器口宜

卿等使節事修。邦盟肯洽。爰發中金之器。俾將密贊之誠。實出深懷。固為優遇。

回程賜龍鳳茶口宜

卿等使事勤勞。歸途脩遠。爰有建溪之品。實推御府之奇。特俾分頒。即宜祇受。

賜三節人從冬至節絹口宜

一陽潛復。萬幾交通。與言行役之長。當勸歲華之感。特均頒賚。並慰勤勞。

賜使副冬至節絹口宜

節紀陽正。氣回地管。適履風霜之變。諒懷衣褐之求。爰選善練。俾將至意。

賜步軍司滿散會慶節道場乳香口宜

卿等職專師旅。義重君親。適當載風之辰。共祝無疆之福。特加錫予。用助精虔。

撫問金國賀正且使人赴闕盱眙軍賜御筵口宜

卿等並馳使傳已越封疆爰敷溫厚之辭仍錫惠慈之燕宜祇香意各釋賢勞

平江府賜御筵口宜

卿等來慶新正行經近府爰念使華之遠重懷征役之長式厚香慈俾紆勤勩

鎮江府賜御筵口宜

卿等已濟江流稍休賓館爰專馳於近侍俾就啓於初筵庶表香懷用紓行役

赤岸賜御筵口宜

卿等載驅使傳密近行都宜少駐於賓郵俾即頌於燕席各承香禮咸釋賢勞

入賀畢歸驛賜御筵口宜

卿等入越文陛修慶華正方歸馳於都郵俾即頌於燕具庸昭香遇式慰勤勞

玉津園射弓酒果口宜

使華暇日禁苑勝遊方觀中之長宜有旌館之具特加頒賞式示寵嘉

玉津園賜御筵口宜

卿等並臨滿榭同樂芳園屬施弓矢之能爰往豆觴之品宜祇香遇庶洽歡虞

張弓挾矢既展令儀鼓瑟吸笙宜陳高會庶留燕樂各遂從容

賜居廣批答口宜

褒崇宗老敷錫恩章已具協於公言奚尚堅於謹守茲加申諭宜即祇承

賜士輅再上表辭免不允仍斷來章批答口宜

教敘宗盟優崇族老爰饒益而布惠乃豈號以揚廷衆聽已孚謙辭何益

賜居廣再上表辭免不允仍斷來章批答口宜

席慶皇家華華天路茲衍博臨之況乃優褒敘之恩命已維行理無可避

撫問金國賀正且使人赴闕盱眙軍賜御筵口宜

遠將邦禮甫越邊疆諒備辦於勤勞爰優加於慰撫仍開惠燕併示香懷

士輅特授少師加食邑賜告口宜

朕奮精飭躬廣大建祀既沛熙成之澤宜優悼敘之恩茂錫寵光益昭香禮

居廣特授少傅加食邑賜告口宜

朕肇稱新禮宗祀明堂有衍欽崇之休無險常棣之愛茲頒顯命是出殊私

士輅上表再辭免除少師恩命不允批答口宜

修祠世室徽昨堂筵爰加厚於親盟乃優推於邦典茲惟至意奚可固辭

明堂大禮畢紫宸殿受賀內侍宣答管軍詞

祇率菲章雖修嘉饗資爾中權之產裕茲周衛之勞神心願懷福賜昭答

紫宸殿受賀閣門官宣答樞密詞

稽古彌文觀時亨會咸來四海之助迄就九筵之儀實賴交修敢居館饗

祇荷洪休肅嚴大報既告虔於清廟遂展祀於合宮四方具來諸福畢至

麗正門肆赦閣門官宣答皇太子詞

躬嗣世室還御端門沛恩宥於中天廣福祥於下國

崔舍人玉堂類稿卷第十六

口宜 勅書附

金國賀正且使人赴闕鎮江府賜茶藥口宜

使傳飛華江城經道與念川途之勤即頒茗劑之良庸表香私庶資和齋

赤岸賜御筵口宜

將命修歡聯車道道方少留於郊館當即入於都門式厚香懷就陳燕會

回程賜龍鳳茶并金銀銀台口宜

消辰道留館治行因煩異著之良庶備歸裝之用是為嘉錫宜體深懷

使人到闕賜被褥鈔鑰等口宜

遠持使命初抵都郵豈無應用之須爰有分頒之寵宜承優費式體隆懷

入賀畢歸驛賜酒果口宜

進朝宸陛退息賓郵第嘉實以分甘出上尊而致賜庶資燕喜用慰勤勞

入賀畢歸驛賜御筵口宜

遠將慶禮同預壽班既訖事於殿庭方歸休於館舍爰開惠燕庶洽恩私

玉津園射弓箭例物口宜

使華來聘。暇日出遊。聞射藝之有儀。知賓款之正洽。爰加頒賚。庶表眷懷。

玉津園射弓賜御筵口宜

春陽方動。使事少閒。適彼禁園。游於射藝。爰啓惠慈之宴。庶昭審固之館。

朝辭訖歸驛賜御筵口宜

已畢邦儀。遂辭宸陛。嘉進趨之有度。念陟降之良勞。爰即都郵。俾陳燕會。

金國使副賜春幡勝等口宜

塞回口陸。春入東郊。適尙駐於使旃。俾即頌於時物。宜承嘉錫。茂介繁祺。

賜館伴使副春幡勝等口宜

氣旋蒼陸。仗轉青旂。適更時序之新。重起賢勞之念。爰推寵錫。俾對照辰。

賜三節人從春幡勝口宜

和風入律。青令乘規。尙勤使事之留。適閱物華之變。並推嘉錫。庶愷遠懷。

密賜大銀器口宜

使節聯華。聘儀成禮。分此中金之器。出於內府之藏。式厚恩盼。庸昭眷遇。

撫問賀金國正旦使副陳峴等到闕并賜銀合茶藥口宜

聯華出疆。弭旆還闕。載念川塗之勤。式頒茗劑之良。仍諭溫言。庶昭至意。

御樂院中乞撰進呈三闋下第六世仙源類譜仁宗皇帝十年玉牒所有合用提舉官禮儀使已

下宜答詞

慶系蕃昌。聖謨宏遠。爰輯成於大典。茲並告於成書。既遂覽觀。卽嚴尊聞。

進呈仁宗皇帝十年玉牒普宗皇帝一朝玉牒宜答提舉官禮儀使已下詞

書備兩朝。事光萬世。寫之琬琰。煥乎文章。既具闕於奏篇。當永嚴於尊聞。

賜趙丞相不允批答口宜

寶牒告成。皇猷增煥。式厚褒嘉之典。庸旌綜理之勤。宜服溫言。卽承休命。

賜參知政事錢良臣不允兩來章批答口宜

書成寶牒。事謹珍藏。與言使範之勞。加厚褒章之寵。已孚成命。宜止謙辭。

賜右丞相趙鼎不允仍斷來章批答口宜

典策告成。臣民均慶。乃眷提綱之績。可稽詔賞之恩。開諭已明。謙辭毋至。

賜賀金國生辰使副傅洪王公弼到闕撫問并賜銀合茶藥口宜

抗禮修聘。滿樽還朝。良多跋履之勤。重有光華之遠。爰推嘉錫。仍致溫言。

賜殿前司滿散天申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職重典兵。誠深愛上。屬紀發祥之旦。具祈介壽之儀。爰致名香。庶資善祝。

賜步軍司滿散天申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總提勁旅。典護嚴宸。欣逢爛月之期。深祝後天之筭。爰頒名馥。庶助精誠。

賜樞密院官滿散天申聖節道場乳香口宜

位高有府。時際誕辰。輯仙梵之勝緣。介壽昌之備福。爰頒名馥。俾達丹誠。

賜樞密院官齋筵酒果口宜

赤符開運。華酒標辰。眷言西府之臣。同効南山之祝。爰推嘉錫。往侑華筵。

周必大上表再辭免除參知政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口宜

朕還求人望。參翊政機。當成命之方行。已僉言之難允。而恢賢業。遂略謙章。

謝廓然上表再辭免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口宜

登用宏才。參陪有府。已覽紳之聽。方須帷幄之謀。宜止常謙。卽承亨遇。

賜陳俊卿告口宜

褒表民庸。登崇孤位。已布宣於明命。咸允愷於輿情。茲錫恩綸。宜承眷禮。

金國賀會慶節使人赴闕平江府賜御筵口宜

祇輯歡盟。肅將慶問。念載聯於周道。知已屆於吳門。爰錫華筵。用昭優遇。

盱眙軍賜御筵口宜

欽盟交聘。虜使聯華。聞前赴於邊疆。諒少休於候館。頭廳內侍。卽啓初筵。

赤岸賜御筵口宜

眷言使傳。密邇都門。諒多行邁之勤。宜適燕宵之樂。專馳近侍。由諭深懷。

赤岸賜酒果口宜

銜命鼎來。消辰入見。已次邦郊之近。重懷使傳之勞。爰致甘滋。俾留衍樂。

上海畢歸驛賜御筵口宜

展慶闕庭。歸休館舍。見條儀之有度。嘉將命之無違。式示惠慈。用昭眷遇。

賜皇子魏王生日詔

夏籥啓和。允符令節。天支衍慶。誕育賢王。爰推賜式之優。往積壽齡之永。

賜右丞相曾懷生日詔

朱衡御令。式紀嘉辰。喬嶽儲休。是生碩輔。往侑燕私之喜。特將慶賜之儀。

賜鄭藻生日詔

氣協薰弦。慶鍾懿範。紀嘉祥於初度。將厚意於多儀。介爾壽祺。昭予眷禮。

賜皇叔祖少保昭化軍節度使判大宗正事嗣濮王士輅生日詔

親賢並茂。爵齒兼崇。屬當流火之辰。適紀垂弧之旦。爰將蕃錫。庶積遐齡。賜皇兄少保岳陽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永陽郡王居廣生日詔

氣肅清商。適兆祥於勳閔。時生俊德。方陪議於幾庭。有朕予頒。往綏爾福。賜皇太子生日詔

賜昭慶軍節度使簽書樞密院事楊俊生日詔

寒籥司辰。祥弧紀旦。載育醇明之彥。方陪有密之廷。爰致賜儀。俾綏壽福。賜簽書樞密院事李彥穎生日詔

賜簽書樞密院事錢良臣生日詔

序協中冬。時生賢佐。往佑私庭之慶。特推賜式之優。俾介壽祺。亦將眷禮。賜皇子魏王愷生日詔

席慶仙源。憑輝霄極。適清和之嘉序。正誕育之良辰。爰往賜儀。俾綏壽祉。賜少保寧武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會觀生日詔

月協仲商。天澄西瀨。眷我著明之彥。紀茲誕育之辰。爰將寵頒。俾佑燕喜。賜皇兄少保岳陽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永陽郡王居廣生日詔

素商應律。灑氣澄空。維予宗屏之賢。肇此門弧之旦。爰推賜式。俾介壽祺。賜皇太子生日詔

天祐熙朝。時生元嗣。茂育溫文之德。永毗久大之基。式厚賜儀。俾綏壽福。賜少保寧武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兼侍讀史浩生日詔

初潛舊學。當代元臣。適商律之王清。知誕期之載至。爰將頒賚。俾介壽康。賜保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鄭藻生日詔

月旅炎方。慶鍾成嘒。爰有純明之查。是當誕育之辰。式厚分頒。俾資燕喜。賜右丞相趙鼎生日詔

天祐皇家。時生碩輔。式紀門弧之旦。方隆鼎錡之功。宜厚分頒。俾資燕樂。賜參知政事周必大生日詔

金行澄爽。玉管流商。氣鍾河嶽之英。時作邦家之輔。爰推賜式。俾介壽祺。賜皇叔祖少師昭化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嗣濮王士勳生日詔

國重親賢。時尊爵齒。慶旋臨於穀旦。喜倍集於宗盟。爰厚分頒。俾綏壽登。賜少保寧武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會觀生日詔

玉管吹商。金行變爽。眷我初潛之舊。紀茲歲誕之辰。爰有恩頒。是昭禮遇。賜皇兄少保岳陽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永陽郡王居廣生日詔

德憑天緒。望冠宗藩。屬當執矩之秋。適紀垂弧之旦。爰推賜式。俾介壽祺。賜參知政事錢良臣生日詔

昂陸司辰。陽正建統。天佑明昌之運。時生開亮之賢。宜有恩頒。俾綏壽祉。賜樞密使王淮生日詔

序當炎赫。慶集高門。爰加厚於眷懷。俾優推於寵錫。永綏壽祉。茂輯勳庸。賜安南國王加恩制勅書

朕肅涓潔。祇祀合宮。方覃澤於敷天。爰興懷於遠服。參稽慶典。優錫優章。答爾恭勤。昭于眷禮。宜暨侯度。茂對邦祺。回賜安南國王李天祚進奉大禮綱勅書

朕祗祈禱。不蔽明禋。維時藩服之臣。遠効貢□□實。載嘉純節。具闕多儀。式厚寵光。用頒慶賚。賜判寧國府皇子魏王愷合夏藥勅書

時當長育。氣及炎蒸。眷懷賢士。越處外服。特厚匪頒之式。往綏調御之宜。賜福建路安撫使史浩合夏藥勅書

位崇公輔。寄重价藩。適當炎燠之辰。宜有綏調之助。特盼良劑。用表隆私。賜四川宣撫使鄭聞銀合夏藥勅書

暫輟政途。往益蜀部。爰念青天之道。適當朱夏之辰。特厚寵頒。用資珍寶。賜浙東安撫使錢端禮銀合夏藥勅書

國政舊臣。典藩崇望。適茲輝著。嘉乃宣勞。特頒上藥之良。往助沖襟之輔。賜湖南路安撫使劉琪銀合夏藥勅書

夙預政機。久分戎翰。屬炎蒸之在候。念綏御之多勤。爰厚匪頒。庶資輔養。賜湖北安撫使沈夏銀合夏藥勅書

夏序向中。暑威滋盛。迺春機廷之舊。適宜藩圖之勞。特厚分頒。用資調衛。賜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趙楨銀合夏藥勅書

眷爾忠誠。典吾親衛。屬炎威之蒸勃。並戎務之勤勞。式厚珍頒。用扶吉履。賜御前諸軍都統時俊吳挺王琪郭剛李川皇甫傑郭鈞王明御前諸軍副都統制魯安仁

夙懷偉略。分總戎師。著威方降。軍事良苦。特致精嘉之劑。庶資調濟之宜。賜靖海軍官吏軍民僧道耆壽等示諭勅書

朕以楊侯瞻智造微。宏材經遠。久宜勞於外服。旋登長於禁途。典賦名曹。具彰富國之績。通班延閣。稍逾奉祠之遊。茲錫寵於齊壇。亦增華於動閣。諒聞休命。咸愜輿情。

賜南平王李天祚淳熙二年曆日勅書

朕欽授人時。裁成天道。丕循同文之地。誕頌底日之書。適春藩方。夙恭侯度。尚祗予賜。庸惠爾民。

賜皇子判明州魏王愷金合臘藥勅書

分慶天潢。承流甸服。適屬風霜之勁。卽頒湯劑之良。庸示春懷。庶扶福履。

賜浙東路安撫使錢端禮銀合臘藥勅書

政路耆臣。帥藩崇望。屬風霜之回薄。諒夙夜之勤勞。爰有寵頒。用資珍輔。

賜湖南路安撫使劉琪銀合臘藥勅書

望重政途。寄除邦翰。言念凝嚴之序。宜加調膏之宜。爰有匪頒。用昭眷遇。

賜湖北路安撫使沈夏銀合臘藥勅書

夙參樞畫。久布滂條。與言綏御之勤。適履凝嚴之節。爰推賜式。用輔珍調。

賜四川安撫制置使范成大銀合臘藥勅書

班華禁路。倚重坤隅。屬嚴霜之方寒。宜沖襟之是蓄。特推頒賚。庸示眷懷。

賜主管侍衛馬軍司趙撙銀合臘藥勅書

夙提禁旅。茂建帥權。當寒序之凝嚴。宜沖襟之輔適。特頒良劑。庸表至懷。

賜御前諸軍都統制吳挺時俊王琪郭剛李川郭鈞皇甫個王明御前諸軍副都統制魯安仁王世雄皆建壽賀銀合臘藥勅書

嚴謹邊衛。總提師衆。適履祁寒之序。永懷共武之勤。特致分頒。用資調衛。

賜福建路安撫使陳俊卿銀合臘藥勅書

鼎輔元臣。介藩崇望。適履凝嚴之序。深懷綏撫之勤。爰有分頒。庶資調衛。

賜皇子判明州魏王愷金合臘藥勅書

望重親賢。任隆蕃翰。屬風霜之方厲。諒夙夜之多勤。式示恩頒。用綏福履。

賜侍衛馬軍行司武康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吳拱御前諸軍都統制吳挺等御前諸軍副都統制韓寶等銀合臘藥勅書

總提戎旅。展帶忠勞。當氣序之嚴凝。宜精神之輔養。爰頒藥劑。式表眷懷。

賜江南東路安撫使陳俊卿銀合臘藥勅書

留節地崇。帥藩望重。當嚴凝之方厲。諒綏撫之多勤。爰有匪頒。庶資調衛。

賜福建路安撫使沈夏江南西路安撫使楊俊銀合臘藥勅書

夙采中樞。若分外寄。當寒威之增勁。諒藩事之宜勞。宜有恩頒。用資和衛。

賜兩浙東路安撫使李彥穎銀合臘藥勅書

望高舊弼。任重名藩。適涉序於隆寒。宜輔和於沖履。爰頒良劑。式表深懷。

賜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胡元質銀合臘藥勅書

歲華向暮。寒氣增嚴。與言夕瑣之臣。專任坤隅之寄。爰推寵錫。用助珍調。

示諭保康軍官吏軍民僧道耆壽等勅書

天資純全。地望融顯。周旋法度之訓。被服德義之經。久於班聯。嘉乃端靖。已誕頌於英節。俾登鎮於名藩。諒彼聽聞。同於懋喜。

賜皇子判明州魏王愷金合夏藥勅書

恩隆帝子。任重侯藩。屬當炎暑之辰。宜輔沖和之履。特頒良劑。庶表深懷。

賜侍衛馬軍行司侍衛馬軍都虞候馬定遠御前諸軍都統制吳挺等御前諸軍副都統制韓寶等銀合夏藥勅書

炎暑載臨。暑威方熾。爰與懷於良將。適留戍於要衝。並有分頒。庶資調衛。

賜江東路安撫使陳俊卿銀合夏藥勅書

鈞鼎元臣。藩翰重寄。屬炎蒸之在序。諒綏撫之多勞。爰有嘉賜。用扶沖履。

賜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胡元質銀合夏藥勅書

禁路舊臣。坤維重寄。適炎蒸之在序。諒綏撫之多勞。爰致嘉賜。用扶沖履。

賜大理卿賈選等獎諭勅書

獄者。人之司命也。朕傷夫教化之尚淺。使吾元元未盡知識。抵冒殊并。陷於憲網。皆選明察之官。忠信之士。惟良折獄。庶于無刑。汝等習於律章。傳以經術。亟問亟嚴。有要有倫。今獲牢之內。乃亡一夫之留。茲非朕心之攸悻悻。既達聽聞。良深歎美。

賜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胡元質銀合夏藥勅書

帥開寄降。坤維地遠。當炎威之方盛。諒王事之良勞。爰有寵頒。俾資珍蓄。

賜江東路安撫使陳俊卿福建路安撫使梁克家銀合夏藥勅書

宰路舊臣。介藩崇望。適履炎蒸之序。諒多綏御之勤。爰致寵頒。庶資調衛。

賜侍衛馬軍行司侍衛馬軍都虞候馬定遠御前諸軍都統制吳挺郭剛皇甫個李□□田□卿

郭鈞王世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寶彭果李彥乎劉光祖郭果銀合夏藥勅書

分提軍旅。嚴謹封疆。適當炎暑之辰。重起賢勞之念。爰加頒賚。俾厚珍調。

雙人綠艾消民疹。五色朱絲奉帝飴。向晚封章都闕過。翠輿初過水心亭。

淳熙二年春帖子詞

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閣六首

五言三首

解管今朝應。璫杓昨夜旋。耕桑三萬里。一樣樂堯天。

又

事已高超古。心猶切爲民。慈顏應有喜。房宿正當晨。

又

采柏浮仙醴。凝酥點壽盤。君王千萬歲。長奉兩宮歡。

七言三首

九重雲氣鬱崔嵬。日轉青旗瑞色開。長壽一聲春又到。太平天子上瑤臺。

又

樓閣隔年餘舊雪。園林連夜著新花。東皇擬作行春計。先到長生大帝家。

又

景龍門上華燈動。黃鵠池邊翠浪通。一一春光須作主。從今二十四番風。

壽聖明慈太上皇后閣六首

五言三首

玉蕊和聲度。金鋪麗景遲。思齊文母聖。春日受春祺。

又

寶殿春朝退。瑤池夜宴深。明朝是人日。時復問晴陰。

又

翠麓西湖路。雕盤北苑花。時平無外事。隨意趁年華。

七言三首

扇開雉影紅雲起。簾卷蝦蟇畫燭明。三十六宮齊進酒。盤金小勝樓長生。

又

日浴風招搖波暖。雲護龍樓倒影長。讀罷黃庭無一事。好風吹動百花香。

又

院落韶光歸柳色。郊原耕信到莠芽。望春臺下□□軟。不見游龍有外家。

淳熙六年春帖子詞

崔舍人玉堂類稿 卷第十七

崔舍人玉堂類稿卷第十七

春端帖子

淳熙元年端午帖子詞

皇帝閣六首

五言

雙秀雲車實。三眠雪繭豐。無人知帝力。渾在舜弦中。

又

御柳垂波綠。宮槐覆殿涼。香風隨步覺。偏到殿中央。

又

采繡盤朱戶。芳蕓剪翠筒。風光天上別。景物世間同。

七言三首

千年桃印明金殿。百子榴房照綺疏。清曉宮門放魚鱗。內家催進恤刑書。

又

幽芳拂拂朝香度。密葉陰陰晝影圓。玉食未應須角黍。君王端是念忠賢。

崔舍人玉堂類稿 卷第十七

皇帝閣六首

五言三首

今歲韶光好。時逢大有年。條風方被物。萬彙又催田。

又

今歲韶光好。年中兩見春。餘寒九日在。芳意一朝新。

又

今歲韶光好。田間氣象淳。政平無橫賦。粟賤少窮民。

七言三首

東風先滿殿前旗。御柳宮花次第知。連夜芳心相待發。侵朝柔思不勝垂。

又

千門曉日山河麗。萬國春風草木香。造化無私隨發育。聖明天子是東皇。

又

彤庭清蹕轉輕雷。風管吹春入仗來。萬籟有聲皆善頌。八荒無地不熙臺。

皇帝閣五首

五言二首

何處春來早。光風入九門。未聞油荇翠。先著蠶椒溫。

又

何處春來早。坤儀物意熙。燧生金屋重。日上玉階遲。

七言三首

明朝嘉氣滿慈闈。親侍君王獻玉卮。一樣酥盤供手製。百般綵勝總春宜。

又

風光天上倍常殊。花壓闌干盡影舒。虛几自臨中令帖。明窗時展大家書。

又

清明小苑修桑地。和暖平川浴種天。聖主儉勤游樂少。只將收朴示民先。

淳熙六年端午帖子詞

皇帝閣六首

五言三首

玉笋浮高綉。金盤薦此香。皇齡千萬壽。高拱舜衣裳。

又

蘭氣浮丹殿。槐陰被紫宸。萬翠多在御。揮拂寄深仁。

又

清曉開魚鑰。紅雲縹緲間。催裁慎刑詔。傳放謝衣班。

七言三首

夜披章奏涼生扇。午對臣鄰汗浹衣。水閣風亭松竹選。翠輿臨幸日來稀。

又

仁風長養羣生遂。化日清明百沴驅。桃印艾人消底用。殿心高設敬天圖。

又

避暑深宮消永晝。函風廣殿起涼秋。宸心未愜高明適。志在山東二百州。

皇帝閣五首

五言二首

剪玉菰筒翠。盤金綵繡長。宮中多燕喜。天下正明昌。

又

瑞麥登時物。香蒲薦海祺。珠璣新樣小。曼就葛覃詩。

七言三首

闕草人歸午漏徐。宮簾不動玉窗虛。旋開葉笈尋仙典。閉點松腴試法書。

又

露館風清下宿時。六宮□從獻絲歸。便教澗室催機織。要及明堂製袞衣。

又

聖主恭勤少燕游。生衣凝待未明求。隨時但獻長生縑。當午猶聞競渡舟。

淳熙七年春帖子

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閣六首

五言三首

欲識春回處。長生大帝家。萬年枝發翠。千歲果開花。

又

欲識春回處。君王獻壽時。喬雲扶寶座。和氣入瑤巵。

又

欲識春回處。晴峯俯碧泉。巖樹猶積雪。草木已生煙。

七言三首

冰消宿沼悠揚動。煙暖寒林約略青。試上龍樓回遠望。朝來生綠畫羅屏。

又

聚景園中芳意換。望湖樓下綠波長。麗眉自識車音美。時有細繩夾道香。

又

一氣暗隨鸞輅動。萬祥給會袞衣朝。康衢歌吹東風裏。滿聽兒童善祝堯。

壽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閣六首

五言三首

天上春光別。東皇管領來。初從旗氣轉。旋逐舞聲回。

又

天上春光別。融融物態宜。彤庭花氣煖。黃道日輪遲。

又

天上春光別。時康樂事繁。煙花浮闕苑。露葉簇金盤。

七言三首

蒼龍盤道春回。盡把韶華入酒盃。但見殿前移仗退。已聞苑內奏花開。

又

玉壓闌干日影長。雲窗侍女畫焚香。琅函自檢長生錄。金管時書急就章。

又

花邊破日紅千疊。柳際勻煙翠一層。閱盡風光長不老。綠車嘗見從巒仍。

淳熙七年端午帖子詞

皇帝閣六首

五言三首

亦伏祥暉盛。黃離治象亨。天時四序正。君德萬方明。

又

采繡盤金麗。香蒲釀玉勻。君王千萬壽。歲歲樂茲辰。

又

日御秋秋永。雲峯疊疊繁。宸心定忘暑。長策入中原。

七言三首

光浮水檻虛黃盃。涼滿冰奩待翠輿。日轉槐龍天近午。汗衣猶聽講筵書。

又

松碧涵風清度曲。梅黃過雨密留陰。翠寒堂上全無暑。定起人間扇賜心。

又

黃道星辰移企翼。青冥風露近飛符。翠華晚過凌虛殿。一色明珠十二簾。

懋會人玉堂類稿 卷第十七

皇后閣六首

五言二首

玉燕垂符小。珠囊結艾青。更將長命縷。侵曉奉慈庭。

又

厚德承三殿。柔風被入絃。欲知勤儉化。當著滌衣清。

七言三首

玉笋浮筠追令節。寶箱儲藥趁靈辰。細開角黍詢前事。應助吾皇念直臣。

又

日永符池閱畫舫。風清寶館入新絲。內人闕草歸能說。今歲山中艾出遲。

又

翠雲幕卷迎風殿。零露盤高待月臺。應上君王千萬壽。寬蒙吹下九天來。

淳熙八年春帖子詞

太上皇帝閣六首

五言三首

翠管吹寒去。青旗卷仗來。慈皇千萬壽。春日上春臺。

又

剪玉酥花細。盤金綵勝宜。六宮呈妙巧。春日頌春祺。

又

鳳苑開丹燕。龍樓下翠華。天工不敢住。春日著春花。

七言三首

親提神器授今皇。帝德王功日日昌。萬宇熙熙無一事。湖山好處賞風光。

又

今歲東皇作意遲。春朝恰近上元期。長生宮殿花開了。便放人間十萬枝。

又

高蹈殊庭二十春。隨時游樂為同民。翠輿黃傘西湖路。老壽年年喜望塵。

太上皇后閣六首

五言三首

春曉慈闈啓。君王奏問安。和聲調舜管。款頌獻椒盤。

又

春晝慈闈靜。宮簾日上徐。焚香開盛典。酒露寫仙書。

懋會人玉堂類稿 卷第十七

又

春夕慈闈永。瑤池樂未央。管弦聲合奏。燈月影交光。

七言三首

昨夜三更斗柄旋。東風催放百花鮮。飛來峯下落新綠。流得春光到外邊。

又

鬱鬱嘉氣滿蓬萊。天子雙稱萬壽盃。朝罷樂音迎復道。珣與同上望春臺。

又

有象并平劇好春。九衢歌舞樂芳辰。灑龍門外車如水。應笑豪華漢外親。

淳熙八年端午貼子詞

太上皇帝閣六首

五言三首

待月長生殿。迎風太液池。慈顏歡樂日。聖德盛明時。

又

灑灑風涵柳。英英露瀉荷。微涼無限意。分付舜弦歌。

又

蓮葉看龜上。桐花引鳳棲。聖人千萬壽。福祿與天齊。

七言三首

采索護慈長命縵。紫芽安用引年蒿。只將三紀休兵德。聖壽宜同壽華長。

又

了無塵累可關心。坐見寰區樂太平。弄水看花聊燕適。倚松餐菊偶經行。

又

竹殿陰陰間綠槐。日長甚罷看流盃。北窗風味沈沈靜。南內時新節節來。

太上皇后閣六首

五言三首

菰黍團雲白。舊花剪玉長。晚涼新月上。水殿按霓裳。

又

海上千年寶。峯頭十丈花。年年當令節。同獻玉皇家。

又

翰墨消長日。符籙占遠風。纖塵吹不到。人在玉堂中。

七言三首

寶月勝鸞采結垂。朝來新寫上皇詩。金盤有露涼生早。玉宇無塵凍解遲。

又

水晶宮闕淨涵虛。歷歷南風度玉除。金井轆轤聲欲曉。內人來奏問安書。

又

萬年枝下綠陰長。拂石時來坐晚涼。別殿笙歌催宴早。千門鋪月靜焚香。

崔舍人玉堂類稿卷第十八

致語口號 樂曲附

金國使人到闕紫宸殿宴參軍色致語口號勾合曲詞

致語

璇圭修聘。方申締於秋盟。雕俎均恩。爰肆陳於慈燕。肅簪紳而拱極。偃旌冕以當天。洪施豐融。與情樂豈。恭惟皇帝陛下。建中布度。執競疑圖。英略淵通。昭徹天人之表。深仁溥博。際蟠宇宙之間。旁開衆正之門。廣闢太平之路。念寶鄰之永好。嘉虜使之多儀。置帳于神麗之庭。下筮于明光之殿。風回鳳蓋。密瞻煥爛之容。日度龍車。屢轉華旗之影。寫淳音於調露。汎嘉氣於流霞。君臣歡康。中外事壹。臣叨居法部。幸際辰。上奉宸顏。敢進口號。

口號

春風黃繖下清廡。纓弁蟬聯宴未央。萬國文明周禮樂。九重端穆舜衣裳。雲低殿檻星辰近。漏轉宮花日月長。聖主寬仁盟好水。和聲細入鹿鳴章。

勾合曲

曉日周原。念使駢之勤勤。春風漢殿。開燕席之從容。符籙畢陳。笙簧間奏。式遂羊魚之樂。聿來祥鳳之儀。

上悅宸顏教坊合曲

金國賀正且使人到闕紫宸殿致語口號勾合曲詞

致語

周曆誕辰。適值端於令旦。漢儀高會。爰示惠於羣臣。清光粹溫。協氣充塞。恭惟皇帝陛下。體元御極。贊化宜民。當三陽開祚之辰。展萬壽稱觴之禮。臣等恭陳口號。仰奉宸歡。

口號

九重椒殿。敞層空。清曉羣臣。宴綺宮。神護華居。北極春隨。黃傘下東風。鴈行隱隱。紅雲裏。仗轉曠曠。瑞日中。看取乾坤。供壽域。兩朝時節。聯車通。

勾合曲

和樂在陳。嘉船當御。日度層峯之影。風回廣殿之春。上悅天顏。教坊合曲。

金國賀正且使人到闕紫宸殿致語口號勾合曲詞

致語

冬權肇始。陽月就盈。當其人誕育之辰。正寶曆明昌之運。皇帝陛下。樂同萬國。禮厚羣賢。啓惠燕於端宸。流恩光於廣坐。君臣相悅。福祿無疆。臣等上奉天顏。敢進口號。

口號

良月欣臨。慶辰恩涵。雨澤燕羣臣。遙連漢岳。三呼應。徐聽虞韶。九奏傳仙。雲風浮廣殿。壽華日麗。嚴宸奉觴。更喜嘉賓會。同祝吾皇萬壽春。

勾合曲

丹晨天臨。華筵雲會。既洽華魚之樂。宜觀韶鳳之儀。上悅宸顏。教坊合曲。

金國賀正且使人到闕紫宸殿致語口號勾合曲詞

致語

斗轉璇穹。序正夏時之統。星環寶座。儀陳漢殿之圖。嘉生阜繁。協氣充塞。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天錫。剛健時行。對昌會之亨通。同羣情之燕樂。臣等輒收輿誦。盡入歡筵。

口號

殿頭清輝。起晴出。萬歲聲中。扇影開。曉日青旗。明錦闕。春風黃傘。傍瑤臺。卿雲湧瑤扶天座。仙露流甘入御盃。要識八荒俱壽域。年年常看使星來。

勾合曲

華幕張庭。翠雲臨座。既洽嘉賓之樂。宜聞治世之音。上悅天顏。教坊合曲。

會慶聖節使人到闕紫宸殿致語口號勾合曲詞

致語

冬律乘乾。皇圖開泰。千載慶生商之旦。四方同戴舜之心。撫運隆昌。對時康乂。轉丹輿於廣殿。張翠幃於彤庭。兩階涵濡。風雲際會。臣等輒陳歡誦。仰奉威顏。

口號

雲籠輕霜。漏曉晴。日高黃傘。影亭亭。六龍銜輝。來臨座。五鳳儀韶。下舞庭。地湧南山。朝帝殿。天回北斗。指仙臨。侍臣近識宸顏喜。時願皇皇二使星。

勾合曲

景轉繪峯。香浮蘭座。既上萬年之壽。當條九奏之音。

致語

周官頌曆。正月之吉。始和漢殿。登圖。諸福之物。畢至。恭惟皇帝陛下。剛明獨運。慈儉安行。應乾坤交泰之辰。合君臣相悅之樂。駕船當御。贊羽分庭。臣等敢酌民言。用成口號。

口號

四時和氣。轉洪鈞。昨夜瑞杓。正指寅。萬玉鳴班。朝廣殿。五雲扶筵。下端宸。翠旄低引。仙韶度。寶翠徐傳。御醴。看取年年來信使。定知天地一家春。

勾合曲

日轉璇峯。雲低鳳蓋。流人間之歡詠。入天上之和聲。

金國賀正且使人到闕紫宸殿致語口號勾合曲詞

致語

天開其命。瑞極應千載之符。時協昌辰。玉殿獻萬年之壽。恭惟皇帝陛下。神謀高運。仁德安行。受福無疆。垂虞裳而臨正宇。與民同樂。開錦燕而集羣臣。流仙露以浴津。結卿雲而駐采。臣等敢緣嘉會。輒貢蕤詞。

口號

盛節簪紳。宴玉京。紅雲深護。緒袍明。寶花合座。天香滿。仙羽分陳。御舉行。原隰有光。交信睦。廟堂無事。樂和平。歡心協氣。知多少。盡在今朝九奏聲。

勾合曲

萬歲稱觴。已祝聖人之壽。九成合奏。宜揚治世之音。

金國賀正且使人到闕紫宸殿致語口號勾合曲詞

致語

臣聞帝執規而布治。萬物俱榮。王在鎬以示慈。羣情皆樂。乾剛高運。豐照端中。撫邦家安樂之辰。應天地亨嘉之會。彤庭合弁。迎義取之舒長。寶座傳觴。況衝符之多旨。臣等欣逢令旦。日貢蕤詞。

口號

東風初滿。殿前旗。環佩存容。侍燕時。帝澤普涵。春自暖。人心同樂。日先進。三峯影裏。曉鐘動。九奏聲中看

鳳儀更喜使華齊。獻壽八方何地不熙熙。

勾合曲

仙羽分庭。宮花覆座。既洽惠慈之樂。宜揚徽釋之音。

金國賀正。且使人到闕。紫宸殿宴。致語口號。勾合曲詞。

致辭

臣聞五始皆正。集嘉祥於華旦。萬年稱壽。望時表於中天。惠燕雲。歡聲出動。恭惟皇帝陛下。聖神廣運。德儉安行。政布青陽。對三朝之享會。恩垂湛露。流四海之深仁。臣等仰悅宸顏。俯陳口號。

口號

仗轉瞻瞻。曉色。千官齊望。結袍紉。食草鳴鹿。迷天樂。泳藻游魚。沐聖恩。香泛流霞。雨。春隨和奏。滿乾坤。使華同。上南山壽。近。誠。賀。願。一。倍。溫。

勾合曲

玉體飛船。金盞綏符。宜合虞韶之奏。更均鑄燕之獻。

六州

商秋吉。嘉會協中辛。涓路寢。修禮祀。聖德昭清。端志慮。器竭齋精。錦繡排天仗。羽衛繽紛。朝太室。返中宸。被袞接神明。時平天地俱清晏。兼豐年和氣。品物達芳馨。瞻煥座。春容煥燕三靈。莫瑤爵。萬量幣。清思融。冥冥。望昆侖。嘉祥塞細。誠。輝。禮。治。慶。休。成。潤。澤。被。生。民。端。門。肆。雷。听。庭。稱。賀。俱。將。景。福。萬。壽。祝。雙。觀。

十二時

助華並天。昨。昌。期。聖。德。茂。重。維。英。明。經。遠。浴。哲。昭。微。寶。儉。更。深。慈。觀。萬。國。以。洽。重。熙。對。明。時。報。禮。秩。神。祇。玉。帛。奏。華。夷。雍。肅。顯。和。百。辟。各。飲。祇。奄。嘉。虞。英。登。莫。華。滋。神。安。坐。景。氣。澄。虛。極。光。儀。燭。長。麗。展。詩。應。律。萬。舞。逢。三。獻。洽。皇。儀。垂。靈。慶。祐。來。宜。禮。無。違。鳴。鑾。臨。帝。闕。飛。鳳。下。天。倪。清。和。寰。宇。播。澤。一。朝。馳。醇。化。無。爲。萬。祀。衆。洪。基。

登門肆赦皇帝升御座宮架奏黃鍾宮乾安之曲

大禮備矣。聖車闕闕。帝來維何。賈及幅員。有聲伊肅。有容伊虔。彼雉斯開。帝坐中天。

皇帝降御座宮架奏黃鍾宮乾安之曲

帝坐中天。流澤演迤。厥蒙伊民。歌舞以喜。澤流普矣。民喜倍矣。獨言徂歸。福祿同矣。

太祖皇帝位酌獻登歌作大呂宮彰安之曲

一德開基。百年垂統。中天禘郊。薄海朝貢。寶龜相承。器鼎加重。澤深慶隆。帝復命宋。

皇帝入小次宮架奏黃鍾宮儀安之曲

袍會既舉。蘇席未移。有德斯顯。厥神不昧。物情肅穆。天宇清夷。宅中受命。永復邦基。

亞獻宮架奏黃鍾宮安之樂成功容德之舞

四阿有殿。神既辰止。備物雖備。潔誠惟己。有來振振。相我熙事。載酌陶匏。以成盛祀。

送神宮架奏黃鍾宮誠安之曲一成

奕奕宗祀。煌煌禮文。高鑿下墮。精意升聞。熙事既畢。忽乘青雲。敢拜明況。永清世氛。

皇帝還大次宮架奏黃鍾宮慈安之曲

應天以實。已事而竣。匪崇朝帝。竹宮拜神。靈光下燭。協氣斯陳。福祿時萬。基圖日新。

皇帝上太上皇帝壽樂曲

簪纓列序。羽衛分行。雉扇爰微。天威煒煌。清明在躬。顯顯昂昂。咸拜稽首。萬壽無疆。

公卿入門用禮安之曲

端闈肅啓。金奏和聲。有來濟濟。燁其華縷。度中規矩。步協英莖。一人達孝。百辟丕承。

皇帝上太上皇帝壽酒用福安之曲

笙鏞繼響。篳篥騰輝。奉觴介壽。龍襄龜蒙。盛儀克舉。至德用章。刑于四海。化洽風揚。

上海用崇安之曲

凝旌肅穆。鳴佩春容。有酒伊酌。管聲其從。典禮絢繡。威儀恪共。頌堯之壽。與天比隆。

太上皇帝初舉酒用福安之曲

結根固苑。登實瑤池。紅雲駢駢。瑞露含滋。味參石髓。名配松脂。王母一笑。河水澌澌。

再舉酒用大樽之曲

培植自古。質淳以全。凌傲霜花。盤薄風煙。朝菌焉識。楚艾匪肩。登柯擗幹。終古蒼然。

三舉酒用瑞鶴之曲

彼肅者羽。名紀仙經。芝田下啄。容止安停。引吭警露。嚙微青冥。聖德格物。來儀帝庭。

四舉酒用祥龜之曲

粵有靈物。負圖效祥。遂棲蕃宿。錦文有章。天和發越。容澤滂洋。泝于官沼。美應昭彰。

五舉酒用老人星見之曲

奕奕南極。應期曜靈。祥暉昭衍。次丙躔丁。事垂漢史。名著甘經。錫符祚聖。億萬斯齡。

降坐用福安之曲

慶典具舉。皇慈溥將。禮光長樂。事掩未央。佩環濟濟。金石鏘鏘。天容有擇。言旋建章。

羣臣酒三行並用正安之曲

曉日啟天門。星環萃查。明良庶舞。日富壽祝。堯心。穿仗搖旗。影。鳴珂混樂音。聖朝收孝理。百辟盡不欽。

釋綽殿中央。紅雲捧紫皇。香風飄綵仗。仙籟滿霞觴。樂度儀風曲。恩流振翼行。萬年天下養。寶祚享靈長。

清瀉涵形。登皇仁雨露。遙瞻天一笑。同効岳三呼。御醴傳觴。速宮花覆座。數欲知歸美意。歌頌在康衢。

酒一行罷用高壽無疆之舞

三紀御闔道豐德盛化洽兆民功光列聖昇託有歸脫屣萬乘優游法宮頤神養性岩岩具闕豐麗精淵游神象外玩意物先為兼父尊榮配天大福備祿何千萬年

酒再行罷用聖德重光之舞

於穆聖子仁天智神體剛立極寶儉化民美政畢舉舊章聿遵舞以象德假韶實倫龍樓間寢前殿奉后密承慈訓不忘其祗海宇豐阜邊陲委夷于以養志福祿來宜

崔舍人玉堂類稿卷第十九

祝册詞表

明堂大禮祭享皇地祇册文

博厚載物靜專承天溥彼羣生裕于大化欽念菲質紹承慶基山川晏寧稼穡蕃阜膺受靈顯不敢怠逸練吉商辰修報世室奠以黃玉薦以黝牲承神至尊精意孚盥臨錫景福垂休無疆

太祖配享册文

五代服闋萬姓請命誕降真主風揮日舒方夏收寧蘇倫攸序天德地業詒厥子孫傳及眇冲固守神器夙夜祗畏思昭大猷報本返初無物可稱宗祀世室陟配兩儀威神在天右序罔極

太宗配享册文

維聖肇造維明纂承廣聲昭功混壹函夏文熙武豐底于丕平世承慶休施逮眇德是述是紹不敢口口金行肅秋歲物告阜祇舉彝典大饗合宮明明祖宗竝侑于坐來燕來止綏福萬邦

明堂大禮修飾太廟畢土時前奏告祖宗帝后神主還殿室祝文

祀展合宮享先太室嘗畢加於修飾已具益於神深敢告前期將伸還率

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祝文

崔舍人玉堂類稿 卷第十九

具殿闕宇祇安靈遊屬當大饗之期嘗飭加修之役逮茲訖事敢以告虔

正奉安穆宗后神主祝文

崇崇總章戒于大饗奕奕清廟謁以先期既庇役以圖新爰涓辰而還御收乎誠意庶安神遊

正奉安懿節后祝文

明堂孔陽精禋是舉闕官有血虔饗攸先嘗祇戒於繕修茲具觀於嚴靜收涓良日永安靈遊

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祝文

宗祀維時先期是饗嘗加修於闕宇庶具藏於殿容茲告訖功收祈旋位

明堂大禮畢皇后賀皇帝表詞

觀時亨會酌千古之彌文遊國華章展九筵之嘉饗禮儀既備慶賜遂行恭惟皇帝陛下聖孝日勤皇仁天覆據城中之位盛德通於明神采汶上之圖美報修於元祀四方來賀萬壽無疆委正體坤儀承休軋運當告成於熙事實倍喜於柔條

皇帝答皇后詔本

朕祇遵舊章肅稱元祀嘉氣被乎重屋美光燭乎崇筵神靈燕喜福應顯見欽荷博臨之況愈深寅畏之懷遠覽奏陳具形贊喜重為披閱良集褒嘉

天慶觀預告五嶽四瀆祝文

涓辰商籥歲事總章重循眇躬曷究盛典即此秘宇告于羣神尙祈孚休迄遂成禮

帝神雨師祝文

國家宗主百神稱秩羣祀凡以庇佑生民也今自夏徂澤越秋亢陽雨澍不滋苗將即槁神寧茲事寧忍弗圖側躬焦勞用以誠薦

天地

蒼聞王者正五事以承天心乃雨暘以時民用樂康永念眇躬奉承基緒維德弗逮無以感通陰陽之和乃自夏秋之交旱魃為虐良時沃壤皆為焦原嗷嗷下民行且艱食慮念憂灼罔識所圖是用飭遣大臣請于天地之靈願垂界於亟賜膏澤使稼穡中熟民獲免於阻饑敢不夙夜寅畏以承嘉休

社稷

維國家秩祀社稷所以助生萬物也今自夏乃秋農壇墮澤滌滌旱野播為埃塵民情焦然行且艱食永思厥谷夙夜兢畏無以感回天心維神國之尊奉民之依賴其尙應時消沴以惠福于我有邦吁嗟以隨庶其鑒之

別廟懿節皇后祝文

安穆安恭皇后祝文

茲緣旱虐浸害農田竝告神靈庶蒙膏潤欽惟慈德孚佑我家迄臻順成實藉陰相

五嶽四瀆祝文

自夏元陽。越秋匪澤。早既太甚。民將亡聊。寅念山川之神。寶司雲雨之柄。祀垂萬世。望冠百靈。適災沴之已長。豈神明之弗恤。願垂嘉應。乞底豐年。庶宏濟於民生。當永虔於邦禮。

十神太一祝文

行葦布氣。福庇兆民。闔宇棲真。禮崇羣祀。適屬愆陽之序。已深艱食之虞。敢竭齋明。用通靈應。願下九天之御。亟垂三日之霖。盡起寒苗。頓還豐歲。吁嗟以請。庶於佑之。

宗廟

寅念涼德。奉承丕基。無以感通神祇。消引災異。乃夏秋之交。早魃為虐。良疇沃壤。皆為焦原。嗷嗷羣情。行且艱食。慮念憂灼。罔識所圖。惟祖宗在天之靈。矜哀下民。界佑膏澤。使歲得中熟。民獲免於阻飢。敢不夙夜禱果。以承嘉休。

九宮貴神

惟神道參上帝。德庇下民。稽按靈典。實專主風雨霜雪之事。此國家所以虔共奉祀以迎嘉休也。今夏秋亢陽。勢既太甚。淋漓旱野。嗷嗷民情。化災為穰。功在頃刻。輸誠以告。庶於佑之。

皇帝進奉太上皇后生辰表詞

金風扇物。王商奮之佳辰。玉殿稱觴。紀慈闈之誕序。三神合慶。四海交騰。恭惟履德謙恭。游心清靜。啓靈山而輔贊。垂濟中興。坐少廣以逍遙。晚借難老。屬臨令節。益介純祺。臣祇荷親仁。紹承邦緒。萬年康壽。方修祝勝之勤。百業豐仍。更祝合飴之樂。

皇帝進奉太上皇后生辰功德疏

祥開沙麓。慶千載之昌期。教敷琳宮。轉九天之妙果。爰申頌祝。益符齊明。云云恭願百順雲臻。萬祥川至。享無量福。永延昌熾之休。會長生君。同樂清虛之境。

春分前修葺補種奏告昭慈聖獻皇后禮宮表文

義律和聲。正協鳴庚之序。讓陵王氣。已成拱木之陰。爰及芳辰。俾加庶役。是遵彝典。敢告先期。

安恭安穆皇后禮宮祝文

金屋長遠。玉衣永闢。適及融和之序。當加修治之宜。庀役維時。涓辰是告。

仲春修葺換殿室什物并補種窠木奏告昭慈聖獻皇后禮宮永祐陵禮宮表文

肅瞻吉兆。近在勝區。春事方興。宜加於繕葺。靈旂是宅。實慮於燬驚。敢告役期。庶孚神監。

顯恭皇后表文

增嚴仙寢。遵用舊章。事役得宜。已涓於良日。神靈貴靜。爰告於先期。仰冀永寧。俯垂丕福。

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禮宮祝文

奉律將中。國章是舉。爰增嚴於城兆。已夙戒於工徒。涓辰既良。先事乃告。

奏告徽宗皇帝神帳朱漆暗淡起剝合行重朱換殿脊攔損爛告遷神御權安奉表文
肅瞻仙城。近在輔藩。帳座黯昏。合加顯設。殿楹弊腐。仍俾更新。涓時日以即工。奉衣冠而移御。具敷誠個。虔妥威靈。

奏告顯恭顯肅顯仁皇后神帳朱漆暗淡起剝合行重朱告遷神御權安奉表文
同前表文。感靈改作光靈。

禮宮下宮疎漏。無祭告遷安恭皇后神御於殿東廊權奉安祝文
眷彼凝封。戒茲工役。當奉遷於靈御。庶事安於真游。爰卜良辰。敢伸虔告。

奏告徽宗皇帝神帳重行朱漆并更換殿脊攔損工告遷神御還殿正奉安表文
禹山神麗。漢殿崇深。鳩役加修。用殿弓劍之地。涓辰告備。復安衣冠之遊。爰布誠忱。虔通靈鑒。

奏告顯恭顯肅顯仁皇后神帳重行朱漆舉工告遷神御還殿正奉安表文
慈德在天。真遊有所。近加真飾。管遷寓於神靈。今告鼎新。庶永寧於容御。既涓良日。敢布丹衷。

太常寺中撰成都府新繁縣裝飾六朝御容衣紋及修飾殿宇奏告祝文
坤維地遠。管寫真容。繪事工深。儼存遺範。既棟楹之歲久。慮冠劍之塵侵。因飭更新。用嚴崇奉。既鳩庶役。敢告前期。遐想感靈。默通誠素。

崔舍人玉堂類稿卷第二十

祝冊詞表

春分前修葺補種奏告昭慈聖獻皇后禮宮永祐陵禮宮表文

禹會名山。漢陵勝兆。春陽方動。適稽按於彝章。工役當興。慮虞驚於真御。敢涓良日。誕告前期。冀事宅於仙區。訖敷道於後利。

安恭安穆皇后禮宮祝文

瞻懷丘寢。嚴奉容衣。春事既興。國章攸舉。考日茲吉。僉工是宜。維安而寧。敢前以告。

祭告安恭皇后為下宮殿內疎漏箔簾瓦畢工告遷神御還殿正奉安祝文

肅瞻仙城。近在勝區。既殿宇之闢新。宜容衣之還御。敢涓良日。庶妥靈遊。

奏告懿節皇后神帳朱漆暗淡起剝并帳座損爛及架欄走起修換重行奉正告遷神御權安奉表文

仙寢成陰。神遊安位。閣梁繕修之事。深懷震動之虞。敢即先期。暫移靈御。俟畢成於庶役。即還奉於真容。奏告懿節皇后神帳朱漆暗淡起剝并帳座損爛及後架欄走起修換重行奉正舉工告遷神御還殿正奉安表文

頃緣庀工。嘗告遷御。官師肅給。既徒役之時休。輟殿靖深。宜靈神之遠返。敢涓良日。用達丹誠。庶安侑於異遊。益綏成於景福。

報謝天地祝文

比以駸陽。浸成重昏。嘗極吁嗟之請。冀回眷佑之仁。於遂感孚。日開霽洽。農畝間成於中熟。漕渠悉底於大通。爰竭誠衷。用伸報禮。

太廟祝文

眷佑二字改作顯佑字。

社稷祝文

眷佑二字改作顯佑字。

太乙文

九宮貴神祝文。

五嶽五鎮祝文

比者駸陽。燭診。時雨愆期。因此下民。瀕於餓食。故走羣祀。畢輸丹誠。迄蒙靈休。旋獲嘉潤。良畝間熟。河流大通。敢涓剛辰。用謝昭貺。

四海四瀆祝文

雷神雨師祝文。

別廟節節皇后祝文

比緣旱魃。浸膏農疇。膏布誠忱。庶回休應。迄獲霽洽。遂慰焦勞。敢涓剛辰。用謝靈貺。

安穆安恭皇后祝文

進皇安奉前二日奏告景靈宮中後殿祝文

書成良史。藉奏法官。紀四聖之宏規。垂萬年之偉範。事關廟社。慶集臣民。將謹寶藏。敢祈宇鑒。

閏三月旦望起居景靈宮諸神御并永祐陵禮宮昭慈聖獻皇后禮宮會聖宮等表詞本

諸帝且表

生民之道。要在正時。附月之餘。乃維贊閔。式因朔旦。庸舉國章。恭惟恭儉寬仁。聰明齊聖。垂子孫而作則。眷天地以成能。茲履昌辰。益懷遺烈。爰致吉筭之饗。用伸感慕之誠。

諸后且表

月分重管。日累餘輝。晦明之數。罔愆。寒暑之宜。遂正。恭惟化參坤育。功濟乾行。道德流長。永錫蕃昌之福。歲時運往。空懷遐邇之靈。敢率彝章。用修芳薦。

諸帝望表

振美於辰。適春華之方盛。歸奇於劫。乃天道之有成。恭惟恩浹綿區。德高遠古。銅渾度正。方進政教之常。

金鼎光寒。徒望威靈之遠。

諸后望表

斗杓斜指。既協芳辰。月魄中圓。又當良日。恭惟倪天表異。儼極功高。流美化於四方。貽徽音於萬世。敢陳嘉薦。庶達丹誠。

孟夏車駕詣景靈宮朝獻祝香文

盛德日升。洪休川至。建無前之美業。聖不拔之丕基。

孟冬車駕詣景靈宮朝獻祝香文

皇圖安永。帝業隆昌。慈闈申萬壽之休。寰宇共三登之樂。

太陽交餉祭告祝文

太史有言。日食在朔。深惟變異。不遑寧居。伐鼓用牲。國有蘇典。消引厥咎。繫神之休。

太陽交餉祭謝祝文

太陽當虧。是謂變異。致舉常典。側躬省修。重除蔽礙。潛護光體。神贊賜況。敢忘庶誠。

孟春車駕詣景靈宮朝獻祝香文

真圖天大。聖德日躋。兩宮永享於壽昌。萬國咸於康富。

孟春車駕詣景靈宮朝獻祝香文

邦圖鞏固。親壽延昌。三邊仍假革之安。萬國遂登臺之樂。

孟夏車駕詣景靈宮朝獻祝香文

三邊安靜。五穀順成。凡居覆載之間。咸享和平之福。

明堂大禮禮畢車駕詣景靈宮恭謝祝香文

禋將太室。宗祀合宮。慶盛禮之熙成。擁嘉祥之滋至。云云伏願德參五帝。功冠三王。邦國開不世之基。繼壽介無疆之福。

告謝五嶽四瀆祝文

蒐講彌文。紹修元祀。霽霖雨於先夕。燭靈光於壽域。迄底休成。實多陰相。敢陳芳薦。竝答殊休。

孟春車駕詣景靈宮朝獻祝香文

民生康阜。親壽綿長。三邊臻假革之安。萬國遂登臺之樂。

太常寺申撰進皇安奉三祖下上五世宗藩慶系錄真宗皇帝玉牒奏告青詞

鉅典時脩。有司告備。昭列聖蕃昌之緒。侈真皇盛大之休。已涓卜於剛辰。用昭藏於遠宇。仰祈洞鑒。永覆丕圖。

安奉奏告中後殿祝文

祇消吉旦。登進成書。展述祖宗。將謹寶藏之永。事關社廟。敢忘昭告之勤。仰冀靈觀。俯垂宇鑒。

孟夏車駕詣景靈宮朝獻祝香文

伏願基圖鼎固。功業川增。親庭膺萬壽之休。海宇遂三登之樂。

孟秋車駕詣景靈宮朝獻祝香文

帝業隆昌。皇猷光大。盡恢文武之境土。永垂堯舜之衣裳。

孟冬車駕詣景靈宮朝獻祝香文

福祥川至。功業日新。居中土以制四方。開明堂而朝萬國。

孟春車駕詣景靈宮朝獻祝香文

治功日進。聖壽天齊。盡恢故境之廣長。永奉慈庭之康樂。

孟秋車駕詣景靈宮朝獻祝香文

伏願四方安泰。五穀豐登。躋治効之隆昌。奉親顏之歡樂。

孟冬車駕詣景靈宮朝獻祝香文

二氣敷和。三靈研福。嘉雪消餘年之疢癘。慶雲占國歲之豐登。

明堂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別廟祝文

既承親訓。稽協邦常。因萬物之成秋。舉九筵之恭祀。仰祈昭鑒。虔告先期。

宗廟祝文社稷祝文

昭鑒改云乎鑒

別廟祝文

參講上儀。錄修宗祀。已卜涓於嘉序。啓飭戒於先期。爰率故常。竝伸預告。

奏告五嶽四瀆祝文四首一詞係

運用森章。紹修宗祀。卜涓時日之吉。敷告山川之靈。庶達虔誠。竝孚聰鑒。

祭告五嶽四海四瀆祝文九首一詞係

肅清嘉序。祗事合宮。慨疆域之未遑。瞻山川之尚遠。竝陳芳薦。遙告先期。

明堂大禮前二日朝獻景靈宮分詣奏告中後殿祝文

紹承慶運。蒐講上儀。循三歲之森章。舉九筵之親祀。敢先信宿。祗款神靈。庶達明誠。竝垂孚鑒。

後殿祝文

練吉商辰。躬祠世室。翕來四海之助。昭格三靈之獻。敢飭前期。祗修嘉薦。仰祈丕佑。永庇昌圖。

詩詞

紹舉明禮。已涓辰而展采。祗循彝典。敢先事以告虔。肅仰真風。口扶丕緒。冀鑒臨於精意。益申錫於純嘏。

奏告諸陵帝后及昭慈聖獻皇后禮宮永祐陵禮宮表文

青天休命。當修大報之常。稽古彌文。舉舉合宮之慶。茲迷瞻於真域。敢祗告於先期。爰達丹誠。庶孚靈鑒。

奏告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禮宮祝文

三歲親祠。具存常典。九筵宗祀。丕講上儀。飭事維虔。先期是告。

做漢魏至唐為鏡。歌吹曲十二篇。以述祖宗功德之盛。見稱於時。又以司馬公資治通鑑於治亂得失。忠邪善惡。有所未論者。凡一君之後。為總說。一代之末。為統論。成六十卷。號通鑑要覽。皆以奏御。而上命公更定。呂祖謙所編文鑑。中羣臣奏議。其增損去留。率有意義。有文集三十卷。內外制。雜二十三卷。奏議總要五卷。制海十編。鑑前五編。藏于家。官自朝奉大夫。贈中大夫。年僅四十有四。母陶氏。贈安人。妻將作少監錢俛之女。封安人。一男子。端學。十一歲。四女子。長及笄。餘尚幼。方公兄之沒也。公悼之甚。口口已之恩。口與其姪。口錢夫人。遂拾遺澤以成公之口。故其葬也。士友相率為之請銘。是重可哀已。銘曰。惟文之修。官乃立。學而能通。濟以識。細焉歌詩。口口册。皇猷帝謨。資潤色。猶嗟崔公學。尤力。辰哉。過聖。口斯赫。玉堂增官。首其直。溫然珪璋。蘊其德。從橫詞林。論皆益。帝眷之隆。且丞弼。年方剛強。衆所惜。生淮之壖。葬于深。

此文當是舍人墓誌。原本殘闕。第有一頁。而字亦多刊。今無別本可校補。姑存之於後。天澤識。

將試而用之。進以不次。爾性謙敏。悟學業夙成。見於文詞。有秀傑邁往之氣。朕既為爾綿綿典故。攝直翰墨之林。經輟需賢。肆以命爾。可謂士之榮遇者矣。昔魯乘周禮。敢人不致加兵。禮之有益於國如此。据古以言無爽朕聽。可。

除著作郎告 淳熙六年正月二十日 降行

爾作屬西府。精於編摩。攝直北扉。工於潤色。頗立要津。兼亦為允。然猶儲之東觀何哉。蓋夷玉不厭於朝。良材益務於培養。矧茲極所授訓。隆興以來。政事實資閣博。纂成冊書。往銜筆焉。豈曰弗稱。可。

進日曆轉奉議郎告 淳熙六年四月八日 奉行

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謹言行昭法式也。爾充職闕。與司著讓。傳信萬世。實藉三長。汗青告成。宜進官列。更勳繼錄。以對恩榮。可。

進會要轉朝奉郎告 淳熙六年八月十日 奉行

勅朝散郎試秘書少監施師點等。朕自膺傳緒。常務策勵。以時繁年。廣記已藏於嚴密。舉綱撮要。類分將備於討論。爾等學擅該通。才高述作。備竭勤勞之力。共成詮次之功。遂積前編。同標鉅典。宜被進官之寵。用旌載筆之良。祇服予恩。益恭汝職。可。

進三朝寶訓轉朝散郎告 淳熙七年五月 降行

朕欽惟德祖。肇造區夏。太宗真宗。繼統揚業。其宏章遠略。載諸簡編。以為子孫億萬斯年之訓者。始與典誥相為表裏。朕丕承厥緒。歷選名儒。進讀於退朝之暇。是憲是述。罔敢荒寧。逮茲終篇。可無褒賞。爾高文蔚潤。與學淵淳。進直北門。親結九重之眷。入陪西學。光膺再命之榮。屬恩典之遂行。肆文階之序進。其祇戒渙。益勵忠規。可。

除國子司業告 淳熙七年七月十五日 降行

勅朝奉大夫國子司業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太子侍講何耕等。朕惟永平之際。國樞門以億萬計。正觀之盛。闕舍千二百區。人文之興。治道以立。茲用恢宏學校。建置師儒。庶幾禮義之行。可致肅雍之化。以爾耕渾然道德。不見圭角。爾收詩卓爾文辭。富有波瀾。秀出班行。表表愈偉。頗袖後進。于予而來。其並列於成均。庸丕闡於儒教。化民成俗。必由學。式崇賢士之關。俾師考德。以為官。益勸範模之美。可。

再除崇政殿說書告 淳熙七年七月二日 降行

春秋王道之權衡也。朕听朝之餘。詳延鴻博。敷釋於前。蓋將究其指歸。以補治道之未至。與其選者。實難其人。爾才茂而識明。學深而文富。北扉視草。增潤於皇猷。東觀抽書。追芳於良史。是用陪講席之間。燕專駢筆之討論。推褒貶於一字之嚴。辨得失於三傳之異。毋嫌諱復。庶廣緝熙。爾爾皆為。奚俟多訓。可。

進讀正說轉朝請郎告 淳熙八年五月十三日 奉行

朕永念定陵。貽孫謀於世。肆臨講殿。敷正說於諸儒。爾思好深湛。辭尚體要。司成胃序。蔚為雋造之宗。寓直複門。式擬坦明之制。進聯侍學。論本□□。茲□絕業之修。宜錫懋官之寵。修而稽古。昭我右文。可。

崔舍人附錄

告詞

除秘書省正字告 乾道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王准行

勅左宣教郎林枏等。朕聞三館以待方聞之士。異時詞臣講官。與夫司言責。掌諷議。為時名臣者。由此濼出。故擇之必精。試然後命。所以重其選也。以爾枏博學而多聞。爾彌大方重而有立。爾敦詩罔毅而不回。振藻儒林。見謂國器。奏籍來上。煥乎可觀。宜從英俊之遊。往司是正之職。益務涵養。以副朕知。可。

進中興會要轉宣教郎告 乾道九年十月十四日 王准行

勅左迪功郎守秘書省正字陳自脩等。昔司馬談為太史。方天子建漢家之封。而留滯周南。以所欲論著。屬其子遷。於是袖石室金縢之書。而史記作焉。蓋抱良史之才。當筆削之任。遇大典冊。曾不得措辭其間。可勝惜哉。惟我太上皇帝。中興盛典。講於假授之際。得於授受之日。固已越商周而追唐虞。久而無述。懼有闕焉。肆命大臣。典領成書。爾等俱以儒英入館。關佐太史氏。親見聖王之傳。願不陸歟。晉陟京聯。以旌爾勞。以貽訓于億萬世。則爾與有無窮之聞。可。

除崇政殿說書告 淳熙元年正月四日 王准行

朕蒐攬英雋。置諸冊府。如藁梓杞。待其成材。凡一時詞臣講官。鮮不繇此。有能翹然自拔於衆人之中。則

除中書舍人告 十四日日本行

朕澄出治之源。公取臣之柄。遊求端士。真諸禁密之聯。比飭溫言。實以論思之益。矧參華於內史。必試可於其材。其官進致時。文企前修。器先遠識。荐游册府。胸中儲未見之書。晉長膠庠。館下服于勤之業。經綸久嘉於待學。繪圖獨擅於詞。充爾所長。恢乎餘地。載惟西臺命令之本。豈徒東里潤色之工。一賞或備。則國維不張。羣枉未辨。則官邪猶在。能盡言而無隱。斯庶政之惟醇。蔽自于衷。撥居是選。朕於知人則賢。遠登治於有虞。爾其遇事不回。繼祖風於祐甫。

致仕告 九月十五日行

持齋甘泉。方極清華之選。冠神武。忽廢休退之章。會雅志之莫回。宜贊書之親錫。其官進致時。才敏敏。問學淵源。入職班聯。早膺職。三館兩學。久陪英俊之遊。西掖北門。獨擅詞章之極。有資獻納。遊爽節。宜正當強仕之年。欲致為臣而去。肆稽彝典。寵陟文階。勉加綢繆之功。益介康寧之福。

贈中大夫告 十月十六日行

未老歸休。朕予聞。將終占。嗟爾淪亡。眷口口口。通聯。頌慈章之殊渥。其官進致時。文詞藻蔚。問學口口。澄。長陪英雋之游。循歷清華之選。代官西掖。簡自朕知。攝直北門。創由卿始。方快雲霄之直上。忽驚蒲柳之易衰。痛懷朝夕。論思之誠。深悼春秋。宿夢之事。用稽令典。陟陟文階。豈惟榮及於爾。抑亦賞延于厥後。尙其英爽。服此寵光可。

祭文

同朝侍從

維淳熙九年歲次壬寅五月丙午朔十五日甲申。敷文閣學士通議大夫提舉佑神觀韓逢直。太中大夫權吏部尚書兼同修國史鄭丙。太中大夫權兵部尚書兼侍讀兼同修國史兼權禮部尚書芮燾。降授朝請大夫權工部尚書兼知臨安府王佐。朝請大夫龍圖閣待制權密都承旨蕭從。朝請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高郛。朝散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曾遠。朝散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曾詳。定一司勅令。買選。朝請大夫。夫太府少卿兼權戶部侍郎燕世良。謹致祭于崔公侍讀直院中書舍人靈筵。嗚呼。昌光輪囷。問氣扶輿。萃于二妙。聯翩俊傑。鳳鶴接羽。同登天衢。公又超詣。一日千里。玉璫瑤瑤。厥辭愈偉。爰自昧天。聲華特起。昭徹冥聽。華衰喪之。主父見晚。司馬同時。攝直代官。創見於斯。紫詰黃麻。俱自有體。公兼二長。文不停綴。盤詰鋒牙。英蕙粹美。垂紳正笏。密勿謀謨。豈惟翰墨。組麗之徒。人所欽望。李裴與俱。云胡半途。濼汜已極。人生萬事。孰可料測。閱日幾何。榮悴懸隔。嗚呼哀哉。天界公厚。莫昇其全。文固卓立。位亦可言。所飲然者。不假之年。顏天斯若。時偶定數。死生夜旦。當公理悟。弱妻稚子。可念荼苦。查直等實同僚。敢置交情。屬詞致奠。旅旅酒。魂兮歸來。不昧平生。

給舍經筵

維新會人王登顯 附錄

維淳熙九年歲次壬寅五月丙午朔十六日乙酉。朝請大夫試給事中兼太子詹事師點。中大夫守中書舍人兼太子左庶子木待問。朝散大夫新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字文价。朝奉大夫新除起居郎兼太子侍講詹儀之。奉議郎新除起居舍人兼侍講王蘭。謹致祭于崔公侍讀直院中書舍人靈筵。惟公天稟之闡明兮。又種學之敏強。涉經史之涉漫兮。窮百氏之濫觴。文辭蔚其芳腴兮。追前修以翱翔。益拾芥於賢科兮。擊浸微乎帝旁。道山巖室。假發軔兮。備進直乎玉堂。黃麻紫詔。多出其手兮。仍勸講乎華光。后皇嘆其信矯兮。曰汝其持。蓋乎。行。道西掖。暮北門兮。草思乎翰墨之場。駕駟馬於九達之夷路兮。夫孰測其。騰。一疾忽其變遷兮。奄所夜之不賜。整抱病而枕泣兮。群嗚嗚而沾裳。聞者為之阻涕兮。矧同寮之愛忘。嗟人世之夢幻兮。難據揣以為常。有生終於必死兮。何有齒椿與彭。惟俯仰無愧作兮。啓手足其奚傷。陳薄奠以寫哀兮。魂英明其來嘗。

同朝學官

維淳熙九年五月丙午朔十一日庚辰。朝請郎守國子司業沈授。承事郎國子監丞黃唐。寄理宣教郎國子博士李祥。宣教郎太學博士勾昌泰。文林郎太學博士黃艾。文林郎太學博士羅點。乘義郎武學博士陳說。朝奉郎行國子監主簿喻良能。乘義郎武學論王公弼。從政郎行國子監錄方有開。迪功郎太學錄章頌。從事郎國子監書庫官戴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侍講直院中書舍人崔公之靈。惟萬生之紛給。執主張其榮悴。伊通塞之靡常。厥去來之莫避。或蘊蓄而不信。或獨奇而弗試。能蠲黜以自表。蓋千萬而一二公。擢秀於淮服。登登舉於高第。雖棟宇之清芳。固升沉之頓異。自時命之獨運。清華於中。歸彼金鑿之三一。重成均之儀式。上蒙微以乘筆。俾策司於兩制。用翰墨以承恩。亦罕聞於近世。謂搏扶而未已。胡半途而逢。昔伯氏之閔凶。銜餘哀而未艾。嗟遺息之甫非。藐諸孤而誰語。夫既昇之利達兮。忽中值而何謂。豈命力不兩立兮。付成虧於一致。潔酒肴以在列兮。耿哀懷而莫寄。感情契之不能忘兮。聊寓誠於一昧。

在朝同年

維淳熙九年歲次壬寅五月丙午朔十二日辛巳。承議郎監行在左藏西庫陳公亮。朝散郎通判臨安軍府事王明發。承議郎行太府寺丞柳大雅。朝請郎守國子司業沈授。從事郎主簿尚書禮兵部架閣文字王三恕。朝奉郎太常博士宋若水。從政郎監行在草料場朱藻。朝奉郎尚書考功員外郎兼奏。承議郎守尚書左司員外郎王信。奉議郎直祕閣兩浙路轉運判官耿乘。朝散郎尚書刑部員外郎吳宗旦。奉議郎兩浙轉運司主簿文字丁朝佐。儒林郎監行在省倉門周震來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侍講直院中書舍人崔公之靈。惟公學以緝成。文由體工。名卿廷舉。聲聞九重。發蹟册府。攝承玉堂。朝無近比。公實濳。編摩著庭。經筵省戶。恩光燁煜。重印疊組。若時司成。領袖二學。莖葉蔚茂。繁其先登。拜命云初。時則強仕。聞道吾前。云胡計齒。適踐掖垣。適正寓直。金華勸講。亦庶重席。坦明之制。方親常揚。備說之偉。稽馬厲行。俾通事深。廣厚雄渾。有輝其華。益殖其根。紫樞黃閣。緩步徐行。豈其一疾。徒采滄精。嗚呼伯仲。聯襟

維新會人王登顯 附錄

儒科來遊帝廷。扶屬肩摩。自伯之祖。淚睫未乾。復此淪落。行路辛酸。嗚呼哀哉。天倏靈奇。文能窮人。抽深扶密。鬼神所噴。自古已然。夫復何言。猶有副墨。藏之名山。公亮等託契年籍。遊朝序。情好稠重。言言語語。自聞珍疾。接踵門墻。進莫我與。敢懷煥涼。卷衣雖復。何有何無。予以寄哀。惟薦及登。

陳司理

維淳熙九年歲次壬寅五月丙午朔十三日。迪功郎臨安府左司理參軍陳之芳。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侍講直院中書舍人崔公之靈。惟公茂德。播紳是矜。發策決科。案牘聯登。官途烜赫。閭閻荷蠲。帝眷有加。草制西清。為舍人。樞問談經。黑頭逝水。邦國珍寶。嗚呼痛哉。友于愛重。譽著鄉評。接翼翱翔。俟爾。飄零如賓。借老黃鵠。歌升。嗚呼而泣。其何忍聽。却藥屏愛。一練青青。頌辭無愧。彈指生平。嗚呼痛哉。之芳。濫巾司獄。三見周星。忝辱葭莩。獲拜典刑。門墻相望。與進情傾。吁嗟漏盡。九原莫與。敬致薄奠。涕泗銘旌。

陳教授

維淳熙九年歲次壬寅五月丙午朔十九日戊子。親未從政。郎新温州州學教授陳紳。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侍講直院中書舍人崔公之靈。嗚呼。天地英靈。秀淑之氣。造化所樞。多取為忌。難弟難兄。萃于公門。接翼儒科。粲然而文。公之辭章。尤為卓犖。猛虎長蛇。赤手捕縛。渾然天成。不露圻堦。帝曰來歸。置之玉堂。視草代言。實惟汝長。問俾常揚。專美有唐。夜半席前。論天下事。昌言謫辭。無所顧忌。如水投石。仰當帝意。鳳閣西清。極儒者榮。步武駸駸。輔弼疑丞。胡然半途。而奮其輪。嗚呼哀哉。富貴無聞。又焉用久。朝而聞道。夕死不朽。公之雅歌。藏在樂官。公之語詔。百代不刊。愛君憂國。無負所學。曷資從容。何愧何怍。嗚呼哀哉。紳之荷公。親愛是教。分則友誼。義同弟昆。教我掖我。繫公之恩。吾喪吾室。公書來時。如拯溺焚。開釋縲絏。公之喪兄。義篤友于。我慰以書。公其少紓。庚子之春。挾挾執別。尺書勞苦。問滋闊絕。方期來還。再侍笑言。嗟嗟訃音。忽墮目前。嗚呼。身世空華。俛仰今昔。孰云一朝。幽明長隔。有君在堂。有酒盈觴。嗚呼。公室。魂兮不忘。

挽章

朝奉郎新除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直學士院趙彥中

直上青霄早。秋翎插健離。心源九雲夢。筆陣幾蟬蛻。視草含英鳳。封章落貴貂。身前茂陵藁。及謁漢皇朝。仙院分宵直。書庭接翼翔。情忘海夫臭。語借令君香。壯髮猶藏葆。生芻已奠觴。修文平日事。地下亦為郎。

贊皇李處全

雅望高軒履。昌言動冕旒。五花方判事。萬戶合封侯。未換黃金帶。俄成白玉樓。匆匆大槐國。起滅等浮沤。桂籍聯升。翠輦。香飄折檻。靄天光。我心但愧。兼葭倚。衆目爭觀。鴻鴈揚。策足華涂。欣袞袞。致身台路。失

維會人王堂頌 附錄

堂堂併看雙壁埋黃壤。一樹風前淚數行。

朝奉大夫守宗正少卿兼太子侍講史彌大

在昔誇三喜。于今萃一門。周旋陪帝學。終始代王言。曾擢傾人望。規陳老治原。彼蒼無處問。才大合調元。憶昨登瀛日。相親意最深。耽書加我癖。體國見君心。遠賦黃梁夢。空遺丹屐簪。堂堂那復有。哀涕泣霖霖。

寄理宜教郎國子監博士李祥

聲聞江淮滿。文章燕許期。華林聯秀萼。椿老見芳枝。壁水風流盡。金鑿春遇私。哀榮極閔飾。埋玉更成悲。

宣教郎充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方有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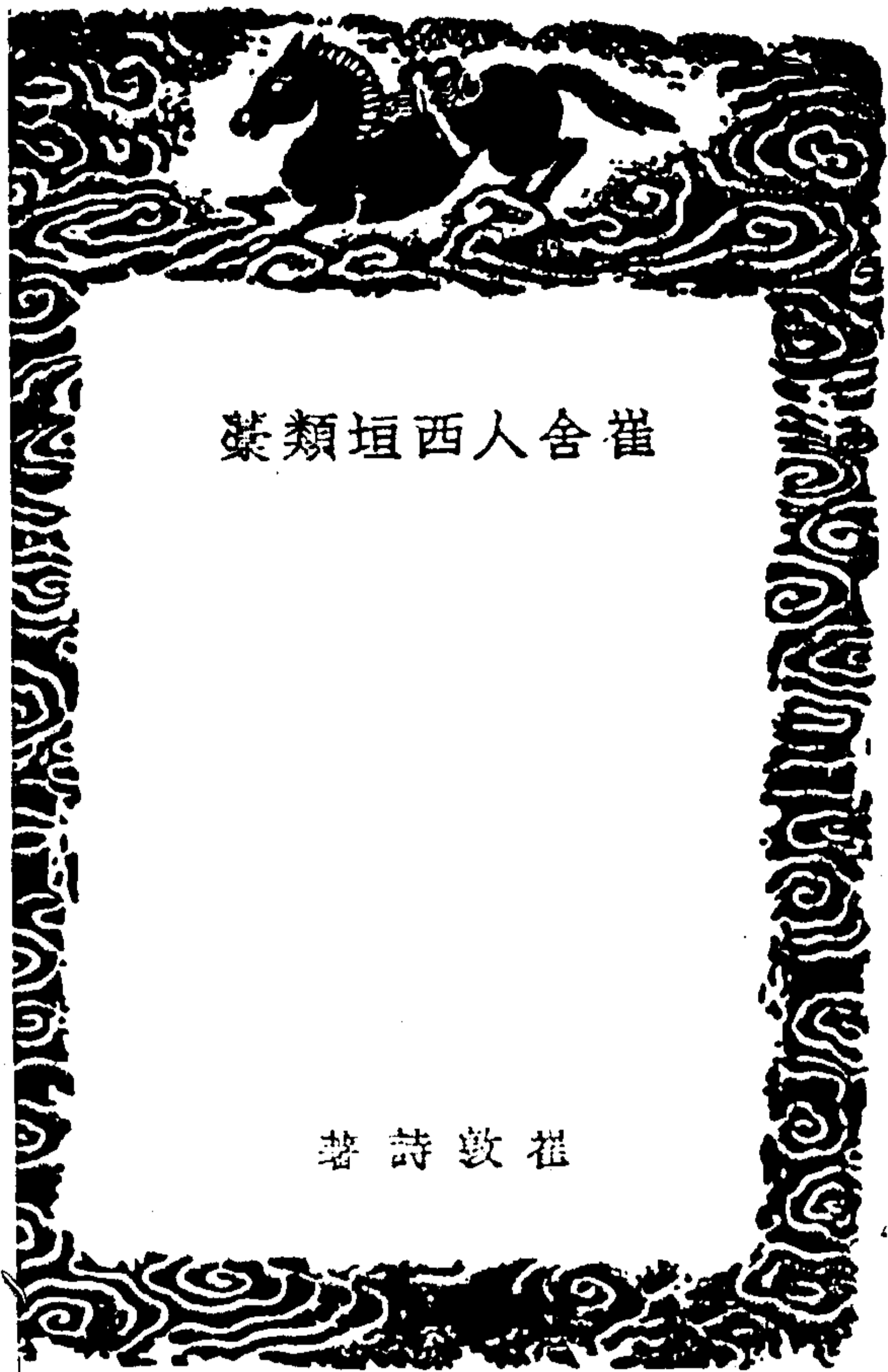
士有千齡遇。名傳百世榮。文章舉權直。淮海出儒英。紫禁煙花遠。黃麻黼黻明。方深丹屐眷。痛惜掩佳城。久託奎靈照。仍從璧水遊。沖襟榮是斗。高議炳陽秋。磊落觀材傑。凋零悼世浮。傳家真騏驎。努力紹先猷。

承議郎直徽猷閣權知平江軍府事耿乘

足臨俯門甫十年。惟餘翰翰富流傳。橫經越得陳編外。草制雄誇落筆先。爭美冰銜塵不染。忍觀華□□。隨遷忠翰丹辰。歲猶在。一靈云亡共黯然。

朝散大夫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樞密副都承旨陳蒼舒

早結淵衷眷。英名擅四方。獻箴誠剴切。其諫極忠良。勸講黃金殿。修辭白玉堂。翁紳故盛美。何事遽云亡。昔幸金淵日。獲從二陸游。同朝深自喜。投快意相稠。伯氏方驚歎。公平遽若休。佳城知有日。老淚濕西州。



崔舍人西垣類菜卷第一

崔敦詩著

崔舍人西垣類菜卷第一

王希呂知紹興府

稽山與嶺浙水名邦地接浩繁夙倚藩維之重民權當審今動登履之慎其官王希呂識虛疏通器資強毅純誠天至獨開忠義之圖俊辨風馳自說功名之會發舒於素蘊遂登冠於近聯久歷歲陰益承恩遇爰念近畿之地方深艱食之虞展關貨捐悉無遺力於存惠養正在得人宜深體於焦勞尙恪勤於綏撫惟詳密可以究民隱惟寬和可以盡下情行輯顯庸即圖懋賞可

鄭丙除吏部尚書

天官任重綜會羣才常伯班高密鄰二府朕深厭容容之弊樂聞謬誇之風儀圖正臣領袖法從具官鄭丙志剛而弗惑學博而有原正色不回凜凜端朝之望至誠無隱拳拳迄膝之陳察其特立而獨行常以深嘉而屢嘆眷言銓選宜屬老成惟亮直必不以法而從人惟公明必不以權而付吏揚清激濁方觀綱紀之張陳善閉邪更賴謀猷之告勉堅素守益劭遠下以圖

朕稽古訓以建官酌公言而立政稟承出於西省既克謹於幾微之先審閱付於東臺又相濟以可否之論夙重茲任宜惟其賢具官施師點學造深淳器亟夷雅清規亮節凜松柏之後彫原實美名顯圭璋之

崔舍人西垣類菜 卷第一

崔舍人西垣類菜 卷第一

特達自躋榮於禁路即演潤於詞垣高文華經術之華宏論達國家之體既淹歲籥宜進位班庶事施置有未便於民羣才選除有未孚於衆爾悉予告予皆爾從當消患於冥冥豈於功於赫赫勉爾忠誠茂對享嘉可

木待問除中書舍人

政令出於中書訓辭行於內史必識通今事乃能裁若否之宜必文追古風方足擅坦明之制得於已試命以爲真具官木待問智識濟長風規遠遠英聲茂實早蒙薊苑之華安步徐行徧極儒林之選雖記首於左陛旋攝直於西垣文詞鼓天下之心議論發胸中之蘊宜從與望遂正近聯四禁行書方重萬華之地五花判事益觀潤色之長可

儒林郎劉植降一官

國家法令昭若日星有官君子尤當循守爾乃戾法以徇其私罰可逃乎可

從義郎孫惠義降一官

縣令於民最親爾居其官敢肆殘酷不有顯罰曷厲其餘可

丙輝兼侍讀

朕泛觀載籍夷考名臣越在李唐深嘉陸贄雖忠規挺挺深後世之未亡願諫疏拳拳慨當時之不過肆鳴近列俾爾避文固將廣一己之聰明抑亦發九原之亮直具官丙輝性資宏毅他字潤純與學英詞兼著士林之譽昌言正論晚高禁路之聲宜從清燕之遊用究前賢之蘊摘其精要爲我指陳金必賴於良工始得範模之正方雖傳於往古固多藥石之良可

武功大夫謝純孝降三官放罷

廉恥國之所甚重貪汚法之所不容爾資稟凡庸弗紹厥美謹其宿過實在右班位序高華不爲不遇繕治器械朕所注懷俾爾典臨略無勞効而敢賄貨冒沒肆其家心微于聽聞何敢快罰雖錮累秩尙屈森章宜知寬恩痛自懲省可

章訊致仕

朕娛侍親庭優隆戚碗望濯龍之車馬稍闕冲規挂神武之衣冠忽披沈疇重遠雅志亟下俊書具官章訊制行端良稟資和裕高門有奕歷於世胄之華令德無疵自迪儲風之美比聞假告方切眷懷尙須勿藥之期遽上告歸之奏念其確至畀以休閑鑿越超朝雖嘆儀刑之遠丘樊伏老終膺福祉之長可

張顯功轉防禦使

帶干將佩弧矢入侍出從密近左右其爲恩渥不同常倫于解其職又增秩以寵之用故事也爾恭恭敏給擢在軒輊左弭右隄周旋惟謹茲出分於戎務爰陞寄於軍防尙服龍光益圖報効可

乘義郎魯安時安陳利害降兩官

朕於聽言雖草茅之狂未嘗不容也爾詭辭汗漫略無端倪不黜得乎可

崔舍人西垣類菜 卷第一

奉訊贈節度使

聯華四姓。望尤重於親賢。流胤九原。義當隆於恩禮。莫追遺範。愛錫恩章。其官章訊。德宇靖深。器資溫裕。雍容文藝。恂恂樂善之風。蹈履中和。聲聲勞謙之度。遠觀懿行。盡享遐齡。方從解綬之高。遽歿移舟之遠。臨朝與信。念感晚之彫零。渙爵疏恩。飭邦彝之優厚。宜昇建旆之寵。俾爲告第之光。慰爾杳冥。寄予哀惻。尙祇徽典。永燕幽宮。

木待問磨勘轉中大夫制

聯榮兩禁。禮優入侍之臣。會課三銓。法著陟明之典。肆條伐緒。爰錫恩書。其官木待問。德宇凝深。詞華雅健。代言西掖。既全潤飾之功。論道東宮。更廣見聞之正。龍榮方集。聲問梁高。稽周官大計之書。廣漢爵議。臣之序。秩登祿富。當思報稱之圖。言聽計從。正賴忠嘉之益。可。

皇甫倜降官吉州居住制

程尉馭下。必先軍簿之明。李牧饗師。亦取市租之富。爾素稱勇節。自奮戎行。並受簡知。荐分委寄。既不能昭明兵律。俾以肅齊。又不能經理軍須。底于辦給。空閱歲年之久。略無績効之聞。茲覽人言。可逃國典。宜併鑄於官秩。仍就謫於方州。法有至公。固不滲於金石。才無終棄。尙可効於桑榆。可。

趙善俊降直徽猷閣制

朕審重名器。未嘗輕假。爾畏安人之利口。溢萬福之虛辭。欲以市恩。忍於罔上。任方面者。類如是乎。降職示懲。尙爲寬典。宜思循省。毋重悔尤。可。

孔指降兩官制

孔子曰。節用而愛人。未有用節而人不蒙其愛也。爾爲聖人後。曾不知此。聊從薄罰。降秩罷州。歸思聖旨。尙亦知恥。可。

牟天麟降一官放罷

小寇跳梁。一方被害。爾爲郡貳。義當首公。避事偷安。茲復何賴。免官降秩。庸戒後來。可。

王丞相初除封贈三代

會祖贈太師

朕下選真賢。登進宰位。乃一德一心。勩相我國家。則亦惟念流澤之由。褒大顯榮。上及三世。蓋尊尊者。口重善善者。慶長古之道也。其官某。體仁蹈義。飭于口躬。錫祚流光。燕及乃後。今予命以維垣一品之秩。口資于廟。豈惟示吾尊異元臣之心。抑亦彰未遠源深長。流衍未艾。潛德闡端。發見有時。以勸天下之爲善。與臣子之顯親。一舉而數美備。豈不休哉。可。

會祖母贈楚國夫人

朕惟國家崇厚士夫。自通籍以上。皆得寵綬其先。其位愈高。其體愈隆。推而上之。至于相臣。遂及三世。而命儔品秩。又皆加異。凡以禮之宜與稱所當然也。其位某氏。柔明端靖。蹈履令規。仁慈惠祥。開相後裔。乃

奉元輔是惟開孫。今進登厥位。而不推錫恩寵。以資于幽屬。何以昭積善之報。而慰慕遠之心哉。追錫命書。改封全楚。庶其如在。尙克有榮。可。

祖封魯國公

積厚者光遠。施德者享豐。固有高門而俟軒車。乃若植槐而須衮繡。修德在己。責報彼天。殆厥應之信然。何可必之如此。其官某。才周世用。行進天常。秉節自強。蚤共高於問望。稍光不曜。晚弗見於功名。委社後昆。闢元台路。肆於柄任之始。念爾陰功之由。詔爵追榮。已極上公之貴。按圖易壤。更新東魯之封。尙體密章。永寧泉室。可。

祖母贈魯國夫人

爵視德以俱崇。禮隨情而始稱。眷惟元輔。方懋遠圖。探尊祖之心。既加崇於廟室。推齊禮之義。爰並下於恩書。其位某氏。乘則淳和。疑資沖靜。柔風懿範。既克相於有家。厚德陰功。乃大昌於厥後。屬開孫之登任。知慶澤之由來。位正小君。已疏榮於象服。封開大國。仍易地於龜蒙。尙想營魂。克祗茂典。可。

父封慶國公

臣子之道。忠孝而已。得時行道。既盡忠於國。原始追遠。必思逮其親。朕既歷選于衆。得天下之賢。而命之輔相。又推其欲報之心。不受高官重爵。以崇寵其先。豈非仁之至而義之盡者歟。其官某。宅心澹夷。制行中正。蹈履仁義。弗昌于時。卷巖材猷。全昇其子。今吾丞相佐佑厥辟。勤勞國家。則惟爾義方之教。州能所調象美。底其忠嘉。肆於柄任之始。命以全國美封。告于廟室。豈惟發揚潛德之光。抑亦褒大慶祥之自。沒而不朽。尙榮享爲。可。

母封吳國太夫人

朕覽得侯燕喜之章。想其雍雍怡怡。內外和樞。固常三復興嘆。以爲人臣之遇。既致位於顯崇。復榮親於孝養。信天下之至樂。無以易也。今吾丞相寅亮元化。辨章萬微。退食委地。有母而慈。茲非朕心之寵嘉乎。其位某氏。生稟柔則。勩合令儀。信順靖恭。稱內助之正。慈和嚴翼。具聖善之資。果見顯賢。是陟相位。肆藉彝典。爰易名封。且褒輔拜前。爵級滿後。俾夫族黨。皆知天報之豐。邦國具膺。幸親榮之盛。則惟爾訓結之厚。豈不顯哉。可。

妻封越國夫人

朕觀召南之詩。知夫賢人君子。身有爵位。上宜勞於王室。下施澤於國人。其所以夙夜匪懈。克底成績。則亦惟內助之賢。乃有濟也。今予登用一相。儀刑列辟。肆推伉儷之體。併錫褒崇之章。豈非此序。其位某氏。懿和真質。溫靖成儀。傾于德人。勩以禮法。愛舉典章之舊。俾新脂澤之封。尙服寵榮。益綏福履。可。

趙介降兩官

朕保民如保赤子。惟恐傷之。爾受命典州。宜知德意。乃剝民以資妄用。不馴可乎。降秩兩階。尙爲輕典。可。

會守約降兩官放罷

朕甚惡將帥制下以自豐爾甫分戎奇已肆貪心降秩免官尚為寬典可

張士份降一資

賦有經常一資過之即傷吾民爾撫字無方刻剝是務困實以聞聊用薄罰可

韋潛心降兩資放罷

周官以豬蓄水以治寫水凡蓄水者正以待旱而灌輸也爾昧於適宜幾以召亂繆戾如此蒙黜何尤可

李椿落致仕除顯謨閣待制知潭州

朕厲精政理遴選帥藩念南紀之上游執寬予顧訪東山之故老茲為我興具官某學造誠明智周貫變端純簡重會不越於宮庭清粹澹夷亦無窺其涯涘蠶絲甘泉之從歷宜外屏之勞旋據禮以告歸遂挂冠而厲俗眷言巨鎮夙重長沙藩翰須賢方當守周詢之日丘園允志豈長才高臥之時宜下垂車即紆使綬仍念分符於遠服更令峻職於西清惟風俗周知當有為而人服惟吏民素習固不令而化行尙底政成更勳猷告可

江溥除直秘閣

西崑冊府東觀道山凡預選拾莫非俊又至於官稱論議地重高華朕今以清名顯職皆為勳功之具非續用卓然協于輿論不以輕畀也爾素推才望曾任臺綱不避當塗無爽正論今以使者節持平一道乃能以其餘力審數邊防徹于聽聞良所嘉賞且身行重湖風波之外名繁蓬萊雲氣之間吏民觀望不亦美乎宜思忠勤益務報稱可

沈作賓再任評事

廷尉有平朕所選擇凡其以稱任聞者不違易之也爾庇職有年議法無枉爰俾因任尙究所長可

潘師旦罷閣職轉一官

帝宸二閣職近地親肆推恩率用優比爾久恭乃事今解嚴司眷言勞動宜有褒異且一官之賞朕亦甚吝毋曰持例可得而不思報哉可

吏部員外郎蘇頌陞郎中

文昌諸郎俱世高選校勞定位纖悉不差蓋重其任也爾名臣之後詳練靖嘉列屬三銓甄序惟允今推次闕宜在正員之序不既寵乎位班雖升職任不易夙夜匪懈迄究爾庸可

何杞特降兩官

監臨虧失固有錄章爾持劄紛紜幾以逃責獨不念無辜之民乎帥臣以聞不可無罰可

張子顏降數文閣直學士徙舉江州太平興國官

朕厲精政體勤恤黎元比聞近輔之邦適爽順成之望亟下命令悉捐賦輸宣吾德心屬在帥守具官某蚤登禁近履守藩方念其踐歷之多寄以撫綏之任方矜存流允屢頒漢詔之寬乃督迫催科靡念越人之瘠屬披尋劾已釋郡章宜降職於清班俾奉祠於外館尙思前失益勉後圖可

內侍寄資武功大夫張安祚寄資武義大夫謝仔與轉歸吏部

內侍之官秩至東班供奉則有寄資逮歸銓曹乃昇外任此舊典也爾服勞親近厲志端勤既躋宮省之司宜正武階之秩雖循常比實出殊私且恭則寡過密則遠嫌可不勉哉可

宇文紹奕敘官

國家黜幽顯敘有法未嘗以一審棄材也爾向坐簡勳既閱歲年應于常科還爾舊物查思所以報此哉可

廖遂特降一官

摺紳庸行無越廉隅審如章聞爾何甚已尙緣去斥寧不究窮錮官一階當識寬宥可

楊丙降一資放罷

職為司屬奉教令趨期會宜也爾緩不處又以計去事無責乎可

崔舍人西垣類稿卷第二

劉堯咨該人使到闕應奉十番特與遙郡上轉行一官

朱華上閣位序高榮凡列職其間積其伐緒皆有以優異之示厚恩也爾奮由將闕進服庭庭歲時既多勞績是著今俾疊上二秩之賞陞列遙圖不既寵乎恭以承事恪以守業率履不懈圖究爾能可

孟俊特降一官

東南諸將恭布昕分鈐制之官所望忠實爾紀律素弛廉級已夷肆為詭辭溢見章奏錮官一秩可不戒乎可

魏泳降兩資放罷

敷粟無征法也況當救荒之日乎爾背違德意苛擾商舟免官黜資聊示薄責可

趙粹中落職

百年去殺政常出於寬平三宥致刑事當先於清審具官某頃由法從俾典方州銳陳郵置之姦顯正市闔之獄既更累歲乃露幽冤五聽有孚何偶乖於克允一成不變遂濫及於無辜莫追祝網之寬尙想沈泉之痛究觀厥實駭助予衷死者不生懲之奚益姑盡錮於乃職庶具警於攸司祇服恩容勉圖報効可

朕欽修孝養。祗奉慈庭。凡給侍左右。苟有勞能。未嘗不優賞而昭勸之也。具官某。感德傷躬。恭恪承事。既乃歲。良協眷懷。宜進序於逸園。用增華於內列。維忠維勤。夙夜不解。圖所以稱朕意者。可不勉哉。可。

雷世方降一官

將帥之道。維公與廉。乃可服衆。自昔所記。市租輸莫府。賞賜入軍中。凡皆一毫不私也。況敢奢侈以自奉乎。爾用公財。造私舟。得於風聞。事有實狀。錮官一等。聊警乃心。尙知戒哉。可。

王孝通特降一資

綱運之事。屬之搢紳。猶有以侵移聞者。尙誰使乎。黜官一資。聊示薄罰。可。

張適朱傑各特降兩官放罷

黎民荐飢。荒政畢舉。一時乏事之吏。咸用峻典。朕爲赤子計者重也。爾等各負曠責。具形功章。錮秩免官。理不容已。可。

辛棄疾落職罷新任

淫風殉貨。義存商訓之明。酷吏知名。事匪漢朝之美。豈意公平之世。乃聞殘蹟之稱。罪既發舒。理難容貸。爾乘時自衛。慕義來歸。固皆推以誠心。亦既委之方面。曾微報効。遽暴過愆。肆厥貪求。指公財爲囊。取於誅艾。視赤子猶草菅。憑陵上司。締結同類。憤形中外之士。怨積江湖之民。方廣賂道。庶消讒議。負予及此。爲爾恨然。尙念開關向奮之初心。迄用平恕。降寬之中典。悉銷祕職。併解新官。宜訟前非。益圖後効。可。

錢愷守本官致仕

朕惟行尊賢。恩厚昭陵。舊館淒涼。恨機華之已遠。高閣林奕。望喬木之猶存。肆乃後人。見茲耆老。口口某賦資淳。乘道直溫。習見稔聞。多前人之風度。侃言循行。守君子之宮庭。方圖昇於恩章。遽願還於官政。抱誠既切。抗志莫回。沁水名園。應動襟懷之遠。都門祖帳。遂全名節之高。勉服寵光。茂終慶譽。可。

薛舜臣特降一資

刑獄。朕所甚重。爾爲縣令。荒怠厥事。乃使懸牢之內。有死於淫酷者。一資之黜。豈足償冤。當體寬容。尙知愧畏。可。

錢愷贈節度使

朕敦厚風化。優崇族親。角東路之中。甫途垂車之志。薄西山之景。遽聞易箆之言。具官某。風矩詳華。才資清邁。訪建武功臣之世。盛矣無窮。閱長安戚里之家。歸然獨在。尙須耆艾。足寄典刑。駭遺世之上聞。悼故老之凋盡。念此感愴。優其寵榮。絳節先塗。莫致生前之遇。篆章書柩。聊爲沒後之光。諒爾沈冥。知予傷惻。可。

魏庭瓚董壽祺應奉金國人使到闕及一十番與轉一官

周旋軒輊。費相賓客。其責皆非輕也。爾承事恪勤。詔禮安裕。閱歲既久。積勞當遷。一官之賞。尙承敬哉。可。

楊思濟特降一官

小民乘機。譁聚有訴。積以安靜。徐爲辯詳。宜也。爾惑亂失措。可不責乎。可。

王定國特降一官

天下之士。會於銓曹。里居官歷。必有實。乃可致也。爾遠適戶籍。私謁吏胥。閱實以聞。不可無罰。可。

崔亮捕賊沈師等陣亡特與贈四官

共武之臣。所資於忠力。死綏之節。當厚於恩章。爾策略敏明。器懷沈銳。久領師干之寄。適承名捕之書。匹馬直趨。庶成功於必取。妖狐匿發。偶殞命於不虞。莫歸先軫之元。徒負班超之願。優加卹典。驟越華章。尙發予懷。慰忠魂於地下。亦令爾士。激義氣於行間。可。

耿秉降一官

朕憂民之飢。由己飢之。凡捐財發粟。皆以拯民也。爾夙負材稱。尤高郡選。適因既乏。遂有轉移。雖心乎奉公。殆與朕本指良異。可無責乎。尙緣荒政。已著勞庸。薄罰示懲。餘毋苛効。可。

趙汝憑回授贈母

仁治之朝。凡以親請者。朕未嘗不致其厚也。爾子顯馳一秩。追賚九原。則其賢亦可知矣。爰頒明綸。俾遂素志。幽爽未泯。得無慰哉。可。

劉焯落集英殿修撰

朝廷清明。公道昭達。咸用峻罰。酌從與言。爾彥列高英。素高議論。出於選擢。付以蕃宣。今首者歷數過愆。置在窮奇之目。鋪觀反復。迹狀燦然。噫。使朕賞不當功。罰不當罪。皆爾私意變亂所致。可不責耶。盡銷舊名。少謝素志。祗予寬典。尙省厥尤。可。

廖遵降一資

外臺之臣。寄朕耳目。所以取成而制賞罰者也。爾前使遐方。嘗上重勳。逮茲覆視。見乃橫誣。噫。使予施峻罰於無辜。抑何誤耶。降秩一階。尙爲寬典。維明克審。則免後尤。可。

符真降一官

王畿之內。職悉必聞。爾爲小吏。奉職不謹。閱實有狀。聊用薄罰。可。

趙伯麟落階官

右班至正。恩禮重矣。朕未嘗輕以假人也。比承慈訓。復厚宗盟。乃下贊書。用成德美。爾稟資和裕。履行端純。總近甸之軍符。司外臺之臬事。久于任使。見乃勤勞。茲用推錫。恩章。進于扞防之秩。不既顯哉。服命數之殊常。思寵名之長守。惟謙惟畏。是稱所蒙。可。

趙不恭贈左領軍衛將軍

朕惟祖宗本支。蕃衍百世。聞聞淪喪。有足悼傷。不有厚典。何以寄予恤乎。爾邦族之良。淳和孝友。曷嘗其子。乃弗永年。朕用不釋于懷。命以領衛之秩。賚于九原。哀榮有終。恩義俱盡。尙有知者。亦克享哉。可。

林和林賜各轉一官

頑兇輕命出沒溟波。殘虐善良。遂以稽捕。爾等履危蹈險。禽獲無遺。顯伏重刑。海氣明靜。咸進官秩。尙知報哉。可。

趙不諱換率府副率

朕優崇近親。敦厚美俗。聞者下升等之詔。所以壯宗盟而華班序也。爾端純靖共。蹈履無失。宜易瑣列。俾參所朝。尙承敬哉。可。

張子儀補承信郎

內省去職。聽奏未仕者二人。非舊制也。用是官爾。宜敬以承。可。

姜斌應奉人使到闕及一十番與轉一官

端宸二閣。右列高選也。爾敏給靖恭。祗事維久。贊道賓客。禮無闕遠。命進官秩。尙思報哉。可。

杜沂除開門祗候

朕惟昭憲皇后之家。寢懋弗昌。明發有懷。爲之惕然。爾純謹和雅。自有前光。宸閣清華。命以庇職。豈不宜哉。可。

王珪降一資

郡獄有冤。至於濫殺。究其蔽斷。初不至斯。固有任其咎者矣。爾得無薄罰乎。可。

施師點奉使回程轉一官

禮樂光華。方被張羅之遺。山川跋履。又觀瀟湘之旋。具官某。德器純深。才資高邁。駕一乘之傳。不憚于行。道二國之言。罔遠於禮。肆時典俾進文階。維關河感稟之情。暨原隰咨詢之實。尙殫獻告。茂對恩光。可。

鄒嗣副使回程轉一官

玉帛往來。內外和樂。于時拜五善之詩。奉萬里之使。亦人臣之至榮也。爾奮迹嶺科。典教右學。才業之茂。有達朕聞。遂以輔行。迄於成禮。勞還進秩。尙承敬哉。可。

張大聲孫孜特降一資

朕教災恤患。所賴羣力。今使者上不職之吏。宜有薄罰。可。

范珣武劉銑陳拱夏之禮各降兩官

羽林之兵。有干等級。是必紀律素弛。恩威不孚。而致此也。豈特逐捕弗謹爲罪乎。偏裨而下。降黜以差。尙警其餘。善撫吾士。可。

張璋降一官放罷

昨官離次。圖典有常。爾爲武郡。宜知職守。乃翩然自如。肆己之便。尙有法乎。可。

張偉降兩官

一夫肆兇。干犯軍律。玩愒不謹。宜有自來。凡預典臨。皆被黜罰。爾職雖下。可得免乎。可。

馬希古趙友諒各轉一官

古者醫政。視勞制食。所以引人之進於藝也。爾執伎有稱。服勤維久。肆稽功緒。俾陟官階。維謹以恪。尙益勉哉。可。

趙蒙施栢各轉一資

近臣出疆。體優事重。凡其選置。行與居者。皆被勞還之賞。不既寵乎。可。

朱熙績降一資

鄉郡有飢。義當救恤。乘時邀利。是誠何心。雖爾不足以資此。遠令鼓衆。可無罰乎。可。

郭杲轉遙刺

刺史古官也。漢制秩二千石。宜詔牧民。乃古方伯之任。今列于勇爵。號爲顯崇。雖在遙寄。亦不輕予。爾分提戎戍。安鎮邊陲。披領帥藩。積更歲蓄。時其勞効。錫以寵光。街上盡忠。撫士盡愛。國所報稱。可不勉哉。可。

李師信補擊豎正

時人之官。序于爵品。爾服初命。宜謹厥司。可。

楊捷李溫各轉一官

祗奉賓客。咸有優恩。所以勸人之謹於事也。爾以積勞。應于邊令。尙敬承哉。可。

王爾兼崇政殿說書

朕從容清燕。延見儒英。講道先聖之遺書。誦說前賢之名論。信天下之樂。無以加也。自非直亮多聞。古之所謂三益者。尙誰居乎。爾氣節高邁。學問淵純。中立獨行。無所回曲。擢在臺察。斷由朕心。風稜首言。不善知懼。今引以自近。列于講席。豈徒望爾於分章析句之間哉。啓告利病。分別正邪。知無不言。是乃報稱。可。

韓敏中降一官

天下財賦。漕輸中都。今民曹上稽遠之狀。罰難但已。細官示責。尙敬承哉。可。

曾希降兩資

縣有戎兵。將以警盜。爾爲令亡狀。漫不知卹。何以責其力乎。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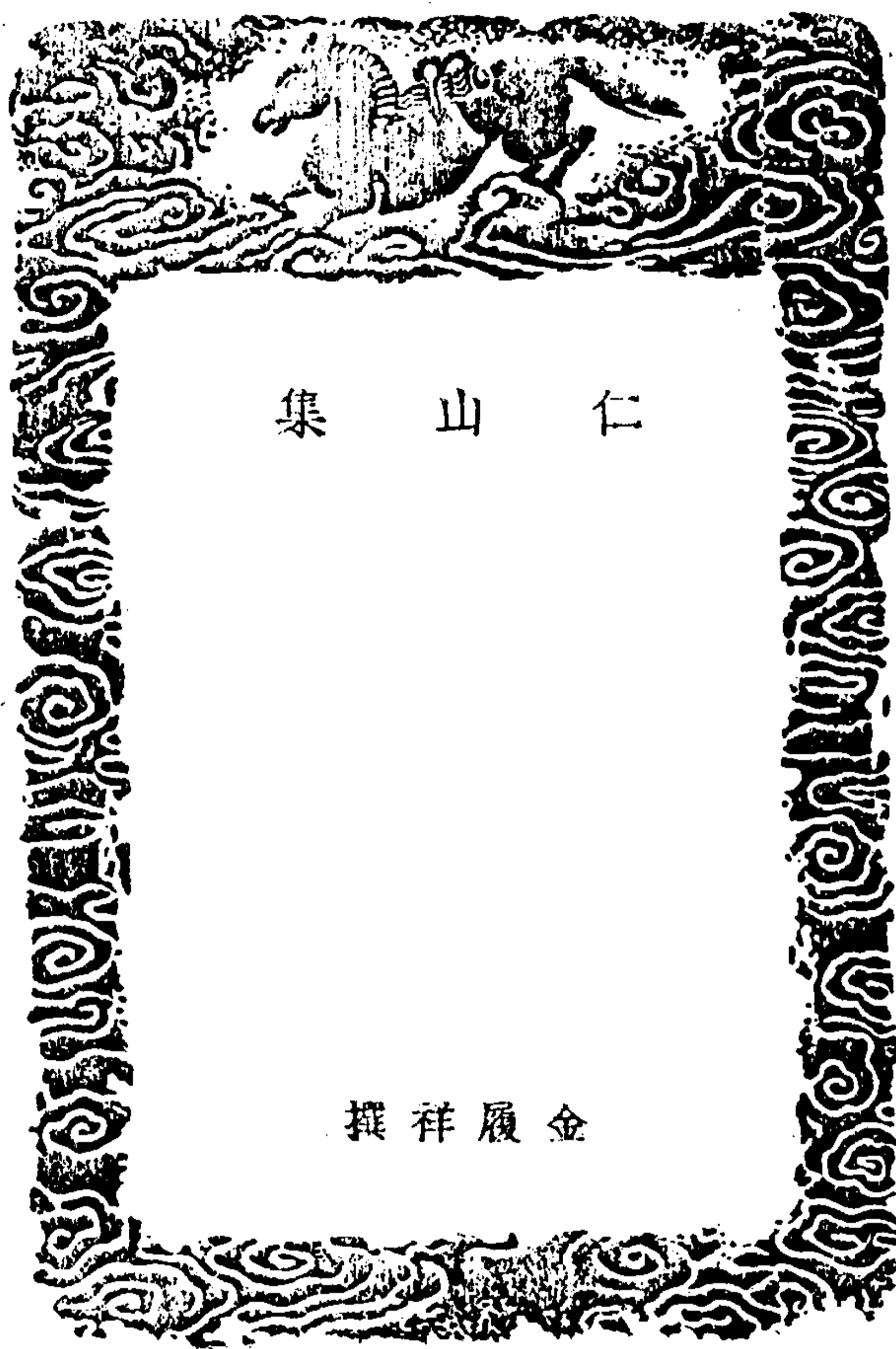
趙詠之回授封母

朕以孝理天下。凡指紳之以親請者。未嘗不曲從其欲也。爾子願地已秩。圖報母慈。推錫命封。賁于泉室。可。

右宋鑿玉堂類纂二十卷。西垣類稿二卷。南宋崔敦詩所著。附錄一卷。乃係其歷官制誥及祭文挽詞。按宋史敦詩無傳。據姓譜及其墓銘。敦詩字大雅。常熟人。紹興進士。官至中書舍人。性謹厚。知大體。所陳劄切。爲孝宗所器許。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制藁二十二卷。又著制海監韻等書。就司馬公通鑑。舉論每代得失正邪。成要覽六十卷。以奏御。帝命更定呂東萊文鑑。其增損去留。率有意義。又按宋藝文志所載。周必大玉堂西垣二藁二十二卷。當即崔此藁。而脫脫誤以爲周也。其他諸家書目。皆不著錄。獨葉盛列之。策竹堂目錄。則知明氏中葉。其書猶存也。至於乾隆四庫目錄。不復及。則或者已亡矣。此本古色鬱然。其爲當初原板。無可疑焉。首有金澤文庫印記。上杉氏舊藏也。凡宋刻傳者。明清猶爲罕選。況於萬里之外。其可不寶愛乎。詳其編纂。不過制誥口宜批答及背詞致語等。蓋所謂制藁二十二卷者歟。其他奏議文集。知大體而劄切者。今皆不可見。爲可惜已。栗山柴邦彥跋。

彙者柴彥輔獲宋鑿玉堂類纂。與余商推爲之跋。余時借觀。將欲活字印出。彥輔亦欲題之。今刷印方訖。則彥輔逝矣。不及見也。仍附柴跋。併志其憾。丁卯十又二月中。滄八日。天澤山人識。

右玉堂類稿二十卷。西垣類稿二卷。宋舍人崔敦詩大雅撰。是書四庫提要未著錄。此爲日本柴邦彥所刻。敦詩事蹟具見柴跋中。茲不再贅。惟柴跋云。宋藝文志所載周必大玉堂西垣二藁二十二卷。當即崔此藁。而脫脫誤以爲周益公。此則大謬。考宋人以玉堂西垣名集者。不知凡幾。若張方平有玉堂集。元絳有玉堂詩。王應麟有玉堂類藁。宋敏求有西垣制詞。鄧綰有西垣制集。曾肇有西垣集。豈皆可指爲崔所作耶。考大雅在宋時才名甚盛。與其兄敦禮有競爽之稱。焦竑國史經籍志有敦禮集二十卷。今不可見。惟宮教集十二卷。尙著錄於四庫提要中。內有進重刪呂祖謙所編文鑑劄子一篇。提要據李心傳朝野雜記定爲敦禮之弟敦詩所作。而此編顯無之。或大雅當別有文集歟。又朱子語類有論及大雅刪定文鑑事。王伯厚困學紀聞亦采其草史直翁制。是宋人固極推重之。然歲月滌池。遺作幾於散佚。觀近人彭文勤公宋四六選。於大雅所作之制誥。一字不錄。則亦未見此書矣。其文雅容和雅。頗足與洪於盧汪浮溪相頡頏。錄存之。亦足備宋人文集之一種也。同治壬戌立秋後二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仁山集

金履祥撰

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目次

卷一

序

- 通鑑前編序
- 通鑑前編後序
- 尙書表注序
- 送三蘇君序
- 紫岩于先生詩集序
- 玉華葉氏譜序
- 文
- 祭北山先生文
- 再奠北山先生文
- 祭魯齋先生文
- 又率諸生祭魯齋先生文

仁山集 目次

仁山集 目次

- 奉饗黃告魯齋文
- 告魯齋先生證文
- 祭何南坡文
- 奠王敬岩文
- 祭王立齋先生文
- 縣學立純孝公祠子孫奉安祝文
- 同江功父祭康保則
- 祭葉養志祖母文

論

- 論虞氏譜系及宗堯論
- 三監論
- 郊縣論
- 殷人立弟辯
- 西伯戡黎辯
- 微子不奔周辯
- 伯益辯

卷二

講義

- 復其見天地之心
- 孟子性命章解義
- 四岳舉鯀治水帝用之戒曰欽哉
- 命鯀子禹治水玄圭告其成功
- 帝命禹鉞洪範九疇
- 太康尸位黎民咸貳
- 王隨先生滅寒氏能帥禹與夏道
- 伊尹既復政將告歸乃陳戒于王
- 文王演易于姜里
- 魯侯弟濞弑其君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昭王十四年
- 自衛巫監誘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後三年乃相與畔襲王王出奔于莒昭王三十七年
- 周衰自宣王始

仁山集 目次

三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許程侯卒于師楚屈完來盟于

師盟于召陵

王使宰孔致胙于齊桓公下拜登受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

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

孔子如蔡

九鼎震威烈王二十有三年

議

文廟祭議

為師弔服加麻議

卷三

傳

深衣小傳

外傳

從曾祖曰九府君小傳

書

答葉敬之書

說

答趙知縣百里千乘說

自號次農說

行狀

亡兄桐陽仲子與瞻甫行狀

跋

書浮屠可立菴齋記後

魯齋先生文集目錄後題

題潘默成君子三戒文磨鏡帖後

書鄭北山帖後代魯齋先生

辭

和蘇金華歸去來辭以送之

仁山集 目次

箴

越州箴上斷帥王敬岩

銘

篆銘經籍

篆老母扇

銘扇

周平之印銘

書行父弟所得銅爵臺硯銘

贊

紀顏自贊

潘默成先生文集敘贊

操

廣箕子操

卷四

詩

壽北山何先生

壽魯齋王先生七十

鄭北山之元孫扁其樓王適莊為書北山之英四字求跋為作詩

送金簿解官歸天台五首

遊三峯山紀事

遠遊篇壽立齋

題釣臺

龍井

題城南塔院

登嚴州北高峯

輓北山子何子三首

九月初永嘉蘇太古同遊金華洞夜宿鹿田寺用杜陵山館詩韻以贈

苦熱和徐山甫韻

和王希夷廬陵觀梅

唐丈命玉潤僧畫金華三洞為圖幃壽唐母玉潤有詩約和韻

仁山集 目次

代張起岩和清塘詩

奉和魯齋先生涵古齋詩二首

和王妙虛道士

裝解卷魯齋先生置酒出詩就坐占和

代簡汪名卿

和陳復之韻

奉復魯齋先生上蔡書院同詩二首

賀王希夷兄生子

都下會晤姚學林作詩奉勉

後數日姚學林言別用前韻奉送

三月十六日爲某初度十九日又趙寅仲誕辰時俱在歲寒王先生皆爲之設湯餅寅仲欲往三衢

雷雨大作諸兄留行置酒爲壽作詩以賀

王子可欲壽趙寅仲思誠出賢歸閣統開五字令賦詩

送蘇金華辭官歸來

九日書懷

立齋靜佳樓和王吉州韻

和徐山甫初秋韻

七月三日和徐山甫喜雨

題王立齋矩軒記後

釋弟

棲真紀勝贈立公二首

壽徐山甫

壽張蘭坡

輓王易岩

輓劉南坡

輓徐君士二首

輓連塘吳蜀人

題功父所藏畫卷

術士求詩

術士求書往橫山復贈以詩

仁山集 目次

仁山集 目次

遊赤松口占

作深衣小傅王希夷有絕句索和韻

題青岡時兄友山樓

泛免口占

都城留別諸友二首

卽事

咸酒夏五求王先生墨戲梅竹二首履祥僧蹤無狀輒以梅竹有請於先生撰杖之餘比於運澤遊

戲所到無非儀刑願先生之教之也小詩二闕敢告謁者伏希尊督

梅雨書懷併贈汪功父

徐山甫夜話有詩言別次韻

用韻贈別諸友

用韻贈小張兄新娶

客嚴陵贈星史

東津招二族兄同遊高峯

東津旅中招友同遊高峯

遊下靈洞

上靈洞棲真寺聽琴贈立公

奚何先生畢與諸友遊北山

洞山十咏有序

卷五

附錄諸門人行狀輓詩

爲師議服

傳道白雲

仁山遺筆

挽金散翁

許白雲書仁山先生集後

上劉約齋書

又上約齋啓

輓詩二首

唐良瑞濂浴風雅序

仁山集 目次

吳師道請入鄉賢祠祀先生文移

奉安仁山先生神位詩二首

董遵仁山書院記

章贊金仁山先生傳略

徐袍金仁山先生年譜序

宋徵士仁山先生言行錄序

董遵奉章廷式先生書

徐用檢仁山先生文集序

章品題仁山先生文集後

董遵題仁山先生文集目錄

仁山先生故宅

仁山先生祠

仁山先生墓

仁山書堂

講道齋芳

書綵衣堂

重樂精舍

行狀

仁山集序

宋儒多言性命之學。故兼通經史者。恆不多覩。其或滿深經史。又好為放言高論。妄逞私臆。與古聖賢相刺謬。則其學不純。而其散見於文者。卒不免後人之訾議。余讀仁山先生集。而有異焉。先生幼慧。父兄授之讀。即能記誦。比長。深慕濂洛之傳。益自策勵。事同郡王文憲公。文憲好高務異。先生從之。而一軌於正。且私淑何北山。所造益遂。當宋末兵戈四起。攜眷隱萬山中。往往饑殍不繼。抱一編以自娛。絕意進取。元德祐初。詔起為史館編校。辭弗就。會襄樊被圍。上率制構虛之策。不戰而圍解。且鼓海島之難。易遠近。舟舶所經。靡歷如繪。非章句之儒。所能道其隻字。其著錄者。經有大學疏義。論孟考證。尚書表注等書。史有通鑑前編。皆寄栖巖阿時著。深足以見聖賢之心。而大足以揭帝王之要。蓋不徒以追逐風月。怡情嗜味。為畢生能事已也。嗚呼。先生恬退之風。可以法矣。按我朝四庫書目。先生集六卷。是編雍正朝。先生十八世孫律。重刻於家。首序者。東陽王崇炳。依明宏治間董道卿大令所編文三卷。詩一卷。附錄一卷。末附柳文肅所撰行狀。文肅先生高弟子。祇云雜詩文若干卷。而卷數莫考。均非曩日全書。余復重校之。俾讀是集者。知先生經史之學。具有根柢。非空談性命者。可等論而齊觀也。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春三月永康胡鳳丹月樵甫敘。

皆雍正辛亥歲孟春東陽後學王崇炳撰

重刻金仁山先生文集序

金華藕塘金太學孔時。仁山先生十八世孫也。平日收錄先生遺書。若大學疏義。論孟攷證。既梓而布之矣。又有文集四卷。屬予較訂。予爲之次其編帖。政其說誤。與其錯簡重出。而更定之。蓋將以次授梓。噫。金氏之子孫多矣。而孔時獨能如此。真不愧仁山賢裔矣。先生文稿凡四種。聚而散而復聚者。凡數次。其初輯而付之其家者。門人許白雲先生。柳文肅公也。其次購而藏之者。吳禮部也。又其次之萃散補遺而傳之者。東湖董道卿先生也。今於東湖原本之外。搜補遺脫而彙集之者。關路章蔡照也。諸先生於仁山非後裔也。重其文惟恐失之。若家寶然。凡以性命之傳。一脈相貫。不膠而合。劈之不開。視其人如親授受於一堂。視其文如出之己。所欲言。其護而惜之。若手足之護頭目。噫。觀諸先生如此。況爲仁山之子孫者乎。仁山先生於彌留之際。他事無所囑。惟倦以遺文爲念。則凡爲子孫者。崇其祠。厚其饗。不如傳其文爲繼志之大噫。若孔時者。真可謂能繼志矣。先生之德行。諸先進道之詳。且盡。無待復贅。而予居然敘于首簡。非爲先生序。序孔時也。且非但序孔時。凡欲爲五賢之子孫者。皆如孔時。又非但五賢子孫。更有望於婆中之後學。有能如吳禮部董東湖者。各出其實力。使五先生之文。燦然盡見於一世。是則私心所重望也。一國之人才。猶黍苗也。先賢之緒言。猶和風甘雨也。和風甘雨作于上。則黍苗勃然興起。鐘鏞笙管雜奏並作。則必有起舞而登場者。予老且朽。尙拭目俟之。

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卷一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通鑑前編序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具事之始末。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于大事。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于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履祥按竹書紀年。載三代以來事迹。然詭誕不經。今亦不可盡見。史記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歲。以上則無紀焉。歷世浸遠。其事往往難見。于他書。靡適折衷。邵子皇極經世。獨紀堯以來。起甲辰爲編年歷。胡氏皇王大紀。亦紀甲辰以下之年。廣漢張氏因經世之年。頗附之以事。顧胡過于詳。而張失之簡。今本之以史子傳紀。附之以經。冀之以諸家之論。且攷其繫年之故。解其辭事。辨其疑誤。如東萊呂氏大事記。而不敢盡做其例。起帝堯元載。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接於資治通鑑。名曰通鑑前編。昔司馬公編輯通鑑。先爲長編。蓋長編不嫌于詳。而通鑑則取其要也。後之君子。或有取於斯焉。要刪之以爲通鑑前紀。是亦區區之所望也。景定甲子正月丁丑朔序。

通鑑前編後序

右通鑑前編。起帝堯元載甲辰。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凡千九百五十年。通爲十八卷。二帝三王之

事粗見首尾。大抵出于尙書諸經者。爲可考信。其出于子史雜書者。不失之誕妄。則失之淺陋。蓋其智不足。以知聖人而流俗傳聞。其高者。既以聖人絕世拔出。而大道必絕出于事物常情之表。故其說失之誕妄。其下者。則又以世俗之腹。最聖人之心。故其說又失之淺陋。惟尙書之僅存者。于今爲帝王全書。劉道原外紀之作。尙書不入。雖曰遺經。然帝王之事。捨尙書。則諸家真稗官小說之流耳。今不敢從外紀之例。而從胡氏大紀之例焉。顧尙書一經。諸儒解者。雖已精詳。但似未嘗潛泳反覆。以推篇章之全意。而句解字釋。意或不屬。履祥因爲之注釋章旨。隨意所到。雖不能詳。然聖經之篇章。與聖人之體用。似或得之。至于子史雜書之不棄者。則以古今共傳。不可盡廢。帝王世遠。談者日稀。禮失求諸野。此猶不愈于野乎。故存其近似。削其誕淺。或加之辨釋焉。但惟此編本名表年。惟當于書史上闡之外。表著其年。而附證於章後爾。既編年表。例須表題。或嫌于春秋綱目之例。然所用者。既史記年表之法。而所表題。又書經本語之文。雖間或增損。君子監其非僭。可也。周平王以後。春秋自有全書。但左氏收拾國史。以翼經。事於隱公之篇多誤。于莊公之篇多缺。其間亦多有所遺。如楚隨所以爭。起于請爵。管仲所以伯。本于內政。皆略不書。甚而孔子出處述作。亦俱不書焉。以其書主于解經。而其事或具于外傳諸史。秦誓之作。在于封殺尸之後。傳既不及。而書序又謬其時。衛輒父子爭國。夫子自楚反陳。久之。至衛。明年即反魯。而記者多謂夫子久于在衛。履祥所編。欲止平王。而諸若此類。不可不辨。獲麟以後。事多亡逸。欲備古今。以接通鑑。則于春秋所不能避。亦不敢盡入也。春秋一書。固聖人晚年哀痛之意。然孔子周遊無位。典冊不備。未必盡得周史。因見宗魯一國之策。多違舊章。就加筆削。以示大法。其餘多因舊史。不盡改也。則其歲月名號。故以從周。未必謬聖人之意。況又自有皇極經世之例。遂併論次。以接通鑑焉。嗚呼。荀悅漢紀申監之書。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茫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履祥末學。非二公比。而其生不辰。罹此百憂。其所以拳拳綴輯者。特不爲憂悴廢業耳。履祥固可知也。劉道原外紀後序。傷于廢疾。恐嘗三復其辭。而深悲之。孰知吾之所悲。又有大于道原者耶。幸而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聖賢有作。必有復興。三代唐虞之治。于千載之下者。區區此編之所望也。時上章執徐之歲。冬至後序。

尙書表注序

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譬。通變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其事。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爲天下國家用。顧不幸不得見帝王之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誤。異同附會。破碎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迹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所以言之意。此書所以未易讀也。蓋自周衰。而帝王之典籍不存。學校之教習俱廢。夫子觀周。歷聘諸國。歸而定書焉。以詔後世。不幸而燬于秦。火于楚。錯于斯。何偶語挾書之律。久之。而伏生之遺言。僅傳孔子之壁。藏復錄。伏出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顧伏生齊語易說。而安國討論未盡。夫壁中不惟有古文諸篇。計必兼有今文諸篇。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澁。

今文雖立學官。而大小夏侯。歐陽。文各不同。不幸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家。與古文異同。是正文字七百餘事。號曰中文尙書。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始出。至蕭齊始備。至蕭梁始行北方。至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儒。爲之疏。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後。經師私相傳授。最久。其間豈無傳述附會。所以大序文體。不類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謬經文。而上譚孔子。前漢傳授師說。不爲訓解。後漢始爲訓解。而謂訓傳。盡出安國之手。唐儒曲暢注說。無所辨正。至開元間。則一用今世文字。改易古文。至後唐長興間。則命國子監板行五經。而孟蜀又勅諸石。後之學者。守漢儒之藩門。開元之俗字。長興之板本。果以爲帝王一字不可刊之典乎。幸而天開斯文。周程張朱。相望繼作。雖訓傳未備。而義理大明。聖賢之心。傳可窺。帝王之作用。易見。朱子傳注。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領要。以授蔡氏。而爲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矣。但書成於朱子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卒之前。爾履祥編諸家之說。章解句釋。蓋亦有年。一日擺脫衆說。獨抱遺經。伏讀玩味。則見其節次明整。脈絡貫通。中間枝葉。與夫說謬。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旨。與夫義理之微。事爲之概。考證字文之誤。表諸四圍之外。以授子姓。問以視朋。從之士。雖爲疎略。然苟得其綱要。無所疑礙。則其精詳之蘊。固在夫自得之者。好古博雅之君子。若或見之。赦其僭。補其缺。辨其疑。則亦此書之幸也。所願竊有請焉。

送三蘇君序

愚翁先生蘇公。來官金華。其三秀從焉。長曰太古。仲曰佩章。季曰會心。皆所以號也。餘一再拜。愚翁先生賦歸來之歌。解印綬而去。三子者。從之東歸。古語曰。富貴者送人以財。君子送人以言。愚非君子。而三君子雅相好也。不可無言以別。其爲詩歌乎。子貢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然則愚于三君子。宜何歌也。而古之音希矣。傳於世者。惟康衢之詩。唐士大夫以爲古詩也。寥寥乎不可作也。商周之詩。毛氏識之。其亦古矣乎。故愚于太古之歸也。爲之歌。古佩章。西門子之事也。西門子。魏之賢人也。初曰魏。而晉。其詩列於國風。雅亡而春秋作。歷春秋之世。風未亡也。自晉而魏。至文侯之世。風幾于亡。而吾樂猶存。則魏之風。其猶未泯歟。故吾于佩章之歸也。爲之歌。魏會心。晉語也。晉之詩。自建安以來。皆五言之體也。雅尙清虛。風流自賞。是其晉風也歟。而不可以爲勸。故吾于會心之歸也。爲之歌。晉古詩曰。古道之直斯。今斯曲斯。有君子兮。曰子復斯。古風之溘斯。今斯離斯。有君子兮。曰子維斯。古書之簡斯。今斯煩斯。有君子兮。曰子還斯。曰夏曰虞。又曰古初。曰唐曰黃。又曰鴻荒。是尙友古之人兮。曰是能古吾之今兮。適子之館。摯執子之耕兮。曰毋以吾古。東道征兮。魏詩曰。瓊瓊佩瑜。可以知仁。鏘鏘璫玖。可以知文。瑀也爲矩。衡也爲平。有玦斯。可以知分。有劍斯。直。可以思真。絃取其直。蘭取其馨。宛宛之章。亦以繼佩。爲柔爲緩。匪急之悔。垂之結之。君子服之。君子提提。毋然脂章。敢以爲告。匪以爲譏。晉詩曰。日暮脂名車。明發適長道。朝旦出東門。落景憩郊藪。行行歸永嘉。采采斑衣好。永嘉勝遊多。晉代

人物中。有會心人。爽氣今所少。人心自虛明。萬理咸中湊。窮達有會通。一本萬殊有。風流非所向。塵想祇自垢。長歌隨回颺。采非忘子陋。

紫岩于先生詩集序

金華東州佳山。蓋南條朝源山也。而靈洞又金華垂靈處。韓昌黎謂凡清淑之氣盛而不過者。則蜿蜒扶輿。磅礴鬱積。必有魁奇才德之民生其間。夫南條自岷山之陽。至於衡山。而衡之南。又自連延。東趨者為括蒼。由衢嶺歷大庾至昭武。而北趨為漁梁嶺。又自漁梁以北。趨者為括嶺。由衢望之南山也。自括嶺轉而北趨。捲東陽江諸源。又轉而西峙。是為金華之山。陰陽者流。所謂朝源順祖者。清淑之氣。鍾為三洞。古今多賢輩出。其陽。其山西界。激江而止。將止未止之間。而為洞者有三焉。所謂靈洞是也。靈洞之石。玲瓏清瑩。深不可測。山榮而林秀。石竇雲根之奇。不可為數。清淑之氣。可掬也。是為神仙之宅。名勝高人。多好遊焉。乃若瑰奇之民。數千百年以來未聞。其間豈能皆隱君子。世不得而聞耶。或謂生才不于山中。而于山之外。其信然耶。不然。何久秘而不發也。近三十年來始得之。則于君介翁父子祖孫家焉。而介翁又以其魁岸奇偉之氣。發為清麗溫雅之詩。豈非昌黎公所謂魁奇者耶。而吾今見之也。然鬱之久。其發之必宏。介翁之詩。固非止此。抑其所以灌山川之靈者。又必有大于詩者矣。介翁其益勉之。

玉華葉氏譜序

嘗謂國者家之推。以國則有志。以家則有譜。惟國之所據也。勝。所積也。厚。則其所產必多。偉人。所書必多。令績。志可以稱良於天下後世矣。家之所據也。勝。所積也。厚。則其所產必多。孝子。慈孫。所書必多。奇行義舉。譜可以稱良於一家後世矣。是故周之后稷。務畊桑。文武先鋒。寡積之厚也。及卜瀝洲東洛。潤西。則所據者勝矣。祖孫相繼。為聖君賢相。偉人之多也。歷年八百。至漢初。猶聞弦歌之聲。令績之遺也。故志之稱良于天下後世者。惟周為獨盛。至於家。勢雖與國懸殊。其理則一而已。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亦自其善之積者言之。詩曰。維嶽降靈。勝之據于家也。曰生甫及申。靈斯鍾于人矣。曰匡此于國。則族由以振。至于漢之荀。必稱朗陵。唐之張。必稱壽。宋之陳。必稱江州者。皆本其所積之厚。而及其所據之勝也。吾聞玉華葉氏。其先壽昌湖岑人。湖岑譜所載。有諱攀者。仕唐為左僕射。攀之後諱彥瑤者。始自睦遷壽昌之湖岑。按此則湖岑之葉。蓋始於唐。及宋左丞相葉夢得公。序括蒼石林譜。則曰。望以後有諱碩者。居壽昌。此則自漢而言。壽昌指湖岑也。葉夢得公。序零川烏程譜。則曰。烏程葉氏之祖。自諱尤者。以至于儉。則得于睦州之譜。亦自漢而言。所指睦州。亦湖岑也。獨湖岑譜不及括蒼烏程二族。或者唐以前之譜。今不傳歟。抑別有說歟。及載玉華之葉。則自彥瑤翁以後。凡十七世。有諱坤者。與銅關同折于湖岑之新市。晉蘭之玉華。僅三閱世。邱隴阡陌之存于壽者。猶十九焉。信斯言也。則湖岑之譜。荷貫猶可仍也。葉子敬之。乃欲申而緝之。得非以蘭與壽異封。壽既為大宗。則蘭當為別祖。培養灌溉之下。業有元其宗者出焉。則湖岑之譜。又將由玉華而益有光。且相視如途人之嘆。庶幾可以少免矣。此固敬之心。要不失為所積之厚。矧予嘗臨玉華之巔。見其巖從閩中發來。過仙霞。歷三衢。以北。諸

山起真武。經紫雲命蓋。及過排塘。突為慈巖。若為衝峯。特擁為玉華。則巍然瀛西巨鎮矣。居其下者。惟敬之一家。且道峰而其前。秀削雲表。歌山環其右。翁衆流而聚之。所據之勝。雖未可擬古之奧區。其在吾鄉。亦可以稱不凡矣。且敬之承世家之後。能自抑降。莫窮濂洛之源。不鄙區區。每從而問津焉。志之卓也。凡鄉里中。惠有可博者。必傾囊以爲之。行之懿也。猶之爲所積之厚。孟子曰。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此則自胙土者言之。敬之有家者也。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夫慶至于有餘。山木之勝。又從而萃聚之。則斯譜之紀載。將來爲敬之發潛德之光。衍不替之慶者。豈特爲湖岑增同姓之國。與石林烏程同其盛而已耶。譜既成。欲得予言以敘諸首。予與敬之不惟長先一日。且里居相接。又連姻婭。于分義皆不可辭。既樂承之矣。及按宋史。歐陽永叔。江西廬陵人也。及考崇公卒。葬里之瀟岡。既貴遷穎。先正短其自居穎後。再無一言及于瀟岡之松楸。湖岑敬之之廬陵也。壽之諸先。隨敬之之瀟岡也。永叔其他可取法者固種種。此則當爲永叔諱者。敬之其念諸。

祭北山先生文

維成濟五年。歲次己巳。二月丁丑朔。越十有一日丁亥。門人金履祥。偕張必大。金麟。黃偕。余澤。童俱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先師北山先生。故國史殿講觀使何公之靈。嗚呼先生。問學得聖賢之正傳。存致關世道之隆污。是惟知德者足以知此。而衆人將謂吾言之爲迂。夫自堯舜以至孔曾思孟。又千五六百年而後。有程朱。前者曰。以是傳之。後者曰。得其傳焉。不知所傳者何事。歟。蓋一理散于事物之間。俱真實而非虛。事事物物。莫不各有恰好之處。所謂萬殊而一本。一本而萬殊。先生蓋灼見於此。故廣採精擇以求。而篤信恪守以居。著于語默出處之義。而粹於踐履之實。存養之腴。又開管指此以示門人也。此其傳授之符乎。然自朱子之夢奠。以及勉齋之既殂。口傳耳受者。或浸差其精蘊。而好名假實者。又務外以多誣。惟先生生纂師言。以發揮別衆說之繁雜。以爲朱子之言備矣。學之者。惟真實之心地。與刻苦之工夫。能此者。雖不公吾門可也。又有開門而授徒。衆方決性命以干進。世滔滔皆利欲之途。然而廣以細隨之。召先生猶不受也。而況俯仰之區區。蓋聞其教者。有以知爲學之非外。而聞其風者。足以廉天下之貪愚。此先生之有關於世道也。何一朝而已夫。昔先生之論世。每懇切以嗟吁。雖病老於山林。與斯世其若疎。隱然王府之有鈞石。而歸然隆冬之有後枯。今也先生之終。甚矣吾道之衰矣。竟世道以何如。雖朋從之有傳。奈晨星其益孤。嗚呼哀哉。履祥等。獲供酒掃之役。迭陪文席之隅。意謙謙其和。可即語。惻惻其盡無餘。願資識之弗強。又探討之不劬。蓋悠悠然。特在先生也。今一朝而失之。始吝嗟。嗚呼。昔日求教之疎。抑恰好之妙旨。與真實刻苦之訓。謨言猶在耳。其敢忘諸。惟玩索而不舍。益服行以弗渝。倘有以繼先生之志。而讀盡聖賢之書。紛紜帶以皇皇。濯雞絮以渠渠。惟昭明之未遐。猶愀然其監于嗚呼哀哉。尙鑒。

再奠北山先生文

維成濟五年。歲次己巳。十有一月朔。越二十有六日。門人金某。謹以清酌庶羞致祖道之奠。昭告于先師

北山先生何子曰。嗚呼先生。道德之隆。孰能形容。已有魯翁。昔我侑奠。能言一二。今此祖行。祇言微意。念昔多歧。中師魯翁。指我宗師。甲寅季秋。時始受學。截斷為人。一語夢覺。謂古聖賢。一敬畏心。付子終身。臨淵履冰。然所敬畏。匪拘匪係。常以爲重。則罔或越。謂凡事物。用各不同。曷云萬殊。一理所通。蓋凡事物。有恰好處。萬殊一本。維此之故。謂昔程子。上蔡初來。曰此可望。展拓得開。予亦謂子。於此可進。難乎有常。戒爾所病。出入師門。餘十五年。受教雖多。媿負師言。開關啓牖。緒業未卒。今喪夫子。嗟悔何及。比歲卜居。求義所定。先生曰然。大書仁山。先生既沒。我始成室。揭揭庭前。依依典則。北山之南。先生所盤。南山之北。先生所寧。伏哭柩前。訣此一奠。哀我斯文。何以報稱。尋恰好處。存敬畏心。終期展拓。不辱師門。嗚呼哀哉尙鑒。

祭魯齋先生文

維成清十年歲在甲戌。十一月癸酉朔。越十日壬午。門人金履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先師魯齋先生。堂長聘君王公之靈。曰。文運重明。鼎鑪乾酒。集厥大成。越維考亭。考亭之亡。道散四方。龍峰之傳。北山之陽。猶歟先生。世際淵源。考亭上有一二。徧參。卒於北山。師資就正。有的其傳。立志居敬。方其少年。英邁無前。議取秦關。俯視中原。及既問道。悉斂豪英。克己似顏。弘毅似曾。攻堅鉤深。高視旁通。即事卽物。無理不窮。論定諸經。決訛放淫。辨析羣言。折衷聖人。究其分殊。萬變俱融。會諸理一。天然有中。見其全體。靡所不具。度其大用。隨其舉措。表裏輝映。動止準繩。山立時行。肅然衆人。日品霜潔。玉粟金精。內明外齊。闔門朝廷。遇事理。神運權稱。如有用我。風飛雷興。出其緒餘。施諸造成。臯比所至。爲魚高深。孰是人斯。而不用世。晚益汕然。行藏無意。廟堂羣賢。明揚薦聞。元祐訪落。伊川弓旌。如何昊天。不相斯文。如何先生。乃夢奠楹。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有如先生。乃隱弗耀。嗚呼哀哉。履祥登門。今二十春。轉迷起弱。弘偏矯輕。進之北山。館我歲寒。施及其徒。鱗次朋升。昔我大故。貧不克葬。先生賜之。復視其墟。引義返正。師訓有嚴。始拘謬愆。卒踐師言。涵養拓充。雖未克稱。環堵殫蔬。罔敢越阻。勉我力學。以大發揮。方其卒業。遠遊來歸。時夏請益。至已微疾。爲我坐言。不踰其則。謂喜介寧。竟開淵冰。哀我茲今。有問無徵。我思儀則。儼其如在。豈聞先生。而容有改。九二剛中。而不見龍。我懷先生。亦哀道窮。斯文不磨。先生不亡。侑奠以辭。暨我哀悃。嗚呼哀哉尙鑒。

又率諸生祭魯齋先生文

維成清十年歲次甲戌。十一月癸酉朔。越十日壬午。門人金履祥等。請以清酌庶羞。敬祖奠于先師魯齋先生。王公之靈。曰。嗚呼。天其以殿斯文之傳也。歟。而吾益有感於世道之變也。蓋其稟剛大之氣。高明之資。固一世之偉人。寧百年之幾見也。方其抱膝長嘯。熟視天下之大勢。南北之治亂。議將因蜀取秦。以俯拾中原。如建瓴之便也。惜也。而不獲用于寶紹端平之旦也。及其中年。敏適世之豪。慕曾子之質。窮格事物。會一於萬。勇詣旁搜。巨細無間。意其經世綜物。必雷行而日煥也。迨其晚年。德成而詣精。養至而仁憤。有不動聲色。而措諸事業。有潛移而默轉者。然慨其憂世之心。已不勝悠然樂天之分矣。雖學望之日高。

與羣公之交。于先生了無與焉。獨可憐夫倍者之厄與忌者之誦也。肆今天子之訪落。視見大夫而若。城之時。咨於公府。起先生以講勸。而不知倘然長往。已不疾而夢奠也。嗚呼。望其人如泰山之巖巖。如秋霜烈日。不可狎玩也。讀其書如日月之爲光。雷震之爲威。如霜風之爲動也。孰爲天地之至寶。而終藏深山大澤之畔也。吁。此吾所以深嗟痛哭。有感於世道之變也。歟。然自朱黃之日。遐屬北山。其浸遠歸然。靈光之獨存。耿晨杓其明。峻天以爲斯文之殿矣。何一朝而遽殞邪。嗚呼。是迫未可以近論也。蓋自儒先猶有未竟之言。而近年沒有不一之見。先生執明容之高標。以義理而剛斷。開圖書之妙機。辨風雅之淫窳。析羣言之糾紛。分諸書之經傳。信大業之規模。駭里耳之聞聽。聖賢復起。不易吾言。又安知其非天之所建也。嗚呼遠矣。始自某之登門。繼率朋從而旅見。涵歲寒之清幽。耳濡目浹之親感。蓋均蒙追琢之盛心。亦俱恨卒業之猶欠也。今也先生不可復見矣。會日月之幾何。又靈車之將發也。茲諸生之舉來。敬祖庭以侑奠。非敢獨哭其私。而於世道斯文。爲是慟哭而永嘆也。悠悠斯世。知德鮮矣。惟神魄之陟格。尙回翔其一監也。嗚呼哀哉尙鑒。

奉焚黃告魯齋文

維德祐元年七月庚午朔。越十日戊子。門人金履祥等。敢昭告於先師魯齋先生。特贈承事王公之靈。朝廷以外患孔棘。叛降接踵。棄君親而遁者。雖宰執侍從。自負輜強。或不免焉。是謂正學之故。思得先生剛明正大之賢。挽回世道。而不可復作。是用追贈京秩。以寓求賢不及之意。使聞風者莫不興起也。節惠異數。次第舉矣。諸公以某逮事先生。俾奉燎黃。致告几筵。先生不亡。其體朝廷所爲。表章風厲之意。尙歆受之。謹告。

告魯齋先生諡文

維歲次己丑十月辛亥。門人金履祥等。敢昭告于故贈承事魯齋先生。文憲王公。竊惟先王之制。生有爵以據其德。歿有諡以表其行。是皆命于天子。而太史定其賜。小史讀其誄。幼而不誅長。賤而不得諱。貴諸侯不得私相爲諡。至春秋之世。則國自諡矣。然卿大夫之諡。猶命于其國之君。若夫生不能用。死而誄之。子貢猶諡其非禮。下至漢晉隋唐。德或不見用。爵或不稱德。于是清議在下。而朋友門人。始私諡其師。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德曜之倫是也。橫渠子張子之喪。關中學者。欲以明誠中子諡之。而溫公以爲非古。然則上遵朝廷已定之命。而下伸門人清議之公。此豈非古今之通義。而禮意之兼得者乎。伏惟先生。稟剛明高大之操。躬格致服行之學。真傳的緒。高視旁通。其功力宏拓。足以濟世綜物。其著述規爲。足以解禁立度。雖道足經綸。而遠厭進取。雖名播縉紳。而安老陋巷。成道癸酉。侍從有列薦之章。迨至甲戌。先朝有特詔之義。先生固未必起也。而適不幸以卒。朝野惜之。于是國子祭酒楊公文仲等。列請于朝。乞諡北山何先生。追贈先生。仍乞一體賜諡。公朝敷奏。特贈承事郎。仍同賜諡。事下太常。以一德一心。踐行不爽。諡北山曰。定以廣聞多能。行善可記。諡先生曰。憲。事上得可以割付其家。照應矣。然北山生有累命之爵。故諡告卽下。先生歿有始贈之命。諡贈先下。又以一字之諡。乃七先生節之一例。而文公師生。上自

羅李下道黃陳例從二設。上悉連文所以明一原。盡美也。故再加北山曰文定。已形告詞。再加先生曰文憲。將頒後命而告日急。大勢險危。禮文之事未遑。變故之來已極。自爾以後十餘年。故舊凋零。生徒散佚。大懼某等。一旦淪胥。上未能先朝之再命。下無以表清議之同尊。而弗彰無補世道。夫以先生盛德。追崇之禮。異世同符。固非有待。然近代門人私證其師。初非有待于請也。況有前朝之遺命乎。謹依省制。設憲之明文。述朝旨加文之餘意。敬請先生曰文憲。改題墓道之碑。式昭崇德。允終節惠。興起方來。永遠無斁。惟先生之神。尚敬受之。敢告。

祭何南坡文北山先生之兄

維咸酒五年歲次己巳二月丁丑朔。越十有一日丁亥。後學金履祥。借張必大。童僮。余澤。童俱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清元居士南坡何公之靈。嗚呼。考亭洙泗。勉齋曾顏。公與叔子。俱親其傳。始待官遊。臨川之游。父師同寅。伯仲步武。終焉退老。盤溪之濱。願兩公。翼與典型。勉齋遺言。被於後進。實公始傳。叔子訂定。公舉計畫。卒隱邱林。叔子特詔。亦辭執經。叔子云亡。公乃憫問。會是信宿。相繼而殞。孰無兄弟。惟公怡怡。孰無生死。惟公同歸。師學匪殊。墳篋一律。清風不孤。夷齊雙骨。義表北山。道脈攸傳。有公與兄。尤為二難。我登師門。並獲趨拜。教語溫良。重重燕賚。昔登公門。乃玉乃金。今登公堂。有聯銘旌。令德壽終。於公奚憾。儀型俱隔。茲之永嘆。奉醴以奠。寫哀以辭。不亡者存。其尚監茲。嗚呼哀哉。尚饗。

奠王敬岩文

維咸酒五年歲次己巳七月乙巳朔。越二十日甲子。里學生金履祥。謹以香燭湯茶之奠。昭告於宋故都運使使敷文卿侍教岩先生王公之靈。曰。昔在孝宗。相維魯公。於時朱子。亦在外庸。書疏所通。直辭正說。譬諸者秋實。賢者備世。莫此知。曰。盾曰。矛數十年來。公誠悠悠。惟敬岩公。乘寶超卓。魯公之孫。朱子之學。兩公之門。於是始通。兩公之心。至此昭融。公在薦紳。力行所學。凍深直清。塞蓬誘誘。越在外服。應節煌煌。所至政聲。明敏剛方。嚴陵之政。士信民服。江東之政。家戶戶祝。終其愈偉。不授于強。匪狐匪鼠。孰敢予抗。風波畏途。天日有赫。詔公辭行。伏公祠秩。風木未盡。斃舟已移。如何不淑。而止於斯。今茲之年。名賢多墜。豈龍龍蛇。抑邦珍瘁。我從得齊。遂交思誠。實推實引。以登公門。一見而異。再見而器。屢見益奇。誨語諄至。公實知我。我豈敢求。匪勢匪利。淡以網羅。中更糾紛。遂疎左右。豈不懷公。畏我罪疚。今公之薨。永隔儀刑。感公之知。懷不能措。哭公以辭。匪有難絮。哭公匪私。亦世之故。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立齋先生文

維咸酒三年十月甲寅朔。越十七日。後學金履祥。謹以清酌時羞之奠。昭告于有宋善士立齋先生王公之靈。嗚呼。大學重關。誠意為要。過此則人。不然則盜。尤惟吾邦。濟濟宗師。公在其間。是友是資。純直不疵。其生也。誠。惟實剛方。伊學之正。少始就傅。博覽羣書。如誦己言。如駕輕車。長為文章。高邁流俗。不屑舉子。亦避世祿。溫潤古雅。詩人之風。非楚而楚。詞韻春容。問為詩歌。驅馳晉魏。詣理之言。騷選所規。自處以介。忠為人謀。父兄朋友。交挾以遊。在廷在外。吳越荆楚。南閩北江。慨今古。自得無欲。故能器器。抑豈好

遊。國家之憂。昔在淵明。幸輔之世。雖仕不顯。始終無貳。公之家世。與國同休。苟利社稷。豈問顯幽。遊遊其間。議論所及。忠君利民。濟時之急。既盡其實。則避其名。實則在己。名則在人。凡此所述。文學德操。皆公之。尚人。已難到。惟其此心。不媿屋漏。隱所獨為。顯可人告。言行相顧。表裏無殊。心廣體胖。誠意之符。聖賢此。關。亦既越止。天假之年。尚究極止。云胡一疾。佳節三年。右緩左弱。不廢討研。一朝不寧。至此不淑。道日已。孤人。如可。財我。實。備。參。名。宿。儒。宗。既。友。公。子。是。獲。遊。從。深。衣。朝。行。擁。衾。夜。語。不。彼。不。疑。靡。懷。不。吐。受。用。之。要。心。事。之。微。凡。所。見。聞。悉。以。語。之。善。則。與。之。不。善。拒。之。於。諸。公。間。亦。或。舉。之。願。我。何。人。而。能。得。此。今。公。之。終。何。日。忘。止。賦。竹。之。原。思。泉。在。東。公。其。奚。憾。一。誠。始。終。前。輩。笑。笑。後。學。買。買。侑。奠。以。辭。匪。私。是。悼。嗚。呼。哀。哉。尚。饗。

縣學立純孝公祠。子孫奉安祝文。

維咸酒四年歲次戊辰冬十有一月戊申朔。越九日丙辰。曾孫夢章。借孝德。孝脩。履祥。麟椿。攀龍。會龍。登。子。文。友。端。等。敢。昭。告。於。顯。曾。祖。考。純。孝。先。生。八。行。金。公。曰。九。府。君。惟。公。誠。孝。純。篤。感。通。神。明。德。行。昭。著。聲。聞。朝。廷。帝。用。嘉。之。存。恤。有。旨。贊。收。對。揚。表。厥。宅。里。名。之。純。孝。以。華。其。德。今。九。十。年。流。風。日。長。鄉。黨。之。公。大夫。君子。考。據。國。經。謂。宜。通。祀。翼。翼。蘭。侯。是。采。是。咨。謂。爾。子。孫。未。幹。崇。祠。斷。珉。作。主。侯。表。其。額。其。傳。執。書。何。子。所。筆。願。願。祠。祐。表。表。名。琮。維。日。迎。長。立。於。學。宮。有。來。瞻。者。肅。然。興。起。惟。孝。惟。忠。人。心。天。理。曾。孫。奉。奠。以。妥。先。靈。惟。公。之。神。尚。其。鑒。臨。尚。饗。

同汪功父祭康保則

嗚呼哀哉。元氣化生。所受不一。長短殊壽。何可致詰。人孰無死。所痛維殤。人孰無殤。所係或長。奕奕誠求。三世文獻。孰其承之。保則一綫。笑笑重閣。子子偏慈。孰其奉之。保則是依。昊天孔仁。哀此獨存。此一脈。庶幾有屬。既曰存只。易又亡只。命之短矣。維其傷矣。維此文獻。易其有續。維此重閣。易其有託。言念崇。永思其終。孰不永嘆。矧其朋從。維子王子。聿念厥義。矜此外孫。欲玉汝器。俾我二人。更誦所聞。式習庶幾。克慰所承。去屬之窮。陸危一疾。今喜有瘳。荷聞來釋。翼翼孜孜。左右進趨。再夕不寧。而訣幽塗。嗚呼哀哉。斯意孤矣。斯人已矣。具言思之。涕其殞矣。梓溪之原。有崇斯阡。從爾皇考。行矣罔憾。追念遊從。始終三載。緘辭一奠。愧弗躬酌。歿壽不貳。生死一原。尚其知之。維以永安。嗚呼哀哉。

祭葉養志祖母文

維丁酉之歲。季冬己未朔。前聘士金履祥。遣人以雞絮之奠。昭祭于賢惠南陽葉夫人唐氏之靈。告之曰。若稽安定。搜揚令淑。上繼彤管。為賢惠錄。實維夫人。賦性清穆。克孝于親。作嬪名族。相其夫君。內和外肅。訓教諸子。義方靡盬。中更事故。轉徙屯屯。贊夫以義。收死贈遺。華從子女。既友既閔。有教有歸。各報其天。粵自撥髮。再展艱難。儉以足用。奉祀周旋。卒全其家。三世名範。諸孤森森。力學修踐。施及外氏。存亡結斷。追茲令終。終始無玷。考卜附隍。榮兆無遠。諸孤謂予。其其蓋蒙。載維諸孤。從我甘春。來往名門。懿範熟聞。慈順曰惠。貞良曰賢。慎考前錄。敬表幽閔。世曰賢惠。誰云不然。忽聞詰朝。丹旌有副。遊將勸防。虞祔而還。

疾病纏綿。風雪積粉。絨詞一奠。用表微忱。嗚呼哀哉尙饗。

論虞氏譜系及宗堯論

史稱黃帝之曾孫摯之子堯。則堯黃帝之玄孫也。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皞。皞生喾。喾生稷。稷生契。契生商。商契能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棄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夫以虞棄並稷契而言。則稷為有功始封之君。虞為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或曰。堯舜之不同出黃帝。若前所云。固決矣。傳稱有虞氏禘黃帝而郊舜。祖顓頊而宗堯。何也。曰。此亦小戴收國語之言。而又失之者。國語論禘郊祖宗。皆以其有功於民而祀之。初不論其世也。故注者謂虞以上尚德。夏以下親親。戴氏祭法。易其前後。故讀者不覺耳。此朱子固嘗言之矣。無已。則又決之於書乎。書稱舜格於文祖。即受終於堯之祖也。稱禹受命於神宗。即舜宗堯之廟也。其禘黃帝。其郊舜。即宗堯之意耳。是以有虞子孫。猶郊堯而宗堯。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有虞氏受堯之天下。則宗堯。宗堯則禘郊堯之祖宗。計堯以前。亦或有然者矣。況國語固云。禘郊祖宗。與報為五。則禮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近世有為之說者曰。祖考來格。虞實在此。此有虞祭顓頊。以至於堯之祖考也。國語所謂祖顓頊與有虞氏報者。禘黃帝郊舜宗堯。書所謂文祖神宗。舜受堯之天下。故宗堯為宗。而祖堯之祖也。大傳所謂帝入唐郊。以丹朱為尸者也。祖顓頊報禘。以至於堯。一家之私親也。禘郊宗堯者。天下之公義也。然謂之為樂。正以紹堯而得也。則祖考來格者。即文祖神宗之謂。而虞實在此。安在丹朱朱子在尸位乎。況禘郊祖宗報五者。各有所尊。自不相厭。而虞實之。亦不相妨也。故曰。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至商周以征伐革命。始與古異。而諸儒之論。亦始謬矣。

三監論

武王周公伐殷。誅紂而立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管叔以殷畔。雖孟子亦認為周公之過。而蘇氏又盛稱為武王之疎。以成敗之跡言之。過則誠過。而疎則誠疎矣。而聖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此略可見。然以處事之理言之。固亦未為疎也。君臣之際。天下之大戒。昔者成湯伐桀。桀則放之。武王克殷而紂死矣。武王為天下除殘而已。固不必加兵於其身也。聖人惡惡止其身而已。固不必誅絕其子孫也。於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論之。誅其父而立其子。安知武庚之不復反乎。慮其反而不立。與立之而不能保其不反。是不得兩存之也。於是分殷之故都。使管叔蔡叔霍叔為之監。以監之。夫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亦殷禮也。況所使為監者。又吾之懿親子弟也。武庚何得為亂於其國。假使管叔而不至。何至挾武庚以叛哉。聖人於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不幸武王則既喪。成王則尚幼。而天下之政。則周公攝之。是豈其得已也。彼管叔者。國家之謂何。又因以為利。彼固以為周之天下。成

者周公可以取之。己為之兄而不得與也。此管叔不肖之心也。而況武庚實曠之。於是倡為流言。以滅周公。既而成王。周公歸。而遂挾武庚以畔。彼武庚者。闕周室之內亂。亦固以為商之天下。或者己可以復取之。三叔之愚。可因使也。此武庚至愚之心也。而況三叔實藉之。於是始為浮言。以誘三叔。既而三叔與之。遂挾三監。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於叛而不同於情。武庚之叛。意在復商。三叔之叛。意在於得周也。至於奄之叛。意不過於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滅周公之子。其意又在於得魯。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動衆。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公。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挺而起。同歸於亂也。抑當是時。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之頑民。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東至於奄。南及於淮。夷徐戎。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邦君禦事有艱大之說。其艱難誠大也。有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之說。是欲閉關自守也。大誥一書。朱子謂其多不可曉。以今觀之。當時邦君。固嘗與于武王弔伐之事者。非不知殷之當黜也。特以事勢之艱大。故欲遠卜自守耳。是以大誥一篇。不及其他。惟釋其艱大之疑。與其遠卜之說。曰。肆予沖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遠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曷其極卜。以下釋其遠卜也。若夫事理則固不在言矣。抑大誥之書。曰。殷小腆。曰。殷道播。於三監則略而不詳。何也。蓋不忍言也。不忍言則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曰。親親尊尊。並行不悖。周道然也。故于家曰。親親焉。于國曰。君臣焉。象之欲殺舜。止於亂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殺周公。至於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使管叔而可無誅。則天下後世之為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可以亂天下而無死。則天下之亂。相尋於後世矣。而可乎。故黜殷。天下之公義也。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也。夫苟天下之公義。聖人不得而私。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也。

郊錄論

按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然均之失。不見於經傳。蓋德不若舜。禹矣。有禹則舜不以天下私均也。舜處其子於商。而禹復封之。虞。古史謂服其服。禮樂如之。客見天子而不臣。然古史又謂舜宗祀。至舜之子孫。更郊堯而宗舜。此據國語及章昭之語也。舜郊報宗堯。則禹固常郊堯而宗舜矣。而乃以堯舜之祀。歸之舜之子孫。固自郊舜焉。何也。曰。此夏之末造也。夫三聖以天下為公。則皆承其祀。三王之子孫。以天下為家。則各祖其祖。舜之宗堯。禹之宗舜。一也。舜之郊報。禹之郊堯。亦一也。其郊錄也。則夏之末造也。祀夏配天。其諸始於少康乎。於是郊堯宗舜。則屬之虞思之國矣。孔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蓋商周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則杞郊禹矣。杞而郊禹。則虞郊舜而唐郊堯。著天子之事守也。

殷人立弟辯

大紀論曰。史公記湯崩。太丁早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相繼而崩。然後立太甲。非其實也。何以知非其實。二帝官天下。定於與賢。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老弟及。非所以敬宗尊祖。且本支亂而爭奪起矣。豈親親之道哉。且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勸力創業。

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嗣爭奪之端乎。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假問曰。禮歟。孔子曰。否。立孫。夫孔子般人也。宜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為是。此以素知其非者一也。夫賢君必能尊先王之。道。不賢者反之。以般世考之。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子矣。立弟者盤庚耳。必有所不得已也。豈有諸聖之君。皆不尊先王之制。沃丁。小甲。諸中才之君。反能耶。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公陽甲記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也。沃丁既以廢嫡立諸弟子。則成湯未嘗立外丙。仲丁明矣。不然。是成湯首為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淳風通於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以邵康節極數知來。其作皇極經世史。亦無外丙。仲丁名。此以歷數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可也。若取事而無義。則雖無經史可也。

本支亂而爭奪起一語。可為後世定冊法。

西伯戡黎辯

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自潞至衛。計今地理三百餘里耳。則黎者。蓋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伯戡黎。文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者為戡黎。受之以祖伊之告。於是傳注皆以爲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為至德。而傳稱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戡黎之役。文王豈遂稱兵天子之畿乎。然則文王固嘗伐邢。伐崇。伐密。須矣。而奚獨難於伐黎。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謂斧鉞。然後殺。自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則西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專討之。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所得討。況畿內之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爾。文王固未嘗有南國之師也。而豈有畿甸之師乎。前儒謂孔子稱文王爲至德。獨以其不伐紂耳。至如戡黎之事。亦已爲之。誠如是也。則觀兵王。文王已有無商之心矣。特畏後世之議。而于紂未敢加兵。是後世曹孟德之術也。烏在其爲至德。昔者紂殺九侯而幽鄂侯。文王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而況於稱兵王。畿之內。祖伊之告。如是其急也。以紂之悍。而於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忌周乎。故胡五。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諸儒。皆以爲武王。然則戡黎。蓋武王也。昔者商紂爲黎之蒐。則黎紂濟惡之國也。武王親兵攻於商。則戡黎之師。或者所以警紂耳。而終莫之檢。所以有孟津之師。與觀祖伊之言曰。天既訖我殷命。殷之即喪。則是時紂已陷危。亡無日矣。故胡氏遂以爲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蓋以其辭氣觀之。俱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則文王西伯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戡黎列於商書。以商視周。蓋西伯耳。殷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已命作伯。受圭瓚。程豐之賜。果爾。則周之爲西伯。非特文王爲西伯也。文王因之受專征之命。爾。武王之未伐商也。襲爵納故也。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至洧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武王之爲西伯。見於史傳者。有自來矣。

微子不奔周辯

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王也。夫祖伊之辭。在於紂。而初不及于咎周。微子箕子諸公。在於曠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蓋祖伊箕子王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於商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商之信不可以不伐。審矣。諸子豈舍理而論勢。武王豈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處。與箕子之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遜出而已。而孔氏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君親。而求爲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縛銜璧。衰經輿。微子之說。是又傳之說也。夫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遜。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而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縱其時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業已伐商。無復拘廢昏立明之節。然實王家。備三恪。何不即以處微子。而願首以處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見卻可羞之甚乎。故子王子謂而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武王爲生民請命。其於紂放廢之而已。必不果加兵其頸也。既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爲紂嫡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而縛銜璧。衰經輿。微子以聽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椁。使奉有殷之祀。示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遜於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恩禮。舉行悉備。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遜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以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耳。前日奔周之說。毋乃謬乎。至于比干箕子。俱以死諫。比干偶逢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爲奴耳。而囚之爲奴。如漢法髡削爲城旦。春爲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楊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於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他日之必訪己。而願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載。問經問聖賢之論。故子不可以不辯。

伯益辯

伯益。卽伯翳也。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字有四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爲翳。契之爲高。畢之爲咎。君牙之爲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爲綵。垂之爲僮。絲之爲釵。應之爲僮。紂之爲受。罔之爲罪。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史公見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言益。見史記之爲翳也。則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決也。疑而未決。故於陳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豈非龍不知所封。則遂謬矣。胡不合二書而思之乎。夫秦記不燒。太史所據以紀秦者也。秦記所謂佐禹治水。豈非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者乎。所謂馴服鳥獸。豈非所謂益作朕虞。若于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獨以二書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四岳不名爾。而姜姓則見於書傳甚明也。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伯翳。其功如此。而反不見於書。又豈有馴服鳥獸者。孰加於伯益。雖朱龍熊。亦以新見。果又伯翳才績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夫以伯翳不得爲伯益。則高不得爲契。咎絲不得爲畢陶。僅不得爲垂。絲不得爲釵。他如仲偃不得爲仲虺。紂不得爲受。罪不得爲罔。君雅不得爲君牙。史記本紀世家及總敘

之謬如此者多。不惟彼益爲然也。重黎二人而合爲一。則楚有二祖也。四岳爲齊世家之祖。而總齊人伯夷之後。則齊又二祖也。此其前後必出於談遷二手矣。故其乖刺如此。而羅氏路史因之。直以益爲二人。又以伯翳爲皋陶之子。則嬴鄒李三姓無辨矣。日楚人滅六國之時。秦方盛于西。徐延于東。趙基于晉。使伯翳皋陶之子。滅文仲安得云皋陶不祀乎。又以益爲高陽氏之子。墮獸。至夏啓時。則二百有餘歲矣。夫堯老而舜攝。舜老而禹。禹老而薦二。百歲之益。以爲身後之計乎。皆非事實。不可以不辯。

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卷之二

復其見天地之心

(原缺三六行每行二〇字計七二〇字)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夫復卦一陽在下。便見動之端。先儒如王弼輩。乃解爲動在于地。是爲靜見天地之心。蓋看卦象不明。所以看道理不出。大抵才說靜時。便是死殺。是固亦天地之迹。如何見天地之心。惟於極靜之中。而乃有動之端焉。是乃天地之心也。然以理而論。則靜不足以見天地之心。而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以人心而論。則動不能見天地之心。而靜可以見天地之心。何則。人之所以失其良心。迷此仁性。而信不能見天地之心者。蓋其欲動情勝。而常失之于動也。夫物之感人無窮。人之好惡無節。此心所存。逐物而動。則飛揚升降。幻質馳驅。安能體認義理。充養仁心。其于天地之心。固然莫知也。故學者亦須收視反聽。澄心定慮。然後可以玩索天理。省察初心。而有以見天地之心。所以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記仲冬之月。亦曰。君子齋戒。處必掩身。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凡此無非說靜之工夫。雖曰古人如此。凡以養此陽氣之微。然古人所以見得道理分明。保得仁心全固。亦是以此工夫得之。故靜之工夫。古人以此養陽氣之微。學者當以此觀義理之妙。則天地之心。豈不躍然而可見哉。故又嘗謂有天道之復。有吾心之復。天道之復。前所說是也。吾心之復。則凡善念之動是也。蓋四端之心。無時不發。而就中惻隱之心。最先且多。此正天地

之心在吾心者。大抵人雖日營營于人欲之中。孰無一綫天理之萌。此即吾心之復也。人自不察。亦自不充耳。所以不察不充。正山汨於動而不能靜之故。故學者須是于此下耐靜工夫。察此一念天理之復。充此所復天理之正。而敬以持之。學以廣之。力行以踐之。古人求仁之功。蓋得諸此。然則茂對天時之復。以反求吾心之復。惟諸君勉之。

是知復者。特此心之初耳。說復之後。無以長養之。則復者失矣。朱子所謂復而不固。則屢失屢復者也。自天地之有此復也。日長日盛。進而爲臨。又進而爲泰。又進而爲大壯。又進而爲夬。又進而爲純乾矣。人心之有是復也。亦必日增日長。進而爲臨。又進而爲泰。又進而爲大壯。又進而爲夬。又進而爲純乾。乾之不息。而與天合德焉。此又復之後工夫也。又況凡事莫不有復。如此宮既廢而新。則爲學校之復。綱常既晦而明。則爲世道之復。國家既危而安。則爲國勢之復。賢卿師出鎮大邦。作興學校。崇建明倫堂。此學校之復也。綱常既廢而復。明國勢既危而復。振在諸君子。必有得於復之義。而充復之功用者。

孟子性命章解義

性也之性。是氣質之性。有性焉之性。是天地之性。此固不待言。惟二命字難分。有命焉之命。一節。是氣之理。命也之命。一節。是理之氣。何以謂氣之理。是就氣上說。而理亦在其中。爲之品節限制。何以謂理之氣。是就理上說。而氣卻在其中。有清濁厚薄之不同。蓋理氣未始相離。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然理則一。而氣則有清濁厚薄之不同。所以在人。便有智愚賢否。貴賤貧富之異。而理固無一而不在焉。此皆所謂命也。但命也之命。自其清濁厚薄者言之。則全屬氣。有命焉之命。因其貧賤富貴之分限言之。則便屬理。命也之命。在前。有命焉之命。在後。然方其清濁厚薄。便自有貧賤富貴。然雖有貧富賤貴。便自有上下品節。所以總謂之命。但其上一截。清濁厚薄。全屬氣。到貧富賤貴。各有品節。則屬理。此兩命字。所以同所以異者如此。

仁義五者。非命也。到得所值不同。則命也。故程子朱子當初於此五者之命。見其說不去。卻把命也推上去。說清濁厚薄所值不同。以補其語意。此說盡之矣。五者之命。程子清濁厚薄之說盡之。夫清濁厚薄。氣也。而清濁發於所知。厚薄發於所值。自其清者言之。則仁之於父子也。自至。義之於君臣也。自盡。禮之於賓主也。自節。智自能辨賢否焉。聖人自能照合乎天道。自其濁者言之。則于父子而仁有所窒。于君臣而義有未充。于賓主而禮有未合。于賢否而智有所昏。于天道固不能如聖人之自然照合。此命之有清濁也。自其厚者言之。則爲父而得其子之孝。爲子而得其父之慈。爲君而得其臣之忠。爲臣而遇其君之敬。賓主之相得。賢否之會。聖人而得位得名得祿得壽。自其薄者言之。則子孝而有替。父慈而有朱均之子。君賢而有管蔡之臣。臣忠而有龍逢比干之戮。爲主而昏。侯見弱于齊。爲賓而魯。君不禮于楚。以言乎智。則晏嬰而不知仲尼。以言乎聖與天進。而孔子不得其位。此命之厚薄也。氣化流行。紛綸錯綜。化生人物。隨處不同。或清或濁。或厚或薄。四者相經相緯。相揉相雜。而發于心。驗于身。過于事。各有不同者。清者生知安行。而濁者則反是。厚者氣數遇合。而薄者則不同。此所以謂之命也。程子發此四字。或問

愛存兩說。皆以是質之何先生矣。先生曰。然故筆之。

目之於色也。以下五句。是氣質自然之欲。故斷之曰性也。此是順結。仁之於父子也。以下五句。是人心自然之理。乃結之曰命也。此卻反結。何耶。曰。目之於色五事。是就人身言。仁之於父子五事。是就人事言。有此形氣。便有此五者。故曰性。就人事言。則所處所遇。自是有不同。故曰命。然人以前五者在人身為性。而求必得之。故孟子指出天分。謂各有限制之不同。故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人以後五者在人事為命。而不求盡。故孟子指出源頭。謂本有義理之不異。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謂之君子不謂性。則知一謂之性者。世人之言也。謂之君子不謂命。則知一謂之命者。亦世人之言也。故朱子有世人之說。履祥又聞之。王先生曰。孟子後斷命也。一句是歇後語。

四岳舉鯀治水。帝用之。戎曰欽哉。

履祥按。當是時。舜禹未與。在廷諸臣。固皆舊德。其才無出鯀右者。人皆知鯀之才。足以集事。惟聖人知其遠。乘易於敗事。爾帝將戒其所短。則曰欽哉。以勉之。夫欽者。心法之要。萬事所由成也。以鯀之才。加之敬謹。何患無成。惟其忽不務此。是以輕視。復言訖。潰於成。然則帝固將全鯀之才。而鯀則棄帝之命矣。天下之以才自負。而忽不加謹。祇以取敗者。皆是也。事獨鯀哉。

命鯀子禹治水。玄圭告其成功。

按。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大公之道。聖人無容心焉。抑鯀既以方命。圮族。失之。禹念父功之未就。於是暨益暨稷。思日孜孜。以成之。非惟克勤於邦。以為忠。而補前人之愆。以濟天下。乃所以為大孝也。然以禹之聖。猶八年於外。何也。非但導水。灌川而已。中間畫井田。為溝洫。定經制。酌土宜。立賦法。通朝貢。廣教化。於八年之間。定千萬世之計。此禹之功。所以不可及也。

帝命禹敘洪範九疇。

履祥按。洛出書而禹則之。敘為九疇。疇之取義有三焉。一曰並義。子王子魯。齊曰。洛書河圖。相表裏。故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皆並位。於是九疇之義。相比而應。一與六相並也。係五行於一。而係三德於六。以天賦之氣。有生克清濁之殊。則人固於質。有剛柔善惡之異也。二與七相並也。係五事於二。而係稽疑於七。見於事者。有得有失。則驗於占者。有吉有凶也。四與九相並也。係五紀於四。福極於九。運於天者。有經緯離合之不齊。則賦於人者。有五福六極之或異也。三與八相並也。係八政於三。庶證於八。施於政者。有善有惡。則感於天者。有變有常也。二曰對義。子王子曰。一與九相對也。係五行於一。福極於九。天之所賦。有善惡厚薄。則人之所稟。有五福六極也。二與六相對也。係五事於二。三德於六。人身皆有當然之則。本然之性也。剛柔善惡之不同。則氣質之性也。四與八相對也。係五紀於四。庶證於八。五紀者。天道之常經。庶證者。天道之變化也。三與七相對也。係八政於三。稽疑於七。政有得有失。則稽有吉有凶也。箕子所以五事

庶證。相為感應。則二與八又相對取義也。四六亦然。箕子蓋舉一隅以見義也。今三縱而一衡。而取義亦燦然矣。三曰次第。夫洛書之數。連比對待。縱衡錯綜。然而履一則本之所以始。或九則表之所以終。中五則上下左右。錯綜回環。而樞紐轉運於中也。是亦自然之序。故聖人亦因而次第之。係五行於一。以見化生人物之始也。五行化生萬物。人得其秀。最靈。而五行之在人者。為五事。故五事次之於二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物出矣。而所以治之者。其政有八。故八政次之於三焉。人事既繁。庶政具舉。因時作事。則有天時之紀焉。故五紀次之於四。五行五事八政五紀。天人之事備矣。聖人成位乎其中。立人極焉。故皇極次之於五。皇極者。固所以順五行。敬五事。出八政。贊五紀者。以一人立極。為天下之標準。其所以化民成俗。因其氣質。而治教之者。則有三德焉。故三德次之於六。以一人而天下之標準。攸繁。至不輕也。其中吉凶。小則質之神明。故稽疑次之於七。大則驗之於天地。而五氣四時之運。其休其咎。有不可掩者矣。故庶證次之於八。抑是理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五福六極。各以類應。聖人又即以勸懲斯世焉。蓋體天治人之用盡矣。故次之於九。終焉。箕子陳洪範。獨以次言之。蓋獨陳其辭。不可以無敘也。至於五事。敬又哲。謀聖而論諸庶證。則於對義。固舉一隅矣。或曰。河圖之位。圓者天也。洛書之位。方者地也。自一而次數之。勾連錯綜。以至於九。勾連錯綜者。地道之所以固也。洛書之數。其用深廣。聖人敘時於此。未始數數言也。然後世或以推災異。或以擬易占。八陣太乙遁甲。下至陰陽家者流。以推八卦九宮八門。黑白向背吉凶。亦各得其末流之一節。抑天地自然之數。周乎萬物。固有所不能外也。

太康尸位。黎民咸戚。

履祥按。自五帝以來。聖賢相承。至啓亦賢。太康逸豫。生民所未見也。故疑而武焉。特祖宗德澤之厚。而不知自反者。亦可省矣。○又曰。三代所以盛。以其聖王代作。道化禮制。有以漸磨人心。維持風俗。如是其久。雖有太康不善繼之君。然政亂於上。俗清於下。與後世不同。故三代之亂。猶日之有陰雲雨。而不害其為晝。後世之治。猶夜之有月星火燄。而不救其為夜。此古今之分也。

王隨先王滅。寒氏能帥禹與夏道。

履祥按。少康生長艱危。備嘗險阻。卒成再造之功。信為中興之王。后杼遺家未覿。與先王共歷艱險。方其用師。計其年齡。弱冠而已。英毅之氣。蓋可想見。及其即位。又能帥禹而行。卒為夏家有德之宗。夫以禹之明德。德功。典則。備具。使得中主。循而守之。可以坐享安靖。況以英氣之資。帥循其道。禹何遠之有。

伊尹既復政。將告歸。乃陳戒於王。咸有一德。

履祥按。咸有一德之篇。以論學言之。前儒謂自危微精一四語之後。惟主善協一四語。足以繼之。然此四語者。即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二語耳。而功夫加詳焉。夫舜授禹精一。執中之旨。即繼之后。衆守邦四海。困窮之語。伊尹告太甲一德之旨。即終之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之戒。今之君子。語理者。或遺事。論心者。或外天下國家。毋適與聖人之言有間與。噫。其弊也久矣。又以成書之體觀之。自皋陶謨之外。惟一德之書。最為明整。首論天命之靡定。以德之常不常。為存亡之分。常即一也。以桀之亡證之。不常其德者也。以商之

與證之成有一德者也。一與一亡既明，則又以一與二三所以致興亡於天者總之。遂勉太甲以一德之功夫焉。既勉君之一德，又求臣之一德，而以惟和惟一總之。協於克一，則一德所以擇天下之善，而時天下之中焉者。俾萬姓以下，則一德之效，以終常德保位之語。然一德無終始之間，亦不可有大小之間。故嗚呼以下，又推其餘意，警戒以終之。終始相生，枝葉相對，其為書未有明整於此者。伊尹以元聖之臣，遇成湯之君，君相俱聖，其相與議論經綸之密，不一書焉。自伊訓太甲三篇，皆已精切明白矣。而終之一德之書如此，太甲所進，於此亦可窺矣。此皆萬世之幸，後之君臣宜熟讀而精思之。

西伯演易於姜里

履祥按：伏羲之畫卦也，蓋有圖而無書，有占而無文也。至文王而後有書有文爾。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此謂先天圖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中斷橫圖，左右回環，是謂圓圖。八疊橫圖，是謂方圖。法象自然之數，人力不可加毫末於此矣。其位，乾南陽也，坤北陰也，離東大明生於東也，坎西月生於西日入於西也。震東北陰盛於北而一陽生也，巽西南陽盛於南而一陰生也，西北多山陵，艮居之，東南多川澤，兌居之。此地理自然之形也。自震四一陽之復為冬至，歷離三兌二之交為卯，中則有一陽二陽三陽四陽五陽至六陽為乾一之乾而姤生，自巽五一陰之姤為夏至，歷坎六艮七之交為酉，中則有一陰二陰三陰四陰五陰至六陰為坤八之坤而復生。此天運循環之序也。方圖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自西北至東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皆生卦之交也。自西南至東北，則否泰損恆益既濟未濟，皆三陽三陰之交也。圓者象天，大而天地古今，元會運世，小而歲月日時，皆不離乎是。方者象地，而凡天地人鬼事物消長，氣數推移，皆不出乎是矣。伏羲之時，未有文字，此六十四卦者，即六十四大字也。字書不遇象形，會意，指事，轉注，而六十四卦備之，是六十四字者，天地人事時義物理之常變，悉管乎是矣。而又加縱橫差互對待，相為意義。邵子所謂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者，是也。至其占辭，傳夏歷商，又有連山歸藏之屬，而世不傳。學者多謂邵氏互體既濟卦諸圖，即連山之遺法也。後世納甲歸魂之法，即歸藏之遺法也。然其辭不可復考，或有吉凶而無教戒，與文王蒙難姜里，樂天憂世，以己及物，憂慮夫後世無以處於吉凶悔吝之途也。於是乎演而為易，其演易也，意若曰：伏羲之圖，蓋法象自然，一定之體，而未盡著其用。伏羲之卦，雖加互成文，自然之旨，而未措諸辭。民用弗彰，大道易隱，於是移先天之體，為後天入用之位。翻六十四卦變易之象，而係吉凶利否之辭焉。其位探河圖生成之位，為後天入用之位。以先天方圖，乾居西北，西北亥位也。室壁天門也。亥者子之父，子者亥之子。乾居父位，動為天一以生水，則坎子居北，水生木，則天三震居東，木生火，則地二之離居南，火生土，坤者土之體也。則開火金之間，而居西南，土生金，則地四兌居西，至於北又生水焉。土本居中，分王四方，故河圖天地十居中，而隅空。後天則太極虛中而隅實。蓋十分王四方也。土既分王，則乾坤艮巽皆土位也。乾者土之杜，為父，居西北，坤者土之體也，火金本相尅，坤在其間則相生。此坤之所以西南也。艮山土之

積巽木土之官也。故居二隅焉。水雖生木，然木之生必合水土之氣，故艮輔坎水以生木，艮者木之根也。又其性止也，止而後能動。說卦所謂終萬物始萬物也。故艮居東北，震者木之生，巽者木之氣也。木不能以自生火，必有所入，而後木氣發而為火焉。故巽居東南，土地之造，莫大於生成，木生物之氣也。金成物之氣也，震木也，巽亦木也，震居天三之木，發生萬物，巽木居東南以承之，則生意益全，而物生皆齊矣。兌金也，乾亦金也，兌居地四之金，肅成萬物，乾居西北以收之，則成物無遺，而物成反本矣。此後天自然之用也。天地運乎四時，胎育萬物之用，盡在其中矣。若夫乾坤父母，居不用之位，而六子代用事，則邵子固言之矣。然乾坤固天地也，易於乾坤譬諸言仁，有專言者焉，有偏言者焉。專言乾坤，則包六子而該六十卦，偏言則八卦配八方，而乾坤六子，均為入用之位耳。凡圖意所該，有言蓋淺，至於卦則兩翻對，以見對待消長，上下升降之變，其體則雜卦言之，而邵子三十六宮之名，所從出也。其序則本主於翻對，而序卦以次序言之，雖非精義，亦其一意也。而凡易圖加疊對並之義，亦發例於此矣。其辭則或取之二體，或取之二象，或取之二中，或取之主爻，或取之卦變，或取之成卦之義，丁寧告戒，以前民用。聖人之憂思後世，於是為至，或曰：卦體奇耦，奇七而偶八，象辭者，卦體七八之常也。象辭者，每爻九六之變也。文王之辭，象而不象，則是撰著求卦者，將常得七八而不遇九六，或遇九六而無其占，則文王之為民立占者，蓋未備也。曰：是誠未備也，所以周公繼之，附以爻辭，以盡九六之變，而占辭始備爾。然方六十四卦始有象辭，庶者而遇九六，則亦兼占變卦之象而已。且以八卦為例言之，乾之初變則為姤，雖未有弗用之辭，而姤之勿用可知也。乾之二變則為同人，雖無在田之象，而同人於野之意可知也。乾之三變則為履，雖未有乾乾惕厲之戒，而履之履虎尾不咥可卜也。至於四變而小畜，則不雨之辭，不待踴躍而可喻。五變而大有，則元亨之辭，不待飛龍而可想。六變而夬，則物極當決，又不待亢之為言而可知矣。雖然，終未盡乎事物之變也。故周公因之，遂著九六之辭焉。凡言九六者，皆謂每爻之變也。然又安知文王時不已有象辭，而周公特修補之耶。故河洛第九篇曰：周文增通八八之節，轉序三百八十四爻，而揚雄亦有文王附以六爻之說，參同契亦謂文王之宗結體演爻辭也。道之晦明，蓋關世運。伏羲先天，自孔子說卦以後，儒者無傳焉。而方外之士傳之，如魏伯陽、關子明，可槩見矣。至於文明之世，則希夷先生陳圖南始出，以示人。三傳而至邵子，始大發明於當世。然易道至此，亦大備矣。邵子象數，程子義理，朱子兼之，而主筮占。邵子觀象推數，而知法象自然之妙。故曰：畫前元有易，程子玩辭求意，以為理無形也。易假象以顯義云爾。故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朱子深究二家之說，上溯四聖之心，謂易為卜筮而作，卦本象數而畫，理因卦爻而著。故曰：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嗚呼！易道是謂大備，是以朱子贊之曰：邵傳義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又曰：惟斯未啓，以俟後人。蓋語占也。今撮其大要著于篇，以俟學者其考焉。

魯侯弟濞弑其君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昭王十四年。

夷自昭王始有以也夫。

自衛巫監謗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後三年乃相與畔襲王王出奔於莒周厲王己未
履祥按周自夷王不振厲王初立諸侯畏之荆楚自去王號三十年間天下無他故其後好利用榮夷公
又以監謗而殺言者雖芮良夫召穆公交有陳諫有大雅之刺以感王心而皆不聽卒以流亡身死於莒
嗜好用舍之間可不謹諸賴諸大臣彌縫其間王室不墜卒立宣王相之燦然復興蓋其時周室可振也
至幽王再禍而宗周為墟訖不復振悲夫。

周衰自宣王始

履祥按周自厲王亂政日久紀綱板蕩宣王初年有志撥亂董生謂其周道燦然復興然考之詩書似不
克終者如廢魯適子音嫡按魯武公與長子括少不籍千畝喪師南國料民太原殺杜伯非其罪大略可見
其後幽繼之不隳十年而君弑國亡卒以東遷夫撥亂世反之正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興廢補弊况宣王
未政至於如此哉傳謂夷厲宣幽而貪天禍不為無謂矣○又按宣王又以畿內地封鄭而地分力弱歷
幽平桓三世交貨交惡而射王中肩焉衰自此始。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許穆侯卒于師楚屈完來盟于

師盟于召陵

履祥按惠王之世北有狄人之患南滅至於邢衛矣南有荆楚之難北伐至於鄭矣所謂南夷與北狄交
而中國不絕若綫也桓公北卻狄而南帖荆其有功於諸華可謂大矣然其卻狄也緩而帖荆也僅焉北
之次待邢人之奔楚邱之城在二年之後此桓公之緩也若夫楚之為中國患又有什伯於狄者吞噬羣
蠻蓋不足道僖王號者數世盡漢陽之諸姬伐蔡滅息比年伐鄭鄭諸夏之襟喉也舍齊桓固未有問罪
焉者然管仲之辭文而不及大桓公之言私而不及德菁茅微物楚所易從昭王舊事楚所可脫也而不
敢及其僭王猶夏之罪以為討其僭猶則楚未易卒服也此管仲之小也桓公知誇先君之好而不及天
下之體知誇致戰之衆而不及名義之大所以楚人之辭猶未服也僅得屈完之盟始保不戰之勝齊桓
兵車之會莫盛於召陵而僅值乃爾曾西所謂功烈之卑孟子所謂小補以聖賢作用觀之是真可謂卑
小矣然以桓公管仲之資言之亦可如是而已矣。

王使宰孔致胙于齊桓公下拜登受

履祥按桓公問管子之言而後下拜則桓公初心至是滿矣此宰孔早已窺之而料其終亂也。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

履祥按王子帶以戎伐周天下之大罪也桓公不能討而平戎於王豈以受子帶之奔為此姑息耶桓公
身不能容子糾而為王容叔帶固將曲全襄王兄弟之愛未免卒讓王室與日之禍云。

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

履祥按晉文公勤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所謂五霸假之也然圖霸猶有此後世併比無之
矣晉文之霸子犯先軫之謀居多先軫報施救思取威定霸之說已不如管仲三不可之言惟子犯謂詩
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其言為精而又曰德義利之本則皆霸佐之心矣夫有恩則有怨救宋固報施也
至於分晉困衛報怨亦已甚矣稱舍于墓一謗分晉昇宋一謗私許復曹衛一謗執宛春又一謗退旆曳
柴又一謗晉文公諱而不正於此一役顯見之在軍則殺顛顛而師入則殺舟之僑此軍法所以伸戰
所以勝國人所共畏文公勤業於是乎備見矣。

孔子如蔡

履祥按孔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夫子既去魯矣以衛靈公之無道而居衛以陳國之小歲有吳師而
在陳以蔡侯死於盜國遷於吳民分於楚而如蔡不幾乎居亂而人危歟曰前日之言君子守身之法
今日之事夫子行道之大權也夫以聖人盛德固無施不可使夫二三君者能用孔子委國而聽之則衛
可正陳可強蔡可守也而皆不能惜哉雖然夫子既知其不能用矣其時楚昭之賢聞於天下夫子固將
如楚也當在衛也特以衛靈公政業有際可之禮而再主選伯玉之家當在陳也又以司城貞子為主而
陳侯亦有言議之適故為二國留行至其如蔡蓋為如楚也何以知之有子曰孔子去魯司寇將之荆先
之以下及又申之以冉有則知孔子去魯將之楚矣聖人毋固毋必故為二國留行爾然而適楚又卒為
子西所阻愚以為此皆非聖人意也。

九鼎震十有三年

履祥按九鼎三代相傳天下之形制圖籍也而震是天下之大異也司馬公通鑑始於是年而不書通鑑
以人事為要也左氏終於趙魏之亡智伯而通鑑始於魏趙韓之為諸侯又推其始以及於韓趙魏之
滅智伯又推其始以及於智伯之立後舉數十年之事悉下附於二十三年之內年之不接於春秋者避續
經之嫌也事之接於左氏者敘紀事之實也然則呂成公大事記之年何以上接春秋曰通鑑為歷代史
法之創始於續經為有嫌大事記用史記年表之名例於春秋為不犯二意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文廟祭議

景定之禮以顏曾思孟為四侑萬世公論於斯為允然前次議者猶以顏路曾皙伯魚並在下列為未妥
則如之何則亦復古之制而已古者廟寢之制前為堂後為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序序之禮
先獻酬而後燕禮今二丁之祭宜先用饗禮牲幣旅陳享先聖而南而於堂以顏曾思孟伯魚繼用燕禮
豆簋奠奠先聖而東西於室以顏路曾皙而下七十子左右拾食如昭穆之儀焉斯為得之其餘從祀者
雖東西夾室可也。

為師弔服加麻議

謹按為師服者弔服加麻心喪三年古也古則不可以世俗之服為服布欄之服俗服也今之服總功以

上者皆用之。生絹鈎領之衫。俗服也。今之服總麻者亦用之。用今總麻之服。是不得全其喪父無服之重也。疑衰。古士弔服也。其制今亡矣。白布深衣。古庶人之弔服也。其制今猶存。古之士。今之官也。今之士未仕者。古之庶人也。故宜用古庶人之服。以深衣為弔服。昔者朱子之喪。門人用總麻深衣而布緣矣。今之深衣。紵而非麻。如之何。曰。凡布皆麻也。古以三十升麻為麻。以十五升麻為深衣之布。故孔子以麻。冕可從純。而深衣之麻。今無之。自司馬公朱子皆云。用極細布為之。則今深衣之布。以苧代麻久矣。其緣。則禮孤子純以素。是喪父既除服之服也。孔門喪夫子者。若喪父而無服。則以喪父除服之服。為若喪父無父服之服。是純以素可也。其冠。則庶人之弔素委貌。今失其制。以帛代之可也。帛則何以加絰。曰。士冠。其吉玄冠也。色玄。五梁。左掩不其非吉則素冠也。色白。三梁。而右掩左。今用素冠加絰于內。而生絹單。帛加于外可也。加絰于冠。古也。而外用帛則又俗。如之何。曰。用古之禮。而不駭今之俗。亦以代幅巾云爾。加麻之絰。總服之絰也。總服之絰。絰之小者也。今用總麻而小可也。加麻之帶。總服之帶也。總服之帶。亦布之細者也。今用細苧可也。然則用深衣則何。曰。古有弔服而無弔。深衣方。古也。然古之方。屨。非獨為深衣也。凡屨皆方也。今之屨。凡屨皆員也。今之君子。其服深衣。屨從其俗者多矣。方屨可也。從俗屨亦可也。履詳謹議。

是時咸道戊辰十有二月十有九日。子何子卒。魯齋先生曰。北山先生。當世之巨人也。四方之觀瞻係焉。今制門人之服而非古。則無以示四方矣。布欄今之總服。涼衫前輩之燕服。是皆不可。子其思之。且問諸伯誠。時履詳匆匆奔赴。皆不暇帶書以往。于是就子何子之齋。假禮書焉。一時哀感。不暇詳考。亦不敢久出何子之遺書。亟納之。而往伯誠子之家。問焉。伯誠子相見慟哭。而其說則不以為然。曰。北山之生。不為詭俗之事。死而吾輩之服。殊詭于俗。非北山之意也。為吾輩者。以學問躬行自勉。有以發明北山之學可矣。不必為是服也。生絹白衫。加布帶而帛如常。庶可表此心。而亦不甚駭於俗。且今為古服。魯齋服之可也。今朋友之中。有義利不明。出處失節者。見吾輩之服。亦服之。則反玷北山矣。某念無以復命于魯齋先生。故一時草此議。以反命。無可考訂。亦不暇考也。既而汪功父以書來。謂魯齋先生定議。玄冠端武加帛。深衣布帶加葛絰。某謂玄冠不以帛。雖加絹武。而乃無首絰。不若素冠而加絰。布帶則不必絰可也。而魯齋先生約日成服。不受是說。既成服。某請問焉。曰。素委貌者。委貌之注。以為委武也。則是素武也。士弔服疑衰。即深衣也。疑衰者。擬于衰也。總麻之布。有十四升。而深衣之布。十五升。是十四升為總麻。而深衣之布。擬之也。深衣素純。則為長衣。麻純。則為麻衣。詩所謂麻衣如雪者也。二者皆非深衣也。故今不從其純。某蓋已有考。伯誠不俱來成服。是恥與吾人黨乎。履詳曰。伯誠非恥與先生為黨。恥與履詳一輩朋友為黨耳。且伯誠之說。存之以為朋友之糾彈可也。

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卷之三

深衣小傳

深衣。三袂。縫。齊倍。要。繞。半。下。短。毋。見。膚。長。毋。被。土。衽。當。旁。績。在。鈎。邊。袷。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翻。之。及。肘。袷。尺。二。寸。制。十。有。二。幅。齊。如。權。衡。負。繩。及。踝。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緝。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袷。二。寸。帶。下。毋。厭。紳。上。毋。厭。衽。當。無。骨。者。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緝。帶。井。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緣。大。夫。玄。華。士。緝。辟。二。寸。再。緣。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傳。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準。繩。權。衡。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外傳

深衣者。先王燕暇深居之服也。衣之朝者謂之朝服。祭者謂之祭衣。燕閒居之服。則謂之深衣。古者上衣下裳。以為服。而連衣為深衣。完且便焉。故有虞氏以為燕衣。三代用之。周諸侯大夫士。朝朝服而朝。而

深衣以夕。庶人吉服之盛也。周衰禮廢。後世失之矣。深衣之服。製用布。古者深衣之布。十有五升。則幅之。縷凡千有二百。今無之。取其細者可也。度用指尺。稱人體也。有體有短長。而指尺如之。自然之數也。不以指尺。則度不應數。長短不稱於體。指尺之法。各以其人左手中指直取之。上下節文之間。以其中之長為寸之長。曲取之。屈其指兩節文之端。度其中為寸。亦如之。積寸十以為尺。衣全四幅。幅之廣凡尺有八寸。以布二幅中屈之不裁其腋。其前幅傾裾之邊餘二寸。不屬於裳。裳十有二幅。以布六幅交裂之。一殺而上一殺而下。其端一廣一狹為要。上屬于衣。而下廣為齊。衣全幅一。則裳狹幅之三屬焉。狹之度六寸。積十有二。則七尺有二寸。廣之度尺有二寸。積十有二。亦丈四尺有四寸。此其大約也。然衣前有領。且前裾。然而後裾展。故裳之幅前廣于後。則領後狹於前。則不餘幅。邊之直合以為製。則其直應繩。以袷之長為身之長。古者上衣率二尺二寸。裳如其人。約餘四尺。故短不見膚。長不被土。袷屬于衣。袷可以運肘。袷之本其徑二尺有二寸。今加之可也。微廣而圓殺。此為袷之徑尺有二寸。行舉手而應規。其長三尺有六寸。則反曲之及肘。裳之兩旁。連屬縫之前後。不殊也。謂之續。右邊交而左。左邊交而右。左右交鈎。謂之鈎邊。或曰。幅之邊交鈎縫之。則表裏如一也。謂之鈎邊。衣領之交。其袷如矩。以抱方也。帶。下當脾。則容步。上當脇。則不容。袷腰圍之。結於前。重線而下垂之為紳。紳者。言其屈而重之也。紳之長齊其裳。用粗五采。約帶之結。餘則垂之。長齊其紳。紳垂三尺。則組之長六尺有三寸。三寸以并紐約。而垂各三尺。與紳齊焉。凡帶。古者大夫四寸。士二寸。今皆博四寸。古者士以下皆禪。而今夾縫之。古者天子以素而朱裏。諸侯大夫以素。士以練。居士以錦。弟子以縞。而今以白縞。其飾之也。古者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而今之色視純。或飾以緇。古之士帶也。古者天子諸侯。終綽之。大夫禪垂。士下禪。今有爵者通飾之。古諸侯之帶也。無爵者飾其紳。古大夫之帶也。其長古者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而今與裳齊。禮從宜。而有可以義起者也。其紳。具父母。大父母。以績。具父母以青。領表裏皆二寸。祛邊齊表裏皆一寸。有半。今純以黑色之便也。具慶者如古純可也。君子曰。取義之多乎。其惟深衣乎。衣之全。以象天也。裳之博也。以象地也。袷之矩也。以正義也。袷之規也。以容仁也。背之純。以中直也。下齊之權衡。以行平也。故深衣者。規矩準繩之服也。服其服。必思蹈其理焉。是以君子清純以律天。博厚以律地。仁義以法規。矩直其政。以法繩。平其行。以法權衡。故詩曰。服之無數。又曰。緇衣之宜兮。小雅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此之謂也。

從曾祖曰九府君小傳

府君諱景文。字唐佐。邑之望雲鄉桐山人也。少有大志。力學慕義。不求聞達。與配包氏。竭誠事上。甘旨親承。其大父患疔不瘳。公殫醫實。效流俗人之見。裝佛像虔禱。而幸得瘳。母病。嘗侍床褥。毀瘠骨立。衣不解帶者數月。母哀則多方以致其樂。怒則率妻跪而受責。晝夜不敢入私室。必得其歡心而後已。父忽患疽。外茄內瓜。痛楚無奈。法宜刀圭鍼砭。公弗忍。日以口就吮其膿血。惟齋禱祈天。乞以身代。父疾愈而公罹恙。經旬亦痊。人以爲天祐孝子。母葬。廬其右。夜見天光下燭射墓。五色爛然。續廬父墳。茹荼誦梵。鳥鼠繞

聽其傍。無怖狀。風冠環四隣。獨不入其舍。鄉人遇旱。曰。早毋苦。金公禱必雨。隨禱隨應。時人謂之孝子。兩郡守李椿。以公事狀聞。詔依例存恤。嘉熙六年。會朝旨勸承義役。公首割膏腴。命子煥總成之。然人信公者。不踰月而事集。郡守韓元吉。更其鄉曰純孝。里爲循義云。爰作小傳。以備他日輶軒之採。

答葉敬之書

不相晤者。倏二月餘。室邇人遠。懷思更切切也。茲承手教。下問曰。堯以天下與舜。于舜則終陟元后矣。如丹朱之難。爲情何。予曰。善哉問也。蓋堯以天下爲心者。故視天下皆吾子也。何親疎耶。樂以天下與舜。冀以安天下也。曾何擇于舜與丹朱耶。又何丹朱之難。爲情而是顧耶。故曰。堯之心。天之心也。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蓋知堯之深者也。曰。至舜之神焉。或者其踐堯之迹乎。不。舜獨舉其舉于天下後世乎。曰。商均果勝禹耶。則舜不免爲踐跡。爲妬。苟不如禹。則舜之心。即堯之心也。堯視天下之人。皆吾子。則舜視天下之人。亦皆吾子也。苟可以安天下者。皆而避之矣。曾何擇于禹與商均耶。孔子曰。重華協于帝。則堯與舜皆天矣。曰。然則先儒何以曰。堯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奉天子。予曰。善言天道者。以人事是。故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行天道也。則敬授人時者。非人道而何。天與人一也。舜鼓百揆。行人道也。則烈風雷雨勿迷者。非天道而何。人與天一也。曰。堯舜之禪受。則既開命矣。若湯之放桀。亦爲天下除殘虐也。而商人乃曰。我后不惜我衆。舍我禱事而禱正夏。人心猶若有未歸者。曰。商人以禱事爲念。一人之私心也。湯以正夏爲急。天下之公心也。湯以天下之公心。伐天下之同害。猶不免有慚德於天下者。遭天下之不幸。任天下之至疑。而爲至難爲之事耳。是心也。惟仲虺知之獨真。故作詩以釋之。首言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次言夏王有罪。帝用不威。是天意舍夏奪湯。湯可以仰無愧于天矣。又言湯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攸徂之民。相慶後至。是人心去夏而歸湯。湯可以俯無愧于人矣。然湯之所以不事如此者。不忘戒懼之心也。故雖撫有天下。猶聽告于四方。惟恐獲戾于上下。深凜然若隕于深淵。由湯比言而觀之。則人心之難得。更有甚于天意者。在湯且然。而況去湯萬萬者乎。曰。湯之放桀。有從而不然之者。特有夏之細民耳。至于武王伐紂。則伯夷叔齊乃古之賢人也。亦嘗被紂之虐者。不先商人迎之。則義矣。何至叩馬而諫。及天下宗周。恥不食其粟。遂飢餓而死。果不知紂之不道。烈于水火耶。抑知而不欲民避之耶。予曰。武王將天命。易昏以明。使四海之赤子。脫陷穽而就枕席。孔子于數百載之後。稱之曰。盡美者。悲商末之民窮也。夷齊生于其時。目擊其流毒海內。豈不知紂之當伐耶。其心以爲臣之伐君。道之甚逆者也。君至紂固當伐。臣至武王固可伐。後有亂賊之臣。借之以爲口實。乃曰。武王聖人也。而伐紂。當時無一人非之者。則臣之伐君。乃聖人所常行之事。其于篡奪。必多有之。故於武王仗鉞之初。夷齊叩馬陳諫。所以明君臣之大分也。至不從。則又恥而去之。必餓死不悔。蓋志在殺身以弭後世之亂。使後世之人。皆曰。武王伐商。當也。而夷齊猶非之。況去武王萬萬者乎。則所以如夷齊之非之者。又當何如。雖有篡奪之志。必潛消而不敢竊發矣。夷齊之本心也。初非真以武王爲非。此商周交代之大閑。正易所謂革之時。義大矣哉。前輩論之固詳。茲因敬之之問。而更悉之。冀敬之自得之。復申其說于同志之士。愚意仍欲起堯終東周。按書典

讓調請之辭。作為一書。以補通鑑周威烈王以前一編之缺。志有在而筆猶有未下處。敬之素相愛者。故承問奉答。殊為草草。兼以鄙志相聞。欲敬之為我助也。

答趙知縣百里千乘說

孟子言公侯百里等制。與周禮諸公封疆方五百里等制不同。按井田之制。方里為井。方十里為成。方百里為同。方千里為圻。天子一圻。諸侯一同。則所謂封方百里者。特以田計耳。若合山林川澤附庸言之。則公侯之國。不止於百里也。如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而泰山在其封內。顯與亦在邦域之中。若曰總方百里。則泰山之外。土田無幾。顯與成國。而魯地益無幾也。故闕宮之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然則周之所謂方五百里者。蓋合山川附庸大約之限言也。而禮記所謂魯地方七百里者。則山川附庸之多。所以厚周公也。夫以井田之制。方方整數。而天下地勢。高高下下。故山川林麓。雖有餘地。而不可以盡井畝。分溝洫者。則以為園地菜地牧地散地耳。但取其地之平闊者井之。是以古者池田各以地名。如所謂濟西之田。汶陽之田。龜陰之田。成田。許田。蓋可田之地。畫為井洫。隨其廣狹。以為多寡。故各以其地名其田。至於封國。則總其田計之。公侯則足一同之數。而伯子男以此降殺焉。此封國之大略也。古者井田。方里而井。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以方十里之百。乘方一里之百。是百里之田。計萬井也。八家同井。則方井者八萬家。包氏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八千家而計出七十五人。每家一人。其餘五家。以防疾病死喪之數。蓋司徒之法。民之可用者。家率二三人。而凡起徒役。則每過家一人。其餘以為羨卒。又每車有餘子二十五人。乃所帶羨卒子弟臣妾之類。以備薪芻負糞之役者。夫八十家而出一乘。八萬家而出一乘。此百里之田。所以為千乘之國也。或曰。古者一甸六十四井。凡五百一十二家。始出長轂一乘。魯作丘甲。使六十井。一百二十八家出之。春秋譏其重賦。而今曰十井十家出一乘。不亦萬乎。曰不然。古人用民。不盡民力。如大國三軍。每軍萬二千五百人。三軍總三萬七千五百人。備用夫家之半耳。而古人用軍。亦不盡軍力。故每調兵賦。則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而起七十五人。併餘子二十五人耳。大約三分其軍而調其一。七分其夫家而起其一。十二分其民數。而役其一。所以惜民力。亦以備更役也。然則封建之法。孟子以田里言之。周禮合土田山川附庸言之也。車乘之制。所謂諸侯千乘者。以地力夫家言。所謂甸出一乘。以用兵征調言之也。秋夜因朋友異同之間。筆其大槩如此。至於制數之詳。則未暇考云。

自號次農說

宗周班祿之制。自天子而下。凡四等。國自諸侯而下。凡六等。其下維農。農田百畝。上農夫食九人。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亦凡五等。百畝均也。而若是差之。地有肥磽。力有強弱也。然古者以周尺六尺為步。步百為畝。今以官尺五尺為步。二百四十步為畝。古者周尺當今浙尺七寸四分。今之浙尺當今官尺一尺一寸三分。絕長補短。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三十三畝有奇也。以今三十三畝有奇之田。一夫耕之。其居居與其租稅之入。古又出之公田。宜其力贖者食九人而無不足。弱者食五人而亦有餘也。予生二千餘載之後。去周室遠矣。學先王之道。將以措諸國家。謂君心可正。公卿士大夫可齊。民風可一。夷狄可屏也。而非有庠以養之。非有塾大夫以與之。羣試有司。類非宗周之制。取聖人之經。副字備語。謂之程文。少有振奮。則有司勅之。以為非度。予以是數黜。家貧親老。亦甚病焉。知予者以為有志未遇。責予者以為未能忘祿仕也。嗟乎。有志未遇者。時也。而未能忘祿仕。亦勢也。使予得百畝之田而耕之。予亦豈能區區然較得失一夫之目哉。而予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彼顏子猶有簞食瓢飲。足以事育。安知千載之下。其貧又有甚於顏子者。予也。上無可官之祿。下無可植之畝。進無代耕之人。退無歸耕之計也。食人之食。則多愧。自食其力。則無地。然予何求哉。予嘗欲於桐山之下。晏原之間。為舍八楹。擬古二畝半之宅。求田三十三畝有奇。擬古百畝之田。注下瀆溝。擬古途賦。予負笠而荷蓑。深畊而力耘。畜雞種蔬。上養下教。間歌七月之詩。公劉之雅。願天子清源以厚下。公卿大夫忘私以為公。使時和歲豐。穡事不擾。則予也固三代之農也。他何求哉。予力貧而體弱。不能為上農夫之事。庶幾其次。次不能為庶幾其中。中不能為為中次亦可矣。故命之曰次農。噫。三代之治不可見。百畝之田未易求。安得遂吾之求耶。復安得見吾之所不可見者耶。有宋景定甲子。次農金履祥吉父記。

亡兄桐陽仲子與贖甫行狀

兄諱彌高。字與贖。姓金氏。始出三衢之劉。十一世祖。徙于婺之蘭谿。擇桐山之下居焉。世有隱德。以詩禮相傳。五世祖諱明仲。紹興初。以善行賜爵。族會祖景文。以孝行。明。遂遷其居之鄉為純孝。曾祖諱天錫。早夭。曾祖妣唐氏。少寡。喜讀書。清苦守家。課子孫尤嚴切。詩書之緒。遂以振。祖諱世臣。祖妣董氏。父夢先。是為桐陽散翁。母董氏。兄蓋仲子也。兄生于紹定戊子。十有一月甲戌。性澹慈仁厚。數歲就學。穎悟日進。先生長者異之。命之聯詩曰。勸業歸卿手。即拱手而對曰。讀書養我心。聞者驚歎。以學識期之。比長。學不暫輟。讀聖人之經。常欲體之躬行之實。凡一舉動。輒引經為據。而後為之。非止為口耳之資。辭藻之計而已也。兄止事親至孝。承顏養志。朝夕惟謹。無一節少懈。二親以是老佚。每得于私。不以私財自。究其之旨。斷以儉親。雖遠。或飢渴。不以自嘗。及壯。家貧。子女之累。且漸重。兄不牽于私。不以私財自。究其所行。古所謂一出言不敢忘親。一飲食不敢忘親者。兄真以之。兄之事長。最為悌順。雖遇嚴急。亦能回其歡心。有事勤焉。雖勞不憚。教諸弟。自句讀至能文。其勤不倦。族姻之交。事過于厚。而無不及者。朋遊以實相與。久而不狎。平居終日。未嘗見其愠厲之色。人視之。感者。然義所當為。輒奮不顧。俗鄉黨聞其賢。爭羅而致之。子弟從之學者。咸不傲而化。兄之學。始務弘博。淳祐辛亥。遂築微恙。爾後一以理義之學自涵泳。程朱子之書。不釋于前。加之誦數精熟。編摩勤懇。討論簡密。而文辭詳贍。所到日且益深。假令兄博交遠遊。則其學行。當表表人耳目。頗積厚薄。無一毫務外為人之意。是其古之學者矣。寶祐丁巳之春。感寒自利。醫復誤之。腹益急。醫復灼之。未更醫。復下之。遂不起矣。嗚呼。傷哉。兄之病也。語言雅正。恐傷親之意。惟以渣先朝。踐為不孝。以學道未成。為憂。且勉諸弟以學。而無一語及妻孥之私者。至病革。猶口誦周易。韓退之詩。頃之。誦曹太尉內宴應制之詩。語訖而逝。蓋是年四月三日也。世衰俗薄。忠信之資。而

能學者少。學焉而務實行者，益尤少也。如兄兼之，而壽命不長，享年三十，死之日，聞之者無少長貴賤，莫不咨嗟涕洟者。傳曰：州閭鄉黨稱其孝，兄弟親戚稱其慈，執友稱其仁，交遊稱其信，斯言也。惟兄足以當之矣。兄娶唐氏，男一人，濟孫，女三人，皆幼。曰存者，後兄之歿，二月始生。後五年，景定辛酉，始克卜以十月己酉，葬于桐湖山之原。前期，散翁命二子曰：嗚呼！仲子之孝，與其學行之實，人皆信之。吾慮其無以傳于世，遂以湮淪。魯齋子王子，立言君子也。仲子將受業焉而歿，不果。惟爾履祥及爾麟，皆供酒掃于門。其往請銘，庶斯子也，死且不朽。夫表微闡幽，為善者勸，君子之責也。夫子必樂書焉。爾往請之，履祥謹敘其實，以請謹狀。

書浮屠可立齋齋記後

蒼菊夷花也。釋氏書有取焉，予少也魯，不能讀釋氏書，以為縱其有同，吾道自足，況其不同。大儒君子且辭而闕之，比之淫聲美色，不敢觀也。蒼菊之說，予蓋惜焉。佛者翠竹黃花之語，先生夫子亦亟稱之，因物喻理，彼亦各有得也。雪庵可立上人，以蒼菊名齋，自為之說，予舊友何君師文，為跋其後，暇日何公權弟舉以示予，讀之爽然，且請予書其左，可立上人我之自出，逃儒歸釋，使我親黨間俊遊為少，予蓋屢嘆之，故不辭而為之書。景定甲子良月望日書。

魯齋先生文集目錄題

右魯齋先生王文憲公文集，今所編次其第錄如上。初公之大父煥章公，與朱張呂三先生為友，父仙都公，早從麗澤，又以通家子登滄洲之門，公天資超卓，未及接開淵源之論，而早孤，年長以壯，謂科舉之學，不足為也，而更為文章偶儷之文，又以偶儷之文不足為也，而從學于古文詩律之學，工力所到，隨習輒精，今存于長嘯醉語者，蓋存而未盡去也。公適不謂然，因閱家書而得師友淵源之緒，從從搗堂先生劉公、船山先生楊公、克齋先生陳公，考問朱門傳授之端，而于楊公得聞北山何子恭父之名，于是尋訪盤溪之上，盡乘所學而學焉。黜浮就實，攻堅研深，問因述所考編，求以訂証，謂之就正編。迨至端平甲午，學成德進，粹然一出于正，自是以來，一年一集，以自考其所進之淺深，所論之精粗，自甲午至癸卯，凡五卷，謂之甲午稿。其後類述做此，甲辰稿二十五卷，甲寅稿二十五卷，甲子稿二十五卷，其雜著成編者，論語衍義七卷，涵古圖書一卷，研幾圖一卷，詩辨二卷，書疑九卷，涵古易說一卷，大象衍義一卷，太極衍義一卷，其餘編另集，不在此類也。其程課交際，出處事為，著述前後，則見于日記履祥又嘗集公與北山先生來往問答之詞，為私淑編。咸淳甲戌七月九日，公歿，書藏于家，後又分藏他所。丙子以後，散失幾亡，履祥切念自瀆，補乙酉得侍函丈，自是以來，無日不陪書冊，几杖之右，凡有詩歌，聞得次和，及有論著，首待披觀，故于諸書，其得本末，一時多事，不料散逸。比年以來，收訪哀錄，未之得全，迨己丑庚寅之間，天相斯文，冀得諸稿之全，其他著述，雖間逸亡，而未盡喪也。于是與同門之士，相與細繹諸稿，各以類聚，其他雜著，卷帙少者，用朱子大全集例，亦各附入，就正編，大象衍義，北山亦俱有答語，與履祥所集私淑編，當依延平師友問答之例，別為一書，但大象乃公所拈出，謂為夫子一經，故其衍義亦自入集，講義雖皆刊于

天台而未盡聞其再講者，今皆入集。古者有闕有書，自易大傳以後，書存而闕亡，公皆因先天圖之出，與太極圖之作，謂圖學中興，故公建圖亦多，今亦立門編入云。

題潘默成君子三戒文磨鏡帖後

孟子有言：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吾於默成潘公之風，亦重有感於斯焉。蓋公之志節，剛毅不可犯，其著於言語文墨者，真若斷金漱石，以履祥之昏老頑鈍，每一讀，輒一番勵，猶有平日不自揣量之心，況方來有志之士，且百於我者，其感慨激烈，當何如也。世多言託於金石者，可以不朽，公之三戒文磨鏡帖，刊於東陽道院，於永嘉，於八桂，於義陵，蓋非一處，亦非止一二帖，而東陽道院者，已毀漫不復存，其他碑厄，蓋可知矣。而公之夙志，久而益振，賴有國史文集與朱子序文，千載不磨，則有非碑之所能盡者。公之來孫，於東陽叔，哀集諸家墨碑，磨成集，以視當世名流，見者心肅，髮上指，使君子之澤，再新於五世之後，則其遺風之興起，可期於百世之餘也。嗚呼！肆哉。

書鄭北山帖後代魯齋先生

故資政北山鄭公，其言議在文集，其行事之偉在史傳，鄉里者俊，獨多能誦其遺文，而吾氏於公家，復有世睦，以故所聞為尤多。今又得見公之遺軼於其元孫某，皆與其義敬之書也。人之稱公者，大抵多其勳業，而某獨謂公之勳業，百未一試。今讀公之帖，見其辭氣間無一毫自憚者，而尤信也。何者？天下大勢，惟關中可以舉山東，次則蜀漢可以入關中也。自關中而舉山東，周秦漢唐咸以之，自蜀漢入關中，漢王之收巴蜀，定三秦，正用此也。方寇之歸我關河也，朝廷以公招撫京陝，由潼關入關，謂人有勸其守要害據形便者，謂寇覺且復取矣。時公為其屬，聞之擊節，亟請於朝，重為保關陝之計。此恢復之第一籌也。公言不用，而其事卒險，及公之使西川也，時權奸又決計事警，割地辱國，而公獨爭險隘，肅號令，營關外之田，以計軍實，使一旦得便而為之，出關陝也。如探囊耳。此恢復之第二籌也。權奸忌之，罷公於蜀，尋以罪去，失此二籌，遺憾大矣。而顧區區以保蜀為功，至前時入關保陝之計，又無能道之者。獨子朱子嘗致嘆之，今讀公帖，亦復有田渭濱省水運之事，因有感焉。而書其後如此。北望中州，如隔宇宙，而巖巖坤維，亦為墟矣。後之君子，必有嘆公之功不遂，而悲予之所以書者。於戲，咸淳丁卯二月初吉書。

和蘇金華歸去來辭以送之

歸去來兮，先生何庸歸，豈陋邦之難仕，際當路之無知，抑直道之難行，伊民命之蕭斯，既歸興之方浩，寧挽留之非癡，薄宦情於秋光，審去就於先時，覽盈虛其如彼，嘆奔走以奚為，歸去來兮，車班班而將駕，旃悠悠以先馳，轎欲東而或挽，輪將務而或支，謂單父之為政，寧有民之忍欺，障貧賤之橫決，非夫子其為誰，彼椎肌之未息，此鼓琴之已希，胡為乎忘百里之命，翔千仞之輝，嗟夫君之去此，是吾民之數奇，將焦熬之益熱，見百里之馨垂，吏婞婞以資怨，民盼盼而觀頤，歸去來兮，先生毋庸歸，聖賢無必不為之意，而天下未嘗無不可為之幾，觀廉直之得民如此，則公道之未泯奚疑，胡不舒南溟之雲翼，活東海之波魚，移松菊之清歡，為黔黎之愉快，其毋以蘭芝為糧，毋以柳瓢為息，毋以猿鶴為伍，而與斯人為辭，不然五

柳先生幾於閉關。母道王河汾之笑。噉。

越州篇上浙帥王敬岩

維元祀。天子以王公守越帥。浙東庶士命履祥。效揚雄州篇。作越州篇以獻。詞曰。

源源浙流。東南之紀。自浙而東。首衝角尾。至於海邦。莫不來求。越惟郡。方伯元侯。帝命侯相。作鎮于越。帥東諸侯。銅符虎節。巍巍會稽。神禹所藏。世祚綿綿。以表東方。皇皇吳京。此惟畿輔。右挾左翼。以寬東顧。維越之民。今瘠不肥。維爾元侯。撫其瘠。維越之支。兵虛不備。維爾方伯。師干之試。翼翼元侯。其子我民。毋若秦人。匪感匪欣。屹屹方伯。東方是保。治斯淩揭。亂亦瀾倒。勿敏為明。勿異為奇。庶士小子。敢告爾詩。

篆銘經籍

聖有謨訓。允啓爾性。敢拜手服膺。對揚丕顯休命。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篆老母扇

奔奔桐陽。穆穆北堂。清風其長。既壽且昌。

銘扇

維九祀。夏四月。帝命臣筮。賜爾清風。以播於爾躬。以毋溢於爾衷。敢拜手奉揚。其尙施於庶民。亦惟帝之功。

周平之印銘

后稷受民。古公岐陽。至於文武。是興周邦。八百歷年。源深流長。以國為姓。作寶後王。子孫千億。永世其昌。

書行父弟所得銅爵蓋銘

於乎曹魏。漢之混界。曾是遺賢。猶為世所貴。匪貴爾物。蓋有感於廢興存亡之意。

紀顏自贊

景定辛酉之春。桐陽叔子。肖其容而為之贊。贊之為言佐也。佐爾弗及。非以自誦也。詞曰。幼爾冥行。長爾及更。驟爾壯齡。樂爾純清。爾矯而輕。以重而敦。爾警而備。以敏而勤。爾謹而獨。以養而存。爾戒而弱。以毅以弘。爾威儀。維敬之門。視爾踐修。維德之成。小子識之。毋忝爾所生。

潘默成先生文集序贊

默成之文。斬釘截鐵。朱子序之。河傾川決。沙隨名筆。詎論工拙。伏讀仰瞻。如火烈烈。字字言言。玉璜金玦。寶祐而降。公卿跋章。文敏錄銘。附中掩剛。風俗議論。駁駁剴方。匪公之節。實邦之光。嗟公文孫。毋寧珍藏。方來日長。必或發揚。

廣箕子操

炎方之將。大地之洋。波湯湯兮。翠華重省方。獨立回天。天無光。此志未就。死矣死南荒。不作田橫。橫來者王。不學幼安。歸死其鄉。欲作孔明。無地空翱翔。惟餘箕子仁賢之意。留滄茫。窮壤無窮。此恨長。千世萬世。聞者徒悲傷。

宋季為相者。曾聘先生館中。先生以奇策干之。不果用而去。先生感激舊知。後為賦。吳正傳謂其辭旨悲慨。音節高古。真奇作也。

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卷之四

詩四首古詩

北山之高壽北山何先生

北山之高。表我東底。惟山降神。生何夫子。維何夫子。文公是祖。是師黃父。以振我緒。翼翼天子。令德在躬。道廣心平。不外以衷。北山之陽。盤溪之將。以處以安。不矯不亢。昔在理宗。維道之崇。既表程朱。亦躋呂張。謂爾夫子。續程朱緒。卿士率連。百辟咸譽。咨爾夫子。設教於鄉。即命於家。長此泮宮。夫子曰。辭辭是好。玉幾導揚。燕翼是託。明明天子。丕承皇考。曰求多聞。曰資有道。天子曰。咨爾夫子。為世宗儲。來遊來歌。東觀石渠。夫子曰。止。臣非索隱。士各有志。亦既髦只。天子曰。猷咨爾夫子。汝子交修。講殿帷帳。爾優爾遊。夫子曰。道。惟帝之蹈。臣何庸力。亦事既髦。天子曰。呼。鴻飛冥冥。罔終棄子。糜於宮祠。寓我渠渠。夫子曰。由。匪詭匪隨。匪傲匪求。云受奚為。子子干旌。侯伯是將。鳳凰於飛。亦集爰止。北山之陽。優優夷夷。盤溪之流。可以樂飢。明明天子。肇彼四海。樂學師賢。有永無怠。巖巖北山。其高極天。障此東南。利欲之瀾。敢拜稽首。天子萬年。允保四海。好德之端。敢拜夫子。眉壽無疆。金玉爾音。以永斯文。

華之高壽魯齋王先生七十

金華之高。其色蒼蒼。維華降神。生何及王。維王及何。文公孫子。天子是師。斯文之紀。翼翼王子。教行於東。



思樂東州。舞等之風。東人之子。其來秩秩。是道是琢。是道是服。有車班班。有來自東。子曰子豎。樂此新宮。新宮殿殿。佩玉翩翩。母曰子豎。而將閉關。自古在昔。聖賢有作。七十之齡。德烈方恪。於時阿衡。一德之書。於時尚父。猶稽之居。於時宜尼。從心不離。六籍是正。三千其徒。百里何為。亦顯其君。武公九十。懿戒維新。乾乾王子。三壽作朋。視彼霸佐。曾足是論。執纜王子。我人所宗。維北有斗。維信在東。惟聖王子。毋過來學。是深是進。亦審亦度。毋信其言。省其退私。毋晦其明。而左右者。明明天子。宅此四國。維寐幽人。旌旆幣帛。北山之陽。其及王子。毋然遺思。孤我帝社。帝心孔翼。帝民孔棘。查澄其源。而沛其澤。穆穆王子。毋祈爾猷。以永斯文。邦家之休。吉甫作頌。其詩孔陋。相彼兕觥。以介眉壽。

鄭北山之元孫。扁其樓。王適莊為北山之英。四字。求跋。為作詩。

北山之高。屹屹南州。北山之英。爾公爾侯。誕此鄭公。維國之器。有偉其才。有奇其氣。不屑以潔。不震以強。權不離義。銳不柔剛。戎始歸。人喜公慮。謂戎未覺。永固我圉。既藩既宜。左秦右川。北臂方陸。四兵獨嚴。壯茲遠猷。卓茲偉志。一時之英。而不大試。高牙大纛。虎節銅符。東將寬民。乃公所餘。相維權奸。公以才忌。瀕死荒乖。非公所恃。孰是叔季。而有斯人。孰是北山。而落其英。嗟我思公。去之百歲。思莫見之。見其後裔。維公之英。育多則孫。尚繼其志。而世其聲。亦有適莊。景爾家世。北山之英。表此大字。北山之英。鄭公之人。仰止攸同。矧其後昆。吉甫作頌。勉爾爾孫。鄭公是似。北山之英。

詩五言古風

送金簿解官歸天台五首

崑崙派南條。東走欲無極。海氣薄回轡。清淑轉鬱積。嶺巖天台山。東表千萬尺。其上有仙盤。其下有英特。伊人天一方。從往恨未即。渺渺隔蒼山。跋予三嘆息。昔為在東壁。紫氣踰蒼山。金君初筮管。趙侯亦開藩。下有蓮幕友。上有師帥賢。渾然和氣中。延往屹流澗。使我千里民。賦政兩清安。益知天台高。楚波浩無邊。一朝別流冰。先後俱東轅。邦民一何孤。天意一何慳。舟流安底止。郡政將改絃。嗟我千里民。生意復茫然。自從夫君來。傲氣驅須女。遊刃肯繁間。萍鋒滄浪浦。直說浩難容。才名世所妬。枳棘豈棲鶯。百里非賢路。善刀謹自藏。大烹鼎可負。自從夫君來。三惠亦嗚乘。天台本多賢。門君獨何盛。大兒十四齡。神氣極凝登。溫然荆山璞。可結虞窮韻。小兒年十一。磊朗益自俊。壯氣已食牛。風蹄期奮迅。兩載辱交從。一朝隨歸轡。相見復何時。相別涕其殞。美質不可恃。學問無窮盡。少小日易逾。德業須自竟。執手獨悵復。愧無珠玉贈。歸哉各努力。教忠家有訓。白雲蒼山東。歸驂適長道。采采斑斕衣。怡怡華萼耀。俯仰浩無作。歸來豈不好。正疑稅駕初。已有征車召。努力崇明德。勸庸長自保。我亦志四方。匪伊瞻旗纛。景定甲子九月九日。舍弟麟至。何公權弟繼來。定登高之約。東行。再約南仲元質二賢族子。同登三峯。初至山下。策杖以登。木石藤蘿之間。尋徑甚微。出其上。始夷坦可得。循隨而登。則巖巖壁立。氣象雄

偉。因捫蘿而上。摩娑岩壁。又上重岩。石曰在焉。再上懸崖之間。忽東峯有山行者三人。遙相呼應。指示洞處。倚開山下人言。天將雨。則是洞必先有雲氣。越危石又數重。始至巔。聞其上有古瓦。不知其初何。以有此。何公謙由中峯陰崖而下。呼之久而後應。諸兄有息於山腰者。上下相望。恍如登仙。四顧浩然。若有得也。歸來因紀其事。桐陽叔子金履祥吉甫。

九月天氣清。高麗掃虛碧。山色日嶙峋。山意亦寥閱。有來二三友。勸我振雙屐。問道始委蛇。陟巖轉深密。攀確礙微徑。藤葛糾行色。岡阜出坡陀。重險更曾嶺。絕壁詫天造。石笋疑人立。上上復板援。巖巖亦恂慄。摩蘇迫宿題。捫蘿著新屐。倘僕度崎嶇。盤薄踞危石。誰鑿丹臼深。碧瓦孰搏地。云胡半空中。有此千載迹。中峯涵劍氣。幽洞飛靈液。霏霏人間雨。往往此中出。陰崖採芝人。東澗並遊客。虛谷遠應聲。重巖近成隔。而我獨油然。振衣表千尺。川原一以眺。蒼莽浩無息。長風拂巾袂。太清可嘯吸。乃知艱險餘。始有高明極。益知身轉高。冥然氣超逸。登天信有基。昇仙豈無術。何當躡飛煙。高舉振長鬪。倒景凌三光。遂觀天地窄。

遊游篇詩立齋時立齋在廬陵

我歌遠遊篇。西望心悠然。孰能為此遊。渺渺重山川。和鸞車班班。珩佩聲珊珊。塊視幾邱陵。帶視幾流泉。正氣凝陽剛。端操凌雲煙。猶將經天地。奚獨此江山。黃鶴以為御。鸞鳳以為參。雲旗何揚揚。八龍亦蜿蜿。一舉乘山小。再馳天地寬。三駕跨八極。高馳闔閭間。正陽以為糧。六氣以為餐。金丹毓天和。玉色頰脫顏。俯視世蚊蠅。起滅獲卷邊。高超凌太初。遠觀真後天。願言齊吾車。執轡隨兩輪。

題釣臺

咸淳乙丑之春。買舟東下。過富陽之東。嚴先生之祠在焉。因書其壁曰。西望先生舊釣臺。無窮山色鎖崔嵬。閒歸故國暎春雨。遂起頹風生暮霏。萬事盡隨江水去。千年寧幾客星來。北山今有何夫子。不入經筵亦草萊。是歲之夏。復如京師。檣舟江干。祇謁祠下。登兩臺之巔。因念往來北山。魯齋二先生之門。講明嚴夫子之心事。蓋魯齋先生嘗曰。子陵懷仁輔義之言。深得聖賢之旨。而世之知先生者。殊淺也。因系以詩曰。

誰云孟氏死。吾道久無傳。我讀子陵書。仁義獨兩言。仁為本心德。義乃制事權。懷輔存體用。治亂生死關。乃知嚴先生。優到聖賢邊。歸來釣清江。夫豈長往人。漢道終難續。文叔度幾沉。何如對青山。俯仰日油然。我來一瓣香。敬為先生拈。陟彼崔嵬岡。想此仁義心。儼若羊裘翁。縹緲暮雲深。一作如見羊裘。

龍井

嚴陵北高峯之上。臨崖有井。其實因崖下有泉。壘石而止之。竝以為井耳。今山僧謂其開山祖師善導和尚。講經致龍。挾石為井。蓋附會以神其法也。高峯餘洞氣。石竇通靈液。發源已太孤。臨崖千萬尺。井甃回飛湍。修綆收澄碧。一飲清風生。膚寸寒雲出。山僧語似奇。老龍事無迹。我來翠微巔。得此寒泉食。東望子陵臺。連峯對幽巖。下有十九泉。與此相仲伯。因我招隱詩。凭高三嘆息。

詩五首律

題城南塔院

佳境城南勝。浮圖占十分。漁釣紅依竹。僧齋鉢雁行。夜聽雙海月。日曉九峯雲。不隨人世改。千古瀟波紋。

登嚴州北高峯用韻

雄蟠古陸東。俯視翠重重。白塔清涼界。烏龍伯仲峯。雲連天勢近。石讓井泉濃。更上最高處。板躋意勿慵。

晚北山何子三首

道自朱黃逝。人多名利趨。獨得真統緒。惟下實功夫。粹德兩朝慕。清風四海孤。斯文端未喪。千古起廉隅。昔年夫子在。已慮曉星稀。氣運嗟辰歲。天文動少微。素幃兄並殯。丹旆弟同歸。總是堪傷處。瑤琴聲更希。每侍圖書右。令人俗慮空。隱幽惟世變。臥病亦春融。聖處一言敬。天然萬里中。吾容今水已。哀痛隔幽宮。

九月初永嘉蘇太古同遊金華洞夜宿鹿田寺用杜陵山館詩韻以贈

攜手登山處。山高風露寒。共來岩壑裏。別處海雲端。意重言難足。更深語未闌。相期最高處。志見兩俱安。

詩五首絕句

苦熱和徐山甫韻

地捲橫苗盡。人居沸鼎中。何時霖雨相。夢到武丁宮。

詩七首并長句古風

和王希夷廬陵觀梅

希夷西遊廬。觀梅郡圃。與山中朋友之感。如履祥者。山中之一人。讀之慨然。因次韻。
歲寒堂前桂樹秋。秋風浩蕩君西遊。羨君充此四方志。望廬何異登瀛洲。人生難得心相識。況君與我心相得。君心誰似惟梅花。雪霜不改馨香德。願我思君日幾尋。歲寒又見梅花春。見梅不見故人面。空詠梅花如故人。月明千里誰同致。時昔追隨今少異。始信燈檠朝暮同。此會人生良匪易。噫噓嘻。安得彼此長似歲寒枝。清芬處處同襟期。

唐丈命玉洞僧誦金華三洞。爲阿母壽。玉洞有詩。約和其韻。

金華高哉幾千丈。翠壁重巒不可上。上下飛澆靈液通。朝暮煥雲態萬狀。我聞元女蟠金鼎。至今遺粒猶可飴。又聞仙姑駕銀鹿。至今瑤田印層嶂。金華本是東南奇。未數劍門天下壯。有時笙簫響青雲。猶疑幢節迎仙仗。自古長生端有術。飄飄華仙尙無恙。祇今洞天雙龍飛。何處華表聲清曉。誰將此山真面目。盡收奇偉歸阿母。居然阿母北堂前。未須屢屢勸教放。

代張起巖詠清塘詩

清塘佳哉。上有橫霄映漢之卿雲。下有通川入海之流泉。不舍晝夜揚清清。清流迴環山奔迎。暮雨層波綠。朝暉山氣新。呼吸深光飲山涼。人人冰玉若爲貧。我欲買山居其間。囊中不斬金滿囊。明月清風對高士。絲桐一張酒五經。俯看塵世幾蚊蚋。須臾起滅敗與成。炎涼僅听夕。晦朔分枯榮。眼前突兀徒駭俗。死

後滅沒杳無聞。孰若此地多君子。純孝千古留風聲。天光浮動映松柏。地望流傳光邱林。大鈞播羣品。生靈本一心。何況古人杰。山來毓地靈。欲爲混沌鑿七竅。須憑天工揮五丁。窮爲樂善之君子。達爲廟社之元勳。於此地靈有愧無。鄙人敢此問諸君。

詩七首律

奉和魯齋先生涵古齋詩二首

圓容無際大無餘。萬象森然本不殊。百聖淵源端有在。六經芳潤幾曾枯。人於心上知涵處。古在書中非遠圖。會到一源惟太極。庖犧原不與今殊。陋巷深居世已疎。書齋幽雅更清和。神祖聖伏人何在。古往今來迹易枯。太極運行常自若。羲皇向上可潛圖。渾涵妙處皆全體。大用周流自不殊。

和王妙虛道士詩

我愛高人巧卜居。林煙深處著精廬。煎茶石鼎客常酒。削竹籬自荷鋤。隱几要同吾喪我。鑿池戲問子非魚。高山流水知音少。欲去頻聽輶駕車。

裝解卷魯齋先生置酒出詩就坐占和

功名人事巧推遷。誰信此心即此天。三軸文章祇借德。萬人優劣漫爭先。豈惟科目一時重。要使動庸後世傳。此意自期尤自信。端如蘆葦有豐年。

代簡汪名卿

聞道君居向紫岩。爲渠征役未遑安。從來古語貧爲累。豈謂今時富亦難。六十里間無一字。幾多心事付三嘆。秋來好著新鞭策。要把規模遠大看。

和陳復之韻

元化機緘未易知。此心之外更關誰。題名本自非千佛。造化休言是小兒。得失天心如契論。古今人事等花枝。看來勳業皆吾分。何用諄諄詫一時。

奉復魯齋先生上蔡書院園詩二首

生平杖履未東湖。喜自師門見畫圖。堤貫橫橋分半水。規方盈尺已全模。衣冠上蔡存遺緒。絃誦濂溪可合符。此地先生開道脈。向遲從往我非夫。臨海關東水滿湖。書堂會上赤城圖。地居郊左宜芹藻。天賜奎章示楷模。王謝後前傳正印。東南鄒魯定同符。誰終濺起平湖水。雨我公山幾萬夫。

景定甲子夏五三日。王希夷兄有弄璋之慶。是時希夷尙在歲寒堂。報至。以歷推之。日在參。月在東井。火在天西北。魯齋先生曰。此卿和之命也。越七日。希夷表辭歲寒。諸友與焉。桐陽金履祥吉甫爲詩以賀。

七日已叨湯餅客。幾時親賞事馨兒。有崇佛子於今見。王氏多佳自古奇。培養慶源惟一善。流傳家學有

餘師異時才氣須名世。莫負先生卿相期。

都下會安吉姚學林作詩奉勉

客裏相逢豈偶然。淡君爽氣浩無邊。世間固是少英物。吾輩當期不負天。撐起元龍湖海氣。捲來坡老短長篇。化工不盡斯文在。莫學餘人學聖賢。

後數日姚學林用前韻言別奉和

聚散雲萍有是言。與君相遇帝城邊。共吟黃卷東風裏。相對青燈夜雨天。養此俊明真大器。發予沈痼有佳篇。贈言歸別勤渠意。別後重哦即見賢。

三月十六日為某初度。十九日又趙寅仲誕辰。時俱在歲寒。王先生皆為之設湯餅。寅仲欲往三衢。雷雨大作。諸兄留行。置酒為壽。作詩以賀。

帝遣銀潢一派來。日長春老起風雷。誰知年少貴公子。儼若儒先老秀才。共作師門湯餅客。早期庭下彩衣萊。明朝又上柯山去。更問長生要術回。

王子可欲壽趙寅仲。思誠出資。歸國統囑五字。令賦詩。

操似青松潔似寶。頌言忠信匪為歸。水分銀漢浸江浙。地擁天台控粵閩。人向少時宜妮妮。德於進處更兢兢。聊翁聞有侯鯖味。昨夜嘗人已目矚。

進退格送蘇金華辭官歸來

勇學淵明賦歸去。豈隨巧宦效脂韋。居官但飲雙溪水。問國寧無三徑資。碧落騰騰鸚鵡興。秋風獨憶蛤蜊肥。吾皇側席思賢德。會有徵書下赤墀。

九日書懷

欲買山園種菊花。此心在舊負年華。幾時三徑成歸計。今日重陽轉憶家。落帽已驚微雪早。登樓為望日雲斜。詩成捲起悲秋意。天闊風高未易涯。

立齋靜佳樓和王吉州韻

層樓新扁表新功。簡裏工夫自不同。嚴若思時居此故。寂然靜處感而通。山窺南北浮嵐小。月轉西東瀾氣充。更值樓前佳玉樹。君家槐蔭比車攻。立齋故相家。時門前又新種槐。

和徐山甫初秋韻

衆口嗷然重有秋。炎威何事燦林邱。原田處處成焦土。江水源源亦斷流。連月更無甘雨應。長空惟有火雲浮。如今幸喜金風到。會寫銀河洗衆憂。

七月三日和徐山甫喜雨時陳守罷去。推解。田局而雨。

飢穡誰道盡山天。治國須知類小鮮。食吏班車方立立。雷聲振鼓已闐闐。弘羊既往民無事。旱魃不來膏有年。自此皇家歌樂歲。魚麗天保永無筵。

題王立齋軒記後數日

以矩名軒義已諧。方方尋丈自恢恢。勿侵四壁藩籬限。不費一天風日來。學者毋欺惟暗室。聖門所樂只靈臺。盡朋但讀立齋記。誰謂顏居日陋哉。

釋弟

我生半世尚茫茫。西既隔谷東如湯。衆貴今方四面至。百為盡要一身當。仲兄摘實瓜幾少。伯氏劉棊根已傷。康叔周公本相睦。休滋俗見積參商。

棲真紀勝贈立公二首

高真棲處在山阿。古寺山靈久護呵。三洞奇峯踞龍虎。千秋喬木長藤蘿。泉流清澈天地近。石竇龍涎雲氣多。一片飛來山更好。飛來端的自岷峨。上中下三洞。亦名三洞。又一名飛來峯。

壽徐山甫三月十三日

三春芳意徧羣葩。今日松高綠錫加。西館暫為湯餅會。北堂長奉彩衣華。祇今喜有菟裘約。此去仍標桂籍花。吉甫重歌山甫誦。由來補袞是君家。

壽張蘭坡在任耶

恭遇瑞節初臨。王書裁度。明年解又明年省。即躋強仕之期。千載春而千載秋。長奉慈親之壽。某外叨末屬。中切贊欣。漫課唐詩。少伸華祝。仰祇尊愛。俯賜察存。

輓王易岩

石笋孫枝萃衆芳。少推夙慧映諸郎。故家文獻典刑在。前輩風流氣脈長。誤把一編黃紙冊。未沾數寸綠袍香。同雲慘淡西原路。賴有遺編死不亡。

輓劉南坡名漢英。以理考升遐。發臨感疾而歿。

憶昔端平轉化絃。公時輪委為安邊。鼎成龍御方賓帝。弓墜烏號亦脫仙。漫說此情初已薄。愛君一念世逾堅。典刑今與丹旌去。空些哀詞咽淵泉。

輓徐君士二首

昔年滂旱苦頻仍。南北郊關自越秦。東浙於時猶道殣。嚴邦此地況饑民。能回潤轍西江水。頓起駸桑寒谷春。神理因推居上坐。壓他持秉剗符人。乘音樹。

輓蓮塘吳儒人

積善由來樹慶門。如公積善衆推尊。至於垂死片言頃。猶是關仞一念存。有子已登天子學。無人不成德人恩。霜風慘淡禾塘路。繼志揚名在後昆。

閣闔秋高強入山。棲真勝地極高寒。契泉水下人間去。靈洞雲從天半看。麗澤先生留姓字。穎濱元子脫衣冠。典刑尚在山深處。為肅心香不敢譴。殿壁上有呂成公諸老留題。殿後月寺側有蘇侍御墓。

壽徐山甫三月十三日

三春芳意徧羣葩。今日松高綠錫加。西館暫為湯餅會。北堂長奉彩衣華。祇今喜有菟裘約。此去仍標桂籍花。吉甫重歌山甫誦。由來補袞是君家。

壽張蘭坡在任耶

恭遇瑞節初臨。王書裁度。明年解又明年省。即躋強仕之期。千載春而千載秋。長奉慈親之壽。某外叨末屬。中切贊欣。漫課唐詩。少伸華祝。仰祇尊愛。俯賜察存。

輓王易岩

石笋孫枝萃衆芳。少推夙慧映諸郎。故家文獻典刑在。前輩風流氣脈長。誤把一編黃紙冊。未沾數寸綠袍香。同雲慘淡西原路。賴有遺編死不亡。

輓劉南坡名漢英。以理考升遐。發臨感疾而歿。

憶昔端平轉化絃。公時輪委為安邊。鼎成龍御方賓帝。弓墜烏號亦脫仙。漫說此情初已薄。愛君一念世逾堅。典刑今與丹旌去。空些哀詞咽淵泉。

輓徐君士二首

昔年滂旱苦頻仍。南北郊關自越秦。東浙於時猶道殣。嚴邦此地況饑民。能回潤轍西江水。頓起駸桑寒谷春。神理因推居上坐。壓他持秉剗符人。乘音樹。

輓蓮塘吳儒人

積善由來樹慶門。如公積善衆推尊。至於垂死片言頃。猶是關仞一念存。有子已登天子學。無人不成德人恩。霜風慘淡禾塘路。繼志揚名在後昆。

北風吹恨入佳城。忍聽依依薤露吟。家世百年忠厚意。夫人一點惠慈心。橋橫閣渚隱功遠。山環蓮塘地脉深。記取紙今埋玉處。他時青紫映邱林。

詩七言絕句

題功父所藏畫卷

景定辛酉暮春早雨。桐陽叔子觀於藏清無咎之西廬而敬母之。

細雨書牕展畫筒。江山杏樹幾重重。落花飛動衣裳冷。疑在雲間第一峯。

術士求詩

自分迂疎已遁思。君言造化有他奇。吾生果賦功名會。不使動庸愧鼎彝。

術士求書往橫山復以詩贈

術士錢神鑑。欲往橫山求子書。為介予不敢而以詩贈之行矣。神鑑見汪君明卿。方君叔炎。皆予所見。事者也。朱亨父汪平仲亦予舊交。其舉子詩示之。

錢君杖履到橫山。為我傳聲語話間。術勸諸君應一笑。不教垂髮怨空還。

遊赤松口占

蒼虬夾岸幾重重。靈液飛流碧澗通。可是神仙易忘世。人間爭得比山中。

作深衣小傳王希夷有絕句索和韻

深衣大帶非今士。考禮談經盡古書。莫把律詩較聲病。聖賢工夫不此如。

題青岡時兄友山樓

萬頃平疇一色春。雙溪城闕北山青。登樓不為開瞻眺。此地前賢尚典刑。

泛免口占

皇家科目喜宏開。輕比抽拈不擇才。多少官人無着處。不知能得幾人來。

後因侍北山先生。言朝廷設免。物貨皇恩。弘取人。在少。皆之。祖公賦。平。只朝。四。暮。三。歲。得。取。祖。之。喜。耳。先。生。曰。取。祖。又。自。不。覺。亦。得。一。喜。也。

都下賦歸。奉別天台金彥如。惠子明。沈新之。馬景昭。趙寅仲。併呈于晦仲。時與寅仲以上諸兄初相識。諸兄又約便道至王先生歲寒堂相會也。

多士趨京我亦東。不排閭闔不南宮。此行識得天台彥。誰道歸舟載月空。

即事

客中相見別匆匆。論學無由意獨濃。賴是歲寒來有約。不妨歸去又相逢。

佳入早幸已從良。好治絲麻理素粧。休向人前售歌舞。春風寧得幾時香。

咸淳夏五求王先生墨戲梅竹二首

履祥僧履無狀。輒以梅竹有請於先生。撰杖之餘。比於運澤。遊戲所到。無非儀刑。願先生之教之也。小詩二闕。敢告謁者。伏希尊覽。

仁山集 卷四

七五

溽暑初蒸日正長。人間何處有清涼。先生筆下風威動。便放寒梅次第香。圖書閱罷獨高齋。獨杖油然午蔭回。楮穎從容待函丈。不妨閒引此君來。

梅雨書懷併唁汪功父

雨意蕭蕭重客愁。如何五月便成秋。士無祿養農無地。早恐秋風掃黑頭。

徐山市夜話有詩言別次韻

一榻蕭然竹與蘭。床屏所畫擁衾話別轉留難。明朝又渡湘江去。細雨斜風分外寒。

用韻贈別諸友

臨別哦詩比贈蘭。聖賢問學貴先難。歸歎休用嗟離索。來歲時時到歲寒。王先生書院名

用韻贈小張兄新娶

洞房佳氣比椒蘭。刑至功夫自古難。莫使家人誇羯末。楊花飛去北風寒。

客嚴陵贈星史

七里灘頭眼獨清。秋風許我快南溟。東京太史知誰氏。不算莊光是客星。

東津招二族兄同遊高峯

客中連日雨和風。晴色今朝杏嶺中。遙想雁行公事畢。肯來同上北高峯。

東津旅中。同徐改之館清溪源。招之同遊。

見說君居幽更幽。客中和望兩悠悠。願言攜手高峯去。俯視蒼茫盡九州。

遊下盤洞。水深回入。書二十八言。

久知靈洞鎖瑰奇。水石幽深路轉崎。佳境自多平爽處。笑渠索隱屬裳衣。

上靈洞棲真寺聽琴贈立公。

為訪高人入山去。迢迢山路不知勞。此身已到山高處。更聽琴聲山更高。

二月丁亥。與諸友奠何先生畢。退遊北山智者寺。書二十八言。

來往師門十五年。此山曾近未躋攀。於今始至滋懷憾。不見先生卻見山。

洞山十詠有序

金華為東南佳山。而洞山最奇勝。清賞之士。固當翹視。航雙龍。探冰壑。窺朝真。而此山之勝。所遺尚多也。思誠子張君。少遊金華。擅奇選勝。晚好逾極。丁丑戊寅之間。避地是山。有桃源之心焉。朝夕遊處其中。始盡其美。嘗謂洞山之勝。有十景焉。暇日遊于相與觀之。大抵金華一山。其最高處。岡嶺繚繞。四高而中。下有似仰盆。故舊名金盆。金盆諸峯。平挹就爽。而直南一軸。尤為最高。又衆岡皆土。此獨帶石。其絕頂上。又數大石浮着其上。如自天而下也。思誠子名之曰高石岩。自高石岩而下。兩山夾澗以趨。其東支即為洞山。南高處朝真洞。中冰壑洞。下雙龍洞。三洞鬼奇。不在論迹。洞前椒庭。清勝之士。多謂築堤止水。即與靈隱飛來峯冷泉亭無異。思誠子以為信。高石岩既為中正之峯。則其下兩支之間澗水。當為金華中。

洞中澗發源岩下數百丈。初始沮洳。隱見竹石間。涓涓漸成流。合諸源。泉始大。忽石岩壘壘水中。下懸數丈。飛濺沫。濺濺震厲。名之曰小龍門。又下行石間。或平或瀉。約凡五節。殊可觀。名之曰五疊泉。自此澗旁無路。山路橫出。通朝真之前。自橫路中下。又得中澗之流。石岩峭嶽。可庇十人。石際有古梅。老幹嫩條。澗水澗澗透其旁。名之曰老梅岩。自梅岩南出。其西支橫出一峯。突臨中澗之上。山西小澗。合流其南。則此山為中澗之中峯無疑也。故名曰中峯。思誠子將結精舍焉。而未逮也。思誠子於朱門為嫡孫。行端平淳祐。文獻靈光。值亂處約。布衣蔬食。薪水或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至或靳之。不以為浼。於時不屑。冰雪孤松。端操凜凜。其於此山。表微擇勝。諸所品題。終為山中故事。不鄙謂予。各課一絕。自維鄙拙。未必能為此山輕重。而思誠子之命。不容辭也。勉綴左方。思誠子其幸教之。

上高石岩

上朝真洞

上冰壺洞

上雙龍洞

上椒庭

上中澗

上小龍門

上五疊泉

上老梅岩

上中峯

山到金盆共遶回。勢高羣岫獨崔嵬。那堪絕頂又拳石。真似飛從天上來。洞府高深對月開。長疑底裏闕龍雷。天應不照人間世。限盡遊人自此回。洞外煙雲膚寸合。洞中冰雪百尋飛。壺中日月憑誰記。水自飛濺雲自歸。天鏡鬼鑿匪人間。湧雪轟雷震地寒。石上雙龍蓋形似。更深須有老龍蟠。洞泉噴薄雨鳴雷。竹石參差風繞樞。好障陂流浸山影。飛來靈隱一般清。雪液飛來自石峯。金華泉壑此為中。須知流出此山外。更會羣流共入東。兩厓疊壘水中分。瀑布飛流激石根。伊闕西河天一線。山間號此小龍門。時行時止人高下。或見或聞雲有無。五疊何妨轉奇偉。終然萬折必東趨。片石崎嶇斜插澗。橫枝愁絕淨無塵。從誰石上裁冰玉。寒谷年年遞早春。高岩南下走羣龍。兩小源頭合一峯。問道是中人不識。先生信善擇中庸。

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附編卷之五

為師議服

宋咸熙戊辰十二月。北山何先生卒。王魯齋謂金仁山曰。北山當世巨人。今制門人之服而非古。則無以示四方矣。子其思之。仁山議用白布深衣。而純以素。冠用素冠。加絰於內。而以生絹加於外。絰用細麻。帶用細苧。魯齋聽議。用元冠端武加白巾。謂即古之素委貌也。深衣不用素純。而布帶加葛絰。及仁山往問張伯誠。乃不以為然。曰。北山之生。不為說俗之事。死而吾輩之服。殊詭於俗。非北山之志也。為吾黨者。以學問躬行自勉。有以發明北山之學可矣。不必為是服也。生絹白衫加布帶。而白巾如常。庶可表此。而不甚駭於俗。且今為古服。魯齋服之可也。朋友中有義利不明。出處失節。見吾輩之服亦服之。則反玷北山矣。於是魯齋約日成服。伯誠不往。魯齋曰。其私與吾人黨乎。仁山曰。伯誠非私與先生為黨。私與屢祥一輩朋友為黨耳。且伯誠之說。存之以為朋友之糾彈可也。按二先生皆北山門人。雖所議不同。然其厚師友之義則一。

傳道白雲

金華許謙聞先生講道蘭江上。委己而學焉。先生曰。士之為學者。若五味之在和。醃醃既加。酸醃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謙聞之惕然。時先生年七十。而謙年三十。有一

仁山集 卷五 八二
矣。先生嘗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分殊。理不思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見上縣志

仁山遺筆
仁山先生將易贊。命其二子曰。前編之書。吾用心三十餘年。平生精力盡於此。吾所得之學。亦略見於此矣。吾爲是書。固欲以開後學。殆不可不傳。然未可泛傳也。吾且歿。宜命許某編次。錄成定本。此子他日或能爲吾傳此書乎。

挽金散翁

魯齋王文憲公有挽散翁詩云。激水之西。巍然一峯。是曰道峯。翔舞而東。林樾蒼蒼。邱壑渾融。雍雍聚落。惟金之宗。五世積累。鍾此散翁。散翁順順。生有異質。學敏而博。心廣而實。乃孝乃睦。乃大其識。教子一經。維寬而栗。教人盡己。維已無數。選舉法壇。取士以文。決於一夫。舟升遂分。良才美德。所甘隱淪。負我求我。負人非人。兩語垂訓。風俗反滄。我之識翁。因翁二子。典型是親。翼翼聲聲。曾不幾見。翁遽不起。我來哭翁。亦已晚矣。旬旬之義。真可愧死。我既哭翁。亦和佳城。千嶂轟轟。萬壑云云。一邱永闕。昭明上征。萬壑云云。千嶂轟轟。子孫孫。載昌載毓。此見仁山之家學矣。

書仁山先生集後

許謙
先師仁山先生。於外紀既成數百年之後。而於書獨求千古聖賢之心。沈潛反覆。覺與史氏所記者大異。於是修成一書。斷自唐虞以下。接於通鑑之前。一取正於書。而囊括易詩春秋之大旨。旁及傳記諸子百家。雖不敢如綱目。高褒貶於片言隻字之間。而網羅遺失。芟夷繁蕪。考察證據。坦然而明。其於書則因蔡氏之舊。而發其所未備。其微詞與義。則本朱子而斷於理。

上劉約齋書

先師仁山。學於北山何文定公。魯齋王文憲公。師友之門。而北山實勉齋先生之高弟。其於學也。於書無所不讀。而融會於四書。貫穿於六經。窮理盡性。誨人不倦。治身接物。蓋無毫髮之歉。可謂一世通儒。

又上約齋書

既至壯年。始逢大匠。洗故學之荒陋。開大道之坦夷。使讀晦菴之書。而溯伊洛之源。可跋夫子之壙。而見宗廟之美。攜手提耳。且諄諄然而命之。測海窺天。巍巍乎其大也。

輓詩二首

德粹身常潤。時艱志莫舒。治安曾獻策。私淑幸遺書。方寸涵千古。襟懷滿太虛。哲人今已矣。吾道竟何如。

又

統緒傳朱子。淵源繼魯翁。誨人沛時雨。對客藹春風。志立修身本。誠存作聖功。遺言猶在耳。一櫛闕幽宮。

濼洛風雅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志有正有偏。有通有蔽。則詩有純有駁。有晦有明。故偏滯之詞。不若中正之發。而放曠悲愁之態。不若平和冲淡之音。生於其心。則發於其言。發於其言。則作於其事。所屬非細故也。良瑞幼而好詩。然有激於其中。則必見於其外。是以好爲奇崛跳踉之句。發揚蹈厲之辭。問亦自覺其露。而未有以易之者。仁山金子吉甫翁。館我齊芳書舍。暇日和與縱言。至於詩。因見其所編萃。有曰濼洛風雅者。開卷徐展。但以師友淵源爲統紀。而未分類例。然皆涵暢道德之中。欲動風零之意。淡平者有淳厚之趣。而浩壯者有義理自然之勇。言言有教。篇篇有感。異乎平昔之所聞。因相與細釋之。竊以爲今之詩。非風雅之體。而濼洛淵源諸公之詩。則因風雅之遺也。第風雅有正有變。有小有大。雖頗亦有周魯之異體。則今日風雅之編。不可不以類分也。於是斷取詩銘箴賦贊詠四言者。爲風雅之正體。其楚詞歌操樂府諸語。則風雅之變體。其五七言古風。則風雅之再變。其絕句律詩。則又風雅之三變也。類聚而觀之。條理明整。意味悠長。因以私淑子姓。而朋友間見者。亦皆欲得之。因錢諸梓。與同志共焉。若夫味其詩而泝其志。誦其詞而尋其學。觀其一二。而求其全集。則又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嗚呼。龜山載道而南。伊洛宗派。在中原者。自文公淵源錄。已難盡考。又況百五十年之後乎。北方之學者。必有得其傳者矣。近聞許魯齋師友傳授之盛。然其文章皆未之聞。雖文公諸門人。文集亦多未出。嗣是倘有所得。又當續編云。時元貞丙申四月既望。

請入鄉賢祠祀先生文移

吳師道

嘗聞有道德者。歿則祭於馨宗。今學有先賢之祠。古遺意也。若乃立德立言。可法可師。當今之所表章。學者之所尊信。既有其人。未列於祀。豈不爲鄉邦之深恥。學校之缺典乎。校見故仁山金先生。諱履祥。字吉父。世蘭谿人。少而好學。有經世志。凡天文地理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歷。無不博通。長師魯齋王文憲公。相從登北山何文定公。基之門。北山實學於勉齋黃公。而得朱子之傳者。由是講貫愈精。造詣益遠。表裏誠篤。神氣肅和。舉進士。一不利。棄去。以文義遊諸公間。嘗出奇策匡世。爲在位者所阻格。宋季。以迪功郎史館編纂召。已不及用。隱居仁山下。著書以淑後進。大德中。本道帥臣。及部使者。敦禮延致。聽授講學。翕然鄉方。未就而卒。所著尚書表注。大學章句疏義。刊於婺。江東憲司刊指義於宜學。通鑑前編。近蒙本道憲司命。鑒學刊行。事聞臺府。表上送官。又有論孟集注考證。傳學者文集。藏於家。先生道德無忝於前修。論注有神於後世。列之祀典。義叶古今。雖一時之未遑。豈公論之終泯。況先生後嗣貧窶。非欲藉是以庇身。而其見義舉揚。亦非託之以要譽。如蒙轉聞。有司祀之學宮。非惟允愜多士之望。抑亦不負風憲尊賢崇化之心。學校幸甚。

奉安仁山先生神主詩二首

我里堂堂有碩師。窮經白首竟誰知。諸君宜化文明運。百世流風道德祠。鄉曲論公身沒後。衣冠色動禮成時。服膺私淑遺編在。豈乏方來秀杰姿。

仁山山下故書藏。上訴真傳自紫陽。策祕當時山海變。道行異世日星光。先生永配千年社。學子濃熏一

辦香端藉廣文崇教事相看不恨鬢毛蒼

金文安公仁山書院記

董道

仁山書院者為崇奉先儒仁山金先生而作也。先生居仁山。受學魯齋王先生。從登北山何先生之門。北山嘗親炙朱子高弟子勉齋黃先生。厥後仁山又以其學授白雲許先生。推源統緒。四賢者。實朱門世嫡。始東萊呂子與朱子。南軒張子。友。倡明正學。允矣東南。鼎峙蓋百五十年。一鄉五碩儒。相繼挺生。咸以斯道為己任。世稱金華小鄒魯云。東萊在宋有麗澤書院。元有北山書院。四賢書院。我師楓山章公與聽庵鄭公。恆慨夫蘭谿仁山闕里也。而書院獨無。非缺典歟。於是前郡守維揚趙公。創議相基。得城中所謂天福山。即慈明佛院廢址者。歸然高朗。可以有作。既而郡守東山劉公至。以茲事首風化。亟是焉。適郡判昆陵趙公來視縣政。經費既定。遂以督役委於仁山宗裔曰鏞者。則則郡丞濟南張公。時和協贊。而前令周君勳。今令錢君燭。亦與有力焉。構於己亥夏。完於戊寅春。堂肯先生神像。門揭仁山書院。煥然新廟之規。固盛舉也。今郡守關西王公。儲郡丞公。一日洩縣。瞻拜之餘。相顧喟曰。是固高山仰止之地也。鄉有楓山。邇文廟鼎新。已有記矣。茲院頗末。屬諸其門人。不亦可乎。郡丞公誤及遊。爰語鏞令見諭焉。迺愕然自失。晚生無知。安敢冒昧。固辭之。而郡丞公固強之。不敢已也。竊惟仁山之學。上溯朱子之傳。北山所示曰。省察克治。魯齋所示曰。涵養充拓。語雖甚簡。先生服之終身。常若有所未盡焉。當時議者。以何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王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先生則親承二先生之教。而充之己者也。其示白雲。既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又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則其師友淵源。粹然一出於正。蓋可見矣。抑吾同志又有論云。君臣之大倫。道之不行。聖人雖已知之。猶謂不可廢也。仁山生值天步艱難。尚欲有為。志既不行。宋亦不救。憤慨鬱紆。一飯不忘。晚彼仇方。乃惟夷狄。春秋之義。尤慨於衷。故前編末語。良工之心。良獨苦矣。其曰予之所悲。又有大於道原者。孰其知之。孔子於夷齊箕子。皆稱曰仁。若先生其亦求仁得仁矣乎。嗚呼。後之學者。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欲知先生心迹之微。其尚究於斯哉。書院既成。趙公且將梓仁山文集。以傳於世。皆可書也。

仁山金文安公傳略

章贊

金文安公諱履祥。字吉甫。婺之蘭谿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為金氏。履祥從曾祖景文。當宋建炎紹興間。以孝行著稱。其父母疾。齋禱於天。而靈應隨至。事聞於朝。改所居鄉曰純孝。履祥幼而敏。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有經世志。凡天文地理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歷之書。靡不研究其微。而尤極於用。及壯。知向濂洛之學。遂棄舉子業。師事同郡王栢。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於黃幹。而幹親承朱熹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為。履祥遂絕意進取。然負其經濟之略。亦未忍遽忘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帝制擒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幽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鼓海船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與先生先所上書。咫尺

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先生屏居金華山中。兵火稍息。則上下岩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悠然。至於接物。則盎然和澤。調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為賦不相知者十年。先生傾貲營贖。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先生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勞而已矣。文定文憲之喪。先生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子之係於倫常也。先生嘗謂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秘丞劉恕為外記。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解經為詞。乃以邵氏皇極經世。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傳史諸子。表年係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為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先儒所未發。晚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疏義一卷。論孟集注考證十七卷。尚書表注四卷。謙為益加校定。皆傳於學者。天歷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於朝。初先生見王文憲。首問為學之方。王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為學之大方也。及見何文定公。何謂之曰。會之履言賢者之賢。便自今。裁斷為人。又曰。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栢字也。議者以為何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王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先生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者也。旁郡嚴陵。有釣臺書院。郡守以文憲上蔡故事。聘為之一出。舉子陵懷仁輔義之說。據發其蘊。學者始知有義理之學。晚歲築居仁山之下。學者不敢字之。因稱為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里人吳師道為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先生於鄉學。至正中。賜諡文安。章贊曰。先生幼而敏慧。授之書。即能記誦。比成童。補弟子員。屢試前列。年十九。知向濂洛之學。棄舉子業。師事魯齋王公而受學焉。旋又因魯齋而登北山何公之門。自是從游二氏間。講貫既密。造詣益精。蓋何王學本於勉齋黃幹。而得朱子之嫡派。其授受淵源。粹然一出於正。素抱經世大志。凡星緯方輿禮樂刑政田乘兵謀陰陽律歷。靡不研究其微。而推極於用。嘗以布衣遊公卿間。進奉制擒虛之策。時不能聽。及國勢阽危。始思其言而莫救。徒令人扼腕而長太息也。至當胡元御宇之初。詔使侍御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先生正年當服政。倘出而以遺逸應世。則展生平之夙負。豈不可與許魯齋吳草廬同類而共稱之也。乃先生窮居獨善。而冥鴻高飛。即甲子紀年一事觀之。而其敦行明誼之大節。何減於桐江之風維漢鼎。栗里之靖節晉室也哉。至其晚年。卜築仁山之下。講道著書。以淑後進。諄諄不倦。言論皆指可誦法。所著通鑑前編。元世本道憲司命。發學刊行。事聞臺府。表上送官。若大學疏義。中庸標注。論孟考證。我成祖皆載入大全。固已萬世不磨矣。而又何俟後學之贅言也哉。

金仁山先生年譜序

徐袍

發之學蓋始自五先生云。成公世學以關洛為宗。而文定親炙勉齋。得考亭之奧。授之文憲。仁山先生並

師二氏而充括衍釋以開白雲之傳一時里閭學士彬彬向風... 宋徵士仁山金先生言行錄序

宋徵士仁山金先生言行錄序

余每觀宋元間事未嘗不愴惻流涕也至讀宋遺民錄則又慨然慕者久之曰嗟乎宋何烈士之多也... 徐袍

率章廷式先生書

昨至都下本欲請教壽中恐往來不便非敢取疎君子之門也幸惟亮察吾鄉文獻荒落賴在先生扶... 徐用檢

仁山先生文集序

昔朱元晦先生始謁李愿中先生語之曰天下理一而分殊今君於何處騰空理會得一箇大道理更不... 董道

仁山先生蓋得之何子恭王會之二先生之傳而為朱學之嫡派也今讀先生靜佳樓之詩曰儼若思時... 董道

題仁山先生文集後

我聞溪在宋實多先哲若范相國文肅公鐘范賢良先生浚舉奉祀困應開州儲皆有著述發明聖經... 董道

題仁山先生文集後

右仁山先生命文安公文集五卷實這所編校者嘗考柳文肅公狀先生所著雜詩文若干卷藏於家... 董道

所謂先生手筆册者一編。所求錄之。亦非前稿全書也。又嘗閱鄉賢諸集。間載先生之詩之文。得若干首。并有及於先生者。若狀若挽。若序。若詩。若干首。總曰仁山文集。上虞潘孔修。既為之序。香溪章廷式。復為跋之。遺復欲詮次以傳學者。乃未及也。今調官海外。聞取而校之。第為五卷。其一。其二。其三。其四。皆先生所作。其五。則附錄諸公為先生而作者。書成。誠此於集後。見是集之顛末云爾。若夫先生道學師友之淵源。則固有前遊成語在。覽者詳之。

仁山先生故宅

在純孝鄉十四都桐山。按公產於上金。距祖族桐山二里許。後講學於仁山之下。因稱仁山先生。

仁山先生祠

縣西天福山。即書院。

仁山先生墓

純孝鄉仁山後壠。羅後山之下。兩峯對立。中有圓墩。地名小釣。

仁山書堂

與道峯山相對。先生中年所築。北山何文定公為書其扁曰。仁山書堂。學者往往受業於是。先生晚年寢疾。白雲許先生。自金華草屨。徒行冒雪。來此問學。今堂廢。人猶稱其地曰。學堂云。

講道齋

齊芳書院。在柱竿山之陽。金仁山先生。常講道於此。為唐良驥德之。建以延先生者。其弟良知。良史。良瑞。皆學於是。而良瑞號石泉。尤知名。嘗取仁山所編濂洛風雅。分類例。板行於世。良瑞為序其首。

書經衣堂

柱竿山之陽。鄉人范寵所作。以悅親者。仁山為書其扁。今四百餘年矣。堂廢扁存。

重樂精舍

縣西北四十里。葉克成居士築室。以延仁山先生。而白雲許先生來就焉。仁山親為扁其室曰。重樂精舍。道傳柳先生過訪詩云。山高殘雪凍雲根。笋橋啞啞村復村。莫道山中無樂事。梅花澗水日黃昏。其詩書於五星廟壁。字如碗大。筆法遒勁。四百餘年。今猶在。廟前壁不壞。似有神靈護之者。

行狀

門人柳貫

先生諱殿祥。字吉父。金氏。金本劉也。避錢武肅王嫌名。故以金易劉。後遂因之。以為彭城之宗。譜言世本項氏。其先項伯入漢。以恩賜姓為劉氏。譜要為有所證矣。初山三衢桐山峽口。徙家婺之蘭谿。三峯桐湖者。諱陳。下逮先生十世。又四世曰十二府君諱則元。而家始沒大。生子曰五迪。功諱明偉。紹興初。以著行賜爵。又徙蘭谿桐山下。而其孫從子姓。有曰九府君諱景文。力學而不求聞。與其妻包。竭誠以事其祖。若父。父嘗患疽。齋禱於天。乞以身代。而父疾亦尋愈。喪母。處於左。夜見天光下燭。五采爛然。人以為孝感。郡上其事。改其鄉純孝。以表異之。後又嗣府君於學。題其主八行金公。普政和間。嘗以八行選士。尋廢

不舉。府君渡江後。人考其行而有合焉。故追保之以是名耳。迪功子二十二府君端澄。生三子。業益裕。能以禮法自絕其家。仲則三十府君諱天錫。於先生為曾祖。娶唐氏。盛年而寡。守節終身。教其子至於有立。長子千八府君諱世臣。臣於先生為祖。蚤孤。而能宅心經術。出遊庠序。聲稱籍籍。鄉里推其賢。是生桐陽散翁諱步先。先生父也。學博聞多。志向嶄然。祖母唐夫人。尤深訓程之。雖累從舉子試。場屋不利。而家學充茂。翁嘗啓大之矣。夫人童氏。生四子。先生居其三。將產。散翁以事留蘭谿。夜夢家塾壁間。畫虎甚文。已而真虎復升屋大吼。覺而自語。維熊維羆。男子之祥。吾始得男也耶。歸而先生已生。遂以祥名。稍長。應庠序課試。更名開祥。後從師友。謂開祥非學者名。歸而稟於其親。定名履祥。先生幼而敏。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智若成人。宗黨咸愛異之。從伯父三七府君諱琳。因欲命後其長子章。散翁府君許之。八年。遂往為之嗣。年十六。從學城闕。補郡博士弟子員。堂試。屢占前列。二年試中。待補太學生。有能文聲。而先生反自悔其所為之非。且悼其所志之未定。益折節讀書。屏舉子業不事。取向書熟習。而詳解之。然解至後卷。即覺前義之淺。時王君相字元章。幼為童子科。學問詞章。望於庠校。先生取友得之。而元章亦深相器許。年十九。知向濂洛之學。聞北山何文定公。必敬嚴名聲。司能收接後進。時方里居。蓋欲階之以踐北山之庭。元章而謀之。將求書往謁。敬嚴文公。必敬嚴名聲。司能收接後進。時方里居。蓋欲階之以踐北山之庭。元章曰。見敬嚴。不若見魯齋。先生亦曰。曩嘗獲觀王先生文粹序。而竊慕之。不知其為令兄也。元章即為書曰。金吉父與相。生同年而月長。聞諸學者。莫或先焉。今欲請教於左右。吾兄求賢弟子久矣。亦必有以處吉父也。於是獲見魯齋王文憲公。相而受其業焉。初見。請問為學之方。文憲曰。立志。昔先儒胡文定有云。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又問讀書之目。曰。自四書始。已。又因魯齋以進於北山之門。既定東嚮之禮。復起言所以仰慕之意。且歷敘少小漂流顛冥之故。願先生有以教之也。文定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使自今日截斷為人。併以為學之要示之。會之文憲字也。自是從游二氏間。講貫益密。造詣益精。而知學非身外物矣。時章已生子。散翁府君方嚴歸宗之命。問已問之。文憲文憲曰。昭穆既不順。而後復有子。上承父命。歸正宗緒。夫亦奚疑。昔子貢問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而子貢又有怨乎之問。夫伯夷叔齊。夫子以為賢矣。已無可疑。而子貢再問。蓋自其心而言之也。今吉父處乎理義以正。何為不安。其議遂定。歲在辛酉。先生年三十。散翁府君疾革。命即歸宗。已而奄至大故。先生還承斬衰之重。以畢葬祭之禮。凡章家幹盡之事。尤極意彌縫。不使少有闕失。亡幾章與其配徐先後卒。先生皆為之服。齊衰期。以報變而適正。斯之謂禮。豈有過哉。先生夙有經世大志。而尤肆力於學。凡天文地理禮樂刑法。口乘兵謀陰陽律歷。靡不研究其微。以充極於用。嘗出游杭都。諸公貴人爭相引重。及進奉制持虛之策。輒弗售。謝歸。迨其陸危。乃思其言之有味。而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則已不及於用矣。旁郡嚴陵。嚴先生舊隱處。故有釣臺書院。字棟雖具。絃誦久絕。郡守雅則先生之賢。而竊敬之。致書奉幣。厚禮來聘。將修文憲上蔡故事。其書曰。此邦之士。向知儒術久矣。而義理之作。與不能貸夫利欲之汨沒。釣臺之有書院。正所以崇名節而張雅道。況其地設深幽。士習於此。果能專一其志。

向。以讀書修業為事。其於觀感興起之誠。有不能已。先生倘能嘉念後進。幡然而來。扶世善俗。功豈少哉。先生感其言。為之一起。至則因嚴先生懷仁輔義之說。據發仁義之奧。而極言之。聞者始知義理之學。真足以動夫人也。於時宋將改物。兵燹乘之。所在震盪。先生之居。尤與盜近。因挈其妻孥。避之金華山中。驚悸稍息。則上下岸。整逐逐。月探幽討。勝寄情。嘯詠。而心之泰然者。初不以亂離之虞。嬰拂之也。久之。始歸就寧。州黨之。頗知宗向。羸羸景附。騷擾從。戶屢常滿。而以禮為羅。關墊延致。惟恐或後。於夫。鳴昔氣誼之崇者。間亦惠然應之。講道論德。諄切為人。即有餘暇。不廢纂述。謂古書有注。必有疏。文公之於論孟。製集注。多因門人之問。而更定之。其間所不及者。亦或未之備也。而事物名數。又以其非要而略之。今皆為之修補附益。成一家言。題其編曰論孟考證。乃若大學。文公既為定次章句。而或問之作。所以反覆章明其義。趣者尤悉。然後之學者。尚有疑焉。則復隨其章第。衍為疏義。以暢其支。申為指義。以統其會。大學之教。於是乎無毫髮之滯矣。先生早歲所注尚書。章句。既成。書矣。一日超然自悟。攝脫衆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則其節目明。脈絡貫通。中間支葉。與夫說。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指。與其義理之微。事為之概。考證字文之誤。表諸四圍之外。曰尚書表注。而自序其述作之意。又小戴禮。樂記第十九。鄭玄目錄云。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事。又云。樂記者。以記其樂之義。於別錄。樂記。蓋十一篇。篇雖合而略有分焉。唐孔氏正義。則謂劉向校書。則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名猶在而記無所錄矣。正義直以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實車賈。師乙。魏文侯。分十一篇。而每篇之中。又各自為章。總之凡三十四章。先生獨有疑焉。因為之反覆玩釋。優游涵泳。則見其所謂十一篇者。節目明。瞭然可考。而正義所分。猶為未盡。於是一加段畫。而旨義顯白。無復可疑。此學者所以貴於平心觀理。及其理融見卓。則雖跨越宇宙。而與聖賢共講。亦不過是而已也。司馬文正之作資治通鑑。取法春秋。繁年著代。秘書丞劉恕作外紀。以記前事。顧其志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既謬。於聖人不足傳信。而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之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聖人筆削亦何由而見。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謬。凡若此類。皆不得以解經為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采舊史。諸子。表年係事。復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資治通鑑。勒為一書。名曰通鑑前編。凡十有八卷。舉要三卷。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韓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後。司馬公既以論次。而春秋以前。迄無編年之書。則是編固不可以莫之著也。故先生自題其編。有曰荀悅漢紀中鑒之書。志在獻替。而遺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泣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此先生述作之意。而人不與知之。嗚呼。微哉。先生之學。以其純稟。濟之精識。得於義理之涵濡。而成於踐修之充闡。研窮經義。以究窺聖賢心術之微。歷考傳注。以服製儲先識見之確。無一理不致體驗。參伍錯綜。所以約

其變。無一書不加點勘。鉛黃朱墨。所以發其機。平其心。易其氣。而不為淺恆之求。深鈎其玄。探其賄。而不為臆決之無證。自其壯歲。稍英密銳。致其人十已百之功。固已深造自得乎優柔厭厭之域。迨夫晚暮。意篤見疑。心和體舒。所發皆粹。所趨皆寬。平於動作語默之間。自然不冒太和之內。而無回護掩覆之弊。學之成已。蓋若此也。先生神爽清。器宇靜。夷。平居淵潛。傲格。深自晦藏。而內積忠信。與物無忤。非意之干。自不能近。簡直不阿。視人猶己。久與之居。愈益生敬。四方學者。承風依正。肅襟造請。方羣疑。胸膠。糾纏。莫能自解。而親其矩矱。聆其誨言。困吝消亡。隱隱軒。如人有疾。疾。察脈製劑。適其浮沉滑澀之候。而中夫攻燭補瀉之宜。動悟爭格。不俟終日。其或一時扞格而不入。則寬以養之。徐而制之。浸灌磨。未嘗無益而錯施之也。先生篤於分義。先人後己。終始不渝。嘗有故人之坐累。母子並繫。笑官。分配夷隸。母子至不相聞。先生耿耿在抱。為之物色經營。傾貲贖歸。其子後貴。先生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而已。而其推以成人者。又若此矣。文憲王公之學。得之文定。何公。何公則得之文憲。黃公。黃公則得之文公。子朱子之高第弟子也。其授受之淵源。粹然一出於正。如御一車。以行大途。如執一箭。以節衆音。和聲揚鈴。聲律度數。磨合潛通。無弗同者。蓋先生始獲進。拜文憲。而遂從登文定之門。二先生鄉丈人行。皆自以為得之之晚。而深啓密證。左引右掖。期底於道。雖孫明復之於石守道。胡翼之之於徐仲車。不過是也。然文定之所示。曰省察克治。文憲之所示。曰涵養充拓。語雖甚簡。而先生服之終身。嘗有所未盡焉者。先生家故貧。中歲依二先生以為之重。而思難之扶持。死喪之救卹。二先生不遺餘力焉。文定卒於咸清戊辰。先生謂文定嘗世巨人。治喪之禮。四方之所視儀。當厚無薄。則考按禮制而為之議。文憲方與治喪者首遵用之。六年而文憲沒。先生相其家以治其喪。率其門人制服如初。鄉人始知師弟之義。係於倫常。不可闕也。先生生於紹定壬辰三月丁酉。而卒於大德癸卯三月壬辰。得年七十二。娶徐氏。子男三。長頌。次頌。頌有志成。於學。早卒。先生中年築室仁山之下。文定為書其扁曰。仁山書堂。學者不敢字之。稱仁山先生。先生又別自號次農。其說以為農田百畝。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凡五等。百畝均也。而地存肥磽。力有強弱。予力貧體弱。不能為上農之事。庶幾其次。次不能為。庶幾其中。中不能為。為中次亦可矣。故命曰次農。先生卒後三年。其歲丙午九月甲申。即葬仁山後壠。所注書。有尚書表注。大學疏義。指義。論孟集注考證。通鑑前編。合著十卷。傳學者雜詩文。又若千卷。藏於家。而曰昨非存稿者。弱冠以後四十以前之作也。曰仁山新稿者。辛未至乙亥之作也。曰仁山亂稿者。丙子以後之作。曰仁山噫稿者。壬辰以後之作。其自題曰。自丙子之難。而生前之望。自壬辰哭子之戚。而身後之望。孤曰。噫。所以志也。初。文定確守師傳。參訂訓義。於易大全。本義。啓蒙。大學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太極圖通書。西銘之外。凡文公語錄。文集。注書。商確考訂之所。及其已定之論。精切之語。彙而類次之。名為發揮。已與諸書並傳於世矣。而若文公成公所輯周程張子之微言。曰近思錄者。宜為宋之一經。而顯未有為之解者。亦隨文箋義。為發揮。未定而文定歿。乃與同門之友注蒙。卓卓。給抄校正。篇次先後。一仍文定之舊。且為製序。而屬之文定之孫宗玉。先生歿時。凡所注書。僅僅脫稿。而未及有所正定。故悉以授許謙。謙尤

能遵稟遺志益加警校。今皆刻板以傳。元統二年。里後學吳師道。移書學官。請祀州學。而郡亦列祀先生。配食於何王二夫子矣。自聖學不明。羣儒雕鏤組紃。分裂破。千五百年而周程張邵五夫子。重輝繼照。六經之道。煥然復明於天下。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載道立教之言。人極賴以扶持。人心賴以開濟者。千萬世如一日也。然而宇宙之間。光風麗日之時。不多於風雨晦冥之變。龜龍麟鳳之畜。不多於鷓鴣蛇虺之萃。章明開拓之未幾。而盡壞剝蝕之隨至。人心世變。其相爲開闢於茫昧。不可致詰之中者。君子常視之以爲學術消長之候。道南之學。啓於龜山楊氏。而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實繼起而繼承之。天之生賢。固不數數然也。文公先生子朱子。屬當道統絕續之運。而身任斯道不傳之緒。凡聖經賢傳之出於分崩離析之餘者。既悉刪之正之。以還統體之會。而傳注訓釋之混於得失純駁之間者。又悉披之摘之。以成宰制之功。提綱挈領。別類離倫。其學始於精鑑潛思。終於真精力踐。行著習察之幾。即致知力行之具。洒掃應對之粗。即精義入神之妙。世之所謂空言無實。而足以欺世盜名者。非學也。當時及門之士。無慮什百。而文肅黃公。獨得其傳。顏氏之無所不說。曾子之一以貫之。有自來哉。文定何公。早嘗師事黃公。與聞其實。刻苦之訓。而文憲王公。則又得之何公者也。何王二氏。生同里。同志於道。同時易名。有司以爲何公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王公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時稱知言。而先生則自其盛年。親承二氏之教。以充之於己者也。盤溪之步趨。歲寒之講切。盤溪文定所居。歲寒文憲堂名。立志持志之訓。嚙臍道腹。而涵泳聖涯。其所資者深。所造者遠矣。雖進不得爲諸葛孔明之起赴事會。而崔州平。徐元直。之知爲偉人者。不失也。退猶得爲陶元亮之任運歸盡。而其所願爲魯仲連。張子房者。尙敷然而不諛也。箴瓢樂道。著書忘老。英華之敷遺。芳澤之流滋。豈不足以表儲行之卓。係師資之重哉。一世之短。千載之長。以此較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也。方何王二氏之鳴道於婺也。有通齋先生葉公諱由庚者。年輩差長於先生。而文憲王先生。蓋嘗引以爲友。學尤遠於經。亦不遇以死。文定之行。文憲狀之。文憲之行。通齋誌之。則夫先生之學之行。紀載而鋪張之。將奚屬哉。其實單弱。早歲因緣父友。幸嘗洒掃師門。而少長屢遭家難。爲貧游仕。有志弗償。不得終承先生之教。以卒子弟之業。罪也何言。許謙益之。年長於貫。而層與之友。先生之有望於謙。與謙之足以承先生之知。貫則數及之矣。備官京師。每遺趨就編簡。而謙亦未嘗不以是事爲己責也。今謙不可作矣。貫誠後死。竊將以是自勉。而謙之子元。乃以先生之子類。之請。謁蹇來山中。函筆於貫。貫雖不敏。詎不容辭。於是即其家。求其文。關乎出處之大要者。而敘次之。併繫昔所逮聞。爲行狀一通。錄以遺類。使白於先生之墓。而且以告後之學者。惟先生生而遭時不淑。老而幸際貞元之會。曾不得一試而遂以歿身。他日汗青有紀。傳之儒林。傳之獨行。唯太史氏之所簡擇。是則貫所以區區傳信之意云耳。謹狀。



攻 媿 集

撰 論 撰

攻媿集原序

鄧山參政樓公攻媿先生文集一百二十卷。建安真德秀伏讀而嘆曰。嗚呼。此可以觀公立朝事君之大節矣。蓋公之文如三辰五星。森麗天漢。昭昭乎可觀而不可窮。如秦華香樹。蓄泄雲雨。巖巖乎莫測其巖際。如九江百川。波瀾蕩瀾。淵淵乎不見其涯。人徒觀英華發外之盛。而不知其本有在也。慶元初。韓侂胄除知開門事。忠肅彭公力諫。改侂胄內祠。彭公于郡。公在瑣闥。極論之云。去者不復待左右。留者召見無時。終不能遠。時侂胄之惡未著也。既而竊弄國柄。以黨論盡錮天下賢士。挑敵棄盟。中外騷然。天下始服公先見。朱文公侍經筵。內批予祠。公持其命不下。曰。當今人望儒宗。無出公之右者。奏雖寢。然當邪說充塞之時。首倡學者。共尊朱公。後卒賴其言。而學禁遂開。道統有續。然則觀公平生大節。而後可以讀公之文矣。公生于故家。接中朝文雅。博極羣書。識古文奇字。文備衆體。非如他人窳狹僻澀。以一長名家。而又發之以忠孝。本之以仁義。其大典冊。大議論。則世道之消長。學術之廢興。善類之離合。繁為方淳。紛如鴻碩。滿朝每一奏。篇出。其援據該洽。義理條達者。學士大夫讀之。必曰。樓公之文也。一詔令下。其詞氣雄渾。筆力雅健者。亦必曰。樓公之文也。嗚呼。所謂有本者如是。非耶。公既醫侂胄之鋒。退居卻掃者十有四年。嘉定初。起為內相。俄補大政。向來僭竊。凋喪略盡。而公巋然獨存。遂為一代文宗。德秀嘗竊論南渡以來。詞人固多。其力量氣魄。可與全盛時先賢並驅。惟鉅野李公漢老。龍溪汪公老章及公三人而已。念昔

攻媿集 原序

一

4

攻媿集目錄

- 卷一 古體詩五十四首
- 卷二 古體詩五十一首
- 卷三 古體詩四十二首
- 卷四 古體詩三十三首
- 卷五 古體詩三十首
- 卷六 古體詩十一首
- 楚辭一首

攻媿集 目錄

琴操二首

攻媿集 原序

樓南宮白事東府。或清言竟日。或極論連且。德秀退而書紳。終身歸之。其所以稱爲當世善人君子所與而不遠爲遠人之歸者。公之教也。公季子治以集序見命。德秀何敢辭。建安真德秀謹序。

二

卷七

今體詩八十二首

卷八

今體詩一百二十四首

卷九

今體詩一百二十一首

卷十

今體詩一百一十三首

卷十一

今體詩九十四首

卷十二

今體詩九十八首

卷十三

今體詩一百六十七首

卷十四

今體詩一百五十首

卷十五

表牋十九首

卷十六

表牋二十八首

卷十七

表牋三十首

卷十八

表牋十九首

卷十九

表牋十八首

卷二十

奏議十二首

卷二十一

奏議八首

二

卷二十二

奏議七首

卷二十三

奏議七首

卷二十四

奏議六首

卷二十五

奏議七首

卷二十六

奏議十一首

卷二十七

奏議五首

卷二十八

奏議九首

卷二十九

奏議十四首

卷三十

奏議十首

卷三十一

狀劄十三首

卷三十二

狀劄三十首

卷三十三

狀劄三十三首

卷三十四

外制八十七首

卷三十五

外制七十一首

卷三十六

外制五十四首

- 卷三十七
- 外制五十七首
- 卷三十八
- 外制五十三首
- 卷三十九
- 外制七十六首
- 卷四十
- 外制六十九首
- 卷四十一
- 外制六十四首
- 卷四十二
- 內制四十一首
- 卷四十三
- 內制三十九首
- 卷四十四
- 內制四十四首
- 卷四十五
- 內制十四首
- 卷四十六
- 內制二十八首
- 卷四十七
- 內制一百一十三首
- 卷四十八
- 內制八十三首
- 卷四十九
- 證議六首
- 卷五十
- 進故事六首
- 卷五十一
- 序八首

- 卷五十二
- 序十七首
- 卷五十三
- 序十五首
- 卷五十四
- 記九首
- 卷五十五
- 記十首
- 卷五十六
- 記七首
- 卷五十七
- 記八首
- 卷五十八
- 記七首
- 卷五十九
- 記五首
- 卷六十
- 記四首
- 卷六十一
- 啓二十九首
- 卷六十二
- 啓二十首
- 卷六十三
- 啓十五首
- 卷六十四
- 啓十八首
- 卷六十五
- 啓十六首
- 卷六十六
- 書七首

碑二首

- 卷六十七
- 書四首
- 卷六十八
- 書七首
- 卷六十九
- 題跋二十首
- 卷七十
- 題跋四十八首
- 卷七十一
- 題跋五十一首
- 卷七十二
- 題跋三十首
- 卷七十三
- 題跋二十三首
- 卷七十四
- 題跋三十二首
- 卷七十五
- 題跋三十三首
- 卷七十六
- 題跋二十一首
- 卷七十七
- 題跋十九首
- 卷七十八
- 題跋三十首
- 卷七十九
- 雜著十五首
- 卷八十
- 賦十四首
- 卷八十一
- 銘四首

禮書十五首

贊三十首

- 偈頌三十七首
- 卷八十二
- 祝文五十六首
- 卷八十三
- 祭文三十五首
- 卷八十四
- 祭文二十四首
- 卷八十五
- 事略一首
- 卷八十六
- 行狀一首
- 卷八十七
- 行狀一首
- 卷八十八
- 行狀一首
- 卷八十九
- 行狀一首
- 卷九十
- 行狀三首
- 卷九十一
- 行狀二首
- 卷九十二
- 行狀一首
- 卷九十三
- 神道碑二首
- 卷九十四
- 神道碑一首
- 卷九十五
- 神道碑二首
- 卷九十六

行狀二首

神道碑二首

卷九十七

神道碑二首

卷九十八

神道碑三首

卷九十九

誌銘二首

卷一百

誌銘五首

卷一百一

誌銘五首

卷一百二

誌銘五首

卷一百三

誌銘七首

卷一百四

誌銘六首

卷一百五

誌銘四首

卷一百六

誌銘五首

卷一百七

誌銘五首

卷一百八

誌銘五首

卷一百九

誌銘七首

卷一百十

塔銘八首

卷一百十一

北行日錄上

卷一百十二

北行日錄下

臣等謹案攻媿集宋樓鑰撰鑰字大防鄞縣人隆興元年進士歷官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卒諡宣獻事蹟具宋史本傳其集載于諸家書目或作百卷或作八十五卷而世所傳鈔本有僅存四十餘卷者蓋流傳既久多所佚脫此本原作一百二十卷與宋史藝文志及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相同猶爲舊帙惟中缺第七十七卷據原目爲宣王內修政事光武大度同高祖二賦玉卮爲壽宅道炳星緯二詩用人安民治兵策三道又缺第七十八卷據原目爲御試進士舉人召試館職閣職省試別試解試上舍州學諸試所擬策問十五篇又缺第七十九卷據原目爲宴會慶賀致語十五篇上梁文四篇勸農文二篇其第七十三卷據原目缺跋王伯奮所藏文苑英華跋清閣居士臨修禊序二篇第七十四卷據原目缺跋劉元城江諫議任諫議鄒道鄉陳了齋五諫帖一篇而第五十六卷中揚州平山堂記亦缺其後半諸家所藏刻本鈔本竝同今俱無從校補至第四十八卷第八十卷第八十一卷第八十二卷有青詞朱表齋文疏文之類凡一百六十七篇均非文章之正軌謹稟承聖訓槩從刪削重編爲一百一十二卷用聚珍版摹印以廣其傳鑰居官持正有守如請朝重華宮乞留朱子不附韓侂胄其風裁頗爲表表而學問賅博文章淹雅尤多爲世所傳流本傳稱其代言坦明得制體業紹翁四朝聞見錄載鑰草光宗內禪制詞有雖喪紀自行于宮中而禮文難示于天下二語爲海內所稱此言其工于內外制也本傳又稱鑰試南宮以犯諱請旨冠末等投贊諸公胡銓稱爲翰林才今集中謝省闈主文啓一首卽是時所作此言其工于啓劄也王應麟困學紀聞取其門前莫約頻來客坐上同觀未見書二句載入評詩類中此言其工于聲偶也而哀鴻延祐四明志稱其于中原師友傳授悉窮淵奧經訓小學精據可傳信其言尤能並鑰之實蓋來自南渡而後士大夫多求勝于空言而不甚究心于實學鑰獨綜貫今古折衷考較凡所論辨悉能洞徹源流可謂有本之文不同浮議至于題跋諸篇尤原原本本證據分明毛晉輯津逮秘書摘錄宋人題跋共爲一集而獨不及鑰集其偶未見此本歟乾隆四十五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翰林院編修臣查

瑩

攻媿集 卷一

巖巖鸞鶴姿。炯炯雙眸瞭。墮體聽聰明。坐忘樂遺照。西嚙時告春。東臯快舒曠。襟期古暗合。此事不容詔。盡和靖節詩。筆走追風驥。又如裴旻劍。騰空徑投鞘。人生嗜欲深。山林不供燒。何當從公游。倘然靈荷蔭。小子敢言詩。未免事華彩。西施難效顰。邯鄲恐貽笑。思欲焚舊稿。世味輕咀嚼。稍尋章蘇州。旁引孟孟曜。絕去翰墨畦。毋墜渾沌竅。尙或庶幾焉。未敢期速肖。

送袁和叔尉江陰

澄江少日曾經行。高城旁有長江橫。君山特立江之汀。下瞰淮甸一壘平。中港引潮深無聲。萬頃瀟瀟注。滋農耕。戰國今幾二千齡。黃歇此地猶垂名。舊以邑屬南蘭陵。疲于奔命吏失靈。今焉裂地爲專城。獨當一面行雙旌。井市雖小民厚生。四十萬緡輸賦征。船商輻湊乘貨贏。騰訴簡省官曹清。一邑負郭相依憑。守宰同僚齊弟兄。脈絡貫通易盡情。尉職無卑近編氓。坐閱是否真權衡。傍郡孔道困將迎。我乃靜趣如郊坰。安與並行人子榮。況有海錯供庖烹。河豚鱖鱖鮮不腥。車螯蛤蟹均藜藿。夫君傳家有典刑。父子知己人一經。詩書滿門不慙卿。豈羨漢士黃金籬。薦口久已徹帝京。九萬自此開鵬程。平生寒窗照短檠。興亡千古無遁形。妙年射策當形庭。歸領後生爲主盟。友朋講習誠專精。世故多端須飽更。京口直下連滄溟。官府闕稀行旅驚。邊頭久無夕烽青。要在彈壓潢池兵。簿書期會勤經營。人物酬應審重輕。一官行之可終身。謹毋失已毋失人。贈人以言豈吾能。願贊于此三折肱。舉以送君君試聽。

登青玉山望海亭

瘦藤柱破山頭雲。山蹊盡處開危亭。平田萬頃際大海。海無所際空冥冥。乾端坤倪悉呈露。飛帆去鳥無遺形。蓬萊去人似不遠。指點水上三山青。囊裳濡足恐未免。倘有鸕馱吾當乘。是中始覺宇宙大。眼力雖窮了無礙。雲夢八九不足吞。回視塵寰一何隘。曾聞芥子納須彌。漫說草庵含法界。看我振衣千仞岡。笑把毫端捲烟海。

林景思雪集

四時不皆雪。陸居本非巢。高人與寄遠。表此一把茅。吾非二祖可。夜立寒齊腰。吾非烏窠師。結廬真樹梢。白日照我心。不以見脫消。兩脚踏實地。風雨無漂搖。作詩窮益工。寒瘦逼島郊。落筆句驚人。不復尋推敲。客至不問誰。淡若君子交。直氣千霄上。下視鄙斗筲。富貴頃刻花。嗚能等幻泡。附離如暮燕。自謂漆與膠。先生閱世熟。兀坐山城坳。春陽會有時。豈曰終繫匏。錫山寄雄文。凜然豎髮毛。我非敢言詩。爲君聊解嘲。

題龍眠畫騎射抱毬戲

綠楊幾枝插平沙。柔梢裊裊隨風斜。紅綃去地不及尺。錦袍壯士斫鬚射。橫磨箭鋒滿分靶。一箭正截紅綃下。前騎長纓抱繡毬。後騎射中如星流。繡毬飛礙最難射。十中三四稱爲優。元豐策士集英殿。金門應奉人方倦。日長因過衛士班。飛騎如雲人馬健。駕幸寶津知有日。窮景馳驅欣縱觀。龍眠胸中空萬馬。駭目洞心千百變。追圖大槩寫當時。至今想象如親見。靜中似有叱咤聲。墨淡猶疑錦繡眩。閒聽撫卷三太息。五紀胡塵暗幾旬。安得土馬有如此。長驅爲決單于戰。

攻媿集卷一

古體詩

攻媿齋

余以攻媿名齋。愈致翁惠書。謂若無媿可攻者。讀之悚然。不敢當。以詩謝之。聖賢不得見。道散固已久。學者多自賢。鮮肯事師友。願其聲利中。悔吝皆自取。勸言無媿作。未知果然否。寡過云未能。先聖欣善誘。凜凜孟氏言。幾希異禽獸。參乎病知免。遂使啓足手。事知起易實。又在此段後。吾情况小人。氣質素凡陋。以其所以養。孝道亦何有。勉前類水馬。立處祇如荷。倘復不自力。其未當愈認。每思攻所媿。扁榜銘座右。三誦故人書。慙汗幾欲溜。夫豈爲戲言。知君子我厚。因之更加謹。補過尙无咎。

謝湖山居士示和陶詩

淵明千載人。風節仰孤峭。豈惟辭督郵。連社不得召。書不求甚解。眼高得玄要。詩亦本無意。但寫胸中妙。齊梁紛衆作。嘈雜春禽叫。稚子候簷隙。文通劇接紹。矯矯玉局翁。尙友謝浮漂。飽喫惠州飯。追和欲同調。湖山老居士。宏才蓋廊廟。出入官五紀。懷歸自年少。屢廣歸來詞。吾行有先兆。老龍臥壑林。年高德彌劭。向來批勅手。甘心事耕釣。築室據仙居。泉石造深奧。亭榭望堂皇。蓬萊對圓嶠。涉園日成趣。遇客酒頻酌。

題羅春伯所藏修禪圖序

東遊登會稽。祇見蘭亭不見碑。北過中山府。欲訪此碑不知處。問從故家看墨本。如此二者絕難遇。曾經耶律既裏去。至今前北猶知墓。時將一二使。持歸往往快先覩。未知玉石真在否。要比江南終近古。他日縛取呼韓作編戶。勒銘歸來過定武。只問君王乞此碑。打向人間真論數。

題孟東野聽琴圖因次其韻

誰歎住前溪。夜深以琴鳴。天高顯氣肅。月斜映疏星。橡林助蕭瑟。泉聲激琤琤。彈者人定佳。能使東野聽。東野不立朝。遙夜甘空庭。龍眠發妙思。神交窮杳冥。不見彈琴人。畫出琴外聲。郊寒凍如對。作詩太瘦生。恨不從之遊。撫卷空含情。

壽安撫伯父

東樓德澤流無窮。我公挺生慶所鍾。瓊枝玉樹瑩精彩。迥然不墮風塵中。少年慷慨吐虹氣。文彩元不減。情華胸中妙。蘊經綸才。劇劇裁繁特餘事。會從蓮幕試牛刀。舉城但識劉功曹。瀾翻萬口動天聽。一語便逾華袞褒。上方欲革嶺南弊。東才果得吳刺史。不妨一勾飲貪泉。清德冷冷今可紀。憑賦雍容安七閩。列郡合詞稱得人。從茲十載秉慶節。坐令萬里回陽春。洞庭風月瀟湘雨。君王無復憂南顧。抗章乞得半生閒。遙指山家賦歸去。廟堂未肯開宏材。大開東閣需公來。朝隨召節赴天關。夜馳使駟歸長淮。廣陵臥治要汲直。金節煒煌照熊軾。底用腰纏十萬錢。且看身享二千石。忽思鱸膾寒菹羹。拂衣欲遂鄉關情。視去西陽如脫屣。意色蕭然同鬪生。畫船重汎西湖上。水光山色都無恙。主人管領東風回。故園桃李倍清爽。六龍背負三山歸。輪困老檜蒼龍姿。了無塵俗敗人意。柴几長物皆瑰奇。橫岸綸巾披鶴氅。神情直出羲皇上。塵事到頭曾不聞。臥聽歌臺傳緩響。百花堂前手自栽。與來一杯復一杯。人生亦欲自適爾。富貴于我何為哉。仲春况屬懸弧旦。使君亭榭風光煖。東君豫借一分春。不許芳菲作春殿。綺羅香深初肆筵。弟兄酬酢盃相傳。此時更復借一醉。君從何處并垂蓮。五侯貴盛德未美。簪纓不滿高陽里。何如清白傳家風。奕世青氈盡朱紫。燕居今喜相比鄰。其如四海須陶鈞。羽書鼎來在朝夕。何數羔雁徒成羣。芙蓉城中有仙宅。十洲三島環其側。此中樂不減商山。功成歸作茹芝客。

送伯舅江連幹大雅

人生自古悲別離。別離今日何足悲。試問今日行者誰。鄞江名族真男兒。虬鬚燕頰軀十圍。凜凜端有熊豹姿。毅然剛立不怒威。笑視鼠輩何脂韋。州縣小試囊中錐。政績今在衆口碑。姓名通籍黃金閨。便泛王儉紅蓮池。平時幕府多素尸。坐糜公粟邀以嬉。只今方當多事時。正要名士同驅馳。森森百萬虎與貔。荷戈分駐淮東西。兩淮千里雙使麾。幕中僚吏皆耀犀。惟公婉畫明著龜。辯如懸河不可隄。胸中武庫深難窺。決策固有堂上奇。朔風吹空黃草齊。正恐秋高胡馬肥。萬人相顧目睽睽。見公此去多腹非。公獨橫被行不疑。單車西去征馬嘶。平生氣槩衝虹霓。恨無尺箠笞夷貊。方今天相中興期。點虜戴頭來邊陲。願公速蹈功名機。匈奴不滅何家爲。出門千里何足辭。但願滿引金屈卮。

月夜汎舟姚江

秋暑不可耐。幾思汎中川。晚來與有適。溪船偶及門。涼月纔上弦。平湖可黃昏。倚棹縱所如。臥看龍泉山。長虹跨空闊。過之凍生寒。坐穩興亦佳。夜氣方漫漫。草蟲鳴東西。飛鳥相與還。仰頭數明星。垂手搖碧淵。主客惜此景。不及攜清樽。無酒要惡。徜徉足幽歎。幽歎有何好。扣舷澹無言。

送王正言守永嘉

江頭潮生江月小。暝烟綠暗垂楊道。有客扁舟送使君。道傍不怕揮揄笑。向來一別三換歲。正喜親情得傾倒。吏民引領望推轡。空有離愁滿懷抱。使君讀殘萬卷書。古事今事俱了了。便應珥筆侍天陛。不然代言登鳳沼。瀛壖山水久寂寥。爲屈朱轡來坐嘯。輪轅峰高舊題味。赤城所在經行飽。永嘉名郡太守尊。靈運後來詩絕少。天作雁蕩地爲藏。蠟屐穿山未會到。改轅卻向箇中去。更得江山助詩好。齋鈴靜處定得句。不待池塘夢芳草。去年海水上平地。大風駕浪從天杪。蒼生潑潑生魚頭。聚落隨波迹如掃。今年二麥連野秀。田家扶犁事秋稻。使君憂國眉不開。叱馭徑行仍及早。哀哉千里方更生。縣官租錢酒戶曉。縱民自恐上不足。誅取何憐下無告。邦儲邦本孰輕重。肯使疲民困征擾。君不見巖巖千古。陽道州。政拙催科自書效。

遊龍瑞宮

隔山望危石。老面凍如鐵。路回兩屏開。見此高巖嶽。偉哉名公卿。峩冠會朝列。又如鼓迅靈。玄雲助擊烈。癡雲不作雨。空翠襲冰雪。野水不知源。遠徑幾萬折。子長真愛奇。萬里探禹穴。我家雨水東。扁舟輕入越。竊此半日閒。到處輒清絕。傳聞古洞天。瓊臺照金闕。神仙杳難問。一笑山石裂。相逢客路中。翻手數年別。勝地更躋扳。莫厭屐齒折。

三日不得過都泗堰

兩朝何公棲禹穴。嘉遯悠然老高潔。一朝送人都泗隸。歸歎此途于此絕。我亦何爲走塵埃。數年不記幾往來。船橫三日不得度。愧想高風安在哉。

宿佛日山

平生臨平山。知爾藕花句。輕帆幾來往。山色澹如故。靈知千萬峰。中間著佳趣。蕭蕭蒼髯翁。爲指花城路。我來春正濃。天寒日將暮。雲深鐘鳴。自喜得勝具。緬懷玉局仙。老筆掃朝霧。玉槩儼相持。珠旒竟何所。惟餘濕注水。蒼龍角牙露。人間翻覆手。烈日變烟雨。俗子眩炎涼。三四錯賦芋。道人笑視之。萬化隨所寓。深坐十笏地。一息了千慮。箇中誰得知。幽鳥背人去。

求仲抑招遊山歸途遇雨

竹輿過湖濱。宿露尙厭浥。徑到玉岑下。坐久客始集。起穿靈石山。萬松介而立。梅天氣清潤。空翠行可挹。古藤幾百年。枝蔓兩山及。見說暮春時。花紫光熠熠。直疑老潛虬。初起夜來蟄。俯玩歲寒泉。齒冷不敢吸。相將上龍泓。塵鞅謝羈鞅。洞有靈獸居。臨深心岌岌。魚遊明鏡中。巨浪無三級。寒苔載水去。萬頃潤原隰。

濼瀟山雨來。歸僕鳥飛急。野興殊未已。日長不暇給。街泥上湖船。雨陣遠奔襲。飄風將急點。回旋驚四入。中流益蕩兀。短篷不當笠。停篙亦久之。怒勢不少戢。我徒方嘯歌。弗謂改豪習。但恥瓶罍罄。莫問衣裳溼。

吳江舟中

阿連久矣共一被。小別愁生夜無寐。風帆將我上征途。回首江山日千里。小舟橫臥吳江水。夢回依約舊齋裏。五更漏急月昏昏。鳥散一聲人未起。

讀范吏部三高祠堂記

三高之風天與高。三高之靈或可招。小山以後無此作。具區空澤空寥寥。幾從垂虹蕩雙槳。高目滄浪獨招搖。筆端不倒三峽流。欲遠招之恐畏往。前身陶朱今董狐。襟抱磊落吞江湖。現詞三章妙天下。大書深刻江之隅。我來讀詩凍生氣。若有人兮在江水。扁舟獨釣膾鱸魚。茶壺筆牀歸雨里。先生同是巨壑人。只今方迫功與名。謝公捉鼻恐未免。便看林藪生風雲。他年事業滿鼎彝。乞身歸來坐佳境。不嫌俗士三斗塵。容我漁養理烟艇。

仙都獨峰

漢家武徵求神仙。方士搢掌多奇言。蓬萊隔海不可到。屬車徧徧上橋山。傳聞黃帝久仙去。胡爲有石高巖巖。游談不經理欲屈。謾言此地藏衣冠。縉雲自是仙窟宅。萬壑千巖比如櫛。突然一石摩青雲。造化應勞巨靈擘。仙風吹噴噴蓮花。玉井半空人不識。望之不計幾千尺。八柱擎天此其一。伯夷制行高且孤。萬世猶能立懦夫。英雄凜凜今不死。化作此石山之隅。橫斜嶺跡依然在。我亦何能窮古初。

靈壁道傍怪石

飽閱茲山產奇石。東南寶之如尺璧。誰知狼籍亂如麻。往往嵌空類鑿刻。長安東南萬歲山。搜抉珍怪窮人間。汴流一舸載數輩。徑上良嶽增孱顏。當時巧匠斲山骨。真之江干高突兀。干戈動地胡塵飛。坐使奇材成棄物。君不見黃金橫帶號神運。不數臺城拜三品。只今零落荒草中。萬古淒涼有遺恨。木人漂漂不如土。坐閱興亡知幾許。行人沈歎馬不前。石雖不言忍能語。

括蒼溪漲

雨餘大溪觸山流。氣勢直欲凌沙洲。浮梁中分斷蟬螻。流沫東去行蛟虬。人家嘈嘈避新漲。雲稼冉冉添平囑。漁翁輕生有如此。小艇橫絕隨飛鷗。

石門洞

扁舟百里連城回。青山中斷立兩崖。清都虎豹隱不見。但見闐闐排雲開。峯回失喜大飛瀑。聲震萬壑驚春雷。掀髯目極九霄外。玉虹千丈飛空來。一冬青女斬天雪。不知聚此山之隈。傳聞神龍臥其上。寶藏擊碎真瓊瑰。骨中先自無塵埃。到此更覺心崔嵬。天風爲我噴空翠。春水瀉入騷人懷。謫仙曾來寫勝句。劉郎又爲開天台。我慚筆無挽牛力。醉墨滿壁誰爲裁。或言龍湫更奇絕。鴈山高處深雲埋。我方攜筇往尋訪。未知比此何如哉。

大龍湫

北上太行東禹穴。雁蕩山中最奇絕。龍湫一派天下無。萬衆贊揚同一舌。行行路入兩山間。踏碎苔痕履將折。山窮路斷脚力盡。始見銀河落雙闕。短羅裳坐看不厭。騷人弄詞因搜抉。謝公千載有遺恨。李杜復生吟不徹。我遊石門稱勝地。未信此湫真卓越。一來氣象大不侔。石屏倚天驚鬼設。飛泉直自天際來。處處高聲益烈。溟池倒瀉三峽流。到此誰能定優劣。雁山佳趣須要領。一日盡游神惡變。驪龍高臥喚不應。自愧筆端無電掣。輪囷蕭索滿不怒。非霧非煙亦非雪。我聞凍雨初霽時。噴擊生風散空闊。更期雨後再來看。淨洗一生煩惱熱。

連雲亭望海中諸山

雁山本在雲海中。波濤千古相撞春。泥沙洗盡見山骨。巖壑所在皆玲瓏。是誰一口吸水盡。平地卓立成奇峯。至今往往有遺跡。相傳渺漭何能窮。我乘單車來自東。佳處十數一覽空。晚登四十九盤頂。曠望巨海烟濛濛。羣山錯立不知幾。朝日照耀天霞紅。是間瑰奇定多有。鯨波掩蔽深莫通。我無太真燃犀法。安得一闔馮夷宮。會開滄海變成陸。卻與雁山爭長雄。

寄題張法曹瞻雲軒

張侯名軒意可知。如登太行看雲移。我雖未得登軒墀。不鄙要我巴人詞。爾時膝下遊以嬉。欲斲數語語不隨。娛侍東嘉樂無涯。官舍偃仄親不怕。安與相將雨水涓。日日東望勞支頤。秋風得微欣星馳。歸拜親下聊信眉。官事有程不得違。欲去故國行遲遲。重來橘柚黃金垂。霜著新蟹雙螯肥。海魚甘鮮一尺圍。欲奉色養春爲期。瞻雲之思今同之。慨然落筆成新詩。人間至樂在庭闈。何用自縛微官爲。君方欲解左顧龜。我亦日思投檄歸。相望百里俱蒞衣。從他天外閒雲飛。

次韻翁處度同遊北山

兩夫持鐮行我先。巧尋徑路其智專。我扶枯藤衣短後。意氣已出層峯顛。何郎飽叔飽經歷。勝處一一手自編。我攜舊紀訪陳迹。止恐急景不得延。徜徉共登青雲梯。今日邀我爲擊鮮。始觀神龜闔青泚。上有石壁來飛泉。隱蹟遺基平可坐。下顧亂石如磨鏡。懸崖雙瀑灑空雪。來自一握孤雲天。卻從下流泝深險。崎嶇直到青潭邊。朝陽射光破幽闕。斷虹上下遮潺湲。傳聞高山更高處。雅有行路從西偏。同行無乃深好事。盃酒自攜脚力全。誅鋤荆棘窮鳥道。欲進不得意愈堅。旋呼童僕累危石。笑採野菊聊盤旋。捫蘿騰身上苦磴。往往歡呼爭著鞭。側行危步汗浹背。石角或使衣裳褰。少焉身在雙瀑上。又見高派衝泓淵。自笑泉石成膏肓。愛賞不減蟻慕羶。巖巖數峯巧遮護。妙處二老初無傳。脫迹塵埃到此地。便覺神思飄飄然。回首江南塵一聚。城郭歷歷眼欲穿。相期更看水流處。步履未倦夸輕翻。一上千尺窮山椒。碧澗瀉迤流蒼烟。尋源不能且忘返。石甍窺距驚神鑄。退求歸徑惘難問。藤蘿所在相縈纏。我方踟躕風烟表。披披衣袂身欲仙。晚歸招提各痛飲。讀盡屋壁長短篇。截筒瓊山覽清駛。竅出珠穗心亦憐。某梓相與論瓜葛。橫琴不妨揮五絃。人生易老費扶掖。勝具大率須少年。伊余歷聘佳山水。愛奇切慕太史遷。明年炎暑曷復故。

遊白石巖

我遊仙都觀獨峯。轍跡雖在車不通。鼎湖望極幾招恨。恨無羽翮凌天風。茲來樂成望白石。玉甌突兀摩蒼穹。人言真人老聯齋。鑿開洞府遺仙蹤。無人共登青雲梯。躡攀伴我惟枯筇。蔡回約略三十里。踏遍萬壘高巖。斷崖冷落殘雨。雙石凜凜亭孤松。卻從山椒下谷口。石欄屈曲遮碧樓。頗疑山高氣凝凜。古來積雪今未融。是誰玉斧妙鑿斷。仙洞雙闕驚神工。巖深白日尚幽闕。別有石竅開天聰。傳聞峯頭貯清泚。苦練涓滴聲冬瓏。奮身更與上虛閣。海山錯立烟濛濛。脚底千山行伏龍。手揮五絃俯冥鴻。霜林搖落常玄冬。長嘯一覽萬象空。解衣寄宿旦過寮。魂夢亦隨冰壺中。曉看日出滄海東。蠟炬百萬燒天紅。眼高不數雁蕩雄。行田下笑康樂公。未能辟穀追仙翁。頗亦有意棲琳宮。三山不覺去人遠。安期羨門宜相從。驂鸞駕鶴太多事。但欲御氣遊無窮。

約諸公再遊龍湫

昨喜與君上龍湫。天久不雨無滯流。笑呼拊掌喚不應。恨望頗亦令人愁。夜來雷鼓驚龍起。溪聲已覺亂人耳。莫辭重訪尊者居。坐看倒翻三峽水。

送劉仲起主簿

劉郎鸞棲海瀕邑。不減向來人性習。凜然軀幹即之溫。語恐傷人中有立。論交醇厚笑甘醴。御史以嚴無東溟。公餘黃卷頻卷舒。藝圃工夫日加葺。永嘉數多君子僚。休沐新盟有清集。伯倫忽去誰鯨吸。欲挽不留情悵悵。君年方盛才有餘。逸躋靈容存羈繫。期君欲蹈功名機。塞草連雲朔風急。

王侍御壽詩

使君威名聞四方。南牀凜凜凝秋霜。使君和氣到甌越。幕府初開夜飛雪。頗聞此雪近歲無。定知來隨御史車。黃堂洗印未多日。慶朝況此當懸弧。明年豐登日可數。父老兒童爭起舞。選明賀版擁門。試拾歡臨作詩語。使君風度神仙人。相門出相宜非真。妙齡兩科談笑得。脫趨殿召依風雲。裏端政言森爾登。至今臨論時傳爾。踏遍巫山十二峯。卻尋春草池塘夢。人傳使君威稜稜。我知威愛元兼行。蒼髯如戟面如鐵。惠養自有循良稱。高牙入境紛進謁。賓屬庭趨躬駢折。民生共喜愛日溫。吏行獨畏春冰裂。向來夔州妙籌邊。夷蠻落膽泉靈宜。還朝奏課居第一。夜半帝席為之前。東嘉今為股肱郡。小試望之三輔近。會循故事入三公。致君要使登堯舜。東風未動春先回。梅花照眼歌筵開。吏民合詞誦難老。一笑千里傳銀杯。佳兒恂恂授衣鉢。玉樹芝蘭俱秀發。江南世世比長淮。更看雲來萃壽筵。平生知己今上天。敢復坐歎寒無甦。巴音未足贊公壽。載爾歸轡極高篇。

鮑清卿病目不赴竹院之集詩寄坐客次韻

鮑侯年少老文學。藝苑優游富耕穫。胸中涵養自成趣。妙處正恐兒輩覺。我慚門巷非尺五。字欲問奇誰與推。開樽竹院望同躡。遠眼願附何太虛。團圓十客踏雨來。相從不負東風約。投壺雅歌了無恨。祇恨車

公一前卻。海棠春深照眼明。風物融融悟非昨。從教雨洗胭脂淡。小摘何妨供把握。夜闌燒燭照花睡。觀妝如在結綺閣。顰眉西望爛蜀錦。嫣然一笑無聲樂。飛紅點地繡作茵。正須席地天為幕。要知富貴出天姿。飽看天桃何足錄。主人小築真好事。肯學區區專一壑。洞門不鎖要客來。笑君太似羊公鶴。雨餘珠淚色慘悽。一顧正嫌無伯樂。忽驚新詩來叩門。妙語天然不煩琢。坐中傳觀字欲漫。我豈降幡甘面縛。清明已過雨不休。雲霧猶屯四山脚。措摩病目不應遲。及此紅英半零落。枝頭尚有未開花。縱已離披亦何惡。知君既負西岑游。可使一春終落莫。會須來此共賦之。正要重開誦新作。

贈光孝益老

光孝長老師益。蘇魏公諸孫。兄延壽為台州判官。別四十餘年。一見歡甚。林吏部有詩。次韻。原鶴鴻雁行。此理懸諸天。萬事可變滅。天性難推遷。顯庵幼出家。潔飲同玄蟬。一鉢寄西東。悠悠幾幾年。外慕等浮雲。百念灰無烟。難兄忽相逢。觸動歡喜緣。光陰信可惜。征袂何翩翩。叱得掩簿領。來問妙峯禪。刺刺道家世。客淚如迸泉。玉堂與黃閣。衣鉢親相傳。游宦非為貧。不敢替所先。老師雖晏坐。至情豈唐捐。此會非偶爾。絕倒秋風前。手持詩卷來。謂予得無言。曉以天性語。人生要有原。嗟哉偽日薄。其豈本同根。一旦成離散。釜中急相煎。寧知有佳人。芳草夢阿連。相見無幾時。譬如魚躍淵。固知出世法。惜別詎不然。又當作大觀。勿為愛網牽。千山元不隔。毋庸對牀眠。

送王道州

九疑之南為春陵。瀟水清駛山為城。郡齋正據山直上。一覽萬家無道形。家君頃年入蓮幕。我不得往空馳情。先生分符此中去。心旌搖颺隨雙旌。先生平生飽文學。身上著作承明庭。與篇隱軼亦如響。一時自許文章鳴。高辭坐奪造化巧。凜凜韶濩聲鏘鏘。把麾江海非無意。親扶板輿賦南征。頗聞楚俗未蘇息。糟糠不厭嗟疲氓。正資儒術飭吏事。拔去強羅廢孩嬰。政成環召事未晚。天子日夜開延英。風流千古三刺史。往繼警叟陽先生。毋庸自責追科致。但願寄我春陵行。

哭王知幾墓

知幾少也爽。萬事笑談了。自謂頗寡合。見我輒傾倒。百年能幾見。一別迹如掃。父子俱埋璧。嗚呼何其早。向來論文酒。和淚傾宿草。此意誰復知。痛歎令人老。

仲舅尚書生朝

去年生朝燕稽山。館舍朗朗屋百間。紅裙合樂飲徹旦。坐上乘客皆醜顏。今年生朝半歸路。竹輿瀟瀟曉衝雨。回頭風景非去年。當時賓客今何處。仕己喜愠曾何分。適齊未減楚子文。鼻間栩栩固自若。世情物態徒紛紛。平生知足志閒退。歸老鄉關了無悔。但欲年年醉西風。坐閱人間百千歲。人間萬事日不同。尚書人望方顯顯。明年舉酒拜公壽。安知不在槐庭中。

送鄭惠叔司封江西提舉

君名切斗魁。步武上霄梅。蓬萊羣玉府。圖書照奎壁。郎官應列宿。寢覺象緯逼。胡為作使星。炯炯向江國。

仰奉鶴髮親。板與映萊服。昔日紅蓮池。帥垣資婉畫。方將散餘潤。連城被膏澤。官權與民蘇。豐儉煩振。小試活國手。疲氓賴休息。便歸侍玉皇。拱立香案側。富貴殊未已。行行上鸞掖。君其妙演綸。三節看齊色。

次韻胡元用茉莉花

殘暑未盡秋欲來。玉刻萬葉瑤英開。孤標雅韻一枝足。江上紫翠空成堆。素娥常與明月約。青女細把輕綃裁。主人好事趁時買。買此地真宜。猶聞開地方丈所。幾年累甃裝層臺。春花秋卉紛互發。胡葵芍藥參徘徊。眼明忽見此奇絕。弟畜素馨兄事梅。夜深飛香性幽獨。未許蜂蝶來相陪。糖封封餘有閩土。會須掃取添花栽。吾聞閩山千萬本。人或視此齊蒿萊。何如航海上天關。玉色照映瑤瑤盃。新涼徙倚看不足。坐見日影敲庭槐。

同官登勅局小樓觀雪

去年歲豐登。雨暘應時須。所欠惟一雪。祈禱遍精廬。晚亦相飄瞥。六花舞空虛。雲氣不待簇。風伯隨驅除。殘春寒尚深。忽見雲棋糊。撒鹽壓衡茅。晨興粟生膚。隨班上廊廟。恍若登蓬壺。岩峽宮殿深。朱扉黃金鋪。百神衛靈居。半天散瓊瑤。又疑守謹嚴。寶網絡明珠。參差鸞鷲行。簪笏皆沾濡。退歸冷局中。聽聞竹扶疏。為思此絕景。往往終年無。不應憚凌寒。閉門守紅爐。為君登危樓。深盃泛酸醑。崔嵬瞻吳山。莽蒼望西湖。瓊枝宿饑鷹。玉階走韓盧。酒與萬里遠。容我歌且呼。坐欲斲五言。所愧李與蘇。君與工屬聯。灞橋去騎驢。久不作詩。喜仲兄遷鄰居。因成長句。

官游各天涯。泉州今雁行。官居半里所。相過復相望。西鄰得老屋。往來連戶牖。水竹占幽勝。風雨對一牀。十年短檠燈。今夜分餘光。兒曹亦可樂。洛陽聲洋洋。天邊有白雲。隨風正飛揚。相期奉甘旨。萊衣戲親傍。軒冕皆儘來。此意可暫忘。詩成喜可知。且復購此觴。

送林宗丞浙東職幕

先生風骨天與清。孤松野鶴何瘦生。骨中落落箇五經。大篇短章筆縱橫。壯年文場諸老驚。俯仰世故雙鬢星。萬事不理時自鳴。笑視軒冕秋葉輕。市者爭利朝爭名。著脚往往遭譏評。先生四五官神京。又復歸去鴻冥冥。豪家急賢理不應。况復衰腐離腸傾。先生自喜得此行。祿粟可已啼號聲。秦望之山高且平。臥龍橫巨瓊州城。鏡湖千頃波不興。晉宋遺跡多豪英。談幕了無塵務榮。撫物弔古皆關情。我亦久矣懷滄溟。旦夕欲乘緹油屏。相望縱復三四程。詩筒尚得尋前盟。

臨海縣治琴堂

子賤彈琴真是琴。我今無絃知琴心。使我不得琴中趣。弦以倚樓誰知音。才術高低不自由。單父二子心則伴。後人不得彈琴暇。勿以戴星為可羞。

送石應之司戶歸刻以室運人遠為韻

捷徑指終南。索價讓少室。窮達豈無命。踏地胡不實。之人東海隅。所吐百未一。夷途滄無營。君其有終吉。年來款離華。磨琢殆無幾。資凡學益落。駘駘費尺箠。羨君富春秋。發軔方自邇。驛驛更著鞭。洗眼日千里。

南明千古秀。慶源久益新。刻溪照人清。况復屈斯人。謫往不容留。椒觴思拜親。他年風雲中。扁舟倘知津。平生企賢心。山川恨悠緜。望知日相見。懷抱竟不展。樽酒了無暇。離情果深淺。室運猶許疏。況今乃真遠。

送王仲幹仲興元

蜀道難。難于上青天。蜀道易。易于履平地。蜀山天險固自若。視難為易在人爾。王尊真有四方志。叱馭徑行了無累。早登岷峨仕陰城。談笑動行千萬里。漢中由來說雞肋。意謂棄之為可惜。君今此去良似之。更欲遠遊尋故迹。漢都南鄭啓炎圖。秦置石牛山徑開。淮陰拜將餘高臺。武侯葬處空松柏。大笑出門何慷慨。天涯離愁各盡觴。荷君走馬卻送我。李侯參語夜未央。君方往蹈功名機。何止別駕歌王祥。先正九年遺愛在。更攜故笏訪甘棠。仲幹參簡。乃參政入蜀時所用。

巾山

兩麓最屬隨西行。勢欲吸盡西江清。是誰練以千丈城。欲去不去豈不靈。化為青山鎮東溟。首冠宰堵雙峰巒。安與從東喜逢迎。笑指鼇背同來登。春殘雨足綠陰成。山鳥相和聲啾啾。自從半山經小亭。仰望巨石扶軒檻。千山萬山擁翠屏。陰霧歸靜纖雲興。翠微下有長江橫。滾滾不盡千古情。橫軒俯瞰萬瓦平。佳處歷歷堪指名。雪蓬蹙蹙連曲肱。蜂房蟻垤棲殘僧。扶欄更上三兩層。一覽物象無遺形。徒倚未厭茗椀傾。長嘯兩腋清風生。親顏甚怡輪為停。我亦色笑喜不勝。願我雙親俱遐齡。方瞳鍊顏華髮星。如此兩峯相對青。

取柯山歸別張特秀

我昔志學年。侍親宦西安。弟兄遊庠校。見君平生歡。君才獨穎出。逸駕不可攀。夜聽共檠燈。春遊合盃盤。虛堂臥雪嶺。傑閣橫雲霓。爛柯上危磴。鳥巨沿溪灣。是時氣相高。辨論俱瀾翻。一別三十年。天街見表冠。殿庭看決科。藍袍立清班。黃牒墨猶溼。大弨力能彎。爾來又五載。短書能幾番。茲焉捧檄來。吏牘方掣煩。室邇嘆人遠。一朝脫籠樊。滿意縱劇談。痛飲到夜闌。十步九太息。此事亦孔艱。進哭老先生。畫圖慘青綸。特顯顧何為。一昔成大還。回思我伯氏。人琴有餘嘆。感今念曠昔。相與涕淚漣。故人恨無幾。恍如春夢殘。有酒不得飲。有琴不成彈。復歸坐冷屋。使我凋朱顏。我歸不可遲。倚門夢連環。君言欲春糲。伴我行路難。欲去不得去。僧坊話閒關。年各幾半百。後會曷亦斑。何處更有待。此心匪石頑。羣髮發孤笑。屬聯不當慳。氣岸有如君。著身簿尉間。鹽車復長鳴。會當上天關。珍法不忍別。雨聲為潺湲。君有門戶責。慙慙願加餐。

次韻沈使君懷浮岡梅花

玉人迥立山谷裏。不有使君誰與憐。毋庸高牙煞風景。為著佳句增孤妍。寒溪照影漫千樹。橫笛吹殘又一年。傳聞年後更多發。便須躍馬趨平川。

送王木叔推官分韻得錦字

王郎天下士。中和自生稟。澹然初無營。見者輒斂衽。幕中資婉畫。處事極精審。與人如恐傷。律已淵冰凜。深恐馬馱與。要使鴟食菘。一寸憂國心。幾年不甘寢。此意大未酬。退靜若己甚。使之行所學。庶幾人莫枕。

向來執問之。未免斯立。噤川冰而雲飛。賴有東陽沈。露草極推較。分韻句裁錦。風流有如許。不復嘆踈蹠。如君豈蓬蒿。人物妙流品。才應奉香火。為養謀祿。與君幸瓜葛。心交今十稔。豈惟我惜別。行道情蕪在。紅蓮色何似。翠柏風愈凜。願君疏藥裏。一意護商節。乘鼎寶康瓠。浮名如拾瀆。行矣無多言。臨歧且劇飲。

彭子復臨海縣齋

乾道癸巳冬。此邦我經行。鬱攸氣未殄。千家真赤城。來訪臨海令。瓦礫紛縱橫。翹然二尺高。問是戒石銘。徘徊重太息。更聞愁嘆聲。試詢來者誰。共言令姓彭。我時語傍人。此邑其將興。迨予來餐俸。客館方暫停。夜聞鼙鼓沸。廳事先落成。起望輪奐美。壯觀發連蔓。百堵日已作。斧斤喜丁丁。層樓度敕書。兩廡環中庭。久乃遊其間。宏大使我驚。位置既深穩。斷削仍工精。田里不知役。糶粟無輸征。安得屋朗朗。突兀有靈馨。退食不苟處。扁榜皆佳名。中虛物自照。政平由心平。揮柏已可悅。況有賢弟兄。小亭真吏隱。縣擁高山青。琴堂雖增舊。此意宜細評。智調天下理。夸言笑後生。大弦可以急。小弦恐弗勝。舉意屬俄頃。立欲如所營。手足民無措。吏姦益相乘。不如陳節目。示以信與誠。施行有次第。幽遠無隱情。上下始相應。溫和亮以清。子賤意不傳。備許勝載星。彭令查得此。所以千里稱。此非以政學。淵源甚分明。行笑解印去。乘心已先傾。太守虞之朝。一鷄飛青其。傍無蚍蟻援。日夜思歸耕。我無薦賢柄。直書氣填膺。安得採詩官。取以徹明廷。

送虞仲房赴瀘川

我來丹丘乘貳車。送客往往萬里餘。盛山使君別處久。漢中郡丞今寄書。公指四明喜鄰境。典午何知成畫餅。揚旌忽作梓潼行。去路六千抑何迥。餘杭名家多俊奇。君子輩行尤白眉。雍容音韻足夷曠。百家到手無停披。向來郎曹天咫尺。引身闖山接商舶。賈胡嘆仰清節高。霧中親見越王石。此行叱馭不作難。手遮西日又長安。長安日近公應往。未放使星臨蜀山。不然一行亦不惡。瀘川應如錦城樂。郭侯功名名讓如。在拾遺風采今猶昨。流馬木牛諸葛公。飛輓正欲修前功。蜀民險遠日凋瘵。摩撫要令畿甸同。況公五絕追鼻祖。隸古真有兩漢風。歸來富貴固未晚。為傳此學川西東。

奉口遇雨

七月欲盡八月初。天久不雨暑未徂。下田焦卷上田稿。愁嘆不止田間夫。嘔噎水車日夜響。漕河揚塵成坦途。喜見此溪深且廣。玄雲忽起西北隅。林間機械水瀉起。兩岸人物歡欲呼。未聞滂沛潤龜拆。且使萬物聊沾濡。船牕飄灑疏篷漏。客意自適涼襟裾。引身東望雲氣薄。未知帝城有此無。傳聞今日方奏告。便有響應來斯須。人家百萬苦炎熇。君王齋禱幾月餘。君王齋禱幾月餘。雲師雨師其疾驅。

游天台石橋

兩龍爭欲起深壑。觸破山骨成修梁。滔滔共出一門去。漶漶直落千丈強。初疑礮石跨滄海。絕勝乘鶴橫銀嶺。要須高躡前峯過。往叩山中真寶坊。

攻瑰集卷二

古體詩

史少師賜第賞芍藥分韻得木字

帝城有德山。雙徑森萬玉。洞戶入深窈。突兀見華屋。相君領衆客。紅藥想芬馥。霜刀妙裁翦。臙脂點冰毅。枝弱不勝花。翠葉共斜矗。向來爭春風。桃李媿粗俗。百卉紛何在。庭樹擁新綠。此花丈人行。儼立見幽獨。相君戴花笑。和氣俱可掬。人言此花勝。相君意傾瀉。誰知心廣大。何物不蒙福。豈以庭中花。而肯棄凡木。君看擇勝具。所在可追逐。自言居閒時。情話會親族。一花有可觀。爛賞費銀燭。此心何揀擇。寓意本無欲。以此宰天下。以此鎮藩服。兒童與走卒。人人歌相國。有能達此觀。春風四時足。

送錢伯同寺丞守嚴陵

嚴陵錢使君。巧外得請。外府同僚相與飲。饒于錢塘之津。某病疹非得預。方得請之初。某歎曰。去年送君來。今年送君歸。君笑曰。此即送行詩也。臥病枕上口占。

去年送君來。今年送君歸。君善全去就。我獨念別離。君是忠孝家。雙紫傳金龜。門戶二百年。所寄在一蓼。少年便老蒼。況今更險夷。不獨妙言語。理窟深莫窺。健筆照手澤。典刑從可知。向來御祥琴。欲把江海塵。

促召歸班。退食方委蛇。世事等飄瓦。人情嘆然其。向非渾金質。百鍊豈不衰。浩然賦歸歎。潔身而去之。為寮會未幾。棄我忽若遺。君既棄我去。謫僊復追隨。徒去二良友。捨法重分歧。前別易再會。後見當何時。才具素絕倫。涵養日以滋。且為收殿陵。亦手廢瘡痍。歸來應不晚。青氈當屬誰。願君厚自愛。歲寒尚相期。

送楊嗣勳校書守眉山

我生東南陬。不識蜀道難。觀君眉宇秀。想見岷峨山。漢廷射策時。連璧照鸞班。伯氏書萬言。逸駕不可攀。茲焉從君游。頗得窺一斑。僊凡隔弱水。接辭良亦艱。矧茲萬里別。望望何當還。三蘇騎鯨去。詞章滿人間。豈無後來者。遺珠有餘歎。願君效樂全。飛車達天關。報國此最急。餘事付等閒。官室行見思。朝暮當予環。別語敢言詩。屬聯不容慳。

送何道夫秘監守潼川

妙齡冠蜀士。名聲振王畿。晚隨召節來。天朝增羽儀。我昔倅丹丘。鹿侯掛冠歸。羣公俱祖送。見公四三詩。頗恨著鞭先。自言乞身遲。等輩暮下風。直欲夢見之。還朝相高致。氣宇清且夷。稀者不容口。往往同一詞。始見荷傾倒。笑談欲忘疲。況當秋風高。漉吹參試闈。鼎鑪得一嘗。豹斑容管窺。叔度真似道。莊生信忘機。觀疎皆不可。況容與與。歸生得公來。歡曰真吾師。叩簾或三請。響答了不疑。私謂如此人。定應備論思。胡為歸與勇。抗草氣不衰。鼓盆萬里外。抱孫更成悲。擁麾東川去。無人留孔戢。別懷不自勝。別酒聽淋漓。他時念老成。追歸且復西。公能重來否。此意非吾私。

送趙子直貳卿出山

一職登從班。人胡謂公遲。建牙帥七閩。人胡為公疑。公今第一流。志操古與期。兩州有遺愛。江西傳霜威。重來長道山。批敕登瑣闈。一片憂國心。機軸中夜思。正色抗危言。傳聞滿紳綬。造膝有啓沃。創議知者誰。此心與天通。此意上所知。所以名愈尊。萬口同一詞。適用恐不速。小卻成歡喜。天語自昭然。更欲試望之。況彼三山重。謀帥皆衰衣。茲行豈細事。報政不待期。登門恨最晚。臭味忘離離。自獻空情別。不解留孔戢。卡連終飲惠。居中乃其宜。試問行道人。但知望公歸。

玉版鮓次陸子亢郎中韻

鱗黃不減鯨與鱉。逆風鼓鬣噴腥涎。漁人不顧浪如山。談笑坐致鱗舟前。一鉤香餌不得去。何用大網相索纏。揮刀紛紜樹肉骨。巨口噉嚼誠可憐。珍鮓萬瓊不輸錢。頭顱萬里賴行肩。星郎日參玉版鮓。頗厭蔬食供盤筵。尚書親作孟宗寄。坐覺七箸生春妍。卻笑多事張茂先。光怪異說空十年。

走筆送僧義沖

一氣行太虛。流行紛不齊。要之本無物。洞然無是疑。梵志有至言。還我未生時。燒了似不會。亦有毛僧詞。沖師名家子。少年習婆娑。談吐露木屑。落筆皆珠璣。自稱十年來。不復念作時。空門坐枯禪。結語知昨非。聞之意已消。談笑到日西。習氣終未盡。舊編還自攜。秀句堪供佛。古作力可追。愛玩不去手。未免成一癡。更欲上西湖。駐錫來語離。我生墮宿業。筆硯置蕩離。拔擢困胃腎。未老神已疲。幾欲焚故稿。要使心清夷。

君詩既不作。何不等棄之。萬事都放下。一意控玄機。語罷復自笑。無使高人知。作詩固無用。參禪亦胡為。勸人反自蹈。此紙何必揮。不如兩俱忘。他時亦歸歸。

催老融墨戲

古人惜墨如惜金。老融惜墨如惜命。濡毫洗盡始輕拂。意匠經營極深重。人非求似韻自足。物已忘形影。猶映地蒸宿霧日未高。雨帶寒煙山欲暝。中含太古不盡意。筆墨超然絕畦徑。畫家安得論三尺。身世生緣俱墮甌。人言可望不可親。夜半叩門寧復聽。三生宿契誰得知。一見未言心已應。巖傾千丈雪散空。上有清池開錦鏡。意行忽發虎溪笑。許作新圖寫幽勝。歸尋一紙五十尺。傳以礬膠如練淨。自知能事難促迫。捲送松牕待清興。筆端膚寸今何如。西抹東塗應略定。何當一日快先睹。洗我昏眸十年病。

獨且草次九五從叔韻

朝菌晦朔雖不知。食之實冠東南味。庾郎二十有七品。一見流涎驚絕異。搗蔬剪韭皆可卻。味苦應無夏蟲避。大阮哦詩聲未了。又索蒸芝今再遺。邇來枯槁尚未苗。拳拳頗媿臺無餽。倘容小摘寄情親。會道長纘見芹意。

雪

丙午九月才入冬。晦日忽驚雪墮空。傳聞都城更復早。萬官入賀明光宮。自從開霽更不雨。和氣真似青春濃。斗柄插子日丁卯。夜燭裂缺鞭雷公。從以震霆至三四。驚破蟄戶紛昆蟲。寧知玄冥全未究。翻手作雲千里同。俯聽初聽瀧珠響。巽二勝六方施工。一日喜見瓦溝積。忍寒待伴烟不融。二日三日遂盈尺。膏潤四海恩無窮。古來詩人詠不盡。巧思橫出昌黎公。少時奮筆不肯已。老矣袖手使疎慵。兒曹作戲記昨夢。舞後彈指金雙瞳。誰人苦欲撥詩思。更作玉山高數峯。移將劉又兩冰柱。輝映愈覺清心胸。見之躍躍忽技癢。起呵凍筆尋詩筒。開門一看天宇闊。素娥百萬釐長空。瓊樓玉宇滿妙界。千林寶樹春玲瓏。恨無高臺三百尺。縱觀萬象凌空濛。因知幻景有變滅。一時如入崑閩中。僊家俄頃闕塵劫。安知此際非神功。曠喜年來米價賤。便欲扶犁隨老農。牆頭濁醪走來過。相與痛飲歌年豐。

少潛兄真率會

畫錦坊中作真率。羣從相遇無俗物。主人就樹折楊梅。醉倒薰風涼拂拂。小舟傍城登雉堞。坐看白鳥蒼烟沒。須臾揮出洞天去。傑閣三層高突兀。樽前賦詩貴神速。十分鈍似遼天鶴。從他銀漏促殘更。要見林間紅日出。

送元聲弟赴水陽監鎮

吾翁積德厚。九子官其六。不幸失二人。孤孀紛在目。三弟尚白丁。升沈猶未卜。吾人扶門戶。參立如鼎足。脫死憂患餘。偏親須水菽。阿連先著鞭。去去長江曲。弱冠承賞延。十載荷衣綠。問關因家食。才就五斗粟。要知官無卑。毫髮當畏。督辦兩丈圩。受輸十萬斛。此之誠未易。勉旃直自勵。執別動萬感。酌酒再三祝。吾子素解事。涉世要未熟。意行須揆理。言輕恐招辱。王事究一心。言玷復三復。細行累大德。陰財損陽祿。

豈惟贈爾言。余亦每自慙。公餘稍有暇。更取故書讀。行矣更自愛。家聲要人續。

春日足風雨。不知歸陽天。桃李俱成塵。懶上西湖船。春餘忽微和。茶蘼發清妍。池塘芳草夢。況復向阿連。中庭月方午。密林澹清煙。蒙叢青羅帳。綵綵白玉鈿。幽歡久不講。羣從俱譙然。銀燭煩高燒。妃子浴溫泉。花以酒爲名。我以杯相傳。爛醉不復辭。此會期明年。

黃巖令鄭仁叔索委羽洞府詩

君不見。王君羽化脫秦厄。故山至今名落關。又不見。烏程野鶴投髦毛。佞臣稱瑞民斯勞。何如奉林控鶴。凌青霄。蕩然委羽登山椒。青衣出入洞方香。紫氣氤氳風尚飄。今君頗似丁令威。鶴馭久去雙鳧歸。山川良是人民非。一新琳宮還舊規。黃山父老歌循良。爾君詩句游雲房。更將山名比堅操。百歲猶能傲骨芳。

青林

那齊偶休沐。驅車出西城。依依山水佳。瀟瀟松柏聲。雪餘春意動。新綠生幼泓。行行到青林。老眼增雙明。主人喜客來。倒屣欣逢迎。幽居迹甚遐。健筆時方鳴。回首幾年別。千里搖心旌。相見又睽隔。此意猶未平。不如造壺開。四座酒重傾。風流陶彭澤。飲勝阮步兵。看劍引三尺。論文驅六丁。綠野秀橫檻。山寺傍連甍。石罅幽泉溢。脚底輕雲生。詩盟添予會。弈道從君爭。哦時谷禽應。列炬林鴉驚。清歡未云足。累句忽已成。環坐樂十層。舉酒酬三英。滿壁酒醉墨。歸夢含餘清。我方媿此集。君欲尋前盟。吏鞅才縛我。秋風爲君行。

隱情

右軍訪文君。遁迹入深竹。我來尋飲飲。人亡但空谷。靈龜閱澄潭。華宇對飛瀑。若人今何之。尙想舊茅屋。吾聞古君子。千載守孤獨。楚些不可招。懷哉愴喬木。

送劉晉父監獄

濟南劉夫子。生來逢百罹。乃翁負長才。宦游至京西。時當建炎間。寇盜紛不齊。轉徙入湘廣。一家屢陷危。五羊買海舟。萬里向點塘。舟破投永嘉。有如鳥擇棲。哀哀老治中。葉葬山之陔。母家在衡陽。孤孀往相依。久臥漳濱疾。羈窮命如絲。事母以孝聞。執喪禮無虧。盧墓屏葦茹。至行徹丹墀。有詔寵數善。得官祇奉祠。行年六十二。霜鬢照眉眉。慨然念防墓。千里來海涯。西山如蓮華。古今家業盛。況此久宿草。蕪穢不復治。孝思雖甚切。冥漠何從推。行道爲興歎。智力無所施。有僧幾九齡。自言記當時。君開頭叩請。東闕指荒基。吾師慕泓公。少也從吾師。墓中有版識。倉猝不暇碑。素棺無石槨。灰炭周四圍。君方感斯言。鑽穴從旁窺。其言皆可驗。自此不置疑。惟餘葢棺木。遺骨不堪移。斲石表故阡。遂塞無窮悲。此僧老而壯。斗酒如覆卮。與君登山椒。下上幾如飛。坡事才數日。渣然不可爲。孝感人益仰。真有神相之。君曰某不孝。遷奉致失期。未得如有失。既得涕滿頰。嗟我誠寡陋。識君願已遲。一朝來短札。謂我從此辭。皎皎真白駒。安得施繫維。戴侯舊山長。參語心相知。謂余當詩此。頽風激澗瀉。世出世間法。君方控玄機。引經即證語。焉用說數詞。衡陽尙寄書。當有鴻雁歸。後會渺無日。爲賦古別離。

王成之給事園山堂

煙雨望麗陽。前山羅紫翠。照水揭南明。不與巾子對。竭來登園山。一覽萬山會。蓮城山固多。此地要爲最。主人意軒豁。物景供曠快。山椒湧華屋。週立風埃外。一物無遁形。所在皆纖芥。清霜肅天壤。佳樹隔闌闌。俯仰隨取舍。左右從盼睇。門牆尋故步。杖屨許從適。恍然至絕頂。更覺宇宙大。樽酒屢勸酬。蔗柸更勝敗。秋高月色皎。浮雲了無礙。不俟攀僊掌。徒手吸溪瀨。茲堂極崇敞。意若欠深遠。先植易生木。徐待松柏兌。望遠仍可喜。意滿聊自晦。無使山下人。或得窺外內。但恐趨賜環。樹藝或不逮。先生味斯言。一笑相領解。吾將飭園丁。隨處添鬱蒼。他時遠扶疏。吾廬益可愛。

游初陽谷及白巖

重來初陽都。止欲訪獨峯。寧知一峯外。佳境無終窮。何處潁川子。鏡巖便相逢。約我游白巖。輕舟借溪翁。齋餘尋宿諾。秋霽波溶溶。清微見石底。鑿刻驚神工。昨登初陽谷。但見石嵌空。茲浮懸崖下。萬石森龍從。上有勝絕地。古語留郭公。鬼神護呵護。雷霆掃塵蹤。換船到白巖。修篁搖清風。紫回進石屋。孤竹攢沙蜂。洞府僊所闕。無由辨西東。扣舷過巖下。數仞如崇墉。石趾平如盤。奇怪迷蒼穹。更尋小蓬萊。俯瞰馮夷宮。篙師進深窺。捫蘿捨枯筇。游子非不多。無人解從容。我因一日留。幽尋極山中。秋晏快排澗。日暖如春融。歸坐獨峯下。石影橫空濛。急呼醴醪清。澆此磊砢胸。幸有濟勝具。未能上金龍。爲君揮五絃。決肯送飛鴻。

夜游獨峯下

峯背正白月。舒光峯影橫。野萬丈強。仰之彌高立卓爾。蔽遮星斗摩穹蒼。半秋風露清微骨。望望直欲隨風翔。歸尋玉虛步松徑。月輪正湧門中央。

送顏希聖尙書守泉南

聖朝寶運開虞唐。太平天子垂衣裳。恢張治具崇儒良。孰不願依日月光。用之則行舍則藏。孔門賢德遙相望。朝望方隆位文昌。跬步可到中書堂。問公擁麾何太忙。公獨三請志益剛。俞音一下冥鴻翔。行李徑出臨濤江。爭留孔戢動朝行。公更偃俯不敢當。老成全德真圭璋。溫如春風嚴如霜。柏臺義勇肅朝綱。賢關嚮風士氣揚。大天小天稱公方。五年吏姦盡而彰。金華勸講言加詳。明主傾聽談泉王。盍膺枋除任贊。襄名遂身退天所威。明哲保身身更康。高風可仰不可量。泉山壤土接臨漳。建牙千里開封疆。老龍負圖龍煌煌。何殊衣錦還故鄉。賤子薄宦接王楊。曾陪御史臨文場。風塵官燭夜未央。劇談猶記聲琅琅。茲來謁忝尙書郎。始尋故步依門牆。西風津頭望歸艎。輒公不留遠予將。兩宮念公未詎忘。公雖遠去如在旁。庶幾重來上錢塘。夾輔大業恢中邦。倘有重事須平章。

陳順之靈壁石硯山

陳順之吏部靈壁石硯山中有雙洞。低處爲硯。下米元章題云。唐弘文館校書李羣玉有詩。南唐李重光故物也。蔣教授文會有詩。次韻。

名畫法書環四壁。中有米家真寶石。壁峯森聳外澗流。他物雖奇敢爭席。舊厓半山老僊人。佛印乞之如

乞鄰阿章有力負之走。一時攬取成紛紛。此石天然非琢磨。是時有水生巖阿。至今硯池尚餘潤。歲月既久惜不多。幾年徒見士夫說。一旦喜看形優月。傍連玉立兩於菟。主人照映冰壺澈。陳侯之富可敵國。會傳玉砌雕欄等。蘇批寶晉得之真不易。身後寧知亦輕棄。只今傳玩知幾人。當日瑣窗空自秘。端歛爭名南北部。勿向雷門揚布鼓。銅峯渴瓦更不須。祇合舩稜陰風雨。

跋汪季路所藏修禊序

永和歲癸丑。羣賢會蘭亭。流觴各賦詩。風流見丹青。右軍草禊序。文采粲日星。選文乃見道。至今恨昭明。字畫最得意。自言勝平生。七傳到永師。襲藏過金籙。辨才尤秘重。名已徹天庭。屢詔不肯獻。託言隨戎兵。妙選蕭御史。微服山陰行。請詔殆萬狀。徑取歸神京。辨才恍如失。何異救六丁。文皇好已甚。了事殉昭陵。當時馮趙輩。臨寫賜公卿。惟此定武本。謂出歐率更。採擇獨稱善。遂以鑄瑤瑤。流傳迨五季。皆在御寢局。耶律殘石晉。睥睨不知名。意必希世寶。豈羨載輜輶。帝既既北去。棄與朽壤并。久乃遇知者。龜置太守廳。或云政宣間。此石歸紹彭。又言入內府。宜取恐遠程。焚膏繼短晷。拓本手不停。疊紙至三四。肥瘠遂異形。南渡愈難見。得者輒相矜。我見十數本。對之心欲醒。汪侯端明子。嗜古自弱齡。錦囊荷傾倒。快觀喜失聲。帶流及右天。往往字不成。而此獨全好。護持如有靈。尤王號博雅。異論誰與評。硬黃極摹寫。唐人若無稱。屢本滿東南。瑣瑣不足呈。猶有藝與撫。賦賦近瑣珩。右軍再三作。已覺不稱情。心摹且手追。安能效筆精。譽揚固近似。形似神不清。不如參其意。到手隨縱橫。況我筆素拙。何由望羣英。近亦得舊物。庶幾窺典型。此本更高勝。著語安敢輕。孤風颯難繼。悵望冥鴻征。

送劉德修少卿潼川漕

清朝重諍臣。選取妙一世。矯矯劉御史。一鶚勝百鷲。顧瞻最有力。步武亦嚴毅。一生憂國心。千古敢言氣。氣足充所學。文能行其意。遇事輒奮發。觸邪無顧忌。乘驄行且止。斂手已知避。但思補袞闕。何暇爲身計。獨立當雷霆。三進氣彌厲。去魯固遲遲。出畫豈滯滯。上終行其言。羣賢爭挽致。將輸向潼川。寓直尚書秘。風裁仰清峻。進退審難易。伊昔聯周行。曖遠十餘歲。來爲同舍郎。愈篤金蘭契。洗眼看騰上。寧知攬征袂。抗章歎高絕。勇退尤知愧。去勿窮日力。予環日月翼。承君送道鄉。硬語吁可畏。毋以此自滿。當爲不止是。臨別提斯語。少盡交朋誼。萬里苟同心。吳蜀安有異。

次韻李季章監簿泛湖

儂舟共泛滄波去。且向蘇公堤下住。西風吹就芙蓉城。青鏡開妝兩呈露。皇家法常儉素。宸心但欲乘商輅。離官別殿無興作。天以西湖供一豫。吾儕公退得清賞。酒醴菲杼不知暮。深知夕照戀狎鷗。又恐明朝追振鷺。自憐三入鳳皇城。歲月黃塵等閒度。湖光正欲捲簾看。風色更煩褰幙護。孤山不見處士廬。司馬空尋蘇小墓。酒乾人醉飲有餘。聯騎遠趨湧金路。歸來健倒渾不知。睡覺燈前鼻香霧。文人公子真冰玉。曾爲出遊揮妙句。匆匆借韻僅成章。敢詫尊前鸚鵡賦。

送楊廷秀秘監赴江東漕

平生楊誠齋。可仰不可見。去年尺一書。老韓忽同傳。道山放僊伯。再上右文殿。蓬萊幾清淺。筆力愈雄健。獨挾風雅軸。孰敢當白戰。一官定一集。流傳殆千卷。拙工見大匠。有技不敢獻。雖持祈禱篇。徑與殿下電。誦之百寮上。慙汗幾被面。公今欲何之。江左去乘傳。鼻間長栩栩。仕已忘欣怨。英英日暮雲。薦紳極追戀。挽公不得留。鴈豆紛祖餞。惟應三山高。須公和江練。君王念曠昔。臨遣尤繡纒。公乎遂來歸。密侍清閒燕。坐寢淮南謀。如彼雪見現。從容處籌帷。侵疆歸古汗。

送曾無玷寺丞守池陽

我朝衣冠盛。名家數三曾。南豐賢穎川。後起參溫陵。邇來螺川族。駸駸著聲纒。春風雁塔中。參差見姓名。君才素穎出。健筆泛縱橫。江右兩壯縣。談笑政已成。河陽桃李花。武城弦歌聲。入朝八九載。去擁池陽旌。年家有舊好。一見意氣傾。更因劉御史。爲君寫先銘。去年叨省郎。君亦轉爲丞。中都但交謁。名紙空毛生。惟因候賓廡。接膝傾交情。分陰尤可惜。翻恐倒屣迎。阿連幸爲寮。庶幾多合井。事知成勇退。拂袖尋歸程。秩滿素簡靜。不足煩公行。要當試盤錯。操刀新發硎。似聞有劇部。或已薦長卿。君其少停驂。有詔來皇局。

劉望之國錄惠示文卷。次韻爲謝

吾聞三峽江。湍流下無底。吾聞岷峩山。巒秀且千里。坤維氣淑靈。所產多名士。高文既鑿然。特立亦卓爾。久慕黃中劉。近有貢公喜。頭從蜀十問。人物定誰比。少年負奇節。論事如翻水。萬里見張胡。義激非氣使。賢關遂爲寮。八尺見英偉。諸君肯效避。相與推德齒。惠我春容篇。句法參子美。再誦平生言。作者真近似。戰國信徒勞。秦貪不知止。漢唐取與守。反覆皆造理。藩鎮論加詳。河朔分鼎峙。詞源既淵深。浩博渺無涘。從今使諸生。教育均蒙被。論議歸正平。辭章掃浮靡。古人去已遠。時毋分彼此。君其挽之回。緝絃須鳳髓。

饒李君亮著作守眉山。分韻得翠字

天下大峨山。雄秀盤厚地。山雖不在眉。所在擁空翠。矯矯三蘇公。挹此淑靈氣。文章垂日星。照映蓋一世。李侯起廣漢。射策叩丹陛。巖然出羣英。東南謫名字。來上著作庭。行人甘泉侍。胡爲把一麾。西歸尋樂市。吾聞此州俗。乘法更陳義。厚德坐鎮之。近古翻易治。君家義槩堂。活人百萬計。老親懷故山。色養謹承志。還家萬里餘。赴鎮夕可至。不作題柱驕。豈有畫繡意。斑斑老萊友。人間真樂事。忠孝無兩心。出處固一致。他日上思君。命駕當不俟。此別諒非久。毋庸珍征袂。

送張定叟尚書鎮襄陽

武部尚書張公出鎮襄陽。士夫莫不情其去。昔韓昌黎送鄭尚書詩。韻必以來字。祝使成政而來歸。疾去而願歸。蓋人之至情也。而公自受除委。謂邊事非可趣辦。願加久任。庶有成績。憂國而不爲身謀。聞者壯之。某嘗陪郎省。餞別分韻得壤字。未能措辭。繼又隨西蜀諸賢之後。始得詳聞臨遣奏請之言。被酒夜歸。頗述長韻。

公家忠獻公。勳名照穹壤。南軒傳聖學。後進斗山仰。尚書天分高。百聞真朗朗。日坐四益堂。濡染助涵養。

小出輒驚世。發譽自英蕩。兩朝倚才辨。三接承睿獎。堂堂尹京手。風采漢張敞。九街癡桴鼓。終朝清訟結。汗流化清溝。鬧市錫巨駟。鈴齋畫無人。士友厚吾黨。政成化自行。談笑揮浩穰。皇家重關寄。拊紳勞注想。頗收起禁中。帝曰汝其往。人多情公去。地位切台兩。惟公不擇地。引義猶慷慨。黜度更周詢。千里若尋丈。再拜受臨遣。因得進忠識。邊臣因多事。備禦當素講。要須久其任。百弊隨刻。願假臣歲月。表裏如指掌。人材固不乏。第一戒欺罔。樸拙勝巧心。好佞寧木強。願求忠信士。枉直謹誅賞。更須寬籌策。奏請應如響。上問卿何先。安靜最爲上。上憂襄漢間。吳楚欠遮障。公因論形勢。衮衮到遼抗。是時晉在洛。武昌勢相向。是爲必爭地。南北謀隄防。今雖居上游。事與古殊狀。狂寇縱欲來。無處可傳餉。況今三壩靜。皇靈方遠暢。與蜀相持角。國勢自增壯。尙期效尺寸。才疎意非廣。忠肝氣凜凜。秋旻足排蕩。上喜憂願寬。趣行開玉帳。捐金示優寵。餼賜頗上相。惟公最得士。離別俱惘惘。薦紳紛祖餞。直欲傾家釀。賦詩寫胸臆。一成一技癢。家聲與國事。負荷有餘量。邊頭十萬兵。公臨如挾纊。吾聞胡運窮。羣酋欲爭長。不戰將自焚。前轍有狂場。嘗爲不可勝。有和謹毋倡。千載辛叔子。制敵恢天綱。行將友斯人。山川固無恙。備成撫機動。應煩護諸將。功高歸未晚。會見登阿亮。他時名父子。繼踵凌烟像。

送鄭憲叔尙書守建寧

十五年前送別時。道山持節尙江西。今年又見送公別。大夫擁麾鎮閩越。向來惜別固已深。今日珍袪尤動心。尙書自是第一人。氣義相許披胸襟。南宮五表平明入。列辟傳聞俱聳立。壽皇聖孝冠百王。三復高文天爲泣。擢處鳩場寵數新。果然百日掌絲綸。扶圭修聘稱應變。握節不撓威殊鄰。直上銀臺尤振職。李藩氣槩時批敕。嗣皇銳意新百度。筆端真有回天力。星辰聽履冠文昌。急流勇退驚朝行。望之正欲試馮翊。長儒率肯薄淮陽。孤拙自憐銷壯志。三入修門空負愧。萬人不進終不已。獨賴當時言有味。公在猶歎一居州。公去無人爲王留。公乎行歸佐天子。肯作管晏卑微休。

送蘇壽甫少卿赴潼川漕

老坡送江直入海。君今歸尋江之源。外臺去鄉若不遠。爲持使節臨潼川。君家家世四海聞。單于一問驚胡塵。歸來便合上清禁。胡爲日念橫峨岷。實哉羣從傳家風。夕郎名節世所宗。諸卿亦復載清德。況君又似尙書公。壽皇念舊久更深。聖明親擢傳玉音。君歸事能及貽突。定應召駟來追尋。清獻入蜀攜一龜。君今數鶴同載歸。他時未免惹恨怨。人在西清鶴自飛。

分韻送孫從之司業回湖南得千字

夫君靜而敏。人十已則千。讀破萬卷書。操筆思湧泉。古事與今事。一一探本源。蚤蜚場屋聲。作吏志益堅。揚來上清班。漢庭誰在先。雍容行必書。史館躬製鉛。片言寤明主。立使登諫垣。拳拳憂國心。傾倒十三篇。可成天下選。歸志已浩然。赤日送妻子。橫被尋駱船。諸生慕陽城。欲挽不得專。持湖兩節。征袂何翩翩。憶昨忝同登。于今三十年。朝行喜相會。終恨非官聯。請益殊未厭。勿勿啓離筵。始以長官來。來以繡衣還。書生素安分。豈問御與前。錦惟公輩流。白應留日邊。德星聚南楚。子環當茹連。事體有關繫。臨歧欲無言。

送王恭甫倉部知洋州

天清無雲秋氣明。好風叢桂傳芳馨。乃于此時送君行。江空日短難爲情。蚤從兩川馳大名。眉宇盤盤春帶冰。語輒傾倒心地平。大篇小篇韶鑄壽皇。一見喜不勝。璧水道山照羣英。潼川題輿遠有聲。痛洗鹽筴疲民醒。天子呼來再登瀛。典領著作承明庭。絕域往陪蘇子卿。馬上談笑胡人驚。歸來期君侍西清。胡爲西去謀專城。士友重歎君不馨。祝此進退秋毫輕。洋川風物天下稱。文翁流詠人載廣。當時猶待羣政成。君今未到意已傾。尙義大編秋江澄。圖史萬卷鳴與盟。殘編斷軸恐飄零。數輩裝潢手不停。我亦重來預影樓。三日不見鄙吝生。況此珍袪將長征。欲挽不留鴻冥冥。賜環勿憚萬里程。江山多助筆縱橫。輔漢王度扶中興。

題范寬秋山小景

山高最難圖。意足不待大。尺楮眇千里。長江浸橫翠。畫家雜雲烟。懣懣徒意會。苟或森三尺。便若俗子對。此畫格律嚴。與寄獨超邁。洗眼映聰明。妙處乃不味。流泉見原委。著屣分向背。推車度危橋。指路向關隘。輕舟最渺茫。浦嶼如有待。山稜瘦露骨。汀洲橫若帶。木葉黃欲脫。秋容儼然在。霜餘無片雲。歷歷數沙界。搜尋因力疲。欲賦無可奈。近山才四寸。萬象紛納芥。欲識無窮意。登翠更天外。

江西李君千能和墨及畫梅長齋許以三奇而詩非所長也

游藝無小大。要皆知本原。後人率意作。終當愧前賢。老潘妙對膠。法從玉局傳。或假季心名。空掃千鍾煙。補之貌梅花。疎瘦仍清妍。折枝映月影。真態得之天。李君信雅尙。二者將求全。諸公號稱許。試之乃誠然。江西有詩派。皎皎俱成編。茲事未易窺。屬君尙加鞭。

分韻送盧國華福建提刑得華字

盧侯場屋聲。天馬騰溼注。殘膏沾後人。奇芬吐天葩。來踏九陌塵。去種河陽花。向來再去國。盛山建高牙。平生長者譽。靜篤語不諱。古井絕微波。璞玉無纖瑕。使星照蜀道。惠愛流三巴。吏森賴剗磨。民瘼煩搔爬。田里誦盧公。兒童知國華。白首尙郎潛。坐曹事如麻。翩翩擁輅車。去去向合沙。朝行惜君去。舉酒相邀遮。共登獅子峯。巨石臨嶺呀。卻來登湖邊。野梅訪萌芽。老柳掃黃葉。枯荷轟寒茄。蒼桺戰文楸。醉帽欹烏紗。伊昔送君行。相去萬里除。荷君遠寄書。得來東嘉。一見又成別。感念成咨嗟。羨君徑襄帷。往戍不待瓜。先尋上水船。何殊泛優槎。作粥喜奉姊。上冢仍過家。此計正未疎。所恨成天涯。尙幾或留行。船鼓毋庸擗。

題老融畫牛溪煙雨

暝煙吹雨冥冥。兩牛半渡深清。京塵久污巾履。頗思歸濯吾纓。

事實俱詩豪。世代不同處。安得寒林中。聯鑪相語。誰歛創妙意。臭味無今古。吾聞顧陸輩。寓意或如許。桃李並芙蓉。雪中蕉葉吐。元師師老融。淡墨掃風雨。作此寄攻媿。歸與涉煙渚。舊六今則七。未知果誰與。我欲從之遊。詎敢廁儔侶。畫我住執轡。欣為李君御。

李文綬和所贈老融詩復次韻為謝

鄒侯插架書最多。筆力雄奇天所命。萬人海中深閉門。理窟搜尋到幽覓。我詩無律如山詭。形穢豈堪珠玉映。時時歸夢入故山。曳杖松間記投暝。因君佳句撩秋思。便欲歸尋舊三徑。兼旬足躡不良行。况復炎蒸如釜餒。夜來一雨洗河漢。簷溜涓涓清入聽。晨興剝啄誰叩門。乃有同聲喜相應。讀之恍若濯清風。自覺昏眸法明鏡。伊余何幸點班行。結交往往多名勝。夫君平處願清新。解道澄江如練淨。從今我乃得四友。不特官梅動詩興。推枕裁詩謝高致。扶僮搖毫心靡定。舊聞讀檄愈頭風。今賴長篇起衰病。

次韻六和塔秀江亭壁間留題

江外參差列萬山。我家深在萬山間。好山正不用錢買。但要未老身先閒。長江比愁終似少。江水能回愁不了。扁舟何日過西陵。鄧山佳處吾歸老。

跋袁起巖所藏修禊序

懷望當時真蹟。臨摹所在文分。千載但稱合作。誰能有感斯文。定本為世第一。此又在定武前。今日錦標玉軸。向來不直一錢。

送陳君舉舍人東歸

皇天生人物。千載非偶然。沖和象萬人。始得一美賢。夫君乃其人。人一已百千。飛黃欲追風。况復勤著鞭。文陣蚤奔放。氣欲摩青天。短褐東海濱。名貫斗牛躔。聞道更獨蚤。自言若墜淵。出登龍虎榜。徑上鸞鷟聯。中閒幾流落。清湘窮泝沿。白首始為郎。一見意已傳。登瀛上麟臺。授簡游兔園。擢為柱下史。遂居紫微垣。去天真尺五。朝綱賴扶顛。龍樓闕間寢。萬口爭進言。惟君最勇決。螭頭屢直前。危言破人膽。三進加勤拳。天高聽亦高。歸袂何翩翩。高風激頰波。同列空慚顏。君雖未必去。一去勝九遷。我欲留孔戮。有懷不得專。况我自欲去。何心挽歸船。嗟我生何為。與君幸齊年。先後才九日。相與同氣然。幾年若契闊。班心忽差肩。判花同代庖。君思如湧泉。上房草數制。下房時一篇。一篇輒高妙。隗始媿余先。春秋隱公傳。國史建隆編。周官授大旨。所得俱未全。聚散不可料。錢別滄江邊。君將處於陵。我耕綿上田。君行無疾驅。中途恐傳宣。不然遂成別。孤帆渺風烟。夢魂不可制。隨君墮中川。

次韻趙子野石城釣月圖

石城江頭可憐月。會照六朝清夜獵。古往今來知幾何。長江衰蕪蕭蕭葉。謫僊去後詩盟寒。王孫詩瘦清樂樂。詩情浩漭坐無奈。扁舟笑把磻溪竿。江平風輕波瑟瑟。宿鶻卷空天一色。東風吹句入長安。一卷風流坐中得。初得神意清。再讀胃次平。回顧明月紙如故。世上興廢徒紛更。想君一葉方掀舞。夜靜水寒誰與語。船頭有酒且孤斟。莫向金陵憶重古。

戊溪道中

寒潮高于埭。黃流濯西河。人牛俱力壯。相與衝流過。潮落勢回掣。轉權依丘阿。暮靄起平楚。陰雲翳寒沙。夜分潮復上。櫓聲相軋摩。大江渺無津。不知身在何。餘生一虛舟。兀然聽風波。吾親白雲下。况爾方臥疴。遠遊非吾事。歸矣毋蹉跎。

哭表弟汪去偽墓

內弟幼而敏。抗志欲決科。一行試博掾。吏才猶患多。謂當為時用。舌在如命何。通籍已艱阻。入幕終蹉跎。我生依外家。侵尋閱義娥。視君如同氣。竹馬聲相和。少長聯硯席。詞場深琢磨。相期到晚歲。杖履俱婆娑。寧知五年別。君隨東逝波。憶同戊溪行。我馬君乘廐。馬驚費十駕。贏俊已倍過。重來意悵愴。樹擁山嵯峨。嗟君父與兄。相望空山阿。宿草埋白璧。寒風撼林柯。沈吟痛疇昔。有淚如懸河。

次韻蔣德要三徑

居山或稱囚。得閒乃賦詠。我方樂靜退。來作三徑客。西山致朝爽。膏肓在泉石。况當秋空淨。萬里看一碧。君不見。大鵬與鸞鳩。自適俱是逍遙遊。又不見。大椿視朝菌。一修一短終期盡。况乎秋毫為大泰山小。莫壽殤子彭為夭。漆園老子超衆作。立論雖奇定非矯。鳧脰從短鶴脰長。蟹觸亦能成戰場。譽堯非桀兩置之。讀書博籒俱亡羊。世人顛倒名利途。躑躅分寸爭錙銖。河伯猶驚北海若。井蛙醜難何足誅。試問萬象走城市。躍馬途行分賤貴。卻登高處望塵中。但見紛紛如聚蟻。暫高猶爾况真高。神游八表非矜豪。寧能高舉去人世。勿以役役隨滔滔。是知達人有大觀。蝶夢為周聊自玩。倘然無入不自得。處若終身仕成漫。吳侯晚到東海濱。飽諸世故無戚欣。相逢一笑成莫逆。似知我亦個中人。

吳參議遠觀齋

送姜子謙承於潛

處則有超蓮。出則將哦松。眉宇無一塵。出處皆雍容。君看妙蓮花。本出汙泥中。兩松痛掃溉。下有簿書叢。汗潔無二致。喧寂本亦同。於潛今幾邑。蜀道萬里通。至今存古意。民風尚醇醲。一邑既當問。尤宜撫疲癯。藍田文最高。後學仰韓公。彼言蓋有激。味者但稱工。成案漫不省。丞哉豈真賢。姜氏太嶽後。夷門慕家風。教子延名師。列碑多儒宗。官庠既開荒。書種慶所鍾。煥桂雙枝秀。益見筆硯功。後生日加勉。衣鉢傳無窮。君才餘餘刃。壯行氣方充。功名此推輪。勁翻看塵空。我歸幸同社。葦酒時相從。尊前不忍別。吟愁夕陽春。我家老揚州。五記有遺蹤。向來耕織圖。為煩訪溪翁。

送從弟叔韶尉東陽

阿連少也爽。孤立生氣儀。壯年淬詞鋒。傾心事鉛槧。膠庠困蠶蠟。世科終穩占。再興蘭桂堂。爾祖真不忝。况將尉東白。士友尚款語。惟我愛子深。老矣猶不厭。固知為子喜。頗亦動吾念。贈子當以言。苦口當針砭。此邑子舊游。歷歷數行店。棠陰見郎君。遺老喜窺規。其民最服義。情偽靡容掩。莫恃彩棒威。要使慕山塾。子文多立新。詞采更華贍。吾聞得雋者。寒門差反玷。前賢最加謹。臨用更重檢。他時可待取。天庭得錦幘。

吾家有素風耳日久濡染。毋庸甚憂。助慶先以儉。酒更宜戒。平地有深壑。隨暢當有時。勿習孟激。將論母過高。斯言卻防玷。立節毋務奇。匪等恐成僂。以物思過分。檢身但多欠。勿嫌一尉卑。封清尚為儼。仕途因險巖。大要進以漸。不須苦求知。真知奏應刻。向來湖海豪。四十可收斂。事為處囊錐。莫作露刀劍。勿勿珍柱。魚鮮酒方曠。刮目待子歸。問俾吾言驗。

抄法事忍別。追送列鱗豆。公雖不好飲。勉為引醇酎。公去我亦隱。菽水聊探袖。花溪涉何許。望望幾雙屐。千里共月明。懷人重搔首。惟應折梅花。隨風為三嗅。

賦揚州伯父海檣

潛虬拔地徑天矯。騰勢出青雲表。為誰猶向此中蟄。坐閱春秋昏復曉。開闢圓蓋月輪平。轟轟蒼叢乘星小。枯槎當面結生香。外有霜皮細勻透。乃知造化有神巧。散作樛枝窮樹杪。雖非直幹棟梁材。怪怪奇奇樂幽野。獨秀海山臨浩溔。駭浪翻空雲縹渺。苗芽自有甘露滋。弄影幾經霜月皎。嶢嶢老氣本天然。後生矯揉何時了。我家揚州真好事。買歸但覺千金少。夜半有力欲負之。護持和璧終歸趙。從來寫照無髣髴。畫師欲快毫端掃。解衣盤礴意憐憐。卷起生絹色徒悄。我來青邊立寒峭。自憐氣與秋天杳。倚筇一笑實亦歡。開尊相與傾清醪。謂當好此如好賢。為君三復編衣篇。時時來前看不足。終待結屋平湖邊。

跋基北海庵從書事詩

晉陽固自有高共。奉天豈可無宜公。當時扶日滄海東。尚想健筆驅長風。指揮諸將如奴童。中興內相當推功。斷碑毋庸詫詩工。制藁具在鑿坡中。

送萬耕道帥理管

黎山千仞摩蒼穹。顯顯獨在大海中。自從漢武置兩郡。黎人始與南州通。歷歷更革不勝計。唐設五筭如容。皇朝聲教久漸被。事體全有中華風。生黎中居不可近。熟黎百洞蟠駭封。或從徐聞向南望。一粟不見波吞空。靈神至禱如響答。征帆飽掛輕飛鴻。曉行不計幾多里。彼岸往往夕陽昏。琉球大食更天表。舶交海上俱朝宗。勢須至此少休息。乘風徑集番禺東。不然船政不可為。兩地雖遠休戚同。古今事變無定論。難信捐之與揚雄。四州隅分各置守。瓊臺帥閩尤尊崇。高牙大纛擁方伯。鼓吹振響驚蛟龍。漢家威名兩伏波。慮丁以來幾宗工。衛公精爽尚如生。妙語況有玉局翁。使君吏事素高了。明若古鏡摩青銅。叱馭行行不作難。平生惟仗信與忠。布宣王靈萬里外。益使向化來蠻蠻。頑獷未率宜以漸。勿示駭政先含容。平平之策用定遠。下下之政得陽公。吏臣生長固安土。尚當摩撫如童蒙。尉僚官游豈得已。士多失職悲途窮。名分尊卑不可紊。更念何處不相逢。官事既了兩無間。可使和氣俱融融。鄉閭惜別情所鍾。臨歧為傾琥珀淚。手遮西日念遠去。欲留奈何鼓蓬蓬。願君穩度三合溜。早歸入侍明光宮。

寄題高汝一少卿識山堂

廬山之高誰不識。欲識其真了難得。往來山中最親切。嶺為橫看峯是側。曾從彭蠡望山外。識得山南味。山北山體如一本。不動人苦求之愈多惑。君構一堂據淪城。香爐五老皆嘉賓。莫問前後與向背。面目還君多識真。君今與山如故人。慎毋忽作白頭新。堂中燕坐靜且壽。君其于此知吾心。

侍仲舅同諸表游山

來游大梅山。陟山知幾重。平行十仞岡。俯瞰他山峯。一步一步高。勢欲凌虛空。左顧九地底。樓臺鳴鼓鐘。蓬萊反在下。直恐船引風。又疑海水竭。洞見獨夷宮。行行愈就順。故步尋昔封。十年舊主人。相對如夢中。

攻媿集卷三

古體詩

送制帥林和叔歸

使君一何清。鶴骨天與瘦。少年場屋聲。六藝飽芳漱。一行起作吏。所立已不苟。立朝瀛大節。論事幾及露。發言必體國。平正無矯揉。藜藿為不採。風采照宇宙。出入有本末。眼見凡三就。來不為苟合。薦召乃結綬。去亦不好高。三宿徐出畫。天官豈不貴。陳義堅素守。韓川膏報政。復來守鄴鄒。不求赫赫名。實出嚴黃右。情偽千萬端。到眼輒空透。撫民過嬰兒。閭里息爭鬪。姦胥及強吏。時用霹靂手。人誦南山判。情通理亦究。六邑俱帖靜。稱贊不容口。律身至嚴冷。無能擊吾肘。吏事精且勤。呼燭侵夜漏。公退入家塾。諸孫後來秀。吏卒不識面。誰爾出臆。幾年南塘路。來往困僂仆。一朝平似掌。行歌紛老幼。公心信如水。古井波不皺。榮觀處超然。軒冕亦何有。翩翩欲賦歸。排雲屢騰奏。願論終不許。斯民方借寇。上心重閔勞。祠官向虛阜。園境極攀戀。人人懷社母。君看臥轅人。誰能使奔走。挽須不得留。百拜願公壽。老我幸同朝。傾蓋已如舊。聯事東西省。交情久益厚。我歸公亦來。門戶託雲覆。黃堂問參語。惟我甥與舅。揚旌鳴鼓吹。貢此蓬華陋。清談不及私。翁歸況不受。義命孰不知。踐履或差謬。惟公見善明。力行真耐久。有時相與言。心同蘭茝臭。

清談閣上坐。到夕陽昏。年來頗長影。身事其鴻。入山非不深。猶有行人蹤。安得更深處。尚友荷衣翁。未問梅子熟。寧能噉青松。庶幾適吾心。餘生得從容。

大梅山

此山名大梅。驅車入山麓。試問山中人。山名竟誰屬。禪家開道場。為說梅子熟。傳家指為巖。曾此隱梅福。或云古有梅。其大蔽山谷。至今二梅繁。靈響皆其族。他山抗驚濤。西祠橫殿屋。三者尚誰憑。禪師有遺族。餘皆不可辨。安得究圖錄。但愛山又山。喬林間修竹。

金嶽漱石亭

溪聲真是廣長舌。歷劫談空聲不絕。不知來自何處山。一意傾東忘萬折。我欲漱石向水濱。無奈齒牙搖。意頗夜半寒聲到。塔枕只疑身是枕流人。

寄題台州倅廳雲臺閣

頃年登臨赤城裏。江邊城中萬家市。治中寄我雲臺閣。快讀新詩眼如洗。回思歲月如星流。念念飛空尋舊游。披圖哦詩想幽致。直欲攜筇上山頭。聞有於菟在岑蔚。晚徑寒曠收翔集。幾年棲棘蔽麴。一朝絕境從中出。細路雖非五達康。巖迥自覺阻且長。萬壑風煙開絕頂。一丘曲折于中藏。老砂射日銀星炯。梅峽含風襟袖冷。千巖高下各異狀。如障如錦亦如領。天景須憑意匠營。山不在高儂則名。規撫已定力未暇。他時會有滕王亭。風濤隔關天垂幕。安得扣門親剡。吟時夢到故山川。睡美不知鐘鼓傳。

王原慶新遷居南堂。以古風求寫。恕齋二大字并石刻。次韻。

三槐諸孫有奇士。才高特未遇時爾。作詩猶能備衆體。短章大篇仍雜擬。解紛便掉三寸舌。隨陸蘇張何足比。鵬鷗猶未離風塵。蛟螭尚爾蟠泥滓。平生曳裾向侯門。豪傑開風親瞻企。只今交游亦凋落。凍凍一身嗟獨峙。槐陰滿庭渺何在。久寓瀛壖成故里。瀕湖小樓太孤露。何殊玉川洛城裏。邇來深入作郊居。高屋好山成二美。未能拔劍斬樓蘭。幾欲袖椎推晉鄙。便將拂袖武陵溪。誰能著腳長安市。西門性急佩柔韋。柳子氣高狀曲几。衡字全似歸柴桑。茅茨大勝居儋耳。我詩非工字尤拙。荷子愛忘剛見喜。夜來縱筆寫恕齋。自笑駘驢技止此。更求古刻防少作。頗記醉中曾諾唯。舊書紛沓費搜尋。魚鱗未開塵事起。呼童卷送三教軸。儘可障風同故紙。新詩鼎來兩予和。願字敢追張長史。不須更投苦海中。一笑以還隨棄毀。徑須攜酒登南堂。朗詠白駒三四章。

又次韻

投老歸稱前進士。時與田夫相汝爾。淵明賦歸何敢望。憂容自免差可擬。門前爵羅真可設。老圃灌畦聊自比。恕齋空洞最相親。笑談頗覺清無滓。時時過我共銜盃。望望不來予為企。丈夫未遇困泥塗。誰識雙停兼鶴時。方期從容結詩社。相與浮沈向闕里。一朝別我欲遠游。欲入桃源深洞裏。為言半隱欲偕行。二子風流真儷美。向來早有四方志。行盡東南到滬都。只今名利遂兩忘。爭心無復于朝市。祇有哦詩與未關。連得新詩照塵几。齋高韻險不易和。白雲陽春驚僂耳。年登六十髮未斑。乘興一行若可喜。宗盟莫道

素相忘。並謔笑談無彼此。湖海豪氣儘收斂。以恕名齋幾一唯。匆匆過往不得留。厄酒未乾人欲起。寄聲半隱不容言。空有語離書滿紙。歸時廣和必盈箱。寫盡山川詩作史。送子才歸深閉門。莫問是非并譽毀。但期遠歸亦升堂。西湖仍訪老知章。

送鄭楚客司法之岳陽

先生作賦真人吟。高處獨步無古今。少從三山來四明。一羣士子多青衿。我嘗學仕六七載。齋醜沾勺資之深。竊名文場掌帝制。至今不敢忘指南。英英二子俱秀爽。遺以一經無贏金。長公奉母上巴陵。念君遠去因論心。見君詩編筆雖敏。三嘆未見朱弦音。(案)此下似尚有數句。為傳者所去。

史清翁次前韻。以金川玉友一枕瓶西安酒一斗送之。次韻。

社中日相從。此意豈不真。其初定要約。深期往來頻。今年苦多故。孤負四郊春。清和到新秋。其間足良辰。而我獨抱病。未能會嘉賓。道人得玉友。風味尤可人。思與君痛飲。欲招復遠巡。忽焉得新酒。亟遣徑入唇。別有酒一斗。併使君意申。我雖不敢嘗。為洗胃中塵。

陳天成用東坡趙清獻高齋詩韻。賦適齋次韻。

二公晚辭軒冕勞。兩齋莫辨適與高。膏登雲山仰清獻。平地蒼屋山周遭。白頭日過適齋下。釣游尚想隨兒曹。方從家舅與俱隱。野鶴誰能鳴九皋。如我數年未納祿。解去簪紱甘同袍。世間此事要識破。差處不可容一毫。穎川尉儂賦長句。數寸之管煩君操。欲追險韻繼坡老。詞鋒犀銳真吹毛。男家見時勉續貂。長松相倚慙青蒿。我今無復望祿仕。不應招我更由教。

送元衛弟赴長亭鹽場

阿連生而秀。二親所甚愛。仲兄勤撫養。遇事輒加誨。幹盤靜而辦。胃次無卑隘。今焉職宰鹽。官字臨渤澥。毋謂官為小。要使所居大。母言才可了。檢身到纖芥。我家門戶重。衣冠綿數代。當以誠心求。子視勿自懈。亭民亦良民。孰謂俱無賴。官吏既擾之。兼并責通債。熬波亦良苦。樂歲色猶菜。輸鹽不得錢。何以禁私賣。所在積蠶久。良法變多壞。吾聞不無術。更當審利害。熟視不為謀。空餐媿難蓋。不應行一切。遽使絕稱貸。富者能寡取。倍息久仍在。貧者庶少寬。公私可緩帶。母年登九十。家居幸康泰。其家不從政。禮經有深戒。幸子去不遠。時時可歸拜。小別不足惜。輕舟送前邁。

送從子沆宰鄞鄉

小阮幼鍾愛。長乃遭百罹。風木既深痛。棘華更難悲。所賴有吾子。獨立守家規。上有門戶託。傍有孤與孀。忽為驛國行。沂江秋為期。冬滂與夏漲。濱水足險巖。挈袂送子去。風帆不可羈。城中楮幣。邑下尤可知。定知公事少。不必事作為。用智正惡鑿。大道本自夷。家無壯子弟。宗族各天涯。幸有知己人。方且把一麾。四海皆兄弟。官寮善待之。眠食謹調攝。家務須自持。俸薄用宜審。無使實漏卮。此別動深念。毋忘故鄉思。一書抵萬金。時寄賓鴻歸。

送高仲遠赴滬倅

高氏在四明。于今爲清門。貳卿道素高。夫人德尤尊。子弟盡恂恂。夫君更春溫。昔年奉慈親。定省最晨昏。今日當門戶。友愛深弟兄。伉儷信緣合。端良由性根。門中有孤雛。極意均撫存。與我親兒女。次第了嫁婚。不可解于心。肯自以爲恩。不言而躬行。後生熟見聞。諸郎已秀發。類具有佳孫。鄉評共歸重。內外無間言。公勤官業廣。所至治不煩。僊舟何遠西。行行佐侯藩。環滁皆好山。風月當平分。醉翁與樂全。遺蹟今尚存。況有賢使君。易鎮方北轅。公餘陪嘯詠。相映如瑤琨。生來仕平進。自此朱兩轡。從兄今鼎貴。驚羨兼掖垣。君其繼英躋。復收舊青氈。老我得投閒。頻年接清歡。同社珍君祛。懸懸傾離樽。梅風吹溽暑。祝君尙加餐。

秋雨兀坐。王原慶攜孫吉甫菊。花倡和見過。有分遺之意。次韻。
五載杜門居海角。無復酬增賦紅藥。自憐荒徑菊猶存。夕餐空待秋英落。眼明喜見綠叢叢。始也抽芽今滿握。扶筇著意養孤芳。荆棘旁連細開斫。天香入骨徐吐芬。中有秋風非外鑠。傳聞南堂有佳種。願過屬門思大嚼。頗亦有意欲見之。此意未容兒輩覺。乃知便許移芳根。不止園官供小摘。要令壽客來駢肩。何用潭水求延年。有時採之東籬邊。不覺南山在眼前。淵明千載幸同調。老我此際方悠然。西風吹花日夜急。散金坐看開田田。兩詩先到衙門下。思向平臺尋戲馬。從君九日去行樂。莫爲登高淚盈把。

送王粹中教授入蜀

王粹中教授赴新蜀帥尙書黃公之招。萬里有行。古調一篇贈別。因爾所聞以求益。雖然陳鼓不暇較工拙也。

萬山四塞圍平陸。大爲關中次爲蜀。我生東南未曾到。蜀士游從聞頗熟。自從襄陽上峻途。高欲登天下臨谷。女媧大山寒空虛。麻績名堆千萬曲。行人一升鹿頭關。下瞰平川如畫幅。幅員二百四十里。里出萬緡民。日登向來陝西五路兵。退守諸關疆地促。計臣權宜重增賦。民力尙寬隨所欲。爾來因仍七十年。鬼不輸錢無兩粟。民生哀哉不堪命。外若富饒中不足。益梓尙有繁盛風。變峽窮民幾比屋。側耕危穫供稅租。飯多稀稗無嘉穀。朝廷謀帥弄印久。宜諭尙書剖符竹。尙書當今第一流。翁婿相望冰映玉。貽書挽君爲此行。古人義槩非流俗。君亦慨然挈家去。捨去未免再三祝。君行豈爲溫飽計。一舉高飛快鴻鵠。丈夫生有四方志。登覽山川非碌碌。頃爲假吏到燕山。未行先取山經讀。所至訪尋多得力。中原至今在吾目。北征西征皆有賦。何肯從行空逐逐。子西嘗因過峴山。遐想羊公欲相沃。關右放買服拔鏃。表留卒使羶潰肉。試推此意向前去。到處前人有遺躅。五丁開山果何在。贊皇籌邊言可覆。劍門石角皆北向。雪嶺界天望身毒。高阜將臺在漢中。武侯八陣留魚復。棧閣繩橋世稱險。威茂渡笮來夷族。李冰離華如砥柱。大寧鹽泉若飛瀑。四路尤多未見書。買歸何止三萬軸。黃松次功蜀檣杙。石湖居士吳船錄。君宜豫攷經行地。卻隨所見書之。願幕中便可資籌策。遠業因茲增蘊蓄。又聞渡瀘不在瀘。南在沈黎。邱嶠九折。是君家世尤當知。藝祖按圖揮玉斧。大渡河外等棄之。本朝獨無南詔患。一語決定無敢違。成都郡庠千白袍。後來之秀日益奇。周公禮殿歸然在。畫像盤古繼宓穡。春秋莫謁用舊樂。想見節奏并威儀。談經酌史各專門。學問可以相發揮。康節遺書有傳者。不惜師問窮精微。先天僅得十二三。聲音律呂無由窺。更有異聞

多細事。試因餘暇質所疑。青城大面訪僊跡。普賢多變窮峨帽。街名恭盤路九遠。江號濯錦如汗池。古柏參天二千尺。水滸鼎立三石犀。藥有珂貝說尤詭。字書不見栴與橙。金堂鸚鵡掃孤塔。蒼溪橋柚五出桺。嘉陵覺像爲最巨。閬州城南天下稀。少陵人蜀往來久。須行萬里方知詩。我慙寡聞言又拙。君其更爲加詢咨。老我無復爲世用。但當杜門待君歸。歸期未知果何時。時寄尺楮寬吾思。

山行歸來喜栽新竹

平生好看竹。每見覺相與。小大或疎密。一一皆編慮。恨無地可種。所至造竹所。近方關門徑。得地尋丈許。乞鄰裁百箇。參差正當戶。天公有老眼。惠以三日雨。山行不厭泥。但喜竹無苦。歸來報平安。翠葉多楚楚。不妨來子猷。奚必希蔣翊。何當遠扶疏。歲寒與君侶。

小溪道中

晚出城西門。循牆過南境。夏橋日沈輝。旅店月成影。納納川路遙。聒聒水聲冷。敲枕擁衾裯。樂此寒夜永。醉題魚屏

五千買得見屏風。白魚相逐菰蒲中。俊尾潑刺有生意。旁人未易分雌雄。屏後諸孫更雍容。濺濺無數迷西東。我雖非魚知魚樂。樂處未必魚知儂。

范牛

人問吾何愛一牛。范僊真筆倍風流。繩牽雖未如自放。猶勝更著金籠頭。

白醉

陶內翰清異錄首載。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各製一銘。其三曰。冬月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炎背。金鑰騰空。映著白醉。余愛其言。取以名開。陳進道惠示大篇。次韻。

處世難獨醒。時作映簷醉。年少足裘馬。安知老夫味。天梳與日帽。且免供酒事。謫居幸三適。得此更慚愧。向來六逍遙。特書見清異。君家老希夷。相求鯨同氣。曲身成直身。朝寒俄失記。醉中知其天。不飲乃同意。書生暫奇溫。難與純綿麗。

贈范緯文秀才

括蒼范牛自題云。中興道士范子珉。異人也。清照問武昌羅端良使君。遠寄詩篇。有贈畫牛范秀才一詩。愛玩不能去手。時時誦之。以寫云亡之悲。今十八年矣。有范緯文叩門。初談風塵。旋及墨戲事。自言視子珉爲大父行。羅使君附詩即其人也。既試其說。草數語畀之。

中興道士以牛鳴。淡墨百果尤著聲。妙入神品仍有靈。我不識之欽其名。曾得烏犍兩橫軸。又有石榴才一幅。武昌使君舊寄詩。未言秀才乃其族。忽有緯文來款門。自言真是當家孫。口誦羅詩若翻水。他詩歷歷俱能言。一見前畫歎真蹟。願得生絹奮吾筆。爲作來禽對石榴。一掃橫枝生意出。我詩不工人已陳。有詩豈復能動人。爲君一寫使君語。更求知己如羅君。

送陳表道宰南豐

與君出西郊。送子之南野。子為名父子。才器真瑤瑤。乃翁老從臣。循吏追兩都。益公工擬人。謂比王仲舒。積善必餘慶。于公大門閭。子能傳家學。何止讀父書。執喪真有聞。孺慕久不渝。彈琴不成聲。西上何徐徐。文場嘗得雋。一跌重歎吁。通籍金閨中。夷庚因少迂。邑中有三會。聲名照堪輿。士夫秀而文。比屋多為儒。萬里此發軔。胸中有全機。將別更求言。老馬從問途。乃翁同汪出。親誼崇終初。以規不以頌。不自知其愚。民社非細事。況此壯大區。不飲第一策。精神長有餘。以此奉塵刹。以此當萬殊。何官不可為。禍福皆在吾。劇邑最為難。謀長可無虞。試看悔吝者。實惟予之辜。民力久已困。未免索稅租。欲如古什一。攻瑟難吹竽。古意行今法。自應知樂輸。有弊勿亟劾。責己重以周。檢束到錙銖。兩脚踏實地。處事隨精粗。頑不在斯民。猶不在吏胥。苟以明恕行。久之定交孚。為善無近名。實著名與俱。飲啄信前定。富貴不容圖。三年報政成。明時其舍諸。老我世無用。情親肯自疎。盡此一盃酒。惘然謫子祛。相依忽成別。加餐意何如。

陳天成詩多和東坡韻。茲因寄喜雨詩。走筆謝之。
一春垂垂困多雨。雖曰如膏反成苦。自知潦後必成旱。果見晴天兩黃土。連旬不雨已嘆嗟。滌滌山川雲不吐。未聞鶉鳴鳩鳴屋。但有蚊蠅爭振羽。一梅無望望重梅。早魁為妖無術禦。閒居憂國復雲霓。夜夜三星正當戶。君王側身歎涼德。雲漢之詩無媿古。避殿減膳率以躬。已憤縱囚真有補。使君精禱盡誠意。千里歸心稱杜母。四郊神物招蝗蝻。所在疫氓加手撫。風伯在今誠可認。已聞石燕空中舞。時時小雨慰人心。渴瓦流膏僅兒乳。傳言望日當通濟。老巫已得靈神語。肅然三日果應期。靡神不舉誰為主。河流頓已復舊痕。良苗喜見與南畝。中宵愁念不成夢。摩挲便腹眠清午。從今一飽便可望。坻京行見會孫庚。陳侯忽就香容篇。徑遣長須入城府。歡君健筆今已老。不草數書招贊普。坡翁相去已百年。時出新詩追步武。六月十六夜觀月。翼早紀所見成長語。

海雲湧立雙鐵山。明月正在山中間。初疑漢陂藍田出水面。又似長風吹度玉門關。須臾雲過月愈上。太虛點綴從飛翻。白衣蒼狗不足究。千變萬態俱可觀。忽焉橫臥如蒼龍。驪珠領下光團圓。山河清影見歷歷。桂枝扶疎若可攀。夜深醉到雞鳴起。光景不類居塵寰。長庚睍然朝曉發。望舒猶掛西林端。我欲呼吸晶華駐朱顏。左有金丹右玉丹。昔聞兩曜在天如磨蟻。日行日止一度慳。太陰行速朔必會。金餅旋復成弓彎。八卦萬物靈關繫。歷古不已真跳丸。急景倘恍難控攝。但見霞彩生爛斑。老我已復卦氣關。學道無成空自歎。不如安坐委天順。一聽運化更循環。

它山堰

它山吾鄉絕境也。屢游而不及賦。近過其上。得前四句而歸。季夏鬱蒸。午寂無事。因足成篇。寫罷長哦。遐想勝地。寢覺風生雨。汗垢俱清。比之陵陽冷語。尤為消暑上策也。

它山堰頭足奇觀。百萬雷聲不斷。誰把并州快剪刀。平剪波瀾成兩段。四明山深水源遠。衆壑會歸長漫汗。滔天狂潦不少留。瀉入長江勢奔竄。賢哉唐家長官。欲圖永利輸長算。想得慘澹經營時。下上山川應飽看。西偏千嶺相屬聯。惟有茲山擁東岸。遂于此地築橫隄。截取衆流心自斷。斟酌利害不全取。高

下參差僅強半水。大十分七入江。徐摛三分供既漚。支流瀾瀾穿郡城。脈絡貫通平且緩。旱時反此水亦足。坐使千年忘旱暵。無窮廟祀報元功。像設森嚴人敢玩。梅梁天矯有冥助。大患于今尚能捍。前輩所作多神靈。日月真成赤心貫。後人小智或更易。費盡工夫隨破散。河壘盡沒謀不集。堤斷河傾流甚悍。富民縮手人受殃。仰望古人重興歎。老木號風波滿碧。畫屏俯仰丹青煥。更須積雨看驚濤。滯足囊囊何足憚。去家不遠時一遊。短艇垂輪流可亂。八月倘有倦槎來。便欲乘之泝天漢。

林復之求為僧。陳君舉為寫山谷與俞清老詩而和之。次韻。
歸墨氣何銳。為儒意何關。勸沮皆不可。要惟心所安。何必收澄觀。強欲加巾冠。余看飲光衣。以次傳阿難。秦郎相家子。被服一寒士。不味膏粱珍。嗜書如嗜芝。仕途樂平進。欲上行或止。制使護瀛壖。婉畫幕中試。不避癡兒譏。但欲了官事。君賢他可及。好善無與比。公餘仍進學。訪問無巨細。片言苟有聞。必欲窮根柢。一介有可觀。窮閭必躬履。老我甘投閒。衡門人所棄。惟君異時好。時來訪生死。淡交久而敬。清談或移晷。一朝語余別。摻祛不容已。向來二三公。頗亦同臭味。去去羣欲空。今君又行矣。欲歸投金瀨。向眷雨東水。結交多老蒼。要路有知己。青氈我家舊。勉旃取上第。先聽傳除書。使我喜不寐。別後未相忘。毋愛書一紙。

送蔣德常宰鄱陽
某社頗寥落。聚會多差參。矧如夫君賢。貴重雙南金。豈可無此君。周旋相與深。一別歸未久。征車又駸駸。老我苦多病。別酒難重斟。摻祛不可留。贈言効規箴。吾聞古番君。甚得江湖心。官無崇與卑。時無古與今。古人乃能爾。傲世當致欽。我亦一丈夫。毋謂力難任。未暇言慷慨。肯彈必賤琴。明恕加撫摩。細故多親臨。網密吏易姦。賦重民弗禁。飛鴻懷桑棧。烹魚既釜鬻。此邦熟往來。當有慰黎黔。君能踐世科。朝行佇朋儕。公餘昌遠業。書讀松竹林。故家未見替。校讎如向欽。時時為尋訪。歸來共書淫。勿以三徑荒。間作莊鳥吟。勉哉赴功名。莫待二毛侵。數年倘加我。寒盟尙能尋。

題家藏二畫
一龍
老龍臥海沙。覺來未欠伸。珠光發海底。闔然自有神。畫龍不畫全。必雜烟與雲。此龍未嘗動。具見爪與鱗。一龍望見之。爭心生怒噴。奮迅勇欲前。便爾雲滿身。不知出誰筆。定非塵中人。若非親見之。何由寫其真。雲濤方洶湧。恍若渺無津。為霖會有時。正爾良苦辛。乃知青雲高。不如寂寞濱。深處或飛去。什襲聊自珍。

一虎
一虎弭耳行。一虎立而顧。猛鷲乃天資。亦爾相媚嫵。媚嫵尚耽耽。況復逢其怒。吾聞宜城包。今古稱獨步。投老筆愈精。利牙爪可怖。方其欲畫時。閉戶張絹素。磨墨備丹彩。飲酒至斗許。解衣恣盤礴。手足平地踞。顧盼或騰擊。窺之真是虎。捉筆一揮成。神全威不露。此其真是歟。為我振蓬戶。藜藿將不採。何止藟狐兔。送陳進道倅三山

陳侯少有場屋聲。歲在壬午聯薦名。晚年傳游安里居。君亦懷綬歸家庭。齊年連姻更同社。臭味相與如弟兄。一朝話別欲遠去。洗盡更酌歌酒城。金沙樂土宜官遊。或謂不減洛與京。平分風月信可樂。人家弦斷幾連蕤。豈惟帥關關。決定知秋開望陶成。西都外司掌宗盟。須君共二為之丞。勿謂為丞但虛稱。亨途要當自此升。惟君儒雅開鑿。種學歲久筆縱橫。奧篇隱映了如響。清談吐屑四座傾。詩筒來往附郵傳。時出妙語人為驚。梅花萬樹照山白。荔子百種輝空明。九門雄尊盛官府。三山森聳多地靈。長樂一志書不盡。平生頗恨未經行。煩君傑句為摹寫。遠寄使我心神清。

送妻子謙幸鍾離

濠梁自古揚州城。禹娶塗山城尚留。鍾離雖實作楚縣。子男之國書春秋。卑梁爭桑起吳費。陰陵失道餘漢饑。贏秦屬之九江郡。典午置郡任意優。蕭梁尤重北徐鎮。高齊又為西楚州。貞觀割淮疆理失。元和加水號名修。陽冰篆虎書戶册。奇畫于今照譙樓。浮山築堰誰與謀。漫引童謠為激溝。役工沈纖不勝計。欲灌壽陽為廢丘。霖昏三日水怪出。一決空貽千古羞。上格下格果何在。西濠東濠猶並流。守邊在人不在險。險阻如故事不侔。元魏擁兵數十萬。義兵堅守竄其酋。向來橫調一失據。凍凍凍貽宵旰憂。刺史舊帶兩城使。渴口兩城今在不。君侯妙年筆為投。名位詎肯卑微休。世科高擢更應什。哦松壯志未足酬。欲効金城上方略。宦遊直到窮邊頭。三光五嶽氣猶分。故驪慨想何時收。邑事不足煩大手。往訪古今賢遠猷。老我無用重多病。為君相與數觥籌。秦社冷落故人少。況復隨風送行舟。看君徑赴功名會。努力自取公與侯。又聞魚臺在近境。誰知魚樂如莊周。烽火拆靜若多暇。從容何惜觀游儔。

送瀟丞刻川

工部丞峴丘。我生丁巳年。比君既逾冠。再轉丞金因。年齡過半百。妻子哦松軒。親見勸小物。如彼少壯然。受輸導行費。略不取一錢。飛騰至昧目。猶恐勞弗宜。汝方壯有室。行行貳刻川。地近既便親。俸外有圭田。惟當念爾祖。奉職固不度。邑無不當事。亦不得專。退無為避事。進勿至侵權。莊生才不才。其間要求辦。去年苦早歉。穀熟殊頗偏。未知催科時。何取何當獨。一十七鄉民。戶口富人烟。去天曾不遠。徵賦易以傳。大率九十餘。父母俱華顛。況子勤幹疊。豈不深愛憐。食祿須盡瘁。母歎我獨賢。不應頻往來。特有微可沿。時時寄安書。何殊在目前。秋賦已復近。公餘更加鞭。金疊喜接境。一水通鄉船。他時倘少病。尚能催蠶鮮。

送王知復宰建德

窳仕一何早。字民一何遲。歷歷三十年。中間多險巇。官途抵平進。分寸窮蟻躋。最後官青監。一蹴黃金閨。祇由能自愛。風鶴甘退。飛軍為紅蓮幕。往尋武陵谿。親黨多勸止。君去獨不疑。治家有賢媛。應門委佳兒。安居捨大廈。列屋開歌姬。風霜登客路。單車如雞棲。勇決有如此。端是英雄姿。有志事竟成。不後一年期。明詔趨鷓班。壯縣催瓜時。贏得為君子。否泰相因依。古郡足瀟灑。年來困征追。守宰俱賢明。斯民其庶幾。杭葦欲走別。有足如繫維。舉酒向西望。離愁渺天涯。惟君才素高。邑若不足為。謂難易將至。謂易後難支。老我百念冷。安能效良規。猶記簿領初。過庭聞舊詩。惟長為過寡。惟勤無功虧。遺訓儼如在。終身當爾之。

題趙尊道澠注圖

趙尊道制幹以龍眠澠注圖示余。余曰。誤矣。本韓幹馬。東坡曾為賦詩者。此龍眠所臨。而以後為前。俾易之為書坡詩于後。而次其韻。馬實十六。坡集詩云十四。豈誤耶。

良馬六十有四蹄。騰騰進止紛不齊。權奇備備多不羈。亦有顧影成驕嘶。或行或涉更相顧。交頸相摩若相語。畫出老杜沙苑行。將軍弟子早有聲。中間名稱雜羣鶴。無復瘦瘠為真嘶。當時玉花可煤龍。後日去盡烏呼風。聞元四十萬匹馬。俯仰與亡空見畫。龍眠妙手欲希韓。莫道鐵面關西看。

題高麗行看子

高麗買人有以韓幹馬十二匹。賣于鄉人者。題曰行看子。接處黃綾上。書韓幹馬。表飾以絨。尾以精紙。皆麗物也。聞其懷金來取。因命工臨寫而歸之。再用東坡韻。書臨本之後。

竹批雙耳風入蹄。霜鬣剪作三花齊。相隨西去皆良種。披首勢竄迎風嘶。丹青不減陸與顧。麗人傳來譯通語。裝為橫軸看且行。云是韓幹非虛聲。困人乘馬如乘鶴。人馬相語同呼吸。中有二匹真游龍。爬梳週立綠楊風。實胡搗金贈此馬。頭呼工人隨舊畫。我時無分到三韓。寫向新圖時自看。

跋李少裴修禊序

唐文皇之賜韓王。有崔潤甫之題為可攷。若李重光撥鏡書。斷然無能效之者。其為真筆何疑。朱徐開皇之記。則已見少裴之辨。開元去貞觀未遠。潤甫又職校定四部圖書。以為最善本。則真善矣。辨才之本。既殉昭陵。今世止以定武本為第一。又出歐陽率更所臨石本。自應在墨跡之下。則知此本信為冠絕蓋希代之寶也。然攷之新舊唐史。崔暹弟液。液及從兄准。均有文翰。居清要。液至殿中侍御史。液弟暹。明皇用為秘書監。出入禁中。後暹名澄。如此。則液為暹之親弟。而為秘書監者暹也。又宰相世系表。博陵安平崔氏。仁師相太宗。高宗。次子擢。擢之子液。吏部員外郎。第四子挹。挹之子暹。相中宗。暹之弟暹。秘書監。如此。則液為暹之從弟。又不為秘書監。傳之與表。已自不同。而暹之親筆乃爾。于是知作史與攷古之難也。因併述之。仍賦長句。以副少裴好古之意。

蘭亭修禊永和中和。羣賢高會俱雍容。右軍作序亦高爾。素草乃致傳無窮。自言疑若有神助。他日屢書終不同。歷代傳寶在祕府。尤其甚者唐太宗。當時搜取極心力。摹本一一頒羣公。惟此真跡最奇絕。蕭梁開皇有遺蹤。親御奎文賜元嘉。龍蟠鳳翥何其工。辨才所取祕昭陵。此本一洗凡馬空。崔家兄弟列清要。誰子況復稱龜龍。圖書四部資校讎。當時尚有真觀風。自云此為最善本。冰銜臣液題甚悲。李王深得撥鏡法。筆力絕勁雄江東。右軍以來皆妙筆。名勝異代如相從。病餘扶憊行掃松。李君攜來為發蒙。平生多看舊墨本。一見使我開心胸。摩挲歎息不自已。至寶盡入明光宮。隱居懷寶正不惡。異氣或能牛斗衝。叩門有客勿傾倒。恐有御史來乘聽。

送鄭楚客司法之岳陽

先生作賦其人吟。高處獨步無古今。少從三山來四明。一郡士子多青衿。我嘗學事六七載。資釀沾丐資。

之深。竊名文場掌帝制。至今不敢忘指南。英英二子俱秀爽。遺以一經無贏金。長公奉母上巴陵。念君遠去因論心。見君詩編筆難敏。三嘆未見朱弦音。海濱浩波幸解組。未知官路多嶮嶮。先生賦編更熟讀。非止駢儷誇詞林。其中闊健妙一世。字字諧協如鳴琴。談經況有著述在。持論肯為向與歆。青箱但能世其業。前編舊軌將駸駸。君家會無難可卓。運次幸此突不黔。不惟母老身非少。廉介又務循官箴。最入為出可不謹。斤斤飢食寒有食。非求多藏第約己。振儲紙裏迹可尋。法曹持平守三尺。平反一笑神所臨。謹母失已毋失人。同列當和時盍簪。上官善事免曠職。首上尻高宜致欽。岳陽樓號天下稀。地拆吳楚連衡郴。洞庭漫汗天立壁。君山當中出青岑。向來命名字以楚。宦游直到重湖濤。登樓談笑領俯屬。風流欣遇賢侯任。君行應得江山助。新篇寄我毋浮沈。抄祛微言不盡意。更取濁酒從君斟。太守任孫

攻媿集卷四

古體詩

趙資政建三層樓中層藏書

危樓傑立潭府雄。仰望驚濤何穹窿。擊以八柱真良工。恍如木天移海東。扶欄三級橫復縱。八牕交映光玲瓏。更上一層迥不同。歷覽萬象俱空濛。東南太白金峨峯。西山千疊青芙蓉。環遶不斷如屏風。平疇彌望不芘城。郭市非聚蠅蜂。烟樹高低知幾叢。澄湖一片磨青銅。湖來江漲銀在鎔。海市三垂屬提封。四山寬圍城在中。地平樓小望易窮。安得高臥陳元龍。麗譙公府難從容。二閣均在道佛宮。江山得助無遺蹤。眼前突兀忽此逢。主人幹國成棟隆。鼎彝久書柱石功。名遂身退茲明農。卜築深靜依高塘。百間朗朗羅心骨。咄嗟不待鼙鼓擊。最後奇觀凌虛空。雕戶未須瀟青紅。似聞塵陵周益公。亦作此樓高于崧。相望落落見兩翁。心匠不謀如影從。我欲效擊意方濃。一朝登眺若發矇。不願侍公飲十鍾。不願舞女紛歌儻。插架三萬牙籤重。此身願為書蠹蟲。不然相陪夕陽春。與公憑欄送其鴻。

再題行看子

先引綈綸毯子馳。九馬近遠俱相從。黑駒驕黃驃素驄。亦有笏面仍銀腹。夏圖一種青于藍。五明錯靴皆

如龍。或曉或引恣馳驟。坐覺隱耳聲環瑣。人間安得有此輩。一一必自天閨中。不惟骨相異凡馬。困人貴介多雍容。三花翳鬣自官樣。空鞍更以香羅幃。中間二者蓋天馬。齒雖已老氣尚雄。不知幾出橫門道。雙立柳下青陰濃。擗輻掉領刷背脊。旋梳尾尾搖清風。人人生意馬欲動。態度曲盡各不同。韓生去我幾百年。藻色尚濕青與紅。不知何時墮雞林。萬里遠在東海東。買人攜來得萬目。一見絕歎丹青工。千金可買真不惜。忽復攜去何匆匆。亟令臨寫得形似。如此神駿那得逢。開元內外馬益健。色別為羣從登封。韓生所貌定傑出。七尺為駮八尺駮。向來鸞邊繫金絛。歸乘款段頭已童。伏櫪事能志千里。卻笑區區據鞍嬰鏃翁。

寄題吳漢英玩芳亭

吳侯奕奕天分高。歷記萬卷無差毫。青雲垂上忽歸去。年來益收湖海豪。志同三閩時則異。玩此芳物亭之阜。視彼顛顛亦何苦。鼻間栩栩忘鬱陶。詩文滿軸寄海嶠。靈均細論無乃勞。與君齊年況同袍。祇今衡門沒蓬蒿。有芳可玩便自適。草間野卉時一遭。離芷辛夷蘭杜若。未暇一一追離騷。詩文皆以風平

送孫子祥赴新昌主簿

高士不為簿。子殿論獨殊。不遭何不可。而況主簿乎。夫君豈其貧。南明益仕初。要知官無卑。祿可代耕鋤。正須勾小稽。使民能樂輸。矧復兼財尉。鼠竊隨除驅。兩職去民近。亨途此權輿。君誠吾里秀。質厚素有餘。埋蛇有陰德。映雪讀古書。起家決儒科。鄉評足名譽。妻以兄之子。相與久相娛。小別不足惜。未免謫子祛。邑境連台剡。好山環四隅。二子丞鄰封。川陸通舟車。乘興或一往。徑欲造庭除。公餘想續文。尤當借居諸。會看與公賦。椰地金聲如。

送漢丞上虞

我老不復仕。行將掛衣冠。兩子俱武令。官職恰一般。刻川且曹致。上虞亦之官。人言易捧檄。歸奉重親歡。我意正不爾。期汝政可觀。食焉息其事。古訓戒捨錢。汝職與民親。簿書當細看。一邑無不問。正爾良獨難。江海市三垂。長堤捍驚濤。埭高幾如山。潮至不留殘。宜和有遺迹。能使潮浸灘。陂湖護蓄洩。可以救旱乾。長溝濟漕運。浚治令通寬。此皆丞所職。勿憚心力殫。江頭有東山。永懷謝家安。邑有李與豐。況復居二潘。向友更從游。問學加研鑽。平時固知汝。廉讓無欺謾。涉世終未深。送汝能忘言。故鄉去帝鄉。舟駁多往還。失已固不可。待人亦多端。罔求違道譽。善遣非意干。窮達自有時。此理真如丹。聚散不足較。豈得長團圓。閒靜我所便。汝其自加餐。有時或乘興。往來二子間。踏雨送汝行。浮家當游般。走筆如家書。誰能苦雕剜。

送伯中弟尉新喻

伯父盛德人。伯中實暮子。不惟能象賢。氣貌亦相似。幼日讀父書。結字得皮髓。粹然金玉姿。少日期千里。事知游上庠。踉蹌困名第。晚始著青衫。酸寒就一尉。故然報瓜時。往戌真樂事。自惟羣從希。惜別不能已。中年重離別。況我衰如此。親故例作惡。況復于吾弟。茲行豈得休。雅懷聊漫仕。勿憚三年留。江南富山水。財曹官雖卑。去民最密邇。一日斯必暮。職務毋少弛。善保金石軀。離觴且同醉。歸來舉婚嫁。相從期暮齒。

教子以義方，忍貧授經史。素業俱有傳，見進未見止。大兒方決科，如摘領聽耳。子尚徐其驅，中途聽捷喜。送張子必分教澄陽。

澄陽渺何許，遠在天盡頭。頃為郡樓記，圖志不可求。王侯錄故實，頗亦費其搜。忠以申明著，學有車公優。外挹關江水，下俯僊明洲。讀書記羣玉，採藥思浮丘。況得子厚語，謂冠漢南州。見謂頗詳盡，豐碑照城陬。可憐城與樓，百姓不知修。乃知尚有遺，家傳載郭侯。張君將客授，蓋嘗敘其由。為我謝遺人，聊以述前羞。君家世為儒，青箱襲箕裘。太玄泊潛虛，探臨深可鈎。君才兼數器，博洽誰與儔。南廟推第一，騰騰快九秋。得官愈嗜學，手抄不能休。館殿要人物，衆寶登琳瑯。演綸及視草，如石真勝流。關正生顏色，暫煩為遠遊。君方俟瓜時，相依意網繆。樽酒接從容，詩篇更唱酬。論文究今昔，析理到孔周。老我澹無伴，珍袪不容留。別乘澹庵子，傾蓋當相投。公餘文字飲，能思故人不。

送周君可宰會稽

作邑誠匪易，况子之稽山。銀書視兩赤，朝家知其難。鼎鼎數萬戶，賦重民生艱。山陵五雲飛，辦護力更殫。豫買萬世弊，法食至于殘。越人瘠已甚，當饋幾發歎。名臣為竭力，誠類宜少寬。不齊物之情，茲事終幾翻。箕歛及雞豚，詭戶多容姦。竟未得要領，條令何其煩。通才善治劇，南康遂通班。誠心試求之，要使後可觀。古仕不出鄉，習俗皆素嫻。東嘉膏客授，尋乃乘朱轡。略如仕故鄉，非意不得干。况昔籍邑久，疾苦知民間。故吏想猶在，疲民知長官。宜若差易耳，未免送以言。權雖與正同，事體終兩般。趨辦不計久，為真事多端。遇事勿生風，三思庶能安。試覽寬簡堂，取我前碑看。六一真格言，坐右當銘盤。向來難奉母，版輿今似潘。外盡撫字勞，退公悅慈顏。蓬萊望重待，子與門闌勉。哉發政譽，行矣聞天關。

錢清王千里付王大令保母親刻為賦長句

書家千載稱蘭亭，蘭亭真跡藏昭陵。只今定本誇第一，貞觀臨寫鑄瑤瓊。黃閔岡下得寶墨，古人燒紙堅于石。大令親書保母銘，況是當時晉人刻。輒雖破裂文多全，妙畫遠過蘭亭鐫。其間曲水悲夫字，駭駭欲度驢驢前。我家阿連縛虎手，更得退堂方外友。王君系出三槐家，參坐會文真耐久。丁初來獻小硯，尋見津津若微溜。細看背刻晉獻之，永和彷彿在旁右。嘖訪田家叩所從，始知嘉朋隨意取。大觀支牀得前段，掀倒浮屠全尾首。字為十行行十二，百十有七二字漏。交媾方豈不復見，貞石摧藏松亦朽。我待此碑喜不寐，摩挲三歎歎未有。與軍甲子十四周，更閱三年仍乙丑。若非潤曉未來數，安知八百餘年後。坡翁應未見此志，金蟬之銘何絕類。又知文章有暗合，智謀所見略相似。二王遺蹤無所遺，誰知地下此段奇。三君共為成勝事，至寶呈露堪有時。越山盤屈獻與義，付與耳孫世守之。煩君更為護曲竊，或恐意如猶有知。

趙資政招賞川海棠次袁和叔韻

少陵千古詩人傑，每見名花輒題絕。錦棠無如蜀川盛，見說千林天染頰。大篇短章合無數，忽對此花舌如結。黃鶴銜子萬里來，春光頗向東南洩。梅開老子攜春歸，移石曾林表高潔。崇桃炫豔不足言，紅豔燒

林疑益烈，棠梨小紅自退聽。不待騷人定優劣，兩登獨道歸海濱。一琴一龜全晚節，嘉招容我到花下。春酒新釀公自挈，舉酬亂插人共醉。十二金釵不成列，哀安坐坐為長嘔。同氣相求磁石鐵，不須高燭映紅妝。佳月自能明作哲，紅潮滿頰臥林間。風流誰敢來分別。

泉口淨明院畫疑

沙頭古招提，往來幾經行。茲來當春晝，解衣揭西楹。玉立青琅玕，小臆虛且明。紙帳白如雪，牀帳枕更平。偃仰四體適，欠伸困思生。須臾右脅臥，徑入華胥城。無人夢自覺，闐然四無聲。林間婆餅焦，悠悠時一鳴。翻身更從容，意泰氣亦清。連朝走丘壘，百拜不遑寧。老我久倦游，幸茲息營營。衰相益已迫，世念日愈輕。自欣天與閒，身是半髮僧。未能遂高隱，庶幾保餘齡。

賦蔣甥若水番馬圖

何處驅來良馬六，騶黃參錯如花簇。胡為不作騰驤去，各有游龍鬣前足。胡人下馬俱少休，背倚氍毹眠正熟。會豪揀箭奚奴然，意欲射獵不遺跡。琵琶橫倚續續彈，一夫坐聽胡中曲。臥擁提壺將引飲，英氣虬鬚皆貴族。沙磧坡陀高復低，天寒不見寸草綠。我行燕冀頗見之，狼帽烏靴乃其俗。勿云恃勇不知義，要以赤心置其腹。嗚呼安得壯士健馬成作使，坐令戎虜為臣僕。

陳表道惠米糲

平生所嗜惟湯餅，下箸輒空真雋永。年來風濟忌觸口，厭聞來力勸正整。江西誰將米作糲，捲送銀絲光可鑑。僊禾為餅亞來牟，細粟磨乾供健啖。如來螺髻一毛拔，卷然如薑都人髮。新弦未上尚盤盤，獨爾長緜猶札札。肝江珍品推高豐，荷君歸來攜來東。知君正直如羔羊，貽我素絲踰五總。僊禾本出從嘉穀，色味俱同無餅毒。鼎深熟煮惹微香，大美元來加樹肉。有時飯素茗以饌，饑口屬糜味更奇。東哲一賦不及此，為君卻作補亡詩。

盧甥申之自吳門寄顏樂開畫樓

年來吳門箋，色澤勝西蜀。春膏最宜書，葉葉疊粟玉。賢甥更好奇，惠我小畫幅。開絨案殷紅，展玩光溢目。巧隨研光花，傳色濕丹綠。桃杏春共嬌，蘭桂秋始肅。趙昌工折枝，露華清可掬。妙手真似之，藏去不忍觸。苟非歐虞輩，誰敢當簡牘。又聞樂開君，古篆頗絕俗。併求數紙書，寄我慰幽獨。

題申之寄示春郊畫軸

郊原騰騰春意足，細草凄凄芳樹綠。雁鶩無數泛陂塘，羊牛相與隨芻牧。幾年不泛浙西船，恍如蘇臺俯平川。閒人憂國無他策，但願好雨成豐年。

六言問天池寶華

昔年曾賦虎丘，猶恨靈巖未游。天池之景絕勝，寶華有水倒流。老矣不復西去，夢入陶朱扁舟。煩君為我尋訪，能以新詩寄不。

贈成都魯講書

君家江發源。我生瀛之壖。相望萬里外。中間幾山川。近聞今子敬。文價驚鸞鶴。何由夢見之。失喜瞻在前。幅巾登英標。術袖出文編。倒屣平生歡。同談河漢懸。老我三入朝。廣識兩蜀賢。相與論諸公。與君最周旋。自言隱青城。讀書三十年。城中竹籬居。肥遯遠市廛。清谿擁屋後。綠樹環前軒。一舟號橫雪。可沂復可沿。拂衣下三峽。非為名利牽。灑灑追古作。海潮賦新篇。舊依棹開公。來乘甬東船。顧我何所取。有懷俱盡言。老親苦多病。膏藥冀少痊。佳客不容留。欲著歸騎鞭。問為惡草具。願君少流連。報無錦繡段。贈有朱絲絃。一別無復會。抄法意茫然。蜀山渺何許。同聲惟杜鰲。

趙資政當山堂

我公仁存心。樂山心如丹。平生經行處。不厭行路難。青城及大面。萬壑連百疊。捫參仰脅息。亦嘗坐長歎。功成歸四明。得地數畝。城隅路窮際。小橋水汪灣。蕭條漁家市。中有屋百間。危樓俯人世。一看山四環。堂深無他景。猶以城當山。城荒披綠紗。青青透棹間。秀潤長滿門。坐對無躋攀。日夕氣亦佳。鳥飛相與還。終日看不厭。徒倚十二欄。有如擁泰華。管窺見一斑。況茲綠陰成。連朝雨滂滂。濃翠真欲滴。秀色幾可餐。我家但環堵。窮年困鬱踰。出門得曠遠。遙碧羅烟鬢。有時碧雲湧。半空登高顏。須臾輒變滅。欲駐良亦艱。羨公得佳趣。容我游其藩。悠然時見之。重門勿令關。

風琴

淵明有琴本無絃。白傅偏喜聽人彈。不如空中風度曲。隨風往來聲斷續。非宮非商從君聽。不中律呂無虧成。大如角韻來孤城。細似蚓聲蒼蠅聲。華亭夜鶴圓吭清。顛動長引寒蟬鳴。或疑鳳鳴叫鸞漢。又恐雁佩雲中行。使其似曲無別調。安得自在聲冷冷。蛙喧尚謂勝鼓吹。牛鳴猶以黃鐘稱。絲不如竹亦漫語。賴此七竅俱瓊瑤。幽人院靜新涼生。八風不問來縱橫。短簾六尺午睡足。拂拂神來傳廣陵。

送袁恭安赴江州節推

袁氏四世凡五公。唐朝三三相。家風君家九代擅。儒業高曾藝苑俱稱雄。大父謙尊古君子。諸父名高表吾里。一門子弟更說爽。挹取乙科自君始。九江需次今幾年。去去淶水依紅蓮。忘年論交正相與。叱馭欲往難流連。老我秋來抱病久。隨岐無由置尊酒。祇從臥內敘離懷。戀戀抄法仍握手。鵬程萬里茲權輿。平時義方師有餘。送人以言古所重。離離所聞事起予。君看公孝與孟博。太守坐席仍畫諾。一郡之政賴關決。千里應須念民瘼。鄉州義舉煩主盟。纖悉于余無隱情。處事條理亦為政。知君出仕當有聲。尊公亦入閩中幕。公退著書蠅不惡。君才更得江山助。簡書既省尋家學。君行遠業未可量。弟兄丹桂終齊芳。老詩無庸況多病。尚能留眼看翔翔。

趙南仲寄王模畫貓犬戲為之賦

藍鬚兩後視。胡為到庭戶。細觀畫手妙。摹寫真態度。意足謝繁筆。不待丹青汗。亂掃腹背毛。頭足巧分布。危也如愁眉。眉撥眼光注。豈惟足生靈。垂耳紛收絮。掉尾固自若。狸奴為驚懼。側耳實畏之。衝目猶敢怒。誠知取形似。不吠亦不捕。對之輒一笑。聊用慰沈痼。

朱季公寄詩有懷真率之集。次韻。
伊昔羊尹臨丹陽。真率之名初濫觴。香山尚齒當會昌。臥雲不羨坐巖廊。七人各列官與卿。年德俱高世所藏。丙午同甲遙相望。清談生風想琅琅。香英人物尤軒昂。賦詩遠追白侍郎。文富歸休壽而康。衣冠十。二何鏘鏘。吾鄉五老如雁行。至今月旦尚推揚。豈真仕宦接王楊。眉壽遂及渭水姜。我如傷禽趁鸞鳳。忽驚騎箕歸銀潢。向來雅約猶寶藏。菜羹草具烹蔬肪。四皓中間有夏黃。鶴鶴義風誇句章。年來抱病久在牀。同社闊別如河梁。君嘗遠宦踰沅湘。又向封川憩甘棠。瘴雨蠻烟暗枕櫂。何時歸安朝士坊。忽傳新詩。几生光。斂衽正色而寒芒。詩境幾成破天荒。徐為續貂未須忙。靜揣歸期應未火。歸縱未衰亦老蒼。暮年甘與子同裳。何事相望天一方。

吳少由惠詩百篇久未及謝。又以委貺。勉次來韻。

江左一世稱名公。首出劉快與王濛。自高直以天自況。何止數仞言高墉。虛聲一傳實何在。但知景附而風從。我朝諸公門戶闊。普納萬象如虛空。羣才俱入大鑪鑪。鑄人端如金在鎔。又如東君一布令。白者自白紅自紅。巖巖千載玉局老。少年徑以吾道東。首干樂全次六一。二公自是燕許宗。奏篇六論初流傳。四海一日俱承風。其間傑出六君子。香齋班馬猶為濃。浩翁又分江西派。作嗣序次由本中。哦詩作文各務實。驚鶴不愧北海融。坐令文物掩前代。主盟豈非諸老功。同知文氣價提籍。亦許詩律沾徐洪。宛丘諸黃接前輩。宜有此錫風味同。蚤嘗決勝輸墨場。筆端豪健誰爭工。新篇句句多灑落。妙畫字字真玲瓏。惜哉生晚百餘載。歐蘇之門久登龍。尙茲蹉跎未闊步。吞舟之魚溝豈容。我方投老與世隔。映廳愛景方瞳矐。十年屏居可羅雀。何人來顧一禿翁。儼然衣冠見吾子。文書術秘名自通。向來兩卷餘百篇。賦詠至今未能窮。更攜大篇如拱壁。刻劃無餘資孤蹤。人言霜蹄騁夷路。我今秋筆凌三峯。愛余過厚擬前良。此事如何著得儂。老我不入杞梓林。蟬陽高隱如孤桐。平生習氣掃欲盡。只有婉處著力攻。子歸求之有餘師。惟知歎息錦繡胸。時時杖屨許來往。庶可歲寒相始終。

龍潭丈室一笱穿入露滿其上。因賦之。

一笱入屋照座寒。凌晨仍有清露溥。益信露珠自根起。正如真水朝泥丸。屢屢不應為汝穿。不肯屈節斜倚欄。干霄拂雲已在望。且復自保青琅玕。

早久無水。王伯容分惠桃源大豁泉。將以長篇。水至已雨。走筆次韻。

七十老翁門畫閉。終日蕭然無一事。卻因不雨動衰懷。擁笏黃堂與祠祀。兼旬旱涸井不通。井泉欲竭知無計。僅奴拘攔扣比鄰。水不得清僅無津。舊時見說橫谿源。有水側出萬竹前。致之爾雅名沈泉。頗思走介分微涓。去之一驛不易到。午暑坐想空垂涎。不知何人剝啄扣我門。惠以小罍童稚驚相傳。啓封一勺挹清泚。烹試茗碗真妍妍。況當精禱已平應。三日簷溜傾滂濈。病中一笑誠莞爾。城圍安有泉如此。吳松四橋思陸羽。白帝城西歌子美。何用中瀆取揚子。已覺清甘冰入齒。前人所品殊不定。一下一高隨所喜。老我住世能幾年。引飲一瓢幾子澗。行見甫出取十千。坐使遠近俱安然。欲和大篇不覺沈吟久。艱鉢成。

章憲敏手

送潘宰富陽

富春富山水地勝雄三吳壯哉十萬戶。畿邑拱行都大江橫吾前。上下萬賈趨。吾子丞刻川。攝事茲已組。試縣力愈難。勉旃立規撫。治縣古有請。近頗多著書。椿閒愛汝厚。誨語皆良圖。老我不惜別。所望安官居。汝亦頗練事。正恐才尙疎。我以熱肺腸。有求應所須。遇事費十思。一跌真不虞。雖當從心年。兢兢矩不踰。況汝年方壯。勿恃才有餘。據輪始窺井。任誕事失拘。三年待汝歸。二親真倚闕。

又送從子灌

二孫吾所愛。別去殊關情。阿刺將賞延。仲子性亦靈。煩子善誘之。他日使有成。公餘松竹林。共勉維爾聲。

寄題林宗山巢

彼澤之陂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何。潔清如許豈不好。初聞繼離何足多。七十二鑽無遺策。不靈于已徒遭厄。人生何用千歲爲。願似巢蓮足清白。

送趙仲禮守天台

椿閒社稷臣。卷藏經濟手。功名付諸郎。秀出諸公右。大兒倅東嘉。洗印去未久。次子鎮赤城。急流去何處。二者皆爲親。欲奉喬松壽。況有戲綵堂。可繼清獻後。鄰封尤便養。榮侍各畫繡。春風扇微和。安輿雲出岫。家傳吏師法。從政于何有。還歸鸞鷲行。金印當繫肘。向來書佐郡。山川若故友。南渡多北客。風味中都舊。士夫喜公來。紛然迎馬首。其中多故知。願同老夫否。

贈相李文李道人

生有文在手。縱橫殆天子。其間動成字。往往傳自古。舜襄梁武武。老子子貢五。季友太叔虞。仲子竟歸魯。仲弓有鈞文。宰我亦握戶。敏士自文雅。習道本因輔。鄧淵彭城符。瓊瑣不足數。李邵陶士行。三公皆定數。白帝矜奇瑞。見謂漢世祖。何爲言禍福。歷歷如君語。自言傳希夷。妙處勝貌取。見手知國封。況此細紋縷。研油煨榜檣。始見掌中虜。何如一覽頃。坐談樂與苦。老我縮袖間。不復煩推步。子其訪城中。英傑在何許。

跋余子壽所藏山谷書范孟博傳

山谷晚在宜州。或求作字。山谷問欲何書。則曰。惟先生之意。山谷許以書范孟博傳。或謂南方無復書。山谷曰。平時好讀此傳。遂默誦而書之。舊聞此說。又知在上饒大夫家。願見不可。余子壽來入制幕。博記善屬文。偶談及此。又出摹本及尊公跋語。始知其爲先世舊物也。爲賦長句。

宜人初未宜于人。榮壯老人竟不損。承天院記願何罪。一斥致死南海濱。賢哉別駕魯遷客。不恤罪罟深。相親。攘攘不容處。城闕夜遣二子從。夫君一日。遺紙巧奇畫。引筆行墨生烟雲。南方無書可尋閱。默寫此傳終全文。補亡三篋比安世。偶聽此卷非張巡。巖巖汝南范孟博。清裁千載無比倫。坡翁待母曾啓問。百諷九死氣自伸。別駕去官公亦已。身雖既衰筆有神。我聞此書久欲見。奉本尙爾況其真。願公清俸登堅珉。可立儒夫差佞臣。

葉處士寫照

頃在朝行。葉處士光遠爲余寫照。置于山林中。欣然自贊。有云。山林如許。豈歸去。蓋志于歸也。一歸十三年。既掛冠。再寄一圖。爲老人星狀。形容變盡。非復故吾矣。戲作長句謝之。

老我舊曾官日邊。隨衆年除仍歲遷。母子日夜念鄉國。但欲共耕綿上田。葉君寫照妙一世。畫我形模在山水。有如虎頭貌幼與。正合畫之巖石裏。猶記有客爲諛言。豈更野服爲貂蟬。我笑不答心不然。拂衣徑得歸林泉。歸來歲月不知久。十餘年中何不有。此心炯炯向如丹。只爲幽憂成老醜。久矣與世俱相忘。荷君念我應老蒼。新圖白鬚添一二。豈知雙鬢皆成霜。兩鬢對掛秋相照。願盼從容成一笑。更添松竹作壽星。我已甘心就枯槁。人言委體與異同。如照止水窺青銅。明知已非故吾矣。小孫指點能呼翁。君居天街號稱首。侯王生面羅左右。邊頭飛將新立功。颯爽英氣照臚牘。名滿四方求者多。千金造門君不呵。能事固不受促迫。應酬雖繁可奈何。胡爲有暇及衰朽。楚楚裝潢意尤厚。我今已是行路人。不須重累丹青手。

送宜宗再保軍軍書

宜之爲姓世所稀。暇日試爲君家推。宋之宜公舍與夷。子孫相承此爲基。或云出自魯宣伯。元和姓纂言則非。西京功臣虎與義。侯封累世皆宗枝。盛哉雲陽宣巨公。光武稱其勝二襲。鄧爲司空懷在趙。遙遙久矣無亢宗。君家本自太末來。世以儒術爲家風。尙及瞻瞻諸父行。君方誓亂成孤童。艱難歷徧屹中立。五行俱下攻時習。自從一登賢士庭。貴名日起人誰及。舍選真似青銅鏡。一躍龍門浪三級。吾鄉驚喜破天荒。歸見朋儕愈謙抑。實藝古郡名浙東。往泛綠水依芙蓉。如君入幕假途爾。及今民事宜加工。亨途萬里才發軔。珍法勿使金樽空。從今家聲當愈大。坐使宜氏崔盧同。

德彰仁慈。猶記殿上爭挽衣。咫尺龍顏。天威坐以漢法當粉。廷臣就列。仍紳綬。曾蒙帝裾。不容毀。如以折檻存軒。擲公殿十。幾我書榜。老臣追往空涕淚。吾聞一潭浩深。綠上有怪石。形如龜。是為古屬最佳處。地藏天作公。發揮大略。橫貫地坦。平演。迤明秀山四圍。十峯歷歷。可名數。餘如芙蓉。鑿天涯。獨此一山。亘里許。中立壁峻。難攀躋。堂名。煥老正東南。比漢二疏公。庶幾海棠。花源香。號霞隱。木奴霜後。黃金垂。滿地秀。而野何殊。迂客居洛師。千歲靈龜。巢蓮葉。祝公香壽。登眉眉。桃花源。杏號霞隱。木奴霜後。黃金垂。深可藏。青曠可射。初筮細。香隔月池。狎鷗浴。邊鷗為下。觀魚梁。上魚不疑。懸崖石。橫筍斜出。拒霜為城。娟清漪。公既垂車。棄軒冕。鴻飛冥冥。不受羈。超然但欲適吾意。抱甕直欲心忘機。我雖未到景略序。盡錄無心圖畫。為花朝。月夕。景何限。想見晴好雨亦宜。落霞孤鶩。映西日。多少空翠。仍烟霏。此雖見之。味不足。強欲著語。是耶非。兩守寶。整行或止。無由往。叩山中屏。舊聞趙公訪歐陽。千里命駕。如呂稽。清風明月。兩開人。萬口猶傳。樂府詩。我雖掛冠。病雙足。頌繁一榻。當炎曦。荷公雖若魚相忘。尺書時來。自臧題。屢索鄙書。懶未暇。又恐境勝。難為詞。茲來督我。語益峻。遙寄蜀。相欄鳥絲。為吾贈。時仍就寫。欲待相好。無時衰。想像試作高堂賦。身知難往。心欲飛。才固不多。老更盡。況此病瘵。神亦疲。不如及今。為公作語。成不工。不敢辭。兩家子弟。向後日。庶幾二老同襟期。

次韻黃文叔正言送日鑪茶

龍圖正言年兄寄日鑪貢品。且以東坡詩中妖邪奴隸等語為病。使為直之。既與佳客品膏。比平日所得者絕不同。仰嘆盛賞之精也。細觀坡公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詩。一時和韻。反為雙井所牽。後在北方。和蔣夔寄茶則云。沙路北苑。強分別。水脚一線。爭誰先。又云。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冀鹽煎。人生所遇。無不可。南北嗜好。知誰賢。死生禍福。久不擇。更論甘苦。爭爐妍。則是此老初亦無定論。似不必深較。輒次前韻。聊為日鑪解嘲。以資一笑。

古人養老食而餽。後人既飽須啜茗。唐稱陽羨。顧渚茶。惠建之名。猶未省。小園花。轉喬雲龍。說巧爭妍。動天聽。要之造化。生萬物。甘苦酸鹽。適其性。古來水品。多異同。茶品。知誰真。得正芽。新火活。善調湯。種類雖殊。俱雋永。坡翁立論。亦頗當。一貶一褒。何太狂。北苑固為天下最。未必餘茶。盡邪憤。越山日鑪。名最高。種在陽坡。性非冷。父老不堪。痛摧抑。待以奴隸。心若。草木。端有地所宜。此品標奇。惟一嶺。祇因難取。應人須。漫使虛名。成畫餅。坡公殆未識。吾真。真者如。珠光自。白頭拾遺。辨真贋。非是容心。為鄉井。寄來雙缶。妙絕倫。病寒新。嘗信。僂侍。七盃自煎。成水厄。笑看腹似。支離瘰。

長生草

我方髫髻時。已復見。茲草。仲舅尉江陽。奉親顏色。好。臆門掛。經冬。蛛絲。罩輕。縞。意為。霜雪。殘。白花。乃。明。果。世間。三五。友。外。此。有。歲。寒。操。年。至。七。八。童。心。如。木。槁。隨。時。到。柯。山。逢。人。細。訪。考。買。之。野。人。手。何。須。訪。蓬。島。嘗。為。伯。氏。壽。作。詩。頌。難。老。經。今。五。十。年。得。自。江。南。道。老。我。日。就。衰。歲。月。豈。長。保。一。笑。哦。子。詩。猶。將。伴。梨。棗。又次王恭叔韻

攻媿集卷五

古體詩

林和叔侍郎龜潭莊

林和叔侍郎永康別墅龜潭莊。以蜀中烏絲欄為寄。使賦詩而書之。頃年曾記游花縣。宗樞潭府。之涓。徘徊其上。嘆秀爽。宜有英才。瑞明時。巖巖林公。天與奇。勁氣不為金。石移。少以六義。鳴上座。游官所至。英聲馳。瀾翻。萬口。徹旒冕。通籍直上。黃金闈。出宰長城。如卓魯。至今遺。受人歌之。入朝一冠。御史。豸。臺。綱。振。厲。先。光。輝。光。宗。聖。度。如。天。大。俾。承。舊。制。形。宸。奎。言。所。嘗。言。公。不。屈。上。喜。抗。直。深。倚。毗。歷。居。三。院。上。橫。榻。首。尾。獨。擊。及。四。期。擢。居。小。天。不。肯。住。遠。指。章。貢。把。一。麾。政。成。召。節。不。旋。踵。神。與。清。派。促。公。歸。代。言。批。勅。節。爾。勳。藜。藿。不。採。非。公。誰。竟。以。松。班。分。制。關。海。邦。雖。陋。不。鄙。夷。撫。摩。赤。子。廬。一。稔。功。利。及。物。難。周。知。公。方。在。臺。我。立。竊。臺。省。相。望。心。事。齊。息。上。初。政。公。賜。環。我。居。青。瑣。公。紫。薇。時。平。論。事。同。努力。寄。名。雷。霆。如。恐。遲。我。求。外。補。徑。投。閒。公。亦。出。關。喜。相。隨。受。塵。親。見。賢。那。侯。攀。轅。臥。轍。同。旄。倪。公。時。自。謂。二。宜。去。吏。民。猶。爾。三。不。欺。棠。陰。蔽。芾。勿。翦。伐。萬人。來。往。城南。隄。書。來。不。復。說。餘。事。頗。言。別。墅。躬。鉏。犁。頓。年。日。涉。愈。成。趣。去。家。三。里。共。游。嬉。首。崇。御。札。極。尊。恩。又。以。副。墨。登。之。碑。非。欲。自。詫。稽。古。力。鋪。張。盡。

仲多方寒荔挺出。仲夏方炎靡草死。若將朝菌比大椿。相去何啻千萬里。金芝儂草不可見。長生之草略相似。少時曾識青青色。今日得之乃真。是。天工矜憫輕喪生。故出珍苗普相示。若言神儂可學致。自是未得養生人。為天地最靈物。野卉無情猶若此。石間蘚荔水昌陽。卷柏生崖并萬萬。是皆草中號長久。未見懸空解葩葉。柯葉不改耐歲寒。土著青松那可擬。不須丹砂訪葛洪。毋用儂方傳李耳。未知此種誰為傳。烏有先生子盧子。

寄題閩風劉允叔月波

浮海思乘桴。拾月或掛席。何如閩風儂。渤海坐中得。隱几時觀瀾。黏天四無壁。清夜水不搖。孤蟾靜沈璧。飄風一過之。波光湛空碧。萬頃玻璃田。蕩以黃金液。我欲從之游。尚恐一層隔。何當攜珍茶。石井試餘滴。

題楊子元琪所藏東坡古木

東坡筆端游戲。槎牙老氣橫秋。笑揖退廉博士。信酷似文湖州。

同倪正甫尚書游西湖

靈芝寺臨西湖。倪正甫尚書曰。此湖如賢者。別久再見。儼然如昨。感其言而作。

舊說西湖比西子。君言西湖似賢士。于嗟契闊十五年。一日相逢祇如此。南山北山兩高峯。春波灑灑摩青銅。未能蕩槳窮勝處。倚欄一望開心胸。老我掛冠隱田里。豈知再見烟連水。小須夏日醉滿荷。脫屣東歸甘已矣。

贈翠春謝耕道

歸耕十三年。此來殊欲然。一犁正春雨。君行欲何處。我方買紅船。重歸尋舊廬。君亦早歸來。勿荒負郭田。

訪李國器于包山同登寺後山庵

訪客包家山。相與登層巔。嶙峋巨石中。屈曲扶欄干。夜來雨初過。石罅時涓涓。輕輿到頭頭。大江橫吾前。亭午湖方盛。千艘散平川。道人茅三間。花木羅後先。場來汨京塵。曠望為洗滌。山斷塔層層。西陵渺蒼煙。此道走邯鄲。歸心更翩翩。

謝林德久正字惠詩次韻

老我甘投閒。晏然十三秋。茲來何所似。反衣狐白裘。京塵素為緇。夢寐思首丘。低徊未成去。阻勉終自羞。久聞歌楚騷。欲見知無由。詩文惠盈軸。一語消百憂。便當細論文。夜雨同春藹。平生萬事了。此去復何求。尚貪未見書。痛洗千斛愁。得此不翅足。攜歸老先嘔。

次韻東坡武昌西山詩

黨論一興誰可回。賢路荆棘爭先栽。竄流多能擅筆墨。囚拘或可為鹽梅。雪堂先生萬人敵。議論磊落心崔嵬。向來羅織脫一死。至今詩話存烏臺。憑高望遠想宏放。眼界四海空無埃。黃岡踏遍興未盡。絕江浪破琉璃堆。漫郎神交信如在。石為空樽勝金盃。鄧侯先會訪遺跡。銘文深刻山之隈。山荒地僻分埋沒。二公前後搜莓苔。元祐一洗人間怨。天地清寧公道開。玉堂同念舊游勝。筆端萬物控欲摧。時哉難得復易。

失。弟兄遠過崖與雷。北歸天涯望陽羨。買田不及歸去來。我為長歌弔此老。慟哭未抵長歌哀。盛山十二詩。具在石刻。而不見于諸公集中。唱和之盛。未有如西山者。舊軸既不知所在。後來跋語。亦僅存錄本爾。輒不揣。和韻以寓弔古之意。仍效周益公用翰苑印章。重款二公俱會佩此也。

次韻甯知院觀音詩。因敘家中銅像之詳。

鼻祖家住江東邊。推擇為吏心靜淵。朝朝趨邑過圯上。時見暗磧光煜然。平時奉佛心至謹。建立塔廟崇諸天。試令便介識所在。退公始得來其前。揮鉏去沙若有物。微見銅像傷其顛。須臾衆觀全體見。端嚴相好巧且堅。迎歸供養備精潔。我家舊物猶青蓮。銖衣飄搖俱梵相。珠纓垂鬘穿淮蟻。雖非丈六黃金身。他處像設無能先。不知何人妙陶冶。底用五色增華妍。自茲累葉永為寶。如以衣鉢更相傳。是時承平最盛際。正在景德咸平間。畫工難貌天人妙。劫風不動神光圓。益知佛教來已遠。徧滿震旦尊金僊。慈悲無量應成時。影響若與人周旋。耳則聞音目可觀。此有妙理誰能詮。寶光燄燄擁身後。貝花葉葉俱成全。頂戴天冠工莫及。中有一佛立不偏。有孫是為鄉先生。決科衣冠遂蟬聯。大父持喪久廬墓。曾以此事形碑鐫。起身月卿出為郡。殿上寤主以一言。易守鄉邦凡五年。龍光赫奕當政宣。移至湖心值兵燹。精廬灰滅因亡焉。初聞諸父話遺跡。與歎欲見無因緣。揚州伯父初賦歸。慨念孝感如參蓂。零丁墓以十萬錢。里巷響應慶愈綿。木工先為小臺殿。居以古像口口旂。後人事之加篤敬。日曩香篆長蜿蜒。衰宗幸有此奇特。信知福利非庸相。安得東歸奉香火。晏坐終老甘三椽。

桃源圖

夷堅丙志載桃源圖畫事甚詳。會茂昭尚書以所藏墨本題識其上。後見遺余。益信夷堅之說不謬。作長句以謝。

桃源初傳武陵谿。靖節作記人不疑。其先深避秦政虐。嘉邈與世真相違。尚不知漢況晉魏。子孫綿遠無終期。正如三韓有秦語。傳為神僊愈難知。桃林洞府漁人窺。別有天地均四時。意必智者塞其蹊。不然將為世所編。後人想像作圖畫。但見畫成嬉嬉。人家隨處成井市。賦畝頗亦分畦畦。井鬼下照坤之維。方士異人多崛奇。筠籠二版堅如鐵。能刻景物窮纖微。淨室給以酒盈斗。一昔圖成了無虧。同寮欲求第二本。版忽震裂人已非。夷堅志怪言歷歷。何意今乃親見之。未知桃源有此否。此事茫昧不可稽。初疑長房精地脈。又似照影歸摩尼。巨麗寫成阿房賦。牽連貌出連昌辭。采女細數七十二。人言霓裳舞羽衣。樓閣玲瓏在縹緲。其間恐有太真妃。刻畫工巧世固鮮。磨以歲月或可為。彩鸞唐韻已甚捷。未見神速能如斯。尚有漁舟傍階墀。咫尺安知前路迷。天聖已隳三甲子。何人寶藏至今茲。南豐丈人惠墨本。老眼增明失昏眵。同知凡蹤不可到。一夢遊傳猶庶幾。秘之十襲何以報。贈子相好無衰時。

吳山井

寒泉堂道流王德正。屢求吳山井記。而臨安圖經所載甚略。無可考證。賦長句以遺之。

襟帶寒泉。進清且甘。發自靈源。匪分派。天目兩乳。龍鳳來。秀氣所鍾。此其最。海濱斥鹵。潤作鹹。安得一
泉獨滂沛。四朝駐蹕八十年。民聚五方。真衆大。抱甕桔。棹萬夫。汲飛泉。仰流筒。吸快。大旱不乾。潦不溢。數
里。顏肩競分。賈人言神龍宅。其下。濟物陰功。至今在。川澤固多資。灌溉。此井猶能濟閭閻。皇家德澤如此
泉。福祚與之俱不改。

代書寄內弟耐翁總幹

我昔生外家。半世猶相依。至今連牆居。日日相聞知。諸表如羣從。休戚真同之。耐翁生而秀。愛惜從兒時。
文采既俊發。吏才人共推。低徊久選調。每每為歎咨。茲行佐王人。未到聲已蜚。郵置屢得書。論事語益奇。
使長首推薦。婉畫多所資。近觀會稽編。分析及毫釐。益知足心計。薦書徧諸司。正欲助才選。非敢請以私。
惜君年欲侵。正以遠大期。得書再三讀。惘然增愕眙。非所望于子。所言何背馳。江湖兩路間。弄兵分潢池。
羽檄以時至。廟堂日三思。調度供軍需。發兵而四垂。吾事誠可慮。彼亦安能為。豈曰白頭賊。指日當誅夷。
使子任賊衝。尚望羽扇揮。如何隔千里。遽求奉檄歸。長沙屹巨鎮。洞庭渺無涯。郭浩屯重兵。上游藉兵威。
當思深遠謀。胡為先自委。此言及同寮。必為人所窺。歸以語閨門。徒驚妾與妻。無端使稟議。在此何為辭。
望子置私愛。志立官無卑。張巡起縣令。力抗百萬師。逆徒哽喉牙。蔽遮賴渙。韋寬守玉壁。威質全盱眙。
丈夫立節義。有才尤當施。殺身以成仁。致命須見危。讀書不念此。萬卷終何裨。但當安義命。前定無參差。
勉哉盡所職。造物不汝遺。況復受國恩。當與相維持。今子仕高沙。偶然脫危機。正須加義方。豈應使同斯。
向也未得祿。遑遑不自支。既入紅蓮幕。圖進亦其宜。今日事為民。此乃無聊詞。歸來事若定。又思登王畿。
胸中空擾擾。禍福不在茲。倘能悟愚言。便可知昨非。著枕必安寢。食淡甘如飴。老野非強聒。鄙見不可移。
少安當毋躁。通籍看金閨。

題汪季路家藏吳彩鸞唐韻後

舊說僊人吳彩鸞。日晝切韻歸毫端。不應神速有如此。令人至今疑稗官。相傳此事三百載。誰知其蹟儼
然在。筆精墨妙信入神。間以朱丹倍品彩。法言初為此韻時。賸哀文字覺後知。寧知遂經謫僊手。諱字曾
闕民與基。經生矻矻盡精力。靡以歲月或可得。動輪如飛猶恐遲。一日一揮出心畫。神僊之說云渺茫。僊
凡配耦尤荒唐。唐肅史弄玉乘鳳去。藍田空說容裴航。文簾之遇真是否。豈比虛名傳不朽。五篇歷歷為全
書。始信傳聞是真有。當時所直才五緡。于今千金價未均。十年蓋有數百本。未知幾本傳今人。惜哉字畫
太纖細。後日傳之知幾歲。祇今已有字不全。欲購翠珉固非易。我險七十方見之。暫借一觀聊自怡。平生
願見心便足。何必更謀身後為。

隋開皇初。陸法言與劉儀同等八人。論具音韻。燭下握筆。略記綱紀。至仁壽元年。始成切韻五卷。比之
前人韻集。韻略音譜等書。已不羣矣。後有郭知玄等九人。各有增加。惟天寶十載。孫愐唐韻最著。今世
所行廣韻。則皇朝景德。祥符重修。遂至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而集韻又在其後也。今以廣韻較彩
鸞所書。東有十七。而此本止三字。同有四十五。而此止十九。公有十三。而此止于八。豈有二十七。而此

止于十二。注文亦多不全。況法言及愐二序。今該立于唐韻之前。彩鸞所書。既名曰切韻。又首書法言
之序。則其為法言之切韻明矣。傳記已誤曰孫愐唐韻。今亦多以三書為一。或至謂廣韻為唐韻。而彩
鸞能書之。是皆非也。且五篇其四皆于其首書凡若干韻。而于上聲獨闕。序中幸得源偶言。旁有闕文。
後人遽以東字足之。為諫議非也。蓋諫議云。

題汪宏甫三馬圖

玉花流雲照夜白。開元尙想行天街。韓李鄭君俱已矣。健筆誰能如順齋。
樞密府雪後作。故韓氏子舍也。

平生好流水。雅欲臨流賦。澗谿或過之。眷眷不能去。青山圍故鄉。不肯入城府。寧知開八表。重來尋故步。
勢家遺故居。傳舍偶成寓。軒楹立奇石。巉巖高丈許。三面立屏障。曲沼水深貯。荏苒將半載。未見有時雨。
新春積雪餘。蒼聲夜如注。曉起推開窗。石穴水噴吐。下穿玲瓏餘。數尺成瀑布。髣髴小龍湫。雖微體略具。
退公輒對之。相逢歎遲暮。有客與同賞。酌酒更告語。雖云京塵深。燕坐得幽趣。懸崖掛長藤。絕頂列佳樹。
微風一披拂。墜點紛無數。吾方謀乞身。信美難久駐。未能寫成圖。聊用賦長句。

謝文思許尙之石函廣陵散譜

余好彈廣陵散。比見周待制清真集序石函中譜。歎味不已。念無從可得。文思許尙之中行云。家
有此本。後自武昌錄寄。深歎雅尙。又以知然諾之不輕也。因作是詩以謝之。

叔夜千載人。生也當晉魏。君卑臣寢強。駭駭司馬氏。幽憤無所洩。舒寫向桐梓。慢商與宮同。慘痛聲足備。
規撫既弘闊。音節分巨細。撥刺泊全扶。他曲安有是。昌黎贈穎師。必為此曲製。昵昵變軒昂。悲壯見英氣。
形容泛絲聲。雲絮無根蒂。孤鳳出喧啾。或失千丈勢。謂此琵琶詩。歐蘇俱過矣。余生無他好。嗜此如嗜麥。
清彈五十年。良夜或無寐。向時幾似之。激烈至流涕。素考韓臯言。神授託奇詭。別姊取韓相。多用聶政事。
近讀清真序。始知石函秘。賢哉許阿訥。自言家有此。文君昔寶藏。人亡琴亦廢。荷君重然諾。寫譜遠相寄。
按拍三十六。大同小有異。此即名止息。八拍信為贊。君遠未能來。我老從此逝。何當為君彈。更窮不盡意。
韓文公聽穎師彈琴詩。幾為古今絕唱。前十句形容曲盡。是必為廣陵散而作。他曲不足以當此。歐公
以為琵琶詩。而蘇公遂鑿括為琵琶詞。二公皆天人。何敢輕議。然俱非深于琴者也。丁卯夏秋間。嘗有
一詞謾錄呈。所謂激烈至流涕者也。

正聲第一拍名取韓相。第十三拍名別姊。又一本序五拍亦有名。第一拍名井里。史記刺客傳聶政。軼
深井里人也。刺殺韓相俠累。有姊曰榮。韓皇知叔夜之託于神授以避禍。而不知名拍以聶政事。又以
見古有此曲也。鮮有知者。故及之。

王叔達以尉彭澤潛玉洞述見示

書巖已奇甚。潛玉尤偉哉。李君漫盤谷。元子空悟臺。神不得自秘。天應為君開。淵明如得此。應不賦歸來。
題董亨道八景圖

錢塘怒濤天下無，誰將尺紙爲新圖。賀家湖上如鏡淨，巖向烟波逢釣徒。彩虹橫臥吳淞上，洞庭一螺浮具區。亦曾泛舟彭蠡湖，插立千劍名大孤。廬山高哉不得到，歷歷五老聯香爐。上鍾下鍾夾湖口，半江清濁涇渭如。多景雄據金焦間，夕陽微照海門山。其餘知名不知處，赤壁但歌前後賦。江漢至鄂始合流，黃鶴樓前鸚鵡洲。瀟湘見說青如染，道林岳麓橫清秋。我欲遠遊嗟暮齒，蝶夢翩翩漫千里。但欲絕江尋越山，歸老故山吾已矣。

魚計亭

平生信天公，積然不作計。願我雖非魚，想見亦相似。潛深本其性，魚亦非有意。浮陽或在渚，不能終自秘。或爲饑所驅，危機在香餌。輕絲引纖鉤，性命因刀几。魚以味得烹，我以名自累。安得兩相忘，容我從此逝。

跋盧申之所藏韋儼三馬

名畫記言韋鑿工龍馬，妙得精氣。從子鵬善小馬，有小馬放牧圖傳千代。思陵親爲再書，尤爲可寶。申之求詩，感而有作。

嗟哉馬之生，馳驟乃其性。一爲人所羈，寸步不得聘。局促閑廐中，專俟困人令。調服無踴躍，始可用朝請。戰騎冒鋒鏑，或致隕其命。繡羈非不華，金絛號爲盛。青黃木之災，此亦馬所病。立仗尤貴重，一鳴輒斥屏。何如在牧時，臥起玩煙景。豐草勝芻芻，清波恣游泳。章侯擅筆精，幻出無人境。思陵賜珍題，昭回光炳炳。身方縛名羈，三年數負乘。細窺樂寬閒，悠然動歸興。

宇文樞密借示范寬春山圖妙絕一時以詩送還

范生本以寬得名，不學關仝與李成。筆端自出一機杼，理通神會真其能。橫披小軸展到眼，頗亦時能辨真贗。未見弘大如公藏，茂樹喬山春爛漫。此圖不是江南山，寒空青嶂疑商顏。高下幾佳處，莊家時有茅三間。橋梁樓觀各有趣，一夫驅驢何處去。安得隨入杏籬間，布襪青鞋踏空霧。近山忽斷見蒼碧，天涯一望無中極。胸中已整誰測知，鐵屋石人驚筆力。精繪六幅高堂空，終日對坐心神融。看罷爲我捲還客，自此歸余境夢中。

錢文季少卿以蜀中織成山谷書廬山高爲壽次韻

七十衰翁年愈高，意氣銷盡湖海豪。平生萬事不翅足，但欲乞身歸故巢。幾番掛冠不容去，歸夢屢涉滄浪濤。縱使不去豈能久，命如槁葉風將飄。一陽來復值初度，方念吹棘心天天。何期老友加記錄，乃爲衰朽親揮毫。廬山高哉山谷字，蜀女織就新冰綃。安得東歸抱四絕，雙鳧飛鳥追王喬。張圖痛飲信一快，更須傳寶留兒曹。慶朝非遠卻圖報，別當作頌齊崧高。

以太湖石響板爲文季壽

太湖中心洞庭山，千巖萬壑高屏顏。風濤春撞自太古，漱成樂石如雕剜。玲瓏中空窮變態，奇奇怪怪羅滄灣。良工巧手琢威鳳，片雲承足同飛翻。叩之五聲八音足，疑有僊風搖環環。月卿畫聲塞宇宙，文如九苞瑞世間。祇今在治真若鳳，朝陽一鳴聞九關。先從鷓鴣閣掌帝制，徑上鸞臺領朝班。德既不衰石不泐，祝

公選壽如彭鍾

次韻韋樞密賦吳彩鸞玉簪

文簪彩鸞夜半恐不逮，山深忽呼名。驚喜不得退，僊語無所逃。士貧何可耐，乃以三生緣。遂爲二姓配，至人與凡夫。伉儷豈其業，需書以自給。細字如玉碎，一一存楷法。明珠茂瓊額，初如鶴比翼。久若魚同隊，終日了韻編。心畫亡墨礙，人間八百本。終古知敬愛，玉簪尤可珍。何必贈雜佩，倘邀千黃金。雖貧亦當貸，摩挲情見晚。老眼看茫昧，墨妙饒精神。筆勁含姿態，次第節居中。盤曲法庫內，九齡美風度。孟博信清裁，書拙無合作。見此增愧慨，尤物難久假。雪臆暫相對，遺蹤雖已逸。真跡儼然在，輒效西子顰。小楷書牘背，題太乙宮武林山贈易高士

易居求賦武林山，日因塵勞無暫閒。我求掛冠欲歸去，念此時債須當還。武林山出武林水，靈隱後山無乃是。此山亦復用此名，細考其來真有以。天目兩乳到錢塘，一山環湖萬龍翔。扶輿磅礴擁王氣，皇居壯麗環宮牆。湖陰一峯如怒猊，勢臨城北尤瑰奇。吳越大作繡黃廬，爲穿百井以厭之。從來有龍必有珠，此雖培塿千山餘。中與南渡爲行都，崇列原廟太乙廬。曾因祀事來登眺，闕闕塵中有國囂。薰風時來洗梓畧，綠樹陰陰隱殘照。我得暫來猶醒心，羨君清福住年深。長安信美非吾土，倦翼惟思歸故林。

百卉生深林，無人皆自芳。楚騷發妙意，惟蘭乃能當。我欲效潞公，賸種坡之陽。不須強披拂，風來味愈長。君乃先爲之，滋吮雙雁鄉。正欲生階庭，聚書教諸郎。父子自同心，久之不聞香。老我行西歸，一造君子堂。勉哉篤義方，雙雁看高翔。

蕉菴雜言

環植芭蕉數十株，幻成方丈一屠蘇。幾重青蒼兩邊合，四壁穿空一物無。早涼日薄坐其下，爽氣蕭颯風來徐。此爲天下易生物，不多歲月真可慮。王僧謨夸紫步障，石崇安得青珊瑚。寓居得地不敵許，好事便可傳規模。願余老矣豈久處，後來得此自足娛。若謂霜雪成摧枯，瓊臺瑤室今何如。

何當泛刻銘。往從子于盤。

林德久秘書寄楚辭故調傳及叶音草木疏求序于余病中未暇。因以詩寄謝。

平時感歎屈靈均。離騷三韻涕欲零。向來傳注賴王逸。尚以舛陋遭譏評。河東天對最傑作。釋問多本山。海經練塘後出號詳備。晦翁集註尤精明。比逢善本窮日誦。章分句析無遺情。林侯忽又示此賦。正欲參。考華英。屬余近歲方苦疾。筆硯廢墮幾塵生。嘗鼎一臠已知味。始知用工久已成。況復身到荆楚地。詳究蘭芷。聞芳馨。前此同朝幸相與。錦囊詩文為我傾。惜哉不早見此書。病中欲續神不寧。年老耄及屢求去。倘得掛冠早歸耕。尙當一一為尋釋。期以燭火裨明星。護揮斐語塞厚意。深媿所報非瓊瑩。

附黃真籙道人游茅山

少年曾上三茅山。千巖萬壑窮躋攀。烟霏空翠不可狀。弟兄聯騎欣清閒。回頭五十有餘載。至今夢境猶班班。初從崇禎入僊境。元符玉晨紛幢幡。草庵精舍不知數。各占山麓清溪灣。蓑衣相見黑虎谷。蒼然白髮猶未顏。延之士窟款清醴。桃皮醞酒無留殘。達道所居更奇絕。萬山開豁如重關。一山巉巖似筆格。聳秀正巖湖中間。白馬真人尚生氣。長史舊井藏餘丹。異石若碎還復合。象龍幾處多澄淵。華陽洞門閉已久。傳聞亦有游其藩。撫掌浮瀉湧如沸。僊人捧石手可扳。最奇無如大茅峯。千尋直上天市壇。中峯小峯如雁行。下視堆阜雜烟巒。三君司命時歸降。往往大風吹環環。人言春日羽衣會。胎禽終日來飛翻。玄帝大鼎秦皇壁。丹砂六千在流泉。地無虺虎與荆棘。但有衆樂堪延年。洞天凡蹤不見到。我欲再往良獨難。有時慨想舊游處。陟岡惘惘涕為漣。江夏僊人有僊骨。卓爾拔俗甘瓢簞。搖鈴與能徹帝所。揮鏹自足驅神姦。曾入金華訪初平。今往地肺求洞元。游經都城道價重。拂袖忽厭拘塵煩。徑登紫綺衣亭。咫尺衆真相往還。神僊渺茫信可學。祇恐涓塵天意慳。但見茅君極僊品。誰知求道越艱難。至今豐碑載錫文。舟墮千劍如指彈。君得此居宜勇進。勿使學步讓邯鄲。我欲休官未容去。歸夢過覺多愁歎。終當掛冠四明隱。捫蘿采石級芝蘭。江東日暮雲生處。安得羽化同霞餐。

舅氏適齋汪公尙書慕香山之高。續達哉行。集香山詩句。次韻。

脫衣典酒曲江邊。不作閒遊即醉眠。大抵浮雲何足道。生理何曾得自全。朝廷屢我作閒人。勞輸緡錢三二千。一種共君官職冷。收得身來已五年。五年炎涼凡十變。老後誰能惜酒錢。塵纒世網重重縛。七十八十百病纏。千萬人中無一人。自喜天教我少緣。六十三翁頭雪白。貧家強健亦天憐。每愧尙書情卷卷。爲君一醉一陶然。其間氣味多相似。猶在病羸昏耄前。月夜徐行石橋上。累累棟宇相連延。歲種薄田一頃餘。薄產處置有後先。更無俗物當人眼。遊魚潑潑荷田田。爲君舉酒歌短歌。不妨兼有散花天。

適齋示池水大篇。效元白體相答。

適齋一片心。世人難與比。少時發此念。樂施到暮齒。婚姻成者衆。葬埋不知幾。義氣追古人。仁風動桑梓。利益及物物。方便形事事。先正有此言。源流固有自。外家有大池。清波照葦柱。來者不問誰。小大聽器器。及其早將酒。一雨復清泚。我舅爲欣然。作詩自言志。平生欲濟人。往往多割己。向來偉可分。挂冠隱一紀。

攻媿集卷六

古體詩

石時亨餽山閣

乾道七年冬。見時亨。相與登餽山閣。酒熙七年秋。又過之。今三十有三年矣。時亨書來索詩。老矣日困憂責之重。應酬之繁。何處有此。慨念舊遊。況昔止齋陳君舉泊薛象先諸公往來必遊焉。此閣名因以傳。黃文叔則又里人也。存者無幾。併于末章見之。率爾有作。燕拙媿甚。

層層得好山。是處足飽看。君真樂山者。心地尤平寬。生長山水縣。慣見青巒旣。築室欲飲賞。憑虛著危欄。天亦遂君意。俾君老其間。場屋早得名。晚始就一官。官又不得進。甘心樂瓢簞。官少家食多。知更幾暑寒。朝見山嵐高。暮喜山雲還。山氣日夕佳。秀色幾可餐。晴雨各變態。雪月更高端。于山真屬壓。清明流肺肝。膏粱與鴉象。與世殊鹹酸。久矣謝世紛。屏息專內觀。鬢無一莖白。八十顏如丹。所得不既多。愈覺天不慳。此閣本不華。何處無此山。苟爲名利驅。人境無相關。吾鄉山苦遠。可望不可攀。東樓快登眺。登翠羅烟疊。年來勇欲歸。飽絮未許閒。君索餽山詩。南明恍在前。十年兩訪君。共醉首稽顙。向時多名流。與君平生歡。紙今幾人在。一見良獨難。叔度鎮金陵。道術處瀛壖。舊遊如晨星。相望可長歎。歸夢遠故丘。非晚再掛冠。

心勤力不逮。不得盡如意。安得有貨財。如此池中水。來求則應之。吾心斯足矣。長篇筆餘力。豐饒遂滿紙。病足正僵臥。三誦爲之起。謂險不容次。愚言不能止。公曰汝答我。只用元白體。公心與天通。言合孟軻氏。菽粟如水火。此意豈不美。黃金土同價。但恐無此理。求水易足用。近止及鄰里。上不過飲食。下亦止濯洗。求財則無厭。來不問遠邇。應者力已竭。求者殊未已。有如一富翁。獨處百家市。始焉逐什一。貧富本相濟。餘波被四鄰。人情皆可喜。久之資望重。爭訟隨誇毀。不言理曲直。但謂富者鄙。堯舜有至仁。猶病在博濟。所以漢昭烈。其言有深旨。富者民之怨。百萬輒散棄。貧富各有分。取予尤不易。生長在舅側。義事熟于耳。頗亦知爲人。緩急力不計。舅言出于仁。甥言裁以義。二者若不同。同歸于一際。愛苟無差等。兼愛幾墨子。豈惟道非中。安有力及此。仁民而愛物。要自親親始。

適齋約同社往來無事形迹次韻

舅氏年益高。何止七十稀。神明曾未衰。髮黃齒如兒。義概同古人。閭里咸歸依。度量海深闊。仁愛佛慈悲。居然三達尊。後生願影隨。爲作真率集。率以月爲期。平生持謙柄。自牧何太卑。善學柳下惠。不欲慕伯夷。一鄉有善士。收拾略不遺。以此娛我老。今是勝昨非。何必汗漫遊。據龜食蛤蜊。但欲客長滿。痛飲真吾師。鄉黨既怡怡。朋友亦惻惻。凡我同盟人。共當惜此時。間或造竹所。寧容掩柴扉。耆英古有約。不勸亦不辭。此意豈不美。謹當守良規。達哉杜陵客。從他人見嗤。

代魏丞相爲錢參政壽

天台傑立滄海東。古今名士長相從。神遊八極司馬子。擲金作賦孫興公。松隱先生千載士。文價道骨相與同。芙蓉爲裳蘭爲佩。一笑坐斷千山峯。向來羽扇揮羣雄。猶猶給使如奴僕。淮南草木識姓字。烽煙一掃邊庭空。勳名鬼魄謝不有。天子神聖非臣功。黃扉安坐斷國論。精神自折千里衝。東山之志意不改。歸來碧落稱優翁。調元老手自變理。髮髮綠髮髮方瞳。蒼生願望謝公起。中興事業須宗工。新冬五日日記。且霜餘和氣。回春風。門牆老生繫郡絛。欲借壽學樹吳松。祝公壽考與家世。山河帶礪俱無窮。

代仲舅尙書賦江山得助樓

江山信美非吾土。王粲登樓意凄楚。麗譙井幹高則高。未免綺羅相滓汚。君家華屋照城隅。丹雘重重不知數。誰令作此三層樓。雪脊千霄千尺所。幾番貽書來索詩。只許歸田爲君賦。快哉今日真得歸。無復黃塵泥巾履。試凭欄干俯人世。城郭村畦可枚數。四山雲物任卷舒。大江波濤恣吞吐。曉看紅日上滄溟。夜見冰壚轉天宇。四明山水秀東南。祗恨青山不肯入城府。我家朗朗屋百間。欲創一樓兄未許。羨君輪奐日日新。擊鼓一聲紛野斧。眼明見此高突兀。騷人當得江山助。我久欲歸未得閒。門巷相望幾尺五。賦詩幸不負前盟。但慚筆底無風雨。從今造門不復問主人。醉倒樓上君莫嘆。

代求子紹上魏邱壽詩

皇家基業天與隆。金枝玉葉磐石宗。我皇聖德慶蒼穹。朱邸森列慶所鍾。仲氏吹簫何離離。雲夢八九羅心胸。羣經讀遍巾箱中。筆端豪氣舒長虹。殿前玉佩聲冬璫。天人眉宇輝宸楓。大名起魏茅土封。黃膺豹

尾雙鎮雄。宜城名郡煩憑熊。政績越過黃與龔。樓前疊嶂橫雲空。佳句不減玄暉工。賢王易鎮雨水東。陽春有脚皆仁風。百榼面內文軌同。坐清聚蟻驅屯蓬。碧海萬里樓船通。天子神聖非臣功。薰風入弦槐陰濃。新荷泛綠榴花紅。曉來佳氣飛青葱。驚詫野老田家翁。籥鼓動地光融融。堂上帝子方雍容。清且燕賀簪笏。負弩小吏隨登龍。由來降靈自神嶽。難老何用齊喬松。年年箕翼壽兩宮。捧觴戲彩俱無窮。

代毛崇夫賀婦翁黃圯老生朝

東都競風節。清裁稱巨賢。焱馳不自定。相與扶其顛。獨立黃徵君。道周性俱全。辟舉既不就。言論亦無傳。當時論篤士。比之孔與顏。陳蕃爲三公。自媿不敢先。丈人豈苗裔。德高靜而專。不淸復不濁。量波渺無邊。學問粹然正。師友承淵源。詞章玉無瑕。作者當摩肩。向來登王幾。悟主在一言。校讎天祿閣。朱黃手自研。郎潛不啻足。肯羨歲九遷。清朝獎廉退。擢居西府員。庶仕皆坐致。高懷越拘攣。出乘使者車。徑歸臥林泉。出處無戚欣。鼻間栩栩然。謝公恐未免。召駟行著鞭。松山介閩浙。淑氣常蜿蜒。隆冬正凝沍。愛日回春妍。懸弧慶生申。飄若區中僊。偃風自難老。何須記椿年。賤子託粉楡。掃門如宿緣。叨在玉潤選。得窺樂廣天。川涂阻拜壽。春容陳大篇。孺子倘可教。願受書一編。

贈吏部壽詩集老杜句

刺史諸侯貴。春城海水邊。層城臨媚景。水合數百源。山色佳有餘。雲門吼瀑泉。遊山憶謝公。頻遊任履穿。三寸如黃金。朱橘不論錢。瀟灑到江心。石瀨月娟娟。翠華擁吳岳。誰扶黃屋尊。御榻在幃幙。佳氣拂周旋。多除南省郎。一麾出守還。城中賢府主。今之黃穎川。筆落驚風雨。談論淮湖奔。羣書一萬卷。分明在眼前。老氣橫九州。黃鶴摩蒼天。歷職漢庭久。磊落映時賢。否臧太常議。正直朱絲弦。東下姑蘇臺。戮力効鷹鷂。調帝似馮唐。明公獨妙年。列宿頓輝光。馨香粉署妍。卿月昇金掌。等級敢比肩。巢許山林志。虛心味道玄。此邦承平日。接近與名藩。時節立復度。水旱其數然。百谷漏波濤。狂風大放顛。江流氣不平。地軸爲之翻。人烟眇蕭瑟。茅茨寄短椽。凋瘵滿膏肓。誅求何多門。至尊方旰食。鴻雁美周宣。平生方寸心。窮年憂黎元。恐辜明主恩。筋力不辭煩。晨趨閭闔內。應對如轉環。制可題未乾。御札早流傳。斯人亦何幸。已聞動行軒。滯務茲一掃。煩苛法令蠲。撫養甚分明。連檣並米船。蜂蠶不敢毒。歌笑輕波瀾。騶陽化爲霖。江鳴夜雨懸。公鎮隴歲月。人安若泰山。且如今年冬。祁寒爲之喧。蕭蕭理體靜。迺出諸侯先。何時降璽書。誰能叫帝關。絲綸實具新。載澗照乾坤。借問今何官。蓬萊漢閣連。駕鸞回金闕。會是正陶甄。煊赫舊家聲。風流今尚存。嚴家聚德星。文雅見天倫。曾參與游夏。寔爲親弟昆。潘輿送喜頻。堂後自生萱。國與大名新。中堂有神僊。令子各清標。芝蘭疊瑤瑤。今朝烏鵲喜。僊鶴下人間。甘作老人星。晨霞朝可餐。但求椿壽永。何曾藉偃佺。獻壽更稱觴。肅肅秩初筵。爛漫倒芳樽。華燭蟠長烟。清朝燕賀人。佳句染華牋。吾非文人特。不敢廢詩篇。願惟魯鈍姿。喧爭懶著鞭。出遊翰墨場。常受衆目憐。尙爲諸侯客。坐客寒無氈。未見有知音。非理誰與論。始知賢主人。見我顏色溫。包蒙忻有擊。豁達露心肝。竊效貢公喜。兼盡賓主歡。吹噓人所羨。推轂期孤寒。

七月上浣游表園醉翁操

茫茫蒼蒼青山遠千頃波光新秋露風荷吹香悠颺心地。俯然生清涼。古岸搖垂楊。時有白鷺飛來雙。隱
君如在鶴與翔。老先何處。倘有流風未忘。琴與君兮宮商。酒與君兮杯觴。清歡殊未央。西山忽斜陽。欲
去且徜徉。更將霜鬢隨滄浪。

和東坡醉翁操韻詠風琴

泠然輕圓。誰彈向屋山。何曾清風至。陰德之天。悠颺餘響。輝娟方晝。眠。遇立八風前。八音相宜。知孰賢。有
時悲壯。鏗若龍泉。有時幽杳。彷彿猿吟鶴怨。忽若嶺嶺山顛。蕩蕩幾如流川。聊將娛暮年。聽之身欲僊。弦
索滿人間。未有逸韻如此弦。

楚辭

雪路僊隱

余讀叢桂堂記。而知雙沈宋氏之盛。觀登科記。而知四川類元正仲之名。忽過余于寂寞之濱。問
其所以來。則懷閩風之綬。而訪其大父閩中君雪路之僊蹤也。其詳見于楊獻子之記矣。又言其
先君諱庶俊。特多才藝。閩中素所鍾愛。年止四十。于是時正仲之生。始九閱月。爾少長女兄淑仲
告之曰。汝之生也。卜人曰棄之。先君不然而取。洪範攸好德之言。作詩以名汝。謂壽富康寧。考終是
有命焉。惟好德在人。為可勉。時末以世科為屬。自爾刻木。誓斷絕世故。將從雪路為物外游。不幸
志不克就。汝其職之。則又泣曰。先君已矣。大父之來四明。不知其果何在。萬里來游。志在此也。余
聞其言而哀其意。為作楚辭以招之。

君之生兮天之西。望雪山兮名之以雪路。君之游兮海之淵。隱于雪竇兮。杳然何歸。子從其父兮。孫訪吾
祖。子志不遂兮。孫之心良苦。嗟嗟閩中君兮。棄家而遠遊。塞胡為乎不久留。其遂蟬蛻塵埃而僊耶。其亦
肥遯得道不死而隱于四隴之幽耶。捫蘿以尋于爛平兮。既不可見。莽白雲之廿里兮。欲進兮焉求。青樓
兮實繁。莎羅兮花稠。鞠侯兮相與。羣白鶴兮嘯其儔。謂為遠兮。何景物之良是。謂在邇耶。將徑之何由。肖
君像兮茲堂。謹奉膏兮良嘯。君其來兮庶幾其見之。君之不來兮。徒相羊以夷猶。〔案〕是集傳多訛缺處。因無善本本校。每仍其舊。

此首首句原缺補字。鞠侯原缺補字。今據陸龜蒙四明山詩小序云。有青樓子味極甘。有醜謂之鞠侯補入。又攷寧
波府志。宋耕號雪竇。世家雙流。紹興中。為閩中令。後仙去。其孫德之聞其在四明水。訪至雪竇山。遇獨鶴告以山後
關平山有宋宣教居焉。德之歸至。果見丹竈。而終不得詳所
在。乃置詞其上而歸云。足補樓閣是序所未詳。蓋附注于此。

攻媿集卷七

今體詩

姚江高風閣色有嚴先生墓

不從文叔作三公。歸著羊裘大澤中。石瀨釣臺非故地。雲山江水自高風。煙迷宿草古遺恨。樹擁危樓新
奏功。僊馭飄飄疑不遠。翩然獨鶴度寒空。

夜坐

重雲煙雨日冥冥。柱礎流津意未晴。賴得點風送雲出。放開山月照人明。紛紜世態長松影。荏苒時光流
水聲。坐久蕭然轉琴軸。為君更作九臯鳴。

山陰道中

昨望山陰古道中。戴山直上最高峯。今朝更踏山陰道。卻向雲間認八松。
掩上疎簾莫放垂。迎眸景色自淋漓。有雲更覺千山秀。不雨爭知萬壑奇。古道經行盡遺跡。羣賢風度想
當時。奚囊莫怪新篇少。應接山川不暇詩。

蘭亭別于果鄉

攻媿集 卷七

山陰巖壑妙人寰。十載扁舟空生還。贊府端能慰牢落。連朝相與上孱顏。龍盤鳳翥無奇畫。霞蔚雲蒸有舊山。弔古淒涼更難別。滿懷秋思到眉間。

早行

水餘枯枿尚橫直。催促征夫趁曉鶉。細路緣山穿亂石。輕輿掠樹得飛花。柔柔彌望雨三里。修竹深藏四五家。徑處不容行客戀。可憐一步一天涯。

水漲乘小舟

一番潦雨洗郊丘。冷逼征衫四月秋。只喜青山滿眼滿。不知黃潦漲平囑。登途已厭頻頻轉。得意何妨且榜舟。處順安貧聊自適。未應坎止愧乘流。

繡川道中

伏波真作買胡留。雨意垂垂未肯休。不憚征衫有微濕。只愁平地又橫流。行人自厭衝泥苦。野老方當得意秋。倦僕如何數千里。登天徒笑傅鸞鳩。

過蘇縣

處處歸環舍。家家石罍。有時逢老稚。無事只耕桑。野色探詩思。村醪引醉鄉。山川已如許。急雨更斜陽。

東陽遇雨

萬壑千巖已飽看。更尋佳處為開顏。無端早上一番雨。道盡東陽驛裏山。

荆坑道中

兩外山光淡。煙中草色鮮。斷橋依古岸。流水自新川。棠棣餘榮表。青蘿遺樹顛。人情兼物態。只合付天然。

獨公嶺

古洞隨山轉。征人趁水行。懸崖當步險。空翠逼人清。石路無尋處。沙田不畝平。千巖得一二。亦足慰平生。

括蒼煙雨樓

百級山田帶雨耕。驅牛扶耒半空行。不如身倚市門者。飽食豐衣過一生。

括蒼煙雨樓

莫為看山只凭欄。遠懷猶恨雨山間。坐深卻得無窮趣。祇看平川一半山。

夜坐燒香臺

落日謝虛閣。橫琴相對閒。片雲將急雨。一笑失前山。

即事

長晝苦炎熱。夜分涼始生。電中千嶂立。琴外一聲鳴。急雨催詩思。遙空答鼓聲。誰知口府地。得此意寧清。

小雨

睡重不知曉。山高意得秋。風來已落葉。涼去忽中洲。幽閨素所願。登臨儘自由。灑溪千萬壑。何日上扁舟。

好風先雨到危欄。卻送殘雲過別山。不用開襟強披拂。自然涼意滿人間。

煙雨樓夜坐

喜鶴橫空黯未收。晚來涼動滿懷秋。澹雲影裏千山月。殘角聲中百尺樓。參坐共為文字飲。高談不見古今愁。夜闌半醉意方適。徑欲乘風汗漫遊。

晚自擬涼亭轉煙雨樓聽角

兩寺疎鐘夾岸聞。荒煙無數亂前村。山衝落日雲生彩。路隔孤舟水不痕。蟲羽凄凄鳴綠暗。星輝隱隱照黃昏。欲歸重到層樓上。更為梅花一斷魂。

重陽

佳處逢佳節。寧辭望眼勞。有樓皆眺遠。無日不登高。野栗炊新杵。寒萸泛濁醪。黃花何太晚。籬落上蕭條。

北行雪中渡淮

風捲清淮夜不休。曉驚急雪遍郊丘。坐令和氣三邊滿。便覺胡塵萬里收。瑟瑟江頭輝玉節。蕭蕭馬上點貂裘。歸來風物渾相似。二月楊花透御溝。

泗州道中

宿雪助寒色。相看泫水濱。輕車兀殘夢。羣馬蹶飛塵。行役過周地。官儀泣漢民。中原陸沈久。任責豈無人。

陳留柏

古汴微流絕。餘民尚子遺。高丘祠漢祖。荒草葬虞姬。坡下空陳迹。鴻溝信近時。膏腴滿荆棘。傷甚黍離離。

相州道中

驛門深閉柏參天。月可中庭夜影圓。人靜好風喧客枕。坐令歸夢到林泉。

即事

千古興亡一夢驚。就中物理似持衡。昔花空染朝歌血。荒草猶祠美里城。但見反身知自咎。誰言修政欲相傾。知音只有昌黎操。臣罪當誅主聖明。

臘月二十五日大人生朝

行盡窮邊歲亦殫。倚門應是念衣單。寧知今日暮南地。不似去年江上寒。乘馬惟欣日可愛。逢人長說雪初乾。三食四襖半無用。何必重歌行路難。

初出燕山

去年沙岸倚歸舟。今日驅車古涿州。綵服難陪萊子戲。巴詞應付雪兒謳。客途行及五千里。壽宴須開十二樓。南望飛雲天樣遠。太行山外久凝眸。

春雨

去國三千里。還家第一程。都緣人意樂。便覺馬蹄輕。落日催心速。飛雲逐望生。莫嫌歸去晚。猶得趁清明。

石斗微微覆淺沙。蘭蕙短短茁青芽。春花著眼未云久。花事于人漸有涯。漫漫平湖接遠天。濛濛細雨濕輕煙。野橋橫著草深外。何處渡頭人上船。

送人之官池州

春空吹雨作餘寒。去去扁舟不可攀。伊昔曾游三大水。到今獨記九華山。想君脈脈征途遠。屬我悠悠夢境閒。回首江山固無恙。懷人倚待好詩還。

春遊遇雨

公子喜青春。歡遊弗厭頻。久晴都不問。好雨卻成噴。桃杏紅方入。禾苗綠未勻。請君停杖履。俯念耦耕人。

糧料院葵向亭

結屋蒼崖畫不譁。峻嶒亂石遠簾牙。濤江渺莽三千頃。煙瓦參差百萬家。雉堞環山餘暮雪。龍樓聳閣煥朝霞。登臨可是望都省。但有葵心向日華。

麻舍小軒

袞袞羣山尾。橫隄更此岑。塵埃遠物外。風物宛山陰。作吏何妨隱。尋山不用深。居然一丘壑。便足快登臨。

尺五亭

舊說城南社。今登山外亭。宮牆步可到。御柳望中青。引嘯千巖響。哦詩過鳥聽。曲欄頻徙倚。歸思渺東溟。

挈從子游歸烏戍外家

五年不泛浙西船。今日重來倍黯然。葦席不重寒刺被。菱歌孤唱月搖川。吟啞回棹聽鷓鴣。來往輕帆風雨便。點檢湖山固無恙。鶴原遺恨到黃泉。

烏戍道中

田在港西家港東。斷橋春水步難通。東蘆挾纓穩來去。不礙小船分釣筒。

重陽寄雪隱從叔

秋意未教離菊知。不妨烏帽著風吹。絕憐對酒君歸矣。更欲登高誰共之。風雨滿城千里夢。茱萸綴席一年期。君非俗物收意者。莫為催租便不詩。

次伯舅汪運幹大雅所寄韻

遙憶牢之舅。功名志欲成。離思滿方寸。望眼費雙明。攬筆四愁賦。登樓千里情。賢勞休自歎。曠下本書生。

佛日山

曉出都城暮入山。杖藜蕭散易開顏。松風五里未行盡。隱隱疎鐘鎖翠間。

遊香山次王正言韻

四山過雨翠光流。境勝心閒自點頭。野鳥叫春多格磔。晚風吹鬢故颼颼。三年幾作舊山夢。一笑喜成今日遊。獨歎寒泉本無意。強隨機械走溪溝。

過西興

幾載京塵流客裘。江村乍入倍清幽。柔桑穉麥寒猶在。流水落花春又休。蒼狗浮空驚易失。白駒過隙若為留。細思誰似垂綸者。真酒烹魚百不憂。

攜家再游姚江

又作泛舟行。浮家一葉輕。潮生江外晚。月比夜來明。雲盡天容徹。風高水氣清。五湖乘興去。何苦慕功名。

渡揚子

江豚吹浪雨颼颼。望斷天涯人白頭。一舸乘風渡揚子。數鷗導我過瓜州。

曉霧

曉霧冥濛水拍堤。稜嶒亂石與雲齊。扁舟不用兼程去。到得稽城日已西。

登葦山

晚步葦山上。休辭脚力窮。八松不礙眼。萬里欲乘風。逸興浮滄海。高歌徹太空。羲之不可見。猶得想胸中。

永嘉試院謝會使君送酒

一簾疎雨洗塵埃。滿架酸醱自在開。正恨烹茶殺風景。忽驚門外白衣來。脫身場屋幾春秋。故步重尋我自羞。閉置有如三日婦。畫成應遣一生愁。與錢誰是老司業。送酒更無賢那侯。掩卷出門花下坐。真成一酌散千憂。

木蘊之園博遷居

寄齋今日又遷居。門巷相遇過五尺餘。王子何妨借人屋。淵明不必愛吾廬。大千眼裏無非寄。三十乘中皆是書。祀竈卜鄰無用爾。祇今天上有錄車。

次南真宮雙道士壁間韻

幽舍足留客。疎篁不用林。相過幾樽酒。清坐一瑤琴。野鶴伴僊隱。閒雲寄此心。黃冠如有許。來者為低簪。

送樂清姚令行可

長官清政玉無瑕。卓魯循良不足誇。前席有期吾黨喜。挽轡無路邑人嗟。才高雁蕩千峯石。惠足河陽一縣花。欲信三年潭不擾。遊山今日始攜家。

入雁山過雙峯

眼前未見古龍湫。望望前山景自幽。紅日一門千嶂曉。翠峯雙聳半空秋。風高落木無邊下。氣勁閒雲逐處收。要識雁山真面目。直須霜後一來遊。

靈峯

老筇扶我轉林丘。直到僧房最上頭。地擁雙峯遮勝境。天分半石闕靈湫。空中大士澹相對。山罅清泉空自流。人謂石崖宜置我。不知來此有緣不。

龍湫

老筇扶我轉林丘。直到僧房最上頭。地擁雙峯遮勝境。天分半石闕靈湫。空中大士澹相對。山罅清泉空自流。人謂石崖宜置我。不知來此有緣不。

地盤峯嶺秀。天開象寬九霄銀漢落。千古玉龍寒。壯觀供尊者。幽居稱冷官。何時遂肥遯。不厭白頭看。

又次王瑞安韻
雲鎖千峯碧。泉飛百尺湫。山陵驚險絕。洞府足深幽。谷靜搖虛宿。巖高臥老虬。賈胡還似我。到處輒遲留。

忘歸亭
一峯凍凍插煙霏。誰築新亭占石磯。標榜未應專一壑。此山何處不歸歸。

登馬鞍嶺
軋軋輕輿上馬鞍。半天嵐翠逼人寒。從教宿霧迷清嶂。明日晴空取意看。

游西山次范丞公與韻
東風吹我上西岡。更覺僧房白晝長。草色已翻新歲碧。梅花祇是去年香。好山圍繞屏三面。野竹蕭森玉數行。千里同遊逢范叔。綈袍他日未相忘。

喜雪
曉風吹起雪漫漫。來兆豐年喜有端。玉樹瓊枝無限好。雪隴高閣不勝寒。直疑天上梅花落。莫作人間柳絮看。我欲乘風游汗漫。倚欄空自羨飛翰。

同年翁處招遊北山次韻
不嫌屐齒碎莓苔。祇要吾人得得來。見說飛泉高落澗。待尋曲水作流杯。竹林素約羣賢集。雞黍相過一笑開。政恐清遊自忘返。不應空棹酒船回。

支茂先煙蓑亭
人生逆旅困風波。大似寄居鸚鵡螺。月白江空無一事。不須更作釣魚蓑。

紅梅
兩枝零落北枝殘。失喜新莢苦耐寒。莫道北人憚不識。兩人幾作杏花看。

秋意次林致甫宗丞韻
河漢秋來淨。飛星一點過。好風吹暑盡。疎雨送涼多。執扇收團月。挑燈捲細波。自知恩到骨。欹枕夢無何。

送春
飛花一片減風光。不待紅稀意已傷。今歲餘春能幾許。浮生此日更須忙。隴頭有雨麥初秀。林下無人蘭自芳。夜倚疎檣誦佳句。好風如水月如霜。

病目初愈張子家有詩次韻
花披催蝶舞。柳暗受鶯遷。過眼忽新夢。回頭離少年。溪雲隨笏供。山雨近梅天。詩思正無賴。一聲來杜鵑。

年來視物隔簾櫳。祇有昏花似退之。強起歸鴻聊自放。妙穿懸磬恐難爲。相親黃奶交親絕。見代青姑事淺危。寫照苦添雲蔽日。不應更詭虎頭痴。

許深父餉酒覆于舟中

許深父餉酒覆于舟中

許深父餉酒覆于舟中

千里貽書慰寂寥。更將尊酒餉今朝。先生忽已成烏有。用事何因見白超。醉裏謾思鯨吸海。夢回誰悟鹿藏蕉。何時痛飲論心曲。雲滿江東望眼遙。

送朝臣濟辛湘潭
君向瀟湘忽語離。江城離思亂雲飛。傳聞楚俗尤凋瘵。勿以秦人視瘠肥。宰縣要尋行志處。監州空有負丞譏。此行得句須頻寄。直到衡陽有雁歸。

即事
芸芸物態見天機。靜裏工夫得細微。塔下秋紅千萬點。游蜂一一採香歸。

正月庚申朔酒醒六年
春來節物一番新。今歲仍逢臘裏春。莫訝連宵清不寐。祇緣守歲守庚申。

國清寺
夾道青松引客來。五峯雙澗擁樓臺。豐干饒舌留公案。隋帝遺書暗古煤。最喜親知來里社。真成春月上天台。陰雲掃盡尋幽去。佳處端疑爲我開。

山中懷仲兄
雁山會御九秋風。更喜春深到此中。芳草絕憐隨意綠。野花真是映山紅。未知方丈景何似。直恐桃源路已通。起聽朝雞無恙否。茲遊恨不與君同。

天台道中口占
路上人家短竹籬。纒蠶刈麥自熙熙。可憐日對千尋瀑。不解閒吟半字書。

宿仙居民家
投眼人家欲睡時。雨聲不斷水平池。回頭已過三江渡。醉看車中總不知。

寄管儀通判并同官
執別僧房日未斜。別離愁緒滿天涯。清宵已落柔桑葉。小雨頓開香麥花。醉裏不知身是客。江村酒闌無奈客思家。歐公夢憑誰寄語三夫子。歸路還須好句誇。

贈寶藏老道源
骨相昂藏潤底松。平生禪窟儘從容。幾年大隱清潭閣。今日來瞻獨秀峯。打破靈瓶無罣礙。大開飯店喜迎逢。今朝且逐征途去。何日重來聽曉鐘。

過蒼嶺
黃雲滿塢沙田稻。白雪漫山薺菜花。路入縉雲頻借問。碧香酒好是誰家。崇朝辛苦上屏顏。泥徑初平意暫閒。蒼嶺東頭移野步。眼前便得處州山。

婺女極目亭
危樓雄據郡城東。掃盡秋雲快碧空。目力不容山隔斷。詩情長與酒無窮。先分樓下雙溪水。高挹人間萬

危樓雄據郡城東。掃盡秋雲快碧空。目力不容山隔斷。詩情長與酒無窮。先分樓下雙溪水。高挹人間萬

危樓雄據郡城東。掃盡秋雲快碧空。目力不容山隔斷。詩情長與酒無窮。先分樓下雙溪水。高挹人間萬

危樓雄據郡城東。掃盡秋雲快碧空。目力不容山隔斷。詩情長與酒無窮。先分樓下雙溪水。高挹人間萬

里風興逸不知其近遠。五弦聲裏送歸鴻。

自阿山歸。再過蒼嶺。

雨後過蒼嶺。平生行路難。危層驚步滑。絕澗覺心寒。就嶺山途險。趨平谷更盤。年來輕世故。不作險塗看。

柑隅

霜著芳苞翠作園。數椽瀟灑映斜暉。木奴何必須千樹。乞得閒身徑且歸。

桃蹊

幾樹桃花相映開。主人歸路入天台。憑誰寄語玄都觀。前度劉郎不更來。

月沼

玉潔冰清一壑專。籀龍何處引涓涓。深知月滿還虧缺。祇學蟾光一半圓。

星潭

山頭分下一泓清。石甃團團瞰小亭。身在赤城名絳闕。至今潭影照郎星。

三友徑

公是端人友必端。世情冷暖不相干。雖云門外可羅雀。三益還能耐歲寒。

竹塢

幾年種竹未成叢。一日歸來翠掃空。儘好閉門高枕臥。從今日日是清風。

梅坡

江梅留待主人還。見說歸時得飽看。回首殘花飛作雪。一峯當戶正高寒。

松嶺

翠雲深處曳枯筇。插碧堂堂十八公。全似華陽隱君子。掛冠歸去聽松風。

戲贈張漢卿

張侯理窟妙無窮。雅謔于人亦有功。渺渺江湖千萬頃。未聞餓死信天公。

陪沈虞卿使君游錢園

休沐無官事。公庭且放衙。城中尋勝地。道上引高牙。潭府臨芳徑。東巖玩物華。山林真處絕。棟宇謝豪華。陶令親栽菊。秦侯晚種瓜。裴公餘綠野。六一醉琅玕。幽阪森三友。飛橋架百花。樹深藏曲折。谷險路銜斜。道院羅星斗。禪房供釋迦。龍峯思御氣。畫舸想乘槎。佳處城環雉。吟邊路遶蛇。登山攜翠袖。鳴道屏銀笳。井市花相映。湖陂柳半遮。高歌驚野鳥。疊鼓亂鳴蛙。陸級青珉滑。秋千綵旆斜。叢篁穿嫩筍。芳草綻新葩。靜憩方開宴。徐行更試茶。優醪掛瑪瑙。玉指奏琵琶。清絕露塵遠。蒼茫望眼賒。詩情彌海嶼。飲興渺天涯。賢尹民同樂。名郎子克家。才高修月戶。筆妙補天鳩。揮塵風流勝。憑欄笑語誇。追風漸款段。倚玉媿葦葭。逸韻迷春蝶。清歡接暮鴉。舞茵收地錦。畫燭照籠紗。畫雅欣相告。興盡靖不諱。微風朝趁馬。好雨夜隨車。士脈興原隔。霖膏潤甲芽。相將勸耕去。和氣滿桑麻。

巾山曲肱齋

山立青冥外。人行紫翠間。小廳開木末。孤塔映江灣。平楚一何遠。白雲相與閒。我來不暇寢。冷坐對前山。

廣軒夜望

浮雲舒卷原無定。此意誰能為飽參。出岫無心歸亦爾。不妨今日與同龕。

攻媿集卷八

今體詩

鹿伯可郎中園池雜咏

見一堂

靈澈清詩千載傳。始聞林下有斯賢。傍人只道休官早。見一名堂已十年。

止室

流行坎止事無多。舉世營營自網羅。珍重主人真止矣。直如古井更無波。

小東山

安石東山志不渝。歸來尋得靜工夫。從教更爲蒼生起。搗妓何妨且自娛。

柱堂

芳樹叢生庭砌間。高枝更許後來攀。主人勿戀山中桂。招隱還應看小山。

雲龕

浮雲舒卷原無定。此意誰能為飽參。出岫無心歸亦爾。不妨今日與同龕。

點點萬家燈。風清醉復醒。廣軒高絕處。俯瞰一天星。

玉霄亭玩雪

羣齋高委雪。浮空同上山城第一重。今日無非銀色界。此亭真是玉霄峯。雲迷野路舞輕鶴。風急瓦溝噓老龍。便欲相將游汗漫。刻溪何必訪道蹤。

倅廳雲水亭

山邊澄江江遠城。水雲徑接海冥冥。萬家曲折在吾目。一郡登臨屬此亭。今日詩題隨處有。幾番醉眼望中醒。風流鄭老知何在。回首蒼茫島嶼青。

再過鹿伯可

又上先生見一堂。澹然賓主兩相忘。不知海內清風滿。但覺山中白晝長。小雨絡林妨蠟屐。親妝環坐快瑤觴。曲終扶杖欲歸去。即詠白駒三四章。

天姥峯

剡水迂回徹底清。濫觴從此一泓澄。曉來蠟屐冲寒上。踏碎山頭十里冰。

虎丘

望望古招提。茲遊恨已遲。池深驚地裂。野曠覺天垂。聽法人千數。談空松一枝。從誰訪遺跡。惟有石頭知。

洛杜老僧聽琴

宴坐蕭齋不作勞。謂予何事走蓬蒿。從容試問今年幾。手植黃楊三丈高。自言幾載不聞琴。屢聽清彈苦契心。少待庭柯蟬噪靜。為師更作醉翁吟。

中秋

歲歲當秋半。人人待月明。絕憐今夜賞。更勝去年晴。光彩澄高露。氛埃廓太清。衆心方閱雨。卻望暮雲生。

又次丁端叔韻

好風涼月湛中秋。自笑何爲作遠遊。不有諸君故人戀。未應連日買胡留。三千銀界俱呈色。十二珠簾總上鉤。飲罷客歸清不寐。誰知心折大刀頭。

游惠山

石徑參差入翠林。廿年故步喜重尋。千山直上雲扉啓。萬木陰中古殿深。泉水泓澄風拂拂。洞門幽杳畫沈沈。調琴淪茗清無限。倦客忘歸到夕陰。

游洞霄宮

宿雨頑雲撥不開。紫霄佳處訪樓臺。青山九鎖固奇甚。古洞一深如此哉。拔地千林俱秀潤。擎天一柱最崔嵬。出山爽氣尙相屬。數里清溪送我回。

游徑山

起看海日曉團圓。更挹神燈照夜關。百萬杉松雙徑杳。三千樓閣五峯寒。盤龍何在渺難問。古井于今竟

不覺。但覺靈泉歸洗眼。誰能故把細書看。

送蘇伯昌大卿

禁路岩峽欲問津。抗章便自乞閒身。因勞劇部皇情厚。寓直中奎寵數新。飛晚正資經濟手。典刑終念老成人。赤松未許長爲伴。歸取青氈繼穎濱。

甬東曾幸拜蘇天。外府官僚復備員。前輩風流真在眼。名公談笑辱忘年。浙江相對一卮酒。婺港欲行雙槳船。門健馬衙難作遠。西風停立但茫然。

送劉潛叟博士倅豫章

熟知明主可忠言。奏版方陳意已傳。人言能運千乘國。我自能補九重天。拔山轉石孰難易。爛額徒薪誰後先。不用更論如許事。把君征袂且茫然。

送呂周輔宗丞守崇慶

從昔傳家學。當今良史才。聲名冠西蜀。風節象東臺。朝蹟收何速。歸心挽不回。一麾從此去。萬里可能來。

呂爲四川類試者元。曾祖陶爲給事中。

舊矣唐安郡。龍潛府號新。當年一絳帳。今日兩朱輪。民意來何暮。仁聲煖似春。劍南毋戀卻。鼉禁要詞人。祕甚先天學。誰傳陸士龍。上方留自近。天豈不相容。契託君家厚。情惟我輩鍾。慙慙訓猶子。他日使追蹤。

上魏丞相

夢菴深坐宴朝曛。祇有梅花對此君。今日衣冠有異許。向來元凱佐華勳。入山難解防洪景。載酒時應問子雲。童飄寫成心未懶。可因貪佛贊論文。

次韻蔣德言游太白玉几兩山

西山不到幾經春。玉几猶能一再臨。太白峯前成夢境。直從總角到于今。少日游山不要歸。老來腰脚不相宜。羨君勝具了無勸。踏雪尋幽更一奇。膽欲扶筇隨意行。要令心跡得雙清。何時同入翠微去。丈室先參老淨名。落花影裏步春關。飛鳥翩翩相與還。若得把茅成小隱。等閒來往兩山間。誰能饒舌強參禪。何用談因更說緣。生死本來無大事。晨朝須起夜須眠。

謝僧道全惠詩并菖蒲

楚楚芳菲詩樣清。翠苗低護小崢嶸。一泓功借幽根潤。六月能令涼意生。雁蕩潭如夢邊事。龍湫頓覺眼中明。閒聽坐對思無限。何日隨君透澗行。

趙安國梅坡

隆暑倦行役。梅坡得暫閒。卷簾南浦岸。終日對成山。竹裏清風遠。葦邊夕照還。歲寒重卜醉。覓句暗香間。

資聖寺

野溪清淺度危橋。徑策枯筇上紫霄。曉霧暗蒸山寺雨。松風深隱海門潮。浮杯水漲人何在。洗鉢池清意

已消。又上樂亭基。上望雲山萬里更道遙。

次韻蔣德言壁間舊題

一鈴簷角自吟風。兩面松篁翠掃空。山卉更藏無盡意。枝頭未作去年紅。

上史太傅

一坡煙水綠潏潏。竹樹樓臺縹緲間。但說一丘藏曲折。誰知更有四明山。
二十里雲隨步生。潺湲洞裏訪青蘿。山中要識無窮趣。看取南雷問答經。
衰繡堂中語夜分。幾將經史細評論。不知世上三公貴。祇是東湖八行孫。

贈鄭相士

知君冰鑑照人寒。我相儒酸未足觀。東甬從來多俊秀。為煩著眼細尋看。

雪竇道中

城居久矣厭塵勞。來訪名山寫鬱陶。客路行隨流水遠。征人與坐白雲高。千林舞翠吹蓬鬢。二麥搖青壓紵袍。努力共登天尺五。要看飛雪噴雲濤。

錦鏡

兩溪赴壑若奔虬。此地端能載衆流。三版放開千丈雪。一區清徹四山秋。幾年空自存公案。今日重新指路頭。珍重老師成勝事。清名當與此山留。

妙峯亭

一峯高出白雲端。俯瞰天涯千萬山。試向岡頭轉圓石。不知何日到人間。

隱潭

靈潭深入白雲堆。帶雨春雲爲我開。乳石半空潭欲墮。瀑泉千尺正中來。兩軍酣戰鼓聲急。一雨生寒霧壓催。中有臥龍君勿狎。有時平地起風雷。

游大梅山護聖寺

江東東畔更東山。又過東山數里間。試問招提在何處。萬山深處白雲環。寒雲片日忽吹開。歷井捫參得得來。行盡高山天欲半。不知平地有樓臺。

常禪師塔旁有虎

當時道價極光華。驚獸相隨共一家。象去虎亡師亦老。不須百鳥更銜花。從來猛虎性堅剛。據石依林死不僵。何待寒林班侍者。千年陪葬祖師傍。

梅隱巖

梅山遺跡若爲尋。怪石峻嶒一徑深。未必當時真隱處。清風自覺襲衣襟。

雲巖

但見雲生谷。初無石似巖。得名非舊觀。買地作精藍。境勝琅玕竹。門深擁翠杉。禪林自家處。真問後三三。

啓霞冰壺亭

拍拍新漪徹底清。兩山寫照翠光凝。笑看風動縠紋起。坐我玉壺春夜冰。

天童玲瓏巖

捫蘿歷棧上層峯。寢覺芒鞋踏半空。七竅幾時開渾沌。八塵無處不玲瓏。已欣古洞容身過。直恐丹丘有路通。俯視人間懶歸去。拂衣徑欲御天風。

送內弟汪作德赴建德主簿

今日望春下。送春還送行。簿書須著意。家世有餘清。瀟瀟桐廬郡。文章陸士衡。時陸務觀爲守公餘定多暇。無廢讀書聲。

南江酒家

南江舟楫飽經行。橋外人家最可人。臘纒寒杉映脩竹。快沽村酒趁鮮鱗。潮痕落草檣聲動。日脚銜山涼意新。酷愛老樟橫臥處。他時來此坐垂綸。

宿登山

竹與來訪小梅山。山在空濛紫翠間。嵐霧滿林朝漠漠。溪聲和雨夜潺潺。峯頭丹井隨潮信。松下禪房舊祖關。誰是無生誰不死。晨鐘未響夢先還。

羣從泛湖次叔詒弟韻

倚遍瀛洲十二欄。老慵推出爛銀盤。絕憐千頃波瀾闊。更覺滿身風露寒。境勝能令詩興逸。夜深自喜酒腸寬。離離掛影清如許。莫惜終宵作意看。

送陳君舉守桂陽

重尋漫壁認題名。十五年來一夢驚。誰料今朝攜客至。卻成此地送君行。桂陽臥治真談笑。魯史遺編賴發明。文定南軒偃去後。湖湘又得一先生。

永嘉天慶觀

斗口橫安華蓋山。茂林脩竹路灣環。琳宮迥出滄瀛表。羽士如遊崑閬間。東挹江山窮望眼。西臨閩闔笑塵寰。自知去此無多日。著意來尋一箇閒。

次許深甫寄陳剛副韻

博物曾經辨實沈。論兵更覺用功深。九關未進六奇計。萬卷空催一寸心。流水高山誰復會。寒松春柳解相尋。如君豈是長貧者。作計無令歲月侵。

前朝折戟尚沙沈。志士私憂意向深。謀國未須先問陳。平戎要且務攻心。衣冠舊老知誰在。禾黍遺宮尚可尋。騎省再新人有望。一言坐復故疆侵。

勸農

一番好雨潤桑麻。和氣歡聲十萬家。太守勸農纔出郭。老農含哺說隨車。土膏澤澤地宜稻。雲物陰陰天

養花。願得四方無旱潦。盡教樂歲似東嘉。

書吳夢予古樂府後

古來樂府近來無。筆力如君卻有餘。日恐遺音亡正始。喜聞新作過黃初。不誇蕪苑徒工瑟。應免侯門久曳裾。更向江西詩窟去。他年時寄一行書。

謝景英送鄭景元篇末見屬次韻

張羅清似翟公門。門外都無野雀喧。可但風流追鮑謝。直教高論到羲軒。絕憐父子為知己。時把文章得細論。箇裏是非何足較。乍賢乍佞一王尊。（案）一本此首後尚有一首云。屬相過值去年。汝南又得見先賢。向來公道誰能似。其末一句缺。不可考。今附注于此。

喜雨次甄雲卿監簿韻

四郊苗穡勃然興。頓覺歡聲滿郡城。行且刈雲成歲事。敢因喜雨記亭名。昔如魚在釜中活。今見龍從地上行。憂國願豐同此樂。讀君佳句欲風生。

又次徐仲宗通判韻

老龍破壘斬幽關。亂瀆天飄不復慳。可但甘霖驅旱魃。自然涼氣滿人寰。民心徒切焦熬甚。神力毋勞指顧間。遙想清都應表賀。紫宸軒陛曉催班。

又次鄭性之縣尉韻

稿項疲農病夏畦。喜聞煙雨四天垂。旋尋秬稻供糜粥。驚見新香玉滿匙。閔雨才寬又畏風。從朝愁到夕陽昏。誰教官到二千石。不學當年那曼容。幾番好雨應先占。欣見增庭綠草纖。秋後陰晴猶未定。更看新月臥磨鎌。爰居集魯要先知。飛雪侵春久已疑。慚愧風師幸安靜。敢將虎口鬪龍癡。

游隱清

簿領叢中偷得閒。輕輿相與出鄉關。亂流先已登孤嶼。采蕨還來上北山。藤遶龜身增最屬。水涵虹影照屏顏。老農擁道迎人笑。今日使君來破慳。瀑泉奔放石坡陀。回首清游歲幾何。脚力不如前日健。詩盟還喜故人多。滕王閣上無韓子。遠景樓中欠老坡。不謂鄙言成宿讖。偶因晚洩得波波。窮冬吏秩解紛纒。重入茲山憶少年。千里幸同豐歲樂。三生曾結鄰人緣。幾番山色望空外。今日水聲來耳邊。坐上何須聽絲竹。與君嘯詠和風前。

富覽亭

城郭占佳勝。眼高真白鬚。霜天開浩蕩。雲屋涌嵯峨。四面山繡好。東隴江最多。脚跟盤巨石。吞吐任風波。贈陳居靖道人。馮泐道人身御風。棄家求靜慕隱蹤。每都有石立天半。特立要當如此峯。

雪中簡林景思劉振之

驟寒忽變雪花飛。抱膝長吟況可知。襖被可能來過我。忍寒相與話新詩。

謝林景思和韻

黃昏門外六花飛。因倚胡牀醉不知。凍合玉樓猶強項。擁衾方詠雪巢詩。

送趙子剛吏部帥合肥

少年文價重神京。游宦還聞政有聲。南省但推韓吏部。北方猶問趙先生。人傳殿上三千牘。上喜胸中十萬兵。暫輟望郎分帥閩。淮南草木更知名。

老韓同傳我多慙。意氣相傾自不凡。憂患飽更俱白髮。班行獨立見青山。羨君真有虎頭相。願我方為馬口銜。同舍幾何俄話別。可堪目力送風帆。

襟帶長淮地望崇。勳名當繼古英雄。吳人止解依濡塢。晉將才能過八公。可但綏懷邊境靜。直須經略朔庭空。折衝不必居遐徼。頗牧尤當在禁中。

曲竹

放出一頭地。出牆梢更新。傍人為稱屈。素志肯求伸。苦節變甘節。曲身成直身。青霄看直上。莫忘手援人。

寄題汪端明墳墓真如軒

山藏佳處竹藏真。見說離家百里餘。已矣空求真學士。傷哉開殺者尙書。後生自恨登門晚。壯歲寧忘跪履初。恨望九京那可作。此心徒切慕相如。

萬箇簷簷一草廬。傷心埋壁十年餘。革聲誰聽尙書履。金榜空懸少保書。無復遺音追正始。尙傳新作過黃初。真成一代風流盡。歎息浮生信六如。

題汪季路太傅所藏龍眠陽關圖

離觴別泪為君傾。行李匆匆欲問程。不用陽關尋舊曲。圖中端有斷腸聲。畫出陽關古別離。蕭疎柳實不勝悲。行人願款離人泣。柳下漁翁總不知。

題陳簡齋寄夫人書

行書滿紙遺君文。可見閨門敬若賓。應與少文能協趣。定因元亮遂忘貧。

題韓氏所藏元祐遺尙詔草

禁書當年選尙初。難兄辭寵意何如。裕陵遺旨知難改。元祐遺恩信有餘。今日猶存即君筆。向來誰造粉昆書。韓門世實宜無墜。更有遺文尙取諸。

秋日懷國仲觀

四明發秀一溪流。曾記經行十里秋。行李今從何處住。宦游自笑幾時休。兒時故舊今誰在。老去光陰不借留。贏得東歸訪丘壑。約君同上釣魚舟。

客省聽燕樂

借留贏得東歸訪丘壑。約君同上釣魚舟。

曉入金門拜紫宸。門前錯立士如雲。未容密侍君王晏。祇許鈞天隔殿聞。

次李季章監簿韻

晚履巽巖今幾年。見君風度喜蒼然。長編固已翻青簡。老墨猶能寶漆煙。游宦自欣天影近。思家猶在夕陽邊。時從甥館追清賞。廣寫新詩繼謫僊。

賀雪八盤嶺上作

平時臥雪似袁安。誰肯凌晨犯苦寒。百辟班中因族賀。八盤嶺上得遙看。層層觀闕瓊樓後。納納乾坤玉宇寬。悵望嶺山何處是。欲從此地徑瞻鸞。

送林子方吏部將漕江東

光堯三紀煥文章。寶閣岩巖謹秘藏。寓直到君才第四。皇華禮樂遠增光。望郎三度到長安。垂上青雲作好官。暫向江東一澄按。卻歸徑著侍臣冠。自說嵇康七不堪。上教持節向江南。江南父老應相賀。見說清明似晦菴。殿廡官燭對風簾。郎舍脩篔共一簷。別日苦多良晤少。揜祛不耐雨纖纖。

子方移守四明見于浙江亭

春初送別欠詩篇。歲晚還欣受一廛。都騎始聞臨浙水。先聲久已響鄞川。里人見說俱延頸。海嶼從今定息肩。夜夜故山頻入夢。為君端欲買歸船。

寄題蜀李氏義槩堂君亮著作之風。

養氣非為俠。輕財弗市恩。仁聲高月旦。義槩徹天關。稱美推賢嗣。揚名有順孫。活人幾百萬。何止關容門。

送衛清叔著作提舉淮東

漢庭早已冠羣儒。闊步登瀛最少年。竊歎豈惟年叵及。人門才業總翹然。通泰半盆巨海濱。宅家專欲用儒臣。淮南草木生顏色。又見龍頭第一人。虎榜先登到鳳池。前良多以十年期。雖知勇退急流去。壯歲功名會及時。羨君持節拜庭闈。未老雙親看綵衣。若過蓋公煩問信。坐曹日念舊游稀。外府書為敬屬。書乃畫侍耶嚀。廣從樽酒接從容。叔寶風姿照座中。他日相逢年益老。某壇尙可角雌雄。

送黃景聲秘丞提舉浙西

江夏無雙第一人。清明久矣動簪紳。心平氣勁無偏黨。好在皇朝作爭臣。宅家親擇得真才。柏府蘭堂更外臺。未問過關向溝壑。半途應有詔書催。從來軒冕一毫輕。朝蹟初收去玉京。打破畫瓶無個事。不妨游戲藉衣行。論詩纔了便談禪。鄙吝冰消更豁然。稽首心空先及第。敢將受未論同年。玉節光華照日暉。揚清激濁正當時。阿連幸出百僚底。正恐翁歸不受私。

雪中迎駕

都人久不望威顏。驚喜鳴鞘以雪間。萬井歡聲迎曉仗。九天和氣下人寰。龍樓笑啓瑤池晏。鶴序欣趨玉笋班。道上峯頭皆見日。絕勝銜燭照崑山。

題尤延之給事所藏葛僊翁徒居圖

莫言家具少于車。藥裹衣囊自有餘。老婦親攜三稚子。僊翁獨玩一篇書。羊牛相與趨新築。雞犬無因戀故廬。到處山頭有丹井。不知如此幾遷居。

又題楊妃上馬圖

金鞍欲上故徐徐。想見華清被寵初。後日延秋門下路。不應有暇作踟蹰。

題老融歸牛圖

薄宦六年辭故山。故山祇在夢魂間。簪紳何苦自纏縛。卻羨歸牛自在閒。

天竺禱晴

早奉天香禱白衣。遲明宿霧故淒迷。忽驚紅日穿林薄。無數碧山明潤溪。上竺寺連中竺寺。蘇公堤映白公堤。湖光一碧幾千頃。賸掩荷香送馬蹄。

具美堂

明光殿裏早催班。亭午天街從駕還。已聽歡聲傳市井。更看喜氣滿湖山。聯鑪遠去開尋勝。爛醉歸來夜叩關。但願兩宮千萬壽。退公時得過雲間。

水月園

具美盃殘意未休。相將重上望湖樓。樓臺忽已居平地。風月何曾識舊游。更挈酒樽過水月。坐增詩興滿滄洲。春風共約新橋畔。遙拜雙龍萬斛舟。

三月九日從駕

昨日為親壽。今朝從駕行。君親俱有喜。家國共增榮。淑氣浮黃屋。歡聲動玉京。人心真易感。翻手作昇平。

湖山次袁起巖安撫韻

同年紫陌再尋春。力主斯盟賴尹京。山外斜陽湖外雪。夜來陰霧曉來晴。平波灩灩新添綠。凍木欣欣欲向榮。此日此身清潔甚。軟紅何苦太忙生。

阿章舊事從今向誰得尺書時許到淮鄉。

寄題延平范氏六桂堂

高門儒效許誰同。秀氣于今照演峯。家學一椿連五桂。地靈兩劍化雙龍。三人衣鉢清名接。累世簪纓盛事重。彼苗孫枝更林立。不須萬戶羨侯封。

京仲遠尚書為澹然子作二大字

濃墨新題付澹然。松坡為子老談天。憑君推我行年看。何日歸耕綿上田。

送李伯和吏部題舉浙東伯珍寺丞將漕夔門

奕奕君家好弟兄。皇華交映棣華明。幾年並列金闈彥。同日俱持玉節行。萬里往臨夔子國。一江先到越王城。會聞歸取青氍毹。都似當年老貳卿。

送范文叔禮部守彭州

憂國鬢先雪。愛君心似丹。旌麾雖自適。懷抱未全寬。直道任三黜。故人憐一寒。濠陽毋久駐。旋復送鴛鴦。

送趙德老端明帥蜀

身名俱泰老尚書。叱馭寧辭萬里途。兩地恩榮真赫奕。四川父老定歡呼。乖崖袍帶今重見。清獻琴龜我更無。頻向籌邊樓上望。歸來方略上新圖。

次盧國華提刑所寄韻

持節歸來上粉闈。祇今一節又何之。樂天好句追長慶。元亮高風挹義熙。我恨別多仍會少。君雖去速豈來遲。閩山荔子熏晴晝。莫惜登臨賦賦詩。

古梅遺張時可

枝封蒼蘚澹花疎。一種風流高更孤。試問約齋三百樹。林中還有此枝無。

李才翁賀除天官次韻

九年奔走祇思閒。歸夢時時墮故山。已媿演綸詞禁上。更堪曳履侍臣間。官曹顧我空無補。世事惟君了不關。但欲相從游物外。不應久此玷清班。

我居銓部鬪鬚。終羨寒臆只畫魚。每念故交今有幾。況如盛德豈容疎。京塵共歎催人老。市道誰知有隱居。久苦筆端枯渴甚。楚波正欲借君餘。

劉德修右史去國示所和從父東路及楊子直詩走筆次韻

無人為辨樂羊書。卻向空山問草廬。世上榮枯無定在。眼前毀譽竟何如。寸心未徹九重上。百口仍行萬里餘。只恐君王思舊學。便看飛詔促嚴徐。

東路詩似老彌明。傾蓋論詩絕點塵。筆墨為供無盡藏。江湖乞得自由身。出門遠送成惆悵。無計相留更主臣。但願皇天開老眼。不應空谷滯斯人。

閣下相期久。山中把酒稀。未能容我去。又復送君歸。柱史寧終隱。威顏暫咫尺。壯心誰與語。看劍一燈微。

攻媿集卷九

今體詩

試俞珣長頭筆

倦游俞老入中州。霜兔抽毫飽盛秋。平日相親管城子。結交今得買長頭。

訪留昭文于范村山間不得見

黃扉處士掩松關。小立松風去住難。可歎山中真宰相。未容神武挂衣冠。

送倪正甫侍郎出使

經帷親見犯天顏。口伐何勞抗可汗。故國應悲周黍稷。遺黎猶識漢衣冠。殊鄰謀報終難測。累歲要盟恐易寒。馳至京城上方略。始知頗牧在金鑾。

送王仲言添倅海陵二首

萬卷詩書老雪溪。頽然二子和墳廐。絕憐伯氏久亡矣。猶幸夫君及見之。來上鷓鴣行人謂晚。往舒驥足自嫌遲。他時還向雲門否。布襪青鞋尚可期。

遂初陳迹遠淒涼。擊歎青箱極薦揚。談笑于儂情易厚。典利使我意差強。重屏畫畫論中主。古殿遺文話

謝袁起巖侍郎送盆栴奉老母

翠箱飛蓋擁生香。冰雪精神試晚妝。鶴髮慈親俄一笑。玉人何事晚升堂。

送會南仲寺丞守永嘉

六和久坐趨歸轡。卻送旌麾水竹邊。無說可神新令尹。有時重送老同年。城隅綠竹今安否。庭下朱纒定儼然。回首東州真夢境。羨君此去若登仙。

過上虞懷謝驛喜雨

夢回簾溜作驚濤。淨洗炎歊百慮寬。咫尺東山見膏澤。令人更憶謝家安。

答杖錫平老

老我平生不願餘。歸來但欲賦閒居。灌園自足供朝膳。且奉夫人御版輿。

送潘尉海陵併寄示瀾

二子俱從宦。重親足自怡。汝能行幼學。吾豈恨輕離。平日自知己。真心更與誰。臨文有遺忘。此是憶兒時。處己幸寡過。居官勿顧餘。勸成經歲別。贈寄幾行書。公退仍多學。心清任索居。但知行所職。通塞聽何如。

次潘安叔寄新歸詩韻

曾游明月舊雙輪。老去情懷百不宜。夢繞新歸身不到。更休重和寄來詩。

送內弟汪強仲赴台州稅官

驢羣去去不容攀。柳下門簾轅往還。可但征商私龍斷。不妨拄頰看巾山。右軍墨妙惟修禊。太傅才高亦抱關。咫尺親庭母苦戀。有人能作適齋閒。

少潛兄再立畫錦坊伯中弟有詩次韻

東樓舊日史君家。盛德于今說孟嘉。畫錦門牆再興起。烏衣巷口倍輝華。雖無崔氏聯三戟。肯學楊家簇五花。尤喜桂枝香不斷。藏書滿屋是生涯。

王原慶訴盤餐蕭然走筆次韻

愁絕詩人太瘦生。也無北食與南烹。君看偃語亦堪笑。何日能填鼻下橫。莫嗜鯪魚如老曹。但應菜飯學參寥。坡翁晚節更清苦。玉糝新羹手自調。

送趙振文主簿

去去江西不作難。片帆雙槳蕩秋瀾。已知官業非時樣。尤喜情親耐歲寒。志大自然差附驥。官卑何用歎棲鸞。少卿膝上加文度。更比年時刮眼看。

病足戲效樂天體

課得退連茹。藥逢新太醫。居閒幸餘暇。養病任多時。步履雖非便。調琴足自怡。晚來風雨急。高臥到晨炊。

叔韶弟上連桂堂榜會事從

我家爵級百餘年。書種于今幸有傳。折桂時能取黃牘。肯堂賴子抱青氈。一新扁榜照華屋。共集尊罍招

衆賢。須信後生尤可畏。要當爭著祖生鞭。

題林氏香嚴庵

緩步尋佳處。林深路欲迷。偃松披數畝。立竹漱三谿。淪茗憑山檻。呼燈照石梯。輕輿空翠濕。投暝喜幽棲。

送汪強仲還官所

又向丹丘去。安書易往還。固因官事了。莫放舊書閒。問訊雪巢老。寄懷巾子山。經行皆夢境。自笑日蒼顏。

寄題吳紹古縣尉經德堂

問舍玉真下。讀書經德中。心期知共遠。臭味許誰同。吹笛夜涼月。舞雩春暮風。直須涵詠熟。毋負象山翁。

送季舅汪江州大定二首

清直如公天自知。晚年百順了無虧。九城臺下方遠旆。五老峯前又擁麾。題坐喜逢陳仲舉。據牀好繼庾元規。太平散吏無由到。倚聽中和樂職詩。

舅甥相與自垂髫。游宦歸來鬢已凋。坐上可無車武子。酒酣時賴蓋寬饒。喜公自此驅千騎。願我從今守一瓢。問與適齋同悵望。草堂樽酒幸清朝。

送內弟汪耐翁隨侍因赴臨川推官

之子長才盡要津。未知此別幾經春。且爲滄浦過庭子。徑作臨川入幕賓。生長外家身已老。周旋中表意尤親。從今家問須情實。莫事虛文學外人。

環村踏雪

一冬求雪雨還晴。臘喜春朝見玉霙。不爲偶同佳客到。誰能深入亂山行。雲鷗霧閣知何限。玉樹瓊枝到處明。更喚輕舟同穩泛。小谿何似剡谿清。

又次蔣甥仲愚韻

笛與衝雪過谿橋。流水方東未晚潮。白裏不知梅奪色。青邊尤喜麥成苗。烟深帶雨參差下。空闊隨風自在飄。可是忍寒詩更切。故求野路踏瓊瑤。

送元積弟赴永嘉酒官

山色空濛雪更奇。滿空擊碎碧瑤璃。寒侵茅屋春無寐。凍合梅花夜不知。泛泛輕舟勝路滑。洋洋流水樂人飢。興來但覺酒腸闊。江海安能實漏卮。

宦遊五載住中川。似與邦人有夙緣。昔日江山知好在。舊游人物想依然。吾衰無復逢梅福。子去惟應夢阿連。或問故侯霜鬢未。爲言潘令是齊年。

我家清白世相傳。工部眞清更有年。百口未曾營活計。一生惟喜種心田。吾方奉母耕綿上。子更移封向酒泉。兄弟凋零期自勉。只將家訓作青氈。

同王原慶知道游天章

舊游心記夢中身。一日重來白髮新。行盡杉松三十里。看來樓閣幾由旬。狎鷗亭外波瀾闊。宿鷺池邊草

木春自笑賦歸如許久始來此地作閒人。

東谷

舊說東柯谷茲來到此山樹深烟冉冉花落雨潺潺。有客禮師塔何人叩祖關。天連秋水遠此意何人間。

千佛閣

平橫雲棟塞空虛。倒影仍隨碧玉壺。千佛威光歸寶所。九霄宸藻染河圖。人天共歎未曾有。燕雀相驚不敢踰。試問南詢童子看。化城曾見此樓無。

從子澹澹卷納涼

楊柳陰陰映粉牆。密雲藏雨晚來涼。高荷欲出欄干上。笑挹紅英吸淨香。

蓮謁告歸省復還海陵

吾子遠歸省。重闈俱晏然。難留毛義徽。又送子真仙。西去仍千里。東歸約二年。詞場期自力。收取舊青氈。

題少潛兄得閒

亭下水吞空。輕舟處處通。閒情誰得似。逸興更何窮。詩社率相過。醉鄉時一中。我家原不遠。只在小橋東。平日君多暇。如今我亦閒。人歸真得地。吏隱勝居山。烟浪一千頃。茅簷三四間。天寒倚脩竹。空翠濕攔攔。

送從子淵幸浦江

誰云官路足。屢歲送子之官。獨放心。廉介有餘無矯亢。謙恭已甚自崇深。安與何用資三釜。慶問時能抵萬金。公退讀書三子侍。縣齋松竹已成林。

慈溪道中

雙槽真成鶴鶴鳴。客愁厭苦夢魂驚。須臾變覺耳根熱。一覺醒來天已明。

題惠崇著色四時景物

舊說惠崇真畫師。生綃四幅見天機。鸞翻桃岸韶光嫩。鴈浴蓮塘暑氣微。風勁黃鴻霜始肅。寒欺花鴨雪初飛。分明知是丹青卷。仍欲沙頭喚渡歸。

送吳參議

才氣勇無前。人推季子賢。侯藩聯剖竹。制幕晚依蓮。勢利從身外。風流到酒邊。四明欣會遇。兩載得周旋。為記題名石。仍吟送餞篇。留行何及矣。執別但茫然。我已甘投老。君方欲引年。未知重見日。目斷五湖船。

即事

十日陰寒雪不成。臘殘春近更霜晴。深山高臥如春暖。遠壑飛蚊自在鳴。

弔陳衛道墓

平生學博更加詳。和會三家儘較量。一覺可憐成夢蝶。多岐終是易亡羊。門前脩竹連岩桂。道上芙蓉間海棠。何似剡除閒草木。青松一色蔭高岡。

游大梅山梅仙岩

為憶西京梅子真。人言羽化匪沈淪。海濱古墓已無迹。山外高風寧有神。屢論至今光漢傳。清風猶足傲秋旻。何須更說神仙事。終老市門良可人。

虎冢

辛勤玉押更珠纒。或見又牙出骨須。驚獸一心能護法。敵惟千載尚全軀。餘威凜凜空埋骨。遺像眈眈若負嶠。及見當年梅子熟。自應驚倒老妖狐。

謝潘端叔惠紅梅有序

潘端叔惠紅梅一本。全體皆江梅也。香亦如之。但色紅爾。來自湖湘。非他種比。自此當稱為紅江梅。以別之。王文公蘇文忠石曼卿諸公有紅梅詩。意其皆未見此種也。感歎不足。為賦二十絕。

黃姑曾為點冰肌。亦有緇塵染素衣。何似臘脂天賜與。暗香猶在是耶非。

為君手種向南廳。誤認昌州移海棠。元是玉妃生酒暈。帳中仍帶返魂香。

前身施粉忌太白。今日施朱恐太紅。說似旁人剛不信。清香萬斛在花中。

殿後輕紅色漫穠。絳桃空自笑春風。何人擊碎珊瑚樹。惱得瑤姬面發紅。

舊見寒花蠟蒂紅。寧知沁入雪膚中。絕憐金谷佳人墜。到地餘香散曉風。

梅花幾種盡相開。老矣才欣見此君。相與對花文字飲。絕勝歌舞醉紅裙。

人間丹桂亦微黃。未見紅葩解有香。惟喜此花兼兼美。麝臍熏徹絳紗囊。

初移湘水一枝春。臘腹還欣為我分。夢入山房三十樹。何時醉倒看紅雲。

歲晚紅英繞凍柯。玉人無那醉顏酡。廣平賦就如逢汝。鐵石心腸可奈何。

少陵年後詠花開。未見臘脂一抹腮。可惜當時詩興動。止因東閣看官梅。

坡翁著意賦三詩。漫說濃香已透肌。若見此花應絕倒。惜君生晚不逢時。

花品無庸定等差。國香國色屬吾家。海棠正自慚粗俗。莫問漫山桃李花。

不學江頭玉樹寒。壽陽紅粉舊妝殘。嬋娟可是慚隨俗。莫作金沙鎖骨看。

客來試與倚闌干。拂拂清香觸鼻端。儘教北人渾不識。不應改作杏花看。

全體江梅臘裏芳。紫綿新拂漢宮妝。臨川借得江梅句。傾國天教抵死香。

詩老為花空自忙。想應未識此奇芳。青枝綠葉何須辨。桃杏安能如許香。

只說梅花似雪飛。朱顏誰信暗香隨。不須添上徐熙畫。付與西湖別賦詩。

縞素練就玉為肌。誰點微痕向北枝。若使羅虬見顏色。定須將此比紅兒。

山行

行入春山紫翠中。入山深處更桃紅。一百五日麥秋冷。二十四番花信風。千頃搖青幾蔽地。四山發翠欲

浮空野橋橫跨溪如練。待買輕舟下釣筒。

金歸

金歸垂耳小韓盧。飾以重環馴可呼。誰繫冬青碧陰下。恍然如見擊桐圖。

次吳伯華韻

一身遇坎復乘流。景物當前亦自由。草淺人行回作徑。水來沙聚看成洲。哦時首爲鉤棘句。適意即是道。遙遊爛醉不知門外事。夕陽日日下西頭。

從子瀛送梅枝戲作

向來地驛見東嘉。帶葉江梅殿歲華。不似青春三月暮。南枝梅子北枝花。

青江逐客

青江十里路遙遙。兩岸平曠接翠微。贏得閒中乘畫舫。隨湖西上趁潮歸。

午睡聽雨

老年樂事莫如閒。午睡醒來夢已關。枕上欠伸猶懶起。更聽簷外雨珊珊。

放鶴送潘恭叔司理

冲霄六翮困蓬蒿。清曉時時發九皋。鶴立固應能獨出。雞羣未免歎徒勞。相投願我憐冰玉。欲去知君刷羽毛。幸脫樊籠隨所適。平平飛去不須高。

宿育王山涵秋

清秋來此尚涵秋。雨後山泉自在流。夜暗寒聲鏘玉佩。燈明清影染珠旒。枕流正自憐孫楚。洗耳何須訪許由。我亦暫來專一壑。倚欄耽玩不知休。

長女清歸夫家寄以小詩

胡笳未了遽成歸。婦職如何敢失期。彈到佳聲重入塞。伯喈未免念文姬。

太湖警石

何處飛來一段雲。太湖風急到江城。雲中疑有羣仙過。時聽丁東環珮聲。

送朱季公倅嚴陵

朱家族裔甲龍舒。循吏清名史特書。正爲齋夫恩所部。至今廟食盛鄉閭。舍人曾賦嚴公題。季子方題仲舉輿。但向棠陰增蔽芾。桐鄉今卻在桐廬。

以十月桃雜松竹真餅中照以鏡屏用瀟韻

中有桃源天地寬。杏然溪照武陵寒。莫言洞府無由入。試向桃花背後看。

次周益公韻有序

某比從朱南劍獲拜親丞相益公送行末章。齒及舅甥姓氏。既又得盡見詩刻。文潞公同甲會之。盛畫所共聞。公與王錢三府名丙午坊。尤爲奇事。今賦爲二賢士以布衣交。五載與青年之集。書

樂未央。高風厚誼。古未有也。舅氏尚書既已屬和。命某同賦。課成五首。以謝厚意。

天將開氣。萃山川。名世還當五百年。已是有官居鼎鼐。不妨平地作神仙。書林尚欲校三豕。筆力猶能驅兩肩。前日勳名身既退。斯文留與後人傳。

六一先生萬穉川。兩孫俱並相君年。詞場慶戰今成夢。潭府齊盟望若仙。政路三公舊同甲。洛陽四老信差肩。坊名丙午真奇事。寫入詩編盡並傳。

頃嘗假守向中川。公在黃扉已數年。每念夔龍容接武。自期雞犬亦登仙。入朝終歎一交臂。問道幾思偏袒肩。數叨宮牘天樣遠。此心何日遂親傳。

別駕歸來自韓川。相迎方歎別經年。爲言相國珠璣語。寄問洞庭山澤仙。妙句登觀親盟手。滿城爭玩日駢肩。退憐母子方偕隱。卻恐虛名似此傳。

舅甥相與老鄞川。況值慈親九十年。畫舫時追唐賀監。筇輿聯訪漢梅仙。官名自愧偶同轍。才望如何敢並肩。誤辱品題稱酷似。此聲梁楚更堪傳。

題施武子所藏老融二牛圖

佳哉淡墨掃人牛。一笛橫風各自由。平日深知焉用稼。如今但欲老西疇。鳥隄離立意遙。鞭策俱忘取次歸。駉驥跳風仍卻顧。老融于此露天機。

謝少微兄惠牡丹

乍觀泉石分新種。想爲黔山憶舊葩。病後不妨風韻在。此花之外更無花。方翦欄干第四花。玉人聯袂過吾家。拾紅玉翼皆名品。醉眼相看到月斜。簫鼓聲中醉九旬。落紅萬點正愁人。眼明忽見傾城色。更向尊前作好春。

戲和漢詩卷

琴弄心偏好。丹鉛手自磨。衰翁會同社。吾子揖餘波。歌勸玉條脫。酒傾金叵羅。好爲文字飲。行樂未宜多。山色藍初染。湖光鏡始磨。竹梢輕壓雨。花片亂隨波。塵尾揮東晉。龍舟弔汨羅。莫愁春易老。暢飲一春多。澄江如練淨。新月似鎌磨。老柳飄輕絮。良苗颯細波。歌聲追古郢。詩價怯新羅。到處還成醉。芳醪旨且多。暮年甘散誕。壯志久消磨。自愧今廉詰。誰憐老伏波。清新漸廣信。敏慧謝甘羅。惟有詩情在。猶能益辦多。

過從子澤家

楚楚初篁脫綠苞。城居約略似荒郊。土膏更得春風力。直引蒼蘆上竹梢。

題陸放翁詩卷

妙叢初驚渴驥奔。新詩熟讀歎微言。四明知我豈相屬。一水思君誰與論。茶籠筆牀懷甫里。青鞋布襪想雲門。何當一棹訪深雪。夜語同傾老瓦盆。

送內弟汪仲赴浙西倉幕

家食八經秋。茲焉喜宦遊。住依王仲寶。況事薛居州。寄信憑鴻羽。題詩記虎丘。雲飛親舍近。時望海東頭。

贈龍游術士胡果

方笑劉郎問大鈞。從來禍福本無門。世間生老病死苦。時至即行何足論。

夜坐

晚來徐步出柴扉。萬變浮雲在窈冥。漫似鐵山擊缺月。薄于春絮透疎星。正欣夜久沈天籟。尤喜空明響帝青。雨氣未平龍欲動。電光前後射中庭。

再送潘恭叔

我似冥鴻弋猶甚。君如放鶴去還歸。秋空今日真成去。好伴閒雲自在飛。

以六經左氏傳莊子遺伯中弟有詩來謝次韻

手披欲究百家編。奴婢年來讀鄭玄。願我幸多千卷蓄。念君未有一經全。詩書心醉不容醒。父子筆耕期有年。此但古人糟粕爾。更須從此悟真筌。書種傳來直到今。讀書幾似孝標淫。欲君終就九經庫。與子平分一片心。更向漆園窮妙旨。何殊清廟奏遺音。中郎書籍付王粲。想得知余此意深。

中秋無月

涼意秋將半。深期月影清。昨宵雲點綴。今夜雨縱橫。睡久何曾著。更闌喜暫晴。起來聊曠望。終欠十分明。

贈丁相士

相形何似且論心。眼力工夫見淺深。古怪清奇任君說。靈臺一片若爲尋。

送叔紹弟赴官錢清

囊兩錢清錢。茲行正爲貧。九夷猶可處。十室豈無人。官守無卑小。城居緩下鄰。老夫平日事。所至若終身。

淨明方丈

雲深宿雨未收晴。短艇還來叩曉扃。山溜擁階侵石磴。天風吹霧暗空庭。茵鋪野草滋新綠。玉立脩篁洗舊青。老我時時假借榻。夢魂直向醉中醒。

新闢門徑或謂太窄

門外頓空曠。雙眸豁太虛。誰歎列佳樹。正爾對吾廬。蚤歲曾修業。衰年得定居。買鄰賢伯仲。衣錦舊門閭。未辦三間屋。先栽數席蔬。歡娛戲菜服。晨夕奉潘輿。駟馬容雖狹。齋郎任有餘。牀金知已盡。餅粟豈無儲。細草沿階嫩。新篁得雨初。竊希仁者靜。未覺故人疎。畫永翻名畫。更長理舊書。何妨抱琴醉。儘好帶經鋤。畫穉同甘苦。兒孫共卷舒。眼花多掩卷。髮雪不堪梳。少飲無求醉。徐行可當車。此生千萬足。祇願老樵漁。

小溪道中

簾簾蒼山隱夕暉。遙看野雁著行歸。久之不動方知是一搭碎雲寒不飛。後衝環村儘遊。鳳山寺下換輕舟。舟人努力雙篙急。引得清溪逆岸流。

送從子潤齋

女地集 卷九

晨起霜如雪。天寒水欲冰。引舟拖急瀨。扶杖歷危層。北阮苦多事。二疏俄喪明。山阿埋白璧。悲慟不能勝。

早起戲作

枕穩衾溫夢乍回。閒居不怕漏聲催。天明更欲從容睡。長孫兒惱覺來。

午睡戲作

早起三朝當一工。老來貪睡不相同。偶然一次五更起。卻用重眠到日中。

攻地集卷十

今體詩

南山廣莫軒

廣莫垂風隘九州。亂山無數點平疇。一千里外在吾目。三十年來無此游。地下天高俱歷歷。鸞飛魚躍兩悠悠。昌黎費盡南山句。曠遠還能似此不。

送趙至道節推

君來入幕恰三年。我幸投閒識此賢。婉畫時時因事見。素風凜凜信家傳。易林律本君須寄。月窟天根語是圓。問訊難兄無恙否。相忘千里各瀛壖。

湖亭觀競渡

涵虛歌舞擁邦君。兩兩龍舟來往頻。閉月風光三月景。二分煙水八分人。錦標贏得千人笑。畫鼓敲殘一半春。待看游船分散去。尚餘簫鼓繞湖濱。

龍潭方丈

又因寒食此中來。臆戶虛明絕點埃。山裏春風無間斷。海棠開過棗棠開。

弔僅老塔

僅老相從五十期。來瞻遺塔我心悲。當時舊話無人說。空有門前洗鉢池。

夜攜家登南渡橋

幾過長橋下。清宵得意行。風高江水急。月上海潮生。空迥寒逾峭。更深境過清。扁舟難久駐。轉柁問歸程。

題夢月上人送鴻小樓

雨洗春山空翠新。登樓不見送鴻人。藤蘿清夜月依舊。無復新詩泣鬼神。

贈于湖劉相士

自笑今年卦氣開。壯心銷盡鬢毛殘。明知七十無多子。只問何時可掛冠。

五月望月蝕歷家又言六月朔日蝕

問卷夜爭呼。相傳救望舒。偶因雲暫破。真似月之初。孰謂靈能暗。端知歷不疎。太陽交蝕近。試看更何如。

題賀監李謫仙二像

不有風流賀季真。更誰能識謫仙人。金龜換酒今何在。相對畫圖如有神。

病後戲作

斗酒澆詩動百篇。鑿湖牛渚兩俱仙。早知今日猶相對。不向稽山回酒船。

枕上

河魚腹疾未全除。一飯充飢不願餘。縱有珍羞難下筯。真成頓頓食黃魚。

不守庚申不坐禪

老來觸事總悠然。天明門外無來客。儘好蕭蕭聽雨眠。

謝蔣行之送菊

秋老懷情儘自寬。眼前只欠菊花團。分來三徑雙株秀。先得重陽兩日看。玉環金輕無限態。風高露冷不勝寒。幽人相對成清伴。正爾落英供夕餐。

應事落成老母置酒喜而成詩

數椽增葺苟全時。我愛吾廬喜得歸。兒輩粗能勸父老。天無不費心機。年來每愧險初望。病裏尤知悟昨非。從此蕭然無一事。但當日舞老萊衣。

十月十七日夜

蟄蟲坏戶六經旬。掣電驚雷若暮春。震起昆蟲千百億。不知何處更容身。

織錦蒸盤

錦城巧女費心機。織就一杼如許齊。彷彿回文仍具體。縱橫方罫若分畦。爛柯未易供仙弈。畫紙何須倩老妻。如欲拈絳輕且稱。當求白象與烏犀。

叔韶弟以退堂洪老詩來寄謝

不受人天供。甘心樂隱居。空窮千里目。笑擁一樓書。攻媿老無用。退堂閒有餘。相望可杭葦。何日訪吾廬。

寄題正卿通判可高亭

樟坡直上可高亭。未見高高祇見名。想像豈能勝一覽。登臨安得快雙明。大龍湫水聽雷吼。白石岩頭看日生。咫尺好山隨杖屨。自應老筆擅詩聲。

中秋次從子潯韻

雨餘不見日西沈。州謂中秋又作陰。佳月忽開千里影。騷人滿慰一年心。埽除塵翳風難動。滓穢太清雲尚深。坐待寒光誰會此。阿咸爲我發微吟。

楊花

杜門無緒看芳菲。見說楊花滿路飛。謝汝不隨人冷暖。因風翻舞到柴扉。

送趙南仲丞溧水

不用忽忽恨別離。版輿春畫綵衣隨。往題斯立藍田壁。更訪清真溧上詩。公事毋庸誇犄角。鄰封真是和墳壘。日哦新句頻相寄。明月清風慰所思。

戲題龍眠馬性圖

狗子已知無佛性。馬又何曾有性來。伯樂若來休著眼。任他駢驥混鶩駘。

他山

素蛻橫臥作雷吼。日射細鱗銀雪光。安得此身如白鷺。翛然終日在梅梁。過盡水禽竝野鳥。風標惟許一春鋏。可憐久立梅梁上。不爲谿光祇爲魚。

小酌元衡弟聽雨

小閣臨流暑氣清。藕花的的照人明。移牀更近欄邊坐。要聽蒸聲雜雨聲。

瀟湘再往刻中念之尤切作詩寬之

刻縣不爲遠。承官勿謂卑。鼓盆知愛重。去國倍行遲。堂上森三老。房中秀一兒。加餐了官事。莫賦悼亡詩。

觀雲寄簡講師

蒼狗俄然又白衣。來從何處去何歸。無心出岫還歸去。莫向秋風說是非。

過故家

團團桂樹擁簷牙。舊日輕黃滿樹花。惆悵秋清無一葉。空餘枯枿絕寒瓜。

題從子汝娘親

阿戎築屋爲娘親。野草開花日日新。我奉版輿來舉酒。祈君親壽似夫人。

丹桂

碧雲步屐紫金鞋。風靜秋高千萬枝。嬌額塗黃元自好。是誰深傳蜜麝脂。

下元日暖甚夜風雨大作早微雪從子澣以除臘來

眼明喜見早除臘。隱外風號集霰時。梅蕊已慙前臘破。芳心休用怨春遲。納涼除夜昨幾似。見雪芭蕉今

不疑若使洛人真得此。應須更託百宜枝。

送朱叔正守南劍

舍人翰筆舊甘泉。家學相傳子姓賢。未羨夾河爲太守。阿連剖竹向封川。橋李會整劇劇。武車仍贊虎頭城。朱幡小試承流手。要繼桐鄉循吏名。萬竹蟠山喚不乾。兩龍潛水氣猶寒。郡齋見說真圖畫。公退何妨一倚欄。下水上山腰帶州。人家無數起危樓。遨頭不用喧簫鼓。祇把清詩紀勝游。同盟東下或西征。老我惟知管送迎。祇恐政成登省戶。未容歸騎向西城。名畫法書知幾幅。捧銓事復計求田。摩挲贖買新文字。歸滿米家書畫船。

送杓孫隨侍上虞

阿斗生來十五年。未嘗一日去翁前。聞詩勿廢家庭問。習吏仍求城旦篇。婚宦有涯真是幸。巾箱所蓄要相傳。榮華雖小性非魯。口授詩書加愛憐。

戲作

二子爲丞分越邑。女兒隨婿過江南。笑言屋裏成岑寂。匹似當初只住庵。

諸筮拜掃晚歸長江

雨意早垂垂。寒雲晚更低。空中時散點。道上不成泥。綠柳桃相映。黃花麥與齊。紆回餘百里。喜見舊松隄。

送朱季公守封川

韶陽生長十餘年。城郭重經宛宛然。歎息雲霓仙去久。尙餘遺墨照山川。先舍人唐紹十四年。季公生于壬戌。季公曾守封川。有遺愛。桐鄉漫有大司農。封守今推陳秀公。君向邦人著遺愛。近追相業遠家風。

鄉評久說厲行賢。剖竹封川與劍川。不用對牀風雨約。政成問取舊青氈。吾鄉甚社寔凋零。賴有朱家好弟兄。舉酒看君故人少。陽關莫唱斷腸聲。妙舞清歌有二姝。後堂曾見繡羅襦。嶺南太守風流勝。不用歸舟載綠珠。

以玉蘭贈王習甫

一種香蘭玉色新。仙家分得蕊宮春。調高韻勝誰能稱。付與能言解語人。華屋疊飛慶事。芝蘭玉樹喜庭前。似聞楚曉芽初茁。便看藍田生晚煙。

送趙清臣宰姚江

玉立君家好弟兄。藍田風采照花城。版輿壽母人間盛。千里何曾去送迎。鄞江水與舜江通。久矣威名滿一同。試問何時到封部。數聲柔櫓一帆風。長江東去跨虹橋。千丈橫隄捍海潮。更向燭谿圖永利。坐令百里沸歌謠。才刃恢恢妙撥煩。鄰封撫字尙何難。更能觸事加長慮。自有甘棠向後看。歸家故步懶重尋。歲拙年來恐不勝。短棹有時乘興去。徑登竹所聽鳴琴。

楊花

兩壓輕寒春較遲。春深不見柳綿飛。忽然飛入閒庭院。疑是故人何處歸。柳綿無數趁枝頭。日暖隨風撲畫樓。萬象可觀惟有雪。喜看晴畫滿空游。爲我輕攀綠柳枝。帶花低護笑攜歸。日長深院微風動。要看鬆綿當面飛。野芳處草是生涯。老去祇宜閒在家。幾日惜春留不住。小鬟爲我拾楊花。

送王伯奮守鄆陽

三槐名德萃清門。七葉爲州賴有君。道院無忘山谷賦。郡齋當繼穎濱文。君應膝上憐文度。我向東牀憶右軍。振起家聲差易耳。便看奏最臨青雲。

別王恭叔

兩兒雖近隔江湖。賴有王郎慰寂寥。遠侍雙親官道院。爲同畫室饒西橋。腦脂遮眼最關念。客路尋仙勿憚遙。別後飛緘問安否。數來谷口訪山樵。

別長女涓

老我年來百念輕。文姬助我以琴鳴。等閒相對成三弄。游戲俱彈似一聲。舉酒不堪千里別。登途知用幾程行。郡齋自是神仙窟。會有塔庭玉樹生。

趙資政園梅家

小徑回環里許長。寒梅森列間疎篁。路如古藹縈繆家。身似輕烟線印香。九折坂中經蜀險。八盤嶺上趁朝忙。歸來游戲通幽處。笑看危途幾太行。

示從子

東院敲棋西院琴。固知猶勝別勞心。少年不比老癡叔。且向書牕惜寸陰。

贈畫梅呂生

西湖處士賦疎影。未似希真好樂章。豈是無情甘澹泊。受他風月幾淒涼。

瀟白剡州寄水晶蒲萄

馬乳從他堆滿盤。未如清嚼水晶寒。固知一縣蒲萄熟。不用勞人數問安。

送汪莊仲赴江東倉幕彊仲荆門簽判

不見適齋老。于今三四秋。弟兄登宦路。羈黨駐行舟。老病無詩思。衰懷重別愁。外家門戶盛。勉力紹箕裘。外氏蒙恩厚。文昌獨我知。居慚酷似舅。喜有寧馨兒。遇事行方便。親身謹護持。公餘定多暇。黃卷有餘師。早歲過秋浦。食程不入關。君今參儉幕。時得上齊山。膚使資關決。賢侯伴宴間。好音頻寄我。藉此一開顏。之子游何許。平州更玉州。山川稱勝絕。幕府信風流。翠巖寒逾秀。金蓮夜不收。天涯念鄉國。少上仲宣樓。見說荆門地。如門蔽楚荆。舊時爲內郡。今日號邊城。但守平平策。毋求赫赫名。勉哉關決際。從此振家聲。

送元積弟赴淮東總屬

南徐來往飽經過。總納賓寮入禮羅。子去幸陪鄒滿壑。君今還是伯休那。金閨通籍時方可。鐵甕名城景最多。我有淨名遺記在。試從萬井訪維摩。

十人兄弟五人存。心事方欣付細論。可但衰遲憐遠別。只因喜懼有慈尊。倚門何止期吾子。發策還知望好孫。從此三年風雨夜。寂寥羈局與清樽。

陳君舉既亡汪文子。攜其所作春秋後傳及送行詩來次韻。

名盛望尤備。枝披實亦繁。無由究賢業。猶幸立新言。書在經逾顯。人亡道更尊。九京如可作。與子共南轅。

送趙伯藏倅永嘉

當代投閒老吏師。佳兒官業具而微。已煩潘令宰花縣。正要王祥康海圻。得助江山詩興逸。平分風月羽觴揮。安車何日迎清獻。又向堂前戲綵衣。

分教分符恰五年。異鄉每若故鄉然。歸來幾作池塘夢。送別欲隨騶御仙。目斷甘林應飽熟。手栽樂實想芳鮮。邦人若問老州牧。為說清霜綸纈邊。

畫樓

彈徽悲風更廣陵。滄浪一爲灑塵纓。邯鄲枕上夢初覺。喜聽簫籟問風雨聲。

喚仙閣

上到危層莫喚仙。纔凭橫檻挹江天。江天如許來供眼。何用王喬更僊仙。多少尋仙更不還。渺茫竟隨有無間。使其真有毋庸喚。仙自層城我自山。犯暑來登覽。松風爲洒然。龍泉登古井。虹影臥中川。萬籟寒林秀。四山秋色鮮。詩翁不可見。況敢喚飛仙。

送趙敏之丞彭澤

淮甸歸來涉學深。孤雲又出亦何心。公餘巖下讀書去。遠繼風流石橘林。

淵明事肯背臣劉。仁傑忠良不附周。見說三賢參羽士。南唐吳學爲彭澤主簿。光。蓋將吳澤配蔡蓋有古節。見六一集。

陶令居官八十日。始爲督郵方賦歸。君家門戶要興起。未用飄然詠式微。

阿虞試醉戲作

阿虞匍匐醉熊中。事事都尋要學翁。最是傳家清白處。不將雙手向頑銅。

贈別盧甥中之歸吳門

千里何妨命駕遲。晤言未厭已西馳。子休重賦魂魂贈。我亦懶歌癡癡離。好向清江論樂府。更從蕪子說新詩。樂開引紙五十尺。爲家離離繼李斯。

又謝申之示詩卷

不見賢甥十一年。新詩示我百餘篇。古風已喜能行意。近體尤欣細屬聯。宅相真成珠在側。冷官休歎坐無氈。作詩勿謂今餘事。更下功夫繼玉川。

送秦仲防通判

清德曾瞻啓殿碑。孫曾清更畏人知。祇緣一介弗輕取。坐使斯民不忍欺。瀟水家傳御書卦。宣城手寫送行詩。典刑尚繼金鑾舊。馬氏一門誰白眉。

題輿再到海東涯。嗜學深于入幕時。一字未通終不置。五行俱下尙嫌遲。情親端有卜鄰意。別後空勞望月思。老我無因可重見。祝君來此擁旌麾。

謝刻中沈元龍惠詩

東陽何事到東州。百語曾無一語酬。深羨松筠無敗葉。自言蒲柳已先秋。千金既覺成虛擲。雙璧還驚又暗投。別後未知何日見。但將吾道付滄洲。

謝舒景叔寫照見贈

誰寫衰容入畫圖。本來面目舊形模。幾年老瘦髮如雪。不道今吾非故吾。

庭前一蓮著花

門外荷蓮迥露華。綠雲平地擁秋霞。病夫不耐出門去。且看庭前第一花。

清月下鼓琴用清韻

老穉團團樂在庭。文姬爲鼓玉琴聲。起來同作悲風曲。倍覺先秋月影清。

國仲觀遷居尹陳訪別

晚年未定一枝巢。到處蒼頭無把茅。又欲浮家過尹陳。何殊樂道向莘郊。君今去此難招隱。老更從誰可定交。見說衡門臨野水。秋深容我去推敲。

仲觀有時來謝次韻

危樓屢見劍頭炊。喜及挂冠神武時。從此含藏三寸舌。算來插得幾張匙。讀書牕下頻勸習。攻媿庵中老住持。速辦小舟頻往返。及今精力未全衰。

謝王粹中惠白鶴山麟川觀斑竹杖並竹輿

麟川仙館翠琅玕。荷子攜來自鶴山。未效葛坡龍種化。絕勝湘浦淚痕斑。裁爲拄杖一尋許。巧作乘輿四尺慳。兒子門生俱努力。病夫欲過虎谿還。

曾無逸郎中名燕居日和三續社有詩次韻

通地通天祇箇中。千歧雖別大都同。兩家偶爾流傳盛。一貫臨之內外融。欲境掃開心在我。浮雲散盡月當空。感而通者後來語。不感須知自有通。

老來

老來何以度光陰。祇有圍碁與鼓琴。甚爲心勞疎對局。琴因臂弱倦調音。曲肱時復同尼父。而壁何妨學少林。氣質未除祇自笑。又還弄筆動微吟。

長生草

玻璃擢葉玉蟠根。千里提攜寄海濱。雨澤不霑仍自潤。土膏無著自長春。歲寒秀色鎮依舊。日暖素英能

一新。我欲餌之求久視。恐君靈已不靈人。

謝黃汝澗教授惠建茶竝惠山泉

幾年不泛浙西船。每憶林間訪惠泉。雅好誰如廣文老。親攜直到病夫前。細傾瓊液清如舊。更論雲芽味始全。或問此爲真品否。其中自有石如拳。

史子仁壽止

相家本有四明山。更喜桃源勝井間。四面樓臺相映發。一川烟水自彎環。中川累石勢嵯峨。城上遙岑鬱翠螺。舊說夕陽無限好。此中最得夕陽多。

題趙晴遠二畫

囊額數尾已如生。妙絕魚兒作隊行。不是深知濠上趣。未應筆底得縱橫。魚屬。應前驚見一枝斜。照眼英英十數花。千載簡齋舊去後。何人更著好詩訪。墨梅。

送陳表道倅岳陽

垂上青雲去。如何乘貳車。輕爲千里別。時寄幾行書。劇才無滯。傳家學有餘。當途足知己。應不費吹噓。聞說巴陵好。樓高占古城。湖光千頃白。山色一螺明。赤壁沈沙戟。蒼煙老樹精。好詩收拾下。寄我慰離情。

元珍弟酌別賦此贈之

歸來十暑又三霜。衰病那知謁帝傍。探菊初期老陶令。種桃應是笑劉郎。不辭白首登龍禁。正欲青衫及厲行。今夕團圓同醉後。未知何日駕歸航。

靈芝寺

送客靈芝寺。憑欄山有無。自從朝北闕。始得見西湖。煙外移輕艇。波間浴野鳧。清寒不可駐。回首又神都。

閻丘醫視脈曰老人之脈如小春有感

老去光陰似小春。如何比得少年人。君看桃李秋風後。縱有花開不是真。

買蘭對硯盤發歎

老去未忘黃與朱。琢成三硯樂閒居。豈能更作諸生業。但欲頻看後世書。視草北門才已盡。持衡南省計尤疎。便須再挂衣冠去。約汝同歸故草廬。

次韻李孟遠使君與林雪巢子季武詩

古梅巨石瞰清池。觴詠曾陪老啓期。別我遂成千古恨。傳家空有一篇詩。使君尙爾悲陳迹。處士惜非同此時。若使南樓預清賞。胡牀應奉庾元規。

玉堂早起

早起多奔走。旬休亦往還。偶因二士試。始得一朝閒。靈鶴花枝上。金魚符帶間。素餐終有媿。只憶舊家山。

贈徐松

我爲浮名媿引年。老餘八十尙飄然。不如合卻談天口。歸向白雲深處眠。

經筵講詩徵章進詩

聖主承丕祚。于今歲幾遷。昭回光飾物。剛健位乘乾。善治新更化。當陽獨攬權。誅鋏及其餘。擢任列閔顛。曩日方謀始。宸心最急先。未遑親政理。首務關經筵。恭儉甘卑室。尊嚴拱細旃。畫居勤已甚。坐侍禮無前。講徹詩三百。時逢運半千。諸儒深誦說。六義極廉研。俯閱毛公傳。旁參鄭氏箋。慨時中古意。重是素王編。舊本三千首。終存十二篇。雖遭煨燼厄。所賴詠歌全。開述因農事。安民在井田。成功時邁酌。興業大明縣。東國思平賦。南山樂得賢。艱難由后稷。勞來美周宣。起自紹熙載。迨茲嘉定年。關雖從肇彼。殷武遂終焉。龍數傳中旨。恩光被邇聯。神文期繼踵。元祐信齊肩。內廩煩雲騎。雕篆絢錦繡。若分龍焙品。香拂御爐烟。衆俊咸宜力。孤生亦備員。少時曾學詠。老去未忘筌。納祿誠休矣。歸耕久晏然。鋒車俄促召。梓里謂登僊。詞禁容揮翰。天官命典銓。豈知侵暮境。重得侍甘泉。朽質何能報。孱軀殆欲捐。尙思求講諫。泚獻效塵涓。

題天竺老復庵

路從天竺更微南。衲子邀余過復庵。八法照人瞻睿藻。一峯當戶擁晴嵐。奇文初動玩義寶。萬物竝觀師老聃。六用不成均此理。楞嚴容我爲同參。

爲倪正甫尙書題壯懷堂扁以詩來謝次韻

久矣君宜任弼諧。果隨驛召上天階。幾年不作相逢夢。一日俄傾積別懷。情厚夫君幾飽叔。愚如老我類高柴。他時戶戶高懸後。直欲扁舟訪水涯。

攻媿集卷十一

今體詩

送趙德老觀文東歸

趣還宗老侍經筵。宿望評議信偉然。引疾屢煩煩漢制。賦歸先已買吳船。去年趨召叨同傳。今日求開媿著鞭。未得相隨出關去。羨公徒御若登仙。

往還不過酒三行。成敗同觀菜一枰。東海敢言成二老。西湖自足度餘生。榻來便覺廢茲事。歸去定須尋舊盟。錦里錦坊秋色裏。夢魂先已到江城。

送倪正甫尙書守南徐

君如春柳我如松。晚歲重逢意愈通。日日公餘搜理窟。時時史暇樂談叢。友朋罕有心相照。兄弟惟應姓不同。此別未知何日見。摻祛無語對西風。

滿腔忠膜與嘉謨。空洞他無一物餘。有語莫非憂國志。欲行猶上薦賢書。已欣勇退成清節。更喜高眠即故廬。廊廟須公經濟手。不應效惠向南徐。

幾回去國向吳興。出處雖高事不平。茲以優恩臨北闕。不妨禁直寓西清。羨君決去行何速。媿我求歸計

幾回去國向吳興。出處雖高事不平。茲以優恩臨北闕。不妨禁直寓西清。羨君決去行何速。媿我求歸計

幾回去國向吳興。出處雖高事不平。茲以優恩臨北闕。不妨禁直寓西清。羨君決去行何速。媿我求歸計

未成。湖水東西又千里。壯懷掌上未忘情。

戲題十四弦

十四朱弦欲動時。泛商流羽看搖姬。弦疏不隔如花面。聲急還同墮馬兒。駘絮霜餘繁密網。簷蛛雨後理輕絲。曲終勸客杯無算。一吐空喉醉不知。

樞密新府

平生苦欲住山間。每恨家居不傍山。游倦忽來參宥密。公餘卻得對孱顏。撥琴萬壑自同響。緩步一丘猶可攀。信美終非吾久處。乞身惟待老鄉關。

門號簽符府。心存攻媿齋。倚欄臨曲沼。拄杖看懸崖。檣葉鳴輕雨。殘山擁半階。退公成吏隱。足以暢幽懷。

大雪趙振文寄詩言乘月泛舟清甚次韻

老我心知筆力衰。頗欣臘雪瑞清時。三茅奇觀亦難遇。白玉峯頭燈萬枝。萬玉真妃搖瑤瑤。梁園授簡相如莫。嫌一水限吳越。兩岸交輝合太虛。雪光絕勝水銀銀。未覺仙家隔一塵。真境宜君著佳句。賞心樂事更良辰。見說中宵泛採舟。何人同賞大江流。陽冰伯雪應為伴。更約禪人白道猷。舊聞老具擅詩聲。夜泛錢塘向鳳城。今日清游更豪逸。雪花和月帶潮生。法具字圖復。紹興初詩僧也。有月夜游錢塘江詩云。小舟爲我載月色。白沙翠竹光相射。自從李白下金陵。四百年無此豪逸。

酒邊戲作

未年六十已言歸。七十重來自覺癡。未報君恩歸未許。樽前羞聽摸魚兒。

葉處十畫貂蟬喜神見惠

重煩妙手費丹青。貌出衰容信宛然。君看頭顱已如許。豈堪頭上著貂蟬。

頃游龍井得一聯王伯齊同兒輩遊因足成之

路入風篁上翠微。老龍蟠井四山圍。水真綠淨不可睡。一作水從何來不知處。魚若空行無所依。勝處雖多終莫及。舊游難在事皆非。祇今匏繫何由到。徒羨聯鑪帶月歸。

海潮圖

錢塘佳月照青霄。壯觀仍看半夜潮。每恨形容無健筆。誰知收拾在生綃。蕩搖直恐三山沒。咫尺真成萬里遙。金闕岩峽天尺五。海王自合日來朝。

題施武子所藏醉白堂記有序

醉白堂記。相臺舊刻已不多見。施武子得太清樓所藏真蹟。一代奇寶也。魏王向友香山。坡翁詞翰兩絕。畫錦故居。昔嘗以假吏過其門巷。恨不一到其處。太清圖畫。流傳至此。撫卷無非可款者。事至今日。款又不足。爲之憫哭可也。

堂名醉白尚存不。詞翰輝光射兩眸。天下曾除蘇氏學。禁中卻有太清樓。舊碑于世已難見。真蹟惟君乃

得收。感歎不堪。淚落林慮山下。水空流。魏王以相州城中無水。于林慮山引水入城。買第中。溢爲灌漑之利。

謝雷季仲樞密惠社餅

糴分餅卷荷深情。割肉烹鮮不厭精。潭府始知嚴社祭。衰門又得詔侯鯖。洗杯用薦邊巡酒。下箸如餐骨畫羹。回首粉榆未能去。欲隨秋燕問歸程。婁彥發參政八月二日壽詩有序

某伏承生申之旦。正得秋而萬寶成。真是一年好處。中秋佳月。浙江大潮。皆每歲所有。芙蓉菊桂。俱不復重陳。今則實惟嚴整所誇。一百省歲之時。況值合宮大禮。儲君受册。前星誕育。昂宿凝祥。相去只五日。間。寶僚惟公爲舊學。都省後堂。祝壽之儀。久不講。此公首當之。今又以慶朝按試鼓吹。嚴更警場。輒成唐律。發樽前一釵。

青宮册寶盛朝章。玉佩珠旒照日光。儲案久資三善得。生朝相去半旬強。五千餘卷學尤富。一百省年身更康。都省先會同舉酒。買闌最喜又傳觴。易逢皓齒令歌曲。難值嚴更聽警場。慶事方來真可卜。祝公黃髮相虞唐。

題孫谷橋橋間圖

橋間不足又之他。猶自施施驕富家。齊國一人如許爾。寧知後日事如麻。因知義利本殊途。莫笑橋間乞祭徒。正使往來多顯者。此中尤要著工夫。

肆救小雨

時事連之極。在正樓上。禮畢。戲謂余曰。君雖長未免雨立。歸途成小詩。端門宜赦樂欣然。膏澤還應降九天。始覺耳邊鳴械械。漸看笏上溜涓涓。我班金闕闕干側。君侍玉皇香案前。兩立固知同陸橘。一言猶幸賴優旃。

題桃源王少卿占山亭

納納乾坤一草亭。西山盡見若秋屏。霜餘遠水呈天碧。雨過遙空現帝青。逸叟真成陶令隱。高懷長似屈原醒。肯堂固賴賢孫子。精爽猶疑尚有靈。

題汪季路侍郎所藏吳道子天龍八部

妙絕天龍八部圖。細看真不失錙銖。聲名自足高千古。題品尤難遇二蘇。旌旆旄旌猶可想。鬼神人物亦何殊。君看坐位蘭亭草。費盡工夫學得無。二蘇謂子美。子瞻也。

謝顏樂開家雌驢

樂開下筆素推高。攻媿耽書老更饒。願我好看秦小篆。煩君爲作楚離騷。晚年應悟成疇區。痛飲猶堪寫鬱陶。喜劇但知藏十襲。瓊瑤無以報投桃。

題徐聖可知縣所藏楊補之二畫

誰種疎梅古岸頭。推簷瞥見倍清幽。君看竹外一枝好。真有江南萬斛愁。梅花屢見筆如神。松竹寧知更逼真。百卉千華皆面友。歲寒祇見此三人。

謝顏樂開家雌驢

樂開下筆素推高。攻媿耽書老更饒。願我好看秦小篆。煩君爲作楚離騷。晚年應悟成疇區。痛飲猶堪寫鬱陶。喜劇但知藏十襲。瓊瑤無以報投桃。

題徐聖可知縣所藏楊補之二畫

誰種疎梅古岸頭。推簷瞥見倍清幽。君看竹外一枝好。真有江南萬斛愁。梅花屢見筆如神。松竹寧知更逼真。百卉千華皆面友。歲寒祇見此三人。

嵩岳圖序

先祖太師齊國公元符中知河南府登封縣建炎兵燹先集故物煨燼無遺兒時猶及見揚州伯父藏嵩山圖丹青僅存雖傳錄廿四峯詩以生晚既不逮事不知有石刻也張致遠爲京西僚屬寄登封碑待之驚喜唐律爲謝

先世前蹤不可追君從何處得全碑上橫嵩岳三千丈下列齊公廿四詩童號掛仙懷舊事耄名面豸認遺基青氈真是吾家物欲以遺瑞厚報之

寫照蕭處士求僧

幾年依樣畫葫蘆自作葫蘆學佛徒一筆從今勾斷了。一瓶一鉢任江湖。

元日

歲管庚午且庚寅最喜明朝遇上辛五福來隨吳越分更欣三日即頌春。

題郭恕先雪霽江行圖

妙絕丹青郭恕先幻成雪霽大江船沿流更飽輕帆舉上水仍勞百丈牽。擬拖長年潭欲動。襄帷佳客若將仙。侍親曾泛滄浪月猶記蘭成射策年十八歲時侍先大師行大江。

寄題江西劉氏勳有齋

樸斷數苗皆用勳。況吾儒者務多聞。萬書插架非關我。一卷入心方屬君。爲學從來無止法。立身專祇富多文。自憐習氣今猶在。尚欲焚膏到夜分。

書葛氏詩卷持致仕心 開通十首。

未年六十蚤休官。海角投閒儘自安。一紀時容奉香火。七旬遂許掛衣冠。重來深媿妨賢路。此去終期保歲寒。三上封章歸未得。葛家詩卷卻羞看。

殿上聞杜鵑

衰晚三年侍玉墀。高梧又擢鳳凰枝。封章屢上未容去。更向殿頭聞子規。

王伯齊染髮

垂髫相見舜江濱。在苒俄驚過五旬。願我頽齡真似葉。訝君長鬣亦如銀。萬金安得神仙藥。一笑重來舊日春。縱使星星還復出。不妨時作少年人。

乞出過傳法開伯齊歸姚江

扶病還朝一秃翁。重來寧免笑何公。夢魂長是尋雲北。歸路何時向浙東。深願隨身隨畫鶴。空勞舉目送飛鴻。主人竹所終須到。最憶東軒一枕風。

行香聞杜鵑

聽西綠柳杜鵑聲。我老何堪側耳聽。我自賦歸歸不得。不須苦語更丁寧。送蔣甥若水使屬北行

會爲假吏到燕山。送子長征不作難。故國能無歎黍黍。中原應欲覩衣冠。黑甜軟飽宜加愛。紅氍黃圓正可觀。行矣勿爲兒女戀。指期良月待君還。

夜讀王承家縣丞詩編

向來深夜快揮犀。不聽清談又許時。淨洗昏眸急呼燭。爲君讀盡一編詩。鍊句工深與味長。固知家學富青箱。莫言一樹能膏鼎。更欲爲余傾錦囊。

寒食

輔政無功日歎然。佳時頌贊屢傳宣。已蒙授粢仍分若。既荷貽牟更擊鮮。酒號流香盛寶楮。燭然新火散青烟。兒孫不識君恩重。但覓東宮賜劇錢。

夫人攜家泛湖

三分春色二分休。始見魚軒泛綠舟。諸子侍行歡盡日。一翁獨坐淡于秋。滿斟美酒應同醉。是處名園爲少留。陰鶻在前雷雨後。特晴此日稱君游。

卽事

壯志摧頹貌亦衰。豈知官舍傍巖隈。此身不是京塵裏。飯了沿山看臘梅。

劉寺卽事

不到茲山二十年。豈知重見舊山川。煙深不見湖水。且看長空萬里天。飛泉何事仰空流。無數明珠散不收。注聲昔時曾撒殿。至今拋擲未曾休。

澆發瀟瀟喜而成詩併勉杓

戊辰貢舉忝余知。曾礙孫兒到省闈。欣汝今秋重預薦。喜吾即日可言歸。門闈有慶人爭賀。父子同登世所希。痴望十人俱上第。坐令畫錦倍光輝。

十月旦尙煖用來公服二月初吉雪寒甚服單

尙煖先添夾。方寒卻用單。不惟春料峭。況值雪飛翻。但欲朝儀肅。難求己分安。衣囊如欲懶。歸去老江干。

從子淮過省寄伯中弟

我家伯父德餘輝。吾弟風標具體微。七葉欣聞五爭齋。四人先喜一雄飛。忍貧老尙甘簞食。教子今方擢省闈。他日雙椿臨六桂。麻衣俱換綠衣歸。

贈僧文可往黃州建東坡寺

一坡久矣郡城東。居士來游地望崇。問舍求田煩作計。拈槌豎拂看談空。共分龐老沈江寶。要奉儂州秃鬚翁。去作開山第一代。燈燈相續到無窮。

三月七日上賜牡丹並薔薇露勸酒

幾見牡丹東海涯。暮年敢謂到京華。休論千品洛中譜。驚看百枝天上花。況有八珍來禁苑。更加雙楹賜流霞。闔門飽暖聊同醉。稽首將何報宅家。

史清翁談詩走筆次韻

公退門庭靜，輕風輟絮毵。故人驚一見，小酌散千憂。西上不容久，東歸又別愁。何當附舟尾，從此遂歸休。

以興安石阮底寄顏樂開

興安樂石響于桐，作阮猶堪繼仲容。茂苑樂開真好事，為君添起玉玲瓏。

觀冷泉亭放水

冷泉淺濁使人愁，開板黃波去不休。岸側細泉穿亂石，始知別是一清流。

贈蜀二史有序

紹熙四年蜀士李德秀甫登科，求致其事以榮親。先帝詔從其請，某時任西掖，預草詞命。今皇帝

策士，蜀又有二人焉，同姓史氏。其一蘇州司戶天應與其子龔同登，遂以身之官求封贈父母。其

一成都府司戶公亮，自陳素志，晚得一官，亦為此舉。上益嘉之，各特循從事郎致仕。聖朝孝治之

盛，十九年間見此三人，坤維士風，于是尤振。輒成唐律，表贊喜之私，仍寄后溪劉德修。

老我挂冠漸復強，羨君登第遽休官。幸哉有子事尤美，專以為親人更難。舊說三賢皆特操，今看二士倍

榮觀。同歸猶及襄陽老，一舸清風廿四灘。

題汪季路尚書所藏米元暉湖山出雲

龍盤往昔名鍾山，雲起從龍意自閒。廣寸須臾成戴帽，坐看膏雨滿人間。

九月十一日杓孫得男

郡齋孤矢記垂門，今日衰翁更覺尊。生晚不能瞻大父，年高卻喜見曾孫。從今鏡鑷知無用，但喜芝蘭近

愈繁。願汝孳孳守家法，為傳衣鉢到仍昆。

送叔韶弟宰華亭

試邑雲間事最多，直將心力細磨磨。固知三泖五茸勝，其奈千瘡百孔何。敏手未須施霹靂，疲民正欲聽

弦歌。規撫穩作三年計，徐上青雲鬢未皤。

又示從子澧

壯縣人歌第一奇，過庭為有寧馨兒。親旁色養宜加謹，戶外分毫勿預知。寓意杯觴須自節，讀書松竹有

餘師。他時刮目相期待，連桂家風望一變。

寄叔韶弟

阿連試邑有成規，誰謂雲間不可為。能使鑿湯偏滾處，直如官府太平時。容容非欲後多福，赫赫何如去

見思。子路當年曾請益，更須無倦以終之。

朝退

謝事不得去，趨朝愈更難。誰憐八旬老，日冒五更寒。指凍拄持笏，腰酸強踞鞍。細思難縛汝，只合挂衣冠。

劉德修赴遂寧示和篇改除荆南復寄之

攻塊集 卷十一

老矣思歸缺屣彈，七旬望八合拋官。我將東去計安出，君欲西還事亦難。好向洛宮尋故蹟，更從雄楚縱

遐觀。上游正倚公為重，莫向蓬谿更上灘。

遠游蜀道歷艱難，徑上甘泉豹尾間。荷囊忽思辭北省，拂衣自喜見南山。當時旁舍基猶在，回首垂髫鬢

已斑。先友碑陰盡陳迹，寒空依舊濕煙鬟。

伯中弟可休堂

夫婦老相對，閨門貧甚安。六兒俱力學，一子幸仙官。香火祠初奉，勳名鏡裏看。更當聯五桂，納祿何何難。

海棠

海棠昨日始萌芽，一夜驚雷發萬葩。老眼恍然何所得，凌雲庵外見桃花。

海棠初發為題詩，條見輕紅萬點吹。已惜落英鋪滿地，更憐幾片罥蛛絲。

後圃

春雨才晴氣已和，暖風吹動百花窠。絕憐玉屑如吾髮，綠者全稀白者多。

贈熊道人

十載隱澗衡，居然肺腑清。枯禪參懶瓚，老氣激彌明。筆底煙雲妙，人間勢利輕。款門俄告別，江海一浮萍。

願借

題汪季路尚書所藏米元暉湖山瑞雪圖

筆力誰能似虎兒，思陵親為御珍題。小臣不識湖山好，但欲扁舟泛刻銘。

揚州瓊花

回憶靈根六十年，秋深恨不見芳鮮。茲從淮上來千里，非比人間聚八仙。曾有畫圖稱小異，諒應后土愛

孤妍。或言天杖誠虛語，榮悴中分亦偶然。

題林宗魯校書所藏宣和御畫

周公多藝孔多能，微廟才高更倍增。除卻萬幾都不會，至今遺老話昭陵。

贈別章茂獻尚書

我輩重來鬢已皤，正元朝士苦無多。才堪柱石猶歸去，奈此摧頽一老何。

戲咏戎葵簇成芍藥

回首開來楚尾春，橫風吹盡已成塵。戎葵簇就誰嘗巧，紅藥當前太逼真。觀消贈人迷冶子，翻暗得句誤

詞臣。園了妙手有如許，猶勝隋園翦採人。

戲題膽瓶蕉

垂簾新整出汝窰，滿中幾莢浸雲苗。瓶非貯水無由罄，葉解流根自不凋。露綴疑儲陶令粟，風搖欲響許

由瓢。相攜同到綠天下，別是閩山一種蕉。

午暑

炎官火傘罩中區。病老低垂氣不蘇。難學孫兒頻飲冷。時將冰水洗霜鬚。

省宿

樹滿茅山綠正肥。昏鴉日日向南歸。如今身在三茅外。卻看歸鴉正北飛。

水蕉

獵獵水芭蕉。如將隱士招。清風來處遠。海暑坐中消。

送楊晦叔提舉浙西四竝寄陳表道

兩兩郎星映使星。老人星彩對晶川。襄帷共喜行幾句。洗印仍欣就帝城。五馬況當恩始拜。三吳從此政尤清。便看瑞慶求稱壽。同聽嵩呼萬歲聲。

八月四日晚露灑碎大柳木

秋分雷自合收聲。白露明朝忽震霆。怪得坐中驚欲倒。鄰牆老柳碎中庭。

靈光

魯邦宮殿久蕪荒。惟有靈光最久長。身似靈光終變幻。歸然別有一靈光。

謝陸伯業通判示淮西小薰

四海詩名老放翁。遺編俱在迹成空。忽從淮右傳詩卷。近比劍南真父風。暫向壺頭追馬援。何嘗甫里訪龜蒙。江山爲助多佳句。莫惜南來寄斷鴻。

蕉菴清坐

薄晚歸來煙已蒼。蕉菴一葉障斜陽。不須久住潭潭府。始覺山林興味長。

蕉菴暮歸

綠蕉陰下透斑衣。飯了從容到夕暉。老子才攜筇杖去。孫兒各捧竹圍歸。

病告

閉戶垂簾儘自如。兀然終日擁紅爐。得歸足可優游老。此地何堪養病軀。

殿上侍立寒甚

小雪以來霜氣清。今朝寒色倍嚴凝。榻前侍立無遮障。吹得半身真是冰。

齒落戲作

零落殘牙齒。年來落欲空。得魚惟食凍。捨肉只餐葱。休憶紅綾餡。難吞栗棘蓬。何須如劍樹。始解振宗風。

重陽壽生日時年四十九矣

汝生四十九年春。猶記雙親始得孫。當喜知非過能寡。敢言學易道彌尊。喜吾父子爲知己。賴爾詩書遂滿門。但得團圓長似此。年年萸菊醉清樽。

范敘剛舍人示文正公象笏

范敘剛舍人示文正公象笏

千載威名文正公。忽瞻遺笏照雙瞳。敢從象齒窺清鏡。屢批龍鱗奮大忠。乘立定知端若柱。至今猶想氣如虹。舍人接武登廊廟。宜贊甘棠振祖風。

送黃貞護道人住茅山贈以黑玉虎

少從黑虎谷中行。晚得於菟玉琢成。輟以贈君俱隱處。大茅峯頂看風生。

贈凌一源道人

知君曾住武當山。更解尋幽瀟院閒。老矣無緣窮勝處。但思歸去臥鄉關。

謝滕宰彥可惠詩

與君相遇海東頭。明月如何忽暗投。自愧重來千歲鶴。永懷靜對五湖鷗。新編不覺成三復。妙思誠堪比四愁。還肯來遊鄞山否。與君攜手上東樓。

薌林雪中過峽園

不士之里無言詩。泛雪清園事已非。黑隱爲君傳舊跡。宛然興起剡谿西。

賀監湖上

萬頃平湖一葦杭。此歸喜似賀知章。上恩賜與西湖曲。遂老吾家歸照堂。

狂客歸來終好夸。越王城下占烟霞。此中信美非吾土。不似西湖是我家。

攻媿集卷十二

今體詩

殘月如新月

近晦月猶在。蕭颯夜向晨。已殘幾欲盡。忽見恍如新。老桂沈清影。餘輝鑿半輪。纖纖兩頭玉。皎皎一鉤銀。明似談生際。光疑太逼真。妝樓誰起早。深拜誤佳人。

炙背俯晴軒

炙背情方適。融霜日正暄。何妨憑曲几。相與俯晴軒。愛景欣亭午。閒身得負暄。映簷成白醉。挾纈謝奇溫。豈止寬寒色。猶思奉至尊。桃花滿肌骨。佳句憶王孫。

置酒沛宮

漢祖功成後。時因過沛宮。還鄉上心喜。置酒故人同。高會延遺老。酣歌和衆童。窮歡新笑樂。起舞舊英雄。慷慨悲遊子。軒昂賦大風。永爲湯沐邑。何用築新豐。

天寒割蜜房

場圃功初畢。天寒樂歲穰。山居收蜜課。簷外割蜂房。弱羽依晴日。纖腰怯曉霜。鉛刀開戶牖。棘匕薦甘香。

攻媿集 卷十二

作室何時再。越衙未用忙。百花辛苦處。今日爲君嘗。

黃知橘柚來

一舸放長江。遙林底處黃。自知來橘柚。先已照滄浪。綠葉凝煙密。金苞射日光。相迎蒼縣雨。暗讀洞庭霜。味詫江陵種。庭垂禹廟荒。何如船上看。數里更飛香。

背水陣

十里當勦敵。臨機事變危。軍山兵已遣。背水陣尤奇。前澤書賊有。行權我獨知。正須投死地。何用惜羣疑。拔幟終如約。傳餐亦應期。孫吳非紙上方略。要從宜。

鯤化爲鵬

鯤大幾千里。揚鬣氣日增。一時俄化羽。萬古記爲鵬。鱗族曠能比。龍門不足登。天池將轉徙。雲翼快飛騰。怪矣齊諧志。壯哉莊叟稱。鸞飛與魚躍。會不事誇矜。

一月三捷

勇甚鷹揚將。身從虎穴探。六師心不二。一月捷凡三。戎卒時非久。邊庭戰已酣。神戈窮逐北。露布屢馳南。魏旅彌思奮。狼心敢肆貪。七旬有苗格。較德可無慚。

清泉深塵襟

驅客事幽尋。清泉一派深。居然浮爽氣。聊用濯塵襟。徹底明蒼翠。澄波漾碧岑。應添山澤趣。盡滌市朝心。洗耳何妨聽。吟詩更喜臨。至哉天下樂。穩坐讀書林。

物色訪嚴光

肥遯推嚴子。招賢仰漢光。營求思舊學。物色訪羣方。聘問期終得。形容尙未忘。羊裘方審議。蒲乘遂搜揚。不羨雲臺繪。還歸釣瀨傍。高風今尙在。江水與俱長。

冀北馬羣空

冀北雖多馬。知惟伯樂工。祇因良種去。便覺羣羣空。遍視千蹄衆。先收八駿雄。漫聞餘布野。無復見追風。駢驥方奔逸。驚駘豈混同。倘非承一顧。鳴意孰能通。

習馬長楊

強漢承平後。兢兢武不忘。整師臨五柞。習馬向長楊。冀野來駢驥。天閑出騶驎。馳騰射熊館。馳驟華山陽。聲蹄千蹄穩。瑤池八駿良。上方勸閱武。願賦翰林章。

飛泉漱鳴玉

翠巖幽深處。飛泉觸石鳴。跳珠無定態。漱玉有餘情。雨落千尋溜。風傳萬壑聲。玲瓏鏗壁韻。激澗破瓊英。漢水思遺珮。滄浪想濯纓。何須韓吏部。聯句賦琮琤。

表兄陳安行遷右司仲兄遷大理丞余遷太府丞舅氏適齋寄詩爲賀次韻

東塾談經歲月輕。外家生長復何營。王生此舅若無有。楊惲一書安得成。首寄新詩欽厚意。卻思往事念

平生當時更荷外。祖母幼惠尤憐愛。氏甥爲親敢說宜。情輕公退委蛇懶自營。朝路一時借寸進。適齋新句已先成。國師況復今同里。武子非惟愛

外生。舊日阿童今欲冠。此恩更欲到彌甥。

適齋挂冠次韻

致仕吾非不待年。禮經自合許求田。祇圖徑取衣冠挂。不願更尋香火緣。富貴鼎來先避地。是非叢處獨

翩然。鄭峯相對兩真隱。共仰元台爲大天。

世事相牽無了期。平生待足是何時。拋官不作九關夢。納祿尙餘三徑資。紫綬金章事復戀。黃冠野服自

相宜。耳根贏得長清淨。理亂從今用不知。

余初除西掖適齋惠詩以二甥相繼續繪爲喜安行表兄貽書喜溢于辭謹次韻爲謝並屬安行

清臺生處寢之狀。叢桂還分一葉芳。紅藥階邊憶老謝。桃花觀裏憶劉郎。首煩賢舅書增喜。想見慈親色

更康。無忌安能真酷似。願從外氏借餘光。

敢謂封綸據此牀。幸從科級紹餘芳。紫微繼直中書貴。叢桂猶爲同舍郎。太史書傳得楊惲。涓陽情厚爲

秦康。外家宅相君餘事。魚目何堪比夜光。

余句郡得葵適齋以詩相迎次韻

風際端宜鷓鴣飛。青雲高處有危機。屢遮西日成何事。幾向東風詠式微。塞馬云何異是福。鱸魚正不爲

知幾。休論池上翩然舉。且奉潘輿得賦歸。

適齋約訪王卿正己已而中輟次韻

歸來親戚話通情。準擬流光得再行。已荷適齋容接武。敢從酌古遠淪盟。烏衣門巷人非遠。綠野樽罍計

未成。官已得閒身未暇。因仍恐或過清明。

謝太守送雪次適齋韻

一冬祇見曉霜寒。未得飛絮萬里看。多謝黃堂贈圭璧。欲從乳竇倚欄杆。簾高安有冰成柱。坐久空餘水

在盤。歲晚願呈三白瑞。要觀積玉滿林端。

清高閣觀雪次適齋韻

衝雪上層閣。眞成清且高。主人風節峻。坐客笑談豪。泛棹訪安道。賦梅思水曹。好因臆映夜。痛飲讀離騷。

真率會次適齋韻

喜奉潘輿得退身。烏衣相會總情親。樽前正好醉千日。林下何妨見兩人。閒暇止應開口笑。談諧尤稱撥

皮眞。夜歸更作驚人語。舅氏從來筆有神。

楊聖可蒞集余方歸自桃源不及預次適齋韻

屏處尤便野性慵。故人何幸得相逢。賦歸敢慕陶彭澤。自免猶希邵曼容。蒸酒交歡情正洽。江山得助景

汪達可招遊感園次適齋韻

城下名園稱老憶。乳鶯飛燕共低徊。寒梅送臘曾先到。嫩綠留春喜再來。眼底芳時能幾許。樓頭新鼓漫相催。主人好事不嫌客。素壁揮毫又一回。滿架酸醲雅懷。更深林下紫徘徊。平湖不怕重門阻。勝賞何妨後日來。酒興已隨斜照遠。詩情無待片雲催。黃昏鼓棹欲歸去。望望烟林首重回。

士穎弟作真率會次適齋韻

何羨祖希情好隆。朱陳累世意交通。舅甥巾屨頻相接。兄弟樽罍喜更同。參坐幸容攻媿子。主盟全賴適齋翁。日來愈得清閒趣。斗酒不妨時一中。

弔王卿之喪次適齋韻

去歲同登百尺樓。相期春晚更重遊。舟藏大壑夜俄去。橋跨清溪花自流。五祀情親真是夢。四山風物總成愁。一朝千古尚何及。空使文皇嘆薛收。

喜雨次適齋韻并呈郡守吳居甫

一旱騰而雨。此心天與通。為霖三日足。起舞萬家同。破塊朝方爽。翻盆夜正中。隨車真響應。巫覡又何功。洗印日無幾。載芟春已移。龍神來鄭嶺。香炷燕流陂。自是受塵許。堪為學稼遲。洋洋添野水。已足樂吾飢。雨師爭自效。風伯尚何施。膏澤由分闕。空餐愧奉祠。農功今可濟。水利更無疑。喜雨無煩記。行人人口似碑。

安行表兄除華文閣直學士奉祠次適齋韻為賀

屢報銀臺給事中。忽聞喚渡浙江東。長安幸免手遮日。圓嶼莫嗟船引風。塵蹤異祠身暫逸。班聯內閣春方隆。且歸同伴適齋老。便看銜車召此翁。

送安行表兄葬次適齋韻

深沈仙洞鎖神清。萬壑松聲不似晴。宿草他年空悵望。生芻今日寓精誠。山川氣象渾如舊。劍佩風吹儼若生。猶記玉音稱酷似。始知無忌乃其甥。

尋春次適齋韻

一自東皇天上來。坐看芽蘗起枯荄。化工潛有洪鈞轉。春事何勞疊鼓催。晚景鬢凋事再綠。去年花謝又重開。賞花攜酒那容緩。走遍郊原莫便回。

曉來陌上雨班班。同社相將便出關。席地亦堪尋酒所。得園徑與坐花間。從教多病須行樂。任是清貧也破慳。門外紅塵深幾許。誰人能得此身閒。

次適齋韻十絕

人生事同草堂資。乞得閒身且徑歸。漸愧舅甥俱就隱。淡然相對兩忘機。

休官

人生事同草堂資。乞得閒身且徑歸。漸愧舅甥俱就隱。淡然相對兩忘機。

發書

故人惟賴幾行書。今日誰能更訪吾。舊日熱心今就冷。向來已自得揮毫。

見客

客至何妨送與迎。門前羅雀亦人情。可憐寒士猶相望。時有饑來柳絮輕。

出編

杜門卻掃幾多時。閒傍人門亦漫為。茶竈筆牀烟浪去。自疑身是老天隨。

赴會

此身未老已先閒。到處時時盡醉還。更欲相邀連社客。共尋精舍上孱顏。

病起

老去情懷百不宜。上樓腰脚覺舒遲。適齋異裏人難及。病起精神略不衰。

安心

但使心如水在槃。坐令四體自然胖。有人來問安心法。將汝心來為汝安。

讀書

伏老無如大字書。聊將遮眼度三餘。有時忠義忽相激。問過包胥與子胥。

染髮

染髮欲學少年時。笑殺當年榮啓期。公道世間惟此耳。年來猶幸不相欺。

修養

聞道壺中別有天。能將俄頃比千年。千年俄頃俱成夢。只任天真卻晏然。

同年鄭貴溫寺丞直華文閣致仕次適齋韻為賀

先生久矣愛吾廬。絕勝揚雄宅一區。腹有珠宮來海石。不妨茅屋繞畦蔬。來書已許尋前諾。結社方將約並驅。更欲相邀預真率。車公豈可座間無。

傳遊歸騎自吳門欲上封章叩帝關命旨肆頌旌素節華文進直示優恩淵明妙句羣賢和疏傳佳名萬古存加我數年祈謝事此心難與俗人論

次適齋韻四絕

初得曾孫女

外子惟知婉可攻。羨公八十未衰癯。曾孫喜見新文襟。尙想當年擲鏡翁。

茉莉花

江南創見喜孤芳。見說閩花徧海鄉。安得一居香盛處。帳中巧作寶毬妝。

從子澤濂築居荷池上

樓臺聽字家家月。楊柳荷花處處風。最喜雨涯相映帶。一時倒影入池中。

山亭納涼

不嫌西照爲朝曦。城郭誰知住翠微。天幸外門幾咫尺。欲陪杖履夜忘歸。

次適齋韻五首

山行野老問年

田夫笑把褐衣牽。莫問壺中別有天。齒髮雖殘潭未覺。精神愈勝果何緣。公言已老偶能爾。我本無心只自然。再曠百分緣及一。定因椿壽八千年。

空齋黃溫茶社

二公休致我來歸。儘可同裁隱士衣。此已屢謀登竹所。君其無吝造城扉。人間厭見手翻覆。樂處須當頭指揮。涼氣一新宜近酒。盞籌莫似向來稀。

秋涼有感

公看魚躍與鸞飛。鶴雁雖長斷則悲。世事不容人苦較。秋風自有葉先知。青奴難免交新絕。素扇專須手自持。宋玉賦篇終未達。不如老子笑成時。

論悲秋者

黃雲萬頃一時收。喜見高空風露秋。歲事及今將告畢。人生到老盡歸休。固知景物能興感。亦有癡人苦過憂。胸次果然無一累。豈容秋月使人愁。

與甥廣嗣之樂

神明未覺晉公衰。老母尤忻兄弟怡。范甯王忱無許壽。辛之無忌不聞詩。秋風對酒勸酬處。夜月乘橋來往時。但要兩家同此適。不須更遣外人知。

八月十四夜攜家泛月次適齋韻

月到平湖金作波。一城惟此占秋多。水晶宮裏清無比。何用重登漢馭駝。九秋風月正分平。盛滿水晶分外明。老子此行端不惡。夜深幾得聖之清。稍先一日是中秋。行徧芙蓉與菊洲。作意安排卻非適。不如乘興徑行舟。猶記年時看水嬉。不如此夜月相宜。仙翁一醉非塵世。爲問姮娥知未知。草草真成一段奇。比鄰非不借餘輝。板輿何敢侵風露。略望簷間且勸歸。

次適齋韻十首

懶學仙家煉火還。但欣晚節在林間。驚行免奏三千牘。驚駕難參十二閑。短艇有時浮綠水。輕輿到處賞佳山。莫言冷淡爲生活。冷淡終然無後艱。秋來病體費支吾。深閉柴門臥草廬。藥裏多尋醫者問。酒樽漫與故人疎。特須勉強陪來客。未免辛勤答遠書。此外儒生真氣習。箇箇猶欲趁三餘。大率舟行岸自移。機緘何必更相思。雨餘坐見水三尺。雲淨喜看天四垂。荷沼已殘霜後蓋。桂林初綻日邊枝。閒中氣味深長甚。問卻西風總不知。

幸堪擊壤樂清時。衰病情懷百不宜。祇好灌畦陪漢叟。更欣學圃慕樊遲。逢人草草須傾酒。得韻忽忽且和詩。琴意高低猶自適。高山流水久心知。

甥舅相尋向酒邊。相忘情話更怡然。人言難遇雙延閣。自愧叨聯兩大天。只覺光陰詩裏過。何妨枕簟醉時眠。此中別有真消息。莫爲人間醒者傳。

從來憂道不憂貧。晚向閒中得此身。直把官途如夢過。任他世事似蒸新。坐間可說舊時話。眼底幸多同社人。廣唱本求閒燕樂。莫誇末路費精神。

自憐鶴髮奉慈親。舅氏還欣託比鄰。已向雲間收倦翼。甘從波底作潛鱗。果然松菊連三徑。誰謂神仙隔一塵。野服相從成二叟。不須更現宰官身。

笑他咄咄向空書。既老投閒計未疎。釜裏有魚長自足。門前無雀是吾居。休論仙子生塵穢。莫問高軒織翠裾。百念已如灰樣冷。更無驕色與人鋤。

翠裾百念已如灰。樣冷更無驕色與人鋤。

秋宵坐到玉繩低。歷歷明蟾數桂枝。重露半翻蕉葉徑。好風時颭荳花籬。不妨起舞弄清影。何用撞鐘誇小詩。濁酒困人垂欲睡。更惜病眼一揚眉。

小詩濁酒困人垂欲睡。更惜病眼一揚眉。

秋到先生舊草堂。涼飈林葉已飄黃。漸看天宇清霜肅。更覺人家白晝長。歷世已經三折臂。坐愁何必九迴腸。世間舊事消磨盡。祇有詩情未遽忘。

客省中次適齋韻

三年此日綺筵開。盛意勤拳不待催。豫約行人須已集。先欣數客肯俱來。詩筒纔到先廣韻。酒與方濃真算杯。更欲秋深窮勝跡。都收後乘可容陪。花若開時定自開。芳心深靚不容催。上入又有新詩出。佳客應尋舊雨來。樓上已聞香撲鼻。堂前儘放酒盈杯。高燒銀燭照花睡。便到更深亦願陪。定數無過偶與奇。達人循順更安時。不于椿菌量長短。豈爲彭殤較疾遲。雖是一時身有疾。行開九秩壽無期。外生六十頭先白。杖履相從最得宜。

戲和適齋絕句三首

脫索

纏縛千遭趁酒巡。環觀巧手說稱神。莫言名利如羅網。猛烈抽身亦在人。

癡態

儘教逞技儘多般。畢竟甘心受面鞭。解把人間等嬉戲。不妨笑與大家看。

傀儡

假合陰陽有此身。使形全在氣和神。王家幻戲猶堅固。絃索休時尙木人。

晝寢正爾適齋以二十韻詩來兩爲次韻

老氏正求知我希。吾今老矣更何之。極知仕宦皆由命。縱有功名已過時。覽鏡形容寧復我。還鄉交友定

從誰慈親多幸方難老。舅氏猶次未竟衰。於壽至今仍似舊。襟期暗合自相知。新時必使簪釵和。勝地還容處處隨。畫永劇談俱喜聽。夜深清坐更忘疲。素欽行已初無玷。願學持心不自欺。紫囊清班叨預列。黃金橫帶忝同垂。六旬願我猶加懶。八秩如公尙自持。但仰三尊知共慶。執云十拙敢輕嗤。無情到此方爲達。省病從他不用治。世事只將同蝶夢。人生幾得見雞皮。觀書自識非求解。策杖徐行莫厭遲。儉素何妨貧勝富。優游真是樂忘飢。雖然調樂無千指。儘喜當歌有十眉。報謁要須親自到。赴筵直以散爲期。醉翁雅意非謀醉。甚社清歡豈爲甚。白髮只宜甘散誕。紅塵任彼自奔馳。安與來往常陪伴。此意終身誓不移。

次適齋贈少微兄韻

任樓比屋古城隅。彼此清貧不願餘。南阮諸賢今有幾。東林佳境竟誰如。歸鄉年亦非全老。對酒情猶未覺疎。來往兩家無倦色。此身端合老犁鋤。

桂花方開約客次適齋韻

久疑岩桂儘遲開。留待來朝伴舉杯。老去欲尋千日醉。客來同引百花醅。況臨高閣枝枝秀。好判閒身日日陪。家釀盡傾君不惜。莫教瓶罄恥爲羞。

蔣德尚基會展日次適齋韻

基社經年能幾回。身閒深幸屢參陪。一句又見朋簪集。三徑還應聽履開。休苦家居徒面壁。何知相遇且銜杯。雖由藥裏寬初約。不礙重尋舊雨來。

太上皇帝聖體清康老母進封信安郡太夫人適齋除數文閣學士有詩爲賀次韻

清朝孝治古無倫。通籍推恩禮及親。八秩升班惟二老。九齡拜命更何人。春初慶席歡猶在。歲晚宸綸喜共新。須信長年多富貴。祇因同見會昌春。

吾母年高絕等倫。寶兒何幸得榮親。九重錫類真千載。八座承恩只一人。共仰外門流慶遠。喜同介弟耀光新。兩家盛事人爭賀。和氣薰爲臘裏春。

題曉上人閒靜軒次適齋韻

我居城郭子居山。兩地相望數里間。我已得閒猶未靜。子雖處靜不曾閒。真將花鳥夢相似。只用心如石樣頑。要識箇中真信息。孤雲僧事兩相關。

次適齋韻十首

基會

歸來鄉曲大家閒。同社仍欣取友端。無事銜杯何不可。有時會面亦良難。少曾環坐坐常滿。賴有主盟盟未寒。琴弈相尋詩問作。笑談終日有餘歡。

老態

勇甥身退不爲遲。肥遯猶當未老時。東晉雖慚古元亮。晚唐知慕老天隨。公開九秩身方健。我甫六旬心已疲。不敢自言成酷似。腹心惟喜兩相知。

晨朝懶起

坐見一翁兩鬢皤。只願曉夢到無何。隨涼風透真成適。日出事生還更多。足弱已難堪屢屐。齒搖初不爲鄰。挽回思靖陸班心。日日奔趨向駁途。

見客

車轍常多長者臨。相過肯笑席門深。寒暄固有三分話。臭味還傾一寸心。客至自應閒不厭。年來淺覺老難禁。應酬既了無餘事。面壁何妨學少林。

畫寢

才盡甘爲世所捐。不如高臥了餘年。時逢毀譽心無靜。間有詩文手自編。老去已知身是夢。閒來更得酒中天。簾深午寂潭無念。只與白鷗相對眠。

喜聞

投閒時以醉爲鄉。人既相忘我亦忘。雨足已期南畝熟。風清更愛北牕涼。畫觀碧落雲千疊。夜看中庭月一方。時撫素琴聊自遣。誰能更作鳳凰風。

杜陵鄭老共襟期。門外紅塵勿預知。近日頗荒攻塊課。多時不見適齋詩。竹深荷靜相留處。月白風清偶會時。地僻衣裳俱自懶。黃冠野服淡相宜。

讀香山詩

詩到香山不計篇。相逢佳處輒欣然。明知無子可傳業。每遇爲文自入編。舉世慕名多諷誦。惟公著句得純全。胸中相似詩方似。一等不爲名利牽。

即事

旋插杉枝蔽曉曦。緩搖輕篋自融怡。調琴不用求成曲。得句何須湊作詩。無復趨炎同襪襪。但能尋睡學希夷。太倉日糴五升米。老矣不嫌人更嗤。

西山

兩岸杉松翠蔭長。輕輿連日得徜徉。絕憐林下朝還暮。不問人間炎與涼。睡起閒情方自樂。齋餘歸路未須忙。何時更向月溪去。願著青鞋走侍旁。

燕居

大老今居東海濱。燕居晚歲更申申。外生但喜長依教。一笑相從莫問貧。閒裏只將詩作活。酒邊猶有筆如神。乞言授几俱休論。且做羲皇以上人。

子成兄年八十六。史子久八十二。舅氏八十八。會于適齋。次適齋韻二絕。

堂中三壽喜同時。黃髮相逢齒更兒。參坐共談宜政畫。風流不許後生知。閩里舊遊能幾人。適齋猶有筆如神。莫言二老升沈異。各現宰官居士身。

梁木今其壞。誰能問大鈞。恩深兩宮。哀憫四州民。已矣天人策。傷哉社稷臣。吾生良可恥。不及見斯人。

襄忠簡公輓詞

壯歲志先定。昔年氣不衰。治高為縣日。名重佐州時。雅望登朝著。忠言徹帝墀。亨途日千里。闊步不容遲。邊事費初開。惟公論不回。深謀比畫。極力阻王恢。兒戲何堪用。冰山忽已摧。朝廷始更化。大老盡歸來。共政三年久。蜚英四海尊。色詞無假借。風裁弭囂喧。但欲持公道。寧容啓幸門。經綸終未究。猶有典刑存。寮案待儲閣。如公久任稀。載欣商結起。終惜漢疏歸。問字煩參訂。談經賴發揮。一書真總要。星日重光輝。得姓共東樓。同朝兩故侯。文編叨二序。誕日頌千秋。老矣俱宜去。公乎不少留。來書墨猶溼。展讀淚空流。

程文簡公大輓詞

論著大哉。英聲早已昭。橫飛欽遠。特立仰高標。言議超千載。風猷發四朝。惜乎經世學。不及珥金貂。太上崇耆舊。龍鱗手可攀。胡為遯荒野。竟復老商山。澳閣頒給。瀛壖擁旆還。靈光遂陳迹。西望涕空潸。設卦探靈。隨山究禹謨。仰天真見象。靈地可成關。健筆凌前輩。殘膏浹萬夫。登門嗟最晚。猶得視宏模。

楊武恭王中輓詞

歷數中興將。誰為第一功。兩朝忠衛士。四海雅推公。富貴無危溢。哀榮有始終。吾知尙遺恨。不見朔庭空。勇氣真虓虎。仁心劇放鷹。推鋒多折賊。解縛屢招降。綉柳門堅閉。長楊馬不嘶。夜深星忽墮。何處問揮犁。父祖成完節。丹心激懦夫。枕戈鼻逆首。撫劍志伊吾。忠孝公何愧。哀榮世所無。從今紫荷囊。接武上亨衢。王爵報元勳。臨危更致身。鯨波飛戰艦。狼子歎江神。木落淮南暮。塵清塞外春。功臣誰第一。圖畫在麒麟。

沈憲敏公輓詞

天使魁鄉薦。上令卿改官。蚤峨烏府。終著侍臣冠。持節威行憲。專城猛濟寬。紹熙多舊學。胡不相宮端。仕宦接王楊。諸公嘆老蒼。門生多紫禁。子舍屢黃堂。自得垂車樂。誰傳卻老方。桃花千樹滿。空憶舊劉郎。徐邈今非介。申根焉得剛。立朝無附麗。受講更芬香。戲綵衣冠盛。圍棋日月長。典刑今已矣。無復燭靈光。持論真遺直。操心本至公。贏貨寧市寵。平寇不言功。光祿文階峻。嘉興色養豐。誰能死生際。猶得教之忠。晚出荷公知。登門未覺遲。通班依漢。試郡守蕭規。藻翰猶頻寄。宮牆不再窺。新阡何處是。西望不勝悲。

林正惠公大輓詞

愛直趙清獻。忠文范景仁。累朝推舊德。今日見斯人。正色欲剛上。敢言寧顧身。紫樞方大用。惜不究經綸。去國名逾重。還朝道益尊。清虛懷骨鯁。嚴冷帶春溫。公綽真無欲。戚孫尙立言。騎箕雖永隔。精爽儼如存。凍凍古循吏。堂堂真巨公。死生忘度外。邪正炯胸中。憂世心誠切。籌邊事已空。龜潭山水。流淚與無窮。

觀文殿學士陳公輓詞

台嶽鍾神秀。居然社稷臣。海涵書萬卷。魁冠數千人。南服頻懷綬。西垣屢演綸。惜哉真漢相。不遂乘洪鈞。幾見衣冠偉。終聞羽翼成。先皇崇舊學。大政任名卿。神器親傳授。崇朝再太平。功成身自退。寵利一毫輕。朝著登門久。詞林辱眷深。代言稱據古。議禮許同心。去國臨歸路。還家寄好音。病中聞赴告。老淚動盈襟。

攻瑰集卷十三

今體詩

陳文懿公居仁輓詞

衆口推文伯。何人識吏師。義襟惟古有。心地只天知。至死終無玷。平生本不欺。在公無可憾。猶恨哲人萎。珍館徑歸鄞。人猶望秉鈞。郵傳千里。哀動五州民。麟蹄森寶。攀號感路人。公乎不亡矣。衰衰看簪紳。宅相惟公久。伊余忝後塵。十年追桂籍。兩禁履詞臣。接武參吾舅。承顏奉老親。幸成三學士。何意失斯人。一別屢經歲。歸舟已及門。方期情話悅。空訝語音存。善行傳千載。蕪詞愧九原。傷心歌楚些。無地可招魂。

丘文定公輓詞

謀國規模闊。絕人才具高。三朝千載遇。四海一身勞。儒將通鷲序。樞庭握豹韜。皇家資柱石。天選奪伊臯。初擬文翁化。誰知懷遠圖。廟謨專制。世將易兵符。養虎竟遺患。斷蛇由不殊。寧同死諸葛。空恨失吞吳。處事拘繫外。鋤姦談笑中。幾年亡主將。全蜀賴明公。畏愛盾衰日。清和夷惠風。屢書終不盡。詩意亦何窮。

王忠文公十朋輓詞

夙負敢言氣。輸忠不受身。劉賈仍遇主。綺季更憂民。治行真循吏。風稜古諍臣。摺紳千載恨。不得究經綸。

觀文殿學士趙公

千古盛周宗。皇朝實比隆。謂多擔貴爵。誰見立王功。一語圖先定。寸心天與通。龍飛稽事實。借史昭無窮。授受唐虞際。從容平勃間。宗英難柄用。人望屬樽開。晚侍經閣讀。邊登秘殿班。帝鄉留不住。歸去老湖山。慶節稱循吏。三朝舊政聲。治如黃霸最。心慕伯夷清。諸道俱遺愛。兩川尤著名。起家臨制國。更羨錦衣榮。聽履領簪纓。忠言徹帝庭。公方扶日月。我亦寄雷霆。憂世形辭色。臥家存典刑。靈光更陳迹。楚些不堪聽。

端明殿學士汪公

制闈詩書帥。公朝侍從臣。身能全進退。人可得疎親。曳履聲猶在。持衡迹遂陳。從今幾百載。更復見斯人。蚤歲聲名大。婆娑始遇時。難兄屏隔坐。令子桂芳枝。人望遠為用。天胡不慈遺。成蹟堪嗚大。墮淚不須碑。道學不盡試。功名祇緒餘。立朝惟正色。厲士有遺書。百贖嗟無及。九京誰與居。莫酬推轂意。哀淚溼巾裾。

仲異敷文閣學士汪公

籍甚張京兆。精神滿腹中。才高解牛刀。手敏運斤風。河澗思波遠。塵間校穴空。章臺舊時柳。無復缺金絳。英略古無對。外庸今最良。衆方期共政。人已歎云亡。不聽尚書履。猶懷太守章。匡廬星忽墮。丹旆島清湘。昔幸參朝列。于公更有連。規權包世界。風義薄雲天。送別詩猶在。貽書墨尚鮮。偉人無復見。惟務實青氈。

樞密謝公

臣主一意合。風雲平地生。立朝專論諫。爲國總樞衡。行矣登三事。悲哉奠兩楹。報瓜恩意重。終始備哀榮。千古台山秀。名流列雁行。惟公登政路。一旦破天荒。故里空華屋。佳城映夕陽。送車無路到。東望淚浪浪。

尙書尤公

敏甚五行下。毫釐恥不知。千人揮筆陣。萬卷納須彌。有夏傳遺書。先秦拾斷碑。那侯書插架。分付稱家兒。憂國言多切。回天力有餘。衆推真學士。上念老尙書。直道終難進。高懷只遂初。梁溪釣游處。此意竟何如。舊學方登用。公來領從臣。末光依日月。聽履上星辰。共政將圖舊。騰章屢乞身。甘盤終罔顧。雨露未霑新。北面願師承。東臺拜老成。忘年容未坐。敘契若平生。風月吟千首。雷霆寄一名。送車無路到。寒涕爲君傾。

尙書湯公

先正真良弼。形輝四拜麻。決科承奕世。擢藻擅傳家。禁路優持憲。侯藩幾建牙。相門宜出相。恨不見隄沙。奏邸崇先契。周旋古括州。殿庭觀唱第。海郡繼承流。方快飛騰上。俄聞汗漫遊。鳳凰山下路。丹旆想悠悠。尙書張公

尙書郎

矯矯眞御史。風生白筆端。出持腐使節。始著侍臣冠。給饒發先雪。籌邊心爲寒。天乎驚玉折。不及上金鑾。所至仁聲著。甘棠幾去思。敬嗟嗟哭子。伯道痛無兒。郎省傷連壁。文閣見刻辭。邊民紛墮淚。忍讀峴山碑。

尙書郎

宴坐勿菴上。睡顏亦是顏。平心真似水。立說信如山。屢擁皇華節。重登清禁班。始終無玷闕。風裁許誰攀。祿養嗟何及。朝朝飯一僧。移忠躬塞塞。錫類日蒸蒸。報政優吳郡。知賢仰阜陵。清忠與公恕。餘慶啓昆仍。贊伴丹丘日。眼看康濟泉。同朝叨獎與。侍坐得周旋。妙畫多傳寶。遺文合細編。典刑今已矣。西望涕潸然。

尙書郎

文獻南豐裔。源流曲阜公。嚴嚴雙法從。凜凜舊家風。金玉方交映。人琴忽併空。平生心地直。流慶尙無窮。紫陌尋春日。惟公最少年。禮堂漸隳始。熊軾塊虛前。寄我書猶溼。思君迹遠仙。同登今有幾。揮淚撫遺編。

尙書郎

威閉疏恩厚。勳門積慶餘。弓彎飛將臂。架插郭侯書。六禮素官重。三槐漢相如。惜哉終半百。聞者爲歎歎。儻譽裴庠校。孤忠動冕旒。救荒心欲斷。憂國髮先秋。惠滿長江水。風清八詠樓。禁途交一臂。人物等閒休。份社歸來晚。備然得故吾。哦詩頻刻燭。點易細研朱。有淚悲連壁。無階莫東駕。名門餘慶遠。丹穴看奇雛。

尙書郎

明主畫三接。清班歲九遷。一居周柱史。徑入漢甘泉。批教嚴東省。掄材上小天。平生經國志。惜不冠貂蟬。詩近劉賓客。手追歐率更。雙旌古良吏。萬卷老書生。世譚浮雲薄。生緣曉夢驚。吁嗟東向議。何日遂施行。半世誰知己。登門意氣傾。交情忘父行。文會忝余盟。持論先忠厚。談經嘆老成。幽光誰爲發。落筆淚縱橫。

尙書郎

御史再乘馳。忠言沃帝聰。處心平似水。疾惡迅如風。遇合嗟何晚。論思信有功。惜哉辛佐治。竟不到三公。三仕入儲閣。堂堂夾日飛。初同四皓起。終作二疏歸。冰玉清班近。衣冠盛事稀。聞君忽仙去。西望是耶非。東雨預賓興。文閣賴主盟。菲葑無下體。衣鉢有門生。劍佩今何處。樽罍空復情。自慙無報所。老淚爲君傾。

十載更應節。陽春萬里同。時時逢蜀士。一一話文翁。到處留遺愛。諸郎守教忠。慶源知未艾。往日有陰功。

陳祕撰 墓誌 輓詞

陳氏多名德。茲來墓典刑。宮端驚宿草。謂邦彥。〔案〕邦彥名良翰。官太子詹事。諡獻獻。宋史有傳。祕撰又泉局。自古有遺直。祇今誰獨醒。蒼蒼何可問。蒼蒼日凋零。

王給事信 輓詞

主眷逢千載。龍光傾一時。銓曹著官簿。禁掖祭英詞。論議推東省。威聲懾北夷。平生經世意。懷卷竟何之。官學素稱豪。仍聞吏事高。精神雖腹滿。撫字亦心勞。藩輔連三組。沈疴見二毛。胡林廩樓在。殘月墮江皋。

余給事 輓詞

烏府仍蟻陸。銀臺更掖垣。事幾無弗論。外似不能言。厚德鎮浮薄。平心劇劇煩。用才殊未盡。無地可招魂。桂籍兄聯弟。蘭階子克家。上恩嘉踵武。京秩為增華。朝著蒙傾蓋。輪闌觀判花。遠成千古別。南望想悲笳。

史敷文 輓詞

八行諸孫盛。三公嗣子賢。連收四鶚薦。祇欠一青氈。郎省刑章肅。侯邦政譽傳。平生憂國意。齎志入重泉。學問源流遠。樂哉賢父兄。人琴亡舊曲。風木愴寒聲。深痛幾成毀。沈疴沆喪生。孝恭無可憾。猶得傍佳城。少小相從久。自慙雌甲辰。交情日加厚。姻好晚逾親。別去驚葭律。歸來見棘人。西莊行樂地。望斷為沾巾。

袁府君 輓詞

家學傳三世。几間無二書。力行真勇猛。進取故舒徐。前輩多遺墨。先人祇故廬。後來窺瓊牖。〔案〕袁文字實。編。名曰鑿。屬。開。評。志士為歎歎。

周路分 輓詞

坦坦幽人履。恂恂長者言。憂時見顏色。樂道竟丘園。隱行推同氣。高賢萃一門。四明著舊傳。他日數諸袁。蚤負功名志。從戎豈素心。治軍先肅靖。游藝亦精深。湖海開豪氣。雲天廓義襟。高門尚餘慶。蘭玉正森森。台嶺論交契。天街惜別離。飛書能幾到。埋壁遽成悲。舊識歸權句。在丹丘時探梅浮江。李衡君有識字韻詩。公和篇最工。云。卻從谷口問歸樵。愁看結局時。紫髯無復夢。空有淚交頤。

趙左司 輓詞

行誼高餘子。文章自一家。嶽神均客禮。敵國數才華。直節曾無苦。全瑜更不瑕。儒流有遺恨。不見草黃麻。淮甸爭錢幣。夔城辦戍兵。詔歸南郡近。公去北門輕。避寵若將洗。求閒竟不成。亦期無適莫。一笑老于行。許國終無撓。居家不願餘。深蒙明主眷。未覺故人疎。高論三千牘。陰功四一書。佳兒承積慶。端可大門閭。鄉貢早馳譽。郎潛方比肩。求仙容我學。成佛嘆君先。天癸年將暮。金丹語未圓。忽傳長別偈。天闊散雲烟。

王提刑 輓詞

廉白真家法。原由金紫賢。兄辭嶺南賻。弟卻澄陽餞。築屋吾將老。藏書手自編。老成俄已矣。聞者為潸然。

籍甚青箱學。醇乎赤子心。片言皆可復。一僞不容侵。處事幾游刃。論交欲斷金。諸郎傳素業。桂子看成林。二廣外臺首。威棱著一門。志期諸郡肅。忍見匹夫冤。奮擊猶鷹鷂。興讒有兔爰。投開了無恨。此意與誰論。伯仲三珠樹。優為一世才。人琴先起恨。金玉遂俱摧。南阮方深痛。阿連尤可哀。桃花源上路。老眼更堪開。

王大卿 輓詞

少壯節先著。年侵氣不衰。忠雖由父教。清亦畏人知。處世無求合。安時竟數奇。甘泉人物會。一老漢空遺。慶節東南半。澄清冠一時。權輿周翰傳。頂踵阜陵知。自謂二宜去。人稱三不欺。卷懷終未盡。流慶稱家兒。圖史但環堵。江湖幾問津。雖多暮年樂。誰忍半生貧。海內清名滿。毫端秀句新。風流嗟頓盡。晉韻更何人。老去王廉詰。歸來道更全。贖添天美祿。真得地行仙。日欲增三徑。君胡欠百年。桃源不無路。重上慘風煙。

劉吏部 輓詞

總角異羣兒。庭趨蚤學詩。一鳴登桂籍。百里靜潢池。所至清民瘼。平生號吏師。郎闈方進用。何乃棄明時。劇劇最雲間。題輿上越山。洞庭王澤遠。庾嶺使星還。中道趨臺治。名曹切近班。陰功多及物。陽報看循環。誰擾奚山衆。焚林獸已窮。徒新能遠慮。下瀨得深攻。南嶠肩隨息。中朝論愈公。但知分謫喜。寧肯自論功。兄長與慈恩。相親色笑溫。公方持使節。余忝代王言。共約遊三徑。俄悲作九原。佳城隔風浪。丹旆愴飛翻。

朱南劍 輓詞

再世文章伯。三朝侍從臣。傳家推篤學。遊宦肯謀身。別駕歌章水。甘棠想劍津。虛堂兩遺像。誰不倍傷神。朔望第一客。巡察意更親。有詩欣和韻。不飲喜娛賓。名帖藏中古。珍茶試早春。據鞍猶矍鑠。何遽迹成陳。暮戰久不對。詩盟亦澹寒。方期會真率。乃爾變悲歡。歲晚本無憾。情深那忍看。佳城何處是。東望淚沈瀾。

石南康 輓詞

挺挺石可轉。恂恂衣不勝。平生憂國志。長夜讀書燈。大易窺三古。中庸進百能。惜哉天不慙。無復見川增。家有春秋學。淵源更得師。風高蓋公舍。淚落蔡邕碑。官早終難進。才全竟弗施。遺編屬賢子。孝謹不應衰。伊昔為君御。儒流賴主盟。執經容後進。傾蓋若平生。坐見埋黃壤。空勞望赤城。友朋相與泣。反袂不勝情。

鄭華文 輓詞

蚤擅春秋學。賢關第一流。少公清澤國。贊府著神州。試邑人交薦。還朝譽更優。如何急流退。不使上瀛洲。籍甚柯山政。兒童識貴溫。〔案〕本集有贊鄭貴溫寺丞直學文。開教仕時。貴溫當是若書之字。歎謠聞魏闕。殊寵鎮吳門。就養家傳子。休官澤及孫。吾鄉耆舊傳。千載德彌尊。

袁通判 輓詞

大道知如路。一心長似齋。耄期稱不倦。胸次樂無涯。孝謹古難及。友恭人自懷。無瑕夜光璧。黃壤痛深埋。盛德不容贊。多言可奈何。大圭原不琢。古井竟無波。前輩苦凋謝。後生誰琢磨。同庚適齋老。託體共山阿。僅有一區宅。會無二頃田。相過惟載酒。至老不言錢。慶得拜林下。何堪哭道邊。門人多著籍。下馬向新阡。

張工部季博輓詞

忠簡傳清白家聲。屬弟昂。惟公殿諸老。積善見多孫。兩桂昌書種。雙椿藹慶門。壽終無可憾。況有典刑存。壯歲登郎省。旌麾歷五州。仁聲號循吏。治行最諸侯。憂國言多切。籌邊慮更周。積薪無恨望。終老得夷猶。歎局同寅舊。離堂履肯過。故人今有幾。朝士更無多。問信書猶厚。相望鬢已皤。忽聞埋璧痛。蓬露不成歌。

高瑞叔元之輓詞

百氏極旁搜。潛心老不休。鄰光時自照。簞食孰堪憂。弟子多垂綬。先生竟白頭。凄凉數間屋。知我獨春秋。鐵石賦梅花。閒情白玉瑤。兩公終磊落。千載敢諠譁。清節成瑰偉。浮詞尙棄芽。君看死生際。不見一毫差。滿卷幾離騷。歐公一素袍。豈惟將厚意。要使句殘膏。宿草成千古。生芻爲一號。雖無韓子誄。貞曜本來高。

趙提刑子兼輓詞

毓秀從天派。肝衡動至尊。使星方炳耀。卿月遽侵昏。已矣悲吳館。誰歎護北門。慶源流未艾。文獻舊諸孫。處事才游刃。論文辯綵花。英姿懷健豹。健筆走龍蛇。持身終外。垂車夢到家。平原花木在。愁絕舊生涯。客授早登龍。襟期一笑同。門清心似水。論正氣如虹。近聞書猶溼。重來跡遂空。無因送丹旆。老淚灑西風。

李撫州庚輓詞

與物初無忤。臺評反謂傾。應符成漫仕。林壑寄平生。隨履嗟何晚。揮犀空復情。天台隔風浪。無地拜佳城。李下真無徑。門前可設羅。詩如翰林逸。書似鄴侯多。奇字今誰問。遺編尙不磨。從來好哀輓。蓬露忍與歌。孟歲文聲振。長沙見買生。積薪看晚輩。推轂致名卿。子舍真連璧。生涯付短檠。風流今李漢。極口贊冰清。

張欽州舟之輓詞

少爾東臆句。從君見典刑。義襟希寶十。才刃比庖丁。古鏡悲鸞偶。寒原憶骨鴉。恂恂守家法。蘭玉滿階庭。烟好自諸馮。東林取阿戎。平時深念我。晚歲忍銘公。書字今猶溼。心期誰與同。回頭三十載。灑涕向西風。

錢江陰佛輓詞

庚嶺梅花暖。賢侯惠愛深。精神雖滿腹。撫字亦勞心。九轉竟難遇。二毛何處侵。傷哉東逝水。無復大江陰。
前知南安軍
移知江陰。

李剛定叔查輓詞

積善務增厚。求名惟恐多。白圭事有玷。古井竟無波。議法資修定。監州極撫摩。佳兒傳素業。留眼看巍科。冰玉心相照。誰云內舉私。深居無浪出。清節畏人知。尙憶紫芝字。無慙有道碑。填空雨黃葉。西望不勝悲。

樊運使光遠輓詞

科目公餘事。南宮第一人。七閩新使節。三署舊儒臣。倦拜方辭餽。哀良莫贖身。家聲知有繼。仙桂兩枝春。橫浦云亡後。斯文付此賢。命其隨道喪。學又絕心傳。河洛溷來派。西州憶舊緣。傷心耆老盡。揮淚對霜天。

丁寺丞允元輓詞

家世傳經術。膠庠薦雋聲。上方思舊學。公乃擅專城。海上功尤著。潮陽政愈明。哀哉錫流水。猶解不平鳴。嚴冷不可向。其中實曠然。行藏素志。燕樂了餘年。鶴化人何處。鸞孤影自憐。才高不盡用。流慶尙綿綿。

曹工部相輓詞

家世傳經術。膠庠薦雋聲。上方思舊學。公乃擅專城。海上功尤著。潮陽政愈明。哀哉錫流水。猶解不平鳴。嚴冷不可向。其中實曠然。行藏素志。燕樂了餘年。鶴化人何處。鸞孤影自憐。才高不盡用。流慶尙綿綿。

范致政輓詞

義俠久無迹。吾鄉見此翁。紫微欣稅駕。飛將許同功。銀菑聯恩渥。金蘭義義風。雖增羸博恨。猶喜桂成叢。酒後昇平曲。閒中安樂窩。千金曾累致。一醉竟無何。老曠志空在。孤鸞悲亦多。相望幾歲許。託體共山阿。

梁審計季博輓詞

壯歲嶄頭角。夷途試著鞭。羣公爭倒屣。諸老亦忘年。論議傾朝譽。功名短世緣。神傷賢伯仲。風雨夜無眠。壽夭固難問。吁嗟不忍言。嬰啼摧玉樹。衰淚灑芳萱。事契深羣從。英才愴九原。悲吟數楚些。無地與招魂。

呂崇德 畫間輓詞

朝劇推才刃。臨機妙斲輪。傅家得清白。滿腹是精神。未上金閨籍。空留花縣春。善人陽報在。蘭玉正詵訖。回首情親處。相過瀨水陽。十年能幾見。一疾痛云亡。縣郭山空秀。家園橘自霜。主人今已矣。鷓鴣亦淒涼。

王縣尉 畫正輓詞

幹量恢才刃。誰能貨殖私。人皆競毫髮。我獨破滌離。風雨空殘夢。池臺憶昔時。板輿臨穴處。行道亦興悲。潤屋公餘事。能爲人所難。夢我遺恨在。夜雨舊盟寒。家有書堪讀。囊無錢爲看。情親悲不那。望絕旆飛丹。

唐舍人關輓詞

鴈塔名三世。螭坳侍九重。循循儀學館。諤諤著囊封。至性悲三釜。高懷薄萬鍾。典刑傷不見。哀涕忽無從。夷路方馳轡。甘泉喜問津。廟廊平日志。露電百年身。招掌雖多恨。爲箕自有人。發棠陰德在。陽報質蒼口。

徐少卿子寅輓詞

聖主一言寤。長淮千耦耕。山川皆在目。草木尙知名。蓋被腰金寵。徒爲攬轡行。諸郎襲餘慶。定自不慙卿。所至多遺愛。丹丘最有聲。奉常千載久。攀戀一城傾。已恨數離別。寧知隔死生。湖邊舊門巷。一到一心驚。

陸參議沈輓詞

數馬謙恭甚。揮犀色笑溫。風流士龍裔。文采左丞孫。晚幸成三徑。身胡遽九原。素欽仁者勇。大獄竟平反。早歲擅詞場。夷途列鴈行。一麾分楚甸。雙節照江鄉。蓮社容寒晚。葭葦接老蒼。八旬俱已矣。回首倍淒涼。

蔣慈谿輓詞

中外衣冠盛。流傳識後凋。聲名三語掾。身世半僧寮。寶晉書尤逸。坡仙隱可招。梅溪殘月墮。蕪沒舊風塵。飾吏先儒雅。低徊五十霜。荏苒留韶石。桑柘滿黃岡。知已平津老。家傳剛定郎。八龍無半在。風雨夜侵牀。

伊昔丹丘去。相逢意氣傾。樓前巾子秀。山下有泉清。敬梓情逾厚。交梨論益明。淒涼千古意。潮落又潮生。下筆欲生風。磨礱日有功。推敲詩益鍊。駢儷語尤工。經問南雷叟。家傳十八公。詞人誰可繼。文陣滑稽雄。

吳大監飛英輓詞

庠校聲名早。朝廷譽望尊。忠言如日皎。笑語若春溫。四擁皇華節。屢登金馬門。用才終不盡。流慶在仍昆。曠典將行日。南宮得舍人。銓衡輕易地。造化漫勞神。舊事誰能記。交情我獨親。吁嗟三昧手。不見掌絲綸。

俞通判茂元輓詞

強仕賦歸去。頻年亦漫行。官情雖淡泊。官事極精明。贊畫王公幕。監州亞父城。佳兒守遺訓。清白勝金籬。象邑推三俊。靈光賴此賢。老成俄已矣。遠邇為潸然。孝敬心何極。公平錄尚傳。佳城隔風浪。忍賦薤歌篇。

陳崇道輓詞

學道龜山蘊。詩傳汝水餘。于公足陰德。陶令竟閒居。白業追蓮社。丹經授寢廬。其父號隱平生了無恨。善類勿欺歎。

鮑潮州輓詞

三試皆前列。一官何後時。低徊廣文舍。齟齬使君麾。遇事有如燭。衛生事及葵。奮游成隔世。流涕讀新碑。客授王辰歲。巍科盛永嘉。芹宮屢揮塵。竹院幾烹茶。假守深交誼。清談及道家。猶憶那齋晚。羣雀噪蒼蛇。

攻瑰集卷十四

今體詩

趙路鈴不枯輓詞

蚤歲游金闕。霞冠拜紫宸。可堪天寶亂。及見會昌春。宛宛王孫態。飄飄物外身。靈光愴陳迹。遺老更何人。諸父論交久。忘年許預盟。登山陪躡屐。泛月共飛航。來往開三徑。安閒羨一生。山深棲薜蘿。愁憶醉歌聲。

姜總管管輓詞

及見開元盛。曾聞正始音。雖蟲徒壯歲。冠鷖豈初心。論事風生席。疏恩帶錫金。精神空滿腹。愁絕病沈沈。富盛俄遺變。艱難卻起家。田園新活計。詩禮舊生涯。仙桂應傳秀。庭蘭更茁芽。真歸了無恨。超徹妙蓮華。

祝通判輓詞

坦坦曾無我。休休蚤見幾。虛舟事忤物。抱甕自忘機。老去心逾壯。歸來事已非。實延推不及。有子向家肥。花縣弦歌化。蓮城水竹居。舊寮情意厚。近別信音疎。不作三刀夢。空垂別駕車。新阡何處是。東望倍欷歔。

求參議子相輓詞

累世朱陳舊。官游多向鄣。飛鳧觀政美。展驥愈情親。久草歸田賦。欣迎入幕賓。斯人忽千古。望斷劍溪濱。

五立期清貴。龐眉望壽齡。父兄嗟奄忽。姑姊亦凋零。厚德今誰在。佳城慘欲局。孫曾聞競爽。蘭玉在階庭。朱坡史居士輓詞

巖邑富人物。才惟史氏多。流傳有丹桂。遺逸嘆朱坡。學飽終難售。詩成祇自哦。空餘著書在。令子挹餘波。交友俱名士。儀曹禮意周。使華臨夏口。詩興共南樓。喜得江山助。還同汗漫游。更煩賢宅相。相與發潛幽。

戴縣丞機輓詞

小戴久仙去。何堪更哭君。舊遊驚昨夢。陳迹愴遺文。晚暮期相與。死生俄遽分。銘成愧贊德。揮淚望新墳。高士終為籍。豈惟勾小稽。驚風雖在棘。桃李自成蹊。官府資關決。儒流仰品題。定知餘慶遠。遺愛滿雙谿。

方興化叔珪輓詞

廟乏著靴鬼。夢中言更明。起家尤感勵。為吏極廉平。薦口聲名重。朝行去就輕。奏篇真確論。何日遂施行。鴈塔深論契。鸞班試著行。參亡聞易篋。越弔後除喪。支郡難留鄧。佳城久夢方。吁嗟德浮位。回施與諸郎。

戴迪功應龍輓詞

猶記天街會。同為乳寶游。姻家類會聚。親意愈綢繆。吉德宜多壽。奇疴竟不瘳。無由見安道。沉雪恨回舟。好學數仍奇。躬行家途肥。時將詩自樂。晚悟世俱非。教子惟黃卷。高門看綠衣。阿連悲未泯。無淚為君揮。

王通判瑛輓詞

世篤青箱學。驀驅更著鞭。半山分近派。巖壑誦新篇。竹馬迎雙鳥。棠陰憶二天。黃扉伸議論。風節尚翹然。才具盡時用。拂衣俄去之。善藏經世手。回施稱家兒。羸博延陵恨。人琴子敬悲。連年事如許。天道杳難知。

姜鍾離柄輓詞

門戶期興起。交朋務琢磨。反身求大學。決意取儒科。贊府聲尤著。鄰封惠亦多。傷心濠上路。無復聽弦歌。別去期三載。倅來痛一書。死生誠大矣。力量果何如。平日真知我。遺言苦問予。作銘雖不愧。回首倍欷歔。

顧養直義剛輓詞

萬頃東湖下。會門起大家。子孫昌世業。文字作生涯。堂後蒼猶樹。庭中桂欲華。情哉時不待。誰忍送悲茄。嚮向君家去。宜齋屢舉觴。人常誦諸願。里不見他楊。身世驚春暮。湖山愴夕陽。園林未成趣。鷗鷺亦淒涼。

李度支嘉言輓詞

忽作堂堂去。門前雀已羅。夢隨彈指斷。事向蓋棺多。心繫六州鐵。身傾千丈坡。嗚呼晝夜哭。奈此敬姜何。執匪同升素。君子我最親。詞章傳自舊。翰墨恍猶新。別去情逾篤。歸來迹遽陳。無從效經紀。悲結淚沾巾。

何司業伯謙輓詞

頃歲遊孤嶼。名門說二何。胡為終壁水。自合上巒坡。器重連城價。心澄古井波。傳家衣鉢在。袞袞並儒科。航勝陽司業。作州如理家。源流知有自。悃信無華。方喜亨途遠。俄驚暮景斜。傷心傾蓋舊。何處望東嘉。

王遂安時欽輓詞

淮水古王氏。生平熟義方。三珠欣競秀。兩桂早聯芳。才大用何番。源深流自長。青氈傳令子。一箭取雙鶯。

問學自冰翁詞章聳巨公不厭循吏傳具有古人風擲書猶在飛兔迹遺空人琴悲子敬三讀愴深衷

周左司韻詞

從政心無愧敢言人所難精忠憂世切清節照人寒交臂失持纒乞身終考婦老成今已矣西望淚沈瀾
乙丑慈恩會今幾六十霜輶車來握節相府記傳觴詩藪懷高隱郵筒見短章不堪千里隔丹旆想飛揚

蘇江陰十韻詞

萬卷蟠胸次千篇秀筆端朝行期奮迅賢路竟艱難雖號循良守欠爲文字官遺編幸無恙留與後人看
伊昔初傾蓋攜文已甚工親聞南澗語謂有魏公風既住言多驗歸來道更窮誨言非教佞後裔報宜豐

魯少卿曾輓詞

律尊儀鶴綴翛然兩鬢斑時清嗟歲晚遊倦得身閒人在羲皇上經傳伯仲間桂枝芳未已何止倍燕山
六十年間一登科者十人

陸郎中阮輓詞

前輩風流泯靈光獨巋然指困推甲族晚履記丁年有子傷埋璧惟翁亦蛻蟬功名雖已矣千載尙遺編
壯歲聯雙捷衰年困百罹肉身心佛子霜髮貌嬰兒萬事幾樽酒百年千首詩浮生成夢覺吾道竟何之
從弟忝東牀相從二十霜人琴一何苦冰玉兩俱傷別久成今昔歸來失老蒼稽陰終反葬西望倍淒涼

梁仲蒼輓詞

延賞高三讓殊科擅一鳴元賓文未極長吉記先成妙語遺膏馥玄談悟死生行人痛埋璧父子若爲情
人物如君少相期上石渠博文該四部篤學富三餘深盡知無及交深未覺疎何時醉墳草細讀茂陵書

王檢正回輓詞二首

到處稱循吏星昭復郡侯威名致降虜恩信感亡牛省歸主公議祠庭尋舊游善人天不怒愁絕峴湖秋
客授蒙傾蓋朝參喜綴班開藩才一水去國遂千山晚遇名方重言歸費未斑功名付諸子含笑謝塵寰

彭宜義復之父子輓詞

種德不在大至誠天所親但能存一念何用活千人經筵儒風遠香山句法新功名付兒輩不必在吾身
籍甚清湘守修名所在聞宦途資畏友家訓仰嚴君歸路飛丹旆長空慘白雲生爲不成雙揮涕想江濱

朱葵州安輓詞

治行古循吏風稜眞諫官鏘森清遠徵持重息羣譴久弄趙堯印重彈貫禹冠去天幾尺五惜不見長安
莫銅陵堂輓詞

張秦州禮本輓詞

經學高餘子躬行慕古人儒風三葉秀和氣一門春台嶺漸摩久銅官撫字均庠東亡二老凝望淚沾巾
燕趙多奇士如公名不虛胸中九域志筆底百家書報國心尤壯籌邊智有餘功名竟賈恨西望倍欷歔

徐季節輓詞

公府推徐碑山陽薦仲車盛時遺此老沒世竟窮廬行道嗟無命傳家幸有書魯山終不識撫卷倍欷歔

周德遠輓詞

家世傳儒業鄉邦登義風將迎無倦色交友盡名公太學飛聲早浮生轉首空怡如堂下月猶照紫荊叢

余永彥輓詞

戶外諸生屨門前長者車柳袍空自染瓶粟竟無儲隱行刑宗黨清風照里閭沈冥誰爲表賴有子雲書

李堯卿唐佐輓詞

里社久相從知君陰有功救人多藥喜持論恥雷同素業諸郎在浮生一夢空淒涼宋清傳健筆魂河東

方運使有開輓詞

聖主一見決孤忠自致身簪邊滿軀膽處事撥皮真氣直老彌壯言高用未伸留屯十二事公論付淮民

王觀國輓詞

晚識三珠樹方知獨笑翁舊游虧半面遺恨想高風小楷墨猶溼殘膏澤未窮梅花縞寒夜埋壁衆香中

沈朝奉望章宜輓詞

相業富青箱丁年稔義方生兒有如此與世遂相忘終老三性養凌晨一炷香浮休了無恨流慶尙深長

孫子才輓詞

身後名何用人亡意愈深蓋棺悲昨夢掛劍答初心潛德仍能發遺言尙可尋悼元情更切接隴柏森森

梁運使輓詞

風月詩千首烟霞宅一區三年著朝蹟一節儉亨途南海瞻遺塚西門破老巫才高不盡用無地寄長吁

翁府君輓詞

骭髀翁夫子高才嗟不施牀頭癡叔易夢裏阿連詩德喪嗟何及天胡弗懲遺清風終未泯吹折謝庭芝

徐府君輓詞

孺子人如玉功名不在身死生齊物外孝友篤天倫已有傳家子曾充觀國賓他年芳五桂傷不見靈椿

魏監丞叔舟輓詞

元老餘風烈優游挹美官朝行喜銀艾鄰好許金蘭醫護肱三折生惟指一彈難兄秋夜感風雨舊盟寒

族兄道州輓詞

出守春陵遠相思瀟水深精神雖滿腹撫字亦勞心人去成千古書來失萬金懷哉季公諾已矣漢碑陰

周太博汝能輓詞

兩漲雙溪水風高五柳堂論交成莫逆撫事祇堪傷訪雪無回轡面山空夕陽亂窻穿綠樹誰復爲傳觴

專海駱君季友輓詞

古易人皆學。惟君志益堅。研朱瀆秋露。讀簡斷韋編。空谷甘無用。佳兒尙有傳。清風誰得似。竹滿臥牀前。

咸溫更春曉詞
白首行逾恭。鄉評敬此翁。心開上池水。氣襲舞雩風。禮貌諸公厚。聲華一瞬空。感孫知有後。三世著陰功。

陸宜城梓輓詞
奕世承家學。諸公薦吏能。政傳花縣美。心與練江澄。易實去何速。華轍悲不勝。傷哉羸博葬。淚盡老延陵。

寧海劉君父輓詞
不識紫芝眉。空傳有道碑。義方真可法。閨室肯容欺。未覺山川改。深明晝夜知。雍歌慙不稱。家子素能詩。

宋南雄伯輓詞
二宋久云遠。遺風君庶幾。才華試文職。政譽滿王畿。梅嶺方騰最。雪鷲俄賦歸。情親今已矣。老淚不勝揮。

莫子執圭輓詞
樂有父兄賢。談經綠帳前。桂林孤素志。芹泮老遺編。小阮情何切。重烏業未傳。椿閒最崇篤。口口話齊年。

繆伯恭輓詞
我實由汪出。垂髫托外門。非惟拜先德。猶及見新婚。謹厚推鄉曲。仁慈篤弟昆。善人今已矣。餘慶在兒孫。

吳通判輓詞
一死交情見。鄉評重此翁。素車奔夕夢。繡被落天風。身任朋僚責。心忘尺寸功。毋書卓行傳。非介亦非通。

趙縣丞彥業輓詞
玉立佳公子。哦松始戍瓜。拳拳訪邊壤。寸寸畫江沙。慷慨志憂國。清修僧在家。送行詩尙溼。身世遠空華。

石通直之輓詞
籍甚新昌族。真成萬石家。源流端有自。個個更無華。奉職冰同潔。持身璧不瑕。慶門傳未艾。蘭玉茁新芽。

胡照嶽賦輓詞
賦就八叉手。文高三折肱。青衫雙鬢雪。黃卷短燈燈。夢斷采芹水。神靈下馬陵。諸郎追五桂。洗眼看飛騰。

趙司戶秀夫輓詞
奕奕佳公子。詞場早策勳。願爲新進士。終屈病參軍。舊事成清夢。高標想斷雲。傷心桑落酒。無復到孤墳。

端明殿學士王公希呂輓詞
片言寤主上。亨途幾向專。城佩左魚。羊陸遐衝難。坐折高文宿。憤竟誰據。平時屢草千言奏。垂絕猶騰八

難書。漢殿履聲今已矣。兩州遺老倍欷歔。
短檠鐵硯用功深。萬卷蟠胸不輟吟。故國遺身來濟岱。壯年發藻向儒林。愛民利物平生事。憂國忘家一片心。史館頃年陪潤色。挽公無路涕盈襟。

陳文恭公康伯輓詞
唐虞千載道重光。奕奕元臣任贊襄。謝傳風流冠江左。晉公威譽比汾陽。折衝曾不勞聲色。輔政惟先振

紀綱天意高。誰可問。坐令邦國歎云亡。德景汪汪萬頃波。直將去就佩安危。干戈雖在相尋日。休沐宛如無事時。奏罷未聞宮漏轉。歸來俄見哲

人萎。哀榮終始誰能及。百世旌忠頌德碑。
王修撰輓詞
十載頻襄刺史帷。名卿風裁映紳綬。慶門共仰聯三鳳。禁路咸嗟欠一夔。神武衣冠終遂志。平泉花木總

成詩。傷心積翠樓前月。斜入欄杆欲向誰。
賤子何能直一錢。夫君子我獨知憐。樽罍談笑幾侵夜。琴劍周旋不記年。此去空懸徐孺榻。重來無復孝

廉船。百身願贖嗟何及。哀涕霑襟如迸泉。
何內翰輓詞
豪奪錦標天下聞。慨然有志整乾坤。陳坡論事言皆合。帝轡談經道益尊。千古高文在菴禁。一時名士上

龍門。經綸未究身先死。痛惜誰能作九原。
潘大卿輓詞
直上青雲不作難。壯年何事掛衣冠。功名已矣乘時望。風節翹然見歲寒。鴻去冥冥煢不到。蝶飛栩栩夢

驚殘。傷心者老今無有。留得遺編向後看。
張運使事仲輓詞
惠周劍外與淮南。歸臥空山且避讎。冥坐幾年期不死。臨行一著信非凡。不應杜父東高閣。真使謝靈居

石巖。欲向西陵尋宿草。秋風何日送歸帆。
魏郎中熊夢輓詞
相公鐘鼎蔽詩聲。鯉也聞詩蚤得名。高隱碧谿心更遠。今遊湘浦句尤清。握蘭未足酬吾志。攬轡寧知老

此行。今日哭君誰最切。山房門下老門生。
姜祕監師仲輓詞
文筆無勞巧勳裁。一時妙斲冠蘭臺。王楊仕宦曾相接。游夏淵源有自來。治獄心知有陰德。立朝人歎有

餘才。功名回施與孫子。公亦何爲不豫哉。
久聞政績最淮瀨。鄧嶺循良親見之。梓里尙遺前日愛。棠陰遺長舊年枝。釣璜方兆非熊卜。曳杖俄興梁

木悲。千里佳城空望斷。他時歸哭峴山碑。
李公執輓詞
乃翁志欲臥煙霞。宅枕清江欲泛槎。心地共知容渤海。夢魂曾不到京華。伯魚久矣聞賢訓。魏子端能起

外家。彌望三江梁下水。隴西德澤信無涯。
未甘辛苦去朝天。故作逍遙陸地仙。老子平生萬事足。人間五福一身全。厭看日月同奔驥。擺脫塵凡等

蜩蟬。重到江頭人不見。曉風吹淚忽潸然。

祠部源流遠。來續曲阜孫。事夫終婦道。訓子大吾門。頌語恩光溥。升堂笑語溫。相期送丹旆。馬鬣近周原。

恭人董氏之室。 魏詞
敬儲尊夫子。升堂乳阿姑。鄉評推至行。家慶展新圖。半世悲鸞舞。高年樂鳳雛。蜜章應未艾。卿月應階符。

鹿夫人 魏詞
內外言無間。初終志不移。白頭供婦職。彤管著賢規。慶衍珠三樹。芳先桂一枝。風岑歸去路。含笑不應悲。

旌表門閭安人陳氏魏詞
婦德高千古。鄉評徵九重。柏舟終自誓。石室啓新封。孫子傳清白。閨門慕肅雍。死生無憾處。了不愧三從。

族姓朱陳盛。夫人事愈明。老姑俱上壽。難弟各清名。節行輝彤管。門閭照赤城。室鄰方有託。何忍送銘旌。

盧夫人魏詞
名族著閨頭。武國。幽閨女教修。良人驚夢蝶。棄子慕桑鳩。物化了難問。靈饋誰為收。子公有佳兆。哀哀看公侯。

廿四從妹魏詞
姊妹二十四。凋零餘二人。他鄉忽傳訃。老子情傷神。已歎簪居久。何堪遠境頻。佳城千里外。西望淚沾巾。

孝養全終始。異成乳阿姑。衾綉長夜共。甘澆四時須。棄子俱傳業。諸孫足自娛。吾家女兄弟。似此亦幾無。

去歲桐川弟。新從姊處歸。備言家慶事。猶著婦時衣。尙欲尋松社。事堪哭素帷。人生真一夢。回首事皆非。

令人王氏 魏詞
嫁早仍知孝。夫賢自不貧。事姑如事母。愛物勝愛身。風結恩榮溥。鳩桑德意均。彌哀聲不絕。淚拍不成春。

宜入楊氏 魏詞
里閨依楊氏。年家託鄭門。升堂從壯歲。擇壻得賢孫。婦德儀中壺。陰功燕後昆。尤憐吾女子。流涕說慈尊。

夢入粉榆社。心游水竹灣。白駒期拜壽。近侍望承顏。一昨聞徽恙。事知竟大違。佳城無路到。夫婦淚俱潸。

陳夫人魏詞
族姓甲休爾。夫人懿範彰。奇男已南省。快婿更東林。珍錫人加嘆。佳城神所藏。平生陰德在。餘慶尙難量。

雅有幽閒操。來續清白家。相夫全禮敬。見子致清華。方享承軒樂。俄興陟屺嗟。誰將彤史紀。大筆為雄誇。

碩人居氏 魏詞
頃侍尚書坐。會開國助賢。語言成勇退。裏講戒私專。夢斷松江路。神傷薤露篇。悼亡千里淚。疊嶂想新阡。

王夫人 魏詞
江。 王夫人之室。 魏詞

關內誰無助。夫人事特明。傾囊資色養。勉學就清名。遜世期高節。辭風歎落英。丁寧猶在耳。伉儷若為情。

荆園風流遠。幽閨女教循。鶴原驚逝水。鶴髮倍沾巾。厚夜招香魄。英詞列翠珉。祇愁書字拙。貽笑衛夫人。

王夫人之室。 魏詞
淑賢依名士。身期百不憂。葦砧家萬里。蓬首日三秋。陶母傳遺業。稽孤託舊遊。幽原誦詩傳。無媿柏為舟。

王夷仲夫人魏詞
彤史無人續。誰能識盛儀。蘋蘩奉先祖。詩禮付佳兒。未見魚軒樂。俄興鸞鏡悲。葦砧方得路。腸斷悼亡詩。

盛夫人魏詞
婉孌閨中秀。清高林下風。相夫能盡禮。教子使移忠。邊郡官無曠。都城養得終。靈儀今具在。流慶復何窮。

恭人胡氏 魏詞
懿行表閨房。情親共盡傷。繡衣來宅相。彤管著銘章。劉提舉誠之。蘋蘩誰供祀。葦砧空悼亡。芝蘭俱秀發。所恨失元方。

宜入閨人氏 魏詞
四郡歌賢牧。魚軒從隼旗。深閨無裏調。色養隨安輿。故里稱家法。諸郎讀父書。美哉彤史筆。三簡為歡歎。

宜入史氏魏詞
閨闈冠三朝。尊公兩珥貂。夫賢能盡禮。家貴肯期驕。教子門風振。澄神性地超。悼亡無可憾。直筆付孫樵。

安人鄭氏魏詞
勤儉佐家肥。猶齊舉案眉。錦封俱被寵。鸞鏡可勝悲。謝砌森羣玉。那林先一枝。木華文雋麗。銘德榮堂碑。

蜀人錢氏 魏詞
家世載如林。來續講德音。功容俱可度。疾疹遠相侵。已矣空蘋蘩。誰歎助葦砧。佳兒隨玉折。尤切悼亡心。

蜀人林氏 魏詞
家世甘泉舊。幽閨有令名。賢明教陶侃。勤苦佐淵明。蘋蘩今何處。鳩桑空復情。誰知悼亡意。揮涕望佳城。

蜀人曾氏 魏詞
婉孌應眉壽。天胡弗與齡。情深孫楚詠。淚盡女琴銘。蘋蘩空南浦。芝蘭有謝庭。越山埋盛處。秋雨溼銘旌。

信國夫人秦氏 魏詞
夫人富貴出懷歸。擇配和鳴得仲卿。鸞鏡早能封大國。魚軒不及伴雙旌。肥家得法晚無悔。教子登科新有聲。歎息南浦未成屋。鳳凰山下啓佳城。

茅夫人 魏詞
清心玉映許誰同。更有飄飄林下風。政爾高情協宗老。故宜嘉惠樂龐公。遠謀長識身為重。晚境還知性亦空。已擬張林碑。德合歸彤史巨編中。

女 魏 集 卷十四

婦人陳氏挽詞

追憶宮闈舊典刑。三貞況復是難兄。豈惟門戶生光彩。直使朝廷列姓名。煙海乘桴誰可奪。天風反火報尤明。雖云弟姊相從去。自有英靈凜若生。

太碩人潘氏之母

玉映清心著。靈儀閨房賓。敬到齊眉。豈惟山水協高趣。宗少文每遊山水。往顧忘歸。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更爲國家生好兒。太宗賜張文定齊賢母詔曰。婆娑萬口共推諸福備。八旬猶負一年期。伯仁冬日應腸斷。不見堂前舉酒時。

至尊壽皇聖帝第一表

高蹈萬乘。率重協帝之華。躬行三年。曲盡慈親之孝。矧將陳于冊寶。盡備舉于樂章。爰率具寮。仰于淵聽。中謝。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怡神于淡游物之初。惟付託之得人。宜燕頤而養性。方且藹藹在念。疏素以居。既已光輝禹之傳。乃親爲會。閱之行。期可已矣。必欲加隆。辭而廓然。尙云事感。願平時不好世俗之樂。豈今日忍聞堂上之歌。然而和琴俯就于成聲。鑽燧再經于改火。不應慈極。尙遇諧音。伏望酌先王制禮之中。念聖子承顏之養。居處笑語。寢寬追遠之思。鐘鼓筦絃。益致導和之美。

第二表

三年執禮。已經徙月之期。五日受朝。當備鈞天之奏。援章而有請。闕愈旨而未頌。事恐久稽。義須再演。中謝。竊以帝舜既命大禹。猶欲六律五聲之聞。漢皇上壽未央。亦以萬歲大笑爲樂。蓋已膺天下之養。盡具舉朝廷之儀。若稽舊章。尤屬盛際。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道高物表。德邁古先。既全與子之明。尤盡因心之孝。謂太宗就簡。遽爲三十六日之期。而晉武欲爲。莫起數百餘年之陋。出于獨斷。高掩前聞。羣臣仰體夫聖心。薦歲忍形于奏牘。迨茲即吉。乃敢發端。既已過音于三載之餘。正當成歌于十月之後。況卜元正之吉。將新徽號之隆。儻非廣奏于和聲。何以崇成于緝典。恭聞南內。將騰聽樂之章。欽想東朝。亦望承顏之樂。仰祈睿旨。俯徇輿情。

擬第三表

游貢封章。新舉九成之奏。未承諾命。敢稽三請之勤。中謝。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高視帝尊。共爲子道。自舉因山之奉。已合外除。曠從越縉之權。竟全終制。遠復先王之法。肯循後世之常。迫其今兮。何以尙此。至矣盡矣。願聞大舜之韶。儼如釋如。當語太師之樂。雖欲勿用。其將何辭。濟濟羣賢。傾聽笙簧之間。欣欣百姓。喜聆管籥之音。

擬壽皇太后后

三載遏音。已全于中制。兩朝就養。當備于和聲。中謝。恭惟壽皇聖太后殿下。德並城。幸行齊任。姒佐中興之業。協濟艱難。贊內禪之明。共安開燕。比驚慈展。忽返帝鄉。乃安長樂之居。密受重華之養。神孫御曆。寶冊陳儀。豈應迎年。而不爲樂。琴瑟之友。鐘鼓之樂。諒未忘懷極之思。羽籥之器。綴兆之文。願俯徇輿情之請。

賀正旦

皇帝表

歲必履端。蓋重四時之首。年初建號。有光二帝之傳。矧慶事之鼎來。效羣臣之善頌。中謝。恭惟皇帝陛下。乾剛行健。離照繼明。正月之吉。始和春祺。既集四海之內。咸仰王化。方行當周家布政之時。迺漢曆改元之日。喜瞻萬乘。上寶冊于三宮。肅領千官。奉玉卮于前殿。借備瑤瑤珎瑣之飾。劍開鐘鼓管籥之音。益知嗣德之在初。孰謂太平之無象。開八荒之壽域。登庶俗于春臺。臣猥預周行。欣逢殷旦。方千里者九。想同

攻媿集卷十五

表牋

請舉樂

皇帝第一表

春秋重改元。法蓋先于五始。君子不爲樂。古無越于三年。請爲王言。冀同民樂。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系隆列聖。娛侍三宮。綿宇屬心。既極驅歌之戴。重華盡孝。適承遇密之餘。願烈祖之報。厚且重焉。然文孫之制。期已久矣。况復高廟即安于神御。壽皇俯和于祥琴。下逮都人。悉除樂禁。新王春而建號。進寶冊以歸尊。願飭攸司。各揚乃職。鏘八音而應律。肅萬舞以充庭。仰奉重親。益見慈顏之喜。下孚衆聽。普臻和氣之祥。

擬第二表

睿主承休。光啓太平之運。王正肇始。益新治世之音。爰伸百辟之誠。未動九重之聽。游陳奏牘。進冒宸旒。中謝。恭惟皇帝陛下。仰紹心傳。率循家法。念德壽詒謀之重。體重華盡孝之勤。既居崇高富貴之尊。未聞文采節奏之美。聲音不足于耳。豈爲是哉。禮樂不可去身。有爲貴者。雖聖帝尙深于餘慕。而禮經尤務于適中。莫先鳳曆之頒。宜上龍樓之奏。豈止君臣相悅。第成徵角之詩。將與天地同流。益致形聲之應。

望于堯雲呼萬歲者三敢就仲于虎拜

至尊壽皇聖帝表

歲之朝日之朝方肇新于鳳曆尊之至養之至愛啓慶于龍樓歡動宮闈澤均海宇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位居慈極仁冒羣生一道心傳六通四闢于帝王之德三登化治上際下蟠于天地之間乃釋萬幾之繁坐受九重之養惟時上日尤異常年聖子改元著遵制揚功之意听朝奉册見歸美報上之誠八音克諧四方來賀豈特履端之可慶誠爲曠古之未聞臣等恪謹臆趨伏深翫抃願方訪道于轅轅之上正當儲神于蟻漫之中何止八千春以大椿而爲久敢祝三萬歲願慈母而亦然

賀三宮受册

皇帝表

乘翠鳳之車講盛儀于元日鑲白玉之牒上徽稱于重親慶事既成綿區交賀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與天同大如日方中克克克仁允協成湯之德惟精惟一密承虞舜之傳愛奉三宮之歡以垂萬世之則討論故實備極高視慈福之鴻名皆有願聖人壽之祝修重華之顯號尤彰爲天子父之尊當遊日之載陽喜積陰之頓解兩師風伯既已肅清乾端坤倪爲之呈露雲移天仗首趨漢殿之朝星拱玉皇親下堯階之拜歡聲相和叶氣橫流惟天人順應之甚明知社稷靈長之可卜臣等幸緣際會獲奉周旋快觀聖時允屬紹熙之始願隆孝治一如貞觀之初

壽皇太后后

涓瀾歲之端辰上丕天之大號神孫具禮親來翠躡之朝聖子承顏同受雕珉之册中賀恭惟壽皇太后后殿下行齊任如德邁成幸聖輔中興之功載神內禱之策由長秋而登長樂安榮已見于無加自紹興而至紹熙戰殺益知其未艾惟壽居五福之首而聖乃羣倫之先永年常奉夫母儀今日尤嚴于祖后禮容甚盛鼓舞惟均臣等獻歲云初趨班惟謹得少廣之道本無迹之可名居東朝之尊祈後天而難老

壽成皇后后

萬乘來朝當夏時之上日三宮受册列文母之丕稱覆載兩間歡呼四起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謙恭素稟柔懿內充奉慈極之天顏曲盡問安之禮佐壽皇之內治克全燕翼之謀禮既備于尊崇心益安于沖淡共都顯號愛歸父母之尊仰嗣徽音尤修婦姑之盛俱以壽康而壽用何勞警戒以相成臣等欣際休期獲觀編典詠思齊之什維周匹休安長樂之居與宋無極

皇后后

羽蓋翟車陪六飛之法駕瑤編寶刻上三殿之隆名既備盛儀式昭內助中賀恭惟皇后殿下處心淵靜迪德懿恭五日受朝常謹問安之奉九重視膳每言佐饒之勳迨茲穀旦之禮成想見長秋之喜倍尙須浹日嗣舉從容堯舜相傳禹方循于一道委任在上如宜續于徽音臣肅領廷紳預觀圖典展宮中之賀諒無異于外朝奏堂下之音爰助成于和氣

賀皇后受册

皇帝表

九重渙號實運慈辰之謨萬乘臨軒爰授中宮之册肆稽故實備著禮容竊以地本法天方著順成之德月惟週日遂參久照之明况居大寶之尊蓋正內朝之助天作之合王假有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貫三才愛均四海親承付託之重允資輔佐之賢若時元妃作配龍潛之際儼我宸極有開熊夢之占誕布玉音進登椒掖贊侍膳問安之孝盡求賢審官之思臣等恪領廷紳預聞國典乾坤定矣式符義畫之文鐘鼓樂之願繼周南之詠

至尊壽皇聖帝表

神器有傳俾正椒房之號緹儀告備肆頒寶册之嚴化浹綿區慶歸慈辰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德參覆載道極範圍堯治民以治民有光前烈天與子則與子啓佑後人乃當命禹之初首眷嬪虞之舊用修陰教以正人倫鳳躍來朝副以翟車之盛龍樓問慶加之禱服之華臣等依附末光相成鉅典仰遵睿訓見正家正國之規鞏固皇圖知卜世卜年之久

壽皇太后后

神孫御極蚤正于長秋天仗充庭用揚于顯册事關宗社歡動宮闈中賀恭惟壽皇太后后殿下氣毓沖和性資淵靜化行南國正萬世之彝倫尊處東朝受兩宮之孝養屬涓穀旦首上隆名既先慈福之儀旋講禮清之禮含飴示愛見寶歷之親傳佐饒得人想慈顏之有喜臣等駿奔在列驚抃惟均家法相承咸仰徽音之嗣母儀有則益觀王化之基

壽成皇后后

坤柔而剛既參內禱之策婦聽而婉俾正中闈之儀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週日爲明與天同大贊至尊之孝治一紀于茲安長樂之實居萬年有永謹二南之正始備四德以相承懿典告成慈帟肯悅修家國非常之慶實社稷無疆之休臣等獲際昌明不勝鼓舞友琴瑟而樂鐘鼓莫先儷極之賢本夫婦而始后妃茲實齊家之要

皇后后

綸翟律衣久正內廷之禮金寶玉册式全昭代之儀慶衍宗祏歡同宮掖中賀恭惟皇后殿下肅雍成禮柔靜資生蚤開墜燕之祥允協維禎之夢躬儉節用致君子之家肥順色承顏化天下以婦道爰自御圖之始允資儷極之賢稟命慈皇藏儀穀旦是謂人倫之至益彰女則之嚴臣等日觀彌文欣逢盛際關雎麟趾既已先正始之基周姜太任當無媿思齊之畫

謝賜春衣表

春日載陽肆頒于命服上恩難報仰謝于皇局列辟同辭闈門受賜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業隆潤色道廣嶽嶽大舜之垂衣袞履加以比神禹之美黼冕吾無間然適俯念于廷臣仍舉行于時令爰實以帛俾華

其躬視爵秩而有差。被寵榮而如一。臣等敢不遐播其分。思稱所蒙。暮召南在位之風。期厲羔羊之節。效齊國老人之語。請道天下之衣。

賀會慶節表三年。以左史攝西。兼侍班。有旨百官。皆當重。其拜表。時。賀會慶節表。即都郎已在北宮候迎。左相留公。請就殿中作。今附于此。

虹渚發祥。爰紀生商之且。龍樓啓慶。敢伸戴舜之誠。中夏。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游物之初。怡神于淡。六通四闢。于帝王之德。事成盛治之勳。上際下蟠。于天地之間。罔匪春和之氣。徧寰區而蒙福。與太極以同功。禮奉玉卮。遠循漢殿之制。書陳金鑑。何待唐臣之言。臣等肅領。繕行。恭舒虎拜。祝南山之萬壽。睿算無疆。效嵩岳之三呼。獻聲旁治。

攻瑰集卷十六

表牋

謝温州到任表

起家為郡。俄及成時。便道之官。已共侯度。載眷恩而甚厚。宜德意以具乎。中謝。伏念臣一介書生。累朝世祿。當聖主飛龍之始。偶玷末科。適明時振鷺之班。每安平進。久預憲章之筆削。屢參史牒之編摩。膏佐治于偏州。復勾稽于列寺。天府式邦財之重。司宗書帝系之繁。比終素履之期。忽冒朱轡之寄。惟此東甌之勝。實為左浙之雄。頃任冷官。茲叨假守。山川如故。風俗相隨。雖無竹馬之迎。頓起蒲鞭之望。以前日待諸生之意。加惠斯民。于此邦揚泮水之波。廣為膏澤。要令上下俱無所苟且。庶幾田里盡銷于歎愁。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深軫黎元。敷求長吏。謂臣游登王國。必能弘憫恤之仁。念臣固對天顏。固無俟丁寧之諭。是以左符分界。不待朝參。嚴旨趣行。免加臨遣。幸途養親之志。實動懸關之私。臣敢不律已奉公。平心待物。惟忠惟孝。誓堅終始之誠。濟猛濟寬。務勉中和之政。

謝中書舍人表

史筆屢書。深漸無補。給閑久假。違命為真。嘗控避而弗命。竟周章而就列。中謝。伏念臣受才庸薄。涉世闊

疎。偶承累葉之儲科。濫預清朝之官使。往分郡寄。何有民庶。當壽皇御極之時。曾四登于文陛。逮聖主臨朝之始。遂三入于脩門。首汗郎省之聯。旋備賢關之式。貨泉出納。粗謹攸司。寶牒纂修。伏尋故步。晉班左。城。攝事西垣。記注非工。有媿鳩坊之直。詞章至陋。殆為鳳閣之差。矧執愚之不移。或遇事而輒發。妨賢已甚。忤物且多。方喜懼之交懷。恐顛躓之未免。力求引退。敢觀褒升。才思欲枯。安得湧泉之敏。身章增煥。更貽濡味之譏。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翕受羣言。旁招衆俊。謂臣粗觀小伎。故使當訓誥之司。察臣素稟樸忠。或可效涓埃之助。考于詳試。有此誤恩。臣敢不愚稱所蒙。益共乃位。言惟作命。少裨雷風鼓舞之神。忠以事君。當謹朝夕。論思之職。

謝壽皇聖帝表

柱史充員。久虞幽黜。詞臣掌制。遽悉超除。揣陋質以無堪。望慈宸而知幸。中謝。伏念臣頃叨末第。已出異恩。再玷周行。惟自安于平進。仰承清問。嘗屢貢夫愚忠。出分海嶠之符。入就星曹之列。聖作明述。親見盛時。年除歲遷。遷慶清賞。書言奮勳。數無載筆之功。如絲如綸。徒積代庖之愧。將以外庸而自詭。乃叨親擢。以為真。退省僥逾。益增戰栗。茲蓋伏遇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達源繁表。探賸古初。齊聖廣淵。居域中之有大危。微精一。為天下而得人。式詒燕翼之謀。茲見儲才之效。肆令公。猥預論思。臣敢不深念遭逢。誓堅操守。仰戴兩朝之眷。敢務苟容。願殫千慮之愚。以伸忠報。

謝給事中表

充員詞掖。久懼罔功。進職瑣闥。忽驚誤渥。辱訓辭之甚寵。揣分量以奚堪。中謝。竊惟封駁之司。實關出納之要。詔敕之布。咸仰君相所為。有唐則許滄寬而奏還。本朝則令詳酌其可否。宜求人望。以贊政經。豈伊妄庸。乃與詮擇。伏念臣迂愚自信。執滯不通。乘筆鳩坊。固有慚于良史。演論鳳閣。曾何取于陳言。屬兼直于禁林。幸親逢夫與運。書詔填委。曠容暑刻之淹。號令流行。欲助風雷之迅。僅無乏事。安敢辭勞。荷簡記于宸衷。俾曠庸于夕拜。不改北門之舊。旋仍東觀之華。加責身章。增光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勵精初政。垂意羣才。用舍之間。初無適莫。論奏或至不吝。改更知臣備歷險夷。屢有愛君之志。謂臣素懷憲直。願殫論事之忠。遂致孤蹤。亦叨隆委。臣敢不俯思幼學。務勉後圖。親年益高。但有歸耕之意。主恩未報。尚希批勅之風。

謝權吏部尚書表

充員瑣闥。自顧罔功。攝長銓衡。忽蒙誤寵。仰皇慈之至渥。揣微分以何堪。中謝。竊以選部持衡。夙號六卿之長。文昌聽履。實為八座之聯。非素推公方。不足以祝史。非妙有德望。不足以壓輿論。雖黃散之下。無忝異同。而摺紳之流。鮮不關繫。宜求精敏之彥。以當要劇之司。伏念臣才不逮人。學徒泥古。一為支郡。三入脩門。久侍上皇。愧愚忠之無補。親逢嗣聖。荷褒擢之有加。代言非陸贄之工。批勅謝李藩之器。俯仰芻蕘之論。屢寬銖鉞之誅。去省服者五年。遂躡登于冢宰。離班心者一載。遽首列于後臣。禁林兼內制之文。史館涉信書之筆。滿盈已甚。控避真回。願御府之襲衣。益之聲帶。駕天閑之良馬。覆以雕鞞。但喜悅親之

私敢云稽古之效。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多能天縱。盛德日新。莫異才。雖登持臺之選。優容棄物。獨負吹
等之甄。宜黜而遷。以榮為懼。臣敢不深思。勉竭疲庸。為山公啓事之書。知非所及。守崔亮停年之格。
何足言勞。倘幾典選之平。少助官人之道。

謝兼侍讀表

升班文部。方虞典選之難。進讀露門。更辱兼官之寵。循循莫避。據蒞是憂。中謝。竊以帝王之興。必以學問
為急。如懷素。元量之選。本為覽史之資。由宋綬。夏竦以來。始有讀書之職。仰惟睿聖。光紹炎圖。首開講帷。
詳延從。致選英之舊。加賜坐以甚優。于共膳之餘。俾侍言而更入。首閱三朝之寶訓。次觀先正之奏篇。
宜求鴻博之儒。以助緝熙之學。如臣至陋。涉世多艱。豈期累歲之推選。寔歷明時之華要。詞垣翰苑。代王
者之敷言。史觀經筵。極書生之榮遇。況從夕拜。擢置天官。朝入君門。方被宸輪之渥。暮歸私室。又驚渙汗
之類。是何遭逢。有此僥冒。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勵精庶政。垂意多聞。廣度細旃。許奉清閒之宴。衰衣博汗
不遠咫尺之顏。自古所稀。于今獨盛。猥令未至。隨冠羣賢。臣敢不袖繹舊章。勉圖微效。海涵天覆。或容草
芥之忠。日往月來。庶有毫釐之補。

謝顯謨閣直學士知婺州表

典選無聞。方上便親之請。承流已試。載叨出守之行。寵躋延閣之班。增實輔藩之寄。祇膺明命。倍激危衷。
中謝。伏念臣舊迹孤單。逢時休盛。昨自東嘉之收召。尋登左省以推遷。代言甄潤色之工。封詔乏塗鑄之
效。及夫補書。勸講拾材。皆儒者之至榮。豈生平之敢望。謬恩而離分。致私室之獲災。重貽慈母之
憂。益動故鄉之念。力祈開選。仰賴矜從。侯邦分寶。藝之區。學士高文。讓之直。蘇常伯而出。于故事。或有此
除。考公論之歸。在小臣恐非所稱。莫遂循牆之避。徒深戀闕之誠。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覆育羣生。敷求長
吏。察臣昔當一郡。捐糜廩竭于微勞。念臣今歷三朝。進退欲全夫素守。俾司乃牧。俯便其私。臣敢不飲服
調劑。益思砥礪。五百里日甸。不遠咫尺之威。二千石惟良。少展涓埃之報。

謝中大夫表

由選部以守藩。方陳祠請。因年勞而進秩。更沐綸言。延拜以還。感銘何極。中謝。伏念臣生逢聖主。世受國
恩。雖歷仕累朝。幸相繼百年之外。而傳家三葉。俱弗隳六品之階。敢期後嗣之微。乃越先臣之舊。共承遺
訓。未知開時開禮之言。追仰前蹤。徒有慰長。暫之請。豈特一門之幸。實為千載之逢。茲蓋伏遇皇帝
下優待臣工。仍嚴銓法。三年考績。既容賞典之參。一體疏榮。爰示禁途之寵。臣敢不激昂素守。衝戴隆知。
漢議方興。婉乏倪寬之對。淮陽既遠。敢忘汲黯之忠。

謝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表

分共理之符。敢起一塵之嘆。履視釐之祿。終食三請之辭。盡出上恩。獲伸素志。中謝。伏念臣稟資至陋。涉
世最疎。誤蒙三聖之知。褒擢六官之長。賴金華之講。而為金華之守。曲從外補之求。由學士之直。而寓學
士之班。仍冒親除之渥。已過家而上。將叱馭以登途。屬以母老易危。善行致疾。羣醫俱試。百口相驚。亟

上需章。謂必嬰夫嚴誥。首班溫詔。乃許緩于官期。感泣之深。憂懼實切。率更旬浹。又露忱衷。特寬方命之
諫。竟允奉祠之願。仰隆私之過厚。誠近代之所無。去魯行遲。難效齊邦之接浙。報劉日短。幸容李密之陳
情。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本愛人。孝先錫類。凡加誦拔。舉無簪履之遺。苟有懇祈。俯詢芻蕘之賤。使退安
于貞館。得娛侍于慈闈。臣敢不銘著肺腑。躬陳菽水。況此塵勞之久。少休疲曳之餘。凱風自南。獲遂奉親
之樂。衆星共北。誓堅報主之心。

賀重明節表

元慶
述者明。作者聖。方兼備于孝慈。一曰壽。二曰康。宜大來于瑞慶。茲逢誕節。倍激忱衷。中謝。恭惟太上皇帝
陛下。玩道希夷。儲神鑿鑿。尊居特室。成三朝脫履之高。坐閱皇齡。受萬歲奉卮之養。功隆太極。事越古初。
當今賓膺之時。際此流虹之日。慶綿宗社。歡動宮闈。臣久玷從班。適叨外補。天街簇仗。莫陪豹尾之中。海
嶠傾葵。仰望龍樓之表。

賀瑞慶節表

神策紀元。方懋繼承之烈。流虹啓瑞。載逢震夙之期。凡屬照臨。率均抃舞。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冠古。
屏數在躬。纂列聖之丕圖。護三宮之色養。登仰守成之美。日開典學之勤。良月就盈。爰輯大來之慶。後天
難老。坐隆不拔之基。臣竊食祠宮。馳神天陸。修菽水之敬。既諧穎谷之私。奉香火之緣。敢效華封之祝。

謝再任宮觀表

兩庭既廣。其命維新。敢陳臨門。從天而下。恍不知其何自。凜欲受以猶驚。仰惟異恩。敢不祗拜。中謝。伏念
臣才非適用。學不知方。幸逢熙洽之朝。漫冒清華之選。四載預論思之列。無補毫釐。平時于出處之間。處
分尋尺。始因請外。兩界輔邦。旋以便親。力求貞館。塵瀆高之聽。俱蒙從欲之仁。繼辱簡知。再叨共理。不
圖出守。乃復一麾。來者猶可追。惟闔門而退省。觀其所以養。敢謀食以自營。重尋香火之緣。盡出冕旒之
眷。惟願阜康。自照陵紀年而來。竊祝釐之虛名。得與益之實惠。喜同毛撤。歡動菜衣。茲蓋伏遇皇
帝陛下。覆載無私。照臨丕顯。選擇紳之髦士。咸與明揚。念籌畫之舊臣。未嘗終棄。賦以斗升之奉。增以倫
石之儲。臣敢不益體洪私。誓堅晚節。為子華之母。而請粟。事待人首。班周室之祿。以代耕。實荷君賜。

賀皇子降誕

天啓昌期。方修三宮之慶。國生元嗣。實隆億載之基。溫詔四馳。驩聲一律。中謝。竊以本朝之傳列聖。古所
未聞。長嫡之出中闈。今方再見。況五世高會之上壽。當三朝揖遜之盛時。首開長發之祥。益茂無疆之祉。
恭惟皇帝陛下。仁霽動植。德冒華戎。堯帝聰明。既顯于九族。周家忠厚。宜見于百男。爰藉熊夢之占。尤協
燕祥之吉。事關宗社。喜決穹祇。臣頃玷從班。幸休貞館。拜殿陛之名表。真綴鸞班。誦朝廷之德音。敢同董

太上皇帝表

天啓昌期。方修三宮之慶。國生元嗣。實隆億載之基。溫詔四馳。驩聲一律。中謝。竊以本朝之傳列聖。古所
未聞。長嫡之出中闈。今方再見。況五世高會之上壽。當三朝揖遜之盛時。首開長發之祥。益茂無疆之祉。
恭惟皇帝陛下。仁霽動植。德冒華戎。堯帝聰明。既顯于九族。周家忠厚。宜見于百男。爰藉熊夢之占。尤協
燕祥之吉。事關宗社。喜決穹祇。臣頃玷從班。幸休貞館。拜殿陛之名表。真綴鸞班。誦朝廷之德音。敢同董

尊居慈辰方均萬國之歡慶篤神孫益衍四朝之盛宮闈喜溢海宇恩深中賀竊以漢甘露中嘗有甲觀
命名之愛唐開元際亦稱三日臨深之儀曾未有視黃屋以非心見綠車之載育恭想天顏之悅成欣帝
系之昌恭惟聖太上皇帝陛下道體純乾功參太極傳神器而與子為天下而得人仁聲素洽于編民
福祚遂綿于世嫡克岐克嶽舍給自適于聖情日壽曰康戲綵愈隆于色養臣曾從屬車之後遙瞻特室
之嚴奏未央五日之朝阻陪下列效嵩岳三呼之祝徒馨敬矣

太皇太后慶

慈尊無上方歌眉壽之隆慶系有傳及見耳孫之育古今創觀中外均歡中賀恭惟聖太皇太后殿下
化始周南德同坤厚朔中興之運母儀坐閱于三朝清長發之祥帝統遙觀于五世備壽富康寧之福形
厚許岐嶽之歌仰推毓夏之原恩啓生商之瑞臣叨慶禁路退奉祠庭春而秋而秋而春執計後天之算子
又孫孫又子益延過歷之期

皇太后慶

居壽慈之宮仰尊祖后歌震夙之雅誕育曾孫茲振古之未聞亦本朝之初觀中賀恭惟聖皇太后殿
下德先恭儉性本仁明親見堯舜禹之傳共循一道上有委任之重宜致百男果慶中闈遂生元子惟
天心之眷佑成國勢之安強臣祗奉真祠阻陪賀版本支百世方欣五世之同堂壽考萬年坐看卜年之
過歷

太上皇后慶

恩齊文母德慈極以俱尊於赫湯孫由中闈而載育仙源有自聖統其昌中賀恭惟聖太上皇后殿下
德茂塗山禮隆渭涑上皇與子贊成脫履之高聖主奉親倍喜含飴之樂當漢觀命名之始想唐宮臨澤
之同四方流開萬口交賀臣嘗叨持羹退獲奉祠移壽康之班莫預千官之末衍雲來之慶更綿百世之
期

皇后慶

位正柔坤將行册禮祥開游震首得天材上承列聖之休益修重閣之慶中賀恭惟皇后殿下世傳勳閱
德應帝姻譽弓韜于祿前允協燕祠之瑞設桑弧于門左果符熊夢之占三宮喜嫡長之昌萬乘啓元良
之正稽前朝而嘗見在今日以增光臣退處衡門阻趨秘殿壽如山升如日願廣歸美之章衣之裳弄之
璋更獻多男之祝

賀重明節表

慶元二年
黃屋非心坐撫重離之節玉卮為壽適臨載震之辰慶溢宮闈歡均海宇中賀恭惟聖太上皇帝陛下
仁心愛物德澤在民天下為一家既全揖遜之盛域中有四大獨冠古今之尊明繼聖而帝業愈隆子生
孫而宗支自衍咸啓華封之祝想開漢殿之儀臣恪奉外祠遙瞻慈極嵩呼萬歲莫陪就日之班花覆千
官納預霽雲之宴

賀瑞慶節表

虹流電繞式符長發之祥地開天闕方際中興之運一人有慶萬壽無疆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受命皇
紹休列聖問之朝問之野莫知神化之方作之君作之師獨得道原之大惟此就盈之月是為載夙之辰
仰三宮燕吉之歡衍億世延洪之祉臣叨陪法從得奉真祠帝所遙瞻敢作鈞天之夢廷紳布列想聞嵩
岳之呼

賀太上壽聖隆慈備福光佑太皇太后壽成惠慈皇太后聖安壽仁太上皇帝聖安壽仁太上皇后

冊寶禮成

皇帝表

尊處九重莫先于孝治慶綿四世俱上夫隆名誠振古之未聞喜當今之獨盛中賀竊以加光佑惠慈之
號既歸二后之尊崇聖安壽仁之稱仍隨雙親之奉綈儀具設綵仗交輝天地為之清明宗社于焉鞏固
恭惟皇帝陛下日行舜德思廣文聲謂治國必自齊家惟篤近乃能舉遠矧當旋乾轉坤之始克躬問安
視膳之勤適因萬國之歡用顯三宮之懿臣屏居東甬寓直西清澤笏影隨雖阻陪于鳳蹕範金鑲玉徒
想望于龍樓

太上皇帝表

備九重之色養祗奉慈仁得萬國之歡心載揚顯號皇儀具舉孝治彌光中賀竊以聖聖相承本朝為盛
安克遯三葉尤隆惟壽居五福之先惟仁在四端之首尊無與二固不可以易言蕩無能名要當舉其
大者恭惟聖太上皇帝陛下躬帝堯之盛篤仲尼之恭廣大之配乾坤宜享延洪之算忠厚之及草木
益昌積累之休仰睿聖之慈期極愛飲而盡道親奉範金之寶首披鑲玉之簪象象美以特書榮彌文而
相接凡居覆幬罔不瞻依臣頃侍詞垣茲歸真館飾瓊瑤瑋瑋之佩莫陪天仗之朝聞鐘鼓管籥之音尚
想龍樓之曉

太皇太后慶

尊處東朝坐見魯孫之孝治禮嚴北闕載加文母之鴻稱大册告成本朝增重中賀竊以壽先嚮用具著
箕嚮聖本思齊是歌周雅慈為三寶之首既以益隆福者百順之名又皆兼備茲仰鋪張之盛彌光保佑
之功恭惟聖太皇太后殿下德厚柔坤道參太極堯舜禹之相授贊睿斷于宮中委任之俱賢播徽
音于宇內隆興而後四舉綈儀紹熙之間游修盛事矧親提于神器付託得人宜首上夫瑤編祗承于帝
歡傳有載燕及無疆臣嘗玷從班欣逢曠典宮闈再闢想聞天仗之來賀版羣趨莫預廷紳之後

皇太后慶

鑲白玉之襟上徽稱于慈尊建翠華之旗藏緝儀于聖代歡傳宮室慶浹埃垓中賀恭惟聖皇太后殿
下德煥城堦聖齊任如再世揖遜實參決于廟謨三宮康寧爰竝崇于色養惟神孫之盡孝仰祖后以承
休取仲尼五美之言明老聃三寶之訓用形容夫懿範以昭著于彌文臣退處海濱阻趨天闕瞻壽慈之

新榜莫預班聯歌恩齊之首章第勤頌職

太上皇后殿

寶冊旌揚仰奉慈闈之懿徽稱備舉益增母道之光宗社愈隆華夷交賀中賀恭惟尊號太上皇后殿下聖齊任姒德煥皇英方綿四方之休親受九州之養王母之坐少廣壽同無期禱虞之應召南仁不勝用仰嗣皇之盡孝極禮典以歸尊三殿交歡萬方同慶臣比叨荷蒙茲獲奉祠引振鷺之班莫陪進旅而退旅榮瑤瑤之驟更聽大書而特書

皇后殿

三殿禮容俱上鴻名之懿一人孝治端由內助之勤凡屬照臨舉深抃蹈中賀恭惟皇后殿下慶綿奕世位處內朝陰教所覃有卷耳穆木之美柔儀克謹奉長樂未央之尊聿嚴檢覆之衣同上瑀珉之冊邦彝有耀家法愈新臣頃玷禁途茲安海嶼側聞曠典但知歌舞之歡遙望昕朝莫遂龜越之願

賀皇后受冊

皇帝表

延揚大冊克備于禮容位正中闈率嚴于內治歡傳禁掖喜浹編民中賀竊以尊尊親親既極三宮之奉夫夫婦婦是為萬世之基頌制綽于調服之初飾褱衣于歷年之後禮文惟稱地道有光恭惟皇帝陛下籌本世修合由天作上未央之萬壽方陳漢殿之儀嗣太如之徽音更篤周詩之慶卷耳之志當佐于君子思齊之聖以御于家邦朝夕永致其憂勤夙夜不忘于警戒于焉正始豈專為恩臣退奉真祠恭聞盛典漢之廣江之永通觀美化之流行渭之浹洽之陽咸慶奮章之復見

皇后殿

陳儀楓陸具昭丹冊之華正位椒塗光被樽楹之飾事關宗社歡動宮闈中賀恭惟皇后殿下慶襲安陽行高媿納起家而居爵位蚤締天姻好述而樂鼓鐘益彰后德密輔九重之孝治仰承三后之徽音盛典告成內朝增耀臣祝釐惟謹竊粟自慚迹雖滯于周南化已行于漢域禁林草制會蒙乙夜之觀從臺趨班阻預長秋之賀

攻媿集卷十七

表牋

謝大中大夫表

一身去國方叨祠廡以娛家四品頒綸乃次年勞而增秩素餐已甚丹悃知歸中賀伏念臣少也數奇晚而多幸備皂衣之吏三朝許廟于周行聯紫囊之華四載得陪于從列踰涯自愧補外以行荷聖君從欲之仁賦真館祝釐之粟班通禁路尚汗文牘內閣之嚴法應吏銓遂躡秦官大夫之首寄祿優高于世爵被恩得奉于親歡視買誼之超遷固非敢望比申公之即拜豈不懷慙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器使羣工曲成萬物念論思之舊侍未忍遐遺付品式于有司許容平進周章登受俯偃何言臣敢不祗服訓辭欽承命數老疾而無職事實深稱于閒居優游不易公卿特未知于報所

賀重明節表

慶元三年少暉司秋適屆肅霜之候重明麗正欣逢繞電之辰慶浹三宮歡騰四海中賀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道隆蓬古澤潤生民引養引恬自得怡神之樂無倫無敵尤高與子之明福如日以正中與天而同久千秋紀節固知黃屋之非心萬歲爭呼又見玉卮之為壽自他有耀申錫無疆臣嘗侍宸旒茲游真館恭

陳虎拜阻陪漢殿之儀。遙想龍樓。徒效華封之祝。

賀瑞慶節表

斗極電繞。良月占載震之祥。崖石天齊。令名採中興之頌。四方來賀。百福具宜。恭惟皇帝陛下。夙夏聰明。躬行勤儉。奉三宮之色養。孝治日隆。得萬國之歡心。休祥雲委。當重熙而累洽。能持盈而守成。咸頌就日之誠。仰贊後天之算。臣頃陪靈振。親觀龍飛。上萬年之觴。夢徒游于帝所。接千歲之統。心惟祝于皇齡。

慰壽聖太皇太后上仙

皇帝表

奉慈尊于四世。孝治方隆。傳遺誥于萬方。哀號何極。恭以 皇太后。道高任。如德邁城。要三朝居長樂之尊。九秋享無疆之壽。手提神機。親授會孫。功成不居。仙去何速。恭惟皇帝陛下。躬承慈訓。圖報洪恩。北面祈朝。備四海九州之養。東朝委起。懷千秋萬歲之悲。忍從五日之哀。特用周期之服。願少寬于聖抱。期益慰夫親慈。

太上皇帝表

太皇厭代。慈展與哀。覆幬所臨。悲號何及。恭以 皇太后。道妙千古。母儀四朝。決內禪之訂。該功在社稷。受會孫之色養。福等國祚。乃以微病。遽傳委起。恭惟 皇太后。太上皇帝陛下。仰遵遺訓。祗服通喪。願寬聖子之孝心。勉徇先王之中制。

皇太后表

慈福上賓。悲纏率土。愛飲素著。哀動重闈。恭惟 皇太后。殿下。夙奉太任。親承大舜。婦聽而婉。實為內壺之觀。喪致其哀。莫贖終天之痛。願遵禮制。少抑孝思。

太上皇后表

壽聖升遐。慈尊永慕。恭承凶問。均極悲慘。恭惟 皇太后。殿下。寅奉重闈。恪修陰教。方日勤于孝養。期仰嗣于徽音。胡不萬年。忽成千古。在人情而難處。冀聖念之少寬。

皇后表

光佑計開。邇遐哀動。驟失慈尊之蔭。諒增悲慕之心。恭惟 皇太后。殿下。四世承顏。累年逮事。雞鳴問寢。每動梓翟之行。鶴馭登仙。途有雲霄之隔。願推至理。少抑深衷。

謝再任宮觀表

僻居海嶠。推戴上恩。游昇祠官。忽頒嚴旨。慙無報國之所。喜便事親之私。伏念 臣潦倒無堪。遭逢過分。奉身而去。徑歸綿上之田。畏影自憐。更臥漳濱之疾。當一喜一懼之交。何三仕三已之敢云。幸遂投閒。庶幾養志。屬書再放。未免有言。既徹九重。亟蒙從欲。闔門相賀。遂寬乞米之憂。連歲何功。徒致取禾之請。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續旒無斁。轡履不遺。求齊國之世臣。尚其餘幾。數正元之朝士。今亦無多。賜以斗

升。濟其菽水。臣敢不仰銜隆施。遐適餘生。願朝暮承顏。得效老萊之戲。雖漁樵混迹。敢忘魏闕之心。

賀重明節表

繼明而照四方。夙紀誕彌之節。得秋而成萬寶。是當載震之辰。慶溢霄壤。歡均海宇。恭惟 皇太后。太上皇帝陛下。尊同太極。福浸黎元。由父作子。述之明。得內聖外王之道。脫履崇高之表。怡神變漢之中。鳳躍來朝。當電繞虹流之日。龍樓上壽。皆山呼龍拊之人。容算無疆。洪圖有永。臣既收朝蹟。游處祠庭。與造物者遊。敢陳金鑑之錄。獻封人之祝。徒想玉卮之饌。

賀瑞慶節表

良月就盈。出應五百年之運。四方來賀。仰祝三萬歲之期。宮壺交歡。宗祊協慶。恭惟 皇太后。行符乾健。德與日新。寅奉重闈。深思付託之重。游開二閣。用廣緝熙之明。益增孝治之隆。坐振儒風之盛。如雲如日。喜逢誕聖之辰。非霧非煙。茂鬱與王之瑞。敢伸虎拜。用贊龜齡。臣再奉真祠。僻居下國。義冠就列。真陪嵩嶽之呼。泚筆歌功。願獻涇溪之頌。

謝落職罷官觀表

杜門卻掃。幸家食之少安。機職罷祠。忽畫評之下及。尚從寬典。祇荷隆恩。伏念 臣慙直有餘。頑冥自倍。生逢昭代。屢玷周行。年除歲遷。實由于親擢。左提右挈。敢藉于先容。久居封駁之司。幾作怨仇之府。用過其分。思稱所蒙。始求補外。以收人己。叨隨遺。旋請投閒。而奉母。又辱於從。五年自放于江湖。一飯不忘于君父。獲棲故隱。可謂幸民。然猶通內閣之清班。竊殊庭之厚祿。餘生何有。惟斷斷以無他。公論弗容。尚斷斷而不可。煩言果至。百譴奚逃。仰聖度之恢洪。閱危蹤之孤露。爰施薄罰。以示小懲。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務包荒。爵惟取貴。銜纒雖許。終不可以假人。漢印既銷。適足明于無我。俯憐養履之舊。猶齒指紳之間。臣敢不屏息訟愆。投誠戴德。循南陔而戒養。退甘三釜之貧。望北闕以傾心。冀效一毫之報。

謝宮觀表

杜門窮巷。將沒世以訟愆。賦粟珍臺。僅踰時而復舊。開孤迹自新之路。承大君莫報之恩。得之若驚。感而至此。伏念 臣頃承鸞鏡。親觀龍飛。詞禁代言。首播絲綸之命。經惟進讀。不遠咫尺之顏。一去闕庭。四叨祠祿。初出懇祈之切。兩蒙簡記之私。惟此僥逾。尤為優異。雷靈所擊。寧忘失著之憂。日月有明。忽照覆盆之下。豈無望于歲年之後。不謂得于旬朔之間。願職之告未頌。而祝釐之慶已繼。人謂去珠之再得。自憐墮飯之猶全。頓增菽水之歡。足慰桑榆之晚。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無棄物。道本用中。芝柱呈祥。方炳靈于太室。玉卮為壽。喜親慶于慈闈。廣四海以推恩。軫一夫之失所。有如閒廢。亦荷矜存。臣敢不仰體隆知。益安愚分。半九十里。深嗟末路之難。取三百困。徒切素餐之愧。

謝進封開國子加食邑表

職在琳宮。方謹祝釐之奉。詔分殺璧。更慶與邑之多。敢期洪私。下及散地。伏念 臣頃叨推擇。濫預論思。自登瑣闥之聯。已經采食之賜。明時未棄。歸猶得于祠官。比歲以前。居幸霑于郊霈。賤息既承于延賞。

臣復被于追榮，獨此加恩，格而不下。方斯念咎，噤弗敢言。願三百戶之遺，罔知所自。念五十里之小，相去幾何。迨茲祭澤之頒，始冒輪言之寵。母升次郡，爵進小邦。再拜知歸，一門增耀。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禮嚴宗祀，惠及臣工。仁不忍于遐遺，福靡求于專壽。遂令遠外，亦荷寵光。臣敢不俯俛素餐，著銘丹悃。奉璋就列，莫輸奔走之勞。分土疏封，安有藩宣之力。

謝通議大夫表

祠館無庸，猶會八年之課。宸綸甚渥，俾居四品之官。拜命增榮，撫躬知懼。中謝。伏念臣才非適用，仕止爲貧。幸逢揖遜之朝，謾冒論思之列。久司封駁，徒積悔尤。親覩龍飛，實專內外之制。旋升鸞綴，更兼文武之餘。爰揣分之易盈，以治民而自詭。母既登于大耋，身亦覺于倦游。力請投閒，仰蒙從欲。江湖鱗足，久甘漁者之爭隈。簪履弗遺，深愧庸人之繼粟。方奪榮之是懼，何增秩之敢言。漢詔聿頒，尙得從大夫之後。隋官平進，猶使陪廷議之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圖大宅中，謹微接下。幽明致績，一付有司之公。日月爲功，俯及從臣之舊。有如衰廢，亦玷褒遷。臣敢不仰佩鴻私，愈堅晚節。與之三釜，方承戲綵之歡。加以數年，祈遂懸車之願。

謝再任宮觀表

孤蹤去國，六換歲華。明命臨門，五叨祠廡。積素餐而自媿，拜黃牒以知歸。中謝。伏念臣處世最疎，逢時多幸。把麾江海，因得遂于歸耕。聽履星辰，今殆成于昨夢。賤齒已開于七秩，親年既越于九齡。無由陳力于清朝，祇合投閑于故里。先時至薄，歡微祿之未忘。吏政將更，驚俞音之滂及。豈止寬憂煎于數口，又將編溫飽于二年。有何勞能，蒙此撫養。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躬操八柄，坐制萬方。念筆囊之舊臣，雖無可錄。軫蓋惟之至意，尙爾不遺。使仍香火之緣，以遂山林之適。臣敢不祇承恩渥，涵泳化風。菽水有餘，得效萊衣之戲。雲霄在望，惟存魏闕之心。

謝復職表

四年負誼，尙玷從臣之階。一札疏恩，復還學士之直。周章拜賜，感激爲榮。中謝。伏念臣愚不知方，志徒泥古。頃更郡寄，嘗辱賜環。屢玷朝行，寢叨持叢。代言批教，曾何有于論思。約史侍經，每自慙于玩愒。典銓未幾，懷綬以歸。尋力請于真祠，仍寓班于內閣。致煩言之俯及，甘暮景之宜休。敢意於存，曲加按拭。特寬漢律，申畀文謨。深憐爲養之勲，又予祝釐之祿。從天而下，撫己尤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大度兼容，至仁善貸。謂臣親逢初政，會廟衆賢之後。陳察臣自訟宿愆，不忍一筭而終棄。愛軫蓋惟之念，未忘簪履之遺。臣敢不祇戴寵光，日思報稱。奉百歲之母，益增萊子之歡。願萬年之詩，願效封人之祝。

賀瑞慶節表

踐阼十年，益啓昇平之運。逢辰千載，又更震夙之期。兆姓交歡，一心同戴。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儲神淵靜，流化儉慈。仰列聖之好生，守爲家法。視四方而兼愛，務得民心。坐幾稽古之勳，增衍後天之算。臣屏居海嶼，遙眺宸廷。見黃河千里一曲之清，節勳善頌。效嵩嶽萬歲三呼之祝，莫預周行。

謝再任宮觀表

一收朝蹟，分老瀛壖。六界祠宮，誠知帝寵。顧胡顏而亟拜，徒空食以懷慙。中謝。伏念臣晚幸儉安，近尤多病。四支而三痛楚，幾遂作于廢人。十日而九呻吟，惟退于薄命。第以慈親之待養，曾無他計。以謀生，尙存未盡之年。更望無功之祿，仰干洪造。方局地以靡遑，敢謂隆寬。俄自天而賜允，里閭改觀。耄穉交歡，共瞻新渥之光榮。又獲全家之飽煖，即衡門而被寵。望宸極以銜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大度海涵，至仁天覆。俯憐簪履之舊，未忍遐遺。又與升斗之餘，使能蠶給。豈止一人之受惠，實令羣下之歸心。臣敢不強盤衰殘，愈思感勵。奉琳宮之香火，每自處于幸民。掛神武之衣冠，冀終全于晚節。

謝落職表

孤臣失察，蓋實大呵。上聖隆寬，止從薄責。俄自天而有命，幾無地以容身。中謝。伏念臣生則多艱，仕皆過分。幸遇千齡之會，謾叨八座之聯。歸奉祠庭，猶寓西清之直。坐糜廩粟，不勞南畝之耕。頃蒙乘障之除，庸示起家之寵。方循牆而引避，痛陟祀以纏悲。願平時藏拙之最深，矧游歲執喪而致毀。猥緣親黨，非意相干。不善防閑，自貽伊戚。仰公朝之矜恕，念舊物之顛連。擬學士之班，再斯可矣。使臣工之肅其在此乎，追釋服以及期。敢陳詞而謝罪，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冕旒無蔽，簪履不遺。以天地之心爲心，何止國君含垢之意。謂兄弟之子猶子，真得聖人觀過之仁。遂于危蹤，止用輕典。臣敢不闔門念咎，望闕歸恩。三黜何言，但有動心忍性之戒。餘生無幾，徐上引經告老之章。

謝蒲閣直學士致仕表

致大夫之仕，仰賴於從進學士之班。弗容避免，念餘齡之無幾。幸晚節之苟全，量小已盈。感深至泣。中謝。伏念臣學徒泥古，才匪適時。三列皂衣，寢叨嚴近。久塵青瑣，遂積怨仇。敢自詭以治民，爲專求于奉母。侵尋一紀，孤苦再期。耄矣無能，每媿祝釐之履。仕焉而已，況逢告老之期。游貢封章，遠投君父。喜下情之上達，荷人欲以天從。語頌東海之濱，職峻西清之直。鹿車還里，難忘貧賤之時。龍馬負圖，乃昇衰殘之候。何夢寐之敢及，亦家世之所無。茲非幸歟，不翅足矣。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新惟日，仁覆如天。俯眷么微，忝竊隨班之舊，更憐飢餓。當龍飛草詔之初，尙問生全。不忍遺棄，聿頒茂渥。式貢窮途，臣敢不內誓丹心，益堅素節。退人以禮，已增鑿骨之私。教子以忠，使效捐軀之報。

謝落致仕除翰林學士表

代庖優直，又見卯年之周。視草爲真，復歷乙夜之覽。撫危蹤而何幸，尋故步以知慙。中謝。竊以詞禁遠嚴，宸居密邇。有直諫多聞之益，乃可預于論思。爲溫厚爾雅之文，始宜司于播告。鼓風雷之大號，增日月之光。匪得英髦，曷勝遴選。伏念臣學惟涉獵，才乏菁華。頃載筆于螭坳，尋演綸于鳳閣。以先朝之門客，爲天子之私人。方成王訪落之初，預聞國論。逮漢家更化之始，首被召音。惟投閒一紀之餘，且告老三時之久。茲以晚節衰殘之迹，參內朝供奉之班。念齊國之世臣，所存無幾。歎元和之學士，不謂重來。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思任舊人，聿修庶政。朝綱日振，急聞忠盡之言。疆事未寧，尤務坦明之制。遂令庸陋，亦玷招延。

臣敢不修葺詞。仰神藻飾。尚祈聖度。俯矜草芥之微。終俾馮年。遂逐桑榆之晚。

謝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侍讀修史表

比蒙召節。趣歸紫雲之班。疊被恩綸。蓋復青氈之物。德有乾坤之重。身同澗谷之危。中謝。竊以才不可以強爲。人當知于自度。非山濤之識量。豈足典銓。必陸贄之文章。始堪視草。露門贊緝熙之益。虎觀資潤色之工。曾未能其一焉。奚可兼夫四者。伏念臣既衰無用。已賦罔功。屏居一紀之餘。且經告老。入對九重之下。恍若更生。而乃冒選部之真除。尋禁林之故步。進讀清閒之燕。充員筆削之間。敢言眼赤之何時。深愧汗青之無日。身章愈煥。鬱飾增華。儒生之爲詞臣。誤辱公朝之寵。天子以賜學士。尤加暮景之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政務惟新。人先求舊。取之數路。宜廣擇于時髦。備于一夫。恐徒妨夫捷徑。凌兢拜命。頓墮知慙。臣敢不勉策庸愚。仰酬睿獎。章選而分文武。詎敢辭勞。垂車以示子孫。終期得謝。

謝免簽書樞密院事表

誤恩下逮。俾綴暹羅。遂膺上陳。未頒俞旨。仰冒蓋高之聽。不嫌再瀆之煩。中謝。恭惟累朝。特重右府。豈獨爲三軍五兵之本。抑使開一日萬幾之微。才則甚難。官何必備。顧愚臣之無取。荷上聖之深知。起之掛冠。閉廢之餘。處以持彙清華之舊。強顏淺久。告老未諧。尚不堪朝夕之論思。何以裨夙夜之宥密。進寓承明之直。更列元良之賓。揣己奚堪。逾涯莫甚。欲望皇帝陛下。俯垂淵鑒。洞察忱衷。念已迫于桑榆。盡居閒地。儘未遺于簪履。姑置從班。別求經濟之材。以望昇平之運。

謝簽書樞密院事表

銓部爲真。猶未經于滿歲。機廷筮式。乃遽辱于頒恩。遂避塵邊。周章增惕。中謝。竊以官莫崇于執政。職尤重于本兵。必求文武之全才。以任國家之重事。邊圉甫定。尙勤宵旰之憂。邦城以寧。允藉弼諧之助。豈應疲瘁。可預幾微。如臣者資質腐儒。什叨法從。由久司于封駁。故多積于怨仇。十載歸閒。仰戴乾坤之施。一朝收召。復觀日月之明。不堪聽履之華。伏上垂車之請。敢期誤渥。俾贊洪樞。血氣既衰。止合奉身而去。軍旅未學。曷知基命之嚴。玷書殿之清班。忝儲局之下客。被補于上。願束縷帶于襲衣。采食有加。寵榮已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人惟求舊。政務圖新。謂代言于受禪之初。未忘孤迹。迨趨還于更化之始。深鑒淵年。豈云術業之可稱。蓋自奢私之過厚。遂容僥倖。倍切凌兢。臣敢不深感隆恩。愈堅晚節。老當益壯。固欲殫報主之忠。老矣無能。終恐負知人之哲。

謝皇太子禮

謬參樞筮。仍污紫殿之班。兼預儲賓。始下青宮之拜。以榮爲懼。得寵若驚。中謝。伏念某少也無奇。晚將焉用。掛冠而去。眞成治世之幸民。扶杖以觀。親親聖君之更化。首祇嚴召。重覲清光。俾視草于鑾坡。旋典銓于選部。露門進讀。冊府袖書。舊物復還。空積妨賢之愧。故山在望。但祈得謝而歸。敢冀明綸。擢登右府。致此血氣既衰之迹。廟于衣冠甚偉之中。揣己奚堪。荷恩有自。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性鍾玉粹。學振金聲。子職日供。肅侍疑旒之側。官優妙選。誤收華髮之餘。某敢不益勵鷲才。用酬鴻造。退憐已老。莫能陪宥密。

之司。勉誦所聞。庶或補溫文之德。

謝免同知樞密院事表

宥府選寮。忽叨再命。需章避寵。尙闕一命。爰游瀆于宸聽。冀終回于渙渥。中謝。伏念臣引經納祿。奉詔還朝。始膺典選之除。適預和戎之議。既不能出奇策以強國勢。又不敵抗高論以竊時名。深惟世務之宜。遂定從官之論。鄰盟已講。邊備相寬。魏絳何功。姑欲就威懷之得利。張昭雖老。當使知將相之有人。賴聖慈俯徇于和親。在臣下盡爲之引咎。自媿寡謀之甚。難陪基命之司。殆無地以寄顏。惟竭誠而報主。日圖內治之要。未知所先。靡厭衆言之求。尙不暇給。有何勞效。遽被推遷。不勝據疾之憂。徒謹循牆之走。伏望皇帝陛下。俯垂淵鑒。洞察愚衷。豈惟微臣。懷以榮爲懼之恐。仰祈睿算。篤居安慮危之心。精求文武之才。用贊樞機之任。

謝同知樞密院事表

竊有密之班。未知圖報。拜便蕃之渥。弗許終辭。自揆僥逸。實深感惕。中謝。竊以皇家嚴二府之建。任固匪輕。機庭分四等之差。官毋求備。賢相並兼于使領。副樞足贊于事幾。既曰才難。豈容序進。伏念臣少無可用。老尙何堪。扶病以對使朝。幸不達于咫尺。強顏而居舊著。顧奚補于毫分。假寵已多。句閒未得。敢謂七旬之後。冒參兩地之榮。昇與國熙載之官。已爲過分。加直化寇準之職。尤愧無名。偶緣廷告之同時。因與政途而接踵。在法當從。既超銜臺之聯。計日而言。僅周天地之數。併增采食。游被匪頌。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懋建大中。丕乘輿運。謂股肱所寄。方冀進于時髦。雖筋力既衰。亦使陪于末議。未遑席暖。復俾階升。臣敢不仰戴隆私。益堅素守。邊陲甫定。願神內治之謀。里社相望。期遂歸休之請。

謝免參知政事表

進參政柄。誠出誤恩。冒貢遜函。未回淵聽。游布懇祈之切。敢辭俯偃之恭。中謝。伏念臣才不逮中。身今既老。十載排根之已甚。實倍費于保全。一朝收召而復還。又屢叨于裏擢。非敢忘知止之義。蓋欲堅圖報之心。今則疾疢交侵。徒強顏而自視。年齡云邁。願納祿之未能。使在旬月之間。稍有毫釐之補。序遷而上。已分已逾。而況據案牘而書名。雖具員而何益。對冕旒而奏事。無長策之可陳。誤寵所加。羣言必駭。欲望皇帝陛下。念經綸之事重。思輔贊之才難。別選英髦。俾作闕元之助。毋容衰瘁。更貽濫吹之譏。或昇舊班。俯存孤迹。

謝參知政事表

充貳樞筮。方慙玩愒。晉陪宰路。遽被推遷。倍深臨谷之危。莫遂循牆之請。中謝。竊以朝廷建輔。號天子之四鄰。政事參聞。下丞相之一等。定名稱于乾德。復官制于建炎。必求異能。乃副隆委。伏念臣頽齡景迫。壯志日彫。再掌吏銓。但守停年之格。濫居宥府。未寬思職之憂。雖相竭于諫才。終莫裨于末議。負二宜去。有七弗堪。宿恙漸侵。將顛天而致禱。誤恩狎至。眞踏地以靡追。況秉鈞當軸之虛員。而知印押班之分日。兼與漢章之約。仍從商皓之游。命服匪頒。復賜天間之駿。爰田增衍。更開公社之封。昔在本兵。尙爲僥冒。茲

叨助理。尤懼曠。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又新。至誠樂與。折衝禦侮。坐底于外事。聚精會神。力先于內治。揀求俊乂。置任弼諧。聿令衰退之蹤。亦忝延登之數。臣敢不益殫愚慮。仰贊宏規。曰都曰俞。願竊嘉慶之喜。知足知止。庶幾從告老之私。

攻媿集卷十八

表牋

代宰臣謝宣示太上皇御書宋玉高唐賦傳教舞賦陸機文賦嵇康琴賦曹植洛神賦王粲登樓賦
聖節故事陳羽古意詩蘇軾養生論周興嗣千字文御版表

乾道辛卯春。被賜真行草書總十卷。臣下拜瞻玩。心目開明。竊惟書法。自東漢迄于晉唐。代有名家。然莫不祖述鍾張。憲章羲獻。而各得一偏。未有超軼拔乎其萃者。恭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高蹈羲皇之上。遊戲翰墨之間。初若無意。而筆力所到。自得之妙。集乎大成。如春雲行空。千狀萬態。遠視前古。有不足述。固知天縱之能。心與神會。非衆庶曲學之所可致也。帝王餘事。猶能至此。顧不休哉。三月二日。臣某恭題。

聖書昭回。來從慈極。睿思優渥。宣示邇聯。是何不世之逢。獲快爭先之觀。中謝。竊以翰墨有法。肇自東都。帝王好書。無如貞觀。雖具龍蟠鳳翥之體。徒爲心摹手追之勤。若夫天縱之能。拔乎其萃。自得之妙。集此大成。聿觀歷代以還。未有今日之懿。恭惟。太上皇帝陛下。宸衷淵靜。帝學融明。一札細書。居多方國之賜。六經大訓。式界膠庠之傳。既全脫屣之高。益有怡神之樂。坐進此道。作新斯文。取楚客之賦篇。造梁

臣之韻語。舒旋自適。肆筆而成。乃因五日之朝。併演十編之富。恭惟皇帝陛下。茂隆孝治。仰識聖心。金口發明。究羣書之蘊奧。雲章交煥。掩二典之光華。是雖餘事之能然。誠非曲學之所及。中祕將嚴于尊閣。外廷咸預于榮觀。臣夙際休期。幸瞻鴻藻。登牀就取。何敢效昔人之豪。鏤玉匪頌。尙幾爲私室之寶。

代宰臣進吏部七司法表

朝廷天官。實總吏銓之要。詔刊治典。恭承聖作之規。會衆目以舉張。集前編之未備。幸終載筆。敢後纂篇。中謝。臣竊以皇家建累洽之期。選部有一成之法。屬中興之始。爰盡纂于舊章。迨更化以來。嘗再參于中制。惟奇請它比。隨日以滋。而巧吏猾徒。緣姦而奮。適衷四紀之沿革。修爲一代之經常。然而漢定章程。止由柱史。唐更律令。亦任柄臣。未有上軫淵衷。俯垂明聽。凡曰甲令之著。首虛乙夜之觀。親灑宸毫。具標汗簡。必使釋尋而盡善。更容開釋其所然。既咨可錄之言。時出非常之斷。合吏封勳考之目。貫敕令格式之文。以至黜賊罪之賞延。進軍功于流內。恩防寬縱。例絕板援。莫非近古而便今。務在舉宏而撮要。筆則筆削。則削。固有差訛。官言官朝。此爲依據。恭惟皇帝陛下。治先自內。名不假人。澄三省之源。已嚴道揆。定七司之制。更肅班僚。立通用以去煩文。申權宜以存典故。警捕有酬獎之等。陞改易參照之科。使官人之方。得以釐明。于嚴實之次。誠非小補。臣等粗殫末技。莫望清光。事做石渠。稱制仰勳于臨決。才非山浦。有司終媿于將明。尙冀願行。庶憑選用。

代宰臣進仁宗皇帝今上皇帝玉牒表

神文出治。光紹三朝。睿主膺期。系隆列聖。豐皇獻而潤色。寫翠瑛以齊輝。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政用時中。言爲世則。繼志述事。親承太上之心。傳遵制揚功。盡循我宋之家法。眷仁皇之盛際。延今日之宏規。惟天聖之元。實基四十二年之治。惟乾德之懿。將繼五三六經之隆。爰命儒臣。並修史牒。登載斯謚。會萃不遺。稽故事以成編。肅祈朝而進御。忠厚之及草木。知積累之自來。廣大之配乾坤。豈繪畫之能見。牙籤初秩。金匱祕藏。臣獲遇休明。居慙典領。祖功如在。期載續于無疆。帝業方崇。當特書而不一。

代皇子鄧王辭免册立皇太子表

丹悃冒陳。祈免升儲之命。皇恩加厚。未煩賜允之書。仰叩九重。敢伸再瀆。中謝。臣聞元良以正萬國。記言世子之能。繼明而照四方。易謹大人之象。以奉桑祿之祀。以繫億兆之心。苟素望之無聞。豈盛儀之敢受。伏念臣性難語上。學不知方。仰承君父之規。久親師傅之誨。奉長安日邊之對。蚤乏奇辭。辨陳留牘上之書。素無英識。戴乾坤之大造。升爵位之崇班。安知懷德之維城。但媿無功而受祿。綸言忽播。綺殿爰開。實懷不稱之慙。難冒非常之寵。伏望皇帝陛下。特回聖意。俯聽忱辭。不嫌渙汗之收。姑寢震宮之建。誓度子職。少答容慈。

又代謝册立表

睿旨中頒。誕開宮邸。微躬內媿。萌上封章。恩深弗遂于循。懼甚有同于臨谷。中謝。臣聞仰觀乾象。前星密運于帝星。俯察坤維。少海實源于大海。庶稽盛古。必建元良。自非有賢聖仁孝之聞。備恭恭敬敬溫文之懿。

何以武體宸極。正位少陽。伏念臣學識無長。器資非敏。實託本支之盛。屢叨爵位之崇。日就月將。幼已慙于慈訓。夏茲春誦。今未底于多聞。自媿屏庸。居懷兢懼。忽拜玉音之寵。冒陞銅鞮之榮。入侍皇居。仰承天序。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周溥率。明照幾微。膺列聖之丕圖。奉上皇之色養。睿求主聖。以重承祚。儲德未充。曷副人神之望。容謨素定。不由羽翼之成。臣敢不益念前修。永遵雅誥。謹文王安否之間。敢忘帥行。書唐宗仁孝之詩。仰祈札賜。

又代謝太上皇帝表

從五日之朝。夙荷抱孫之愛。拜十行之札。俄膺立貳之求。仰慈訓之曲臨。懼微躬之匪稱。中謝。臣竊以大人有繼明之義。蓋取諸離。長子爲主器之親。故受之震。豫建儲嗣。雖本前規。獲奉重親。未如今日。伏念臣幸以弱植。出逢聖時。列亞保之崇班。初非功致。昨真王之尊爵。深愧名浮。徒以託體嚴宸。承休慈極。忽頒丹詔。叨處青宮。共知睿斷之不回。實本聖謨之丕顯。茲蓋伏遇 尊號。太上皇帝陛下。德高堯舜。道合羲黃。雖與造物者遊。自求至樂。仍有孫謀之燕。以永無疆。爰舉曠儀。以安神器。臣敢不力修四學。祇奉兩宮。立愛自親。仰體承祚之重。聿修厥德。敢忘念祖之勤。

又代謝皇后啟

坤德無疆。實依厚載。震宮肇建。遠及凡材。中謝。伏念臣託質天支。承華靈則。干戈羽籥。教雖備于四時。父子君臣。學不臻于三善。忽奉褒揚之冊。俾當監撫之權。仰宸斷之剛明。賴母儀之神助。茲蓋恭遇皇后殿。下德齊任。似賢過敏。暨陰教事修。坐致人倫之正。淑謀經遠。更圖國本之安。臣敢不居近正人。力尋舊學。勵召而不犯。馳道當奉君尊。問安而必至。寢門益虔子職。

又代謝受冊表

銅門肇啓。方慙主聖之良。珉冊誕頒。更舉臨軒之禮。恩隆天地。懼劇淵冰。中謝。伏念臣素乏材猷。積叨寵數。金印整綬。蚤處于宗藩。青蓋斑輪。俄升于儲位。復差良日。爰御正銜。備金石以盈庭。儼纓纓而就列。授之寶牒。訓以綸言。退省其私。不知所稱。茲蓋恭遇皇帝陛下。道高世表。機照物先。斷自宸衷。豈私于愛子。冀茲曠典。蓋重于承祚。臣敢不仰體聖謨。恪供子職。出有師。入有保。起居惟近于正人。親則父。尊則君。夙夜益勤于順事。

代宰臣賀立皇太子表

冢嗣稱賢。夙仰吾君之子。儲闈定禮。果安天下之心。歡動兩宮。慶均四海。中賀。恭以維著屬天之象。繼明實繫于大人。震有滂雷之文。主器必歸于長子。關東朝之締禮。綿列聖之丕基。曠古難逢。于今創見。恭惟皇帝陛下。孝如虞舜。樂似文王。愛奉親嚴。屢上玉卮之壽。大寧國本。首開銀榜之宮。慶幼海之澄瀾。瞻前星之騰耀。一人獨斷。非由羽翼之成。三善自將。克荷宗祚之守。臣叨居近列。恭觀盛儀。日下重光。已備夙成之德。嵩呼萬歲。敢忘歸美之誠。

代宰臣賀太上皇帝表

政壇集 卷十八

二八五

神謨早定。俾建元儲。聖孝不承。誕揚宸制。事關宗社。喜動華夷。中賀。恭以甲觀之生嫡玉孫。但有命名之愛。一日而見三天子。止開臨渙之歡。載在信書。以爲美事。曾未有傳神器而與子。見東宮之立孫。介弗祿于無疆。固難圖而有永恭。惟 尊號。太上皇帝陛下。道高百聖。仁覆萬方。翼燕孫謀。獨享後天之算。儲登世嫡。共仰前星之輝。問安獲事于重親。主器仍歸于長子。臣欣逢盛際。獲在邇聯。卜世卜年。期過周家之祿。重輪重潤。願廣漢樂之詩。

代宰臣賀皇太子啟

儲德日新。久繫于衆望。睿謨獨斷。爰舉于曠儀。覆載兩間。懽呼四起。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地居冢嫡。天與奇姿。震一索而得長男。宜膺主聖之寄。漢元年而建太子。益知享國之長。仰九廟之儲休。信兩宮之增慶。人心自定。神器愈安。某等肅領鵷行。進瞻難載。元良既正。不煩賈誼之言。盛美難名。莫盡卞蘭之述。

代謝吏部侍郎表

代言西掖。方拜謨恩。攝貳東銓。復叨改命。循藩莫避。臨谷增危。中謝。伏念臣濫落無堪。迂愚自信。正以經營于菽水。故嘗希冀于斗升。昨自外官。恭趨嚴召。猥膺內朝之編列。親親上聖之龍飛。五歷粉闈。一參月寺。籌邊戎幕。無婉畫之可稱。將命前庭。幸歡盟之復締。冒柱史詞臣之選。兼宮端寶牒之司。初無左右之先容。盡出聖神之親擢。忽承帝制。俾倅天官。一新龜紫之榮。仍假銓衡之長。莫回成渙。徒激慙衷。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虛以受人。明于分職。憐臣孤立于宦路。借以末光。謂臣曾歷于劇曹。付之重委。臣敢不寅遵邦憲。嚴制吏姦。朝夕論思。雖素乏嚴。吾之譽。簿書期會。庶勉追裴馬之名。

代謝侍講表

攝居選部。已因劇曹。擢在經緯。更承清問。退散衰朽。有此遭逢。中謝。伏念臣幼歷羈縻。學無師法。願孤陋寡聞之習。但爲決科之資。無疏通知遠之經。素匪專門之業。矧是帝王之大學。非爲章句之小儒。必求鴻博之人。以究淵源之蘊。豈容樸學。獲奉細旂。茲蓋恭遇皇帝陛下。鏡鏡成功。謙謙終吉。時降至尊之勢。兼收可錄之言。遂容草莽之臣。亦預金華之講。臣敢不驅勉微力。綴緝舊聞。爲二三萬言之辭。敢求釋義。暢五十八篇之旨。庶補重明。

代辭免進國史轉官表

約史何功。敢叨曠賞。騰章避寵。未拜俞音。洊貢誠衷。仰干睿聽。中謝。竊以三朝之治迹。尤爲萬世之成規。信傳信。疑傳疑。已備不刊之典。筆則筆。削則削。屢資多學之儒。而臣方貳政之未幾。適成書之已久。暫領纂修之職。會無潤色之勞。使冒賞而不疑。則叨榮之太甚。而況近辭珍賜。陛下固已許其廉。茲雖崇資。公議必傳以爲笑。謂少者辭而多者則受。謂今日是則前日爲非。雖故事之有初。在微臣而焉敢。伏望皇帝陛下。俯矜賤悃。特寢異恩。益使人心。知清朝以名器爲重。誓殫愚慮。効薄伎于志傳之間。

代遺表

生而致主。曾亮采之無聞。死不忘君。豈效忠之可已。危襟欲吐。老淚先傾。中謝。伏念臣奮自羈單。本無倚

政壇集 卷十八

二八七

觀。蚤廟熙朝之鴻序。親逢上聖之龍飛。猥以庸材。屢叨隆委。凡一時清切之選。皆九重特達之知。兵交而使其間。備更險阻。猷告而爾順于外。膏預論思。凌歷政塗。遂登揆席。迄緣樸拙。用速頽隳。俯憐舊履之遺。旋昇屏藩之寄。人言噂沓。何敢控陳。天監高明。卒蒙昭雪。賦以真祠之祿。予之秘殿之名。屏跡衡門。銜大恩而莫報。馳心魏闕。願一飽以何安。今則蒲柳益衰。桑榆既逼。老將智而耄及。福已過而災生。臥疾漳濱。恍精神之易散。游魂岱嶽。嗟頃刻之難留。僅存餘息之微。重結明時之戀。伏望皇帝陛下。治功惟敘。聖德又新。總萬幾之要。以充毓天和。合羣賢之智。以維持國是。問安慈極。日承尊養之歡。注想中原。身濟規恢之業。臣命隨氣索。志與辭殫。王度清夷。因無煩于尸諫。死期迫促。徒自切于哀鳴。

代知泉州謝進職再任表 以下四首。代真氏汪倫壽大獻。

承南服之流。忽叨因任。進西清之秩。併辱東知。拜寵命以增榮。俯嚮躬而有視。中謝。伏念臣奮自寒遠。遭世休明。分甘州縣之慶勞。敢望朝廷之拔擢。十年服采。寔登侍從之班。千載逢辰。曲被聖神之眷。此雖攝六官之長。猶未為貳卿之真。及遂求閒。遽超次對。退惟愚辱。已劇優隆。起試外藩。以治民而自詭。游更下。放無報政之可書。方將重上真祠之章。豈意更升學士之列。一變閭俗。初無常袞之稱。更與泉塵。仍繼蔡襄之後。已試如此。其可再乎。無功而遷。誠為過矣。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政先實核。恩不遐遺。念微臣非可用之才。竊堪郡寄。謂長吏多數易之弊。就異壘書。復增延閣之華。益重專城之任。臣敢不勉其未至。究所當行。久悉邦風。既無勞于問俗。務攻吏事。庶不負于分憂。

代謝隆興府到任表

上印泉南方。遂祠庭之請。把麾江右。遽叨帥閫之除。猥荷東知。若為稱塞。中謝。伏念臣幸逢昌運。悉綴從班。昨辭遠于脩門。効蕃宜于遐服。日駐堯天之日月。身留閩嶽之山川。未及終更。已叨因任。共知鼯鼠。不堪五技之窮。自分鷓鴣。惟望一枝之足。屢申誠悃。仰扣淵聰。卒蒙從欲之仁。獲遂投閒之志。千里未還于榆社。十連復冒于綸音。旋促對于清光。誤親承于睿獎。授之方略。俾以奉行。茲延見于吏民。方究詢夫風俗。惟南昌之名郡。實上聖之潛藩。襟帶江湖。首尾吳楚。雨暘方若。正賴春耕秋斂之勤。凋瘵已蘇。猶藉左粥右餐之惠。必得循良之吏。庶安流宄之民。豈應憑憑。堪此委寄。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依張治具。駕御人材。察臣久被使令。既深知于德意。念臣備嘗險阻。亦粗識于民情。特昇虎符。俾殫精力。臣敢不布宜寬大。禁戢姦欺。當使田間盡改帶刀之習。且令州縣毋存珥筆之風。

代賀太上皇帝上尊號表

啓龍樓七十之慶。春朝將展于上儀。率編列三千之臣。至朔先加夫敬稱。事高治古。權溢綿區。中賀。竊以薦舜于天。堯帝聰明而遜位。以武為子。文王逸樂以延年。不有極尊之稱。曷為甚盛之舉。鑲白玉之騰。歸美兩宮。建翠華之旌。親朝五日。書契未有。宗社無疆。恭惟皇帝陛下。道盡事親。仁先自內。謂富壽之福。為森倫之所先。而父母之年。在常人而猶喜。況承社稷之託。親見春秋之高。自非得九州四海之懷心。備五帝三王之全美。何以效之慈極。副我淵衷。爰集廷紳。取于經而定大號。更推帝澤。敘時福以錫庶民。上皇

增萬壽之昌。太如嗣徽音之懿。至矣盡矣。不可有加。舞之蹈之。莫知所自。臣退甘屏處。莫預駭奔。奏薄技于從官之間。敢懷故步。效三祝于封人之請。徒切愚誠。

代謝宮觀表

十年念咎。踣地靡遑。一日奉祠。從天而下。孤迹有自新之路。聖朝無終棄之人。恩重難名。感深至泣。中謝。伏念臣猥由塞陋。誤辱眷知。持囊近班。何有論思之益。把麾遠郡。粗彈惠養之勤。鄉關甫遂于歸休。帥閫忽叨于推擇。患生意表。盜起鄰封。調成卒于屬州。授伍符于籛牧。不虞宿將。反墮姦謀。方騰詔過之章。乃被督師之命。大兵雲集。謂當指日而可擒。醜類靡奔。曾不回戈而內向。力追蹤于山谷。尚假息于朝晡。積既弗成。罪將誰執。七旬未格。莫寬西顧之憂。三褫猶輕。難道南遷之請。獲歸故里。已佩深仁。自量擯斥之餘。宜在執何之外。敢圖鴻造。憫其垂朽之年。特渙綸言。廩以祝釐之祿。削刊丹籍。叨稱素餐。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治本隆寬。政先總核。動加矜軫。豈為匹夫而求全。凡與使令。不以一眚而終廢。俯憐庸懦。曲賜涵容。臣敢不擢髮省愆。銘肌感德。散材無用。深知復玷闕之難。壯志雖衰。尚得效糜捐之報。

攻媿集卷十九

表牋

代謝宮觀表 以下三首。代史待制補正。

賦祿真祠。俯從私請。升班次對。更出鴻恩。是何極陋之蹤。得此殊常之渥。中謝。伏念臣志徒慕古。才不逮人。由庠校之諸生。叨承延賞。勉箕裘之餘習。偶玷世科。甘從州縣之勞。敢覬朝廷之選。惟容主曲。敦于傷學。故微臣誤簡于淵衷。自給札于中書。渡影纓于冊府。退量倖冒。祇務靖其。固嘗持節。以言歸。旋即予環而就列。寸長尺短。第知自竭于愚衷。年除歲遷。何意遂塵于法從。代言西掖。進讀東宮。皆老父之故官。實儒生之希遇。力辭禁筦。改貳秩宗。威儀三千。豈豈養癰之地。春秋八十。不勝愛日之思。奏牘朝開。俞音夕至。廩以祝釐之粟。寵之荷囊之聯。毫釐莫報于公家。頂踵悉由于聖造。甫還私室。已拜宸給。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政本用中。仁惟厚下。素矜樸拙。初無進取之心。重賜褒揚。庸示保全之意。父子感深而至泣。里閭闔視以為榮。臣敢不增激懦衷。稍休弱質。循陔承志。庶幾棄官歸養之風。戀闕馳誠。尚勉移孝為忠之節。

代謝皇太子牋

備禁簡僚。久充員于中謨。祠庭得請。仍寓職于西清。退省至愚。敢忘所自。中謝。伏念某稟生甚弱。賦性尤

疎一經徒守于家傳。累歲澆汗于朝蹟。獨惟老父。獲際聖君。乃眷潛藩。曾是甘盤之舊。遂容小子。亦陪綺季之游。自慚遲鈍之資。無補溫文之學。巧閒得寵。拜命知歸。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盛德在躬。勞謙禮士。兩宮侍膳。益勤愛日之誠。千里懷親。深察望雲之念。俾從私志。實荷隆寬。某敢不砥服調詞。仰承色養。扶羸東下。遠收迹于編行。矯首西瞻。尙馳心于雞戟。

代謝皇太子宮講堂徵章轉官牋

儲閣進讀。膏預英游。奏議終篇。遂遷爵秩。曾是優隆之渥。亦霑遠外之蹤。中謝。伏念某學匪治。閉身蓬壺。宸辰念甘盤之舊。俾陳生獲綴于賓僚。經帷緝陸贄之書。命鶴禁亦爲之訓說。備見經綸之用。具存仁義之言。戒彼覆車。實爲可監。申其佔畢。顧有何勞。方茲去國以奉祠。乃以徵章而受賞。被恩有自。揣己已知。慚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任重承祚。志勤好古。傳聖父誠明之學。自得之心。玩名臣論諫之文。如對其面。尙思記誦。使遂褒陞。某敢不拜手祗榮。銘心戴德。一物三善。尙知裨贊之無功。九弊六條。更冀講明之不息。

代賀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壽聖明慈太上皇后上尊號表

照事備成。惟聖人能贊帝。徽稱具舉。雖天子必有尊。惟動兩宮。化刑四海。中賀。竊以太上立德。本無事于飾名。大美不言。願曷資于崇報。雖九載已都于顯號。而一人尙歎于宸衷。乃因泰時之精禋。併舉累朝之曠典。恭惟皇帝陛下。恩被動植。孝通神明。登大位之崇高。受上皇之付託。玉卮稱壽。視昔有光。寶冊奉親。自我作古。謂天祖羣物。式昭時憲之明。謂道法自然。更著體元之正。俞音誕布。盛事一新。萬國得惟心。共仰仁天之。大百姓加德教。益知聖治之彰。臣出守偏州。恭承明詔。捧觴再拜。頓回風閣之春。稽首三呼。但想龍樓之曉。

代賀太上皇帝表

禮行于郊。咸慶緜儀之備。尊歸于父。聿嚴徽稱之加。覆載兩間。歡呼四起。中賀。竊以巍巍者至高之貌。用形容于博衍優游。蕩蕩乎民無能名。獨著見于聰明文思。仰堯仁之天大。邁湯德之日新。宜因百神受職之時。更益大德得名之懿。恭惟太上皇帝陛下。怡神于淡。遊物之初。膺寶錄以興邦。授神器而與子。凡此知人安民之要。傳諸問安侍膳之間。黃屋非心。樂道遙于特室。紫壇薦事。介福履于慈闈。雖秉謙尊。莫回忱請。光之大。大之謂聖。已陶萬國之歡。天法道。道法自然。益顯百王之冠。臣叨憑熊軾。莫遙鷺行。想漢殿之觴。寧免滯南之歎。効華封之祝。敢忘拱北之誠。

代賀太上皇后表

備舉盛儀。誕揚懿號。凡資持載。罔不惟呼。中賀。竊以迎長者三王之郊。既告虔于上帝。有名者萬物之母。爰歸美于慈親。益增地道之光。深副天心之願。恭惟太上皇后殿下。德高任。功邁娥。藝力贊睿謀。親授重華之帝。尊同太極。式安長樂之居。受五日一朝之榮。備四海九州之養。爰因大祀。載舉徽音。箕嘯謂視曰明。用顯進賢之志。老氏以慈爲寶。於昭生物之恩。合茲二者之稱。仰止一時之盛。臣分符有守。戀

闕無陪。莫陪椒掖之趨。但劇葵心之向。

代謝立皇太子降敕表

儲禁宏開。宸綸綸布。法前星之瑞象。仰榮重暉。揚少海之餘波。沛爲膏澤。神人胥悅。宗社奠安。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道冠皇王。仁霑動植。端居南面。受光堯付託之隆。豫建東宮。綿有宋延洪之福。爰推恩霽。下及黎民。罄萬國之歡心。屬一人之有慶。臣叨紆郡。阻賀闕庭。比屋歡呼。咸喜元良之正。微衷感勵。謹宜寬大之書。

代謝御書戒百僚手詔石刻表

詔旨中頒。具孚羣聽。宸章申錫。下及侯邦。凡屬照臨。舉知感奮。中謝。竊以官刑做有位之士。成湯切戒于三風。手書賜萬國之臣。光武尤嚴于一札。聿稽前代王者之盛。未如今日天語之溫。蓋九重雖備于躬行。而百辟或違于德意。玩歲愒日。猶有謬悠。拱默之流。易慮洗心。尙乏砥礪激昂之氣。仰勞翰墨。下訪臣鄰。一新琬琰之刊。傳甚置郵之速。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循名責實。任賢使能。形憂勤于宵旰之間。十年于此。示好惡于用舍之際。四海胥然。爰申播告之修。更勸勵精之始。臣叨膺郡寄。肅奉訓辭。祗率乃僚。各共厥職。欲令真偽毋亂。敢爲欺謾之文。會聞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志。

代謝直祕閣表

濼膺郡寄。初無善狀之稱。寓直奎文。忽被寵光之渥。拊躬有視。拜命增榮。中謝。伏念臣學昧家傳。才非時用。猥緣遭際。得効馳驅。衣以繡衣。雖謹惟良而折獄。置之粉省。未知何自以爲。郎退尋於越之居。俄假東嘉之守。四郊菜色。重丹辰之憂勤。一介萍蹤。荷玉音之臨遣。首問吏民之疾苦。備聞田里之歎愁。凡所奏陳。悉蒙垂應。移鄰邦之粟。不容過糴之私。蠲下邑之租。又免追科之擾。罷民粗給。和氣隨生。雨暘以時。黍麥增稔。闔境方歌夫聖德。誤恩乃及于守臣。願撫字之徒勞。魏清華之非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核孝宜之名實。總光武之權綱。民瘼是求。尤重專城之寄。重書加勵。滋多循吏之賢。願如微臣。亦當曠賞。臣敢不仰銜鴻施。俯竭駑才。未讀五千卷之書。已冒登瀛之目。加撫十萬戶之衆。誓堅報國之心。

謝慶壽教加恩表

慈皇介壽。幸陪前殿之儀。慶沛頌春。首被通侯之寵。循躡莫避。階地自驚。中謝。竊以堯年符異位之期。舜孝極重華之盛。請福壽之祝。百僚咸預于駿奔。卜寬大之書。萬國宜需夫錫賚。豈緊邇列。獨冒殊恩。況軌轍之文。皆獲登于徵册。以躡躡之質。偶進攝于上公。固已不勝千載之榮。敢意更竊九重之眷。封疏故郡。地衍多畝。端章甫以立朝。安識周旋之中禮。分茅土而建社。自慙談笑以封侯。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義篤奉親。仁均厚下。廣宮闈之至樂。用以及人。錄臣子之微勞。遂先與邑。臣敢不誓殫素節。仰報鴻私。五日一朝。密廬天顏之粹穆。萬年億載。永瞻孝治之光華。

代仲兄謝嚴州到任表

負丞棘寺。久塊空餐。假守桐廬。遽叨共理。初以還鄉而拜命。終然便道以之官。被寵過優。撫躬莫稱。中謝。

竊以子陵舊隱。浙水與區。昔為太上之潛藩。今實行都之近輔。頻年旱潦。寔多凋瘵之民。累政推遷。宜擇循良之吏。如臣者稟生甚陋。備舉寡聞。猥承延賞之餘。甘老徒勞之役。偶平詔獄。入仕帝京。財貨暴如邱山。敢辭委吏。文書盈于几閣。第謹攸司。速聯敕局之刪修。纔脫選途之塵穴。進參外府。曾何補于公家。移贊司刑。頗服勤于臬事。銜上恩而莫報。念色養之多違。因謁告以進歸。以治民而自詭。仰蒙睿眷。徑界左符。方少遂于家居。忽又承夫人之訃。蓋歎歲方勞于旰食。謂小臣曾對於清光。願嚴旨以趣行。免內朝之臨遣。望龍顏于九陛。不勝戀闕之心。侍鶴髮之雙親。少展循陔之志。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萬宇。器使羣材。培植邦基。尤重牧人之任。茂隆孝治。俯推錫類之仁。雖久歷于王官。必加試以民事。有如臣輩。亦在選中。臣敢不恪奉教條。布宣德意。中外本一致。願何有于重輕。忠孝無二心。誓益殫于報効。

謝南郊肆赦表

代溫州其

泰時陳儀。登百神而受職。端門肆告。罄萬國以歸仁。覆載兩間。懽呼四起。竊以聖人享上帝。既竣事于圃邱。厚福浸黎元。愛疏恩于方夏。配天其澤。與物為春。恭惟皇帝陛下。麻敷在躬。聰明作后。治內以治外。期臻實繁之隆。事天如事親。曲盡寅恭之至。乘盛豐潔。圭幣輝華。風馬來臨。已見高靈之墮。星雞載舉。喜聞鴻禧之頌。不俟終朝。遂霑四遠。臣逃居支郡。莫望清光。趨左右而奉章。徒想冠裳之盛。率將吏而拜詔。更欣囹圄之空。北齊宋良為清河太守。其有善政。天保初。大赦。獄內蓬蒿。俱滿。無囚可赦。惟率將吏拜詔而已。時溫州兩獄俱空。

代謝舉官不當降官表

守臣繆舉。莫蓋前愆。司敗議刑。尚從寬典。仰至仁之善貸。拜嚴旨以猶驚。中謝。伏念臣頃自作州。屢嘗薦士。雖昧知人之鑒。敢不盡心。偶緣入幕之賓。實能辦事。察之既至。譽者亦多。況聞奏牘之交馳。皆謂吏材之足取。速升劇縣。頗著能聲。雀角鼠牙。乃寔招夫仇怨。瓜田李下。曾不謹于嫌疑。噴有煩言。自貽伊戚。在昔親民之始。嘗陳同罪之章。歷時雖多。逃責無所。與潔而不保其往。祇佩訓詞之溫。取人而失之。以言深。犯聖門之戒。僅行鑄削。仰賴保全。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取不惟公。待臣以恕。謂引其類。以俱進。任則甚專。若簡乃僚。而弗度。各將誰執。臣敢不深思創艾。益謹品題。應物未明。當起懲羹吹壘之念。求賢圖報。敢萌因噎廢食之心。

代謝知瓊州表

一札十行。俾遠憑于熊軾。四州百洞。幸利涉于鯨波。首及治封。具宣德意。中謝。伏念臣奮身疎濂。賦性愚蒙。蚤叨世賞之延。屢因宦途之滯。字民淮甸。慙非製錦之工。式政衡陽。有玷題輿之選。頃分兩郡。未及期年。資淺望輕。易致人言之噂沓。地偏財匱。不堪歲計之支吾。已甘置散之科。安有復然之望。豈圖杖屨。更任蕃宣。眷古珠崖。實今瓊筦。邈在萬里之外。顯居一海之中。漢晉廢置之不齊。隋唐分合之靡定。久服本朝之聲教。遂同內地之流風。惟黎母錯居。當謹邊防之慮。而賈胡遙集。實為舶政之源。自投庸慮。難勝寄委。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思濟衆。德務包荒。緬懷卉服之人。遴選竹符之守。知臣嘗更于遠外。或可承流。謂臣備歷夫險艱。庶幾使過。臣敢不仰銜恩紀。謹布邦條。幸依兩伏波之神。毋憚三合瀆之險。仕方行志。

敢為乘桴浮海之言。忠不忘君。徒詠登樓望京之句。誓殫精力。用答鴻私。

代賀太上皇帝慶壽表

啓七十之慶。將傳萬歲之玉卮。率三千之臣。先上兩宮之寶冊。美備形容之至。光增授受之初。孝治愈隆。生民未有。中賀。竊以子有天下而尊為父。方當祝耆艾之辰。德為聖人而得其名。詎可襲尋常之號。一紀再加。夫編典九重。尚謙于淵衷。茲講未央之儀。爰採康衢之頌。榮歸慈展。燕及中闈。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道大難窮。功成不有。聰明遜位。於昭與子之公。逸樂延年。自得從心之適。曰仁曰德。無能名焉。乃武乃文。紀其盛者。太上皇后殿下。久參太極。密贊重離。天下濟而地上行。允謂相成之道。堯南鄉而舜北面。實同稀有之期。皇帝陛下。愛篤嚴君。親傳家法。謂壽富之福。惟彝倫之所先。而父母之年。在常人而猶喜。況承社稷之託。獲見春秋之高。不有極尊之稱。曷為甚盛之慶。優游博衍。雖問之朝野。而不知揚厲。鋪張要編之詩書。而無魏禮文。照古雲物致祥。歡均軒陛之間。化浹華夷之外。臣預瞻鸞輅。入覲龍樓。嵩岳傳呼。誠四海九州之至樂。緒袍端拜。願十年一慶于脩齡。

代新進士謝賜花表

柳染青袍。叨預天官之燕。花裁綠綵。更分禁籞之春。敢望微生。遽承華寵。中謝。伏念臣等。性根浮弱。學植荒疎。吐天葩之奇篇。初無詞采。啓瓊林之茂典。咸戴恩榮。謝槐市之舊遊。尋杏園之故事。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霑行葦。材育菁莪。萬國春陽。願豈遺于寒谷。九天雨露。遂均及于羣英。臣等敢不種學績文。去華務實。芝蘭馥烈。但堅自潔之心。桃李芬芳。共樂不言之化。

代趙侍郎中遺表

負罪屏居。方還舊物。臥病垂絕。將謝明時。願屬續以甚危。猶戀軒而不忍。孤忠未泯。哀涕徒傾。中謝。伏念臣起自諸生。粗傳末學。弟兄射策。偶登俊造之科。州縣服勞。安有功名之望。奉聖旨欲收于羣策。謂故家或有夫遺才。嘗因輪對之初。悞辱褒褒之寵。神會氣合。不自知遇主之因。年除歲遷。俄浸上從臣之列。二史屢書于言動。三銓深泥于奸欺。承攝瑣闈。亦知效古人批救之節。建明謀議。欲以奉列聖在天之靈。雖自詭以治民。詎敢忘于報國。迨池陽之奏課。就若水以交符。投檄得閒。歸處四明之舊隱。騰章就職。誦言一卒之幽冤。固知不辨而自明。卒荷容光之必照。矜其久困。賜以更生。通禁路之班。許尋故步。繼康人之粟。俾盡餘年。未酬骨肉之恩。俄屬負薪之疾。水浮膚而成痼。藥苦口而勿靈。殘息僅存。大期已迫。婉論思之無補。尚攀戀而有言。伏望皇帝陛下。寅奉慈闈。益隆寶祚。以寬仁壽天下之脈。以清靜養主躬之和。尊慕祖肇造之功。早正東向之位。念神州沈淪之久。無忘北伐之圖。臣易簣何為。蓋棺遂已。生無可戀。敢言滯太史于周南。死或有知。尚可抗杜回于輔氏。

代陳閣學居仁遺表

承命造朝。旋抱負薪之疾。奉祠還舍。遽與易簣之言。忍死有陳。報恩無所。戀明時而何及。瀟哀涕以空悲。中謝。伏念臣生也無奇。幼而孤立。自世貴而策進士。奉大對于高皇之廷。蘇穴僚而登皇官。受異知于孝

宗之聖。晉游學省。出試州。收實郎曹。殆逼更于幸。據居柱史。遂徑躡于詞垣。陟彼配以幽哀。予之率而終制。誤蒙慈展。屢昇左符。際真主之膺期。升大邦而分闢。每經煩使。實望徇國之心。縱有微勞。皆是守藩之職。敢意凝旒之眷。忽叨召節之頒。雲氣在前。不許三山之到。君門甚邇。翻成萬里之遙。撫薄命以自傷。懷孤忠而莫吐。卒困陰陽之寇。竟違咫尺之顏。海貢忱誠。僭于淵聽。念甘泉從臣之已老。況正元朝士之無多。祝釐之請。則卻而後從。寓直之觀。則辭而不獲。仰戴天地生成之造。得為山林休養之謀。然而精爽欲離。形容盡變。抵家而迹未定。過信而病益增。身方臥于漳濱。魂已遊于岱嶽。龍光深厚。愧未補于秋毫。駒隙易馳。將遣先于朝露。少留殘景。冒進危衷。恭願皇帝陛下。宣紹皇圖。聿新孝治。躬憂勤以致中興之業。進英俊以鞏太平之基。內修外攘。坐復祖宗之舊。東漸西被。聿觀聲教之行。臣假息幾何。蓋棺遂已。塵勞五紀。恨莫賦夫歸田。冥漠九原。願敢忘于結草。

攻媿集卷二十

奏議

論實用空言 任敕令所制 定官輪對

臣聞善為天下者。貴實用不貴空言。然名為空言而行可底績者。乃所以為實用。號為實用而行之不實者。適足以為空言。此不可不察也。陛下即位以來。大開言路。收攬人才。慨然念治效之未及。鄙無用之空言。而務求其切于實用者。此誠得孝宣總轡之意。而言者不思。曾為實用之說。累年以來。言者甚衆。往往已陳而厭聞。于是旁搜曲取。毛舉以應故事。民力方匱。而言利不已。法令已煩。而變更日增。凡此皆號為實用者。言之則真。若可聽。行之則不見所益。從而委以施行。課其成效。則且多其圖冊。列數以美觀覽。然則所謂實用者。果非空言乎。孟子陳堯舜之道。以為齊人莫如我敬王。陸贄論諫于搶攘日不暇給之時。未嘗不本于仁義。堂堂本朝。陛下聰明英睿。隆寬盡下。而進言之士。不聞引今據古。訂謬遠猷。徒藉細故以為實用。而售其迎合之術。臣竊惑之。唐太宗求治之初。魏徵仁義之說。自今觀之。是為空言。封德彝法律之說。自今觀之。是為實用。然太宗斷然行魏徵之言。而成貞觀之治。外戶不閉。行糧不賈。斗米三錢。幾致刑措。豈夷君長。帶刀宿衛。且曰惜不令德彝見之。然則孰為實用。孰為空言也。臣誠不佞。瞻望清光之

初。誠不忍自棄所學。摺撫細故。以幸于施用。且深懼六經政治之成法。寔為空言。是以冒天威而進其說。惟陛下赦之。

論災異

臣聞魏相之事宣帝。多以異文為言。李沆之相真宗。每奏不美之事。皆忠臣所以事君。而良史所以垂教也。蓋人主居富貴之極。操生殺之柄。諂士日進。佞說而直者亦難盡言。祥瑞之出。則潤色而張大其辭。災異之見。則掩覆而變易其占。此二臣之所憂。而明主之所察也。陛下之畏天。可謂至矣。四方水旱盜賊之事。無有不知。知之未嘗不深。圖而力行之。天之仁愛陛下。亦可謂至矣。不以休祥為太平之應。而時出災異以示警戒之端。夫天人之間。相去不遠。太戊稱宗。實由拱桑之祥。宣王復古。厥有雲漢之詩。罪己而興諒。非虛語。遇災而懼。適為盛德。臣愚欲望陛下深求其故。俯詢愚言。寬民力。錄囚徒。凡可以應天者。務求其實。則治道日舉。聖德日新。上答天心。下遂人欲。今日之異。後日之福也。臣之論奏。動涉迂緩。而愛君之心。不勝惓惓。惟陛下裁幸。

論二廣賞典

臣竊惟賞典之設。以勸助勞。輕重均一。則人心厭服。抑揚失當。則不能無辭。立法之際。不可不謹也。廣南東路西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到任。許奏補子孫。或期親一名。蓋以其遠入烟瘴之地。人或憚行。故以此勸之。頃因言者謂廣西漕憲置司靜江。到任不許奏補。任滿止轉一官。然廣東漕司在惠州。憲司在韶州。與靜江風土不甚相遠。廣西以言者所論而減賞。廣東以論者不及而仍舊。數年以來。未之改定。夫廣南兩路皆有瘴鄉。監司巡歷其間。豈應以易地而鑄賞。若舊法為是。則廣西不應獨減。以其太濫。則廣東不應獨得。比年臣僚以敕令所見行修法。難以著為定令。嘗有申請。得旨令給舍看詳。因循至今。未有明文。欲望睿旨。檢舉。宣熙元年。臣僚所奏。令給舍疾速定議。或予或奪。著為成法。則事出于一。無不平之議矣。

論玉牒聖語

臣聞堯言布天下。非若後世詔誥之言也。蓋其都俞吁咈。出于心而應于口。行于身而形于言。是所謂有德必有言者也。陛下臨御以來。言之聞于外者。天下誦而歌舞之。臣前載幸獲一望清光。天語之發。震服不暇。獨念親逢堯帝之聖。而寒遠小臣。無由時聞玉音。既而蒙恩兼職玉牒。始盡見記注所載。仰而歎曰。陛下之言。隨事而應。是皆出于心。行于身。察見治亂成敗之機。實之六經。而暗合。攷諸三王。而不謬。備在編簡。不一而足。臣不能悉舉。以進。敢取其大者而鋪張之。陛下嘗語臣曰。聲色之事。未嘗略以經意。至于寶貨珠玉。侈麗奇異之物。心所不好。亦未嘗蓄之。讀通鑑至楊阜見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陛下曰。人君聽言。不可以人臣漏泄為罪。縱使漏泄。適足以彰君之美。因舉陸贄之言曰。諫者之狂。誣明之能。怨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又讀至黃皓事。陛下曰。人主于近習。不可不遠。昔仇士良教其徒。固寵之術。可以見矣。又讀至馮統沮張華事。陛下曰。小人之讒君子。其浸潤腐受。委曲如此。使人主墮其術中而不知。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有旨令入內侍省。權免進子。陛下曰。祖宗以來。止許人進一子。

此曹人多則黨盛。今人數不少。若平居無事。猶可。漢唐之事。是已。隆興元年九月。有旨已降。親札付張浚。王彥。應兵將官。有奏報文字。及有陳乞。並宜付通進司投入。毋得依託左右近侍。以進。凡此六條。皆人主之要道。當今之急務。愛君憂國之士。欲言而不敢。且累千百言。而不能得其要者。陛下于從容問答之間。形之于言。可以大書于方策。可以為法于後世。猶歎盛哉。故斥聲色異物之奉。容人臣諫諍之直。遠近習察。小人。誠內侍之進子。禁兵官之依託。皆陛下躬行之實。心術之妙。宜其不假潤色。而發于外者。如此其巍巍也。臣昧死。不勝惓惓。惟望陛下持之以誠。守之以久。日行其道。日新其德。當如周之文武。終得逸樂之福。毋使唐之魏徵。謂不及于貞觀之初。則天下之幸。社稷無疆之慶也。

論土木之費

臣仰惟陛下恭儉惟德。敦朴為先。宮室苑囿。未嘗興作。禁御遊觀之地。至有弗葺者。自非殿宇之繕修。學校之崇飾。府庫之闢。官寺之徙。不肯輕用民力。蓋聖意深知土木之功。實為官私之蠹。故節費省事。以垂後則。然臣竊見比年以來。工役相繼。亦間有不急而可以緩為之者。土役之勞擾。非一蓄材植者。有強買之權。事未作者。有苛役之擾。廣道則列肆有毀撤之驚。撤基址則連蔓失已成之業。如此等事。未易悉數。或曰。是役于游手。而不妨田里之農事。是出于贏貨。而不關有司之經費。物皆給以市直。而無科斂之擾。勞皆予以賞典。而有勸功之心。是皆不究夫利害之實者也。游手之役。不費于財。贏貨之用。不出于民乎。給以市直。徒有其名。予以賞典。不及于下。命令之出。誰敢不承。要不若前數年之無事于此也。故嘗謂人君之善儉者。當如漢之文帝。而善于用言者。當如我朝之太宗。夫以漢室之富。百金之費。宜不足惜。而文帝以吾之百金。計民之常產。一臺之費。可資十家。遂終罷之。每事如此。安得妄用。此所以為善儉也。以王府之貴。營一假山。亦不為奢。而姚坦之言。深切似過。太宗時已為之一聞。坦言。欺其傷民。亟命毀去。言非親聞。感悟如響。此所以為善用言也。以今觀之。民貧益甚。下戶之產。不直一金。田野之夫。終歲勤動。而不免飢寒。閭閻之人。以數百錢為養生之策。一役之興。費以千萬計者。不知可為幾家之產。州縣之間。一金一粟之不輸。則鞭笞立至。追科之日。械繫滿前。號呼塞耳。鋪陳積之。以充府庫。一役之興。費以千萬計者。不知出千幾人之輸。然則文帝之言。為有旨。姚坦之言。為甚切。太宗皇帝之德。卓乎其不可及也。以陛下之恭儉敦朴。而臣猶敢以此為言者。誠以今日事力。尤非文帝。太宗之時之比。則愛惜浮費。當又過之。臣愚欲望睿慈。念財用之至艱。罷土木之不急。遠追文帝之美。近法太宗之聖。更復深軫姚坦之言。則節省之益。非止一端。恭儉之盛。冠乎百王。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富庶之源。當在于此。臣狂愚妄論。惟陛下教之。

論六曹法司

臣仰惟陛下垂意章程。務極平允。爰念吏部七司。所關者大。修書之日。詳加裁擇。書成之後。又為總類。名目雖分。條貫歸一。誠以法守之地。不可有毫釐之差也。臣竊惟修法之事。固已周密。用法之吏。尚有可言。蓋七司之法。頒之四方。而用在吏部。長貳郎官。年除歲遷。難以必其通習。吏人各自行案。又未必盡知源

流。則是用法之責。全在法司。夫文法之習。至以名家。要須明練條章。旁通倫類。習之有素。以為術業。然後可以審處是非。議定輕重。竊見紹興元年。臣僚申請七司各有掌法案。止係收掌文書。即不共檢條法。乞將掌法案改為檢法案。內手分。並于本部人吏內。選差諳曉條法之人。如本部無可選差。許踏逐指差。使掌本選之法。事有不能決者。聽委法司鋪敘。條格。然後長貳據法與奪。此誠用法之要也。屬緣節次降旨。裁減吏額。往往將外差法司。充其減罷之數目。今雖有法司去處。亦不抽差諳曉文法之人。止是就本部遷補。既非素習。又復遷徙。案分不常其守。安得明習貫穿。以資開決。修之甚勤。而用之不求其要。誠恐有所未盡也。臣愚欲望睿旨。明詔法司。詳攷紹興元年指揮。專置法司。厚其廩給。而嚴其罪罰。久其歲月。而優其遷補。使事有所任。責有所歸。庶幾有以仰稱陛下立法之至意。如蒙聖慈採擇。以為可行。六部亦乞盡依吏部處分。或恐重于多置吏額。莫若隨其事之劇易。吏戶刑三部。則各置二名。禮兵工三部。則各置一名。並擇曉法之吏。使之專意于此。長貳郎官。提綱于上。法司守職于下。則六部之事。皆得其平矣。

論治道任宗正寺主簿

臣聞人主之德。與臣下不同。臣下苟有寸長。皆可以自見。上之人捨所短而取所長。則無不可以用者。人主天縱多能。下視臣庶。是必備道全美。百行兼善。無一毫之缺。長慮卻顧。萬幾庶務。無一事之失。然後足以御四海而圖治功。由漢以來。人主銳意修政。率不過數年而怠。陛下以睿哲之資。臨御二十年。而憂勤兢畏。踰于初載。臣下不足以望清光。尚何俟于微臣之言。獨惟人臣之事。君非必皆好為諛悅。蓋其心每期于善。一有盛德讓訓。將順歸美。惟恐不盡。以期人主為善之心。間有不及。則敢言者寡。故天下之事。惟見其全之盡之也。人之一身。見有無受病之處。天下之大。見有無盡弊之原。善養病者。不以無病而廢調攝。善為國者。不以無事而緩戒懼。然後為得也。漢唐賢君。非無可傳之烈。如高祖之好謀能斷。文帝之以德化民。武帝之雄材大略。宣帝之信賞必罰。光武之身濟大業。明帝之幽枉必達。唐太宗之除亂致治。明皇之勵精庶政。憲宗之剛明果斷。有一于此。誠足以建功立事。措天下于小康。然而必有以議其後。而民亦有受其弊者。正以如前所陳。見其所長。不見其不及。而不能以自勉也。是以堯舜之盛。曰做戒無虞。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湯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與。故做戒兢兢。在堯舜為不必慮。所謂六事者。又皆湯之所無。而聖帝明王。舉其不必慮與其無者。日以自勉。蓋不惟未嘗一日忘天下。亦惟恐吾身毫髮之不盡。此漢唐之君。所以不能進也。方今邊陲雖靖。而夷狄未賓。紀綱雖舉。而萬目尚疎。教勵士氣。而廉恥不振。擗節國用。而公私俱匱。比歲豐登。民力且困。重以歲旱。尤難支吾。陛下日昃視朝。廣求民瘼。無所不用其至。臣誠不佞。竊念古人責難于君。恥不及堯舜之意。欲望陛下遠稽古昔。俯鑒近代。凡其可取者。必思兼備于今日。凡其可戒者。日思所以去之。如湯之六事。皆今之所無。亦從而深求其端倪。則聖德日日新。又日新。上益有以當天心。下益有以澤民物。以是而求所欲為者。無不濟矣。臣不勝惓惓愛君之心。進芻蕘之言。惟陛下擇焉。

論責成

臣仰惟陛下臨政願治垂二十年。華華萬幾。興利除害。誠不為少。臣愚無知。竊有進焉。凡天下之事。君相講求于上。士夫獻納于下。大綱小紀。略已周備。而事之已議。議之已行。未底于成而遂止者。尚多有之。臣嘗攷求其故。蓋朝廷議之既熟。成命一頒。則謂事已施行。下之人奉承約束。文移行遣。紛紜良久。則以其文告于上。方其播告之初。天下皆謂其必行。書之記注。亦曰某日行某事。其實事未及竟而止矣。此所以事緒徒繁。奉行無所適從。良法美意。日講于前。而澤不得下。究事不見成。故迄今算計。見效未能甚。稱陛下大有為之志也。事有大小。小者可以立辦。一出睿旨。隨即罷行。若事涉大體。所以為國家深長之訓者。是非磨以歲月。不見其成。且如屯田為富國之本。水利為農事之要。陛下最所留意。施行不一。然至今不見成效。行之太遽者。或至擾而無益。行之太緩者。或至廢而不報。豈天下之事。終不可為也。臣愚欲望陛下遇事之欲行者。俾大臣詳加審訂。若度其行之終無益。或利賴微末。而不足行者。悉從簡省。若其必可行而稍費歲月者。朝廷置籍。記其事端。及施行之日。月約事之大小。為久近之期。以時舉。不辦不已。如此。則事之欲為者。皆有端緒。陛下聽納之勤。圖回之妙。日底于成。而後治效可觀矣。

論宗室右選撤廟

臣竊惟國家忠厚之德。冠絕前古。親睦九族。無所不用其至。是以慶源蕃衍。人才輩出。皇朝盛事。尤非歷代之所可及。近歲以來。修謹好學者日衆。士夫敬仰之不暇。此皆陛下聖德感化之所致也。然由進士任子為左選者。堂除銓選。各有成法。無官人有孤遺。請給亦足以活其家。惟是官右選者。人數極多。往往遺外無援。鮮能自拔于稠人中。以求用于時。添差又有員。不可多得。惟特撤廟以餉其口。州縣又以審厘之故。俸給不能一一如期。所在多有無告之人。歷歲淹久。員多缺少。已不免待次之窘。近降指揮。頓減員額。大約四分中。幾減去其二。三。凡宗室之賴撤廟以為生者。待次遂至四年。狼狽立見。誠可矜憫。如此。則有官者。還不若無官人。孤遺請給之優。陛下富有四海。事肯于天族。較此毫末。但以宗室不敢自言。故此情無由上達。況夫禮義生于富足。一有失所。則流蕩為惡。如水就下。犯法者必衆。尤非所以愛之也。臣愚欲望聖慈。深軫磐石之宗。盡復撤廟員額。庶得天族各遂仰事俯育之計。以助成信厚之風。不勝幸甚。倘或聖意猶以為冗。則乞明降指揮。于前所減數內。復三之二。或且復一半之數。亦可少寬目下艱窘之狀。不為小補。

論浙江渡船

臣竊惟江水之險。無如錢塘。不惟水面闊遠。風濤可畏。加以沙漲無定。日有改易。大駕駐蹕。往來尤衆。紹興初年。渡舟屢有覆溺。蓋舟人貪利。稠載以行。弭懼中流。恣以乞取。忽遇風濤。舉舟覆沒。操舟者獨以善泗獲免。是時留守司轉運使。指置官造巨艦。舟之受人。各有定數。立旗賣牌。各有色別。以賣牌之入。為篙梢及補苴之費。自此往來安便。所利甚溥。成規具在。可舉而行。中間一再修葺。近復廢壞。不惟渡舟。漏漏成規。亦不復遵守。人畜雜糅。私渡競進。近者連日有覆溺之害。都人駭愕。行道傷歎。臣愚欲望聖慈。行下兩浙轉運司。修造官舟。務極堅壯。悉舉元立約束。以濟病涉之人。在官司為力甚易。而人之受實惠者。不

知其幾。惟朝廷兩圖之。論道學朋黨日上。

臣聞天下之大患。每起于細微。明者察之。昧者忽焉。不惟忽之。復以察之為過。迨其既成。又已無及。此天下之患。所以相尋而不已也。後漢黨錮。始于甘陵南北二部之謠。唐之朋黨。始于李宗閱賢良之對。本朝元祐黨籍。始于二三士夫不得志之徒。事之初生。若不足憂。橫流不止。害不可言。今日朝廷清明。豈復有此。然初見端倪。不得不慮。是敢先事而言。事犯狂僭之誅。不忍自為緘默。惟陛下察之。夫道者天下之所常行。學者士君子之所當務。秦漢而下。斯道不明。誦說相夸。去本彌遠。國家累聖傳授。教尚斯文。教風華。名儒間出。講明經術。究極精微。然後語道者不涉于異端。為學者不至于無用。恭惟陛下天縱聖性。帝學高妙。體斯道于己安。而行之。賞不輕予。刑不遽施。寬猛相濟。無有駭政。執中之傳也。喜怒不私。嗜好不聞。隆寬盡下。有言必從。克己之仁也。雖離在宮。隨朝尊嚴。清閒之燕。不見情容。謙獨之戒也。清心省事。湛然凝靜。物來斯應。無所適莫。正心誠意之學也。凡前儒講貫發明之大端。惟是數者。而陛下兼而有之。臣愚何足以測識。然青天白日。孰不知仰。而士大夫之議論。則有可疑者。臣竊感焉。比年以來。曰執中。曰克己。曰謹獨。曰正心誠意。往往有所諱而不敢言。人主躬行此道于上。而士大夫反諱言于下。試攷之十數年間。章奏無慮千萬。未聞以一語及此。而又相戒以毋言。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以為齊人莫如我敬王者。而聖世乃有此風。何耶。故凡士之端謹好修。談論經禮者。一切指之以為道學。小則譏笑。大則折辱。又甚則疾之如仇。士之遭此者。其間蓋亦有以自取。然而俱為士夫。由學以進。所謂同是堯舜。同非桀紂。而何相疾之甚也。臣嘗讀大雅之詩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詩人之意。蓋曰。厲階之梗。由夫好競者之為之也。使士大夫操心無競。則何自而至此耶。臣嘗求之牛李之事。雖曰李黨多君子。牛黨多小人。然德裕一聞御史大夫之除。則流涕寄謝。至其不然。則遂為仇敵。嗚呼。非競而生厲階者乎。元祐紹聖之事。又可知矣。故嘗以為近習之排士夫。非衰季之世無此。若士夫之自相排。雖盛時亦不能無之。漢之黨錮。權在宦官。乘主之昏而肆為之。無足怪者。若唐之朋黨。元祐之黨籍。則士夫自相傾軋。使人主莫知適從。為害尤甚。蓋惟人主能用中。然後可以消弭于未然。而使天下不至于甚弊。惟士大夫能無競。然後可以棄賢和于朝。而使國家不生厲階。今陛下執其兩端而用其中。自不應過慮。而察士大夫之間。未能無競。向者猶止以虛言相譏。而近者頗有其迹矣。臣愚欲望聖慈。明詔中外。咸推無競之心。勿徇一偏之見。精白一義。以承明主之休德。臣前所過慮。自可消弭于冥冥之中。臣不勝拳拳。惟陛下裁幸。

論明政刑

臣聞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孔子以政刑為緩。而孟子以政刑為先。人或疑之。蓋一道也。孔子非以政刑為可廢。孟子非以德禮為可忘。蓋政刑不修。無以為國。及其既立。化乃可行。仰惟陛下臨政願治。二十餘年。而憂勤不息。圖

治日切。今者中外少事。朝廷清明。年穀既登。流孽蠹息。外則邊鄙之不聳。內則盜賊之不興。既非賢哲馳驚之秋。可謂國家閒暇之日。而又延登宰輔。共圖事功。當此之時。若復玩歲愒日。文恬武熙。視國之蠶弊為當然。而民之疾苦為細事。置而不講。趨了目前。使一旦有水旱盜賊。邊方之警。則必事出倉猝。無復優暇。今日光陰。豈不可惜。仰惟國家累聖相傳。仁宗皇帝。太上皇帝。在位最久。仁宗開天章閣。命名臣條上當世急務。乃在慶曆三年。太上逐權臣之黨。更化善治。乃在紹興二十五年。皆是在位二十餘年之後。非若前代人主。始勤終怠之比。是以士氣振作。朝綱不墜。嘉靖有邦。此實我宋之家法也。陛下垂意政刑。何事不舉。臣愚過慮。猶竊有言。刑政二端。所該甚廣。無問內外。皆在其中。今日冗官之員最多。而乏周用之才。養兵之費最重。而少精銳之卒。游手倍于農人。而趨末者日衆。歸明坐困州縣。而冒詐者日繁。問食貨則國用既虛。又非藏于天下。問力役則貧弱日困。不能安于田里。加賦之害。莫甚于和買。而紹興近輔之地。斯民無聊。未知所以寬恤之術。取民無制。莫甚于權酷。而行都首善之地。設法尤盛。日求所以張大之方。水旱雖曰稍息。而蝗蝻遺種尚多。安得不為來歲之慮。盜賊雖曰不作。而民間愁歎尚衆。安得不思豫備之宜。此皆政之大端也。如此等事。未易悉數。未問外攘之說。先求內治之謨。如以為小康。則真若無事。試加思慮。不勝私憂。用刑之道。在今日實為公平。人主無喜怒之私。朝廷無風旨之聞。一付有司。動循三尺。然而四方冤獄。尚多有之。若無辜陷罪。固當痛懲。詭法惠奸。亦非令典。祖宗非不隨事寬宥。然當是時。法家者流。皆是西北強毅之士。堅執成法。或至少恩。故每使儒臣治獄。讞議其間。有司既不失官守。而法禁亦不至煩苛。今則不然。用法之人。多言陰德。重辟強劫。亦或失刑。雖曰忠厚所漸者深。然有好究不勝之弊。刑之不修。此其大者。臣愚竊為陛下惜此閒暇。故願陛下速為永圖。雖未能每事更張。曠然一變。豈可不深思其故。使之日新。伏望睿慈。採孟子之至言。明政刑之二柄。般樂怠傲。固聖世之所無。苟且因循。恐良時之易失。臣憂國有素。不敢煩瀆。惟陛下幸教而留意焉。天下幸甚。

攻媿集卷二十一

奏議

乞正太祖皇帝東轡之位 任澤州 日上

臣仰惟陛下。聖孝冠古。通于神明。諒陰端憂。哀禮兼盡。稱天定謚。博採衆說。務極其當。臣假守偏郡。安敢妄議宗廟。以干嚴誅。自以世受國恩。蒙被使令。有懷不言。是為欺天。臣竊見近降指揮。恭為大行太上皇帝升祔有期。增置太廟一室。以奉神靈。臣不學無術。又在遠外。道聽塗說。嘗有見聞。臣居明州。近故龍圖閣待制趙粹中寓居臣鄉里。聞其任吏部侍郎日。曾進廟議。請觀其書。熟復其說。臣既擊服。粹中亦深自慨歎。至于流涕。蓋謂太祖皇帝開基創業之盛。而不得正東轡之尊。考之典禮。稽之古誼。本無可疑。熙寧五年。首以王安石之臆說。變亂古制。陰使章衡倡為謬論。雖名臣如馮京、梁燾、盧士宗、司馬光等力辨。而不能回。孫固反覆論議。僅得不廢配天之祀。而東轡之禮。竟不獲伸。紹興五年。董弁建議。孫近、李光、折彥質、劉大中、廖剛、晏敦復、王侯、劉寧止、胡交修、梁汝嘉、張致遠、朱震、任申先、何慤、楊震、莊必彊、李昉直。皆是其議。趙煥奏陳尤力。太上皇帝擢弁為侍從。煥為監察御史。言已行矣。而一趙希獨不以為然。徒以諫大夫之重。議不出己。橫加阻抑。然猶畏公論。不敢非毀。但以徽宗在遠。未嘗專議。遂寢其事。迨熙寧元年。粹中

以當時羣臣所奏。悉加銓次。為陛下言之。既蒙睿旨。下之禮官。國子司業。兼先帝禮部侍郎。力沮其說。而言無經據。粹中又進關異一書。深切著明。終亦不行。臣詳叩之。粹中言。幾先本不足以搖大事。蓋嘗密言于執政。以為太上皇帝萬壽之日。未應議此。以致中輟。今大行太上皇帝方將祈廟。維其時矣。陛下親承付託。以太祖皇帝七世之孫。奉紹興五年制禮之遺意。取粹中所進一書。申命討論。正太祖東嚮之位。參先朝羣臣之說。定我宋宗廟之禮。省有司增室之役。為萬世不易之法。以慰列聖在天之靈。臣不勝大願。不敢苟避斧鉞。失今不論。後實難言。使他日未先狗馬填溝壑。雖有可言之路。亦已晚矣。惟陛下赫然英斷。舉而行之。實天下幸甚。

貼黃。臣照得粹中所集廟議及關異等書。又有雜說一編。皆已經進御。或恐內府深藏。未易尋究。臣嘗傳錄副本。乞降敕旨。取索。謹當繕寫投進。臣伏以宗廟之事。事大體重。不敢聞于外庭。如蒙聖慈。不以人廢言。伏乞睿旨。以粹中之書。出自聖意。付三省施行。臣職居遠外。合具奏狀。正以事當嚴密。恭讀中興會要。紹興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太上皇帝宜諭宰臣曰。臣僚于利害奏劄。士大夫自合親書。不須計較字畫工拙。敢循故事。以劄子親書投進。仰乞睿照。

論恢復

臣仰惟陛下親受至尊。壽皇皇帝付託之重。兢兢萬幾。惟日不足。天下之事。不勝其繁。臣愚以為當先立乎其大。孔子于魯則先三家。于衛則先正名。豈無他事可為。蓋莫先于此也。國家之大者。莫先于恢復之計。君臣之間。所當朝夕以謀之。而在天者。有數存焉。不可以強為也。高宗立國于兵戈擾攘之中。保全東南。兼愛西北。蓋三十六年而傳之壽皇。壽皇即位之初。慨然有志于中原。練兵選將。躬親騎射。以作士卒之氣。不惟時未可為。正以高宗年高厭兵。聖孝承志。終守和好。以修內治。蓋二十八年而傳之陛下。陛下念祖宗積累之業。痛二聖播遷之禍。承兩朝未集之勳。軫遺黎陷溺之久。今日之事。豈復有先于此者。臣在遠外。固莫窺廟謨之秘。若自登極以來。詔令為民而下。所以戒飭士夫。警策將帥。皆足以感動人心。今又講蒐田之法。人固已知聖意之所在。臣猶有言者。非敢勸陛下好兵。而開邊釁。縱將士以邀功而生事也。誠願陛下專以恢復之計為心。且且而思之。歲歲而圖之。陛下果篤志于此。祈上天之助。順則畏天之心益謹。望祖宗之陰祐。則敬祖宗之心益篤。思欲如唐太宗俘頡利。以奉神堯之歎。則事親之孝益至。以至欲圖外攘。必先務內修。則政事日以舉。欲謀西北。先保東南。則邦本日以固。非將相無以佐大業。則求文武之才必備。非儲蓄無以舉大事。則用天下之財必儉。務求忠良節義。以備使用。則諛諂面諛。凡可以害吾之治者。不約而自退。務養神氣。精力以待事。機則宴安嗜欲。凡可以傷吾之生者。不戒而自定。邊防以修。軍政以嚴。如此。則遲以歲月。雖甲兵未動。版圖未歸。而恢復之計成矣。一旦天道好還。天心悔禍。文武之士。雲蒸霧集。王師順動。豪傑響應。則大計可舉。于以據高皇之宿憤。焚老上之龍庭。奉萬年之觴。為重華之壽。而後陛下之孝道光矣。國家之大恥雪矣。若非及今而圖之。事機之來。豈能以一日之力而得此哉。臣區區愚衷。犯分進說。惟陛下裁教。

乞寬茶鹽權貨之法

臣聞古者官養民。後世民養官。蓋古有井里之法。民生而授之以田。法度明備。養生無憾。是官養民也。自井田法壞。流弊日久而尺寸之地。無非斯民交易。以為世業。而出其租稅以供公上。此民養官也。後世用度日廣。什一取之而不足。又重取之。又有曰茶曰鹽。與夫權貨之屬。皆出于山澤之利。民取之以自養者。酒所以成禮。所以養生。古惟以沈酒為禁。而後世權之。凡此數者。國家既擅其利。以供養兵與支費之大端。其勢不得不立法以禁之。豈特使利孔專出于上。亦所以抑制豪強。恐其專利以饒貧弱也。為政者要當究其本源。而與利聚斂之臣。不思大體。繁文日增。至于今日。網密甚矣。搖手犯禁。非所謂易避而難犯。細民貪利。法出奸生。不惟不足以勝之。而奉法之吏。臨事雖欲坐以深文。亦有不得而盡行者。使其盡行。必致生事。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頗重。既而嘆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臣嘗感其言。而智識短淺。未能為國家建畫長策。若從而輕之。又恐愚民無知。抵冒益衆。欲望聖慈。軫念元元。謂設禁者。本有不得已之意。而犯法者。初非甚可罪之人。或有不體國家寬大之德。于是數者。更有陳請重設法禁。視平民如寇仇。于見行條法外。創意增添之者。惟陛下下一切廢而不行。甚者或懲其妄言。播告中外。使天下知聖意之所在。則斯民除受天地之大賜。所以保護元氣。而壽天下之服者。或在是矣。

論訓練禁兵

臣聞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自辛巳甲申用兵之後。天下狃于無事。兵備廢弛。壽皇皇帝長慮卻顧。外欲為恢復之圖。內欲修固本之計。申飭州郡。訓練禁兵。立揀中之額。有路鈐按教之法。有朝廷點檢之制。雖未能盡為精銳。而每州各有數百人可用。俾兵威日振。盜賊帖息。可謂明效大驗矣。臣試郡海濱。格遵故事。月自按試。以行賞罰。不敢不謹。而猶有可疑者。兩軍決戰。弓弩可以及遠。而短兵可以角敵。較之二者。則短兵之用尤多。軍器固不一而足。大約弓弩鎗牌長刀。皆不可不習。至如擊砲以禦敵。馳逐以據險。皆當習于無事之時。乾道元年。專降指揮。禁軍武藝。只得教弓弩手。餘外武藝。更不教習。軍士有長技而不得自見。既以阻其勇氣。亦恐閱歲因循。無所激勵。日成廢墮。萬一欲用。必至扞格。至如定敵之類。尤非一日可習。州郡但知奉行指揮。而遠慮不可不及。欲望聖慈。旨下三省樞密院議定。速賜行下。依舊制閱習。于軍政誠非小補。

論保治

臣聞無虞者。盛帝之所戒。無難者。聖人之所懼。持盈守成。大雅所以稱太平之君子也。高宗皇帝中興之初。身濟大業。時巡東南。艱勤百為。蓋十餘年而後小康。晚有辛巳之擾。兢畏克終。以享九齡。肆我壽皇聖帝受禪之初。銳意有為。加以甲申之警。雖卒從和議。而經略之志不忘。益勤萬幾。聖德日新。比年有旱潦之災。寅畏天戒。廣求民瘼。四方章奏。惟恐不聞。獨放惟恐不多。賑卹惟恐不至。愁歎化為謳吟。奸盜為之帖息。脫履萬乘。以授聖子。二帝相傳。體堯舜舜。冠德百王。皆由兢兢業業。以致此崇高之盛。陛下承熙洽

之運。庸付託之重。垂拱以視天民之阜。誠千載之一時也。緝儀鉅典。次第蒐舉。又足以爲太平之榮觀也。中外靜謐。邊鄙不警。夫何爲哉。況復仰遵壽皇之訓。日晏坐朝。孜孜聽政。講論經理。篤軼有加。爲臣子者。何以仰贊聰明。然區區愚忠。不勝愛君憂國之心。以爲無難之世。易于因循。此如人之一身。時有小疾。則飲食起居。勤知戒謹。固有疴羸而壽考者。強壯之人。未必無病。血氣尚盛。多恣所欲。疾偶未形。因謂之安。此固良醫之所懼也。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今日之無事。實陛下閒暇之時也。改元之初。三宮徵號之儀。長秋冊寶之禮。皆不可少。後自今凡稽古禮文之事。動有重費。而無益于治道。姑俟于施行。務求實效。無事虛文。軫未雨微桑之言。思大憲案裘之戒。且且而圖之。使事事有備。先爲不可勝以待。可用之機。以保盈成之業。于無窮。天子之孝。願復有大于此者乎。

論流民

臣試郡永嘉。本無善狀。既迫替期。誤蒙陛下收召。使備郎列。二年之間。粗知利病。近聞有流徙之民。日夜念之。民生豈欲輕去鄉土。自非水旱太甚。何忍散流。去歲早禾成熟。人心晏然。螟蟲爲孽。所損不多。晚禾未登。偶缺秋雨。然未至甚害也。而流散不已。州郡既爲之減收。苗米。招來海商。存撫賑卹。雖得少定。而去者已多。不得不爲之計也。臣聞富弼賑濟之政。在本朝最爲稱首。然考其時。弼知青州。本自無事。流民乃自河北而來。弼不以非吾土之民。而不任其責。調護惠養。委曲周旋。迨麥熟而歸。又予之以道途之費。收其強壯。以備卒伍。今日亦可倣而行之。古者徙民歸鄉。其徙必有法。其歸必有處。今之流民。扶老攜幼。顛頓暴露。不知息肩之所。其有親戚知識。以爲歸者無幾。率皆茫然遠去。以饑餓萬一。未至淮上。其狼狽于道者已多。至而失所。則老弱轉乎溝壑。壯者不爲盜賊。則或爲奸人誘略北去。以爲奴婢。無復生還之日。又可慮可哀也。臣愚欲望睿慈。念愚民。早賜處分行。下兩淮監司。守條畫措置。如其已有所依。未能自還者。聽其自便。苟無所投告。願歸而不得者。量給資糧。使之復歸。如此等人。亦足以語化鄉里。使之安土重遷。其願備卒伍者。欲貸種糧者。有官君子。各以富弼之心爲心。隨宜措置。救于瀕死之際。其所以救民心而鎮邊服者。于是乎在。條目聽其自爲。俟其事定。各以給貨招撫之數申聞。庶幾官無重費。而無知之民。不致陷于飢餓之水火。實國家之仁澤也。

乞罷温州船場

臣竊惟官冗甚矣。而未易遽去。其有無用之官。徒費廩祿。而一司之費。又爲甚多。貽害公私者。不可不去也。温州有造船場一司。究其建立之初。本因高宗南巡。駐蹕臨安。漕臣一時措置。謂漕舟全缺。而良材與販。自處過溫。以入于海者衆。于是置船場。立抽解。是時材木不可勝用。客販既盛。而漕計有餘。州郡保省之錢。可以支撥。歲造百艘。以供漕運。誠一時之利也。爾後本司自有船場。又近地如明州。華亭。亦皆造船。足以供轉輸之用。今則山林大木絕少。客販不多。保省不足以給費。本司亦知其難辦。歲腹月削。每年止造十船。而一司尚存。凡費如故。其所謂益于官者。不過十舟。若就辦于本司。及近地之船場。不甚費力。請言温州之爲害者。監官初止一員。既增其一。已而又增。遂爲三員。雖是宗子添差。而皆蓋務請給。人從並

同正官。則有俸給之費。所養工匠。則有衣糧之費。造船之日。又添以米十舟。分爲春秋兩料。除材植取于客販。抽解貼買不多。而有鐵炭灰油之費。其起發而來也。以運河平底之舟。而行鯨海不測之淵。虛舟既不可以進。勢必載私商客貨其中。遠出海港。而復攬載不可禁。察又有將校借請篙梢。給之費。少或半載。多或數月。而後能達。多有覆溺沈破之患。此其官司所任勞費之目也。若其煩擾百姓。則又甚焉。十舟梢工輪差。永嘉縣有田產船戶。每船所用水手。則又泛差諸縣。瀕海之細民爲之。此曹各有漁業。深憚此行。吏人乘時爲奸。追擾追逼。始得人足。其實不用自行。率以雇人之直。納于梢工。始得脫身。萬一船敗于海上。將校等人均償不足。又以其名籍。追元差水手。勒使填還。問一有此。嗟怨尤甚。臣在任日。先究此弊。每水手一名。除追呼響官之費。錢之實及梢工人止六貫。有奇。遂舉一歲之數。官爲出數百緡。而罷水手之差。又恐吏輩久復擾之。盡取諸縣水手名籍。俟其齊足。於于公庭。海瀕細民。始得休息。然此司不能終爲勞費。而于漕運無甚利害。臣愚欲望睿慈。特降聖旨。行下轉運司。及本州。罷去此司。以惠一方。監官姑給添差之俸。聽其滿考。已差下人省罷兵匠。收隸廂軍。其抽解及排岸司職事。使監稅官兼之。既無造船之用。則客販抽解。亦當獨減。省一州之煩費。息百姓之追擾。少助仁政之萬一。不勝幸願。

論寬刑罰

臣聞刑罰所以懲奸也。然聖王用之。所以弼教。非得已也。人主之用刑。惟當務寬。皇朝專以仁恕得天下之心。列聖哀矜。惟恐一物之失所。陛下遵有宋之家法。紹壽皇之心傳。臨御以來。仁恩德澤。浹洽無外。用刑之際。尤軫聖心。誠斯民之幸也。然有司奉行。惟上意所向。自古已然。唐太宗時。自張蘊古之刑。法官以失出罪爲戒。時有失入者。人不加罪。嘗謂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上主。不在羣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者無罪。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初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爾。倘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帝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此最千古之龜鑒也。壽皇聖帝事寬恤。尤謹于刑。乾道元年之冬。刑寺定斷陸知微兄弟三人冒官之罪。太輕。壽皇震怒。刑部侍郎王拂。大理少卿陳良翰。放罷。其餘郎官寺郎。各鑄一秩。天下咸以爲當然。在是時正。如德威之言。頗有各求自免。競就深文之弊。至次年春三月。壽皇聞之。亟下手詔曰。獄重事也。用法一傾。其平。則民無所措手足。比年以來。治獄之吏。大率巧持多端。隨意援引。而重輕之。故有罪者與。而不辜者罹。朕甚思焉。卿等其革玩習之弊。明審克之公。使奸不容情。罰必當罪。用迪于刑之中。勉之哉。其聽朕命。毋忽。大哉。王言。過于太宗遠矣。自時厥後。刑爲之平。邇者科舉之病太甚。其欲革而去之。蓋不止上之人之所欲也。潘顯伯兄弟之獄。在兄弟私情。則若可恕。在貢舉條例。則無可逃。有司定罪太輕。至勸察斷所。非常之斷。人主專之。衆論無不稱快。愚臣過計。乃竊憂之。蓋自陛下龍飛之初。單簡所及。與民更

始寬恤之詔。聯翩而下。四方日有刑措之望。此雖至公之舉。終是憐其刑。况復自近始。官僚之外。上至刑房之吏。下及刑寺之胥。無不責罰。固足以懲奸矣。而猶有所慮者。官吏震恐。或有便文自營之心。則職議之際。事免傳致深文。以圖自免者。唐太宗以仁恕為先。壽皇聖性隆寬。中外具知。然前事如此。則知陛下雖本無向嚴之心。而天威所加。事迹相類。或恐未免有就就深文之弊。臣區區私憂。懷此累月矣。既已輪對奏事。無路自達。敢因轉對。傾心獻忠。欲望睿慈。深加矜察。聖太宗之諮詢。壽皇之詔旨。酌德威之至論。審事迹之近似。出自聖意。特賜處分。或未欲顯昭昭令。乞命大臣明諭至意。俾持刑官吏。毋以此事自艾。務從平允。以稱明聖睿克之心。天下幸甚。臣一介疎遠。不勝愛君之心。昧死有言。罪在不赦。伏惟裁幸。

攻媿集卷二十二

奏議

雷雪應詔條具封事 任子司 日上

臣某准詔。照二年二月六日。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近日陰陽不和。雷雪交作。朕恐懼修省。殊不遑事。深慮庶政或有缺失。未能消弭。可令侍從。兼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各條具時政闕失。聞奏。臣備數事。省目。觀雷雪之異。竊考符證。無路進言。伏願明詔。陛下上畏天戒。俯詢朝列。此而不言。臣則有罪。臣仰惟陛下承列聖之正統。受壽皇之付託。即位以來。雖有憂勤之心。而初政所施。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天之仁愛陛下。亦云至矣。去歲星緯失度。其甚異者。太白經天。臣庶雖知。而朝廷不聞有消弭之舉。天意正以星文不足。以示異。故以雷雪之變。發于都城。不用清臺之測驗。不待臣子之奏聞。三尺童子。亦知其為災異。此天意之彰彰者也。陛下發德音。訪闕失。此心固足以對越上天。然須見之行事之實。然後足以應之。其他春秋之書。五行之說。陛下必已熟見。瑣瑣細務。又不足以敷陳。臣請言其大者要者。昧死條具如左。須至奏聞者。

朔時雷電大至。天地晦冥。久之方散。雪霰繼作。夜以至旦。盈尺不已。辛巳之夜。又復增積。寒氣凝冽。幾不可堪。是何祥也。陽者。天道也。君道也。夫道也。君子也。中國也。陰者。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小人也。夷狄也。天意昭然。過于告誡。惟陛下至誠惻怛。應天以實。察災變之彰明。覽時政之已行。陽氣方興。而陰沴侵陵。乃至于此。此不待摩數而後可知。惟陛下聖明。默會天意。防微杜漸。曲軫宸心。然後可以消弭矣。

一自古人主。遭值災異者多矣。請以成湯。宜王之聖明。湯之禱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興與。成湯不遑聲色。不殖貨利。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願安得有此六事。而深以自責。若不能自容者。此所以消弭天災。而反致勃興也。宜王中興。大雅以雲漢為首。竊嘗考之。止言靡神不舉。靡愛斯牲。上下奠饗。靡神不宗。敬恭明神。宜無悔怒。若歸過于百神者。蓋宜王之意。以為祀神如此。不應致有災變。其所以至此者。必由于我。其刻責之深。又過于成湯。反己之切。乃見于言外。序時者。所以稱其側身修行。而王化復行。實始于此。臣願陛下遠鑒桑林之禱。六事雖無。亦當自責。一或有之。改過不吝。三復雲漢之詩。至誠反己。所以應上天仁愛之意。則聖德日新。今日之異。適當為後日之祥也。

一臣仰惟陛下初在恭邸。英毅神武之姿。觀瞻甚盛。比登東宮。天下屬心。猶恐陛下他日或偏于剛嚴。聖學日新。高明柔克。一于仁厚。動以仁宗為法。率循壽皇之訓。天下涵泳聖化。實宗社萬世之福也。然臣聞之。天以剛健為德。君以法天為先。臣願陛下體剛健為德本。而以仁厚行之。剛則不為物所移。健則不為物所屈。杜請託之私。絕牽制之累。如禹之惡旨酒。孔子之放鄭聲。則君德日隆。于上朝政日清。于下而治效見矣。大抵疏遠之臣。惟願陛下之憂勤。親密之臣。惟願陛下之逸樂。憂勤則幽枉必達。下情得通。而膏澤及于民矣。逸樂則伺候顏色。干求恩澤。而私意得以行矣。陛下自雷雪之變。必且憂形于色。宵旰與歎。是數日間。干請必少。此皆切近而易察。以此推之。聖心憂勤。恩俾自遠。苟日謹一日。雍雍肅肅。宸襟泰然。淵靜鑒明。以照百官。其視宴遊之感。豈不相萬。此非以剛健為本。專有此耶。故臣以此為應天之要。

一臣仰惟仁宗之治。最為盛際。陛下所願取法。臣觀仁宗專以仁厚養天下。而紀綱甚嚴者。最以言路之通也。大臣奏事。或至于首肯。內廷請謁。未免于付外。然崇獎直臣。妙選臺諫。一言可取。斷在必行。臣不敢以累數。都尉李璋之貶。司馬光敢言。公主亦不得無罪。此骨肉之愛也。遂至降封。王德用進女。王素敢言。正為其親近。此衽席之事也。立命出之。言者無罪。而主德益盛。此其所以為仁宗。雖唐太宗之聽諫。勿及也。比年以來。朝行不聞直聲。而有以多言被黜者。雖蒙寬恩。止從外補。不加之罪。然士氣消沮。無敢出位而論事者。況自去歲。又開宣諭之門。夫封駁諫諍之職。正以維持國論。主張公道。干請攀援。有出于法例之外者。陛下問亦有不得已應之。外庭有言。遂與寢罷。在陛下不為傷恩。而有司得以執法。法者陛下之所以與天下共此者也。若開宣諭之門。則廢有司之守。不及今絕之。日加一日。其何以為紀綱耶。臣願陛下力開直言之路。杜塞宣諭之門。每以今日求言之切為心。則治道不患其不舉矣。

一臣仰惟壽皇之治。始終不渝。陛下得于親傳。臣觀壽皇二十八年之治。不可形容。而其卓冠于百王者。

非止孝儉之德。最以憂民之憂。不以災異水旱為諱。聞之惟恐不早。救之惟恐不盡。獨放惟恐不多。至于
 竭倉廩。傾帑藏。以赴其急。乃者水旱連年。人心惶惶。若非皇皇焦勞于上。有司奔走于下。竭力而經營之。
 則必有盜賊奪攘。百姓流離之患矣。豐儲倉所以為中都之備。一時欲用。出聖斷。排羣議。積貯為之一空。
 俟其事定。收糴隨足。人心愛戴。天意協佑。旋致豐穰。此真萬世之法。臣願陛下長天之威。光紹謨烈。遇災
 而懼。不以為諱。專法壽皇力行消弭之道。臣下有隱而弗言者。隨事之大小罪之。則天下曉然。知聖意之
 所在矣。

一、臣嘗竊究國家中間陽九百六之會。一時臣子。誤國非一。而蔡京為首。京之誤國非一。而其甚者。無如
 御筆之一事。臣三修玉牒。因得考本朝時事之變。祖宗累朝。未嘗輕以御筆處分外事。神宗作興。凡事多
 出聖裁。雖邊微細故。亦須親視。是時蔡京方為檢正。建請差官置局。編類為書。遂委京編次。此蓋老姦相
 棄之本也。徽皇之初。京既收召。一旦得君。欲遂主意。固相排。同列。關公議。行私心。變法度。崇虛文。遂創
 御筆之制。違者以違制論。事由于京。而書出于徽皇。權歸于京。而過歸于徽皇。時假制禮作樂之名。間以
 惠民之事。以文過飾非。御筆一下。無敢議者。其初猶有正人在朝。聞有執奏。京欲其必行。又改其法。違者
 以大不恭論。凡有異議。即致重逐。而紀綱益以紊亂。然京自為之。未至于甚。比其再相。以至三入。寵任既
 不及舊。御筆一從中出。京亦不知所為。商榷立法。親受其弊。雖欲支吾。不可為矣。敗國殄民。尚忍言之。此
 實萬世之龜鑑也。陛下兢畏恭儉。固知萬無此事。然人主作事。動為天下後世之法。其端亦不可輕啓。臣
 願陛下。一遵祖宗之法。戒飭有司之守。條章明備。勳皆有則。如有非常之斷。固在陛下專之。其餘細務。悉
 有法在。宸翰處分。謹之重之。若天之雷霆。其發必以時。而不至于妄。乃所以強主威也。

一、臣聞元符三年。九月辛卯。鎮洮大雷。自初夜至四鼓。一百三十餘震。牆屋搖動。簷瓦散墜。人人有覆壓
 之懼。黎明視之。雪深二尺。照河機宜文字。李復言于帥臣胡宗回曰。雷風天之號令。其發多于盛夏。今秋
 且盡。震暴非常。終夜不息。而又大雪。殆將有不測之變。因為規畫。密諭守將嚴備。又以兵守邊川。緩急相
 應。援越月。兇果叛。攻陷城堡。賴有豫備。得以破之。照河以安。今日銷變之事。無所不當。慮雷雪之為災。雖
 不至如元符。然北虜之強狡。實萬倍于青唐。邊備未堅。臣實憂之。欲望陛下俯採李復之言。申飭諸道邊
 帥。修備固圉。以防不測之警。

論進德養生

臣聞養生可以進德。進德可以養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達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道也。所謂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
 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堯禹之相傳。以執中。湯之建中。
 武王之皇極。皆此道也。人之氣也。沖然而甚微。泊焉而易危。既不可過盛。又不可過弱。惟得其中。則養生
 之要也。人之心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既不可甚勞。又不可甚逸。惟得其中。則進德之要也。苟能于日用
 之間。實言語。節飲食。寡欲而固其本。省事而清其心。平喜怒之發端。戒愛憎之私徇。內外交養。表裏如一。

則壽命可以延長。盛德可以日新矣。仰惟陛下。以天縱之資。撫盈成之運。精一之妙。固已得之。壽皇之親
 傳。臨御以來。立政用人。行以大中正之道。黜陟之際。惟公議是從。是以朝行肅靖。海內小康。皆中和之
 效也。去冬違豫。旋慶康復。稱究所自。殆恐有差。所謂中者。臣謂蒙養之恩。擇真柱下。所當警竭。以效萬一。
 天下之事。未敢具論。惟望聖聰俯聽愚言。養生進德。俱以中和為本。視聽言動。率動戒謹。飲食起居。不使
 過差。喜怒之發。無所容心。事有可喜。從而喜之。非吾之所喜也。事有可怒。從而怒之。非吾之所怒也。如是
 發必中節。不致一偏。萬幾雖繁。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陛下以大中之道。酌其可否。一呼一命。可以坐判
 聖心。休休。保合太和。日復一日。不惟帝德益隆。心廣體胖。神氣舒暢。雖有陰陽愆伏。安能為吾之患哉。臣
 言雖膚淺。意則甚篤。冀有益于清躬。伏惟陛下裁幸。

論郊廟之禮

臣竊惟郊廟之禮。國之重事。非臣子所當輕議。然事有戾于古。而又不宜于今。苟得其說。不可不陳也。仰
 惟神宗皇帝。銳意作興。鼎新百度。專置詳定郊廟禮文所。命儒學之臣。博考古今。裁定儀制。帝親臨決。而
 著于令。凡今日所行。多出于此。臣嘗恭親神宗實錄。元豐六年。有太常丞呂升卿建議。郊祀致齋。事理甚
 明。雖不見于施用。而史臣載其全文。有以知時論必以為是。特未見于用爾。臣敢約其大略而言之。升卿
 謂郊祀致齋之內。不當先詣景靈宮及太廟朝饗。遂罷景靈宮諸殿朝謁。而太廟殿及太廟朝饗如故。則
 是其言非不見用。特行之未盡爾。其言曰。有天下者。莫重乎禋帝。歷考載籍。不聞為祀天致齋。乃于其間
 先饗宗廟者也。獨有唐天寶之後。用田同秀言。立老子廟。號曰太清宮。是歲將行郊祀。以二月辛卯。先躬
 饗焉。祝用清詞。饋用素饌。甲午。又親饗于太廟。丙申。乃有事于南郊。雖論者以為失禮。然考其所齋之日
 及辛卯。饗于太清宮。至丙申。殆且五日。猶得雍容休息。以見上帝也。今致齋三日。其一曰于大慶殿。而用
 其二曰。三行禮焉。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致齋與神明交者。今行禮于天興殿。致齋一日。爾其之太廟
 與郊宮前祀之一日。皆嘗用之矣。謂之一日之齋。尚非全也。夫用一日之齋。以修大祀。未見其可。況非全
 日乎。于此奉宗廟。則齋之日不足。于以奉上帝。則齋之義不專。論者曰。宗廟之禮。未嘗親行。故因郊祀躬
 展薦獻。臣曰不然。人主于宗廟之饗。固當歲時躬修其事。其不親饗者。蓋後世之失禮也。必因郊祀而行
 之。則義尤不可以為郊禮宜如故事。致齋于大慶殿。二日。徑赴行宮。其宗廟親饗。並乞寢罷。天興殿朝饗。
 乞更不行。俟禮畢而恭謝。別修太廟躬祠之制。每遇行廟饗之時。則罷景靈一孟朝謁之禮。廟饗致齋。乞
 于內殿。車駕出入如常儀。如此。則祀天饗廟。兩得其當。此皆升卿之言也。臣三仕于朝。屢祇祀事。凡曰大
 祀致齋三日。惟祀事得行。其餘悉禁。蓋專致敬于所祭也。而郊祀明堂大禮。致齋三日之內。變與再動。百
 官相祀。陪祠駢奔。惟謹。上下俱不得盡致齋之義。又太廟行事。極于致齋。幾至僭仆。而以此致齋之餘。致
 齋于郊宮。雖強有力者。亦苦于顛頓。而恭敬之心衰矣。臣愚竊所未安。而不致輕議。既得升卿之說。敢採
 之以獻于陛下。仍錄其全文。及唐明皇變禮之因。列之于前。以備採擇。伏望聖意。謹重祖宗舊典。不欲盡
 行升卿之言。臣又從而斟酌其說。欲望審斷。改定儀制。每遇大禮。用故事。停景靈孟孟。而于孟享之

日行朝饗大與之禮。太廟歲五大饗。止于當郊之歲。或成或實。觀行其一。視詞仍以郊天先告。二者致齋。并于內殿車駕之出。止如常儀。專用三日之齋。以事上帝。陛下得以齋心養性。對越上天。君臣無併日之勞。有司省供億之重。考古驗今。于禮為稱。仍乞明昭二三大臣。俾侍從兼陳兩省禮官。及今集議其當。裁定一王之儀。其他赦宥賞賚。悉如舊制。革天寶之變禮。以無失祖宗奉天享廟之本意。實天下幸甚。

論諸州奏案宜引

臣竊惟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歷代聖明。王之所甚謹。若夫欽恤忠厚。又未有如本朝列聖之極致者也。臣區區愚忠。懷此久矣。敢先極論古今之事。而後備陳當今之宜。惟陛下垂聽。夫殺人之事。世所不免。使甲能殺乙。而乙之子若孫殺甲以報之。可也。如此。則將交仇而不已。故先王制之刑辟。命之士師。以爾之仇。麗吾之法。而後大定。然甲之殺乙。則既殺之矣。士師取甲而誅之。雖以伸乙之冤。而士師實以生者就死地。死者不可復生。脫有錯誤。悔之無及。又況簞楚之下。何求不得。間有輕服。遂致冤濫。此先王所以戒謹詳審。惟恐其不至也。自古平治之世。必以省刑罰為先。實求其故矣。唐虞畫衣冠而民不犯。則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成康因圖空虛。凡四十年。則秋官司寇之書。極其詳備。三代以還。享國之久者。無如漢。漢四百餘年。始於約法三章。唐三百餘年。基於太宗歲斷死刑二十九人。惟我國家。太祖以不殺而得天下。高宗以不殺而啓中興。累朝仁厚。度越千古。太祖嘗讀堯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網之密耶。蓋有意于措刑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有司言自二年至八年。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十八人。仁宗凡有疑處。奏裁者。率貸其死。歲至活千餘人。國祚靈長。民心固結。凡以此也。今之士夫。不深察其故。論重囚則曰。漢高祖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安有殺人而不死者乎。論強盜則曰。太祖立法。強盜賊滿三貫。足皆處死。今強盜之法。為太輕。臣又嘗求其故矣。秦之苛酷。以微罪而坐死者甚衆。如曰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之類。不知其幾。商鞅論囚。渭水盡赤。豈皆殺人者乎。天下愁怨。相率而叛之。故高祖約之曰。殺人者死。蓋言惟殺人者死爾。其下云。餘悉除去秦法。則其他死罪。皆去之矣。此秦民所以大悅。亦非曰殺人者必死也。律文諸強盜及傷人者。絞。殺人者。斬。古之中制也。而唐元和之敕。京兆府奏。應擒獲強盜。不論有贓無贓。並集衆決殺。則已重矣。周顯德之敕。應持杖行劫。不問有贓無贓。並處死。則又重矣。本朝制法。日趨于厚。由今視之。故以太祖之法為重。不知其時正欲革五代之弊法。而務輕之也。是二者。不知深求其故。反以藉口。可乎。今日朝廷清明。刑罰當罪。雖州郡以案乞奏裁。有司皆詳處。既不濫及無辜。又不至縱奸太甚。然臣每疑州郡成案。恐未必一一是其本情。近有乞奏裁之獄。悉以原勘始末。案款繳申大理寺。使之反覆閱實。然後奏聞報決。臣竊是之。然恐事至太煩。又從而講究其說。欲望審察。明詔有司。奏裁之案。合貸命。中自依見行條法。遇有情理無可憫。行下依斷者。仍下本路提刑司。取案本州原案併碎款。一一詳審。若無可疑。則行下依斷。隨即回申。或見得碎款情節。與成案不同。則當懲治官吏情弊。或曲弄之罪。庶幾間有冤者。得以平反。實有罪者。無所幸免。獄吏知畏。不至文致重辟。益廣陛下好生之德。比之盡取碎款者。既得大體。而

于朝廷明謹之意。益為詳盡。天下幸甚。
貼黃。臣竊見諸州奏案。惟是蜀中州郡者。盡錄原情碎款。列于成案之前。若陛下更欲詳盡。乞下刑部擇蜀中奏案碎款詳備者。鑲板行下諸州。令依此式樣。備錄碎款奏聞。尤為幸甚。

論君道難易內引

臣聞孔子曰。為君難。又曰。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仰惟陛下。以一人之身。膺上天之眷命。承祖宗之基。上則奉兩宮之養。下則應萬機之繁。在陛下可謂至難矣。然陛下所謂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而又有能致之資。威制強敵。恢復中原。興起祖業。以大一統。謂之難。可也。若曰承兩朝付託之重。保境而養民。以為內治之事。在陛下初無難者。兩宮備天下之養。一月四朝。已有定制。如期盡禮。則事親之道昭矣。大昕受羣臣之朝。與居出入。皆有定時。夙興聽斷。則君臨之道宜矣。飲燕有節。則聖躬日康。賜予有度。則財用日積。採公議以用人。則衆心服。開言路以廣聰明。則下情通。示廉恥。則可以全士夫之義。嚴典章。則可以杜僥倖之門。聞四方水旱之事。動而撫之。則可以消頌盜賊之變。知四方事機之萌。敏而圖之。則可以折奸雄之心。國家南渡以來。高宗披荆棘以立朝廷。壽皇振綱紀以保治安。凡今日宮室之宏麗。宗廟之嚴飭。百司庶府之備具。三軍萬姓之阜繁。皆非一日之力。陛下安享成業之業。宜無難者。天下當為之事。固未易以一二數。如前十者。陛下念茲在茲。日謹一日。則事之大者。已得其要。事之小者。當隨以舉矣。臣之所陳。陛下勤而行之。俱為易事。舍而弗圖。難斯至矣。又況人心易感。上德易見。事有不當于人心。能言者皆能議之。聖心一日見于施行。則人心翕然。何雷風之偃草。今日大端不過三四。明斷之下。俄頃可畢。而稽留不決。遷延日久。四方傳聞。徒駭觀聽。此在陛下尤不為難。古人責難為恭。而臣願以為易者。義固不同。言各有當。其為愛君之心。則一也。伏惟陛下裁察。

論君心

臣一介孤遠。比者待罪左史。兼攝西掖。感激恩遇。不敢愛身。間有論奏。皆非得已。上觸天威。下忤人意。朝夕惴懼。以俟譴呵。乃蒙聖慈。俾遂為真。周章控辭。既不獲命。退慚僥冒。詎勉就職。益知陛下不以言罪人。而以言取人。不惟赦之。而又進之。有君如此。惟當勉竭。以報萬一。尚有孤忠。可以自效。天下之事。不可勝陳。愛君愈切。尤不可苟。深思熟慮。不若求其至要者言之。宗廟社稷之重。四方萬里之遠。係于陛下之一身。陛下之身。主乎陛下之一心。臨御以來。兢兢業業。惟恐一事之失度。一物之失所。周思卻顧。若不能自已。向者數事。雖若久而不決。慮之詳。慮之審。天下之以為是者。陛下終以為是。公議之以為當然者。陛下終以為然。方其未行。人人願望。及其既行。中外稱頌。側聞陛下晨興之後。未御昕朝。澄心靜慮。以待機務。天德清明。夜氣沖和。照臨百官。是非瞭然。此真社稷之福也。欲望審察。明保持此心。終日乾乾。盡善盡美。無可言者。或恐勤勞萬幾。不無游息之時。退朝之暇。從容良久。更以一二時頃。凝神儲思。翻閱奏章。或可或否。不以人廢。付之大臣。使擇其可而行之。則天下翕然。知陛下之明斷。無甚難者。願垂聽聽。擇而行之。天下幸甚。

論賑濟

臣仰惟陛下誠心愛民若保赤子比以諸路州軍去歲荒歉去處各賜度牒以為賑卹之備此真為父母之意民之受惠不知其幾然臣嘗在州縣備見荒政之修無有上策蓋年穀豐熟之時家給人足上之人不過撫之而已一旦歲事不登舉無涯之衆而欲仰食于公家雖有孔墨之智亦將不給若州縣之官盡心竭力之所及者廣則民之獲濟者多所謂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況今州縣少有儲蓄倉猝無以為備今方春首傳聞宜池沿江等處流莩相望狼狽失所若非朝廷倍加拯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或肆效攘稍失撫御起為盜賊特未可知度牒之類在國家所捐雖多恐飢民未能遍及竊見沿江諸州尚有積米斛非特旨不敢支動積之歲久陳陳相因欲望聖慈出自容斷行下諸路凡有合行賑濟去處亟加措置將積積見米隨宜糶貸以濟急關鄰近州郡亦許支移仍責官司以所糶錢候秋收日糶還今春幸得膏雨二麥可望此去麥熟尚有四月勸分之數恐亦不能接濟國家以積積之米捐以予民猶不為過況賑糶于急缺之時收糶于秋成之後既可大慰民心又不妨以陳易新為經久之利惟陛下亟圖之

攻媿集卷二十三

奏議

請車駕過重華宮第一劄

臣仰惟陛下承壽皇付託之重以天下養猶恐未足以報天地之恩乃者間以聖躬違豫積廢起居宸心靡遑寧處正月九日千乘萬騎衝冒風雪中萬衆歡仰以為天子之孝前古未有後又以痼疾不出者幾半年雖隨朝如禮而外人久不瞻望天表進香之日無不鼓舞以為吾君康復久矣景靈宮以四孟分詣者道遠不可太勞非得已也重華既近會慶在邇鑾輿一動自此五日一朝之禮必如平時乃二十二日有司命戒于夙昔羽衛環立于廷中百官趨班拱俟鳴鑼而燭殘日出寂不聞聲相顧失色謂邇者陛下無故而不一視朝已駭聽聽今日何日安有不出之理列立又久之進退不可臣以侍立為職法許直前使是時得望清光必且頓首百拜以請而清禁嚴遠何由伸吐浪歎而退震悚無地中外翕望歡意索然天氣晴和又無雨雪乘輿將駕莫知何故然而大臣不敢言臺諫不敢論猶以未知事實之如何昨日日本合具聞赴寢宮院忽傳今日駕出人人相賀臣中夜起坐以俟夙與漏且盡矣又無所聞忠誠所激敢昧死上奏伏望陛下深思社稷大計亟降指揮若曰壽皇聖節偶以某事不及上壽今以某日詣重華宮起

居則天下之疑議頓解兩宮之聖意交權孝治無虧國祚愈隆雖復費錢百萬極奉親之禮所不當惜親上玉冠為千萬壽未為晚也臣拳拳愚忠惟陛下裁幸

第二劄

臣仰惟陛下聖主也然有一事臣初疑之已而思之而懼今則憂矣敢為陛下言之事有至大而陛下以為至小至重而以為至輕至易而以為至難朝夕之所當行而視之若曠典此臣之所以疑而懼懼而憂也文王朝于王季日三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漢為五日一朝之禮已為疎闊本朝家法事母后之禮皆朝夕一再見壽皇之事高宗以相去之遠勉從五日之制苟非有故未嘗輟也陛下之事壽皇三年之間率循舊典四海悅服去冬聖躬違豫繼有痲疾暫廢起居人亦無得而言今則無故而廢止此人之所以紛紛也蓋天下之事無大于此無重于此然而陛下行之為當然為甚易進香一出而人心歡然會慶節一不出而人心遠駭事可睹矣朔日不出猶曰有冬至冬至不出而人心幾于離矣朔望比其他過宮之日已非細事特以會慶冬至為尤重姑以朔望為輕然聖節至日猶曰每歲有之至于聖政之成全載壽皇一朝之事玉曆會要足成濟熙末年之書陛下之所以奉貽謀而鋪張聖父之閱休者止此一事可謂尤重矣一展九月再展十月以聖躬之未安也今則禮儀畢備幸執觀書者三有司習儀者一忽又改日萬衆震驚固知擇日之不遠終亦不知何故陛下亦思改日之說乎卜吉既定豈應復改正以進呈之後十七日必須恭進又非時節起居之比三書相隨仗衛羅列皆是五更夙辦萬一又不成出則事體利害尤甚故不免為此一策非美事也欲望聖慈翻然感悟亟降指揮若曰屢蒙壽皇聖旨免到宮不敢有違今已奏請以某日過宮此令一出歡聲必聞是日仍須必出兩雪即賜兩具進香之前得再為此則人心翕然而定自後不復再展而五日一朝如舊則天下晏然無事矣可謂至易之舉而足以至大至重之事惟陛下斷然不疑實宗社無疆之慶

同侍從請過宮第一劄 同題本通·倪思

臣等比以車駕久不過宮乞宜引同班奏事伏蒙聖慈俾並進于玉階方丈之地臣等于初七日至東華門伺候官引間續准傳旨改用今日臣等區區之誠正以過宮一事欲得面控惻來臣等竊謂父子之道天性也以壽皇至慈陛下篤孝願何待臣等謹冒瀆聖聽第以近日之事觀之陛下朔望不出許以進香進香不出許以上壽上壽又復不出明降指揮二十八日必出萬姓歡呼踴躍以望翠華又復中輟重失人心莫此為甚旋聞展用月且今又聞欲用十五日仰惟陛下臨御萬方以信為本成王剪桐為戲周公遂封唐叔以為天子無戲言況過宮美事孝治所繫四方所仰而反汗至于再三實恐因此朝廷命令無以行于四方載惟陛下容納直言雖小臣忤旨亦不加罪然言雖容而不行事欲濟而復輟日復一日寔為常事關係非輕今臣欲望聖慈雖然不易則社稷幸甚臣等幸甚萬一聖心未決姑示順從使臣等無辭可措至臨期不出則又失信于中外良可惜也臣等前居家俟罪本不敢供職既蒙許以宜引故隨勉就列以冀一瞻清光如又未決臣等何顏尚在班行非敢數忤雷霆自取誅斥誠以三軍萬姓不知宮

韓中事不知聖父聖子慈孝本自無他。怨讐橫生。至不忍聞。恐自此不已。嗣致巨禍。非敢以引退為高。以合班為喧。正欲感悟聖心。以消弭未然之患也。冒犯天威。臣等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貼黃。臣等伏見會慶聖節。合候過宮上壽之後。方可錫宴。今緣未曾過宮。遂行展日。若因循未出。則錫宴難以舉行。況天下郡國。皆已設宴。而中都反未請禮。闕典尤甚。傳之四方。書之史冊。是錫宴不行。將自今始。深為陛下惜之。伏乞睿照。

第二劄

臣等伏見會慶節在即。十二日禮合進香。都人願望翠華。忽又得旨免過宮。無不失望。既而十三日內教。十六日十七日孟慶。皆聖躬親臨。中外益望陛下必躬上玉卮之壽。伏計聖心素篤仁孝。知此禮至大。至重。決意必出。固無待臣等再三之請。政緣進香之前。已有定論。旋復反汗。是以不免過慮。須至瀾瀾。臣等竊惟人子事親。朝夕定省。自天子達于庶人。其禮一也。五日一朝。已為希簡。今陛下自三月恭請之後。至今八閱月矣。皆以壽皇聖旨而免。至于生辰上壽。恭想聖意。必欲陛下下來。此人之至情也。陛下重明聖節。既受羣臣萬年之觴。竊聞今日嘉王生朝。設宴禁中。壽親之際。父子歡洽。陛下事不動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且臣等料度聖意。所以久不過宮者。或謂陛下有所疑。有所畏。父慈子孝。本于天性。壽皇既以神器親授聖子。方願神沖澹。凡軍國之事。悉不預聞。五年之間。初無纖芥。斷無可畏。第恐猶有左右小人。妄生離間。撰造言語。惑亂聖聽。全在陛下深思洞察。斷然勿疑。臣等竊見今年夏秋之間。太白晝見。至于經天。九月七日。金星掩心大星。而又黑曜。巨天。萬目駭觀。焚感見入太微垣。逼近內屏。房星為明堂。又屬宋分。太微內屏。均近帝座。此皆天變之大者也。所在洪水為災。衡岳山摧。正逼祠宇。劍門峯墜。塞斷谷口。今月十六日夜。當陛下齋宿之時。行都地震。有聲如雷。夫衡岳南方之鎮。行都駐蹕之所。此皆地變之大者也。至于人情。下而閭閻。乘而三軍。近而禁衛。以陛下久缺定省之禮。口語籍籍。謗議紛紛。所不忍聞。自廟堂大臣。至于百辟。數進苦言。徒勞受。竟不施行。莫不憂懼。恐不能自存。此則人情之所甚不安者也。陛下乘輿一駕。如反掌之易。則天地之變。異必銷。人心之憂。疑立解。陛下何憚而不為。若聖意固執。又復遲疑。則天地之變。決非虛設。人心動搖。必至叵測。又非去歲之比矣。臣等蒙陛下擢置從列。感恩至深。目擊事勢。可畏如此。不忍上負聖知。是敢罄竭血誠。控告君父。伏望聖慈。斷然一出。不勝宗社之福。如臣等所言。更不能感悟聖心。則臣等皆為失職。實難苟安。不免引去。以俟罪譴。激切之衷。傾盡于此。伏乞睿照。貼黃。臣等伏見司馬光為諫官。上皇帝疏。又上皇太后疏。臣等今不勝拳拳之忠。輒具奏劄。上進重華宮。所有錄本。併以繳進。伏乞睿照。

上壽皇聖帝劄子

臣等仰惟陛下功成不居。以舜禪禹。上繼光堯。垂耀萬世。臣等素蒙長育。又荷拔擢。竭忠主上。如事壽皇。所願兩宮孝慈。永久無間。使宗社靈長。朝廷尊安。無愧典謨之盛。而半載以來。車駕每欲過宮起居。每蒙聖慈降旨。暫免。蓋昨緣積雨極熱。深軫慈眷。然而因循日久。寔闕禮文。觀瞻所係。駭致疑惑。而皇帝天姿

恭謹兢業。過甚。深念蒙付託之重。懷不自安。幾若嚴憚。倘非壽皇聖帝加意開接。每事慰安。切恐漸成疑阻。關係非輕。今茲會慶節。合上壽。伏望聖慈。先期勿復免過宮。俾皇帝得以躬率羣臣。展前殿玉卮之敬。三宮歡洽。四海欣慶。不勝幸甚。竊惟父子至情。本無纖芥。或恐左右小人。妄有間言。使孝慈之懷。兩不能盡。更望聖明。以宗社生靈為念。曲賜洞察。愈加慈愛。勉以必來。皇帝素篤仁孝。又蒙皇慈。委曲如此。必無遲回。于以釋四海危疑之心。于以光兩朝孝治之美。臣等無任懇祈。激切之至。

上兩宮奏疏

臣某等昧死再拜上疏。至尊壽皇聖帝陛下。皇帝陛下。臣等竊惟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而況萬乘之貴。兩宮之尊。崇高莫大。慈孝兼全。在于臣子。何敢容喙。伏見嘉祐中。英宗皇帝嗣極之初。慈聖光獻皇后垂簾聽政。天下安危之機。實在于此。司馬光不勝愛君憂國之心。上疏英宗。則專陳子道。上疏慈聖。則專論母慈。又慮母子未能深屬。或有疑阻。遂併以一疏。上之慈聖。慈聖之慈。英宗之孝。終于無間。願聖陛下之力。然光之心。出于至誠。未必無助。臣等是敢仰慕先正。竭盡區區。共為一疏。上于兩宮。伏惟聖慈。俯垂聽納。臣等聞聖人之德。無加于孝。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天子父。慈之至也。以下養養之至也。高宗以天下授之壽皇。壽皇以天下授之皇帝。為天下得人。而宗社尊安。孝之大者也。前則壽皇盡孝于高宗。今則皇帝盡孝于壽皇。以天下養孝之尤大者也。內禪之盛。自堯舜以來。未有如今日者。再世揖遜。不待傳勳。輝光千古。震耀夷夏。若壽皇享為天下得人之福。皇帝盡以天下養之孝。則天地祖宗。垂佑于上。臣民夷狄。厭服于下。非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乎。今日之事。父子至親。雖非嘉祐之比。然司馬光之言。有切于事情者。其略曰。孔子曰。孝哉閔子。為人。不問于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他人不能間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蓋言骨肉至親。尚以恩意相厚。不尚較鏘銖之是非也。今日之事。或見于此。雖天性無間。本無可疑。歲月浸久。頗見形迹。臣等欲望皇帝深思孔子之言。壽皇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奸人欲有關說。涉于離間者。顯行誅斥。以明示天下。日遣使介。交馳兩間。重華篤慈愛之仁。南內盡愛恭之實。夙整法駕。視膳問安。及清和之時。講恭請之禮。或遊于內庭。或娛侍于禁籞。使都人擁觀。萬國懽舞。破羣情之惶惑。消衆口之讒謗。兩宮慈孝之道。昭明于時。傳誦于後。和氣嘉生。充塞宇宙。變愁歎為謳吟。化驕陽為甘澤。豈不盛哉。豈不快哉。臣等欲望兩宮同降指揮。指日順動。壽皇為宴設之具。皇帝當奉養之儀。驩欣交通于未見之先。慈孝合于無疆之久。於萬斯年。燕及中外。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論君道

臣聞孔子曰。為君難。何為其難也。以為四海之大。萬幾之繁。賢否之辨。是非之明。皆君之難事。而未足為難也。以常人之情。凡可喜而易為者。人君必戒之絕之。凡可厭而難行者。人君必勉之進之。而後可以為明君。可以服人心。可以追三代之盛。可以為萬世之法。此其所以難也。宮室服用。宴飲歡樂。聲色俳優。馳射弋獵。珍禽奇獸。寶玉祕玩。此皆人情之甚喜者。恨無力以致之。而人君固指如意。有求必獲。然而一縱

意焉。則亂亡之機。實自此始。故必戒之絕之。是非所謂難乎。恭儉樸素。憂勤篤謹。講論經理。致證古今。廣求民瘼。招致賢能。此皆人情之易厭者。雖一介之士。所不能行。而以萬乘之主行之。然而一留意焉。則治平之基。實兆于此。故必勉之進之。是非所謂難乎。喜人而予之爵賞。稍過則為濫。予怒人而加以刑罰。稍過則為淫。刑而其尤難者。其聽言之際乎。與之言。人所樂聽。在人君則當察之。不惟察之。又當屏之。忠鯁之論。人所難受。在人君則當容之。不惟容之。又當行之。此皆人之至難。而人主任天下之重。雖富貴崇高。無倫無敵。而欲去人之所喜。行人之所厭。是為艱哉。仰惟陛下。聖性天縱。其所可喜者。能戒之絕之。其所可厭者。能勉之進之。是將盡為君之道。以厭服天下之心。然臣區區猶恐有未盡者。不敢泛引古事。多援經史。以為煩瀆。直以人情之所甚喜。與夫可厭者。為陛下言之。誠能深知為君之難。戒其可喜。而有不可喜者。見矣。勉其可厭。而有不容厭者。效矣。大抵為人君者。皆不可以常人之情自恕。而以人所難者自勉。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謹人之所不能謹。戒人之所不能戒。人以自苦而我樂之。人以為甚難而我安之。夫然後可以盡君道矣。臣久汚朝列。無補事功。誤蒙聖恩。拔擢至此。朝思夕慮。未有長策奇論。以補報陛下。聰明于萬一。直以愚忠所存。懇懇奏陳。伏望睿慈。略其言而採其意。不以為愚。而力行之。庶其有涓埃之益。以無負責難之義。伏惟陛下裁幸。

攻媿集卷二十四

奏議

論初政

臣仰惟陛下受天明命。膺太上付託之重。以承列聖億萬年之基圖。履殿兩間。無不悅服。竊聞陛下臨朝。淵默發言。精賞尊禮大臣。凡事審訂。而後行。臺諫論列。給舍駁議。隨即聽從。而聖德謙抑。增置講官。收召名儒。有終始典學之誠。宗社無疆之休。基于今日。誠千載之幸會也。臣至愚極陋。備員從班。既得以詞章小技。仰代王言。奏對之初。敢效忠言。以裨聖明之萬一。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多能自強。以銳意于治。天下往往稱願。望太平于旦夕。以其富貴崇高。安逸汰侈。不期而至。在位既久。君子日疎。小人日親。逆耳之言不聞。而諂諛之言日進。偃然自以為安。而不知君門之外。皆知禍亂之作。獨人主不得而知。嗚呼。秦漢以來。賢明之君。而至于此。或及其身。或貽禍于子孫。為後世笑者。不知其幾也。唐高宗永徽之初。日引刺史十人入闕。問民疾苦。尊禮長孫無忌。褚遂良。恭己以聽。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風。而權移房闕。幾覆唐宗。明皇開元之初。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珠玉錦繡。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不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毋得採珠玉。織錦繡。而末年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以致天寶之變。德

宗動遵禮法。罷貢獻。罷樂工。縱苑獸。出宮女。淄青將士。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政從寬大。藹然有貞觀之風。而其後奉天之幸。又幸梁州。幾不免其身。而其尤可憾者。初能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後乃疑暗。不知所倚任。晚又益忌宿將。而罷之。命宦官典禁旅。終唐之世。為患尤深。此三者。最其可戒者也。陛下聖性高明。惡旨酒。薄嗜好。孜孜以學問為急。而不以位為樂。臣豈當私憂至此。正以平日讀史。見賢明之君。不克圖終。未嘗不痛之。使唐之三君。皆能謹守如其初。則末年豈至是哉。今夫官吏以三年為任者。能為三年之計。則可保其身。或苟度歲月。鮮不及者。人主修身正家。處事發政。動為無窮之計。則可以保天下。陛下任天下之重。承社稷之託。兢兢業業。終如今日。而又日親賢臣。益務學問。增修聖德。雖休勿休。天下之事。及其小而謀之。則不至于大。自其邇而防之。則不及于遠。守之以堅。行之以久。而後治效可觀也。成王訪落之詩曰。於乎悠哉。正未有艾。心誠求之。此保治之道也。伏惟陛下裁幸。

雷雨應詔封事

臣准尚書省劄子。十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朕以不德。嗣承大寶。夙夜祗畏。不遑寧處。乃者陰陽謬戾。雷震非時。淫雨為災。朕心甚懼。推尋厥咎。未知其由。凡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違。可令臺諫侍從。各條疏以聞。無有所隱。臣待罪東臺。職司論駁。雷雨為沴。自應論奏。仰動詔旨。尤切兢惶。實以兼直內制。適當書詔填委之時。才短思澀。日不暇給。雖有愚悃。未能控陳。茲敢一一陳述。伏惟陛下採擇。伏自陛下臨御之初。近自都城。遠及四方。人心翕然。陛下又守之以仁。用之以儉。憂勤庶政之餘。親近儒生。講論經理。上則盡孝于重闈。下則深恤于民隱。此宜有嘉祥為之應。而變異乃爾。不惟冬雷無此。蓋雖暑雨蒸鬱。亦未有震雷連日夜不止如此者也。臣少讀雲漢之詩。嘗于詔書略發其說。而未詳。序詩者曰。宜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而求之于詩。若王曰。嗚呼。何事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又曰。耗斂下土。事丁我躬。曰。兢兢業業。曰。憂心如煎。曰。事俾我遜。等語。皆所謂遇災而懼。百姓見憂者也。若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曰。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瘳。靡神不宗。曰。祁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則若怨天之不佑。而終篇不見側身修行之言。何耶。嗚呼。宜王之意。以為周家一歲祀事。為民而祈者。不過如前數事。今我既一一為之。而旱災如此。無所歸咎。其罪在我矣。故雖無側身修行之言。而誠意出于言外。故百姓得以見憂。而序詩者亦顯然誦言之。湯以六事禱于桑林。曰。政不節歟。使民疾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興歟。成湯不遘聲色。不殖貨利。六事皆湯所無者。猶拳拳深自克責。此宜王所以粲然復興。而成湯所以其與物焉也。太戊桑穀共生于朝。伊陟曰。妖不勝德。武丁雉升鼎耳而鳴。祖己曰。修德。三君修德。而稱三宗。夫所謂德者。非他也。至誠之謂也。故經之言德。多以偽為。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知以力假仁為偽。則知以德行仁者為誠矣。又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言不可以偽為也。揚子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謂之偽。亦言其不出于至誠也。至誠之道。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故君子必謹其獨也。文王雖雖在宮。肅肅在

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蓋于闕門枉席之間。一一以禮法自處。誠意著見。有不可掩者。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欲人不聞。莫若不為。蓋言之無不聞。為之無不知者。易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違者乎。言行君子之權機。權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夫以陛下畏天之誠心。下詔責躬。又從而求言。方在行內。無殿之可避。方執通喪。無樂之可徵。竟敢日修。德澤日布。可謂得應天之實矣。臣區區之愚。尚恐有聲言笑貌之為。有無人則輟之偽。故敢僭越陳之。陛下詢訪日勤。恐未免于自用。講讀日加。恐未免于嬉游。闔門甚正。而外間已有好色之勝。用度甚節。而外間或議錫予之多。臣之所聞。未必皆實。陛下罪己。惟懼不及。伏望聖明。鑒宜王側身修行之意。求成湯自責以所無之心。凡應天之事。一切行之以誠。持之以久。一如前日雷轟轟于上之時。斥遠讒邪。親近忠直。裁節橫恩。修明紀綱。不以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然後治效日有可觀矣。陛下視今日為何等時。一人修德于上。則可以弭天變。可以安人心。覆載所及。億兆生靈。將自此而有生全安堵之望。社稷益固。宗廟益尊。陛下為千萬世聖明之主。若行之不以至誠。姑以聲音笑貌為之。則忠直者日疎。讒佞者日進。不自覺知。以至禍亂。有不可勝言者。成王訪落之詩。始也。始即政而訪問于羣臣也。曰。於乎悠哉。正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泮泮。言天下之事。悠遠未有底止。事若將就。而又渙然難合。此成王之所甚懼。以保益成之業。今日正是陛下訪落保治之時。臣不敢泛引天下事為對。傾瀝愚悃。仰答清問。伏惟陛下裁幸。

議議遷正太祖皇帝東嚮之位

臣等竊惟宗廟至重。就遷之禮。尤不可苟。今大行皇帝尊壽皇帝。禮官乞遷宜祖而耐壽皇帝。此本朝之定制。伏望朝廷照禮典施行。無可議者。所有太常少卿曾三復請正太祖東嚮之位。就乞上就信祖。此事尤重。非議不可。臣等攷之。嘉祐中。固已建議。徒以親猶未盡。故虛東嚮之位。以待太祖。而太祖尚居昭穆之間。治平末年。信祖親盡。而耐壽事。大臣王安石不顧公論。不稽禮典。直以私意臆決。素宗廟之大經。當年名臣。與夫紹興之初。童蒙王普。朱震等。建議。嘉熙初元。趙粹中。盡集前後論議。奏陳尤切。一時已蒙採錄。皆以偏僻曲說。阻抑至今。仰惟太祖肇造區夏。功邁百王。廟號太祖。蓋以尊無與二。非曰尊也。今郊祀既以配天。宗祀以配上帝。而在廟獨不得為始祖。給享獨不得正東嚮。可乎。正緣議論未明。故屈受命開基之君。而列在昭穆之序。其何以示後世。授之禮經。信祖親盡。當就。不因遷耐之時。此事誰敢輕議。況今日九廟既備。尤不可忽而不圖。臣等欲望聖斷。明詔大臣。早正鉅典。因大行廟廟之際。定宗廟萬世之禮。慰太祖在天之靈。破照事不經之論。開千載之惑。以昭示無窮。天下幸甚。社稷幸甚。貼黃。自古天子止祀七廟。太祖之廟居中。三昭三穆。實為六世。與太祖之廟而七。本朝崇寧按唐之制。始立九廟。有其舉之。莫可廢也。今太祖為始祖。則太宗為昭。真宗為穆。自是而下。以至壽皇。四昭四穆。與太祖之廟而九。上參古禮。而不廢崇寧九廟之制。于義為允。伏乞睿照。

私意使章衡等建議。乃復耐信祖以為始祖。又將推以配天。欲罷太祖郊配。韓維司馬光等力爭。而安石主其說甚堅。孫因慮其罷耐配天。建議以信祖權居東嚮之位。既曰權居。則當釐正明矣。伏乞睿照。

議立四祖別廟

臣等竊惟宗廟事重。非可輕議。茲准省劄。謂文。太祖皇帝既正東嚮之位。然信祖宜祖既就之主。宜有所歸。欲用朱震之說。藏于夾室。則攷之周制。信。廟。宜之主。不當藏于太祖之廟。欲用王普之說。耐于天與殿。則景靈宮朝獻之禮。與唐禘祫朝享之儀。不同。欲用柳冕之說。築別廟以居之。則又非合食之義。以是三者。令臣等集議。可謂詳盡。臣等請先明其不可行者。而後定其可行者。一。以神廟堂之末議。恭惟本朝去古既遠。禮制不能盡循于古。參取漢魏以來。以至于唐。攷定為一代之制。按唐張齊賢之言曰。古者有天下者。事七世。而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至給祭則毀廟。皆以昭穆合食于太祖。商祖玄王。周祖后稷。其世數遠。而遷廟之主。皆出太祖。故合食之序。尊卑不差。漢以高皇帝為太祖。而太上皇不在合食之列。為其尊于太祖故也。魏以武帝為太祖。晉以宣帝為太祖。武。宣。而上廟室皆不合食于給。至隋亦然。唐以景皇帝為太祖。太祖以上。皆不合食于給。臣等謂齊賢之說。本朝之所當取也。太祖皇帝開基之初。豈不能祀七世。推而上之。至信祖而止。故用唐制。建四親廟。以祀信。順。翼。宣。四祖。洎太祖耐廟。尊為宋太祖。蓋契始封于商。稷始封于周。故商周皆尊為太祖。唐自涼武昭王而下。至高祖為八世。豈不能推為始祖。而以祖虎始封唐公。父及己曾。封于唐。唐之建邦。啓土。比之契稷。故推為太祖。而太祖之上。親盡則毀。故如宜簡公在高祖時。為四室之尊。洪農府君在太祖時。為六室之尊。然皆親盡為祧也。太祖之興。上無所因。與漢高祖事同。故太祖尊為太祖。而信祖在治平間。以親盡而祧。入于夾室。至熙寧中。王安石始改尊信祖為始祖。遂屈太祖不得正東嚮之位。以至今。今日既伸太祖東嚮之禮。信祖之主。當再入于夾室。既協唐洪農府君之制。又遵治平已行之禮。然在今日。則為未安。蓋自熙寧以來。推尊既久。難以一日遽還夾室。又攷之周制。后稷之廟。則先公之祧。蓋公劉。不啻以至太王。王季之主。皆耐文王。武王之廟。則先王之祧。蓋自成王而下。皆耐。唐有與聖廟以祀涼武昭王。故景皇帝既正東嚮。則耐祖懿祖之主。皆耐。以不欲以祖先而耐子孫之廟也。今之太廟。順祖。翼祖。及宜祖之遷。皆入夾室。則猶曰信祖在第一室。故三祖之耐。為順。今太祖既入第一室。則信祖。宜祖。二主之祧。所以當議也。臣等以為朱震藏夾室之議。既不可用。景靈宮祭聖祖用素饌。則王普耐天與之議。又不可用也。惟唐柳冕之說。築別廟以居之。朝廷謂非合食之義。則臣等有所說焉。謹按唐陸淳之言曰。太祖復位。獻懿之主。宜有所歸。一曰藏之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于園寢。四曰耐于與聖。然而藏之夾室。則無遷獻之期。置之別廟。則非禮經之文。遷于園寢。則亂宗廟之儀。唯耐于與聖。為是。至貞元十九年。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付都省集議。戶部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請遷耐與聖廟。議遂定。由是太祖始復東嚮之位。臣等以為信祖當用唐與聖之制。立為別廟。以代夾室。順祖。翼祖。宜祖之主。皆藏焉。如此。則信祖自居別廟。

之尊。三祖不祔子孫之廟。自漢魏以來。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今遇給則即廟而饗。于禮尤稱。如朝廷以爲尤當。更乞行下禮部太常寺攷議制度施行。

議明堂中集

謹按禮記會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又曰。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鄭注云。郊社亦然。正義云。未殯哀感未遑。祭既殯而後祀也。欲葬之時。從啓殯以後。葬畢反哭以前。靈柩既見。哀摧更甚。故五祀之祭不行。已葬反哭。殯官畢而行其祭。又引鄭云。既殯以後。未啓以前。待行祭禮。檢准本朝典故。緣郊祀明堂。間有在諒闇之中。然皆在殯年之後。別無未葬以前行禮故事。若據禮經。則已殯未啓。可以祭祀。某等竊見禮莫重于喪。喪莫重于斬衰。況事父孝則事天明。此禮之本也。若皇帝過宮執喪如禮。則既殯未啓。可以據經行事。今來喪禮未成。難以議祭。合俟皇帝即喪次行禮。則有司之事。可以類舉。

再議明堂中集

某等竊見本朝每三歲一行郊祀。皇祐以來。始講明堂之禮。二者至今遵行。本無可議。大行至尊壽皇聖帝之喪未及發引。而大祀之期已迫。致之典故。累朝間有大祀在諒闇之中。而適不在當郊之歲。故無發引以前行事。故實致之禮。經在王制。則有越禘行事之文。在會子問。則有既殯而祭之說。則雖未葬以前。可以行事。某等竊以喪莫重于斬衰。祭莫重于禘。因大喪而廢大祀。禮固不可。若斬衰之禮未備。而祀明堂。則事天如事親之義安在。經曰。事父母。故事天明。記曰。祀明堂而民知孝。又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今皇帝之喪。以日易月。既經小祥。其去大祥禘祭。已無數日。而皇帝尚未有至宮行禮之日。夫所謂禘者。乃敢盡龍輿之案。人子居長不離敢所。故大祀則越此禘而行禮。今皇帝未嘗一至殿殿之所。則何禘之可越。某等今議合俟皇帝即喪次行禮之後。或依據禮經而用未葬之前。或參酌故事而展大祀之期。徐議其當。則有司之事。可以次第而行矣。

攻媿集卷二十五

奏議

講筵論資治通鑑

臣仰奉聖訓。讀資治通鑑。有以見陛下務致周秦以來興亡治亂之迹。以爲鑒戒。此誠聖學之要也。司馬光爲此書。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命三晉爲諸侯。以爲天子自壞其紀綱。周衰既久。自此遂不可支。故極論禮與名分最詳。以爲此書首篇。誠足爲後世之深戒。然臣嘗攷之。此書之作。又有深意。自古史法。皆以編年春秋是也。自司馬遷史記創爲紀傳之體。無復編年之作。荀悅、袁宏書又不顯。光之此書。實繼左氏傳。而不敢顯言之。春秋一經。公羊止獲麟。魯哀公之十四年也。左氏經終孔丘卒。哀公之十六年也。而傳終哀公之二十七年。其末篇敘知伯事。其略曰。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伯。遂襲之。知伯貪而復。故韓、魏反而襲之。注謂在春秋後二十七年。臣攷獲麟而春秋絕筆。絕筆二年而孔子卒。又七十六年。是爲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而三晉爲諸侯。通鑑之始也。其實三晉之分知伯。在周貞定王之十六年。去孔子卒纔二十七年。左氏傳以三晉事終。通鑑以三晉事始。其實繼左氏傳編年之法。此讀通鑑者之所當知也。又通鑑首卷起著雍攝提格。蓋玄默困敦。太歲在戊曰著雍。在寅曰攝提格。在壬曰玄默。在子曰困敦。光

豈不能書成寅壬子而直以此紀年者。爾雅釋天篇歲陽歲陰詳其以甲子乙丑云者。在書法止可以紀日。光之書此非好為泥古。蓋其歲陽歲陰書法當然也。伏乞容照。

論通下情

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君臣之分。萬世不易之道也。然天為高矣。不以高為貴。而以下濟而光明。乾為剛矣。充龍則有悔。而以用九而為治。在易坤上乾下。卦反為泰。其象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乾上坤下。卦反為否。其象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此皆聖人之深意也。故古之君子。分甚嚴而道則同。勢甚尊而情則通。舜之求于臣者。則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禹之告舜則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躬直。孔子教人以事君之道曰。勿欺也。而犯之。禮經亦曰。事君有犯而無隱。孔子事魯。春秋專為魯王而作。而在禮。尊君之至。至于慶路馬駕有誅。幽路馬有誅。可謂嚴矣。而二帝三王之君。其所以求于臣者。直以為惟後非賢不父。後非衆罔與守邦。直以為君之與臣。相與共治天下。故其見大臣。則在與為下。御坐或為起。蓋尊德樂義。不得不然。上一體。不事形迹。是以治功可與。而事業可就也。中古以還。君益尊。臣益卑。至于晚唐五代。猶有坐而論道之餘意。太祖收攬權綱。以救天下之弊。可畏可仰。執敢干犯。然與趙普論事。心通氣合。或夜半而至其家。其相與何如也。累聖相承。共由斯道。尊如天。嚴如神。而隆寬盡下。容受狂直。如出一律。本朝隆平既久。中興以來。三聖授受。綿七十年。以至陛下。仰惟聖德恢洪。無不覆。講論經理。日昃不倦。真古帝王之用心。而祖神宗之家法也。今日陛下臨朝。儼然若帝之臨。幸臣而下。奔走拜伏。莫敢仰視。號令之發。方尺之。屬動萬方。嗜敢不應。人主之尊。不患不及。臣愚欲望睿慈。嚴上下之分。而通君臣之情。隆堂陛之勢。而明否泰之道。陛下體天道之下濟。而羣臣得以卑而上行。使負蕩之說。不墜于下。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則君道愈尊。國勢愈隆。天下以成其政。歡欣交通。而後天下可為也。臣言若迂。實切于治。惟陛下裁教。

論君心知要州

臣聞庖丁之技。因悟養生。輪扁之工。可以語道。言有甚小。可以喻大。多此類也。臣無所取材。嘗守温州。號為煩劇。若越了目前。簿書期會。財賦實客之事。亦可處辦。臣嘗自念。受朝廷千里之寄。不可止了目前。環境之內。山崩水涇。苟有一夫之失所。皆己之責。于是分任官僚。訪詢耆老。不自任耳目之私。而以衆智為明。雖不設鉤距。不為巧術。而下情盡通。二年之間。苟幸無事。矧今立朝七年。蒙陛下拔擢。爵高祿厚。授以便郡。委寄益重。尤當布宜寬大。以惠斯民。當此遠離君父之初。尚効論思。獻納之益。願以涓埃之微細。仰裨海嶽之高深。恭惟陛下為天之子。受付託之重。天之所覆。祖宗之所臨。陛下以一身應之。日晏坐朝。躬親聽斷。大臣議政。羣下獻說。崇朝之間。應酬已多。退閱奏章。坐判可否。況復聖性恭儉。勤于講學。人主之道。不為不至。然臣竊恐猶是越了目前。未必能致幽遠。治道多端。未可以為止于此也。臣輩所治一州。實恐日力不給。陛下所臨。如臣輩所臨之州。不知其幾。四方所至。幅員動以數千萬里。必欲家給人足。無不得所。則所謂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謂其力所不及。則再思天下之禍。由己溺之。復思天下之飢。由

己飢之人。主用心不得不然。陛下試于清問之燕。披輿地之圖。不知某路今付之某人。為監司帥臣。某州今付之某人。為太守。某軍今付之某人。為將帥。其人之才不才。事之治不治。察其事實。而賞罰隨之。猶庶乎其可乎。雖好惡之道。惟應任大臣。先有司。而四海之遠。治之在心。苟不能以吾一心。包括宇內。每思有以舉偏而補弊。篤近而舉遠。臣恐四海之民。將有不安其生者。陛下如此存心。則下受賜者衆。以其非趨了目前而已也。臣竊聞孝宗皇帝嘗語近臣曰。朕每日于天下游行一遭。此真帝王之言。故延見訪問。無一事之不周。此陛下所宜取法。臣未能知効一官。而推廣事理。敢以為獻。惟垂聽而教其愚。

論本朝專尚忠厚

臣孤危之蹤。頃歲際遇陛下踐阼之始。獲侍講筵。進讀資治通鑑。至孟子見梁襄王。問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時。臣嘗奏曰。孟子在戰國時。人皆謂之迂闊于事。正謂此等。蓋當時七雄分據。專以殺人為務。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殺人盈城。殺人盈城。惟秦為甚。伊闕之戰。殺人二十四萬。華陽之戰。殺人十五萬。其尤甚者。長平之戰。一日殺四十萬。卒平六國。一天下。烏在其不嗜殺人而能一之也。然則孟子之言。果迂闊乎。是不然。孟子之所謂一者。非若秦之一也。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傳皆數百歲。秦止再傳而四海塗炭。嬴氏無遺種。是不若不一之為愈也。臣竊惟孟子之言。至皇朝而後驗。唐自天寶之亂。藩鎮盛強。世襲根據。不可動搖。憲宗剛明果斷。武宗成其功。烈兵威稍振。然他鎮不能盡服。僅能羈縻之而已。周世宗不血刃而下二關。奪李氏之淮南。已為甚盛之舉。至我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四方賓服。重熙累洽。綿百餘年。人但知祖宗之善于用兵。不知所以一天下者。本于不嗜殺人也。靖康之禍。其何忍言。自王安石開邊結怨。王韶伐青唐。章子厚開梅山。劉彝沈起。生事于南蠻。董敦。蔡攸。起釁于北夷。有如高遵裕。靈武之潰。徐禧。永樂之陷。殺氣妖氛。轉入中國。使中原百年丘墟。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專以殺而定天下哉。高宗披荆棘而立朝廷。外有方張不制之虜。內有江湖甚劇之寇。而卒能光啓中興。正以聖性不嗜殺人。天相人助。以躋登茲。是知本朝家法。專在于不殺。而孟子之言。明效大驗于此。陛下玉音稱善。至于再三。臣遠離闕廷。十有三年。屏居賦畝。不敢忘君。惟陛下聖慈仁孝。畏天愛民。施之于政。皆出誠心。是以郊祭之禮。上帝昭格。年穀順成。中外小康。真得列聖之用心。而權臣愚好自用。輕信寡謀。橫挑強近。兵連禍結。中外寒心者數月。臣竊自惟念。天道虧盈益謙。好生惡殺。我宋立國二百四十餘年。專于不殺。北虜之強盛。殆將百年。專于好殺。天意其將孰佑之乎。是以去歲擁兵南來。屢有敗衄。且多失其會。而糧道不繼。為之退散。今歲聲言入寇。卒亦不能大入。此固國家福祚無疆。陛下威德遠被。將士用命。民心不離。以至今日。然迹其所本。實曰不嗜殺人。積累忠厚之報也。臣衰老得謝。待盡朝夕。仰蒙東記。更化之初。首加收召。誠以久苦足疾。趨拜甚難。控辭不一。而上迫于威命。趣行郡守津遣。翰苑之餘。下于里門。皇恩就道。復覩清光。誠為微臣千載之幸。願無以上符乾坤之施。敢以昔時經帷之說。申言之。伏望下採芻蕘之言。力行寬大之政。光紹前烈。益恢遠圖。臣雖退伏田里。志願畢矣。

論風俗紀綱

臣竊惟國家元氣全在風俗。風俗之本實繫紀綱。本朝紀綱素定。風俗醇厚。度越前古。自權臣擅朝。政以賄成。十餘年來。無復公道。紀綱廢弛。風俗凌夷。幾不復可以為國矣。天開聖明。寬猛元惡。黨與以次誅斥。此如沈疴去體。而元氣未盡復。調護保養。不可緩也。其要莫如正紀綱。厚風俗之二者。向者紀綱既廢。賄賂公行。苞苴之弊。遍及中外。仕者腴削。民財以奉權臣。則美官可翹足而待。兵官剝削士卒。以奉權臣。則將帥可計日而取。是以民力益竭。軍政大壞。今日盡籍其家。數至鉅萬。俸祿有限。何緣至此。則其取于民。力取于士卒者。不知其幾也。文武之臣。所賴以為國家之用。而專以趨媚為能。奔競拜伏。竭資效產。不復知有廉恥之道。至奴事其僕隸。以自進。既得所欲。則傲然于外。小則騷人。甚則害物。士大夫苟可自致。無不效尤。否則為州為縣。公取竊取。以自効。舉劾或以厚賂而後得。然則欲求賢令宰。以臨民得乎。風俗至此。不可勝誅。陛下寬仁。必不欲一一究見其罪。亦恐搜求已甚。人情不安。欲望聖慈。念民力之困弊。縣官之不給。而丘山之積。實出于鞭笞膏血之餘。縱未能盡捐以予民。烏可不思所以救其倒垂之急。會計凡目。舉以補大農之經費。而稍寬州縣之督責。使陛下惠養之意。曉然示于天下。而所以壽國脈者。無出于此矣。更乞明詔大臣。以及臺諫給舍。去其太甚。以懲其餘。使自今以始。紀綱益振。則風俗庶乎歸厚。實宗社無疆之福。外侮雖為可慮。然治外者當自內始。故臣拳拳首為陛下陳之。

論仁德剛德

臣聞乾坤坤順。震動艮止。各以其盛者言之。乾之下濟。未嘗不順。坤動也剛。未嘗不健。震亦有止。而艮亦有動。聖人之德亦然。文王之武。武王之文。可知矣。人皆曰天以剛為德。人主亦以剛為德。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在易大有之盛。五爻皆陽。而君位以六居五。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大有。繫辭又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又以尚賢也。蓋天與人君一也。雖曰以剛為德。而尤以好生為仁。臣事陛下于龍飛之初年。投閒一紀。再蒙收用。日夕思念。願有以裨益聖德于萬一。惟國家累聖。專以仁厚不殺為主。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仰窺聖性。承忠厚之習。如必欲強為剛強之事。度亦非陛下所安。臣又求之于古。周過其麻。漢祀四百。本朝累聖相承。平治最久。究其所以。雖曰積累之厚。而周之世世修德。莫若文王。漢之結人心。無如文帝。本朝之盛。仁宗皇帝尤為隆平。四十二年之事。至今人人能稱頌之。文王徽柔懿恭。視民如傷。豐稷穆順。帝之則。文帝恭儉寬仁。專務以德化民。仁宗皇帝聖度如天。萬物並育。自有證法以來。未有以仁為證者。天實命之。夫以周漢暨本朝盛際。自文王及文帝及我宋仁宗。不以剛德為稱。而皆本仁柔以出治。陛下聖性隆寬。實似之。而又謙恭勤約。身先天下。雖欲強為剛強之事。亦有所難。誠能遠慕文王。文帝。而近法仁宗。使好生上當于天心。皇恩浹洽于上下。則保治之道。何以尚茲。臣又有愚見。敢申言之。文王之赫然斯怒。以安天下之民。文帝以嚴致平。仁宗皇帝干戈鉄鉞之誅。未嘗有所私貸。所謂仁者必有勇。此皆自仁德發之。此尤陛下所當取法也。陛下外組叛將。內誅姦臣。雄斷廟謨。天下尊服。臣願陛下不必改聖性之所安。而于用賢去佞。收攬威權。懲艾奸惡。時出聖斷以裁之。則仁足

以壽天下之脈。而威足以折姦諛之心。行之無倦。謹終如始。則宗社之福。誠未艾也。

論內外之治

臣竊惟國家馭外之道。與古不同。藝祖開基。未始一日忘幽燕之民。太宗乘河東兵威。亦欲一舉而終不遂。真宗初以邊民苦于戰爭。戒邊將各自城守。以圖安靜。遂賈之來。乘虛而入。直抵河上。瀆淵親征。出于不得已。而履此危道。自解講之後。累聖不復有北伐之舉。宜和燕山之役。是時中國軍政大壞。委于姦人腐夫。以取禍敗。此又非所忍言。臣嘗以假吏至燕。親見舊邊所謂白溝河者。真一衣帶水。而安肅等處水櫃榆柳塘泊之遺跡。亦皆人力設險而非天險也。前代雖漢唐之盛。豈無失德。而患不至此。秦之長城。千古以為無策。然猶有以限制之。自周德威失榆關之要。石晉獻十六州之地。而後中國不復可為。此如編氓之家。與盜為鄰。所恃以禦之。惟垣牆耳。一旦盜入垣牆之內。而畫平地以守。其勢但多與之金帛。冀其勿擾爾。故雖以累朝承平。策止于此。況自建炎以來。限以淮水。蜀猶有險可守。襄漢則平陸相接。天未悔禍。高宗孝宗。豈不痛念。勢既未順。遵養至今。姦臣擅權。狂悖生事。幾危社稷。陛下之所親履。又不免屈己以求和。和之成否。尚未可必。臣雖預未議。非不知振發激烈。以據宿憤。救勝一出。外議紛然。雖浮言胥動。不究事實。然皆有強人意者。雖不可用。正自不可以為不然而疾之。古語有云。主要臣辱。陛下宵旰未忘。願臣輩無有長策。以盡雪國家之恥。其辱惟甚。臣觀歐陽修言于仁宗曰。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于天下。北虜乘釁遠盟而動。其書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己買和。莫大之辱。是時猶以為莫大之辱。則今日之事。豈特可為流涕太息而已。陛下以生靈為念。雖姦臣已誅。而國勢愈弱。不得已而屈己增幣。尚未保其必從。則國家之辱甚矣。君臣上下。惟當以宗社為念。臥薪嘗膽。以圖之。臣恐和議一成。喜慶相賀。文恬武嬉。便為無事。則後日之害。其何可勝言。陛下躬行恭儉。更化善治。欲大有為。而邊事未靖。欲為未可。宜先定規模。內修自治之計。日夕與二三大臣。講明其要。次第施行。如邊備屯田。安集流移。葺治戎器。節約冗費等事。皆為要切之務。臣年過七十。本不當仕。敢竭丹衷。以告陛下。退伏田里。死無所恨。惟陛下下亟圖之。

言求益于國。前有據依。後有證驗。庶幾得事理之實。可以回君上之聽。傳之簡冊。以為格言。如賈誼之論侯國。江統之論徙戎。言雖不用。事則果然。證驗之明。如合符契。可謂善于立說者矣。然而進言之士。指陳事實。必曰如是則治安。如是則危亂。或引商為鑒。或借秦為喻。自是進言之體。無非愛君之言。正欲人主垂聽。可以制治于未亂。豈顧他日有悔。徒取知言之虛名。然而未形而言。多謂其已甚。既言之後。或未必盡然。便謂好為過言。不見其效。成譏夫浸潤之間。啓人主厭言之心。人臣既為君上而言。固當不苟。人主但求有益于我。何問其他。且如水旱之始。皆謂盜賊可憂。賴陛下圖之于初。救之備至。饑饉者既得所養。盜賊者無所發端。至于今日。卒以無事。此非天幸。實出人謀。在今日事雖不然。而其初真有可慮。若謂太過。則誠不可以此知。但當視其鑿成之言。益增警懼之意。若始疑其過。未指其妄。則言者憚矣。陛下愛養敢言之氣。深察羣下之心。如臣所陳。又何足進。竊惟古人之論。猶未及此。敢因奏對。輒罄愚衷。倘聖明少賜採擇。不為小補。

論帥臣不可輕出

臣竊惟諸道置帥。官稱安撫。兼兵民之權。有分關之制。朝廷選擇。甚重不輕。比年以來。遇有盜賊竊發。州縣所不能制者。必使帥臣親行。雖多成功。臣竊慮此。水旱饑饉。既不能免。潢池弄兵。安保其無。若自此以為故事。帥臣動輒臨戎。恐非國家之長策也。仰惟神宗皇帝垂意邊事。廟謨深遠。迺熙寧九年。知成都府蘇延慶言。乞發陝西兵。援茂州。候兵集。自將以往。令轉運司攝府事。詔朝廷已遣將部兵。延慶務在持重。毋得輕去。成都元豐九年。河東經略司言。西賊入麟州。神堂寨。知州管虎等領兵出戰。有功。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撿逐。神宗之慮深矣。蓋帥守之臣。民之司命。一有失宜。衆心易動。當令指授方略。調度軍食。持重鎮撫。以靖一方。雖有挫頓。根本不搖。若使輕出。利害實大。蓋帥臣之行。建牙郊野。堪戰之士。咸在行陳。從行兵卒。必是單弱。而又隨宜遷次。登陟險隘。脫有點桀之盜。伏隱篋竹。乘間捷出。以犯大帥之顏行。則賊勢易張。國威難振。倉猝之頃。可勝言哉。故延慶有請。既拒而不從。管虎成功。亦因以切戒。此臣平日之所慮。適合信史之所傳。無事而言。似非時務。愚者一得。願效君前。伏惟俯矜。微悃。曲留宸念。臣幸甚。

論役法

臣竊惟州縣之事。其切于民者。莫大于役法。其害于民者。亦莫大于役法。役法不明。民受其害。仰惟陛下愛民如子。罷行利害。惟恐不及。而民猶有未安田里者。蓋役法有以害之也。夫民之畏役。如避仇讎。苟可以幸免。則無所不至。甲當為之。必曰乙富于我。乙當為之。必曰丙之增產倍我。民之姦偽。百出。吏之上下。百端。州以為甲可。甲不已而訴之運司。則以乙為之。乙又訴于常平司。則復及于丙矣。取其案而觀之。則據法援例。皆不可破。三者交訴。不勝不已。卒之豪強得志。而害及下戶。小人以氣相高。往往未供役之害。而生涯蕩于吏手矣。臣在州縣見斯弊。詳求其故。蓋前後臣僚論列。有為朱脚白脚之法者。有為鼠尾輪差之法者。朝廷行之。正求以便民。然而申明愈多。法令愈繁。有司不知所守。而舞文之吏。因得並緣為

攻媿集卷二十六

奏議

論聽納

臣竊惟人主求言。非是止循故事。人臣進說。必欲有益國家。君臣之間。各思致治。上下相應。本同一體。而上之求于下。下之進于上。齟齬不一。今古患之。前賢之論。可謂詳備。更有二事。臣敢詳陳。一是忌諱拘牽。一則指摘效驗。為害實廣。人或未思。何謂忌諱拘牽。蓋人主崇高。獻諛者衆。以年則稱億萬。以昨則謂無疆。類雖則必擬堯舜。論治則不數漢唐。習聞順指之辭。罕陳兢業之戒。天文示異。則移占于殊域。水旱為災。則委罪于州縣。姑務一時之美聽。本非平日之後言。一有立論稍高。出言據正。或相苛責。以為過。豈知言不激烈。不可以動人。言無顧忌。乃足以達意。故禹以丹朱而戒舜。周公以商受而戒成王。君臣一心。不以為異。秦漢而下。諱忌實多。京房之說。王章之言。既大悟于君心。又深中于時事。可謂一時之至論。羣臣之未發。止緣權倖側目。姦諛蔽欺。棄其大端。摘其小過。因緣人主之諱惡。顯坐臣子之非宜。致之死地。以鈐衆口。由今觀之。驗以漢事。使房之說獲用。則石顯之徒可誅。而孝元之政不壞矣。使章之言卒行。則王鳳之黨盡去。而西京之祚不墜矣。拘牽忌諱。以至于此。此臣之所謂害之一也。何謂指摘效驗。蓋人臣進

姦而民益病矣。臣嘗求之一鄉而得之。其法明而易行。簡而易守。凡物力及百緡者。役一月。及千緡者。役十月。其間多寡有差。大率皆以月計。行之既久。上下相安。甲滿而乙代之。乙去而丙爲之。不容吏預其間。而民亦樂其力役之均。無復訟訴。爲令者誠使他鄉皆然。則邑事去強半矣。惟其官司素無定法。故難以推而行之。臣以爲苟以此施于天下。何爲而不可。如曰風土有異。版籍有多寡。不可一律。則使凡鄉之富者。或數倍于此。則以此法等而上之。以三百緡五百緡供一月之役。鄉之貧者。或不及于此。則以此法等而下之。以三十緡五十緡供一月之役。以天下視之。疑若輕重之不同。以各鄉視之。乃所以爲均也。各鄉既均。訟訴皆息。是豈不明而易行。簡而易守哉。然吏之與民。迭有利害。役法不明。則民病。民病則訟繁。訟繁則吏可得志。役法一定。則民安。民安則訟清。訟清則吏無所措手。爲治者將安從乎。陛下如以爲可行。苟但付之有司。則必有老姦宿猾。豫爲後日之計。爭執前後成法。以撓之者。惟陛下斷之果。行之必。精擇詳練之人。使推此法行之。一州一州使之。則使監司行之一路。一路使之。則使諸道皆行之。而實惠遍及于天下矣。

論軍器所充費

臣竊惟國家軍器之備。置以備其要。置所以鳩其工。器械犀利。誠得戒不虞之上策。臣愚以謂戒不虞者。本以安民也。而無名之斂。或至于擾民。本以衛國也。而無用之工。或至于盡國。何謂無名之斂。每歲收買軍器物料。朝廷雖許支錢。州縣或無錢可支。不免科擾。又有津遣之費。大率多出于民。民輸常賦。猶不能給。況重之以此乎。此所謂擾民者也。何謂無用之工。本所萬全指揮及東西作坊。見役五千七百餘人。歲支錢二十九萬緡。約米四萬餘斛。用人不爲不多。糜之不爲不厚。而猶以爲未足。更于諸州作院。差撥兵士入所。又一千餘人。歲支錢八萬餘緡。米九千餘斛。而諸州又厚有衣糧以贍給之。此所謂盡國者也。陛下睿明洞照。灼知擾民之弊。近已將諸路日前歲額。泛拋軍器物料。並皆除放。民頗息肩矣。惟盡國之弊。未有以上聞者。夫以本所日役三千七百餘人。苟能汰去老弱。嚴禁冗占。專擇可用之卒。日督其程。則軍器不患于不辦。今既以無用之人。雜處其中。而徒取外郡之卒。更直于此。重耗糜給。將焉用之。臣愚欲望聖慈。特賜詳酌。放軍器之程。計工徒之費。如臣言。或有可採。即乞睿旨。將本所三千餘人。專責其工役。所有諸州兵匠。遣還原來去處。歲省公家之錢幾萬緡。米幾萬斛。盡國之害既衰。而小人亦免旅居之歎。有利而無害。惟陛下圖之。

論福建鹽法

臣仰惟陛下勤卹民隱。宵旰求治。民生利害。無小不聞。或罷或行。曾不淹日。茲非勵精之明驗歟。竊惟權鹽之法。天下通行。七閩之法。公私尤便。上州得鹽。下州得米。民不淡食。官收其贏。漕司平其多寡。州縣賴以充用。田里之民。尤爲樂業。而行之既久。不能無弊。官無本錢。而豪民出其資。故大半之利。歸于私家。縣有積通。而漕司取其數。故般運之贏。廢于中道。支發紊先後之次。綱船有滯留之費。喪失古人立法之旨。議者不知講求弊源。去其太甚者。而圖其餘。使害去而人不知。利興而民有賴。乃一切欲以權筭之法。齊

之行之未幾。公私俱病。賴聖明盡復其舊。吏民無不鼓舞。然新法之害既去。而舊法之弊則未之講。亦未爲盡善也。臣愚欲望聖慈。行下監司諸州。講求見行鹽法。有未盡者。纖悉必開。舉其偏而補其弊。立爲成法。俾之遵行。以惠閩粵于無窮。不勝幸甚。臣恭聞仁宗皇帝。有欲增河北鹽價者。仁宗御批。所奏有曰。朕終不忍使河北人食貴鹽。父老聞之。掬香于手。望闕焚之。以謝聖恩。祖宗德澤之在人如此。蓋鹽者人之所共利。立法苟善。所被實廣。惟陛下裁幸。

論主簿差出之弊

臣竊惟縣置主簿。專以勾簿書之稽爲職。凡一縣賦之輸納實總之。銷簿對鈔。尤爲緊切。而監司郡守。循習故常。以主簿在縣官中。最爲事簡。差出不時。甚者至於泯檄無虛月。朝歸而暮出。雖有勤幹之吏。困于往來。欲竭力效職。而不可得。簿書期會。比之教化。則爲細事。在州縣之間。則急務也。小民輸官租。得鈔而歸。官司勾銷名簿。則可以優游卒歲。豪強頑猾。據簿之未銷者。督之。則無所逃罪。其間利害。皆係于簿書。簿書不明。則吏得以肆意爲姦。貧民下戶。至有已納而更輸。豪猾之家。苟直把持。或至于幸免。然則主簿之職。若閒而實要如此。任職而不勤。責固有所歸矣。奔走道塗。而一旦以不職被譴。彼有辭焉。臣愚欲望聖旨。諸路監司守臣。遇有差出輪點。諸縣主簿。量立定制。每歲不得過兩次。又計日月之多寡。較道里之遠近。而比折之。當差出者。不得以請求而免。已滿兩次者。不得復差。庶使小官得少安職守。簿書不至狼狽。而民被實惠矣。

乞東宮官進嘉言善行

臣仰惟陛下深維天下之大本。立儲宮以安社稷。置僚佐以任輔導之職。真一代之盛典也。臣猥以庸陋。備員其間。且得執經從容。以待承華。千載榮遇。非所宜得。思欲殫智竭慮。以稱陛下任使之意。補太子聰明之餘。雖太子資明敏。謙勤好學。而臣不過于誦說之間。可以少效其愚。講罷而退。雖欲陳述古今。以資盛德。無由以進。退而思之。實不遑處。臣竊聞祖宗時。應東宮王府官屬。每五日必使各進嘉言善行一條。臣愚欲望聖旨。申行故事。使臣等每五日必以一事進。如有已見。因而詳論。其是非當否。不問與衰治亂。帝王臣子。凡古人言行。可以勸戒者。探于百家。擇其機要。以奉太子。則上性愈明。輔成儲德。區區之心。得逃尸素之責矣。王府僚屬。亦倣此而行之。必有日新之益。此故事也。

論朱熹補外

臣竊惟欲收天下之心。必用天下之人望。帝王之興。罔不取此。文王作興。而二老歸。孟子所謂二老者。天下之大老而歸之者也。晉元帝初鎮建康。吳人不附。士庶莫有至者。一日王導及諸名勝騎從而出。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乃相率拜于道左。導因請引二子以結人心。二人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此尤其明驗也。下至劉備。之入蜀。薄許靖而不用。法正曰。靖有虛譽。今主公始創大業。人不可戶曉。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夫太公伯夷。固非後世所及。紀瞻顧榮。一歸而江左之君臣遂定。許靖知無實用。先主以其虛譽。猶禮而用之。事雖不侔。意則一也。陛下不得已而嗣位。兢

業當百倍于平時。首開經筵。刻意典學。天下風動。以為新政之第一。而又出自宸衷。收召朱熹。實之講席。渴于一見。惟恐不及。次對之寵。擢于中途。當今人望儒宗。無出熹之右者。雖不可以望太公伯夷。其視紀瞻。顧榮。過之遠甚。平生為有用之學。非若許靖之虛譽也。故天下士夫。視其進退。以為重輕。及其來前。陛下傾待以禮。禮記一經。又先令講大學之篇。學士翕然向風。謂將大有補于聖德。忽然去之。如振槁然。舉朝失色。言之喪氣。此非細故也。陛下之去留。正已失之倉猝。然曰去宰相而已。又去黃度。亦為之紛紜。然曰去諫官而已。二事已致物議。然未若朱熹之舉之為甚也。取天下之人望。以收人心。陛下既已得之。今又去之。人心謂何。此可想而知。不待臣言而後喻也。不知陛下所以去之者。曷故。熹無職事。惟有論議。必是論議之間。有忤聖心。知前日所以處之者。不以代言。不以為六部之貳。俾以次對侍講。是專求其言也。以言求之。而以言棄之。尤非所以示天下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熹之去就。固已關係甚重。始聞此事。臣自以備位後省。可綴奏以裨聖聰。命猶未頒。而熹已出門。乃知御批徑以付之。皇恐而去。此尤不可。如此則是命令不由中書。不由封駁之地。此其利害。又甚于失人望矣。臣事太上皇帝。論事動至十數。違忤已甚。而事終以不行。蓋重惜喉舌之地。雖有不從。不過不報。故張子仁終不建節。鄭汝諧終于外補。陳源終不得俸。率逢原終不得告。如此等事。尚能扶持。不致傾危者。此太上皇帝之盛德也。今成命未至于後省。而御批已自別行。正使聖斷排逐。姦邪猶不當爾。況施于此乎。此臣所以忠憤感激。懼職業之遂廢。而無以事陛下也。欲望聖慈。翻然感悟。念古人進退。人以禮之意。無貽加膝墜淵之譏。在陛下若反掌之易。而氣象頓違矣。蘇軾論漢高祖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臣實有望焉。干犯天威。罪當萬死。伏惟陛下裁幸。

乞賜莫叔光謚及錄用鄭錡之後 同

臣等竊惟為寮。潛邸者。儒生之榮遇。施恩舊學者。人君之盛德。仰惟陛下。聰明天縱。聖敬日躋。而終始典學。習與性成。榮備重道。增光家法。凡臣子之執經于初潛。輔導于朱邸者。寵數特異。仰見聖明不遺故舊之至仁。其有身為侍從。而不及觀龍飛之盛。終于庶寮。而不得需濡澤之餘者。有二人焉。竊見故吏部侍郎莫叔光。性行端良。問學該洽。立朝正色。有仁者之勇。始以秘書郎兼平陽郡王府教授。後以著作佐郎兼嘉王府贊讀。在陛下左右四年。嘗賜以恬靜二字。後雖免兼。而期望必見。愛眷優渥。陛下憫其蚤世。賜以金縢。而贈典之外。未嘗加以異恩。易名定謚。故屯田員外郎鄭錡。素明經術。通貫古今。教導諸生。著錄甚衆。任秘書郎日。先帝時在東宮。陛下為英國公。孝宗擢兼小學教授。創置一員。與知樞密院何澹輪日入侍。首尾再其。嘗進勸戒元龜一書。尤蒙褒美。御書無逸一篇。及學問清修歲寒等字。以賜之。錡之身後。尤為哀替。無家可歸。一子遠宦。奉九十之母。無以為養。一子累舉未第。無有為二人言者。臣思臣錡實與同朝。而錡又臣錡之師也。臣等幸日侍經幄。敢以奏聞。伏望聖慈。特加矜念。使恩逮泉壤。澤及遺孤。眷履不遺。民德為厚。實有補于聖治。

乞加贈彭龜年及錄用其後

臣聞太宗征遼。追思魏徵。明皇幸蜀。乃祭九齡。蓋忠臣之言。當時或不見用。事有其驗。雖悔莫追。此明主之所宜加察也。陛下即位之初。一時舊學。多在外服。惟彭龜年自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臣同在後省。見其無日不蒙召見。恩至渥也。韓侂胄方有弄權之漸。龜年知其必為後患。上疏力言。遂以待制知江陵府。而侂胄留為內祠。是時臣為給事中。林大中為中書舍人。同銜繳奏。乞留龜年。既不可得。再奏龜年義必不留。言又不從。三人相繼去國。侂胄因之愈肆。以致禍敗。今十餘年矣。去歲仲冬之三日。甫誅姦臣。而大中與臣明日即蒙收召。起于既老。獨龜年蚤沒。不及見更化之盛。實可憐憫。臣嘗從其家得諫草。敢繕寫進呈。伏望睿覽。則知龜年先見之明。獻言之力。或加贈卹。或錄用其後。仍以奏檢宣付史館。上以廣聖君念舊之心。下以激忠臣敢言之氣。實為幸甚。

乞錄用陳傅良之後

臣仰惟陛下自更化以來。拔用人物。凡曾被選擇而阨于遠外之人。存者無不收召。如臣等輩。皆不遺忘。其不幸溢先朝露不及見今日盛際者。或加贈謚。錄用其後。而尤篤于舊學之臣。如彭龜年。莫叔光。鄭錡。是也。惟故中書舍人陳傅良。以一世名儒。為嘉邸直講。最蒙恩遇。陛下踐阼之初。置之從列。爾後困于排抵。幾至危殆。起知泉州。不及赴而卒。其家索然。次子已夭。長子師輅。窮賸孤獨。曾經一任。改奏京秩。年過五十。栖棲逆旅。所向不偶。誠為可憫。臣與傅良為布衣交。後又同朝。俱掌內外制。清義至厚。真是畏友。其學問文章。過臣遠甚。實不忍其後之不振。竊見紹熙中。陛下生辰。傅良獻詩。大蒙嘉賞。親御翰墨。寫其詩篇。反以賜之。臣嘗再拜而為之跋。奎墨既已刊之樂石。敢以墨本及臣跋語。同上進。伏望聖慈。俯賜眷覽。與念眷履之遺。特降恩旨。錄其嗣子。上以見聖主甘盤遜野之思。下以慰傅良沉泉之痛。不勝臣子之幸。

是兇惡實之死地。罪有可疑。欲望聖慈。體大舜惟輕之仁。廣列聖好生之德。矜愚民之無知。察所犯之非。故特下刑寺。重別定斷。儻蒙寬貸。亦必杖脊配流。或加遠惡。足以償死者之冤矣。所有錄黃。臣未敢嘗行。小貼子。臣詳考本州奏案。許應遂被打之時。妻阿曾弟許應明同蘇穗奴扶策許應遂于煮糖竈前坐。向火炙救蘇穗奴等依舊打糖。則可見當時亦不以爲重傷。況本州具奏有云。原其所犯。本無殺意。若便行正斷。竊恐不中。有此疑慮。檢準瀆照。救大辟刑名。疑慮奏裁。則是本州亦以爲疑。竊恐難以正斷。伏祈睿照。

繳刑部劄子朝散大夫守宗正少卿兼權刑部侍郎鄭汝諧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依。

臣竊見在法大辟情法相當之人。合申提刑司詳覆。依法斷遣。其有刑名疑慮。情理可憫。屍不經驗。殺人無證。無證見四者。皆許奏裁。此本朝累聖仁厚之至。紹興以來。凡奏裁者必貸。見今所行。屍不經驗。殺人無證。佐而奏案中。情理分明者。皆自依斷。必委提刑親臨。察其無冤。而後處決。不以其奏裁而幸免也。其刑名疑慮。情理可憫者。又皆詳酌罪犯。或貸或不貸。亦非盡從輕典也。年來死罪日報。思欲澄源正本。以幾刑措。而未有以爲策。今忽奉前項指揮。臣再三細釋。雖是申嚴舊法。欲革淹延之弊。深恐未易施行。敢因其言條列如後。

一謂州郡之吏。慮申提刑司。未免有賄賂之費。徑以聞之于朝廷。提刑司亦利其安靜無事。不惟不復詰問。間有申詳覆者。亦疏下州郡。使之奏聞。臣竊以爲未然。提刑以提點一路刑獄爲職。州郡詳覆。而本司之吏。利于受賄。此當責之提刑。非法之弊也。當有以禁止之。豈可縱而不問。若以爲提刑司之吏。利于詳覆之有得。則所謂利其安靜。間有詳覆。亦疏下州郡。使之奏聞者。官耶吏耶。以爲吏。則彼方利詳覆之財。賄而疏下者。非其所利也。以爲官。則亦當以此責之。提刑別議申飭可也。

一謂刑名初無疑慮。情理初無可憫。類皆飾爲辭說。而以數百幅之案牘。上干九重之聽覽。中書之務不濟。都司之事日積。刑部疲于擬議。棘寺困于約法。臣竊以爲未然。初無疑慮。可憫。飾爲辭說者。蓋有之矣。然求之于古。用刑之際。寧過于詳。毋過于簡。故王制曰。成獄辭。史以告于正。正以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復以告于王。王三又然後制刑。蓋如此其詳。唐制。諸州斷死罪。雖非疑慮。各三覆奏。亦不以爲繁也。今奏案之上九重。亦惟以視其成而已。中書之務不濟。恐不專爲此。若都司刑部棘寺。則職專在此。爲此言者。恐未免于憚煩之譏。

一謂諸州囚禁。以候奏案之下。淹延日久。其間證佐牽聯之人。或監或繫。多有死于疾病飢餓者。豈不傷聖世欽恤之仁。而上奸天地之和之氣。臣以爲此論誠美矣。奏案之稽留。以至淹延。誠爲大患。是當別議措置。如此令一行。州郡承風。觀望。鍛鍊周內。或至移情就法。苟免駁糾。徑從詳覆。處斷鮮以上聞。殺人愈多。傷飲恤之仁。奸至和之氣。必有甚于今日。兼恐囚無生路。翻異愈繁。淹延愈甚。囚繫愈多矣。一謂欲乞明降指揮。應諸州不當奏之事。而輒奏者。其當職官吏。悉坐不應奏而奏之法。朝廷知其難行。既以貼去。而改之云。今後應諸州軍勅務公事。如罪犯委有疑惑。情理可憫者。方許奏裁。其有情法相當。

攻媿集卷二十七

奏議四

繳泉州吳淨黨罪案

臣比緣承乏。暫攝內掖刑房之事。職所當書。人命所繫。尤當加謹。嘗攷近歲所斷。過四百餘人。非不欲求以生之。而奏案所言。愚民犯法。多其自取。不敢輕有論奏。臣聞之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經者常也。殺人者死。法之常也。殺人而不死。是失之不常也。聖人初無意于庇有罪之人。而使死者銜冤也。特以罪有可疑者。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其無辜。不殺則失之不常。事失之而不忍。其不辜而死也。國家列聖仁厚。凡大辟刑名。疑慮。情理可憫。皆許奏裁。率從寬貸。國祚靈長。此其大者。竊詳泉州百姓吳淨黨之事。本州見以疑慮具奏。以臣觀之。亦幾于可憫者矣。臣請舉其大略而言之。吳淨黨雖非良善之人。然其所犯。止因已醉而求酒。既無殺人之心。又初不操殺人之器。許應遂惡其穢語。先以木扁擔趕打。案中明稱淨黨勢迫。見有木柄鐵齒爬擊。急把起爬擊。以枕背打許應遂額中心一下。血出倒地。再以爬擊木枕背打左邊肋下。虛處扇骨上一下。傷重。于辜限內身死。爬擊既非殺人之具。又當夜分之時。穢語初無切害。許應遂先以木扁擔趕打。偶有爬擊而取擊之。止于二下。遂致重傷。原其本心。非

爲之太遠。徒以片紙出令。使盡失其平。一路騷然。無不怨憤。愁苦。其不致生事者。特天幸耳。是後借費朝廷調護。爲之遣使。爲之集議。始則降旨會。終則給交子。紛紜久之。中外寒心。僅得少定。至今追咎未已。猶未有以爲經久之計。識者方且憂之。雖得私錢相息。所傷已多。是何異拔小兒之齒。齒雖得脫。而兒殆矣。如此處事。誰則不能。若非朝廷改圖。幾無以善其後。方是時。煒亦倉皇無策。幸而罷歸。得以苟免。尙足以爲功乎。陛下若念其爲國任事。其志可憐。前日之擾。非始謀所及。不忍廢棄。則可耳。今忽有旨。以其首議禁私錢。今已見效。依舊與監司差遣。若反以爲功而賞之者。誠恐此命一出。必致大駭物論。亦無以謝淮甸之人。臣雖甚愚。知其必不可行。故不敢以仇怨爲憚。冒昧奏陳。欲望容慈。寢能上件指揮。少俟事體平息。錄之未晚。臣數犯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原貸。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陳峴差知靖江府

臣竊惟國家之待士大夫亦厚矣。雖有過愆。陷于罪籍。未嘗終棄。遲以歲月。多按拭而用之。此朝廷之至恩也。然亦當視其人之如何。彼雖有廢放之歎。我則有民社之重。平時既無善狀。而又貪黷太甚者。自不應復以民社界之。而況帥藩乎。峴之處家。醜聲甚彰。棄妻之訟。人憤其冤。峴之居官。汗聲尤著。帥蜀之跡。最不可揜。前修章疏。指陳實事。臣不敢復論。頃除鄂渚。守臣公議。尙且不容。隨即寢罷。桂林重鎮。控制南方。非有才具。不足以應事機。非有廉節。不足以服遠民。其可使峴居之乎。閒廢雖久。衆尙斷斷。臣若不言。亦必有論之者。欲望聖聰。寢新命于未行之時。別選良牧。以鎮撫二十五州之民庶。使士夫知畏公議。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鄭汝諧除權吏部侍郎

臣伏見四月二十七日。鄭汝諧除權吏部侍郎。二十八日。給事中黃裳繳奏。五月二日。黃裳除兵部侍郎。于是汝諧與裳俱不就職。因仍不決。遂至踰月。臣下罔測聖意所在。今三月三日。始有前項指揮。臣竊惟給舍臺諫。紀綱風采。日以振作。則朝廷益尊。浸以消弭。則廉陛陵夷。蓋紀綱者。陛下之紀綱。風采者。國家之風采。必賴陛下主張。然後可爲。故自來中外之臣。所以畏朝廷者。以其有給舍臺諫也。所以畏給舍臺諫者。蓋以尊朝廷也。故非才而得美官。無故而求橫恩者。皆惴惴然不敢自安。始則曰。給舍肯放過否。一聞臺諫奏事。則又曰。不至及我否。累朝以來。務謹重此。選使人不肅而嚴。蓋未有如今日不振者也。況所貴于士大夫者。爲其能存廉恥。侍從之官。又士大夫所屬望。以爲表率也。小大之臣。一聞給舍臺諫語及姓名。不當辨說是非。即合奉身而去。脫有不當。公論固存。不惟伸言者之氣。正以增朝廷之嚴。臣不敢更引古義。只以近事明之。清熙二年。莫濟以秘書監兼權中書舍人。因司諫湯彥邦論韓彥古職名事。後有貼黃云。初除職名。後省失于繳駁。莫濟自念前在後省。曾經書行。皇恐引咎。即求補外。壽皇謂輔臣曰。濟何故求去。輔臣以實對。壽皇即取入文字。揭取貼黃。而後付出。濟終不敢復留。壽皇亦聽其去。人皆以濟爲賢。而服壽皇之重言路也。是時習熟見聞。亦不以爲異事。近日一二士夫。明見臺諫推彈。乃敢睥睨復留。名爲引退。實有覬望。強復之氣。反出言路之上。曰。喪廉恥。取笑朝野。不得已而後去。言者又與之俱。是以

攻媿集卷二十八

奏議四披

繳潘景珪差知平江府

臣仰惟陛下不忘養廉之舊。念景珪家食之久。授以大藩。本無不可。兼景珪屢試劇郡。節用明法。亦未嘗有害于民。惟是近歲。游致煩言。倍費君上保全之賜。王畿輔邦。吳門最大。而起于散地。而遽得之。必至公論籍籍。恐非所以愛之也。士大夫苟無大過。清朝不忍終棄。矧如景珪。付以一州。自可辦治。而臣猶以爲言。蓋恐未允公議。終難區處。欲望聖慈。改畀以次州郡。俟其治績稍見。以序陞遷。不過少遲歲月。人亦無得而言。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劉煒監司差遣

臣與劉煒初不相聞知。第聞其爲人頗有志于事功。故朝廷任以邊郡。權爲淮漕。然以前年禁私鐵錢之事觀之。則知其非善于處事者也。兩淮鐵錢。私鑄太甚。浸淫入于內郡。合行措置禁戢。人雖以爲私憂。然無敢以身任其事者。朝廷以衆言下之漕司。煒自任其事。故一以委之。然而慮之不審。處之不詳。行一切之令。而欲去積年之弊。當時公私兵民。行商坐賈。雖貧富多寡之不同。苟蓄一錢。則望一錢之用。而煒

風采權類無復氣餒。汝諸士人也。一聞蒙有徵駁。即已出城待命。一再入奏。力求外補。固已深知事體不復可留。陛下雖使就職。汝諸必畏公議。不敢效尤。彼莫濟初無姓名在白簡中。推迹其故。猶自引去。矧汝諸親為黃裳。論何顏復就列。黃裳已蒙陛下眷留。臣不敢復論。然終以不得其言。而奪封駁之職矣。而汝諸秋毫無動。儼然居職。事理顛倒。公論不平。亦何以表率朝列。宣示中外。流傳四方。重取譏訕。雖欲以職事自見。亦無以為容矣。臣愚欲望容慈。重紀綱風采之地。全士夫廉恥之道。許其補外。以正事之體度。汝諸未敢就職。必再辭免而從之。則陛下退人以禮。汝諸處身有義。君臣之間。頗為得體。實天下幸甚。臣誠不肖。攝事西掖。泯默憤懣。寢食不安。正以事未經申。不敢論奏。今而不言。則為失職。是敢不避斧鉞。冒買愚忠。伏惟陛下深察早賜處分。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鄭汝諧第二狀

臣今月初三日準錄黃。鄭汝諧曰不赴部供職。初四日備具奏繳。至今未蒙處分。初七日再準錄黃。鄭汝諧辭免乞祠祿。或一郡奉御筆。依已降指揮供職。臣屢攝承西掖。以論駁為職。言語拙訥。不足以動天聽。汝諧之奏既勤。陛下親灑宸翰。必是已蒙省覽。其言曰。自叨除命之後。凡三遭省官論奏。其意不過欲正國家之事體。而存給舍之紀綱。是其言可聽者一也。又曰。論事者罷。被論者留。不惟事體不順。而紀綱幾于盡廢。是其言可聽者二也。又曰。自始被命至今。已四十日矣。有合區處施行之事。不為不多。乃以小除目。闕日已久。何必留臣。以啓多事之原。是其言可聽者三也。其說皆與臣言暗合。以此猶知人情本不相遠。此天下之公言也。況黃裳一經繳奏。陛下察其難。以竝在從列。故處以王府舊職。而汝諧之命。謝深甫繳之。臣又論之矣。汝諧必知難以竝立。深甫與臣。又當如黃裳之引去。自此一有論奏。則先危其身。向來猶得與之俱去。去非臣子之所憚。與之俱去。事已可駭。今則論事者罷。被論者留。臺諫給舍。不復可為。雖具其官。而職盡廢。其何以為國乎。陛下若徇其請。付以外郡。以靖朝列。在陛下一舉手之頃耳。朝廷則可以正紀綱。振風采。汝諧則可以全去就。知廉恥。上下兩得之矣。近來事緒日出。論駁日至。煩瀆聖聽。皆非得已。陛下本務安靜。而滋益多事。臣愚不避萬死。伏望聖慈採之公論。付之無心。刻印銷印。惟是之從。使朝廷肅然。是非別白。實為幸甚。不然。恐紛紛未已。徒駭觀聽。無益也。所有鄭汝諧供職指揮。此特其一爾。欲望先賜宸斷。俯從所乞。他日如欲用之。亦未為晚。上項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鄭汝諧第三狀

臣備數左史。誤蒙聖恩。兼攝西掖。比因鄭汝諧除吏部侍郎。曾經給舍繳奏之後。得旨令日下供職。繼又準御筆批汝諧乞祠劄子。臣兩具繳奏。未承處分。又蒙宣諭書行。臣以愚忝固執。不敢奉詔。伏念臣以么麼小臣。區區抗論。實非有他。正為朝廷維持紀綱。庶幾後省猶有官守。然自知荒陋之文。不足以立雷轟之下。朝夕俟命。靡遑寧處。今茲再降指揮。仰窺聖意。以汝諧為有才。故排羣議而用之。萬鈞勢重。罪無可逃。三諫不從。臣可以去。不敢更有繳奏。但以上件錄黃。難以書行。臣亦無顏復玷朝列。謹具奏聞。見今居家俟命。伏望聖慈將臣早賜罷黜。庶免久妨賢路。冒犯宸嚴。臣下情無任惶懼戰慄之至。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敢書行。

繳給還陳源產業什物告劄

臣竊惟陳源近除內侍省押班。後有繳奏。蒙陛下採納。雖許其趨走于禁中。而外廷之議。獲伸。告命不給。俸祿不支。仰見皇明洞燭。足使近習屏氣。今來忽有指揮給還物產。臣亟取會數目。除追納及賣過外。所餘不多。若不必深較。然事體所關。則有不可。陳源罪惡貫盈。死有餘辜。幸蒙寬宥。復備使令。陛下既已伸外廷之議。而復還其已沒之物產。則實罰近于無章矣。且其前後賜賚。及其侵盜其數。不費。今其餘田產。不滿萬緡。雜物稱是。又多不可售之物。舉以與之。豈惟不足以示恩。適所以啓寵納侮。且小人無厭之求。其勢未必遽止。臣愚欲望聖慈追寢上件指揮。以絕姦萌。不勝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封樁庫取金銀

臣竊惟祖宗置內藏庫。蓋以乘輿服用之餘。別儲以備邊費。壽皇置封樁庫。亦欲蓄于無事之時。以為有事之用。非若前代瓊林大盈。專以為私藏而輕費也。故累朝惟開時出內藏以補有司之不足。借用或至百萬。償還不足。往往實之。未嘗無故反取外幣以實之也。高宗皇帝嘗曰。祖宗儲積內幣。本以備邊。緩急之用。此真陛下所當取法也。今日比祖宗時。事力不及十之三四。專仰東南以立國。取已竭澤矣。州縣困乏。田里憔悴。重以去年水旱。所在饑荒。江上流殍盈路。往來皆能言之。聖慈力加賑恤。所濟無幾。二麥未熟。可為寒心。當今別無生財之道。惟賴陛下身履恭儉。愛惜財用。禁戢貪暴。檢柅姦弊。尤恐不給。而竊聞內庭宴飲無時。費用無度。內幣所積。支用不貲。既不領于有司。無從知其虛實。然觀屢降指揮。多取樁庫物。則所謂當亦不妄。臣職分戶房。每見宜取數多。實為驚懼。蓋今日民財竭盡。既不在民。則當在官。而經費既不可減。用之又如此不節。封樁家計所儲。正自不多。若如此支用。又將竭矣。內幣既虛。封樁又竭。國將奈何。古者無三年之蓄。猶曰國非其國。而況虛竭如此。豈細故哉。臣職當論奏。正以每降指揮。必以恭奉三宮為名。故臣子不敢有言。然而外議籍籍。謂所取之錢。多為內廷浮費。不過支散樂工。賜予近幸。日甚一日。如此。以江海實漏卮。山林供野燒。豈有紀極哉。州縣上煎下迫。不惟民不堪命。吏不得息。縣既不可為。州亦無少寬。監司例被督責。版曹日憂不足。推剝疲民。取其膏血。百十之通。動遭鞭撻。取之盡錫。銖用之如泥沙。豈不可痛哉。今月十三日。連有兩項錄黃。其一曰。令封樁庫支銀八萬兩。會子二十萬貫。赴內藏庫供納。恭奉壽聖隆慈備福皇太后。至尊壽皇皇帝。壽成皇后使用。陛下自正月一日行慶壽禮之後。至今未曾再駕。內外方日夜望鳴蹕之行。既欲以錢糧為恭請之用。臣敢不書行。又一日得旨。令于封樁庫取金二萬兩。銀五萬兩。內藏庫送納。此項實為無名之費。一日兩指揮。前者則為奉親之用。猶為有名。如後一項。則為不可。府庫陛下之府庫。微臣安敢方命。誠願聖慈惻然與念。毋以生民膏血供無涯之費。以罔邦本。以保宗社。夫二萬之金。五萬之銀。在陛下富貴之極。視之若不多。以民間計之。不知為中人幾家之產。細民幾萬之資。州縣取之于民。不知用多少筭。錫多少資。產輟多少衣食。而後得此。故拳拳為陛下言之。望俯鑒愚衷。收還詔旨。務為節儉。以益聖德。以寬民力。實天下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書行

繳萬鐘除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

臣仰惟陛下即位以來求賢是急收召人物布滿班行是以政事雖有關連而紀綱不致隱紊茲忽聞萬鐘為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人已甚駭臣尤不追鐘之為人臣所深識性資浮薄舉止輕儇少有不檢之名老無自艾之意世居京邑日偶賤借至今市井之間咸知姓名凡曰縉紳之彥鮮與交游重玷臺評難逃物議頃方屏處俄報召還何緣受知不使置散言者強顏就職固已可羞鐘乃先期入朝如恐不及復居卿列尚曰舊人謬廁從班實汗清選但工諧諛何以當吏筆之嚴備習歌調何以代王言之重斷然不可衆所共知豈微臣視樊噲與伍將有正士問元稹適從何來若陛下必用萬鐘則孤蹤謹避三舍職已出口安可同寅詞不逮心始陳大概敢祈睿斷亟寢誤恩況茲西掖之司下房最冗身富衆怨力拒糾封今欲使斯人在官是先與羣小為地亟伸微奏仰冀聽從重干天威恭俟嚴譴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攻媿集卷二十九

奏議

繳萬鐘除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各轉一官內滿鐘之吳思忠趙郡上轉行黃鐘官上轉行李唐卿轉行趙郡

臣仰惟陛下即位之初憂勤仰畏臣子奉職朝廷清明海內欣快雖水潦為災歲事壞于垂成而人心不恐者以政事紀綱之可恃也茲奉聖旨以御藥院改易製造頭冠法服依清熙十六年體例幹辦御藥院四人竝特與轉行一官臣誤蒙陛下擢真瑣隨不敢不以愚忠仰圖報効臣竊惟歷代人主或出于幼沖不知爵賞之可重或強復自用不以法制為當守又以嗜慾荒惑不能自克則左右近習之人乘時肆志引例破法惟其所欲外庭不能支吾則攀援僥倖馴致亂階者多矣陛下誕膺丕圖人心翕然詔書所至危疑之情即日盡定蓋知陛下仁孝素著而務學為急習熟世故親履時變反覆史傳之得失洞知小人之情狀無酒色之娛絕器玩之好專欲親近儒生講論經理此不世出之主也所望超然遠覽削去弊蠹排抑僥倖振起紀綱惟祖宗故典是遵惟天下公議是取則太平之期可望今即位纔及兩月而已復容受欺罔遷出橫恩以塞無厭之欲其何以示天下夫人主持以立臣民之上者以紀綱為急橫恩一出則是斜封墨敕自壞紀綱陛下心所備知目所親見凡可鑒可戒之事皆當深思切慮力自拔豈應因仍

舊例以讀初政近年以來每遇如此指揮臣僚無不繳駁率蒙依奏後雖製造頭冠法服轉行之人亦以繳奏終于回授而況于改易者乎今來馮輔之吳思忠竝係武功大夫馮郡團練使若于馮郡上轉行則皆為防禦使黃鑑見係武功大夫馮郡承宣使若與陪官上轉行則為橫行右武大夫李唐卿見係武功大夫若與轉行遙郡則為刺史夫武臣至于武功大夫則為正法正如文臣之中大夫也武功大夫實歷七周用七舉主始轉橫行非有功效顯著不帶遙郡如文臣不為侍從不得為大中大夫二者皆有累數十年而不遷終身而不得轉凡有恩賞正許回授此一定之法也臣愚欲望睿斷將上項改易頭冠法服賞賜與轉一官其礙止法人竝與依條回授以昭名器之重以示天下之公以窒僥倖之門以光初政之大不勝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龍講官等轉官

臣竊惟陛下龍飛御天凡舊日攀附之人均轉官資誠未為過但以國家官冗至此已極而六年之間兩遇覃霽爵賞益濫嘗考隨龍恩例在祖宗時止轉一官多不過兩官正緣高宗立國于擾攘之時一行官吏自元帥府執鞬約于萬死一生之中故南京即昨之初隨龍人竝轉四官壽皇朝雖轉四官然兩官係用非儲恩併轉非專為覃恩也太上皇朝四官之賞蓋是失于契勘陛下不以位為樂不得已而後受臣于彭龜年黃由沈有開同在後省見其引義力辭其言至切心甚服之臣愚欲望睿斷檢照祖宗之舊典裁節近年之橫恩酌為中制使隨龍講官各轉兩官曾任藩邸講堂官各轉一官以成舊僚辭寵之賢以示陛下不敢自比于祖父之意天下幸甚臣冒昧進言不避素煩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萬鐘除知閣門事

臣仰惟陛下龍飛御天潛藩舊人際千齡之會無不有攀附之幸矧如勳者服勞五年職為內知聖心記存擢而用之誠未為過然初除帶御器械臣僚以員數已足恐其濫額以啓倖門嘗具繳奏今奉使方歸自言閣門舍人今既除即合解罷乞祠祿而遽以知閣處之則為過矣始八月中臣寮之奏欲少俟他日有關以頒成命得旨依已降指揮則是除日已定又曰候有關日供職則陛下所以處之者可謂詳盡矣今乃猥以員數已足欲從朝廷乞一外祠而遂得知閣雖曰不要君臣不信也竊見壽皇即位之初龍大淵曹觀在潛邸尤久亦止除御帶至次年春間大淵自樞密院副都承旨覲自御帶俱為知閣時金安節周必大相與繳論甚切且謂二人攀附雖舊過此以往事君之日甚長儻其謹畏有加何患身不富貴奉聖旨罷劇就閒宜允衆論尚茲回繳可特依奏大淵別與差遣觀依舊帶御器械一時君臣之間如此其盛然猶其進不已恃寵弄權寢預政事貽害甚多太上皇初年譙熙載姜特立徑除知閣無有論者公議深以為惜然猶是太子春坊又非內知之比如勳本是士人素被眷知使事甫畢且當退靜以俟君命不應還有此舉上則以御帶為未足下則欲乞外祠以徵取其所欲如控囊然若遽以知閣處之則陛下之官非惟不足以厲世摩鈍亦不足以慰滿左右之意臣實憂之欲望睿察深察愚忠追寢新命今謹令雍既以持服未可仕官動則當用八月十九日聖旨候有關日供職或恐聖意念其未有職守即乞如吳

炎依蔡必勝例橫差。候有闕日據填。庶得允當。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關禮張宗尹特與隨龍恩數

臣竊見前項指揮。頗駭觀聽。臣非敢故為煩瀆。實以隨龍恩數。自來無有特與之法。一開特與之門。恐恩倖援來者無已。陛下必有難處者。伏觀嘉熙十六年三月十七日聖旨。隨龍講官承受官可各轉四官。以承受官前于隨龍之數。已非令典。然猶不至如今日特與恩數之濫。是時承受官係劉慶祖。以無官可轉。已于吏部陳乞回授。今來關禮。張宗尹。若果係承受官。報兩殿文字。陛下念其有勞。欲與以恩數。乞照嘉熙十六年指揮施行。庶免開特與隨龍恩數之門。以塞後來攀援之路。不為小補。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隨龍人轉官并王俊等八人恩數

臣近者論奏隨龍講官及曾任講官轉官事。乞酌為中制。講官各轉兩官。曾任講官各轉一官。得旨依奏。仰見陛下虛心應物。從善如流。臣不勝感涕。有君如此。何忍有懷而不言。尋奉聖旨。隨龍官吏諸色人軍兵等。開具職位姓名。可各轉四官。資白身人與補保義郎。曾經隨龍應奉人。可各轉四官。資等。臣緣未知前項講官處分。未敢論奏。今又準本月十日指揮。依已得指揮。官吏諸色人等轉官。補官。應干恩數等。竝依嘉熙十六年體例。臣僚繳奏數內。王俊八人。十四日得旨。王俊等內有官人轉兩官。白身人與補承信郎。陛下之私。舊人足以示大公。于天下。然臣猶未有盡其愚。須至再瀆天聽。臣前奏謂隨龍恩例。在祖宗時止轉一官。多不過兩官。正緣高宗立國于擾攘之時。一行官吏。自元帥帥執纜約于萬死一生之中。故南京即阼之初。隨龍人竝轉四官等事。其理甚明。今講官及曾任講官。已蒙陛下依奏減半推恩。則隨龍官例。諸色人輩。汝翼。王德謙以下。各與轉兩官。白身人補承信郎。曾任隨龍應奉人。各與轉一官。其王俊等八人。照曾經隨龍應奉人推恩。則事體輕重。與講官等一體。實為允當。陛下在位統業。以天下為憂。身率以正。無敢不服。累年橫恩。至此裁定。天下必當稱誦聖明。自此抑僥倖。振紀綱。惟聖意所向。朝政清明。此其本也。臣職在封駁。苟有管見。不敢避仇怨。而負天子。伏惟陛下裁赦。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鄭熙等免罪

臣竊惟陛下即位之初。下詔求言。章交公車。來者甚衆。後省被旨看詳。雖未能徧。其間議論剴切。有補于政者。猶未暇一一奏聞。若鄭熙輩。上書再三。言寔不遜。所乞幸建康事。尤無足採。得旨免罪。仰見聖主寬宏之度。然臣又有愚見。不得以奏聞。古語有之。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以言求人。曾未聞有所褒表。而遽有免罪之旨。不可以家諭戶曉。必有輕議于下者。況士人上書。亦間有無稽之言。甚于此者。欲望聖慈。蓋之如天。若此等人。一切容之。萬一有伏闕邀駕等事。自有常規。真之有司。以旨教之。庶全國體。若因看詳而免罪。臣等受誘而不足道。恐非所以廣陛下之盛德也。臣一日之間。屢有論奏。實非得已。自非賜以矜察。臣實無所逃罪。如鄭熙等。果有不遜之心。免罪之後。亦不能禁其妄發。不若廢而不問。靜以待之。臣憤

不自已。犯分瀆煩。無任戰懼之至。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將介除右監門衛中郎將

臣竊惟古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其選擇之選。不徒取其勇力也。近時環衛官。閣門帶御器械等。即取武勇之士。又參以才諳。略文學之人。誠有古意。此國家之美事也。如介以右科發身。人物議論。足以備環衛之列。久在閣門。得郡遠去。陛下親擢。稱此選。臣亦喜朝廷用人之當。除目之下。即已書行。徐考員額。則尚有可議。伏見初置環衛官以來。三十餘年矣。元以十員為額。實精其選。內以嚴侍衛之職。外以示將帥之儲。今十員已足。而又除介。以介之才。收置于員外。無不可者。特以選選人才之地。此門不可遽開。一開此門。權倖貴要。便將攀援而進。予授苟濫。則名器愈輕。不可不慮也。臣愚欲望聖慈。別賜處分。庶免攀援。僥倖。壞成法。所有右監門衛中郎將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李謙召試閣門舍人

臣竊惟武臣之召試閣門舍人。與文臣召試館職無異。必其人物才業。足以厭服衆論。不可以輕予也。李顯忠稱號名將。而有孫能以文學自好。嘗名薦書。陛下龍以召試宜矣。臣初不知謙何等。考其家世。乃知其父師顏。曾任建康府統制。于紹熙四年七月十一日。乞致仕。如此。則謙之服父喪。方驗小祥。猶在服制中也。在法。小使臣遭父母喪。只給假百日。本非令典。近方有臣僚論奏。議更此法。見今看詳。況本法自有願持服之文。正所以待孝子也。謙為小使臣。固可用百日之制矣。嘗獲文解。則是願為士人。而不持父母喪。可乎。未除而經營召試。欲玷清選。則是冒哀求仕。尤法之所不容也。欲望聖慈。斷追寢成命。勒令歸持。父喪。俟服滿而後從仕。觀其見識。凡下。亦不足以辱召試之寵。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劉詢帶行遙刺

臣照對劉詢。兩任簿書官。合轉兩官。酬賞。得旨依劉奏。趙友仁例。特與轉行遙郡刺史。臣竊考之。劉堯咨。嘉熙六年。以武功大夫。奉使回程。特授榮州刺史。則是以奉使恩。而轉遙郡。非以簿書之賞也。至八年。始以簿書任滿。賞特授忠州團練使。趙友仁。嘉熙四年。以在殿。日。久。應奉有勞。將兩任簿書任滿。轉兩官。恩例。特與轉行遙郡刺史。此詢所引之例也。臣考之成法。武功大夫。為武臣止法。今來雖有趙友仁例。緣友仁係在嘉熙四年。至嘉熙十六年。太上皇帝即位之初。所降指揮。竝不許以泛賞遷轉。止依條法施行。自此以後。凡所以泛賞引例。轉遙郡橫行者。皆許繳駁。或吏部執奏。終于回授。而後已。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寢罷劉詢帶行遙刺指揮。令與依條回授。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王涇等放令逐便

臣伏觀上件指揮。竊惟陛下聖孝。仰奉三宮。以涇等皆舊官。舊人。故許逐便。以備使令。然四人之貶罪。有輕重。未易以一概論也。方高宗升遐之初。涇追兩官。勒停一千里外州軍編管。馬希古追兩官。勒停五百里外編管。後省臣僚。獨論涇之罪不容誅。以其輕脫縱肆。所用之藥。不依方書。不隨病證。率意自任。致此禍變。人人憤鬱。恨不食其肉。罪大責輕。縱未置死地。乞斷配以副衆心。有旨王涇追毀出身以來文字。特

決脊杖二十刺面配千里外牢城收管。紹興三年正月。指揮周昭。奉醫藥不謹。除名。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刺配瓊州牢城。永不放還。臣愚竊謂壽皇盡孝執禮。不勝創鉅痛深之心。故處涇之罪。僅恕其死而已。太上皇帝之怒周昭。行道之人。多知其故。含怒蓄憤。以致遠遯者久之。竄之海外。聖意可知。在今日雖經赦宥。不應遽使之齒于平民。臣以為馬希古尚可知也。王涇。周昭之罪。不可恕也。欲望睿旨。將王涇。周昭逐便指揮。特賜追寢。毋致失刑。以累初政。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醫官鄭至達改風科入內宿

臣聞有國有家者。立法定制。使有司守之。有司不能守。則君上當治其廢法之罪。若徇一夫之請。越法自便。有司能執法。而上之人反欲以一時指揮而廢法。開僥倖之門。以來無涯之請。則法令俱成無用矣。醫雖曰伎。然先王之所甚重。矧國家禁廷之所用上。奉三宮。所宜精擇。元豐之法。選保試補。其制甚嚴。政和少變。宜和又申嚴之。俾竝依元豐法。雖奉特旨。傳宣宣押等。仰醫局執奏不行。可謂詳盡矣。臣在後省。所當遵執。實緣年來繳奏。多急于大者。而以此等猶為細事。亦間有書行。自知其非。今朝政清明。凡僥倖廢法之事。遇之輒論。陛下俯從如響。則在臣。不敢忽。所有鄭至達特改風科。與差入內宿。其于法制不可行者二。而事體之大不可者一。臣敢陳之。揆以宣和執奏之法。一不可也。又乾道三年。指揮內宿風科醫官。以二員為額。見今盜額人且令依舊。今後竝不作闕差人。二不可也。是二不可者。翰林院醫官局館執奏以為不可。而聖旨特依今來指揮。則是臣所謂有司能執法。而上之人反欲以一時指揮而廢法。此于事體所繫尤重。自此苟有勢援之人。皆視法令為甚輕。悉以特旨衝之。則舊法幾于無用矣。此臣所謂事體之大者也。臣不識鄭至達為何人。伎藝之精否。考之案牘。則累經繳奏。清熙十二年。為德壽宮醫官。有勞。特與免試。供職。差入內宿。清熙十三年。又為醫藥有勞。差充德壽宮祇應。皆為醫官局執奏。奉聖旨特依今來指揮。皆為臣僚繳奏。而能不知懲創。又圖特旨以破舊法。則其人頑狡可知。況內宿風科醫官。既以二員為額。今已有員。至達又在三人之外。又聞大方脈。以七員為額。正緣干求不止。已見濫額數員。可見冗濫。今若不禁止。恐來者不已。是醫官局能執法。而舊法日以廢廢。臣等反失其職矣。是以冒昧歷歷言之。欲望睿斷。追寢特旨。庶使僥倖攀援之人。自此帖息。不勝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謝淵請給全支本色

臣仰惟陛下奉承三宮。惟恐不能順適聖意。然法制之設。所以公天下而共守之。有不可踰者。知閣謝淵為皇太后親弟。請給依韓侂胄例。特與依祿給全支本色。有以見陛下奉祖后之意。然真俸之支。則有不可。吳璣。吳瑀。同為太皇太后親姪。同為檢校少保節度使。可謂事體至切矣。然吳璣之請。真俸已久。無有議者。而吳瑀之請。太上皇為之降旨。則黃裳以給事中力陳者三四。陛下為之降旨。則黃由以攝給事中。又至于再三論奏而後止。疑若有甚異者。無他。璣在紹興元年十月。指揮之前。而瑀在指揮之後者。指揮既定之後。若又開此門。則威里攀援。何時而已。兩朝聖明。終尤其奏。韓侂胄之真俸。以清熙十五年十一

月降旨。正與吳璣事體一同。謝淵之請。切似吳瑀。臣是以不容不論。欲望聖慈。收寢前項內批指揮。自後若不係兩班隨龍統兵戰守之人。以真俸為請者。一切以定制絕之。既以杜僥倖之門。于節用之政。不為小補。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傅昌朝改差幹辦皇城司

臣竊惟皇城司之職。不為輕選。臣不知傅昌朝為何人。第以名簿籍考之。清熙十年。天申聖節。皇后合得蔭補恩澤將一名。回授與本閣進奉白身傅昌朝。補承信郎。昌朝所謂之官。雖元係親屬恩澤。而補官之日。明言以親屬恩澤。回授與主管進奉之人。即顯得本非親屬。而主管進奉。止係一時。非泛補授。故頃以親屬賞典。轉官先經之部。告示。後有給舍繳駁。皆謂依元降指揮。止合轉至訓武郎。止不會施行。至今年七月二十七日。指揮云。皇太后親姪女夫傅昌朝。偶用本殿捧香恩澤補官。特與依親屬補授。出官施行。見今吏部申明朝廷未曾轉行武翼郎。夫覃恩轉官。以千萬數。獨昌朝未得放行。蓋其出身猶未明白也。若止是一時非泛出身。其得閑職。已是過當。難以遽當皇城司之選。況昌朝見待幹辦軍頭司。猶未赴上。臣愚欲望聖慈。收上前項皇城司除目。俟朝廷取見出身明白。本人轉過武翼郎。然後授之。未為晚也。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李氏等依宮人例支破請給

成國信國崇國三夫人李氏等。係太上皇后親屬。依宮人例支請。

臣竊惟國家賦祿。俱有條式。不可紊也。紹興元年。士散妻梁氏支給。臣僚繳奏。謂一命婦之請。給。事體雖若細微。然律門一開。攀援者衆。蟻穴之不塞。可以潰隄。遂蒙寢罷。夫以士散為宗室大老。其妻一有干請。猶為之遽止。今無故而給三人。尤為無名。吳瑀為太皇太后之親姪。謝淵為皇太后之親弟。其請支真俸。陛下不以私害公。悉從繳奏而止。李氏三人。因緣戚里。不從夫爵。得授國封。已為幸矣。若更依宮人祿式。則例支破諸般請給。僥益甚。檢照內國夫人例。一人每歲約計錢近二千緡。銀一百五十兩。米四十五石。綾一百二十五疋。羅三十餘疋。絹六百疋。綿四百兩。況一日而併與三人。其蠶耗可知。陛下恭儉節用。為天下先。中外方且冀望裁抑內庭用度。以紓國力。若遽開律門。自此攀援日至。何以杜絕。臣愚欲望聖慈。收還上項指揮。以塞戚里無厭之請。實為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議治平末年英宗祔廟。傳祖親盡。遷之夾室。而順祖遂居第一室。天下無可議者。蓋傳祖之遷夾室。于禮為順。太廟者。宋之太廟。非以第一室為主也。自王安石異論。奉傳祖已遷之主。復入第一室。正東嚮。而議論紛紛。至今神宗祔廟。翼祖遂遷。亦禮之宜也。蔡京用事。專務紹述熙寧之政。又唱九廟之制。復奉翼祖已遷之主入廟。當時詔書明言。自我作古。可見無所經據。若太祖東嚮之議。自熙寧以來。議者不知其幾。至陛下而始定。甚盛舉也。此事既定。遂又議傳祖宜祖祔主所歸。考之于禮經。計之以治平故事。止合竝遷夾室。如順祖翼祖之制。正緣熙寧之後。推尊傳祖已久。又紛然有不當使傳祖下。附子孫之說。故衆議中制取唐柳冕之言。創為別廟。二事皆已得聖旨。恭依矣。豈應更有異議。比聞朱熹曾入文字。未蒙降出。臣輩無由辨正。是否。忽又得旨。恭依。且從禮官第一次陳請。則是止祔宜祖而祔孝宗。所謂太祖東嚮之禮。又復廢而不行。臣實惶駭。竊謂如此重事。陛下再降旨。恭依。今忽以數語而改之。行之四方。實感衆聽。臣未深辨。欲望降出。朱熹劄子。庶見得有所據依者何事。果能使中外心悅而誠服。則改之未晚。若如今日所行。則宗廟重事。議已定而復搖。重事反輕。非所以示中外。如臣淺陋。何足以預議大事。苟有所見。不敢以畏避而不言。伏惟陛下裁教。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再繳李氏等依宮人請給

臣近者繳奏李氏國夫人三人請給事。伏準御筆。可依皇太后妹嘉國夫人例。特與書行。仰見陛下尊奉太上皇后。念三女兒之意。故有上項指揮。臣豈應不承威命。竊惟封駁之地。以出納為職。君命之出。從而出之。豈不順便。惟知其不可而納之。是為舉職。況一事之僥倖。從之亦未甚害。所可慮者。倖門一開。便以為例。援例而進。得之者不以為恩。不得者遂以為怨。此喉舌之地。所以必爭。正恐其攀援而不已也。嘉國夫人。道熙四年初支俸給。一時有司失于爭執。開此倖門。李氏三人。遂援此例。初失于一。今有其三。三人既行。則後之攀援者。又不知其幾。凡曰后族姊妹。得之則兄弟之婚。援之則兄弟之子。婦又將援之。不知何時而已乎。況今日國力甚屈。不惟不可以望承平之時。比之紹興。既不可及。雖欲比之。高宗。比之紹興。亦不大舛。今歲遭壽皇之大喪。遣金國之信使。固已不勝其費。而天時如此。救荒不暇。朝廷傾貲以爲民。民之受實惠者。無緣得獨。饑疫可指日而俟。盜賊所在而萌芽。凍乎可懼之時。陛下惟當躬率儉素。橫恩濫予。損之又損。猶恐不逮。安可聽戚里之無厭。援不得當之舊例。不思以義斷恩。如此之類。侵尋不已。何以善後。臣是以輒忘忌諱。再瀆天聰。伏望聖慈。終賜寤能。如聖意深念。從母。毋寧別予之財。太上皇帝以吳璠不得真俸。遂賜之錢。庶可全肺腑之恩。而不廢天下之法。更取聖裁。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毛伯益轉行遙刺

臣仰惟陛下嗣服之初。愛惜名器。間有出于左右求請。或竝綠賞典。或引用近例。或出于三宮之親屬。苟戾于法。有司執奏。無不垂聽。故朝廷清明。可望治效。近有李革。以應奉有勞。由副尉而轉承信郎。亦不可不論。正以事體至微。不敢瀆冒天聽。今忽來有上項指揮。毛伯益者。知其為內侍。不知有何因緣。直以職事宜榮。理宜優異。與轉遙郡刺史。實駭公論。夫以內侍甚衆。遙郡至嚴。有以賞典等事。遷轉者。猶不可行。

攻媿集卷三十

奏議

繳朱熹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

臣仰惟仁宗皇帝。聖度如天。御史唐介以言事得罪。貶春州別駕。明日中悔。命改英州。已處之善地矣。又明日。用其言罷文彥博。而遣中使護介之行。未幾。遂復召用。此所以爲慶曆之盛。臣觀陛下容納直言。改過不吝。無愧仁皇。朱熹始除宮祠。深駭觀聽。物論紛紛。已而聞仍次對之旨。則知聖意之已回。臣察熹奏。又加寶文之職。而與州郡。則聖意又愈釋然矣。臣雖已論奏。茲益進其愚。陛下本以閱其耆老。當此甚寒。不欲使之立講。欲望聖慈。授以內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如此。則君臣之道。終始周盡。熹之難遣。易退。陛下素知。願豈以加職爲寵。惟陛下待以恩意。亟使留行。進之以禮。則熹雖已去。猶未出。豈可以留矣。臣苟有愚見。不敢不盡。伏冀垂聽。而採用之。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就廟事

臣竊惟宗廟重事。非可輕議。雖議禮之家。古稱聚訟。然在上之人。所以擇之者。如何爾。凡事固當從衆。要

指揮再三終于回授而況全無來歷內庭趨走安得言勞使便使令豈應優異若此門一開凡有無厭之求陛下遽與施行而臣等又不能繳奏則遂郡不已使圖正任正任不已廉車留務以致節餓何厭之有如此則祖宗之法度朝廷之紀綱將遂蕩然何以爲國自來內侍求請遷轉屢經繳駁皆有一二可言蓋未有如今日指揮僥倖太甚臣是以尤不得不論欲望聖訓追寢上件指揮推究伯益無故僥倖上罔聖聰之罪特賜黜責以懲其餘庶幾自此可以少戢此曹不致過有隳分之請實爲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取華官官吏諸色人等及五年推恩轉官

臣仰惟陛下欽事三宮務盡孝道重華宮一行官吏等人用德壽宮故事服勞五年例轉一官資前此方以推恩爲遲今幸舉行故典本不當有言然臣有愚見如醫官及礙止法人二項不容不論醫官久襲麻祿竊取寵榮本是庸人僥倖在選壽皇遠豫之久中外日伺厥狀以候康復而其詞不倫固已憂慮一旦彌留無不憤痛雖其罪不至如王涇之甚亦以一時多事未嘗明正典刑六月二十三日奉太皇太后聖旨醫官大方脈薛仲堅郭儀李九齡指腫科王懋陳世安口齒科俞時雍並罷重華宮祇應此蓋太皇太后后明知其醫藥狀而至仁覆露不欲加罪止從罷遣後至八月間因臺官論奏郭儀李九齡薛仲堅郭儀庸之罪其言某輩則非止此三人也尋得旨備降三人者一官未幾至十月初王良佐李九齡郭儀又以應奉太上皇帝醫藥有勞而轉官矣其僥倖已甚皆不復論其于重華醫藥失職如此不至嚴譴已爲厚幸安得一例皆與轉官之賞乎其醫官已經降官及罷祇應之人乞更不推恩武臣及內侍等礙止法人數目不少若盡與轉行實爲太濫正引乾道二年之制隱下後來即次指揮致有今日施行欲乞並照宣熙八年七月指揮回授其指揮使以下礙止法人亦乞照前項指揮依條施行其他人數猥衆宮掖事嚴臣不能一一究知其顯然可論者如此欲望明照三省樞密院及所屬曹部照應逐次指揮及臣所奏二項事理仔細開具施行庶幾實有勞效者不至遺失僥倖太甚者稍得撙節其于愛情名器之朝不爲小補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陸彥端將軍恩並解帶各轉一官恩例特與階官上轉行一官

臣待罪東臺論奏固多皆是爲陛下愛情名器節省財用排抑僥倖以存國家之紀綱若礙止法人或轉橫行或轉遙刺二事尤當固執一失職守來者無窮不可復爲矣陸彥端事太上皇帝爲隨龍人衆所知以隨龍之故超授官爵不爲少矣若縱其無厭之求則何時而已耶比者太上皇后歸謁家廟彥端于武功大夫併轉遙刺兩宮臣寮繳奏三次以一時人衆太上皇帝聖旨其他礙止法人並從所請時令與三人者轉行彥端其一也是以一日隨行之勞而轉與二十年磨勸之官矣去年八月又以睿思殿內東門司等歷過日月并使人到闕等泛賞乞于遙郡上轉行後省察見其月日皆是重疊引用繳奏三次乞令吏部契勘年月遂寢而不行今又有此請夫厚恩轉官解帶轉官使其不礙止法則當循序而進何待特旨正以二者皆是泛賞礙止法人不可用故疊以二者冒干天聽又欲于階官上轉行則是以礙止法

不可用之賞而轉右武大夫其爲壞祖宗成法尤甚臣是以不得不論欲望聖斷察其情狀追寢上件指揮庶使退聽且以塞後來無窮之請臣載惟陛下初政猶未及半仁恩隆寬左右近習戚里之衆干請恩倖濟濟聖聽動勞特旨臣愚駁論雖荷矜從更乞奮威斷擇其干請太甚者有以懲戒之則朝廷益清紀綱不紊尤爲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成立帶行遙刺

臣竊惟國家名器之重在今日尤宜謹守引例破法之弊在今日尤宜痛革臣待罪瑣闕頃者屢有駁奏不敢顧恤仰惟陛下恭垂明聽從善如流近來方得小定忽準前項指揮又不容已者御前忠佐止有六資曰步軍副都軍頭馬軍副都軍頭步軍都軍頭馬軍都軍頭馬步軍副都軍頭馬步軍都軍頭六資之外無法可以選補其轉行遙刺者蓋構恩也武臣轉至武功大夫爲止法非有軍功等不許轉行而況此乎歷考太上皇帝在位六年放行忠佐轉官者才二人然皆有迹可考周與以馬軍都軍頭轉行尤在紹興二年七月是時太上皇帝即位已三年矣至十月又以陸安爲之中書後省繳奏而止紹興三年四月又有指揮又以門下後省繳奏而止且以周與之轉行是有司失于執奏者直至紹興四年再與而再繳至勳御筆以其久在潛邸應奉有勞特與轉遙刺時方多事因遂放行蓋亦三經繳奏不得已而後行非苟然得之也今可援爲例乎況陸安在太上潛藩隨龍應奉餘三十年錄其久勞猶難如此陛下即位未久若成立引例破法六資猶未肯轉滿徑以四資之恩超授遙刺則今之爲忠佐者又援此例而進不可遏止名器愈濫矣陸安援周與之例止言請給而不及大禮支賜進狀下戶部本部執奏而不行今成立破法所乞指揮則又全備以此知所恩僥倖之人宛轉攀援無時而已欲望聖斷特賜詳酌其以兩資轉至馬步軍都軍頭者法也則令有司照條格施行其餘兩資則與寢罷寒侍門而守舊法實爲允當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再繳成立帶行遙刺

臣近者繳奏隨龍御前忠佐成立帶行遙刺史奉聖旨兩該隨龍可特與書行天威所臨即合承命然詳究事體輕重受一夫之怨不敢廢陛下紀綱寧被方命之罪不敢變有司法守也陛下明知帶行遙刺史爲僥倖又知兩朝隨龍忠佐人衆恐開侍門以成立兩該隨龍故令特與書行庶使餘人退聽臣略考之太上皇帝隨龍人有兵級八十八人內吳翊等十餘人又在陛下隨龍人數如此則未問其餘名色只就成立本等人數內兩該隨龍已有十餘人若成立帶行則此十餘人者必將援例而進不若杜之于初則來者自然絕望一開其端僥求日滋縱之則名器愈輕賜子益濫止之則或得或否不惟無以服其心多方營求不與不已煩瀆天聽陛下將自厭之臣愚欲望睿斷寢罷上件指揮以塞僥倖之路況陛下即位未久如此等事但當一切止絕若初年不難于發端後省不得而繳論誠恐國家爵賞有限不足

以塞此曹無窮之請爲害愈甚矣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韓侂胄轉一官彭龜年除職與郡同中書舍人林大中○韓侂胄轉一官依所除在京宮觀彭龜年除職與郡待制與郡

臣等今月初九日竊聞吏部侍郎彭龜年內殿奏事退而居家待罪不知其由已而又聞知閣門事韓侂胄見求祠祿方有傳聞謂龜年論侂胄甚切故皆不自安然而不知所論者何事也今有上項指揮則知傳聞之不謬龜年以侍郎得次對與郡侂胄解閣門及都承旨職事轉一官內祠有以見陛下之處事不失一偏然臣等愚忠猶有當言者陛下自在嘉邸眷禮優渥一旦龍飛不惟寵以爵秩延見訪問幾無虛日天下不以為私而服陛下好賢篤舊之德不謂三數月間所謂五人者黃裳遽成長往黃由尋遭外艱沈有開陳傅良相繼論罷惟龜年一人猶在從列經筵又其賦性伉直論事不回尤蒙眷獎必其懷不自已盡言無隱今又去之則陛下之舊寮無遺不惟傷伐木之義而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尤害政體此臣等所以重惜也知閣門事及都承旨皆武臣之高選陛下不難于侂胄之罷可謂英斷然次對不過在外之職序位反下于貳卿廉車之升留務則寵之已至況一去一留恩意不同去者遂遠不復得侍左右留者既曰內祠則召見無時終不能遠人言籍籍尚以為不平臣等欲望容慈更加詳處或留龜年于經筵則可以不失講讀之舊若其不然則命侂胄以外祠或予以外任事體適平人亦無可言者如龜年之賢陛下素知願豈遂將終棄後日召用正自未晚然目前處事貴于得宜臣等誠恐指揮一出難于反汗故敢罄竭愚慮以俟採擇所有錄黃臣等未敢書讀

再繳韓侂胄彭龜年劄旨彭龜年除職與郡已是優異韓侂胄初無過尤龜年聞退罷職奉祠亦不為過並依已降指揮

臣等昨繳論彭龜年韓侂胄事得旨令並依已降指揮施行臣等何敢不承君命然二人者事既相關須當適平龜年以真侍郎除職與郡若以為優異則侂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侂胄初無過尤則龜年論事乃出于愛君之誠心不顧其身以進忠言豈為過乎臣等區區不敢更留龜年在龜年進退之義亦不可復留但直臣去國公議為之歎息恐自此無敢有為陛下出力論事者矣龜年既以決去侂胄難以獨留欲望聖慈俯從臣等所奏予侂胄以外任或奉外祠以均事體以慰公議不勝幸甚再犯天威無任震懼伏惟陛下裁幸所有錄黃臣等未敢書讀

攻媿集卷三十一

狀劄

知温州舉胡宗應賢良科狀

右某伏觀本州士人胡宗左朝散郎真之孫修職郎序之子家世業儒自少穎悟誦書屬文隨見輒解臣乾道七年為本州教授蚤已見其不凡去此十餘年聞其學問日進有聲上庠茲叨假守首訪人物而邦人又咸言宗習應制舉詞業已就因見其書蓋學有師承文無蹈襲博攻經傳有志于斯文參驗古今將期于世用且其資稟溫良家居孝友表裏無玷言行俱優可謂儒林之俊彥聖世之英才臣謹遵奉詔書保舉堪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于貢舉條制並無違礙今具本人所習詞業策論合五十篇謹繕寫成八卷目錄一卷繳進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除中書舍人舉莫光朝自代狀

右臣伏觀迪功郎臨安府鹽官縣尉莫光朝粹純無玷廉介自將種學績文足為後來之秀臣今舉以自代

舉楊簡劉仲光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侍從兩省臺諫各舉通亮公清不植黨與曾任知縣人二名者右臣伏觀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事楊簡學問深遠操行介潔議論堅正皆有本原愛民之政著于劇邑是臣鄉人素為畏友非敢私薦公論所推朝請郎監登聞鼓院劉仲光純粹而能剛疏通而有立會知隆興府奉新縣甚有政聲次歷福州通判又有關決之譽此二人者實可應通亮公清不植黨與之選

除給事中舉高似孫自代狀

右臣伏見文林郎紹興府會稽縣主簿高似孫夙有俊聲能傳家學詞章敏贍吏道通明臣今舉以自代

舉宗室伯洙師津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比來宗室在朝者少可令兩省臺諫侍從各舉有文學器識者二人以備選擇者右臣伏觀朝請大夫前知處州趙伯洙少登世科退然儒雅操守堅正政事中和若蒙擢真朝行可以表率宗盟春秋寔高伏望速加進用儒林郎新池州銅陵縣丞趙師津忍貧好學厲操勤廉舊名師困嘗在江東與應孟明同為縣丞一路稱此二人而師津至今沈滯選調窮而益堅不改其操國家教養之久宗室賢才日衆臣敢以此二人仰備選擇

除權吏部尚書舉謝天錫自代狀

右臣伏見從事郎廣南西路經略司幹辦公事謝天錫經明行修推重鄉曲一入太學衆譽翕然省試為上三名廉退謹飭至今尚以選調遠宦人皆有遺才之歎臣今舉以自代

除顯謨閣直學士舉馮端方自代狀

右臣伏觀迪功郎前隆興府奉新縣主簿馮端方學問淹該詞章典麗自其少時已為故戶部尚書孫觀所稱晚當世賞筆力愈高雖名士交稱而尚沈選調矧又稟資謙靜吏事不苟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舉馮端方江曉樓防狀

准尚書吏部牒奉聖旨令侍從給舍臺諫各許薦舉所知謂如某人學識可任清要某人材術可任劇繁某人剛正某人疏通下至將士智謀勇略或有所長亦各以名來上者右臣伏觀承直郎前楚州團練判官馮端方性行淳茂文詞瑰偉真可以掌誥代言久沈下僚衆論所惜其人已老欲望聖賜擢用如酒熙間韓元吉劉孝建之比從事郎江曉樓學問精博議論閑放居為人師頃為徽州司戶參軍不惟吏事公勤門有諸生授業甚衆可備學官之選從事郎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繕場門樓防少負俊聲記問該洽居有鄉曲之譽文有制誥之體宜居館閣養才之地使之涵養成就端方二人與臣皆同鄉曲防姓氏偶同却非宗黨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臣甘坐縲舉之罰

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舉張處自代狀

右臣伏觀從政郎新兩浙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張處操履至純表裏如一學問詞采俱有過人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舉俞應符李兼鄭榮之充監司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致察見任待闕監司公共薦舉者臣等仰惟國家多事急于求才而監司所繫尤重臣等即當恭承明詔竊謂進退人才者朝廷之權分別是否者臺諫之職臣等雖在論思獻納之列不應預聞考察之事若公共薦舉所不敢辭但以人既難知知亦不能皆合如列銜共舉復恐所見不齊既不敢泛舉資淺之人又不敢大拘資格並是公共商推不敢有私親黨合謹同狀各隨所知開具職位姓名及其所長開奏謹列具如後

一臣某舉承議郎行司農寺丞俞應符蚤繼世科嘗辦劇邑疏通而有守精敏而善謀朝請郎權知臺州軍州事李兼清白承家公廉饋物已著維蕃之績宜為攬轡之行朝請郎權發遣全州軍州事鄭榮之才猷挺特論議公平使居部刺史之職必有古庸使之功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薦沈端叔王度劄子

某等竊惟國家自更化以來求賢最急得人亦多其大者固已收召進用其小者亦蒙揀拔器使然以某等耳目所接猶有遺焉伏見承直郎前監行在左藏西庫沈端叔文學老成操行無玷自為諸生由舍選釋褐成均多士咸所推重分教章貢振作士氣人知嚮方其時權臣擅國方斥逐上封言事之人而端叔奉檄校試廬陵乃以封事謗木之遺命題又發策言言路之通塞繫乎人材之消長議論頗切不徇時好及在左帑委蛇筦庫鏘鏘必謹抱負所長不事表暴至今猶困選階端叔處之泊如也從事郎前安慶府府學教授王度性資粹和詞采藻麗馳聲上庠之久遂由舍選登科屢更憂患幾二十年僅有三考學殖愈進文氣不衰為安慶府教授江淮士子不遠千里而至居鄉又以孝行有聞某等深考其人俱知其事苟不以上聞當任蔽賢之責欲望朝廷擢用真之館學實稱其選

舉閻一德蔡奎趙積謙充邊郡狀

准尚書吏部牒奉聖旨令侍從兩省臺諫各薦舉邊郡太守三二人姓名來上者右臣伏觀朝散郎監登聞鼓院閻一德出自世家屢更繁劇纂輯經史著古今政事錄以為規警頃知建昌軍諸司交薦得知秦州以憂不赴今任列院物譽甚美通直郎前知建寧府建陽縣蔡奎名門之裔官業可稱建陽最號劇邑奎勤于撫字號稱治辦刻刻政績未蒙擢用曾叔祖故翰林學士奎禮建炎艱難之時實掌書命著兵籌機要上之奎習熟聞見使之乘障必有可觀通直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趙積謙西洛故家少年嘗冠鉞關方為幕職取知當路不緣介紹遂得改秩作邑宜與前政實權臣之黨月解拖欠至多積謙方議區畫補解而郡不容積謙謂一時奉命必致擊空取辦慨然請祠而去人咸惜之臣今並舉充邊郡一德累經任使尤所當先

薦黃府卿林椅劄子

臣等叨塵從列仍侍經帷既不勝愛君之心無以効報國之志惟有獎提英俊振拔滯淹使其人有能致身于時則臣等可道蔽賢之責今得二人焉竊見從事郎前臨安府府學教授黃廣卿志節有稱詞章特出所著北鑿八卷專論本朝昔與契丹為鄰後為女真所辱究切事實雖祖宗盛時不曾一得志于北夷

靖康以來。動皆國家失計。指陳事實。略不忌諱。刪削繁文。極便觀覽。自亂華編諸書以來。皆不及此。若陛下以備乙覽。則必憤夷狄之世仇。痛人謀之致辱。臣子讀之。則必廣求禦戎之策。務為疆國之謀。文林郎紹興府學教授林椅。淹貫經術。博考古今。所著周禮綱目一書。專論成周法度官職。以類相從。皆撮精要。周公遺制。可舉而行。既非泥古以違今。直可據經而從事。自新莽比周。名其實喪。熙寧新法。專以理財。遂使指為虛言。實不可用。惟椅之說。燦然可觀。二人者。皆負才名。務為有用之學。不惟編載有體。其所著論。又皆明白洞達。有益于世。聞其書各自繳進。臣等仰惟聖學高明。于經于史。皆所留意。而二人所著書。實可以上裨維熙之萬一。欲望聖慈。特頒睿旨。降付三省看詳。如其實可採錄。乞加擢用。以示獎勵。

攻媿集卷三十一

狀劄

辭免除起居郎狀紹熙三年四月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起居郎者。有命自天。措躬無地。竊以柱下之史。密侍于清光。螭頭之班。尤先于左陛。必得俊髦之士。以居記注之司。如某者。學不知方。才非適用。自登仕路。屢點朝行。但期平進之安。敢啓超遷之望。忽叨新擢。實出誤恩。已深據蒞之憂。更重積薪之愧。自知若此。公論謂何。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渙。改昇真才。俾退即于卿聯。庶少安于愚分。所有恩命。未敢祇受。

辭免兼權中書舍人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兼權中書舍人者。自揣僥逾。彌增震惕。伏念臣技能至薄。見謂頓遲。學術素疎。且多廢忘。躡遷左陛。曾閱日之未深。密侍清光。懼記言之非稱。矧是續綸之要。實參造命之嚴。非智略該通。不足以裨贊國論。非辭章典麗。不足以潤色王猷。可使凡才而預華選。暫承人乏。雖非許于控辭。退時髦。顧豈容于冒進。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曲回宸命。更選詞臣。俾專柱下之官。庶愜廷中之議。

辭免除中書舍人狀

攻媿集 卷三十二

四二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中書舍人者。有命自中。撫躬失措。竊以仕朝廷者。以三字為要。知制誥者。以一日為榮。前代選才。必試言而後授。近時籌事。多滿歲以為真。察之加詳。過于明試。臣自頃承乏。最為罔功。詞華不足以彰播告之修。論議不足以效論思之益。久虞幽黜。敢冀親除。伏望皇帝陛下。俯鑒忱衷。亟收成渙。俾仍記注之舊。精求潤色之工。庶稔師言。且安愚分。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兼實錄院同修撰者。疊拜寵光。伏增震懼。竊惟高宗皇帝中興之烈。信遠邁于前王。必如太史公實錄之書。乃可傳于後世。當求直筆。仰贊宏模。如臣蠢愚。遭世明盛。自慙薄宦。幸三入于脩門。雖點從班。未一登于東觀。為直詞掖。方忝誤恩。共貳史官。敢汗清選。欲望皇帝陛下。俯垂睿照。改昇時髦。使專掌于王言。庶或逃于公論。

辭免兼直學士院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兼直學士院者。忽拜恩光。俯增震灼。竊惟翰苑之職。儒者至榮。雖曰兼官。亦當選。如臣之陋。與世多違。蚤玷世科。庸當為場屋之技。久從吏役。豈能工制誥之文。獨蒙睿主之深知。獲備詞臣之下列。叨居西掖。已懼空餐。攝直北扉。尤驚誤寵。矧清選尚稽于問。願禁林何急于充員。伏望皇帝陛下。洞鑒愚衷。亟收成渙。詔書日簡。方當視草之得人。英俊駢羅。安用積薪之居上。

辭免除給事中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給事中。依舊兼直學士院者。惕聞寵命。莫措微躬。竊以掌制紫垣。久漸無補。進官青瑣。尤懼非宜。蓋機要之愈嚴。聚出納之攸繁。自非學足以與聞國論。智足以深照事機。或非其人。必害于政。臣退量至陋。深恐不堪。昔惟潤色之司。猶虞疎闕。茲任塗歸之職。是速顛隕。矧當書詔填委之時。仍兼詞翰清切之地。聖恩誠厚。愚分難安。自知斷斷以無他。衆必斷斷而不可。伏望皇帝陛下。收還成渙。俯鑒忱衷。別擇時髦。俾當夕拜。庶幾得批教之手。不至累知人之明。

辭免除權吏部尚書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權吏部尚書兼職依舊者。寵光下逮。惕懼靡遑。竊以選部攸司。是曰六官之長。文昌攝事。亦叨八座之稱。縱難求傑異之才。猶當取踐敬之舊。臣一登仕路。三入脩門。年除歲遷。寢于始望。寢驚夢愕。屢蹈于危機。惟茲瑣闕。幾更月瑄。遇事輒發。徒自積于怨仇。忤旨為多。方日虞于呵。隨敢期容獎。亟賜褒遷。徑由夕拜之聯。擢試天官之職。兼汗青于東觀。仍視草于北門。揣愚分以堪恐。公言之不貸。伏望皇帝陛下。收還成渙。改昇真賢。俾退服于舊班。庶漸伸于歸志。

辭免兼實錄院修撰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兼實錄院修撰者。疊被恩榮。深增戰灼。竊以思陵在位。著三紀之治功。儒館修書。垂百王之憲則。宜求良史。以贊宏模。臣才不逮中。職多共貳。北門視草。願五技之已窮。東觀濫竽。曾一辭之未措。矧乍躡選曹之長。方將謝史筆之兼。敢冒寵光。進升論議。銓曹至宥。尚憂綿力之弗勝。懇

攻媿集 卷三十二

四二三

後滿前安用庸才之備數仰祈睿鑒遴選實能庶大典之速成免公朝之虛授

辭免兼侍讀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兼侍讀者朝拜宸輪。嘉叨恩命。退量庸薄。深切驚惶。竊以帝軀執經之臣。尤高露門進讀之選。自非著備博碩。古學精深。雖得侍清燕之間。何以贊緝熙之盛。如臣至陋。冒寵已多。推遷才闕于七年。超躡淺登于八座。已不堪于共武。尚敢望于至三。昨為載筆之官。猶駭于記注。今進通英之列。安有于發明。當觀術業以旁求。豈以班聯而序進。仰祈睿鑒。俯照愚衷。備圖名世之賢。增光稽古之治。庶容一介。專意三益。

乞補外劄子

臣輒傾丹悃。上瀆天聽。伏念臣庸庸無堪。敢南榮望。比自三汙朝。六闕歲華。太上懼之穴散之中。俾居詞掖。陛下賜以便宜之寵。遂長銜。侍帝輦之深嚴。極儒生之榮遇。乞無毫末。仰贊高明。況今福過災生。量盈器溢。近遭介弟之感。復有家婦之喪。重貽親憂。尤不遠慮。重念臣有老母。年八十有六。氣血衰。喜懼交切。久去鄉國。日夕念歸。伏望聖慈。俯矜孤迹。昇臣祠祿。使息疲勞。或得州郡差遣。許其效力于外。庶幾不妨賢路。少違身。干冒天威。臣下情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辭免除職與郡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職與郡者。聞命云初。揣躬知懼。伏念臣久汙近綴。無補明時。自憐小器之易盈。況復私門之多故。輒傾危懼。仰叩宸聽。果蒙從欲之仁。俯遂閒歸之志。已為厚幸。敢冒殊榮。乃叨高職之恩。仍昇異州之寄。實踰始望。愛瀝忱辭。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俾遂真祠之請。庶安故里之居。

辭免除職與直學士知婺州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職與直學士知婺州者。非拜絲綸。若臨淵谷。竊以東陽望郡。當選循良。延閣顯名。以優著德。豈容一介之賤。併叨二者之榮。伏念臣三入脩門。十更縣目。經惟史觀。實為儒學之華。翰苑銜曹。漫隨從班之長。屬以私門多故。老母念歸。力陳句外之章。幸動蓋高之聽。本欲少休于疲曳。敢期墨受于寵光。伏望皇帝陛下。俯鑒忱衷。特回成命。應以祝釐之祿。從其學稼之心。庶使微臣。得安愚分。

乞宮觀第一狀

臣輒瀝危衷。仰于宸辰。伏念臣比以便親求外。自詭治民。伏蒙聖恩。俯從所請。文讀直。實藝分符。一旦得之。實難分量。臣因得過家上。家以途私心。誓當勉竭疲。驚聞報君父。已擇行日。即戒征途。偶緣臣母以犯暑來歸。感疾頗重。始則冒風作熱。以臚勝下痢。年已八十有六。平時雖幸康強。而血氣既衰。不堪觸動。今既伏枕旬日。其勢未有向安之期。訪醫治藥。曾無退候。舉家惶懼。朝不謀夕。自知留官。期合取違慢之罪。又准七月二日指揮。以臣家奏請。將未申到任。帥守監司。排日催促。疾速起程。仰惟陛下。以千里重寄。付之微臣。在臣豈不願即祇事。上寬顧憂。情迫意切。不免有言。儼然方命。透幾似之。僅不投誠。謹

下。竊恐難逃。實。震恐憂懼。無以自容。臣與老母。相與為命。既未容扶持上道。又不可單騎先行。若更遲延月日。深恐輔郡久無正官。或致闕誤。重臣之罪。無以自道。欲望聖慈。察臣由中之言。出于懇切。特賜宮觀。差遣一次。使得少遂其私。庶幾母子。或可保全。盡出天地父母之恩。糜捐頂踵。不足以報。冒犯天威。臣下情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第二狀

臣比蒙聖恩。除臣顯謨閣直學士知婺州者。臣暫還鄉曲。即欲之官。臣母年八十有六。忽以冒暑成疾。痛痢交攻。屢瀕危殆。不免控告君父。乞奉祠侍養。得旨不允。此猶是朝廷故事。又有量展赴官日限。指揮。明詔之頒。詞旨溫厚。俯矜危懼。洞照真情。登拜三讀。闕門感涕。臣仰銜隆天厚地之恩。不敢隨卽再請。今詔下幾旬。踴躍不違。臣母雖幸向安。年高易于感動。其勢非更寬以日月。安得頓復舊觀。臣勉上道。深慮願。下幾旬。踴躍不違。臣母雖幸向安。年高易于感動。其勢非更寬以日月。安得頓復舊觀。臣勉上道。深慮願。望察慈察臣之請。出不獲已。差臣在外宮觀一次。使得杜門專意醫藥。不惟保全母子之至恩。亦足仰助。孝治之萬一千冒天威。臣下情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第三狀

臣比以母病陳乞宮觀。伏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前去之任者。拜命三次。周章踴躍。無所措躬。伏念臣愚愚不肖。誤蒙陛下拔擢。便親求外。過家上。悉荷矜從。誠願勉竭。少圖報效。而況臣所得州。素為浙東佳郡。財計相優。歲事登熟。去鄉不遠。使臣得奉親之官。宣布德意。豈非臣之至願。實緣臣母一病五十餘日。雖曾少間。而年高易于感動。近嘗夜作嘔逆。次日心脾痛楚。幾于委頓。闕門無以自存。驚惶度日。此去舟行三日。至越邊陸。七程始到婺州。見今尚須扶掖。方能起坐。委難支吾。若迫于威命。勉強登途。脫有不虞。萬死莫贖。昔陳寔為太丘長。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以為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臣雖不孝。安敢為此。不免復冒斧鉞之誅。三以情實披訴于君父之前。欲望聖慈。特賜矜察。除臣在外宮觀一次。使臣得以杜門。專意醫藥之奉。保全老母之餘生。臣無任祈天望聖。惶懼懇禱之至。

辭免再差知婺州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婺州者。自天有命。無地措躬。伏念臣比剖左符。暫歸故里。屬親闈之成。疾叩宸陛。以陳情。荷溫詔之一頒。控忱辭而三請。因殊庭香火之奉。得專心醫藥之營。仰戴恩私。寢成藥喜。忽蒙東記。再昇藩宣。不移東望之輔。邦。俾遂南陔之孝。養。固當仰體趣行之旨。勉圖共理之良。惟母壽益高。幾近九齡之老。雖官程甚速。尚踰數驛之遙。僅扶持以頭。驅。恐疲勞之未免。況臣世系。本出部封。至今三邑同姓之人。不減四明聚族之衆。向于官路。或講宗盟。親疎之間。悔吝斯起。憂患不堪。于累歲。聰明尤減。于前時。敢以妄庸。冒此煩劇。欲望皇帝陛下。收還成。別選長才。庶安衛。之居。以盡養。之職。

辭免復職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復元職名依舊宮觀者臣遂聞成命深震危衷伏念臣生遇昌期仕叨從列頃以便私而請外旋因奉母以求閒處此累年安如一日閉門自屏尚遺白簡之彈踏地靡遺敢冀青氈之眷忽頒輪于北闕復寓職于西清拜觀若驚視釐如故不圖簡記遠及微際揣愚分以非宜恐人言之可畏伏望皇帝陛下俯矜賤悃亟獲恩庶安敝里之居免玷甘泉之列

辭免與郡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與郡者臣恭聞明命莫措微躬伏念臣少習一經本因覓舉仕職三紀非敢為高論思無補于清朝更迭遂求于輔郡為親而歸故里九易歲華復職而昇外祠一由上賜與郡有旨閭門皆驚久伏丘樊豈不願承于任使備無疾病猶當出效于驅馳茲貢需章實有危懼母以九十四之耄日抱沈疴臣以六十七之年又嬰宿疾願二人相與為命無一日不用醫湯藥扶持苟延暮景里閭勞苦具見真情心志已凋豫切不虞之懼頭顱如許事堪共理之良伏望聖慈俯憐舊物許令終養以全鳥鳥之私仍俾祝釐少安糜鹿之性

乞致仕狀

右臣么微之迹遭際聖時叨綴從班曾無補報憂患餘生自貽嚴譴杜門省愆衰瘁日甚重念臣生于紹興七年今年及七十揆之禮經實當告老伏望聖慈許臣致仕干冒天威臣下情無任祈天請命激切屏營之至

第二狀

右臣昨具奏乞致仕奉聖旨不允者引年有請願畢餘生賜旨未俞敢申再瀆仰動蓋高之聽冀垂從欲之仁竊以致為臣者實累載之素心不得謝者乃清朝之異數苟非宿望厥有彝章如臣者少既無奇今將安用不堪荷囊賦彭澤之歸來但切杜門類介推之借隱子欲養而親已矣老將知而耄及之而況拜不能興扶而後起退最病體何必待年揆以禮經適當納祿弗容自默非敢為高伏望聖慈俯矜愚悃俾安賦畝遂終齒于幸民許掛衣冠庶獲全于晚節

辭免復職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與復元職者臣忽聞牽復倍切驚惶伏念臣久途退閒晚更憂患不知自謹宜得大呵曲荷隆寬止從薄責既坐糜于祠祿復進冒于侯封增衍圭腴方申謝贖敢圖容眷尚及孤蹤未容掛神武之冠仍為洗丹書之籍竊還故職以資餘生感上意之至優恐輿言之弗貸欲望皇帝陛下鑒由衷之惻憫垂盡之年追寢誤恩少安愚分

辭免除龍閣直學士致仕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龍閣直學士依所乞致仕者聞命自天措躬無地竊以引年載請方拜兪音進律過優幾成誤寵重念臣仕參法從歸即隱居多病蚤衰久有掛衣冠之志為貧急祿尚存懸棧豆之私不因及七十之期安敢為再三之瀆幸茲得謝何望叨榮矧惟漢閣之班莫重河圖之直當以處

赴功之彥豈應昇納祿之人伏望聖慈收還渙渥念臣素知止足俾臣粗保始終惟舊貫之是仍庶餘生之無愧臣除已遵奉聖旨致仕外所有龍閣直學士恩命臣未敢祇受

辭免召赴行在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召赴行在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本無可用老而益衰既已引年方茲待盡忽蒙頒命不知所為況號召之一新以人才而為急有如臣者將焉用之輸忠竭誠則已忘舊學陳力就列則又為廢人伏望朝廷特賜敷奏非敢飾辭以控免悉自衷誠而吐陳冀別用于真賢庶少安于愚分

再辭免召命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樓鑰召赴行在即具奏辭免恩命奉聖旨不允令所在州軍以禮津遣疾速赴行在又蒙賜臣詔書一道者召命鼎來亟伸控免詔音俯及未賜允俞敢陳再瀆之私上動九重之聽伏念臣投閒已久告老方新憂患薰心積有負薪之疾權豪側目尤深據瘼之危不賴至仁豈存孤迹忽聞上聖雷霆之斷復見中天日月之明四方相賀以同聲萬物亦為之吐氣雖曰杜門而待盡寧當俟駕而後行實以蒲柳萎凋桑榆暮迫病纏雙足時歷半年弱質既衰曾賦之弗及餘災未殄致醫贈之無功已分終窮豈萌他望仰蒙簡記首預旁招已掛衣冠敢效從班之專達肆頒綸綍更加禮遣之優恩滂澆丹心仰于洪造伏望皇帝陛下恕其方命察此由衷略反汗之小嫌遂乞骸之素志或寬歲月俾息田廬備拜起之相堪豈奔趨之敢後

辭免落致仕除翰林學士狀

右臣近具奏再辭免召命未准回降間又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樓鑰落致仕除翰林學士日下前來供職者臣控辭未允聞命尤驚伏念臣性資鄙蒙學殖荒淺仰逢休運屢點周行本無藻繪之工每叨文字之選知南宮之名表有瑰錦窠代西掖之王言久塵微省攝承翰苑親預禋書兼內外播告之修當書詔填委之際疚心自勉血指知慚伏自一去闕庭已周歲紀飽更憂患嗟視蔭之幾何絕望功名幸引年之得遂矧嬰沈痼期保餘齡速茲更化之初狎奉趣歸之旨循牆固請出綽又新彈虎門已掛之冠殊乖素志正驚禁久虛之席尤懼非才伏望皇帝陛下俯察忱衷別求駉俊俾司是職大放厥辭庶德音昭示于萬方雖武夫亦為之三歎獲苟安于故里免有玷于隆知

再辭免狀

右臣蒙恩落致仕除翰林學士繼具奏辭免狀准詔書不允者屢辭召節已干方命之誅屢遜詔綸又冒執愚之懼自量其分不已于言竊以起廢江湖豈非臣子之大願充員翰墨尤號儒生之至榮而臣昔者攝空實由西省今焉被命乃自外方身已納祿而復齒垂紳之間仰上恩之特異年過從心而使當視草之職真近此之所無臣自知其弗堪人必以為不可進退之際踴躍靡追欲望皇帝陛下念及衰殘許其引避或不容于固請姑別處于閒曹雖懷知止之漸猶有可勉之理

謝宜召入院狀

右臣伏蒙聖慈除臣翰林學士仍依故事本院待詔李舜臣至臣所居宜入院充學士者遠願除命賁臨東海之濱甫觀威顏徑上北扉之直重勳主眷申遣王人荷新渥以無堪撫舊游而自失伏念臣學徒泥古仕本代耕素甘州縣之勞敢冀朝廷之選而乃屢參編序寢上螭坳紫微久典于訓辭青瑣進司于封駁天官掌選兼侍金華之殿史觀綴文久攝玉堂之選投閒散職已分終焉告老休官遂將已矣寧知末路復被優恩不容臥家趨使赴闕對選英之閣曲軫淵衷登螭文之堂殆成陳迹自歎形容之盡變況聞棧棟之游更已試罔功既衰焉用茲養伏遇皇帝陛下才無終棄仁不遐遺解琴瑟以更張聿修治具出林翰而彌大下取故臣欽佩隆知頗驚羣聽臣敢不勉尋末學增葺寡聞強爲飢馱之詞少答便蕃之寵

辭免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侍讀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侍讀者疊拜恩光彌深震恐伏念臣頃者攝承文部兼直禁林進讀露門無匪高華之選退耕綿上不堪憂患之罹冀垂車以示子孫辱賜骸而歸田里敢圖出綽復使彈冠況在七旬之餘悉紆三組之重不惟共貳俱俾爲真有如朽鈍之蹤曷稱便蕃之寵欲望皇帝陛下別圖衆俊無備一夫念齒髮之早衰察精神之不及姑仍舊貫尙竭庸材

再辭免狀

右臣蒙恩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侍讀繼具奏辭免伏准詔書不允者詞禁再登甫祇官次恩光三錫益震愚衷貢遜願以未愈望宸居而力請伏念臣才本無用病因易衰休官方幸于杜門承詔忽驚于赴闕尋變坡之舊已懼不堪居從囊之先尤爲非據況二選並稱于劇部而九重密侍于邇英仍蒙親草之司深切負芒之懼欲望皇帝陛下俯矜誠悃曲軫頽齡既知斷斷以無他安得多多而益辦許容避寵庶免妨賢

辭免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者臣再入脩門屢膺寵渥周章亟拜踴躍陳事伏念臣頃從班甯共衆職既典銓于選部仍視草于禁林茲皆遂于爲真又已參于進讀更願恩旨俾預史官比緣疊組之煩疲于奔命乃若汗青之重無所措詞至今愧之況復老矣三者已難于勝任一身安得以貪榮欲望皇帝陛下憫其已過于七旬察其難兼于數器以國典爲甚鉅擇英才而別求庶使微蹤粗殫精力

攻媿集卷三十二

狀劄

乞歸田里劄子 嘉定元年七月

臣輒傾誠悃仰于天聽伏念臣危孤之蹤自慶元改元補外因遂投閒十有三年而尙遭排根不已屢蒙陳乞致仕以年既未及恐涉矯激繼遭內難即吉之日甫及七十引經至再始遂掛冠臣自去國卽爲終焉之計人所共知去冬仰蒙聖恩更化之始首賜收召是時非敢俟駕而行實以方苦足疾控辭不獲除目下及于里門郡守又從而津遣扶病赴闕再瞻清光游蒙親擢加以兼職又且俾與貢舉非不願勉竭衰悴少伸報效重念臣年已七十有二精力益耗銓曹有簿書之煩翰苑有文字之冗經筵史館皆非所堪近以中暑招醫不敢謁告步趨拜跪強勉不前不求退休必至顛陪久妨賢路且玷明時伏望聖慈俯矜孤迹再許納祿歸老田園實戴天地之恩敢忘君父之賜

辭免兼書樞密院事劄子 嘉定元年八月

臣伏蒙聖慈除臣編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院治事者惕聞渙渥俯震危衷伏念臣三際聖君四汗朝蹟仕甘平進惟義命之是安心實靡他以樸忠而自立頃嘗去國本爲

奉親置散投閒久作山林之計。理合垢率由天地之仁。雖屢遭權制之餘。終不至排根之甚。幸逢更化。首辱召還。既叨長于六官。且悉歸于衆職。實爲過分。何敢僥求。況已越于從心。比再祈于納祿。不圖睿眷。擢遷樞臣。典選固難。尙能自勉。本兵尤重。安得冒居。寵加祕殿之名。兼預儲察之列。誤恩下逮。羣聽皆驚。殊非衰迹之所堪。抑亦多言之可畏。伏望皇帝陛下。收回成命。改畀英髦。俾仍獻納之班。馴遂退休之志。備獲免妨賢之誦。庶不累知人之明。

辭免賜衣帶鞍馬劄子

臣蒙恩除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又蒙賜臣對衣金帶魚袋鞍馬。竊以出珍服于尙方。錫名駒于內廄。臣庀職之始。拜賜已隆。豈應旬決之間。復冒恩榮之辱。禮誠過厚。心則靡遑。伏望皇帝陛下。察臣僥倖。既多負乘有視。使之安分。抑免傷廉。特降指揮。追還所賜。

辭免同知樞密院事劄子

臣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同知樞密院事。依舊兼太子賓客。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院治事者。誤恩狎至。撫已增慚。伏念臣頃備論思。久投閒散。荷皇明之收召。加寵渥以便蕃。俾參樞密之班。仍預儲察之客。已爲過幸。每懼弗堪。會煖席之未遑。俄歷階而使進。本兵至重。事容濫吹之人。偃伯云初。茲豈養河之地。尙蔑一毫之效。遂叨二府之真。念朝行之髦士甚多。況天下之逸民未舉。不應選列。乃以序遷。欲望皇帝陛下。俯鑒由衷。毋嫌反汗。遴選英才。而圖任。姑令舊著之少安。亟賜命香。免貽羣議。

辭免參知政事劄子

臣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參知政事。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都堂治事者。承命下臨。撫躬增惕。竊以中書之本。萬化固資。參預之良。近弼之有。貳臣足稱。倚毗之重。敢言推擇。誤及凡庸。伏念臣游跡從班。叨塵宥府。才再周于月瑄。已疊被于恩綸。玩愒自愆。于事功而何補。衰疲既甚。況疾病之復侵。方將俟使介之旋。便請掛衣冠而退。忽驚寵渥。俾預政機。載欣舊章。間有三人之同列。若稽近比。未聞兩地之贊。伏望皇帝陛下。俯察由衷。曲憐過分。收還成渙。願而賜于命香。茂東英才。以其扶于輿運。

賀東宮上御書居仁牌劄子

恭審龍錫宸章。聿新戶冊。前星少海。益嚴壯麗之規。安宅廣居。深寓藏修之意。震亨協吉。日進無疆。某叨預下寮。欣聞盛事。容即陪于賀旅。敢先貢于忱衷。伏望令慈。俯垂鑒察。

乞歸田里劄子

臣輒伸衷悃。仰于天聽。臣聞七十而致仕。禮之經也。一介孤遠。素安平進。遭際累朝。三入周行。澆塵法從。年未六十。即遂投閒。屢思納祿。正恐或以爲矯。母喪既終。適當七十。再疏待請。自謂平生志願。不啻足矣。敢圖聖慈。更化之日。首賜收召。力疾趨朝。一見天顏。盡昇舊物。旋由樞筮。進貳政機。皆非夢寐之所敢及。玩愒歲月。毫髮無補。日負憂懼。重念臣今已七十有四。當戒得之時。而況筋力日衰。每虞僂仆。素有足疾。曾爲廢人。近者益不堪奔走之勞。非不戀聖德。願效尺寸。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欲望容慈。矜憐衰悴。許

臣仍舊致仕。歸伏田里。以盡餘生。不勝萬幸。

第二劄

上章有請。願致爲臣。頌昭甚溫。未容得謝。致游陳夫。愚悃。用仰冒于宸聽。伏念臣少已無稱。老將安用。仰被聖神之眷。擢登樞近之班。然而雖號參知。了無神補。彌縫輔贊。何所建明。拜跪進趨。率皆強勉。十目所視。一心靡寧。久矣妨賢。自知不可。衰而戒得。衆必有言。矧同召之三人。今止存于隻影。汗顏在列。歸夢先形。漏盡鐘鳴。夜行當已。日暮途遠。逆施謂何。欲望容慈。俯回淵聽。放歸田里。俾遂畢于餘生。再掛衣冠。庶可全于晚節。

第三劄

臣疊具劄子。陳乞致仕。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游頌渙渥。未許告歸。三貫需章。終期得請。敢冒蓋高之聽。仰于方命之誅。伏念臣猥以迂儒。叨塵近綬。上恩至厚。加寵數之便蕃。同列咸和。務宜恭之相勉。非緣他故。借以自陳。惟是年實衰高。夙苦負薪之疾。位爲甚過。了無橫草之功。冠已掛而復彈。車既垂而再駕。識分知足之意。雖曰素明。安煩戀劇之議。豈能戶曉。久妨賢路。奚補公家。屢屬于臯。終投誠于丹辰。仰祈聰鑒。俯察衰蹤。與其僂路于朝。重貽鑄誥。孰若曲從所請。先賜保全。矢辭已窮。屏息以俟。

乞致仕劄子

臣敢傾危悃。仰冒天聽。臣聞七十而致仕。古之道。禮之經也。臣五十九而投閒。十載而遭母喪。比及三年。年適七十。連年再請。已遂納祿。平生仕宦至此。不啻足矣。加以多病早衰。素有足疾。是歲一發。數月。甘爲廢人。國家更化之初。記錄簪履之舊。首賜收召。病不能進。既叨輪苑之除。又頒趨行之命。扶德造朝。本擬一拜清光。歸安田里。旋蒙拔擢。歲中屢遷。冒列政途。在再三載。頃申懇請。未賜命香。因仍強顏。又復許久。今年遂七十有五矣。既遠古義。又乖初心。筋力益衰。舊疾發動。重以手足之戚。撫事傷感。久在朝假。不遑安處。勉強參告。願歸是處。茲敢投誠。君父。乞骸以歸。非惟羸全晚節。亦免久妨賢路。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既不能。不止何待。伏望聖慈。許臣再掛衣冠。以畢首丘之願。不勝惶懼祈懇。俟命之至。

第二劄

臣昨具劄子。陳乞致仕。伏奉詔書。不允。上疏力陳。願給未許。念乞身而至。再望得請。以爲期。竊以七旬而加五年。在微臣而宜去。一日而降四旨。驚眷寵之過優。舊或施于累押之餘。今乃用于初求之頃。莫知所處。益不遑安。伏念臣學術素疎。官情尤薄。禁路已知。其踪分。政途深媿于罔功。況在縱心之時。既從謝事之願。豈容今日。猶玷運聯。凡今在朝。惟臣最老。不以妨賢而自列。殆幾貪祿以忘歸。福過災生。重以鶴原之戚。日暮途遠。恍然駒隙之馳。贊襄何有于建明。趨拜每虞于僂仆。覬息影于田廬之下。敢投誠于君父之前。伏望皇帝陛下。俯賜矜容。曲憐疲瘁。恩榮素厚。非無犬馬戀棧之心。志意已凋。但有麋鹿投林之想。倘得退尋于醫藥。庶幾尙保于桑榆。

第三劄

臣再貢封章。陳乞休致。兩奉詔書不允者。引經告老。尚關命音。造膝陳情。敢祈恩許。難避再三之瀆。庶蒙萬一之從。伏念臣屢忝登朝。幾成去國。投閒置散。自分終焉。避寵辭榮。不啻足矣。頃重齒齡。固知竟死以何神。漏盡鐘鳴。烏可夜行而不止。豈知末路。重上天津。同寅協恭。雖相遜于瘴曠。玩歲愒日。恐徒積于悔尤。久踰休致之期。深有所益之懼。弟兄狼狽。凋謝奚堪。疾疢交侵。衰頹已甚。惟應納祿。或免挺災。伏望皇帝陛下。洞鑒由衷。俾令得謝。既不敢請。慶符之寄。亦不能奉。香火之祠。掛神武之衣冠。復尋故步。樂清時之鐘鼓。尚伏餘生。

再乞致仕劄子

嘉定四年五月

臣比者三上封章。懇求納祿。聖意眷留。溫詔稠疊。仰體隆寬。復就班級。本未敢再有陳請。瀆冒君父。實以今年七十有五。自念厚恩未報。勉強奔走。使其無病。尚可支吾。臣近者四月十七日。扈駕朝獻景靈宮。乘騎拜跪。幾致顛踣。翌日。輦策不前。不免謁告。復于二十七日。堂中議政之次。方欲夙退。緣積雨陰溼。不惟發動足疾。適苦腹痛。忽作旋暈。不知人者良久。此丞相以下之所親見。十日環視。不可掩覆。亟歸私第。招醫用藥。僅得少定。至今氣短力乏。連請朝參等假。彌不遑安。使當殿陸朝。宗廟駿奔之際。不測有此。豈不有玷班列。必致倍費保全。象臣先已掛冠。又過數歲。強顏復久。自知人言不貸。以為貪祿忘歸。一旦疎虞。無所逃罪。是敢投誠于陛下之前。深恐不任。趨拜。亦不敢又勞宜押之煩。輒貢囊封。願天有請。伏望睿慈。矜其過老。察其由衷。許臣依舊致仕。放歸田里。以畢餘年。不勝百生之幸。

第二劄

臣茲以感疾旋暈。既蒙聖恩。給以朝參等假。自度老而氣耗。難以驅勉趨走。既參預。又不容安坐養疾。是以控告九重。力求歸老。伏奉詔書。未賜允。臣仰戴恩紀。俯增震惕。伏念臣舊有宿疾。甘為廢人。不自意全。得至今日。適有天幸。又延數年。及見聖君更化之初。叨預明時共政之久。非不知恩賜愚慮。仰酬異恩。外若強而中實枯。心欲為而力不逮。日見衰羸之狀。乃無報效之勤。立則欲僵。坐多假寐。徒妨賢路。難免人言。況復近因風溼之侵。初為冷澀之疾。眩暈幾成于顛仆。摧頹重費于扶持。雖轉刻以復醒。而還家而歸。臥仰。棄予告。得遂呼醫。自憐蒲柳之零。宜逐桑榆之暖。豈容強勉。更效驅馳。一朝或作于周行。萬死難逃于大隕。伏祈天鑒。俯察忱衷。許掛衣冠。往尋丘壟。庶可訪壽藥石。收聚精神。苟餘喘之尚存。皆再生之大賜。

第三劄

臣近以衰病陳乞致仕。兩奉詔書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臣仰感聖慈。未賜嚴譴。非敢瀆蓋高之造。實緣有未盡之誠。輒于蕭斧之誅。冀動疑旒之聽。伏念臣少無所用。老則可知。頃叨獻納之聯。甘處廢閒之地。屬睿主當改弦之始。俾微臣仍曳履之餘。擢真樞庭。遂進參于履屨。重慶塵粟。會何補于治功。不惟見諫于人。自知非久于世。然而七旬以後。三載于茲。羸無力勉于步趨。因謂尚堪于驅役。烏雖飛而宜下。可不

知還。燈欲滅而復明。安能長保。當未及衰殘而告退。況今以疾病而有求。倘遂伏于先廬。庶少延于暮景。伏望皇帝陛下。俯憐疲瘁。亟賜允俞。用人固欲盡其才。而臣才已盡。使人不欲窮其力。而臣力既窮。辭雖已殫。情則甚切。週九重而請命。祈一札以賜歸。

御筆。引年納祿。在常情則然。惟老乞言。猶古人不取。況大臣之進退。繫朝政之重。有如賢。尚為國老。無阻抗陳之美。殊非養老之體。益務交修。毋惡獨善。

親書奏謝御筆劄子

臣特罪政路。在再三載。累上引年之請。必蒙陛下曲賜眷留。本未敢洩冒天威。近在堂中。忽作暈眩。幾至顛仆。謁告呼醫。尋即上章。求致其事。兩拜溫詔。尚關命音。情意迫切。遂成三瀆。初七日早。仰荷聖慈。特遣中使。傳奉恩旨。臣既粗可支吾。且聞居家引疾。素無宜押之例。惶懼承命。即時入堂。已具奏知。敢闕天地之隆。私申實雲漢之親札。獎飾備至。訓以去就之宜。臣實何人。叨被殊渥。周章震悚。無以自容。雖勉力就列。終恐衰悴。不能仰酬洪造之萬一。謹于中夜齋誠。躬伸奏謝。來日自當俯伏宸陛。控敘危衷。臣下情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伏乞睿照。

乞增葺錦照堂劄子

臣輒有微誠。仰干天聽。臣祖贈太師齊國公。某政和中。由卿列擢守郡。與利除害。非止一端。每有奏聞。隨即報可。其後在任首尾五年。宣和初。方臘猖獗。鄰郡嘯聚相應。如抗嚴處州。皆遭攻破。越及溫台。僅餘城郭。外邑亦多塗炭。惟臣祖申節備禦。多設方略。闔境無虞。就陸徵飲。開直學士。告墨具在。前後重葺。褒美。皆親灑宸翰。雲章昭回。海邦增耀。城內一湖。舊有十洲三島。最南一處。適與私家相近。遂于其上。建錦照堂。刻碑堂中。以修上賜。中更兵燹。巍然獨存。是時州治初復。移為小廟。碑石暴露。隆興元二年。間州郡方始再建。及今五十年。棟宇弗支。加以連歲暴風秋霖。頽損尤甚。臣自願么微。猥叨誤恩。置諸選列。累疏乞身。未蒙俞允。願惟家世之舊。不敢自默。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許容臣自備材植。以時增葺。倘遂歸休。得以周旋其間。仍不許本家及官司指占。安泊居止。庶可永久。尊奉先朝。奎畫之嚴。仰使子孫。表揚前人。之志。

進東宮耕織圖劄子

某衰遲之蹤。叨逾過分。自塵樞筦。即備儲寮。仰蒙令慈。眷顧加渥。退念略無毫髮。可以補報。每切慚悚。某伯父故淮東安撫。嘗令於潛。深念農夫蠶婦之勞苦。畫成耕織二圖。各為之詩。壽蒙高宗皇帝召對。會以進呈。兩加褒獎。宣示後宮。至今尚有副本。某嘗書跋其後。仰惟皇太子殿下。淵冲玉裕。學問日益。密侍宸旒。恤下愛民。固已習熟。聞見。究知世務。惟是農桑為天下大本。或恐田里細故。未能盡見。某輒不授。傳寫舊圖。親書詩章。併錄跋語。裝為二軸。伏望講讀餘閒。俯賜觀覽。或可備知稼穡之艱難。及蠶桑之始末。實諸几案。庶幾少裨聰明之萬一。亦以見下寮拳拳之誠。

乞致仕劄子

嘉定五年三月

臣輒伸丹悃。仰冒宸聽。臣聞之禮經。自幼學以至致仕。具有節目。古今用之。臣生而多幸。年未四十而仕。

遭際三朝，四入同行，年除歲遷，遂至通顯。七十掛冠，不啻足矣。陛下更化之初，首蒙收召，迫于威命，扶病復來。恩澤益隆，遂處樞筦。進參殿閣，亦既三年。中間屢嘗自列，眷留再三，不敢煩瀆。去冬自丞相而下，三人求去，俱不允。臣難以繼進。伏念臣今年七十有六矣，齒髮凋壞，衰相日侵，筋骸疲痺，隱痛交攻。每趨朝謁，悉出勉強，深懼僇于宗廟。會同之際，有玷陛下保全之恩。願豈有入仕則在古制之先，而休官乃在其後，又復過數年矣。貪冒之譏，難免人言。臣自知愧，有礙面目。伏望聖慈矜念衰殘，許歸田里，賜以餘齡，使全晚節，不勝百生之幸。

第二劄

臣昨具劄子，陳乞休致，放歸田里。伏奉詔書不允。臣竊惟皇朝忠厚，專以禮義廉恥養士夫之心。先正名公，多有不待年而告老者。先帝臨御，申嚴此制。凡已七十而仕者，御史必彈糾之。有去七十尚二三歲者，廟堂不敢除以待次。郡守是為愛養，臣子不使犯禮經之戒。伏自陛下改弦更張以來，與念正元朝士，所餘無幾。又多久厄于權臣用事之時。雖年登耄艾，亦皆以次收召。德至渥也。迨至今日，往萬六年，召用之人，或去或亡，幾于略盡。馮臣久玷政途，未容得謝，誠不遑安。近者臺評有言：人臣視爵祿為己有，則昧止足之義，無廉退之行。貪競之俗成矣。又曰：路不妨賢，則黜者可信而塞者通矣。又曰：凡在朝列，有懇懇願補外者，當從其請。此皆聖然有當于人心，而臣忝在近列，年已過期，使其精力尚強，猶可圖報。老而耄及，將焉用之。伏讀詔書，不勝震越。正以材疏智短，不足以任其政之責，所以切切求退，非為圖山林閒燕之適也。若商山之終隱，當以自師。如渭水之圖功，安能為役。與其後日徒費陛下保全，不若及今尚可驅勉之時，使之進退合宜，則不惟微臣晚暮榮幸，亦足以成聖朝風化之大端，示天下以止足之義。

第三劄

臣累具劄子，陳乞休致，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告老將歸，顧天有請，蒙恩未允。踏地靡遑，敢于方命之誅。三頁乞身之個，伏念臣屏居既久，得謝復來。初期一拜于天光，徑還鄉社。豈謂五經于歲律，尚玷政途。屢求再掛于衣冠，亦已疊勸于詔諭。詞窮復止，福過難安。念久據于要津，致坐妨于賢路。況復衰頹益甚，遂已至踰七望八之年。參預無聞，何以佐成五登三之治。爰自去冬而草奏，必期嗣歲以辭榮。親奉玉音，謂正資于輔佐。游頌給命，又有及于典刑。仁慈優隆，詞旨詳縟。仰聖主所以速下，在微臣皆非敢當。不復更引禮經，遠希前哲。直以血氣衰瘁，疾既交侵，心志凋殘，事尤健忘。行多則蹇于進步，坐久則昏不知人。但可投閒，豈堪任責。欲望陛下特垂睿鑒，洞察忱衷，推從欲之至仁，使歸安于故里。曩由長往，執云堯帝之遺黃，綺綺辭，無損漢家之盛。切于得請，不覺費辭。

再乞致仕劄子

臣輒瀝危衷，仰干天聽。伏念臣衰瘁至此，實不堪為世用。仰蒙聖恩，擢實政路。首尾五年，平生自知分量，不敢貪榮。久處于此，日不遑安。是以無歲不求再掛衣冠，或以疾故，請至再三。率蒙睿眷，溫詔曲留，不敢頻有煩瀆。又復中輟。今年七十有六矣，已無顏面，尚玷通聯。況自入春以來，屢以病告。兩膏吐痢俱作，再

以淋瀝為苦。近復以暴下累日，精然弗支，形體瘦瘠，飲食絕少。近雖勉強朝參，深恐不能支吾。一旦僂仆大廷，萬目並觀，徒為清朝之玷。臣之獲譴，顧何足言。伏望皇慈，深察誠悃，使之歸伏田里，以迄餘生。以全暮景，實為孤臣之幸。

第二劄

臣近者上章乞身，自知僭冒，甘俟刑誅。重蒙聖慈，不惟未賜命允，又勸詔旨，仍降四項指揮，不容引退。臣感激恩遇，哀涕交橫，不免再有陳述。陛下更化之初，臣首蒙收召，旋自西府，進貳東省。三數年來，聖德日新，治效益進。凡前日水旱饑疫，蟲螟盜竊，悉就消弭。邊陲寧謐，年穀順成。此皆國家運祚方興，聖德光被。使臣等得以充員尸素于此。豈不仰體明時，而乃自求屏退。況今郊祀大禮在近，千載際遇，又將預駢奔之列。引疾句去，此豈臣子之情。實以屢因疾病，筋力頓衰，精神惶恍，不能自持。正恐當聖主精意明禮之際，冒居使名，不足以效奔走。萬一顛沛于郊廟壇壝之前，有汗大儀，則臣死不足以塞責。是以不復更敢引經據古，直述情素。投告君父，及此秋季祀事未講之時，賜以殘骸，俾歸桑梓，得為太平之遺民，免玷知人之聖鑒，誠為餘生之幸。再瀆天威，臣無任俯伏感涕祈懇之切。

第三劄

臣再具劄子，陳乞休致，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念臣久叨共政之地，屢上乞身之章。茲焉三瀆于冕旒，誠欲一歸于巖穴。危衷傾欹，溫詔游頌，已窮告老之辭。深感留行之眷。惟是臣在萬五載，侵尋八旬，略無橫草之功。固已難居于通列。若匪負薪之疾，猶能強處于周行。誠以一年以來，百病交作，幾經告假。日塊空餐，近雖勉赴于昕朝。實亦每懷于隱痛。不知者謂其矍鑠，旁觀者事免于擲擲。今則骨露神癡，行遲坐困，髮種種以如許。視茫茫而愈昏，孔子老而戒得之言，莊周壽則多辱之訓，皆所當鑒。不敢重陳。直述腹心，仰投君父。惟乞皇帝陛下察其衷曲，加以哀矜。及茲未至顛沛之時，使得早遂歸休之請。首丘在望，沒齒難酬。重冒天威，臣下情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乞致仕劄子

臣輒瀝危懼，干冒宸聽。伏念臣衰病無堪，叨塵政地。四年于茲，屢貢乞身之章。曲蒙睿眷，詔旨丁寧。又復中止。舊歲多病，內外交攻，齒髮並侵，心神凋耗。秋間自列，正恐不任郊禮。馳奔之勞，既不得請。日夕兢懼，追原廟太宮圖丘行禮之際，陛下宣恭虔聖神，而臣筋力弗彊，足膝俱憊。侍祠跛倚，幾于僂仆。臣實無以措躬，旁觀亦為臣危之。獨以照事備成，恭謝日近，未敢奏陳。雖幸俱免疎虞，而雪深寒勁，采所弗堪。拜起踉蹌，有失臣子之敬。況今遂年七十有七，若又不能掛冠而去，則寡廉鮮恥，安煩戀劇之請。必不道于公議。而臣平日知止知足，難進易退之志，至晚節而掃地。雖百口無以自明，是敢仰瀆天威，求致其事。少休故里，以畢餘生。伏望聖慈，亟賜命允，使得納祿以塞盈溢。垂車以示子孫，不勝百生之幸。

離豈堪任事。雖欲一伏軒墀。有所不能。用敢殫瀝寸誠。仰祈保全生成之賜。見今居家。以俟威命。伏乞
容照。

第二劄

臣近具奏。陳乞致仕。伏奉詔書不允。伏念臣頃自從班。為親求歸。繼遭排擠。十有三載。百請備矣。不敢
遽掛衣冠。恐或者以為躁憤。其實無所怨尤。母喪既除。適當謝事之時。再疏而後得請。自謂餘齡無幾。平
生出處。遂保始終。敢圖容恩。起于既老。擢實近列。皆出天地生成之賜。職高任重。憂懼日積。俸優分溢。滿
盈自畏。況兼年垂八表。衰疾交侵。醫藥未效。玩愒滋深。合是數端。豈復有可留之理。欲望聖慈。察其真情。
檢會累奏。願賜一命。上以廣清朝養老之懿。下以全微臣首丘之願。感戴恩紀。沒齒圖報。干犯雷霆之威。
席藁俟命。

第三劄

臣近者再上封章。力求納職。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臣自揆逾分。不當更申。竊謂真情迫切。敢犯
威嚴。臣竊惟陛下更化善治。百度維新。比年以來。大臣之進退。猶未有全其終始者。殆非所以示四方也。
皇恩如天。保護臣下。通聯求退。率多留行。固足以仰見眷注之深。然如臣者。本乏才術。少不如人。今焉及
老。願何足算。力不逮心。既無以佐萬機之煩。年當戒得。又無以逃衆口之誚。使其踴躍後塵。已為徒妨賢
路。矧復病苦相繼。雖欲勉竭。有所不能。歷數立朝之人。臣最衰老。其為宜去。亦莫先于臣者。是以不避三
瀆。期于得請。居家屏息。以俟命音。臣無任惶懼震灼之至。

第四劄

臣近具奏。陳乞納職。准向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洵有危懼。不容自己。敢
畢陳之。臣竊惟仕而請老。古今之通義。而在漢尤以二疏為賢。方父子相期俱歸。移病賜告。廣遂稱篤。上
疏乞骸。而後許之。及其都門祖餞。至今想見。藹藹之盛。此豈真疾篤者。而宣帝不以為欺。公議不以為過。
正以其年既篤老。且欲以全其節也。如臣不肖。無能為役。起于掛冠。貳政累歲。賈路久妨。一宜去。年登七
十有七。望八十幾何。踰禮越法。甚矣。二宜去。禍過災生。拙恙交攻。呻吟宛轉。殆無生意。三宜去。三上封章。
皆出由衷之言。不敢違稱疾篤。以欺君父。又敢望聖慈。推宣帝保全臣下之意。使臣庶幾二疏之風。抑以
示聖朝退人以禮之美。倘得以餘年。歸休山林。以畢首丘之志。天施地生。恩紀無極。若筋力尚可勉強。猶
當一拜軒墀之下。以展犬馬戀戀之心。銘肌刻骨。九殞不忘。疊犯威顏。臣下情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第五劄

臣比者四上封章。力請納職。詞理情極。竊意或可以感動宸聽。仰蒙聖慈。親御翰墨。眷留至渥。予告至再。
祇服異恩。敢不退聽。初亦自謂幸得兼旬休養。益近藥餌。庶可勉強自振。上副九重之至意。而空餐已久。
福過災生。終歲疾病。入春反深。醫者伎窮。假限將滿。衰悴痛楚。愈難支吾。屢瀆君父。實非得已。伏望俯矜
垂老。使致其事。歸伏田里。消頰悔咎。少延殘喘。不勝百生之幸。

第六劄

臣輒瀕危懼。洵瀆宸聽。臣老朽抱病。五上乞身之請。三蒙予告之恩。專意醫藥。又復許時。拙恙曾無差減。
晝夜呻楚。左右所不忍聞。垂絕之命。去死一髮。伏念臣入仕以來。服膺忘事之戒。奔走外郡。凡公家參集
之會。未嘗托病苟且。況冒居通聯。首尾六載。日謹所調。退而贊貳政機。應酬庶務。延接賓客。或逼昏晚。雖
曰徒勞。然竭其區區之愚。每欲粗伸報效。猶以不稱為懼。今則筋力已愆。病又困之。恭謝之後。元日朝賀。
使者在廷。皆阻于就列。蓋兩月餘。不獲進瞻威顏。豈有高爵重祿。養此衰殘之人。上辜任使。下妨賢路。懷
安尸廩。負罪愈深。雖聖眷之優加。實公言之可畏。內自揣度。如臨淵谷。假限既滿。不容勉強。揆以漢法。三
月當免。稽諸著令。止許百日。是敢申布忱衷。控投君父。伏望聖慈。察其迫切。曲賜矜憐。俾得再掛衣冠。早
歸田里。消頰悔咎。苟存喘息。以見松楸。實戴天地生成之德。矢辭已窮。臣無任戰栗俟命之至。

第七劄

臣情實迫切。不避斧鉞之威。言出由衷。仰于天地之造。期于得請。遂忘屢瀆。伏念臣忝塵選列。于今五年。
自揣疎庸。歲歲求去。奏疏徹聞。無慮數十。聖度容納。非直寬其體。而又親灑宸藻。過形獎飾。區區所陳。
竟闕俞音。使臣筋力未愆。尚可勉強。固當殫竭。冀塞。以答隆恩。公論私計。猶弗暇。而今者一病累旬。略
無退證。醫藥備至。不容措手。惟有決意乞身。歸休田里。既釋重負。稍免憂懼。庶幾消頰災咎。假息餘齡。倘
得畢志。丘壑則君父生死肉骨之賜。淪肌浹髓。雖九殞不足以論報矣。干冒宸嚴。臣無任戰栗。
貼黃。臣以病體衰羸。天氣尚暄。若俟假滿有請。必致重勞處分。故敢不俟半月之限。竭其懇悃。欲乞聖
慈。免再給假。賜臣骸骨。及今得歸。尚可生還故里。不然。則必至斃踏于此。情實可矜。伏乞容照。

乞御書錦照二字劄子

臣昨者陳乞自備材植。修葺先祖贈太師楚國公某守明州日所建錦照堂。永遠嚴奉徽宗皇帝御筆
碑石。已蒙聖慈。依臣所奏。臣今者乞身得歸。輒瀝愚誠。欲望特灑宸翰。賜臣錦照二字。庶幾奎畫昭回。庸
侈祖孫。被遇累朝。眷寵之厚。以為敝里私家無窮之光。不勝榮幸。

乞東宮書懷綬二字劄子

某昨者陳乞自備材植。修葺先祖贈太師楚國公某守明州日所建錦照堂。永遠嚴奉徽宗皇帝御筆碑
石。已蒙聖旨。依某所奏。某乞身得歸。欲于堂側立懷綬扁榜。是敢仰于令慈。望賜某一大字。以為子孫不
朽之傳。不勝幸願。

敕具官某。爾以假吏。往從使節。茲登仕籍。始得論賞。雖曰踰時。亦不失勞矣。

從政郎邵武軍司理張令照降兩資放罷。

敕具官某。治獄之職。惟公則平。爾曲奉上官。縱吏為僞。以陷人于深文。臺評來上。罰其可道。再鑄厥階。歸務循省。

修武郎前監紹興府東城酒庫馬鑑降兩官。

敕具官某。爾職權酷。驚擾田里。憲臺按治。歸訟自解。削秩免官。以正名分。

朝散大夫知邵武軍趙師造降兩官。

敕具官某。政平訟理。郡太守之先務也。爾按吏不審。乃輒背理官。僞為文記。以傳致其罪。彼罪雖得。爾其可伏罰乎。褫秩二等。以戒鍛鍊之吏。

從政郎賀正使書狀官俞南仲補兩資。

敕具官某。朝廷選修聘之使。而使之自選其屬。爾以庠校之彥。為之少從。禮成而歸。賞可後乎。

何謙章益竝循修職郎。

敕具官某。集故事以成書。儒館之職也。爾隸西省。亦預有勞。既登仕版。仍進一階。

朝散郎温州通判傅頤降一官放罷。

敕具官某。權貨之禁。至為嚴密。治中別駕。實專掌之。爾職在是。而不能賊吏卒之冒法。豈惟關防之弗嚴。抑見威令之無素。削秩免官。以懲不恪。

福州觀察使王抃父康贈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

敕朕肇禮南郊。祇見上帝。爰推霽澤。以及萬方。仕登朝列。皆得以及其親。具官某。故父具官某。有子以廉。車告歸。爾亦預此卹典。尙其有知。欽承休命。

寄資右武大夫遙郡防禦使皇子嘉王府都監韓世榮轉歸吏部在京宮觀。

敕官躋橫列。使領遙防。是為右選之華。用示內班之寵。具官某。進謹亦擢之奉。退祇朱邸之勞。歷年寔多。以疾來歸。俾隸名于銓部。仍賦祿于真祠。尙服渙恩。以保終吉。

承節郎潘時美嫡母孔氏年九十一歲封孺人。

敕具官某。嫡母孔氏。比肆郊禘。推老老之恩。爾年登九齡。子為命士。予之湯沐。以為晚歲之華。通奉大夫顯謨閣待制陳峴係章潛心學主降一官。

敕賢引其類。固難保于終身。稱匪其人。亦何逃于定制。具官某。早登廉仕。屢薦小官。逮歷歲之既深。有字民之無狀。按章不審。雖多刻吏之文。具獄既成。莫掩貪夫之迹。考尋舉將。乃屬從臣。以嘗遇于濡恩。姑稍鑄于命秩。尙為寬典。毋有遐心。

嘉王府講尙書徽章官屬各轉一官。

承議郎中書舍人兼翊善黃裳。

攻媿集卷三十四

外制

吏部尙書趙汝愚兼侍讀

敕朕退朝之餘。務學為急。開邇英之閣。肆求經史之遺旨。對無逸之圖。慨念祖宗之美意。正有資于勸懲。顧何憚于增員。具官某。秀出天支。蚤收儒效。擅開平之譽。久宜出藩入從之勞。條冕重之言。尤見愛國愛君之意。謹銓衡于選部。實領袖于禁途。朕惟歷代編年之詳。萃于通鑑之紀。三朝致治之要。列于實訓之書。爾其因事進規。盡忠無隱。矧是宗盟之彥。首陪經幄之游。尙服異恩。以稱公選。

寄資武功大夫幹辦御藥院陸彥端轉歸吏部除帶御器械依舊幹辦太一宮。

敕具官某。爾給事宮省。謹而寡過。肆還寓秩。列之銓選。屬繼九陛。仍護行宮。往哉惟欽。毋替于舊。

武經郎趙不淹換太子右監門率府率。

敕具官某。國家宗支。視古為盛。然以屬近行尊。得奉朝請者。亦鮮矣。爾修飭有素。宗老薦其詳雅。授以正率。日陪近班。尙勉之哉。以永終譽。

許從善循修職郎

啟朕有元子教之以義方。爾以名儒導之以經術。既開百篇之奧。可稽一秩之衷。具官某。道理精深。處心
寬曠。出廷臣之右。能介而通。從吾兒之游。最專且久。博文約禮。欲著乎心。考古驗今。如指諸掌。因乃天資
之美。加之學力之優。茲為進官。姑以示寵。惟帝王之育。非務為章句之徒。發經史之微。尚益明事物之要。
既上蒙垣之直。仍先朱邸之俊。進有賴于論思。退尤資于講習。其祗朕命。式究爾心。

承議郎著作郎兼贊黃艾朝奉郎軍器少監兼直講陳士楚

啟具官某。朕以元子天資之良。選遺賓友。以輔導之。惟爾艾。爾士楚。俱以儒英。從吾兒游。典讀訓誥。誓命
之文。講貫既久。以至終篇。應爾賢勞。何愛一秩。其益暨乃僚。乘乃心。相與發明經史之要。日計不足。而歲
有餘。厥惟休哉。

知揚州錢之望復直實文閣

啟具官某。朕肇禮南郊。爰肆霽澤。士有一言。咸復厥初。矧吾帥臣。起隨邊關。日著聲績。如爾之望者。顧可
後乎。爾守襄陽。煩言泐至。稍備職。于今三年。因于奉時之恩。歸汝實查之直。其祗寵沃。益懋爾功。

成都府路第二將高師顏制置使司奏舉知黔州

啟具官某。蜀道萬里。士有負文武之才者。朕何自而知之。爾起將家。歷戎職。制使爾通練老成。連帥又
稱其沈毅。通敏。朕以二臣之言。試爾以黔中之守。爾能不負所舉。則知所以報國矣。

泉州同安縣靈護廟神封感惠侯

啟具其神。朕之愛民至矣。吏治于明。神職于幽。苟利吾民。雖遠必錄。以爾神廟食海嶼。久著靈迹。卻蠻蠻
而張官軍。招海賈而銷瘴疫。有司察實。具以上聞。錫爾嘉名。歆予茂渥。

承直郎坑冶司檢諸官蔣蓋降一資放罷

啟具官某。國家置使江左。以總諸道之貨泉。設屬支那。以究山澤之遺利。爾其屬也。治工爭攘。至相戕殺。
爾實啓之。勅章既聞。其上一秩。免所居官。吏之不虔。庶乎知警。

修職郎臨安府昌化縣主簿趙善觀降一等放罷

啟具官某。爾蓋仕之初。密在畿邑。是何么摩。敢爾披猖。竊秩免歸。尚為輕典。爾則自取。將誰咎哉。
入內內侍省都知鄧從訓。該奉上高宗皇帝徽號冊寶。轉協忠大夫。依前奉國軍承宣使。

啟朕推尊烈祖。務極盛名。寶冊之嚴。式資辨護。均行賞典。爾則先之。具官某。服在禁庭。恪共衆職。橫班秩
峻。既兼留務之華。高廟禮成。責任賢勞之首。愛加命秩。用答爾勳。

倪思等保常良孫舉主各降一官

禮部侍郎倪思

啟人未易知其來已久。士不自愛。乃至斯。既駭予聞。致貽伊戚。具官某。夙推清望。逼屢華途。比因繼暨
之遷。愛歸屬察之薦。家既傳于清裁。人亦聞其端良。俄隱隱之遠彰。何貪心之已甚。考舉將乃屬從臣。
以其未脫于七階。俾爾姑鑄于一秩。勿以懲羹之故。而忘推轂之公。

中散大夫知通州章沖
啟具官某。人之難知。舊矣。爾為南關。以戶曹為實。而舉之。閱歲既久。乃以賄聞。申舉將之罰。不可廢也。
其上一秩。毋忘省循。

隆興府佳山孚應廟神封惠濟侯

啟具其神。國家愛重爵賞。非有功不侯。人神一也。以爾神生而不求聞達。以忠孝而化人。沒而能著靈響。
有功利以及物。手植之槐。猶在舟行之勝。必答予之好爵。其何飲承。

朝請郎致仕劉礎降一官

啟具官某。朕親嶺海。猶幾旬也。爾守蒼梧。而部使者謂爾加賦于民。且曰。遂爾請而未拜。聞勳章而徑行。
雖已挂冠。豈容幸免。姑鑄一秩。以示薄懲。

從政郎錢遜降兩資候服闋日與遠小監嘗

啟具官某。細民以羨海為業。私販冒禁。或未能免。爾仕至邑令。又方執喪。使者廉按。謂爾為遺逃之淵藪。
何耶。削去二階。姑令終制。朝祥暮貶。其何何辭。

寄資訓武郎嘉王府都監朱思正轉歸吏部在京宮觀

啟具官某。服役內廷。兼官王邸。克勤所職。以疾丐閒。祿以內祠。秩之吏選。尚飲朕命。以善爾躬。
成備知黔州

啟具官某。爾奮由武科。屢更事任。黔中雖遠。委寄不輕。外控夷蠻。地當一面。命爾作守。凡牧民困圍之事。
尙勉之哉。

寄資武義大夫果州團練使重華宮祗候童友閻轉歸吏部

啟具官某。爾職聯中禁。使領遙圖。共事累年。以疾求退。俾仍舊列。往赴右銓。益務檢身。以俟收用。
乘義郎閻門看班祗候童琳報班差錯降一官

啟具官某。朝儀尙肅。寶贊尤嚴。進退降登。視以為節。抗聲失度。時汝之辜。愛削一階。以懲不恪。

郭棟知瀘州

啟掌殿殿之武衛。夙著勤勞。分邊關之顧憂。茲煩鎮撫。睹予世將。聽我訓詞。具官某。稟資沈雄。取下嚴整。
出臨淮海。嘗當一面之權。入總貔貅。久護千廬之密。比歸故里。既歷累年。惟時瀘川。控彼蜀道。靡有蠻夷
之外侮。何期盜賊之內訌。狂卒稱兵。衆無與者。仇人假手。天實誅之。爾平時謀帥之甚艱。豈今日擇才之
可後。嗚呼。予選。念曰。汝諸。爾其設方略。以靖驚疑。示寬大。以安反側。凶徒既殄。無問脅從。義士實多。當行
第賞。綏爰有衆。遂令境內之清。坐折遐衝。益致王靈之暢。佇聞嘉績。別讓優恩。

文州靈惠豐安侯加封嘉應

啟具其神。朕成民而致力于神。陰平去都城萬里。苟有利于民。亦不汝遺也。曾以嘉名。用答靈貺。尙其款
率。以惠遠氓。

文州靈惠豐安侯加封嘉應

啟具其神。朕成民而致力于神。陰平去都城萬里。苟有利于民。亦不汝遺也。曾以嘉名。用答靈貺。尙其款
率。以惠遠氓。

文林郎保軍節度推官趙善降一資放罷

敕具官某爾以宗子居大郡幕府不能自潔其身乃與胥徒共為姦利債券焚屏欲蓋彌彰請顯示懲尙服寬典

文林郎寧國府司理盛將之降一資

敕具官某獄事至重豈容小差爾職其間乃爾失當諒其非故姑示薄懲

承信郎石璠父某年九十五保義郎致仕

敕具官某父某比肆郊需推老老之恩爾年登九齡子為命士授之武爵以為晚歲之華

興化軍莆田縣順濟廟靈應昭應崇福善利夫人封靈惠妃

敕明神之祠率加以爵婦人之爵莫及于妃倘非靈響之著聞豈得恩榮之特異具某神靈素飭廟食愈彰居白湖而鎮鯨海之濱服朱衣而護雞林之使舟車所至香火日嚴告歸便善既極小君之寵肅祈昭答遂超侯國之封仍靈惠之舊稱示褒崇之新渥其祇朕命益利吾民

朝請郎張抑係舒光舉主降兩官

敕具官某人之難知舊矣爾持江東使者節以池陽郡博士為賢而舉之闕歲已久乃以賄聞比申舉將之罰惟爾在哀疚而未及既除喪矣其上二秩毋忘省循

遂郡刺史知和州某依舊武功大夫鄆州團練使

敕具官某將門出將其說古矣紹興以來名將之後人才不乏鮮有以將略世其家者爾起自西陲屬饒九隴頃由選擇出守山陽雖邊塵不驚智勇無以自見而首尾五載固圍有勞徒之大邦暨以遙圍之秩朕之知汝深矣勉趨功名毋忝爾祖

寄資訓武郎韓果轉歸吏部在京官觀

敕具官某服役禁庭屢更歲節恪勤厥職式閱其勞祿以內祠秩之吏選尙飲朕命以善爾躬

文林郎監泰州鹽倉周大老降兩資放罷

敕具官某鹽筴之盛莫如海陵積弊之深亦非一日今帑中之費至失十萬白發吏姦汝之職也詳究始末失職已多而不能自別于責貸之嫌再鑄厥官歸務循省

朝奉郎知湖州烏程縣趙彥衡為鄉民訴水傷擁併死損八人降一官

敕具官某爾試邑補郡能整微聞秋潦為災訴者輻湊老羸踈躄至有死傷雖非關防所及咎將誰歸其上一階服我寬典

嘉王府講尙書徵章官屬諸色祗應人各轉一官資

內知客修武郎譚令雍乘義郎載勳

敕具官某賢王務學講席徵章惟此百篇之書坐閱八年之久凡預職守咸進官聯爾起于諸生班在上閑祗事朱邸見謂恪恭渙恩所加勿爾故事尙勉思所以稱此者哉

使臣忠調郎姜文用孫昌忠翊郎姚恩正保義郎董致中徐松成允顯高珂指揮使從義郎馮

溼王良講堂使臣乘義郎蔣巨卿張克家講堂書寫文字進武校尉張枯承受所手分承信郎舒良嗣承受下主管文字忠翊郎潘興祖客司成忠郎傅宜世前都監調武郎朱恩正醫官成全大

夫陳世安翰林醫候李之美成全郎陳翊

敕具官某等王邸談經閱歲滋久凡日執事咸進厥官往其欽承益務恪恭

乘義郎楊忠輔換太史局丞權同知算造

敕具官某周之馮相氏保章氏皆以中士為之星麻之學為士者可不務乎爾選于麻徹于朕聽因其所長俾貳局事推步日月星辰之行以稱朕欽天授時之意爾尙勉哉

殿前指揮使行門長行左班楊坦劉選李端刑敵沈明黃毅杜椿吳珪蔡顯右班王佐邊事李鈞孫彬陳瑛曹漢王洪黃義陳圭換武翼郎添差諸州駐泊兵馬都監

敕具官某等行在所猛士如林又擇其雄毅之尤者列在人門為予爪牙歷歲既久親閱挽強之技超授武爵護戎方州錫之袍帶以寵爾行毋忘衛上之忠益習近民之事尙勉之哉

殿前指揮使守關行門長行左班許坦孫榮明澤孫仲右班盛俊吳伯郭錫換從義郎

敕具官某爾等以拳勇選密侍宸居有年于茲矣親閱其藝視高下而賦之爵尙勉之哉毋怠于事

神騎散補副指揮使姜勝換乘義郎宜武散補指揮使徐成換從義郎天武下名副指揮使呂俊換

修武郎

敕具官某爾等早以武勇備予羽衛閱歲既久而挽強之力不衰授爵有差往親民事益務忠恪以稱所蒙

趙介循從事郎

敕具官某爾以刀筆為冊府之吏周旋四庫其職清矣又以奏篇之賞疊進資級其思所以稱此者哉

入內內侍省都知鄧從訓轉履正大夫依前奉國軍承宣使餘如故

敕總禁廷之務久矣宣勞居橫列之班茲焉進秩具官某持身克謹遇事惟勤出入宮闈習見累朝之故實侵尋歲月兼提衆職之綱條爰因酒正之修更陟武階之峻勿云近比思稱優恩

蕭鵬巴奏孫乘義郎存德乞將磨勘轉官回授母淑人耶律氏封郡夫人

敕命婦之封率從于夫爵小君之號在越于邦某夫人早曠名將之家同慕中華之義兩朝示寵名已著于鳩桑一子地恩榮特頒于鸞話往服朕命益宜爾家

朝奉大夫錢之望奉使回程轉一官

敕具官某比遣使華往修鄰好聞其扶疾慮有闕事見大夫非無可使恐不及期以爾志存許國才足應變輒自邊關俾將予指閉命引道禮成來歸進之一秩姑以勞還俟訖外庸固有褒擢

武翼大夫楊大節奉使回程轉官

敕具官某。朕歲遣使。往修鄰好。必選上介。以輔其行。爾以屬衛之臣。為行人之副。中途易節。調護無虧。惟爾之能。應予之賞。俾增命秩。其尚欽承。

奉使官馬文林郎陳元震。從事郎趙令憲。迪功郎錢廷玉。忠訓郎師孟。忠翊郎黃允迪。調武郎李邦安。忠翊郎楊祖烈。吳良弼。趙進。承節郎張達。符溥。從義郎何洵。保義郎金彥。達進。武副尉王冲。各轉一官。

敕具官某。歲遣信使。修好鄰邦。凡為假吏之行。舉有優恩之及。用酬勞動。毋替忠勤。

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殿副都指揮使郭昞落階官

敕總千慮之衛。久讎戎昭。頌一札之恩。用申褒律。具官某。器資沈鷲。謀略雄深。飭邊備于上游。坐銷外侮。肅軍容于中壘。允藉壯猷。朕慨宿將之無多。眷汝家之可用。緊爾昆弟。為予爪牙。茲徵武階。俾專使領。庸示等威之峻。式昭名器之公。其服恩榮。尚圖忠報。

開門祇候訓武郎李彥機。從義郎李朋。乘義郎楊應龍。奉人使到闕。一十番各轉一官

敕具官某等。信使來庭。掌在上閣。賓贊之職。不容毫釐之差。祇事累年。積勞可賞。進之一秩。益務恪恭。

從事郎成州天水縣令韓廷圭。降兩資

敕具官某。邊臣無小大。皆以忠實為先。爾以逸囚受罰。而又為歎。洊削一階。用戒來者。

皇叔祖士峴男太子右監門率府率不修轉一官

敕具官某。國家以十階待近屬。必十載而後一進。其選嚴矣。惟我宗老。行尊年高。愛寵其子。躋等而授。雖曰近比。實惟異恩。

忠翊郎李孝純。落階官。開門官贊舍人

敕具官某。爾以名將諸孫。中宮兄子。不忠不致富貴。願所以將之者何如耳。頃望吏議。亦既累年。察之蓋詳。克自循省。賓贊之職。用以命汝。念之哉。知復玷缺之艱難。則知所以保其身矣。

故責授安遠軍節度行軍司馬詹儀之。追復中大夫

敕具官某。朝廷念廣西鹽筴之弊。因爾建議。使行其言。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爾既知其不可。而不能自己。何也。解弦更張。事始少定。視官置散。以謝遠民。而爾亦亡矣。爾豈欲害民者。徒以昧于不遠復之義。而致此。亮其本心。追復舊秩。能體此意。尚為有知。

大中大夫參知政事胡晉臣。提舉修壽皇會要并禮儀使轉一官

敕朕寅紹丕圖。推尊慈極。纂修帝制。尤嚴于五載之餘。登奉寶儲。遂全此一王之法。惟時近弼。兼總宏模。矧相禮以備成。豈疇庸之可後。具官某。該通而知務。端靜而善謀。頃上禁途。居然有公輔之望。迨升宸府。足以致朝廷之尊。俾參預于政機。益茂明于國體。緝成大典。允藉宗工。誕舉緝儀。更資使範。以修重華之盛。以彰疊矩之傳。爰序進于崇階。尙勉從于遜膺。培培采食。仍衍真舍。噫。鋪張閱休。實贊我顯親之志。奉行故事。尙堅而致主之心。往服訓辭。以綏寵渥。

從事郎趙彥。適收使射中。減磨勸循一資

敕具官某。國家選士于廷。又命以射。爾以宗支之秀。既擢儒科。能游于藝。且應賞格。何愛一階。以示勸獎。

從事郎王堯。佐前任復州司理。載鐵錢入銅錢界。算請鑄鈔。降一資

敕具官某。冒利犯禁。齊民則有之。爾為獄掾。乃敢以身而試法。稍鑄命秩。猶為寬恩。

朝請郎尉開。詩前知永康軍。拖欠綱運。降兩官

敕具官某。朕崇儉示樸。未嘗加賦于郡邑。然軍餉則不容缺也。永康雖小。賦入有度。及爾為之。闕供甚矣。鑄去二秩。以勵其餘。而猶不奪爾合江之符。以不得罪于民也。其務足用。勿以懲。而取益焉。

朝散大夫知明州高。變為提刑。陳倚申。厲雄公事。不自陳避。嫌降一官。與邊郡

敕具官某。爾以選擇。屢典大藩。四明富民之訟。使能俟屬邑之公行。聽憲臺之移獄。則晏然無事矣。部使者謂爾不能引嫌。疑有未盡。鑄官一等。易地邊方。汝往哉。其思有以靜鎮之。

朝散郎國子博士徐曉。上殿。堅笏。降一官

敕具官某。爾以老書生。獻箴于朝。此意勤矣。朝儀貴肅。乃爾失度。雖欲宥過。不應但已。稍鑄命秩。以儆廷紳。

寄資右武大夫。遙郡團練使符濬。降兩官。放罷

敕酒播是職。專務盡恭。過愆有聞。豈應從恕。具官某。久以勤敏。祇事禁嚴。當克謹于官箴。乃自貽于罪罟。命鑄橫列。尙昇遙圍。罷歸銓部之班。顯示貂璫之戒。

內侍高品李元美。降兩官。放罷

敕具官某。禁廷貴肅。三尺尤嚴。爾職其間。而越法度。削官二等。尙為寬恩。

開門祇候潘瓊。落階官

敕具官某。爾祇事祈朝。再更歲節。稽之故實。蓋正官稱。益務恪恭。毋怠于久。

皇后親嫂碩人許氏。特封郡夫人

敕命婦之封。蓋從于夫爵。小君之號。茲出于上恩。故某官妻許氏。蚤續將家。今為后族。康車既往。莫諧借老之宜。咸開方輿。實號懿親之長。屬梓衣之歸謁。分石笏以疏封。尙惟法度之循。以對寵光之渥。

直敷文閣史彌正。為高麗奏。厲雄公事。落職。罷宮觀

敕具官某。爾奉祠就養。宜無預于公府。知篤葭李之好。而忘瓜李之嫌。事發相重。遂徹朕聽。收還延閣之直。仍罷祠官之官。尙其省循。予不汝棄。

侍御史林大中。直敷文閣。知寧國府

敕具官某。朕惟天子耳目之官。與夫言語侍從之臣。皆極天下選。豈應輕去。然進退之際。君子之大致存焉。朕亦欲有以全之。爾以清德雅望。周旋三院有年矣。憂國之忠。匪躬之節。論事有體。義形于色。臺綱斯振。物論浩然。擢貳銓衡。所冀獻納之益。而抗章自列。引義不回。宜城大邦。實慈皇初藩之地。寓直寶奎。以

龍爾行牧御之方無俟多訓勿以在外而忘告猶政成來歸副我虛佇

知漳州鄧嗣江東提刑

敕具官某入而居獻替之選出而任澄按之寄皆朕耳目之官也以爾端靖有守雅望甚休擢在陳垣出鎮南服江左祥刑之重肆以命汝豈惟引以凌近為爾之寵抑使列城之人知朝廷垂意臬事至遣陳官以臨之書不云乎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朕將庶幾焉

知廣州許及之大理少卿

敕具官某朕承累聖仁厚之餘雖罔敢兼于庶獄而明罰教法求惟厥中乃者播告之修字于中外矣爾以諫省之舊知予德意而明敏詳練無施不宜召自邊關用為廷尉之貳昔張釋之使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之民自以為不冤汝往哉其為朕持天下之平且以行汝學道愛人之志

大理評事李珪再任

敕具官某廷尉之屬非明于文法不以輕授非遲以歲月不能貫通也爾以名家子處職既久以其自勵爰俾因任尙圖來效勿替厥初

故太傅潘察久安女碩人乞用父遺表恩澤封郡夫人

敕命婦之封蓋從于夫爵小君之號茲出于君恩某官女碩人潘察氏生長北方來歸王國爾父兄卽世惟一身之僅存而恩渥自天曾累歲而未請乃叩九關之遠願加列郡之稱亮其忱衷矧有近比特疏予寵用慰爾心

忠訓郎興州遊奕軍權統領常崇轉一官

敕具官某朕聞知中外將士之才問使來前用閱其實不以遠近為問也爾來自西陲人物可採何愛一秩以寵爾歸益習戎韜以俟有用

殿前司神勇軍統制武郎劉肇步軍司左統制修武郎姚且總管牧放倒斃數少各轉一官

敕具官某等歲分遣諸軍牧于瀾右寬閒之鄉惟統御有方為秣以時歸而閱實生全者衆進之一秩以為來者之勸

高夔知廬州

敕具官某爾頃守合肥書移之內郡近守四明又易以邊方乃自制司復分帥關蓋以爾習熟淮甸有志事功故因以遷焉內有以固吾圍外有以宜王靈爾尙勉之哉

朝奉大夫新知昌州程仲虎為虧發官錢降一官與閑慢差遣

敕具官某朕崇儉示朴未嘗加賦于郡邑然軍餉則不容缺也廣安雖小賦入有度及爾為之關供甚矣姑鑄一秩以為罷軟之戒

皇弟右監門衛大將軍某州刺史多能多助收使父居中遺表各轉遙郡團練使

敕具官某等朕親睦九族務從優恩而十階之進則謹守舊制未嘗私也以爾父嘗建節旄不及中壽遺

奏之澤未請于朝俾爾昆弟俱領遙圍之任朕之于爾厚矣尙惟恪恭以綏寵祿

林燦閣門舍人

敕具官某爾以武科首選庀職上閣有年矣衝恤告歸免喪入見俾還舊班益務恭恪

中大夫知事國府蔣繼周磨勳轉官

敕擁千里之塵方著民庸之茂考三載之績尙伸吏課之公具官某被眷慈皇進班言路以中執法之舊為東諸侯之尊改最有聞尙有稽于喪表封章來上何屢請于歸休茲以年勞應于銓法爰峻文階之秩遂登從臺之聯大異庶工往祗茂渥

知廣州岳霖敷文閣待制致仕

敕帥圖有嚴方任顧憂之寄囊封何遠來騰告老之章驚爾疾之淺深撫予衷而甚感具官某秉心端亮遇事詳明少歷艱勳養成畏謹之性晚更事任率有循良之稱念方虎之奮勳擢金吾之近侍一辭軒陛游閱歲時起分韻表之塵俄感漳濱之疾官游南海曾無暖席之淹次對西清用示挂冠之寵尙期自厚以冀有瘳

岳霖附四官

敕挂冠有請方聯次對之班易寶可哀宜厚飾終之典云胡弗淑而至于斯具官某出自勳門動遵士檢攬轡登車之寄夙著賢勞鑿筆持橐之除實由親擢分五羊而作牧擁駟馬以啓行何恙之深此生遂已念世臣之無幾愴長夜之不晨忍聞垂絕之言事愛不貲之寵躡四階而進秩按三尺以疏恩用大爾家庶將予意

知贛州趙彥操知廣州

敕具官某爾頃為列卿攝民曹領京邑以才請稱今二十年矣屢試劇郡政最卓然南海巨屏實控百粵去朝廷遠委任尤重章貢壤地相接不惟通知風俗之宜南方亦久聞爾之名矣舉以命爾其為朕綏輯毗撫蠻蠻使嶺海之間不異畿甸庶有以副朕不忘遠之意

知靜江府趙思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敕具官某朕擇才而用謀帥尤艱廣右去朝廷遠二十五州綿地甚廣爾以甘泉舊臣起家作牧而兩載之間內外晏然治行可觀矣方圖爾功而以疾診丐閒甚力何耶均逸祠庭遂爾賦歸之志陸華論議示予篤舊之恩尙勉壯猷毋忘忠報

敕具官某爾以倫魁之彥（案）倫魁見漢書揚雄傳。是舉端諫有聞。進丞容臺。預職史筆。王邸講誦之益。天官銓綜之公。惟時名流。兼此數器。俾貳戎監。是曰序遷。萃之象曰。除戎器。戒不虞。此亦急務。尙勉之哉。

吏部員外郎汪義端監察御史

敕具官某朕選任臺端。增置諫列。惟六察之分職。非一人之可爲。泛觀在廷。識擢自我。以爾蚤先衆俊。屢試長才。風儀凜然。有御史之望。聲譽藉甚。乃故臣之家。俾踐世官。往贊而長。屢更劇郡。尙何學邑之拘。輟自名曹。庸示簡僚之重。其祗朕命。往振臺綱。

右正言胡瑒左司諫

敕具官某朕擢卿諫省。亦既再歲。端靖有守。論事加詳。蓋聞古者有爭臣七人。爾獨賢勞。念之久矣。增置諫列。俾正左虛之位。其益究乃心。暨乃僚。相與補拾闕遺。以輔不逮。俾朕導諫之風。有聞于世。亦惟休哉。監察御史何異右正言

敕具官某臺諫之選。俱爲甚重。而職務自有不同。臺臣當糾官邪。而諫省專裨主闕。爾爲六察。亦既年餘。屢進封章。凜有風采。今予授以拾遺之職。滋嚮用矣。以表豸之風。盡造郤之益。則朕有聽言之美。而爾亦無愧于古爭臣矣。

大理評事王補之大理寺丞

敕具官某爾家傳文法。久任廷評。遂爲同列之首。賢勞著矣。丞貳之職。命爾遷焉。罪疑惟輕。繫古之訓。移情執法。尙戒于茲。

實文閣直學士程大昌龍圖閣直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

敕朕收覽羣才。緬懷耆德。矧東宮賓友之舊。游從琳館之游。冠西清學士之班。爰峻河圖之直。具官某才高而能下。氣勁而用沖。幼學壯行。曾不渝于一節。出藩入從。實有聞于三朝。退食自如。著書不輟。仰天觀象。窮義經八卦之文。畫地成圖。洞禹貢九州之域。茲繼廩人之粟。益高延閣之名。故國有世臣。尙賴典刑之重。乃心在王室。毋忘獻告之忠。

皇伯嗣秀王伯圭故妻秦國夫人宋氏追封兩國夫人

敕伯父行尊。已極三公之貴。夫人德配。盡疏二國之封。雖不逮于生榮。願可稽于卹典。具封某。起由戚閉。歸我宗英。動惟圖史之遵。居有珩璜之飾。少同甘苦。能與家人而忘貧。晚被寵光。固宜君子之偕老。云胡不淑。弗永其年。賜湯沐之大邦。既屢頒于翟。兼公侯之兩社。爰特昇于蜜章。（案）蜜章本諸晉書山濤傳所云爲密。或改作蜜。亦非。以伸伉儷之情。以厚幽冥之澤。尙惟精爽。式克欽承。

御史臺檢法官李謙太常丞主簿彭龜年司農寺丞元係林大中詳差。大中與張叔楷再詳詳免。

敕具官某等爾謙篤信好學。表裏無玷。爾龜年剛毅近仁。氣節有聞。又皆憂深思遠。有拳拳愛君之心。御史選也。大中之辟。叔楷之留。豈其私哉。而引義慨然。若不可一朝居者。朕既不汝捨。而高爵非所以留之也。容臺農扈。分以命汝。承哉承哉。其少安之。以俟選擇。

攻媿集卷三十五

外制

給事中尤袤禮部尙書

敕官建儀曹。俾司禮樂制作之事。職專宗伯。當用朝廷老成之人。閱一時侍從之臣。極三朝髦俊之選。求之公論。僉曰汝諸具官某。學極羣書。才兼數器。被眷知于慈辰。參寮突于儲宮。出入累年。始終一節。禁路論思之益。有衆人之所難。瑣闥封駁之章。至三進而未已。積茲德望。處以文昌職務。惟清實總夷蕩之任。謀猷可告。尙殫稷契之忠。

中書舍人黃裳給事中

敕朕惟舜命。龍出納朕命。而名官以納言。蓋人君之命。不難于出。而望其能納也。瑣闥之職。爲朝廷喉衿。古誼昭然。尤當選擇。具官某天資直諒。學力粹深。處之王邸。則有講導之益。擢之詞掖。則推潤色之工。是用授爾以封駁之任。非以序而遷也。事有不可。爾則盡言。言而可從。朕不吝改。惟能知舜所以名官之意。則能體朕所以命爾者矣。

太常丞章穎軍器少監

都官員外郎趙禮戶部員外郎主管左曹

敕具官某爾祖父以直道佐中興配饗高廟子孫苟在仕版以次拔用今位于朝惟爾一人外奏獨陽之

陳揚善知光州

敕具官某海康雖遠以高廟潛藩而增重選侯亦不輕也爾以宗支之秀資歷凌高往撫是邦毋忽民事

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取延年兩浙轉運判官

敕具官某都使者分行諸道在外則鍾官維貨泉之重在內則畿漕任飛輓之繁皆選選也爾長于心計

知湖州趙不述都大提點坑冶鑄錢

敕具官某爾秀出宗支以才自奮三試劇郡辨治有聞惟時鍾官究山澤之利興鼓鑄之饒以佐國用非

知平江府沈授司農卿

敕具官某朕臨御丕闡求賢如渴儲閣寮寮選用無遺查舉予所知非止篤舊故之恩也爾以儒學奮身

呂大麟知常德府

敕具官某本朝衣冠之族爵位相望文獻不暨未有盛于呂氏者也至于今日仕者寥寥慨然念之起爾

會祖贈太師燿卿追封英國公

敕朕任賢甚專慮已以聽累奏薦之賞查膺八命之崇覽選膺之勳始進三孤之重乃循故事加貴會門

大理卿王善之直龍圖閣知平江府

敕具官某吳門地大物阜隱然東南一都會也爾生長浙右固已習知其風俗又嘗持節臨之聲聞然

惟精爽故此龍靈

會祖母周國夫人葉氏贈周國夫人

敕士有奮身而仕至元臣推恩而爵及會祖嘗迹所自必有其原豈惟奕世之賢仍多中饋之助夫或加

祖贈太師沂國公憲追封福國公

敕德雖著州鄉而弗顯于朝廷身不及富貴而乃施乎孫子此古人敢以自必而天報昭然不謬我有宗

祖母楚國夫人洪氏贈商國夫人

敕婦道之修相夫以順家法之懿至孫而與雖難榮不及乎生前而恩澤屢加于身後具封某以幽閒之

父贈太師衛國公鑄追封魏國公

敕朕惟東周大夫留氏號稱世賢子國子噓之父也俱不見用時人情之此丘中有麻所由作也朕之用

前母燕國夫人鄭氏贈齊國夫人母秦國夫人劉氏贈魏國夫人

敕婦爵從夫已極小君之號母貴以子游更大國之封具封某迪德靜專處家約素相夫以禮躬孟光舉

故妻魏國夫人徐氏贈秦國夫人

敕朕寵任大臣躋榮孤保爵既加于祖爾恩又及其閨門具封某生有令姿居循內則知巨源之謙度相

大理卿王善之直龍圖閣知平江府

敕具官某吳門地大物阜隱然東南一都會也爾生長浙右固已習知其風俗又嘗持節臨之聲聞然

浙東提刑陳倚除大理卿

敕具官某。國家以臬事付廷尉。而立制觀古為詳。治獄者無預于定法。斷刑者不使之鞠囚。而卿實禮之。選顧不重哉。爾習于憲章。而持心近厚。由廷尉而上至于為長。職數有年矣。館建事之符。持浙東之節。又皆有稱焉。肆爾已試。還爾舊物。困圍屢空。病未能也。爾能盡心。使刑獄號為平。則庶幾乎古矣。

知雅州宋南強知金州

敕具官某。金城外控邊陲。內連巴蜀。有民有兵。號為价藩。延燔之餘。正須長才。以任郡寄。擇人于內。豈曰無之。陳道而行。慮不及事。嗚呼西南之守。就以遷焉。以爾有志事功。敏于從政。其解蒙山之組。往撫漢陰之民。此而有聞。朕將用汝。

木待問知湖州

敕具官某。儒科首選。官達相望。儲禁舊條。收用略盡。慈皇初開南省。爾則為多士之先。沖人頃居東宮。爾則任端尹之寄。而十年以來。欲仕輒已。朕嘗念之。惟近臣為明當途之選。浮議遂定。吳興劇郡。視古左彌。衆所憚為。舉以試汝。勿以多言為長。倚需最課之聞。高爵美官。豈于汝吝。

費培大理評事

敕具官某。李官選屬。必先試以文法。然對有司之問者。易為工。察庶獄之情者。難于盡。爾為廷評。其以昔之所習。見于詳讞之際。遇事加勉。增益其所未至。不倍以終之。則為稱職。

福建提刑辛棄疾太府卿

敕具官某。爾蚤以才智。受知慈皇。盤根錯節。不勞餘刃。中更閒選。以老其才。養邁往之氣。日趨于平。晦精察之明。務歸于恕。朕則得今日之用焉。召從闕部。畏我外府。夫氣愈養則全。明愈晦則光。于以見之。事功孰能禦之哉。

顏師魯知泉州

敕均佚真祠。遂彰澤賦。歸之志。起臨舊鎮。慰類川順。借之心。匪曰朕私。徒得君重。既去家之不遠。俾便道以有行。具官某。學茂儒先。朝推壽俊。慨孔戡之去。命典外藩。念陽城之勞。許歸故里。而遠叱懷其惠政。賈胡服其真清。華轅莫留。垂涕相贈。此誠心之所感。非人力之能為。既徵聽聞。重增嘉歎。方選選惟良之守。要先求已試之才。追常表之遺風。當一變于閩俗。用襄襄之故事。宜再領于泉慶。式遵其願。以副所望。

新寧國府林大中知贛州

敕具官某。章貢居江右。上流控楚粵之要。民俗果悍。可以義服。不可以力勝也。非清德雅量。練達世務者。不在師帥之選。爾以不羣之資。為有用之學。治縣如古循吏。入朝為才御史。彈劾不避于權要。論議率中于事機。橫榻之風。振于一時。朕既分爾以宛陵之符。念其家食。易鎮茲地。先聲所臨。百吏望風。撫于南邦。以寬憂顧。朕豈汝忘哉。

廣東轉運判官黃掄再任

敕具官某。朕分遣諫官御史。使行諸道。以廉察列郡之吏。知于德意。多稱其職。爾以端諒之資。選在諫省。去國未幾。使于嶺南。善最有聞。俾之因任。既以慰斯民願。借留之意。又以見朝廷不忘遠之仁。毋替厥初。嗣有褒寵。

宮人王安轉郡夫人

敕朕謹乃儉德。固無漁色之私。選于後宮。亦若審官之選。宮人某。東齊婉嫕。祗事靜專。被樛木之恩。蚤預內廷之御。承小星之惠。躡升名郡之封。其益習于盡善。庶克綏于寵數。

直龍圖閣知贛州楊萬里秘閣修撰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

敕具官某。朝廷之于賢者。用而盡其才。上也。用未盡才而勇退。寵其歸而全其高。次也。上焉者。朕之本心。次焉者。非得已也。爾以清節雅道。冠冕一時。高文大篇。追配古作。出入中外。閱望日休。計臺巧歸。俾守章。買古郡臥治。庶以優賢。抗章自列。欲留不可。昇異祠之秩。升論議之華。詩不云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朕不汝忘也。

秘書丞陳損之淮東提舉

敕具官某。常平使者之任重矣。淮東鹽筴。甲天下。視他路尤重。貨泉所聚。出入萬計。調度低昂。在一路部使者。事又重焉。爾起西蜀。慨然有志于當世。通練閭閻。遇事風生。周旋清塗。久攝宰掾。彌綸省闕。備著賢勞。視其官可以知其才矣。頃護使客。往來淮壤。歸論利病。如示諸掌。茲因求外選。而用汝。勉哉。思所以稱任使之意。

起居舍人陳傅良經進書皇聖政轉一官

敕具官某。朕惟壽皇在御。務行聖人之政。二十有八年。傳非躬。懼弗克堪。既已申飭史臣。謹以事繫日之書。又撥其大端。可以為法于萬世者。別為一經。追備二典。真我家之盛事也。爾以一代名儒。晚登郎省。親擢道山。付以史事。奏篇來上。奉之慈極。從容進讀。冠珮儼然。茲為論賞。查先于衆。命增一秩。以示儒者之榮。尚惟欽哉。

浙東提舉陳杞本路提刑淮東提舉衛涇浙東提舉

敕具官某等。浙東部刺史。萃于會稽。密運行都。視他部為重。杞以辨治之才。為常平使者。就昇臬事。任益高矣。泗以倫魁之彥。領淮甸鹽筴。改授籓節。地益近矣。其各揚乃職。使刑罰無冤。公私兼足。以副朕選掄之意。

武翼郎左翼軍統制韓俊供職滿十年轉一官

敕具官某。爾出自禁旅。護戎泉南。既歷十年。內外靖謐。雖功名無事。以自見。賢勞著矣。俾循故實。序進爾階。益習船鈴。以俟選用。

參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

敕朕纂承丕緒。圖任舊人。一日萬幾之繁。既久勤于神贊。三軍五兵之本。茲益厚于倚毗。乃播翰言。式彰

坊用其官某氣全剛大諱造精微以端緒結慈皇之知以忠純為初政之輔同心同德人孰知房杜之功嘉謀嘉猷日惟陳堯舜之道居宜鎮于雅俗動有助于沈機察其所安任以不貳矧一登于政地凡三入于樞廷諒憲度之愈明界事權而增重噫予欲務孝宜之周密以起治功爾其慕子房之從容用符眷意願惟宿望奚俟多辭

同知樞密院事陳慶知政事

敕贊本兵于右府方藉壯猷圖共政于運聯尤資宿望我有明命告于具寮具官某學探聖源才周世務立朝審諤素為君子之儒處事精詳居有大臣之體升之常伯擢在樞廷陳告后之謀猷簡而甚切贊基命之清密靜以無譁雅量鎮浮不改其度正身率下敢干以私曾不俟于期年俾進陪于大政國以永賴人無異詞噫諛明弼諧朕有盛股肱之助任重道遠爾其推腹心之忠永孚于休以副所屬

吏部尚書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

敕西漢以同姓疏封不在公卿之位東平以至顯輔政厥由聲望之隆惟我本朝尤厚皇族始則優加祿爵會弗仕于外廷後雖竝用親賢亦無隸于法從茲開有府蓋得宗英具官某派出天潢望高國器早隨寒雋首冠于儒科出任藩宣久臨于蜀郡侍經帝幄遷士貫閣皆故事之所無在爾身而兼備爰以樞機之寄託之肺腑之親必有若人乃堪大任匪固私于異渥將深慰于公言噫開國以來未有今日非常之舉本兵至重當展平生有用之才以增磐石之光以壯維城之勢

刑部郎中沈樞度支郎中

敕具官某爾生長相門明習文法為郎憲部恪守三尺司度之職凡軍國之用會其出入以周知經費之數欲得清謹之士為之故以爾遷焉勿以郎潛為淹思所以稱其職者

太府寺丞沈作賓刑部郎官

敕具官某郎官必由宰郡而除憲部必以明法而授行之舊矣爾出名閥通習憲章久歷廷尉之屬宜在茲選向守丹丘曾不煖席而去郡之日適道借留其必有以得此者再入脩門養資外府而後遷焉朕之用爾審矣惟盡乃心以稱斯舉

右司員外郎應孟明左司吏部員外郎徐誼右司

敕具官某等宰掾非他官比也調護關決皆天下事非有才識可以為守常應變之助者曷克為之爾孟明介然有守練達民事爾能為可用通貫治體一以序遷一以選授朕方委政于二三大臣惟爾分任其勞使大臣得以綱紀庶務助朕求賢以起治功豈小補之哉

度支員外郎王厚之直祿閣兩浙路轉運判官

敕具官某朕惟轉運之任莫重于畿內祗承慈訓率用士人比年以來多稱其職爾庠校諸生故家人物好古博雅風裁素高克勤小物而知大體領使淮西聲望籍甚為郎名曹侃然有守還昇道山之直兼按浙河之間飛挽以時而用不乏調度有經而民不病表率諸道尙其勉哉

監都進奏院朱致民大理司直

敕具官某詩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國家明謹用刑遂以名李官之屬近復定制審閱奏當尤不可以輕授也爾以儒學自奮而幸邑丞郡循良有稱入班于朝靖共爾位選以命汝往哉惟欽

司農寺丞彭龜年祕書郎

敕具官某朝列多士皆以賢選雖不以日月為功要必使宿其業爾丞大農屬耳茲又命典中祕書朕不以爲煩人亦無得而言以爾之才望有以當此也道山羣玉之府涵養天下英才異時臺閣高選于此乎取何止讀未見之書而已哉

中書門下省檢正楊經太府卿四川總領湖北轉運副使張抑太府少卿湖廣總領

敕具官某等國家東巡吳會宿兵楚蜀示天下以形勢給餉之任必選王人居之爾經奮身西南老成詳練樞屬宰掾裨助為多問以獨事了辯如響是用使爾于蜀爾抑起自故家見聞彈治屢持使節所至可紀荆湖風土尤所諳歷是用使爾于楚龍以外府長貳之任將命以行爾二人皆儒士其有以適緩急之宜無之與無病民使上下百城不擾而兼足相安而有恃則朕之顧憂可寬矣

新知湖州木待問改知婺州

敕具官某浙河以西吳興為輔藩浙河以東婺女為名郡視邦選侯委任惟均爾少為舉首聲振東南從吾春宮徧歷察察念投閒之既久命起家而作牧引嫌自列易地為宜是行也非惟不使汝遠去畿甸苟盡心焉課最易聞公論自此而定則朕之眷汝人無間言矣

宣教師史彌廓係秀王孫女夫轉一官

敕具官某爾以師臣之子娶秀邸之孫不習貴驕能勉家學推恩爾室遂進以官往其欽承益務修進朝奉郎給事中黃裳朝散大夫權工部侍郎謝深甫磨勘轉官

敕嚴吏銓之課所以示百寮之公優法從之聯猶不忘三載之考具官某再登朝著兩上禁途朱邸橫經久藉講磨之益瑣闥批敕尤高論駁之風謝深甫云：朝奉郎著：密勿禁途：三輔政清：陟文階之等：淺陞官簿之華：其服恩榮尙殫猷告茲以年勞應于治典爰

張允中該修玉牒循從事郎

敕具官某慈皇寶牒之成一代之鉅典也爾為胥吏預有勤勞既登仕版併進二階

知秀州趙充夫改知湖州

敕具官某爾守臨汀政最微聞擢之嘉興尤號辦治理財則不擾而集御吏則不惡而嚴民甚安之湖在近輔最劇就以昇汝近歲皇族人才輩出爾宜在政事之科益勉所長為諸郡率朕將有以表異之

太學正顏斌知常州無錫縣吳興州教授項安世召試立除祕書省正字

敕具官某等國家開館閣以待天下士若必循次而進非所以示招延之廣也博採公言取以敷路爾斌由舍法官學省爾繼方宰壯縣爾安世客授湖南一聞其賢俱命給札前此殆未有也指陳時務蔚然可

稱登之册府。遂列英躋。豈惟有用之才。抑以爲多士之勸。庶幾巖穴之產。亦將樂從吾游焉。

戶部員外郎趙誼陸郎中

敕具官某。近歲郎選日重。非外庸之著。不在此選。非資歷之深。猶置員外。爾以名臣之孫。更踐關省。積其吏政。就正厥名。官簿凌高。益思加勉。

蘇大任太學正

敕具官某。眉山蘇氏。文獻相望。爾雖派別。以學自奮。朕覽其履。召真學館。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何樂如此。益勤教事。勉繼前良。

趙不遷知西外宗正事

敕具官某。國家宗支日盛。散處郡國。而溫陵長樂。猶循南西二京之舊。各有司存。以爾行尊而性淑。奮由儒科。練達政事。往其主盟。糾合吾族。撫摩孤弱。而使之得所。教獎孝秀。以率其不良。振振麟趾之風。庶有望焉。

江東提舉黃輔戶部郎中主管右曹

敕具官某。聚天下賢士。列之朝行。必更外庸。而後收用。非惟欲重郎選。亦以詳試人才。亨途由是而之焉。不輕畀也。以爾馳聲膠庠。資敏而練世。故使行江左。得部刺史之體。召對便朝。嘉其忠懇。戶曹動關民事。號爲劇煩。往既乃心。以副選擇之意。

煥章閣學士知襄陽府張均徵閣學士知建康府

敕憑熊軾于上游。久資填撫之略。昇麟符于重地。尤藉保釐之方。是爲留籥之司。增峻寶儲之職。具官某。性資闡敏。智識縱橫。樂父兄之賢。源流有自。登侍從之選。敷歷已深。遇事敢言。詞鋒甚厲。臨機輒斷。才刃有餘。輟自文昌。出當方面。果肅清于邊徼。務宣暢于王靈。矧是秣陵。實雄江左。石城鍾阜。六朝之風。續猶存。大纛高牙。先正之威名未遠。俾居連帥。益振家聲。想具有于成。願何煩于多調。

顯謨閣待制知江陵府章森煥章閣直學士知興元府

敕荆楚奧區。無若江陵之重。巴蜀外蔽。實賴漢川之雄。我有侍臣。更此名鎮。峻增延閣之職。用龍元戎之行。具官某。稟氣冲和。受材宏遠。早被知于慈展。亟登任于禁途。司留籥于陪都。既騰善最。建高牙于南郡。久殿上游。魯炎劉始封之邦。爲元德必爭之地。(案)此閣學士。漢昭烈帝之字。宋時通閣學。故改作元。雲屯萬壑。虎視三秦。爾武侯出師之章。諒其素志。審漢將登壇之策。勉乃壯圖。毋有遐心。往祗成命。

王簡知江陵府

敕運魁柄于西樞。嘗贊壘中之畫。開帥藩于南紀。茲分關外之權。惟任舊人。式孚羣聽。具官某。器資夔擬。智識開通。世傳許國之忠。躬負濟時之略。明目張膽。在朝廷無事不言。聚精會神。故君臣不膠而固。輔予初政。正位本兵。機謀足以折千里之衝。文武足以爲萬邦之憲。退安祠館。遼闊歲華。蜀道登天之難。曲從私請。荆州用武之要。勉爲朕行。諒無俟駕之淹。倚聞洗印之報。唯比周家之分。允屬宗工。據天璽之上。

游。是爲重鎮。尙體規恢之志。豈惟填拊之圖。

知興元府宇文价知襄陽府

敕唐制以山南分東西二道。西則漢中。爲巴蜀之捍蔽。東則襄陽。爲荆郢之北門。以是俱號重鎮。而控扼之要。于今尤切。謀帥其可輕乎。具官某。以學奮身。世有名德。壽皇眷知。擢真華近。遂居文昌八座之選。出鎮漢中。于今五年。撫安軍民。帖帖無事。襄陽易地。委任惟均。方時小康。邊鄙不警。輕裘緩帶。折衝樽俎。以追羊祜之遺風。不亦善乎。

錢象祖吏部員外郎

敕具官某。吏部之司。七而右選。最爲劇曹。涉筆終朝。猶恐不逮。非夫精敏詳練之士。不足以察吏奸而澄弊源也。爾明習吏事。飾以儒雅。分符持節。民庸茂焉。爲郎未幾。銜恤而歸。不俟造朝。亟加選用。靜以制動。要以御詳。汝知之矣。尙其勉哉。

將作監主簿李大異司農寺丞軍器監主簿曾三聘太府寺丞

敕具官某等。大農外府。分領食貨之重。各設之丞。以贊其長。非才不授也。爾大異。強記洽聞。處事有條。爾三聘。篤學厲操。持論不苟。簿正兩監。退然安之。竝進厥官。各任以事。以才自見。今其時矣。

秦楮知嚴州

敕具官某。爾生長大家。少而穎悟。力學進德。譽者交口。古括之政。無愧循良。嚴陵爲高宗潛藩。密邇行闕。選而用汝。詳試其才。益撫吾民。以稱朕意。

吳宗旦知舒州

敕具官某。龍舒在淮右。爲名郡。士大夫以剖符爲樂。而朝廷必選才而後授之。爾以學自奮。明練憲章。法家者流。自以爲不及也。律身絕俗。清裁可紀。家食寢久。精力未愆。往居專城。綏靖淮服。列卿之舊。朕豈汝忘。

權貨務監官修武郎陳仲堅董淵孫侁收趁增羨各轉一官

敕具官某等。摘山濶海之利。權之以佐用度。其數實廣。爾等協心奉法。歲有贏貨。何愛一官。以勸來者。

新江西運副錢端忠改江東運副

敕具官某。爾以王人。給餉江淮。才謂著稱。俾之將漕。需次已久。持節有行。小疾來診。尤見廉靖。爲爾易地。以遂其私。輔養精神。庸俟器使。

幹辦審計司劉三傑將作監主簿王恬軍器監主簿

敕具官某等。爾等在太學。爲名流。試劇邑。爲良吏。以薦入朝。歲月當遷。分命以勾稽之職。而處三傑于大匠。恬于戎監。職清而務簡。益養賢望。以俟甄拔。

江西路轉運判官林湜吏部郎官

敕具官某。尙書郎爲當今妙選。朝行雖有名士。必更外庸。而後授之。爾嘗義勇冠。凜有風采。按刑浙東。將

漕江右久稱帥國所至有稱。屬環而歸。象其祥雅。資望高矣。然禮處之小選。所以重銜之任也。其究乃心以贊而長。

唐侯甄升。

同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初除封贈。

會祖東頭供奉官士盧贈太子少保。

敕國家親睦九族。本支蕃衍。侯王使相。寵祿相望。然雖在近屬。無子孫贈典之文。惟爾孫曾進乘事。繼追榮之恩。上及三世。有宋以來。實自汝始。豈不榮哉。具官某。肯出熙陵。慶綿漢邸。生長承平之日。涵濡信厚之風。不顯其躬。以應于後。本兵之任。我得宗英。推迹本原。寵之官保。密章之渥。賁爾九京。

會祖母龔氏贈高平郡夫人。

敕士大夫遭時遇主。致身兩地。必有慶源之自。仍多內助之先。矧在吾宗。可無異渥。具封某。婉孌之質。幽閒之度。克相夫子。養大其家。孫又生子。起為公輔。既錫會門之寵。併推婦爵之崇。惟沁水之名邦。實河東之沃壤。以示廟祚之肅。以增屬籍之光。

祖贈乘義郎不求太子少傅。

敕唐之宗室。大用者九人。而李適之為稱首。追榮乃祖。褒冊典物。焜照都邑。行道咨嘆。著于史牒。今爾之寵。視古過之。具官某。稟資甚賢。為善知樂。雖事功不見于世。而隱行實侔于天。是生開孫。首致樞近。既嘗選事。當授所元。用推黃壤之恩。爰授青宮之傳。三錫之命。尙其未央。

祖母太孺人晁氏贈咸寧郡夫人。

敕惟晁氏世有名士。在濟北號稱華宗。女教既嚴。盡壽可紀。矧來歸于天族。乃深篤于義方。宜有後人。克顯先世。具封某。結縵之訓。蓋自家傳。采蘋之儀。實遵禮度。相夫以道。躬德瞻齊眉之勤。有子甚仁。兼仲由負米之養。三遷之教。燕及元孫。（案）元孫之元。宋一命之榮。昨之大郡。是為陽報。尙服殊恩。

父贈大中大夫善應太子少師。

敕躬行之實。莫著于隱微。天報之昭。殆同于影響。苟能用一日之力。何必活千人而與。惟深仁厚誼。有以過絕于人。則除功隱德。終當暴白于世。具官某。生長富貴。遭罹險艱。救水僅充。而事親有臥冰躍鯉之孝。伏臘未給。而於人有解衣推食之仁。片言可質于神明。一飯不忘于君父。教忠之訓。既著生前。篤行之名。遂彰身後。朕方命爾元子。貳吾西樞。察其許國之忠。想見過庭之學。寵之師範。冠彼儲僚。豈惟廟廟之是崇。抑亦宗盟之未有。尙其英爽。式謹敬承。

母淑人李氏贈安化郡夫人。

敕朕顯登樞筭。既以崇趙氏之祿。加賁幽原。其可忘孟母之訓。具封某。生自名閭。歸于賢宗。秉志靜專。與少文而協趣。處家約素。為彭澤以忘貧。一門相勉。以孝慈。奕世俱傳于清白。是有賢子。為予輔臣。爰開順化之封。用示追榮之寵。母重杯棬之感。庶寬霜露之思。

妻淑人徐氏贈鄆郡夫人。

敕朕竝用親賢。延登宥密。雖曰家傳之懿。如麟趾仁厚之風。亦惟闡助之良。有雞鳴警戒之道。宜與偕老。

攻媿集卷三十六

外制

國子司業彭椿年除祭酒

敕具官某。祭酒。尊者之稱也。苟卿在齊。最為老師。蓋三為之。後世遂以名胃。蓋之長。非夫儒先哲艾。德音俱尊者。豈輕昇哉。爾蚤以文行。表于諸生。歷官朝行。好禮不變。擢居小司。成士論久已厭服。為國學師。無以易汝。往哉。惟不言而躬行。使人益觀感于規矩之餘。則首善之風振矣。

樞密院檢詳李祥國子司業

敕具官某。成均教學。師道貴尊。近歲雖長。貳不並除。而為士擇師。不應以此為拘也。爾馳譽膠庠。見謂前輩。文學行誼。久服衆心。駭直簡嚴。不移素守。郎潛以來。藹有師儒之望。茲庸命以少司成之職。追遠古風。變而至道。于以副朕作成之意。尙勉之哉。

左司諫胡球司農少卿

敕具官某。朕之用人。謹守成憲。惟爾之用。獨異他人。始以編摩見于便朝。奏對詳雅。朕心嚮焉。擢典中祕。遂居六察。居無幾何。徑登陳垣。期月之間。屢獻忠諫。引嫌自列。執義不回。俾式大農。豈朕初志。往祗乃事。

胡不永年用加寵榮。以資冥漠。具封某。天資柔淑。婦德慈祥。册府道山。才及見夫子英游之際。副笄霍露。傷不逮小君命服之榮。獨惟南渡以來。久寓楚東之近。始封此郡。尙慰爾靈。

知夔州趙雲江西路轉運判官

敕具官某。爾起書生。有志當世。頃由名書。出鎮淮右。學華邊備。論奏相隨。身帥夔子。民夷帖服。事有當辦。不已于言。可謂首公忘私者矣。大江之西。漕事爲重。引以漸近。朕意可知。順流而歸。祗率厥職。

江西提刑劉光祖知夔州

敕具官某。夔子之國。介于楚蜀之間。山川險固。民夷雜糅。謀帥之重。必惟通才。爾正色立朝。號稱敢言。出擁使輅。威靈日聳。既授以江右之節矣。尙茲家食。非以優賢。分關之寄。易以命汝。亟其洗印。以安遠民。

知昭州莊方知夔州

敕具官某。連管以四州之壤。屹立海中。實與番禺相爲引重。大羅獻琛。賴以爲歸。應符不輕界也。爾進由儒科。練達吏事。貳郡資水。承流昭澤。必能習知南海之俗。往其輯事。疊疊勞撫。賈胡以稱朕選侯之意。軍器少監章穎左司諫

荆作少監黃艾右正言

敕具官某。古者箴規之求。下逮工瞽。矧位于朝。孰不進言。以諫名官。視古已狹。選用之際。其可不嚴。爾蚤以倫魁。凌登華序。清標直節。照映周行。約史東觀。橫經朱邱。端靖無華。物自宗之。擢居諫垣。允協時望。山甫補袞職之闕。孟子格君心之非。尙惟勉旃。以伸素蘊。

賈正殿學士正奉大夫蕭燧轉一官致仕

敕朕瞻言故老。方深仄席之思。遽覽封章。乃有垂車之請。勉從所志。殊嗚予懷。具官某。洪敷而裕和。洪敷之洪。宋時通。閑深而肅括。擢儒科于紹興之際。登朝蹟于乾道之初。自結主知。蓋正人無待于助。久司言責。使天下想聞其風。通儀論思。獻納之班。遂參輔贊。彌縫之用。粵從去國。亦既累年。臥疾清漳。與鄰下文人之詠。掛冠神武。慕山中宰相之高。爰序進于崇階。以世全夫。晚節。嘔。漢疏知止。既永謝于軒裳。蕭傳素剛。尙勉親于藥石。

蕭燧贈金紫光祿大夫

敕蕭燧。退休。方徇辭榮之懇。奏函函至。驚聞垂絕之言。撫往事以慨然。惜吉人之已矣。具官某。名高一代。仕歷三朝。官以諫爲名。真得諍臣之體。后非賢罔父。俾參嚴殿之尊。雖爲故里之歸。尙佇壯猷之告。云何屬疾。亟願乞身。載覽遺章。尙想伏蒲之氣。優加卹典。以彰告第之恩。庸寄予悲。務昌厥後。嘔求馬周儀形之見。遂隔九京。歌晉公柱石之衰。重增一涕。

知建康府余端禮吏部尙書

敕朝列選曹。妙簡持衡之任。位登常伯。尤高荷囊之班。茲得名臣。式符時望。具官某。稟資洪毅。履行精純。慈展結知。蚤預甘泉之侍。儲閣列屬。久陪少海之游。頃出鎮于雄藩。實典司于留籥。既聞報政。亟命還朝。矧惟十載以來。屢歷三銓之劇。士論夙推于平允。吏行素憚其嚴明。乃于畫接之餘。寵以天官之舊。老成復進。豈惟躬簿書期會之繁。忠蹇自將。正有賴朝夕論思之益。其祗成渙。用副虛懷。

湖北提舉張孝會夔州提刑

敕具官某。夔子一道。視四川爲差近。而山川深險。雜以夷蠻。民物凋陋。困于征取。典刑之使。選用不輕。爾出自名家。敏于吏事。持節湖外。敏敏以時。往按蜀門。布宣德意。使深山窮谷。舉無冤民。則庶乎得職矣。右正言何異湖南運判

四川制置使京體權刑部尙書

敕朕體列聖寬仁之訓。務護刑章。求一時忠厚之臣。俾居司寇。久處此位。今得其人。具官某。器度恢洪。才猷挺特。蚤結慈宸之眷。亟登要路之津。修聘殊鄰。壯蘇武持旄之節。開藩全蜀。慨王尊叱馭之行。百城咸服。其恩威四載備聞于勞烈。爰示賜環之寵。俾陞聽履之班。錫以贊書。付之臬事。罔兼庶獄。朕方推文王敬忌之心。明用五刑。爾其慕皋陶邁種之德。尙殫辰告。以副予知。

秘閣修撰知紹興府趙不流職事修舉除集英殿修撰

敕懷會稽之章。久頌填壤。報齊邦之政。可後褒嘉。具官某。分派天潢。服休仕路。頃由淮甸。來任飛駕。輓粟之司。旋尹京都。遂登筆架。持臺之選。起臨輔郡。就擢帥垣。迨茲期年。知職務之時。舉去此一水。亦譽言之日聞。乃諭柄臣。俾陞寓職。以重書示勉勵之意。毋曰彝章。使田里亡愁嘆之心。尙圖來效。

梁季瑛知光州

敕具官某。爾父在紹興間。以才敏致位文昌。其後未有至二千石者。爾守上饒。政務簡靜。銜恤而去。未究職業。浮光易治。地則被邊。舉以命汝。委寄爲重。尙其勉之。毋忝前人。

敕具官某。爾以舊學大臣之子。自奮巍科。寔登應仕。出使閩浙。有志于民。爲養求歸。嘉其靖退。晉接之頃。處以名曹。親庭無信宿之遙。選部乃攝承之舊。往祗厥職。無復固辭。

新知興元府章森改知瀘州

敕開藩蜀部。曾洗印之未聞。易鎮邊陲。又改轅而于邁。惟首公之有素。諒承命而遂行。具官某。知略該通。才猷挺特。進儀禁路。入陪豹尾之嚴。擢殿置都。出擁麟符之重。由上流之奏。異西道以折衝。十年而守

李沐吏部郎官

敕具官某。爾以舊學大臣之子。自奮巍科。寔登應仕。出使閩浙。有志于民。爲養求歸。嘉其靖退。晉接之頃。處以名曹。親庭無信宿之遙。選部乃攝承之舊。往祗厥職。無復固辭。

新知興元府章森改知瀘州

敕開藩蜀部。曾洗印之未聞。易鎮邊陲。又改轅而于邁。惟首公之有素。諒承命而遂行。具官某。知略該通。才猷挺特。進儀禁路。入陪豹尾之嚴。擢殿置都。出擁麟符之重。由上流之奏。異西道以折衝。十年而守

李沐吏部郎官

敕具官某。爾以舊學大臣之子。自奮巍科。寔登應仕。出使閩浙。有志于民。爲養求歸。嘉其靖退。晉接之頃。處以名曹。親庭無信宿之遙。選部乃攝承之舊。往祗厥職。無復固辭。

新知興元府章森改知瀘州

敕開藩蜀部。曾洗印之未聞。易鎮邊陲。又改轅而于邁。惟首公之有素。諒承命而遂行。具官某。知略該通。才猷挺特。進儀禁路。入陪豹尾之嚴。擢殿置都。出擁麟符之重。由上流之奏。異西道以折衝。十年而守

李沐吏部郎官

敕具官某。爾以舊學大臣之子。自奮巍科。寔登應仕。出使閩浙。有志于民。爲養求歸。嘉其靖退。晉接之頃。處以名曹。親庭無信宿之遙。選部乃攝承之舊。往祗厥職。無復固辭。

新知興元府章森改知瀘州

敕開藩蜀部。曾洗印之未聞。易鎮邊陲。又改轅而于邁。惟首公之有素。諒承命而遂行。具官某。知略該通。才猷挺特。進儀禁路。入陪豹尾之嚴。擢殿置都。出擁麟符之重。由上流之奏。異西道以折衝。十年而守

李沐吏部郎官

敕具官某。爾以舊學大臣之子。自奮巍科。寔登應仕。出使閩浙。有志于民。爲養求歸。嘉其靖退。晉接之頃。處以名曹。親庭無信宿之遙。選部乃攝承之舊。往祗厥職。無復固辭。

新知興元府章森改知瀘州

敕開藩蜀部。曾洗印之未聞。易鎮邊陲。又改轅而于邁。惟首公之有素。諒承命而遂行。具官某。知略該通。才猷挺特。進儀禁路。入陪豹尾之嚴。擢殿置都。出擁麟符之重。由上流之奏。異西道以折衝。十年而守

李沐吏部郎官

敕具官某。爾以舊學大臣之子。自奮巍科。寔登應仕。出使閩浙。有志于民。爲養求歸。嘉其靖退。晉接之頃。處以名曹。親庭無信宿之遙。選部乃攝承之舊。往祗厥職。無復固辭。

新知興元府章森改知瀘州

敕開藩蜀部。曾洗印之未聞。易鎮邊陲。又改轅而于邁。惟首公之有素。諒承命而遂行。具官某。知略該通。才猷挺特。進儀禁路。入陪豹尾之嚴。擢殿置都。出擁麟符之重。由上流之奏。異西道以折衝。十年而守

漢中田叔固宜于久任五月而渡瀘水武侯登憚于遐征劇事情安集之初藉元帥撫綏之力推君子之心置小人之腹能坦然而不疑脫慈母之懷立嚴師之傍當翁爾而自定取祇成澳用寬願憂

知福州鄭僑知建康府

敕開帥藩于閩嶠會未滿年司留箭于秦淮茲焉易鎮渴想儀形之見亟令郵置之傳具官某執德不回秉心無競論議遠追于晁董文章高札于漢周正色立朝尤推比勅之手至公典選允藉持衡之權息蓋殞春出臨千里錦衣行畫就撫三山欲改界于麟符仍從馳于驛騎朝受命夕引道諒無憚于暑行退補過進盡忠正有資于辰告入奉受釐之對徐為分關之行惟我舊臣服茲休命

廣東提刑李信甫江東提刑

敕契官某爾為御史直道而行出守信安旋使南嶺皆有聲績可紀矧錄囚于嶺海煙瘴之地不憚深遠勞亦甚矣抗章求開未應捨汝其典臬事于大江之東少休馳驅而後攬轡以行亦惟休哉

太府卿辛弃疾集英殿修撰知福州

敕具官某七閩與區三山為一都會地大物阜甲于東南負山海綿互數千里舉聽命于大府連帥之選豈云易哉爾以軼羣之才蚤著事功壽皇三昇大藩寵以論議之華于今幾二十年召對便朝擢長外府益平豪爽之氣而見溫粹之容朕心嘉焉比居外臺職職從厚閩人戶知之陞之集賢增重闕寄往其為朕布宜德撫吾赤子以寬一面之顧憂朕豈汝忘哉

著作郎黃由軍器少監

敕具官某著庭之選最為清高矧爾以倫魁之英譽聘之氣周旋三館于茲有年徑上要津無不可者然朝廷序進人物不厭于詳薦紳縉歷事任不以遲速計也進貳戎監仍續劇會益養資望以俟器使

司農卿沈揆權吏部侍郎

敕古有六官執若天官之重部分四選無如武選之繁茲擇貳卿宜求吉士具官某高文瞻麗古學精深自登周行雅有清望凡一時華要之選以累載周旋其間壁水道山為諸儒之領袖儲察詞掖振六藝之英華屢垂上于禁途復優聞于郡諫蔽自朕志召長大農寵之荷囊之聯昇以典經之寄惟公可以守成憲惟明可以察衆欺倚聞稱職之名用助官人之道

新知襄陽府宇文价改知遼寧府

敕朕惟今日謀帥之難深以數易為戒卿有大邦遺愛之舊無嫌改命之繁具官某學有家傳才為世用奮身西蜀膺慈皇特達之知累歲中朝歷儒者清華之選佩印屢更于劍外分符最久于漢中峴首名藩方尋羊叔子之迹遼寧舊治更喜郭細侯之來諒去思之未忘宜外庸之益著往祇成澳嗣有寵光

知遼寧府單夔知建寧府

敕遠隔蜀部念頻年賦履之勞易鎮閩邦示鄉國旋歸之寵具官某受才通敏蒞政精明綏廷尉之年蚤被慈宸之眷擢侍臣之列最居羣彥之先祠庭渡閱于十年帥閩雄開乎三峽旋更會府架著外庸仍次

對之舊班昇建安之新組山川伊邇諒少慰乎遐心民社匪輕方有資于善政惟時舊德服我茂恩

張孝伯司農寺主簿

敕具官某爾以學自奮吏治有聞三入朝行閱歲滋久凡爾等夷騰上多矣退然靖共物論歸之茲以序遷勾稽農扈尙共乃事以就器業

知廣德軍林孝友大理寺丞

敕具官某列寺皆有丞惟廷尉之屬其選為尤重必求通儒以治庶獄已試之效吾其捨諸爾頃居是官見謂稱職出守桐川又以最聞茲還舊班進用無壅惟明克允以副朕好生之意

中奉大夫知襄陽府張栢大中大夫知建寧府陳居仁磨勸轉官

敕夙嚴銓法所以示百僚之公優待從臣猶不忘三載之效具官某神機敏悟器度闊深禁路升華久聽星辰之履帥藩因任蓋得江漢之心陳居仁云性資爽曠學問淹該四掖代官茲以年勞應于治典爰陟文階之等益增侯服之光思稱恩榮尙殫獻告

中奉大夫吏部侍郎沈揆磨勸轉官

敕制祿以官式序百僚之進在法當從乃登四品之崇具官某儒學老成文華高勝儲案有執經之舊祠臣推為諸之工屢結綬于朝行幾問津于禁路攝承民部更一紀而有餘積累年勞雖九遷而未艾茲擢天官之貳始伸銜格之優太中不易公卿庸表襄遷之渥大夫既掌論議益思獻納之忠

新除兵部侍郎黃裳顯謨閣待制依舊嘉王府翊善

敕朕惟國朝謹教子之法王府建翊善之官在太宗務選正人惟姚坦最稱直士自時厥後何代無賢我有論思之臣俾專輔導之任具官某以天下士從吾兒游自典秘書已參講席雖淺歷瑣閣之貴曾不離朱邸之僚誦典讀百篇之書既得坦明之制正春秋一王之法尤多深切之言力辭武部貳卿之除俾就文謨次對之秩于以究遺經之終始于以示朕意之眷留尙服訓詞益殫獻告

成忠郎邕州橫山寨招馬官黃世明轉兩官

敕具官某戎馬之須多自南徼爾招誘盡力累賞日厚併陞二秩以旌其勞

敕賜進士及第陳亮承事郎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敕具官某三歲大比人徒知為布衣進身之途藝祖皇帝有言曰國家設科取士本欲求賢以共治天下大哉王言朕所當取法也廷策者再乃始得汝爾蚤以文藝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勤慈辰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實舉首殆留以遺朕也尙循故事往佐帥幕益懋遠業以須登用

集英殿修撰耿秉權兵部侍郎

敕長才被選嘗擢侍從之聯未疾自言閔勞官職之事丐閒寢久簡記不忘既加畫接之餘復昇夏官之貳具官某稟資端亮厲操堅剛篤志愛民雖細故必加遠慮推誠致主無一事不以上聞屢布藩條率騰善最甫登禁路俄領外祠乃俾賜環再趨文石之陛亟令持棗徑歸武部之班益勵壯猶以答隆眷

豐叔祖少保士觀贈少師

教屬近行尊富貴既無危溢年高德邵死生宜備哀榮具官某迪德忱恂處心夷曠分際帝籍雖坐致于顯融席慶王門會不形夫騶駉駉羅維城之望雍容鳴玉之班奉香火于內祠允謂三朝之舊建節旄于輔郡更居亞保之尊胡不百年困于一疾驚奏章之上遂愴遺老之幾何轅九陸之視朝冠三孤而錫命

武德大夫鄂州都統制張昭軍政修舉轉一官

教具官某國家分屯重兵列戍江游申飭將帥務嚴紀律爾居鄂渚實當上游緩帶輕裘如一儒生而氣稟山西沈鸞善斷軍政修舉微于朕聞何愛一官以示表勸益勵戎昭用圖爾功

直祕閣京西運判朱暉顏直煥章開知靜江府

教具官某桂林為嶺右都會控制最遠帥關久虛掄擇尤選惟爾儒雅醇明練達世故蓋嘗為部使者矣當鹽筴盡弊之後協心扶持民懷其惠轅京西飛輓之重還撫南方增堯章高直之名用為爾寵內安賦俗外戢蠻獠人心知向條教易孚予自以為得人爾其有以稱此哉

廣西運判方崧卿京西運判提舉張釜廣西運判

教具官某等嶺右分百越之半清計匪輕京西總三司之繁事權尤重爾崧卿儒雅訪吏廉按有稱是用易以襄漢之節爾釜清白傳家放散惟謹是用爾爾桂林之居道里略同委寄無異飛鴛輓粟既資辦治之才攬轡登車益抗澄清之志爾惟自勉朕不汝忘

太常丞李謙浙東提舉

教具官某部使者任常平之寄一道之休戚繫焉朕固不以輕畀而況近畿乎爾篤志于學力行其言弦歌之政見于已賦憂國之心形乎辭色輟從朝行昇以使節早滂之餘歲事未知周爰咨詢先事而圖浙河以東汝其任是責哉

知寧國府蔣繼周知太平州

教優藩巨屏正資共理之良易鎮鄰邦尤藉上流之重惟時宿望聽我訓辭具官某經術聰明材猷挺特歷居言路漢乎中執法之威屢剖郡符翁爾東諸侯之最念千里相安之久為三年報政之期乃瞻當塗猶為重地民風澹靜素稱道院于江東懸標簡稀真是太平之官府更煩奮德為撫黎民矧鑿橋之相聞兩驅車而及境雙溪疊障難伸願借之私五馬一馳又得宦游之樂其因詳試遂訖外庸

木待問知寧國府

教具官某朕念儲闈察察之舊罔匪極一時之選既已延登四人為予宰輔其在外里居者亦未嘗忘也爾事朕有素家食累年起為二千石以示舊恩相攸久之茲為始定宛陵為江右名郡以壽皇潛藩地望尤崇爾其往為朕撫字吾民篤志賑卹以銷愁恨歎息之心豈惟有以副選侯之意爾亦將由是而進焉成都提刑楊王休本路運判知閬州續著成都路提刑

教具官某等朕臨御萬方奇耳目于部使者地愈遠則任愈重蜀道萬里成都與區其選又可知矣爾王

休移自瀘川方祗臬事易以清節就按本道爾者自守閩風頗著能稱俾乘憲車以表列城使民之利病徹于朕聞而朕之德意布于遐徼揚清激濁咸愛象舉則為稱職矣

知常州陳謙湖北提舉

教具官某為常平而置使專以惠民選名士以乘輅示不忘遠爾服勤備術抗志事功頃居編摩已著才望甫試繁劇優有治聲往行重湖之區典司義廉之政實運濶海之利務在通商綏靖摘山之徒無致生事佇觀成績嗣有寵章

吏部員外郎雷深直煥章開知平江府

教具官某姑蘇古郡號稱吳門密輔行都最為重鎮地大物阜訟訴實繁衣冠走集應酬不暇非寬博強敏之士其何以居師帥之任乎爾以辦劇之才飾以儒雅嘗以一邑之長膺千里之寄又以十連之帥撫五羊之民召對便朝郎潛選部念未足以究爾之能也視邦選侯為朕一行加以堯章之職用為臨遣之寵倚聞異政以稱所蒙

章森依舊知興元府

教國家謀帥豈命令之可移臣子徇公亦東西而惟命聞因有為未免從宜具官某文有古風神無滯用以禁路論思之舊為藩方師帥之良建鄴留都尤藉保釐之畧江陵巨屏久煩填撫之威惟此興元控于蜀道念開藩之未及又易鎮以有行不如舊實之仍毋庸新尹之告漢中地重肯形難助之書南國教明當息鼠牙之訟尙圖茂渥以答顯庸

吳總知瀘州

教禁路通班久遂燕閒之適藩方謀帥尤資撫御之良方起家而臨民諒閉命而引道具官某肯出勳門而被服儒雅世傳戎韜而深涉藝文澤笏影標舊為儀于朝列擁麾持節屢宜力于坤維眷此瀘川控彼南徽民生繁阜當勞來安集之餘軍律申明嚴坐作進退之節正賴中和之政往宜寬大之書西平王之在唐固多賢子諸葛侯之仕漢自有美聲益振爾家用固吾圉

知太平州葉憲知婺州

教聽履而上星辰種懷舊德把麾而去江海又著外庸錫以明輪處之輔郡具官某性寬而有制道廣而能周為天子之從臣最先兼俊主國家之大計殆過十年謀讓備于忠嘉仕已不形夫喜愠乃瞻文昌之老俾臨寶婺之區姑熟最聞未及賜金之寵括蒼地近何殊衣繡之榮倚觀中和樂職之詩益表平易近民之政其祇隆眷嗣有優恩

劉侯廣東提舉

教具官某朕嗣服之初首下寬大之詔俾部使者分察屬郡務寬民力爾守岳陽推誠奉行凡加賦橫斂之病吾民者悉加蠲除幾去歲額之半薦章交上朕甚嘉之嶺海去朝廷遠昇爾一節專斂散之權推岳

樞之中當遠追乎前獨折衝樽俎之上正有望于壯鶴尙服龍光毋替朕命

萬鍾司農卿

敕具官某爾以才請早爲九卿去國久之擢冠宰掾仕已之際不見幾微召對便朝奏論詳雅是用命汝復長予周稷之任王城內外儲粟動以百萬計上下仰給事則浩繁往哉惟欽以稱朕意

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胡晉臣致仕

敕三年輔政是爲股肱之良一旦乞身欲挂衣冠而去勉從爾請深軫予衷具官某迪德粹和秉心正直尊賢容衆無一毫忌刻之私學道愛人備四時溫厚之氣察其有守任以不疑典封駁于東臺贊樞機于西府進參議殿遠長本兵方期竭節以相資乃以沈疴而有請任重道遠知許國之未量名遂功成奚退身之太早無君子者如蒼生何噫垂車而傳子孫願莫回于雅志就第而問籌策尙有冀于壯鶴其服龍光以綏吉履

胡晉臣贈金紫光祿大夫資政殿大學士

敕抗章自列俯從納諫之言遺奏上聞猶篤愛君之義驚柄臣之已矣撫往事以愴然具官某天賦純誠世推厚德仁必有勇立朝多謇諤之忠正而不它致主盡忠清之節自登近弼可謂大臣何抱疾之遠深願辭榮而勇退始猶未許遂不可爲愛之欲其生謂何惹之不已死者如可作微斯人而誰歸加祕殿之隆名極文階之三品俾昌厥後均賜以官噫命方士而求馬周空軫如存之念輟餘瓜而莫如晦徒增追悼之懷願一鑑之既亡嗟九京之何及尙惟英爽歆此龍靈

潼川運判劉光祖奏儒林郎知資州龍水縣楊安益賑濟有方循一資

敕具官某潼川去朝廷遠頃修荒政部使者察一道官吏之能否以龍水爲最而聞于朝進爾還階以示褒表

徐元德知均州

敕具官某均之爲州雖遠以其控制洞壘置武當之節使填撫一境任不輕矣爾蚤以經學教授鄉里旋以聲望登進朝行貳郡新安積用架著剖符茲土以惠遠民往哉惟欽益行所學

太常博士陳棟祕書丞著作佐郎李唐卿著作郎祕書郎范仲輔著作佐郎校書郎王爽祕書郎正字蔡幼學校書郎

敕具官某等道山羣玉之府聚天下英俊其間所以涵養器業以爲進用之儲也爾棟以容臺議禮之舊爾唐卿爾仲輔登瀛既久爾爽爾幼學給札著聞或分典丞郎之職或序進著作之庭校讎未見之書不改共二之故職優選遊執適于此其思稱崇獎之意以爲邦家之光

太學博士邵康太常博士曾祕國子博士太學錄雷孝友國子正田濬並太學博士
敕具官某等博士奉官掌通古今員多至數十人國朝稽古建官凡以博士名者皆清選也爾康學問該洽俾議禮于奉常爾祕資稟純篤俾典教于胄學爾孝友爾濬俱以上庠糾正之職陞教育之任一曰而

玫瑰集卷三十七

外制

同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知樞密院事

敕朕延登樞臣方務賢之並用擢專兵本豈以日月而爲功式隆磐石之宗益登維巖之望具官某仙源有自天分素高發之以揚風之聲名博之以師友之問學論思禁路具有靜臣之風填撫藩方著古循吏之績望之堂堂折而不撓元齡孜孜知無不爲卓爾士夫之間居然公輔之器頃爲儲案已知許國之忠茲忒機廷尤見愛君之篤俾陞右府之長密贊中宸之謀增行異朕併昭異數噫三軍五兵之間雖未至于廟堂一日萬幾之繁正有資于帷幄朕方趨拘擊而圖任爾其勉忠力以赴功惟既厥心同底于治

吏部尚書余端禮同知樞密院事

敕朝廷建廷實總事樞之要任專軍政尤資剛武之賢乃爾舊人用稱臨委具官某氣和而有守資介而能通至屬慈展之知備儀清賞愛列儲閣之屬久事初濬親身有肅括之稱立朝奏正直之德典銜衡于選部尤推鑒裁之公守管衛于留都尤藉保釐之略召選位著益簡予衷蓋君臣相知非一日之積而文武並用何二柄之分屢登朝夕論思之班宜居夙夜宥密之地啓侯封之士宇昇采邑之圭腴噫運籌帷

拔士以十數亦足以知朕好賢之意也其祗明命毋曰序運

費士寅耕田令

朕具官某朕立賢無方視所爲主苟得茂才多列于朝爾以西州之僑爽然爲舉首屬口既重又嘗有以表異之往司帝籍實預容臺清華之選權與于此惟務靖共以俟甄拔

主管吏部架閣陳希點國子正湯璣國子錄

朕具官某士修于家而仕于朝又典膠庠之教事可謂榮矣爾希點蓋上甲科久爲掌故爾璣首冠南宮未登華途嘉其靜退之風俾參樂育之選雅有聲望司予成規子率以身嗜敢弗恪

湖南提舉郭德麟宗正少卿

朕具官某宗正一星在帝座之東朝廷以屬籍爲重設官以象之卿少之選亞于太常非他寺比也爾以諒直周密久司六察之職出持使節深簡于衷賜環來歸優賚少列豈徒爲養望之地將有以進汝焉

皇叔祖贈少師士峴追封郡王

朕冠三孤之位既頌仰典之優疏千里之封更極異王之貴具官某分暉天派擢秀宗支瑤瑤珩璜尤矣駉儀之肅肅兜載禮居然將闕之崇雖平生坐致美官而終老不愆素履遠朕纂承之始方形親睦之風會爾爵之未逾乃抱病而自晦云何不淑遂止于斯噫循筭垂紳情典刑之安在分茅胙土尙冥漠之有知用慰爾靈益昌厥後

士峴女三人並封縣主

朕某人朕丕承慶基崇篤宗者凡今屬近行尊歷事三朝如爾父者幾人奄其告終遺奏來上榮然三女願賜湯沐朕何愛大邑之封不以慰爾父之意乎益登靈森以對隆渥

同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初除封贈

曾祖慶太子少保

朕士有致位廟堂而光顯于時其上世終身章布而追榮于後惟源流必有所自而貴盛亦豈偶然具官某樂道丘園隱居閭里人無知者實有侔于天我自得之故無待于外比及三世乃生貳樞朕方以儲闈舊學之臣擢居府府基命之地首以宮保之亞用爲會門之光豈徒顯爾宗之誠抑以爲善士之勸

曾祖母徐氏齊安郡夫人

朕朕延登儲寮進貳樞筦既已寵及上世又念伉儷之賢必有以相之者故加以小君之號焉具封某生太末之區盛偃王之族續于良士託以終身諒國範之可稱至曾孫而遂顯擇黃岡之佳郡開石郭之新封資爾泉局欲于渙渥

祖輝太子少傅

朕君子之澤既被于後人朝廷之恩宜及于先世有德必大可致不遐具官某探六藝之遺言爲一鄉之善士雖文學行誼不見于用而孝悌忠信能行于家再傳而與致身樞近推歸先祖之自欲亢余氏之宗

青宮六傳舉以命汝尙惟不泯服茲寵靈

祖母傅氏高平郡夫人

朕儒者篤行不顯于世而能垂裕子孫則亦惟閨門能循法度以爲之助追贈之寵歿宜共之具封某謹顯繁之儀佩國史之訓克事君子相敬如賓是生賢孫爲朕良佐以高都之名郡爲湯沐之新邑惟爾靈其預享之

父贈通議大夫繪太子少師

朕信安自趙杼以來仕登宰輔不過三數人我有本兵之賢固由自致跡夫義方之教當授所元具官某乘心靜淵履行消固分辭包之田而愛形于兄弟折調驥之券而義篤于鄉閭積善有餘固非一日之力延師不倦遂成令子之名周旋清班登進府寮章加贈屢升法從之階爾廟益親獨造宮師之選以示教忠之效以寬追遠之恩

母淑人虞氏成事郡夫人

朕士之家傳固出父師之訓古有胎教實由母氏之賢仕既顯于朝廷寵宜加于泉壤具封某天資婉嫕婦德靜專謹以事夫遠追舉案之美勤于教子不愧斷機之言雖魚軒不見于生前而鸞語屢頒乎身後茲錫義川之號蓋由樞筦之恩慶則有餘澤其未艾

妻淑人葉氏信安郡夫人

朕大臣許國能有兼羊正直之風夫人起家必如鳩鳩均一之德既資內助之力宜啓小君之稱具封某婦訓是遵盡森甚訪相爾夫子不以事物嬰其心爲時名卿得以廉白厲其操位登兩地之貴恩蔭三世之先矧惟魚軒宜爾象服視樞臣而命爵就鄉郡以疏封益肥汝家庸稱予渥

浙東提舉李謙乞將合轉朝奉郎一官回授

本生父翔贈承事郎

朕具官某故本生父某朕方以孝治天下凡以親爲請者多曲從之爾世有令德躬履特操是生賢子而嗣其兄既已能顯其父母矣願捨外郎之一秩求贈本生之二親潛化潛照況有故事是用寵爾以廷評之階詩不云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爾子方爲部刺史以此風厲郡邑其助吾風化多矣

本生前母王氏本生母陳氏並贈孀人

朕具官某故本生母某氏爾有賢子出繼伯父既顯其親又追惟本生之重願加贈典有司已援舊比且言員郎所係爲重而其請于義可矜足以勸臣子榮親之孝朕曰命哉並進湯沐之封以爲泉壤之寵

胡澄知光州趙彥琬知容州

朕具官某等光山之在淮右今爲保障之區容管之在廣西舊爲經略之所選侯而往寄任匪輕以爾澄起由名家書奏郡課爾彥琬秀出天族游佐藩條往分顧憂當體朕意有政可紀無遠不聞勉哉

敕具官某爾以宰掾之長往餉蜀門之師萬里馳驅之勞計當入境四川權牧之寄尤在得人與其選選于中朝孰若就煩于便道載願英藩萬直寶璫摘山以惠遠人市駿以備戎事惟鄉閭之在望宜利病之詳聞往既乃心用揚厥職

淮西提舉張同之奏修職郎安豐軍六安縣令陸子虞救活被水人一千四百餘人循一資

敕具官某鼓鐘伐鼙淮有三洲詩人所以興嘆也安豐之潦朕聞而念之部使者爾爾有字民之能仍得救災之術進爾一階又以少徇父老借留之意其亦寵矣益勉之哉

朝奉大夫知敘州計孝似夷賊作過不能彈壓降一官

敕具官某燹道被邊郡將實當控御之寄而威令不申夷獠侵侮驚擾邊氓害及微吏久而後定是不于汝而誰責哉其上一秩尙思後圖

朝散郎敘州通判李棟孫節制義軍驚動夷賊降一官放罷

敕具官某遠夷匪茹侵我王略爾為別駕受帥檄而不進擁義軍以自尊致此猖獗而又貪功倖賞迹狀昭然削秩免官以示邊吏之戒尙為寬典其務省循

諸王宮教授楊大瀾國子監丞黃度並監察御史

敕具官某等憲臺設屬實分六察之司御史虛員當極一時之選孰堪此任今得其人以爾大瀾以端恪之資而達于時宜爾度以深沈之量而敏于吏事舊臨劇縣俱著能聲實對便朝各陳議論尙忠而用夏政既已先明詔之類約史而作宋經亦已攷遺編之載並加親擢蓋自簡知爾其助正紀綱振揚風采務求稱職之實毋負官人之能

福建提刑盧彥德本路運判

敕具官某爾屢持使節為時老成暫居郎曹復按閩部群刑之寄方藉平反將漕之司又煩調度不改山川之舊仍頒郡邑之條益靖吾民以稱朕指

知郴州吳益益湖南提舉

敕具官某爾以册府之英起當郡寄慈惠之政微于朕聞夫士之務學固將見之用也始以宜章之最俾任一州茲由郴陽之能得廉一道矧是湖湘之遠方當早濬之餘雖攸司之甚重倉庾斂散尤荒政之宜先爾能究心部刺史之職則朕之用汝等而上之庸止此耶

曾集知嚴州

敕具官某翰川之會人物相望仕至二千石者前後以十數聲績茂焉爾習于家傳有志乎古試以郡寄有志乎民還奏便朝嘉其詳練惟嚴陵之輔郡實高廟之潛藩分以左符用撫吾民由小州得大州蓋亦寵矣益勉厥職以大爾家

沈維知房州

敕具官某爾以相家子明習文法自致應仕蓋嘗久于廷評為丞為正又出為二千石矣中更閒退閱歲

滋深起爾于家俾分房陵之符職吏愛民省刑節用治郡之大端也爾皆知之奚俟多調

知江州王師古廣東提刑知吉州胡長卿廣西提刑

敕具官某等國家分道遣使以詳刑為重嶺海之遠尤選于擇人爾爾古奏薄陽之課爾長卿報嚴陵之政俱以儒雅飾吏職數歲久授之軺傳其必能為朕善用刑章平反庶獄使百城之民自以為不冤亦惟休哉

吏部員外郎錢象祖陞郎中

敕具官某爾自淳熙初元攝事列曹今二十年矣三易州廳一擁使節凡今郎吏出入省戶未有如爾之久者也茲以積攷始正其名資望俱高益稱詳練雖曰銓法尙服優恩

新成郡府司戶李儒乞將所得官資回授父証贈迪功郎母廖氏贈孺人

敕具官某士之發策決科以求仕也爾之子萬里造庭得官名都而求致其事以榮二親此非追遠報本不可解于心者能之乎朕甚嘉之曲從其請予以風厲四方使知慕焉

新徵猷閣學士知建康府張杓依舊知襄陽府

敕金陵為帝王之宅方藉保釐羊祜得江漢之心爰加因任具官某忠嘉傳世才智絕人兼言語政事之科何施不可更彈歷惠養之政易地皆然惟今襄陽在昔畿甸暢皇靈于遐徼控天塹于上游謀帥留都已畀玉麟之重還車舊鎮諒多竹馬之迎惟首公而忘私遂聞命而引道吏民如故不煩條教之載頌城郭重來但覺精明之頓改其祇茂渥以訖外庸

左司應孟明中書門下省檢正右司徐誼左司員外郎

敕具官某等宰掾之任重矣自爾二人為之實能謹守程度參稽事宜佐吾二三大臣以平章中書之務大臣亦言其能朕用嘉之以序而遷滋嚮于用益習天下之事以昌遠業尙勉之哉

何澹煥章閣學士知泉州

敕弄大夫之印方渴想夫嘉猷分刺史之符尙往臨于重鎮眷知有素中外惟均具官某名擅倫魁望高風憲由辟水師儒之任歷騎省諍臣之班披腹而呈琅玕獨任臺綱之長把麾而去江海更觀吏治之優矧是泉山實雄閩嶼徒得君重勉為朕行煥乎文章示西清學士之寵凜然風采增南國諸侯之嚴倚聞報政之期其體顧憂之意

樞密院編修官呂秉太常丞

敕具官某三丞號高選而容臺為最不惟禮樂是司凡朝廷有大議必咨焉是可以輕畀哉以爾奮自儒科又精吏事持論不苟廉直自將久于編摩擢真華列惟寅惟清往贊而長

國子監主簿王源國子監丞

敕具官某胃監以教養人才而金穀細務丞實司之爾父頃在從班有批勅之風能繼世科風烈未遠久服勾稽之職就俸序遷資望寔高尙思所以稱其家者

監登聞鼓院李友直宗正寺主簿監都進奏院羅克開國子監主簿
敕具官某等。國家銓擇人才。進各有敘。勾稽之職。在寺則司宗為清。在監則胥序為重。以爾友直儒學老成。奮傳夫素業。爾克開士行修飭。自奮于世科。進官于朝。雅有賢譽。俱遷簿領。實階華途。突務靖共。以祇朕命。

潘景珪知湖州

敕具官某。與與名邦。今為輔郡。地大而民阜。賦重而訟繁。視邦選侯。弗以輕畀。爾練達吏事。明習憲章。入從出藩。職數舊矣。起家為二千石。願登擇地而後安。移前日彈壓之威。而為惠養之政。尚優為之。以稱朕意。

沈瀛知江州

敕具官某。大江之險。分戍重兵。潯水之陽。號稱要地。軍民錯處。牧御須才。爾奮迹膠庠。馳聲場屋。仕雖三已。而無懼于豈一。端而取人。既履新安之行。復分共理之寄。綏靖十同之衆。撫安萬寇之屯。此而有稱。進則未艾。

承節郎欽州管界巡檢程仲乾因與人作過被殺特贈兩官與一子進武校尉

敕具官某。爾為傑吏。勇于捍寇。而捐其軀。謀雖不足。過于逗撓。自全者遠矣。以二秩告第。而官其子。庸藉邊臣之用命者。

湖南提刑孫逢吉秘書少監

敕具官某。道山羣玉之府。聚天下英才其間。必又求才之傑。然者領袖之遴選之久。今得其人。以爾稟資端方。充之以學。九流百氏之書。該綜無遺。良史之才。諍臣之風。爾實兼之。頃由少司成出使湖湘。刺舉惟公。風采凜然。是今日第一流人物也。還為少蓬。執不日宜。來游來歌。以副虛佇。

楚州奏忠訓郎添差副將魏昌教習效用每手轉一官

敕具官某。爾以名將之子。習于戎昭。練兵山陽。守將以告。授之一秩。以勵能者。

蔣蘭邵公翰奚士遜邵夜並大理評事

敕具官某等。理官之屬。惟廷評為甚。勞獄成之告。必躬必親。非習于文法者。不在茲選。今又試以經術。蓋欲兼用儒者也。爾等俱以場屋之奮。明司空城旦之書。而中其科。虛位既久。並舉而用。各揚乃職。使人知引經決獄之效焉。

太常少卿薛叔似秘書監

敕具官某。朕以册府為重。選才甚嚴。信宿之間。既得逢吉為之。又俾叔似長之。所謂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士論翕然。朕亦自樂于得賢也。爾問學淵博。論議明辯。結知慈皇。擢在諫省。有古諍臣之風。遠乘軺車。歸貳容臺。物望無不宗之。既授以太史氏之職。復使正此久虛之位。表儀舊游。儒者之至榮也。雍容養望。以俟甄擢。

司農少卿唐體仁太常少卿
敕具官某。奉常惟禮樂是司。而去古遼遠。放失尚多。非得博物洽聞。學有根據者。未易輕畀也。爾少明經術。務為有用。探賾宏隱。取一物之不知。總餉之久。蓋已由郎省而貳大農矣。召對雍容。效忠無隱。其為朕典禮樂之事。鐘鼓玉帛。抑未也。尚求其本而釐正之。

蔡戡司農少卿

敕具官某。爾起由名家。以甲科自奮。登用最蚤。敷歷已多。深沈之度。廉退之節。朕知之舊矣。比總軍儲。嘗貳外府。升之農屬。備予九卿。朕欲收拾人才。共興治功。覽爾奏篇。又有得士之喜。願豈獨望以周稷之事。然積貯天下之大命也。方平糶以爲備。尙贊而長。使事集而民不擾。則予汝嘉。

新知泉州何澹兩易知明州

敕起鎮泉山。將趨于閩。易應鄞水。併護于瀛。壤開憲府之名。增光制閩之寄。具官某。受材精敏。履行粹和。場屋文鳴。蚤先衆俊。朝廷德選。遷歷華途。屬予纂紹之初。賴爾論思之益。擢居騎省。端有古諍臣之風。進長烏臺。真得中執法之體。連收朝蹟。再更歲華。游昇郡符。俾近畿甸。地當一面。海市三垂。蔽遮浙河之東。控御島夷之外。布宣德意。豈惟欲田里愁恨之銷。數暢王靈。正欲藉文武威風之重。倚闡成績。嗣有殊褒。

知明州朱佐兩易知泉州

敕具官某。才有小大之異。而選用當適其宜。郡有遠近之殊。而委寄之重則一。爾詳練世故。敷歷仕途。鄞嶺分應。報政久矣。溫陵改鎮。易地皆然。此則控東夷之要衝。彼則據南海之都會。內修侯度。外暢王靈。諒無憚于脩途。當復聞于善最。

司農少卿胡瑒湖北運判

敕具官某。朕臨御萬方。寄耳目于部使者。又聞遺諫官御史為之。俾遐陬之氓。如在畿甸。矧湖右實據上游。而外臺當軍民錯處之地。任顧不重哉。爾外靜而內明。言簡而氣勁。一見而決。亟實諫垣。雍容論奏。多所裨益。乃自引嫌。遷貳大農。巧外再三。察其勇退。茲用授爾以飛輓之寄。為官擇人。非以遂爾之私。因事進規。無忘愛君之意。

高文虎將作監丞

敕具官某。朕旁招俊乂。布列周行。德進言揚。如恐不及。矧以太史氏之舊。引疾家居。十有四年。昔病今愈。予環可後乎。爾博學篤志。承伯父之傳。網羅舊聞。述史遷之緒。採之公論。僉曰汝賢。再轉為丞。尙居繕監。職務清簡。可以卒汗青之業。毋以匠為嫌也。

汪粹軍器監丞

敕具官某。爾奮弼之子。以才自見。出臨邊郡。綏靖有方。奉最言歸。論奏明辯。丞于戎監。執不謂宜。矧爾久在塞垣。有志事功。除戎器以戒不虞。國之務也。亦惟欽哉。

戶部侍郎趙彥遠工部尚書

敕。致六典之書。實重冬官之職。總百工之事。今惟起部之司。乃得宗英。俾居常伯。具官某。聯休天派。擢秀儒科。立志孤高。萬鍾何加于我。持身廉潔。一介不取諸人。令名遠紹于閭平。惠政獨加于楚蜀。任國大計。爲予良臣。朝夕論思。有猷必告。簿書期會。惟正之供。勳勞已著于累年。寵數遂登于八座。親賢並用。朕方隆睦族之風。投巧咸精。爾尙致若工之命。

戶部員外郎黃輔直祕閣兩浙運判

敕具官某。部使者之職重矣。而畿漕視他路尤劇。近歲率用儒者。不惟職務整辦。惠愛遂及于浙河之東。西是不可改也。以爾起由膠庠。凝粹而開敏。嘗使江東。得斂散之宜。澄按列城。不苛不弛。茲由郎省。付以清事。寓直延閣。以示寵嘉。矧在鄉邦。周知利病。爾能罷行之。下有月旦之評。上有公朝之論。嘗不日而微聞矣。勉哉。

李大下知洋州

敕具官某。洋川在東蜀爲望郡。通儲谷駱谷之道。據黃金戍之險。賢牧風流相傳。左符不以輕畀也。以爾家世循良。明習吏事。雖安于閒退。而閱歲已多。勉爲一行。以副朕選用之意。

盧恨蠻酋首成忠郎袁弄滿三年轉一官

敕具官某。國家銓法。文臣以四年。武臣以五年。乃得進秩。三載攷績。不以施諸庶僚也。以爾慕義中華。誓保西南塞下。郡將有請。升爾一階。益貞乃心。毋替于舊。

監建康府權貨務武翼郎趙公遜修武郎丁昌時收趁增羨各轉一官

敕具官某等。摘山鬻海之利。權之以佐軍需。其數實繁。爾仕陪都。歲課登衍。何愛一秩。以勸後來。

周珙大理寺丞

敕具官某。李官之屬。率以文法進。求其持身無玷。缺以備術飾吏事者。尤難其人。爾起家。久于棘寺。嘗爲丞爲正矣。試郡有稱。奉最來歸。論奏明辯互證。當作奉。再轉爲丞。復與臬事。雖若小迂。而榮途自此無壅矣。

隨龍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陸安轉通郡刺史

敕具官某。爾事朕游藩。首尾三十載。勤且久矣。然稍逾三尺。則有司執法以裁正。既進六資。則朕之寵命復行。上下俱爲得體。而爾受之亦宜。往刺一州。益務忠恪。

浙西提刑葉適吏部員外郎

敕具官某。郎選在今。爲甚重。雖朝列名流。必著外庸。而後授。今得人物之英。爲之。則又增重矣。爾博極羣書。洞視千古。文章之發。追配作者。頃由册府。試以郡寄。隨事知變。就畀使節。以寵之。天官名曹。實爲星省。冠是不于爾。而誰屬。簡要清通。爾其兼之。

判潭州周必大判陸興府

敕。詔起東山。已報長沙之政。符分南服。尙提新府之封。乃瞻元台。載闡明訓。具官某。閱深而肅括。堅正而裕和。極論思獻納之工。盡輔贊彌縫之用。始終一節。光顯三朝。進退百官。聚英才而在列。總領衆職。任大事。以不疑。方安葉館之閒。往鎮藩方之遠。眷懷不替。委寄則均。政化流行。有類上公之分。陝。威名乎洽。共期大老之歸。周惟此南。昌尤爲要地。爰命三孤之重。式遣十乘之行。矧爾寓居之鄉。實今賜履之下。既喜袞衣之度。近抑知書錦之有光。先聲所臨。羣聽自聳。噫。令行庭戶。當還帶牛佩犢之風。福及京師。更仁自

攻媿集卷三十八

外制

太府少卿兼知臨安府袁說友權戶部侍郎

敕。朕攬收人才。思裕邦用。足兵雖急。要先足食之言。大計是謀。當求大度之士。是爲儒者之效。孰曰民曹之難。具官某。文有英詞。神無滯用。蚤登館學。嘗接武于華途。旋歷應符。屢策勳于劇部。居登穀彈壓之任。知里閭銖兩之姦。前張後王。聲望相繼。東賈西萬。豪猾自消。疊膺畫接之榮。擢實地官之貳。損上益下。朕欲圖加賦之寬。理財正辭。爾尙明盡微之意。

直祕閣兩浙運判王厚之直顯謨閣知臨安府

敕具官某。國家駐蹕吳會。視古天府。民日庶事。日繁。師師之寄。尤難其人。以爾先世嘗爲京尹。治行超卓。如漢章尊。汝實是似。故以命汝。自其少時。博雅篤學。世味冲澹。若將終身焉。一行作吏。所至辦治。處之以榮觀。而超然。投之以劇繁。而不亂。是宜居此官者。輟自清臺。加畀延閣。用爲爾寵。唐人有言。擊鼓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此官殆未純也。五方之民。固爲厯難。九縣之衆。尤須撫字。威惠交孚。則爲稱職。且稱其家矣。

葉流根之效。來綏四國。式憲萬邦。

朱熹知潭州

教具官某。十國為連。師帥具寄。矧長沙控湖湘上游。賜履甚廣。視邦選侯。尤難其人。以爾古學粹深。風節峻特。可以為世之師。仁心仁聞。感惠孚洽。可以為時之帥。兼是二者。往臨藩方。聲望所加。列城登服。儒先相望。士氣方振。爾其為朕教之。楚俗雖安。尚有凋瘵。爾其為朕撫之。典刑所存。奚俟多訓。

陳公亮江西運副

教具官某。朕惟郡邑官吏至繁。不勝其選。故精擇部使者。付以揚清激濁之寄。以爾抗直而詳練。由宰掾持七閩使者節。按刑畿甸。又有能聲。是豈可一日使之家食而不在事。易節待次。姑以徇爾之私。大江之西。將輸事重。益謹厥職。以副眷懷。

吏部郎中林湜太府少卿

教具官某。版曹總國用之要。而幣藏分之有司。必以外府處其中。所以檢柅財貨之出入。不嫌于詳。其可以輕畀哉。爾奮身儒生。習于吏治。在縣為賢大夫。入朝為才御史。澄按兩道。攝承十連。皆有聲績。徹于朕聞。召爾郎中。請共爾位。進之少列。以慰公言。事屬究心。使上下象足。爾其懋哉。

戶部郎中趙謚軍器監

教具官某。戎監之設。本以嚴飭武備。而休兵歲久。繕修之職。各有司存。長貳亦惟總其凡而已。以爾舊弼之孫。克自抑畏。久在郎省。能寡悔尤。序進為長。仍憐民曹。住其祇飲。毋替于舊。

龍圖閣學士正議大夫韓彥直磨勘轉官

教。夙嚴銓法。所以示百僚之公。優待從臣。猶不忘三載之效。具官某材猷通敏。政術闡明。歷事三朝。負縉紳之素望。投閒十載。號譽臺之舊人。心安藁館之居。職寓河圖之峻。年勞既久。官簿愈高。用為晚節之華。其服寵光之渥。

寶文閣學士大中大夫顏師魯轉一官致仕

教。奉香火于真祠。方徇投閒之請。掛衣冠于神武。遽騰告老之章。雖欲挽留。不如得謝。具官某性資剛毅。政術疏通。幼學壯行。曾不渝于一。出藩入從。蓋詳試者累年。往使殊鄰。抗節不撓。進登常伯。典銓尤明。一辭宸陛之嚴。游鎮泉山之遠。力求閒退。方念饑刑。不知何恙之深。載覽引年之奏。俾升官簿。以寵老臣。魯簡未忘。姑遂明農之志。始終無玷。尚餘許國之忠。服此恩光。體于至意。

顏師魯贈四官

教。垂車得請。尚想履聲之餘。易簪有言。猶存尸諫之意。情老成之已矣。念冥漠以慨然。具官某受才高明。植操堅特。莅官行法。所至有循吏之風。憂國愛君。直欲任天下之重。獨辭榮于八座。乃敘惠于一方。身退而名益彰。年高而德彌邵。眷舊臣之無幾。驚遺奏之遽聞。超進文階。仍延世賞。仰無愧。俯無忤。何謝古人。生也榮。死也哀。終全晚節。眷惟英爽。歆此寵靈。

正議大夫尤袤轉一官守禮部尚書致仕

教。位列儀曹。屢上求閒之請。恩隆儲案。俯從納祿之私。茲焉告歸。于以示寵。具官某器資精敏。學業淹該。隱映典籍。了辨無爽。殘膏賸馥。嚮焉為多。册府道山。極一時儒學之選。詞垣翰苑。兼兩朝制誥之工。比訖外庸。進儀清禁。命之夕拜。有唐人批教之風。擢以春官。當虞臣典禮之任。乃因感疾。遽欲辭榮。俾陟崇階。以華晚節。李綱乞骸而去。肯久于尚書。孔戣得謝而歸。仍加于禮部。尚祇渙渥。無媿前良。

尤袤贈四官

教。舊老遺榮。猶有留行之意。表章載覽。忽形垂絕之言。天不憖遺。人所嗟惜。具官某以時耆德。事朕初潛。蚤歲官游。殆及王。楊之接。晚年貴重。遂從園綺之招。古事今事。問無不知。大言小言。進必有補。爰暨纂承之日。首參侍從之班。召自藩方。喜典刑之如故。擢居瑣闥。嘉悻直之不衰。圖任方深。求歸何亟。雖非至甘。盤之罔顯。恨不許彥博之少閒。喪此良臣。動于深念。進四階而命秩。按三尺以疏恩。學焉而後臣之。正賴多聞之益。死者如可作也。抑惟斯人之歸。或其有知。毋悼不幸。

起居舍人陳傅良起居郎

教。具官某。言動之屬。史官固有左右之異。朝廷之用。賢士豈以日月為功。試之加詳。旨則有在。爾窮百氏之學。發六經之文。身方在于布衣。名已傳于海內。外庸既訖。衆望愈歸。比再入于竹門。寢擢居于清貫。叩其著述之業。登之記注之司。螭陛直前。善開明于朕意。鳳池共二。能震耀于王言。執義不回。秉心無競。稍遷厥職。以重此官。庶幾朝夕之間。猶見儀刑之舊。載纂高皇之典。仍陪元子之遊。益啓乃心。毋忘忠告。

秘書郎彭龜年起居舍人

教。具官某。朕修明官制。用之有條。識拔人材。待以不次。惟此柱下史。在邇列以尤親。取之中祕書。迨近時之罕有。既云遴選。安得異辭。爾操守堅剛。論議剴切。端公辟屬。贊臺院之宏綱。册府為郎。號士林之翹楚。擢真螭頭之直。俾陪豹尾之班。不循年限而授此官。深得用魏臺之意。掌錄時政。以付國史。尚克遵唐室之規。益效忠獻。以酬異渥。

朝請大夫權刑部尚書京鏜磨勘轉官

教。六卿分職。皆吾從臺之臣。三載陟明。優爾吏銓之制。具官某謀謨宏遠。識度恢洪。頃膺慈展之知。徑上甘泉之列。張旆而使萬里。折戎虜以不驕。叱馭而鎮兩川。撫民夷而咸服。召登宸陛。擢真秋官。茲以年勞。應于治典。爰峻文階之等。益增禁路之光。尚服恩榮。式彈猷告。

兵部尚書羅點落權字

教。尚書古之納言。必求德望之妙。武部周之司馬。實惟邦正之專。肆疇已試之良。爰錫為真之寵。具官某。許謨經遠。雅量鎮浮。蚤歷近臣。自有老成之譽。素多仁聞。仍全剛毅之資。惟愛人利物之心。為致君澤民之業。詞掖久推于潤色。經綽尤賴于講明。旅登聽履之聯。兼莅典銓之重。儀刑朝著。滿歲已深。領袖從班。優賢可後。有常德以立武事。正需舊學之規。以軍令而振國容。方倚壯猷之助。往祇成命。式贊永圖。

兵部侍郎耿秉落權字

敕朕旁招賢士遴選從臣惟我舊人載處五兵之貳不煩滿歲遂頒一札之書俾正厥名敷告于衆具官某性資剛果器識宏深夙志功名善談當世之務屢更事任專以斯民爲憂故典州則千里舉安而將命則列城蒙惠備儀華貫寢節予衷掄才甫上于禁途引疾遽收于朝蹟勿藥有喜查歸乎來留賓邇聯方藉論思之益願全晚節尤高廉退之風乃加異除俾領雅俗囊弓雖久豈忘武備之修持囊甚休益謹忠猷之告尙承至意毋有遐心

工部侍郎謝深甫落權字

敕朕昭德塞違臨政願治乃瞻吉士游兼夕拜之官樂聞嘉言俾正冬官之貳固云試可實示褒升具官某性稟粹純行能膺敏被聖父非常之遇膺周行不次之除嗣服云初首居郎省量才既審擢實諫垣願朝望之益高聲譽奏篇之切當晉登左陞咸推記注之功就尹中都更資彈壓之重持囊優遷于起部與銓仍領于選曹載輸批勅之忠尤見愛君之篤豈應久次宜遂爲眞曠若予工匪求精于技巧毋替朕命尙益效于論思

汪德翰知崇慶府

敕具官某始吾高宗開公社之封實自蜀國尋以崇慶名軍蓋久而後冠以府號地望滋重矣選侯可輕乎惟爾祖首貳元帥府以佐中興爾爲恂恂克守家法簡池之政平易無華昇以左符往守茲蜀念之哉無忝爾祖則不負寄委此邦之意

宮人符燕燕轉永寧郡夫人李進進轉通義郡夫人

敕朕飭脩內治瞻形色遷之私周覽掖庭爰秩婦官之序有嘉女德用錫命書具封某婉孌自將柔良有素知小星盡心之美不見曠益承樛木逮下之恩惟加肅謹寢歷歲時之久備殫夙夜之勤分樂土以疏封賁小君而示寵其祇渙渥益懋芳猷

汪義端知舒州

敕具官某准右諸郡職優而事簡舒其尤也爾蚤登甲科蔚有時望近膺親擢欲振綱引去翩然留之不可爾才辦劇屢更盤錯是邦簡靜游刃有餘其與斯民相安于無事以稱朕安邊固圉之意

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趙不流知廣州趙彥操職事修舉並除煥章閣待制

趙不流

敕報政輔藩又見期年之變疏恩中展載加禁路之榮具官某慶席仙源才優吏道頃由鞏毅彈壓之任遂爲朝夕論思之臣實整分符備著蕃宣之效會稽奏課會陞論議之華日坐黃堂庭無留事風行黔首時有譽言登之持囊之聯壯我維城之勢帥臨十國方爲久任之圖位列四松不減近班之寵尙祇明命以訖外庸

趙彥操

敕帥閩雄尊著南海于蕃之蹟履書勉勵陞西清次對之華惟我宗英被茲渙渥具官某才猷敏勵學識該通蚤膺聖父之知超真列卿之長俾兼天邑有趙張之威名進攝地官熟研桑之心計一辭位著久閱星霜姑蘇宜三載之勞章貢總數州之重頃踰庚嶺往鎮番禺撫蠻徼以不驚惠賈胡而無擾載嘉善最俾正從臣望雲以求蓬萊毋謂鷓鴣行之遠把麾而去江海乃通豹尾之班茲曰殊恩益圖來效

端明殿學士正奉大夫致仕鄭丙贈四官

敕引年已久無復尙書之履聲遺奏忽聞庶幾太史之尸諫舊臣無幾卹典宜加具官某氣直而能溫性剛而善下立朝正色爲多士之表儀典選盡公慕古人之風采游更名郡遂返故鄉奉祠館以怡神據禮經而告老謂因閒適可迪壽康不知何恙之深遽起云亡之嘆疊升命秩仍茂賞延八座班高篤始終之不易九京恩及尙英爽之有知

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范成大轉一官致仕

敕爾奮人而共政方媿未能引大體以乞身胡爲有請嗟名臣之老矣撫往事以慨然具官某俊逸不羣風流自命文章甚偉崔蔡誠不足多制詰尤工王楊當爲之伯緒餘所出施設具宜桂海冰天望皇靈而益遠瀛壖蜀道專制闢以增雄是誠宜力于四方宜俾進官于兩地出司留篇遂奉祠庭用之未盡其才退而自求其志臥公幹漳濱之疾掛隱居神武之冠寵數彌光典刑斯在噫胸中之有兵甲世稱小范之才高扁舟之泛江湖或謂鷓鴣之仙去皆爾鄉閩之舊豈其苗裔之餘無忝前良以全晚節

范成大贈五官

敕奮列遺榮方遂垂車之志需章上奏忍聞易簣之言天不慈遺人其殄瘁具官某身登二府仕歷三朝詞章議論之高無慚古昔東西南北之表咸著威名曾輔政之幾何乃居閒之寢久九齡之風度可想昔公之神明不衰石湖忽墮乎文星壽樑遽成夫陳迹云何不淑而至于斯念三吳人士之無多嘆一代風流之幾盡躍五階而進秩按二品以疏恩噫三仕三已而賦歸豈復計生前之事一官一集之傳遠尙得垂身後之名其或有知當自無憾

軍器少監黃由將作監

敕具官某朕有元子愛之固深而教之惟恐不至一時賓僚極儒雅之選爾以倫魁之彥久儀羣玉之府侃侃正色抗論不回自少匠而爲長蓋亦龍矣奇巧精能非以此望汝也橫經宋邸使吾兒有直諫多聞之益是惟休哉

開府儀同三司判隆興府趙雄少保致仕

敕奮判優藩方倚上流之重需章請老遽求故里之歸逝矣莫留惻然與感具官某謀謨宏遠識度恢洪洞往古治忽之原識當今輕重之體臨機輒斷慕如晦彌縫之功遇事敢爲有黃裳經濟之略頃辭朝會游著民庸起之西蜀之陬付以南昌之郡仰父俯子寢銷愁嘆之心襟江帶湖雅稱詩書之帥以疾來診乞身甚堅雖深軫予衷亦重違雅志其陟三孤之貴以華萬里之行噫爾任舊人謂尙堪于大政注想元

郡封爰分廣濟之名。式慰謹終之意。

父太子少師善應太子太師

敕。睿我維城。固多將相侯王之貴。惟爾有子。遂為股肱心膂之臣。可無寵光。載篤餘慶。具官某家法有自。天資尤高。及見太平。猶記開元之際。結交前輩。尚聞正始之音。躬會閔之孝。欽慕間平之儒雅。爰護家庭之訓。遂傳府之賢。乃進宮師。以彰陽報。其祇明命。益啓後昆。

母安化郡夫人李氏饒陽郡夫人

敕。愛君憂國。緊我本兵之良。德振振賢。可後榮親之渥。具封某稟資柔懿。植操幽閒。以澤底之名。家歸天潢之支派。（案）澤底一本疑底字誤。因缺之。考唐李德裕史。補以澤底字。則頭盧士門崔氏稱。可證其不誤。中國甚肅。不辭舉案之勤。令子著名。端自斷機之訓。云何不淑。其後遂與洵啓博陵之封。以示冥途之寵。

妻鄱陽郡夫人徐氏通義郡夫人

敕。大臣許國。有光麟趾之宗。夫人起家。無媿鶴巢之隱。惜悼亡之已久。宜追遠以加榮。具封某生自儒門。曠于皇族。身能全于婦道。生弗永乎天年。迨夫子之登庸。嗟室人之冥漠。視其爵秩。責以恩光。易香水之舊封。界眉山之新渥。尚惟靈爽。式光欽承。

攻媿集卷三十九

外制

大中大夫沈揆轉一官守禮部侍郎致仕

敕。侍朝甚喜。方儀荷蒙之聯。何恙之深。忽上掛冠之請。初不聞會子之疾。乃欲為疏傳之歸。具官某文有菁華。學稱博雅。頃屢登于位。著矧夙備于儲。察嗣服之初。首願于召節。殿邦既久。終入于從班。謂其數器之兼。界以二銓之重。預修史策。勸講經帷。造膝陳謨。曾未決日。抗章告老。胡不待年。許尋里社之閒。仍守天官之秩。子篤之在汶上。莫遂挽留。公幹之以漳濱。徒深懷舊。尚祇渙渥。以保修名。

沈揆贈四官

敕。孟軻之致為臣。方軫留行之念。曾參之啓予手。忽聞將死之言。撫往事以何追。嗟若人之不淑。具官某老于文學。志在事功。博極羣書。而發于英詞。上下千載。而見之篇論。任提節分符之寄。所在著稱。登筭筆持彙之班。于時未久。抱疴自列。納祿言歸。當危懼以奏篇。睿忠勤而隕涕。爰加卹典。悉按彝章。進官序以甚優。昇賞延而不吝。尚惟英爽。敢此寵靈。

皇太后慶壽武學生加封祖父母父母定詞

上舍內舍生

敕具某人父某。朕以祖后春秋益高。乃月正元日。恭侍慈皇。仰奉慶禮。錫類之恩。溥及中外。一命而上。祖父母父母壽登八十者。始得預此。爾年方從心。以有子列在右序。嘗預舍選。寵以命秩。（案）父并父云。進加命以恩。最為優異。其服明渥。以迪壽康。

外舍生

敕具某人父某。朕以祖后春秋益高。乃月正元日。恭侍慈皇。仰奉慶禮。錫類之恩。溥及中外。惟爾有子。（案）父母云。列在右序。年登八秩。寵以恩封。父母同詞。加封。其服渥恩。以綏吉履。

勝捷下名都虞候楊彥換從義郎王檝換乘義郎

敕具官某。汝久隸羽林。積勞可紀。授以勇爵。實應舊章。任其欽承。益務忠恪。

王進之知德慶府

敕具官某。爾頃以天府武軍。往守武陵。突不得黔。已復報罷。朕心惻焉。晉康雖遠。實高皇與王之地。舉以授汝。以觀汝能。尚其懋哉。毋替朕命。

大理寺丞林季友吏部郎官主管侍郎右選

敕具官某。郎曹二十有八。莫劇于武選。文書盈几。難以編察。涉筆占位。猶恐不暇。非靜而敏者。未易得其要領也。爾以儒者而通世務。桐川奉最。再轉而丞于廷尉。未久也。選居星省。遂與三銓。鷗弁之士。惟吏是聽。雖有抑滯。不能自伸。爾其念哉。勉贊而長。

浙西提舉黃通本路提刑

敕具官某。三丞出擁使節。還為郎曹者多矣。以爾之賢。列屬憲臺。丞于中祕。使事修舉。宜俾來歸。浙河以西。服爾清裁。爾亦以靜退自處。無羨于登仙。就易祥刑之司。以為畿甸之望。表廉幹。傲惰偷。民以不冤。清我臬事。朕豈使爾徒久于外哉。

宗正丞鄭公顯浙西提舉

敕具官某。朕惟倉庾斂散之法。山海摘素之利。分道置使。所任甚專。畿甸之間。選用尤重。以爾學瞻而文敏。外寬而內剛。進丞司宗。華問架暢。兼掌名表。屬詞最工。持節有行。去天尺五。酌豐歉而賦政。辨能否以簡僚。惟爾之能。思所以稱。

龍圖閣直學士程大昌除龍圖閣學士致仕

敕。引經告老。為神虎掛冠之歸。念舊疏榮。峻龍馬負圖之職。以優耆德。以表高風。具官某秉操堅剛。著書潤博。蚤游冊府。擅溫厚爾雅之文。晚侍儲闈。賴直諒多聞之友。十年筆彙。人望素隆。數路塵符。民庸益著。高蹈躡塵之表。久從香火之閒。年既及于從心。志欲祈于納祿。羽翼之資。黃綺。毋忘伐木之詩。丘壑之有。皇。當途考祭之樂。尚祇明渥。式介蕃釐。

太府寺主簿林思濟大理寺丞

教具官某先王用刑之法莫詳于甫刑一書有曰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罪蘇爾蚤以經術先多士嘗誦其言矣入仕朝行有靖共之譽廷尉選丞以爾為之其試所學以廣朕欽恤之意

主管戶部架閣孫元卿太學正

教具官某爾以甲科自奮用為掌故之官中更艱棘蓋久而後得之退然自牧亦既再歲賢關清選爾宜居之子率以正執敢不正橋門之士將于爾觀焉

修職郎權建寧府政和縣尉胡杞擒獲許伯祥等循兩資

教具官某警捕尉曹職也姦民寇攘爾能致之連帥有言何愛旌賞

余永弼知閬州

教具官某閬風錦屏之勝士誦少陵之詩恨不得身到其地爾乃以二千石臨之豈易得哉爾起儒門萬里入蜀游更事任雅有能稱郡寄凌高事權益重無輕民事克勤小物則可以稱此矣

王寅知江州

教具官某長江上游以潯陽為重鎮分屯禁旅控禦一面守將非它郡比也以爾三領左符老于吏治番易之政人多稱之其彈撫字之心無改中和之舊使兵民晏然隱若敵國則不負選侯之舉矣

丁逢瀘川府路轉運判官

教具官某爾有志當世結知慈皇守梯陽使湖外又皆有聲績可紀今日有用之才也東川飛輓不重不以輕界叱馭而往毋憚馳驅撫摩吾民廉察羣吏以稱外臺耳目之選是惟休哉

謝源明直煥章閣知温州

教具官某朕選選諫臣以廣聽覽爾頃居九列旋冠宰掾察其堅正擢在騎省論事不回方嚮于用銜恤而歸念之不忘亦既即吉起鎮東土惟永嘉在左浙為望郡山川秀發衣冠鼎盛四邑相去才百里而負山並海壤地深遠人物日庶事亦滋繁非得精明和惠之人未易辦治爾其人矣堯章寓職以寵爾行俟訖外庸登進未晚尙其欽哉

幹辦審計司范藻太府寺主簿

教具官某蜀之范氏如晉王謝人物輩出文獻相望爾在今日又其翹楚也以世科發身以吏課交薦其在朝列退然若無所修綜者而人自稱之勾稽外府姑以序進勉紹家學以稱所蒙

趙像之福建提刑

教具官某七閩祥刑之寄選于衆久矣以爾被服儒雅屢持使節往司宗盟聲望日著雖無預于吏治已習知其民風就乘輅車不俟隨遣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聖人之言固未易及得情勿喜尙惟勉旃

江東運副傅伯壽直煥章閣

教具官某朕惟烈祖聖學高妙昭回之光下飾萬物煥乎文章尊閣惟謹寓直之寵不以輕畀也以爾天

攻地集 卷三十九

資警敏一日千里詞章精贍連收三科登著作之庭于今十有八年矣按刑將漕益著外庸爰錫龍名以示褒表討論潤色豈其舍諸

朱翺大理寺丞

教具官某惟爾祖光輔思陵爾父又登從列君子之澤未艾也爾被賞延乃能明習文法致身廷評出守辰陽奉最以歸進之棘水榮路無壅益勉厥職無忝爾先

淮西運副趙師對太府少卿淮西總領

教具官某國家分屯重兵布列江濟董饋之任必選朝士臨之而金陵莫重焉爾決科自奮飾以儒雅有志事功所至辦治嘗使京口見謂敏明淮甸錢幣更張之餘賴爾撫摩調護之力民情悅服名稱益彰茲以亞卿往司調度足兵足食復于爾觀焉尙殫爾心以副詳試之意

廬州修城官修武郎建康都統司中軍權副將馬再興武顯郎左軍統領毛致通武經郎左軍統制

馬適各轉一官

同安郡夫人武氏進封才人

教具官某等合肥當淮西一面俾葺堅城以固吾圉率衆庀工迄底于成各進厥官庸勩勞勩

知建康府鄭僑吏部尚書

教具官某朝行簿領之官勾稽之外職業素簡惟理官設屬則有近制廷評奏當之成俾分考而訂正之遴選非他比也以爾天潢之秀儒雅自將試邑佐州遇事不苟且嘗列于朝矣其服朕命益觀汝能

翰林醫效王懋兼重華宮祇應實及二年轉一官

教具官某朕祇事重華尤謹于藥石之奉爾以傷醫奉職惟謹亦又再歲在法當遷俾陞爾陪其思所報

俞徵知常德府

教具官某武陵為湖北名邦以壽皇潛藩地望增重總數州之戎事控五溪之喉衿未嘗不選侯而用焉爾出儒門明習文法有公廉之操得溫厚之稱嘗守高安政適其平即曹卿寺踐歷滋久起家剖符往鎮遐服明聽朕言無輕民事

攻地集 卷三十九

教具官某朕惟烈祖聖學高妙昭回之光下飾萬物煥乎文章尊閣惟謹寓直之寵不以輕畀也以爾天

攻地集 卷三十九

教具官某朕惟烈祖聖學高妙昭回之光下飾萬物煥乎文章尊閣惟謹寓直之寵不以輕畀也以爾天

中奉大夫煥章閣待制知鄂州王信磨勳轉官

敕一麾出守久著于民庸三載陟明適登于吏考乃頒恩命俾進文階具官某性謙疏通材敏敏劬西掖擅演綸之美東臺高批教之風易鎮會稽暢威名于近甸分符鄂渚增形勢于上游茲以年勞應于治典雖曰有司之定制是為增秩之殊榮益圖爾功以謹忠報

知明州何澹母太淑人石氏該慶壽恩封齊安郡太夫人

敕朕禮厚兩宮當累治重熙之際年登八表奉隆慈備福之尊乃推老老之心庸廣親親之道具封某氏起自名族嬪于大門善相其夫為部使者之貴親見吾子任中執法之嚴方乘輕軒以就祿養逢國家之慶濡開湯沐之新封位正小君爰擇黃閨之勝恩隆晚歲式增彤管之華益介壽祺以儀閨闈

太府少卿吳珽太府卿淮東總領

敕具官某國家東巡吳會列戎江淮惟此丹陽尤為近屏護餉既久可後褒升爾儒雅雍容克勤吏道許歷版曹司金之職遂登外府亞卿之華頃以王臣往給軍食調娛酬酢上下帖然就加惟月之班其服自天之寵勿替于舊益圖爾功

迪公郎李開父儀甫該慶壽恩封承務郎致仕

敕具官某爾積行有素年過九齡有子在官實應封典授之京秩以為爾福

宮人張氏封郡夫人

敕朕日聽外朝退修內治嬪官具設尤嚴階級之分恩命所加必視功容之懿具位某氏雅稱柔履選自良家事官盡以服勞閱歲時而滋久啓封名郡進位小君仍頒祿秩之優庸示禁庭之寵其祇渙渥益懋芳猷

訓武郎臨安府湖州巡轉運舖梁青遠滯金字牌降一官

敕具官某置郵所以傳命令達章奏矧制關動係邊事可少稽乎爾怠于職行不以時奪爾一階以懲不恪

國子錄陳憲武學博士

敕具官某爾掌教國子蔚然有稱嘗對便朝論事尤切長于右學益觀通才武尚止戈兵實貴謀其以斯意訓迪學士庶幾得有用之才以備將帥之選焉

王介國子錄

敕具官某士登甲科立致騰仕亦惟行誼有以稱則得之斯無異辭爾當龍飛之初居俊秀前列輔邦入幕以儒雅飾吏是能稱此科級者擢居賢殿典我教事又能稱此使學者宗之則爾之進未艾也

樞密院編修官許介宗正丞

敕具官某司宗有丞在頤臺册府之間非列寺比故其選甚高爾蓋擢乙科嘗試劇縣慈皇聞其善政就加增秩之寵再入脩門其才益著比以編摩之職攝郎省參宰掾矣茲登清途預修實錄益謹厥職以究

爾長

王概戶部郎官

敕具官某版曹掌國之大計而左民尤為繁劇州邑之訟有不得其平者率造焉思得疏通詳練之士久矣爾源流家傳緣飾吏事往使于蜀精敏有餘操履實以蘇痲瘵嘗加詔獎召對便朝審其可用往振茲職益觀汝能

夔路運判馮震武戶部郎官四川總領

敕具官某朕惟武王不忘遠之意西南萬里選才尤詳矧總餉之寄動關軍國見大夫臨遣而行或不及事爾蜀國之彥嘗列于朝觀風夔門能宣德意加以民曹之職就畫五十餘州之賦以給營壘之師民力困矣軍須方繁足食足兵佇觀儒效

太常寺主簿張貴謨司農寺丞

敕具官某爾學術該通論議根柢一時清流也頃試劇邑乃有能聲蓋嘗見于用矣勾稽頌臺進丞農扈雖曰曾預禮樂制作之事要須詳試簿書期會之間爾惟通才其體此意

太社令陳峴太學博士

敕具官某爾以紹興法從之孫自奮宏博之科宜仕于朝久矣徇翔幕府列屬容臺賢士之關師儒虛位購咨多士食曰汝宜溫故知新爾其自勉

判建康府葛郊改判隆興府

敕由端揆以殿邦允藉保釐之略為上流而易鎮更資撫御之才爰授左符載揚明綽具官某謀猷宏遠德度恢洪三世名儒益致家聲之顯兩朝異眷遂專國秉之隆矧惟舊學之臣久處洪樞之任密參廟算既兼文武之資祈解政機遂付軍民之寄加延恩而寓職視上宰以疏榮顧陳義以甚堅為相攸而改命惟襟江帶湖之地可以優賢皆耕田鑿井之民正宜坐哺其為十連之帥式遺千騎之行噫嘗本五兵彌覺偃藩之重周知萬務豈云敏惠之難尙訖外庸益綏休寵

新除吏部尚書鄭僑龍圖閣學士依舊知建康府

敕召還選部行領從臣之班居守陪京復分方面之任選用之選中外則均具官某望重兩朝才高衆俊以三代之文掌我帝制以六經之學格于君心頃由天官出鎮關部旋界保釐之寄實資鎮撫之功尚書喉舌之官固應圖舊河東股肱之郡故特召君矧荒政之方修亦遜章之咨至俯徇借留之志益高難泚之風龍閣陞華用為爾寵麟符增重克成厥終益著外庸以綏渙渥

知臨安府錢塘縣趙盛太社令

敕具官某惟爾先正光輔高皇配饗廟廷燕及後裔凡爾昆弟序進于朝社稷之司不以輕授靖共爾位毋忝爾先

新知潼川府楊虞仲直祕閣知夔州

教具官某。妻子之國。號稱夔門。蓋蜀川之喉衿也。謀帥之重。實難其人。爾西南望士。三持使節。蜀之民服爾名已久。爾亦習知風俗之詳矣。潼川未行。易鎮茲部。寓直中秘。以為爾寵。民生凋瘵。非他路比。罷行利害。可小廉。其尙勉哉。以稱推擇之意。

進士張昉陳舜咨賑濟補承節郎

教某人。荒政之修。勸分爲急。爾出私儲。以濟饑民。何愛一官。用勸來者。

承信郎權貨務檢法使臣錢煜收趁增羨轉一官

教具官某。權山海之利。以佐邦儲。賞典最厚。爾奔走其下。亦預進官。尙勉公勤。思有以稱。

陳謙夔路運判

教具官某。夔門爲蜀要衝。川陸險絕。刀耕火種。民生甚艱。將輸之寄甚重。郡計實仰給焉。非通敏之士。不在茲選。以爾有用之學。游試劇繁。以南蘭陵吏課之最。領湖右敏散之權。茲爲朕行調度。一遵撫惠疲氓。務去泰甚。使田里得以安其生。則朕之願憂寬矣。

知台州徐子寅廣東提刑

教具官某。朕念廣東憲臺之重。疇咨其人。思得資高而練事。法明而尙寬者居之。大臣謂爾爲可。且曰。是嘗爲卿爲部使者。帥維揚矣。中更退閒。起爲澳東而治辦丹丘之政。民安而歌之。使持節以按嶺海。其必有以稱欽恤之意。朕曰。命哉。式遣其驅。毋替朕命。

奉議郎提轄權貨務謝儼收趁增羨轉一官

教具官某。權筦之繁。總于京邑。爾不欺于職。濟以變通。歲入之實。坐致贏羨。可無褒賞。以勸後來。其祗增秩之恩。益謹有司之守。

提點坑冶鑄錢趙不述淮南運判

教具官某。朕惟外臺飛輓之司。莫如東淮委寄之重。兼憲使刑辟之任。當使客冠蓋之衝。欲求通才。得我賢族。以爾奮由科級。尤精吏能。據應鑒于三州。屢書課最。總貨泉于六道。式阜邦財。俾行邊疆。進專清計。尙思忠報。益著外庸。

文思院造皇太后尊號册寶監官從政郎陳庶監門儒林郎黃概各循一資

教具官某。朕以月正元日。奉徽稱于祖后。白玉之鍊。鏤刻甚工。黃金之璽。一鑄而就。雖曰有司之職。實惟莅事之勤。各進爾階。庸示嘉寵。

幹辦審計司劉誠之太常寺主簿劉德秀大理寺主簿

教具官某等。列寺之屬。皆有勾稽。惟容臺禮樂是司。實預討論之事。惟廷尉刑獄至重。實分讞議之司。銓敘人才。二者尤不可輕也。以爾誠之聲稱。藉甚。持以靖共。爾德秀文采蔚然。不事表襮。茲庸並命。其進未央。尙體優恩。各揚乃職。

福建提舉張濟提點坑冶鑄錢

教具官某。國家分道遣使。各揚乃職。惟貨泉之寄。總六道百郡之權。歸于一大有司。視漢之錢官。辨銅其重甚矣。非得通儒。不以輕畀。以爾抱負不凡。詞章精贍。出入朝行。見謂老成。使于二部。皆有聲績。舉以命汝。其爲朕謹調度。察姦欺。使邦財阜通。朕豈久汝于外哉。

宋之瑞福建提舉

教具官某。爾以儒學之秀。三仕于朝。滋嚮于用。而又引去。朕亦念之。七閩敏散之司。職優而事重。疇咨爾使。起爾于家。士之官學。不以仕已爲喜。上之用人。豈以中外爲重輕。爾尙勉旃。以俟光寵。

從政郎揚州司法林樞搜獲銅錢循一資

教具官某。邊郡嚴鑄幣之出。而吏多不虔。爾能摘狀。遂正其罪。還階之進。以懲爾勤。

四川量試宗子伯揚時敏補承信郎

教某人。爾在屬籍。遠處蜀道。能以文藝優占科級。錫之武爵。尙其勉旃。

鎮江都統閻世雄管軍五年職事修舉轉運都刺史

教具官某。國家分遣禁旅。列戍江城。京口捍蔽行都。最爲要近。爾以宿將。坐鎮戎船。威名隱然。壁壘靖謐。五年于此。宜賞賢勞。遙刺侯邦。是爲異寵。益思忠報。毋替朕初。

慈福宮內人安化郡夫人方氏彭原郡夫人高氏清河郡夫人鄭氏並轉國夫人胡氏蘇氏張氏並封郡夫人

教朕承累治重熙之運。奉隆慈備福之尊。疇咨女御之良。爰昇恩光之渥。具位某氏。稟資婉孌。植行柔嘉。選在掖廷。蚤備婦官之列。事于祖后。淺更歲節之深。屬慶典之告成。演慶輪而遠下。進封大國。胡氏蘇氏張氏名郡 益懋小心。

煥章開待制趙不流煥正任承宣使知大宗正事

教擁東越之麾。方騰吏課。糾成周之族。有賴宗英。優加留務之班。式寵從臣之舊。具官某氣和而智敏。屬近而行尊。夙分帝胄之華。凌歷仕途之久。政成京邑。嘗進貳于司空。身處輔藩。訖襄升于次對。來奉便朝之覲。俾專屬籍之盟。示我異恩。超廉車而授職。藉卿宿望。壯磐石以承休。是曰當才。奚勞多訓。

修職郎鄭守仁賀正且使親屬循一資

教具官某。爾父頃使敵國。爾雖不預行役。而善于子職。使行者不內顧。而居者得所安。勞還之初。亦被禮賞。舉行于今。尙其祗服。

修職郎李良臣奉使書狀官循兩資

教具官某。歲遣信使。修聘殊鄰。凡預驅馳。均有勞還之賞。矧以鉛槧爲職。潤色使華。屢進選階。于汝何吝。慶壽詔書。宗子年八十以上。使臣年八十以上。願致仕者。並轉一官定詞。

教具官某。朕以正月上日。奉祖后萬年之觴。需澤四方。及人之老。爾在屬籍。春秋益高。進以一階。用華晚節。使臣云。爾在右列。引年告老。進官一等。是爲優恩。

慶壽詔書宗子年八十以上使臣年八十以上願致仕者並轉一官定詞

教具官某。朕以正月上日。奉祖后萬年之觴。需澤四方。及人之老。爾在屬籍。春秋益高。進以一階。用華晚節。使臣云。爾在右列。引年告老。進官一等。是爲優恩。

節。使臣云。爾在右列。引年告老。進官一等。是爲優恩。

宗子汝种與昉補承信郎

敕某等爾在屬籍逢時覃霽能以文藝自取科級予之武爵尙其勉旃

淮東提舉陳損之創立紹熙堰除直祕閣

敕具官某水利本以惠農常平使者之職也爾使淮東善于其職建議任責迄觀厥成俾來以圖如指諸掌閉縱隨時條流有序綿亘及數百里之遠灌溉爲千萬頃之利農商俱濟旱澇無虞使客漕運之往來咸有賴焉謝安爲遠人以召伯名之爾通敏有餘不擾而辦名以紹熙淮民不汝忘也寓直中祕以寵爾勩朕所以待汝者何止是哉

姚榘知邕州

敕具官某南晉深入嶽右控制蠻方唐則分建五管今亦併護數州權任亞于連帥選侯顧不重哉以爾莅官不苟有趨事赴功之心治施與靖咸有聲績班班可紀今又命爾以此邦固圍寧民尙其勉哉

大理少卿許及之權禮部侍郎

敕廷尉天下之平滄居卿列宗伯春官之貳徑入從班是曰異恩實由親擢具官某才兼數器識綜九流蚤以多文之儒務爲有用之學方彈冠之伊始已脫穎而不凡禁闕拾遺得真諫官之譽藩方作牧有古良將之風比因奉最之歸俾適明刑之任惟慶霽旣行之後當郊禋再舉之時儀曹久虛禮典誰屬釋爾平反之重參予制作之司有功過于張之賢朕所知者虞舜命夷夔之事汝則兼之益勉告猶斯爲稱職

四川茶馬朱致知京西運判

敕具官某兼漢將漕之寄雖所部不過數州而實兼諸使之職控制邊要仍居上游不輕以授人也爾起世家能以儒雅飾吏事嘗守中伯隨侯之國又三使于蜀矣萬里召還復昇華節惟爾鼻祖致身九卿以桐鄉之舊夫爲漢世之循吏爾某苗裔當慕前烈以此位而行志豈不易于一喬夫哉

調武郎監榷貨務陳仲堅收增羨轉一官

敕具官某權筦之重總于中都爾能其官歲入贏羨加之命秩以勸後來

倉部郎官鄭湜大理少卿

敕具官某國家刑辟之寄總于廷尉而職則分任焉使習憲章者視獄之成而審聽囚徒必命儒者臨之其旨深矣爾少而發藻善爲詞章立朝有鯁亮之稱治民有循良之效總餉江左威譽日聳郎潛未久昇爾臬事能深知設官分職之旨斯無負今日推擇之意往贊而長亦惟欽哉

起居郎陳傅良祕閣修撰嘉王府贊讀

敕具官某漢四皓起商山羽翼之功千古稱之朕則款焉使高帝能以卑辭厚禮聘之以輔其子則善矣爾以一世名儒羽儀于朝抗議不回引去甚亟爾與吾兒游舊矣爾既厭直承明之廬予亦閱勞以待從之事寵之祕探之寓職來爲朱邸之賓僚尙遺其行庸副虛佇

帶御器械汝翼復元官轉觀察使

敕具官某侍御之臣荷曠瘼而必罰歲時既久俾奉復以自新爾奮服禁嚴雅稱詳謹佩侯邦之組綬官簿凌高屬宸陛之褻韉戎容甚肅頌德慢弛知務省循況更政典之修徑授廉車之秩益思恭恪以對寵光

文林郎張允中該修壽皇玉牒循一資

敕具官某寶牒成書寶牒釐賞汝供刀筆亦與進官母曰例遷其思所報

前知建昌軍趙彥禮拖欠月椿錢降一官

敕具官某盱江本江右佳郡一人壞之清流至今爾自力于政而承積弊于二十餘年之後給餉有關無所歸咎稍錫一秩以儆後來

沈合知岳州

敕具官某岳陽據荆楚之要郡雖小而地望實重焉爾清約詳練資歷深遠惟爾兄舊鎮長沙威望凜然父老類能道之試郡云初毋忝家聲則知共理之意

趙不邊江西提舉

敕具官某爾頃以吏課之優爲郎起部出守輔郡蔚然有聞江右斂散之重俾爾持節以臨之昆弟三人少則俱列于儒科今又分道而爲使者遠有光華宗盟之美談也其勉爾事以稱所蒙

攻媿集卷四十

外制

知婺州葉嘉知紹興府

敕輔郡承流久不聽尙書之履价藩謀帥茲又懷太守之章允謂才難莫先德選具官某智周慮表學紹儒先踐敬既歷三朝侍從亦踰一紀愛人利物由天性之自然足國裕民處地官而最久屢更劇部深惠疲氓盡銷愁恨歎息之心尤見勞來安集之政眷惟東土密邇行都先帝上賓將奉因山之役大邦維一益嚴分關之除惟爾通材稱予隆委規模素定既所臨而有聲威信兼行當不擾而自辦佇聞成效奚俟多辭

新知紹興府倪思知婺州

敕具官某視禁林之草允藉通儒分輔郡之符俯從忱請相攸既審易地皆然爾學優而醇文麗以敏早登宏博之選徑上清華之途翰苑詞垣擅兩制絲綸之美經帷史館極一時筆橐之榮擢貳儀曹獨司邦禮扶圭出使提節言旋竹坐席之未溫俄抗章而自列豈久勞侍從之事遂厭直承明之廬懷會稽太守之章至動再命繼東陽隱侯之詠去擁一麾勉爲朕行毋輕民事詞人而任岳牧初無內重之偏宜室之

對鬼神當俟政成之後。

夔路運判陳謙湖北提刑

敕具官某爾以君子儒爲湖北常平使者。蠻獠披猖。省民驚擾。船粟而往。哺之爾之職也。因講憲臺。併任其責。就設方略。隨以撫定。朕聞而嘉之。可謂不辭難者矣。乃酌帥臣之言。姑輟夔門之役。茲庸命汝持刑本道。以慰民望。以獎爾勞。其思永圖。靖此一方。不汝忘也。

湖北提刑王謙湖南提刑

敕具官某部使者之選。以風采爲先。所以寄吾耳目于千里之外。不欲其數易也。以爾志操不凡。居有直氣。其在郡邑。聲望翹然。持憲湖陰。正欲倚重。易節鄰郡。非以便爾之私。又將于爾乎觀焉。尙勉之哉。

判太史局降授夏官大夫吳澤降授中官大夫荆大聲降授中官正劉孝榮同判局降授局令周端友並復元官

敕具官某等。天道高遠。王者欲求端于上。必有日官以司之。爾善于觀象。見謂老成。頃以不謹。嘗鑄命秩。涉期而斂。法也。勿以爲宜得而忘所報。

修武郎監建康府權貨務門芽恭收趙增羨轉一官

敕具官某。權貨之在留都。歲入甚夥。增羨之賞。司關者亦預焉。進爾一官。益勉而職。

建寧府浦城知縣鮑恭叔降兩官永不得與親民差遣

敕具官某。縣令與民最親。獄事所宜深察也。爾爲大邑。以重辟告于郡。卻而復上。幾陷平民于死。迨冤狀既白。而欲便文以自解乎。外臺有言。奪汝二秩。不復使任臨民之官。尙爲輕典也。

中大夫煥章開待制趙彥操轉一官致仕

敕。鎮五羊之地。方通持慶之班。叩九虎之關。忽上挂冠之請。是爲宗老。宜厚寵章。具官某受才素優。莅政尤敏。早參民部。旋自逸于燕閒。晚歷藩方。嘗屢騰于最。眷南海折衝之略。升西清次對之聯。開困園之屢空。見里閭之不擾。胡爲感疾。遽欲乞身。念帥圖之幾年。進文階之四品。鄭尙書之威信。日佇來歸。漢大夫之優游。諒深自得。以華晚節。以勵能臣。

帶御器械某知閣門事

敕。設上閣之官。豈惟掌朝會之事。選名門之子。抑以儲將帥之才。具官某志在事功。家傳韜略。奏最于淮陰。爲侯之地。易鎮于亞父所封之城。聞父喪而棄官。人咨其孝。承召命而引道。朝賞其忠。釋直杖以趨班。屬囊橐而銜上。授之以仲叔圍之任。可使當公西華之言。惟子道臣道之知方。宜軍容國容之俱習。是將用汝。尙其勉旃。

武功大夫殿前司選鋒軍統制李浩總轄收放合轉一官久任有勞轉行遙郡刺史

敕具官某。兵久不用。軍中累年。勢以進。武爵率有止法。無得踰焉。以爾久任戎務。舉軍推其能。出視嗣牧。善修馬政。竊以郡刺史之職。蓋異恩也。其奮事功。以圖報稱。

侍御史張叔樞權吏部侍郎

敕。朕祗膺丕緒。董正具僚。六部之分。莫如選部之爲重。小宰之事。豈應冢宰之兼行。輟而風憲之嚴。司我銓衡之舊。具官某性資凝粹。論議正平。襲永嘉之儒風。蚤收科級。守文昌之家法。雅擅鄉評。再策足于朝行。幾問津于禁路。進班柱史。君舉必書。攝事天官。吏姦無蔽。自擢居于橫榻。久肅正于南臺。當予御圖三日之初。俾爾正位貳卿之列。規模素定。要須甄拔之盡。公藻鑒益明。無使賢愚之同滯。副茲隆委。成爾脩名。

左司諫章穎侍御史

敕具官某。朕臨御之初。精求政體。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朕之所務也。然一朝之綱。總于憲臺。一臺之柄。屬于端公。茲得其人。他可類舉。以爾秉心堅正。燭理融明。學問之懿。察于朱邸橫經之日。風節之峻。見于諫省論事之際。不俟信宿。擢之南牀。其爲朕別白正邪。振舉羣弊。使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四方風動。而朝廷益尊。于予初政。豈曰小補之哉。

右正言黃艾左司諫

敕具官某。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而後之諫官。不過一二。苟非精擇正士。何以補衰職之闕哉。朕御圖伊始。下詔以來。直言舊學之臣。聲著麟省。首命序進。以示四方。爾發藻士林。負敢言之氣。事朕宗邸。動有箴規。輟任拾遺。兼侍經幄。風采凜然。聞于中外。茲庸命汝官以諫名。予遠則汝弼。汝言則予從。豈惟身處寡過之地。庶幾海內之士。聞其風者。有樂告以善道之益焉。

國子司業李祥宗正少卿

敕具官某。爾茂忠恪。見推士林。頃貳司成。學者厭服。蓋平日踐履之效。是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司宗少列位亞容臺。敍百世之本支。修累朝之史牒。惟老于文學。著述不倦者。可以當之。舉以命爾。公論惟允。勇退之志。亦可以少回矣。

吏部郎官葉適國子司業

敕具官某。國家萃天下英才而置之學。選于衆而爲之師。經術由此而明。人物由此而出。豈細故哉。朕御圖之初。思欲作新學者耳目。求當今第一流。素爲天下士所推服者。以正師席。宜莫如汝。矧茲郎潛。資望俱稱。故用之不疑。傳不云乎。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大則大鳴。叩之以小則小鳴。惟汝足以當此哉。

司農少卿蔡戡司農卿

敕具官某。大農本周禮之業。自漢名官以來。惟朱邑號循吏。鄭康成爲大儒。唐之段秀實以忠節自奮。官以人重。顧不信歟。爾以儒術治行。選爲少列。徊翔朝行。最爲舊人。進而爲長。雖曰序遷。益勉所長。以紹乃祖之風烈。何止爲此官之重哉。

劉光祖司農少卿

敕具官某。忠直之士。爲國之寶。本朝名臣。豈無以直道去國者。旋復召用。以至大位。此又祖宗之家法也。

況爾予之舊學相從有年。執法殿中。號稱譽。雖嘗引去。聖父任以外臺帥國之寄。不使之。一日家食也。茲庸命爾為少列于大農。實為多士先。尙過爾。以副朕傾儀之意。

顯謨閣待制黃裳給事中

朕眇予冲人。臨政伊始。惟我太上。知卿最深。朱邸談經。專任以輔導之事。優嘉批勅。又屬以出納之言。雖抗論而遷厥官。終留行而不使去。至今日而復用。豈人力之能為。具官某學貫九流。識通千古。世居劍外。擅蜀士之雄文。地近關中。挾西人之勁氣。是非邪正。惟務體國。利害禍福。不知有身。久從吾游。備見爾蘊。迨此籌承之日。付之封駁之司。將求多聞。毋替諄諄之誨。不負所學。會觀諤諤之言。倚注方深。權輿于此。

新除起居郎陳傳良中書舍人

朕朕嗣膺大統。收攬羣才。朱邸賢僚。豈容居外。紫垣老手。宜俾為真。具官某學探聖原。文追作者。論議多先。儒之未發。行藏惟古人之與稽。相從兩載之餘。信為三益之友。謂左氏真得春秋之旨。謂周官實為太平之書。推祖宗之本心。明政事之要道。昔信其說。將行所言。首昇故官。游加新渥。矧是纂承之始。尤資播告之修。大老之居海濱。是將焉往。舊學之遯荒野。其遂來歸。式遵爾。以副朕望。

起居舍人彭龜年中書舍人

中書造命之地。實王政之所先。內史代言之官。非賢才而孰處。我有舊學。時為名流。擢登詞垣。實預國論。具官某為有用之學。抱賦羣之才。惟其善養之氣剛。遂使所居之官大。班分螭陛。視言動而必書。額叩龍墀。抗威顏而不撓。方朱邸橫經之日。多赤心憂國之言。迨膺超除。深允衆望。調詞溫厚。爾其振盤詰之文。朝夕論思。爾毋廢箴規之益。尙圖忠報。奚事多辭。

將作監黃由起居郎

具官某王者嗣膺丕祚。首用舊僚。非欲私我所與。而厚平日之恩。蓋將舉吾所知。以來當世之士。列爾二史。助予一人。以爾蚤冠儒科。久饒朝路。不以仕已為意。而益進于學。不以利害為計。而務極其言。囊封既効忠嘉。殿陛尤加剴切。被眷知于慈展。為賓友于王門。迨初政之方新。與羣英而並進。入則侍螭頭之左。凡論事而直前。出則班豹尾之中。亦在法而當從。是為爾。期懋予衷。

著作郎沈有開起居舍人

具官某朕踐阼之初。涉道尙淺。實賴二三元老。力濟多艱。更資左右近臣。交修不逮。惟平日賓僚之舊。分一時言動之書。匪予敢私。惟爾能稱。爾詞華敏贍。學術淹通。蚤蜚場屋之聲名。久歷膠庠之師表。以著庭而兼史筆之重。由郎省而參宰掾之司。比從予遊。實自親濯。學為可用。閱義理以滋多。中自不欺。樂講論之日益。其居柱下。密侍朕前。尙思嘉猷。以助初政。

參知政事陳騭知樞密院事

九五正位。方承太上之傳。二三大臣。俱極當今之選。用人由舊。錫命維新。既久。或于政機。宜進專于省。府。具官某氣剛而不撓。德盛而有容。以博學篤志而為世醇儒。以正色直道而致身近輔。斯謀人告。則惟

后之德。一夫不達。則時予之專。厚重若絳侯。而有多文之學。彌縫若如晦。故無揚己之名。朕念周業之艱。難慕漢機之周密。瞻我元老。長予本兵。藉東省之猷為。領西樞之方略。事均一體。威示四方。噫。折千里之遐衝。顧豈闕于近效。建萬世之長策。正有賴于訏謨。其務同心。以康庶事。

同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

文武兩途。實歸一道。東西二府。允賴兼資。粵予非涼。膺此付託。乃進鴻樞之貳。俾參禮殿之嚴。具官某宅心粹夷。植操堅特。凜凜有大臣之體。謙謙得君子之風。壽皇知臺察之名。擢居法從。太上眷儲僚之彥。授以本兵。喟然形憂國之誠。卓爾任正君之責。言婉而切。氣勁以溫。故于宥密之司。率藉調娛之力。稽之公論。蔽自朕心。欲新政之設施。宜舊人之圖任。是責共二。有賴同寅。噫。朕方求內外之安。經理于上。爾尙慮軍民之要。彌縫其間。庶幾有成。其永無疆。

厚恩文臣承務郎以上轉官選人在任并兼廟循資定詞

具官某朕奉太上之慈訓。嗣守丕圖。踐阼之初。大敷需澤。京秩而上。咸進厥官。選人在任。云。凡預選階。或許序進。蓋將樂與士夫共起治功也。各揚乃職。以稱異恩。

文臣承務郎以上致仕定詞

具官某朕仰惟太上不俟倦勤。傳祚眇躬。單席之類。仕者進秩。雖致其事。亦預此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王者之仁政也。朕心庶幾焉。

端明殿學士知江陵府王簡資政殿大學士知潭州

朕朕嗣居九重。臨制萬國。若刺史縣令之衆。未暇究詳。惟方伯連帥之功。首當褒表。眷時元老。舊乘鴻樞。撫荆楚者有年。易湖湘之重鎮。具官某受天間氣。為世名臣。直節高風。真可立懦。夫于百世之下。崇論宏議。將欲舉明主于三代之隆。受知兩朝。致位四輔。過江而見王導。有國何憂。舉衆而得臯陶。不仁自遠。控長江之都。會建大將之鼓旗。固邊圉以內周。宜王靈而外暢。惟予初政之急。念茲舊弼之賢。下詔求言。方期樂告。視邦遷牧。有賴于蕃。惟此昭潭。時乎南服。帶洞庭而負喬嶽。扼嶺嶺而震蠻獠。藉卿威名。壯我藩翰。加以大學士之貴。用為東諸侯之先。噫。陶公之封長沙。足倚上流之重。賈傅之對宣室。已深前席之思。尙遣十乘之行。以慰一方之望。

知常德府袁樞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

具官某荆州居國上游。自古為用武之地。謀帥之重。每嘆才難。以爾鯁亮之資。淵博之學。養氣以義。不撓不阿。有憂國愛君之心。有憤世疾邪之志。一辭禁闕。家食累年。起鎮武陵。治行昭著。竊以論議之職。以殿是邦。朕承丕圖。臨制四方。萬里之遠。謂斯民宅。生于刺史。故大明黜陟。以示好惡。由支郡而受闕寄。爾實為初政第一選。固圉靖民。可不懋哉。

兵部尙書羅點父奉直大夫朝俊軍恩贈中散大夫

朕朕祗荷慈謨。嗣膺大統。爰敷曠蕩之澤。以及中外之臣。矧喉舌是司。兼領典銓之重。而松楸在遠。方深

陟帖之思乃分龍光用賞其遺具官某天資純茂族系繁昌早為君子之儒稱于里社自樂先王之道老矣丘園尚及鄰超入幕之賓不見紀駕隔屏之坐素多隱行遂為大門茲登五品之崇足慰九原之望賢子方用侯封未火其欲給諫之恩繼有靈章之渥

參知政事陳駉該厚恩封贈

曾祖太子少保駉太子太保

朕祇膺慈訓勉紹不圖允賴選臣共濟萬幾之務爰因惠澤特推三世之恩具官某積善素深秉心無競恂恂有守既高月旦之評坦坦無營自樂衡門之老侈厥餘慶流于後昆進參政地之崇追賞儲僚之峻肆由亞保薦錫明綸用昭寵靈以慰冥漠

曾祖母始與郡夫人成氏河內郡夫人

朕朕履位云初均福于下有如近輔之重可後會門之光具封某生于儒家續此名族動謹珩璜之飾克供蘋藻之儀是有聞孫晚參大政易翁源之舊壤開河內之新封陰報可知龍光未艾

祖太子少傅策太子太傅

敕闔大宅中布維新之令建極敷福寔均共政之臣爰舉彝章加賞先世具官某履行純固稟資粹和福祚未火見生子生孫之盛人門俱勝無慙卿厥長之名申命九泉遂登六傅(案)六傅見晉書何劭傳一本從茲進在前之職用為有後之榮尚惟不忘其克祇服

祖母和義郡夫人朱氏博平郡夫人

敕惟時近臣翊予初政厥有帶澤光爾前人具封某素秉柔能循法度中饋攸職宜其室家慶源既深有此湯沐載啓博平之號益崇石室之封是為異恩以昭幽夢

父太子少師謙太子太師

敕維予冲人嗣大歷服無疆惟休均暨海宇凡列朝籍皆得以榮其親矧二三大臣顧可後歟具官某向友古人為世善士安時處順不求聞達蘊蓄弗露是宜有子既執政柄寵及泉壤義方之訓蓋可驗矣乃進宮師以慰雨露之感英靈不昧其尚寵嘉之

前母平樂郡夫人成氏文安郡夫人母成寧郡夫人王氏濟陽郡夫人

敕大寶是守賴茲臣鄰湛恩普覃燕及禰廟具封某克遵靈範能謹婦儀舉案事夫事追德曜之美斷機教子無愧親之賢既陟近臣屢揚典章茲載疏于新寵用加峻于小君以寬吹棘之思庸示漏泉之澤

妻東牟郡夫人宜氏封魯郡夫人

敕丕緒紹隆方履重熙之運臣工翊贊宜均內助之恩庸願鸞語之華以詔魚軒之貴具封某靜專自守儉約有聞作配名卿能勉以正克主中饋用肥其家視夫爵以疏封由需恩而改命乃鳴曲阜載錫贊書尚迪令猷以祗茂渥

禮部侍郎許及之該厚恩封贈

父朝奉郎樞密院副都

敕朕祇荷慈謨嗣膺大統爰敷曠蕩之澤以及中外之臣矧吾貳卿欲寵先世可無渙渥以發潛光具官某坦坦幽人恂恂長者惟居鄉不變其素守而教子能知夫義方隱行有聞陽報如響親見儒科之擢蚤欣官牒之榮遠奉安輿既情九原之隔茲持禁案何勝三釜之懷超官簿以升階冠郎曹而視秩是為曠典少慰孝思

故母安人呂氏贈令人

敕九五正位方承與子之傳小大羣臣俱有榮親之典載願明命以示龍光具封某淑靜自將柔嘉可度續于善士克共蘋澗之儀生此名卿徒起棘薪之嘆既更事任遂陟禁嚴爰疏告第之恩以顯漏泉之澤尚其冥漠式克欽承

繼母太恭人五氏封太令人

敕此下同前九五具封某雅著壺彝恪循婦道儉勤自詔允為中饋之賢甘旨承顏坐享安輿之奉既登眉壽茂獲多祺乃因需澤之行超示疏封之寵其祇朕命益修爾榮

故妻安人洪氏贈令人

敕凡我從臣均此大需爰及闈房之秀並膺綸綍之華具封某鍾慶相門流芳女範蚤從名士將仰望于終身胡嗇永年曾不登于中壽追躋顯用當責卹章茲超命服之榮用錫幽扁之寵姑從告第以慰悼亡

妻安人潘氏封令人

敕此下同前凡我具封某稟姿靜專處己冲素動遵女戒克循待傳之言躬習婦儀果見從夫之貴治組紉而有度奉溫清以尤恭象服是宜鸞鏡增寵其服恩光之渥以彰內助之賢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邱密磨勸轉官

敕具嚴銓法所以示百僚之公優待從班猶不忘三載之攷爰頒命綍俾進文階具官某以拔萃之才負夷邦之望進貳民曹之重心計有餘出臨井絡之區威名益遠方謀陟典適會年勞遂升漢大夫之名用為蜀太守之寵其祇渙渥嗣有殊褒

見任侍從該厚恩轉官

兵部尚書羅點以下首尾

敕朕嗣膺鴻祚祗遙燕謀九五正位之尊何德以稱二百餘年之業得人乃興睿惟禁路之英皆我慈皇之德爰因覃霽首示優恩具官某以經世之才為致君之學早登朝著益顯時名久居侍從之班務竭論思之蘊末光之依日月既親遇于三朝聽履而上星辰足儀刑于百辟方藉嘉謀之告亟升命秩之華其務同寅以光初政

工部尚書趙彥逾

具官某砥礪廉隅磨礱事業挺身徇國是為貴戚之卿正色立朝遂陟文昌之貴

翰林學士李燾

具官某德必有言。文斯貫道。蚤儀鵠序。徑登紫案之華。進直鸞坡。久被金蓮之寵。

刑部尚書京鏜

具官某學博而智明。才高而用大。出分方面。會遠儻于王靈。入踐文昌。實坐司夫邦典。

兵部侍郎耿秉

具官某持論不阿。修身無玷。參華武部。久儀法從之班。其二項開。克振塗歸之職。

工部侍郎謝深甫

具官某忠結主知。才周世務。雍容禁裏。屢形批勅之風。潤色邦條。雅得稽經之意。

給事中黃裳

具官某性稟精忠。學窮典義。潛藩勸講。賴誘進以最深。環除官。冀塗歸之如昔。

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

具官某學貫九流。名滿四海。彭龜年云。學識精。明。謀猷深遠。橫經朱邸。遂依日月之光。掌制西垣。期鼓風雷之號。

吏部侍郎張叔樁

具官某德粹和。受才庸敏。久居橫榻。實高風憲之嚴。茲任小天。允致銓衡之重。

戶部侍郎袁說友

具官某器度恢宏。風神峻整。宜威天邑。政允號于神明。掌計民曹。道深知乎取予。

禮部侍郎許及之

具官某智術疏通。詞章精敏。拾遺陳省。雅有諍臣之風。掌禮儀曹。克守先王之典。

起居郎黃由等該覃恩轉官

起居郎黃由起居舍人沈有開以下首尾。敕具官某。朕嗣膺鴻祚。祇通燕謀。九五正位之尊。何德以稱。二百餘年之業。得人乃興。眷惟近臣。實有舊學。爰因覃霽。首示優恩。爾早負時名。進多朝望。曳裾王邸。熟陳六藝之格言。載筆殿坳。允謂三長之良史。方藉嘉謨之益。亟升命秩之華。其務同寅。以光初政。

秘書少監兼權吏部侍郎孫逢吉

爾學貫古今。識分邪正。比當言責。是為諫諍之臣。茲與選曹。雅善銓衡之職。

侍御史章穎左司諫黃艾

爾早陟殊科。進多雅望。曳裾王邸。熟陳六藝之精微。執法憲臺。黃艾云。澤。獨振一時之風采。

監察御史并卿監郎官該覃恩轉官定詞

敕具官某。朕嗣服云初。求賢以自助。仰惟慈皇招徠。乘俊。實在周行。殆留以遺朕也。覃霽之恩。其可後乎。

爾職在六察。在月。那官云。列在郎曹。序進一階。往其祇命。尚思所以助我者以報。

在外大中大夫以上官知州府該覃恩轉官

顯謨閣學士中大夫知紹興府葉翥以下首尾

敕朕奉上皇之慈訓。承列聖之丕圖。需乃渙恩。覃于海宇。矧是文昌之舊。往宜屏翰之勞。爰錫明縉。俾躋命秩。具官某材猷通敏。德度恢洪。聽履禁途。坐閱十年之久。分應帥閫。實為九牧之先。方歌求助之詩。仍加進律之寵。在漢比千石之秩。于今為四品之階。其務欽承。益思猶告。

煥章閣學士大中大夫知明州何濬

矧惟中執法之舊。往為東諸侯之行。爰錫明縉。俾躋命秩。具官某學探蘊奧。名冠倫魁。入總臺綱。見藜藿之不探。出臨制關。致波濤之不驚。方歌求助之詩。仍加進秩之寵。在隋始大夫之號。于今正三品之階。

通議大夫煥章閣待制知建寧府陳居仁

矧是詞臣之舊。往宜藩服之勞。爰錫明縉。俾躋命秩。具官某稟資端亮。秉德忠純。擅西掖之雄文。最宜為誥。奏兩邦之最課。尤號近民。

中大夫煥章閣待制知鄂州王信

矧是瑣閣之舊。往宜藩服之勞。爰錫明縉。俾躋命秩。具官某詞源浩博。才刃恢餘。西掖東臺。嘗備更于清選。武昌夏口。正倚重于上游。

中奉大夫煥章閣待制知鎮江府馬大同

矧是文昌之舊。往宜屏翰之勞。爰錫明縉。俾躋命秩。具官某性資沈毅。政術闡明。持臺禁途。嘗主民曹之大計。分應京口。實當天壘之要津。方歌求助之時。仍加進秩之寵。昔倪寬則以誦書而擢。若晁錯則由對策而除。

龍圖閣學士正議大夫知建康府鄭僑

具官某學通乎百氏。文根乎六經。領豹尾之班。雅有公臺之望。分麟符之寄。實為方面之雄。

徽猷閣學士中大夫知襄陽府張栻

具官某才高一世。氣壓萬夫。聽履漢廷。有張京兆之英譽。分應峴首。追羊太傅之流風。

中大夫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單夔

具官某才猷庸敏。政術疏通。持臺禁途。坐閱十九年之久。分應侯服。屢稱二千石之良。

煥章閣直學士中大夫知興元府章森

具官某風儀峻整。學術疏通。持臺禁途。嘗與銓衡之重。分應帥閫。屢專方面之雄。

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知瀘州吳總

具官某家聲素著。政術甚優。四松而班殿廷。實視從臣之清貴。五月而渡瀘水。正資邊徼之威名。

大中大夫煥章閣待制知太平州蔣繼周

具官某才名素著。經術尤高。憲府宜威。尚想開于風采。侯藩共理。亦屢賦于中和。

寶文閣學士通奉大夫知遼寧府宇文价知遼寧府宇文价著行同詞。具官某稟資廣敏。植行粹和。應履禁途。嘗出漢廷之右。擁麾帥閫。屢登蜀道之難。

矧惟次對之舊。久遂真祠之游。爰錫明縉。俾躋命秩。具官某稟資和粹。植行端良。壯歲逢辰。已列甘泉之侍。高懷去國。惟求藥館之閒。

大中大夫煥章閣待制劉國端

矧是論思之舊。久從閒燕之居。爰錫明縉。俾躋命秩。具官某秉心無競。持論不阿。橫榻宣威。徑上甘泉之列。西清寓職。遂安藥館之游。

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賈選

具官某才周世務。識照事機。憲部持平。蚤列甘泉之侍。閩山報政。遂安藥館之游。

在外大中大夫以上致仕官該單恩轉官

龍圖閣學士通奉大夫張大經以下首尾

敷。朕仰奉慈謨。嗣膺聖緒。肆頒大需。覃及萬邦。當代英才。雖賜環而畢至。前朝故老。乃上印以言歸。願注想之方深。豈渙恩之可後。具官某純明而有執。亮直而能容。諫大夫之伏蒲。朝行甚肅。大常伯之聽履。物望愈高。挹神虎挂冠之風。寓龍馬負圖之職。居然壽考。尤矣典刑。比歌求助之時。庶有乞言之福。爰陟文階之峻。用為晚節之華。其服寵光。益介繁祉。

敷文閣直學士正奉大夫汪大猷

具官某性通而自節。道廣而能周。雍容籌畫之班。凡有謀而必告。出入應符之後。乃未老而求閒。辭榮上

北闕之章。寓職峻西清之舊。

正議大夫寶文閣待制沈樞

具官某風猷高邁。政術流通。揚歷禁嚴。嘗任宮端之重。周旋郡寄。遂專運帥之雄。聯次對之清班。樂辭榮之嘉遜。

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李昌圖

具官某才周通變。氣稟直方。登蜀道之難。屢稱膺使。出漢廷之右。遂列從臣。通次對之清班。樂辭榮之嘉遜。

中奉大夫萬鍾直龍圖閣守本官致仕

敷具官某朝廷用人。豈容其無故而去。臣子納祿。或遂其知止之高。爾以文奮身。以才用世。外臨兩郡。既治行之有聞。內列九卿。非宦游之不達。方將執筆于左螭之陛。乃欲掛冠于神虎之門。界以河圖之華。成而縣上之隱。是或一道。毋有遐心。

著作郎李唐卿江東提舉太常丞呂業湖北提舉

敷具官某等。朕惟一人之聰明。不能周知天下之故。分道遣使。不惟寄耳目于外。臨遣朝士。又得以宣布予之德意。志感于民。常平以斂散為職。括山澤之利。事顧不重。爾唐卿心平而論篤。久于著作之庭。爾業氣勁而言忠。丞于禮樂之地。俱以儒學老成。見于有用。治縣稱最。實彼周行。輟從郎曹。將我使指。一往

攻媿集卷四十一

外制

在外大中大夫以上任官該單恩轉官

龍圖閣學士正奉大夫韓彥直以下首尾

敷。朕奉上皇之慈訓。承列聖之丕圖。需乃渙恩。覃于海宇。矧是文昌之舊。屢從閒燕之居。爰錫明縉。俾躋命秩。具官某才周庶務。仕歷四朝。進長地官。職論思而最久。退安真館。奉趨謁以甚恭。方歌求助之時。仍加進律之寵。爰陟文階之等。遂冠侍臣之班。其務欽承。益思猶告。

煥章閣直學士朝奉大夫謝諤

具官某純誠自守。全德兼容。聽履而上星辰。已高勇退之節。把麾而去江海。竟尋嘉遜之風。

通奉大夫顯謨閣待制陳峴

矧是瑣闥之舊。久從藥館之居。爰錫明縉。俾躋命秩。具官某天資通敏。門第高華。入處東臺。早儀辭棄之列。出臨西蜀。遂安香火之閒。

中奉大夫敷文閣待制吳益

大江之左一往重湖之北各揚乃職朕不汝忘

知建康府鄭僑吏部尚書

敕金陵爲王者之宅固有藉于保釐吏部有天官之名尤欲精于流品尋求舊德復領從班具官某執德不回秉心無競舉明主于三代之上倡諸儒以六經之文論思不憚于犯顏封駁尤高于批勅出臨鄉部載守留都肆纂承丕祚之初乃董正治官之日亟頌召節方欲聽尚書之履聲盡付銓曹豈令書干木之紙尾佇聞猷告其疾爾軀

太常少卿詹體仁太府卿

敕具官某容臺之禮樂外府之財用其實皆政也後世治出于二而後有流品之分然禮以養人爲本又曰樂以殖財惟知古道者能言之爾好古而志于用頃由道山册府出爲常平使者遠護軍儲能聲益昭歸處少列明禮修樂豈惟其長序進卿長上以佐民曹之調度下以視有司之出納以若之才不勞而辦朕將思所以用汝者焉

監察御史曾三復太常少卿

敕具官某憲府設屬以六察爲重容臺少列非七寺之比壽皇厭朝士之數易御史義廣或二三年而不遷若其察事能審敢言不阿擢居禮樂之司不以爲吝士亦以此就勸朕之用爾蓋此道也爾氣剛而克和才敏而能詳其在周行表表自立報政于輔那簡僚于南牀助正臺綱閱時最久朕知其有培共之譽故拔而用之禮方從宜大愛伊邇引經據古使禮行于上而人孚于下朕于是望汝焉

李壁秘書省正字

敕具官某惟爾父爾兄並游英俊之塵有學授之遺風無敢向之異論能繼厥後爾惟其人自登世科亟實册府銜卹萬里素冠三年召收來歸復界舊物豈惟以是正簡册望汝史事甚重爾有家傳朕將于汝乎求之

知樞密院事趙汝愚該軍恩封贈

曾祖母太保士盧少保

敕朕既膺慈訓勉紹丕圖允賴選臣共濟萬幾之務爰因惠澤特推三世之恩具官某宅慶瓌聯芳實標少而從宦雖官政之莫施孝以宜家諒躬行之無媿修厥餘福流于後昆進參府之崇嘗實儲察之峻茲疇故典遂陟孤卿用昭寵光以慰冥溟

曾祖母文安郡夫人龔氏崇國夫人

敕朕履位之初均福于下有如近輔之重可後會門之光具封某生于儒家續我皇族勳謹珩璜之飾克共蘋藻之儀爰及諸孫進居兩地遂啓封于大國以錫命于小君陰報可知寵光未艾

祖母太傅不承少傅

敕圖大宅中分布維新之令建極欽福實均共政之臣爰舉彝章加資先世具官某履行純固稟資粹和

生長承平及見累朝之全盛始終信厚遂獲後葉之繁昌進秩青宮申命黃壤茲以滿恩之布徑躋亞傅之榮尙惟不忘其克祗服

祖母濟陽郡夫人晁氏濮國夫人

敕惟時近臣翊予初政厥有霽澤光爾前人具封某素稟嬌柔能循法度中饋攸職宜其室家慶源既深有此湯沐載啓濮陽之號益崇石窌之封是爲異恩以昭幽夢

父太子太師善應少師

敕維予沖人嗣大歷服無疆惟休均暨海宇凡列朝籍皆得以榮其親矧二三大臣願可後歟具官某孝友實根于天稟躬行無愧于古人爲吾宗盟之表善言善行稱于搢紳卽世之後隱然不忘是宜其有子也寵及泉壤遂冠六傳茲以周官貳公之秩以告于第且以慰雨露之感英靈不昧其尙寵嘉

母饒陽郡夫人李氏申國夫人

敕大寶嗣守賴茲臣鄰湛恩普覃燕及廟廟具封某克遵靈範能謹婦儀四德備全協山水之高趣三遷垂教爲廊廟之鉅賢屢錫恩封以昭寵遇乃開申伯之國載徵饒陽之封以寬吹棘之恩庸示漏泉之澤

妻通義郡夫人徐氏安定郡夫人

敕丕緒紹隆方履重熙之運臣工翊贊宜均內助之恩具封某婉孌自將柔嘉可度克相夫子遂爲當代之名卿乃奮天年不見機庭之異數重敷寵渥豈間幽明用瞻涇水之封載徹眉山之舊尙惟英爽欽此卹章

簽書樞密院事羅點初除封贈

曾祖母太子少保

敕延登邇臣翊贊初政維時偉望進參府之嚴庸錫明綸以厚會門之寵具官某持身無玷制行有嚴寡悔寡尤自潔幽人之履以嗣以續遂開餘慶之源厥聞惟彰其後乃大愛昇青宮之秩用疏黃壤之恩尙惟不忘其克祗服

曾祖母陳氏臨川郡夫人

敕參宥密之司是謂百僚之表煥顯揚之典宜加三世之榮具封某婦德素充姆儀尤備柏舟自誓知勤苦以成家彤管有光篤義方而教子至孫曾而遂顯信陰報之不誣錫命小君疏封鄉郡以修漏泉之澤以彰告第之恩

祖母太子少傅

敕士有積德在躬弗見于用施及後嗣追榮厥先于百年之後豈人力所能致哉具官某孝友天稟義概素篤人不問于其昆弟之言深沈不二安分知足長者之號著于鄉黨積此慶羨篤生樞臣申命九泉遂登東儲六傳之秩如有知也庶克自慰

祖母郭氏新興郡夫人

教。登用大臣。所以贊廟謨也。錫命之初。則必有以寵其先世。又所以示優典也。具封某勳儉柔淑。如古賢婦。克相夫子。以廣義風。為族耀之所依賴。合飴之愛。素篤于生前。雖不及親見其貴。而湯沐之頌。方來未艾。榮亦至矣。新與名邦。用賞其遺。惟爾靈其預享之。

父贈中散大夫朝俊太子少師

教。積厚流光。既陟機庭之峻。位高寵厚。肆崇廟廟之恩。厥有故常。式昭渙渙。具官某操履純固。性資靖夷。共被對床。素深同氣之愛。指困倒屣。尤高周急之風。是鍾令子之賢。親見儒科之擢。速超登于近著。膏履被于卹章。進位宮師。疏榮泉壤。庸示教忠之效。庶寬追遠之思。

母齊安郡夫人陳氏封通義郡夫人

教。選選名儒。密贊紫樞之貴。推恩賢母。式頌鸞諧之華。具封某性秉賢明。勳循塵戒。從夫協趣。克共蘋澗之儀。教子有方。首擢桂林之秀。承顏甚樂。就養有年。受福祉而未央。見龍光之狎至。茲易眉山之號。用崇石廓之封。其服與恩。益介遐壽。

妻贈淑人黃氏永嘉郡夫人

教。進乘事樞。實倚朝廷之重。載疏湯沐。以旌閨闈之賢。具封某妻姿懿柔處。己莊靜。毓慶儒族。知女則之不踰。作配名卿。循婦儀而克謹。云何不淑。弗見顯庸。茲瞻甌海之雄。用錫鸞儀之寵。姑從告第。少慰悼亡。妻淑人陳氏封咸安郡夫人

中書舍人彭龜年象侍講

教。朕自臨帝位。首開經帷。詳延舊學之賢。不改潛藩之舊。具官某始以德選。久從吾游。素知朕意之所安。況有詔書之備列。不待多訓。自應具知。惟孟軻所著七篇之書。非戰國以來餘子所及。蓋嘗三復其說。間有一得于中。若知言養氣之難。存心盡性之妙。人無不善。聖可踐形。正須反覆屢陳。使予通徹無蔽。若夫爵祿之制。井地之規。凡諸所傳。皆我當講。食云則食。坐云則坐。朕嘗審尊賢之方。義莫不義。仁莫不仁。爾其務正君之學。

給事中黃裳禮部尚書

教。朕嗣膺大統。首擢舊僚。然建安七子之賢。先推徐幹。商山四皓之盛。最數黃公。徑躋八座之崇。庸修一時之盛。具官某學足以充其性。辯足以達其心。貫穿經史之旨。而權權可聽。論議古今之變。而歷歷如睹。自予幼學。屢得良師。若夫上帝委任之專。潛邸游從之久。無聞于我。未有如卿。規過舉則何止血山之言。執正道則不數邪蒿之說。開性天之所蔽。知學力之自來。幸不容甘盤野之行。是宜被伯夷典禮之命。孺子王矣。方夕惕以憂勤。良言旨哉。尤日資于獻納。其砥予訓。益勉爾忠。

著作佐郎王容范仲輔並著作郎秘書郎王爽校書郎蔡幼學並著作佐郎

教。具官某等。學士大夫。以道山冊府。比之蓬萊瀛洲之勝。而著作之庭。又其高選也。爾容學博而文優。爾輔忠純而意篤。既皆升處其長。爽之遠業。幼學之英才。又均使為之佐。或以倫魁而聲稱昭于時。或以名門而學問世其家。是皆稱此選者。朕篤意人材。共與治功。公卿將于此乎取。何止以史事而望汝哉。秘書省正字顏斌秘書郎項安世吳徽並校書郎

教。具官某等。比歲一日給札而得三俊。館閣之盛舉也。然秀穎之才。將于此乎養之。以待用。若械之聲名。發于上庠。獵之才略。著于劇縣。安世之節概。又士論之所推。是三人者。不惟老于文學。又俱練于世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況年皆自強而艾。固無俟乎耆我之育也。茲命械典中秘書。徽與安世為校讎之職。姑以序遷。朕將有以用汝焉。

浙西提刑黃通湖南運判江東運副傅伯壽浙西提刑

教。具官某等。朕分道遣使。以寄耳目于外。地有遠近。職有劇易。選任之意。則無不均。爾通以諒直之姿。抗澄清之志。使于近畿。威望甚發。引疾求退。故昇爾以湖外。漕計少休。其勞爾伯壽以精敏之才。在文章之選。使于江左。職業日修。惜其久外。故授爾以畿甸。臬事引以自近。然飛輓職議。二者俱重事也。一日不理。則必有受其弊者。其各勉旃。以稱予選。

知樞密院事陳騷初除封贈

教。朕嗣守大寶。凜乎重器。所賴左右大臣。輔其不逮。乃由政地。進陟機庭。追榮厥先。是有彝典。具官某隱德不耀。躬行有餘。孫子相承。代傳清白之訓。施及三世。遂登廟堂。推恩泉壤。至于再三。是必有以致此也。茲舉周官孤卿之秩。以告于第。尚惟敬承嘉命。佑爾後人。

曾祖母河內郡夫人成氏滕國夫人

教。夫人之號。古者謂之小君。歷觀在昔。蓋未有無因而得之者也。具封某躬節儉之行。有柔嘉之德。克相夫子。以肥其家。陰功所昭。至于孫曾。而後見。湯沐疏寵。蓋嘗歷始與河內之郡。今茲封國。問于齊楚。庶幾冥漠。其克自慰。

教。學士大夫。必知尊祖。非獨禮典之攸尚。至于為世顯人。往往推述先世之所自。隱德彰著。其應不虛。具官某出太丘之華胄。生赤城之儒族。棲遲衡泌。不以利欲貳其心。躬行之篤。見信鄉黨。雖不及施用于世。而積厚流光。屢被追榮之典。茲登亞傅。品秩益崇。如有知也。可以無憾。

教。婦人之爵。必從夫子。若夫異恩之頒。加資王母。非二府大臣。則不預此。具封某勳遵圖史。雅習組紉。婦道甚飭。隱然朱陳之好也。合飴之愛。素篤。雖不及親見其貴。而積善之效。乃暴白而不可掩。疏封一國。以

祖太子太傅策少傅

教。具官某等。朕分道遣使。以寄耳目于外。地有遠近。職有劇易。選任之意。則無不均。爾通以諒直之姿。抗澄清之志。使于近畿。威望甚發。引疾求退。故昇爾以湖外。漕計少休。其勞爾伯壽以精敏之才。在文章之選。使于江左。職業日修。惜其久外。故授爾以畿甸。臬事引以自近。然飛輓職議。二者俱重事也。一日不理。則必有受其弊者。其各勉旃。以稱予選。

知樞密院事陳騷初除封贈

曾祖母河內郡夫人成氏滕國夫人

教。夫人之號。古者謂之小君。歷觀在昔。蓋未有無因而得之者也。具封某躬節儉之行。有柔嘉之德。克相夫子。以肥其家。陰功所昭。至于孫曾。而後見。湯沐疏寵。蓋嘗歷始與河內之郡。今茲封國。問于齊楚。庶幾冥漠。其克自慰。

祖太子太傅策少傅

教。學士大夫。必知尊祖。非獨禮典之攸尚。至于為世顯人。往往推述先世之所自。隱德彰著。其應不虛。具官某出太丘之華胄。生赤城之儒族。棲遲衡泌。不以利欲貳其心。躬行之篤。見信鄉黨。雖不及施用于世。而積厚流光。屢被追榮之典。茲登亞傅。品秩益崇。如有知也。可以無憾。

教。婦人之爵。必從夫子。若夫異恩之頒。加資王母。非二府大臣。則不預此。具封某勳遵圖史。雅習組紉。婦道甚飭。隱然朱陳之好也。合飴之愛。素篤。雖不及親見其貴。而積善之效。乃暴白而不可掩。疏封一國。以

祖太子太傅策少傅

教。具官某等。朕分道遣使。以寄耳目于外。地有遠近。職有劇易。選任之意。則無不均。爾通以諒直之姿。抗澄清之志。使于近畿。威望甚發。引疾求退。故昇爾以湖外。漕計少休。其勞爾伯壽以精敏之才。在文章之選。使于江左。職業日修。惜其久外。故授爾以畿甸。臬事引以自近。然飛輓職議。二者俱重事也。一日不理。則必有受其弊者。其各勉旃。以稱予選。

知樞密院事陳騷初除封贈

曾祖母河內郡夫人成氏滕國夫人

教。夫人之號。古者謂之小君。歷觀在昔。蓋未有無因而得之者也。具封某躬節儉之行。有柔嘉之德。克相夫子。以肥其家。陰功所昭。至于孫曾。而後見。湯沐疏寵。蓋嘗歷始與河內之郡。今茲封國。問于齊楚。庶幾冥漠。其克自慰。

祖太子太傅策少傅

教。學士大夫。必知尊祖。非獨禮典之攸尚。至于為世顯人。往往推述先世之所自。隱德彰著。其應不虛。具官某出太丘之華胄。生赤城之儒族。棲遲衡泌。不以利欲貳其心。躬行之篤。見信鄉黨。雖不及施用于世。而積厚流光。屢被追榮之典。茲登亞傅。品秩益崇。如有知也。可以無憾。

教。婦人之爵。必從夫子。若夫異恩之頒。加資王母。非二府大臣。則不預此。具封某勳遵圖史。雅習組紉。婦道甚飭。隱然朱陳之好也。合飴之愛。素篤。雖不及親見其貴。而積善之效。乃暴白而不可掩。疏封一國。以

祖太子太傅策少傅

教。具官某等。朕分道遣使。以寄耳目于外。地有遠近。職有劇易。選任之意。則無不均。爾通以諒直之姿。抗澄清之志。使于近畿。威望甚發。引疾求退。故昇爾以湖外。漕計少休。其勞爾伯壽以精敏之才。在文章之選。使于江左。職業日修。惜其久外。故授爾以畿甸。臬事引以自近。然飛輓職議。二者俱重事也。一日不理。則必有受其弊者。其各勉旃。以稱予選。

爲廟堂之光。

文太子太師少師

陳氏壽姓自婚納之後歷三代建國不絕漢以來多名卿大夫百世相望君子之澤未泯亦可謂盛矣具官某以隱逸遂其性以詩禮訓其子內行之積既有以大其門閥而教忠之效卒爲朝廷之端士存歿雖異哀榮則均夫三孤之長貳公洪化有子如此遂申命于九泉豈惟慰爾子深長之思亦所以示予體貌之意

前母文安郡夫人成氏杞國夫人母濟陽郡夫人王氏偕國夫人

延登樞臣所以贊廟謨也錫命之初必有以寵其先世又所以示恩典也具封某妻姚氏處已儼約有光影響之調不愧采蘋之詩是有賢子爲吾近輔副筭六珈慶頌石廓之封矣茲徵沐邑改命于杞伯所都之地王氏命于以勸天下之爲人婦者

妻魯郡夫人宣氏封魏郡夫人

朕初膺丕祚晉用近聘惟東西二府兼以任之夙夜匪懈是不可不厚其內助之恩乎具封某性資賢明能循法度歸于名士用勳儉以起其家閭閻之政不以累焉使得一意精白以承休德是足嘉者茲啓大名之郡以詔予寵其尙祗服永綏燕喜

知樞密院事陳駁該軍恩轉官

朕祗荷慈讓欽承丕緒萬幾之務每懼弗堪共政之臣實資夾輔因需恩而申命寬濶以力辭序進一階僅同百辟具官某忱恂而堅正渾厚而溫恭久處從班以嘉謀而入告自居宥府任大事以不疑比當內禪之初嘗求小遂之助善調庶事動懷永圖執義示公惟知職軍國之利害忘身徇主豈復計官資之崇卑乃詔攸司俾行故事不已循墻之避遂忘反汗之嫌矧東府彌縫之是象尤當代觀瞻之所繫姑循攝謙之志稍行進律之褒噫文武兼資尙深思于並用內外無患當益勉于交修惟肩乃心以翊予治

參知政事余端禮該軍恩轉官

朕以寡昧之資傳奉安之祚既登九五之正位尤賴二三之大臣查因軍需以疏恩終以謙辭而改命具官某崇深而有格莊肅而能容幼學壯行終始勿渝一節出藩入從精白不形二心比參鴻樞實贊初政俾進居于東府仍兼領于宥廷一日萬幾之繁既調娛而曲當三軍五兵之間又該綜以無遺雖官箴之當升會身謀之不顧命由中出事則公行何陳義之益高乃抗章而不已姑徇三辭之請僅升一秩之華噫許讓遠猶乃所望于賢輔高爵厚祿豈有吝于予懷其尙欽承以副隆委

四川制置使邱密煥章閣學士再任

朕乘乾德以御圖始受四方之籍念坤維之作牧久分一面之權眷威惠之並行豈恩榮之可後寵加延閣因任帥垣具官某道廣而能周才高而善下躬履冰霜之操手揮河漢之文握節擁麾所在著神明之政籌筆持囊周行推仁義之言頃出鎮于成都實總臨于諸道先聲所暨遠俗自孚瀘川除暴之餘施賞

刑而曲當武典關帥之久藉方略以無虞兵民無不歸心奸宄爲之破膽封陲宴若政績炳然東西六十州放遠號令幅員數千里燕及光華寬朝廷之顧憂信京師之流福堯章煥正學士之清班蜀道借留慰吾民之素望示予隆瞻表爾異能德裕籌邊何止山川之洞見孔明識治或言禮樂之可興益懋前功以請登用

朱熹煥章閣待制侍講

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開經緯詳延學士眷備宗之在外願召節以趨歸徑登從班以重吾道具官某發六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爲不用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邇英之列若程頤之在元祐如尹焞之于紹興副吾尊德樂義之勤究爾正心誠意之說豈惟慰滿乎士論直將增益夫朕躬非不知教化方行帥垣有賴試望之于鴻翔不如置之本朝召賈傅于長沙自當待以前席慰茲渴想望爾遺軀

翰林學士李燾實文閣學士知婺州

朕登籓戶以擴文久資潤色分虎符而出守有賴蕃宣中外雖殊眷倚無間具官某性資淵靜學問該通視八代文章之工欲齊驅于藝苑極三朝辭命之選幾獨步于禁林周旋十年終始一致古事今事問無不知公門私門行皆可迹方進遷于輪長何遽勳夫歸思寵西清學士之班仍寓宸奎之職爲東方諸侯之長更當寶婺之躔是誠岳牧之用人宜有江山之爲助徒得君重其爲朕行勉著民庸以觀儒效

檢正應孟明太府卿

朕具官某爾以純一之德惻怛之誠見于牧人御衆之間備著愛民利物之效召由帥閫備儀宰掾蓋朝列之老成士林之標表也外府上佐大農之調度下棍有司之出納卿士惟月實艱其選舉以命之公議允諧問津要途自茲始矣

右司徐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吏部郎中錢象祖右司刑部郎中沈作賓檢詳

朕具官某等朕初政是圖惟二三大臣夾輔之賴樞機至重當先其大者豈可以細故縈之于是詳擇掾屬以次而遷爾誼深沈而善謀爾象祖詳審而無滯爾作賓在郎曹有通敏之稱其爲朕簡節疏目清東西府之務俾吾大臣惟振綱挈領以贊予遠猷則爾爲稱職矣

吏部郎官李沐將作監

朕具官某東都李固好學尋師同業不知爲司徒邵之子其所成就復爲李公爾以輔臣之子退然寒生蚤擢甲科仕進甚緩文敏而蔚追企古作郎潛既久避遠繁劇處之繕監以遂其志素尙如此遠業未可量也

軍器監丞汪梓倉部郎中大理寺丞周珙刑部郎官

朕具官某等列曹爲郎其選俱重非治郡有聲績者不預焉國家行之幾三十年弗可改也已爾梓博涉文學有志事功出守都梁邊防甚飭爾秘明習憲法恪意操守濡須之政田里妥安況俱以名臣之子特

在朝列奉最而歸宜登茲選肆令並命以究爾能積貯者天下之命寬仁者累聖之規深體至懷各贊而長

兵部侍郎耿秉煥章閣待制知太平州

敕入而奉上為言語侍從之臣出則殿邦任蕃宜屏翰之寄士之從官是為通顯國之用人初無重輕第于隨遣之間終情老成之去具官某天資夔亮政術精詳自其居下位之時已有澤斯民之志功利及物既所至而可稱懇惻愛君凡有獻而必告甫上甘泉之列亟求故里之歸旋即賜環復令持囊為真武部固有賴于論思籌事瑣聞尤見推于抗直比力祈于補外亦深察其由中界以營塗真其太平之官府寵之次對仍聯兩禁之清班用昭眷懷增重侯度訪民憂之疾苦諒無假于調辭控天璽之要衝尙往圖于方略勿以在遠而忘獻言

大理正丞李天性軍器少監兼權司封郎官

敕具官某朝士之職優而事簡者無如二監非所以處才者然而銓序人物具有差等不可廢也爾一門競爽刻意配問出而丞邊郡入而趨周行心計有餘遇事多辦進貳戎監仍攝郎曹益務精共以俟選擇

大理寺丞彭演大宗正丞

敕具官某朕惟國家本支百世繁衍盛大高出近古既擇屬近行尊之賢者以糾合宗盟又選學士大夫以貳其事職雖清簡不以輕畀也以爾經術該綜吏事精明丞于外府于廷尉踐揚既久而後登此蓋亞于三丞之選仕益進矣優游養望其進未央

大理司直朱致民大理寺丞陳模大理司直

敕具官某廷尉天下之平而國家設屬為尤備囚徒之聽自昔以吉士隨之奏當之成今又使分重而察焉以爾致民儒學老成久預臬事故俾升而為丞爾模才具資品皆應近制故以為邦之司直朕嗣服之始專以祖宗家法為務雖問兼于庶獄懼不獲于一夫各既乃心毋懈于位

太府卿詹體仁直龍圖閣知福州

敕具官某朕覽長樂之志知其地大物阜真東南一都會也帥守掄才初政為急以爾學問該洽性識深明賦之劇繁所在辨治入為九卿器于用矣願歸閩部求便其私徑疏畫縑之榮仍昇河圖之直陪州連邑要風氣之不殊並海負山顯威名而為重倚觀政績以究爾能

廣西運判張益直祕閣知廣州

敕具官某朕臨御萬國一視同仁嶺海之遠待猶幾旬矧番禺重鎮實控南服謀帥之際其何可輕以爾紹興舊弼之孫以家學登世科潤飾吏事所在稱辦湖湘明敏散之宜廣右隴將輸之要就移五筭之長以當一面之權寓直道山以為爾爾其填撫遠戍招徠海賈斥貪殘獎廉介以稱于倚任之意是惟休哉

知建寧府陳居仁知鎮江府

敕由詞掖以優蕃久騰善最分輔邦而易鎮用獎賢勞宜錫明縉以昭寵數具官某風猷凝粹心地平夷識者嘆其遠到之資望而知為大度之士文華緯國久從鳳沼以代言愷弟宜民屢以虎符而出守恩威並用寬猛適時不惟人樂其中和所至歲為之登熟眷茲京口控彼江津城郭增雄有山川之映發兵民難處無隱訴之浩繁屬早勉之為災賴賢侯之勤撫毋庸臨遣兩望邊驅坐理南徐其首修夫荒政時登北固尙有賴于良籌惟服訓詞嗣圖褒表

瀘州安溪寨善官王鑒男天麟承襲補承信郎

敕某國家填撫萬邦燕及方外惟爾父祖恭順相傳爾之承襲請命于朝武爵之頒益務忠謹

江西運判趙暉直顯謨閣知隆興府

敕具官某國家選侯甚重謀帥尤艱既懲數易之繁重戒迎新之費就移使節俾正帥垣爾受才甚高得譽最早以文學之彥為慈惠之師其在合肥極論淮錢之弊迨移夔子載言蜀戍之詳主漕計以宜勞總邦條而攝事撫綏凋瘵賑救凶災因江西頌章侯之言念河內借寇君之意徑令洗印以遂開藩俟訖外庸成爾歸志

沈清臣江東提舉

敕具官某士有自重其身而輕視軒冕嘉遷于世而獨樂山林是雖出于一概較之浮競者相去遠矣此有國者之所當與也爾以古學為任不計時之用舍頃游館學從予潛藩儼然自持古之畏友也茲予纂紹念爾退閒起以江左之節用慰家食之久其尙少安以俟恩渥

中書舍人蔡幼學兼侍讀

敕春秋天子之事具存一國之書筆削聖人之公實為萬世之法朕久勤講貫期廣見聞茲擇名儒共論斯道具官某深知經旨素有師承未冠而擅倫魁士皆取則既壯而登庶仕人以為導近升禁路之華庸代王言之重予欲旁通夫六藝豈容弗措于一辭所以至日昃而不遑庶幾學古訓而有獲懲惡勸善其力究于微言考古驗今將益明于大體

蔡幼學講詩終篇轉官

敕朕踐阼十五載尤先講貫之勤爾詩三百篇編緝絜熙之益談經既畢第賞可稽具官某早冠時髦凌為朝望踐揚已久既昭著夫外庸獻納于今喜時陳夫謹論隨風掖代官之職當金華卒業之辰序進文階以酬儒效其醫格心之學用為報上之忠

擬進登極教文五月五日

朕共為子職。日守宗藩。烈祖上賓。曾未釋服。聖父遠豫。幾不勝喪。屬上意之倦勤。屢思退託。蒙太皇之出令。違命篡承。眇茲冲人。膺此大器。驚惶失次。涕泣固辭。謂二百年社稷之傳。豈容執遞。惟億兆人謳歌之戴。久已屬心。仰有體于慈謨。俯難違于衆志。祗承丕祚。以撫萬方。自維寡昧之資。深思付託之重。祈天永命。用綿龜鼎之休。發政施仁。首播風雷之號。可大赦天下。於戲。奉三無以勞天下。敢懷以位為樂之心。敘五福而錫庶民。查布與物。惟新之澤。罔間遐邇之衆。咸瞻曠蕩之恩。

季秋淫雨震電罪己責躬詔五月十日

朕臨御以來。三閱月矣。適者降水為災。幾旬尤甚。悉意賑撫。未知收濟。而又陰氣為沴。天作淫雨。繼之震電。宿猶未已也。時維季秋。實已孟冬。茲豈其時耶。變不虛致。朕甚懼焉。豈朕之德薄。不足以承祖宗之休烈。抑眇躬有過。朝政或闕。而致然歟。雲漢之詩。遇災而懼。終篇惟及靡神不舉。廣愛斯牲等語。蓋言如此。而天降之災。罪必在我。側身修行之誠。見于言外。此朕之所當勉也。朕欲應天以實。而方執壽皇之喪。避殿撤樂。皆無以自見。惟是罪己責躬。其曷敢後。布告中外。使知朕恐懼修省之意。

孝宗廟廟德音五月十二日

朕躬繩祖武。日懋孝思。萬邦之君。尤有貽孫之典。七月而葬。適當同軌之期。恨莫報于皇慈。惟謹襄于大事。卜夏禹巡狩之地。近高岡衣冠之藏。載謀載惟。既營神域。必誠必信。已徑靈輿。迓吉仗以言旋。肅太宮而班。綈儀云備。舊制可稽。固已達三年之通喪。體累朝之儉德。獨除浮費。戒節虛文。然念遺詔初頒。都下有奔號之擾。因山之際。國人多供億之勤。未免煩會稽之徒。宜特肆禳陽之赦。神祇效順。咸議恩封。官吏宜勞。均行賞賚。寬井里之賦調。清囹圄之綠囚。庸推澤物之仁。用繼憂民之志。於戲。蒼梧不返。人心惟暮。于重華。溫洛未歸。陵邑尚安于永阜。咨爾有衆。服予異恩。

改嘉定元年詔

朕嗣承大統。勤撫庶邦。更星紀之一周。見歷元之三易。頻年相繼。寰宇多虞。邊釁遽開。願生靈之何罪。蟲蝗為孽。與早潦以相仍。皆權臣誤國之致。斯在非質。應天之敢慢。今則典刑已正。綱紀益張。乃因正月之和。適際三陽之泰。誕揚大號。實告多方。取商宗嘉靖之言。暨周王者定之義。用光嗣歲。式迓休祥。庶幾叶氣之薰。太平可望。行見萬民之集。得所為期。衍不祚于無疆。與斯人而更始。其以明年為嘉定元年。

戒飭貪吏詔嘉定元年三月十四日

朕臨御以來。仰遵累朝恭儉之規。非食卑宮。靡敢怠遑。庶幾躬行以移風俗。而志勤道遠。觀感未孚。況以森律弄權。故相同惡。上下交利。賄賂公行。賊吏債帥。益無忌憚。監司為吾澄按之官。郡守受吾民社之寄。至相傲。貪婪無厭。反恃苞苴。狼籍已甚。席卷帑藏。或盈鉅萬。郡縣經費。耗盡幾盡。軍民衣食。惟剩無餘。積敝有年。雖悔何及。大臣董鑒不飭。殆弗容遷就而為之諱也。朕方厲精庶政。與民更始。申加訓飭。以警有位。繼自今各務精白一心。以承至意。其有竄緣公家。以濟其私。尚為故態。必罰無赦。至如互送無藝。屢

攻 媿 集 卷 四 十 二

內 制

擬進郊祀御札嘉定元年七月。光宗禪位事。未嘗郊祀。中。有。嘉定元年。蓋在光宗禪位時。而事不果行。

朕祗膺慈訓。嗣守洪圖。仰天地之儲休。以綏四海。賴祖宗之垂裕。慶歷六年。欲涓長至之辰。載舉親郊之禮。齊澤可占于農。信盟久縟于鄰。歡訖可小康。敢忘昭報。率由舊典。無事虛文。上萬壽于重親。式嚴孝治。均善釐于兆姓。匪鄉朕躬。按令甲以陳儀。體先庚而申命。朕以今年十一月。祗事于南郊。播告中外之臣。咸謹駿奔之職。其飭爾事。毋愆于儀。故茲札示。想宜知悉。

擬立皇子嘉王皇太子制

朕祗若大猷。紹休列聖。念承祚之重。允屬元良。惟主器之嚴。莫如長子。仰稽古制。詳考舊章。匪予一人之私。繫爾四海之望。誕揚明綽。敷告大廷。皇子具位某。夙稟謙恭。動循儀法。生長帝王之胃。周旋詩禮之經。迨予繼承。勉爾諭教。宏開藩邸。寵之茅土之封。妙選英賢。為之羽翼之助。而能服勤講貫。尚論古先。閱義理以滋多。屏驕奢而不顧。朕惟儲貳。不可以曠位。國本宜先于正名。其從朱邸之尊。入處青宮之重。於戲。立嫡以長。所以綿宗社之休。為下得人。所以保臣民之望。

形切責。選方循習。曾不少後。並當禁職。或微聽聞。考驗有迹。皆以賊坐。嗚呼。咎莫追于既往。法欲勵于將來。宜存素絲之風。毋蹈覆車之轍。使人知自愛。罔或敢干。冀民力之少蘇。期士風之益敷。朕意厚矣。尙其戒哉。

戒飭四川將士詔

朕端居法宮。慨念蜀道。政濫而忘遠。庶一視以同仁。自叛將之既誅。與斯人而更始。已講休兵之策。冀臻徵成之期。惟是師徒。屢更征役。暴露久矣。夙宵惕焉。每咨督餉之臣。仍飭列屯之帥。究心調度。加意撫循。然而養兵于無事之時。在國家而靡吝。効命于多虞之日。乃吏士之當爲。備饋運之或愆。及勤勞之弗恤。罔孚朕志。豈道官常。凡爾在行。亦宜深體。其有狃于姑息。不知律紀之違。妄肆譁謔。幾失等威之辨。流傳易惑。關繫匪輕。爰頒一札。十行之書。用嚴三令。五申之制。各思戒儆。毋抵憲章。

閱兩求言詔

朕惟祖宗傳祚之重。祗懼靡遑。而自去歲以來。蝗蝻爲災。冬既無雪。春又不雨。以至于今。陂澤揚塵。種未入土。夏且半矣。祈禱不應。間有蠶桑。未能通濟。天災流行。固亦有之。在于今茲。關繫實重。邊鄙甫定。流徙未復。漕運不至。繼價日增。苟失歲事。何以保邦。朕于宮中齋心致禱。又將躬謁于靈神。且飭臣鄰。廣求民瘼。六官帥漕。各令條具。可以慰安人心。消弭天變者矣。載惟雲漢之詩。神不舉。慶愛斯牲。祈年孔夙。方社不莫。祈于天以及父母先祖。不見責躬之言。蓋宜王爾周家。祝嘏之典。既已備舉。早而既太甚。是必在。我有以得罪于天。其遇災而懼。側身修行之意。藹然見于言外。朕心甚焉。固知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不敢以此自解也。傳不云乎。屋漏在上。知之在下。人苦不能自。其播告中外。凡朕躬之不逮。朝政之缺失。與夫田里愁嘆之由。軍民疾苦之狀。盡言無隱。朕將採而用之。庶幾以實應天。冀消災沴。以迄康年。無小無大。惟既乃心。稱朕意焉。

右丞相錢象祖等以旱蝗星變待罪不允詔

朕臨御久。兢惕靡寧。更化以來。厲精深切。雖邊鄙有息肩之日。而民生當望歲之時。早魃爲災。飛蝗肆擊。方陽光之煜燿。見太白之爭輝。豈天道之難知。實朕躬之自致。無所歸咎。惟知反身。尙虞抑塞之未伸。正欲交修于不逮。騰章來上。憂國良深。有何愆尤。而欲引去。退惟涼德。詎可下移于大臣。所冀回心。庶以靈承于上帝。尙安厥位。益遠乃猷。

趙彥逾再上劄子辭免端明殿學士并執政恩數不允詔

卿以起部大常伯。領袖從班。主耳忘身。預陪國論。金陵吾之北門。固以謀帥爲重。文明之峻職。政府之異數。所以寵卿之行。今欲辭二者而之。願豈若留卿以自近乎。朕慮之甚審。久而後發。不應至此。乃復反汗。無以多言爲也。

新除安德崇信軍節度使伯圭辭免不允詔

朕肇禋重屋。權弗克堪。贊于盛儀。賴我宗老。首頌祭澤。無加于達尊者。乃因舊鎮。益以漢東之大國。備三

公之典策。兼兩鎮之節施。先正以爲異數。非如卿者。其孰能當之。何用搗諫。以避斯寵。新除少傅周必大辭免不允詔

卿三朝元老。身佩安危。退處東山。直欲棄置人間事。願豈以爵秩爲心哉。朕初臨御。注想不忘。下詔乞言。疏恩進律。亦可以見朕意矣。單席之願。無遠弗屆。安有達尊如卿。而可但已。保傳一問。不必固辭。遲章甚力。非朕所望。

趙汝愚再辭免提舉編修國朝會要不允詔

卿進專國乘。總領衆職。無所不統。固無待于兼官也。國家以史事爲重。故必擇其尤重者。尉之上相。疊昇三相。既已再命。而又欲辭其一。何耶。會要之書。故實所萃。諸儒載筆。坐聽宏摹。兼人之才。豈復憚此。其祇成。以訖奏篇。

吏部尙書鄭僑辭免兼實錄院修撰不允詔

高宗中興。臨御三紀。一代之史。簡冊掣繁。設官累年。汗青無日。朕既命大臣爲之典領。思得鴻儒耆德。爲諸儒倡。卿自陪都還朝。表儀從班。論撰之重。非卿誰屬。矧惟舊物。不待曉咨。趣上奏篇。毋勞謙避。

吏部侍郎彭龜年辭免兼侍讀詔

朕開選英之閣。瞻無逸之圖。上慕唐虞。近法祖宗。正有賴于啓沃之助。卿以舊學之臣。勸講多益。升之進。亦惟序遷。朕方汲汲于學。卿欲濟濟相遜。固經帷之美事也。然雖有德齒之尊。不曰朝廷莫如爾乎。其毋固辭。徒稽朕命。

王簡再辭免知潭州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惟有周之盛時。以分陝爲重任。故煩舊弼。往鎮邊陲。升秘殿之隆名。易昭潭之巨屏。與言允協。憂願滋寬。胡爲再辭。至勤三命。粵漢詔流行之既久。諒楚人僕望之已深。倚聞叱馭之行。毋執循牆之避。

新除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彥逾辭免不允詔

蜀道險遠。人所憚入。一之爲甚。其可再乎。然朝廷爲官擇人。不免于推轂以遣。忠臣忘身殉國。豈難于叱馭而行。昔趙抃以匹馬入蜀。爲政簡易。及其再命。神宗諭之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并曰。陛下有言。即法也。願豈有例哉。今朕知卿清節著于蜀。遂用熙寧故事。卿能體拊之忠。其得辭行乎。

新知鄂州吳玠辭免不允詔

卿奮自咸閉。被服儒雅。雖齊壇授鉞。棘位通班。人終以用未盡其才爲言。矧襄漢上游。當騰善最。武昌重地。宜分顧憂。何必固辭。亟其祇命。

趙彥逾再辭免新除端明殿學士中大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蜀道天下之絕險也。然以爲難則難于上青天。以爲易則易于履平地。是在人爾。卿嘗總軍餉。調度五十餘州。公廉明恕。蜀人誦之。茲庸命以制閩之寄。蜀父老聞卿之來。必有不待教而孚者。矧視儀政地。位望愈隆。尤足以示朕不忘遠之意。謀帥之重。蓋無以易卿者矣。

趙汝愚辭免大禮加食邑實封不允詔

朕事雖重。權弗克堪。卿以端授。實專使領。天地並祝。神明顯歆。熙事備成。顯相之力也。賦以多邑。具有故實。既免告廷之禮。何事循舊之避。

新除刑部侍郎梁燾辭免不允詔

卿少習憲章。歷觀棘寺。為郎為卿。皆以此選。正以明練吏事。心計有餘。遂持使節。遂董軍餉。權貳民曹。俱號稱職。若今秋官虛員。舍卿何誰。耶。明允篤誠。若自道然。萬里使還。徑俾為真。食日汝諧。何辭之有。

吳玠再辭免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立賢無方。惟才是用。亦不必曰右賢而左戚也。爾嘗主清計。總軍餉。出帥襄陽。皆有治狀可紀。而強仕之餘。使之奉祠燕處。可乎。鄂渚兵民雜居。號稱難治。正倚才力。勿復謙辭。

王簡辭免軍恩轉一官不允詔

朕嗣位之初。軍需四方。小大之臣。罔不均被。卿以元樞舊德。出鎮雄藩。序進一階。亦惟彝典。忽披瀝。殊嗚嗚。其服恩光。毋留朕命。

周必大再辭免少傅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勉紹丕圖。方修初政。首推儒澤。薄及軍工。惟予元老之賢。宜陟孤卿之秩。優恩而蕃。魏室。何必在廷。寅亮而命。周官。是為進律。載披來奏。殊嗚嗚。嗚嗚。卑于公。尊于卿。亦惟均耳。一而俯。再而俯。何以多為。茲繫具論。毋庸固避。

梁燾辭免奉使回程時轉一官不允詔

卿輟自從。班遠使鄰國。服勞已甚。成禮而還。序進文階。厥有舊典。往祗渙命。何事謙辭。

知明州何濟辭免曾任藩邸講官轉一官不允詔

卿頃以儒英。授經于朕。逮予嗣服。眷注不忘。求之近比。當道兩秩。舊僚避。俯徇其請。在卿又何辭焉。宜遂飲承。毋至于再。

知秦州韓同卿辭免改授正任觀察使在京宮觀不允詔

朕勉承丕祚。肇正中宮。爾為后父之親。召自淮壖之守。眷惟相。本出儒門。屬王姬下嫁之恩。致武爵流傳之衆。茲優或。超授康車。俾仍奉于內祠。蓋一遵于故典。是為允。其又奚辭。

賜觀文殿學士致仕李奎額銀合茶藥詔

朕既紹丕圖。緬懷故老。卿前朝舊。佑我烈祖。遺榮告歸。世推典型。尤見忠。一水間之日勞。注想愛頌。飲劑以實。區間勞有加。將于至意。

賜龍圖閣學士致仕程大昌張大經敷文閣直學士致仕汪大猷顯謨閣待制致仕程叔達寶文閣待制致仕沈樞敷文閣待制致仕李昌圖銀合茶藥詔

朕嘉寔賢。懷思老成。卿頃侍宗。夙著聲望。引經告老。世推典型。遂于承。渴于一見。爰加

周勢仍有匪類。體于至懷。無忘忠告。

寶文閣大學士黃洽辭免軍恩轉一官不允詔

朕既昨云初。助予落止。緬懷舊。當下求言之詔矣。乃因軍需。俾進文階。國有彝章。非有私于卿也。其賜詞。毋煩多避。

周必大再辭免少傅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嗣膺洪祚。注想宗工。比升孤。實需舊之澤。雖云恩厚。非曰于私。凡卿之言。近已行于一二。願朕所與。辭何至于再三。若夫地爵之科。尤匪尊賢之意。尙承眷渥。毋事勞謙。

殿前都指揮使郭景辭免修葺大內福寧殿等特轉一官誠三年磨勘回授不允詔

朕俯仰羣臣之請。歸安廣內之居。願棟宇之崇成。命工徒之勞止。卿親臨。既役云初。懋官可後。既有地恩之命。毋煩避寵之詞。

知樞密院事陳乞請休不允詔

卿儒學老成。有大臣體。肆朕纂服。方厚倚毗。何為露章。遂祈開退。謀猷克壯。神明未衰。其謹輔予。無事力請。

新除知樞密院事余端禮辭免不允詔

朕惟宥廷之任。事體至嚴。非長材不可以濟時。非壯猶不可以經遠。卿兼資文武。久贊樞機。輔政以來。輸忠無隱。輟自中臺之貳。進專西府之權。蔽自朕心。益隆兵本。是為妙選。非以敘。公論具孚。運章可略。

新除參知政事京鏞辭免不允詔

卿以通敏宏達之才。受知祖。擢之法從。付以全蜀。太上召還文昌。有意大用。肆朕纂服。登貳西樞。關決籌帷。動稱朕意。是用進參機政。以究經濟之蘊。鎮浮。卿所優為。眷倚方深。毋庸多遜。

新除同知樞密院事鄭僑辭免不允詔

卿久饒禁路。人望最高。垂上政途。詳試帥。天官之長。至勳三人。西樞為貳。蓋已晚矣。朕訪落求助。二三大臣是託。以卿宏才素。練達國體。急于登用。以冀治功。其祗成命。以圖回本兵之務。勿以謙避為煩也。

正議大夫陳賡辭免除職與郡不允詔

朕惟釋政機而均逸者。大臣全進退之宜。昇華職以示寵者。累朝篇始終之眷。矧惟耆哲。朕所倚毗。專西樞本兵之權。兼東府基命之地。俯仰忱請。暫分外藩。恩禮加優。典章可攷。少須除命。何用謙辭。

王簡再辭免軍恩轉一官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勉承基緒。猶懼弗堪。實賴巨。相與協濟。不有近輔。孰為之贊襄。不有介藩。孰為之屏翰。爾恩所逮。中外惟均。矧如舊。之賢。方倚上游之重。需章游至。澳。難回。其遂飲承。毋為固避。

御史中丞謝深甫辭免象侍讀不允詔

選讀露門。自昔高選。肆朕纂承之始。首務詳延。妙擇法從之賢。不以輕畀。以卿器資。端亮。學問淹該。議論

正平實長風憲俾侍經幄士莫之先胡為引辭尚留朕命令行弗反倚聽嘉猷

新除資政殿大學士陳騏辭免不允詔

卿器資剛毅經術該通久任事樞臨機輒斷力祈開退善始以終況辭藩屏之除願處祠庭之佚由衷有請反汗無嫌若規殿之隆名乃大臣之彝典再披遜履殊唏眷懷用榮買臣衣錦之歸毋作考父循牆之避

之煩復得老成典刑之重渙汗大號毋庸固辭執謙雖勤禮難曲徇

太府卿吳珙辭免授正任觀察使在京宮觀不允詔

卿生長戚閭儒雅自將佳公子也名曹繕監踐數有年總饋殊方凌升卿列賢勞既久寵以賜環廉車內祠用循故事非以為褒美也春秋方富而才可用豈遂投閒哉毋事牢辭其祗朕意

新除觀察使謝淵辭免不允詔

卿以祖后至親往為使介風埃萬里不憚馳驅成禮而還褒升可後廉車之峻遂登從班毋庸空辭思所以稱此則善矣

知紹興府葉嘉辭免除龍圖閣學士不允詔

孝宗因山之役凜然懼不克奉大事文昌老成尹茲東郊遂委己以聽焉神明不衰心計有餘酬酢萬幾調度百出卒之禮成而無缺典用足而節橫費朕心嘉之絕江不風入山而雪謂非卿之力耶進職龍圖姑以示寵朕之所以待卿者非止此也而又何辭焉

知樞密院事余端禮辭免攝太傅持節導孝宗奠駕及奠設冊寶監掩橫宮轉一官不允詔

比者營園東越襄奉阜陵卿以本兵之崇親臨復土之重往來俱順上下無諱塗潦方深遷蹇盡王臣之節顏色尤威鑿鑿有棘人之風朕方篤孝思幸周大事既賴送終之助首加進律之褒是所宜然無可辭者

郭師禹辭免備禮冊命宜允詔

卿以祗奉阜陵顯頒制綽升孤卿之峻秩封異姓之異王冊命之儀朝廷當備控辭甚力引義尤高雖俯徇于謙沖顧豈忘于嘉歎

趙汝愚辭免不允詔

卿輔朕初政備宣忠力茲奉孝宗大事厥功茂焉褒崇之典所宜優異正以卿素執謙沖避遠權勢凡有進擢辭遜過禮或至迫而後受故尤思所以處卿者初拜右授已授此官還以昇卿是不為過毋復牢辭朕必不為反汗也

宜州觀察使孫璫辭免孝宗隨龍特轉一官不允詔

列祖上賓孝思日切仰威靈之如在率禮不違念攀附之幾人獨汝無怠愛自廉車之秩特升留務之班其服異恩寧容反汗

參知政事京鏗辭免孝宗附廟舉特轉一官不允詔

朕尊奉皇祖無所不致其厚而送終之禮附廟尤嚴卿以輔臣相此盛儀已事而竣可後褒賞進以一秩誠不為過實有先後既已均及卿可獨辭乎

阜伯祖伯圭辭免贊拜不名加食邑實封不允詔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德一齒一而末及言親也惟公德明爵齒俱尊而又孝宗同氣之親太上皇之伯父

攻媿集卷四十三

內制

新除戶部侍郎袁說友辭免不允詔

版曹天下之劇任也而卿為之之時尤難向來國家多故事緒浩穢經費之外又增不時之須屬議大議調度不給卿儲學俊茂舊歷清華通敏有餘獨任大計內之無闕供之急外之無誅求之怨滿歲有奇勞亦甚矣為真已晚又何辭焉

新除少師永寧郡王郭師禹辭免不允詔

阜陵之役重事也朕不得躬執紼之勞祖道有行號慕弗已卿以王之元舅國之信臣辨護宜勤為朕任送終之責往來順濟上下無諱禮備安虞歸附太室卿得以報孝宗之恩朕可忘所以賜卿者哉進長孤棘仍加王爵既渙告廷之命何煩避寵之詞亟其欽承朕言不再

伯圭辭免兼中書令不允詔

中書造命之地令公師長百僚消貴華重古人謂之鳳凰池者也國朝之制率以親異親賢然祥符天禧以還久不除此官矣惟公明德懿親貴重無二三公兩鎮何以加此愛舉曠典以貴宗正既無兼管內樞

而朕之大父行也。貴窮人爵。思所以尊異之。非奉曠典。不足以稱。蒙微令公既以謙辭而不受。朕其可遂已乎。不名之禮。蓋自尚父。保衛以來。實朝廷之殊禮。前朝嘗以寵待親賢。百有餘年。無有可當此者。舉以命卿。人無異辭。尚形遜避。朕不敢從。邦之榮懷。亦非朕敢私也。

知樞密院事余端禮辭免兼參知政事不允詔

朕圖回治功。方倚二三大臣以爲重。卿頃自參預。進長權廷。宰席偶虛。俾兼政地。茲惟故典。亦今之宜。非卿通才。何以任此。亟其承命。無事謙辭。

新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趙汝愚辭免不允詔

卿以肺腑之戚。爲社稷之臣。翊戴眇躬。輔相初政。力足以任天下之重。識足以斷衆志之疑。倚毗方隆。引去何速。雖有讓者。亦無異詞。遂釋台符。往分帥閩。梅秘殿之殊寵。實累朝之舊章。事君以忠。卿既全出處之致。退人以禮。朕當篤始終之恩。尙冀告猶。毋庸辭命。

余端禮辭免權提舉編修玉牒監修國史日歷不允詔

朕惟國家以史事爲重。典領之任。必命大臣。實陳之設。蓋古者書之于策。之遺意。日歷則以事繁日。後之信史。實基于此。卿同學通博。攝行相事。非卿其誰宜司之。成命已行。毋容多遜。

參知政事京鏗辭免權提舉實錄院編修國朝會要不允詔

高皇帝中興之烈。當遠特書。累朝庶政之規。尤宜分類。故實錄則取史遷之舊。而會要亦用唐室之餘。爰命大臣。職此二者。卿素推諒洽。俾視纂修。其躬率諸儒。以趨成大典。茲爲故事。何必謙辭。

寶文閣學士知遼寧府宇文价乞奉祠不允詔

卿以文員舊德。往鎮蜀藩。居外數年。所在稱治。方此政成于大府。正資臥護于遠民。忽騰眩疾之章。欲遂奉祠之請。眷倚之重。神明未衰。其訖外庸。毋違朕志。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趙汝愚辭免觀文殿大學士不允詔

大臣進退之宜。固知有義。人主始終之遇。尤當示恩。矧惟宗工。新解機政。念忠勞之素著。曾倚注之未衰。欽然賦歸。若此勇決。闕山舊鎮。既避寵之甚堅。書殿隆名。豈升華之可已。諒遠寓里。暫佚真祠。其體眷懷。毋爲多遜。

少保周必大再乞致仕依已降指揮不允詔

七十致仕。雖著于禮經。二三大臣。難拘于古制。矧惟元老。嘗冠中台。周旋兩朝。負荷重事。既于善于南國。終退處于東山。神明未衰。德望彌劭。奉真祠之香火。自樂隱居。挂神武之衣冠。胡爲早計。抗章再至。陳義愈高。願雖徇夫冲懷。尙少安于素履。

寶文閣學士知太平州李燾乞宮觀不允詔

卿老于文學。久處禁林。出守當塗。日復報政。明爲眩疾。欲遂求閒。朕方念典刑之舊。望屏翰之良。卿豈不能體此眷懷。爲新民而少留乎。

余端禮辭免右丞相不允詔

朕承付託之重。思紹祖宗之大業。志勳道遠。悠哉未艾。置相之際。其何敢輕。事槐位之暫虛。必疇咨而後授。卿純明篤厚。秉德不回。入從出藩。望實兼著。本兵貳政。三載于茲。論事有諍臣之風。謀國得宰相之體。具瞻攸屬。顯拜不疑。惟今亦多故矣。朕欲賴卿以濟。書所謂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卿其以此自任。副朕倚毗。萬斛之載。惟卿爲宜。而又何辭焉。

新除知樞密院事京鏗辭免不允詔

朕惟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于今雖曰邊鄙不登。而宥密之司。正當爲不虞之備。無競維人。朕于是注意焉。卿以慷慨宏遠之資。有志事功。立節于殊鄰。宣威于全蜀。纂紹之始。一見而決。擢貳樞筦。風采凜然。預政未幾。復爲之長。迹若序進。實錄德選。當仁無遜。其又何辭。

新除參知政事鄭樞辭免不允詔

朕以寡昧。嗣無疆大歷服。惟二三大臣是賴。凡今日德望在人。爲國家用。皆兩朝遺擢。留以遺朕者也。卿周旋從班。雅有公輔之器。登之樞筦。人以爲晚。顧豈以日月爲功乎。參預政途。僉言爲允。宜遂佐朕。宏濟多艱。引避抗章。非朕所望。

新除端明殿學士兼書樞密院事謝深甫辭免不允詔

卿始以縣大夫奏事。孝宗一見以爲有唐人風。親擢再三。如恐不及。上臚用卿于諫省。試卿于天府。而登之從班。肆朕纂承。輟秣陵之行。而實風憲之長。進讀金華。引以自近。用卿之意久矣。竊加書殿。升貳幾廷。卿豈未知朕意耶。何避寵之力也。亟其承命。毋用費辭。

新除權兵部尚書張叔椿辭免不允詔

卿出入朝列。敷歷最深。凡今要途。多出卿後。文昌八座。乃爾世官。端粹亮直之資。視名父以無愧。臺綱諫省。久矣賢勞。進長夏官。朕命惟允。往其率職。何事謙辭。

權兵部尚書張叔椿辭免兼侍讀不允詔

惟卿先正以經術侍孝宗于滄海。逮居文昌。實兼露門。卿立朝不阿。雅有父風。聽履之初。仍命進讀。此指紳美談也。何辭之有。

右丞相余端禮辭免權提舉編修玉牒實錄院編修國朝會要不允詔

史冊之成。欲傳千萬世。國家所重。莫盛于三書。大事則續爲鑠玉之編。中興則未就汗青之簡。況舉綱而撮要。欲踵事以增華。宜有宗工。併修鉅典。卿嘗兼二者。未決四旬。既進秉夫鈞衡。俾盡專于筆削。宅百揆而熙帝載。惟爾之休。繼衆職而稱上心。非卿孰可。

參知政事鄭樞辭免權監修國史日歷不允詔

朕惟史事至重。功用浩博。惟以事繁日。謹而書之。則後之信史。于此乎取。分命諸儒。而領以大臣。國家之令典也。卿以儒英。出入册府有年矣。茲參大政。命總宏謨。良史之才。加以學識。公議所屬。尙何辭焉。

戶部侍郎袁說友辭免兼侍講不允詔
卿性資闡敏。儒術該通。雖當主計之繁。每切愛君之念。方御圖云始。首開經帷。而建議獨先。能發朕意。前所陳請。旋已施行。近因獻納之餘。復上課程之奏。深嘉忠盡。俾與講明。性謙論之是求。何需章之為遜。而

就邇英之列。以裨典學之勳。

新除吏部侍郎林大中辭免不允詔
卿天資夔挺。論事不回。比以久居臺端。慈皇蓋嘗命以小宰之職矣。去為劇郡。召歸近班。既彈批勅之勤。庸昇典銓之任。踐敷惟舊。選用匪輕。清吾文部。以助官人之能。不亦休哉。避寵丐閒。非朕所望。

新除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婁機辭免不允詔

天官貳卿之司。有資銓綜。春宮中護之職。尤遴選掄。卿性稟深道。才猷挺特。以天下士。從吾兒遊。頃尋里社之間。久樂朝廷之適。茲方更化。首遂建儲。思得老成之人。以重元良之輔。亟頒召節。重上從班。毋庸固辭。式副厥侍。

新除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楊次山辭免不允詔

朕維新庶政。豫建儲閣。屬時咸開之賢。久安均逸。進視鼎司之貴。豈曰私。卿素迪忠勤。居懷靜退。謹容儀而就列。允為耆艾之英。養威重以闔門。尤服滿盈之戒。逮茲播告。曾靡異辭。覽美履之亟陳。願謙懷之難徇。其祗成命。毋哂予衷。

新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倪思辭免不允詔

朕惟姦臣竊權。上下蒙蔽。導諛獻佞。習以成風。卿至朕前。獨效忠誠。諠氣足以激頹俗。英詞足以發壯懷。鳳鳴朝陽。何足以喻。迨茲更化。可後趨歸。來對便朝。言議益偉。武部之長。露門之讀。姑引卿以自近耳。往其承命。毋執牢辭。

新除禮部侍郎兼侍講章良能辭免不允詔

卿夙富青箱之學。來居紫囊之班。兼直北門。典司東觀。朕惟親軍旅之務。非以待詞翰之臣。儀曹既俾為真。經緯仍資勸講。爰總夷蕩之任。實親禘禘之賢。僉謂汝諧。卿毋多遜。

右武大夫文州刺史知閣門事楊谷辭免除觀察使不允詔

爵惟取貴。當昭示于至公。恩以及親。遂優加于赫典。卿起由戚疏。列在朝紳。入儀賓閣之司。歸服家庭之訓。克存孝謹。不見廢盈。爰積閱歲之勞。超進觀風之秩。需章來上。幾不自勝。渙汗既頒。固難曲徇。其益堅夫素履。庶長保于令猷。

右武郎知閣門事楊石辭免除觀察使不允詔

名器至嚴。豈容于輕授。恩榮加厚。遂越于常規。卿毓秀后家。通班朝路。素有義方之訓。密參賓贊之司。居存忠勤。深澆權勢。爰致踐敷之舊。躡升慶閣之華。成命既行。固難反汗。遂辭來除。尤見益恭。其體至懷。以永終譽。

兵部尚書倪思辭免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不允詔
國之大典。尤貴于擇人。史之良才。當先于求舊。卿蚤嘗再入。素擅三長。孝宗擢之著作之庭。先帝處以獻納之任。皆參筆削。具存簡編。茲當更化之初。方以得賢為喜。式資班馬之體。追配商周之書。允謂汝諧。尚何多遜。

禮部侍郎章良能辭免改兼修玉牒官不允詔

古者大事書之于策。玉牒之所由起也。唐始建官。而未若本朝之重。寫之精。縑。皮之選。殿。他書莫嚴焉。以卿比司記注。久居史館。是用任以大事之重。凡例昭然。具有書法。翦繁撮要。作宋一經。以詔來世。方以此望卿。而又何辭。

吏部侍郎婁機辭免兼太子詹事不允詔

召還紫囊。固有賴于吏銓。肇建壽宮。尤選求于端尹。卿性姿凝遠。問學老成。久為資善之寮。實謂甘泉之舊。雍容引去。恬然自如。屬茲更化之初。矧復建儲之重。載煩哲艾。以輔元良。毋庸固辭。服我休命。

玫瑰集卷四十四

內制

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安丙乞宮觀不允詔

卿沈毅善謀。尤長將略。內鉏巨姦。外禦強敵。履天下之至難。為全蜀之司命。虜實畏卿。如所謂祭北門祭西門者。然彼之技亦窮矣。乃瞻西顧。嘉歎不忘。方升書殿之班。以重關外之寄。胡為引疾。願解印章。朕方賴卿以當一面。實于長城遠矣。卿其身任保障之責。以稱朕意。

京西湖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辭免除實錄院學士不允詔

入陪經幄。外暢王靈。既物望之愈隆。豈褒章之可後。卿受才挺特。抗志崇深。不惟誓報于國恩。尤欲仰追于祖烈。宣威邊徼。遂寬北顧之憂。寓直文謨。益峻西清之職。尙殫忠盡。固有寵嘉。毋事牢辭。亟祗新渥。

新除實錄院直學士李寅仲辭免召赴行在不允詔

朕志于有為。心不忘遠。矧惟籌畫之舊。具宜藩翰之勞。既願優恩。仍趣歸親。卿素全忠孝。備著事功。豈惟勳章之知。實障狂瀾之倒。峻西清之職。未稱眷懷。望東海之來。方深渴想。尙騰遜牘。未就錄車。式遵其驅。勿重有請。

禮部侍郎章良能乞宮觀不允詔

卿以該洽通敏之才。游直龍禁。亦既三載。身兼數器。宜勞輪囷之間。膠矣。朕更化之初。大述作多出卿手。方有賴于論思之助。遽欲以目督求退。非所樂聞也。卿雖欲奉身而去。使朕幾似于棄才者。可乎。其安厥位。勿重有請。

新除觀文殿學士趙彥遠再辭免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更化之始。器用賢才。宗老典刑。無如卿者。因勞以官職之事。雍容進讀。以冀日新之益。進退延思。少示眷意。一辭贊矣。況于再乎。身其康強。謀猶克壯。少觀卿樂。毋復重陳。勉為朕留。以繫人望。

侍讀趙彥遠倪思宇文紹節侍講章良能辭免進講毛時終篇轉一官不允詔

朕日御選英。講明經理。三百五詩。至是終篇。欲進官聯。厥有故典。卿為宗老。倪思宇良能云。卿居能列。實助緝熙。母事固辭。益思所以輔朕之不逮。

新除刑部侍郎曾喚辭免不允詔

朕更新治化。欽恤刑章。選選貳卿。久令攝事。以卿性資直諒。器度寬洪。承東魯之儒風。襲南豐之家學。比安閒外。促使來歸。入對使朝。喜聞正論。刑惟弼教。方有望于老成。德本好生。當務先于明恕。亟祇隆委。勿事牢辭。

吏部侍郎梁季珍乞宮觀不允詔

惟卿先正受知高皇。既登聽履之班。尤多活國之計。是宜有子。為予從臣。比更民曹浩穰之司。又歷銓部公方之選。胡為引疾。乃欲求閒。尚安厥官。以副眷倚之意。

刑部侍郎曾喚辭免同修國史章良能院同修撰不允詔

昔在先世。嘗繼列于史官。爾為近臣。亦游司于直筆。閉居自適。更化惟新。召還獻納之聯。兼昇纂修之舊。豈特助成于潤典。抑將大振于家聲。明命既頒。遜辭可略。

福州觀察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揚州舉再遇乞奉祠不允詔

牧守之良。方圖久任。將帥之重。尤戒迭更。惟卿沈鷲之資。拳勇自奮。身經數載。最多汗馬之勞。賞不踰時。亟上廉車之峻。領京口戎旂之寄。鎮淮壘制閩之雄。深明保障之圖。日講留屯之策。流民復信。使始通甫。獲按堵之期。遽上奉祠之請。其安爾位。以訖外庸。

皇太子某辭免每遇視事令侍立率執赴資善堂會議不允詔嘉定元年四月。

朕惟古者立國。必建儲闈。共為子職。實資主器之重。惟予元子。篤意問學。年未及冠。綽如成人。朕欲俾爾習知國家之務。侍立吾左。預聞政事。師資會議。皆吾大臣。朕方一新治體。兼聽公言。爾當周旋其間。日增聞見。以成溫文之德。尙其勉旃。毋事多遜。

四川宣撫副使安丙再辭免資政殿學士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更化以來。愛惜名器。未嘗輕以假人。其有度越拘擥。超資級而授者。非如卿之倚功茂績。不予也。書殿

升華。以所以待執政者待卿。其內撫兵民。外飭邊備。使全蜀之境。莫枕無虞。以稱朕委任之意。以保爾功名之成。可矣。服我休命。毋為固辭。

皇伯嗣秀王師授生日詔嘉定元年五月十日。

薰風南來。當朱明之方半。望舒東出。慶伯父之始生。是日宗英。宜膺天壽。匪頌惟舊。寵數益新。

新除吏部侍郎章良能辭免不允詔

卿以剛勁之資。濟以博洽之學。為吾詞臣。仍兼數器。其在儀曹。事有不可者。堅執不移。朕所歎嘉。進貳天官。其以處儀曹者處之。視吏姦明銓法。庶使無賢愚同滯之嗟。何為固辭。更欲求去。非所望也。

新除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夏震辭免不允詔

卿赤心體國。忠勇自將。久攝殿嚴。尤見勞效。步旅謀帥。卿實宜之。其為吾協和三軍。調之以義。密衛行關。以折遐衝。胡為固辭。其服休命。

開府儀同三司楊次山生日詔嘉定元年六月二十三日。

卿志樂燕閒。躬持廉靖。時當初度。宜介多祥。是為感開之華。愛厚上方之錫。

知開門事楊谷乞祠不允詔

卿戚晚之良。周行素謹。職司賓閣。寵昇廉車。忽求祠館之閒。欲侍家庭之佚。且弟兄並列。于朝著以何嫌。倘父子退休。在眷私而有款。惟益崇于謙靖。亦奚慮于滿盈。其服厥官。毋庸有請。

寶護閣學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楊輔乞宮觀不允詔

朕以國家多難。更化善治。收用耆耆。如恐不及。慨念舊學。存者幾人。就傅之初。卿為首選。蓋吾烈祖之所親。向者持臺未久。爾然西歸。朕念此弗忘也。非不知制閩之重。有賴壯猶。而圖任之意。則有所在。召節既往。注想待卿。控辭愈切。殊用憮然。載覽封章。宣示邇列。備見愛君憂國之志。益知尊主庇民之學。然與其獻言于萬里。孰若造膝而陳。乃欲引疾求閒。效蜀莊之沈冥。何耶。矧西蜀之士。卿為標表。肯為朕行。則後生英俊。將于于而來矣。三命益勳。朕志不易。勿復有請。式遵爾願。

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乞祠不允詔

卿以通敏之才。淵博之學。起趨勳名之會。欲報家國之仇。輟從經帷。出撫邊徼。修好伊始。息肩可期。有如賢勞。盍遠舊著。屬以繕修備禦之未畢。勞來安集之方勤。將圖爾功。少俟其定。忽上真祠之請。欲為便道之歸。在卿則固所願焉。于朕則豈所望者。其據長算。毋有遐心。

右丞相錢象祖乞解罷機政不允詔

方國家多事之時。任廟堂一相之職。卿蓋屢形于固避。朕亦自知其甚難。然而朕以更化云初。尤冀和平之福。而卿受恩最厚。素為忠孝之家。正使慮有未周。力有弗及。猶當同心協志。求以尊主庇民。而況察卿之才。為衆所服。寵以告廷之拜。豈日歷階而升。幸邊瑣之相事。恐事機之難測。中外未能小息。臣主靡容自安。早勉既驅。星文未格。日不暇給。他何可言。偶微爽于節宜。宜倍加于攝養。勿念去計。共圖治功。宵旰

實勤。曷嘗以位為樂。愛調有賴。安得奉身而歸。

新除御史中丞章良能辭免不允詔

朕惟振朝廷之紀綱。當先重紀綱之地。新天下之耳目。必選求耳目之官。卿夙亮之資。淵深之學。自奮于章布之日。有聞于搢紳之儒。雖遠歷于清華。亦屢更于夷險。處身無玷。疾惡如風。欲堅塞于侍門。曾不辭于怨府。彈擊之任。簡求實宜。其力辨于官邪。以共扶于國論。發卿所蘊。助朕有為。勿騰避寵之章。益勵敢言之氣。

衛涇乞解罷機政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居九五之正位。方以遇災而憂。何二三之大臣。皆欲引身而去。豈朕所望于卿。奚安尚賴同寅而協恭。庶幾轉禍而為福。要須持久。或可圖功。雖屢請以難從。毋再辭而為贊。

錢象祖乞歸田里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慨踐阼之既久。念治效之不進。不惟不進。殆將貽危。是以惕然改圖。勵精更化。庶幾更也。人皆仰之之意。首論一相得卿之賢。旁招俊乂。如恐不及。前此寒心數月。方幸交鄰少定。可以盡力內治。自卿及執政。以至論思之臣。洗陳而言。無不傾聽。君臣之間。了無疑阻。卿等以災異請去。朕方側身自儆。不容重陳。而數日以冰廟堂五臣而三求退。留行之詔屢下。請猶未已。不惟朕失所望。四方傳聞。其謂朕何。卿以勤勞。致愆調攝。惟益謹藥餌。以速痊愈。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非卿而誰。其體一心。勿致三瀆。褒語。卿相予未久。備嘗忠勞。方圖內修。正藉協贊。知卿小疾。予告甚優。佇聞有瘳。勿復言去。

刑部侍郎曾喚乞祠不允詔

朕延登耆舊。列在選聯。豈惟資獻議之平。真有賴論思之益。卿夙高譽。久樂燕閒。粵從一節之趨。增重貳卿之選。惟明克允。方持憲以盡公。非道不陳。會閱時之未久。忽披來診。遽欲告歸。有嘉易退之風。殊匪趣還之意。刑章方簡。議無待于過三。史筆至嚴。職何妨于共二。少安定著。難徇謙辭。

禮部尚書倪思乞祠不允詔

朕召收舊人。以圖新政。比者凡有一事。幸輔相與謀于廟堂。侍從相與議于臺省。粗無過舉。朕心以憚。今茲未能略定。而求去者紛然。從班亦有一二矣。矧卿素為敢言。自陳議論。不畏強禦。不避怨仇。歷歷為朕陳之。擢長儀曹。以示褒表。亦為此舉。何耶。朕求其故。豈朕有以致此耶。相應以文。止見辭費。惟當一切不聽。庶幾以一天下之觀瞻。其體眷懷。勿復有請。

簽書樞密院事林大中乞仍舊休致不允詔

朕更化之初。未遑他務。求賢甚急。首召耆英。起自挂冠之餘。擢居持橐之長。延登樞筦。增重朝廷。言必出于內心。謀實藉于古訓。倚毗方切。而疾遽侵。沖養有來。何恙不已。胡為屢奏。即欲告歸。尚精醫藥之調。以繫搢紳之望。

江淮制置大使丘密乞致仕不允詔

朕惟屯禁兵百萬而邊鄙是虞。開幕府四三而留都尤急。界以樞廷之寄。增吾天塹之雄。卿久安里閭。游分帥關。徒得君重。肯為朕行。上寬宵旰之憂。外撫貔貅之衆。盡謹諸將。獨當北門。草木亦知其威名。狄隄想聞乎風采。刀神廟論。卒靖封陲。人皆望歸養之期。卿乃有掛冠之請。矧方叔之謀。猷克壯。而晉公之神。明不衰。益堅體國之心。毋作明農之計。

實謨開直學士李寅仲乞祠不允詔

朕緬懷巴蜀之民。未嘗忘遠。夢想淵雲之彥。尤務招來。卿蚤冠倫魁。久騰英譽。游登朝蹟。嘗為獻納之臣。出殿侯邦。尤著蕃宣之績。特立搶攘之際。實增嘉歎之深。升學士之班。既以旌其風節。趣錄車之召。誠有望于謀謨。何辭之煩。以疾來診。萬里云遠。當已戒途。三命滋恭。諒無俟駕。

右丞相錢象祖解免提舉國史院實錄院提舉編修國朝會要不允詔

纂修史冊。深賴于公平。會稽典章。尤先于鴻博。允資碩輔。坐總宏華。卿識洞古今。學該流略。接詞華于奕葉。用則有餘。放故實于累朝。蓋其素習。舉以並命。了無異辭。毋遜履之重陳。期奏篇之俱上。

參知政事雷孝友辭免權監修國史日歷不允詔

密贊政塗。日預萬機之決。參提史筆。正資數器之策。卿早冠詞場。浸登冊府。迨通班于侍從。已膏穎于纂修。朕慨大典之未成。選鴻儒而坐領。趣就累朝之策。仍嚴繫日之書。故事當然。謙辭可略。

刑部侍郎曾喚辭免兼太子詹事不允詔

朕遴選從臣。方賴論思之益。精求儲案。尤資輔導之功。卿累葉儒風。半生朝蹟。何止衣冠之偉。實為籌畫之英。擢處宮端。允符公論。亟承明命。毋庸同辭。

觀文殿學士侍讀趙彥逾乞歸田里不允詔

朕更化之始。起大老于東海之濱。明德懿親。老成典刑。越行造朝。國勢增重。計謀遠慮。見于進讀。圖任其政。束于定制。偃息藩籬。人望所歸。小疾既痊。正宜休養。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為朕留。庶幾猶得奉露門之從容也。

吏部侍郎梁季琚乞待次州郡不允詔

朕惟論思之臣。欲全進退之義。若其未可以去。則亦難以遽從。卿為國宣勞。既云累歲。任事與選。實號劇曹。胡為抗章。必欲求外。冕旒密侍。正有賴于協恭。符節屢更。願奚煩于詳試。尚安舊著。以副眷懷。

禮部尚書倪思乞待次州郡不允詔

卿以一時人物之望。召還未久。拳拳獻納。朕所樂聞。何嫌何疑。屢欲求外。此固足以見難進易退之節。非朕所以待卿者。且更迭之制。豈為卿輩設哉。

江淮制置大使丘密再辭免召赴行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卿以超世之資。篤濟時之志。久安故里。曾不忘賦畝之思。游鎮陪都。專以徇國家之急。言皆底績。事不辭難。禦侮折衝。既以著優兵之效。聞命引退。謂不應俟駕而行。一歸疑丞之班。足為宗社之重。既頒溫詔。日

俟來香共政而圖舊人注想以待元老而乃抗章至再稱疾愈堅極知難進之風殊非虛佇之意況聞老而益壯氣不少衰式過其驅以副所望使朝廷得以諮訪而指紳視爲表儀務遠乃猷以弼予治願何恙之不已諒無說之可辭

知平江府李大異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不允詔

朕惟斯民宅生于牧守苟有治理效者做虞朝考績之法取宜帝增秩之意不惟示勸抑以數易爲重也卿以諍臣出守吳會政聲上徹朕所深知進職西清庸示褒表成命已頒尙何辭哉

賜皇太子生日詔

敷某商顯中分元良初度賜生設禮用爲宴行之資授察胎牟仍厚匪頌之寵共期難老益體隆私

通奉大夫趙師舜辭免復寶謨閣直學士依所乞宮觀不允詔

卿起臨近甸嘗著外庸既辭制閫之行仍徇祠庭之請念宜勞于北固欲華爾歸俾寓直于西清但仍其舊卿毋多遜朕不汝忘

觀文殿學士何澹再辭免知建康府仍奉祠祿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以金陵而爲陪都保釐素重護天塹而開制閫委寄尤隆卿以時名人爲子衿學蚤膺擢任屢嘗入從以出藩尋遂登席俾爾貳公而洪化（案）洪化之法宋時通廟諱所改方權臣之用事宜正論之多遠久鎮三山時稱治最

當體股肱之寄聞命引道知已屆于中途奉親爲榮顧何妨于色養毋格成渙式遵爾職

鎮江府都統制畢再遇乞歸田里不允詔

卿以拳勇之資挾忠毅之氣撫士最爲得衆遇敵幾于無前外則營壘之不諱內則里閭之甚靖屬邊陲之甫定亦信使之交通諸將于焉少休來奏亦求引退乃香維揚之重鎮實爲淮甸之要衝其爲朕以少留豈于卿而獨後總周慮而入衛終當誰歸歌出車以勞還固應有日

京西湖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辭免召赴行在不允詔

鄉以勸誦之近臣往宣威于遐徼邊陲以靖邦好訖修愛念賢勞亟頒命召何控辭之未已又引疾以爲言朕渴想風儀急聞方略俟交符于制閫即趣駕于歸途毋復重陳副予虛佇

何澹辭免兼江淮制置大使不允詔

國家間遣輔臣往營邊事粵從近代加以大名不惟欲憂顧之寬正以增使華之寵疇咨于衆喜得其人卿以奮弼之賢界留都之寄英聲有素輿望已孚疆場甫寧先上宣威之組江淮併護再隆分閫之稱其爲朕行徒待君重獨當一面正資經理之良坐使諸軍咸屬指呼之下往祗成命毋致牢辭

新除煥章閣學士改知江陵府充京西湖北路制置使李大性辭免乞奉祠不允詔

謀帥以鎮上游素爲重任分關以護兩道尤賴長才卿久列從臣屢更藩服比奏三吳之課繼據七閩之

慶方塞北之休兵屬荆南之缺守仁聲夙著僉論攸推進學士之清班益隆眷倚總邊庭之諸將咸莅指

政 攻媿集 卷四十四 六二九

呼引道既前過驅毋緩奚事循墻之避佇聞洗印之期

新除同知樞密院事丘密辭免不允詔

朕屬精更化當饋思賢樞庭既得于耆英宜室實深于注想謂何恙之不已故申命以益勸載覽封章備陳疾狀使翦須而可療亦所當爲尙賜几而肯來自應增重宜進萬金之藥勿爲三命之辭

攻媿集卷四十五

內制

右丞相趙汝愚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祗膺丕緒肇祀合宮賴天地之靈儼百神而顧享歲祖宗之配綿萬世以承休惟時大臣贊我緝禮肆頒祭澤敷告朝倫具官某寬博而崇深裕和而肅括學造聖賢之蘊才兼文武之優有經濟四海之志而行之以忠有酬酢萬變之智而決之以果擢由樞筭進秉國鈞是爲社稷之元勳非止衣冠之盛事處心無說休休多容物之仁守道不阿蹇蹇盡匪躬之節予所毗倚圖其庶幾頃卜仲辛恭修大饗上稽皇祐之故典近遵慈極之宏謨致精三日之齋虔奉九筵之制惟辟公之顯相厥有賢勞顧熙事之備成敢云專鄉增多采邑併衍真奮以隆巖石之瞻以壯維城之勢於戲載貂蟬而展采因宰路之所同被褒寵以待祠實宗盟之未有惟親賢之並用于邦國以增光其服渙恩益圖治績

賜告口宜有敕卿爲時上相贊我盛儀是宜與邑之多用見疇庸之渥其祗成命毋事謙辭

士歆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嚴九筵之禮是日肇禮逆三神之釐若蒙昭答饒惠所暨臣鄰斯均矧惟屬籍之尊可後恩光之

遷集廷紳而斷告示辭紳之匪私其官某德性寬洪風猷端粹重珪疊組生長富貴之中鑿節旃旆雍容開燕之久惟夙夜之匪懈仰春秋之益高宵長周家之宗盟是為劉氏之祭酒茲崇宗祀預贊上儀冠班列于三孤發儀刑于九族乃加井賦仍修圭腴以表耆英以隆孝治於戲祭有十倫之義莫如同姓之先備者百順之名益介遐齡之永願如壽俊奚假調辭

賜告口宜有敕卿位冠孤擢望高宗老既奉合宮之祀宜加采邑之封雖曰菲章是為新渥

郭師禹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祗率總章荷神祇之來格廣施惠備普中外以惟均願予元舅之親實預羣工之相肆加異數明告周行具官某迪德忱恂飭躬謙靖嗣后實為同氣壽皇尤篤優恩淑游綬章蚤授齋壇之鉞蒙車希冕近升棘位之班疏三吳公社之封廣萬壽祠庭之祿能屏齊梁之習自忘圭組之崇比下季秋親祠重屏茂對三神之社宜先四姓之賢用衍爰田載加異食於戲就兢業業以事上帝朕敢懷專鄉之私洞洞屬屬而存小心爾尚介方來之寵益昭吉履永保修名

賜告口宜有敕禮舉九筵恩均百辟賜予伯舅之胙均茲宜室之釐與邑既多頒給可後

周必大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嗣守邦圖肇修宗祀父天母地祭既重于合法尊祖敬宗禮尤嚴于並祐予一人越縉以行事爾多士奉璋而侍祠眷慈弼以典思願慶條之可後誕揚渙號敷告所廷具官某簡重而閎深直方而廣敏典誥上規于姚詞章遠軋于漢周獨亮兩朝未究經綸之蘊鎮安四海有懷康濟之功優薄南國之雄均逸東山之勝比以需恩之滙升之亞傳之崇注想不忘乞言方切屬仲大報爰啓合宮載謀載惟聖父膏頰于先甲我將我享季秋乃卜于仲辛熙事既成善釐來介申衍多田之賦仍加異食之封於戲明堂王者之堂方荷神休之答二老天下之老宜先祭澤之施尚迪遠猷永綏殊寵

賜告口宜有敕卿嘗位冢司均休其館副總章之竣事賦多邑以示恩其即欽承以祇眷渥

師夔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賓紹不闕度修大變親惟伯父既有助于多儀神介蕃釐詎敢云夫專鄉實數命綽用告所廷具官某履行粹和稟質端靖生長神明之冑源流詩禮之傳出分顯慶見民庸之其茂人趨班綬奉朝謁以尤恭建六禮以承家視三孤而命秩屬講鑿禮之禮適當越梯之行攝事太宮降登有度陪祠重屋顯相無遠席推祭澤之優可後宗盟之懿爰加井賦併衍畝租茲謂恩褒式昭名數於戲奉犧牲黍盛而告聿嚴布政之宮拓山川土田之封益示展親之義其祇異渥以對靈娛

賜告口宜有敕禮成重屋實及萬方宜首及于懿親用申加于多邑載頒明命其服殊恩

吳瓊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穩下季秋躬修大祀憲祇授職幸熙事之備成多士在廷相懿親之顯相宜頒惠術敷告羣工具官某謹畏自將純和無玷聯四姓小侯之貴承三朝外戚之恩入侍中宸屬養禮而甚肅進班上閣飭冠

佩以尤嚴頃建齋壇退安琳宇旋視孤卿之秩併開公社之封遠縉禮于九筵實均釐于萬國乃增采邑仍衍圭腴以彰寵數之優以表肅離之助於戲寬上儀于陽館豈惟黍稷之馨錫蕃祉于后家可後朕屬之賜尚綏吉履以服菲章

吳瑀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合宮肇祀實祗奉于慈謨宜室受釐爰大頒于帶澤惟時懿戚夙著賢稱庸舉徽章式孚渙號具官某美由世濟才應時須登筭筆持臺之聯惟知避寵更握節擁麾之選不專為恩比崇建于齋施旋慶加于孤棘速茲大報贊我上儀禮既備于八階昨惟優于四姓俾增多賦仍衍真腴於戲文德以講明堂幸神祇之顯慶賀慶以親異姓宜福履之均霑雖曰菲章尚承惠渥

郭果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頃用盛秋虔修宗祀奉犧牲以薦備陳重屋之儀犄爪牙之良肅領千慮之衛既云竣事可後均釐我有明給告于列位具官某生資沈毅世濟忠勤氣稟山西期遠追于起翦奮傳圯上自有合于孫吳久專將闡之雄入侍殿嚴之遠屬祗孝獎務籌齋誠本璋惟多士之賢執戟有元戎之重肆瞻采邑仍啓侯封以介靈休以彰異渥於戲茅簷蒿柱朕方躬大禮之嚴玉節瑯戈爾尚體中權之寄益思忠報以答殊知

賜告口宜有敕禮嚴重屋澤及羣工錫多邑于嚴除啓新封于侯甸

勵忠獻

蕭鵬巴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奠圭瓚以薦誠既虔修于宗祀執豆籩而在列宜咸被于靈娛眷我虎臣董茲羽衛厥有渙恩之錫式彰顯相之勞具官某智略雄深性資沈毅望雲就日夙肩面內之誠建旆設旄馴致總戎之拜奉真祠而均佚見左棘以疏榮乃因需澤之行增畀爰田之賦申加異食用修神休於戲承異眷于三朝蓋履觀彌文之盛敷大賚于四海願可無寵數之優益發令圖以保終吉

郭師禹特授少師封永寧郡王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纂上皇之丕緒承列祖之通喪復土告功既克襄于大事提綱遣使實有賴于懿親爰播明綸肆加殊寵具官某小心自牧吉德著聞蚤席慶于椒闈遷升華于棘位恂恂家法靡矜金穴之奢侃侃朝班久遠琳宮之適茲卜會稽之麓往營永阜之陵靈駕徐驅飭厥儀而肅靖重臣主辦訖闕寢之固安粵惟元舅之崇可忘醴賞之報繁勞之稱匪朕敢私衣服命圭顯冠孤卿之秩金印鑿綬進封異姓之王仍施鉞于東秦徹土疆于南晉申陪井賦併修轅轡以昭四姓之華以篤三朝之眷於戲節侯仕漢得謹長謙恭之聲尚父在唐有常貴繁衍之盛豈其苗裔見此親賢其曠前人之休以為密戚之勳

賜告口宜有敕阜陵復土元舅策勳既升冠于孤卿仍疏封于王爵其祇渙渥毋以謙辭

皇伯祖太師嗣秀王伯圭特授中書令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祗紹炎圖。通繩祖武。追仰抱孫之愛。謹奉敢塗。實繁同氣之賢。式專使領。克襄大事。悉按舊章。昭示殊褒。用孚羣聽。具官某聯休皇極。正位泰階。直大以方。厚載體坤。爰之二爵。齒與德。達尊全天下之三。惟我孝宗。最崇秀邸。眷乃象賢之懿。茲茲闕闕之封。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今當推于宗老。反也如疑。往也如慕。況密讓于厥儀。每入臨于朝。曾不避于塗。涼能以從心之歲。躬為復土之勤。有司莫敢不哀。行路為之感動。語必流涕。誓報平生之恩。賞不踰時。肆舉非常之典。是兼繁微令之重。以為大父行之華。仍衍爰田。併豐其食。匪以爵而取貴。恨無官以酬公。於戲。隆專席之榮。蓋用祥符之故實。第中書之考。曾參尙父之勳名。以增師尹之嚴。以修邦家之盛。益綏壽嘏。庸對寵光。

賜告口宜。有敕。卿貴隆人爵。尊襲王封。親臨永阜之藏。寵冠中臺之列。是為殊渥。尙體眷懷。

右丞相趙汝愚特授銀青光祿大夫加食邑貳封制

門下。聖人因親教愛。蓋本于躬行。大臣以道事君。莫先于協贊。朕方遵皇祖之訓。形四方之風。眷我宗英。相予孝理。惟忠勞之備著。聚命數之宜加。爰集具僚。載申褒律。具官某崇深而行簡。直諒而能容。學有淵源。究前聖天人之蘊。志存節誼。立本朝社稷之勳。相業素高。民瞻允屬。自擢登于右揆。獨光輔于沖人。於皇孝宗。克振炎祚。朕既荷綠車之鍾愛。遂紹于重規。卿亦蒙丹辰之異知。寢基于大任。惟推心而相勉。念爾報之尤難。三年之喪。服勤放息。七月而葬。宜力居多。因山為陵。得丘原之爽塏。稱天定謚。極寶冊之鋪張。迺吉仗以來歸。奉太宮而班祔。誠信無悔。哀禮有餘。仰慰在天之靈。實由同德之助。是用超文資之峻。徑授三階。衍并賦之腴。幾盈萬戶。勉從遜讓。少屈恩綸。於戲。明德懿親。既居金鉉。黃耳之貴。勞謙終吉。備登銀章。青綬之聯。益成廉退之名。尙副倚毗之意。

賜告口宜。有敕。卿祗奉阜陵。爰加賞典。班既高于百辟。位亦次于三公。其體眷懷。兩祗成命。

皇伯師夔特授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貳封制

門下。朕丕膺寶祚。加厚皇支。惟我祖之君萬邦。既訖因山之禮。顧天子之謂伯父。實參置使之行。眷吉仗之言旋。豈襄緒之可後。視儀幸路。敷號廷紳。具官某賦敏給之資。擅溫恭之譽。分左符而出鎮。嘗專制關之雄。易留將以歸班。徑擢齊施之峻。迨沖人之臨御。進孤保以疏恩。鳳闕長趨。見朝儀之甚肅。鯉庭日侍。知家法之尤嚴。匪惟族姓之光。尤謂衣冠之盛。比營東越。崇建阜陵。願躬除道之勤。往護成梁之役。久安閒燕。退若無憑。小試才能。燦然可觀。宜加寵數。以答賢勞。公府肇開。遂擬三師之貴。珍臺兼領。併增千戶之封。用修宗盟。茲為使相。於戲。有是父。有是子。俱膺華袞之榮。拜于後。拜于前。克紹緇衣之美。勉圖休問。以對殊私。

賜告口宜。有敕。惟予伯父。表我宗盟。爰升袞鉞之華。已播絲綸之寵。其祗異數。毋事謙辭。

知樞密院事余端禮特授銀青光祿大夫右丞相加食邑貳封制

門下。稽古建官。莫重王朝之論相。代天理物。必資接路之得賢。朕臨御惟艱。瞻咨敢怠。爰命紫樞之長。進居黃閣之崇。乃輯廷紳。誕敷制綽。具官某溫恭而氣勁。凝靜而讓明。智周萬事之原。學貫九流之遠。孝宗

擢之于庶列。亟請法從之班。聖父召之于留都。遂成輔臣之任。益殫忠盡。力贊政機。迨予嗣歷之初。尤藉同寅之助。迭掌東西之二府。兼明文武之兩途。內則密勿廟論。以慮四方。外則整齊戎律。以令諸將。清規足以範俗。深謀足以濟時。進退百官。詳試知人之鑒。調娛衆務。究觀識治之才。蔽自于衷。與之國乘。用正鈞衡之寄。毋勞夢卜之求。超授文階。增陪并賦。以示奮庸之選。以昭注意之隆。於戲。夙夜基命。而單厥心。朕欲起太平之盛。朝夕納諫。以輔台德。爾其繼良弼之名。表正士風。訪求民瘼。及閒暇而修政刑之要。專獎理以致陰陽之和。若股肱耳目之相需。將天地祖宗之臨汝。懋承明澳。期底成功。

賜告口宜。有敕。卿比領樞廷。兼行相事。茲延登于右揆。已誕布于明綸。注意方深。拜恩可後。

玫瑰集卷四十六

內制

伯圭再辭免兩鎮節度使不允批答紹熙五年九月

省表具之。朕惠于宗公。務隆于體貌。相予肆祀。可後于恩襲。位已極于人臣。官無加于師尹。兼授齊壇之鉞。倍多并賦之租。是曰彝章。未為異數。儀刑所繫。以為泰乎。俯偃之恭。再斯可矣。

口宜。有敕。卿位冠三公。望高九族。茲相合宮之祀。用頒雙節之華。其服恩榮。毋為謙避。伯圭再辭免兩鎮節度使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尊寵帝師。惟恐不至。優崇宗老。尚竊憮然。故因大慶之成。曲示異恩之渥。載加少府之節。復登上將之壇。城南天下。稀舊樂土。漢東國為大。併領名藩。式慰具瞻。益綏多祉。既無反汗之理。奚事循牆之恭。

口宜。有敕。卿德齒俱尊。名位皆備。欲修三卿之寵。遂疏策郡之恩。何必固辭。亟祗成渙。侍講陳傅良朱熹宣赴經筵供職曲謝官答詞

有制。朕務明政體。首開經帷。嘉舊學之來歸。喜香儲之同集。其思忠告。以副瞻咨。

初講畢案前致詞降殿曲謝

陳傳良

有制首頌召命，渴想忠猷，登聞講貫之詳，恍若從游之舊，克諧朕志，益啓乃心。

朱熹

有制久聞高詣，傾佇嘉猷，來侍選英之游，講明大學之道，庶幾于治，深慰予懷。

余端禮再辭免知樞密院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自遠本兵，積隆時望，有致君澤民之志，有憂邊思職之勤，迨參政幾，又嘗其二，其于基命宥密之地，詳練久矣，茲曠樞長，非卿誰屬，夫本強則精神折衝，制千里之勝者，其機實在于廟堂，尙究遠圖，以貶寵命，朕志決矣，勿復有辭。

口宜有敕，卿精白承休，勤勞匪懈，爰自政途之竣，載登宥府之崇，成命既行，牢辭勿再。

京鏗再辭免參知政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本兵之任，方倚于壯猷，共政之求，更資于夾輔，朕圖回治道，選用柄臣，眷一相之處中，有嘉同德，惟萬幾之甚衆，尤藉協恭，卿之長才，朕所深識，奏陳剴切，判決精明，迨泰嚴嚴之嚴，益冀訐謔之告，既頌再命，毋事三辭。

口宜有敕，卿召歸全蜀，旋貳洪樞，茲膺共政之圖，實倚告猶之益，何勞謙避，其遂欽承。

鄭僑再辭免同知樞密院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孝宣樞機周密，用以中興漢道，于今本兵之地，尤號才難，卿以魁碩之才，爲士夫儀表，曠揚最久，望實具孚，茲焉登用，朕非以私于卿，所以尊朝廷也，朕方庶幾孝宣之治，卿志在體國，其遂秉德，以陪朕顧，豈以執謙爲美乎。

口宜有敕，卿履分帥閩，三總吏銓，茲進貳于樞廷，方允符于輿論，亟其祗命，何必固辭。

郭師禹再辭免少師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次惟三孤之貴，卑于公，尊于卿，異姓之王，直以茅，昨以土，皆本朝之所重，非懿戚而誰居，以卿德量有餘，忠誠匪懈，受隆知于烈祖，不專爲恩，謹大事于阜陵，克勤乃職，迨茲歸報，可後褒嘉，既敷號以明揚，雖循牆而安避，毋爲苛禮，徒眷眷懷。

口宜有敕，位尊三少，爵重異王，用酬使領之勞，已播廷揚之命，游披遜履，其服殊恩。

郭師禹再辭免少師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世爲懿戚，仕歷累朝，惟孝宗之恩，每思所報，故阜陵之役，獨護其行，人徒見闔門而養威，今乃知任事而能辨，位列三孤之長，封疏五等之崇，揚于大廷，協彼公論，何爲固避，屢卻復來，其亟受于寵，毋重陳于遜讀。

口宜有敕，阜陵庇役，總使有行，既竣事以來歸，乃疏恩而示寵，其祗一札，何事三辭。

伯圭再辭免中書令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卿以伯祖之尊，上公之貴，名位已隆，而無事任之累，富貴已極，而無危溢之虞，壽考康寧，子孫蕃衍，此于人間世，何慕焉，獨惟烈祖孝悌之至，則友其兄，朕追仰音容，如在左右，古者思其人猶愛所憩之棠，況我祖同氣之親乎，是以因使範之勞，加寵數之重，夫高允之在魏，子儀之在唐，俱以令公名者，豈惟爵秩之崇，蓋以德爲貴也，惟我父師，尙何辭于此哉。

口宜有敕，卿爵齒俱尊，忠孝兼備，茲授令公之秩，實爲皇族之光，毋復固辭，亟宜祗命。

伯圭再辭免特授兼中書令加食邑實封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考國朝官制，尤以中令爲重，親賢如魏、魯、陳、韓、諸王，爲此官者，僅六七人，元豐中，曹佺以帝舅兼令，有司謂無給俸之例，則其稀闊，又可知矣，卿爲達尊，執德彌劬，久虛之典，非卿尙誰當之，近命元子，龍兼衣鉞，恩禮之盛，萃于一門，邦之榮懷，匪曰予私，辭之至三，斯可已矣。

口宜有敕，卿位極人臣，德高帝胄，爰拜中臺之長，以彰元老之尊，寵命既頒，謙辭勿再。

余端禮再辭免右丞相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君臣相逢，謂之千載，上下協濟，本乎一心，必能如風雲之從，斯可不膠漆而固，惟卿朴厚，副朕倚毗，雖累年務繁，于論思而近歲，又殫于忠力，眷政府樞廷之更踐，知文武備之該通，儀圖老成，宜置左右，試之已久，斷然不疑，惟昔宗盟，嘗居冢宰之任，若時卿亦應柘溪之祥，尙期遠邁于前人，相與共興于大業，朕所望者，卿何辭焉。

口宜有敕，卿比握兵機，實專政柄，乃徑登于次相，仍累進于崇階，其服寵光，勿爲多遜。

京鏗再辭免知樞密院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本兵之司，有國所重，必得樞機周密，乃可圖功，自非智略縱橫，何以稱職，卿之能事，朕所素知，分制閩川，推師帥之良，登政途則著輔弼之望，威名日起，遐邇具瞻，其勵壯猷，益運輻中之算，坐銷外侮，以收堂上之奇，宜已需章，毋留朕命。

口宜有敕，卿資兼文武，望發華夷，輟東府之大臣，長西樞之重任，明綸已播，遜履毋煩。

鄭僑再辭免參知政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修明庶政，務興起于事功，闕任舊人，乃布揚于命告，卿行爲世表，文擅國華，瑣闥銓部，則著忠蹇之名，侯藩留籥，則備恩威之美，再儀禁路，增重朝行，既擢貳於本兵，茲進參于嚴嚴，其體責成之重，毋爲避寵之煩。

口宜有敕，卿擢在樞廷，久隆人望，茲進參于大政，庶益重于本朝，游貫沈詞，亟祗明命。

謝深甫再辭免簽書樞密院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九五正位，每切圖安，二三大臣，所當選擇，乃眷幾廷之貳，必求繁藎之英，卿外寬而內明，氣和而才劬，凡一時清切之選，以數載周旋其間，封駁之嚴，屢回主意，抨彈之勁，益振臺綱，勸誦以來，陳

讓尤切。越肆頒于一札。俾參掌于五兵。出命惟行。抗章可已。

口宜有敕。卿備歷華途。遠望高雅。望。茲自憲臺之長。入參樞筭之嚴。朕命既孚。卿辭毋費。余端禮再辭。免右丞相。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商宗之命。傳說也。爰立之初。訓告具存。惟說以天下自任。祇若休命。不敢辭也。朕之論相。則又詳矣。大號揚廷。與衆共之。需章之來。既已再卻。而猶未已。何耶。朕之非涼。有賴啓沃。式克欽承。卿其可使古人專美于前乎。三命而優。其可已矣。

口宜有敕。朕妙選儒英。俾登揆路。欲專裁于庶務。願俯事于三辭。難徇勞謙。亟祇成命。賜右丞相錢象祖褒語。

朕更化之初。論相爲急。注意已久。無踰卿者。大臣義當體國。勿爲牢辭。往哉汝諧。毋稽朕命。

附劄子。臣獲望清光。仰蒙聖慈。開納芻蕘之言。不勝千載之幸。再被宣旨。令撰右丞相錢象祖褒語。進上。竊思制麻已宜。無可辭之理。臣退方供職。所有答詔。章良能必已撰述。臣謹撰褒語。進呈。更合取自聖裁。開禧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翰林學士知制誥臣權輿。

新除右丞相錢象祖再辭免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漢之丞相。無所不統。孝宗正名。委任架車。朕更化善治。注意尤精。以卿忠孝之家。台輔之望。踐職中外。多歷年所。邇者再預政機。能斷國論。去凶舉賢。人望愈歸。播告廷紳。士夫至于相賀。何謙何疑。固辭不已。矧是邊陲之未靖。尤資右府之壯猶。三命而優。執謙甚矣。朕志已定。決無反汗之理。卿其自任天下之重。稱朕意焉。

口宜有敕。卿兼文武之資。體家國之重。既已頒于制綵。何尚執于謙詞。毋違朕言。亟正台席。

新除參知政事衛溥再辭免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更化之初。惟二三大臣是賴。以卿倫魁之彥。密在通聯。贊決廟謨。擢升獨坐。尋昇洪樞之任。仍參議殿之嚴。茲爲正名。以贊台揆。內則百度之欲治。外則三邊之未寧。此爲何時。而執故典。其體責成之意。勿爲遲避之煩。

口宜有敕。卿近以樞廷。遂參政地。茲爲錫命。止用正名。尙裨當軸之謀。無執循牆之慮。

新除參知政事衛溥再辭免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躬覽萬幾。與民更始。欲解琴瑟之舊。允藉股肱之良。卿久矣蜚英。居焉難進。比處代言之任。實懷憤世之心。預同密謀。卒殄元惡。擢居瑣闥。遂長憲臺。欲新億兆之觀瞻。尤急二三之輔弼。其祇予命。亟贊政機。國事匪輕。謙辭可略。

口宜有敕。卿由中執法。爲吾大臣。正資經世之猷。以贊濟時之相。朕志先定。卿辭勿煩。

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林大中再辭免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養氣以剛。秉心無競。出藩入從。榮利澹然。久安燕居。不容何病。朕一新治具。急欲求老成典

刑。以鎮服中外。起舊德于垂車之後。還人望于持臺之班。矢謨朕前。尤見克壯。亟升膏殿。進貳府庭。人無異辭。國以增重。時則可矣。尙何遜焉。

口宜有敕。卿禁班老成。入望久屬。擢真幾庭之貳。正資兵本之謀。尙復奚辭。往其祇服。楊次山再辭免開府儀同三司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愛惜名器。惟實是予。由掌武之官。而視儀揆路。品職益崇。其可輕昇。卿以肺腑之親。服在爵位。靖共自飭。廉介有餘。爰示優恩。用孚至意。而又何辭焉。毋復重陳。亟宜就列。

口宜有敕。卿聯芳椒掖。均逸琳宮。爰開公府之華。實視台躔之貴。其祇茂渥。毋事牢辭。經筵進講毛詩終篇宣答詞

宰執赴聽講致詞謝

有制。朕臨御今十五載。講詩終三百篇。卿等同親。朕心惟懌。尙其協贊。助我緝熙。侍讀侍講官奏賀

宰執率經筵侍立官再奏賀

有制。朕積朝夕之勤。終雅頌之業。究觀六義。用蔽一言。尙冀輸忠。毋忘進戒。皇太子再辭免侍立會議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近頒中詔。命元子以侍朝。仍輸大臣。集東宮而會議。是爲令典。非用前規。願予教爾以義方。俾爾預聞于政理。躬臨五學。既親賓友。以交修。密拱九重。具見君臣之相與。爾能進德。予自忘疲。何以辭爲。再斯可矣。

口宜有敕。爾爲元子。年近成人。俾入侍于昕朝。且預聞于幾務。勉親多益。毋事牢辭。衛溥乞解罷機政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厲精更化。遭時多虞。延登俊良。列在輔弼。當經綸之始。賴協力以共謀。迨平定之初。乃奉身而求退。朕所未喻。卿尤無他。知出處之素明。見忠勤之曲盡。五十而服官政。在古訓以甚明。三千而惟一。矧大臣之無間。尙遠欲去。吾誰與居。勿爲封奏之煩。尙體眷懷之渥。

口宜有敕。卿以同德。任吾大臣。一爲進退之圖。實有重輕之繫。尙安位著。庸副朕心。褒語。卿貳政更化之初。備宣忠盡。朕所眷屬。何人異辭。告歸無名。理難曲徇。

口宜有敕。卿以同德。任吾大臣。一爲進退之圖。實有重輕之繫。尙安位著。庸副朕心。褒語。卿貳政更化之初。備宣忠盡。朕所眷屬。何人異辭。告歸無名。理難曲徇。

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張師顏

卿肅領騎兵分屯江國。始寶匱之珍劑。慰玉帳之疑寒。其體眷懷。益思忠蓋。

御前諸軍都統制閻世雄。皇甫斌。張詔。趙厥。劉忠。劉震。

卿等肅提禁旅。列戍藩方。念久處于轄門。俾匪頹于匱劑。毋云例卷。其服恩綸。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馮洪。張國珍。田世輔。李世廣。王宗康。王知新。田昂。

卿等遠臨外戍。密贊中權。念營壘之嚴寒。錫禁庭之上藥。尚思奮勵。以答恩私。

報登寶位使副鄭混。范仲壬。到闕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卿等握印言旋。及門伊邇。厚旌劑珍芳之賜。勞川途跋履之勤。庸序爾情。特將予意。

賜銀合夏藥敕書

荆湖南路安撫使王蘭

卿嘗位元樞。往臨南楚。爰錫珍芳之劑。用清暑愷之梓。將以寶匱。資于帥關。

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彥途

卿不辭叱馭。諒已開藩。爰加珍劑之頒。仍資寶匱之賜。用示恩于宗老。期解懼于吾民。

侍衛馬軍都虞候張師顏

卿總提騎將。往駐金陵。當海暑之在辰。出珍芳而分贊。尙綏衆士。如濯清風。

御前諸軍都統制閻世雄。張詔。趙厥。劉忠。劉震。田世輔。

卿等分戍。撫安戎壘。出上方之涼劑。分內府之珍匱。坐覺生風。諒欣承命。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馮洪。張國珍。李世廣。王宗康。王知新。田昂。

卿等分提禁旅。密贊戎和。乃馳賜夫芳珍。冀遠清于蒸鬱。惟茲解愷。可以忘勞。

賜銀合夏藥敕書

知潼川府費士寅

卿舊居兩社。出撫東川。綏帶輕裘。遠著藩維之效。寶匱珍劑。往寬炎鬱之煩。益謹節宣。以綏寵溫。

四川宣撫使安丙

卿仕聯執政。職佐宣威。蜀道籌邊。想帥垣之多暇。暑風屆候。將珍劑以分頒。豈惟清遐。微之塵。抑以解吾民之愷。

江淮制置大使丘燾

卿恩視政途。任分制關。炎威將熾。念戎幕之賢勞。靈劑匪頒。均上方之珍品。庸昭渙渥。以滌欬煩。

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吳玠

卿寓直從班。鎮臨制關。增雪山之重。念撫御之良勞。當南風之薰。冀節宣之無爽。爰頒珍劑。庸示優恩。

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

政通集卷四十七

內制

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陳損之獎諭敕書 以常平司見在米麥及收糧物計分撥八州軍馬驛。共二十萬石。

朕嗣服之始。早濼相仍。宵旰興懷。務行實惠。首形詔告。所望部使者推廣上恩。初不以重費爲憚也。卿使淮境。蓋嘗久與水利。茲又能發其餘蓄。上不仰給于大農。下有以平八郡之糶。邊民被惠已廣。而又將爲後日之儲。有臣如此。實寬顧憂。載覽奏章。良深嘉歎。

賀金國生辰使副梁總。載動到闕。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卿等遠聘殊鄰。旋歸近境。念舟車之勞動。頒茗劑之珍芳。仍命行人。往將予意。

賜銀合臘藥敕書

荆湖南路安撫使王蘭

卿西樞故老。南國元侯。念茲警發之辰。賜以奇珍之劑。體予至意。勉爾壯猷。

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彥途

卿禮儀兩地。出鎮四川。錫品劑之奇珍。慰風寒之區薄。益厚函養。用寬顧憂。

名在經緯。威官將闕。上流增重。念梓暑之賢勞。良劑匪頌。助薰風之清穆。其均此賜。以慰彼民。

殿前副都指揮使兼江淮制置使趙淳

職領殿前。任隆制閩。尉風埃之甫定。當溽暑之浸隆。爰錫珍醴。用將寶劑。坐消煩鬱。仍助節宣。

侍衛步軍都虞候兼提舉防捍江面王處久

肅領衛兵。出臨天塹。暨疊多暇。濤波不驚。屬當炎暑之隆。宜厚珍芳之錫。尚承殊渥。以餘煩襟。

侍衛馬軍行司權管幹本軍馬職事張良顯

肅提精騎。分駐留都。當溽暑之浸隆。屬氛埃之甫定。爰頒珍劑。用滌煩襟。益謹節宣。以圖綏靖。

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郁舉再遇秦世輔王大才彭輅

某等肅提戎律。綏靖邊陲。當溽暑之浸隆。屬氛埃之甫定。永懷勞動。宜助節宣。爰界珍芳。以銷煩鬱。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周整莊松何汝霖劉元鼎魏友諒薛九齡王鉞

某等協佐戎昭。克勤軍務。撫帥徒而整暇。當炎暑之浸隆。緘寶劑以分頒。卽柳營而加勞。

賜安南國王李龍翰嘉定二年歷日敕書

敕安南國王某。朕仰稽天運。豫受民時。爰分歷象之書。徧及方隅之境。眷惟南國。世奉中朝。此疆雖遠。于山川嗣歲。先頒夫正朔。用均惠利。尚克欽承。

金國弔祭使人赴關口宣紹熙五年十月

盱眙軍傳官撫問賜御筵

有敕。卿肅持使指。來慰國哀。眷入境之云初。豈肆筵之可後。往宜予意。以勞爾勳。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

有敕。卿等肅擁使華。遠將慰禮。經鐵壁山川之險。錫寶匱茗劑之珍。宜體眷懷。用安旅次。

鎮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來趨素輦。行次丹陽。雖深銜恤之悲。不廢示慈之宴。是將厚意。式寵行人。

平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遠從燕驛。近及吳門。深嘉唁問之勤。宜備賓筵之渥。其承異眷。益進來程。

金國弔祭使人赴關口宣

赤岸賜酒果

有敕。卿等遠將慰問。來屆近郊。先之旨酒之頒。增以嘉肴之錫。少安次舍。用息勤勞。

賜御筵

有敕。卿等握節載馳。越疆來弔。將展國喪之禮。宜先郊勞之儀。其體眷私。少休區薄。

賜被褥妙纒

有敕。卿等遠致奠儀。久勞客路。爰厚衰衣之賜。仍分豐器之珍。跋履之餘。撫存加渥。

女

密賜大銀器

有敕。使華既接。弔禮斯勤。宴已備于饗殮。器仍加于銀鏤。是為異渥。少慰賢勞。

賜生餼

有敕。卿等少安賓館。既畢弔儀。按聘禮以受饗。命廩人而致餼。諒均徒御。咸體眷懷。

賜內中酒果

有敕。卿等禮畢弔喪。退將卽次。頒酒殺于內府。示恩寵于來賓。意則有餘。物惟俱稱。

朝見訖歸賜御筵

有敕。卿等慰此國哀。見于喪次。爰暫休于燕館。用初秩于賓筵。首示殊私。嗣加好賜。

就驛特賜衣服金帶銀器衣著

有敕。卿等弔喪自遠。率禮無違。器分山溢之珍。衣有身章之寵。雖云多品。未盡至懷。

賜內中酒果

有敕。卿等肅將使節。來唁喪輅。嘉有客之多儀。出尚方之珍品。甘芳俱厚。寵眷彌加。

在驛特賜射弓酒果

有敕。卿等既肅哀儀。難修賓射。雖輟主皮之藝。仍加設醴之勤。殺核俱頒。情文尤厚。

特賜射弓御筵

有敕。卿等交鄰有道。序賓以賢。屬當變禮之時。仍飭初筵之賜。穿楊何取。折俎惟優。

特賜射弓例物

有敕。卿等慰予國恤。厚乃賓儀。雖觀射之未遑。願匪頌之可後。悉從常禮。以表眷懷。

朝辭訖歸賜酒果

有敕。卿等弔哀事畢。贈賻禮成。將遣車馬之歸。載厚登筵之錫。其承嘉貺。復啓長途。

賜御筵

有敕。卿等既趨素輦。遂別彤墀。禮不替于權輿。恩更加于觴豆。尚安旅次。徐屆歸程。

回弔祭國書

皇祖上仙。霄馳赴問。沖人嗣位。方服通喪。荷信使之遠來。辱弔儀之加厚。益堅盟好。彌切感懷。哀疚既深。敷陳難究。

回賀登寶位國書

祇奉慈謨。勉承丕祚。比飭行人之告。茲勤信使之來。饋物有加。書函尤備。既荷禮文之厚。益欣盟好之堅。

愛護報章。用陳謝悃

報謝登寶位國書

祖武是繩。孝思方切。勤使華之遠暨。知盟好之彌隆。品物具陳。情文俱稱。比已騰于報禮。爰再飭夫行人。

女

仍致森儀。用將謝個。

報謝賀慶元元年正旦國書

三陽攸慶。方夙戒于行人。萬里交歡。復遠勸夫信使。惠以函書之厚。加之篚幣之豐。爰飭報章。備宣謝臚。惟益堅夫世好。冀均介于春祺。

金國弔祭使人回程口宣

賜龍鳳茶并金銀合

有敕。遠修暗問。茲遂旋歸。茶分北苑之珍。器備南金之飾。是為異渥。用慰遐征。

赤岸賜酒果

有敕。卿等返旆云初。出郊于邁。加六壺六籩之饋。致三辭三揖之勤。式慰爾歸。用將予意。

賜御筵

有敕。卿等成禮云歸。啓途未遠。意方勤于郊送。恩宜視夫賓初。既厚眷私。益堅信睦。

平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弔儀既備。使事言旋。行已次于蘇臺。恩仍頒夫鑄燕。禮文加厚。客路具宜。

沿路賜使副冬至節絹

有敕。使且北歸。日方南至。載念修途之役。俾加厚幣之將。其服恩榮。尙寬旅思。

讀祭文官

有敕。卿遠陪庸使。歸遇新陽。爰頒束帛之溫。以助重裘之煖。益昭眷渥。庸慰賢勞。

三節人從

有敕。長至維時。遠歸在道。言念禦寒之具。特加實篚之珍。賚賜有差。恩私無異。

鎮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來修慰禮。既畢使儀。望北薊以還轅。至南徐而憩節。庸加燕衍。其悉眷私。

盱眙軍賜御筵

有敕。卿等來成使禮。歸次邊疆。更加燕豆之勤。不替權輿之舊。其承眷禮。遂戒征途。

金國賀登寶位使人赴關口宣

盱眙軍傳宣撫問賜御筵

有敕。卿等持禮遠來。入關伊始。念川途之匪薄。加燕勞之優隆。徒御少休。賓儀無爽。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

有敕。卿等來擁使華。遠申盟好。念舟車之勞役。頒茗劑之珍芳。爰飾寶篋。以迎玉節。

賜御筵

有敕。朕昨云初。親仁是務。尙使華于近鎮。謹實禮于初筵。益屆來程。以承眷渥。

平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遠持賀禮。來次輔邦。再加燕衍之私。庸示眷存之渥。少休跋履。且慰勤勞。

赤岸賜酒果

有敕。卿等來次郊闕。肅將賀禮。寵以上尊之賜。加之碩果之珍。式伫來游。以堅信好。

賜御筵

有敕。初御不圖。遠勸信使。既次郊關之近。載加燕豆之優。其體眷私。以承虛位。

金國賀正旦使人赴關口宣

盱眙軍傳宣撫問賜御筵

有敕。卿等遠將聘禮。來賀歲元。既加壹勞之勤。首示肆筵之渥。其祇眷意。益謹賓儀。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

有敕。玉節方來。寶篋是錫。取雪芽于北苑。輟珍劑于尚方。并寵行人。用昭眷意。

賜御筵

有敕。卿等遠持華節。近次朱方。行登象日之畿。重錫需雲之宴。益加盛禮。庸示眷私。

平江府賜御筵

有敕。履端之始。修聘甚勤。行既次于近藩。禮宜加于載燕。是為異渥。其服多儀。

赤岸賜酒果

有敕。卿等遠從萬里。來賀三朝。望觀闕以非遙。賜壺籩而加腆。尙承眷渥。以緝歡盟。

賜御筵

有敕。履端之始。將命以來。既聞幾甸之登。宜厚賓筵之錫。眷私所逮。使介繼均。

賜使副春幡勝

有敕。綵杖十牛。方舉春郊之禮。寶幡金勝。爰加使客之恩。和氣所鍾。歡盟益厚。

賜三節人從春幡勝

有敕。禮嚴修好。時重履端。爰加厚于使華。乃分頒夫節物。儀雖辨等。意則均優。

朝見畢歸驛賜酒果

有敕。卿等既親軒輶。歸安次舍。俾厚壺籩之賜。少休車馬之勞。毋日彝章。實惟至意。

賜生餼

有敕。卿等進講賀儀。退休賓館。既設豆籩之渥。仍加羹飯之頒。尙體眷懷。以須異數。

賜內中酒果

有敕。卿等來趨日正。茲遇歲除。出御府之甘芳。助驛庭之宴集。益修賓禮。用介春祺。

賜被褥鈔繡

女苑集 卷四十七

有敕卿等來趨元日將親大昕爰加賜于襪衣仍分頒夫壘器用安旅次以示恩私

入賀畢就驛賜酒果

有敕歲律更新使軺遠覽酒致屠蘇之勝盤隨椒柏之芬均受春陽益增和氣

玉津園射弓賜御筵

有敕茲開禁籥用設射侯既觀舍矢之能爰錫在公之燕有發必中不醉無歸

朝辭畢歸驛賜酒果

有敕卿等甫辭殿帳尙憩賓郵載爲川陸之行更厚壺籩之錫益祗眷渥以示初終

賜大銀器

有敕卿等既成聘禮將治歸裝乃頒什器之豐皆用五金之次是爲異渥式助遐征

回程賜御筵

有敕卿等成禮言歸登途欲遠仍特頒于載燕會不替于初筵春日尙寒賓僚加厚

賜接伴使副春幡勝口宜

有敕卿等往迓使軺還趨行闕值陽和之屆律加好賜之如儀其服殊私益祗厥事

金國賀登寶位使人到闕口宜

賜被褥紗羅

有敕卿等肅將使指來賀君臨式頒豐洗之珍仍致羹肉之麗用安次舍其服恩私

賜使副春幡勝

有敕卿等遠修邦好適遇春陽爰加節物之頒庸示使華之寵尙祗渙渥益緝歡盟

賜接伴使副春幡勝

有敕卿等迓客于畿還朝有日當此新春之始特加好賜之優其體眷私益修使事

賜三節人從春幡勝

有敕春起于東使來自北舉綵杖士牛之禮頒寶幡金勝之華儀則有差恩無所異

朝見畢歸驛賜御筵

有敕卿等來致賀儀歸安賓館念川途之勞勩設楹俎之優隆庸示眷勤少休跋履

賜酒果

有敕卿等扶圭修聘將幣成儀爰加芳醴之頒仍厚嘉穀之錫少休徒御以俟賓筵

密賜大銀器

有敕卿等陳儀既備執禮滋勤欲深示于情文爰密頒夫用器非金之貴惟意之將

賜內中酒果

有敕卿等來修邦好克謹賓儀分御府之甘芳示使軺之華寵雖云例卷蓋出殊恩

賜生餼

有敕卿等既謹朝儀退安賓次俾廩人之致餼冀使者之加餐異數相望眷懷增厚

特賜御筵

有敕卿等竭朝甚謹授館方安修客禮以無違秩賓筵而有楚特將予意庸慰爾勤

特賜酒果

有敕卿等進謹朝儀退安賓館賚此登尊之腆加以肴核之珍蓋示殊私尙承好賜

玉津園射弓賜酒果

有敕卿等肅駕使軺共修賓射諒慰四方之志想聞百發之能爰錫甘芳少休勞動

賜射弓例物

有敕卿等講射寶津視儀相備爰首頒于弧矢仍加賜夫金縢張弛具宜恩私愈渥

朝辭畢歸驛賜酒果

有敕卿等禮成無闕事畢言旋錫列璽之芳醴泊加籩之珍果少休賓馭行屆歸程

賜御筵

有敕卿等履勳人觀茲遂告歸更加籩豆之優不替權輿之始尙祗燕禮徐戒行裝

特賜銀

有敕卿等備成使事俱趣歸程特頒山溢之珍用助星馳之役毋云故事蓋示優恩

回程亦岸賜酒果

有敕卿等已祗聘禮初計歸程適馳賜于上尊仍分頒夫碩果少安旅次徐屆征途

賜御筵

有敕卿等持禮言還戒途伊始爰啓在公之燕用華修聘之歸既秩賓筵遂登客路

賜龍鳳茶金銀合

有敕卿等邦好既修回途未遠珍茗選春芽之賜寶匱分山溢之餘是曰殊恩用將厚意

平江府御賜筵

有敕卿等賀禮既周歸程寔遠甫即蘇臺之次載修鎬燕之儀益向長途毋忘厚意

鎮江府御賜筵

有敕卿等遠來致慶候途言旋念北客之改轍卽南徐而錫爵眷私無替禮貌采修

盱眙軍賜御筵

有敕卿等來持慶禮回次邊疆欲締好于兩朝復陳儀于四筵行當上道更祝加餐

金國賀正旦使人到闕回程口宜

賜龍鳳茶金銀合

有敕卿等將命言旋登途遠邁飾寶而加惠實珍若以分頒深示恩私式安行役

平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來賀履端更勤歸報游錫吳門之宴用津燕驛之行春日向寒征途加謹

鎮江府賜御筵

有敕肅持玉節還次丹陽仍優宴豆之儀用慰川途之役其均既醉毋憚過驅

盱眙軍賜御筵

有敕卿等遠賀元正沆修使事爰肆筵于邊服將夙駕于歸途眷禮之私始終無異

報謝使副林季友郭正已回程到闕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口宜慶元元年正月一日

有敕卿等擢節言旋登載告至想風寒之壓薄念川陸之艱勤若劑實醴併加存撫

金國諭成使赴闕口宜嘉定元年八月

盱眙軍傳宣撫問并賜御筵

有敕卿等載馳原隰始屆疆陲當和議之既成喜歡盟之復締首加勞問仍示宴私

鎮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持節鼎來揚舲既濟望信書之漸近啓賓燕以加勤其體眷慈式遵行邁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

有敕卿等肅擁使華來修邦好爰厚寶匱之錫用加珍品之頒庶滌煩勞式祗延位

平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遠將信幣來次近畿嘉膺使之再馳宜賓筵之三錫是為異數用資行人

赤岸賜酒果

有敕卿等徒御遠來郊圻密邇爰再頒于甘醴仍分錫夫嘉肴行色少休賓儀是飾

賜御筵

有敕卿等遙驅使傳切近國郊將修昕旦之儀重錫需雲之宴式昭眷意益謹前規

賀生辰國書

使介載馳仲講誕辰之慶郵音垂諭少遲良月之期虔致函書遠將篚幣用祝無疆之算益堅有永之盟

施及黎元同躋仁壽

攻媿集卷四十八

內制

明堂禮畢告謝五嶽四瀆祝文〔案〕原集此首前有告謝天慶觀音詞滿散朱表今刪

伏以祗奉慈謨親行大饗多儀既備景祝孔昭實惟山川之靈陰相馨香之薦尚敬誠悃滋介純禱

明堂禮畢祭謝五嶽四海四瀆祝文

伏以肇祀合宮告成熙事惟二儀祖宗之禮皆已備修凡五岳河海之神悉均望祭雖靈祠之尚遠顧虔報之敢稽

明堂禮畢奏謝諸陵表文〔案〕原集此首後有瑞慶節慶府茅山崇禱觀音詞滿散朱表今刪

伏以嗣歷云初奉先為大適三歲當郊之際祗薦禋中惟列聖在天之靈俯垂陰佑雖潔齋之粗備懼誠悃之未孚高厚顧歆神明來格既訖成于熙事敢恭布于深衷遙望陵宮不勝感涕

安穆安恭皇后改諡告太廟祝文

伏以仰惟烈祖將禘太宮易別廟之舊稱從成孝之尊禮先期以告英靈其臨

大行至尊壽皇聖帝靈座祝文

伏以仰惟烈祖將禘太宮易別廟之舊稱從成孝之尊禮先期以告英靈其臨



伏以集百官于南郊。首定稱天之禮。奉二后于太室。改從祈廟之名。將舉盛儀。致伸昭告。

奉上孝宗皇帝謚冊寶成。穆成恭皇后改謚冊寶。奏告天地社稷十神太一祝文。（案）原集此首前有瑞福院殿前司馬軍司步軍司孔香口宣。瑞慶節滿散道場青詞。滿散朱表。又此首後有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太上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滿散朱表。今並刪。

伏以壽皇即遠。方定于尊稱。祖后俱從。當更于舊謚。將嚴寶冊。敢告神祇。

孝宗皇帝謚號下日改換銘旌奏告祝文

伏以烈祖在天。南郊定謚。既遵節惠之典。載飭神明之旌。仰惟威靈。俯鑒誠恪。

孝宗皇帝撥宮神團除。去鋪屋窳木等奏告昭慈聖獻皇后永祐永思祝文

伏以皇祖上仙。期方臨于七月。稽山庀役。地實近于諸陵。暫撤微廬。稍開宰木。懼有驚于神御。敢先叩于威靈。仰冀洪慈。俯加陰佑。

孝宗皇帝祈廟修製。拓室太廟殿宇。廊廡權奉安祖宗神主于初獻廳。時前奏告祝文

伏以仰尊烈祖。將祈太宮。奉二代之宗祧。飾累朝之祔室。暫遷神主。敢告威靈。

權奉安神主祝文

伏以崇飾太宮。奉遷神主。少寓齋居之選。以須拓室之成。敢冀憑依。用伸虔告。

祭祀太廟土地祝文

伏以修崇清廟。升祈孝宗。念斤斧之交興。懼神祇之或聳。敢先昭告。願相多儀。

閩仲續康伯修奉。權宮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及賜。賜一行官吏工匠等。備設口宜。

有敕。卿等視役山陵。宜勤夙夜。勞風寒之匪薄。願若劑之珍芳。好賜有差。工徒無怠。

孝宗皇帝梓宮發引祝文

啓禮

伏以阜陵既飭。靈駕將行。遂從禹穴之藏。式啓商榷之殯。攀號何及。昭告宜先。

前夕日初昏奏告

伏以窳窳有期。念終天之永訣。靈輿即遠。痛詰日之將行。重惜分陰。深增懼慕。

發引時前祭告

伏以六綈有行。九京遠遶。追念抱孫之愛。阻伸臨穴之勤。少駐須臾。不勝哀殯。

啓奠行禮

伏以於穆孝宗。將趨神穴。爰設殿且。肅引靈輜。顧挽綈以難留。遂違途而即遠。音容愈遠。慟哭何堪。

祖奠行禮

伏以陵宮既備。愴我祖之何之。綈綈啓行。痛仙游之不返。拊龍輜而永訣。駕鯨浪以遠東。祖祭是修。哀誠愈切。

下皇堂時前奏告

下皇堂時前奏告

伏以於皇文祖。將就菽塗。愴永闕于衣冠。痛莫親于兆域。式安玉體。絕望天顏。

掩輿畢。迎奉御容。詣下宮奉安。伏於明明我祖。奉窆窆以既安。雖離在宮。痛感容之愈遯。天顏惟肖。神宇具依。不勝追遠之悲。敢致安靈之告。

孝宗皇帝梓宮發引奏告天地社稷太廟別廟太一宮祝文

伏以烈祖上賓。阜陵告備。茲啓菽塗之舊。將趨兆域之藏。敢告先期。仰祈陰佑。

至權宮奏告帝后祝文。（案）原集此首前有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此首後有冬至節孝宗皇帝几筵水陸道場齋文。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滿散朱表。今並刪。

伏以奉皇祖之菽塗。勉襄大事。近累朝之兆域。敢告威靈。未遑洛邑之歸。尙奉會稽之葬。仰祈孚佑。咸遂安妥。

孝宗皇帝虞主自浙江還重華宮鼓吹導引曲

孝宗純孝。前聖更何加。高蹈處重華。丹成仙去。龍輜遠越。岸暮山遐。波臣先爲掩塞沙。來往護靈槎。九虞禮舉神祇樂。萬世佑皇家。

孝宗皇帝神主自重華宮至太廟祈廟鼓吹導引曲

吾皇盡孝。宗廟務崇尊。鉅典備彌文。巍巍東向開基主。七世神孫。追思九閭。整乾坤。環宇慕洪恩。從今密邇高宗室。千載事如存。

孝宗皇帝虞祭畢卒哭行祭禮祝文

伏以阜陵復土。既修易奠之虞。班祔有期。遂卒無時之哭。仰遵禮典。莫究哀悰。

孝宗皇帝神主祈廟并成穆成恭皇后神主同時祈謁升祈奏告祖宗帝后祝文

伏以竣事阜陵。既畢九虞之祭。寧神祔室。實同二后之升。祖宗是依。昭穆以序。宜循禮典。敢告威靈。

孝宗皇帝祈廟樂章

聖人之德。無加于孝。思皇孝宗。履行立教。始終純誠。非日笑貌。於萬斯年。是則是效。

太廟修置太祖至高宗宗室帝后神主祔室畢工時前奏告還殿室祝文

伏以班祔孝宗。崇新清廟。備累朝之祔室。奉列聖之神靈。敢告先期。冀垂昭格。

還殿正奉安祝文

伏以阜陵竣事。太室鳩工。爰藏禮于宮庭。用妥靈于宗祔。以享以祀。來燕來寧。

孝宗皇帝祈廟時前告遷成穆成恭皇后神主詣帷次權行奉安以俟同時祈謁升祈祝文

伏以阜陵竣事。奉神主以即安。宗祔致嚴。安柔靈而並祔。稍遷遂。將奠太宮。惟時之良。敢豫以告。

孝宗皇帝神主祈廟前二日奏告祝文。（案）原集此首前有太上皇帝本命太一宮設醮青詞。滿散朱表。今並刪。

天地

伏以尊祖禮嚴。因山事畢。用宏開于宗祔。將升祔于靈儀。信宿之先。潔齋以告。仰祈昭鑒。永賴乎休。

下皇堂時前奏告

下皇堂時前奏告

下皇堂時前奏告

宗廟

伏以於皇文祖既畢安虞爰致禮于前朝蓋安靈于太室仰瞻列聖敢告先期其永無疆克昌厥後

別廟

伏以惟我孝宗將登清廟設九虞而既畢奉二后以同升永世是承前期敢告

太社太稷

伏以永阜訖功孝宗升祔惟億載萬年之鉅典告九土五穀之明神願鑒先期式垂孚佑

太一宮

伏以烈祖上賓太宮升祔國之大事其敢弗虔天之尊神是當先告冀垂昭格用妥威靈

改元慶元奏告昭慈聖獻皇后永祐陵永阜陵成穆成恭皇后櫛宮表文〔案〕原集此首前有天地景靈宮、天慶觀、同、滿散朱表、今刪。

伏以仰奉慈謨勉承丕祚將興嗣歲首議嘉名惟慶歷最為盛時而元祐尤伸公道履端伊適敷號云初

敢告威靈式祈孚佑

改元奏告祝文〔案〕原集此首前有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滿散朱表、今刪。

天地〔案〕原集此首前有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滿散朱表、今刪。

宗廟〔案〕原集此首前有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滿散朱表、今刪。

伏以續緒何堪改元惟謹稽仁祖致平之盛泊泰陵嗣德之初合取嘉名用綿丕祚敢伸昭告仰冀孚休

伏以承列聖之休謹諭年之制合太宗明皇之號有唐實創于嘉名仰慶歷元祐之時我宋尤稱于盛際

爰肇新于歲紀敢虔告于威靈

社稷

伏以嗣位承休踰年改號取慶歷元祐之盛期紹重規仰句龍后稷之神用伸昭告尚祈靈佑益介炎圖

太一宮

伏以嗣歷云初紀年敢後合兩朝之盛爰號慶元告十神之靈用祈福佑尚惟昭鑒永助丕基

上辛祀感生帝以太祖升侑奏告祝文

天地

伏以祀感生之帝蓋已有年侑創業之君始從今日敢伸昭告仰冀孚休

宗廟

伏以推功藝祖既居東向之尊升侑感生茲謹上辛之祀仰瞻列聖豫告先期

社稷

伏以咸太微之精風祗大祀推藝祖之烈升侑明神惟社稷之炳靈設豆籩而致告

諸陵諸櫛宮表文

政地集 卷四十八

六七三

伏以上辛穀旦大旅盛儀爰推立極之功克配感生之祖遙瞻陵域敢告吉期事體至嚴威靈斯鑒

傳祖廟翼祖宜祖還正殿奉安祝文

伏以新廟是營羣言允協爰卜太宮之右用安四祖之靈敢冀威神式歆典祀

奏告太廟祝文

伏以肇舉盛儀宏開別廟祿億宣之祀視夾室以尤嚴遷順翼之靈禱先公而惟謹仰祈列聖俯鑒忱衷

春分前修飾櫛宮奏告諸陵祝文

伏以歲序流易春陽正中既當雨露之濡益愴宮殿之念繕修惟謹種藝以時敢告先期尚祈昭格

進奉皇太后生辰表詞〔案〕原集此首前有太上皇帝本命太

伏以尊居長樂方歌難老之詩時屆芳春適啓誕彌之節邦家均慶宮壺交欣中賀恭惟壽成皇太后殿

下德合坤元心同天大贊淳熙之內治恭儉具孚命非質以嗣與恩私未報方具游神澹泊玩志清虛益

觀過歷之期坐閱後天之算臣夙承大造獲奉慈顏含飴弄孫咸仰委任之盛戲綵為樂惟祈箕翼之年

伏以修蘭亭之禊事方樂春陽上椒殿之壽觴仰尊祖后壽成皇太后殿下恭願坐膺多福日介脩齡國

治家齊合三宮而同慶天長地久見千載之太平

太陽交蝕祭告太社祝文

伏以季春五陽日食于朔側身修行朕不敢怠伐鼓于社彝章具存尚仰羣陰以助陽德

陰雲不見交蝕祭謝祝文

伏以清臺獻占太陽當食引咎自省方切兢兢東方未曙陰雲布護實惟神賜敢恃天休

孝宗皇帝小祥奏告永阜陵櫛宮表詞〔案〕原集此首前有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滿散朱表、太上皇帝

醮青詞、滿散朱表、今刪。

伏以念茲皇祖遽驚新穀之升瞻彼阜陵窅切高山之仰恭惟尊號皇帝恢宏帝業垂裕孫謀茲當祥練

之初敢後馨香之薦馳誠惟謹隕涕無從

改元嘉定奏告祝文開禧三年

天地景靈宮天慶觀報恩光孝觀

伏以祗奉洪圖寢遯周紀屬時多故欲開嗣歲之祥乃選嘉名用冠新元之首敢伸昭告祈介宏休

宗廟諸陵

伏以承列聖之休方深夕惕紀新元之號式介春祺開景運之亨嘉期武功之耆定仰惟敷佑敢不欽承

太社太稷

伏以爲國家者尤謹于紀年有社稷焉敢稽于歲事仰冀神靈之佑庶開嘉定之期肇易美名爰伸昭告

太一宮

伏以國之大事莫重改元天之尊神當嚴昭告願介亨嘉之會遂成耆定之功益界多祥以興嗣歲

政地集 卷四十八

六七五

諸陵櫛宮表文

伏以祗奉洪圖。寢殿周紀。屬時多故。欲開嗣歲之祥。乃選美名。用冠新元之首。取商宗嘉定之旨。歸武王
著定之功。仰冀孚休。敢伸虔告。

閏四月起居諸帝后表詞 嘉定元年

諸帝旦表

伏為積分成閏。適當孟夏之餘。告廟有儀。敢飭先王之典。恭惟 皇帝。德參高厚。仁及華戎。仰賴在天
之靈。益綿奕世之慶。式供嘉薦。用妥威神。

諸后旦表

伏為元年建巳。閏月定時。既當視朔之初。爰謹奉先之禮。恭惟 皇后。坤隆厚載。世嗣徽音。慨莫望于
聲容。尚永綿于慶羨。式修孝敬。致薦馨香。

諸帝望表

伏為開以正時。方謹居門之禮。月惟既望。敢修朝廟之儀。恭惟 皇帝。澤溥羣黎。慶綏百世。望僊游而
雖邀。席不祚于無疆。爰薦孝思。用循彝典。

諸后望表

伏為四月維夏。閏式紀于歸餘。先后在天。禮用陳于改望。恭惟 皇后。母儀如在。神御即安。永陪衣冠
之游。用綿宗社之慶。奉承恩孝。奠薦惟馨。

洞霄宮徑山天目山龍井祈雨祝文

伏以國方多事。所願年豐。春夏以來。甘澤未足。種不入土。遺蝗已繁。當守與思。旱氣甚廣。近雖得雨。猶未
霽然。遣官禱祠。齋心以俟。庶祈響答。三日為霖。大慰九農。敢忘伸報。

故皇子肅王埶與靈前夕教祭祭文

嗚呼哀哉。頃欣嬪御。得此誕育。晬盤將設。何去之速。情之所鍾。念今擊壤。苗而不秀。無乃太促。一奠膏哀。
往從幽卜。

成肅皇后小祥奏告永阜陵櫛宮香表詞

伏以祖后上賓。尚想含飴之愛。歲華遽易。忽驚續篋之期。遙瞻陵寢之嚴。倍切音容之感。期已久矣。儼追
慕以如新。練而慨然。顧加隆而敢息。肅陳寶炷。用表哀誠。

雨澤愆期奏告祝文

天地十神。太一九宮。貴神嶽鎮海濱。
伏以早魃為災。間有不免。在于今歲。利害尤深。疆場甫寧。流徙未復。中外空匱。正望有秋。屬茲常暘。種或
未入。苟失歲事。何以有邦。願祈非涼。久蒙敷佑。高高在上。俯鑒哀祈。三日為霖。庶以活國。側身
引頸。恭俟嘉應。

皇地祇云。后土靈祇。俯鑒哀祈。三日為霖。庶以活國。側身引頸。恭俟嘉應。

宗廟別廟

伏以時方常暘。憂懼實甚。種未入土。何望收成。間有一雨。未能霑足。齋心致禱。靡神不宗。在天之靈。願垂
矜憫。有請于帝。救此下民。沛為膏澤。徧及遐邇。迄用康年。以壽國祚。

太社太稷雨師雷師風師 （案）原集此首後有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今刪。

伏以社稷與君。以民為重。民之司命。以食為天。時方多艱。仰望一稔。久矣不雨。雨又復霽。傾心禱祈。願垂
嘉答。廣布甘澤。普濟羣生。報以秋冬。其敢不飭。

禮蝗祝文 （案）原集此首前有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滿散未表。今刪。

天地

伏以稼穡維寶。方興播種之功。蝗蝻為災。備舉禱禳之術。雖都城之少靜。願幾旬之尙繁。遠邇何殊。焦勞
則一。敢祈上帝。俯念斯民。既敷醮神。盡屏衆多之害。更令田祖。益昭秉畀之靈。

社稷

伏以禾苗方茂。社稷焉依。雖早魃之已驅。復飛蝗而為孽。神既職幽冥之事。朕不勝宵旰之憂。爰致禱祈。
願垂感格。掃螟蝻而無迹。庶稼穡之有成。

醮神

伏以比以飛蝗之作孽。嘗遵故典以祭醮。都邑頓清。無非昭答。郊圻未免。敢息祈禳。惟盡除振振揖揖之
災。庶幾有蕪蕪芘芘之望。

雩祀祝文

前一日奏告太宗室
伏以早魃挺災。禱而既應。覆出為虐。其害愈深。爰即紫壇。仰祈清昊。熙陵之德。實配彼天。豫告威靈。願垂
昭格。有請于帝。蘇此遺黎。

上帝

伏以旱氣方隆。禱既如響。飛蝗肆孽。禱之亦消。奈何常暘。又以示譴。朕實不德。民則非辜。祇被郊丘。謹修
雩祀。仰祈上帝。哀閔下民。蚤興雲雷。大沛雨澤。無有遠邇。均被滂沱。坐纒凶年。復成樂歲。邦本所繫。惟天
佑之。

太宗

伏以天災流行。固知代有。今歲之旱。尤所弗堪。禱雨應期。方幸周浹。居大夏。茲焉益驕。爰即泰壇。恪修
雩祭。稽諸故典。作主侑神。曾孫非涼。宜致疵癘。殃及萬姓。實惟焦心。在天之靈。願垂矜閱。亟頒甘澤。以迄
康年。

皇地祇

伏以至哉坤元。厚德載物。生我百穀。以活斯人。比雨應祈。種幸入土。苗而未秀。又復亢陽。滌滌山川。物意

皇地祇。伏以至哉坤元。厚德載物。生我百穀。以活斯人。比雨應祈。種幸入土。苗而未秀。又復亢陽。滌滌山川。物意

焦灼國有故典。禱旱以零。后土資生。敢伸虔告。願垂大惠。救使百神。三日為霖。溥及萬域。以蘇焦稿。以致豐登。庶幾有邦。可以長保。

再奏告宗廟別廟

伏以願惟非涼。負荷至重。常陽之罰。乃徧黎元。飛蝗未清。雨而復旱。投誠列聖。威靈在天。閱于曾孫。以及赤子。亟垂昭格。沛以甘露。迄用康年。保邦是賴。別廟云。雨而復旱。茲為致禱。願昭感通。

太社太稷嶽鎮海瀆五方山林

伏以惟民之生。以食為命。聰明正直。亦惟相依。今茲旱災。日既太甚。側身致禱。徧于百神。仰冀為霖。沛然四洽。庶有秋之可望。豈嘉報之敢稽。

內中禱蝗文（案）原集此首前有成廟皇后中元節水陸道場齋文。今刪。

伏以旱魃云初。遂致飛蝗之作孽。雨師既應。不圖遺種之滋繁。遠侵閩楚之疆。近集郊關之內。遇災是懼。惟帝焉依。願敷百靈。盡除螟蟻之害。俯令萬國。咸保稻梁之豐。

祈雨感應報謝祝文

天地

伏以涉春以來。旱氣甚廣。種未入土。上下隱憂。宵旰憂心。日致忱禱。皇皇后帝。皇地祇云。坤元后土。實賜鑒臨。日雨而雨。隨時響應。蕪我稷黍。遂成小康。盡彼萬物。不足以報。矢詞告謝。少致衷誠。

宗廟

伏以亢陽為災。幾害穡事。國計所繫。無所控祈。夙夜投誠。父母先祖。敢期上徹在天之靈。靈霖滂沱。幾無虛日。旱魃退聽。良苗勃然。所在中熟。實踰始望。傾心報謝。其敢弗虔。

別廟

伏以亢陽已甚。嘗致禱祈。甘雨以時。實為平應。茲成中熟。獲濟民生。幽贊為多。可無致謝。

十神太一九宮貴神

伏以民為邦本。食乃民天。歲一不登。何以為國。頃以旱甚。禱于尊神。九宮貴神云。九宮貴神云。如響應聲。隨車滂沛。肅時雨若。易敷為豐。敢罄謝誠。尚求終惠。

嶽鎮海瀆五方山林

伏以國方多事。豈堪旱災。虔誠禱祠。勝神不舉。時雨之降。實由山川。三日之霖。四遠霑足。歲事將就。虔謝敢稽。

太社太稷雨師雷師風師（案）原集此首後有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齋詞。今刪。

伏以願惟非德。致此亢陽。仰賴百神。鑒于忱禱。風雨時至。雷靈疾驅。遠邇均霑。成此中熟。一祈一報。敢忘此誠。尚惟居歆。益加敷佑。

祭告醮神

孟賊為災。秉昇有資于田祖。蝗蝻肆孽。掃除實賴于醮神。既隨禱以盡消。俄蔽空而復至。人心相恐。歲事可憂。疑有物以驅之。殆非力可及者。載修祀事。仰叩高靈。俾食葉食心之妖。罔存噍類。成多黍多稌之慶。還保豐登。

攻地集卷四十九

證議

孝宗皇帝證議奉敕

臣聞帝王之出治。豐功茂烈。生則著見于天下。而其流傳于後世者。則待節惠之名。要皆取其盛者而傳之。文王一怒而安天下。非無武也。武王告武成而作洪範。非無文也。取其盛者而傳之。則備道全美。可以一言定也。甚哉孝之大也。虞舜之大。武王之達。自漢歷唐。無不設帝為孝。本朝累聖相承。皆用舊典。若夫集孝道之大成。則未有如大行之盛者也。恭惟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繩藝祖之武。重光堯之華。以天縱之能。日新之德。臨御天下。二十有八載。巍巍煌煌。不可備述。若形容天地。繪畫日月。則不容無辭。方在初潛。龍德而隱。學聚問辨。師教不煩。日就月將。君德昭著。度羣勞謙。其為子職。日趨朝謁。威儀雖肅。雖莫窺其涯。而中外屬心。天人協應。光堯內禪。高視唐虞。嗣位以來。勵精庶政。召收故老。尊禮元臣。臨朝若神。待物如春。崇節儉以革奢汰之風。振紀綱以起偷惰之習。事無小而不容。人無微而不記。機務雖繁。酬酢無壅。立法定制。勳為後則。以科舉為未盡。則立待補之法。以蒐遺才。以武舉為未盛。則優入仕之級。以收智勇。年勞效用以裁濫賞。而不致于累遷。銓闈加嚴。以抑任子。而又為之限節。改秩必使之作邑。謂舉以親

民而使之治民。御史必取之賢宰。謂受人之察而後可察人。以周行速化。必使試郡而後為郎。以延閣清華。必俟有功而後除職。監司守將。必延見而臨遣。耆老昏繆之人。不得而隱。衰賦之吏。必窮治而斥逐。清介深廉之士。則從而拔用。朝士闕官。乃除。遂無待次之淹。要郡留闕。選才。遂無輕授之尤。黷賊吏之世賞。進軍功于流內。長慮卻顧。守之至堅。故雖日不暇給。而四方靡然向化矣。于時疆場未寧。戎車方駕。激厲將士。嚴備邊陲。張皇六師。明見萬里。中原起來。蘇之望。殊鄰多歸附之民。撫而有之。還以為用。天威既振。戎虜畏。雖鞏庭掃。未快初志。而使使復通。減幣殺禮。至今無煙火之警。苟非雄斷遠略。何以臻此。臨政既久。治道愈明。物來能名。事至輒斷。精神之運。上際于天地之間。智慮所關。六通四闢。于帝王之德。行公道以銷黨偏之蔽。推平心而絕喜怒之私。間有水旱之變。應天以實。而禮文尤備。州縣之奏。恐其不速。獨復之數。恐其不多。傾困倒廩。以濟其急。賞勳罰情。以勵其餘。民不知其有凶。歲亦隨以登熟。幸太學。幸祕省。廷策貢士。布文教以振士風。御鞍馬。親弓矢。申嚴軍法。立武事以張國威。內外大小之臣。無不列之屏。以待黜陟。山川險要之地。無不指諸掌。以立防閑。治具畢張。風化已成。方且玩意希夷。而無奉道之過。游心寂寞。而無佞佛之迹。作敬天之圖。兢懼愈深。闕延和之殿。諷訪愈切。躬講讀之勤。設遺補之官。其于保治。有始有卒。至于脫屣萬乘。燕居重華。授受之際。尤為雍容。嗚呼。身退而道彌高。尊極而用彌儉。是宜萬有千歲。永處慈晨。而厭代登遐。歸于帝鄉。此羣臣萬姓所以攀號踴躍。泣盡而繼之以血也。遠日有期。恭定尊證。請之南郊。以詔萬世。謹按證法曰。能官賢才曰哲。帝德廣運曰文。應變無方曰神。保大定功曰武。持盈守滿曰成。慈惠愛親曰孝。迹夫知人而善任。使文武各得其用。非所謂能官賢才乎。修德以來遠人。矢文以洽四國。非所謂帝德廣運乎。酬酢以周萬幾。圖回以盡衆智。非應變無方乎。妙輅略而不用。極聰明而不殺。非保大定功乎。守基圖之廣大。延國祚于綿遠。非持盈守滿乎。若孝道之盛。非惟臣子所不能稱贊。雖攷之證法。求之六家。語其甚盛者。曰慈惠愛親而已。是則未足以彰大行之孝也。報本反始而奉郊禋。尊祖敬宗而事廟饗。惟高宗為天下而得人。太皇盡母道以愛子。而大行天賦至性。不可解于心。備四海九州之養。護五日一朝之儀。委曲周盡。猶恐不及。兩宮九閭。終無間言。固已風動四方。震服夷虜。高宗屬疾。則衣不解帶。躬自嘗藥。及棄天下。則勺水不入于口。倚廬有過于哀。鄙漢文之喪短。陋晉武之無斷。身服直麻。禮盡苦塊。行有匹夫之所難。哭則哀動于左右。鄰使來弔。止許朝于喪次。顏色之戚。哭泣之哀。鄰使退而嘆曰。皇帝聖孝。乃如此。大臣或進諱解之言。則流涕被面曰。大恩難報。羣臣感泣。莫敢仰視。易月之制既終。因山之役既畢。孺慕無已。追遠弗勝。遂舉大寶以昇聖子。不曰倦勤。不曰求逸。惟曰不得日奉先帝之几筵。躬行聖母之定省。又曰。俾予一人。獲遂事親之心。永膺天下之養。于是御素服于乘輿。尊几筵于內殿。退處聖室。以終三年之喪。哀疚不忘。齋潔自若。飲事慈福。溫清無違。嗚呼。豈非集孝道之大成。又豈慈惠愛親之所能盡也。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宜天錫之曰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廟號孝宗。謹議。

成穆皇后改證議

本載

臣聞帝王之興。皆有天命。夫婦大倫。尤非偶然。曰天作之合。曰天立厥配。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于是乎在焉。矧汾陽大家。多為后族。唐室憲宗。則有懿安之盛。皇朝真廟。則有章穆之賢。姓系相承。是生聖女。慶鍾威開。實媿壽皇。生不及袴衣之榮。歿而膺寶冊之禮。久安別廟。將奉太宮。宜改尊稱。以從帝證。恭惟安穆皇后。柔明懿淑。慈順溫恭。蚤儷王藩。克盡婦道。設彙孤于門左。屢占熊夢之祥。帶弓孺于膝前。每啓燕祠之瑞。云何不淑。遽奄九原。迨烈祖之御天。眷元妃而追冊。欲歌流芬。傷不見于令姿。正號長秋。遂疏恩于幽窆。固已嚴烝嘗之奉。崇節惠之名。綿慶祚于三朝。介洪休于萬世。重華厭代。方服大喪。吉囊因山。行當升祔。念今日遺弓之痛。既切于神孫。愴昔時故劍之求。用承于先志。爰因安穆之懿。式遵成孝之規。謹攷證法。婦德均一。曰成。德化肅雍。曰穆。安穆皇后。窈窕好逑。有關雎之美。用心專壹。有鳴鳩之德。非婦德均一乎。孝欽以奉舅姑。和平以儀閨門。非德化肅雍乎。伏請改上證號曰成穆皇后。

臣竊惟至尊壽皇聖帝臨御之初。仰奉高皇。首隆孝治。正家刑國。百度具舉。而中闈久虛。陰教斯闕。乃奉親命。乃訓下吉。攷正古制。閱建長秋。安恭皇后淑範懿德。冠于後宮。君子好逑。遂正乎內。坤承乾而時行。月週日以爲明。樟檮盛服。助成九廟之奉。櫛篦具禮。欽承兩宮之養。母儀既尊。后德有輝。而曾未數歲。祿繼椒掖。方隆大練之飾。終符素奈之祥。求賢審官。未展周南之志。感今懷昔。空形宋文之策。固已極崇之典。議安恭之證。祭于別廟。迨今二十有八年矣。壽皇上賓。萬國起號。弓之慕。孝孫盡禮。七月。因山之役。有司奏請。定證南郊。二后在天。皆應改號。以從成孝之名。謹攷之證典曰。夙夜警戒曰成。謙而好禮曰恭。安恭皇后共爾爾之職。以贊親耕之勤。謹雞鳴之戒。以勉相承之道。禁切外家。不于裏謁。茲不曰夙夜警戒乎。躬節儉之德。服澣濯之衣。御貢獻之珍麗。遵圖史之箴規。茲不曰謙而好禮乎。伏請改上證號曰成恭皇后。

劉忠肅公大中覆證議

資正殿學士劉公輔政于紹興七年。未幾而薨。距今五十有餘年矣。中更權臣當國之久。故家泯然無聞。公又為趙丞相鼎深知。同寅之人。尤無敢言者。迨今始得出處之詳。于行狀。太常又明其立朝體國之大節。證以忠肅。謂可當矣。嗚呼。高宗皇帝身濟大業。披荆棘而立朝廷。一時人物。雖經崇觀政宣之摧折。靖康建炎之流離。而元祐流風。猶有存者。趙公身任天下之重。甄拔人望。布滿中外。論思勸講。皆極天下選。由是王政日修。國勢日隆。以啓中興。是豈惟將帥攘卻之功哉。抑聞之。趙公入相之初。首白高宗。必欲得公與王公庶為執政。以自助。二人遂竝用。方是時。君臣上下。日夜講求恢復之計。外與敵通使。而為備甚。飭所謂行在所。止為時巡之謀。若不可以一朝居。非若後日之晏然于此也。公之同心輔贊。力正國本。太常之言。皆家世舊聞。參以記傳。炳炳如丹。而後公之名益顯。望之如神人。然公議之不可泯。證法之有益。于天下如此。可不務哉。

王節愍公曾覆證議

本載

馬或奔騰而致千里。士或以負俗之異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駢蹄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此雖非古先用
 人之道。漢武帝所以能得奇才為用。蓋以此也。靖康艱難。事出倉猝。承平百年。衣冠如雲。習于久安。不知
 所為。平時經明行修。襲衣博帶之士。狼狽失守。不計其幾。至有助桀為虐。忘君賣國。不忍言者。樞密王公
 名臣諸孫。跌蕩不羈。浮湛閭里。不見其異。一旦慷慨奮發。論事激烈。抗章敢言。欽宗為之改容。擢于布衣。
 待以國士。天下方知其為奇男子也。帥府既建。首為勸進之舉。高宗募忠勇之士。往使不測之敵。罔有徇
 死以行者。惟公機智勇辯。氣吞豪會。往來再三。忠肝義膽。折服強敵。和議之成。為力最多。公之志蓋未已
 也。故每當陸辭。必以乘機用兵為請。勿復以臣為意。此其志豈止于和戎哉。再使被留。音問斷絕。誘以高
 爵而不就。脅以嚴誅而不懼。引義南向。杖劍以死。郡邑為之震動。空畫像而祠之。回視小廉之士。其能以
 忠殉國。視死如歸。如公者。寡矣。太常易名曰節曰愍。無可議者。傳之來世。抑以見取士之無方。不應以細
 故而棄才也。

楊惠懿公復讞議

駢所以易名也。法苟應。雖功烈不見于世。亦必隨其人之所宜而稱之。此孔文子之所以為文也。故特
 贈光祿大夫少傅楊公某。生長富貴。不知天下之憂患。而抗志不羣。篤志問學。陸師親友。嗜書好古。若有
 不能自己者。古人以公子而厲布衣之操者。公實近之。已而游太學。擢上第。優游都城。以致顯位。是時四
 方無事。朝廷尊安。周旋清華。尤無以自見于事。然因所職而建言。類老于世故者。自詭治民休。有惠愛。晚
 登禁途。益有志于效忠。孜孜論思。時見一二不幸所蘊未伸。天不假之年。而遽忽焉。惜乎未見其止也。官
 簿已高。一贈而至光祿。禮官即其已行者。揆之以法。以惠懿得其實矣。尚何異辭。

政壇集卷五十

進故事

唐鑑

李絳對憲宗曰。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以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則暮減。比得上達
 十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帝善其言。〔案〕舊唐書李絳傳不載此。新唐書載絳見浴室殿。
 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他人以此管諫上心。自古納諫。皆由諫官。論奏不實。皆陷謗。欲
 臣卑如地。如有雷轟之威。彼豈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中。故上達者幾十二。何
 哉。于不測之禍。願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聽之。使直士
 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云云。與此大意同。而詳約有異。帝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
 進諫者。猶往覆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毋但一二而已。〔案〕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二年十
 月。見文皇帝行。少有過差。諫臣論諍。往復數四。況朕之寡昧。諫道未明。
 今後事或未當。卿等每事十論。不可一二而止。與此無異。而語句不盡同。

臣嘗謂近古敢言者。在唐太宗時無如魏徵。太宗嘗賞其直言。徵對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爾。不然。臣
 敢數批逆鱗哉。在憲宗時無如李絳。而絳之言如此。不惟曲盡人臣之情。蓋亦躬自蹈之。而後能言之。以
 此知一介之臣。敢言于人主之前者至鮮。惟在人主有以導之。憲宗有意貞觀之治。〔案〕原集因宋仁宗諱
 更。今註謂事有違宜。卿當十論。毋但一二而已。絳既能開廣帝意。憲宗又能勵其羣臣如此。中興唐祚。不

在茲乎。仰惟陛下和顏聽言，好善忘勢，凡有奏對，無不俯納。臣密侍清光，實親見之。而臣猶援憲宗、李絳之言者，蓋當國家閒暇，人心易弛，朝廷之上，罕聞直聲。又自聖躬康復以來，羣臣深恐仰勞聽覽，奏事不敢遲久，言而簡切，固不在多。第恐相習成風，各務省事，朝則暮減，恐無二三情實不輸，事理不究。羣臣苟免煩瀆之過，陛下因謂無事可言，私憂過計，昧死陳述。願陛下厲太宗、憲宗之志，俾廷臣竭魏徵、李絳之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上下交泰，以興治功。聖度優容，擇其可用者力行之。願何事之不濟哉。竊見陛下視朝之際，宰輔奏事已久，亦難以坐至日晏。壽皇在御之日，多于進膳之後，便殿引見臣寮，得以從容詢訪。此實陛下家法，可舉而行之也。

資治通鑑

武德九年，〔案〕九年唐本紀八年，今據資治通鑑改正。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宮齊府人之後，太宗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

貞觀元年，或上言秦府舊兵宜盡除武職，進入宿衛。〔案〕唐本紀道，今太宗謂之曰：朕以天下為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意，非所以廣朕德于天下也。

三年，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貪污解任，自陳嘗在秦王幕府，上憐之，欲聽還舊任。魏徵諫曰：秦府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私恩，是使為善者懼，上欣然納之。謂相壽曰：我昔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九年，岷州都督高甌生坐滅死徒邊，或言甌生秦府功臣，寬其罪。太宗曰：甌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甌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我于舊勳未嘗忘也。為此不敢赦耳。

臣聞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賢。爵罔及惡德，惟其能。蓋官爵者，天下之公器，人主所以厲世誡俗，奔走天下，而天下為之服役者，以其用之公也。唐太宗由秦王嗣位，其平日陪從于左右者，往往經百戰之餘，冒矢石，犯霜露，出萬死而得一生，及見與王之盛者，蓋無幾也。太宗以至公為心，雖有故人舊勳而求遷官者，未始輕予。所入衛者，不肯偏用。至于坐貪者，雖憐之而終遣之。去犯法者，雖不忘而終不敢赦。惟其見之明而行之果，是以能成貞觀之治。本朝列聖故事，一一可效。陛下誠德春宮之久，攀附之人，官之祿之其人甚多。既歷四年，而振拔求請，今猶未已。動煩宸衷，曲為區處。臣願陛下遠鑒文皇之公心，近遵列聖之定法，裁抑僥倖，使各安分而退聽，則外此而妄求者，亦當息心，朝政清明，非為小補。

唐鑑

太宗貞觀三年，帝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唯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案〕唐書太宗本紀及資治通鑑，令百司自今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毋得阿諛云云。實載在貞觀四年。

七月，與此作。臣聞機要之司，譬之人身，則喉舌也。舜之命龍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蓋命令之出，或出焉，或納焉，惟欲其允而已。然必先之曰：命汝作納言，以納名官，正欲其能納也。命令之頒于天下，猶飲食之入腹也。飲食不擇，則身必病。命令不審，則下必傷。人之飲食也，柔則當茹，剛則當吐。喉舌之責也，若不問剛柔，知茹而不知吐，一過喉舌，所傷必多。雖欲悔之，已無及矣。大雅之稱仲山甫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惟其或出或納，如喉舌之謹焉。夫然後賦政于外，而四方愛發也。太宗其可謂知此者矣。不惟聽臣下之言，又敕責而使之言。范祖禹亦曰：朝廷設官分職，非徒使上下相從，欲交修其所不逮也。苟取充位而奉行上令，則是胥史而已。仰惟陛下平心處事，虛已聽言，後省間有論奏，率蒙賜可，不憚更改。是將比隆大舜于遠汝觀之訓，而臣猶以太宗之事為言者，言切而易明，事近而可鑒，亦工執事以諫之意。惟陛下行事，每每如此，則聖德益新，朝政亦清，貞觀之治，不難致也。

三朝政要

太宗道化四年六月，以左諫議大夫魏庠、司封郎中知制誥柴成務同知給事中事。凡制敕之有所不便，許依故事封駁以聞。八月，命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張詠同知銀臺通進司。凡天下章奏案牘，必由二司。然後進御。先是，中外奏報，但由尚書內省籍以下有司，有司或行或否，得緣而為姦。禁中不得知，外司無糾察之職。至是始命敏中等謹視其出入而鈎稽焉。事無大小，不敢有所留滯矣。九月，以給事中封駁錄銀臺通進司，應詔敕並令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張詠詳酌可否。然後行下。富弼等稱曰：古者詔命皆中書奉行。門下省審封駁改正，厥有司存。太宗親選向敏中、張詠同判通進司等，以察稽失。二府奉行之過，皆得改駁。關防之意，謹之于始也。今之羣臣，多不舉職，官有封還之名，未聞駁正之實。所以命令不由此司，十有六七，蓋因循之弊也。

臣竊惟唐給事中之職，凡百司奏鈔，侍中既審，則駁正遺失。詔敕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李藩為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卻之。吏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批敕耶。唐制之嚴如此。中更五季，浸失其職。太宗皇帝深究治亂之源，特振其職。業妙選名臣為之。曰：凡制敕有所不便，許依故事封駁。曰：應詔敕並令詳酌可否。然後行下。則是事無輕重，政無大小，官無尊卑，封駁詳酌，是其職也。近者給事中論奏除目，或謂止當駁論橫恩，不當及此。臣深恐此論有誤宸聽，使後省浸失其職。紀綱廢紊，所關者大。是敢仰稽太宗致治之要，為陛下言之。庶使後省臣僚，得舉其職，言聽計行，以裨聖治。臣不勝僥倖。

漢書

高帝紀六年，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云云。詔曰：人之至親，莫親于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于子。子有天下，尊歸于父。此人道之極也。臣聞文王之為世子也，朝于王季日三。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父子之道，天性也。一日不見，豈容自安。漢高帝五日一朝其父，比之文武，雖曰稍疎，然文武皆以世子事親。高帝已有天下，日見則有所不暇。

故立五日之制焉。本朝列聖，務盡孝道。凡事祖后母后于宮中見之無時。至尊壽皇皇帝之事高宗。正以異宮而處。不得已俯從漢制。二十八年終始不悔。陛下今春過宮者再。恭請者一人。情感悅。歡聲四起。自茲以後。積雨既不可出。極暑又難進拜。因仍至今。五閱月矣。都人願順。日望翠華之駕。今則兩師灑道之餘。仲秋新涼之始。伏望早降睿旨。夙戒有司。講定省之禮。上以奉兩宮之歡。下以慰兆姓之望。臣不勝悚懼。

資治通鑑

唐貞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云。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獨居涼處。溫清之禮。竊所未安。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以解衆惑。上深納之。

臣竊致唐太宗時。高祖以太上皇居大安宮。而太宗欲往九成宮避暑。馬周切諫。以為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陛下獨居涼處。溫清之禮。竊所未安。又曰。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何以赴之。此皆忠臣愛君之切。足以感悟主聽。垂憲後世。仰惟陛下。誠孝著聞。乃去歲之冬。及至日歲。且三詣重華。都人歡呼。中外慶快。今猶未久也。霜寒陰雨。固難屢出。竊聞壽皇近曾宣醫。外間傳聞。日望翠華。夫以九成宮去大安之遠。馬周切切欲太宗之速還。今則鳴蹕至近。伏恐壽皇思念。致望出自聖意。願修定省之禮。實天下幸甚。

攻媿集卷五十一

序

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序

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傳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啖趙之後。至本朝而後有泰山孫先生復。尊王之說彌顯。公是劉先生微權衡意林等書。訂證尤詳。伊川程先生雖無全書。而一序所該。聖人之一大法備矣。自王荆公安石之說盛行。此道幾廢。建炎紹興之初。高宗皇帝復振斯文。胡文定公安國承伊洛之餘。推明斯道。勸講經筵。然後其學復傳。學者以為標準。可謂大全矣。東萊呂公祖謙又有集解。行于世。春秋之義。殆無遺蘊。止齋生于東嘉。天資絕人。誦書屬文。一旦迺出諸老先生。上。斂然布衣。聲名四出。六經之說。流行萬里之外。而其學尤深于春秋。論非深于此者。嘗涉獵諸公之書。非不明白。然亦不過隨文辯釋。間有前後相發明者。亦不見體統所在。論自客授之初。即從止齋游。雖不得執經其門。嘗深叩之。同在西掖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因為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于經者。其說卓然。且曰。自余有得于此。而欲著書。于諸生中擇其能熟誦三傳者。首得蔡君幼學。蔡既仕。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而此書未易成也。未幾去國。而

歸亦歸。雖若相忘于江湖。而友朋之來。必以此書為問。雖親炙之者。晚以請。則曰。此某身後之書也。迨卒于嘉泰三年。而此書始出。其婿林子燕最得其傳。又四年而後。長子師轍與其徒汪龍友以二書來。論者矣。如獲希世之珍。屏去他書。窮晝夜讀之。始盡得其大意。嗚呼。盛哉。蓋未有此書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為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以為變例。竊以為未安。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案）原集因通宋欽宗諱。凡桓字皆作威。今更正。後同。有所謂信。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與而復微。吳出而盟諸夏。於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為不為平王。亦不為隱公。而為桓王。其說為有據。依。又其大節。日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間有世而無年。至記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乘輿構杙。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執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執其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為一黨。齊鄭為一黨。公會齊鄭于中丘。而後諸侯之師。衛行于天下。罪莫甚于鄭莊宋魯衛陳蔡。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于五國。是為不臣者之戒矣。齊桓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為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霸。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荏帥師。書公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皆見三家之所從始。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于干戈無所不貶。于玉帛之使。則從其爵。勸懲著矣。又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于其甚。則于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信之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為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常用。信公始作頌。而以郊為禘。引祝鮀之言為證。此尤為前所末聞也。若左氏或以為非為經而作。惟公以為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指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為邱明忠臣。然多曲從其說。非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博采善言。禮也者。蓋據史舊文。非必皆合于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倣之。或以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而知其惡者。乃所以為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篇。多無傳。疑有佚墜。公之求于傳者詳矣。嗚呼。與止齋遊前後三十年。不得卒業于其門。既與殤瘁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間尚有欲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三歎而不能自已也。

息齋春秋集註序

吾鄉四明。慶曆皇祐間。杜楊二王及我高祖正議。號五先生。俱以文學行誼表率于鄉。杜先生又繼之。講明經術。名公輩起。儒風益振。厥後伊洛二程先生之興。得其傳以歸者。惟故禮部侍郎高公。公天資純篤。濟以勤敏。師友淵源。學問精詣。入上庠。登舍選。已有盛名。諸公貴人爭欲婿之。拂衣而歸。建炎二年。升補

上舍紹興改元。德音免殿試。賜同進士出身。十三年。高宗初建太學。遴選名儒為四方所推服者為少司成。公實應選。士子雲集。凡學之規則。皆所裁定。明年三月。車駕幸學。講易泰卦。于上前撰貳卿。將需用矣。以直道忤時宰。一斥不復。家居累年。中書而致。泊端明汪公登從班。奏言公學行出處之詳。始昭復次對。官諸子。而公之名愈顯矣。自頃王荆公廢春秋之學。公獨耽玩遺經。專以程氏為本。又博采諸儒之說。為之集註。其說粹然。一出于正。然猶未行于世也。仲子得全知黃州。始取遺藁刻之。而屬論以序。論生長外家汪氏。于公有連。雖生晚不及承教。而猶記拜公牀下。竊聞之。公既投閒。杜門屏居。略不以事物自擾。日有定課。風雨勿渝。此書之所以成也。嗚呼。泰山孫公明復（案）前集書名。此書字數異。著尊王發微。深欲明夫子褒貶之旨。伊川先生則謂後世以史觀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于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自有春秋以來。未有發此秘者。公亦曰。仲尼懼先王經世之法。墜地莫傳。欲立為中制。俾萬世可以通行。故假周以立王法。而託始于隱公焉。且以文武之道期後王。以周公之事業。望魯之子孫也。以此推之。春秋固非一王之法。乃萬世通行之法也。其推明伊川之意類如此。昔曾子每誦夫子之言。則必曰。吾聞諸夫子。子夏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曾子罪之。說者曰。言其不稱師也。觀公之序。直引伊川之序。不更一辭。可謂稱師而知其所本矣。伊川有序而傳未成。公之書成而未有。此當屬之深于春秋者。論何人而敢預此。黃州言之再四。竊幸因得託名于不腐。乃弗敢辭。公諱閱。字抑崇。子孫能守家法。其與蓋未艾也。

古文孝經指解後序

古文孝經。實吾夫子之舊。秦火之後。出于屋壁。而顏芝所藏十八章。已先行于世。翼奉張禹等五人各自名家。古文惟孔安國馬融為之傳。而又不顯。隋開皇中。劉炫為作稽疑一篇。已多譏笑。唐陸德明亦云。古文世既不行。隨俗用鄭康成註十八章本。獨一劉知幾以為行孔而廢鄭。諸儒爭辯。遂起。明皇亦以今本注而序之。書以八分刻之。經臺猶在長安。童而習之。皆此也。司馬文正公僅得古文于秘閣之藏。為之指解。嘗以進仁宗。哲宗。而范太史祖禹繼為之說。噫。自漢以來。何其好者之寡也。故信州使君季公。天資純孝。篤學好古。尊敬此書。又為詳說。不惟發明夫子之旨。又以文正公之解。隨文演暢。用意甚勤。辭亦詳備。如愛敬可行于匹夫。而惡慢不可行于天子。如論忠順之不可失。如不敢遺之機甚微。而其效甚大。又曰。要道云者。言所敬者寡。所說者衆也。曰。至德云者。言所敬者廣。而所因者本也。皆有所啓發。非苟然者。紹熙五年七月。皇上踐阼。有詔求言。公以八月進此書。未幾。中書舍人陳公傅良又為之繳進。于經筵。初欲刊于廣信。而不及。公之子淇念此書之未行。將刊于家。求為後序。經曰。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明皇注云。始自天子。終于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此說非也。古文小異。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文正公則曰。始則事親也。終則立身行道也。思謂禍敗。言雖有其始。而無其終。猶不得免于禍敗。而羞及其親。未足以為孝也。季使君又以明皇之事證之。是矣。論稱以為猶未為詳。且明敢申言之。夫聖人一經。可謂詳矣。而其立教之要。專在此數語。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是人之于孝。未有無其始者。夫子所以為曾子諄諄言之。正欲人之有終也。夫子

曾則總言孝道。次分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孝。大小之分。固自不同。而又于此謂孝道有始而無終。未有不及于禍患。此則無有貴賤之別。後雖具述孝治聖治之效。以至終篇。然其教人之最切。無過于此。上下一體。俱當盡心焉。明皇惟不知此。所以不克其終。可不戒哉。篇末云。孝子之事親終矣。止為喪祭之終。猶未為孝之終也。若所謂孝之終。與此孝無終始之終。蓋謂立身行道。死而後已者也。故雖曾子既嘗足手。以其能全而歸之。自以為知免矣。然而易贊一節。猶在其後。蓋大夫之贊。猶非其正也。嗚呼。聖人之言。可謂深切。而能有終者。亦豈易易乎。論餘生無幾。深知兢懼。得正而斃。所願加勉。故以告有志之士。且以補二公之說云。

范忠宣公文集序

惟昔賢者皆後世之師表。而學者之慕古人。則自各有不同。如汲黯之慕袁盎。司馬子長之慕蔣相如。若不可解于心者。本朝先正名德相繼。如太山喬嶽。景星鳳皇。事近而易致。嘉言善行。皆當取則。而區區之愚。少而讀元祐丞相忠宣范公言行錄。反復終始。正學大節。偉識宏度。贊歎不足。于諸鉅公間。尤願執轡。欲追逐其萬一。而不可得也。如奏議國論等書。責人如責己。助成德之訓。又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等語。皆當終身誦之。每恨未見其家集也。嘉定五年三月甲戌。公之從曾孫中書舍人之柔見過。謂論曰。忠宣文集未行于世。晚而謫居永州三年。邦人至今懷仰。比因沈使君折赴郡。以家藏本屬之。既已刊就。而舊無序引。徑以見委。論謹謝之。且曰。託名不腐。豈非晚進之幸。豈非平日之願。願年衰學落。何足以預此三辭不獲。則取而伏讀。越兩日而盡得之。蓋公天資誠確。篤志學問。承文正公之親傳。博之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盱江李泰伯。三先生師友之益。發為詞章。根柢六經。切于論事。無有長語。而一出于正文。忠蘇公序文正公集有曰。其于仁義禮樂。忠信孝弟。如飢渴之于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又曰。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于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公真是似者哉。而論之所尊敬者。此又其餘事。自其立朝出鎮。廟謨相業。具載史冊。不待贅言。惟公本于忠恕。得二者之功用。深入吾夫子闡域。非淺丈夫所能窺者。溫恭惟謹。無異稱人。遇有當為。勇決過于黃。育此其大過人者。然亦尚可勉也。心平而寬。慮周而遠。喜怒哀樂。所發而必中。克伐怨欲。不止于不行。包含太虛。無所適莫。姑以其見于外者一二言之。鄧綰嘗奏罷公襄州。及言者攻綰。則極力爭之。謂已經先朝責降。不應再有所貶。公亦非有意于以德報怨。自謂上情朝廷事體。下以安人情反側。蘇黃門黜楊長。彈章而公去相位。他日哲宗面斥黃門。公從容為解。黃門謂公為佛地位中人。章子厚得罪。父年九十。議與一便郡。公言當置往咎。而念其親。公本以議新法不合而去。及溫公將盡改熙豐之法。公謂特當去其太甚。又須徐徐經理。論差役一事。尤不可暴操。心類如此。公既喪明。而責知隨州。尋竄永州。蓋子厚必欲實之死地。而公素安義命。無一語怨之家。人猶未平也。風雨中覆舟于江。以救僅免。拭面而語家人曰。此亦子厚所為耶。嗚呼。使之從夫子于陳蔡。當亦有不容何病之言。此非他人所及也。蔡新州重得罪。公力救之。上忤。下違。同列賢如劉元城諸人。以吳處厚為義存君親。而詆公不遺餘力。公不為動。卒實其死。一時不以為快。及事之變。自劉忠肅呂

汲公等雖終于貶所。其得免于已甚。始知公之不實。新州于死之力也。汲公輩竄嶺表。郊赦未頌。先謂難從。恩宥公。齋戒表。大防等年老疾病。何以自存。迹其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己為怨讎。以疑似為勸誘。誤國害公。覆車可鑒。此不惟欲寤秦陵。正欲感動子厚。使之革心而從厚也。嗚呼。自熙豐元祐。以至元符。紹聖之間。世事屢變。翻覆非一。徽皇踐阼。改元建中靖國。流人悉歸。四海望太平于朝。暮欽聖顯。肅皇后與徽皇待公而為政。至遣中使遠至湖外。好賜奉復。迎勞不絕。公時在替廢風痺中。知上果用我。亦欲感激自奮。而病不可為矣。嗚呼。天乎。倘延以三數年之壽。使再得政。則調一天下。可以仰副建中靖國之意。豈復有後日之禍哉。公既已矣。而蔡。呂俱召。呂又為蔡所擠。而任蔡愈專矣。此所以撫卷長懷。而繼之以太息流涕也。後之君子。多謂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者。于此書可不熟復而力行之。以代絃章之佩乎。文正四子。長監簿以疾蚤歿。忠宣與二季皆顯。衣冠蟬聯。然自忠宣以來。一百二十有四年。而後。中書舍人。始繼世科。實監簿之曾孫。范氏之與未艾也。

王魏公文集序

神宗皇帝不世之資。高出百王。始相荆國王文公。君臣之間。義同賓友。奏對往復。載于史可知也。元豐之初。主德已成。天容毅然。羣臣尊仰。將順之不暇。非復熙寧之比。惟左丞魏公。起由庶僚。自結主知。以省寺八品官。而特許賜坐。與府尹奏事。而命奏罷獨進。一為柱史。許以直前。而又導之使諫。待遇之意。固已卓異于餘子。公亦感慨自奮。不負所學。論事上前。守正不阿。精當剴切。其視同列。如野鶴之在雞羣。一時才氣。無出其右者。若其論說古今。治亂災變。警戒計邊。饒之非實。杜西師之再舉。除市易之罰息。而別以內外。救徐勣之詔獄。而戒其出入。折姦佞之萌。辨是非之際。皆深中事機。有以變移主意。而一出于義理之正。言議風烈。凜凜生氣。神宗傾聽。獎拔。嘗謂公曰。朕與卿兄弟。如同產。然。是知神宗聖度恢偉。容受直言。而當時。俯伏聽命。無能有所論說者。蓋皆具臣。不足以佐下風耳。不然。公之抗直。安得容于朝廷之上乎。公之五世孫。直顯。閣厚之。編次遺文。屬論為序。論曰。文公之文。固不待序而顯。校理之文。曾南豐為之序。而陳后山繼之。使論爾左丞之書。則可。何敢以此自任。顯謨公求之不置。論曰。吾有以應子之求矣。田承君。晝天下士也。送別鄒道鄉之言。可畏。可仰。是豈苟于從人者。在公幕府。至有五年。微公不足以致此客。微承君不足以入公之幕也。為公家傳。其稱公之文。則曰。陣厲駭發。卒歸宿于道。制誥溫潤豐美。得中和之氣。而屬辭瞻治。成于口授。上數稱之。詰命有可以通行者。俾公為定辭。以新之。公在翰林。舊制。尹京者不行詞。時高麗修貢。數以奏來。上而所用。答詔以十數。有旨。學士等。樂為之。執政欲人求一通。以塞旨。而上乃獨用公所草。其後。既為丞弼。每下大詔。令與通好。與秋多屬于公。若籌邊之妙略。立朝之大節。皆炳炳如丹。又探長老之論。摺紳大夫之說。謂公厚德懷人。如晉羊祜。直節敢諫。如魏辛毗。吏治儒雅。如漢張敞。氣槩整峻。如唐溫造。昌黎有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知其主可以信其客。公之賢。足以表千古。承君之言。可以信後世。論不佞。尚何敢措辭于其間。

陳都官文集後序

制置使陳公由地官貳卿。出鎮四明。政成。暇日以家藏曾祖都官文集刻之郡庠。屬論為序。謝不敢。且曰。蔣魯公之序詳矣。何敢贅。既不得命。敬題于後。曰。高哉都官之節也。魯公稱公之學曰。雅志之所學。以謂為道而不為利。此學者之所當守而不失。仕者之所當遵而不變者也。若夫平日之論。高出于變。契之上。而至其趨時之事。乃卑出于管。晏之下者。此固令舉之所鄙也。稱公之文曰。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小者猶足以詠性情。暢幽鬱。蓋其于道如此。而其辭亦不足道也。可謂備矣。然猶若有所畏。避而不致。盡言。論不佞。敢補其所未言者。嘗三復公之遺文。而得其為人。蓋其抱負素已不羣。本之忠義。充以學問。以安定胡先生為師。所友自東坡先生而降。皆天下士。淵源又如此。萬言之策。經濟之規模。定矣。自以親結昭陵之知。身雖在外。遇事輒發。書論災異。言尤激烈。三上英宗書。又皆人所難言。迨神宗作興。銳意治功。王文公得君用事。法度更新。諸老大臣爭不能得。抵巇取爵位之人。不可勝數。風俗為之大變。至有遠在蜀萬里外。官為偏州。騰奏于朝。盛稱青苗新法之美。而捷登騰仕者。公方幸山陰。例以秩滿登館閣。小忍不官。豈不足以平進。而抗章力辯。繳納召試堂劄。自取竄責而不悔。方且優游廬山。與劉公凝之。騎牛松下。窮幽尋勝。以自娛適。嗚呼。非疑之不足以當歐陽公之廬山高。非公不足以侶疑之之賢也。使當時以公一言而寤君相之意。安有後日之紛紛哉。公既窮老以死。其子訴冤。又重得罪。然其後再傳而得祕丞及別定二公。三傳而貳卿出。陳氏益大。天之報施何如哉。讀公之文者。能以是求之。然後知公之高風大節。猶將廉頑立懦于百世之下。毋徒玩其華藻而已也。

清真先生文集序

班孟堅之賦兩都。張平子之賦二京。不獨為五經鼓吹。直足以佐大漢之光明。誠千載之傑作也。國家定都大梁。雖仍前世之舊。當四通五達之會。貢賦地均。不特險阻。真得周家有德。易以王之。意。祖宗仁澤深厚。承平百年。高掩千古。異才間出。曾未有繼班。張之作。者。神宗稽古。有為鼎新百度。文物彬彬。號為盛際。錢唐周公少負庠校雋聲。未及三十。作為汴都賦。凡七千言。富哉壯哉。極鋪張揚厲之工。期月而成。無十稔之勞。指陳事實。無夸期之過。賦奏。天子嗟異之。命近臣讀于邇英閣。由諸生擢為學官。聲名一日震耀海內。而皇朝太平之盛。觀備矣。未幾。神宗上賓。公亦低徊不自表。標。哲宗始奠之文館。徵宗又列之郎曹。皆以受知先帝之故。以一賦而得三朝之眷。儒生之榮。莫加焉。公之歿。距今八十餘載。世之能誦公賦者。蓋寡。而樂府之詞。盛行于世。莫知公為何等人也。公嘗守四明。而諸孫又寓居于此。嘗訪其家集而讀之。參以他本。間見手藁。又得京本文選。與公之曾孫鑄。哀為二十四卷。中更兵火。散墜已多。然足以不朽矣。公壯年氣銳。以布衣自結于明主。又當全盛之時。宜乎立取貴顯。而致其歲月仕宦。殊為流落。更就銓部。試遠邑。雖歸班于朝。坐視捷徑。不一趨焉。三館州。僅登松班。而旅死矣。蓋其學道退然。委順知命。人望之如木鷄。自以為喜。此尤世所未知者。樂府播傳。風流自命。又性好音律。如古之妙解。願曲名堂。不能自已。人必以為豪放飄逸。高視古人。非攻苦力學。以寸進者。及詳味其辭。經史百家之言。盤屈于筆下。若自己出。一何用功之深。而致力之精耶。故見所上獻賦之書。然後知一賦之機杼。見續秋賦後序。然後知

平生之所安。鑿鏡鳥几之銘。可與鄭國漆園相周旋。而麟神之文。則送窮乞巧之流亞也。曠以此語人。未必遠信。惟能細讀之者。始知斯言之不為溢美耳。居閒養病。為之校讎三數過。猶未敢以為盡。方淇水李左丞讀賦上。前多以偏旁言之。因為攷之。事書略為音釋。闕其未知者。以俟博雅之君子。非敢自比張載劉遠為三都之訓詁也。鐘先世與公家有事契。且嘗受廬焉。公之詩文。幸不泯沒。鐘之願也。公諱邦彥。字美成。清其自號。歷官詳見志銘云。制使待制陳公政事之餘。既刊會祖賢良都官家集。又以清其之文。並傳以慰邦人之思。君子謂是舉也。加于人數等類。非文吏之所能為也。

北海先生文集序

皇朝文章之盛。高掩前古。徽宗在御。天下承平。上則日月戴承。星文雲彩之效。祥。下則靈芝朱草赤鳥白鶴之呈瑞。名表進賀。殆無虛時。文士角立。爭奮所長。無不工綴。形容鋪張。以為盛觀。會進築順州。得枸杞宿根于土中。其形類伏仙家。以為千載所化。馳獻闕廷。上生于壬戌。正符所屬之辰。尤以為善祥。百寮欲以詰朝拜表。諸公開筆相視。無以措詞。先是庠校英才。久束于王氏之學。不習應用之文。車駕幸學。欲進一表。而無能應者。時翰林學士基公為諸生。出囊袖間。無不驚服。至是已為學官。有薦公名者。延致東閣。授以題意。公從容屬聯。妙絕一時。首曰。靈根夜吹。變異實于千年。驛騎朝馳。薦聖人之萬壽。香菟膏沈。藏之久。實王師恢復之初。物豈無知。時各有待。既進。天子為之改容。即日喧傳京師。諸公咸自以為不及也。公初起北海之濱。學殖甚富。不求人知。自是貴名日起。遂登館殿。未及施用。而以內艱去矣。建炎二年。高宗駐蹕維揚。公航海朝行在。一再遷而為郎。明年輪對。一見契合。恨見之晚。擢左史。攝瑣闥。召試中書。文不加點。玉音擊歎。即正西掖。進用之捷。未有近比。永嘉南渡之行。公在帝側。實代王言。詔旨所至。讀者咸動。諸將奔走承命。如陸宣公之在奉天也。尋入翰苑。嘗初微勞。午書詔填委之會。而播告之修。不匿厥指。呂忠穆公以首相開府。訓辭尤為宏偉。有曰。盡長江表裏之封。悉歸經略。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其能布宣威靈。張大國體。類此。蓋公篤意經術。博覽強記。以直道自任。才高而氣剛。平時為文。不為虛異之言。而氣格渾然天成。故一旦當書命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非規規然取青媲白以為工者比也。夫唐文三變。宋之文亦幾變矣。止論駢麗之體。亦復屢變。作者爭名。恐無以大相過。則又習為長句。全引古語。以為奇偏。反累正氣。況本以文從字順。便于宜讀。而一聯或至數十言。讀者不以為善也。惟公與汪龍溪。追述古作。謹四六之體。至于今行之。然此等在公。皆為餘事。盡忠竭誠。遇事極論。進而造膝。退多削藁。以輔成中興之業。公之力為多焉。公之義于紹興十有二年。秦丞相方當國專政。以罷相草麻之憾。恨不得甘心焉。至二十九年。而後宋丞李公益能始狀其行。又至三十三年。而後得參政周忠簡公銘公之墓。公之從孫煥。手集公文為五十六卷。藏于家。鐘生晚不及拜公下風。而多誦公之文。贊俸丹丘。始見家集。益聞出處之詳。晚而投閒。有更生者。亦公之從孫。蚤有雋聲。寓居吾鄉。嘗以公海上詩刻求跋。為之詩曰。晉陽固自有高共。奉天豈可無宜公。當時扶日滄海東。尙想健筆驅長風。指麾諸將如奴童。中興當數第一功。斷碑毋庸誇詩工。制藁具在鑿坡中。更生致謝再三。且曰。今之知北海先生者。

董嘉。遺文將遂版行。願為之序。鐘曰。公之文有傳。又得託名于不朽。不復固辭。屬更憂患。既免喪而後敢為下筆。懼不足以發揚公之盛烈。謹銜婉而書之。公諱密禮。字叔厚。淮州人。北海其自號也。

攻媿集卷五十二

序

蕪林居士文集序

知人古以為難。苟未見其實行。形貌言語。名譽文華。皆未可以保其往。此今人所以難知也。及其蓋棺事定。登載史冊。又有好惡之不公。流傳之失實。不得其賢否之真。此昔人所以難知也。至于近世前輩。耳目所接。雖銘誌多溢美。章疏多溢惡。以為難考。然其行事具見于已為。交游皆出于善類。又其平生所著詩文集。以成編。始末備在。粲然不誣。察其所安。斷可識矣。蕪林居士向公。憲文簡公五世孫也。重珪疊組。生長富貴。而抗志不羣。卓然自立。所交多天下名士。方全盛時。居官守職。固已不畏強禦。聲績著聞。靖康元二。間為江淮制置發運使。一聞僞楚之變。即移文合肥。拘留其家屬。以折其姦心。聞者趨之。高宗初開元帥幕府。以羽檄起四方之兵。未有應者。公募士人李植。首齎金幣。以濟艱難之用。上章勸進。切中事機。上深嘉之。承制補植以官。公之功名及受不世之知。實始于此。及帥長沙。金兵猝至。堅守奮擊。外救阻絕。力不足而城破。猶保牙城巷戰。以拒敵。兵退。盡所以撫摩之力。楚人至今德之。尋改鄂州。行次衡陽。曹成。李宏。賊衆十萬。將肆侵。公肩輿入曹成賊壘。曉以大義。不敢為暴。遂獲鍾相。降楊正表。上眷愈渥。擢之戶

籬入從出藩。竭其忠力。幾至大用。媚嫉者衆。而公雅志退休。抗疏面陳。不一而足。卜居臨江。古木無藝。多植巖桂。又素慕香山。自號曰蔞林。有船曰汎宅。高宗親御翰墨。書四大字及企疏堂。以寵其歸。公家東望。閣皂山連玉筍。靚深如隱。君子居。壁皆畫以山水木石。門皆裝以古刻。靈龜老鶴。馴擾其間。自著五十詩。以形容景物。亦多和篇。嘗云。淵明生于興寧之乙丑。歸以義熙之乙巳。年四十有一。余生于元豐之乙丑。歸以紹興之壬子。有述懷詩云。我與淵明同甲子。歸休已恨七年遲。又言香山得洛陽履道坊楊常侍舊宅。蔞林得臨江五柳坊楊遵道光祿別墅。有詩云。莫問清江與洛陽。山林繡是一般香。兩家地占西南勝。可是前人例姓楊。又題樂天真云。香山與蔞林相去幾百祀。丘壑有深情。市朝多見忌。杭州總看山。蘇州俱漫仕。才名固不同。出處略相似。上梁文云。坊名五柳。仰陶令之高風。洲號百花。乃東坡之遺事。其尙友前賢類此。標致可知矣。士夫往來者必造見。又素喜客。相與觴詠其下。蓋自建炎初元罷六路漕。明年歸臨江。紹興八年起知平江。力辭不克。次年三月復歸。自是不出。優游十五年。以壽終焉。勤勞著于中外。名節全其終始。雖有異論。亦皆佩服。無可議者。諸子又能世其家。不待平泉之記草木。數十年來。幽致儼然。復衰一時名公書尺。刻爲蔞林帖。公之忠孝大槩愈著。而世之持論者大定矣。公之曾孫公起爲湖廣總屬分司九江。受知于使君袁和叔。變介以求序。且言已刊公之家傳行狀志銘爲一編。又刊拘僞楚檄稿及諸賢跋語。他日又將刊家集行于世。鍾生晚。不及拜公牀下。生長外家。外祖汪公少師。與公同朝相好。曾爲汪氏友恭堂生雲閣賦詩。先太師岐公初丞崑山。及趨事于吳門。最蒙眷與。故多見公之藻翰。熟聞高風。今又盡得公之詩文雜著。如斷碑風雨碎文章等句。皆素所膾炙。今乃知爲公之詩。公爲徐東湖詩集後序有云。始爲詩以數百計。一見師川快說詩病。盡焚其藁。則知公之少作尤多。其所存者止此耳。章表奏議。明白直亮。可舉而行。兼備體制。而又能出入內典。此蓋由前朝涵養之久。文簡典刑之存。非曲學之士所易及也。鍾庸陋不佞。何敢預品題之末。姑誦所聞如此。猶記九歲時。仲舅尙書公尉江山。乙丑登乙科。以書爲謝。公答書親題其外云。書上明州鎮元先輩汪下書蔞林居士。此亦近時之所未聞也。公諱子誼。字伯恭。官至徽猷閣直學士。累贈至少師云。

洪文安公小隱集序
番禺洪氏。自忠宣公以文學致位通顯。忠誠許國。遠使殊庭。嘗于戈倭擾之際。執節不屈。迨蘇子卿之歸。而二子已俱中詞科矣。一子又繼之。自唐設此科。本朝又增廣之。名公多出此途。然未有兄弟三人聯中。如此之盛者也。況父子俱掌帝制。出入鑾坡。文章聲問。萃于一門。赫然爲天下冠。而仲子文安公又其先達者也。公生于宣和二年。至紹興二十五年。自秘書省正字。已兼中書舍人。獨押六房。暫直學士院。又三年。以左史再攝西掖。明歲爲真。遂擢翰林學士。出守吳門。高宗皇帝將行內禪。聖意謂一時大典冊。不可輕屬。召爲翰林承旨。禪位之詔。登極之赦。尊號改元等文。皆出公手。紛至沓來。從容應之。動合體制。天下傳誦。極儒生之榮遇。孝宗皇帝命知貢舉。未幾。遂登樞近。蓋士宦終始以文字爲職也。唐張燕公稱富嘉謨之文。既而曰。施于廊廟則駭矣。惟公天分素高。加以篤學。文體蚤成。天生廊廟之文也。文從字順。隨物

賦形。非如寒士苦志。悲鳴口吻者所可望也。公以隆興初元知舉。鑰由鄉書就試。公一得文卷。必欲實之前列。而第二策中。誤犯秦陵舊諱。公嘆惜不已。爲引吳若等例奏聞。褒借甚寵。得旨降充末等。首名鑰何者。受公特達之知。既竊名第。以至晚登政途。不敢忘也。公之子二。橋嘗守峽州。將赴關。至上饒。而致棹知餘姚縣。又亡于旅舍。峽州無恙時。刻公之文。將俾鑰爲序。未及也。其婿汪君景。通判信州。以峽州遺意爲言。鑰方經紀餘姚之家。其子仙又面以爲請。鑰何敢當。獨以銜恩未報。又願託不朽。因不敢辭。公之兄爲右丞相。諡文惠。弟以翰林閣老。終端明殿學士。諡文敏。世稱三洪。以比錦屏三陳。而又過之。公諱遵。字景嚴。若世系治行。則文敏所作行狀甚詳。不待愚言而後見。小隱。則公自號也。

靜居居士文集序

歐陽文忠公爲本朝文章宗師。猶昌黎文公之在唐也。光燄萬丈。不容贊嘆。諸子叔弼兄弟。咸得家傳。季默之子。微猷。閑待制德孺。則諸孫之益顯者也。嘗見中書舍人王公鈺銘公之墓云。忠厚之質。孝友之性。皆稟于自然。不勞追琢。詩篇賦頌。章奏碑誌之文。古律雖殊。體製不一。各極其妙。而家法燦然。當時推能世其家者。惟公也。嘗訪求遺文于館中。僅三十餘篇。每恨不得其全。公之孫叔守連州。以公家集二十卷。鑄諸版。而來求序。始得而盡見之。嗚呼。真得六一先生之傳。而王紫微之稱。非溢美也。中遭亂離。挈族南徙。流離困苦。憂國愛君之心。盡發于詩文中。皆不苟作。平生著述。散逸爲可惜。然此足以不朽矣。前輩既不可得而見。文章流傳。士夫皆當傳錄。而況于子孫乎。歐陽氏久不振。連州能傳斯文。于其家世。尙勉之哉。公諱懋。德孺其字。自號靜居居士。遂以名其集云。

筠溪文集序

士大夫種學績文。孰不欲流傳于後。資稟有厚薄。用力有淺深。固不可誣。然須器度過人。則自應高勝。有非勤苦之所能強進者。此可與知者道爾。筠溪先生以父兄之賢。少有聲于太學。一夕奏廁。有同舍投繯于梁間。公時年纔十七八。略無懼意。亟解其繫。臥而枕于股上。親撫摩而嘘呵之。會有後至者。怪而問焉。徐語其故。馳報齋中羣士。競篝火而來。相與抱持而歸。竟全其生。即日名動京師。弱冠遂爲大觀三年上舍第一人。繼登科。其才固足以得此。天報亦昭昭矣。公之器度絕人遠甚。如許。加以問學之懿。其發爲文章。顧豈淺見者所能及也。政和間。以南宮舍人使契丹。擢左史。因許直。貶宣和末。知冀州。獨能堅壁以抗強敵。靖康初。漕江東。平叛卒之變。入紹興。爲饒。吉。二州。七年。復立左螭。尋掌書命。雄深之文。輔藻王度。四方傳誦之。論事封駁。皆人所難。又以力關和議。益與時忤。遷戶部。巧外補。去國之際。猶拳拳以立國待夷狄之大計爲言。竟請祠以歸。隱福之連江西山。凡十六年。不復有仕宦意。賦詩自娛。筆力愈偉。居閒憂世。著議古數十篇。雖泛論古事。而皆關於當時利病。深切著明。有范太史唐鑑之遺風。乃心王室。惜乎用之不盡也。迨今將一甲子。公之孫廷以郎曹典大藩。今居江西。憲臺方迎奉老親。而當寇攘驚危中。竭力不少顧避。琪以上舍魁決科。克繼大門。爲京口武庫。皆有時名。有以知公之澤未艾也。二孫以鑰游從之厚。出公遺文三十卷求序。鑰晚進。何足以測識前輩所蘊。以平日慕用之誠。幸託名于不腐。敢謹書之。公

諱彌遜字似之昆仲六人文字為一門之盛兄尚書彌大弟太史彌正俱負重望筠溪則
公自號云

曹忠靖公松隱集序

曹忠靖公松隱集序
嘉熙改元九月癸丑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曹公亮十月壬戌德壽宮遣中使賜以宸翰有曰歷
事四朝盡瘁國事從徵考北狩至燕被密旨晝伏夜行持御札御衣俾予繼統金人敗盟犯江奮身請行
見敵帥力陳禍福敵退渡淮繼令請太后天眷至金主前宣于孝思使被感動俾予母子如初完顏亮方
圖南下令往觀其意陳前後盟約聲色俱厲亮令以繡褥藉之終始一節夷險不渝今遺告終為之惻然
因疏其行事大概賜其後具見予不忘之懷嗚呼士生斯世苟有一概可以自見皆足以取重于時其致
也苟得名士巨公為之志亦足以垂不朽惟公之生屢立奇節致獲決旬而斯文出于慈極震耀一世先
正諸公間得碑銘多屬詞臣為之若夫親御翰墨大書特書聖作高妙文簡事核未有如此之盛者顧雖
劉銘鼎彝無以尙茲史册登載足以傳無窮矣鑰于公三子俱識于宦游中仲子工部相與有連事契尤
厚公薨十七年矣集公之文俾鑰序之且曰先公早入太學負時名中更險艱晚遂安逸其于六藝百家
無一日輟吟而停披也詩文至多略備衆體紹興乾道間出入兩宮奉清燕之閒最承寵眷謙謹已甚無
毫髮之玷一時筆墨類多出其手易簣之際以藁屬相曰爾為我傳之涕泣拜受襲藏至今追念平生大
概固已具于高宗之製然文字未有以自表矧家世業儒大父箕穎之文參政上蔡謝公為之序引行于
世自度多病早衰恐負九京之託與子幸同鄉省能加一言于篇首志願畢矣工部近以衡州奏事上記
尹京時實在幕府問勞優渥遂置為郎庇職未幾他不暇問拳拳獨以遺文為言誠足以稱其家矣公之
詩文其來有原其發不苟慷慨論事有古烈士之氣雍容適意有隱君子之風又未易以一端盡也蓋嘗
登冲齋之廡玩雲壑之勝想高致而不及見而又重連工部之請故為之書公諱勛字功顯諡忠靖累贈
太師松隱公晚歲游息之地遂以名其集云

論癡符序

客有以書一編示余曰此亦城李公察院所為詩文名曰論癡符公亡矣莫曉其名書之意余曰公于書
無不讀此名殆不苟也海邦貨魚于市者夸翫其美謂之論魚雖微物亦然字書以為論街賣也顏黃門
之推作家訓曰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乘矣江南號為論癡符公之意蓋出于此
特謙辭耳公諱庚子長其字也少年筆力絕人始為長沙尉一時帥守部使者傾待之皆以履輪委公從
容泛應無不曲當時余伯父揚州為漕使公首以長牋進謁有曰衰懷錯落有秋風鱸膾之思舊學荒涼
無春草池塘之夢伯父一見擊賞延為賓客不復以寮吏遇之湯公參政時帥湖南後為中司遂辟公檢
法官遷六察為郎而歸自此三數十年間僅一再以慶節出終不得為文字官以展究所長識者恨之余
倅丹丘始得拜公之門公方買屋近郊古木交陰庭草錯列若隱士居聚書數萬卷于樓上閉門不與人
通老矣猶沈酣其中里閭罕識其面聞與人接雖微賤必與之抗禮後生有以經史叩請隨即響答詩文

晚益高時出一篇即日傳誦哀挽之作尤為悽惋真可以泣鬼神也公之子澎因求余序其首余度公所
著甚多猶有遺者更搜故篋盡出而行于世以慰其平生筆硯之功則箕裘可以不墜矣陳子高克台人
也詩名已久而所傳不多公嘗盡得其遺逸者板行于江右視舊殆過倍蓰而子高之詩益顯公亦將以
此望于後人乎然讀此編者亦足以知公之所存矣

環溪文集序

環溪文集序
道無終窮學無止法自非聖人誰能盡之觀志學以至從心猶有等級如此學者之于斯道隨造詣之淺
深用功之多寡如獵于山漁于海死而後已猶不足以究聖人之蘊奧若環溪者殆深而多者乎余少讀
能改齋漫錄等書而知有臨川吳虎臣之名隆興改元同年有二吳曰澥曰益皆虎臣之族虎臣名曾嘗
分嚴陵之符澥字德深終太學錄錄字仲權終湖南轉運判官三人者皆博學多識而善屬文晚歲投閒
四明里中有體陵幸吳君琮來一見知其佳士與之接從容于杯酒間亦是族也既別去始得環溪之文
一編玩味不置又知體陵乃其叔子分教澧陽時所刊恨不及面與之商榷既老還朝有名大禮者見余
自言奉其祖環溪大全集八卷併以江右諸臺請賜題事聞于朝錢丞相嘗知撫州熟知其名既以遺才
為惜欲于科目之外收巖穴之遺而下之有司久未及報再見泣以請曰大父著書滿家貧不能盡刻先
體陵又賣志以歿然孤孫以其言行大略求伸于身後而事有未成幾無以歸告兩世丘壟謂余于吳
氏素有事契求一序以傳余曰環溪不待序而傳也篤志好古盡孝事親固已師表鄉閭名聞京師工部
尚書何公異稱之云易璇璣明天理自然終歸之人事幾微之應本制論期黼黻王度若以身周旋從事
于禮制樂作之末虎臣云通言簡不及陋侈不及冗事順而意宏辭嚴而理婉仲權吏部云宋文人之文
唐詩人之詩而漢經生學士之學也其書通言云者法言中說類也體陵亦云學通五經尤長于易禮旁
通于百家而游藝于文觀此四者可以知其平生矣深于易故三十而著璇璣圖論深于禮故又二年而
著周禮本制圖論六官析微論皆傳于世通言最所注意名言善誘實惠後學其曰不為言之言言立不
朽又曰孔孟之書無難讀之文無難明之字此不易之論也而通言未免于為言間亦有難讀者嗚呼其
學早成而進修不自已使天假之年且將有不為言之言而壽止同于韓昌黎為可歎也唐李愿何等入
盤谷亦無聞于時徒以序而傳先生視愿有餘而環溪之窮而深線而曲又豈減于盤谷所歎于愿者特
余之文不足以發之耳江右多秀士大禮其別圖之

王文定公內外制序

王文定公內外制序
藏書以經史子集為四庫尚矣國家中祕之儲士夫家塾之目莫不由此然惟集部必居十之七八方來
未已充棟汗牛不厭其多非特玩其辭也蓋尚論古之人史傳銘志不若家傳最詳然必見其遺文而後
得之文章之作出于胸臆讀其文則如親見其人攷其言則如生其時不可誣也左丞相魯國王文定公
天分素高涵養深厚自少時已有場屋聲中外翺翔未始一日去書及為天子代言外制內制詞旨溫溫
矜有西漢遺風如春之和如玉之粹措意高遠而渾然不見圭角實似其為人一時爭傳誦之其後循歷

七府位極人臣。事業之偉。論其行爲。詳然傳于不朽。要不若遺文之具備。公之子知筠州。與諸季編緝。西掖北門。舊業爲三十卷。俾論序之。論平時。謂公之文。恨不能多見。薰沐三節。而後歎曰。曩見禮部侍郎史公。彌大言。嘗問視草之體于魯公。公曰。蘇長公才氣邁往。不可強追軌躅。少公沈厚爾雅。尙庶幾焉。論于公之文。不敢輕爲贊揚。讀斯文者。不惟可見乾道。迨熙之盛。欲知公之詞源。當于長公少公之間求之。

酌古堂文集序

故太府卿王公。寔論之姑之夫也。其亡也。論爲之志。銘甚詳。公之子惟潛。在哀其詩文若干卷。號酌古堂集。會國史院下。索志銘及喪禮等文。求序于論。向固不忍銘公而卒。銘之。此不應辭。惟公天資穎悟。雖世家四明。而幼隨父金紫。仕西北。如京洛。故家子弟。既冠而孤。叔祖宗正少卿。欲命以官。力辭之。欲以與其季。而自奮于科級。少卿以公昆弟三人。必使之受。而以遺澤官其長弟。又自以一官與季子。可以見王氏之義風。公之自立者。已可知矣。既而翻然曰。學不必爾。仕以行其志足矣。遂不復爲舉子業。而一意于學。忍貧深居。窮經閱史。手自編輯。及見王紫微洋諸公作詩。直欲追儗。簡齋及子高輩。一語不苟。作名公多長服之。近時以詩鳴如石湖范公。見公詩。亦自言欲焚其業。未嘗無爲而作文。遇論事。則明白洞達。援據審諦。切于世務。理之所在。無所回撓。壓之以萬鈞。震之以雷霆。不動也。如江陰論民兵之終于無益。廣西論鹽法之不可輕變。其爲宰掾。看定四方章奏之類。皆如五穀藥石之適于實用。若其立論。謂翼祖雖已入就廟。而臣子終不嘗以其諱爲名字。及扁榜。六十甲子。古人惟以紀日。所謂天有十日是也。若書歲則嘗如通鑑之用歲陽。字以表德。不應自稱其言。皆可以爲後法。風流醜藉。如晉宋間人。若不以事物自墨者。至其莅官而克勤小物。立節而不媿古人。詩文中亦間見之。讀者自可得其爲人。又不待于費辭。自少至老。聚書六萬餘卷。多自羅校。爲之目甚詳。名堂以酌古。鼎彝古刻。分列其下。論少公十有九歲。忘年與進。不以輩行自高。笑語至通夕無間。偶未死。不可不爲發其幽光。餘已見于志銘者。不復載。公諱正己。字正之。潛今丞德清。能守先訓。尙當勉紹素風。以亢王氏之宗云。

見一堂集序

赤城鹿公。以望郎顯于道。熙熙間。當服官政之年。不以病。不以故。致爲臣而歸。天子旣寵褒之。朝之名卿大夫。學校之士。爭爲歌詩以饒其行。郡太守修其事。哀以爲見一堂集。傳于世。將三十年矣。其子龍泉大夫。又輯一時諸公寄贈。若山園留題等。益之爲十卷。所以顯揚先君子之清風峻節。歆動中外。蓋其祖帳之盛。如二疏。歌詩之多。如楊巨源。而其齒尙強。其去尤高。雖時移歲久。一覽此編。赫赫若前日事。真足以廉貪立懦也。觀夫大篇短章。鏗鏘眩見。極其形容之美。寫其慕歎之懷。非不欲庶幾公之所立也。然而至今未聞有繼之者。豈非坡公所謂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者哉。論初謁公于堂上。實與周子及彭子復同之。獲陪杖屨。接醵豆于烟霏空翠之表。退而賦十三詩以獻。其後又嘗銘公之墓。故龍泉復以序引爲屬。自惟官情素薄。而投閒十年。屢更奉祠。決意懸粟。視公不待年而去。誠甚不勇。然親在爲養。尙

得自恕也。今免喪未死。年甫七十。真老矣。方將上挂冠之章。期于得請。是敢落筆而不辭。公之本末。具于志銘。龍泉亦已繫之卷末。茲不復贅。

樂菴居士文集序

江都李氏名族也。紹興間。名之從民者尙多。俊茂。余生晚。猶及識。將作監端民平叔。及其子泳。皆有詩聲。又有名瑣字德劭者。平原公之從孫。將作之再從弟。少負雋才。而頗誕放。恥從進士舉。里人或譏之。則曰。我非不欲試。但恐奪爾曹魁爾。又嗤笑之。乃曰。爾曹不信。我將試矣。一試果魁維揚。後寓四明。筆力雄邁。人所罕及。時初脫兵火之厄。郡縣庠校。記文多出其手。太守仇公泰然。周公元舉。綱潘公子賤良貴。皆一時名公。莫不低簪禮之。侍御史王公伯禮。伯庠。爲教官。與之游最厚。蓋文字之友也。明多禪刹。往來其間。或以書來云。孟信安欲招爲塔。資送特豐。且可得官。擲于地曰。老大乃復爲此耶。竟不報。既不得志。場屋蕭散。骸骨以終其身。不娶無子。晚從宏智禪師。于言下有省。益耽內典。以其筆耕之餘。買田一頃。施于阿育王山。使奉嘗我寫照。而題其上。至今留水陸堂中。遇薦差則爲設伊蒲。其贊有云。分明便是龐居士。又卻無人賣置離。不可謂無所得。然亦可哀也已。嘗見侍御言德劭病革。往候之。問向爲文用僧牒客爲何事。曰。侯景臺城事也。又問。平日了達。今何所見。曰。都無所見。但覺神氣消散爾。出書一疊。乃其遺藁。猶顧而言曰。以屬吾子。勿竊吾詩文以爲己作。平時相忘。方縣假時戲調。尙如此。里人戴伯與權。雅士也。託館王氏。慕其文名。從侍御諸子借囊出。藁而手編之。又多殘紙斷壞。不可盡錄。故所存十之二三。僅得詩文雜著。幾二百篇。釐爲十二卷。俾余爲序。久未暇及。嘗取其白氏長慶詩。讀寄吳門。使君李諫議。旣爲刊于集後。又索其詩文。且曰。近爲建寧。嘗爲版行。余喜其文之將就泯沒。而有傳也。爲序其大槩。而記之。嗚呼。世之騷人才士。耽嗜成癖。哦詩屬文。皆欲有聞于世。而因仍埋沒。與草木同腐。不得以一語自見。由古以來。不知其幾。德劭之集。藏于侍御之家。傳于伯與。又因余與諫議而行于世。茲非幸歟。若其詩句之工妙。文體之高勝。出入古今。追配前良。不待余言。覽者當自知之。樂菴其自號云。

雪巢詩集序

覆熙五年。余自刪定郎贊。倅丹丘。始識雪巢林君景思。行館高深。飭饌不與世合。環堵蕭瑟。忍窮如鐵石。一郡人士稱重之。讀其詩。恍然自失。愈叩愈無窮。身雖未達。而以詩聞于諸公間。于是遂初尤公尙書。誠齋楊公待制。俱爲之序。此可以不朽矣。一日寫數十百篇遺余。又使序之。余曰。二公已序。何待于論。景思笑不答。而請不已。余嗒然曰。吾知之矣。君詩出入古今。作者門戶。善備衆體。二公極力稱道。猶有未及者。詩之衆體。惟大篇爲難。非積學不可爲。而又非積學所能到。必其胸中浩浩。包括千載。筆力宏放。間見層出。如淮陰用兵。多多益辦。變化舒卷。不可端倪。而後爲不可及。君蓋于此有得者。如羅漢嶺頭。羅漢樹。楊花飛後。無可飛等篇。直欲與漢跋行。茅屋爲秋風所破。歌相周旋。君豈欲余之及此乎。景思捧腹久之。曰。吾于此非曰能之。而願學焉。子何以得余心。吾行于世五六十年。得此于人者蓋寡。因相與劇論詩家事。不知更僕之久。酒酣欲去。遂書以遺之。

靜齋迂論序

靜齋李君才翁自號也。才翁真靜者也。幼歷艱苦。與其兄德翁相與為命。寓柯山。嘗試流寓為魁選。故參知政事。錢忠肅公聞其賢。延致館下。今丞相實從之。學才翁學有本原。又自刻厲。文章日高。兼備衆體。嘗叩錢公以親黨舉削。公信其言而許之。彼以金為謝。才翁曰。乃欲以此汚我耶。白公不可與。公益高之。欲授以官。力辭曰。使有仕進之分。則已效于科舉矣。強與之。又不肯仕。為求祠祿。使藉此以試清臺。兩預薦書。又不利于春官。遂不為進取計。益取經史百家讀之。以昌其詩。以大放于文。饒公秉政。亦不略為身謀。從錢氏祖孫終其身。如一日。素安貧約。粗給即止。家無冠裳。通謂止稱長安李某。台之人無貴賤老少莫不敬而愛之。幾如康節之在洛也。郡邑來仕者。開其風多與之交。俗務一絲不挂。得酒則酣暢自適。貫穿今古。多識前轍行事。清談豐贖。聽者忘倦。丞相屢出仕。必與之偕行。有直諒多聞之益。以才翁之才。不得少施見于世。又不幸年六十八而歿。善類皆嗟惜之。有子曰。丞相視之如子。姓。撫其家不替于昔。一日俾迎來見。出才翁所著迂論五十餘篇。求為序引。鑰鑰開才翁之名。贊俾丹丘始交下風。觸詠相從。欣然莫逆。交情久而深篤。問往來都下。飄然如不繫之舟。見之使人意也消。嘗以詩贈君歸。有云。文可演論詩更工。縮然蟬脫世塵中。平生不復遇飄瓦。兩脚何妨轉蓬蓬。彼尚勞心論出處。我今無夢計窮通。江神閣獨憶憶者。來往無營。只此翁。才翁得之甚喜。回首三十年矣。才翁家長安。大父及與橫渠浮休諸公游。號潘水先生。文集行于世。多入陝西戎幕。曉暢邊事。廣夫握兵。以抗議不合坐廢。歲久。賊犯關中。年高且病。乃以為舊德知兵。強起以守秦州空城。卒死于賊。此志士仁人之所痛也。其家避地深入嶺南。父又卒于瘴鄉。禍患何可堪耶。才翁詩文至多。未暇編集。迂論則其所學之著見者。言議正大。文詞溫淳。論治體則欲返本而求于末。論世故則由相激而成。謂道之弊極而必反。謂聖人無心化物而化自行。其論漢事尤為詳明。既無科舉之累。又不求賣論以取官。直取諸胸中實見而筆之。名曰迂論。而實非迂也。若言情貴得其真。而養心在于明分。則有自其躬行得之。非真靜者能及此耶。余既為之序。又念才翁之葬。未有志銘。併書其大槩以授之。才翁諱編。邇能世其家。今為丹丘人。

放慶子集序

秦西巴不忍一鹿而與其母。孟孫遂以為子。傳是出于一時之仁耳。然猶未及放慶之稱。至唐陳子昂感遇詩始曰。吾聞中山相。乃屬放慶翁。后山託疾謁告。擅去官治。以送坡公。其詩有云。豈不畏簡書。放慶誠不忍。正用此事。然亦一時之不忍耳。吾友蔣仲武天資仁厚。自號放慶子。蓋終身奉守于此者。其為人不言可知。始與之同從國先生仲宏之綱。相與最厚。余是時讀書于荒園破屋中。家貧僅有書一廚。仲武時時相過。清談縉書。動至終日。以是知予益深。余老矣。回首舊游。凋落殆盡。仲武之子和中。以遺業求序。閱其名曰放慶子集。讀之慘然。是誠吾亡友之本心也。仲武嗜學如嗜芡。于書無所不讀。一詩無所不記。雖字畫任真。而手抄之書。至不可計。其孝友慈祥。愛人利物之心。既不得少見于世。一寓之詩。大篇短章。藹然仁義之言。溢于編牘。若與舊際。稗官小說。問之如響。少工詞賦。每屈其情。而輒不偶于有司。以此

窮老而不厭。鄉評無不以善人長者稱之。斯人既不可復見。撫遺編而歎息。余聞人之積德。不必活千人而後興。以放慶之心推之。後其有興者。和中自力于學。效張橫渠體。以絕句發古詩之微。咄咄有父風。又聞其三孫頌然有立。與仲武之門者。庶其在茲乎。

紙閣詩序

我家業儒舊矣。曾叔祖承議才氣尤俊偉不羣。妙年決科。剛介自守。承平時。宰畿縣。尹以勢臨之。不為動。未幾罷歸。卒不偶以死。時時聞諸父言之。恨生晚不及識也。叔祖實承議仲子。少力學。有父風。言議英發。率傾坐人。視功名若不足。以澆焉者。事親盡孝道。既終喪。貨產一不取。與妻子郊居自業。方其四方之志未衰。以一介行李。往來江湖間。上武昌。浮彭蠡。歷覽勝地。挹秀氣以充胸中之奇。晚居龍潭。安貧裕如。權離荆門。背山俯溪。如世所畫老龐之居。客至則清談。去則冥坐。老圃老農。爾汝無間。謙恭樂易。宗黨鄉曲無不敬而愛之。年已八十矣。每取伊洛道德之書。釋老清淨之說。讀之。隨意手抄。細書著行。動盈編帙。日不下數千字。以訓子弟。以勵後進。雖書生舉子。以為難且勞者。為之不少。勸。老成典刑。此尤人之所畏服也。鑰官永嘉。一日以書來曰。我處此二十年。簡儉粗足。無復緣飾。紙閣方可丈餘。藏修游息。不出于此。番曷張紫微嘗有此詩。吾既與子和之矣。今和者益多。卷軸益富。亦居閒勝事也。汝為我序之。鑰謝不敏。敢取叔祖平日大槩書于卷首。使覽者詳焉。舊聞荆國文公有和王樂道紙閣詩。學易先生劉公斯立亦嘗廣韻。始知紫微蓋循諸公之舊。非倡也。併錄二詩以歸。獨恨未見樂道之作耳。鑰仲兄頃亦同賦。有曰。但愛窗間冬日暖。不知門外北風涼。叔祖鑿節款賞。以為正得我之意。抑所存又可知矣。

三家詩押韻序

吾家自高祖正議先生以儒學師表鄉曲。是生五子。曾祖金紫。曾叔祖承議。俱臨世科。助教最幼。家傳擅名。而遂于小學。亦有五子。其次子則居士叔祖也。字元應。記問該洽。書經覽輒不忘。許叔重說文解字。略皆記誦。其于六經句讀點法。悉有定規。如不字本方久切。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皆點平聲。惟夜如何其則不點。蓋本是以箕字而借為其也。書曰。陸氏釋文最為詳密。集古人之全。後之作者。如孟子晉之類。皆所不及。讀書者多自荀簡。口口相授。遇有難字。始為檢閱。故謬誤者多。我兄弟少時皆讀之。自首至尾。殆無遺失。鑰侍坐最久。相傳緒餘。又以授兒曹。使不至于甚陋者。皆叔祖之訓也。教子尤篤。五鼓而與燈前坐對。同讀一書。多至百遍。諸叔父經書皆通念如流。真可畏服也。惜乎父子不偶。叔父三人俱下世。弟四人字君乘。就籛寡合。獨居郊外先廬中。疎財處窮。踰躄場屋。年過六十。而氣不衰。取歐陽蘇黃三家詩集。類以聲韻細字楷法。凡四十萬字。親經四寫。而後成書。以示鑰曰。此吾以適晚景者也。雖若無補。然因此書見前輩用韻之妙。雖曰本朝詩律。壞于和韻。如三公多記善用。若天成然。不知者必以我為無所用心。而為此。吾子其為我言之。鑰曰。唯舊見叔祖手寫春秋左氏傳。禮記。二書悉以古字。今又見叔父之勤如此。敢書所聞見。以勉後生之儉惰者。

求定齋詩餘序

吾宗自高祖正議先生以儒學起家。仍三世登科者五人。最後伯祖宗子博士元符三年領試以來。雁塔不書者。至于五紀。從兄編修景山。始因太學舍選。與教授兄少虛同上紹興三十年進士第。又三年而後。輪繼之。大率羣從中入上庠。躋世科。登朝行。擁州廳。皆兄爲之倡。兄少有場屋聲。一語不苟。遂以詞章聞于時。由太學正宗正寺主簿。玉牒所檢討。官樞密院編修。官守江陰。以治最聞。自九江移武昌。以疾奉祠。而遂已矣。門戶不競。可勝歎哉。遺文散失。未暇會粹。平日游戲爲長短句甚多。深得唐人風韻。其得意處。雖雜之花間。香奩集中。未易辨也。其婿黃定之安道。偶得殘藁。遂錄之。版而求序引。嗚呼。吾兄抱負不凡。志尚高遠。居家孝謹。臨政明恕。讀書博而能精。屬文麗而有體。長短句特詩之餘。又尙多遺者。此何足以見兄之所存耶。少工賦。駢儷尤高。曾不得一日爲文字官。韓退之云。乃今吾徒掌帝之制。翻閱此篇。爲之於邑。凡書以爲能定未易言。故自號曰求定齋云。

攻媿集卷五十三

序

六老圖序

記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蓋一有不順。不得謂之備。一有不備。不得謂之福。世之得福者。有之而備。與順者。百不一二。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善至于積。則非一人之爲。一日之力。而後慶爲有餘。慶至于有餘。而後能備能順。恭惟致政太保大丞相魏國公際遇真主于龍潛之日。光輔初政。名遂身退。之後。兩鎮巨藩。再專國乘。皇上篤舊學之恩。二紀之間。所以寵綏其身。榮其親而燕及其宗黨者。無所不用其至。上印綬則賜第于京師。挂衣冠則分湖之一曲。雍容進退。爲國元老。四方之人。無不以備福爲可羨。而未始知夫備之至也。始丞相事母齊國太夫人至孝。及見大拜者數年。九鼎之養。回班之儀。照映今昔。凡孝于親者。親其身欲冀萬一而不可。是生一女。五男子。至道熙乙巳歲。丞相年登八表。其女兄八十有三。四弟亦皆六十餘矣。一門同氣。成壽而康。舉觴相屬。朱顏華髮。嬉戲如小兒狀。鄉閭親識。歡仰盛事。咸請繪而爲圖。丞相曰。幸哉。兄弟無故。是吾門之餘慶也。乃大合樂。置酒高會。簪纓楯組。極一時之盛。上方所賜金帛香茗。以侑酒。作爲歌詩。播之樂府。于時風日清美。簫鼓振作。長子禮部侍郎某。以次對奉祠。

次子都官郎官某。入制司議幕。率羣從子婿。皆盛服環侍。行酒授饗。躬子弟職。樂飲終日而罷。昔眉山洛下。耆英之集。且有四人同生丙午之歌。然皆合衆姓而成之。無出于一家者。若燕山竇氏稱丹桂之芳。襄陽馬良擅白眉之譽。亦未聞以大蓋之年。而全對床共被之樂。而又得煖鬚之愛。如今日者。是千載樂事。曾未之有。嘻。茲始可謂備福也已。圖成。適得良工爲之寫照。遍真鳥紗道服。前奉女兄。恂恂怡怡。如欲笑語。雖名位有高下。才業有先後。而溫乎其容。肅然之慈。大率相似。識不識望而知其俱爲德人長者也。惟史氏世有隱德。凡行先生又以與學絕識。不言而躬行。既不得顯用于世。福慶流演。是生我公。其在朝廷。專務以道德佐人主。規恢宏大。不求近功。絕口不道開邊事。其在郡國。愛民如子。涵養教化。惟恐傷之。待人接物。謙下已甚。好賢樂善。收選寒俊。薦進若不及。位極人臣。退然如老書生。源已深而日濬之。本已厚而日培之。閩門習成忠厚。無一人爲剋核事者。史氏之興。殆未艾也。何止今茲乎。人有爲一善而責報于天。躬不自厚而欲微無妄之福者。可以媿矣。然則疏吾鄉風化之原。助聖朝孝治之盛。不在茲圖乎。丞相願論曰。子爲我序。此論不佞。辭不獲命。謹再拜而書之。

樂書正誤序

樂之壞久矣。自孔子時。問樂于萇。弘學琴于師襄。語魯太師。翁如純如之變。記關雎洋洋盈耳之美。聞韶而忘肉味。與人歌而善。必反之而後和之。太師擊而下。適齊適楚。入河入海。必謹識之。蓋周衰而樂工散亡。一日欲用。則猶可訪求也。聖人之用意深切如此。故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詩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去今又二千餘年。雜之以鄭衛。混之以兜離。而樂幾亡矣。以祖宗全盛之時。聚天下博洽之士。不惜重費。欲定樂律。以求合于古。而不可得。蓋其聲者。樂之本也。不得其本而求其末。取之尺寸。是以度也。求之秬黍。是以量也。未有能吹律而求聲者。而況于今乎。嘗從知樂者得十二律均旋相爲宮之法。益以變宮變徵。而求八十四調。調爲七聲。其說甚備。蓋本出于龜茲。而鄭譯首好之。以傳于世。乃與周官大司馬之說不合。又不可曉。近歲得陳禮部樂書。謂周禮止以圓鍾函鍾黃鍾爲宮。如三統三正。不過子丑寅而止。又謂古無四清聲。痛夷樂之入中國。必欲盡去之。頗與其他論樂者異。聞居無事讀之。盡二百卷。古今之樂。曰雅曰俗。曰胡。器用舞曲。無所不該。其間重見者亦多。要可謂浩博矣。求其所謂聲者。終不可得。然念其用心之勤。樂家之書。未有此比。而又苦其舛誤。無所攷證。聞建昌陳使君刊此書。與禮書並傳。取而校之。賴以改定者甚衆。又亦互有得失。併爲質之。經傳而是正之。尙三數百條。會表兄華文閣直學士陳公之子。若爲南豐宰。因以寄之。南豐欲別刊此編。以補郡本之缺。求書其後。老矣。精力日衰。而氣習未除。強爲少年書生事。亦可笑矣。校書如掃塵。而況拙者。尙望多聞之士。增益其所不及。以全此書。使後來者有攷焉。亦區區之志也。

燕樂本原辨證序

樂之失久矣。本朝諸鉅公。逢時遇主。不可謂不行所學。而終無定論。今之君子。學此者益寡。建安蔡季通久從陳善先生游。學問該洽。持論皆有根據。一見而及此。因得叩請。曰。大樂之書。卷帙繁重。不能自隨。

出所著一編曰燕樂本原辨證。謂雅樂因已遠絕而燕樂尤為淫靡。然推其所自。實出于雅。唐志論雅俗之別。謂俗樂有與律呂同名而聲不近雅者。其宮調乃應夾鍾之律。季通謂律度量衡。言蓋有數。若以尺寸求之。則是律生于度。若以累黍為之。則是律生于量。皆非也。故自為律以吹之。而得其聲。每疑今之樂以夾鍾為黃鍾。得唐史之言而信。故為圖為說。而又列律本正律俗名三者。使人知今之俗樂雖非古。而其本則不能外此也。則又歎曰。為此俗樂者。不知其何人。使後世耽玩而人心日漓。風俗日薄。不能自還于雅正。其亦不仁也矣。然名官與調猶曰黃鍾中呂南呂。以紀律本。意謂聲雖變而名尚存。不沒其本。以待後之知者。其用心又何其仁也。故欲民之歸于厚。當先正樂。欲樂之正。不可不先求俗樂之原。此書之作。非一日之積。余雖好之。亦未能遽解。老矣。恐不能自進于此。季通又長余二歲。安貧樂道。壯歲已棄科舉。此志其遂申否乎。季通此行。得一觀頌臺之樂。歸而益攻諸書。欲使樂書全備。善矣。然古謂妙解者。猶不如神解。如萬寶常等人。亦幾于神者。恐非書所能盡。季通用功已深。更加勉焉。必無歉于我。然後可傳諸人。求大樂之書而觀之。尚俟後日。

辨志錄序

學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此書之所以立名也。學者則先辨志。志不辨則不知所守矣。東萊呂伯恭甫與鍾為同年生。而又齊年。聞道甚蚤。心實師之。博學篤志。深造自得。規模宏大。而克勤小物。其所著書。如大事記。近思錄。圖說。之類。不一而足。又雜取子史傳記。下逮醫書。精要而切于日用者。以為此編。易知易行。中人皆可企及。擴而充之。則可以入聖人之道。用雖委曲。而體則正大。事若淺易。而理實精微。凡處已待人。臨事之方。詳盡縝密。而大要以忠信篤敬為本。將令學者循循然如履平地。步步就實。其用意切矣。章貢李君和卿得而玩味。法其可法。戒其可戒。又將刻而廣之。此真東萊之本旨也。俾為之序。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天下之事。凡可欲者皆善。其不可欲者非善也。可欲而不能有諸己。則猶天下之善也。譬之五穀。無非嘉種。然必藪于土。而後有苗。有苗。以至于實。善必有諸己。而後有所謂美。所謂大以至於聖神。此書誠善矣。然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蓋將以蓄其德。非以資口耳之習也。學者讀之。必以有諸己而力行之。則東萊之意。庶其無負矣。此書初以帥初名。後又改為少儀外傳云。

復古編序

文字之書。世謂之小學。或者因陋就簡。指以為學之細事而忽之。非也。古者四民擇其秀者為士而教之。所謂八歲入小學者。教以禮樂射御書數。是六者。雖不見古人之大全。周禮注疏。亦見其略。是皆有名數法度及人之幼。真澆未散。記識性全。使習六藝。則終身可以為用。此為小年之學。非曰學者之小學。禮壞樂崩。射御弗習。數學亦復罕傳。猶幸六書之說。具存。凡將。爰歷等書。不復可見。急就章止。存大略。惟許叔重著說文解字。垂範千載。李陽冰中興斯文于唐。若南唐二徐兄弟。尤深此學。楚金在江南。既為通釋。部敬。通論。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等篇。總謂之繫傳。又著韻譜。備矣。鼎臣入本朝。逮事熙陵。命校定叔重之書。至今賴之。爾後楊南仲。章友直。文助。邵珠。陳隆諸公。皆以篆鳴。遺跡猶班班見之。然不聞有書以惠

後來。吳興張謙中有篇志古遺傷俗學之混淆。為書一編。號曰復古。宋史藝文志。有用功數十年。書成于大觀。讀和之間。陳了齋。程北山。為前後序。稱美甚。足以不朽矣。論晚出。何敢容喙。尚有欲言而未盡者。謙中攷證精詳。字之合于古者。皆所不論。惟俗書亂之者。必正其訛舛。毫釐不貸。讀者悅服。無有異論。聞其落筆作篆。如其行然。略無艱辛之態。惟體情而未重。與人小異。不入俗目。漢宣帝時。器械工巧。元成間。鮮及之。有谷口銅甬傳于世。款識銅字。其體正爾。始知謙中之作。蓋有自來。非以意為之也。魏字從委從嵬。或省山以為韓魏之魏。謙中為林中書家。篆墓碑。終不省去山字。古無垂字。謙中以為當作闕。而難于題扁。山谷雖定從草。謙中亦不用也。嘗家楊龜山所作。隱息菴記。終篇。偶無此字。碑額雖從。竟作隸體。書之。其信古不從俗類如此。謙不能作篆。心願好之。陽冰新義。猶為楚金所祛。使二徐見此編。殆無以贊之。陽冰務新。而謙中一意于古。優劣可以坐判矣。

班馬字類序

淳熙壬寅。余承宗正同年李聖俞為簿。暇日。以一書相示。蓋其君機所編史漢字類也。余讀之。因相與言曰。古字不多。率假借以為用。後世浸廣。隨俗更改。多失造字之意。此好古者所歎也。以史籍之大。或云書法已壞。其書俗惡。已不可言。以叔重之說文。而云野陋淺薄。謬妄欺世。後之字書。又可知矣。西漢去古未遠。文章固非後人所及。而字亦多古。雖已變秦文。科斗書廢。要之假借簡朴。髣髴古意。其興亡之大端。忠邪之異趣。千載自不可誣。而綴文之士。又摘取奇字。以資華藻。片言隻字。施之鉛槧。自有一種風味。故海虞漢雋等書。作者不一。此書更取史記之字。合為一編。從韻類分。粲然可觀。其君之志勤矣。蓋孟堅生于東都。源流叔皮。以成信史。子長事武帝。袖金匱石室之藏。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孟堅實祖之。多用其文。不敢改定。其君尤為知所本矣。然亦有難解者。班之子馬。時有遺失。文意混沒。如麻屑之不言生。有以起自布衣而去也。夫之類。殆不曉其意。又其甚者。按下之圍。以項羽之用兵。未嘗接戰。止以楚歌而潰去。疑無此理。至誤儒者謂借乎項羽。韓信。不曾一戰。引孔明。仲達。以為比。史載甚詳。而孟堅略不及此。是可遺耶。嘗有意一證之。性懶未暇。其君此書將傳于世。觀其趣向。進進未已。或更攷究。以補孟堅之闕。以發揮子長之餘。不亦善乎。聖俞啞然笑曰。其君屬我以序。久未落筆。當盡以子之言寄之。

西漢會要序

梁王筠論家門集。自言吾門人人有集。以為盛事。然自永嘉南渡。以至齊梁。文氣日以卑弱。所謂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者也。臨江徐氏。以儒名家。始余讀思叔左氏國紀。故中書舍人陳公君舉為之序。固已甚重其書。後見貳卿彭公。壽為其表兄。秘閣商老。求儒榮堂詩。始知其編北盟錄甚富。史官奏其有益。于史筆。遂膺延閣之寵。尋傳其書。知其為思叔之兄。伯仲皆以詩書發身。晚皆挂冠家居。為鄉里標。已而思叔長子孟堅。著漢官攷。次子仲祥。又做唐會要之體。為西漢會要一書。疏為七十卷。目錄二卷。總為十五門。分三百六十有七事。嘉定四年表進。仲冬丁卯。有旨付尚書省。藏之祕閣。是昆仲父子間四書俱行于時。俱有益于世用。非止如王氏詞華之比也。三代之餘。治效近古。莫如西京。典章文物。立法定制。不

惟輝煥周密其言語亦皆雅馴非後世可及然而散于紀傳表志之間讀者未易識其倫緒仲祥究心于此二十餘年無一事不錄無一語無據條列釐分秩然有敘開卷一閱而二百餘年之事歷歷在目其體專以班氏爲主又旁取荀悅諸書參攷異同視古之文類與近時漢書博聞六帖法語字類等書皆出其上士夫之好古者無不欲錄而藏之不思其不傳願何待于序引而求之不置余既書儲榮之堂又銘秘閣之墓思叔致書又以此爲屬爲著其大略惟老德不能盡述之詳爲有婉云商老名夢莘紹興二十四年登科思叔名得之孟堅名筠道熙十一年同登第孟堅今知全州仲祥名天麟開禧元年廷試第六人今爲湖廣總領所幹官云

歷代帝王總要序

帝王之傳向矣鴻荒以來至于高辛其事莫得而詳故夫子定書斷自唐虞司馬遷亦以爲萬紳先生難言之洛陽邵雍爲皇極經世書以爲唐堯即天子位歲在甲辰推而下之以迄我宋之熙寧又略載歲之卦爻以推其政迹比世之紹運圖編年通載陸要等書最爲優焉給事中婁公機嗜學如嗜芰手不釋卷尤長于攷訂著書不一始爲資善堂教授輔導帝子備竭心思去國二年青宮始建妙策傑案以吏部侍郎召還首兼端尹皇太子天資高明篤學好古禮待賓友咨訪不倦上下三千餘年興亡治亂固已網舉而領挈矣公益思有以補報取平時所著帝王總要一書精加潤色輯成四帙又備錄年號輔臣各爲一編始自唐虞以至光宗皇帝凡君道之汙隆治效之優劣既書其大略以至離合割據餘分閭位五德之相生世系之聯屬靡不提綱撮要又擇前賢立論精確者各系世次之末開卷粲然如指諸掌獻于儲局俾儲序之鑰竊窺此書嘆曰彼瑤山玉彩之集皆非此比也皇太子講誦之餘垂意閱習不待徧攷史牒古今歷歷在目矣況公之持身挺特論議直諒凡所著述皆有依據亦未嘗苟爲高論以駭俗故規畫一出于正無可議者皇上崇建國本教以義方既命丞相爲之少傅執政大臣皆爲賓客左右勸講罔匪正人公爲之領袖又以此書日陳于前此宗社無窮之福也儲何敢贊辭

温州進士題名序

永嘉自晉爲名郡宋興六十餘年人物未有顯者至天聖初朱君士廉第進士邦人榮之以名其間自天聖至今歷四十有八年舉其上第者凡三百三十有七人夷攷鄉薦之類初止二人中十有三今益以五他縣大學外臺以進一舉所第率過鄉薦書之數而魁南宮者四冠大廷者再嗚呼亦盛矣河南二先生起千載之絕學以倡學者此邦之士漸被爲多議論詞翰類有旨趣進士之盛豈其是歟鎗濫授于茲樂儒風之方興愛姓名之高下歲時之後先次而書之刊置學官又訪其氏族爵里別爲一編成虛其末以待來者雖然程氏之學大要在知本而敬以行之事業文章皆其發也而祿爵之得喪不與存焉向以此邦之士因故家之傳充而不止沿流而達于源其爲盛也又將有立言者樂爲此邦書之鎗也斯拱而埃

送趙廉州序

趙使君以貴介公子好古嗜學自少交名士寓居東嘉避遠塵囂築屋城西偏環以竹樹如山中居擁書

數千卷沈酣其間客至則清談終日無倦色澹若與世相忘者遇其適意揚眉抵掌論兵講治道成纏綿有端緒又自許以有用之才一時貴人爭薦之賜對便朝神會氣合可立致要津下亦當在蓬萊道山也自以家貧急養分合浦之符以歸且行願謂論當有言鎗曰奉太夫人輕軒遠遊嶺海撫字之外惟謹視藥餌經行佳山水有時願以寄我此外尙何言然有一于此昔嘗疑孟伯周去珠復還事謂明月之胎固靈物也政苛則去平則歸雖知幾士不及殆史失之誣觀柳子厚記零陵郡乳穴之復載穴人之言曰向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吾是以誠告焉且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糜爛而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安得不以盡告讀之噫然笑曰是珠還之說也蓋天之生物凡世所謂寶者必在深險之地劉氏在嶺南役兵採珠至糜石于其足而離之海使不至其下不止以是知求珠之難不止如乳穴之深一去一來豈其然乎使君行矣自爾或聞合浦之珠日盛則公之政成而民生可樂矣當舉卮酒南望相賀以待公之歸

送王粹中序

粹中力學起家馳聲上庠優在舍選又其間學該洽其進進未已慨然有志于功名者也客授歷陽學子雲集凡經指授多所成就當路諸公非無知己尙爲江右漕幕之行君向欲入蜀嘗爲大篇後亦爲詩以送歷陽之役老爲此來日不暇給何處有詩輒效昌黎先生以規之義爲贈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非必欲求名也疾吾無是實而致名也善乎名箴之言曰內不足者急于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蓋名者實之賓也實至則名隨之非可要于鄉黨朋友也非可以違道而干也子人以金帛不足以收也飲人以酒不足以得也惟求其在己者而已凡得于外者分毫皆是過分一切聽之其求于我者則無止法所謂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苟進德修業惟日不足雖欲逃名不可得也士之決科姑以進身而已所過者化陳迹俱不足言世之爲大魁中大科者是仕進第一選後日賢否毀譽皆不係此場屋之聲亦不足以名世吾曹相與勉之愛厚不覺費辭其所以相期者遠也

增釋南陽活人書序

世以醫爲難醫家尤以治傷寒爲難仲景一書千古不朽蓋聖于醫者也本朝累聖篤意好生務使方論著明以惠兆庶積而久之名醫輩出如蘄春之龐泗水之楊孫晁張銳諸公未易悉數無求于朱公版士夫中通儒也著南陽活人書尤爲精詳吾鄉王君作肅爲士而習醫自號誠菴野人以活人書爲本又博取前輩諸書凡數十家手自編纂蠅頭細字參入各條之下名曰增釋南陽活人書可謂勤且博矣自言事齒屢屢不欲爲私藏將版行于世來求一言余好醫而不能學與之論辨皆有據依學者可按而求而得其用始知此書之爲有功也然嘗聞之老醫京師李仁仲之子云前朝醫官雖職在藥局方書而階官與文臣同活人書既獻于朝蔡師垣當軸大加稱賞即令頒行而國醫皆有異論蔡公怒始盡改醫官之稱不復與文臣齒不知當時異論之詳若許學士知可近世推尊其術本事方之外爲活人指南一書謂傷寒惟活人書最要最備最易曉最合于古真余平日所酷愛觀許公之言則無求于所著可輕管乎

因併書之

鄭屯田賦集序

先生姓鄭氏唐之名族後累世居福州少時以孝文集書為殿惟賦魁其鄉繼以玉路建太常賦入太學人多傳誦尋寓四明開門受徒來者雲委躬孝友之行該貫羣經多有講解旁通子史百家年至四十五紹興三十年始登科文備衆體尤工于賦源流李唐諸名公出入三元祐二季之間集古人所長而藻思絕人與寄高邁聞見層出講明題意立詞用韻精切平妥古隨隨用奔湊筆端而一語不出程度之外元祐有城中四大先生作城中四大王居一有與議稱太平人猶議其率先生有太平無象皆突過前人不可企及讀之熟知之深者方服其理明而辭順蓋古文之有韻者也論年及弱冠侍親游宦而歸始得登門時亦粗成賦篇及見先生機杼望洋向若而嘆一書畢先生時猶未第問作一篇俟諸生既畢始出之遇出上上視之乎若後者又引進之書曰前四韻固當加工然皆有規矩前輩以妙意英詞震耀人耳目者多在後四韻而學者忽之致讀者無味雖尋琴歌南風可謂傑作先生猶曰後三韻皆空矣其嚴如此閱諸生所作語雖工或引經史全句屬對可觀而意不實者皆所不取每令人讀竟舜不能化朱象大舜五十而暮富歲子弟多類等賦以為韻韻有意終篇尚有餘味可以為法或有一字切題既不可對而又與題字相犯者謂不若真之送聯如以禮為實之以實星而配禮之類先生作詔諸儒講五經則曰厥後孝章開白虎之名蓋亦違于此詔魯乘周禮云不然何以韓宣子見易象與春秋知周禮之盡在魯館服膺有素既沾殘膏以竊名第老猶不敢忘命兒輩收纂先生舊作僅得三十篇兒輩又以餘少作八篇綴于後此編不惟空踴而已亦不求傳于世區區辭費如許不惟人笑之亦竊自笑姑使子孫知師承之自爾先生諱錡字剛中官至屯田郎嘗為主上小學教授近錄其後又特加贈官云

法華經顯應錄序

西竺之教其高處至不可思議有歷劫贊揚所不能盡其神通發現攝魔救苦雖非人力所及皆其餘事也然其教所以盛行于世者亦賴此為多法華經凡三譯而鳩摩羅什所譯舉世誦之功德效驗昭然顯著傳記所載非一蓋此經實如來秘密藏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故其神異如此鄉僧宗曉朝夕誦習嘗刺血書之又集古今簡策之言凡一百五十事遂成巨編皆有依據將版行于世以助流通一日訪其所居蕭然自適與之語貫穿教乘問何以不出領衆曰非所敢當也因出此書求余為序余笑曰黃面老子本不欲言大藏所見與夫龍宮海藏之所秘無邊無盡其實本不曾言況此經之外見于餘之餘者乎子既集之而余又序之耶請不已漫書以授之且語之曰子欲了此而後游方他日一登寶所悟明本性空跡且將忘之而況此乎曉曰唯

聽老語錄序

余頃投閒門可羅綺有僧以徑山聽老書來求寺記甚勤再三辭之不惟與聽無半面身隱言遲何能屬文徑山之名甲于東南一播之後欲與瓦礫為寶坊兩宮賜予檀施山姿舊觀鼎新又大過之宜得玉堂

金閨之英為之登載願乃訪老朽于寂寞之濱何耶僧曰寺倚神龍為命率衆致禱肝靈昭答欲以屬公余感其意而為之辭晚歸朝行始與之識退然老衲也再相遇忽已亡矣其徒集六會語刊之求序余不能學佛莫知師之所至但見臨濟揚岐之下曰白雲端曰五祖演曰佛眼遠皆古德之光明傑特者遠傳行雪堂行傳光晦菴以及師其相付囑又非他人苟然之比光將示寂以行所付法衣集衆書偈以授師偈曰再來毒種元聰侍者回耐吾宗滅汝邊也我今高枕百無憂聽于時搥塗毒鼓叢林遂有毒種之稱聚徒說法三十年自雪峯來此山法席大振復成金碧之區人謂為國一後身則師之所得者可知矣讀者其自參之

攻地集卷五十四

記

中興顯應觀記奉教撰

嘉定三年十一月朔制詔臣鎰顯應觀為國家集福之地自建立以來未有為之記者汝其碑之文成朕當書其額曰中興顯應觀記已而宸翰下頒昭回之光輝耀千載臣既承命謹拜手稽首言曰百神在天地間昭布森列皇朝成秩無文非有功不祀其間靈效顯著遠邇奔走者不過數處而護國顯應真君其一也真君崔姓廟在磁州旁為道觀河朔人奉之五百餘年矣靖康中高宗由康邸再使金磁去金不營百里既去謁祠下神馬擁輿於靈炳然州人知神之意勸帝還轅孝宗誕育于嘉興先形絳服擁羊之夢生有神光燭天之祥此皆其最著者也中興駐蹕錢塘初置觀于城南尋徙于西湖之濱分靈芝僧寺故基為之祠宇宏麗像設森嚴長廊觀深采繪工緻鐵騎戎卒左出右旋戈鏃旗蓋勢若飛動飲西齋堂以挹湖山之秀為崇祐館以處羽衣之流稱其為大神之居高宗脫屣萬乘嘗同憲聖臨幸以丹堊故暗賜金藻飾一新既又三十餘年矣皇帝皇后聿追祖考之意載命與昔復賜緡錢二萬俾都監右街鑿義主管教門公事明素大師陳永年買田以增齋供之費所以妥靈而錫福斯民者甚至是誠不可以無紀也



竊攷神之所自。不知者以為北魏之伯淵。其知者以為後漢之子玉。雖皆名公。而實非也。續會要等書亦不詳。或誤後人。唐武德元年。置磁州。貞觀元年。州廢。而以滏陽屬相。至永泰初。始復舊。仁宗實錄。景祐二年。封崔府君為護國顯應公。且言府君貞觀中。為相州滏陽令。再遷蒲州刺史。史失其名。在滏陽有愛惠民。為立祠。後因葬其地。咸平二年。始賜府君之廟。而京師北郊。及郡縣奉之如神。至是因民之所信。而封崇之。故詔曰。惠在滏邑。恩結蒲人。又曰。按求世系。雖史逸其傳。尸祝王官。而民賴其德。使果為子玉。與伯淵。安得謂史逸其傳。歟。元符二年。即舊號封王。大觀賜廟額。政和賜冠冕。七年。加封護國顯應昭惠王。宣和三年。郡守韓景朝。辭承上命。蒼治祠曰。數靈。觀曰。顯應。且按舊碑為之記。其說略與實錄同。又言唐太宗夢得之。俾詔入觀。刺蒲州河北採訪使。因命刑曹曹戈。編錄神之靈迹。五十餘條。傳于世。道熙十三年。奉先堯聖旨。改封真君。然至今。以府君為號者。尤見其本于為令也。初。命延福宮使安德軍承宣使張去偽。為提舉官。傳子及孫。延慶復庇此職。宜力于觀為多。道士初止十餘人。今益以衆。田止百餘畝。今益以廣。啓觀門。而許士庶祈禱。咸有定期。季夏六日。相傳以為府君生朝。都人無不歸觀。駢擁竟夕。尤為一時之盛。孟冬十日。又謂為府君朝元之節。或云。以是日上升。禁庭皆設齋醮。北人之寓居者。是日亦必至焉。乾道六年。遣使賀金國。正旦。臣以假吏從行。過磁。使介而下。相率望拜于驛中。蓋往來者必致敬。行則先禱于西湖之祠。歸則潔羞以謝之。臣謹撰其始末之實。為記。而又播以詩云。

惟漢之司農兮。著遺愛于桐鄉。使葬我于桐兮。必他時之奉。實繁神之任兮。于滏之陽。惠及斯民兮。久而愈彰。擢次河中兮。任河北之採訪。生則祠于舊邑兮。歿又塚于其旁。神之既遠兮。雖尊以姓。而逸其名。神之威靈兮。信千載之流芳。謂子玉與伯淵兮。皆流傳之渺茫。獨昭陵之詔錄兮。載願末之為詳。北方之人兮。謹廟食而自唐。膺累朝之封賜兮。誠有赫乎龍光。功在社稷兮。著明效于靖康。神馬乘輿兮。實顯佑于高皇。始孝宗之方娠兮。夢絳衣而擁羊。迨震夙之夕兮。又神光而發祥。敝祠宮之百楹兮。縷千丈之周牆。儼像設之雄尊兮。煥金碧之焜煌。仰皇明之臨御兮。未嘗求福而專鄉。灑奎畫以龍嘉兮。祭鳳蓋以龍翔。前三茅而後太乙兮。與四聖而相望。肆陰陽而默相兮。鞏國勢于無疆。上宮掖而下士民兮。精神休而禮。禮儀明神之英烈兮。夫豈微惠于一方。願謁于上帝兮。掃檮槍而殄豺狼。吾君將中天下而立兮。開壽域于八荒。神亦歸其所兮。報何可忘。

重修太常寺記

禮樂一也。舜命伯夷作秩宗。典朕三禮。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無他言也。命夔典樂。教胥子。而及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夔亦曰。于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又曰。夏擊鳴球。以至鳥獸。踴躍。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何樂之詳也。三禮之書。樂亦在焉。而名書皆以禮。春官掌邦禮。而大司樂以下。屬焉。則夷夔之任。已歸于一矣。為樂設官十餘。自中大夫而下。府史胥徒。凡一千三百餘人。其間上中下。暨至三百人。既賦又三百人。而舞者衆。寡尚無數。抑何其備也。孔子之時。禮樂已缺。其觀于周。而歷聘諸國。志固在于行道。未始不切于二者。故問于老聃。問于苴弘。止以論語一書求之。執禮固所難言。而言

樂為尤衆。至開詔而不知肉味。且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所感深矣。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說者或不知此章之意。蓋鄉人邦國所用之外。樂歌多失其聲。苟聞歌而善。必使再歌之。所謂和之者。又得此一詩之聲矣。太史公知之。言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豈苟云乎哉。自太師擊磬。至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亦多不得其說。擊而下皆樂工。散之四方。夫子謹志之。如有欲用。則皆知其所之。殆所謂樂失求諸夷者耶。安上治民。莫善于禮。夫人而能知之。至于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烏可不求其故哉。今又幾二千年。禮既多廢。樂尤失之。皇朝累聖。非不講明。所謂禮者。尙可求之簡冊。一時鉅公。論樂甚盛。卒不可復古。蓋其本已亡矣。樂之本在聲。無知之者。而力求于尺度。拒黍之末。為可歎也。近世陳氏兄弟。禮樂二書。流傳于世。禮尙可攷。樂亦名與器而已耳。高宗嗣歷。庶事草創。而卿列不以一日廢。迨駐蹕錢塘。以法惠僧寺東偏隙地。為教令所。又街之東。則為容臺。尙不足以盡設禮樂之器。遇閱習。則列宮架于法惠寺中。紹興三十一年。少卿王公普始請易地。會教局中廢。遂遷焉。中為寅清堂。耽耽夏屋。于是為稱。法惠既廢。為懷遠驛。又以為臺。諫官舍。教局再建于寺之舊處。而容臺不移。于今五十年矣。梁棟墮圯。日有覆壓之虞。卿少久闕。嘉定二年。崇慶張君鈞為主簿。已歎其不可居。既丞肯監。又轉而丞于此。時司農太府俱舍舊以趨新。或謂亦可遷矣。君曰。此禮樂之司。庭宇宏敞。位置崇嚴。不應輕棄。矧盜泉勝母。古人所避。不若因而增葺之。請于朝。度材于天邑。凡而費。取其費而親出納之。都下之煩末。吏曹之禮款。一切痛革之。手賦工直。察其勤惰。惰者至執扑以扶。勤者或釀酒以勞。百堵皆興。衆役競勸。始于三年之仲冬。明年三月八日告畢。用工三千五百有奇。而內外堅鞏。丹堊輝華。于舊有加。而無不及。觀者駭歎。謂工于營私者。未必如是之敏且辦也。發地得泉。石刻名曰觀音。且曰。飲者可以愈疾。猶是法惠之舊。潛而澄之。泉甘且冽。結亭其上。扁以汲古。皆不在調度之數。宜其大有不足。而反因揮節之有方。餘錢三十萬。歸之府中。而寺有勳臣畫像。及書籍。歲久脫落。又欲為一碑。未能也。府帥將作監王君柁復以為助。今皆如所圖。不愆于素。而求記于余。余自念老矣。豈復為文。頃歲嘗叨簿正博士少列之命。三以家諱而改除。終不得進。周旋于其間。茲喜寺之新。因君之請。又欲以平日所聞者。自見。故弗辭。君飽學工辭章。沈默靜重。號蜀士之秀。而克勤小物。乃如此。漢之什邡。劇邑也。辦治有餘力。今日葺理官寺。朝論翕然稱之。每言前後同僚協力以膺登茲。不自以為勞。其言曰。今之天下。雖不易于為。而于其尙可為之中。卒至于不可為者。意其無不息之誠。且不能充是心。以往故也。君之所存者如此。宜乎見諸實用者有此也。寺無他碑。乾道七年。黃公鈞為壁記。謂後世以儀為禮。以器為樂。其于聖賢之道遠矣。惟儀與器。又皆因陋就寡。非六經之故。蓋嘗誦其言而歎息。今鐘鼓玉帛具在。而官寺又備矣。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者。可不求其彷彿于古者乎。

台州社壇記

台州之北。大山綿亘。其一支自東而西。蜿蜒委蛇。至江而止。勢若回顧。是為龍顧之山。子城據其下。官寺在焉。城西南隅。去儀門百許步。為社稷之壇。厥位面陽。爽塏平曠。昔人相攸而為此。必不苟也。有司不戒。

日就荒圯。頽垣成廢。莫敢無禁。迨熙己亥正月。宗正寺丞沈侯被遷來守。仲春行祀。依然顧其僚曰。是可
以奉吾神乎。乃命撤而新之。臨海令彭仲剛建縣治于煨燼之餘。侯知其才。舉以任焉。首按圖籍斥地之
舊。緣以周牆數十百丈。始治地得卜。碑土中。洗而讀之。蓋政和中所頒社稷壇式也。制度明甚。橫列三壇。
門各四出。中立社稷二壇。風師居東。雷師兩師居西。亦各為壇。壇之高二尺有半。又為燎壇于風師之東。
南壇外。稍高于諸壇。于是悉做名數。因其舊而增築之。故有屋四楹。為祠饗待事之所。既葺新之。又增其
一為齋潔之地。其途北出。表以二柱。中建臺門。嚴關鑰以守之。作于六月朔旦。又六旬有七日告成。糜金
錢五十萬有奇。民不知役。工不告勤。過者肅然。始知有地主之敬。侯命繪畫之。繪聞古者先成民而後致
力于神。侯之下車。訪民隱。飭吏事。廉廉乎循良之風。而思不憚以終之。以是邦被山帶江。水旱仍歲。又聞
有饑饉之災。謂職諸幽者。非人力所及。故于神無所不致其敬。社稷之重。其可後乎。秋社展禮。氣象一新。
環佩琮璚。豆蓬靜嘉。神祝昭答。如在左右。繼自今氣淑民和。雨暘時若。其必有相之者。然則侯之政。真知
所先後而致力于神者。乃所以成民也。侯名授。字虞卿。秀之嘉興人。

澧陽樓記

紹熙四年三月戊寅。澧州澧陽樓成。于是太守王侯承甫以書屬余為記。且曰。澧之為州。始于開皇。後雖
廢置不一。而柳河東謂自漢以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則在唐已為名郡。國朝建隆四年。始脫僧竊
之餘。而為王土。乾德二年。始隸荆湖北路。東接洞庭。西連施黔。武陵在其前。江陵在其北。為湖廣之孔道。
承平日久。戶口滋蕃。歲輸米以斛計者十五萬。養禁旅至三千有奇。盛矣。建炎之末。妖民弄兵。倡亂加以
劇寇。一再攻陷。民居官府。蕩為埃煤。因以饑饉。幾無噍類。蓋六年而後定。剷除榛棘。招集流散。僅復城郭
之舊。今六十餘年矣。米輸猶不及盛時十一屯。兵百餘人。而郡治尤偏小。黃堂之前。重門相去。不能尋丈。
外逼郡城。又有酒壚相直。縵于東偏。一門以通出入。心竊隘之。訪諸故老。或曰。酒壚之後。舊為城門。兵
燬以來。閉塞至今。倘闢而新之。郡之氣且伸。吾民其庶幾乎。士民援以請。為告于部使者。始作新門。酒壚
既遷。斷其故基。則古甃宛然。言益有驗。節費以為資。募民以供工。官吏勸趨。日以就緒。外鑿成雉。上建華
屋。即前日之外門。為儀門。而撤其舊。于是治事之廳。始得軒豁寬敞。而前無蔽障。得以挹蘭江之秀。俯仙
明之洲。經始于去年之十二月庚申。至是訖工。合樂以落之。氣象煥然。頓還舊觀。不敢自以為功也。要不
可以不紀。余因為之太息曰。今之為郡者。或能以廉白自喜。則于營繕之事。一切置之。恐以擾民而招謗。
不問其事之當為與否也。前後相承。謂非吾責。若此樓之于澧陽。是可已乎。余與侯世有道義之好。又為
世姻。侯之兄弟。皆承清白之傳。侯里居時。恂恂然一長者。而在官遇事。人有難及。莆田劇邑。談笑辦治。茲
試彭郡。謂將日不暇給。而能振起固陋。與五紀之闕典。開一郡之眉目。是可記也。又攷之地志。是邦有浮
丘子採藥之仙蹤。李羣玉讀書之遺跡。又楚之申明以忠孝著。晉之車武子以學術顯。皆其郡人也。先是
層城橫前。重巖塞底。土氣亦因以不揚。是役也。豈惟于陰陽家之言有利乎。郡其必有秀士為時而出者。
侯于是時。勤撫以致其庶。尚儉以益其富。闢庠序以教之。後來者又能繼此。將復承平之盛。而賢能以

與。實自侯發之。侯名正功。四明人。承甫其字也。

真州修城記

真之為州。未遠也。自唐永道中。始析江都置永正縣。南唐為迎鑾鎮。皇朝乾德二年。升建安軍。大中祥符
六年。以聖像一鑄而成。遂以名州。而實當江淮之要會。大漕建臺。江湖米運轉輸京師。歲以千萬計。維揚
楚泗。俱稱繁盛。而以真為首。中興以來。不復置發運使。而山陽通泰之鹽。沂江而上。商賈輻湊。猶為淮壖
大郡。佛狸之駐瓜步。近在六合之境。逆亮之至瓜洲。去此無數十里。郡居二者之間。故亦再罹兵禍。朝廷
以保障之未固。屢飭守臣築城鑿池。以為設險之計。林君伯成與役于前。及四百餘丈。鎮江游奕統制郭
君超繼之。值八百丈。雖務欲速。未底于成。嘉定二年八月。諸軍糧料院潘君被命出守。當兵荒饑饉之餘。
幾不成邦。既屬以勞來安集之政。又以城築委之。君自下車。愛民如子。手自摩撫。左餐右粥。加以醫藥。呻
吟疾痛。不翅切身之苦。視人之飢。真若由己。食寢為廢。此意乎乎上下。通于幽明。斯民感悅。頓有生意。和
氣致祥。年穀順成。勸農通商。復舊觀。乃大肆其力于斯城。因前功而增築之。合四百六十餘丈。基厚六
丈。上居三之一。可列七騎。高二十二尺。浚濠五百餘丈。闊者至一十五丈。深稱之。女嫫易土以甃。凡鵲臺
破臺。武臺。角臺。鬪城。馬面等。整結堅緻。金湯之固。巋然與維揚相為長雄。足為邊庭之壯觀。既又興造葺
理自儀門黃堂。凡官府公宇。大小二十八所。合為屋二百二十六楹。郡之內外。為之一新。朝家以緡錢十
萬。米七千斛。庚費而所用不貲。不復有請。惟以權酷之餘。及撙節用度。以充之。斯已勤矣。郡之井市與漕
臺。皆在城南大江之濱。議者欲如瓜州之城。窺為兩翼自城到江。以蔽遮之。事重費多。未易驟舉。余追記
未冠時。侍親泊江干。登鑑遠亭。訪之居民。指其前曰。頃有閩市。悉于潤墊。江外有沙洲數十里。雖隔皇天
蕩之風濤。而激水北來。相侵未已。不數年。間之官游者。則鑑遠亦為壑矣。是知兩翼之城。不至江濱。則不
足恃。岸既善隴。不知所止。又何恃也。將為久計。則更宜詳處而審訂之。抑又聞合肥之城。自乾道修築。歲
歲增葺。工費不可數計。竹木灰甍。出于帥漕二司。而工役則又金陵戎帥任之。以躋登茲。山陽歷陽。大率
類此。今是邦城郭雖就。而方有兩翼之議。又前者林郭二君之所築。已多壅圯。尚須隨處補苴。又別儲二
萬緡。豫為後日不時之備。繼此者當知今日之艱難。益加不測之防。則當與揚廬和楚嶺。詳相貫。而倚角
之勢固矣。惟潘氏自紫微舍人。以風節名一世。君之二父。以從子被賞。延俱為時吏師。先正柯山使君能
輕財重義。君實似之。自其幼年躬行孝謹。篤志問學。有不可解于心者。行矣而著。日進未已。嘗宰崑山。去
之日無以續食。及倅京口。以荒政自任。民以父母稱之。今則江之南。江之北。草木亦知君名。制帥既以治
最上聞。士大夫公論。莫不以為循良之冠。君則退然未嘗自足也。使守邊者誠心體國。皆能如君。何有北
顧之憂哉。官僚以郡人公言求記。為書大概。尚勉其成云。君名友文。字文叔。婺之金華人。

奉化縣學記

四明六邑。奉川為大。號難治。然俗尚氣而服義。秀士尤多。治之得其道。非難也。神文在位。郡國始建學。張
文定公。方平謂庠序。寂落乎雖。同音乎郊。而邑舊記。謂相國清河公。士遜出鎮。秣陵。為推輪之始。

蓋寶元初，秘書丞于君房為宰，以石夫人之廟為縣學，自為之記云然。且曰：願以奉川為縣學始，亦可以知吾邑儒風之興舊矣。宣和中，周君因徙于邑治之東，面勢益勝，未幾舍法罷廢為亭傳，又遭弄兵者燬焉。紹興九年，榮君蘇復新之，于今五紀，棟宇連壞圯陋，不可復支。永嘉朱君始至謁奠，顧瞻廟像，愀然曰：教化根本之地，不振如此，何以示斯民？日欲謀焉，未遑也。財用之空乏，期會之迫遽，固已不勝其慮。而連歲大歉，愈不暇給，政成欲去，介介若不滿。邑士汪君伯素好為鄉里義事，聞之謂其弟份曰：是吾曹責也，不待勸率，不謀于衆，以身先之，首創大成殿，增廣舊址，不日而成。一木一瓦，皆不苟設，必欲堅緻宏敞，為久遠計。重立先聖先師十哲之像，儀門兩廡，以次興作。前有墨池，灌而廣之，方正清深，冰壺澄澈，南山千尺，倒影其中，輪奐疊飛，照映江縣，為費不貲，曾無吝色。乃季夏戊申，宋君率僚佐士夫釋菜學宮，用以揭虔妥靈，觀者如堵，驚嘆贊美，以為前此未有，而民不知役也。于是里中善士董安嗣、徐如松等三十有二，人爭趨競勸，相與再建，駕說之堂，挾以直廡，傍列諸齋，庖廡層廡，器用畢備，凡為屋四十楹，又以去歲始有自右學登科者，為闢射圃以勸方來，舉梁之初，屬倫為之文，今既崇成，又託以記，論世居奉川，高祖正議先生教授邑中，寶元學記預名刻石，尋掌鄉校前後幾三十年，始為郡人，然五世皆反葬境內，區區封邑，猶不敢捨，辭不獲命，敢告于里人曰：令尹洎諸賢，所以惠吾邑者至矣，自爾必能相勉以學，相高以文，臨儒科，登應仕，使吾邑簪纓日盛，為四方榮觀，則今日之舉，斯為稱矣。然孟子有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是殆與今人論學之意不同，何耶？孔子之教人，亦必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蓋庠序所以申孝悌之義明，則老而負戴于道者，少者必從而代之，以此為庠序之效，不為利祿地也。誠能因今之學，行古之意，月書季考，不害進取，而父兄之告語，師友之講習，率以孝悌為先，此義既明，則凡學于此者，施于家則為孝子順孫，出而仕則為忠臣良吏，踰階濟濟，化及里閭，寔有不負戴之風，幾于一變而至道者，將以此望吾黨之士，豈直為是觀美而已哉。宋君名晉之，字正卿，悃樞無華，三為邑長，皆以儒術飾吏事，首欲興學，迄于有成，邑人紀之，實館之同年生也。

安慶府修學記

舒本羣舒之地，于今最為佳郡，瀟皖之勝，欲游而不遂，見從宦擁麾而之焉者，輒企慕如登仙然。嘉泰二年，嚴陵詹侯下車，以寬明之資，隨適古之俗，平易近民，因其俗而施之政，未幾，坐以無事，願謂僚屬曰：官府俱飭而費舍不稱，茲不可後，乃即其舊而增葺之，學始建于紹興八年，中更繕修，歲久圯壞，以某年庀工，至某月日，訖役，煥然一新。郡人謂役不及我，而躋登茲，願有以紀之。教授王君君玉度，以書來，余與詹侯俱墾王氏，而侯為尊行，知其賢有年矣，以西樞之子，謙厚廉介，所至有聲績，而飾以儒雅，澄江既以政最，始使尤著清節，謂文翁興學于蜀，變巴夷如郛魯，翁實舒人，尤敬慕之，故未暇他事，而首屬意于庠校，可謂知所先務矣。舒之人，將何以報之，侯非有望于報也，惟爾父兄相與率其子弟，益進于學，亦因其道古之習，而文之以儒術，不必以取科級之多寡為輕重，文翁既祠于學，如漢大司農朱邑，以一奮夫而遺愛傳于千載，周璠以文武才略，獨步江湖間，其名尤高，皆郡人也，誠使異能之士，間出為國家用，如前數

公豈非侯之望于斯郡者，尙勉之哉。

黃州貢院記

黃岡，東南佳處也。大江東下，赤壁西峙，武昌、夏口，鼎立相望，其在皇朝，王、蘇二翰林，一以州馳名，一以坡自命，皆千載傑特之偉人，竹樓雪堂，既壞復葺，風流文獻，至今增重。近時郡太守博士，皆不輕其選，秀士亦彬彬出矣。建炎兵燹以來，秋賦多附他邦，乾道七年，始試于州，而因陋就簡，寓貢闈于庠校，三載必一毀撤，既非所以作士氣，而學宮寔以頹廢，州人病之。嘉定二年，四明高君仲遠來守，承開禧兵燹之餘，日不暇給，首謁夫子廟，嘆其弗葺已甚，未遑他務，與教授李君宗勉，飭而新之，廊廡齋舍，以次興立，而大比又近，不可復蹈前轍，亟相與謀，得驛舍遺址，鳩工調度，分委僚屬，創貢院五十餘楹，庀工于二月丙寅，訖役于五月己丑，重門正廳，攷試分位，左右長廊，庖廡吏舍，備具嚴整，費緡錢五百萬，米二百斛，悉出于掬節之餘，民不知役，工不告勞，而八十五年之闕典，一旦復興，父老謂承平殆亦不及，士類歡奮，氣象振發，且請記之。仲遠與余有中外之好，相與素厚，以書來委，且曰：去中秋才月餘，願即為屬筆，以慰千里之望，余為之欣然，且曰：仲遠長余一歲，恂恂似不能言，與人語如恐傷之，月評以長者稱，兩乘貳車，而後試郡，撫字固所長，不謂振起事功，敏辦如此。高氏蓋名家也，高宗皇帝中興初，駐蹕錢塘，始建太學，妙選師儒，先侍郎首為國子司業，豈惟文行經學，足以表率士林，馳名京師，規繩具舉，未幾，車駕幸學，擢貳儀曹，至今四海尊仰之，仲遠其次子也，居家孝友，恪守家法，故為政彰郡，知所先後，士子尙勉進學業，以稱使君期待之意，使人物聲望，與江山相高，二翰林有靈，實寵嘉之，仲遠名得全，朝散大夫云。

建寧府紫芝書院記

建寧當閩浙之衝，是為孝宗皇帝龍潛之舊，雖官游不得一至之地，聞其山川發秀，武夷諸山，皆非塵境，蓋八州之門戶也，鍾為英傑，古今相望，士夫多挺挺尚氣節，秋賦動踰萬數，薦送率八十餘人，儒風最盛，學有生徒三百，分十二齋，猶不足以容之，今郡侯寶謨，開直學士，諫議李公鎮臨，以治行稱最，百廢具舉，功利及物，不可以數計，周知而尤篤意于教養，願瞻府庠，悉加葺治，猶以為未能，甚稱樂育之意，謂晉范寧之守豫章，大設庠序，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心實慕之，乃捐俸錢三千餘緡，度地于學之東西兩隅，廣為四齋，鳩工于嘉定三年仲冬朔旦，訖役于明年二月之望，脩廊廡，置飛梁，名齋以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以其前挹紫芝之峯，扁曰紫芝書院，蓋前所未有也，財不費于官，敏不及于民，增弟子員，又廣田疇，以豐其儲，舉郡之士，歡奮感勵，咸請記之，公學有家傳，伯仲競爽，且素號博洽，富于文詞，不以自有，乃列致郡博士，暨學職諸生三百餘人之請，貽書以屬于館，願年侵氣索，何以承命，勉為之言曰：諫議此舉，固已甚偉，當屢書以傳後，若名齋之義，其待學者尤深矣，是四者，出于先聖之言，學之大端，莫過于是，道者百聖之所傳，非可以須臾離，不志于此，則易以流遁，必至惑于異端，德者，誠也，經之言德，必以偽對之，以是決知德之為誠，據此一誠，可以終身行之，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苟能依之，形于參倚之際，非學之要乎，德不可言志，仁不可言據，藝不可言依，言之各有攸當也，或謂藝成而下，聖人以游言之，疑其為可輕

是不然所謂藝者非如今之技藝乃禮樂射御書數古所謂六藝是也稽之禮經各有名數先王設教及人之幼少真淳未散之時使習而熟之則身在有餘不可勝用君子未有不兼此而能為全德者今禮壞樂亡射御號為武事數亦不復見惟六書可傳士又罕垂意焉夫謂之小學謂小年所當學非曰學之細也酒增進退尚由此可以上達而況六藝乎苟能盡力于三者而游于此則為士庶幾于備矣學者其毋忽于名齋之義勉而進之以答諫議之賜豈以科舉利鈍為吾儒之盛衰耶本朝庠校權輿乎雖漢嗣音乎郊鄆寶元中詔建州立學賜田五頃至慶歷四年郡邑始得立學熙寧設官分教建州首置教授一員諸郡亦未之有元豐又賜田十頃則知是邦之學國家最所屬意尤在他郡之先也或曰郡既有學而復有書院不既多乎是不然潭之嶽麓衡之石鼓南康之白鹿皆此比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以今準之百里之邑千里之郡其為學當有幾所而謂此為多乎姑誦所聞以謝諫議及多士之意若公餘詣學與郡博士講明經術以訓迪好學之士則諫議之任也鑰何敢贊為之辭

攻媿集卷五十五

記

麻姑山顏魯公祠記

顏魯公嘗為撫州刺史至今有南城縣麻姑僊壇記南城今屬建昌軍郡人祠公于僊都觀中曾南豐一記論公之風節備矣正平張公戒又發明邪正禍福之說尤為著明張南軒已謂無可言者于是系之以辭使祠者歌之以侑神然則後來者可無作矣慶元六年觀遭火災祠宇灰燼巨石皆毀裂大鐘亦融液不可尋而公之碑獨儼然人益敬之太學寧君居麻姑山下與觀相望慕公之為人私財撤而新之求配于余又以李盱江麻姑山賦求宇文樞密之書余雖不識寧君而嘉其好古以扣工部尚書何公公曰此山與吾月湖山莊皆同郡嘗建一閣于觀門之西藏書萬卷餘以效李公擇山房之舊因亦與寧氏游且促余記之魯公事業載新舊二史然得南豐正平二記而幽光發越不容贅詞獨惟公既親為僊壇記真有意于神僊之說故附會者亦衆姑以為作時或謂子有金骨可以為僊又謂希烈使人刺之公曰吾服股七七丹在頂解金帶與之故得縊死而全其首領及其既死又有寄書小顏家之說皆方士之言無所取信固不必辨觀公視烈火滿坑忠憤一發徑欲投其中賊徒掠而得免當是時豈暇顧身首之全

否耶因爾平日所聞以授事君使刊之以祛世人之惑亦不失會張二公之本意又與盱江一賦詞旨暗合云寧君名式聚族頗衆又多為儒寧氏未艾則公之祠亦賴以不壞矣

廣德軍范文正公祠記

文正范公勳業在國史其祠于廣德則已具見于內相浮屠汪公之記茲以祠宇久圯不修從弟鏞以嘉定二年為郡博士撤而新之求記于鏞語之曰文正公盛德絕識才兼文武非贊揚所能盡然大要在立志不苟而已耳方在貧約則朝暮甘藟粟之味既已富貴則子弟均布帳之清在海陵為一倉官而築海隄數百里在桐川為一獄掾而所立已卓然如此一馬微矣居則嚮以養士去又嚮之徒步而歸其跋乞米帖云顏魯公唐朝第一等人而饑窮不繼非所謂君子固窮者歟又有家書云老夫平生屢經風波惟能忍窮故得免禍公之所存類如此此其所以大過人者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公之自處直欲追古人而友之故其見于行事亦非今人所能及也學既奉公之祠則為士者無徒慕公之名位當求其所以致此者鑰既為推公之所以致此者而為之記又因以勉吾弟與吾黨之士鑰雖老尚當相與思古人與稽之義云

鄞縣經綸閣記

始慶歷七年荆國王公文公宰明之鄞縣元祐中縣治建閣以紀遺愛名曰經綸肖公之像而祠其下俯仰百餘年間嘗再興于紹興淳熙而又廢壞紹熙五年知縣事莆陽吳君泰初新之起于三月戊寅踰月而訖工舊觀復還而有加焉求記于郡人樓鑰鑰以史牒攷之公為縣時世當承平公方讀書為文章率三日一治縣事垂意斯民為之起隄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與學校嚴保伍又刻善教方立縣門外邑人便之此相業之權輿也公之于鄞厚矣觀經綸之記皆為農田而行歷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孚事而遂歸上書外臺極論浚河捕鹽利害則公之為政可知詩文之傳于世為鄞而作者班班也鄉有五先生鑰之五世祖及王公杜公皆與之定交是以教化興行學者競勸後有憶鄞及憶東吳太白山等詩則又知公之戀戀于鄞也熙寧遇主千載一時盡以所行于鄞者推廣之嗚呼使一時奉行者皆能如公之在鄞則天下豈以為病哉天下雖病之然吾邑人之于公不敢忘也故尸而祝之以至于今若吳君可謂知務矣政成且去如始至然一新縣樓出于人之樂輸以其餘材又為此舉蓋將以表先正仁民之效慰父老甘棠之思而示後日循吏之勸一舉而三善具非直為是觀美而已也

定海縣淮海樓記

慶元五年十月甲戌慶元府東海縣淮海樓成主簿陳君廣孫求記于余問樓何以名曰秦公少游初筮之地也舊有此樓碎于建炎兵火至是始得再作退而攷之國史有傳云元祐初調定海主簿信矣又求于文集則絕無一語及之訪諸父老相去百餘年間耳目所不接不可得而攷矣公受知于東坡王荆公本欲以大科發身俯就進士舉實與先祖少師同在元豐八年丙科家藏小錄淮海樓表蓋其布衣

時名已重矣。然亦不聞仕鄉邑之詳。讀公鄙夷吾鄉而不一語耶。則公所至。必有詩文。不應于此獨爾。頃游括蒼。公之故迹。班班可見。水邊沙外之詞。後人作為鶯花亭。登臨賦詠。猶使人想見風度。樓今在簿領官舍。余未及登也。聞其東望大海。浮天浴日之波。殆無津涯。大江自東而南。西抵郡城。橫陳樓前。潮汐往來。風帆浪舶。尤為壯觀。北有蛟門。招寶。伏龍之山。南有長山。太白諸峯。一覽而盡得之。此宜公之所甚樂。豈亦有詩文而遺佚不傳耶。公未第前一年。嘗自題其閒居集之首曰。將赴京師。索文稿于囊中。得數百篇。辭鄙而悖于理者。輒刪去之。豈後來亦嘗取少作而刪之耶。陳君元樞之子。官學有家法。知所向慕。故一官雖小。慨念前聞人而興斯樓。及瓜且去矣。必欲記此。余既喜其意。因又念一時諸公。與公同時。秉鈞估權。富貴隆盛者。多矣。由今觀之。雖窮達賢否之不同。同歸于盡。彼或甚達而民無稱。至有指紳所差道者。公以軼羣奇才。為蘇門上客。賦似屈宋。詩凌鮑謝。壯猶碩畫。直欲鞭笞二虜。而困于煩言。陷于黨人。僅得一校勘黃紙書籍。為正字史院編修官。遂伴杭州。監處州酒。竄榔及橫雷。坎壤流離。醉臥古藤。一笑而終。亦可悲已。而聲名至今。暴白。家有其書。望之如神仙。然其所經行之地。了無片言可尋。猶為士夫愛慕如此。然則士之立于世。可不知所擇乎。鶯花亭詩。祭酒芮公國器一章最佳。人言多技亦多窮。隨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懷抱百憂中。余嘗誦而悲之。因併記焉。

東萊呂太史祠堂記

乾道。瀟灑間。儒風日盛。晦菴朱公在閩。南軒張公在楚。而東萊呂公講道婺女。是時以學問著述為人師表者。相望惟三先生。天下共尊仰之。而婺人被東萊之教尤深。至今名士班班。其傳蓋未艾也。先生為文。靖公之七世孫。自正獻公而下。名德繼起。又為文清曾公之外孫。淵源固已甚遠。而天資絕人。讀書五行俱下。少從三山林公之奇游。學徒百數。卓然出其上。博極羣書。究通千古興亡治亂之變。而耽嗜經學。至忘寢食。年二十有七。禮闈既擢。前列。又中博學宏詞科。聲名震于都城。鑰既忝同登。復媿齊年。意其為豪俊之士。一日相遇。則頽然似不能言者。殊不稱其名。與之坐而飲。不惟使人意消。欽嘆擊服。雖定交于。是日終不敢以友友也。公入館學。鑰在教局。又鄰居于百官宅。聽教為多。亦嘗造婺之寓居。留連夜話。幾至達旦。又六年而再造焉。則公已病矣。嘗為之歎息曰。少為國器。長為人師。使居大位。則必稱物平施。庶幾直道之行也。而公已矣。世間萬物。自書之外。無一可動其心者。惟明道德性命之說。而不流于迂。盡排佛老異端之論。而不至于甚。愛惜士友。如待子姓。而持論不阿。別白是否。如持水鏡。而不事于察。著書立言。粹然一出于正。而克勤小物。雖使之仕于州縣。亦甘心焉。蓋其造詣精深。本末具舉。用志不分。必欲至于聖賢闕域。沛乎不見其止也。其教人則以孝弟忠信為先。以窮經躬行為務。故登其門者。隨其性質。咸有得焉。自建炎南渡。父祖始寓于婺。假官屋以居。其地在光孝觀之側。入仕雖久。而在官之日僅四年。故在婺之日最多。四方學者。幾于雲集。積經受業。皆在于此。晚始買屋于城之北隅。以舊居歸之。官公之亡。既二十有七載。是為開禧之三年。邦之士夫及其門人。請于郡。欲以舊居之半為堂。以祀先生。郡侯諫議李公大異。慨然從之。又出錢五十萬。屬掌書記宜君。經理其事。前增城主簿潘君。隨孫實董斯役。郡寮

及其門人合力以佐費。庀工之初。相率持牛酒以餽焉。嘉定改元之秋。為屋幾十餘楹。外門五間。祠室及前軒各三間。又欲前為一堂。扁以麗澤書院。以存公之舊。且為後來講習之地。後為遺書閣。以度平日所著。如大事記。讀詩記。圖範。近思錄。春秋尚書講議。家法祭禮。及他書之未成者。皆可以傳遠垂後。而工費猶未備。國子司業王公介與其同門友生。謁記于鑰。感念曠昔。自以宦游不得日陪函丈。亦不謂公之蚤歿也。老矣。公之墓木拱矣。雖欲一拜祠下而不可得。遂不復辭。而書其始末。將使吾黨之士。自今瞻先生之像。如在左右。毋忘先生之淑諸人者。以自勉。且思有以稱賢使君。所以風厲振起之意。則先生之傳。寧有既乎。先生諱祖謙。字伯恭。其季曰祖儉。字子約。確守素業。能世其家。頃以忠憤上書。貶死江右。主上更化。念其困于權倖之手。贈直祕閣。澤一子。學術操行。亞于先生。恐久而泯沒。敢牽聯書之。

平江府鹽儀堂畫像記

慶元二年。知衢州鄭公若容。治行彰聞。浙東部使者合詞。以最課表于朝。某月甲子。有旨除直祕閣。改知平江府。自皇帝踐阼以來。垂意民瘼。郡太守以異等。膺不次之寵。實自公始。四方流傳。莫不贊動。而公之名益顯。吳門地大物夥。郡務又十倍于西安。舊嘗聞吳中士夫言。吾邦使君。嘗得三數人。以治賓客。答殷書。理財賦。聽民訟。分典之。乃可辦治。雖若戲言。蓋甚言其日不暇給也。公精力絕人。年侵而強。直不衰。今蒙天子親擢。以平日臨事不苟之意。窮日夜之力。以從事于簿書期會。宜視前後數公。愈勞而無頃刻之閒。然下車未幾。而治聲已隨舟車而東矣。一日。貽書于鑰。謂郡中自至道以迄于今。更郡守一百五十人。率有繪像。舊在齊雲樓兩廡。紹興末年。洪公樞密以內相出守。嘗建瞻儀堂。而列像其中。范公參政為之記。今又三十六年。繪事故暗。裝潢漫以彫脫。欲盡圖于壁間。良工名筆。一開生面。而以舊像度之。閣上庶幾可久。子為我記之。鑰曰。以繪事為甘棠。固他郡所無。于浩穰膠擾中。公餘豐豫。雍容及此。非身兼數器之才。事能爾耶。舉此一事。可以知公之政。下轉而上聞。天子之用公。殆未艾也。鑰祖父宣和中。嘗以徽猷閣直學士為守。遺像在諸公間。慮其久或失真。謹以家藏寫照。因託公是正之。併書始末。以塞公命。

慈溪縣董孝子廟記

慶元二年某月甲子。慶元府慈溪縣重修董孝子廟成。邑令朱君堂求記于郡人樓鑰。以傳記圖經參考之。孝子諱黯。字叔達。一字孝治。會稽句章人。生後漢時。家貧。少孤。事母盡孝。採薪供養。甘果美味。奔獻于母。母甚肥悅。比舍有王寄者。富而不孝。二母各言其子。寄聞而銜之。伺孝子出。苦辱其母。孝子知之。恐貽母憂。默而不言。母既葬。斬寄首以祭。母墓。自囚以告有司。和帝釋其罪。召為郎。不就。以壽終。句章今之鄞縣也。孝子之母嘗寢疾。喜飲大隱溪水。不以時得。于是築室溪傍。以便日汲。厥疾用瘳。溪在今縣南一舍。故以慈名溪。而又以溪名縣。母反葬于鄞。鄞為郡太守治所。故州邑與其墓側。皆世祠之。城之祠宇。即其故居。先其母塑像。在南郭草堂中。康憲錢公億迎歸于廟。鑰親訪其墓。宰木猶存。近在城南。豈所謂草堂者耶。晉虞預會稽典錄。亦載其事。但言會赦免。而不言為郎之詳。然至今鄉人猶稱董孝郎中廟也。吳之虞翻。稱其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仇。海內聞名。昭然光著。以為會稽

英俊之首。唐大厯中。刺史崔殷作。馮浩書之。亦云。其徙居也。庭出寒泉。其執喪也。林集祥鳥。無貽一日之憂。終報共天之怨。又載其六代祖仲舒。漢中大夫。嗣孫字春。領江太守。世為郡中名族。既不可詳考。又言環堵已蕪。遺記將落。意謂此必有碑版。今不得見矣。若董孝名。越溪名。亦謂之董溪。則不可磨也。祥符元年冬。真宗皇帝封僧禮畢。詔賜號純德徽君。或云。起于饑康憲之請。夫孝子豈有意身後名耶。發于至誠。自不可揜。生蒙和帝之恩。越九百載而膺章聖之寵。然則隱約之士。可不慕而勉哉。唐神龍中。有張孝子。無擇。蓋在慈溪之虎。山。結廬負土。有湧泉。芝草之異。仕至和州刺史。比郡中有揚孝子。慶自紹聖至宣和。封股割乳以愈父母之疾者。至于五六。卒旌表其門。孝秀相望。蔚為義郡。其源流有所自矣。元豐間。盛君次仲。為合嘗書董溪事于碑下。建炎改元。林君叔豹。祠于東山之陽。紹興之末。戶掾董君。鄰。又崇大之。為前後二殿。前以奉孝子。而處其母于內。今三十五年矣。寔以圯壞。朱君始至。進謁。慨然以為此蓋風化所繫。宜為先務。願荒陋如許。是闕典也。君既以儒雅飾吏。制決如流。縣務畢舉。以政成之餘。一新廟貌。視舊增闢。首捐俸錢。助以餘帑。敏不及民。給工直如私家。人徒見輪奐之美。而不知役莫不驚歎稱服。又華邑之士。夫酌奠以落之。是足以仰贊天子之孝治。而示邦人于無窮。皆可書。故備書之。

嶺縣嶗浦廟記

嶺縣。壯縣也。兩火一刀。自古記之。晉宋名勝遺跡至多。地以嶺名。以嶺之山水俱秀也。邑城之北。山圍平野。巒行其中。至四十里許。兩山相向。愈迫。刻之水易于暴漲者。以此。然水口氣聚。所以為壯縣也。西曰嶗山。巨石突踞水上。其下曰嶗浦。巖壑奇登。尤為勝絕。溪多積沙。深淺不等。惟此數里間。淵潭澄澈。不知為幾尋丈。潭在石下。為羣魚淵。相傳中有神物。無敢觸犯。亦險絕之地也。上善濟物。侯廟。貌像嚴毅。夙著威靈。據山瞰嶺。稱其為明神之居。路通曹娥大江。山為台。越孔道。舟車所經。無不致敬。吉凶響答。求夢尤應。遠近以兩嶗祈禱。靈賜為深。時節報謝者。相踵。畫像以祠于家者。俱是也。略氏世為廟史。有吳越時公。陳長官祠。嘉祐七年。鄉貢進士何淹。為給事郎。太子中舍。知縣高安。世為記。亦云。侯姓陳氏。為台之仙。居令。始過此。陰有卜居之志。秩滿舟覆于下。拯之復溺。死焉。自爾顯靈。民遂祠之。天福初。有神兵之助。而受此封。然鄴道元之注水經。出于後魏。已言嶗山北有嶗浦。浦口有廟。廟甚靈驗。行人及樵伐者。皆克敬焉。若相盜竊。必為蛇虎所傷。則廟已古矣。況台州樂安縣。五代時改永安。至皇朝景祐四年。始改為仙居。不應石晉之前。已有此名。豈侯實為永安縣令。後人誤承仙居之名耶。正如磁州崔府君。國家奉之甚嚴。會要以為後漢之崔子玉。孝宗聖德事跡。謂名從玉從愛。蓋以始生符瑞。默契其名。而昭陵實錄乃謂唐貞觀中。滄陽一縣令也。幽冥之事。不可究知。傳記亦有謂靈祠間。有以剛方之士代之者。惟其血食有素。授職于朝。故封爵之報。與臣子不殊也。建炎時。敵騎入越。而叛兵欲犯邑境。以神之威。不戰而退。乾道中。曾賜香茗之奠。今丞相大觀文。謝公布衣時。由丹丘赴南宮。神已告之富貴之期。是舉登科。作尉此邑。事之尤隆。公既登樞筦。修職。魏君必大率邑人。以加封為請。慶元改元。賜廟額曰顯應。公之力也。魏君年及八十。為一鄉之老。既享秉力新其祠。而備之子。瀟瀟為丞。介以請記。惟神之姓氏事跡。著聞已久。瀟瀟又

能道祠宇所禱之祥。且將捐私財而刻石。併為記之。修廟之役。劉令君渠先以十萬錢市材。魏君以幸木助之。周令君悅取以建殿宇。始於慶元四年十一月。成于六年六月。而終始經理者魏君也。

桐廬縣桐君祠記

桐廬多荆。荊州多荊。豫章以木氏都。酸棗以棘名邦。茲邑以一桐之大。垂蓋如廬。古有隱者採藥求道于此。或問其姓。則指桐以示之。人因稱為桐君。故桐江桐谿桐峴。皆以此得名。既以為縣。又因以名郡焉。大谿澄澈。橫其前。又一谿出天目。至此而會。一山巒然聳于谿之東。林樾秀潤。號小金山。上有祠宇。肖君之像。蓋一方之絕境也。新婺州。武車詹君。又民以書來曰。家本嚴陵郡中。慕桐君之高風。來寓邑下。念古祠之蕪廢。思有以興起之。未能也。邑尉趙君某。公餘為一新之。士民稱美。思有以登載傳後。求記于余。昔未冠時。嘗侍親過其下。雖甚愛山川之清淑。曾不能登嶺。以致一簞之薦。徒誦盧公贊元招隱之詞而去之。至今猶屬夢境也。夫所謂隱者。正欲逃名于世。嚴之高士。有三人焉。子陵隱于漢。風節最高。而其名終不可泯。方干隱于唐。又以詩顯。桐君不知為何人。身既隱而姓氏竟不傳。其殆最優乎。余既喜詹趙二君之好事。有契夙心。因併書之。俾刻焉。

建寧府沖應周真人祠記

神仙之說。茫乎邈哉。有耶無耶。不可得而知也。以為無者。謂以秦皇漢武之力求之而不得。故以為必無之。殆未必然。以為有者。則指傳記以為信。傳記雖多。多誇言。然耳目所不及者。非必無之。噫。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洪內相志夷。堅言建之周生事。以為丹欲成而失之。出神往求。而魔又困之。勸家人火其尸。而無所歸。又謂其山淺陋。非神仙所居也。嘉定五年。學士院權直真希元。建人也。為其里浦城周真人之祠。求記于余。且示以真人之弟待制公所為行狀。及開樂先生陳公師錫容。臺何博士去非所書。陳何皆同鄉。始末甚明。始知內相得于傳聞。而未見此三書也。真人天分素高。夙有仙骨。神既授之。又加以真積力久之功。其妻楊氏。文公之孫。亦有隱操。相與枯槁于山林之深。及其垂成。猶未至于形神俱妙。輕舉飛昇之地。則世之謂一有遇而遂羽化者。又難矣。然其精神聚而不散。遂著靈響。水旱有禱。至今猶能惠其里社。里人以其所禱之明驗。聞于府。于監。而以徹于朝。封沖應真人。舊有祠宇。因而興葺。以修上賜。而真人之名益顯矣。余聞建多偉人。山川孕秀。非他郡比。近閱圖志。武夷之外。名山無數。造化豈故私于一方哉。自有宇宙融結自然。而秀氣特多。人才方興而未艾。蓋不止神仙道家之盛也。余家于鄞。少有四方之志。而宦游不出溫台。粗窮東南之勝。欲入閩而終不遂。老矣。方乞身以歸。將隱于四明山中。望建安無可到之期。第切悵歎而已。既為書此。且囑希元併與前三公之文刻之。此不復具載云。真人名。諱。字史卿。希元名德秀。

會稽縣寬簡堂記

會稽縣治之東有地三畝所舊有一堂以溫陵會稽公嘗為之宰名曰褒績歲久圯壞知縣事歐陽季思
 倣撤而新之前軒後廡又為亭三間以臨河上巖桂官梅分植其間棟宇宏敞丹堊煥然經始于慶元四
 年孟秋落成于十月之望求名于余為之名其堂曰寬簡亭曰休心且語之曰文忠公君之四世祖也為
 郡以寬簡不擾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公曰以縱為寬以略為
 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吾之所謂寬者不為苛急爾所謂簡者不為繁碎爾此士夫均所當法也君承家
 傳為江右甲族而今之在仕版者才一二君仕中都以才矜自見諸公貴人薦之朝來治劇邑其可不以
 此言為法乎因為書其扁記其說使刻諸石以自勵且以示後之人縣壯而賦重民為之困官不勝繁君
 能以劇劇之餘力及此且再書考矣尙其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毋忘此言後來者又能率是而行之豈
 惟文忠公之言可寶萬世邑之民其庶幾乎或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古之格言也然今之作邑者戴
 星出入焚膏繼晷猶恐不逮寬簡之說果可行乎曾不知為單父者彈琴而治宰山陰者畫而垂簾其必
 知此矣故文忠之為青州揚州南京皆號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間官府如僧舍豈
 非明效大驗乎文忠之宰夷陵為至喜堂記有曰聽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為疏潔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
 心君子公退之餘吏散庭空休心亭中以養吾之神以待事物之至惟寬與簡將自此出本無二道也

昌國縣申義堂記

東陽葛容甫洪為昌國令嘗序庠之講堂名曰申義求書其扁余既喜葛君知政之先務又樂其名之佳
 大書以遺之又欲為之記余分教永嘉時嘗作序齒文以示諸生其略曰孔子稱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
 之間斷斷如也說者謂斷斷為相遜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夫
 洙泗之間行者相遜何以為魯道之衰謹庠序之教何預于道路之負戴者及究其說漢地理志云魯瀕
 洙泗之水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者相遜也徐廣又曰蓋幼者患苦
 長者長者忿媿自守故斷斷爭辭所以為衰也想其盛時老者晏然如父兄之殺子弟無復相遜子所謂
 老者安之殆為此也孟子亦謂孝悌之義既申則頒白負戴者少者自當代之矣噫後世教養士子以科
 舉得人之多寡為庠校之盛衰者與古意遠甚昌國故甬東之地民以漁鹽為業近歲儒風日興而猶未
 盛焉君欲崇教化以善其俗一聞余言則曰此名堂之本意也始余從弟鏞尉東陽而歸余啓得人之問
 以容甫為稱首茲為鄉邑治聲卓然又將興學化民以幾古人之意誠非文法吏所能為者齊變至魯魯
 變至道顧不在茲乎鑰既為之記而命鏞弟題其上

奉化縣恕堂記

奉化縣邑也此因掃松見趙令君會方禱雨相與過恕堂上蓋縣齋便坐且折獄之地也棟宇一新而
 戶册不稱令請改書之且出舊記相示因謂令曰治獄固貴乎恕而所謂恕者非止用于此也孔門之徒
 最為善問子貢猝然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亦難乎其答矣夫子不曰仁不曰義不及其他

攻媿集卷五十六

記

遺老堂記

乾道辛卯客授來東嘉一日衣冠會于黃堂廡下有蒼顏白髮目光瞭然者心竊敬之入曰此高密郡
 王曾孫崇道公也遲頃俄揚笏相向字呼我家少師問于君何屬鑰拱而對曰先大父也因言在京師時
 相與游從如昨日事媿晚出不及知自爾時時造門問話言祖宗承平百餘年事之廢與人物之賢不肖
 內之朝廷典章近之干戈轉徙之詳歷歷言之嘆擊不暇若宗正屬籍之盛他人按圖莫能究舉以叩之
 了辨如響年踰八十視聽不少衰氣節剛勁門無雜賓獨以事契故厚我一日謂鑰曰予家素貧僑居佛
 廬他無所用心左右圖史且以永日近聞屋數楹取趙臺卿之言勝以遺老子盍為我記之鑰曰臺卿非
 公比也彼嘗詭姓遁身以逃鈞黨之禍晚焉著書詞思遺老顧豈得已公以當世宗英奮驅馳戎馬間得
 敵要領歸報德齒俱尊為趙氏祭酒名堂之義不應處此漢子政自以宗室遺老言事必盡今天子廣覽
 兼聽無間疎戚親親賢賢尤所篤意問平之懿迨無遺賢公于古事今事問無不知豈不能為更生之為
 而以臺卿自處耶公一笑併以為記

皇上思得人以鎮撫之大理少卿趙侯方以閩漕之節後次于浙右遂除右文殿修撰起師于揚遠繼叔祖龍圖之軌下車之初日不暇給簡節疏目恩威竝用教條井井軍民帖服邊鄙既已不登而年穀順成案此下各本俱缺 凌復樂土之舊郡城堡寨

礪于茲矣繼自今其必有卓然超微之士深藏若虛出于此山以振祖風者豈惟利而已哉曩嘗一再游焉間久不雨水僅相續蕭索輪困固自不惡惟積雨暴漲則尤為壯偉可觀顧安得每如許及今過之既坐亭上徐徹三版水則大至怒濤迅雷凌駕震疊素蜺萬數哮吼層出真天下之奇觀也始惟見寒莎野卉紛駭相應少焉覺兩涯石壁亦為之低昂不已此非親至其上深曠而駐觀者不足以知此莫公止謂不妨飛雪之勝不知此池之成開機關開乃大有功于瀑泉也足庵傳洞下心宗精鍊刻苦等慈接物法施不吝所向傾動緇白數主廢利皆立與之壯年嘗出此以辦衆緣晚座道場年踰八十適丁歉歲艱食之餘他人支傾補壞猶懼不濟乃于談笑間成此勝事用錢百萬外不以謁諸人內不以費諸帑傾囊倒篋一力為之信有大過人者是役也僧德宣實相其事妙有智思規畫多出其手又得信士單承亮割膏腴以補田之廢此池益可以久矣故併書之以告來者云

望春山蓬萊觀記

老與佛之學行于世向矣未知孰為輕重然以吾鄉一境計之僧籍至八千人而道流不能以百其居才十數而佛廬至不可數何耶蓋嘗聞之歐陽公矣大略以為佛能符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趨者衆而嫌老氏獨好言清淨靈仙之術其事冥深不可質究故凡佛氏之動搖輿作為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且曰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于其徒者哉明之四山去郡皆三十餘里西有湖千頃一山穹然秀出此為最近者名曰望春舊有靈波廟以祠白龍政宣間有陳孜者始崇以殿辟道院于東俾道士馮立權奉香火祖父少師典鄉邦因湖之淤請于朝而田之歲得穀亡慮四十萬斛父老以為德生立祠其中文得道士何思遠居之于是觀宇益興廊廡略備息遠澄心鍊氣得黃老之真風驅役鬼物靈迹有不可掩者嘗之京師有運紅數百千艘欲絕淮而潮不登為作法于其壩未幾潮溢歡聲如雷悉賴以濟發運使以聞敕差明州管內副道正盜發清路旁郡山谷間多響應者祖父大飭守備郡以無恐思遠亦有陰助石記存焉紹興癸卯太守莫公將命拜章禱雨而驗奏移象山蓬萊觀廢額手書扁榜以寵異之其後主者竭力以增益前功今知觀吳若訥繼胡志清之後里之巨室厲氏兄弟相與出力與造又得谷氏創岱嶽行祠于山麓遂為一方勝處由歐陽公之言觀之諸君可謂能自力而實于其徒者矣鑰自念生晚不逮事祖父嘗拜祠下冠佩儼然幼年及識何君猶記其道貌能歷歷道祖父時事使人起敬吳嗣法于何為孫行廬行乃祖之法以大其居是為能負荷者故與之游一日來請曰觀之與才六十餘年懼無以傳遠久願記之應曰傳之久不久正不在記而況此散骸之文乎世之棟宇有傾民力為之欲為無窮之計而驟起亟廢幾不能以一時山巔水涯結茅累甍或遂化為殊庭自前古以至今日者非一也子以為今之琳宮藥館據名山洞府之勝霞冠星耀搖曳其間者皆固然耶其創始之初亦若是而已又未必能如子之居之壯也其寢致雄盛者雖曰有數亦在乎人爾揆之世法又何止棟宇也哉今蓬萊之興或作于前或繼于後以陪登茲歸語子之徒儻能念其孳勩而增葺之則真可以無窮矣吳曰正欲記此以示來者遂為之書

攻媿集卷五十七

記

雪竇山錦鏡記

雪竇山名天下自下而升既至絕頂而地始平曠四山又環之寺據正中氣象雄秀二水不知所從來出山之兩腋而會于前徑赴大壑峭石削立險不可測崩空落崖飛雪千丈洞心駭目勝絕一方此山之所以得名也蘇古以來登覽之士不知其幾眩于創見何暇擬議紹興甲子郡太守尚書莫公將來游乃始發妙意于萬象之表謂水去太亟屬寺僧以田為池使二流匯其中寬納而緩出之則寺當少利有詩云能廢千畦淨玉雪不妨飛練掛丹梯讀者疑之而四十餘年十易主人咸睥睨以為難清熙十一年足庵鑿公禪師既至百廢修舉取莫公之說斟酌之八月己未遂與谷鍾池深一尋縱四百三十尺廣半之築隄南西以便往來因橋為闢視水漲落而閉縱焉明年二月庚子池成瀟灑拍隄滄溟如拭千巖倒景空明相映道俗欣嘆見未曾有禽魚下上咸有喜色師問名于雪窗張武子良臣武子曰是所謂淵林錦鏡者也遂以錦鏡名而謂余記之余不能習陰陽家言然通天下一氣耳山如人之定形水如人之脈絡或瀉或泄當適其中池之未作也水若建瓴山之氣與之俱逝而不留及其既積則淑靈之氣得以扶輿磅

天童山千佛閣記

道熙五年孝宗皇帝親灑宸翰大書太白名山以賜天童山景德禪寺寺之門基雄峻刻雲章尊閣其上又于方丈專建一閣以藏真跡實為禪林盛事前所未有也初西晉永康中沙門義興卓庵此山有童子來給薪水後既有乘遂辭去曰吾太白一辰上帝以師篤于道行遣侍左右因忽不見自是始有太白天童之名山在郡東南六十里所太白一峰高壓千嶺雄尊深秀為一郡之望紹興初宏智禪師正覺欲撤其寺而新之謀于衆有蜀僧以陰陽家言自獻曰此寺所以未大顯者山川宏大而棟宇未稱師能為層樓傑閣以發越淑靈之氣則此山之名且將振耀于時矣覺深然之乃拓舊址謀興作內外鼎新以次就成智匠高妙務極崇侈門為高閣延袤兩廡鑄千佛列其上前為二大池中立七塔交映澄澈游是山者初入萬松關則青松夾道凡三十里雲棟雪脊層見林表而倒影池中未入窺樓閣已非人間世矣中建盧舍那閣尤為壯麗住山三十年其為久遠之計皆絕人遠甚後有慈航了朴一坐亦二十年起超諸有閣于盧舍那閣之前複道聯屬至今巋然相望又大築海塗增益歲入由是天童不特為四明甲刹東南數千里亦皆推為第一游宦者必至則忘歸歸而詫于人聲聞四方江湖衲子以不至為歎皇子魏惠憲王出鎮一見慈航歎若平生暇日來游顧瞻山林登玲瓏坐宿鸞或累日不忍去因圖以進于上會稽郡王太師史文惠公又從容奏請遂有四大字之賜瑰奇絕特之觀無以加矣十六年虛庵懷敏自天台萬年來主是刹百廢具舉追跡二老而千佛之閣歲久寢圯且將弗支猶以前人規模為未足以稱上賜欲從而振起更出舊閣及前二閣之上僉以為難師之志不回也先是日本國僧千光法師榮西者奮發願心欲往西域求出外別傳之宗若有告以天台萬年為可依者航海而來以師為歸及遷天童西亦隨至居歲餘聞師有改作之意請曰思報攝受之恩糜軀所不憚況下此者乎吾忝國主近屬它日歸國當致良材以為助師曰唯未幾遂歸越二年果致百圍之木凡若干挾大舶泛鯨波而至焉千夫成集浮江蔽河築致山中師笑曰吾事濟矣于是鳩工度材雲委山積列檀四十多日本所致餘則取于境內之山始建于紹熙四年季秋之甲申才三載告畢費緡錢二萬有奇是歲海莊倍稔贏穀三千斛如有相之者不求于人見者樂施以迄于成凡為閣七間高為三層橫十有四丈其高十有二丈深八十四尺衆檀俱三十有五尺外開三門上為藻井井而上十有四尺為虎座大木交貫堅緻壯密牢不可拔上層又高七丈舉了佛居之位置面勢無不曲當外檐三內檐四檐牙高啄直如引繩旅檀有閑疊飛跋翼周延四阿線以欄楯內為綺疏表裏明豁自下仰望如見峴閣梵唄磬鐘半空振響徜徉登覽四山下瞰河漢星斗如在欄檻御書金榜巍乎中峙翊以翔龍護以絳綃高出雲霄之上真足以彈壓山川傳示千古善財童子大裝嚴藏人見樓閣廣博無量則不可知若經行四方室屋巨麗殆未見其比也輪奉祠東歸嘗往遊焉驚歎傑特目眩神駭過于耳聞敬請記其事老矣學落不能形容姑記大槩以表吾鄉之勝海內好奇之士欲游而未遂者覽此則太白之景思過半矣虛庵道價素高禪子向方島夷亦聞其名而歸之加以願力深重才力恢恢巧匠瑰材成此勝事觀者無不羨歎或請飾之敏曰彈力竭財幸躋登茲行且謝去

若丹樓華飾尚有賴于後之人云

安巖華嚴院記

吾鄉僧利最衆奉川一邑凡七十有二雪竇古道場為冠其次則安巖山也林壑幽邃非餘山比出縣治三十里創于唐之大厯而廢于會昌五季漢之乾祐僧清覺義仙入山求卓庵之地登高四望投以一石誓曰石所住處吾其止焉既得之曰此五龍之地居此者當利見大人皇朝乾德錢氏猶在吳越聞發之名命住杭之靈隱寺號了悟禪師乃以此庵為四明道場爾後復為徒弟廢壞天聖中有老禪伯其名上曰居下與泰陵廟諱同字久住天童山邑有汪居士湜自號和靜先生以其好佛里人稱為汪長老率信士十人力挽師為此來既至尤與居士契合遂相與營度形勢遷立寺基相去二百步有蔣宗盛施錢十萬鑿山平址汪君鳩合衆力建寺宇百餘楹殿堂宏敞中嚴像設康定元年括囊山人志全為之記大率稱其地之勝東接奉川西連台嶠南臨滄海北倚四明言其興造之速則曰霜暑不再金碧相輝師又自作十方遺戒謂永為十方宗師說法道場語論深切蓋凜然可畏人也手植松六千本自葛隩至門約十餘里亦有松門記三碑皆居士所立稱為檜越主則施財出力為多矣慶曆三年賜華嚴禪院之額外建玉潤流峽望春濯塵四橋中有釣臺綠蘿望海亭皆為佳境距今百六十餘載間有興作支傾補壞視舊不能有所增益今住持僧無盡俗姓汪氏寔居士五世孫也出或庵體公會下三住名藍來主華嚴十年矣念居士經始之勤益務興起族弟智德捨俗為僧與之勳力有蓬道與山縣巨三千畝固險絕莽為盜區僻在等山之西德之己業也至是捨入山中別立一庵以謹護守林樾映發又一勝處于北名馬跡開廢田八頃又以衣孟增置三十畝以贖塔庵盡公既已重建僧堂鐘樓等比舊加壯創為香磴機輪激水為無窮之利又將增廣大殿香積地之廢與固自有時居士植福深厚厥後族處雙谿為大家其與未艾豈苟然哉余家久與之通譜視之猶南阮也族子俊與宗黨求記于余余笑曰嘗觀白樂天沃洲禪院記謂晉宋以來白道猷始居此山中間遼荒大和有頭陀僧白寂然卜築遂為禪院寂然謂樂天為從叔乞為之記樂天系以詞云道猷肇開寂然嗣興今日樂天又垂文茲山異乎哉沃洲與白氏其世有緣乎今安巖大刹居士建立于前無盡嗣興于後又委余以記余有從子清一方禮盡公為師其于汪氏又不止如沃洲之與白氏也因慨然為書之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記

徑山天下奇處也由雙徑而上至高絕之地五峯巖然中本龍湫化為寶所國一禪師開山于天寶之初特為偉異天作地藏待斯人而後發道成名震召歸長安代宗為之執弟子禮將相不得預大丈夫事繼之以無立又繼之以法濟坐鎮羣魔刀斬禪牀而色不動議錢武肅王于微時故吳越累世崇奉尤謹皇朝至道中太宗皇帝賜以御書并佛骨舍利元祐五年內翰蘇公知杭州革為十方祖印悟公為第一代住持紹興七年大慧禪師來主法席衲子雲集至千七百衆末年南歸重來貽而復振人境相與映發道俗趨仰龍神亦隨指麾而定顯仁皇后在慈寧宮高宗皇帝在德壽宮時皆嘗游幸就書龍游閣扁勝孝

宗皇帝書與聖萬壽禪寺。又賜以圓覺經解。天下叢林。拱稱第一。大慧以來。名德繼起。神龍靈響素著。國
家民庶。有禱輒應。累封神應德濟顯祐廣澤王廟。為靈澤。且有玉圭玉帶黃金餅。儲祭器之賜。其盛極矣。
然而廢與有數。不可豫知。國一之後。以會昌沙汰而廢。咸通間。無上興之。又後八十餘年。慶賞始以感夢
起廢。為屋三百楹。去榑榑。手植杉檜。不知其幾。今之參天合抱之木。皆是也。蒙菴禪師元聰。以慶元三
年。自福之雪峯。被旨而來。道譽隆洽。不幾前人。五年仲冬。行化浙西。而回祿。挺災烈風。佐之。延熾棟宇。一
昔而盡。異哉。人皆以為四百年積累之業。一旦掃地。有能興之。非磨以歲月。未易就也。先是。寺基局于五
峯之間。又規模不出一手。雖為屋甚夥。高下奢儉。各隨其時。因陋就簡。亦復有之。衆為之請曰。大慧無恙
時。豈不能撤而更之。顧其勢未可。茲焉火起。龍堂瞬息埃滅。豈龍神欲一新之乎。況祖師之像。出于烈燄
而不毀。開山之菴。四面焦灼。而茅不傷。師與國一俱姓朱氏。或疑以為後身。比移舊壇。涌泉成井。今日安
知非暫廢而當復大興耶。聰曰。有是哉。微我誰當為之。乃出衣孟為之倡。率學徒元韶。可遠等。所在緣化。
兩宮加以錫賚。施者聞風日集。動以萬計。又命南悟等。廣募閩浙。江東西良工。伐木于山。日役千輩。斤斧
之聲。震動山谷。凡食于山者。無問比丘優婆塞。相與勸勉。智者獻謀。壯者出力。夙夜經營。不翅已私。開拓
舊址。首于東偏。為龍王殿。以嚴香火之奉。繼為香積廚。以給伊蒲之饌。延湖海大眾。則有雲堂。供水陸大
齋。則列西廡。此皆一日不可緩。寺之所以立也。寶殿中峙。號普光明。長廊樓觀。外接三門。門臨雙徑。架五
鳳樓。九間。奉安五百應真。翼以行道。閣列諸天。五十三善知識。仍造千僧閣。以補山之闕。處前雙百尺之
樓。以安洪鐘。下為觀音殿。而以其東西序。度毗盧大藏經函。鑿山之東北。以廣庫堂。登其土石。置後山巨
壑中。開毗那方丈于法堂之上。復層其屋。以尊閣思。陵宸輪御榻。修復妙喜塔亭。仍建蒙菴于明月池上。
為香水海。以沐浴。為天慧堂。以選僧。禪房客館。內外周備。像設雄尊。金碧瓏瑯。法器什物。所宜有者。纖悉
必具。不可勝書。蓋其百工競起。衆志孚應。經始于六年之春。成于嘉泰改元之夏。閱月才十餘。而變瓦礫
之區。為大寶坊。始者蕩廢于一彈指頃。若甚慘矣。及其興之神速。則高掩前古。而又雄壯傑特。絕過于舊
按圖而作。井井有條。雲棟雪脊。疊飛層疊。迥出于烟霏空翠之表。春秋二會。來者益衆。奔轅瞻仰。如見化
城。驚躍踴躍。稱未曾有。徑山于是乎大振矣。余嘗登含暉之亭。如踏半空。左眺雲海。視日初出。前望郛城。
自西湖浙江。以至越山。歷歷如指諸掌。真絕景也。為別峯寶印賦詩。有百萬樹松。雙徑香。三千樓閣。五峯
寒之句。印為之撫掌。且曰。山中之景。幾無餘蘊矣。是時新創大閣。丹雘未施。上下一色。如凝霜雪。涉二十
年。猶屬夢境。今則土木之盛。何止十倍。恨未能一寓目也。聰忽以書相尋。于寂寞之濱。屬以記文。遣僧契
日。攜書來見。備道始末。辭之曰。年侵學落。筆力隨衰。子之師。願力宏深。成如許大佛事。不求于重望。雄文
之士。而為此來。何其外耶。求之再三。拙菴又助之請。遂鑿括其語。為之大書。且告之曰。大慧千僧閣之成。
一時稱為盛舉。善乎李資政之記。以謂在吳公何足道。而循習。龍觀者。以為奇特。不亦陋甚矣哉。聰之為
此。初豈有意于興作者。因鬱攸之奇變。偶人情之響答。上資國力。廣集喜捨。時節因緣。有相之道。以隨登
登。是固不可不記。以傳遠。然于師何有哉。矧國一之初。本無可傳之法。其後瞻禮之衆。傾于億兆。財施之

廣。形于千萬。視之如幻。等之于空。居惟一室。室惟一牀。布褐陶匏。泔衣糲食。其視寵榮。震耀何如也。聰方
以此道行。而余欲以言語贊歎。有為功德。多言益足為贊。是故言盡于此。師其以為然乎。

江州普照院記

余少侍先光祿。自洪都舟行。順流而東。過彭蠡。望廬山。開翠屏于空外。小泊南康。迫于行役。不及一至山
中。歷指五老。香爐諸峯。恨望而行。猶意此生可游也。老矣。遇人自山中來。必問泉石之勝。或惠以圖與記。
讀之。若身到其處也。住育王瑞公。九江人。嘗以問之。最能言受業普照院之詳。蓋院去潁城之東。才十五
里。為邦人游樂之地。昔曇珣律師。講經宴坐。感白鹿之祥。至今有白鹿臺。臺下即此。利晉義熙中。遠公與
十八賢結蓮社于茲山。而于山巔水涯。建立法幢甚衆。此蓋其一也。雖非深入廬阜。而面勢殊勝。前橫大
江。江中桑落洲。正與之對。亦為一古刹。中更兵火。蕩為榛墟。紹興初。僧崇信始誅茅結屋。而徒弟普誠與
嗣子師瑞。師紹。師義。師卿。相與募緣興建。已而正殿。廊廡。法堂。寢室。輪藏。三門。鐘樓。佛閣。庖廡等處。無一
不備。瑞公自以土木。但為有為功德。出而游方。以一大事為己任。首住舒之興化。移浮山。未幾被命來育
王。時佛照光禪師。自徑山乞歸。來居東堂。瑞其高弟也。既嗣法席。父子更唱迭和。相為引重。納子雲集。因
念受業香火之傳。猶有未滿人意者。罄衣貲度。智日。智月等十僧。使相其事。為經久之計。增田以待雲水
高人。是刹之立。幾七百餘載。既廢而復大興。豈無數耶。瑞公清介孤高。而未嘗為矯厲之行。道俗歸重。故
能一坐大道場。至于九年。略無魔惱。已而退居西塔。又復累歲。一日語余曰。出本無心。住亦隨緣。拙菴既
已示寂。吾將歸老于前山。山間素無碑誌。願為之記。將歸而刻之。噫。余既無由杖履相從。以酬素願。縱到
山中。勝具亦已無有矣。師之歸。度無再見之日。廬山面目。終不能復識。既為書其始末。又重為之懺然也。

魏塘大聖塔記

僧伽本西域人。唐龍朔中。始來中國。于泗州臨淮縣信美坊。乞地建標。欲為伽藍。掘得古香積寺石記。并
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王佛字。或言師頂有一穴。室之以架。夜去架。則香滿一室。寶明香還。復室之。萬回。異
人謂觀音化身也。示寂于長安。以有靈應。遷還泗上。為之建塔。傳于世久矣。鑰先祖少師年四十為守家
傳。其顯應事甚衆。陳子充大光。丁齋之孫。貳卿之子。與余家有連。比任太府寺簿。余方為郎。相與尤厚。余
既投閒。而子充亦掛衣冠矣。忽以書來云。先侍郎自紹興十二年。南蘭陵解郡。延平既無先虛。無所于
歸。始謀禾與之居。僑寓魏塘大聖院。六年始得今竹橋之宅。院以大聖名。中有瑞像。靈異幾不勝書。蓋自
治平紹聖時。屢發妙光。其明屬天。圖志實載之。至今水旱災疫。必求于此。祖父諫議。嘗因從兄默堂繪像
而為之贊。所謂一月在天。影分萬水者也。方寓居時。祖妣尚無恙。洎吾二親。闔門敬奉。皆所親見。久思有
以崇事之。老僧清梵。戒行堅潔。一夕夢僧伽欲建塔于寺中。既以實告。適符願心。自淳熙六年。竭力為之。
經理。歲捐百斛。以為助。今將二紀。土木之工。悉已就緒。其高七層。塔心相輪。以次而舉。指日可畢。願為我
記之。余方病足。僵臥一榻。酸呻無聊。未能屬筆。隔歲而相促不已。余昔誦韓文公詩。僧伽後出淮泗上。勢
到乘佛尤魁奇。且有突兀三百尺之語。東坡之詩云。不嫌俗士汚丹梯。一看雲山繞淮甸。乾道間。以假吏

遇酒。但有火燒水轉掃地空之嘆而已。盤溝小像之在吳門。人猶敬之。不謂殊特之觀。乃見于此。子充疎財好施。既以輕視軒冕。不問家之有無。獨于此舉。惟力是視。倡率衆施。成此勝事。三請之勤。見于羅雀之門。與世異好如許。余亦不得而辭也。

仰山太平興國禪寺記

仰山天下之勝地也。雖未曾一至其處。讀韓昌黎之文。而知山之有神。閱傳燈而知小釋迦之開山。二神蕭姓釋迦之來。實有靈響。遜山爲寺。又能陰相默佑。招致檀施。以至于今。迦之道愈高。山之神益靈。山之名日以著。環袁之境。旁及四鄰之外。水旱疾疫必禱。而奉香火者尤衆。其詳又見于平惠二王集錄。寺與于唐會昌之元。至皇朝太宗皇帝。賜以太平興國禪寺之額。仍賜御書棟宇之盛。甲于江右。自迦至今。凡三十有七代矣。嘉定元年。閏四月三日。不戒于火。延燔殿堂樓閣三百餘楹。盡爲煨燼。茲豈有數耶。太守寺正余公。謂一郡倚此山爲命。當有以興起之。亟捐金錢三百萬。首建法堂及二王之殿。戶部尙書趙公爲建僧堂三門。且爲之主盟。知隆興府待制趙公前後施錢亦三百萬。作佛殿住山清公率其徒持鉢四遠。聞者樂施。不數月。佛殿丈室香積廊廡。盡還舊觀。而煥然一新。則大過之嗚呼。又何其神速也。余侯以丞相之弟。平易近民。既已成民而又能致力於神。尙書敘澤民之惠。袖活國之手。歸而燕居。助成大事。連帥又出俸餘爲之倡率。清以一柄度寒暑。頃在淨慧。孝宗知其名。召對而賜之頌。至今土木形骸。不改故時。四人者相與敬孚惠之靈神。與釋迦之名刹。一發一興。殆不偶然。清屬予爲記。記其大概云爾。神有二相。去寺遠者一舍。近者才五里。而寺亦祠之。釋迦諱慧寂。初來自郴。余侯名應誠。尙書名善堅。待制名希。釋。清自號簡菴。余四明樓館也。

攻媿集卷五十八

記

新昌縣丞廳壁記

余表弟汪履道得中丞新昌。尋前任人名氏。自紹興末年得李君結而下凡十餘人。以壁記爲請。報之曰。昌黎藍田有記。尙可著筆乎。書再來曰。藍田之文誠美矣。殆有激而言。不然。既曰于一邑無不當問。而崔斯立乃日哦二松之間。丞果誰負也。我先人季父及吾兄皆嘗爲之。率以勤幹貳其令。有聲于時。是邑雖小。思繼家聲。庀職以來。勉于所事。日不暇給。追科讞獄。凡邑之寄大府。下之縣。必屬令丞。謂之知佐。簿與尉或不預也。侵官固所不敢。敢慢官乎。求丞之職。又自有常平。雇役。經制等。緡錢動以千萬計。境內河渡水利等事。固已不勝應。帥垣部使者萃于越。委以吏事。文符旁午。又時奉檄以走它郡。會邑大夫更易攝承。久之惟恐無尺寸自見。以及吾民。誠知古今事不類。人才有高下。願雖欲一日掃溉之暇。不可得。未可以藍田之言爲當然也。余讀書莞然曰。子之言有理。勉旃。其以此記之。

錢塘縣廳壁記

錢塘古都會。繁富甲于東南。高宗南巡。駐蹕于茲。歷三朝。五十餘年矣。民物百倍于舊。負郭二邑。事體浸

重他郡邑莫敢望。紹興二十七年。有旨錢塘。仁和。比開封。祥符。兩赤縣。中書擇才授任。秩滿許以陞擢。于是選任又重。仁和乃錢塘之分。故錢塘為尤重焉。舊治在錢塘門內。尋入景靈禁籙。乃以華嚴僧坊故址為之。在國庠之西南。邑。詎事。才者或病之。紹熙二年。宋君价始至。與滯撥煩。坐以無事。首作夫子廟。以崇儒風。建狴獄。以清囚禁。因又哀。前人名氏。將刻石以記。縣既甚古。蒐攷史傳。自宋元嘉中。劉道真至吳越。羅隱。凡十人。國朝張君房而下。抵今。凡三十九人。具載歲月。亡者缺之。使後有攷焉。君憲景文公。四世孫。風流未遠。儒雅飾吏。敏于從政。故其施設。知所先後。如此。館與君素有姻好。喜君之優于仕也。為之記始末。而又告之曰。壁記不可無也。然縣令去民最親。賢否不可得欺。彼卓太傅。元魯山諸公。著于民心。千載猶不忘。蓋有不待碑而後傳者。君尙勉之。

沿海制置司參議廳壁記

四明為東南大邦。海市三垂。北通海岱。東控高麗。日本諸國。高皇南巡。駐蹕臨安。尤為控扼要地。始置沿海制置使。尋命守臣兼之。凡閩。浙。淮。東。瀕海之州。皆隸焉。後分道置使。乃專領浙東四郡。檢校少保郭公仲荀。徵猷。開待。置仇公念。皆嘗領之。仍有參謀參議官。紹興三年。二司俱罷。隆興元年。海寇猖獗。戶部侍郎趙公子肅。以敷文閣直學士出鎮。復兼制置使。以重其權。獨置議幕。非老成資高者不在。茲選于是。張君大年始為之。五傳而至先君。先君嘗以軍器監丞兼攝起部。出守括蒼。倦游念歸。遂仕于家。又閱八人。至今與侯。侯一日謂館曰。時平罷幕。幕府雖省。文書。然制司任重。為之參佐。敢忘其事。將刻石紀前任人名氏。自隆興始。且子之先君。嘗為是官矣。子為我記之。侯嘗為鵝城。濠梁。二守。有能名。精神未衰。才力過人。此職雖無以表見。然嘗造其公宇。前日支傾柱壞之。不暇。今皆煥然。又有餘力。以及此。隨事類不苟。識者多稱其賢。館既與侯游。又因得以不肖姓名。託先君之後。遂謹書之。

昌國縣主簿廳壁記

昌國明之屬邑。實海中一大島也。以山經地志數家攷之。唐開元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析越州鄞縣置州。仍置奉化。慈溪。翁山等縣。大率多析于鄞。明今為慶元府。鄞復為鄞。翁山即昌國也。大曆六年三月四日。廢于袁晁之亂。故唐書地理志。元和郡縣圖志。止列四縣。曰鄞。奉化。慈溪。象山。而圖志于鄞縣云。翁洲入海二百里。即春秋所謂甬東。越滅吳。請吳王居之者也。其洲周環五百里。有良田湖水。多麋鹿。開經翁山一名翁洲。十道四蕃志云。徐偃王居處城基猶存。皆今之縣境也。皇朝端拱二年。始為鹽場。熙寧六年。部使者以蓬萊。安期。宮都。三鄉與鄞縣隔海。請置一尉。以司關訟盜賊事。王文公嘗為鄞令。創縣。賜以今名。元豐元年。又劃定海縣之一鄉。隸焉。初以邑小。俸費。以尉兼簿領之職。隆興改元。海寇猖獗。郡守尚書韓公仲通。奏更置武尉。而職始分。邑之未立。一尉獨尊。承平民有餘力。官舍壯麗。他邑無能及者。而簿廳始因草創。久覺弊陋。居者懼將廢焉。累欲欲為而力不逮。慶元二年。平陽楊君既至。慨然欲一新之。既數月。公勤敏明。孚于上下。嘗試為之。圖郡造浮梁。邑有餘材。君請得之。捐資調度。邑人相與分材効力。不勸而集。鳩工于三年初夏。落成于十月之乙未。為廳三間。高廣加于前數尺。階與軒稱。是徙廳右之神祠于

左。廳廳吏舍。一切更造。木工一千五百有奇。役夫二千。優與之直。費錢才千緡。父老爭持酒幣。以犒工役。嗜曰。民不告勞而輸。莫如此。何其神速也。始余官于朝。故人劉開。與。以書來曰。外子楊正臣。欲附計。畫一試。望有以惠顧之。已而中其選。遂登紹熙元年進士第。館也。初一見而奇其貌與文。今又益知其才矣。余。鄞人也。而未嘗涉海。第聞出定川。蛟門山。水天無際。風帆迅駛。窮日而後至昌國。故雖有寶陀安期。蓬萊之勝。願游而不果。惟邑人往來。爾爾。君之政。至不容口。發軔之初。隨事不苟如此。遠業殆未可量也。邑士請記其實。且曰。楊君將去。不可以無傳。故欣然為書之。

慶元府通判南廳壁記

郡縣丞雖不伴。然位高而備。大率如藍田壁記所言。余頃贊梓丹丘。問于故給事吳公。公曰。吾嘗三為之。進則有侵權之譏。退則有避事之謗。余曰。處于材不材之間。可乎。公曰。子得之矣。慶元于今為輔郡。武車有三。分東西南。而南為勝。城中一湖。最為絕境。公宇據其陽。盡得十洲三島之要。舊為權酷之所。至今猶以名其橋。南渡增員。始以居此。參政錢公重建。紅蓮閣于前。運使楊公大興。麗。然二廳皆有題名。此獨闕焉。今畫君嘗入制幕。先君工部時。為參議官。同僚頗久。樂此邦風土。別駕車以來。既至。首欲編前任名氏。登之石。以序列見。屬病故相仍。三請不倦。遂為之書。併以所親歷而知者告之。君之大父資政。在思陵。元帥府。為名臣。家法流傳。猶有世臣之風。只此一舉。足以見居官之不苟。蓋熙初。魏王易鎮。罷倅貳。而置長史司馬之職。故更六年而後。葉君以太社令員外置云。

錢清鹽場廳壁記

錢清鎮去紹興府四十五里而近。有江曰浦陽。蓋自黎之浦江發源。浦江舊名浦陽也。唐志載越州有府。一曰浦陽。乃府兵之府。城基猶在。有橋曰隱兵。而錢清之名。則不知所始。相傳以為錢武肅王誅董昌于浮梁。因以得名。然近嘗發土。得靈助廟捨路記。乃會昌中碑。已言錢清。則名已久矣。昌傳言執昌至西江。五代吳越世家。又言西小江。豈正謂此江耶。或言後漢父老持百錢。送太守劉龍。龍各為取一大錢。以此表其清云。熙寧間。部使者慮乘論鹽課云。越之錢清。江水清淡。以六分為額。不言三江曹娥兩場。老吏云。崇寧改鹽法。始以錢清分為三場。場基堆阜四環。乃舊教閱之所。今猶目為教場。亭。民本九十餘戶。戶每月出鹽一席。豪民既侵奪其地。邑胥又多方漁獵之。復有私販通注之擾。僅餘三十八戶。而額不減。使之均出。是以重困。四五十年來。未嘗及額。而連負愈積矣。從弟儲孤苦力學。久處上庠。幸取世科。頃尉東陽。頗著能聲。轉而為此。不敢不謹。撫存亭民。既為之剔蠹疏源。又問為之代稅輸三十八戶。欣然如更生。而課亦隨羨。遂加增九分有奇。廟宇建于崇寧二年。適百年矣。雖頹敝之甚。高宗幸四明。略嘗駐蹕其中。儲為一新之。倉使得十萬緡。而為屋三十餘楹。宏敞雅潔。什器俱備。使亭民之解事者。司錢物之出入。官吏皆不預。居民仰嘆。以為前未有也。又嘗為府中修山陰兩鄉海上石隄八百丈。土塘千三百餘丈。添創兩埭。造南岸大石橋。以便往來。亦可謂勤矣。去替止三月。以書來求壁記。將書前任名氏歲月之詳。因為取其大槩。併記之。庶後來者有攷云。

池州教官廳壁記

秋浦爲江左名郡。齊山九華之勝。人物秀發。又有李太白杜牧之遺風。庠校之興。有自來矣。吾鄉永嘉盧申之祖。學繼世科。爲郡博士。其行也。求贈以言。申之俊而好文。進學不待勸勉。特以其少孤而自立。將爲人師。慮鮮琢磨之益。大嘗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以遺之。之官未幾。則聞教育有序。矜佩向風。以書來求壁記。告之曰。余嘗客授子之鄉矣。學無止法。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古人之言。其旨深矣。非真知學者。自以爲足。非篤于教人者。亦不能知困。惟教學半。傳說之說。本以勉其君。而學記以爲教學相長。此又一說也。今之教者。不待問而講說。又所從事。惟舉子業。雖皆非古之道。然勵志于學。當自知其不足。用力于教。當知其困。不足與困。子當自知之。非余所能告也。試書諸壁。以銘座右。且將以告後來者。

一尋廣四尋。中闕丈有二尺。扇以層版。經治于萬曆十三年之春。秋七月訖事。費錢百六十萬。爲工五千。重築四堵。以障支流。西鄉之利既興。遂修斗門。復捐金錢爲之倡。二者皆堅緻精密。比舊基有加焉。十月。初吉。又爲濬河之役。趙君嘗曉明。白上下交孚。于是家自爲役。不待程督。愁霖之餘。開霽臘月。若有相之者。盡撤壅蔽。始見故道。濬則浚治。工不告勞。河廣一丈五尺。深七尺。中間廣二丈六尺。深如之。引西流而灌之。浪波汪洋。舟楫通濟。又可以溉邑下之田。易去橫約。增重河梁。百年舊觀。一旦復還。如人之身氣血。滯鬱。疾疹隨生。醫巧藥良。導之流通。則舉體和暢。精神自倍。靈稗難然相賀。且曰。自今以往。吾邑其庶幾乎。趙君。佳公子也。種學績文。以儒科自奮。天資闡敏。吏事極不苟。二役之興。皆成于同僚協謀。不擊其肘。更選里士之才。而公者以司會計。不使吏預其間。故財不盡。民不擾。一簞不施。而利興害除。可傳永久。咸請記之。余觀古循吏。剖訟解紛。功止一時。惟水利之興。則可以惠民于無窮。照豐間。非不務此。然而擾民之害先見。則奉行者之過也。善乎。蘇頌演之論曰。事起無漸。人不素講。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者與事。至此蓋已甚勞。皆切中當時之病。恭惟皇上求民之瘼。如恐弗及。一以此事委之州縣。而命部使者督課之。是惟無作。作則實利及民。實不失勞。所在底績。由今之法。良有司奉行惟謹。而佐邑之賢。又有如趙君之整辦。遲以年歲。所濟多矣。後來者尙有以增緝之哉。趙君名汝積。字商卿。漢恭憲王之裔。熙陵八世孫也。

攻媿集卷五十九

記

慈溪縣興修水利記

慈溪本以東漢孝子董君得名。溪今在大江之南。江之發源。自越至上亭而分。一貫邑中。一環邑外。已復合焉。縣之西北。有水出羣山間。迤而東來。未至縣五里所。抵彭山而入于江。瀕江舊有閘。啓閉以時。遇霖潦則泄之。滯其餘以備旱暵。西鄉實受其利。又通下流以入縣。水勢朝拱。映帶左右。合于陰陽家言。亦猶它山之于郡城也。昔人創邑之初。爲長溝于井市。橫三縱四。其間二者如帶之垂。爲梁于上。而通舟于下。堰其南。而立斗門于東。呼吸江水。脈絡通貫。按其圖。大槩如古漕漚之制。歲久閘廢。水無所蓄。旱則仰潮沙。乍盈易涸。民勞滋甚。縣河淺淤。菰蒲叢生。居民因侵其旁。藝木築室。日就湮微。雨集則溢。溢沉墊。已則汚穢停滯。氣壅不宜。多起癘疫。豈惟不足以供灌溉之須。年來縣一再火。延燔數百家。環拱而莫之救。病又甚焉。邑無丞水利之職。簿實同之。蓋有欲爲而不能遂者。會今郡侯岳公。方提舉常平。胄按行郡邑。首詢利病。縣人合辭有請。迺下其事。使亟圖之。主簿趙君。推跡本原。慨然欲復其舊。告諭父老。訓率子弟。莫不勸趨。凡田于西者。畝出錢三百。首建閘于彭山。先爲長隄。以捍江潮。撤故閘餘址。悉以石爲之。長十有

文武無二道。有其事。則必有其備。古之義也。荆門王使君銖之爲郡也。思不忝于先烈。竭力從事。有聞于時。始至。問民疾苦。皆以財殫民貧。姦豪得志。通逃爲孽。人不莫居。爲言。君曰。是當有以次第爲之。汲蒙泉以釀酒。而利入日倍。墾荆榛以爲田。而曠野以闢。括隱戶以增官賦。務農功以勸本業。崇飾學校。旌孝悌。嚴釋奠之禮。勸獎士子。以興文風。以續先參政之盛緒。勸治豪強。佚飭火政。明賞信令。以制通卒盜賊之尤無良者。遠斥猴。教義勇。又能整頓石。覽通塗。增置郵傳。以便往來。謹邊鎗。絕支徑。申嚴法禁。以謹泉貨。才智有餘。而精力足以行之。諸司咸以最少休矣。一卒以狂。狂殺三人。捕得立誅之。以聞。上尤嘉歎。以爲無罪可待。咸名流聞。姦究屏跡。載念郡當荆楚之郊。倚義勇以爲重。在尺籍者四千人。顧視所用器甲之屬。名數雖具在。而積久不用。位置無法。率委于郡治。廊廡滯壓朽腐。兵氣不揚。君既親行都試。以作其勇。且曰。兵不犀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裸同。是非置之高爽之地。民居多茅茨。萬一延燔。則又將埃滅而無餘矣。乃度基于郡之西北。虛曠幾百餘丈。繕以周牆。阻以深溝。計工與材。以聞于朝。有旨下總司幹金穀以濟其須。萬曆十五年八月。戍役不閱月告成。爲屋若干楹。廳事居中。置樓于門。兩廡翼如也。使君爲政。抑可謂知所先後。文事武備。無有不及者。足以爲保障矣。荆門多古跡。義勇之士。服習教法。持利兵以買勇。望當陽之長阪。其亦有慕張益德之橫矛拒敵者乎。幕府翰墨之士。登斯樓也。挾清漳之通浦。倚曲阻之長洲。其亦有爲仲宣之賦者乎。使君其進之。

秦州重築捍海堰記

東南隄防莫盛于淮東捍海之堰。堰在泰州海陵縣北一百五十里。起唐大曆中。黜陟使李承。自楚之鹽城。南入揚州。綿亘通泰之境。不惟蔽遮民田。亭憲附依。尤利鹽事。至天聖初。范文正公又宏大之。徙堰少西。以避海濤之衝。發運使張翰。轉運使令狐傑。實主張是。亘一百四十三里有奇。其外以爲固。置兵五百人。分列五寨。專典繕修。崇觀之後。始充他役。乃無一人守者。宜和隄決。壞田三百餘頃。紹興七年。又壞隄幾半。越二年始修成。已不如天聖之堅密。厥後提舉朱冠卿。知州事徐子寅。張子正。魏欽緒。皆因壞增修。子寅又請鹽場官分視捍堰。各守其境。萬曆十三年。提舉趙蒙相海所。銜曰六澤浦。覽而新之。壯于舊三倍。且欄其外十三里。更創夾隄六里于桑子河。其餘增卑培薄。悉還舊觀。慶元二年。二邑之民又以病告。謂晏溪河東有土月堰。下臨海洋。了無塗泥爲之固護。地形就下。紹興以來。四經移築。民田之墊于海者十五里。衝損海陵堰身六里餘。如阜亦壞十餘處。近益損甚。提舉王公事覽之。惻然。亟命知海陵縣陳之綱。相視利害。請移入二里。重增九尺。基厚二丈九尺。面減五尺。又遣捍堰巡檢劉正志。量度會計。創立基址。計三十四里。一百九十四步。用工二十八萬。公按圖察之。謂西接范公大堰。若不及今移築。則堰內之田。當爲斥鹵。且將浸淫旁及橫流四出。爲害益大。亟以奏聞。且言水攻臣職也。敢僣改作。所費雖重。博節財用。銖積寸累。願就茲役。不敢以煩朝廷。仍及仲春農事未興之時。函圖之。正月甲子刻上。凡再旬而得請。遂以某月某日。迄役。至某月某日。崇成。既訖。事再招海清兵士百人。分置五寨。與舊燒礮。以爲後日繕修之備。仍檄之綱。幹辦公事。趙不熄。董其役。公亦躬爲一行。凡用若干工。費錢米若干。民大感悅。而王公不自以爲功也。告成于朝。遷一秩以寵之。太守沈公坦走書于鎬。曰。捍海大堰。雖跨數州。而秦之利害猶重。今日所修。則全在下二邑。賴賢使者一力爲之。民既不知役。凡我同僚。亦階蒙成。而無預。請記之。鎬因爲之攷圖。經舊記而得其實。則作而言之曰。美哉。斯役也。范文正與千載之大利。苟非後之賢者。相與扶持之。亦安保其不壞。自茲朝廷之上。皆如今天子之垂意。爲部使者。爲郡將。皆如王公之用心。雖至于無窮可也。鎬與王公嘗同朝。稔知其文章政事之絕人。試郡永嘉。實繼沈公詹事之後。泰州其子也。治辦有餘。尤爲王公所知。樂其有成。欲以傳于永久。鎬長子澤方。以一尉出二公之門。故不復辭而屬筆焉。

餘姚縣海隄記

餘姚爲紹興壯縣。岸大海者八鄉。分東西二部。綿地一百四十餘里。舊有長隄蔽遮民田。孝義龍泉。雲柯三鄉。沙灘土高。無風潮衝決之患。開元。東山。蘭風。梅川。上林。五鄉。間有闕壞。實爲民憂。其東自雲柯而北。至于上林。爲二萬八千尺。慶歷七年。縣令謝景初爲之。王文公記之。今自上林以及蘭風。四萬二千餘尺。慶元二年冬。知縣施君宿所築。其中有石隄四所。計五千七百尺者。又其所創建也。邑人求記于余。謝之曰。令尹之功力。固倍于前人。然前有文公之記。何敢爲第二碑。請不已。則又曰。文公之文不可及。姑以記今日之實。則可爾。余外祖汪公少師。宜和中嘗爲是邑。修燭溪之湖。建承宣之亭。其後伯父從兄皆嘗爲之。婚家王氏。自尚書而下。四世萬邑中。熟知海隄之爲害。而近歲猶甚。大率歲起夫六千。夫役二十日。計工一十二萬。費緡錢萬有五千。夫力或不均。弊孔百出。故勞費如許。民力不堪。曾不足以支一歲。而又往

往蕩去矣。施君始至。問民疾苦。咸以此爲大病。親往視之。詢究利害。乃得要領。選鄉豪之首公強幹。爲人所信服者十五人。分地而共圖之。尉曹趙君伯威。協力扶助。必欲集衆力以捍怒濤。謀久計以蘇民瘼。承平時提刑羅公適。知縣秘書丞牛君嘗以石爲之。今既百年。舊迹遠在海塗中。則民田之侵多矣。先因修築。搜取塗中舊石。創築二千七百尺。用工二十萬。三百六十。以蔽東部之田。惟西部三塘。以紹熙五年秋潮爲蓄。故隄蕩盡。爲害甚酷。乃于謝家塘。王家塘。和尚塘。三處。度爲石隄。通計三千尺。尤當海水突怒之衝。鄉民趙明。釋子行球。董其役。約費甚重。邑不足以供。列于府。于監。司提舉常平劉公誠之。深主其說。首助穀三百斛。益勉爲之。凡所陳請。率應如響。通守王君介。幹辦公事。王君柄。左右尤力。令得特以展布。隄高一丈。石厚一尺。爲一層。用石至三萬尺。縣出緡錢四千三百有奇。邑之士夫與其鄉人助三百萬工力。尤重費。猶未足也。茲事既成。則並海之田。始盡可以無虞矣。前者惟知修築。弗思守護之策。隨補隨壞。迄無寧歲。况隄壞有漸。特人事有所未盡。爾冬而起。夫春始興役。因仍粗舉。姑以辦聞。日墮月損。無肯出力。蟻穴尤能潰隄。况秋至潮起。其壞必甚。亟科近隄民夫爲之救。農事方殷。青黃未接。安有財力以爲久計。今則四邑官分季隨視。廟山三山兩塞。官月遣十兵巡其上。鄉豪又伺察之。隄苟有闕。即以聞于邑。隨即補治。其視蕩然而後爲之者。豈不相萬萬哉。令猶以爲未也。謂不有以爲千百載之圖。終恐不足以繼而前功。遂隱隱矣。于是又議建一莊。約爲田二千畝。始得上林海沙田二百三十餘畝。又得東山汝仇湖外之地六百八十三畝。龍泉有桐木廢湖。素不蓄水。得七百四十五畝。三者凡爲田一千六百六十八畝。皆出官司之相視。不妨公不害民。收地之遺力。俱有水源以爲灌溉。募民耕墾。假以資糧。苗倉新地。皆成阡陌。得禾稼實稼以助費。又將益求曠土。且以其收而歲增之。以足二千畝之數。築倉于縣酒務之西。專儲粟以備修隄之用。商省重費。民遂息肩。浮土爲千金之隄。斥鹵化膏腴之地。傳之將來。利屬不博哉。劉公又備邑人所請。奏之九重。白之廟堂。及當路諸公。乞以此莊之田。依常平法。不許他用。仍禁官民戶之請。庶可經久。聖天子加惠田里。諸公相與維持其說。亟下俞音。曾不淹時。令率吏民。祇拜明命。刻之堅珉。以詔後人。今之宰劇邑者。簿書期會。日不暇給。水利等事。遇有急關。越了目前。其至誠愛民。有不可解于心。而才智足以行之。如施君者。幾何人。施君湖之長與人。實司諫之子。司諫用不盡其才。肅志而歿。君能世其家。下車以來。百廢具興。飾以儒雅。整辦有餘。銖積寸累。以圖此舉。中間易地之行。咸恐敗于垂成。及其來歸。爲之愈力。百年之害。一日盡除。去歲他邑告歉。而此獨豐。海田幾于倍入。明效大驗。今已如此。宜乎邑人歌舞之。天下之事。害不極則利不興。若有數然。民困已甚。令以深長之思。而與民庸。部使者之賢。建白甚明。聖朝勤恤民隱。遂躋登茲。非止人力也。後之人守其成規。隨力補治。雖至于無窮可也。因作爲詩。章。命邑人歌之。俾勿壞。歌曰。

舜江之爲邑兮。居越之東。八鄉瀕海兮。水浴日而吞空。古有長堤兮。唐蔽遮乎一同。人力有限兮。海濤之來無窮。濤來如山兮。日相撞春。一有關壞兮。葦不可障。而泥不可封。民將爲魚兮。良田墊于馮夷之宮。歲月勞費兮。民告于鞠凶。萬五千之緡錢兮。十二萬之民工。惟令之賢而才兮。有尉曹之和衷。築土疊石兮。

折彼波臣之衝。轟如長城兮。繚如萬丈之晴虹。部使者主盟于土兮。飛章徹于九重。仰明聖之惻矜兮。朝
 奏而暮惟人欲之從。墾田倍于千畝兮。藏其收于庫中。禁豪民之侵漁兮。雖巧取而弗容。化斥鹵兮。土膏
 隆隆。變歎歲兮。為年之豐。良相髮髮兮。多稼芃芃。穫之積兮。將穡比而壙崇。歌以訊之兮。樂石是鑿。赤
 子相告兮。永無忘令君之功。惟後人之勉勉兮。用心以公。祗此隄之闕兮。謹為之彌縫。念經始之艱難兮。
 尙圖功于厥終。

象山縣渡船記

象山為邑。海市三垂。漢志鄞有越天門山。輿地廣記謂即今之東門山也。唐神龍二年。屬台州。廣德二年
 始屬于明。元和郡縣圖志亦言本漢鄞縣地。神龍元年。監察御史崔皎奏于寧海縣東界海曲中象山東
 麓彭姥村置縣。惟西南有陸路接台州寧海。二說微有不同。而郡縣志加詳焉。志實李吉甫在相位所上。
 吉甫嘗為明州長史。宜得其真。今西北至慶元府。水陸一百六十里。中有一渡之險。若由寧海陸行。則回
 遠倍之。故多以渡為便。渡實支海南曰陳山。去邑十五里。北曰東宿。皆潮退而行。中途少憩海口。俟潮登
 而後善達。舊以小舟往來。多有風濤盜劫之虞。隆興二年。今資政殿大學士趙公彥逾主邑簿。始創二大
 舟。驅檣篙櫓。器用畢備。募習于操舟者。月給之分。置二渡。以便行者。晏然如在枕席之上。所濟不知其幾
 邑人至今歌之。鑰管侍公坐。問何以能辦。公曰。句稽之職。安得有力及此。偶郡委以征商事。舊例商賈以
 錢輸官。以十之二為導行費。既首獨其半以惠之。餘分給胥輩。因置緝簿而諭之曰。前日公用有例。今一
 切不取。爾曹得百金。則以一錢實其中。僅二年餘。所積已多矣。因首以修朝宗樓。又助邑之救書樓。與邑
 庠。遂以為此二舟。皆躬自督課。費省而工倍。人樂為用。故能辦耳。鑰為之三歎。試吏之初。孰能用心及此。
 今日動在社稷。豈苟然哉。公去既久。寔以墜廢。而一舟先壞。間有修治。往往因陋就簡。不可支久。撤舊增
 新。併為一舟。行旅不堪滯滯。而私渡出焉。未免復有覆溺者。慶元四年六月。承直郎韓君元禮為宰。訪問
 疾苦。耆老首以是告。謀欲遵趙公之法而興起之。鳩工度材。即以八月先造一舟。其長七丈。廣二尋。十一
 月既成。又以次年之冬。葺治舊舟。去朽易堅。色色鼎新。幾于改作。至今年二月。畢工。脩廣之度。視前少殺
 之。若什器細大。簿師名額。悉循古規。又月委官僚。以次提督。用防姦弊。功就而民不知。邑士請紀其事。鑰
 以謂趙公濟川之功。未易遽及。今令尹忠憲裔孫。雍容辦治。維此一舉。仰有以繼趙公之成績。俯有以為
 一方永久之利。趙公名遂身退。卜築城中。親見其成。喜形于色。尤為一段奇事。夫子產以與濟人于溱洧。
 孟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今前後邑官之賢。蓋能知為政者。惠及斯民如此。後來者苟能垂意而不忽。二
 舟之利。其有既乎。陳山有驛。以為賓客行人弛擔之地。將刻石驛中。以詔後人。慨然為直書之。以補吾里
 地志之闕云。

政 魏 集 卷六十

記

范氏復義宅記

吳門范氏。自唐柱國麗水府君居于靈芝坊。今在雍熙佛寺之後。五世孫文正公少長北地。皇祐中守杭。
 始至故鄉。訪求宗族。買田千畝。作義莊。以贖之。宅有二松。名堂以歲寒。闢曰松風。因廣其居。以為義宅。聚
 族其中。義莊之收。亦在焉。中更兵燹。族黨星散。故基榛蕪。編民豪據。為居室。為場圃。儼直無幾。甚失遺意。
 粟無所儲。寓于天平山墳寺。借有往來給散之勞。久復圯廢。改真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自公長子監
 簿而下。又五世而至良器。一日謂二弟曰。先君奉議念此有年。齋志而歿。吾儕當有以振起之。慨然自任。
 思圖其新。于是歷告居民。盡除儼直。約期而遣之。不服者訴于郡。于監司。以至上達臺省。提刑臨川何公
 異。太守四明鄭公若容。咸義此舉。力主張是。復得故地。周一千四百四十八丈。首捐私帑。繚以垣牆。創建
 一堂。仍扁歲寒。以祠文正。結屋十楹。以處貧族。就立新倉。復復舊觀。庀役于慶元二年之季夏。仲秋告成。
 不愆于素。觀者無不歎息。親掌出納一年。以為後式。選族子之廉謹者二人繼之。詳具要束。以補舊規。揭
 于堂上。且刻田籍于石。以為永久之計。介季之柔。續世科于百二十有四載之後。尤勇于義。既力贊其兄

謀之屬。始末不佞。先祖少師收卹宗族。有意于此。而歲不與。伯父揚州始爲之。雖不及文正公之盛。而寒宗之貧者。賴以自給。亦四十餘年于茲。先工部欲附益之。而清貧終身。猶未果也。見范氏家法。爲之媿歎。是舉也。衍文正公累世之遺澤。伸先奉議九原之餘恨。又以綿范氏無窮之休。豈不偉哉。嗚呼。文正公奮身孤藐。未嘗賴宗人毫髮之力。既達。則闔族受解衣推食之恩。天祐范氏。三子鼎貴。皆以宏才高誼。上繼父風。後人得維持憑藉。以保其家。良器以布衣而決意興起。不惟義宅載新。義莊亦復整飭。剔蠶省費。又爲數世之利。用心如此。後其與乎。嗚呼。文正初立規矩。止具給予之目。僅設豫先支請之禁。不數年。忠宣公已慮其廢壞。故治平奏請聖旨。違犯義莊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又與右丞侍郎自熙寧以至政和。隨事立規。關防益密。今之規約。又加密矣。一門同姓。爲此義事。其難如此。而況天下之大。思所以爲億萬世之計者。又可忽乎。嗚呼。衣冠之族。不免飢寒者甚衆。願如范氏之宗派。而不可得。今坐享飽暖者幾人。若人人如良器用心。更相扶持。以永其傳。則善矣。若曰是我所當得者。而不思自力。甚者反爲齷于其間。則文正諸公實臨之。其聞于有司曰。公元者。蓋今之族長云。

汪氏報本庵記

惟四明汪氏。代有隱德。上世葬城南之俞村。鎰汪出也。嘗隨拜掃。表回松下。顧瞻前後。中有一丘陵然。奇峰遙峙。秀水繁抱。聲折而勢岡阜。非若近時積土平田。強爲丘壘。出于人力者。比氣象秀潤。真吉竊也。是爲外高祖大府君之墓。府君以才選爲吏。古君子也。終身掌法。一郡稱平。范文正公。王荆公。皆以士人待之。我高祖正議先生。爲之志銘。蓋積德之尤著者。是生正奉四先生。而汪氏之衣冠始于此。鎰生長外家。遠事外祖少師二十餘年。親見孝友之懿。奉墳墓尤謹。遇忌日。必躬至墓下。爲薦羞之禮。遂爲汪氏家法。仲舅尙書恪遵先志。不敢少怠。而增潤色焉。俞村之墓。始于十二府君。其子若孫。葬于左右者。凡十餘所。迄今百七十餘載矣。家舍三易。歲久易圯。仲舅投閒既久。度不可支。吾乃營基于松楸之東。費于伏臘之餘。鳩工兩月。而告成。爲堂三間。後出一間。併爲修祀之地。前爲軒。如堂之數。可以聚族列拜。兩廡凡六楹。前又爲門。及享亭。以清熙十二年三月二日。奉神座于堂之東室。宗人雖墳墓在遠。遇清明必合而祭者。凡數十人。列于其次。規畫纖悉。一親授以板。爲障而平其前。祀則取以陳祭器。臨事不可不移。而辦下至廡。漏不備具。靡錢五十萬。一力爲之。瞻塋舊有田。初出于諸院。其子孫間有生計凋落。視爲己業。而私售者。久不能制。于是積畧細微。益以俸入。以元直取之。用供僧徒。歲仍例卷命族人。迭掌祀事。其器用則分任其責。且爲出穀以助。他日向將益之。庵成未有名。夢中若有告以報本者。公爲之恍然。遂以名之。正奉始卜葬西山。少師兄弟皆從。仲舅大爲慕。甲于鄉里。又以外祖母福國之先。壙在奉川。桃花隴。王氏既不振。亦爲買田建屋。以奉香火。凡其先冢城。至是無所不備。可以傳遠矣。鎰既得歸。日待函丈。一日。顧鎰道始末。使記其詳。以貽子孫。惟我舅氏克振家聲。光紹前人。以燕後葉。庵之落成。時年六十有八矣。誠孝不衰。而又精力絕人。克勤小物。壯者有所不逮。皆可爲人子法。遂謹書之。後人能不墜少師尙書之意。汪氏之興。殆未艾也。

長汀庵記

樓氏自周武王封夏后氏之後。東樓公于杞。實始得姓。後有食采于婁者。因以爲氏。或者樓焉。東京雍丘縣。卽杞之舊。故亦稱杞縣。樓氏以杞國爲郡。而望出東陽。雖聞吾族自整而遷。不知所始。自鎰一行推而上之。至八世祖而止。惟曾叔祖二十五助教墓志云。六世祖自整遷于明。是鎰之九世祖也。又不書其諱。明化院之西南一山。坡陁數十百晦。上世葬埋甚衆。邑人號樓太婆墓。亦不知太婆爲幾世。爲何姓。今墳墓可尋者。七世祖大錄。葬白水雷家隴。六世祖二評。葬太婆墓山之中。劉夫人葬于西偏。相去數十步。徐夫人葬明化側平地。蓋祖宅之後也。高祖十八正議及陳氏。和義郡。朱氏。歷陽郡。二夫人。曾祖三金紫。永嘉郡夫人翁氏。葬龍潭。先祖三少師。兩守鄉郡。首尾五年。每寒食。上冢。旌旗鼓吹。皆集塋下。鄉里以爲榮。少師教授兗州時。祖妣秦國夫人馮氏。蚤喪。葬南山。再娶魏國夫人馮氏。先卒。得地于報國山之左。今爲仁濟院。作三穴。以右穴葬魏國少師。親寫馮夫人。扁榜猶存。約他日自居中穴。而遷秦國于左。晚歲有閩人上官仲恩。獻金鍾山圖。得于舒氏。尤喜之。知平江日。病中語諸父曰。我死。當葬金鍾。比墓。二夫人葬已久。金鍾墓域頗狹。至今三墳相去。或二十里。而遠。初營葬時。四山皆願求售。仲恩亦勸之。五伯父曰。人其謂我家乘勢并包。非先志也。仲恩歎服。且曰。第三虎山。不可不買。以爲庵。其實庵後亦一穴也。少師龍虎二山皆平。正如畫。至江而止。龍山之前。俯臨沙洲。相傳下有金鍾。曾見光景。今神龍居之。亦聖迹也。俗謂江水一段爲一汀。近金鍾一汀最長。彌勒每浴其中。號長汀子。故地名金鍾。而庵名長汀。少師薨于宣和五年。至七年歲在丙午而葬。今且八十年矣。先君銀青卜壽穴于庵之後。荷諸院相從。嘗買鄰山以葬亡弟。館壽穴正在兩山之間。坐良向坤。而勢環擁。下直金鍾之洲。前有一峯。錢令公葬其下。號令公尖。爲山五重。惟此峯中立深秀。正與之對。自他處視之。俱不如也。先君以萬熙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卒于仲兄嚴州郡治。以次年九月二十日大葬。庵之右屋。適在其前。雖不礙前山。而神道門起于路次。不能相望。爲曲徑以入。是時以仲兄繼亡。無力改造。先妣年已七十有四。亦不敢輕動。因仍幾二紀。嘉泰四年正月九日。先妣不幸棄諸孤。荒迷哀苦之餘。卜以臘月八日丙申。襄事。謀之羣從。銜哀負土。決意先期移建。家舍以八十年左支右吾之屋。撤而新之。舊木之可用者。十無二三。又遷基于左。半在田間。築壘尤費。工力幸及大事之前。粗畢工役。爲屋三十餘間。造石橋三所。材良工緻。庶幾可久。于是始得神道坦平。墓與門直。列植楸檜。移置石獸等。平揖前山。氣象愈偉。少仲兄弟夙昔志願。皆祖考陰祐之賜。宗族相成之力也。祖塋松行。有千霄合抱之材。然侵耕者多。亦有枯瘁。稍正疆界。又補其闕。別爲屋數楹于外。以爲廡廡。是役也。雖出于一力。而事實關于諸院。已戒僧徒日謹焚修。以資冥福。若羣從及子弟。掃松松幹。而至者。自當館穀于此。如挈家寓處。或封寄什器。必至觸汗家舍。非奉先之本旨。自茲幸無啓此意。亦宜相與戒飭。僕使一竹一木。毋容侵犯。斯有可傳之望。前輩言子孫以仕宦不能自守墳墓。而使人代之。故守墓之人。不可待以奴隸。而況庵僧乎。世庵始建。僧希亮入主之。三十五年。傳其弟子本權。權住三十年。又傳妙悟。才三易人。俱善于其事。後來者宜善待之。

李氏思終亭記

萬曆八年歲在辛丑。論預致南廟試。蜀人李君子思以審計司聯事。先是固已得其江東十鑑讀之一見。如平生歡。既而出所著易解相與講明。警發為多。竣事。論叨丞外府。君代主宗正簿。論尋丞司宗。方以同僚為幸。而君忽焉亡矣。哭之盡哀。且與諸蜀士經紀其家。君之父年已八十。諸子皆幼。弟者無不傷。送其西去。哭以二詩。殆不勝情。今三十有二年矣。問者闕焉。不相聞知。慶元之初。論既投閒。明年閱登科記。見君之子道傳在乙科。又一紀而復來。則已聞其召命同朝。五年。慶登館學。上著庭。攝放功。時時相過。以先友故。厚我。其季性傳又擢嘉定四年第。來見。獨未識長子心傳。聞其嘗名薦書。一不上第。年未四十。棄舉業而著書。朝廷取其建炎以來繁年要錄百卷。實館中。嘗得其副而盡讀之。然後知天之報施本無差忒。而子思家學日盛。為不亡矣。子思之論易。專究心于卦畫。其言甚富。如中孚豚魚等說。前未有發明。及此者。十鑿極陳。南北朝戰守勝敗。如指諸掌。書有小傳。又有諸經解義。皆其節目之大者。吐其所見。論議過人。一宰饒之德興。治行有循吏之績。其所抱負。十未見一二。此誠與不識所以恨其蚤歿也。五年七月癸亥。攻功涕泣而謂論曰。先君子之葬。兄弟尚弱。萬里亦無由相告。已得後路劉先生為之銘矣。蓋前有亭。取終身慕父母之義。以致深長之思。非敢自言能盡此也。名以思終。併致昆仲之意。俾記之。凡子思文學事業與其家世履歷。後略之志已詳。不復書。語之曰。先公有子如此。固已不悼其不幸于土中矣。終之未之有也。為之言曰。聖人一經。立教之要。專在此數語。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是人之于孝。未有無其始者。夫子作此一經。正欲人之有終也。自天子以至庶人。孝之大小。固自不同。于此復言若孝有始而無終。未有不于禍患者。此則無貴賤之別。上一體。俱當盡心焉。末篇云。孝子之事親終矣。止為喪祭之終。猶未為孝之終也。夫所謂孝之終。與孝無終始之終。蓋謂立身行道。死而後已者也。故雖曾子既啓足手。以其能全而歸之。自以為知免矣。然而易簣一節。猶在其後。蓋大夫之簣。猶非其正也。嗚呼。聖言可謂深切。而能有終者。亦豈易易乎。論餘生無幾。深知兢懼。得正而斃。所願加勉。故以告有志之士云。論老退學落。加以病餘。輒拾前說。以慰孝思之切。惟昆仲勉之。

聚奎堂碑

兵部尚書趙師翼謂臣論曰。萬曆初年。龍集乙未。高宗在德壽宮。先臣和州防禦使贈少師伯驥久被眷顧。師翼由鎮應賜進士出身。德壽喜甚。謂其有子。賜金更新所居。增創一樓。以榮桂香其榜。蓋推孝宗聖製。開喜宴詩。桂林爭占一枝榮之句。而寵之。慶元改元。師翼卜築吳門之聚奎坊。闢堂曰聚奎。奉先世前後所藏真蹟。匪惟修雲漢昭回之盛。抑取寶嚴所謂五星聚奎。天下太平之義。累聖崇儒右文。高視千古。蓋天人之符應也。主上誤加獎拔。寢塵禁近。嘗因奏對以宸翰為請。上首肯再三。嘉定二年冬。起家長武。都兼天府。明年正月見于便殿。味死申言。上又許之。七月甲寅。中使宣諭拜三大字之賜。未幾又錫三扁。

曰宗表曰玉輝。曰與閒。錢鏐髮飾。皆出尚方。恍然從天而下。周章踖踖。感激自誓。思所報稱。移刊樂石。願有以記之。臣辭不獲。竊致所元。蓋非一日。國家親睦九族。恩禮兼備。神明之胃。繁衍盛大。教養既至。人才輩出。獻詞章。躬課試。承平百年。史不絕書。崇國公世恬好學。績文有聲前朝。徽皇命翰林學士承旨鄭居中為志銘。知淮陽軍米芾書丹。其子開府儀同三司嘉國公令峻及從蘇軾。黃庭堅游。刻而龜諸陸親北宅之壁間。嘉國之子通判泰州子笈陪從康邸。最膺顧遇。又見芾所書而愛之。紹興間。既得墨本。訪求其後。伯驥與兄浙西路兵馬鈐轄伯駒方贊員筦庫。以近臣召薦。待以家人禮。念其孤露自立。厚加撫勞。勉以溫習。賜第都城。俾日趨中禁圖書之府。曰。于此可觀人間未見之書。少師老成詳練。歷記舊事。盡萃職守。褒賞相仍。博洽醞藉。歌詩聲畫。取法晉唐。游戲丹青。深造其妙。德壽怡神物表。密侍清燕。預翰墨之選。直廬遼嚴。且給珍膳。名畫法書。鼎彝款識。攷訂商略。從容舉景。肆筆成書。楷法行草。分寶稠疊。王粲登樓。及謝莊月賦。則全而書之。二王懷素帖。則倣而臨之。合作逼真。以少師鑒裁精審。猶不能辨。又雜取唐宋名賢佳句。形諸幅箋。便面者數十數。持憲近畿。孝宗出內帑緡萬嚴飾。天慶觀。親札丁事。示弗勤民之意。神毫容藻。數以賜焉。乃今奎畫申效。予以承二祖之休。予以獎聲績之楹。三朝寶墨。萃于私室。光華絢爛。衣被草木。有歷劫贊揚所不能盡者。而臣何足以知此。雖然。蓋可稽焉。堂以玉輝名。則取陸機文賦石韞玉而山輝之語。樓以與閒名。則取蘇軾賴有高樓能聚遠。一時分付與閒人之詩。而宗表之褒。實用唐宰相李勉故事。聖意攸屬。昭然著見。復揭榮桂舊題于便坐。植巖桂以環之。始乾道間。選聘使。擢少師。為副。別授國書議事。敵知其為宗老。相與歎服。以為備待時之說。歸報。蓋久而後益信。師翼稔承家訓。力沮開庸用兵之議。以是不合而去。聖化更新。復登選聯。委寄益隆。俯俞忱請。則所以蒙被簡記者。有自來矣。惟昔君臣際會。一字之褒。踰于華袞。今少師父子才美世濟。為趙氏祭酒。帝筆之儲。益溢巾衍。有傳家之寶。無登牀之嫌。六丁豐隆。呵禁謹持。昭示將來。以永無斁。為子若孫。願瞻豐碑。齋莊敬。仰聖作之淵懿。知忠厚之積累。盡萬物而不足報。可不勉諸。臣衰頹無庸。方期謝事。跋望斯堂。無由一拜于其下。敢述始末而為之詩曰。

煌煌聖朝。親睦九族。有制有恩。克保世祿。信厚振振。麟趾之時。才學自奮。見于設施。於穆少師。相逢盛際。受知高皇。蚤被簡記。源流有來。元祐名臣。賜對入侍。禮如家人。博洽醞藉。翰墨之選。帝筆昭回。溢于巾衍。賜第崇成。有子策名。迺書榮桂。表于家庭。阜陵拾才。輅軒載舉。出奉六條。申界一札。子克負荷。致身文昌。四尹神臯。如漢趙張。卜築姑蘇。有嚴尊開。戶冊狎效。增黃丘壑。奎壁之光。聚于吾門。願瞻斯堂。庸修上思。是父是子。並膺殊眷。非止為榮。于以示勸。生子生孫。其報伊何。忠孝一心。永矢弗磨。

王節愍公忠肅廟碑

嘉定四年某月某日。詔為故樞密節愍王公立廟。賜額忠肅。某年某月某日。廟成。惟公建炎紹興間。五使不測之地。卒執節以死。忠烈顯著。人戶知之。大臣欲專和戎之功。不以實聞。故與典多闕。至孝宗皇帝聞之。始特官其三孫曰杞。曰柁。曰機。開闢權臣。橫挑氈裘。三邊俱震。始復求專對之才。以通好。柁捐軀殉國。

爲人所難。母夫人又以節愍之事勉之。張廬三仕。終定信誓。祖孫相望。勳在社稷。可謂無負三槐之家風矣。紹熙元年。諡公節愍。柩既奏功。擢師合肥。尋尹天邑。請于朝。求爲乃祖立廟。于是天子嘉歎。且曰。爾祖葬吳郡。其廟于城中。柩拜稽首。退而營求。會提點刑獄陳希攝府事。爲度基于郡之北。真慶坊。地周百三十丈。有奇。闢門三楹。旁翼二挾。以入兩廡。中爲寢堂。敞以高軒。肖公之像。以安。康郡夫人陳氏配。命服如禮。鼎俎具列。深遂崇嚴。既足以揭虔安靈。又啓旁舍。以處道流。買田續食。使永香火之奉。可謂備矣。少卿以新廟成。不可無紀。命鑄碑之。鑄管銘公之墜。若平生大節。與夫勤勞機辯之詳。既屢書之。茲不復列。獨著立廟之本末。以詔後世。竊觀昌黎韓公爲廟碑者三。曰烏氏。曰田氏。曰袁氏。烏以重胤。田以弘正。袁以滋。皆以子至將相。寵及上世。非日以巧業而得廟食也。以死節而得祀者。莫盛于張巡。許遠之廟。而兩家子弟才智下。後無聞焉。惟節愍公上承三槐之盛。以忠義自奮。風烈昭灼。膺此廟食之寵。尸而祝之。子以死孝而歸其骸。孫又以探虎穴而就功名。既不忝其先。而又增大之。王氏之廟。其最優乎。因爲之歌詩以侑四時之享云。

公之生不辰兮。投大難兮。期殉以身。掉三寸兮。驚嚴宸。起布衣兮。立登從臣。痛二聖兮。蒙塵。出萬死兮。氣益振。得要領兮。折殊鄰。辯懸河兮。機若神。數往返兮。就和親。功既高兮。遭厄屯。握漢節兮。死朝紳。地震裂兮。天蠶昏。祀于河間兮。秋復春。紹祖烈兮。世有人。始雖屈兮。終獲伸。基于山兮。祠于城之闔。依琳宇兮。輪奐一新。肖公之像兮。凜然如存。芳菲非兮。薦苾芬。洋洋在上兮。傷不見而不聞。公其訴上帝兮。叫九閭。或爲鬼以厲賊兮。如張巡。九原有知兮。煥絲綸。享廟食兮。報君恩。佑爾後人兮。傳無疆。

攻媿集卷六十一

啓

謝發解啓

決戰文場。喜慶大敵。策動計版。幸綴羣英。心既默然。顏之厚矣。竊以真主嗣臨于萬國。宸心經略于中原。正紫髯將軍撫劍之秋。豈白面書生鼓篋之日。然用武必有文備。當修德以來遠人。況一士可以止百萬之師。寸舌可以賢五千之騎。塞旗斬將者。特匹夫之勇。教時說禮者。乃元帥之資。丁字徒知。固難處強弓之右。毛錐可用。當爭雄大劍之間。得奇才自足。有爲。用真儒必將無敵。爰命郡國。選修潔之士。且使鄉遂獻賢能之書。廣敷路以取人才。詔直言以增士氣。將取布韋之賤。以爲將相之儲。草萊期王佐之才。賦畝任天下之重。坐使有志之男子。羞爲無用之陳言。附鳳翼而攀龍鱗。咸起功名之願。擢羣角而拔象齒。始膺藻鑑之求。如鑰者。賦性秉昏。受材樗散。幸家聲之未遠。冀世業之永傳。誓收黃卷之功。益振青箱之學。十載空隨于舉子。一言未售于有司。良弓之子。必爲箕。有自來矣。吹竽之門。而攻瑟。如不好何。欣逢不諱之朝。深惜難逢之會。一鼓作氣。已爲勝敵之謀。三年不鳴。期遂驚人之舉。及奏功于里選。僅廁迹于行間。雖叨鸞薦之書。猶愧鵬飛之化。沙礫已甘于在後。鰲駘敢望于爭先。靜唯賤士之拔茅。實賴大人之推轂。

茲蓋伏遇 某官。才高今古。名歷播紳。久居喉舌之司。臥治股肱之郡。愛民如子。唯忠厚以存心。遇事生風。信精神之滿腹。天子思大夫之國器。布衣求吏部之門生。遂使庸愚。亦預揄揚。鎗敢不益嚴筆陣。力淬詞鋒。敵無畏于萬人。霸當成于一戰。鵬在秋天之外。已借高風。魚掀春浪之中。更資餘澤。

謝省閣主文啓

薄技中程。豈謂單辭之誤。上恩從厚。猶稽末第之榮。靖言僥倖之由。實自生成之力。德無所報。感不知言。竊唯選舉之公。本朝爲盛。科條之備。今日尤嚴。凡羣試于有司。當首遵于成法。未問詞章之工拙。先觀品式之從違。苟有一毫之差。必爲通篇之累。唯時公諱。尤異常規。雖在祖宗不致山川器幣之廢。然爲臣子當明許勢乘機之嫌。著之甲令。以謹臨文之疑。揭之棘闈。以備入門之問。倘律度之不中。宜衡鑒之弗容。自非詞華驚絕代之工。議論如古人之正。又安得特加拔拭。曲賜甄收。既寬司敗之誅。仍玷主文之選。如鑰者。伶俜無取。坎壤數奇。猥承簪紱之餘。期紹箕裘之業。念隨登桂籍者已三四世。而不書鴈塔者幾數十年。幸兄弟之聯飛。喜門庭之稍振。願修世學。益大家聲。蓋由鄉老之書。來赴春官之試。孺子不謹。嘗約日而後期。窮鬼爲妖。復轉喉而觸諱。問山犯名之二者。猶有不學之愧。書馬與尾而四者。尙懷謹死之憂。矧明見于條章。乃自爲于鹵莽。深慮布章之賤。不勝銖銖之誅。敢謂巨公。曲成孤迹。略去片言之失。力收一日之長。委瓊瓊于道中。已甘絕望。取焦桐于霧下。實賴知音。既援例于先朝。遂飛章于清禁。異恩俯及。同輩皆驚。雖不能擬奪于錦標。然因已寵踰于華袞。三神山。人憐不及于鼉頭。千佛經。中自愧得陪于驥尾。退量叨冒。良有負緣。茲蓋伏遇 某官。正始名流。開元故老。公車讓議。與秋霜烈日以爭嚴。石驛重來。快鳳凰景星之先覩。假道蓬山之上。主盟蘭省之中。凡屬品題。莫逃藻鑑。雖小善之占。必以錄盡。收天下之英雄。而斯言之玷。不可爲尤。費筆端之造化。遭逢若此。稱報謂何。鎗敢不痛自激昂。益加詳謹。對千人而不犯。願尙友于先儒。號一莊而復荒。肯下同于流俗。誓捐頂踵。以報丘山。

謝試中教官除温州教授啓

就試棘闈。復售綴文之技。庀司槐市。誤叨分教之官。慙無黃絹之好辭。偶中青錢之妙選。幸瞻望表。愧溢情涯。竊以庠序之興。人倫是賴。郡國皆立。王化尤先。信公能修泮宮。致一時稱其多士。子產不毀鄉校。蓋千載以爲美談。在西漢李唐之盛時。有文翁常袞之循吏。變蜀郡如東魯。至司馬氏而昌其文化。七閩如上海。有歐陽生而爲之倡。是知自京師而首善。亦必崇鄉黨以勵賢。惟我皇家。歷參古制。開學宮于四海。延師席于諸儒。慮擇士之或遺。復設科而俾試。致之經以察其識。命之賦以觀其材。人寡靈精。禮優選避。欲中有司之意。必兼舉子之長。如鑰者術業空疎。詞章散敏。受過庭之教。敢言匡鼎之解頤。〔案〕原集遺宋作康。今更正。習雕蟲之工。難及溫生之叉手。比幸登名于闈省。夫何困迹于銓曹。念舊學之未蕪。幾此途而安適。操楓染翰。是皆已試之才。斂板趨風。咸望非常之遇。願如屏賓。乃預英游。方期六鶴之退飛。敢謂雙鷗之連中。獲離場屋之餘習。復逃州縣之徒勞。載維永嘉。實名東浙。鼇頭屢占。在紛紛白袍之間。憂舍宏開。無青青子衿之廢。苟非儒匠。難主文盟。好爲人師。素守孟軻之戒。此非子坐。恐招有若之譏。念

得寵之過優。復去家之不遠。無非僥倖。端有負緣。茲蓋伏遇 某官。旋斡化權。主張吾道。內治外治。既陶萬國之泰和。小成大成。仰贊一人之化育。善類悉歸于具宰。危蹤尤累于洪鈞。久憐書馬之愆。欲收置于門下。茲試不龜之藥。偶獲預于選中。頭昇除書。實由大造。鎗敢不益堅素履。無負初心。學不如務師。曾何知于善誘。教然後知困。願敢忘于自強。庶上副于眷知。以少圖于報効。

回交代李教授啓

陪鴈塔之題。恍如昨夢。叨體堂之選。猥繼後塵。荷委貺之游臨。愧馳緘之已後。恭惟 某官。性天夷曠。才地高明。筆陣摧鋒。得雋膠庠之彥。儒林振藻。飛英俊造之科。尙淹三館之遊。俯作諸侯之客。一方士子。固已樂吾教中。當路薦書。皆欲出我門下。倚閣嚴召。徑挹超除。鎗託契已深。承顏不遠。此非子坐。正慙溫故之稱。必有我師。全賴告新之益。

通添差教授王太博信啓

實與鄉國。曾叨推轂之知。客授侯邦。尤得振衣之便。撫躬甚喜。刻牘先之。恭惟 某官。賦軋兩都。名高六館。文章攀桂。再登俊造之科。闡闢排雲。首上治安之策。詔開言路。章交公車。英詞獨徹于細旂。褒語寵踰于華袞。先生入太學。方將育天下之英才。廣文獨冷官。何乃爲諸侯之賓客。俯從新制。大屈公言。風引仙舟。雖覺三山之暫遠。雲垂鷲翼。會看萬里之橫飛。鎗少欲傳家。長而惜學。閉門覓句。初無蘊白之稱。仰屋著書。空有管蠶之語。頃藉鸞章之薦。遂叨鴈塔之題。不知七年待次之遲。但喜一旦同寅之幸。豈止日沾于膏醴。要當力踵于步趨。既非中行待我以衆人。方謹舊恩之報。如使西河疑汝于夫子。難逃良友之識。

通太守曾吏部選啓

恭審疏龍宸庭。承流侯服。凡居庇幃。罔不欣愉。竊惟左浙之奧區。獨以永嘉爲名郡。人才秀發。接王謝之風流。地望雄尊。控瓊粵之衝要。海物惟錯。生齒日繁。屬歲事之多虞。致天災之代有。颶風駕浪。萬衆爲魚。烈火焚廬。一昔而燼。八潦七旱。田野無以爲生。九牧十羊。吏民疲于奔命。閩境告病。淵衷顧憂。正藉虞升。卿爲開錯節。不有龔渤海誰治亂繩。既入奏于明光。諒疾驅于遠道。恭惟 某官。乘珠照夜。衡玉懸秋。學自得于家傳。美蓋由于世濟。矧惟我宋衣冠之盛。無如曾氏閭閻之高。閩嶠動名。藹相門之清議。南豐術業。擅昭代之詞宗。未若于門。卓稱江左。弟兄輝映。競馳雲間。日下之名。門戶熾蕃。遂爲澤底岡頭之族。顧如偉望。立上要津。早瞻使者之星。來近長安之日。握蘭密勿。銓衡無同滯之嗟。聽棘平反。囹圄有屢空之效。暫從均逸。亟昇于善。將使官府復見于太平。閩里盡銷于愁嘆。報齊國之政。諒無五月之淹。趣曹相之裝。即聽三公之拜。鎗學不知道。才非瘖人。偶霑末第之名。濫作諸侯之客。敢圖會遇。獲事賢明。歡寒士之顏。願託千問之度。順下風而請。敬持一瓣之香。

通太守莫給事濟啓

恭審榮膺宸詔。起鎮侯邦。瑣闥需賢。將復甘泉之舊。左符共理。暫爲滄海之行。先聲所加。衆聽皆發。恭惟 某官。學該四部。文擅兩科。渾然金玉之相。凜若松筠之操。經綸自任。直將舉明主于三代之隆。雄挺不回。

信能立儒夫于百世之下。韜藏既久。開望益高。獨由直道以致身。自結九重之知己。袖書東觀。徑躋瀛洲。學士之聯。典奏南宮。已有鳳閣舍人之樣。上方修明號令。鼓舞華夷。爰念制詞。思復深瀉之體。肆求卿列。首推宏博之才。俾代予言。仍參內相。大述作多。出其手。豈惟復見常楊。近詔誥自爲之文。端欲上規姚姒。還直螭坳之秘。進趨難就之嚴。更藉剛方之資。爲專封駁之寄。危言造膝。嘗有志于回天。勁氣逆鱗。曾不難于去國。坐令時論之推重。惜無陳列之拜章。退安香火之祠。自得林泉之樂。惟永嘉之古郡。實東瀛之奧區。乃命承流。以遂均逸。一麾出守。肯爲顏步兵之詩。五馬自隨。姑尋王右軍之舊。矧高門之名勝。著此地之聲華。南院世官。猶有甘棠之遺愛。阿連客授。尙存絳帳之餘風。自聞成命之肆頒。惟恐使君之來暮。山川改觀。城郭增輝。地控輿圖。正有資于輅路。道傳伊洛。尤仰賴于範模。第恐廊廟之資。尤被冕旒之眷。賜環在邇。豈容卓犖之行春。視草居中。復見金蓮之照夜。遂聞大拜。以佐中興。鑰學不知方。才非可用。未科廟迹。自憐書馬之愆。再試得官。人笑畫蛇之贅。敢恨八年之家食。第慚多士之主盟。好爲人師。真成不建。此非子坐。日懼弗堪。仰千騎之鼎來。幸二天之在望。飛鴻瀟灑。成歌姬且之歸兮。泮水采芹。猶喜魯侯之戾止。

通邵領判啓

別駕功高。夙仰聲華之茂。廣文官冷。幸依庇蔭之餘。念行途于趨免。願敢稽于饋鯉。恭惟某官。風儀峻整。政術高明。試以劇煩。井井有條。而不素。遇諸盤錯。恢恢游刃。以有餘。矧是永嘉。甲于東浙。地望控輿圖之要。人才承王謝之流。正資賢治中。以佐明太守。撫摩凋瘵。振起教條。穆聞五月之政成。盡出貳車之力。贊少舒驥足。不妨風月之平分。入筮編行。會見雲霄之獨步。鑰才非適用。學不知方。雖記問以尙疎。任淵源而何有。謬司芹泮。偶及瓜時。樂英才而教之。固知非據。事大夫之賢者。尤得所依。

通趙通判公啓

題仲舉之輿。深先擊于海嶼。開馬融之帳。竊大庇于雲天。仰德既深。適風知幸。恭惟某官。派分銀漢。秀挺瓊枝。捧腸富萬卷之書。落筆掃千人之陣。儒科振藻。仕路蜚英。排錯節于笑談。破大觚于俄頃。歌合江之桃李。邑人猶見于去思。依上幕之美。府主但聞于坐嘯。嘗茲名郡。密邇行都。屬頻年有饑饉之災。況比屋被焚漂之酷。公私窘匱。民吏彷徨。方欣郡地之一新。更喜治中之鼎至。湖樓風月。豈惟景物之平分。春草池塘。會見精神之頓改。來播海沂之詠。佇歸禁闥之班。鑰才不及中。學非語上。淵源無自。敢謂好爲人師。教導未明。正恐此非子坐。不圖幸會。獲在軒轅。閱境傾心。想望鳳章之風采。冷官修敬。預通記室之姓名。

回鏡錄參啓

久矣向風。恨無半面之雅。茲焉聯事。幸逢三語之英。拜履非遙。捫心知慰。恭惟某官。清姿冰潔。奧學淵深。玉笋瓊彝。壓倒千人之筆。牙籤紺帙。讀殘萬卷之書。淮山小試于梅仙。海嶼更煩于阮掾。獄市無擾。長賦池塘春草之詩。兄弟聯飛。行繼鵬鷗秋天之武。鑰家傳雖久。客授何堪。喜聞都騎之來。遂竊靈河之潤。朋

纒委貳。驚珠璧之暗投。短牘陳誠。愧瑤瑤之匪報。

回瑞安胡縣丞啓

一行作吏。敢與獨冷之嗟。再轉爲丞。喜見真清之彥。高詞先辱。謙德有光。伏惟某官。澤底名家。雲間妙譽。仕途詳練。兩淹黃綬之司。薦口瀾翻。果上金闈之籍。謂宜闊步。徑登要津。稱雨道晴。又聽下邳之論事。哦松掃竹。不妨藍水之風流。預想登仙。由茲假道。鑰官遊無取。客授何堪。騎氣方來。一案騎氣見史記天官書。將快爭先之觀。絳書敬遣。少陳未見之心。

回陳司戶啓

芹宮客授。甄博士之不治。槐笏官遊。喜參軍之稱絕。聞風久矣。拜賜懽然。某官。理窟精深。詞源淵奧。早射廣庭之策。合窺藏室之書。誰謂偏州。乃淹賢掾。俸錢寡狹。固非京兆念珠曹。吏事精明。共看戎之霹靂手。高才如許。迅召何疑。鑰行遂同寅。庶幾承教。日候入疆之告。忽驚將命之臨。廣文冷官。雖有聲名而何用。孟公尺牘。但知藏棄以爲榮。

回前軍海沈主簿啓

竊伏海隅。久壓斗南之譽。官游仙里。屢開月旦之評。首勸車騎之臨門。更有文書之銜袖。勞謙過矣。自視缺然。某官。涵泳聖涯。翔翺藝苑。振三都之鼓吹。韻五典之笙簧。漢閣招賢。貴人欲出我門下。堯階賜第。天子謂入吾選中。一官猶恨于棲鸞。萬里忽嗟于退鷁。雖當邪正初分之日。乃有疑似難明之人。願得喪苟無愧心。雖聖賢未免流議。沮魯如臧氏之子。能使予不遇哉。于齊主侍人。瘠環好事者爲之也。科第空傳于拾芥。功名高視于浮雲。收還四海之虛聲。自作一鄉之善士。尋伊洛之故步。窮涖泗之遺經。仰屋著書。期立言以俟君子。閉門覓句。推殘膏以丐後人。坐歷十年。事更幾變。沈舟而閱千帆之過。翳翳而看百鳥之翔。公論自明。識者增歎。紛紛餘子。蠅營雖見于復還。落落高懷。馬喪安知其非福。然而休期難再。大器晚成。毋忘結綬之心。當起據鞍之志。鑰晚生無似。客授何堪。久懷望履之私。未遂升堂之快。掩關卻掃。素欽靜退之風。忘年定交。猥及庸虛之子。焉有瓊瑤之爲報。但驚珠璧之暗投。爾廣文官冷之詩。喜遇同襟之客。讀東陽郊居之賦。會求撫掌之歡。

回永嘉徐主簿啓

鑰子名高。方屈臨于簿領。廣文官冷。乃先辱于絳牒。摘詞粲然。爲禮過矣。伏惟某官。學耽八索。識洞九流。提筆以赴文場。前無堅敵。影纓而遊帝所。自致巍科。精金百鍊。而愈剛。良玉三獻。而後售。宜在瀛洲之選。往觀藏室之書。俯就鸞棲。尙淹鳳運。高士不爲主簿。雖曰徒勞。君子不卑小官。何妨行志。會聞妙擢。徑上要津。鑰晚出無聞。散材爲用。黃卷自樂。豈敢好爲人師。絳帳方開。正恐此非子坐。獨幸佳郡。素多賢傑。匡衡鼎來。可共說詩之樂。鑿齒一詣。便勝讀書之功。

回瑞安林主簿啓

官游伊始。方淹枳棘之棲。客授無堪。徒愧棄葭之倚。先聲棘甚。華翰先之。伏惟某官。人物粹夷。天資爽邁。

寶甘棠之符。自有家風。讀牙籤之書。盡傳世學。小試勾稽之職。倚看趨召之行。論久矣聞名。茲焉同事。高士爲主簿。固知公議之未平。廣文獨冷官。但喜疎蹤之有託。

回平陽李縣尉啟

登漢庭之第。根繼英游。訪吳市之仙。更逢隱吏。才識先聲之伺。遽動華翰之頒。恭惟某官。學有本原。辭無枝葉。論議醇正。所得蓋自于名儒。氣貌粹溫。不問已知其長者。騰蹕合登于要路。酸寒乃就于尉曹。不容警捕之淹。會膺召對之寵。鑰家傳雖久。客授何堪。逢君子之僚。已伸素願。篤年家之好。尤激義風。

回郡庠職事啟

冷官無取。豈敢好爲人師。佳士有聞。不當列于弟子。伏惟某人性天俊茂。才地高明。玉學瓊盃。壓倒千人之筆。牙籤錦帙。讀殘萬卷之書。三年已見于驚人。一第何足以惠于倚觀。奮發自致功名。論久矣聞風。欣于臨面。辱貽書之加寵。款陳義之甚高。喜荷之私。敷宜罔既。

通交代徐教授嘉言啟

讀屬塔之題。久欽開望。典禮堂之教。獲與交承。既懸揚批之在前。敢俟及瓜而受代。通名伊始。修好在茲。恭惟某官。學造聖涯。文高藝苑。評彼處士。孺子宜當爲先。求之古人。有功未見其比。能似鼻祖。今惟耳孫。既已飛英。聲于千佛。經中。固宜追俊。游于三神山。何爲屢歲。始就冷官。惟此邦徐王謝之風。而多士知伊洛之學。正有資于模範。俾益究于淵源。君子之育英才。是誠所樂。諸公之登臺省。會見同升。鍾風味家傳。偶叨客授。望親庭于咫尺。較吏放之毫釐。日冀先聲。得遂歸歎之志。願瞻清時。用寬仰止之心。

謝除刑定官啟

投誠恩地。倍頌大治之陶鑄。定法清朝。俾預有司之筆削。密附聲光之末。親承約束之嚴。榮喜交深。凌兢采甚。竊以國家備百王之制。章程垂萬世之規。小紀大綱。秩然有序。奇請他比。或以滋彰。肆當核實之朝。爰舉久虛之典。宏開書局。共議邦條。上勳元老之尊。坐總羣言之首。假蒞時定書之目。以名其官。凡靡研編削之流。可知其選。豈容濫吹。有玷知音。如鑰者才不適時。資非近道。雖盡何取。謾成童子之虛聲。書馬有愆。幾作詞場之奇祟。敢欺十年之不調。但知三省以加工。德之不修。學方圖于爲己。斯未能信。仕豈專于爲貧。乃因客授之行。益究家傳之旨。力攷淵源之所自。務求教學之半功。抱素志以自憐。庶此生之不苟。竟綠色養。來叩化鈞。璞三獻而孰知。鼠五技而成拙。屬正人之登用。矜寒士之滯留。謂當在藥籠中。必欲出我門下。誦佳句于百僚之上。有味其言。持長鞭于千仞之巔。不遺餘力。卒令弱質。亦入化爐。雖知隔仙府之幾塵。猶使及天朝之速化。適承人乏。獲廁英游。自爲之謀。不過于此。茲蓋恭遇某官主盟公道。厚禮人材。翊贊九重。不顯彌綸之用。精白一意。曾何適莫之容。然無私乃能成私。惟不德是以有德。如弟兄之不振。荷造化之特深。之選顯以文之亨著。以功。敢言就爽。公山用于前。正禮擢于後。實出殊私。論敢不益勵廉隅。進修職業。舉數事以塞詔。何敢自欺。慕國士以報恩。豈容弗勉。

回詹狀元啟

清禁傳呼。喜聞第一之選。長慶委脫。更驚駢四之工。恭惟某官。學富三冬。才優六館。馳傳聲于藝苑。承一門詩禮之傳。奉大對于听庭。爲四海英雄之冠。賢關增氣。里社重輝。盡從畫閣以開津。會見功名之發軔。論頃由殿幕。先擇辭華。待尼父于季孟之間。愧文衡之非據。舉公孫爲賢良之首。仰天鑒之獨高。敢意謙攝。反爲異謝。

通浙東安撫李參政嘉言啟

便親求外。仰蒙化筆之餘。貳郡之官。適在帥垣之下。依仁有自。真令無諱。敢修大府之恭。庸効小夫之智。恭惟某官。與邦哲匠。名世真儒。以平生不欺之心。爲古人有用之學。澄之不清。澆之不濁。儼然公輔之資。來非可招。去非可慮。卓爾朝廷之望。至公待物。直道持身。辭色不以假人。毀譽未嘗經意。上以此信于人。主下以此服于衆。心久爲朝夕論思之臣。遂登夙夜宥密之任。進參政柄。實領宰司。豈惟奉養之微。曾不改于儒素。若其酬應之確。了無間于威疏。苟曰才能。各隨器使。雖有浮說。自應立消。故國是不容動搖。而朝列爲之肅靖。坐鎮雅俗。遠追謝安石之賢。共致太平。咸望揚公權之相。既明且哲。善始以終。出殿大邦。瀛分秘殿。七州認理。民無恨于田里之間。數月令行。人自得于湖山之外。雖少留于蓬島。曾不遠于長安。會開衣箱之歸。亟正鈞衡之拜。鑰登門最晚。辱眷惟深。涉筆金科。願何知于八律。兼官玉牒。會弗措于一辭。叨陪典領之嚴。備費生成之造。會聞半刺。許置外員。幸下致之再書。援新制而三請。匪蒙深照。安得此行。望故里以非遙。奉安輿而在即。獲承菽水之養。盡出丘山之恩。展驥無堪。徒以負丞而增愧。願爲宗訪之重。益精茵藉之調。登龍未遂。尙須假事以有行。愛日方舒。塞威將勁。願爲宗訪之重。益精茵藉之調。

通吳給事嘉言啟

甘泉宿望。久懷瞻曠之誠。別乘賢員。喜有登龍之便。敢修柔劑。以代先游。恭惟某官。命世偉人。爽邦哲匠。才雄萬夫。而持之以正。名滿四海。而取之甚廉。出入兩朝。周旋三紀。選部賴典銓之鑒。瑣闥高批救之風。劇寄屢分。外庸尤著。侯邦認理。民舉安于田里之間。帥圖令行。人自得于湖山之外。掃盡源而略盡。清波穴以一空。不惟所去以見思。抑使所居之官大。乃守東山之志。屢廣彭澤之辭。均逸祠庭。猶俾斯人之有望。告歸神武。直將與世以相忘。容與千巖之中。傲睨羣物之表。凡烟霞勝絕之地。皆杖屨經行之區。下流水而上青山。固知自適。身亦城而名絳闕。豈得長閒。况資元老之壯猶。將任舊人而共政。丘壑畢變。衣冠異許。民具爾瞻。股肱蕭曹。腹心良平。公其毋遜。鑰晚生無似。薄宦徒勞。涉筆金科。條更三載。兼官玉牒。弗措一辭。惟父母之年益高。念菽水之養多闕。偶逢新制。適契初心。得請治中。將遂迎親之樂。強顏員外。未知貳郡之方。幸門牆之是依。信典刑之斯在。使獲附聲光之末。如見古人。倘相傳土直之餘。願爲弟子。炎威方熾。仙隱獨清。願茵鼎之茂調。爲宗訪而自重。

通韓運司嘉言啟

伏審拜恩。天降將清。日繼龍馬負圖。久寓遼嚴之直。木牛轉粟。尤資幹運之才。凡棘部封。舉深林蹈。恭惟某官。乘珠照夜。衡玉懸秋。赫赫元勳。具載鼎彝之刻。首言餘烈。尙存帶礪之盟。仰見季之橫翔。見門庭之

益振竹樓赤壁。增大江形勢之雄。構李嘉禾。偉近輔恩威之治。剔蠹源而俱盡。掃狡穴而一空。齊民欣冬日之溫。老吏凍春冰之薄。矧是外臺之重。適當虛席之初。肆求能臣。乃擢賢守。借一州之敏惠。俾列郡以觀風。問津清禁之途。接武昕朝之列。致身自奮。行預嚴徐之爽。活國有謀。小試管蕭之亞。不勞鞭計。坐致鏡流。便登簪藻之聯。俯慰摺紳之望。鑰行能無取。學術尤疎。涉筆刑章。顧安知于八律。預名史牒。曾弗措于一辭。惟親年之益高。念色養之多缺。偶逢新制。求倅偏州。乘鴈雙鳧。願何加于多少。懸疣附贅。適有愧于駢枝。莫知關決之宜。幸屬按臨之下。願廣萬間之大庇。俾霑九里之餘波。展驥何堪。徒以負丞而與歎。登龍正阻。尚須假事以有行。

回王主管啟

東閣同趨。會蒙傾蓋。南州半刺。首辱飛緘。瞻高隱以非遙。荷謙光之過厚。恭惟某官。神鋒秀整。筆力縱橫。克紹家聲。善寶甘棠之笏。親傳世學。盡讀牙籤之書。盡上亨途。以據雅志。依芙蓉于邊徼。俄賦歸來。奉香火于仙都。姑為自適。正恐精金之價定。不容美玉之積藏。鑰佐郡無堪。登門自喜。屬暑行之疲甚。塊瑤報之闕然。

回寧海湯知縣啟

蝕粟周行。力圖補外。賢員別乘。恩許便親。喜同事之相依。荷貽書之先辱。伏惟某官。詞場前輩。聖世名流。棲枳海邦。藉甚一時之望。采芹泮水。盡從三館之遊。尚為墨綬之淹。小駐青雲之武。循良所在。登用可期。惟慕向之已深。喜瞻承之伊邇。縱橫老筆。款才氣之增雄。蹊蹠征塵。塊報章之弗稱。

回石司戶宗昭啟

聞公子之名。識荆州之願。始自去秋。既服持衡之公。更蒙傾蓋之好。茲來佐郡。深喜為僚。素知三語之無同。未省千人之小異。荷貽緘之先辱。審沿檄之將歸。喜不自勝。言何能盡。伏惟某官。學期于古。用適于今。高挹儒科。振家聲于奕世。首為戶掾。贊郡政者累年。豈容州縣之勞。會登臺閣之選。君既不為駢儷之談話。我亦欲言去就之私心。自惟無堪。願將焉用。三尺所出。四年其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詎敢論古人之懿。往而不返。入而不出。要皆非吾道之中。惟親年之益高。愧色養之有闕。每切望雲之念。懼乖愛日之誠。幸下攷之再書。援新制而三請。置之員外。處以治中。豈求半刺之優。正恐負丞之誚。玉川之異。自異。或恐未然。蒙莊之才不才。未知攷處。既逢直諒之友。良佩切磋之規。賀下之先。請益為便。凡此地當知之事。與平生有用之言。不鄙其愚。願悉以教。

回添差錢節推慶祖啟

處以治中。自漸無用。置之員外。所向適同。喜傾蓋之非遙。荷貽緘之先辱。伏惟某官。家聲赫奕。性純明。早聯神笏之華。未快雲霄之武。六月而息。欲為擊水之遊。三年不鳴。必有驚人。之舉。暫煩塊畫。來佐賢侯。不移桑梓之邦。徑入芙蓉之幕。會聞交薦。別途趨避。茲叨佐州。甫及視事。一笑莫逆。俱為駢拇之流。同官為僚。尚恃斷金之義。

回寧海方知縣果啟

附驥同登。恍如昨夢。飛鳧來下。忽聽先聲。方敷佐郡之無堪。深喜為僚之有託。伏惟某官。性資通敏。問學邃深。屬辭甚工。屢得文場之雋。從政何有。淺試仕路之英。既通籍于金闈。聊假途于墨綬。惟茲海縣。在四明天台之間。久矣邑人。有卓茂魯恭之望。矧叨未契。尤切寸心。辱華翰以過優。塊短章之匪報。

賀明州范參政成大啟

恭審韶起柄臣。權分制閩。九重前席。方深共政之圖。千里囊帷。暫屈于善之寄。山川頓改。號令鼎新。凡屬按臨。舉增汴舞。恭惟某官。儒林師表。聖代宗工。英主有為。出際五百年之運。嘉謨允合。遂超九萬里之程。羽儀天朝。金玉王度。續綸秘掖。追還盤詰之風。抗節殊鄉。平響彊梁之氣。威名日著。宸眷深隆。謀元帥于西南。愷皇靈于徵塞。令行八桂。世稱伏波銅柱之規。澤浸兩川。人服武侯羽扇之略。進參觀殿。光輔太平。遠辭丹陛之風雲。高蹈石湖之林壑。奉身而退。與世相忘。屬名藩弄印之初。喜元老賜環之速。首頒帝綵。併護瀛壖。姑為試馮翊之行。了無薄淮陽之志。仰體皇上愛顧之重。俯矜民生凋瘵之餘。叱馭徑行。不待東方之千騎。望塵雅拜。欣逢刺史之二天。傳填撫之先聲。極撫摩之至意。吏民相賀。知有所依。旬月之間。坐以無事。輕裘談笑。澄瀚海之驚濤。健筆流傳。播雜林之佳句。盡消愁歎。倏變飄吟。諒課最之易聞。恐公歸之雖緩。台星兩雨。重觀齊色之祥。泰山巖巖。式副具瞻之望。鑰夙叨鐘冶。久去門牆。賢員于茲。阻奉維桑之敬。賜履之下。實云擊柝之聞。尚為假事之謀。少遂趨風之願。敢憑慶牘。敷敘動誠。畫戟靖深。薰絃和暢。祈為冕旒之眷。益精苗匕之調。

仰首厚恩。服膺高誼。況獲居典領之下。猶得附聲光之餘。譜磐石之宗。益加修纂。圖國士之報。普竭疲羸。

通温州交代沈詹事 啓 以下三首。知温州任內。

僂藩滄海。真有古方伯之風。易鎮溫陵。庸示東諸侯之勳。乃容賤子。獲繼後塵。敢言一月之間。再辱五雲之祝。搗謙甚矣。揣分悚然。恭惟某官學貫九流。氣高八表。天分已超于凡品。心傳自得于遺經。嚙道真冰。聖涯信師友淵源之遠。穿天心。出月脅。仰文章黼黻之工。首振臺綱。早膺容獎。游居宰掾。遂陟禁途。儲寮推商皓之賢。朝望出漢庭之右。粵從壯歲。已著外庸。使節帥垣。凜威名之猶在。閩山江國。懷惠愛以如新。獨瀛壖未識于旌旄。故上意特分于符竹。教條所及。墾校穴以一空。政務日清。剔蠹原而欲盡。暮年而變百堵皆興。精力如黃穎川而事不繁。方略如薛馮翊而用自省。撫摩多暇。賦詠流傳。繡口錦心。在昔接王楊之舊。風樓月觀。從今齊沈謝之名。忽傳舜韶之頌。更與泉慶之重。佇聞歸奏。別拜褒遷。刺史之爲三公。厥存故事。人主之論一相。用佐中興。伏念鑰晚出無堪。冥行自信。當血氣盛強之際。不能大所居之官。矧父兄憂患之餘。豈復有敢爲之志。茲叨郡寄。遠迫成期。雖懷烏養之私。未識牧民之體。仰惟耆德。嘗拜下風。庭內芝蘭。已見朱轡之賢守。門前桃李。居多黃閣之名臣。望重儒先。年爲父行。退慚孤遠。敢謂交承。瞻之在前。知堅高之可慕。矧乎若後。豈奔逸之能追。尙須修敬之初。躬請告新之益。暑風清潤。燕寢遽深。願精茵鼎之調。仰副冕旒之眷。

回瑞安吳知縣 教義 啓

朱轡就道。未知郡太守之宜。墨綬臨民。正須邑大夫之助。同寅爲幸。良觀非遙。伏惟某官壁水勝流。桂水秀士。絳章繪句。蚤騰場屋之名。錯節盤根。尤藹香神之譽。尙淹闊步。俯就徒勞。已報政于羅川。更字人于安固。一同何幸。獲依明府之仁。三異有聞。行應清朝之選。鑰疎愚自信。憂患何聊。忽爲雙旌五馬之行。欲訪孤嶼中川之舊。人情物態。雖曰素諳。吏事邦條。正資協濟。會未馳于尺牘。乃先辱于朋緘。欣荷良深。敷宣罔既。

回沈主簿 與傑 啓

別十五年。願復爲李君之御。官二千石。又獲在鄭公之鄉。入境云初。飛緘未暇。不圖前輩。先辱英詞。伏惟某官厚德鎮浮。高風立懦。蚤勤學殖。視富貴若易然。晚悟性空。置功名于度外。笑孟嘗之下客。爲義皇之上人。以濟南伏生之年。抱西河子夏之疾。隱居求志之士。吾見其人焉。耄期稱道之賢。蓋僅有存者。行見鶴書之聘。仍加鳩杖之扶。乞三老之格言。爲千載之盛事。鑰頃因客授。獲預英遊。茲叨銅竹之分。方厚金蘭之好。拔薤一本。惟忠告之是求。束帛十端。懼寡聞之貽誚。敢俟及階也。而相師冕。便當從牀下以拜德公。

回楊祕監 萬里 啓

鑰猥自左序。謬參外府。兼史牒討論之職。皆英躓吹借之私。垂問甚勤。搗謙良渥。再念一登末第。曾因公諱而退飛。三人容臺。率以祖名而引避。雖曰周人事神之義。亦惟窮鬼轉喉之妖。敢因修謝之餘。併發自

攻媿集卷六十二

啓

謝除宗正寺主簿啓

容臺列屬。方驚出命之從天。宗寺勾稽。更許引嫌而易地。事應如響。人以爲神。倍煩致曲之私。益戴不賞之賜。伏念鑰頃持孤迹。入玷周行。叨金科筆削之司。三歲于此。預寶牒討論之末。貳職最優。念親年之益高。思色養之多闕。偶逢新制。幸遂贅員。天台四明。喜家山之在望。治中別駕。奉菽水之餘歡。甫更二攷之書。復捧三州之檄。荷逃吏責。來赴朝參。登光範之門。始尋故步。索長安之米。甘作畸人。素蒙一顧之隆。重辱千金之諾。屏身逆旅。妄意洪鈞。不圖信宿之間。忽被生成之渥。方羣才之競進。或累月之曲留。是何庸愚。首勞記軫。俾居制作之地。得以周旋其間。雖公府無私諱之可疑。而人子有至情之當隱。范蔚宗謂郭泰爲太司。馬遷以趙談爲同。彼雖千載不刊之書。亦有一時隨宜之例。矧從兄正有近比。而律經端爲此文。非敢爲循牆之恭。姑以避入門之間。游勤敷奏。許以徇私。再窺天派之慶源。恍若華胥之昨夢。輕舟浮海。方虞風引于三山。零雨自天。終賴雲興于四嶽。茲蓋伏遇某官。聖時間氣。王佐真才。進退百官。而坐廟朝。悉從公論。總領衆職。而稱上意。專幹化權。於雁塔之舊題。惜龍門之下客。遂由遠外。徑被甄收。鑰敢不

公之榮。瞻依益切。感敘奚殫。

回王原父主簿啓

頃傳新作。慙妄正于雌黃。茲荷勞謙。喜再來于尺素。志期遠到。學有倚功。曾日月之幾何。覺詞章之頓進。伏惟某官才由天與。業本家傳。孔鯉過庭。素佩學詩之訓。相如入室。肯希用賦之圖。既決世科。寔登宦路。移平昔窮經之力。爲一時應用之文。今日侍親。既供子職。他時遇主。可代王言。尚云老馬之智專。不鄙雕蟲之技小。謂白圭之玷。固曰可磨。而清濟若壺。豈如無有不量。衰朽。輒指纖瑕。非惟欲補于聰明。抑亦願加于砥礪。今則下語俱當。屬聯更工。回念舊編。如出兩手。雖未至飄飄凌雲之氣。然已有咄咄逼人。之風。盱衡以觀。刮目相視。要知駢儷之有體。不必怪奇以爲高。既不當窘于邊幅之間。又不可施之廊廟而駭。文從字順。意足氣全。苟進學之未央。諒輩英之有助。君如斲輪者。須得手而應心。此若持衡然。懼俯首而。至地果或亮我。尙惟勉旃。

回李希岳先賢伯啓

澤底名家。素聯粉社。雲間俊譽。未覲芝眉。辱華翰之先臨。喜高詞之創見。伏惟某人天資近道。學力過人。繡口錦心。期赴功名之會。金昆玉季。已翫揚屋之聲。豈大才之未逢。何小敵以猶怯。然焚舟而進者。有決勝之志。手劍而盟者。乃敗北之餘。試看今日。著朱騎馬之流。多是前年。點額暴頭之輩。會見出一隻手。竟當取第二籌。欲大振于家風。惟益修于賢業。自慙朽拙。莫助掀騰。輒馳誠以附鴈足之遠。方洗眼以俟龍頭之選。

回張子宓教授謝作辨虛跋啓

虛以擬玄。仰儒先之述作。言不盡意。冀學者之發揮。惟後世之子雲。有本朝之君實。探蹟索隱。著書立言。頃尙多于闕文。旋獲逢于全帙。蓋丁年得之張御史之手。謂蜀本出于范太史之家。且言令慈水之時。親曾觀德深之說。既逾三紀。始遇一編。專窮象數之微。備見淵源之蘊。輒伸末議。具載舊聞。初未有演義之篇。故尤欽于絕識。及今見發微之論。乃盡掩于前功。念其生不得用于時。賴有此可少見于世。況家傳之甚的。實鄉義之所推。掠而有之。忍亦甚矣。不勝憤懣。併爲辨明。豈惟慰九原之英。抑亦表一介之善。伏惟某官義尊從祖。力取世科。知與學之有來。發幽光之不泯。懷問一得三之喜。極駢四儷六之工。荷意甚勤。非吾敢望。藏于屋壁。何殊孔氏之遺。報以瓊瑤。徒愧衛人之厚。

回上虞杜君昆仲啓

伯氏決科。出世真成一佛。華宗積慶。克家又見于二難。琴劍踵門。文書衝袖。大篇見憐才之切。長箋知種學之深。陳義甚高。搗謙似過。有如衰悴。自揆庸疎。論道德則虛負于初心。言文章則難追于古作。徒勤盛意。祇益厚顏。尙冀融明。均垂乎照。

回陳勝私先輩啓

謁次通名。初喜見秀公之裔。世家論契。乃知爲侍講之門。握手定交。傾蓋莫逆。伏惟某人父書素讀。天分

更高。盤萬卷于雲夢胸中。巢四松于匡廬山上。及見開元之故老。尙聞正始之遺音。古事今事。問無不知。儒家道家。應皆如響。稍窺新作。歎溫厚爾雅之文。側聽高談。真直諒多聞之友。言誠可用。學有自來。蚤負俊聲。真是崑山之片玉。晚甘肥遯。竟成滄海之遺珠。退念少時。熟聆慈訓。遭戈兵之肆擾。寓家舍以偷安。荷先正之相求。關數椽而共聚。窮百家之奧旨。信一代之偉人。三紀以還。尙來過于仲舅。交臂而失。恨不拜于下風。豈謂暮年。得逢賢嗣。自幸無涯之樂。且聞未見之書。遊邊忽作于宵征。訪別更廬于夜辱。餘生能幾。再見未期。相送仙舟。第有加餐之祝。會從僮籍。或觀破賊之章。

回霍司戶大正啓

服忠惠之英名。固已踰于四紀。聞孫曾之競爽。曾未識于一人。喜戶掾之鼎來。撫衰蹤而自幸。伏惟某官家傳未遠。天分更高。書讀五車。多是牙籤之舊。仕因三語。密參蓮幕之遊。諒無暖席之溫。卽有交章之薦。杜門老矣。承問欣然。倒屣相迎。及見故家之人物。揮犀晤語。尙傳前輩之風流。

回劉監場啓

客授仙鄉。夙聞俊譽。屏居海嶠。喜聽先聲。知望履之匪遙。荷飛緘之下及。伏惟某官性資純厚。問學邃深。毓秀簫臺。真得江山之助。策名楓陛。榮登將相之科。宜徑爲結綬之行。乃俯就熬波之職。時則可矣。君其升乎。退念衰蹤。再瞻英峙。回思三紀。知故舊之幾何。來共一樽。庶笑談之莫逆。

回奉化趙縣尉伯鳳啓

居閒已久。喜逢梅隱之來。投分素深。知是雪齋之子。貽緘先辱。修報何遲。伏惟某官挺秀天枝。傳芳祖烈。翩翩佳公子。稟資固自不凡。顯顯世豪英。游宦已知自立。暫宣威于綵棒。會接踵于青氈。舊識二難。又迎一尉。輕輿徑造。豈惟桑梓之必恭。先靈相望。正爾松楸之有託。

回曾簽判葉謝復官啓

賢者受譴。輿情久鬱。聖恩奉復。公論終明。方深贊喜之私。乃勸言謝之寵。伏惟某官世傳清白。政本廉平。蚤通籍于金閨。旋字民于花縣。方政譽之旁達。俄毀言之上聞。乃以乾餼之愆。重爲白圭之玷。叫關徒切。欲復雁門之跨。投匭莫伸。屢索長安之米。忽聞昭雪。盡釋猜嫌。首昇故官。遂登上幕。自此升矣。已知復玷缺之難。惟其有之。行遂赴功名之會。比傳邸報。尋辱郵音。荷雅譽之未忘。愧蕪辭之不敏。容容多福。固匪吾人之當言。皓皓易汗。願全君子之終吉。

回賀致仕啓

頃自投閒。已作終焉之計。迨茲告老。亦惟仕者之宜。況平生不敢爲高。至今日自應知止。遇蒙褒拂。深荷謙勸。及神虎挂冠之年。幸酬素志。若龍馬負圖之直。實出誤恩。方此控辭。未遑敘謝。敢輸微悃。以報先施。

回西安高寺丞文善啓

七旬得謝。方拜君恩。千里貽緘。仰欽友誼。誦高詞而增歎。拊陋迹以何堪。雖仕本爲貧。才非適用。數奇命薄。何望寵榮。每除歲選。淺蹤涯分。積有妨賢之愧。遂叨宰郡之行。自頃投閒。已作終焉之計。遠茲告老。亦

惟仕者之宜。奉母九齡。都無外慕。執喪三載。荷幸生前。偶當納祿之期。始上叩關之請。平生易足。非敢為高。今日既衰。固應知止。愈音初闕。遂過神虎掛冠之年。誤寵太優。乃有龍馬負圖之直。控辭弗獲。修謝願積。不圖搗謙。俯加贊喜。伏承某官曲崇鄉黨。不倦詞章。能于劇部之餘閒。俯念陳人之末路。予之題品。實此衰遲。來日無多。但欲堅杜門卻掃之志。襲言已甚。詎敢為驚世絕俗之誇。矧災星之尙存。致宿恙之不已。軒裳俱脫。既無是中有鬼之嗟。藥石弗靈。未見其效如神之速。呻呼一榻之上。荏苒再朔之餘。舊學已忘。豈知雕篆之習。報章自勉。慚非駢儷之工。何足拜嘉。適堪取笑。幸投苦海。毋玷文盟。

回留校理元剛啓

中宏博之科。夙聞令譽。陳治安之策。首見雄文。喜承祕省之異除。乃辱私門之謙謝。搗詞甚麗。陳義尤高。伏惟某官肯出相家。名標學海。牙籤象軸。讀殘萬卷之書。玉璽瓊盃。壓倒千人之筆。始膺妙選。徑上周行。給札北門。大明當世之務。袖書東觀。更用先朝之官。忽蒙駢儷之工。猶見淵源之自。惟我宋文體之盛。帶晚唐風格之餘。楊劉始以藻麗擅名。歐蘇惟以才氣獨步。後來爭奮。分派凌差。凡詞采之有聞。或雕鏤之未免。不圖晚景。獲見勝流。洗未習而一空。視前良而無愧。何有報酬之稱。第知藏棄之榮。

回真正字德秀啓

給札北門。首聞治安之策。袖書東觀。先勸駢儷之文。退視款然。勞歌過矣。伏惟某官乘珠照夜。衡玉懸秋。字量遼深。吞雲夢者八九。胸襟宏放。貯文字之五千。連中異科。徑登左學。茲更化之云始。以急賢為最先。落筆萬言。無非當世之務。奏名九陛。遂結明主之知。擢處道山。尚迂俊軌。雖百家之富。未及于盛際。而四部所蓄。孰比于祕藏。嗟朽蠹之日侵。亦校讎之幾廢。倘絕意軒冕之進。能垂精竹素之間。竭其心思。磨以歲月。豈惟辨正于訛舛。抑以多益于見聞。遠業采昌。貴名增重。此時冊府共推為行秘書。他日玉堂信可謂真學士。有如衰朽。喜見豪英。頃聞禮闈之旨。頗以里俗為念。知所存之甚大。致相與之尤深。強飾蕪詞。以酬雅眷。文不足採。意或可通。

回趙昌甫監獄書啓

書寄免飛。喜見章泉之姓氏。亭名魚計。曾觀小字之賦篇。驚二寶之俱來。顧千金其何算。伏惟某官學耽八索。識洞九流。雖離鄭圃之居。猶是趙家之玉。舊傳文獻。不知幾世淵源。時出詞章。自然一種風氣。流傳寔廣。慕用良深。恨無半面之恩。忽枉五雲之謁。惟上饒夙名于佳郡。而南渡猶多于寓公。東萊文清之重名。典刑斯在。南澗稼軒之妙語。酬唱相從。接絳綸之王楊。為衣冠之鼻祖。到霜降水落之後。擅日光玉潔之稱。不圖加念于陳人。使得遠沾于賸馥。綸倦游既久。得謝重來。漸共政之無堪。歎妨賢之已甚。屢嘗求去。猶苦留行。陽杲杲其未光。首肅大昕之謁。景翳翳以將入。尚通殘客之來。當血氣之既衰。以筋力而為禮。心存北闕。欲報未能。日薄西山。不歸何待。況茲險七望八之際。安有駢四儷六之工。猥以蕪辭。妄希雅好。曾不盡意。無以為顏。

回張伯修汝穎結交啓

貴賤雖殊。無不須友以成者。交遊當謹。必先擇善而從之。愧我非才。誤君永契。惟朋友實為士之急務。故古今以備人之大倫。不取乎狹有動挾。挾實每求夫友多。朋友直友諒。是以合志。則一朝傾蓋如故。或至與思。則千里命駕而行。道義所存。器重如此。古人混混去不返。俗子紛紛何足云。倚貴勢以為山。視貧交而如土。平時相遇。雖款誠偽盡。少物所動。則仇隙頓成。經一死生。因以知情者多矣。臨于利害。實而取寵者有之。豈能無愧伐木之詩。固已不勝谷風之刺。恨聖賢不可跋而及。願風流孰能坐而還。舍君其誰當今何遜。伏惟某人物宰為理窟。慷慨真人。英器大難容。反為下士所笑。才高無用。直以巨儒自期。思得同志而與之偕遊。故凡庸才皆不足為伍。肯許陳餘之刎頸。未逢范氏之殺雞。遇無益之交。朋過輒忘其姓。字時惟公。獲威重有守。獨與祖希情好日隆。同心之言。臭如蘭。樂則生矣。君子之交。淡若水。久而敬之。惟情不可間。而疎故人。皆欲得而友。退量陋質。敢廁英游。初期蓮社中。不許謝生居其列。豈意竹林下。乃容向秀預其流。界以雄文。深為緝禮。咳唾已成珠玉。寶擲地當作金石聲。實昭盛德之過謙。益使小人之不稱。鑰區區何數。斷斷無他。雖相距一望之遙。恨未諸半面之雅。講聞高誼。日久矣。豈若吾身親見哉。將抱季任之幣。而願交于下風。乃盡嘉賓之心。而獎成于後進。鑰敢不竭愚者。衆慮之得。神上性就學之明。終身無變于炎涼。一節不渝于風雨。同自同。異自異。吾懶為玉川子吟。我用我。卿用卿。君毋作庚中郎語。

玫瑰集卷六十三

啓

代賀魏王判明州啓

恭審顯冊中頒。價藩易鎮。任隆分陝。久推大國之王。宗茂強周。咸仰吾君之子。傳聞四遠。權喜一詞。恭惟某官慶源。輝分寶緒。天球不琢。中全溫粹之資。金鑑洞開。外廣精明之照。為善深知于最樂。退朝有若于無憑。節旄兼兩鎮之雄。劍佩領諸侯之貴。啓封安化。旋賜履于大名。出殿宛陵。復分麾于東甬。靜練方廣于佳句。昔襦已沸于歡謠。遵海而南。振元戎之號令。自江而左。分皇上之顧憂。先聲所臨。疲俗皆慶。未聽教條之施設。已獨閭里之歡愁。不知官高卑。登藩維而增重。弗遠顏咫尺。來休聞于無窮。某連寒孤生。衰頹末路。為郎粉省。屢陳過登之忠。假守蓮城。尋竊乘輅之遣。偶緣瓜李之避。苟安桑梓之居。方茲籌制幕之期。敢意忝感藩之屬。二天在望。分甘此日之杜門。廣廈俱曠。尚幾它時之曳履。

代賀史丞相啓

恭審顯膺帝制。榮正台衡。總宥密之大權。兼文武之重寄。華夷震疊。朝廷尊嚴。恭惟某官有王佐才。負宰相器。開天闢地。際千載之亨嘉。旋乾轉坤。贊一人之號令。聲動四海。禮絕百僚。豈惟觸起徒步。以至公侯。



分謂優游都城以取卿相自星郎在列已依前位之星及月寺為卿又近重輪之月惟奮學甘盤而帝心久矣簡在故愛立傳說而士論猶以為遲進既鑿于龍鱗歸得承于鶴髮老萊子以綵衣為戲豈若衰衣之榮太夫人乘輕軒而遊事及魚軒之貴增二府之門第破四明之天荒由古以來于斯為盛然而位望益重身名俱榮上有相須致太平之心又有高拱操成功之意京洛願王化之復指紳翼公道之行三軍五兵之間既至于廟堂一日萬幾之務又賴于帷幄蓋春秋責賢為甚備而丞相得君為最深當此秉鈞之時宜適投機之會繼伊周之事業用堯舜其君民自然拯中原故境之人追向父中書之效某老于州縣辱在泥塗惟能守分以固窮尤拙乘時而射利劉尹知己雖自知而弗如苟令進人將不進而無已仰銜恩施親見盛時聽白麻于九重深喜綴編行之後磨蒼崖之千丈會當觀鴻烈之成

代賀葉丞相願啓

恭審渙號大廷晉班左授外領機庭之重兼提史筆之嚴宗廟晏安華夷震疊竊以宣王與周道允資元老之壯猶盤庚告商民必任舊人而共政蓋功名滿人視聽故用舍為國安危况養兵措刑方極帝王之盛將擢士拔卒以為將相之儲矧惟宗工嘗參揆路遠姬公于王室何以使四方之迓衡置裴度于巖廊自足使兩河之聽命亟登上宰庸副具瞻恭惟某官正色立朝精忠許國自任天下之重深結人主之知持論弗阿笑首鼠兩端之陋居官不苟掃狡兔三穴之姦士夫敬之如神朝野倚以為重擢從禁路處以敘途獨持文武之權實行宰相之事主張公道興起治功夫何讒箭之深至徹凝旒之側方當名實之綜覈肯容邪正之混淆初未辨是非幾類市中之虎及大明黜陟卒廢瓜上之蠅亟頒賜環入對前席暫登樞府之寄式寵袞衣之盛九州四海萬口一辭上方注意于太平公亦同心而輔政臣作股肱耳目拜有虞戒禹之辭爾為麴蘖鹽梅膺高宗命說之訓當聖賢相逢之會信社稷無疆之休益展經綸以臻康乂某依仁最久荷德最深一聞成命之頒百倍與情之喜免葵蕪麥固匪春風之上游馬渤牛溲願為藥籠之餘物

代賀蔣丞相啓

敬趨宸陛俯聽制庭恭審愛立巨賢進居端揆朝廷肅靜宗社泰和某竊以人主必觀其所用之才宰相必視其所養之氣惟胸中之素有不可及則天下之事皆不足為蓋嘗論古之人求氣之說雖靈光之不學與周勃之少文惟其器質之渾全致此功名之翕赫使廣之以絕人之讎加之濟世之才則其視三代之臣可無愧千載之上久聞是語今見斯人恭惟某官為國元臣受天異稟德行冠四科之首真成顏閔之流文章承三變之餘迥出王楊之右家聲甲于江左譽望高乎斗南議論依至公澄之不清撓之不濁進退有餘裕來非可招去非可應蚤結睿知遍儀華要凡一時清切之選以數歲周旋其間矯矯蛟龍雖已得于雲雨喬喬松柏曾不改于歲寒極論思獻納之工見輔贊彌縫之妙果膺大用以副具瞻當聖君居九五正位之尊以太平惟二三大臣之責然而治體未定國勢未振雖甲兵之間不至于廟堂而愁

嘆之聲尚多于田里當途之士蓋曰欲之而不能命世之才獨恨求之而不得比適宰司之虛席獨因遜牘以矢辭姚崇之說明息是陳十事千秋之寤孝武端為一言凜然有王佐之風卓爾當天子之意九重動色豈欲當饋以歎蕭曹四海得人大大似選乘而舉臯尹志存經濟身佩安危必欲士夫息奔競之風上下無苟且之意富國強兵于歲月之頃移風易俗于禮樂之中迓衡之期拭目以俟某一介何取半生無聞竊郎宿之虛名將遂及瓜之代仰台星之騰耀實深賀慶之誠庶幾么麼之蹤預在生成之列

代賀浙東安撫蔣丞相啓

恭審詔出中宸將復鈞衡之舊權分巨屏姑煩衰繡之行郵語四馳歡聲一律恭惟某官氣全剛大學造精微倡諸儒以六經之文允爾天民之先覺舉明主于三代之盛實為聖世之宗臣于垂紳指笏之間負旋乾轉坤之任維持國是振舉朝綱治已嚮于迓衡悲遽遽于陟祀上方待公以共政士以奪服而為榮雖香龍之優隆念祈陳之哀到五使銜詔莫回終制之誠三年執喪必待變衰而起惟開元之際共高于張說而嘉祐之時獨見于韓公三人相望千載同仰甫及祥琴之御函分帥關之雄冷然御風姑少留于蓬島舉而見日曾不遠于長安福及京師心在王室高牙大纛往分東顧之憂黃閣白麻行正左虛之位某退慚頑鐵素出陶鎔迨茲一障之乘又託十連之屬治大府而受約束恨無鳧鳥之飛如廈室之為榭曠自喜燕巢之穩

代賀范舍人成大啓

伏審宸庭疏寵詞掖升華竊惟中禁之班莫重西垣之選彌綸世務論思居諫諍之先榮辱一言懲勸出賞刑之表動關國體榮冠朝行名儒既登善類相賀恭惟某官學耽八索才本六經分東方諸侯之符俄促歸于鳳闕乘南宮舍人之筆遂進立于螭坳比求庸使之行無出明公之右戎會相顧不知李揆之肯來士論私憂或言韓愈之可惜抗穹廡而不撓全故壁以復歸天顏為開國勢增重徑上紫微之直快吟紅藥之階雖儒者最以掌制詰為榮而人言猶有典屬國之嘆眷知方渥進用未央變汙俗而至典謨正賴文章之潤色游都城而取卿相會據經濟之規模某託契頗深受知尤厚靜守賢侯之範喜聞內史之除大廈穹崇竊自同于燕雀飛黃騰踏願少願于蟪蛄

代通婺州王給事啓

激水開藩誤蒙知己瑣闥批敕屢幸趨風迨承山郡之流復竊寶麟之庇禽緣有自欣抃實深恭惟某官道學淵源文章典麗家藏鄭公甘棠之笏架插鄒侯牙籤之書擊碧海之鯨魚笑翡翠蘭若之戲蓮天池之鵬翼陸雲鳩檢枋之飛蚤登瀛洲徑躋禁路肩險夷之一節際亨嘉于千齡忠若子文仕無喜已無懼情如徐邈昔非介今非通錄舊學之多聞冠近班之異渥藥階苦砌方欣星掖之重游鱸膾蓴羹又歎風舟之引去欲前半夜之席暫分千里之塵陳義甚高急流勇退清風八詠岳牧姑用夫詞人泰階六符應廟正資于王佐某被恩有素圖報未遑偶緣瓜代之先期已造蓮城而視家小侯方事夫大國短札爰具于遙憶魯之擊柝聞于鄒敢請相依于唇齒楚之餘波及于晉倘期曲賜于耕鑿燕寢優閒暑風清潤願

精調于茵鼎。佇入乘于鈞衡。

代謝戶部侍郎舉陞陟啓

下走無能。謬忝花城之貳。當途過聽。誤形衰字之裏。一經品而便佳。三下拜而受命。竊瞻望表。愧溢情涯。竊以選舉之公。今昔攸重。近觀所爲。主人固不易知。惟一心湛然。妙絕冰壺之清澈。雖萬物紛至。難逃風鑿之毫釐。見誠過于百聞。辟或由于三語。使不言則子幾失矣。觀其眸則人焉。度哉。未有斷然于稠人之中。舉之于千里之外。自非俊彥。曷稱褒揚。如某者術與世疎。能如命薄。生而多難。天與數奇。斗筭之才。亦何足算。儻石之祿。祗益可憐。半生從事于下僚。再轉爲丞于百里。躬親丹墨。日因稅棘。蔑有暇松。而自娛行矣。及瓜而受代。著身卑冗。絕望品題。敢期一紙之春風。忽到窮山之寒谷。退不知據。得之若驚。茲蓋伏遇某官高識絕人。大量容物。縉衣金節。屢宣江上之風。月寺星曹。更近長安之日。進司民部。簡在帝心。深欲以人而事君。尤喜屈身而薦士。伯樂回顧。自宜十倍之增。匠石揮斤。猥及百圍之散。酒餚已蒙于升斗。羣蚊難負于丘山。某敢不益守官箴。深誠薦墨。小人懷惠。藏在寸心。國士報恩。見之他日。

代賀林左史啓

恭審拜命。中宸書言左陞。故國非謂喬木。賴有世臣。我家再得青氈。是爲舊物。望高位著。喜動摺紳。恭惟某官德度粹夷。道源淵奧。掃千軍于筆陣。敢當我哉。快獨步于詞林。無出右者。結綬丹墀之上。橫經朱邸之深。重暉重輪。早依光于日月。從龍從虎。終感會于風雲。起分千里之憂。已著九重之眷。爰膺嚴召。入覲清光。高宗學甘盤。尙記宅河之舊。孝文見賈誼。果膺前席之褒。欲親咫尺之威顏。仍典起居之記注。珥螭坳之筆。豈惟富貴之逼人。乘鳳閣之鈞。會見功名之報國。某披雲未遂。仰斗徒勤。屬分山郡之銅符。阻奉侯門之珠履。聞置郵之傳命。慶朝廷之得人。夏屋渠渠。方託嶢嶢之庇蔭。夢魂栩栩。恨無羽翼之飛翔。

代賀汪舍人啓

恭審光膺宸綽。進拜詞垣。摺紳欽稽古之榮。制誥見代言之體。正人登用。善類依歸。恭惟某官識際天人。道隆今昔。淵源奧學。倡諸儒以六經之文。挺特高風。立儒夫于百世之下。秉赤心而自許。箴丹扃以結知。堂堂堅許國之忠。蹇蹇有愛君之節。密居螭陛。非堯舜之道不敢陳。進批龍鱗。雖賁育之勇不能過。伏蒲論事。名重日邊。埋輪擊柝。風生江水。亟被賜環之寵。載歸珥筆之聯。承親擢于中宸。涉清班于西掖。階翻紅藥。謝公徒詫于風流。日對紫微。白傅漫矜于清貴。茲惟盛德。高視古人。首正官聯。用明舊制。大開公道。以塞伴門。聖君深納其忠嘉。多士想聞于風采。究觀今日謀謨之懿。可見異時經濟之功。號令一新。固已追蹤于姚姁。規橈素定。便將接武于臯夔。某假守何堪。依仁有幸。大厦成而燕雀賀。知無風雨之虞。靈丹化而雞犬升。自有雲霄之望。

代謝除提舉福建市舶啓

分侯慶于古括。始終蒙全護之私。總商舶于溫陵。委曲荷生成之賜。竊以番禺置使。傳自有唐。閩嶼司。起于元祐。金山珠海。磊砢乎萬寶之藏。聲靈航琛。奔走乎百蠻之廣。樓船舉颺。而過津。賈胡交舶。以候風。

豈惟貿易而求質劑之平。抑將綏懷而致聲教之被。是爲選選。必藉通才。如某者少也多艱。壯而漫仕。馳驅四紀。備嘗州縣之勞。匪勉一心。尤謹簡書之畏。抱虛郎省。濛吹朝紳。念尸祿之無功。以治民而自詭。試以一部。逮于二年。布宜詔書。不知萬里君門之遠。施行義役。庶幾三代井田之遺。幸年穀之順成。致閭閻之安靜。益勤撫字。以免譴訶。聞尙書之履聲。理應退聽。掃舍人之門外。自恨無階。敢請大鈞。弗遺下體。未作乞憐之態。已叨拜命之榮。仕而爲貧。瓜戍既欣于非久。思不出位。樽材或得以苟容。自爲之謀。豈過于此。茲蓋恭遇某官清朝碩輔。名世真儒。雷厲風飛。君臣相遇于千載。天開地闢。日月可冀于中興。願在上引類。自其本心。而爲官擇人。尤爲急務。至如下走。雖曰無以逾人。察其平生。必知老而戒得。俾司互市。實出殊私。某敢不俯激儒衷。愈全晚境。慕隱之之節。飲食泉不易其心。效孔殽之清。罷貨燕無名之費。倘迷瘴曠。以報使令。

代通交代李知丞啓

對松而哦。自笑雙丞之老。及瓜而代。又迎貳令之賢。顧今日之交承。真一時之會遇。心未降于既見。齒已幸于相依。恭惟某官性稟中和。家傳清白。一行作吏。功名小試于著鞭。三載陟明。才術已開于游刃。宜勤勞于運籌。通姓字于金閭。方嘉運之鼎來。宜亨衢之闊步。仕擇人而人不擇仕。姑爲金灑之游。丞負予而予不負丞。應起靈田之嘆。學美崔生之博。清推景情之真。去則行遲。誰非戀父母之國。聞何來暮。其如與民吏之謠。豫想登仙。茲爲假道。涉筆惟謹。居然視雁驚之行。黔突未幾。行矣蓬蒿鴻之列。某半生從宦。再轉爲丞。徒甘州縣之勞。反出簿尉之下。笑如樸之無用。愧若糠之在前。雖舊尹之政必告新。然老者之智。不如少材不足塞。既久負于曠瘼。玷或可磨。當益勞于曷錯。

代通蘇通判啓

恭審疏恩。玉陞貳政。金陵居百里而負丞。仰二天而托庇。時方會遇。喜倍倫夷。恭惟某官學殖深醇。材猷敏仰。泉如初湧。共推大手之才。山或可移。難變至誠之節。名家最久。治世益新。明良相會于半千。閱閱當今之第一。綸綽藹玉堂之譽。鼎彝書鳳閣之勳。惟別乘之多才。信高門之有子。眷言建業。今號陪京。羅綺一城。富六朝之風物。絃歌千里。綿百世之衣冠。山川分龍虎之雄。甲冑冠貔貅之勇。憂寬西顧。任重維藩。尤資賢治中。以佐明太守。瞻茲異數。屬我真賢。已騰來暮之謠。更聽不空之頌。始展驥足。姑憑泥軾之榮。真有鳳毛。行拾青氈之舊。某材如樗散。性若囊昏。猥承弓冶之餘。謬綴簪紳之列。半生從宦。徒甘州縣之勞。再轉爲丞。反出簿尉之下。及瓜將代。幸道前愆。杭華欲歸。深虞後患。既托嶢嶢之下。諒寬鞭策之求。雙鳥願飛。恨乏仙逸之便。戎幕知穩。果無巢燕之危。瞻霄漢之仞躡。寓腹心于尺牘。方盛德之在木。惟衛生之有經。祈爲宗勛。精調茵匕。

代賀鄧運使啓

伏審榮拜帝綸。龍持使節。恭惟懷慶。竊以自江而左。最爲財貨之源。由古以還。夙號膏腴之地。菽粟有如水火。山川不啻金湯。十國爲連。盡承風乎外府。三軍分駐。皆仰食于太倉。矧轉輸于千里之勞。而儲蓄必

九年之富。欲資成于列職。必也使乎。肆圖任于舊人。無如公者。瞻茲大任。屬我眞儒。恭惟某官。望重吏師。行爲世則。志澄清而默斷。用春晴以無留。元非百里之才。多多益辦。小試一同之地。綽綽有餘。雖儒者當任于謀。然利器必更于盤錯。狗盜鼠竊。曾何置于齒牙。蟻聚蜂屯。固不勞于戈刃。森鋒逆控。薦牘交馳。爾割雞焉。用乎牛刀。處別駕始。展其驥足。銅章墨綬。聊自樂于弦歌。泥軾星屏。俄平分于風月。任居刺史之半。人仰治中之賢。邦國不空。聚實王祥之類。老弱從借。乃許寇恂之留。由萬家而治十萬家。自千石而陞二千石。吏民乃服其教化。草木亦知其威名。卽地按臨。方割東州之竹。拂衣歸去。空餘南國之棠。惟守正以不阿。乃既踏而復振。伯道載米而之吳郡。已爲良守于中興。次公受詔而歸潁川。終云治行之長者。欲立賞以勸百辟。豈私惠而庇一方。賜爵關內侯。有昔王之盛典。增秩部使者。見今日之殊恩。邦人騰挽。不留之歌。江國與來何暮之歎。屋隨駿駟。風靡列城。曾未布于教條。已想聞于畏愛。木牛流馬。非以居材。金節繡衣。于焉借重。諒未容于暖席。行卽膺于賜環。某孱瑣無堪。衰遲有素。半生從宦。敢辭奔走之勞。再轉爲丞。猶懼曠職之誚。久欲執轡而從轡。未遑持帚以掃門。念小吏之入疆。際鉅賈之持斧。獨驚策蹇。詎敢自安。含垢匿瑕。不無所賴。雙鳥無據。曾莫効于鳧越。大厦既成。徒自深于燕賀。

代賀徐提刑正旦啓

行夏之時。爰重建寅之統。采周之舊。式謹次王之書。惟道與時而偕行。宜福如川之方至。恭惟某官。爽邦哲匠。名世大才。荷宸展之眷知。儼使臺之威重。明刑以弼教。懋哉期于無刑。聽訟吾猶人。必也使之無訟。比期年而報政。與十國以爲春。茂對三朝。倍膺百順。某職卑而冗。道阻且長。賓履臨珠。遙慕造庭之禮。壽觴浮柏。莫陪進酒之儀。

攻媿集卷六十四

啓

代賀王樞密倫奉使回啓 以下五首。代男氏汪尙書大猷。

交鄰國有道乎。大而事小。遣使臣以禮也。遠而有光。自昔才難。于今任重。十九年誠著夷狄。孰謂世無蘇子卿。數千里口伐可汗。必有人如鄭元璠。惟樂天者保天下。故和戎而得戎心。乘輅之人。銜筮于道。臨軒優遣。因盛世之非常。杖節請行。實大臣之未有。揚旌亟去。縉兩朝魚水之歡。接浙言遠。際千載風雲之會。神人喜樂。河海晏安。么麼至微。驩快以抃。恭惟某官。有宰相器。眞王佐材。量括江湖。不濁不濁。氣充天地。至大至剛。貌不勝衣。心匪轉石。言而造膝。非堯舜之道。不敢陳。議或犯顏。雖賁育之勇。不能過。愈膺眷注。凌歷清華。快吟紅藥之階。久寓紫微之直。敏悟如廷碩。時詔詰皆自爲之文。精壯若燕公。大述作類皆出其手。進貳樞府。增重聖朝。運籌于帷幄之中。折衝于樽俎之際。上方安邊境于無事。時乃堅和盟于未寒。禮云禮云。豈玉帛乎哉。使乎使乎。安國家可也。謂虞臣之相遜。彼或一時。命裴度以住釐。正在今日。確持志士之操。果爲天子而行。帝曰汝諧。僉言惟允。身輕一葉。佩四海之安危。名重泰山。登萬夫之風采。分憂北顧。願望東歸。馬維駒。馬維駟。方聽皇華之選。雖集榘。雖集杞。已聞四牡之來。生靈獲按堵之安。宗社有

覆孟之固。孤忠稟賦。馳不測之深淵。萬目睽睽。仰難逢之盛事。歡傳土宇。喜動天顏。去握漢旄。固已虛上
 台之席。歸商鼎。何待越舍人之裝。行慰具瞻。即膺爰立。寒鄉冷族。藝苑散材。雖知必學于箕裘。未免
 徒勞于州縣。寡交于世。知己惟公。願兼葭之柔。曾倚身于玉樹。笑蟪蛄之拙。難追步于飛黃。誰知霄壤之
 殊途。不替金蘭之舊分。比于寸祿。進拜崇墉。方彰彭越使者之車。而懸懸有故人之意。將曲成其羽翼。乃
 特借以齒牙。俾掃齊門。獲參儉幕。受丘山而有自。効蛇雀以無階。俯聽先聲。莫負蜀郊之弩。輒尋故步。重
 瞻夫子之牆。敢泚筆于下風。佇宜麻于殿旦。

代賀錢樞密兼提舉德壽宮啓

恭審光華宸綸。進參樞筦。天子侍龍樓之勝。仰神孝治之勤。聖恩加書殿之名。增重本兵之寄。神人歡喜。
 宗社晏安。恭惟某官。才為時生。美由世濟。學究六經之蘊。識窮庶物之原。細映牙籤。插架固踰于三萬。漆
 書竹簡。博學何止于五千。發華藻以為文。出緒餘而飾吏。果由治行。自致功名。踐敷仕路之深。密勿從班
 之久。屬遠夷之弗靖。眷邊境之多虞。游遠侍臣。往宣德意。星軺兩使。盡清千里之烟塵。羽扇一揮。坐變三
 軍之風采。險度機事。明若著龜。確守成謀。堅如金石。遠膺芝檢。來對楓庭。君必有尊蓋以天下養也。時方
 多事。要當馬上治之。自非膺眷遇于兩宮。兼文武之二道。安得被家令賜金之寵。贊元樞總戎之權。父子
 無難言之嫌。繫公是賴。廟堂銷未形之患。舍我其誰。久難其人。今得此選。自開拜命。念曰當賢。雖李衛公
 之高才。素恥由于進士。而曹侍中之故事。特先賜于儒科。積此恩榮。可知注倚。邊聲未寂。騎遠方高。頃在
 金城。固已圖上方略。今居西府。自應制勝于朝廷。位高則任隆。名盛則望備。盡平時欲行之事。當今日
 可為之秋。願思君臣遇合之難。以濟國家恢復之業。某効官何補。蒙眷數深。側聞澳汗之頌。倍極輿情之
 喜。免葵燕麥。固匪春風之上游。馬渤牛溲。願為藥籠之餘物。

代賀錢參政兼知樞密院啓

恭審榮膺宸綸。進貳政機。兼持右府之權。益壯本朝之勢。郵音一播。輿論交孚。恭惟某官。德量恢洪。勳名
 赫奕。傳龜襲紫。偉岡頭澤底之家。登堅昂霄。擅日下雲間之譽。早膺眷譽。凌歷華途。游刃不見于全牛。利
 器豈拘于錯節。外臺輔郡。著藩宣屏翰之功。清列近班。備獻納論思之益。頃以邊庭之未靖。嘗持使節以
 請行。風清塞北之烟塵。名震淮南之草木。折衝樽俎之上。運籌帷幄之中。方鄧騭欲棄涼州。微升卿幾誤
 國事。惟營平固守明詔。謂宣帝可為忠言。披膽莫回。噬臍增悔。以身徇主。豈欲得先知之名。轉敗為功。自
 難掩孤忠之節。亟昇芝函之寵。峻躋樞筦之權。雖士氣之已振。尚兵量之未解。力裨聖算。先遣駟車。嘉謀
 無膠柱之拘。天意有轉圜之易。垂紳摺笏。坐致元功。曲突徙薪。終為上客。宜進參于履殿。俾登究于宏規。
 士夫喜公道之行。中外欣王化之復。惟夷險不隳于操守。故始終尤被于龍光。大臣慮四方。玉鉉方資于
 調燮。人主論一相。金甌將啓于姓名。某竊祿無堪。荷恩自舊。側聽絲綸之播。不勝燕雀之私。鄰哉鄰哉。方
 慶明良之遇。人耳人耳。願歸造化之餘。

代回高參議啓

假守南州。方逢奉祠之請。拜恩中道。忽叨謀帥之行。會修問之未遑。婉貽絳之先辱。伏惟某官。精忠報主。
 妙略濟時。英英故國之耆儒。表表清朝之雅望。一門父子。喜富貴之難來。萬里功名。諒規撫之先定。豈關
 著鞭之晚。尚淹入幕之留。蔚相扶。炳相輝。適有同寅之幸。起而首酌。而祝。尚資婉畫之餘。

代回陳節推啓

擢首選于漢廷。聳聞傳譽。置外員于儉幕。是曰異恩。曷遲吾行。願快先觀。伏惟某官。東嘉勝士。西洛別傳。
 視將相之科。異拾地芥。陳治安之策。若吐天葩。屬上游實為館殿之儲。屬故事尚勞州縣之職。青雲器業。
 具在新人。歟。綠水風流。願有此客否。首勳高作。來訪陳人。駢麗何工。褒嘉過厚。聞而成頌。既乖桑梓之恭。
 言不能文。又媿瓊瑤之報。

代謝直祕閣啓

假守偏州。方婉承流之選。陸華中秘。遽蒙增秩之褒。揣已無堪。歸恩有自。伏念某。稟資甚陋。涉世尤疎。十
 上空歸。莫售家傳之學。一行作吏。但遵父教之忠。素甘薄宦之驅馳。敢意清時之差。擇。容臺議禮。僅逃聚
 訟之嘲。幾旬持刑。上廣好生之德。進貳唐朝之銓選。預參漢代之章程。忽去國以難留。祇杜門而自省。偶
 屬東嘉之空乏。俾分南面之顧憂。被臨遣于丹陛之嚴。受要束于黃扉之選。俯矜羸俗。惟恐其傷。慮受贊
 言。其應如響。鄰封移粟。來蘇待哺之民。下戶蠲租。盡革剝膚之弊。赤子既寬于無告。青史遂書于有年。皆
 聖君施舍之恩。繫上相變調之賜。苟逃曠戾。已劇僥倖。乃論尺寸之勞。擬布絲綸之寵。重念沈疴。相免。凋
 瘵尚多。倘守臣安受于誤恩。則事體遂同于佳郡。雖循牆而力請。會反汗之無聞。風阻三山。尚覺去人之
 遠。雲與四嶽。遂霑零雨之餘。茲蓋伏遇某官。道德宗工。朝廷元老。天開地闢。會千載之明良。雷厲風飛。冀
 中興于日月。深念專城之重。務先良吏之求。苟片善之有聞。無一夫之責備。坐令么麼。亦玷褒嘉。某敢不
 益勵筋力。深圖雀報。仙凡竟隔。無從讀石渠東觀之書。今昔何殊。尚當奏渤海南陽之課。

代賀虞丞相九文啓

恭審宸章渙發。肇更夾輔之名。制冊隨頒。爰正左虛之席。仰觀盛事。高掩前聞。竊以阿衡左右商王。作相
 必兼于仲虺。姬旦股肱周室。為保亦資于召公。下及兩京。以遐邊際。二代之典。雖大臣之委寄自若。而歷
 時之位號不倫。至用秦官領事之稱。以為唐室中臺之長。大聖君之有作。復官制以革新。非惟遠追孔子
 正名之言。抑欲遂行宣帝責實之政。肆瞻上宰。首膺宗工。恭惟某官。千載真儒。兩朝元老。龜仲舒佐王之
 學。負孟軻命世之才。竭忠力以事君。肩一心于夷險。出緒餘而應事。了萬變于笑談。勤勞何止于十年。往
 返動踰于萬里。凡四海危疑難辦之事。廷臣皆欲任而莫當。求一時剛果敢為之人。天子必慮懷而相屬。
 手持威柄。身佩安危。王曰勳。國曰功。願特書而未已。出為將。入為相。宜注意之尤深。臣主俱賢。紀綱益振。
 尊歸慈極。贊九重孝治之心。位正儲闈。建萬國元良之本。總衆職以途大有為之志。講內治以成不可勝
 之資。當稽古建官之時。選乘而舉。膺奮庸熙載之任。舍我其誰。兼提樞筦之權。進極文階之品。漢儀復見。
 一新昭代之觀瞻。周室中興。會見神州之克復。未久蒙知遇。猥被使令。方欣黃閣之開。游喜白麻之播。用

汝作舟楫仰知濟川獨任之專以我為僕歸遠有臨治自言之意

代賀沈運使直啓

恭審天降拜恩日繼授節木牛曉粟榮分使者之權龍馬負圖寵冠奎文之直列城發動公議傾依恭惟
某官造道深淳受材高劬激六經之芳潤精章驚絕代之工究千古之興衰論事有適時之用頃趨嚴召
自結深知謂公等皆安在耶信明主一見決矣郎潛省戶坐騰列宿之輝使行邊庭盡護長淮之境總師
屯之萬寇供日費之千金民不告勞士皆宿飽試之馮翊益知治行之高任以關中要資餉饋之給豈惟
見研桑心計之妙行且膺嚴吾從臣之求于焉假途事俟暖席某夙蒙知獎茲屬部封願惟千里之凋殘
猶賴二天之庇覆輶車澄按冀舒雅拜于前塵海嶠阻脩莫副賀禧之下列

代賀呂運使正已啓

恭審光被宸命龍升使名九重益厚于眷知列郡愈嚴于風采恭惟某官高才絕俗奧學傳家納萬頃于
雲夢何破大瓠于霹靂手釣瓊澗水屹然尙父之功名聽履漢廷偉矣尙書之人物躡敷中外備歷險夷
比講鄰盟獨膺新擢方張旗而遠聘俄全璧以來歸首加部使者之稱猶有典屬國之恨倚毗方重進用
未央佇登紫橐之華徑取青氈之舊某辱知有素贊慶尤深大廈之庇千間夙荷旃幟之賜洪河之潤九
里願承沾丐之餘

代謝知温州啓

承流蜀道初無保障之功更治瀛壖復得股肱之郡俯懸德倬欣載生成伏念某少已無奇晚尤多難十
年不仕惟真祠香火之依一札俄頒豈生平夢寐之及曾幾片言而悟主未知何自以為郎方許關省之
文忽冒柏臺之選遇事輒發初不顧于情仇有知必言誓少酬于眷獎久為怨府卒蹈危機但求闔戶以
省愆敢意分符而起廢叱馭而進仰追鼻祖之忠勤鼓盆而歌有魏蒙莊之了達號啼塞耳憂患薰心願
休退于田廬姑召收于魂魄詎聞袞服之貴下軫梯袍之思授以輔邦遂其私計俾控甄陶之要許尋王
謝之風江海一來難冀脩門之重入山川相望惟思舊隱之可歸茲蓋伏遇某官道德佐王謀猷濟世大
開正路期立致于太平獨秉化鈞用陶成于善類有如朽鈍誤辱矜憐某敢不深雪精神究詢利病奉寬
大之詔務使及民勞撫字之心以報知己

代賀史開府啓

恭審頒册九重視儀三事節旄前道車殿帥圖之雄交輔交輝愛寵帝師之舊尤為異數宜屬宗工恭惟
某官忠冠兩朝道關百聖體仁蹈義聲名如山斗之尊聚精會神君臣不膠漆而固當天開地闢之際贊
雷厲風飛之機天下日向于太平王化亦幾于復見晉公巨德歸為綠野之遊謝傅高懷終為蒼生而起
會稽輔郡會衣錦衣闔闔大邦更憑熊軾上篤潛壽之眷恩先召節之來前席受言改容加禮台廷虛左
方圖上宰之求制梓自中首飭多儀之備參鼎司之崇品隆巖石之具瞻錫寶便蕃燕饗優渥貴盛絕諸
公之右榮寵萃一門之中高宗舊學甘盤未見報功之及武王維師尙父會聞授任之均某素辱殊知仰

欽成命屬有郡章之繁莫前實閣之趨蕭曹同心咸願股肱之夾輔臨閩接境敢臨屏齒之相依

代魏丞相回趙明州伯圭啓

將使指于龍庭會無徵効代王言于螭陛遽辱誤恩方自媿于抱虛乃亟蒙于贊喜恭惟某官才高玉節
秀毓銀潢人推子敬之明經自許東平之樂善享太守之祿二千石屢宜屏翰之勳賜列侯之印十九枚
益見本支之盛行被芝書之寵即歸荷橐之班某久辱眷知茲蒙推借朋臧遠及可知君子之謙謙交態
益深備見故人之戀戀

代魏參政回廣東林提刑光朝啓

入處從班已慙過分進參機務益愧非才首勤慶牘之臨尤佩誨辭之切伏惟某官學窮古始識造幾先
六藝淵源得聖涯涵泳之樂一時名勝多殘膏沾丐之餘比專壁水之主盟將掩橋門之盛際乃從雅志
往按遐方文翁之守蜀邦常袞之使閩部正藉遠揚于聲教豈惟詳試于刑章毋為懷轡之淹會有賜環
之寵顧如菲陋誤被東知忽叨共政之圖悉自更評之助疾頗是懼請益無階茲聞提耳之言當謹書紳
之戒陳耽先用殊有太丘未登之慙樂正無聞恐孤孟子不寐之喜尙期弗棄警所未知

代莫給事賀曾丞相啓

恭審光奉制麻進登揆路華夷填服宗社晏安恭惟某官學殖深淳器資閎博千載際聰明之主十年居
侍從之班本末源流知天下之大計論思獻納見王臣之匪躬頃貳政機密參國論輔贊藏諸用不言房
杜之功仁義事其君豈為管晏之烈天子意可使為相朝廷謂無以隳公正夾輔之名方革秦官之陋蘊
太平之業況傳魯國之餘一聞爰立之傳實允具瞻之望某受知最久假守無堪不勝賀履之私敢致飛
緘之敬自憐老矣方日念于故山倘遂歸歎尚許全于晚節

代仲兄錫謝監左藏庫門啓

謙歎南徐曾無善狀司關左帑遽冒中除誤叨特達之知倍費生成之力竊以剖訟之際自古所難呂刑
謹兩造之情周官備五聽之制雖三尺從事固自有法然片言折獄存乎其人仰惟列聖之朝尤廣好生
之德凡嬰罪戾咸劇哀矜用隣邦之吏以絕請求擇練事之人以加詳密執謂清強之選猥先寒晚之流
有何微勞當此殊遇伏念某受才甚陋學道未深名相齒于薦書仕仍由于世賞銓曹試律雖少知司空
城旦之書戶橡兼官願豈是柱後惠文之手偶上司之過聽付疑獄而使評三省吾身樽材奚取一行作
吏牆面是憂况縲絏之中或非其辜而箠楚之下何求不得閱簡書而致察東桁楊而不施公心以觀三
日而決正自慚于拙速亦何有于平反因獲瞻上相之光儀固已劇此生之榮幸敢圖大造俯念孤蹤雀
角鼠牙未知明辨牛溲馬渤首辱兼收坐令下國之參軍來職中都之外府茲胥勸治雖云狡穴之已空
寶藏所儲或恐蠶原之未盡出入親臨于朱墨啓閉尤謹于晨昏時乎為貧孟子亦容于擊柝各從其志
望之自樂于抱關上得近于恩闕下不妨于吏政深知僥倖曲賴陶甄茲蓋伏遇某官夾輔聖君共康大
業羣才並用或下採于芻蕘片善不忘願豈遺于葑菲致使斗筲之賤亦當庸寸之餘某敢不深雪精神

感戴恩紀既以備籠中之蓄。詎敢貽門下之羞。今日遭逢。本非夢寐所及。他時報効。要當生死以之。

代陳叔揚大年謝興國軍教授啓

持帚相門。屢瞻公袞。橫經侯泮。辱在化鎔。揣已無堪。歸恩有自。伏念某涉道甚淺。接物最疎。不能飾貌以動人。且無曲學以阿世。永惟大父獨立先朝。正色不回。志必期于去莠。著書自見。心常在子尊堯。雖孤忠勁節。每挫抑于強臣。而潛德幽光。終暴白于昭代。傳家有法。遺子以安。學焉記聞禮之言。仕者守教忠之訓。一經未泯。賤子敢忘。滋願世科。幾周歲祀。奉真祠之香火。兩痛家難。可絕微之賢選。適開邊釁。妄論天下之事。慨上公車之書。雖幸微君門之九重。猶未試鉛刀之一割。坐閱星霜之變。不知升斗之謀。壁立自憐。瓶儲不繼。投誠大造。自忘矧治之非。廟迹嘉賓。時遂曳裙之願。靈頭鼠目。何敢求官。馬勒牛搜。庶幾待用。賴鈞播于小物。俾客授于南州。好爲人師。素守孟軻之戒。此非子坐。恐招有若之讒。既逃州縣之徒勞。仍有絃歌之可樂。無非僥倖。端有夤緣。茲蓋伏遇某。旋幹化鈞。主張吾道。內治外治。既陶萬國之泰和。小成大成。仰贊一人之化育。善類悉歸于真幸。危蹤尤累于洪鈞。夫何孤寒。有此遭際。某敢不益堅素節。不負初心。學不如務師。曾焉知于善誘。教然後知困。願敢忘于自強。庶上副于眷知。用少圖于報効。

代范孝隆謝提轄文思院啓

掃舍人之門。方欣進拜。備事官之屬。遽辱生成。揣分已盈。戴恩無藝。伏念某才如樽散。身若蓬飄。不能飾貌以動人。且無曲學以阿世。偶憑門蔭。獲廟官聯。太上皇方御于飛龍。先丞相實同于附鳳。言正色獨。輸葵藿之忠。耿耿一心。共濟艱難之會。旋居元輔。以佐中興。依日月之末光。會風雲之盛際。生前相業。但爲社稷之謀。身後生涯。育作子孫之計。適權臣專國而方恣。致故家無地以自容。屏跡山樊。但知畏影。冥心宦路。敢望求伸。欣逢更化之初。始與干祿之志。猶念一經未售。莫振家聲。百技無長。不爲世用。願時命之大謬。況拙懶之相逢。雖書千里以効官。又復三年之不調。痛弟兄之淪落。慨門戶之衰頹。不自植立以干當世之公卿。幾無面目以上先人之丘壟。幸真賢之並用。喜公道之大明。輒彈貢禹之冠。徑造平津之閣。回思江國。嘗叨堂下一言之知。仰望台衡。敢披屏間半面之懷。豈圖謙德。弗替昔時。執轡愈恭。不數信陵之義。脫袍加惠。猶憐范叔之寒。曲記姓名。俾歸陶冶。鈍不及事。幸而得之。善自爲謀。不過此矣。惟文思名官之義。取東氏銘量之言。鳩燕荆胡。粵之良材。督鄭宋魯。吳之巧匠。居百僚之底。雖號卑微。在三轄之間。頗爲優簡。靜惟僥冒。端有夤緣。茲蓋伏遇某。吾道宗工。本朝領袖。總衆職而稱上意。明良相會于千齡。順四時而遂物宜。勳業獨高于百世。惟儒者在朝。美政而上。臣事君以人。三握三吐。而下士畢歸。一貴一賤。而交情自若。務盡刈翹之術。不嫌墮治之私。坐使屏庸。亦叨造化。某敢不仰銜恩施。俯飭司存。逢人而說項斯。敢忘此意。結草以報魏顧。誓畢餘生。

代汪景孟孟良上龔參政啓

程末技于省闈。曾叨誤聽。拜下風于帥闈。始受真知。不圖淪落之蹤。復望煥燿之座。敢陳悃悃。上勸高明。伏念某學不知方。器非適用。少修素業。惟知讀先父之書。壯忝末科。亦嘗起當時之志。但欲仕途之平進。

攻媿集卷六十五

恥爲俗士之詭隨。獨緣假吏之行。謬辱名公之舉。逮其當軸。許以曳裾。方文武並用之時。有賢愚同滯之歎。薰蕕既異。軌轍殊殊。碌碌不爲。願慕望之之從志。寂寂爲爾。自甘鄂禹之笑人。豈其若將洗焉。政自不得不爾。集君卿五侯之味。深所不能。奉南豐一瓣之香。徒懷自信。惟集賢之門。無雜賓以進。故小人之身。爲衆怒所歸。獨念由銓選而仕京師。初非有援。滿吏致而爲帥屬。止以爲貧。雖造物有意于提撕。而揣分但甘于靜退。內省不疚。浮議何傷。克盡力于公家。庶可逃于吏責。忽傳印綬之解。是爲薦紳之憂。欲留孔數。固已難伸于未議。不負臨賀。詎知反蹈于危機。祠官實匪其本心。化筆幾成于誤墨。襍被而去。杜門自怡。追惟平生。最號多蹇。孤苦獨立。險阻備嘗。當此流離之時。尤爲災禍之會。鼓盆之念未歇。陟屺之悲已深。是知膠西之行。雖曰公孫之力也。若夫江濱之溺。豈亦子厚所爲耶。盡捐怨天尤人之私。益廣安時處順之說。數年于此。寸進何言。駸駸婚嫁之逼人。擾擾啼號之塞耳。稍收魂魄。再整冠裳。幸逢萬物吐氣之秋。寧忍一人向隅之泣。用持饋質。來就洪鍾。茲蓋伏遇某。官得時致君。以道濟物。卓爾聖朝之柱石。凜然王佐之規模。陸康日尊。藜藿爲之不採。威望所及。草木亦皆知名。惟上臣之用人。無一夫之求備。哀窮悼屈。親過知仁。願如買買之來。似匪悠悠而進。念千里識韓之日。初不知蒙眷之由。而一絨薦禰之書。已大有吹生之意。矧是政機之親秉。實爲善類之所依。遂令久鬱之情。居有求伸之願。適會槐庭之虛席。其期楓陛之拜麻。廣廈萬間。將隨燕雀之賀。靈丹九轉。願同雞犬之昇。

啓

代通王明州佐啓

恭審光膺一札。移鎮四明。加延閣之清華。示雄藩之風采。自開成命。已播先聲。恭惟某官學造聖涯。行爲世表。韋編竹簡。讀殘萬卷之書。玉笋瓊彝。壓倒千人之筆。才出于天人策上。名冠于龍虎榜中。蓮幕掄才。未舒婉婉之畫。蘭臺選士。已開衰衰之登。立螭陸以書言。接鷓行而布武。俄分郡寄。遠暢王靈。以黃霸神明。止著循良之譽。雖子游文學。無關政事之科。未有以千載之通材。兼一時之要任。直節在庭臣之右。治最爲天下之先。飽聞兩地之生靈。自樂二天之庇蔭。惟時鄞水。實近行都。海匝三垂。地綿千里。清朝偃武。久無烽火之驚。潢池弄兵。或恃風波之險。近禦狗偷之盜。遠防虎視之隣。必欲得第一流。以之爲二千石。忽聞鳳詔。更昇菟符。宿藎甚落膽之憂。罷俗有息肩之望。枵腹伊邇。桑梓知歸。使道過家。大似衣買臣之錦。近臣還闕。豈惟得子敬之貳。行據要津。以前大用。某夙蒙異顧。近別台躔。豈知閒冷之身。復拜煥燿之座。曾是堂前之燕。知故壘之可依。自憐屋上之烏。因丈人而亦好。

代通福州陳丞相後備啓

上公分陝。率嚴帥關之雄。寒士依劉。切處貳車之任。爰通名于下軌。喜託跡于洪鈞。恭惟某官百代偉人。兩朝元老。負特立獨行之氣。堅任重道遠之心。奧學淵源。根六經而排百氏。忠誠挺特。貫三光而洞九泉。當天開地闢之秋。遇雷厲風飛之主。臣作股肱耳目。備宜輔贊之宜。爾為勳業鹽梅。尤著變調之效。維持國是。進退人才。士夫喜公議之有歸。中外知王化之將復。功成而退。道大不容。慶分十國之運。地控七閩之要。故鄉在望。何殊朱買臣衣錦之榮。盛德若虛。肯為蘇季子佩印之樂。經綸未究。威望益隆。公尚居東。行見袞衣之復。席方虛左。重膺玉鉉之求。某學術荒疎。性資凡下。遲頓不能以及事。容貌不足以動人。良弓之子必為箕。相守傳家之舊。吹竽之門而攻瑟。自憐應世之乖。念平生願上于膺門。而今日得游于儉府。趨風伊邇。撫己知榮。驚馬加鞭。倘緩一時之驅策。頑金躍冶。尚希他日之陶鑄。潭府靖深。暑風清潤。願體冕旒之眷。茂加茵鼎之調。

代謝葉丞相衙門客恩澤啓

孤蹤何取。妄干鳳閣之元臣。洪造不遺。俾預龍門之下客。生成有自。感戴惟深。伏念某。一介寒儒。半生苦學。蹉跎場屋。徒堅鐵硯之心。荏苒歲時。有愧青箱之業。家惟四壁之徒。立野無二頃之可耕。重念嚴君。久為漫仕。心勞王事。嘗抗塵于三紀之間。位亞郎曹。竟責恨于九泉之下。弟兄孱弱。門戶羈單。記先友于碑陰。孰是金蘭之舊。候舍人于門外。頓驚霄壤之殊。敢期當路之知。不忍向隅之泣。念子路為曾參所畏。固知事契之深。有山公則嵇紹不孤。尤覺義風之厚。假以手援之力。開其寸進之階。是何遭逢。獲此成就。茲查伏遇某官。夙高著望。光輔昌辰。雷厲風飛。君臣相遇于千載。天開地闢。日月可冀于中興。方將任使于賢能。願豈遺忘于微賤。至如不肖。亦使有成。某敢不俯激濡衷。仰酬恩紀。便當銜袖以上先靈。且將藉手以戰文場。黃壤有知。豈無結草之報。青氈如在。敢忘推轂之私。

代通詳通判鳳啓

庠校師儒。兩著佐州之效。塵埃俗吏。方為學邑之行。獲在下風。豈勝幸會。恭惟某官。性資沖靜。經學通明。文字五千。涉波瀾于筆下。雲夢八九。忘芥蒂于胸中。早收俊造之科。徑躋清華之武。先生入太學。久居賢士之關。博士伴雙旌。乃為刺史之半。公論甚響。高懷自如。登臨洪府之江山。嘯詠爛柯之風月。撫摩凋瘵。關決是非。似聞五月之政成。多賴貳車之力贊。龐士元之展驥。其可再乎。班景情之登仙。行且升矣。某么微晚出。踰躅半生。頃辭筆楚于尉曹。復較錐刀于征筭。貳令海邦之表。脫身選路之初。任花縣以無堪。驚瓜期之甫及。尚祈加惠。俾免曠官。非日能之。姑賦鉛刀之一割。所可恃者。正依廣廈之千間。

代通劉湖州啓

建牙三輔。誰無附驥之心。涉筆一同。乃有登龍之幸。敢修竿牘。仰徹齋鈴。恭惟某官。開望雷靈。文章河漢。穿天心。出月霄。英詞伴造化之工。嘯道真。泳聖涯。奧學究誠明之蘊。周旋中度。左右逢源。歷窮千古而若在目前。泛覽百家而不專紙上。義文既遠。尚有言傳。釋老雖殊。皆為我用。惟其蓄于中者厚。故其發于外也闊。入仕皇都。聲動百寮之底。出臨壯縣。治高三異之書。惟聖主以斯民為先。而中興視循吏之盛。大褒

卓魯。徑臨黃。越觀二十載之間。不過三數人而止。久難其選。今見我公。矧茲若雪之區。是已股肱之郡。白蘋泛月。想神仙窟宅之深。早蓋頌春。稱師帥風流之美。來紆丈二之組。密依尺五之天。課最易聞。上心素簡。丈夫功濟四海。尚鬱壯猶。刺史入為三公。更觀盛舉。某初無他技。早預一官。徒堅鐵硯之心。猶負金鷲之訓。典閩山之醜務。俄閱十年。充構李之法曹。媿無三語。轉丞茲邑。獲居是邦。方涓日以載塗。行束身而受察。豈惟庀職于吏師之側。抑將橫經于政學之餘。哦二松之間。敢言公事而姑退。得廣廈之庇。庶幾寒士之俱歎。

代通趙郡王伯圭啓

瞻帥闔于瀛壖。曾以部民而修敬。望齋施于澤國。更容邑吏之趨風。肅貢朋絨。豫通下軌。恭惟某官。璇源毓秀。嵩嶽儲神。東平之在漢京。為善深知最樂。汝陽之居唐室。退朝端若無憑。宛然章布之流。籍甚摛紳之望。惟親賢之並眷。宜富貴之逼人。寓直西清。屢拜兩宮之雨露。疏封南服。不移十載之旌。清和兼惠。夷之風。畏愛如衰。盾之日。潢池赤子。憐威名于鯨海之深。大舶賈胡。傳政譽于雞林之遠。樂若溪山水之勝。奉珍臺香火而歸。濯纓而賦滄浪。闔門而養威重。四子之官二千石。用昭磐石之宗。列侯之印十九枚。式廣維城之助。雖有蒼生之復望。不妨綠野之雍容。昨新鄭之真封。分閩中之巨屏。囊兜載。益嚴亞保之多儀。袞繡貂蟬。入侍合宮之盛禮。龍光有赫。福履難量。某早預一官。本無他技。典閩山之醜務。俄閱十年。充構李之法曹。媿無三語。茲叨貳令。又獲登門。梓里有光。復見魯公之拜後。棠陰未改。尚歌召伯之去思。自念孤蹤。適逢幸會。矧是典刑之舊。願承土苴之餘。哦二松之間。敢言公事而姑退。得廣廈之庇。庶幾寒士之俱歎。

代通李都大啓

高山仰德。久欲事于賢大夫。冷局效官。幸獲依于部刺史。迹雖殊于兩地。庇實托于二天。敢因告始之恭。少見投誠之素。恭惟某官。風儀岳峙。德量淵澄。才兼文武之資。學究天人之際。義嘗許國。忠不忘君。決策請行。不獨在十九人之列。論功頌賞。已足稱五千騎之賢。成桃李不言之蹊。堅松柏後彫之操。爰受朱轡之寄。入趨丹陛之嚴。宜室受釐。謂買生久不見矣。中朝召對。歎徐樂皆安在耶。亟示眷恩。俾遷輔郡。擁麾出守。屢宣愷悌之仁。攬轡觀風。端有澄清之志。眷貨泉之至重。移使節以按臨。盡收數路之權。悉總三官之利。錢流于地。貨積如山。已書朽貫之功。即聽召環之命。某濟南冷族。海內腐儒。辛苦半生。甘在百僚之底。崎嶇末宦。濫參九府之司。豈期樸檄之資。獲在軒轅之下。鈍金無用。尚期良匠之鈞。銘治不祥。敢觀洪爐之造化。

代謝知湖州啓

曳裾東閣。載瞻元袞之光華。剖竹南州。復預大爐之造化。寵驚神悚。感極涕零。竊以在廣極東。以揭陽為列郡。自唐而後。有昌黎之遺風。置鄉校以教千里之民。驅鱷魚以除百世之害。坐使蠻夷之地。一如畿甸之間。惟我皇家。尤重邊徼。正當擇士。以職承流。如某者。踣踣無堪。嶽崎可笑。紹弓冶之餘習。綴摺紳之後

塵。兩地豎征。力較錙銖之利。六年學邑。備宜朱墨之勞。雖無健吏之聲。頗究生民之利病。頃罷邊城之佐。首干上相之尊。得伴宛陵。忽坐遭于擯斥。奉祠梓里。亦久就于休閒。孤迹若萍。歸棲何所。仕途如漆。跬步而登。恨毀譽之交攻。驚鶴鷗之四至。息歸補劄。荷迷城旦之書。滌慮洗心。敢賦大鈞之間。會中興之英主。復圖任于真儒。自憐香火之散官。曾是門牆之舊物。念丘山之莫報。幸溝壑之未填。尋故步于鈞墀。仰勳三握髮三吐哺之禮。訴危衷于洪造。復煩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俾守海陬。以安蠻貊。惡溪瘴聚。不妨叱馭以前驅。秦嶺雲橫。何必問家之所在。但知僥倖。端有黃緣。茲蓋伏遇。某官。以王佐才。為天子相。內以緝熙于庶績。外焉鎮撫于四夷。虎嘯龍吟。弼亮兩朝之治。鸞飛魚躍。陶成多士之材。遂致庸愚。亦叨任使。某敢不布宜詔旨。撫字民生。益遵父教之忠。毋忘官司之守。與瀛吏之間。敢辭行路之八千。捐國士之軀。庶報龍恩之萬一。

代謝劉提舉薦舉啓

畿邑負丞。未展秋毫之效。上臣課聽。已形華袞之褒。恩重山丘。感深肺腑。伏念某才如命薄。術與世疎。宏奮有志于事功。頗亦早親于經學。屢操筆硯之習。往從場屋之遊。良弓之子。必為箕。有自來矣。吹竽之門。而攻瑟。如不好何。衰遲白髮之雙親。龍鶴青衫之一第。實延于世。遂因委質以入官。父教之忠。粗識律身而奉法。念家聲之淪替。嗟世緒之凋零。敢言隱忍以就功名。但欲植立以興門戶。一行作吏。亦知棲枳之為卑。再轉為丞。專復哦松之可樂。困簿書之叢委。驚塵土之昏霾。應無窮之求。急于星火。酬方來之務。紛若毛釐。但能備科租可逃責。當官動礙于掣肘。莅事況多于面牆。公家之利無不為。誰為知己。君子之仕行其義。求無媿心。曾微片善之可書。敢冀當途之肯舉。仰鄉閭之先達。方彭彭持使者之車。憐上世之至交。猶戀戀有故人之意。夫何么麼。適隸按臨。忽傳一紙之春風。為振孤生之寒色。周章拜賜。俯僕知歸。茲蓋恭遇。某官。識量恢洪。風度凝遠。北宮勳之勇。一毫弗挫于人。柳下惠之和。三公不易其介。擊飲籍甚。節義凜然。攬轡近畿。起澄清天下之志。推較後進。稱品題人物之公。廣務搜羅。誤收庸瑣。某敢不飲冰勵操。結草酬恩。謝轍可憐。方賴激西江之水。鵬程欲起。更祈借北海之風。

代賀王詹事十朋啓

恭審顯膺宸命。擢處宮端。朝廷益尊。國本增固。凡在紳縉之列。舉深抃舞之私。恭惟。某官。學探精微。氣全剛大。登公台之望。于庠校談經之日。吐廊廟之言。于殿廷射策之初。結知兩朝。傾囊四海。堂堂不撓。豈惟近古社稷之臣。聘聘以昌。信是當今諫諍之選。進以禮而退以義。用之行而舍之藏。四擁華旗。掩漢室黃之迹。一登鶴禁。追商山園綺之蹤。朝廷固喜于得人。公議咸期于且相。聘諸審論。方資李文紀之忠清。輔贊彌縫。會致房玄齡之事業。某爾然無似。少也何知。備更州縣之勞。幸脫譴呵之域。貳車來止。方將增齊相之門。召驛趣行。莫獲為李君之御。敢馳賀牘。少見忱衷。尚期茵鼎之調。仰副冕旒之眷。

代通薛尚書良朋啓

拜榮載于野山。當辱老商之一。駕屏星于梓里。幸依夫子之。俯已知歸。陳誠敢後。恭惟。某官。身兼

數器。才出萬人。深造道真。傳伊洛淵源之學。發為詞藻。追舒向金玉之文。自結上知。通儀清賞。談笑不妨于劇。功名自覺其逼人。握節擁旄。外著廉平之績。籌筆持囊。內為侍從之臣。凡建明遇事而敢言。官龍遇在廷之莫及。盡四方而屬望。期兩地之問津。聽履而上星辰。忽驚勇退。把麾而去江海。徑作賦歸。周旋泉石之間。盤屈公台之器。謝傳東山之志。寧久途夫高懷。賈生宣室之思。行即膺夫迅召。某生平無似。門下所知。自幕府之終更。叨貳車之承乏。十年德施。未知圖報之階。一代吏師。喜有趨風之便。始茲洗印。未及帶門。沈侯方賦郊居。輒通名于記室。龐公倘入城府。期雅拜于前塵。仲夏清和。燕居優暇。願調鼎食。以候錄車。

代賀趙明州伯圭啓

恭審課績上聞。為南國諸侯之最。龍光下被。進西清學士之聯。會何異登瀛之榮。又以顯維城之效。恭惟。某官。為善最樂。大雅不羣。風流追配于古人。被服必先于儒者。天潢近派。于周為魯衛之親。帝胄奇才。在漢擅開平之譽。號宗藩之儀表。為聖世之豪英。海沂歌別駕之功。丹丘著剖符之烈。眷深于上。進不以親。奉夫人之輿。創開盛事。送列侯之印。獨被殊恩。瞻二浙之奧區。有四明之佳郡。地綿千里。海匪三垂。浪船風帆。萃卉服獻琛之利。蜂屯蟻聚。有潢池弄兵之虞。必得升卿以當錯節。正須翼遂來理亂繩。既易地以策勳。果自天而渙號。賜金增秩。爰示寵于侯邦。簪筆持荷。徑問津于政路。幾京師之蒙福。見城郭之生輝。坐令風濤萬頃之間。陰受刺史二天之庇。命召公而江漢化。已知治效之優。得李勉而朝廷尊。行聽召音之播。某戴恩最厚。仰德方深。側聞二千石寵數之頒。實同十萬戶驩心之劇。恨官司之有守。望賓廡以無階。燕雀賀大廈之成。喜得營巢之地。駉驥聘夷途之逸。豈無附尾之心。

代上呂鎮江啓

懽懽餘生。幸叨末契。風波千里。敬謁明公。敢陳迫切之愚。仰瀝高明之聽。雖云無因而自至。詎敢亡說以。為先。竊以文學不羈。妄謂李君之有分。山公如在。定知嵇紹之不孤。載在信書。以為盛事。蓋先契者古人最重。而高誼者叔世所艱。不有豪傑之人。孰振頹靡之俗。恭惟。某官。量吞四海。氣壓萬夫。夙懷公輔之壯猷。早屈功名之奇志。釣璜渭水。世傳柱石之勳。取日虞淵。身預風雲之會。獨以有用之學。兼濟非常之才。精忠上結于主知。儒術下飾于吏事。發矟游刃。未見全牛。錯節盤根。久知利器。總軍儲于邊徼。仰分西顧之憂。守留藩于行都。更任東籬之寄。惟京口之巨鎮。控天塹之要津。坐嘯未幾。臥治自若。已聞政績之上達。側聽召音之鼎來。立儒律食。以名節而自任。哀窮悼屈。崇風義以獨高。寒士赴之如歸。羈人倚以為命。矧在門牆之舊。尤祈甄治之收。伏念。某。身與萍浮。命隨葉薄。紹箕裘之業。不能自振于家風。廁簪紱之聯。徒以猥緣于世賞。羈羶加人數等。流落在天一涯。憂患相仍。不及養親之三釜。飢寒復迫。焉能餬口于四方。比參醴局之僚。越在瀛壖之表。方荷升斗而自活。未容尺寸之暫施。適承弊政之餘。例有議章之及。二年于此。十口無歸。雖嘗知安分之言。亦能圖固窮之戒。然而比之顏氏。既無負郭之田。較以淵明。更乏儲瓶之粟。不求濟于旌麾之下。是自投于溝壑之中。重念。某。大父獲游相君之門。最蒙知遇。先人亦為藥籠。

之物。屢辱生成。恩紀未酬。存歿知感。迫宵人。振職于越邑。遇明府。預節于舜江。蹤跡雖微。會辱步兵之青。眼。眷私不替。問遣使君之白衣。是敢仰憑一日之知。輒忘三瀆之愆。大鵬欲化。固將借北海之風。涸鮪方危。且願激西江之水。

代通韓總領直啓

居百僚之底。雖知仰泰山之名。輕千戶之封。但願職荆州之面。幸茲末屬。預在下風。雖擁鑿之末遑。願馳。輔之敢後。恭惟某官。雄才冠古。壯氣橫秋。當世家聲。功孰踰于八柱國。妙齡上第。名獨高于千佛經。錯節。盤根。共知利器。發矟游刃。未見全牛。願大丈夫所以致身。惟明天子以爲知己。乃眷江淮之壤。實爲財貨。之淵。萬壑列屯。用增天塹之險。三軍宿飽。正資糧策之才。爰擢貳于月卿。仍暫煩于星使。威名遠暨。城池。不啻金湯。儲峙益充。菽粟有如水火。當邊隅之息燧。肅營壘以無譁。非惟操贏貨以佐軍。所謂不加賦而。足用。簿書期會。豈久爲外府之淹。朝夕論思。行即筮甘泉之侍。某伶俜何數。結約亡奇。少讀父書。未策勳。于筆硯。早承世賞。偶廁迹于簪纓。自紆俗吏之青衫。羞見古人之黃卷。奉祠庭之香火。遠繼風木之悲。依。幕府之芙蓉。又屬沙金之汰。竭來上國。猥備微官。董船艫之轉輸。謹朱墨之出入。幸預使合之列。祇承約。束之嚴。得大君子爲之依歸。庶賤有司安于職守。驚馬十駕。事敢憚于驅馳。鶴鶴一枝。願永棲于芷蔭。

代謝臨安府通判啓

拜亦烏于秦階。方深榮幸。駕縶屏于天邑。遽辱生成。退而捫心。或至流涕。伏念某材如朽散。性若聚昏。安。嘗有志於功名。願亦早親于筆硯。與聖賢對。獨耽黃卷之書。從場屋游。終阻青衫之第。強顏宦路。刻意官。箴。兩仕窮邊。僅脫微軀于萬死。一參下幕。幸離小選之七階。學邑事川。慮傷美錦。分司京口。莫賦鉛刀。比。改界于除書。俾總提于市權。謹朱墨之出入。較財賄之有無。誓彈一日之長。不憚數年之次。忽從省汰。何。所怨尤。八歲三得官。莫霑升斗。一門四立壁。但有啼號。驚薄命之數奇。覺晚途之甚蹇。願已往之迹。了如。蒼狗之浮空。閱去速之辰。常若白駒之過隙。髮種種以如是。身遑遑其何之。幸宵人未填溝壑之時。際元。宰方慶風雲之會。勢殊霄壤。契篤金蘭。傳好辭于西山。意然有喜。進孤蹤于東閣。歡若平生。窮猿方急于。投林。驚馬但知夫懸棧。周旋久矣。委曲從之。三握三吐。而謙德不衰。一貴一賤。而交情自見。官不離于都。下。職況悉于治中。惑于多岐。初類亡羊之牧。未必非福。今成喪馬之翁。頂踵知歸。丘山莫重。茲蓋恭遇某。官爲天下宰。負王佐才。元首明哉。股肱良哉。適臣主相逢之日。受命長矣。菲祿康矣。佐國家無疆之休。大。開樂正之門。共築太平之址。惟賢者在位。引類而上。臣事君以人。凡厥有知。誰無附鳳翼之志。願如無似。亦叨展曠足之榮。某敢不仰戴已知。恪居官次。飲冰厲操。懼爲門下之羞。結草酬恩。敢後古人之報。

代通李縣丞啓

始爲刀筆吏。愧居栖棘之聯。獲逢君子。察行視職。松之樂。願惟幸會。殊劇懼。伏惟某官。秀毓山川。慶鍾。闕閱。學淵源而有守。才著。而不自。致身于紅蓮幕中。舉無遺策。書名于金閣籍上。益著休聲。仕不擇地。而安。丞有負于之曠。立吏行之厲。豈端使然哉。造朝列之鷓鴣。殆亦非晚矣。某江湖冷族。俯領下僚。父。

教之忠。粗可伴身而執。費學失其道。徒嗟在事之面。蕭。竟尾駭胡。轉吭觸。一邑無不當問。肯例以。三。人必有我師。願提其耳。

玫瑰集卷六十六

書

答某君更生論文書

論講聞傳譽久矣。茲承惠然肯顧。教以長書。論文章大體。筆力衰。大過所聞。幸甚幸甚。論少習舉業。不。過欲應有司之求。作吏以來。雖粗有意于此。而精神多散于無用。宦游往來。忽焉半百。重以二三年間。憂。禍薰心。偶然不死。以至今日。舊學本自無幾。益覺荒落。尙何足以言此。而厚意不可虛辱。試吐一二。相與。質正之。來書謂長江東流。不見其怪。歷唐灑灑之所迫。而後有動心駭目之觀。誠是也。然豈水之性也。也。灑灑之立中流。或謂其乃所以爲平。此言尤有深致。故樂之未亡也。與天地同和。可以感發人之良心。而其既亡也。史紀其精者。謂能使人歎息悽愴。至泣下霑襟者。然後以爲聲之妙。曾不知哀以思者。乃亡。國之音。所謂安以樂者。何在耶。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其亦異于後世之樂矣。妄意論文者。當以是求之。不必惑于奇而先求其平。唐三百年。文章三變而後定。以其歸于平也。而柳子厚之稱韓文公。乃曰。文益。奇。文公亦自謂怪怪奇奇。二公豈不知此。蓋在流俗中。以爲奇。而其實則文之正體也。宋景文公知之矣。

謂其粹然一出子正。至其所自爲文。往往奇澀難讀。豈平者難爲工。奇者易以動。文人氣習。終未免耶。與謨訓語。無一語之奇。無一字之異。何其渾然天成如此。文人欲高一世。或挾戰國策士之氣。以作新之。誠可以傾駭觀聽。要必有太過處。嗚呼。如伊川先生之易傳。范太史之唐鑑。心平氣和。理正詞直。然後爲文之正體。可以追配古作。而遽讀之者。未必深喜。波平水靜。過者以爲無奇。必見高崖懸瀑。而後快。韓文公之文。非無奇處。正如長江數千里。奇險時一聞見。皆有觸而後發。使所在而然。則爲物之害多矣。故古文之感人。如清廟之瑟。若孟郊。賈島之詩。窮而益工。者。悲憂憔悴之言。雖能感切。不近于哀。以思者乎。鑰本不敢爲人言。言之又極平平。視來書豪壯頓挫之氣。亦甚異矣。人之少而壯。壯而老。如朝氣之銳。晝墮而暮則歸。鑰方墮而將歸。欲以當足下之銳。宜其說之不相似。然時時讀足下之書。以作其墮。足下亦味鑰之言。以趨于平。亦朋友相資之義也。豈惟文哉。喜怒哀樂之未發。與夫平且之氣。願豈有一毫之不平。古人欲寡其過。而未能。此意安在。幸併思之。多言媿甚。惟足下諒之而已。

答朱晦菴書

鑰伏自壬寅夏間。修敬紹興臺治之下。伏蒙與進。加以宴稿。獲侍博約之誨。未幾。先生賦歸。鑰亦繼遭外艱。沈迷發。後數年。赴官永嘉。才開台旆。造朝。已復還山。後知起鎮臨漳。俱不得一拜記史之間。請遠台。遂一紀矣。青天白日。奴隸知仰。歎慕師席。無由進拜。時得門下所著作。誦詠探索。尙庶幾在弟子之列。仰惟名德爲一世師表。今日端揆而下。諸公無不有先登之愧。書見講筵。退黃夕郎。對人浩歎。或問之曰。好一箇去處。吾曹冒處此。如晦菴乃不使一來耶。鑰學殖荒疎。無所可用。三入脩門。推遷至此。進無補于君上。退不能事其親。蕪穎之詞。不足以代林綸之言。房瑣之資。不足以立雷震之下。日坐針氈。未知自免于戾。前者表兄陳舍人之子。赴楚州戶曹。一見即言書拜。林下。蒙齒及賤姓名。固已慙惕感著之不暇。蔡季通傾蓋如故。亦言軫記之意。晚出何以得此。季通定交日淺。而得益已多。而況得親炙于先生乎。諸公方謀以慶節。強起門下。庶幾因得伏謁。以遂師承之願。因季通歸。致此少見。個個不敢累牘。以爲苛禮。願雖承顏。接辭。未有其便。或以爲可教。欲得警誨。使知所歸。不勝幸甚。易學啓蒙之書。反復熟觀。無從叩請。亦託季通寓下。意一二。何當振衣以請。伏紙馳誠之切。

答杜仲高旌書

鑰向者天街一別。忽忽四五年。茲辱惠書。以慰以荷。鑰杜門卻掃。荷上恩再昇祠祿。仰以奉九十之親。俯以自適不肖之軀。不翅足矣。况老態日見。夏秋間病足。延痛左腕。嘗作離詞云。四肢而三痛楚。十日而九呻吟。其况可知。近方稍安。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但當虞侍膝下。暇日則以故書遮眼。而昏花已不可視。細字矣。鼓琴足以自娛。奕棊可以遣日。此外一不以經意。來書論出處大致。意甚篤。詞甚偉。佩荷雖深。然非所敢當也。寄示新詩。快讀降歎。杜詩集注等書。恨未盡見。發微一編。誦之數過。卓乎高哉。賢父子真足以發少陵之微意。非淺識者所及。來書云云。姑置是事。且說杜詩。以寄遠懷。如何。杜之詩。韓之文。如王右軍之書。皆古今一人而已。近世士夫。水墨積習之工。類不甚。唐人多能書。歐。虞。褚。薛。是其尤穎異者。疲精

竭神各自名家。終不足以望右軍闔城。若詩與文。可以力取而強進之耶。詆之爲村夫子者。固自難言。然王荆公以爲與元氣侔。蓋極言詩之高致。若曰。所以拜公像。再拜涕泗流。正爲茅屋爲秋風。所破歎一詩。用意之大。東坡謂自是稷契等輩口中語。正謂其語似稷契輩爾。唐史贊之。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皆極口稱其詩。工部之詩。真有參造化之妙。別是一種肺腑。兼備衆體。間見層出。不可端倪。忠義感慨。憂世憤激。一飯不忘君。此其所以爲詩人冠冕。後人著意形似。亦有可雜之詩中。而不可辨者。至其奔逸絕塵。雖諸名公。恐未免瞠乎若後。此難與不知者道也。然礙人必于其倫。以言取人。先聖所難。若直以上比禹。稷。與孔孟之進退。則亦愛之過甚。此老如在。亦未必敢當。鄙見如此。更試思之。非面言不能究也。如中自誅褒妲。前輩嘗稱之。而陳將軍之不沒其實。未有人能發此者。發微如此者。非一未篇尤佳。歎誦不已。又記一二事。雖非詩之大節。因併及之。留花門詩。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以趙次公之詳。且博。略不注釋。四明舊有下倅。養直圖爲注甚詳。竟不得其書。嘗與之論及此。亦止云。意其偶有積雪爾。蓋花門即回鶻也。鑰嘗攷回鶻之俗。衣冠皆白。故連屯左輔。而百里如積雪。然不既多乎。以此意讀之。方覺語意精彩。頓別。又嘗與蜀士黃文叔。食花棹。因問蜀中有此乎。黃曰。此物甚多。正出閬州。杜詩所謂黃知橘柚來。極爲佳句。然誤矣。曾親到蒼溪縣。順流而下。兩岸黃色照耀。真似橘柚。其實乃此棹也。問之土人云。工部既誤以爲橘柚。有好事者欲爲之解嘲。爲于其處大種橘柚。終以非其土宜。無一活者。又云。嘉陵江水何所似。一本作山水者是。蓋嘉陵江至閬州西北折而趨南。橫流而東。復折而北。州城三面皆水。故亦謂之閬中。閬內如河內然。地勢平闊。江流舒緩。城南正當佳處。對面即錦屏山。蓋山如石黛。水如碧玉。故云嘉陵山水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真絕唱也。此皆前所未聞。恐可以助異聞之萬一。又信乎不行萬里。不可讀杜詩也。信筆爲報。惟爲遠業自厚。會昆仲併道甫問訊爲荷。

答柴殿院之子檄書

鑰承長書之貺。且示以事目甚詳。區區非不知之。鑰自叨典選。凡滯案至前。必究觀之。可行則屬使胥輩施行。若必不可行。求其說而不得。則必悉以底蘊明告之。使其決不可以俾望。息心而歸。且曰。毋徒爲逆旅也。是皆未嘗問識不識。求盡吾職而已。况如先殿院厚德前輩。幸及同朝。今見賢子來理遺澤。豈不願奉周旋。重蒙垂諭。不得不詳布之。遺表自從官之外。舊日惟中奉中散大夫以上。方得一名。若先殿院生前持服時。中奉大夫之告已下。未及授而捐館。則尙可料理。捨此。則無說矣。何也。以爲帶貼職朝議大夫。與不帶貼職人。事體一同。則鑰之外祖汪公。帶直顯謨閣二十年。轉朝議大夫數年。而後致仕。未嘗敢陳乞遺表恩澤。蓋無此法也。來教所謂一職合比四官。不知何所據而言。亦所未聞也。以爲已該磨勘。轉中奉大夫之人。則苟未授告。猶朝議也。鑰之親伯父紹興三十二年。已下磨勘。告未及下。而終于朝議大夫。亦不敢求遺表。蓋告未下。則無緣可得也。觀尊意。所以未能決然者。以猶有虞氏之例也。亦嘗爲之求其說。虞君終承讓。無可得遺澤之理。以其寓直龍圖閣。乃在朝請大夫之上。想是時有人爲之地。以其寓直之高。故特與之致仕一名。若先殿院所寓之職。則猶在朝奉郎之下。況已得致仕恩澤。而欲以此更

得遺表一官求之法例無一而可。既必知其不可。而不以明告。徒使左右久旅營營。則鑰之所不安也。病中草草授筆。更以爲報。切幸加亮。

答趙共甫書

易補音之作。所謂鮮不抵掌指爲迂闊。誠然誠然。鑰雅好吳氏詩補音。今者皆取其說。然尙有當言者。如幡幡之下注文。用之不盡。似有未圓處。不若全用。或節去不甚親切者。如卽鹿无虞。不叶中字亦可。若以音五公謂詩叶蓬。則上章葭。又尙何叶此一音。可去之時。必有韻。易則不必叶者。又不可強通也。車之音斤。于章昭之辨。只得寫詩補音全文。節之。意不完。難曉。良卦。心。此不可曉。如此。則是本音非叶也。注中引易林。太玄。乃叶鄰民。豈誤音耶。小畜象獨富。乃取詩瞻卬。補音內引老子二項。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可用。如以正叶富。吳氏之意不可通。不若易之大率古語多韻。跋語所謂言出而聲諧。辭比而響順。不待勉強牽屬。而自中音節者。極然。如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之類甚多。只如補音首論服字。方悟漢書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名其爲賊。敵乃可服。作蒲北切。方可通耳。吳氏以集韻爲據。而不深攷說文解字之書。如碩人盼字。注文未爲甚當。說文。盼。恨視也。从目。分聲。胡計切。盼。詩曰。美目盼兮。从目。分聲。匹覓切。盼。目偏合也。一曰。表視也。从目。巧聲。莫句切。三字甚明。蓋盼如孟子使民盼然。盼如老商之一。又。西庭柯以怡顏。以匹覓一切。爲與情綯。二音不相叶。又似太甚。若。則。幾不成字。則以不致信說文之故也。姑舉此一端耳。江不與陽唐相連。而綴于三鍾之後。上去入皆然。蓋古音江。謂之轉聲。與東通。亦有據否。有疑處必有考證。方可決然定說。不然。事關之爾。每疑十二齊不綴于支脂之微之後。而與十三佳。十四皆相比。久不得其說。後因觀後漢語。如天下中庸有胡公。萬事不理。問伯始。五經紛綸。井大春之類。皆是七字爲句。而四字一韻。下三字一韻。若天下中庸。李元禮。方知楷與禮叶。齊之所以近佳。皆也。非好古者亦不語及此。不知者不止謂迂闊而已。來教所說。屯。離。乾。隨。隨。噬。革。卦中諸字。今本既叶。如王鄭諸家改字不同。皆可略而不問。如乾之若屬等十二處。有不可通者。不必強通。只如潛龍勿用。亢龍有悔。見羣龍无首。吉。雖欲通之。不可得也。但當採吳氏之說。通其可通者。足矣。如晦菴之說。亦及叶韻。漸卦上爻。以陸爲遠。雖改經文。于儀字卻叶。離卦之末。蓋離而又離。不可終窮。自大過類也。而後。更不復反對。坡公疑之。改從反對。大非古意。觀其韻叶。可見非差。如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可求反對乎。此皆晦菴之說。爲是。若實之從去聲。則似未然。更須詳攷。此亦未暇。入聲之叶去聲。恐無此例。有則韻皆少差。如讀之爲讀。互。復之爲復。切。覆之爲覆。切。宿之爲宿。秀。無有從其本字之去聲者。盡入聲韻中。只有厭。入。厭。二。字通用。本音。卻是實有此二字。義又不同。實爲去聲。恐難從也。如伸正當爲敵。比。輔也。比。吉。下順從也。履。艮。同人。卦首。合別著卦名。黃象。天文。上闕文。旅象。兩小亨當是衍。來說皆然。但流傳已久。不可輕改。然亦不可不知也。鑰又別有跋語。見他紙。可用否。午暑。連日揮汗。方能辦此。餘不暇及。亦不可爲不好者道也。

答徐敬甫書

鑰辱示及主教扁勝長齋真蹟。文昌章公跋語。固深歎服。然不敢著語者。頃竊聞之太府卿王公字正之。鑰姑之夫也。嘗言此字本翼祖廟諱。雖已再經祕遷。而在臣子終不當以此爲名字及齋室之名。張南軒以此爲字。鑰不以爲然。鑰又嘗見文潞公帖。或勸以爲翼祖已入夾室。可復舊姓。潞公云。老夫弼亮四世。未敢遽改。蓋是時猶是七廟也。徽宗朝立九廟。翼祖復入廟祔。又以爲諱。後至欽宗。始復祕遷。省元。鑰敬直。永嘉人也。鑰忠告之。遂改易直。此不可不知也。特臭味相與。敢及此。切幸加亮。

答趙郎中書

鑰久不嗣音。正爾馳仰。辱書翰。以慰以荷。蒙示論濂溪書院。尤見政最之餘。儒術潤飾。甚休甚休。謹爲寫四字去。但銘字書如此寫。溪出于陽冰之變體。非古也。二者俱寫去。惟台意所擇。濂字。有少曲折。見之別紙。望詳覽。九江古郡。于今爲重鎮。幸有周先生之遺迹。表而出之。又使士子得以館穀于其下。儒風自此愈興。賢使君之名。與之無窮矣。鑰衰瘁求去。未得尙爾。勉強。草草修報。不究欲言。併幾台察。濂銘之濂。字書所無。鑰少時見林侍郎黃中知江州。曾作濂銘祠堂記。今想尙有石本。便中望以寄示。其中亦似說濂字如元次山之唐。活。出于意見。近歲得吳氏參記許氏文字一書。以道所編也。有云。濂。徐力。濂。反。从水。从彖。徐本曰。薄冰也。一曰。中絕小水。唐本曰。薄冰也。或曰。中絕小水。又曰。淹也。或从廉。徐本闕濂字。按素問。夏三月之病。至陰不遇十日。陰陽交期在濂水。楊上善曰。濂水。靜也。七月水生時也。然則从彖者。亦古文濂字。非彖井之彖。以上皆以道之說。徐本。謂今世所行徐鉉所定說文解字也。以道得唐人本。時以校其不同者。鑰按素問二十四卷陰陽類。論夏三月云云。在濂水注。濂水者。七月也。建中水生于中。陰陽逆也。楊上善云。濂。廉。檢。反。水靜也。七月。水生時也。唐本既曰。成。从廉。則非無濂字。吳氏之書甚佳。止有三册。若因刊之。尤佳。

殆未親見。相徒見易有刻木爲相之義。故以單爲利。後儒求其說而不獲。又轉音爲刻。又轉字爲積。今正其字義。平聲如字。

單。爾雅釋言。流單也。單延也。郭注皆謂蔓延相被及。說文。單。長味也。从鼻。鹹省聲。詩曰。實單實訐。徒舍。又單。篆文單省。潭。說文。从水。單聲。集韻。一說。楚人名深曰潭。潭字在六書中爲形聲。如江河之从水。而工與可止取其聲而無義。潭从水。單亦取其聲。非有義也。潭有深義。今之言潭潭是也。單卻無深義。字書凡有意義者。如人爲爲。人言爲信之類。皆入會意之科。王荆公字說所以不能傳者。往往以形聲諸體。皆入會意。故有牽合強通之病。以葛之蔓延。故施于中谷。亦未爲重複也。單相之音。刻。疑是方言。集韻以爲利。相。止以詩傳釋文爲據。如八月剝。剝音普卜反。荆公以爲養老者剝。剝之皮而進之後。行田野間。羣兒相呼。呼聲方知釋文之有自來。此二單字。更望攷之。

鵲巢。維鳩居之。○爾雅釋鳥云。鵲巢。郭云。布穀。未安。音如布穀者。不居鵲巢。音如鵲巢者。乃居鵲巢。爲鵲巢。魯昭公二十五年。鵲巢來巢。而公如乾侯。此亦假他巢之應也。故文成之世。已有童謠曰。鵲巢殊。公在乾侯。矧鵲巢亦鵲巢之音。凡鳥名多用其音。坤蒼云。鵲巢。方言云。戴勝。今審究戴勝首有棘毛。鵲亦有之。而鵲巢身色黑。戴勝身色紅。而稍長大。豈坤蒼攷之未審歟。布穀其音渾然。鵲巢其音亟然。獲穀毛。頭有斑者。李氏亦以鵲巢爲鵲巢。

多。鵲巢。草木之名。攷之當如此之詳。然鵲巢之爲鵲巢。甚明。浙人呼爲八八兒。川人呼爲阿八。所謂音如布穀者。乃今斑鳩。俗謂之步姑。其性雖拙。粗能爲巢。戴勝首有棘毛。向後。鵲巢棘毛直上。又自不同。鵲巢之刺不直。正謂鵲巢也。郭景純云。布穀。固已失之。歐公言。拙鳩極然。不知此乃鵲巢。呂氏具載。皆未當也。

簡兮日之方中。在前上處。○將祭習舞。以日中爲期。碩人在前列上處。方中。將中也。碩。大也。大德之人。侯。德容也。

前。董曾云。日之方中。則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則近而易察之地。君猶不能見。況幽遠者乎。此意甚切。碩。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耽。樂也。說。解說也。今俗說亦以女淫爲大醜。

毛傳云。女與士耽。則傷禮義。鄭箋云。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補。至于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爲節。然功過相補。則士可耽也。每疑其害教。近得一說。無與士耽。已是自悔而反正之言。蓋其初抱布質絲。來即我謀。後又以車來。則非女之奔之也。其言曰。始者以士之耽兮。故我今日猶可說也。若是女之耽兮。則我不可說矣。如此。則得詩之意。又免功過相補之害教也。

兔爰。雉離于羅。○雉。文明比君子。非爲其文明也。羅之設。所以取鳥獸。兔狡如小人。爰爰緩行。不至觸羅。雉性耿介。多獲其中。世風網害。

攻媿集卷六十七

書

答楊敬仲論詩解

鐘蒙示教詩解。以病故相仍。近始讀竟。荷開發鄙陋至多。感歎擊服之餘。恨未得一途請益于門下。若夫發明無邪之思。一貫之旨。天人同心。大道至平。古說難盡信。雖載之左傳者。亦不可據。爾雅亦多誤。大學所引。亦有牽合。詩序多失經意。釋文多好異音。詩人諷詠。或有包于事實。制度名數。不盡合于禮典。先王皆在商世。難拘以周禮。文王以服事商。不應作禮樂。如此類。未易舉。皆前輩之所未發者。尤用服膺。然惟尊意每不自以爲足。而欲人之言。鎗亦不能自已。欲効所見。試陳其甚明者。正欲反覆論辨。以歸至當。并特相與之厚。非愛此書之深。不及此也。

葛覃。○毛詩傳曰。覃延也。其義未安。覃本義。深也。葛葉大而蔓小。故墜焉而深下。俗謂墜下曰覃。徒紺切。而廣韻。集韻。無此字音。釋文。徒南切。方音不同。不可知也。而謂延也。則未安。曰覃及鬼方。由中國而覃及之。則中深旁淺。實有覃義。實覃實訐。后稷之聲深廣也。故水中深旁淺曰覃。加水以別其字。先儒徒因葛推義。釋覃曰延。然延即延也。無乃重複乎。大田。以我覃耜。覃者。深也。相宛然有敬深之狀。故曰覃耜。毛傳

車攻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惟善御者兩驂不狃。雖馳而一無所失。

此一段不盡其義。蘇黃門曰。四黃既駕。兩驂不狃。御者之善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射者之善也。蓋不善射者。必待御者為之。詭遇則獲。故王良為之。則雙奚不能獲。一惟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方見射者之善。不惟此詩。意明。孟子一段。亦皆換然。

吉日既伯既騰。○毛傳曰。騰。騰也。騰未必為獲也。云云。騰者。騰其無傷人也。弓矢驅馳之間。或偶傷人。故騰歟。

毛以騰為騰獲。固已贅矣。此謂騰其無傷人。亦未為的當。將田而用馬。故騰于馬祖。不必專為獲。亦不必專為求無傷人。與廢焚不問馬之意不侔。

漆沮之從。○禹貢。雍州。漆沮既從。從者。從入渭水。然則天子之所。其在渭漆沮之會歟。

漆沮既從。禹貢自說治水。此詩自說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似不必泥此從字。

庭燎。○毛傳曰。庭燎。大燭也。云云。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為黃。鄭司農云。黃燭。庭燎也。然則與庭燎有異焉。今俗曰。凱益者。庭燎歟。凱。麻洋也。音說。毛傳以為大燭。未安。

今說亦未安。凱乃麻餅。毛謂大燭。司農謂麻燭。皆是也。古者。如男子夜行。必以燭。童子隅坐而執燭。又如顏叔之秉燭。非如今之蠟燭也。凡點火而明者。如麻骨。樺皮。松明之類。可以照者。皆謂之燭。今祭祀所用庭燎。以麻骨一大束。立于地。而然其上。照耀一庭。故毛謂之大燭。司農謂之麻燭。卻非凱益也。

斯干如鼓斯翼。○如鳥之鼓立。而張兩翼。鳥首如棟。兩翼如二雲。

孔氏曰。如鼓。如人鼓足直立。若如今說。下三句。已言如鳥如暈矣。不應又以鼓為鳥之鼓。不若只用舊說。如人之鼓立。翼言其翼然。不必謂鳥之翼也。

小旻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此固庸近柔儒之士所執常論。然而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不知聖智所及。當大有為。亦無所備。但聖智雖不備。亦無慢易。忽略。而亦戰戰兢兢。

范氏曰。人皆知虎不可暴。河不可馮。而不知小人之不可不畏。臨深履薄。懼之甚也。此說似勝。不必更加委曲也。

小宛。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桑扈。名。稱。脂。食肉之鳥也。云云。今不得食。而率場啄粟。喻食肉富貴者。今猶失所困乏。而況于疹病孤寡貧弱之徒。宜其尤甚于入犴獄也。云云。民窮苦。握粟出卜。問曰。何自而能穀善耶。此章言貴賤皆困窮。

前輩大率如此說。意既不屬。亦覺其言泮渙。桑扈。稱。脂。爾雅釋鳥。自有兩義。非名。稱。脂。也。其曰。夏。屬。竊。玄。秋。屬。竊。藍。冬。屬。竊。黃。桑。屬。竊。脂。棘。屬。竊。丹。者。竊。皆。訓。淺。注。竊。藍。青。色。然。則。竊。脂。謂。其。色。淺。白。也。其。前。又。別。有。兩。句。云。桑。屬。竊。脂。鵲。屬。竊。革。注。云。食。肉。好。盜。脂。膏。蘇。黃。門。古。史。序。有。云。聖。人。之。不。為。不。善。如。驥。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小。宛。正。謂。此。竊。盜。脂。膏。之。義。此。章。蓋。言。遭。誣。陷。而。無。告。者。桑。扈。食。肉。而。謂。其。率。場。啄。粟。可。謂。是。非。顛。倒。矣。惟。其。填。寡。宜。乎。陷。于。岸。獄。也。此。事。甚。易。見。試。握。粟。以。卜。之。謂。握。粟。以。試。桑。扈。

政 議 集 卷六十七 九〇一

彼何嘗能食穀乎。言是非在目前。分明如此。而上不能察。若以為卜筮之下。則意差矣。何人斯。維暴之云。○詳觀是詩。非刺暴公也。刺其從暴公者也。

此詩之序。必有所傳。詩不言蘇而序言之。一詩中只有維暴之云一句。不知果暴公否。鄭氏以蘇暴皆畿內國名。孔疏云。蘇國在河內溫縣。是東都之畿內也。春秋為公者。多是畿內諸侯。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為卿士。明畿內。此說亦不定。記得鄭漁仲曾辨此云。周之畿內無所謂暴者。更當攷巷伯。捷捷幡幡。○幡幡者。隨風翻覆。反覆不定之狀如此。

幡幡誠有反覆之意。然謂之隨風翻覆。則是今釋道所立之幡也。恐古無此。秦已有幡信之書。未知幡信起于何代。更攷。

北山。或王專。鞅掌。○在腹曰鞅。此詩士子。其職卑矣。其鞅在掌。方駕車馬。故任此勞。故世以煩勞為鞅掌。毛氏曰。鞅。失容也。孔氏曰。鞅。煩勞之狀。只須用孔說。今說頗迂。鞅。鞅。皆在馬之身。惟轡則在御者之手。鞅。既在馬腹。如今之肚帶。不應在人之手掌也。

陸機草木疏。機當作璣。非晉之陸士衡也。呂氏讀詩記皆作璣。又答論易。

論何敢言易。間有開見。輒以一二求救。茲蒙下問。以口耳之所得錄呈。恐可以少裨聰明。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坤利牝馬之貞。說者止謂取其順爾。曾不知聖人取象。皆曲有妙理。禽獸之牝者皆順。惟牝馬之性最貞。游牝率以一牡引十牝。雖雜以千百。苟非其偶。他牡犯之。則踴躍不可近。坤之卦雖主乎順。惟其能貞。乃成地道。故曰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也。妻道臣道。豈曰順而已哉。

答張正字論莊子書。鑰比自同朝。初欲相親。而未能。高才飽學。深藏若虛。亦不可得而親也。後始得稍稍承教。蒙以莊子講義。借示。遂得以窺見素蘊。每切感歎。謂諸益未艾也。忽爾去國。為之恍然。亟令傳寫。元本九冊。謹以納還。伏幸親至。聞尚留關外。無由執別。尤增悵惘。平時讀蒙莊之書。安能如執事用功之深。士友來言。處得喪之際。鼻間栩栩。則造詣可知。略閱講義。開發為多。然亦有一二鄙見。疏之別紙。更望示誨。治萬里之船。何時可行。尚容別布。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郭象云。子游常見隱几者。而未有若子綦也。非也。講義略之。此意甚妙。方子綦隱几而臥。未有以異于人也。仰天而嘯。嗒焉似喪其耦。則講義所謂超然萬物之表。而萬物無與為對者也。隱几雖自若。忽然有覺。則今之隱几者。別是一人。非適之隱几者矣。昔猶適也。故子綦善其問。且曰。今者吾喪我。

吾遇天難。○講義云。天難。注與疏皆不解。按易。雲雷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則天造之難也。

政 議 集 卷六十七 九〇三

竊尋上下文。恐不爲此。前曰天忘朕耶。後又曰天降朕以德。則是雲將謂鴻濛爲天矣。講義亦云。雲將再見鴻濛而謂之爲天。蓋天其施也。前則雲將三問。而鴻濛曰吾弗知。又三年。願聞一言。而鴻濛遣之使歸。不盡告也。故雲將曰吾之遇天。可謂難矣。故願聞一言。而鴻濛始告以心養等言。不必求之屯卦也。

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講義云。以操舟博塞明之。又云。博塞之事。以瓦注爲戲。則得失之心忘。而其智巧。以帶鉤爲注。得失之心漸重。而憚。以黃金爲注。則得失之心愈重。而昏。今之博者。謂所出錢物爲注。王冀公所謂以陛下爲孤注是也。

然莊子前此說操舟。本無博塞之言。而博者亦不至以瓦爲注。蓋注者抵擲也。謂如玉抵鵠。金抵龍之類。試欲抵物。以瓦抵之。則已有憚心。以黃金抵之。則必不中。此所謂外重則內拙也。鉤亦刀之異名。如吳鉤是。亦不必帶鉤也。

答徐丞通書

鑰比爲從弟致謝承報章甚勤。且蒙示惠忠壯公事實。伏讀不勝欽仰。靖康之變。死事者寡。世以爲恨。迨五路之失。執節守義者衆。人以爲關陝多豪英。而然若忠壯生于太末。而忠勇兩盡。是無待而興者也。馮通奉之狀之誄。范君之傳。皆能以雄文發幽光。足以傳不朽矣。惟後篇稱蕭參政奏請者。乃王仲言明清揮塵第三錄第二卷具載此文。自竊惟國家而下。至少厲俗之弊。則仲言所見而失所著人姓氏者也。自此紙頃歲而下。至有道處士遇之兄也。則皆仲言所述也。蕭參政。臨江人。恐或者謂李遷是其鄉人而爲此奏。是又不然。此文之作。蓋是朝廷未知三人之時。據馮公之狀。建炎三年十二月。忠壯死事。明年賜諡。贈節度。而蕭公乾道始仕于朝。爲宮教。至淳熙始居言路。登政府。不應始有此奏。今當易去蕭參政某奏請六字。而改題云王通判明清揮塵第三錄。則爲得之。特臭味相與。不自外如此。若更以程北山所作誌銘編入。則尤爲全備也。併幾垂照。

攻媿集卷六十八

書

上宰相書代叔

某聞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無私也。而人或見其私。蓋其生育長養以爲事。有時乎私。而實非也。窮冬沍寒。萬物憔悴。春回自東。一元磅礴于太空。而一草一木。咸有生意。造物未嘗私也。間有朽枿枯株。雖無萌蘖之生。而其根莖餘潤。猶未自絕于造物者。一元之氣。必且爲之融液浸漬。費施生之力而不憚。雖其生獨後于衆卉。而終亦不在造化之外。故人或疑造物之私于此。而不知其非私也。恭惟某官。躬亮兩朝。經略四海。巍巍勳名。與嵩岱齊。聚精會神。仰贊聖天子治內治外之務。方且收拾人才。躬周公吐握之勞。視平津東閣爲不足道。挾鍾鎚以造化天下人物。正如一元之運行。無有偏頗。當是時而有匹夫匹婦之失。所是當春而有寸卉之不明也。敢不投誠于造化而俟其生成哉。某受才最卑。賦分最蹇。入仕三十餘年。歷州縣者七任。兩宰劇邑。一佐邊郡。雖綿力不足以爲國家使令。而父教之忠。相知廉勳以自守。庚辰之春。仰干光範之門。蒙大丞相恩造。俾伴宜城。方且自喜萌蘖之得生。日望成就。而需次之間。有報罷之命。今日之來。其窮甚矣。正猶朽枿枯株。大費造化之力。大丞相乘化鍾于上。枯者吹之使生。肯使某遂老于

窮哉。寒谷之黍。彼吹律者猶能使之長。而況造物者乎。願大丞相擴無私之造。使萌蘗于今日。而備用于後。雖吹之噓之。若私于小物。而亦豈有累于造化哉。天地不可報之恩。猶當糜捐以報萬一。

上宰相書 代人

天地萬物。惟其時而已矣。聖人作易。幽贊神明。然于卦言時。必大其義。用是知易之作。亦明其所謂當其可之時。以示後世。後世好言機而不及時。以為機即幾也。竊以為不然。聖人言幾而不言機。蓋幾者動之微。而機者事之要。後世之所謂機者。似時而非也。言機即近于人。為氣象迫促。惟恐失之。時則出乎自然者。我心休休。庶幾自達。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四時自行。百物自生。天則付之于無私而已。一草一木。華實各有其時。或先之。或後之。妄者以為奇為瑞。其實則反物之妖也。天之于物尚爾。而況于人乎。宰相操造化之柄。區區然欲以智力運元化。則亦勞矣。故當觀萬物之變。而聽其時之當然。我之用舍。時也。事物之芸芸于前者。亦時也。推無一夫不被澤之心。以待天下。然其自窮自達。自進自退。若不由乎我。而惟物之時之聽。夫然後不煩智力。而王佐之氣象見矣。方今聖賢相遇。千載一時。神會氣合。此豈可以人為求之耶。相公上佐天子。下理萬務。四海之求于相公者。一一以智處之。則且將不勝其應。究極化原。在乎坐以觀萬物之動植。隨其時之可而應焉。此相公之所以大也。某何為者。曩者猥叨龍虎榜之下陳。則固已為今日張本。屢拜下風。誤蒙知遇。相公之欲提撕于衆人之中久矣。有其志而未有其權。有其權而或非其時。故某辱在泥塗。雖知相公之不遺微賤。而不敢有求于相公之門。相公秉鈞當軸。二年于茲矣。而某適在心制中。杜門海嶼。實不敢求聞達于時。今者收召魂魄。彈冠而掃門。相公一見。便有曲成之意。茲非某之時乎。敢誦言所聞于平日者。以獻古人云。君相造命。雖曰造命。非時不可。今日則真可以言命矣。惟相公矜而進之。某如蟋蟀之秋吟。非敢鳴其不平也。時焉當鳴。蓋有不容自己者。干冒鈞嚴。俯伏俟命。

上蔣參政書 代范孝

某聞君子之所以得人心者。能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以吾之心為天下之心。天下之溺。何預禹事。禹豈無一席之地。以容其足哉。而其心視天下之溺。猶己溺之也。天下之飢。何預稷事。稷豈無一飽之計。以充其腹哉。而其心視天下之飢。猶己飢之也。二君子孜孜汲汲。罄竭以拯天下。凡能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以吾之心為天下之心也。公卿世家。為之子孫者。孰不願自植立。以振門戶。其願之從違。係乎子孫之賢否。然此心則人之所同也。夫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吾夫子以為仁人之用心。況夫己已立而人或未立。己已達而人或未達。仁人見之。得無動心乎。恭惟某官。懷絕世之才。輔之以碩大光明之學。文章雅奧。足以規姚。如謨謀忠嘉。足以配臯。稷。領宥密。參機政。天子虛席而論相。閣下其選矣。仰惟先正太師魏公。勳業譽望。為前朝第一等人。彪炳俊偉。具在史冊。子孫以似以續。持囊擁麾。代不乏人。以至于閣下。閣下以經術魁儒科。以詞章鳴海內。優游都城。極天下清華之選。凡書生之所夢寐。而古人之所欽慕者。無不親歷之。人望益隆。主眷益深。卒以此取卿相。蔣氏之家聲。日大以肆。天下以是知魏公之有孫。而閣下

之光于前人也。閣下以王佐自負。一意于尊主庇民。固不以是區區之軒冕為事。然如閣下之為人子孫。可謂盛矣。有人焉。業弓冶之餘。而弗能修播種之職。顛沛流離。而叫呼攀援于門下。閣下其念之也必矣。伏念某先丞相妙年。自布衣以策于天子。風節翹然。有聞。致位上宰。憂國愛君之心。終身不少衰。至今數紹興中。與名臣。然亦不在第二流也。惟是諸孤不肖。既不能以家學取世科。委靡闕茸。又不能少自振拔。于搢紳之列。加之憂患相仍。三兄淪謝。相繼。惟一弟相與為命。又皆困頓連蹇。碌碌州縣間。退揣庸虛之質。顧何足以求當世聞達。惟是痛念先丞相之迹未陳。而門戶衰落。遽已至此。幾無面目。以上先人之丘隴矣。罷官三年。困窮田里。非曰絕意榮望。願當路未有為之地者。故不得已而為此待時之計。一日有聞于人曰。朝廷大用蔣公矣。問其家世。則曰太師魏公之曾孫也。某也釋然悟。躍然喜。曰。吾之窮其少廖乎。或曰。子于蔣公之門。無一日之舊。而勢位如霄壤之隔。子乃以為往必得所欲何耶。某應之曰。吾聞蔣公之為人。其心則禹之心。稷之心也。公與魏公相去四世。巖巖相望如此。某為先丞相之子。而沒沒不振如此。以此求之。其必有以哀我者。故今日之來。素手無以自見。不自知其不可也。伏惟仁慈。薰然垂德于不報之所。引手于內溝之際。使他日有以少見于世。士之歸心于門下者多矣。豈特某哉。

上洪丞相書 代表兄孫

某聞戚孫諫君以德而君子知其有後于魯。管仲受下卿之禮。而君子知其世祀于齊。方二子之為此也。求盡乎人臣之事。何嘗有意于微福。而此亦豈微福之具哉。然愛君合體。天相神祐。百順不期自至。而子孫碩大繁衍。君子已能逆知于未然。嗚呼。彼皆一時陪臣。効小忠。循常禮。而天之報施已如此。矧本朝鉅公。以身殉國。建大節。排大難。功成困讒。身不得有為于時。天亦婉之。必擁佑其後。光明俊偉。亦非止如威管。二子而已也。恭惟先正內相忠宣公。以文學志誼結主知。致身華近。一旦當戎馬倉卒之變。翠華南狩。馳驅未返。此正主憂臣辱。士君子畢命効死之際。而肉食者類多選棄。蓄縮。為保家室計。無肯出萬死以報國者。獨我忠宣公毅然自奮。仗節請行。不可回。擬平時德望。固已登服夷裔。而專對正辯。又足以彈壓。偏強不廷之衆。故雖間關險阻。節旄盡落。而中心如丹。卒締金石之盟。還長樂之駕。壽者三十年。邊鄙不聳。而南北無煙火警。誰之力也。上天助順。佑我國家。為生賢佐。而所以報忠宣公者。亦昭昭可知。蓋丞相首以文章鳴。而一門之秀。連中宏博異科。洪氏之文。遂擅天下。此雖在丞相為餘事。而四海由是人知洪氏之名。而家有洪氏之書。此天所以侈忠宣公之報。而示為善之利也。權臣當國。衆能勝天。方忠宣公還朝。被太上皇帝寵遇之厚。駸駸大用。驥人罔極。一斥不復。故權臣能貶其位。而不知適所以大其聲。能抑其身。而不知乃所以昌其後。天定復有以勝之。未幾而朝廷更化。金昆玉季。繼踵登用。福善禍淫。可謂差耶。恭惟某官。以顏孟之學。負伊呂之才。周旋外服。而隆巖石之瞻。翺翔華要。而結兩宮之眷。比者槐鉉虛席。久至闕歲。此古今之所未聞。而四海所願望。卒之覆金甌。乘魁柄者。丞相也。明良相遇。千載一時。決非偶然者。是雖報施常理。皆人所不能及。由是輔中興于無窮。而成忠宣之大功。天子此不為無意也。某不佞。一介鄙人。無所取材。獨念先吏部某早受忠宣公之知。君子交情見于尺牘。先吏部流離兵火之餘。故

時圖籍往往埃滅而忠宜公咫尺之書藏弄巾箱爛然可觀先吏部既捐館舍某雖無似亦知寶秘以俟今日是敢躬自裝褫百拜以獻有以見先世之契不為不厚亦以少裨門下手澤之富比之掃舍人之門者猶為有因也恭惟丞相竭誠節以相天子鞏國勢于千載而衍家慶于綿遠八葉宰相七世內傳將不足為今日道痛念先吏部以筆硯起家忠鯁獨立終于一郡人亦歎其餘才未施而不肖之孤又不能少振于後官路如漆四壁枵然幾填溝壑偏親垂白菽水不繼猶強自植立以苟升斗得官安陸困于遠次之官有期矣固將奉板輿攜孳累為數千里之適以圖一飽然喜懼之年備備朝夕所以謀寸進而為親榮者尤切切于中仰惟閣下仁慈肅然軫念先世一日之素與哀于無用之人道援天下之餘力一振于窮困之地則高誼絕俗寒士歸心某亦當頂頂放踵以効萬一九原有知先吏部亦不當後結草之報惟閣下哀之

上趙憲書代題

某聞疎不如親親不如賢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曰瓜葛曰葛藟親親之謂也周公相武王封姬姓五十三國而天下不以為私人皆曰周以宗強噫宗故可以為強也宗而非賢其何以強使受封者五十而不賢焉天下不以為我為私乎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周以宗強蓋以賢強也我國家聖祖神宗敦厚同姓封爵祿廉務極隆異親親之道盡矣賢賢之義則未也乃復慨念宗室雖有才而不得試于是設教養之法開選舉之科人才班班得以自見近歲修潔博習之士因以益衆與寒雋並驅爭衡天子又搜舉其尤才能者擢實周行授之以持節擁麾之寄視有周無幾焉恭惟某官以光明俊偉之才輔之以淵源該洽之學高義慷慨薄乎雲天勁氣崢嶸沮乎金石間平之儒雅勉石之事業閣下誠優為之在中為師亮之臣在外為循良之吏中朝士夫數當世賢者必以門下為稱首朝夕論思自此升矣激濁揚清願為閣下胸中自有定論然人才方賴以主盟倘從州邑之吏視天族之可以收拾者長養而成就之俾有以自見于世則親親之道賢賢之義足以仰贊朝廷之盛矣某疎族無似蚤歲而孤上奉孀親下撫幼弟家四壁立無以資其身攻苦讀書不能自已辛勤百戰始得一官為察于茲亦幾年矣慶勳自飭不敢少越規矩之外以為終身羞史君察其無他而未敢求知都使者冠蓋相望而棄之不顧每自念言是豈惟孤寒之難于進查未有當世明公以為之引重也閣下按臨曳裾旅進天壤勢異宜不可以冒干然而決于自獻者誠以閣下方主張公道愛惜士類宗族之末尤所矜憐倘引而進之則他人必指之而曰是子也而首受知于宗英其必有以取此也假寵乞靈某之寸進有望矣故某平日之不敢為不肖以幸今日之遇非徒以親親望門下也古語有之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故士君子于舉士之際多以垂成為辭嗚呼九仞之虧固為可惜然所以致九仞者不由覆一簣而進乎今日之進固有望于閣下之開其始若其終之則在他日

上葉樞密書代人

某聞念子桑之飢者有裹飯之仁憐范叔之寒者有綈袍之惠故舊之情誰則無之故窮則相與達則相

引或故舊之不及用則從而收其子孫此古人之所甚重而今之時絕無而僅有者也故山公在則縉紹不孤而優旆之戲亦能封叔敖之子載在前史以為美談寥寥高風非當世大臣孰能振起之恭惟某官道德配古人聲名滿天下乘大政行公道行將入相明天子以共起中興之功而獨于故舊之情尤為垂意此所以能主盟吾道而振風教于千載之後也伏念某門緒衰微生涯淪落環視一身無寸長可錄獨賴先世遺澤得官而踴躍連蹇絕人數等齒名仕版今幾三十年矣頃者得闕桂林待次數載望嶺外之地遙然數千里而偏親垂白不堪遠去重以久居浙西遺去歲邊警士夫率皆東徙轉寓於越之屬邑羈單可憐無與為比痛念先君之後零丁如許今欲之炎荒之地則有狼狽之憂坐以無策則忽不知歲月之換而寸進愈茫茫矣分奇才薄失于初計尚難咎哉然猶有冀寒灰復燃者賴有閣下使某不于今日伸腰而一鳴是自棄于溝壑也方閣下弦歌武城先君宰刻銘獲與閣下有同僚之契而荷知遇為最深今日不肖之孤貧悴無聊至于此極此閣下之所宜動心也然閣下方坐廟堂而進退百官而某也微賤疏遠尾百僚之底前時未契何足恃此以進君子之門獨以鬻者閣下擁麾毘陵某得以桑梓修敬固已蒙眷顧之厚謂某為故人之子有惻然與憐之意今也某之窮益甚而閣下振拔滯淹一舉手力耳今日之進不為無因敢冒銖鉞以干造化區區之命垂于閣下之手伏惟肅然之慈有以憐之振之不勝幸甚

上宰相書代人

某聞養才之法不一也養大才者勞之養小才者優之譬之植木彼檉楠楸柏之屬不貴其拱把椽杙之用也生于陰巖絕壑中風雨之所浸蝕霜雪之所摧折外益枯而中益腴磊砢多節目而材益剛夫然後數百年而以為棟梁而不機明堂之柱非此不能勝也然為巨室者棟梁之外椽闌居椽之用不知其幾故必有養小材之法焉若樸樾小木欲求近用苟不植根于膏腴壤墳之地使之遂其生長則將枯悴萎蕪蕩然雖求拱把之材亦亡矣孟子曰天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此養大才之法也小雅曰薄言采芣于彼新田于此蓄畝此養小才之法也才大者用大而志亦大故必先勞之而苦其成才小者用小而志亦小故必先優之而責其近宋易以一概論也伏念某生無一奇學無一成猥以貴廷登仕版幾四十年矣平時碌碌以備國家之使令雖不能卓然拔茹于流俗而以功名自期然謹守父教官箴以從事思有尺寸以見乎世比仕東都自計司而為均輸之職亦不敢以為勞且充方且躬朱出墨入之煩居無何而以罪去退念安庸屏謫獲戾為宜而一時旁觀莫不掩腕太息知其冤而莫敢辨某亦不敢自明以速大何也坐廢田里于今五年堂有八十之母而鬮甘之奉室有數百之指而因啼號之迫日復一日幾不自聊嗚呼是樸樾之才而遭風雨霜雪之所戕置之陰崖絕壑將遂摧折于無用之地是大君子所宜動心焉者恭惟某官以不世出之才輔贊兩朝舉天下之物皆在陶冶而進退士大夫于一舉手之頃比者起東山以鎮壓偏強不廷之國如鳳皇麟一出而鴟怪狐妖自然遁逃陰受公相之賜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而猶孜孜以人才為意不憚吐握之勤此周公之用心也重念某孤危之迹屢玷大道而公相寵遇撫存之非一日也今日以窮來歸栖栖如飛鳥之依人人將憐之而況公相耶

噫。某之此來。則窮甚矣。公相遂收錄之耶。則他日必有尺寸之効。以報門下。今日棄之。則遂將稿項黃。與糞壤俱腐。雖欲糜捐以爲門下用。終不可得。錄之棄之。某之命懸于公相矣。伏惟公相哀憐之。干冒鈞慈。某下情無任戰慄之至。

禮書

馮仁叟表兄請婚任氏書

族緒單平。猥紹大馮之裔。人才凡下。敢齒諸任之間。偶因媒灼之言。獲締婚姻之好。伏承某人幽閒秉操。素知蘋藻之誠。而某某孝謹傳家。相習箕裘之業。茲諧燕爾。夫豈偶然。往之女家。想見結縭之戒。願爲有室。遂成合卺之歡。敢薦薄誠。拱聞嘉命。

不愚弟請婚馮氏書

見舅氏于涇陽。漸非酷似。尋世婚于高密。茲謂好述。蓋將締百年之歡。豈惟合二姓之好。伏承某人素鍾淑質。久矚中饋之儀。某男幸忝彌甥。不待東牀之選。蚤荷千金之諾。敢稽百兩之將。宜其室家。既無嫌于齊鄭。傳之孫子。俾弗替于朱陳。

少虛兄請婚孫氏書

託契高門。承風久矣。求婚猶子。得諾欣然。屬事緒之因仍。閱歲華之荏苒。敢持薄禮。遠尋舊盟。維鷄有巢。正欲資夫內助。迨冰未泮。深有望乎來歸。方當相忘于江湖之中。可以盡棄于形骸之外。

從子澤請婚舒氏書

定五世之交。久篤金蘭之契。合二姓之好。敢稽雁幣之恭。令女素習婦功。某男粗修子職。既無嫌于齊鄭。將永好于朱陳。遠不容刀。何待買鄰千萬之費。告先近日。倚觀結縭九十之儀。

內弟汪文可請婚薛氏書

鏡百年之親。素聯瓜葛。合二姓之好。茲始權輿。既情話之相通。會媒言之不費。令女夙嫻姆訓。從子粗習家傳。了無緇鄭之嫌。乃有齒任之幸。既承面命。欲奉婚期。嘉禮具存。何妨三者之備。官占云吉。尙幾五世之昌。

沈虞卿侍郎女許陳氏書

襟期莫逆。久爲研席之交。臭味不忘。茲遂松蘿之託。欣然承命。捨是焉求。伏承某人詩禮素傳。稔聞于父教。而子某女。蘋藻是訓。未習于姆容。嘉納采芻幣之同時。實有室有家之伊邇。潘楊方睦。當豫卜于三星。吳越相望。尙將杭于一革。

史侍郎女許秦氏書

老矣從心。猶有愛孫之念。爲之求耦。幸逢列鼎之家。某人秀出相門。素傳詩禮。某人幼疎姆訓。未習組紉。荷屬幣之多儀。知鳳占之協吉。深喜潘楊之睦。自此權輿。既無秦晉之卑。庶安家室。無齊鄭之嫌。

合二姓之好。荷親誼之甚高。尋十年之盟。喜宦遊之相遇。況老境篤抱孫之愛。而兒曹懷歸養之思。男女及時。幸勿愆于柔日。幣帛將意。媿不辦于多儀。其存素風。一洗未習。

季舅第三女許顧氏書

閨里相望。其來已久。婚姻之好。實始于今。某人秀出輩流。方謹詩禮之習。某女幼居閨壺。未嫻纂組之工。既協鳳鳴。辱貽雁幣。一言決矣。正須坦腹之求。百兩成之。當謹結縭之戒。

汪表兄之子請婚書

桑梓相望。夙敦雅好。金蘭合契。幸締華姻。某人素習婦功。將歸千歲龍魚之裔。某人粗傳家法。適得五世鳳皇之占。二姓是求。一言而決。欲將厚意。敢稽納幣之儀。佇俟嘉期。終遂肥家之吉。

婦弟知道長女許李氏書

里舍相望。會未諧于識面。媒言一定。乃屢辱于貽書。臭味既同。婚姻敢後。伏承某人世傳儒業。況是太史公之外孫。某女幼習姆容。未熟曹大家之女誦。知鳳鳴之叶吉。荷雁幣之先臨。往送之門。媿不盈于百兩。願爲有室。庶仰望于終身。

少及兄女許舒氏書

師友從遊。爰自宿昔。婚姻求偶。至于四三。況一水之相望。宜兩家之合好。某子某女。素傳詩禮。尙餘獨坐之儒風。某女幼習組紉。未解大家之女誦。既叶鳳鳴之卜。首動雁幣之臨。佳耦曰妃。但覺門閨之喜色。同聲相應。尙何嫌約之多言。

次女許鄭氏書

鴈塔題名。夙講同登之契。鳳占叶吉。茲諧嘉耦之求。一笑相遇。片言而決。伏承某人幼而岐嶷。早有成人之風。而某女資亦善柔。方親慈母之訓。俱生丙午之歲。真是甲辰之雌。惟臭味之既同。在禮文而宜簡。御之百兩。首動納幣之儀。加我數年。當展齊眉之敬。

從子涑請婚陳氏書

穎川讎國。均著聲稱。孟公君卿。俱爲游俠。相望千載之下。始諧二姓之歡。某人柔婉有聞。素嫻姆訓。而某孤篋自立。粗習家傳。了無間阻之言。遂定婚姻之約。幸茲叶吉。執云齊鄭之嫌。其或自今。益締朱陳之好。

治請婚吳氏書

識北平之三世。素知事契之深。牽張氏之一絲。喜有姻親之託。鳳占云吉。鴻幣是將。伏承某人出鄆水之外家。遂歸于我。而某男。生台山之傳舍。爰娶于吳。既無非耦之嫌。殆有夙緣之幸。一言而決。因締交于延陵子之門。二姓相求。用徵福于東樓公之裔。

紹熙五年。皇上踐阼之初。臣叨掌內外制。時從臣方同班。一奏事。然後以次獨對。臣猶未及進也。七月二十九日。嗣秀王伯圭以衰老乞免奉朝請。內批降詔不允。懷不自已。輒進狂言。仍有貼黃云。聖意若允其請。不必行出伯圭劄子。徑諭大臣降一指揮。尤為盡善。仰蒙聖慈。微去貼黃。御筆批依。八月十日。奉旨上表。請以十月十九日誕聖之日為天祐節。內批宜允。臣又亟奏少俟三表。即再得內批降批。答不允。尋三請而後從之。臣謹實藏二奏中。宸翰御寶于家。使世世子孫。仰見聖主從善如流。不以人廢言之盛。抑以記微臣際遇之榮。仍錄所撰詔書及三批答于前。以著事實。後以契丹偽號中有天祐二字。始改瑞慶節云。

恭題知貢舉所賜御札

皇帝御極十有五年。歲在戊辰。禮部試進士五千餘人。二月甲辰。以御札付臣等。臣亟率同知貢舉臣思。臣幼學。臣時暨。參詳點檢。試卷官以下三十三人。班列于庭。望闕重拜。退而啟誠伏讀。莫不驚喜感歎。以為前此雖間有之。未有如今日之盛舉也。仰惟皇帝陛下。以濟濟之資。承付託之重。清心寡欲。崇儒興學。不懈益虔。乃者權臣開邊。塗炭生靈。陛下憂形于色。外備叛將。內誅元惡。處之晏然。而天下復定。所謂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者也。方且厲精而躬覽。臨政而更化。虞虞壽治安矣。先是。三錫宸翰于貢闈。其二皆以不及隨軒故。戒主司以善取舍。今親親策造士。而又豫戒臣等。至于再三。蓋自比年以來。姦佞弄權。公道幾泯。舉場寬縱。以私害公。士類嗟惋。不勝其數。又慮人之議己也。專為蒙蔽。杜絕人言。仰賴陛下聖心感悟。首下求言之令。繼頒溫語。博采芻蕘。真社稷之福。今聖訓有曰。去取之間。務得所賢。使精加攷閱。擇文體醇正。議論精確者。又曰。或因問獻言。實有可用。雖涉訐直。勿以為諱。陛下隆寬盡下。高視千古。屬意人才。興起治功。煌煌帝謨。五三六經。載籍之傳。敢諫之鼓。誦詩之木。何以尚此。猶歎休茲。臣等既以宜示察屬。更相勸厲。又以聖意發策。俾士子盡言無隱矣。伏念臣等受國厚恩。平日所願。推賢遜能。圖報萬分。矧以孤學。誤蒙委以文衡。回念場屋之舊。固不敢輕于抑揚。恪遵告戒。謹拔其尤異者。實在前列。然士子局于文體。雖有奇才。恐不得聘。又臣等智識荒淺。深恐上不足以副陛下求賢之切。下不足以得人物之真。驚傷祗懼。夙宵靡盬。敢以奎登諸樂石。以昭四方。仰惟國家設科。得人最盛。然山林巖穴之士。必有逸才高節。非科目所能致。爵祿所能誘者。惟陛下推此心以往。不憚孜孜而求之。當有魁壘不世之才。出而為陛下用。野無遺賢。多士濟濟。臣等不佞。尚庶幾見之。

恭題賜陳傅良宸翰

臣仰惟皇帝陛下。龍潛嘉邸。毓德邁學。一時宮寮。皆出選選。嘗逢誕辰。咸獻詩頌。既而置酒高宴。初酌黃裳。次酌陳傅良。各授文書一通。致謝再三。其一曰。上呈翊善。其一曰。上呈贊讀。御名謹封。因請問所以。謙賜之由。陛下為言。二公之詩。雖因為壽而作。皆寓警誨之意。輒依所惠。題書一本。復以為贈。以示不忘。哀與傅良賜謝而退。陛下踐阼之初。擢蒙禮部尚書。傅良中書舍人。未幾。蒙以疾。傅良奏請以宸翰刊之。聖珉。玉音賜許。是時。臣備侍罪瑣闥。與傅良同直北門。嘗過其家。傅良以駁語示臣。大略曰。季札觀樂歌。

政 集 卷六十九

題跋

恭題直學士院所賜御筆

留正少師判建康府趙汝愚右丞相

臣紹熙五年。待罪西掖。兼直學士院。際遇主上龍飛之初。書詔填委。時翰林學士李燾去國。新除中書舍人陳傅良未至。臣以非才。當內外制。斤斤幸無闕事。一時册后封拜加恩等。皆次第而舉。八月二十七日。忽蒙宣召。不知為何事入院。而御筆至。亦不聞知。既啓御封。留正除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汝愚除右丞相。故事。命相必設金鑾殿。詞臣面受聖語。是時。主上猶御重華宮。仍鎖南內輪苑。故以御筆賜臣。二者皆有訓辭。而汝愚者尤詳。遂具載于二制中。退不敢以語人。讀者往往不知所自也。又九月二十三日。伯圭加兩鎮節度使。十月八日。以季秋淫雨。罪已降詔。慶元元年正月八日。汝愚除特進。依舊右丞相。十三日。師變。除開府儀同三司。四月四日。余端禮除右丞相。臣千載幸遇。猥以蕪陋之詞。視草摺文。堂錄本例。留院中。臣得珍藏宸翰。以為家寶。未遑勒之堅珉。謹齋祓裝。視以傳子孫。仍識歲月大概于右。

嗣秀王伯圭免奉朝請并聖節批答

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遷讀虞書至于君臣相教。維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可不謂戰戰兢兢。善始善終者哉。蓋頌者不專于美盛德之形容。皆有警戒之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臣爲之憂。然作而曰。偉哉論也。自詩大序言以成功告于神明。無有以頌爲警戒者。舜。臯。唐。歌。世但以爲盛事。非司馬遷不足以發聖賢相教之旨。自李斯頌秦。專務溢美。人亦不以爲過。韓愈有曰。不以頌而以規。亦不恬頌之有規也。而傳良能發之。臣于傳良。平日所畏。至是益以歎服。促使刻之。傳良曰。今既刊奎。于上方。不敢使人代書。適有目。當俟小瘳。曾未信宿。而已報罷。臣尋亦去國。相忘于江湖者十餘年。傳良下世。訪遺棄于其家。則不知所在矣。其子臣師。求跋其下。將碑之以傳遠。臣既傷傳良不及見更化之日。敢直書始末。上以彰陛下好賢樂善之素。下以修傳良等際遇之寵。抑使後學知古人廣歌頌詩。本非專于形容稱美。而諷諫之切。未嘗不寓于斯云。

恭題仁宗賜畫淵宸翰

臣竊攷皇祐五年三月辛丑朔壬子。崇政殿試禮部進士。圖丘象天賦。辛酉放鄭獬等五百二十八人。前所書十四日。是爲甲寅。蓋廷試後二日。又自言以大理丞景福殿祗應。豈非爲諸位官耶。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是時。神文臨御。已三十餘年。正月平僂智高。朝廷無事。而肆筆匪頌。小臣猶不忘保治之要。雖止二字。足以示萬世法。印文左曰。帝。右則古筆字也。見義雲章。臣高祖先臣某。以是年中第爲第三甲第八十八人。臣家衣冠。實始于此。感歎再三。謹附書下方。

恭題仁宗賜懷連御頌

臣仰惟紹興初元。高皇帝南巡。慨念天章所藏。祖宗宸翰。墜失殆盡。求訪山林。所得不多。惟明州廣利寺住持僧淨曇。悉以宸奎閣中。仁宗皇帝所賜懷連贊頌。寶墨上進。上大悅。賜以御札。謂卷軸既豐。謹持有道。又書佛頂光明之塔。以龍之。孝宗皇帝賜以妙勝之殿。皆已登之樂石。惟淨曇摹勒。昭陵詩翰。雖至今珍藏。而因仍七十餘年。未稱尊奉之義。今住山臣信宗。印始盡摹而刻之。以補名山之闕典。而後累朝雲漢昭回之美。于焉大備。真東南禪林第一盛事也。山君海王。益當來朝。以謹其藏。若禪頌之深妙。宸藻之交輝。則非小臣贊歎形容之所能盡也。

恭題仁宗賜張中庸恤刑赦書

臣家藏賜吳紹儒恤刑赦書。後止書日。不知何帝時。秘書丞兼權兵部郎官張鈞。以其從曾祖中庸所藏。仁宗皇帝書。月。赦書一通。示臣。凡二百五十字。紹儒者二百二十七字。而同者一百七十有九字。始知紹儒者亦昭陵所賜也。紹儒當是郡守。故有云。方仲其理之良。中庸爲部使者。故稍詳焉。聞之故事。每更一朝。則赦字別爲一體。此二書雖作字不同。而每行皆九字。體文大小如一。未有赦字。絕甚相似。則是同時無疑。日子不同。蓋以頒降遠近爲先後。至今先下川廣。次及諸道。或恐非一歲之書也。臣仰惟恭祖開基。仁覆天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開寶二年四月。詔。扇喝泣辜。前王能事。恤刑緩獄。有國通規。今朱夏既臨。溽暑方甚。瞻茲縹緲。深用哀矜。宜令有司。限詔到日。其囚人枷械圍圍戶庭。吏每五日一檢視。灑掃蕩

洗務在清潔。貧無所自給者。供給飲食。病者給醫藥。小罪即時決遣。重繫無有淹滯。太宗太平興國六年。詔。當鑿石流金之候。在黃沙聚棘之中。亦有灑掃供饌之文。雍熙三年四月。詔曰。當此炎蒸之際。念其縲絀之人。宜伸欽恤之文。庶協長贏之候。宜令諸道州府軍監縣等。凡禁繫之所。竝須灑掃牢獄。供給漿飲。械繫之具。皆令潔淨。疾病者爲致醫療。供送飲食。晝時傳送。無令邀難。減刑。無家屬者。官給口糧。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食。小罪逐旋決遣。大罪窮究其情。無致淹延。以稱朕意。蓋又加詳矣。自是每歲首夏。下詔恤刑。遂爲定制。真宗大中祥符。仁宗慶曆。皆有詔旨。而條約大率如開寶。雍熙之詔。乃知此二赦書。實本朝之家法。累聖遵行。尤以炎蒸爲念。肆我主上。當盛暑時。臨軒疏決。分命諸道。慮囚。悉如故典。至開禧二年。復因論囚。又命提點刑獄使者。仲冬巡歷。如仲夏之法。每歲必再舉行。又命御史勸其不虔者。欽恤之恩。又益廣矣。鈞。蜀人也。親身肅括。持心篤厚。行其所學。不苟于職。朝暮藹然。力求外補。今爲潼川憲使。奉訓詞之丁寧。實前朝之故事。宜揚德意于萬里之外。使遠民自以不冤。如在畿甸。真可以仰副臨遣之意矣。

恭題向公起所藏仁宗宸翰

臣頃見故秘書省正字陳師道跋。修起居注。江休復之孫。端禮所藏。仁宗皇帝御書善法刑政四字。又言其璽文曰。帝。竊疑其不倫。後見昭陵他刻。正用此印。臣尋攷之。其字曰。籀。蓋古文筆字也。出義雲章。始知師道誤以爲籀字爾。密州觀察使贈太尉向憲。節公傳範。蒙賜以飛白帝筆。二大字。七世孫新知桂陽軍。臨武縣公。起。刻于石。以示臣。雲漢昭回。不容繪畫。敢以舊聞。再拜書于下方。

恭題趙時穆家藏兩朝賜碑

臣三造朝行。四官玉牒。凡聖語御筆。在法當書。書預修仁宗皇帝朝。玉牒十年。求所謂二者。絕無而僅有。有則必謹書之。蓋以臨朝淵默。幾欲無言。雲漢之章。尤不輕畀。有如尹孝齊公。叔充。乃獨蒙忠孝之褒。則其實行真可以信後世矣。三子決科。神宗皇帝又寵異之。益彰麟趾之慶。君子之澤。流衍至今。五世孫刻。夫與其子時穆。以家藏二碑。示臣。端拜敬誦。仰歎累朝崇篤親賢之盛事。孝齊公立身訓子之懿美。一時名公。或序或議。雄文相照。碑製古雅。書札精到。抑以窺見。承平文物之大槩。竊攷印章。左曰。帝。人所易識。右曰。筆。義雲章中。古字也。昭陵多用此印。退傳張文懿公。士遜。富藏書畫。友正能世其家。擅書名。有晉宋風度。此二碑皆其奇畫。世所罕見。友正不仕。故衙中無職守。養高故第中。三數十年。非孝齊公父子之賢。且厚。未易得其書丹也。刻夫寓四明。有鄉曲之譽。時穆登世科。爲開化尉。奕奕佳公子也。其益寶藏。以無忘先朝先世之典訓。

恭題神宗賜沈括御札

臣仰惟神宗皇帝。經略西事。纖悉周密。萬里風烟。俱入長算。時四明沈公括。帥鄞。延閱月。纔十有六。承密詔。至二百七十三道。元祐編裕。陵御集。悉已上送官。此秘貯所存者。盡元豐五年十月。蓋以永樂事而公亦歸矣。臣頃在都下。嘗恭觀宣諭楊公繪宸翰筆法。與此卷絕類。倉猝戒諭邊臣。而字體莊重。廟謨遠矣。

再拜欽歎謹議于後視張丞相魏公浚潭州舊題恰六十年矣

恭題徽宗賜沈晦御詩

宣和六年御試策問非舉子所能條對惟胥山沈公晦以軼羣之才精通象數借箸籌之一揮數千萬言炳如也祐陵喜于得人聞喜宴以御詩寵之雲章昭回具在金花箋上至今如新勢欲飛動是時以貢士人衆特添省額一百人廷試士子至八百有五人文物盛一時沈氏其世世實之使後來者猶得以想見承平氣象胥山遭時多艱不得躋時于舜禹之前能捐軀盡瘁于干戈搶攘中而去就出處卒保名節褒然舉首可謂不負徽皇知人之哲矣

恭題宇文紹節所藏徽宗御書修禋序

臣嘗觀蘭亭修禋序草本流傳千載唐太宗求之尤勤自謂心摹手追一人而已唐人作字無不效之者故南唐後主謂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窘拘顏真卿得其筋而失于臃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于生癢徐浩得其肉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氣而失于體格張旭得其法而失于狂獨獻之俱得之而失于驚急無蘊藉態度觀此言則是終無有得其全者恭惟徽宗皇帝天縱多能游心六藝筆力超邁高掩前古自出機杼真書禋序于青箱中雖曰出于薛稷而楷法精妙何止青出于藍而已臣世受國恩先臣大父承受不世之知俾守四明郡者幾五年龍光狎至細書方國之賜聯翩而下雖遭兵燹遺刻猶有存者茲焉恭親書樞密院事紹節家藏御書真蹟昭回之光照耀凡目感歎不足謹泐涕再拜書于左方歸其書于宇文氏

恭題徽宗賜張繼先御詩

嘉定五年歲在壬申郊祀慶成中外交賀適季冬甲午皇帝恭謝太一宮臣履駕陪班既已竣事知宮事高士臣易如剛以所藏徽宗皇帝賜張繼先詩翰示臣且求跋其後竊惟漢天師道成于蜀而教傳于龍虎山至三十代而虛靖出仙姿絕人道術驚世人謂天師復生誠不爲過祐陵親御詞翰爛然如新再拜仰瞻遺耀凡目勒之堅珉以鎮名山已爲晚矣嗚呼人知祐陵之崇道教不知仁心實本乎爲民人知虛靖之仙去而蜀之青城猶有見之者此詩尤不可以無傳也

恭題欽宗御畫十八學士圖

唐文皇十八學士猶在秦府蓋武德四年也仰惟欽宗皇帝毓德春宮以仁孝恭儉聞天下手臨舊畫而高祖已登九五矣太宗于閭閻疾瘼干戈勤勞且盡知之于仁義之治與太平極治之功容或有未究焉耳既作文學館延四方英俊講貫細繹薰陶耳目者莫非帝王之事彼十八登瀛人必曰爲如是事而治爲如是事而亂以太宗之明刻記于心肯圖衰亂乎一意于求治而已仁體義輪道薪德火日往月來就聖神之模其爲宗廟社稷生靈者炳焉與三代無以異矣故太宗之功烈自漢高以降莫之與敵十八

人之力也此真得太宗之意嗚呼欽宗遊戲翰墨而爲此固爲萬世法由今觀之豈不爲臣子萬世之痛哉抑聞後世人君能用材者無如太宗然許敬宗乃得預議者謂如摘瓜手耳取之既多其中不容無益此又足爲世戒故併載之

恭題高宗賜胡直孺御札

高宗皇帝垂精翰墨始爲黃庭堅書今戒石銘之類是也僞齊尙存故臣鄭億年輩密奏豫方使人習庭堅體恐緩急與御筆相亂遂改米芾字皆奪其真嘗觀寫詩自周南至商頌全襲上有帝筆印記天縱多能人固莫及聖度依然其視使臣下爲拙筆書者膏壤矣

徐俯及洪芻兄弟皆庭堅外甥有酷似之稱俯題雙廟詩有云向使不死賊未必世能容不惟自巡遠以來未有此論蓋亦隱永樂之痛庭堅亟稱之且勉諸洪進步非此舅安得此甥也然卒致大用殆亦不喜劉蕡之助云

恭題高宗賜陳正彙御札

陳瓊之在四明道正彙往浙西過杭州遠告變蔡京既得其情必欲置之死地又欲併以此殺瓊既就逮瓊以勁言得免猶誦通州故其放還謝表云孤突教子素存不二之風曾參殺人寧免至三之惑又云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淮壖一身彌覺有生之有患微皇聰察僅得貸正彙之死既至沙門無復歸望島上巡檢知其爲名家子招致館下又有神祠甚靈嘗謁之卜以栲栳且曰若得生還求百聖瓊擲之至百皆然未幾欽宗即位召歸而瓊已下世痛不及見遂得心疾上殿已不能對賜以名方猶傳于世高宗眷遇又如此擢其子大方爲郎瓊之孫大年實正由之子也爲臣家婿故得聞其詳謹書之以補衆人之未及者

恭題汪達所藏高宗宸翰

紹興五年御書廷試策問

高宗皇帝踐阼之九載當紹興五年歲在乙卯二月車駕始自平江還臨安八月癸亥策士于行在所射殿時敵兵敗退厲精求治親御翰墨咨以當世之急務一士條對剴切毅然爲舉首則信之汪洋也自幼天資高邁十行俱下筆力絕人其在布衣名已聞于當世臚傳第一年始十有八聖意寤寐英傑得之喜甚且曰惟昭陵天聖八年王拱辰魁多士年實相似賜名應辰誠爲儒林盛事既負重名益進于學八年爲秘書省正字尋以論和議不合權臣惡其不附己屢擯于外幾二十年而其學沛然莫禦更化之明年始入爲吏部郎望臨一時自爾入從出藩四方以其出處爲世輕重位雖止于內相文昌用不盡其學至今學者尊敬真有泰山北斗之望可謂不負親擢矣公之次子達能繼世科恪守家法仕爲吏部尙書太子詹事博學多識綽有父風一日謂臣論曰先公所試策問思陵御墨既傳于外得爲私藏禁中裝潢亦非人間所及是殆天賜以爲家寶也其爲達識之臣論再拜登觀歎仰驚眩前所未親竊惟國家三年一廷試士子固必有首選惟此舉策問既出奎畫下龍多士雲漢昭回照耀編簡汪公一代真儒魁天下今

賢嗣又得真蹟藏弄以詔將來。光明俊偉。未有如此者。其家法書甚富。此特為希世之遇。雖夏之瑯戈商周鼎彝款識甚高古者。亦當在下風矣。謹識于後而歸之。公少名師閔。故字孝伯。既得賜名。丞相趙鼎字之以聖錫云。

御書中庸篇

高宗皇帝自履大位。時當艱難。無他嗜好。惟以翰墨自娛。始為黃庭堅書。改用米芾。動皆逼真。至紹興初。專做二王。不待心摹手追之勤。而得其筆意。楷法益妙。五年策士。首得汪應辰。九月十九日。書者乞依雍熙故事。賜新進士儒行篇以勵士檢。有旨仍添賜中庸。送秘書省校勘。正字張嶧校中庸篇。高閣校儒行篇。二十二日。因入奏。儒行雖與聖人之意合。而其詞誇大。類戰國縱橫之學。蓋漢儒雜記。決非聖人格言。欲望止賜中庸一篇。庶幾學者得知聖學淵源。而不惑于偏邪駁雜之見。上可其奏。御書中庸以十月四日賜之。仰惟恩賚書六經。以幸承學之士。此固餘事。然中庸無慮三千五百餘字。萬幾至煩。而挾日之間。書就終篇。書生動驚者。亦安能及此。尊經崇儒之意。真可為萬世法。時趙鼎為左僕射。例得墨蹟為家藏。仍摹刻分賜。鼎晚謫海上。而素重應辰。遺言以此卷歸汪氏。應辰次子遠。既以御題示臣。併示此卷。可謂汪氏二寶矣。高宗壽考。遐不作人。為飛魚躍。儒風日盛。中興之業。實本于此。應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躬行直道。以終其身。以及子孫。君臣際遇。猶歎盛哉。流傳千載。何止一時之榮也。

恭題孝宗御書心經

萬曆十四年歲在丁未。孝宗皇帝元命之年也。十月二十二日。會慶聖節。親灑翰墨。書心經于禁中。觀堂先是。上天竺山再建觀堂。既成。住山妙珪求記于臣。嘗既登之石矣。嘉定二年。孟夏之十日。珪又來言。皇帝賜以孝宗所書真蹟。願得跋語。併刻之山中。臣仰惟孝宗皇帝聖學高明。度越前古。是時在位已二十有六年。不倦于勤。治體已定。而進德不已。退朝餘暇。游心內典。深味禪悅。毗盧五千餘卷。而此經獨名以心。蓋千經萬論之至要也。列聖在御。相傳以仁。忠厚積累。福祚延永。蘇軾有云。惟佛與佛。乃識其真。臣謹齋戒書于下方。以昭後世。

恭題曹助所藏迎請太后回鑾圖

臣嘗恭讀光堯太上皇帝宸翰。稱讚公履事四朝。盡瘁國事。始終一節。夷險不渝。且言令請太后。天眷至金主前。宜于孝思。使彼感動。俾于母子如初。洪惟太上皇帝睿性仁孝。天地助順。以遂長樂之歡。而乃推功臣下。幾言炳然。亦惟公忘身徇主。有以得此也。臣自為兒時。聞臨平道中。太后回鑾之盛。恨不身見之。暨官玉牒。預聞史事。幾得窺一二。今從公家獲觀迎請圖。丹青煥爛。賦筆騰蔚。然後一時慶事。歷歷在目。敬拜歎仰。嗚呼。休哉。夫以謹公成功之初。乞身退歸。無一毫於伐意。此圖之作。非欲自明其功。蓋所以發揮太上皇帝聖孝之蹟。過于方冊遠矣。是豈惟其家所當寶藏。後之太史氏。尚有取于斯焉。

攻媿集卷七十

題跋

跋王順伯所藏二帖

鍾繇力命表

始順伯示余以定武蘭亭序。書賜官奴樂毅論。余謂小字無以復加矣。順伯笑曰。未也。又有過此者。乃出鍾繇力命表。諦觀久之。心為之醉。字畫精到。乃至是乎。順伯博雅好古。畫石刻千計。單騎賦歸。行李亦數篋。家藏可知也。評論字法。旁求篆隸。上下數千載。衰衰不能自休。而一語不輕發。先鍾後王。字家固有定論。以此三者坐判優劣。豈為知者道耶。

定武修禊序

順伯好石刻成癖。蘭亭善本收至三四未已。余家無一名帖。心願好之。把玩不忍去手。雖未若順伯之膏肓。然疾在腠理矣。豈所謂不治將深者耶。

跋秦淮海帖

山谷晚游活溪。題詩磨崖。碑後見少游所書文潛詩。嘗恨其已下世。不得妙墨刊石間。時少游醉臥古藤。

下未久也。而山谷老人已有此恨。矧今相去幾百年。此帖灑然如新。得而讀之。寧不感歎。

書仰孝子行實後

先生孝行出于至誠。本不求人之知。清朝官之以風厲天下。而後先生之名顯。永嘉名臣輩起。為浙河東西冠。嘉遷之士。至行卓然。必有繼先生者。第其深處巖谷。不求聲稱。故潛德幽光。未之或發。鑰不肯。願與邦人訪之。聞于州。于部使者。于朝廷。使此邦之風義益高。而先生之名不孤。不亦可乎。

跋陳氏續蒙求

徐堅作初學記。中山劉子儀愛其言。曰。非止初學。可為終身記。此書出入史傳。援據精確。何止應童蒙之求耶。

跋吳生畫卷

李廣射虎

史言將軍射沒鏃。謂沒矢者。殆未必然。臨右北平盛秋。匈奴避之。畫不能真似。尙可想見也。神氣如此。而恂恂如鄙人。此所以為李將軍耶。

山水平遠

延陵生丹青無不工。適興作山水。尤深遠有意趣。官游三載。歸心蕩搖。渡口喚舟。殆屬夢境。

跋韓幹馬

舊讀坡翁詩。恨未見此畫。今日得之。便覺詩畫互相映發。此詩此畫誰當看。豈無所待耶。

跋徐薦伯橫槩醉葉

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版。古人惟以許傳修期。薦伯儒者。由右學以奮論議。慷慨談兵如流。擊賊何足言。讀其詩。頓挫清厲。有壯士橫槩之氣。倚馬而作。露版有餘矣。修期何人哉。

跋徐子由菊坡圖

徐君傲睨菊坡。不復出仕。故其樂同彭澤令。少日便賦歸。而三徑已就荒。松菊僅有存者。則夫火馳宦途。碌碌忘返之士。願有一適如君者耶。

書元章簡公神道碑後

章簡公名德隆重。詞章典裁。蓋平昔之所慕者。茲來佐州。披圖牒訪故迹。始知甓城插門。疏河建隆梁。以為此邦無窮之利者。皆公之力。曾孫康曾適為監征。叩其家世。始得碑銘而讀之。益加歎仰。若蘇魏公之雄文。韓南陽之奇畫。又皆可寶也。

跋任氏香閨記

齊晉安王以蓮華供佛。願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罽中稍有根鬚。史稱其孝感。然猶藉于水也。香圓垂之空中。而敷華結實。可謂異事。此理殆未易致。請輕下注脚。卻成蹉過。

跋王清叔畫卷

斷崖小枯木

醒菴古木。大似梁鶴書。有劍拔弩張之氣。

全幅枯木

此幅筆勢尤環壯。雜之文湖州射澤中。未易辨也。

橫披山水

觀此圖當作烟雨半開。登高臨遠時想。苟求形似。便失妙意。更不可以畫家三尺繩之。

跋霍氏球川圖

霍君來為赤城理官。垂去矣。益不得志。書衝袖過余曰。漫仕三年。不逢己知。圖家之球川。得名勝詞翰。盈巨軸。以此西歸。賢于薦書遠甚。余頗愛其言。展卷久之。字呼曰。子登。宦情如水。而家居勝絕。乃爾。君之歸似晚矣。他日有客道南關。捨舟金斗門外。徑造竹所者。必我也。君其容之乎。

跋王少保行述

士夫以重名致大位。雖才業足以自奮。要其先必有所自來。而積善累功之人。亦往往取必于後。參政一代偉人。恨生晚不及見。得此書于公之仲子。始知自無怨公以遠。世有隱德。遂為名臣大家。天之報施。端不偶然。後來者又堅肯堂之志。湯湯淮流。寧有既耶。

跋丁端叔所藏鼎彝款識

右商周以來鼎彝尊彝等八十有六。予游南關。從丁端叔借觀。商周遠矣。器之存于今者蓋寡。識者望而知之。以為商賞周文。世愈遠則文愈簡。然周器亦有甚簡者。不知何以別其非商也。盤詰詰曲。整牙商周皆然。其他訓詁誓命之文。初不相遠者。商頌雖止五篇。求其體製。比之清廟維清之詩。加詳焉。豈高識者它有見于此耶。古人不可復見。而得其器。器又不可得有。乃摹取款識之文。茫昧難讀。顯有何好而深好之。是殆難與不知者道也。

跋陳忠肅公表藁

范忠宣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材。或問其所儲蓄為今日用者。曰。陳某。又問其次。曰。陳某。自好。蓋言忠肅公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和末年。或問游公察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曰。陳了翁。其人也。元城先生嘗因公病。勉以醫藥自輔。天下將有賴于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讀公表藁及紙尾數語。氣凜然如生。折而不撓。有大臣之風。三公真知言哉。

跋百醉老人詩

百醉老人詩。追七子。凌鮑。謝諸公。論之已詳。遊別園有句云。中原戎馬場。故國虎狼窟。言歸成默傷。念之中心慄。論讀而悲之。此詩人黍離之歎。少陵一飯不忘君之意也。百醉間一醒。豈真醉耶。

跋史魏公與心開禪師帖

太傅史魏公得法于心開。愛其子孫。至今不忘。明書記其從孫也。持魏公書偈來。讀之益信二老相得之

深傳播叢林。又為裴相國與黃藥師添一重公案。

跋趙清憲公遺事 (案)一本說。宋史。與趙清憲。與趙清憲。

右丞相清憲趙公遺事。其孫誼錄以示。途獲窺先正之風烈。嗚呼。建中靖國初。徽皇銳意于治。親擢公為御史中丞。裕陵人物之舊。收用無餘。黨論雖興。猶有如公者。屹立于諸公中。諷諫兢起。而主意不移。維持國是。尚有賴焉。使左右皆薛居州。事至此耶。三讀遺編。為之感涕。

跋戴伯與石屋詩卷

莊子秋水篇言培井之蛙。擅一壑之水。陸士龍逸民賦。富貴者人之所欲。而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邱之歡。擅一壑之美。半山詩曰。穠侯久擅關中政。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忽逢車馬便驚猜。蓋用其語。語則工矣。惜乎其不大也。石屋之勝。余未及識。伯與以妙思尋幽。而無專擅之意。思與好事者共之。豈不宏哉。

跋劉村山帖

先子嗜書如嗜芻。平生富藏名流翰墨。而獨謂村山先生之書光前絕後。尤秘寶之。自遭家艱。文字散落。惟此二番宛然巾箱中。疑有神物為護持焉。謹帛其緘而新之。以續先子之志。

跋朱瀟山自撰墓誌

瀟山先生少年以詞藻表見。世士林傳誦。追配前良。銘中之文。如霜降水落。掃盡翰墨餘習。非飽諳世故。晚歲見道不及。此尚何疑于死生之際哉。

跋徐狀元與祥符五年秋牒

歐陽公歸田錄載其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形神器識。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公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餽之敬。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以為第一。嗚呼。公之擢舉首。遠業已見于此。非徒為偶儻之工。祖宗之取人如是。宜乎名臣之衆多也。

跋楊伯子詩卷

平生未識誠齋。而多見其詩。每深向若之歎。璘師示以此卷。讀之灑然。知其為誠齋之子也。筆力駁駁。真逼人哉。

跋秦淮海戒殺帖

秦淮海妙墨。前輩所推。余頃得此本。愛玩不能去手。時在校官。念此邦日事鮮食。物命不可勝計。欲傳于人。未暇也。茲來假守。遂登之石。釋氏戒殺。誠是而言之太過。不若遠庖廚之言為適中。然則何取于此。嘗感汝南周顧之言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于彼極切。滋味之在吾可賒。讀者宜動心焉。

跋鄭屯田歸蓬萊山詩

先生風神蕭散。肺腑清徹。不以事物自嬰。故出語輒驚人。晚歸自道山。來賦此詩。未幾遂仙去。元丞相微

之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先生殆是耶。

跋杜祁公草書詩

儲在郡庠直舍時。薛君文老以近鄉相過。出杜祁公草書詩。嘗跋之云。歐陽公答祁公惠詩。言無俗韻。清而勁。筆有神鋒。老更奇。二寶收藏傳百世。豈惟榮耀詔當時。薛君所藏詩。雖出于唐人。而草聖則公真蹟也。歐陽公二寶。君得其一矣。茲遂登之于石。

跋薛士陸所撰林南仲墓誌

瀛熙四年冬。儲備員敕局。陳君舉任太學錄官。居相鄰。一日。同林伯順大備相過。愴然曰。薛寺正之亡。吾儕之所痛也。嘗為伯順求先銘于寺正。嘗以古篆。忍其難辨。又作楷法于後。已授我。而亡之矣。後從薛氏子。云得其墓誌。不知何語。子能辨之否。儲不善篆。而素好之。一見。纔讀十二三。餘皆奇古難知。白仲氏故嚴州使君。相與編閱字書。攷究幾月。而後盡得之。寺正于書無不讀。耽玩鐘鼎古文。搜奇抉怪。凡易識者。多不用。古文所無。間以小篆補其闕。其好古哉。君舉伯順得之喜甚。又十二年。假守東嘉。二君來見。曰。寺正所授其篆二本。後得之故書中。取以校昔所攷。無差者。併為刊石。以授伯順。使實之。以成其志。以存寺正之遺蹟。抑以見吾兄弟用心之勤。俯仰皆有感焉。始伯順葬父于金舟。如寺正之志。後以五年九月壬申。改葬于親仁鄉龍門山。舍其母陳氏云。

書周禮井田譜

會稽夏君休以篤學名于鄉。紹興間。有旨郡給筆札錄其所著書以進。郡出錢百萬。就姚江置局。購寫幾千卷。春秋易有解。律歷有書。余從其孫培。起宗鼎得其周禮井田譜。讀之。井田之廢久矣。林勳本政書最為有志于古。然僅載田制。他書亦未有如此之詳且明者。井邑邱甸。寓兵于農。凡出于井田者。無不毫分縷析。又皆圖以示人。如指諸掌。文中子曰。如有用我者。當執周禮以往。其講之熟矣。事大體重。固非歲月可為。惟仁政必自經界始。此先王經國之本也。故為廣其傳。思與學者共講之。刊既就。錢文季文子指其間有不合者。胡太初宗亦相與講明。而黃君毅又作問答一卷。皆有益于書。陳君舉許以序引。自湖南遠寄。詞雄義渾。尤為著明。遂併刻之。惟文字之說。以假裝薄遠。不及附見。嘗俟他日。夏君年八十餘。無一日不著書。其精且博如此。以上書補官。一試吏而止。不得少見于施用。為可憾云。

跋諸名公翰墨

韓魏公 司馬公 王文公 韓康公 富韓公 文潞公 王宜徵 晏元獻 陳文惠 韓南陽

右諸名公翰墨。米寶晉題跋。過江以來。鮮有之。或謂得之揚州。擾攘中。蓋故家物。真可寶也。司馬公書。必施于所尊。其論出處大致。凜然不可奪。晏元獻屬其弟子。以為不可溫顏。茲非前輩之言耶。是時士夫書必以小紙圓緘。故多用圓印。而書無摺痕。禮簡而意厚。字畫又不苟。類可傳後。今世專以錢子往來。語多浮溢。紙尾書銜。全是吏牘體。雖有詞翰之工。欲襲藏之。終覺不韻。重可歎也。

歐汪季路所藏書畫

徐騎省家項王亭賦

奮見岸老筆談歐騎省增區之說。近有敷原王季中產良實襄敏諸孫。余及見其暮年。嘗問古人篆字真蹟何以無燥筆。季中笑曰。罕有問及此者。蓋古人力在堅。不盡用筆力。今人以筆爲力。或燒筆使禿而用之。移筆則墨已燥矣。今觀此軸信然。子孫非不甚工。惜其自壞家法。反以端直委媚售。一時後進競做之。古意頓盡。但可爲知者道耳。

龍眠九歌圖

三閩大夫見楚先王廟圖畫古聖賢怪物而作天問。龍眠讀九歌而爲之圖。一段風流。視楚人何遠。

王晉卿江山秋晚圖

宋大夫開襄王之夢。孫興公見天台山圖。皆想像爲之賦。文章之妙如此。若丹青。非親見景物。則難爲工。晉卿固自名勝。然方其以金狝游冶都城。嫩寒中。安知江山秋晚時事。不有南州之行。寧能盡寫浩然詞意耶。

孫浩然詞云。一帶江山如畫。景物向秋蕭灑。水浸碧天何處斷。霽色冷光相射。橘樹蓼花洲。掩映竹籬茅舍。天際客帆高挂。烟外酒旗低亞。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閒話。悵望倚層樓。紅日無言西下。

跋元豐八年進士小錄

先祖少師以是年登科。爲三等第十人。建炎中。金兵至四明。諸父倉猝避難。室廬遭燬。故物一不遺。章公擇申公子也。實爲同年生。其孫淵與鑰同登隆興元年進士科。家藏此書。至紹熙改元。始得傳錄。以篤年契。以示後人。是時當泰陵在諒闇。買闈既試而火。時有狀元焦之謠。已而果然。嘗聞之長老。焦之文精而麗。亞魁劉公之文渾然天成。主文爭或不勝。則曰。魁恐終非遠器。焦竟不及祿。而劉遂爲近臣。是書大略與今日相似。而不同者九。終勝無一宗子。蓋天族未有試進士者。任子當有自領試進。亦不見一人。既無廷試。止書第一第二等。期集所供職。纔二十五人。卷首止以二版書雜事。試官書知舉。而不及參詳以下。猶有明經科謝恩延和殿。賜優賜于崇政殿門外。又不曉優賤之義。四月二十九日奏號。五月二十日御史拆卷封。三日奏名。六日奉敕放榜。此皆事之變。汪公淵職糾彈。秦公觀掌機奏。茲又一時之盛也。

書張武子詩集後

武子拱人也。父避地南來。往返明越。遂家于明。隆興初。與余爲同年生。自爾益相好。人物高勝。筆力可畏。非敢以友友也。不幸齋志而歿。吾黨共哀之。其季以道真詩二編。以行遠。遂初尤貳卿爲之序。以道示余。泣且言曰。尤公知吾兄之詩。而不深知其平生。知平生者惟子爾。更爲我言之。余曰。尙忍言哉。武子天資絕高。少以流寓名薦。書文已怪怪奇奇。或謂之笑曰。吾事僻無俗。事怪無凡。此意卒不變。然亦以此不偶。開居好與諸禪遊。佛日宏智皆入其室。頓悟超卓。學亦與之大進。結交老蒼。聞見多前輩。聽之使人

忘倦。丞相壽春魏公作尉姚江。一見君奇之。君亦歸心。投以詩曰。願同丑萬輩。終老孟子門。後二十年。試南宮。魏公得其三策。心知爲武子之文。袖以見知舉張公。真定曰。適得一卷。舍人如欲取時文。則不敢進。果欲得士人否。張公曰。吾嘗言寧取有瑕玉。不欲取無瑕石。讀之以爲佳。魏公曰。此某故人張某之文也。舍人異而記之。比揭榜。驚謂魏公曰。果張某也。魏公罷相。居小溪山中。武子日從之游。如裴迪之在輞川。兩仕都城。司籙于外。司幣于內。皆甚劇。泊然如在山林。苟非所知。雖貴而欲見。不造也。平時若不以事物自嬰。而官業非井可觀。惜乎不見用。惟詩傳于江湖間爾。余嘗跋其詩卷云。與武子評詩。謂當有悟入處。非積學所能到也。君讀之以爲得我意。嘗曰。山谷晚年詩。皆是悟門。愛其金狝繫馬曉鶯邊之句。又曰。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東坡嘗賦五更五詩。詞雖工。蓋惟四更爲佳爾。又嘗自哦其詩曰。客向愁中都老盡。祇留平楚伴銷凝。又哦其詞曰。昨日豆花籬下過。忽然迎面好風吹。獨自立多時。其大約可見矣。閉門讀書。室中無一物。憑案開卷。終日凝然。性雖嗜詩。未嘗輕作。或終歲無一語。故所作必絕人。妻孥至不免飢寒。或謂君不爲歲晚計。君曰。水禽有信。天翁者。食魚而不能捕。兀立沙上。俟他禽偶墜魚于前。乃拾之。然未聞有餓死者。其夷澹雅謹類此。詩不必贊也。其清麗粹潔。上參古作。旁出入禪門。寄興高遠。遠讀之。或不易了。而中有理窟。覽者當自知之。

跋趙君靖所藏張紫巖帖

丞相魏國忠獻公名遂身退。又在閒廢憂患中。與友婿趙君家問悼亡方切。而憂國愛君之言炯然。自以爲中心未嘗須臾寧。時紹興辛巳。邊事方擾。故公尤以爲憂。忠肝義膽。不徒因事而後見也。

跋東坡上樞密論開邊書

裕陵銳意攘夷。晚乃信用兵不是好事。樞臣得公書。惜乎不蚤以聞。徒流傳至今也。

跋陳簡齋戲學

劉子曰。玉屑滿匣。不可以爲圭璋。余則曰。雖不可爲圭璋。要可寶也。于此書亦云。

跋李伯和所藏書畫

東坡所作文與可硯屏贊

老坡文如河漢。而寂寥短章。措意曲折。不窘邊幅。大似老泉名二子說而又過之。使但言竹石之工。何以爲文湖州耶。

薄薄酒二篇

兩頭纖纖。終不如月初生。虛飄飄。終不如花飛不到地。薄薄酒。後作者淺不及前。詞人務以相勝。似不若別出機杼。

蘇氏裝璜圖

晉史載寶滔妻蘇氏。始平人。名意。字若蘭。善屬文。滔符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即此圖也。武氏所記多不同。未知孰是。

又武氏謂二百首而龍眠止得百二十六首。細推之殆不止此也。

跋安光遠所藏祖康訪詩跋

康訪公以文受知徽皇。屢將使指。劉延康之守真定。公實佐之。分守京城。又引以自助。尋執節以死。公與其三子實學公以下。護喪。聞關兵火中。送之建陽。未至而死于道。其為人可知。論頃以假吏過趙。石橋色深碧。而累甃堅緻。中為大洞。跨水兩旁。橋基各為小洞三。若品字。洞中多前良題刻。不能詳記。意公詩在其中也。此軸多北刻。無別本。安氏尤當寶之。

又張總得與其父子仲帖

總得翁才氣高邁。其子紫微公文采名重一世。議者猶謂不及其父。所與安君子仲二帖。稱歎如許。欲得名章俊語為定。山中故事求新詩以矜式。此翁豈輕為許可者耶。

跋撫州崇仁縣義約

徽哉。義約之立也。風俗之激惡。繫乎士大夫。先正名公有以孤生。屬于鄉。屢求裏糶于親故。終不滿千錢。憤且懸。挂錢于城門。矢之曰。我且顯。當徒族以去。已而果然。非輕去父母之邦。蓋病其里俗之不可變也。崇仁固多士。有因此約而成名。他日得志。必益思有以激吾之俗。凡濟人利物之事。相與講求而興起之。下至田里。必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風。近者悅。遠者慕。一變至道。當于此乎取。何止為目前寒士之利也耶。

書魏丞相奉使事實

隆興二年。金以兵壓境。朝廷遣使。右丞相壽春魏公時在淮東。宣諭司議幕。見大夫無可使者。召對便殿。遂授使節。敵勢方張。事變叵測。所謂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而公握節抗議。勸中事機。氣動詞直。要約遂定。迄今三十年。邊境晏然。厥功茂矣。此書所載。皆其實跡也。方來歸時。餉適在都下。士大夫皆謂必有讓賞。殊渥。迎勞境上。以寵其至。至則論賞如格。與平時泛泛使無異。公亦退然。即司官次而不自言。久之而後為右史。又久之。備遷左輔。亦以序進而已。蓋平時壽皇銳意恢復中原。紹祖宗之大烈。敢未退聽。嘗詔公盡以禮物授督府。為犒軍費。雖卒就和議。聖意不以自安也。公既登從班。典銓績。給駁相繼。上眷日隆。一歲九遷。乾道元二間。以夕郎攝大夫。徑除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不數月。參預為真。是冬。遂登授路。宰相代天理物。固非賞功之官。公之大用。君臣遇合。殆不以使事至此也。制麻初放。賀版如織。有客歷敘。奉使大節。既而曰。逮茲登用。咸謂曠席。在宵人。竊謂其不然。待丞相不幾于太淺。使蘇中郎。與典屬國。固難酬抗匈奴之功。然當韓公卒為大臣。豈專以使契丹之故。公讀之以為佳。公之意可知矣。元豐中。裕陵命蘇魏公纂修南北通和以來國信文字。賜名華夷魯衛信錄。仍別錄一本付樞庭。聖謨遠矣。中更喪亂。書遂不全。嗚呼。據高文之宿憤。必有任其責者。于此書尙有考焉。

攻媿集卷七十一

題跋

跋汪季路書畫

王岐公立英宗詔草

昭陵以英宗為皇子。詔曰。漢安懿王之子。唐朕之子也。思陵以壽皇為皇子。詔曰。蘇祖皇帝七世孫也。明白洞達。曉然使天下後世知之。前聖後聖。其歸一揆。大哉王言。茲豈詞臣之力也哉。

魏野草堂圖

寇巴東終于無地。起樓臺。熟魏三山居。乃如許。宜乎不肯以此而易彼也。

蘇子美詩

嘗見滄浪補遺素草書。至不可辨。雖天才豪逸。自謂信手縱筆。何嘗留意。然非水墨積習。亦未易至此。

東坡祭范蜀公文

唐人贊狄梁公云。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公稱蜀公云。導日而昇。燦如長庚。事固不侔。詞意亦卓然過之。

東坡與歐陽叔弼兄弟帖
蘇以歐而顯歐以蘇而尊萬士翫賢後人當知所擇

東坡與林子中論賑濟帖

竟敢無第一手蓋蓄積無素聚飢民以千萬計仰給于官活者雖多其不免者亦衆盡心力而爲之尙庶幾焉爾坡翁亦自言懲熙寧流殍之禍公私皇皇晝夜措置僅免狼狽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古制既不此買置所以哀痛公私之積也

黃太史書少游海康詩

祭酒內公賦鶯花亭詩其中一絕云人言多技亦多窮隨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懷抱百憂中嘗爾而悲之醉臥古藤賦可深惜宜人者宜于人竟亦不免哀哉

蔡京自書寶曆元符黨人詔草

裕陵親決庶政動出親札是時京方爲檢正建請差官置局類而爲書因委京編次追事徽皇遂以爲相業之本遠御筆者初以遠制論後又以大不恭論其實皆出于京也黨籍之設臣子所憤繼悉見于此蓋尙可掩乎比其再相以至三入權任既不及舊御筆一從中出京亦不知所爲商鞅立法親受其弊隕身覆宗誠自取之敗國殄民中原邱墟豈不痛哉

歐陽仲常高僧誦經圖

始余從鄉僧子恂得羅漢本舊有跋云姚仲常善畫而不易得一貴人持之三年一日欣然索匹紙爲作應真數日而成其本已極四事固知失其已遠而筆意尙卓然可觀衆像之外人物鬼神山水樹石無不畢備以琉璃瓶貯荷花小龜綠茄而上童子隔瓶注視末有大蛇橫行水簾中節節間斷而意象自全皆新意也恨不得見其筆後又見摹本于蘇卿伯昌家則已題爲龍眠矣大率事不深致又不謹于闕疑見唐人畫則指爲道子摩詰不知有盧楞伽輩見國朝畫則指爲龍眠亦不知有喬君也今見此圖洵巖壑駁語爲之醒然且知姚之爲誤也是僧默爾何經而仙佛諸相標榜自其口出鬼物俯聽于後皆有妙思又使人之意也消

歐游嗣祖所藏帖

韓魏公與尹師魯帖

嘗讀安陽集及家傳公之虛事情事非他人所及此帖尤可見兵凶戰危安保必勝或記師魯爾公置勝敗于度外者過矣

王荆公書佛語

公詩有云世間好事佛說盡豈爲此等語耶公之贊自有來處非無筆于工者

林和靖與潘判帖

通判不知何人承平無事時佐饒塘佳郡又得此老爲州民樂哉

右軍草草

草草之絕久矣嘗見皇象所書急就草象時有張子立陳梁甫能書甫恨道竝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按皇象本自張子立以下六句開聖七字今據三國吳志通鑑傳宋文瑛補）惟如此然後可作草草此帖信是合作正使非右軍真蹟決非近世所能爲者是可寶也

米元章三帖一行書一錄

孔融遺張紘書曰前勞手筆多蒙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觀其人以是知古人作書亦有以篆者寶晉行書妙絕一世此卷四十三字尤高而不善用二短何耶

歐陳聞遠所藏了翁龜山元城帖

楊龜山嘗宰餘杭今贊府陳某則了齋之曾孫也出家藏二公及元城先生手帖家問凡十二紙邑大夫江君相與刻石于縣庠名德翰墨前後照映整襟讀之凜如三君子相從于一時百世之下尙當興起矧聲迹尙未遠耶

歐曾氏獨醒雜志

余比官成均隨江曾無逸爲僕嘗書其先君子平生示以書一卷蓋狀其行事美少從博士爲之哀辭者無意于用世蓋歲得疾遂棄學子業專務古學能懸腕作行草追配前良嚮也視富貴若不足浼而曰浮雲居士久益尙向又以獨醒名齋晚號歸愚所造愈深故死生禍福之至了達如此家有章伯益友直飛跋墨戲數幅初未嘗摹做落筆輒過之一日于敗紙寫二蟲精彩勝絕未幾遂下世故并手澤藏焉余曰畫不足爲居士道也以誠齋之親且厚猶不知游藝之妙其蘊蓄不見之外如比畫者多矣可勝歎哉得獨醒志讀之益知其爲博雅篤論之君子徐節孝平日默處一室幾若與世相忘至其論天下事則衰不倦有不出戶而知天下之稱然猶居山陽往來之衝若居士遠在江右而中原故事歷歷能言則又過之矣

歐趙伯山黃僞楚書

段太尉奮然擊朱泚人徒知出于一時忠憤柳河東拳拳錄其遺事以見非出于苟然者延康二書觀者無不興起近讀其行狀在承平時遇事一一不苟故能自立于搶攘中士大夫平日苟不務操履一旦臨大節能不奪乎

歐姚編禮圖教牒

禮禮之家名爲聚訟彼推不得卓然名儒而雜進異議故爾嘉祐治平間朝廷清明元老大臣欲修因革禮而于下位拔用姚蘇二人言成而人無異詞爲官擇人要當如此而後可以服天下成事功矣

歐謝觀妙混元寶錄

道家者流出于老氏而支分派別去本凌疎道藏之書雜取百家士之有聞于世者多以拜章役鬼煉氣

爐金爲能。此皆燕齊方士之餘。去本又遠矣。觀妙本儒生。學道于皇甫清虛。蓋知尊老子者。博極書傳。著粹成編。窮搜約取。自號寶錄。且言凡十六卷之說。事迹隱晦。其餘間見紀傳。不載時代者不述。與夫放光見瑞。示夢傳言。靈驗等事。非化身下降者。亦不復載。庶幾傳世不誣。然青羊白術之靈迹。瓊臺玉局之奇祥。此類尚多。果皆實歟。嘗誦公是先生之言曰。蒼茫六合外。渺莽三皇初。近既未必有。遠亦非必無。信如斯言。安知其非實也。

駁李武義真行狀

天寶之變。擁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而賈賈以一尉討賊。張巡以縣令起兵。朝不坐。燕不與。古人不免有是言。忠臣義士。惟知盡節。不以位卑爲辭也。李侯官不過微吏。而獨奮一臂。抗方張不制之敵。矢死不屈。凜然如生。三復遺事。爲之流涕。

駁朱巖整鶴賦及送閻邱使君詩

承平時洛中有八俊。陳簡齋詩俊。巖整詞俊。富季申文俊。皆一時奇才也。南渡以來。詩俊文俊。皆爲執政大臣相與力引。巖整之名。始以隱逸召用于朝。而賦辭不偶。終以退休。鶴賦之作。其有感于斯耶。使其羽翮一成。豈不能翱翔寥廓。往而不返。猶思以靈藥仙經。求報主人愛君之意。又見于此。余生晚不及見。猶觀新州史君。瀛城篤實。似古君子。宜巖整相與之厚也。

書張待制字發行實後

余嘗過越。與士人語靖康。建炎間事。歎曰。李邦以吾州降金。雖苟全一時之民。而貽我千載之辱。余慰藉之曰。彼但自贖其家聲。安能汚大府耶。欽宗倉卒遣使。廷臣多畏避。苟免。中書侍郎陳公慨然請行。欽宗爲之泣下。特免其行。見大夫無可使者。卒遣之。其副則待制張公。二人皆奮不顧身。深入虎狼之區。淪陷十餘年。竟握節以死。忠義之風。凜凜如生。是豈不足以刷會稽之恥哉。士曰。然皆吾鄉人也。茲讀張公行狀。因記于後。

跋袁起巖所藏閻立本書蕭翼取蘭亭圖

此圖世多摹本。或謂韓昌黎見大顛。或謂李王見木平。皆非也。使是二者。不應借據禪牀而客在下座。正是蕭翼耳。吳公傳明云。書生意氣揚揚。有歸全璧之色。老僧口張不閉。有遺元珠之態。(案)元珠之元。宋時避廟諱所改。亦非也。翼以權謀被選。遠取蘭亭。首奏乞二王雜帖三數通以行。至越。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方卑辭以求見衲袖之書。乃是御府所藏。野童自隨。亦攜書帙。此正畫其納交之時。後既得蘭亭。則以御史召辨才。曉然告之。不復作此儒酸態矣。且其時。此僧爲之絕倒良久。何止口張不閉而已。右相不惟丹青精妙。其人物意度曲折。尤非後人可及也。

跋姜堯章所編張循王遺事

柳河東以段太尉逸事上史館。自言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攷其所載者三。觀郭晞之軍士。撫焦令謙之農者。不受朱泚大綾之幣。顧太尉忠節顯著。何必俟此三者而後爲賢。蓋惜其逸事。且以見太尉之平

昔非一時奮不慮死以得名者。傳唐史之傳。雖詳。以未見河東之狀。故三事皆闕而不書。宋景文公謹書之。其爲佳傳之助多矣。堯章慕循王大功。而惜其細行小節。人罕知者。矻矻然訪問而得此。將以補史氏之遺。其志可嘉也。

跋東坡雜鬼章告俗說祝文

永樂之禍。可勝痛哭。鬼章生禽。宿憤遂播。太宗平突厥。高宗平高麗。當告陵廟。蓋以唐高祖當憤于北狄。太宗銳意于東夷。武功未終。後聖繼志。亦既平邊。所宜啓告。此長慶中奏語也。不知當奏告時。有雄文如此否。

跋東坡送劉道原歸南康詩

劉疑之。乘官居南康。歐陽公所爲賦。廬山高。山谷謂其忍貧如鐵石者。是生道原。坡公亟稱之。所謂古君子即疑之也。司馬公通鑑一書。賴道原爲多。其子壯與亦奇士。坐客問此詩本末。因爲道此。

跋嘉祐二年進士小錄

曾大父登治平二年乙科。大父登元豐八年丙科。近歲傳得小錄。又因併錄紹聖二年者。大率與今小異。今又見此書。四者俱以前一葉盡錄雜事。而此又分試題爲三等。殆不可曉。同年生無分職。姓名下每事輒容一字。事之因革類如此。不能詳考矣。是歲得名士十五六人。而蘇長公少公皆在焉。此真千佛名經也。

跋揚州伯父賦歸六逸圖

淵明聯句 山谷西軒 真長望月 太白把酒 玉川啜茶 東坡題詠
嘗見古畫六逸圖。孫登長嘯。阮平蠟屐。淵明以巾漉酒。韓伯休貨藥。邊孝先畫眼。畢卓覆下。皆非同時。特取其逸耳。非若竹溪六逸之同游也。滕子濟藏唐人出游圖亦六人。宋之問。王維。李白。高適。史白。岑參。雲林子跋云。據其名題。或有非同時者。而揚鑿竝驅。聯盼相語。以爲得意忘象者。揚州伯父所圖。是豈可與俗人言耶。

又四賢圖

謝安游東山 張翰思葦鱸 子陵釣臺 淵明臨流賦詩
謝公雖爲蒼生一起。而東山之志不渝。子陵出見劉文叔。終不肯爲三公以歸。季鷹。淵明。尤爲高尚。伯父擁麾持節十餘年。與寄高遠。尙友四賢。晚而得歸。殆不負此志矣。

跋了齋有門頌帖

唐舊讀了齋集。見有門頌一篇。莫知其旨。慶元二年八月上浣。有二僧叩門。袖出了翁真蹟。及與延慶第。四代明智請主論此頌二帖。讀之恍然。因問天台教觀之說。云智者大師所說四門。一曰有門。一曰空門。一曰亦空亦有一曰非空非有。其實一可貫四。四實歸一。公之爲有門頌。蓋謂此也。近世士大夫用力不及前輩。只如學佛。或僅能涉獵楞嚴。圓覺。淨名等經。及傳燈錄。以資談辨。爾若唐之梁補闕諸公。本朝楊

文公揚無爲，張無盡，及了翁，皆留心教觀，深得其趣。讀此頌及書，可以知其所造之深矣。惟公忠言大節，照映千載，身履百誦，視死生如旦晝。平時學問深造自得，固自應爾。方在丹邱時，逆境尤多，而心地泰然，深入不二法門，公之學佛得力，豈易測識哉。二僧欲刊之石，以信天台之傳，謹書于後而歸之。二僧曰：妙期了怡云。

跋施武子所藏諸帖

鍾繇墓田丙舍帖

慶元二年孟冬壬子，見餘姚施令尹，蓋司諫之子也。出其家所藏墓田帖碑石，余誦山谷之詩曰：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發成林，爲之三歎。

王右軍東方畫贊

李陽冰上李嗣真論右軍書有云：畫像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象，視之信然。

黃庭經

硬黃小字臨黃庭，平生所見三四，非精筆不能到。第末知玉軸黃庭，比此何如耳。雲林子以陶隱居之言證此經非逸少書，而隱居與梁武帝啓，自以黃庭爲逸少有名之迹。若遂以爲與寧以後宋齊人書，恐亦未易定也。

王大令洛神賦

大令好書洛神賦，而李陽冰論右軍書，與畫像贊同稱，右軍之蹟，不復可見，不知更勝此否。柳公權記于前，書題其後，何止公愆卿耶。

東坡秋月圖贊

書未見此圖，直不知贊之所以作。東坡竹樹，猶傳之文與可，茲以一點成月，一抹成蛇，曲盡妙趣，蓋自得之。若曹不與誤墨成蠟，子敬爲鳥駁特牛，高道與墜筆亦成畫，彼皆工于畫者，坡乃以游戲至此，真天人哉。

東坡醉中書對客醉眠詩

公自言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頗推求。發豪逸邁往如此者，不多見。每每言酒氣從十指間出，而飲酒正自不多，豈所謂醉中醒者耶。

跋下君讓秦州長史牒并宣徽院公文

余平時見士大夫家故物，未嘗不起敬，亦因致其所自，竊致此卷。前日敕秦州團練使，乃檢校太保性刑者，敕授之官，如今之公牒前必曰知某州軍州事之類也。自陳奉處分以後，則秦州之公移也。既差下君讓長史，故爲之詞，其後列銜皆秦州之官，印文凡七，皆秦州團練使印，唐朝固有紙告，而非告也。後一紙宣徽院之文，姓榮者禹錫也，禹錫以太平興國七年四月拜樞密副使，至雍熙二年冬方罷，而此文乃八年九月所給，故知其爲禹錫也。國朝舊制，宣徽二使通掌院事，其院與廳，止用南院印，又南院比北院顯

優或兼樞密，亦掌本院，皆與此合。石晉天福五年除翰林承旨，改殿前承旨，爲殿直，或云漢化三年始改殿前承旨爲三班奉職，蓋蘇易簡以是年除承旨，而其子者，翰林志云：舊有殿前承旨，其父拜翰林承旨，上以其稱呼不別，又以其與清貴混淆，詔改爲三班奉職，以避其稱，因備載之。然此卷乃下氏故物，相傳二百餘年，又出于兵火燬燼之中，是可寶也。

跋溫公題劉雜端孝叔奏藁

士大夫特立獨行，無待于助，然亦賴巨公正人，以爲重。韓忠獻論事切直，有本末，十沂公稱其不負所職，諫官宜若此，而忠獻益自信，劉雜端之奏藁，司馬文正公以爲純忠懇至，深識治本，明主宜置座側，以爲觀戒，雜端可以自信，可以不朽矣。一時得喪，其猶足存耶。

跋陳昌年梅花賦

皮日休賦桃花，欲狀其天治，專取古之美女以爲況。此賦形容清致，故又多取名勝高人以極其變。梅固非桃可比，體物之工，亦又過之。

跋孫德輝作薛待國所居記

南朝何子季築室秦望山，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惟子季所居，巖然獨存。太守衡陽王元簡命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薛君家再脫鬱攸之災，鄉人敬之，水火雖不同，亦可名瑞室云。

跋李光祖所藏遠祖邊定海縣丞告

天福八年，乃石晉高祖之末，吳越第三世弘佐之三年，自同光收元，武肅王建國以來，二十有一年矣。是時吳越雖奉中原正朔，事皆專行，令丞銀黃之賜，豈復有關於晉朝。況此告不稱敕而稱制，蓋吳越國承制而行者也。或者猶疑官制印文等全似中朝，故之五代史，吳越更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遣使册海中諸國，封拜其君長，又通鑑言建國之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教令下統內曰制敕，將吏皆稱臣，惟不改元置百官，有丞相侍郎等，又范魯公五代通鑑云：自稱吳越國王，參佐稱臣，僧朝廷百僚之號，府曰朝廷，但不改年號而已。通鑑又有實正之稱，五代史十國年譜載至六年而後已，平章事等官雖不可備考，亦無可言者。中書侍郎曰鄭邀，五代史一行傳有鄭邀隱居華山，唐明宗以左拾遺，晉高祖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則是隱居不仕，又天福四年已卒，且不與吳越相干，非此鄭邀也。翰林學士行禮部侍郎知制誥元德昭，後爲吳越丞相，及事弘佐與偕，至顯德三年，周世宗使吳越出兵擊南唐時，猶在相位，所謂元丞相不欲出師者，元本危姓，危仔偁以信州降武肅，武肅惡其姓，遂易元氏，德昭即仔偁之子，熙寧中，參知政事章簡公絳厚之，即德昭之孫也。蘇魏公爲章簡公神道碑，言會祖仔偁，又言祖德昭，武肅王稱制用以爲相，官至右僕射，兼侍中，晉國公，銘曰：憲憲公祖，遂相錢塘，然則此爲吳越之告無疑。如給事中曰登，右丞曰玄亮，皆未詳。若門下侍郎平章事曰鼎者，疑是林鼎，武肅以羅隱、林鼎爲賓客，元璣以鎮海節度判官林鼎掌教令，恐至弘佐時爲平章事，未可知。始武肅嘗列賓佐將校名氏于紀功碑陰者五百餘人，而見于史者如沈崧、沈瑫、皮光業輩，不過十數人，其他不可得而見，姑錄其可見者以

侯博古之君子云五代亂世仕于晉朝與仕于吳越不足為輕重要欲辨其所自耳李氏藏此告二百五十餘年得以存先世之舊信可尚也光祖所記清泰三年閏十一月正當後唐廢帝之末晉高祖改元天福之際乾祐元年則漢隱帝之初也併書之

又蘇黃門帖

蘇少公講居陽今有雜著一編別行于世吾鄉李光祖一日攜其會祖屯田所傳寫陽唱和集見示時在元豐間雅維瞻度支為守屯田字君續為伴與穎濱及一時士夫唱和甚衆余既假而錄之光祖又以此一帖及二刺字來考之老傳少公以著佐為簽書南京判官長公以詩得罪從坐而謫監稅居五年移知橫溪縣此帖云已離洪州正赴橫溪時也餘帖既歸蘇氏此尤當寶藏之舒中丞陸屯田公墓前雖老翰墨篇章益逾瞻可喜然則宜其與少公相好也

書董資政元帥府事述

高廟中興之初紀載時事類非一書間有異同無從實正初史官奏請隨龍人與潘邸帥府舊僚并前事執各令記錄以遺後世以進御取其實而不隱者降付史官計當時臣僚應為此書者多矣而高廟獨以屬四人蓋妙選也大資政董公預焉是高廟深知公之必不隱也舊嘗見一二編未問登載之工拙紀事之虛實往往因而自列其功狀故見者多疑其私公初為大元帥行軍錄遇盜亡失既無復見今讀此編據一時見聞之實以事繫日炳炳如丹屬從之久亦云勞矣曾不自言止載二奏割之可考者若制詔書檄及李綱宗澤之表奏何烈之小史徐偉之忠謀錄及痛定錄等皆公以為可信者併哀而上之然則此編是所謂實而不隱者其可備史氏之採擇以信後世豈特為董氏之家寶也

跋魏忠壯侯行實

乾道初余嘗過山陽望清河口弔忠壯魏侯戰死之地故老猶能言當時事相與悲吒久之又嘗從老校退卒問知守海州事甚衆猶記一二侯有鎗石具裝明光甲日射如黃金出入行陣敵望之膽落嘗被甲坐城樓觀戰備駿馬城上望見我師少卻怒甚推去雉堞飛騎而下徑入陣中敵望風奔潰又嘗戰北門既捷忽回騎徑出南門人不知所謂蓋慮敵戰于此或擊吾背也己而敵果襲南門以數矢卻之三軍敬服後得參政錢觀文所記言隆興二年仲冬敵出清河連艘而下侯率神勁弓射之矢盡而船出不已以戰艦拒之中流為敵衆所乘矢下如雨勢不可支棄船登岸敵已渡者衆被圍甚急冒東南而出身中數箭拔之復上馬告急于大軍而敵不至侯膽勇善鬪而人馬被傷已七十八士氣已竭進退無所因墜馬遂死之而大軍亦喪氣矣觀文時為淮東宣諭使當得其實嗚呼使當時擁強兵坐而觀者稍出數十百騎為之聲援豈至是哉今覽行實為之三嘆子孫多壯士尙其勉旃

跋蘇魏公所臨閣帖

此蘇魏公所臨閣帖也譚嗣云嘗于相國寺得閣本法帖十卷甚奇畢文簡公賜本也魏公記臨絕人固由天分博極羣書查出力觀此卷臨摹之工其動可知中人自怠而欲追及前輩可乎

跋華氏中藏經

余少讀華氏傳駭其醫之神奇而惜其書之火于獄使之尚存若列腹斷臂之妙又非紙上語所能道也古汴陸從老近世之良醫也嘗與之論脈云無如華氏之論最切曰性急者脈亦急性緩者脈亦緩其人脈長短人脈短究其脈未暇也一日得閱中倉司所刊中藏經讀之其說具在蓋貳卿姜公既為使者時所刊凡三十餘年而余始得之序引之說頗涉神怪難于盡信然其論脈卓然精探高遠視脈察色以決死生雖不敢以為真是元化之書若行于世使醫者得以習讀之所濟多矣惜乎差舛難據遂備至姚江以叩從老從老笑曰此吾家所秘不謂版行已久因出其書見假取而校之乃知閩中之本未善至一版或改定數百字前有目錄後有後序藥方增三之二閩本亦間有佳處可以證陸本之失其不同而不可輕改者兩存焉始得為善本老不能繕寫俾從子既手錄之斯春王使君成甫聞之欣然欲于治所大書錄之以惠後學且以成余之志因以既所錄面授而記其始末于左藥方凡六十道亦有今世所用者其間難曉者有之恐非凡識所及俾傳稱處齊不過數種又未知此為是否好事者能以閱本校之始知此本之為可傳也

玫瑰集卷七十二

題跋

跋陸宜公奏議總要

皇陵專觀陸贊美議故紫微崔公為總要一書上之東坡先生曰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然奏議繁重尙勸乙覽是書摭華芟冗因門分類名目確論一閱而盡得之所以開導聰明裨益治道多矣易曰納約自牖崔公有焉

跋石曼卿古松詩

曼卿上世家幽州燕俗勁武少以氣自豪嘗體象顏柳前輩謂愈大愈奇余三見其蹟禮部尤尙書家西師時有旗光秋曉起甲色夜江橫之句歐陽氏籌筆時有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今又見此詩影搖千尺聲撼半天尤為人膾炙皆贊策也歐陽公稱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余以為字畫尤有劍拔弩張之勢吾鄉郡從事官舍中先有鐫筆石刻久矣今趙君致遠又欲刻此是為二妙也

跋周公禮殿圖

余近得臨江周公禮殿圖石刻紹興十七年向壽林刻于學宮疑與先人所藏贊本不侔聞大資政趙八



帥守成都。嘗摹禮殿本為八軸。借而校之。丹青煥然。自盤古而下。位次向背不同者十八九。處義八卦上下各有字。位置亦不倫。變之球為鐘。無傳說像。孔子弟子中多徒父叔魚。原亢。又一人闕名。石刻中有梁鍾字叔魚。而形貌不類。卻無顏路。公孫龍。冉季。公祖茲。漆雕從。狄豈。公良孺。奚蕤。叔仲會。容蒧。顏之僕。左鄧。而有蜀太守李冰。又一人無名。第七軸畫文翁。司馬相如。匡衡。蕭德仁。戴聖。王吉。嚴君平。揚雄。劉向。服虔。陳寔。鍾繇。諸葛亮。崔桓。平福。王濬。杜預。張華。杜畿。豆盧。第八軸畫漢武帝。蕭何。張良。叔孫通。陸賈。陳寬。賈誼。司馬遷。董仲舒。漢光武。鄧禹。桓榮。班固。張湛。廉范。馬融。第五倫。鄭玄。公孫弘。兒寬。丹。青愈。工。皆石刻所無。益州刺史張收。未知在漢何帝時。後漢諸名儒。或在其前。若鍾繇。諸葛亮。王濬。杜預。張華等。皆魏晉間人。既在張收之後。豈後人所續耶。武帝。光武。列于諸臣之間。次序亦多不可攷。蕭德仁。崔桓。平福。名不甚顯。豆盧復姓。不知何名。姑記大概。以俟攷證。

跋孟蜀王與周世宗書

余家藏此書。既以五代史證其事。茲閱張次功所編蜀檣載此尤詳。因具書于後。
廣政十七年。周世宗即位。改元顯德。周師至仇池。攻秦州。韓繼勳。鳳翔王萬迪。請益師。遣雄武監軍使趙季札率師赴之。季札怯懦不進。乘駟而還。成都震恐。絕斬于市。十八年五月。李廷珪。高彥儔。呂彥珂。總衆以禦周師。九月。戰于唐倉。監軍王潛被殺。我師敗績。廷珪退保青泥。閏月。周師克秦階成等州。雄武節度使保正棄城遁。十一月。又克鳳州。執節度使王環。監軍趙崇溥。二十年六月。周世宗歸我秦鳳之俘。遣使致書謝。稱大蜀皇帝。世宗不答。絕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耶。二十一年。荆南遣使來致書。言周世宗已定淮南。請通職貢。絕不許。

跋任氏所藏外祖汪少師帖

餘生長外家。事外大父少卿二十餘年。屢侍筆硯。嘗問多出親札。外祖母王夫人居奉川任氏。與舒。畫諸家皆至親。相與篤厚。類此。忽瞻遺墨。肅然起敬。陳后山謁龐丞相。有云。少日拊頤期類我。暮年垂淚向西風。陳簡齋跋存誠子帖有云。客來空認袁公額。淚盡無楊柳。三復二詩。重增悲歎。

跋參寥詩

參寥以東坡門人得罪。黃師是坡之姻家。時為京東漕使。坡與之書曰。參寥以某故竄兗州。望為之地。師是曰。昨方有兗州樓教授見過。其人必長者。遂以為屬。教授。論大父少師也。傾其意而行。既至兗。與之定交。後宰登封。一日。關人告曰。有僧攜行李徑欲入門。自言與知縣故人。不可止。少師笑曰。必參寥也。已而果然。館殿縣齋。書同登嵩嶽之頂。游從倡和。參寥集中所稱試可。即少師之字也。諸父猶及見登封時事。兗州一段。舊得于師。是從子叔慈子魯。云。詢公所藏二軸。皆其得意詩。翰墨飛動。真可寶也。集中有九江與東坡別詩云。雪水黃樓亦豈閒。勝游長得共躋攀。坡亦云。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周旋如許。何止工詩而已耶。少師遺文。碎于兵燹。僅存二十四峯詩。與師喜雨詩有云。一壺雷碾青山過。萬里風驅白雨來。之句。茲見師詩。重增感慨。然卷中和意上人二首。開字率字。字字三絕。猶憶齊一首。皆不見于集。以

此知道亡者亦多矣。
跋桑澤卿和林靖詩
和靖詩似其為人。自然高勝。不特梅花為絕唱也。澤卿一一細和。間有不能辨者。風度又可知。和靖絕筆一篇云。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脩竹亦蕭疎。茂陵異日求遺草。猶喜曾無封禪書。此則不容和矣。

跋從子深所藏吳紫溪游絲書
錢塘吳傅朋游絲字。前無古人。黃給事仲乘鈞嘗稱蜀士仲明舉詩云。春蠶一縷來不斷。萬鈞筆力歸毫芒。佳句也。然未若參政漢濱先生王公瞻叔之詩為工。伯父揚州嘗得二紙于吳公。從子深求書王公之詩于後。

又題所書羅端良文三篇
新安羅端良願。公輔器也。止于鄂州。世所共惜。劉子澄清之為倅。亟以其詩文為小集。以不暇求全也。所作無不精妙。而陶令祠堂記。社壇記。爾雅翼後序。尤為高勝。端良方無恙時。嘗以此三篇見寄。意亦其最得意者。余每為子弟誦之。從子深請書此卷後。有作者欲論淵明及社稷事。恐無以過此。爾雅翼一書。深恨未得見之也。

書吏商賈趙仲堅題其後
余從兄之子伯時一女。謹擇所歸。近以歸趙仲堅。佳公子也。既尉新城。以此卷來求余言。老矣幾與世相忘。素不長于吏道。又非能言者。何以告子。惟仲堅大父龍學少師。一世吏師。光顯于朝。精明強敏。誠有不可及。聞其在上虞時。忍貧如鐵石。已為半刺。猶執卷田間。躬視僕夫糞田灌蔬。竟日一肉。故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知宗長子也。繼有賢譽。仲堅廉謹詳練。師祖若父。尚何他求。為書柳河東吏商以贈。而繫以此。仲堅勉之哉。

跋周尚書武仲詩軸
余少讀龜山先生集。見周憲之墓誌。知公孤立于宣和中。獨祐陵知之甚深。公以御史觸忤權貴。屢蹈禍機。詰王黼。拒梁師成。極論童貫。蔡攸之罪。至往來使不測之敵。伏節不屈。建炎元二間。為刑部吏部尚書。高宗欲柄用之。而不及。剛毅之氣可畏。而仰。茲讀公詩。詞翰俱高。尤使人起敬。公諱見詩注。憲之其字也。建之浦城人。嘗為貫所誣。謫黃州三年。日以詩酒自適。無漂泊流寓之歎。卷中多黃州詩。意其正在謫居也。蓋宣和末年也。又稱公以文學名于世。餘暇留心翰墨。得歐陽率更筆法。至是尤可信矣。

跋魏國夫人曉妝圖
魏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金門。卻嫌脂粉汗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余每疑此恐非杜少陵語。後乃得于張祐集中。蓋集靈臺第二篇也。素聞同年林子長家有魏國夜游圖甚佳。而未之見。或謂此曉妝圖也。豈正畫平明騎馬時耶。

跋范石湖游大表詩卷
余每疑此恐非杜少陵語。後乃得于張祐集中。蓋集靈臺第二篇也。素聞同年林子長家有魏國夜游圖甚佳。而未之見。或謂此曉妝圖也。豈正畫平明騎馬時耶。

跋范石湖游大表詩卷
余每疑此恐非杜少陵語。後乃得于張祐集中。蓋集靈臺第二篇也。素聞同年林子長家有魏國夜游圖甚佳。而未之見。或謂此曉妝圖也。豈正畫平明騎馬時耶。

文殊示現于五臺。普賢示現于大峽。光景殊勝。大略相似。舊見無盡居士清涼傳。書五臺事甚詳。亦有詩紀所見。今石湖先生大峽數篇。尤為奇偉。張公素不善書。必不能如此。輪墨飛動。然無盡後編無業禪師塔。塔上五色光現。有詩云。四入臺山禮吉祥。五雲深處看煥煌。而今不打道鼓笛。為報禪師莫放光。尤為禪林稱誦。使石湖再登大峽。必須別有一則佳話也。

跋徐神翁真蹟

海陵漢晉間有樂真君子長。或云徐二翁其後身也。如蔡魯公之東明。呂東平之善守。尤為著驗。此卷脫去白字。遂為桑公大夫登第之祥。可謂神矣。然使吾得為二翁。道成之後。閉口藏舌。何用管人間如許閒事。

跋姜氏上梁文葉

姜氏在京師以財雄。南來吾鄉。子孫遂以儒顯。舅氏適齋尚書汪公。跋語甚詳。七夕書此卷。閱兩旬而下世。殆絕筆也。鑰以外門之故。向來親見上梁文。屬葉之初。宜奉公慶七十。時丞相壽春魏公見委。以樂語有云。生長東都親見開元之盛際。從游諸老及聞正殆之遺音。又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當年竹馬得見會昌者幾人。丞相頗以為然。姜氏家風。蓋有自來。其與則未艾也。上梁文必言兒郎偉。舊不曉其義。或以為唯諾之唯。或以為奇偉之偉。皆所未安。在教局時。見元豐中樓盜推賞。刑部例皆節元案。不改俗語。有陳棘云。我部領你。遂去深州。遂去。我隨你。遂去。遂本音。閩俗音。門。猶言輩也。獨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偉不如今夜去云。余啞然笑曰。得之矣。所謂兒郎偉者。猶言兒郎輩。蓋呼而告之。此關中方言也。上梁有文尚矣。唐都長安循襲之。然書以語尤尚書延之。沈侍郎虞卿。汪司業季路。諸公皆博洽之士。皆以為前所未聞。或有云用相兒郎之偉者。殆誤矣。因附見之。

跋傅夢良所藏山谷書漁父詩

漁家無鄉縣。滿船載稚乳。鞭笞公私急。醉眠聽秋雨。

右山谷之父亞夫詩也。谷之書既刊諸石。此雖僅得三之一。殘圭斷壁。要自可寶。谷嘗有古漁父詩云。四海租庸人草草。太平長在碧波中。殆此意耶。

又孫鴻慶作傳和州墓銘

鴻慶孫文昌。一代文章伯也。誌人之墓。固未免于稱美。茲為和州之誌。有云。其學自六經。太史氏百家。諸子浮屠黃老之書。無所不讀。其文自歌詩賦頌表箋傳序箴銘紀誌。亦無所不工。又曰。文章闕麗。可當大典冊。詩語精深。可列于歌頌。以薦郊廟。此非心服其能。不作此語也。夢良為余鄉邑三年。且去矣。應仕當未艾。若御民一以寬簡。聽訟如家人。無疾言厲色。如和州之在。斬廉直。有父風。所莅皆有迹。又不減繁昌之政。能世其家者也。

跋可壽上人所藏史文惠公帖

于襄陽問紫玉。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船深墮羅刹鬼國。玉云。于順你者。漢問恁麼事。作麼。于當時失色。玉

云。祇者簡便是深墮羅刹鬼國。于於是。有省。于在襄陽。傲上。虛下。號為襄樣節度。猶能有此。前賢達所。以好與有道高僧游者。正以富貴隆盛。諛言塞耳。若不得此等人。安能深維痛割如許。太師史公地位中。人與師為方外交。此詩帖皆其蹟也。二人相得。必別有鍼鋒相湊處。非外人所知。不然。安得相與如此之深耶。

跋褚河南陰符經

陰符經說者甚衆。以文義不實。頗費牽合。蓋嘗疑之。唐李筌傳。驢山老母之言曰。此符三百餘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分為三章。又有六注。謂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及筌也。繁以正義。不言誰作。後序中謂出于驢山老母。亦間有無主名者。略計太公之言八。張良之言九。鬼谷六。諸葛五。范蠡一。見而筌及正義尤詳。又與世所版行注本不同。後有斷章三贊。又道士希嚴。不知何許人。作贊三十九首。可謂備矣。或總題其後云。觀注者粗得一二。而贊者略無彷彿。信其與妙不可以智知而言說。姑存之耳。誠哉是言也。比歲于都下。三茅寧壽觀見褚河南真蹟。注本始知上古真仙各出語一二。以至三四。自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有脫誤字。而彼不言為難。其間有若相應答。亦有旨意全不聯屬者。將由羣仙之集而為之耶。抑高真善粹而成此經耶。初有道法。搆以求售。索價不貲。未幾羽化于觀中。遂為三茅寶藏。得本以歸。茲因徐梓中醇一為慈路至道宮。建藏。手寫以遺之。凡見河南所書三本。其一草書。貞觀六年奉敕書。五十卷。其一亦小楷。永徽五年奉旨寫。一百廿卷。及此蓋書百九十本矣。二者皆見石刻。惟此真蹟。尤為合作字。至小而楷法精妙。河南卒于顯慶三年。年六十有三。書此時計四十五歲。而永徽所書。則五十有九矣。豈惟筆力不可及。亦安得此目力耶。然三本詳略亦自不同。草書本又冠以黃帝陰符經。要當以此本為善。仍命長子薄細書臨摹于後。尚存舊本之萬一云。

書石門披雲集後

籍雲川谷。惟石門最可觀。誦太白之詩。舊矣。乾道五年。先工部守括蒼。侍旁見石門洞文。躍躍然欲游。能也。明年冬。先君解印綬。余適分教永嘉。奉雙親東下。登覽勝處。為題詩壁間。瀟湘末。自溫守得旨。奏事。復過其下。相羊竟日。盡見巖石留題。恨不能悉記。奉祠里居。而羽士王君愚叟訪余于寂室之濱。自言嘗住此觀。覽古今詩文為一編。將歸而刻之。閱一再過。如蹈夢境。少作非工。亦列其中。又荷好事者為之次。翻。老矣無由更尋故步。慨然為書于後。而歸之。愚叟好茶與琴。詩有佳話。又能集此以永山中之傳。信雅士也。

跋趙清臣所藏漢議

嘉泰元年三月乙巳。訪餘姚令君趙清臣。觀書閣畫久之。清臣曰。嘗見漢議乎。余曰。固嘗見之。君所藏何書也。曰。頃承金壇。得于蘇氏。云歐陽公以此議獻之神宗。而出鎮道。遇蘇魏公。語及此事。徑以奏葉授之。遂為蘇氏家寶。余歸而閱近歲。虞陵所刊文忠公集。則此卷列在一百二十卷以後。首尾俱同。而錄本多

誤亦聞有勝于版行者因併為手校而歸之公序此議而進之神宗時罷政而出為觀文殿學士行刑部尚書知亳州以年請致之寔治平四年正月蓋神宗即位三月公得亳社故序稱先帝議稱英宗其第四卷劉子注云是歲十月撰不曾進呈謂治平三年也三月以言者指漢議為邪說求去十月成而不及進者英宗時已服藥故併進之神宗也其為後或問二篇及漢魏五君論晉問未知所著年月公薨于熙寧五年壬子年六十六此書進于治平丁未年六十一矣因併見之

跋桐陰韓氏家問

蘇魏公嘗言韓忠憲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日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謁告省親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議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呵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持挺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矣必欲捷之乘資力解方已諸子股栗累日不能釋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弟也或疑其言為過觀此家問可信不誣亦是毫社時事可畏而仰哉象山令君猶能守家法邑事整辦庠序一新又刊此卷真之學宮真桐陰韓氏之子孫也

跋張德深辨虛

余少時嘗待儀真所刊司馬氏潛虛中多闕文不能遽解隆興改元先光祿官奏邸檢詳新安張公為僚同寓直舍時在侍旁日從之游自言家有潛虛全書亟借而傳之又言為慈溪令時有張氏德深漢運于易元(案)元謂韓維所作者宋時蓋未識潛虛也嘗示之一見即言其大義歸閱數日著辨虛一篇洞曉其說因略為余言之自此始知虛之大概獨未見所辨辨虛者相去幾四十年與新澧陽郡博士張子遠慮語及此書子遠曰德深從叔祖也始得見之凡十餘篇彙綜易元二書易曰卦元曰首虛曰名卦有爻首有贊名有變二體四位十等之象八物五行與生成之數乾中元之所以始一三五之所以虛與夫揲法占法皆若異而實同又辨氣體性名行命與著虛之得此幾無餘蘊德深之學真有淵源而總序則檢詳為縣令時所為也檢詳又云虛之書未成而已傳溫公晚始以全書授范太史范夫遂傳于蜀後以問蜀士曰非也觀物先生張公兵部行成所補託為此言耳觀物窮象數之學著述衍元元包總義潛虛演義經世索隱外篇衍義通變等七書近百卷世號精博嘗取演義讀之為卷十六潛虛之書章分句析尤為詳盡此辨虛不啻數倍果如蜀士之言非此人亦不能補此書然觀物之書未出而德深能辨之此其所以尤難也檢詳又言通鑑為溫公之筆學潛虛為心學方疑總序中不見此說茲又得發微論攷之則衍總序而為總論遂及筆學心學之說直以為出于已而沒德深之作自元以準易虛以擬元論而下有九篇八篇皆德深之舊止有變論一篇論律呂者在此書之外猶恐是其本文而此所傳者或闕焉又不載五宮天軌歲紀三圖德深辨名之末謂齊處大中之內斟酌造化其斗之任乎今發微論乃曰處大中之內在天其北極之任乎輕改一言失其旨矣士分王于四季齊亦土也居中而斟酌造化故以北斗之任非謂若極之居其所也檢詳為察院時以發微授司馬侍郎季思假其兄漢章倅為湖廣總領遂以版行寔乾道二年也漢照十一年檢詳之子南金又刻之世罕有知所自者倘非欲與檢詳辨誠不敢沒德

深之實而惜其不小見于世也德深兄弟讀書躬耕其兄宗丞亨時濟得處送而歸其父題于門曰三四郎今年免耘田專掌送茶其朴茂類此德深耽嗜古學天文地理無不該貫此特其一也

劉允叔夢紫瓜而作舍萌題其後

退之送窮而延上坐子厚乞巧而甘抱拙若允叔之舍萌則真驅之雖未能絕紫瓜之生長君之詞自爾當不復敢入吾夢矣然此種一名不落彼夢滿飯三顆不妨甲科釋褐者殆以此又似不必力驅之也為書其後以壯昆季西上之氣

跋朱叔止所藏書畫

徐季海題經

趙氏金石錄目錄第七卷一千三百四十唐徐浩題經天寶中立歐陽氏集古目錄云經首有榜伽阿跋陀羅寶經一部乃浩所書而經則呂問姚子查等寫也在嵩山經藏院叔止所藏雖不見所書之經而季海所題為可寶又足以放天寶中官制之一二云

李公垂書樂毅論

李公垂短小精悍時最有名時號短李其在翰林與李德裕元稹同時又號三俊傳稱以文藝節操見用余固嘗見石刻大字不知其小楷精到如此今世以海字本為第一殘闕已多此卷比右軍所書甚小墨蹟具全尤為可珍詳視印章蓋巖壑老人故物也

龍眠連社橫卷

余得連社圖高三尺橫二尺筆力精勁五采煥發妙絕一世龍眠真筆也此為橫軸大略相似時有不同元中之記云童子蹲而汲水者一人而有二書猿一疊一而猿亦有二疊則鹿也元中書甚工既非其親書疑別為一圖作記余所藏童子汲水及猿皆一而疊亦鹿也龍眠為此圖妙意非一自知愛重或縱或橫意必有數本恨未能盡見也此卷謝康樂不為長鬣捕蛇翁亦欠朴憲之狀必有能辨之者

跋李孟達 含章六世祖少卿詩卷

少陵之祖審言山谷之父亞夫再傳三傳而詩遂名世自李早梅而下傳數世而詩益昌盛哉

跋沈雲巢帖

雲巢妙于楷隸諸書備古今體寸墨尺紙落筆輒為人爭取富池靈神猶知謹慎子孫尤宜寶之也

跋吳僧若遠所書觀經

太府卿蘇公伯昌謬為明州長史僧有獻少公維摩經手澤蓋為老泉小祥書此後以示蜀士士曰蜀有長公書圓覺經與此同時字體亦相類以所攜石本示公且許求墨蹟以來後不知曾得之否若遠二經元祐諸名公為之跋而增重觀經儼然如新不知法華經何在安知他日不能復合耶

小學之廢久矣。陸氏經典釋文可謂詳盡。近世讀書。或至苟簡。寧意誦習。字有不識者。始加閱視。有訛謬終身不自覺知。而況補音乎。吳氏好古博洽。始作詩補音。雖不能變儒生之習。而讀之者。始知詩無不韻。韻無不叶。祛所未悟。有功於古詩多矣。吾友趙共甫。又取其說以補古易之音。用志甚勤。遠以示余。閱之不去手。論老矣。習氣未除。頗為是正。一二目昏成癩。婉不能盡力也。噫。凡將。爰歷等書。今不復見。惟許叔重說文解字為小學之本。顏黃門家訓稱其檢以六文。實以部分。彙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集韻雖博。贖于攷古則未可全據。共甫今本諸吳氏。多以集韻為證。更當以說文解字定之。可傳無窮。吳氏之書。不知者以為苟然而已。共甫祖其餘論。論又喋喋及此。皆謂之辨可也。雖然。自當有好之者。

題琴毛扇

社少陵觀曹將軍畫馬圖詩云。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又云。昔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家獅子花。名畫記。江都王緒。乃靈王元軌之子。多藝善書。畫鞍馬擅名。陳后山亦謂一紙千金。不當價。人傳此馬為江都筆。誠有之。長安志。太宗昭陵有六駿。在陵後曰拳毛騮。金石錄。昭陵石象平生征伐所乘六馬。為贊刺之。此馬神駿耐戰。是橫行萬里。堪託死生者。史稱秦王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為矢刃所傷。今觀帝手書。親乘之馬。樂箭之瘡。十有二處。而不及其身。真天人哉。攷之史。其平黑闥也。洛水大陣。信然。穀州乃河南府之新安。福昌二邑。武德元年改穀州。至顯慶二年始廢。此書合圖。蓋征世充時。黑闥乃在山東也。

跋趙振文經幢碑

趙振文為臨安郡從事。寄示小碑。得于井中。蓋錢氏專知回圖酒務。曹從暉所立經幢也。後書會同十年。歲在丁未。七月十五日。試攷之。石晉歲在丙申。改元天福。三年戊戌。契丹耶律德光改元會同。至天福九年。晉改元開運。至開運四年。歲實丁未。契丹入汴。滅晉。六月。劉知遠建國曰漢。仍用天福。十二年。正契丹會同十年。是丁未。一年實晉之開運。而漢仍稱天福。契丹則曰會同也。明年戊申。漢始改乾祐。錢氏兼有兩浙。自唐乾寧二年。至皇朝太平興國三年。凡八十五年。當五代時。貢奉中國不絕。惟唐明宗時。安重誨奏削錢王爵。元帥尙父。以太師致仕。時嘗稱寶正年號。安重誨死。復鑿官爵。復用中國正朔。今乃用契丹年號。耶律滅晉時。大赦。改晉國為大遼國。開運四年。為會同十年。意必亦願正朔于諸國。故錢氏用之。此史氏所未見也。錢弘佐以是年卒而倣立。史不書月。舊五代史弘佐以漢初卒于位。而倣立漢祖入汴之歲十二月。倣為胡進思所廢。此蓋弘佐已卒。當倣之時也。因併著之。

跋王伯長定武修禊序

定武本凡湍流帶右天五字全者。皆謂在薛紹彭之前。然不能知歲月之久近。此誠善本。王順伯謂是熙寧前摹拓于中山者。為可貴。近見畢少董所藏董氏澹化間本。尤為精好。自言為兒時親在定武見青石本。帶右天三字已闕壞。大觀再見之。與舊所見無異。則五字未必皆紹彭剽損也。更當攷紹彭在中山時歲月云。

攻媿集卷七十三

題跋

跋揚州伯父所藏魏元理畫卷

蓮荷

爾雅釋草言荷最詳。其莖茄。其葉蓮。其本薺。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意。觀魏君墨戲。曲盡形狀。殆無餘蘊。又有熱茨生菱。龜苾之屬。一一如生。梓暑尤宜觀之。所謂宛然坐我水仙府也。

桂花

伯父揚州持節擁麾。幾徧東南。襟度高勝。所至多與雅士游。若魏君元理之畫。徐公明叔之書。皆擅名一時者。桂花才一枝。詠觀佳處。疑有秋風生其間。

跋龍眠二馬

余家藏白氏長慶集久矣。近又得吳門大字者。周伯範模欲得舊本。以所藏龍眠二馬遺余。古有以妾換馬者矣。以書換馬。自攻媿始。可博一笑。

跋趙共甫古易補音

跋余襄公題壁碑

襄公以孤生起嶺南忠言劇上顯于慶曆嘗出居庸關口伐戎會于九十九泉退其二十萬之師西邊亦賴以定晚而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如交趾大理特磨南詔之國皆可以頤指氣使使坐廟堂真可以鎮撫四夷乃終于南方人之功業不惟有時亦各自有地如伏波之在南孔明之在蜀蓋非一人不然昭陵非棄才之主而公之用不得盡為可歎也此帖字有顏體石屋天齊人物亦俱與之相高云

跋李莊簡公與其婿曹純老帖

韓文公潮州表柳河東囚山劉賓客謫九年文愈奇而氣愈下盛哉本朝諸公如忠宣之德度元城之勁節東坡先生英特之氣行乎患難高掩前人莊簡公流寓瀕死重以愛子之感尤所難堪家書中言議振發略不少貶其氣何如哉三讀以還慕仰不已純老姓曹氏諱粹中吾鄉之善士有詩傳行于世真冰玉也

跋金花帖子綾本小錄

王扶

集賢王公金花帖子其孫鄭州開禧二年太宗朝第三勝者誤也當以益公所改為正尙書宋公名白時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貢舉其同知貢舉則知制誥李公沆帖子花押蓋二公也咸平元年知舉四人楊給事李舍人若拙梁可謙朱秘丞台符盛公帖子花押乃此四人也太宗以至道三年上賓咸平改元真宗諒闇遂不廷試而赦下禮部放榜登科記亦稱省試故猶得以帖子報中選者非不以臨軒策試而廢茲制也知舉止列祖父不及三代糊名復于萬化三年至是已七年矣藝祖一朝進士凡十五舉多者不過三十餘人太宗朝取士浸廣至二百餘人獨孫何一勝放三百五十五人諸科合千餘人後世但駭其多而不知前兩朝權停貢舉至是集闕下者萬人太宗既多取之而後連四年俱有權停之詔次五年為至道三年三月以大喪不暇及至咸平之初詔以久停貢舉願滯時才令禮部據合格人內進士放五十人諸科百五十人來歲不得為例于是進士孫僅等及高麗所貢並賜及第此小錄所載五十一人是也祖宗時貢舉之疏數取士之多寡惟上所命非若近世之定制也舖高曾先祖仍三世登科中遭兵燹故書無一存者先祖少師元豐末年焦蹈勝丙科後從年家章氏傳當時小錄雖印為大編而與今制不侔者已十餘條又嘗見嘉祐二年章衡勝東坡兄弟小錄與焦勝者不殊今始見王盛二家金花帖子及綾本小錄前此真未聞也諸公跋語如載知舉家諱私忌等外若謂卿明主空一字脫落字句時限六十字以上成論限五百字以上成皆與今小異今止書第一人此直書狀元外氏書其母之封五十一人貫開封者三十七人不應如此之多按端拱二年有旨國子監生並須品官子弟開封府有戶貫者充豈以此故士子多用開封貫耶貫建州者二人一曰建寧軍一曰建州書事不同如此者非一祖父俱存者今日重慶而第四人張景書榮待下父祖未仕者書不仕三代名下書皇任者柳河東作陳京行狀云五代祖某陳宜都王曾祖某皇會稽司馬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父某皇右補闕云云或謂書皇者以表其仕于唐也此又不然多有稱皇不仕者又或止書見任某官每一項各空一字皆與今不同此勝

止五十人可以綾書不知前此孫何一勝三百餘人亦可以綾書耶小錄之作近亦屢有輕以意改者要知典故所在前人多有深意一違其舊可耳吁又何止此耶司諫秘丞各稱其官楊公為翰林學士而止稱給事李公知制誥而稱舍人亦因可見前朝之官稱云楊公開國之初為第一人李公為乾德四年進士第五人梁公與其子固俱為大魁朱公則孫何勝第二人主文極天下選宜乎得人之盛僅繼兄何固為盛事劉燁子岳父溫夢是終身不聽樂者中山劉子儀參政李子淵皆在此勝高輔國曾祖季興祖從諱俱為南平王蓋荆南高氏輔國之父保寅不知在從諱十五子中為第幾人與繼沖俱歸本朝者也呂蒙休三代俱贈師傳父龜圖母劉氏徐國太夫人文穆公蒙正之弟也王克從為查超中令之孫句希吉為中正之子盛京為文肅公度之弟樂黃庭父史任職方員外郎是作太平寰宇記者其任職方宜矣李山房謂知名之士幾三之一後生寡陋不能盡知姑爾所聞一時人物不亦盛哉借摹本於豐宅之有俊老眼不能細書令從子既臨寫藏于家仍備書其後而歸之

跋雲邱草堂詩集

余頃歲游雲巖有詩牌挂壁上拂塵讀之云朝見雲從巖上飛暮見雲歸巖下宿朝朝暮暮雲來去屋老僧移幾翻覆夕陽流水空亂山巖前芳草年年綠愛其清甚視其名則僧舉也曰非季若乎僧曰此今之唐山老慧舉也後得其詩編號雲邱草堂集及與呂東萊紫微公雪竇王性之後湖蘇養直徐師川朱希真諸公游最後尤為范石湖所知盡和其大賦諸詩余赴東嘉亦辱詩為贈近世詩僧如具圓復瑩溫叟輩淪落既盡而師亦亡矣其徒覺淨求跋其後感念曠昔因為書之師老于禪悅詩句特其餘事而能兼得衆體佳處不可以一二數讀之者可想見其人不勞贊歎也

跋蘇氏回文錦詩圖

晉史載寶滔苻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回文旋圖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武氏及見晉史之成不知何所據依記載如此之詳滔字連波記之末云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故山谷題此圖云千詩織就回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亦有英靈蘇蕙手氏無悔過寶連波正用武氏之記而任子淵止以晉史注之豈未攷此記耶余前後見舊畫數本大小不侔未有如此卷之精者

跋東坡行香子詞

揮塵第三錄載東坡自黃州移汝州中道起守文登舟次泗上偶作詞云何人無事燕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關使君還太守劉士彥法家者流山東木強人也聞之亟謁東坡云知有新詞學士名滿天下一出則京師便傳在法泗州夜過長橋者徒二年况知州耶切告收起勿以示人東坡笑曰賦一生罪過開口不在徒二年以下吾鄉豐吏部叔買賈賸賸游南山寺有老僧云寺舊有苦條木一段上有東坡親書行香子詞後沈于深水中亟募人取得之遺墨如新就刻其上尋為一軍官買去析為槍幹矣此詞惟會寶文端伯所編本有之亦云與泗守游南山作則揮塵所載殆未盡豈與之同游後乃閱其詞耶偶從豐氏得墨本既登之石又以寄施使君武子請刻之以為都梁一段嘉話

跋黃氏所藏東坡山谷二張帖

東坡與黃穎州父子厚善。嘗書穎州之父子思詩集之後。又龍圖二女為少公二子適。遜之婦。觀此祭穎州之文。與龍圖直閣二公書。情好可知。子思名上字孝。下字先。穎州名上字好。下字謙。龍圖名从。从是字師。是直閣名从。从字才叔。居宛邱。家藏二蘇翰墨甚富。此二十一帖及孫志康二帖。墨妙亭記。與種麥行。及山谷二張公挽詩。直閣之孫約之年。歲十三。遭靖康之變。隨其父郎中公脫身來南。能攜以自隨。既又力貧登之石。其未刻者一二。爾可謂善守家法者也。余嘗銘其墓。亦為及此。約之幼子直。以真蹟見示。為記其大略。坡書皆有法。石本類多失真。此卷字字飛動。惠州。儋耳及北歸等帖。尤為老筆。信可寶也。第六帖云。因志康行。即孫君也。第七帖云。乞會稽。使其得請。則題詩必滿浙東矣。第十六帖云。乏人寫大狀。不罪節。蓋今所謂外啓者。前輩書間皆用之。故云。第十九帖在曲江云。何時定居。少安晚節。歸及昆陵而仙去。曾不得一日之安也。悲哉。

黃太史。張右史。張浮休。皆一時人物之英。則穎州之賢可知。太史先自金華徙豫章。穎州之先自浦城徙宛邱。嘗敘宗盟。故稱從姪。右史為龍圖友婿。且居于陳。嘗為穎州作友于泉記。故敘鄉曲。浮休又周旋伯仲間。任道即汝陽守。誦三公之詩。使人興起也。

墨妙亭記。惜未登之石。種麥行有章草體。別是一種風氣。祭穎州文。故穎州使君同年黃兄集云。幾道大夫年兄之靈。○終焉玉雪。集身為玉雪。○不緩不拉。集不短。○與義降升。集與道。○含章不矜。集終焉不矜。

山谷詩。仕路厭風沙。集厭作因。○袖有投虛手。集手作刀。張右史詩。但使將軍桃李在。集使作得。○聞凶哭朋友。集聞哀苦朋友。張浮休詩。常憶之官額上時。集作憶昔。○著靴騎馬。集作乘馬。三公詩。皆親筆。集中猶不同如此。豈編集時嘗改定耶。

跋遺教經

歐陽叔弼集古錄目。遺教經卷第二百六十三。右不著書人名氏。刻石年月。世以為王羲之書。石在永興。歐陽公集古錄跋尾。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也。蓋唐世寫經手所書。爾唐時佛書。今在者。大抵書體皆類此。第其精粗不同爾。近有得唐人經。題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口書者。皆與二人他書不類。而與此類同。予知寫經手所書也。然其字亦自可愛。故錄之。蓋今士夫筆畫能髣髴乎此者。鮮矣。山谷云。不知何世何人書。或曰。右軍羲之書。吾嘗評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清勁方重。蓋度越蕭子雲數等。非右軍筆畫也。趙明誠金石錄云。唐遺教經。正書無姓名。第一千九百四十八跋云。國初時人。盛傳為王右軍書。惟歐公識其非。是放諸公之論。非右軍書明矣。然歐公謂唐寫經手所書。明誠定著為唐遺教經。則向有可疑。以世民二字俱如此寫。不空筆畫。恐非唐人書。或若山谷之言。不知何世何人得闕如之意也。

跋東坡紙帳詩

坡公次韻柳子玉二詩。曰。地爐。曰。紙帳。此紙帳詩也。集中紋作文。既作墨。緩作暖。祇作但。皆可通。惟以鯨為象。則非也。少陵有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詩。有云。開絨風濤湧。中有掉尾鯨。後又云。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坡正用此事。而編集者未之攷也。此卷字畫飛動。不可形容。公書和子由論書曰。端莊雜沈麗。剛健含婀娜。豈自道耶。

跋陳道遠所藏杜祁公詩

右杜正獻公詩翰。界紙謹書。三齋起敬。第不知請郡四明者何姓。公自注云。君侯遠祖諱邵。始知其為孫氏。按四明題名記云。孫邵博學高才。唐末授左拾遺。淨惠院即其故宅。載于圖經。唐文粹有古意。效陳拾遺。有哭玄英方干先生詩。有卜世論。春秋無賢臣論。皆邵之作也。又不知孫氏為守者為誰。太守題名記中無之。止有孫扶。在端拱中。又與正獻不同時。慶曆中。王周以司封郎中為守鄉人也。政和七年。鎰先祖少師為鄉郡。兩任涉五年。在任除次對所居號畫錦坊。南門內有錦照橋。與正堂相直。宅之後有錦照堂。在今竹洲上。宅之左。有堂名以繼。繼以繼王公之後也。不聞有姓孫而為鄉守者。王岐公作孫威敏墓誌。嘗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道中罹母憂。服除。以為陝西都轉運使。未幾遠去墳墓。得知明州。屬盜起山東。改知徐州。威敏越人。王荆公在鄆時。答元規大賚書有云。比方得邑海上。而聞左右之別業。實在敵境。豈威敏以別業在此。故有仁里之言。又豈威敏得請而正獻贈。以此詩既改徐。而不及至郡耶。淺陋姑誦所聞。未必真是。進道好古博雅。更試攷之。

蔡君謨詩。會亭遇資政孫公赴關。公致仕已七年。時召歸。將有西鄙之任。有云。新治甬上居。閑逸安暮齒。以是知亦書居于四明。

書從兄少虛教授金書金剛經後

嗚呼。此從兄教授少虛之真蹟也。兄少好二王書。筆力素高。後得樂毅論石刻。深愛之。一筆不妄下。故楷法精妙。字字可敬。觀者當自知之。兄諱欽。少虛其字也。幼有俊才。日誦千言。未冠能屬文。十五應鄉書。中其選。又十年始入太學。聲聞諸公間。公試聖人肆筆成書賦。辭叔雲元鼎魁文固佳。而兄之賦云。元聖有作。斯文在茲。惟得書之體也。故肆筆以成之。兄自少習書。未嘗作賦。時方彙經。一出而爭誦之。私試惟聖人。可以踐形。冠絕一時。蓋他人皆謂聖人能踐形。兄獨謂可以踐形。尤得孟子之旨。而文又勝。蜀名士馮圓仲方。李知幾。石為學官。相與擊歎。且曰。東南乃有如此人才耶。必欲真首選。雖以異議小卻。而名愈重。紹興二十有九年。解試為第七名。明年省試為第六名。三場俱高。而堯仁如天。光武總攬權綱。二論尤為世所稱述。錢子和。豫為參詳官。批其卷云。議論雄特。文勢雅健。非老于史學者不及此。無有與之爭衡者。方未第時。嫂鄭氏不幸。勉強赴省。既登丙科。授鹽官尉。已成見次。遭伯父朝散之喪。哀毀瘠甚。奉親至謹。真是食在口則吐之。至是欲寬伯母陳氏安人之憂。先意承志。曲盡子道。服闋。除泰州教授。未幾。又罹內艱。何其多難耶。乾道三年。莊文太子將葬。宮僚二詹事。庶子論德。當作祭文。而難于言。或以屬兄。為之

文曰嗚呼。惟天惟祖宗。啓佑我國家。純篤生哲人。允惟元良。及茲重離。竝明家用。平康於萬斯年。肆用武我宸極。承我兩朝。用奉若于天休。洪惟我億萬年。竝受丕丕基者。庶其在茲。若之何弗弔。旻天降割于我家。盧我主器。惟御事庶士。越在外服。越百姓里居。罔不盡傷心。矧惟某等有服在百僚。惟我儲君既冠成人。夙敏日躋。弗勤弗煩。惟茲四人。無能往來。厥有顯德。亦罔克紀述。惟速良于厥躬。是懼若涉淵水。今日月有時。惟是寃宥之事。所以奉神靈于幽宮者。其孰敢弗虔。肆惟靈其監于茲。雖多用盤詰語。而體正文古。無能易者。衆作爲之皆廢。尋爲隨安府教授。以爲郡國首善。爲上庠之亞。堅持規矩。學者翕然師尊之。光宗以東宮尹京。內侍知省。甘昇估勢橫恣。欲廣湖上園囿。觀府中移置社壇。命兄爲祝文。兄執不可。以書抵少尹曰。依奉令旨。改移社壇。就昭慶寺前築。臺令撰祝文。某竊以社稷繫一府利害。不可輕有改作。況今皇太子殿下。領尹事大體重。尤難輕議。某雖聞見。今社壇委是荒蕪沮洳。每歲不問晴雨。只就寺宇祠祭。深失禮意。此實累歲有失修治。止合芟治增築。別建祭屋。孟子云。祭祀以時。然而早乾水溢。則變置社稷。趙岐謂其間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蓋謂國之事神者。既備而神或不職。然後可以易置。示加責于神也。今六氣順序。別無災沴。若今輕改社稷。神何所依。祝史之文。其將何辭。授之幽明。事未穩便。欲望別取令旨。止下本府如法修築。若必欲改移。所有祝文。不知所謂。難以下筆。未敢製撰。言雖不用。而聞者歎服。咸曰。昔知其能文。不謂風節如是之高也。馮熙改元。考試藝女。得疾。卒于貢院。壽止四十有二。嗚呼痛哉。天胡予以才而奪其壽。昇之名而奪其祿耶。娶鄭氏。宣和太宰居中之曾孫。再娶孫氏。紹興參政近之孫。郎中大雅之女。俱無子。以族人之子演爲後。又得一子。澄于民家。以其爲遺體也。始日者唐杞謂兄不壽。且大期不遠。齋戒泥金以書此經。冀望少延。而竟如其言。尤可哀也。兄喜讀莊子。漢書。故文氣有近似者。嘗謂鎬曰。我欲手寫古書。意所好者。首以檀弓。繼以天問。天對之屬。必與時好不合。欲名曰攻瑟編。大率志尚如此。甥婿盛箕號能文。自裝來明。作四明八詠。頗工。乘方環坐讀之。兄久與之厚。字呼曰。次龍。沈約文體卑弱。可憎。君又效之耶。坐客報然。盛亦悔婉。藏其藁不出。鄭先生剛忠。席下數十人。兄一日忽私謂鎬曰。吾默觀同舍中。惟楊聖可與吾弟爲佳。問之。則曰。惟汝二人清而有福。問兄何如。又曰。我雖清。如無福。何。今同舍凋謝。存者蓋寡。聖可名公治。晚得官而有子。琛登甲科。兄非相形者。而風鑒乃如此。鎬少兄四歲。愛撫訓獎。過于同氣。其卒于藝也。往爲護喪以歸。兄之昆弟五人。惟幼弟在。其子泱。裝讀此卷以求。痛念兄之抱負不羣。宜乎遠到。願其少作與場屋之文。俱不足爲兄道。而區區具載于此者。傷其不壽。而見于世者止此。其亡也。誌銘不立。羣從輩行。今亦無幾。鎬不書此。則兄之哲蹤遠韻。遂泯泯矣。故書之不嫌于詳。鎬非不慕兄之書。而天資不穎。不及遠甚。于是年六十有七矣。勉追後塵。而猶如此。雖覺我形穢。亦無所辭焉。

跋仲兄嚴州所書安遇山房題扁

先君銀青嘗讀萬文康公集。見其父清孝公行狀云。所居以安遇名。軒言遇無定遇。安有常安。先君欣然曰。此吾之心也。遂以名所居之堂。自號安遇居士。先是卜書藏于報國山仁濟院祖妣魏國墓左。因作小

菴于山下。號安遇山房。命仲兄書其扁。後既葬于長汀。而山房亦廢。仲兄遺墨尙存。從子溲裝池求跋。痛念父兄相繼下世。二十餘年。撫卷不勝感泣。

跋王恭叔所藏淵明雪中詩圖

初察賊祖頴所藏東坡帖。言吏部趙公元豐。元祐與坡爲代所藏。則公使淮南時坡所行詞也。言公之孫奇育而不及棄奇。蓋察之愛塔也。集中與之廣唱近三十篇。亦謂之趙十六。有云。何敢塔君真好友。端來學道伴衰翁。與之別。則曰。吾詩如鐘須子撞。豈可一日相參商。則翁塔之間固可知。觀此圖則又知其兄弟之相與。風度殊不凡。王郎示余此卷。余何敢望察君之伴我。亦我家之祖頴也。

跋先大父徵猷閣直學士告

政和間。先大父少師被命守鄉邦。再任至四年。宣和二年。方臘起陸州。連陷睦。杭。歙。處。四郡。聲搖兩浙。承平既久。至勤京師遣大兵而後勦滅。時先祖備禦甚嚴。保全郡境。適召赴闕下。不敢遽去。奏乞候代。以安人心。事定奏聞。遂升學士。給告既登之石。足爲家寶。惟是詞臣不知其詳。褒詞既簡。外祖汪公所記。鎬實知之。時諸父多仕于外。九伯父暨先君待次里中。揚州倅卜公養直圍在伯父館下。爲此跋語。亦未深致也。鎬昔聞之。臘之初起。本無足畏。朱勳父子以花石進奉等。結怨東南。所在頑民好亂者。與臘相應。賊勢日張。其實皆村民也。少隨侍處州。聞其來處也。止以數舟載百餘人。絳帛帕首。帶鏡于上。日光照耀。自龍泉山間亂鳴鉦鼓。順流而下。諸邑泊城中望風而遁。略無守備。遂據州城。又欲破温州。賴劉教授士英唱義堅守。台州賴滕司戶膺二城皆全。鎬嘗仕二州。尤聞其詳。溫則處賊洪再使其徒來攻其西。呂師襄以魔術發于台之仙居。既破樂清。又攻其東。危甚。郭少保仲荀等以西師來援。始免。台亦師襄之黨。攻城甚急。久而後解。二城雖僅免。而城外皆爲盜區。蹂躪殘滅甚矣。越分帥府。雖不至爲賊所迫。而剡川。新昌。慶元。大城。被害最酷。及寧海俱與奉化爲鄰。避地而來者如織。恐賊徒雜于衆中。人心恟恟。先祖經畫大略。如汪公之記神道碑云。台。越。二城雖全。而外境皆殘破。惟明六邑秋毫無犯。爲得其實矣。爰是東備海道。南塞新剡寧川之衝。布耳目。遠斥堠。戒僧寺不復鳴鐘。有急則鳴以爲警。賊知有備。不敢犯我。在諸郡中。閩境獨全。明賞信罰。境內之盜。亦不得發。發亦輒得。祐陵知之。深嘉屢歎。故賞之尤厚。寇既平。改陸州爲嚴。歙州爲徽。剡縣爲嵊。亦可見當時之事變矣。鎬不肯且老。每念先祖之功。無有發其幽潛者。會從子深以此卷求跋。敬敘所聞。使後來者知之。

書機汲記贈姜子陽題其後

乾道五六年間。先光祿守括蒼。兄弟隨侍郡齋中。無處不對谿山之勝。而山無水源。取汲于谿。一日。試同仲兄步至谿澗。一下數百步。又攀援而歸。喘汗久不定。相顧曰。徒手上下猶如此。彼卒擊負水而登。日不下數四。其勞甚矣。思有以免之。竟無策而止。後偶讀劉賓客集。有機汲記。鑿牙難曉。詳究其說。則啞然曰。是可施于括蒼無疑。然久無所告。姜子陽鈴轄沿檄來歸。因語及此。詢問甚悉。是有心于利物者。因爲錄賓客所記。又命工作小式以遺之。歸見黃堂。僊歎其說而贊成茲事。縱未能寬以達于正堂。但得引真

山上而運之。比汲于路者大有間矣。外而公廚及公幣釀酒之須。皆可以濟。下至巖居而谷汲者。亦可做此。若小有不合。則又在潤澤之功。子陽幸加之意焉。

跋豫章別集（案）原目此首後有跋王伯書所編文苑英華。跋豫章別集跋清國居士臨修讀序二首。今並佚其文。

一詩。二銘贊頌。三序說。四記律賦。箋注老子一篇。杜詩六十首。東坡少游。參寥各賦春日詩十首。參寥第八首云。梅梢青子大子錢。慙愧春光又一年。亭午無人初破睡。杜鵑聲在柳花邊。山谷別集書王氏夢錫扇。乃是此詩。但首句云。壓枝梅子。末句云。杜鵑啼在柳梢邊。豈山谷愛參寥詩。嘗書之扇耶。山谷以承天院塔記爲人所訐。遂貶宜州。記文及毀壁序。皆見此集。

紹興二十四年。歲在甲戌。先銀青部綱過儀真。輪實侍行。時七伯父方以漕使兼揚州。遂到郡齋。公餘出示書畫卷。有草書一軸。末章云。君家世世爲好官。後書錢希白。今五十年矣。偶以問諸孫而桂始出此卷。蓋三經堂歌也。希白名易。吳越國王侏之子。與其兄昆隨。俱歸朝。願從科舉。年十七。舉進士。御試三題。日中而就。言者以其輕俊而黜之。太宗語蘇易簡曰。朕恨不與李白同時。易簡曰。有錢易者。李白才也。太宗喜曰。若然。當用唐故事。召至禁林。會盜起劍南。不果用。復舉進士甲科。又舉賢良方正科。官翰林學士。俊逸過人。爲文數千言。頃刻而就。又善行草書。有文集在祕閣。觀此卷可知其人也。宋諫議敏求著東京記。載崇慶坊司空致仕李昉宅。有孝經。道德經。爲三經堂。家有東京圖。崇慶坊在城之東北。有李昉司空宅。則詩所謂夾城盡北十里街者也。黑籍蓋用漢舊儀丞相兩黑轎。及其家。子孫爲郎者衆。獨未知客曹爲誰。司空之子宗諤。爲翰林學士。年不及五十。真宗甚憐之。恨不及大用。且曰。自國朝將相。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昉與曹彬家爾。宗諤之子昭述。亦爲翰林侍讀學士。從子昭道。爲天章閣待制。世世爲好官。非虛言也。

跋從子深所藏書畫

東坡

公以元祐五年在杭州。治西湖。四明圖經載太守七人。皆止書元祐年。韓宗道。李莘。李閱。王子淵。張脩。劉淑。呂溫卿。不知所與何人。謂視此民猶公。民雖欲勿與得乎。

錢明逸 張文潛

錢子飛父子兄弟。俱中制科。作字猶有父風。然以言事致杜。范。富。三公皆罷政。惜哉。張右史手書。自有一種風氣。與大禮慶成賦葉相類。

林和靖 蔡端明 范太史

和靖名逋。字君復。而曰君復。頓首。古有此例。比西臺差少肉信然。求仲蓋用三徑事也。蔡端明詩見于集中。第八卷題云。二十二日山堂小飲。和元郎中牡丹向謝之什。范太史筆勢端重。似其爲人。集中今無此詩。家傳謂自紹聖之後。貶責萬里。屢遭焚溺之厄。元符喪歸。再嚴禁家藏文字。固已不全。靖康避地遷徙。所存益少。悲夫。

劉杼山

伯父揚州與杼山同在京師太學。相與最厚。觀此書詞。交情可見。此皆在貶所書也。第二帖三霍之言。雖出雅譴。蓋是時鮮有與遷客相親者。故鴻慶孫尚書亦有望望然如避垢汙之言。其志先伯之墓有曰。余誦洮陽。壽玉方持湖南使者節。過我。相勞苦如平生。與此意不侔矣。第三帖問疾而進苦語。有味其言哉。論少隨侍深陽。及拜公牀下。見與伯父一書。其言尤切。有曰。久聞壽玉後堂甚盛。某不敢謂然。吾儕老矣。遠情逆境。固不可堪。若縱意于聲色之娛。爲計似疎。其于保壽命也左矣。人世浮生。其誰不死。眼前亦何嘗見有百歲之人。然古人必謂衛生有經者。大恐未死以前。或因此疾病纏身。舉動須人。其況亦何可堪。

攻媿集卷七十四

題跋

跋沈智甫所藏東坡帖（案）原目。此首前有跋五。跋公以端明殿學士侍讀學士爲。州安撫使。紹聖元年。落職知英州。道貶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帖中又言過邢州。疑是此時。再遭遠斥。不知所與何人。既言道友。恐是佛印參寥諸公。以書信之。公不領細人姑息之愛。而望其警策以進于道。一見梁邢州之善政。而亟稱之。不計身之百誦。恐一善之不聞。嗚呼。此其所以不可及也。

跋揚州伯父所藏張魏公帖

魏公謫連州。凡四載。夫人侍太夫人居長沙。紹興二十年。移永州。始迎版輿同處。時伯父揚州以湖南漕兼潭帥。權臣當國。士夫或以傾覆遷客爲進身計。伯父義概凜然。劉杼山在全則持使節以過之。魏公在連。則時節餽問其母。自潭過水。又津其行。魏公所以致謝之勤也。百誦不怨。惟思報上德而收拾人物之心。猶不少忘。可以略見公之所存矣。

又錢希白三經堂歌

也嘗歷歷服膺此言不知舊帖何在。前輩責善之義如此。陶公安世因公之言遂爲伯父上客。後所立亦不負二公之知。時先君銀青爲道州僉幕。避伯父親嫌而歸。亦過清湘見公。故帖中兩問及。後在溧陽。受知尤深。公嘗曰。某無他長。頗能對客發書。草聖飛動。觀者必謂敏手。鑰親見其落筆沈著詳緩。甚不苟也。感憤時昔謹爲詳志之。

李西臺

西臺不惟以書名。每見其詩。真有唐人風度。紙尾花押。筆力亦不凡。

錢曲臺昆呂芸閣大臨蘇後湖岸

錢裕之善草隸。而字體又與希白子飛不同。卻近李西臺。但未老耳。芸閣先生經學之餘。詞翰皆有餘韻。後湖居士詩筆俱老。豈奪命鬼手之後。哦詩結字。尙有餘習耶。止之諱正由了翁次子。其與前輩相接如此。家風可知。

游御史辭

建安游先生從伊川遊。在謝上蔡楊龜山之間。宜其與了翁父子相厚也。龍舒爲今佳郡。是時乃空乏如此。天災流行。可無先備耶。

趙清獻

清獻平生出入蜀。先爲蜀州江原縣。後歷梓益兩路漕使。又兩知成都。最後則已爲執政矣。神宗亦曰能爲我行乎。帖中言寄家甬上。單騎入蜀。是爲部使者攜一琴一龜時耶。

徐東湖

徐東湖與了翁家相厚如家人。通判郎中卽了翁次子止之也。呼以仁弟。情義可知。

韓南陽 宋宣獻 文潞公

南陽爲元章簡公書神道碑。字體莊重正如此。宣獻傳言筆法精妙。上嘗取所書千字文及其家之墨迹。藏禁中。故敝紙滌墨。尙有典刑。潞公翰墨飛動。使人望而畏之。

曹子方

祐陵盛時。曹公上書極論時事。廟堂質責之。問所從知。對曰。天下皆知之。而相公不知。所謂焉用彼相。遂貶去。京尹不忍辱之。引頸荷校而行。吏卒問何以爲路費。曰。少俟吾子。已而一介草履負擔而至。卽其子也。問所攜。前則草履。後則乾糧。卒輩憤然。欲加掉辱。子奮曰。我父得罪朝廷。爾曹敢加無禮。我當殺爾。愕不敢動。靖康初。召還。渡至樞筦。又聞人也。宜乎遊了翁之門。

石曼卿 張都官

石學士以書名。所謂愈大愈奇者。張都官未知何等人。要是前輩。作字不苟。如再拜尊候。施于所敬。今亦不見此風矣。

張魏公

紫巖翁忠肝義膽。炳炳如丹。蓋矢死而不變也。使士夫俱能懷此心。國其庶幾乎。

呂子約

哀哉子約。見其書如見其人。始余以隆興初元與其兄東萊爲同年。聞子約之賢而未識也。淳熙九年。子約來掌庾事。余在先君服中。時時相遇。情義日篤。服除。舍弟賈舟赴調。或傳以爲余將西上。子約在庾中。願以片紙力言其不可前。余固不爲行計。然此意不可忘也。其後兩得同朝。迨天台發倅之行。又見其遭貶。自此不復得見。亦不意其蚤沒也。嘗評其人。楊乘三不惑之外。視軒冕又如浮雲。非勉強然也。見其進未見其止。觀人多矣。未有表裏如一如子約者。所謂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九原可作。微斯人吾誰與歸。

周蓮峯 朱瀟山 王侍御伯厚

紹興之末。蓮峯周貳卿歸自永嘉瀟山。朱公舍人歸自平江。俱以次對。來寓四明僧舍。侍御王公年雖未及。而從二公遊。完顏亮既平。周公賀表用萬馬救中原。對一驢載都市。朱公問之。侍御適參坐。爾臧質傳中數十言。二公俱稱其強記。故倡導之類如此。周公之詩三。惟中篇及朱公一詩皆親筆。侍御皆使人代書。蓋至敬之地。不敢縱筆也。山谷與王才元舍人詠牡丹詩云。欲搜佳句恐春老。試遣七言賒一枝。周公豈用此事耶。鐘少時俱及拜三公牀下。撫卷惘然。豈復得此前輩人物乎。

徐明叔刻溪雪霽圖

伯父揚州所至辦治。官府清簡。坐多佳客。如徐公明叔其一也。幼時猶及望見。徐公之風流瀟灑。如晉唐間人。翰墨兼畫。四明人家多有之。時徐貳卿獻之爲守。與彼宗盟。久留郡齋。如秦詔刻石篆韻。皆其筆也。嘗爲高麗使屬。盡圖其山川器物以歸。兄稗山侍郎有重名。從子子禮志其出處甚詳。謂畫入神品。山水人物。二俱冠絕。滌毫漱墨。成于須臾。此卷幾是矣。命女婿狀其行。則近故參政張公伯子也。因併記之。

跋再刊表公紀德碣

熙陵命王著集法帖。第五卷有李斯篆十八字。米南宮云。未知何人書。蓋亦不敢以爲斯之書也。黃祕書伯思長睿著法帖刊誤云。按其文云。田疇耕耨。爲政期月而致法令。使父子爲鄒魯。乃李陽冰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德碣中字也。此帖乃摹田疇等十八字爲斯書。與碑中篆無銖黍差。而米云不知何人書。蓋未見此碑也。校書攷古精確類此。然祕書又云。自蒼頡至程邈書皆僞。史籍書傳後世者。岐鼓耳。今此書云。揚州裴易惠系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亦爲未盡。蓋所謂史籍書者。卽此碑類中字也。歟乃碧落碑第二字。唐字也。陽冰最愛碧落碑。故用之。祕書以爲楊字。殆未攷爾。州裴惠三字皆在系卽紀字之半。但無易字。疑以明字疊而成之。特以大爲小。豈祕書未攷此碑之額耶。若謂字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亦可謂精鑿矣。建炎三年。此邦兵燹最酷。舊物幾無存者。待制仇公得此碑于萊菴中。重刻之。而或毀焉。僅存其額。識者深惜之。貳卿李公以臺省舊德來臨。政成多暇。訪得墨本。新知萊菴縣玉牒善道素工小篆。專以屬之。葦石其家。臨視摹刻。漫者闕之。以成此一段奇事。使裴公之政。陽冰之筆。與公之名俱傳。又俾繪畫其後。亦預有榮焉。按東武趙明誠德甫金石錄。此碣又有八分書者。今不

知所在矣。貳卿名景和。九江人也。

為趙晦之書金剛經口訣題其後

鑰七世祖以質為奉化縣錄事。當咸平中。民俗富厚。一憲奉佛。邑之告成。明化等塔廟。多所營建。時杭州新印華嚴經。贖十部以歸。又刊法華經版。造百部。皆以分施。邑下諸寺。至今猶有存者。嘗得古銅觀音像于江沙中。長僅尺餘。而相好端嚴。寶藏于家。是生四子。六世祖其次也。尤篤厚禮德。五世祖正議先生以文行教授鄉里三十年。皇祐間。登第起家。一時名公。皆為高弟。曾祖金紫兄弟。繼世科諸公。又皆執友。而與提刑羅公尤厚。查其醇茂動篇。甚相似也。開禧元年。表妹婿新彭澤趙丞晦之師。先欲刊六祖金剛經口訣。鑰方居先。妣安康郡太夫人之喪。痛念先妣平生佛課至謹。既于卒哭前。手寫法華經以資冥福。因許為晦之書此口訣。及觀後序。則羅公所作。數暢經意。又發明六祖之說。且云。士大夫無不樂助。而四明樓君某。願助成其事。則我曾大父也。遂謹書之。且易注文為大字。以便觀者。區區之誠。願以追薦祖先。二親無量功德。其中妙旨。開警迷悟者。非一善讀者當自知之。

跋山谷西禪聽琴詩

此山谷西禪聽琴詩也。山谷之時。不待贊揚。手自分外。外篇今之詩集。傳于世。任公子淵為之注者。皆自入館後時。幾七百餘首。外集乃有千餘。有如此詩。而不得在內篇。又或云。晚年刪去。詩可易言乎。內篇有聽宋宗儒摘阮歌。不知與此何以分。必有能辨之者。集中幽水曰。幽泉更作日更似。外集又有招載道士彈琴詩。豈亦斯人耶。

跋晁深甫所藏東萊呂舍人九經堂詩

伯父揚州家有錢內翰希白三經堂歌。其蹟甚偉。初不知為誰氏作。後閱宋謙議所著東京志。始知為崇慶坊李司空家。三經乃孝經。道經。德經也。末章云。三經不滅堂不壞。君家世世為好官。茲見東萊黎微公題晁氏九經堂詩。益知大家文獻相承。未始不以經術為本也。

跋葉氏夫人墓誌

四明衣冠雖盛。自開國以至紹興。曾未有仕登兩府。恩及三世者。二十四年。歲在甲戌。史公才始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贈三世為東宮三少。隆興元年。從子浩為參知政事。未幾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嘉熙五年。再為右丞相。其後位極人臣。生為太師。賜第行在所。玉帶金魚。勳名富貴。康寧壽考。為近代臣子之冠。子孫繁衍。不惟為吾鄉衣冠盛事。四方搢紳。亦莫不歆豔企慕。而求其源流之所自。則出于八行之一人。又溯而上之。則八行之母葉氏夫人。流慶也。夫人以子孫贈典。凡十七封。為冀國夫人。太師文惠王推原本始。追崇極品之外。上及五世之祖。其敘致積慶之由。可謂極其至矣。然猶未能知葉夫人之詳也。開禧二年。新置文思院。肅忠致族黨之意。叩門而告。鑰曰。葉夫人之志銘。碑石既碎于兵火。不知所在。近方得于故書中。始知于煨燼之餘。僅得斷碑。上世能錄其銘。雖有闕文。而其志銘則予之大父少師為郡時所作也。嗚呼。建炎三年。吾鄉遭兵燹最酷。我家先世遺文。片紙不存。

趙能班班見一二。不謂乃有此碑。伏而讀之。不肯孫不敢為溢美之言。至其言曰。人皆謂天之報施善人。在此而余獨以為易止是哉。蓋本固則葉茂。源深則流長。累行積德厚矣。後必有顯者。未易量也。銘詞又有曰。天之報施。固未易量。後必有顯。以大厥光。是時樞密方為遂昌縣丞。而終貳大政。文惠王即夫人之曾孫也。碑中五子一尚幼者。後名光。七孫若訥。即文惠王之舊名。若愚。後名淵。終朝奉郎。知江陰軍。若谷。後名溥。終湖州通判。若樸。名源。為曹娥監場。涓。以剛定官為南康軍簽判。浚。為婺州通判。是時猶未生也。元孫今數十人。彌大為禮部侍郎。敷文閣待制。彌正。兩浙東路提刑。今彌遠。方為起居郎。彌堅。方為樞密院檢詳。彌字一行。登科者已六人。其餘名薦書。遊實。關。以賞延登。應仕者。未易縷數。況其子孫承上世積善之慶。大率性行端良。相勉于學。以是益知史氏之與未艾。而吾大父之言于今。已為明驗矣。既謹錄之。以補家集之闕。又著其說于世。使為善者知勸。他日有乘形史之筆。為列女傳者。當以夫人為稱首焉。闕文尚多。可補者補之。餘當以傳疑。不敢苟也。嗚呼。蘇文忠公為三槐堂銘。有云。善惡之報。至于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今夫寓物于人。明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于身。獲報于天。取必于數十年後。如持左契交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又曰。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鑰不佞。于史氏之門亦云。

跋姚宣伯所立許斯二孝子墓表

東陽在婺為壯縣。號難治。近歲議者以東鄉尤曠遠。別置一尉以優之。余里人姚宣伯為之。數月。以書來曰。稅籍不明。賦役不平。非民之頑。驅之使頑也。余報之曰。固也。良心人所同然。或仁或鄙。顧為之上者。如何。子益勉之。未幾。又以書來曰。管內有許斯二孝子墓。許見晉書孝友傳。墓在藍圃村。所居名孝順里。及其親家尚可識。鹿峰虎峰。俱以得名。斯蓋吳亦烏聞人。墓在后侶村。地名孝義塘。事併見圖經。二人皆嘗表其門閭。今不復存。欲立巨石以表其墓。且各刻其事于碑陰。以昭邑之人使慕焉。願為書之。余欣然曰。尉以警捕為職。而加意于風教。子之意遠矣。且必耿令君之所樂為也。自念得姓于東樓公。而望出東陽郡。上世遷于四明。而發實吾宗之故里也。既書其碑。又且勸宣伯併刻之。

跋張忠簡公詩帖

熙寧六年。日當食。四月朔。裕陵為微饌。避正殿。一夕微雨。不見日食。百官入賀。蔡子正挺為副樞。獻詩。前四句曰。昨夜薰風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助。陰沍潛隨夜雨消。當時無能過之者。蓋又有皇子之慶也。端明張公。紹興十三年。為秘書郎。是時事既相類。詩語精切。可以追配前人。後以孝宗舊學。仕為尚書。雖不及大用。而清德映照。龍數優渥。三子一孫。同為郡守。叔子遂踐世官。張氏之興未艾也。拳拳愛君憂國之誠。已見于此。詩。伏讀為之三歎。

跋王如晦文卷

開禧二年。下元前二日。王周伯屋示余以巨軸。曰。此曾大父朝議少時揚屋之文也。大父濠州康之贈告。

箱中余曰周伯妙年固非漢之老人而余年七十及讀君之會大父子少時余與表兄中書陳舍人安行俱汪出生長外家舍人幼孤侍母以汪氏為歸余十歲時見舍人取朝議之女外祖少師侍朝議如姻家往來無時後六年而朝議亡外祖銘其墓而仲舅尚書為之文紹興三十年歲在庚辰濠州登科余適在都下侍仲舅往濠州泣曰先君少在郡庠以明易試優等升內舍籍上庠兵火之後再以本經中鄉舉太學再興又以詩賦聯薦一日外報省榜而不及門先君方理髮吾母勸之曰君髮已種種茲事可已徒費精神何為先君握其髮曰未死終不可已然竟實志以死某之僥倖先君之澤也今見所著易義十三篇論二首雖非今時文格然既盡當時之體而議論詳明益見學問之蚤成而老不得售非命也耶濠州既成先志仕至二千石亦足為善士之勳矣若其高誼樂施雖已見志中抑聞遇西變時鄉之寒士襁被附舟日為食客又濟其乏絕者不知幾人項文學彥思後貧甚以場屋之舊叩門無時公知使令者厭之一聞項之聲效則徑出迎之袖出所贈以應其須嘗在旅中項來謁不值遂巡既去而銀盃羽化從者遺白公以為無疑公怡然曰必無之因置不問後乃知從者之度也聞者益歎服其他折券已償不可數計王氏之澤未艾也周伯拱而曰皆孫曾所未聞願書卷尾以補家傳之闕又以詔後之人

跋趙大資政所藏趙忠定公帖

開禧二年大資政趙公奉祠居四明一日理故篋有簡緙紫羅囊中緘封甚密發而視之乃丞相趙公報章翰墨如新蓋皇上受禪前一日事已豫定公密以報丞相丞相時為知樞密院喜甚而書此所謂陸賈交歡為公以大義諭殿帥郭果正如平勃之安劉氏也公慨然感念條已十三年矣公方為蜀帥時嘗被旨上內禪本末無一言之諛茲欲以此簡登之石以示後人公之意深矣鑰待罪直學士院甲子味爽之前密聞大議于公相君示以太皇太后之命播告四方實叨視草遂得在二公之間正元朝士存者無幾矣幸日陪杖履之末公曰微吾子無有深知當時事者為我序之鑰曰唯

跋劉師文昆仲乞增母壽疏藁

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有是哉正義曰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可延之寸陰不可減之晷刻然劉氏兄弟以母暴得病欲絕各乞減算三年增母之壽而母後六年乃卒嗚呼真有是哉

跋東坡與宗人帖

宗人容貧甚吾無以濟之昔年嘗見李駙馬璋以五百千買王夷甫帖吾嘗不下夷甫其人則吾之所羞書此以遺生生不得五百千勿以與人然事在五百年後價值如是吾佛一坐六十小劫五百年何足道哉東坡居士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容方苦貧而使待五百年後坡亦善體矣錢大參書法源出于坡歎仰若此必能審其為真

書李氏建炎備禦錄後

始余八九歲時侍外祖汪少節外祖母福國夫人先妣安定郡夫人季舅江州赴奉川任氏慶集江口乘義李君及王夫人遊過其家隱然巨室猶記及見雙椿芝蘭之盛既長始知二老人康適由長子修武子列一力幹慮才智絕人孝養備至乘義自六十歲即以家事付之一絲不掛時已近八十略無老人衰憊之氣壽至八十八而終侍御王公志其墓先是建炎三年吾鄉被兵禍最酷遠如昌國顯顯獨居一海中亦遭焚燬時高宗南巡永嘉奉川為孔道敵勢方張承平既久人不知兵望風奔散而邑境獨全嘗以問諸父洎故老則曰此李君子列之力也邑有義社素號勇邑官召人士議事皆已覓伏山谷君所居去邑一舍令馳檄使自備糧糧從便控扼而數百人已列庭下君延致其長自任館穀之責惟牛醴酒以勞勉之衆皆感奮遠近來歸隨即撫定軍聲既振寇望風而卻慶乘追歸得其數級而還事定又出私藏輻之方是時慮張功闕冒賞射利者甚衆君不自言賞亦不及遠今將八十年李氏之遺產雖不及舊而陰德必報文風大興君有九子長過庭墨人太學得官亦轉為丞矣第四子迪功充庭是生六子長曰元白授學于舒元彬歸以誨諸弟今為上舍生諸弟與其輩從入太學預鄉書者已五六人元白長子亦入學次以制中開禧元年進士第鄉里莫不欽豔盛矣一日迪功理故書盡得修武備禦時支幅總目手澤具在欲以顯揚先人之烈俾鍾序其後詳已見于張公仲房所作行狀矣抑聞之衣冠南渡所在顛隳者非一鑰親見王信州正夫從言時侍二親避地南來優優然無所歸寄命一航聞有義勇所聚遂投之衆見其北音遠曰此森細也欲戕之舉室不知所為忽一士人攘臂曰毋害善善此士大夫之族也問知其為三槐家益善遇之則子列也且曰微子列吾家無噍類矣又聞乘義嘗慶壽百客皆集有塔劉氏獨不至子列欲盡親歡以此為歡問之則以官適三數百千方繁于有司不可脫也即具舟載錢如所負之數輸之官取塔以歸大率高誼宏略如許然則李氏之興殆未艾也今方多事思得疎財好義徇公忘私如修武君者豈易得哉故慨然為之書

跋秦王獨獵圖

山谷題秦燕郭尚父圖云往時李伯時為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前錄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為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文皇獨獵圖唐小李將軍之筆建炎間內府宜取于宗室家妻以非所敢惜但以前射一豕而上生于亥故不敢進復令取之亟摹一本而以真者進御三豕一豕皆極奔驟弓既引滿而箭鋒正與豕相直豈山谷龍眠俱未見此畫耶

別持一書。前此未有。而公遇事詳審。抗節不撓。既深得庸使之體。迨其歸秦。力陳邊養之說。上意雖無封狼居胥之快。而察公之忠誠。南北信誓。守之愈堅。三復遺編。手澤粲然。敬歎不已。既得周文忠公為隧碑。以發揚之。謹書卷末。以慰二賢嗣之孝思云。

跋黃刺史公移

余從妹適新昌石時亨文。今主桐廬簿。其婿黃君日宜自言鼻祖名从日。成唐五季間為明州刺史。始居鄞之隱學。後徙于剡。所居號北莊。且攜其家藏明州公移三紙相示。草書皆手澤也。余每見舊物。無不愛玩。又念先大父少師宜和中守鄞郡。首尾四年。中更兵燹。不惟家集不存。吏牘亦不復見。君家此帖傳三百年。可寶也。歸視之。其第三帖天祐三年。嗚呼。唐昭宗以天復四年三月改天祐。八月而遭朱全忠之禍。哀帝嗣位。竟不改元。三年。歲在丙寅。明年四月。而唐亡矣。歲在丁卯。是為梁開平元年。餘二帖皆開平二年。歲在戊辰。第二帖則正月。而第一帖乃九月。三帖之次。正失其前後。當一正之。二帖為雪竇山者。前止稱監。蓋專為鹽事也。印文漫滅。僅辨一二。疑是監中之印。一牒補吳德為銜官。則明州重鑄之印六字甚明。晚唐名器益輕。一刺史而檢校太傅。騎省憲銜。下及胥吏。是時錢武肅王據吳越。或勸拒梁使者。武肅笑曰。吾豈失為孫仲謀耶。故用其正朔。又言董昌之誅。明州君預有力。故有佐忠去偽功臣之號。因併著之。

跋歐陽公與張直講帖

歐陽公筆札自成一家。故所見無偽帖。然鮮有如張氏所蓄之夥。蓋直講出其門久矣。嗚呼。前輩風範。歎仰何極。與門人書。止以講學進道為問。官稱直書。外封多用花押。皆今之所無也。出處君子之大致。可以自決。若范蜀公之不待年。固為高矣。蓋有為而發。公亦不暇俟從心之期。勤勤屢請而後得之。本無可疑。而于士友間詢士論。恤清議。又恐或以為速也。李宗易未知何人。公欲少遂休息。可漸調攝。公非他人比也。以憂世體國之切。又為斯文宗主。雖曰忘疲。精力耗矣。六十四歲至蔡。明年六月得謝。又明年當熙寧五年之秋。而公薨矣。哀哉。汝陰處士公待之甚厚。騎馬聽朝。難之句可知。一從王氏之招。頓墮素守。春秋猶且倚關。于公何有哉。公發明經學。于詩最詳。易道難言。公亦自言不敢以己意為準也。直講五世孫。示此二軸。敬題其後。聞家藏直講易說。猶恨未及見之。公嘗薦直講試制科。期待不淺。官止大理寺丞。秀州倅命也。而其後衣冠不絕。曾孫諱訥。泊篋俱挹世科。非垂裕之效耶。

跋真經唱和帖

向鄉林 壽岡楊愿 巢經蕭奐

鄉林詞翰。固多見之壽岡。巢經之酬倡。可以見江右文物之懿。壽岡臨江之山。其字護仲。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也。樞密楊公字原仲。姓名適與壽岡相似。今其家在會稽。杜小冠。陳驚坐。不可不辨也。

跋傅欽甫所藏職貢圖

河南出鮮卑慕容氏。吐谷渾之後也。地在河南。古之流沙也。梁天監元年。遣使朝貢。獻瑪瑙鐘。後或獻

攻媿集卷七十五

題跋

齊曹武惠王傳後

康王之語曰。昔君文武。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父王家。用端命于上帝。夫所謂不二心者。人但謂其忠于所事而已。書之意。蓋謂其臣與文武之心為一。如咸有一德之謂也。藝祖之造邦。武惠之元勛。不容贊嘆。後人徒知藝祖之神武。而不知創業垂統。本于不嗜殺人。徒知武惠為熊羆之士。不知其用兵行師。不妄殺一人。所謂不二心之臣。故伐蜀而戢兵。藝祖使人謂王曰。汝能戒士暴掠。成吾不殺之志。任得其人矣。江南將下。藝祖夢神人。奏上天以金陵一城。生靈為曹公。後自公必能副朕不殺之志矣。嗚呼。我宋之國祚無窮。曹氏之餘慶流行。三代之君臣。何以尚茲。

跋趙暉遠使北本末

漢武帝得人之盛。史贊有曰。奉使則張騫。蘇武。武之執節。千古所仰。若騫者。往來匈奴十餘年。謂其勤勞則可。然竟不得月氏要領。猶之可也。奉使有指。而多取外國奇物。失侯之後。益言所聞于他國者。以蕩上心。帝之黷武。以至虛耗。騫實啓之。殆漢之罪人也。少師以皇族之彥。孝宗妙選副國信使。上方銳意恢拓。

再三至或再歲一至。中天竺國一名身毒。天監初其王屈多遣使獻璫瑠璃唾壺等。師子國大通元年其王迦葉伽羅阿黎邪使使貢獻。北天竺國天監三年遣使朝貢。

渴盤陀國于闐中小國也。中大同元年始通江左。遣獻方物。武興善國本仇池。天監初封武都王。後以爲東益州。滑國車師之別種。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隨遣使獻方物。波斯國中大通五年始通江左。遣使獻佛牙。

百濟國東夷三韓。馬韓有五十四國。百濟其一也。天監十一年遣使朝貢。龜茲國西域之舊國。自晉渡江不通。天監元年遣使朝貢。倭國武帝進其王武爲征東大將軍。

因古柯國（案）梁書及南史均作周古柯國。此以字似誤。阿跋檀國。胡密丹國。竝滑國之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使隨滑國使來獻方物。

白題國匈奴之別種胡也。漢漢嬰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普通三年遣使來獻方物。末國漢世且末國也。普通五年始通江左。遣使來貢獻。

林邑國古之越裳。漢日南郡象林縣。天監九年其王范天凱奉獻白猴。婆利國去廣州二月日行。天監十年（案）梁書及南史均作天監十六年。遣使奉獻金席。

宕昌國西羌種。天監四年其王梁彌博來獻甘草當歸。狼牙脣國在南海中。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撒多奉表。

右二十國亦有屢至者。姑紀其略。

正字傳欽甫撰職貢圖見示。不惟畫筆精好。其上題字亦自合作。李龍眠有帖云。梁元帝蕭繹鎮荆時。作職貢圖。首勝而終龜。凡三十餘國。今此卷總二十有二。必有遺脫者。余試攷之。其一曰魯國。使龍眠以爲首勝。而此曰魯。豈有誤耶。徧閱南史。梁之記傳及通典。太平御覽。皆無魯國與丙丙國。其下二十國則有之。既列于前。皆曾朝貢于梁者也。武帝紀中。又有扶南。鄧至。于闐。蠟蟻。高麗。于陁利。新羅。盤盤。丹丹。九國。豈圖之所遺耶。亦不見所謂蠟蟻者。按海南諸國。晉代通中國者。蓋鮮。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梁。其奉正朔。修職貢。航海往來。自晉氏南渡。介居江左。北荒西裔。隔礙莫通。至于南徼東邊。界壤所接。宋元嘉象浦之捷。威震冥海。于是親譯相係。無絕歲時。以洎齊梁。職貢有序。元帝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工書善畫。自圖宜尼像爲之贊。而畫時人謂之三絕。江陵城陷。聚圖書十餘萬卷。盡燒之。著書甚多。內有職貢圖一卷。此幾是矣。然尚有可疑者。既曰圖書盡燒。何由得傳。使不在煨燼中。去今已六百五十三年。紙之壽雖過于絹素。亦不應尙爾全好。恐是龍眠摹本。前帖即其自跋也。故又云。恨筆墨凡惡而未究其此蓋其自

謙之辭也。標題小楷與帖字頗類。疑亦龍眠之筆。又帖云。狀其形而識其土俗。今不見所識。又疑止摹其形也。況龍眠好臨古名畫。如張僧繇善神。李將軍海岸圖。吳道子韓幹者。尤多。晉天福中。胡嚴徵臨道子善神。亦曾榻木。澹巖張公右丞達明。龍眠之甥。亦言伯時于前人遺跡。靡所不叩。則元帝之畫。當是其所臨者。貞觀開元等印。高下勻布。如出一時。貞觀既在御府。不應百濟之下。書顯慶四年滅。又內殿圖書內合同印。集賢院御書等。雖皆是李後主印。然近世工于臨畫者。僞作古印甚精。玉印至刻滑石爲之。直可亂真也。姑審所聞。更俟博識之士訂之。噫。龍眠之筆。在今日誠不易遇。欽甫寶之。安知他日不獲其餘也。欽甫云。通鑑宋元嘉二十七年。將北伐。詔云。芮芮亦間遣使遠輸誠款。誓爲掎角。疑內丙與芮芮相類。恐傳寫之誤。然南史亦無芮芮之名。姑俟詳攷。

梁書西北諸戎傳。芮芮國蓋匈奴別種。魏晉世匈奴分爲數百部。各有名號。芮芮其一也。自元魏南遷。因擅其故地。宋引之共伐魏。天監十四年。遣使獻貂裘。是後數歲一至。貞觀中。中書舍人裴孝源公私書錄云。梁元帝畫六卷。竝有題印。卻不及此。又云。職貢圖三卷。江僧寶畫。隋朝官本亦有陳梁年號。名畫記云。元帝畫職貢圖。并序外國貢事。又梁書云。任荆時。查番客入朝。圖下元日再書。以助博聞。初疑芮芮恐是蠟蟻。北史蠟蟻傳甚詳。攷之不見。而南史蠟蟻傳與梁書芮芮傳首尾止二百餘字。事絕相類。乃知芮芮果蠟蟻也。蠟蟻貢獻已見前跋。在武帝紀中。因併書之。

跋二疏圖

開信二年。余年七十。鄉黨作會于敏廬。愈惠叔以此圖爲壽。愛玩不已。時余已告老于朝。至明年再請。而後得之。韓文公送楊巨源序。引二疏事云。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則知舊有此圖矣。澹巖右丞張公有二疏圖詩。自注云。世傳顧長康筆。故詩中云。虎頭圖一卷。高貴鄉公畫。隋朝官本。二者未知孰是。右丞詩又稱澹巖四山萬木。送車關咽。導騎交馳。疑非此本。龍眠思出新意。或約舊圖而爲之。洛陽王壽卿魯翁家。李陽冰筆。跋尾。趙公明誠稱其深入陽冰之室。賀公所稱。殆是斯人而非公也。近又得龍眠四皓圖。稍大。遂臨此本。展以爲對。

題柳公權所跋洛神賦

洛神賦本成甄賦。王大令好書。此故多傳于世。嘗見六一居士家傳絹素真蹟。亦非全文。柳誠懸小楷書跋。此卷作草草體。雖合作未到。皇象諸公。其用工亦深矣。余以讀者不能盡識。欲爲行書于後。因參以他本。正定。以充未暇。書此以歸之。他日或再見。尙當屬筆。

跋金腰圖

金腰之說。不明久矣。嘗偶得其意。欲著于冊而未暇。盧甥祖申之攜此圖見示。雖出臨摹。而古意具在。遂爲之說。書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腰。讀者遂謂公作金腰之圖。殊不知序書者蓋言金腰之篇爲公而作也。古之卜筮。非若後世之輕易。記曰。易抱龜南面。天子北面。蓋聖人齋戒以求。其求之天也。可易乎哉。此篇之說。既不明。似覺文義間斷。又若非可以傳後世者。間有不通。先儒多略而不道。余熟復之。

始得其意。而後詞意聯屬。所謂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者。要當先正金縢二字。所謂金縢之匱者。其中實藏占書。自后稷之封于部。分茅胙土。授之以龜。占書至嚴。子孫世守。非有大事不啓也。武王克商。纘日年。而疾弗豫。召公大曰。我其爲王稷卜。稷也。二公欲卜之于天也。周公曰。未可。不若以感動我先王。遂以告太王。王季。文王。卜三龜而皆吉。所謂啓籒見書者。正啓先世金縢之匱也。既觀占書。亦曰吉。公納册于匱中。不欲人之見之。非聖人欲微福于後也。罪人斯得之後。又爲鴟鵂之詩。以遺王。其意切矣。史臣書王亦未敢諂公。言雖不諛。而不利孺子之讒。王之心猶未釋然也。雷電以風。禾偃木拔。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不知何爲而啓此書也。以爲不知。則天變于上。何爲而啓此。以爲知之。則亦不必啓此書也。蓋其時正以不知天之所以爲變。故啓占書以下天意。及得公代武王之說。至于執書以泣。王心始大悟。首曰。其勿稷卜。蓋本欲卜而今不必卜也。始知天變之意。欲彰公之勤勞。出郊而迎。雨。反風。而歲大熟。而後一篇之義煥然。孔子定書。特存此篇。以見周公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本于此也。新莽以平帝有疾。作策請命。願以身代。藏册金縢。莽之讒詐不足言。漢去古未遠。此說已不明。直以金縢之匱爲周公所作。而況于後世乎。

政壇達之所藏虞書孔子廟堂碑

此本雖無大周二字。比余所藏爲多。又精彩殊勝。聞天台有真跡在。餘生恨不得見之。得見此本。斯可矣。

又心經

虞書石刻雖不盡有。尙多見之。心經精妙。始見此本。章貳卿自言家藏已百餘年矣。柳誠懸蘇浩夫人志銘。此本奇甚。只一疊字。真欲照人。小字難于寬綽。而有餘。不如此不足爲楷法。戶籙李公誠之示以大父參政文肅公草堂所藏懷素自敘。嘉定元年閏四月丙子。同觀于道山堂。有疑爲臨本者。然亦妙矣。未易輕議。

跋潘刑部致免詩卷

彥先。濟南潘公之字也。登紹興初進士科。時方多艱。慷慨許國。始爲尉曹。丞相呂忠穆公薦其有專對之才。二年。歲在壬子。假禮部侍郎。使不測之敵。一時名公皆壯其行。詩章甚衆。今其存者四。殿院劉公秉。察院李公蘄。又李公愿。馬公永卿。皆俊偉人也。公既得要領以歸。和好隨定。授朝請郎。尙書刑部郎中。終焉公諱致堯。其行也。季氏宗丞公致祥。字彥和。奉其太夫人。居四明。余從妹適宗丞之子迂。今其子侶。樓出也。攜以求跋。爲道梗槩。仍請道山諸賢各識姓名于別卷。明日。又書此于五堂直舍。俾侶襲藏之。以爲家寶云。

跋李文敏公遺事

士大夫學爲文章。固足以爲國之光華。一臨事變。隱素守。忘大節者多矣。二凶變起倉猝。文敏公廷吐之。而奪其氣。事不難。無以見君子。宗社再安。誠國有人哉。

跋李山房與山谷帖

政壇集 卷七十五

山房不以書名。嘗見行書。不知草聖乃如此。以是知前輩無不過人者。所謂不有此身。安得此甥也。跋黃子耕定武修禊序

子耕明遠以古帖相見。不肯各有其寶。余有清化閣本。與此相似。而流帶右天向全。謂子耕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明遠姓單名丙父。右遷之有文者。

跋郭適之集句梅雪詩

集句始于近世。莫盛于半山。而萬公亞卿繼之。後有作者。鮮能及也。吾鄉郭君適之。舉業餘暇。爲梅雪集絕句。至六百餘篇。雖曰以詩爲戲。非博記詳取。未易爲也。然亦有擇之未精者。至下取鄙句。何耶。昔有刺字至半山之前。自稱集句詩人。坐客駭然。公真之坐末。問曰。江州司馬青衫溼。何以爲對。應聲曰。梨園弟子白髮新。公甚悅。觀此篇者。其可輕視之耶。

題專壑

半山詩云。穠侯久擅關中政。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輒驚猜。蓋引穠侯事而採莊子擅一壑之語也。余起于告老之餘。叨應樞近。寓居乃得此勝處。名以專壑。客有言曰。此真傳舍。子安得專。余曰。公退燕坐。酌酒賦詩。如在深山窮谷中。援琴對之。萬壑同響。則余實專之矣。若自其變者觀之。則此身殆非吾有。而況此乎。客一笑。因刻其語于崖下。

跋韓忠武王詞

近見費補之袁梁谿漫志。紹興間。韓斬王自樞密使就第。放浪湖山。匹馬數童。飄然意行。一日至湖上。遙望蘇仲虎尙書宴客。斬王徑造其席。喜甚。醉歸。翌日。折簡謝。餉以羊羔。且作二詞。手書以贈。蘇公誠藏之。親題其上云。二闕三紙勿亂動。瀟灑了未。蘇公之子壽甫。山丞太府。擢以示斬王長子莊敏公。莊敏以示余。字畫殊傾欬。然其詞乃林下道人語。莊敏云。先生生長兵間。不解書。晚年乃稍稍能之耳。嘉定改元。莊敏公次于樞密副都。承旨帶御器械杖。以二詞石本見示。益信梁谿之說。但詞中一二字不同耳。昔人有競病之詩。及塞北烟塵之句。雖皆可稱。殆未有超然物外。如斬王之曠達者也。

跋韓莊敏公遺藁

韓頃在周行。荷莊敏公與之進。抵掌而談世故。慨然有許國之志。觀此奏藁。蓋事有至難而不敢辭。身將就死而弗苟避。母已老而不以告。子在側而不及知。事定之後。始出以示之。忠孝大節。可以概見。勒石傳遠。以昭前人之遺烈。此孝子職也。

跋蔡澤卿蘭亭博議

禊序之傳。歌詩序跋。不知其幾。愈出愈新。贊揚不盡。澤卿又從而鳩集之。後之作者。殆未已也。余復何言。嘗記本長老赴闕時。過金山。佛印見其樸野。強使賦詩。仍誦唐人以來佳句。本忽使人代書云。水裏有塊石。石上有箇寺。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印深服之。余輒用其語曰。定州有片石。石上幾行字。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可以發好事者一笑。

政壇集 卷七十五

跋黃知命帖 山谷真蹟中更禁絕重以兵燬銷燬而四方得之者甚衆則知此老所書未易以千億計知命但傳詩篇今始見此帖于子耕許風度大似伯氏所謂一不爲少者尙可想見白衫騎驢搖頭而歌之時山谷以名太高一世憂患卒以謫死知命雖以躋履優游終老殆伏波家之少游耶

跋蔣元宗所藏錢松寇詩帖

錢汪出生長外門幼時見故大參錢公爲武軍公壯年風流醜藉喜與士夫游與外祖尤厚吾鄉舊有五老會宗正少卿王公珩朝議蔣公璠郎中顧公文衡州薛公朋龜太府少卿汪公思溫外祖也皆太學舊人官游略相上下歸老于鄉俱年七十餘最爲盛事禮部侍郎高公開起居舍人吳公秉信皆自以後輩不敢預干薛二公下世參政王公次翁致仕寓居嘉善義風始議爲八老會朝議徐公彥老布衣陳公先而後至顧蔣汪公參政泊高吳二公繼之然已不及前日之純全矣大參政詩中所謂八僊人者此也蔣公園中素有春堂海棠尤多即大參所賦也後使淮上猶與蔣公通問今左相當軸與大父相望于四十年間蔣公會孫元宗裝池詩帖欲以獻光範門下求跋其後大參素博學好詩文詞翰俱勝不待贊嘆又見前輩官游其待高公如此之厚也

跋先太師與張恆詳帖

先君太師隆興初元監進奏院檢詳張公爲寮俱未有麻字同處直舍情好日隆未幾先君易諸軍糧料院張公擢監察御史會有旨薦郡守遂薦先君其詞曰御下以嚴處事以靜嚴而知恤靜而能辨識者以爲曲盡先君等以軍器監丞兼工部郎因此得守古括公邊檢詳已而歸整源奉祠先君兩致專書前絳銜位論代書之今四十年矣公之子星子令南金以墨蹟遠寄又以二書爲碑本見遺仍求真蹟感歎追慕淚橫集誦書其後而歸之先君一意郡事書尺盡付論輩此皆親筆尤見交情之篤饒返止此又以見前良相于物薄而情厚也

跋陳君直楚齋圖

小子何莫學夫詩多識于草木之名離騷具載香草多湘楚間所產陳君篤好之圖形作贊而闕所不知者四以是知詩人亦不能盡見痛飲讀之取其大指而已陳君所記亦有與余所聞不同者人言木蘭即木筆雖別有辛夷之名未知孰是而頗有證焉半山有籬落黃花滿地金之句歐公云菊無落英半山云歐九不曾讀離騷公笑曰乃介甫不曾讀耳竟無辨之者余嘗得其說不惟悟歐公之意騷之旨亦明靈均自以爲與懷王不能復合矣每切切致此意木蘭仰生而欲飲其露露不謝而欲餐其落英有此理乎正如薛荔在陸而欲採于水中芙蓉在水而欲攀于木末皆此意也又嘗于蘭有感焉凡花之生深林者皆能以無人而不芳然古人必以稱蘭者非蘭不足以當此正如疎影暗香他花亦有之惟梅可

雍甫之季也縱筆及此俟來過我相與一笑

跋餘姚縣陳山寺碑

五代史載耶律德光問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雖佛語人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賴道一言之善也五季歷五十餘年四方雲擾惟南浙境內不知兵革但知錢武肅王系世奉佛崇飾塔廟不知一方生靈佛力所不及者錢王實爲之陰功至普于今慶裔縣遠爲本朝勳閥之冠姚江陳山一碑具言建立本末主僧妙珣欲持鵠丞相于丹丘仍攜忠懿王制書求跋遂書于卷尾

跋舊答李希岳啓

少嘗問從兄編修景山老杜韓柳泊本朝歐蘇半山山谷諸公晚而詩文益高何耶兄曰文章精神之發也學問既充精神有養故老而日進余嘗佩服斯言數年前余方投閒李希岳惠以駢儷之文嘗手報之復以來示又出大篇筆力愈進余退視舊作自覺只在故處爲書卷尾以誌吾之愧尙勉希岳之進也

跋王頴之所藏趙忠定公帖

紹熙之末丞相趙忠定公方在西府慨然欲收召天下故老之有清德雅望者聚之朝時太府卿王公正己吏部郎中豐公誼諸人皆其選也以年高退處于家皆欲盡起之庶幾大老歸周明年忠定當國王公時已休官豐公先至適以繁言而去此事遂已爾後事愈多變而諸老亦盡矣可勝嘆哉大卿論姑之夫也從其孫穎之見忠定舊書讀之使人流涕尙寶藏之使後來知前輩相與之意非有私于故舊也

跋王岐公端午帖子

嘉定二年太宗正丞兼權吏部郎王君以會祖岐公端午帖子并和范蜀公詩一軸示論且求跋論曰華陽集一百卷可謂多矣然岐公在翰苑幾二十年著述殆不止此嘗問公之孫大監云不惟有所遺逸如資治通鑑序韓魏公神道碑皆曰御製不敢編入家集中論謹攷此軸所書太皇太后慈聖光獻也皇太后宣仁聖烈也皇后欽聖憲肅也時熙寧三年裕陵之盛際也後一詩集中詩題有云兼呈司馬君實內翰又自注云自太平興國以來四世凡十榜登科又云于與景仁君實有子登第公長子仲偁蜀公之子百揆俱在葉公祖治榜第四甲溫公之子康中明經一甲亦在是年集中詩與子皆同惟鳴鳳作雛鳳云

跋周侍郎事三帖

論衰族本出東陽樞密通譜爲伯父行使關陝時聲績甚著侍郎周公書中云樞密于鳳翔長安西六程極用心凡事皆平和無間言而陰能消諸公自恣之心極不易周公古君子言又出于無心則當時使事可見李世輔後名顯忠竟隨樞密以歸張中孚亦關中傑黠周公推誠待之是時士夫多出入兵間以濟國事可仰也

跋章達之所藏唐石涼詩序

同知樞密院章公示以故碑二册其一則夏日游石涼詩序曰豐制豐音聖蓋則天所作也有云爰有石

涼者。即平樂洞也。則天賦七言。太子顯則中宗也。相王且則睿宗也。武三思。狄仁傑。李嶠。蘇味道。姚元崇。闕朝隱。崔融。薛曜。徐彥伯。楊敬述。于季子。沈佺期。各稱其官。詩皆七言。侍遊應制。亦有姓名殘缺者。後云大周久視元年。左奉宸大夫。冠薛曜奉教書。其一秋。日宴石涼序。序中言若三陽宮。亦書。曜乃稷之兄。字實勁。正實相似云。退而詳攷之。唐史。則天聖歷三年。造三陽宮于嵩山。夏四月。幸三陽宮。五月。改年久視。七月。至自三陽宮。唐會要。久視元年七月三日。右補闕張說。以車駕在三陽宮。不時還都。上疏有云。三陽宮至洛城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崕坂之峻。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正其地與時也。春明宋次道。敏求作河南志。登封縣三陽宮。武后聖歷三年造。有含樞殿。長安四年毀之。其城曰石涼。即平樂洞也。或謂石涼。即晉石崇之金谷。攷之殆不然。太平寰宇記及河南志皆云。金谷在河南縣。此石涼在登封縣。涼與崇字又不同。以此知其非也。武后傳言。則天作十有二文。此碑多用之。亦有字畫不同者。又知區之爲月。壘之爲聖。罔之爲國。至之爲人等。不能悉書。亦可補史之闕文也。

跋趙明可家藏三物記

金蠶爲墟墓中物無疑。嘗見虞世南家墓。歷古多族葬。記一墓城有數十家。在某州縣。又記松柏若干株。石羊石虎石沙門等若干。又云。金蠶若干。蠶乃墓中物。不知何以知其數。殆不可曉。漢鏡制亦甚巧。上翻其半。可焚膏油。置蠟炬。亦可收燈炮。古人制器不苟如此。萬文康公魯卿少仕于亮。有手板裁香楮之句。此簡真關里物。又傳于唐初。信可寶也。故家遺物傳數世者蓋鮮。明可既藏此三者。及其幸縣。適有龍牙之異。亦一奇事也。

又信岐二王傳

開禧元年。鎬方開居。嘗信王岐王二傳。其六世孫汝述。既登之石。至嘉定二年秋。汝述歸自慶元縣。更求跋語。并敘家世。岐王之子安康郡王士說。嘗使敵營。隨二聖北狩。不勝忠憤。罵敵而自沈于黃河。金人服其義。葬之河干。是生銀青公不柔。銀青生岳州善待字時舉。久寓吾鄉。又與鎬同爲隆興元年進士。杜門罕出。教其四子甚嚴。各設几案。正坐其中。自爲指授。後汝述。汝遠。汝適。俱隴世科。十餘年間。皆改京秩。其與未艾。信岐二王之賢德。安康之忠節。岳州之義方。是宜有後哉。

跋張正字莊子講義

景德三年。敕莊周立言。理歸于沖實。郭象爲注。義造于淵微。自莊子之書盛行于晉。而清談名理。莫不以象爲稱首。其序首曰。莊子者。可謂知本也矣。莊子固爲知本。而象所謂本。恐非莊子之本也。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曰。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此莊生之妙旨。而象乃曰。子游嘗見隱几者。而未有若子綦也。嗚呼。謂之知莊子可乎。自茲以後。無能真知者。惟王荊公之論。蘇文忠之記。超乎先儒之表。得莊子之本心。而荊公專以末篇天下爲言。蓋其首論六經之道。既而曰。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而後列諸家于後。以老聃爲博。大真人。又自稱其道術。然而皆在百家之科。不敢上與六經比。此實蒙莊語也。太史公先黃老而後六經。六家要旨以

儒爲家。顧安知此乎。余雖服膺二公之言。竊以爲前此未有發此秘者。而又自知學力淺短。不敢輕議。嘉定改元。始讀西蜀張君子朝行。聞其耽玩此書。且有所著。深藏若虛。似不能言。一日。旅進送客。而獨留之。始敘其說。惠然以其書示余。始得以盡見所蘊。因相與商榷之。其言浩博。未易究陳。大率探莊生之深旨。得二公之遺意。凡世人真以爲荒唐謬悠者。皆推引以通乎六經之意。雖未敢以爲盡得其說。而與世儒之說不侔矣。方欲時奉從容。以求發明之益。倏然去國。留之不可。欲得一言以爲別。余老矣。何能坐進。君方以才名入道山册府。澹然不見其喜。及其去也。亦無幾微見于顏面。則其所得所養可知矣。萬里相望。余將再挂衣冠。歸老田里。無復再見之日。君其勉旃。進不已。尙可以寄我也。君名與祖。廣漢人也。

攻媿集卷七十六

題跋

跋史太師答范參政薦崔宮教帖

太師魏郡王。聞人一善則志之。隨時薦用。不遺餘力。此其真帖。盛大且有後薦賢之福也。乾道間。丞相魏文節公守吳門。魏惠憲王鎮宣城。過郡。宮教爲教官。作樂語有云。天上風姿。咸仰吾君之子。人間官品。休論異姓之王。丞相極稱之。是以知大參范公不苟于薦士。太師謂之二難是矣。紫微先生舉鎬自代。遂出門下。宮教之喪。紫微哭之甚哀。人琴俱亡。未幾。亦下世矣。紫微兼內外制。文擅一時。宮教之文。人鮮知者。故表其警聯。可以知鼎味云。

跋趙忠定公家書

丞相忠定公。魁多士。登館殿。侍經帷。帥全蜀。知貢舉。皆本朝天族之所未有。受知孝宗。擢登從列。又留以道光宗。兩朝眷渥。特真樞府。引故實力辭。至于五六。重以御史之有言。又列高宗聖訓以爲據。而詔旨弗俞。尋知樞密院事。紹熙五年七月甲子。既成翊戴之功。拜右丞相。翰林學士。李公巖所草麻制已行。三命而優。終遂宰辭。改樞密使。至八月二十八日。鎬時以西掖直學士院。主上猶在北內。忽蒙宣押。御筆留某。

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趙某。宗姓之賢。偉然忠實。太上體壽皇圖任之意。擢貳機衡。肆朕繼承。厥功爲大。俾居宰路。控選莫回。殊嗚眷懷。尤辜與望。朕惟不膠者卓。維時之宜。今政令未孚。水旱間作。得一賢佐。度越拘繫。萬幾實繁。其遂我相。可。有丞相。詞臣苟得君上一言。敢不具載。況承宸翰。詳密如此。何敢不以屢書。并草兩麻。丞相制有云。壽皇咨其切直。屢敷心腹之言。太上察其篤誠。徑委股肱之寄。擢居府密贊籌帷。逮于有與。厥功尤大。又云。亟頒詔綽。俾踐台符。何循牆之過。勤致反汗而中止。既辜與望。殊嗚眷懷。又云。矧今政令之未孚。復多水旱之間作。是圖賢佐。以贊繁機。越彼拘繫。不膠者卓矣。置于左右。六職有利哉。非爲朕私。其遂我相。蓋具載上語也。比歲不知者。以爲褒稱太過。謹不敢辯。雲漢之章。至今寶藏。然則丞相之進用。本末大略可攷矣。公之長子太府寺丞以家問示鑰。敢詳書之。若其戒從子初仕數端。真可以爲世範云。

跋白樂天集目錄

香山居士之詩。愛之者衆。亦有輕之者。山谷由貶所寄十小詩。如老色日上面。歡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又輕紗一幅巾。短簾六尺床。無客日自靜。有風終夕涼。妙絕一時。皆香山詩中句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今在王文公集中。不知亦香山詩也。此特其佳句爾。其間安時處順。造理齊物。履憂患。嬰疾苦。而其詞意愈益平澹曠達。有古人所不易到。後來不可及者。未容悉數。琴詩亦多。有曰。自彈不及聽人彈。又曰。近來漸喜無人聽。琴意高低心自知。皆有自得難言之秘。道德二經。世所尊尚。讀老子詩云。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語吾聞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緣何自著五千文。其所見超詣如此。留侯之在漢。無敢譽之者。四皓廟詩云。子房得沛公。自謂相遇遲。終難霸者道。徒稱帝者師。子房爾則能。此非吾所宜。立論至此。尤爲高勝。而可輕之乎。余平日佩服其妙處。手編目錄。寄吳門使君李公諫議。併以所聞錄寄之。李德邵瑣有白氏年譜。尙當訪求以成此書云。

跋戴式之詩卷

唐人以詩名家者衆。近時文人多而詩人少。文猶可以發身。詩雖甚工。反爲屠龍之伎。故好之者寡。黃巖戴君棟字敏才。獨能以詩自適。終窮而不悔。號東臯叟。不肯作舉子業。且死。一子方在襁褓中。語親友曰。吾之病。病矣。而子甚幼。詩遂無傳乎。爲之太息。語不及他。與世異好如此。子既長。名曰復古。字式之。或告以遺言。深切痛之。讀書積文。而尤篤意于古律。雪巢林景思。竹隱徐淵子。皆丹丘名士。既從之游。又登三山陸放翁之門。而詩益進。一日。攜大編訪余。求一語。余于詩雖知好之而不能工。老益廢忘。無以答其意。夫詩能窮人。或謂惟窮然後工。笠澤稱玉谿生是已。笑語之曰。子惟能固窮。則詩愈高矣。余之言。願何足爲軒輊耶。

跋汪季路所藏書帖

唐信宗賜信實敕書

唐末敕書。讀之使人悽惻。時多工于書。倉猝中猶爾可觀。文安王君世臣跋語頗詳。謂袁氏本得之古墓。

中。疑卽信實之墓。又言徧閱唐史及編年通載。不著信實姓氏。蓋徧碑也。余觀敕書委諭詳密。必非施于偏裨者。治平中。張唐英次功自號黃松子。著外史構机十卷。載前後蜀事。王建永平四年。書張琳始末。有云。大順初。信實爲黔南節度。辟爲推官。信字惟集。韻與喜同。他未之見。鄧校書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正引構机之說。且曰。姓書未有此氏。今增入。乃知姓信而名實也。書後止書十五日。尙不書月。王君遽以爲中和年者。以書中言越在巴蜀。又有雖元惡未就。誅擒凶黨。竝皆逃竄。及已收宮闕之言。蓋信宗乾符二年乙未。黃巢大盜始起。至廣平元年庚子。遂入長安。帝幸興元。次年改元中和。遂幸蜀。三年癸卯。李克用以四月平京師。巢遁去。所謂元惡未誅。已收宮闕。殆斯時也。四年夏。巢既誅。乙巳歲三月。始還京師。改元光啓。是在蜀幾年。若大順乃昭宗之次年庚戌。欲以此爲昭宗之敕。則昭宗雖嘗播越幸石門。幸華州。幸鳳翔。其在鳳翔。詔謀幸蜀。王建迎駕而不果。是爲信宗中和之敕無疑。豈中和間信實已爲黔南節度。至大順初始辟張琳耶。其詳不可得而知。僅得二書知其姓名。他書未必無之。願淺陋老懶。未能詳攷。尙有待于博洽之士。王君偶未致構机。又惜鄧校書之不及見此書也。

東坡嘯軒詩

易晉卦之九四。晉如鼫鼠。雖近代大儒。皆以爲貪而畏人之鼠。然時之碩鼠。从頁。石聲。大也。故曰。若大鼠也。易之鼫鼠。從鼠。石聲。陸德明釋文。晉石。五技鼠也。引本草。蟪蛄一名鼫鼠。始深疑之。攷許叔重說文解字。註云。五技鼠也。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是眞蟪蛄也。荀子所謂。蟪蛄五技而窮。揚倬所注。乃出于叔重。唐本又曰。六技鼠也。下又有云。能歌不能成曲。成曲一作度曲。余嘗試其五技。皆然。土中百蟲。多能以穴掩身。惟此物于淺土穿穴。人或取于路窮處。必得之。暑月雨後。土中有聲。若長哦者。俗謂蟪蛄唱歌。余既得六技之說。嘗于夏夜傾聽久之。篝火發土。果蟪蛄也。坡翁詞翰不待贊嘆。嘯軒詩云。食土蟪蛄無腸。亦作終夕叫。似亦未知爲蟪蛄而徇俗耶。彌明石鼎聯句云。時于蟪蛄微作蒼蠅聲。亦誤矣。

付官奴樂毅論

余見此刻多矣。未有如此之精明者。半山集中有江鄰幾邀觀三館書畫詩。或云。梅聖俞作。有云。義獻墨跡十一卷。冰玉作軸。排疏疏。最奇小楷樂毅論。永和題尾。付官奴。豈承平時此論。猶有真蹟耶。

淳化本修禊序

余嘗蓄一二禊序。近歲得畢少董所藏。篆龍董氏淳化中本最勝。少董跋其後。其詳。自言董氏有三百本。取其尤者三。此又其最佳者。後多名士題跋。而田君秀實大篇。亦以此爲三本中第一。故尤寶之。與此本無一毫之差。而此長半寸許。當是裝潢者用刷太重。遂引而伸之爾。

邵康節觀物篇

易之傳尙矣。至本朝而後。有先天後天之說。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坎以一居北。坤二居西南。震以三居東。巽以四居東南。乾以六居西北。兌以七居西。艮以八居東北。離以九居南。故說

云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後天之說。文王之易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乾自南而左。巽自西南而右。故說卦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蓋乾上而坤下。離左而坎右。震東北而巽西南。兌東南而艮西北。二卦各相對。此先天之說。伏羲之易也。先儒以此二者為先天後天之辨。竊嘗攷之。說卦惟帝出乎震之序。合于今人之說。其餘如所謂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日以暉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曰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曰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曰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又乾稱父。坤稱母。震巽為長男長女。坎離為中。艮兌為少。又乾為天。坤為地。震為雷。巽為風。坎為水。離為火。艮為山。兌為澤。終說卦之篇。皆先天之說也。顧未詳攷爾。先天千載絕學。麻衣得之。傳于希夷。累傳至康節而後盛行。然余始在永嘉。得先天方圓二圖于薛象先叔似。傳皇極經世之書于王木叔。而不見其全。後丞外府。蜀士呂澤甫疑之以聞州。奏事進經世之說。阜陵大喜。其書留為太府丞。同官為察。始得蜀本全帙。因得叩其一二。後有觀物篇。隔眼大書。云出康節親筆。今見此卷。悚然起敬。始知板本失其為多。然猶恨不見其全也。二圖探索無窮。康節之學。雖不易窺測。要皆不出于此。繫辭所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明道先生所謂加一倍法。盡在是矣。使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復生。不能加損毫末于此。不如何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哉。熟復嘆仰。以還。罄其讀聞書之。以俟知者。

溫公奏議

平章軍國重事。止預大事十二條。見申國春秋。所以尊尚元老也。近歲竊平章之名。而不加重字。豈其力不足以得此哉。欲盡總衆職。以盜大權爾。彼亦不足以知此。蓋有教之者。嗚呼。非文潞公。呂正獻。豈可當此位耶。

歐公與劉原甫帖

公是先生望隆一時。而不容于朝。出知揚州。歐陽公所為賦。平山堂之詞也。移知青州。公是作董仲舒詩。云江都才子又膠西。樓閣諸侯等棄之。為問公孫丞相道。不知東閣欲賓誰。後又帥長安久之。作班超詩。云班超投筆起行間。傳鄭甘陳不足攀。何事眼昏頭髮白。卻思生入玉門關。二詩不無少望矣。歐公與之至厚。西齋蓋平時羣賢聚會之地。歐氏至今有西齋帖。然終不能挽之還朝。豈非命耶。

韓魏王與歐公帖

歐公嘗曰。余百歐陽。其何敢望他韓公。今觀此帖。魏王之推尊歐公。又如此。更相欽服。宜乎同心輔政。以致慶祿之盛。翰墨又其餘事也。

東坡與秦太虛帖

坡公愛淮海如子弟。喜黃岡如鄉曲。殆前緣耶。

跋黃子邁所藏山谷乙酉家乘

頃歲見張志溥鹿巖山谷雜記一小卷。誦玩不已。因略效其筆。意手錄之。茲見子邁所臨乙酉家乘。與刑具存。為錄雜記于卷末。而歸之。嗚呼。建中靖國以至崇寧。元祐諸公多已南歸。而先生乃以承天塔記更斥。宜人誰能堪之。先生方備然自適。觀所記日用事。豈復有遷謫之歎。所謂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寧復有不足者。家乘止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而先生卒于季秋之晦。相去才月餘耳。三山陸待制務觀嘗言先生臨終時。暑中得雨。伸足簷外。沾濕清涼。欣然自以為平日未有此快。死生之際。乃如此。世言范寥信。中訪先生于宜。此書信然。

跋朱晦菴書中庸

乾道末年。余客授東嘉。貳卿會公以吏部郎出守。嘗侍坐。論訓詁音韻數端。公皆以為然。余因曰。此皆學者之細也。公正色曰。不然。中庸所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力行之。五者不可闕一。茲非所謂博學者乎。余為之悚然。公乃文清公之次子。文清及見元城。龜山諸公。家學有自來矣。中庸之言。昭如日星。晦菴先生書此以告學者。而又曰。不可以偏有所緩。至哉言乎。學者試思之。緩其一則必有所蔽。而況以力行為可廢乎。戒之哉。

跋費校書 被召省割

右科魁選再登進士第。先生首言舞陽。次及魁紀。皆樊氏之先。一武一文。益見其工。是時年逾六十。思若涌泉。筆力愈勁。英特之氣。至今凜然。周益公為院碑。言先生刻意詩騷。後生投贊。率次韻以酬。多至百韻。數十篇。然則此八詩猶先生之細也。論頃既登門。又辱許從其長子季永游。雖恨其蚤沒。而仲子季解。及季永二子伯圖。仲方。俱以才業自奮。今為湖南憲。江西漕。樞密院編修。遂踐世官。皆相與良厚。又在中華。嘗預試。仲方二子燿燿童子科。鐘年七十有四。求歸未得。于先生之門。遂識四世。抑以知濟菴之德澤為未艾也。謹併書于卷尾云。

跋鄭德興歷代蒙求

蒙求始于李氏。後有作者。終不及之。蓋自王戎。裴楷。鳴鶴。士龍之類。多取其一事而成對。如忌鵬畏鶴。人多知其事。而鮮知畏忌二字出于班孟堅。幽通賦中。蟻腹好財。似若不類。而事則相關。乘燭不諧。尤非切對。則以事意相似。屢見和韻。有句廣者。亦有廣編十七史。或專用小說。及本朝故事。左傳。西漢。或道家之書。意亦勤矣。終不及李氏之盛行。同年鄭君德興。老不廢書。用李氏之體。備述歷代。由伏羲以至大宋。事不求對。句以四言。童子易于誦習。千古大槩。如指諸掌。德興別有著述。此特其一爾。然比之蒙求。其殆最優乎。其子洽。漢鏡板以傳。為書其後。且將使諸孫誦之。

跋黃長睿東觀餘論

雲林子妙于攷古。是書久行于世。余尤所篤好。惜其訛舛尚多。每欲手寫以傳好事者。未暇也。著作莊子禮。欲得善本傳後。再為詳校而寄之。王順伯厚之。嘗言本朝始自歐陽公集古錄千卷。趙德甫金石錄。至二千卷。攷訂甚工。然猶未免差誤。惟雲林之書。為最善。順伯舊古刻最富。論議不苟。余觀此書。辨析隱奧。

上下千古皆前賢所未發。後人所難及。修撰劉公廉。紫微董公道。皆鴻博之士。與之言。自以爲不及也。以雲林之美才。又仕于洛。多見名家名帖。及居館閣。盡見太清樓所藏異書。時方承平。鼎彝古器。具見制作。款識之舊。嘗自言曰。攷校往古事。迹。先須熟讀強記。遇事加之精審。決無疎略。又謂歐公考校非所長。則此書宜無毫髮之恨。及細讀之。尙有疑焉。如米襄陽疑李斯書。謂不知何人書。雲林則曰。乃李陽冰篆。明州刺史裴公紀德碣中字。可謂精確矣。然謂史籍書揚州。暨易惠系。能辨其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顧不知正以紀德碣額縮而小之。既全取歐州。暨三字。又移明易爲惠系。皆取其半。歐乃碧落碑中。唐字。陽冰素好碧落碑。故用其字。雲林誤以爲揚。殆未之攷也。王大令靜息帖。舉石事。吳苑謂曹公同王。蔡見此。而雲林謂劉表在荆州時。未知何據。題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太極璇題。猶重書。自注云。謂不齊。太極殿榜。然選詩所謂璇題。納行月者。乃謂以玉飾椽頭。如孟子之言。樓題。非題扁之題也。王世將表云。顧乏勿勿。雲林引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勿勿。又引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謂古人詩中用之。不特稱于書翰。顏之推在牧之數十年前。似難以此詩爲證。跋右軍甘露帖云。篋似竹。于文從焉。此帖以之俗。從草。非是。按說文解字。蔗从草。在草部。不得爲非。是以益知攷古著書之不易云。雲林善止四十而精博如此。余年七十有四。聞見寡陋。心願好之。不自知其可笑也。鍾王以來。多以意行筆。雲林耽玩古帖。與之俱化。如隱之爲隱。最之爲最。之類尙衆。此既爲小學而作。亦略爲正其點畫。不敢自謂詳盡。更俟博雅君子相與正之。

跋揚州伯父耕織圖

周家以農事開國。生民之尊祖。思文之配天。后稷以來。世守其業。公劉之厚于民。太王之于疆于理。以致文武成康之盛。周公無逸之書。切切然欲君子知稼穡之艱難。至七月之陳王業。則又首言授衣。與夫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條桑載績。又兼女工而言之。是知農桑爲天下之本。孟子備陳王道之始。由于黎民不飢不寒。而百畝之田。牆下之桑。言之至于再三。而天子三推。皇后親蠶。遂爲萬世法。高宗皇帝身濟大業。紹開中興。出入兵間。勤勞百爲。櫛風沐雨。備知民瘼。尤以百姓之心爲心。未遑他務。下重農之詔。躬耕藉之勳。伯父時爲臨安於潛令。篤意民事。慨念農夫蠶婦之作苦。究訪始末。爲耕織二圖。耕自浸種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織自浴蠶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爲之圖。繫以五言詩一章。章八句。農桑之務。曲盡情狀。雖四方習俗。間有不同。其大略不外于此。見者固已隨之。未幾朝廷遣使循行郡邑。以課最聞。尋又有近臣之薦。賜對之日。遂以進呈。即蒙玉音嘉獎。宣示後宮。書姓名屏間。初除行在審計司。後歷廣閩舶使。漕湖北湖南淮東。攝長沙。帥維揚。應節。十有餘載。所至多著聲績。實基于此。晚而退閒。斥俸餘以爲義莊。宗黨被賜者近五紀。則其居官時惠利之及民者多矣。孫洪深等感其久而溼沒。欲以詩刊諸石。鑄爲之書丹。庶以傳永久云。嗚呼。士大夫飽食煖衣。猶有不知耕織者。而況萬乘主乎。累朝仁厚。撫民最深。恐亦未必盡知幽隱。此圖此詩。誠爲有補于世。夫體道盡足。農之勞至矣。而粟不飽其腹。蠶繅織絀。女之勞至矣。而衣不蔽其身。而盡如二圖之詳。勞非敢憚。又必無兵革力役以奪其時。無汗吏暴虐以肆其毒。人事

既盡。而天時不可必。早潦螟螣。既有以害吾之農夫。桑連雨而葉不可食。蠶有變而壞于垂成。此實斯民之困苦。上之人尤不可以不知。此又圖之所不能述也。伯父韓从玉。从壽。字壽玉。一字國器。官至朝議大夫。

跋先大父嵩嶽圖

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巍然居四岳之中。蓋天下之絕境也。大父爲登封宰。家間舊有嵩山圖。丹青故蹟。揚州伯父設于雲岫堂屏間。而書大父二十四峰詩于左右。鑰幼時猶及誦之。先是建炎中。四明遺兵燬最酷。諸父僅得生全。故廬焚蕩。一物不遺。亦不知書刻之石也。嘉定三年。鑰叨居政地。鄉人張致遠。冀仕京西。一日得書。謂北客有以雜碑至。權場貿易。忽見嵩山圖碑。下有序文及詩。知其爲大父遺蹟。遠以見寄。如獲拱璧。真我家舊物也。惜其歲久。細字欲漫。乃敬書之。移于樂石。于是鑰年七十有四矣。不能更作注字。使第三子治書之。碑不載歲月。知縣伯父生于元符二年。小名曰嵩。家藏詩序書元符庚辰。大父又于少室山達磨面壁處作菴其上。后山先生陳無己爲記。今在集中云。建中靖國元年。則辛巳歲也。鑰潛書潛即參寥子。以二者攷之。在縣首尾凡三年。大父字試可。參寥集中多有唱和。如登嵩山絕頂等詩。大父遺文。顯無傳焉。三十六峰賦。亦不知何在。故此碑尤當寶之。嗚呼。大父薨于宣和五年甲辰。後十四年。是爲紹興七年丁巳。而鑰始生。既不獲逮事。而登封舊治。尙淪于胡虜中。北望慨然。何能自己。大父登元豐八年乙科。文氣政術。過人遠甚。讀此碑者。可以想見大概。受知祐陵。官至徽猷閣直學士。嘗守鄉郡。再任涉五載。其詳見于神道碑銘中。後諸父累贈至少師。鑰始追贈太師齊國公云。

和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餘傳中對越三仁之間。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愛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今皆在其書中。則其為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猶未行于世。仲舒之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說。嗚呼。漢承秦敝。旁求儒雅士。以經學專門者甚衆。獨仲舒以純儒稱。人但見其潛心大業。非禮不行。對策為古今第一。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真得吾夫子之心法。蓋深于春秋者也。自揚子雲猶有愧于斯。況其他乎。其得此意之純者。在近世惟范太史唐鑑為庶幾焉。褒貶評論。惟是之從。不以成敗為輕重也。潘氏本楚莊王篇為第一。他本皆無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焉。惟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更俟來哲。仲方得此。尤以為前所未見。相與校讎。將寄江右漕臺長兄祕閣公刻之。而謂余記其後。

跋宋宣獻公書李公垂詩編

李公垂詩編。自號追昔遊。宋宣獻公手書之。可謂兩絕。乾道七年。嘗宿剡川之龍宮寺。見李公詩碑。今在編中。而有闕文。亟為求石刻于寺。補百餘言。宣獻字畫精妙。而參以惡札。如砥礪列于瑤瑛中。益歎前輩之難及也。宣獻父名畢。不惟于本字缺筆。高字亦去其口。尤見真迹不疑。如此等書。皆親自傳錄。春明三世以博洽稱。有以也。夫公垂短小精悍。才氣絕人。其自言治行之偉如此。人品真可與文饒相上下。惜乎二公德度如此。恩讎太明。以此得名位。亦以此招禍。大雅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詩人之意。謂厲階之生。由夫好競者為之也。牛、李、二黨。更相摩軋。數十年而唐益以衰。可不戒哉。

跋周氏棣華編

歐陽公于燕兄弟之詩。發不知友生之義。高矣。此詩方以兄弟為急。而毛、鄭、二氏。失其本義。得公之言。詩意始明。而未章猶未甚詳。深哉。詩人之旨也。價爾蓬豆。飲食之飲。特一時之適耳。使兄弟既具而無他。則和樂至于且猶猶孺慕之孺。此真情也。妻子人合也。苟能好合。猶如瑟琴。兄弟天倫也。如其既翁而無間。則其樂至于且滿。猶滿酒之滿。其樂尤深矣。故又曰。如此。則可以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所謂人不問于昆弟之言。而家肥矣。是究是圖。宜其然乎。而後篇終。兄弟之道。無餘蘊矣。前歲武寧周氏昆仲。俱自上庠來。見以棣華集求詩。許之已久。今其季又至。且流涕曰。始與吾兄同致此。不幸兄亡矣。願終惠之。兄弟無故。天下之樂事也。余伯仲九人。僅存其四。備嘗手足之痛。為之感歎不足。併書古詩之義。以遺之。因以勉其後人。毋墮此意。以保其家。周氏其有與乎。

跋林氏所藏趙清獻公父子詩

清獻公以元豐二年春加太子少保致仕。明年次子景仁倅永嘉。從公遊天台。雁蕩。吳越間。榮之。至今際有戲綵堂。猶以為盛事。堂林先生隱居樂道。與公父子遊。頃歲客授之初。登堂慕想。嘗錄三人唱和一篇。茲從堂堂之元孫晉獲見真蹟。以神道碑考之。正三年庚申歲也。清獻父子定交寒士。堂堂以布衣

攻媿集卷七十七

題跋

跋春秋繁露

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高祖正議先生序文。始得寫本于里中。亟傳而讀之。舛誤至多。恨無他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為必佳。而相去殊不遠。又竊疑竹林玉杯等名。與其書不相關。後見尙書程公跋語。亦以篇名為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書。今書皆無之。遂以為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後自為一編。記雜事。名演繁露。行于世。開禧三年。今編修胡君仲方。架宰萍鄉。得羅氏蘭堂本。刻之縣庠。考證頗備。凡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為小說者非也。然止于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長。悉加改定。義通者兩存之。轉寫相訛。又古語亦有不可強通者。春秋會解一書。是書未詳孰真。攷是公武。潘志。有皇祐間。仲方據其引繁露十三條。今皆具在。余又據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

與大臣爲寮友。高風凜然。俱可敬而仰哉。

跋八陣圖

八陣自桓溫一言之後。無能究其說者。乾道末年。客授東嘉。始聞其說于昆陵使君薛士隆。而陳君又以薛氏所傳。握機及馬降贊示余。于是始見武侯之遺意。王清叔曉以要略。建安蔡季通元定著論。尤詳。嘉定三年。編修胡仲方。架示余一篇。蓋其婦翁王景醇方帥。真前後乘說寄仲方。且俾訪求遺逸。余遂取所藏薛陳王蔡四家之書。悉以授之。將以復寄。雖併列焉。武侯之陣。原于先天六十四卦之方圖。而其實則井田之遺法也。文中子以不井田爲苟道。且曰。諸葛亮不死。禮樂其有與乎。蓋以深知井田之制也。昆陵嘗問余曰。一部周禮。兵制何在。對曰。在夏官曰。此但收獵罔習。坐作進退之說。且非兵制也。對曰。寓兵于農。比閭族黨。爲伍爲什。卽其制也。昆陵曰。固然。當知古人法制。素明中外一致。非如後世別有兵法。八佾之舞。六十四人。卽此法也。祭祀燕饗。猶以爲用。人人習熟。公卿皆可爲將帥。用此道也。法制既墮。知兵者猶得遺意。余因其言而考之。韓信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自謂多多益辦者此也。項羽敗亡之後。以二十八騎分四隊而下。尙能披靡漢軍。亦此也。晉之馬隆。以一將自薦。武帝傾軍用之。孤軍深入。略無後繼。音問既絕。而捷奏忽聞。則已斬樹機能而平涼州矣。史但言其用偏箱車。今乃知其深于八陣如此。後之任將帥者。可不知此哉。

跋山谷奇崛帖

山谷草書釣魚船上。謝三郎之詞。後有云。上藍寺燕堂。夜半。鬼出助吾作字。故尤奇崛。吾情生晚。恨不識山谷。上藍何等鬼物。乃得以夜半助奇崛之筆。此鬼正自不凡。

跋劉資政遊縣學留題

資政靖文劉公。以大魁發身。高宗擢至侍從。賢德日著。而不見赫赫之名。蓋其人深沈醇厚。盛德若不足。晚益受知于孝宗。乾道五年。起之閒廢中。先畀內祠。兼侍讀。除禮部侍郎。權尙書。年高求退。不至。大用。後以資政殿學士。政其事。名節始終。與黃公中。徐公高。名位相似。前則有王公十朋。周公操。陳公良翰。此皆孝宗盛時。尊老貴德之懿也。龍游有石面。銳古記有之曰。尖石圖。出狀元。紹興十有四年。歲在甲子。大水去其銳。次年乙丑。公遂魁天下。人皆以此爲奇。議而公處之泊然不有也。鑰生晚。不及拜公。親聞介菴趙公少卿。彥端云。嘗自以好論時事。不知諱避。時朝廷方經略中原。日爲恢復之計。調兵造甲。諸郡頗擾。多指言其非。是或謂于上曰。陛下究心大舉。凡所圖回。但資趙彥端一笑。爾趙頗聞之。不勝恐懼。且謂使漢武帝聞此。誅滅何疑。已而寂然。久乃知劉公夜對。上從容問曰。聞卿監中有人笑朕所爲者。公初不知。端倪徐對曰。聖主所爲。人安敢笑。若議論不同。則恐有之。上意頓解。亦曰。止是議論不同耳。趙公聞此。感不容言。又歎倉猝中出言之盡善。若止曰無之。未必可以深悟聖意也。帝前勸移南。推此一端。以見獻納之有益于國者多矣。鑰年十六。侍先太師仕柯山。兄弟學于郡。年二。頗聞鄉之名。公始末。但聞公之爲士。固窮力學。以致庶仕。不知其他也。鑰四明汪出。表弟之子。之強。力學決科。作尉茲邑。聞其居官

殊有可紀。校文瀟臺。竣事來見。曰。縣學大成殿。建于至和二年。頽圯已甚。齊館又甚焉。幸士民之相安。謀欲撤而新之。翕然響應。動有緡錢數千。可以興役。此志甚嘉。方勉使成之。又曰。聞劉公布衣時。因鄉飲酒禮之成。嘗嘗講堂壁間。以勉後學。而壁壞不復存。訪其家得之。求跋于鑰。取而讀焉。益知公之平素所以自勉。所以教人之大方。鑿見于此矣。其曰。山川雖秀。未足誇。而師友之益。爲可恃。旨哉斯言。然則尖石之謙。豈足爲公道。是宜刻之堅珉。以詔後來。公以平日謙退。故知之者寡。此鑰所以不能自己于言。亦不嫌于太詳也。頃先公守括蒼。公之子之衡。宰龍泉縣。有聲。後爲御史臺檢法官。今諸孫爲守爲倅。公之餘慶。殆未艾也。

跋袁光祿與東坡同官事迹

慶歷詔郡國立學。而置教官者。纔數處。多延致鄉里之有文學行誼者爲之師。我高祖正議先生教授四明。前後三十餘年。一時名公皆在席下。是時赴鄉舉者。纔百餘人。解額六人。試于誰樓。秋賦之年。先生謂舒公夏。袁公穀。羅公適。曰。二三子學業。既成。不應有妨里人薦名。于是舒試于鄉。袁試于開封。羅試于丹丘。三人皆在魁選。實爲一時之盛。舒以舜琴歌南風。袁以易更三聖賦。名于時。而袁之著述。傳于世者。有韻類題選百卷。後學賴之。元祐五年。倅杭州。東坡爲郡守。相得歡甚。有逆新啓事。坡書龍泉何氏留棧閣記。介亭唱和詩。坡次韻二詩。一謝苜蓿。一爲除夜。如別乘一來。風月平分。破之詞。最爲膾炙。正爲公而作。則其實主之間。風流可想而知也。抑嘗聞坡一日謂公曰。素知博洽。試徵羣事。公一夕錄數百項。坡曰。可謂博矣。又從而增之。前輩之不傳于學如此。尙書豐公稷亦正議之高弟。誌公之墓。當崇寧中。方諱言蘇氏。但言爲守者。至不言坡之姓字。鑰隨侍括蒼于郡齋。見公作守時十詩石刻。摹遺其家。此外罕見公之遺文。自少學賦。最重韻類之書。竊以爲古今類書第一。蓋類書必須分門。雖多出名公。而事多重疊。又必有雜門。惟此書以韻別之。讀者隨字徑取。一案而獲。每一目之下。必有賦題。故以題選爲名。況公編纂精確。諸經注疏。搜括無遺。蜀有書林。號爲該博。止取白氏六帖。散于此書之間。其實反成猥靡。殊失本意。世鮮知者。公之五世孫。樞錄公與東坡同官事迹。及豐公所爲銘。謂鑰書于後。因誦所聞併書之。兩家子弟。衰門既幸。未墜。而公之後。儒風日興。有孫字質甫。好古篤學。教子有聞于時。覺名鄉書。發以吏部知九江。樞以特科爲丞。雙之子肅甫。一孫字叔平。又有名方。亦以特科進。其子治。與肅俱收世科。其與始未艾也。羅公亦爲杭之貳車。與坡同時。有啓云。談笑風雲。咳唾珠玉。弟兄射策。有機。雲慷慨之風。父子談經。無畝。向異同之論。是故名動四海。號稱三蘇。亦爲坡所深知。意與公適相先後。因附見云。

書陳止齋所作張忠甫墓銘後

乾道七年。客授東嘉。獲從一時賢士遊。忠甫居城南。相見如平生歡。學校中小有所聞。必詰其始末。而是正之。略無隱情。嘗曰。性直言。憲執友。或不能堪。不意子之從我如流也。鑰曰。朋友道喪已久。勁語實所樂聞。以此終三年往來。如一日。又自言。嘗與其友謝君。論易與春秋。未見窺測。詩書執禮。夫子雅言。于是相與讀書與詩。儀禮雖非全書。而禮節具在。自古以爲難讀。而公獨熟復而躬履之。貳卿會公遠時

以吏部典州。取其所校定大字刻之。實爲善本。嘗問何以不仕。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是以雖貧而不願。祿也。問其說。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其持論不回。類此。後十五年。叨冒假守。則公已亡。又二十五年。當嘉定四年。凡始以志銘求書丹。感念曠昔。併書于後。

跋唐林夫父子帖

唐質肅公盛名。士大夫戶知之。少時見唐氏風憲記。及東坡守杭州。贈林夫詩。又知有林夫之名。鄭君寅。幸吉之太和。今工部尚書汪季路。其舅也。以林夫嘗自諫院謫五羊。移監太和鹽酒稅。遂取所藏林夫所書少陵劍器行。哀江頭二詩。與家問等。及其父翰林侍讀學士彥猷二帖。併使刻之。縣有林夫墨池。山谷後爲令。嘗爲之賦詩。則其工書可知。父子筆墨相照映。後來當自知識別。不待贊揚云。季路好古有素。鄭宰實知樞密院。惠叔之次子。聞其博雅有能稱。必能訪求遺迹以增益之。

跋六逸圖

孫登長嘯。馬融臥吹笛。陶潛漉酒巾。邊韶晝眠。阮孚蠟屐。金貂換酒。畢卓甕下。雅放樂。暢。達。逸。蘇子美書。

頃在高炳如家。見案上有六逸圖。意其爲竹谿。李白。孔巢父諸賢。閱之乃孫登。馬融。陶潛。邊韶。阮孚。畢卓。此卷絕似。而有滄浪真蹟。以六字目之。尤爲可寶。余于此見淵明。又在館中見唐人爲太白寫照。始知今世所畫。陶則狀其遠韻。李則極其俊氣。殆出龍眠諸人意匠。未必真也。展玩未已。童子忽曰。豈針灸圖耶。坐客爲之絕倒。

跋吉日圖

此圖古矣。意其出于唐人。是時六經未版行。本各不同。故滄浪錄舊文。而以今本證之。前有壯士驅羣醜。而前以待王射。得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之意。然御者當居中以執轡。主將居左。必擇勇者爲右。此畫御者或在左。或在右。殊未曉也。

跋史文惠公帖

四明沈氏。累世爲儒。幼年猶及識博羅公。是生三子。長字公權。爲鄉人師表。晚始得官。太師史文惠王。篤布衣之交。薦之孝宗。上殿。改秩爲紹興。簽判。次字高卿。少負俊才。紹興十四年初開太學。時侍郎高公爲司業。陳公少南爲博士。皆極天下選。得高卿春秋卷。真之首選。聲名籍甚。竟以恩科得一尉。食祠祿。以終。簽判有子曰煥。官雖不達。而有盛名。尉有子煥。力學未效。家藏太師所作博羅挽詩。及薦尉公子梁丞相帖。足以見太師垂情寒士。又以知尉之有以得此也。前輩日遠。後來者可不勉。紹遺風乎。撫卷三歎。謹書其後而歸之。

跋范丞相江西唱和詩卷

高平公相業之詳。見于王大參瞻叔所作行狀。公之第四子孝隆。棟實爲鐘妻之姑之夫。獲聞公平生尤著。初赴廷試。京師人已傳惟襄陽一范。吳興一劉直言。時方佞諛成風。人已想望風采。賢傳。蓋甲科不

見二公姓名。李丞相士美以考官侍立。出班奏知。徽宗亟令索此二卷進讀。嘉歎再三。遂俱真第二甲首。公既得官。時何公相文縝方爲內相。往別之。何公曰。如公等人物。豈應墮州縣中。公年始逾冠。對曰。偶叨名第。且欲歸山中讀書。未暇求進也。何公尤加款賞。贈以詩曰。漢廷初唱乙科時。陸橋何知亦歎咨。天子方將前席問。將軍焉用免冠爲。高風已側諛臣目。異日應伸壯士眉。更向山中讀書去。功名如此不嫌遲。然公竟自此橫翔。三十一歲爲高宗朝名相。茲得敬觀詩篇遺墨。敢識舊聞于後。劉公名寧止云。

跋米元暉著色春山

向翰林有題元暉橫軸云。早爲山谷印可。晚陪帝所清閒。筆力休論扛鼎。神工更解移山。向日家居道士。今朝筆落仙鄉。胸次山高水遠。筆端雲起風狂。可謂曲盡矣。關全李成。皆世名筆。多大山喬嶽之形。元暉專貌江南山水。自成一派。此卷尤爲勝絕。超然故物也。後人多作贗本。去此遠矣。

跋王都尉湘鄉小景

國家盛時。禁樹多得名賢。而晉卿風流尤勝。頃見雅集圖。坡谷張秦。一時鉅公偉人。悉在焉。淮海詞所謂憶昔西池會。鸞鷲同飛蓋者。又有詩云。夢入平陽舊池館。隔花貌口吐清寒。皆爲此也。嘗畫孫浩然金陵離亭燕詞。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閒話。曲盡其妙。今又見湘鄉小景。著身富貴。不以平陽池館爲難。而樂荒閒之野。雖嘗因謫居而見之。四時草木羣飛。皆有生意。胸次可想而知。

跋楊叔禹所藏東坡帖

二疏。淵明泊文太師。其退一也。老矣。既退復來。求去未得。尤有感于斯言。坡公猶以名位過分。日負憂責。吾曹豈容安處耶。

人言作文當如作家書。長公家書即文也。如此等帖。可以弔喪問疾而廢之乎。

紹熙四年。余以左史攝詞掖。爲殿試編排官。楊渾甫爲檢院。其子叔禹登甲科。明年嘗書此卷。又明年當慶元改元。余自天官出守婺女。叔禹送以詩。有云。爲漢寢謀惟汲汲。在唐無黨只香山。雖不敢當實佳句也。萬里之別。余自廢退十三年。又已休致。不謂復來。而叔禹召遠。由學館入冊府。再見恍如隔世。坡帖八軸。復得披閱。慨念曠昔。遂書卷末云。

又跋東坡三笑圖贊

坡書三笑圖贊。不言爲誰。山谷實以陶陸遠公事。陳賢良舜俞廬山記亦云。舉世信之。有宗室彥通字叔達。作廬嶽獨笑一編。乃以爲不然。謂遠公不與修靜同時。余曾因其言細考之。十八賢傳。遠公卒于晉義熙之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而吳筠所撰簡寂陵君碑。修靜卒于宋明帝元徽五年丙辰。去遠公之亡正一甲子。而修靜年七十有二。推而上之。生于義熙之三年丁未。遠之亡。修靜才十歲。況修靜宋元嘉末始來廬山。遠之亡已三十餘年。淵明之亡亦二十餘年矣。淵明生于晉興寧之乙丑。少遠公三十一歲。卒于元嘉之四年丁卯。遠亡時淵明年已五十矣。固宜相從。姑志之以示好事者。

跋曾召南所藏先侍郎訓戒

證法尙矣。子孫孰不欲顯其先世。然罕有以清爲證者。嘗求之周公之法。及春秋廣證。沈約屬蒙諸書。皆無清字。惟賀琛之書乃有其三。曰弗暹聲色曰清。弗殖貨利曰清。臨官潔正曰清。蘇老泉之書有其一。曰避遠不義曰清。有如趙清獻公。豐清敏公。皆世所歸重。若趙清憲則未免有議之者矣。葛文康公之父。官雖未及。時證清孝。頃見文康謝表有云。俯惟先臣。夙有卓行。飲冰自勵。清每畏于人。知負米服勤。孝實由于天稟。觀休寧以語姜尉之言。可謂嚴矣。至會文清公。乃得此名。公論爲之翕然。館初筮永嘉時。侍郎由吏部郎典州。親見美政。後十五年。叨冒假守。凡事以爲模楷。今閱此卷訓戒其子。引文康之言。洎文清之書。兩家皆以清易名者。清白之傳可知。三讀歎仰不已。召南久更事任。已有所試矣。其益思所以振家聲者哉。

攻媿集卷七十八

題跋

跋欲書

蜀隆州有山名跨龍。郡人李公新號跨龍先生。有書一編名欲書。觀物先生張公行成跋云。方言曰。欲。倦也。丁度謂字或作飢。故司馬相如云。窮極倦飢。而釋者亦云倦飢。疲憊也。先生之書以欲名。蓋示其倦游不歸時用也。余考之集韻。二十陌有欲字。與劇同音。注引方言。倦也。然則此書之名。音從劇。義則倦。跨龍之意。不過此爾。然說文解字無欲而有飢。集韻欲。胡官切。饑。亭名。在上谷。饑。說文解字。飢。其虛切。相跨飢也。二字若不類。而俗書足以相亂。欲從山谷之谷。彈丸之丸。則是欲宗廟諱嫌名第三十六字。止是亭名。別無義可取。跨龍卒于宣和之末。故不以靖康之嫌名爲避。願從谷。亦其虛切。口上阿也。從口。上象其理。卻給皆從此。俗書與山谷之谷無別。飢。已逆切。持也。象手也。集韻云。隸變爲丸。執執等之丸。恐筑之丸。皆當从卵。俗書與丸凡無別。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微飢受詘。曰窮極倦飢。俱音劇。倦。疲憊也。而說文飢字。徐鍇通釋亦引上林賦。微飢受屈。謂以力相跨角。微要極而受屈也。飢。竭乾切。飢。其虛切。聲亦相近。疑即飢字也。跨龍之書。不應取跨飢之義。正用方言上林賦倦飢之意耳。區區雖若辭費。詳考及此。

因併見之。以俟好古者。癸未申同年錫赴宏詞。多用奇字。已在選中。正用倦飢字。而有可以爲犯廟諱嫌名而罷之過矣。

跋蘊書

余君種編大易粹言。刊于龍舒。又自著書名曰蘊書。以八起數。或問蘊字何義。余考說文解字二字部。亟字注。敏疾也。从人口。又二。二。天地也。去吏反。徐鍇通釋曰。承天之時。因地之利。口謀之。手執之。時乎時不可失。疾也。會意氣至切。集韻于去聲七志。正引上文。而又于入聲二十四職出此字。亟。蘊注亦引上文。而云。或作蘊。蘊。余君既擬太元潛虛以爲書。謂此字實備三才。故用之。亦務用奇字。故又加升。第未知蘊字止用集韻爲據。雖復別見他書。其下又加木。則未之見也。嘗考去吏乃本音也。要當从去聲爲正。

跋汪季路所藏書畫

東坡西山詩

西山詩碑。止有坡谷。張右史三篇。近歲鄧公裔孫以前輩和篇數十首相示。輒不揣。次韻附見於後。時在翰苑。仍效周益公用印章。蓋南渡來。官府印多更鑄。惟翰林院猶用承平時舊印。鑄于景德二年。蘇鄧二公俱曾用此也。

顏魯公書裴將軍詩

魯公集中不見此詩。裴將軍不知爲誰。既言劍舞。疑爲裴旻。曾子言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初不指名爲何人。而後世皆以爲顏子不疑。此書不見姓名。其劍拔弩張之勢。非忠肝義膽不能爲。此所謂言言如嚴霜烈日。真可畏而仰哉。

溫公倚几銘

文正公自不妄語推之。聲譽千餘言。一出於正。是以輔成元祐之治。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耳。

蔡端明吐谷渾曲

此柳河東鏡歌鼓吹曲第十篇。李靖滅吐谷渾。西海上曲也。忠惠公字。人言愈小愈好。而大字亦足名世。瑰詞妙墨。可稱二絕。

富鄭公帖

國初襲前代之舊。士夫品致敬則端拜。自文忠公爲相。一切罷之。潞公嘗云。宰相事體。都被富鄭公壞了。茲觀與李待制師中書。詞謙尊而光。尤增歎仰。公在當時。猶山嶽然。一趙濟敢搖之。而師中亦凌慢如此。況他人乎。

趙德甫帖

趙德甫爲金石錄二千卷。最稱精鑑。此卷謂宋公無名。而黃長容謂沒家師春書宋人之世。次日景公。繼者昭公子。與此銘合。當以繼爲正。周繼女及數繼亦人名。此謂仲忽以爲魯公器者無所據。而詳尙

功謂乃說文魯字古之文字形聲假借魯公者周公始封為魯公為周公祭文王之器無疑考古之難如此哉

范寬雪景

范寬畫亦可模見真者輒能辨之刻削精細而行筆堅勁鐵屋石人無能及者非其天性其寬亦不能為此也

燕文貴畫卷

圖畫見聞誌載燕文貴本隸尺籍工畫山水不專師法自立一家規範預玉清昭應宮之役偶畫山水一幅人有告都知者因補圖畫院祇候實為精品此卷不入家數而布置精工別有一種風氣豈其是耶

跋王逸老飲中八儂歌

朱巖擊跋逸老草書蘭亭序云逸少作行書逸老為草字外人那得知當家有風味逸老以草聖擅名其為名公稱道如許寓居烏戌是時先太師岐國公為監鎮與之往還舊亦得其八儂歌此本改从九从日字為順蓋長史素有此稱也羔羊居士乃其自號聖采為所居之堂得柳軒豈亦其家耶鑰隨侍時嘗紹興十一年間猶識其人此卷書于庚午歲自言年七十有五則知生于丙辰余生于丁巳後公六十年方讀公時纔五六歲嘉定四年辛未始見此書則亦七十五矣感今念昔為之惘然

跋張謙中篆金剛經

謙中之篆自成一家近嘗跋復古編願詳此蓋其真蹟也然坡公有與趙清獻公帖云表忠觀碑額可用張子野之孫有書之子野與吳人名先而此云追薦亡父張三先生何耶更當詳考其間以祖為但以轉為梅以薩為薛之類是終不欲書家法之所無也

跋李晉明所藏書畫

文與可竹
笑字從竹從夭而字書不述其義李陽冰云竹得風其體天屈如人之笑坡公亦曾用其說湖州兩枝開卷一閱真欲向人而笑者妙處可得而窺哉

與可老木

廉博士宜仲以古木墨戲得名于紹興間嘗以坡公真筆映之全無精采茲見湖州老筆又出其上坡公有云孰有愛其德如愛其畫者乎

東坡漁父詞

元真子生為魯公客後又為坡谷所稱至屬括其詩篇大書之其與屈靈均答問于江濱者何異耶

東坡獲鬼章告廟文

鬼章獲邊如唐之默啜神誼之奇功似郝靈筌第未知當時有詞臣如此否霍忠憲作安南制有云亦惟持我朝廷爵秩假寵有邦用能保爾山川土田傳祚永世文人多稱服之蓋出坡公之遺意時方禁蘇氏

學而文人之傑如忠惠公亦祖其緒餘是真不可辨矣

跋宇文廷臣所藏吳彩鸞玉簪鈔

始余讀文簪傳言吳彩鸞書唐韻事疑其不然近于汪季路尚書家見之雖不敢必其一日可辨然亦奇矣為之賦詩且辨其為陸法言切韻茲見樞密宇文公所藏玉簪鈔則又過之是尤可寶也既謂之鈔竊謂如北堂書鈔之類蓋節文耳以今玉簪鈔之果然不知舊有此鈔而書之耶抑彩鸞以意取之耶有可用之字而略之有非日用之字而反取之部居如今本皆以朱字別之而三字五字止以墨書字之次序亦不與今合皆不可致詰輒書前歲所與汪氏詩跋于左庶來者得以覽觀今玉簪惟越本最善末題會稽吳氏三一娘寫問之越人無能知者楷法殊精豈亦彩鸞苗裔耶

跋所書下公祠堂記

東晉死節之士下公為最顯忠獻公為之立祠忠簡公為之作記忠肝義膽千載鼎立既成而忠獻趨召碑未及建今五十年矣忠簡之子澥將清江左俾鑰書之將登于石鑰為何人而敢預此顧惟平生慕下公之節義恨不及登忠獻之門叨末第時受忠簡公深知實門下士也茲乃幸得以惡札託名于不朽故謹書之

跋趙氏所藏大士

趙君所供大士開竹石皆廉博士宜仲之筆梵相則出于司馬參議鑰行廉諱布司馬諱悅皆以畫得名于紹興初余家亦有此像端行併作山林此軸得二名士各盡所長尤可寶也

跋胡五峰論語指南

論語一書自昔大儒不知幾人未有能發明仁之一字樊遲問仁夫子固嘗答以愛人矣韓昌黎原道首曰博愛之謂仁他何望焉自伊洛二先生始發千古之秘洙泗言仁深見本源茲讀指南一卷樞密黃公察院沈公皆深于此者五峰斷以一言方見二公猶有差處一曰有心于為仁則曰如此立言恐不識心不識仁也一曰能惡人則或者疑焉于是復明仁者之心曰本無所惡也則曰只是當好惡之時胸中元未了了也烏得為仁又顏淵問仁之下有曰人有仁不仁心無不仁此要約處不可毫釐差嗚呼此言旨哉此論語之本體也然而非二公相與講貫亦無以發五峰之言故易以朋友講習為說蓋天下之說未有過于此者夫子以學之不講為憂蓋君子之憂未有甚于此者學者可不勉哉

跋張樂全上范文正公書

范文正公講道睢陽樂全以文受知晏元獻公欲擇二婚其一則富文忠公次則樂全樂全雖不成婚然皆文正所薦文正通守河中樂全以布衣寄此書自敘南都知獎甚深蒲坂會府則河中也又曰經術與于南郡士林歸乎北海北海濰州也文正未嘗仕于濰亦無北海之稱南郡亦非為南郡恐是引用馬季長孔文舉事故俱不平闕而集中卻有上北海范天章書又有謝范天章薦應制科詩在明道二年又有謁青州范天章等詩考之乃范中丞諷也樂全雖為文正所知二范俱曾為天章閣待制俱曾知青州然

文正在明道間始為通守而諷已為天章文正知睦州蘇州之後始得此職又執政之後知邢鄆杭晚知青州則已疾甚樂全亦已通顯而諷正以天章守青社又實以明道二年同宋宜獻蔡文忠列薦樂全茂才異等然則集中詩及書皆為諷而作青州在漢屬北海唐天寶曰北海郡皇朝以青北海縣置軍後升為濰州政和始以青州為齊郡以濰州為北海郡此書稱北海蓋謂青州也因具列之以俟知者此書當在范氏而乃傳于女孫豈書成不及上仍藏于家耶

跋東坡備水帖

蘇少公序黃樓賦謂長公之備水有三焉水至而民不恐水大至而民不潰水既去而民益親此帖言得旨見役七千餘人蓋水去之後請增築徐城以木堤捍水衝之時熙寧七年七月河決澶淵九月水至城下帖稱二月十日則其明年元豐元年戊午也坡時年四十三筆雖未老而精彩照人可寶也

跋李莊簡公與傅樵風帖

建炎四年金陵潰卒四散三月威方既殘廣德五月遂圍宣州鋒不可當參政莊簡李公時為太守無兵可恃亟設方略招清卒于郊野厚待之以為用威與其副馬近城指畫攻具公以一書傳矢射副馬前大略言威乃凶寇天誅必加汝為將家何至附賊二人相顧曰此間我也攻稍緩始得為備詔遣統制巨師古劉晏率兵救之晏戰死第三帖所言巨劉為此也嘗巡城親以鐵扇障面而賊箭正中之危機屢矣嘗會問于老校退卒而得其詳經略潘公其婿也嘗言公當危時真匕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可必保若使人取匕首則我必死汝輩亦俱自戕無落賊手一日危甚果遣人至一家慟哭既而報少寬矣公嘗以死守勵志如此故將士用命賊遁而城全郡人至今祠事之觀所與給事傳公手帖則所聞益信二公里人忠義相勉風節凜然皆可畏而仰哉

跋呂東萊舍人所作趙鈞轉墓表

趙侯死節九江三子相從于難父死于君子死于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殆有東晉卞氏之風劉公嘗任從班丞相抗之孫也為之墓碑甚詳東萊紫微呂公有文章重名又為之墓表足以傳不朽矣侯之元孫與與使君崇規先以墓碑示惠朱晦菴跋語謂東萊碑銘今不復存當為求之其家與與之父道州亦自言未入石而家多故因亡其本與與一日又過鎗曰近從臨川宗族家遂得墓表錄本且得東萊所答簽判書真跡欲俾書墓表以補先世之遺慨然為書且勉其併刻東萊之帖以信後世儲何幸乃得以鄙札託名于斯

跋彭子壽甲寅奏葉并日錄手澤

紹熙五年歲在甲寅七月甲子皇上初受內禪恭儉仁孝中外具孚勵精圖治羣賢在列曾未幾時而權臣已浸浸孽牙其間無有敢白發其端者時惟吏部侍郎彭公以舊學受眷最渥忠憤激發數其姦狀自此補外雖在東臺同中書舍人林公徽奏至再竟不得回消長自此分矣三人之言皆驗于後而公尤為曲突徙薪之首更化之初與林公俱召遂別通聯獨公不及見今日為可痛也公之子司農寺主簿欽出

奏葉及日錄手澤等見示覽之輒為流涕公論既白上恩加厚公亦不自悼其不幸于九原矣欽倅嘉禾求跋其後林公下世亦已五年感念曠昔病中扶櫬書此公之德業皆已見于隆碑不復屢書嗚呼子壽可以不朽矣

跋韓熙載投吳狀

楊行密之據淮南一傳溥再傳隆演徐溫已專政矣九年溫始進隆演為吳王而建國天祐十六年始即吳王位改唐之天祐為武義元年又傳至溥改元順義拜溫左丞相其子知誥為左僕射六年歲在丙戌溫雖在金陵制朝權而政已歸知誥立延賓亭以待士四方豪傑歸之時中原多故名賢宿德皆亡身歸順此正熙載投吳之時也其父光嗣為後唐明宗所殺熙載方隱嵩丘懼禍及而南奔所謂司空者非溫即知誥而史傳江南諸書不載其為司空宋齊丘雖為司空乃在太和六年歲在甲午相去九年矣熙載文華擅一時南唐諡以文靖此狀雖挾戰國縱橫之氣不脫五季萎茶之體然詞翰俱勝惜乎生不逢辰崎嶇危亂中自朱元之變嗣主益忌北人多仇之遂至自汙要其論議未曾少屈信英物也想見分裂之時南走北走之士類假此等文詞以自見禪月貫休之投孟蜀有詩云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亦此類耶

跋向蕪林拘偽楚檄葉

博陸侯既立宣帝威權益重而嚴延年勦其無人臣禮事雖不行朝廷肅然敬憚之使博陸雖有驕慢之心亦足以奪其氣偽楚虛有其表中實認儒豈敢望博陸之萬一建君主龍天之議則其人可知向公一聞奇變即檄合肥拘其家想其方在惶擾憂恐中聞此寧復敢桀耶封府庫以臣名奉昭慈垂簾而上璽綬于高宗雖出一時諸公之議而此舉實中其機此豈淺丈夫所能及哉

又蕪林家規

蕪林遺訓凜然如生而三子俱賢與國及邵倅既遵行維持于前武車高壽獨殿諸公保家之慮尤為深長既聞于郡又刻之石諸孫相與結約為久遠之計士夫名家能守素業少見其比臨武令君悉以見示歎仰不已然嘗聞古之循吏有云律設大法禮緣人情蓋不欲專以法臨民也家規如學規然師與弟子以道義相處不得不立規矩以警其不率者非特此以為庠校當有行于規矩之外者而況家乎臨武令為一門最長更惟勉之以全雍熙之軌則向氏之與未艾也既以蕪林文集求序引又書此以贈之

代史少保恭題御製和詩

臣不肖仰蒙陛下矜念舊履之舊俾待罪輕惟寵光殊奕竟無前比迺季秋壬子錫宴於澄碧殿因獲縱觀清激之勝洞心駭目如上崑閩捧手從遊天顏益溫命宿玉堂之直慮顧謂臣此會不可以無紀臣亦思敏感遇之萬一是夕裁成古詩三十韻上進陛下賜以宸章俯同其韻華袞之褒下飾小己雖聖主所廣猶得大書簡策垂文後代臣之蕪陋焉敢言詩而乃上勤睿作之妙是豈惟近世儒臣遺逢之所未有

視舉陶抑有光焉。倘不能勒之堅瓠。以修大賜。臣則有罪。臣洪惟陛下聖學淵奧。句法深醇。渾然天成。兼備衆體。一詩之中。屢致意焉。有曰。躋民期仁壽。有曰。朕濟天下肥。得以見陛下之用心。有曰。都維萬年。何當至庭庀。得以見陛下之立志。若夫。嘉謀以起勳業。則非臣衰朽之所敢承。至使直筆以紀中興。臣不佞。苟未先狗馬填溝壑。雖在田里。尚庶幾見之。

代仲舅汪尙書跋了齋表藁

德壽皇帝中興。慨念裕陵實錄之誣。紹興甲寅。乃詔三館之士。是正之內。相范公冲。中書舍人任公申先。相繼職其事。當時英俊。皆在選中。吾鄉禮部侍郎高公閱其一也。先少卿方官于朝。高公以烟連館寓間。見諸公往來議論之餘。鎔因得剽聞一二。及取忠肅陳公所著尊堯集讀之。其立言措意。無非忠憤所激。英風義氣。凜凜乎方册之上。自恨晚出。不得端拜下風。逮今五十年。始獲見公手書表藁於蔣君輝之家。盥手諦觀。爲之飲衽。遐想氣象。如在左右。嘗竊考之國史。政和初元。張公商英猶在相位。編修政典局。其所建也。于是得旨。命公繼進此書。及奏御留中。而張公以八月罷政。用事者隱其詔藁之實。而經以私。九月。遂有台州之謫。觀公題識數語。雖在顛沛艱危中。其尊君戴主之心。死生禍福。有不能奪者。抱抑鬱于一時。昭聲烈于萬世。以此較彼。孰得孰失。鎔輒不揆。敬書其後而歸之。

攻媿集卷七十九

雜著

詠歸會講說

乾道五年暮春辛巳。畫錦坊樓氏爲詠歸會。夥縣尉曹主之。言志者十三人。冠者十二人。童子二十人。質明。謁先聖先師。以敘列坐。臨安教官講夫子入孝出弟之言已。鎔乃作而言曰。吾門自高祖先生以儒學起家。衣冠六世。仕者以清白相傳。學者以詩禮相勉。門內雍穆。雖總角之童。亦恂恂自守。家法遂爲四明望族。亦知夫所以致此者乎。先生以古道爲鄉里師表。一時名士咸出其門。儒風蔚然。大父行以下。以文鳴者相繼。金紫孝友絕人。少時刻意學問。有古人閉門錐股之勤。少師宏才大度。爲聖世名臣。竊嘗聞金紫之言曰。可使財窮。不可使行窮。少師之言曰。士大夫遇好事不要放過。嗚呼。味其言。其所存可知矣。諸父承家學之傳。盡洗膏粱習氣。至不使人見有子弟態。吾曹今日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生長以來。不知人間辛苦勞役事。正以上世書種不絕。故得爲天之幸民。吾之弟若從子。皆宜自勉于學。以無負尉曹詠歸之意。抑嘗聞闕黨童子將命。夫子曰。吾見其居于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張童子明經韓子曰。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

盡于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聖賢之言。其誘人于善。如此其切。然而闕黨童子。張童子皆無聞焉。今日之坐于下者。年甚少。氣甚銳。豈無文采之可取。記誦之可喜。然爲士者之事。等而上之。不知其幾級。當佩服夫子速成之戒。深求韓子成人之言。退而思曰。我知此矣。能此矣。未知未能者。何啻千萬計。爲己之學。不至于聖人不可已。年有限而道無窮。故君子有終身之憂。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不及今無事時。自力于學。而以家之勢。身之年爲可恃。謂學無益。謂惡無傷。苟目前安佚。而不思後日事。日復一日。忽焉老之將至。使沒世而無聞。是豈吾祖宗父兄之所望于後人者。鎔將行矣。五年而歸。非者弁矣。冠者室矣。富貴科第。是有命焉。不可以必求也。惟期懋進乎學。駸駸日新。道學既充。所謂取時名而振家聲者。不在茲乎。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古人曰。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視。況五年之久乎。幸毋忽。

趙子治循齋說

趙子治求名其齋名之以循。而告之曰。循之義大矣哉。莊子曰。去知與故。循天之理。董仲舒曰。樂循理謂之君子。通天下一理。爾循之而行。可以寡過。可以接物。可以處事。可以臨政。等而上之。何所不可。亦不必否。是非于人心所不安。即是非理。循是而行。隱于心而安。施于人而合。天理不外是矣。言雖近而旨甚遠。子治勉之哉。

趙元衡勉齋說

余既爲趙振文作毋自欺齋之銘。又名子治以循齋。其季元衡亦以此請。爲名曰勉齋。而告之曰。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吾儕中人之性。可上可下。如逆水行舟。倍用力則可以寸進。謹執持則尚在故處。放手則流蕩而下。不可收拾矣。貴賤窮達。自有定分。學問亦自有分量。盡力終身。雖所至未可知。與不用其力者有間矣。元衡勉之哉。後日再見。當刮目相視也。

雙谿金君顯菴說

雙谿金君式欲書顯菴扁榜。且曰。起家寒儒。祿不及養。自升朝籍。三得追榮。吾親雖取以顯父母之義。非敢當此也。願併言其所以顯者。因告之曰。經所謂顯父母者。謂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非取爵位之顯也。故孝子養親。必薦仁者之粟。而況枉道以干進乎。若枉道于進。則雖位極人臣。贈親崇品。適足以爲九京之辱。何顯之有。易曰。賁其趾。舍車而徒。揚子曰。以其所養養之至也。君固所深知。聞又自卜壽藏于其側。其以此意更以告後之人。

徐聖可字說

臨江徐君簡。一見如故交。問其字。曰敬伯。因告之曰。君之字善矣。然自翼祖再入就廟。雖于禮法不諱。爲臣子者。莫不當以爲名字。君開而聖然。請易之。于是字之曰。聖可。蓋亦取仲弓子桑伯子之問也。舜命教育子有曰。簡而無傲。皋陶九德曰。寬而柔。而皆性之善也。曰。栗曰立。而下必曰而者。皆所以成其德。是以君子不敢恃其天資而貴于學也。子桑伯子。聖人之所可也。君其體舜之無傲。皋陶之所謂廉。又以仲

弓之書而行之不亦善乎

贈種牙陳安上

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在老萊子曰齒雖堅固卒以相磨舌柔順終以不敵而子思以爲吾不能爲舌叔向老萊曉人以處世之法本非正論子思之旨則有意于剛也陳生術妙天下凡齒之有疾者易之以新繼一舉手使人終身保編貝之美吾于此有感焉豈惟己人之疾是喜抑使人知剛者之不必亡也

從子瀛故字景劉

劉瀛字處和南陽人父紹仕宋位中書郎瀛母早亡紹納路太后兄女爲繼室瀛年數歲路氏不以爲子復爲奴婢所苦路氏生瀛兄瀛憐愛之不忍捨常在牀側輒被羅縵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瀛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瀛有識事瀛過于同產事無大小必諮而後行

瀛數歲時伯兄尙無恙既奉命于二親而立名使瀛字之是時取季札觀樂歌魏曰美哉瀛瀛乎大而婉故字曰大之伯兄下世且久嫂氏鞠三子如一日瀛既冠將授室上則欲其幹母之壘下則欲其教率二季因閱南史劉君傳實有感焉改字瀛曰景劉而告之曰劉君之事可謂難矣後母不以爲子而孝益甚

也伯嫂既非前後之不同而慈祥盡愛又非路氏比二季亦能惟兄之聽瀛居其間當慕古人之用心思尊長所以字我之意孝友二事行之惟謹二季亦當如瀛之事其兄則雍睦之盛無愧于古人矣尙勉之

姜子謙以試邑鍾離請益

鄉人有爲宰而請教于外祖汪少卿語之曰作縣無他切勿作大或疑其太簡而又云百里獨專易得作大繼作大且先與丞簿尉等情不通漸至奪則去民遠矣

龔公榜善宰劇邑或問其要云此如浙江踏浪兒投身怒濤中旁觀亦爲之寒心所以能濟者謹不可喫了一口水喫著一口便難脫矣

前輩有爲縣公退以賈珠誦佛其叔父見之云汝欲爲佛耶對曰然叔笑曰汝既做了知縣更望做佛耶

子謙既挹世科以新制宰鍾離以此册請益鐘不曾作邑無以塞命况近世如呂觀文治縣法等書已多彭子復臨海一書尤精詳可取而觀也姑爾所聞一二以告言皆通俗易曉俱有旨哉淮壘事簡土風亦淳長民者惟相與安之而已

彈廣陵散書贈王明之

齊李琬聞樂工羯鼓謂雖精能而無尾工具而問之自以爲求之久矣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意盡則曲盡又何索焉工曰奈聲不盡何琬曰可言矣使以他曲解之果相諧協余嘗愛其說少而好琴得廣陵散于盧子嘉鼓之不厭然此曲多撥擗聲蓋他曲所無者二序正聲亂聲或以此始皆以此終小序爲一曲權輿聲乃發于五六絃間疑若不稱屢以叩人無能知者王明之精于琴爲余作此小序獨起以撥擗聲容數聲然後如舊譜聞而欣然遂亟傳之邪婆娑難得屈柘急遍而得其尾今廣陵不假他曲而得其首聲意俱盡古語真不虛也晉史稱廣陵散于今絕矣而韓舉論之甚詳且其所謂哀憤蹙蹙慘痛迫脅之音始末具見而尤致意於宮商二絃至亂聲而愈覺痛快必非後人能作余所得數聲未必真出于古也以其深愜素懷故書以贈明之

贈寫照郭拱辰

藝無大小胸中有青者居然不凡三山郭君登睡菴之門而游戲丹青挾寫照以示予若鄭公尙書睡菴數公展卷對之如欲笑語陋質不足煩君爲說武洞清神物能得其真有不怒而威之意勉旃更添數百卷書則願陸不足進矣

贈筆工呂文質

四明呂文質居桃源谿上多游浙右作筆殊佳在人品中則賈長頭也近筆工苦無兔毫文質深入淮楚始得之韓文公作毛穎傳及贊終始以中山爲言意其爲定武也傳雖高言然其中云蒙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權楚則非定武也今溧水有中山去縣纔十五里元和郡縣志云出兔毫爲筆精妙此縣唐屬宣州今隸建康宣城筆舊有名于世豈以此耶文質試往訪求之

贈徐心鏡

師曠師曠瞽瞍御瞽古人專使之審音此事不復見矣今之聽聲殆其遺意徐心鏡一聞人聲輒能言其休咎周之瞽矇上中下凡三百人不惟祿之而又有相之者而徐生一身糊口之不足噫古道之不行何止此哉

趙甥叔明和孺堂

外甥趙叔明汝顯昆季四人今與其季季敏汝助同堂而居求扁于予小雅燕兄弟之詩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儂爾籩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深哉詩人之旨也毛鄭注箋皆不得其意謂安寧之時則友生爲急曾不知伐木則專爲朋友此詩則專主兄弟蓋謂急難禦侮以兄弟爲急至于安寧乃謂兄弟不如友生乎此說出於歐陽公嘗因是以推後二章注箋皆非也蓋曰陳蓮豆以飲酒食一時之樂耳尙得以厭厭而况兄弟既具如孟子所謂兄弟無故一樂也既具矣吾之和樂且至于孺謂直如孺子之時孩提之童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此天性也妻子本非天屬徒以好而相合猶能如鼓瑟琴然若兄弟翕合則其和樂且至于湛言甚樂也平日以此意處兄弟之間因名其堂曰和孺且序其意以勉之

名厚孫

名厚孫

嘉定四年龍集辛未五月二十二日滿得男其八字辛未乙未癸酉癸亥以辛未土克癸亥水或以為大海水非土之所能克是不然辰戌丑未皆為土而未乃坤位納音又為土是坤土也坤為地中庸謂振河海而不洩者也何克之云欲名以振又有當避者易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名曰厚孫抑誨之使從厚云

書老牛智融事

淳熙七八年間始開雪竇山有僧智融者善畫而絕不以與人一日見其畫心甚敬之曰此非畫者其殆有道之士乎往山中訪之融素嚴冷不可挹酌一見心許氣韻談吐果如所期歸取匹紙寄之久不見與懼以古風有曰古人惜墨如惜金老融惜墨如惜命又曰人非求似謂自足物已忘形影猶映地蒸宿霧日未高兩帶寒煙山欲暝融得之喜遂為余畫紙作歲寒三友妙絕一時嘗問向可作人物否曰老不復能作蓋目昏不能下兩筆也問豈非阿堵中耶曰此雖古語近之而非也吾所謂兩筆者蓋欲作人物須先畫目之上臉此兩筆如人意則餘皆隨筆而成精神遂足只此一語畫家所未發也自是數年間時得其得意之筆精深簡妙動入神品尤好作牛自號老牛智融或云源流出于范牛而妙處過之融亡矣不可復得從其徒問以平生俗姓邢名澄世居京師以醫入仕南渡居臨安萬松嶺號草菴邢郎中官至成和郎出入禁廷賞賚殊渥不知何從得道年五十棄官謝妻子祝髮入靈隱寺諸公貴人挽之不可猶以去塵俗不遠又游諸方徑山匡廬經行殆徧聞是山之勝遂投跡為終焉計假一室深坐土木形骸泊然如偶人齋餘或曳杖以出有欲相隨則謝遣之出有千丈巖妙峯亭栖靈隱潭皆幽僻絕勝之地意行獨坐或至移晷人莫窺其際初亦不知其能畫也山深多蛇忽作二奇鬼于壁一吹火向空一踞蛇而擊其尾蛇患遂除而時有火驚或者病之又于火端作土象鼻聲為之革嘗畫龍首半體禱旱輒應頗近于靈怪師亦不以自矜也遇其適意嚼蔗折草蘸墨以作坡岸巖石尤為古勁間作物像不過數筆寂寥蕭散生意飛動或極力摹寫亦有形似而遠不及遠甚此自是悟門非積學所能及也始知向來幽尋之時山林雲氣四時萬變到眼入心一寓筆端游戲點化自然高勝前無古人超出翰墨畦畛略不可以畫家三尺繩之或加以勢利則避之愈深意苟相與亦輒不吝作詩不多語意清絕字畫亦無俗韻初自言若得為僧三十秋瞑目無言萬事休紹熙四年五月某日卒壽八十僧臘如師言與足菴尤契合相與終始先一年足菴示寂侍者道元來都下求銘于余師亦以書見屬未幾而師亡亦異矣師晦藏自秘雖與之周旋者不能盡知余亦安能知其所至陳后山謂淵明無意作詩但寫胸中之妙余于師之畫亦云東坡贊文與可竹石曰嗚呼孰有愛其德如愛其畫者乎此余所以又歎也元之來也以師所予足菴彌勒像及元所藏牛溪煙雨二軸遺余師又寄歸牛圖意蓋有在余為作三偽元欲刻之石且請書師之大略附足菴碑陰因慨然為書之

攻媿集卷八十

賦

十有三篇。今缺。賦。原集列有賦一篇。其目曰。重王內修政事賦。玉后為壽詩。注以當賦。光武大度同高祖賦。宅道。何星。韓詩。三。注以教官賦。又有策問一。合御試召試。書試。別試。解試。上舍試。州學等試所擬問。凡。十有三篇。今缺。賦。原集列有賦一篇。其目曰。重王內修政事賦。玉后為壽詩。注以當賦。光武大度同高祖賦。宅道。何星。韓詩。三。注以教官賦。又有策問一。合御試召試。書試。別試。解試。上舍試。州學等試所擬問。凡。十有三篇。今缺。

受降如受敵賦 以受降之際。亦當嚴備為願。

上將甚武神機獨濬雖在受降之際亦如待敵之嚴納夫授首之人敢於已勝類彼臨戎之日以備無厭夫惟兵收決勝之功將有防微之智謂寇之窮也雖已見于屈服而心之險也猶未知其誠偽彼既降矣會無自滿之心如受敵然必謹非常之備于時大敵堅壁旁標碧幢撫醜類脅從之衆納渠魁肉袒之降如將受夫大敵懼見欺于小邦方陳釋縛之儀深虞變詐若處交綏之地敢恃敦龐莫不肅我軍容嚴予兵衛雖殘寇之臣附猶兩軍之交際非惟伸大將之威蓋恐墮敵人之計受其壁焚其櫓豫防一旦之危稱爾戈比爾干陰養六師之銳議者曰彼之降也既挺身而至矣我之受也當開心而待之何必招攜之日乃同禦侮之時蓋念大戎之難信深恐狼心之或欺與其有變以無備孰若居安而慮危豈不見行儉審茲果能平夫突厥耿公明此遂終定乎車師彼有坑既降者固出詐謀使自縛者尤非善畫焉若我外弛金鼓內嚴矛戟深防禍起于所忽亦慮敵乘夫吾隙彼如犯順以欲為我則稱兵而將亦伐崇因墨既

施文考之威。就塞築城。兼取武皇之策。因力角于鋒鏑者。敢向能禦。變生于肘腋者。患何可當。今也。就敵雖開其毒。服禍心猶恐其包藏。惟吾之為備也。既自嚴密。則彼雖好亂也。烏能陸梁。且吳夫魏子會秦。卒受欺于商鞅。唐臣盟狄。果見劫于平涼。噫。屈膝而服也。人固畏威。嗚呼。何及也。吾當慮後。毋弛禁以自忽。必整軍而後受。方今將軍納降。衆而獻俘于廟焉。不廢嚴兵之守。

擊楫誓清中原賦

國難未雪。壯夫請行。擊楫以前。渡誓中原之復清。共涉巨川。爰叩舟人之楫。備言素志。願恢天子之京。時其典午中衰。永嘉南渡。憤晉元讓敵之未暇。有祖逖奮身而不顧。揚旆以往。方乘天塹之流。擊楫而言。誓復皇都之故。爾乃緩引蘭櫓。旁瞻碧嶺。一鳴而英氣先奮。再鼓而羣心已降。志必復于故土。誓有如夫。大江吐我赤心。忽形于刻木。指夫白水。期淨滯于中邦。謂夫戰塵久滿。京師突騎交馳。洛汭期狼煙之必掃。願鯨波而作誓。方橫機徐撫。獨決策以前征。備諸夏未平。尙何顏而復濟。豈不以國始草創。人思苟存。江山有異也。或作楚囚之泣。網維不舉也。至形北客之首。故我浮巨艦以勇奮。視強敵而氣吞。倡義有先于溫嶠。定從不假夫平原。遂將電掃風驅。盡復神州之大。肯使龍蟠虎踞。久留法駕之尊。果能扶神器之防危。拯遺黎之沈溺。長淮以北也。復見夫冠帶大河以南也。悉除夫荆棘。不淪江上之盟。坐制目中之敵。澄清抗志。車同范氏之登。慷慨論功。柱鄧漢臣之擊。向使無妖宿以示異。緩若思之代終。則必盡爾醜類。墮吾計中。盡郊圻而申。舉幕庭而一空。振起江南。益大中興之烈。掃清冀朔。遂成再造之功。惜乎大廈未成。而忽換棟梁。中流欲濟。而遂亡維楫。不聞壯志之成就。徒有餘威之震疊。方今矯矯虎臣。皆欲濟河而焚舟。下視祖生之事業。

軍食查獲迎王師賦

民意胥附。王師出征。持軍糧而咸至。實食糲而相迎。飲食雖微。用表歡欣之志。遐邇均集。喜觀仁義之兵。董慎赤子之無依。奮神戈而大舉。惟兵之所至也。既已不擾。則人之樂從也。其誰敢拒。秦弓箠矢。往平敵國之民。簞食壺漿。來勞王師之所。觀夫老幼紛至。嬰殮共持。我之至也。救民于水火。彼之逐也。恐吾之渴飢。凡爾一時之衆。悉迎六月之師。饋餉鼎來。皆望風而遠附。干戈所指。曰後我以奚爲。蓋蓋兵收不戰之功。人有再生之喜。竭蹶而趨也。欣塗炭之時。脫襁負而來也。知父母之孔道。願義以肯然。非弔民而何。以以萬乘而伐萬乘。罔敢抗衡。其小人咸來造壘。大抵窮兵以殘民者。孰肯復後。行師以救亂者。衆斯向方。今也軍同秋毫之犯。人無血刃之傷。是宜至者。獻酌。來皆襄糴。夏來成來。功可同于商后。燕民不悅。事有異于齊王。向非東征。西怨也。民望來蘇。還悅遠歸也。衆無攜貳。又安得輟仰事俯育之物。見心悅誠服之意。自坐見于功成。會不煩于家至。如是則三軍益飽。何煩挽粟之勤。千里遐征。不假望梅之智。非不知給餉不絕也。何必饋食。饌酒以暢也。奚煩挹漿。然念禮雖薄。而心則甚。至食雖非而情烏可忘。苟匪同心之奉。曷云厚意之將。亦何異成篋元黃。人盡歸于周室。爭持牛酒。民皆勞于高皇。彼有築道而饋軍者。用力亦多。投醪而飲衆者。爲功非易。豈知多助之舉。自有爭先之饋。方今中原之民。皆開門而迎。

王師又豈止于壺漿箪食。

尤武乘時龍而御天賦

炎德繼統。漢光得時。惟乘龍而特起。以御天而有爲。獨收興復之功。系隆丕祚。蓋際飛騰之會。統制方維。迹其奮苑邑而戰昆陽。誅青犢而降銅馬。念再造不圖也。雖本自于神聖。而獨逢與運也。故能安乎區夏。軍摧九虎。成止戈之武焉。時乘六龍。顯御天之造也。觀其業務紹復。符能握乾。將登四七而上。應于列宿。載當二百而適際于中天。體純剛而有作。莅至尊而獨專。受命而與協。彼真人之應。逢辰則奮。攬夫帝位之權。用能驥首而飛也。非在田而在淵。取世而起也。遂得位而得祿。威羣盜之鼠竄。掃中原之鹿逐。尊既正于九五。祚遂與于百六。爰究位天之載。允協義經。詳推闢野之符。又同赤伏。大抵聖不世出也。世必治而斯起。龍不時見也。時純陽而後升。今我恢雄圖之赴。赴濟大業以兢兢。既當陽而有造。宜取象于時乘。小利見之神堯。第伸潛躍。仰同符之高帝。果致隆興。因以兆應金刀。祥飛白水。赤光之照也。已新于育聖之際。佳氣之鬱也。又見于舉兵之始。由天意之久屬。宜帝尊之獨履。蓋有致而斯能。苟不然而何以。遂令歌氏擊鱗翼以願從。肯使聖公假風雲而能起。故得息盜集之奮。破野戰之羣。龍回。既止于九縣。雲寧見于高鋒。靈既自顯。類五馬渡江之化。功臣皆厚。笑四蛇入字之從。噫。威如諸將也。有鱗集之歸。如吳公也。擅風行之響。抑知天德之位。亦賴人謀之助。吾皇復受天命。而遠跨于漢光。乘時龍而在御。修身以爲弓賦。

必中矣爲賦

學貴務本。志當適中。惟修身而由道。遂取喻以爲弓。正以不他。曲盡筋躬之術。張而弗弛。自咸中之功。士有該百行以研窮。端一心而折衷。謂存于吾者。苟不知審。則發于外者。何以示衆。今也見聖師而由。當明四重以四輕。猶弓人之爲弓。要在百發而百中。觀夫學問尙志。操修及時。忠信以進德也。我則務敏。馳奮所自邪也。吾寧詭隨。故此誠身之道。類夫弦木之爲。慮以動。動惟時。罔蹈黨偏之失。莫而發必中。宜先審固之持。茲蓋有不言也。言則中倫。有弗行也。行皆審是。施于遠大。則何止百步。時乎遊息。則爲之一弛。苟出乎而發乎。信高矣。而美矣。勉夫百行。折中矩而周中規。志在四方。義爲的而思爲矢。彼有忠信。爲甲冑者。第取防閑之固。以言行爲樞機者。深明榮辱之因。我是以鑒彼省括。謹夫檢身。動切戒于失。鶴。發何勞于扣輪。亦猶率乃攸行。齊取若虞之度。反而求己。軻言如射之仁。因知身之修也。有立功立德之方。弓之作也。有尙角尙筋之術。然器不藏者。曷成功于射。材不良者。難求奇于寶。理既無邪。中斯可必。肯同詭遇。一朝獲禽以爲良。尙小儀成。終日射侯而不出。噫。主于皮者。徒聞游藝之巧。佩以弦者。但知矯性之柔。曷如志正以體直。自然誠立以修身。殆將觀德于鑿相。奚假矜能于養由。如是則有志于弘。禮何拘于載記。其直如矢。道兼得于成周。誠以枉尺直尋也。固所不爲。志眉中目也。亦何敢忽。取友必端。則道豈反害。與人無爭。則行何有關。又當兢兢業業以修吾之身。肯廢前功于一發。

凡稱命世之才，俱有事君之願。然而世或崇儒，則與朋類以借進。時乎慢士，則隳快道而不怨。惟明主有尊賢之意，每務擢謙，則羣魁與八仕之思，誰甘肥遯。時也晉書接下，鼎烹養賢，德行道藝，則必預旌表。忠信孝友，則皆蒙薦延。此既加于體貌，彼事甘于棄捐。神聖謙沖，每優崇于儒術。英豪歡慕，咸樂効于官聯。自是來榮軒冕之華，去恥山林之入。望旌績者，拭目以期。見候旌車者，比肩而並。立謂邦有道兮，于時可見。故心欲仕兮，如其急。聖人在上，既聞有禮之三。君子于行，願廟亂臣之十。大抵士雖貴于求仕，位尤慙于苟居。視君好惡以決已進退，觀道與廢以下身卷舒。惟尊德樂義，而見或嗟晚，則離蔬釋蹕，而來惟恐徐。莫不有道，賤焉而恥也。豈若吾身，幡然而改於立，或無方，必負割烹之鼎。待如不次，自投銜鬻之書。是何君專行爵之權，士守立身之則。儻侍祿位者，因明月而按劍，則安義命者，必冥鴻而避弋。是故好仁文后，有海濱二老之歸。慢罵高皇，致商嶺四人之匿。譬如鳥巢不覆，則鳳集阿閣。駭骨必市，則驥來西極。今也世遇右文之盛，朝惟有德之尊。語而前席者，非鬼神之論。見而賜璧者，非掉圖之言。又執不思棄商築，來趨舜門。盡令離水之西，同為振鷺。肯顧鍾山之北，猶念驚猿。王者以是改容，就不召之臣。式閭禮非常之士，俾乘駒以去者，實然而至。臥廬以隱者，幡然而起。是之謂王公尊賢，士乎士乎，可以出而仕矣。

濟河焚舟賦 以濟河焚舟志

戰欲必勝，歸事豫謀。既濟河而赴敵，遂決策以焚舟。涉彼大川，肯思還于故國。火其巨艦，誓死報于強讎。昔秦穆遠遷，叔以襄人。越晉邦而趨利，二陵之敗也。既自咎于覆將，三年之戰也。又貽譏于拜賜，全師再出。俱懷奔北之羞，雪恥不忘。常起向東之志，孟明乃慷慨發憤。歡呼即戎，謂將之屢敗也。固難以語勇，而君之專任也。當先于効忠，昔也喪師。曾愧萬全之策，今焉買勇。願收一戰之功，由是提虎旅以徂征。絕鮪波而永逝，念解驂之遺辱。遂舍舟而自誓，兵苟勝也。仇則可報，功不就也。我事復濟，願吾壯志。已為死戰之期，慮彼士心。猶作生還之計，莫若揚一炬以獨決。聚萬舟而畢焚，烈燄奔電。長煙走雲，俾歸者以絕望。庶往焉而立動，回視歸途。涉洪濤之千頃，示無還志。激壯氣于三軍，故得我師奮臂以長驅。鄰國飲兵而自戢，縱橫馳河內之地。談笑取王官之邑，指茅津而反濟。封殺尸而洒泣，挫夫強晉。既聞國恥之消，威彼西戎。尤喜霸功之立，茲蓋舍生而往也。非徒誓于擊楫，好謀而成也。非不悔于馮河，百敗而勇氣不奪。一勝而戰功愈多，歸志與灰而共滅。盛烈如山而不磨，誓必破于秦師。類落船之項籍，悲不還于易水。小叩筑之荆柯，噫秦將之忠也。既懷報國之心，秦伯之任也。不數覆軍之罪，苟因一告而遂棄。徒使終身而自悔，又焉得千載之下，仰焚舟之風。凜然如在。

本強則精神折衝賦 以本強則精神折衝為韻

本既強固，人斯服從。得英雋以制勝，致精神之折衝。俊士朋來，益望尊崇之勢。威風遠暨，坐推奔突之鋒。竊原君得士則昌，固以賢為本。苟并謀兼智也，能以德而為固。則懷姦伺隙者，自聞聲而遠遁。蓋朝廷為諸夏之本，能制勝于九重。故精神折千里之衝，自宣威于四遠。觀其多士同德，一人勵精。蕭蕭帳中之妙算，凜然堂上之奇兵。勢既開于克鞏，勝自全于不爭。初有德而益尊，人皆莫枕。敵望風而引去，孰敢爭衡。

茲蓋威復之振也，足以發動于華夷。譽望之隆也，足以永為夫僕則。人咸想于風采，我何勞于聲色。宜其上兵伐謀，大邦畏力。晏子不出于尊俎，兵自罷于鄰疆。齊威必勝于朝廷，會果來于敵國。大抵千里制難者，以重任于賢士。匹夫敢爭者，以輕量于大臣。今也俊又垂紳而擗笏，臣主聚精而會神。惟用儒而無敵，宜不戰而屈人。止須表度之神明，以威悍將。不假魯連之談笑，坐鄙強秦。譬如猛虎在則藜藿不採，于山神龍居則網罟不親于水。今也紀綱法度，有以鞏固。威靈氣，不可嚮邇。國家按堵以無事，鄰敵從風而自靡。願厭難于無形，非得人而曷以賢五千之騎。隨何徒詫于片言，止百萬之師。處厚亦稱于一士，噫子玉不去，則為晉之患。季梁猶在，則挫楚之強。矧多士之濟濟，佐中國之堂堂。赫然臨之，則夫誰與敵。望而畏之，則彼為敢當。豈不見汲黯居朝，寢淮南之異議。仲尼相禮，歸魯國之侵疆。彼有威卻匈奴者，未免于窮征。口伐可汗者，猶勞于面折。未若此動容貌而鄙暴斯遠，宜靈武而姦邪盡絕。方今優游于巖廊之上，而精神折衝，九有自開于有載。

歲星所在國有福賦 以歲星所在國有福為韻

國既得歲，祥斯應期。占是星之所在，有其福以誠宜。仰以驗之木精，適居常次。致當臨之邦域，咸被純精。原天下之妖祥，係歲星之贏縮。且運于上者，象不虛示。則居其下者，應為甚速。爰占景曜，適當所次之躔。俯驗吾邦，誕受非常之福。觀其瑞色，明潤重華。陸離應以仁也，既存生育之理。王子春也，又司長養之時。既循度而中止，則錫羨以宜其。右行于天，居一辰而不忒。下臨其地，備百順以無虧。是宜君明臣直，而世格昌期。時和年豐，而人欣樂歲師之興也。戰則必克，政之舉也。事無不濟，由龍宿之所居。故鴻禧之可繼。越人遇此，終摧吳國之強。晉室得之，果挫苻堅之銳。大抵事將兆于休咎，星乃為之疾徐。超而前者，或乘次而旅次。行而失者，或當居而不居。事各有證，象誠匪虛。惟歲之在也，無東西之去。則福之來也，有山阜之如。可以伐人，請驗馬遷之史。所之地，願稽班固之書。彼有國之昌也，由太白之當期。國之厚也，以填星之居久。況此應王者而紀于號令，主歲事而為之統首。苟非次舍之當居，安得休祥之備有。豈不見淫在元枵之次，徒致鄭饑。既居析木之津，遂與陳後。因知歲之行也，雖本于天度。歲之居也，實昭于德馨。今也太史奏瑞，清霄炳靈。生治國之百樂，開寶運之千齡。如是，則賢士已登，不必驗少微之象。刑章幾措，何煩占賈索之星。王者以是考星次之攸居，知天心之所與。敘時福而民罔不錫，討有罪而人莫能禦。方今天相中興，而歲星臨之。孰敢犯王師之所。

高祖好謀能聽賦 以高祖好謀能聽為韻

高祖獨奮，漢圖以成。蓋有好謀之德，又兼能聽之明。願夙負于英姿，乘時以起。尤樂聞于羣議，擇善而行。迹其提三尺以初興，念四方之未定。謂不吝于衆，則孰判利害。不擇其言，則曷分賢佞。從吾心之所好，謀之其威。屈羣策以兼收，又能審聽。觀其逐鹿，斷蛇勃興。善欲納則如恐不及，策可用則何為不能。惟大公至正之是取，豈小智淺私之自矜。功為最高，雖獨稱于赫赫。計將安出，每嘉納以兢兢。莫不說辭，或悅于監門。謀主或資于亡命，食而吐哺也。恐彼敗事，言而逆耳也。知其利行，設施皆合于衆智。明達盡由

于天性。願將軍何以教。深圖東轡之功。非夫子無所聞。爰下南浮之令。非不知雄雌之勢。可決于一戰。用兵之利。可服于諸侯。蓋念至仁伐不仁也。何必恃勇。多算勝少算也。敢忘用謀。我是以疑切戒于築室。從有如于順流。為真王。為假王。悟陳平臨足之語。趣銷印。用張良借箸之籌。帝之性也。非不聰明。帝之度也。非無裕達。然而助桀為虐者。欲居秦室之富。養虎遺患。幾遂鴻溝之割。謀苟匪于能用。亂何由而可撥。所以關東欲棄。問不憚于據鞍。成卒能言。見豈嫌于衣褐。難者曰。趙王之立也。不顧叔孫之爭。匈奴之伐也。反囚婁氏之賢。謀不詢于多士。智難合于數天。殊不知過難開于有此。改必見于幡然。遂令信彼四人。爰割體膚之愛。封之萬戶。深懲械繫之愆。至茲騎項雖倨也。諫而必從。溺冠雖慢也。賢非不好。吾不愛于兼聽。人亦為之樂告。故能舉秦如鴻毛。而取楚若拾遺。翦一時之強暴。

子使漆雕開仕賦 以開未仕也

夫子善誘。漆雕受知。念從仕之未也。爰因言而使之。願至聖以何心。惟均教育。視吾徒之可用。俾効施為。蒙膏向友及門。潛心諸子。仕焉非苟于利祿。學也所期于官使。香茲尼父。當日則何以哉。謂彼漆雕。可以出而仕矣。觀夫心本愛日。志思澤民。惟可行之道。不試于事。以有用之學。私淑諸人。及門之士也。皆欲効職。升堂之子也。誰忘進身。惟此魯人。頗能參于聖學。雖當周季。俾往廁于王臣。開也。倘爾有聞。欲然自視。謂吾之學也。固欲見于行事。而學之優也。乃可施于從仕。苟吾信之未能。何已長之足恃。斯言既發。殆門弟之未聞。此意孰知。惟聖師之獨喜。議者謂士之仕也。固所素願。師之言也。宜無不從。然念道之將行。則急于一命。才或未充。則難求萬鍾。雖向遲于奮迅。聊自適以從容。所以進則未能。垂嘉言于穎達。喜其志道。激高論于司農。噫。有帝王之學者。使之為邦。在言語之科者。使之辭命。苟非此子之善學。安得發言于將聖。今也師以為可。而猶切于退託。道既未成。則尙資于涵泳。志有同于會點。姑樂舞等。藝或及于冉求。始當從政。彼有求價而沽者。賜亦陋矣。干祿而學者。師何過哉。豈若此心不求于爵祿。迹寧滯于蒿萊。歷攷闕里。賢惟子開。固異夫何必讀書。子路飾有民之說。使之學邑。尹何非製錦之才。誠以志則在于恬愉。心不謀于富貴。才已成而已。則猶歎師之可而吾猶曰未。使斯人也。出而仕焉。功利之及民也。尙何有既。

天下可傳微而定賦 以今天下可傳

世仰英主。威行普天。既望風而應也。 一作乘破竹 可傳微而定焉。王旅既興。將大蘇于遠邇。軍書所至。當自底于安全。夫惟信已結于人心。助遂多于天下。彼陷于塗炭也。無不後我。則聞吾號令也。孰能禦者。赫然一怒。皆延頸以望焉。子以四方。可傳微而定也。時其士勇威鼓。民思已深。萬里起簞壺之念。中原後車馬之音。苟用十行之札。足安四姓之心。寰宇雖遙。已欲聞乎大號。尺書所至。自平難于當今。是宜敘百世之仁恩。收三軍之勇果。書至河西。則驚萬里之明見。節入北軍。則舉一呼而袒左。何在之能然。蓋斯時而固可。極彼不毛之地。咸已順從。馳吾插羽之書。自然安妥。大抵強人之服者。必假征誅之及。從民之望者。止頒命令之宜。今也久矣。願王師之至。歎然聞軍微之傳。自然姦雄畏力而屈膝。老穉聞風而息肩。所以光武陶儀。函紙首安于平廣。淮陰遣使。尺書亦足以降燕。或曰。民已見于歸心。國何煩于馳檄。殊不知

近者已附而遠或未至。弱者欲來而強猶作敵。故我形惻怛之言也。慰雲霓之望。振威猛之詞也。若雷霆之擊。俾爾懷德而畏威。俾爾效功而底績。掉舌而賢五千騎。豈勞辯士之隨。憑軾而下七十城。何用狂生之鄙。向非戴商之民。家則相慶。思漢之人心。焉悅隨。則何以當率土之紛擾也。可空言而聳動之。與可冀也。亂斯已而。固異夫通彼夜郎。止論意于蜀道。守夫鴨綠。卒遺謂于高麗。臯乎哉。鉛槧之儒也。既務于討論。帷幄之臣也。又加于審訂。俾萬姓以咸悅。魯百蠻而退聽。方今檄書風馳。而人望中興。不假一戎衣而大定。

仁孝二致同源賦 以仁孝之道二致同源為韻

仁孝至重。性情所根。用若出于二致。理蓋同于一源。究此兩端。皆良知之固有。初無異體。以大本之中存。嘗聞才非曰于爾殊。人或多于自異。語其大體。則似有異用。本之一貫。則了無餘事。惟茲仁孝。在人皆可。一念之推。莫匪斯心之舉。初非二道之為。皆是物也。孰能外之。總百行以率先。悉由所性。雖兩兼之難備。安有他岐。豈不以親其親而因不失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篤近舉遠。雖則有別。舉斯加彼。率由內抱。信此理之不殊。推是心而足保。願施物事親之際。雖曰殊途。如鉤深探蹟而言。孰云異道。大抵孝之化也。先以博愛仁之實也。本于事親。苟志于仁。則豈好犯上。有一非孝。則適能害仁。雖運用或疑于前後。而本原不離于真淳。當戒波流之蕩。會何派別之因。本立道生。載考魯論之訓。功多事寡。備形延篤之論。是源也。會精粗于一致之中。合內外于同歸之地。使兼愛者知厚親之道。而敬親者備仁民之意。重輕非復于銖兩。先後豈殊于源委。尊而安義。道同曾子之三。愛則無差。本異夷之二。厥後道不明而去本益遠。性好偏而所施不同。別股。孝也。而深溺。嚮人之過。靡頂。仁也。而或淪。墨子之風。是皆得于此。失于彼。我則觸而長廣而充。純若顏回。可竝有虞之體。德如閔子。豈殊管仲之功。以是知天下之得。蓋以其仁。聖人之德。無加于孝。見于日用。雖有殊品。求之吾心。初無異教。信夫仁孝之道。雖二致而本同源。又何必分其大較。

孟荀以道鳴賦 以二子皆以其道而鳴為韻

周孔既遠。孟荀挺生。以斯道而自任。在當時而善鳴。仰茲名世之賢。同宗一聖。他此覺民之術。茂著英聲。當六國之下衰。有二賢之可考。以亞聖之才。而無所施用。以宗王之學。而終于窮。其遇于世何如也。既不逢辰。不得其平。則鳴焉。獨能以道。觀夫名重楚國。學傳子思。優入聖人之室。卓稱王者之師。恐斯文之喪也。振吾道以鳴其。願二儒仁義之言。一根于正。用六藝詩書之教。大警于時。茲蓋二百餘章。皆立教之文。三十二篇。今悉綴文之美。闡其前而振其後。著乎心而入乎耳。蔑千載未光之病。豈沒世無聞之恥。時將駕說。鼓木舌于諸儒。經本吐辭。和金聲于夫子。誠以軻之辯也。非出于得已。況之說也。不貴于難持。奈何承道傳之弊也。歎德衰之已而。如草木無聲。而風或撓矣。如金石無聲。而或擊之。苟匪一鳴之善。曷能萬世之知。久而愈益。固異震雷之喻。大而且遠。允同木鐸之為。事不由別王霸之尊卑。明禮義之統。紀一時衛道也。信同聲之相應。後世聞風也。有德音之不已。願響應以能然。非言揚而何以假于韶樂。鄙

弗能之後。變者鈞天。小爲文之韓氏。故能倡正道以相和。詆異端而力排。南蠻之缺兮。豈巧舌之能勝。天下之鴟兮。豈好音之孔懷。俾衆議之不惑。由大聲之孔皆。且異夫卿雲最其善焉。文徒稱于壯麗。魏晉未嘗純也。辭只見于淫哇。噫。大醇小疵也。雖或不同。立言指事也。未嘗有二。羣儒敢飾于邪說。處士不容于橫議。然則先王之道。至今在人耳者。無他由孟荀之不墜。

四圭兩圭同一邸。未聞一璧踞十趾。玉有五色今乃紫。磨以禹圭滄雲起。義獻傳家不知幾。傲睨揮毫約詩史。淮水不絕壁不毀。書稱縣縣尙百世。

贊

伏義像贊

不履而跌。不冠而髮。是何人歟。以治以察。手持圖書。畫卦以八。嗚呼。是所謂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東坡畫贊

出則鳳鳴。處則龍臥。論議觸海。聲名塞天。破百騎九死。一毫不挫。嗚呼。固已知前無古人。後有作者。殆恐無有過之者也。

呂真人贊

神氣旺。雙瞳碧。一劍橫飛。萬里瞬息。旁人道是呂洞賓。堪笑旁人初不識。

自贊

平生愛讀書。眼昏健忘不如故。平生愛爲人。只有照管不到處。老矣百事好罷休。山林如許盡歸去。惟有媿處便須攻。攻到無時方始住。

伯氏小崑山贊

崑山片玉。大不彌掌。數峯天成。暗合心匠。懸崖峻嶒。咫尺千丈。主人樂山。一見技癢。環以清泚。碧樹增雨。海岸孤絕。大士俯仰。我亦膏肓。誰會清賞。援琴對之。萬壑同響。

十六叔祖畫贊

猗歟先生。嘉遜巖谷。中無一塵。高視流俗。面壁燕坐。形骸土木。是誰丹青。寫此面目。旁觀未知。既笑而嗜。此身見在。何以假爲。先生粲然。徐曰不然。若謂是假。何必此畫。咄哉此身。又豈其真。

趙禹川畫贊

一室懸壘。萬緣俱掃。道窮而志益堅。心灰而形不槁。予實敬之。蓋宜和而西洛之貢士。而清熙宗室之遺老也。

陸從老真贊

綸巾野服。河目海口。膏肓泉石。而能起人于九殞之餘。銜盃漱醴。真欲遷迹于千載之後。是將傲睨塵埃之表。蓋隱于藥而逃于酒者也。

莫子大畫贊

目光深碧。長鬣如漆。少從諸公。故身處草布。而有素官之風。自適其道。故年將六十。而有孺子之色。是將坐安與。脫世故。洗眼以看。令子之翱翔。而逍遙乎仁壽之域者耶。

攻媿集卷八十一

銘

胡德容安靜室銘

民生之初。未嘗不靜。私慾害之。羣邪交騁。不操而存。必也元聖。勉旃學者。無非中性。乃若異端。寂滅清淨。死灰不然。何有于應。寧知聖心。塵不著鏡。妍媸坐分。不將不迎。吾嘗從事。萬慮悉屏。求靜得擾。薰蕕終勝。師乃有言。求則增病。必有事焉。勿忘勿正。安則何敢。庶幾游泳。吾誰與歸。將求安定。

趙振文母自欺齋銘

上欺乎天。謂其甚遠。下欺乎人。意其同覺。事親而欺。所厚者薄。事君而欺。陷于大惡。所利幾何。所喪甚博。惟不自欺。乃無媿怍。一不妄語。所守至約。事是今日。勿謂爲昨。推此而行。餘裕綽綽。心惟至靈。神不可度。戒之戒之。惟謹惟恪。若如美玉。欲資磨琢。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族兄德潤硯銘

惟端溪下巖之石。藏古屬州之樓氏。用以射策閱三世。孫子相傳實千祀。

王端本硯銘

叔詔弟書贊

是何爲者。獨立突兀。目視雲漢。若書咄咄。江山數千里。而氣益增。齋鹽十九年。而志不屈。故能起連桂之墜緒。收青氈之故物。今既漸失布衣之高。是將欲湖海之豪。而歸尋理窟者耶。

高會之畫贊

風標秀整。興寄高遠。澳涅京塵。而素衣之色不緇。浮沈宦海。而鐵硯之志不淺。吾欲與之一局。以消白日。五絃而送歸鴻。蓋所謂向若而歎。自崖而反者也。

趙景瞻畫贊

寫照求贊。其詞多妍。子求箴規。意已卓然。余訥于詞。爲誦道家之言。其言曰。和暢命生。卑退德生。清靜道生。慈儉福生。君能行此四者。而又文之以學。富貴何足論。當途爲河間東平之賢。

馮義叟畫贊

曳筇者誰曰小。馮君謂爲山澤寒儒。而有食肉之相。疑爲貴介公子。而有驚代之文。孤標如峯尖之秋隼。秀句如春空之行雲。退然不言。無異稱人。若飛書走檄之敏。高文大冊之工。有能試之。老矣。是筆力猶足以挽千鈞者耶。

汪彊仲畫贊

頭圓骨緊。短小精明。種雙芝之秀。擢叢桂之英。官學有傳。清白是承。勉之哉。責稟如此。毋曰賢于俗人斯可矣。冀有以振吾外門之家聲也。

豐叔宜真贊

志行超卓。風神灑落。製清敏之餘慶。傳黃梅之家學。弟兄怡怡。親髮如鶴。故居鼎新。樸斲丹雘。已而意慕山林。身去城郭。掃蕩松楸。以自伸其志。甘守筆瓢。而不改其樂。蕭然松廬。一丘一壑。搜蒼石之空洞。引瀑泉之澗澗。信盤谷之可序。而輞川之可貌也。惜乎。急景不可以久留。泉石之膏肓。又不得而藥。吾聞其風。欲從之游。噫。九京其可作耶。

從子澤修淨業以彌陀像求贊

彌陀何在。云在西方。垂一隻手。接引無際。視日入處。知幾由旬。一念感通。如覲面見。莊嚴五采。聚紫金光。全體現前。若在淨土。汝以色相。欲見如來。一念或差。萬里懸隔。惟此世尊。衆稱慈父。汝能供養。懺悔歸依。家有慈母。與佛無二。事母與佛。其畢此生。

觀音像贊

宜與蔣雲起。示余曹仲元觀音像。上有宣和御題。筆妙在吳道子之上。且曰。上天竺瞻禮大士者。衆今將摹刻山中。使來者得此像。以供養。用資二親冥福。乃稽首爲之贊。慈悲廣大。相好殊勝。筆意精微。乃與佛稱。自在在心。固不在相。察至秋毫。出道子上。攜此西還。刻之天竺。流傳八方。植無量福。

定光佛像贊

蟲蝕成文。屋漏成痕。贈之以中。天然者存。擬議則錯。思量則昏。斷是無人能會。徒自饒舌紛紛。直教喚出南安巖主。也只解說無門。風鈴搖殿角。柔櫓過江村。

南山律師贊

曰禪曰教。無非爲人。惟茲律儀。尤切于身。仰止南山。與佛無間。人天師尊。不容贊歎。靈芝律師贊

南山既遠。教道中微。化身再來。是爲靈芝。持律益嚴。護法甚勞。靈芝之風。南山相高。

佛法自天竺流入。震旦久矣。而四海之外。奉之尤謹。今有日本國僧俊荷。慕南山靈芝之法。航海求師。首畫二師之像。求余爲贊。荷公恪守律嚴。究觀諸書。既得其說。欲歸以淑諸人。余非學佛者。吾儒曲禮三千。散亡多矣。然見于日用者。如入公門而鞠躬。上東階而右足。雖造次不可廢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非律之說乎。歸矣。使律之一宗。盛行于東海之東。于以補教化之所不及。其爲利益。豈有窮哉。

哲老真贊

本是六一居士後裔。卻做臨濟老子兒孫。拈槌弄拂。便習成出家兒事。橫說豎說。都不見文忠之文。若是金剛圈。渾身透過。栗棘蓬。作一口吞。直得齒如劍樹。口似血盆。呵佛罵祖。惟我獨尊。真箇了此一段大事。也不枉了打破家門。

湖心竹路政講師贊

諸佛諸祖。都知源流。一片靈臺。莫之與備。萬論千經。縱橫受用。一段辯才。壓倒大衆。定交方外。一別九年。再見似黃面老子。依舊說教說律說禪。指望他一口吸盡西湖水。卻成火裏打秋千。季札挂劍于徐君之樹。吾亦說偈于老師之前。師豈遂無知耶。當亦盱衡而爲余欣然也。

鑑堂听老贊

咄這老頑。頑于石鐵。喝倒又起。棒打不殺。急裏翻身。當機便拶。若教搗鼓說禪。也會七七八八。咄。把似口羅舌沸。何似耳聾眼瞎。

瑞巖益老贊

鋪席多年。欲捲收。又攜一錫海東頭。雲門不絕。僅如線。命脈有人。能續不。

涂毒策老贊

涂毒已化。一絲不挂。誰模其形。強爲描畫。是見佛便呵。見祖便罵者。我銘其塔。已成話霸。更要注脚。我則不眠。爲此老從來。顯顯。不知今在何許。而精爽猶爲可怕也。

雪菴瑾老贊

俊辯不窮。靈臺無比。菴空無人。雪消成水。若道成水。流轉未已。一點洪爐。永超生死。

英老真贊

豎起硬脊梁。論交鐵拄杖。栖雲卷中。若將終身。十字街頭。蹴踏龍象。大地一變。直教寸草不留。大廈將傾。敢將一手扶當。翻然去之。遠隔風浪。維摩示疾。幸得無恙。且須留取。這老古鐘。要與住山人作箇榜樣。

壽上人真贊

年甚高。業甚茂。火冷雲深。枯鶴瘦。對鬼神而獨說。有翻河之辯口。人望為大道師。終不出一隻手。過祖風之高絕。挽末俗之卑陋。求之吾鄉。蓋前有顏聖徒。而今見此山之壽也。

晴堂遠老真贊

少識師于柯山之菴。晚見師于靈隱之南。荆棘林中。吞栗棘蓬。觀堂深處。見古墨曇。雲歸列岫。月印寒潭。真圓悟之嫡子。而泉風之同參也。

圓覺菴澄師真贊

清淨緣深。塵勞念絕。雖見比丘尼身。有古貞女之潔。居然是圓覺菴第一代住持。更不須橫說豎說。

偈頌

雙峯二偈

莫把資深兩處尋。此心心外更無心。道人欲問資深話。自得元無古與今。道非身外亦非中。左右逢原作麼逢。遠寺尋山無好處。不知門外有雙峯。

新昌石佛

費盡三生心與力。造成石像一百尺。相好端嚴具足尊。五采黃金妙裝飾。道不是佛卻不得。若道便是也。不得。上盡層樓卻下來。何曾見得真彌勒。

游金焦兩山以雨而輟

余沿檣行浙西。冒秋陽之暴烈。漕河絕流。日有焦橋之歎。至京口假舟游二山。適是日風雨大作。江頭尤甚。豈俗語所謂平生不賣藥者耶。回城道中。因憶本長老金山偈。戲續其韻。

金山寺裏山。焦山山裏寺。風雨勸我歸。也省兩頭事。

本長老金山偈云。水裏有塊石。石上有箇寺。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

跋惠善詢老所編類海

古德手段決裂。剝地破勢地折。說道不立文字。未免橫說豎說。草菴文字太多。只為老婆心切。若不作恁麼看。將謂多口饒舌。

題老融畫彌勒

乘風欲去東南。回頭此意誰參。當時隨處足菴。卻來攻塊同龕。

戲贈怡雲平老

深山中拔出開身。鬧市裏尋得靜處。相逢了白話三通。那箇是末後一句。不因聞所聞而來。不為見所見而去。嶺上白雲。君自怡。何時許得同龕住。

送清道者住投子山

一鉢一衲。一丘一壑。非去非住。無相無作。一腳踏著投子橋。不被旁人輕摸索。

戲題珪老借菴

莫道菴子是借底。只你也是借將來。勸君莫作來生債。盡底還他亦快哉。不知當初問誰借。至今久假而不歸。畢竟還了方是了。卻須還我未生時。

次仲男韻寄拙菴

涵秋古澗落珠旒。幾欲相將作勝游。芒屨未穿心已懶。不如莫莫且休休。明月堂前玉几山。倦游雙徑卻來還。勇撈相與成三隱。城郭山林等是閒。公居山外我城中。不見成球見亦空。要是歸來當一見。待攜藜杖訪支公。

莫把坐忘成坐馳。歸來須是識真歸。盡籌投盡無人拾。澹坐藤牀風掩扉。

送雪竇壁老住雪峯

雪竇移將住雪峯。兩山雪色本皆同。莫言此去八千里。明月往來合太空。

游雪竇雙塔登雲簷有懷海印雲老

來禮二師遺像。小立雲簷一餉。欲見德雲比丘。卻在別峯頂上。

金陵本老領優婆塞求寫遺僧堂三大字示以數語

行者堂中遺僧。乘僧堂中遺佛。人道是我卻不。不如莫待僧伽梨。便與豎起脊梁骨。大丈夫休汨沒。一粒爆起冷灰豆。十分鈍似遼天鶴。赤腳踏透祖師關。神錘擊碎精靈窟。君不見。盧能只在碓坊前。解道本來無一物。

題壽居仁獨說圖

向來八萬四千偈。舌端辯才若翻水。山空月落說向誰。不如出口入吾耳。當時受者亡是公。烏有先生子盧子。我卻曾見語錄來。祇有空空數張紙。

題壁老笑菴

笑甚底。笑甚底。若要笑時笑殺你。說夢夢中。洗泥泥裏。頭上安頭。以水濟水。箇箇一般。滔滔皆是。我也要笑來。終不欲開唇露齒。

題宏老空谷

君看空谷自然空。聲有洪纖應則同。正為中虛聲自應。莫將應處做神通。听老自號鑑堂。來住蘆山。山中先有鑑堂。鑑堂來住鑑堂中。兩鑑相磨只一同。要是非堂亦非鑑。但見寂照含虛空。

跋涂毒與惠老傷

我銘師塔而不識面一瞻頂相爛爛巖電橫說豎說不待饒舌涂毒一聲百獸震裂

次韻伯父與心閒傷

紹興二十四年伯父帥維揚時在那齋見所與心閒一傷慶元六年所老示及真蹟恍如隔世敬

次舊韻

法器何妨待晚成一朝點鐵便成金拽開鼻孔力無限坐斷舌頭功更深揚子江頭言在耳靈山會上笑傳心自憐鈍置無香氣四十年來只似今

汪耐翁以首座十玄談見示

十首玄談已贊疣勞君頭上更安頤若還又有九百流萬藤相纏幾時休

題龍眠畫西域聖僧

放兩不借屢雙足自在在心機在目默然深入不二門不知師唱誰家曲

戲答益老寄方竹杖

瑞巖益老寄方竹杖書云不可削圓也一笑又舉大德拈起拄杖全得這箇力話開攻塊下語下得一任提持下不得奪卻作麼生區處快道快道

答東山一老二傷

即心是佛本無難錯卻絲毫隔萬山知有毗盧五千卷誰能分寸費躡躡閉門深坐日知味無限好山都懶游城裏山中俱是隱江湖不若兩忘休

送一老住廬山歸宗

久向東山捲纜輕鬼神推出舉軍驚從來要去廬山住好就山中過此生啐啄同時不偶然史君提起正當年向來鬧市難行道今日人天聽說禪千古名山大道場止因賦重遂荒涼後之君子誰能弛試向山前問老蒼歸宗法窟浸淫微拭眼餘風靡子遺法鼓一聲精彩變要如光弼用軍時廬山面目非難識橫嶺側峯皆是真若待出來方識破不知何用箇中人

題岸老頤菴

下震上艮下動上止分明兩片口唇包著許多牙齒禍自此出故以言語為戒病自此入故以飲食為忌岸者養也頤者養也名岸而住頤菴知他養箇甚底直待吞卻栗棘蓬更與吸盡西江水莫問這邊那邊都是一箇道理

題慈溪張氏坐化頌

慈溪董君之妻張氏坐化作頌云有身有苦無身無礙撒手便行這回自在柏泉諸人稱之為下

慈溪董君之妻張氏坐化作頌云

有身有苦無身無礙撒手便行這回自在柏泉諸人稱之為下

女 姚 集 卷八十一

一一〇五

一轉語

若是自苦有誰縛汝礙是自礙非身為害既知一物本來無何待行時方自在

書全無用語錄

全公無用無用之用生前已自無用死後萬藤何用雖然如是善用者必自有用不善用者不如勿用試問大眾如何則為善用有時拈起一枝草作丈六金身有時把丈六金身卻作一枝草用

跋正法眼藏

正法眼藏當時滅卻那得許多落落索索問著則差答著則錯喝也喝不住棒也打不著妙喜更得工夫時與下箇注脚休休休莫真真若要拈花微笑底事不二法門也低一著

攻塊集卷八十二

祝文(案)原目此卷前有祝語十五首。上項文四首。勸農文三首。合為一卷。已缺佚無存。又有青關三十四首。別為一卷。祝文九十六首分爲二卷。大率遺傳所遺佛等功德求前事錄之作。今並刪去。

温州修大成殿祝文

殿久弗葺。塵日甚。神像在茲。懼將廢焉。易啟從新。飭工伊始。恐驚神靈。不敢不告。

台州謁廟祝文

東嶽行祠

泰嶽以膚寸之澤及天下。功利之在民物者。何止一邦。鑰佐郡此來。伏謁祠庭。巖巖之瞻。遠在天外。神聽則近。尚其顧歆。

靈康行祠

惟神之祠。肇于永康。而靈響之著。盛于台城。乃崇寧元祀。會祖來守。以神之陰。功聞于朝。是以有仁濟之封。鑰佐郡此來。所以事神者。何敢不肅。祇事之始。先款祠下。靈康之謁。少俟朝夕。惟神其鑒之。

諸廟

州之民。吏治其明。神理其幽。神之血食于此。既久。功利之及民者深。鑰佐郡此來。祇謁祠下。吏之事不敢

不勉。惟神其陰佑之。

靈康正廟

王之威神震于一方。疫癘雨陽。罔不禱禱。昔曾大父來守海邦。列功于朝。侯封有光。鐘茲叨佐州。祇敬靈響。巋然祠庭。襟山帶江。千載喬木。鬱乎蒼蒼。再拜致謁。肴鮮酒醴。願廣陰佑。保綏此疆。十雨五風。豐年穰穰。吏責苟逃。神賜敢忘。

辭廟祝文

先聖

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鐘未知道而願學焉。羨員此邦。所未底于良者。夫子之教也。今去矣。敢敬致辭。然夫子之道。無乎不在。鐘之心亦當無乎不勉。蓋夫子之廟可辭。而道不可須臾離也。

諸廟

鐘贊倅此邦。首尾二年。年穀順成。無害無害。神之福吾民者如此。而吏之被賜也尤為不貲。今去矣。祇拜祠下。非敢邀福于身。願神之福吾民者。千載猶今日也。

溫州謁廟祝文知郡

先聖

夫子之道。萬世所尊。夫子之尊。萬國所共。鐘頃嘗分教。今十五年。奉釋奠之舊儀。其大成之廣殿。茲假守。尤仰師尊。夫子有言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鐘雖不敏。請事斯語。惟夫子實鑒之。

諸廟

永嘉內外百神。咸著靈響。祠山云。惟王感德。著于東南。創祠此邦。民已受賜。海神云。惟王勳業冠于唐室。威靈著于是邦。鐘頃嘗客授。祈報屢矣。茲焉假守。獲共香火之奉。今歲旱災甚廣。獨吾州有年。神之賜厚矣。國家張官置吏。凡以為民。祀典所載。亦惟有功于民者祀之。秋氣方中。岌岌然以風濤為憂。愁霖未止。願亟開霽。以全農功。鐘不敏。竭力以祇王事。惟神有以相諸幽。則吾民其庶幾乎。祇謁之初。敢敬以告。

祭廟神祝文

惟周禮族師之職。春秋祭酺。鄭康成云。蟪蛄之醺。慶麻之制。有蝗蟲則祭。熙寧議臣欲每歲春秋行禮。終不果行。乃閏五月丙戌。以蟪蛄為害。祭以致禱。賴神之賜。隨即衰息。茲當晚禾秀茂之際。又有食其心者。士民以前日之靈異來請。不憚再瀆。復舉斯典。詩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而況明神見之禮經。著之祀典。專職於蟪蛄者。吏不敢辭其勞。神其不倦于應。俾田祖之神。界之炎火。以全歲事於垂成。不亦休哉。

辭廟祝文

先聖

嗚呼。聖人之言。可寶萬世。而況吾夫子集大成而又拔其萃者乎。夫子之言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鐘不肖。試郡以來。伏謁之始。固嘗請事斯語。詎勉萬一。由是得二年之間。田里相安。

今去矣。敢以展謝。四五年間。十脩釋奠之禮。願瞻廟庭。不忍遠去。若拳拳願學之志。又非止乎此也。

諸廟

惟明神福永嘉之民。民之謹奉香火於茲有年矣。鐘試郡此來。荷神之休。凡有禱祠。無不響答。今歲尤幸。十雨五風。以迄康年。晚禾闕雨。不免煩瀆。秋高氣清。忽霽膏澤。豈不慶能動神聽。蓋千里之幸也。吏之撫民。不過二三年。鐘拳拳此邦。無異鄉社。今去矣。既謝靈貺。神其加惠斯民於無窮哉。

工部加贈黃祝文四首

國家嚴事於南郊。大賚四海。鐘以叨列朝籍。贈先考為中散大夫。嗚呼。惟樓氏世有積德。衣冠相襲。既百三十餘載矣。自曾大父金紫而下。階官至朝議者三人。俱不及生。登五品。我先考歷任幾一甲子。謹廉周密。始終無玷。官簿益高。壽七十有六。而束於新制。乃今而後得之。仲兄既不勝喪。遂不得同致卹典。使黃九京。追痛罔極。伏惟昭鑒。敬承寵渥。

鐘伏自淳熙十四年七月。假守永嘉。辭拜筮下。聖朝恩賚。動及泉壤。先君贈典。乃至於八。前四者固嘗燔黃以告矣。今皇帝登極。已而鐘遷秩中奉。又遇明堂大禮。累贈先君為正議大夫。今者。鐘由權吏部尚書。巧郡得筮。按故事以請。于是遂有正奉之贈。歸掃松楸。淚沾宿紳。敢以四告。併修上恩。惟我先君。位不稱德。積慶流衍。十年之間。寵渥踵至。不肖子鐘。蒙被遺澤。年除歲遷。慶逾分量。幸逃譴阿。得遂一歸。皆先君之賜也。尚惟祇服命數。以佑我後人于無斁。

惟皇帝御宇之四年。親祀南郊。需大澤于天下。追榮之恩。普及泉壤。嗚呼。顯考積厚流光。鐘不肖。祇服義方。憑藉陰佑。幸不墜門戶。以為先君羞。十有四載之間。告第燔黃。至是而九。茲敢以宜奉大夫之命。薦于塋域。願瞻松楸。音容如在。尚惟敬鑒。式綏寵渥。

伏自嘉泰三年。郊祀大禮。考加贈銀青光祿大夫。妣加封安康郡夫人。恩命未頒。顯妣遽棄諸孤。憂苦摧割。未遑蕘事。去歲天子宗祀合宮。又贈考金紫光祿大夫。妣安定郡夫人。嗚呼。顯考捐館于今二十有六年。告第之典。至十有二。今既視秩天官。追蹤曾祖。顯妣克享上壽。石窞啓封。至再至三。康寧考終。游更大都。餘慶所暨。燕及孫曾。世受國恩。存歿俱幸。惟是奉顯妣色養之久。近經初忌。又首行燔黃之禮。鐘等不勝哀慕之劇。謹併以四告三黃。展儀筮下。

移長汀菴祭告祝文

三代并陪葬位

鐘等罪逆。酷罰母氏。大寧郡太夫人汪氏傾逝。伏自淳熙十年。先考葬于長汀祖菴之後。是時即議少遷家舍。因循二十餘年。茲以母氏卜日合祔。移菴于左。敢先奉祖考神主于享亭。庶免斤斧工役。驚動神靈。俟新菴之成。復還廟室。伏惟鑒察。密賜陰佑。俾大事克修。鐘等不勝哀痛感激之至。

先君工部

嗚呼。先考之葬。二十餘年矣。體魄安靜。子孫蒙休。久議遷移祖菴。不敢輕易。天禍我家。母氏大寧郡太夫

人以正月九日棄諸孤攀號號踊痛割何極。鑰等忍死力貧已。豫卜十二月八日丙申奉太夫人之喪。先考之墓。將以此月二十二日丙辰解屋墳基。伏恐驚動神靈。先于今日設祭昭告。惟我先考默相大事。使區區孝誠早遂素志。永奠二親九原之居。不勝悲痛感激之至。卹典將殯。燔黃未果。寒食之節。以凶服不敢慕祭。挂旛追薦。併惟敬鑒。痛吾母之不及見也。

土地

先祖少師之葬。建立菴舍。今八十年。其鎮安松楸。保佑存歿。惟神是賴。茲以母氏大寧郡太夫人之喪。將附于先考光祿之墓。豫卜吉日。遷菴于左方。伏恐有冒明神。謹用昭告。奉神位稍就西廂。俟工役訖。別當築室安靈。永祇香火。惟神鑒察。尙陰相之。

畢工奉安神主

長汀建菴垂八十年。物各有數。撤而新。顯考之藏。安康合焉。惟此舊基。實蔽新阡。忍死竭力。徙于東偏。土木初興。神主告遷。茲焉訖役。奉以言旋。載新位。敬書揭虔。捨舊從新。憑依永傳。佑我後來。慶系其綿。

鄉校奉安先主祠堂祝文

惟我曾祖以古學起家。不務仕進。退而教授鄉校。一時名公。橫經授業。最為盛際。里人推本文風之所由興。相與祀于學久矣。近又請于郡。願徙祠東序。以致尊尙之意。郡太守欣然從之。遂為四明美事。衰族預有榮焉。粵子孫不敢以是勳。鄉曲身任其責。堂宇一新。像設嚴備。其率子弟。祇拜祠下。以妥先生之靈。世蒙餘休。懼弗克稱。繼自今歲時瞻敬。其勉進學業。惟孝惟友。以庶幾先生之風。以無負里人之意。惟先生其鑒之。

立皇太子祭諸廟祝文

皇帝惟宗祧之重。豫建太子。以固國本。爰推恩沛。惠綏萬方。凡郡國大小之神。有功及民者。命長吏咸致敬焉。惟神廟食茲土。法應得祀。謹涓吉辰。奉酒醴牲牢。以薦馨香。神之聽之。相我千里之民。自今無或有旱潦疫癘之災。仰以答上之賜。俯以爲邦人之休。願不在茲乎。

海神廟祈謝祝文

惟神相唐。若早作霖。精爽凜然。廟食歲深。民以旱告。吏實疚心。深齋致禱。罔或弗飲。願沛膏澤。視古猶今。庶幾歎愁。變爲謳吟。

祈雨五首

海邦之民。神所勞。驕陽傷農。下無告。吏實不肖。心是悼。三日再瀆。神勿躁。早魃既虛。風亦暴。吹雲使醜。氣不冒。平疇良苗。日就燥。安得上天陰雨膏。神兮至靈。隨所禱。性牢馨香。敢忘報。夏早致禱。神既應之。驕陽復興。實慙再瀆。暑氣日甚。嘉穀將稿。吏無所告。惟神是求。願爲甘露。迄成歲事。靈應益彰。報敢後哉。

頃歲夏旱。秋而得雨。農功雖失。尙收桑榆。惟今之災。秋晚未已。千里內外。日以告病。間有火驚。無敢安處。

麥不入土。後日可憂。瀆神再三。願豈得已。願爲膏澤。拔此疲氓。三時務農。以神爲命。雨暘不若。隨禱輒應。農事既閒。人亦少休。早曠告病。惟神之求。連蔓而居。甘井枯竭。宜寒而煖。疫癘將孽。神庇斯民。尙聽禱祈。三日之霖。拱而埃之。

迎神像行道祈雨

早災致禱。雖日造于靈祠。甘澍愆期。意尙虧于舊禮。願同佛像。周歷郡城。列處黃堂。慰萬衆瞻依之切。悉哀緇侶。盡六時飄颻之勤。庶神力之益彰。俾雨師之速應。人所欲者。神其聽之。

謝雨四首

夏旱而雨。功歸于神。神安厥居。蓋亦未幾。秋陽爲虐。于于復來。不以爲瀆。而不我聽。三日之澤。如響應聲。苗與勃然。一稔可待。神之賜也。敢謂偶然。敬拜于庭。神其來格。

神居是邦。民之司命。曰雨曰暘。來禱必應。亢旱既久。千里告病。迎處黃堂。用彰禮敬。人心惶惶。神實來聽。以陰以雨。不俟零霰。肅神之歸。如初之迎。揭虔安靈。牲酒斯盛。或言海氣。則風之證。祈佑農功。俾終有慶。秋日亢陽。正此無告。海風助虐。其何以堪。吏之不德。不能銷去。精祈未既。靈既已昭。神之愛民。若父子。隨禱而應。是焉可誣。尙請于朝。以伸陽報。

早災之餘。人心爲恐。雨小不應。千里嗷嗷。所不甚恐。惟神是恃。衛公精爽。凜烈如生。膏澤所霑。闔境告足。率屬來謝。其敢不虔。尙冀時若。以迄稔歲。

祈晴一首

惟神廟食之久。于民有功。曰雨曰暘。調護無爽。吏政實愆。致此陰沍。雨雪不已。欲耕未能。怨咨無告。惟神是賴。毋以吏故。而害于民。廓清頑陰。使遂開霽。吏敢不勉。重爲禮蓋。

謝晴

春耕欲雨。多則告病人。既無厭。神亦難應。然念此邦。倚神爲命。淫霖未已。陰沍日甚。嘉種不甦。汨于深寧。東作苟失。曷爲農慶。日在甲子。占匪休證。驅斥雨師。惟神之令。有禱于茲。神其來聽。

祈雨雪

春霖太甚。良農病之。吏求于神。日俟嘉應。上勤宵旰。德音四野。曾不淹辰。廓清氣翳。回視四野。物物昭蘇。神實相唐。功著千載。變調之妙。又及我朝。曰雨曰暘。尙期終惠。

發海舟

惟茲東嘉。歲事屢愆。神厚其賜。書大有年。農隙而早。敢瀆神聽。泉竭麥枯。人亦告病。歲云暮矣。煖然如春。又恐疫癘。重困吾民。玄雲滂與。密雪交下。益以霰霖。潤及原野。是在明神。不勞餘力。倘終茫之。何以報德。

謝雪

冬溫不雨。爲嗣歲憂。致禱于神。靈應如響。微雪欲作。先集于霰。報神之賜。庸有既乎。

發海舟

郡祇天子命。遣巨艦數十艘。由海道以戍四明。惟神廟食此邦。靈應如響。願陰相之。俾往來鯨波。如乘安。

流無有驚畏則所以報神者敢忘哉。

驅謝風三首

永嘉災荒首尾十年今歲之稔近所無有時晴時雨神賜實宏秋霖未已嘗我穡事積陰之久或致風風窮民易驚愁嘆相屬垂成之賜唯神是依驅除雲師使見白日風伯退聽鳴條不聞倘終惠之其敢忘報魯有爰居止于東門展禽曰今其有災乎是歲也海多大風先事之占有可信者此邦歲苦風風邦人畏甚春有飛雪以秋為期暑雨未休深恐驟致惟神靈響千里具依是用祗謁祠下豫籌叩禱曰嗚呼雨神已佑之于前其終惠之乞我穡事

吏實不肖無功于民神曷庇之隨禱輒應反風之感雖曰偶然如神之靈答祝昭甚震風凌雨一日掃除祗謝祠庭其敢不恪

龍女廟祈雨祝文二首

早潦有數天實為之千里之潤神實司之歲以早告將困吾民天高難禱用求于神幽墊奮起霑然膏澤俾成豐年何以報德

靈既在民朝食久矣靈雖不渝祠則甚祀早禱未容或其在是吏職養民視飢猶己神相于幽休戚共只願隨玄雲沛澤千里何以報神其祠舊址丹青相輝棟宇豐侈神之聽之誓有如水

二龍潭請聖水祝文

歲以早告應神不舉百穀方仰于膏雨神龍猶臥于靈湫爰遣屬僚脩郡故事仍將縹緲飄浪致禱揭彼注茲雖曰聖水一勺之多賦靈于中端如泰山膚寸之潤三日之霖時于此乎求之神肯肯來慰此渴望

迎四龍王行道祝文

深山大澤是生神龍早魘為災迎之幽宮聖水一勺神在其中甘霖未施吏罔措躬旌旆幡幢往從紺容願驅妖沴回祿祝融願呼羣靈屏翳豐隆尊居黃堂指麾成功膏雨浪浪黍苗芃芃策勳而歸報神何窮

巾子山龍潭請聖水祝文

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然惟神龍所居則膚寸之雲雨輒應之郡苦亢旱祈禱之禮備于羣神雲出相望膏澤未下竊惟巾子山一郡之望真龍之所居也謹命縣大夫修敬靈湫勺聖水以伸誠禱願與雲電沛以甘雨以慰渴想以蘇千室以示神應于無窮不其休哉

九龍潭請聖水祝文

神龍之居實為靈山早憂吾民神不得閒從人之來奮起幽墊來即公堂杯水可挹玄雲四興千畝含滋為此澤者非神而誰求之于初萬目所矚予以將之其敢不肅神乎既居願安幽宮節宣雨陽相予屢豐

平水王禱早祝文

亢陽為虐方憂誠禱之未孚故老有言始悟靈神之在邇謂護國通天之號有濟民惠物之功比歲以來幽祠凌殿既上雨旁風之未免何西廂東序之足觀雖吏民已謹于祈禱而守宰久愆于禮敬早既太甚

答或在茲聞之惕然其敢事止爰陳菲奠來謁明靈伏願矜小己之寡聞憫斯人之無告沛乎百里之潤為之三日之霖誓率毫倪益謹牲牢之報且令棟宇聿觀輪奐之新

郭先生廟祈雨祝文

維茲斗城先生卜之歷千百年民用安之亢陽有禱神又聽之廟貌之崇後其圖之祭勾芒神祝文二首

正月惟閏既望始春甘雨霽深土膏墳典祀牛于門協氣是迎司我穡事惟帝與神飲此菲奠用介豐登維時發春盛德在木帝實主之神實輔之迺祀土牛用介穡事其尚居歆以迄康年

春賽諸廟祝文

惟神功利及物廟食此邦維暮之春幸修歲祀涓辰致潔微福于民神之聽之惠我無疆畢文簡公祠堂奉安祝文台州

輿國之初台為王士權公朝行首館郡組宜暢皇風獨除虐賦去歷華途為公室輔遺愛一方美談千古君子人歎章聖天語迺昔尤侯建祠豐宇遺像未設闕典思舉傳之番易冠佩容與道貌睒然爭先快覩

鄉校序拜奠謁祝文

夫子于鄉恂恂為先鄉人飲酒後杖者出正月之吉敬拜殿庭退序長幼仰遵聖訓茲與鄉人飲酒以齒謹以清酌薦簋式陳明獻

竟國公

惟公亞聖苦孔之卓非禮勿動不改其樂願言瞻之敬拜于學茲與鄉人飲酒以齒釋菜于先聖謹以薦籩之禮配陳明祀

鄒國公

學以明倫孝悌具申徐行後長舜子何人鄉黨尚齒遺言是遵茲與鄉人飲酒以齒釋菜于先聖謹以薦籩之禮配陳明祀

變處之委如疾在血脉而居非人之所居以馬伏波之盛壯猶不堪飛鸞之墮况愛嫡埋玉之痛雖有鐵心石腸能無動乎斯人也而有斯禍茲非命夫茲非命夫鑰受知先生十有七年出入東閣託身陶甄既驚嘆于云亡又哀夫父子之相隨于九原也聞旅櫬之官歸愧生芻之闕然向風一動有淚徹泉

祭謝樞密寺監丞

丹丘之境上應泰階名德輩出未躋公台惟公特起抱負奇才遇事風生游刃恢恢一言竊主風雲壯懷含香蘭省義勇栢臺言聽諫行天顏屢開青霄直上富貴鼎來洪樞運動大政參陪謂當自此趨藁鹽梅天乎不淑梁壞山頽上意震悼生榮死哀某等叨列周行屢登勳材劍佩儼然公安在哉乃列斯殺乃酌斯疊矢辭一動我腸九回

祭王丞相

嗚呼魯公氣備才全結知三朝運逢半千紹興之季已任棘垣數歷中外再歸日邊機機壽皇尤急親賢知公日深擢之邇聯愛國孜孜愛君拳拳無喜無愠不黨不偏若不勝衣似不能言臨機輒斷得君最專愛惜名器避遠勢權旁求魁俊坐鎮浮儂其崇如山其澄如淵宰輔七府十有四年彌縫藏用海內晏然緝饑大典奉以周旋無器可名靡勞弗宜經綸未究精力未極名遂身退來歸林泉舜亦命禹龍飛御天甘盤奮學盡歸帝前上意傾屬虛左待旂嗚呼慶門多故天命不延鳳博痛念風木悲纏竟不勝喪一病弗痊兩宮震悼四方驚傳某等叨列郎吏久與陶甄絕望衰衣阻拜新阡敬以菲奠遠致几筵矢哀以詞有淚如川

祭羅樞密

嗚呼天之生才足用一世如公之生為國之瑞氣動而和色溫而厲立登要津以學自致年不可及衆推大器臺臺九遷逼以富貴而公謙虛得寵思長樂善貪賢惟恐弗至公爾忘私力掾時弊憂深思遠語輒獻款論事則切無所顧忌退省其私不改端粹謂如若人宜居大位上以舊學眷寵尤異擢貳西樞望以經濟才五淡旬一疾而逝天胡不仁孰主張是賦以宏才登之兩地乃遽奪之哀哉殄瘁平生無玷俯仰何愧母方遠歸子不及侍公之肅恨有此一二某等仕同班列情均兄弟同寅協恭相勉忠義比日屢從尚得聯騎一宿九原驚悼喪氣潭府方新賀弔相繼矢詞寓哀痛哭流涕

祭趙觀文

惟我朝之天族兮分銀潢于仙源極富貴于承平兮盛人才于瓜瓞之縣仰高帝之子孫兮固龍種之不凡惟我公尤為傑出兮授儒科于妙年初小試于簿領兮騰政譽于瀛壖其水利于不朽兮兩舟之濟人不知其幾千由宰縣以佐郡兮聲名上徹于細甌阜陵昇以三輔兮藹遺愛之流傳上不畏于強禦兮下撫恤于黎元鉅積蠶之狡穴兮伸累載之幽冤將使指于諸道兮振風采于兩川一介不輕取乎兮信廉勞之弗宜出藩入從兮擢文章之邇聯當紹熙之末年兮鯁論至于駢肩公實領袖于時髦兮心鐵石而意堅劇羣情之危疑兮方憂夫杞國之天發大計于丹衷兮皇天后土實臨公之一言彼頌梁公之取日

攻媿集卷八十三

祭文

孝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同侍從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一月戊子朔十五日壬寅具位臣某等伏觀哲文武成孝皇帝靈駕發引臣某等謹于道左恭陳薄奠攀慕龍輅臣等謹泣血頓首死罪言曰恭惟皇帝道全德備仁熟義豐列聖儲休承慈祖神明之肖中興垂統紹高宗揖遜之傳重超今冠古之資妙旋乾坤之略高出百王之表規恢億載之圖若孝德之大成蓋聖人之未有永惟四海之養仰奉兩宮之歡以萬乘之尊躬行舜慕以三年之久親執奠喪釋神器以不疑事慈闈而盡禮方且凝神泰極介壽無疆乘輿以上賓攀龍驛而何及千官號慟兆姓悲摧茲當同軌之期既庇因山之役臣等叨塵班列夙荷生成痛靈駕之莫回俯濤江而欲濟同傾丹悃敢薦芹誠臣等無任號天摧絕哀慕感切之至臣等泣血頓首死罪謹言

祭龍參政

嗚呼哀哉先生之生殆不偶然先生之用人則望焉先生之貶自古有此先生之亡則天道亦不可知矣嗚呼哀哉尚何言哉聖度如天斥者多還使先生少須臾毋死且少北矣而何朝露之遽先嗚呼禍福之

分謂咸池與虞淵未若公之善斷兮定策于萬衆之先進忠謀于長樂兮又從容于平勃之間觀大明之繼升兮措世于泰山之安無官可以酬公兮視政路之清班偉君子之勞謙兮惟勳名而弗專望蜀道而再登兮兼制閩于帥垣服袍帶而攜琴劍兮追軌躅于趙張之賢方讒邪之競起兮若蠅蟻之羣喧馳容旨于萬里兮俾書韻飛之未與顛陷宗臣于罔測兮將于此而求旃孰知公方平心直筆以進兮無一語之黨偏守陪都之管籥兮歸休于棹閒縉萬書以自適兮若將終其身焉痛妖孽之肆行兮真凶鞠頑而盜大權又妄興于兵端兮致塗炭于三邊公雖身在外兮切憂時而拳拳裕天地之開闢兮更漢化而改弦起大老于海濱兮詢黃髮而罔愆屈故事而不得共政兮為帝師于經筵俄引疾以告歸兮返錦里而名全猶薦賢以報上兮又開東宮之新編會經濟之未究兮忽一疾而不痊邦國為之殄瘁兮惟我十倍于哀憐恨登門之雖晚兮幸接武于甘泉頃頃外而投閒兮亦來問舍以求田登百尺之樓兮十載奉公以周旋約五日以往還兮澹若水而無間然酒三行而茶再戰兮望之者或以為仙時抵掌以劇談兮若相和之篋燻悉賜環之同日兮祖生先我而著鞭我方困于沈疴兮向階蹕而踟躕陪露門之進讀兮又聯鑣于九關公既扁舟而東下兮謂將相隨而出關乃匏繫而不得去兮徒尺書之翻翻謂獨居而無偶兮幸蚤歸而毋留連荷公之心相知兮夢日繞乎故園何天之不憖遺兮棄塵區而蛻蟬念吾母之窶窶兮公之賜及乎九原感二子之受知兮正禮舉于後而公山舉于前繫龍門之高峻兮殆吾父子之宿緣何雲翰之未乾兮驚身世之遽遷寄薄奠于總帷兮慘東望之風煙向乞身以挂冠兮期執紼于南陽之吁相距纔四歲兮亦豈久于人寰爰矢心以致辭兮灑哀涕之潺湲

又雜事

惟公操厲冰霜忠貫日月東西惟命險夷一節求之古人蓋以安社稷為悅者也功成不居樽閣道尊更化還朝進讀露門人望所歸尚秉政機難進易退竟歌式微送公江干欲隨出關匏繫于茲夢寐故山寄聲促歸相從事年我未得去公已登仙疾不及問喪不得動尙期執紼少展悲痛抗章乞身六請未俞聞公宿夢哀不足而婉有餘願遺長孫往致芻蕘東望佳城老淚如瀉

祭趙侍郎神中

嗚呼惟公族系盛于山東貂蟬風烈衣冠所宗建炎南渡名勝昂顯源深流遠古今貫通父子兄弟師友磨礱惟公問學俊氣如虹詞場策勳雁行誰誰一登朝班雅望已崇上嗟見晚眷意日隆年除歲遷龍飛雲從容臺道出螭坳儲宮瑣閣批敕仇然獻忠天官銓綜姦弊一空論議從厚古人追蹤遇事敢言執節始終煌煌藝祖配天其功東向之議公論所同引經據古昭若發蒙言雖未用後當折衷出守池陽吏凍民瘼自茲倦游冥冥飛鴻僧坊蕭瑟暮鼓晨鐘人不堪處公方沖融卷不去手圖書橫縱顏筋柳骨翰墨尤工一觴一咏其樂無窮四明尙齒猶存古風雖有鄉老亦賴寓公公居其間俯首鞠躬人化其德事之滋恭慶席既頌盡還故封宜對宣室自茲登席胡為小疾藥石弗攻一朝傾播如千丈松某辱居里閭許入社中登臨獻歌樽酒從容回首不堪頓失兩翁遺像儼然素髮方瞳有酒既旨有殺斯豐公乎來乎

淚如奔洪

祭莫侍郎叔光

嗚呼國之用賢夫豈易然成德如公而壽不延真資中和宅心靜淵決科者三其勇無前朝行恂恂似不能言義有不可論正而堅壁水道山柱史掖垣揚歷清華斤斤十年直如朱絲思若湧泉簡知益深擢居右銓進也未央何疾之綿方將引歸朝露忽先一子秀發衣鉢有傳公固無憾人誰舍旃矧如我輩俱忝官聯不見幾何遽驚蛻蟬相率來奠尙陳豆蓬公能來乎有淚如川

祭陳閣學居仁

惟公少馳雋聲晚以文鳴德望隆俊偉光明海內孰不知仰而知公之深者非至親不得其真情蓋公之性資渾然天成如渾金與璞玉器用莫得而名故人知其坦蕩蕩而不知其日用之矩矱人知其無不可而不知其胸中之淵溼其治郡也但見惠利之及物而孰知錫燕之若談笑其立朝也但見文章之經國而孰知獻納之出于忠誠以是舉世稱其長者士夫以為儀刑周旋五州有衰之愛盾之畏出入四朝有惠之和夷之清嗚呼人不為不知而知之不盡才不為不用而用之未益可以穆天粹而謀王體可以運樞極而秉鈞衡於皇孝宗知公至矣謂使是人而坐廟堂自然安靖而和平大哉王言大用之意已形天胡奮之殊遷之命交臂而失十年外庸身益遠于所廷皇上趣歸既及帝京衆心願願謂今必用矣而一疾困之身欲進而不能君門咫尺而成萬里舟欲至而風引去于蓬瀛奉祠而歸人已缺望猶庶幾復起而為蒼生豈知到家纔越信宿而千丈之松已傾矣親黨為之慟哭遠邇于焉嘆驚天蒼蒼而難問遂將埋玉璧于泉扃耶鑰生長外家少公九齡挹叢桂之芳潤攀紫微之餘英相與事諸舅如諸父而中外親密如一門之弟兄卒不款于情話徒追痛于幽冥朗朗白間可以安享于上壽乃不得一日之享登虛堂而進拜恨遺像于丹青衝悲送公鬱鬱佳城舉一觴而致奠不知涕淚之交橫也

祭史敷文端正

八行之孫三公之子術業傳家公實是似小試詞場再拔其萃才名已昭所欠一第入丞大農蘭省攝事持節擁麾所至可紀太師年高貳卿即世相公煌煌惟公是倚拂衣賦歸一則以喜周旋數年先意承志一旦執喪不堪哀毀窆窆之奉杖而後起遂抱沈疴忽若蟬蛻使假歲年願何止此嗚呼長才蓋棺已矣某等託契素深游從晚歲持憲者五遠隔生死存誠觸豆茲乃來祭感今念昔相向出涕

祭王侍御伯序

嗚呼公之學術能世其家公之操履終始無瑕出遇聖明風雲千載正色立朝藜藿不採退居里門善刀而藏天子念之起殿大邦鑿子萬里蕭然一舸尙無圖書安問蜀貨一來東嘉益見真清愛民戢姦郡政向成公病已侵公志益壯孜孜于民以至屬纊閭里相弔老稱涕淚正人云亡善類嗚呼依精爽如生尙歆薄奠奉公之喪不敢不勉

又同官

惟公少年有場屋聲。晚登霜臺。四方威名。出入蜀門。清節著稱。凡我士夫。想望典刑。一聞公來。奔走出迎。待人之謙。與人之誠。相顧歎仰。如見古人。孰不自勉。以事父兄。郡政一行。風采已新。庭訟無留。日益精明。恂恂拊摩。肅然慈仁。時濟以猛。宿姦震驚。博洽諒直。如劉更生。剛正廉介。如宋廣平。此真吏師。所願奉承。盛德如公。宜百其齡。天胡不仁。奪我老成。飲泣巷哭。嗟嘆相聞。矧在僚吏。若何為情。卮酒未酌。悲涕先傾。

又辭祭

嗚呼。公之來兮。雙旌紛馬。與兮往迎。公之去兮。丹旆慘千里兮相弔。曾日月兮幾何。樂何少兮哀多。欲攀轅兮執紼。變歎謠兮悲歌。嗟若人兮宜久。塞何為兮中壽。巷哭兮失聲。粉雨淚兮如溜。設祖祭兮道周。奠單杯兮泣柩。瞻望兮弗及。此恨兮何究。甘棠兮峴碑。尚千載兮不朽。

祭薛寺正

嗚呼。天之不佑斯文耶。如公之道學而施不昌。天之未欲平治耶。如公之宏才而用不彰。議論之醜。操履之剛。根六經而貫百氏。闡微言而蹈大方。破千載利欲之謬妄。掃諸儒章句之披猖。蓋書無不通。事無不練。一語一言。皆絕人意。表橫驚別。窮極幼眇。而究其旨歸。實之以一。初無相去之尋常。施之政事。著之文章。真所謂不見其短。又惡知其所長者也。斯人也。而不及中壽。福善禍淫之道。奈何乎蒼蒼。嗚呼。公之聲名。海內所尊。然形之于外者。不苟徇乎衰俗之見。蘊之于中者。人亦莫究其所存。故不知者以為徒剛而已爾。而知之者亦惟稱其直諫而多聞。知公之深。不過幾人。言之則大而似夸矣。尚何言哉。相向而哭。失聲者。蓋嘗登公之門者也。卮酒之奠。相與悼善類之不幸。一哀而出涕。又何止為薛使君而已耶。

又辭

嗚呼。登門最晚。受知獨深。人之云亡。百身何贖。解組東去。莫預執紼。英爽如生。諒敢非誠。知己之報。嗟無及矣。尚行所知。毋差九原。淚盡辭窮。嗚呼哀哉。

祭鄭龍圖伯

嗚呼。和氣生物。本無偏頗。惟公之生。得之者多。德量淵澄。而不見其涯涘。性質玉粹。而不勞于琢磨。其形于文也。渾然天成。而上札于周漢。其進于道也。怡然理順。而深探于維軻。與之游如。在春風之中。登其門如入泰山之阿。是非至明。而涵容不顯。其進退至切。而雍容不見。其他。至于征官。則有不惡而嚴之風。憂世則有哀而不傷之意。發而中節。茲又皆其所以為至和者也。外庸既積。物望深重。是當羽儀天朝。登進法從。獻納論思。而格君心。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何皇天之不憚。忽兩楹之奠。夢仰絕識之超詣。豈死生之能動。惟慈母之垂白。反銜哀而辭踊。雖行道而心折。矧為公之伯仲者耶。某等登門最久。涉學昏耆。時搢衣而請益。或執經而折衷。聞公之亡。相與嗟痛。喪不得束芻而酌。葬不得執紼以送。馳菲奠以寓哀。徒向風而一慟。

祭呂太史

嗚呼。才難之歎。豈謂凡才。治不如古。亦云久哉。思得一人。庶幾于此。才非不多。未知孰是。必也學窮本源。

行有根柢。古今貫穿。而守之以約。規模宏大。而不遺其細。議論正平。而得事機之要。人物兼取。而無愛憎之累。表裏如一。俯仰無愧。若人者。夫然後退。可以為後學之師表。進可以居朝廷之大位。觀斯民之小康。抑吾道之不墜。惟公其人歟。胡為抱道而不得試也。嗚呼。天之生公。其亦甚難。而不見賦之德。而奮其壽。誘其衷。而不使伸其志。蓋天子欲用而公已病。病不可以有為矣。臥家優游。尚足以矜式于一世。何疾困之宿昔而逝。嗟此數年。凋喪善類。天乎天乎。又奪吾大賢。是真可為痛哭流涕者矣。某等登公之門。嘗聞餘論之一二。顧平時師仰之不暇。尚何敢知公之所至。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抑公其人也。相與設奠而哭。以斯文。是豈曰吾徒之私意也耶。

祭呂寺丞

嗚呼。澤甫百夫之特。學博而通。文麗以則。雅量鎮浮。長才辨劇。妙齡世科。幕府婉畫。乘邊二年。日著聲績。分符閩風。再登上國。人奏帝前。漏下數刻。論事褒褒。濟以亮直。康節之學。茫昧莫測。君得其傳。若數白黑。往古來今。可驗可索。上意響合。動容歎息。曰卿毋行。其在予側。俾丞外府。始有朝議。雁序橫飛。家聲赫奕。行且用矣。何災之亟。向也聞君。才氣無敵。迨入脩門。已見病色。惟我同僚。得友三益。每懷私憂。勉親藥石。戊辰之朝。未疾俄得。徑走君家。已云易簀。嗚呼。天與以才。而壽之蓄。秘此絕學。不使究極。樽酒論文。談笑翰墨。俯仰之間。已為陳迹。岷峨西來。萬里泛宅。今將安歸。行道嗟惜。難兄乞州。經紀甚力。庶幾孤孽。同此休戚。鑿定交雖晚。義深旬旬。遇哀一慟。涕淚如激。

祭從舅汪剛定

嗚呼。惟舅甥之間。固曰至親。粵我之于諸舅。有異于他人。蓋生長外家。非一朝一夕之積。公亦依于伯父。自齠齔而為羣。飛黃著鞭。今媿驚馬之弗進。一日千里兮。恨奔逸之絕塵。無詩不酬兮。無樽酒之弗與。琢磨至切兮。亦游焉息焉。而是均。迨公之鼓篋上庠兮。我亦繼薦于鄉。老喜南宮之接武兮。相與賜第于楓宸。情好益篤兮。幾類于同氣。年不相遠兮。亦忘其分之卑尊。仕于百僚之底兮。氣出萬夫之上。小試以事兮。無不關於細氈之聞。逢此百罹兮。凡三仕而三已。鼻間栩栩兮。眇軒冕于浮雲。不負隨賀兮。反貽怒于柄臣。引經誣律兮。又以激僚友之紛紜。卷懷于家兮。志則在于當世。沈酣經籍兮。益以探聖賢之深醇。進于朝兮。可以使藜藿之不探。居于外兮。可以使功利之及民。投以所問兮。惟明時之所用。此公之所自許兮。人亦以期于君。忽奇禍之作兮。真出于意料之外。害右肱之屈伸。驚一世之英兮。奄蓋棺而事已紛。孤釐之叫號兮。何蒼蒼之不仁。嗚呼。鑿我至高兮。不以為不足語。詞章之雄兮。若謂我其可以。而于斯文。願憂患之沈迷兮。荷撫憐之日。至登公之堂兮。君今其安存。望丹青之圖像兮。何精神之逼真念。一息之千古兮。不知淚涕之沾襟。翩飛旆之南征兮。今其已矣。言不成章兮。尚何問于穹昊。

又同鄉人

嗚呼。景孟天賦奇偉。少小孤立。氣已英發。一登上庠。徑挹籥笏。讀書俊甚。如千里之駒。遇事敏強。若遼天之鶴。知己在朝。聲動魏闕。當夷途之欲馳。驚霜蹄之屢蹶。浮滿里閭。中不自屈。方且橫驚蕪苑。深探理窟。

冀此生之有用。恥修名之泯沒。雖矯矯亢亢。高視一世。而和之者寡。然投之公言。願豈非明時之人物也耶。況復穎異。顯張生有奇骨。音吐洪暢。辭條豐蔚。充其所養。壇壝劇刺。何奇疾之遽嬰。禍乃生于所忽。迨親友之及知。則已蓋棺而歿矣。嗚呼。今而後。里有疑謀。孰為之析理于茫昧。事有難辨。孰為之應變于倉猝。此士友之所痛。而以福善禍淫。欲歸之于恍惚者也。家四壁立。夫將安施。孤養一備。行道傷割。其等幾篇金蘭。契連瓜葛。悲埋墜于黃壤。攬寒涕而執紼。嗚呼。景孟。精爽何之。尙能聞此言于髮鬢矣乎。

祭姜總管

惟公生長京華。起自咸開。積習富貴。遭時多難。乃能奮身。自專吏幹。天資精敏。儒雅飾緣。治絲之聲。解繩之亂。投以劇繁。談笑立辦。結交老蒼。衆口爭薦。中外筭推。所至增行。郡國輅鈴。足當一面。五十餘年。宦游不倦。晚而退休。雍容閒宴。爲生有涯。雅意作善。結廬百間。藏書萬卷。蘭玉秀發。簪笏輝炫。外臺薦書。上聞寶贊。寓公寄客。如公者鮮。壽幾八帙。鄉閭敬羨。胡爲沈疴。奄如露電。嗚呼。中原戰氛。陸沈亦縣。開元舊事。于今幾見。承平王孫。少日更練。靈光一荒。有識相嗟。某等里社從遊。交情戀戀。歲月侵尋。驚此物變。曰樽曰醕。曰俎曰饌。矢哀以文。有淚如瀉。

祭劉宜人王台州母

竊歎夫人婉孌靜專。生自名族。孺于太原。夫人之夫。學行推賢。樂善好施。餘慶綿綿。夫人之子。壯歲騰奮。高牙大纛。名郡善宜。相夫一心。教子三遷。探衣斑爛。孫曾滿前。慈祥愷悌。舉無間言。五福兼備。富貴俱全。丹丘赤城。版輿輕軒。盡壽則誰。其比肩自奉。愈約。執謙愈堅。待人愈厚。事佛愈虔。一語不妄。一言不偏。坦夷真誠。得全其天。少疾考終。忽如蜩蟬。壽開九帙。尙何憾焉。某等託在鄉曲。又忝姻連。升堂進拜。于茲有年。慈容如生。望之退然。設奠矢哀。涕泗滂沱。

祭史宜人太傅女兄

惟靈八行之孫。拾遺之婦。孟母之賢。共姜之守。古稱五福。其一曰壽。夫人尤盛。年快開九。惟我魏公。視姊如母。愛事如親。躬率四弟。備極孝友。俱登高年。世所未有。六老成圖。夫人稱首。慶事方隆。疾已在膝。進粥療難。醫禮趨走。夜半計開。悲哽心坎。恭惟此風。俗可歸厚。女壻乘龍。芝蘭俱秀。終始哀榮。何憾何咎。某等出入相門。于茲歲久。薄奠薦羞。淚落卮酒。

祭族兄心上人

惟我鼻祖。四子俱賢。仲生先生。衣冠蟬聯。曰伯叔季。仍居奉川。既富且庶。後乃日陵。人物彫零。賴有達源。天乎不淑。朝露晞先。壽雖已穹。情不少延。達源之生。俊氣騰奮。使其起家。必收青氍。少從釋氏。白業精專。結交老顏。直與比肩。曰律曰教。又參枯禪。說祖正令。室中機緣。通貫一理。如珠在穿。旁及百家。覃思鑽研。纂言記事。綱大不捐。出其緒餘。翰墨詩篇。流傳江湖。聲價愈喧。世晚淺薄。空門亦然。耕而南井。乃芸人田。耳則塗說。妄夸異詮。行有說空。誑欺人天。惟師高蹈。得味中邊。或勸出世。如墜諸淵。先君愛重。挽之使前。陳義甚高。萬牛莫旋。我伴丹丘。來游高年。欲與同車。往尋祇園。曰無累我。徒驚林猿。踏遍勝境。徑歸海壖。

孤雲悠悠。獨鶴翩翩。念之意消。望之若仙。詩晚益工。節窮益堅。一鉢一衲。遂以終焉。我塊曉出。最辱愛憐。家有書種。俾其力傳。名節器業。俾其勉旃。我恐不稱。服膺拳拳。師乘塵世。其猶蛻蟬。有骨已灰。無銘可鐫。敬書梗槩。以贊遺編。若盈三爵。淚下遊泉。

祭謝雲臺

嗚呼謝公。人物之英。爰自上蔡。斯以道鳴。繼以大參。又有列卿。文獻奕世。不殞其名。惟公謙然。見謂老成。文如綺錯。辯欲河傾。誘掖後進。糾合宗盟。高懷飲譚。不以事嬰。漫仕委順。浮湛半生。一丘一壑。自喜獨清。永嘉名邦。來爲郡丞。關決之餘。名流合併。風流醞藉。至今有稱。然諾不侵。自主門庭。有如不肖。一見心傾。忘年許交。語必盡誠。去秋末官。寄徑赤城。衝熱遠隨。握手通情。黃山密邇。詩筒屢廣。自言多病。懶入帝京。慨然奉祠。欲爲此行。冀幕府之裨助。望前輩之典刑。喜而不寐。日聽先聲。荷孤縱之未汰。當倒屣以逢迎。計音忽聞。心折魂驚。痛斯人之云亡。傷耆老之彫零。覽翰墨以猶濕。乃遽隔于幽冥。兩馳菲奠。以寫中局。望東山以興哀。尙勞髣其來聽。

祭周通判去非

嗚呼直夫。而謂止于斯乎。始雖同登。各天一隅。余分郡符。君方憂居。間至僊室。退公之餘。講易談元。爲之躊躇。劇論世故。發蒙砭愚。再仕嶺南。備歷崎嶇。代答一書。曲盡錙銖。倘不忘遠。當有取諸。前幸劇邑。赫然有譽。遇事不苟。動有規條。憂患黨心。篤志弗渝。渴然自憂。求方于余。謂當良已。乃終弗除。抱負不凡。有術不注。會是半刺。僅得緋魚。近傳知牘。周姓言孤。啓誠恍然。乃君遺書。死生大矣。何其舒徐。揮翰寄別。其言穆如。數五十五。尙明堪輿。明月清風。猶能自悟。通乎晝夜。晏然不殊。嗚呼直夫。而又何憾乎。下交私情。驚信歎歎。對客三灑。淚與之俱。淨光東麓。遙望故廬。矢哀以詞。奠之生芻。

祭陸提刑汝

陸氏家聲。源流雲間。左丞儒宗。振于陶山。大漕徙鄆。及見盛際。雙椿偕老。八龍列侍。公尤秀出。三薦漕臺。漫登庶仕。益展長才。刑門擁麾。課最上徹。孝宗一見。界以華節。散散得宜。流殍再生。就陸憲車。刑期無刑。大獄株連。平反甚勇。頌言俄興。公不爲動。得請祠庭。賦歸翩然。士師辨明。卒如公言。宏遠之業。卷藏退處。卜居斯成。生計楚楚。里社相從。期公長年。小病困之。卒隨逝川。窀穸有時。來致菲奠。矢哀以詞。有淚如瀉。

祭趙安國

惟君孝于奉親。友于羣弟。自信瀟瀟。澹乎世味。心計有餘。能振其家。乃築新堂。不陋不華。優游卒歲。足以自適。忽焉已矣。天乎莫測。青山滿門。寒梅滿坡。公則云亡。傷如之何。喪此善人。鄉里嗟惜。舉觴一醉。涕淚霑臚。

祭張梅州

嗚呼。刺史爲千里之尊。人生以五馬爲貴。苟仕宦之平適。舉以次而馴致。今之士夫。孰不爲之。何于君而獨不以昇公之才。足以辨劇。其嚴足以戢吏。折獄則敏于片言。理財則優于心計。謹于奉法。銳于立事。此

真良二千石之選也。而履得屨失。得又不久。終不得以行其志。自宰龍游。政聲甚美。擢守武當。時方壯歲。既而數奇。三仕三已。往倅番禺。薦積交至。就乘一應。謂自此升矣。而遽以不起。予之早而奪之屨。引之深而真之于烟瘴之地。是果有司之者耶。豈造物小兒之見戲也。嗚呼。踰嶺來歸。川陸迢遞。一家縶然。行道隕涕。矧鄉黨之素交。而同社之深契。公之將行。開樽盡醉。曾歲月之幾何。而舉觴以為酌。靈其來乎。庶知此悲痛之意。嗚呼哀哉。

祭趙運使善志

公生于荆南。長于五嶺。與七閩。居乎樂成。卒于秋。而葬于鄞。余與公傾蓋稽山。尋忝姻家。中雖屢見。而莫從容于永嘉。望公自此嚮用矣。而送公之喪于啓霞。嗚呼。是豈偶然也哉。惟公才具有稱。既敏而明。受知孝皇。擢真列卿。謂宜持橐。仍尹神京。流離數年。起擁雙旌。飛笏江右。轉餉帝城。文母上賓。因山為陵。公方力疾。辦議訖成。跣步要津。徑登西清。疾勢寢革。大命以傾。天子震悼。親駕嘆嗟。夫孰知公此理素精。悟死生幾如旦晝。知吾身之不可以久生也。謝醫卻藥。湛然中局。爵祿在前。不復入于心。恩愛至重。不以關吾情。泊然長往。無物可嬰。然則公之自處者如此。吾黨亦何為而哭失聲耶。論投分素深。齊年為兄。爰設薄奠。以寫此誠。蓋一死一生。而交情乃見。余亦不知夫涕淚之縱橫也。

祭舒翁判疏通判

翁歎舒氏。何其多賢。昆仲飛英。俱自少年。西美元英。既已玉折于往歲。所賴以主門戶者。惟傳正。傳道。元質之鼎立。而乃相隨于九原耶。惟吾傳正。負氣敢言。晚對大廷。直聲凜然。止或尼之。不至帝前。尉于武昌。恩威並宣。日割滯訟。自以不寬。五溪嶺蠻。動與戈鏃。匹馬深入。且諭且鎬。投戈解仇。羅拜馬前。遠邇驚嘆。啄歌四傳。通籍金閨。將官閩川。一疾困之。遂至沈綿。祠祿甫頒。朝露遽先。惟吾元質。良知自天。蚤登上庠。受知南軒。一日千里。師友淵源。學道愛人。中心拳拳。新安客授。範模陶甄。橫陽撫字。吏畏民安。私淑諸人。春誦夏絃。本思無邪。貫三百篇。處以治中。傷哉士元。嗚呼。二公之亡也。固無所憾于其身。我之弔也。傷吾今不復見此二人。兄之于事。如燭照而數計。季之于人。如照然之陽春。主盟義風。聲至響臻。事無劇易。人無故新。鄉有曲直。不于公堂。而惟兄之懇。人有叩請。不之他人。而惟季之親。今而忽焉。連壁沈淪。嗚呼。天之于舒氏。何多予以才。而不使究于用。不予以利祿。而強其名。豈名者造物之所甚貴。有非利祿之所能均耶。我有疑慮。從誰咨詢。里有後生。緊誰是道。悲夫傷哉。靈輜有行。雙旌相因。薄奠寫哀。豈吾儕之私情。上為清時惜此人。而下為吾鄉痛二公之不得伸也。

祭從兄少微縣丞

惟我大父。二十餘孫。列為五家。同出一門。歲久凋零。僅有十人。兄為之長。又殞其身。兄號秀穎。早登成均。謂收世科。致身青雲。留落久之。始預搢紳。數年之間。為尉為丞。介然自守。不緇不磷。歸而後病。卜築湖濱。奉祠香火。女嫁男婚。庶可佚老。而疾已成。抱疴視蔭。傷哉沈淪。諸父盛時。游宦頻仍。禮智二院。久矣比鄰。兩家子弟。情誼尤親。讀書從師。調琴相應。方期晚歲。杖屨逢迎。幽明遠隔。孤瘞悽悽。葬從其先。遠日數旬。

酌奠送行。涕淚霑巾。

祭李府君奉化鄉人

東郭之外。湖水清澈。脩梁覆空。霜筠茂樹。居者何人。如湖之清。有隱君子。隴西先生。先生之家。為儒業世。上舍之孫。香燭之弟。仰屋著書。其書滿家。不偶于世。鄉閭之華。鸞鶴精神。方瞳華髮。望之儼然。叩之斯發。三絕韋編。究極微言。身則已矣。此書當傳。謂君百年。後進承楷。一疾困之。無不傷駭。原始反終。且暮死生。書種有繼。何戀何營。惟今來者。非親則舊。典刑之亡。使我心疚。窀穸有期。來奠一卮。哭者失聲。先生何之。

祭表兄馮藉田端方

外門汪氏。諸表森然。惟我與兄。始終周旋。姻好素世。生又齊年。嬉則同隊。學則差肩。惟兄敏悟。得之于天。加以篤學。經史貫穿。長而屬文。思若湧泉。俱從鄭師。尤工賦籍。鴻慶孫公。一代儒先。見兄駢儷。歎驚屬聯。得兄百韻。報以長箋。二文照映。至今流傳。蓋登青雲。操筆如椽。命胡數奇。場屋連連。年及半百。始沾賞延。所至文鳴。筆力翻翻。詞人所長。多工一偏。兄備衆體。詞妥意全。問見層出。左右逢原。持之以謙。似不能言。晚尤清修。一室器縣。久依相門。賓主俱賢。貴名日起。益壯益堅。擢居掌故。進司藉田。亨途伊始。一疾弗痊。薦紳嗟惜。親黨涕漣。兄我所畏。猥先著鞭。吾徒掌制。媿在虛前。極口贊揚。未嘗舍旃。喜兄欲遠。而乃忽焉。總惟咫尺。欲酌無緣。亟遣兒曹。往陳豆蓬。矢哀以詞。歷歷究實。言不盡意。老淚如川。

攻媿集卷八十四

祭文

祭叔父郴州代工部

嗚呼我父。是生五子。惟我與弟。年差無幾。幼則同隊。長則共被。嬌嬌三兄。雍熙同軌。歲星一周。淪謝相繼。鴈序彫零。門戶亦替。相與為命。二人而已。平生宦遊。動則千里。晚食祠祿。俱還桑梓。築室比隣。為終焉計。弟室先成。如鼓如矢。我家未就。猶費經理。寓止外舍。相去密邇。有景共賞。有酒同醉。杖屨相過。中有真味。所期百年。同此燕喜。弟抱微疴。時作時止。我官于朝。祖餞如禮。執手郊原。勉進藥餌。時得安書。輕囊盈紙。猶子來調。得官辟水。弟雖臥病。頗亦自慰。歸侍十日。遽已疲瘁。醫藥百端。竟以不起。嗚呼哀哉。才術之施。十不一二。兩宰劇縣。一佐邊壘。精明絕人。所至可紀。蒞官行法。治家處己。內外斬斬。無小不治。謂宜進用。以繼先世。天乎不淑。遽已亡矣。吾之干祿。聊復爾耳。為飢所驅。未免漫仕。又謂小別。不甚為意。安知數旬。便隔生死。心摧肝裂。哀淚如洗。使吾之心。知其至是。雖有萬鍾。詎肯舍爾。他時賦歸。浮湛閭里。雙影翩然。寧忍念此。今也死不得撫其棺。葬不得臨其隧。向風長號。不知有生之為美。旨酒嘉穀。遣子以祭。情傷不文。姑寓哀旨。嗚呼。九京其有知乎。猶以少見吾手足之義。

祭安康郡俞夫人 齊參議母 〇代工部

起于名門。作配君子。盡助之賢。輝于彤史。惟子惟孫。斑衣盈門。子列朝行。孫秀而文。歲時上壽。簪笏相映。家慶成圖。一時之盛。年登八十。胡不百年。日月云吉。將祈九原。某等相與有連。事契不薄。哀以送之。奠此清酌。

祭伯母馮恭人 同兄弟

巨族之胃。華宗是歸。婚好益締。室家具宜。事夫如賓。捧案齊眉。撫族以和。恩愛無虧。秩秩子舍。煇煇孫枝。撫循鞠育。夫人是依。季父游宦。卜年秉麾。夫人從行。魚軒生輝。方期來歸。慰此離思。親戚團圓。情話嬉嬉。何意中途。一疾寔危。繼以訃聞。舉宗傷悲。靈輿西旋。郊迎奔馳。不覲溫顏。徒瞻靈旌。涕泗百行。何悲如斯。矧此仲春。窅窅有期。嘉穀在俎。旨酒在卮。情寓于文。靈其聽之。

祭王樞密 〇代仲舉

猶歎王公。生宋八葉。身歷四朝。險夷一節。貫穿百家。藝苑耕獵。其在江湖。名已超躡。出陳治安。為天下甲。道山峨峨。金門岌岌。鳳掖優處。螭螭獨攝。大哉王言。與典謀接。坤維謀帥。公論誰協。帝曰汝諧。往即功業。蜀道之難。捫參仰脅。尊為忠臣。叱馭不愾。朝無顧憂。威動邊壤。奉祠以歸。高臥鄉邑。東山雅志。鳴盟不敵。邊塵忽驚。騎墜四而。羽檄星馳。軍書夜急。尺一趣還。承明再入。首定國是。終始堅執。忠肝義膽。越見眉睫。臣主相遇。神會氣合。樽俎折衝。醜虜驚讙。智略縱橫。關機開闔。王師增氣。一月三捷。侵疆復歸。信使響答。遂登西府。以贊調變。人皆謂公。行矣愛立。大厦梁棟。巨川舟楫。輔成太平。光明焯焯。天何不怒。變生呼吸。人之云亡。孰不嗚咽。天子震悼。為輟朝集。見之恨晚。用之無及。存歿哀榮。贈賻雜沓。鑰列官于朝。莫拜馬。靈輿啓途。丹旆帖帖。哀以送之。千載一訣。

祭鄭衡州 若容 〇代仲舉

嗚呼衡州。才大屈宋。筆擅雕龍。詞高吐鳳。妙年馳聲。吾州多賢。不利首送。惟公開荒。徑挹鬼董。吏事精明。萬口歸重。亨途方闢。八駿飛鞚。讒口含沙。巧發奇中。退墜諸淵。公不為動。天定勝人。復為時用。惟公之文。盡儀禁從。清廟作歌。追配雅頌。驥足方馳。三刀形夢。悠然漫仕。無所修綜。閉閣卻掃。胸次空洞。至寶橫棄。稱屈彌衆。公乎云亡。鄉曲嗟痛。來祖公喪。為之一動。

祭趙路鈴 不枯 〇代仲舉

惟公派出天潢。生長昭代。政宜隆平。出入廣內。艱危奮忠。脫身騎壻。卒歸行闕。官以寔大。來歸四明。踰四十載。待人謙恭。處身靜退。蓮社從游。今為前輩。樽酒相過。雍容貴介。揚清歌以歡洽。談中都而感慨。蓋今日宗室之遺老。猶使人識承平王孫之故態也。年踰七十。風度不改。郊廟侍祠。義裁冠佩。屬近行尊。富貴未艾。一疾困之。遽至危殆。嗚呼。安聞一堂。真率高會。忽焉陳迹。樂不可再。相與設奠。以致哀。尚英靈之如在也。

祭徐少卿 子寅 〇代仲舉

祭公骨相奇麗。德量汪汪。和而能介。圓而能方。早繼家聲。明習憲章。旋自幕府。徑登朝行。乃分左符。乃奏

明光留屯之策。結知壽皇。委寄日隆。寵賚相望。富貴逼人。進用未央。賦歸十年。林壑徜徉。漢東天台。尤稱循良。持節踰嶺。澄按南邦。云胡不淑。季子天傷。情鍾弗堪。公亦云亡。歸途千里。兩旆飛揚。行道賈涕。而況州鄉。某等從游。日望歸艗。茲登公門。穗帷在堂。遺像如生。奠此一觴。相向失聲。尚其來享。

祭趙恭人 王濬州之室 〇代仲舉

嗚呼。彤史不書。女教不修。閨門之間。動多悔尤。賢哉夫人。獨異輩流。天子淑質。婉孌和柔。不虐不妬。不伎不求。事姑以孝。與物以周。舉無間言。豐裕優游。宜備五福。益高春秋。胡為累年。心熏百憂。使君既亡。二子不留。馴致未疾。遂不可瘳。某等辱在親黨。具聆芳猷。設奠一哀。非為膳羞。尚爾後人。壹茲是收。

祭袁通判 〇代仲舉

嗚呼。惟袁氏四世五公。盛于東都。五世登科。望于鄉閭。惟吾叔平。尤為著儒。少鳴膠庠。文高行孤。中年漫仕。日著令譽。晚益倦游。有宅一區。安貧樂道。隨時卷舒。古所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者。惟公兼之。而有餘。壽登八帙。皤鬢霜鬚。出則舍車而徒。字則蠅頭細書。外和內剛。不可得而親疎。勞謙終吉。矢死弗渝。進不聞呂父之卜。獵退不見申公之安車。祿不及子。二孫蚤孤。養不至于列鼎。仕不過于顯。與人或不堪其憂。而公處之則晏如也。沈疴來侵。水已浮膚。天不憚遺。奄歸泉途。識與不識。聞者歎吁。惟余齊年。往來舒徐。凡我同社。視公步趨。有凡有杖。有琴有壺。載平時問字之酒。奠今日一束之芻。欲寫余悲。言與淚俱。嗚呼。尚復有全德篤行。博物洽聞之君子。如吾叔平者乎。

祭魏丞相 知道 〇代王

嗚呼。惟公盛德。不可涯涘。雖欲屢數。莫究一二。竊窺緒餘。蓋本實地。故其設施。不誣不偽。少而篤學。寢食不置。壯而從政。動施實惠。其奉太夫人也。既備于色。養及手足之愛。以承其意。其事明天子也。既盡于輔贊。又罄啓沃之忠。以順于外。敵再犯境。准甸鼎沸。見大夫無可使者。召從幕府。張旛出使。所謂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而公神色不動。講解而歸。和議至今。南北之人。受公之賜者。又不知其幾也。晚居碧溪。不淪東山之志。潭潭之居。固已因其舊。而山林日涉。隨其高下。蓋天作地處。以為公宴居之計。益覽載籍。出入釋老。觸物而咏。遇客則醉。其雍容蕭散。野老爭席。風流蘊藉。有晉宋之風度。則又其餘事也。人皆望公再登端揆。使其小卻。猶當出侯藩方。使萬物為之吐氣。不然。處之林下。尚可以典刑于善類。天不憚遺。奄棄塵世。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其公之謂乎。某等先祖諸父。俱托夙契。來官異縣。獲拜簪履。憐其孤藐。視猶子弟。引而進之。極力于嘯枯吹生之際。頭顱如許。莫報洪施。再拜公前。俯伏流涕。嗚呼。公乎。尚欲此蘋蘩之意。

祭王令人 代陳 〇代陳

惟陳氏世家閩中。我先少卿兄弟。始徙鄞川。叔父之外。他無期功之親。族猶未大也。適歲在丙戌。余得庶子。是時。年方壯而處貧。不得已。鞠于趙氏。迨今十有九年矣。夫人無恙時。屢以為言。謂趙氏有子。可以歸。

矣。庚子之秋，既哭子畢，因念夫婦俱涉半百，而子姓凋疎，滋有意請于趙氏，因仍至今。夫人忽以疾亡，而言猶在耳。此子已不得逮事于生前，豈應更緩于今日。二子輩扶靈輿以東，卒哭在邇，且將卜葬，以十月戊午之吉，命子歸伏喪次，使執喪如禮，以成夫人之美意，以廣陳氏之嗣續。又以全諸子手足之愛，且俾無忘趙氏撫育之恩。夫人有知，尚臨此言，嗚呼，尚忍言之。

祭劉宜人

嗚呼，夫人之德，柔惠直，夫人之福，康寧。職穀相夫而夫聞于鄉，教子而子顯于朝，年益尊而無一事之遺，家愈肥而無一毫之驕，自奉至約，以施則饒，言無枝葉，聞者意消，母儀婦則真可以表儀于閭閻。蓋八十四年處之如一朝，晚歲尤盛，賢侯宴喜，安輿徐行，去鄉密邇，千騎奉迎，金章拱侍，含飴弄孫，斑衣濟濟，乃開慶筵，大集珠履，歡語雜然，洋溢千里，云何不淑，禍福伏倚，內外靈傷，幾為能市，夫人之身，固無憾矣。他人為婿，猶曰半子，我婿王氏，維子是似，撫愛之厚，今雖三紀，室人云亡，神傷未已，夫人計聞，痛哭流涕，效官詞掖，欲歸無計，喪不得摩其棺而一慟，葬不得隨其穴而盡禮，敬狀行事，不敢溢美，雖已大書特書，而淑德懿行，終有不能盡言之愧也。二甥東歸，致奠甚菲，東望長號，靈其歆止。

祭王參政

惟公負卓犖不羣之才，養剛大不屈之氣，富閱深自得之學，奮經綸四海之志，出其緒餘，十不一二，蓋文章直欲追兩都之風，而政事已足絕俗而驚世矣。正色立朝，官曰諫議，明白賢佞，公非公是，振舉綱紀，使君子有所恃而小有所畏，督師淮境，長城千里，雅歌投壺，坐卻敵騎，進參政機，人謂且相而翩然去之，高蹈赤城，視富貴如脫屣，東坡先生稱張文定公曰：上不求合于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于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以公為首者，豈公之謂耶。某登公之門，俯仰二紀，假守海邦，猥繼英軌，欲一拜公于床下，而公已屬疾，欲見不遂，巍巍巨公，何恙不已，人之所以期公者，未艾也，而泰山其頽，千丈松崩，聞者為之流涕，嗚呼，吏民方相與泣于甘棠之下，亟道薄奠，以寓千里去思之意，尚當力追公于步趨之餘，庶乎不為九京之愧也。

祭劉衢州

嗚呼，天之生賢，其裔已甚，鍾山川之靈，委造化之和，不為不斬，予之以賢，授之以才，而獨短其命，伯牛之疾，顏淵之夭，豈獨其身之不幸，人物器業，有如公者，傷焉奪之，蒼蒼者又何其太忍耶。嗚呼，我公受天異稟，當今人才，在第一品，處之孔門，未必不升堂而在寢，居之廟堂，上可使葵藿之不採，下可使斯民之奠枕，南宮一鳴，萬口皆嘖，風節日新，利害益審，激貪立懦，論議便挺，不事孫劉，身不得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小試兩州，皆足以追躡黃之遺軫，三仕三已，重以疾病，正路坦坦，孤蹤凜凜，四方屬心，謂公之未達者，天將降以大任，孰知夫堂堂王佐之才，百不一聘，而遂至于隕乎。嗚呼，公之純孝，溫清定省，鶴髮在堂，公必不厭，公之友愛，不見畦町，十年相望，俱負重名，于時忽相從于九原，此尤萬紳章布之所悲哽也。某慕公高風，歲月良遠，假守東嘉，方視公以為繩準，惟茲邦人，崇仰最謹，君子服道德之教，小人懷撫字之政，計

昔一聞哀感萬井，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要當為天下惜爾，何止于海隅之一郡耶。

祭王詹事

惟公行出乎誠，學根乎經，高見遠識，特立獨行，射策論事，仲舒賈生，面折廷諍，汲黯王陵，功成羽翼，政如神明，人或一得，公集其成，公論之與，公為主盟，事失其平，公為權衡，一有抑揚，人為辱榮，一有去就，國以重輕，人亡一鑑，夢奠兩楹，明主震悼，善類失聲，天亦惜之，為之隕星，某昔拜公，履履以迎，公去不回，誰其典刑，往哭不可，郡城是鑿，設祭道周，醉公之靈，精爽凜然，尚其顧歆。

又代莫守

嗚呼，某之于公，殆有夙契，稽山定交，歲踰一紀，晚寮青宮，益敬益畏，道義相勉，草木臭味，哭公之喪，義如同氣，茲焉假守，實公梓里，九京不作，何所則視，公雖云亡，道在百世，嘗錄遺事，上太史氏，盛德大節，略具是矣，嗚呼，我公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奉以周旋，未敢失墜，視焉如生，庶幾無愧，欲醉宿草，相望一水，馳奠告哀，潸然出涕。

祭薛寺正

惟公學博而知約，行高而不孤，政嚴而無苛，論正而不迂，求之海內，未見其比，意者天生斯人，其必將回狂瀾于千載之絕學，建功名于萬里之亨途，縱小試而奪之，蒼蒼者又何其忍乎。公之守吳，余在故廬，我來剖符，公歸里居，固嘗服高風于踐履之舊，聽宏論于警欬之餘，方將日親直諫，多聞之益，盡讀篋中未見之書，曾不見于幾日，驚死生之頓殊，寓哀情于短章，灑衰淚于生芻，嗚呼，吾老矣，不知餘生尚復見人物如公者乎。

祭鄭司法

嗚呼，德升止于斯乎，早名薦書，而不得上太常之一第，晚歷曹掾，而不能脫七階之選途，欲試無所有，銜不祛，旁觀者為之歎息，而君處之則裕如也，方其醜酒劇談，裁燭賦詩，精神爽拔，不見衰相，謂當收功名于桑榆，孰謂夫江風區薄，得疾膚腠，一入膏肓，而不可除，方瞳瞭然，強忍笑語，凜如對面，而蓋棺事定，青衫已上于畫圖矣。嗚呼，倡酬之詩，易而為哀挽之歌，清飲之樽，今而將祖奠之芻，德升尚能飲而聽之否，淚盡詞殫，空相與望君于路隅，君則已矣，有子是似，古人所謂非在其身，在其子孫者，其在斯人歟。

祭陳司戶

惟君之家，世篤儒學，君之皇考，尤號淵博，噤不得施，晚而君生，謂與吾宗，教之以經，齟齬秀發，書無不讀，中童子科，老生嗟服，遊學十年，暮覽朝盡，乃登上第，乃騰龍飛，得官戶曹，千里跬步，云何不淑，至此大故，君之于家，孝友天成，收卹孤露，糾合宗盟，君之于文，聲靈不倦，自公之餘，手不釋卷，君之于義，勇于敢為，親舊有急，旬旬救之，積是三考，宜其遠到，壯年長才，廢于中道，峨峨閩山，靈臺何歸，歸旆翩然，云胡不悲，惟我同寮，周旋最久，非莫薦誠，疚心疾首。

又路祭

嗚呼武仲學甚富而命甚奇也。氣甚高而位甚卑也。天界之以才而不與以時也。又奮其壽使不及四十之期也。一疾困之。遂成九原。人皆悼其不幸。而同寮之心。又何其悲也。詩盟文會。書名居以為永好。非君主之而誰也。青衫畫圖。宛宛乎君之芝眉也。炎天赫曦。道阻且長。丹旆翩然。君將安歸也。官則有守。欲送不可。惟君家署行之無恙。猶可以慰我之思也。祖奠于郊。向風長號。不可及已。嗚呼武仲。知乎不知也。

祭湯寧海烈

惟君之資如玉之粹。惟君之辭如綺之麗。來宰寧川。政尚平易。悃悃無華。彈琴而治。茲方及瓜。束擔歸計。奇疾困之。一旦長逝。囊無襲衣。室有孤累。吏民與哀。幾于罷市。矧同王事。休戚所繫。不圖善人。忽焉隔世。雖有菲奠。不得自致。君其歸乎。望望揮涕。

祭陳安人

台之著姓。朱陳是推。既生自陳。朱子賦歸。一門孝友。累世不虧。夫人贊之。室家具宜。之死靡他。面割耳務。夫人視之。婦道與稽。夫人之姑。年登期頤。孝養既勤。壽祉孔齊。夫人之弟。名德峨巍。同氣是似。為家門楣。月評升聞。龍光陸離。旌表高門。彤史有輝。茲叨假守。欽歎盡瘁。思播清風。以勵幽閭。爰設菲奠。來瞻維帷。節孝有聞。過者式之。

祭劉天台

名父之子。徒勞州縣。悃悃無華。夙宵不倦。平易近民。民罔怨咨。生無赫赫。死則痛之。知君清貧。賻贈加厚。知君無歸。謀葬山阜。更率同僚。奠此一觴。君而有知。庶其來享。

祭周侍郎

惟公性識淵冲。智略輻輳。悃悃無華。持心近厚。趨事赴功。力瘁心疚。險夷屢更。介然有守。五溪深入。四蜀奔奏。給餉數年。備在斯久。擢主人計。亨途方曠。云何末疾。遽啓足手。位不稱德。年不及壽。急義首公。可以不朽。信息從班。于公何有。天其或者。欲昌厥後。某等為僚屬耳。底蘊未究。忽拜維帷。執不疾首。乃陳斯設。乃酌斯酒。矢哀以文。公乎知不。

攻媿集卷八十五

事略

高祖先生事略

樓某字子文。其先婺人。不詳徙居之始。居奉化縣。世以財雄于鄉。祖以選為縣錄事。有陰德及人。父某尤積善。以古學為鄉人所尊。慶厯中。州縣立學。掌教縣庠者數年。郡學尋又延請。至十餘年。遂居城中為郡人。登皇祐五年進士第。調舒州廬江主簿。祿不及親。不欲出官。以繼母無以養。弟妹未成立。具見辭慕祝文。既歸。遂致仕。授大理評事。其孝行節操如此。自後又主郡庠十餘年。為州縣士子師。前後凡三十餘年。號樓先生。四明五先生。某其次也。成就一時人物甚衆。豐尚書稷。舒中丞。俞待制。充。袁知府。毅等。皆其門人。又羅提刑。適自天台來學。諸公學業既成。舒公試鄉里。袁公試開封。羅公試台州。一舉三處。皆魁選。其亡也。舒公為墓銘。豐公書丹。袁公冢額。羅公以仕北方不得預。後為浙東提刑。拜墓下。用闕里故事。手植數木。今有存者。祭文見赤城先生集中。郡邑學中皆立祠。碑志登載甚備。莫教授冠卿。一書尤詳。子常光孫弁。昇。五世孫錫。欽。鏞。鏞。六世孫汝。皆隨世科。昇受知祐陵。仕郡司大卿。前後知泗。秀。蘇州。再與鄉郡。居畫錦坊。宣和初。盜發青縣。攻陷旁郡。一路惶擾。昇調兵守備。軍聲甚振。羣盜望風而退。郡境全。以功

文節公見必加敬。數年間，遇舉壽，則大資趙公郡侯泊俸貳而下俱集。或歎曰：人間縱有此壽，若斑衣珠履之盛，則未之見也。既倦于行，或過諸院，近則輪轡抱持，稍遠則子若孫親扶板輿，每顧笑以為樂。客或求升堂，苟非有疾，未嘗不見。問勞周悉，旁及其近親之安否，談舊事不少差。咸仰神明之未衰也。燈前則與諸婦為依經馬之劇，或至夜外不倦。去年方覺頓弱，雖齒豁體羸已久，而耳聰目明如舊。論比蒙恩典，郡以九十考家不從政力辭，亡妣以爲然。疾既革，元日猶自力危坐，以待賀者。鑰痛念嚴州兄祿不及後，郊恩以奏。從子澡歲首受命，亡妣猶能以手加額。六日忽命浴且理髮，自此叩之則應，不復出語。面西側臥，時若微哂，三日不動，以至屬纊。殆善業之報也。仁慈薰然，待妾媵有恩，人人懷感。不待鞭扑而自馴服。去者必使所得歸，閭巷匹婦有來者，一以恩意接之。故弔者無不盡哀，聞者無不傷歎。已而大資率鄉之士，夫近百人，制帥尚書黃公郡縣官及鄉校正錄而下各來致祭，多有哀辭，以形容盛美，與哀榮終始之備。且言上壽全福，無可憾者。嗚呼！人子之心，豈有窮極。況自父兄凋喪以來，母子相倚爲命，年彌高，懼彌甚。不敢一日輕去膝下，而天禍我家，遽降酷罰，不孝罪逆，以至于此。尙何以生爲哉！方忍死以冀大事，追惟吾母淑質懿範，著聞遠邇，若其容德廣大，孝敬淳篤，高明諒直，慈祥清粹，曲盡人情，而動依大義，非惟閨闈之賢婦所不能及，有烈丈夫名薦紳之所難能者，不肖子鑰自省事以來，親見實行，聞格言舊矣，是敢泣血具載，以少伸哀痛孺慕之誠，非不欲極意贊揚，而屏伏苦塊，肝膽潰裂，魂魄紛亂，不能盡究始末，以發潛德。窅窅有時，未敢求銘于當世大賢，輒援會文昭公亡妣之稱，效后山陳公先夫人行狀之體，敬刊之石，以對先君之碑銘，以示子孫，使毋忘哀哉！餘生無母可事，長號躑躅，冀相尋于九原之下耳。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孝子樓鑰泣血謹狀。

先兄嚴州行狀

會祖常，故任朝議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妣翁氏，贈永嘉郡夫人。祖異，故任朝議大夫，累贈少師，妣馮氏，贈秦國夫人。馮氏，贈魏國夫人。父璩，故任朝議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母汪氏，封恭人。先兄諱錫，字子善，一字申伯，世家明之奉化。今居于鄞。蓋自我高祖正議先生始，四明之樓，實出于東陽。不知所遷，其可尋者，自兄以上才八世。先生以古學教授鄉校，凡三十二年，擢第起家，令紫少師皆以伯仲躋世科。後來者又繼之，衣冠彬彬焉。先公嘗以軍器監丞攝工部郎，有忠厚廉平之稱。太保魏國史公爲墓銘，生九子，兄其仲也。兄天資穎悟，精力絕人，自幼從學，迺出流輩。年十三游郡庠，三山陳公元裕典教事，鑿其甚精。兄一試占高等，祖居遭建炎之燬，依外家以居。先公攝事平江，母氏攜伯氏繼往，兄已能理門內，如老成人。自爾舉業之餘，幹蠶尤篤。樓汪二族，吉凶會集，人夥事叢，他人智力所不給，兄爲主辦，則應酬中度，談笑自若。遇事有膽略，不怯不躁。委蛇曲盡，無劇易必舉，故雖未冠，而中外親識已極口稱其能。而期用于世矣。先公久欲問舍而無其資，兄承親意，竭力圖之，銖積寸累，以立堂宇。先公懷太守章歸寓奉川，兄慨然曰：親年益高，茲可緩耶。入城謀度，日以就緒，落成，奉二親定居，而後侍行。蓋一力任事，米鹽靡密，有無相通，以全其家者，幾二紀。隆興二

年，以先公遇郊祀大禮，奏補將仕郎，乾道改元，中銓授右池功郎，秀州司戶參軍。先公赴處州，兄率諸弟分掌家務，雞初鳴，侍左右，至受謁聽訟，則俟于屏內，公退候伺顏色，承命惟謹。書尺之繁，委行李之往來，一不以累先公之心。故先公專意郡政，無有內顧。既赴戶掾，太守徐公藏，曾公逢，一見如故，交事多資決。糾曹情甚，守方委兄協濟，俄有旨使錄事專典獄，漕使呂公正已行郡部，民有訴獄冤者，以詰糾曹，味不能答。兄前曰：茲事甚明，是時新制未行，錫預聞之，因引姓名歲月與事之始末，辯數明暢。四座屬耳，呂公歎曰：作吏不當爾耶。顧吏一依兄所言，糾曹得解，而訴者伏辜。會鎮江有軍校訴于朝，且自言久掌軍用，列校貨錢以萬計，知其欲訴，將殺以滅口，脫身而來，後必有追者，出此門則不得生矣。丞相虞公駭其言，具奏于上，先令郡置獄，盡繫所訴者，欲遣埋官以往。今丞相梁公方參大政，慮搖軍心，請救漕臣擇州縣清強官，許以理寺推獄，行時胡公昉新爲東漕，與呂公合詞薦兄。呂言秀州事，胡曰：自淮南易節以來，密訪人物，至秀稱樓君者如出一口，徑取旨以檄兄。二公使來見，面趣之行。兄曰：事關軍旅，君相所屬意，錫試吏未半歲，豈應預此。二公不許，曰：降暑不可久繫，獄吏已候于郊外數日，以待子之來也。請械軍校以自隨，途中時與之語，鈎得其情。比至，桁楊滿庭，所繫有官橫行者，兄以所訴貨錢之目詰之，皆曰：誠有此而悉已償矣。各以左券來，有須會問于軍者，煩繫一二，餘即日縱遣。復引訴者謂之曰：爾之妄明甚，察爾之情，欲逃死耳。上罔朝廷，下駭軍伍，死有餘責，即吐實，尙全爾生。其人頓首感服。一筆不用，僅三日而竣。事大理吏踴請曰：事體甚重，今遽已，後必有悔。兄曰：我不知觀望，惟盡其情而已。汝第爲我行文書，他日有責，我當任之。既出，尙書蔡公沈爲守，握兄臂曰：何其神也。始得制書，府庭爲之震動。非君來，某亦無所逃責。然尙疑兄年少氣銳，或有疎略，因爲備言之。暗曰：弗可及已。歸塗比文案，該敘詳密，老獄吏所不能爲。二漕聞兄及門，大驚，既見道，所以喜甚。曰：吾二人舉士不謬矣。亟呼吏草奏，兄曰：已具于此。讀之，又大喜。過望，涉筆書名，即攜兄詣丞相府。先入白，相唯唯問安在。自賓厠徑，以便服謁見，色尙不怡。曰：折獄誠敏，然訴者肯默乎。亦得所謂伏辯者乎。二漕相目曰：兄曰：伏辯有二，如使吏曹附口語代書，辭容有誣服，今其親筆也。袖出囚辭數百言，視首辭筆跡不少異。又無一字措改注乙者，相始大稱賞。且曰：使者誠知人，翌日與梁公奏聞，上爲之嘉嘆。因其薦兄，謂如此等人，不應使沈州縣，請以中都官處之。適左帑吏有巨囊，既正典刑，以兄監都門，相謂兄曰：是何足恩子，特不欲使子捨祿而遲次也。既就職，潤色成法，隨請于上，積弊浸銷。在法，譏訶出入，得其過失者，賞有差，故雖名同事，而偵伺甚嚴。或成仇隙，兄曰：吾儕爲國主，藏任責匪輕，各謹攸司，錫亦不願得此賞也。由是相處甚歡，而事益集。南庫闕官，朝旨命兄兼攝，兄視寶貨品目至繁，而位置紛糅，躬督督吏彙分之，各得其所。列屋有定數，而總其凡于籍，標識粲然。未幾，上忽遣中使臨視，兄執籍取物，如探諸囊，使無以返命。即取屋角敵繒，將封以歸奏。官吏失色，兄徐曰：是非軍衣所需，蓋哀以備賜花等用，數實若干，籍具在也。神氣湛然，使無以詰。尙書張公津曰：某號典領，初不得親臨背輩，又不任事，微君吾其殆乎。張公由此受賞，兄不屑也。任滿，主管都茶場會子庫關，陸右從政郎上方留意楷幣，兄服勸其中，纖悉明備。凡事皆立成規，吏不得搖手。日造萬紙，無不精好。一日謁丞相

公。有同僚力言省罷之便。兄立其後具聞之。僚顧見兄。踧踖而退。兄亦不之辯。果罷已。又進謁。白相君曰。國家賴楮幣以資用度。今罷已。何敢復言。然度必復于後。吏曹失業。散之四方。他日恐難集。況作偽者他皆可為。惟實百例不能亂真。故多收。此曹無聊。若冒為之。智者不察也。願擇可用者分隸官司。使得以自活。丞相曰。子不謀身而遠慮及此。即白于上。如兄言。旋攝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遂為真職。最清簡。請共自守。垂滿欲詣銓部。時史魏公再相。素以兄為可用。力薦上前。丞相趙公又舉鎮江獄事。贊之。且奏曰。是時虞某即欲處以職事。官今丞相雖知之。尚避鄉曲之嫌。未敢遽言。上曰。朕猶記向時事。信可用。豈應顧小嫌耶。遂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以薦章及格。改宣教郎。時方修一司一路酬賞法。取諸路專降旨。揮五千餘項。立條一千三百。繼又編類海行法。兄夙夜疚心。筆削損益。多出其手。書成奏篇。轉通直郎。輪對首誦。主上孝儉之德。上曰。朕之即位。卿預觀否。對曰。臣是時雖不及見。今叨朝列。冬至正旦。親見陛下拜太上皇壽。真千古盛事也。上顧而笑。再奏請明詔。有司議立科目。凡是則是。微有一于此者。令郡國察舉。以開擇其尤者。尊顯以風厲天下。孝者舉則忠臣可以求。廉者進則賊吏不必治。又論乾道修法。久已奉行。間有抵牾。重加審核。雖已出于睿斷。修定新書。止緣頒降尚遲。州縣無所依據。胥吏因得為姦。反致淹延獄訟。欲望頒行。使得遵守。續有陳請。自編別救。仍下諸道。且用舊法。理斷免致因循。待報。遷太府寺丞。又以輪對論紹興和買事。謂會稽一郡。賦額最重。然經界之初。物力及四萬錢者。始敷一絹。今乃半之。既無物力之增。徒有科敷之倍。止緣下戶舊與免科。聖朝優恤之恩。反為豪戶欺隱之地。上焉者財力豐裕。與吏為市。莫可究尋。盡以本戶之田。析以占籍五等。分立砵基。多至百本。卻致中產之家。和買歲增。偏重已甚。乞以產錢均敷。不復更問等第。議者必曰。始科不及下戶。蓋恤之也。今反加賦。可乎。是大不然。今名為下戶者。實富室也。真是貧乏。十無二三。若仍舊貫。不為更張。則必盡歸五等之籍。無復可敷之絹矣。又言身丁錢者。皆出于下戶。欲將所取之額。總計為絹若干。與和買絹數合為歲額。止以產錢均開。上戶雖就買敷身丁。而和買之敷。則頓減。下戶雖就身丁敷和買。而身丁之免。則甚優。上下各得其利。而官賦所入無虧。鈔書仍以和買身丁為名。用防異時重疊倍敷之患。若有丁無產之民。則又可以全免。而為太平之氓矣。上褒嘉再四。且曰。卿所陳利害甚明。朕即為差漕臣與郡守同共措置。又論左密權出之弊。謂出入之吝。具有科條。物貨權出。勢不能免。此等既非正支。止是私置文記。遇出即注。纒入即銷。雖有據憑。終難檢覈。萬一久假不歸。因有重出。不無姦弊。欲從外府印給二簿。付都中兩門。專記權出之物。門者以時拘收。太府每季稽考。上曰。其弊如此。朕殊不知。即命行下。至今遵用之。宜諭宰執。天語甚寵。兄前後再對。所陳九事。皆蒙容獎。今錄其施行于時。與其最著者。遷大理寺丞。獄人之司命。廷尉又天下之平。固所當謹。兄尤恪意從事。謂天獄追遠。非他處比。一夫所向。閭里驚搖。每見吏臚。必詳究其人。擇不可已者。始稟卿長而行之。既至。則窮日之力。親加聽察。苟無用拘留。則亟去之。或先有案卷者。豫審事節。一問即得。故囚之宿于獄者。甚寡。拷掠尤稀。閹視之如傷。情實俱露。而猶為度隱者。僅施十數。囚徒至前。未嘗厲威以臨之。斥退吏卒。使得盡其欲言。遇有婦人孺子。深以驚迫為戒。適有大獄三數。皆曖昧翻覆。

最為難事。兄究見底蘊。處斷公平。不為勢力顧忌。亦不詭法以惠姦。軍民鬪訟。例送寺中。是非立決。率皆厭服而去。由是廟堂相知愈深。士大夫則曰。此真得人矣。始至寺。吏曰。是為初官。時能決詔獄者。久之。熱見兄官業。咸謂未之見也。兄久去親庭。力求外補。九年四月。差知嚴州。時謁告歸省。拜命于家。未幾。交代奉祠。有旨趣行。不俟臨遣。便道之官。九月到任。郡更早潦之餘。財用空匱。陋不成邦。逋負動以千萬。督責交至。以郡計訪察。具訴煎熬困急之狀。先是。曹掾筦庫之官。分往諸邑。公吏五百。又旁午于道。日不暇給。兄曰。郡向可為也。何亟如是。悉使歸之。一跡不留也。諸邑既已肅然。然後使來受要束。盡取財賦本末。審緩急之序。與夫當獨而未獨。已發而更催者。人皆得以自言首尾。七八日朝暮相處。如父兄之詔子弟。凡可獨者。落筆掃盡。其他或為之倚閣。或為之分限。其應輸者。皆指期。至郡俸貳以下。爭以為不可。兄不為變。邑無官吏之擾。又罷無名之斂。期會寬而信。欣然承命以行。且各置二歷。緘以紫囊。公文之外。守宰欲有所言。親題歷上。不時往還。吏不得預聞其間。脈絡貫通。了無壅滯。文移簡寡。上下安便。及期。無一金之負。察吏簪服。郡始少蘇矣。木柅出于歛。郡由城下以趨錢塘。郡幣賴此以濟。比歲苛取。商賈不通。兄為之節節疎目。按舊額而寡取之。會計甫畢。牙僧一為保識。即縱之。順流而下。賈人更相告語。來者益衆。以故三閱月而錢之入大農者。踰十萬緡。會不倍征也。版曹漕司差官相踵。至則與之道。其所以然甚悉。又隨所索而應之。相與嘆其通敏。且曰。下車幾何時。洞徹乃至此耶。歸語諸長。故兄之譽益彰。民訟多據案親決。各適其平。受責者亦無辭。舉手加額。稱神明者相屬也。外邑番訴。問取其甚者。自處之。必窮其情狀。而抑強扶弱。不為己甚。有訴喪衣囊于津亭者。期以舖時必獲。已而果然。學校頽圯。所未暇及。兄為之區處。表裏一新。像設嚴整。士類感嘆。人不知役。或以疑事來。從容響答。動中要領。而以愛民近厚為先。務近城木場。葺于潦水。築墻則善。墻則易壞。或以請。兄應聲曰。種木以環之。則可久矣。聞者以為難。及大率迎刃而解。庭無留事。馭吏接物。樹傳賓廡。下至舟子軍士之差。次具有方略。人情翕然。愁歎之聲。化為謳吟。傍郡之訴于監司者。亦求直于兄。其感化流聞。有非人力之所及者。十二月丁先公憂。徒跣扶喪。哀感行路。郡人如失慈父。設祭于道者相望。巷哭以送之。在官僅八十餘日。人謂良二千石。終更以去者。未必得此。戶部侍郎曾公逮。當今吏師。謂人曰。試郡而辦事者有之。若樓嚴州為政。平靜。百廢具舉。雖老于治民者。未易過也。既歸。追慕摧割。不可解于心。力貧謀葬。顏色深墨。十年四月感疾。去卒。哭未遠也。閱七日。至五月丁卯。竟不勝喪。以歿。嗚呼。痛哉。享年五十。官至承議郎。娶馮氏。封孺人。子男三人。澡。深。濼。女二人。適承務郎新知紹興府餘姚縣。將以十一年八月壬午葬兄于奉化縣龍潭。正議先生之墓。左。澡。錄兄行事。以告于論。與之相抱持而哭。語之曰。吾尚忍言哉。子之所不知者。吾為汝書之。嗚呼。兄之所以過人者。天才之優也。然人之有才者。或量不足以容物。或學不能以自將。恃氣而兀傲。矜敏而怠惰。察以為明。嚴而近刻。為己而嗜進。計利以自豐者。間有未免。惟兄器度恢洪。莫見涯涘。受人之觸。傍觀為之憤怒。而辭色不少異。朋友同寮。所閱多矣。無不得其歡心。居家作吏。幾無暇日。而學問不倦。尤好說詩。得風雅之深旨。兩薦清臺。卒困于南宮。筆力日進。動翰如風。對客作書。真行俱精。瞬息數函。不見其勞。嘗

見徐公兢作家。心願好之下筆輒工。好事者爭求扁榜。流傳甚多。晚更敏制。稍尋斯冰之體。近方考證說文。仍集張氏復古與鐘鼎遺文。從韻畀分。欲為一書。竟不就。錢別慶賀。問為詩詞。皆清新切當。壓倒坐人。此其見于外者。至涵養。履。增益德性。委運自適。則又其所安也。和氣薰然。無貴賤長少。與之盡禮。人有求。惟力是視。告以急難。必傾身以應之。或就之謀事。先究情實。能道人胸中之欲言者。為之致曲。不趨己事。人亦感其誠而許之。故率能如請者之意。濟則如身得之喜。否則介若有失焉。蓋其資性篤厚。雅存濟物之心。而才又足以行其志。此所以為不可學。遇有不可。亦必曲為言。其所以不可者。以曉之。人亦不以為忤。克勤小物。略不苟簡。所居一日必葺船。居旅次容膝之地。亦務整潔。創造器用。巧思橫出。人取以為法。終日屹屹。有古人運甓之志。每曰。勤則不匱。一有自惰。則不足以立身矣。人之情偽。絲髮不能逃。而自晦其明。含垢匿瑕。如弗聞者。動有規。不以己長望人。人有弗及。率歸于恕。徊翔筮庫。知已滿前。不一登權貴人之門。昔人所謂性至通而自然有節者。兄為近之心計有餘。使之利析秋毫。有不足道。而疎財尚義。不問家之所有。貧無告者。時推以濟其須。俸入不足以給用。而食客無虛日。間遇士子就試。親資盆集。兄豫為館穀之計。帷帳器用咸備。手行觴豆。彌月無倦色。少閒。又聞勞其乏絕。商榷文義。人人自以為親。已歸家。寢。輟衣食之資。以助之外舅姑之喪。及葬。皆兄為之。存歿無憾。再從弟鏞幼孤。求師在所。兄曰。是吾叔父之愛子也。飲食教誨。積數年。遂入上庠。東陽有族子曰溥。以窮來歸。兄育其數口。又為謀資身之策。溫飽至今。少游西安。與張元晦。汝明。厚善。乙未。張赴省。聞兄取其新作讀之。曰。君文誠工。而久不售者。正坐用意太深。為取前三年程文數十通。使熟觀之。曰。是未必勝于子。惟以筆端無滯礙耳。張爽然悟。場屋中一揮成篇。既在選。謂所親曰。吾嘗一第。益友之賜也。其于故舊類此。嗚呼。在私門為元宗之子。在公家為有用之才。德之感人者深。惠之及物者廣。況復容貌頹偉。素少疾病。謂必將建立事功。為時聞人。而止于此。是可痛也。故敘之。日親戚交游。下至閭里。蓋稱向。博膺盡哀。傳聞計。交相驚悼。久而後信之。至今弔者尚未絕也。兄亦自度抱負不凡。抗志閑遠。紹興和買之請。既行。郡民聞之。無不鼓舞。且曰。不知是何官來。惠吾州耶。帥奏催科方急。未易遽改。上尤注意。令候省限滿日。取旨。近臣復有請者。遂遣漕臣以行。僅能蠲減。官及寺觀。撥賜無名之額。終未能盡。如兄之言。兄深惜上意之未究。益訪利害。期申言之。而無及矣。兄之齋志于地下。何止此哉。嗚呼。兄之孝友篤矣。伯氏喪于丹丘。星馳護喪。治葬。撫孤甚有恩意。第八弟傑之生。先公以多男子之故。命兄育之。撫愛如子。以至成人。深之居喪。踐實同力。以報焉。方伯氏之亡。而諸弟尚幼。每與鎰相語曰。仰事俯育之類。吾二人分任之。鎰自度才具智略。去兄遠甚。一聽命焉。而悉意以佐其傍。處家從官。更為勉勵。欲寡其過。以毋貽親憂。官救局丞。外府適相後。先連簷以居。並轡以趨。非敢以為榮。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誠人間之一樂也。先公七十。同歸拜壽。壬寅。屬疾。又同時省侍。已而先公益安。而兄得補郡。奉雙親西上。鄉曲聽其盛。丞相史公魏公率里之士。夫大合樂。以送之。兄曰。當以一身服為郡之勞。而使家人女子極奉親之歡。躬調旨甘。又間以政事施設。具言於庭。聞以請益。甚適也。不幸天禍我家。先公棄諸孤。兄號慕深切。大事未涯。百口仰給。憂苦鬱結。以殞其身。天

平哀哉。游官許久。不足以糊其口。生事日廢。幸能以器業自奮。改秩。繼四年而得郡。絳卒不及澤其子。竟何為哉。竟何為哉。今日之事。固有能言之者。豈真有定數不可逃耶。世言陰德。隱有行益壽之理。未問兄之平生。以棘寺數月。治獄平允之心。嚴陵一時。臨民循良之效。亦宜得祐于神明。而大禍之餘。復不自免。福善禍淫。豈又有時差耶。不可曉也。垂白之母。晝哭之淚未乾。而重以晝夜之哭。門戶責任之重。以兄當之。猶懼不能勝。鎰何以堪之。嗚呼。不可活矣。與。燥等。忍死以圖。窀穸之事。又雪涕以膏此。或曰。子之志雖切。詞不亦太繁乎。鎰泣曰。吾兄之亡。斷吾手足。不足以喻其痛。且重悲夫人品才氣如此。而不得顯于用。特書履。猶未能形容大槩。以寫吾之悲也。吾暇文乎哉。乃長號授。使之求銘焉。謹狀。

攻媿集卷八十六

行狀

皇伯祖太師崇憲靖王行狀

曾祖世將。華州觀察使。贈太師。福國公。妣李氏。封淑人。贈商國夫人。

祖令諱。武略大夫。贈太師。益國公。妣劉氏。封宜人。贈齊國夫人。

父子。僞。左朝請郎。祕閣修撰。贈皇兄太師中書令。追封秀王。諡安僖。妣張氏。封秀王夫人。

本貫玉牒。所諱伯圭。字禹錫。年七十有八狀。

鎰仰惟皇朝以忠厚仁澤涵養天下。累聖家法。相守一道。本支繁衍。日熾而昌。親睦九族。恩禮隆備。真足
以度越千古。恭攷國史。開國以來。屬近行尊。貴窮人爵。富溢萬鍾。不知幾人。然皆生長宮邸。專奉朝請。雖
威望彰明。有如周王。亦未嘗著著民庸于外。自熙寧間。稍就外補。才業淺顯。各以所長自見。為世豪英。代不
乏人。曾未有位極人臣。出處繁海內。重輕者。若夫歷事四朝。寵光赫奕。以間平之賢。躬會閱之行。出為
黃之政。入有旦爽之望。兼是數者。而又壽考康寧。子孫盛大。始終無憾。二百四十餘年間。其惟崇憲靖王
乎。鎰四掌玉牒。嘗攷福國公。藝祖皇帝之元孫也。建炎元年。安僖為秀州嘉興縣丞。孝宗寔生于官舍。安

備生不及進用。致有追封賜諡之寵。尋又築祠堂于行在所。建廟廟于壘城。如漢安懿王故事。又升秀州為嘉興府。所以寵賚之極矣。王其長子也。安僖被服儒雅。由舍選擢。宣和元年。貢上第。交游皆一時名公。王在。若齡有成人風。安僖肅重客。必命王侍。植立拱聽。長而彌謹。安僖任子。請以先外表張似之。安僖大喜。雖銓曹以法不許。王之器識自少已不凡矣。紹興七年。明堂恩奏。補將仕郎。十三年。安僖薨。王號慟哀。見者隕涕。有旨令秀州應辦。王傾囊以襄事。一毫不取于公家。十八年。授迪功郎。秀州華亭縣尉。邑苦多盜。王周行境內。以五家為甲。一家警盜。則四家應之。一家容姦。則四家同坐。盜無所容焉。有鹽鐵塘。自金山海口屬郡城。二百里而近。歲久淤塞。鹽運不通。王建議疏鑿。卒賴其利。齊國之喪。以承重解官。二十五年。調宣州司法參軍。既至。會常平糶事發。興獄。逮繫甚衆。守將案前政。王請寬假。守不聽。王曰。法固甚重。然官勅吏竄。則亡失者不可復得。若少假歲月。庶可償納。懲治未晚也。代者得以保全。尋為補足。有囚當死。王疑而爭之。守是獄。據觀望者。隨靡。王辯愈力。後加詳讞。罪止流役。咸方出。成道郡境。津險而梁。敵檄郡為梓。期會迫甚。郡以屬王。且行且謀。凡官地有林木。皆默識之。歷津梁。則度廣狹。材既周用。馳詣軍中。勞以牛酒。且告戚云。筏材已具。役民恐不及事。又非所習。若調軍士五百。繕治之。可立辦也。方既樂從。王臨視。僉士卒競勸。甫畢。而帥至。民不知役。守益歎服。三十年。孝宗自昔安郡。王為皇子。封建王。是冬。以舉主循從政。明年夏。添差兩浙西路提刑。司幹辦公事。未赴。特改宜義郎。尋添差通判。明州。十二年六月。孝宗受內禪。八月。除集英殿修撰。知台州。隆興元年十二月。以職事修舉。擢敷文閣待制。二年秋。潦暴漲。加以潮溢。亟遣舟濟溺者。水將入城。囊土塞門。補苴罅漏。水殆及女垣。不爾。則民幾為魚矣。細民多以蠶鹽抵罪。王深念之。諭巡尉使嚴。獲鹽則歸之官。而縱其人。獄訟為之衰息。而歲課自若也。以治行改知明州。充沿海制置使。敵再犯邊。嚴海道之備。傳檄不絕。驚讞誦。王命遊郵筒于遠郊。密受以入。民始晏然。乾道元年歲大歉。飢民屠至分處寺觀。發廩振救。多所全活。真里富國大商。死于城下。囊書巨萬。吏請沒入。王曰。遠人不幸至此。忍因為利乎。為具棺斂。屬其徒護喪以歸。明年。戎會致謝曰。吾國貴近亡沒。尚籍其家。今見中國仁政。不勝感慕。遂除籍沒之例矣。來者且言死商之家。盡捐所歸之貲。建三浮屠。繪王像以祈壽。島夷傳聞。無不感悅。至今其國人。以琛貢至。猶問王安否。六月。以獲海寇功。陞敷文閣直學士。二年冬。以邦人舉留再任。益思所以惠民者。定海有沈窳湖。豪右侵築民。失其利。開浚復舊。蓄泄以時。規模宏固。抵今賴之。又有茅碇。與慈谿接。定海居上流。早則足以溉灌。水則以慈谿為壑。紛爭久不定。王以帥事行。縣親視其宜。俾浚舊溝。溝成。兩邑皆利而爭者息矣。三年。秀王夫人寢疾。藥必親嘗。衣不解帶。既遣內艱。辭歸。絕而復蘇。盜米不入于口。喪行。邦人擁道送之。而色深墨。哀動行路。四方賻禮日至。自以俸餘。足以終大事。悉辭之。五年。服除。八月。再知明州。下車。謁先聖。廟瞻學宮。頹敝。大出緡錢。葺之。自大成殿。御書閣。稽古。明倫。二堂。以至齋舍。門廡。為之一新。增置書籍。月課諸生所習。以酒醴勸之。宗子不遵防檢者。俾入學舍。閉以規矩。與生員同。後多修飾。取科級者。于是相與立生祠于東序。制司水軍。舊屯于城外之江東。時得旨移定海軍于平江之許浦。王請于朝。謂定海控扼之衝。不可

撤備。移制司軍以實之。增葺舊營。度容萬竈。又造鎧甲器械甚備。蠶書喪焉。歸正揀汰軍士。來者無所歸。王為度地城隅。為屋數十楹。以處之。頃歲膠西大捷之後。海波不驚。而降者言。始謀本欲直犯吾境。或謂傳連結高麗者。上下疑之。王益治戰艦。嚴閱習。以張軍聲。遣郡人徐德榮。覘之。得要領以歸。遂寬東顧之憂。六年。陞學士。海寇葛明張甚。王以方略授將佐。每遇必勝。王曰。兵不可久也。遣人諭以逆順禍福。遂降。羅拜于庭。股栗莫敢仰視。王為卻兵。衛威嚴。以問始末。明感泣悔懼。願自效。又進其黨詰之。其脅從者縱使復業。寮屬謂明之罪不可貸。且恐其飽則歸去。王曰。既懷來之。反其錄以爲用。餘孽不足平也。奏請授以官。有以佚刑為言者。王復奏曰。誘之降而殺之。後日何以使人。遂補將校。又有倪德號倪郎。尤為難制。遣明禽捕。人尤危之。恐其合而為一也。明感恩盡力。德技窮。亦從招服。明年。王以此轉一官。願以分及將士。復請以德為裨將。自是賊之巢穴虛實。動息皆知。情見力屈。姦黨破散。海道一清。以王善撫二人而用之也。八年。陞顯謨閣學士。九年。陞龍圖閣學士。皆以郡人借寇之請也。歲饑。繼價翔踊。王曰。此富者閉糶而不嘗。官無一金之失。而行者又得其利。王之慮事周密類此。在郡前後十年。政向中和。寬猛相濟。平反死囚至數百人。嘗獲鑄銅者數輩。謂曰。汝欲希利而冒重禁耶。人與錢二萬。使易業。碎其器而書姓名于籍。後犯決不貸也。亦無敢再犯者。每曰。節用愛人。不易之道。與其苛取急征。以資妄用。孰若量入爲出。以求裕乎。不飾厨傳。不事包苴。鄰郡交餽。盡歸公帑。行之既久。沛然有餘。百廢具舉。敏不及民。以郡之西湖。為放生池。扁其堂曰廣生。列石于側。刻採捕之禁。待遇賓客。不為豪侈。而尊俎風流。恩意周洽。高公寄客。皆得其歡心。而不敢干以私也。自以久去松楸。屢求開選。雖優詔狎至。而歸志不回。淳熙元年十一月。始得請。除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去郡之日。貴賤盡釋。攀轅挽留。出境不絕。三年。積官至朝奉大夫。二月。換授安德軍節度使。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九月。加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九年九月。充明堂大禮橋道頓遞使。至是始見孝宗。天顏感動。清問款密。王性素謹。不敢以語人。又朝于德壽宮。高皇喜曰。久欲見卿。撫勞甚至。禮成加少保。封榮陽郡王。高皇曰。吾欲自見。篤睦之恩。賜以玉帶。十二年。充郊祀別亞廟獻。十四年。高宗登遐。王奔赴。見孝宗于素幄。龍輅啓塗。事大體重。詔充總護使。十五年六月。加少傅。八月。充明堂禮頓遞使。十六年二月。光宗龍飛。以皇伯加少師。紹興元年三月。詔入覲。加太保。嗣秀王。仍賜甲第于安僖祠堂之側。屢欲奉孝宗幸祠第。王力辭。憲聖慈烈皇后。賜水月園。堂曰瀛燕。亭曰玉林。湖州私第中。又有堂曰慶遠。園曰小隱。樓曰溪山。勝槩扁榜。皆三朝宸翰也。紹熙中。憲聖泊孝宗。光宗皆同中閣。屢嘗臨幸。光黃林壑。詔益其地。竝湖為複閣。有司既度材矣。王恐重費。縣官又固辭焉。每侍清燕之間。兩宮皆待以家人禮。王執禮愈恭。語不輕發。一日。孝宗宴私隆治。不覺前席。密問潛龍時事。王遜避良久。徐奏臣老矣。不復記省。問至再三。終不敢言。孝宗笑曰。何太謹也。然以此益加愛重。嘗召王及諸子。宴于北宮之靜齋。孝宗曰。近者元夕。簾鼓之聲不絕。斯民自得其樂。不欲禁止。然物戒太盛。為

之惕然。是夕不飲酒。僅啜一盃湯而已。大抵人君不可不事節省。若肆意所為。將何所不至。王對曰。陛下兢兢如此。雖堯舜無以過。自古人君。誠能不溺于宴安。則怠荒之念。何從而起。孝宗深然之。二年六月。判大宗正事。宗司任法太過。天族固賴以整肅。而頗虧親睦之意。王處以平恕。厲以廉恥。鮮犯令者。每言要當先教導。而後齊之。嘗建議別立宗學。月書季考。以教天下之宗子。請出餘祿。以助贍繼。又以減宮廟員闕之多。請復增數。以優之。事雖不行。識者趨之。三年六月。拜太師。五年。辭大宗正事。七月。主上登極。加皇伯祖。免奉朝請。九月。充明堂亞獻。詔加兩鎮。于是兼崇信軍節度使。十一月。充永阜陵殯宮禮儀使。慶元元年。以復士拜中書令。王以曠典五辭。御筆答曰。遜避莫回。勉從所請。而別議褒崇之禮。乃詔贊拜不名。嘉泰改元。賜第為火災延燔。乞還湖州故居守園。二年。春。趣召賜肩輿至殿門。令子孫扶掖。命有司復營舊邸。四月。王丐歸。九月。癸亥。薨于正寢。遺奏計聞。上震悼輟視朝三日。贈加厚。賜棺含。以蟬冠朝服。斂。遣內侍押班。左武大夫保康軍承宣使吳思忠等五人護喪。設祭之文甚寵。曰。藝祖造邦。源深流長。子孫繩繩。百世其昌。巖巖秀邸。不顯其光。積久愈厚。篤生賢王。濯濯祥麟。玉質金相。允文孝宗。則友其兄。召孫維垣。賜第于京。迺分茅社。于彼榮陽。赤旂金節。絢爛絳章。文考念功。曰。篤不忘。建祠秀園。舊履是荒。太師維垣。衰衣煌煌。爰暨沖人。應龍初翔。宜力百為。調娛多方。予嘉乃勳。臚句不名。紫微是令。遜避勿違。貴極愈謙。年蓋益壯。踰七望八。熾昌壽域。子侍孫攜。蟬冕相望。王比來朝。精神方強。謂當百年。鎮此宗盟。不遠伊邇。降此弗祥。維大父行。生死哀榮。王實無憾。典刑云亡。絳辭往奠。寄哀一觴。又遣太常博士錢易直等。執祭于都門外。文曰。我伯祖父。標的宗英。奉釐列邸。隱然維城。天胡忍予。殲此老成。爰飭邦典。命使以行。遙致奠。以資泉局。爰以量幣。清酌齊牲。黍盛庶品。用薦哀誠。十一月。癸卯。諸孤奉王之喪。葬于烏程縣永新鄉成山之原。王娶安德帝姬之女信安郡主宋氏。父保慶軍承宣使尉馬都尉邦光。實徽宗皇帝外孫也。封衛國夫人。先二十四年薨。追贈齊魏國夫人。夙有懿德。範德淑賢。用肥王家。子男十人。長師夔。興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以王之襄奉哀毀。而薨。贈少師。追封新安郡王。諡恭榮。次師稷。揆。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兼秀安信王園令。次師垂。定江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次師稷。蚤亡。次師高。深州防禦使。提舉佑神觀。先五年卒。贈昭慶軍節度使。追封信國公。次師禹。慶遠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次師阜。保慶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次師岳。朝奉郎。新權發遣通判州軍州事。次師彌。奉議郎。提舉佑神觀。次師阜。保慶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次師岳。朝奉郎。新權發遣通判州軍州事。次師彌。奉議郎。添差通判嘉興軍府事。次師貢。宣教郎。添差通判廣德軍府事。師岳。師彌。師貢。俱得旨除直秘閣。未拜。女三人。長嘉興縣主。適故朝議大夫直秘閣知新州軍州事鄭嗣宗。蚤亡。次永嘉郡主。適故宣教郎添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張似績。次新安郡主。適朝奉郎直秘閣新權發遣高郵軍府事史彌堅。孫男二十四人。希道。朝散郎。新權發遣嚴州軍州事希明。承議郎。新權發遣黃州軍州事希遠。通直郎。添差通判慶元軍府事。希德。通直郎。添差通判衢州軍州事。希永。武翼郎。特添差兩浙西路兵馬鈐轄湖州駐劄。希顏。故儒林郎。紹興府上虞縣主簿。希行。故將仕郎。希古。武翼郎。特差行在點檢軍激賞酒庫所幹辦公事。希純。奉議郎。添差通判衢州軍州事。希閔。右千牛衛將軍。權主奉安信王祠事。希忱。右千牛衛將軍。希詒。太

子右監門率府率。權充秀安信王園令。希愷。忠翊郎。特添差兩浙西路兵馬副都監。嘉興府駐劄。希榮。承事郎。新差監臨安府糧料院。希謨。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希呂。忠翊郎。希愷。成忠郎。希復。忠翊郎。希邛。承事郎。餘五人未賜名。補官。孫女十人。長永康縣主。適通直郎。知江陰軍江陰縣事。胡元卿。次。適承務郎。特添差嚴州兩浙轉運司造船場。范莘。次。適保義郎。新差幹辦御前中佐軍頭。引見司吳璞。次。適從仕郎。特添差婺州觀察。推官林燮。次。適承事郎。特添差通判嘉興軍府事。韓杞。次。適承郎。新節差幹辦御前中佐軍頭。引見司吳珙。餘未行。曾孫九人。未賜名。補官。曾孫女十五人。長適文林郎。特改添差婺州觀察。推官沈煜。餘尙幼。嗚呼。杜甫謂汝陽王為真天人。鑰謂崇王天人。其生也秀。王夫人夢彩。仗傳呼。導朱袍。而冕者。直至彭所。奏鈞天之樂。既覺。聲猶在耳。免乳之際。香霧滿室。終日方散。及為安信卜宅兆。衝哀走數百里。惟鳥程之善山最佳。卜之而食。然念力不能致。裴回其處。一叟忽前。曰。官豈姓趙而欲求葬地乎。王矍然。曰。汝何以知之。叟曰。嘗夢神告我矣。指所卜之地。以售。今寢園是也。方承郡時。居湖心。僧舍。夢有形狀。瘳異而繡衣者。乘小舟環繞數四。詞問之。則曰。公他日當為地主。故巡護爾。既為守。又嘗夢其人。言有召公者。過小橋。人之憔悴與支體不具者。紛紛求拯。援甚哀。尋見所召者。曰。適所見得無動心乎。此曹久不安居。願庇之。唯而覺。莫知何故。後出郊。過一橋。恍如夢所見。而道旁藁葬。數有暴露者。王悟曰。神豈以是望我耶。悉為掩瘞之。晚嘗率鄉人禱雨。道士伏章。王盛服端立。左右見。岬岬久之。瞑而不語。頃之。語人曰。適覺神遊帝所。以閱雨告。帝既許我矣。翌日膏雨如注。闔境告足。翰林學士洪公邁。載于夷堅志。尤詳神異之事。因為難言。如王之交于神。皆明白。而又有驗于後。故屬橫之日。起處如平時。夜尙觀書。甫二鼓。始覺體中有異。集子孫告之。曰。時至矣。了無但化。殆仙去矣。嗚呼。王真天人也。王風姿秀挺。襟度粹夷。忠孝誠篤。恭儉謙勤。皆其天分。加以好學善持論。春秋二丁。必具盛饌。祭先聖于家塾。率子孫拜之。四十年未嘗廢。每曰。熟讀論語一書。平生受用不盡。又喜誦孟子。間舉二書之疑。與客反覆論辯。又撫其旨。而為言曰。食色雖重。禮義以安之。富貴可求。非道則不處。又旁取釋老二家。而為之說曰。愛欲煩惱。對治法門。又曰。願有情皆得度。無情保長生。書之坐隅。以自警。嘗有方外之士。書廣大慈悲方便忍辱八字。以獻其徒。復為之辭。幾數百言。王書其旁。曰。廣大聖之事也。慈悲仁之用也。方便智之功也。忍辱謙之德也。旨要在此。奚俟多言。其人愕而退。蓋其所存者如此。喜玩法書。字畫溫秀。如其為人。賦詠賡酬。愈出愈新。多記詩詞。筆端富麗。甚高。皆其餘事。居閒則以此自娛也。寬厚有餘。事秀王夫人尤謹。迎養在官。退食娛侍。夫人必勉以恕。服膺慈訓。不嚴而治。未嘗案一寮屬。作尉時。有部使者責以躬督人舟。王無難色。使者見王徒步。亦悔之。後其子將丞屬邑。久之不敢進。王趣之。且曰。何待我之淺也。終為刻奏。丞至。感泣。燕居自怡。申申天天。無疾言遽色。侍側勝冠者衆。童叟紛如也。皆假之色辭。第戒以謹守。儒素。下至戚。獲未嘗怒辱之。不以貴盛自居。嘗見丞相魏文節公于山間。先屏驕。及門下車。趨就賓廡。吳興太守旦日拜表。僅畢。而謁已入矣。賓客至前。少賤亦為之加禮。總角明游。雖寒左。皆能記憶。至錄其小字。以示不忘。鄉人為真率之集。以勢位遠絕。不敢有請。王曰。非所聞也。竟與之周旋。自奉至薄。食不重味。器不華飾。衾襦用

布浣濯緜不棄也。買屋而居。稍加葺治。詹事王公十朋爲守。歎曰。某起書生。築屋尙窮。事力意邸第必極輪奐之美。今見之。使人媿歎。親舊之貧者。月有廩給。嫁娶病故。隨高下濟之。雨雪日久。則令人走閭里。賑施嬰孩遺棄。則募乳者收育之。蓋用之以義者。則所不吝也。鑰父子兄弟出入王門。晚預班綴。時得進拜。香撫有如焉。王在朝端。山立玉色。貂蟬寶帶。進止有度。照映班列。固已增重朝廷。紹熙末年。往來兩宮。調處密勿。若不動聲色。而外廷屬目。倚王以爲重。造都從容。多有獻替。一語不露于人。或有以傳聞求質者。但曰無之。故莫得聞焉。此論所親見者。兼直禁林。王之加恩兩鎮。拜中令三制。皆忝視草。迨丐外而歸。隨署中訪別于官舍。屏居海角。不敢以姓名入脩門。王賜之書。且致酒餼之饋。若施于敵己者。銘于心。不敢忘也。王之計開。識不識皆有疹瘁之痛。惟明之人。去思最深。至流涕相弔。葬既不及。爲執紼之役。亟走五詩。以寓哀挽之私。王之諸子。自少保而下。遠寄事實。俾狀王之行。將以求墓隧之碑。鑰不佞。竊惟王之抱負。非淺陋者。所能究識。爰自建節之後。富貴逼人。名位日尊。而所蘊自是無由表見于外。人但見其養威重。保明哲而已。盛德全美。細事不必書。王自少涉歷至多。克勤小物。持循有素。故能善始以終。爲一代宗工重臣。正以平時踐履積而至此。故亦不得而略也。敢具列之。告于太史氏。以備採擇。謹狀。

攻媿集卷八十七

行狀

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魯國公致仕贈太師王公行狀

曾祖本累贈太師魯國公妣陳氏贈魯國夫人。祖登。故任承議郎。累贈太師魏國公妣陳氏贈魏國夫人。父師德。故任宣義郎。累贈太師楚國公妣時氏。封魏國太夫人。本貫婺州金華縣大雲鄉安期里。王公諱淮。字季海。年六十有四狀。王氏系出太原。五季避地至婺。居義烏之鳳林。後徙金華。遂占名數。八世爲儒。至魯公。守道自晦。始開家塾。延名士以訓子孫。政和二年。魏公以科第起家。知潭州湘潭縣。是生四子。次曰師心。繼踵世科。仕爲吏部尚書。終顯謨閣學士。其幼即楚公也。個儻有大志。義風爲鄉里所敬。故翰林學士何公溥志其墓。公生于靖康元年六月七日。幼穎悟。粹溫凝遠。寡言正色。顧瞻步趨。率有節度。力學善屬文。紹興十五年。由漕薦進士科。調左迪功郎台州臨海縣尉。郡守蕭公振一見。即以公輔期之。郡事多委公裁決。捕盜應格不就。二十三年。秩滿。循左從政郎。蕭公帥蜀。辟以自隨。已而召還。諸公爭欲羅致。公曰。受蕭公深知。故奉

親爲萬里行。詎爲利祿計耶。既歸。授國子監書庫官。改主管吏部架閣文字。二十七年。爲省試點檢試卷官。知舉湯公鵬舉薦。除樞密院編修官。冬。兼檢詳諸房文字。二十八年。改左宣教郎。八月。爲秘書省校書郎。二十九年。兼吳王益王府教授。既入館。屏遠人事。益讀未見書。假休亦入。抵暮始歸。一時名臣汪公應辰。史公浩。虞公允文。陳公俊卿。劉公珙。雅相器重。三十年。再考省試。知舉朱公倬。尤知公。詔舉臺察。薦公及史。與劉。四人。四月。擢監察御史。六月。遷右正言。首論大臣。勿假以權。刑賞黜陟之柄。一聽于上。使號令括囊爲智。以引去爲高。願陛下正朝廷。以正百官。體貌大臣。勿假以權。刑賞黜陟之柄。一聽于上。使號令無紛更。官吏無數易。則其他將不革而自去。上欣然嘉納。公自以不世之遇。論事益切。其大者論時宰初無素望。偶中科目。權臣引之要途。致位公宰。竊弄威權。動循覆轍。假封駁以行其意。嫉風憲以沮其言。既罷政。又論其補黨營私。懷設迷國。竟購其職。又論大將劉寶之在鎮。江私殖貨財。陰交權倖。方命培克之罪。而罷之。此外遇事必言。言之必盡。時高宗更化之初。輿滯補弊。公所言無非經綸要務。嘗謂道揆正于上。則法守明于下。乃者。用事之臣。持己私以專國柄。四方奏請。有送部勘當。看詳措置之類。當處以無心。總要聽成。以詔廢置而已。今乃均是事。而有前批後批之殊。同是法。而有元降續降之別。情法不相當。則云更合取自朝廷指揮。自知無法可行。則云如朝廷特降指揮于本部。成法即無所礙。變舊章而惑觀聽。有司失其守。而名實亂矣。欲望明詔大臣。令各以成法來上。盡去宿弊。或依違遷就。則坐以違制。御筆令三省六曹遵守。此實公之相業也。眷遇日隆。且將大用。三十一年正月。轉左奉議郎。四月。丁楚國憂。上聞之。惻然。因諫議大夫何公溥入對。就令傳旨慰問。願有金縢之賜。隆興元年。服除。孝宗勵精政事。妙選部使者。是冬。除直敷文閣。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除科曠之宿弊。洗滯訟之冤枉。治最上聞。乾道改元。召赴行在。陳責難之說。必欲致君子堯舜。又奏監司郡守數易。及內治外治之策。尤詳。上皆賞歎。且曰。卿居言責。有補治體。四月。除秘書少監。又以公端厚誠懇。五月。兼皇子恭王府直講。六月。兼御史院編修官。未幾。皇孫降生。中乞檢照典故。有沮之者。與外任。三年閏七月。轉左承議郎。十二月。起知江州。四年。奏事改建寧府。仍舊職。對祥曦殿。陳擇將。備器。簡兵。足食。四事。又言差役。關征賦籍。權酷水旱。義倉典獄。御軍之要。既赴鎮。人熟公仁厚。炷香以迎。莅政尤以慈祥清簡。崇風教。務節儉爲先。明年。就遷轉運副使。尋有召命。言者尼之。公亦力辭而止。始建谿用浮梁。潦水則撤去。行者告病。公命以石爲之。既去而橋成。榜曰平政。生爲立祠。八月。轉左朝奉郎。六年六月。改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人奏閩中利病。及建劍汀邵上供銀。悉施行之。奏事畢。上令一至東宮。皇太子以師儒之重。加以拜禮。公于詳讞之際。尤切哀矜。直欲使無一人之獄。又切戒豫借折帛之擾。冬。轉左朝散郎。七年。天申節。上壽。奏浙右水災。欲令許浦水軍。往疏鑿之。役。又言州郡任情。或以輕罪編置。失太宗奉法除姦之戒。賜田之家。或取民間已佃之田。所當禁止。縣之推吏。當行重祿。盜販權貨。配隸加詳。上曰。議論切當。朕所簡注。八年十一月。除太常少卿。十二月。兼權中書舍人。九年閏正月。兼權吏部侍郎。二月。兼太子左庶子。四月。兼權直學士院。七月。除中書舍人。仍兼直學士院。論軍興以來。上下相沿。事于機速。則先施行而後書押。朝臣除授。亦有先次供職者。望申舊制。正

教子未行，使天下不見其過。九月，兼侍講。十二月，兼太子詹事。轉左朝請郎。封東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淳熙元年，陳覺民非隨龍而援例轉兩官，龍大淵已致仕而越例求恩，數執政罪罷而猶除資政殿，皆封還之。訓詞深厚，得王言之體。十二月，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依舊太子詹事。二年，知禮部貢舉。上俾擇文學行誼之士，薦鄭伯熊、李燾、程叔達三人，皆被進擢。張說罷樞密，除太尉。在京宮觀，力陳其不可。竟事外祠。三月，以東宮講易徹章，轉奉天大夫。四月，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公在禁林，晝夜對，退不以語家人。無得而傳焉。閏九月，除端明殿學士兼樞密院事。進爵開國伯。公懇辭，上謂卿存心至誠，學有淵源，及倚用之意，且戒以推誠待遇，將帥同濟國事。有曰：人臣須是徇公，不當邀權。古人有願公無權之說。又嘗曰：樞密每事詳審，有未合法度處，必將上理會。甚善。朕亦從容多暇，又稱遇事無私，詳練謹密。深賴協濟。四川制置使范成大奏郭鈞取衆無術，幾致生變，命龍勇體究。上曰：成大所陳，則鈞之罪大。郭勇條奏亦有不然者。公奏勇謂其留心軍務，但繩治弛墮甚嚴，乃是稱其所長。然謂僻于自用，剋剝侵漁，勢不可復留。因薦可代者六人。又奏江西捕茶寇，眞是有功行賞太濫，卻須核實。此皆大節目也。其他應酬邊事，如湖北之夷人占城之劫掠，皆因事制宜，隨即帖息。高宗慶壽，奉上尊號，爲家寶官。進爵東陽郡開國侯。三年，申議使湯邦彥使回，上怒令人無禮，公奏天下爲度，惟當講自治之策，以待之。四月，國史日麻書成，轉朝散大夫。八月，授中大夫，除同知樞密院事。上又稱公盡公無私，裨益爲多。簽書樞密院事趙公雄留身奏事，上又語之曰：王某難得，卿宜同寅協恭，僭人姚明敷已就禽，而李逢原擅入多殺文州蕃部，漸就安業。而李昌祖誘殺降人，公皆謂不足爲武，徒傷好生之德。上皆令體究實罰。上言中宮躬儉誠信，太子溫恭儉薄，本朝后妃多賢，朕自以爲幸。所少者則是功業未成。公奏功業雖中主可成，齊家治國，非上聖莫能及。上曰：然德行爲本，功業次之。嘗宣諭十年來，欲令宰執進呈，將待旨文字，再具熟狀，進入。朕再行審閱批出，然後施行。既免專擅之嫌，且無遷令之患。參知政事李公彥穎奏曰：此光武以吏事責三公之道也。公奏唐制宰相奏事，止是口奏曲折，或賜茶而退，即作聖旨施行。國初范質等係前代舊人，懷不自安。始日具事日進呈，退就殿廡批旨，然後上馬。今若再經審閱，然後付外，則事無過舉，人無可議。亦保全大臣之一端也。翌日，又命進擬，仍注鄉貫于臣寮姓名之下。公謂除授當論賢否，不事形迹。誠賢耶，不敢以鄉曲故傷而廢。苟曰非才，亦不當以己私而庇之。上曰：善。郊祀充儀仗使，禮成，進爵開國公。四年六月，除參知政事。時宰席久虛，公與李公同行相事。五年三月，知樞密院事。十月，拜大中大夫。樞密使公在右府，憂邊思職，約束諸軍，擅差白身人任職事，揀汰筋力未衰，屯駐離軍人，改陞等爲合入差遣。禁黎州所部邀功生事，撫存草山招到作過人，措置歸正，添差員闕，及冒名承代之弊。安邊鄙以懷遠人，動中機會。江西賴文政、柳寇陳峒、李接之變，淮陰劫寇等，公應酬羽書，號令賞罰，明審平當。上亦稱其毫釐不差。又嘗願簽書樞密院事。錢公良臣曰：王某臨事至公，遇事不會放下。卿宜協贊。又曰：向來大臣不知兵，所以用兵多無成功。今卿等究心軍務，朕復何憂。錢公亦語公曰：近郭棣嘗云：蒙宣諭王樞使，在西府數年，不曾錯了一事。六年四月，日麻書成，轉通議大夫。八月，會要書成，轉通奉大夫。九月，明堂充禮

儀使，或請主兵官置視軍者，宰執謂主帥不可無此。如韓世忠背嵬卒能成功，上欲令三衛建康主帥相度開奏。公獨曰：若令主帥相度，孰不願置此軍，恐內有肘腋之虞。外有尾大不掉之患。世忠等輩當艱日握兵于外，置背嵬等軍以募死士，今無事而置此，他軍必謂主帥自有私人，不肯爲用。又請受賞給，勢須加厚，怨望日生。萬一有警，使之擇勇，敢出死力，亦何不可。上曰：卿任腹心之寄，長慮卻顧如此，眞善謀者也。嘗論立賢無方，而或言閩人不可用者，公謂固有章子厚、呂惠卿、蔡卞，然曾公亮、蘇頌、蔡襄、陳襄，亦閩人也。江浙固多名臣，亦有王欽若、丁謂輩。願人主所以用之如何。爾上極以爲然。七年八月，詔公今後垂拱殿及後殿奏事，竝免宣名，賜宴隱秀。上曰：朕比來臨事未嘗苟且，近欲按軍法誅成光延等，王樞使言平常寇賞格比北寇戰功減半，議罰亦宜如此。朕釋然而悟，稱獎久之。公復奏曰：敗軍之將，罪固當戮。聖恩溥博，遂從寬宥。臣何力之有。十二月，四朝正史書成，進正議大夫。食邑實封滿萬戶。封信國公。公執政累年，謹守成憲，執內降之難行者。張說之子薦以水教溺士卒，獲官封還，復詔命。至于再三，乃止。守邊統兵之官，各當其才。孝宗明見萬里，公區處軍務，率皆合宜。眷益厚。公歸美君上，無一毫矜伐之色。人望愈歸之。八年九月，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授光祿大夫，封福國公。累月亢旱，至是大雨霑足，人心閭釋。公奏事力辭，上曰：卿直道自將，知無不言，朕所信用。卿而不宜，尙誰宜者。又曰：卿等朕所倚信，當盡言無憚。公對曰：有君如此，苟爲緘默，豈不辜任用之意。右丞相趙公雄罷政，朝中蜀士率有去意。公曰：若幸臣一出，而引用之人，相隨以去，是激之使爲黨也。皆以次進，遂于是始按堵矣。大拜之初，好進者蟻附，踰月無所更易。或問之，公曰：此正奔競之秋，若驟爾陸驟，非惟有駭觀瞻，尤非平日所喜也。早勢既廣，力贊荒政，起李椿于休致，以次對帥長沙，知南康，朱熹擢浙東提舉，以爲郡國之倡。兩路出粟，專濟邊郡，歸正之闕食者，借貸二麥種子，戒飭檢視，官司甚嚴。孝宗選從臣，皆出獨斷。版曹闕貳，俾公擇才。因薦曾逮、周嗣武，皆從之。尤見責任之意。公爲閩漕時，侍御史李處全嘗論公召命，至是公謂處全久閒，若不錄用，將有私憾之嫌。奏起知處州。同列皆服公之仁。朝士有論朋黨始聞五鬼七鴉之目者，上以爲問。公曰：此乃不得志者所爲，示之以靜，則無事矣。金使魏正吉朝見，執書未進，公諭以禮而正吉却行，欲退。公即奏請皇帝還宮，降旨別日引令館伴議之。次日，卒如儀而去。樞密副都承旨王抃竊弄威柄，招權納賄，軍機邊事，輒用白劄子徑作得旨行下。朝廷又不預知，士論籍籍無敢斥言公憂之已久。至此頗甚。造膝極陳，上始爲之動色。既而欣然開納曰：非卿盡言，朕不聞此。當爲卿斥之後數日，上又及之。公奏近習弄權，人主鮮不以此受誘。一旦斥去，中外無不服陛下之明斷。既而宜諭欲改用文臣，公曰：救弊之初，當有以新天下之耳目，力薦蕭燧以待制爲之上。嘗論丞相直諒無隱，君臣之間，正欲如此。今後有合處分事，只與丞相議之。上曰：朕欲獎用直言，以起治道，而好名之士，至于以虛爲實，毀譽亂眞，豈朕所望。公曰：誠有此病，然不可因噎廢食。必欲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非獎用忠言不能濟也。會章穎輪對，上以爲言涉沾激，全無根蒂。自王簡以言進用，一傳而爲劉堯夫。此後如周洎、鄭建德輩，安肆臆說，相師成風。不少示以好惡，則此風遂扇。而章穎又有甚焉。欲批與外任，以卿前奏，故留至今。公奏頃以象緯失度，陞

公神宇秀整，雅有丰度，清虛粹夷，望之自是風塵表物。加以問學邃深，詞藻瞻麗，蚤步清要，輿望已屬。中雖遭迥，晚乃際遇孝宗皇帝，以不世出之資，直欲鞭笞四夷，以遂大有為之志。一時進用，多趨事赴功之人。清熙以來，益務內治，選任儒雅，厚重經遠好謀之士，而公為之稱首。君臣相遇，千載一時。國家左右相之下，則有參知政事、右府，則有使知樞密院、同知簽書、凡七府、公獨遍歷，以至端揆，近所未有也。孝宗聰明果斷，臨照百官，公以寬厚精深，調娛萬務，守法度，行故事，大綱小紀，持守無失。取人才，則先器識，治民事則務優容，理財則不為苛急，論兵則尤極周密，賞不遺勞，而裁其濫，刑必當罪，而歸于寬。中外之官，各當其職，方內又安。君相儆戒，上無驕盈之迹，下無危溢之憂。至今言治者，必稱清熙之際焉。天資謙謹，輔贊彌縫，而藏諸用者，外人不得而見，其所薦進，能盡其才，而避遠名迹，若不自己出。蓋有受恩而不自知者，沖澹寡欲，自奉至薄，食不重味，衣至十年不易，素不喜酒，外物一無所好，屏絕聲色之奉，一意篤學，聚書數萬卷，無所不觀，雖機務叢委，退坐靜室，飲食亦不釋卷，夜則使子弟讀而聽之，制誥尤有體要。一時文學之士，皆出衡鑑。上選詞臣，必以密訪之，有詩文制草奏議四十卷藏于家，聚族餘百口，上奉慈親，既極其誠敬，友愛諸弟，任子恩先以及之，撫息遺孤，居無惰容，家人不見喜愠之色，不治生產，門無雜賓，功若左遷者，公奏議禮之地，最當擇人，而近歲乃以序遷，臣所以為此者，欲重其選也。館何足以當之，有以見公知遇之深，雖以私諱不反就職，至今不敢忘。公之薨，一紀，館之投閒亦久矣，樞等以行狀為屬，將以

攻媿集卷八十八

行狀

數文閣學士宜奉大夫致仕贈特進汪公行狀
曾祖元吉，不仕。妣何氏。

祖洙，皇明州助教，累贈正奉大夫。妣陳氏，累贈太碩人。父思溫，皇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累贈少師。妣王氏，封恭人，累贈越國夫人。

本貫慶元府鄞縣武康鄉沿江里。汪大猷字仲嘉，年八十有一狀。

惟汪氏派出黃帝，得姓尚矣。然自歷代以至本朝，未嘗有一顯者。宣城、鄱陽、上饒、四明諸郡，大率皆出于新安英濟王。廟食千載，後裔繁衍，官路相遇，多講宗盟。祐陵時，大司成澥以善儒名，翰林學士藻以文奇，顯嘗謝司成薦舉，止用張衡思。玄賦汪氏龍魚及檀弓童汪跽事，且曰：遙遙諸牒之相傳，沒沒衣冠之不振，雖更魏晉之遠，莫刷崔盧之間，槩可知矣。丞相伯彥，首相高宗，遂為佐命之臣，紹興間簽書樞密院事，勃樞密使，俱至大位。子孫官達相踵，端明殿學士尚書應辰，以重名崛起，雖不至公輔，而道誼風烈，足為一世師表。此其尤盛者也。公以文昌舊臣，歷仕四朝，康寧耆艾，獨殿諸老，抑其次焉。今汪氏所在衆多。

幾如王謝家。豈族姓盛衰亦有待于時耶。公之曾祖處約而有士君子之行。受知范文正公。王荆公。正奉為鄉先生。文行流傳。沾丐後學。少師紹興初為太府少卿。兩浙漕使。風誼尤高。摺紳推重。生四子。公其仲也。始越國方振公之從伯父。夢應真受生于叔父吏部鄞縣丞之官舍。生而岐嶷。骨相穎異。四歲誦孝經。能對客問。學中所講論語孟子。輒述口義以示同舍。一日千里。儕輩皆畏之。紹興七年。以少師遇宗祀。補將仕郎。調右迪功郎。衢州江山縣尉。公漸漬義方。曉暢吏道。若老于州縣者。所部百人。默識姓名。及幹力之優劣。輒得其用。分鄉警捕。境內肅然。鈎考滯訟。斷之以理。歲在甲子。洪水稽天。發廩為粥。以食避水者。又取鹽商大舟救之。存活為多。時方申兼經之制。以嘗試南宮。公餘肄業。再薦漕臺。遂中十五年進士乙科。秩滿。闕左從事郎。為婺州金華縣丞。處事益明。期限必信。文引可以質錢。至有以潤其屋者。豪民陸氏析產鬪訟。案牘紛積。公詰其要。謂祖屋枕山。長兄據其前。而使諸弟由山後以出。公曰。此最其不平者。按圖更分。已得要領。又訴義遜及瞻。瞻姑之厚。公曰。爾父兄同力起家。義遜有法。奉先家。嫁諸姑。豈得不厚。一婦以乘錢買田。託以嫁資。公考婦家戶籍。不滿半頃。復取均之。且諗之曰。若送所司。一門無全人。至親不復可相見。汝家破矣。命講長幼之禮。歎服而退。時戶部侍郎李公椿年建議行經界。選公為龍游縣覆實官。約束嚴峻。已量之田。隱藏畝步。不以多寡。率至黥配。盛氣臨人。無敢忤者。公獨曰。愚民不識弓步。不善度量。若田少而所供反多。須使之首復乃可。並行李公問當何如。公曰。凡有不實。許其自陳。俟驗實與改正。悉皆施行。受賜者已不知其幾。既至躬行阡陌。唱弓量之。則已默計其廣袤之實。吏連籌久之。無毫釐差。觀者以為神。凡事俱有方略。邑人鼓舞。旁縣皆取為法。事畢。躬納圖帳。李公又欲以十保合為一圖。仍與鄰都犬牙相入。公曰。一保之圖。用紙二百番。已無地可展。又從而十之。不惟不能圖畫。亦安所用之。徒重勞費。無益于經界也。由是諸郡俱免催科辦事。談笑而了。不失忠厚。二十年。丁越國憂。星奔哀毀。悲動行路。服除。為嚴州建德縣丞。二十四年。饑民嗷聚。熾甚。守禦調度。多出規畫。以訖無事。分都賑給。衆中指一夫詰曰。是某都某人也。蓋居兩都之間。而冒請者。械繫于前。餘多引去。事已徐釋之。又嘗遷薦。辭受輸。皆人所難能。明年。用舉者改官。教郎。知平江府崑山縣。旋遭外艱。既造朝。有達官使獻生財之說。將用以為薦。公曰。財不可生也。生財者。必害于民。寧甘心寸進耳。遂謝之。差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所幹辦公事。金亮犯邊。饋饗王師。高宗巡幸。供億百出。公佐其長以辦。羣工扈從咸知公名。三十二年。賜緋魚袋。改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文書盈几。目不給視。公問摘一二。無不切中。老吏驚歎。謂未有也。或言榷貨務左藏庫有羨儲。朝旨以諉公。躬自檢校。得其實。以對。隆興二年四月。參政錢簡肅公宣諭淮東。辟為幹辦公事。九月。改充參議官。內禱幕府。外按邊陲。海。泗。唐。鄧之蕪錢。公執以為不可。公亦贊之。雖不得盡行。終免倉猝之變者。宣諭司之力也。遷大宗正丞。乾道元年。兼吏部郎官。主管侍郎。左選。又兼戶部右曹。有蜀士理和羅酬。吏必欲以小節取會。公曰。在法有旁照。可驗。許比類而行。即取其同類者。併上之。省吏沮抑尤急。公力爭之。自是始為定例。六月。輪對。錢公先薦于上。乞與之言。察其人物。公奏總覈名實。責任臣下。因才而任。毋違所長。量能授官。毋拘流品。又乞表薦宗子。隨事錄用。上注目久之。謂輔臣

曰。疏通詳雅有議論。今日有用之才也。除禮部員外郎。公自登第。嘗習宏辭科。應用之文。足以行意。在州縣時。守將多委以箋奏。南宮名表一出。士林誦之。此外無他職務。同列言于廟堂。謂公撥繁治劇有餘。而清簡太甚。丞相洪文惠公以此論公。七月。遂兼吏部侍郎。右選。九月。除吏部郎官。主管尚書左選。莊文太子初建東宮。妙選僚寮。是月以公兼太子左諭德。太子侍講。兩日一講。孟子多寓規戒。莊文深所欽重。嘗出龍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論宮僚同賦。既退。公謂同列曰。燕既不預。無以措辭。若出于御製。或儲禁為之。猶可。庶和。鄭衛之音。近習為倡。非講讀官所當預也。白于太子而止。二年。為省試參詳官。參政林公安宅以戶筮同知貢舉。就除諫議大夫。自言去場屋久。以考校事屬公。公為之協心焉。訖事。日欲邀公議。辭不往。林既罷。政獨免于評議。六月。除秘書少監。高宗聖政書成。進讀于紫宸殿。德壽宮。道山清高。領袖名士。職當修神宗以來會要。而曠歲不舉。深懼典故散逸。率屬分纂。上聞之。為置局命宰臣提舉。書奏五朝之大典。始備。金國來賀。四年。正旦。借吏部尚書為接送伴使。上閱語錄。見公敏于酬對。處事有體。滋嚮之。尋兼權刑部侍郎。六月。兼崇政殿說書。八月。兼權給事中。孝宗厲精民事。訪問不倦。宿直玉堂。夜宣對。選德殿。賜坐。從容導公使言。時欲遣寮官決獄畿邑。公奏使果有滯囚。亦且先決。遣事體太重。徒接諸縣。必又甚于監司之臨按。不得不謹于始。遂改命通判以行。公首以一言移主意。自爾每遇夜對。上多訪以時事。嘗曰。卿為侍從。天下之事。無所不當論。朕每厭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正欲知朝政闕失。民情利病。苟有所聞。可極論之。公悉進所欲陳者。奏對明白。曲盡情偽。上多贊聽而行之。其造卸啓沃之際。若講義進故事。論治道之要。具有遺編。亦或削藁。而不傳。惟見于事功之實者。謹書之。以池饒信建水災。乞用澶州劉渙收買耕牛之法。令州郡廣收糴。以備賑糶。論役法。則陳一鄉通差物力均差均錢。雇人官戶例減限田之詳。又別白里正則專主煙火盜賊者。長壯丁則催科承引。今取者長雇直撥入經總制司。竝緣法意。里正承役之初。抑使兼充役者。受害為甚。至死必爭。又乞改定役法。未可輕變。廣求衆議。而後可。必須遲以歲月。若欲寬其困苦。當先嚴禁誅求。又論亭戶不充役次。以贖折稅。或有未嘗親熬。疲之勞。居近場監貨錢。取息射利為厚。且三公尚有限田。而此曹獨無定數。反受官戶隱密。又均和買于編民。欲將家產及二等以上。依官戶充役。又論給賜動舊近戚。以田一得指揮。豪奪占據。築點者。妄指官之籍沒。民之戶絕者。以為獻。藉勢陵轅州縣。至不能誰何。寧忍惠及一家。而使人重罹其苦。自今惟當錫以金帛。使自求之。又論籍沒財產。止可行于強盜囊橐。官吏犯賊之人。然朝為富室。暮為窮民。流離凍餒。已自可矣。至有倉庫綱運。負陷官錢。而致破家者。宜有以處。此欲應以欠負拘產。不在給賜出賣之數。計其租入。償欠既足。則以給還。使復故業。以至廢鄉村。私立稅鋪。罷官監酒坊。及陳萬戶酒之策。嘗因輪對論銅器之害。則曰。產銅之地。不發浸銅之水。漸涸。鼓鑄重費。楮券弊深。洩于邊境。而法不嚴。壞為器用。而官不問。若立用銅之罪。重于銷銅之人。居官而使人為器用者。坐以贓私罪。則法乃可行。論捕酒之害。則曰。民戶遭劫盜者。猶有官司可告。盜既不敢肆毒。鄰里亦得救應。今捕酒者。空人之家。鄰里至前。則誣以拒捕。官司不復明白。則是捕酒之暴。甚于劫盜也。殺人者。罪止一身。而老幼自若。今一遇捕酒。舉家拘繫。非

法受苦則是犯酒之罪。重于殺人也。大率公之論事。皆深切著明。考究詳備。玉音嘉獎。嘗曰。卿前後所言。皆今日可行之事。臣僚所未及。一一付外。雖離有不同。不盡見諸施用。亦有遠著之甲令者。五年再為。詳官四月。除權刑部侍郎。兼侍講。職于秋官。二年。孝宗垂意刑章。哀於庶獄。公乞重修法令。謂中興之初。首立詳定一司。自建炎四年六月以前。著為紹興法。今四十年。多編集監學。舉常平茶鹽等一司之法。而一代條章。因革損益。迄無成書。敕局官多吏繁。律優賞厚。因減冗官。遽行廢罷。舉數十年之法。一切不省。建炎以後。續降指揮二萬餘條。若不刪其繁重。定其當否。有司率用新制。而棄舊法。日移月改。輕重舛悞。無所遵承。使舞文之吏。時出而用之。以售其姦。及今不為。久益難考。乞明詔。盡行編纂。命大臣典領。而選廷臣討論。庶幾筆削必當。以杜吏姦。以一民聽。上極以為然。即令條具。仍差大理二卿本部三郎官。寺丞司直各一員。公遂兼重修敕令詳定官。此四年之冬也。他官去留不一。惟公疚心修定。以為己任。推舉詳明通練之士。以自佐。訪求舊吏。網羅故牘。若一司一路專法。不係海行者。即釐送之一時申嚴。或雖係續降。尋即衝改者。即刪去之。于見行法中。增損元文五百七十四條。帶修創立者三百六十一。全刪舊文八十三。存留照用者百二十。有八。墨書舊文。朱書新條。年餘書成。進書之奏。公所草也。謂將前後續降。參以累朝法意。酌以四方人情。考訂編入。各有詳案。冊明言去取之因。而例不以頒降。欲申敕有司。凡州縣于新書有所未曉。許條具申所當。以元修因依行下。孝宗取進本列于選德殿之左右。朝夕觀覽。嘗宜陶所疑。隨即奏對。上又取條冊指問。與所奏俱合。嘉賞再三。曰。文字繁夥。不易盡記。留意所職。乃至于此。對曰。此法將與天下共之。況屢承宣諭。敢不盡心。他日又問如初。遂亟稱于宰執。有忌公者。遽入謂言。賴聖明不以為信。爾後屢更修定。今凡再易矣。其規畫大率循公之舊。而精力不能逮也。上又嘗問本職事。刑罰黜陟。豈無過差。公因奏溫。台大水。郡不以聞。使之具析。以守臣王之望。嘗為執政。陳巖肖為從官。特免遠慢之劾。乃移罪二漕。各降一官。上云。亦覺未是。待作一名目改正。公又奏。知其未是。當明以示衆。若別作緣故。則前失仍在。不若徑改之。有旨改正。又奏。知信州趙師嚴補前政所虧常平米方及半。而坐擅用鑪兩秩。永不得任親民。提舉李庚已嘗申明送饒州取勘。亦以不行檢察坐之。且不得與監司。雖欲示警。而皆不當其罪案。上皆得追改前命。辯台民楊大任。匿盜而能告捕。不應坐以越訴。即依條給賞。仍免其罪。論一案推結之法。屢變會問無期。獄訟淹延。即令別行立法。時向書周公執羔。韓公元吉。樞密劉公珙。以強盜率不處死。無所懲艾。侍郎林公果為右司。謂今之強盜。非親下手已殺人者。類皆不死。請依太祖舊法。賊滿三貫者皆斬。公恐遂行。曰。此吾職也。遂具奏曰。強盜豈可恕。用舊法而痛懲之。何為不可。惟是天聖。景祐。宣和以來。益用中典。太上與民更始。非以刃殺人者。一切貨死。遠近歸心。循襲既久。喪失禁姦之意。今已議為法六項。犯者依法處斷。非此而但得財。惟再犯者死。可謂寬嚴適中矣。此輩雖愚。豈無點者為謀。知有可生之路。志在得財而已。所全尚多。若不分首從。雖不殺傷。悉皆抵死。則凡得財鮮不及三貫者。此法既立。未必能禁其為盜。彼先以死自處。則被盜者將無噍類。為盜者無復全人。究其極而計之。死者益衆矣。陳公良祐為諫議大夫。請取案例。公以見定一案。開奏。用六項法。則死者十七人。用

見行法則繼四人。若如舊法。則百七人俱死。遂從公議。借吏部尚書為六年賀金。國正旦。國信使歸。至時胎得印榜云。今後犯強盜。並依祖宗舊法。所有六項指揮。更不施行。到闕未及結局。即以不得其職。自列求去。上聞其詳。即日復行六項之制。至今遵用焉。有請以大辟奏案。如情理可憫。即上朝廷。若情法相當者。止從刑部審覆。行下。公以為既經奏聞。非有司所得自專。當依舊例擬斷。降旨處分。尤見詳審欽恤之仁。監司按發官吏。不得送置司州軍根勘。紹興之良法也。久而浸紊。為弊亦多。公申嚴之。使見有違戾者。竝行改送勘院。翻異當究問其詞。具申監司。有詔物價騰踊。以絹定罪者。每匹增為三貫。公乞以錢定罪者。亦如之。其明罰敕法。助聖朝好生之德者。未易悉數也。使金之役。權要為輔行。公在朝累年。于人甚周。而介然有守。未嘗與之通。至是。惟議使事相處。亦不為異。惟不能過為奉承。事已。又疏之。衆服其裁正。而其人自此不相樂矣。時孝宗方欲經略中原。使回者。或承順旨意。過為大言。公歸首以為問。因具陳經行所見聞者。上曰。如卿所言。則未可為攻取計耶。公頓首曰。誠如聖訓。今日豈可輕動。且須益務內治。以俟機會耳。玉色不悅。公又曰。臣不敢妄論。迎合聞者。以為名言。七月。除權吏部侍郎。九月。兼權尚書。再置敕局。兼詳定一司。敕令先少師嘗為吏部郎。仕者脫兵火。亡失文書。訴者日集。躬為辨析。吏不得蔽。建請改官狀五紙之外。許令改舉。聲績卓然。公少親見之。自為郎嘗歷三選。以至長武。清通簡要。兼古人之長。建明尤多。率以先德為法。或曰。今日凡事從窄。非曩時比。蓋有粉為沮抑。號能任怨。而至顯用者。公曰。方且鄙之。何忍效尤乎。調官陳詞者。多孤寒之人。于此不為留意。使不得其平。尚謂之銜。耶。由是鬱者得伸。滯者得速。求者得遂。人人感悅。亦未嘗屈法以從人。其有不可明以告之。退無所恨。辨宗室及陣亡人女。夫不當在七色之數。乞恩科權官選人。願致仕者。請以歷過嶽廟為考。修正川廣定差之弊。命官被訴。不經勘正者。免關刑寺注籍。以妨差注。縣令臧否。欲俟其任滿奏聞。案後收坐不當之人。止就部檢照。免行下取會。又條列部中留滯節目。附敘施行。皆欲去弊剔蠹。使選法流通。以為公私之便。中使嘗夜傳旨。學士院。抽出資治通鑑一冊。指唐沈既濟論選舉事曰。今日有無此弊。其說可與不可行。來蚤面對。退即呼燭草奏。既入。先歷陳數項。謂事與今異。弊雖似之。其言則難行。上曰。卿言甚明。更試一言。因奏正恐誤。不能盡。會筆于紙。深夜書寫不謹。上即令展讀。讀畢。不敢留中。退至廡下。又遣宣取。且云。更欲詳觀。可遂留。下宸眷日隆。會當郊。特差充鹵簿使。人知枋州有漸。而忌者愈甚。竣事。力求外祠。上亦知之。七年正月。除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侍從館閣諸公賦詩留題。以餞行色。今石刻存焉。還鄉四月。起知泉州。到郡遇事風生。不勞而辦。郡實瀕海。中有沙洲數萬畝。號平湖。忽為島夷號毗舍邪者。奄至。盡刈所種。他日又登海岸殺略。禽四百餘人。戮其渠魁。餘分配諸郡。初則每遇南風。遣戍為備。更迭勞擾。公即其地。造屋二百間。遣將分屯。軍民皆以為使。不敢犯境。後左翼軍狃于盜賞。忽又報侵犯。徑捕至庭。自以為功。公曰。毗舍邪面目如漆。黥涅不辨。此其人服飾。俱不類何耶。察之。乃真臘大商。四舟俱行。其二已到。餘二舟以疑似被誣。公驗其物貨什器。信然。軍人誦謔不已。公諭其將曰。使真是寇賊。固不應縱捨。既知其為商旅。又豈得陷以深文。始皆退聽。即使盡人來還。所販黃蠟。償以官錢。命牙僧旬日開遣行軍屯城。

外有入盜庫銀者。踰垣而出。為邏者所偵。反執而歸。誣以為盜。而上之郡。公已得其情。仍械邏者使對。失銀十二錠。得十而遺其二。主將辯數甚苦。公不為動。已而軍士首伏。即其所奪取之。皆伏辜。微公明察。善處。則俱失其情矣。善商雜處民間。而舊法與郡人爭鬪。非至折傷。皆用其國俗。以牛贖罪。寔亦難制。公號于衆曰。安有中國而用夷俗者。苟至吾前。當依法治之。始有所憚。無敢鬪者。三佛齊請就郡鑄銅瓦三萬片。船司得旨。令泉廣二州守臣監造。付之公。上疏極論其不可。既犯中國之禁。又為外夷所役。獨不與。南外宗正司廩給歲廣。久以為病。公據節用度。增價以糶。民始免于苛取。公再歲兩求奉祠。九年。以治行尤異。除敷文閣直學士。再任。賜衣帶。淳熙元年。申前請。始有與國宮之命。歸次延平。除知隆興府。兼江南西路安撫使。赴闕奏事。甫入國門。即令引對。臨遣甚寵。江上有箠師謀害主人而據其女。因有資財。女聞公威名。密告縣令。公為究治。得主人夫婦二屍于神祠之傍。寃始獲伸。吉民王氏雄于財。怒武尉之不容。冒佃官地。誣訴于州。尉不屈。夜歸過其門。使人折其足。事達帥憲。公同奏其事。且謂父子皆以貨得官。恐從未減無以懲。乞先除其名。孝宗聞奏震怒。徑下所勸建昌軍皆歸配嶺海。併坐推吏之受賂者。江右無不快之。五月。茶寇賴文政等起湖北。自湖南向江西。帥司即令境上防託。江西所恃惟賴吉。將兵亟遣。未及而賊已入境。與吉兵遇。一使臣死之。以湖南會戕官軍。至此又小勝。止為逃死之計。遂據禾山洞。公遣副總管賈和仲總數州之兵以討之。和仲老將。意頗輕敵。或已議其狠復難任。然兵官無識此人者。未及出門。而得旨果以委之。主帥調發。而遙牧領兵職也。武人謂朝廷專委。凡事不相關。一到賊壘。晝夜驅迫將士入山。反為所覆。不可復用。又遣遺約降。至折箭為誓。人知其為詐而不寤。賊立旗幟為疑兵。由鳥道竄去。兩日而後知之。六月初。有旨湖南令帥臣王炎節制。如已入江西。即令賈和仲統率四路人馬討捕。是時猶未委公。及和仲輕舉妄發。將兵已潰。賊勢日張。則乞就委江州都統制。月未始得金字牌。令公節制。大暑中兼程而進。洪至吉七百里。勢不相及。賊亡命習險阻。常隱叢薄。引矢所不及。官兵驅逐。接戰十餘。殺傷相當。多猝遇于隱匿之處。交鋒者不過數人。餘已遁去。不知蹤跡。使荷戈被甲之士與之追逐。雖欲列陣併力。有所不可。既逐入廣。而又復回。初就招安。列六百餘人。後止餘百。則知所喪已多。勢既已窮。而有許拔身自首。指揮閒有禽獲者。亦言本非兇逆。若開其生路。必來降矣。遂以小榜具載。指揮募人入賊。賊云。望此久矣。苟得曉事文官來。即當隨往。提刑辛棄疾同議遣士人借補以行。而公已罷。盡復逃去。未幾。與國尉黃倬請行。正合前說。遂降。公初以和仲敗事。自劾。降龍圖閣待制。會有為和仲地者。又降集英殿修撰。後帥既以備功受賞。公遂落職。南康軍居住。至四年自便。十二年始得外祠。十三年。高宗慶復龍圖閣待制。十四年。再奉祠。十六年。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紹熙改元。盡復舊職。二年。致仕。兩朝即位之初。皆有詔求言。上又賜詔書。撫問。賜銀合茶藥。公退閒既久。無復用世。學拳憂國。終不弔。忘疏論天下事。各數千言。慶元五年十一月。朝家優老。特除敷文閣學士。賜衣帶鞍馬。六年秋。初感疾。七月庚辰。薨于正寢。遺奏上贈四官。官一子。妻樓氏。封碩人。先二十七年卒于陸。與男三人。婦中。奉議郎。兩浙西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立中。宣教郎。知婺州武義縣丞。沿徽歸省。弗可久留。方將丐祠就養。而公

亡矣。蟻中。將以遺恩補官。女四人。三蚤夭。一適奉議郎知福州永福縣事樓鏞。孫男四人。之翰。承奉郎。監嘉興府華亭縣市舶務。之幹。之範。碩人以淳熙五年葬于慈谿縣石臺鄉龍潭之原。諸孤將以十二月丙申奉公之柩合焉。禮也。嗚呼。公之為人。幾于全矣。少而孝弟。稱于鄉黨。長而聲譽振于場屋。入仕則公勤廉。恕施惠于民。立朝則忠諒。精白結于君。用雖不盡。退而居鄉。高誼特達。四明素為義郡。至公而忠厚之風益盛焉。天性樂易。于人無不容。而風裁自高。截然有不可犯者。其在朝行。史文惠公有同年之好。錢公知獎最深。魏成公少小相處。如兄弟。蔣丞相同為宮僚。王侍御伯庠寔為姻家。前後同時。公樂于平進。既無附炎之迹。又不涉于指議。公精敏而寬和。處事有體。其在禁路。尤為梁文靖公。陳正獻公。及今少傳。周益公所知。惟虞雍公與史。魏。錢。三公不咸。雅不相樂。徐而避之。孝宗察見隱微。幸保終始。方龍。曾鼎貴。一時諸公不事孫。劉者蓋寡。龍在閣門。聞諭德之除。亟稱以為當有。史官坐中問曰。亦與之熟耶。龍曰。在此未嘗往來。某少為三衛兵官。只見人說江山汪縣尉之賢。如出一口。聞者益以此服公之介。曾向有簡驩之嫌。隆興之慶。既歸而八年不得祠。多其力也。時碩人未葬。豈不念歸。史公風公通書修好。謂求進則不可。不爾。忍極歸計。公歎曰。若能為此。前必不致相失。竟逢空函。貽羞千載。老矣。一聽天命耳。後得善脫。史公深歎美此節。每以語人。謂不可及。南康之行。親戚恐公未免。擢懷。或致摧沮。公方挹送行者曰。使某年近六十。以恩科得官。今赴星子一尉。豈不為我賀。其曠達類此。既至。樂廬山之勝。杖履徜徉。登臨自適。若將終身者。借書郡庠。益沈酣于史冊。上下數千載。與亡大槩。下至稗官小說。罔不該究。塗中和澗。明歸去來辭。平易精切。視前輩無愧。佳處或出其上。遇觸客則使歌之。王魯公謂公不求復用。公聞之曰。求之廟堂而辭之。君父。非自欺乎。既登七十。即抗章引年。求致其事。朝論以為高。又予之祠。再申力請。其後諸公相繼得謝。遂為清時美事。實自公發之。尚書鄭公丙貽書曰。公少某二歲。先吾著鞭矣。始少師以深仁厚義稱于世。嘗曰。事上方便。物物上有利。此吾志也。公又能推廣之。少師奉先塋。素謹。公之葬二親。皆力貧。義舉。規樞宏大。纖悉周備。鄉人視以為式。既畢。窀穸。假貨經營。久而家舍方就廬居。終喪。拜掃之外。諱日必親薦。蓋于山開南城祖隴。外家王氏奉川諸墳。一一經理。可為永久。三妹尚幼。竭力嫁遣。俱得所歸。聚族。慶。先慮房宇百餘楹。皆身任之。內外百口。獨當家務。出私財以佐用者二十餘年。凡公所得。盡為諸院公費。又以及女弟之貧者。二外孫既孤。收養至今。官賦輸送。皆親為之。不以累兄弟。又得盤辦。無一金之負。少師既任諸子。晚歲。一以及伯氏。長子行中。次當及公位。以伯氏子。推以與次子積中。尋又奏其二子得中。積中。又及季弟江州之子敏中。既拘限員。將復與叔弟之子。聞中而不果。然終念之。厥後江州沿公之意。命以一官。甚愜初志。而公之孫。今尚有白丁焉。兩宮聖節。非有疾未嘗告。子弟之已仕者。必使之俱行。曰。汝曹世受國恩。終歲閒處。獨不能以頃刻之勞。效後天之祝乎。宗黨有急。以公為歸。產業素薄。僅足自給。納祿之後。用亦寢窘。隨力周施。嫁人之孤女。貧者之喪。不知其幾。敝宗盟及累世外。姻黨宗派。條列。號與仁錄。以遺子孫。使之不替親好。豫營美棺。嘗輿以手人。至于再三。無新色。家有一池。鄰里來汲。每歎曰。安得有財如水以濟人之欲乎。力既不及。遂率鄉之人

為義莊。首割二十餘畝以為倡。衆皆競勸。至三百畝。又得郡中益以絕產二頃。凡賢士夫之清貧。身後不給者。最多寡周之。買地立莊于城西門之阿。親為約束。防閑曲盡。可謂無窮之利。庠校自兵革創。歲久廢圯。勸率巨室。且為之文。謂崇釋老之居。以徵福。不如新夫子之宮。以助風化。首創儀門。開者不約而趨。爨舍一新。冠于東南。冬至歲旦。序拜有規。主盟斯事。少長以禮。推年長者為學賓。遇釋菜則為祭酒。自編于布章之間。以為一鄉矜式。凡里中義事。率自公倡之。賓客造門。必與鈞禮。不問遠近。必親謝其門。性不喜飲。而好客。觴豆不至過豐。而情意周備。歲講壽席。自為歌詞。皆安分知足之語。人多傳誦。曾者不下百客。手自勸酬。連夕不厭。地及僮僕無不霑給。閒赴宴集。必盡主人之歡。危坐笑談。雖達旦不先退。真率之約。觴詠琴弄。未嘗以爵齒自居。此皆終身行之。後生之官。多以卷軸求教。公樂于訓誘。隨所職。一一以告。能行公言者。多著能稱。真一代之吏師也。成就人固多矣。而薦舉非名士不預。樞密大資政葉公。憲方為掌故。公一見識。拔于稠人中。尚書錢公象祖。侍郎劉公孝慈。史公彌大。經略潘公時。屯田鄭公錫。簽判沈公銖。皆卓然者。其他汲引。光顯于中外。有知人之稱。晚更篤學。如少年書生。有過。存藁二十册。觀書手抄。曰適齋備忘十七册。取唐宋名公詩集。編為詩韻四十册。又有漫錄訓鑒等書。端中等方會粹。俟他日。鏤木以傳。今藏于家。曾祖金紫。娶翁氏。公祖母陳氏。翁陳出也。兩家少師。為表兄弟。行。又甚相好。先君工部。遂縉姻焉。公之碩人。又歸從伯父之女。交婚至今。如朱陳。然先君依甥館。鑰輩生長外家。蒙外祖教育之。事諸舅如諸父。受知于公。尤深且久。公為禮部。秘監時。鑰留侍側。護客使金。皆許侍行。晚而鑰與表兄華文閣直學士陳公居仁。繼登從班。居素切鄰。公既謝事。而鑰得奉祠。六年之閒。有行必從。有唱必和。徒步往來。殆無虛時。劇談傾倒。其樂無涯。去歲老母年九十。公少十歲。鄉閭合慶。元夕之後。鑰鼓相聞。暮春方止。歲晚。公既為真學士。老母亦進封信安郡太夫人。郡奉詔旨。均致粟帛羊酒之賜。皆為一時之盛。平時慕白樂天之為人。仕俱至尚書。白以五十八歸休。猶一出為京尹。公之歸。又先二年。而壽過之。以適名齋。宜靜名室。畫履道宅。闢于屏。且書池上等篇于其顏。後又易以無可奈何之歌。詩造平淡。能道人情曲折。和達哉。樂天行等篇。置之集中。殆莫能辨也。鑰嘗與公同閱石林燕語。論樂天事甚詳。公歷言出處大槩。慨然而歎。謂吾非敢追配古人。而大略偶似之。鑰遂錄于册。益公見之。賦詩甚工。以公比樂天。尤切。公曰。雖不敢當。然足為不朽之榮矣。遂購石真滴齋中。公既有疾。時間安否。一日奉版輿過公。笑語竟日。不見少異。繼隔再宿。有報公之疾變者。亟走牀下。則已不可為矣。藥石禱禳。皆所不及。嗚呼。公豈厭塵世而徑仙耶。何去之速也。內行修飾。名節純全。壽考令終。幾無可憾。惟仙風道骨。必謂上壽。聊起非意。最為驚痛。聞公之亡者。無問貴賤大小。駭但赴弔。相向而哭。俱為盡哀。鄉之遠近。郡太守而下。至庠校之士。相與設奠。而寓哀于文。皆盛德之感也。鑰痛徹肺腑。固已不堪。若太夫人之悲慟。架不忍聞。行道之人所共歎也。諸孤以葬日迫近。未遑求銘于當世儒宗。俾鑰叙次行事。竊自維念。愛我撫我。莫如吾舅。而知舅之詳者。亦莫如鑰。公之名位至此。小官時事。不必屢書。痛惟侍坐之次。公歷言入仕之初。以至通顯。凡經區處者。歲月姓名。一一不忘。聞見所及。既不可勝。謹擇其可法者備載之。不嫌于詳也。他日定

贈法乘史筆者。庶有取于斯焉。謹狀。

政魏集卷八十九

行狀

華文閣直學士奉政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陳公行狀
曾祖砥。故不仕。妣林氏。
祖嘉謨。故贈右朝奉郎。妣黃氏。贈安人。
父齊。故任左朝奉大夫。太府少卿。累贈特進。妣蔡氏。贈安康郡夫人。汪氏。封咸寧郡太夫人。贈新平郡夫人。
本貫興化軍莆田縣崇業鄉孝義里。陳公居仁。字安行。年六十有九狀。
惟陳氏。曾出姚。虞為世著姓。後漢文範先生以來。世系蟬聯。皆可推考。七世祖司直避五代之亂。自光州徙于泉之莆田。國朝陸邑為軍。至今衣冠不絕。特進官游。聯姻四明。遂著籍慶元之鄞。始特進來依甥館。公以建炎己酉生于奉化。未及月而寇攘遽起。親黨竄伏窮山。公在襁褓。不作一聲。同行相與言曰。此貴子也。少長穎悟。性不好弄。厚重如成人。十歲已學屬文。特進以文章氣節望于朝。始分教汾州。佐延康張公克戩守城捍寇。知惠州。值會衰之變。徑至賊壘。臂曉之。賊氣奪而降。為御史。四明有僧法恩謀不軌而



事覺或請屠城以示四方力論多殺非聖世事得旨赦不在法恩之籍者又爭之謂籍餘萬人其實不足稽據況皆脅從願悉寬宥兩州皆賴之其大節如此宜其有子也公幼時侍立聞汾州事能憤然激烈特進為泣下且曰此兒當大吾家特進嘗語之曰似聞欲以我使敵固不憚行汝能任家事乎公曰大人惠州見賊時未嘗反顧今向何念某雖幼敢不勉特進益奇之甫十四歲而孤執喪如禮新平夫人挈以依外氏誓終靡他公尤盡孝養相倚為命勉之學益自刻苦有一日千里之敏外祖少師外祖母王夫人撫愛如己子以特進遺澤補將仕郎調信州鉛山尉連取漕薦紹興二十一年登進士科特進奮與秦丞相投分至密時御史多由此大用嘗風特進論一二大臣堅拒之而抗疏求外坐此左遷而弗能害也時秦公威柄方盛喜公取世科或勸一見可得美官公曰是有命焉終不自通鉛山當孔道盜賊出沒公設方略部分而厲使之盜不得發嘗以公事忤泉使及行縣以威脅公公請納告辨白退束裝以俟勅使者竟負媿去繼之者翻以此知公授永豐令改監行在點檢贖軍激賞酒庫所糴場隆興元年孝宗修高廟聖政妙選僚屬時參政范成大為和劑局與公皆自筭庫中兼檢討官二年考滿當改秩既已進卷丞相壽春魏公使金公嘗學事之辟公為書狀官時和戰未決敵兵在淮北人情恟懼公以身許魏公至境上議久不定突騎大至上下失據公欲上馬猶從容舉酒告魏公曰先生冒寒且爾此觸觀者壯之既退京口尋復北向真所謂飛矢在上行人在下遺諭敵兵開道而入皆引滿以待魏公察公無懼色嗜曰仁者之勇也卒遂成禮減歲幣而還公之贊畫為多改左宜教郎以奉使贊轉兩官差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時魏公日貴乾道元二年間進乘國均公方忽貧需遠次閉門讀書未嘗求進初虞雍公一見奇公欲引以為用公不欲就六年始赴又導公言兵謝不能退以書抵之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為大言終必無成幸成亦旋敗雍公為之動色餘年始為軍器監主簿明年宗寺闕官就謀攝事以希寶牒之賞俄得堂帖權丞宰執謂公曰求者紛然擇不者授之輪對奏立國之要在規模先定陛下非無可致之資而規模未立孝宗初頗不憚曰朕未嘗不立規模公奏陛下銳意恢復繼乃通和和戰守三者迄今無定論不知何者為規模上曰此則隨機而應公復奏發號施令使人必信可也今朝夕夕改人得一關臨時更易尚不能保外間至有前降指揮更不施行已差下人別與差遣之類此不可以不戒以錄本納政府雍公曰適已見之規模即前日定力之論某今益知此言之當也遷將作監丞國子監丞秘書丞再對奏文武並用長久之術陛下獎進武臣深得持平救偏之道正恐未必得智謀勇略之士或多便佞輕躁之徒又非兼用之本意上曰只為文臣太勝要當扶而正之又奏聖慮甚至但及不可過恐復至于偏勝又奏邊民盜馬事宜諭直旨行下少蓬去位公專省事臺察奏太史局生所學淺陋請增三三盡以試之公願同舍曰國家禁此禁書嚴甚不應用此增試無敢忤御史者公入奏上稱善即寢前議議者不樂公乞去相君堅卻之且曰上方譽美未已將上則御史不安是年郊恩賜緋薦攝禮部郎中嘗奏論臺閣宜多用明習典故之士上曰知名之士試舉一二公奏如周必大洪邁久在禁林不待臣言李燾莫濟豈應棄之侯國上欣納甫數日召李公尋再請差知徽州時朝行三數人以故去皆乞免對公不欲為異亦乞免謝

辭上指曰陳某無他可令陸辭而行臨遣甚難且曰方欲用卿乃遽求去卿其清省獄訟盡心民事政成當召又謂大臣曰陳某論事明練貌類汪大猷曾丞相曰是其甥也淳熙四年赴郡郡自五季楊行密割據刺史陶雅宿重兵賦入倍旁郡祖宗削平每下寬令又以山多田少米則輸八折十折匹當重十二兩徽獨止十兩左帑忽加退制守使使如令民益不堪控訴微聞上慨然欲獨之出自睿斷謂申舊制恐悍吏或能重為民病乃命竝輸十二兩而舉郡所輸之數率十二匹而獨其二以絕竝緣之姦公適當其時官吏奉行過當據擇太精公即諭告而痛革之時版曹威嚴無敢忤之者公貽書謂天子節經費以惠儉瘠不能推廣聖德吏則有罪自今苟及度程隨至輒受敢豫以告己即自以名銜受輸植二表于庭有中確乎及下秋苗益選良吏減加耗之甚者石可四五升民往往裹贏以歸徵之政甚休而得民之深多此類又連歲大餘米至不論錢民以為數十年所未有也郡有大溪歲晏民未病涉忽鳩工造渡舟數十艘莫測所用梅霖暴漲遂得以濟始知公先事遠慮之效自是歲一舉行抵今賴之既新軍資庫造閱武亭復于郡庠創御書閣甚偉皆取于餘財民不知怨聽訟明敏剖析滯事情法曲盡或至千言鄰境有詣臺省願得公定斷者御史府案案去官吏創見為之股栗公略不排比徑以授之御史亟稱于朝曰古之良二千石也既受代吏民遮留真有截鐵斷橋者公由他道去父老或送別數十里外生為之祠去郡十餘年遇生曰郡人必來拜壽後赴武昌取道郡中稍聚謀揭旗填擁道路亡慮千萬人非素有以感其心願能爾耶還朝入對褒諭再三首曰新安之政甚好從臣臺屢為殿言且舉卿所斷水利之訟為之賞歎不已奏劄四篇皆依奏付出其一乞編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令有曰法久則易玩事久則易怠惟申加戒飭有以儆其觀聽則千萬年猶一日也上讀此數句至再曰可謂名言其二論相賦匹數既減吏胥市例大有腹削恐後日復有苛取重擾乞加告戒上曰變法之初賴卿盡力方成實惠正恐後人未能遵守尋即御批行下本路監司常切覺察如敢違戾具申尚書省取旨重作施行初在郡因奏五事未章極言歸正忠順過于優渥而戰士反輕雖曰猥多固自有十三處戰功之別此輩皆出萬死策勳之人今老矣添差已罷廉稍半給至丐于市軍士歎恨有解體者乞明詔優恤以示終始念功之意堅後生圖報之心上覽之嘉歎會駕幸白石大閱即以是日出命再添差兩任衣糧全給三軍為之呼舞至是上又稱向來五事申論戰功事甚當此曹既會為國盡死力豈應老不加卹卿于職事之外能用心采訪尤見為國公運謝玉色甚悅且曰便當用卿自是受知益深矣翌日諭大臣曰陳某詳練敏達為政極有聲奏論又切當且留為郎以俟用遂除戶部右曹郎官會要書成奏篇適在除郎指揮之後特旨轉行朝議大夫且語丞相曰治行方為天下第一官不足道書象稱度支武卿欲援歲例從南幣借貸公曰用度方殷援例或不從則無策去歲明堂借撥左幣金帛莫若徑乞撥還上初以借貸不可為例知為還撥即許之武卿曰公之先見乃爾耶再兼禮部會編屬員方以著庭名進擬上曰陳某今何官對曰今為郎上曰豈有人才如陳某而可久為郎乎即除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二樞不受私謁差遣恩例悉令投牒送檢詳所公

爲之考令甲酌故實。可否立決。右選翕然歸心。年除歲遷。偏歷左右司。三年。至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天下事上于政省者。無不關都司。公處事明審。持心忠厚。議論寬平。咨白又爲明暢。執政曉然易從。間有不可。隨事辨析。終歸于是。乃已。退亦不以語人。諸公由是開心相予。綱緝調撥。展轉失序。謂如湘潭來。赴昇潤江西。卻上荆鄂之類。道里回遠。費侍滋繁。公盡搜故牘。考閱程限。擇其便且順者更之。計歲省導行費等百餘萬緡。實典不預軍屯。得米既便。且速。嘗因輪對及之上。曰。非卿忠于體國。誰能及此。又歎曰。似此非一端。本爲貪賞。如此鄭重。人樂因循。故不能改耳。荒政方急。事有便民者。立爲稟行。徹早尤甚。獨放至八九萬緡。嚴整亦且十萬。會有論徽饒二守。採荒無術。又有言流移多二州之民。上震怒。皆至追停。自是守令罷者相踵。公奏長吏不能奉行。黜免爲宜。但送迎費重。文書斷絕。職業且廢。今既罷去。其太甚者。餘或有聞請。姑從備秩。以資來效。上深納之。先是文書之下。六曹指定勘當者。三日之限。或逾月不報。公隨其尤者繩之。長貳徑白宰府。請從閣略。公曰。六卿雖尊。事在有司。安可慢令。吾位固卑。所以糾六曹者。安得以尊撓法。卒治之。朝綱爲肅。刑房獄案如山。翻閱不倦。一以平心應之。謂有罪幸免。則冤者何告。以故平反雖多。而無失刑。士夫陳理恩賞。改正過名。有所拘閔者。一至都司。鮮有克濟。公曰。吾豈賣恩者。若一切沮之。則吏愈弄權。失職者何賴。躬自疏白。不以屬吏有任滿。賞爲部吏所格者。公詰之。乃曰。指揮中有自今後之文。公曰。前乎此。後乎此者。皆得之矣。指揮本欲從寬。今乃爲汝輩舞文之具。耶。徑爲放行。且請刪此三字。以絕吏姦。又捕盜實。有執績降爲言者。公曰。格改之法。不可用乎。吏駭服。大禮之後。理雪紛至。公爲之裁訂。擇取七人。皆當改正。丞相難之。辨論數四。然曰。檢正自將上。則可。公曰。丞相以爲多耶。某于二百人中。精覈得此。皆坐聖誤。而沈抑者。願推內溝之念。而行之。固爭不可。退各疏其冤狀。且欲引去。丞相徑以公手疏者。將上一閱之。即曰。陳某精審。尙復何疑。便與施行。廟堂嘗啓擬某人能文。上曰。朕但聞陳某能文爾。是歲攝侍立者三。嘗因早求言。公應詔。乞公卿務行寬大。頃歲監察御史京鑑極論從窄之弊。已蒙開納。此風未革。殊無和平氣象。聞者趨之。仲冬。上謂宰執曰。欲令陳某奉使。聞其有親能爲朕一行否。試論之。公回奏。有賤息可以奉老親。惟命之從。遂借吏部尙書差。照十一年。賀金國生辰。國信使正初。陸辭。公嘗兼領左藏三庫。上首曰。每以繁劇相挽。備見忠勤。但非所以累賢者耳。祖宗用人。不拘清濁。全才須詳試。乃見。公奏。每恨驚蹇。不足以共煩使。襄誠非所敢當也。使還。除起居郎。入謝。上曰。卿端靜有文。將處卿以清要久矣。去歲。欲用爲諫官。今日立竊。不必多謝。論圩田多勢家所據。使水無所瀦。復無所泄。圩田未作。歲多豐稔。作圩以來。水旱屢告。利害甚明。上稱爾久之。又曰。卿今在通班。凡有所聞。悉當忠告。會西掖暫闕。即令攝事。曰。朕亟欲觀陳某詞命。兼同詳定。一司敕令。上曰。朝士中如陳某。惟善是從。所謂心平氣定之人也。明年春。兼權中書舍人。泛恩濫賞。封爵無避。有察官奏旅櫛之殯。寺院及十年無子孫祭省者。許自與焚。公即繳論。謂如此。則緇徒之無賴者。得以藉口。而子孫之不肖者。亦得以挾詐。請增爲二十年。必經涉郡邑爲之勸諭。得實方許埋葬。仍標識以待其家。尋訪。上大悅。從公之議。曰。臺諫給舍。多成一律。如此。方見和而不同。時金使不通。人情多疑。公因對。上問卿比出使。見其情狀。

果何如。對曰。必不動。自古敵國欲有爲。必匿其壯士健馬。今呈露無餘。又其上下習騷。以兵爲諱。決不輕舉。願在我不可不備。臣以爲外敵不足畏。而內患不可忽也。前郊祀四日。除中書舍人。人益知上眷之渥。陸象詳定。既謝。上曰。已將宿齋。百冗中忽記得卿未爲真。豈應更過一郊耶。公會以足疾求去。問勞尤篤。且曰。當自處一方。賜卿須是就補。中有去風。藥乃佳。移時方得出。奏劄論上有恩惠。而小民不預。名爲寬。通負。足以惠頑民耳。名爲赦宥。罪足以惠姦民耳。願因慶赦。盡放天下五等戶身丁。四等戶一半。上笑曰。正合朕意。乃于赦中之。公在詞掖最久。論事不爲苛細。而詔令有不便。事關國體。人所難言。公輒論奏。率蒙報可。安定郡王乞封妾爲夫人。公以英丘同盟事。繳奏。他日入對。上迎謂曰。所論子彤事。極痛快。且有補風教。朕爲之擊節不已。奏事訖。求去。上曰。今氣宇大勝前時。何爲及此。對曰。進退之義。所當講明。況近列乎。上曰。朕用卿之意。殊未艾。又嘗論朝廷之事。失于好詳。君人之道。貴在執要。今陛下親細故而忽遠。猷事末節。而紊大體。願深思遠。明帝黃老養性之言。備循唐劉洎多言之諫。舉綱要以御臣下。省知慮以頤精神。上曰。邇亦自覺。遠近大小之臣。未會及此。尤見忠誠。次日。語輔臣。陳某之言甚忠。卿等相與持守。簿書細故。可省即省。不必繁瑣。自今亦當少降指揮。中書務清。方是朝廷之體。全在卿等留意。熟復其言可也。後數日。王丞相以外郡財賦事。奏上曰。前此方言之如此。則又非陳某奏劄中意。朕不欲自備幾錢。此當責之監司。方說不可。豈勝不應。又爾丞相以下。媿謝此事。已編之聖政中。聞老李公。獻出疆。以關官奏。上曰。陳某一入足辦。不必更差他人。內相洪公邁與貢舉。復命兼直學士院。王言俱出。公手應之。不繁。上臨朝。嘗曰。官欲擇人。信非虛語。向來中書或用三人。今內外制獨陳某一入當之。略不見其難。時因遷者。與獄。公奏。長吏帥屬有賊不勅。至煩陛下自用耳目。既非執要之道。又恐人不自安。乞詔內外長吏。各公心考察。陛下端拱責成可也。伺察之風。誠不可長。又論列聖德澤至深。自熙豐變更。崇觀侈靡。利源日以淺廣。脂血日以涸竭。今賦入數倍于昔。而大農調度。略不少寬。日以益甚。聖心焦勞。固欲省賦以寬之。而養兵所仰。有不可闕。然今日曰。養兵。明日曰。養兵。是終不可爲。豈不深可慮哉。願詔大臣博議。絕浮費。汰冗兵。以其可省之數。定爲蠲除之目。所以續民命而壽天下之脈。豈止召和致豐而已哉。上皆是之。一日。從容謂輔臣曰。陳某老成。疑重。可大用。萬邸亦其人也。又曰。使是人坐廟堂。自然安靖。和平。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秋復丐外。上固留。且曰。卿忠厚而疏通。朕大用之意。已決。切勿曠也。冬。高宗升遐。醫官王涇死有餘罪。止從鑄官編置。公勃然。必欲寬之。極典。率同僚俱入奏。省吏謂無前比。公曰。臺官既許全臺。省官獨不許全省乎。極論之。得旨貸命。杖脊于都市。刺配筠州。無不快之。給舍久無連銜之舉。至是復振矣。思陵之役。臺察漕臣相繼以戒苛擾。節冗費爲言。公獨奏。備官應辦事重。期迫。不無繁擾。議臣不得不以上聞。陛下不得不加申飭。臣刻聞沿路八頓。只作二頓。翻衣酌獻神幄。亦欲轉移。酒果微物。三日一易。過爲裁抑。四方何觀。願存大體。毋至削弱。以全送往之孝。德壽宮官屬兵衛。宜與寬假。上豐然曰。人但以浮冗當節。不思反失欽奉之意。忽泣數行。下曰。向非卿言。朕亦未悟。尤見忠盡。更降一詔。明示朕意如何。對曰。不必降詔。前日詔百費自內庫支罷。諸路州軍貢獻。已自明白。但乞持之以堅。則聖

孝有光矣。上曰：卿每事盡忠而知體，久欲置卿于經筵，適無闕，近諫大夫有關，深欲處卿，頃聞班簿，在職已二年，不應下遷，少須徑為中司可也。公力辭不敢當。上曰：祖宗時，必用厚直者為之，卿正其選，又固辭。上曰：別思所以用卿。數日，兵部尚書宇文公份對，方及檮宮事，上遽曰：若欲省費，斷然不可。公與禮部侍郎顏公師魯俱久次宰臣，奏各二年有半矣。上曰：顏某奉使回，即與為真，陳某則更欲少俟。近及三年，以其代言，論事皆得體，又甚盡忠，俾久留後省，須殊遷以報之。十五年五月，新平已被疾，求對力丐外祠，以便醫藥。上卻之，且曰：卿每每要去，可見易退，即日當峻遷，非平進也。對曰：臣豈敢以求去要進。上曰：尊親壽幾，何以致疾。公對曰：小人有母，何敢當尊親之稱，具以實對，竟不許去。公再拜，復奏懇切，上為之蹙額，容容不已。雖許留，子退及家，則不允之命已頒。上方之藥，雖至次日旬休，十一日，欲下除目，宰執奏已遭內艱矣。上嗟惻久之，亟購以金帛，公哭過于哀。公卿弔者，不惟惜公之去國，而尤慮公之幾于毀也。服闋，除集英殿修撰，知鄂州。鄂號難治，唐崔郾所謂土沃民野，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者。在今日最為重鎮，三司鼎立，尤費調娛，及公為之，從容泛應，三司如一家。軍民帖服，郡計仰商，征公總大綱，加惠行旅，而課入倍徙，人情翕然，盡心力為之。三四月而領略江山，得坐嘯之適，政警流聞，以為前後所無。有寬賦勸耕，曠土加闢，築隄捍江水，患遂除。與國沔鄂之間，私鑄聚乘至數千人，巢穴深阻，寔成盜藪。公聞之曰：勢已滋熾，緩之則害大，急之則事生。諸司欲調兵，公曰：計必出此。然民兵習知地理，可使大軍持重以為聲援，不足平也。密召總首，諭告悉俾圖之，不踰旬，梟其魁以徇。餘皆縱使歸業，始以奏聞，仍乞分戍以鎮其地。郡有安樂寮，以養窮民，病夫歲久漸瘳，公為增大之，器具用給公田。至者如歸焉。紹熙三年，進煥章閣待制，襄治行也。秋大比，計使以外郡士子附試，公固持不可，則徑以勢臨考官，公度其必致紛爭，五夜躬至棘闈之前，叱外郡士毋得入，譁者始定。屯兵數萬，軍民有訟，平心而處，隨輕重曲直，牒軍中治罪。主帥既樂其不相侵，亦不輕貸，由是咸悅而知憚。去郡數年，人皆祠之不忘。此豈驅之使然哉。秩滿移建寧府，俗尤勁悍，動輒殺人。公始治闕，尤嚴于為首者，環視不勸止，亦且連坐。闕者為之衰息。聞浦城有謀弄兵者，戕一家數人，鄰里擾動。公召左翼戍兵五十人，授以方略，計日擒之。崇安又有因告糴而殺傷者，尋亦捕獲。今上軍需，公與二使者議，此輩皆亂民，苟赦之，不惟死者含冤，將復出為惡矣。遂誅之，而待罪自列。境內肅然，那苦多訟。蓋有專以把持誣訴為業者，家已致饒，鑿空造事，吏因為姦，日不暇給。公親筆數百言，疏其情狀，示以法禁，且戒屬邑無輕受妄訴。受者先坐之，舉必行之，令嚴反坐之法。自此誣訟頓清矣。寬宿通十餘萬，又代輸下五等兩稅，民以生佛，稱之。公在鄂渚，政聲行于江湖間，建去行在所不遠。朝家益知公為詳，改知鎮江府。適當游饑，請粟于朝，謂郡有餘實，不應公再疏曰：舊將所留緡錢十有四萬，不能解三萬解，以支兵食，尚不足。何以為振業計。又不報，直以書抵丞相曰：丞相昔以愛民稱，一旦得政，豈應遽變所守。畿甸之近，尚委而不顧，遼方遠徼，且將若何。某願乞身以歸，不忍千里之民，徒為餓殍也。始許稱貸，公分畫詳備，講究深切，委遣僚屬，事無遺慮。猶以為未盡，乘扁舟屏騎衛，時一到給散之所，苟朝去而暮可還者，皆不憚往。有弊即懲，有勞即勸，至誠惻怛，無不感勵。吏胥亦習知公勞

瘁之意，至不忍欺。人如使君，臨其旁，闔境均及，全活數萬計。他郡流移者亦及之。邦人以為自昔賑荒未有如今日者也。始米價翔甚，雖給糶以平之，正恐不繼。又告糶于荆楚，遠商聞之曰：是陳待制耶。俱告于湖北計臺，願以米就糶。計使胡公瑒以書來曰：公之恩信，固有以孚于商賈。此事殆古所未見。米舟沓至，價遂以平。郡民不知饑之為害也。前守造闢于丹徒鎮，欲取江湖以灌漕河，而地勢高仰，水終不登。公為之撤去，改造石礎，以泄露潦。父老因公按視，羅拜謝曰：固民所願，不謂使君慮及此也。隸下巨艘連橋，櫛比江濱，公問風濤猝起，汝曹安得無患。合詞對曰：沈溺時有之，願無策以避耳。公訪問舊有海界，利嘗有一僧投牒，自言結廬瀕江，每為遷卒所侵擾，願行禁止。公察其庸悍，詰之曰：距此幾何。曰：在鎮江江陰之間，各數十里。公曰：吾得之矣。地僻而介于二境，官府既遠，盜賊出沒，汝必為之囊橐。僧懼甚，立命尉曹掩捕，果得盜數輩，其中多為便房曲室，即破壞之，悉質于理。撤其屋以增養濟院，籍其田歸焉。吏民驚以為神。咸曰：此巨蠹也，非迅雷不及掩耳，未易鉏治。自此奠枕矣。饑民既蘇，帑庫亦立，幾不可支。商旅久服公名，願出于塗，課人增羨，公不欲多積，又代下戶之輸，歸訟未息。公自以向者三郡令無不孚，此邦獨未盡服，是吾之過也。乃謂作以自咎，百姓咸悅。憲使何公異聞之曰：韓延壽之閉閣，復見于今。具列政績及此事聞于上。三山謀帥公為首選，加寶文閣待制，邦人挽留，不可迂吏。至或詆之曰：爾輩乃奪吾慈父耶。赴鎮過建上，父老歡迎，如過徵時，喜公容貌不衰，無不以手加額。福之屬邑十有二，有去城數百里者，豫戒令佐毋得詣郡，專以靜鎮之。推所以治建者行之。八月初入境，領帥事，狂民有嘯聚者，公念攻之必散入旁郡，分遣遊兵數路要截，如指諸掌。裨校奉成算以行，賊計窮，會豪度不能脫，皆自經。餘數人定罪有差，脅從者縱去，姦盜為之屏跡。治宗子之橫暴，申疊毒之舊禁，獨買鹽之宿逋，優買銀之市估，內侍幹辦啓運宮，忽折簡相要，公惡其桀傲，勅去之。慶元三年二月，召赴行在，長途冒雨得疾，及關遽劇，既戊，抵家，甲寅疾勢遽變，遂薨于正寢。甫歸，即語諸子，吾之病，病矣。仕至禁從，五綰郡組，事君臨民，不敢有媿于心。今日無可憾者，惟先塋之碑未立，義莊規矩未備，汝曹其圖之。其為我上章休致，尋有旨轉一官。致仕，遺表聞，贈金紫光大祿夫，娶王氏，贈朝議大夫居隱之女。封令人。先十三年卒，贈碩人子男六人，曰：彙、宣、議、郎、曰：革、曰：通、直、郎、新、知、湖、州、武、康、縣、曰：卓、宣、教、郎、新、知、紹、興、府、餘、姚、縣、曰：阜、承、奉、郎、蓋、先、一、年、卒、革、未、命、女、一、人、未、嫁、皆、前、卒、孫、男、四、人、允、協、承、奉、郎、允、迪、允、修、允、諸、女、五、人、長、適、紹、興、府、鄉、貢、進、士、石、築、次、許、嫁、王、莖、餘、尚、幼、碩、人、葬、于、鄞、縣、豐、樂、鄉、橫、溪、西、與、之、原、諸、孤、將、以、十、二、月、甲、申、奉、公、之、柩、合、焉、公、性、資、渾、厚、風、度、凝、遠、胸、次、洞、然、而、臨、事、甚、密、與、物、無、忤、而、見、義、必、勇、和、氣、襲、人、望、之、而、意、消、至、誠、待、物、不、能、以、形、通、忠、孝、篤、實、始、終、不、渝、取、言、人、過、寸、善、必、取、不、以、己、長、望、人、而、喜、人、之、勝、己、自、奉、如、寒、素、而、周、人、之、急、則、不、計、有、無、善、與、人、交、久、而、逾、敬、道、廣、而、能、周、雖、有、強、戾、鄙、俗、之、人、一、與、之、處、自、然、降、心、非、意、相、干、恬、不、之、較、彼、自、悔、忤、待、之、如、初、推、賢、揚、善、不、遺、餘、力、無、一、毫、媚、嫉、之、心、人、以、為、不、可、及、而、公、出、于

中心不自以為長也。自為小官所立已不苟。出入朝行。奏論一于納忠。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推誠薦士。有味其言。一時推挽多名流。有致身法從者。林公栗。夔州之罷。上怒未已。公力救之。揚公萬里。由秘書監。清江東。上疏留行。皆人所難。獻替甚多。而不自表暴。故天子信之。而士夫推服。在都司。嘗以論事。許王魯公。久乃信服。曰。吾之益友也。知院胡公晉。同省。嘗曰。舊聞名而未識。面今自以為得師也。給事中王公信。每語人曰。陳公一片心地。所謂海內少雙。少以文受知于魏丞相。汪端明。應辰。進學不倦。文亦愈工。尚書韓公元吉。稱之曰。文詞溫潤。有制誥體。異時必以名世。正獻陳公。嘗薦于上。曰。前御史陳某。在太上朝。挺然為名臣。今其子賢而有文。金玉之德。絕似乃父。文惠史公。屢執手曰。觀公人物器業。必當鼎貴。在相位時。恨不得相成。尚書程公大昌曰。陳同年文章。今日之巨擘。而政事則魏。黃當反出其下。待制楊公曰。陳公海內名勝。某平生之知己也。周益公尤愛公之文。時以佳句誦于百僚上。又薦之孝宗。嘗曰。某交游多矣。耐歲寒者。惟公一人。此相知之最深者也。特進之徒于鄞。田廬之在莆者。悉與舉從。鄞有租四百斛。仲氏蚤世。尤愛其季。每以自隨。特進捐館。新平命公中分以與叔父。後以特恩補官。卒于貧。公時自窘于用。而周卹其家甚至。試郡。奉叔母與板輿俱行。葬送婚嫁。一力辦集。二子諸婿及甥。又皆仰給。久而彌篤。二女弟適張氏。王氏。夫婦俱亡矣。以張氏中女嫁會慶州集。又嫁其季女。王氏妹生一子曰。澈。新平尤愛撫之。今上受內禪。公在建命之奉表。遂補文資。甫中宗族。生事死葬。無不被賜。從弟翟仕于南而歿。其兄稚方教育其孤。而稚又亡。公取其季以來。愛之猶子也。遂聯入太學。兄子肇。頗友愛。而貧無以自存。公以叩益公。益公為感動。遂官之。公又命諸子斥田二頃。略用范文正公義莊規矩。以給宗燭。三山之行。畫纜有光。族黨接踵。至戲下。待之如一。捐俸以給之。親故有急。無不周卹。待安康之族。不異汪氏。義襟特達。人有難及。徽州招三衛軍。立表于門。有願行者。躬閱之。有一人疑其氣度不類。卒伍問姓名。曰。雍彥恭。詳問之。則泣下曰。有先人之遺澤。可以仕。厄貧。故自棄為此。公惻然。既飲食之。命取文書來。為召保任。奏上。且給其費。命下。又撫養之。至數年。在都司。有稚子訴其父官中。歲餘不得俸。竟死。歷券具在。即堂白下。左帑代支。令本郡償納。仍飭諸道。小吏俸不以時給者。勅長吏。在建。有孀自言前推官之家。夫婦俱沒。二子乞食久矣。求自便。公訪其實。乃華亭柳氏。即為關官舍。給常平之粟。取布帛于私帑。為之買田。又教以學。去又以屬代者。公之及物。類如此者。三事尤著者。公自宰掾。以至禁從。無歲不上。丐外之請。或勸止之。則曰。叨在要塗。不可待君相。厭薄而後去。晚臨四郡。在外八年。後來者多已得政。或為公稱屈。則笑曰。前輩有言。人生五馬政不惡。與人處處為春風。故能不薄其官。奉職日謹。精力德量。皆不可及。所至惠利及民。水旱有禱。率應如響。若有相之者。尤善因其俗。以為政。寬猛適宜。錫姦無所顧忌。撫恤善良。若不可解于心。去後之後。尚為長慮。論夏稅和買。著在甲令。兩數有差。更法以後。臣既去郡。乃悉輸十二兩。是欲輕而反重。請從定制。上從之。徵人聞此。感德深矣。僚吏各盡其情。樂為之用。賢者推轂恐後。閒有按劾。皆甚不得已。而后發。一吏一卒。不至屬邑。各置一廩。守宰親筆往復。吏不得窺情。實具見。如對面語。不待鉤距出奇。而政成于戶庭矣。未嘗以私喜怒施一箠。亦不妄用一錢。非有疾故不調告。惜官物如己物。

治公事如私事。每日要當一日必費。而便坐蕭然。自謂憂慮滿室。澹如也。遂以澹名室。公退則讀故書。尤熟于班。左摘其精要為一編。名曰。攝芳。故公之文。溫厚爾雅。有二書之風。有奏議制藁二十卷。詩文雜著十卷。藏于家。諸孤將版行。以傳世。歷任四朝。出藩入從。飭已甚嚴。了無玷缺。天下之言長者。莫先焉。鑄亦汪出。與公俱生長外家。公見老母及舅氏。尚書。每與如存之感。待中外諸表俱厚。鑄既奉祠。無時不過舅家。開公之歸。謂當春容里社。鄉人已有一舅。二甥。三學士之謠。天乎何奪吾表兄之遽也。始公荷孝宗隆眷。垂上政塗。而以憂歸。今春召還。謂必枋用。及門而病。不能朝。終不得究經綸之蘊。豈非命耶。嗚呼。姑無問此。以公之仁厚有餘。奇寵福艾。意必享上壽。而年不及七旬以卒。尤為可痛也。葬之日。上而士夫。下而兒童。走卒。識不識。無不傷嘆。內外姻黨。哭之盡哀。五郡吏民。以次致奠。且道其邦人聞訃。涕泣。幾為罷市。殆傳記所罕見也。諸子承公義方。各以材器自奮。鞏甯魁國子監。昔南。以禮部。卓登紹熙元年進士科。積善餘慶。其在茲乎。將葬。弟等泣拜求狀公之行。知公之詳。無如。有。又以舊所聞。審于母氏舅氏。謹書之。將以告于太史氏。而請諡于朝。若處鄉治家之法。皆公之餘事也。不廢書謹狀。

政 集 卷九十九

行 狀

侍御史左朝請大夫直祕閣致仕王公行狀

曾祖叔。故任永靜軍東光縣令。累贈少傅。妣趙氏。贈成國夫人。丘氏。贈濟國夫人。祖。累贈少師。妣張氏。贈衛國夫人。

父次翁。故任資政殿學士。左大中大夫。致仕。累贈太師。妣趙氏。贈秦國夫人。本貫濟南府章丘縣巨德鄉巨人里。王公伯庠。年六十有八。狀。

公字伯禮。其先大名府人。五世祖繼文。贈特進者。以明經出身。嘗為河中府虞鄉縣令。四世祖昇。贈太保者。以甲科為尚書郎。直史館。嘉岐王府翊善。十餘年。請老而歸。避大河之患。葬特進于濟南。因家焉。少師古學精深。兼通醫卜。工真行草篆。尤達于春秋。既免少傅喪。不樂進取。攜二子屏居青崖山之兩河。太師因教授其間。以供甘旨。名聞東州。學者雲集。時號兩河先生。紹興初。執政。凡四年。力丐閒退。已遂致其事。居于四明西湖之陽。今遂為鄞人。公登紹興二年進士科。授左迪功郎。吉州左司理參軍。試教官為第一。改充明州州學教授。十一年。任滿。循左從事郎。使親自列。主管潭州南嶽廟。時太師方在政府。詔以諸將

忘國事。凡所聞見，必詢究講明，務求可行之實。蓋其志尚如此，及膺選用，期不負所學，以報主知。去不以罪人，猶望其再入也。終不得究見德業，朝野共惜之。病且革，二子以藥進，手格之去，靜默焚香，冥坐自如。上章休致，處畫家事，若平時。及屬積，不但不亂，翌日入敘，肢體和柔如生。皆積善之報也。歸汪出，因外家以拜下風。自蚤歲辱知獎，閒置坐隅，匪怒伊教，殆非一日。公將沂江，鑰以假吏之燕會，別于金山。客授永嘉，公適來守，尤得親治行之詳。公之二子不鄙，以行實見屬，自惟克淺，不足以稱。下筆復輟者屢矣。王寅之夏，提幹公一疾不起，殊使人有愧于泉下。今推官又以爲言，乃取所聞見，敘次之，以俟當世君子立言者採擇云。

國子司業王公行狀

曾祖景章，屯田員外郎，贈金紫光祿大夫。
祖真臣，朝議大夫，致仕，贈銀青光祿大夫。
父俱，左中大夫，充敷文閣待制，致仕，贈光祿大夫。

公諱述，字致君，姓王氏，上世居大名。蓋三槐晉公之別派。會河決，遷墳墓于洛。高祖贈吏部尚書，徙于陳之宛丘。建炎南渡，待制再爲戶部侍郎，終工部尚書，寓居越之餘姚。今遂爲餘姚人。公幼警悟絕人，書一讀輒不忘。建炎二年，金人破宛丘，公年十一，被擄，能以婉言脫禍，至幽燕，久之，曾調發騷動，脫身走河朔。復歸宛丘，日爲南向計，嘗默寫舊所記論孟六經爾雅，教受汝穎間，時作歌詩，蓋未嘗一飯忘君親也。紹興八年，中原戍兵有自拔而南者，公與之俱，遂達行在所，自是益耽玩書史，一試入太學，在諸生間已知名。二十五年，以尚書郊祀恩補登仕郎。明年春，中銓試第一，循右修職郎，特差兩浙西路安撫司准備差遣。未上，丁尚書憂，服除，監行在雜貨務，權密使汪公徽以御史中丞宣諭荆襄，辟差充湖北東西宣諭使，司准備差遣。汪公素聞公名，事必咨焉。公亦不爲苟合，嘗坐中得聲譽，實僚相贊，公獨歎曰：「蔡人塗炭矣，聞者甚之。公道所以然者，已而果然。」汪公既歸，願稱公論事不苟，舉一厄屬之訖事。特改右承奉郎，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隆興改元，中進士第，明年赴計院，上問北方人材于尹侍御，稱尹以公對。忽有旨引見，公奏對雍容，上喜曰：「早晚當用卿。」退除御史臺主簿。越七日，遷監察御史。時金人再窺淮甸，朝廷旰食，公與同列奏疏曰：「昔襄敬勸漢祖，關中張良亦勸之，是日車駕西都，長安趙充國上書請先誅先零。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重書報從。史臣書高祖事必曰：是日書宣帝事必著日辰者，皆表其從善之速也。夫遷都大事也，即日啓行，金城去長安遠甚，重書往返僅七日，應機如此，事何由而不成。今天下事急矣，臣僚所言不可用，則置之，或有可采，願陛下遠法高祖，宣帝斷以必行，不俟終日，庶乎不失事機。又嘗奏論西邊上流形勢，詳陳備禦之策，凡五條，大略爲將帥不和，務使輯睦，士卒寒苦，宜加勞賜，益武昌舟師以張黃州之勢，分兵戍鄂州以防荆襄之衝，且請多方疑誤敵衆，使不得專意襄陽。又奏疏條上急務，願下哀痛之詔以收人心，選宰相之賢以任國事，出令必由三省，則命令專一，且絕姦人矯僞之萌。諸將小則不聞，則必致誤事，事關功過相補之科，因極論大江而上，我軍軍弱，乞詔沿江諸郡守

臣從宜指畫，一面施行，以一下上之力。是時宿將如李顯忠、邵安瀾、趙樽、姚仲之徒，猶有居閒者，公一一條其才用，有以貪殘得罪者，乞加杖撻以收其死力。且言姚仲舊在川陝，曾將燕北兩河，歸正人號赤心軍，以保川蜀。今江上歸正人不無危疑，宜令姚仲將之，以聽督府節制。每一進說，上皆嘉納。十一月，擢右正言。陸對之日，首論擇相之難，且言專取親舊，排斥異議，官義制之人于有初之地，置循默之士于必進之塗，樞密院之權反奪于機速房，尚書省之事不關于左右司，皆宰相之私也。次論兵費未已，科擾騷然，羣盜根芽，姦宄不禁，宜詔守宰行寬政，務實惠，安固羣心，以靜邦本。次論講和有三可疑，且請督師不專于持重，諸將不專于分守，悉遣銳卒以順攻逆，以主待客，各爲決戰，破敵之計。此聲一出，雖未必交鋒，敵人聞之，知吾有備，和亦在其中矣。次論陛下以願治力行之心，憤衆事之不理，慨然更革，令欲必行人情，或有不妥，終至廢格，不若實當言者使之言，擇其當者，明坐其人之奏請而舉行之，或有浮議，責有所歸。若其可行，利與害除，善聽善用之功，歸于陛下矣。是時晃公公武爲侍御史，一日與公同條具急務利害，翌日得旨，晃某理財之說最長，除戶部侍郎，公入奏言：「臣就晃公公武家同草奏疏，同銜進入內殿，又同奏陳公武既因此改除，授之義分，臣不應獨留言路，願繁劇自効，上賜御筆曰：卿方守諫職，且朕親擢，不須引嫌辭避，繁劇之任當俟異時，勿復再有陳請。」上意遂濕，且將進用。會論館職免召詔試，非是忤執政，遂除吏部郎官供職。一日力求外補，除直祕閣知鄂州，尋以母老丐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三年，除知台州。會永嘉關守執政以海溢之後，艱其選，擬試郡有績效者五人，上曰：「近嘗令王某守台州，未行，此良吏也。」遂除知温州。既至，一意廉撫，寬猛適中，除積歲無名之求，罷磨腐傳不急之費，公未嘗更州縣而公庭無留訟，屬邑無吏迹，雖老于吏事者不遠也。水利多廢，得內帑錢二千萬，盡心力而爲之，擇縣官之能者，總其事，召鄉之士有才幹者，董其役，如朱泮塘、瑞安塘、路石岡、斗門、功役浩繁，皆不日而成。民蒙其利，災傷流移之餘，歲事屢豐，士民怡愉，遂爲樂土。郡人畫像于州之普覺寺，祠之至今。樂清縣令顏大松邑事整辦，豪右不得逞，相率誣訴于部使者，公審其無罪，辯之事至臺省，朝廷爲差理官就郡訊鞠，公又執前說，使者憤其異己，併按公黨蔽賊吏，人皆爲公危之。獄成，令果無辜，始服公之守正不撓。四年，改荆湖南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丁內艱，服除，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公奏陳常平以陳易新之法甚備，上令先行之。一路公乘傳至部，敷諭聖意，約以檢校之期，親行按覈，弊盡隨革，從行不遇數輩，所至靜謐，遇僚屬之賢者，一見即薦之，求者弗與也。裁節浮費，公帑積二萬緡，以其半入建寧府庫，充常平本錢。九年，丐歸，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改元，除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明年入對，上迎問曰：「卿去國有十年否？」公對向蒙陛下擢從冗官，俾任專諫，分符察州，十有二年，恨無報効。上曰：「毋往湖外，且將用卿。」公奏：「天下之士，口有至公之論，而中有至私之情，願有以絕觀覲，塞流說，舉無遺賢，勳無快罰，則人無所容其私矣。」遂留爲吏部郎官。三年，遷軍器監，嘗因輪對奏言：管子曰：人君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人臣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又曰：無代馬走，使盡其力，無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此言深責成效于臣下也。願陛下使羣臣各居其位，職任分子，臣下之所趨，誅賞操于人主之獨斷，日省其事，歲考其成，小大協心，以張國勢。又奏紹興以來，軍器

先閱于本監官。然後赴部。旬終進呈。近用御筆。軍器非進呈不得出所。自此止是文移往來。更不加考察。臣以為職與事合。則功罪可稽。事職相離。則誅賞並廢。欲乞略依故事。仍令監丞旬月就本所察其美惡。不為虛文。丞貳專主親臨。監部總其大綱。有不精詳。無敢逃罪。十月。差充大金賀生辰使。接伴使。循例率執具。即曹而上。姓名以進。上獨遣公調護使。客了無閒言。往回奏對。益稱上意。四年秋。國子監試進士。上舍考官以子弟預上舍試。引嫌自列。特旨別開院。以公持文柄。鑒裁精甚。士論稱。至九月。遂除國子司業。公在學校久。士子素所欽服。人情翕然。謹守規繩。始終如一。公嘗得病。疾至是復作。謁告未滿。求致其事。遂以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終于官舍。享年六十有二。累官至朝奉郎。娶張氏。故知漳州麟之女子。男一人。中行。迪功郎。前明州慈溪縣主簿。孫男一人。大臨。將仕郎。女一人。公性孝友。尚書治家嚴整。子弟小有不謹。正色視之。公一兄二弟。相繼蚤世。公事尚書無闕者。居喪盡禮。後雖喪顯。輿輜出入。不敢就廳所。避尚書之舊也。迨吏到門。一不改度。母文安郡夫人黃氏。生公。公決而殞。痛念終身。語輒泣下。遇外家特厚。繼母河南郡夫人宋氏。撫公于齠齡中。以至成人。事之尤謹。尚書捐館之後。率循家法。加詳悉。事寡嫂。孤姪。內外斬斷。無一毫之私。遇父母諱。日潔齋。兼辰。哀動左右。奉壘域。及四時之祭。皆可法也。少歷艱苦。通練世故。慨然有大志。不為無用之學。究極事變。著明利病。動數千言。初登第時。張魏公方銳意進取。公上書辯論。以為無規模而決大計。以天幸而希成功。魏公不以為忤。曰。正欲各出所見。後省率如公言。既居官。當國家多事。知無不言。居憲臺百日。諫垣三旬。而前後論奏數十上。皆切中事幾。有人所難言者。以遺補舊人。再入為郎。稍遷監長。士論為鬱。而公處之恬然。出公門。入私門。貴近未嘗識面。且望一見。政府不請開也。天資素高。而力學至老不少衰。黎明誦書數十過。而後盥櫛。日常以六經羣書至文選。韓柳李杜詩文。大率成誦。暇日。正坐默誦左氏傳。一字不遺。尤通貫漢史。嘗辯班固抵牾。為西漢決疑三卷。補註杜詩三卷。編集南北戰爭事實。為南北鑑。詩文至多。少作皆棄不取。存者尚十卷。為監門時。姚令威寬嘗有所遺忘。折簡問公。答三百餘字。皆史傳全文。姚問所遺。云。就筆揮答。不見有所閱也。姚大驚服。尹冕同居臺中。一日有言。書鵝于陸者。入水輒沈。下。公曰。是必以豆飼之。客曰。然。因引稽康養生論。豆令人重之語。二公歎曰。公記問可謂精博。姚與二公皆號該洽。自以為不及也。自少才氣不凡。方赴銓選時。張公綱為禮部侍郎。吏持銓榜來。張公遽曰。魁非王其乎。吏曰。唯。同列怪問之。張公因盛稱公才學之懿。非第一不可。其為前輩所期待如此。為文務極本源。謂近世學者多苟膚淺。其教子弟。嘗曰。欲為文。必自先奉文章。欲為詩。必自三百篇。以及騷選。唐人欲作字。必自鍾王。諸公故公之詩文。皆高古。字畫有水墨。積習之功。尤精小楷。手抄書盈溢巾衍。首尾適整。開卷粲然。對賓客。宴笑高談。雄辯援據。詳明率傾其座。人晚頗務簡嘿。叩則應。明理益深。聞者悚歎。居家自奉甚約。間以其餘賑宗親之不給者。春夏間。傾困廩。所有下其直以糶。一邑米價。賴之以平。乙酉大饑。為粥以食餓者。里人勸率。全活甚衆。考公之平生。以世家子淪陷異域。脫身而歸。力學自奮。兩薦上庠。第。又以上書得罪權臣。閒廢十八年。不預世賞。年且四十。繼得一官。暨登一科。不兩年居諫省。未幾去國。更憂患。浮滯久之。一旦天子引以自近。且貴矣。曾不

得。一在言語侍從之列。肅志而致。士大夫無不痛惜。兩舉諸生。哭之盡哀。又相與祖祭于江干者數百人。行道嗟呀。以為未有也。中行既以五月二十八日葬公于縣之雙林。屬鎗狀公行事。將以求銘于立言之君子。鎗不肖。公以兄之子妻之。又為癸未同年進士。公既撫兄子如己出。且不以子婿遇我。其敢以罔陋辭。謹撫平日所親見聞于公者。具如左。謹狀。

直祕閣知揚州薛公行狀

公諱居實。字云華。世為明之鄞人。曾祖弁。故不仕。祖唐。累贈右朝議大夫。父明龜。故任右朝奉大夫。知衡州。累贈通議大夫。通議公以儒學起家。純明簡靜。鄉黨尊敬之。公自幼敏悟。風骨魁梧。通議公期以遠到。受致仕恩。補將仕郎。初任福州長溪縣東尉。任滿。循從政郎。尋以監賞改宣義郎。知湖州武康縣。始至。延父老問疾苦。一以仁厚遇之。追科不擾。而集庭訟益稀。民方喜公之政。而遭母淑人王氏之憂。以歸。服闋。差主管臨安府城南右廂公事。南廂戶口十四萬。最為劇繁。公手決訟牒。了無滯礙。有武弁安儼者。其母嘗充掖庭。怙勢橫恣。公曰。此而不懲。是謂張禁酒。趙放復生于今日也。列其姦狀于府。府上其事。有旨。鑄秩免官。徙之他郡。有府皆持公移。造庭下。肆言慢侮。公以為如此。何以助彈壓。杖而遣之。吏部尚書薛公良朋時帥臨安。喜公臨事靜厚。而能不畏強禦。貳車有闕。必使攝事。多咨訪焉。工部侍郎姜公說為漕副。當乾道初。開都下大疫。漕以上命遣府僚視民疾苦。惟公領鹽家至。議疾賦藥。鑿不敢欺。所活最多。于是帥漕共以公績上聞。被旨候任滿日。陞擢初。四明海多盜。戶部侍郎趙公子瀟以龍學出守復制置司。以鄉兵分委士夫之里居者。公曰。是哇下也。緩急何可用。乃即遠郊勒兵以法。教之坐作進退之節。是時。軸輻雲集。而篙師輩無所用心。日邀城市。公獨率所部與之期。而肄習之。一日。趙公按視公所轄百艘。沿汴奮迅。餘州為之辟易。趙公亟稱之。及任都廂日。諫大夫尹公穉出使東浙。措置海道。雅知公諳練。辟以自隨焉。授臨安府通判。未赴任。聞會丞相懷以戶筭領權。始議併二十一庫為七。思得通敏靜重之士為之屬。遂辟公為主管文字。當併省之初。羣失職者不樂。浮議橫出。欲挽取之。公洞究弊源。隨事革。不見其迹。又能調娛上下。以迄于成。課入增倍。至今行之。公之力為多。權發遣與化軍。始至庭。盜跖充斥。吏或請分曹以治者。公不聽。親閱而審詰之。往往得其情。窮教令之黨。嚴安訴之罰。處決精當。訟者悅服。郡以辨治。興化士子盛多。而學宮隘陋。弗稱教養。公為之建傑閣。以度御書。崇齋宇。以安學者。廣書籍。備器用。奕奕一新。有浮屠自謂遇金僊。得咒術。有疾者飲其水。或愈。愚民相扇。所在城市。財施日積。旬月間。累百萬。公聞之。曰。執左道以惑衆。罪不容死。弗忍究也。遂浮屠境外。悉以其資歸之學。多士趨之。郡圖歲入。芋麻以為太守圭租。公視地狹。不足以出此。則曰。腹民以自厚。非吾志也。立罷之。就除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公以為監司自有體。簿書期會。固不可慢。而非政之先。願以激揚為己任。既事財執盜謀賞。會公攝憲。疑其附會。摘獄辭之。隱以折之。獄吏詞屈。具得財曹姦利之狀。移官審究。則良民也。較正其事。而散遣之。朝廷興修水利。公驅馳川谷。不憚勤勞。所在必集故老與鄉之秀者。考言遺迹。一一疏濬。吏受成規。奉行惟謹。循行諸郡。約省騎從。不以聲勢臨人。或不知為郡使者也。公除郡時。少保陳公當國。自喜為鄉

邑得賢二千石。且道主上選擇之意。及少保帥關。公方持使節至三山。繼價翔踊。公還建寧。發常平粟萬斛。順流而下。少保公難其神速。尋除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力丐奉祠。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秩滿。赴都堂審察。得旨內引。公力言常平虛數。水旱無備。請盡洗宿弊。與之更始。又言閩中部綱公取夫力之費。所至輒起夫騷擾。以為常。請一切禁止。上嘉獎。留為倉部郎官。既而陞郎中。漕粟都至有折閱者。所司括責逋負之人。聯以楛。百十為羣。徒因筭。而無所從出。蓋糶枯瘠。無復生意。公憫其然。為同長貳。奏請令漕司下所屬價納。因繫一空。鼓舞而去。淮西漕關。有以公姓名薦者。遂除淮南轉運判官。兼提刑。提舉即日獨班對便殿。臨遣甚寵。面諭兩淮事宜。委以城險要。浚池隍。又將立倉廩。以豐塞下之粟。且曰。勉力辦職。朕不忘卿。公感激受命。即日引道。至治所。府庫枵然。公訝其已甚。及會出入之凡。則嘆曰。用之無節。安得不匱。吾知所以治之者矣。于是汰冗吏。罷不急。補罅導源。時取而約用之。盡弊之迹。剗瑛殆盡。漕計始優。一意屯田。事修築塘圩。廣募種藝。又以其餘貨。修無為軍庠校。遂為淮右之冠。與利除害。纖悉上聞。主眷既渥。隨即罷行。安豐軍光州舊有忠勇軍水寨。不隸漕司。上以公肅靜有謀。併以委公。陸辭之日。上親語公。漕司所造弓弩。就令和州築屋貯藏。公檢閱其目。虧數尚多。亟為奏審。御筆仍令增造。公不以費。毫擾州縣。而如期辦集。樞府上其勞。特轉一官。淮東謀帥。上因公奏陳邊事。深嘉之。即以公知揚州。淮地被邊。狗鼠之盜。雲合鳥散。無所踪跡。邊民多苦之。公設贖賞。置耳目。取其尤者。明正典刑。窮治蠶桑之黨。疏其姓名。而揭之市。事盜屏迹。外戶為之不閉。酒熙庚子。早既太甚。公以禱禱勤勞。蔬素日久。遂得下痢之疾。郡民日到庭問公起居。以安否為休戚。閱兩月。竟終于郡之正廳。十月四日也。百姓為之悲。士大夫亦傷惜之。累官至朝請大夫。嘗以職事修舉。除直隸。開安朱氏。封宜人。男六人。長揚祖。迪功郎。特充淮南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次佑祖。以國子入太學。將受公遺澤。次循祖。懷祖。述祖。女四人。長適進士汪開中。次適承務郎新盛。兩浙轉運司明州造船場王克常。次許嫁將仕郎劉安正。次許嫁通仕郎徐暉。變公稟資寬亮。而能濟以嚴。遇事明察。而不流于刻。自奉甚約。而未嘗吝于人。性不喜酒。居官未嘗夜宴。視王事如家事。惜官物。歷官三十年。了無玷缺。以緩急叩請者。割俸以周之。維揚公帑負民錢積數頗多。公到郡。捐私財先為償之。遇事有可疑而難辨。或以非意相干。必退而深坐。思有以處。俟其心平氣定。徐起而應之。故未嘗失色于親舊。事亦無不得其平者。平生多巨公獎予。更為汲引。馴致宦達。晚結主知。親禮國寄。士夫不惟以公之才業。應有以得此。且謂公奇肅沈毅。福祿未易量也。而年止五十有八。不得盡其才用。嗚呼。天耶。諸孤以九年六月七日葬公于奉化縣志義鄉雙各嶼之原。從新卜者。歸母于公為中表。歸視公為諸舅行。平時相與素厚。公之諸子。以公之行事屬編。編次。因紀其大者如右。謹狀。

改媿集卷九十一

行狀

文華閣待制楊公行狀

曾祖端。故不仕。妣蔣氏。魏氏。

祖零。故不仕。妣邵氏。

父渙。故宣義郎。致仕。贈中散大夫。妣徐氏。贈令人。

本貫慶元府象山縣政實鄉。美政楊公諱王休。字子美。年六十六。狀。

楊氏世居郡城。公之曾門始家象山。遂為邑人。累世以隱德聞于鄉。公生而奇崛。邵夫人中年抱孫。極愛撫。于髫齡中。已有成人氣象。莊重寡言。樂然後笑。相者以為必貴。中散延儒士教之。家苦無書。傾貲買經史。于書。覽。肄業蓬萊山僧庵中。窮日夜之力。至雪積于階而不自覺。尤好詞賦。兼通春秋。游郡席。名出諸生之右。紹興末年。始名鄉書。再薦。登乾道二年進士第。調左迪功郎。台州黃巖縣尉。首與邑座。公自課督。又獎拔其尤俊秀者。其後登科相踵。皆以為出于公也。邑有豪民武斷一方。蓄雄狡數十輩。分而為三。曰大神者。為之謀事。曰中神者。為之行貨。曰小神者。則無賴善鬪之人也。官吏莫敢誰何。公具得其奸狀。白

于郡。諱他州。閭里。稱公為鐵面少府。遇賂賣生口者。痛懲而歸其人。請捕盜立賞格。計實而募于衆。購雨。則神龍為之示現。捕盜。則鯨海為之肅清。蓋筮仕之初。器業聞望。過人。已數等矣。尋以黃典改左承務郎。知廬州合肥縣。邵夫人年過九十。方欲奉重親之歡。而邵夫人壽終。公追慕含飴之愛。不欲行。中散同徐夫人執喪于家。勉公前過。公攜一僕自隨。晝至。聽事。夜寢書室。洛誦或至。夜分。尚書王公希呂為帥。歎曰。據案決是非。此猶可及。官舍如僧居。二年如一日。實有所不能也。又愛公筆端。箋奏皆屬之。帥漕不相能。久不覲面。僚吏無敢言者。而皆敬公。各致刺舉。公因得調。其間。二公為之釋然。置酒交。而待公益厚。淮民多為客戶。所使地。訟難決。公親行。阡陌為之平。章訟日息。而野日闢。至今賴之。賦役均平。一毫不擾。民樂就役。欲及公任內。為之歲饑。發防邊馬料。運米給貸。漕司詰之。公疏。艱食之狀。且已責其秋債矣。至期。皆不督而集。萬弩手赴帥。司檢閱。多苦傷寒。喉閉之疾。公擇方製藥。以給之。病者多全活。其不幸者。官又斂之。郡多草廬。易致延燬。公白于郡。請易以瓦。帥曰。非君孰能辦者。公一力經營。市木傍境。教民陶瓦。未幾。民居一新。邊方為之壯觀。禧熙四年。磨勸轉承事郎。明年任滿。賞轉宣教郎。授南康軍簽判。郡素號江東道院。待制朱公兼時為守。日課諸生講書。公亦相與發明。事無巨細。悉以委公。自行經界。以來。境內苦于賦重。民不聊生。流移者衆。公與朱公力請于朝。利害甚白。雖幸少寬。猶惜其不盡如所陳也。廬山東南勝境。官宇有吏隱堂。正與五老峯相直。煥侍雙親于堂上。太守尤敬中散。扁一亭曰敬老。公餘則奉安輿遊名利。以盡其歡。六年。轉奉議郎。初有詔。募陳給舍舉察官。王公已在西掖。以公及丞相京公。健應詔。京公遂表。而公遭內艱。以歸矣。扶護善行。悲感道路。執喪甚苦。九年。又丁中散憂。勉舉大事。家為之罄。邑鄰台州。有蓋蒼山高絕。人迹罕至。公處僧室。閱佛經一藏。以資冥福。人以爲難。服除。造朝。言士風奔競。皆上之人有以來之。仍言海舶不可徑造。都下。貳相王公。准梁公。克家是其言。有意留公。自以五年憂患之餘。力求鎮江府分司糧料院。以歸。人尤高之。十二年。到官。職務至簡。而少保吳公。瑒為總領。一見公。期以遠到。幕府事既為盡力。吳公亦開心聽可。一司賴公為多。明年轉承議郎。吳公召還。首薦公才德之美。孝宗命。中書議之。既滿秩。王丞相欲處以司農寺簿。公又力請外郡。除知洋州。十五年。轉朝奉郎。光宗時。以皇太子參決庶務。公辭于議事堂。論。准甸。撮。課。紹興和。實最為民害。又論四川。綱。馬。利。病。光宗喜曰。議論人物。俱偉。當為敷奏。施行。是冬。赴鎮。洋本佳郡。近歲有健訟者。公剖決精明。人不能欺。坐以無事。治賦。期會。信必不嚴。而辦。征商。權。酌。亦皆沛然。郡有丹淵。二蘇。鮮于子駿。四賢。繪。像。且。望。必。率。子。弟。拜之。丹淵有園池三十畝。公盡復。故。迹。退。食。多。賦。詠。其。下。又。崇。教。化。課。農。桑。百。姓。安。之。幾。一。閱。月。俄。改。知。金州。兼。管。內。安。撫。前。守。一。武。吏。居。興。元。席。卷。以。歸。又。盡。焚。其。籍。公。至。則。枵。然。且。無。所。稽。考。為。之。節。用。度。德。吏。姦。不。能。給。一。二。詔。置。獄。前。守。坐。編。置。沒。其。家。貨。公。又。極。力。經。理。僅。能。成。邦。西。津。兩。渡。公。幣。征。利。病。民。首。罷之。創。浮。梁。于。西。津。以。惠。行。旅。人。為。立。祠。過。者。必。祝。處。分。西。城。漢。陰。平。利。三。邑。綱。馬。以。損。均。敷。之。費。施。竹。木。柴。場。之。利。去。受。輸。倍。征。之。害。州。有。權。茶。場。其。初。止。隸。茶。馬。總。領。三。司。抱。納。息。錢。之。外。郡。計。亦。藉。其。助。守。或乘。勢。權。取。至。移。用。保。省。以。增。本。錢。從。官。多。售。既。已。科。擾。園。戶。深。治。私。販。配。隸。者。相。屬。守。亦。或。以。自。累。公。極

白茶司。欲賣引。以便民。某年。始有更引之命。公力贊之。俾官僚及諭鄉之大夫士各陳其事。酌取衆說。罷茶場。而鬻引。一方無不快之。帥守尚書宇文公。價。憲使朱公。致知相與歎曰。安康之政。前所未有也。條其政績。交薦以聞。光宗登極。轉朝散郎。郡之士風素陋。鄉舉者二人。其一又流寓也。公為大興學宮。學者寔盛。鼎新祭器。春秋釋奠如禮。有雅歌投壺之風焉。十六年。為四川類試考官。境內一水遠通襄鄂。行商不絕。有鬼愁灘。摧舟絕險。公出錢募人平理之。石堅不可破。公臨視之。得古鐵于沙中。甚夥。鑄為鎚鑿。嚴。醜。熾。炭。以。攻。之。石。為。之。解。以。砲。卒。移。去。遂。為。安。流。郡。宿。重。兵。多。以。權。利。啓。爭。公。視。如。一。家。愛。軍。士。如。愛。吾。民。都。統。田。公。世。卿。固。已。交。歡。殿。帥。郭。公。棟。奉。祠。里。居。相。與。從。容。無。間。嘗。獵。近。郊。步。騎。俱。從。三。公。戎。服。竝。馳。公。又。素。善。射。以。一。矢。斃。雙。兔。二。老。將。敬。服。之。閒。語。同。僚。曰。中。興。之。初。余。為。均。房。鎮。撫。使。敵。騎。犯。塞。大。將。以。金。箭。隸。京。師。置。不。問。止。保。洋。州。饒。風。關。遂。致。此。郡。失。守。又。乘。勝。擊。破。饒。風。直。搗。漢。中。賴。王。師。力。禦。之。遂。由。斜。谷。而。遁。今。郡。為。西。蜀。喉。襟。上。津。縣。即。商。于。之。舊。邑。自。商。之。豐。陽。西。至。洋。之。重。陽。關。橫。亘。一。千。三。百。里。關。隘。六。十。四。邊。而。關。遠。而。權。輕。財。匱。何。以。備。倉。猝。乎。聽。者。竦。然。公。曰。向。以。大。將。為。守。與。三。邊。軍。府。角。立。廚。傳。動。有。重。費。交。通。通。及。四。鄰。惟。當。痛。絕。舊。習。雖。賈。憎。不。暇。恤。也。歲。餘。以。所。積。贖。防。邊。器。具。增。保。勝。民。兵。衣。甲。親。給。支。幅。無。侵。漁。之。患。時。比。箭。貫。革。游。惰。之。習。休。日。則。較。禁。卒。事。藝。號。令。精。明。賞。罰。有。差。將。官。有。夜。飲。于。城。外。者。私。留。門。輪。以。俟。公。曰。吾。與。敵。畫。地。而。守。其。可。弛。乎。懲。關。者。而。軍。中。亦。治。其。騎。將。內。外。始。肅。舊。有。撫。養。庫。例。與。公。使。用。等。公。曰。此。正。以。防。邊。也。自。軍。用。外。不。支。一。錢。去。之。日。為。緡。錢。十。餘。萬。紹。熙。元。年。轉。朝。請。郎。二年。除。利。州。路。轉。運。判。官。自。郡。赴。襄。幾。千。里。道。遇。訟。牒。隨。即。受。理。御。吏。甚。嚴。秋。毫。無。擾。考。察。吏。治。置。籍。大。書。明。別。淑。慝。二。條。區。別。賢。否。列。城。為。之。震。悚。利。路。屬。郡。多。在。關。外。漕。計。入。不。支。出。適。當。游。饑。西。師。除。掌。武。門。下。增。俸。不。費。重。以。歸。正。之。意。方。左。枝。右。梧。之。不。給。而。暑。雨。為。災。上。煩。宵。旰。又。躬。撫。勞。賑。濟。之。役。金。州。大。火。幾。無。子。遺。守。卒。僅。以。舟。免。公。兼。倉。使。即。發。米。以。救。之。漕。司。力。不。足。寢。食。為。廢。貳。卿。楊。公。輔。方。護。餉。四。川。與。公。同。年。氣。義。相。許。公。力。請。于。楊。公。曰。安。康。一。蕪。甚。矣。軍。中。有。事。力。多。使。令。猶。可。與。起。公。私。亦。立。何。以。為。州。若。請。僧。牒。于。朝。萬。里。難。應。頃。罷。本。州。安。撫。司。有。備。邊。庫。錢。二。萬。萬。椿。留。使。所。前。守。拘。沒。贓。錢。有。旨。輸。內。帑。二。者。皆。本。出。于。金。州。之。民。若。以。此。建。官。府。措。居。民。于。經。費。無。所。損。而。可。以。新。此。邦。矣。楊。公。慨。然。從。之。公。既。兼。憲。使。聞。關。外。六。七。月。方。食。麥。盜。賊。橫。行。吏。惰。訟。淹。德。意。壅。不。宣。冒。暑。慮。囚。歷。階。成。文。鳳。四。郡。賙。貧。剖。訟。所。至。有。恩。行。褒。斜。谷。出。武。休。關。道。不。通。車。間。用。監。輿。徒。步。以。度。險。于。中。喝。以。文。州。地。荒。民。稀。而。力。役。最。重。為。奏。罷。其。不。急。者。數。條。西。帥。吳。公。挺。久。鎮。貴。重。待。賓。客。尤。厚。公。既。深。入。邊。關。吏。曰。當。道。武。興。公。曰。此。行。正。欲。到。軺。傳。不。到。之。地。遂。由。文。南。以。歸。吳。公。猶。以。例。卷。至。司。公。力。辭。帥。服。其。廉。蜀。人。翕。然。稱。之。有。利。州。兵。官。告。許。太。守。陰。平。知。縣。以。縣。庠。為。酒。肆。公。以。為。犯。名。分。敗。風。教。莫。甚。于。此。俱。劾。罷。之。嘉。陵。江。暴。漲。漂。壞。棧。道。郵。傳。隔。絕。公。大。為。經。理。以。其。費。上。聞。總。司。助。其。役。由。益。昌。至。大。安。軍。修。創。棧。閣。二。千。餘。間。視。舊。加。闊。今。成。夷。塗。明。設。條。約。補。役。兵。之。闕。畫。疆。分。章。椽。柱。絢。莢。乘。暇。採。取。風。雨。侵。蝕。以。時。繕。治。期。以。勿。壞。自。祥。符。皇。祐。元。豐。三。為。此。役。元。豐。嘗。紀。用。數。今。役。不。翅。數。倍。而。不。以。取。于。民。有。修。橋。關。記。甚。詳。蜀。中。皆。歌。詠。之。三。年。

移成都路提刑。兼常平事。得旨護試外省。公自向為考官。固已具知蜀人多為度語于程文中。有容私而幸中者。謂之牢籠。公身率僚力革弊。寒俊獲伸。無不感服。又詳究試闈曲折。參以南省規式。關防備盡。既施行之。又編為成式。申制司以為後舉照用。綿州歲市黃雀數十百萬。一切禁絕之。藥局歲久。劑料陳腐。焚而易之。巨室資租。至使耕夫自戕。公治其甚者。綿漢告饑。親至二郡。主行荒政。故饑而不害。西蜀藉江水入堰灌漑。舊率取竹木于民。春猶未集。水已大至。積薪救急。簡陋重擾。徒有倍費。公豫于冬初收買。歲始修築。又眉州蟻圍山下。一堰歲苦衝決。命伐石為之。濬廣溝。又捐俸為漢嘉西門石梁。郡人名楊公橋。皆為永久之利。裏有平允齋。聚獄案于中。夜則閱之。有疑則親筆究問。緘以紫囊。亦令所問官親筆批。執吏不得預之。故多得其平。三年。轉朝奉大夫。四年冬。除本路漕。黎州蠻獠青羌擾邊。州所遣兵。為羌所圍。公適攝帥。以策禦之。遂遁。嘗聞道旁兒啼聲。得嬰兒于枯木中。因籍城內外得遺棄者百餘人。悉加撫養。俱遂生全。制決兩司詞訟。迎刃而解。酒禁素嚴。有捕郭二十五私釀。至庭下。公詢之。郭乃一邑令。公察其非滌器之徒。治告捕者而慰遣之。郭少城大族。擁笏致謝三十餘人。府庠養士至千人。每月必再入考閱程課。旌其能文者。庠饌豐贍。士愈悅。造吳蜀會子紙。每界至六千萬。漕計始十七萬緡。偶會多事。費倍平時。或慮乏與。而公慮之裕如。遂積緡錢至四十餘萬兩。在漕臺與外銜。俸門尤衆。一以公心行之。最能授職。多得實才。人服鑒裁之明。慶元元年。軍恩轉朝散大夫。尋又以年勞轉朝請大夫。召赴行在。七月。除戶部郎官。湖廣總領。仍令奏事。對便朝。奏罷邊民守關。及非法役民者。以軍兵為之。此安邊恤民之急務。又奏禁盜賊之法。強盜已有六項。指揮欲于殺人屍不經驗而無證佐。依大辟疑處。奏裁指揮下。添入強盜殺人者非六字。使盜賊有所憚。且明示無惠姦之意。又論錢幣甚悉。謂貨泉取其流通。今自裂而三之。東南則用行在會子。兩淮則用鐵錢。會子湖北會子。則又異于二者。是使商旅不通。嗟怨相聞。不若罷兩淮湖北會子。其在民間。用行在官會收之。俟收兩處會子盡絕。則官會通行。實為利便。總司金穀浩穰。公首去八弊。而總計為之日充。詳閱軍用。而駁虧數之實。親臨出入。而究楮券之姦。分錢支子為三。而不容互用。判軍糧積為二。而不許移易。拒河支廊支之請。而米綱無陳腐之憂。繩兌支截支之擾。而茶引有通行之便。以至廣儲蓄之地。兩郡為屋百楹。舊以蘆荻糴米。一易以板。後遣使盤量。惟湖廣之數豐盈。人益歎慮事之周也。循行邊屯。會襄陽火災之餘。亟議撥錢五千緡。瓦礫之場。盡與棟宇。公又親撫存之。軍中升差赴司。按試公勉以忠節。親校武藝。仍書公移置几上。中選者即書其姓名。以授之。進退既公。軍士咸悅。三年春。就除司農少卿。九月。令赴行在供職。十一月。除太府少卿。十二月三日。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六日。始入闕門。先次供職。明年奏事。陳備邊之策。謂金方與鞏相攻。未知勝負。然皆足以為吾患。不可不慮也。又列擇將。審勢。修戎器。招勇敢士。四事。因薦統制而下。內可為環列。外可為將帥。十人。御筆籍記。時中書積獄案甚多。月日或有措改之迹。四月。轉對。即奏曰。奏案動關人命。中書豈能悉察。吏得以為姦利。以小節迂回。而俟赦降。或改移月日後。先請該恩宥。乞以大璫寺及四方案。盡申御史臺置籍。月委察官一員。稽考句銷。已結絕者。而備督其餘。或有淹延太久。日月差殊。則奏勅

之。庶無冤滯之民。又論省都吏引任。趨麻親之弊。國家以天下之務。隸于六曹。而總于三省。故為吏者。貴優而廉。厚又為保引之法。許錄其子孫。若異姓。而今日。屬雜殊甚。習學守闕。不知幾人。氣習趨向。非復舊風。輕便苟求。詭秘百出。反甚于州縣之吏。乞加澄汰。止許保引子孫者。許引同宗大功親一名。其異姓之人。一切停罷。庶少清吏。選聞者皆趨之。六月。假顯謨閣學士。兼侍讀。為金國賀生辰使。過泗州。北書表初。參索使副出。公令掌儀以禮折之曰。都管而下。便服來參。乃欲使者以盛服相見。豈無差等耶。竟受參如儀。至真定。謝酒果。金之中使。忽謂使副不當用。卓背白領。蓋北方朝儀。皆用紫也。公曰。本朝止用此服。且泗州東京。既用之。儀正如此。使以左衽至本朝。豈為不恭。即應三節人。退班。終不能奪。歸而奏曰。臣將命殊鄰。因得觀民情之向背。敵勢之盛衰。與夫士馬之虛實。財貨之盈虧。皆已可知。此固已見天道好還。今古不異。然在我不可一日而不備。又奏和糴所以惠民而備兵。今平糴良法。浸壞。牙僧皆徒操其權。而官受其欺。乞置場收糴。聽民商從便。免致科敷。可以絕姦利而價自平矣。四年。以勞遷轉朝請大夫。又以年勞轉中奉大夫。十一月。遷太府卿。轉對。論奉使三節人。從。近歲託請貨取。僥實而已。安有能視人之國者。欲乞除上節親隨等。選詳如舊。餘悉取于三衙及江上諸軍。上自統領。下至隊兵。輪轉差撥。已行者不許再差。歲兩遣使。約不下百餘人。彼城壁之堅瑕。地理之要害。必有能視之者。因使士卒。輕行洪河。太山。激昂壯志。轉相傳聞。一旦用之。必有功焉。又論郡縣拘到銅器。或憚于解發。而收貯不嚴。竊取求售。所在有之。乞令盡發。赴錢監。仍申嚴禁。五年。差省試參詳官。五月。除秘書監。公性嗜學。久從史道。未嘗廢書。自謂平日欲見祿府書。而不可得。遂終日坐省沈觀。未見之書。尤不喜趨。同省贈以詩。有九衢達官。方馳轂。羣玉詩仙。獨下帷之句。有以為後時者。公笑不答。九月。兼實錄院檢討官。十一月。除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六年。進故事。論監司廣朝廷之耳目。考州縣之否臧。以惠安斯民者也。若能軟不擇。廢毫釐容。苟苟且而略風節。尚資歷而混賢否。亦何取于外臺之寄哉。因歷陳高宗孝宗聖訓。願深詔大臣。除授之際。雖不可廢資歷。一當先擇風力強濟。材具精敏之人。使充此選。則一路可以蒙福矣。尤宗玉牒書成。公讀于殿上。以賞轉中大夫。四月。兼工部侍郎。夏。上封事。請下罪己之詔。修應天之實。布之天下。使內外之臣。闡弭天變。五月。有詔罪己。仍詔侍從而下。疏陳闕失。又奏。備論二稅徵權之擾。和糴先備之計。尤詳。時慈懿皇后上仙。兩部事繁。公嘗病。往來冒暑。感暴下之疾。力請外祠。三請除文華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歸而病。復革。啓手足之際。色莊不亂。命具紙筆。曰。吾將逝矣。書一頌。甫畢。遂終于正寢。定九月壬申也。病中乞致其事。轉大中大夫。遺奏聞。贈四官。澤其後二人。妻同邑史氏。子二人。燁。將仕郎。燧。先卒。次適文林郎新紹興府嵊縣丞俞杭。次許嫁未行。後公一年卒。孫男一人。某。登仕郎。以嘉泰二年九月庚午。葬公于鄞縣通遠鄉金谷里四明龍井山之原。將葬。燁請狀公之行。論少與公同薦。公自海上後。至。遇于途。我冠粹溫。即語同行者曰。風度如許。一第何足言。且當以賢貴有聞于時。遂定交焉。今四十年矣。中間離合不一。公之賢譽日起。人猶日長者耳。其使蜀也。聞公不畏強禦。幾危其舟。嘗按郡守。有為之

地者反欲相傾。人為公懼。公抗辯于朝。不少屈。中執法為直之而後定。于是益壯公之為而加敬焉。京丞相嘗謂公曰。祖宗不以蜀人帥成都。又多以東南士夫參錯于諸路。節制間有深旨哉。某帥蜀時。固知蜀多名士。求其曉暢吏事。所至治辦而不疎者。無如楊嗣勳。東南士夫入蜀者。亦多可稱。求其最賢而有才者。無如楊子美。故某與之尤厚。紹熙初。詔內外從官薦可為卿監者。首薦之。公欲歸而未得。會京公趨召。公命燁洋家依京公東歸。獨處于蜀者又三年。蓋其清修約己。一意公家如此。前朝用人。往往歷偏遠而後歸。主大計。以至柄用。公之宏才遠業。所莅不苟。揚歷最衆。見其歸而持囊。意必由此而升。姑未問經濟事。使其婆娑從班。吐胸中之奇。以見于論思之間。亦何止此。厄而不得。豈非命耶。逮其賦歸。已先卜城居。棟宇閎敞。猶望為老朋友以相依。然公歸而病。病遂不可為。一見亦不及也。哀哉。公厚周密。與人不苟。然熟久而敬之。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自古志之矣。惟公之來而朝。無間言。猶謂其晚。去而共惜之。是必有過人者。素少病。聞歸班時。氣貌尤充悅。人咸以為富貴未艾也。歸自北方。始覺稍衰。而又連年有兒女之戚。人所難堪。使堂堂雅望。奄至九京。此尤識者之所共嘆也。著述甚多。宦游名山。隨處題咏。散之餘。入川時有遊岷漫筆一編。又有東齋集五卷。諸史闕疑三卷。藏于家。篤于孝友。中散每憚航海之險。屢謀入郡而不果。公既貴。遂問舍于湖上。將赴洋州。故廬先業。盡以與二弟。漕成都時。以捧表恩。任弟之子。又攜以出疆。循從事郎。今為台州支鹽倉。遺令燁曰。吾家素寒微。幸從多困。其有以助之。燁泣曰。敢不承此志。公在蜀中。樂賢之衆多。所薦引如令吏部尚書費公士寅。前兵部侍郎趙公介。俱嘗與公同朝。此其最表表者也。其他大有建立。是時燁已奉母而歸。不能盡記。公又以為王事所當。不惟不夸于人。亦鮮以歸語其家。恐尙有遺事。未能備也。謹摭其可記者為之狀。將以求銘焉。謹狀。

直祕閣廣東提刑徐公行狀

曾祖義。贈中奉大夫。妣胡氏。贈夫人。祖佐。贈宣奉大夫。妣許氏。贈碩人。鞠氏。贈碩人。考立之。故任朝議大夫。贈特進。妣李氏。贈安定郡夫人。本貫登州黃縣。公諱子寅。字協恭。世居文登。特進以紹聖初元登進士甲科。南渡先寓會稽。建炎四年。令人梁氏生公。徙居四明。今遂為慶元人。特進家無儻石儲。而篤意教子。公生而敏悟。尤所鍾愛。先意承志。務進于學。授詩于鄭先生剛中。累冠鄉校。紹興十年。以明堂大禮恩。補將仕郎。十八年春。銓中選。授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時法官多山東人。與特進厚善。勉公習法。明年。公方弱冠。一試中其科。二十一年。丁特進憂。遺訓有云。吾以孤寒自奮。為正郎者三十年。中遭兵燹。僅能立家。汝曹異時莅官。內勿欺心。外勿虐民。公泣血書紳。終身誦之。服除。授建州司法參軍。任滿。闕陞右從政郎。授潼川府路轉運司。主管帳司。未赴。以法科改福建路提刑司。檢法官。審復囚。凡駁正死罪七十九人。吏部以聞。減磨勘一年。公曰。法所當輕。非敢縱囚以求賞也。竟存而不用。隆興元年。以舉主改官。授浙西路提刑司。檢法官。改除大理評事。乾道元年。以鞫制獄除丞。其詞曰。志業有立。操修可觀。潛心于孔子孟軻之言。兼運于杜後惠文之事。是

于聖人之意。其知之矣。三年。差充刪修。續降指揮。所刪類官。四年。輪對。力以清刑為請。上固已識之。丐外補。除知無為軍。十一月。陞辭。奏兩淮議營田屯田久矣。地有餘而人不足。每以為病。比年歸止之人甚衆。分處州郡。仰給大農。徒有重費。猶患不給。臣嘗因鞫勸歸正人。公事嘗以詰問之。皆以為飢寒所迫。不得已而為此。若得官備耕具。使治淮上荒田。以餬其口。何苦犯法哉。臣於其言。竊嘗詢究淮上治田之具。蓋每招一家。必首給錢百二十緡。以其二買牛。一為室廬。未耜之資。是知淮上不惟人稀。牛亦難得。計道途之費。固應倍于內地。又緣經歷商稅。費亦浸重。臣恭親仁宗皇帝國史。凡鬻牛者免算稅。紹興敕令云。若以牛販賣。其過稅勿收。即遇災傷。放稅及五分。過往稅亦免。欲望遵仁廟之法。申甲令之文。並免販牛過稅。至兩淮者。住稅亦免。耕牛輻湊。則曠土日闢矣。臣恭親陛下。發內帑。委守臣備耕具。招歸正人。營田若更免牛稅。則必欣然從事于畎畝。農隙閱以武事。邊備之至計也。上大悅。且曰。牛稅可免。卿能保歸正人樂于耕乎。對曰。臣豈敢為嘗試之說。蓋詰以汝輩未歸此時。在北方亦耕夫耳。咸曰。然。臣使手書款狀。皆其真情。因袖出舊辭以進。上尤擊賞。玉音甚寵。曰。朕圖此久矣。未有利害較然如卿所陳者。卿于訊囚之際。乃能體國。遠慮及此。耶。卿未可試。朕將用卿。既退。御批陳獻可採。先次差往兩淮。楚州。相視措置。條具聞奏。公在朝行。恂恂似不能言。一旦對奏。卓然動上聽。感激自奮。始盡力于淮甸。而眷寵日深矣。公躬履阡陌。募樂耕之人。與之通情詳議。不以使者自居。上嘗念公之勞。又未見圖。上事宜。因中使至。盱眙。戒以訪徐某所在。宜諭催促。公性簡易。方在田間。語既久。出盃酒與之分酌。中使適至。傳宣既畢。匿笑而去。以其太簡也。歸即奏之。上曰。孰肯將使旨而為朕究心如此者。明年正月。歸奏。上首褒諭此事。公遂奏條目甚悉。大略謂楚之淮陰。乃沿淮極邊之地。監城沿海。雖有開田。未有以處歸正人。日子寶應山。陽得空閒水陸田五百餘頃。勸諭歸正。傳昌等四百餘名。欲人給一頃。五家為甲。一為之長。隨處置莊。仍給備耕牛。農具。屋宇等錢。家與草屋二。兩牛并屋一。種糧萬錢。並俟入莊日給付。初年開荒。免納本錢。次均五年還還。足給其田為己業。候滿十年。起納稅賦。其勸諭等人。獎勸有差。詔可其奏。淮東帥奏乞措置監城海口兩地守禦。上曰。非徐某不可。就俾措置。公奏。海口當射陽湖入海之要。監城築壘不堅。又無屯兵。乞下楚州措置守禦。從之。是月。除大理正。不候授。告。先次供職。復往淮東。御筆賜知揚州莫濂。覽徐某所陳歸正人給田利便。甚有條理。已令施行。卿宜協力。使一一就緒。五月。詔對。奏諸莊水利。有二古溝。可洩水田。夏潦循其舊而浚之。因而賑給歸正原耕之人。實為兩利。又奏荒田及守令拊摩等事。亦得旨行下。並依所乞施行。七月。詔以莫濂措置淮東山水寨及民兵總首并莊寨使效。已及半年。未曾審實。委公按視。激稿。仍支舟師器甲等。尋兼權尚書。駕部郎官。又奏仍舊置萬營。六年正月。有旨。徐某措置官田。招集人民。委有勞效。除駕部。告詞有云。司與郎吏高選。非曾把廳持節。不以授。今特命汝。上曰。徐某清貧。不受僉遺。繼命使賫白金五百兩。四月。差知高郵軍。公奏。措置官田。節次勸諭。到歸正人及種田使。效計一千四百餘人。共置五十莊。屋宇牛具畢備。緣諸莊散在揚楚高郵。盱眙四郡。今差知高郵。切慮諸莊疑惑。欲專委才吏措置。兩淮官田。得旨。徐某公兼領。許令每年一往諸莊。激稿。俄改知秦州。又一月。召

奏事。因陳鹽場利害。及捍海堰事。甚悉。遂兼權淮東提舉。御札命召虎與徐某同措置營田。卻令徐某同措置鹽場。各宜協濟。以副朕使令之意。十一月。以職事修舉。除直祕閣。七年。賜緋衣銀魚。四月。奏事還。德殿。復條具鹽事。遂除提舉。淮東茶鹽常平措置官田。如故。楚州。申准人陸梁。恐開敵隙。上令相度。隨即奏聞。上喜。御批。卿無所避。挺身任責。足見恪勤。乃職。朕甚嘉之。當官處事。正宜如此。然淮民既已肅靜。卻當撫之以恩。不可專用刑威也。恐卿等或未之思。故茲獎諭。復示朕懷。宜加體悉。十二月。以鹽課增羨。特轉一官。丞相虞公允文。貽書謂一司治辦。前所未有。欽歎不已。是年。以和糴最多。而先辦。仍自行津運。委見盡心國事。又轉一官。八年。坐不覺察所部私渡降一官。後乃得實改正。屢請外祠。以鹽司積壓鹽本。降二秩。卒。以總領所申額鹽虧失罷。九年。七月。主管台州崇道觀。消熙元年正月。召赴闕。奏對稱旨。除工部郎中。仍舊措置官莊。樞密院得旨。列具淮東官莊已成之數。總五部七縣。及楚州忠勇使。效為五十四莊。屋二千四百四十九間。耕者一千二百有奇。牛六百二十有五。稼器六百二十五。副。老穉五千四百二十有七。耕田九百一十四頃。上見實效。尤以為喜。公蒙上異恩。感激盡力。嘗歎曰。古者專以屯田為養兵開邊之計。國無重費。而可成功。今講和方堅。無所展究。將有見忘者矣。已而果然。淳熙二年。官莊結局。除將作監點校官莊。三年。四月。除大理少卿。六月。罷。十月。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四年春。除淮南運判。不赴。九月。再命仍專一措置督修城壘。五年。兼權揚州。于是瓜州城成。六年。五月。除知揚州。八月。除運副。時暫差知楚州。九月。修築高郵興化寶應縣石關斗門。固澗隄岸。可以固護民田。約三千七百餘頃。特授中奉大夫。封黃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未幾罷歸。兩任提舉武夷山沖佑觀。十三年。轉中大夫。十四年。除知隨州。十六年。賜紫章服。冬。始赴郡。紹熙二年。任滿。尚書張公約為帥。薦于朝。三年。除知台州。公至郡。詢訪利病之實。思欲不闕郡計。而又裕民。量入為出。優有餘地。權賦征稅。大率從寬。閩郡熙熙然。塗歌巷詠。率有太平官府所未見之語。明年。版曹比較。上供。以台為優。人謂既以利予民。非天雨鬼輸。何以致此。益以為不可及。或問公。則曰。求弊當求其源。台有二弊。一曰秋苗為鈔。二曰軍士虛籍。有姦胥增改鈔額。照以倉籍。偽增至八千餘石。至以十為百。以百為十。上下蒙蔽久矣。公既發之。而使輸苗者每鈔不過一石。弊無所容。至增萬斛。虛籍尤為重耗。因立賞罰使之自陳。置籍几案上。親為銷注。月餘。十去二三。歲減數千斛。財賦條盡。較計精詳。節不急之費。罷饋賂之私。杜刺軍之請。是以能不擾而辦。屬縣寧川。邑庠久廢。公為買田五百畝。以振之。剗決滯訟。情法俱當。人既悅服。一毫使民。則為之獨積。通至十餘萬。謠頌騰播。遠邇察吏。亦皆感歎。倅貳賢者還朝。語人曰。郡太守職在便民。政有不平。則吾當正救之。今徐使君專意撫摩。如恐傷之。吾無所用其力。惟贊之而已。憲使陳公杞行郡。父老擁車請留太守者累數千牒。陳公歎曰。得民如許。諸郡未見其比。當以聞于上。五年。四月。除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郡人尤惜公。不滿秩而去。立祠塑像。以歌謠刻之石。攀轅臥轍。喧動千里。幾不容去。公歸此。亦倦遊矣。力丐祠。而促行之旨益嚴。既抵所部。詳刑決獄。務在寬平。恩威兼行。列郡皆登。慶元元年。春夏之交。欲徧歷諸郡。或謂瘴煙季春為甚。姑緩之。公謂職在澄按。不能自已。至五羊。疾作而還。第四子隨侍。自公得疾于道。驚憂精。願以身代。公既還。而此子先以疾卒。公不城。遂相繼而逝。寔五月八日。相去纔五日爾。痛哉。享年六十有六。娶汪氏。累贈令人。再娶陸氏。封令人。七子。長歸皋。通直郎。先三年卒。次歸益。承直郎。知台州。寧海縣丞。次歸稷。嚴州觀察支使。次歸夔。儒林郎。新鄂州觀察支使。即死于曲江者。次歸垂。將授公遺澤。次歸奕。臨夷。習進士。女五人。長適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唐灌。次適進士王然。次適從事郎。監溫州。在城商稅。師孟。師周。師偃。師雍。師錫。師點。師召。師似。師夏。孫女四人。未行。諸孤將以二年九月丁酉葬公于鄞縣翔鳳鄉。隱學之原。從新下。且公志也。公天性夷曠。與人以誠實。素嫻吏道。晚益更練。故台州之政。尤為人所稱。孝宗知獎。實千載之遇。往來淮南數年。詳究精密。論事上前。如辨白黑。動輒寤。朝奏暮行。間有飛奏。亦皆響答。故凡事皆見功緒。人但見其寵渥。使藩成大家。亦其才業勤勞有以取之。公為漕時。有揚州教官倚勢。援迫諸司。求攝。傍郡守皆俯從之。來求于公。公曰。此非所以相愛。悔吝必在旦夕。邊郡章奏。動徹上前。萬一以為問。何辭以對。力卻之。其人遂陰擠公。坐此罷。公不以為恨。後數年。其人以賄失官。舉者皆坐公蓋嘗諫之。彼自不用。故獨免于罰。仁者之報也。一開十餘年。築屋湖上。日以觴奕杖履自適。尤善居鄉。未嘗忤物。宅欲成而東南尋丈之地。或執不售。公曰。我亦何用此左廡。止為前榮。而缺其後。久之。求售。終以善價酬之。晚雖豐餘。而自奉如小官時。兄子數人。撫之有恩意。調給惟均。無有間言。公在淮南。鄉人有被盜。疑公之僕為囊囊。追捕治掠甚苦。公聞亦不為動。已而得釋。伺公歸而訴之。公曰。我以家事付汝。累歲侵漁已多。迫假手以治汝。尚何訴。其無競類此。聞者服之。慶符所至。前後薦士百二十餘人。其間有在從班者。而公出入三朝。受孝宗之知尤深。官止列卿。豈非命耶。鑰汪出。早歲及與公同舍。姨母既歸。公情親濃厚。丞相留公當國。最重然諾。鑰一日見之坐中。有語及公者。留公曰。此人。有才鑰。因問曰。相公何以知之。曰。朝廷每下邊郡。措置禁銅錢過界。惟隨州一奏甚明而可行。因曰。其人純茂。向來口語非其實也。其後丹丘廣東之除。皆出其手。鑰不惟服公之知人。而又喜公之為留公所知也。諸孤請狀公行。并以所聞書之。俾求銘焉。謹狀。

願以身代。公既還。而此子先以疾卒。公不城。遂相繼而逝。寔五月八日。相去纔五日爾。痛哉。享年六十有六。娶汪氏。累贈令人。再娶陸氏。封令人。七子。長歸皋。通直郎。先三年卒。次歸益。承直郎。知台州。寧海縣丞。次歸稷。嚴州觀察支使。次歸夔。儒林郎。新鄂州觀察支使。即死于曲江者。次歸垂。將授公遺澤。次歸奕。臨夷。習進士。女五人。長適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唐灌。次適進士王然。次適從事郎。監溫州。在城商稅。師孟。師周。師偃。師雍。師錫。師點。師召。師似。師夏。孫女四人。未行。諸孤將以二年九月丁酉葬公于鄞縣翔鳳鄉。隱學之原。從新下。且公志也。公天性夷曠。與人以誠實。素嫻吏道。晚益更練。故台州之政。尤為人所稱。孝宗知獎。實千載之遇。往來淮南數年。詳究精密。論事上前。如辨白黑。動輒寤。朝奏暮行。間有飛奏。亦皆響答。故凡事皆見功緒。人但見其寵渥。使藩成大家。亦其才業勤勞有以取之。公為漕時。有揚州教官倚勢。援迫諸司。求攝。傍郡守皆俯從之。來求于公。公曰。此非所以相愛。悔吝必在旦夕。邊郡章奏。動徹上前。萬一以為問。何辭以對。力卻之。其人遂陰擠公。坐此罷。公不以為恨。後數年。其人以賄失官。舉者皆坐公蓋嘗諫之。彼自不用。故獨免于罰。仁者之報也。一開十餘年。築屋湖上。日以觴奕杖履自適。尤善居鄉。未嘗忤物。宅欲成而東南尋丈之地。或執不售。公曰。我亦何用此左廡。止為前榮。而缺其後。久之。求售。終以善價酬之。晚雖豐餘。而自奉如小官時。兄子數人。撫之有恩意。調給惟均。無有間言。公在淮南。鄉人有被盜。疑公之僕為囊囊。追捕治掠甚苦。公聞亦不為動。已而得釋。伺公歸而訴之。公曰。我以家事付汝。累歲侵漁已多。迫假手以治汝。尚何訴。其無競類此。聞者服之。慶符所至。前後薦士百二十餘人。其間有在從班者。而公出入三朝。受孝宗之知尤深。官止列卿。豈非命耶。鑰汪出。早歲及與公同舍。姨母既歸。公情親濃厚。丞相留公當國。最重然諾。鑰一日見之坐中。有語及公者。留公曰。此人。有才鑰。因問曰。相公何以知之。曰。朝廷每下邊郡。措置禁銅錢過界。惟隨州一奏甚明而可行。因曰。其人純茂。向來口語非其實也。其後丹丘廣東之除。皆出其手。鑰不惟服公之知人。而又喜公之為留公所知也。諸孤請狀公行。并以所聞書之。俾求銘焉。謹狀。

十餘。由是聲名籍甚。四年。通判嚴州。又改湖州。皆不赴。主管華州雲臺觀。七年。通判明州。太守尙書莫公將知公明敏。郡政多決于公。除直秘閣。後政以苛敏自任。僚吏重足而立。公獨以理折之。不爲屈。又加敬焉。十五年。除提舉淮東茶鹽。引對。改除兩浙轉運判官。時方繕治行闕。增葺宮城。公與臨安守分任其役。率先告辦。除直徽猷閣。進寶文閣。漕司有積鏹近萬萬。或勸公獻之。公曰。此朝廷外府也。何以獻爲。時宰不樂。遂罷歸。十七年。除淮東轉運副使。時金使方通。官吏希賞。趨辦過豐。一切取給于民。怨嗟相聞。公力言于朝。人皆危之。公曰。目覩公私之害。忍不言乎。秦丞相亦察其誠。遂爲減入。至今賴之。漕計率耗于無名之費。歲用多請于上。公革去宿弊。幣廩有餘。遂乞罷大農。歲給。又儲三年之費爲備用庫。明年。進直龍圖閣。知婺州。公入境。聞歲方苦旱。即齋素默禱。首祈于星祠。香火未收。雨已大注。邦人歡呼。已而霖霖不已。公度必有水患。亟募客舟百餘艘。人或以爲蚤計。一夕水暴至。城不沒者纔數版。浮梁既漂。去溪南市人求救者號呼震動。公坐城上。厚賞舟人。載以濟。幾數千人。公分處僧舍。計口給食。悉遂全活。去之日。遮道挽留。生立祠。至今奉祠。三年。丁雍國憂。服除。知衢州。過婺。圍境送迎。近世所無也。三衢大火。公以民居侵據通途。不因是時一正之。害未艾也。乃訪古溝遺跡。盡復其舊。自是無火災。民方大以爲便。嘗治一豪氏之無良者。偶與漕有連。以屬公。公必欲竟其獄。漕陰中公而罷。人皆冤之。二十八年。除知撫州。抵玉山。以病旬歸。是冬。召赴行在。次年。陞對。除太府少卿。七月。除祕閣修撰。兩浙轉運副使。公嘗領浙漕事。至是十四年。再至。人以爲淹回。而公會不介意。振舉職事。視昔有加。居無何。顯仁皇太后上仙。太上皇帝欲得典禮嚴備。御筆委公專領辦。公晨夕不少懈。訖事。進右文殿修撰。三十年正月。除知臨安府。府以應辦積欠民戶緡錢幾數萬。公曰。天府爲郡邑首。即售物不償其直。何以示天下。盡還之。明年七月。除權戶部侍郎。先是。御史中丞汪公澈論版曹闕官。當遴選。太上前誰可者。對曰。錢端禮可。故有是命。八月。兼樞密都承旨。九月。兼權知臨安府。公嘗建明用楮爲弊。至是專委公經畫。分爲六格。出納皆有法。幾月。已易見緡數百萬。三十一年八月。丁雍公憂。次年。今上即位。公取故諫議大夫忠肅陳公璘所撰芻說中二十事。事爲之說。號曰正論。進之時。邊境方擾。公言戰守爲尤詳。其略曰。當今國家利害莫大于夷狄侵侮。然圖大之計。不若從是而務實。張虛聲。蹈實隱。非國之福也。去年諸軍所恃者。獨一劉錡。而首不能支。託疾退師。其餘或避舍宵遁。或全軍陷沒。或逗撓不進。問取小捷。以欺君上。公肆大言。然無成效。幸而敵人自相殘滅。不然。可爲寒心。今金主新立。陛下圖服之初。所當講聘睦鄰。修明政事。訓勵士卒。增理邊要。外與之和。而不忘內修。中原之民。將見矜負而歸王化矣。上每爲稱善。賜親札曰。卿世積忠孝。姻聯戚曉。雖居憂于外。乃心罔不在國家。載閱奏篇。備詳忠議。嗣有聞見。無憚劄牘。公又奏曰。陛下訓練甲兵。申命將帥。人人賈勇。無如今日。兵法曰。倍兵不戰。蓋衆寡強弱。既已不同。縱有驍勇之兵。忠義之將。適足以餌虎口耳。今彼勢雖屈。而事力尙強。未可與之較勝負。今日將帥非無忠勇之士。恐爲匹夫之勇。乘危僥倖。貪小利而忘大計。使得一城一邑。而旋得旋失。既不能保持其民人。又不能堅守其要害。更相屠戮。以激強敵。不惟終無所益。久致寇兵。願陛下審思利害。而熟計之。明詔諸將無妄出兵。以蹈後患。夫戎狄俗尙

攻媿集卷九十二

行狀

觀文殿學士錢公行狀代汪

曾祖暄。故任中大夫。賈文閣待制。累贈太師。鎮國公。妣陳氏。贈國夫人。

祖景璣。故任少師。安武軍節度使。累贈太師。康國公。尙仁宗皇帝女。秦曹國賢穆明懿大長公主。

父忱。故任少師。瀘川軍節度使。累贈太師。雍國公。妣唐氏。雍國夫人。

本貫開封府。錢公諱端禮。字處和。年六十九。狀。

吳越忠懿王六世孫也。高祖惟演。以文章受知章聖。掌內外制。十有餘年。擢樞密使。以襄鉞。填盟津。移洛陽。歐陽文忠公。修尹公。洙。謝公。絳。皆在幕下。一時士靡不歆。文信。鎮公在慶曆。治平間。號良二千石。神宗朝。王莊定公。存領三司。鎮公爲副使。奕世光顯。至康公而愈大。公。雍公第三子。以賢穆之孫。政和初。授宣義郎。七年。賜緋。宣和三年。賜金紫。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靖康元年。監登聞鼓院。未幾。隨侍重親。避地湖廣。累奉祠祿。紹興三年。添差通判台州。歲饑。方議賑給。飢民千餘人。集譙門下。守欲設兵衛。公曰。是促之爲亂也。亟開倉。俾以次受粟。無敢譁者。識其間有猾吏數輩。白太守尸諸市。一境安堵。公時方年二

殺戮然兩世俱遺棄矣。報應之理各以類至。是殺人豈有利哉。蘇祖不血刃而得天下。盡除五代專殺之弊。故四海之內歸仁焉。陛下若取法祖宗。以仁政為先。自可以鞭撻夷狄。不在於戰勝而後定也。令彼殺我亦殺。彼闖我亦闖。諸將疲于奔命。民困財竭。而兵革不息。意外之虞。又有不可勝言者。太上講好息民。二十餘年。今一旦欲以虛名招實禍。獻言之士。徒以口打賊。若將帥安希功賞。誤國遠圖。後雖擊賊之亦無及矣。臣竊謂當修睦鄰好。以懷柔為務。則安靖休息。不妨固守邊陲。邊陲時時。上以奉兩宮之歡。下以安百姓之生。仁及草木。則中原不難圖也。隆興元年冬。外除召對內殿。自符離失利之後。南北相持。和戰未決。公奏曰。竊觀注措施。為可謂勤且勞矣。且夫大功必立。而未聞其效者。豈非議論偏勝。機事失宜。未得其當耶。中原之當復。人皆知為不可緩。恐須時至則可為耳。今士多持以為進身之資。揣摩上意。所以施為之事。未嘗有成。徒捐貨財。虛費民力。有用兵之名。無用兵之實。是欲增重兵威。而反弱國勢。豈不為鄰人所侮哉。至于招納叛亡。交結鄰援。此皆實怨生事。無益于國者。又以江東守備未具。及所用將帥。未盡得人。又奏臣聞金人數有文移。取索俘虜人衆。是豈已開。為與師張本。敵人犯邊。淮東必自清河。淮西必自渦口。兩處當豫選將。委之拒捍。維揚六合。和州當為聲援。須擇有謀略三大將。隨之高郵。僻在一隅。三面阻水。止可以處游兵。水寨之屬。或可為間探。不可專恃陸營。謂兵當居重。以御輕。蓋謂以輕兵居前。重兵居後。為臂指之用。淮上既固。則大兵當屯于沿江。如采石。宜化。鎮江。江池。皆當嚴備。又須選名將數人。如前日有因事而罷者。願加收帥。諭以恩意。稍復官爵。責之後效。孰不願盡死力。仍須以威靈素著。懷忠善謀者。使各護一路。敵知備禦有方。未必便敢輕犯。若處之失宜。反為所易。故上兵伐謀。不待戰而定勝負也。是日。除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二年。寓吏部侍郎。上面諭前日劄子。議論甚好。朝臣皆不及。時韓公仲通為尚書。同對論及經費。因奏所入有限。兵食日增。正恐此去。或更有調發。不易應辦。公奏曰。臣頃在戶部。已見支用不足。嘗總一歲出入之數。比較五年增損多寡。為會計錄上之。後自度。應辦既行。僅得八十萬通。約有四百餘萬。內庫取撥。又不在其數。而辛巳調兵。為之一空。今日匱乏。實由于此。今宿兵之。久未見休息之期。臣等所以夙夜惴惴。未知救弊之道。上云。直須恢復中原。財賦須充足。仲通奏曰。恢復恐未可必。且願陛下。下經度目前所用。公奏仲通之言甚善。望陛下聽納。上亦稱善。時左相湯公思退。右相張公浚。招戶部部長貳。同到都堂。右相問兩淮與兵用度。錢糧。公云。未知合用多少。右相云。軍中大費。且備千萬。韓公欲退而議。公云。此事體大。須與兩丞相執政面議。若非于經費內分撥。必須飛泛措置。經費既不自足。飛泛必取于民。民力困敝。若無名橫斂。不惟不堪。必致人言。韓公云。民間科斂甚難。不知以何名取之。惟有鹽鈔一事。容試議之。公曰。鹽事差可為。然添起鈔面。則民食貴鹽。未必及千萬之數。故法亦重事。若一切行之。恐致中輟。須先有定論。然後有司可以奉行。後再論鹽事。右相云。不若賣度。度數萬道。尋有旨。且給一萬道。然竟不施行。時左相乞出。公因對又奏。今廷臣羣居竊議。但以和戰守三事為進身之資。未嘗權國之利害。分明植黨。牢不可破。以惑上聽。萬一事變。奈何。三說不必執一。但度事力淺。深知彼已當何如耳。上極然之。問今日當何如。公即奏三代以至秦漢。夷狄多得志于中國。所謂王者不

治夷狄。非不治也。以不治治之也。因歷陳秦皇漢武用兵之禍。高帝和親。宣帝不用兵之利。漢淵之盟。為中國之福。燕山之役。致靖康之變。又言太上講解。以致又安。陛下欲成恢復之志。此聖主之用心也。然兵者凶器。帝王之道。以仁為本。太祖灼見。故以不殺為武。應天順人。指顧而定。中原破蕩。而四海獨知有趙氏。豈非仁恩之至乎。非不知順旨迎合。可以保爵祿。世受國恩。蒙陛下非常之遇。臣而不言。誰當言者。願以符離之潰為戒。早決國是。為社稷至計。上改容欣納。云。卿論事甚詳。因賜酒。且云。卿可見湯思退。諭朕旨。令勿再請。仍見張浚。令早行。退詣二相府。宣諭。右相遂行。三月。充淮東宣諭使。王公之望。使淮西。公奏。又詳陳秦漢之事。且言魏晉以下。無術制夷狄。以至于亂者多矣。惟有唐制。頗利。待先後之序。和吐蕃。有終始之謀。五代石晉之事。尤不足言。自完顏亮入寇。于今四年。天下不得休息。殺傷不可勝紀。疾疫者。殆無虛日。官爵不足以充賞。錢穀不足以為用。內外急迫。上下煎熬。而議者不深維大計。惟空言以永虛譽。抵牾而要利。權國何賴焉。臣故歷陳自古所以制夷狄者在德。保人民者在仁。願躬行此道。以致太平。今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欲增兵。則餉餽無所從出。欲增備。則人力有所不勝。雖使敵不犯邊。但見日以自困。今所以未長驅而來者。蓋完顏亮覆車未遠。慮挾彈者在後。欲與臣下重兵。恐有尾大不掉之患。又河南困敵。未易鳩集。故委前日餘兵。付二元帥。使自經理。其意蓋欲和耳。故在今日和之為利。南北均焉。或以前日持用兵恢復之說者。為勇為忠。為剛。以今日和議為懦為怯。為弱。此不明事機。不計事實之甚也。用兵而敗。豈不為懦。連兵數戰而無功。豈不為怯。與敵角逐而不能勝。豈不為弱。今斷然行仁義之事。修文德以來遠人。可不謂勇。陳帝王之道。以輔明主。可不謂忠。以柔克之。可不謂剛。又況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禮文之事。安可遽絕。前日敵帥力言四郡之地。若使命得通。庶幾有可商榷。未至遽行。萬一彼以重兵攻下四郡。寇襲漢淮。旬重相邀索。和則退師。不和則進兵。不知其時議者何以處之。昨小使之行。自來無此體例。為彼摧沮。以自取辱。蓋緣事多輕發。不思後圖。茲蒙選擇。俾宣德意于淮東。及令經度事宜。不敢隱默。取誤國之誅。望察臣愚忠。明詔大臣。早定其議。御筆付三省。又奏向者經營山東。得海州而終不能守。中原之人。非不懷祖宗之德澤。歸陛下之仁聖。然自出兵收復。所至劫掠。重擾其民。既而又不能堅守。為金人屠戮。肝腦塗地。生業蕩散無餘。若此。望節食壺漿。以迎王師。難矣。陳蔡順昌。壽春等處。皆被此患。如此招來。適足以離人之心。堅後日之敵也。傳聞道路。或謂吳璘已失德。順秦州不守。還保川口。果爾。則可見用兵無效。虛費錢糧。枉殺軍士。初無益也。不徒無益。正恐釁端再起。兵連禍結。養成大患。雖有智者。不能為陛下謀矣。方今將帥兵強馬壯。未有如璘者。力尚不敵。況餘人乎。建康鎮江之兵。經王權李橫敗劫之後。率皆傷殘之餘。又且數易主帥。士氣未振。江池襄漢之兵。尤為烏合。殿司一軍。為成敏破壞。死損大半。而東南諸郡。起發之兵。懦弱不堪。披帶緩急。必致誤事。臣故曰。和戎國之福也。聞金人大軍。見屯虹縣。積粟糧。秋冬必為邊患。兩淮城邑。半為丘墟。雖欲堅守。戰備不具。又無兵力。以拒之。或欲清野。則是先自棄之。萬一彼留戍淮上。俯視長江。以久相困。豈非危道哉。雖欲與之連和。彼必懷憂。恐何以應之。靖康議割三鎮。百官廷議。舉朝皆謂寸土不可與人。後敵騎長驅。事窮勢迫。則或

言割地或言固守一時不能堅決金人徑抵京師三鎮平下遂成大變前日議臣相與太息而已其可爲痛哭也臣所以墮肝膽吐情實願陛下夷考前事永以爲鑒早定和議遣使通誠以保國安民爲計既和之後養勇以待時蓄積以富國待兵力既壯機會可乘惟陛下所欲爲耳又奏專言用兵者嘗謂敵人已弱可以恢復今止得一宿州而遽棄之則恢復之計復如何有用兵不勝僥倖行險輕躁出師大喪師徒者則必勝之說果如何有自獻其說欲折服人使用敵國之禮者及從而遣之則辱命無所不至使至今和好未決則未見其折服人之效也有稱長安談笑可取鳳翔之虜如何可逃者今西師取一德順尙不能取則未見其談笑取長安之效也凡此數事皆可考驗誤國明甚不可掩願聽言則審其忠實立事則聽其浮議幸甚五月公至揚州願紹勞賜諸軍即申朝廷云雖未至楚泗淮上守備大略已見揚州城則聽其浮議幸甚五月公至揚州願紹勞賜諸軍即申朝廷云雖未至楚泗淮上守備大略已見揚州城補葺破敵全無權權何以容人借使有人須積糧爲一城之計可也設敵人自天長徑入瓜洲曠野約可容二十萬則揚州雖然在後能堅守瓜洲兩小城不過容五七千人豈足當其鋒兩處守禦止如此泗州遷在淮北如敵兵渡淮不必取泗州遠則光澤近則浮山一帶皆可以濟近日淮北賊過浮山寨卻奪婦女驢馬泗州恬然不知或敵人徑渡及自清河口運糧而來泗州必先隔絕此不待圖上灼然可見若自西路而入則海淮泗折北不支揚楚坐困前日劉錡之敗是也今營屯備守皆嚴將士亦願奮勇其如地勢平曠分布難通聚于一處則不能分守要害各守一方則軍事難應大敵今劉錡一軍分屯外在塞者不滿二萬自以爲憂正以前出後空別無後繼或謂輕兵在邊重兵留屯江上則敵可直臨大江小駐不去坐失兩淮尤非策也至若軍須調度糧餉犒賞金帛官爵計今日帑藏可充其用否今泗州姑少增兵以張聲勢移江陰一軍亦可以安邊民助軍聲爾若決欲守備如金湯之固前日蓋嘗大有所費矣皆徒勞而必不可恃若欲開拓以希大功萬無一可故曰用兵難而守亦不易能揚州牧馬監塞楚州滿浦開增清河之戍兵積監本之贏貨皆公措置之大略也既至盱眙泗州宜詔犒師與守臣遍巡城上觀覽形勢時準御筆云泗州可棄則棄今夏金人蓄銳秋必犯邊彼以重兵得泗州即去則于我無利害不必與之爭鋒若守而不去則會重兵絕糧道是不戰而勝也若彼得泗州而平其城郭而去則我亦平其城郭如淮陽軍之類是也朕調發卿以前軍屯楚州扼清河輕兵守泗王琪以殿司兵二三萬屯揚州郭振屯六合淮西自有王彥張守忠等敵兵雖衆何足憂止恐調發不及而來卿宜保江上朕使遣三衛兵至江上卿宜軍往楚州別有所見即具奏來時審議官胡昉楊由義已回兩月金人聲言聚兵于近邊有意連和而朝廷尙未通書遣使知揚州周淙提舉茶鹽吳蠟謂彼計如此必有所待欲作本路帥臣一書鉤致彼帥之意然後審處其宜公爲聞于朝謂兩淮與金人各爲屯守之計彼既清野稍遠其兵我亦宜休息少減屯戍其意各欲安靜然彼此未絕關防欲休不得休欲靜不得靜則餉饋不減于前日戰守相去能幾何緣國是未有定論前嘗有書往來今遂南北阻絕周淙等恐因循及秋敵情難料若彼趣和之意欲速則與師之舉必急兵一交鋒所傷必大若待其無禮侵踰而後與之盟曷若先事通情可以款其意因具以淙等書上之回至楚州又奏論前此屢通元帥書使命終不會行議論久無果決所以致彼之疑

必曰既不遣使又無禮幣謂我通書止爲款兵之計持空言以相誤也布薩忠義（今改後同）在邊累年若成和解彼則無功今業已簽軍意欲一動力強則自取待其不可然後連和固執前謀以徵功利今雖與之書彼必持此說沮格其議不若使遣信使直造燕山一則可見金主之意一則可伐布薩之謀仍調發諸軍分屯江淮以備不虞或不納我使納而過有邀求則曲在彼而不在我兵以曲直爲勝負不繫強弱衆寡前日完顏亮之事正類此也又得御筆云比得陳敏奏泗州兵少欲增戍兵朕俟近秋調發設若七月敵人伺我不備衝突泗州輕則敵衆則避縱使得泗州終何能爲卿當按兵持重圖之六月歸奏事納劄子十二及六圖一一指陳仍言守備疎略恐敵人入寇再對上問兵力險要具以實對改除吏部侍郎仍再令日近起發公又一再入奏乞早定和議及和議未決守備當嚴七月回至鎮江被省劄住楚州以此體度應副北人登舟至江口得盱眙報北人未有來耗公具申朝廷謂來期未可知若遽往而守待日久彼無來耗勢必空回徒致衆疑俟報而動庶合事機又遣屬官楊由義赴關奏乞遣使發兵云北人來期皆是不定之辭未可信憑今又無耗敵情狡詐竊慮別生姦計其遣使發兵二事皆不可緩若只發兵以待其報則海泗二郡必先受兵中其陰謀若只遣使以俟其和則可否未決不可不虞惟當遣使與發兵並行使以盡其禮兵以防其變若使至北廷則堅決之語誓書一定然後抽回軍馬脫議論有變勢必相侵則嚴兵固守與之力戰是謂應兵臣雖不武實無所懼所以至于再三冒瀆天聽者恐一失機會後必噬臍望速賜旨施行數日又申朝廷乞速遣使以示信彼見使來必喜無有使行而兵來深入者兼使人見敵會言必端的彼此可決使回即遷西城所有不遇信宿事耳與其先墮其城不若速遣使介彼料吾重于遣使若使命既往信非空言其間設有小不相從至再三議當定矣書中務存大體簡嚴其文不必用前日來書中辨曲直之語卻恐引起不遜之言後復難處當少遷就之以濟大議須兵與使同遣一則使敵人聞我有備和議早定二則安海內之心亦知吾本謀得和則和必不得已則戰以和爲先事以戰備不虞如此則間言異議無從而入不必待其書來而後遣使書中或有見脅之語則不若先遣以釋其疑以破其謀于計爲得八月由義回自行在云到日得旨內引上云錢端禮所奏未是左相又面授劄子三十五道令親納宣諭劄子係奉聖旨令將海泗二州戍兵先次撤回便令奉行時丞相魏公杞爲本司參議官是日招劉寶及參議官以下與由義會議公大言曰某屢于內殿奏和戰之議未決且當固守邊圍觀敵情以待其成舉動皆未可輕必不得已而爲應兵曲不在我若與之和彼已求四郡之地前後雖已許之彼必候盟書約定而後退師今使命未遣雖敵帥通書本相未曾計劃四郡若無故撤戍而回是棄之也彼乘虛據之自言收復不以爲我之惠他時別有邀求或乘時侵軼孰任其責上不以其不肯付之一路事權一己去就至輕此事繫天下休戚斷之于心必不敢奉行須俟遣使或朝廷通書議定始可議之即具申奏力論撤戍不便緣繁北界回書未到之日承降指揮今北界回書已到本朝之書有續當遣使之文若所議之事北界書中悉已相從則目下撤戍便可交割或事有未定只撤戍占據之後餘事難以商量縱欲備宜聖主示信之意他日亦難以口舌爭也又慮未曾遣使交割撤戍之

後敵帥據以要功自稱收復。又執盧仲賢之語。必愈費力。兼兩州撤戍。合行事多。難以申明。待報恐致誤事。乞暫赴行在面奏。曲折得旨。邊事未定。未須求對。別有事宜。速具奏來。遂上奏并牒北界官司檢繳。申未挾日金字牌。至奉御筆。覽卿奏。欲遣使事。朕初遣卿為宜。諭意在肅軍政。明守備。二者皆無所陳。卿當與諸將嚴戰守。主和議非卿事也。雖金人重兵屯于淮北。亦須待許我議事。方當遣使。若因而侵犯。則將帥之任安在哉。撤戍可早。關邊無害。不可遲疑。即日便宜施行。卿恐兵一動。若彼不回書而發兵。則當何如。卿欲奏事。邊上未可關。卿可頻具奏來。翌日。又準金字牌。魏杞令疾速赴行在奏事。公亦乞罷。遂請劉寶面付撤戍省劄。仍與議定。候朝廷北界書先行。然後抽兵。庶敵人先得書。知是以海泗與之。不是白棄兩郡。日後免于邀索。是日發下。宰相與布薩書。登時入遞。肝貽申齋書。已過北界。九月癸未朔。得旨。過淮上。措置撫于軍民。以二州撤戍。人民南奔也。報差魏杞奉使。康濟副之。庚寅。肝貽報撤戍人回。辛卯。招撫司申胡明兵馬已回。敵已薄海州而未入。公申朝廷云。自至淮上。兩具申稟。又遣幹官稟議。乞發兵遣使二者兼之。既而被旨撤戍。即具奏。合候使行議定之後。正防姦詐。尋蒙聖書切責。已即恭依。近北界射過榜文。已相見歎。未知厥後之意。方今兩州未受。奉使未過。正是危疑之時。雖飭諸將嚴備。竊恐兵力不加。累乞王琦一軍。望早賜調發。引疾求罷。非敢規避。誠恐死無益于國耳。尋報金人有入寇之意。蓋遠得二州。反以我無信。具以聞。望日敵騎已入泗州。民有不及南渡者。或別其足。海州歸正人亦多被害。兩州積糧尚二十餘萬。半為居民所焚。餘者皆為敵用。王寅。得御筆。已令王琪起發。劉寶軍馬有分在他處者。可盡抽回。不可使兵分。詔劉寶亦如之。公奏。敵人貪婪無厭。既見撤戍。遂啓恣心。虛張大言。公肆迫脅。陛下憫南北生靈。俯從其議。令大臣通書講解。撤戍以示大信。彼宜應答如響。而乃包藏異意。自反其說。此殆天亡之時也。夫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臣已謹戒邊吏。固守封疆。不為禍先。不可輕敵。若取接使介。則信義不可輕變。或妄為陰謀。別有窺伺。臣當傳檄六師。奮勵諸將。堅壁以老其師。持重以乘其敵。絕其糧道。挫其銳鋒。以逸待勞。可以決勝。甲辰。王公之望除參知政事。丁未。報左相除都督。戊申。得省劄。除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贊。庚戌。淮泗報金人侵廬州。本州移治。初頓遇守壽春。金人繫橋不敢禦敵。是夜南徙。韓璉守廬。謂敵已渡淮。徑入焦湖。郡人奔避。致溺舟。狼狽甚衆。既而聞虛驚復還。十月庚申。公以督府既建。宜諭司乞結局。又申朝廷。比得肝貽錄到來書。副本正緣先得四郡。遂致猖獗。如取俘擄等人。決不可從事。須斟酌。不宜欲速。若固守道理。使知我不畏怯。乃所以速之也。癸亥。差充大禮兩節使。十一月。癸未。探報敵騎已至濠梁。肝貽守移治天長。奉使楚州。敵未渡淮。而肝貽大火軍民奔走。一路震動。因取所遺錢糧自燕館郡治。民間屋宇盡移泗州。魏勝力拒于清河。死之。進據楚州。初。金人不為渡淮計。而一旦至此。豈無自哉。丙戌。公赴關。既對。上曰。前後廷臣議論。獨卿不變。兼戶部尚書。乙未。上問欲遣楊由義持敵帥書。而辭行甚力。誰可遣者。公奏。臣聞王抃者。雖不識其人。前副盧仲賢行。知事之詳。又亦審細。自願一行。更望召見察其人而用之。上欣然。數日遂行。丁酉。下詔親征。戊戌。上宣諭卿議論實忠于國。欲用卿為執政。公泣辭甚力。辛丑。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賜同進士出身。甲辰。兼權參知政事。時邊報日

至。都下官民多謀移徙。或傳德壽宮亦有諸宮燒香之議。人心愈搖。太上宣問近事宜。公奏。金人必和。但民間驚疑。似聞陛下亦有所備。所以日有妄傳。臣不敢少誤陛下。此豈小事。願陛下不可輕動。太上開納。自是始定。去者復還。或議峻其法禁。公曰。朝廷鎮靜持重。人當自寧。豈可家至戶曉也。閏十二月乙卯。得旨。令執政等進呈文字。以左丞相陳公康伯疾也。公奏。適見付出王之望奏。金左副元帥見在滁州。恐王抃徑往都元帥處。則于左副元帥情意不通。乞將書本別寫發往左副元帥處。臣竊詳之。望嘗建三策。欲放彼處人至淮。用兵掩擊。今既過淮。之望又在江上。若見得可擊。必已擊之久矣。而乞再通左副元帥書。可見之望親臨所見。必不敢妄言以背前說。乃所以盡忠。望從而行之。乙亥。王抃到關。先是。上嘗宣問敵情如何。有需索否。樞密處允文對。必有之。公曰。若然。是不欲和。若只如盧仲賢約定。方可議耳。抃至。書未啓封。上復問。允文奏定有需索。恐難應副。公獨以為今既駐兵不動。又連來通書。皆無不遜之言。欲和本出彼意。若必欲和。定無意外。或有難應。不足從也。及見書。止是欲世稱姪。國書用名。後用再拜。皆舊書元定項目內事。餘無他請。上曰。今既別無所需。可如其式報之。虞曰。何必一如他說。公曰。而今正以未能制彼死命。苟力可制。又豈以一言半辭為輕重。但權其事機而已。虞曰。且如和尙原。最係川蜀襟喉。豈可復與。上曰。他要辛巳年以前舊界為定。若于內不與。和定不成。公奏。固知險要。我若求之而得。彼卻以求何以應之。況與向來之和不同。虞曰。有何不同。公曰。今既以皇帝兼稱。則名位已正。雖曰稱姪。是敵國與向日殊不同。又減十萬歲幣。此三事最大。我執之已堅。彼不能易。此外若更力爭。是求費也。謀國當思遠圖。姑與之和。則我得休息。以修內治。若為忿兵。未見其可。恐欲為治兵親征之計。臣乞先罷。專任能者。爭辯至漏下數刻方定。虞已承命。明日。又奏。王抃行只理會。乞令奏使朝陵寢一事。上曰。不若且休。待事定了。別議。公又入奏。第一次遣使。莫若安靜。庶幾他日有事。卻可與言。抃遂行。十二月辛卯。除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先是。已得差遣人限五日出門。奏除其令。論館職不當限員。又論人才當須自外召。三五人面論。然後審擇而用。上皆從之。奉使過界。北軍已回。甲午。降詔。和議已定。丙午。上問改元事。隆興故叛。臣趙諗嘗用。虞公以為載籍所不載。自不必改。公曰。改元。大典也。簽書王剛中奏事留身。上以為問。剛中奏。此事具見會布日錄。不當復用。錢端禮欲改。虞允文有不同之論。臣以為當改。御筆欲用乾統。西北虜曾用。別擬四號。以進。遂改乾道。元年正月辛亥朔。上親祀圓丘。公為禮儀使。率百僚班賀于端誠殿。庚申。充德壽宮使。丁卯。公乞出。不許。丁丑。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公以帝姻。不可任執政。公即再乞出。堯封除。太常少卿。戊寅。又申前請。上云。朕已宣諭堯封。朕以公選用才。即非私意。公奏曰。既移臺諫。愈不自安。上曰。決難請去。已卯。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二月庚辰朔。祥曦殿奏事。虞公奏云。錢端禮輔佐陛下。方成和議。恐未可去。上曰。和議出于朕意。參政端不可去。王公亦奏大臣進退。所繫非輕。公又奏乞從臺諫之言。問陳累數百言。退復入文字。辛巳。御筆。朕念即位以來。股肱鮮克勝任。倘得其人。不以私義廢。雖議者或有不容。而會無咎。愈見于論疏。抗章屢上。巧去甚力。方憫風俗之極弊。嫉浮言之易興。卿宜竭節推誠。亟安厥位。毋以小嫌拂朕意也。次詣德壽宮。太上亦再三諭。不當去位。又云。只如許大一件事。非卿誰能

了得丁酉寒食公奏欲上先世諸王家上再三宣問因歷敘家世上曰卿以才德選不緣私親是日約族黨具集表忠觀焚黃兩宮壽聖殿並賜酒果以為榮丞相陳公已病公為援與故以長子偉節為直祕閣次子安節賜同進士出身既薨于位以少師大觀文致仕公奏逆亮內寇康伯以重德鎮浮陛下踐阼康伯以大忠翊戴宜優贈典遂贈太師已而王剛中薨公亦稱其竭忠輔治引詹大方故事乞贈七官外更加贈一職以示優禮所以周旋二公之後備至公既行相事兼權提舉玉牒監修國史八月乙酉詔立鄧王為皇太子壬辰公入奏避親嫌甲午除資政殿大學士在京宮觀仍奉朝請躡月兼侍讀公在經筵論事不少貶而勇退之志益堅七上章求外祠始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辭曰宜坐賜茶褒諭尤渥四年秋起知寧國府仍奏事而行公治尚簡靜幕府省文書獨騎零稅八萬餘緡一方為之鼓舞建炎初劇寇攻城故參政莊簡李公光力卻之奏為立廟境內有麻姑山地曠多藏盜公奏立砦仍置官徵巡百廢具舉不加鞭笞而租稅如期郡以大治雖鋤治姦猾終以恕行每曰治道去太甚者爾六年四月丐祠六月知紹興府力辭而歸九年申前命辭不獲免適修荒政不憚勤勞民賴以安又勸種麥官與之種明年麥大熟收數倍決滯訟理經費吏民以為神明兩郡皆為之修建貢闈且葛公字廢壞者率談笑而辦最聞除觀文殿學士公在越凡有建明直達上前請無不從或以御筆批行忌者恐再用因以飛語中公既以祠歸竟降資政殿學士以罷時淳熙二年四月也三年太上皇慶壽公以紹興從臣特轉通奉大夫六月再提舉洞霄宮四年三月復資政殿大學士八月屬疾請致其事復觀文殿學士壬辰薨于正寢娶李氏中奉大夫直顯謨閣莊之女贈文安郡夫人再娶高氏封鄆國夫人先公一年薨男當故奉議郎女一人為莊文太子妃孫象祖承議郎知處州軍州事女三人修職郎監行在車輅院吳修年迪功郎新福州侯官縣主簿王鐸承務郎知常德府桃源縣許軫其婿也曾孫二人曰雲曰澤並登仕郎女一人尚幼公生而不羣居重慶下承顏幹盡曲盡孝道雍國尤所鍾愛親教以詩書雍國父之問質肅公介之幼子嘗仕館閣以元祐黨廢娶晁氏濟北先生補之質為羣從公承平時生長京師富貴中丁無齊梁之習唐氏見氏諸老尚無恙公從容其間因得以講論文詣商榷古今又先世自文信公以來文獻相繼故公曰自少多識前言往行熟于典章由熙寧以至政宣間事世所不及知者歷歷能言之謂李德裕不應進士科以至宰相非力學烏能至是耽玩經史未嘗一日去手少時嘗手節十七史甚備晚又著史提要行于世尤通于左氏西漢率多成誦幼好為詩伯祖內相文肅公魏字穆父與蘇文忠公游往來書尺唱和甚多公尤刻意摹效詞翰得其遺風清瘦如不勝衣而眸子瞭然如神仙中人尚氣節功名雖在下位時聞國有大事必默為經畫揣成敗多中嘗稱子房貌若婦人乃能仇秦而興漢蓋自況也為政飾以儒雅不專事文法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察史稟白使盡其詞一言剖決是非立判公家之利知無不為不顧一己之私意所不欲迫之終不能動靖康用兵公親見和戰不決而致大患故力陳和議終始不變公規畫甚遠亦非苟于就和者但以內藩國用外察兵力少休王師方可支吾以圖大計崇深果決洞見敵情嗚呼辛巳敵寇之變無可奈何若甲申歲公揣事勢謂金人秣亮之日以無名與師騷動百姓為辭今新造之國又

負黨獄之名必不肯效尤以取禍但欲偃兵以靖其國徒張為虛聲實主于和故勤懇懇欲乞遣使以通好出兵以示備緩棄海澗以為惠至于執詔書而未出以當之使盡行公言則敵兵不動不至淮楚再遭蹂躪之苦公之言亦不為不用而用之頗失其機西則慮深先通東則劉寶不援魏勝以致敗死豈不痛哉是時士氣愈索幾不可支而敵人似進而退似攻而緩公益探其欲和而已之說為是故王抃之行諭之曰此行有三一曰正位號二曰定名分三曰減歲幣往往人以為然謂如此何以卻敵至有面詰公者公笑曰事成是非乃定姑少待之抃回既皆如約金果退師人始服公能斷大事自此南北晏然以至于今誰之力也公始至台呂忠穆公頤浩一見賞歎以公輔期之又為參政席公益所汲引中書舍人潘公良貴元樞賀公充中皆相友善尤有知人之鑑丞相史公浩魏公杞知院王公綸或交于布衣或取于賈僚推輓名士至輔弼禁從卿監臺郎者甚衆一介之士苟所許可無不委曲薦達嘗曰韓安國自謂所舉皆天下士賢于己者誠竊慕之士之賢者恨未盡知耳好賢樂善如恐不及嘗奏事德壽太上賞雪賜坐以玉盃宣勸不以名呼隆眷如此因問及閒居自號乃大書松窗以賜上亦賜忠實二字兩朝宸翰光動一時公雖家居而恩數視政府其孫哀所著詩文奏議若干卷號松窗集藏于家初康公實穆葬天台之護國山公以某年某月甲子從葬遂為台人公初歸寓瑞巖僧舍年餘始卜築于城之東北隅有林泉之勝立精舍緡經其中暇日幅巾野服與方外之士徜徉笑傲觴琴亦甚自適也及遇圓悟禪師究心內典超然自得視軒冕如無故出處死生之際絕人遠甚得疾即屏去醫藥曰生則有死亦事之常大期將至待之而已疾革家人捧藥泣告公曰汝曹豈解此大丈夫何可俾觀萬一浮屠氏或勉之亦笑不答第捐金分施以謝之前一日肩輿登所居山園瞻謁釋道像如平時歸即瞑目安坐至終神色自若豈苟然哉公薨之後象祖以書來曰先大父居官立朝之大節公知之最詳願為紀述將以告于太史氏倘竊惟參政德望勳業在家有牒在國有史搢紳知之士民誦之豈衰朽駭之辭所能發揚觀公自隆興以來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奏對者多矣皆本于忠實合于人情是非有考于前而所成敗有驗于後其先見如著龜之明其定力如金石之堅至如回太上燒香之行抑都人遷避之擾皆所目擊而心服者載念鑰自幼識公于三衢首蒙賞愛來倅鄉郡鑰初竊第以歸及尉江山公方主漕事即收置門下公之守婺鑰適丞金華知遇益深護慈寧之喪辭以為屬後入為六院正隸版曹煩使必以見屬宜諭之行亦備數幕下進參大政力薦于上前以鑰之不肖叨實從列實基于此四十餘年所以挈提成就之者至矣而鑰既無所効尺寸于公者矧公之門名人才士凋謝無幾何敢以因陋辭謹撫其大者書之不敢隱不敢諛卒狀如右

將岳飛之久冤宜復其官爵錄其子孫凡坐廢者次第昭雪悉從之時外建都督府歸正人及謀者日衆公雖憂之而深察其能否故拔皇甫偁于境外官胡昉于書生皆賴其用有勝忠信等八人還自山東自言已結集萬五千人可爲內應公詰問再三皆無其實語塞汗下而退初已借開門資費舍人遂令赴督府張浚亦以其無證僅補承信郎而已燕人劉蘊古該通古今談辯如流一日濠州奏募到北方游手僅萬人欲以營田蘊古力請以抗敵時欲許之公獨謂此必姦人姑欲藉以反其國耳因詰之曰樊噲欲以十萬橫行匈奴季布猶以爲可斬君得萬人何以成功蘊古錯愕不知所對曰此皆無家必不爲朝廷留不如乘其未定而用之公曰其家不來宜無固志不知君家何在蘊古曰老幼皆在幽燕自知失言戰灼久之後因刺探事宜私遣僕歸燕僕以告遂伏誅吳璘以兵取德順捷至方議行賞公奏諸葛亮出師必攻陳倉及郿即今之鳳翔得之則可窺長安高祖出漢中正此道也姜維舍此而多出隴西狄道臨洮得之無益今乃蹈維覆轍臣恐遂失蜀矣宜勉諭其歸登命公即選德順作詔令徹成班師專保蜀口以俟大舉斯須而就詞旨明暢孝宗閱之曰他人必不能道朕意奇才也既而吳拱王彥奏敵已扼璘歸路方募人往報璘亦勢迫間道以歸袁守龍右正言公曰初政而遽去諫官何耶孝宗曰妄言德壽宮有私豔公曰陛下事親可謂曲盡然宮中左右皆閹官有何知諫若非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則將有甚此者上怒少霽又奏諫官無故而罷天下必以爲疑若暴其罪恐啓兩宮之間願少須之使其引去尋除直祕閣知温州自是益無纖芥之際張浚屢奏欲取山東公曰宿師于外守備先虛我能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知警動兩淮荆襄以解山東之急耶惟當固守要害爲不可勝之計必俟兩淮無敵之慮然後可前若乃順諸將之銳氣收無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賞于朝寇至則僅保山寨顧何益乎繼而大將李顯忠邵宏淵奏乞進兵公又奏二將輒乞戰豈督府之命令不行耶浚繼請入覲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孝宗以問公公陳三說謂若下詔親征則無故招致敵兵寇邊何以應之若巡邊驍師則德壽去年一出州縣供億重費之外朝廷自用緡錢千四百萬今何以繼若曰移驍欲奉德壽以行則未有行宮若陛下自行萬一敵人有一騎衝突則都城騷動何以處之孝宗感悟曰都督先往臨邊俟有功緒朕亦不憚一行浚言陛下當以馬上成功豈可懷安以失事機公執不可退又以詰公公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而罔僥倖主上承二百年基業之託漢高祖起于亭長敗亡之餘烏可比也尋復論辯于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公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爲內應公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彼猶有法制維持之未可以遽取也今不審思將貽後悔又上疏力諫曰靖康之禍臣子孰不痛心疾首思欲喋血北廷以雪大恥恭想宸衷寢膳不忘然邇安則可以服遠若大臣未附百姓不信而遽爲此舉安保其必勝浚老臣慮宜及此而溺于幕下新進之謀眩于北人誑惑之語是以有請耳德壽豈無報敵之心時張韓劉岳各擁大兵皆西北勇士燕薊良馬猶不能進今欲以顯忠之輕卒宏淵之寡謀而取全勝可乎惟當練士卒備器械固邊圉蓄財賦寬民力十年而後用之則進有關復讎之功退無勞

師費財之患此臣區區素志實天下之至計也督府之用欲取之民公曰未施德于民遽重征之恐外賊未必至民貧將自爲盜康伯與公相顧同奏曰必欲收于民臣等皆當丐退上爲之給虛告五百道以庚費浚又奏歸正人當優待之公以爲不可浚康伯俱曰彼以善心至安可拒乎公又兩人奏其一曰敵日爲姦謀以撓我縱流民以困我而沿邊方以招徠爲功數年之後蠶食既多國用益乏彼將反有怨悔之心可不遠慮乎固不可絕其內嚮之意其有至者當諭之使安土以俟恢復彼且無所歸怨而敵亦知國之有人豈應先爲自蹙之計其二曰棄實而務名捨近而謀遠見利而忘害顧棄名取實以集大勳先近後遠以安邊鄙見利思害以杜亂萌言甚切至又與浚言平時願執轡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數日議論不同不惟爲社稷生靈計亦爲相公計相公養成名望一旦失利豈不有損威重浚曰公言良是但浚老矣公曰杜預輩有平吳之功而晉歸功于羊祜以祐立規模而預竟其功相公若先立規模後使人藉是有成亦相公之功也何必身自爲之浚因內引奏曰史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斷既而省中忽得宏淵出兵知稟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公語康伯曰吾屬俱秉右府而出兵不得預聞則焉用相哉由是求去不已孝宗曰何苦至是公對曰道德元老無如康伯忠義慷慨無如張浚臣與之議論俱不合諸將出兵而臣不知近習積憾而臣不去尙何待乎因又言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爲陛下子孫之憂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臣即日去國遂遠清光然惓惓之忠不容緘默言訖拜辭而退遂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公力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歸未及月而宿州失利喪士馬甚衆軍資器械不可計人心沮喪上降詔罪己而浚亦自劾去位矣初浚措置萬營營及他所建請公應之如響或問之公曰事力未備故止其進兵若邊防捍禦安可不從公既去其所奏請多不以時報浚亦悔之嗚呼公本欲修政固圉裕民練兵雖不求近功而規模甚遠議者不察以爲獨無意于事功惟知之者乃信其非苟爲異也公卜居東湖之麓徜徉山水勝絕之地以奉親歡歲時賀表外不以一字至行在所後除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以親老辭月餘改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孝宗見公首曰卿前所奏陳如龜兆數計無一不驗從容賜坐訪以治道公以求治太速聽言太雜爲對至鎮爲民興利除害可不續舉越人至今德之進檢校少傅領保軍軍節度使會洪夫人屬疾思歸力丐祠不允乃許謁告迎侍未幾罹內艱公性至孝平日奉母甚周孝宗素知之在王府時得上方珍饈必以分遺登位之後間問動靜以正旦賜酒肴使爲壽特于洪夫人生朝拜公爲相又嘗以御筆徑賜之曰丞相今日正謝賜酒果爲太夫人之慶其歸自帥闕旌旌行前公擁版輿于後人之榮極矣至是悲毀骨立忍哀舉葬纖悉周備世所難及前即吉數日除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避魏王同鎮改崇信軍節度入對賜宴內庭勞問加優後三日除開府儀同三司公自言臣何功德叨此眷寵孝宗指心而言曰于此甚有功朕學力堅固心術明正皆卿之力也初過越老穉迎拜擁道有垂泣者時方滋爲帥謂公曰公去此時有緡錢十六萬米斛四萬漕司取充羨餘遂爲歲例奈何公奏除之至閩贛山路七百餘里葬旅櫬以千萬計關官舍以益貢闈每事立規四方傳以爲式建劍四州多不舉子戚獲則取于福與漳泉間公置田爲莊貧婦孕

育月有所給。既使生齒益繁。又免謬略之害。酒熙元年。秋。巧祠。提舉洞霄宮。後三年。孝宗間。執政久不見。史浩無他。遂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頗聞有尼之者。至兩降親批。三遺金字牌。又取尚書省移文封以付公。不得已而後起。抵都城。開輔臣。請英州。及見奏曰。陛下未嘗以大臣投嶺南。實國家忠厚之意。此門恐不可開。孝宗唯唯。他日。語近臣曰。史浩厚德人。蓋深知前事日也。進讀三朝實訓。及真宗正說。事關治體。及當法祖宗者。必委曲援引。開廣上心。嘗宴澄碧殿。酒數行。步至清激觀。機泉。宣勸無算。至二鼓。孝宗攜手登橋。又賜三爵。命宿玉堂。夜參半。引雙蓮燭以送。且曰。此游不可無紀。是夕。公進古詩三十韻。孝宗和答之。引陳襄故事。薦石斗文等五人。皆赴闕。既再相。孝宗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丞相久矣。與執政入謝。德壽宮。高宗曰。卿再入相。天下之幸也。公以士夫留滯旅寓者凡八百人。各隨其分處之。為之一清。初相時。蜀帥以緡錢獻。公謂宜以儉德風天下。請以賜蜀郡復二稅。是年紹興所獻復倍此。孝宗曰。卻之必有散失。姑令封樁如何。公對曰。郡方困于和買。丁錢。願以代輸其半。孝宗欣然從之。是年。金歷以八月晦為九月朔。或言會慶節使人將先一日入境。請治歷官。公曰。天道難測。未知孰是。而遽治歷官。是自彰其失也。但當論接伴使。若使人渡江。則當語以晦朔尚可議。皇帝生辰則不可改。先一日乃是慈祖忌。後若欲行慶禮。當如舊期。孝宗以為當。後皆如公之言。車駕既幸太學。公因請幸秘書省。三衙皆與坐。乃奏閣門舍人方以比館職。亦當列于西廡。崇儒矯弊。皆有深意。孝宗謂公視文武如一。為得大體。十月。諸軍以多闕額。又有逃亡。請得自招捕。許之。而並緣強取被掠者。或至斷指以求免。都下洶洶。公飛奏。盡釋所捕。又禽為首者送棘寺。宜宰輔及樞密都承旨。議罪欲取兵民各一人梟首以徇。公謂未得其平。兵士可斬。百姓陸慶童。當坐流罪。上怒。不以為然。公曰。陛下恐軍人有語而百姓為可欺耶。豈不聞等死。死固可乎。此豈是軍人語。上愈怒曰。是比朕為秦二世也。同列相顧失色。公徐進曰。如時日晷喪。予及汝借亡。豈二世事。聞者縮頸。而公不為動。議罪既如初。遂日求去位。除少傅。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兼侍讀。後有言慶童之冤者。孝宗曰。史浩蓋奮力爭。坐此求去。至今悔之。賜第城中。出御製長春花詩。酬和至再。以示眷留之意。又薦薛叔似而下十五人。叔似召用。餘以次收擢。佑聖觀。故建邸也。孝宗嘗自北宮臨幸。語曰。去此十七年。今得與卿為豐沛故人。飲可謂盛事。甘盤無此樂也。公屢求歸。時陳俊卿已奉祠八年。二月。除判建康府。公奏。俊卿年未及七十而去。臣以七十有六而往。豈不媿見吏民耶。孝宗嘗自擬館職策。極言取士用人之弊。大要謂國朝過于忠厚。以示公。公讀畢。奏曰。太祖不忍殺一不辜。以得天下。累朝仁德。至仁宗而大備。夫忠厚豈有過耶。乞改曰。一于忠厚。孝宗曰。非卿不能為此言。五月。始許歸。除少師。留至八月。陛辭。猶進八事。十年請老。除太保。致仕。公嘗歷永衡魯三國。公于是進封于魏。仍如會公亮例。入謝。明年。先降旨。候至國門。百官郊迎。見畢。對御賜宴。用文彥博故事。道中具辭再三。奉愈音。乃絕江。公晚治第西湖之左。哀兩朝所賜御書。建閣以奉之。因奏聞。孝宗書明良慶會之閣。以賜。公謝不敢當。孝宗曰。古人願為良臣。卿輔朕之久。日聞忠言。深悟朕心。尚何嫌乎。敕後苑造扁榜。命中使馳賜之。上嘗以舊學二字。即政事堂賜公。同列咸曰。自古際遇。莫盛于此。請鑿諸石。為省中榮觀。公又謝不

敢既歸。以名其堂。歲遇誕日。錫以金器者十四年。年八十。又加器寶。兩宮使命相望。高宗再舉慶典。認公隨班上壽。進太傅。賜玉帶金魚。踰月。乃東上皇御極。進太師。降詔求言。首及故老。公封上事。數千言。皆當世要務。重華之召。引辭甚切。孝宗詰曰。今與卿皆閒人。當衣褐見。何必求免耶。詔乘肩輿入隔門。仍命孫定之扶掖。特改京官。朝退。次詣重華。孝宗從容謂公曰。與卿復得相見。既無嫌疑。足可為度。畧計。毋亟言歸。因奏陛下躬行三年之喪。復見堯舜三代之盛。孝宗曰。此皆卿平昔所以語朕者。今日得以行之。正如滕文公盡哀戚之情。而弔者大悅。實自然友反命之一言。蓋公平時專以忠孝二者發明聖學。謂父子天倫。雖自有至性。亦宜先意承志。曲盡誠心。後又屢奏欲報莫大之恩。惟應尊事不倦。使慈孝兩盡。為萬古父子之懿範。垂之子孫。永永無極。故孝宗不忘此言。再對奏陛下召臣。非徒使霑被寵光。亦恐有一得之愚。少裨繼明之治。敢為四說以獻。曰。立天下之大本。平天下之隱難。收天下之人望。伸天下之直氣。謂教皇子。備寬狹。舉人才。受盡言也。太上垂聽。慰獎再三。既歸之次年。長子彌大以疾不起。公起居寢衰。後感疾危甚。呼諸子及孫戒曰。吾受國厚恩。欲報無所。汝等惟當世竭忠節。以圖尺寸。命左右取手藁遺表。曰。吾且死。其以是進。遂瞑。享年八十有九。娶貝氏。追封魏國夫人。先三十九年卒。子四人。彌大故通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新知寧國軍府事。贈銀青光祿大夫。彌正。朝奉大夫。復直祕閣。主管華州雲臺觀。彌遠。朝奉郎。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彌堅。通直郎。兩浙路轉運司。主管文字。彌大。彌遠。皆登進士第。彌正。彌堅。亦累舉春官。人以是服公之教子也。女五人。長適朝請郎新權發遣永州軍州事陸杞。次適從事郎充江准荆浙福建廣南兩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檢校官豐謙。次適朝請郎通判湖州軍州事李友直。次適迪功郎新荆湖北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夏鼎。次適承議郎簽書事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王權。孫十二人。宗之通直郎。改添差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宜之。宣教郎。知臨安府富陽縣丞。定之。宣議郎。新知婺州蘭溪縣守之。承事郎。前監平江府糧料院。安之。迪功郎。温州瑞安縣主簿。實之。修職郎。監紹興府和旨酒庫。宜之。憲之。憲之。寬之。密之。賓之。孫女十五人。長適奉議郎新知建康府上元縣方叔恭。次適通直郎新知明州鄞縣丞吳樸。次適宣教郎前知湖州武康縣丞秦鉅。次適宣義郎新監臨安府仁和縣臨平鎮稅胡綱。次適修職郎新秀州華亭縣支鹽官王友元。餘未行。曾孫八人。唐卿。虞卿。文卿。夏卿。商卿。周卿。漢卿。顯卿。曾孫女十人。皆幼。以其年十二月庚申。葬公于鄞縣翔鳳鄉吉祥安樂山。合魏國之兆。公盛德絕人。備福無比。蓋嘗竊窺其大者。性本至孝。有不可解于心。故為士時。惟見其事親。事長。篤朋友。鄉黨之義。及出而事君。則盡其忠。謀國。則竭其慮。接物。則極其寬。臨事。則務于恕。匹夫孺子。不失其懽心。而義有不可。不以死生禍福少變。率自孝道發之。君臣道合。肅然無間。蓋近古人主躬行通喪。自孝宗始。而公又以此事之。其能不膠漆而固。豈無所自哉。孝宗嘗謂公曰。卿所薦用人。其間有負卿者。亦知之乎。公頓首曰。此臣所以報陛下也。臣所薦未嘗以語人。亦不受其私謝。故人人自以為得上意。薦賢者臣之責。用賢者君之恩也。嘗擬知湖州陳之茂進職知平江。孝宗知之。茂嘗毀公曰。卿豈以德報怨耶。對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為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作詹事王十朋行狀。誣毀尤甚。公薦濟掌內制。孝宗曰。濟非議

卿者乎。公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蓋公之寬厚類此。人雖有不悅。然無物可以忤意。古人所謂澄之不清。滌之不濁。雷霆破柱而神色不動者。猶未足道也。公既極貴。處鄉曲一如布衣時。每以事親為未足。又推本史氏積德累行之原。自為之文。時節誦于家廟。上以報祖考之施。下以勵子孫之習。其用意篤矣。事物之來。不問劇易。雖至難甚。或連日夜廢寢食。而精神酬應。益有餘裕。考其克勤小物。凡事精密。園館器用。動出新意。其在富貴中。望之如神人。而謙虛退然。若無與者。野服蕭散。皆不足以累其中。此如萬斛之舟。容物有餘。不見其多。而經濟之業。則用之猶未盡也。而又居權之日少。安佚之日長。故舉世無怨無惡。惟以鉅公大度推之。生榮死哀。無可憾者。公屬文多立就。雖老。表章猶自為之。有文集五十卷。外集二十卷。論語口義。尚書講義。周禮天官地官講義。傳于世。餘皆公之細也。不勝書銘曰。

於皇高宗。天開中興。聖業永繼。承繼祖七世。有孫神武。是用付託。續宋之緒。高宗曰。嘻。帝命不易。我儀圖之。謹厥輔翼。孝宗文武。實惟承之。雍雍太師。實維成之。帝咨臣弼。一本于學。緝熙光明。德修罔覺。兩輔予政。毋輕黷兵。毋濫用刑。言如著龜。靡有差忒。旁招多士。事我王國。天地清夷。中外晏然。繼志述事。二十八年。兩宮燕娛。天壽平格。三奉玉卮。四登寶冊。召對德壽。嘉帝之孝。又曰。太師輔翼之效。帝謂聖父。教誨之功。臣亦歸美。媚于高宗。天用昌之。耆艾康寧。帝用休之。福祿寵榮。孝宗乘雲。太師騎箕。君臣始終。雖恨莫追。有赫赫命。湯孫是慕。願瞻遺烈。于以追遠。錫之彥碑。孝宗有臣。報我天子。詔爾後人。

忠文者德之碑 奉教撰。一。案。據。一。本。與。後。卷。自。撰。者。同。在。當。日。原。題。應。只。此。六。字。

嘉泰四年十月庚寅朔。故左丞相少傅觀文殿大學士益國周公年七十有九。薨于吉州之里第。十二月丙申。葬于廬陵縣斗岡之原。至嘉定元年。公之子給告于朝曰。先臣備位首相。既葬而隳碑未立。敢泣以請。天子曰。嘻。此四朝之宗臣也。諡以文忠。御書忠文者德之碑。以賜。且詔臣鑰為之文。臣鑰不佞。荷文忠公知獎之深。屏居四明。先已撰公隳道之碑矣。聖恩起于告老之餘。待罪輪苑。欲引前碑以辭。給又曰。昔歐陽公修已銘程文簡公琳之墓。復以救命為之碑。故事甚切。願毋辭。臣既共二史館。敢不敬承明旨。以答孝子之請。以揚公之休光。用詔後世。公諱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世家鄭州之管城。曾祖衍。朝奉郎。妣郭氏。祖誥。左朝散大夫。妣潘氏。李氏。張氏。父利建。左宣教郎。太學博士。妣王氏。公既貴。三世俱累贈太師。秦國公。妣俱贈秦國夫人。宣和中。祖通判吉州。因家焉。公幼而孤。十三。又遭內艱。天資高亮。記問絕人。紹興二十一年。擢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徽州司戶參軍。改監行在和劑局門。二十七年。中博學宏詞科。建康府府學教授。三十年。除太學錄。召試館職。高宗見奏篇。曰。他日可掌制。除秘書省正字。次年。改左宣教郎。兼權國史院編修官。明年五月。除監察御史。六月。孝宗即位。八月。除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朕嘗見卿文。可進近作。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暫權給事中。兼權中書舍人。嘗論霍婉容位。官吏轉行。礙止法事。上曰。初止謂卿能文。不謂剛正如此。此其被眷注之始也。應詔條上十事。皆切時病。其一嚴銓試之法。又奏羣臣六參。除朔望過宮外。勿改舊制。至今行之。事有未便者。不憚極論。上兩獎歎。公亦曰。陛下有納諫之資。

故臣輩各思自竭。龍大淵。曾觀除知閣門事。公與給事中。金公安節。同奏大淵罷副都承旨。觀罷帶御器械。俱為知閣。若以攀附舊恩。尚有可諉。正以摺紳指目。臺諫有言。外議方喧。而除命遽加。非舍己從人之義。有旨罷劇就閒。已允公論。尚茲回轍。可特依奏。既而再除。公曰。前已反汗。今復申命。豈復但已。格除目。不下。越三日。不獲命。以遷奉請祠。兩任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四年。權發遣南劍州。未赴。六年。改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陸對。留為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國史院編修官。上改告詞首尾。公奏。陛下取漢宣帝之意。親制贊書。臣觀漢社稷。臣乃在周勃。汲黯。霍光之徒。儒者公孫弘。皆持祿保位。故宣帝以為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求真儒用之。何至雜霸哉。上曰。卿學術精深。記問該博。所蘊可以自見。當日夕與卿論文。兼實錄院檢討官。加上德壽尊號。公謂太上萬壽。而紹興末議文及近上表。用嗣皇帝為未安。按建炎以後。遙拜徽宗表及唐憲宗。上順宗尊號冊文。皆稱皇帝。議遂定。七年。奏四事。重侍從以儲將相。增臺諫以廣耳目。郎官專以旌外庸。監司郡守皆當久任。上稱以為要務。兼權兵部侍郎。上云。學士院湫隘。公奏宮城不容增廣。陛下欲卑宮室。臣等居此亦過矣。若遴選名儒而信任之。不在棟宇之麗也。除權禮部侍郎。仍兼直學士院。陸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有旨。公與吏部侍郎王之奇。太子詹事陳良翰。對選德殿。出御札。引唐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之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苦不自知。使各極陳其當否。公退而條陳。練兵以圖恢復。而用將之道未盡。擇人以守郡國。而責實之方未至。又指陳大將郡守數易之弊。且言貞觀政要四十篇。既先之以魏徵論為君之道。又著不克終之戒于篇末。蓋是時惟徵為善諫。願思太宗廣諫諍之德。使嘉言日聞。治道日興。上嘉納。又奏。請官虛位。願委擇正人。先朝參用古制。卑其品而厚其禮。責其盡言。使姦邪望風畏戢。銷患未形。如近歲張松。韓玉等。使臺諫無所顧忌。蓋為力言。豈至勞民費財。始勤英斷。上曰。朕自此知戒矣。又奏曰。人主無職事。惟在察臣下邪正。凡輕于任事。速于求售者。必至敗事。若疑儒者不足用。而專用才臣。今既累年。其效可睹。唐太宗之臣。即隋之臣。藝祖之臣。即五代之臣。非前愚而後智。顧人主用之如何耳。又論臣寮務為新說。欲徵奇功。王安石以堯舜之道告君。實行管商之術。指司馬光。蘇軾。輩為流俗。尤當察之。江湖亢旱。上稱。魏茂良措置有理。公請出緡錢二十萬代民租。乃不

乏事。非不知縣官急闕。然艱食則盜起。盜起則調兵。費可省乎。上曰。卿議論善。使朕聞所未聞。兼侍講。又奏。近奉詔以驍射名官非古。欲更其名。周之太宰。卿也。小宰。中大夫也。中間所改非是。上曰。正欲為左右丞相。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皆可削。公遂奏。前古沿革而退。八年。兼中書舍人。因辭。且言外制之設。正欲謹于出令。凡有未當。欲其繳奏。非專責以詞翰也。卒因繳奏而遂免。兼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公嘗草不允詔。奏謂。昨者舉朝以為不可。陛下欣然聽納。曾未周歲。復有此除。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臣未敢具草。時權給事中。莫濟亦封還御筆。遂俱與外祠。九年。除知建寧府。再辭。不許。中道引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天下愈高之。淳熙元年。除右文殿修撰。說罷。召為數文閣待制。兼侍講。六月。兼權兵部侍郎。八月。兼直學士院。上嘗稱公持重。不迎合。無附麗。除兵部侍郎。兼侍講。進太上尊號。詔草。上曰。此文難于言。而溫純典雅。無一字可議。公奏。初上光堯之號。臣已預議。庚寅之詔。亦出臣手。上愕然曰。前詔亦卿所草耶。兼太

典雅。無一字可議。公奏。初上光堯之號。臣已預議。庚寅之詔。亦出臣手。上愕然曰。前詔亦卿所草耶。兼太

子詹事。嘗論用人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中人惟上所御。為官擇人。則引中人為君子。為人擇官。則引中才為小人。又奏聞陛下日御。越場固知不忘閱武。然太祖二百餘年之天下。屬在聖躬。可不自愛。上作色曰。卿言甚忠。正以謙恥未雪。不欲自逸耳。嘗奏聞金星近前星。武士擊毬。太子亦預。臣甚危之。上曰。卿可語太子。公曰。太子。人子也。陛下命以馳驅。臣安敢勸以違命。陛下勿命之可也。陸贄侍讀。郊祀禮。執綬備顧問。除吏部侍郎。奏朝廷守至公之道。有司持一定之法。行以無私。孰不心服。四年除翰林學士。奏自唐至本朝。優待詞臣。以其無簿書之冗。可以朝夕論思。或有補于治道。得人固多。最可慕者。陸贄。歐陽修也。五年為御試詳定官。得旨撰選德殿記。及皇朝文鑑序。上尤稱之。賜御書白居易七德舞。墨猶濕也。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嘗論本朝專以仁立國。而又以禁暴安人為本。上曰。兵勢似弱。公曰。仁故似弱。實非弱也。社稷靈長。職此之由。上曰。所以並無禍亂耳。公曰。本朝似周。秦兵雖強。與實寬。如何。六年。詔禮官詳議明堂典禮。公定圖丘合宮互舉之議。再執經草。勸明著古禮。以示來世。禮成獻詩。又進勸天之戒。上曰。動天誠當以德。惟知道乃可。語此。公曰。皇天親有德。聖人有道。此豈聰明作為所能為哉。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論六部長貳判依字改寫。從上謂公視草勢甚。公奏。臣素無汗馬之勞。致此爵位。宜力文字之間。未為勞也。上曰。翰墨之功。豈小補哉。若大述作。固當煩卿。七年五月。除參知政事。上曰。卿遇事不依違。率執自當。和而不同。公曰。韓琦。歐陽修。殿上日有所爭。退則默然。最為可法。大臣自應互相可否。兼權用事。執政至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為當然。陛下惟恐臣下不言。人臣乃欲自是乎。嘗極陳民困之由。上問其故。公曰。且以平江府論之。二十年前。歸正添差等官。歲用五萬緡。今已數倍。民安得不困。此特其一耳。上為之悵然。進呈湖北月椿錢數。公曰。固出于不得已。亦須平時有以存卹。去歲荒旱。若非先事賑救。禁戢苛暴。何以免流殍之苦。舒州汪革始謀不善。若如前代失軍民之心。則乘災唱亂。必致遽起。亦安肯東身自歸于司敗。所貴得民。正為是耳。此非倉猝所能成也。上深以為然。有特長樂之援。求為郎者。上俾諭給舍。繳奏。公謂不可。諭意不從。則失體。從之則壞法。命下。臣等自當執奏。上曰。卿等肯任怨如此。公曰。當與而不與。則有怨。不當與而不與。何怨之云。上歎曰。所謂任責。非任怨也。九月。知樞密院事。上曰。三省本未可輟卿。每見難處之事。卿以數語決之。可謂敏矣。上嘗歎養兵費邦賦之入。公奏自古未有五十年屯兵不解。古者講和則罷兵。今既有歲幣。而兵不敢撤。所以倍費。上嘗公益深。嘗奏事退。御筆卿臨事明敏。而有決。朕每嘉之。又稱公通練軍政。深副擢用之意。公謝曰。臣本以文墨受知。豈曉武事。誤蒙任使。不敢不勉。十一年。御筆欲移輿元義勝軍于襄陽。此軍皆契丹渤海兒孫。義勝軍者。上以金商山險。非用騎之地。聞其營皆遭火。因遷之。公奏路經金洋。當先計人馬之數。使郭杲于襄陽豫辦。更令彭杲具以此意深察。乘情。六月。拜樞密使。上曰。卿在西府。光前絕後。若有邊事。宜撫使惟卿可為也。先是。金主遼壽壽安。過上京。北樓以道遠。權止賀正。生辰使。一年。宣諭。卿嘗料未必遣使。今果不來。可謂廟謨矣。十二年。金州謀帥。公欲合侍從管軍薦舉。上曰。軍帥當自上除授。公曰。拜用九官。皆咨四岳。與其私薦。不若明揚。若能放實。孰敢妄舉。因論邊報異同。上獎諭云。事無巨細。卿皆究心。昨密問一事。條上數端。深謀遠慮。朕所

政壇集 卷九十三

一二九三

不及也。上謂王蘭論事頗偏。公奏。蘭雖稍過。然汲黯在朝。淮南獲謀。盡言而不顧身。帝之左右。豈可無此等人。況以獻納為職。若上下相蒙。非國之福也。御筆嘗謂大石契丹。欲加兵于金。又諫結約夏國。又有呼嚕。竊據上京之報。公奏。但當嚴備。隨機應之。未幾。上諭公所傳皆妄。真有先見之明矣。十四年二月乙亥。而論卿在樞筭。事皆經心。更旬日拜相。後人難繼也。丁亥。拜右丞相。尋兼提舉國史院會要所。敕令所。上諭以委任之意。公奏自古鮮有無事時。今賴陛下勤政。內外晏然。殆將二紀。此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又奏。舜禹君臣相戒。唐太宗不存形迹。臣等過失。望隨事戒勸。免積罪戾。臣有所見。不敢廢。直之義。日有論奏。動繁天下休戚。比至給舍。繳駁。盡諫論列。已為後時。不若致書于初。又奏。人才不天之虛。則失之誠。凡冗。宜求篤實為國者。因早求退。甚力。請依慶曆中例。降秩。皆不許。遂奏實惠及民。莫若寬減夏稅。施德當自近始。上方篤意救荒。其所以贊寬仁之政。不可勝紀。封事多言。宰執同異。公奏。要當各盡所見。豈可尚同。既是協心體國。苟有未然。雖面詰何害。若人才邪正。政事得失。安危所繫。自應反覆論難。止欲歸于是耳。陛下復祖宗密白之制。使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高宗升遐。始末稽考。制度。奏置山陵五使。贊成聖孝。哀禮兩備。會賀生辰。使至上在喪次。議令館伴使。諭遣。公奏。賀禮固不可行。但彼行人遠來。而朝無一辭。于理未安。遂口占數語。使歸報焉。正且使將至。或請易淡黃袍。御殿受書。然後素幄見使者。公力陳不可。止以稿素引見。使者果心服。手詔討論。皇太子參決典禮。初欲開寶善堂。公奏。天贍故實。恐不宜于今。不若取西晉宣猷堂為議事堂。十五年正月戊戌。公請上特御延和殿。令宰執奏事。畢始過議事。思陵發引。公奏。永熙故典。呂端一相。猶攝太傅親往。而欲用顯仁舊例。非是。遂再拜請行。乃以公攝太傅。上慮使人堅欲上壽。公奏。必無爭執。上欲先令侍從。臺諫集議。公曰。國之重事。謀之帷幄。有不必詢衆者。上尤稱獎。卿能如此。國之幸也。仲冬之初。奏乞骸骨。忽孟鑾多以病而分詣。孝莫重于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欲不退休得乎。朕以此委卿。公泣而退。十二月壬申。密賜紹興傳位親札。辛卯。留身議定。二月壬戌之吉。又命公草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為意。十六年正月己亥。拜左丞相。壬子。因奏事始論。二府旬日當內禪。又令公獨呈詔。兼提舉玉牒及監修日歷。二月辛酉。朔。降傳位詔。翼日上吉服。御紫宸殿。公奏。陛下聖位與子。古今盛典。再見聖朝。中外同慶。臣等輔政無狀。自此無由日侍天顏。無任依戀之至。哽噎幾不能言。上亦泣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光宗首問當世急務。公奏用人求言二事。尋即降詔。公積階至特進。爵自管城縣開國男。至榮陽郡公。歷封濟許二國公。三月。拜少保益國公。公以三孤之官。不應以單帶而得。力辭。不可。又乞回授。至于四五。不得已而始受之。奏以朔望之次。日朝重華宮。五月。求去方力。而諫省有言。請益切。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言者不已。殿中助之。遂以少保充醴泉觀使。而歸。孝宗賜金器勞問。紹熙改元。判隆興府。辭不赴。二年。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罷稅契錢二十萬緡。郡事皆親理之。三年四月。復元職。七月。坐所舉官以賄敗。降榮陽郡公。四年八月。復舊封。冬。易鎮隆興。力求奉祠。主上登極。求言于舊躬。公奏。聖孝。敬天。崇儉。久任。四事。皆切于

政壇集 卷九十三

一二九五

世用遺閣門官賜少傅告。控免三再始許地恩。慶元元年。于是公年七十矣。三表引年遂以少傅致仕。嘉泰元年。布衣上書及公姓名。臺評降一官。明年乃復。遺奏既聞。上為震悼。輟朝二日。贈太師。賻銀絹各千。累食邑一萬五千六百戶。食實封五千八百戶。娶王氏。監察御史傑之女。封益國夫人。先一年薨。一子。即綸也。朝請大夫。新知筠州軍州事。孫顯。宜義郎。新監饒州浮梁縣。景德鎮。兼煙火公事。孫女五人。長適承事郎監嘉興府。納倉蕭象。餘尚幼。嗚呼。天之生公。固授之以間氣。公之出仕。亦可謂千載之遇矣。自決科以至考終。五十有三年。始以文字受知高宗。孝宗。以至位極人臣。晚輔光宗之初政。退被主上之休寵。孝宗在位二十有八年。公實相為終始。其中以十年出入翰苑。時方承平。極鋪張揚厲之美。以十年輔政。乘鈞。盡輔贊彌縫之妙。兩以逆折姦鋒。深忤上意。事定言驗。得眷愈隆。致身元宰。出處為時重輕。幾無纖瑕微類之可指。文章則追配作者。論議則究極古今。風度如張九齡。謀議如崔祐甫。宋廣平之守文。杜如晦之善斷。公幾兼之。乃所願則尤切切于陸宣公。歐陽文忠。此非臣之私言也。平日著述為書十餘種。總為二百卷。行于世。校之前碑。撮取其名節。闕事而略其餘。謹再拜特書。以對揚休命。銘曰。

巍巍孝宗。天錫勇智。二十八年。是為盛際。猗歟益公。善始以終。始進以文。終察其忠。再折姦萌。逆鱗以批。事定言驗。表忠規。獻納論思。知無不為。彌縫輔贊。百工惟熙。三聖相授。同守一道。公實佐之。家有宸藻。憂邊思職。具存宏模。臨機輒斷。華夷謚如。告老既休。著書自若。拳拳斯文。以惠後學。天不憖遺。殄瘁與悲。既銘公墓。又勒豐碑。生榮死哀。身美君顯。是為宗臣。後慶其衍。

攻 魏 集 卷 九 十 四

神 道 碑

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贈太師諡文忠周公神道碑（案）前卷思文書德之碑。作于此後二年。原目以奉教撰列前。今仍之。

孝宗皇帝在位二十八年。厲精求治。久而不倦。聖德日新。光紹祖宗。宰相凡十有五人。明良會遇。可謂盛矣。求其相為終始。全德備福。亦未有如益國周文忠公者。始公親見龍飛。御名之立。已嘗預議。中間再力排權倖。沮其妨用。忤旨去國。略不少貶。士大夫之過計者。謂公不復用矣。聖明洞照。愈加褒擢。遂至元宰。任天下之重。周旋密勿。終贊與子之決。以孝宗之實容實聽。公之明敏肅給。真千載之遇。而又事光宗于春宮。夾輔初政。功成身退。既掛衣冠。猶被主上寵光者十年。嗚呼。其可謂聖朝之宗臣矣。公薨之二年。嗣子綸以書抵四明樓。曰。先公既葬。而陰碑未立。謂綸荷公之知。晚而益深。又嘗待罪太史氏。俾為之辭。且示以今參知政事李公暨所作行狀。綸不佞。謹撫其大槩。泊平日見聞之實。而書之。公諱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世為鄞州管城縣人。曾祖行。朝奉郎。祖說。左朝散大夫。父利建。以上舍魁登第。終左宣教郎。太學博士。以公貴。三世俱贈太師。秦國公。曾祖妣郭氏。祖妣潘氏。李氏。張氏。妣王氏。俱贈秦國夫人。宣和中。祖為吉州通判。因家焉。外祖給事中。諡知平。江府。靖康元年。公生于郡。治幼孤。歸信州外家。從友人陳

持學。太夫人躬督誦書。率至夜分。十三而太夫人卒。公配誦絕人。徒手入舉場。有問者。應如響。文又工。綴遠名薦書。紹興二十一年。擢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徽州司戶參軍。改監行在。和劑局門。以鄰火能。二十七年。中博學宏詞科。循左修職郎。建康府府學教授。三十年。除太學錄。召試館職。尚宗稱奏篇。謂他日可掌制。除秘書省正字。循左文林郎。三十一年。改左宣教郎。兼權國史院編修官。三十二年五月。除監察御史。六月。孝宗即位。八月。除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朕舊見卿文。有近作進來。此魯注之始也。侍立講筵。奏勸講。非為分章析句。正欲從容訪問。以裨聖聰。究治體。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暫權給事中。兼權中書舍人。嘗論邊事。上以蜀為憂。對曰。蜀民久困征求。願降詔撫諭。許以事定寬其力。又奏比歲史官不備。故記注不謂剛正如此。公奏前宰執侍從。依赦復職。亦有不合人望。當繳奏者。上曰。固然。卿論事。但令適中。朕無不從也。應詔條上十事。皆切中時病。其一。嚴銓試之法。又奏羣臣六參。除朔望過宮外。勿改舊制。至今行之。安穩皇后。追冊附葬。公奏神主調諸室前殿。則不以欽宗服而廢祖宗之樂。別廟奉安。則乞備而不作。金人來邀舊禮。詔從臣指陳定論。公率同列奏。向者祐陵未下。茲事未返。以講好之故。事親事神。兩遂所欲。禮雖屈而志則伸。今而遽許之。必謂我法。將有難塞之請。使者之行。當再用鄰國之禮。彼或有辭。則告以通好于用兵之後。以何名而屈。以何名而受耶。事有當駁者。皆極論其不可。上亟加獎款。公亦言陛下有納諫之資。故臣輩各思自竭。龍大淵。曾觀除知閣門事。公同給事中。金安節。奏大淵罷副都承旨。觀罷帶御器械。俱以閣門處之。賢遷也。若以攀附舊恩。尚有可諉。正以指神指目。臺諫有言。外議方喧。而除命遽加。陛下于將相要官。或罷或貶。一付公論。略無適莫。獨此二人。乃為之遷就諱避。殆非舍己從人之義也。有旨罷劇就開。已允公論。尚益回轍。可特依奏。已而二相宣示御札。謂給舍為人鼓惑。議論羣起。小事豈應如此。公等奏言。昧于事體。專徇流俗。輕瀆天威。居家依罪。再乞重賜寬宥。俱不允。入謝。上曰。朕察卿務舉職。但朕欲破朋黨。振紀綱耳。旬日。二相又道上意。已再除兩知閣。且云。後省想亦無他。公曰。前已反汗。今復申命。豈敢但已。格除目不下。右揆以開。越三日。不獲命。以信州遷奉請祠。兩任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四年。權發遣南劍州。未赴。六年。改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陞對論帥臣有名。而無其實。將副其官。而非其人。又論雜舉中外文武之才。以備選用。益縣令之俸。而責其廉。及捕盜官候六考。行賞。執政奏擬秘書少監。上可之。仍令兼直學士院。會草晁公武知揚州。不允。詔御筆。改定。公引故事。乞罷。不許。兼國史院編修官。初。鄭聞草公制。上改首尾詞。公奏。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贊書。明示好惡。敢因詞推廣聖意。臣觀漢社稷。臣乃在乎周勃之鄙。及黯之少文。霍光之不學。至于儒者持祿保位。則公孫弘輩實為之。故宣帝嫉之。以為俗儒不達時宜。蓋有激而云爾。使宣帝求真儒用之。何至難霸哉。陛下以漢為監。則士風趨向。歸于正矣。上曰。卿學術精深。記問該博。又嘗曰。平昔所蘊。可以自見矣。自此當日夕。與卿論文。策實錄院檢討官。加上德壽尊號。公謂太上萬壽。而紹興未議文及近上表。例用嗣皇帝為未安。按建炎以後。遙拜徽宗表。及唐憲宗上順宗尊號冊文。皆稱皇帝。議遂定。趙丞相雄以中書舍人奉使賀金主生日。

宗室伯鸞為介，御札生辰使兼廣國書一封，理會受書，公立具草，有云：尊卑分定，或校等威，叔姪情親，豈嫌坐起，後四日對秘殿，上曰：朕未嘗論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可謂大才，賜坐久之，欲退而不記來路，上指示之，命內侍導而出，七年，奏四事，重侍從以儲將相，增臺諫以廣耳目，郎官專以旌外庸，監司郡守皆當久任，上稱其為要務，皇太子領臨安尹，公既草制，因奏恐別無被受，欲依詔書體式降付東宮，兼權兵部侍郎，上云：學士院湫隘，公奏宮城不容增廣，陛下欲卑宮室，臣等居此亦過矣，若遷選名儒而信任之，不在棟宇之麗也，除權禮部侍郎，仍兼直學士院，升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有旨：公與吏部侍郎王之奇、太子詹事陳良翰、對選德殿，袖出御札，引唐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之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苦不自知，各極陳其當否，公退而條陳，練兵以圖恢復，而用將之道未盡，擇人以守郡國，而實實之方未至，又指陳大將郡守數易之弊，且言貞觀政要四十篇，既先之以魏徵論為君之道，又著不克終之戒于編末，蓋是時惟徵為善諫，願思太宗廣諫諍之德，使嘉言日聞，治道日興，上嘉納，且曰：方圖力革二弊，又奏陳官虛位，願早擇正人，先朝參用古制，卑其品而厚其禮，責其盡言，使姦邪望風畏戢，消患未形，如近歲張松、韓玉等，使臺諫無所顧忌，早為力言，豈至勞民費財，始勤英斷，雖天縱睿哲，安能盡見，上曰：如人奕著，當局多誤，惟旁觀乃見之，朕自此知戒矣，又奏：人主無職事，惟在察臣下邪正，凡輕于任事而速于求售者，他日必至敗事，不可不察，若疑儒者不足用而專謂才臣能趨辦，今既累年，其效可睹，唐太宗之臣，即隋之臣，蘇祖之臣，即五代之臣，非前愚而後智，願人主用之如何耳，又論臣寮務為新說，欲徵奇功，王安石以堯舜之道告人，主實行管商之術，指司馬光、蘇軾輩為流俗，尤當深察之，上曰：蘇軾卻是流俗，可謂顛倒，嘗奏江湖大旱，上稱饑饉，茂良措置有理，公請出南庫緡錢二十萬代民租，乃不之取，非不知大農急關，然艱食則盜起，盜起則調兵，費可省乎，上曰：卿議論殊善，使朕聞所未聞，謝曰：臣惟以不欺事陛下，兼侍講，上以雨雪愆亢，欲加精禱，公奏：洪範肅時雨若，此殆言路曠官之證，臺端一日不可闕，今乃五旬不除，上言未有人，公奏：百執事何至乏才，兼御史臺令殿中關，具察官姓名，取旨差權，苟未欲輕用人，亦可舉行此制，上驚曰：朕不知此，遂宜論宰相具上，又奏：近奉詔以僕射名官，非古，欲更其名，周之太宰，卿也，小宰，中大夫也，中間所改，亦未可用，上曰：太宰今吏部尚書爾，止欲為左右丞相，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皆可削，公遂歷奏前古沿革而退，八年，權中書舍人，公奏：西浙為今日根本之地，而賦稅供億，反重于他路，且戶部既理財，朝廷又理財，爭肆漁取，致以隱漏為名，增無實之稅，上曰：此漕臣之繆，公曰：陛下既知何不改正，因辭西掖，且言外制之設，正欲謹于出令，凡有未當，欲其繳奏，非專責以詞翰也，上曰：正有望于卿，因奏：閩清陳峴議變鹽法，恐擾民難行，又奏：曹相除府推事，上曰：知其人才，欲與寺丞，公曰：臣即有文字，上意不悅，退而繳詞，願別擇俊寮，協贊元良，和知嚴州，公亦免兼矣，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王之奇賜出身，並命公當草不允，詔奏謂昨者舉朝以為不可，陛下欣然聽納，嘗云：茲事誠誤，旋即改命，會未周歲，復有此除，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若謂西府間以武臣，願擇大將，有威望者界之，臣非欲專任文吏也，且當是時，之奇亦曾論奏，今乃與說同升，恐亦未當遽受也，臣未敢具草，時權給事中莫濟再封還御

筆，遂俱與外祠，又趣公出門，匹馬便面，翩然徑行，九年，除知建寧府，再辭不允，中道引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天下愈高之，道熙元年，除右文殿修撰，說罷，召還，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講，六月，兼權兵部侍郎，論改官舉削到部放散之制，後雖潤色，然自公發之，八月，兼直學士院，上稱公持重，不迎合，無附麗，除兵部侍郎，仍兼侍講，進太上尊號，詔草，上曰：此文難于言，而溫純典雅，無一字可議，公奏：向者初上光堯之號，臣已預議，庚寅之詔，亦出臣手，上愕然曰：前詔亦卿所草耶，兼太子詹事，上論史事，公奏：李燕于史學如嗜飲食，長編考證異同，罕見其比，嘗論用人，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中人惟上所御，為官擇人，則引中人為君子，若為人擇官，則引中才為小人，今不及數月，已望遷擢，後將無官可遷，願力革此風，愛惜名器，又奏：兵將官刻削等事，上曰：今不如此，且言王友直極廉，安有刻下，公曰：昨開殿司進羨餘二十萬緡，此何從而得，上曰：朕已不受，公曰：雖則不受，當思其所自來，上曰：統制官不治財賦，統領御治之，可相關防，不致妄費，公則曰：此尤非也，主將而下，須令各得惟心，今因小利，更相猜察，情既不通，緩急何由得其死力，又奏：聞陛下日御毬場，固知不忘閱武，然太祖二百餘年之天下，屬在聖躬，不可自愛，上作色曰：卿言甚忠，得非憂衝擊之虞乎，正以謙恥未雪，不欲自逸耳，又奏：聞金星近前星，上曰：止是略近，公曰：天道高遠，當論人事，武士擊毬，太子亦預，臣甚危之上，卿可語太子，公曰：太子，人子也，陛下命以驅馳，臣安敢勸以違命，陛下勿命之可也，陸贄侍讀，大禮執綬備顧問，除吏部侍郎，奏朝廷守至公之道，有司持一定之法，行以無私，執不心服，近乃有任怨之說，法行以公，人自無怨，上曰：朕每諭大臣，彌縫人情，無有是處，四年，除翰林學士，奏自唐至本朝，優待詞臣，以其無簿書之冗，可以朝夕論思，或有補于治道，得人固多，最可慕者，陸贄、歐陽修而已，若乃進則有隱，退則不密，擠人而利己，揚己以取名，安能逃日月之照哉，上曰：學士宴見無時，至為親近，五年，為御試詳定官，屢乞去，上問文士可代者，聞呂祖謙能文，公謂翰苑須用有學問者，祖謙涵養既久，習知典故，史院甚得其力，不但文字之工也，得旨撰選德殿記，又命書之後，內直宣對，別令中使引至碑下，傳旨記文詞采瞻蔚，召卿觀覽，既見，上又有博美之稱，歸至玉堂，御書白居易七德，賜之，墨猶溼也，後進呈皇朝文鑑序，上曰：卿之文在廷莫及，真匠手也，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嘗論本朝專以仁立國，兵非不用，而以禁暴安人為本，上曰：兵勢似弱，公曰：仁故似弱，實非弱也，社稷靈長，職此之由，上曰：所以竝無禍亂，公曰：本朝似周，彼秦兵雖彊，與衰竟如何，六年，詔禮官詳議明堂典禮，公奏：祀帝祀天，以祖宗配，此前朝已行之制，世俗止誦孝經之語，未嘗深考其義，致以今日為疑，由是定園丘合宮互舉之議，公再執紼，草教，引周漢故事，有曰：倣經路寢，有皇祐之彝儀，徧秩羣神，有紹興之近制，蓋明著古禮，以示來世也，禮成獻詩，又進勳天之誠，上曰：勳天誠當以德，惟知道乃可語此，公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此豈聰明作為所能為哉，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論六部長貳判依字，遂改為從，嘗奏：祖宗涵養善類，名卿才大夫相望，自章蔡沮士氣，以壞風俗，獎譏諂以植黨，與卒致播遷之禍，中興一洗前弊，得人為多，秦檜以患失之心，濟忌刻之資，引庸人以充侍從，對單輒納副封，既出其門，無所不有，人才衰落，貽患至今，論思之職，上規人主，次及大臣，下及四方，安可納副封耶，願博求文武之英，布

列中外吐日如會開輩今豈易得及及舜之無為非皆無所為也特不為期會之屑屑耳又言自古上自人君下至士庶鮮有不為左右前後之人所牽制者上謂公視草勞甚公奏臣素無汗馬之勞致此爵位正使宜力文字之間未為勞也上曰翰墨之功豈小補哉若大述作固當煩卿七年五月除參知政事上曰近見卿遇事殊不依違執政之于宰相事任非遠自當和而不同公曰韓琦歐陽修殿上日有所爭退則儻然無間最為可法後又嘗曰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今乃肯各述所見公奏大臣自應互相可否秦檜用事執政至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為當然臣嘗以紹興初聖語示同列勉為協濟況陛下虛心無我惟恐臣下不言人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緣蔽欺八月以久旱御筆付三省求直言初回奏慮所在因是皆有賑濟之請公言上明目達聰而吾儕不能將順獨不愧于心乎萬一上自行之或以此奏示外豈不獲罪公議相頌從之又奏聖明在上星變早災殆緣臣等所致上曰若封事及大臣朕須留中公曰付何害未聞有過而人不知也昌化有箭穀得米相以上再三及此議宣示外廷公曰天若為瑞必無水旱乾道間有以九華山竹米為瑞而得罪者且宜和有此豈是休徵遂已有乞改常平不以救原之法公奏紹興中因孔括申請遂與謀叛等同科乞令削去祇從海行法遇兩赦或非次赦聽原公嘗極陳民困之由上問其故公曰且以平江府論之二十年前歸正添差等官歲用五萬緡今乃數倍支移折變之數日有所增齊民安得不因此特其一爾上為之悵然進呈湖北月椿錢數公曰固出于不得已亦須平時有以存卹去歲旱荒若非陛下先事賑救禁戢苛暴何以免流殍之苦舒州汪革始謀不善若如前代失軍民之心則乘災倡亂必致遽起彼亦安肯束身自歸于司敗所貴得民正為是耳此非倉猝所能成其來有漸矣上大以為然上嘗謂樞密非古官公奏在唐止司傳導五代始置崇政院分宰相之權神宗亦有意廢併聖諭可謂盡善但二百年官制難以驟改不若且令二府互領更加熟慮有特長樂之援求為郎者上俾諭給舍公奏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論意不從則失體從之則壞法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曰卿等肯如此任怨公曰當與而不與則有怨不當與而不與何怨之云上歎曰此所謂任責非任怨也上嘗言唐鑑一書與衰治亂之理甚明公奏祖禹著書皆可備乙夜之覽篇篇即是諫疏九月除知樞密院事上曰卿才堪其任三省本未可輟卿每見難處之事卿以數語決之可謂敏矣上謂公如統制官之類可時與之接以觀其才公因奏雷世賢說淮南地形緩急欲守滁臣謂不然廬和則當其衝滁沮山林可自守而不可以禦敵楚州舊屯軍八千雷世方乞止差鎮江軍五千人公奏山陽控扼清河韓世忠實屯重兵今無故減成他時或增必致敵疑揚州武鋒軍有衆八千本屯山陽若歲撥三千同成誠為兩便十年奏白氣自西南反天宜為兵備上曰日脚之氣冬常有之公言此日官相寬之詞然有備乃能無患上嘗歎養兵費邦賦之人公奏自古未有五十年屯兵不解古者講和則罷兵今既有歲幣而兵不敢撤所以倍費文州蕃部劫殺二漢人吳挺止申照會公請督其根治使知朝廷事必留意不敢忽略日有萬幾不察于微弊不勝救上曰自昔多因不防其微馴致禍敗温州軍士喧悖憲司欲先定汪義端剗削之罪仍正紀律公奏此風不可長恐兵愈驕郭杲請移江陵萬二千人與

其李永屯襄陽公言止當以兵之半分戍杲謂襄陽為要地而江陵亦在江北為吳楚喉衿爭辯甚力乃許萬人且令騎兵盡行上嘗公益深嘗奏事退特命中使賜御筆卿臨事明敏而有決朕每嘉之宜諭金主避暑壽安所徙器用倍多且分諸子出鎮或謂欲至東都秋間議過上京公奏當豫為之備甚詳上稱公通練軍政深副朕擢用之意公謝曰臣本以文墨受知豈能曉暢武事課蒙任使不敢不勉彼方恫疑慮喝正恐我先動所當精擇邊將鎮之以靜上曰朕嘗戒臣下以公心人自無說公曰所以私者欲收人情其來無窮得者寡不得者衆若不裁以公道恐譽者不若毀者之多以陛下聖明臣等智慮所不及則有之何敢有所欺也十一年奏廣中鹽法既更州縣空乏事勢可憂詹儀之胡庭直皆賢而才短故銳于革弊而不能計其後已而果然公言趙汝愚在福州百廢具舉孜孜國事殆不多得王希呂緩急可當一面彼小廉曲謹雖無瑕可指卻恐誤事上曰如趙汝愚希呂皆帥才也義勝軍皆契丹渤海漢兒慕義來歸屯于興元御筆以金商山險欲移襄陽用騎之地聞其營皆遭火因以遷之公奏路經金洋當先計人馬之數使郭杲于襄陽豫辦方可議遷更令彭杲具以此意深察衆情御批卿謀慮深遠良用嘉賞六月拜樞密使上曰卿在西府光前絕後若有邊事宜撫使惟卿可他人不能也呈諸軍陸差籍公奏已及一季欲間召一二雖不專用此取人亦因以察其能否使主將不敢容私上令赴樞密院審察後池州李思孝自言正將二人不能開弓乞與罷軍上曰此皆樞密使措置之效北牒以上京道遠權止賀正生辰使一年宜諭卿等料未遣使今果不來可謂廟謨矣王希呂乞增兵戍廬州上以萬弩手民兵已多止可分數千人公奏須與萬人蓋當以正軍為主則帥司可立帥司既立則沿淮歸正山水寨民兵皆為我用矣十二年留正中西兵已免起二年今年取旨上以三衙不可闕欲令發來公奏襄陽兵少閻世雄欲得此人敵不得志于四川又嘗送死淮南深恐睥睨襄遂與一年金州謀帥公欲令侍從管軍薦舉上曰大帥當自上除授公曰拜用九官皆咨四岳與其私薦不若明揚若能考實孰敢妄舉因論邊報異同上獎諭云事無大小卿皆究心公又曰天下安有不可措置之事上曰昨密問一事卿便條上數端深謀遠慮朕所不及也上謂王蘭論事頗偏公奏蘭雖稍過然汲黯在朝淮南寢謀盡言而不顧身者陛下左右豈可無此等人況以獻納為職若上下相蒙非國家之福也先是御筆大石契丹欲加兵于金果有之在我豈得漠然固不可違督或有置端何以為詞公奏彼一方小警何至移文宿泗若果有警何患無詞急在開探精審耳至是又諭結約夏國事公奏頃嘗因任令公帛書通信金以示范成大夏國難保如此似未可也後又報呼嚕大王據上京上問公公奏茲事體大當隨機應之未幾上諭公所傳皆妄樞使真有先見之明矣廣東帥潘時以擅斬逃兵自劾上批無罪公奏帥無便宜之文不經錄問詳覆而斬四人雖銳于除惡然人命至重不可輕許洪邁守婺誅首亂六人止是放罪後不妨旌賞十四年二月乙亥宣諭卿在樞筭凡事無不經心更旬日拜相後人難繼丁亥拜右丞相尋兼提舉國史院會要所敕令所上諭以擢用人才及委任之意公奏東府事繁非西樞比自古鮮有無事時今賴陛下勤政內外晏然殆將二紀此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又奏舜禹君臣相戒唐太宗不存形迹臣等過失望陛下隨事戒勸

免積罪戾臣有所見不敢廢弼直之義日有論奏動係天下休戚比至給舍繳駁臺諫論列已為後時不若致審于初又奏人才不夫之虛夸則失之械默凡冗宜求篤實為國者大早求退甚力上曰方賴卿等協贊若捨朕而去誰與共此又請依慶曆中例降秩一等亦不許備職羣望下詔求言遂奏實惠及民莫若寬減夏稅施德當自近始會稽和買詭避至多請權免一年徐議釐正秀州乞權減大軍總制錢二萬餘緡吏擬勘當公曰此豈勸當時耶奏獨之上方篤意採荒其所以贊寬仁之政不可勝紀封事多言大臣同異公奏豈可尚同要當各盡所見臣每謂同心體國苟有未然雖面相詰責何害止欲歸于是耳若人才邪正政事得失安危治忽所繫自當反覆論難陛下復祖宗密白之制使三省官覆奏而後行正欲斟酌可否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高宗上仙始末稽攷制度奏置山陵五使贊成聖孝哀禮兩備初欲用顯仁例遣三使公固謂事體不同不當曲徇會賀生辰使至上在喪次議令館伴使發遣公奏賀禮固不可行但彼遠來朝無一辭于理未安遂口占數語使歸報後正且使將至或請權易淡黃袍御殿受書然後素幄見使者公力陳不可止以稿素引見使者果心服手詔討論皇太子參決庶務典禮初欲開資善堂公奏天禧時仁廟尚幼始見輔臣恐不可用西晉有宜猷堂今作議事堂可也十五年正月戊戌公請上特御延和殿令宰執奏事畢然後過議事堂思陵發引公奏陛下既行三年之喪又用七月之制永熙故典呂端一相猶攝太傅親往而有司欲用顯仁舊例非是遂再拜請行乃以公攝太傅上慮使人堅欲上壽公奏引見受書即是成禮上壽時不過隨班拜舞若奉觴致詞皆無所預臣等保無爭執上欲先令侍從臺諫集議公曰國家大事謀之帷幄中不必詢衆者況事理曉然不必徒為紛紛上尤稱獎卿能任責如此國之幸也仲冬之初留身奏臣歸自陵下即欲求外緣京館使回聖慮來賀者求報復令臣少待人使已行願乞骸骨上獎勞再三忽宜諭比年病倦欲傳位太子卿須且留公奏聖體康寧止因孝思稍過豈應遽爾勸勸上曰禮莫大于事宗廟而孟襲多以病而分詣孝莫大于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此委卿公泣而退十二月壬申密賜紹興傳位親札辛卯留身議定二月壬戌之吉又命公草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為意十六年正月己亥拜左丞相壬子始因奏事宣諭二府旬日當內禪又令公留身呈詔草兼提舉玉牒及監修日歷二月辛酉朔降傳位詔翌日上吉服御紫宸殿公奏陛下巽位與子古今盛典再見聖朝中外同慶臣等輔政無狀自此無由日侍天顏無任依戀之至嗟噫幾不能言上亦泣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光宗問當世急務公奏用人求言二事尋即降詔公稽階至特進爵自管城縣開國男至榮陽郡公歷封濟許二國三月拜少保益國公以三孤之官不應以需恩而得力辭不可又乞回授至于四五不得已而後受焉奏以朔望之次日朝重華宮五月求去甚力既而諫省有言請益切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言者不已副端助之遂以少保充醴泉觀使而歸孝宗賜金器勞問紹熙改元判隆興府辭不赴二年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親理郡政不以簡貴自居罷倍稅牙契錢二十萬緡三年四月復元職七月坐所舉官以賄敗降榮陽郡公四年八月復舊封冬易鎮隆興五年力求奉祠主上踐阼詔求言于舊弼公奏四事曰聖孝曰敬天曰崇儉曰久任皆訂謨也遣閣門官賜

文苑集 卷九十四

一三〇九

少傳告一再辭免始許地恩慶元元年公于是年七十矣三上表引年遂以少傳致仕嘉泰元年布衣上書及公姓名臺評降一官明年乃復四年十月庚寅朔薨年七十有九累食邑一萬五千六百戶食實封五千八百戶遺奏聞上為震悼輟朝兩日贈太師贈銀絹各千仍命弟之子續添差江南西路轉運司主管帳司以護襄奉尋賜諡文忠娶王氏監察御史傑之女封益國夫人先一年薨一子即輪也朝請大夫行大理司直孫顯官義郎新監饒州浮梁縣景德鎮鎮鎮烟火公事孫女五人長適承事郎監嘉興府緡納倉蕭象餘尚幼初益國夫人葬廬陵縣斗岡之原十二月丙申奉公之喪合焉公在高宗朝已擢臺察事孝宗最久始皆以詞章受知可以平挹美官而秉心不欺遇事輒發不復顧身屢貽復奮上久而深察其精忠北門之官有四公偏為之前後十年要宮極孝治之盛講慶壽加尊號親祠教宥立后升儲過宮出郊無非盛事大典公皆在屬車間鋪張揚厲實有以佐宋之光明若水旱災異夷狄寇盜之辭咸無焉自參預樞筭以歷二揆又涉十年楊前論事出入經史練習典章動有援據不為空言故天子嘗聽嘉獎而同列自以為不及以國事為己任進退人才一本公道養民擇守憂邊訓兵仰贊審議慮周而敏被遇日隆數當大事典禮論議裁處曲當內禪尤為至重吉日徽稱宮名母后孝宗獨與公素定于數旬之前近將決旬始諭宰執注意委任可謂不膠漆而固矣天資超類非凡材可及而體夫子忠恕之道大易勞謙之義孝友淳篤事從兄如諸父自奉甚約絕聲色之娛周卹族姻具有恩意官同姓者六異姓者五自號省齋居士中年曰青原野夫既貴而閒曰平園老叟孝宗生于丁未一時輔相多在丙午丁未間公及丞相王公准參政錢公良臣同為參樞人謂三府為丙午坊公嘗作詩用文路公同生丙午之韻告老之後猶引故等夷之齊年者遇生朝同會用韻賦詩者數年方其端委廟堂一介之善收拾如恐不及退而均逸汲引無虛日士類莫不歸心焉以文苑英華及六一居士集詆舛太甚率同志者朱黃手校如老書生鏤板家塾以惠學者卜築貢院故基公實預薦此地故以充賦名堂作唐虞二典開藏兩朝內禪詔書泊崇陵宸翰又為玉和蜀錦二堂皆自為之記晚歲康強神明不衰天下猶望公之再起不謂天之不慈遺也嗚呼殄瘁之痛四海所同有如鑰之不肯素辱知遇假守東嘉屢有收用之意未滿秩而公已歸比忝代言公之除少傅暨加恩兩預草制又四作不允詔書嘗蒙摘句稱賞投閒以來書函詩簡倍加獎予當世銘記多求于公間使鑰書之公已書丹或徑以賤姓名題蓋此意甚厚皆非所敢當也嘗竊謂公初入禁林自謂所慕者惟陸宣公歐陽文忠公之始卒絕似二公者無事不言無言不盡而卒至大用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既不媿于宣公而得時遇主無追仇盡言之患文忠晚居于穎望瀟崗而不得歸公乃優游平園使里人矜式是兼二公之美而又無遺恨者也若克勤小物誘掖後進皆公之細不勝書有省齋文苑別業平園續業掖垣叢書玉堂類藁詞科舊藁政府應制藁歷官表奏議奉詔錄承明集玉堂雜記龍飛錄親征錄及閒居紀錄等書總二百卷藏于家其行于世者已多屬文之士傳誦以為模楷公之文不待贊揚微至題跋之語考古證今歲月先後通徹明白讀者歎服未為三忠堂記請歐陽文忠楊忠襄胡忠簡皆郡人也精確簡嚴幾于絕筆嗚呼一代風流于焉盡矣論何足以銘公銘曰

文苑集 卷九十四

一三一

世非乏才。何謂才難。有君無臣。自古所歎。客驕平凡。動則爲己。不合是憂。安得奇偉。直道而行。無患失心。一有遇合。奚翅斷金。於皇孝宗。才選于衆。誕謾長縮。慨不足用。堂堂益公。負王佐才。始以文名。芸省蘭臺。高文大册。追配古作。獨步禁林。不負所學。二十八年。相爲始終。屢貽而奮。致身上公。堯既授舜。舜亦命禹。首贊大議。龍飛再觀。功成身退。樂哉平園。晚陳四事。不已于言。既挂衣冠。無與世道。胡不百年。遺此一老。星隕于堂。人之云亡。不亡者存。文章光芒。惟子是似。觀行取則。後其有與。視此銘刻。

攻 魏 集 卷 九 十 五

神 道 碑

簽書樞密院事贈資政殿大學士諡節愍王公神道碑

嗚呼。靖康之禍。慘矣。自古所未有也。而一時伏節死義之士。絕無而僅有之。人皆以爲祖宗涵養幾二百年。不應至是。殊不思自熙寧時。當國者惟務變更。尙同忌前。風俗大敝。至章。蔡用事。日甚一日。凡忠臣義士。禁錮困苦。不容立于世。如是者有年矣。一時攫取美官。當事任者。非諂佞姦宄。則開胃貪黷之人。禍變忽起。搏手無策。首尾衝決。廟謨顛倒。甚則賈國抵讎。以圖身利。安知所謂主辱臣死之義哉。當是時而有奮身犯難。國爾忘家者。自非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後興者。安能及此。建炎以來。寡有能使絕域蹈不測之淵者。冠蓋相望。然亦多以高爵重祿所誘。若夫捐軀盡瘁。機智勇辯。忠義出于天性。而又有以濟國事。及其事出倉猝。執節抗敵。卒殉以身。如節愍公者。比之前後諸公。又其卓然者。其可無傳乎。公諱倫。字正道。世爲大名府莘縣人。六世祖社。以文章起家。事太祖太宗爲名臣。是手植三槐者也。終兵部侍郎。贈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追封晉國公。生三子。仲子文正公旦。相眞宗。而王氏益顯。始居京師。季子諱從九。從日官兵部郎中。贈太尉。則公之五世祖也。曾祖端。通議大夫。贈太子太保。妣李氏。贈秦國夫人。繼李氏。贈

魏國夫人。祖元。朝請大夫。贈太子太傅。妣趙氏。贈福國夫人。繼晁氏。贈定國夫人。父毅。朝散郎。贈太子太師。妣李氏。贈慶國夫人。太師在政和間。嘗上疏論蔡京罪惡。乞正典刑。因是得罪。然則公之氣節。有自來矣。公生于禮義之門。而少有大志。不護細行。喜立奇節。輕財好施。貧而無悔。讀書見古人義概事。必慨然慕之。往來京洛。浮沈俗間。頗以俠自任。聞士夫之賢者。傾心事之。宣和之季。知天下將亂。欲入廬山爲道士。靖康寇犯京城。公以太平日久。官軍驕惰不可用。于是上書言民兵之利。欲使貧富相資。以弭內憂。書奏。召對。翼日。授迪功郎。充都大提舉守禦使司幹辦公事。敵先攻通津門。拐子城。公說統制官鄭建雄。選健卒。飽而出戰。敵失利。小卻。錄立功姓名。爲之謁都大守。禦使孫傳博。傳欲置籍次第之。公曰。首戰獲捷。行賞。豈可緩耶。願以便宜從事。傳從之。士氣十倍。是以一拐子城。敵攻之。兩旬不能下。十二月戊申。敵自宣化門入。公往麗景門見統制官渠德。曰。事亟矣。請速分兵。扈法駕。上召見公。宿禁中。乞命備將兵保東華門。班直蔣宣等率衆聲言奉皇帝奪萬勝門。以出。實欲劫內帑。公復乞以健兵三百與左言俱入。斬蔣宣等。餘皆股栗聽命。或云。始公欲入而未得。日掃李丞相邦彥之門。會有旨。前宰相執赴殿廷議事。公又懇曰。此某效鳴之時也。李攜以入。忽于殿下。高呼。欽宗愕然。使問之。即大言曰。臣眞宗朝故相王旦之孫也。有致君澤民之術。無路自進。比歲嘗上書言大遠不可滅。女眞不可盟。果如臣言。今無他策。京師豪俠。臣皆識其人。平日能服役之。當募死士數萬。奉陛下。侍上皇。挾諸王。決圍南幸。欽宗忠之。慰勞甚厚。解所佩夏國寶劍以賜。命整齊六軍。召募死士。且以片紙批曰。王倫事成。可除尙書兵部侍郎。既拜賜。以出。次日再對。自言已得數萬人。悉願效死。幸陛下勿疑。且請上御祥曦殿。慰安中外。時有勸上幸青城者。宰相何臬已主和議。將用其說。上以問公。公曰。此必誤國。非臣之所敢聞。上悟曰。倫之言是也。臬進曰。萬一誤國。臣當伏死。公怒髮衝冠。裏叱曰。若何人敢至此耶。公亦叱曰。爾何人。乃至此耶。又面斥其不材。寡謀。必誤大計。或至天子蒙塵。雖誅相公數百輩。何益。臬怒。謂狂生。言既不用。恐爲亂。請上誅之。且乞就令衛士執之。上意未決。公執御批立于從班中。以免。又次日。臬畫旨送御史府。將置之死地。賴上全護。獲免。用事者乞換公左武大夫。吉州防禦使。帶御器械。公皆不拜。止循修職。郎已得開出都矣。二聖北狩。公見張邦昌問國。繼安在。何不齋迎大元帥康王。同章拱侍。淵得遷遂行。會開大元帥已次南京。即與淵倍道奉糧。勸進。高宗移蹕維揚。公走在上書。自伸前志。乞使沙漠。問二聖起居。時高宗正思擇人。即轉朝奉郎。借朝議大夫。試尙書吏部侍郎。河東大金軍前通問使。制詞略云。曾出公侯。資兼智勇。朕方俯同晉國。命魏絳以和戎。汝其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金帥尼雅滿。凶焰熾甚。〔案〕尼雅滿。一作粘。今改後同。公與之抗辯。旁若無人。金帥憤怒。留之雲中。從行者多不堪。公談笑自若。勉以節義。然尙未知兩宮安否。日禱于天。以朝通夕死爲。卽有商人陳忠告使臣楊永亨曰。二聖太后在黃龍府。公以語副使朱公弁及洪公暗曰。此天所贊也。卽遣之。金使達上意。由是兩宮始知木朝中興。而江南之信通焉。一日。尼雅滿使烏陵思謀至驛。尤爲榮。公親視之。語及契丹事。公曰。我道君皇帝與大金先大聖結盟海上。約爲兄弟。大金與契丹相持。師老糧盡。使使告急。卽遣兵進援于委頓之時。使成雲中之功。豈非有重恩于大金耶。契丹已滅。大金之臣屢請

南下先大聖恐敗盟約終身不從後忽稱兵至使二聖北狩生靈塗炭但知貪目前之利天地神明安可欺也大金累年喪失人馬不可勝計殆先大聖冥冥之中必有所不佑比渡江深入崎嶇收歟可見我朝德澤深厚人未厭宋今主上法令一新賢才並用必圖復讐蓋為遠謀歸我二聖天眷復我土疆講兄弟之好使南北赤子免肝腦塗地之苦幸為贊成大計思謀沈思曰侍郎言是也當達此意明年春尼雅滿忽來盛陳兵衛延入問曰使人來者數輩于吾所問皆未知對今乃遽欲議和決非南朝實情直侍郎私意爾公曰主上臨遣若非尋盟來復何為人定能勝天定亦能勝人惟公裁之尼雅滿不知答紹興改元乃以公歸議事二年秋入境有旨趣觀具奏編留曲折敵情底蘊天語勞獎特轉右朝議大夫充右文殿修撰主管萬壽觀賜銀絹二千匹兩官其二弟一從子公之將歸曰洪皓母老請以所議付之尼雅滿不從遂攜皓并書歸奏各授其家時劉豫犯邊和戰未決三年韓肖胄使還金遣李永壽王翊踵至驕倨不可告語上聞之曰非王倫不辦此召問之公曰彼性貪但邀賂耳上問幾何時在御書院奏曰但得案上物足矣上聽取去凡筆格鎮紙之屬皆精金為之公袖之拜以出徑入驛與道雲中時事且曰主上喜公等遠來故加勞賜宜拜以謝二人不自知鄴之屈也借左朝議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充送伴使廟堂擬除邊帥公謂前在敵境知烏珠幾為我禽〔案〕烏珠舊作兀今改後同山東河朔久望王師機不可失力陳進取大計詞意剴切親征大臣難其請主管江州太平觀居會稽七年春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訃至除公徽猷閣待制借直學士左中大夫樞密都承旨充迎請梓宮使至南京偽齊授館于鴻慶宮移文取國書及使指公曰國書當納金主使指無他報謝計音迎護梓宮而已明日又來曰大金與齊一也國書當赴齊相府驗實遞至軍前俟得報然後可進公曰有死無二願勿復言再三迫取不遂頓鑪餼廩增兵圍守莫不失色公曰無能為也金遣接伴以九月渡河見金帥達蘭于涿州〔案〕達蘭舊作達今改後同問過淮已久何來之遲公備言劉齊邀索住離陽者數月因言豫在本朝會擢臺諫外樞內姦營私培植民怨神怒方欲吞噬兩朝能保他日不為大國之患乎恐妨遠圖敢布腹心問曰若將豫與南宋能制之否公曰皇帝望孝神武臥薪嘗膽志在恢復但以天下為度不忍輕以動兵豫之父子忘背國恩孰不願食其肉倘欲驅除何難之有痛言利害泪滿茵席達蘭顧謂烏珠曰江南有忠臣如此何慮不能立國越夕使人導意云侍郎少休已馳奏矣是冬廢豫使謂公曰歸報皇帝強梗掃去自此和議無復間阻但有當議者須不倦以終之于是仗節來歸上在建康嘉歎累日好賜特異徑除所借職任明年又往見達蘭于祁州出諸軍招誘蠟彈旗榜八百餘通詰公南朝欲和而沿邊日獲姦細文字語言無理奉使只是款兵相陷耳公曰奉命三至專以講信修睦諸將徒見往返猶豫各欲乘時求尺寸之功若和議一定朝廷明降約束豈復敢爾二酋相視無語初公之族有留京師者季父存欲結太行義士徑擣敵巢聞公拘雲中密以書來公大喜報曰某自恨疲鷲無以佐中興辱示正愜素心幸竟斯事未及發而謀泄捕存黨囚之地害至是知為公之族押存付公存既還改合入官金遣張通古烏陵思謀報聘使者朝謁進止詳華曲盡臣禮上因賜之酒思謀從容進曰陛下知劉齊之廢否始因王某極言遂了此事真口伐也北朝將相重之如山斗真

社稷臣也上欣然領略于公益加信任御札令公籌度別以金器龍腦茶具賜心謀公亦拜賜復借龍圖閣學士為迎奉梓宮使兼請太母淵聖祖宗山陵上念東朝之歸尤切丁寧告戒曲盡聖情公泣拜以辭期于必濟既見達蘭具宣上旨願親見郎主敏請達蘭曰非不欲待郎至闕下但九州之外荒寒殊甚恐不堪疲勞公請益力明日遂行既見金主謝其廢劉豫且伸祈請金主喜公之來撫存加厚且曰山川太遠不易跋涉公曰今日獲遂所請少效使臣之職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詎敢以登頓為勞嗟異良久宴犒連三日遂決大議歸奏上大悅除龍圖閣學士侍讀金遣蕭哲石慶元來及境而不肯進揚言曰此非他使之比豈可用平時禮數相待邀索百端迓客者無如何副使藍公佐密奏乞命公一行借端明殿學士侍讀充計議使哲等聞之即日渡淮相見有慙色曰何煩端明遠來既就館舍公索副書及議朝見哲愕然既不肯道所以欲損朝儀公曰如此則當再詣河北軍前議之退取旨欲行以足瘡未能陸辭哲問館伴使兩日不見王端明來議事何耶上聞之即俾公力疾入令子弟扶掖賜坐命以調護哲問連日何不一見公曰簽宜不遵故事已被命再行當少須回日議定二人作番語久之徐謂公曰不決于此遠去何為公曰既不相應何憚一行哲方肯啓國書割地講和許還兩宮及梓宮既入見起居進書如儀上下喜憐九年春真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賜進士出身充迎護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兼東京留守公既交河南寬恤疲民大發倉庾以賑窮乏烏珠留數百人取偽齊留質名落後司公聞其紛擾盡逐之民始安堵烏珠一親信人見公若欲有言公屏人問之遂言烏珠有害達蘭之意公厚遣之即密奏乞令張浚守東京韓世忠守南京岳飛守西京吳玠守長安張浚建督府盡護諸將以備不虞上以示大臣持不行連促北去六月渡河北至會寧府聞向之主和者盡為烏珠所屠事皆變矣既見金主令耶律紹文作宣勸官傳言問公還知元帥達蘭等罪否答以不知又問交了多少疆界而略不及歲幣卻欲一一如請只知有元帥不知有北朝耶公曰前日蕭哲等齎書至本朝許割河南歸梓宮太母淵聖天下皆以金國不忘海上之盟庶幾與民休息行人則往來通兩朝之好耳豈有他哉是日風雪寒苦詰難數十反公忠憤激烈辭氣不少沮見者為之喪膽歸館又遣紹文就驛受辭公對如初度必不得歸通夕密語副藍公佐曰前過汴都已知事變亟奏上矣知閣若歸乞檢前奏急命諸將分守所歸侵疆無令輕失中原敵至今日已如強弩之末烏珠不達時變貪而無親將自取斃往回幽燕父老談道本朝未始不泣下咸知君明臣良必大恢復忍死以待太平金之貴臣往往輸誠相結衆叛親離久矣他日若來請和當盡復土疆則可與議又去年嘗稟宰執乞不發歸正人切無苟且以失後圖自是四旬無所聞十一月庚辰紹文至驛傳言問公向拘雲中本無還期曾不知恩反貳我君臣今遣副歸留以待報將分驛與公佐酌別云區區悉已前白無一語及其私留河間六年金以公為平蠻三路轉運使公力拒之驅迫日甚公曰君命無貳臣之節也貳而苟官爵倫實恥之又脅以威且曰受命則生不受則死公乃振衣冠南望行闕再拜稽首厲聲言曰先臣文正公且勳業炳然臣為國將命猥被拘留復以偽命見逼敢愛一死上孤國恩以辱君命于是大慟斥罵使者聽其絞死寔十四年七月戊午也是日秋宇澄霽忽陰雲晦冥風雹雨雪

登甲科朝野想望風采。授泰州教授以歸。參政龔公茂良帥江西。以書幣招之。願與定交。公曰。此古人羔雁之禮。不行于世有年矣。善辭之。未赴。會太學錄闕。求之者衆。龔公實行宰相事。奏孝宗曰。待次不改闕。初官不堂除。陛下良法也。太學錄一闕而睥睨者衆。臣欲擇取名儒爲士林所推者。越拘擥而用之。則人自服矣。上問爲誰。以公對。上曰。是朕所素知者。除命一下。果無異辭。就職幾月。車駕幸學。改承奉郎。龔公既罷政。亦寔有相嫉者。添差通判福州。帥相梁公克家得公喜甚。以政委之。公悉心裨贊。不事形跡。卒以專權論罷。時淳熙七年也。尋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知桂陽軍。開居八年。始赴郡。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事。就遷轉運判官。改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在桂陽。獨除宿負。罷弛斜科。倉司則補糴諸郡米至十萬斛。漕司亦蠲錢數萬緡。力講荒政。所及者廣。進登極銀三千兩。屬方救荒。力不能辦。申請減額。損三之二。實惠遂及一方。以服勤使事。嘗感寒疾。至是以奏事再入。脩門。鬚鬢如雪。丞相留公正一見。歎曰。幾年陳君。果尚可使外補耶。奏留爲吏部員外郎。初對。上曰。卿去國幾何時。朕欲見卿久矣。知卿學問深醇。有所著書。進來。時上臨朝淵默。罕有聖語。公敬謝而退。以周禮說進。擢祕書少監。訓詞曰。朕日御便朝。延見郎吏。有郎白首。色夷而氣溫。憤者贊其名。則汝傳良也。朝列傳誦。實黃公裳之詞也。兼實錄院檢討官。皇子嘉王府妙選官。察以公兼贊讀。未幾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期年始遷起居郎。紹熙末年。龍樓問寢。不以前幾無虛月。則切痛憤。指陳利害。無所不用其至。蓋嘗贊嘉邸。爲中宮言之。又嘗奏疏謂臣等在王邸。于古今父子君臣之際。人之大倫。天地之正義。以開導賢王。而會慶闕上。鳩之禮。長至虧稱賀之儀。區區口耳之感。必不能勝躬行之化。紙上之習。必不如家傳之法。今既上失三宮之歡。則臣等講讀。皆爲空言矣。其餘骨鯁之言。有敵已以下所不能堪者。上終不加譴。而言亦不用。一日奏云。陛下屢許臣以出。又令傳旨于廟堂。而復不然。臣貪戀厚恩。未忍決去。容臣遂思補過。更圖入奏。若不垂聽。則有致爲臣而去耳。又從而草奏。曲盡事節。犯顏極論。度上意不回。遂上挂冠之奏。上雖不受。玉音賜可。公即申省乞致仕。宰相留之不可。既行。授祕閣修撰。嘉王府贊讀。皇上御極。以中書舍人召還。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實錄院同修撰。謂可行素蘊矣。而言者指其學術不正。罷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慶元二年。復勅其在太上朝奏對。狂率降三官。罷祠嘉泰二年。敘復元官。再昇祠祿。遂除泉州。以病力辭。除集英殿修撰。病革。謝事。遂有次對之命。十一月十有二日。終于里第。享年六十有七。積官至朝議大夫。爵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妻張氏。名幼昭。字景惠。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孝愷之女。以婦德著聞。先公九年卒。子男二人。師轍。迪功郎。安豐軍壽春縣主簿。師朴。承務郎。女七人。長適迪功郎監鎮江府陵口酒庫潘子順。次適從政郎新福州連江縣丞薛師雍。次適迪功郎處州州學教授林子燕。次適迪功郎新福州連江縣尉徐冲。次適進士張紹。次適進士張疇。一尙幼。令人葬于前山。開禧元年三月庚申。二子奉公之喪合焉。嗚呼。以公之抱負偉傑。學博而精。觀書別有高識。作文自出機杼。類非今人所可企及。求之古人。亦未易多得也。受知三朝。掌內外制。經帷史館。不爲不遇。而名高多忌。卒不得究其經世之學。爲可痛也。公行誼著于鄉曲。述作擅于

當世不待屢背。敢據其論奏之大者列之。然後知其非諛慕之詞也。公之赴郡。免奏事而去。歸觀光宗。以舊欲奏之。孝宗者。陳之。蓋公愛國之心。澤民之具。其說不易。謂盡祖創業垂統。無非可傳之法。而深仁厚澤。裕我後人。則專以愛惜民力爲本。致之故。願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間。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縣。不爲古所謂富藏天下者也。諸道上供。隨所輸送。初無定額。留州錢物。雖盡日係省而不盡取。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始奏立上供稅額。熙寧用事者。始取藝祖之約束。一切紛更之。新法既行。增上供之額一倍。至崇寧。遂增數倍。此特上供耳。其他雜物。熙寧則有令項封椿。元豐則有無額上供。宜和之經制。紹興之總制。月椿。皆至今爲額。而折帛和買之類。不預焉。茶引。盡歸都茶場。鹽鈔。盡歸樞密院。秋苗以十之八九爲綱運。是皆不在州縣。于是取之斛面。取之折變。取之科敷。抑配。賦罰。而民之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夷狄。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豈不甚可畏哉。上曰。莫急于此。但以處置爲難。公奏第三劄子。乃是處置之說。既奏。褒美再三。其大略曰。嗣位之初。詔爲寬民。置局講究。而民窮如故。蓋以裁抑細微。或獨空張之數。未有以稱明詔。慰民望也。國家財力竭于養兵。又莫甚于江上之軍。故每欲省賦。朝廷以爲可。則版曹不可。版曹不可。則總領不可。總領不可。則都統司不可。以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預。中外勢分。職掌不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得乎。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事出一體。而後可議寬民力矣。轉對又論藝祖治大而不治細。以上書人文字。令知制誥看詳。升降以聞。次對章奏。下尙書省參詳。人主所自擇。不過臺省長官。豈不甚易行哉。又嘗論役法。謂免役錢者。本以恤民。使出錢雇役。而逸其力也。自罷募戶長壯。丁而取其錢。今隸總制之類。于是役者白著。而法不得不壞。保正長催科。是以保甲法亂。役法而行之也。熙寧自有役法。五等簿是也。自有保甲法。魚鱗簿是也。五等則通縣計之。魚鱗以比屋計之。保甲但以稽察盜賊。與免役初不相關。熙寧七年。始以保丁充甲頭催稅。而者戶長壯丁之屬。以次罷募。利其雇錢。而封椿之法起矣。元豐遂著爲令。以甲頭同大保長催科。元祐勿勿復舊。隨卽紛更。至紹聖二年。催科悉用大保長。役法轉而爲保甲。嘉祐以前。固無此法。至此又非王安石之舊。特章厚爲之。今士夫恥言安石之爲人。指章厚爲罪魁。而方世守其變亂之餘。以爲成憲。萬古設法。一安石能改之。章厚能力行之。此斯民最大之害。乃若出于三代之舊。而莫敢議。有議之者。則付之有司。不過檢坐見行條法申嚴行下。此臣尤所未喻也。誠能以保甲法亂役法。雖未足以盡寬民力。亦可謂至思矣。進故事。以真宗詔兩浙福建荆湖身丁錢。並特除放。其論尤詳。以爲減折帛不如身丁切于窮民。此皆公平時攷古論今。可舉而行。非若泛然美觀之言。卒不得見于用。若其封還詞頭。遇事輒發。未易悉數。如請還黃裳給事中。則引唐呂元膺。紹興程瑀。以爲比。論張子仁之建節。則請先處分留正之去留。吳挺之除代。而其甚難者。莫如陳源與率逢原二者。源之賈益。幸不及誅。忽除內侍省押班。瑣攝事者。繳章五上。人皆傳誦。大臣力請。觸雷霆之怒。幾不自全。一爲書行。公議沸騰。黨與凶焰。不可嚮邇。而公獨當之。逢原僞暴。恃有奧援。所至兇橫。其在池陽。幾至軍變。爲總領鄭湜所發。按其偏裨。上命樞臣鑄戒。方待罪間。自

副統制陞都統。公又論之源供職自如。而詞命不行。終不得俸。遂原先被宜削。已自書銜。而公于二者執奏再三。終不奉詔。以至乞身而去。公去未幾。而內禪。子仁訖不得節鉞。源亦能去。遂原以病廢。惟此三事。無敢嬰其鋒者。公神色不動。來則繳奏。旁觀者為之寒心。而外間罕知之者。鑰與公同生于丁巳。少我九日。自分教東嘉。為布衣交。義兼師友。後雖一同朝蹟。而情義日篤。一旦同在西掖。同攝北門。相與如弟兄。然至于同寅協恭。尤非他人之比。藝祖東轡。宗廟大典。集議至再。始正百年之禮。而臺諫有異論。鑰極論之。丞相趙公宜旨。鑰又執不可。公從旁力贊其決。而事遂定。謝知開淵以太母之弟。有旨請給等依祿格。全支。公已書行。而鑰駁之。再命特與書行。公上奏。先具鑰之駁章。且曰。樓鑰委是允當。始知臣失于點檢。不及論奏。若更書行。臣有三罪。一則迎合聖意。不敢執奏。二則衝改旨揮。使有司無所憑守。三則恥過遂非。無見善則遷之義。欲望追寢御筆。仍正臣鹵莽之罪。其事遂已。嗚呼。孰有負重名于時。致身至此。而服義引慝。同濟公議。如公者乎。汲引人才。如恐不及。在湖南應詔。薦宋文仲。吳獵。蔣礪。楊炤。在朝則薦朱熹。葉適。吳仁傑。王明清。修史。苟知其賢。不復以私嫌為忌。其他成就延譽。使就聲名者。不知其幾也。博極羣書。而于春秋左氏尤究極。聖人制作之本意。左氏翼經之深旨。著春秋後傳。左氏章旨二書。蓋經止獲麟。孔子卒。傳止韓魏。反而喪之之後。殆未有此書也。願見不可得。則曰。此吾身後之書。近既得之。誦讀不已。不揣而為之序。其門人遂以銘為請。鑰欲述公行事。或恐有觸忌之嫌。自以投閒十有三年。已掛衣冠。視蔭幾何。知公為最詳。若畏避而沒其實。豈不負吾亡友會粹未集而病深。恐溢先朝露。不究此志。小愈。遂扶櫬而舉之。公風度高遠。動輒過人。詩律之精深。字畫之遒媚。登覽高致。吟諷低昂。親之則使人意消。王謝韻度。尙可想也。方主上在宮邸時。寮案以詩為壽。惟翊善黃公與公之詩。皆有諷諫。上為置酒。各親書所上詩謝之。公後嘗奏知。以御札登諸石而跋其下。以其藁示鑰。未及刻而公歸。訪求此藁。不可復得。猶記其略云。季札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公讀虞書。至于君臣相勸。維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可不謂戰戰兢兢。善守善終哉。蓋頌者不專于美盛德之形容。皆教戒之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鑰讀之。為之感咽。嗚呼。此又先儒之所未發也。銘曰。

溫居瀛壖。儒學之淵。間氣所鍾。挺生斯賢。舒向金玉。游夏淵源。羣書博極。本末貫穿。退然布衣。名震八埏。晚登周行。帝席為前。典刑具存。訓詞是專。王邸螭陛。史館經筵。獨當雷霆。力欲回天。經世澤民。肅志終焉。天之生才。夫豈偶然。儲神毓秀。其必有年。宦匪不達。受才則全。道之不行。賴有遺編。後有百載。復見儒先。哀哉止齋。見此銘鑄。

攻媿集卷九十六

神道碑

寶謨閣待制致仕特贈龍圖閣學士忠肅彭公神道碑

皇上踐阼之十有四年。十有一月乙亥。詔樓鑰。林大中。赴行在。大中先至。首言故吏部侍郎彭龜年之忠。乞賜褒贈。嘉定改元。鑰求對。又以為請。且錄其諫草以進。皇帝為之愴悼。詔贈寶謨閣直學士。仍與一子。陞擢。既又御批彭龜年係朕潛藩舊學。當權臣用事之始。首能抗疏折其姦萌。褒卹之典。理宜優異。雖已追贈。未稱朕懷。可特加贈龍圖閣學士。其子欽。與寺監簿差遣。三年。禮部尙書章穎。侍御史劉渠。起居郎黃中就講筵。同進公家所被賜御書。御製正邪論。且言公之盡忠。知無不言。首論佞胥之姦。為其沮抑。抱恨以歿。乞賜美諡。上賜諡忠肅。又云。是肅敬之意。恐有可行之遲緩。當為批出。八月。三人又因晚講。奏謝。上云。彭龜年忠。可嘉。宜得此諡。使人人如此。必能實人主于無過之地。先是。紹熙五年七月甲子。上受內禪。公時以右史兼嘉王府直講。上在重華宮。一時舊寮。惟公最承眷。宜召。幾無虛日。未幾。由西掖遷貳卿。方趙公汝愚決大策之初。曾遣韓侂胄奏。憲慈烈皇后。有一日之勞。至是。遂以出入兩宮。始有竊弄威權之漸。公極論之。且乞去。公除職與郡。侂胄罷。知開門等職事。轉一官內祠。時鑰為給事中。大中為

中書舍人同狀繳奏。上批彭龜年除職與郡。已為優異。韓侂胄無罪。辭劇就閒。可與書行。論與大中再奏。龜年以貳卿得此。若以為優異。侂胄無故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以侂胄為無罪。龜年以盡忠陛下。直言無隱。何罪之有。龜年一去。必不復來。侂胄內祠。日在左右。若併使出外。則人言自息矣。論遂為吏部尚書。大中竟由給事中為吏部侍郎。尋皆補外郡。論得整。不赴而奉祠。公在荆南。亦以疾丐閒。林公在慶元罷歸。三人者。錫職罷祠。至于一再。惟公之謫尤重。侂胄擅權之久。罪惡貫盈。妄開兵端。舉世震動。主上奮發威斷。加以誅死。中外稱快。故翌日而二人趣還。獨公不幸。已成千古。不及見更化之盛。士大夫莫不痛惜之。公字子壽。世為臨江軍清江縣人。曾祖廣。祖愈。考文通。俱不仕。考以公貴。贈朝奉大夫。妣楊氏。累贈碩人。公七歲而孤。奉母盡孝。如成人。幼穎異。讀書能曉大義。比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年十八。薦于鄉。三預計偕。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左迪功郎。袁州宜春縣尉。時丞相趙忠定公將漕。公以書言月椿錢病民。趙公因計為緡錢七十萬。而無名者。強半皆出于苛斂。趙公首取最甚者。如宜春趙引之類。先罷之。乃以聞。獲盜八人。自以為非親捕。不就賞。公方初筮。而利民自立已如此。關陞從政郎。調吉州安福縣丞。縣有宿弊。灌田萬三千餘畝。強宗錮其利。歲以早告。按圖疏治。陂成而歲稔。郡委檢察保甲。而無其籍。憮然曰。是縣之根本。不務可乎。乃以法聯合統紀。又戶別其老病強弱之丁。士農工賈之業。租稅有無多寡之數。調夫既均。後有賑貸。按籍立辦。他日檢早。賴此尤得其要。獨放不及二分。而民間歡服。以為前此未有得實如此者。請藏此牘。以為後法。育嬰兒。救疫疾。雖不無巫覡之禮。而各使勉病者以服藥。全活尤衆。淳熙十二年。用舉主改宣教郎。以母碩人年高。丐祠便養。主管建昌軍仙都觀。自初筮而歸。益篤于學。以毋自欺名齋。以書問南軒張公。中庸語孟大義。至是義理愈明。開發後進。樞衣北面者。日衆。復與劉子澄清之。往復問辯。時相與折衷于晦菴朱公。而學愈成矣。再請祠。未滿而丁內艱。執喪盡禮。誠信備極。葬之日。觀者歎其可法。以致敬致樂。致哀致嚴。莫不格言。類為一書。名五致錄。晚又定祭儀行于家。服除。吏部尚書鄭公僑。兵部尚書張公杓。同薦之。得旨引見。時光宗初即位。內降頗多。公首論正始之道。願以仁宗杜權要請。屬為法。以崇備御。筆為戒。公又言。嘉王傅相少。而侍御多。請用司馬光。令侍讀官提舉左右之議。使府寮之勢。重于侍御。道義之訓。密于宴游。光宗首肯久之。且曰。當世急務也。又以開樂之初。進逸豫之戒。謂國家大難未復。而內外宴安。猶襲宣和之舊。淫侈成習。光宗曰。風俗驕侈太甚。至此極矣。朕日夜思所以革之。因奏陛下為之不難。風俗之變。未有不自上始也。二月。除太學博士。時殿中侍御史劉公光祖。因論帶御器械吳端。改太府少卿。公上疏乞復其位。又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侍臣之私。有諫大夫。同知貢舉。欲大變文格。下太學。選經義詩賦策各二百篇。為式。長以督課學官。公獨不可。曰。使士明經術。熟古文。則文格自正。校文已為下策。又使之習時文。此非所謂教也。雖忤諫官意。然遂不復選。二年。兼魏王府教授。六月。除國子監丞。郊禮遇雨。祠于望祭。光宗意鬱鬱不豫。至展恭謝之日。公具嘉祐中文潞公。因設醮宿殿中。故事。白廟堂。又言重華命押醫官下都堂。亦欲大臣共此憂責。次日。乃聞內引宰執。三年。許國公始朝參。公為言保富貴之道。無過恭儉。又集禮

記。論孟子。史中朝見之禮。為朝參須知。且言雖與嘉王同行。在禮世子不可與同名。非惟名不可同。色亦不當相似。至生日。又以恭儉惟德為韻。作四詩。壽之。六月。侍御史林公大中。辟公充御史臺主簿。謂公操行堅正。不為詭隨。遇事通明。不事沽激。八月。以舊班對。乞復經筵典故。謂勸講之臣。當用明經之士。人各有長。經須素業。不應不問所學。例以序遷。又謂宜召講官。多用畫接。不如夜直之有益也。光宗云。親儒生最有益。十二月。林公以論事除吏部侍郎。公乞去。張公叔樞代林再奏。乞留。卒不就。四年正月。除司農寺丞。三月。除秘書郎。先是。外傳召姜特立。公白丞相留。公恐非虛傳。至是果然。留公引李絳事。乞退。公率同館論奏。又勉樞廷爭之。遂寢。五月。兼嘉王府直講。論說經理。精切明白。裨益為多。不勝書。書其大者。嘗論梁燾辨邪正之奏。公曰。此正是元祐末年。小人將進。君子將退之時。不可不詳覽。王曰。君子小人不可參用。參用則小人勝。公因具述元祐。紹聖君子小人進退之大略。王一日親製邪正辨。以賜公。正指燾奏而發。又嘗賜所書瑤山詩。乃光宗在東宮時作。有雪詩云。閨閣多凍餒。廣廈幾凋梁。公言。人主當如是用心。嘗因講詩。王曰。下以風刺上。已是人臣委曲。要知為君者。須使人臣直言其事。方是。公曰。願大王無忘此意。而推廣之。則善言至矣。讀會發奏議。因言用人。須先識邪正。王親題其說于奏議上。贊讀沈公有開講三風十愆。謂十不可有一。王曰。要是病根全在比頑童。一比頑童。何事不有。公稱贊不已。亦請王題講義。上聞王宴居。書知人難三字于座右。公質之于王。王曰。然。畢竟人如何。知君子以小人為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為小人。正恐錯看爾。公曰。堯舜亦以為難也。光宗久不詣重華宮。公與同館入疏。又以會慶節未舉。適香之禮。自上封事力請。俱不報。十二月。除起居舍人。明年正月。直前奏事。光宗曰。久欲見卿說話。此官待有學識人方除。公謝。且進內治聖鑒。奏以祖宗家法。集為此書。光宗曰。祖宗家法最善。漢唐所不及。待外戚尤嚴。不可容易壞了。公對曰。聖論及此。天下之福。祖宗不委以權。乃是愛親戚之道。此書官女子之防尤嚴。恐不得進御。光宗云。不至是。三月。直前奏起居注。乃繫日之書。言動無不記者。今一月四次書。免到宮。陛下半年不出。如此。已書三十餘次。以貽後世。實累聖德。四月。駕幸玉津園。公言于宰相。謂近捨聚景。而遠幸玉津。不奉三宮。而獨出宴遊。宰執以公言乞恭請。公亦入奏。會被命講雨。因言兩宮不和。則天下不和。天下不和。則天地不和。蓋天地和則雨。未有不和而雨者。自是屢許過宮。或仗集而不出。侍從奏陳不效。皆居家待罪。公又獨奏。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之官。正欲臣等教以父子君臣之道。臣聞身教者從。言教者訟。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五月。重華不豫。已奏告。公與侍從並諫。請對。不果。八日。戊辰。公繼納告救。乞置逐。待命江游。戊寅。壽皇服藥。赦下。始入城。癸未。公念屢乞對及求去。至今日不可不極諫。拜訖。獨不離班位。伏地。故類久不已。血漬楚楚。搢笏取劄子。置龍墀上。再拜欲辭出。始傳旨上殿。光宗云。知卿忠直。理會何事。公奏。今日無大于不過宮事。光宗云。須用去。公又極言。陛下屢許羣臣。一入則又不然。內外不通。禍亂不聞。臣實痛心。光宗為之慘然。曰。終當去。六月。戊戌。壽皇升遐。七月。甲子。主上受內禪。是晚召公對于大堂。聖容覺頓。云。前但聞建儲之議。亦自可息。浮言豈知遠踐大位。泣辭不許。至今任恠。公奏。此乃宗廟社稷所繫。陛下亦不得而辭。首乞奏知太上皇。因擬劄本。上即寫入。

又問初政及人物。明日再見。猶云。朕一日不食。因泣下。又言。昨太勿勿參決。可爾。公奏。今只得盡人子事親之誠心。再擬起居劄子。乞日進一通。又與翊善黃公裳同奏。往朝南內。因定過宮之禮。乞先一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壬申。擢中書舍人。庚辰。上朝泰安宮。至。則寢門閉矣。拜表。燒而退。上嘗問。恐太上皇未肯過泰安如何。公奏。陛下本出于不得已。必不以位為樂。況宮室乎。壽皇梓宮在殯。且居喪次。于禮為正。旬日間。三降旨。經營泰安。紛紛不定。太上微疾未瘳。不若且居南內。以休息聖躬。陛下少留重華。以居喪聽政。從之。代言之初。李孝純。孝友。轉右武大夫。帶行遙刺。公封還詞頭。謂。固當推恩。然上事三宮。禮有隆殺。恩有後先。乞候三宮感屬。次第推恩。內侍符滌。得罪于太上。而差幹辦泰安宮。劉慶祖已帶遙郡承宣使。而以太上隨龍人落階官。公皆繳奏。上于劉慶祖事。批可。與書行。公又奏。曰。慶祖無官可轉。止有建節。若念其忠勤。不若任之以事。不必優之以官。臣非為慶祖惜。此一官。蓋為朝廷惜。此一門。陛下自登大寶。聽言如流。忽于此事。首降可。與書行。指揮。夫可與書行。乃近世敝令也。使其可行。臣即書矣。何待再令。使不可行。豈敢因再令而書哉。上嘗言。中宮未建。聖節未立。隨龍人恩例之類。直俟祈廟後施行。公即極口稱贊。聖德。後隨龍命下。封還再四。且言。祖宗隨龍人。止轉一官。元符中。方轉兩官。如徐勣。何執中。除待制。侍講。亦止轉一官。靖康以後。方有四官之例。誠是太優。今于已分正當過為裁損。酌中推恩。命途寢。因對。上語公曰。朕向未見父母。如何敢恩及下人。孰重孰輕。且稱。繼章為是。然公亦以此等故。不久而遷矣。上問。講筵所奏。諒開能講。舊例。公奏。多故。以來。兩三月。不與儒生講矣。不可不以為急務。上袖出二紙。一具。太上講筵書目。一具。潛邸講筵書目。謂。講筵書太少。公奏。今有機務。不比講筵。專一讀書。上云。朝退亦無事。恐自怠惰。況酬應萬務。非多讀書不可。又奏。人君之學。與書生不同。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第一事。不在多也。他日。又出二紙。一御書經史十件。春秋禮記詩書孟子通鑑。唐書三朝實訓。奏議長編節本。一書。臣寮十人。黃裳。陳傅良。彭龜年。黃由。沈有開。朱熹。李燾。京鏗。黃艾。郭駟。公請聖意。上云。朕欠讀書。太上讀許多書。養德東宮。垂二十年。今欲添講筵官至十員。各專講一件。兩日一次。五人上講。早二件。晚三件。早依舊講。殿上。晚只用小衫依講筵例。坐講。公曰。講學愈切。此帝王之舉也。若少讀而精。庶幾有益。又曰。十人充講筵。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為之。尋除侍講。而待制朱公。中書舍人陳公。俱以召至。公引傅堯俞。乞班蘇頌之下。以請。繼除侍講。三辭。而後受。御筆舉御史。有不植黨與之言。公奏。但當察君子小人。不可問黨與。元祐黨籍第一人是司馬光。小人陷君子。變白為黑。何所不有。又言。近差除多自中出。此不足為感。適為小人所賣耳。九月。除吏部侍郎。公知事勢漸變。乃陳四太之說。其略曰。用臣太驟。處臣太高。臣跡太危。臣分太滿。因震雷暴雨。言近日好出不測之號令。故天應以不測之風雷。因極陳今日小人竊弄權柄。皆起于號令之不測。借吏部尚書充金匱弔祭。接送伴使至平江。奏漢元帝時。日青無光。恭顯指為堪。猛用事之咎。及斥堪。猛復有日變。始切責言者。小人機心。古今一轍。楚州應詔一疏。尤極剴切。謂信任君子之意。未孚于人。而驅比小人之跡。已見于外。君子告陛下之言。小人或得預聞。而小人誤陛下之事。君子或不能知。送伴至楚。聞朱公奉祠。又奏。君子

小人消長甚詳。皆不得報。及歸。屢乞對。不許。自知不能久矣。明堂禮成。封清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見廟堂之權日輕。侂冑之勢愈重。言官又多出其門。于是歷數其姦。大要云。進退大臣。更易言路。皆初政最關大體者。大臣或不能知。而侂冑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陛下總攬之權。恐為此人所盜矣。時十二月九日也。上聞奏甚駭。且曰。只為親戚故信之。不謂如此。奏事退。已聞下之中書。晚。又聞復取以入。知必不濟。再入一奏。丞相以聞。上云。侂冑是親戚。龜年是舊學。講筵五人。一死。一憂。去。二人俱罷。只有龜年在。又性直。肯言。今當如何。丞相陳兩留之說。已而侂冑雖罷職。而予內祠。公除職。與郡。給舍繳駁。不能回也。除煥章開待制。知江陵府。荆湖北路安撫使。公既去。丞相竟論罷矣。公至荆。罷和糴。以平米價。罷沙市官買之敝。治牙僧以寬商旅。揮浮費以除魚湖之輸。復奏修長隄。教民兵。乞支還備邊庫錢。俱不報。公遂以疾丐祠。一請而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慶元二年六月。以論列落職罷祠。五年。言者以蔡璉誣告公與趙丞相言政。和中嘉王事。乞加貶竄。于是追三官。勒停。嘉泰三年秋。復元官。再奉興國祠。開禧二年。起知贛州。以疾力辭。除集英殿修撰。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俄以疾甚。致其事。除寶謨閣待制。三月二十三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五。遺奏。開。特贈中奉大夫。妻敖氏。先三十年卒。贈碩人生二子。欽。承事郎。守司農寺主簿。鉅。迪。功。郎。新。特。差。充。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女。四。人。長。適。進。士。陳。復。之。次。適。鄉。貢。進。士。胡。夢。得。次。適。從。政。郎。揚。州。江。都。縣。丞。章。瑒。次。適。進。士。敖。清。之。再。娶。燕。王。宮。宜。州。位。宗。室。潭。州。益。陽。縣。丞。贈。中。大。夫。伯。楨。之。女。封。碩。人。後。二。年。卒。生。一。子。欽。承。事。郎。新。監。江。州。在。城。稅。務。孫。男。二。人。滋。法。孫。女。四。人。俱。幼。七。月。壬。午。諸。孤。奉。公。之。柩。窆。于。縣。之。建。安。鄉。金。家。井。之。原。從。治。命。也。公。性。資。剛。方。學。識。正。大。而。議。論。尤。為。簡。嚴。勁。直。善。惡。是。非。務。盡。道。理。義。所。當。為。白。刀。可。陷。正。色。立。朝。其。愛。君。憂。世。之。誠。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及。故。公。議。浩。然。歸。重。晚。既。投。閒。專。以。養。性。讀書。為。事。扁。所。居。曰。止。堂。悠然自得。幾微不見于顏面。賓客非親與賢不妄交。郡縣吏乘時羅織。公之親黨。文致之罪。潛窺陰伺。欲捃摭細微。以媚權倖。公視之如無。彼亦不得毫毛之隙。自偽學之說興。鮮不變者。公于閩洛之書。益加涵詠。著止堂訓蒙一書。蓋終始不變者也。聞蘇師旦為節度使。曰。此韓氏之陽虎也。其禍韓氏必矣。及聞用兵。曰。禍其在此乎。皆如公言。著內治聖鑒二十卷。訓蒙經解。奏議外制。并表牋雜著。合為若干卷。藏于家塾。鑰幸同朝。一見如故。相與日厚。公之三子求銘。謂知公之深者。莫如鍾。偶然未死。尚何辭。銘曰。矯矯彭公。天子剛介。學問淵遠。言議正大。自其筮仕。憂國愛民。登朝屢奏。心乎愛君。嘉邸簡察。極天下選。遇事獻規。務納于善。重華遠豫。問寢有愆。朝夕思慮。不已于言。螭陸直前。龍蟠敏額。言雖不用。忠節愈白。聖主龍飛。風雲是依。無日不召。擢居輪閣。開口論事。略無顧避。志欲回天。側目多忌。權姦駭牙。惟公先知。抗疏逆折。鳴鼓攻之。上色為動。公言益切。聞者縮頸。驚歎膽決。一去不留。消長遂分。言者雖力。無救棘莽。聲生勢長。附炎日盛。太阿倒持。竊弄威柄。橫挑強敵。塗炭斯民。赫然天誅。公論復伸。改弦之初。與世更始。曲突徙薪。如公有幾。嗚呼。天乎。不假之年。身不及見。徒為知言。恩光優渥。施及其子。公魂如生。誰願有泚。九京可作。非公誰歸。金井之原。過者式之。

寶讓開待制獻簡孫公神道碑

開禧三年歲在丁卯，余以衰疾引年，幸而得謝。因自念以凡才叨近列，一時同朝多君子寮，投閒以來，相忘道術，遂隔死生者多矣。忽得故吏部侍郎孫公從之之子新瑞金西尉之書，寄示從之行述。且曰：先公不幸薨于慶元五年四月之丁丑，葬未有銘。因仍八九年，重不幸二兄俱蚤世，凜然門戶之託，惟先友有以碑于隧，道以惠顧九京，以少贖不孝之愆。余執書以泣，曰：方公之薨，余方遭嚴譴，不得致生芻于前，已而又自遭內艱，憂苦無生意，以至于今，悲愧多矣。老而學落，本不足以銘公，義激于中，有不容已。閱五年，始克謹撫行實之大概，序公平生而系以銘。公諱逢吉，從之其字也。先世居南蘭陵，五季避地于吉之太和，五世祖德弼奉其父銀青，其命徒名數于龍泉，今為邑人。曾祖文，妣李氏，祖叔遇，通經博古，備有奇節，雅不喜王氏學，舉科舉不就。尤為里人所推，晚以經旨授諸孫，卒昌其家。公以按行阜陵，恩特贈承務郎，妣李氏，考宜，文行尤高，兩上禮部而不及，祿以公貴，累贈奉直大夫，妣羅氏，贈令人，奉直三子，公居長。次逢年，終上猶令，季逢辰，終袁州守，俱中儒科。里人有三傑之稱，公生于紹興五年，時方假擾，學士解散，公就學，雖晚而實俊邁，課藝穎出，父祖奇之，自弱冠三薦于鄉，隆興元年，擢進士第，調左迪功郎，郴州司戶參軍，乾道四年，校試長沙場屋，喧動同列，除垣避之，公論以義理，衆方帖息，尙書沈公介為帥，給事黃公鈞領漕計，相與愛敬，沈公留寓幕府，御史剛嚴，無敢迂其意者，公自以受知之深，知無不言，未始一語詭隨，始若難合，終必垂聽，豪民匿罪越訴，捕之不獲，吏執其子于獄，書院沈公怒甚，既得其父，必欲併杖之，公獨不食言，且曰：父有罪，子不知情，何可從坐，爭之數日而後得，因力辭攝事而歸，沈既薦公，公聞陞，既而又界以京削，或謂公未可用，沈公曰：但知舉賢，安知其他，歸欲力薦于朝而不果，七年，陞左從事郎，黃公還朝，薦于廟堂，欲處以學官，公以二弟游宦，懼闕子職，授常德府教授，會侍郎李公兼出守常德，以史局自隨，熱聞公之該洽，先以書約見于公安，傾蓋之頃，質以數疑，公了辯如響，恨得之晚，且曰：儀曹有京削，留以待鄉人，今日不可失士，亟以界公，樞密劉公球，少司成鄭公伯熊，劉公焯，皆有重名，薦章交上，初不識面，迨熙五年，改宣教郎，太令人春秋高，不忍去左右，閱兩歲，令人強之，始授袁州萍鄉縣，公以學道愛人為心，不為赫赫名，而慘怛惠利之政，出于至誠，值歲大祲，待哺者數萬，荒政皆有實惠，不為便文逃責事，已而得雨，又教民芟早苗，養禾孫，是歲饑而不害，例有添給，別貯之，久而盈溢，輟四十萬，市穀創社倉以濟貧乏，擇賢士主之，民賴其利，催科不亟不徐，行雨露于膏火中，民亦樂輸，縣計既裕，稍獨其餘，還以予民，邑之西北土瘠民饑，受役甚苦，公與錢市田，教之義役，縣苗稅素重，為裁酌而損其額，又以餘力代貧民之賦，為錢四百餘萬，馬驛三在境內，歲有繕修，芻粟之擾，事又不集，公既其陋，又糴粟以給之，遂有經久之計，修學市書，督課諸生，身為之師，士風大振，公之政直可比古之循吏，非有矯飾求名之心，而邑當孔道，謠語藉然，起居舍人吳公煥出使湖陰，過縣，始書江西諸司曰：部有賢令如此，雖欲蔽賢可乎，諸臺競列上治，最有旨籍記，士民亦至今歌之，代還丁內報，服闋家居，又久之，十三年，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十五年九月，遷國子博士，十六年，光宗草恩，轉奉郎，賜緋衣銀魚，六月，除司農寺丞。

兼寶錄院檢討官，紹熙元年五月，徙秘書郎，八月，兼皇子嘉王府直講，二年二月，雷雪交作，詔求直言，公疏八事以獻，一曰：去蔽諛，二曰：親講讀，三曰：伸論駁，四曰：崇氣節，五曰：省用度，六曰：惜名器，七曰：拔材武，八曰：飭戎備，明白剴切，深中時弊，論今歲初郊，請遵用隆興三年詔書，節用惠民，以當天心，上諭公曰：國增不尚華飾，亦事天簡素之意，又曰：中外支賜，合從減省，復勸上容納猶直，併論和買折帛之弊，上喜，悉可其奏，會諫官鄧嗣請增諫員，即擢公右正言，首奏帝王經世之學，根于一心，大而陰陽寒暑之變化，小而人民事物之統紀，皆係于此心之運，此心融徹，發之政事，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舉無難者，其言甚備，時營繕濫廣，一第之建，撤民居數百，吝怨者衆，公力言其弊，公自以受天子特達之知，思欲補報，切磨治道，七旬中，章二十上，多人所難言者，期于不負所學，無復顧忌，故亦不得久居其職，臨安守潘景珪交結謀進，鄧公疏其罪，反以計傾之，鄧移大匠，公曰：名為優遷，而罷其言職，後不可為矣，兩疏不報，再對復論，言路壅塞，諫臣結舌，天下利害，無由上聞，願留神于逆心遷志之戒，則雖失之于前，尚可收之于後也，併論景珪倚恃，諫臣視紀綱，連章劾奏，竟逐之，未幾，公亦有遷官之命，大臣奏踐阼以來，屢易諫臣，非所以示中外，若以二監處之，必不肯留，遂除國子司業，辭不拜，上諭旨曰：士論所推，此師儒之選也，不得已，就職，而求去愈力，公之初除，或議其弱，丞相留公正曰：是有仁者之勇，上之親擢得人矣，及是，丞相曰：某有獻替，上豈能一一垂聽，然不敢以是求去也，公對曰：宰相與諫官不同，宰相平章國事，不能無可否，官以諫為名，是專以言為職業也，不得其言而不去，人將狗我矣，烏可與丞相比哉，君相知其不可奪，九月，遂除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兩學之士數百人出祖關外，人謂中興以來，繼一再見，公囊帷入境，風采凜然，守法度，識大體，不專按刺，傳經決獄，多所貸宥，案牘盈几，披閱參考，決遺如流，未數月，文書為清，民亦自以為不冤，尤篤意人物，太府卿項安世，吏部吳益，方銓，工部徐應龍，皆所薦也，五峯胡先生宏之子大時，元城劉先生安世之曾孫孝昌，俱隱衡嶽，公請官之，以繼賢人之世，事雖不行，聞者趨之，兩攝漕事，通融有無，深得計度之體，衡之茶陵，秋輸特重，公曰：昔祠官使臣大軍，仰給于邑，不免加賦，今則咸無焉，尚取贏可乎，量出計入，獨十之三，令下，歡聲如雷，邑人相與作佛家道場，三晝夜，以報伐石刻詞，至今尸而祝之也，愛惜公帑，不以毫髮自奉，諸臺月餽，隨以還之，一無取焉，參政陳公駸首疏六名士，公在其中，上亦念公久外，嘗曰：孫逢吉好士人，三年九月，召為秘書少監，訓詞有當，今第一流人物之喪，承上意也，五年，朝謁重華，不以時，公數具疏，援引古誼，深言之，又率同館列名以進，七月，主上受內禪，登用舊學，越三日，擢公兼權尙書吏部侍郎，初，公入諫省，翊善黃公裳曰：孫直講問學，正勸講多益，今遂失助，上曰：言路待斯人，尤可慶也，又言所論有不樂者，上曰：既為言事官，豈可不使之盡言，蓋上之在嘉邸，知公已深，至是首陳初政，有曰：陛下嗣膺大寶，蓋非不得已，願起敬起孝，數申溫清，撫接宗戚，俾之開釋，太上推明陛下之本心，乃若建立長秋，推恩隨龍人之屬，皆可緩也，又請進學以養其明，授事以審其斷，凡立政造事，皆明以先之，斷以輔之，則守經事而得其宜，遺變事而達其權，天下可運于掌矣，上欣然納之，恩轉奉大夫，九月，除權尙書吏部侍郎，賜金紫服，明堂恩，封廬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嘗告丞相以

和買折帛之價太重宜因初政稍議蠲減庶可固結民心丞相舉行之然止限以三年非公之本意也十月擢兼侍講公在嘉邸嘗集羣經格言以獻至是請講論語蓋公平日潛心此書有自得之趣欲以遂格君之志也差充孝宗撥宮按行使朝方議撤秘書省以爲壽康宮而以東宮爲館閣公毅然力爭謂于理非順地狹屋微不可以奉慈極事亦竟止待制朱公憲在經筵持論切直忽奉祠而去公于上前爭論甚苦因講權輿之詩反覆軸釋以爲諷上曰朱憲所言多不可用公曰憲論祿廟獨與衆論不合他所說皆正理未見其不可施用願留之以重經幄多有震雷詔求闕失公言過失所當謹者二曰奉親曰親備闕違所當講者二曰諱爵祿曰節用度又論治體之要曰治化之原肇于宮室而達于外廷宮室嚴則內外之禁肅外廷正則上下之職修后妃之家多啓私謁嬪御或養私身願擇老成宮嬪佐六宮之政內侍本備掃除自開長而上願遵舊制選年四十以上者知內省之事樞宰之職論道經邦願萬幾之暇從容與之議政近習之臣職在禁密願全其恩數勿使預事上深然之十二月假煥章閣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充館伴金國賀正使金使需竹牛角之屬期以必得公奏皆難得之物戎心無厭當過之于初大瑞王德謙典司國信所密請匪類公卒卻之慶元元年正月兼寶錄院同修撰使事畢入對因奏臣比緣館伴刺求北事竊聞自孝宗上賓寔有輕視中國之心比年公卿習安將帥習惰風俗習侈上恬下適無復有枕戈復讎之意願陛下拔材賢旌循良核名實蓄財用選將帥簡精銳城要害備器械講求孝宗內治外攘之策上尤嘉納而公于是時已有不見容者矣待制朱公憲之去公力掇之侍郎彭公龜年補郡又論不應爲近習而逐正人忤韓侂胄之意又嘗扈蹕有馬上遇揖之者公獨不顧彼又以爲簡驕也一日會食部中或報王喜除開門祇候公曰此乃優伶嘗于內廷效朱侍講容止以僞爲戲者豈可以汗清選當抗疏力爭否則于經筵論之有飛語上聞五月內批與郡而王喜之命亦廢或以爲出于誤報而公憂國愛君之心亦云至矣濟邸恩轉朝散大夫七月除知太平州累章丐祠九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三年轉朝請大夫五年三月起知贛州言者始疏前事沮之公素有德量未嘗語人以去國之由杜門深居時事一不掛口書史自娛不以得喪介意至是以言者傳播公之直節愈顯而公已屬疾上章納祿矣終于里第壽六十有五五月除集英殿修撰致仕嘉定五年上以公舊學軫其遺忠特贈寶謨閣待制仍度越蘇典賜諡獻簡妻李氏累封令人與公相繼而卒子男三人錄承奉郎監鄂州在城鹽稅務鎮迪功郎新臨安府餘杭縣尉季即鑑也女五人進士李三聘李拓羅沂迪功郎前臨江軍司戶羅晟通直郎前知南康軍都昌縣事胡代其婿也孫男四人漢漢漢漢女一人尙幼六年十一月乙酉葬公于萬安縣龍泉鄉縣津之原公資稟醴濟于外物一無所好惟利意經史不可解于心自幼至老手不釋卷務爲有用之學尤精于國朝典章事物之源委官族之譜系除拜之歲月與夫前代疆理卒乘之法封國行河之利參貫融液無不通流修世教植治道誠有志焉發爲文詞以理爲主以意爲先體制具備關鍵嚴密簡而有法不爲綺麗之習晚歲自號靜閣居士有文集七十卷外集三十卷藏于家左規右矩言笑不妄恂恂似不能言遇人無賢愚賤少長咸接以禮平實誠懇表裏如一修身踐言樂于聞過遜賢達善心

無媚忌喜怒不形于色而正大剛方之氣有臨大節不可奪之風以論平昔之所見聞考之胡君之行述不隱不誣足以傳遠而瑞金必欲以銘見屬老復病瘁豈敢言文念公之三子而失其二余亦視蔭幾何有不能已者與公爲同年初未相知晚幸定交情義至篤爲少司成則實爲交承出入從班又爲寮于講讀之官余與給事林公大中于晚講之次論救呂祖儉之貶公從旁贊言尤力嘗論日食事謂上即位未久多有陰翳一得明照必有背氣等變三月朔去正陽之月一聞先一日大雨謂必以陰雲不見至朔日乃瞭然使萬目見其剝蝕天之示戒如此公又奏曰至次日則又雨此雖片言爲助多矣當紹熙慶元之間上既隆寬下亦多盡言余幸周旋其間固有激于忠憤不容不言惟公天與諒直事君不以犯顏爲難與同列不以忤意爲憚劉德秀爲諫官以私意勸左史劉光祖公謂之曰人君寄心于宰相寄耳目于臺諫皆當以天之心爲心倘任私以害忠良如彼蒼何願自此三思而後行其盡言類此居之不疑惟義所在嗚呼斯人而在諫爭論思之列可謂天下選時非不遇位非不至而道卒不行任以史事尤爲當才相與論修史之規模甚備汗青無日而身去矣嗚呼殄瘁之悲識者所同孰知余心之悲有在于此乎銘曰

帝王之興四門以闢無人不言猶恐不力官以諫名惟言是職視古已狹言又不得憂世之士所共太息孰爲敢言爲糾邪惡矯矯孫公古之遺直學爲有用博聞多識其處友朋直諒三益幕中之辯不爲婉畫一登諫垣身任言責有犯無隱櫻麟之逆天姿則然不動聲色鯁論日聞不容煖席召還蓬山上方御極首擢從班龍光赫奕經帷史館人望承弼遑遑瞻事期補君德飛語中人又成去國命非不通而道之塞不容何病爲天下惜銘以昭之後人斯式



攻媿集卷九十七

神道碑

資政殿大學士致仕贈特進妻公神道碑

國家中興八十餘年。四朝以聖繼聖。相守一道。夫豈不欲復大體。歸侵疆。而申締鄰好。邊養時。俟天命。蓋其廟謨深矣。比歲權臣竊弄威柄。富貴已極。猶以為未足。假恢復之名。以道危溢之禍。其黨又相與嗾之。平章軍國。益無忌憚。一旦安發。以饋帥為方。召以驕兵當犬羊。人人知其必危。就進者方縱。與以苟爵位。不在其位者。固不容強聒。仕于朝者。雖面從而腹非。無敢有誦言爭之者。時惟妻公。機以直諒之資。抗議無所回撓。一為御史。即上疏明辯之。是時權臣雖倡此議。猶未敢自任。鄂友龍初不知兵。將漕淮右。騰書投合。妄薦大將。既叨召還。專主此議。為侍御史。為給事中。公皆與為寮。每語及此。未始不奮然力詆。以為必敗國事。友龍至不能堪。曰。不逐此人。則異議者不已。公亦自以不合。丐歸。除職與郡。竟求奉祠。會泗州獲捷。友龍上表稱賀。自以為勢當如破竹。羣議競和。諫大夫遂以誣公。械職罷祠。此開禧二年之五月也。已而延敵致寇。塗炭數郡。姦黨失措。始媿公之言。八月。再昇祠祿。明年二月。復職。十一月。元惡既誅。大明隳陟。天子思公之忠。十二月。除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嘉定改元。正月。到闕。兼太子詹事。五月。除

給事中。兼權工部尚書。七月。除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八月。擢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十月。參知政事。蓋公天資忠鯁。不畏強禦。逆折兵鋒。言雖不用。而後日皆驗。先見敢言。人所畏服。既坐廟堂。不以詞色假人。相與維持和議。密贊更化。惜乎年高疾侵。奉身而退。居無何。考終于家。經濟未究。孰不與殄瘁之悲。諸孤以論同宗同朝交情之厚。既葬而求銘。義不得以老退為解。先書立朝之大節。系以言行履歷之詳。而銘之。惟樓氏自武王封夏禹之後。東樓公子杞。而始得姓。後有食采于婁者。別為婁氏。其實則一宗也。建信侯在漢為劉。蟬聯數十世。至鄭事吳越。避武肅王嫌名。始復為婁。仕左千牛衛上將軍。占數嘉興。五傳而至公之曾祖。諱億。億生乾。俱為將仕郎。父壽。朝奉郎。以公貴。三世累贈少保。少傅。少師。曾祖妣杜氏。祖妣郭氏。顯妣郭氏。為誰國崇國榮國成國夫人。少師莊重有家法。教子甚嚴。公其第三子也。字彥發。幼而穎悟。日誦數百言。能自刻苦。長益奮勵。該貫經史百家之書。作文直欲以左氏。班。馬。韓。柳為標的。或謂其持論太高。公曰。他日以此致君澤民。要當自立。詎可苟徇時好。蓋其立志已不凡矣。兩上鄉書。乾道二年。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臨安府鹽官縣尉。丁成國憂。服除。主和之舍山簿。銅城有八十四圩。遭夏潦大壞。僅存其一。郡以委公。役工三千有奇。設廬以處之。優給庸直。時犒酒炙。器用材植。一出于官。民樂勸趨。兩旬告畢。邑人歡服。鑿石以記。七攝淮邑。率以治辦聞。薦章交上。尋丞於潛。漕使檄公攝宰之。關。潛川以蠶桑為命。織紡貿易。至于再稅。公首罷其一。民其德之。酒坊縣計所仰。久廢弗葺。公大修酒政。歲羨息錢近二十萬。日以寬裕。先代輸貧民之奇稅。寢以及四等戶。所被廣矣。版籍既亡。有產去稅存之害。公一新之。獄訟幾絕。庭空園虛。治行稱最。邑素無學。大比無應選之士。公首建夫子廟。啟庠序。擇師儒。士有以養。李廷光首預賓選。擢寶科。親書桂枝坊。以表其廬。士益知勸。政聲上聞。有旨都堂審察。以少師得疾而歸。既遭外艱。士民莫不借留。旬旬奔慰。縞素盈門。公性至孝。居喪盡禮。手書華嚴。法華等經。以伸冥報。免喪。為江東提舉司幹辦公事。嘗易淮東。已而復舊。道熙十二年。以舉主改宣教郎。知衢州西安縣。十六年。光宗覃恩。賜銀緋。縣當舟車之衝。號難治。公以學道愛人。自任不可干以私。有騰謗者。不為動。巨室買地為塋。發地遇石。復索元價。公曰。設得金。將誰歸。守督賦峻厲。公不忍施一筆。課亦不之。親閱案籍。豫定役次。民服其公。紹興二年。通判饒州。五年。皇上踐阼。轉朝請郎。慶元二年。到官。事多關決。而無侵官之嫌。滯訟隨以清省。一重囚獄。具欲上。察其誣。白郡獲鞠之。得不冤死。又二人已經詳覆。以其可疑者同。太守以聞。俱得減等。參政袁公說友。帥蜀。辟議幕。不就。攝州及南康。諸臺益稱其能。相率列薦。內相洪公邁稱道尤不容口。謂公學有源委。工詞章。身端行治。既以敘公所輯漢隸字源。又以監司科薦之。丞相京公一見。即除幹辦諸軍審計司。五年之七月也。輪對。奏祖宗盛時。吏祿兵廩。歲不過緡錢十數萬。熙寧月支四萬。南渡無歲不用兵。月猶不及百萬。乾道已支百六十萬。欲請裁損經費。又論刑名疑慮之弊。六年十一月。遷宗正寺主簿。嘉泰元年。為太常博士。秘書郎。請續編中興館閣書目。又請寬卹浙被旱州縣。時皇太子以惠國公始就外傳。遴選學官。以公兼資善堂小學教授。國公銳情學問。公日陳正言正道。又以累朝事親修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真之坐右。朝夕觀省。嘗謂公曰。今日甚熱。禁廷深遽。尚爾閱圖

編民豈能堪之。公以奏之上。問昨日與先生說何事。國公具言之。上喜曰。唐文宗但云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更無一句及百姓。此意過之遠矣。又嘗語孝宗戒食蛤蜊。國公曰。此無他。只是廣好生之意。公隨事開明。多所裨益。三年除太常丞。仍兼資善。旋兼右清郎官。五月。為秘書省著作郎。尋以民曹事煩。改兼駕部。以專訓導。都城大火。命百官條具關政。公力言三弊。謂朝臣務為奉承。不能出己見。以裨國論。外臣不稱其職。至苛刻以困民財。將帥偏裨。務為交結。而不知訓閱。以強軍律。時公年七十。閉上以資善。倚重不尤。周旋四載。不懈益虔。同寮予告。公每當之。首尾如一。日。國公瞻顧最親。字畫少差。必求正。公深于小學。辨析如響。又著廣干祿字一編。國公得之尤喜。命講官戴公溪為之跋。四年六月。擢監察御史。講未退。而除命已頒。國公戀戀。幾不忍捨。公亦為之感涕。入臺省。論近時士風。薄惡。聞者嗟然。又論京官必兩任有舉主。年三十以上。方許作縣。又論郡守輕濫太甚。貽害千里。時小史蘇師旦怙勢妄作。蒙蔽自肆。語及者必罪去。而獨憚公。嘗與閣門納謁。公于寒暄外。他無所及。師旦俯首不敢吐一詞而去。兵端方開。惟公極口沮之。謂恢復之名非不美。亦執不願。今士卒驕逸。遠驅于鋒鏑之下。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久而不解。奈何。權臣聞之。不悅。所議愈密。外廷罔測。公又上疏極論。雖密謀人莫得知。而羽書一馳。中外惶惑。友龍方為臺端。主議甚力。公日以苦語勸之。且曰。今日大將為誰。計臣執任。正使以殿巖嘗之。能保其可用乎。開禧改元六月。除右正言。兼侍講。首論廣蓄人才。乞詔侍從。臺諫學士。待制三衙管軍各舉將帥。邊郡一二人。召問甄拔。優養以備緩急。八月。除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閏月。真除。今丞相史公。樞密宇文公。同省。每會坐。親見公力誣友龍。用兵之說。會有旨令宰執侍從。臺諫集議。公義形于色。略不少變。聞欲以公宜諫。荆襄。公昌言曰。使往慰安人情。則可。必欲開邊啓釁。有死而已。不能從也。春初。卒。以此去。四月。開諸道進兵。謂吾老矣。無所施力。惟晨香致禱。願天佑國家。以安邊境。及聞泗捷。愈增憂危。且曰。若自此成功。以據高文之宿憤。老臣雖死亦幸。請官尙何言。但恐進銳退速。禍愈深耳。未幾。還朝。德望益隆。鸞鶴精神。照映朝列。人莫不想開風采。見上首論三事。謂至公始可以服天下。權臣以私意橫生。敗國殄民。今惟當行以至公。若曰私恩未報。首為汲引。私讎未復。且為沮抑。一涉于私。人心將無所觀感矣。次論兩淮招集敢勇。不難于招。而難于處。若非繩以紀律。課其勤惰。必為後害。仍請檢核權臣內侍等所籍家貨。專為養兵之助。天顏悅穆。玉音嘉獎。曰。太子尚小。煩卿教導。待卿久矣。公謝以衰暮。昏恐無以補儲德。上曰。昨已除詹事。猶未知耶。皇太子念公最篤。嘗親書問安否。以多事未果。發問公來歸。問信緒。仍致前書。以示不忘之眷。自是簡注尤深。而東宮愈加愛重矣。公在選部。守法革弊。吏銜為清。有里人故任天官。喪未舉。而子赴調。公謂彼既冒法禁。而部胥不之問。即撻數吏。使之治葬。而後來聞者。建之上。望治甚切。公奏古人為國之心。頃刻不忘。而望治之誠。未嘗以日月異。夫子無欲速之戒。誠以維持成就。非可亟圖而驟致也。又言貢舉貴公。乞下禮部具朝官親族有赴廷對者。並與免卷。御試諸位官。以絕異議。嘗繳奏海巡八廂。親從都軍頭指揮使年勞轉資。恩旨太濫。乞收廢。未應年格之人。年已及者。予之上。願幸臣曰。所繳極當。庶不為小人欺隱。又稱至再三。上以皇太子春秋鼎盛。欲使預聞廟論。請知

民疾。命日待祈朝。宰執並兼宮官。仍時赴宮會議。公為宮端。益思所以裨助。遂取舊所著歷代帝王總要一書。加以潤色。上下三千年間。君道之汗隆。治效之優劣。綱舉領挈。燦然畢陳。俾鑰為之序。以備參決之餘。可用攷訂。儲局尤以為要覽。時以飛蝗求言。公奏和議甫成。先務安靜。葺罅漏。以成紀綱。節財用以固邦本。練士卒以壯國威。又謂臺諫論奏。以為月課。若政有闕失。人有非賢。或除授之不當。患在不知知之。則恐去之不亟。當隨事輒言。無嫌于數。所論皆切于時。既登兩地。當干戈甫定。信使往來之始。瘡痍方深。弊盡紛然。公彌縫協恭。裨贊為多。重惜名器。持循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有舉員及格。當改秩作邑。而必欲內除。公曰。如此則有勞者何以勸。孤寒者何以伸。若至上前。自應執奏。堂吏寄資未仕。而例以陞朝官賞。陳乞封贈。公曰。士夫辛勤一第。非通籍不能及親。汝輩乃以白身待之。斷不可行。嘉定二年八月。臨軒行皇太子册命。公攝中書令。讀册于廷。百辟傾聽。九月。明堂為禮。儀使前導。趨拜如少壯然。儲君與公俱生于癸丑。雖相去一甲子。而生日同在仲秋。先後纔五日。賜生餼。詔曰。九秋風露之清。哀時英氣。三吳山水之秀。生我耆儒。固已龍其是年。七十有七。盛典緝儀。適聚旬浹。都省後堂。久不講祝頌之禮。公首當之。賈閣方按鼓吹。嚴更警場。五使同坐堂上。正用公之生朝。鎗退而慶。以詩。公與諸公皆屬和。龍為晚景一段美談。冬。再納祿。不允。三年五月。以雨雨感疾。復四上告老之章。詔曰。太公既老。猶起海濱。留侯雖病。強輔太子。公弗敢復言。孟冬。分詣原廟。疾又大作。求歸尤切。上猶未許。方形詔旨。云。年雖耄矣。初未聞知慮之昏。志方浩然。亦未見精神之憊。公復敘四說。以進。懇請不已。皇太子又遣宮寮勉留。而去意堅決。除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力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歸。延見親故。上家燔黃。復復康強。尋上休致之請。忽感微疾。猶取表奏。展閱檢視。命筆書偈。願諸子曰。大期迫矣。勿以藥來。是夕。遂薨。實四年十一月辛酉也。享年七十有九。累官正議大夫。除資政殿大學士。致仕。爵至嘉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六百戶。國史實錄。敕令會要。皆嘗提舉纂修。遺奏聞。上為之震悼。輟視朝。贈金紫光祿大夫。旋以東宮徵章。加贈特進。賞延卹典。如制。皇太子購奠加厚。可謂哀榮矣。娶徐氏。大晟府典樂申之曾孫。封吳郡夫人。先公四年卒。子三人。紹曾。迪功。紹彭。從事。紹紹。承務。紹以公參預。俱監西京中祿廟。女一人。適故朝請大夫直煥章閣知慶元府程準。孫二人。續祖。承務。紹知於潛縣丞。同祖幼。女三人。長適進士史沾。次適承務郎監兩浙轉運司慶元府造船場程端節。次適進士魯之績。曾孫一。楚。孫女一。五年三月甲寅。葬公于嘉興縣履仁鄉東洲之原。公天分素高。加以篤學。而家訓尤嚴。親聞公言。初第拜親。少師戒之曰。得官誠為可喜。然為官正自未易。爾其謹之。義方類如此。又禾與輔郡。紹與間。寓公寄客多時。英賢。朱少卿自號巖壑。最為名勝。次如董公彌大將。方公景南雲翼。祝舜俞師龍。鮑任道仔。聞人務德。滋皆源流前輩。詞章政事。學問論議。各有所長。公從之遊。聞見益廣。所著諸書。悉有功于後學。既以此發身。又自初筮歷官。所至可紀。逢辰雖晚。譽望已高。擢用甚峻。而士論遜之。主眷日隆。注意大用。皇太子垂情宮寮。雖在遠外。念之不忘。惟公侍資善最久。輔導最勤。願遇尤渥。然方居急流。而抗議以沮權姦。翻然求閒。不復顧忌。一歸若將終身焉。憂國一心。耿耿不少變。再為聖主一出。干霄直上。建立愈偉。老而益

壯然用之太晚。毫未及而疾困之。性篤孝友。少師囑公以二弟。模年貌相若。愛之固深。棟未冠而孤。撫育訓飭。卒為善士。近歲先卒。地恩贈官。詔特從之。膏命諸子以遺澤。任二弟之子。居鄉以誠接物。不事絲飾。是非枉直。判于語下。不為後言。人雖憚而服之。周貧濟急。尤篤姻黨。生理素薄。輸送自同。編民門無雜賓。亦無敢干以私者。故盧儀庇風雨。既歸。闢丈室于左。以東宮所書一軒。榜以銀題。朝夕游處。庭前殆不容旋馬。清裁若不可犯。而樂善好賢。稱獎人才。不遺寸長。又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採取。其所薦進。亦不欲人之知也。近時小學日微。公素耽嗜。字源干祿。用意最深。好之者始知其為工。作字逾美。行草俱勝。隸古小篆。動皆有法。尺牘人多藏弄。扁榜亦所在寶之。論初未識公。而同年李吏部聖俞。嘉言同在宗寺。出班馬字類。致公之意。俾為序引。則知公之相與有年矣。既老復來。公亦賜環而歸。會黨議。傾蓋于政事堂。一見如平生。歡同入兩地。協心無間。議政餘閒。商榷古今。論文說詩。亦時出法書名畫。清談從容。溫然如春。事有不可。剛毅不回。久而益敬。其長友也。執別而歸。書問時往來。墨翰未乾而訃聞。云亡之痛。固非稠人比。既受銘文之託。偶以多病。心志凋耗。筆硯盡廢。日過故府。惕然于中。乞身欲歸。僅能屬稿。既不能發明潛德。終有媿于公云。銘曰。

妻之得姓。實本東樓。在漢為劉。自建信侯。後復厥初。乃因避。累葉嘉禾。義豐德修。惟公國器。河圖天球。文以發身。仕學俱優。立朝正色。告后嘉猷。凌登要津。貴名日休。權姦專國。欲挑熊羆。偵帥總師。安人運籌。衆莫敢言。徒懷私憂。公獨抗論。力遏狂謀。六月出師。石燦金流。人厭紛紜。士困囊兜。僅取邊壘。捷書置郵。自謂破竹。期功千秋。老師致寇。氣索語偷。幾如鄧。欲棄涼州。謂公立異。屏居林丘。一偃不容。衆楚就咻。初謂沮軍。未乃思。元惡既誅。舊德是求。四皓來漢。二老歸周。問于兩社。克壯其猶。同寅協恭。厚德鎮浮。饑饉寇攘。瘡痍未瘳。彌縫調燮。相與咨諏。勢方向平。公去不留。哀榮雖備。急景已遒。典刑已矣。後孰與儔。殄瘁悲深。為銘諸幽。尚爾後人。先烈是俦。

集英殿修撰致仕贈光祿大夫曾公神道碑

宋興。崇尚儒術。振起一代之治。直史館。贈太師。密國公。南豐曾公。致堯。以文鳴當世。直道正言。事太宗。真宗。為名臣。是生博士。贈太師。魯國公。易占。有文章政事材。而仕不合。為文十餘萬言。又著時議十卷。荆國王文公志其墓。蓋首稱之。六子皆登進士第。達者三人。曰。擊。為中書舍人。以道。德。文章。名。世。學者。宗。之。號。南豐先生。曰。布。位。宰相。證。文。肅。曰。肇。終。翰。林。學。士。證。文。昭。當。元。祐。盛。際。徽。皇。初。政。再。為。詞。臣。氣。節。論。議。尤。挺。特。卓。偉。名。儒。如。上。蔡。龜。山。俱。謂。端。嚴。有。大。臣。之。風。其。後。亦。最。盛。後。六。十。餘。年。曾。孫。刑。部。侍郎。炎。與。從。弟。吏部尚書。喚。相。繼。取。世。科。同。為。天。子。從。臣。故。家。文。獻。表。表。一。時。而。南。豐。之。會。益。重。于。天。下。矣。侍。郎。字。南。仲。祖。繹。明。春。秋。擢。第。奉。使。數。道。歷。知。高。郵。軍。舒。州。甫。強。仕。終。承。議。郎。贈。左。中。奉。大。夫。父。協。年。十。九。以。詞。賦。魁。曾。監。一。上。不。第。則。攷。古。著。書。有。雲。莊。集。行。于。世。終。朝。奉。大。夫。知。永。州。贈。正。奉。大。夫。自。文。昭。三。世。皆。娶。強。氏。文。憲。公。家。永。州。始。居。湖。之。德。清。公。幼。警。悟。能。言。即。知。讀。書。正。奉。語。公。曰。吾。家。由。密。魯。二。公。至。而。祖。雖。皆。取。科。第。然。師。友。淵。源。非。止。利。祿。而已。汝。當。志。其。遠。且。大。者。因。銘。其。書。室。曰。求。己。以。勉。之。公。服。膺。義。方。益。自。刻。

賜。從。名。儒。授。毛。鄭。詩。紹。興。三。十。年。入。太。學。端。明。汪。公。應。辰。為。司。業。深。器。之。隆。興。元。年。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秦。州。海。陵。縣。尉。兼。主。簿。時。敵。騎。驚。擾。所。在。寇。攘。官。吏。多。解。散。公。曰。巡。徼。職。也。吾。其。可。去。乎。乃。廣。為。榜。諭。以。安。集。之。親。捕。盜。數。十。輩。不。以。賞。格。介。意。而。言。于。理。官。兵。燬。之。後。宜。從。於。貸。類。得。未。減。臺。郡。爭。論。薦。將。羅。致。幕。下。竟。守。職。不。就。秩。滿。以。關。陝。及。酬。獎。循。左。儒。林。郎。調。徽。州。教。授。篤。意。教。養。更。新。學。宮。課。試。精。審。有。自。旁。郡。執。經。席。下。者。奉。二。親。就。養。與。其。季。僕。俱。公。立。三。樂。齋。以。見。志。丞。相。周。文。忠。公。必。大。參。政。李。忠。文。公。彥。穎。繼。為。禮。部。侍郎。與。當。路。交。上。京。削。垂。滿。丁。正。奉。憂。服。除。再。為。溫。州。教。授。如。所。以。治。徽。學。者。凡。經。指。授。皆。為。時。名。人。淳。熙。八。年。改。通。直。郎。知。建。康。府。江。寧。縣。事。轉。奉。議。承。議。郎。江。寧。軍。民。雜。處。治。訟。多。牽。制。公。不。以。利。害。回。撓。一。意。字。民。獄。犴。屢。空。催。科。無。擾。民。感。其。惠。皆。先。期。樂。輸。推。排。陸。降。悉。得。其。實。至。役。有。不。俟。差。而。願。充。者。公。先。于。暇。時。撫。前。輩。賢。令。嘉。言。善。行。與。法。令。之。所。當。守。者。為。邑。政。總。類。一。書。講。畫。既。詳。故。施。于。臨。民。迎。刃。而。解。父。老。詣。臺。府。借。留。參。政。錢。文。惠。公。良。帥。江。東。借。監。司。上。治。最。吏。部。侍郎。沈。公。揆。繼。將。漕。又。請。亟。加。獎。拔。以。為。天。下。治。邑。者。勸。任。滿。命。赴。都。堂。審。察。十。五。年。以。明。堂。恩。賜。緋。衣。銀。魚。十。一。月。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光。宗。厚。恩。暨。年。勞。轉。奉。朝。散。郎。紹。興。元。年。八。月。遷。大。理。寺。主。簿。以。新。制。兼。左。評。事。究。心。詳。識。稱。為。平。允。輪。對。請。選。劇。縣。歲。命。近。邑。舉。歷。任。二。人。以。授。之。無。拘。資。格。隨。事。旌。賞。治。有。殊。績。則。待。以。不。次。又。請。申。飭。權。酷。征。稅。之。禁。利。害。詳。明。時。論。趨。之。二。年。八。月。除。司。農。寺。丞。被。旨。和。糴。米。石。五。十。萬。選。屬。吏。之。才。者。授。以。成。算。戒。以。苛。取。不。趣。而。辦。三。年。轉。朝。請。郎。九。月。丁。母。碩。人。憂。五。年。十。二。月。擢。知。溫。州。慶。元。元。年。三。月。陞。辭。復。申。劇。邑。薦。舉。為。令。之。議。又。請。稽。版。籍。聯。保。伍。汰。巡。尉。之。罷。輟。者。永。嘉。號。多。土。素。服。公。化。故。教。令。所。下。不。誠。用。勸。關。良。田。以。贖。學。費。濟。院。以。醫。廩。其。廢。疾。無。告。者。民。產。子。棄。而。弗。字。月。以。公。錢。給。乳。哺。者。費。全。活。甚。衆。二。年。秋。未。穫。颶。風。淫。雨。海。溢。為。菑。樂。清。尤。酷。具。舟。筏。舂。楫。以。濟。捍。之。極。意。賑。卹。奏。蠲。丁。錢。數。千。緡。水。退。修。築。瑞。安。石。岡。及。平。陽。三。斗。門。為。東。塘。以。殺。其。衝。皆。使。可。久。至。今。人。賴。其。利。公。正。身。帥。下。細。大。畢。舉。戢。吏。拊。民。以。循。良。稱。里。社。生。為。立。祠。且。碑。以。紀。其。德。丞。相。葛。文。定。公。郊。鎮。越。及。諸。使。者。皆。以。最。列。二。年。轉。朝。奉。大。夫。三。年。召。赴。行。在。所。四。月。入。對。勸。上。垂。意。經。術。恪。守。祖。訓。嘉。納。忠。諫。斥。遠。私。昵。杜。絕。用。例。之。弊。申。嚴。賊。墨。之。科。選。邊。將。久。任。帥。守。停。印。造。以。重。楮。券。禁。銷。泄。以。羨。銅。錢。廣。和。糴。以。厚。邦。儲。獨。通。負。以。寬。民。力。皆。當。世。急。務。除。尚。書。戶。部。郎。中。治。左。曹。事。躬。理。文。案。滯。訟。頓。清。九。月。充。金。國。正。旦。國。信。使。將。行。值。憲。聖。慈。烈。之。喪。既。越。境。諭。使。去。樂。接。伴。納。鳴。厚。之。以。他。辭。解。抵。故。京。地。前。導。奏。胡。伎。公。叱。止。之。比。押。宴。者。至。猶。然。公。避。席。不。拜。引。義。詰。責。往。復。論。難。竟。去。口。宜。賜。樂。等。語。始。就。位。授。館。燕。山。凡。命。宴。皆。請。去。樂。及。罷。燕。射。悉。勉。從。使。還。未。嘗。道。其。事。惟。以。講。求。內。治。諄。諄。為。上。言。之。始。文。昭。嘗。使。朔。方。增。重。國。體。及。是。有。問。公。家。世。以。南。豐。對。稱。歎。名。家。者。再。知。典。刑。之。所。存。也。四。年。以。竣。事。轉。朝。散。大。夫。六。月。復。除。戶。部。郎。中。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諸。郡。賦。不。時。入。侵。欺。移。用。其。目。實。繁。綱。運。弊。盡。特。甚。緡。錢。失。期。者。三。百。萬。餘。他。物。稱。是。師。不。宿。飽。公。奏。請。下。諸。路。期。以。兩。月。起。發。且。議。賞。罰。上。可。之。公。復。手。疏。屬。部。約。以。不。多。為。文。書。不。遺。吏。卒。要。束。既。定。輸。送。以。時。凡。部。運。當。進。秩。者。面。以。奏。剡。授。之。說。知。趨。勸。軍。給。以。饒。五。年。轉。朝。請。大。夫。七。月。

除直敷文開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首廉所部疾苦。民有被訟久繫。而訟者反匿不出。乃戒郡縣。必兩造俱集。始得予決。自是良愿無擾。姦無容欺。奉詔上便民事。公奏請。委部使者以翻訴之多。寡當否。為縣令殿最。詳列賦稅于契券之首。以革產去稅存之患。二稅不許高價折估。獄案以時奏報。定物力。選獄官。多見施行。又奏。倚閣上四州積負鹽本。併免州縣所負正稅。及虧收錢。合十有六萬緡。累歲困于郡邑。囚繫者呼舞散去。而清計視始至。增餼百萬。悉付來者。以寬賦征。嘉泰元年三月。詔入奏計。因論屬縣措克之弊。謂縣有內外。內縣于州取給。故苗稅征商悉歸于州。若外縣則俸給衣糧。與凡支費。不一而足。今為郡者苗稅。或概輸于州倉。征商。或使他官吏侵擾。為縣者反藉以旁征巧取。肆行無忌。小民赴訴。郡不敢詰。宜戒其交相規奪。上嘉納之。除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歷右司左司。郎中。兼刪修勅令官。二年三月。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歲中。徧居宰掾。神贊為多。四月。除起居舍人。因直前奏事。請搜舉遺逸。長吏禮遣請闕。以備咨訪。九月。敕令所修進慶元條法事類。轉朝議大夫。十一月。除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同詳定敕令。十二月。轉中奉大夫。尋改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三年四月。除權侍郎。賜服金紫。經筵讀兩朝實訓終篇。轉中大夫。公持心忠恕。臨事明審。每謂刑獄為生民之命。必使姦豪畏法。吏不舞文。乃可言政。廣右鉅商虐死其弟。流竄逃歸。輒從外臺改正。復有訴者。下棘寺閱實。權門諸用事者。表裏寺吏。曲為道地。綴補文書。肆為誕謾。公察其姦。執付京兆。獄吏求解。萬端。公持不少貸。且併劾商人罪。卒以是去。六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史院進孝宗光宗實錄。轉大中大夫。郊祀恩。封曲阜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開禧三年。轉通議大夫。嘉定改元。皇上更化。盡起故老。二月。公被命守婺。未幾。改姑孰。署行抵郡。適師旅饑饉之後。勞來流徙。寬通節費。政聲徹聞。至秋。感暈眩疾。會合肥擇帥。詔以集英殿修撰移鎮。公曰。臣子事君。東西惟命。今既屬疾。焉可冒為。巧免之章。數上有旨。輒行。治姑孰。如故。雖整軍息民。為國遠慮。而疾日以侵。求去益堅。二年二月。竟遂祠請。復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宗祀禮成。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四年。自為奏述出處。大概乞骸骨。詔以通奉大夫。仍本職致仕。越數日。薨。實正月二十日甲辰也。享年七十有一。遺奏聞。以光祿大夫告第。官其後。如格。八月丙午。葬于臨安府錢塘縣欽賢鄉西谿山先塋之次。從所自卜也。娶九江王氏。封碩人。克有令德。善相夫子。先十年卒。子掄。承務郎。前監嘉興府都稅務。女適承事郎新知婺州東陽縣陳貴誠。孫仲良。登仕郎。公資稟純明。器識凝遠。事親盡禮。謹守家法。妙年決科。安于平進。自海陵赴調。有同姓為聘使者。金人問其氏族。自言蜀人。又問南豐後。執在班列。既歸。以告。于是朝廷始加搜訪。時相意屬公。而公方欲從校官卒故業。遂為新安之行。不復以姓名通。未受代。三十六日。遭外艱。既免喪。或以銓制方嚴。欲為圖賞典。以補餘日。公亦不願。竟遲次六年。而前舉者皆無恙。恬于勢利。乃如是。先世資產。推與其季。又以正奉遺澤。及公郊恩。任二從子。內外族姻。以至鄉黨鄰里。婚葬急難。必限而助焉。待人接物。謙抑有加。而律已持正。不可迴奪。數歷中外。徊翔久之。始登禁從。既不。得其職而去。杜門卻掃。路園數畝。杖履徜徉。自號覺翁。因以名菴。晚年意象簡默。所造益深。由少至老。好學不倦。六經子史。手自校定。且以諸史傳記。攷釋資治通鑑。續于攷異後。短章大篇。凡所述作。率皆溫潤。

典雅。而楷法行草。見謂精詣。尺牘書判。好事者藏為榮。有覽菴集與邑政總類。藏于家。公既葬。拾以校書郎陳君貴謙之狀來曰。先君子于法當得。將有請矣。願先為銘詩。表于隧道。慨念在昔。先太師岐公初掌奏邸。正奉接武。周行一時。列院有子若弟。多為新進士。鑰于公事。契既深。襟期莫逆。攝事西垣。公丞大農。俱奉親與升堂。展敬兩仕。永嘉。載筆左螭。皆有在前之愧。及鑰起于挂冠。公方奏最藩部。同年生落。落如晨星。日後公歸。以慰遲暮。而公薨矣。鑰長于公四歲。亦豈久于世者。死生契闊。撫事與悲。衰頹何足言文。惟公不負文獻之傳。故立本朝。使鄰壤。挺挺有祖風。烈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非公之謂歟。銘其可辭。銘曰。

惟曾受氏。曲列始封。舞雩之傳。望于南豐。有戶部郎。事我二宗。博士繼之。顯不在躬。六子聯芳。弟上攷功。德望彰徹。曰文昭公。本厚源深。實生覺翁。學以求己。中積外充。早挹世科。奏最一同。翔翔周行。敷歷西東。仗節殊鄰。氣奪夷戎。外庸既訖。從上法宮。進難退易。先哲之風。聖化更新。起于開中。申昇鉅藩。疾已內攻。施弗盡才。奄其令終。西谿之原。父祖是從。後來方輿。銘詔無窮。

政 魏 集 卷九十八

神道碑

簽書樞密院事致仕贈資政殿學士正惠林公神道碑

開禧三年十一月四日。有旨。樓鑰。林大中。召赴行在。先是。平章軍國事韓侂胄專國弄權。安啓兵端。禍及南北。生靈塗炭。幾殆。主上赫然震怒。俾誅殛之。更化善治之始。才一日。而有此命。公足以當此矣。鑰何。以堪之。公字和叔。婺之永康人。曾祖祿。太子少保。妣陳氏。延寧郡夫人。祖邦。太子少傅。妣姚氏。高平郡夫人。考茂臣。太子少師。妣李氏。信安郡夫人。皆以公貴。追贈。初。少傅隨母嫁盧氏。再世承其姓。公始復為林。公少篤志問學。文章自出機杼。紹興二十七年。入太學。文行俱高。士論歸重。三十年。登進士科。調左迪功郎。湖州烏程縣主簿。貧甚。俸薄。郎欲月有增餽。卒謝之。所立已如此。乾道六年。承貴池。用薦者。改左宣教郎。道熙三年。知撫州金谿縣。郡督財計太急。公堅請寬以數月。不敢有負。又貽書至四三。不聽。公取告。敕納之。州求勅而去。守婉謝許之。邑民感公之深。恐其受責。競輸于郡。已而視歲額反加焉。差役盡公。多端。寬卸。受役者無異詞。有先一年而豫定者。了少師憂。役人泣曰。反誤我矣。七年。知湖州長興縣。在浙右。號難治。公益究心官事。民情孚洽。若有相之者。縣境高于太湖。歲旱河涸。米價翔貴。已有攘奪之患。民寡蓋。

藏官無贏蓄。公方憂慮而無策。夜半涌水自荻浦灌河。聲震數里。米舟輻湊。闔境以為神。和買比經界前增四之三。公必欲寬之。推見衆弊。獲免者五千餘戶。增輸以實者帖然。訟牒必曲直。不許私和。或謂恐益多事。公曰。此乃省事之法也。以是歸訟日稀。期限寬而信。可展而不可違。去如始至。所下文移。無一紙遺于民間。二邑遺愛。迄今未泯也。詹侍郎儀之力薦于朝。十年。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十二年冬。求補外。同擬者四人。孝宗皇帝指公與計。衡姓名曰。此二人佳。可除職事官。遂除太常寺主簿。十四年。遭內艱。十六年夏。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時光宗皇帝初即位。詔侍從舉察官。戶部葉尙書等四人俱以公薦。擢監察御史。論事無所回。紹熙改元三月。御批賜公等曰。臺綱正則朝廷理。委寄匪輕。言事覺察。各有舊制。茲示朕意。宜務遵承。公謂臺官不當踰越分守。誠如聖訓。然居此當以抗直敢言為稱職。遂與同列答奏。又曰。職有常守。期各務于遵承。言所當言。庶不孤于委寄。自是風采益振。五月。遷殿中侍御史。二年八月。除侍御史。三年三月。兼侍講。公之論事。根于忠實。上不求合于君主。下亦不避嫌怨。而愛君憂國。務存大體。毀譽皆有所賦。抨彈無不發。在臺首尾四年。最為稱職。知靜江府陳賈將奏事之任。知潭州趙善俊得旨奏事。皆極論而寢其命。其論善俊也。謂若欲收用宗室。以強本朝。當擇其賢者。善俊何人。而可當特召。上問孰賢。公以知福州汝愚對。退又申其說。御批善俊與郡。又兩日。遂召汝愚。此諫行言聽之始也。鄧司諫即以忤旨移將作監。公請曲加優容。俾復舊職。丞相留公正巧去。公率同寮奏乞宣諭。使安相位。遂不果去。身居言路。而伸諫省之氣。誦宰相之賢。他人不敢為也。有薦公入臺。而論其多可。而無特操。不可為執政。與公偕故。而論其回邪不靖。不可典刑獄。戶筭督迫州郡太甚。公上彈章。上曰。別易一部何如。對曰。昨為刑部。專為深刻。易別部亦不可。章至三上。宣諭宰臣。遣都司道。意公曰。言事不行。只有一去。更無可商推者。此語既聞。竟與郡而去。監文思院常良孫以賄遭重劾。公奏此人死有餘責。然其曾祖安民為元祐名臣。高宗念其以忠直斥死。擢其子同為中司。願特免其真決。寧加遠寬。公勇于遂方用之。從臣而拳拳于一。繫囚如此。排擊固多。此皆其著者。至其論議。尤為切直。而當理。首論君子小人。大槩曰。趨向果正。雖小節可議。不害為君子。趨向不正。雖小有可喜。不失為小人。正者當益厚其養。無責其一節之過差。以消沮其直大之氣。不正者深絕其漸。無以一節之可喜。而長其姦偽之萌。則君子得以全其美。而小人無所容其姦。又論今日之事。莫大于離恥之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不可忘。然事變不常。我有備而後可為。彼有警而後可乘。恢復固未容輕議。惟此念存于心。則陵寢如見于羹臠。故都如見其禾黍。子以來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根本既立。綱紀日張。而治功可得而成矣。雷雪求言。公以事多中出。疏曰。雷電之後。大雪繼作。則陰勝陽之明驗也。當毋使小人得以間君子。夷狄得以窺中國。女謁得以行于外。皆論邊事。謂今之言備邊者。皆其細務。當遴選行實才略之人。付以江淮荆襄經理之任。使文武合為一道。慶歷中。分河北陝西各為四路。悉用文臣為大帥。武臣副之。平時使之通情而共事。則緩急可以協濟。而成功無事。則同任撫養士卒之責。有事則獨當號令行營之寄。久其任重其權。則邊防立而國勢張矣。又奏律有別籍異財之禁。祖父母父母令別籍者減一等。而令異財者無罪。淳熙赦令所看詳亦

然。今州縣不法。法意父祖令異財者亦罪之。知美風教之虛名。而不知壞風教之實禍。欲申嚴律文疏議。及適照指揮。若止令其異財。初不析開戶籍。自不應坐父祖之罪。其非理破蕩所異田宅者。理為已分。則不肖者不萌昏賴之心。而其餘子孫皆可自安。實美化移風之大要也。詔頒行之。至今為便。江浙四路以和買折帛重困。公奏有產則有稅。子稅絹而折帛。猶有說也。和買其初先支錢。而後輸絹。中以錢與鹽分數均給。後遂白納細絹。今又使納折帛。反成倍輸。全失立法之本意。欲求對補之策。以寬民力。而固邦本。于是減其輸者三歲。公初論版曹。黽黽者幾月。僅能去之。繼論棘卿。至四章不報。遂明以姓名申尙書省。而力求補外。改除吏部侍郎。丐外祠。除直寶文閣。與棘卿俱與。後省同奏留公。且言嘗與被論者有別。公尋知寧國府。改贛州。而卿以祠去。何正言異因對上謂曰。林某好人。朕甚念之。已為易章貢見次矣。韓為劇郡。公一以平心處之。文移期會。動有成規。裁斷曲直。不可動搖。聽訟初有數百。後惟十餘紙。猾胥豪民為之束手。所奏便民五事。一論州之冗官無職事而糜廩祿者可罷。二請添置土軍弓兵。三請以錢分給諸邑。而禁科罰。四乞禁廣東之民誘致盜掠。郡人賣為奴婢。五謂贛縣南武財乞差文臣一員。皆郡之急務。五年七月。主上登極。趣召公還。贛石至險。公欲行。不雨而水高數尺。怪石盡沒。俗謂之清漲。始出神助。趙清獻公以後。惟此時得之。九月。除中書舍人。十二月。遷給事中。尋兼侍講。公代言得制誥之體。而辭詞批救。風裁如臺中時。倪胃來見。公接之無他語。因使人通問。願內交。又笑卻之。會彭侍郎龜年抗論。倪胃甚切。有旨倪胃特轉一官。依所乞。除在京宮觀。龜年除煥章閣待制。與郡公向在西掖。論在鎖闥。連名上疏。謂次對不過在外之職。序反下于貳卿。廉車之升留務。則龍之已至。況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者不復得侍左右。留者既曰內祠。則召見無時。終不能遠。請留龜年于經筵。不然。則命倪胃以外祠。奉御筆龜年除職。與郡若以為優異。則倪胃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倪胃初無過尤。則龜年論事。乃出于愛陛下之誠心。豈為過乎。恐自此無敢為陛下出力論事者。龜年既已決去。倪胃難以獨留。望予外任。或予外祠。以慰公議。初趙丞相登政府。汪義端為監察御史。力攻之。不得。遂罷去。至是倪胃引為右史。公又駁之。改除公吏部侍郎。蓋兩以言事得此官。不拜。除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時慶元元年。論素聞。上之最慶元鄉郡也。奉祠家居。公之善政。實親見之。公清心寡欲。無一物可以動其念。日坐黃堂。非二膳不入。克勤小物。如為長與宰時。剖決民訟。是非立辨。人固不敢干以私。亦無可干者。始居郡齋。有盜若鬼神之狀。人人息惑。公以為此點賊也。必欲捕治。已而果然。前政所失器物。亦皆得之。由是姦人屏息。公廉明敏。皆安而行之。不可屢數。精力有餘。足以行其志。城南有河。而江浦抵隄下者數處。河漲潮登。幾混為一。行者病之。間遇潮退隄決。河水盡傾。鑰自幼即熱聞此害。不知自舊幾年矣。嚮之有才智者。屢謀而未遂。公聞之。初不以語人在郡。幾數月。擲節浮費。得贏貲二萬緡。一日。委官置局。命富室才力兼備者七人分董其役。悉以石為之。吏不得預。民不知擾。指日而成。砥平繩直。自雨水橋以至北渡。凡二十五里。有欲記者。公曰。何用。而利及永久。民用歌之。二年。求祠。至于再三。始得請。郡人曰。守有三林。後林尤冠。謂侍郎栗。郎中栢。皆在前

有聲也。得守如此。未聞有所喪進。又不留以福吾州。乃聽其求開耶。未行。銀臺駁論。職罷。祠而歸。盡稱
 擊留。嗟惋如出一口。公怡然而行。五年四月。提舉武夷山沖佑觀。六年。引經有請復元職。致仕。未幾。御史
 承風旨。論列。推四明異政。一二為最。謬再落職。公道安在哉。嘉泰三年十月。再復職。一開一紀。退然一布
 衣也。去邑居三里。所得龜潭之勝。作莊園其上。最得一縣勝處。時挾書以往。客至則攜杞菊。取鱸魚以佐
 酒。談笑自適。亭榭隨意。有獨樂之風。或謂公不以書入脩門。縱不求福。亦欲免禍。公則曰。禍福皆天也。豈
 智力所能移乎。邊費既啓。朝夕憂之。歎曰。恢復之名。則不可議。權臣之心。則不可知。今欲宗社再安。非息
 兵不可。欲息兵。非去權臣不可。既有召命。令州軍以禮津遣。又促其行。始到闕。而吏部尚書之命。已五日
 矣。內引。對。玉音嘉獎。公首論防微杜漸。無求更化之名。必務更化之實。次歷陳朱熹。彭龜年。呂祖儉。以
 論擊侂胄。皆以貶死。其他類此者。量輕重。旌表之。以伸其冤。且以為直言之勸。未謂侂胄之竊權。陳自強
 之貪吝。官有定價。乞嚴賊吏之罪。是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閏四月。命宰執並兼東
 宮官。公兼太子賓客。公抱負所學。中外俱有聲績。及在西府。嘗侂胄殘毒之餘。未易經理。事之當為。推誠
 以佐其長。但論事之是否。不顧身之利害。亦不暇顧忌。而後發。嘗在榻前講解事。上曰。朕為生靈。不憚
 屈已。事定之後。亦欲與卿等作家計。侂胄十三年。做政豈可不革。公與同列謝且賀曰。陛下之言。及此。國
 之福也。退為所親言。年將八十。豈堪勞動。獨念和議未成。未能體承聖訓。盡革做倖。為經久之計。略遂此
 心。則乞身以歸。然和使未回。而公薨矣。廬帥王柝初往通好。金人謂之曰。近報韓侂胄已就戮矣。又問公
 與論。曰。被召二人。如何。王以實對。歸誦其語。公以語論。且益相勉。不可忘也。公孝于親。友愛諸弟。既終
 信安夫人之喪。悉以先疇分與之。又官其從子二人。自奉甚薄。清俸之餘。以給宗黨。莊敬好禮。不惡而嚴。
 一言之出。終身可復。讀書至老不倦。郡齋公退。躬督諸孫課程。吏卒或聞洛誦聲。而不識其面。悼亡之後。
 自言子雖蚤歿。而三孫足以承家。清修幾二十年。尤人所難。家居。不以事干州縣守令。能訪利病。則極口
 告之。接人深有恩意。或浼以外事。雖至親不答也。所居殊陋。既貴不改。出以二僕肩輿。僅免徒行而已。素
 不求人知。人自服其名節。朱待制嘗貽書朝士有曰。林和叔初不識之。但聞其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
 一節。風誼凜然。當于古人中求之。後同在從班。相得愈深。公文詞淳實。如其為人。未嘗無用而作。有奏議
 十卷。外制三卷。文集二十卷。藏于家。冒暑得病。猶自力以趨朝謁。六月壬申。薨于位。上為之震悼。微視朝
 三日。賜水銀龍腦及銀絹各五百。東宮亦致賻焉。享年七十有八。積官至朝議大夫。爵東陽郡侯。食邑一
 千一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有司將設軾祭。力辭之。以二年十一月己未。葬公于
 縣之長安鄉南塘山之原。有司定諡曰正惠。特添差從子篤為娶之。司戶參軍護其葬。朝旨轉運司應辦
 可謂終始哀榮矣。娶趙氏。先十八年卒。贈永嘉郡夫人。至是合祔焉。子簡。以公樞府恩。例特贈登仕郎。女
 七人。長適從事郎新汀州州學教授陳輔。次適進士胡一之。王懋。宣教郎新通判臨安軍府事應懋之。國
 學生喬時敏。里士趙遜。孫斌。孫三人。樞。竝迪功郎。監西京中嶽廟。械。迪功郎。新湖州歸安縣主簿。樞實
 承重解官。行孫四人。子熙。子點。竝將仕郎。餘未名。女五人。尚幼。公標矩自高。望之儼然。若不可以挹酌。臭

味苟同。歎如平生。始在官。始為考功郎。一見傾蓋。公久在御史府。餽入後省。嘗紹熙間。各欲維持公議。
 往往不謀而同。交情由是益厚。已又同司論駁。相隨出關。託范桑梓。別後俱墮百謫。自謂此生不復再見。
 矣。赴闕之初。握手笑且歎。相語曰。吾儕相逢。此殆天也。嘗為龜潭賦大篇。公見而喜。寄烏絲欄使書之。論
 取友固多。晚而出處略相似。名位相上下。未有如公者。非所謂君子之交淡以成者耶。天不憚遺。喪此元
 老。殄瘁之悲。又非他人比。樞等求銘。義不容辭。發揮幽光。愧弗克稱。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
 不可卷也。范太史稱司馬溫公曰。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嗚呼。林公其幾于是乎。
 銘曰。樞者制行。或流于偏。獨歎林公。行幾于全。喜怒未發。公名斯得。發而中節。以表公德。學以致身。政能
 及民。秉心無競。撥皮皆真。具區灌河。鑿石清源。心與天通。動有陰相。謹終如始。視險若夷。非通非介。不磷
 不緇。遇事取言。獨立不懼。兩貳天官。不合則去。號三不欺。藹然吏師。四明之政。實親見之。風生柏臺。節著
 瑣闥。百謫橫加。清聲四達。歸老龜潭。若將終身。更化之初。首圖舊人。上喜見公。俾貳有府。望尊朝廷。名譽
 蕃部。經綸未究。胡不憚遺。一鑑云亡。殄瘁何悲。子產遺愛。叔向遺直。孰其兼之。視此銘刻。

中書舍人贈光祿大夫陳公神道碑

公諱希點。字子與。處州青田人。陳姓出于有煥。其來遠矣。九世祖名師。吳越王時。為銀青光祿大夫。積
 勳上柱國。曾祖圭。贈宣奉大夫。祖汝錫。擢紹聖四年進士第。仕至左朝請大夫。祕閣修撰。知紹興府。兩浙
 東路安撫。贈中奉大夫。高宗駐蹕會稽。朝廷草創。賴彈壓。辦護之力為多。威名甚著。直道自將。不能與時
 高下。一斥不復。士論惜之。父棣。篤學有賢行。奉議郎。通判潭州。贈中大夫。妣葉氏。馮氏。俱封孺人。贈碩人。
 公葉出。碩人。石林先生從兄之女也。公承家訓。少有場屋聲。入太學。再預薦。連丁內外艱。道熙八年。以南
 省第六人登甲科。授從事郎。平江府觀察推官。樞密院公密為守。屢以職事爭辯。巨公或憑怒折之。公退
 立屏息。俟其少霽。執論如初。至于再三。竟不能奪。自爾公所書擬。望而許之。樞密羅公點。以浙西提舉兼
 府事。舉兩司事。無大小。悉以屬公。行荒政。修水利。決積訟。皆公左右之。除主管尚書吏部架閣文字。再歲
 遷國子正。日進諸生問難。經史而嚴私謁。所拔多宿學。有行誼之士。時重華疾。光宗亦不豫。省觀闕疏。
 或夙戒而中止。物論紛紛。公謂上實被疾。而問其心者。得以肆其邪說。因疑成疾。遂至猜阻。上疏備言之。
 讀者以為辯而不激。直而有禮。深體父子之情。又嘗代從班兩疏。反覆至數千言。皆剴切出于衷誠。言
 及則悲傷感泣。不能自已。愛君憂國。其深切類此。尋遷太學博士。上即位之初。輪對。首陳三事。曰。畏天命。
 曰。法祖宗。曰。結人心。敷敘詳明。用故事。不納副封。時宰以公嘗出其門。不以問見。固已不樂。至是以為輕
 我。且曰。是不尊廟堂也。奏令赴吏部銓。上獨喜公所奏。遷大理寺主簿。人為之憤。公曰。上知我矣。欣然就
 職。素不讀律。而原情引經。法家自以為不及。承將作監。又幾年。丞司農。大農除江浙十一州運米外。餘仰
 和糴中糴。以助歲計。道熙初。州郡歲額糴降本。緡錢計一百六十八萬。是時。年豐。糴重。未至迫蹙。後又議
 寬減。加以虛額及收馬料等。凡減去二十餘萬。有奇。中熟。僅可支吾。一或不登。則廩廩有乏。與之懼。公與
 同列究弊源。權輕重。為之少裕。時權倖方張。公不少屈。遲回久之。丐外。知秦州。陸辭。陳農寺四弊三策。且

曰此其在有司者耳弊在朝家有大于此者乾道二年一歲除馬軍一司二十二萬石之外實支一百三十八萬餘石馬司既已移屯而紹熙以來不下支一百六十萬此臣所未解也願究昔之所以省今之所以多力圖而痛革之然後採三策而去四弊庶幾國計稍可為官吏亦得以任責上從公言方議施行而不樂者益衆言者有未作縣不當守邊為辭公上祠請改知衢州州當舟車之衝訟繁事夥將迎無虛日公謂財裕則可以行志首閱歲入之籍痛節浮費力裁廚傳用既不闕時有獨減得以裕民寓公服其風裁軍士稿給無闕而憚其嚴愛民如子惜官錢不啻己私或用至數十緡拊心歎息曰此皆民之膏血篋楚所取安可輕用耶秩滿視幣囊元額餘十四萬緡吏請上聞公曰吾豈以羨餘取世資者止以少過舊數申發留其贏以寬征取召赴行在首奏農寺和糴炭款價增富商大賈反操其權以邀厚利不若乘此粒米狼戾之時廣行收貯積及三百萬則可以備凶年之急矣又言役法之弊欲以限田視品秩為等限以止法三品以上自依舊法四品至六品止于曾孫七品至正八品止于孫八品止于子八品而未嘗歷任與九品止于本身一依宣和舊法子孫自致通顯者別計庶官戶既有節下戶可以少寬詭寄之弊亦可漸革除戶部右曹郎官嘉泰四年都市大火延燔省部家人進饌公輟匕箸曰主上無失德皆姦邪致此言畢流涕會求直言遂極論弊事大略謂西漢之末人主無甚過行徒以上下儉安風俗脂韋寢成衰弱併論賊吏債帥及士風日偷州郡數易皆闕政之大者又言晉之南渡未嘗主和故不弛備而戰亦不懼今上下特和為安將驕卒怨敵勢雖衰未易乘也遷右司郎官時權臣專制政柄貪相濁亂朝綱公與今知樞密院雷公彌縫其間一裁以法雖盡所職而念去已深遷軍器監平章之初方觀衆情向背公一見首求外補旁觀者為公危之公曰去意已久非容心于矯也遂以直寶謨閣為福建路提點刑獄訟訴萃于憲司明恕而行處決不倦人以不冤時方用兵征求益繁建有飢民鈔略逮繫百數公謂皆迫于乏食不足深治取為首數人實之輕典餘悉縱遣之召還論邊事皆深長之思切中時務復歸舊著不數日元惡就誅遂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未幾擢起居舍人兼太子侍講進兼侍讀兼左諭德公講讀之際至人道大綱治亂大端祖宗立國之本意必反覆陳述太子為之起敬聽者發然立竊之初首陳西蜀兵事謂重兵駐漢沔東南禁旅不能為之輕重成都者漢沔之根柢也今漢中三大軍無慮十萬而成都之兵不滿百何以制未大之患逆曦之變至無敢抗者謂宜如揚廉帥司增置親兵仍增募屬縣之卒庶足以鎮一方緩急可以倚仗策無便于此嘉定初元當兵荒之餘久旱飛蝗人情惶惑或謂成肅喪制未終主上不應親出禱雨公直前奏謂出而于逸于觀則不可若循仁皇禱西太乙故事親屈萬乘為民一出則人人皆知陛下閱雨之切人心悅而天意解乎應必矣上為之感動越三日車駕禱于太乙宮甘雨隨車都人歡呼歲亦中熟進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尋為真公既代言詞尚體要隨職戒諭不為虛美遇有繳奏身任其責奏或未下不憚繼入事關大體漸不可長者必痛抑一二以警其餘未節細故亦不屑屑也詔求時政闕失公言太上知天其次畏天其下慢天知天者與畏天者存慢天者亡請以周事明之文王知天故以之興成王宣王以畏天而存厲王幽王以慢天而亡累聖繼承祈天

永命。中更變亂而天命人心彌久彌固者在此也陛下即位十有六年恭儉之心敬畏之誠上通于天下信于民是陛下有其心矣夫有其心者必有其政有其政者必有其事苟德意未宣政事多闕是殆未知推其所為而已公前後論奏于天命人心之際必反覆開說指切事情雖不盡見于施行而立論率可稱述公素多疾至是以久次方擬進擢而公之病革矣二年十二月壬午卒于位享年六十有六積階至通議大夫遺奏聞贈宣奉大夫以皇太子冊寶恩贈光祿大夫爵青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先三日設榻正堂至是欽襟危坐而逝問以家事一無所答識與不識莫不傷正人之云亡上深惜之贈加禮贈官之制首引唐文皇之言曰收也若在當以中書令處之亦足以見眷遇之深矣皇太子尤為惻然三年二月諸孤奉公之柩以歸十二月甲申葬于鳴鶴鄉慈明之原公娶同邑朱氏封碩人子仲堪迪功郎福州羅源縣主簿仲堪承務郎仲堪國學生先公九年卒仲堪仲坊將以公致仕遺表恩補承務通仕郎女二人文林郎新汀州州學教授孔夢符迪功郎鎮江府延陵鎮稅兼煙火公事盛立禮其婿也孫男女五人尚幼公性素剛交際簡淡其不為阿附人以為難公蓋優為之慕王陵汲長孺為人少作見剛錄以寓意其哭知樞密院胡公晉臣文曰朝有正臣其國乃重漢曰汲蕭唐稱魏宋誼形于色資其勇或招麾之亢立不動其抱負如此三登朝著二十餘年終以落落不為當路所知自博士左遷遠迹清要更化以來始遂向用以世道為己任嘗曰世之不治非謂無法法亂之弊也救時之相固不易得苟得平心守法者其庶幾乎蓋自許也孝友勤儉得于家傳顧人能承公意謹奉甘旨既畢奉送弟妹婚嫁謹奉先志事兄如事父春冬賜帛必先奉其兄而後入私室既又推所遺田宅悉以予兄弟自奉如未遇時所居纒緘風雨作詩雖多錄其得意者文尤簡古字畫端方如其為人公靜默嚴重出于天資兒時已如成人及長左右規矩風標益峻起居飲食之處終始如一喜愠不見于辭色雖家人莫窺其際笑語有度使人意消讀書觀大略苟有會心處則涵泳充廣必使心通意解達于踐履執喪哀慕之餘一意探討免喪始登東萊呂太史之門一見契合相與質疑辨惑由是聞見益明而所守愈定矣有淡齋筆談洪濬遺興壁水雜著西掖類纂經筵講解及奏議各藏于家此皆右史王公介狀公行之詞也仲堪等求銘于鑰自念及識潭州已服其賢厚與公同朝相好非一日掛冠復來恩及三世一歲間封贈至三四詞皆出公手知鑰家世之詳敘述委折使自為之亦不過是也殄瘁之歎倍于他人故不敢以固陋辭銘曰

誦詩讀書執非儒雅悠悠千載未見剛者我重彼輕惡圓喜方禍福度外乃全吾剛惟公不羣尚友陵黜持志養氣明目張膽天分既高學力尤深閱世多變秉吾一心進退以義落落難合更化始用論思獻納西掖代言訓詞溫淳東宮橫經輔道諄諄折而不撓人望公輔一疾困之遂隔千古鶴溪之原父祖相從孰有如公一節始終

龍關閣待制趙公神道碑

孝宗皇帝在位之十三年吏部侍郎趙公粹中奏乞正太祖東嚮之位上考三代六經之制旁引漢魏晉唐之規近取本朝馮公京司馬公光范公鎮孫公罔中興以來畫公弁王公普朱公震以下及公之叔父

漢奏議。參訂其說。集而成編。謂太祖當居太廟第一室。永為不祧之祖。太宗居第二室。永為不祧之宗。遇
 給饗當奉太祖居中。東轡尊無與二。昭穆旁列。以侍所尊。實允萬世公議。久而未正。願陛下一定廟制。上
 當天心。光昭祖烈。上極向之。會有沮其議者。公又為闢異一書。尤為著明。人以比唐之陳京而考論過之。
 上既謙遜未遑。公嘗撫其書而歎曰。茲事未明。吾死不瞑。後之君子。誰能信之。至上遣表猶曰。推慈祖肇
 造之功。早正東轡之位。念中原沈淪之久。無忘北伐之圖。其志可哀也。蓋我宋之興。與商周不同。契稷為
 始封之祖。其下皆親盡則毀。漢魏祖廟。凡曰太祖而上。四親之廟。亦親盡則毀。禮之正也。惟唐雖起于高
 祖。而景皇帝始封唐公。故以比契。稷為唐太祖。建隆初元。立僖祖。順祖。宣祖。四廟。如漢魏之祀太祖。
 造邦之主。所以列于昭穆者。以上有四廟也。仁宗祔廟。七世已備。至英宗既祔。祔僖祖于西夾室。禮也。
 宗熙寧五年。王安石異議。請祔僖祖以為太廟始祖。居第一室。祔祭居東轡之位。故馮公。司馬公等引經
 爭之。安石強辯固執。至欲以僖祖配天。孫公欲救其已甚。請以僖祖居東轡之位。哲宗祔。則宜祖當祔。
 蔡京在徽宗廟。又建九廟之議。遂不祧宜祖而復奉翼祖于廟。高宗中興。公之叔父以將作監丞對首陳
 其說。時方明宣仁之誣。除元祐之黨。籍皆足以快天人之憤。故一聞此議。慨然從之。擢為御史。俾廷臣
 共議。議者十有七人皆合。亦以橫議而止。光宗時。太常少卿丘公密有請盡用公之說。得旨集議。又不果。
 上嗣服。將祔孝宗。始議祔宜祖。而少卿會公三復又申此議。吏部尚書鄭公僑以下集于御史臺。無不以
 為當然。而鮮有知其詳者。僑不肖。素荷公之知。嘗授以全書。得以備究始末。時待罪瑣闥。羣公俾為之辭。
 既又有旨使定祔廟之制。再議而益定。自熙寧至是一百四年。而藝祖始居第一室。正東轡之位。實自公
 發之。而公之亡已八年。不及見矣。又十年。鎬方投閒。四明公之子來請曰。先公之亡。既辱狀其行。而墓隧
 之碑未立。且先公立朝建明之大者。無如廟議。又蒙力信其說。卒正國家之大典。先公死且不朽。今之知
 此者幾人哉。願有以誌之。泣拜不已。鎬亦為之流涕。敢敬列斯事。以冠碑首。又序而銘之。公字叔達。密州
 諸城人。家世多以文發身。號東西趙。西有丞相清憲公。而公則東趙也。曾祖仲。不仕。祖公綽。累贈右正奉
 大夫。父濬。左朝散大夫。累贈通奉大夫。通奉因官東南。久寓會稽。卒葬明之鄞。遂占名數。明今為慶元府
 公天資絕人。書一覽不忘。厲志高邁。自幼篤學。不煩師傳。下筆成章。詞鋒銳甚。通奉文高一時。父子間自
 為知己。謂此兒必大吾門。紹興二十四年。與弟大猷同登進士科。授左迪功郎。南劍州順昌縣主簿。乞免
 職。鹽充失。收經制錢州與邵武虛認。明察案兵請給乞正支官錢。以寬民力。蓋初筮已不苟于其職。如此
 三十一。年。關陞左從政郎。監行在雜買務雜賣場門。雖在筦庫。論當世事。皆天下大計。人已屬望。以為國
 器矣。乾道元年。用薦者改左宣教郎。吉州永豐縣丞。二年。丁妣頌人高氏憂。四年。通奉公下世。公抱負
 不凡。聲望已發。七年。甫免喪。除太常寺主簿。公世明禮學。用贊其長。輪對奏乞辨雪岳少保飛之冤。錄功
 定讞。優卹其家。以激厲將士。又乞募人耕江淮荆襄荒田。不稅不役。家出一兵。如四川義士。進恢復機密
 十論。俾邊帥招中原之人。用奇以擣燕山。又進制狄權鑑。取書傳制狄之說。參考歷代事迹。總歸條例。為
 十六門。四十卷。又富強要策十卷。專論屯田。類年雖嘗留意。而未及前代者。其說有三。利害未盡。爵賞未

重。委任未專。三書既進。送給舍看詳。咸云。學問淵源。議論詳確。八年冬。遷太府寺丞。再對。極論文具之弊。
 願詔大臣崇尙實用。明年春。除祕書郎。翼日。兼權起居舍人。閏月。暫權給事中。自後。凡三攝此職。論事無
 所回擬。建康將佐以獲盜轉官。承旨司主之。公謂軍律不修。部曲劫盜。曾無責罰。反以捕獲推賞。何以示
 警。權臣館客奪官已久。直赴殿試。除俸臨安。公謂其無一日考第。如此則其類進矣。耶律適哩乞其子閣
 職。又二子為額外統領。乞寢罷。使遠人知朝廷之尊。不敢妄有僥覬。劉光祖濫以邊功求厚賞。條其不應
 格者五以駁之。又論紹興府會稽和買太重。欲除子戶之弊。莫若以田畝均科。仍下兩省集議。亦不拘臣
 之說。上曰。如此則利害詳盡。又奏選將于行伍中有才武智略者。許自相推擇。更加考察。上曰。誠如卿言。
 已試而顯者多。輒熟不足用。對曰。彼性保守富貴。不思報國。自下拔擢。人始奮勵。上以公誠實振職。每加
 激獎。不可履書。大將真德。從臣召命。亦行繳奏。上尤歎其正直。且曰。卿不沽激。不求名。封駁皆當。正欲如
 此。朕見卿有節概。是以用卿。公奏臣孤立。惟陛下聖明。是以容臣愚直。後省維持紀綱。封駁多則可見。公
 朝臣屢攝瑣闥。無非務發明公道。陛下總攬于上。宰執圖回于中。臣輩扶持于下。如此一心。皆能守法。則
 僥倖路塞。小人道消矣。但以不避仇怨。恐遭中傷。上曰。朕自照知無慮也。五月。遷起居郎。冬。兼太子左諭
 德。嘗奏講求渡江以來。用度酌立定制。以賦入之數。七為經費。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命江東漕臣。及
 此稔歲。糴米分貯諸郡。郊祀先雪後霽。願益加兢業。以答上天之眷。州郡或獻羨餘。請更加覈實。以代下
 戶之輸。除權吏部侍郎。暫權刑部侍郎。道熙元年。金遣使使梁肅富察守中來。滿察今改。二月。借朝請
 大夫。試工部尚書。充接送使。待之以誠。折之以理。因論和好。公曰。揚王敗盟。送死。為千古笑。肅等唯唯。
 且言其主遣使。正欲再堅和好。不肯舉兵。先舉則曲有所歸。公曰。皇帝守天下以仁。尤以南北生靈為念。
 豈肯容易言兵。彼此從順。自然和好。堅固肅等相顧云。如此則濟矣。以尚書開懷見待。略無疑忌。是以盡
 布腹心。不敢有隱。事訖備奏。上大悅曰。卿可謂專對之才矣。二年九月。除吏部侍郎。公久貳天官。盡公革
 弊。不遺餘力。乞將堂除架閣以下歸部。以開公道。以清中書。右選必候呈試。方許參選。免試恩例。並不許
 用。會經堂除人及舊許壓在部者。請依次注擬。以均寒素。而待才能。川廣福建到任賞格。輕重不等。宜加
 裁抑。以革冗濫。選人有力者。初任或併取京狀。有妨平進。公請次任方許薦舉。改官條列銓試之禁。甚密。
 嘗奏自入銓。曹不敢苟簡。惟恐有負委任之意。近懲數吏。為之肅然。上曰。公生明。卿既無私。澄汰多矣。公
 雖愛惜名器。而持心近厚。士夫受賜者衆。有蜀士數人當改秩。而吏以微文沮格。累歲。公立為申改。有恩
 科得官。而復衰病。來赴銓。量公慰藉周至。或問之。公曰。一官姑以慰其蹉跎。待次尚數年。何忍沮之。聞者
 感歎。此皆本職大概。若論思之際。知無不言。嘗奏承平日久。士風不振。凡取人材。當以氣節為先。論軍政
 則乞遴選大將郡守。申嚴藝祖階級之法。使分守益明。一日。又論四事。一博訪諸悉水利之人。開震澤百
 瀆。以除壅塞。二歸正添差。多難以贖。宜分給田廬。以為兩淮殿最。三文武官欲換授者。竝試文藝。四
 罷太學混補令。方州于解試內取貢。敷奏詳蔚。上曰。似卿人材難得。前後更無一人說卿。嘗論王安石及
 勇父子姦邪。當罷從祀。復像。又乞崇獎直言。謂人主能來天下之言。則下情通。下情通則君子有所恃。小

人有所畏。近日褒贈魏拔之獎諭鄭鑑。足以風動天下。監司郡守。治狀顯著。宜候任滿召還。或令因任。過失苟非已甚。且令備降。以責後效。庶免數易之患。宰執侍從。歲舉邊帥一人。堂察奏聞。且與邊方差遣。以儲將帥之才。又論唐取武士以八科。不試孫吳之書。欲倣其制。止以步射步槍步刀四事招兵。號武士科。中者與免丁役。如齊之內政。唐之府兵。農隙教閱。以次犒賞。擇其出衆者爲之長。又請條具積欠錢物有名無實之數。因行慶典。咸賜錫除。尋遇高宗過南內。宴賞坐出此奏。兩宮歡甚。就宴降旨。施行公前。後四求外補。上眷曲留。求之愈力。三年始得請。十二月。御批久與銓曹。勞績日著。除數文閣待制。知池州。時孝宗方以職名爲重。非有功不除。公以簡香之深。首得之。四年三月。赴鎮。臨政勤敏。寬猛相濟。布宣德意。詢訪利病。以簡靜不擾爲本。而賞罰必行。吏畏民愛。姦盜爲之屏迹。理財節用。久而充溢。既補積逋。又代貧民之稅。決訟如流。吏不得預。秋稅受輸。多取于民。公深疾之。至是使輸者自槩。事既微聞。有旨行之。諸路增葺學校。親較諸生課程。時加餽遺以勉之。嘗謂權禁太嚴。愚民抵冒者衆。嘗獲私茶。其數甚多。但籍其物而薄其罪。官價價廉味醇。私酤不禁而自戢。有邑令侵漁官帑。止令備償。其人慙甚。引去。公曰。銅人聖世。不忍爲也。大軍分屯。下車大閱。以錢三百萬犒之。軍士歡服。營壘取水回遠。爲創大池。以便汲者。百廢具舉。兵民安之。五年冬。詔郡政修舉。實惠及民。陸龍圖閣待制。民爲立生祠。六年春。移知湖州。挽留者繫道不絕。在池陽。與監司互乞回避。會有言者。到任三日而罷。凡四任。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初。遞卒汪青私啓。適簡。實以匿名書。至徽宸聽。獄成具奏。公因言事關邊徼。此而不懲。恐有甚于此者。上深以爲然。遂處極典。八年。臺評以爲疑。公坐鑄職。十三年。高宗八十之慶。盡復舊職。十四年。屬疾浸劇。自言厄運方迫。必不可爲。卻藥不進。求致其事。四月甲戌。薨于寓舍。公自持囊之後。年勞賞格不用者二十餘年。故官止承議郎。爵高密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遺奏開。特贈四官。官其家二人。娶錢氏。朝議大夫。僊年之女。封碩人。先公一年卒。子四人。長幼亡。次端。承事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丞。次端。承事郎。後公十五年卒。次端。修職郎。新吉州永豐縣主簿。女三。長適迪功郎。前温州司法參軍辛勳。次適修職郎。監嘉興府澈浦鎮稅。曾晏。次適承事郎。知滁州清流縣魏峴。孫男七。槩。梁。棗。棠。女二。尚幼。碩人葬縣之陽堂鄉同與之。原通奉墓側。六月乙酉。諸孤奉公之喪合焉。公事親盡孝。居喪哀禮俱至。先以通奉遺澤。遷與長兄之子靖。次兄以疾廢。又無後。公經紀其家。取從子棟爲之嗣。先以世賞及之。崇篤外家。養從母終身。事乳母尤謹。親故有以緩急告者。力周之。孤忠亮直。無所附離。名公前輩多知己者。不緣介紹。自結主知。器業蚤就。年幾五十。始有朝績。乾道末年。一歲幾于九遷。入從出藩。審簡醇厚。人謂坊用。而遽退閒。居鄞十年。夷然不以得喪芥蒂。與太師史公。丞相魏公。尙書汪公。爲真率之集。僑居僧坊。僅芘風雨。自號曰梅堂。號燕坐。曰意足。曰樂靜。聚書萬卷。手不停披。持身玉潔。表裏無異。望之儼然。即之甚和。無貴賤疏戚。均爲盡禮。愈貴愈謙。儉素不啻寒士。杜門寂寂。郡邑幾于相忘。疑塵滿席。處之淡如。暇日幅巾蕭散。猝遇之不知其爲甘泉舊德也。字有楷法。水墨積習。出入率更。公權之間。尺牘爲人藏。告身書名。端重動正。見者敬之。學有原本。文有體要。表章雅健。追配前人。尤喜論治道。古今典章。無不該貫。論事剴切通暢。能動人主之聽。

詩律酷似唐人。杜詩韓筆。深造精詣。劉白之作。誦習無遺。不爲艱深奇澀之言。矯激崖異之行。貌若介而有容。交雖淡而能久。位既通顯。專以薦士爲己任。片善必欲揚之使達。所舉至多。皆知名之彥。有至公輔者。文集十卷。奏議二卷。梅堂雜誌五卷。史評五卷。及廟議諸書。藏于家。晚猶取歷朝實錄。纂提綱目。當世之志未衰也。遺令諸子友。梯守家法。治葬以時。親戚之貧者。廩給之。或請禱。曰。吾素不欺。無事于此。嗚呼。公之所存可知也矣。銘曰。

藝祖造邦。功冠萬世。廟立四親。如漢如魏。廟曰太祖。尊無二上。室居第一。貽則東嚮。昔在五朝。四親未祧。開基之主。列穆與昭。猶虛東嚮。以俟後世。既祧而復。熙寧橫議。羣公爭論。百有餘年。惟公會粹。集其大全。神堯與唐。封始于虎。陳京抗論。爲唐太祖。公之爲力。倍過于京。情議之行。不見其成。孝宗聖明。惟賢是東。問公安在。何見之晚。乾道末年。幾于九遷。入從出藩。聲望煒然。建明非一。廟議爲大。自公發之。禮正昭代。惟茲大端。足以不朽。在天之靈。其昌厥後。我作斯銘。不顯幽光。巖巖豐碑。以資其藏。

攻媿集卷九十九

誌銘

端明殿學士致仕贈資政殿學士黃公墓誌銘

公諱裳。字文叔。其先出江夏。唐晚徙梓之安泰。六世祖曰文友者。實元。康定間。發粟賑梓。劍。閬。三州饑民。所活萬計。朝廷特官之。文友生阜。阜生彝。彝生棟。是爲公祖。壻何氏。始籍隆慶之普成。考安中。居縣東郊。願公齒長。恐無所見聞。悉捐舊產居邑中。不治他事。篤于教子。母鄭氏。繩之加嚴。公未冠。刻勵激昂。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閬州新井尉。未赴。罹外艱。邑子從授業。公語以經義。又爲之講解。其後學益詣。悉焚其稿。服闋。授巴州通江尉。三年。杜門潛究經傳。出入古今。默而精思。或達旦不寐。人與語若無聞。于是剖微析幽。宏深四達。文詞明暢。動中律度。始時人傳其詩。不知其學已成。非復前日文叔矣。總領趙公公說聞其名。俾諸子從之游。賴其束脩。葬父祖及其諸父兩世九喪。已而奉太夫人遊青城。無爲諸山。率賦詩以寄意。其純孝幽尚。有古風。于世澹如也。後總領李公繁復招以往。時邊民苦和糴。實不得一錢。吏且督輸。旁午。漢中尤以爲病。公作漢中行以諷。與李公意合。力奏罷之。民大悅。公又作罷糴行。至今歌之。公將之官。經紀其昆弟親族之家。而後行。攷滿。用舉主關陞。爲興元府錄事參軍。能以情求獄。脫冤死。伸無告。

甚矣終不訊一因用舉主當改秩制帥留公正薦五士公爲之首召對論蜀兵民大計曰蜀中民貧兵困極矣臣思其故有二恨焉關外四州邊于敵境勢便地饒兵火之餘田萊多荒不用屯田積穀之策乃權民以養兵歲月既深兵民俱困此一恨也邊民仰給外府米運率指沿江若稍分邊屯使就食諸郡外計費省今千里漕粟商因爲利幾以三石而致一石名爲養兵十萬實養三十萬人兵困民窮職此之由此二恨也今屯田積穀勢已難行分兵就糧事猶可及孝宗下其說卒不果行次論常平賑濟其略曰古人救荒良法不過常平義倉見今官司豈無積積以一州言之則少以一路計之則多水旱之災決不常有不幸而有決不同時苟甲乙相推遞相賑救則豐凶迭用可以無窮以此救荒似爲良策又論關外義士人材騷動緩急可使往年師出秦州鼓譟先登官軍坐視不救遂皆陷沒自今苟遇調發宜令主將自作一軍專攻守之謀任成敗之責明日除國子錄未幾太夫人不幸宰相以關官進擬孝宗怪問黃裳何在因奏其故特賜錢七十萬甫除喪而趨召既至太上已登極公謂守成之主要在恢張志度爲先因論大利害凡數千言大略以爲古人論創業守成中興謂之三難今陛下雖當守成之時而實任中興之責守成之道必有能爲陛下言之者若夫中興規模則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利便之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強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治捍內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因論都建康有五利天下大勢終在建康及言方今官雖具而職實不修一當立品式以課其功二當計資致以久其任既建都邑課官吏根本固矣則又據要地立名城環大兵以守之分大臣以鎮之今吳蜀綿亙萬里雖號爲重鎮宿師之地受兵之處率三年一易僅同列郡所謂國之藩籬門戶者固當若是耶陛下即位之始所與共濟中興者宰相也陛下主其謀宰相任其責用之則勿疑疑之則勿用苟輕用之于始輕必棄之于終別奏國方有大難大恥大害大憂而爲人臣子乃狃于無事忽然忘之此風之成已非一日其要在陛下篤于躬行以感愧之而已矣又上奏曰今日之最弊兵多而食少一也吏多而官少二也變而通之惟當省兵省吏臣以爲守備不關則戰兵可省竊謂沿邊郡守宜悉除用武臣付以民兵責以軍政無事則耕有事則守如此則藩籬固而邊備實省兵之說始可言矣以民兵守雖多而無養兵之費以官軍戰雖少而有可用之實官軍之食可以少增吾民之賦可以漸減豈非至計乎若夫省官之說則當以理論之縱有怨咨軍無曲直夫實邊備則可以省吏使即日行之其效猶將在十年之後苟又不然兵日以衆吏日以多他時雖欲逃怨于目前嫁禍于後日不可得矣公在憂中益熱觀天下大勢至陸對其言條達明切太上異之于是始被簡記除太學博士不數月改祕書郎又旬日親擢公爲嘉王府翊善曰黃裳善論事必能開益皇子公感主知遂以輔導爲己任前後凡五年規切諷諫之語無虛日前朝號爲能直言如姚坦輩皆所不及後來諸賢講貫切劘亦皆自公發之公講春秋初及王正月曰周之王即今之帝也王不能號令諸侯則王不足以爲王帝不能統御諸侯則帝不足以爲帝今之郡鎮即古之諸侯也周之王惟其不能號令諸侯故春秋必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也今天下境土比祖宗時不能十之四然猶連跨吳蜀荆廣閩越二百州兵與民分任任吾民者二百州也任吾兵者九都統也

中興以來三聖相授苟惟不能統御則何以服之上曰何謂九都統公曰唐太宗年十八起義兵平禍亂今大王年既過之而國家九都統之設豈容不知然則是不汲汲于學乎公性真率而語疏達上大感悟恨得公晚及講鄭伯克段于鄆公曰段驕而有過鄭伯乃以兵取勝使大王如鄭伯之有段宜如何處之上思良久公曰大王獨不見孟子載舜之事乎象舜弟也舜封之有庠不及以政凡親親之道但當富貴之不可使之預政事此舜與鄭伯之得失也上曰善公因事啓發大率類此他日有東宮舊人除帶御器械詣王府謁謝上接之重輕中節左右咸大驚退以告公公翌日講左氏禮有等衰因問上曰昨日聞大王待某人正得等衰之說有之乎上曰有之不可無學前日臨事胸中即有區處如有人在心腹間商度也公大喜曰大王之學正當見之處事今日等衰之說即是意也公大抵即某事則以某書言舉某書則以某事合唯所汎論亦且曰前日某書云云或上所未喻又曰某日某書云云上意益霽因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正性曰天文曰地理曰王霸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帝王紹運而終之以百官文武各述其大旨陳之可謂該盡而宏遠矣公每曰爲學之道要當體之于身本之于心大王宜以心爲嚴師于王心有一毫不安者皆所不可爲也凡上所行有一善必勝稱贊俾日進不已否則盡言無所諱上謂人曰黃翊善言語亦難堪惟我則能受之每至喪敗危亡之事無不爲上精言之上必傾聽上嘗侍宴宮中從容誦酒誥語太上喜曰翊善之功也一日輪對勸太上曰陛下有五美三戒何謂五美曰仁曰誠曰明曰公曰斷公各指事如此如此曰此陛下之五美也何謂三戒曰立規模崇儉德受忠言時太上意主安靜之說因循寢息而用度賜予過多忠鯁之士相踵去國故以飄焉後命接伴金使因通兩國名諱而高宗猶稱帝名公曰高宗稱廟已久乃不稱廟諱前實失之安可不改乎令典儀通意使者難之公曰前乎此在二十七朔之內故未遑及今已即吉當互傳廟諱往返數四來使語塞然卒以前例不果從公還奏曰臣以理詰之其辭已順事關國體後遣使人當力議改正太上納其說紹熙二年二月雷雪交作公具封事其略曰謹按易帝出乎震震爲雷君象也震本坤體陽自外來交之有動乎情愆之象是以聖人于六十四卦之中凡涉震體者取義尤嚴在復則曰雷在地中先王以至日閉關欲其復之靜也在隨則曰澤中有雷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欲其居之安也在頤則曰山下有雷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欲其養之正也復之靜畫不可以鄭聲撓之居之安夜不可以慾心蕩之養之正食不可以旨酒亂之夫人主起居動息人雖不知而天則知之變異之來豈容掩覆震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修省云者謂省己之私也豈時政之謂哉公疏特切深皆人所難言者時求言之詔及館職郎省而不及公不果上四月擢起居舍人未幾瘡發于背告滿百日出即直前奏事曰唐太宗最重魏徵一旦至欲殺之凡人主私心非必如好色好貨之類然後謂之私也事苟不出于公而執以己見皆私也私心既生則以諫者爲病必求有以勝之勝心既生則以諫者爲仇必求有以逐之因私心而生勝心因勝心而生忿心是三物者爲之敵雖以太宗之于徵猶不免況其他乎陛下即位以來臺諫之臣不得其職而去者幾七八輩陛下亦知三蔽之所以然乎且如陛下之待某人本不甚厚徒以臺諫攻之愈甚故陛下之愈力陛下之本心

亦忽不自知其如此也。望陛下靜察吾心，勿使有秋毫之私。此心既公，無所偏係，則開臺諫之言必從。何由以勝心臨之，待臺諫之情必厚。何以忿心加之乎？公久侍王邸，一再遷官，兼翊善如故，見上為學日益，因誕日作渾天儀與地圖以獻，皆以木為之，因為歌詩勉上進學，如天之運行而不息，及念祖宗郡國大半陷為賊區，乃王心所宜感憤者，觀公之志，凡可以動悟王者，無不為也。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制詞坦明，人多傳誦。公既擢禁從，念國家日忘武備，勢凌削弱，復勸太上以右武為事，曰：「壽皇在位三十年，待遇武臣，拊循士卒，恩意深厚，三軍之士，至今言者無不感激。恨天下無事，不得效死以報君父，願陛下勿替此意。」又請權撥鄂渚兵一二萬人，分屯襄漢，張形勢以備敵。公心之素所存者然也。天下方恬于宴安，公策無所施用，都人比歲日夜望車駕之出，諱言紛紛。公奏疏極論，自今宜五日一朝，以解中外之勝。一疏之中，凡六七致意焉。尋除給事中，同知貢舉。未幾，除侍講。公在瑣闥甫一月，封駁之章，無慮數十上。貴戚宦寺，一限以法，最後指侍臣進用不當，繳論甚切。翌日，遷公兵部侍郎，公不受命，堅乞去。久之，王邸奏乞留公，遂除顯謨閣待制，專為翊善。公始就職，未幾，瘡復作，轉甚，連丐去，不許。病稍差，又上封事請車駕即日過兩宮，言極苦。尋復除公侍講，引對便坐。又為太上方言父子天性，陛下于重華不應有他疑。太上徐勞公曰：「近見嘉王學問殊進，應對議論，益非前日比，皆卿力也。」公曰：「臣伎止此，未幾四十年學問，陛下宜收召使備僚屬，且言王初就傅，蜀士楊輔、劉光祖相繼在選，可復充學官，以廣王之聞見。太上悉嘉納。時太上久不過宮，中外莫喻其故。侍從同班抗論不已，孝宗不豫，中外憂危，事勢益急，輔臣交口諫，不聽。公復抗聲切諫，至號泣隨之，宮門掩涕而出。公自是瘡復作，連章請外，又請歸田里，書再上不報，即移疾關外，待命兼旬。聞孝宗遺詔，亟入臨，瘡遂大作。上即位，公病不能朝，再除給事中，上語輔臣：「此黃裳舊官，宜改擬他職。」明日，以權禮部尚書進，上曰：「獨不可真尚書乎？」且令兼侍讀。上意即欲大用，數問公疾如何，公力疾入謝，出一奏諄諄數千言，備極忠愛。大略謂：書傳所載前古人君如堯、舜、禹、湯、文武，壽皆百餘歲，在位之日，多至五六十，年而其所為之事，自少至老，只如一日。至于後世之主，享國之日，率多不久，其間如漢武帝、梁武帝、唐明皇，此三君者，得年稍高，在位稍久，而其平生所為，是非美惡，如出兩人。治亂安危，亦全相反。此非他故，由其持心之一與不一也。持心一則始終如一，否則有始而無終。陛下今日正如此，涉大川，行萬里，固未知登岸稅駕之期。臣請略舉已行之事論之。且陛下新即大位，初臨萬幾，虛心忘我，委任大臣，政出中書，萬事坐理，此正得人君好要之道。使大臣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雖終身守之可也。臣恐數年之後，陛下應酬日熟，聰明日新，亦欲出意作為，躬親聽斷，左右迎合之徒，竊窺聖意，因而獻說，謂陛下委任大臣，意非不善，然事皆決于外庭，權不歸于主，日積月累，恐成亂階。陛下聞之，能不介然于心乎？臣恐是時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矣。若不委任大臣，必須借助左右，小人得志，何所不為。陰竊主權，潛移上意，引用邪黨，殘害忠良，其為禍患，何所不至乎？臣之所憂者此也。陛下深鑒近弊，獎用臺諫，每有彈劾，無不聽從，善惡區分，綱紀振立，此正得祖宗設官之意。使臺諫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雖終身守之可也。然臣恐自今以往，臺諫之言，日關聖聽，或斥小人之過，使陛下欲用之而不能，或暴近習之罪，使

陛下欲親之而不可，所言滋多，不能無厭。厭心既生，不能無怒。左右迎合之徒，竊窺聖意，因而獻說，謂陛下獎用臺諫，本以革弊，然臺諫得志，遂使人主不能自由。陛下聞之，能不怫然于心乎？臣恐是時獎用臺諫，亦不能如今日矣。夫朝廷所恃以分別善惡，使君子小人不相侵亂者，專在臺諫。陛下苟厭其多言，不復聽用，則為臺諫者，咋舌閉口，無所論列。君子日退，小人日進，而天下亂矣。臣之所憂者此也。此二者者，朝政之大者也。若自其切于陛下之身者言之，又有大者焉。因條舉曰：陛下篤于孝愛，如是，勤于學問，如是，薄于嗜好，如是，然臣亦恐陛下自不能保其常如今日也。又曰：天下之事，不可勝言也。人君之憂，不可勝計也。姑自臣所言數事思之，其可憂者已如此其衆，而臣安得不以為憂乎？昔唐太宗老于世故，在位日久，魏徵猶以十漸戒之。一謂其漸不寡欲，二謂其漸不愛民，三謂其漸不利物，四謂其漸疏君子，五謂其漸貴異物，六謂其漸疑大臣，七謂其漸好畋獵，八謂其漸輕臣下，九謂其漸倦朝政，十謂其漸忽水旱使徵生于今時，其所以為陛下憂者，又當如何？夫心者動物，易縱難收。人主之心，又與常人不同。溺于富貴，放于安逸，朝善暮惡，固不可保。陛下欲求所以持心之說，臣請終言之。自古及今，有治則有亂，有安則有危，有存則有亡，使人主之心，常知亂知危，則又豈肯須臾自放于安逸之地？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又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又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此聖人持心之法也。世豈有取六馬，臨深淵，蹈虎尾，而安危存亡之念，不關于心者乎？凡首末皆主此意。公絕筆之作也。明日上復召公移坐與語，從容良久，後數日，有旨充明禮堂顧問，公疾復劇，不復可出。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無使一日壞之，度吾必不可為矣。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蓋憂之深也。公連三歲病瘡，至是以積憂故瘡雖損而他疾乘之。九月二十四日卒，不起。方疾亟，命子弟乘筆口占遺表，大抵不異前奏意。曰：陛下好為之上大驚詫，傷悼，即日批出，除公端明殿學士致仕。他恩禮悉依執政。朝廷上下聞公死，皆撫手相弔，以為國之不幸也。丞相為上言，至泣下不能已。遂贈公資政殿學士，所以賻卹之加厚。公寬簡樂易，不為拘拘平時于利害是非，若不經意。至忠義所激，奮然忘身。每論事，人主前，其氣平，其辭切，其事核，其理盡。人但見其發于迨次，若天機之自然，不知其燕居深念，案之精而見之切也。為人喜思慮，樂辛勤，而對客輒權然言笑，終日飲酒無算。其為學，恥一物之不知，苟一家言，無不與之交，而究其說，推賢獎善，憫孤恤貧，蓋出天性。外內僮書一十枚，積官至朝請郎，公娶蘇氏，繼王氏。王氏既喪，又連失二孫，每語人曰：「富貴真博禍之具也。既病，客視公，公嘻笑曰：「僕甚愛田間與耕夫為伍。此時稻芋蕭然，豆飯藜羹，山中之樂，真無央也。倘得乞骸骨以歸足矣。」嗚呼！公之立朝，始終大節如此。朝野望公，即預大政，而天遽奪之，壽止四十有九。惜哉！皇考贈承議郎，母妻皆贈碩人，一子瑾，承務郎，女二人，許適進士何鏗，前進士何伯巽，鏗與公同在後省年餘，相與甚厚，抵掌談世故，言議多合。各誦所聞，終日不倦。地相去萬里，而肝膽相照，傾倒無不盡。嘗笑謂鏗曰：「前後得制詞數篇，皆出君手，思有以報未能也。尚忍言之。」左史劉公光祖狀公之行，謹以請銘于鐘。因盡得誦公遺文，高處殆不可及。平處亦自有一種風氣。至論事之書，明白洞達，夫人而能知之。若其剴切精忠，憂深而思遠，撫卷三歎，使人流涕而不自已也。惟左史之作，文實事，敬俾載于石而

賤數終不得一登禁近非命耶身退之後聞朝論欲再起之笑曰少欲挂衣冠者乃強吾顏以進耶風力素高晚而益嚴絕不可干以私割符數郡持節幾半東南所至無聚斂之政省鞭扑之苛不徒以文法臨實屬而有父兄教子弟之意薦舉必公按刺至寡而端教簡默望風畏之及其即之也溫洞見肺腑一善可取口之不置臭味苟同忘年忘輩行與之傾倒風流韻度如晉宋名勝又使人意也消癡書至二萬卷手抄為多號酌古居士又以名其堂詩文似其為人少嗜山谷詩造詣已深為紫微王公洋所擊賞晚又以杜少陵蘇長公為標準石湖參政范公成大見公近詩暗曰不惟把降幡殆將焚筆硯矣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始孤撫養弟妹得所歸二弟教之有成正功今為斬州正民俸天邑餉不肖晚出以感姑之故辱在親黨省事以來蒙誨予特異比點朝行聞公林泉甚適夢寐欲侍巾屨歸而相得愈歡以為不負我所期也劇談痛飲或連日不倦人之云亡有識共歎豈鐘一夫之私哭之以詩曰橫梧誰共語空斷伯牙絃嗚呼尚忍銘公也哉銘曰

士為民瞻莫先于廉惟公父子持身特嚴父不究用子以是顯終始一節百行俱善皇皇孝宗知公最深觀公之心如日斯臨風裁日高譽望日偉三仕三已踣而復起毅焉而和介焉而通老成典刑今執職公人情公歸公自謂晚一丘一壑往而不返我銘斯阡匪哭其私緊爾後人尚其似之

攻媿集卷一百

誌銘

朝請大夫致仕王君墓誌銘

吾鄉五先生俱以文行師表士子惟桃源王先生暨我高祖之後皆大蓋其啓迪後學德澤之及來裔者源深而流長矣先生之子宗正少卿珩孫廣南提舉市舶勳繼登進士科提舉疏財尚義以廉節著所積尤厚是生三子長太府卿諱正己次即君也朝請大夫諱正功季知安慶府諱正民三人以節誼政術能世其家嘗一歲同奏子與固未艾也嗚呼昔者鐘既銘太府之墓繼八年而君與季相繼下世既葬矣君之諸子以國子正袁君變之狀求銘惟王氏樓氏自二先生以道義定交至太府婿吾門姻好稠疊感今懷昔乃撫其大概為之書而系以銘君舊名上字从小从真下曰思字有之後以避孝宗嫌名改焉遂字承甫會祖說先生也贈銀青光祿大夫祖玩贈朝奉郎父贈金紫光祿大夫妻蔡氏元氏薛氏贈武陵永寧普寧郡夫人君薛出也家世之詳已載于太府之志惟君生而不凡幼篤于學不待強教已如成人以金紫遺澤補將仕郎紹興二十四年由銓選授右迪功郎撫州宜黃縣主簿尋易處州青田有訴夫死于殿者君按視則更曰自經君察其必以賄故即用初情訊之具服隆興初調筠州司理參軍筠號道院而

獄事亦繁精意推鞠狴岸屢空乾道二年循右從政郎四年為荆湖南路轉運司主督帳司給事黃公鈞主漕計以嚴明稱察屬僅取充位君果于立事滯訟見屬剖析無留難黃公舉以厲同列之持兩端者尚書沈公介為帥尤簡貴威重裁決無敢輒輕外臺者理或未安君改之不疑沈公更加敬異不以為忤也二公爭薦之又為延譽不其月舉削應格七年改宣教郎知興化軍莆田縣縣素難治始至牒訴數百懲其非實而決其久滯者遂寢以清省宋氏子怙勢突入殿吏林公栢守信其從父太學諸生也喧競于庭皆捕治使服而徐釋之且戒曰後復爾不汝貸也感謝而去林公由是知君後為監司嘗表薦之邑岸大姓鬻鹽因為寇鈔捕獲數十人其黨篡取殺傷卒徒篡官亦被數創救至得免而郡怒其生事君曰拒捕至此而賞罰不伸何以厲其後即窮治之而賞官兵焉又修陳霸斗門以永灌溉之利道熙六年賜緋衣銀魚七年通判潮州推誠佐郡守武無間言郡人有為憲屬者武斷鄉曲征利于近郊君裁以法不勝慚怨擠之不遺餘力君用是罷將歸會劇寇沈師逼城民走依官寺君開門納之力贊郡將修戰守具甚悉賊知有備而退乘暗日已是罷官而為民深切乃如此耶至其行多涕泣者九年簽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十一年改淮南皆以伯氏將漕引嫌十四年主管湖北安撫司機宜文字紹熙元年差知澧州陞辭論沙毛錢及雜賣場二事上亦深知其弊嘉嘆再四三年到郡幣庾枵然廉祿累月不給君去其侵蠹之已甚者節浮費汰冗食補罅漏郡計無乏及某而用頗裕乃從邦人之請即州治之前闢城通道建禮陽樓前俯大江巨麗軒豁遂為一方偉觀嘗屬論記之由是人心闡釋士氣振厲比舉多決科者樂園寺僧以稔惡聞邑令發其端謂罪不可赦而以賄緩其獄君詰之治始急復賂于上司之吏移文使先縱遣而以贖來君曰欲以勢力求免耶即日杖之五年奉最還朝奏事重華宮行內深稱上意遂知斬州自私錢之廢淮民多寔鮮有蓋藏遇雨至絕市無糴君以慶元四年視事急發廩而損其直且多邀米商許以獨征舳舻輻湊又念歲收糴能自給而巨商率先以他貨來售未始登場厚取其贏君以為過糴固非古訓而坐視民食之空谷將誰執力請于朝乞禁止商販許之民相謂曰使君通變如此自爾有足食之望矣有言銀礦發于山者君欲遏之而未得其說者老訴云往歲嘗有此事官不熟計而遽行之非徒無益治戶以虧額坐深文嚮產以償者數百家痛猶未定也君為奏罷之佛燈大師者自稱咸里挾權要書走州縣攫取無藝人病其擾莫敢詰君出郊有訴者立捕之寮佐勸止不聽比至一歸隸爾致之法六年除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嘉泰元年賜四品服廣右之俗輕于冒禁而上官以不按吏為從厚君深病之勅其貪暴之尤者請託一無所聽始知悚懼而君亦寔危矣與安令之子賦小吏至死逮繫郡獄令脅治獄者欲變之君怒曰臺治所在可使死者抱冤乎勅令而移獄鄰路令誣訴于言者公遺論而歸自以無嫌于中處之怡然二年冬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三年正月初屬疾癸未終于家享年七十有一娶同郡伍氏贈宜人先二十九年卒今宜人應氏子男六人深從事郎新無為軍巢縣尉頌迪功郎新池州青陽縣尉洙迪功郎太平州蕪湖縣主簿登紹熙四年進士科泌將以遺澤補官女八人長適從事郎監紹興府會稽縣戶部贈軍上臯酒庫毘陵張符女後君半年卒次適進士伍遵第五第六女蓋亡餘與第

四第五男俱有廢疾。孫男三人。仁之、儀之、信之。信之先一年卒。二女一夭。一未行。先是。伍宜人葬于郭縣。桃源鄉排陳之原。諸孤以四月己酉奉君之柩合焉。君資稟忠信。不發一妄語。妻子不見喜愠之色。開心見誠。吐露情素。孩孺有問。亦告以實。不敢戲侮之。田夫野老。市井小人。遇而摠之。俯接惟謹。或遇機穿險。禮之人。一對以誠。彼自意消。以是善與人交。終始不變。筮仕之初。或言邑令有心術。亦嘗有以牢籠之。太府問客言何如。君曰。以誠待之。爾何術之可用。卒與令甚厚。至執手不忍別。人但以君為恂恂自謹之人。而遇事敢為。毅然不可干以私。每日食君之祿。徇情撓法。以取悅于人。自為計則得矣。其如體國何。廉潔守家法。俸入非令所載者。謝不受。滄陽終更。吏自有資送錢三百萬。悉拒之。惟備舟浮家而歸。郡人歎服。所至未嘗飾治器用。不市一物。蒲陽蒞子最盛。有以名品餽者。堅辭之。怡于仕進。不求知于人。而人自知之。丞相趙魏公。樞密使軒山王公。每欲汲引。丞相京公尤稱其真。道力薦于上。晚歷慶節。皆其力。而君不自知也。張侍講。試風裁甚高。在潭游從。雅相愛重。呼君為齊年兄。清貧自處。質貸以給。事已至薄。得祿不足。以償通負。如是者三十年。然持損有餘。補不足之說。有義事亦勉為之。後既稍裕。親故有求。隨力以應。隆冬。細民乏食。賑與無倦色。幼孤。鞠于兄嫂。少長省事。自念耄耋無及。以事親之禮。事之。嫂即鑰先祖少師之季女也。伍宜人亦順適。君志躬執婦禮。既亡。耐于廟。以時奉祀。太府諸女之行。竭力以助。歛具良厚。曾人所難者。性嗜學。多錄未見之書。唐諸帝實錄。略備今寫本。及版行者。各萬餘卷。少喜為詩。周旋太府。與王信州之間。佳句與之相下。暮年益造平澹。有荆遺集行于時。餘藏于家。嗚呼。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士也。漢文帝初立。召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周家用。人以吉士為首。文帝之化。幾三王。實基于此。王氏父子兄弟。皆有以自見于世。惟君制行。廉潔。立身處家。施于有政。風誼。然而其本體。蓋所謂吉人。吉士長者人也。故鄉評。卒以是歸之。使其得位而行。可使鄙夫寬。頑夫廉。而風俗庶幾于古。小試緒餘。感化已多。一區之宅。始成。求田足以卒歲。天假之年。亦可表率鄉曲。而遠已矣。此論平日敬嘆。每以語人者。今也四子俱列仕版。家道肅穆。天之數佑如此。為善者亦可以勸矣。銘曰。

叔祖居士并張夫人墓誌銘

居士姓樓氏。諱奔。字元應。明之鄙人也。先世居奉川。後徙焉。曾祖杲。不仕。祖郁。以古學全德為鄉先生。登第。主廬江簿。以祿不逮親。不復仕進。終大理評事。累贈正議大夫。考肖正議之季子。篤學晚不衰。以特奏名補和州助教。居士世其家者也。讀書敏而勤。百氏之言。無不該貫。句讀音訓。攷證是否。有先儒之所未發。朱黃註校。學者取法焉。小學尤精。鄙流俗簡陋。手以古字寫春秋左氏傳。禮記。莊子。以課其子。用志如此。然濟于榮利。少舉進士。一再不遇。已甚厭之。遂不復為場屋文。而學問益高。娶夫人張氏。里人詢之。女勤儉靜專。克相夫子。早歲居貧甚。夫人心計有餘。而濟之以。知所取予。未始與人為怨。二人同心而家。

益饒。兄弟五人。居士處其仲。性孝悌。和州病沈綿累歲。下二弟。皆幼稚未立。所以奉甘旨。畢婚嫁者。維力之盡。夫人承其意。無不周悉。他日。先世家產四分。獨不取一金。夫人亦無難色。且贊其決。正義好著書。手澤盈篋。兵火倉猝。居士尤以為憂。夫人捐金募人。寄藏。至今得為家寶。居士中年益薄。世故好浮屠氏之說。名山谷。利意有所寓。假榻宴坐。一鉢一衲。或累歲忘返。間過親族。所至如歸。為人樂易。無少長與之無間。豪飲劇談。衰衰竟夕。道古今。涉經史。旁出入釋老。稗官之說。如畫一二。坐客傾聽不暇。倦遊還家。屏處一室。乾道癸巳歲。于是年七十有五矣。正月十有六日。感疾以卒。夫人既率諸孤。以是年十二月二十有一日。葬于陽堂鄉梅湖之原。持門戶。愈謹。奉佛愈嚴。平生自奉至薄。見華靡之服。至瞑目不觀。曰。吾以儉之故。不妄取。不妄用。雖不能甚富。亦未嘗困乏。此夫人治家之要也。至賙人之急。雖多不較。病給以藥。死給以棺。者。日相踵。寺觀營繕。隨所求而應之。晚益了悟。歎曰。吾焉能以垂盡之年。尚較米鹽耶。聚族而謀。盡以家所蓄。分給子舍。戒以自力。毋輕費。迨熙壬寅四月十有四日卒。享年七十有八。將以明年閏十有一月十一日。啓居士之墓。而合葬焉。子男五人。曰由仁。曰行仁。先居士卒。曰誠。先夫人卒。曰球。曰球。俱業儒。承居士之訓。書傳如流。女二人。福州懷安縣丞杜友直其壻也。一早亡。孫四人。銘。銘。銘。銘。女六人。長適翁。次適豐。有基。餘未行。曾孫一人。嗚呼。樓氏自先生起家。皇祐中。衣冠相傳。六七世矣。豈惟祖考積善所至。蓋先生教授鄉校。三十餘年。諸生皆當世名士。一門書種。賴以不絕。有如和州居士。雖不得施用。而力紹世業。流傳典刑。使後生猶得沾丐。其所以維持之力為多。後來者可無念乎。居士寔先祖少師之從弟。葬之日。夫人以墓銘見屬。鑰自念生晚。少見前輩。每侍居士。則愛誨良渥。尚歷歷能記。餘論。又為字鑰。以大小防也。嘗為詮次行事。未及成。而夫人又亡矣。乃以二叔之命。併序而銘之。銘曰。

盛夫人墓誌銘

儒人姓盛氏。世為餘杭人。有曰蟠者。仕吳越。位通顯。錢氏納土。始居嚴之建德。又徙嘉禾。因家焉。曾大父僧德。與令大父兌。贈通直郎。父師聖。迪功郎。充戶部經界所措置官。德與公且老。猶提五子。試場屋。各明一經。號六經家。儒人年十有八。歸于洪氏。夫曰懷祖。今為通直郎。賜緋魚袋。寔吏部尚書文憲公之次子也。元祐中。儒人之伯祖。僑以名儒為國子司業。文憲公從之遊。雅相器重。遂為忘年交。既銘德與之墓。又補婚焉。儒人資稟重。喜怒不見于色。平居斂衽危坐。一語不安。發有所觸。答唯而已。笑纔啓齒。若懼有所聞。關內雍如也。儒人厚貨裝。煥大家。舅又鼎貴。而自處沖靄。食不兼味。裘葛無副。未嘗有所表襮。姑文安郡夫人尤愛之。通直夙登仕版。而宦情甚薄。兄升朝籍。弟亦補京秩。通直公固不屑。儒人亦安之也。文憲多孫。儒人之長子。歲年始。習。文憲愛其穎悟。欲先奏補。儒人力辭。至泣下。文憲為之嘉歎。然卒先之。遇下有恩。待子婦如賓客。未嘗見情容。妾媵有過。告諭至再三。不加鞭扑。故有終身不忍去者。迨熙乙未秋七月。屬疾。瘞官泉南。儒人念之甚苦。疾遂革。以二十八日卒。享年六十有三。會通直引年休致。明年。

以郊需贈人子男八歲。新處之松陽令。事新建康府司法參軍。皆從政郎。曰蓮。先卒。曰芹。曰蕙。曰香。曰蕙。曰薰。女四。長適姑蘇翁浩。次適丹丘。魏起。二人未行。孫男八。伯景。仲景。昭孫。叔旦。會孫。皓孫。魯孫。喚孫。孫女六。長適延平陳仲達。餘皆幼。以其年十二月八日葬。人于台州寧海縣鳳潭西之原。通直與諸子哭之甚哀。松陽一日過子。泣曰。藏不孝。素為吾母所鍾愛。宜學垂二十年。輒不偶。無以奉一日歡。隨驛遠方。又不得終養。恨不得即死以從吾母于九京。願得子銘吾母之墓。以塞無窮之悲。子于洪氏有連。又與松陽厚也。不得辭銘曰。

予于善而善不洪。安于儉而報不豐。夫與借老而生不得被其封。子既強仕而養不泊于千鍾。嗚呼。其命耶。斯銘也。尚以詔于無窮。

江元適墓誌銘

始余遊柯山。開南塘徐誠更先生之名。其學本于伊川。欲見而不得。今二十餘年。乃聞其徒江君之賢于其鄉之秀士。且曰。南塘之門。顯者固多。而江君則得其傳而不仕者也。君諱泳。字元適。世居衢之開化。大父以上。潛德弗耀。考河。從常山起家。主饒之安仁。轉辟泉司。屬以卒。君其季子也。束髮知讀書。一以為己為本。手抄中庸大繫。置座右。口誦心維。寒暑不廢。弱冠有聲庠序。漳守陳公景得君諸生中。以其子妻之。子蓋張出。是為右史文潛外孫。紹興初。黨籍解。詔沒者官其子孫一人。無後者許授異姓親。右史與龔公夫俱無後。龔氏以官予外孫婿。陳公欲以右史之澤與君。君辭焉。適及其友婿戚。既欲奏以他官。又不就。至是君之年益壯。學益明。再應鄉大夫舉。不利。絕不為舉子語。既遭外艱。慮蓋毀瘠。除喪。因弗去。遂不復謀仕。而行其志于家。號所居為西莊。堂室軒館。下至器用。悉有銘記。以便觀省。創樓西偏。揭先聖像。朝夕瞻仰。如親見而師之。榜家塾曰明善。命其子震升。謙蒙。革肄業其中。所謂先德行。後文藝。絕口不。以利達啓其心。亦不使預家務。而治家自有法。中圖有亭。以限僕妾。細大條理。擇謹厚者。盡其凡。不勞而辦。不事生產。家業無所增益。伯氏仲氏。實息日倍。人以百畝與之。謝不取。樂以所聞見告人。願學而力不逮者。教且食之。曰。吾非養其口體。養其才也。常有小疾。一日出就外。焚香默坐。問一韻。不異平時。惟。願諸子以毋忘。嗜昔之訓。語畢而逝。寔乾道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享年四十有九。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庚申葬于祿墩之原。遺文曰。西莊題意曰。朋遊講習曰。天籟編曰。因心錄曰。易中庸有解。他論述尚多。藏于家。未傳也。葬之五年。始得以銘諸墓。嗚呼。人孰不欲仕。如君才足以取事。足以得。而其學又可見于用。乃儻然自適。以終其身。余惟孔門有用之學。上可以為邦南面。而其流亞皆可使從政。觀至人與點說漆。雕之意。則知樂道者之為高。而以政學者皆自欺也。余于道未有聞而仕。仕而未能優也。聞君之風。有幾焉。故為之銘。銘曰。

知縣季君墓誌銘

女地集 卷一百

一四〇五

女地集 卷一百

一四〇七

皇帝即位之六年。五月壬戌。有旨。季光弼所獻文字有補治道。可與循兩資。制曰。上書公車。日以百計。高則近迂。卑則涉諂。至于出入經史。動合諷諫。覽爾奏篇。朕甚嘉之。進官一列。不獨爾私。庶聞其風。亦克用勸。先是。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君撫光武十事備論以進。目曰。美芹。文簡而旨深。意篤而言婉。詞調既頓。士夫相與傳誦。聖天子導人使諫。盛德日新。而君之名亦由此暴白于天下。君居八年。再上萬言書。數釋前說。又泛論當世之務。不報。一日。聞西府除目。慨然曰。樞筦與中書並立。繫朝廷輕重。其可忽諸。遂致唐之宰相。起自武德。裴寂。終于天祐。楊涉。作編年錄。論說二百五十有五。去取抑揚。皆有微意。苟位之非據。假以隆名。雖元助如郭子儀。亦不得預。讀者為之發歎。嗚呼。才不得究。齋志而致。著書一二。亦足以不朽矣。君字觀國。其先家處之龍泉。七世祖超。為吳越錢氏常侍。始籍于溫。居平陽之桂源。曾祖宗喬。祖文盛。俱不仕。父敦習。以君陸朝。贈宜教郎。妣林氏。贈孀人。宜教公早世。君方在髫髻。號慕如成人。祖母猶無志。與林孀人自董家務。俾君一意問學。君少穎悟。痛自激昂。于書無所不讀。詩禮。左氏春秋。及諸子古文。皆手自編寫。寒暑不少變。年十六。授室。益加刻苦。視生產作業與閭房之私。一不經意。羣試庠校。輒出其輩。行而器識凝遠。不見圭角。開學林公特聘。待制蕭公振。里之先達。少所許可。咸器重之。兩薦于鄉。紹興二十七年。遂登進士第。授左迪功郎。調福州福清縣主簿。以祖母憂不赴。服除。授臨安府鹽官主簿。秩滿。用薦者。關陞左從政郎。特旨授左儒林郎。充邵州教授。丁太孀人憂。授福州寧德縣丞。改通直郎。知紹興府。轉奉議郎。代者且至。俄疾卒于縣治。享年五十有七。時道熙十年四月四日也。嗚呼。君之抱負。厚矣。學行政術。皆欲以古人自期。而見于用者。止于州縣間。所在皆著聲績。而其甚可稱者。數端。鹽官邑。庠久不振。君召張橫浦高弟子。恕。郎。睦。勉。以身率士子。課試皆臨視之。咸自奮勵。登巍科。如張少良等。數人。邵陽僻遠。士無師承。君遇諸生如朋儕。程度甚悉。鄰郡縣之士。至者相屬。凡經指授。多成美才。如陳偕。謝特起。輩。有聲湖湘間。此君之善教養者然也。浙西漕河淺淤。例調民運水以濟往來。歲旱民勞。水愈不至。君相地形。鑿河引潮以灌之。至今為便。閩有僑湖。為豪右所田。君按黃諫議之舊。疏濬以廣灌溉。此君之善興民利者然也。君之聽訟。不為鈞距。一以至誠臨之。公而神明。無不洞察。羅源尉銜鍊。平民為盜。以希賞。連帥丞相陳申公命君鞠治。悉從平反。公欲騰奏。又力辭之。有母改適。而子有後言。訟其不孝。君曰。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安得以不孝坐之。申公稱其引經之決。刻民張信之子。為盜所戕。疑怨家。黃氏為之。黃無以自明。君察其非殺人者。故緩其獄。得子之衣于東陽。遂禽真盜。又有王生與僧有隙。匿田家之子。使其交訟之。旁引曲證。僧自認服。君獨以為疑。求之竟得于其家。告者遂伏辜焉。君之救荒。不為文具。皆出于惻怛之意。所至疚心。受賜者衆。隆興之初。畿邑大歉。尚書薛公良朋尹京。以事屬君。君列急務六條。獻之。隨即施行。給事程公叔達。以六察行縣。喜曰。使諸邑皆如君。尚憂飢民哉。丞相史魏公聞。丞之才。常下君所陳。盡發常平糶。分糶民。為之語曰。飢不憂。與之庚。儒林季公民之父。寒不憂。今有袴。儒林季公民之母。既為縣。又遭游饑。山谷窮民。易致嗷聚。君加意拊摩。豫令富室致吳中之米七千餘斛。于府。得常平緡錢二萬于鄰邑。始得按堵。而嗣歲尤甚。禾未登場。民已菜色。秘丞朱公嘉力舉一道荒。

歐。尤詳于越。君求哀諸司。得米四萬斛。縣有二十七鄉。凡為賑糶場。賑濟場。養濟坊。三十餘所。戴星出入。以課督之。數月之後。鬚髮為變。朱公每貽書勉之曰。省刑緩賦。以回天意。非體國愛民之切。不及此也。君為丞貳。則悉心以贊其長。謀事甚詳。請于長而後行。及為長。則待寮友如兄弟。莫不樂為盡力。故所至皆有可紀。而去輒見思。卒之日。刻中蓋碑。相持哭泣。至巷哭以過車。讀與不讀皆啻曰。善人亡矣。平日安于義命。論說甚明。儒林之命既下。人謂君且通顯。君曰。吾豈以此釣爵位耶。竟客授湖外。以去。巨公知己甚衆。亦有欲薦于朝。亦或有厄之者。君雖聞之。不以介介。至義所當為。則奮然直前。無所顧忌。親故以出位抗論得罪。後當敘理。無敢保任。君方為簿領。慨然許之。有貴臣過縣境。冠蓋相望。或勸俱往。君為詩曰。不墮枉道依陽虎。可是無心簡子敖。聞者聽之。亦以是終不得為時用。可哀也已。娶同里周氏。清儉端恪。克相夫子。先君十年卒。後以明堂恩贈孺人。男五人。復之。蒙之。俱習世業。次兼善。舉善。早世。女二人。長適進士林仲明。次適陳權。皆周出也。君天資篤厚。孝謹過人。少小孤立。奉祖母及母甚至。未始暫去。鄉下有疾。必躬治湯藥。執喪以毀聞。與弟兄光度友愛。誦書作文。自為師友。終身無間言。無他嗜好。惟以論著自娛。奉養寡薄。俸錢多以買書。別有文集八卷。藏于家。為文渾厚典雅。言皆有用。庶幾乎一飯不忘君者。雅愛東山林泉之勝。築室其下。樓曰雙清。軒曰靜事。欲為晚歲歸休之地。竟不得一日之適。願非命耶。諸子將以某年某月甲子葬君子于邑之某鄉某原。以君之甥朱德成之狀來求銘。論頃官東嘉。一見辱定交。盡得君之書讀之。相與益厚。今其可辭銘。然君志不負所學。而見于行事者。僅如許。既已屢書于前。惟所著之書。當表其大者。以示後世。銘曰。

惟君之生。未為不遇。位雖不豐。朝有顯譽。章交公車。君獨進御。美芹之書。一言而寤。唐三百年。曰幸曰輔。汎論其尤。姚宋房杜。君獨究觀。一一論著。忠邪明分。咸有旨趣。位非其據。勳如汾陽。而不與。事有責備。德如晉公。而不恕。上可以發潛德。而誅姦諛。下可以垂世鑒。而切時務。袖釋乎義命之說。磊砢乎經濟之具。使用于世。則必古人之與稽。使之作史。亦必大明于勸沮。嗚呼。尚何言哉。後之君子。必有撫是書而太息者。銘實昭之。用以載君之名于不腐者也。

攻媿集卷一百一

誌銘

朝散郎李公墓誌銘

公諱宗質。字文叔。世家于濮。六世祖文定公相真宗。仁宗。隱然為社稷臣。子太子少師東之。益懿靖。又以名德世其家。徙洛中。號西京房。生中散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孝孫。則公之曾祖也。金紫生朝奉大夫偉。偉生晟。承議郎。知懷安軍。贈奉直大夫。配曰劉氏。贈恭人。公八歲而孤。未幾。而所生母展氏去。嫡母四子。又散于靖康之亂。從兄提舉宗臣攜公入蜀。聞叔父直閣政亦在蜀中。間關尋訪。至則已下世。惟叔母劉氏在。又公之從母也。柔順賢明。撫之如己。子竟以直閣延賞命。公紹興八年。補將仕郎。公有姊歸司馬文正公之諸孫。與之俱詣行在所。至江州水南。始遇展氏于廬中。物色良是。司馬氏姊見之而信。抱持相哭。人以為孝感。別十餘年而得奉色養者二十年。贈安人。赴調授右迪功郎。監明州大嵩鹽場。九年到官。惟李氏代有顯人。子孫目濡耳染。為世吏師。公年尚少。筮仕筮庫。臨事極不苟。秩滿之日。例哀花帶錢五十萬。公悉謝遣之。因家于僧坊。晚卜居名塘。遂為明之鄙人矣。十七年。為洪州新建縣丞。二十年。關陞右從政郎。就差處州遂昌縣令。餓寇作于傍郡。或告豪民將率數百人侵辱犯邑者。公亟捕首惡。斃之杖下。而

急君聞之垂涕徑走湖外往來都下願納祿以贖其罪移獄江西又哀訴于當塗諸公卒脫吏議閱數歲始得官廣州道由君家別三日而償于道街哀星奔護其喪歸葬南豐又挈其孥于邵併育伯兄之子甘苦同之勉以學問弟葆聚首二十年使之有室周給無倦隆興寓客胡峽州括挂冠家居貧不能堪縣不加禮至以通租沒入其田君請計歲人以償責還半俸以活其家南豐幸君孝孫與君定交嘗以公事忤忒車既賴君解紛其死也又周之葉君大辨免官待命邑下君念其清貧餉饋無虛日且為求直于有司而君已病矣縣主簿之妻以免乳暴卒君驚惻不已委曲調護其家遇人有急難惟力之視人或負之曾無怨言方窘辱時亦有下石者已而待之如初更覆護其所不及人以爲難民有姓胡者險健好訟君治之鼠伏又善論之絕迹不至公庭君之喪胡泣于前甚哀良民失所依至巷哭以過車君在官名爲二年莅事之日纔半其得人心乃如此深廉自將祿粟主租有升斗之贏必懲其人而歸之然剛直自任胸中無留事一有不平空臆肆言不肯詭隨以徇人雖以此故所在整辦然亦以此寡合君殊不暇顧卹久而人亦亮之惜乎天不假之年見于事爲者止此是可悲已銘曰

惟文憲公策名中興丹陽之洪嶺然鑿鑿君志自立家訓克承試邑九江罪罟是嬰人嘗謂君否終則傾齋志以歿聞者歎驚急誼首公尙有令名勒銘山阿以詔昆仍

蔣德音墓誌銘

仕宦以作邑爲難而又有甚難者姚江爲越壯縣戶口繁庶士夫駢集令才而勤猶不暇給四明蔣君德音以便親爲之宰貌不勝衣年又尙少平時簡易和同或慮其不能辦吏民亦望而易之去鄉近當舟車之衝毫髮不及悔吝必至此其甚難者府主丘公密一世吏師威望赫然君一見白事已當其意退而視篆遇事風生會未挾日聲稱流聞滯訟見則冰釋兩造至前或片言折之無不厭服得君書判者傳播道路皆以爲神明催科徭役綱目簡明不妄施一箠而官賦夙辦受役者俛首以聽令丘公及部使者大稱之以爲今日之最則又以其餘力修學校嘗傳舍講序拜以崇義風歌鹿鳴以勸多士應酬典當下情益通進見者人人自以爲親已殆無一人議其後幾半歲而屬微疾不閱月而不可爲矣聞境相弔如喪所親日相與聚哭于門喪舟之行蓋稚長號江濟雖古之循良久于其職者未必得民之深如是是豈可以力致哉蓋君家以詩書相傳父子自爲知己者累世君少俊邁近歲尤刻意向學劬心好問進退未已故其敏于政如此以是知非作邑之難顧其人不見得爾嗚呼斯民之不見德久矣如君能變愁嘆爲謳吟于旬月之間會不得究見所蘊天遠奪之其不仁哉丹陽金壇蔣氏自東漢有封義與山亭侯者代爲開族君之曾祖猷事徽皇爲中執法終徽猷閣直學士左宣奉大夫累贈少師忠言直道冠冕一時龍溪汪公誌其墓曰至今論宣和賢者必曰蔣公嘗守明州靖康來避寇難卒于海山葬隱學山子孫遂爲鄞人祖讓右朝散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父臺卿奉直大夫皆篤厚君子也母恭人張氏君諱給德音其字也

以乾道三年郊恩父任爲將仕郎五年試銓開六年授迪功郎饒州安仁縣尉道熙三年之官八年以強盜實改承務郎知信州貴溪縣丁奉直妻不赴十年授姚江十三年七月到任磨勘轉承奉郎三月丙寅

卒于縣治六月癸酉葬于定海縣太丘鄉富都與之原與父祖之藏相望也君之在安仁已能卓然有立當路名公知己甚衆盡力所職殺傷者驗視必親人以不冤盜賊不敢發發亦輒得改秩之後憂患相仍祖母安康郡太夫人俞氏既喪而父行三人俱以毀卒君性至孝執喪甚哀調娛上下內外嫻族了無間言君之志得行于其家而不得仕者七年性不喜治生而好周人之急客至必置酒不問家有無以是益賈得祿曾未信眉而已矣君之才有餘而壽甚嗇又素多病見于用者止此豈造物者不能延其定數姑使之發名譽于是數月之頃乎使又不得此則君之所長益無以自見而人未必信其能過人也今邑人稱頌之于前幾不容口追痛于後久而未忘是亦足以不朽矣君昆弟四人叔氏早喪君哭之不能自勝至于成疾與伯氏季氏友愛尤篤傍及羣從切磋學問觴詠相從甚適也去秋君以視察之初不及秋賦伯氏季氏皆在選中又相繼之官搢紳以爲榮太恭人首過姚江方將往來諸郎之間一旦禍起不堪晝夜之哭行道所不忍聞而況于親黨乎始余仲兄嚴州止一女爲欲得快女婿戊子歲就試漕臺歸而喜曰吾得婿矣有蔣氏子從其兄入場屋助輸如流取而讀之駸駸逼人父母少之未欲其覓舉上書請行氣宇爽甚閱三年成婚翁婿俱名薦書即德音也德音于余最厚既嘗爲之狀奉直之行今忍銘君耶仲兄之亡相抱持而哭且曰外舅既不可見事公猶舅也今女姪既失終身之託君以兄子爲後曰與仁晚得一女曰餘拊之輒心折因君昆仲請銘于辭亦不忍也哀哉銘曰

君之往兮秋風瀉流聲兮與江俱東手摩兮瘡痍居無何兮民歌之忽不見兮何當歸父老頓足兮咨嗟涕洟君歸兮奈何風搖搖兮水揚波英爽兮如在託體兮山阿山可傾兮水可涸惟姚江之名兮不磨

太府寺主簿周君墓誌銘

君諱元卿字景仁別字聖子舊諱冬卿字成甫世爲處之遂昌人曾大父諱從諫不仕大父諱遇贈少傅父諱紹左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致仕贈正奉大夫以君隆朝贈光祿大夫文學清裁有重名兩娶李氏尙書諱南公之女孫贈永嘉郡縉雲郡夫人君縉雲所出也年十三以郊恩補將仕郎既冠授右迪功郎池州建德縣尉光祿由祭酒遷吏部侍郎更今名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充福建路安撫使準備差遣未赴丁縉雲憂尋監左藏西庫又丁光祿憂服除差充兩浙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監左藏西庫提轄文思院提轄權貨務都茶場行太府寺主簿道熙十三年閏七月十三日以疾卒年四十有七積官至承議郎賜五品服娶樓氏封孺人伯父淮東帥諱璠之次子諱鏗之女子男二人長大受從政郎監泰州鹽倉次未名而夭女三人長適葉相次適樓椅次蚤亡孫男三人文之前君半月卒遷之將受光祿遺澤次復之三女皆幼明年九月辛酉葬君于明之奉化縣松林鄉桃花西與之原君性明悟過人光祿爲當世儒宗教子甚篤會伯仲俱歿于壯歲叔氏浸長晚乃得君愛之尤切常撫之曰吾不患汝不能學然亦不強汝之苦學受命之後見葉氏甥肄業慨然曰吾舅也反不若耶遂發憤進學不半載下筆成文衆皆驚嘆自爾手卷不釋博貫經史雅有父風尤精班左二書前賢詩文稗官雜說動輒成誦鼓琴善自度曲挽弓能左右射舞劍擊刺圍碁投壺無不精到釋氏教律禪宗之說道家符籙鍊養之法陰陽筮占推步之術

一聞則心通類解。記輒不忘。發爲文詞。筆不停綴。飲酒餘斗不亂。席間賦詩。敏若風雨。似不經意。而語出驚人。後或十數年。問其故。作歷舉不遺一字。商榷古今。抵掌劇談。通暢磊落。四座傾歎。問出雅謔。應口如響。又莫不絕倒也。加以臨事能斷。有志于當世之務。張魏公當國。上書論十事。皆國家大計。魏公聳然異之。欲擢置朝行而未果。除左都督。以旌其言。又嘗集漢唐事跡。切于今日者。著要鑑三十篇。獻于朝。士友相期。功名不足爲君道。長養成就。當爲一世偉人。平時少病。精力象數人。而小疾困之。挾日而逝。可痛也已。帥幕多不以事物自嬰。君曰。食焉而息其事。可乎。帥知其才。試以滯訟。剖決如流。有旨降神劬弓。俾帥司製造。以類諸州。君實畫之。且持檄徧閱于外。工力精緻。至今爲用。西幣最爲浩穡。君處之裕如。又以其餘閒。溫習故業。登名薦書。間有綱運程調度。偶闕上下。搏手無策。君隨時制變。動中事機。一日郊賈甫畢。而歲幣迫期。當市銀七萬餘兩。君威信素著。老吏巨賄。無不厭服。出錢幾數千緡。以次分授。約期償直。不日登足。版曹賴以無恐。尤器重之。任滿增秩。蓋朱出墨入。二年無纖毫註誤。乃始得此。同僚皆藉君以濟。又思雜用金玉寶貝。綾錦之屬。尤難稽攷。君始創簿物。以號別之。至今遵用。北使之來。凡錫寶器皿。下至徒御衣裘等物。皆以職守次第按視。至勤御覽。君以爲此特分賜行人。不應過禮。以傷事體。起部以聞。上深然之。支用餘羨。歲久積腐。君請于部。編估而需之。得錢數萬萬。以給工費。侍郎李公昌圖賞歎不已。力引于朝。又以邊郡薦之。權築歲額八十萬緡。類多虧數。君始就職。皆曰。君來則歲事無慮矣。既視事。密詢訪得數十條。皆名數期會所當先。吏輩匿之以爲奇貨。未始輕出。問因白事。君引類覆發。旁通無餘。愕貽相顧。莫知所以。然後雖有不在條中者。亦不敢隱。以是未嘗汲汲趨辦。歲未終而額已溢矣。乙巳南郊。攝符寶郎。先郊三日。命宿八寶于奉常。君謂寶圖重鎮也。今先兩夕置于外。非便。日者祀明堂。設寶于殿左。宜即其所。俟駕興以從。會幸執取旨不及。遂已。然識者咸謂君知體焉。句稽外府。方嚮于用。左右揆知君素深。自爲筭庫時。皆略去東閣苛禮。見不以時。君亦自喜有朝蹟。將因是以見天子。一吐胸中之奇。使見于用。當愈出而愈高。孰謂其止是耶。然上而受知于當世名公。往往期以國士。與人無高下賢愚。又悉與之歡。有以急難告。輒傾身赴之。旬旬救夷。尤爲周盡。見有陷于罪者。苟可以營護之。無不至。故位雖未甚顯。而聲名已籍甚。才雖未盡用。而恩之及人者多。歿之日。朝列皆爲之痛惜。親黨鄉曲。下至閭里。無不咨嗟相弔。蓋其得人心者如此。括蒼達官最盛。皆與君至厚。亦欲引而致之華途。未能也。光祿晚益清苦。君性至孝。奉承左右。常時誦書以娛悅之。父子兄弟。自爲知己。談經論文。侃侃如也。執喪哀毀過禮。叔兄已先喪。一力任門戶之責。襄奉勞苦。人所難能。自郡至蓮華葬所。凡三百里。水陸險絕。又適大雪。君徒跣露拜以禱。喪行日光粲然。道中灘水激舟。幾至傾覆。君號呼入水。負舟以出。人共哀之初。光祿與伯父俱將漕湖南。始議結婚。伯父由淮甸丐閒以歸。光祿入蜀道。還使江東。君乃就成于四明。光祿自永嘉奉祠寓于鄞。置田欲爲終焉計。後雖還鄉。治命俾叔氏之子守墳墓。而俾君來依外舍。然君未嘗忘鄉國也。君與人甚周。而待僮尤厚。相從之日又久。兩仕于朝。復更爲鄰。無一日不奉周旋。頃鐘遭外艱。銜哀星奔。委家不暇。顧經紀其後。君之力爲多。思欲一致泣謝。未果。而以訃聞矣。聞過君家。有勸而不知所從也。大

受乞銘銘曰。括蒼之周。文獻有傳。光祿大之。世推儒先。君濟其美。有志當世。天分最高。身兼數器。中都十年。始有朝蹟。夷途發軔。何壽之喬。千載之英。闕此一丘。尙爾後人。有發其幽。

鮑明叔墓誌銘

友人鮑氏明叔將葬。其子萬里。萬石。萬容。踵門再拜。求銘于余。余爲之悲。始余數歲時。侍二兄從李先生若訥學。明叔亦與其兄德光受業于門。既冠矣。余兄弟皆以兄事之。明叔二十六而入太學。猶時時相遇。友誼日篤。隆興改元。試南宮。明叔與鄉人張伯玉璧。王彥方。敦義同邸。余與從舅汪公。剛定。求分口以處。而舅甥偶在選中。今又二十四年矣。回首舊遊。德光與伯兄俱蚤世。伯玉亦不祿。彥方止于一尉。淳熙十年春。仲兄與余護先君之喪。歸自嚴陵。明叔來弔。甚哀。未幾。聞明叔之訃。爲之失聲。又兩月而仲兄不幸。甲辰之冬。剛定亦亡矣。憂苦之餘。親朋凋喪。俛仰感觸。尙忍言哉。明叔之亡也。余方在苦由中。不得廢其棺一柩。今其可銘。君諱俊德。字日新。明叔其少時字也。世居明之奉化。曾大父遂良。大父智。俱不仕。父璠。以君故。該慶典。封迪功郎。母江氏。封孺人。大父力穡起家。迪功愛二子之敏。入城就師友。能相勵勉。洛誦聲徹夜旦不休。賦篇素工。兼長于書。多記經史子傳之文。喜爲人講說。纒纒可聽。以其餘力爲詩詞。發語清麗。倡酬無虛時。君性端重。簡出。自奉隨力不爲異。三兄繼歿。獨任仰事俯育之寄。經理生事。米鹽靡密。處之裕如。與人交關。務適其平。門戶雖大。若無事者。孝謹和易。率子弟以學。延名儒訓督之。皆嶷嶷自立。君尤篤親故。見單寒者。親解衣以遺之。無德色。間有造門。觴豆留連。談笑彌日不倦。庠校二十年。閱人甚衆。交情終始無纖芥之間。儕輩或致位通顯。曾不以毫末干請。人尤敬愛之。兩上禮部。竟以不售。病且革。戒其子毋爲禱禳事。遺言琅琅有序。三月六日卒。享年纔五十有六。嗚呼。可哀也已。娶丘氏。女一人。孫男二人。長曰初。幼未名。孫女一人。諸孤卜地于嵩溪。王與祖塋之側。以十四年正月己酉。襄事。銘曰。吁嗟明叔。而止于斯。少也篤學。幾忘寒飢。足用敬家。自侵腦脂。勵志愈確。期用于時。命之不淑。十上空歸。孝友衆知。月評則推。有子克家。尙其似之。我作銘詩。維後之詒。

攻媿集卷一百二

誌銘

朝奉郎主管雲臺觀趙公墓誌銘

公諱善譽字靜之一字德廣系出太宗皇帝後曾大父仲暹夔州觀察使贈開府儀同三司少傅嘉國公大父士迨武翼郎考不晦忠翊郎四舉進士以節行稱贈通直郎公弱不好弄年十二三誦詩書屬文如老成人未冠失怙恃固窮自立手不釋卷足不越戶不知飢渴寒暑之變兩試青監乾道五年試禮部俱為第一登進士第調明州昌國縣主簿昌國處在海嶼公介然有守不鄙夷其人為辨曲直皆明達平允邑人相與愛服之或訴于郡多願決于主簿今太師嗣秀王時為守俾攝邑事對易定海慈溪三年簿領而無撫字之寄險二基三邑父老猶能道其惠政海盜竊發捕得全黨郡欲奏以上賞公言攝令捕盜不足為功誠不欲以人命希賞典嗣秀王為奏貸羣盜殊死力薦之朝公未始聞也擾兩浙轉運司幹官忽報改秩知撫州臨川縣縣在江西最為繁劇公始視事即為文循諭鄉井出于愛利之誠心告教既孚乃且為條目日限量地之遠近以定期約里長月不過一再至訟事皆躬自予奪頃刻即釋去牒訴日省縣久困于豫借吏以歲例來白且謂不爾必不繼公命取稅籍閱之適負實繁蓋上下蒙蔽無有發此者按

籍征催不擾而辦有無額官地歲入頗多以資安用公白罷之復請併罷諸邑類是者或議慮市比之私創稅場請撤屠罷市公力沮之以從民便太守趙公燧高公郊列治績十數條奏之有旨中書籍記去邑五年人相與立生祠于縣治邑宰陸侃之記可攷也添差通判常州浙右饑饉躬行賑濟一郡賴以全活倉使以荒政論薦太師丞相史公上章舉士備言文學政事之美召審察差監都進奏院遷大理寺主簿秋早下詔求言公草封事上之凡萬餘言其略曰陛下兼收兼善而言者志在投合搜抉隱微條目益廣而姦偽益生甚者唱為任怨之說竊徇公不阿之名一切付之不恤下情安得不壅習俗安得不薄和氣安得不虧乎天下之習日趨于褊狹機巧之域而無有優游舒泰氣象士不畏義民不畏刑則是二十年來攘臂建議爭以為功者果何補歟壽皇嘉納為大理丞有以左帑宿蠹告者逮繫天獄官吏重足以俟禮公察其無辜謂將自其作備者罪之則不可勝誅莫斷以二三年來且有刑罰不均之歎上覽奏開悟得末減平江民唐贊之獄皆以為凶惡無可矜之理公條可疑狀十六謂賊證無實情款抵牾卒釋之十一年充省試攷官六月除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陸辭壽皇曰朕精擇得卿公論士大夫為己之心重則愛民之誠必虧營私之念切則奉公之志必息得失之慮深則伏節死義之風必泯上深然之先嘗進南北攻守頌效上曰卿向所進書可謂有志至是又進易說謂聖人以斯道寓之書上又曰聖人以此寓之于書天何言哉易學要須兼通天人卿史學如此經學又如此及臨遣又曰卿向來學優則仕今乃仕優則學朕得人矣數日有請薦擢宗室人才上復言公經學文章雖士林中亦罕有之湖北大旱鼎澧尤甚入境一日躬走村落撫慰飢羸得戶四萬餘口二十萬通融諸郡常平之儲盡以為用賑贖貨濟三者並行動得其寶疫者藥餌兼之奏開貧弱夏稅是歲粟麥倍收禾稼豐盈民至扶老攜幼來謝初行賑貸或謂游饑將無所取至是民爭負以償諸郡充足嘗奏買撲稅場十餘河渡四十五歲入甚微而豪民大為民害盡罷之十三年除潼川府路提點刑獄重囚讞議州縣關訟務致平反細大不遺纔三閱朔漕使關上稱公儒者可使治財就除轉運判官公嘗論國期置轉運使本以收藩鎮之權絕妄用之蠹脫斯民于暴征苛斂之苦近時司漕計者特以賦斂為事號為材能者務趨辦而事督迫州縣之困弊民力之寬乏未始問也故其視州縣如一體有無緩急皆得上達悉力以應之諸郡所貸緡錢至十餘萬俾守貳置籍約以基年優裕乃償自是蜀東諸郡舉無憂熬窘缺之狀十四年詔諸路監司條陳民瘼公言賦役不均獄訟不平征斂繁急酒稅苛暴四事且曰陛下延見牧守固將以觀人才也而計臣請以奏劄之一陳上供之數郡守垂滿者莫不督責舊逋宿負征商權酷肆行苛虐以藉手求進近議者有刑輕之疑帥臣治盜輒先斬以自勦而求彈壓之名使其皆當不過能速殺之而已倘歸之有司按鞠亦不免于死萬一愚誠不能自明冤恨之氣豈不上于陰陽之和乎兼遂寧郡事聞郡熙熙民有爭競且曰公未始擾我其忍負之公指置常平深察宿弊擇官就倉和糴石增百金市有增損亦隨低昂聽民隨所有求售亦不限日糴之數實惠及民官儲充積公私使之所至就郡庠立學以教宗子率知嚮學持節東蜀凡三年士民愛之如父母遂寧尤所歸心寢疾二旬上章力丐歸主管華州雲臺觀百姓始則朝夕偵問相率禱祈及

歸。蓋惟奔送涕泣不肯去。既達寓里。屏絕家事。獨處一室。圖史自娛。一日忽謂家人將歸。正寢。且欲自爲志。翌日天將明。燕坐榻上。瞑然而逝。十六年八月癸卯也。娶錢氏。僅再歲而亡。贈孺人。再娶杜氏。祁國正獻公之後。封孺人。子男五人。汝博。修職郎。新監舒州山口鎮。次汝儀。以公遺澤補將仕郎。次汝儼。次汝何。國子進士。次汝仲。一女。許適承奉郎楊鑾。孫男一人。崇揆。孫女二人。以是年十一月甲申葬于紹興府餘姚縣緒山之原。通直墓左。公天資高明。識見超詣。研精性命之說。發爲議論。及所著易說。明白簡易。晦菴朱先生一見歎賞。以爲擴先儒之未明。頤正郭先生嘗序其書。謂貫三才之理于其中。一諸儒之說于其外。二公師表一世。于公特厚。晦菴屢以書來。相期甚至。頤正出一編書。公以奏之上。孜孜好學。公退不少懈。率夜分乃寐。嘗即國史所載深求藝祖開創之微意。爲書十四卷。曰皇朝開基要覽。又爲皇朝聖政類編。不幸痼疾。僅成數十卷。其他如南北攻守類攷。晉載記年表。皆行于時。又有論語說。鑄歌鼓吹曲。祝堯文等。詩文六十卷。號恕齋類藁。藏于家。公孝行根于天性。自以祿養不及。祭祀務極豐潔。悲慕不少衰。弱弟稚妹。備彈鞠育。教之有成。仲弟善與同登科。季善譽亦以取應得官。女弟再適人。皆竭力資遣。遇母家桂氏特厚。舅氏既卒。訪其遺腹子爲之嗣。且厚給之。其他篤故舊。撫姻族。恩意稱是。廉靖自將。一介不妄。取行郡例冊。皆不使前。按例饋遺者。悉歸公帑。刺舉尤所盡心。苟賢矣。不待其請。舉奏牘而授之。其在他州。則郵置以達。人知其不可以有挾。無敢以浼公者。間有按劾。不以強有力爲憚。所部肅然。楚蜀之士。夫類能稱道之。公抗志不羣。砥節厲行。不泥紙上之空言。必欲施所學而見之行事。尙友古人。思與之齊。人或疑其好異。公不顧。行愈力。久而益安。人益信之。攷求世故。貫穿今古。直欲立事業以傳不腐。少名齋以宗迂。以勵其操。後名以恕。其志將以及物也。出而從宦。苟有利于民。圖之甚于飢渴。救荒施舍之外。又所在爲經久之計。在昌國已能勸勉富室買田與山。專爲編氓嫁娶喪葬之資。在湖外則率十四郡買田。各界郡文學司之。每三歲。則以給士之預計借者。在潼川則以漕計之餘。使州縣置舉子莊。孕者產者俱給之米。皆至于今賴之。使天假之年。處以大位。益據所蘊。膏澤必將下于民。而官止于員郎。壽止于四十。七。識者痛惜之。嗚呼。豈以多記損心。憤世疾邪。而至是。抑果有數不可逃耶。論與公相見之日可數。而相與特厚。汝博妙年躋世科。大似其父。率諸弟力學。以守素業。汝儀入太學。蓋前所未有。義方之訓可知。汝博會粹公行事來求銘。採其可銘者書之。餘弗著。銘曰。

太府卿王公墓誌銘

公諱卿。字清叔。世居開封府祥符縣。曾祖瓊。左朝奉郎大理評事。祖阜。和安郎。父思正。翰林醫痊。累贈朝議大夫。朝議辟地轉徙。寓居台州。今爲台人。公生于賴上。嫡母太恭人商氏。夢月墜于前。以裾承之。僅得其半。是夜陸宜人實生公。故以名命焉。公穎悟不凡。未冠而失怙恃。固窮自守。必欲以學奮身。隆興改元。試入右庠。乾道二年。中其科。授承節郎。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都巡檢。非其志也。益進于學。五年。遂登進

士第。調温州樂清尉。到官。值海寇充斥。制司督捕甚急。諸將皇遠。公處之自若。密使人扼其境路。所出相繼就擒。以授諸將。不自以爲功。爾後獲盜不一。公謂此曹雖有兇暴。實以失業至此。多爲寬其獄。識者知其爲偉器。憲使程公大昌奇其才。薦于朝。乾道七年十一月。召對。稱旨。改承奉郎。守宗政寺主簿。九年三月。遷太府丞。六月。爲秘書郎。兼吳王益王府教授。淳熙元年七月。除起居舍人。十一月。除起居郎。閱日。兼權中書舍人。二年。兼直學士院。公起尉曹。不四年。擢用爲文字官。制詞溫厚。眞若素宦。嘗草胡公銓詞云。吾身蹈東海。獨仲連不欲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強趙人多稱之。論事尤不避權貴。是歲。爲殿試編排官。宜召之日。繳奏池州守臣。忤時宰之意。因以帥才薦之。五月。除直祕閣知廬州。時方年三十。八。在廬僅七旬。而陸宜人年高嬰疾。請祠而歸。日侍醫藥。衣不解帶。五年春。除荆湖南路計度轉運副使。八月。丁內艱。哀毀盡禮。甫終喪。起知靜江府。當李接陸梁之後。專務靡撫。八年秋。閱先期。有告效用將殺將官以叛。公廷詰而叱之曰。前帥平賊。功賞有不明。何預我事。我待此曹如子弟。汝乃誣之耶。械以屬吏。且曰。事畢當行軍法。監司遣僚佐來。欲用他日。公不爲動。陰部勒以制其變。仍攜家觀。以安衆心。效用謀既泄。而形格比訖。事無敢譁者。歸即取告者。謂當反坐。汗喘不能言。公曰。妄人無知。不足以膏吾斧鉞。叱遣之。效用又率其衆訴曰。前日誣托。已蒙辨明。而市井訛言不已。願納軍器于庫。以釋疑謗。公善諭之。羅拜而退。爲出錢五十萬于市。許告捕訛言者。翕然而定。其處事類此。時臣僚有謂廣西鹽法不便于民。欲罷官鬻而行鈔法。詔監司帥臣條具可否。公力言鈔法之害五千餘言。雖一時不能回。卒如公所料。十年七月。移帥襄陽。觀覽形勢。極論事宜。致于元樞周公。大要謂襄陽重地。當屯三萬人。乞移荆南之屯。併歸襄陽。仍以鄂兵萬人。隸荆南。分荆鄂爲二軍。以襄陽爲都統。荆南爲副。未幾。壽皇令條列邊防利害。公徑以此書繳進。纔一年。均州報金人侵地數里。削木大書曰。移封疆過此。均人詢謂必開邊釁。公知其妄。奮筆爲檄。告諭邊民安業。西府馳問所以。公以家族保無他。每歲敵騎多逼近境。公與兵帥先期圍獵于郊。視舊加遠。敵騎遂不至。又嘗虛傳有警。爲之出遊峴首。抵暮而歸。終以無事。赴鎮之初。遭歲潦饑。竭力賑濟。奏陳于五六。田里得免流徙。十一年。言者乃謂公恬不講荒政。十二月。罷歸。十二年。再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十五年冬。除利州路提刑。既奏事。進直顯謨閣。改帥瀘州。彼人與石門蠻互市紛爭。蠻被殺傷者三。公謂蜂虿有毒。不可不備。奏易守臣練兵習武。時忘戰日久。士卒驕惰。分習勁弓強弩。躬自教督。軍聲大振。其後石門蠻王特錯果貽書。叩部川都蠻王墨崖。欲借兵以侵邊。又集蠻衆二十部兵。事勢甚急。公雖已素備。不忍戕民于兵。令蕃漢耆長王文通父子諭以禍福。蠻人堅欲得前殺守而甘心焉。相持數月。公謀知蠻中有郭萬肆者。最號桀黠。爲之主謀。致此邊患。以厚賞生致之。或請誅以示衆。公曰。此易爾。恐復因此生事。奏請廢以重役。迄今役于神泉監。蠻既失心腹之人。始以印狀設誓。待命下吏。邊徼以寧。紹熙元年。進龍圖閣。再任。明年召還。三年正月。始至行在所。除宗正少卿。尋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六月。假吏部尚書爲金國生辰使。未行。除太府卿。已而瘍發于背。或勸其辭行。公曰。君命不可辭也。七月壬午。行次揚州。卒于舟中。享年五十有五。積官至朝請大夫。娶趙氏。先公十年卒。贈宜人。子三

人好謙。迪功郎。紹興府諸暨縣尉。好問。好生。並將仕郎。女二人在室。孫男。將受遺澤。孫女二人。尚幼。諸孤以十月已酉葬。公于臨海縣之牛極山。合趙氏之墓。公性警敏。記誦絕人。先以武舉進。既精習兵書武事。又登儒科。詞章瞻蔚。隨事立就。議論通暢。灑灑可聽。古事今事。問無不知。旁通釋老之書。百家之學。游藝多能。為士林第一。醫卜星麻。動皆精詣。琴奕雅鄭。入手輒工。儀表瑰偉。神情灑落。唱第之日。壽皇屬目良久。簡記蓋有自矣。從游玉津。一登中的。亟被金帶之賜。在瀘南教士卒。衆列兩旁。百矢出帳中。蟬集帖上。無不駭服。至于攷辨鼎彝古物。游戲翰墨丹青。一一造妙。其他世故。叩之無窮。而又貫穿文法。練習吏事。恩威兼舉。所在辦治。心計有餘。秋毫無察。而持心忠恕。事率從厚。僚吏有請。度其可用。雖忤公意。輒然從之。故人樂自盡。公亦不勞而事集。疏財容物。尤所難及。歷官雖久。用度之餘。隨以散施。親舊無所計惜。月給歲賦。旁及鄰里之鰥寡孤獨者。身後積有田六十餘畝。書畫圖籍之外。儲蓄無幾。暫攝檢正。于謙議之際。務從寬典。亦有議其過甚者。公不卹也。居鄉恭謹。無貴賤與之均禮。閉門省事。而不絕物。不以一毫之私干州縣。鄉人以此益加敬愛。築園北山之麓。取孔德璋移文中語。列為扁榜。泊然若與世相忘者。徜徉盡日。望之者以為仙。平日有志事功。留意世務。擁麾幾遍東南。所至觀山川。問風俗。歷歷胸次。獨恨未識中原。張廬有行。欲周覽洪河大山。以贊國家規恢之略。而肅志以歿。薦神痛惜之。諸孤彙其遺藁。僅得三十卷。藏于家。鑰客授東嘉。始以同寅相與特厚。贊倅丹丘。周旋二年。見輒傾倒。嘗與之論兵。公曰。兵不易言也。指授大略。則又曰。謹之戒之。惟忍于殺人者。可以言。吾情皆不忍也。每歎服之。公自蜀歸。一見即自言此行他無所得。嘗從康節先生。孫會傳易數甚詳。以兼官玉牒。時相遇。論人窮達壽夭。奇驗甚衆。許以傳授。久而弗得。語其家人曰。今年我當厄會。萬里之行。其能免乎。一日。取其書細焚之。而去。未幾遂下世。豈偶然也哉。好謙兄弟來求銘。余亦痛公之不得行其志也。遂為之銘。銘曰。

穆穆王公。世家開封。寓居赤城。乃亢其宗。始以武進。旋以文顯。一尉討賊。賞謝彝典。召對明光。結知至尊。不四三年。西掖北門。于廬于桂。于襄于瀟。所至稱最。復歸中都。司宗司府。扶圭北行。望舒感夢。卒止于卿。人皆期公。出入將相。齋志以歿。天乎不諒。六尺之軀。才兼百人。死而可贖。人百其身。我誌且銘。辭無溢美。以詔後人。以慰孫子。

知婺州趙公墓誌銘

公諱師龍。字舜臣。太祖皇帝九世孫。曾大父令選。嘗州管內觀察使。累贈少師。追封昌國公。諡孝良。大父子翔。修武郎。累贈武節大夫。父伯述。武翼郎。改贈朝散大夫。前母錢氏。贈宜人。繼郭氏。封太恭人。建炎南渡。公以紹興十三年。生于長興。先大夫宦遊遷徙。尋定居于紹興府之餘姚。公幼穎悟。嶷如成人。七歲。聽講春秋。能解其義。太師史魏公初為邑尉。二子與公同研席。公日記千言。下筆成章。魏公奇之。未習聲律。以古體著雪賦甚工。三十年。取應授承節郎。監潭州南嶽廟。壽皇登極。轉保義郎。隆興二年。以鎖試登內科。改授左承務郎。監建康府糧料院。郡委受輸。庚吏以壓案銀來。公正色叱去。盡革宿弊。俾自概量。邦人已稱之。有民田在大江中流。訟久不決。官吏懼風濤之險。無親臨者。率不得其實。公輕舟徑至田所。訪之。

者老。曲直始明。帥閱其辭。稱獎不已。疑獄多以屬公。仍兼領獄掾。帥漕交薦。秩滿。調知武進縣。訟牘填委。剖析如流。落筆精當。老胥望服。縣為士夫淵藪。豪民倚勢縱橫。歲輸殿諸邑。送使緡錢負數萬。公論以理。而嚴其期會。翕然樂輸。不費鞭撻。先期以足。乾道六年。騎軍徙屯旁郡。屬邑分造廬舍。將校邀路。公不從。徒之磯壩地。倍費工力。公躬自督工。落成。又先他邑。愛民御史。寬猛適宜。而若老于吏事者。而公年始及壯。人尤服之。守知其才。事無小大。皆與公謀。年少行卑。而俾兼尊長司。攝郡博士。宗子儒流。又皆驚歎。譽益聞。部使者列薦于朝。權知邵武軍。陞辭。所奏皆郡邑利民事。進止詳華。占對明辯。壽皇嘉納。且曰。秀王之孫。與卿同名。孰為長。公對曰。臣為兄行。遂命幼者更名。皇族更名。實自此始。郡以運鹽為歲計。積蠶殊甚。用度益匱。僚吏俸給至累月不支。公刻礪百弊。規畫一新。課入增衍。去郡之日。帑藏充溢。至今賴之。士俗儉悍。至白晝以刃相殘。有手刃十餘人者。又多盜。公重為之禁。俗為衰止。嘗捕強盜至庭。公一閱知其非縱釋之。邦人疑其太息。卒已而得真盜。乘始駭歎以為神。有富民兄子向幼。乘其日。又實毒食中。幽囚以觀其死。偶以他事到官。須其兄子為証。逾期不至。俾搜其家。得于僻舍。替廢骨立。非復人形。公為析其產。命醫用藥。復為全人。真生死肉骨之恩也。興郡縣二學。增其廩給。鼎新貢闈。士氣益奮。遂有以經學冠南宮者。造鏡甲。承命最後而辦集最早。試于御前。強弩不能徹。而第賞乃次他郡。上供溢額。亦不自言。郡人刻石以紀政績。監司入境者。艾進道。擊留不可數計。憲使謝公師。稷首以開。漕使柴公瑾。錢公佃。繼之。有旨審察。還朝。欲使持節。嶺南。公辭以親老。除知滁州。未上。丁先大夫憂。服闋。除真州。奏事。容獎尤寵。儀真酒政廢闕。稅課日虧。公為之削酒價。以便民。獨征取以通商。用度頓饒。會南北泛使。交馳供億數倍。處之從容。又以公幣之餘。助漕計。前此未有也。飭武備。修社壇。百廢具舉。諸司爭言治狀。歸奏。民兵及兩淮備禦之策。擢知溫州。溫在東浙。為劇郡。人士尤繁。公延見盡禮。務以儒雅緣飾。春秋釋奠于學。元日序拜。皆宴以觴豆。儒士歸心焉。閱牒訴數百紙。不以屬吏治豪猾。雪冤誣。或持短長。訟者得其情。不欲已。甚正色誚責之。媿謝而去。不敢復至。庭下。歸第。積遺殘欠。追逮日繁。公悉蠲之。四邑不下數萬緡。而公樽節有方。不以乏告也。吏有偽為符印。以盜庫金。亦為印鈔。以欺鄉民者。公據法。竄吏重足一迹。無敢犯者。會歲疫甚。公盡力調護。全活者不知幾人。年餘。以謫誦轉聞。徙知婺州。首獨宿通。減折苗。以寬民力。罷酒務。數賣之擾。人尤樂之。繼閱月而公病。一日。謂家人曰。吾數將盡。平生不泥佛老。不詔鬼神。不好禱。不信陰陽卜筮。方術之書。毋為禳禱。使我為畏死戀生者。名醫四集。皆以禮遺之。又曰。吾死無憾。惟八十之母。不得終養。為吾大恨。吾婦吾子。能孝能養。有加于前。則吾死亦瞑矣。易簀之際。不但不亂。以紹熙四年正月壬辰。終于郡治之正寢。享年五十一。娶聞人氏。封宜人。子男四人。希醇。高郵軍。高郵縣尉。希一。秦州如皋縣尉。希白。湖州烏程縣主簿。皆迪功郎。三人累薦。皆監。未上禮部。希章。尚幼。受遺澤。女四人。長適文學。應宗度。及幼女皆先亡。餘未行。孫男三人。長與慶。次俱未名。女三人。十二月庚申。諸孤將葬。公于縣東石堰西嶼之原。以祕書省正字顏君楫之狀。來求銘。余與公同登進士科。相與素厚。假守東嘉。去郡數月。而公至如皋。又娶舅氏汪詔州之女。契好益厚。正字書在公墓下。所載詳實。可攷。為綴其大者。而序。

之嗚呼。公簡重而周于物。謙退而敏于事。務清勤。謹然諾。事父母盡孝。居父喪。哀毀幾不勝。錢宜人早喪。殯于青田。公自幼聞之。每深霜露之感。卒遷奉以歸。以公遺命葬于先大夫之近山。弟妹嫁娶。身任其責。門內專守禮法。長幼進退。有度。事無巨細。動有繩約。內外肅然。篤于教子。雖吏道倥傯。公退必使之環侍。講貫經史。商榷人物。或通夕不倦。故皆有場屋之效。家素饑。忍貧如鐵石。食不重味。衣無華采。藏書外無他嗜好。姚江一區之宅。僅庇風雨。親者若不堪。而公以數十口處之。泰然。治移于官。吏事心計。有不習而能者。故所至可紀。廉介自厲。而以恕待人。方在郡時。親舊及寒士。隨力周卹。各盡其意。雖居閒。亦以其餘周人之急。作文若不經意。而援筆輒就。嘗探史傳治亂成敗之跡。為博古摘華三十卷。臨江築小室。號翠霞。有詩幾千篇。以名其業。他文稱是。嗚呼。惟我國家慶系繁衍。賢才輩出。進與寒賤並驅。仕為朝廷重臣。漢唐之盛不及也。以公之才。抗志尤高。而進學不倦。使遂登用。必有以大表見于世。天不假之年。其所施設。著于四郡。而止。君子以其所已為。足以知其欲為者。可銘也已。銘曰。

周強以宗。宋祚尤隆。本支日繁。人材日豐。公生明時。不為不逢。惠洽四州。聲流南東。然而宏博之習。以早達而事不就。遠大之業。以中壽而位不充。家學有傳。餘慶所鍾。詩以麗之。尚詔無窮。

益陽縣丞趙君墓誌銘

紹熙四年冬。余待罪西掖。臨江彭子壽龜年以秘書郎擢右史。一日相與論近世皇族人物之盛。余曰。自元祐初。子滉始見于進士題名。至紹興十五年。有伯樞者。發甲科。余時已省事。人皆言南渡以來所創見。此人必遠通顯矣。後聞其沈滯選調。而賢譽益高。子壽曰。子之論乃及此耶。此吾之婦翁也。其仲子興化使君。今夏遺母太宜人曹氏之喪。以歸。將附葬于吾鄉清江縣建安鄉磐石之西宅原君之墓。以君之行狀來。欲併求銘于朝士。子其為我銘之。君字德蘊。祖皇帝七世孫也。曾祖世統。贈安化軍節度使濟陰侯。祖令杏。贈昭慶軍節度使吳興郡公。父子。武經郎。君生于東都陸親宅。幼而穎悟。不為兒嬉。五歲。誦書數千言。儼如成人。吳興愛而拊之曰。是兒必以詩書光吾門。靖康避地。微之婺源。武經赴調。君年纔十四。幹盤有條。道方梗。踰年不聞問。君晝夜泣禱。一夕。然臂。武經心為之動。投袂徑歸。人以為孝感。武經官臨安。母孺人王氏屬疾。君侍奉甚謹。藥非嘗不進。衣不解帶。居喪哀毀。悲號。感動行路。兒有歌呼過門者。長老呵止之。汝不聞趙孝子之泣乎。里巷肅然。從祖令時以王爵司宗。必欲官之。君以願學辭。及隨侍臨江。聚會數十人。君盡力調娛。事從幼孤未立。友愛備至。躬率講習。其後聯名薦送。有登科先于君者。高宗嘗諭宰臣曰。朕聞取應宗子伯樞程文。多引詩書。良不易得。可令赴正。奏名及臨軒。放進士劉章以下至第九人。見君名。願廷臣曰。是能力學取高第。誠可嘉也。召見稱獎。欲加進擢。君不屈于當國者。止依格授左迪功郎。徽州司戶參軍。用特恩循修職郎。太守初亦易君。後知其廉勤。而臨事明敏。歎曰。平昔自謂善料人。幾失之趙棟。殆未易量也。經界法行。君躬按阡陌。抑強扶弱。不容姦欺。樞密何公鑄繼為守。見君文體典雅。屢奏悉以屬焉。汪公勃歸自西府。聞鄉人譽君甚。曰。吾頃為廷試諸位官。嘗愛其策。恨未識之。會君沿徽至彭。一見如平生。歎即薦于朝。秩滿循從政郎。為鄱陽縣丞。洪公興祖守饒。亟稱之曰。棄膏粱之

習。躬寒素之行。宗室之標的也。參政程公克俊方閒居。與君論詩文。或至終日。二公俱薦之。調柳州州學教授。武經勉使之官。不得已。留家侍傍。單騎以往。至宜春。慨然曰。深入瘴鄉。重貽親憂。仕進非所急也。遂乞侍養以歸。初陳文恭公康伯知貢舉。擢君為舉首。及登參預。聞君赴調。喜甚。延譽時宰。欲振耀之。會鈔曹有南安教官闕。君曰。是以便親。他何求焉。陳公欲留之。不可。曰。此非所以處賢者。姑以成公美志。爾將之官。代者祈少緩。君與之同年。為遲遲幾年。而後進。會陳公入相。或勸申前日之語。君謂方安于此。苟求非吾願也。郡在廣嶺下。君訓導有方。士皆奮勵。弦誦浸廣。甫書致。遭武經憂。哀禮有餘。治葬惟按之禮。經略陰陽。拘忌之說。曰。葬者。藏也。卜宅兆而安厝之禮也。親喪分當即死。敢微福乎。服除。轉為益陽縣丞。張公孝祥方帥湖南。邑事多以付君。訟久不決。君徐詰其情。折以片言。莫不悅服。有求薦于提舉范公成象者。范曰。非敢惜此章。欲留以待一賢者。君既蒙首。刻上。蓋與君嘗寮。知之尤深也。乾道四年。夏。君以勤職而又精早。重為暑氣所乘。疾如痼癘。屏去醫藥。起居如平時。七月四日晨起。猶對問疾者。已而不言。但以手加額。若謂佛然而逝。家人環泣。忽顧曰。毋憂。我久復瞑目。既晡。卒于官舍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五。興化通籍朝列。累贈君朝奉大夫。太宜人少君五歲。開封人。左宣教郎。知海門縣。棟之女。有賢行。安其夫之貧。故能保其家。而又教子以有立。君之葬。以其年十一月壬申。太宜人之卒。以五月二十七日。其柩也。以九月庚午。子四人。師侗。從義。郎。永州兵馬監押。師俠。即興化也。官朝奉大夫。師翰。俱為承信郎。監潭州南嶽廟。女二人。長適通商。郎。知文州軍州事。王沈。次適子壽。朝散郎。試吏部侍郎。兼侍讀。彭年之字。因已見前。孫六人。希諫。世。希諫。承節。郎。添差。監。永州。在城稅務。希諫。希許。希許。女七人。長適王節之。次許嫁王汝嘉。次適承節。郎。胡晉餘。未行。曾孫女一人。抑聞君之為人。誠以處己。恕以接物。寬以待下。儉以居家。嘗教子弟曰。人福力有分。當重情之。仕官盡其在我。不可苟求安進。與其有求于人。不若無欲于己。與其取賤于人。不若以賤自安。嗚呼。賢哉。君以二弟少亡。撫教諸孤。不翅己出。君之長女未笄。武經久已許嫁文州。君方遭外艱。語所親曰。介弟諸女已長。求配當先於吾女。迨終喪。則從子受室。女出適。又嫁一表妹。然後畢王氏孀事。親族之長者以禮待其幼。以慈有疾或喪。竭力赴之。寒暑風雨。不顧也。未嘗談人之短。聞人有善。若己有之。為人謀。必長慮。卻願。為經久計。而忠告之。性酷嗜書。經史百家。無不該究。手抄者至數百卷。動以書自娛。曰。老矣。豈以求進。但欲賴此收放心。免為外事撓耳。奉佛尤謹。且必課經。終身不替。世味沖澹。不蓄長物。其容退然。而所存甚遠。使盡其才用于世。必有大過人者。厥後孝宗尤親睦九族。搜取人才。中外進用。不減周宗。而君止于中壽。墓木拱矣。豈非命耶。興化能以才請自見。庶將大其家。銘曰。

猗嗟益陽。宗姓之望也。少登巍科。中興之倡也。受知恩陵。追文恭之相也。竟沈下僚。何天之不諒也。道行于家。而賢譽之暢也。使盡其用。幾今之對向也。我問其賢。而銘于既葬也。後人勉旃。尚惟宗之尤也。

永寧郡夫人孫氏墓誌銘

夫人姓孫氏。池之石埭人。世為大家。曾祖某。祖某。父某。夫人幼而警敏。事父母以孝。長歸故中書舍人直

學士院王公。公以一時名儒。篤學治聞。典內外制。光顯于朝。每語人曰。我方窮約時。刻意于學。夫婦攻苦食淡。久而愈相安。及從仕以來。尤能齊家治內。賓祭省禮。略不以累吾心。所以得專意官學者。皆其助也。以是人益知夫人之賢。舍人書無不通。尤精于易。一日自卜卦。願家人曰。吾殆將死矣。遽捐館舍。年甫四十有三。夫人不攜其憂。時舅姑在堂。幼孤滿前。舍人清貴無生業。家道艱窘。姑實繼室。性又嚴厲。夫人身任一門之責。娛侍阿姑。率能當其意。舍人有弟。為廬州錄事參軍。亦早世。孤養又衆。夫人經紀其家。撫愛其子女。不翅己私。愛樂與之同。婚嫁與之均。人尤以為難。孀居十餘年。二子長立從仕。則盡付家事。不復介意。且曰。我辛苦教子。幸爾能任事。吾何求哉。安與往來兩間。優游自適。專精佛課。諷唎無倦色。暇則歌酒為娛。舍飴弄孫。如此幾二十年。長子宰鄂之崇陽。迎侍滿秩。夫人以微恙卒于郡中頭陀寺之寓舍。清熙二年九月五日也。享年七十有三。二子長曰。既朝請大夫。直祕閣。知平江軍府事。次曰。渥。故朝請郎。守大理少卿。致仕。女五人。承議郎新通判施州湯允德。迪功郎臨安府教授章綱。進士李昌齡。汪森。李熙載。其婿也。孫男七人。長木蚤卒。次克昌。從事郎。充四川都大茶馬司幹辦公事。次伯昌。迪功郎。次東。文林郎。江州彭澤縣主簿。次夢昌。次汝昌。次楠。迪功郎。嚴州壽昌縣主簿。克昌暨東俱嘗上禮部。而夢昌兩預首選。孫女二人。長適承事郎監建寧府大挺場葉延年。次適承事郎監無為軍崑山鎮虞方簡。夫人始葬于石埭之黃龍山。少卿嘗位于朝。方以才奮而遽下世。東其子也。痛其父齋志而歿。日者又盛言黃龍山之不利。紹興三年。啓夫人之穴。謀改卜焉。平江時方將漕西蜀。既歸。遂以五年九月望相與遷葬于九華山下。鑰少嘗誦舍人之文。三入脩門。不及識少卿。及平江為戶部郎。一見如舊識。慶元改元。自吳門貽書以夫人之銘相屬。且示以巴之通江陳宰洪所狀遺行。而鑰已得娶而歸。今日又以書來曰。子既得聞其遂成吾志。惟夫人淑範懿行。皆可得銘。因平江之請。勤甚。致敬書之。銘曰。

高端叔墓誌銘
 余與端叔游舊矣。宦游契闊。而情好愈篤。蓋其清苦勤敏。皆余所畏。而與人薰然。又不得而疏也。投閒來歸。攜變離騷一軸。遺余曰。試讀之。當相與論其當。余退而讀之。擊歎其精深。而悲其志。方將與之痛飲。而極論之。而端叔已病。病久而不可為。精爽猶前日也。一日。遣女奴來。手札炳然。以所藏歐陽公為進士時白欄及其史。藁詩章見遺。且曰。吾將亡。以此為永好。辭之又至。未幾而亡矣。寔慶元三年九月癸丑也。往而哭之哀。將葬。其門人來告曰。先生葬有日。願得銘其墓。余為之泣曰。嚮向嘗狀其先君之行。今又忍銘端叔耶。卒歛而銘之。君姓高氏。諱元之。端叔其字也。韓國武烈王曾孫曰士肇。朝議大夫。是為君之曾祖。祖公仔。右宣教郎。燕山府路宣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考世墳。修職郎。致仕。母洪氏。封孺人。高氏家蘇門。五代之亂。徙濠梁。又徙亳。是為蒙城高氏。後居京師。建炎衣冠南渡。修職郎。始寓明州。今日慶元府。著籍于鄞。安貧而喜教子。君性穎悟絕人。勸篤亦絕人。居近市。獨處緒山蕭寺。顧無書。得易一編。晝夜誦不輟。遂曉大旨。鄰士異焉。稍借以書。君下意實疑。謹聽強記。執禮甚恭。人亦樂告之。飢寒寥落。辛苦萬狀。人或厭

攻媿集卷一百三

誌銘

高端叔墓誌銘

且怒至排擯不容。瀕死者屢矣。而志愈厲。夜依佛燈。寒擁敗楮。或數月不置。由是博通經史。諸子百家之書。少未知名。屯田郎三山鄭公。一見奇之。俾訓其子。鄭公為鄞士師表。人以此加敬。始寔得束脩。以奉親。且力于學。今漳州使君傅公。伯成爲教授。折節定交。不以諸生遇之。由是門人益衆。殆數百人。少讀襄陵許公翰書。及從沙隨程公。遇故尤遠于春秋。博采諸儒所長。搜抉無遺。聞人有書。曾不憚遠。裹糧徒步而求之。前後凡三百餘家。訂其指歸。刪其不合者。會粹爲一書。間出己意。號義宗。蓋十餘年而後成。晚多所更定。專務明經。自三傳而下。不盡以爲可。吾鄉及旁郡之爲春秋者。多出君之門。或其門人之弟子也。膏病學者。不務下學。上達。驟而求之太高。故自天文地理。稗官小說。陰陽方技。種藝之書。靡不究極。雖庸人一技可取。亦盡禮問焉。佛氏大藏經五千卷。讀之再過。他可知也。含英咀華。以昌其文。困厄多故。其思苦。憤排極。故其得深。真有刺目鉢心。穿天出月之工。既乃日造平淡。以幾于古。作詩數萬。存不能什一。自謂樂府不媿前作。嘗謂離騷之學。幾亡矣。爲之九篇。曰。懲時志。曰。臣薄才。曰。惜來日。曰。感回波。曰。力敵。曰。危衷。曰。悲輝。曰。古誦。曰。釋思。深得三閭大夫旨意。且曰。變離騷者。沿流于千載之後。而探端于千載之前。非變而求異于騷。所以極其志之所歸。引而達于理義之衷。以障隄于隕波之不反者也。又曰。班固揚雄。王逸。劉勰。顏之推。揚之者。或過其實。抑之者。多損其真。宋玉。賈誼。東方朔。嚴忌。淮南小山。王褒。劉向之徒。皆悲原意。各有纂著。大抵絀緒緒言。相與詹詠而已。原之微旨。不能有所建明。噫。君以爲騷人之本意。將亡。君之意。又將誰明之耶。性嗜書。家藏數千卷。手自點勘。寶之如珠玉。遇所未見。解衣輟餐。不計其直。又好周人之急。有古人內溝之心。田不滿半頃。或割十畝。以遺親黨。事父母盡孝。浣濯炊爨。必身親之。初入郡庠。一羹載必以奉甘旨。而食淡自如。人設異饌。不敢嘗。必歸以遺親。平居無疾言。邊色。強力而忍。詢薄之以患難。而不可奪。教導生徒。勸懲盡誠。如訓己子。貧者致貨財。則卻之。而訓愈力。有念其孤苦。衣食教誨。卒名于鄉。君無德色也。娶士柳義老于逆旅。君哀其窮。率鄉人供給之。死爲之棺。斂于家。皆人所難。乾道四年。薦于鄉。道熙改元。又爲第一。凡五上春官。卒不第。僅得因慶。需以榮其親。去年當受特恩。不就。年纔五十有六。而卒。疾既革。不食者月餘。自必死。卻藥屏醫。而處之怡然。區處身後。事纖悉無遺。獨以不得終養。母氏爲痛。修職葬奉化之察廉岡。力疾作書。以母氏他日事屬其門人屠君槐。以其居近察廉也。且爲書以別親舊。君子曰。終不信哉。豈不哀哉。娶朱氏。里士友聞之女。先三年卒。子男三人。子高。子子文。一女。淑。幼家貧。無以葬。門人相與經紀其家。以十二月甲申葬于桃源鄉蔣山新盛。陳之原。始修職生名門。實爲殿撰。雖陽劉公業之甥。君學問固有自來。蚤受知于殿撰從子侍郎孝。周公侍郎。周公年八十有二。爲君記謙齋。稱君之刻苦。雖聚螢積雪。和膽刺股。不能過也。屬文瞻蔚。咄咄逼人。學益富。文益進。行益修。此其志欲立千萬人之上。而以謙名齋。可謂有志之士矣。客游括蒼。吏部何公。稱風裁最高。愛君之才。教以詩律。其子參政公。遇君尤厚。至今不衰也。禮部會稽陸公。游文章少所許。可以詩人稱。君又好前輩遺墨。故物對之。則起敬。如見其人。得之則喜。而不寐。以遺余者一二也。老校退卒與之語中原及兵家事。抵掌慨慨。有寸狼居胥之志。故論兵法尤精。或得其一策。以干時宰。諸公爲

之驚歎。使得少分自見。且將著于事業。而坎壈終身。不得一官以死。豈非命耶。義宗百五十卷。又有易論詩說。論語傳。後漢歷志。解各一卷。揚子發揮三卷。詩三千。雜著五百。號茶甘甲乙。藏于家。膏結廬。察廉在大小萬竹之間。著萬竹先生傳。自言爲人達生任性。不拘拘儒者之節。好學而未至于道。好文而中繩墨。好閒而列心于古。澹苦吟而不能自己。鄉評亦謂君有不可曉者三。貧而疎財。貌古氣嚴。而樂易已甚。衣冠垢敝。望之如木雞。而胸次灑落。綽有晉韻。知君者以爲然。銘曰。

君之生兮何爲。君之往兮何之。學窮百氏兮。五上而空歸。蓄書萬卷兮。竟死而何裨。天不可問兮。吾將誰訴。君視如歸兮。吾又何悲。志在乎魯史之義宗。文存乎楚人之騷詞。噫。後有欲知萬竹先生者。其視諸斯。工部郎中曹公墓誌銘代汪倫

公諱相。字仲本。姓曹氏。世爲開封府祥符縣人。曾祖之器。宣義郎。祖由。太學登。宣和三年進士第。晚因郊祀進祥光賦。徵宗稱賞。召試中書省。授武階兼閣職。仍給事殿中。仕至道州刺史。有笑類集。參政謝公克家爲之序。父助得世父官。歷事四朝。爲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累贈太師。諡忠靖。三代皆贈至太師。宣義爲嘉國公。道州爲魏國公。忠靖之亡也。高宗皇帝在德壽宮。悼念平昔。賜以宸翰。具言其書從徽廟北狩。親被密旨。持御札御衣以歸。俾予繼統。且達二后書信。請梓宮。太后之還。盟烏珠而卻其師。予不忘之。懷摺紳讀之。無不感歎。以爲君臣之際。古所未有也。公爲忠靖仲子。幼而敏慧。孝謹好學。屬文忠靖尤愛之。紹興十九年。忠靖爲保信軍承宣使。以郊恩奏補成忠郎。二十六年。添差幹辦翰林司。二十九年。忠靖北使。適當危疑之時。高宗念其忠勤。無以示寵遇之意。乃召公赴中書。後省試策。深喜其才。特改授右承奉郎。差充奉使大金國信所親屬。十月。充顯仁皇后殯宮總護使。司幹辦公事。三十年。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三十二年。除軍器監主簿。隆興元年。知大宗正丞。二年。遷宗正丞。乾道二年。以便親主。管台州崇道觀。四年。差通判紹興府。五年。除太府寺丞。俱不赴。添差通判明州。公未嘗歷州縣。而曉暢吏事。通練人情。如素宦者。時嗣秀王出鎮。多以郡事委之。公亦盡心神贊。相得甚歡。八年。太上皇帝時。以皇太子尹京。妙選寮案。除公臨安府推官。尤被眷獎。未幾。隨府罷出。知嚴州。年未四十。初試幾輔。爲治得寬嚴之中。吏民安之。尚書張公杓亦以妙年爲別駕。俱敏于政。庭無留事。至今相與如兄弟。然錢塘江岸。爲風濤所壞。大興工役。公進錢萬緡。石版五千片。以佐其費。朝廷嘉其不擾而事辦。特轉一官。以寵之。道熙元

年。秋。丁忠靖憂。執喪盡禮。號慕毀瘠。聞者稱美。始忠靖既奉梓宮。太后以歸。功高眷渥。見忌于權臣。因丐外祠。卜居天台。至是奉喪歸葬。遂爲台人。四年。起知徽州。到官。尤篤意民事。剖決滯訟。皆得其平。山城民生甚艱。下至薪炭微物。必竭力而後得之。公知其然。因細民負重至城。而不能售。遂以官錢居之。以俟嚴冬。用元價以應民之須。初非有規利之心。故人皆感其惠。因此乃反致繁言。江東大饑。公拊摩如不及。荒政備舉。而百姓終以艱食。未免流移。孝宗皇帝深軫疲疇。令言者以徽饒二州流民獨多。謂不峻其罰。則無以勵方國。遂與饒守俱鑄三秩。停任。于是列郡登然。民益受賜。公退而安之。不敢自辯。尋主管建寧府

之驚歎。使得少分自見。且將著于事業。而坎壈終身。不得一官以死。豈非命耶。義宗百五十卷。又有易論詩說。論語傳。後漢歷志。解各一卷。揚子發揮三卷。詩三千。雜著五百。號茶甘甲乙。藏于家。膏結廬。察廉在大小萬竹之間。著萬竹先生傳。自言爲人達生任性。不拘拘儒者之節。好學而未至于道。好文而中繩墨。好閒而列心于古。澹苦吟而不能自己。鄉評亦謂君有不可曉者三。貧而疎財。貌古氣嚴。而樂易已甚。衣冠垢敝。望之如木雞。而胸次灑落。綽有晉韻。知君者以爲然。銘曰。

君之生兮何爲。君之往兮何之。學窮百氏兮。五上而空歸。蓄書萬卷兮。竟死而何裨。天不可問兮。吾將誰訴。君視如歸兮。吾又何悲。志在乎魯史之義宗。文存乎楚人之騷詞。噫。後有欲知萬竹先生者。其視諸斯。工部郎中曹公墓誌銘代汪倫

公諱相。字仲本。姓曹氏。世爲開封府祥符縣人。曾祖之器。宣義郎。祖由。太學登。宣和三年進士第。晚因郊祀進祥光賦。徵宗稱賞。召試中書省。授武階兼閣職。仍給事殿中。仕至道州刺史。有笑類集。參政謝公克家爲之序。父助得世父官。歷事四朝。爲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累贈太師。諡忠靖。三代皆贈至太師。宣義爲嘉國公。道州爲魏國公。忠靖之亡也。高宗皇帝在德壽宮。悼念平昔。賜以宸翰。具言其書從徽廟北狩。親被密旨。持御札御衣以歸。俾予繼統。且達二后書信。請梓宮。太后之還。盟烏珠而卻其師。予不忘之。懷摺紳讀之。無不感歎。以爲君臣之際。古所未有也。公爲忠靖仲子。幼而敏慧。孝謹好學。屬文忠靖尤愛之。紹興十九年。忠靖爲保信軍承宣使。以郊恩奏補成忠郎。二十六年。添差幹辦翰林司。二十九年。忠靖北使。適當危疑之時。高宗念其忠勤。無以示寵遇之意。乃召公赴中書。後省試策。深喜其才。特改授右承奉郎。差充奉使大金國信所親屬。十月。充顯仁皇后殯宮總護使。司幹辦公事。三十年。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三十二年。除軍器監主簿。隆興元年。知大宗正丞。二年。遷宗正丞。乾道二年。以便親主。管台州崇道觀。四年。差通判紹興府。五年。除太府寺丞。俱不赴。添差通判明州。公未嘗歷州縣。而曉暢吏事。通練人情。如素宦者。時嗣秀王出鎮。多以郡事委之。公亦盡心神贊。相得甚歡。八年。太上皇帝時。以皇太子尹京。妙選寮案。除公臨安府推官。尤被眷獎。未幾。隨府罷出。知嚴州。年未四十。初試幾輔。爲治得寬嚴之中。吏民安之。尚書張公杓亦以妙年爲別駕。俱敏于政。庭無留事。至今相與如兄弟。然錢塘江岸。爲風濤所壞。大興工役。公進錢萬緡。石版五千片。以佐其費。朝廷嘉其不擾而事辦。特轉一官。以寵之。道熙元

年。秋。丁忠靖憂。執喪盡禮。號慕毀瘠。聞者稱美。始忠靖既奉梓宮。太后以歸。功高眷渥。見忌于權臣。因丐外祠。卜居天台。至是奉喪歸葬。遂爲台人。四年。起知徽州。到官。尤篤意民事。剖決滯訟。皆得其平。山城民生甚艱。下至薪炭微物。必竭力而後得之。公知其然。因細民負重至城。而不能售。遂以官錢居之。以俟嚴冬。用元價以應民之須。初非有規利之心。故人皆感其惠。因此乃反致繁言。江東大饑。公拊摩如不及。荒政備舉。而百姓終以艱食。未免流移。孝宗皇帝深軫疲疇。令言者以徽饒二州流民獨多。謂不峻其罰。則無以勵方國。遂與饒守俱鑄三秩。停任。于是列郡登然。民益受賜。公退而安之。不敢自辯。尋主管建寧府

之驚歎。使得少分自見。且將著于事業。而坎壈終身。不得一官以死。豈非命耶。義宗百五十卷。又有易論詩說。論語傳。後漢歷志。解各一卷。揚子發揮三卷。詩三千。雜著五百。號茶甘甲乙。藏于家。膏結廬。察廉在大小萬竹之間。著萬竹先生傳。自言爲人達生任性。不拘拘儒者之節。好學而未至于道。好文而中繩墨。好閒而列心于古。澹苦吟而不能自己。鄉評亦謂君有不可曉者三。貧而疎財。貌古氣嚴。而樂易已甚。衣冠垢敝。望之如木雞。而胸次灑落。綽有晉韻。知君者以爲然。銘曰。

君之生兮何爲。君之往兮何之。學窮百氏兮。五上而空歸。蓄書萬卷兮。竟死而何裨。天不可問兮。吾將誰訴。君視如歸兮。吾又何悲。志在乎魯史之義宗。文存乎楚人之騷詞。噫。後有欲知萬竹先生者。其視諸斯。工部郎中曹公墓誌銘代汪倫

武夷山冲佑觀。十三年。差知衡州。十六年冬。陸辭奏事。太上一見曰。此吾尹京時賢寮也。問勞甚寵。留爲尙書司封郎官。以職兼司勳。避父嫌名。改工部郎中。既出。親擢朝士。不知所自。或告之。故且曰。曹工部官。遠最久。今日卿相在小官。或布衣時。已嘗丞宗正矣。公以故家子。雍容省戶。言議文采。豐蔚可觀。人始翕然稱之。謂其宜有以得此也。紹熙改元。夏。上章求外補。差知常州。未赴。以論罷。明年。復任冲佑。慶元元年。差知新州。待次里第。三年閏六月乙未。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一。積官至中奉大夫。祥符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服四品。娶洪氏。吏部尙書擬之孫。通判明州光祖之女。封令人。子男二人。恕。承奉郎。志。忠。翊郎。改授迪功郎。處州松陽縣主簿。俱先卒。孫一人。復。將以遺澤補官。是歲八月丙申。葬公于臨海縣靖安鄉。小石保之原。忠靖奉佛老甚謹。即小石建精舍。以延往來。公奉先志。又加葺焉。先一年。自營壽藏于其側。從新卜也。公生長富貴。而以儒素自將。幼少無驕矜之色。忠靖出入禁中。手擅筆墨。而謹畏無比。有萬石君之風。避遠權勢。辭謝寵榮。高宗知公爲愛子。又閱其詩文。故擢之朝列。後受知于太上。進登郎省。然三十年更歷內外。才不見于施用。迄止于此。非命也耶。忠靖樂桐山水。築庵于西偏。高宗書冲齋二字。榜之。榜有雲壑尤勝。公閒居日久。增飾其舊。徜徉于中。意度蕭散。不復嬰拂世故。獨好以餘財爲鄉曲義事。爲邑中。建西橋。鑿通途。穀貴則捐其直。以平市價。雪寒則散所積。以賑貧民。死喪者助以棺斂。逆旅者濟其空乏。野有暴骸。爲之焚瘞。建佑聖殿于松隱山。爲一方祈禱之地。水旱爲沴。必齋戒躬禱。多獲嘉應。自邑入郭。有三渡之險。爲置大舟以濟不通。民戶無擾。邑人德之。故死之日。士夫相率致祭。歷言其事。鄉閭無不嗟痛。嘗過越上。見茶園路僻。雨澤則不可行。又天姥一嶺。尤峻巖難進。皆捐金平治。加之。以石爲利。大矣。官至六品。實延未及其子。先以表弟之子。爲奉化縣尉。宗族親黨。倚以自給者甚衆。風誼出于天性。非勉強爲之者。達于時變。自以再世由文華際遇累朝。亦欲以此自見。既不得與。寒峻爭執。每遇吏事。必疚心圖之。觀其所已見者如此。使得盡其才。設施必有過人者。既感疾。卻葯弗進。嘿無一語。及家事恬然而化。又可知其所存矣。修謹深廉。仕途略無玷。新安雖坐嚴譴。無有爲之明白者。及得昆陵。言者止謂引疾巧去。不應治劇。當別與閒地。然其中却稱在微之政。揀荒自有條理。而人或咎其有膏粱之習。夷攷其迹。乃大不然。罷非其罪。人多冤之。由是知人有善可稱者。公論自不能掩也。噫。公今亦可以無恨矣。其女弟爲洪文憲公孫婦。與公有連。又素相好也。公之將葬。復在齟齬。奉祖母洪氏之命。求銘。余既哀公之不究于用。子皆蚤世。不得詳載行事。姑綴其家所錄。參以平日見聞者爲敘而銘之。銘曰。

儒人俞氏墓誌銘

有周振鐸。始封于曹。參起相漢。至當塗。高中更累代。達者皆鮮。惟我國初。武惠最顯。猗歟太皇。門多侯王。公家晚著。奮于穎昌。曰文曰章。名馳宣政。忠靖繼起。開閣益盛。公實鍾愛。克世其家。蚤登三丞。在萬歲華。受知太上。始在郎列。卒不得施。蘭摧玉折。二州遺愛。一鄉陰功。孤孫秀穎。其報必豐。天台赤城。父子仙去。我惟銘之。以詔不腐。

以爲一郡之盛。喬君行簡則第五人也。余從父弟。備嘗與喬君兄弟同研席。又與行簡爲同年生。同以表履事人。期集所。時相與見過。故與喬君尤稔。慶元改元。余既丐外。得整而歸。喬君有書介。鋪以來。則知去載季冬之癸酉。遭其母太孺人俞氏之艱矣。未幾。又以教授李君誠之所爲太孺人行狀。至且曰。行簡不孝。不得以一日之祿奉吾母。菽水願求。銘以資九京。余哀其言。又知李君非溢美者。遂撫其實而書之。太孺人世家東陽。曾大父義。大父咨益。父嗣回。年二十。嫁同邑喬居士森。時舅姑已歿。恨不逮事。事其神主于正寢。如生。問其平生所嗜。如古人所謂昌歎羊棗者。歲時祭祀。必供焉。見親黨之事舅姑者。每加羨慕。且曰。宜善事之。吾不及盡此禮矣。治家嚴整。內外肅然。自奉甚薄。時儲酒肴。以待居士之須。賓至則奔走治具。語言燕語。必以善道。有犯者。諭居士以不爭。居士深于黃帝岐伯之書。鄉有病者。多即之。頗厭其繁。必勉之曰。是可以濟人。不務規利。何厭也。由是所活滋多。比鄰以室廬求售。成券已久。忽欲復取。人皆難之。則贊其夫曰。法不可復取矣。然彼戀故棲而我必取之。則非所安也。居士即還之。其人感悅終身。居士憂二妹之醜而貧。孺人慨然曰。吾未有以報舅姑。況君之同氣。忍坐觀其失所耶。併其子挈以歸。撫養皆有意。有子不責以營生。惟勉之學。里巷無學者。喬氏獨闢家塾。延師儒。以爲之倡。遠來者館穀之。絃誦日相聞。助成居士之美。皆此類也。寡居之後。身任家事。一毫不以累諸子。子嘗手揣輕重曰。是猶足存耶。既不得求師四方。則合鄉之秀士。相勵以學業。當論文時。往往立屏間傾聽。記其要處。退必詢究之。不啻于中不已也。故士亦樂與其子游。升堂進拜。禮如家人。春秋澆高。子屢舉不得志。念無以慰母心。則諭之曰。吾欲汝爲善士。豈求必于進取乎。行簡以上第歸。鄉曲敬。孺人視之淡然。徐省其私。持身益謹。不以驕人。始爲之喜。及屬疾既革。則又曰。吾生于宣和之三年。至此不爲不壽。汝曹第求自見于世。以顯其親。祿養不及。吾無憾焉。人是以知孺人之教子。真有義方。非夫嘉富貴以爲悅者也。子三人。長德佐。先三年卒。次子驥。業儒。幼即行簡也。從事郎饒州州學教授。女二人。長適王元諱。次適杜之琮。孫男三人。從龍。次龍。元龍。女六人。尚幼。先是。長子既喪。孺人于婦孫慈愛有加。至是。家婦鄭氏以毀卒。亦可以知婦姑之間矣。十一月丙申。將合葬孺人于居士之墓。孺人嘗該慈福慶壽恩。故得封云。銘曰。

趙明道墓誌銘

慶元二年。趙共甫自丹丘來主鄞簿。粹然佳士也。已而其長兄見過。曩仲俱賢。意源流必有自。一日共甫爲余雪涕言曰。先君之葬。三十餘年矣。既不及銘。願有以表墓道。庶幾有傳焉。以贖不孝之罪。且以行實來。余悲其意。矧共甫之言篤實。必無溢美。爲次而書之。昌陵皇子燕懿王德昭生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舒國生定州觀察使博陵侯從實。博陵生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房國公世彊。是爲公之曾祖。房國生皇兄昭度軍節度使安康郡公令碑。是爲祖。武德郎子祐。公之父也。武德南渡。轉徙久之。始寓于台。公諱伯直。字明道。建炎二年三月。詔宗室羣試于有司。特授承節郎。累轉至訓武郎。初監南劍州沙

縣鹽稅。歷台州黃巖縣酒稅。明州奉化縣稅。婺州兵馬監押。以親老不赴。三任嶽祠。再調贛州興化軍兵馬監押。明州兵馬都監。又以外艱不赴。遂主督台州崇道觀。乾道三年八月辛丑。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五十。有一月丙寅。葬于臨海縣大固鄉蔡嶺之原。去武德墓西少南三十步。娶程氏。以紹興二十一年五月庚子朔卒。殯于白龍潭之精舍。至是合焉。四男子。師絃。今為忠訓郎。添差充潭州排岸。次師泉。亡矣。次師絳。保義郎。添差監婺州都稅務。次師邦。修職郎。共甫也。各以科目進。二女。長適修武郎李蒙。次適成忠郎張萬。孫男九人。希魚。希珉。希賀。希淵。希魯。希瑤。希紹。希挺。女十人。公生承平時。習見富貴。而天資端靜。莊謹自將。長好儒學。善屬文。治尚書。博觀史傳。尤習知國朝憲章。性至孝。兵燹流離。事親就養無闕。武德晚嬰未疾。必先嘗而進。十餘年如一日。居喪毀瘠。兄弟和樂。無間言。介不絕物。利不同流。聞善則勇于必為。見惡則避之。若將浼焉。居無餘飾。動有典刑。雖退然若若。不勝衣。言如不出諸口。至是非利害。則決明辨。人以為不可及。橫逆或加。未嘗校也。蓋其質本夙成。而歷世故。蹈艱險。因心術慮。多識前言。往行。故能躬行如此。居官廉恪。御下多得其心。在章貢日。舉卒忽擁門告曰。軍且變。恐併害公。盡徙公家出城。而後去。公始論之。不從。乃微服問道以入。迨羣集都庭。則公從中出。衆愕相顧。因開臂禍。羅拜聽命。事遂息。公雖不自言。而郡人甚德之。自奉雖薄。而豐于祭祀。教子嚴篤。觀其義方之訓。可知。仲弟早世。公善撫其孤。卒使有成。有子師鄭。今為承節郎。公恬于利祿。北客之同寓居者。如參政賀公。錢公。皆欲力挽其進。公謝曰。國家多難。大父而上。陪葬山陵。悉淪異域。痛心北望。不如無生。祿仕實非素志。家貧親老。無以為養。故未能自己。而暇求榮耶。二公皆愴其言。不欲強也。晚號老圃。每愛歐陽公吾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之句。負郭卜居。手種花卉。時節互秀。無日不徜徉其中。帶月荷鋤。臨風曳杖。微吟舒嘯。自適其適。既不事生產。祿又不足代耕。因以別畦蔬蔬。日嚮以助用。安分自足。與物無競。超然獨樂。以終此生。嗚呼賢哉。使其得試于用。其志決不在富貴而已。惜其終不少見于世。然胸次夷曠。無毫髮怨尤形于詞色。識者可以見其所存矣。余以道熙五年。贅伴丹丘。一介之善。多與之接。聞公之風。已後之矣。幸因其子之請。得為公銘。姑以致尊慕之意云。銘曰。

奉議郎黃君墓誌銘

君諱仁儉。字約之。姓黃氏。本出建寧浦城路東之族。慶曆皇祐間。高祖銀青仕于中原。因家于陳之宛丘。會祖好謙。朝散郎。知穎州。贈通議大夫。祖宰。承事郎。特贈直祕閣。累贈金紫光祿大夫。父子游。朝請大夫。以君升朝。贈奉直大夫。母武氏。贈恭人。紹興初。奉直文郎出守台州。遂居明之奉化縣。十三年之任。補將仕郎。次年監潭州南嶽廟。次調嚴州道安縣主簿。秩滿。以奉直年高。不敢去。左右再奉祠。未幾遭外艱。服除。監台州支鹽倉。歷處州青田縣。紹興與府餘姚縣丞。綱賞循從政郎。孝宗覃恩。循文林郎。高宗慶典。循儒林郎。引年致仕。授通直郎。賜緋衣銀魚。今上登極。轉奉議郎。慶元二年四月丙子。卒于黃巖。長子官

會。享年八十有三。娶高氏。建昌軍通判公偁之女。后族也。先四十一年卒。再娶陸氏。處州通判康民之女。實左丞諸孫。先八年卒。皆贈孺人。子三人。直行。迪功郎。監台州黃巖縣鹽監管押袋鹽。次直古。早卒。次直義。女二人。長未行而亡。次適進士陳經。孫男三人。正蒙。正需。正師。女四人。長許適進士鄭樞。君先葬高氏于縣之寶化山。又自卜壽藏于會孝鄉車盤嶼之原。既葬陸氏。今諸孤以十二月庚申奉君之喪。合陸氏之墓。君家世多名德。性警悟。長于記問。史記。兩漢。杜詩。韓文。默誦連數百言。無遺忘。及見前輩。速事直闕。公典刑具存。多記承平舊事。談之纏纏不倦。內明而行。以至誠。不事外飾。居家孝友。端愿。絕口不言人過。有德于人。亦不道也。確守官箴。廉勤自將。不為矯激沽名事。輒晦恬淡。不與物競。人莫窺其際。適安俗。憚。競渡多致殺傷。尉懼而在告。君攝事。處之以術。帖然不譁。邑人謂未有也。嚴歲取米數萬斛于蔡。多不得全數。君被漕徵受米于蘭溪。去取以公。吏不能欺。蔡既如約。嚴乃得實用焉。在台攝郡幕。給軍衣。有紕薄者。羣卒掉臂忿怒。坐上倉惶失措。君徐呼其長。諭以禍福。羅拜曰。黃佛子。有言。安敢不聽。訖事肅然。邑隸縱橫。貨受賕不盈尺。而法當流。君攝法官曰。法重情輕。可從輕乎。吏以為不可。君曰。法本忠恕。非爾所知。請于守府公儀之。卒如君議。赴青田日。道由縉雲。今縉雲葉公自戶筵居喪。一見道舊。久之且曰。青田鐵甌。多以促辦害民。今得長者為丞。民其少蘇乎。君期會寬而信。課反盈于舊。永嘉遺海舟。詣軍前。既精簡師為兵。乞取家屬。樞密院下其事。帥司檄君覈實。小人憑勢。妄指怨家妻女。以為其家人。君悉究其實。吏曰。此軍事。恐有不可測者。君曰。如此。何名覈實。彼豈不能徑取之。不為動。人多懷其德。始奉直公聞。兩南渡。聚族頗衆。身任其責。君又從旁經紀之。官既不達。家道益困。未嘗問也。先世與二蘇公為同年。且通婚姻。書尺甚多。兵火之後。所存無幾。君力貧悉刻之石。君書法甚精。源流二王。而逾勁似歐。率更。至老不衰。在黃巖年餘。真草行書。幾滿屋壁。見者驚歎。臨終。初無疾苦。對客歌笑如平時。少焉就寢。則已逝矣。豈非善人君子之報乎。鑰妻祖尚書王公舊居宛丘。娶君之祖姑。奉州又為同郡。識君諸父。及昆仲甚稔。二子求銘。銘曰。

周伯濟墓誌銘

中原故家。存者無幾。典刑尚在。言議可紀。惟君壽考。眉眉兒齒。上接前輩。終殿餘子。舊事歷歷。及聞正始。靈光獨存。今焉已矣。吉德之報。手足為啓。後其昌兮。勒銘千祀。

周氏為鄞開族。始慶曆中。殿中丞造以進士起家。是生三子。曰處厚。溫厚。師厚。伯季俱躋世科。仲亦以特恩入官。父子兄弟皆以儒奮。家聲卓然。伯知建州永州。季為荆湖南路轉運判官。終左朝散郎。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娶范氏。文正公之女。二子皆有俊聲。鐔登元豐二年第。以宏才直節。有志當世。坐黨籍。仕至左中大夫。知南雄州。而止。公論歎息。銖登崇寧二年第。仕為邑令。小不合。棄官而歸。鄉里尤高之。中大夫長子冲任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憂患之餘。又更建炎兵燹。慕叔父之節。不復仕進。儉游終身。蓋自崇寧至道熙。相去八十有七年。歲在屠維作噩。有燧薦于鄉。焯薦于漕臺。紹熙改元。焯遂登第。鎔時待罪朝行。問之鄉人曰。此周伯濟之二子。監獄之孫也。惟周氏名士繼出。仕不甚達。而多以退為高。中大夫望最偉。

司公曲爲保全。姑與易地。以息衆譁。彼更以爲怨。鼓倡游言。巧爲陰中。人尤爲不平。二倅張君泌。陳君邕。總幹王君興翁。皆一時名士。情交意淡。驩然莫逆。有賴叶濟。數月政成。公退。歸詠相樂。前此未有。惜公之歸。尤眷眷不忍別。二郡皆有兵屯。駐待軍帥。一以誠意。敬公亦有加焉。士卒有犯。結證明白。送軍中使。自懲戒了。無間言。兩造至庭。究問詳盡。俟其首服。多歸于恕。惟姦惡盜竊之徒。治必盡法。爲之屏跡。則又仁者之勇也。水早有禱。隨輒響應。舊祭社多委瘞吏代行。遷以弗虔。公曰。社稷重事。豈可憚勞。乃躬修祠禮。貳車有詩曰。九江代拜嗟從昔。五馬親祠始自今。公自以由支郡升巨鎮。荷朝家選委之重。洗手奉職。梁自奮厲。又素著廉潔。而橫遭口語。皆出風聞。不能無快。去郡尙無他。重罹風雪之苦。將次池陽。忽得微疾。一昔歿于舟中。寔慶元四年正月丙辰也。嗚呼。痛哉。享年六十有二。官朝請大夫。娶陸氏。故發運使寅之女。明慧勤約。內助甚飭。相夫教子。俱有可稱。先二十六年卒。贈宜人。子男五人。敏中。從事郎。撫州軍事推官。教中。將受公遺澤。餘幼亡。女八人。其三亦先卒。一適陸森。宜人弟之子。其次迪功郎。監鎮江府延陵鎮趙希一。從事郎。台州臨海縣丞。趙師仇。里士黃沐。皆壻也。一尙幼。孫男一人。之綱。迪功郎。臨安府富陽縣主簿。始宜人葬于慈溪縣石臺鄉龍潭之原。敏中等將以十二月壬申奉公之喪合焉。公之處家居鄉。出而從宦。表裏如一。明白空洞。不問大小。待之均禮。故所至與人無所怨惡。檢身謹密。杜門省事。又不治生產。了無贏餘。婚嫁交迫。俸入緣手而盡。處西偏。欲少增闢。竟莫之遂。外家友恭之名。聞于時。仲舅尙書任兄弟之子。猶子也。叔舅運幹蚤世。澤不及子。公奏闕中以官。其篤于友愛。有父兄之風焉。計音至鄉。親故無不隕涕。母氏泊仲舅。皆以高年見公之亡。傷悼尤甚。公素少疾。持心近厚。孰謂其止于此耶。公游以臨遣奏事。上動兩朝之聽。其一論韶州岑水場兵匠之弊甚悉。謂諸路配隸之餘。選以應役。或聚而爲盜。害及一方。若從墟戶之便。添認銅額。可省廩給之費。其到場及四年者。照舊格給據縱遣。餘人以次歸元配州軍。實遠方經久之利。敢書大概。庶幾後人或有取于斯。銘曰。

胡齒其年。歿而齋志。公之爲政。慕古循吏。害公客耶。亦命之制。龍潭之原。往從伉儷。有銜不祛。慶在來裔。

攻媿集卷一百四

誌銘

知梅州張君墓誌銘

龍游爲浙東壯縣。號難治。自紹興間陶安世定有聲之後。歷數政不以善罷。四明張和卿由袁州萬載尉以捕盜賞改右承務郎。年壯氣銳。往爲之宰。親黨或勸止之。既至謁廟。以廉勤公平自誓。上不負于君。下不欺于民。終始如一。神其臨之。聞者竦然。首定規畫。凡聽訟追科。出納簡稽。公吏抱案進退。皆有程度。鄉胥姦弊。智者不能盡察。君左右參驗。甲乙相糾。簿籍更用薄楮。以防削改。字畫分明。欺僞略盡。有宗室子與強民爲仇。各聚衆至數百。期操兵夜鬪于市。尉趨告。公曰。安有是事。命置酒。尉股栗不敢飲。吏又告將合矣。君笑不答。俄散去。約明日復至。遲明。召二人者至庭。謂曰。汝自相仇。彼衆何罪。而使濫被殺傷乎。不如挺身持刃決雌雄于前。兩人者相顧欲退。公曰。官府有法。可容爾耶。分囚廡下。至累月。始悔過求免。邑衆爲言。願相保任。使自新。即縱之。俱媿惕感服。君既歸。猶以時節致書問起居者數年。設保伍之法。繪爲魚鱗圖。居處嚮背。山川遠近。如指諸掌。又籍其家之長幼姓名。年齒生業。纖悉畢載。其屬強無行。鄰里可以糾告。或犯法未就捕。而君已知其人。私忿鬪毆。鄰不爲勸止者。與同罪。屢訴誣安。必坐其教令者。法令

易行。井若畫一。欲以獻之朝。通行天下。未果也。豪右竝大溪為春磴。以擅利。久為舟行之害。間有廢之。僅能撤去浮屋。君始併其基址去之。初謁太守。司諫施公元之迎謂曰。邑大未易治。蓋以君尙少也。君曰。正恐上官以為易。今知其難。則可為矣。守待察屬。一日。令賦外別輸。四令奉命。惟謹。君獨爭曰。使某左枝右梧。月獻緡錢千計。未為甚難。如貽患後人。何守盛怒。君辭益堅。且曰。事棄官以歸。已束裝矣。守曰。試子。乃能剛果如此。更薦之。後日書問如待子。姓。家事亦或咨謀焉。白革湖鎮當水陸之衝。戍兵經由。不翅寇盜。莫敢誰何。君白帥府以軍法齊之。無敢諱者。有一士龍禽于市。為惡少年侮。君責其不學。送縣庠。從師受業。謹其程課。居數日。而後杖其所侮者。人皆悅服。視事纔三月。有訴君于部使者。覈其言不根。反以此受知。又訴之朝。泊付有司。乃扳引前令事為言。其人既伏辜。君之治行益白。久之。諸誦雜然。如十德詩。能官賦。十可喜歌。頌。錢木鏤石。幾不勝數。流聞四遠。境內多立生祠。惟靈耀成志二寺。至以神事之。或致禱焉。帥憲具績效奏聞。有旨候任滿赴都堂審察。宣統初元。既造朝。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俄改差權。發遣均州。制詞有云。風力敏強。有聲劇邑。是時孝宗皇帝垂意民事。由治縣而擢為郡者不過數人。如丞相葉公衡。自於潛守毗陵。卒至大用。均有管內安撫之權。人謂君自此升矣。四年。陸辭奏事稱上意。且屬以有機密事。來而臺評以資淺論罷。五年。差知與國軍。前論者又以為言。改通判筠州。遭所生母安人方氏憂。服除。通判衡州。既授代。而報罷。紹熙二年。主管台州崇道觀。四年。通判廣州。幾年。適梅州關守諸司奏辟。未幾而屬疾。慶元三年十月丙子。歿于郡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一。官止朝散郎。嗚呼。命矣夫。娶伍氏。封安人。子男五人。度。庠。序。廉。度。將以君遺澤補官。孫男六人。奇。之。衡。之。環。之。次。俱未名。先一年。奇之卒。孫女三人。尚幼。君之入廣。從行者多困于瘴癘。第四子序卒于梅。君念之切。閱月而君亡。安人來自富家。善事其姑。君既受命。悉以祖產歸諸兄。而又不事生產。安人攻苦食淡。闢助為多人。無間言。奉祭祀未嘗不躬親。撫庶子不翅如己出。初封孺人。後得今封。率諸孤扶君之喪。遠歸。悲苦勞動。人所難堪。歸而治葬。尋亦感疾。五年三月乙巳。不起。始公卜壽藏于鄞縣清道鄉邵家橋祖塋之側。既以四年十一月丙申大葬。又以五月壬寅。安人于君之墓。嗚呼。天之禍張氏。何其酷耶。先是。君之諸子為君求銘。以君既葬而遲之。弔安人之喪。又哭踊以請。余于君有連。又以齊年相好。何辭。惟張氏自仲以孝友稱。衣冠代不乏人。永嘉南渡。始居于吳。五季之亂。避地東來。有官于四明者。因家焉。君之曾大父給。累贈宣奉大夫。大父寅。贈朝散大夫。父邦彥。政和二年。蘇太學。上舍。擢進士第。官左朝散郎。贈朝議大夫。自叔祖宏。舉經明行修。為吏部郎。遂為鄉之望族。君諱祖順。和卿其字也。生七歲而孤。當紹興十四年。以朝議致仕。恩補將仕郎。性資明悟。執喪如成人。長從鄉先生。食判沈公銖游。沈公愛之。至育于家。曉暢世務。以氣義自許。庶幾大其家者。居官所至。可紀。萬載有盜竊。躬勒部伍禽得之。念其窮無所衣食。而致此。以為案問自首。盜得不死。衡陽歲饑。道殣相望。君遺發廩賑。給而後報。監司不罪其專。而以才具優長薦之。提刑姚公恪。轉運張公績。提舉陳公傳。良謂君敏強精勤。廉平簡素。不詭隨而失守。不強梗以侵權。嘗稽其簿書。條目雖多。撮為一編。上收下支。日總其最。簡當精密。無所容姦。委之決獄。酌情參法。隨手剖析。人稱平允。

相率列其狀于上。今諫議張公釜為廣帥。以歲有登歉。欲廣儲蓄。以備緩急。為經略司。櫛備倉。創立未久。專以委君為之。條畫綱紀。辦事既速。了無遺策。張公兩稱之。梅在萬山間。官舍民居。率以茅竹為屋。公慮火災。更以木瓦。自驛舍庫廩兩獄。先以公幣為之。民亦樂從。郡計匱竭。為之經理。而用稍足。又能葺學校。為養士計。汀贛接壤。歲晚輒百十為羣。名曰負販。實為剽掠。松源石下。為二州淵藪。澆熙間。有嘯聚者。自是幾無寧歲。君下車。即用龍游魚鱗比伍之法行之。羣盜為之屏跡。郡治之後。茅葦彌望。君令民築室兩傍者。復其身。遂為通途。舊以土客戶社丁供州家之役。各有科調。為罷去之。皆起來。君之嘆。惜其見于用者止此也。與人樂易。持論平恕。而勇于立事。不顧強禦。毅然不可回奪。居官廉約。為令時。需產以繼祿。又好周人之急。力竭而無倦色。嫉吏姦如仇。洞見肺肝。人不能欺。衡陽之勳。良以此也。平居念當世利害。擬為奏章。以待施用。久遂成編。名愚見錄。藏書教子。尤所留意。朝議有經解雜著數十卷。大書編次。實藏甚飭。對之輒泣下。嗚呼。古人以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猶可以行志。為邑宰而得名于史傳者。衆如君。龍游之政。可以不朽。故余表而出之。家有治縣捷徑等書。皆公見于已試者。後來尚得以致其規。云銘曰。張氏著姓。孝友惟仲。漢良晉華。支派尤衆。永嘉南渡。始為吳人。或官于明。遂大于鄞。君起孤藐。以才自奮。所至可紀。芒刃不頓。龍游之政。絕後光前。治聲燁然。徹于帝前。謂自此升。欲起輒仆。晚試于梅。遂罹變故。抱負有餘。賻志而亡。哀哀賻助。又不勝喪。邑人尸祝。足以不朽。銘以表之。尙啓厥後。

黃仲友墓誌銘

余從兄編修娶黃氏。諸暨名族也。嫂氏兄子定之。又為編修婿。定之佳子弟。聞其父推官之賢。恨未識也。一日。以書來。訴推官亡于上饒之官舍。歸葬而求銘。為撫所錄行實而銘之。君諱宗諒。字仲友。世居洪之雙井。與豫章先生俱本于婺州之黃。五季有避亂而居剡者。又遷諸暨。遂為縣人。七世而上。失其譜矣。曾祖舜卿。贈正議大夫。祖彥。朝議大夫。贈大中大夫。父克寬。朝散大夫。贈中大夫。君幼而孤。刻意向學。手卷不釋。紹興初。建太學。以弱冠上優選。月書季攷。屢占前列。馳聲二十餘年。秦申王嘗國之久。士子習為諛言。漢唐非七制三宗不道。時文中不復及與亡治亂事。至不識資治通鑑為何書。二十六年。歲在丙子。高宗更化之初。公道大開。申挾書之禁。防閑甚密。秋賦多越起其行。君以素業買勇而前。登名薦書。儕輩歎服。時命不偶。澆熙五年。始以特恩補將仕郎。明年。中銓。授處州遂昌尉。年近六旬。而勞苦不憚。警捕之職。甚舉。境接建安。俗犷悍。小款則盜竊。公行。里正嘗以嘯聚聞。君亟率所部操兵往逐之。凶徒相顧駭曰。黃佛出矣。忍犯之耶。相與遁去。一境晏然。十年任滿。調台州司法參軍。到官。適歲大慶。義倉出納。惟謹。尋授信州軍事推官。慶元二年。始入幕。國正季。君翔為守。布衣交也。郡事多以委君。幾于盡諾。君老而益壯。剖析滯訟。案牘山積。推究無遺。據法予奪。不容一毫之私。二年間。類為四冊。近五百事。四年之夏。忽苦脾濕。雖多在告。竭力公務。不見情容。痼疾復作。遂求致其事。轉承事郎。方將假裝東歸。放意林壑。以樂餘年。未幾。疾革。竟以十月戊寅。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七。娶趙氏。融州觀察使贈開府儀同三司。潤國公。士筏之女。聯姻天族。祖免親。法當補官。君獨不就。識者高之。子四人。與之先六年卒。次即定之。登仕郎。次一之。尙

之皆業儒。女二人。長蚤亡。次許嫁姚銓。參政令憲之諸孫也。孫男三。季雅。季文。季野。孫女四。諸孤將以五年季秋某日葬。于縣之孝義鄉魯墓之原。合趙氏之墓。君資強毅。而與人謙和。及見前輩。源流有自。他無嗜好。惟教子甚力。交游至多。未嘗失色。遂昌邑。席草。二丁祭器。亦不能備。君悉力辦。為之一新。課試士子。翕然悅服。尚書王公佐方尹京邑。貽書相賀。有賜費。舍以延生員。為斯文宗主之語。在丹丘時。直閣田公渭以倉使按郡。一見。暗曰。老先生尚爾淹恤。乃令吾徒冒乘傳之寄。自顧默然。即以舉劄來詞曰。學高前輩。政有典刑。尤謂老成。何堪繁劇。人以爲知言。禮部尚書尤公表時居西掖。以詩寄君。有云。金馬玉堂。慙我輩。青衫白髮。念君遲。三數公皆上庠故人。故知君尤深。推此可見君之爲人。垂絕不亂。命諸子無他言。惟以進業保家勉之。自號隱退老人。有文集二十卷。藏于家。銘曰。

吁嗟黃君。馳騁文圃。少壯雋聲。不爲不售。晚服官政。感歎者舊。隲七望八。不爲不壽。日月逝矣。用不及究。善積慶餘。尙啓厥後。

趙深甫墓誌銘

長兄績溪尉蚤世。三子五女。以次婚嫁。丘嫂最愛季女。聞小溪寓居趙氏家。法媒灼之。言曰。武德夫婦。老杜門約居。教子甚嚴。諸子聯中。科第多有賢稱。其第三子師信。既以潛進士出身。得尉台之臨海矣。請婚。審于鄉評。曰。然。遂以兄之子妻之。後以近制改師。師字深甫。既婿于我。與之游處。被服儒雅。略無齊梁之習。慶元二年。君既悼亡。謀葬于通遠鄉白石里石營保之原。而後之官。甫四年而君亡矣。哀哉。母安人馮氏尙無恙。一女二子。哭聲不忍聞。石營去所居幾里許。將舉深甫之喪。合焉。求銘于余。忍銘君乎哉。君實爲趙祖皇帝系孫。贈保康軍節度使高密郡公。君之曾祖也。贈武義大夫子蓋祖也。主營台州崇道觀伯。武德也。武德生長承平。南渡流落。居四明之鄞縣。大抵居官廉儉。謹蓄俸餘。以爲待次計。與鄰里不以財交。故內外肅然。深甫生而奇。長服義方。自力于學。登第五年。而後授室。強敏自喜。始調官。或賀之曰。臨海尉多以捕盜改秩者。君以爲非吾志也。在官果兩得強盜。一獲私鹽甚夥。皆應受賞。照驗明備。終不自言。又達于吏事。以此受知于諸公。邑民自經而有傷。又以移尸與訟。令受私謁。諭君毋生事。君正色曰。事干人命。今日正欲得實耳。長掛而起。終直其事。人皆稱平。令慰且不禁。時以職事相窺。君弗恤也。有十將雄狡無賴。前政莫敢誰何。偶有犯當治。輒肆言曰。尉欲治我。不望改官耶。君真之。理窮詰宿過。卒逐之。餘皆登服。尋爲衢州西安丞。工部尚書謝公源明時爲守。趙召。轉運使潘公景珪問曰。郡中有賢丞乎。謝公以二人對。而以君爲優。備言廉勤。曉暢民事之詳。潘公曰。得之矣。俄列上。謂才術優長。可以作邑。兩易知嚴州桐廬縣。最號難治。君爲之談笑而辦。才登益顯。任滿授紹興府錄事參軍。丁武德憂。不赴服。除。有旨侍從。臺諫各舉宗子二人。余在西掖。薦君之兄師津。今知樞密院。謝公深甫。台人。也。極知君。恨累員已足。未有以及之。方爲御史中丞。而吏部尚書劉公德秀爲政。察御史。問人于憲長。謝公亟稱君之賢。劉公慨然薦之。其詞曰。與學有源。素履無玷。雖歷官未久。而聲聞益彰。併及辭盜賞事。爲遠到之識。乞以備朝廷選擇。初不讓。真公舉也。天族蕃衍。人才衆多。昆仲屏居山間。憂患之餘。名微天

聽。照移狎至。幾于羔膺成事者。鄉人榮之。本無意于干進。僅以此俱得添差幕官。君授建康府節度推官。留守尚書張公杓多以滯訟屬君處之。當人情。合法意。衆議有未定者。獨招人郡齋議之。或至夜分而後退。大資趙公產遠素知其才。見其盡心贊畫。受輸決事。無不曲當。首授京削。參政又爲之延譽。諸司交薦。僅二改而歸。既調嚴州節度軍書記。爲部胥所賣。再往都下。久之。得疾逆旅。遂以五年四月戊寅卒。哀哉。若人之不淑也。始既辭盜賞。而不用。蹉跎至此。知己方當路。可以伸矣。而止于儒林。素壯強飯。年五十有二。何疾遽困之耶。子希儒。希儒。女未行。君性質直。忍貧自立。職務之外。進學不倦。垂意經史。同寮廣和。往往傾其座。人心計精密。治公事如家事。言不妄發。持論甚正。孝友勤謹。自奉淡薄。不務華飾。思有以自見于世。遂吞志而已矣。方鼓盆時。手記費用之目甚悉。其子請曰。何用爾。君忽曰。我且死。汝輩從此爲之。某日銘曰。

父子之賢。聞于鄉閭。兄弟之美。微于帝都。君才甚優。知己當塗。謂進未艾。而止斯乎。兄子既殂。又銘其夫。尙惟諸孤。承慶之餘。

安光遠墓誌銘

潛熙十二年。余方懷東嘉之綬于家。頗聞安君光遠詩聲。一日。寢長篋。臨門。倒屣迎之。貌甚偉。文甚工。與之語。纒纒可聽。而忘倦也。又六年。過余于外府。求跋其大父詩卷。比余投閒里居。故人罕不見者。獨光遠未能相過。已而聞其病。遂不起。寔慶元四年七月丙辰也。六年。諸孤將以四月丁酉葬君于鄞縣之通遠鄉建陳南山。其次子璣門以銘爲請。手編先集。列載行實。粲然可觀。余既哀光遠之遇。愛其子之克家。遂屬筆焉。惟安氏系出唐忠義傳金藏。五代後唐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全之後。國朝勳節度留後守忠。即君之九世祖。司徒忠果。雄勇功臣。習七世祖也。曾祖希文。崇信軍節度使。祖寓。武德大夫。真定中山府。路廉訪使。父時。從義郎。三世皆娶趙氏。家開封祥符縣。建炎避地著籍于明。今爲慶元府居小溪鎮。四十年矣。君諱昭祖。娶軒氏。宅社左承議郎。中美之孫。子男四。勝。非。辟。疆。去華。棄疾。女二。長歸馮季參。次未行。孫男一。女三。君世爲名將。至廉訪始以文采受知。祐陵。與樞密宇文公虛中。雍帥蔡公靖游。尤與實學。劉公子羽厚善。劉公狀其行。自謂急難之義。天屬莫加也。從義仕不顯。而家學尤懿。見于張公總得。祿之帖。正字王公術之銘。兄弟終鮮。承父祖之傳。幼敏悟力學。抗志高邁。從義指物命題。脫手成句。見類書輒屏去曰。此豫以不能待人者。性端靜。衣或數歲一浣。縑書已熟。若手未觸者。舉動不苟。絕無子弟過。從義年踰四十。得君。篤愛之。擇師以教。日益秀發。父子短檠相對。至十餘載。自爲知己。出入不能相捨。既冠。同客都下。從義得疾。委頓。君憂備。願以身代。旋即東歸。竟至捐館。執喪哀毀。悲感行路。母素嚴重。家政至是益肅。君亦敬事。盡其歡心。及疾革。醫治未效。至封股以進。家人竊窺而後知之。喪葬俱備。禮。自以世襲衣冠。未有以文發身者。扁其室曰。觀行。朝暮激昂。期紹先志。踐踰至五十。始慨歎曰。科舉之不效。命也。遂一意于義理性命之學。舍後築園。中闢一徑。自號通村老子。好爲古文。尤工于詩。平澹數腴。不爲艱深之

詞。每日工夫到處。卻無奇特。有文集二十卷。名通村遺業。丞相壽春魏公退處碧谿山中之客。惟雪窻張武子與君。從容觴詠。如裴迪之在輞川也。鄭黃中。王德新。龔養正。薛清卿。湯孫將諸君。皆相與爲文會。調倡之友。致仕應君良弼。一鄉推爲長者。老而益高。君尤與之厚。嘗銘其墓。人以君爲應之亞匹云。與物無競。不見喜愠之色。每戒子弟勿與人辨是非。待其自釋。又曰。橫逆之來。如在荆棘中。徐行緩解而已。禮法自將不識。公府以誠待人。久而相孚。內外無間言。喜事愛客。客至趨備酒肴。攝蔬買魚。陶然徑醉。氣同志合。或館致累日。室無長物。惟好古不衰。先世遺書。殘編斷簡。皆手自整理。書尺往來。有可觀者。亦謹藏之。筆札素工。稱其文。既高簡。莫窺其際。客去則取所聞見者。劇談示訓。諸子不待出門。而家傳充然有得也。自卜葬地。無復世間意。參閱內典。旁接諸禪。跌坐至深夜不動。年纔五十有七。而疾病垂絕。猶大書偈語。詞意超詣。亦足以知君所存矣。銘曰。

窮亦樂。困而亨。奚其爲政。不言而行。惟卒不施。以昌其詩。江山爲助。筆乃縱橫。優游田里。以得此生。彼其憂于心。而毀于後。雖曰得志。未知與此孰重。而執輕安氏之積厚矣。非此其身後。其有與者乎。

朝奉大夫李公墓誌銘

太師史文惠公兩登相位。其持論以求賢用吉士爲先。蓋其天資寬宏。務爲忠厚。家傳孝謹。以此教子。以此擇婿。玉局李公。剛定其一也。公諱友直。字叔益。世家紹興府之餘姚。太師爲尉與公之父游。見公所爲。文奇之。又喜其端粹。遂締姻焉。公甫冠。入上庠。太師鼎貴。公退然未嘗自言。同舍有不知其爲丞相婿者。其恬于勢利。自爲諸生時已如此。太師尤器重之。既登科。而太師再相。孝宗垂意人物。一日問太師子婿孰賢。以公對。即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時道熙五年二月也。有以資淺爲言者。雖寢前命。至七年。再除。始就職。朝論翕然。以爲真吉士。可謂冰清玉潤矣。公曾祖尚。邕州太平寨主簿。祖竑。從事郎。累贈奉直大夫。父梓。承務郎。累贈朝請大夫。妣茅氏。贈宜人。公幼警悟。蚤已能綴文。父祖奇愛之。稍長。益自刻厲。主簿學行爲里人所宗。以貢入京師。晚得得一官。延師儒訓子孫。孫曾四人。入太學。公最以詞賦得名。屢占上游。首名薦書。後以恩免舉。將再上禮部。俄遭外艱。乾道初。試上舍。中優等。又丁茅夫人憂。道熙改元。該免省者五人。公獨不就。遂登二年進士第。授迪功郎。明州慈谿縣主簿。易太平之蕪湖。未上而有勅局之擢。纔半載。以修進條法事類。特改承奉郎。輪對便殿。進止詳雅。敷奏明白。歷陳救荒漕運附試三事。孝宗嘉納。悉以付中書。或諷公謁廟堂。施行之。公曰。吾知盡忠。爾後議者立附試之額。卒如公言。同列序遷。方擬以容臺博士處公。言者又以爲驟。得旨外補。丞相王魯公論使求倅。謂杭則不失故步。明則可以便鄉。公止。曰。祠魯公深歎其遠識也。九年。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一年。通判婺州。既至郡。參正李公彥穎。中丞蔣公繼周。爲守。皆知公賢厚。每事咨焉。公外寬內明。政務大體。而略苛細。恂恂若不能言。而從容裁決。無不均當。謙和樂易。事上官。以禮。雖不爲異。亦不肯苟合。惟是之從。不可干以私。僚屬吏民。敬而信之。不忍欺也。既歸。官情愈薄。去國且十年。未嘗以一字自媒于諸公。居歲餘。復求郡丞。遂倅湖州。刺郡。數易守。公間行郡事。輒稱治。吏引例。卷以攝承當增俸。吐去之一金不取也。提刑陳公公亮。提舉黃公通。將

列薦于朝。公力辭之。趙公不迹來守。強敏明察。官吏嚴憚。且謂公必不合。公不改其度。守爲之降色。辭公亦以吏師事之。始終實敬。不可得而親疎。時人兩賢之。後守至。未煖席。劫去。外臺怒未釋。偵邏日至。符移旁午。先是。郡有舊儒爲守家吏。與之俱來。已而頗肆。籍其家。得守與其婿數書。戎官將發之。公曰。何忍發私書以賄人于險乎。亟焚之。止械其人以前。使者聞之。弗罪也。後窮詰之。守果無預事。遂白。徵公幾殆矣。秋賦多鼓譟之患。公爲監試。前期以訪鄉老。具得其情。爲之區畫。無敢譁者。攷官以去。取決于公。辭不爲司業。素知公。嘗曰。公澄之不清。撓之不濁。真淵乎似道者哉。侍郎莫公叔光代公爲副定郎。嘗貽書曰。公如美玉。固未嘗掩瑕。而純粹之至。無瑕可指。此平昔之所敬慕。未易及也。其爲名勝所重如此。慶元改元。制會兩任通判者。方許拜州。曾經擢用者。方許除職事官。交親趨之。勉至脩門。謂公必留。而一造相府。即以小壘自詭。丞相余公謂何取之廉耶。許知臨江軍。命未下。已謁告歸矣。五年夏。以疾求閒。甚力。今左丞相京公意謂遠。委曲勉諭。既不可回。又爲之易廣德。且諭公曰。地近事簡。可以臥治。毋惜一行也。時廣德守已得。需公之至。公謂求閒居而得。郡辭遠。次而就見。君相之恩。誠厚。非本志也。復申前請。改成都府玉局。觀後兩月。疾益侵。求致其事。竟以其年八月乙亥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六。積官至朝奉大夫。賜緋衣銀魚。史宜人。有賢操。先二年卒。蓋宜人朝祥而公以暮捐館。舍人尤哀之。子四人。曰廣。曰康。迪。功。郎。婺州浦江縣主簿。曰庸。曰康。以公遺澤補官。廣庸皆蚤世。四女。長適迪功郎。臨安府新城縣尉趙師固。而卒。次適修職郎。監紹興府和旨酒庫史實之。實之亡矣。餘在室。孫男三人。該。將仕郎。諡。詔。女一人。諸孤將以六年九月辛酉葬公于縣之蘭風鄉新湖劉公隄之原。合于宜人之兆。嗚呼。公金玉人也。簡淡無嗜好。經學邃于二禮。屬文長于駢四。儻六。間爲人草箋奏。談笑成篇。初若未始經意。詞旨明切。號爲得體。他有碑志銘贊等出。輒爲人取去。無留。蓋公既沒。僅哀二百餘篇。藏于家。詞氣雄渾。似其爲人。字畫遺美。鄉有石刻。必求焉。凡公所長。不以自銜也。性至孝。祿不及親。終身以爲恨。故于族黨恩意有加。訓子若弟。示以趨向。使自知勸。誘掖後進。絕口不言人過。杜門卻掃。或十餘年不至城邑。令佐敬其賢。多就見之。清修謙謹。無賢不肖。一接以禮。犯者不校。不見喜愠之色。故哭公之喪者。無不盡哀。里閭盡釋。亦咨嗟痛惜。謂無復見若人矣。康少而幹蠱。即委以家事。俾毋闕我。築堂曰竹隱。一丘一壑。不啻自足。多焚香默坐。得喪榮辱。不以介懷。疏財喻義。不事生產。而趨人之急。成人之美。恐力不及。既無德色。或莫之知也。先卒一月。忽告二子曰。吾以進士起家。仕至二千石。將以善終。無可憾者。遽屏醫藥。至屬纊。無一語亂。膚色溫潤。竟日無小異。家人幾不忍斂。顧非寡欲積善之效耶。鑰父子出入太師之門。識公甚久。既又同朝。婦王氏之姪歸康。與鑰之次子實爲僚婿。稔知公平日大槩。故康來求銘。康謹愿克孝。濡染有自來。嘗薦漕臺進學不已。是能世其家者。銘曰。

知復州張公墓誌銘

孝宗龍潛。妙選寮采。端明張公與太師史文惠公實為贊讀直講。內禪之際。二公翊贊為多。文惠既相。忠簡為工部尚書。告老而歸。上意恨用之不盡。恩數優渥。視簽書樞密院君臣相遇。可謂盛矣。公諱仲梓。字才卿。忠簡次子也。世為溫之永嘉人。曾祖積。祖忱。贈中奉大夫。忠簡諱闡。母盧氏。累贈魏國夫人。公資強敏。少承義方。力學博記。年十四。入上庠。時中興。學校更新。在選多名士。已能與之相下。上月書季。致率在前列。又兩預薦書。紹興三十一年。以明堂恩補將仕郎。非公志也。明年。授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隆興二年。丁忠簡憂。乾道五年。差監行在豐儲倉。九年。史公以使相帥福州。過關力薦其才。孝宗念舊學之子。即日召對。閏月。改宣義郎。三月。除大理寺主簿。淳熙元年。遷太府寺丞。四年。乞外補。知通州。七月。陞。因論常平利病。敷奏詳明。上為之嘉歎。問關在何時。以實對。即許改除。且諭公曰。他日莅職。毋忘所陳。遂改荆南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六年。持節入境。體臨遺丁事之意。疚心區畫。利與害除。因劾寮吏之慢令者。忤同事意。尋遭論罷。公之仕進。以此齟齬矣。十年。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後知江州。再知通州。俱不赴。凡三授祠祿。至慶元改元。始為兩浙西路安撫司參議官。秩滿。知復州。四年。赴郡。古號竟陵。廢置靡定。旁枕襄沔。地卑水匯。間三四歲。僅一熟。富商歲首以糶茗貸民。秋取民米。大編捆載而去。公至首訪民瘼。嘆曰。種未入土。民已無所告糶。可無以處此乎。騰書帥漕借所儲粟。禁止商販。又廣為收糶之計。倉廩充實。邦人賴之。野曠多盜。重為民害。公分置鄉兵。部分嚴整。犯者痛懲。以法盜為引去。期年。公感末疾。視事不少懈。未幾。寢革。遂以五年十月辛酉卒。享年七十有一。積官至朝請大夫。娶周氏。朝議大夫。奉先之曾孫。視永嘉先生行。已為大父行。少公一歲。先一年二月甲午卒。封宜人。男三人。煥。通仕郎。既冠而亡。次烜。煥。俱以公任補將仕郎。女三人。孫一人。瑄。當授公遺澤。孫女二人。公蚤歷艱苦。忠簡晚既貴。家事賴公經理。性介特不好華飾。圖史之外。他無長物。通經餘暇。諸子漢晉唐諸史。鈎奇撮要。手自抄錄。所為詩文盈帙。簡古邃深。今藏于家。既登仕版。又再薦于外臺。四上禮部。竟不偶。中間困于頌言。才不得試。孝宗簡記。擢守九江。亦不果出。卜築謝池。陶然自樂。終不見戚戚之色。家傳有自來矣。宜人幼穎悟。嫁時公家尚窶。相與刻苦。以奉忠簡。閨門無間言。善相其夫者也。二子將以六年十月甲申奉公及宜人之喪合葬于縣之吹臺鄉西山法濟院之右。來求銘。鑄于公家。為有連。歲在癸未。與公之弟尚書公春卿為同年進士。獲拜忠簡下風。迨官勅局。公之季弟延卿為寮。公方丞外府。居又比鄰。客授公鄉。後又假守。昆仲偶皆家居。春卿同列從班。公入議幕。交情事契。日益加厚。公之在復。春卿以華文開學士守鎮江。延卿為濠州伯兄之子。晦之為泰州。一門四郡守。諸孫秀發。人皆嘆忠簡君子之澤。夫何公與春卿繼卒于郡。遠不能致束芻。而駭悼實深。故不得辭而為之銘。銘曰。

忠簡深醇。求之古人。位喬台輔。望壓薦紳。君承義方。蚤入太學。膏顯于朝。卒困流落。復政未報。而乃忽焉。哀哀介弟。相隨九原。君子之澤。其流未已。我惟銘之。以詔孫子。

攻媿集卷一百五

誌銘

朝請大夫史君墓誌銘

四明衣冠之族。紹興以來。莫盛于史氏。自八行先生以純德與學。積善餘慶。是生樞密公。吾鄉之登政地者。實自公始。樞密兄之子。是為太師會稽郡王文惠公。位極人臣。而史氏益大。故君之高曾。皆重疊追贈者。四十年不惟賞延繁衍。而決取世科者。累舉不乏人。其與又未艾也。盛哉。君樞密之子也。諱浚。字堯翁。世為明州鄞人。今為慶元府。曾祖簡。祖詔。俱贈太師。冀國公。曾祖妣葉氏。祖妣徐氏。皆冀國夫人。樞密諱才。嘗任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官左朝奉郎。致仕。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妣孫氏。封齊安郡夫人。累贈大寧郡夫人。樞密以紹興二十四年歸休。三十年致其事。奏君將仕郎。授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以便養。三十二年。丁樞密憂。服除。引孝宗登極恩。循修職郎。再奉祠。乾道六年。調福州古田縣尉。九年。文惠公帥閩。以避親不赴。崇憲靖王知明州。辟為定海制置使。司準備差遣。淳熙四年。秩滿。關陞從政郎。用舉主。改宣教郎。知紹興府新昌縣。十三年。差權通判婺州。十六年。光宗尊恩。轉朝散郎。紹興五年。今上尊恩。轉朝散大夫。餘以年勞。積官至朝請大夫。嘉泰元年。引年致仕。三年九月旦。卒于家。享年七十有五。家呼君

年三十而得官。歸自婺女。積六十有三。已無復官情。其見于施設者。止新昌婺女兩任。而所至聲績可紀。其奉親立身。處家居鄉。又皆以古人前輩自期。是亦為政豈虛語哉。樞密之歸。君已壯矣。謂君曰。吾之進退。固自無歎。第郊恩不能及汝耳。公拱而對曰。大人方欲全晚節。豈當以某為念。樞密喜曰。吾姑試之。而氣貌泰然。足以成吾志矣。參政李莊簡公守永嘉。樞密為策幕。待遇極厚。君方就傅。附學郡齋。每旦必束書以俟。戶外寒暑如一。李公奇愛之。樞密赴餘杭。君侍大率次長安。時有數百艘相持。旬餘。公猶總角。為之登岸處分。使往來之舟。以彼而行。己舟獨殿。不日遂通。樞密被召將行。吏有以白金遺僕夫者。公侍側。奮然曰。是將汗我。當發之。樞密喜曰。吾兒可謂清白吏子孫矣。性篤孝。大率既下世。樞密年益高。父子相與為命。娛侍左右。藥非親嘗不進。未食不敢嘗。執喪盡禮。既葬。結廬其旁。捨城居而家焉。致敬家廟。且旦集家人拜謁。風雨不淪。蔬菜之屬。未薦者弗敢嘗。祭祀備極誠潔。滌濯烹飪。必躬必親。將奉祀則衣深衣以寢。諱日先期齋素。哀慕涕洟如始喪。生朝不為宴樂。在官。吏民無知者。同氣惟一女兄適周氏。事之甚篤。見其卜居。以金幣別墅遺之。制幕例得值直。君曰。吾有先人之故廬在。僕從亦以鄉曲不當用。悉辭之。魏王來鎮。君以職事迎謁境上。典客謂當庭拜。君曰。此必非王旨。揖而出。王首以此見重。遂被論薦。將校捕海寇幾百人。吏欲逮治。匿賊事。君曰。彼出死力得盜。以賊為賞。亦不為過。若以屬吏。是為賊報仇也。雖復用命。王為寬之。皆感激盡力。海道亦清。幕寮蔡君大成。廉明有守。或汗曠之。將實于法。君力辯其非。事及出。又厚為之禮。東錢湖積葑膠。王欲開治之。有請于朝。欲給錢穀及設贖賞。且以屬君。君引嫌以不敏辭。又白王曰。今為民興利。所費非不多。水軍有舟楫。春舌之屬。備優給軍士。當必樂趨。第嚴為紀律。毋令擾民足矣。請列杖岸旁。取葑積之日久自成隄矣。若屬之官吏。必致煩擾。民疲于奔命。吏急于言功。止得目下瀾漫可觀。根蔓不除。適滋後害爾。已而皆如君言。始至新昌。待制朱公烹時為提舉。一見如舊。即以滯訟委之。天台有王烏頭者。中產之民。以析戶交訟三紀矣。案牘山積。君盡召其黨論之曰。至親終訟。未有不破家者。我非不能處斷。一有勝負。汝必將復訴。詞意懇款。察其感動。遂與酒肴使交相悔謝。明日俱拜庭下曰。今不復訟矣。朱公深為器重。自是親戚有訟。率以此處之。或使之拜起。揖遜于前。而去得罪于父母者。輕重亦惟父母之聽。曰。吾盡法則傷恩矣。由是無不感厲。自新。蓋平時鄉鄰有失孝弟之義者。必諭之以禮。曉之以法。不悛者。或塊辱之。感悟則與以酒食之資。使其奉父兄之歡。乃已。其有暴戾恣睢。狠于鬪。冒于貨者。亦誨之諄諄。俾歸于善。故見于政者。專以風化為本也。君子催科不擾。而集嘗曰。寬之于粒米狼戾之時。而迫之于半菽不給之際。是罔民也。乃為之曉諭。謂及今不即輸納。將來不免追催。諒勤周悉。無慮數百言。讀之者雖頑鈍之夫。亦知感悟。租賦不待促而辦。部使者至。以移示旁邑。至今邑人猶傳誦之。邑在山間。異時趨辦役夫。以稱過使客。近鄉之民。一月或至數四。君令鄉各置籍。據籍點差。出歷為信。自輦輸官物之外。一無所役。三年間。戶不過再及之。遠者或終不及也。大谿自天台而下。既田甚廣。舊有隄以障狂潦。而善壞。幾無寧歲。君曰。人力不至爾。出官錢屬耆老督民修築。民競勸趨。其他陂塘。經君修繕者。無不堅久。鄉吏銷鈔不以時。遇有點追。擾及已輸之民者多矣。君深慰勞其人。問其道里。

期會之費。官為遺之。罰吏金以償。吏因于輸金。其弊遂絕。有士與民訟田。君謂士直而牘未具。士復來謁。君曰。茲事已決。彼當無辭。今見論。則成請求之私。移丞佐決之。後無敢有私請者。僧訟一民負錢至數百緡。君疑之。問民妻安在。曰。近鬻于人矣。即詰僧曰。此人甚貧。何屢貸之。汝必私其妻。妻鬻故訟爾。僧曰。又有新僧寺。殺其子而屍亡者。君念荀厥方盛。此必為盜。被擒而竄。爾責僧令尋訪。而寬其期。尋獲之一訊。而服。豪民以稱貸獲利倍徙。債者無所出。則以錢百萬獻于官。公問錢安在。曰。散于民間。官取之易耳。君曰。以此餌我。而欲自為計也。即受其獻。而列名及數。悉獨之。無不稱快。或殺人于野而未獲。尉兩以他盜塞責。君察其非是。皆縱使去。既而真盜乃見。猶微服至其處。覈之。與獄辭合。縣計初無百金之儲。而適負以萬計。君攷藏入之。目窮盡耗之原。曰。吏姦耳。吾能裕之。先是。歲用一吏。司出納。號場典。羣吏表裏。假貨為姦。君使日一易之。凡一日之入。暮歸諸帑。久而浸饒。曰。此理官錢法也。規模既立。上下復以相安。再歲所用益衍。重門頽圯。舉以為請。區畫自出。一物不取之民。有與官為市及就役者。加與之庸。直有獻木者。君曰。官自足用。此汝先釐中物。或與族黨不平。將假手于我耶。卻之。先嘗籍諸鄉之盜。日伺之。而拘焉。民間無復犬吠之警。既數月。相率而訴曰。某等失業。為此。然朝暮惕恐。未嘗得飽食。安臥。如今日也。各已知悔。且望少寬。許其日就傭役。夜必歸宿。及是。皆執役于官。元夕落成。棟宇華煥。鄉民不知有役。咸聚觀。以為神。縣庠久敝。欲新之。而前迫于民業。一徑幾不容車馬。君謀闢地。或曰。其家富饒。未易得也。君召與者。相禮元日。為敘拜禮。衣冠畢集。為陳尊俎。設介僕。敘長少。獻酬雍。無敢諱者。且曰。鄉飲之禮。昔固嘗行之。未有濟濟如此者。蓋釋皆相與觀禮焉。君實明而健決。兩詞至前。情僞立見。書判數百千言。反覆切當。每曰。久訟廢業。實官司不決之過。惟詳盡不可轉移。則安居矣。故一經予決。雖宿姦巨猾。無復異辭。及君將去。念一任所決滯訟。幸無翻訴。吾去之後。猜吏或為姦利。則貧弱必受其害。乃許請斷。由以備。于是請者日至。一一給之。或感泣者。曰。令君為我長慮及此。真父母也。咸請立生祠。君力止之。既去。民知其不可留。扶老攜幼。前期出境。數十里。俟于水濱。泣且拜曰。不復有此知縣矣。婺遭大水。溪南之民。登屋緣木。以避者數千計。守倅乘陣。君首募善舟者救之。令曰。活一人者。給錢五千。竭貳廳之蓄。繼以私帑。到者分處官舍。既飲食之。又列炬通夕。以男女混處。恐其滑雜也。人尤伏其慮深。盜入民舍。覺而遁。隱于桑間。主人訪求。盜投以石。幾中主。春以矛盜墜。而殞。吏以盜徒手受矛。當主人以殺人之罪。君詰之曰。石非仗乎。雖非所持。然中則主人死矣。關中偶傷于刃。此為登時。勿論可也。守不能決。交讎以上。棘寺卒從君議。有毆傷保辜。限日未滿而殞者。吏坐毆者。以重辟。君已知傷者能邀于市。飲啗自若。偶以宿疾發。而斃。再訊如所聞。吏民驚伏。蓋于獄事。尤留意深思。以得其情。平反如此等者。非一也。婦人有欲棄其夫者。誣其以私。舅不承而死于獄。吏白無所攷證。守將從婦。君曰。使其有之。亂倫之罪。固不為輕。使其無之。厚誣其舅。亦當反坐。舅由此以死。婦可已乎。聞之。憲臺遂坐婦罪。里婦獨處。惡少諶之。不從。夜詐稱夫歸。婦痛無以自明。泣告其夫。而縊。君聞而為葬之。表曰。義婦冢。罪其為詐者。君之莅政多此類。嘗禱雨于龍潭。冒版。

觀至其處。肅然若有所感。雲出嶽中。得神物以歸。陰雲隱隱。及郡而霽。然作邑時。凡應皆應如此。豈人力哉。守既行。而新刺史之兵百餘人。未知所歸。君使盡集于庭。探籌分符。隨即帖定。三易郡將。備盡禮敬。事有利害。必力爭。事已和好如初。君在州縣。一時監司帥守多名。相知甚深。然不為苟求。終無有以姓名薦達者。恬于仕進。改秩之初。文惠公在經筵。欲以請于孝宗。而君辭焉。曰。未更吏事。且欲字民以行志耳。晚年閒居。歲久。祠祿亦不復就。廟堂聞其廉退。亟稱之以厲。雖就者。山居蕭然。蒸酒自適。不以一事至公庭。鄉之太守或欲見而不可得。居官以廉節自厲。俸給之外。凡有例者。皆不取。用度一切取贖于家。歲計僅給。均為十二。每月一出。效東坡段作三十塊之說。不治產業。凡貨利之事。未嘗為也。好仁樂施。聞親戚之貧乏者。以濟之。喪不能舉。女不能嫁。多為成就。為梁以濟涉。解衣以蔽寒。塗潦者。予以笠屨。年凶則為粥以餉餓者。疾疫之家。既遺以藥。至置其所食。昏暮潛送其家。不使知也。親見義役之便民。及歸見鄉鄰有以爭役破家者。君謂受役之害小。爭役之害大。勸率為之。為請于邑大夫。力主其說。今賴其利焉。近山有虎。樵牧失業者。幾月。募獵者許以厚賞。獵具入山。虎亦遁去。晚益嚴重。端莊守禮。語不輕發。居不雜交。親朋有過。面折之。有一善則獎借勸勉。如自己出。取司馬公家範書。儀約為冠婚喪祭之禮。行于家。子弟有情容。必正色以臨之。童稚笑語。亦不敢妄。衣服器用。不追逐時好。家人俱不敢為華靡之飾。或見之。則嘆息世態之薄也。嘗在乘中。服布衣。鄉先生沈公銖笑其激。君曰。某不知其為陋也。淡然而一室。無他嗜好。惟取禮記。禮記。中庸。大學。祭義。祭統。儀行。表記等篇。通鑑。唐鑑。朝夕從事。尤篤于教子。招延名士。宗族子弟之願學者。皆預勉以修身之要。不徒望其取青紫也。長子中第。又二子入太學。未嘗以為喜。蓋所期望者不止此。夜課童幼語孟。為之講大義。每曰。惟爾之聲。贊于赫竹。遠矣。莊誠梵帙。深究理趣。病中區處家事。秩秩有條。醫至。嬉笑待之。呼諸子曰。我無所憾。惟汝祖隱德實行。太史紀載甚略。我死則汝輩不復知矣。口授數千言。既革。神觀愈清。自書一頌。尤為曠遠。又書二紙。戒母受賄。贈大略言。生無益于親。故。致可擾之乎。仍戒毋用緇流。既畢。盥手炷香。奄然而逝。其視死生真若且晝耶。君娶舒氏。御史中丞夏之曾孫。先君十四年卒。贈宜人。孝敬誠篤。四德全備。樞密方為國子監簿。宜人未嫁。而樞密超遷臺諫。大寧喜曰。此婦其昌吾家乎。未歸。登政地。歸。享上壽。康寧宴衍。宜人未始一日不在側也。大寧性嚴。事之至謹。遂信愛之。樞密久未有弄孫之樂。宜人請君置妾。君曰。設心如此。何患不昌。既而得子。今茲蕃衍。蓋不妒忌之效也。新昌相傳有白虎神為祟。吏言請避正堂。君弗顧。宜人亦曰。何物小鬼。敢據公宇乎。不為動。而亦帖然。族妹為邑士之室。始至。遺饋之。及歸。則與之酌別。中間不時求見。則謝之。果有私請也。在官未嘗問相外事。俸入亦不舉。知其日。君之清德。所助為多。凡君所為。極意奉承。君待之如賓。言必稱名。有出入。宜人必攝衣揖之。子婦侍側。雍雍如也。待婢使未嘗譴怒。嘗言不出諸口。衣必澣濯。不事珠翠綺綉之飾。年纔五十有七。卒于塾之官舍。葬于陽堂。鄉包家山之原。子男五人。彌遜。迪功。紹興。府蕭山縣主簿。彌迥。迪功。紹興。府蕭山縣主簿。彌進。將仕郎。彌遠。太學生。女二人。早夭。孫男十三人。麟之。中之介之。舉之。希之。暈之。阜之。常之。準之。昇之。巽之。森之。女九人。在室。諸孤將以十二月壬寅奉君之

葬合于宜人之墓。來求銘。銘託契非一日。君之清介。實所難及。諸孤錄君行實甚詳。且其施于政者。皆可為後法。又自言其母之賢。尤痛其早沒。懼無以顯于世。願併書之。故為具載。而系以銘。用慰孝子之思云。銘曰。史氏之賢。德惟邁種。衣冠之盛。輔相我宋。君生而秀。弱不好弄。父兄濡染。以義折衷。比宰百里。始見于用。廉白照人。輕徭清訟。人皆望君。夷庚飛輶。僅乘貳車。其退甚勇。平生介然。晚益嚴重。閨門自養。無所修飾。潭府不居。歸侍丘壠。家廟時享。極其欽奉。動循禮度。周旋勉中。閨門化之。無敢奢縱。屏絕聲樂。喜聆雅韻。謝去機事。志甘抱甕。力行所知。不牽于衆。誰毀誰譽。終不為動。老成云亡。鄉黨所痛。君則了達。如幻如夢。我方臥病。向風一備。詩以顯之。後人其風。

太孺人蔣氏墓誌銘

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此柏舟之詩所為作也。女不事二夫。古之道也。共姜獨見于詩。則知是時必有不能守者。而況後世。然共姜亦惟知守義。不聞他美。若從嫂太孺人蔣氏。真有其美之節。而婦道盡森。則又過之。其可以無紀乎。蔣氏世著籍于明之鄞。今日慶元府。曾祖諱侃。隱德不仕。鄉里稱長者。祖諱浚。明贈金紫光祿大夫。父諱瑋。朝請大夫。贈宣奉大夫。妣宜人周氏。贈碩人。方孺人兒時。有善相者。謂他日必領百口。既歸于我。寔伯父揚州諱瑋之仲子也。諱鏜。字仲宏。紹興十五年。伯父提舉福建市舶。從兄以疾卒于官舍。兄資孝謹。事親主于敬。接物謙和。遇戚獲亦未嘗失色。伯父宦未達。產薄累重。或至乏食。上不以病二親。下不以語妻孥。經營彌縫。以盡其歡。間饑口腹。以與兒輩猶嘆曰。人多不能報上。但知報下爾。壯益進學。屬文。舊作止存一二。手抄書皆有楷法。雖米鹽細事亦然。在泉南嘗受詩于柯先生宋英。先生亟稱之。伯父與恭人馮氏。尤所鍾愛。哭之甚哀。孺人年纔二十有九。一女六歲。居長。四子幼。生始半月。時二兄一弟。皆在仕途。所生母楊氏。太安人。與欲奪而嫁之。舅姑亦不能必其留也。其伯父中奉璫諭之曰。守志固美。行願汝年尚少。能自保乎。泣謝曰。相持如賓。誠所不忍。抑不如是。諸孤何以自存。卒不為動。揚州擁麾持節。歷十餘年。所在隨侍。雖舅姑存撫備至。兒女子羣居。間有入所難處者。一切安之。而婦職愈謹。歸自維揚。恭人得疾。就醫于京口。一力奉藥餌。非親嘗不進。臥起必俱。既卒。執喪盡禮。歲在辛巳。揚州以廉藁均付子舍。用稍裕矣。即戒諸子曰。父葬未安。而當遷。汝曹俱壯。而當娶。異時長穉。狼狽。何以待之。吾性儉約。有素。汝其毋徇侈習。衣食之餘。銖積而寸累之。後數年。由奉化之長汀。舉從兄之柩。改葬于松林。鄉報國山祖妣魏國夫人塋之右。求姻家運奉侍郎周公。為之志。諸子遂以次授室。將析居。默禱于先曰。未亡人願守故廬也。果得之。應宇不改。餘皆一新。視舊不敢加。瀕湖。仍存風月閣之號。謂家法子孫所當世守。命館大書勤儉二字。扁于正堂。揚州路用范文正公義莊規約。以贍宗族之不給者。孺人思有以增益之。戒諸子及從子節他費。遇稔歲則儲其贏。今有端緒焉。延慶寺有十六觀堂。禮長懺僧。未免乞食。揚州欲買田贍之。始捐百斛。孺人復用四十萬錢。以酬先志。且為揚州立祠。得龍眠李公伯時所繪五十三善知識于故家。置廣慧寺中。有以乏告。隨力周卹。蓋義所當用者。

大率不吝。至其自奉，則衣雜布素，不事華飾。糲粟不輕用也。諸子少小，夙訓夜坐，則諄諄然語昔者，養孤艱棘，與夫處已治家，事上撫下之道，一燈明滅，泊如也。每言今衣食登足，不惟汝曹享其成，我亦何力之有。僅知守而勿失爾。故凡牟利稱貸等事，未嘗過而問。惟計所入而畜其出，磨以歲月而至此，亦不復詳記多寡。坐繩其凡，諸子幹母之憂，無敢欺者。子若孫，今已九房，孫曾洗洗，時節上壽，斑衣滿前，遂成大家。和氣浹洽，終繼人之世，百口無間言。內外姻戚，莫不欽仰，以為古之烈女，無以過。或謂節約已甚者，至是皆心服焉。然終不以此自滿，時以手加額曰：非舅姑之賜不及此。故于諱日及家廟香火，四時祭享，必躬親之。孀居幾六十年，執禮益恭，吾母大事郡太夫人間一過之，奉之如姑，未始少失禮于上下。前數年，曾至奉川，凡樓氏蔣氏松楸，一一躬拜之。曰：吾老矣，恐不能再至也。病中不喜服藥，區區家事甚詳，且謂家人曰：汝既不能留我，吾亦不復戀汝，勿為哀毀，能保家如今日足矣。戒喪葬毋侈，以高侍郎夫人為法。嘉泰二年四月辛巳，終于家，享年八十有六。男子長曰淵，承議郎，知婺州浦江縣，賜緋魚袋，仲曰源，皆先亡。叔曰洪，季曰深，國學生，女歸故承議郎太府寺主簿周元卿，孫十三人。椅，國學生，桐，國子進士，棣，棣，俱槐，植，根，稅，櫛，俱業儒。桐，梓，洪，槐，植，先卒。女九人，兩浙轉運司進士趙燾夫，從政郎新差監行在太平惠民和劑局趙師固，宜教郎建康府溧水縣丞趙善漣，國學生上舍生宜緒，高保孫，吳，樞，之，國子進士趙汝摺，皆塔也。二未行，曾孫六人，儀，佐，儀，備，儀，女六人，俱在室。明年將奉孀人之喪，以十二月丙午，逝于從兄之墓，淵既陞朝，贈父至宜教郎，孀人先以高宗慶壽恩，被封孀人，壽考康寧，安享備福，如相者之言。而子孫亦復多故，淵最為可哀。蓋其資稟有父之謹，承母之訓，而又充之以學問，文辭蔚然，鄉評甚休，歷五任，所至以賢稱。職事無不辦，受知于名公，而未嘗一與同寮相忤，行己無毫髮之玷。此宗族之所痛，而況母子乎。然孀人之喪，洪深率婦孫哀禮俱至，孀人為不亡矣。銘曰：

女教不興，彤史無稱，猗歟孀人，婦道備成。執守正義，固女子之高致。處事善斷，幾烈丈夫之所不能。蓋孟光之潔，顧婦之清，何親之嚴，陶母之賢，明殆將兼而有之，何止乎繼柏舟之名耶。

從妹樓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樓氏，名某，字觀之，曾祖常，左朝議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祖昇，徵猷，開直學士，左朝議大夫，累贈少師，父瑯，右朝散郎，世為明之鄙人。母安人陳氏，朝散子女最衆，及娶，五女，六而家訓素嚴。紹興二十三年，知紹興之新昌縣，夫人于是年十有八矣。謹擇所歸，石氏為邑中衣冠名族，有娶吾鄉金川馮氏者，其子曰文，朝散曰：馮亦吾外家，而又知文之賢，遂以歸之。文字時亨，生未聘而孤，所生母太孀人某氏，相與為命，忍貧扶持，備嘗艱棘，人視之蔑如也。得夫人而家，遂以立。夫人性資曉慧，容止端莊，幼聞禮度，動有儀矩，尤勤婦功，且精其能，既歸石氏，仰奉其姑，謹相夫子，一以儉約，職中饋事，婦姑相安，慈孝兩盡，若親母子，相處四十載，怡愉如一日。太孀人舉家務付之，年未侵而身得優逸，遂以上壽，被慶典之封，加賜冠服，以華晚節，時亨有志古學，結交多名士，客至則酒肴不待需而具，或游他郡，從師友，一不以俗務嬰拂之，策名薦書，賢譽日聞，而夫人亦有內助之稱焉。時節蒸嘗，必躬必親，嚴潔精專，至晚不倦，石

氏族黨最盛，夫人承順上下，皆有禮，而恩意加之，遇有慶弔，率先而往，無不敬款。時亨尉羅源，道遠，單騎以行，夫人與家人奉姑尤謹，有疾則調藥餌，須臾不去左右。既喪，哀痛不勝，棺槨衣衾，既已豫備，送終繼解，舉出其手，雖皆子婦之職，亦云難矣。時亨相待如賓，夫人性剛氣直，習聞論議，以及死生之說，往往領俱結釋，氏印信為善之報，寔六月乙未也。親黨哭之皆盡，哀生四男子，穉，徠，侗，顯，長先十二年卒，次為太學生，二女子，長適里士黃日宜，先八年卒，次在室，二孫，順，孫，與，孫，將以嘉泰二年某月某日葬夫人于仙桂鄉石谿之原，附祖塋金紫之兆。次時亨不婚，悼亡之感，來求銘，鑄諸父五院，猶記少時，惟伯父泊先工部多鄉居，兩家往來，最為親密。夫人與余齊年，而後一月，相與幾如同氣，又念羣從兄弟及姊妹五十餘人，存者僅十數，而夫人又亡矣。時亨復雅與余以臭味相好，兩嘗過其家，登飽山閣，舉酒道舊，故如昨日。至是不勝嗚悼，而為之銘云：時亨今為修職郎，新嚴州桐廬縣主簿。銘曰：

夫出名門，孤立無朋，夫人相之，家道以成，事姑克終，睦族以禮，子且有稱，遺悲陟祀，豈而求銘，伉儷之情，吾有感焉，引筆涕零。

續錄縣尉樓君墓誌銘

先光祿有十丈夫子，惟伯兄續，雖尉生于紹興二年，仲兄嚴州生于四年，至七年而鑄始生，二兄愛鑄厚，期待尤遠，碩席相從，有師友之義。伯兄年方三十有二，而蚤世，仲兄與鑄不堪手足之痛，祭之以文，有云：左琴右書，一室環堵，焚香夜燈，共幾寒暑，讀者悲之，葬送之餘，調護孤嫠，不一而足。仲兄不勝先公之喪，五十而終，鑄益孤露，上奉慈母，以及二嫂，下領諸弟，從子，幸不失雍熙之軌，猶可樂也。不幸丘嫂又亡矣，哀哉。兄卒于隆興元年十月丙子，以十二月庚申，葬于奉化縣長汀先祖家舍之側。嫂卒于慶元六年七月辛巳，嘉泰改元，得吉卜于禽孝鄉白石里徐隴之原。二年二月甲申，諸孤遷兄之藏，以三月丙午朔奉夫人之柩合焉。先葬泣以請曰：馮，淵，不天，父之葬不及銘，今喪吾母，忍死竭力以襄大事，惟潛德懿行，叔父知之為詳，請併登之。石鑄亦為之泣，念吾伯兄抱負不凡，不見于用，不惟他人莫知，諸弟生晚，亦不及知也。欲無為銘得乎。兄諱鑄，字昭聲，世為明之鄙人，為今慶元府曾祖常，朝議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祖昇，徵猷，開直學士，朝議大夫，累贈少師，父瑯，齊權工部郎，出知處州，終朝議大夫，累贈光祿大夫。母汪氏，今為大寧郡太夫人。兄生而英發，少長，風姿灑落，從鄉先生游，自力于學，舉業之外，哦詩結字，遇其得意，警拔清新，無不稱歎。登覽勝地，好風佳月，必倡率騁覽，鶻詠酣適，未始虛度。寓處室，亦必隨宜增葺，拳石泓水，昌陽蘭蕙，芬馥秀穎，而燕居其中，間作墨戲，小山叢篠，雅有思致。及見村山劉公，慕用其人，草草書千文，幾于亂真，又有幹才，先公築室，深入窮山，取材董工，身任其勞，疎財好義，篤于親故，恨力之不足，宗族託以吉凶事，未嘗云難，甚劇者亦談笑而辦。人以遠業期之，歲在戊寅，光祿丞遷陽，以郊祀恩補將仕郎，次年中銓選，授右迪功郎，徽州績谿縣尉，未赴。今嗣秀王方守丹丘，檄監大田酒庫，勳于所職，檢柅弊蠹，不擾而事集，能令一方之人，惜其去，雷都乞，未幾，以小疾不祿，使假之年，其自見于世者，何止此。

政 鴻 集 卷一百五

一四八九

政 鴻 集 卷一百五

一四九〇

政 鴻 集 卷一百五

一四九一

而已耶。嫂陳氏。家番禺。祖宗道。父登。政和八年進士科。止于發運司幹官。母太安人徐氏。新城名族。勝部公偉達之女也。無子。生三女。嫂其季也。光祿知烏戍鎮事。從姑之夫吏部孫公邦。亦新城人。與徐氏親厚。以勝部之婿。遂締姻焉。素有母訓。歸而家人宜之。嫁十六年而兄亡。嫂方盛年。幼穉疊疊。長女始及笄。而吾家清貧。又非今日比。徐安人尚無恙。欲嫁之。自以幼更多難。又爾寡居。命也奈何。矢死靡他。一意俯育。人已服其守義。自爾斥去鉛華。專靜勤約。心計精密。銖積寸累。五女遺嫁。三子納婦。雖次第成立。而嫂氏亦為之早衰。年逾從心。猶執婦道。姑嫜婦姑。默然終身。晚耽內典。一絲不掛。養病自佚。得壽七十有五。中子徽。後七月而卒。女長適蔣與求。次適奉直大夫知南劍州軍事朱軾。次適迪功郎紹興府新昌縣尉兼主簿孫逢吉。次適儒林郎派差建康軍節度推官趙師淳。伍趙二婿及趙氏女亦俱亡矣。孫七人。曰棟。年十三而夭。曰機。曰枝。曰榘。曰格。孫女七人。皆在室。銘曰。

嗚呼伯氏。自立千仞。蕭志壯年。其用勿盡。嬰彼賢配。厥有高節。柏舟自誓。以汜同穴。俯仰曠昔。首尾四紀。稱于宗姻。光于彤史。徐陳之藏。捨舊從新。我為詩之。用啓後人。

攻媿集卷一百六

誌銘

戴伯度墓誌銘

紹興三十二年。鑰叨薦于鄉。時二戴皆在前列。曰機。為詞賦之冠。曰樟。以周禮選。長字伯度。次字伯舉。戴氏世為鄞人。居桃源鄉。曾大父侃。以財雄。大父冕。以通經屬文。上禮部。不及仕而卒。父汝明。能傳家學。見二子蚤歲。說爽。尤篤意訓教。母夫人朱氏亦課督之。一日俱擯場屋。聲父以二子故。尋封至宜義郎。賜五品服。母封孺人。而戴氏愈著。伯舉擢乾道五年進士科。終諸暨丞。伯度至紹熙之元。始以特恩補官。鄉黨固已歎其晚暮。繼歷金華簿。待次鐵冶。而一疾已矣。寔嘉泰元年二月甲午也。君之子燧。以行狀踵門。泣且拜曰。既已忍死治墳于鄉之萬隄。將以十二日丁酉。襄事。敢求銘于先友。余亦為之泣曰。蓋嘗銘子之。願矣。忍銘吾伯度耶。讀其狀。則哀和叔之文也。和叔不輕許可。又為伯度內弟。知之尤深。無一語溢美。又念頃與昆仲定交。晚與伯度益厚。君之歸。余偶苦足疾。竟不及一見。遂備錄所狀。益以見聞而系之以銘。惟昆仲皆游郡庠。朋儕敘衽畏之。伯度尤長于賦。俊逸而不肆。妥帖而不局。體物匠意。有前輩風。君初調迪功郎。紹興府蕭山縣尉。未上。丁宜義憂。服除。始為主簿。官雖卑。惟既厥心。夜漏未盡而起。且即坐曹簿。

書鈞校。不遺纖微。卓吏莫不苦其勤。憚其嚴。而心敬服焉。事不詭隨。亦不苟異。每以出位近名為戒。歷事五太守。或寬或嚴。同列或未免少變。君趨操自若曰。吾知盡吾職。爾田賦之入。異時莅其事者。有刻下奉上。以溢數為能。輸者苦之。累月而未畢。漕以屬君。更前之為。僅兩月告具。貧弱下戶。有積年未盡輸者。守俸督之。君詢究得實。言于郡曰。民畏法敢有不盡。吏擅私隱欺爾。郡計幸無乏。奈何重困吾民。守悚聽。命獨減。合七萬餘緡。先是縣吏輕侮士類。被以惡名。有赴愬者。多沮挫不能自直。而真為姦者。庇之。君處心公平。于吏無所聽。沮者伸而庇者屏迹。邑人稱誦之。守與憲交薦。其詞甚美。既終更。今丞相謝公一見深念之。以為提點江淮湖北鐵冶鑄錢司檢踏官。職年會屬疾。以承務郎致仕。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七。妻汪氏。二子長即燧也。次炳。女適嚴仲游。伍玠。方復。嚴輔之。皆里士。孫男填。填一。女君風。規。峻。志。尚。卓。舉。恥與碌碌者伍。平居介然。未嘗詔辭令色。斬悅于人。非道義之契。不與深語。區別善惡。若已甚者。而德性溫溫。習慣四達。不設防。色養親闈。恪謹朝夕。不敢少忤其意。友愛諸弟。于仲氏尤篤。拊存孤。族黨稱述。初師事鄉先生高公開。而深為先生之兄侍郎公所器重。自是為學愈力。有勝己者。必從之。研窮講切。日進而不止。根本諸經。博采百氏。喜史漢書。敘事。奮筆效之。沛若泉湧。英詞麗藻。出必驚俗。愈出而愈新。尤工偶儷之文。如觀寶藏。金珠象犀。爛然溢目。喜作七字詩。多關風教。有警齋集十卷。蓋庶幾乎詞人之秀。一第易爾。而困蹟若是。人為慨嘆。君處之怡然。無限。獲懌之色。晚得一官。稍見施設。方為當路所知。則又不幸而病。病愈復作。竟致大故。嗚呼。如彼其才。發據素蘊。足以顯于用。顯若是而止乎。然君之持身。傳後自有不可泯沒者。官金華也。俸入至微。而耐廉差厚。守曰。主簿尉官等爾。而勤怠有間。勤者薄而怠者厚。可乎。使均之。固辭不許。曰。吾以懲勸官吏。非為主簿也。然卒不受其義利。昭晰如此。官事稍暇。時從名勝相與講貫。有日新之益。教詔二子。朝夕諄諄。無非切己。曰。吾平生所守。不欺二字而已。其子亦刻志自立。親炙師友。將大其門。君之培塿根源。願不厚哉。銘曰。

略觀國墓誌銘

昔吾鄉分兵燹。求故家兮無幾。訪戴氏兮故廬。自熙寧兮經始。歎古風兮猶在。信不陋兮不修。川流兮無窮。喬木兮高風。忽不見兮伯度。儼丹青兮德容。嗟二傳兮齊名。抱器業兮長終。百不試兮一二。泣遺稿兮焉從。幸素業兮有傳。庶不悼兮土中。表斯銘兮宿草。尚過者兮必恭。

易道不明久矣。夫子之于易。不可及已。然讀之至于章編三絕。是時十翼猶未作也。近世通易者莫如康節先生。亦寫易一部貼屋壁間。日誦數十遍。今之學者未論明易。能讀者蓋寡。嘗聞旁邑有略君觀國。能凌晨誦全帙。大寒暑如一日。至老不廢。每歎以為難及。而未之識。近者叔父學賓與從子沐致郡博士。楊君成己之意云。有里士略士宏與之有連。求志其先人之墓。既而沐又介以見。泣拜且請。就閱行實。即觀國也。乃為序而系之銘。略氏統仕吳為偏將軍。封新陽侯。姓苑曰。東陽人。又曰。會稽烏傷人。至唐有賓王。以文章顯。實義烏。實烏傷也。五季之末。有友義。延訓者。相繼為太守。自義烏徙寧海。遂為邑人。君諱季友。觀國其字也。曾大父益。大父全。父恂。世為著姓。君子兄弟為季。幼敏慧。父奇愛之。多買書。而題一。心未

曰留遺子孫。君少長即感勵力學。未冠而父與長兄俱亡。母項氏以慈憂感疾。氣衰如石。鍼藥弗及。君創屋一區。寬明溫清。娛侍無闕。家人化之。未期年而頓愈。至九十。以壽終。鄉黨稱孝。事仲兄尤謹。協力克家。嘗讀佛書有感。脫略世故。逍遙林壑者數年。儼若癡思。專以達性為事。聞儒士釋子有理學明徹者。不問遠近。必往叩請。後果通悟。幡然而歸曰。吾乃今知天地萬物。初無二致。儒墨殊塗而同歸。求其體用。具存者。莫大乎吾聖人之事業。精義入神。所以致用。由是求為有用之學。家政益井井有條。年近五十。不復作出仕念。讀書必研究至極。嘗自嘆曰。若欲窮理盡性。知時識勢。開物成務。無出于易。非圓機之士。孰可與論是哉。其子至前。問取卦爻象辭以警之。使之通貫而後已。子雖鍾愛。十歲即就外傳。有名士必使從之。遠亦不憚。歸必使誦所聞。士宏讀孟子至引而不發。雖如也。君撫几三嘆。且令掩卷曰。此正孟子警拔人處。既不待發。尚思其所隱。如者。何以得此。此不可以口耳章句求之。語至數四。士宏發然。因名以隱。而字以子發。後始改焉。適熙熙高宗慶曆。封迪功郎。致仕。非其志也。歸居二十餘年。不復再離。獨處一室。植竹繞榻。而讀書其中。雍容閒雅。作詩如其人。暇則風賦以自適。日涉家園。好吟歸去來辭。其于聲利澹如也。性耿介。事有曲直。必為之辯析。里人憚之。感疾既革。神閒氣定。不異平時。至親環立。忽語之曰。生必有死。世間止如此爾。初非異事。命筆俾書四句。頃之氣絕。慶元五年十月七日也。娶同里魏氏。生一男。士宏也。二女。長適進士王夏。國子監丞知信州及之堂弟。次適楊考叔。成己之從兄也。孫男五人。朝宗。光宗。儒宗。可宗。皆業儒。開宗尙幼。以嘉泰元年九月十四日葬于縣北大中山之原。合孺人之墓。余將屬稿。會聞風。劉允叔次舉過余。問以鄉評。曰。此真吾邑之善士也。贊余銘。銘曰。

朝請大夫曹君墓誌銘

紹興李莊簡公光以直道大節。屹然為中興元臣。開四明曹公粹中之賢。妻以長女。翁婿間自為知己。學問大率以躬行實用為先。真有冰玉之譽。君其仲子也。天資穎悟。記誦絕人。長而力學。既有家傳。而又源流外門。氣節自許。詞章煥發。落筆千言。仕雖不顯。而見于政事。有可紀者。足為一世名士。余里人也。客授東嘉。君時主平陽簿。深歎其不可及。交情日深。三十年來。君之文益工。政益明。操守益固。方相期為世用。而遽亡矣。哀哉。將葬。君之子孝忠以行錄泣求銘。君諱虛。字國明。明之定海縣人。曾祖慎微。贈宣教郎。祖實。贈奉議郎。曾祖妣袁氏。祖妣閔氏。黃氏。皆贈太孺人。父朝散郎。建寧府通判。君既升朝。累贈中奉大夫。妣太宜人。乾道三年。君以中奉致仕。恩補將仕郎。明年。銓試上等。授迪功郎。為平陽主簿。次調江陵。令遭內艱。道熙九年。循從政郎。監行在。贈軍激賞酒庫。十五年。以舉者改宣教郎。知秀州嘉興縣。既書再致。引親嫌。改知福州長溪縣。慶元改元。通判楚州。六年。授福建轉運司主簿。積官至朝請大夫。嘉泰二年。九月朔。以疾終于官舍。享年六十有八。妻陸氏。封宜人。子二人。長孝忠也。將仕郎。次孝先。當被遺澤。一女。尚幼。十月還鄉。三年三月癸酉。葬于奉化縣孝鄉童隴先塋之側。宜人附焉。君兄弟競爽。而君尤俊邁。不羣。十二能作舉子業。未冠已博綜經史百家之言。天文地理。與夫天下形勢兵家之學。靡不通貫。詩

章文賦。命題立就。動輒驚人。少嘗留題事都金精山。有曰。手擊白日浴滄海。氣使列嶽如羣兒。中奉見之。為失色。且戒以力除此等氣象。見其留心詩文。以為當究經術。務為實學。君自是日則幹蠶。夜則讀書。昏定。率飲三盃。君止求小孟置書燈上。至四鼓酒溫。始一引而寢。奉親盡于敬愛。不忍頃刻違膝下。貧不足養。恐貽親憂。至躬負米之勞。中奉被疾。衣不解帶。藥必先嘗。既革。許誦金剛經萬卷。誦之終身。至于倍蓰。自少攻苦。食淡。忍貧自克。奉身至薄。至于于義。則不吝。尤篤于友愛。伯氏多女。為嫁其二。餘又厚助之。介弟寓江陵。遠官相值。情好尤篤。見其子與能書。不翅身得之喜。幼弟早亡。撫其孤為次子。即孝先也。其在平陽。能聲已著。上司委以事。幾無虛日。訟者亦多自請求決。士民歸心。去而挽留。殆不容行。侍郎曾公遠自溫。除消。深知其才。而薦之。大卿辛公棄疾帥江陵。治盜素嚴。有盜牛者。配江州。吏緣其意。欲沈之江。君慨然稟白。公改容歎賞。卒俾如令。寸金隄去城二里。實捍大江衝突之患。歲役人夫數千。具文而徒勞。君調夫均平。躬自督課。增卑培厚。以為永利。又以農隙修築沿江官隄。使前日巨浸衝決之地。復為膏腴。流移歸業。耕墾日闢。諸司公舉。具載實跡。南軒張公枋尤知君。引置簽幕。其舉詞有云。直論敢言。不肯詭隨。有足嘉者。權酷餘杭。京尹尚書張公杓。韓公彥質更薦之。遂以選。公餘任刀筆之須。談笑揮翰。無難色。嘉興劇邑。且當孔道。驛訴山積。君以五鼓秉燭治事。遲明而畢。人歎其敏。既至長溪。辛公帥閩。以鹽鹽來委。君謂縣為出產之地。開國以來。未嘗與民爭利。持不可。帥怒。易糾曹。比至。帥已釋然。不使就職。相與觴咏。彌旬。會貳車。即以處君。其在山陽。尤悉邊事。帥漕總餉。合詞乞不次擢用。嘗論五事。一乞令楚州守臣仍舊節制。出戍軍馬。二乞開濬河。以為山陽饋餉之備。三乞申嚴濬禁。四乞止用官倉。不必再印兩淮。鐵錢交子。五乞開濬荒田。以實邊儲。習邊事者。皆以為當。思欲一登玉陛。方寸之地。以吐胸臆。而所向不偶。性素剛。銓部偶有濬見。次授之以歸。會閩中歲旱。白使長此。不可謂細故。緇黃禱祈。亦置勿論。辯析滯訟。疏決岸獄。加以振貸。庶可感格。貳卿會公炎。悉從其說。隨獲甘澍。君位不稱德。其見于政事者止此。中奉詩易皆有傳。先以時傳俾為序。而刊之。遺藁自甲至辛。凡八帙。尚可傳遠也。君之屬文。兼備衆體。高宗七十之慶。一時文賦表頌。獻于闕下者。無慮千數。君進賦篇。無媿古作。尋有旨付後省看詳。取文理優長者十人。以聞。給事王公希呂。中書舍人鄭公丙。李公木。以君為第六。觀者無不嘆服其工。開府吳公瑒。倅京邑。監漕臺試。夢神人以黃牒書君之名者。不能遽識。明以語同事。俱異之。君時自平陽來試。吳得君名。而喜。已而果在選中。比為浙漕。君引夢事為詩。以見之。吳公加禮焉。君抱負不凡。動以古人自期。標致甚高。不合于俗。每謂與其取美以求合。孰若行吾之志。官雖不顯。而氣不少慚。所至放達。不暇商計。嘗嘆曰。識真者少。從古以然。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君御家嚴整。居鄉尚和。父老童孺。相為爾汝。非意相干。自能理道。晚卜築奉川。一區雅潔。聚書萬卷。多手自讎校。每言夜以一燈使婦奉姑。別以一燈觀書。積學老不衰。客至則討論古今。觴詠奕奕。意殊不倦。客去。則凝坐一室。多採釋氏高勝之言。可以警悟者。書之座右。自號牧庵居士。不喜雜交。以傍人門為恥。觥觥兀傲。自適其適。既不能少貶以求進。使得壽考。為鄉里老成。夫豈不可。中更游宦。處此室廬。僅十稔。而夫婦俱以衰歸。可哀也已。宜人世居台之事。海會祖照。

祖展父之機。起于富室。而温恭勤儉。無婚妒之私。事姑相夫。婚道惟謹。君有幼妹。寡居。君欲奪而嫁之。妹自以姑嫂相處無間。不願再適。同居二十年。此尤可稱者。君之成家。出處無玷。內助為多。年纔五十有二。先君一年卒。七月二十有一日也。孝忠痛怙恃之繼亡。併求著其母之賢。亦君平時之所稱者。奉聯書之以慰孝子之思云。銘曰。

才高位下。知我者希。胸中耿耿。嗾不得施。吾徒掌制。愧先子之。伉儷同穴。行道與悲。我銘其藏。慰爾孝思。

參議方君墓誌銘

余為兒時。先光祿知烏戍。已知秀州使君方公之名。既冠。公守四明。纔三閱月而去。民歌之至今。乾道七年。由永嘉郡文學為秀之考官。公方奉祠居城中。訖事始得一拜。林下待德容。聆教言。從同事者各詢其鄉里官所之詳。故家意象寬弘。歎仰前輩風度。以為不可及。公既云亡。始識其子夷吾。納交雖淺。而意甚親。後貳司府夷吾之子叔恭為打套局。喜其有父祖之遺風。遂薦之。幸遂識方氏三世。嘉泰元年。聞夷吾以九月八日終于家。二年。叔恭等既以二月甲申葬君于臨安縣靈鳳鄉歸長山之原。祖廟並築。以書來求銘。新浙西參議官王明清仲言實余所敬。娶君之女弟。既狀其行。又助之請。仲言有史學。書詳備。乃據其實而系之銘。君諱導。夷吾其字也。方氏自周之方叔以來。遠有世譜。後居嚴之鶴鵲原。晚唐元英先生以詩鳴。七世而措以進士起家。仕至駕部員外郎。生蒙朝散郎。尚書屯田員外郎。贈銀青光祿大夫。君之曾祖也。妣陳氏。贈永嘉郡夫人。祖元修。朝請郎。大名府主管機宜文字。贈特進。妣王氏。贈餘杭郡夫人。父滋。敷文閣學士。通議大夫。累贈少師。妣李氏。贈越國夫人。少師未四十而專城擁麾。幾徇東南。所至有惠愛。晚登從班。隱然為一代名臣。及見正始。源流深遠。所交皆當世名士。在二廣八年。自趙忠簡公鼎。張忠獻公浚。洪忠宣公皓。李莊簡公光。諸巨公皆為棄氏所擯斥。流散湖廣。或在海外。秦方與羅織之獄。急進者。輒脫邊客。以為奇貨。少師獨一一以時存省饋遺。濟其乏絕。不幸歿于煙瘴者。又為津致北歸。旁觀者危之。曾弗之卹。竟亦不能害。此其最為世所稱。君忠厚孝謹。目濡耳染之久。故濟物之心切。因得師承侍。郎橫浦張公九成。又從御史樊公光遠。三山宗丞林公之奇游。講究精微。達識宏度。是以似之。局于名位。雖不得展布。而平生出處有可書者。紹興十九年。以郊恩補將仕郎。尋兩該恩例。循右從事郎。二十一年。差充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所幹辦公事。改辟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書寫機宜文字。少師罷四明。寓姚江。不忍去。側自監潭州嶽廟。凡兩任。孝宗登極。循右文林郎。乾道初元。少師出。以親屬恩循右承直郎。差充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七年。入幕。冬。遭內艱。九年。丁少師憂。道熙三年。兼兩浙運司造船場。八年。改通直郎。知湖州武康縣。明年。明堂大禮。賜緋衣銀魚。十二年。差通判平江府。十六年。光宗恩。授朝散郎。紹興二年。到官。五年。差知沅州。主上覃恩。授朝散大夫。請祠。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祐觀。三年。差知黃州。復請武夷之祠。久之。差淮南安撫司參議官。而遂已矣。享年六十有九。積階至朝請大夫。娶常氏。御史中丞同之女。君之姑秦國太夫人所出。封宜人。相敬如賓。動合法度。圖觀以為則。子男三人。長。叔恭。

也。朝奉郎。新通判臨安軍府事。次叔寬。宣教郎。淮南東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皆賜緋魚袋。次叔敏。繼季弟後。承事郎。新監鎮江府大軍倉。女四人。長從釋氏。次適進士張淳厚。次適計誅。季尚幼。孫男六人。熙將仕郎。點將以遺恩補官。默然。女五人。長未行。次適承奉郎。知常州晉陵縣丞張倅。次許嫁四明史文卿。次許嫁進士李景藩。餘尚幼。君在憲幕。王丞相准為使長。雅知君賢。君亦疚心協贊。多所平反。德清縣鞠茹菜者數十人。請論如律。君究其實。乃鄰邑鄉民。因舊薪致說。為怨家。經訴。兩造俱斃。案中皆牽連者。又娶有倡家子。規富室之產。既已伏辜。而讎訟不已。君悉白使者。平其獄。魯公大喜。欲以論薦。而君憂去矣。船場在華亭。造船本錢。屬五郡。期會玩弛。歲額侵虧。君克勤細務。額既登足。異時闕虞貨物者。俱償之。漕司于青龍鎮。滙許浦。移屯。粟屋三百餘間。久之未定。君承檄定基。既便于事。請以所征商販木植為用。剋日而辦。仍為痛除重征之弊。武康密邇行都。易致越訴。君律身既嚴。剖決公平。不科罰一錢。寬猛得宜。訟亦衰少。縣出絲績。賴以濟稅課。郡利其羨。使別儲以俟命。縣無所從出。商人患苦倍征。旁出山溪。公私交病。君請于郡。復舊規。獨宿通。申法禁。減則例。以招之。曾不踰時。來者輻輳。井邑亦為之改觀。米運至豐。儲倉退卻。至數百斛。典吏鬻妻子。不足以償。君為于他州贖。取贏以補其數。又以餘貲代下五等。略稅。義役良法也。行之或反。以致害。君更立規式。勸諭誠篤。民咸信之。追科不事。權扑。間出郊野。食用百須。皆以自隨。無纖粟之擾。于是爭先就役。他縣至取以為法。後有欲更張者。老稚叩關。幾二千人。竟仍其舊。嘗久雨。有怪民昌言。水且大至。人皆悚懼。謀避。亟捕至庭。焚其書。械繫以俟。期既不驗。杖而逐之。有訴夫久出不還。知其必死。而迹不明者。君為設方略。得姓徐者。一問即承。境內盜賊帖息。雨暘致禱。多驗。游值豐歲。上下熙然。寓客任公。紳諫議古之從兄也。靖康失母。長齋泣血。以求之。金人歸我河南。徒步走北方。奉之以歸。孝行上聞。權教令所。刑定官。改秩。主管官告院。母終。廬墓。事之如生。與世相忘久矣。君訪其家。列其高節于朝。控懇備至。遂賜金紫。聞者欽嘆。風化之美。提刑劉公穎行郡。謂太守曰。自蘇至此。惟武康無一詞至前。蓋君專務行所學。視四境如一家。不表暴。以取赫赫名。而民受實惠。便坐有梧桐瑞香。一日甘露降其上。品類潤液。浹日不晞。邑人聚觀。士夫形于歌詠者數十人。其去也。遮道挽留。越境追送者。不以數計。此豈可力致耶。吳門最號劇郡。君關決閒暇。貳卿沈公揆。同里之舊。相得甚歡。外臺多屬公以事。無不得其平。兩攝郡事。尤為得體。秩滿。入滯逆旅。今丞相謝公深甫。大資政趙公彥。俱在起部。亟稱公始有沅州之命。黃州陸辭。乞銓。擇巡檢。以備不虞。又論犯茶鹽之禁。多妄引仇怨。與多藏之家。乞不許淹延。枝蔓。敷奏詳敏。上甚悅。皆見于施行。逾年。會言路。申七十之制。君官簿適及。即為納祿計。再就祠祿。又授議幕。皆非其志也。吳門苦旱。嘗躬禱于橫山龍母祠。有隨車之應。都城延燔之後。人情未定。秀亦連歲大旱。公憂備尤甚。若任其責者。率里人禱于道宮。極其精誠。至四晝夜。雨為霽。然既病。猶以裕民之要。聞于廟堂。丞相擊壤致謝。少師在番。禹羅致洪忠宣公長子。適為屬。丞相文惠公也。仍命君定交。其處郡。齋文惠入相。然後引之。退然。惟循塗守轍而已。入仕甚早。重去親側。居官之日可數。若封股以救越國之疾。執親之喪。號慕幾致滅性。皆人所難。蕭列子如流。達其旨。與尤喜讀通鑑。策其治亂原委。往往懸

合。嘗論太湖高于運河。當疏曹川浦漢之要者。庶無饑饉。後湖守得其說為之。果有功焉。少師數歷最久。非令甲當給者。悉不取。閒居。又戒與民爭利。君守遺訓。惟謹。歲歉。或食不足。未始以語人也。取友必端。志趣相投。一見如平生。苟非其人。雖強附弗與。年甫弱冠。夜聞有溺于江者。竭力拯之。從叔希文以窮來歸。少師解衣推食。君又為舉其喪。婚嫁事。隆興二年。金人犯淮。少師守鎮江。警檄交馳。君日視烽火。安危之報。多至夜闌。軍士有失號者。法當誅。君默念之。轉訪而還其人。少師喜為似我也。明年。凶荒之後。飢殍盈路。嬰孩悲啼。不忍聞。君取道旁數十人育之。皆遂全活。既長。男女各有所歸。或詢訪其家而還之。好周人之急。假貸亦隨力而應之。施藥餌以濟貧疾。歲時酒炙以遺鄰里。先有小圃。相羊其中。客至。稱家有無。歡宴終日不倦。蘇氏女兄既寡。奉之盡禮。晚年。姊弟合處。夫婦垂白。子孫衆多。簪紱滿前。雍睦之風。鄉閭稱焉。又以平日見聞為覺。齋見開。病中。呼子弟戒以孝弟保家。終制從約。書四句偈。以見志。幼嘗有得于佛書。長從大慧。宗果游。且死。猶誦果舊所遺法語。而逝。是皆可銘。銘曰。

惟方叔之在周兮。以壯猶而為勇。子孫輝聯兮。見衣冠之光寵。元英出晚唐兮。擅詩名而最重。六傳七傳兮。為名臣于我宋。仰少師之深仁厚義兮。有盛德之邁種。禱祠求子兮。感精神于吉夢。君之初度兮。信釋氏之抱送。字量是似兮。惟慈顏之是奉。孝弟根于心兮。利欲不為之動。推是心以往兮。仁將不可勝用。源流老蒼兮。學無不綜。策千古之治忽兮。寤冲虛而成誦。小試雖不得聘兮。著聲望之已聳。片言可以折獄兮。幾空庭而無訟。蹇挽須與扣關兮。何不約而有衆。致甘露之下墜兮。著碧梧而流渾。懷憂世之心兮。不敢諫而以風。吐其一二以自見兮。言必有中。悲長者之云亡兮。非夫人之誰勸。幸相從于九京兮。依世上之丘隴。時以贈之兮。願何取于折衷。向後之人傳業兮。庶家風之接踵。

知鍾離縣姜君墓誌銘

嘉泰元年春。姜君子謙赴鍾離。既饒之。又為考濠梁故迹。為大篇以贈別。所以期之者甚遠也。明年冬初。其兄鈐轄子陽來見。涕泣而言曰。鍾離弟將亡矣。以書來相報。願往赴之。袖出其書。言甚悲而不亂。謂得疾之不可為。而復甦殆不可免。婦弱子幼。非兄來不可。其末猶曰。見攻媿尚書為致永決之意。論為之失聲而泣。然猶冀其無恙也。未幾。而訃至。比間。關扶喪以歸。往哭之。哀。見其遺書一卷。甚備。又曰。求攻媿數語。以表吾墓。其友袁木叔。復得書云。欲悉攻媿求銘。而孤介能自植立。不肯頹墮。惟子深。知我。望與發揮之。嗚呼。子謙。死生之際。不亂如此。而何拳拳于我之銘。將葬。木叔為述其平昔大槩。文核而事實。子陽又以見屬。余不得而辭也。君諱柄。子謙其字也。家世汴京。曾祖侁。故右侍。禁閉門。祇候。贈武德郎。祖寬。故成忠郎。閣門祇候。贈吉州刺史。以靖康避地。始徙鄆。今為慶元府人。父浩。故武顯大夫。累贈和州防禦使。君既升朝。改贈宣奉大夫。母朱氏。仁懷皇后姪也。封宜人。累贈碩人。君初以世賞。補承節郎。監潭州南嶽廟。秩滿。充樞密院準備差使。道熙十二年。轉保義郎。監行在豐儲倉。丁宜奉公憂。服除。辟差監婺州蘭谿酒庫。十六年。軍恩轉成忠郎。紹熙四年。轉忠翊郎。是年登進士科。改授承務郎。知臨安府於潛縣丞。五年。軍恩轉承事郎。慶元三年。轉宣教郎。知濠州鍾離縣。五年。轉奉議郎。以疾卒于縣治。十月四日也。享年

四十有九。娶魏氏。丞相文節公母弟知寧國府涇縣栢之女。封孺人。男一。熾。女二。長許。嫁迪功郎新黃州黃岡縣尉司馬遂。三年九月乙酉。葬君于縣之豐樂鄉東山唐家隴之原。從治命也。初。姜氏之富甲于京師。而喜延名儒。以立家塾。宣奉記覽多聞。教子弟尤力。兵火流離。財財蕩盡。銖積寸累。以立門戶。雖事力不及上世之一二。而儒風浸昌矣。宣奉之弟諱濤。始登科于紹興十二年。終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君與四兄皆朱出。模四取清。薦。械蒙。孝宗召對。特除閣職。樸雖抱疾不仕。其子有場。屋聲。桐。即子陽也。與君同升禮部。君最幼。一再垂翅南宮。必欲以科第發身。感慨奮發。晝夜力學。不知飢渴寒暑。蚊蠅嚼膚。洛誦不輟。謂事不成。則無面目見先人于地下。卒遂其志。又與子陽之子光同登。後六年。光之弟熾復躋世科。自爾兄弟之子。薦清臺。登胃。盛。入太學。者相繼。實自君與之。在密院時。已名薦書。不以官卑而辭。勞。近郡有禁卒犯階級。而主帥不以實聞。君上書樞密使。周益公。謂軍政不修。緩急何以使人。語苦切益。公大奇之。宣奉之喪。或言可免解官者。君曰。吾忍為此哉。倚廬三年。哭不絕聲。不茹葷。亦不入于家。寺丞呂子約時仕于明。見其居處容貌。愀然動色。遂相與討論喪禮。洗未俗之陋。後數年。貽書朋舊。猶曰。君執喪有禮。足勉世俗。士友所共欽也。君資素警敏。初止銳。意舉業。年二十六。翻然自以昨非為悔。有志于古人為己之學。折節虛心。親近師友。里社先達。及四方賢士大夫。遇之必斂衽求益。反覆叩請。其在蘭谿。與蔡女諸賢尤稔。陶染既久。德忿矯薄。見于踐履。臨事規規。典刑中。其進殆未已也。於潛巖邑。土風久不振。君之邑庠。為選士之秀者。補弟子員。每且升堂。講書校藝。皆有尺度。口授指畫。與士日親。期年而向學者彬彬然。鄉舉占名者三。而登第者二。尹光庭者。名在第五。邑人榮之。相語曰。贊府作成之倡也。昌化為鄰。舊許民懷酒而輸賦于官。有議欲權酷者。衆訴于府。尹以屬君。或謂出于朝旨。且欲以裨郡計。君曰。此實民便。安可漁奪。卒免之。老稚歡呼。爭繪像立祠。君力止其議。尹益重之。徹入。僉幕贊助為多。君本以鍾離事簡。而往而訟牒紛委。不減內地。君疚心剖析。日力不足。衣以繼之。內和外剛。勇于為義。人不能奪。有獄吏罪惡貫盈。而持吏短長不能去。有盜牛馬者。就逮已得其情。而輒翻異。君曰。必吏教之也。一物而服。白于郡。竄之。遠近無不快之。或言在君左右者。皆其黨。恐有為之報者。君不為動。吏民皆服。聲聞煒然。外臺多以滯訟相委。隨即剖決。總領韓公亞卿。以文章政事科薦于朝。郡太守尤加敬異。應用之文。又以屬君。體素弱。撫字已勞。而種學績文。略不少懈。縣事畢舉。而君病矣。君生長胥梁。而丰度高勝。簡澹清苦。無聲色之奉。又不喜飲酒。藏書數千卷。凝塵滿室。蕭然如物外人。即所居超蓮堂。池西累石。創亭名曰礪。時從雅士徜徉其中。坐無雜賓。尤工小楷。作詩清婉。有思致。文節公于詩少許可。間居惟雪。臆張武子。為山中客。君亦泉石勝絕。君每至甥館。遇遊賞。必參坐論詩。善與人交。同寮相與如至親。疾既侵。至相率寢食于縣齋。醫禮盡力。前數日。即命妻子治後事。已而屏人危坐。既為子陽書。又書以與親故人。人致訣別之意。作偈以寄禪衲之厚善者。大書數紙。以戒其子弟。區處細故。纖悉明白。意象正大。思深而見遠。皆平時薰染講切。見于躬行者。如此。可以信君之所存。而推見其所未為者。其亡也。邑人為之聚哭。喪歸。鄉曲無不為之痛惜者。哀哉。銘曰。

嗚呼子謙是好名耶躬行自立疾沒世而無稱耶以其學力致其身起其家施于政事未而見于死生之際足以不朽矣而何待于余之銘耶余方畸于人無用于世吾何足為九京之重輕耶願言猶在耳遺墨未乾余不得而默然悼痛之深將何時而卒耶

究觀聖心專在為民敬奉遺體不敢不懼涕唾不輕爪髮廢去克勤小物勤有森則端勤小楷見之心畫誦言行錄自深愧作詠康節詩如在伊洛躬行于家是亦為政恂恂二子處恭事敬伯曰惟忠叔曰惟孝字之以全義方之教叔既登科伯亦舍選人謂君家慶田積善伯也忽焉人疑于天宗一繼進繼閱三年夫人曰任克相夫子叔官從政司越之理孫主邑簿宜之旌德次傳省任不渝道則墻曰周焯僅試一尉次曰楊忻孫女惟二祖葬豐林遠七十里願依九京今從其志君疾病矣呼友執別神氣泰定怡然不屑收視云久已無晝夜今忘生死安有恒化君則無憾士友盡傷尙其不亡視此銘章

戴俊仲墓誌銘

乾道七年余客授東嘉蓋士夫之淵也職于學者多佳士而戴君俊仲為錄以文行為鄉先生著春秋經解數萬言能為詞章詩清婉有思致性質粹溫不得而親疎久處庠校與之議事詳審而寡失故尤與之密君是時已嘗薦于鄉五上禮部至淳熙八年始以特奏名試補賀州文學尋授迪功郎婺州金華縣尉光堯慶壽恩循修職郎余去官十五年而復假守真欲下榻以禮孺子避堂以舍蓋公而君已得未疾監潭州南嶽廟不可出矣徒有室邇人遠之歎十六年既以光宗恩恩循從事郎余以八月去郡聞君以十一月甲申終于家享年六十有八娶陶山張氏相敬待如賓家無間言後君十五年卒寔嘉泰三年七月十二日也年八十男二人誠之為郡直學淇為太學生女六人長適張漢次適諸葛訖次適包暹次適迪功郎廬州學教授張冰次為尼名法壽住處州回向院幼適王廷碩孫男三人櫛林復孫女五人君之喪以紹熙元年三月辛酉殯于德政鄉湖嶼之原夫人以開禧元年仲冬合葬焉君方領諸生時誠之已能屢試上游淇雖幼亦秀爽可喜與余諸子同硯席雖嘆君之滯留庶二子之奮發今誠之亦困于場屋淇在上岸尙可望也公之初喪二子來求銘久而因仍未就夫人既訃又以請余投閒多病又復許久杜工部既葬四十年其孫過江陵謁銘于元微之一日而成余既許君之銘二十年而不就有媿多矣君性孝友幼失怙恃語一及則痛自憫悼至飲泣不已弟一飛夫婦蚤沒力貧治葬撫愛其子女如己出開門授徒席下多名士郡延之學後進皆知所矜式至今猶推淵源所自而卒不偶茲非命歟經解三十卷文集號橫瀾類藁五十卷藏于家後人尙猶因此以見君之大概云俊仲諱厚又字長文世為鄉之著姓曾大父天休大父臨父端夫俱隱德不耀後其有與乎從兄之子溪閻之俱擢儒科溪有盛名今為兵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在君諸生中尤傑然者也銘曰

政 集 卷一百七

誌 銘

林府君墓誌銘

四明有善士林君諱碩字興開禧二年十一月七日卒年七十有四力學而不見于用言議亦無以表暴于外躬行于家里閭敬之其亡也弔者盡哀明年三月丙申葬于鄞縣通遠鄉金谷里之赤隴楊敬仲簡既識其壙哀和叔暨又狀其行樓翰納交既久君之子若孫請銘銘曰
惟林之先著籍于青五季避地遂居四明會祖曰簡隱德自高祖暉漫仕詔司戶曹財雄一鄉積豐施厚植德名堂用昌厥後父嵩儒科晚仕不顯節度推官官止清遠母也馮氏賢如柯親君少挺特篤于自信講學至勤求友至切質疑請益甚于飢渴網羅百家博覽彊記或問所在開卷指示儉不苟費傾貲買書手不停披萬卷有餘尋得目告謂當佚我使人誦之疎聽無惰君之讀書根本經學久而愈明自詳趨約恭敬誠懇檢柅此身劇暑甚病飯必冠巾心若無倦形體自攝聖學之要在於兢業人靈于物知反為累吾有知哉道斯可致執喪盡禮水漿不入祭祀必齋箴規汲汲採人之失退無後言謀人必忠赴急必先清心窒慾不作無益聞過則喜改無難色羞不恤緯惟時是憂賢否用舍如身戚休禹功萬世予獨何人

通判姚君墓誌銘

四明自國初以來端拱二年至乾道末登進士科者幾二百人矣淳熙五年姚君穎始以第一人及第實為吾鄉之光又其才業足以稱褒然之選意必遠到而竟以不顯可哀也已君字洪卿世家吳興後徙于明明今為慶元府曾大父阜迪功郎容州司戶輕財好施創必慶堂于城南延師以教宗族之子弟于是

姚氏後又有曰大任曰持曰孚者相踵擢第遂為聞族乎即君之大父也尤號博洽三預計偕入太學官情素薄再調和州錄事參軍遂致其事終左奉議郎父孝全封朝奉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母宜人楊氏君在髫髻嶷然已有成人風五歲讀書過目不忘十歲能屬文試鄉校占前列郡博士疑之別命題使試于前應手成章時號神童師事屯田鄭先生鏗累年能自刻苦洛誦多至徹旦幾忘寒暑飢渴經史百氏傳記注疏下至稗官小說多所貫穿大書論語置几案間又取二程上蔡龜山之書仁義禮樂道德性命之說決擇是非類聚成帙以便講習文體簡嚴自出機杼有以為後時者曰是有命焉由漕臺試南宮參知政事范文穆公成大以宗伯知貢舉得公文奇之及發策集英推明中庸大學之旨幾數千言末論敵國事宜尤備孝宗皇帝以其議論正大剴切親擢首選而戒勿版行蓋不欲傳于外也聞喜宴御書旅獒篇以賜授承事郎簽書學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特命員外置力祈寢免上嘉歎而許之臯子魏惠憲王鎮吾邦欲侈其盛命以騶吹吹遊而扁舟已歸郊居矣祖妣史氏蓋太師文惠王之姑時文惠再相侍立上前一聞賦傳再拜謝恩丞相王魯公方知樞密院問與公何物文惠道所以且盛稱其賢魯公鍾愛一女託文惠以締婚焉魯公後因對及之孝宗曰策中用趙逢墜馬事甚佳乃知簡眷之深也七年之官龍圖鄭公伯熊為守相得歡甚繼之者治尚嚴君能濟之以寬乘間語之曰催科之急郡有十之一則邑十之五吏曹以為利權民之不堪也守感其言為之霽威適大旱權酷之課不登速治苛峻君緩其期而獨其無所從出者人心歡然甘澍隨應邦人尤德之八年被召有旨引見以未經審察辭不敢當次日遂對便殿君首以數被異恩致謝繼論治體切于時者凡十有八條進讀未終玉音琅然云道理當如是又論養倉等利病及守令久任上皆嘉納除秘書省校書郎供職之日胥吏例以難黃塗數字請書其上以應故事君不欲循襲非手校真有謬舛不下筆也時言路多選于館中頗有饋遺君不啓書加以緘封而還之魯公當國引嫌巧外周益公欲處以一郡君力辭添差通判平江府又辭釐務不果館閣皆一時名勝惜君之去相與餞飲道山用風流半刺史清絕校書郎分韻賦詩以送之仲冬奉二親以行會郊祀以會任館職恩封及親吳門一都會地大事夥關決無壅吳江民交訟久不決部使者以屬君邑以其人素不可追君曰張官置吏非以治貧弱正以制豪強耳窮竟黨與卒究其獄一郡悚服君自念蚤以大魁丞輔藩斂藏淵觀若無所能為者間有所為亦不欲人之指目為能也不要名不混俗無所阿附名齋曰迂嗚呼可謂深藏若虛者矣十年禱旱勞悴感疾以終年纔三十有四官止宜教郎屬續之際語不及他惟以君恩未報親養不終為恨寔十有一月十三日也二子元特四歲元哲二歲一女在二子之間君未第時欲卜築于鄞之陽堂鄉延壽山至是遂以其年十二月壬申歸葬妻以丞相恩封孺人于時年二十有三泣告父母誓不背姚氏卻鉛華不御賦柏舟之詩撫教其子女大夫公夫婦至今壽且康歲時供婦禮無敢慢嗚呼賢哉魯公家訓清肅孺人處昆弟無間言後諸昆弟遵奉國夫人之命以遺奏恩于元特未幾朝家用故事命元哲以官今俱為迪功郎調饒州安仁福州連江縣主簿皆培于外家女適承奉郎新監臨安府糧料院王儼又魯公之孫新吉州通判權之子也孫男女各二人君性孝謹少居大父母

之喪已能悲慕盡禮大夫素嚴重先意承志未嘗少忤遇有愠色至閉戶自過屏息不敢喘母病疽衣不解帶藥非親嘗不進所以身代友愛弟妹惟力之盡平日動以古人自期文詞之作尤為精敏他人汲汲不能發舒者下筆輒過之掩抑覆護不欲銜耀而自不可掩真如其為人也哀為家集十卷方在甥館時諄諄言宰相之職惟進賢退不肖昔王文正在位僉王豈能悉去不以為憂也惟多引諸賢使不為小人所勝耳因密疏賢才三十餘人雖不及盡用終多為知名士君之志豈小哉體膺神清人以為似文惠而與魯公真有冰玉之譽出門軸折此識不識所共嘆也開禧三年君之二子題門泣曰先君之葬時兄弟釋幼未及銘墓念不可以無傳又以通判贛州袁君燮所作行狀為請余尤哀其意為之銘銘曰人之生子惟恐不敏敏而好學乃善之盡既敏而學又或恃才浮躁街露為身之災猗歟洪卿實具才美蚤冠儒科一日千里抗志遠古力行在躬文惠是似清如魯公天胡不仁爾摧玉折二親俱存共美守節有子競爽志于家傳不在其身天其舍旃

王夫人墓誌

大名王氏至晉公魏公益顯占籍京師號三槐家魏公之兄諱懿仕秘書丞贈兵部侍郎曾孫為夫人之曾祖震吏部尚書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妣潘氏越國夫人祖仰尚書金部員外郎贈大中大夫妣閻氏碩人唐氏淑人父從知信州贈正議大夫母金氏陳氏俱贈碩人大中建炎避地來明後遂葬于鄞正議定居桃源鄉夫人生于紹興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歸于向氏文簡公八世孫欽聖憲肅皇后五世姪名公璣字伯劭太府卿兼權兵部侍郎士偉之子也終修職郎徽州司法參軍夫人金出也幼失所恃唐淑人鞠育以至成長淑人為質肅公之孫有方法夫人習熟閭閻動以為楷至疾革猶以祖母為言逮事侍郎之母游碩人者一紀曲盡誠敬寢疾歷歲奉養無怠容侍郎季女適仇氏實學念之孫由尉輔之會昌夫婦俱喪一子仲孤立伯劭與夫人既經紀其家夫人又以幼妹歸之以振仇氏之門侍郎之薨有女纔七歲夫人拊愛教以婦德擇會文清公之孫樵以歸之伯劭友愛素至介弟登仕郎公擢蚤世無嗣其婦高氏釐居二女俱幼夫人承夫之志命仲孫大年為之繼以其長女歸高氏兄子銳賴其經理之助次歸蔣送加厚過于己出伯劭先娶括蒼葉氏僅閱歲而亡寄葬山寺夫人為繼室略無諱忌上家修祀如奉其先伯劭將葬謂二子曰葉無子而又別葬若不舉以同穴則後日必寢致廢禮遂合葬焉此尤人所難能也伯劭嗜書手不釋卷或忘寢食夫人時其寒煖不以俗務累其心及其亡也治葬送撫諸孤益謹家政米鹽靡密井井有條平居疑重語笑不輕發閨門幾百口內外肅然歲時姻族會聚始假借顏色雖諸院子弟亦知敬憚苟有過惟恐夫人聞之性明淑曉文義旁通醫卜之說又善攝養少病疾年七十忽得疾遂不可為寔開禧三年二月戊午也二子之邵之翰二女長適甥王蒼舒次即槩也孫男四人大成大下大方大應女二人長許嫁蒼舒之子將仕郎簡次尚幼將以五月甲申附于雙鴈鄉蓮峯之原司法之墓始余妻祖尚書公侯上世由大名徙宛丘自晉公分派故南渡以來與三槐通譜二王氏向氏皆居明越

聞夫人之弟柯山使君淹。又與余締婚焉。于是使君哭女兄甚哀。以書來曰。自潘弟云亡。與君姊相倚。爲命。幼而至老。氣同聲應。專以謹守學業。不辱門戶。相勉。罔敢怠忽。今舍我而逝。人皆謂其令終。吾今獨存。何以善吾後。冤乎痛哉。吾姊夙佩慈訓。善學力行。遇事處決。有大丈夫所不及。某實敬畏之。與君姻連。必亦稔聞。爲我志之。以塞吾悲。以慰諸甥之孝思。可乎。余姑之夫太府卿王公正。已與信州爲莫逆之友。每稱伯劭風度之佳。記問之博。一日見伯劭于鄞。簿廨舍而不值。夫人相見于碧梧軒。縱談家務世故。及伯劭所職。種種移晷。卿退而語。曰。吾與信州通家如兄弟。而又同姓。知其女之慧。亦不知其通曉如許。雖嫺于辭令者所不逮也。蒼舒及簡。又尙書之孫。曾余以故。屢獲升堂。辱延遇。益信卿公之言。敢併敘之云。

承議郎孫君墓誌銘

淳熙五年。余贅倅天台。已而會稽孫君應時。季和。尉黃巖。見其學行吏事。詞采翰墨。動輒過人。與之定交。問其家世。始知其父雪齋先生之賢甚。悉方與四方士友。期季和以遠。到開禧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將赴邵武。車忽一疾不起。遂以朝奉郎致仕。諱與不識。莫不痛之。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其母太孺人張氏繼卒于家。季和之兄應符。遣其子祖祐來見余。曰。祖父雪齋之亡。季父嘗持故國子錄。沈君煥所狀行實。乞銘于晦菴朱公。公許以銘曰。古所謂志士仁人。今復見之。恨不及展。龐公之拜。銘文見屬。其何敢辭。既而公亡。迄不果銘。今不幸祖妣繼季父以逝。願當今孰能繼晦菴者。敢泣以請。余以衰病掛衣冠。而迫于上旨。收置北扉。震懼固辭。不獲命。念季和之交誼。又不可以固陋爲解。讀其所示事實。見雪齋七十歲時。做程公大中自誌其墓。有云。雪齋野叟孫介。字不朋。越之餘姚人也。族緒寒微。難援講系。但聞五代祖自睦州徙居此。力田自業。余曾祖諱亮。生二子。余祖爲長。諱政。孝慈明善。鄉黨稱之。生四子。長從釋氏爲昇師。次爲十伯父。次爲十三伯父。次先考十七府君。諱子全。昇師持苦行。而有高識。兼通儒書。喜聽賢士大夫語。歸葬父母。守冢三年。則聚諸弟之子。躬授語。孟詩禮。斬髮其家爲儒。已而余生于政和甲午八月辛未。實十三伯父之子。命以爲先考嗣。四歲。能離家入郡庠。隨兄壽朋讀書。日數百言。七歲學于鄉先生胡定翁家。聞本生伯母及先考之訃。號咷奔喪。哭臨以時。孝悌之端。發于天性。衆稍驚異。其後兄常攜寓鄉館。側聽講說。文義相通。然退侶燕朋。弛怠不進。十四五。潛喜哦詩。兄使誦杜集。頗費日晷。益十八九。始學舉子賦。遽罹兄喪。哀痛之情。如失乳哺。如割肺腸。偃偃無相。幾不自立。因從長友厲德輔。肄業紫溪。漸漬稍勝。既冠。迫于凍飢。躡兄故步。授書自給。益發憤自課。經史注疏。且閱且抄。不敢荒逸。竊志古人。務爲實學。時文非其所好。而又無師。屢試不利。決意退藏。尊拜先聖。觀扶吾道。晨誦孝經。以致時思。人多非笑。不之恤也。壯室張氏。既得三子。捨館歸訓。闕田就竭。人不堪其憂。五十九歲。始幸小子應時。試入太學。閱三載。遂叨中進士科。其後長子亦廩鄉選。余于是家居。寡出。諸兒分寓歸。辦菽水。今既七十已。隨應時滿尉黃巖。還鄉。閉門養病。不交人事。挾策自適。凡余自少至老。備嘗艱阻。不可具言。初侍所後。母陳氏。遺義兄陵暴。慨然景念。孤臣孽子。竊以舜。曾。閔。爲師。承意調諧。各終其世。紹興乙丑。仲兄有重罪。余未諳律令。以身援之。幾併坐縲紲。偶值星變。原赦俱免。其他困阨危難。苦心衝慮。改過遷善。迄能自持厥躬。不見薄于鄉

里。吾家父行。享年多止五十。今幸同產次兄七十有七。與余白髮相保。夫妻兒婦。歡聚無缺。心感舊相。足樂矣。然余所以行己立心。不忘恭敬。近而冠履。微而紙筆。未嘗輒輕易服用。嘗謂不能動天地。不足以誠。不能正室家。不可以爲道。故其在獻。未始一日忽忘君民。對妻子。惟恐息怠。情遠禮教。一言一事。必求合于人情。可無怨悔者。而後出之。其受人子弟之託。教之不啻己子。隨才指授。專事講釋。至老不倦。與人交。不敢失信。禮受侮。不敢爭忿。蓄怨。平居確意安貧守分。不萌非義之求。聞人有善。心恨弗及。見人之惡。口不忍言。自信不移。量力而動。平生謹畏。求寡乎愧作而已。噫。使余少年。微有依怙。不歷屯剝。壯歲寧于理性。可明否泰。未必能操心慮患。固窮順命。亦何以至于今哉。凡吾子孫。勿墜家學。推本源流。念之敬之。此吾之實錄也。余三復而嘆曰。嗚呼。其可謂躬行篤學。樂道知命之君子矣。凡君平生操履。大概已見于此。而國錄沈君所狀。尤爲詳備。余復何所措其辭。至于蓬蘞之居。陋甚玉川。而門塔戶庭。咸有銘勒。筆食菜羹。終日不飽。而潔齋整齊。如對大賓。子良婦教。孫枝競秀。家法修明。門雍戶肅。下逮僮僕。舉新也。其遺風餘範。至今藹然。亦足以想見其典刑矣。初。君以淳熙十一年。太上皇后慶壽恩。封承務郎。致仕。十三年。上皇再慶。進承奉郎。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甲子。卒于泰州海陵縣丞官舍。享年七十有五。後應時陞朝。累贈承議郎。張氏。同邑人也。曾大父嘉。大父儼。父日休。封太孺人。享年八十有六。三子。長曰應求。後君四年卒。次曰應符。次曰應時也。一女未嫁。而天孫男三人。祖祐。祖開。孫女五人。長適文正范公。五世孫克家。次適宜教。即婺州義烏縣丞胡衍。次適里士胡伯韶。次許嫁四明沈嚴。曾一尚幼。曾孫男二曰玘。曰珩。君初葬于獨溪湖潘山之塋。穴頗不安。季和之亡。得吉卜于新與竹山。始遂遷葬。今將以嘉定。改元某月某日。奉太孺人之柩。附焉。太孺人質性莊重。雪齋動以古人自律。孺人事之如賓。終始若一日。季和幸平江之常熟。縣難治。吏民歎服。既滿。橫爲郡將所摺。推困。兩葺。至開人使。卒無一詞。猶被鐫降。孺人曰。但不得罪于公。論足矣。窮達非所計也。閒廢累年。方權臣用事。不肯附麗。求進。菽粟不繼。族黨姻舊。皆勉以祿仕。孺人獨未嘗一語及之。曰。使吾兒失節。以爲養。不如相繼之爲甘。蓋不如此。不足以配君子。不足以生賢子孫。不足以成禮法之家也。季和不幸出門軸折。不得究所抱負。以彰積慶。諸孫皆孝友。以承先訓。後其有與乎。銘曰。

德在陰。報必明。活千人。後必興。天人間。響應。有篤行。出志誠。子必賢。家必名。偉孫君。真不朋。動以禮。善服膺。不愧作。無虧成。廟之礎。壺之冰。行于家。森典刑。曠不施。闕幽屬。過者式。視斯銘。

累漸為溫飽計。會從弟迫于官。通舉以濟之。季父客死江西。又無嗣。公取其遺骨葬于先塋之側。歲時祭享。族人之廢祀。必偏及之。弟妹婚嫁。身任其責。一介不妄取。性實好施。推其餘以周人之急。亦所不靳也。官教濤出繼伯父。既定居吾鄉。買地城北。分東隅與之。築室比鄰。人羨其雍熙之軌焉。舊學不忘。時有清新之句。自為上梁之文。思舊隱于夷門。不堪回首。築新居于鄆水。粗可容身。此特其一班耳。專意教子。不以家務嬰其心。夜或焚香危坐。使之誦習。率二鼓而罷。模模之預薦。杖之賜對。公皆及見之。其在塾時。東萊呂太史未第。公知其賢。遣二子從游。模與之同中。漕薦。既即世。子孫益守遺訓。雖事力不及。盛時一二。而文風彬彬。遂為儒家。始以次子封武顯大夫。累至和州防禦使。柄升朝。改贈宣奉大夫。今至金紫光輝。大夫。足以信公之志于泉下。後裔方興。殆未可量也。奉佛素謹。榜嚴。法華諸經。夫婦繙閱。以千萬計。入閻積俸置大藏經。歸真舍。結字端重。雖薄遠中。家書無一筆行草。手鈔內典數十軸。首尾如一。從妹歸丞相壽春魏文節公。平昔相好。為堂西偏藕花池。丞相名以超蓮。書扁以遺之。既屬疾。掛衣冠杜門。自頤家庭孝謹。調娛藥餌。久而不倦。多拱手默坐。間乘安輿。致敬家廟佛像。一絲不掛。訖以壽終。可以無憾矣。論汪出也。外祖少卿兄弟。京師同為王府贊讀。既皆嘗授館。通家如至親。先妣吳國時猶未笄。能備言公家風範。相依下。初寓浙右。數困寇攘。其卒來鄆。蓋以外祖為歸也。外祖尤屬舊好。經理不遺餘力。既命伯舅娶公之女弟。而官教洎文節公與伯仲二舅同在家塾。訓飭如一。四人聯捷薦書。自爾姻婭如朱陳然。論以外門之故。得從公游。又與諸郎共學。仲舅尚書狀公之行。蓋嘗助之屬。蓋今二十餘年。母氏舅氏俱即世。而檇、模、柄、煥、刻、焯、亦皆亡矣。梯陽泣謂論曰。先銘未立。日夜痛心。兄弟凋零。汪氏中表亦無幾。捨君無有知先人之詳者。敢以請。論撫事感。又嘗銘其二兄及鍾離之墓。不得辭。銘曰。太嶽之後。著姓惟姜。承平百年。益大而昌。延招名儒。談經左塾。典刑具存。燕及嗣續。矯矯姜公。克荷克承。艱難百罹。既蹈而興。才有餘刃。仕一甲子。黃金橫帶。晚克知止。積善餘慶。遺訓有傳。踵登賢科。儒風蔚然。東山之原。松柏斯兌。銘以表之。其與未艾。

司法晁君墓誌銘

晁氏系出于西周王子朝。漢有錯。為御史大夫。元魏有清。為樂陵太守。唐有左補闕大夫杲。或謂其家有劉元德起兵時鐵券。宋初始祖廟諱。故書作元。則其傳世遠矣。本朝文元公以清德雅望冠一時。文莊公繼掌內外制。賜第京師昭德坊。後益蕃衍。散處汴鄭澶濟間。南渡以來。江浙蜀道。所在寓居。實皆出于昭德。無他。晁也。君諱某。字某。生于濟之任城。曾祖仲參。贈金紫光祿大夫。祖端義。奉議郎。簽書高郵軍判官。應公事。考異之。超然不仕。妣閔氏。君資稟不凡。少承家法。篤于孝友。嘗割股以起母及仲兄之危疾。年踰強仕。從叔侍郎濟陽侯謙之。以郊恩補君將仕郎。授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循從政郎。調建昌軍新城縣主簿。繼為沅州司法參軍。君性情素薄。而臨事殊不苟。率有可稱。其在新城。豪強犁人之墓。冤訴莫直。君為得遺骸于田中。遂伸存亡之枉。廣昌令以匿寇事。擯富人之資。骨肉駭散。凍餒于外。獄久不決。君受責欲行。令輒賂君。拒之以實。聞而還所籍。其家優裕如初。居沅纔三月。有冒官稱者。守意希貴。抵以深文。

儼吏和之。君獨不可。守數諫意。不為動。善善惡惡。行其志類此。俄感疾。已而起。居如平時。忽跌坐而逝。安靜不怛。不惟積善之報。殆有自得而莫知也。君宜達而沈下位。宜壽而止六十一。寔乾道元年正月三日也。妻姜氏。蚤卒。子五人。子濤。子與。子思。子游。子冉。文學才幹。俱有家法。三女。婿通直郎趙某。沈忠恕。杜雋。皆世家也。孫男八人。百源。百則。百海。百利。百禮。百揚。百順。女六人。曾孫二。世祿。世表。七月朔。歸至寓居撫州金溪縣。十月二十六日。葬于臨川縣崇德鄉。嗟。表山之西。數文閣直學士公武君之弟行嘗狀君之行。事至開禧三年。凡四十三年矣。君之子惟子游在。孫亦亡二人矣。百海游鄆。求銘于論。老矣。學落。何足以發幽光。獨念中原衣冠故家。日就凋零。文獻相傳。如昭德之晁。則又鮮矣。少時及識。敷學風采。服其該洽。其誦君之賢如許。以託名不朽為幸。銘曰。王謝故家。風氣一種。晁之在漢。實配于董。至宋益大。名勝繼踵。法藏靈智。讀者皆竦。濟北嵩山。詞采泉湧。怡怡法曹。典刑莊重。以君之才。卒于流冗。我思前良。託名為寵。

直祕閣徐公墓誌銘

慶元二年。有旨朝散大夫徐夢華除直祕閣。蓋異恩也。始公生于靖康之初。歲在丙午。是冬。金人再犯關。海內雲擾。建炎二年。寇躡江右。叛將大盜蜂起。公之生纔四年。母氏襁負走陂頭劉氏家。僅免于難。公既省事。自念生長兵間。欲得盡見事之始末。宜游四方。收羅野史。及他文書。多至二百餘家。為編年之體。會粹成書。傳聞異辭者。又從而訂正之。號三朝北盟集。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迄逆亮之斃。上下四十五載間。具列事實。制敕詔語。圖書奏疏。記序碑誌之文。有正史所不及載者。搜掇無遺。成二百五十卷。又有綱目一冊。併藏于家。至是。史官方修高宗皇帝實錄。修撰楊公輔率同寮十人。奏乞取公所編之書。仍下臨江軍給筆札抄錄。以進。十一月。史官又奏。其書有補于史筆者。仍薦公之賢。大略云。廉靜樂道。好學不衰。故有是命。又奏所編書目。內有百餘家館所未備。復命錄其全書。諸公欲相挽。一出與同筆削。有論公者。答曰。此書本不為進身計。力辭之。後又得未見之書。再編集補三帙。所居闕一堂。取詞命褒語。扁曰儒榮。以侈上賜。樞密劉公德秀為之記。待制楊公萬里為之銘。少傅周公必大。端明洪公邁而下。賦詩者數百篇。遠邇流傳。而公之名愈顯矣。公字商老。清江縣人。曾祖用和。祖士穩。俱不仕。父世亨。累贈通議大夫。母楊氏。贈碩人。公俊敏篤學。至忘飢渴寒暑。讀書過眼輒不忘。通貫經史百家。尤熟晉宋南北五代時事。自熙豐元祐以來。名公奏議。及出處大致。無不該綜。作文皆有根據。用事精確。紹興二十四年。登進士科。授左迪功郎。洪州新建縣尉。以外艱不赴。調鬱林州司戶參軍。到官未幾。又以母憂而歸。後為江陵府司戶。任滿。開陞左從政郎。乾道四年。外移南安軍教授。以舉主改宜教郎。知潭州湘陰縣。次授廣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賜緋衣銀魚。諸司辟知賓州。到郡遭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華州雲臺觀。紹熙元年。授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慶元初。引親嫌。徑歸。再奉沖佑祠。引年致仕。六年。賜紫衣金魚。仕宦幾五十年。開居之日。為多。南安官舍。素在城外。請遷入以附校官。建雲漢閣。以奉御書。立濂谿二程先生祠于左。劉元城。張橫浦先生祠于右。自為之記。參政龔公茂良時帥江西。讀而善之。以講筵官薦。湘陰立

湖少田多盜帥括盜耕湖田者悉輸租。號增耕稅。他邑或移別賦應命。公怨重困吾民。謂邑無新田。稅無從出。帥盛怒。移湘潭丞。仍審撫邑事。無可疵瑕者。卒免于行。更加禮焉。增葺學宮。嚴設祠像。祭器書籍。以次而舉。選士主之。湘陰于是始興于學矣。朝廷議更二廣鹽法。遣浙西安撫司幹官胡廷直銜命與二漕臣集議境上。西漕王公正。已以公審知利害。邀至蒼梧會所。公謂二廣事體不同。使者徒見東路郡多瀕江。可通客販。固已非是。若西路多山郡。近江者少。道阻運艱。客販不通。價必騰踊。郡計不給。重為民害。郡有兵吏可役。民不告勞。若止循官設舊法。初無抑配等弊。公私俱便。可以經久。衆不能奪。胡亦是之。議定而去。將入奏。為主議者所誅。畏罪希進。盡變其說。擢為東路提舉。旋升西漕侍郎。詹公儀之出鎮桂林。共行客販之策。慮公或以賓州奏事。必據成說。武憲熊飛素不快于公。二人從而甚之。熊。上悔舉之章。公遂罷。不三年。二廣之害果如公言。民食貴鹽。富商至破產喪生。胡憂懼至死。詹亦得罪。復行舊制。至今便之。周益公當軸。謂公前謾未直。公答以事久自明。不待辨也。歸而悼亡。連喪子女。宦情愈泊然矣。楊誠齋挽使造朝。薦進甚力。廟堂將處內郡。止求議幕。荆帥樞使王公蘭移鎮長沙。以公可任帥事。申省委公。經時而侍郎袁公樞始來。知公止請上。幕俸給。盡以三月帥俸歸之。又力辭。尤歎其廉。既而從母之子侍郎彭公龜年為帥。公去替止半年。法不用避。公乞祠以去。彭公餞以詩云。法許公不許。法不如公嚴。年雖已高。手不釋卷。有讀書記忘集。醫錄。集仙後錄。各三冊。會錄四冊。皆以儒榮冠其目。家有萬書閣。籤帙甚整。能視細字如年少時。事親盡孝。祭器封儲。惟謹。有家記一編。載時祀禮式。又揭百不憂堂。以志義方之效。閣前亂石森立。石間多紅薇花。若張錦然。號紫微洞天。勝日深衣坐閣下。二鶴翔舞于前。殆神仙中人也。弟妹四人。弟得之亦休官而歸。時節聚會。子孫甥壻。雜拜為壽。竟榻下夜。無倦色。從母昆弟七人。時置酒款集。草濟川楫。黃仲禮。彭子壽而下。俱效之。開禧元年。親黨為八十之慶。宴笑數日。乃罷。中嬰小疾。精明如故。猶能誦諸誦習。三年八月。浴出。瞑目危坐而化。二十有一日也。娶豐城鄧氏。先公二十一年卒。封贈至宜人。五男子。簡。從事郎。新邵州新化縣令。範。迪。功。郎。新袁州司理參軍。籍。業。進。士。次。子。符。幼。子。節。皆蚤效。二女。長。適。免。解。進。士。曾。三。異。次。適。進。士。鄧。時。亦。前。卒。孫。男。十。八。長。峯。亡。矣。次。饒。次。金。西。薦。于。鄉。松。峩。皆。崇。巖。巖。一。女。適。鄉。貢。進。士。向。公。美。曾。孫。二。人。郊。都。二。女。尚。幼。諸。孤。以。嘉。定。元。年。十。一。月。庚。申。奉。公。之。柩。葬。于。縣。之。修。德。鄉。古。牛。岡。之。原。始。鎔。屏。居。四。明。符。子。壽。書。俾。為。儒。榮。堂。賦。詩。時。雖。抱。疴。為。作。古。風。寄。之。已。而。子。壽。與。公。俱。以。書。來。謝。比。聞。子。壽。之。訃。固。已。不。堪。云。亡。之。痛。而。公。亦。下。世。矣。公。既。葬。之。二。年。簡。以。赴。調。來。見。謂。前。時。恨。未。見。北。盟。全。書。盡。錄。以。見。遺。又。出。其。季。父。致。政。所。作。行。狀。求。銘。致。政。嘗。著。左。氏。國。紀。中。書。舍。人。陳。公。傅。良。為。之。序。蓋。深。于。經。者。書。事。尤。嚴。敬。擬。其。狀。而。為。之。銘。銘。曰。

朝請大夫吳公并頌人姚氏墓誌銘
仙居吳氏。自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康肅公以儒術發身。入從出藩。為時名臣。長子興化使君。首臨世科。兄弟簪笏蟬聯。多至郡守。族黨中登貢籍。擢科級者相望。遂為巨族。鎔淳熙五年。由敕令所刪定官爵。伴丹丘。始拜康肅于湖山堂。時居邑之石井。既掛衣冠。夫婦偕踰七十。子孫誥誥。坐享耆福。谿山勝絕。來者如游崑閬。鑰一見。辱知獎良厚。因得與諸子游。今識其家四世矣。興化明銳奇龐。謂必可接武夷路。不幸嬰末疾。止于中壽。次子鄧丞。塔四明史氏。鑰以第三子娶其女。遂為姻家。今知吉州。公比為大理寺主簿。同朝見過。泣而言曰。先君抱負不凡。先妣婦德素著。而葬之日。兄弟尚未立。未有銘文以傳後。介弟既亡。繁誰之責。援親契以請。余感念疇昔。為之永慨。乃掇括蒼武車郭君。臨宗所為行狀及興化自為姚頌人。行述大槪。併為之銘。君諱津。字仲登。世為台之仙居人。曾祖允昭。故贈武略大夫。祖錫。故任右承議郎。累贈光祿大夫。考肅。康肅公也。官通奉大夫。累贈少師。妣郭氏。贈魯國夫人。君幼嗜學。強記。博通羣書。尤熟文選。或覆誦終帙。年十有五。以詞賦魁鄉校。嘗從秘書郎王公衡。頌臺主簿胡公權。殿中季公棠游。三人皆名儒。每器重之。康肅為御史。以郊恩任將仕郎。為銓闈第二人。授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侍旁益肆于學。連薦漕臺。登乾道五年進士乙科。充兩浙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改宣教郎。知處州麗水縣。監行在都進奏院。為親求補外。添差通判紹興府。道熙九年。賜五品服。十年。繼丁內外艱。執喪哀甚。倚廬增墓。靈芝產于榻。人嗟其孝感。紀以詩文。服除。權發遣江陰軍。未上。改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尋知廣德軍。以足疾丐歸。改興化軍。慶元二年。屬疾。八月四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四。累官至朝請大夫。娶姚氏。封安人。先公六年卒。葬之地曰西隴。去先墓百步。累贈碩人。男四人。機。朝請郎。知吉州軍州事。機。故通直郎。知慶元府鄞縣丞。杜。迪。功。郎。福州福清縣主簿。標。迪。功。郎。衢州開化縣尉。兼主簿。女一人。適進士姚棟。孫男四人。燧。煒。煒。灼。孫。女。九。人。長。適。承。奉。郎。監。西。京。中。嶽。廟。樓。治。次。適。從。事。郎。新。贛。州。司。戶。參。軍。葉。言。次。適。將。仕。郎。廣。樵。次。適。承。信。郎。新。差。都。大。提。點。坑。冶。司。監。轄。銅。錢。金。銀。場。顧。士。龍。餘。在。室。曾。孫。男。一。人。諸。孤。以十二月辛酉。葬公于郭但山東隴之原。遷碩人之柩。附焉。公志趣高邁。不溺于膏粱之習。種學績文。與寒峻爭馳。久在親側。官學增益。小試于外。動有可稱。初入帥幕。丞相蔣公。太師史公。為帥。屬以文詞。以遠器期之。丞相高公。樞使黃公。為僚。相好。號一時幕府之盛。麗水試邑。恪守家範。夙興冠帶視事。決訟如流。庭無留牘。嚴于治盜。民以貧居。邑社稷壇壝圯壞。學宮尤不葺。公謂非所以安士訓民也。乃築三壇于學之東偏。又徹學而新之。歲祀月書如儀。士民俱勸焉。及官奏邸。同知樞密院事。謝公時在諫坡。舉公自代。有曰。治邑有聲。立朝無玷。方嚮于用。懷親求歸。朝士歎其高致。賦詩宴餞。歸娛鄰下。久之。乃到官。參政李忠文公。多以郡事委之。裁決。歲饑。流殍盈路。公請發圭租。倡率勸分。人遂樂從。待制朱文公。為提舉官。任以荒政。躬走阡陌。如懷隱憂。有所措畫。俱從其言。以文學淵源。政事詳練。薦之。廣德。久旱。種不入土。粟價翔踊。公齋禱祠山。隨車沛然。時米舟幅湊。官兵得空券累月。悉以給之。積訟不決。而兩獄隘陋卑濕。公曰。不葺不決。疫將興矣。先呼囚徒稽覈。察辭隨處以法。輕繫以片言折之。諭獄官。邑令。日決數事。旬餘。囹圄為

清減商算捐酒價訪水利民聽已平而去矣。適道擁車至有泣者曰。官何來之暮而去之速乎。康肅軫惠鄰里。穀貴則損價以糴。歲寒則賦粟以濟。散藥給棺。一方賴之。公謹不敢廢。湖山亭館。以時整葺。追慕不足。築祠于堂之隍。又以隱居時篇刻石。時節攝芳。屬新事之如生。耆舊有為父母所厚者。尊禮之如故。時正旦。合鄉之士。于邑。摩闕先聖先師及先賢之祠。序齒講拜。升堂舉酒。略如鄉飲之儀。為文平淡。援筆成詩。蔚有父風。合詩文十五卷藏于家。莊重恬靜。中無機心。與人交。久而彌親。不知者或以為簡。公不改其度。寬裕容物。無疾言遽色。服用儉約。而厚拊姻舊。雖甚費不靳。康肅嘗以歲侵為憂。公適歸自稽山。白曰。頃年得祿儲穀可數千斛。舉以均濟。親顏大喜。殆有前輩麥舟之餘意。使其得究于用。可以及物。可以亢宗。而見于世者止此。可哀也已。碩人家黃巖。承信郎義之女。甫笄喪母。已能任家政。既歸于吳。舅始丞郡。而家尚貧。寓族長之家。光祿泊夫人俱存。家法素嚴。魯國病足已久矣。夫子方從師友于外。無娣姒之助。以家婦獨任。細內之責。人以爲難。光祿與夫人既喪。用益窘。小姑出適。發奩具以佐之。石井卜築。竭所儲以庚費。康肅素好賓客。不問家有無。先意治具。以埃所需。康肅以賢婦稱之。見于遺札。其亡也。夫子哭之甚哀。吉州以作邑有聲。連歲進擢。以至大郡。可以知興化義方之訓。鄞丞既亡。而吉州求嫡母之銘甚切。又可以見碩人鴻鳩之德。是皆可銘也已。銘曰。

括之陽兮仙所居。伊石井兮公之廬。隄萬壑兮清流瀟。來明鏡兮澄冰壺。偉康肅兮垂垂車。謝軒冕兮天爲徒。君家嫡兮如伯魚。傳衣鉢兮都侯書。官學富兮歷仕塗。見諸用兮直緒餘。歸不改兮先規模。終相從兮山之隅。夫人德兮鴻鳩。如義方。妻森兮誦里閭。我維銘兮子刻諸。慰孝思兮資幽墟。

直祕閣孟君墓誌銘

君諱嵩。字縉之。孟姓也。昭慈聖獻皇后兄子。信安郡王之次子也。后以聖德母儀。四朝信安。勳在社稷。密贊中興。賢德問學。爲戚閉之冠。高宗寵遇。如唐肅宗之待李鄴侯。無與比者。公之高祖在安武軍觀察留後。贈太師韓王。祖彥衍。中散大夫。行開封府左司錄。贈太師豫章郡王。信安諱忠厚。少師保軍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提舉祕書省。贈太師。母秦魯國夫人王氏。世本汴人。五世祖魏王。徙居衛州共城。後復居汴。信安南渡。家姑蘇。遂爲長洲縣人。君十歲以祖蔭補承事郎。性至孝。不忍捨親。出仕。奉祠膝下者數年。紹興二十七年。任軍器監主簿。未幾。信安薨。懇免。除直祕閣。賜緋魚服。除授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幕府笑談。一坐盡傾。事無巨細。動于關決。使長多資。決而後行。未滿。除監尚書六部門。時隆興改元之季冬也。乾道初。供職。職事簡寡。而才地有餘。尙書郎或有假。故長貳更委攝承。幾遍二十四曹。遇事益練習。而聲譽日休。輪對陳利害甚悉。上嘉納之。六月。始以制書攝倉部。公自以驟進。抗章請外。二年。通判楚州。又力請祠。再任主管台州崇道觀。滿秩。通判臨安府。七年。瓜期將及。會光宗以皇太子尹京。易倅爲府推。八年。始改浙西安撫司。參議官。道熙三年八月到任。蓋家食者餘十載。淡然而不復以仕進爲意。人皆期以遠到。而明年八月丙戌。以微疾卒。享年四十有四。累官至朝奉郎。五年四月癸酉。葬于常州無錫縣富安鄉許峴山之原。去先塋數百步。娶仲氏。左朝請大夫。潘南安撫司參議官并之女。後公七年。歲在

甲辰卒。有賢行。克相夫子。子男五人。夔。右宜義郎。監秀州華亭縣市舶務。次曰曾。俱先卒。次曰猷。朝請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次曰導。朝奉大夫。權知嚴州。幼曰翔。故迪功郎。信州司戶參軍。女一人。適朝奉郎知真州李大理。孫五人。繼勳。修職郎。監鎮江府大軍倉門。繼華。修職郎。監行在點檢磨軍激賞酒庫所都錢庫。繼顯。迪功郎。新鎮江府丹陽縣尉。繼勤。將仕郎。繼勇。兩浙轉運司。進士。惟信安謙恭威重。有大功而不居。遜遠權勢。被服儒雅。居第擇窮僻處。門宇卑陋。以終其身。至今不爲勢家所奪。猶存其舊。吳公域。字才老。仲公參議字淵性。皆名士。以女弟嫁吳。而與仲爲姻家。其好賢類此。故子孫多賢。公自幼承義方。問學有原委。論議正平。性又強記。一經見聞。輒不忘。詩句清新。有冰翁之風。一時名公多與之游。自奉寒素。而好濟人之急。篤于教子。刮磨豪習。二子三孫。俱聯名薦書。繼顯先登嘉定元年進士科。藹然爲儒。家矣。論少隨侍。都下嘗識風度。而不及相接。親見公在部門。丞相魏文節公爲天官。舅氏尙書汪公爲郎。與公相厚。稱美不容口。冲佑漕淮浙爲太府卿。兼權刑部侍郎。嚴州嘗爲大理正。兄弟有賢譽。俱得奉周旋。論比知貢舉。首閱榜帖。一見公之孫姓名。爲之忻然。知孟氏之方興而未艾也。得書以公之葬。未有銘。遠以見屬。遂銘之以慰孝思云。銘曰。

攻媿集卷一百九

誌銘

周伯範墓誌銘

周氏爲四明望族。不惟名宦相繼。而前輩源流。其來也遠。孰不欲仕。惟周氏之仕者。多以壯年退休。有四休堂。則家風可知。明今爲慶元府。周氏世爲鄞人。居城中西湖十洲之西。君之高祖告。贈正議大夫。曾祖師厚。登皇祐五年進士科。娶范氏。文正公之姊也。仕至朝散郎。任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贈銀青光祿大夫。次子曰錫。元豐二年登科。娶胡氏。右丞宗愈之女。兩娶王氏。翰林學士觀之女。又娶陳氏。正言伯強之女。仕至中大夫。才業尤高。嘗以忠憤上書。遂陷黨籍。又以外家妻族。皆一時名公。俱在黨。勳輒拘礙。以經世之才。僅知南雄小郡。賢士大夫多痛惜之。仲子諱淵。亦有家聲。仕止右儒林郎。娶俞氏。君即儒林之子也。諱模。字伯範。性敏悟。承家世之傳。幼篤志于學。如成人。從濟南劉壽夫游。又學書于睢陽。游濟甫。有楷法。年纔十七。而儒林下世。兄弟終鮮。四姊一妹。俱未行。親黨爲之危慮。君雅有心計。沈靜善謀。既訖葬。送女兄弟俱歸里之善士。皆人所難。免喪之後。一舉不遂。即棄舉子業。一意世學。播經闡史。幾不釋卷。以爲名第有命。不可強求。不墜家聲足矣。建炎兵燹。先廬蕩然。儒林所居湫隘。以此事屬之君。君

承先志。大啓堂宇。中于吾鄉。奉累世丘壟。隨力葺理。歲時修祀。事物必親臨。器必親濯。諸父既亡。從兄伯濟比鄰。君事之如同氣。榜所居曰怡怡堂。以著其友愛之篤。中大夫遺文甚多。如承宜集等。行于世。文集僅二十卷。君恐其久而墜失。手加編校。以千緡爲錢版印造之費。始得家有此書。年登半百。即以樽櫛施貧人之喪。所濟甚衆。官道傾圮。加以登覽。行者賴焉。經理家務。井井有條。時出其餘以周人之急。姊妹既行。及宗族之疎遠者。恩意有差。居閒好客。觴豆終日不倦。晚又增葺後圃。益以自適。號得閒居士。縱心之會。鄉里合慶。以爲君福壽未艾也。明年。是爲嘉定元年。三月二十九日。以疾卒于家。娶朱氏。子男二人。曰煥。慶元四年爲鄉貢進士。次曰恒。先五年卒。女三人。長適汪之彥。次適鄉貢進士李夢龍。幼在室。孫男六。塋塚。圭墳。塋地。女五人。長適陳。餘未笄。先是。朱夫人葬于通遠鄉。燿將以十二月壬午奉君之柩。合焉。君素了達。不以窮通死生累其心。豫卜壽藏。美積之備。已十餘年。吾邦舊有真率之集。仲舅尙書汪公主盟斯事。君實預焉。余投閒一紀。從容其間。君少余一歲。基品又相近。在會中尤爲親密。後雖以憂患疾。疾淺廢。去冬西上。君送于郊。握手道別。尙期餘生爲老伴。聞君之訃。靈傷殊甚。燿來求銘。義不得辭。余有表妹之夫子建植。于君爲疎族。死無所歸。君呼其子某使葬于其先塋之傍。某游學。又任其掃松之勞。是尤可書也。銘曰。

承奉郎致仕李君墓誌銘

江口李氏。倫及識其五世矣。始乘義諱珂。善富樂施。鄉稱長者。再娶王氏。寔提舉廣東市舶勳之女。兄太府卿正己之姑也。卿爲倫之姑之夫。以是與李氏有連。倫生長外門。幼年外祖汪公少師。外祖母越國王夫人。過其家。先妣吳國。攜侍行。時李氏鼎盛。夫婦偕老。子孫滿前。宴樂連日。侍御史王公伯庠。銘乘義之墓。謂其持心廣大。與造物者合。三子長諱衍。字子列。尤善幹蠶。奉親有稱。仕爲修武郎。建炎三年。寇殘四明。遊騎向奉川。出財力募鄉兵守禦。邑境以全。倫嘗記其事甚詳。是生九子。第四子諱允庭。則君也。字伯振。資孝謹。尙爲大父母鍾愛。昆弟既衆。家析而非舊矣。君躬行善道。刻意教子。元白居長。受學于舒。貳車元彬歸。以淑諸弟。既爲太學上舍。優選待年。廷試弟及。子俱有場屋聲。聯翩科級。誥伯中嘉定元年進士。第迪功郎。照紹興府三江鹽場。詒伯鄉貢進士。訓伯國學。免解以稱內舍生。又中上舍選。以制中開禧元年進士。第迪功郎。新紹興府餘姚縣尉。詞伯在兄弟間才氣實相上下。雖進取未效。而士友固已期之。從子森。同以舍法待年。從弟之子誨伯。亦薦于鄉。于是文風大振。遂爲儒門。鄉里歆慕。其與未艾也。君沖澹。與物無競。善處宗室。周旋彌縫。無間言。父母既沒。撫弟妹。畢昏嫁。經理不遺餘力。親族子弟。不問賢否。一家誨誘。里中間有強橫之人。遇君輒斂。避教子以踐履爲先。不專事舉業。諸子學成而不偶。不以介意。及其名第寢興。視之亦藐然。人莫窺其際。平居以書史自娛。前言行有契于心者。必書之座右。首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如心之謂恕也。又曰。我必不忠不仁無禮。皆自反之道也。又曰。一飯之德

必報。況其有甚于一飯之德者乎。可以知君所存矣。間作歌詩。平淡如其人。聞名臣言行錄。遇合意卽作詩之記之。至百餘篇。慈福宮慶典。以二子在學。封迪功郎。嘉定二年。郊祀恩。轉承奉郎。就養三江。以疾卒于官舍。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也。娶張氏。封孺人。朝奉郎嗣良之女。姑之子也。六男子。長卽元白。次誥伯。誥伯。詞伯。誠伯。訓伯。情誥伯。誥伯。先卒。女四人。黃直愛。張復。袁邦傑。張釋。其壻也。孫九人。以稱。以牧以豫。以清。以寧。以生。以似。以絮。孫女六人。長適袁。折餘在室。曾孫女一人。明年閏二月甲子。諸孤葬君于鄞縣塔嶺之原。書來求銘。數年以來。日見李氏昆仲裔發。益歎積善餘慶之盛。聞君既亡。家人始得遺言于篋中。區處後事甚悉。且戒喪葬俱循古制。無徇世俗。有曰。家中遺產。惟有一經教子而已。又曰。吾幸有子。所欠惟一死。不以諱也。賢哉。銘曰。

祖開慶門。父全鄉邑。君繼以善。子孫玉立。或升于學。或薦于鄉。儒風大振。名第相望。衣冠方輿。所貴持久。毋渝道則。用篤厥後。

承議郎謝君墓誌銘

余家世業儒。五世祖正議始以鄉先生決科起家。五子俱傳業。而季子夢弼諱肯。尤攻小學。又傳其五子。其仲元。應諱善。獨殿諸老。說文解字。經典釋文。始末通貫。幾于成誦。備侍教累年。故頗知字學。客授東嘉。與諸名士游。獨謝君季澤最爲同好。相與考訂文字。毫髮必計。後十五年。復叨假守。時過郡。齋晤語甚樂也。別後。時見其筆畫愈工。余旣投閒。聞其亡矣。亡又十五年。當嘉定四年。得其子有開書。以銘爲請。既列君之行實。又以張忠甫所作乃祖志銘。陳君學序。君所著正字韻類五卷來。撫其書爲之傷歎。此真季澤留意之書也。因爲撮其大概而系以銘。君諱季澤。字永嘉。人曾祖文淵。祖君任。有鄉行。父知柔。嘗居瑞安之樂善里。里人稱樂善先生。君仕升朝。贈承事郎。母張氏。贈孺人。兄齡。有聲上庠。君性穎悟。承父兄之訓。博學強記。自經子百家之書。皆手自校定。音訓句讀。一一不苟。以是文亦日進。援筆立就不爲艱深之辭。紹興三十年。入太學。乾道五年。登進士科。授左迪功郎。福州連江縣主簿。丁母憂。服除。再調台州司戶參軍。開禧從事郎。淳熙十二年。爲高郵軍軍學教授。改宣教郎。知福州寧德縣。主上覃恩。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慶元改元。年勞轉承議郎。三年。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三。娶萬氏。有婦道。先君五年卒。贈孺人。十一月庚申。合葬于西山廣惠院先塋之後山。二子。有開。有大孫四人。師中。師善。師愈。師心。女三人。君講學務出于正。早受知于舅氏。端明忠簡張公。閻忠甫名宦。君之內兄。君舉名傳良。又張氏壻龍圖鄭公。伯熊。昆陵。薛使君。季宣。皆里之名公。周旋其間。不扶而直。聞佛老巫覡之說。必深排之。既仕而知者益衆。丹丘郡用不足。取于民者多。居嘗受輸。爲之撙節外之求。宿蠶一空。五邑稱之。朱公熹爲庾使。風裁甚高。一見君如故交。留語或至終夕。屬以荒政及滯訟。以辦集稱。祭酒李公祥爲淮南提舉。薦四人于朝。籍記中書。高郵教官預焉。錢公之望爲帥。舊與君同舍。知其才。訪以民瘼。君爲論科貢。瓦甃薪菜。泊差役工匠之害尤悉。帥得書喜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下屬郡盡蠲之。及試邑。日危坐聽事。事至立決。故無留獄。出儲粟以賑乏。增學糧以養士。閩有蠱毒。法禁數嚴。而姦民反以誣善良。吏復鉞。或至誣服。君察

其趣。白之部使者曰。蓄蠶者固不可救。誣人者自應反坐。卒平反之。鄰邑連江亦有是獄。太師鄭公僑復以委君。又得其情。無不感服。故吏畏其明。而民樂其寬焉。死之日。巷哭相聞。有樂號輜車不忍去者。士夫挽章盈帙。祭文率數十百言。且祖與祠于老氏之宮。平時勤謹禮法。冠昏喪祭。皆有典則。律子弟尤嚴。于拜跪舉止之際。衣冠服色。斥去浮薄之飾。君既亡。其子行統紉之制。悉去世俗不經之文。承君志也。君性孝友。二兄早世。撫育諸孤。為之畢婚嫁。治室廬。又勉之學。勇于赴人之急。惟力是視。樂聞人善。有過多面折之敏。而善謀。審度事宜。往往中的。惜乎不假之年。其見于用者。僅止此耳。韻類一書。援據精確。不知者以為苟然。惟好之者。然後信其積學之功。每謂使之在天祿校讎之職。必有補于斯文。然亦不及此。余所以重歎也。銘曰。

古之設教。學有大小。六藝之目。殆不為少。幼而貞淳。習之既成。壯而用世。足了一生。惟此字學。是為一藝。後世忽之。謂學之細。禮樂既壞。射御罕知。數亦失傳。惟書可為。我家有原。余亦素嗜。問亦語人。鮮有同志。頃仕東嘉。日親友朋。惟此謝君。時稱筆精。以文發身。又敏于政。篤意斯文。字為之正。亡年五十。始得其書。著之于銘。以資幽墟。

贈銀青光祿大夫宇文公墓誌銘

宇文氏本居河南。唐末入蜀。遂為成都大家。隆興初元。鎰進士科。與淮東總領子震兵部尚書侂同登。尚書幸同朝。而總領以出入參差。竟不及識。三仕周行。多見蜀士。尤聞今貳卿及樞密之名。恨未遇也。告老復來樞密。由京襄宣威召還文昌。遂躋右府貳卿。以棘寺奉使北歸。上從班。皆一見如故。交貳卿引。雖出守當塗。鎰既叨參預。與樞密情好日隆。一日。親攜貳卿書。以二親銀青及夫人之銘為委。謝不敏。至再三。終不得辭。謹據所行述書而銘之。銀青諱師說。字德承。曾祖宗象。累贈太師魏國公。祖邦彥。故任朝奉大夫。尚書屯田員外郎。累贈太師齊國公。父時中。故任左中大夫。直龍圖閣。累贈通議大夫。公之二伯父以文學被固陵深。知迭掌翰苑。繼為丞轄樞廷。家聲臨一時。公少在富貴中。而天資沖淡。惟專意于學。自為程度。風雨不渝。由伯父任補承務郎。銳情舉業。兩占薦書高選。父母既鍾愛之。公亦不忍離膝下。既冠。三請祠祿。以便養。龍圖勉以仕。始為潼川府路轉運司主管文字。使長喜與獄。一道騷然。州邑為之屏息。凌忽官寮。雖有言不屑也。公氣平而語勁。遇事堅執。未嘗少屈。下期于用己之學。長為敏容。獄亦寢息。俄丁母碩人房氏憂。父既奉祠。公亦不調。龍圖服除。又任常平司幹辦公事。甫到官。而以疾卒。年止四十。寔紹興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也。官止奉議郎。平時鄉黨稱紳品。論世家子弟之賢。必以公為稱首。至是相與嗟惜。又不能自已也。兩娶房氏。贈通議文安郡夫人。四子。紹猷。故奉直大夫。知漢州。紹諤。故文林郎。知敘州南谿縣。次紹彭。由權戶部侍郎右文殿修撰。知太平州。次紹節。以龍圖治命。繼伯祖樞密太傅肅愍公後。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一女。適承議郎。新知簡州楊思成。孫五人。景韓。景脩。俱終于將仕郎。景琦。迪功郎。監漢州商稅。景度。儒林郎。添差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景厚。迪功郎。邛州安仁縣尉。孫女三人。曾孫口人。二子以郊恩累贈。公銀青光祿大夫。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廣

都縣龍華山之原。後三十餘年。文安夫人附焉。公既蚤歿。諸子尚幼。公之學行俱不得顯于世。文安每舉公之遺烈以教之。大略以為公之讀書為文。皆有繩準。經史百家之言。悉以次第繙閱。沈潛反覆。隨疏坐右。且為某書。夜為某氏之文。手抄成誦。若布衣初學之勤者。喜與士友談易。時誦家人正家之道。以勉我。相敬如賓。公退則閉閣弦誦。哦詩緝文。一不以家事介意。此皆公之所安。而道行于妻子之實也。歐陽公幼失所怙。罔知其父崇公之詳。其見于瀧岡阡表者。皆鄭夫人之言也。敢引以為比。公之隱德。所謂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貳卿方以名從臣出典藩方。樞密先膺大用。宇文氏之興。真未艾也。天之報施。豈不昭乎。銘曰。

文安郡夫人房氏墓誌銘

宇文之先。其積已厚。樞筥承轄。赫然華冑。公居其間。卓稱孝秀。天爵為貴。多文為富。學優入仕。不滌素守。出門軸折。才不及究。非此其身。宜昌厥後。我惟銘之用。詔不朽。

夫人姓房氏。諱妙光。其先顯于唐。廣明中。扈趨西狩。因家于成都之華陽。曾祖審能。贈朝請郎。妣安人。宇文氏。祖希參。朝散郎。贈通議大夫。妣碩人。張氏。杜氏。父永。朝奉大夫。通判嘉州。妣宜人。張氏。夫人性明悟。在羣兒中。獨若成人。少長事親。知色難之義。不但長于女工也。宇文氏世有姻好。嘉州先以次女歸直龍圖閣時中之子銀青公師說。又以第四女繼室。是為夫人。夫人之姑。姑也。未幾即世。執喪哀慕。扶護以歸。又謹視龍圖次舍。飲食之宜。已而治闔內。奉蒸嘗。一如姑無恙時。以寬龍圖悼亡之悲。銀青為瀧川漕幕。夫人年纔過笄。恪守家法。食不重肉。而豐賓客之奉。夫子盡職不苟。退則耽書。一不以事物自嬰。內助之力也。嘗侍龍圖疾。奉藥餌甚謹。少間。曰。吾婦孝敬。他日願汝子婦如此。銀青事兄如父。夫人待長嫂如姑。百口無間言。銀青卒于瀧川倉司。夫人三十有二。諸子皆幼。送終治葬。無一不盡。自後專意教子。晝夜不怠。又舉銀青學行以為法。故諸子益自刻苦。相繼預薦。季子紹節。遂登淳熙十四年進士第。銀青之兄赴合州。夫人領諸子留里舍。教愈力。用愈儉。歲入之餘。悉儲以聽。一毫不自私。合州晚歲間適。夫人與其姒分月主家務。或客至。紛沓供酒肴。無倦色。伯與姒皆敬歎之。姒既寡居。相好益篤。事無大小。未嘗先可否。至不敢專席而坐。若非輩行。然二十年如一日。親黨皆以為不可及。姒止中壽。四女未行。悲如撫摩。不啻已出。俱使之得所歸。長子紹猷。得官成都。張宜人年高。喜于便親。即聽迎侍。一二日必歸。母側。曲盡孝養。有今日矣。送子之官。戒飭尤備。引篤不疑之母之語。及談上世官業。以勉之。且俾廉勤。首公。無躁進。無詭隨。不以馳騫寵祿為急也。肅愍公靖康奉使。結約舉義。謀泄遭變。盡室死之。龍圖命銀青以紹節繼伯祖為孫。甫冠。夫人即遣詣行在所。以其事本末請于朝。留十寒暑。每以書戒其盡力。毋念我。事既昭明。卹典優渥。乃俾追喪。略無嫌忌。人尤以為難。平生動中準繩。高見絕識。有士大夫所不逮。然語笑不妄發。未嘗以所長自為表操。則人之急。如恐弗及。故奩衣。久而如新。視世之紛華榮耀。一無所累。其中者。淳熙九年六月十八日卒。享年五十有九。明年十一月甲子。附于銀青之墓。子女孫曾。悉在銀青誌中。嗚呼。夫人

在家為賢女，既嫁為孝婦，妻道母道，又皆兼盡。可以為閨門之規範矣。是宜銘銘曰：形管不作，傳姆無教，孰能閨門，惟敬惟孝。猗歟夫人，謹于三從，事如姑，又篤其終，義方尤嚴，繩繩孫子，慶必有餘。川至雲委，典刑如存，是為靈彝，凡此婦道，百世仰之。

朝散郎致仕宋君墓誌銘

隆興改元，永嘉進士得人最盛，尚書木蘊之既在魁選，一郡同登至二十七人，余忝末科，至乾道七年，客授此邦，三年間，多與同年往還，甚樂也。後又假守，則在者已寡矣。今四十載，惟余參議光遠，宋武軍正卿在，鎗亦偶未死，故三人時以音問往來，而正卿又亡矣。明年，其弟習之持書求銘，正卿之墓，投涕之餘，為序其平生而系之銘，且請光遠篆其蓋云。君諱晉之，正卿其字也。舊名孝先，字舜卿，五季時處士，靖自福之長谿，徙溫之樂清，邑有張文君，隱居築室為鄰，而嶽山僊人吹簫臺時其前，真勝地也。今八葉矣。子孫繁衍為名族，會祖惟表，祖世則俱晦德不耀，考允修，行義過人，有聲舍選，而終不偶，篤意教子，既口授以尚書大義，又力貧為之擇師，君既升朝，生封承務郎，後又贈至奉直大夫，妣萬氏，繼母張氏，皆贈恭人，由是邑人益勵于學，君幼穎悟，日誦數百言，弱冠，從梅溪先生王公十朋游，學徒數百人，獨君首出，王公器之，曾以詩贈別，褒借甚至，未幾，入太學，登乙科，授左迪功郎，汀州司戶參軍，王公又以詩送行，期待尤遠，到官明銳，任事不擇劇易，郡政待戶曹乃決，有群孽手之名，秋稼加耗病民，君以郡命獨之，人皆謂服，校文三山，士論二萬，杜君申有場屋聲，又嘗名薦書，文卷已遭摧剝，君識于衆人中，引義力爭，竟實舉首，果以經魁南省，人尤服鑒裁之明，時丞相王公准，檢正吳公龜年，少卿鄭公伯熊，同為部使者，皆欲出其門外，移長駱丞，縣去福州數百里，休戚幾不相同，丞相陳公俊卿為帥，君言邑之利病，多所開納，贊其長黃君，和而不同，相得尤深，罷官祖饒，揮涕而別，海舟之隸于邑者數千艘，君既被檄，總籍其口，分番以備調發，舟人安之，時造戰艦，期會趨迫，君緩其期，事亦隨辦，伐木必親相視而後取，其免于斧斤者，號宋公松，丁奉直憂，治喪諸費，一金不仰于公家，歸營葬送，仍自為壽藏于側，泣曰：尚當供養于地下也。除服，調臨海令，以辦治聞，催科不擾，圍園廢空，太守邀入簽幕，郡縣視猶一體，知無不為，軺車行部，士民遮道稱德政者，動數百人，樞密丘公密為憲使，率諸臺薦于朝，及去官，臺榭樂懸，旗幟咽道相望不絕，前此未有也。再調光化令，鄉人王公自中為守，每稱為老先生，被邊事簡，作亭豐山之顛，遙望臥龍舊隱，暇日相與登高弔古，哦詩度曲，不復以僚屬相遇，改奉議郎，知奉化縣，君三更邑，寄熱于綱目，矧方為國，坐以無事，民大愛之，丞相謝公深甫，臨海人，素知治行，時在參預，欲引之周行，君赴部，授信州通判，以歸，佐郡期月，即引年求謝事，謝公又卻其請，且勉留之，秩滿，竟以朝散郎致仕，或謂理實可及正郎，君曰：不翅足矣，雖然還家，聞者愧服，天資孝友，奉直素為鄉曲所敬，憚以儒術自信，黜釋老之說，每曰：親亡而藉緇黃以薦，何待之薄也。死欲速葬，或溺于陰陽家之言，以幸富貴，至累年不入土者，不孝為大，其卓見類如此。君之執喪，一遵遺言，追慕老而不衰，歲時祭祀，煮蒿悽愴，如將見之，言及則必泫然，弟習之少君四十歲，撫之如子，捐祖產以畀之，而不忍析爨，弟亦恭謹好學，事君猶父，門內以禮法稱，護墳墓如護頭目，拜掃

必躬必親，宗黨貧者，收卹經紀，有孤女則為遺嫁之，不惟子弟承教修飾，斷僕亦能以生事相戒，有古樸蔭蔽其廣，自號樟坡居士，晚又築亭其上，榜曰可高，賦詩廣酬者衆，鎗亦預焉。嘉定四年八月，屬疾，終于家，享年八十有六，娶孫氏，繼萬氏，皆贈安人，二子，長曰統，迪功郎，寧德主簿，衢州比較務，調邵武軍司法，妻稟端重，居家臨政，綽有父風，不幸先二年亡矣。次曰纓，孫四人，伯僑，皆業儒，幼曰宅，孫女四人，伯適進士劉頤，仲適國學進士張復道，叔從浮屠，名法定，季適進士萬遠，女孫三人，習之與纓將以五年十月丁酉葬于縣蓋竹山，寔附先塋，君志也。君敏而靜，貫穿百家，不為艱深之文，明白豐贍，詩辭高勝，淡而實腴，即席唱酬，鋒起泉湧，人畏其捷而服其工，所至留心風教，勉厲後學，長谿有隱君子林君維屏，號榕臺先生，君屈致邑庠，遇講書與其長率邑之寓公聽焉，學者益勵，丞相梁文靖公聞之，遂招人郡中，一時政化之盛，君實啓之，爰居開義學，來者輒受，勸諭有文，齋舍有銘，深衣大帶，濟濟翼翼，習俗益敷，臨海官事整暇，太守熊公克遇視學，則請君為說春秋，光化既為一新，軍學至奉化，則又親見之，銳意興作，里士監南嶽廟，汪君偁與其弟份，家財為之倡，衆亦競勸，輪奐鼎新，照映山川，舉梁之文，落成之記，皆鎗為之，自爾累舉，得士為多，家素貧，孫安人初，以田四頃自隨，伏臘粗給，仕幾四紀，無一丘之益，客至必留盡歡，或假貸以續食，人為不堪，晏如也，歸老餘年，齒落復生，髮白更黑，頽然為鄉曲之望，詩文甚多，隨有散佚，今惟乾坤二卦，中庸，大學，禹貢，洪範講義，春秋十二公論，各一卷，歷代中興君臣論二卷，擬進萬言書一卷，樟坡集三十卷，藏焉，銘曰：阜陵取士，隆興之春，惟溫最盛，二十七人，我幸同升，游官海濱，相與往來，久而益親，四十餘年，如星向晨，惟宋與余，壽齡八旬，宋君忽焉，而迹遽陳，行義治政，藹然弗泯，難弟貽書，其請甚勤，哀懷易感，勒銘翠珉。

從兄樓府君墓誌銘

我大父太師齊國公五子二十五孫，惟九伯父五子皆鎗之兄也，諸兄凋零殆盡，惟兄長鎗一歲，自幼少追逐，晚益相親，鎗投閒十三年，時時步履相過，山肴野蔌，聽琴觀奕，酒酣而歸，其適也，憂患之餘，既掛衣冠，期與兄樂此晚暮，嚴召還朝，重惜此別，初謂可以復尋舊盟，兄亦促使蚤歸，忽聞兄訃，驚痛不自勝，乞身未遂，又聞將葬，二子來求銘，嗚呼，途無兄可事矣，雪涕書之，兄諱鎡，字少及，吾家世為明之奉化人，入城而著籍于鄞者，至吾兄弟五世矣，推而上之，僅得八世，積德有素，至高祖先生諱郁，決科起家，一仕避休，仍教授鄉里，官止大理評事，累贈正議大夫，曾祖諱常，朝議大夫，累贈太傅，祖諱昇，徵猷，開直學士，累贈太師，齊國公，父諱瑒，朝散郎，母陳氏，封安人，朝散兒女俱衆，與安人勤儉治家，尤篤意教子，叔子鎡有場屋盛名，以丙科仕至臨安教官，季子鉅亦自太學晚為欽丞，兄幼子也，天姿謹恪，讀書之外，竭力事親，于伯仲間，急病讓夷，心計精密，既不及祿仕，一意守家法，安分知足，自奉至薄，量入為用，數十年如一日，朝散得齊公繼緒，堂故基為宅，後既不足以容衆兄，得田三畝，力營築室，未幾落成，過者駭觀，入其家，濟濟如禪房精舍，地無一塵，開門臨水，得城南勝處，內地幾幾，花井果蔬，手植以供小摘之需，真隱士之庶者，朝而誦經，晝則假寢，暮止三酌，陶然自適，一呼燭則不復飲食，故絕少疾病，性諍直，語輒見肺肝，親

故有過。忠告或面折之。自謂愛人以德。人亦諒而服之。奉丘嫂及致祭。甚一物一器。必出觀臨。尤好賓客。至則談笑款洽。小酌亦有恩義。夫婦齊年。俱至七十。親黨合樂高會。扁其堂曰雙慶。冬至元旦。鄉校有序拜之禮。兄必夙戒子弟。率先而往。風雨不滄。每自言曰。吾無才術。以發身。賴祖先宗族之庇。處夏屋三紀。何以堪之。生計素薄。不足以卒歲。斤斤自處。人不見其際。遂為鄉里善人。以終。嘉定四年六月。屬疾。初無他苦。丙申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妻李氏。克相夫子。以齊其家。二子。浹。洽。一。女。適。文。林。郎。撫。州。崇。仁。縣。丞。舒。祐。孫。六。人。權。柄。校。檜。檜。俱。業。儒。柄。出。繼。為。長。兄。主。簿。鈺。之。孫。孫。女。口。人。長。適。方。楷。次。許。適。舒。樞。外。孫。也。餘。尚。幼。將。以。五。年。八。月。丙。申。葬。兄。于。通。遠。鄉。金。谷。之。原。植。德。菴。後。兄。所。自。卜。欲。從。父。兄。于。地。下。也。兄。雖。出。世。家。幸。苦。自。立。竹。頭。木。屑。未。始。輕。棄。物。多。可。為。兩。用。若。瑣。瑣。者。先。具。美。標。壽。藏。雖。一。日。二。日。可。為。者。亦。皆。豫。辦。略。無。拘。忌。之。嫌。又。可。見。兄。之。曠。達。矣。二。子。事。親。素。謹。兄。亦。以。家。務。分。委。之。繼。續。舊。堂。幾。不。能。保。兄。言。之。或。至。泣。下。決。力。圖。而。得。之。兄。又。喜。甚。將。以。故。扁。揭。之。未。能。也。論。既。不。得。歸。奉。吾。兄。自。念。叨。竊。逾。分。上。有。憂。責。下。因。應。酬。每。起。伏。波。濤。少。游。之。嘆。今。日。東。望。尤。為。心。折。淚。迸。哀。哉。無。及。也。已。銘。曰。

齊公守鄉。始立錦坊。五家聚處。昆令季強。兄之與我。親如同氣。斯盡此生。日夕陪侍。病不及問。喪不得歸。尚銘諸幽。以寫我悲。鄉里善人。又以考終。咨爾後來。尚振素風。

攻媿集卷一百十

塔銘

徑山涂毒禪師塔銘

徑山為東南第一叢林。非第一等。不足以居之。淳熙十五年冬。丈室虛席。臨安守臣奏請無錫華藏涂毒禪師。壽皇素聞師名。制曰。可。明年二月初吉。方入寺。遇今皇帝始登寶位。詔就靈隱開堂。中使齋御香。以賜。恩禮甚渥。道俗輻湊。驚歎未有。且曰。是為叢林一段盛事。非師不足以當此也。師名智策。姓陳氏。天台人。自號涂毒。巖生。英敏穎異。父母素奇之。十歲。護國僧楚光見之。曰。此子風骨嶮峻。有出塵之姿。又六年。遂祝髮。光授以經律。理詣昭徹。迥出流輩。性剛簡。居處語默。肅如也。尤不喜泛交。善則慕之。有不善。雖親暱。亦絕不與。年十九。或告以定慧等學。可以明見佛性。即造護國請謁寂室。光僅七日。偶過門。洒然有省。寂室許之。謂老子叢林者。不能過也。育王無示。萬壽大圓。皆一時大名德。無不肯可。大圓問師甚處來。曰。天台。曰。見智者大師。曰。即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腳跟下。曰。當面踉蹌。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師背曰。寶所在近。此誠非寶。師頷之。時豫章雲巖游禪師號典牛。聲震江湖。師往投之。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

神見鬼。曰。雲居聞版聲來。曰。是什麼。師曰。打破虛空。全無柄把。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罵罵。牛曰。新然超出佛祖他言。起家一驢足矣。貞淨老人若在。見子。亦當下拜。遂領師至僧堂。前撞鐘。大言曰。侍者大徹矣。牛機辯峻峭。莫有嬰其鋒者。師與之平章。今古泉湧風駛。聞者為之錯愕。踰年告別。牛送以偈曰。咄咄臨濟宗。行行正在爾。遂結菴于淮西烏崖之下。典牛凡見浙客。必曰。識策公否。客曰。識之。則欣然曰。不慮生于浙江。其器重如此。大圓移大瀉。請居第一座。乘拂之初。衆已驚服。嘗問訊圓。圓俛眉不語。師曰。何其替悶。圓曰。期子濟濟多衆。如雪峯存。瀉山祐之流。而談天者。謂子無徒。子意如何。師曰。參學惟恐無。苟有本對泥像說法。亦高出諸方。圓曰。吾子器識過人。玄酒太羹。非常流所能知味也。東歸。又分座于國清。此菴景元方住護國。謂師曰。公來歸三峯。景元即收卷波瀾矣。出世住黃巖。普澤為典牛焚香。是為黃龍四世孫。歷天台太平吉之祥符。越之等慈。及大能仁。所至道價興行。旋自護國華藏來住此山。而師已老矣。力行祖道。衆至千餘。每謂其徒曰。來日無多。豈久于此者。弟子請建塔于東岡之麓。紹熙三年秋。畢工。師曰。生平言出沒死生。如適園觀。此言幾戶知之。時節因緣。乃在于此。十六日。升堂。訣別。舉衆曰。請偈。贊者如市。隨即印信筆。應之。二十五日。門人宗惠問疾。囑以後事。仍曰。子以文祭我。師整襟危坐。傾聽久之。至酌茶向嚶。為之盱衡一笑。二十七日辰初。湯沐已竟。剃髮更衣。萬衆雲集。說偈云。四大既分。飛烟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俄頃泊然而逝。八月二日。舉全身瘞于東塔。壽七十有六。臘六十。夏得法弟子已出世者十二人。度四十三人。(案)此下原本空缺十餘字。余非學佛者。未嘗參禪。又與師無半面而惠公余鄉人。錄師行實求銘。既適越。貽書不已。惟師之始末。動疑洞達。無一毫回護意氣。于余心似有契焉。乃具載所錄。而系以銘。其實無此可也。銘曰。

臨濟正宗。直下不絕。楊岐積翠。何有分別。矯矯典牛。付授親切。涂毒一聲。聞者腦裂。雲居版聲。風撼深雪。徑山一著。霜夜秋月。掃盡萬藤。光明透徹。我詞贊揚。甄媿饒舌。

天童大休禪師塔銘

余家四明。十禪刹。錯立名山中。兒時未甚省事。已聞人稱老尊宿。頗衆。而大覺。小珏之名。尤著且久。大則宏智正覺。小則師也。師名宗珏。和州烏江人。姓孫氏。生不茹葷。世業儒。而性樂空門。年十六。白父母願出家。止之不可。遂依貞州定山。真如住持德雲。十八。進具長蘆。祖照道和。聲振東南。師往叩謁。照與語。奇之。留為侍者。時真歇了公為座元師。入室問云。佛祖不到處。是什麼境界。歇豎起一拳。師擬議。歇揮之。師即領悟。遂云。將謂無人到。歇云。放過一著。宣和中。歇主長蘆。學徒益集。至千七百衆。師代居第一座。為衆說法。建炎初元。之蔣山。入慈受深公室。語契淵微。尤相器重。尋避地浙東。侍歇居補陀巖。道價愈高。侍請住岳林布袋道場。不就。龍智時在天童。視歇為兄。邀歸山間。又命師掛牌。領衆象山。廷壽虛席。使君延請再三。始從之。紹興二年。太守陸公長民。仍遷師于岳林。備禮開堂。丞相范公宗尹。自號退晦居士。與師為方外交。遠來勸請。參政孫公近時。為部使者。為范公草疏。禪門以為美談。師即嗣真歇。幾三年。退處翠山。依宗禪師。待制仇公愈遷之香山。一住十八年。衲子雲趨。寺為一新。二十五年。尚書王公侯請住雪竇。二十

九年直開張公僞遂以天童招之師念太白名山寶龍智之後一遵規式無所更改道俗益壽之師容貌奇龐度最偉喜愠不見于色終日頽然無所修綜亦未嘗振厲風采而見地明白深造自得死生之際卓然過人入于是尤以為不可及也時城中湖心辯公宗師與師生之年皆同三十二年八月上浣辯以遺書來師初無恙覽書笑曰齊年既行吾亦逝矣翌日迎賓如平時晚欲小參侍僧以為暮矣即令集優婆塞衆人知其有異舉寺咸會師從容普說多致垂別之意既歸丈室濯足就座整容跏趺泊然而逝又八日學徒奉全身葬于南谷壽七十二臘五十四師等慈接物無貴賤之間侍制張公劭昆弟與師為中外親舍人孝祥又視公為父行皆一時名勝師視之藐如也嗣法三十餘人分領宗風而足菴智鑑為最顯足菴住雪竇數年與余素厚紹熙三年余官後省忽得足菴垂絕之書專以先師大休塔銘為祝大休師自號也余幼欽師之名而不忍違足菴之祝為之銘曰

是釋者流視生若浮生兮若浮死兮若休生既曰休死又何求足菴之求為銘諸幽

瑞巖石隱禪師塔銘

師諱法恭明州奉化人俗姓林母楊氏號佛光道人日誦遠經甚專一夕夢胡僧來謁既寤而生師父早喪年十五乃白母出家以棲真禪院僧則韶落髮為師宜和七年受具戒習南山律于湖心寺繼受天台教天童宏智覺禪師法席方盛師又更從之兄事自得暉晝夜危坐一日坐殿廡間忽傍有僧曰本自不生性無和合師一入耳根豁然開悟流汗浹體即見宏智反覆問答機應如響智遂留侍傍久之再歷江湖偏參石佛萬年閉公室中膏一舉似地盤山話經月不契他日再往閉日似地盤山作麼生師掩耳而出草堂清不許暫到入室師直造前清淨拂曰識得這箇參學事畢師曰拈卻這箇喚作什麼清淨再舉師奪拂子擲地上曰老漢拂子也不識一衆駭嘆黃龍忠置界方槌拂子香案上師謂其侍者曰和尚此一絡索作何用少頃一拈起問過一機不來莫言不道侍者白忠乃盡撤去三年復歸天童主藏事即分庫說法遂為第一座智所舉宗要師不為苟合智愛而畏之紹興二十三年越之光孝虛席帥移書于智求一本色人智以師參學行業始終明白薦之既任會應天塔壞或請捨去師曰非我尙誰為耶塔成始行未幾復住能仁隆興改元趙公侍郎出守四明命主報恩兵燹之餘前人相繼與造凡所未備者如鐘經二臺等處皆師所建軒敞宏大遂為一城關若之冠乾道六年退居小溪之彰聖明年受賜郡王又起住瑞巖居山幾一周星關舍宇以安衆開山田以足食又建圓通傑閣輪奐甚美皆師餘事也大參范公請師于雪竇自得暉公歸自淨慈乃請以雪竇還之復居瑞巖道熙八年八月十三日感微疾謂弟子曰毋以藥石累我殆將行矣十九日以書招自得且促之越五日始至談笑如平時付以後事作士大夫及道友書六紙已而踏山皆會以翌日過明升座說偈而逝郡守謝公修撰得師遺書惜曰恨不識此老即以其座元如燈繼之師壽八十臘五十九受度者四十三人嗣法者十八山之西偏風號上方于是立塔以葬定九月三日也師之從姑歸余叔祖故自少時與師遊璧求銘于余余非佛者然竊謂桑門之法有三曰律曰教曰禪學者當先律以檢其身次聽教以廣其業然後參禪以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一聞千悟世出世間法則為全人矣況是三者本無異途苟能貫通何所不可惟師天姿勁挺持律嚴甚而禪教並行直以古德自期愛身如冰玉終老不衰衆主大利起居糲食無一日不與衆共不務緣飾無他嗜好自號石窻叟峭直骨骸未嘗借人以詞色見有道者雖坐版必力加提引成就名譽郡命公定師略不容私或以賂得叱之不貸至白郡將汰遣之諸方異辭輒遣阿啞衲子慧而狂者至則摧折有僧自謂罷參指地曰人人喚作地我道不是汝喚作什麼僧未及對即斥去同行僧請代一轉語遂舉一舉師曰同坑無異士併逐之臨安淨慈人所願得嘗馳書請師乃航海以避命郡為申免臬子魏王作牧每加敬禮欲訪師于山間辭曰路遠而險徒勞民耳其嚴冷類此公卿名士為方外交者甚衆丞相魏公晚歲與師尤厚嘗嘆曰自得如深雲中片石石窻則空門中御史也縉流以為名官師行解甚高不為夸矜以驚衆壬辰夏旱郡請說法即日甘澍次年又旱定海宰延之師曰前此偶爾非吾力也堅拒不受邑人同請即又雨焉嗚呼禪林五枝蓋出一本惟曹洞宗至芙蓉而大振石林葉公左丞稱其與之嚴者得之必精傳之必久河南邵公子文稱其為特立之士二公皆名儒首必不苟一再傳而至宏智尤光明俊偉而師得其正傳卓立傑出雖然自信未後一著照映今昔盛矣師機緣有三會錄瑞巖後錄暨立千仞不可捉約叢林尤所尊敬讀者當自知之瑞巖古道場暨以師故出世即居之久而衆無異辭不負所託矣銘曰

雪竇足菴禪師塔銘

師諱智鑑滄之全椒人俗姓吳自兒時已喜佛書每以白紙為經跏趺端坐誦之琅琅然母嘗與洗手湯因曰是什麼手忽對曰我手是佛手遂視母大笑少長日記經文千餘言連遭親喪決意出家誓修苦行以報罔極之恩真歇禪師方住長蘆徑往依投一見異之師勤苦精進終歲脇不至席大休小狂禪師領千七百衆為首座獨指師為法器曰汝當振吾宗已而侍真歇來四明至補陀山遇羣盜竄起避地之馬秦駭浪翻空舉舟驚懼師坐篷外獨不沾淫真歇益異之會京城三藏道法師講善薩戒師受戒已背若負萬金然道曰汝真得上乘戒之證也徐即身輕真歇住雪竇服勤三載雖日親示誨終未超微復回四明遜于象山縣之鄒行山乃海岸孤絕之處相傳山有怪妖不可入入亦多以驚異逃歸師曰吾為法忘形何懼耶乃即山中盤石縛茅為菴地高無泉脈師禱曰吾辨道來此山神其惠吾泉因鋤小坎移時而水溢食不繼則啖松枝以療飢時紹興二年也一日有巨蟒入菴矯首怒視越數日復旋繞于牀師不顧而去夜聞菴後巖谷震響如雷擊且起視之有巨石飛墜越菴而立于門並菴大木皆為之摧拉變怪百出略可記者如此師不為動終不能害也明年正月十四夜于深定中豁然開悟師自念云威音王以前無師自證威音王以後無師自證者皆天魔外道遂下山見延壽然曰日來壯大無物可餐菴小無牀可

臥若能與食屢者則住不然則去然與師反覆問答不能屈因叩師見地師云一坐四旬身心豈微忽爾古鏡現前非由天降不從地出自是本有垢淨光通不勞心刀自照也昔真歇于室中舉問一物上柱天下柱地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是什麼物得麼而今照破方知天蓋不及地載不起喚作古鏡亦是勝他還有頌云鏡鏡光流通利應鑑照無礙體離分羣靈巨德皆稱妙凡聖無非事許身然云不易到者田地師至陳山欲航海或指曰此鄉行山中肉身苦障也人皆環遠求傷時天大風不可渡師謂簡人曰吾為汝借風泊登舟俄頃而濟抵岸則逆風如故徑至岳林見大休云久違尊顏即不無如何是問風不問底人狂云井底蝦蟇吞卻月師云實主不立報化平吞狂云向實主不立處道師云不辭道恐涉屠吻狂云只今將什麼抵對師云不借狂云佛祖不奈爾何師禮拜遂令受具開翠山宗白頭機鋒峻峭往叩焉時師方為岳林行白擔二布囊隨得即受備歷艱勤人所不堪宗云為衆竭力不無其勞師云須知有不勞者宗云尊貴位中收不得時何如師云觸處相逢不相識宗云猶是途中賓主作麼生是主中主師云丙丁吹滅火宗以手掩師口師拂袖出宗遷雪竇挽師偕行荷負衆事會法堂新飾且命師為衆普說宗嘆曰吾生有耳未嘗聞也叢林愈加敬焉宗乃宏智高弟師因造宏智室動輒深契二十四年遂舉住棲真隆興二年移定水侍郎趙公子瀟開師名聞侍御王公伯庠製疏備開堂禮嗣法大休寔曹洞十一世孫也乾道五年退席遂之天台八年嗣秀王來鎮請住廣慧道熙四年皇子魏惠憲王請住香山七年參政范公移主報恩十年遂歸西山為終焉計十一年雪竇虛席衆皆以師為請師念明覺知覺道場勉為起廢一住八載所在道俗歸仰至是尤盛隨力葺理內外一新紹熙二年謝事止于寺之東庵太守林公枅稔問道價命師再住不從必欲識面既見問道終日致請益堅力辭而歸三年七月乙未示疾已亥親筆遺書晦日以道具抄錄八月哉生魄夜分戒其徒曰吾行矣送終其務簡約勿用素服哀備言訖書偈跌坐而化時暴雨疾風震動山谷人尤嘖異四遠聞者奔赴盡哀于是相與建塔于山之左戊午奉全身以葬壽八十八臘五十三嗣法及受度三十餘人師素與余厚在雪竇作錦鏡以著飛雪上流為一山奇觀嘗為之記師且死手書遺余告別以大休塔銘為屬余既銘之師之徒又以此請不忍拒也余不習釋氏學然聞古德相與傳授之際多藉導師有以啓發之惟師根器過絕人自誓不悟不為僧則識趣已不凡操心如鐵石視身猶土芥又有人所不能及者初雖久依真歇師行之居略無怖畏非有師傳而遂得道禪門少見其比是時自覺若有靈真有飢則一與之食寒則一與之衣之驗夜行深雪自然得路若有陰相自以為大千世界無如我者一見大休誦言所歷休徐曰但盡凡心勿為異解師為之灌然意消而歸心焉師天資樸厚見地真實業履孤峻苦行堅密至死不少變等慈接物法施不吝具大辯才浩博無礙為人說法或自曉至暮或自昏達旦至連日亦無倦色音吐洪暢晚亦不衰聞者發服學徒每出衣資請師演說此尤禪林所未有也雲深火冷尸居淵默有召之者雖祁寒隆暑不拒一毫施利悉為公用丈室蕭然故六主廢利積通動數千緡不過期月百廢具舉若禱雨晴揀疾苦其應如響神祠索宰物命輒為易以素饌有礙其髮髮而得舍利者此皆世俗所創見師不欲人言之以為非此道之極致

使其有之亦皆師之餘也師既亡太師史文惠公祭之以文有曰了悟圓通如觀音大士隨機化俗如善導和尚人不以為過也師生于淮南而化緣獨在四明屢易法席名震江湖而終不越境自號足菴人以古佛稱之惟師可以無愧云銘曰
祖師西來乃始有禪燈燈相續皆有師傳師之得道幾于神隱心鏡孤圓大千俱照曹洞正宗實賴其承十有一傳至師中興蛇虺之宅聞者怖恐惟師宴坐曾不為動振錫出山據大道場四衆歸仰廣為津梁生于淮壖緣在甬東名震江湖卒老吾邦法施不吝辯才無礙行實堅苦而大自在人稱古佛師則無愧銘以表之用詔末世
瑞巖谷菴禪師塔銘

道熙五年秋有旨以明州智門僧景蒙住台州瑞巖寺先是參政錢公請為填院公既薨其孫今江東轉運判官象祖以大父治命辭于朝仍請教差住持太傅史魏公再當國謂蒙可瑞巖台甲利師一旦自海山膺敕命孤雲野鶴雖無心于去來然空門之盛舉也魏公分教永嘉時與心聞實禪師為方外交罷相里居夢如平生傍有僧曰景蒙貌古神清談笑久之覺而叩天童朴曰僧名頗異有斯人否朴曰是方為堂中第一座招之恍如夢所見與論出世法了辯如響問其師則心聞也大異之遂延譽而得智門一住七年寺以衰與舊葺古殿得瓦于脊有字粲然蓋建隆改元之秋識語六言中有師名若言超進之意抑又異矣在瑞巖前後十夏道俗傾嚮寺居兩山間樓觀層出有溪自東北橫貫寺中一夕暴漲衝決隄防棟宇漂蕩強半為瓦礫之場人以爲不復可興矣師曰吾當任此既而財力交施從容規畫曾不踰時輪奐一新壯麗反過其舊師才智超邁不以毫末自見因事而顯無不嘆服船筏之深從可知矣師姓邵溫之平陽人族姓甚衆多以儒自業母感異夢而娠英特開爽幼聞鐘梵則喜年十三從惠安淨覺大師惟梵著僧伽梨明習天台教觀自以名相之學不足了大事去遊國清又參育王山佛智裕公裕問以宗門節目師不知所對嘗入室誤問鄉里師曰永嘉人還識永嘉大師麼未及答批頰而出至于再兀然如癡寢食不安者累月行道次忽聞鐘聲而悟即造室中又問永嘉大師師曰師曰即日伏惟和尚尊體起居萬福裕隨問向上事如何師擬酬應又復逐去次日再入裕方發問師抗聲曰老漢今日敗關也一拍而出裕曰偽哉念母而歸龍翔心聞一見深器之問曰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試向言詮不及處通個消息師以左手畫一圓相問以拂子擊左師即畫以右手擊右師又畫于中以兩手托呈問以拂子當中有兩書師禮拜而立問大笑云三十年揀辨苗裔今日得此烏喙耶由是依止室中通徹無滯遂令執侍左右既歸鹿園如在菴賢雪菴瑞菴全菴存筠谷遠還菴道會下皆一時之名流惟師妙齡傑出聞以谷名師菴且為之銘蒙侍者之名曰高矣又嘗謁臨安顯靈志公志問風聲立學者望崖而退獨謂師曰先世遺風餘烈若未墜者尙在汝躬吾且拭目觀之名山法席聚衆千數師分座提唱諸方咸長而仰之師孤高絕俗若不勝衣而嚴冷峻峭不可挹酌既坐道場槌拂所加龍象蹴踏長靈之道光焉十四年十月十有七日為施主說法似感微疾既歸跌坐良久泊然而逝山林震動鳥

獸鳴悲。緇白奔淚。如哀所親。越七日。閣維舍利遺骨。瘞于居禪師塔之右。寔晦日也。壽六十四。臘五十一。度小師四十。嗣法者十餘人。鑰贊伴丹丘。草疏請師赴郡假道。別未幾時。而師以計聞。亟遣茗奠。其徒以魏公真翰來傳。銘其塔。且曰。吾師生得公贊。死又辱祭以文。願終惠之。倫不敏。敢不承相君之命。銘曰。覽峯高高。壓千嶺。寶坊樓閣。非人境。大淨穢。大夜溟溟。世界變滅。彈指頃。金碧掃地。誰復整。谷菴若子。一笑傾。發揮金粟。舊光景。手高妙。絕風斤。野稜稜。鶴骨雙眸。炯古廟。香爐無波井。栗棘橫。施發深省。一超透。出毗盧頂。真隱神交。維脫穎。聲價諸方。增九鼎。我游丹丘。與三請。再別幾何。俄莫若。石上主人。呼不醒。迷途多歧。孰知警。勿謂空言。如縛影。影與俱傳。久逾炳。

延慶月堂講師塔銘

吾鄉延慶教院為東南諸郡之冠。祖師建立。不置佛殿。所以待後人者不淺。累代多得人。如所期焉。余不及見。紹興以前事矣。余歲時見鄉人尊重。圓辨講師道深。永嘉人。初至說法。是時宏智禪師諸大老拱手相顧曰。此非關黎也。道價最高。大與此山。繼以魁去。于嘗銘其塔。月堂惠詢之。住持在乾道五年之後。然得圓辨之正傳者也。惠詢字謀道。月堂其自號也。姓陳氏。父安。寔家昌國縣蓬萊鄉之陶山。母馬氏。夢僧倚門乞食而娠。生有奇相。甫八歲。父母攜入寶印院。謁了印大師善隆。摩其頂曰。能出家否。欣然願留。不肯去。父母見其幼靜。不類凡兒。每稱奇之。不奪其志。始授蓮經。兩月而成。爾無不駭嘆。十四為僧。即造延慶。依澄照子先法師學。日勤講業。夜則坐禪。迺與衆異。或以餅食物。玩游戲等。試之一切謝絕。獨行獨坐。惟以參尋祖意為急。衆目之曰。詢獨立。章菴道因法師高視衆作。時居第一座。驟加稱賞。親炙數歲。盡得其說。欲漏見諸山間所先。因曰。天台能仁法照老人。當今大善知識也。且送之以序。有曰。吾子氣貌溫恭。烈暑鏤金。而法服襪履。望之儼然。夜坐而不臥。不與羣輩相狎戲。又曰。兩山宿學。皆吾故人。查行矣。法照尤喜朝夕與處。衆嫉之。且曰。吾曹久侍老師。反不若新進耶。夜堂講習。一呼而隨者。數人俱至。師前。遽曰。教門多途。叢雜非一。欲從公以決之。師正容徐曰。吾學佛祖之大道。壽量觀法。十境十乘。三千三歸。皆是也。得之則見性成佛。失之則殃暨無間。有疑則問來。若名相之學。方因算沙。非吾所知也。一衆愕然。不敢措辭而退。或曰。此學海義龍也。安得以衆人待之。獨步于兩山者三載。圓辨方住延慶。師曰。百聞不如一見。密入衆底。竊聽。開演。已自欣快。偶聞提唱曰。吾祖之道。荆棘之後。傳者雖多。不無小疵。惟法智天資超悟。不假傳而自知。用一性惡之旨。大開圓頓之談。論即論具。豈待煩惱之轉除。約佛約心。豈外婆娑之別旨。一理貫通。諸法悉捨。師于言下洞然明白。或發既深。涕泗俱下。遂遣丈室自列。辨曰。子再來人也。特吾之點示耳。即日。報包在弟子列。自爾左右逢源。錄不可觸。尋入堂司。有監寺以事。衆欲掩堂。負擔于門矣。師急止之。吾當任責。乃領衆白辨曰。維那之言。然。即書片紙。付堂司。起監寺。不共往。衆遂帖然。微師片言。豈不殆哉。辨亡。為廣嚴第一座。偶擇主僧。郡以十名。真瓶中。一索而得師。或以年少為言。師曰。吾何求哉。力辭之。尋出世住海瀨華雲。以省母之便。欣然就之。沙岸持鉢。忽遇羣盜。劫盡所有。將解師衣。正色叱曰。汝何為者。我法戒貪。曠廢貪求。何益于汝。生有王法。死有地獄。眼光落地。受極苦時。悔將何及。貧富

有命。強取之物。豈為終身之樂。幸自無事。而作此業。實可寒心。盜曰。我將殺汝。師曰。吾以寂滅為樂。汝若殺我。早歸寂滅。受大快樂。有何不可。盜相顧曰。是善知識也。安可害之。盡還其物。羅拜而退。慈力攝持。又能如此。移住奉川之禪院。又遷淨居。前田後江。師曰。此處可與鬼神說法。夜必炷香。暗坐。講法華經。信宿間。有飛螢一二。遠于前後。尋有百十。乃至千萬。明于燃燭。講罷。輒去。晝夜出。登往來江上。不入講室。夜分既歸。餐忽來迎。如繁星然。師見而笑曰。是待吾講耶。自爾每見之。師不以語人。然自以為差適人意也。移住普和。問于草菴。草菴曰。僻在一隅。大江橫前。峭壁對登。佛影岩也。前聚聚徒之地。吾子其當之。學子雲集。鐘鼓一新。朝參暮請。晝誦夜禪。禮講以時。策筵有節。乾道五年。延慶虛席。公定場中。一舉師名。衆口翕然。師氣貌魁梧。儀矩疑重。未嘗以詞色假人。精持律範。動不踰矩。法席謹嚴。數百衆無敢犯者。說法必窮蘊奧。學者有不能解。昏後坐起信堂。一香一燈。遠在簷下。僧徒畢集。師乃揮麈縱辯。夜靜堂深。言詳理到。境法俱勝。隨資發越。直疑祖師之復生。忘其久立之疲也。至今舊人過其處。遐想高風。多至隕涕。制帥秀王每曰。延慶人中風也。寺之西有蔬圃。官欲以為貢院。勢甚急。師怡然不顧。方杜門終日。禪定。穩信宿。府主見招。迎謂師曰。貢院之擾。得無動心乎。今已得基址。可以放懷矣。師謝外護之庇。蓋有神現夢以為言也。丞相魏文節公好內典。法華中有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稽疑以叩自得。石窻終未有所契。舉以問師。師曰。此非大力量人不能致此問。乃曰。春生夏長。秋凋冬落。世間之相乎。曰。然。非以其遷變而致疑乎。曰。然。師曰。四時遷變。歲歲同耶。異耶。曰。無以異也。師曰。非止今年明年無以異。窮過去極未來亦無所異。既無所異。豈非世間之相常住哉。以至君臣父子。生息大小。不動本位。皆得究竟。以至天地日月。明暗色空。海闊山高。鶴長龜短。皆出自自然。莫不名體不轉。貞常固極。故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了此法者。不落階梯。隨所見聞。立地成佛。文節有省。嘆曰。經綸之妙。遠他教家。魏惠憲王臨鎮來游。獨坐一榻。俾師坐而問所傳何道。師曰。天台教。王曰。恐不及禪家之直指。師又曰。禪教皆如在方便。若就實知實見言之。何為禪。何為教。妙悟之人。一切掃除。絲毫掛。然後龍善提妙。華徧莊嚴。隨所作處。常安樂。王大悅。屢以金繪為齋施。轉盡出衣。孟建雨華堂等。又募緣一新兩廡。至于臥不解衣。講必更淨。非入浴走廁。袈裝未始去體。非赴齋。粥。遠經不會離念。廚庫諸司。不一回顧。工匠報作。略不舉目。大綱整肅。不事苛細。然犯必不恕。欺必照破。中外非井。無毫髮之遺。史文惠王曰。能使教門增重。今惟月堂一人而已。師之傳道。直欲追配古人。非徒塞責。每曰。以語之相似而證其言。以資之善記而駕其說。皆非所以說法也。惟自悟心宗。而宣演之。庶得祖師之傳。吾求悟門。切勿自畫。凡說教義。不出私科。惟著立宗解一卷。以救時弊。道熙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召門人曰。吾覺背痛。殆將不久矣。越二日辛丑。集衆臘十六觀經。終而逝。十一月庚申。奉全身葬于崇法禪塔之側。師壽六十一。法臘四十五。聚髮一器。舍相無所。葬于蓬萊先塋。遺言也。分舍利之半。同法智頂骨塔于大悲閣。郎中省菴陸公沅贊之甚詳。所度小師嗣法者六十人。今柏庭善月。其上足也。餘皆散處諸方。靈龜即路之日。緇素男女。乘爐持花。填郭溢郭。幾于罷市。觀者贊嘆。以為前此未有。此豈人力也哉。後二十有五年。其徒請銘其塔。余非學佛者。尤昧于教乘。以其請之動。而察其實

行實歸為可敬為之銘曰。
 智者禪師。祖天台教。乃知禪教。本無二道。禪貴直指。教若支離。存乎其人。統而一之。圓辨之典。教門鼎盛。粵惟詢公。傳得其正。如淵之湛。如玉之潔。入自悟門。縱橫演說。辯才無礙。脫落窠臼。如老斷輪。得心忘手。月雖已墮。孤老故輝。相庭之徒。尚永其傳。

育王山妙智禪師塔銘

代誌

皇帝即位之十五年。有詔明州育王山廣利禪寺釋迦文佛舍利寶塔詣行在所。住持僧從廓侍行。既至。命入禁中。觀堂安奉。上御素膳。焚香瞻禮。親視殊勝。遂召廓對碧琳堂。問舍利從何發見。奏曰。自陛下聖心發見。上大悅。親洒宸翰。大書妙勝之殿。賜廓以妙智禪師號。仍度僧五員。頒錢萬緡。眷資優渥。前所未見。由是寶塔之靈益顯。而廓之名愈彰矣。廓姓林氏。福之長溪人。家世業儒。曠登賢科。生而穎悟。不妄言笑。羣兒強以聚嬉。泊焉如不聞。有以出世法語之。則忻然解悟。年十五。依邑之建善寺。祝髮。受具戒。時閩中名利。多有道之士。悉往從之。佛心機分室中。舉四大各離今身。安身當在何處。有所感發。述投機頌。佛心首肯之。而不自以為足也。去之。見懶菴禪公。為侍者。復依大圓瑛。瑛大慧果公之高弟。門庭甚高。始叩之。若自失。久之。豁然有得。服勤數載。瑛撫之以為類。已。然以未識大慧為恨。不憚重研。見于衡之回。屬峯下。大慧深加器重。留三年。告歸。送之以偈。又以書屬瑛曰。廓乃佳衲子。可為成就。使異日為吾家種子。自此叢林爭下之。紹興丙子。大慧被旨來育王。復來依焉。大慧移徑山。瑛以繼之。衆踰千數。以為第一座。制師丞相沈公以廬山請出世。大慧方名冠天下。無不願出其門以借重。開堂日。乃以瓣香嗣大圓諸方。以此益高之。已而育王虛席。尚書韓公欲邀大慧。而舉以自代。遂主此山。禪衲雲集。以祖孫三人世繼坐道場。築堂于丈室之東。名以三秀。遂為空門美談。才具素高。以其暇日。與土木之工。皆極其壯麗。增廣入數千斛。施者委金帛。創為長生局。五所。百需皆備。月施金錢。計以萬計。又造金塔。以奉舍利。此特其餘事爾。日本國王問師偈語。自言有所發明。至遜國。以從釋氏。歲修弟子禮。辭甚甚。且以良材建舍利殿。器用精妙。莊嚴無比。丞相史公帥七閩。以鼓山趣其歸。榮陽郡王力挽無行。魏王出鎮。一見其風儀。目為僧中龍。又聞其機辯峻發。肅然加敬。師晚以衣囊立誓于烏石山。名以笑月。為終焉計。有偈云。三峯飲卻閒雲。大海冷涵秋月。庚子季春。拂衣歸菴。杜門不與世接。俄示微疾。八月四日。呼左右付以後事。溲浴跣坐。誓偈曰。擊斷黃金鎖。擊碎玉樓鐘。騰身太虛外。半夜日輪紅。擲筆而逝。壽六十二。臘四十七。月五日葬于菴之寢室。惟臨濟楊岐之宗。至大慧而益復。又得如師者為嫡孫。上承聖天子之休寵。下為帝子公相之所尊禮。近焉道俗之歸向。遠焉外夷之師仰。可謂盛矣。壽室所度。未易悉數。有宜意者。得法最的。住平江開元。方有聲于時。而遽即世。禪家惜之。徒弟至百餘人。家法嚴甚。嘗以師語錄萃為巨編。師呵之曰。汝輩隨語生解。去道益遠矣。固不許。師既沒。乃始得百之一二刊之。余投老山林。與世相忘。師謂可以語道。往來無虛月。警所未至。相期歲暮。一旦棄我而先。愴念不已。其徒求銘于余。為之銘曰。

家風。碧琳一語開淵衷。帝子謂是僧中龍。三韓萬里滄海東。會傑稽首禮益恭。一聲擊碎玉樓鐘。日輪夜半通天紅。亭亭寶塔上凌空。烏石與之俱無窮。

延慶覺慧禪師塔銘

浮屠氏法盛于東南。而明為最。闡若相望。名德覆起。予固不能盡知其人。然採之公言。其間雖一代宗仰者。往往未免評議。至問覺慧師。則同然無異辭。余尤不能知也。嘗造焉。修幹古貌。丹脣碧眼。長松野鶴。無一點世間氣。與之語。愈叩而愈無窮。名下士信不虛矣。師既以隆興癸未歲十二月十有八日化。叔祖居士語論曰。士之難其全久矣。趙魏老翁不可為勝。薛大夫矧釋氏事寂滅而不免于應世。二者冰炭。誰能一之。能使學佛者宗其教。交游者服其人。周旋酬酢。無一可議。始鮮有覺慧如者。我與之方外交。既已敏其行事。汝銘之。遂謹書而系以銘。師諱志運。字文秀。覺慧其賜號也。俗杜氏。世家于明州鄞縣之龍山。孕有祥。生又不凡。故母山氏篤志竺乾法。令從禮寂公慧云為師。肄業崇壽。年十八。受具戒。明智目為僧中鳳雛。圓照授以天台教義。後從智湧。頓悟圓宗。年登三十。適延慶為第一座。始開講席。辯才先放。落落風生。四衆贊服。靖康以來。更主五刹。惟妙音不及煖席而遷。餘皆碎于兵火。師一居之。卒化瓦礫。為寶所圓。辨重建延慶于煖樓之餘。功未竟而死。遺基廢礎。尚多有之。虛席曠歲。實難其人。天童宏智禪師以師為首。衆議是之。遂徙居焉。經營十年。無有不備。施利山積。一毫不自奉。悉以資建立。事雲棟。寧存傑然城隅。望之如巖。閭閻物。非大勳勢不易至此。而師未嘗足也。或贊其新伽藍者四。當不媿智者師曰。此有為功德耳。豈收以此比跡前哲。深恐不能洪宣祖道。為法門罪人。故雖所至興建。而講學不少休。承學之徒。翕然向風。誠于祈禱。感應響捷。或欲記之。必痛以妄語為戒。秘監姜公守四明。為師作真贊。門人因請立石。終不以為榮。其不求名聞類如此。一時名士。多樂與游。望之則毅不可犯。即之則和易溫恭。久益敬之。終不待而親疎也。有達官與之劇談。貫穿禪律。纏綿不倦。驚曰。師禪教並通。師曰。冰泮雪消。固一水耳。又問華嚴般若。似過于繁。師曰。支離所以為簡易也。于是肅然。尤敬異之。丞相沈公來鎮。以僧職處師。師以老疾固辭。丞相遺手札曰。師當表正一方。紀綱諸刹。毋退避以自潔。且迫于諸方勸請。始受命。謙退謹愿。不見有異。然主盟衆事。惟是之從。或有私請。雖大勢力。富擅那。不能回也。時度牒再頒。受戒者僧吏邀取無算。師為立成規。省十之九。沙彌至于今德之。有不遠數百里求附壇者。所革宿弊。徐而不暴。□□□□嗚呼。此皆人所難及者。然師之所存。心大而不密。體卑而道尊。恭而不偽。博而不雜。寂用之涯。不可得也。感疾既革。衆以藥進。師曰。十方無礙人。一道出生死。書偈畢。撫掌大嘔。又以指彈屏風。或問之曰。我自幸至此。不覺真樂。鐘鳴當往矣。已而信然。師之所存。果易識耶。享年七十有六。僧臘五十有八。度弟子行不。等十有二人。登門者甚衆。傳道者三十餘人。即以十二月二十有八日葬于城南祖塔之側。銘曰。舟不涂。車不川。離乎器。用必偏。惟寂滅。釋所先。惟應酬。世所虞。工與拙。必一焉。偉覺慧。幾于全。峻而通。周而專。其其得。悟獨圓。出緒餘。應世緣。識不識。無問言。教不吝。道以傳。建塔廟。崇人天。定生慧。無礙禪。融一理。達其原。金而玉。樹而淵。為尊師。豈偶然。道既成。如蛻蟬。嗟後人。視銘镌。

二十日壬寅晴。早登小樓眺望。行十里。飯蔣家店。過縉雲縣。少候仁甫即行。道經放生潭。山水秀發。策杖縱觀。間有趙侯廟。鄉人敬之。石有如杖。如履如躡。如舟者。皆以侯名。雙頭巖。白巖。烏巖。皆奇偉。白巖峭立。臨溪。松竹秀潤。鳥巖下有石室。端植如門。渡溪入仙都玉虛宮。路回顧南岸。石筍森列。有亭翼然。僕夫曰。此初陽谷也。中有石鼓。扣之有聲。以既濟不復往。路轉山回。已見獨峯。大松夾立。清溪映帶。眇視林間。有巨石屹據如雪。且行且觀。遇道童問石之名。云有洞名忘歸。既德初陽之失。遂回登焉。洞中可容數十人。四旁嵌空。如出鑄斷。旁有小洞。又一石橫陳如臺。松風清微。俯和瀾瀾。是真使人忘歸也。下行里許。益近獨峯。峯之上相傳有鼎湖。嘗有巨蓮葉因風而下。石壁隱隱有車轍。世言黃帝由此飛昇。塘曰黃履。言遺履之地。地曰靜樂。言鈞天至此而不聞。峯後大山如屏。奇石峭崿。始欲之。高列峯外。自謂倘登其上。必可俯瞰鼎湖。下有銳石。僅如一笱。及即之後。山勢迤邐。而退聽石笱亦不可跋及。而此峯獨上。摩穹漢。巍然削立。無階而升。人有捫蘿登後山之巔者。猶覺未及強半。是知此峯真衆山之宗。非凡目所可窺測也。後山有石空洞。躋攀而上。一竇通明。昔劉先生于竇之外。橫木為床。以居。至今遺寶猶在。號隱真洞。高不可登。俄望久之。循峯而北。又有仙水洞。一名鏡巖。懸崖數十尺。級石以上。石罅有水。僅如風漏。終古不竭。下鑿小泓貯之。名公遺墨。鑄滿四壁。迂叟介夫趙清獻公皆在焉。攜酒對酌。清坐移時。亦記歲月而還。再至峯下。大書姓字。小憩宮前兩亭。顧瞻偉觀。兀不得去。洞心駭目。生所未見。入據上方。相與痛飲賦詩。醉墨淋漓。揮掃滿壁。乘燭朗誦。傍若無人。詩榜榜比。查自香山居士而下。不知其幾。閱十之三四。不能盡讀也。宮前有門。書新仙總真洞天。是日行四十五里。

攻媿集卷一百一十一

北行日錄上

時待次溫州教授。遣侍兒公守括。舊。受仲勇汪向壽大猷之辟。

乾道五年己丑十月九日辛卯。邸報仲勇侍郎充賀正使。會總管副之。
 十日壬辰。蔡興以仲勇書來。辟充書狀官。二親許一行。是日游南園。微雨。
 十一日癸巳。雨。做裝。
 十二日甲午。陰。
 十三日乙未。雨。
 十四日丙申。雨。李器之以鳳樓橋錢行。
 十五日丁酉。雨。周仁甫約同登途。
 十六日戊戌。晚晴。仁甫酌別于少微閣。醉中唱和。
 十七日己亥。晴。
 十八日庚子。晴。飯後別二親徑出城。張子實一見于驛亭。仲兄器之。元聲弟。相送至壽寧寺。仁甫繼至。
 飲罷東行。宿巖泉夏家店。去城十五里。
 十九日辛丑。晴。行二十里。飯午。頓驛。行二十五里。宿剡山上方。

二十一日癸卯。晴。早復筆時于版。各置醉墨高處。謁黃帝祠宇。李陽冰篆額。今留縣庠。閱有上宮名妙。庭相去三里而近。他無勝槩。有洞名金龍。一竇通獨峯下。僅容小兒出入。而其中甚寬。宜和川嘗以金龍鎮之。為陸寇盜去。脚力既倦。不得窮歷。出門相羊峯下。絕溪而西。數里間山川猶競秀未已。有徐氏小亭。橫跨練溪。小憩而行。三十里。飯黃碧村。膠醴醲不殊家釀。二十八里。宿和尚店。去李溪猶二里。會倅廳一兵。楊靖自紹興回。因發家書第一封。錄所題仙都二詩寄仲兄。
 二十二日甲辰。夜微霰。早陰晴。行二十七里。飯諸應。行三十餘里。至龍窟。行五里。宿尚書塘。
 二十三日乙巳。晴。行二十里。飯楊溪。仁甫由新塘路往四明。分袂于此。田間行久之。猶能相望。將入山。舉手一揖而別。四十里。宿橫塘。暮嶺間張家店。途中惟售溪坊酒頗佳。然比之黃碧。味不及而價又三倍。深夜微雨即霽。
 二十四日丙午。晴。行十餘里。入東陽縣。先見同年姚尉。次見王宰。為諸卒批旁小憩。一店。尉已先至。再三留一飯。力辭之。行十里。飯愛頭孫家。渡溪行五十里。宿余店。蓋過蘇路八里矣。夜微雨。
 二十五日丁未。微雨。作而復止。行二十二里。飯羅嶺下。家坑何店。行三十五里。宿義井夏店。過牌頭十里。二十六日戊申。晴。風過平歷。遇客將李潛等回。發家書第二封。行三十里。飯高橋楊家。行三十五里。宿灰窰頭於店。

二十七日己酉晴行三十里飯溪口傳店行三十里宿漁浦鎮上朱店東陽士人周忠厚同邸清話久之夜分小雨作

二十八日庚戌微雨辰已開晴早作飯了同周君行數里三應方到渡頭裝載既畢潮落舟膠登渡厲君以小舟般刺已又加一舟蕩兀波間久之大舟既前復擊行李裝載勞擾良甚又購棹食頃挽棹徐行近廟山始用棹湖上方急篙棹努力欲進為山石所激進寸退尺舟人失色少縱復上久方得過又挽行十餘里甫霽風靜一波不興至六和塔下登岸已薄暮矣驅馳至嘉會門閉關已久宿俞家店是日又有松陽一士人姓葉同渡

二十九日辛亥晴早起入城館于仲勇家飯罷侍叔舅同去偽謁副使會總管因登三茅山上步司教場觀仲勇習射夜發家書第三封

三十日壬子晴同去偽謁察院待范郎中成久之竟不見客次遇蔡架閣去歲書狀官也又遇留丞正臣飯季舅家發承局繆欽歸以第三書行

十一月一日癸丑晴講禮何季膺葉先生憲平閩丘監丞尤監簿訪及仲勇赴副使會

二日甲寅晴同去偽謁都亭驛部中見梁監門叔弟范丈呂郎中正已赴景孟勇晚飯

三日乙卯晴暫備驛中已不及習于參政府梁郎中訪及

四日丙辰天明微雨即霽使副以下習儀驛中閱禮物授衣衫覆棋及承局翁葉行兩發家書仲勇招副使飯

五日丁巳晴習儀政府候黃御藥甚久周邵州伯驥王智更沈尉德潤葉主管訪及

六日戊午晴驛中大習儀使副以下備衣冠賈國信驛六知開直溫廣王并倍來歸寫奏箋

七日己未雨侍叔舅偕去偽赴何季膺陳叔強早飯于豐樂樓

八日庚申陰發行行李上船

九日辛酉雨下遞榜籠

十日壬戌晴飯了登舟高伯定劉君任送出門張伯純劉邦遠送過赤岸蔡孟勇姜子用沈澤遠王智更約送長河

十一日癸亥晴飯時過長河九十里遣第六書發周德歸午過崇德蘇彭年來逐水縮舟膠牽挽寸進更初遇士顯弟子官窰

十二日甲子晴飯時過永樂行二十七里至秀州仲勇入城回謁頭登舟風作李同年唐相見

十三日乙丑晴四更行六十里過平望姚漕相訪仲勇破睡見之行四十五里過吳江又行四十五里至平江仲勇入城回謁船由城外至閶門叔舅別去一夕行九十里

十四日丙寅晴早到無錫攜刺謁孫饒州父子中途聞其入城遂謁喻郎中以謝去春先辱魏子師子智訪及行九十里深夜去毘陵數里泊

十五日丁卯晴生朝作湯餅遣人訪李表兄長卿已同王直甫候于門蘇彭年來亦來皆延入船相見王江陰正已惠茶并公醴蘇李別于荆溪館直甫同行十里待書而別徐協恭過船甚戰三十六里過奔牛又十八里過呂城月明水深挽舟甚駛夜行五十四里過丹陽縣約五更矣

十六日戊辰晴行二十七里小泊新豐又二十七里過丹徒鎮行三十六里午後到鎮江以水澀良久方抵丹陽館沈抑強中立既近于門又備具館下協恭同集使人通問于王侍御

十七日己巳晴上館暨備仲勇欲同謁王侍御而侍御已在門侍季舅同沈抑強去偽別侍御聞泊舟金山因約同遊窮覽勝處主僧寶印首座心鑑皆嘉州人侍御方赴夔州不謂得見于此以小詩道別又辱和篇入船別其家遂歸仲勇招副使早飯抑強復備具來殿恩卿同集二鼓方散

十八日庚午晴四更起天微明即從使副到江干先登舟以待沈殿二君相送晴和無風俄頃至瓜洲登岸未幾風作胡撫幹仲文俞尉茂先陸泰興祝相迓俟行李上坐船即行薄暮至揚州城中水澀更餘方出城發第七書遞親庭

十九日辛未晴三鼓報送仲鍾尙書世明等回仲勇起相見前處州湯路分選時為鍾引接送狼頭帽五指子各一副拂手香四貼為發親庭第八書又以小舟來過仲勇方與胡漕叻對語因與湯略見于舟外少選鍾尙書徐知閣本中船到仲勇見之約四更方待行辰時到召伯埭去揚州約四十五里以夜來留滯故爾張帆而行三十里過露筋三十里到高郵仲勇入城回謁南岸草如畫三十里夜過塘頭

二十日壬申晴三十里過界首二十五里過范水三十五里至寶應夜風雨行三十里過黃浦二十里過平柯橋

二十一日癸酉晴辰時到楚州仲勇入城回謁登熙臺應山陽晏判官一揖于舟次三十里過廟盤三十里夜過淮陰三十里過開家峯

二十二日甲戌晴三十里到洪澤前去歐家渡橋渡欲為般刺計使副借潮于瀆頭神東北風作欲候而潮而申初已應開張帆三十里過瀆頭使副上廟挂幡又過數里舟膠而止

二十三日乙亥晴未明東北風大作潮亦先期而應談笑過歐家渡去瀆頭十五里一行人歡呼而行且感神祝之如響也行十五里至龜山以風大不可出淮擺泊山下見監鎮王九思會同舍

二十四日丙子晴早出淮三十里至盱眙泊燕館下謁守備備具宴使副約季舅去偽分冬發家書第九封附遞

二十五日丁丑晴冬至早起乘馬陪使副天慶觀朝拜歸館望拜兩宮各展賀借季舅去偽遊第一山玻璃泉冰不可酌過觀磨崖石刻見周司法深謹提轄王幹辦茂謁守就館請使副早食軍衙晚食

二十六日戊寅陰晴使副以下具衣冠習儀館中依例就皇華館攝三節人

二十七日己卯晴盱眙客將李寶渡淮探問接待使副已到泗州使副赴謁守晚會借季舅去偽赴王幹辦之招

二十八日庚辰晴。掌儀引接等渡淮。傳街少頃。同北引接禮信司高瑛等傳到接伴使副名銜。正使昭武大將軍行尙書吏部郎中上輕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唐括安德。副使朝奉大夫侍御史騎都尉廣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高德裕。使副坐燕館須其至。輒以三杯而去。移舟淮寧。使副燕亭上。借季舅去。僞赴燕館。會發第九書。遣呂葵張吉歸。

二十九日辛巳。天明雪作。使副以下。已時渡淮。至泗州草館。望拜如儀。各就幕次。三節人互參使副。使副互展起居狀。茶酒三行。上馬入城。天色開霽。和氣翕然。至館分位。是日與季舅別。

十二月一日壬午。晴。車行六十里。臨淮縣早頓。縣境有徐城。本徐國。贏姓。有徐君墓。季札挂劍之所。又八十里。宿青陽鎮。臨淮尉客牛以駕車。為客所斷。鞭條子八十。金法士夫無免。捶撻者。太守至。撻同知。又聞宰相亦不免。惟以紫褥紉地。少異庶僚耳。

二日癸未。晴。風。車行八十里。虹縣早頓。城門不容車。乘馬入驛。市井多在城外。驛之西有古寺。大屋二層。瓦以琉璃。柱以石。間其上多米元章諸公遺刻。三年前于寺中待使客。飯後乘馬行八十里。宿靈璧。行數里。汴水斷流。人家獨處者皆燒拆去。聞北人新法路傍居民盡令移就鄰保。恐蒙盜。違者焚其居。有一鹿起草間。截馬前。西去。兩岸皆奇石。近靈壁東岸尤多。皆宜政花石綱所遺也。虞姬墓在西岸荒草中。橫安二石板。相去尺餘。隆興間我得泗虹。以此墓為界。縣外山上有靈祠。漢高帝廟也。淮北荒涼。特其靈壁兩岸人家皆瓦屋。亦有小城。始成縣道。有粉壁云。準南京都轉運帖。會買撲坊場。遞鋪。皆築小塢。四角插卓旗。過賀正人使。先排兩馬南去。金牌走八騎。銀牌三。木牌二。皆鋪馬也。木牌最急。日行七百里。軍期則用之。

三日甲申。晴。車行六十里。靜安鎮早頓。又六十里。宿宿州。自離泗州循汴而行。至此河益壅塞。幾與岸平。車馬皆由其中。亦有作屋其上。州城新築。雉堞甚熱。聞是五月下旬。上昨指揮重修。限四旬畢工。費一出。于民城中人物頗繁。麪每斤二百一十。粟穀每斗百二十。粟米倍之。陌以六十。大寺數所。皆承平時物。酒樓二所。甚偉。其一跨街。榜曰清平。護以葦席。市肆列觀無禁。老者或以手加額而拜。有倒臥脚引書鋪。般販官局湯藥。蔡五經家餅子風藥。去州二里許。二郎廟前有下馬亭。即李顯忠斬李福。李保之地。驛舍鄰郡治顯忠駐軍于此。破城之初。每兵止輒以三銀。士卒憤惋。及逃歸。劍殘之士。不能自力。悉碎于敵手。為數坑埋之。中庭有井。自投者尤多。負郭縣曰符離。項羽破漢軍于靈壁東。雖水為之不流。即此縣界。

四日乙酉。陰。風。作。車行四十五里。顧澤鎮早頓。又四十五里。宿柳子鎮。晚小雪即止。

五日丙戌。霜寒頗力。行人鬚髮皆冰。六十里。永城縣早頓。驛中納有燈。縣本芒敬丘三縣地。有芒山。與碭山相接。漢高帝隱于此。漢更敬丘為太丘。陳寔嘗為長。故城在今縣西北。又七十里。宿會亭鎮。

六日丁亥。霜晴。車行四十五里。沙山岡換驢。三十五里。穀熟縣早頓。縣即商之南。遼湯所都也。縣外有虹橋。跨汴甚雄。政和中造。今兩傍築小土墻。且敵損不可行。絕河以入。又二十二里。至金果園。果木甚多。馬行十八里。入南京城。市井益繁。觀者多閉戶以窺。夾道甲騎百餘。城外及驛前皆步兵。大樓曰睢陽。製作

雄古。傾圮已甚。驛曰睢陽。較熱。甲卒自言西人。月請五百短錢。聞本朝養兵之豐。歎感不已。南京城樓側有亭名解。溫承應人有自言姓趙者。不欲窮問之。云城中猶有徐太宰。路樞密。鄭宣徽等大宅。多為官中所占。亦有子孫居者。按此地即高辛氏子關伯所居商丘也。武王封微子啓。是為宋國。後唐以為歸德軍節度。本朝以王業所基。景德四年升應天府。祥符七年升南京。金改曰歸德府。漢梁孝王所都。兔園。平臺。雁鷺池。蓼堤。皆在此。春秋隕石五猶存。

七日戊子。晴。車行六十里。寧陵縣早頓。古葛伯國。湯所征也。魏信陵君無忌封于此。又六十里。宿拱州。本襄邑。屬開封。崇寧四年建名輔州。以為東輔。又改拱州。治襄邑。本宋承匡襄陵鄉。襄公所葬。故曰襄陵。金曰濮州。

八日己丑。晴。車行六十里。雍丘縣早頓。縣故杞國。武王封禹後東樓公。故至今土人猶曰杞縣。祖述鎮此。以禦石勒。圍城鎮在東南。本漢圉縣。屬睢陽國。王莽擊翟義。為京觀于此。漢外黃縣。故城在東。又有蔡丘。齊桓公所會也。承應人杜從自言邑手分邑。有令。簿。尉。酒稅都監。同監。共五員。二稅輸粟及米。亦納絹。但薄而小。此間只是舊時風範。但改變衣裝耳。又行二十里。過空桑。伊尹所生之地也。又里餘。過伊尹墓。惟一大枯木在側。斷碑臥其下。曰。湯相伊尹之墓。又數里。過三塚。駕車人自言姓趙。云。向來不許人看。南使近年方得縱觀。我鄉里人善。見南家有人被擄過來。都為藏了。有被軍子搜得。必致破家。然所甘心也。宿陳留縣。去雍丘六十里。驛中有蒼柏可愛。縣本鄭邑。為陳所并。故名。

九日庚寅。晴。車行四十五里。道傍多陵。路頗迂回。古冢相望。發掘無遺。至東御園小亭少憩。使副以下。具衣冠上馬入東京城。改曰南京。新宋門舊曰朝陽。今日弘仁。城樓雄偉。樓構壘壯且整。夾家植柳。如引繩然。先入鹽樓。上設敵樓。次一甕城。有樓三間。次方入大城。下列三門。冠以大樓。由南門以入內城。相去尚遠。城外人物極稀疎。有粉壁曰信陵坊。蓋無忌之遺跡。城裏亦凋殘。街南有聖倉屋甚多。望見婆臺寺塔。云。城破之所。街北望見景德開寶寺二塔。并七寶閣寺。上清儲祥宮。頽毀已甚。金榜猶在。皮場廟甚飾。雖在深處。有望柱在路側。各挂一牌。左曰皮場。儀門。右曰靈應之觀。又有樂將軍廟。頽垣滿目。皆大家遺址。入舊宋門。舊曰麗景。今日寶曜。亦列三門。由北門入。尤壯麗。華好。門外有廟曰靈護。南門裏之左右皆有闕亭。門之南即汴河也。故街南無巷街。北即甜水巷。過鄭太宰宅。西南角有小樓。都人列觀。間有看婆服飾甚異。戴白之老。多歎息掩泣。或指副使曰。此必宣和中官員也。相國寺如故。每月亦以三。八日開寺。兩塔相對相輪。上銅珠尖。左暗右明。橫過大內前。逆亮時大內以遺火殆盡。新造一如舊製。而基址并州橋稍移向東。大約宣德樓下有五門。兩傍架樓尤奇。御廊不知幾間。二樓特起。其中浮屠。買賣者甚衆。過西御廊數十步。過交鈔所。入都亭驛。五代上元驛基。本朝以待遠使。猶是故居。但西偏已廢為瓦子矣。

十日辛卯。陰。晴。歇泊。承應人有及見平者。多能言舊事。後生者亦云。見父母備說。有言其父囑之曰。我已矣。汝輩當見快活時。豈知擔閣三。四十年。猶未得見。多是市中捉瓶人。言倡優尚有五百餘。亦有且望接送禮數。又言舊日衣冠之家。陷于此者。皆毀抹舊告。為戎會驛役。號開糧官。不復有俸。仰其子弟就末作。

以自給。有舊觀事官自月待粟二斗。饋二貫短陌。日供重役。不堪其勞。語及舊事。法然不能已。留守奉
 賜接伴使副。使副連一榻南向坐。上留守設胡牀待其左。過羹酒。翼而退。接伴所得私覲物。盡貨于
 此。物有定價。責付行人。盡取見錢分附乘車。以北。歲歲如此。又金人沒民膏血以實巢穴。府庫多在上京
 諸處。故河南之民貧甚。錢亦益少。途中曾遇蒲葦數扛。導之以旗。殿以二騎。或云其中皆交子也。都管
 其主人貪墨。以穢語詆之。又有萬福包待制之語。承應人各與少香茶紅果子。或跪或啜。跪者胡禮。嗜者
 猶是中原禮數。語音亦有微帶燕音者。尤使人傷歎。

十一日壬辰。晴。賜宴。既傳。使副率三節人具衣冠出。接伴位前對揖而出。就樽位與接伴天使對立。三
 節人立使副後。先引使副東北向。開殿兩拜。天使為古倫。傳口宜云。卿等遠持使節來會歲元。適冒寒
 威。宜加宴勞。今遣其位。璋賜卿等宴。仍差南京留守耶律成押宴。并賜教坊樂。使副辭謝。五拜。又開殿兩
 拜。再傳口宜云。卿等來朝歲旦。遠抗使旌。愛增原隰之華。宜有甘芳之錫。今差璋賜卿等酒果。使副揖筭
 跪左。又剗手受賜。五拜。舞蹈如儀。還立樽位對展。次接伴。送就幕次。與璋茶酒三行。再立樽位。引接石
 且側跪捧表。正使拜跪受表。卻以授璋。仍送土物與之。璋退。即引押宴出。與接伴拜謝。押宴先升廳
 側立。使副拜。訖。與接伴對行。升廳。與押宴對展。訖。就座。點湯。湯筭離位。少立。三節人東北向再拜。呼噪
 升廳。占位。東向。南上小立。俟使副初。三節方坐。初。煮燥子粉。次。肉油餅。次。茶食。以大梓貯
 四十。比平日又加工巧。別下松子糖粥。糕糜。蒸燥黃批羊餅子之類。不能悉計。次。大茶飯。先下大棗
 鼓。二大餅。肉山。又下燻魚。鹹鼓等五。繼即數十品。源源而來。仍以供頓之物。雜之。兩下飯。與肚羹。三下
 餅子。五下魚。不曉其意。蓋其俗。盛禮也。次。餅。餅。次。小雜。次。羊頭。次。燻肉。次。剗子。次。羊頭。假。次。雙下
 灌漿。饅頭。次。粟米水飯。大。凡十三行。樂。次。筭。方。三。次。升。餘。皆。作。樂。以。送。亦。有。雜。劇。逐。次。皆。有
 束帛。銀。碗。為。禮。使。副。以。下。皆。離。立。以。待。謝。恩。或。云。所。賜。初。不。及。皆。文。具。耳。第。十二。行。依。例。勸。上。中。節。酒。罷
 三。節。先。就。班。使。副。進。第。十三。行。茶。罷。與。押。宴。接。伴。謝。宴。拜。表。庭。下。如。儀。再。送。璋。土。物。與。璋。成。互。展。辭。狀。即
 與。接。伴。對。揖。歸。位。送。押。宴。私。觀。往。回。自。此。每。賜。宴。禮。數。準。此。食。味。樂。次。大。同。小。異。

十二日癸巳。晴。五更出。穿御街。循東御廊。過宜德樓。側東角樓下。潘樓街頭。東過左掖門。出馬行街頭。
 北過東華門。出舊封丘門。金改曰玄武。新封丘門。舊曰安遠。金改曰順常。河中有亂石。萬歲山所築也。北
 郊方壇在路西。青城在路東。面南。中開三門。左右開掖門。西開一門。以通境。皆荒墟也。北門內外人煙。比
 南門稍盛。車行四十五里。飯封丘。又四十五里。宿胙城縣。途中遇老父云。女婿成邊。十年不歸。苦于久役。
 今又送衣裝與之。或云新制大定。十年為始。凡物力五十貫者。招一軍。不及五十貫者。率數戶共之。下至
 一二千者。亦不免。每一軍費八十緡。納錢于官。以供此費。東京有千戶二十一人。各有三四百人。共有八
 千兵耳。有張千戶者。向來率其人戰。符離。一敗。止存數十人。至此除籍為民。又言簽軍。遇王師。皆不甚盡
 力。往往一戰而散。迫于嚴誅耳。若一一與之盡力。非南人所能敵。符離之戰。東京無備。先聲已自搖動。指
 日以望南兵之來。何為遠去中原。思漢之心。雖甚切。然河南之地。極目荒蕪。蕩然無可守之地。待之亦難

于。堅。疑。也。昨。城。之。南。有。南。湖。去。歲。五。月。河。決。所。損。甚。多。河。水。今。與。南。湖。通。衝。斷。古。路。用。柴。木。橫。壘。其。上。積
 草。土。以。行。車。馬。按。東。京。春。秋。陳。鄭。三。國。之。境。戰。國。屬。魏。東。魏。立。梁。州。後。周。改。汴。州。與。元。為。宜。武。軍。節。度
 使。後。梁。以。州。建。國。升。為。東。京。開。封。府。後。復。復。為。汴。州。晉。漢。周。本。朝。因。梁。舊。汴。河。古。貫。蕩。渠。首。受。黃。河。水。隨
 揚。帝。開。浚。兼。引。汴。水。開。封。縣。有。浚。溝。即。衛。時。浚。也。有。沙。海。戰。國。策。顏。率。首。大。梁。君。臣。欲。得。九。鼎。謀。于。沙
 海。之。上。夢。堤。自。離。陽。至。此。三。百。里。吹。臺。今。曰。繁。臺。本。師。曠。作。孝。王。增。築。祥。符。縣。有。夷。門。山。夷。門。大。梁。城。之
 東。門。侯。贏。抱。關。于。此。蔡。河。古。琵琶。溝。也。寒。泉。阪。時。所。謂。愛。有。寒。泉。在。浚。之。下。中。牟。縣。趙。襄。子。時。佛。胥。以。叛
 有。中。牟。臺。是。為。官。渡。城。曹。袁。相。持。之。所。陽。武。縣。有。博。浪。沙。張。良。擊。始。皇。于。此。河。決。金。堤。亦。此。地。長。垣。縣。衛
 之。匡。邑。孔。子。畏。于。匡。古。之。蒲。邑。子。路。為。之。宰。鄆。陵。縣。克。段。之。地。也。封。丘。縣。古。封。父。國。左。傳。所。謂。周。以。封。父
 之。繁。弱。賜。魯。縣。有。黃。池。吳。王。夫。差。所。會。馳。城。屬。滑。州。故。南。燕。國。周。公。諸。子。所。封。左。傳。富。辰。曰。凡。蔣。邢。茅。昨
 祭。周。公。之。清。也。

十三日甲午。晴。五更車行。四十五里。到黃河。因河決打損口岸。去年。人使迂行數十里。方得上渡。今歲措
 置。只就淺水冰上積柴草為路里餘。車馬行其上。策策有冰泮聲。遇深險處。即有人跳立道傍指示。使驅
 車疾行。河心有沙埧甚闊。蓋河決時所淤積者。一行人兵車馬盡于此登舟渡。舟底平無蘆葦。于船頭品
 字用抄。兩傍又以大枋為漿。併力喝號。使副以下。露坐其中。分數舟以渡。風靜不寒。上下冰合。僅二寸許。
 惟通舟處見水面數丈。此李固渡。本非通途。浮橋相去尚數里。馬行三里許。飯武城鎮。一名沙店。車行四
 十五里。宿滑州。途中有土山。夾道塵埃最甚。咫尺不可辨。俗號小灰洞。蓋前路有甚于此者。路西有白龍
 潭。傍有大碑。蓋亦是昔年河決所積也。滑即古豕韋氏之國。春秋戰國屬衛。郭。白馬縣。本衛國曹邑。狄
 滅衛。立戴公。以廬于曹。袁紹遺顏良于白馬。關羽斬良以報曹公。鄭生所謂守白馬之津。皆此也。有滑臺
 本鄭之廩延。

十四日乙未。晴。五更車行。二十五里。至滑州城外。乘馬入城。早。東廊有大碑曰天成橋。太師魯國公蔡
 京奉聖旨書。濬依山為州。子城據山上。故州在今郡城之北。紹興初。河失故道。瀉為陂澤。遺堞猶有存者。
 舊河卻為通途。東有黎陽山。因以名縣。崗上有大佛。與館相直。橋之兩岸也。馬行三十里。過屯子河。河出
 太行。汜流而上。可至燕山。故金人又名滑御河。築三橋以濟行者。望范公。善化二山。是日供黃河鱸魚。甚
 鮮而肥。始作家饌。道過細車自北來。先牌云。蔡州都巡檢使宅眷與接伴使有連。各下車相見。一嫗一婦
 與正使皆胡跪拱手。搖肘為禮。然後立談。良久而去。復車行四十五里。過伏道。望扁鵲墓。墓前多生艾。功
 倍于他艾。經伏道河伏道店入湯陰縣。縣有重城。自此州縣有城壁。市井繁盛。大勝河南。縣屬相州。本二
 漢。漢陰縣。美里城在東南。

十五日丙申。晴。四更車行。三十六里。至相州城外安陽驛。早。馬入城。人煙尤盛。二酒樓曰康樂樓。曰月
 白風清。又二大樓夾街。無名。東起三層。崇樓也。望傍巷中。又有琴樓。亦雄偉。觀者如堵。大街直北出。草
 京門。牌曰通遠門。皆甃城。相即河。曹甲所居。魏文帝。後趙石季龍。前燕慕容皝。北齊皆都焉。東南二十五

里朝歌城。村所都也。中出蒿草最多。故相額名天下。俗傳漂杵餘血所化也。門外過安陽河。至更衣亭。有
 存記大金正隆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光祿大夫彭德軍節度使開國公鄭建元移建。雖規模甚草。然所
 創見也。至此從便馬行。每十里置一馬鋪。及所過樂鎮。居民頗多。皆築小塢以自衛。各有城樓。西望太
 行。頗為風埃所蔽。土地平曠。沃壤相望。至漳河。水縮沙出。中多石子。俗傳可以煨腹。南向循河行三
 四里。于陘處作柴橋以渡。層冰峨峨。中有水甚駛。載冰漸以東。開水盛時。至與高岸平。闊可數里。土人號
 小黃河。北行沙中又數里。復渡一小橋。即漳支流也。回望鄴鎮有塔。古都皆在其地。開魏銅雀臺。故基猶
 在。昔為縣。金以為鎮。武城。猶有壁壘。氣象雄壯。有將臺甚高。城外高丘相望。號七十二家。世傳曹
 公之葬。以此惑後人。使不至發掘。或云。其家數世所葬。有廟屋甚雄。即曹公祠也。家間又有靖首碑。開是
 晉碑。六十里過滏河。上有觀魚亭。頗新壯。少西百餘步。入磁州城。門與州治相近。篆牌字甚穩。大定五年
 所立。過惠政門。入禮賓坊。又有東溪在驛之東。聞其中是郡庠。有士人十餘人。夜宿滏陽驛之東北。望見
 崔府君廟。靈星門并兩棟。使副以下。焚香遙謁。是日相州承應人狀貌甚偉。衣冠亦楚楚。呼問之。云姓馬。
 有校尉名目。以少二百千使川。一坐二十年不調。非錢不行也。既無差遣。多只監本州酒稅務。又言並無
 俸祿。只以所收課額之餘。以自給。雖至多不問。若有虧欠。至鬻妻子以償。亦不恤。且歎曰。若以宋朝法度。
 未說別事。且得俸祿養家。又得寸進。以自別吏民。今此間與奴隸一等。官雖甚高。未免羞楚。成甚活路。又
 本州以相額百止分獻接待。

十六日丁酉。晴。自南京來。飲食日勝。河北尤佳。可以知其民物之盛否。自是不必家饌矣。車行七十里。即
 鄆縣早頓。有城及樓甚壯。皆舊物也。未至三里許。有衛城。戰國趙都。漳水相去三十里許。漢高祖征陳豨
 至此。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無能為也。趙王遷臺在縣之北。上有亭榭。馬行四十里。宿臨洛鎮。
 洛河出其下。隸洛州永年縣。館舍極寬潔。前有大廳。傍列三節位。次廳後主廳。方分使副位。廳有存記鎮
 國大將軍充洛州防禦使。護軍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吾古論三合重建。吾古論意即烏古
 倫。因語訛耳。三合會以兵部侍郎來。泗州理會俘擄人。又聞彼中有三等官。漢官。契丹。女直。三者雜居。省
 部文移官司榜示。各用其字。吏人及教學者亦以此為別。道傍數處賣酒。皆掘地深闊可三四尺。累塊上
 風以禦寒。一瓶貯酒。若藉為盞。石炭數塊。以備煖盪。河朔之樸如此。道中有一賊尸棚。其俗行有死者不
 埋。立四木高丈餘。為棚其上。以荆棘覆其尸。以防鴟梟狗鼠之害。立一牌以記其名姓年月。有人識認。則
 從便整理。否則任之。
 十七日戊戌。晴。車行三十五里。過沙河縣。屬邢州。縣有重城。換驢行二十五里。至邢州。今榜曰安國軍。號
 城三重。入門直對州衙。東入邢臺驛。早頓。過七教坊。椽木巷。立節坊。成義坊。熙暉樓。市肆牌額多寫般作
 縣。有大塔十三層。寺宇亦雄壯。北門外陂塘冰厚尺餘。樹岸上。如柱礎然。青瑩如菜石。三里至柳溪。唐
 柳公權遺跡。亭榭數所。引溪水載之高岸。流觴曲水。為邢臺遊觀之地。東北有邢山。出邢沙。碾玉所用也。
 過沙河數處。春夏間皆不可徒涉。四十五里。宿內丘縣。沙河縣漢襄國縣地。邢即春秋邢國。衛滅之。戰國

屬趙。漢常山王張耳。後趙石勒皆都焉。勒陷冀州。張寶曰。襄國因山憑險。形勝之地。可都也。內丘亦屬邢。
 有干香山。詩所謂出宿于干。飲饒于言者。
 十八日己亥。晴。車行六十里。柏鄉縣早頓。舊曰堯山。即柏人也。漢高祖心動不宿之地。六十里宿趙州。道
 中過漢光武廟。有塑像。坐而侍者四人。云是宰相。不著姓氏。壁間畫二十八將。廟屋止一間。廊廡故甚
 廣。碑石露立者凡四。一開元十九年本郡進士李雲撰。范陽盧規書。二開元廿二年立。皆對偶文也。餘皆
 本朝所立。有二石人。皆腰斬道傍。俗云。光武欲北渡漳水。有二人捧漿以進。行數里。恐追襲者得其踪。復
 還斬之。或云。夜遇二人。問途。不應。怒而斬之。已乃石也。行十里。由王郎城。縱廣約數里。去趙州五里。使副
 以下觀石橋。橋有石欄。高二尺餘。上分三道。下為洞。橋兩馬頭又各為二洞。傍為小亭。板閣以入。石理堅
 緻。題刻甚衆。多是昔時奉使者。有云。連鵬舉使大金至絕域。實居首選。宣和六年八月。亦有天會中回謝
 大齊使人留題。不能盡讀。橋上片石。有張果老。驢迹四。遇一夫。自言舉人。問所業。云。通三史。試詞賦。論策。
 然褐衣與阜隸無別。上馬入城。外驛負郭曰平棘縣。今改曰沃州。春秋屬晉。戰國屬趙。後魏曰殷。北齊曰
 趙。隋曰魏。為慶源軍節度使。臨城縣有泚水。韓信斬成安君于此。是日聞接待使之兄左丞安禮能為滄
 州刺史。初安禮娶金主之妹。妹死。欲妻以女。辭以不當復娶。強之不可。金主怒。以抗教坐之。道逢重
 車三載。載餘板木。欲修河橋。

十九日庚子。晴。風。車行三十里。樂城縣早頓。晉大夫樂氏之邑。又七十里宿真定府城外館。館分東西。道
 中見掃帚桑。特起林中數尺。枝條叢細。宛如帚狀。稍指東南。或謂此方有居民受其蔭者。過泚河。由土
 橋以行。河側有開凌村。以光武渡河未畢。數車而冰陷。俗傳河冰隨車而拆。故以名。自河以北。每五里許
 必有小舍。或在古冢上。每夜輪保甲十人宿其中。以伺察行者。真定在春秋時屬鮮虞國。為晉所滅。戰國
 屬趙。漢為恆山郡。文帝改常山。本中山國之東垣。陳豨將趙利守此。高帝攻拔之。改曰真定。元和改鎮州。
 五代改曰真定府。唐叛將李寶臣。王武俊。王廷湊等皆據此。
 二十日辛丑。晴。歌泊住驛。
 二十一日壬寅。晴。賜宴東館。口宜云。來持使節。遠冒寒威。宜頒在鎮之恩。以示禮賓之意。又云。遠涉道途。
 衝冒霜雪。愛嘉勞動。宜錫芳甘。禮悉如汴京。但第三第四行及飯。遍使樂人舞。旋大茶。飯中有沙糖熊白。
 使副下食人趨進尤肅。押宴下人李泉爭執禮數。語具語錄。泉捷條子六十。其徒三人各三十。每一下必
 令毒打。十下易一人。不惟三節人快之。雖都管監門吏卒皆怒其生事。無不稱快。俗雖好勝。要可以禮屈
 也。安德為開州刺史。以治行聞。道中頗讀莊子。故臨事間有可觀。然貪吝狠愎。不知何以有政聲。益知北
 方守令難得循良者。
 二十二日癸卯。晴。四更車行七十里。飯新樂縣。尤繁庶。古鮮虞國也。又四十五里。宿中山府。靖康之禍。真
 定。中山皆固守不下。中山城外猶有敗城圍之。金所築也。此地堯所始封。戰國初為中山國。魏文侯使樂
 羊伐取之。以封太子擊。後燕慕容垂移都。後魏為安州。唐改定州。城門曰昭化。堯城三重甚壯。城濠有流

水過信利，鮮虞、高陽、三坊各有小樓，又有明月樓。道傍多重車，有先牌云：輔國新授西京同知留守子城門亦雄偉。曰中山門，兩傍亦有挾樓，入門東行百餘步，入驛子城，西門曰夕陽樓，即望長安詞所作之地。北去又有仁教、化原、二坊負郭，安喜縣令姓夾谷，酒名曰九醞，曰瓊酥。

二十三日甲辰，晴，天氣清寒，方思近火，四更車行五十里，望都縣早飯，縣有城樓，又七十里，宿保州城，城皆三重，城約厚十餘丈，門曰雞川，負郭為保寨，縣驛曰金臺，燕昭王遺迹也。驛西城上有亭曰富覽，御莊閣在西上四十里，過鴻福院三門，有樓，崇積倉道西有小門，榜曰教女直學，州樓曰順天軍，驛在州治西南，驛分東西，供張如法，屋宇寬潔，初至望都，聞國主近打圍會至此，自後人家粉壁多標寫禁約，不得採捕野物，舊傳為禁殺，下令至此，乃知燕京五百里內，皆是御圍場，故不容民間採捕耳。皇朝初置保塞軍，後升為州，政和三年，為清苑郡，望都、堯母慶都所居，堯山在北，慶都山在南，登堯山見慶都山，故名望都。

二十四日乙巳，晴，五更車行，四十五里至安肅軍，南城外，上馬由城中，又入北城驛早食，軍本途城縣，屬易州，皇朝置靜戎軍，後改焉。二城甚固，南城南門三重，北門一重，為安肅縣治，有雄威營二所，北城兩門各二重，二城之間有濼，水櫃積冰甚多，方取以入窖，又有祥光塔，福善寺，食罷，又乘馬出北門，過一大廟，或云北城行宮，車行二十五里，過白溝河，又五里，宿固城鎮，人物衣裝，又非河北，北男子多露頭，婦人多着髮，把車人云：只過白溝，都是北人，人便別也。

二十五日丙午，晴，五更車行，三十里，定興縣早食，縣本黃村，近以為邑，今歲九月方築城，四旬畢工，雉堞甚整，獨門樓未起，驛舍亦創造，始待使客于此，又六十里至涿州，漢高帝立涿郡，魏文帝更名范陽，新縣有督亢陂，既田號為膏腴，即太子丹所獻督亢地圖也。入宣清門，過釋迦普賢堂，商稅務，范陽驛樓入子城，城無門，上有清風樓，兩傍土累為高臺，左曰迎月樓，右曰棲霞樓，州治在道西，門廡陋甚，館驛尤湫隘，大使高德亨傳宣撫問，虞友益賜銀合湯藥，銀合二十五兩，藥十貼，皆客路所資，以紅綾為貼，有曰：每服一棗子大，如南方之比，梧子也，錄其語如後，敕某卿，會朝歲且，蒙犯寒威，眷惟將命之恭，有如勞勩，宜錫衛生之物，迎致沖和，今差入內侍御直郎虞友益賜湯藥一銀合，往當祇受，故茲詔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好否，遺書指不多及，二十五日，敕某復名不書姓，副使書姓名。

二十六日丁未，晴，五更車行六十里，良鄉縣早食，因宿道中以琉璃河，對堤岸為水所壞，又迂行二十里，方抵縣，縣有城門二重，衝在道左，驛在北門牆下，有大防山。二十七日戊申，晴，風大作，抵暮不止，四更初車行六十里，過盧溝河至燕山城外，去燕賓館百餘步，使副上馬，三節具衣冠隨入館中，亭子館伴傳街，正使起復正議大夫都水監上輕車都尉安定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梁肅，副使廣威將軍尚書工部郎中上騎都尉廣平郡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圖克坦子澄，肅兼押宴，白琮賜宴，李顯金賜酒果，酒九行罷，入城，道傍無居民，城濠外土岸高厚，夾道植柳，甚行約五里，經端禮門外，方至南門，過城壕，上大石橋，入第一樓，七間，無名，傍有二亭，兩

傍青粉高屏，甚長相對，開六門以通出入，或言其中細軍所屯也。次入豐宜門，門樓九間，尤偉麗，分三門，由東門以入，又過龍津橋，二橋皆以石欄，分為三道，中道限以護穿，國主所行也。龍津雄壯特甚，中道及扶欄四行，華表柱皆以燕石為之，其色正白，而鑄鍊精巧，如圖畫然。橋下一水，清深東流，橋北二小亭，東亭有橋名碑，次入宣陽門，樓九間，分三門，山西門入會同館，館在內廊之西，南向，入館門，使副與館伴立馬下，節人從互擊兩喙，傳示訖，分位，張鉉撫問，琮口宣云：遠持使節，已次近郊，宜示宴慈，以彰眷遇，顯金云：遠乘輅傳，已次國門，宜有寵頒，以休勞動，鉉云：會朝歲且，弭節宴亭，爰念勤勞，宜加省問。

二十八日己酉，晴，風止，賜酒果，口宣云：已休候館，將造明庭，方修進止之儀，宜有甘芳之錫，閣門副使左光慶到館說朝見儀。二十九日庚戌，晴，天明，行司捧國書上馬前行，使副上馬與館伴並行，入見館之西有門，門外皆民居，宣陽門內街分三道，中有朱欄二行，跨大溝為限，欄外植柳，高麗人，西夏人，二館在東，與會同館相對，立馬門外，俟使副一行既過，方相繼而行，長廊東西曲尺各二百五十間，廊頭各有三層樓，亭護以綠欄杆，廊中有官府，南向，右門入六部，蓋在三省之後也。正門十一間，下列五門，號應天門，左右有行樓折而南，采樓曲尺各三層，四垂，采樓城下有檢鼓院，又有左右掖門，在東西城之中兩角，又采樓曲尺三層，初出館橫過馳道，皆御蓋，三節人至東廊北頭下馬，使副至左掖門，皆步而入，左掖門後為敷德門，其東廊之外，樓觀疊飛，即是東苑，西廊門，即大安殿門，外左翔龍門之後，敷德後為集英門，兩門左右各又有門，集英之右曰會通，其東偏為東宮，西有長廊，中起高樓，即大安殿前廣祜樓也，會通門內之西廊，即大安之東，為麗夏茶酒幕次，其後為承明門，北向相對為昭慶門，東為集禧門，西即左嘉會門之後，相對有右嘉會門，其中即大安殿後，宣明門之前，待班幕次在其西，敷德之西門及會通承明，左嘉會，皆所由之路也。入宣明門及仁政殿左門，在隔門外當中，立侯百官裏，見退即入殿下大氈上，上有一品至七品牌

子，蓋是其朝著也，氈中有火花鳳，使立鳳花之中，副在其右，大殿九楹，前有露臺，金主坐榻上，儀衛整肅，殆如塑像，殿兩傍廊二間，高門三間，又廊二間，通一行二十五間，殿柱皆衣文繡，兩廊各三十間，中有鐘鼓樓，垂紅綠金漆，簾簷頭，皆掛繡額，亭下有撮椒井亭二，宣明門三，仁政殿側門二，皆列戟殿門外，衛士二百人，分列兩階，皆戴金花帽錦袍，宣明門以外，直至外廊下，除麗夏幕次前，皆甲士，青條甲居左，執黃龍旗，紅條甲居右，執紅龍旗，外廊下皆銀鎗，自左掖門以入，皆金鎗，執鎗者具裝，間以執弓矢者，一被七分，甲人依一柱以立，每數人必以一女真衣，卓緊絲衫者部之，凡門屋下皆素隊，挾弓矢，大門四十八，小門二十人，惟仁政左門用甲士，皆自未明分立，訖見退無有移動者，是日高麗，西夏使人同見，高麗使三綱衣冠如本朝，一為賀正，一謝遣使，一謝賜羊酒，上節轎頭，犀犀帶，中節折上巾，犀束帶，下節獻項巾，犀束帶，皆紫衫，西夏使二綱，一賀正，一謝遣使，皆以王子為正使，戴金冠，製作甚工，朱袍，蹀躞，狀貌甚偉，副使衣冠如高麗人，三節皆不入見，惟髻被髮，小巾尖帽，皆夷服也。西夏人進禮物十二牀，馬二十四，海東

青七細狗五亦旅于庭馬嘶狗吠頗亂朝儀隔門在殿門後簷下上以木雕為銅瓦小拱甚巧麗隨門五間每間朱門四扇金釘粲然入見如儀受衣帶而退就館賜茶酒左宜徵使敬嗣輝押伴賜宴之禮押宴與正使對坐接伴使副坐押宴下副使對二者之中惟茶酒則小異本是殿上置酒多就館安排必以兩府為押伴押伴廟坐使副接伴對坐兩傍立班及對班位次必差向前嗣輝雍容莊重而善應接嘗使于我盡記朝儀以歸國中典章禮文多出其手為宜徵力諫亮南牧創籍為民新主立復用之三十日辛亥晴賜宴館中完顏宗嗣賜宴烏古倫璋賜酒果完顏彥押宴宴罷館伴送葡萄酒

政 集 卷一百一十二

北行日錄下

乾道六年庚寅正月一日壬子晴使副率三節官從望拜兩宮交賀禮畢上馬與館伴同入賀由應天東門步入東廊幕次中大安殿門九間兩傍傍廊三間為日華月華門各一間又行廊七間兩廂各三十間中起左右翔龍門皆垂紅綠簾庭中小井亭二幕次與高麗使相鄰西夏使相對客省茶酒罷已初錦衣衛士又益以青錦袍五十餘人列立大安門庭下百官排班朝日天子為班首四拜約近三百餘人既罷客省引使副由月華門隨百官班入賀太子錦褥四鎮以銀狃出衆班中立次宰執親王次有十餘人皆金帶紫袍使副立西偏肅與子澄亦在此列意是以館伴之故不然郎官卿監不應如是之少也其後又有二百餘人預宴者除親王宰執四十餘人餘皆賀畢先退訖事凡五十七拜五次舞蹈二十五拜初入班并三次上御酒各再拜上壽罷喝與卿等同慶又四拜勸壽酒兩次共四拜初登殿就坐致語宴罷各兩拜酒七行第一行宣勸在坐兩拜第二第四第六行獨勸使副各兩拜每宣勸必先離位而立搢笏授盞赴坐宴罷謝恩拜于殿上又拜舞于丹墀而退進御酒時卻不起立餘皆如本朝之儀衛士甲卒如入見時殿下砌階兩道鎗子郎君紫彩幘頭執柱斧佩弓矢刀劍而殿分立凡五十人開柱斧中藏鎗刀皆軍官子弟也大安殿十一間朵殿各五間行廊各四間東西廊各六十間中起二樓各五間左曰廣祐後

對東宮門右曰弘福後有數殿以黃琉璃瓦結蓋號為金殿閣是中宮殿上鋪大花氈中一間又加以佛狸毯主座拜茶狀皆七寶為之卓幃以珍珠結網或云皆本朝故物卓前設青玉花六朵看果用金盤子高疊七層皆梨瓜之屬其次皆低釘細果傍設玉壺以貯餘酒未至時覆以真紅緜衣既坐八人皆公裳昇以前分兩翼御行以退榻前服玉帶者八人太子許王對坐次二丞相餘不知何人其後各金帶者六人使副與左右丞相對在玉帶之南稍後自金帶以下皆用銀器榻後照屏畫龍如本朝頂為大金龍盤其上餘十間皆結慧頂小拱三層皆以金為小龍間置其中曲折皆釘以繡額壁柱衣繡幃中各有龍又有金香猊金龍山各二露臺三層兩傍各為曲水石級十四最上層中間又為澀道亦覆以氈上壽酒時太子獨至澀道下捧盃以進者三山棚起十一峰號仁壽山下栽松柏并裝桃李各十餘株大獅象各一背負七寶又以綵索繫棚之前為小獅子二以蔽其拱弘福廣祐之前又各為綵樓三間三節人宴東廊下高麗使次之西夏使與對二國三節人雖預宴不拜于庭其餘廊屋皆垂黃沿簾伏甲其下殿前都副點檢完顏仲烏古倫元忠二人各執柱斧率其徒十人立御榻兩傍東西向榻後近侍八人各執其物終席不見宦者每上國主酒係宜徵使敬嗣輝等互進以金托玳瑁碗貯食卻只覆以金釧紅木淺子令承應人率爾持進其禮文不倫如此樂人大率學本朝惟杖鼓色皆幘頭紅錦帕首鵝黃衣紫裳裝束甚異樂聲焦急歌曲幾如哀挽應和者尤可怪矣宴罷歸館

二日癸丑晴張鉉賜分食闕克坦通賜酒果案闕克坦通舊作從單通今改分食二盤一盛大肉山以生葱菜飾之其中藏一羊頭一盛茶食糖糯粥粟飯麥仁飯皆以粟栗布其上晚大風作

三日甲寅晴風益甚赴花宴于大安殿大率如元日加酒二行五行後四國主先起百官出就簪花剪綵為之惟幾枝甚異或四或二長二尺許花為雜色狀如錦帶翹起幘頭四角後垂柳四枝是日風既暴狂幾不可行花葉飄墜者往往有之少頃六國主復坐又四行而罷是早見黃土鋪道中由左翔龍門出應天中門折而東向知國主以元日謁原廟云

四日乙卯晴射弓宴張倬賜生饌高麗賜宴完顏高賜酒果完顏仲雄押宴仲雄于進趨酬應一無所能手有雕青細字蓋以射選借官而來射雖不能命中而善于發矢人多服之酒七行各分位換窄衫束帶將出射宰執遣右司張汝弼傳語問伴擲人事既退使副及館伴射弩仲雄射弓射弩設庭下上畫火珠夾以小飛箭二下畫一綵架以承射帖夾以大立鶴二綠竹數竿帖上初為銀碗五每頭二矢少頃加四花二矢押宴館伴國信使副知閑五人以次執一矢起揖以射皆坐胡牀庭下分列錦衣金帽衛士五十人樂人立其左又衛士一人為押宴執弓矢二人為館伴過弩一人端箭二人立梁側喝箭射每中則面應偏立撒手報獲樂使喝打著即樂作否則以擗捺後手見曉初中時先望闕拜賜衛士以元矢穿所中銀撲引賜物過其前就坐共飲勝者酬酢必遍然後復射擗子重三兩中角花者隨所中而得中的者舉九撲得之以其一與喝箭者初中亦如之使副拜賜之後但欲成禮即已伴使志在于得抵暮不肯休屢謝止之方已兩廳過弩者各以二撲酬其勞易衣就座又二行而罷俛口宣云遠將慶幣來會春朝方休

徒御之勞宜有饋索之賜。蓋云長途遠屆使事告成將觀射御之容宜示宴私之寵。高云已成使事將向歸途宜有珍頒以彰寵遇。

五日丙辰晴入辭仁政殿。客省茶酒既罷引使副欲入而閣副云合自下入辭遂復回幕次。乃引三節人拜賜宣明門外。次引高麗西夏二使及使副至隔門外。夏使已出麗使方辭少俟至丹墀下面西立。俟通班而殿方拜。賜有敕兩拜。又賜賜衣帶鞍馬正段等。又手左跪受賜以賜目納懷中。就一拜。舞蹈五拜。再賜酒食。又五拜。升露臺少立。舍人兩行各三人齊揖以入欄子內。副使躬身使少前拜跪受書。卻行與副使齊立躬身俟傳示訖復退行三步。左下丹墀。再面殿立躬身聽喝好去。由右而出。賜茶酒五行于館。韓綱押伴。

六日丁巳晴先發驛車行。使副率三節人同館伴出至燕賓館賜宴。完顏元賜酒果。完顏宗安押宴。仍差安德德格送伴。盡借回程私觀泛送從之車馬。欲行安德方呼其家人以細車般所得還家。如木綿之類。復載至汴京。滯留至晚方行。燕山本召公所封秦滅燕以爲上谷郡。武王封堯後于薊。卽薊縣也。二世時韓廣自立爲燕王。項氏封滅茶高帝封盧館。皆郡此太行。燕山。大防山綿亘千里。隱然一都會。金又以宮室修大之。古所未有也。又改曰大興府。其守爲尹。車行六十里。更盡宿長鄉縣。

七日戊午晴五更車行八十里。涿州早食。又六十里。宿定興縣。八日己未晴五更車行六十里。安肅軍早食。又四十里。宿保州。

九日庚申晴陰風有雪意。四更車行七十里。望都縣早食。又行五十里。道中看大龍桑。小龍桑。宿中山府。十日辛酉晴四更車行五十里。新樂縣早食。又行七十里。宿真定府。道傍老嫗三四輩指曰。此我大宋人也。我輩只見得這一次。在死也甘心。因相與泣下。

十一日壬戌晴賜宴。張汝說口宜云。復將使指少憩中途。宜示宴慈。以光行色。又云。使命改轍。价藩弭節。宜頒寵賜。增重皇華。同知真定尹田鍾吉押宴。

十二日癸亥晴三更車行六十里。樂城。易驢馬。三十里。飯趙州。城角樹上有蘆蓆裹一人。云是強寇李住兒。自楊王時作梗。劫人婦女以要財物。至是以弓弦斷爲弓手所捕。挑脊筋挂樹上死矣。直候支到賞給方取下埋殮。又六十里。宿柏鄉縣。與去僞以馬前行。再讀光武碑。

十三日甲子四更車行六十里。飯內丘縣。天明雪作。至晚方止。又四十五里。宿邢州北門。曰拱德。十四日乙丑霧子下。天明開霧。四更車行二十五里。至沙河縣。易驢馬。又三十五里。飯臨洛鎮。食後與去僞馬行四十里。宿邯鄲縣。雪後塵清。盡見太行山色。邑中沿街作燈洞。頗可觀。

十五日丙寅晴車行七十里。磁州早食。燈火尤盛。出門驛車有折軸者。隨使副乘馬過漳河。登車。六十里。至相州。使副復上馬入城。燈洞不如磁州之多。而工巧過之。秦樓街尤繁華。自北門至南門。約七八里。所土女多靚粧擁觀。有食店挂一燈。上爲胡羊。中橫一瓠。下爲經一卷。蓋河朔人語。音以羹爲經也。宿城外安陽驛。把車人言去年十二月方差使一番爲年時。被蒙子國炒。舊時南畔用兵。盡般軍器在南京。今卻

般向北邊去。三月中般用牛三千頭。般未盡間。被黃河水漲後且休。問驢馬價。云驢上等有直四十千者。馬更高貴。舊時家家有馬。楊王南征盡刷去。不知幾萬萬匹。後來都是行歸。而今又殃我等。貴價買。問絹帛價。云好絹每疋二貫五百文。絲每兩百五十文。又有云。越王不平其弟爲儲國主。曾以女小底。十人賜之。遂謝不受。云他日生孩兒來。亦無用處。蒙古國作梗。太子自去邊頭。和半年不決。又且歸。今又遣莫都統提兵去。軍子云。我輩三四口。種少麻豆。足了得喫。舊時見說斷殺都歡喜。而今只怕簽起。去。彼此休厮殺也好。又有云。我見父母說生計。人口都被他壞了。我輩只喚他做賊。應河南北餓物都般向裏去。更存活不得。

十六日丁卯晴四更車行三十六里。飯湯陰縣。又七十五里。宿滑州。安德暮夜叩門送私覲。十七日戊辰晴風三更車行二十五里。三角路上換驢馬。一路可入滑州。又四十五里。武城鎮早飯。馬行至黃河。去程所行李固渡口。以冰泮水深。柴路不可行。又稍上三四里。先橫過中潭上。入水牽挽數里。拋過南岸。待車船至方行。循河至浮橋邊。掃岸又行荒草陂澤中。四十五里。宿胙城縣。

十八日己巳晴三更行四十五里。飯封丘。短牆爲城。人烟半落。便遠不及河北。日未午。又行四十五里。抵東京北郊。青城側亭子。換馬。具衣冠。所過柔遠館。但有斷垣敗屋。入順常。元武。二門。二門之間過五丈河。菜市橋。夷門山巷口百王宮。乃楊王毳毼。親從第一指揮。舊日御龍直也。由竹竿巷口斜街入第二門。上市馬行街。皇建院巷。德勝橋。轉太廟巷口。東行相國寺。出御街。歷廊屋三十間。過權貨務。又廊屋七十間。中有小門。是國子監。前後御廊尙多。不知其數。投西穿門。由舊路入驛。

十九日庚午晴收銀絹十疋兩。赴宴。完顏元賜宴酒果。南京路都運梁鈇押宴。宴罷行四十五里。宿陳留縣。

二十日辛未晴車行六十里。至雍丘縣。早飯臨川驛。又六十里。漸行汴河中。宿拱州襄陵驛。城外客旅往來人家頗多。入城舊有橋。河流既斷。築隄以行。子城內舊是州衙。今以屯車。有三箇千戶。約有千二百人。二十一日壬申晴四更車行六十里。飯寧陵縣。永寧驛。又六十里。宿南京。甲士數十。甲馬百。夾道而陳。城門去驛稍遠。馬如來時之數。而行甚疎。意屯軍亦不甚多也。是日有四背氣。又白虹貫日。日在壬癸。荆生言其應在北。

二十二日癸酉晴四更車行四十里。飯穀熟縣。又三十五里。沙岡。換驢。又四十五里。宿下邑縣會亭鎮。二十三日甲戌晴四更車行七十里。飯亳州。永城縣。又六十里。宿柳子鎮。聞有天使往山東簽兵。人不肯從。執天使殺之。

二十四日乙亥晴車行四十五里。飯宿州臨渙縣。新澤鎮早頓。又四十五里。宿宿州。汴河底多種麥。二十五日丙子陰晴車行六十里。飯新縣。靜安鎮。又六十里。宿靈璧。夜微雨。作即止。二十六日丁丑陰晴三更車行八十里。飯虹縣。又八十里。宿青陽鎮驛。二十七日戊寅晴四更車行八十里。飯臨淮縣。過縣卽見龜山塔及淮山。一行已不勝喜躍矣。又六十里。

宿泗州自臨淮即依淮西行。

二十八日己卯晴。先發遞擔羅車。即上馬出城。使副入草館。同去偽先乘馬至河岸。舟至。首見季舅。洪子度。唐季潤及呂葵。張吉來收家問。喜極涕下。頃之。俟行李裝船了。卻具衣冠入草館。俟使副。茶酒畢。辭送。伴即行。是日大風拍岸。良久方到盱眙。謁胡清。襲守。不值。見王御幹取所買物。誰提轄。司馬尙書。姜叔永。司馬季潤。張伯道。皆往來交調。後網官屬也。宿淮岸。

二十九日庚辰。微雪。早離盱眙。過龜山。以新制行淮。大風不可進。宿淮岸。約去龜山數里。三十日辛巳。微雪。天明。欲舟行。風又大。力行而前。過濼頭數里。風正北。駕浪益急。又止宿。

二月一日壬午。午後風力稍平。衆舟齊行。迫暮僅能入洪澤。舟人交口相賀。昔蔣魯公開運河六十里。以避長淮之險。所活不知幾人。中間歐家渡最淺。使人往還。非借潮于神不可行。官司憚開河剝載之擾。創議行淮。使舟纜四往返。無不驚虞。此行至三宿淮上。波濤春撞。有魚腹之憂。魯公今丞相曾祖。爲發運使。將入奏計。自洪澤至龜山。率一二里輒鑿一井。以測地之土石。既得請。遂開運河。前輩用心至矣。可輕改乎。

二日癸未。晴。過淮陰。夜過楚州。

三日甲申。晴。過寶應。

四日乙酉。晴。過高郵。

五日丙戌。雨。以沿路水澀。寸進甚艱。夜宿木鋪壩裏。季潤過儀真。愈縣尉。黃先。相見甚款。

六日丁亥。雨。晚晴。昨晚以禮物船與前船相觸。船一篙人。至石伯埭。使副捐金使瘞之。晚過揚州。是夜禮物船爲暗約所敗。漏發而人不覺。同行楊劉羅三人。蒙被登岸。舟已沈矣。抵瓜洲宿。

七日戊子。晴。渡揚子。宿丹陽館下。侍季舅同去。僞見陳待制及魏子智。其內子展參贊。執禮甚恭。金山印老相見渡船中。

八日己丑。晴。城中水澀。良久方出門。夜過丹陽縣及呂城關。

九日庚寅。晴。天明過奔牛關。午後過毗陵。

十日辛卯。晴。天明抵無錫。使副謁蔣丞相罷。即行。喻郎中訪及。任富來。知諸舅來。夜宿楓橋。

十一日壬辰。晴。過平江城外。午後過吳江。久苦淺澀。至是大風駕太湖水入港。張帆而行。陳表兄。張子家。丁表兄。胡子淵相見。

十二日癸巳。晴。天未明到秀州。同去僞尋見王江陰。值送女陳宅未歸。見直甫于臥內。謁鄭景元判官。同年。不遇。已聞仲兄見次到。歸字一觀。出門李同年主簿相見于郵亭。王表弟澤同行數里而歸。讀江陰奏狀。無不擊節稱歎。夜過崇德。抵長河關。

十三日甲午。晴。天明起見諸親。午後過臨平赤岸。晚泊開頭。使副入仁和館。受傳宣賜銀合茶藥。因出所撰遺醴青詞。宿稅務下。發家書附遞。

十四日乙未。晴。使副上馬赴朝參。船入北關。以小舟般載歸舅家。一見至親。喜氣自倍。而歸與益勇矣。是夜與諸親劇飲。醉甚。仲舅有詞。走筆次韻二闕。

十五日丙申。晴。侍季舅同去。僞謝曾知閣。不遇。又謁范丈甚款。

十六日丁酉。晴。士穎弟攝蕭山尉。別去。胡春自婺女來收景山兄書。飯後。出謁吳太博。胡給事。陸寺丞。陳大諫。薛國正。芮司業。張少卿。林編修。尤宗丞。始開銅坑之議。

十七日戊戌。晴。謁閻丘監丞。欲問坑冶之詳。不值。同去僞。智叟。侍叔舅。陳表兄。以小舟見陸子山。留飯而歸。赴景孟舅晚飯。被酒先歸。

十八日己亥。晴。飯罷赴梁參政呼召。客次遇蜀士郭倅。甲。瀾太丞。仲夷。

十九日庚子。晴。與太博。盧監簿連日招飯。皆力辭之。治壘行李。雨作。買船。

二十日辛丑。小雨。即晴。諸親作醴泛湖。五十餘分。以水淺不可傍岸。盤旋湖中。抵暮醉歸。

二十一日壬寅。雨。赴范丈晚飯。

二十二日癸卯。雨。侍仲舅往延祥觀醴筵。同上中節兩焚香致敬。齋罷各散。與去僞小舟自湧金門歸。先遣承局吳蓋行發家書。

二十三日甲辰。雨。先發行。李下船。兩返方畢。使呂葵。張吉宿舟中。期以來早啓行。以舅家挽留。又展一日。

二十四日乙巳。晴。去僞生朝。仲舅與諸親同作慶。僞開謁李恩州。授般運法。是夜。大醉中拜辭諸親。

二十五日丙午。晴。早作樓被辭舅家。轎行七十里。出暗門。由赤山出六和塔下。至廟山登舟。宿富陽。雨作。

二十六日丁未。晴。雨作復止。風逆。寸進至三江口。東風微動。方理帆。忽西風再起。甚勁。力挽至桐廬。凡行九十里。過青溪。

二十七日戊申。晴。東風。張帆過鶴鷺原。釣臺。下伴伯原。風止。過烏石。大浪灘。十五郎灘。大浪最可畏。雖以水漲不見灘。而歧頭水怒。良久方上。居民以小舟來助刺船。什伍爲羣。以舟輕止用一人。方當滿流。忽隨篙墜水。觀者膽落。而少年善泅。如履平地。復登舟助力。犒以百錢而去。宿東館。凡行九十里。去嚴州二里。

二十八日己酉。雨。大作。午間加以西風。水又盛。長舟人疲于牽挽。屢止復行。晚雨止。風靜。行至烏岐灘下。宿小港中。纜行三十餘里。

二十九日庚戌。晴。風亦止。但以水漲。寸進。遇一歧。輒移時。方能冒險以進。懸崖飛瀑。所在見之。雖快覽勝處。至凌犯怒濤。亦可駭也。所過白雁二歧。尤暴怒。又過橫流數處。夜同衆舟宿桑林間。隔岸望鄉頭。終日驚險勞動。止行三十餘里。夜水益長。至五更方少退。

三十日辛亥。晴。舟子早起候望。前路黃泥岐不可上。復回數里。尋路避之。沂流行亂林間。半日方出大溪。晚至蘭溪。先以劄子與李尉。由懸崖五夫。李以庚辰登科。其子遂夫。又癸未同年。便訪逆旅。繼往見之。宿客舍。

三月一日壬子風雨早起束裝飯後李尉來訪即行又飯竹馬館晚到婺州首見趙金華子濤不值徑入
 郡學直舍省景山兄周教授汝能雍無錫番樓相訪周與景山兄同官雍同舍也借周直舍安泊少選侍
 景山兄過周之五柳堂堂本廟侍御觀所建詩牌尙多盡得雙溪之勝王察推相亦來訪同飲劇談至二
 鼓方歸

二日癸丑雨侍景山兄見李使君留來日一飯客次遇解節推廷選是日景山兄周趙雍王釀就五柳
 相招早飯又坐養原堂無盡藏台人陳文學周之故人也同坐解推又約晚飯六人徑自五柳赴之李
 知錄張義烏同集于西退軒琴棋投壺坐客皆醉李糾又約來日早飯

三日甲寅雨侍景山兄同周教授謝李使君客次遇唐正字仲友遂復還無盡藏同出梅花門過浮橋數
 里送蘇倉歸見唐正字歸學發五擔付張吉先歸侍景山兄赴李糾飯坐清遠樓景物尤勝同會七人
 解張雍王酒三行李守速客即往赴之劉判院陳子厚同集小候自公堂坐半政堂勸酒移忠堂酒罷
 劉先歸余四人復過五柳手談清飲夜分乃散

四日乙卯陰晴微雨開作早別景山兄即行三十五里飯摩訶樣又行數里遇麗水林丞良過整鞠獄相
 見逆旅宿楊公橋永康界首行八十里

五日丙辰晴過永康數里飯至李溪遇承局待家書來接晚過黃巖(案)上從乾道五年十月二十一日行三十
 二里此云過水庫飯至李溪晚過黃巖里飯黃巖二十八里宿和會店去李溪約
 黃巖與黃巖一處而巖勢互異姑各仍原文

六日丁巳雨過縉雲邑官相逐皆謝之獨見李同年又送過大溪而別縣得四夫又荆山寺四夫輪番昇
 講冒雨登彌公嶺至天寧寺已昏黑仲兄器之仁甫不惡元聲張子質相接先行還家拜二親燈下上
 下無恙歡聲相聞喜可知也

攻媿集拾遺

東觀餘論序

雲林子妙於攷古是書久行於世余尤所篤好惜其謬舛尙多每欲手寫以傳好事者未暇也著作莊子
 禮欲得善本傳後再爲詳校而寄之王順伯厚之嘗言本朝始自歐陽公集古錄千卷趙德父金石錄至
 二千卷攷訂甚工然猶未免差誤惟雲林之書爲盡善順伯蓄古刻最富論議不苟余觀此書辯析隱奧
 上下千古皆前賢所未發後人所難及修撰劉公廉紫微董公道皆鴻博之士與之言自以爲不及也以
 雲林之美才又仕於洛多見故家名帖及居館閣盡見太清樓所藏異書時方承平鼎彝古器具見制作
 款識之舊嘗自言曰攷校往古事迹先須熟讀強記遇事加之精審決無疎略又謂歐公攷校非所長則
 此書宜無毫髮之恨及細讀之尙有疑焉如米襄陽疑李斯書謂不知何人書雲林則曰乃李陽冰篆明
 州刺史裴公紀德碣中字可謂精確矣然謂史籍書揚州醫易惠系能辨其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
 人筆顧不知正以紀德碣額縮而小之既全取歐州醫三字又移明爲易惠系皆取其半歐乃碧落碑中
 唐字陽冰素好碧落碑故用其字雲林誤以爲揚州未之攷也王大令靜息帖舉石事異苑謂曹公同王
 粲見此而雲林謂劉表在荊州時未知何據題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大極璇題猶重曹自注云謂不
 書太極殿榜然選詩所謂璇題納行月者乃謂以玉飾椽頭如孟子之言椽題非題扁之題也王世將表

云頃乏勿勿。雲林引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勿勿。又引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謂古人時中用之。不特稱於書翰。顏之推在牧之數十年前。似難以此詩為證。跋右軍甘蔗帖云。蔗似竹。於文從焉。此帖以之。俗從草非是。按說文解字蔗從草。在艸部。不得為非。是以益知攷古著書之不易云。雲林壽止四十。而精博如此。余年七十有四。聞見寡陋。心願好之。不自知其可笑也。鍾王以來。多以意行筆。雲林耽玩古帖。與之俱化。如隱之為隱。最之為寂之類。尚乘此既為小學而作。亦略為正其點畫。不敢自謂詳盡。更俟博雅君子相與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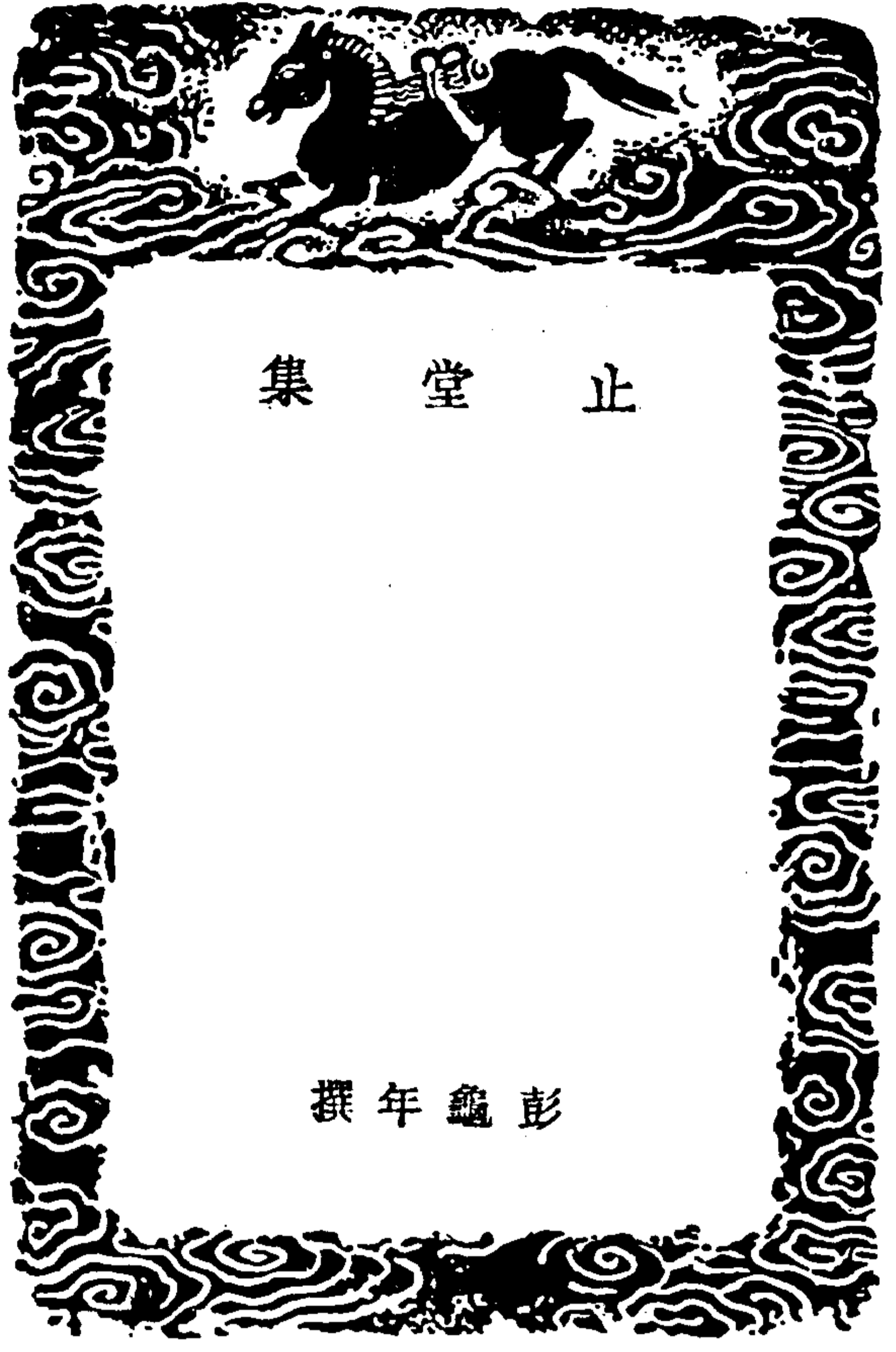
石屏詩集序

唐人以詩名家者衆。近時文士多而詩人少。文猶可以發身。詩雖甚工。反成屠龍之技。苟非深得其趣。誰能好之。黃巖戴君敏才。獨能以詩自適。號東臯子。不肯作舉子業。終窮而不悔。且死。一子方襁褓中。語親友曰。吾之病革矣。而子甚幼。詩途無傳乎。為之太息。語不及他。與世異好。乃如此。既長。名曰復古。字式之。或告以遺言。收拾殘編。僅存一二。深切痛之。遂篤意古律。雪巢林監廟景思。竹隱徐直院淵子。皆丹邱名士。俱從之游。講明句法。又登三山陸放翁之門。而詩益進。一日。攜大編訪予。且言吾以此傳父業。然亦以此而窮。求一語以書其志。余答之曰。夫詩能窮人哉。謂惟窮然後工。笠澤之論。李長吉。玉谿。□□□□。甚悲也。子惟能固窮。則詩愈昌矣。余之言固何足為軒輊耶。嘗聞戴安道善琴。二子勃顯。並受琴于父。父歿。所傳之聲。不忍復奏。乃各造新弄。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其孝固可稱。然似稍過。果爾。則琴亦當廢矣。式之豈其苗裔耶。而能以詩承先志。殆異于此。東臯子其不死矣。

通鑑總類序

資治通鑑。不刊之書也。司馬公自言精力盡於此書。而士夫鮮有能徧讀者。始則以科舉而求簡便。世所傳節本。自謂得此足矣。名宦既成。則又多汨於利名之場。益視為長物矣。武卿袁公樞集為紀事本末。孝宗一見。以為精要。至取嚴陵官本。以備乙覽。盛矣。故詹事光祿沈憲敏公少而嗜學。晚益不倦。數歷中外。入從出藩。年登九秩。神明不衰。素無聲色之奉。形清氣和。望之如神仙。然既挂衣冠。向來功名政事。付之昨夢。而筆力勁敏。不減少年。嘗生取司馬公所著。各以事類編之。為二百七十一門。首曰治世。曰知人。終曰辯士。曰烈婦。而後自戰國以迄五代。一千三百餘年之事。彙聚臚分。粲然易見。繁詞細故。悉刪去之。古所謂耄期稱道不勸者。其公之謂乎。公之季子守潮陽。欲錢板以廣其傳。以承先公之志。俾論序之。論晚出。試郡永嘉。實守蕭規。以自免於戾。荷公忘年定交。知予甚厚。又與公之子都官泊永州。昆仲游。為書卷首。以告後之君子。使知前輩之學問云。

有數卷僅存篇目。文多殘闕。復凍聖訓。凡青詞朱表齋文疏文之類。均非文章正軌。特刪去一百六十七篇。重編為一百二十二卷。即此本也。考東觀餘論。石屏詩集。通鑑總類卷首序文。亦出其手。皆集所未收。今彙為拾遺附後。光緒乙未孟冬中澣。大興傅以禮節子識。



止堂集目錄

- 卷一 奏疏五首
- 卷二 奏疏八首
- 卷三 奏疏八首
- 卷四 奏疏十五首
- 卷五 奏疏十首
- 卷六 奏疏十一首
- 卷七

止堂集 目錄

一

- 止堂集 目錄
- 狀十二首
- 卷八 經解十九首
- 卷九 策問十首
- 卷十 序五首
- 論二首
- 卷十一 書十一首
- 卷十二 書十二首
- 卷十三 書十四首
- 卷十四 啓十五首
- 卷十五 啓十五首
- 牋七首
- 銘 銘 二首
- 冠辭二首
- 祭文十首
- 卷十六 四言詩十六首
- 卷十七 七言古詩七首
- 七言律詩十四首
- 卷十八 五言絕句五十三首
- 七言絕句六十首
- 頌十首
- 箴十一首
- 祭神文十一首
- 五言古詩四十七首
- 五言律詩二十五首
- 七言律詩十四首
- 七言絕句六十首
- 五言絕句五十三首
- 湖北按撫使。坐事落職。尋復官。以實謨閣待制致仕。卒諡忠肅。事蹟具宋史本傳。龜年官右史時。面

止堂集 目錄

三

折廷諍劇切人主有古直臣之風。集中所存奏疏劄子向五十餘篇。敷陳明確。多關於國家大計。其論光宗不朝重華宮。疏凡三四上。至于伏地叩頭。血漬鬢髮。光宗亦為之感動。又嘗事宗于藩邸。有舊學之恩。即位後。數進諫言。拳拳懇到。因風雷示變。極陳小人之禍。及朱子以論韓侂胄被絀。龜年又上疏請與同斥。今諸疏並在集中。其嚴氣正性。凜然猶可想見。史稱其學識正大。議論簡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故生平雖不以文章名。而懇惻之忱。與剛勁之氣。浩然直達。語不求工。而自工。固非繁駁為文者所得。其長短也。宋史藝文志載其集四十七卷。世久失傳。今從永樂大典所載。益以歷代名臣奏議所錄。共得文二百二十三首。詩二百二十二首。依類編次。釐為十八卷。雖較原目所存。祇什之四。而其一生建白之大者。亦已略具于是矣。至若祝語諸篇。本非文章正軌。今刊本概從刪削焉。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侍講學士臣紀昀

纂修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止堂集卷一

奏疏

宋 彭 龜 年 撰

乞留侍御史劉光祖疏 紹興元年四月上

臣等備數學官。素餐無補。事有職守。不敢越思。惟念國家開設學校。所以涵養天下公議之原。而臣等僅以課試文藝。苟求寒賁。誠不足仰稱明旨。日夕憂懼。不知所為。適有一事。偶關士氣之消長。臣等僥願出位小嫌。誠默自愛。按之初心。實所不忍。臣等伏見殿中侍御史劉光祖。近除太府少卿。士論紛紛。皆謂因論吳端除授之故事。始末疎遠。小臣不能盡知。或是或非。皆不敢決。然臣等竊以為不可者。偶留近侍。而避邊臺。其于國體。所繫甚大。臣等嘗竊觀祖宗借重臺諫之意。揆之古昔。所未見聞。劉安世勅胡宗愈等二十餘章。而不以為瀆。貴重大臣。如文彥博因唐介一言。為之亟罷。而不以為橫。蓋所以優假直臣。奠安國勢。其為計慮至深遠也。今光祖論端。其言必不如安世之切。陛下偶然進端。亦未必罷任。如彥博也。而祖宗處之如彼。陛下處之如此。比而觀之。孰得孰失。當不待人言而後喻矣。陛下嗣登大寶。始初清明。隆寬盡下。過迹三五。豈容有此瑕玷。傳播四方。事免疑惑。況天下士氣。方患不振。今日之事。朝路籍籍。皆以為不可。而告陛下者。曾幾何人。平居則仰屋竊嘆。遇事則緘默不言。陛下既未有以興起斯敵。而敢言者。復不得伸。臣等深恐言者自此不敢言。而不言者亦以言為戒。甚非國家之福也。臣等私憂。竊不止

止堂集 卷一

此陛下所以遷端者。止念其服役之久。而言者適然攻之太亟。陛下亦適然拒之太堅。小人不知。必謂其徒得君如此。其專據勢如此。其固附聲託影。遂成驕橫。則他日將有不勝憂者。當是之時。臣等恐陛下尤費區處。不止如此。今日也。陛下天資恢廓。以虛受人。于天下事。初何容心。其始本無親昵近侍之意。而遽進端。其終亦無厭薄臺諫之意。而遽疎光祖。然疑似之迹。未能昭明。事情共憂。所當深慮。昔韓維因論臺官進退。有曰。自古聖王。優待諫諍之臣。雖甚狂直。必加含忍。其勢非不能黜也。以為黜此一人。則傷衆多之心。遂此一失。則敗天下之事。故不為也。老臣憂國。其言懇切。深中事情。臣等欲望陛下。平心定氣。更加審處。少抑近侍之恩寵。以伸臺諫之公論。仍留光祖。俾復其位。使天下曉然。知陛下聖德光明。本無偏倚。自此無復顧慮。各罄心腹。以不負陛下任使。實宗廟無疆之福。臣等冒犯宸嚴。罪當萬死。不勝俯伏俟命之至。

乞罷罷版行時文疏 紹興元年四月

右臣侍罪太學博士。昨准國子監開。備准尚書省劄子。臣寮上言。士子不閱經史子集之文。而專意于時文。不閱舊來典實之文。而專意近日虛浮之文。朝廷方以程試取士。欲其不習時文。固不可得。如舊來之典實足矣。今欲一洗其敝。當自成均始。乞令監學官。公共精擇舊來時文。謹嚴而有法度。精粹而有實學。者。經義詞賦。論策。各若干篇。許之版行。以為程式。奉聖旨。依劄付本監。本監開臣及監學官。詳臣寮劄子內事。理將新舊時文。分官精擇去訖。臣竊詳臣寮申請。乃是父兄教子弟之法。而非太學教天下士之法。雖曰教文之敝。而臣恐滋文之敝。實自此始。不可不慮也。請為陛下畫一陳之。臣聞三代取士。皆本德行。隋唐而降。始尚文詞。至于本朝。循而不改。夫以德行取士。猶開目取物。既能識其大小。又可辨其美惡。以文詞取士。猶閉目取物。大小美惡。無所不收。左探右獲。庶幾一中。所以忠厚浮薄。色色有之。蓋為是也。先正有識之臣。率以為病。故司馬光謂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其次經術。其次政事。其次藝能。近世以來。專尚文詞。文詞乃藝能之一耳。未足以盡天下士也。鄒浩嘗論科舉。謂上自輔弼之大臣。下至州縣之小吏。皆佐陛下行道者也。非欲其若司馬相如。枚乘。沈佺期。宋之間。之屬。以文詞供奉而已。而乃取之不以道。用之不以實。誰與成天下之務哉。然則取士以文。已愧于古。況教以時文乎。此不可一也。自古文士多出東南。東南之士。不患乏詞藻。惟患不篤實。今居東南之地。用東南之人。猶病其不文。可不深究其所以然哉。臣寮所謂不閱經史子集之文。而專意于時文是也。夫舊日典實之文。乃根本乎經史子集。今日虛浮之文。乃自時文壞之。今不教之研窮。今古依據義理。以涵養根本。而復教以時文。是惡其源而使居下流。此不可二也。夫謂之時文。政以與時高下。初無定制也。前或以為是。後或以為非。今或出于此。後或出于彼。止隨一時之去取。以為能。否。今求其義理精深。文字渾厚者。能有幾何。縱得一二十篇。其格又多不與今同。捨之則失簡別之本意。存之則破文字之近體。此不可三也。或者必曰。朝廷方以時文取士。今以時文為不足學。則是當併廢之。而後可。烏足為通論。臣謂不然。天下之材。不可一律取也。朝廷設科。止為中材地爾。欲使高者可使俯而就。卑者可使企而及。豈謂天下士。盡可以科舉之文得之。唐韓愈謂來京

止堂集 卷一

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賦策等以相示。以為可無學而能。由此觀之。有司所取之文。天下固有以為不足學者也。天下雖不能皆韓愈。然豈可輕天下無韓愈哉。朝廷取人固欲其如愈。不欲其不如愈也。今乃一切以時文教之。編類成帙。公私刊行。凡應進士者。家家備之。父詔其子。兄語其弟。以為朝廷取士。不過如此。朝讀夕思。惟此是習。經史子集。將覆舊瓶。臣恐天下文章。益見凋敝。必又甚于今日也。先朝諸臣。皆欲尚德行以教文。而後乃欲擇詩文以教舉。其于本末。毋乃甚舛歟。此臣所以知其不可也。臣聞先朝嘗欲更定四場。去留指揮。時鄒浩為穎昌府教授。乃沿工執藝事以諫之。抗疏論列。今臣為學官。職分所在。明知不可。而以成命既頒。忍口不言。詭隨苟從。是不忠也。實孤臣志。是以不避斧鑕之誅。肆其狂愚。欲望聖慈。下臣此章。與臣寮之言。參訂得失。如臣言可採。將近日精擇時文指揮。特賜寬罷。止令學官于公私試文字。精加攷校。以義理明正者為上。學問淹博者次之。文采華贍者為下。苟不入格。雖是中選。不許刊行。去取既明。趣向自正。舉子之文。將不求典實而自與實矣。干冒宸嚴。臣下情無任俯伏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論雷雪之異為陰盛侵陽之證疏

二月二日

右臣伏觀二月某日。國子監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云。臣官為博士。不當越思。然自二月庚辰。忽見此異。即當博攷經史。推驗天人。徒積憂惶。不敢論奏。及見朝廷訪求諸直。已至館職。啓沃之論。當復不少。舉而行之。天意自回。及今決句。涉氣未散。辛卯之夕。狂風大作。已復為雪。逮至壬辰。日光已見。而雪猶不止。陰盛侵陽。一至于此。聖心憂惻。必倍于前。臣履陛下之朝。食陛下之祿。則安得不憂陛下之憂。憂而不告。是謂欺君。越職而言。亦為犯上。勿欺而犯。前訓具明。敢假便文之說。以負事君之義。又況奏置博士。掌通古今。逮及漢朝。亦承疑問。然則采摭古今之事。以裨國家之闕。乃臣職分所當然也。臣謹先取經史所載雷雪之異。開列如後。一按春秋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公羊傳曰。大雨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雨不時也。庚辰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何休注曰。此桓將怒而致隱之象。胡安國傳曰。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為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章之譏。兆矣。鍾巫之難。萌矣。一按西漢書五行志。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為三月癸酉。于麻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恆雨之謂也。于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恆寒之謂也。劉向以為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之異。一按晉書五行志。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按劉歆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恆雨之謂也。于始震電之明日。而雪。大寒。又恆寒之謂也。劉向以為既已震電。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之異也。天戒若曰。為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而勝陽。欲逆之禍將成也。亮不悟。尋見廢又元興三年正月甲申。雷雪又雷。雷雪同時。皆失節之應也。四月丙午。江陵雨雹。是時安帝蒙塵。右臣開具在

前。直是經史本文。別無別調。其中雖多忌諱之語。不當陳于盛大之時。然若不據前世之禮祥。何以助陛下之警懼。但天之降災。本各有微。而微之在人。亦復不齊。難執一條。以盡天意。自春秋魯魯隱公雷雪之變。說者以為公子慶之應。由茲以降。大率皆依據其說。以驗其災。證雖不虛。意則未廣。質之聖訓。殆不如斯。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故求天者。必以類而推。又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故應天者。必隨事而正。臣觀雷震而復雪。只由陰盛而侵陽。備悉求陰盛之由。始可見陽微之變。臣嘗俯察近事。仰驗天災。得其大綱者有三。推其條目。則有十三。何謂大綱有三。一曰。陽德不修。二曰。小人道長。三曰。兵端有形。何謂陽德不修。臣聞天以剛。故能首出庶物。君以剛。故能宰制羣動。而所謂剛者。非曰獨擅威福。而不可沮撓之謂也。無所牽制之謂剛。無所耽惑之謂剛。無所屈枉之謂剛。無所縱弛之謂剛。陛下自登大寶。二年于茲。寬仁如湯。懿恭如文。而裁制事物。似少剛斷。得非于前數者。有不足乎。臣近聞羣臣。有以剛斷之說。勸陛下者矣。臣不知其說果如何也。臣但見陛下近日。臨決機務。自任太過。未免其間。有得有失。如斥逐李棟。不由人言。此剛斷之得者也。大臣有罪。臺臣一章而徑罷。降人建節。全臺論之。而不回。此剛斷之失者也。夫大有剛健。必本于明。中庸三德。知先于勇。必知其賢。然後可任之勿貳。必知其邪。然後可去之無疑。是以先臣司馬光曰。聞人之言。而能別其是非。故謂之聰。見人之行。而能辨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斷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然則所謂剛斷者。豈以獨擅威福。不可沮抑之謂哉。此臣所謂陽德不修之一也。國家崇獎臺諫。以為耳目。政恐人情下壅。奸宄內萌。若非剛正之臣。必重仇怨之慮。責之以言。尚恐願望。既言復沮。誰復切摩。陛下優容直臣。固為盛德。而諱忌諛諂。尚有疑形。臣觀近日臺諫之言。稍稍不效。雖聽用固亦不少。然或不行。或訓飭。或宜論而止者。亦不一事也。至于全臺彈擊。近時罕聞。假使發之之輕。尤當勉強以受。所以存朝廷之綱紀。植伉直之風聲。垂裕之謀。莫便于此。豈可但欲令行不反。人我不違。深恐臺諫之輕。甚非國家之福。此臣所謂陽德不修之二也。竊惟經筵講讀之官。責任古者保傅之責。所以程頤謂天下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在經筵。然其輔養聖躬之方。豈止講論數刻之久。故輪夜直。款侍燕閒。不獨共究義理之微。亦欲潛移逸豫之隙。竊聞近日宜召夜直。多在詰朝。臣不知蠅蚋遊息之時。何以為存養夜氣之道。陽明升則德性自用。陰濁盛則物欲必行。保護清明。孰如義理。臣聞唐官仇士良嘗教其徒曰。天子不可令閒。常令以奢靡壞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切勿使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要知小人陷君子于惡。亦有術。然則人主欲遠小人。安可不知昔者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旨酒既疏。善言方進。深思大禹之策。政反士良之謀。蓋此重則彼輕。此消則彼長。安可徒徇一日之樂。反易終身之憂。此臣所謂陽德不修之三也。臣聞賤貨貴德。然後可以為天下昭。德塞遠。然後可以臨百官。臣近得之道路。封樁下庫所藏寶器。陛下已宣取入內。夫藏之內府。與藏之外府。本亦何間。但前朝所以並真于外者。蓋有說焉。似開象簠之類。則沒入之器也。四圭有邸。則祀天之器也。此豈容真內府哉。往者藏之外府。蓋崇貴德之義。踐塞遠之訓。而陛下一旦納之宮中。其為損豈細也。

耶。至如封樁庫錢。始創之法。非軍事不得支用。壽皇聖帝在位之時。間有宜取。蓋以閱武內庭。欲備犒賞。故實以犒賞之數取之。非託以爲名也。今陛下沿例以取。而人以爲言者。蓋取之惟有此名。用之則無是實。古者天子無私財。至漢雖有少府之藏。已不敢侵大司農之費。政如今日州郡。有軍資公使之別。公使而用軍資之錢。則爲礙條法。陛下既爲天下之主。豈可不以身率天下。內帑之費。不加裁損。而但取足于封樁乎。陛下雖曲從近臣之請。更不取撥。然前日陛下所以爲此者。必以內帑錢乏故也。今若欲留封樁之錢。必須痛節內帑之費。費不節。則陛下能保後日之不撥乎。萬一不免取撥。臣下又復執奏。則陛下能必從其請如今日乎。此臣所謂陽德不修之目四也。天子禁衛。上應天象。所以周防詳密。蓋示名分尊嚴。若以式律言之。夜開宮殿及城門者。皆須墨敕魚符。其受敕人。具錄所開之門。并出帳。送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士將軍以下。俱詣閣覆奏。既聽。即請合符開鎖。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開之門。內外並立隊。然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誠以王者所居。體當持重。祖宗立法。自有遠謀。竊聞近日水門之禁。啓閉不時。此非常開之門。尤當謹守其節。有何緩急。自弛隄防。臣聞仁宗朝。竟國公主深夜入宮。呂誨即奏勅公主宅使臣。及皇城司經歷門戶管當人。乞行取勘。以謂宮闈謹嚴。以時啓閉。蓋備非常。此而不禁。後有竊發。何以備禦。先臣憂國深遠如此。以公主君父之至親。非時入內。猶被按勘。況下于此者乎。此臣所謂陽德不修之目五也。何謂小人道長。臣觀今日之勢。正人與邪人較。則邪者必勝。朝臣與佞臣較。則佞臣必勝。士大夫與吏人較。則吏人必勝。臣請得別白言之。夫事君當以道也。則曰不如隨俗。御事當以法也。則曰不如從例。士大夫固知俗不可以違道。例不可以違法。然卒之守道者困。隨俗者顯。徇法者闕。用例者行。以至議論有是非。則非常勝。是事理有義利。則利常勝。義人情有公私。則私常勝。公細察閭閻之間。上至朝廷之際。往往皆然。不知世變何以至此。是宜上感于天變。殆非一人之所爲。然陛下尊據崇高。宗主神民。則不得不任其責。故曰。正人與邪人處。則邪者必勝。此臣所謂小人道長之目一也。臣聞人君以法守天下。士大夫以法守官職。人君所爲少出乎法。則士大夫悉力爭之。非爲身也。爲法也。非爲法也。爲國也。周昭一醫官耳。何致煩陛下破法而令其臣曰。一切遠礙並免。夫既謂之遠礙。則是法不可也。給舍執而爭之。是官當然也。而陛下不從其說。何周昭能使陛下屈法。而給舍不能屈陛下守法。此門既啓。後執室之。故曰。朝臣與佞臣較。則佞臣必勝。此臣所謂小人道長之目二也。吏道之盛。無如今日。州縣之吏。止能制百姓。中都之吏。乃能制官員。臺省之吏。至能制朝廷。州縣之吏。所以能制百姓者。與監司之吏通也。中都之吏。所以能制官員者。與臺省之吏通也。臺省之吏。所以能制朝廷者。與權倖通也。臣請得以此近事明之。陛下爲會計。錄所裁損者。特毫末耳。其間裁損之目。緣及省吏。事猶未行。即倡言于外曰。減諸軍軍費。蓋欲藉此以動搖軍情。爾幸而事狀顯著。不能感衆卒之心。怨謗之言。上徹聖聰。似聞陛下亦悔此舉。不知今日困匱如此。若不博節。何以理財。小者如此。大者不復可議矣。故曰。士大夫與吏人較。則吏人必勝。此臣所謂小人道長之目三也。何謂兵端有形。今日士大夫遊談族議。特慮北朝耳。北朝不足慮也。所可慮者。彼有邊鄙之警。則或恐有豪傑從中起耳。萬一有此。不特爲彼之禍。亦將爲我之禍也。

止堂集 卷一

九

蓋爲彼禍首者。必假我以爲詞。當是之時。我將何以處之。受之則與北朝爲敵。而吾亦無以處彼。攻之則爲敵人除害。而吾終不獲其利。此臣所謂兵端有形之目一也。國家所以能自固于東南者。以有蜀耳。是爲蜀人除害。而吾終不獲其利。此臣所謂兵端有形之目一也。國家所以能自固于東南者。以有蜀耳。蜀之所以能自固者。以有劍外之兵耳。今劍外之兵。何嘗如賈誼所謂股大于腰。又苦踐整。然亦無如之何也。爲今之策。止有寬兩蜀之民。爲強本之計。而今日兩蜀事權。四分五裂。制置主帥。總領主帥。戎帥主帥。茶司主帥。兵不可關食。馬不可無本。則總領不可無財。而制置司不可不恤其民。亦其勢然也。聞之蜀士。兩蜀之民。貧至骨矣。民貧既甚。禍亂易興。此臣所謂兵端有形之目二也。二廣鹽筴。其法屢更。大要不過官撥客販兩說。爾官撥則利于廣西。客販則利于廣東。廣東之鹽。專靠販入西路。今廣西既用官鹽。則廣東之鹽。必發洩不行。使朝廷催迫賈鈔。任事者稍稍營財。禍將起矣。蓋廣東自來有私販之害。祖宗時江西客販未通。官鹽少至贛州。諸縣並食廣東私鹽。朝廷甚費區處。今日淮鹽既通。固無向者之害。然而贛州僻遠諸縣。如龍南。安遠。等處。食廣東私鹽如故。廣東摧鋒一軍。及大奚山一帶。人皆以販鹽爲活。官鹽既不流通。必歸罪于私販。萬一禁防稍密。盜賊便興。此臣所謂兵端有形之目三也。蜀之黎雅。廣之宜融。湖北之辰。沅。靖。俱有戎獠之患。惟蜀之黎雅。朝廷留意鎮撫。諸戎又無收服。近頗安靖。不足深憂。如宜融。南丹之族。辰。沅。羅鬼之族。皆嘗深入省地。搖動邊陲。而數州邊防。聞甚苟簡。至空有寨柵之名。而無卒徒以守。倉猝有變。何以支吾。唐李絳謂受降城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軍止二十五人。器械止有一弓。以今概之。往往如此。是豈可不慮哉。此臣所謂兵端有形之目四也。近日會子流通。勝于現錢。官私使之。似覺無敵。然杞人慮短。嘗竊憂之。夫會子不過數寸紙耳。而乃與泉貨埒權者。此無他。官司許作現錢入納。而市井兌使者稍衆也。有如緩急。富人收兌使之。鋪戶下無換易之地。則臣恐倉卒之際。未必不擾。近日湖北稍稍見矣。緣湖北會子。當來止于湖北。西界內行使。襄漢。成。卒。月。得。料。錢。全。靠。客。旅。貿易。然其會子。止到鄂州。便著兌換。而官司無以權之。總司入納。又視市價不同。現錢每一貫。會子止可作五百左右。會子既輕。商旅不行。商旅不行。軍人所得會子。愈難變轉。而會子愈輕矣。諸軍洵頗以爲言。特未有征行。未敢發耳。是豈可不預計哉。此臣所謂兵端有形之目五也。推是求之。特不止此。此舉其大者。條列以上。仰惟陛下踐臨天位以來。五穀順成。四方無虞。仰觀乾象。俯察地理。災異絕少。而人情初不以爲喜。今忽有此異。才數日耳。而人情莫不以爲憂。不論賢愚。不問貴賤。各隨所見。推步陰陽。天動于上。人憂乎下。是何故也。得非志不足以勝氣乎。以臣觀今日之勢。政如衰弱之人。天和氣煥。左右顧忌。猶恐不免。忽遇風寒雨濕之變。使有所感觸。其爲疾疢。豈不易耶。當是之時。猶不謹審服食。精調起居。以爲保養身體之策。臣不知其可也。臣愚欲望陛下修身以德。修德以人。親近儒生。以講治原。獎進君子。以御小人。大明公道。以正風俗。增重臺諫。以彊朝廷。節用愛人。以厚天下。選擇守令。以起內治。博求將帥。以固疆圉。然後天變可塞。人情可紓。保國寧家。政在今日。臣之區區。猶有未盡。夫人君之道。莫先于修德。莫切于愛身。人臣納忠于君。亦莫如修德愛身之爲急。恭惟壽皇聖帝。勤勞天下。二十餘年。精神未衰。志氣尙強。即以大位付之陛下。蓋欲親見聖子。身致太平。陛下既即大阼。四方之人。莫不延頸舉踵。望陛下德業日新。名譽

止堂集 卷一

一

日隆。以仰答壽皇聖帝付託之重。而道途流言。皆謂陛下宮中宴飲。稍失節度。其事信否。固未可知。然萬一有此。則于修德愛身之道。無乃虧乎。夫酒之為物。傷性敗德。莫加于此。匹夫溺之。尚且足以殞身喪家。而況人主乎。側聞仁宗皇帝在御之日。災異屢臻。日食地震。江淮騰溢。風雨害稼。司馬光奏疏。以為燕飲過差所致。因乞悉罷燕飲。以解皇天譴告之威。夫日食地震。江淮騰溢。風雨害稼。以陰陽感應之理推之。何預乎宴飲。而光直指以為言。蓋人君之身上。與天通。光之所言。即洪範庶徵之微旨。然則臣之所謂以類而推。隨事而正者。非臆說也。惟陛下念上天警戒之切。念祖宗創造之艱。念壽皇委寄之隆。念天下屬望之深。側身靡災。改過不吝。人情天意。本不相遠。陛下今日僅能擇一二過舉之事。繫人耳目者。先與改圖。然後命兩府大臣。悉更政。內外聞之。孰不歡喜。如此則何災不弭。何變不消。永保生民。丕享大福。臣命輕蟻。言涉乘輿。席蓐待誅。不能望赦。臣下情無任戰慄之至。

徽進宜取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二

右續資治通鑑長編一部。計一百五十四冊。用黃帕三幅封進外。臣照對此書。元有兩本。一本兼知瀘州日投進。其書頗有未備。去處。兼知遼寧事。日。遂別刪修一本。投進。比之瀘州之本。最為詳密。兼又有一本書名長編舉要。撮其凡目。尤可參攷。緣本監所錄。止是瀘州本。其遼寧事。所進本。及舉要。現藏秘書監。欲望聖慈。一併宜取。庶幾可備乙夜之覽。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優遷臺諫沮抑忠直之弊疏

臣聞言路通塞。天下治亂繫焉。言路通。則雖亂易治也。言路塞。則雖治易亂也。仰求前監。方册昭然。臣敢不為陛下樓樓陳之。臣伏見陛下自登大寶。隆寬盡下。廣覽兼聽。授之于古。未見其比。而近日臺諫之官。稍稍伉直者。多不得久于其職。大率優遷其官以去之。臣不知其故何也。夫假遷官以逐言者。此近世最敵之法。陛下奈何數出而用之乎。消磨精銳。沮抑忠直。莫甚于此。且臺諫之官。皆朝廷擇而後除。使其言可行。則為稱其職。當留而不當遷。言不可行。則為不稱其職。不當遷而當去。而乃舉措倒置。是非易位。臣不知陛下所以勸懲天下。果何術也。恭惟本朝崇獎臺諫。列聖相承。視為家法。傳堯舜言事之官。許令風聞。祖宗之詔。曲全過當。許風聞則豈皆實實。賜曲全則欲其盡言。如此求之。猶恐未至。臣觀南渡以來。臺諫忠鯁。大率不遠。祖宗盛際。每有所言。亦不過三數章而止。安有二十三章劾胡宗愈。十九章劾章惇。如劉安世者乎。全臺彈劾。不聽亦已。安有上章不報。率同列進見。列拜于御座之側。如孫作論溫成典。禮者乎。聞有宜諫。唯唯承承。安有召赴都堂宣諭。而論列如故。如傅堯俞之論張舜民。不當罷者乎。言有不合。苟得美官。奉身而去。安有以去為諫。冀上感悟。如程頤之不受提刑。司馬光之不受樞密。傅堯俞之不受吏部侍郎者乎。臣不知先正諸臣。剛決勇敢。一至于此。以為無上耶。則近世愛君。未有過于諸臣者也。以為沽激好名耶。則忠實懇惻。亦未有以過于諸臣者也。而祖宗容受聽納。若恐傷之。得非以朝廷紀綱之地。不容不重。為社稷宗廟大計。自當爾耶。陛下試取先正諸臣奏議。反覆詳觀。然後知祖宗寬大人無不盡之言。今日臺諫。略無先正之直。陛下倘舍己從人。如舜。改過不吝。如湯。不惟聽人之言。而又且導

之使言。不惟容人之直。而又且激之使直。臣向懼士氣消靡已久。不能頓然作興。而況從而阻之耶。臣是以知士氣不可不伸。夫奸宄之人。何世無之。惟藉臺諫嚴重。有以折其萌芽。而臺諫之士。所以能震懾奸宄。惟藉人主聽納其言。假以聲勢。今臺諫之士。消沮如此。臣恐在內之奸宄。乘此隙以盡其內。在外之奸宄。執此隙以搖其外。陛下雖欲高枕而臥。不可得也。且臣嘗熟察臺諫所以數忤陛下者。蓋有由矣。非以陛下身有失德。惡人正教。如前代拒諫之主也。特不過攻擊權倖。不協聖意耳。夫權倖恩寵不行。不過一夫怨。而怨歸臺諫。臺諫言論不行。能使天下怨。而怨歸陛下。陛下奈何不忍一夫之怨。而獨任天下之怨乎。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欲一言于陛下之前。不能自已也。臣反覆思維。今日陛下。惟有導人使諫。足以救此。臣猶慮聲勢已動。未易頓回。政須陛下廣開聖心。掃除芥蒂。連用仁廟召遺唐介故事。據別向來以諫去國。不由人言之人。擢用一二。示天下以聽納之機。其登對臣僚。議論忠謫者。稍旌別之。示天下以聽納之實。庶幾聖德昭明。羣疑解釋。不勝幸甚。

止堂集卷二

奏疏

論聽言宜辨是非邪正而以講學明理為本疏

臣聞天地以虛為德。聖人所以能贊天地之化育。而與之參焉者。亦惟虛而已矣。恭惟陛下。受天明命。臨照萬國。自御極以來。天下之事。一切以虛心應之。執政大臣。日有闕陳。無一事之不下。侍從論思。給舍獻。盡諫勸。無一言之不聽。內而百執事。外而監司郡守。一遇奏對。無不自以為稱。惟上意。雖舜之舍己從人。禹之聞善言則拜。何以過此。然臣區區之愚。猶願有陳于陛下者。蓋以天下之理。有所謂可。亦有所謂不可。夫虛者。豈一于可之謂哉。無不可者。虛也。有不可者。理也。試觀之天地之化。何嘗有所偏倚。其無所偏倚者。天地之虛也。然陰陽寒燥之氣。動植飛潛之性。長短小大之形。亦何嘗有所變易哉。所不可變易者。天地之實理也。夫是非邪正。此實理之在人。而不可變易者。若是謂是非。非謂邪。正謂正。物各付物。而吾無一毫私意。介乎其間。豈不如天地之虛哉。儘是非邪正。未嘗辨析。而徒曰吾虛心應之。吾之應之者。若其人正。其言是。則是虛也。遂而為堯舜。不難也。若其人邪。其言非。則是虛也。反而為桀。亦不難也。孔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夫無適無莫。豈不甚善。然非義之與比。有所不可。故無適無莫。而義。則為從善。如轉圓無適無莫。而不義。則為用賢。如轉石矣。是可不可。察哉。臣觀

陛下數月之間用人納諫聖心愈虛盛德彰明天下歡喜太平之期指日可冀而臣之私憂過計益不自已者誠願陛下下于是非邪正之間深加聖心焉臣非敢議陛下今日虛心以為非是誠以是非邪正未易判別異時不幸有不肯者竊陛下虛心之機而用之或誤陛下陛下儻然今日為監戒則將猜忌關防表裏不應其患又有不可勝言者此臣所以有狂僇之言也抑臣之言猶有未盡者臣聞之能明理然後能使心之虛能講學然後能使理之明夫天下之事紛紜淆雜日至乎前利害之相形賢否之相蒙千變萬化不可窮詰而陛下以一人之聰明酬之可不謂難哉陛下隨事而應雖無不聽之言事過而思豈無既往之悔萬一有之陛下亦當察夫悔之所以然乎是必於理有所未明所以於事不能無誤臣是以知講學之不可緩也非惟陛下自得聖學之高明多閱天下之義理是非邪正固已瞭然然而理本無窮學斯不足若絲毫有所不察則禍亂或從而生臣愚欲望陛下精致聖賢之言多親儒學之士公好惡以合天道辨義利以察人情常使聖心昭明了無蔽惑如冰鑑之清而妍醜自見如尺度之公而長短自形此聖人之所謂虛而與天地相參者也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乞復祖宗舊制重經筵親儲士置夜直之員疏
紹熙三年八月 始對第二疏

臣聞講讀之官責任最重故程頤謂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在經筵以臣觀之君德不修雖治難保要知經筵之重尤在宰相之先是以祖宗增重此官具有成憲未得之則求之惟恐其不廣既得之則親之惟恐其或疎揆之近時頗非其舊臣敢為陛下條列陳之臣觀祖宗精擇經筵不限資任或以布衣而就職或解政柄而復為蓋以勸講之臣當用明經之士經須素業人各有長備平時未嘗留意於斯則雖賢何以克堪其任今不問所學類以序遷此非其舊者一也臣觀祖宗引對臣寮莫如經筵親密在太祖朝非時召王昭素講說經書在太宗朝命呂文仲為侍讀多以日晚召見及其宗嗣位首置侍讀侍講學士命邢昺楊億之夏侯偁為之常令身宿秘閣訪問或至中夕自此遂為故事夜直率置常員不特與之究義理之微亦欲藉之杜逸豫之隙蓋聞古今之治亂則警懼易動聞閭閻之艱苦則憂念自生退即宴閒必無過失聖謨深遠人未易知竊見近日宜召經筵多用舊接臣不知遊息深宮之際何以保養夜氣之方此非其舊者二也臣仰惟陛下留心學問不愧古先嘗於郊禋之時豫展講讀之日厥修時敏何待人言而臣之區區猶及此者臣嘗見范祖禹所編帝學上下數千年未有若祖宗好學之篤者陛下欲法祖宗捨此宜無大者也臣愚欲望陛下揀拔名儒真之講席但問經學之深淺不校官資之崇卑官大則加之學士之名官小則任以說書之職日與之講論義理夜與之商略古今自此聖性日益高明聖德日益光大既有義理之可樂自然物欲之難移保國家莫先于是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附日記上覽疏論曰祖宗最是于經筵留意遂奏曰陛下必當攷究本末太祖一時親近儒生雖是講文治以抑武功要知最為好學自是太宗真宗仁宗講學尤切所以于經筵留意如此上曰神宗亦好學遂奏云人君以一身當天下萬幾之繁是非邪正如何辨別須是講學以明理方得臣此一劄政與

前割血脈貫通上曰近日邪正卻分明遂奏云臣竊觀今年比之去年稍清明但邪正之間更須聖明常常密察此雖堯舜亦以為難不可不謹上曰畢竟今日正人多又奏云亦安能使舉朝皆正人但不正之人莫使在緊切路頭方好又論云夜直有說因奏云儲臣夜直最為有益古人謂陽明升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夜直得一二儒臣以義理相磨切此意味甚長不比其他上曰親儲生有益果然

論愛身寡欲務學三事
紹熙三年

臣聞古者史為書誓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諉凡天下之言無不達于上近世惟宰相日得獻替于天子侍從臺諫之言其進已有限矣卿監而上雖有轉對然或不得再見也至于百官輪對大率近三歲始一周爾言之得達于上如此其難而當言者又不切當焉得稱為人臣出入周行乎臣則不敢臣之欲有言于陛下者有三曰愛身曰務學曰寡欲然治國莫急于愛身愛身莫切于寡欲寡欲莫先于務學其實則一而已耳何謂治國莫急于愛身古者人君三公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之德義保其身體後世宰相實兼三公之責而不任三公之責道之教訓傳傳之德義僅委之經筵至于保身體之事雖世之賢者未嘗留意也人君退朝之後不過女子小人以姑息之愛奉其君爾夫姑息之愛身體之賊也而可不慮乎恭惟國家大業未復大難未雪壽皇聖帝臥薪嘗膽未酬此志舉神器而付之陛下政欲親見聖子身致太平陛下不辦十分憂勞豈易克集此事自天下言之陛下誠不可不愛身也壽皇聖帝退處重華怡神養氣有陛下任其付託之重雖無復一毫天下之憂然父母愛子至老猶切人之情也陛下身何愛身何愛身莫切于寡欲外作禽荒內作色荒嗜酒嗜飲嗜賭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自古人君治亂之道非一然大要不出是數者而已陛下自登大位六飛時動後宮嬪御寵遇絕少宮禁與造外亦罕聞不可謂欲不寡矣但道塗之言或謂宮掖之間實飲爽節夫酒之傷性敗德固不待言臣竊讀本草酒性大熱是以凝寒則不冰沃火則益炎醞酒之地雪霜不積惟此數者天下之熱未有加于酒者也竊聞聖體苦苦痛疾此非其致之由耶抑又有大可慮者酒之為害不特嗜飲者病之嗜飲者亦病之何也自其既醒必悔所以知其飲之過度非其本性然也蓋酒與女子小人相似近之則不可遠非不欲遠也既近之則遠將不能也臣嘗觀嗜飲之人每飲則昏嗜飲之人不飲則昏飲而昏者氣為主也故有酒則氣亂不飲而昏者酒為主也故無酒則氣奪奪是一日不飲則榮衛脈絡若不可支蓋酒已勝氣氣不能自主其身故致于此因循陷溺不至沈瀕不已聖之與凡雖曰不同而人之氣體未嘗有異陛下宮中無事小小宴飲固不至此然臣區區愚忠政恐其不已而成至于是則非陛下愛身之道也故曰愛身莫切于寡欲何謂寡欲莫先于務學臣聞善惡之理相為消長此盛彼衰不能兩大所以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善言既親旨酒斯遠臣觀祖宗親近儒學之深意乃是消弭人欲之微權每以夜分之時率召經筵之士不獨欲究義理之粹蓋亦大為逸豫之防蓋聞古今之禍亂則警懼自生閒閭闔之艱苦則憂慮必切退即宴閒必無過淫竊聞近日宜召經筵多在畫漏臣不知遊息深宮之際何以為存養夜氣之方欲

讓清明。孰如義理。臣故曰。寡欲莫先于務學。恭惟陛下。聖性虛靜。義理昭明。視臣所言。何啻白黑。臣愚欲望陛下。精擇名儒。置之講席。日與之講。論經理。夜與之商。播古今。自此聖學日以高明。聖德日以光大。既有義理之可樂。自然物欲之難移。復于宴飲之間。漸為裁抑之限。視尋常御酒之數。十分中減一二。漸減至三四。如此數月。必大有益。不特身之能愛。而德亦無不懋矣。保國家。執大于是。

論續降指揮之弊疏
三年

臣聞古之善治天下者。詳于用人。而略于用法。蓋法不過制其大綱。而君臣之間。相與講切者。惟擇人而已。故所用無非才。而法亦特以無弊。後世徒欲以法籠絡天下。左牽右制。一瘡百補。不勝其繁。而用人之際。幽弄滅裂。一切不問。故人適足為法之害。而紛紛改更。皆非法之真敵。實人敵之爾。恭惟陛下聰明憲天。不自克聖。寬洪盡下。言無不聞。近日天下利害。雖瑣細繁。亦得以上達天聰。然究其所言。類多實詳于法。而不求治于人。故朝下一教。夕更一令。所謂續降者。殆不勝紀。會不知官非其人。法亦徒設。奸吏舞弄。出此入彼。適足以亂吾法耳。故臣謂善治天下者。任法不如任人。變法不如變俗。使天下士大夫。皆持公爾忘私。爾爾忘家之心。以莅官效職。則國家之法。何者非善。苟有所不及。亦必有以治之矣。臣之區區。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先講所以官人。無使資格得以容不才。薦舉得以行私意。移審度人情之心。以審度人物。變推行己私之智。以推行公道。則所用之人。必無不才。所居之官。必稱其職。雖以今日之法。為天下蓋有餘矣。不然。臣未見徒法可以立者。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論車駕過宮愆期視朝爽節章奏滯疏
四年

臣備數校文。自入鎖闈。不通外內。財三十五。其既出試院。凡達于耳目之事。乃有甚可駭者。自一人之身。至于天下之事。或廢而不舉。自內庭至于外朝。若漫無綱紀之足恃。自大臣至于百執事。皆有栗栗不安之意。軍達于行伍。民達于閭閻。其言至有不忍聞者。雖不足盡信。亦有不容不疑者。也。詰其所以然。則不過陛下近不過宮。及御朝爽節。章奏不下。此其可指者耳。夫過宮。事親之小節也。今兩宮之情。如春風和氣。安有微隙。晨昏定省。少或不講。在父子真情之間。何嘗較計此瑣瑣哉。但有不可得而已者。陛下事親。自視執與周文王。文王朝王季。且日三焉。而陛下歷月不過宮。可乎。是不可委之以為偶然而已。視此似為偶然。則其他以偶然而罷者。亦必猶是也。陛下試觀大廷朝會。羣臣小不謹于禮。此豈真有不畏其上之心。而朝廷之儀。不得輕貸者。誠以上下之分。恐因是遂陵遲故爾。吾以是責人。則人豈不以為望我。而可謂吾天性之愛。不期期于。是。可乎。夫一不過宮。真以為有損于孝。固不可。然今世之所謂孝者。會不過如此等事。于此一有不謹。無怪乎議者之云云也。何也。吾之所謂實然者。誠未有以。大信于人。則捨禮文之間。抑何所見其果孝與否。孝經曰。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夫敬之而能使人悅如此。則反是豈不足。以招其怨。且尤乎。竊聞近日臣寮。抗章論奏。如出一口。彼誠不忍陛下父子初無纖芥。而遽遭此藉藉口。故不憚斧鑕。傾心告上。非是羣臣看得此事太重。自是陛下待得此事太輕。此在陛下非有所難。抑何憚而不為。而忍以一己動天下之疑。犯天下之議乎。至于御朝之節。自有法度。內之起居。則節于內侍。外

之起居。則節于閤門。陛下近日斥責內侍。微過必舉。所以此輩。事無異心。陛下啓處之間。儻或爽節。不特避禍者畏陛下。而不敢言。懷奸者未必不幸陛下。而不言也。嘗讀庭燎之詩。至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鏘鏘。然後知古之人君。固望其臣之來朝。而數期以待之也。至于罷朝。則使人問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則古者人君。勤止。皆以臣下為節。今千官百辟。垂紳搢笏。儼然在庭。側耳警蹕。移晷不聞。所謂敬大臣。禮羣臣者。果如是乎。縱曰。彼皆士大夫。必不敢怨其上。若持戟而衝殿階。操挺而扞屬車者。皆赴赴無識之徒。爾。吾之所以服役之者。不特以利。蓋有義存焉。彼但見陛下事親在于過宮。治政在于視朝。陛下下一不過宮。便以為陛下不能事其親。一不視朝。便以為陛下不能治其政。紛紛之議。此不足怪。彼心一動。避遁之間。真可有慮者。陛下不可以此輩。繼斗升之祿。而以無能為輕之也。若夫章奏。所以達下情。苟非大臣。誰能日日進對。其他臣寮。所賴以獻替者。惟章奏耳。漢制。凡臣下奏事。雖不行。亦必報聞。謂之報聞罷者。蓋欲其人知其言之已達也。主父偃上書武帝。朝奏暮召。其速如此。近日臣下奏議。多留中不出。若使事事得徹。審其間有所去取。固未為害。萬一奏入。去處或有留滯。陛下既不得知。臣下又直以為其言不行。無從詰問。因循積習。漸致叢蔽。緩急之際。豈不殆哉。此事陛下尤不可不關聖慮也。臣愚欲望陛下。下不問寒暑。無爽過宮之期。益嚴起居。無失御朝之節。有章奏。悉下大臣。平章事。屬機密者。自當關防。或有施行者。令其覆奏。如此而人心不安。人言不息。臣當受妄言之誅。臣聞近日臣寮。見陛下如此等事。頗動人心。往往多有諫疏。此皆是愛君憂國之深。惟恐陛下微有玷失。故捐身建策。不自顧惜。自非忠實。豈能如此。陛下雖容受聽納。未嘗少忤。然切身之事。人所難言。在朋友尚欲善道。而況于君父。臣慮他日小人。或有指摘此等臣寮。以為暴揚陛下之過。則凡今日論諫。皆足為罪。萬一出此。則人心愈動。將不止如此今日而已。此事尤繫國家利害安危。臣故于是復瀝血以告。惟陛下財擇焉。

論羣臣進言當酌是非早賜處分疏
四年六月

臣以非材。備數三館。月糜廩粟。無所補報。嘗伏自念。三館之士。在祖宗時。許以議政。比偕同列。偕上封章。待罪決旬。未聞報罷。竊知聖德優容。必無詞譴。然而所論之事。亦無施行。訶譴不加。不敢自喜。從違未卜。實切私憂。臣仰惟陛下。自即位以來。隆寬待下。虛己受人。聽納之勤。前古無有。只因近日二三差除。大臣執奏。給舍繳駁。臺諫論劾。未合聖心。反覆月餘。尚無予決。羣臣既不肯背理而徇陛下。陛下復不肯屈勢而聽羣臣。君臣之間。齟齬既久。情意不洽。易成睽阻。一日二日。萬幾沓來。設于其間。又有同異。展轉激烈。或貽憾怒。則豈特羣臣之罪。不勝誅夷而已哉。陛下父母也。羣臣。子也。子事父母。只欲其喜。豈欲其怒。父母怒。則一家不寧。陛下怒。則天下不寧。此臣所甚懼也。陛下聖度如天。萬萬無此。臣但見羣臣屢批逆鱗。忍其至是。是以願為陛下先事言之。然臣亦非敢以臆說欺陛下也。臣嘗讀周公旦無逸之書。至篇之終。曰。自商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謂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謂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乎厥身。且之此言。真萬世帝王龜鑑也。夫所謂小人

怨汝哥汝者乃後世指斥乘輿之類其犯上瀆尊與抗疏陳諫者蓋不可同年而語矣而四君聞之反取之以為德任之以為愆然則怒安從而生哉儻不如四君之能聽則購張為幻之人必指其言曰此怨吾君之詞也此冒吾君之詞也人君不察從而信之則失為君之道無寬裕之德其弊至于亂罰無罪殺無辜者蓋有之矣陛下慈仁覆物謙虛無我固當上擬四君然臣猶不免以購張為幻之人為懼者誠不為無見也劉向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志者開羣臣之門羣臣之言陛下既疑而不聽則購張為幻者可以投間而起矣臣逆料其說不過有三必曰陛下之命羣臣執之不行是天下之事盡由羣臣不由陛下為此說者是以唐明皇待陛下非忠臣也昔明皇欲加牛仙客尚書張九齡以為不可又欲加竇封九齡又以為不可李林甫揣上意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書明皇信之復以仙客實封為言九齡固執如初明皇曰事皆由卿耶自是林甫進九齡罷而唐之治亂分矣此豈陛下所欲聞乎又必曰羣臣為此不過欲歸過于上邀名于己耳為此說者是以唐德宗待陛下亦非忠臣也德宗欲為唐安公主造塔姜公輔表諫德宗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止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夫不善之事行之則為過改之則為名人君能改則名在人君人君不能改則名在諫者德宗終守改過之吝竟失從諫之名偏心忌克此豈陛下所欲聞乎又必曰號令已行不可復反是以反汗之小嫌傷從諫之盛德亦非忠于陛下之言也臣請復以慶曆元祐之事辨之慶曆三年仁宗既除夏竦樞密使後用御史中丞王拱辰樞密使等十一疏追竦樞密使致元祐元年哲宗除安撫知樞密院給事中王巖叟封駁竟因巖叟免之章令依舊職此皆大臣也尚不憚于改除又何取號令之不可反乎且羣臣獲仕清時固欲陛下躋祖宗之盛際邁帝王之極功身荷美名主都顯號偶有違拂誠非得已陛下諒其忠則踴躍恐悚猶不自安陛下不諒其忠則沈移轉徙何所不至事背不顧妻子故犯君父之怒乎陛下今日雖未有怒羣臣之意臣恐購張之說萬一不解則必有觸此機而動者矣蓋人君胸中當如清水明鏡一毫不留乃得其正四君之所以不致含怒蓋謂是也臣愚欲望陛下恢廓聖懷和平宸慮以天下之理察羣臣之言酌其是非早賜處分或罷召命或與外除毋使購張之說能惑聰明忠善之臣或罹播棄實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乞議知院胡晉臣與罷樞密使會議疏
熙寧四年七月
臣等聞書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古者人臣各揚其職以輔忠于上如此晉知悼子未葬平公擊鐘而飲酒宰夫杜蕢揚解以罰師曠蓋責其當言而不言也臣等非材充員三館乃仲夏辛卯有旨令舉樞密故事置酒館中恩至渥也臣等豈不以拜賜為榮屬以六月十三日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卒于位朝廷方議卹典未下夫敬大臣體羣臣此陛下之本心也羣臣若貪陛下飲賜之榮致虧陛下軫卹之體豈不有愧于黃哉是以願有言焉臣聞祖宗優待大臣備極其禮至于死生之際尤為隆厚端拱中簽書樞密院事楊守一卒上親臨哭送終之禮率加常數咸平二年樞密使曹彬病上幸其第問之臨月彬卒臨其喪哭之慟未幾樞密使楊革卒冒雨臨其喪嗣舍在委巷中乘輿不能入至步以進景德三年樞密使王

繼英卒上即臨哭賜白金五千兩遣內臣護葬併為葬其祖父實元元年同知樞密院事王博文卒時上宴金明池既歸而奏計至即趨駕隨奠如此之類不可殫舉且景德中嘗詔鴻臚寺入內侍省太常禮院羣臣嘗購贈者關移不得過兩日慶曆中太常又議天子臨奠禮不可緩若奏計在末前當日出在末後次日出其速如此蓋君父也臣子也未有子喪而父不哀君元首也臣股肱也未有股肱傷而元首不痛者情之所鍾政自應爾臣等竊見胡晉臣卒已半月餘而朝廷贈卹之典未下陛下體貌大臣無異祖宗豈于死生乃不追卹近者士輒之卒即日輟朝未應聖心賢戚遠異人心惶惑未免驚疑得非大臣未敢以聞乎抑太常不舉慶曆之議以告陛下乎或鴻臚內省不能守景德之詔乎不然何以至此夫贈卹之典不下在晉臣無所損所損者國體耳晉臣無所憾所憾者累陛下盛德耳況大臣在殯而小臣燕樂死者未贈卹而生者蒙飲賜其于傷國體累盛德尤不細也臣聞仁宗因宰臣張知白卒為罷社議富弼以母憂去位時晏成裕知禮院亟言于上曰君臣之義哀樂所同請罷春議以表優卹仁宗從之此陛下家法也搜攷典故以備討論此三館士之職分也臣等輒冒昧緣事以請欲望聖慈詔大臣早議胡晉臣卹典所有曝書會議乞照天聖年間罷社議故事施行庶幾典禮之行各當其宜上可以無愧于祖宗下可以免譏于天下惟陛下留神垂聽取進止

乞車駕過重華宮疏
熙寧四年九月

臣聞大學之九章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古之君子不出家而成就于國者如此而已矣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此者也恭惟陛下嗣無疆大屨服四年于茲講求治道非不動至然而風化未興習俗日趨闕門乏雍穆之風郡國多陵犯之變遠未暇言姑言其近御史臺朝廷網紀之地而羣不逞敢奪人其中驅擊于市餘杭縣去行都纔百餘里而無賴之人輒登縣治而逐其長秀州私販鹽者巡檢捕之反縛巡檢而殺士伍其無忌憚至此耳目習熟以為故常循循不已禍將益大不可待之為小變而不顧也國家法令明備若使此等可以法治則人固畏之矣法密而人不畏此非法之罪也大學曰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陛下抑嘗自反矣乎書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又曰民不靖亦惟在王宮邦君室古之聖人非是疆認以為己責理固如此易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然則欲使君臣上下各盡其分豈無自而然耶恭聞壽皇皇帝之事高宗也備極子道其始受禪欲日一朝高宗不可于是下做漢制月六朝焉已而高宗復難之始展為朔朝然不朝之日晨昏定省之禮飲食上下之節寒暑溫清之宜無不聞之雖有南北宮之不同而父子禮如處一堂自舜文而後事父母盡其道惟壽皇而已耳此皆陛下所親睹想當時宮闈之間委蛇曲折所以悅夫親者陛下又皆心得之外庭不得知也至今天下稱頌壽皇之德必指事親為第一事以壽皇之事高宗如此則陛下之事壽皇當有以過之而後可若纖毫有所不及則天下之責必至蓋壽皇之于高宗與陛下之于壽皇又不同故也陛下自即位以來供養三宮未嘗有缺止因前歲聖躬不利于是過宮稍稀夫過宮固事親之末節也今日三宮之情如春風和

氣何嘗計此。然有不可已者。陛下事親。自視孰與周文王。文王朝王季。且日三焉。而陛下歷月不過宮。可乎。是不可委之于偶然而已。以是為偶然而弗恤。則其他以偶然而罷者。亦必猶是也。夫稍不過宮。直以為有損于孝。固不可。然今世之所謂孝者。曾不過如此等事。于此有不謹。無怪乎人之輒以議已也。何也。吾之所謂實然者。誠未有以大信于人。則捨禮文之間。抑何以自見乎。且父母之愛其子。不論貴賤。其情則一人。至晚年。愛子尤切。倚門之望。豈獨閭巷之人哉。況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疑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此亦壽皇恐人得以竊議陛下。故為陛下辭責于人。此蓋壽皇美意。必非不願陛下之來也。陛下懷疑壽皇不喜陛下之來。豈與何不一往以嘗之。上可以感動慈親之意。下可以解釋國人之疑。今日壽皇愛子之心。人莫不知。而陛下事親之心。人猶未信。自去年陛下不過宮。得之道途之議。籍籍可畏。不知曾有舉以告陛下者否。似聞宰執侍從臺諫。亦嘗泛然有召亂致禍之言。已而竟不過宮。言遂不驗。然亦幸而不驗爾。今日不可以其言之無驗而遂忽之也。臣所以欲有言于陛下。而必首及近日數事。政欲陛下知人情已動。不得不警爾。抑又有大可愛者焉。臣聞之道途。皆謂兩宮之情。頗不如舊。疑間之隙。漸覺有形。此雖小人見陛下久不過宮。有此擬議。然臣以事揆之。亦有不容不疑者。陛下既舉慈福慶壽大典。自合奏稟。而陛下不行。此一事也。陳源乃壽皇所迷逐之人。而陛下錄用之。此二事也。壽皇近失長婦。若庶人見父母晚年。遭此憂戚。亦必親贈之。而陛下不往。此三事也。積之不已。其疑愈深。卻恐因循。遂成阻隔。此豈細事哉。竊聞嘉祐治平之間。英宗母子。繼武已開。內臣任守忠等。間諜之于內。大臣則韓琦富弼。侍從臺諫則呂誨司馬光王疇等。調停之于外。當是之時。小人惟欲其離。君子惟欲其合。天錫我家。社稷有賴。二聖英睿。既不惑于小人之言。而諸臣懇側。又足以動天性之愛。所以天下禍亂無從而起。蓋自古人君骨肉之間。指為家事。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關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深憂者。陛下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臣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兩宮豈堪有他疑哉。方今廷臣無不知此。每至聚首動色而憂之。然臣嘗竊聞其議論。皆未有忠實為陛下謀者。或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人誰無親。親所當事。奚待人言之適足激陛下之怒。不如聽之。天理自還。為此說者。委陛下為不足與言。此最不忠之大者。或曰。此亦非言語論說所能動。獨有壽皇降意以就陛下。或可回爾。為此說者。是又欲僥倖陛下。一出以厭人情。而不知其誤陛下。尤甚。倘為此舉。在壽皇固慈矣。然倒置如此。于陛下得為安乎。使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徒。當今日。臣知其獨有事親不可不孝一說。告陛下。必不委曲回護。反累聖德如諸臣者。臣實慕焉。臣竊觀陛下近日所為。視中唐九經。已犯其五。臣之所欲言者。蓋不止此。此特大學九章中之一條。最大者也。惟陛下幡然改圖。一新聖德。使綱常之間。了無所愧。不特可以息禍亂。又且可以致太平。初無拘礙牽制。在陛下反掌之易耳。何憚而不為也哉。干冒宸嚴。臣下情不勝隕越俟命之至。取進止。

止堂集卷三

奏疏

論小人疑間兩宮乞車駕過宮面質疏編錄四

臣輒瀝血誠。仰干天聽。臣聞人主不可有所疑。疑則天下之情。壅遏而不通。天下之事。廢格而不舉。其為害至切也。故歐陽修嘗奏疏仁宗皇帝曰。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治。而常至于亂。莫不欲明。而常至于昏。其故何哉。患于好疑而自用爾。夫好疑而自用。其弊乃至于昏亂。修之言非過也。情既壅而不通。事既廢而不舉。則理固應爾也。恭惟陛下。聰明睿智。度越常主。忠信誠懇。孚于天下。羣臣獲事休明。自非病風喪心。安敢輒以昏亂二字。重誣聖世。適自今歲以來。朝廷機務。多疑不決。宰執侍從臺諫。皆陛下委以心腹。耳目之寄者。言輒不行。金字牌專一報機速軍事。尋常郵傳文書。莫此為急。亦復委之不信。雖無昏亂之形。而有昏亂之理。有識者固已憂之。然其事皆有迹可攷。一日清明。蓋不待頃刻。而可以一言辨之。不難也。惟是重華之朝。累月不講。閭閻竊議。其言萬端。多出揣摩。類不可信。逮至九月二十二日。忽自南內徑罷過宮指揮。而後羣臣始知兩宮必有所疑。不然。陛下天性至孝。不應于至親父子。忽然相忘。如此。臣聞之道途。陛下宮闈之間。上自中宮。下逮嬪御。或遇生日。其大者則必有所宴集。其小者亦必有所錫予。蓋不如是。則人情必有不安。事有慈福誕彌之月。而不親舉萬年之觴。壽皇聖節。近在朝夕。而進香故事。

又復不舉以臣授之陛下非大有所疑于中必不若是然壽皇之子陛下乃親父子親父子復何所疑而至此乎臣觀自古帝王親父子嘗有睽阻者惟舜而已爾其父至欲殺之其母若弟又從而設為機穿以圖之至難處也然舜未嘗疑其父亦未嘗怨其母與弟惟憂憂齊慄負罪引慝自今觀之舜之事觀古今莫加焉豈有罪可負有慝可引也耶而舜猶如此者非偽為也其心以謂吾事父而不得乎父即為罪與惡矣故書紀其祗載見父而父旋有允若之應夫舜之祗載以見其父真情實意所從而感發之機也使其不見詎敢望其允若哉今之時非舜之時也舜處其變陛下處其常舜為其難陛下為其易計時授事舜豈敢望陛下然舜能處其變而陛下乃不能處其常舜能為其難而陛下乃不能為其易獨何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為者亦若是孟子曰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臣雖愚慙固不敢謂陛下不能為舜之事也邇者羣臣抗章無不切至而大聽穹窿未見昭格此固羣臣爭誠有所不足詞語有所未明然臣竊料必有植此疑根于陛下之胸中者見外庭紛紛有奏疏將千方百計謀陛下之聽使陛下不省羣臣之言未可知也此亦聞官論宰執侍從以所疑之故而一時無有忠實懇惻能啓迪聖心者是以其疑至今未解臣方聞有此官論時雖竊喜陛下推赤心以待臣下不示形迹而又竊憂其遲回不決必將益甚也何也陛下豈復有疑為此疑者必有人焉其人聞陛下將與羣臣剖析此疑則其心必如沸湯惟恐陛下父子一見天性復還則前日間言反將為莫大之禍臣料此人自此將益為間諜妄指形似實感聖明使陛下不復出必怒聖父或傷陰陽之和乃適其意然陛下獨不思萬一如此彼之計誠遠矣陛下豈不負天下萬世之責乎臣甚為陛下惜此也昔顏考叔以遺母之意感鄭莊公卒能復莊公母子之愛李唐山人亦以愛女之心感唐肅宗而不能通肅宗父子之情其機一也而應否異者莊公無人間之而為肅宗父子之間者李輔國輩尚在左右故也然則羣臣之言不能感陛下豈不類是哉雖然陛下既因是人而起疑矣一旦欲使遺釋其疑固甚難也何也未知陛下所疑者何事而無以辨之則固難望陛下之幡然也臣嘗聞陸贄有云明則罔惑惑莫甚于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于見疑而不與辨惟明與辨乃治疑之良藥臣竊觀陛下多疑皆始于不喜明辨之故然外庭之事羣臣尚能為陛下辨之乃若父子之間非陛下自辨之不可也臣愚欲望陛下肅命變與兩朝重華反躬自咎極其誠意盡以所疑之事面質之于壽皇壽皇見陛下如此必將感發慈憂憤然相接盡以所疑明辨之于陛下臣始見陛下父子自此天清地寧日光月潔當無一毫之間可窺矣方今兩宮睽異落落難合而臣知其必可合者以父子天性不可泯滅但恐隔而不通則無如之何若陛下感于此壽皇必應于彼視影響形聲猶為不速也反昏為明轉亂為治直在陛下他人安能預哉臣但能為陛下言之而已惟陛下念之于胃宸嚴臣下情無任隕越俟命之至

論陳源間諜兩宮宜斥逐軍駕往朝重華以息謗騰疏 紹熙四年十一月

臣輒瀝血誠仰干淵聽臣備數三館無補公上比隨同列疊抗封章陳乞陛下過宮幾至煩黷臣于十月十七日又嘗獨上一疏謂陛下久不過宮必有所疑而植此疑者必有人焉深恐其益為間諜欲乞車駕

早過重華親辨其事意雖誠懇詞實荒疎不足以裨補聰明實深憂懼至十月二十六日忽聞陛下遣宰執詣重華奏事雖未見變與順動而已知父子情通至次日降過宮指揮聞闕之人破涕為笑聞之道路皆謂陛下嘗明諭大臣以小人間諜之語將有行遣人皆謂陛下父子自此當歡愛如初矣而臣實未敢以為喜也何也陛下既明諭問者姓名而大臣不能正其罪問者不去則陛下過宮之期必不可必矣蓋天下之人皆願陛下過宮其不願者不過此三數小人其平日造作疑阻以間陛下父子者不知其幾何矣一旦陛下父子相見豈不憂其言語之敗乎豈不憂其罪戾之及乎臣嘗見陛下臨朝與羣臣語及過宮未嘗不動色及入中禁即變其說是以知左右之惑陛下者衆而陛下之父子終未得相見也既而果聞中輟不勝憂懣臣不敢保借首領終為陛下明言之臣在闕門之外詎能知為陛下父子間者果為何人耶抑為何事耶臣但見自昔間人父子者皆必有故遠則與慶之事猶有明皇結歡父老召宴將臣之可指近則靖康之事猶有徽宗不發邊角截留兵卒之可疑壽皇自攝遜以來何嘗略有此等痕迹陛下試舉問者之言一質之于外臣知其必妄無疑矣臣不知陛下所以久蓄此疑而不決者果何故也耶臣知非陛下不欲決但數問者不欲決耳陛下早決此疑一日則小人必早獲罪一日陛下遲決此疑一日則小人必遲獲罪一日陛下若但蓄此疑而不決只是為此數問者匿此惡而不使之敗陛下不忍于數問者以受天下之謗而乃忍于壽皇以成數問者之奸乎然臣亦恨陛下未有忠實首公勇敢任事者為陛下辨此疑任此事也今日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以調停重華臺諫暨百執事但能仗父子之義以責望陛下至于疑問之根盤固左右者略不敢一語及之曾不知此疑根未除雖至情有不能通雖大義有所不能舉譬如陰沍之雲凝結未散非疾風動蕩盡力掃除安能使太陽廓然皎日復麗哉臣區區愚忠誠不忍陛下為此數小人者受天下不義之名如此也故終日忘食終夜忘寢思有以告陛下十月十六日之疏猶未敢爾言之今事急矣不得不言矣竊見今日內間諜兩宮者固不止一人惟見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日復遭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禍必自源始方源未進之時雖陛下過宮已疏然源之進也政以知陛下此疑已動而其黨之進源也亦欲陛下此疑愈固也源輩既在宮中臣知陛下之疑未易可解蓋其膽大敢為欺罔機深能為狡獪陛下飲食居處皆將投以所疑重華往來問訊皆將指以為疑或陽請陛下出而陰尼陛下之行或名為畏懼壽皇而實以激怒陛下千方百計神出鬼沒雖不可得而窮詰而其情狀愈態不過是數端而已矣大要只欲陛下父子終不相見而後其志始遂矣古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謂其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也今日有父子而間絕之則其于君臣何有哉陛下下儒以斯人為忠則臣有以驗之矣始李輔國之欲間肅宗父子也張后與焉既而父子睽異輔國得志卒之殺張后而致肅宗亦隨以亡者實輔國也陛下自今觀之聞人父子者豈不可畏也哉今陛下久不過宮而道途紛紛議及中殿陛下以為誰實為此宮禁之事祕不可聞所以騰播于外者皆此輩為之也今日如此後可知矣司馬光嘗論高居簡以為置居簡于肘腋恐令陛下父子兄弟夫婦皆不事臣見源輩實不殊此故臣愚欲望陛下亟發威斷斥逐陳源以謝天下然後肅命變與兩朝重華負罪引

愚以謝壽皇使陛下父子默然宗社有永豈不幸歟若陛下以臣言為愚妄不足採取即乞放歸田里以畢餘生陛下既已赦臣不可使臣為小人所陷不勝忠憤懇切震懼悚恐以俟威命之下

進內治聖鑒疏時為起居舍人

臣聞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古之哲王出而照臨萬國必有宏綱大紀以貽厥厥後然其道不過自內以刑外正本以及末而所謂刑名度數政事法制有不在察察然也自秦以來惟務以法制下凡治人之具求之已詳而分內之事所謂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者特謬特甚蓋有不忍道者也三代以後惟漢唐號為小康其間賢君猶愧于此然則治道之不如古無實耳矣惟我祖宗受天明命拯亂傾否具有本末度越中古不止一事而先民推其所以致豐大之業者必以家法言之范祖禹曰自三代以後未有若本朝家法者也呂大防當元祐時嘗侍講英講讀因進曰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所立家法最善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閣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無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皆尚華侈本朝宮室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闈出與入聲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步履廣庭稍習寒暑爾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此尚禮之法也至于虛己納諫不好收繳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飲食不貴異味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足以致太平者臣嘗因二臣之首欲探祖宗家法類為一書而還方賤吏不見國史傳聞小說不敢盡信抱此志願半世莫伸昨蒙陛下官之成均成均舊有國朝會要及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錄本因得竊讀于是祖宗修之身刑之家者可以略見一二遂妄編次以成一書取監于先王成憲之義名曰內治聖鑒其目則略循會要之舊其事則多本長編之書一時名臣奏請有足裨補聖治者亦復採錄間有愚見輒復論著遺逸差謬不敢謂無然而區區二臣憂國愛君之心竊庶幾焉謹繕寫成編投進以備乙夜之覽取進止

附日記初紹熙五年正月十一日直前奏事進內治聖鑒有旨東華門內引其日上御小閣既奏聖躬萬福訖上顧而笑曰新除後都不求對久欲見卿說話因謝上除命趨進諭云此官朕須待有學識人方除乃奏云臣前日力辭新命正緣學疎識淺不敢當此再三謝訖復奏云臣先任國子監丞日准御前有旨下本監取資治通鑑長編臣隨即繳進因奏國子監本不如秘書省本後又聞有旨取秘書省本付講筵所節錄竟未曾成書上乃顧所進內治聖鑒云此乃是長編節本耶奏云長編若節非十數册可盡臣但將祖宗家法集為一書以備乙夜之覽上云祖宗家法最善漢唐所不及遂讀進書劄子讀劄子至呂大防說處外戚之法處上云祖宗待外戚最嚴此處便不可容易壞了奏云陛下聖諭極是祖宗不輕委外戚以權任亦是愛養親戚之道又納進書表因奏云臣之此書大抵官官女子之防尤嚴此輩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上云不測得

論人主當勤循天道疏紹熙五年正月進

臣聞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聖憲天者也故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無一事而不與天同也吳天曰明及爾出王吳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息而不與天通也洪範以五事次五行而論之以庶徵要之以五福六極豈獨為是奉合哉猶人之一身氣作于內則動于容貌形于顏色者皆是物也事有二乎恭惟陛下愛人如天之博博博博如天之專直陟降左右與天為一和氣致祥宜如影響然自去秋以來大異數見星變地震生毛雨土赤皆作于夜黑子見于日大率相去數日輒有一事當是時人皆皇皇然為陛下憂之而臣則不以為憂何也見天之不忘陛下者甚切也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欲止其亂也無異父兄之子弟雖譴怒詞責若甚可畏其意但欲使之成人耳苟能因是以恐懼修省乃進德之實地也此臣所以不以為憂也及至十一月望日車駕過宮人情歡豫其晝晴寒夜忽飛雪又兩日而日中黑子頓消當是時人皆欣欣然為陛下喜而臣則不敢以為喜何也臣于此見天與陛下合無間陛下動靜語嘿豈可少有不合于天乎神宗皇帝嘗禱雨而應富弼奏曰修德致雨其應如此萬一于德有損其災應豈有緩耶此臣所以不敢為陛下喜也臣懷此欲告陛下久矣茲蒙異恩擢置右史脫落資格躡而進之荷天之寵無以為報惟念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為職陛下言動之善臣皆得記之以為世法陛下言動之不善臣亦得記之以為世戒作而不記臣固不敢辱其職然書而不法臣亦豈忍舉其職而使陛下遺萬世之辱哉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皆備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夫正天道也古之王者能守天之正道政以巫史卜筮皆備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警懼于王非諸臣固欲拘檢于王也王實藉之以自拘檢其身也後之史官君舉必書謂之善于其職則可謂之忠于其君則未可近世記注之官許以直前使得獻替此意蓋甚美也與其必書以懲其失于後孰若熟諫以救其失于先乎此臣區區之心也臣愚欲望陛下反躬自省勤循天道欲如天之剛則無所牽制不屈于欲欲如天之健則兢兢業業不敢怠荒如天之中則每事循理不倚一偏如天之正則一出至公盡絕私意由是一而不二則為天之純由是養之益和則為天之粹由是而無所不致其極則為精而與天渾然矣陛下端拱無為而守之于上臣等靖共厥職而欽承于下君臣之間雍雍熙熙豈不休哉萬一陛下未能以道制欲則雖欲諸臣箝口結舌以苟取容亦有所不可蓋人主天也人主有一毫不與天相似而其臣不諫則為不能以天事其主此乃不忠之大者臣不敢也惟陛下察焉

附日記又口奏云臣幸備員記注之官日侍清光伏見祖宗待記注官不獨責以史事元豐以前多令兼諫院元豐定官制之後雖不令兼諫院然許以直前奏事即是責之獻替之職臣自此或有愚見不敢輕具劄子只乞引對奏陳上云甚好有事但來乞對

乞申飭奏事臣僚錄所得聖語報記注官疏紹熙五年二月

臣聞古者王前巫而後史史官侍于王所當不遠也唐貞觀初仗下議政史官猶得執筆記之于前本朝元豐中嘗議臣僚前後殿登對許記注官侍立著其所聞關於治體者元祐中復令通英講讀罷臣設留

身奏事亦許記注官侍立近時此等制度皆已不舉獨有臣僚對罷錄所得聖語報記注官一節爾然前
後因循或稱無所得聖語是使載筆之書多所遺遺陛下明讓容斷隱而弗彰史官失職莫此為甚臣竊
見本朝歐陽修嘗奏請自今後前後殿上殿臣僚退令少留殿門俟修注出而錄聖語臣愚欲望聖慈用
修之言特加申飭每遇前後殿臣僚奏事退許當日侍立官就殿門錄所得聖語其有內引者令移文取
會庶幾記注得以備載俾聖謨洋洋嘉言孔彰無愧三代不勝幸甚

附日記是日復口奏云臣竊見起居注每于車駕過宮月分必書某日車駕詣重華宮慈福宮起居如
不出即書云恭承壽皇聖旨免到宮如一月不出即四次如此書又如陛下去年半年不出即如此書
幾三十次恐非所以示後自此望車駕每月一再朝北內上云誰如此書對云起居注乃繁日之書每
日陛下舉動皆合記況是車駕講定省之禮安得不書上云既是壽皇有旨教不來只直書對云雖是
壽皇有旨免到宮陛下御豈可不去今日以兩泥免豈無晴日今日以暑熱免豈無涼日今日朝士大
夫見車駕不過宮尚不知因由何況天下今日獲親事左右者尚不知因由何況書之史册以貽萬世
恐累盛德臣獲居近列惟望陛下盛德日新凡所記注使皆足以垂法萬世乃是臣之志願若萬一書
之史册或反貽後之譏議臣實不忍也上云須著去早來丞相亦說來已盡說與丞相了須去須去因
再三勉贊

論斷斷得失疏 三月五

臣恭惟陛下自即大昨五年于今廣覽衆聽隆寬畫下自古願治之主克己自勵勉強欲為而不能者
下為之無難焉其所謂有能政治之資者也然播紳之間竊議聖德猶以剛斷不足為恨羣臣進對必有
以是告陛下者臣不知其說為何如但見陛下期年以來施為稍異若示人以不可測者政事舉措稍不
備節奏進退臣下頗不事禮貌意所欲用雖給舍屢變而不可回意所欲雖盡謀彈擊而不可動官寺
任職于中禁而不用詰命內廷取財于總司而特免錄黃如此之類未易悉數其始事臣爭之而不能得
其終陛下行之而不復疑一時操縱自我予奪自我仰窺聖意必自以為能駕御臣下而權綱在朕矣然
而紀綱廢廉恥滅陛下雖快一時之意而不知實為異日之憂蓋紀綱廢則國制亡廉恥滅則
士氣奪國制亡則禍亂所由作士氣奪則緩急不足恃此臣所甚懼也夫人君而無剛斷誠不足以宰制
萬物統御萬方然所謂剛斷者豈以事自己出人不我違之謂哉司馬光曰聞人之言而能別其是非故
謂之聰見人之行而能辨其邪正故謂之明去是而捨非去邪而用正故謂之剛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故
謂之斷然則剛斷者蓋謂于是非邪正之中有所辨別而能執持者是也事有是非不問邪正不分而獨
任己見以為剛斷者乎不知誰為此說臣深恐其誤陛下也臣竊觀今日陛下所為不過以勢屈羣下使
之從己而已夫人主其威雷震也其重萬鈞也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夫誰敢不從然陛下無徒喜其從也
從者未必非禍違者未必非福孔子曰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
而喪邦乎此不可不察也陛下勿謂今日恬嬉無事可以肆意臣仰觀天象則變異屢作俯察人情則輕

止堂集 卷三

四一

浮易動官府無嚴重之勢小人有機慢之心無異駕腐舟泛滄海所幸風濤未作爾正紀綱以立國制
廉恥以作士氣臣謂陛下朝夕在念猶恐不及而況可敗之耶乃若陛下剛斷不足臣亦憂之然此不可
以強作也臣願陛下講學以明理循理以攷事理既明于胸中而不可惑則斷自明于事外而不可移此
三代盛王所謂勇智而後世賢后所謂明斷也惟陛下察焉

因禱雨論車駕不過重華宮無以消弭災沴疏 三月五

臣恭聞二月二十三日有旨日輪侍從官一員詣天竺寺禱雨臣雖庶官次亦當行臣于今日齋戒
夙興奉將澗旨跪辭致敬惟懼不虔然朝廷祈禱以來臣竊觀天意未見感通繼雨即風繼風即晴常若
有散之而不符合格之而不符下者訪之諸處皆未決治農事已過早勢可憂臣自服職柱下凡四閱月
已兩被旨禱雨天竺皆無昭格此蓋諸臣誠敬不足不能仰達宸衷合被譴詞理無疑者然臣竊伏自念
水旱之災何世蔑有禱神不舉具有憲章若成湯之桑林周宣之雲漢無非反己自咎藉以徵福于神蓋
未有祇事祈禱以冀感通者也臣竊聞仁宗皇帝每遇水旱必露立仰天痛哭自刻責盡精竭慮無所不至
而韓琦猶謂陛下欽順上天之誠可謂至矣其于消伏災沴之道則猶未焉琦所謂消伏災沴之道者即
書所謂惟先格王正厥事者是也當是時廷臣多持此論故景祐元年旱李淑歸咎于爵賞過優康定元
年天久不雨龐籍以謂費用奢廣出納不嚴所致二臣之言災異亦異乎漢之諸儒矣然概之格王正厥
事之說則誠有此理也富弼謂天地人本是一氣氣既相貫氣動則應人君欲致天地災祥以是察之而
已臣竊觀今日所以不雨所以召此者雖未易數然其大者未有若過宮者也臣非強自牽合欲得陛下
因此警懼幸聽臣言實緣天人相與理政如此夫匹夫之賤孝于父母猶能致天降甘露地列美泉設或
不然禍亦視此而況陛下據億兆人之上則其勢力感通必視億兆之衆蓋不止如匹夫而止也陛下豈
不見去歲未過宮之前黑子見于日赤皆作于夜既過宮之後瑞霖忽降災變盡消感應之理其速如神
則臣以為今日不雨在于不過宮豈過也哉且向來無雪因常禱而不應矣去歲之雪乃因不禱而得之
陛下非不禱也禱于壽皇即禱于天竺也今不一定省于北宮而但懇祈釋氏使釋氏無靈則已釋氏有
靈而真可禱也臣知必監陛下事親之念必不監陛下命臣之旨也何也兩宮不和則天下不和天下不
和則天地不和天地不和則釋氏雖欲強雨以應陛下之求將不可得矣蓋天地和則雨未有不和而雨
者陛下下一念憐回則和自陛下而生一念不回則和自陛下而下而乖願釋氏何有哉陛下下不聽臣之言非
特不能得雨于釋氏陛下今歲郊祀合祀天地而不先求夫所以得天地者臣尤以為憂也孝經曰事父
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謂之明察者蓋無毫釐不盡之謂也于父母有不盡之心則于天地有不
盡之心矣此心儻有毫釐之不盡尚何以事天地乎此臣又非特為不雨而言也情出迫切言詞狂悖天
威咫尺俯聽誅夷惟陛下財幸取進止

止堂集 卷三

四三

論宰執陳乞過宮當賜聽納疏 三月五

竊見近日廷臣自宰執至于百執事陳乞陛下過宮不知幾疏皆不蒙聽納至一日之間舉朝求去自古

及今。蓋未聞有此等事也。臣謂陛下見此。必加省察。乃聞宰執開陳。聖怒巨測。夫陳善閉邪。人臣之職分也。羣臣獲事休明。偶見陛下過宮稀闕。恐虧孝道。故畢力開陳。庶幾感悟。雖詞語狂悖。舉措輕脫。然究其中心。則皆有忠愛君父之意。若以古人之法揆之。不惟當容受聽納。又當獎勵激勸。然後士氣可振。國勢可安。而陛下反有含怒之意。將大有所懲戒。此則臣之所甚憂者。用是味萬死一為陛下陳之。臣竊惟今日之事。憂陛下者。指小人以為間。願陛下者。指君子以為激。夫以臣事君。或出于激。此固不可。然有輕重焉。君子雖激。猶為愛君。小人之間。直損君德耳。陛下至親父子。若非有間。事至于是。羣臣但見陛下久不過宮。人情洶洶。不勝憂懣。只得以大義勉陛下。小人必曰。若如此而出。是陛下本不孝。因羣臣而後孝也。本其意。止欲固其間言。使不至于敗而已。陛下乃從而信之。可乎。設若陛下不聽羣臣之言。終于不出。亂成由是而生。則昔投間于陛下者。又未必不推為羣臣之激。有以使之也。而陛下又加怒于羣臣。可乎。小人始以間陛下。而終以激殺羣臣。豈不重失天下之心哉。陛下試觀二十二日聖駕不出。舉朝求去。如出一口。此豈有形役而氣使之者。蓋出于其心之同然。故不期而動如此。陛下以是推之。則自此舉止動息。若稍不順人心。其應又豈止此。而陛下不懼。可乎。臣觀陛下近日所為。多拂正理。惟有容納諛直。闕略狂狷。所以人心未離。若更于此路稍加荆棘。則陛下大事去矣。陛下豈不思此等本何所為。而不容之乎。此等不過少忤陛下之意。陛下若遂去之。則願陛下者進矣。陛下抑思今日之事。忤陛下而欲陛下全事。願之孝者。為愛君乎。願陛下而欲陛下失事親之孝者。為愛君乎。陛下但與羣臣較從違。而不與天下較逆順。臣雖至愚。未敢以為然也。陛下疑之益甚。則兩宮不合。既為君德之玷。諸臣得罪。卒兆國家之禍。是未可知也。陛下若聽羣臣之言。父子如初。不惟聖孝光明。上紹虞舜。羣臣亦得安意奉職。共登太平。豈不休哉。國家安危。羣臣禍福。繫此一舉。此臣所大憂也。惟陛下下念之。取進止。

止堂集卷四

奏疏

論軍駕大不過宮無以舉記注職守疏紹熙五年五月

臣輒冒萬死。仰控忠懇。臣本無才術。謬司記注。近數奏論過宮稀闕。載筆難書。書之則臣不知愛君。不書則臣不知守職。書與不書。臣皆有罪。是以抗章自劾。陳乞寬逐。聖恩寬大。俾復故官。威命一臨。踴躍就職。陛下既未許臣以去。則臣安得不復修其官。用敢冒昧條舉一二。陛下事親。禮有常數。設若壽皇有旨。免到宮。臣猶可書也。四月二十二日。初無免到宮之旨。而陛下不出。使臣如何書耶。尋常問安。偶免到宮。猶可書也。五月七日。既以壽皇聖體不和。遣官奏告矣。旋有旨免到宮。使臣又如何書耶。然初八日。免到宮。既云有壽皇聖旨。猶可書也。今月十五日。初無免到宮之旨。在朝羣臣。累請問疾。乘輿已駕。道路已清。而復不出。使臣又如何書耶。十九日。為壽皇服藥。肆皆天下。連日都人。願望翠華之出。不啻望歲。而陛下安然不動。使臣又如何書耶。然此特見之闕報之粗者耳。若夫道路流傳。至有不堪聞者。臣雖不得而書。計必有野史。書之。其言但有增加。必無隱諱。傳之後世。重累聖德。臣實為陛下惜也。臣竊見近日羣臣請陛下過宮者。不止一人。或將順。或正教。或解釋其疑。亦不止一說。言語忿激。引類襲慢。殆不可恕。而陛下受之。曾無難色。一入內庭。其意即異。果何為而然哉。是必有誤陛下者也。然誤陛下者。不特間諛陛下

父子而已。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儻非羣臣，忠愛陛下，誰敢及此。今陛下外雖受其言，而內實背之。是必有謂羣臣舉不足信者也。謂羣臣舉不足信，則是又疎間陛下之君臣矣。羣臣但見壽皇春秋已高，多近醫藥，恐陛下因循不見，或成不可追之悔，故勸陛下太急。小人知陛下父子天性，終必復還，惟恐羣臣之言入，而陛下之天性復也。故誤陛下愈深。想其為說不一而足。臣觀近日壽皇遊幸，而陛下無所效。壽皇服藥而陛下不及省問。陛下豈忘此者。是皆內侍愛己甚，惟恐陛下疑其輒通重華消息，故不敢以告。致陛下事親之禮少虧。今小人又欲以此離外庭之臣，使外庭之臣，俯口而不敢言，則陛下父子終身不可見矣。豈不痛哉。彼小人者，既離陛下父子，又離陛下君臣，使陛下孤立于上，內外不得通，禍亂不得聞。此其意欲何為。而陛下不悟乎。若此等事，法皆不利于陛下之身，而陛下冒行之。臣實痛心疾首，不曉其故。以陛下聰明睿知，纖悉必察，何獨于此略不省覺。蓋小人誤陛下已深矣。彼但使父子恩意之間，一日損于一步，如履淤泥，一步深于一步，則不待更加譏毀之言，而陛下自不能已。可不謂慘耶。然以臣觀之，父子之性，出于天命，安能終于嗾。惟患聖心不回耳。聖心一回，臣以為處此甚易也。夫木本不哀，有童則哀，一去其蠹，木如初矣。父子本無嗾，有間則嗾，一去其間，父子如初矣。陛下今若翻然悔悟，將平日為聞之人，揚于王庭，明正其罪，則向來陛下父子之間，小有所不及之事，蓋有任其責者。又何足累陛下哉。臣愚欲望陛下平心下氣，少察所親，無使父子之恩，絕而後悔。小人之間，遂而後悟。天下之亂，作而後圖，則無及矣。惟陛下速為宗社念之。臣為右史，輒及陛下父子之間，自知必干天誅。然陛下之意不回，則臣之職終不舉。是以率意極言，無有所懼。惟陛下幸赦其愚，取道止。

附日記云：是年五月癸未，後殿起居，乞直前奏事，閣門報止。引樂侍郎，起居彭舍人，別日宜引。因思連三日不得直前，乃不離班位，鞠躬奏云：臣為右史，而不得直前，有忠言而不得達，上惟有叩額龍榻，以明臣心。因伏地叩頭久之。血漬龍榻，後起奏云：臣啓陛下，事急矣。陛下為人，既下既不納臣之言。臣當拜辭，闕廷而行。乃于袖取出劄子，置龍榻上。再拜欲出。知閣門事韓侂胄傳旨，令舍人上殿奏事。乃趨出，易鞋赴班侍立。疾宰執奏事退，遂陸殿奏云：臣蟻虱小臣，仰犯威怒，罪當萬死。仰蒙陛下寬仁，復賜引對。容臣奏事。訖下殿謝恩。上云：素知卿忠直，卿理會甚事。奏云：今日之事，無大于過宮。臣自三月十九以後，累有奏疏論此事。未蒙開納。今再有劄子奏陳。上云：甚好。逐段開陳。上皆以為是。且云：須著過去。奏云：陛下在外庭與羣臣言及過宮事，聖意更無齟齬。且與之約為定日，及一轉入御屏，此意便別。此必有人誤陛下。不然，必不至此。上首肯之。然聖意終未回也。是日，余同知因開陳過宮疏，關淚告上云：適來如右史彭龜年，叩額龍榻，以致忠懇。臣子到此，豈是得已。言之甚切。

明堂大禮議 紹熙五年六月

六月二十八日，准吏部牒，承紹熙五年六月二十六日都省劄子，禮部太常寺狀，准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三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今歲郊祀大禮，係在大行至尊壽皇皇帝喪事內，可改作明堂大禮。禮部太常寺檢照國朝典故，即無梓宮未發引，及未祈廟，親行明堂大禮禮例。欲乞朝廷下侍從臺諫兩省官

止堂集 卷四

四九

禮官同共詳議施行。伏候指揮。六月二十六日，奉聖旨，依令赴御史臺集議。右臣聞之禮經，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簋豆既陳，而有太喪，則廢。所以致意于喪也。及其既殯，則惟天地社稷為越緯而行事。蓋天地社稷，死者之所尊，不敢以卑故廢其所尊之禮。蓋所以全致意之義也。恭惟大行至尊壽皇皇帝升遐，今已二十一日，而主上尚未過宮成服。天地之理將不立，而尚何郊祀明堂之有。況天子之喪，敢塗龍輻而緯者，其輻之索也。謂之越緯云者，謂天子當親在殯之時，未嘗一日離左右。惟天地社稷之祭，則許緯以從事。爾今主上尚未臨重華之喪，則何越緯之有。越緯且未合于禮，而乃欲議郊祀明堂之執從，臣不知其可也。臣謂今日集議，當先議所以仰回天意，一出過宮以成喪禮。埃喪禮既成，然後議此。庶得允當。謹議奏聞。

請御殿施行畫一疏 紹熙五年七月

臣輒有愚見，不敢求對，謹具畫一奏聞。竊聞御殿有日，此事須是先具一奏。奏知太上皇，緣陛下即昨已近一月，而父子尚未相見，想聖心亦不能一日事也。直須一兩日納一起居奏，一問達與不達，令泰安宮提舉官收作一處，在太上皇左右。若一日聖體平和，見陛下念父子之心，如此勤切，亦必感動。今已擬一起居奏檢，乞就來日便賜親札，差人申奏泰安宮，伏乞睿照。一陛下今御正殿受朝，羣臣政當以向來晚出為戒。前日車駕出朝，泰安自宰臣以下，立侍殿庭，已覺稍久。必是內侍循習舊弊，先報催班，候得班齊，卻來奏知，所以致此。欲望睿旨，御藥院閣門，如遇朝殿候車駕御後，方鳴排立，候宰臣已到班位，方鳴班齊。車駕即時御殿，仍駕出駕輿早晚亦先定一時候，謂如五點駕輿，撥點御殿，使內外執以為節，無不夙則暮之過，不勝幸甚。一自陛下即位以來，羣臣章疏，朝奏暮達，下情不壅，誠為天下之福。但聞邇來臣僚章疏亦有不下者。若是已達御覽，其言未合聖意，亦合付之外廷，便議可否。不應留而不下，使未達御覽，必是有人隱匿。此豈可不立法以關防之耶。臣愚欲望睿旨，通進司每日臣僚所上章疏，當晚具一單子進呈，開列項目，如某人劄子留中，即乞御批一留字。如某人劄子付出不須批，卻以此單子封付三省樞密院檢察，免為小人壅蔽聰明。上累盛德。今具單子格式奏聞，伏乞降付通進司，逐日依此開具。進入一臣僚上殿，或有進呈劄子，竊聞舊制，遇臣僚奏事訖，駕輿入內，內侍官即便收拾劄子。當御前入一黃袋，就封于御屏後，便請御押入內付與直筆內人伺候進呈。庶免遺墜漏泄之患。伏乞睿照。一御殿之後，欲乞聖旨閣門，按日輪引侍從臺諫官一員奏事。候引侍從臺諫官畢，次引卿監郎官以下轉對官。庶幾在列之臣，皆得一望清光，雖登極以後故事，若從特旨施行，不待有司啓請，尤見聖主不倦接納之意。右謹具進呈，伏取進止。

辭免中書舍人劄子 紹熙五年七月

臣今月十二日，准省劄，七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中書舍人，日下供職者，臣聞命自天，措身無地，竊惟右掖代言之職，政精明一誠之心，況當聖主嗣位之初，更應用斐然之士，要使訓詞之溫厚，必資道術之通明，苟非其人，適足為累。伏念臣頃叨科級，不以詞章素乏雕蟲之能，焉識演綸之體，猥緣末學，嘗

止堂集 卷四

五一

附初清。由此推遷。恐誤差擇。仰惟皇帝陛下。始隨大寶。廣覆羣英。事無緯國之文。可修播告。何必備官如古。首進凡庸。欲望容慈。亟遣成命。改昇賢者。庶幾師首。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伏候教旨。

再辭免中書舍人劄子紹熙五年七月

臣七月十三日。准省劄。以臣辭免新除中書舍人恩命。三省同奉聖旨。不允。威命游隨。不勝悚懼。臣近常遭對。親聞玉音。為清邸人恩例。當候養皇聖帝。祈廟畢日。施行。臣已仰贊陛下。即昨之初。示人不私之意。如此。伏念臣。嘗叨清邸。講讀。今日忽有此除。若冒受之。是失陛下前日。宜諭之美意。實自臣始。臣所以遠避。不敢祗受。臣前此。果有劄子。陳乞補外。未蒙朝廷施行。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收回新除恩命。與臣一在外。差遣。庶使天下。知陛下用人。以公。不為新政之累。不勝幸甚。伏取進止。

三辭免中書舍人劄子紹熙五年七月

臣今月十四日。准省劄。以臣再辭新除中書舍人恩命。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臣控辭懇。側。尚冀。不避天誅。再三冒瀆。臣近于陛下。登極之日。即聞宜諭。初政。以收召人物。為先。如朱熹。陳傅。良。皆合召來。次日。同沈有開。進對。又復及此。臣竊贊嘆。陛下始初。清明。登進人望。若用人。每每如此。何憂天下之不治。自此以後。召命。遷除。日有之。多慰人心。固無可言。及十二日。清邸。講讀。官五人。竝蒙遷進。臣亦預焉。物議。遂生矣。臣竊見。自古人君。即位之初。政是力行好事之時。多為清邸。舊人。攀附爭進。遂致。紛會。徽。臺。諷。諭。列。內。廟。上。外。素。朝。綱。所。關。匪。細。也。是以英睿之主。必先留意于此。竊聞。唐太宗。即位之次。月。房玄齡。欲進官。唐太宗。以為不可。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若太宗。可謂。以天下。為必者矣。臣自備員。講讀。以來。豈止望陛下。為太宗。所為。今若。貪榮慕祿。致陛下。有愧于太宗。則臣之罪。大矣。欲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早賜。處分。若陛下。未能。俯聽。臣言。自此。必有。援例。以請者。陛下。拒而不。則彼將。有辭。予之。則伴門之。實自臣始。臣不忍也。惟陛下。留神。思之。從臣。所請。以尼。伴門。不勝。幸甚。取進止。

乞入內朝見奏劄子紹熙五年七月

臣輒有奏。東。臣見。今月。二十七日。以後。外廷。臣僚。累有。奏請。御殿。臣緣。陛下。即昨。以來。幾及。一月。未會。一。兩。清光。不勝。臣子。戀慕。之情。欲望。聖慈。許臣。入內朝。見。庶可。奏知。亦得。陳通。宮定。省之。禮。不勝。幸願。之至。

論人主用心立德用人紹熙五年八月

臣仰惟陛下。始初。清明。宵旰。圖治。用心。懇惻。視古。願治。之主。不足。多也。萬口。一辭。皆謂。太平。可以。立致。而臣。區區。之愚。獨有。憂焉。臣聞。伊尹。告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召。公。告成。王。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臣。謂。今日。政。陛下。之。初。也。如。子。之。生。或。善。或。惡。皆。在。今日。是。可不。兢兢。業。業。自。貽。哲。命。乎。夫。用心。有。義。利。立。德。有。誠。偽。用。人。有。邪。正。聽。言。有。是。非。此。乃。命。吉。凶。命。歷。年。之。所。自。出。者。陛下。下。于。此。政。當。審。所。取。捨。一。有。不。謹。吉。凶。便。分。臣。敢。為。陛下。條。列。陳。之。惟。陛下。垂。聽。臣。所。謂。用心。有。義。利。者。大學。推。明。明德。于。天下。要。其。極。不。過。于。正。心。而。心。之。正。不。正。則。繫。乎。所。存。義。利。之。

聞耳。何謂義。曰。出于吾心之誠。然而不能自己者。是已。何謂利。曰。不出于吾心之誠。然而有為之者。是已。且如孝于父母。是吾心不能已者也。義也。若以不孝于父母。為父母之所譏責。為天下之所譏議。而後為之。則是有為而然。而非義矣。以至親親。尊賢。子庶民。臨天下。亦莫不爾。故臣願陛下。凡所舉措。凝神熟思。果非有為而為之也。則此心之動。無非義矣。涵養推廣。無使間斷。果有為而為之耶。則此心之動。無非利矣。抑遏止絕。無使發露。如此等事。時時有之。但當使一日之間。一念之發。有所為而為之。事漸少。無所為而為之。事漸多。積久習熟。自然去王道不遠矣。何謂立德有誠。偽。誠者。實理也。凡事從實而為之。則為誠。不從實而為之。則為偽。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夫作德之所以日休者。以其實也。作偽之所以日拙者。以其不實也。惟其實。故患難中。為好事。逸樂中。亦為好事。為之初。不待勉強。不為亦不必遮諱。此所以日休。惟其不實。故時暫為好事。久則忘之矣。見人則為好事。無人則忘之矣。雖勉強而終廢。雖遮諱而終敗。此所以日拙。不特如此而已也。實則常自處以不足。故聽言納諫。惟恐不及。不實則好示人。以有餘。故文過飾非。無所不至。臣仰惟陛下。純實之性。出于天稟。與臣等語。前後可覆。此固有帝王之資矣。然今日既登大寶。則非前日比也。聲易恣于耳。色易恣于目。安逸易恣于肢體。矜察易恣于口腹。耳目口體之欲。一縱。則惟恐。迷著。而人知。人知而議已。則前日之實。反為不實。不可知也。此臣所甚慮也。故臣謂陛下。欲保前日之實。必杜今日之欲。欲不縱。則君道實矣。君道實。則天下安矣。何謂用人有邪正。臣聞富弼曰。人主無職事。惟以辨君子小人為職。于君子小人不能辨。則人主之職廢矣。然自古人君。孰不欲近君子。遠小人哉。卒之各賢其臣。不自知覺。以君子為小人。以小人為君子。如漢元帝者。總總也。仰惟陛下。清德王邸。固以知人為難。臣嘗記陛下。問臣。畢竟君子小人如何辨。臣告陛下。曰。中庸所謂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者。此知人之要法也。故人君必先治己之情性。而後能知人之情性。故情性與君子近。則所用者必君子。情性與小人近。則所用者必小人。人君欲辨君子小人。莫急于治性情。所謂治性情。則臣前所陳是也。何謂聽言有是非。甚矣言之難聽也。以為利或害焉。以為善或惡焉。人君如之何其辨之也。夫民衆聽之則聖。獨聽之則愚。聽言者能以是察之。思過半矣。故云。公共之言易聽。私獨之言難信。傳曰。公生明。偏生暗。又曰。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政謂是也。今人君出而與宰相議政。既出則有給舍省。臺。諫。論。列。何從而不公。入而與近習論政。既入則直以一人之意行之。宰執不能回。給舍不能繳。臺。諫不能論。何從而不私。陛下。天錫。睿智。超冠。百王。初臨。大阼。想無此患。但以舜之聰明。而猶望。諛說。則在陛下。其可不謹耶。臣前日。親聞。玉音。宣諭。講筵。事。謂。內侍。輩。有。諛。聞。能。講。之。說。陛下。卻。而不。聽。此。葉。公。所謂。不以小謀。而亂。大作。此。社稷。之。禍。也。臣願陛下。聽言。一一如此。則何憂。天下。之。不治。雖然。臣之所陳。雖曰。四事。其實。一原。陛下。能。立。此。心。以。義。則。養。德。必。誠。用。人。必。正。所。聽。之。言。必。無。不。是。故。臣。謂。陛下。今日。所。最。要。者。在于。以。義。立。心。而已。然。義。最。難。精。心。最。難。正。陛下。方。增。置。講。讀。緝。熙。聖。學。願。與。諸。儒。熟。究。之。日。就。月。將。以。為。惠。福。天下。之。本。不勝。幸甚。

論人主常理性情紹熙五年九月

臣聞人主莫大于理性情。理性情而王道畢。天下可得而治矣。昔漢元帝即位之初。匡衡首以此為言。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強者。戒于太暴。仁愛溫良者。戒于無斷。湛靜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夫治性繫于主人。而衡乃及巧偽之徒者。蓋正直之人。知君性之偏。則以為權。從而救正之。巧偽之人。知君性之偏。則以為喜。從而逢迎之。故欲治性者。必知天。欲知天者。必知人。若能知巧偽之人。而不為其所惑。則性可得而治矣。如衡。可謂知言者也。臣仰惟陛下。聖性實直。至誠無偽。此三代令主之所難得。而漢唐以來。賢主之所未有者。惟是傷于太急。臣侍潛邸。講讀之暇。每以為言。亦蒙陛下和顏開納。不以為非。今既踐大寶。則嘖笑之間。治亂所繫。尤與昔日不同。今日若急。則所傷多矣。易稱君德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書稱舜曰。御衆以寬。稱湯曰。克寬克仁。寬與急為對者也。君德尚寬。則急非君德矣。舜湯稱寬。則急非舜湯所尚矣。蓋言急則難信。行急則難久。令急則難從。故急則難斷。此安可不戒。臣竊觀陛下。自臨御以來。每事從容。惟近日進退人材之際。微傷于急。則人已不安矣。及察其黜陟先後。則若有成畫。操縱取舍。則若有機數。傷急之中。又損陛下實直之性。臣恐有巧偽之徒。誤陛下也。臣嘗讀漢書。宮之詔曰。不植黨與。此言何為有哉。此必有所自矣。自古小人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陛下亦記清邸所請。元祐紹聖之事乎。夫能言人之黨者。此人必有黨。但欲黜君子之黨。而後其黨始可進耳。此語一出。令人寒心。陛下臨政未兩月。而小人已能以此惑陛下。則必是因聖性之急耳。急則輕信。輕信則易惑。易惑則小人之計行矣。臣願陛下從此遇事。毋隨之以急。而寬以察之。自然聰明必能照見情偽。則知近時之舉。為是為非。當不待辨而自判矣。臣備員勸講。其職以養君德為先。倘有愚見。不敢不盡直言。狂率罪當萬死。臣下情不勝傾越俟命之至。

論人主求言問學當務實疏 年九月

臣聞君道尚實。君道實則天下安矣。君道不實。則天下危矣。恭惟陛下。承大統以來。凡有詞人。皆傳誦而賞直之性。又出天稟。向在清邸。嘗親書司馬光務實之論。日夕披玩。聖心所存。蓋可見矣。唐虞三代之治。人以其言而過其心。知其必可以至無疑也。然臣今日猶有務實之言者。亦有說爾。臣觀近日求言之詔。既下。士大夫所上封章。竝付後省。看詳。令擇其可行者上之。三省不為虛文。則陛下求言固欲實也。然今日一月所得于臣僚封章者。果何事。臣近日嘗乞再令後省。擇其有益于聖德者。逐一編類。以備采覽。亦不棄施行。則求言之實。似不足矣。講筵久開。當講之日。早晚兩上。不講。則日輪二員。以備訪問。則陛下問學固欲實也。然自開講之後。直日之官。未聞宣召。則問學之實。似不足矣。故臣區區。欲望陛下。自茲以往。出一言必求其信。行一事必責其效。毋使人謂徒事虛文。以欺天下。不勝宗社之幸。取進止。

辭免吏部侍郎劄子 年九月

臣今月二日。准尚書省劄。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吏部侍郎。日下供職者。臣聞命驚惶。莫知所容。伏念臣受

材不長。賦性甚弱。自登班著。每觸危機。幸際休明。數辱甄擢。曾未一歲。已歷四遷。寵榮狎來。進用太暴。多取名器。公論不容。反指凡庸。慙德無限。恭惟皇帝陛下。虛己求治。為官擇人。有如東曹。當用一世鑒裁之士。豈謂不肖。乃有貳卿銓綜之登。況即真除。尤非近例。不特誤陛下知人之哲。抑亦動天下好進之心。使臣貪榮。獲罪必矣。臣愚欲望聖慈。收還成命。改界時髦。庶穆師言。少安愚分。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再辭免吏部侍郎劄子 年九月

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新除吏部侍郎恩命。特降詔書。不允者。臣控辭懇切。淵聽難回。溫詔丁寧。寸心益懼。敢避詞誼。而憚布陳。重念臣素抱愚忠。久蒙睿鑒。有懷未盡。此志便違。豈忍欺君。徒欲微寵。蓋陛下今日用臣太驟。處臣太高。而臣跡太危。臣分太滿。挾此四太。其能自安。庶幾一言。儻或垂聽。凡居右史。必攝掖垣。近或暮年。方始真擢。有如弱植。乃辱徑除。已為不次之遷。每切踰涯之愧。未越兩月。又貳三銓。有何勤勞。獲此寵數。若謂軫念舊僚之故。則其叨竊名器已多。除授既輕。僥倖必啓。此臣所謂用臣太驟一也。臣入朝未久。流輩甚多。有昔為同列。而今尚為郎。有近在其次。而忽反在下。較其才學。則百不及一。計其名位。則卑遠踰等。在朝廷必有積薪之譏。而小臣亦負維翰之誚。身為法從。而物望如此。人皆賤之。則國體奈何。此臣所謂處臣太高二也。臣性慙愚。動輒忤物。世路艱險。直反見疑。況司演綸。實有駁論。雖荷聖明之聽察。然積仇怨以滋多。臣雖不顧身危。何以報國。此臣所謂跡太危三也。臣本州縣碌碌之才。無朝省衮衮之望。一忝慶履之後。屢買外補之章。請之益勤。進之愈驟。自知盛滿。必有咎殃。近日以來。舊疾數動。方欲投誠于君父。將所息影于邱園。忽有此除。恐不免禍。此臣所謂臣分太滿四也。有一于此。求全已難。上不得譴于天下。必貽怒于衆。陛下雖欲用臣。而恐不得其力。臣雖欲報陛下。而無所效其忠。反覆以思。踴躍無據。但有再三之請。仰祈萬一之從。俾去銜曹。不干公議。或于經轡。尚許備員。即頂踵于生成。誓糜捐而報塞。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

論經筵講讀不當以官職雜壓為序奏 年十月

臣輒有誠懇。仰干淵聽。臣素無學術。叨侍經幄。朝夕凜凜。大懼無以稱塞。伏見中書舍人陳傅良。煥章閣待制朱熹。竝除侍講。而臣忝為吏部侍郎。班著偶在二臣之上。臣之學問。委是不如二臣。經帷講讀。政當以學問高下為差。不當以官職雜壓為序。兼臣照得傅堯俞。前任吏部尚書。兼侍讀之日。以翰林學士承旨蘇頌。兼侍讀。班序在堯俞之下。堯俞以頌國之老臣。學識貫通。非堯俞比。遂乞邇英。進見。居頌之次。且以班侍經幄。事異外廷。崇德尚齒。足以風勵天下。為說。其奏見堯俞集中。臣愚欲望聖慈。許臣如堯俞之請。當講之日。令臣班傅良。熹之下。非特使臣愚分少安。亦于公議為允。取進止。

論車駕過宮編類章疏等事奏 年十月

臣以氣疾再作。伏蒙聖慈。賜告將理。至今累日。未能一望清光。講筵既開。不得入侍。每念及之。神為之慢。臣雖抱疾。苦不敢忘。偶有愚見。輒畫一開具。仰神聰明。伏乞睿覽。一竊見近日雨澤太過。諸處水發。有

淳浸去處。百姓間被陷沒。非小故也。至今陰晦日甚。雨澤未止。欲望陛下精禱禁中。反躬自咎。以期感應。仁宗每遇水旱。多在禁中祈禱。不事虛文。此陛下所當遵法者也。其有合拯卹事件。亦聞羣臣各有奏請。朝廷見議施行。臣區區之愚。更望陛下親御宸翰。批付三省。朕自即位以來。大風為災。霖潦交作。諸州又有旱曠去處。皆朕不德所致。夙夜不遑康寧。今年明堂大禮。乃是尊奉太上皇。詔旨非朕敢以涼薄。矯舉以祭。可令有司于祝册教文之中。備述朕反躬自咎之意。仰祈景貺。惠福生民。庶使孚誠旁達。可幾昭格。

一、二十四日車駕必朝泰安宮。若聖意欲徑造寢閣。積此至誠。當能感動親心。但臣愚見。欲乞陛下至日朝見之時。如太上皇帝喜悅。即少款曲侍左右。若微有不悅。即乞陛下為宗社大計。且略行禮而出。伏乞睿照。一連日輪對官所陳劄子。必有仰合聖意者。更乞施行二三。凡臣庶所上封事。雖已有旨降付後省。看詳。擇其可行者。上之三省。臣愚欲乞陛下再批付三省。令下後省。將封事中有益聖德之事。編類成册。進入。以備省閱。庶幾或有所補。亦使天下知陛下求言不為虛文。不勝幸甚。

乞進忠謹遠邪佞奏 紹熙五年十月

臣伏自初九日陸辭。初十日出國門。十一日至秀州。十二日夜至平江府。從此按程前去。不敢住滯。近客一事自有故常。不足重慮。惟是自離國門。見沿途積潦。淹浸民田。目即未收之稼。已不可救。已收刈者。多用竹木架閣在田。連日積陰不解。雨勢未已。亦必損爛。百姓乏食。全望麩麥以相接續。而田水不去。天壽未期。設使麥不入土。民無所恃。流移饑餓。斷不可逃。陛下罪己求言。倒廩賑給。固足以上感天意。而災變未消。實有可懼。臣愚欲望陛下明詔大臣。講求親切及民之事。共致勉切事天之誠。每事求實。不為虛文。登進忠謹。以壯陽德。斥遠邪佞。以消陰滲。庶幾聖德又新。天心昭格。臣遠去闕廷。輒因目所親睹之事。郵置以聞。仰助陛下寅畏。干冒天威。無任戰慄。

貼黃

臣竊見漢元帝時。日皆無光。弘恭。石顯等。皆指以為周堪。張猛。用事之咎。及斥堪。猛。復有日變。元帝乃召昔言咎在堪。猛者。切責之。陛下遇災而懼。不愧宜王。然臣誠恐小人別有指陳。上惑天聽。施行或謬。恐未免為元帝之悔。臣願陛下聽言之際。更加精察。擇是而從。不勝幸甚。



止堂集卷五

奏疏

應詔論雷雨為災奏 紹熙五年十月

臣伏准吏部錄。錄到十月八日詔書。以雷震非時。淫雨為災。推尋厥咎。未知其繇。凡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令臺諫侍從。各條疏以聞。臣官為侍從。職在論思。不待訪對而可言。況有詔書之罪己。儻有所隱。事不負恩。臣不知陛下此詔。果實事耶。抑止虛文耶。果為實事。則陛下即位之初。嘗詔求直言矣。今四方之言。已交公車。其間及陛下之過失。朝政之闕遺者。必多有之。未聞略加採擇。見之施行。則今日此詔。臣恐未免如前日之虛文爾。若以虛文事天。天豈可感乎。臣聞慶歷中。災異數見。一時宰執。嘗謝過上前。仁宗諭之曰。不須謝過。但自行事。時范仲淹為參知政事。退而條具應災四事以上。皇祐中。又以星變。內出手詔十二條。令中書門下樞密院。于軍國庶務中。推求實事。有合更張振舉者。密具以聞。于是文彥博等。請日舉兩條。合更張振舉者。委曲面奏。所冀言之必行。行之必當。祖宗應天以實如此。臣謂陛下今日。當先博採應詔之言。取其條上之事。責之大臣。以次施行。如皇祐故事。則自可應天而消變。雖不為此舉。臣亦以為可也。劉敞嘗謂三公之職。主和陰陽。議臣之任。主明天人。陛下當責三公以其職。使之陳陰陽。不和之理。當責議臣以其學。使之明天人。相與之際。此誠知治體之論也。陛下儻責實如此。則臣安敢以虛文

應詔陛下僅徒事虛文。則臣雖以實對。亦無益爾。是以臣先以實實望陛下。而後敢言焉。臣聞之宋祁曰。災異之發。政教之本。在朝廷君臣之間耳。其他瑣瑣細故。誠不足以當陰陽之不和。議天人之相與。今明詔所及。止于上躬過失。朝政闕遺。蓋知當務之為急。臣敢據是二者。參之災變。為陛下陳之。夫天之鼓舞萬物者。雷風也。君之鼓舞萬民者。號令也。天有雷風之變。乃為人君號令之應。雷為天地之動物。最為不測。而難信者。然發以二月。收以八月。人事候之以為節。未嘗爽也。故萬物因之以動。而無病焉。若當收而發。則誤物多矣。陛下亦當因雷之非時。而反求之號令之間乎。陛下與大臣。恐不能辭其責。陛下自即位以來。好出御筆。陸離之間。多為不測。若示人以聰明。感斷其懸人心者。固時有之。而動人心者。亦不少矣。陛下抑思人君據天下之利勢。一喜一怒。繫萬物休戚。而使人不可得而測。則人其能自安乎。當人情求安之時。而反使之有不自安之意。殆非初政之美也。司馬光嘗告神宗皇帝曰。陛下好于禁中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收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夫公卿收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而不賢。或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實有所歸。故不敢大為欺罔。若奸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為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于私門。怨謗歸于陛下。此光體要疏中語也。陛下向在潛邸。固最愛此疏。豈今日乃忘之耶。陛下誠以光之言。平心熟讀。反而思之。則今日之舉。為是為非。可以坐決矣。臣故以號令不測。為陛下之過者。此也。壽皇皇帝因山之舉。國之大事也。始卜稽山。大臣以為土薄。復卜赤山。太史又以為不吉。復令卜下宮。為不可遷也。日月已迫。而神穴未定。有司應辦。莫知所向。此非朝廷之過乎。太上皇移御之所。有國之大事也。至三易其處。使天下聞之。莫不疑惑。此又非朝廷之過乎。隨龍人推恩。陛下即昨之二日。因實有宜論矣。已而大臣擬進。至于一再。必欲施行。陛下持之不下。臣嘗親聞玉音。謂朕尚未見父母。而先推恩隨龍人。孰為重孰為輕。有識者聞此。謂此調也。莫不感歎。陛下聖明。而大臣復請下之。使陛下誠心實德。不孚于天下。此又非朝廷之過乎。惟願陛下無一定之規。故出令有三三之感。臣故以號令不信。為二三大臣之責者。此也。雷震不時。應或在是。孟冬之月。六陰過盛。而謂之陽月者。以陰盛則衰。陽當生。爾今乃淫雨為災。蓋陰勝也。推之人事。則君弱臣強。陰勝也。內侵外治。陰勝也。小人害君子。陰勝也。盜賊病平民。陰勝也。邊陲多騷動。陰勝也。陛下受天命。大臣雖有翊戴之功。實在陛下前日。大臣蔽一大吏。出一臺臣。而陛下覺之。罷大臣而進臺臣。人已服陛下之英斷。君弱臣強之病。宜無有也。陛下自在潛邸。不遇聲色。及登大位。親灑宸翰。以聲色及酒為戒。既已無所耽溺。則亦無所牽制。內侵外治之患。宜無有也。惟是陛下思見太上。朝夕不忘。而中有間阻。絕不得通。求之愈切。聞之愈固。使陛下彷彿無策。經營南內。將有移御之慮。若果如此。陛下念親可謂至矣。然于宗廟社稷之計。不審熟慮之否乎。此恐未免動陰勝之慮也。天道雖遠。固未易知。人心匪遙。正自可見。自古未有不自召而自致之災。亦未有已出而不應之變。陛下固不可逆料。以為不然而不慮之也。推之已事。亦可監矣。陳璘嘗謂承顏養志。當以大舜。武王為法。入修家人之禮。則恭順無缺。出治朝廷之事。則威柄不分。此乃大舜。武王之所謂孝也。臣願陛下如理之言。以事其親。則內侵外治之患。庶乎他日可以免矣。陛下踐昨之日。即以收召人物論。

止齋集 卷五

六五

止齋集 卷五

六七

臣及召命之出。莫非負天下物望者。今在朝之士。彬彬固多君子矣。然臣嘗審察摺紳之間。則多猜防。屬忌之心。無安舒閒雅之意。蓋君臣之情未洽。而邪正之路未分。陛下信重君子之意。未孚于人。而昵比小人之迹。已見于外。君子告陛下之言。小人或得預聞。而小人觀陛下之意。君子或不能知。正道恐消。邪道恐長。此亦未免動陰勝之慮也。當六七月之間。淮浙大旱。剽掠之徒。所至納集。今雖小弭。然飢寒漸近。朝廷多方軫卹。而州縣在在無米。失令不圖。向後盜賊。安保其不作。此亦未免動陰勝之慮也。湖南蠻獠。今年侵擾內地。已費調護。粗得平貼。似聞敵人。復求疵于言語文移之間。或方內虞饑饉之迫。豈可外有兵革之憂。備禦之策。茫如捕風。此亦未免動陰勝之慮也。淫雨為災。應或在是。臣素無學術。不善推步。因災求類。以薦所聞。願陛下思所以致災之由。求所以弭災之道。事實實不以虛文。大要君臣之間。各自反己。則轉災為福。反涉為祥。直反掌之易耳。惟陛下留神念之。臣以使事在途。輒因詔書驛置。以聞。言辭狂妄。甘埃顯戮。臣下情不勝限。越俎命之至。

再辭免侍讀劄子 紹熙五年十月

臣近于十月初六日。具奏辭免新除臣兼侍讀恩命。伏蒙聖慈。特降詔書。賜臣不允者。威命下臨。不勝戰懼。輒冒呵譴。洎資忱誠。伏念臣本無學術。充員經幄。已為過分。今又偶以官職在衆人之上。進叨侍讀之除。是陛下講讀之官。不問賢否。循次可得。豈不上孤標照光明之意。此不可一也。臣昨在太上皇朝。嘗因輪對。有劄子論講讀之官。不可不擇。其說謂本朝選擇講官。具有成憲。或近取之宰執。或遠擢之布衣。但問學術之淺深。不限官資之高下。今不同所學。例以序遷。儻平時未嘗留意于斯。則雖賢何以克勝其任。臣前日既為此奏。今日乃親蹈其非。若以前日之言是。則今日豈可不辭。若以今日之言是。則前日之言為妄。此不可二也。臣近以中書舍人陳傅良。煥章閣待制朱熹。竝除侍讀。而臣忝為吏部侍郎。班在二臣之上。臣自念學術。委不如二臣。遂引傅熹會奏。乞講筵之日。令臣班傅熹之下。未准回降。今若令臣為侍讀。即又在二臣之上。臣備受之。即臣前日之請。乃是虛文。臣既以虛文侍陛下之講讀。則安敢以實學望陛下之踐履。此不可三也。臣愚欲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收回成命。別擢名儒。以侍進讀。庶幾有益聖德。不勝宗社之幸。取進止。

三辭免侍讀劄子 紹熙五年十月

臣輒有誠懼。仰干淵聽。臣近以辭免新除侍讀恩命。恭拜詔書。不允。遂于十月初八日。再具劄子辭免。即出國門。接伴北使。至今月初八日。回程。乃知上件劄子。未蒙付出。而閣門已報臣前來。祇受侍讀告命。臣退而自揣。不勝戰懼。臣素無材學。不堪世用。誤辱恩遇。過于衆臣。是以前後辭官。詞語懇切。而迫于威命。不得已而受之。陛下若以為非出情實。徒為文具。故不復報聞。則臣上問君父。下欺摺紳。授之公議。豈復可救。不惟難以受官。又且當行議罰。陛下若察其平素非事矯飾。則天雖高遠。終必從人。是以不避煩瀆。再扣天關。伏望聖慈。檢會前奏。特賜施行。所有侍讀告命。臣未敢赴閣門祇受。取進止。

貼黃

止齋集 卷五

六五

止齋集 卷五

六七

臣竊知侍讀職事已令陳傳良兼權。欲望聖慈。正除傳良侍讀。不惟慰愜公論。臣亦可以安職。伏乞睿

照。

論車駕移御南內于義不安者二于國不安者一奏

五月

臣至愚極陋。無益世用。幸獲攀附。誤辱眷知。一旦拔之庶僚之中。實之侍從之列。恩深力小。恨無補報。惟
有區區。懷忠知無不言。庶以仰神聰。俯酬個。惟陛下實哀憐之。仰惟陛下。自即阼以來。聽言納諫。不
曾如流。雖臣狂愚。亦荷采覽。獨移御南內一事。臣凡五次口奏。始若俯肯。終于不從。如臣過計。似不足聽。
然探之公朝。無不疑惑。若徒徇聖意。泯默不言。則臣負陛下多矣。臣竊謂陛下此舉。于義不安者有二。于
國不安者有一。謹條列如左。陛下前日臨踐大寶。天下曉然。知陛下之心。政以重華無喪主也。今發引有
期。而陛下遽有即安南內之意。異時撥宮既畢。虞主既遷。几筵之奉。誰復主之。陛下謂朔望之奠。乘輿必
出。足以安此心乎。陛下若以此為孝。未足以慰天下之望也。壽皇聖帝。忍棄天下。而不忍委三年之喪而
不服。斯足以為孝矣。故臣謂陛下不終喪。不可以移御。然于義不安者一也。陛下移御之舉。臣固知陛
下為父母故爾。陛下今日移御之事。固便於事父母。然為父母而捨其祖于義安乎。古人但云。父為祖屈。
不聞祖為父屈。陛下既承大統。則當以祖為重。比者陛下日侍重華之喪。而月為南內之朝。于事祖事父。
疎數中節。輕重得宜。天下咸服陛下之孝。今陛下既欲移御。不知亦嘗思壽皇虞主所奉之地乎。亦嘗思
慈福太皇太后壽成皇太后所處之宮乎。若壽皇虞主。止居重華。則二太后當不離此。二太后既奉壽皇
几筵于此。則陛下不當捨而之他矣。陛下若捨而之他。則不特壽皇几筵無主。而二太后亦孤處于外。是
為父母而捨其祖。此于義不安者二也。臣仰惟太上皇帝臨御六年。輕徭薄賦。仁覆天下。不得罪于百姓。
禁戢撻。優卹將士。不得罪于諸軍。接納臣下。無大斥謫。不得罪于諸臣。而天下之心。一旦渙然離者。陛
下抑嘗思其所以然乎。今日陛下移御南內。以親父母。固德太上皇失事親之禮矣。而天下之心。猶以為
未知德太上皇失事親之實也。陛下今日既為天下之主。則當察天下之心。向日太上皇之子重華。天下
之心。誰怨誰。今日陛下之于父母。天下之心。誰疑誰。陛下亦嘗知之否耶。既知之。豈得而違之。陛下
儻不近訪之諸臣。遠察之衆論。而獨斷之聖心。臣固知其危也。臣妄議陛下君臣之隙。骨肉之禍。將恐在
此。此于國不安者一也。臣言至此。痛裂心骨。自知辭意切。必犯威怒。斧鑕之誅。所不敢逃。萬一陛下採
納其言。以幸宗社。臣雖受死。亦無憾焉。臣此奏欲望陛下付與廟堂大臣。反覆熟議。若以臣言為是。乞賜
聽納。若以臣言為非。乞賜寬宥。伏候進止。

貼黃
陛下今日欲見父母。乃第一事。移御南內。蓋求遂此也。而臣固諫以為不可。豈以陛下不可過南內耶。
前三事處之。未有道。則不可耳。伏乞睿照。

論淮東浙西邊角遠期奏

五月

臣聞郵傳天下之脈絡也。人之脈絡壅滯則必病。國之脈絡壅滯則必危。故天下郵傳。不可使壅。而邊防

為尤甚。春秋時。秦將襲鄭。鄭商人遇之于滑。使遽告于鄭。鄭知而備之。故秦無功而還。逮猶今之急。邊也。
漢趙充國上屯田奏。自金城至長安。報下財七日。古人于邊防郵傳。其速蓋如此。誠以備寇禦侮。稍或稽
緩。則國必受禍。不可忽也。臣等謹將使指。出近金使。九月八日。忽報肝胎奏。使人欲初十日過界。即乞陛
辭出門。及至肝胎。則知使人在境已十三日矣。問之肝胎。則初三日得泗州驛報。即時八粉牌遞申朝廷。
粉牌遞日行三百五十里。合以三日至進奏院。今乃用六日。是違滯三日也。據本軍申。近日諸遞違滯。不
特此爾。登極教至本軍。遲兩日十一時。金字牌至本軍。遲三日一時。夫二者期限。比尋常文書最急者也。
教書字牌。尚且違之。則他可知矣。邊烽無警。偶不廢事。然偷玩成習。萬一不測。致失備禦。其貽禍豈細也
哉。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樞密院劄下浙西。淮東。兩路。檢察遞鋪所。根究違滯所在。特與究治。吏卒
嚴功懲戒。因而併下沿邊州郡。將遞鋪時警察。使不至違滯。以起邊防之脈絡。以為備禦之先具。不勝
幸甚。

論淮浙早潦乞通米商仍免總領司糴買奏

五月

臣聞過糴者之所戒。閉糴諸侯之所羞。而況人主君臨天下。一視同仁。豈可使有彼疆此界之分。如秦
人視越人之肥瘠。而不卹哉。竊見今歲淮東。兩浙。多被早潦。如常。潤。揚。楚。肝。胎。等處。當此收成之時。斗米
至為錢四百上下。無下三百足陌者。近日行都米價。頓增。至煩朝廷。餉軍儲給。以紓目前。而米價依舊
不減。異時春冬之交。必大翔騰。實為可慮。訪聞江西。南北州軍。間有豐稔。去歲。設使就彼和糴。又恐官司
交易。易得成擾。收糴津運。倍有所費。據臣愚見。不若通商最為上策。欲望聖慈。行下三路漕司。俾之約束
沿流州縣。不得過糴。如商旅米船。特免力勝稅錢。至歲終而止。不得妄以他貨阻滯客旅。如果有他貨。合
所至州軍。勒客人別用舟裝載。依法收稅。仍關報前路官司。從漕司多出榜文。曉諭商旅。聞此。必須方舟
而下。不特移粟之惠。可以救民。而鹽課必增。亦以利國。事莫便于此者。伏候進止。

貼黃

此事若行。沿流州縣。必少虧商稅。但商稅少虧。不過數月。其害甚小。淮。浙。數甚。官司無米。不能接濟。其
害甚大。更望聖慈。與二三大臣。斟酌輕重。捐江湖數州。徽商之利。起淮。浙。數州。垂絕之民。不勝幸甚。又
臣照對淮東總司。例子淮東州軍。有雜置去處。歲豐則准民實。以為利。今歲歉則准民反。以為苦。欲望
聖慈。行下淮東總司。如合糴買。歲計權差。官往豐熟州軍。就糴。留得淮東米。麥。流通民間。則價直自平。
免致乏食。併乞睿旨。速賜施行。

論朱熹以諫移御而去乞同罷斥疏

五月

臣輒控誠懇。仰瀆淵聽。臣近被旨。送伴北使。回至楚州。忽聞煥章閣待制朱熹奉祠。不得其故。陛下從給
舍之請。令熹出守。聞之道路。之言。熹因諫移御。所以有此除命。竊緣移御一事。臣凡五次進說。未蒙聽從。
臣寢食之間。實不遑處。比因接伴回。嘗與熹約。欲于講筵。共獻愚忠。適以北使在廷。連日罷講。而臣以差
充送伴。忽忽復出。因與熹別。又約各具奏論。是以臣于閏月二十八日。在楚州。嘗具一劄子。附遞入諫。朝

夕俟命而烹乃因此事而出則臣實誤烹也。烹為學力行為世儒宗在壽皇太上兩朝屢經召用以烹剛直不屈雖出即退故天下高之咸以烹之出處卜治道之隆替幸遇陛下睿聖天縱求賢如渴即昨之日即論臣以召烹之意不由薦引旨自中出故召命既下清議翕然烹再三懇辭陛下再三趣召人皆謂烹必遭逢陛下有所設施今來未兩月無故而去又非因烹之請乃自特旨識者莫不為陛下惜此舉動也而詰其端由乃自臣啟則臣非特誤烹又誤陛下臣猶不識烹自烹入朝方始相見不過一再見而臣已出矣臣與烹即係故舊雖誤烹不過得罪朋友至誤陛下實得罪宗社臣之罪大所不敢逃欲望聖慈將臣誅斥以警有位臣退當屏處恭俟威命取進止

論韓侂胄干預政事疏 紹興五年十二月初九

臣聞侍從為論思獻納之臣于天下事無不得言故歐陽修為翰林學士論狄青不當在樞密府包拯不當為三司使而不為侵越彭汝礪為吏部侍郎論會稽不當降韓維為知制誥論范鎮不當補郡而不為朋比蓋知無不言事無不諫侍從之體當然也反是則阿容苟合沈默自全不足為天子近臣矣臣素無所長荷陛下擢之庶僚之中真之侍從之列三數月間恩寵至諸臣進用未有若臣之驟者也使臣止貪榮遇則箝口結舌最為上策使臣粗求補報則犯顏觸諱必蹈危機然營己忘君臣實不忍輒敢冒昧陳獻其愚惟陛下裁擇臣伏見祖宗待外戚之法遠置前職最為周密不令預政不令管軍不許通宮禁不許接賓客不惟防禁之使不害吾治亦所以保全之使全吾之恩也近者交通內外之禁固已弛矣然預政管軍之制猶未改也已隱者固未敢望復之而未改者其可壞之乎臣伏見知閣門韓侂胄乃太皇太后之懿親而中宮視之亦尊行也其人本是世家慷慨喜事陛下入踐大寶侂胄嘗效微勞士大夫以此頗多之然日來籍籍皆云數入禁近干預政事臣固知陛下英睿明斷于天下事無不習練何資此徒然陛下進退大臣更易言路皆初政最關大體者其所以進退之由更易之故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能知之大臣或不能言而侂胄能言之不知侂胄何以得此彼其假託聲勢竊弄威福顧其術則然然而天下治亂君子小人之消長止在人材進退之間人君所以審擇而自執之者一旦外戚乃得陰乘其機黃鼓于外則陛下總攬之權恐為此人所盜矣臣聞元符間向宗良兄弟止緣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陳瓊抗章劾之謂自古戚里侵權便為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止要權出于一若使守令之家子弟親戚交通賓客關節無禁則奸人鼓舞良民怨嗟如瓊此言陛下安可不察臣觀侂胄近日所為不特如向宗良而已竊惜朝無陳瓊不能為陛下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逐之使去後用袁佐諫官尚能論之使罷不謂陛下始初清明有臣如此而乃無一人出一語及之則其聲勢可知矣臣官為侍從職侍讀講目擊此人累陛下初政乃緘默不言則臣負陛下昔范祖禹嘗告哲宗曰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歲期陛下為令德之主惟恐有纖毫之失臣之事君實慕斯義况辨邪正明是非乃講讀官之職臣欲于此定陛下取舍之意決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故不敢不為陛下一言若陛下以臣言為是則乞職侂胄以解天下之疑若以臣言為非則臣與侂胄不能兩立退當屏

處以俟威命取進止

附日記其日因論韓侂胄奸狀甚悉上諭云只為是朕親戚用之不知如此奏云政恐陛下不知所以言之遂進劄子時上亦無怒容讀劄子訖因奏云臣欲論此人久矣到今方發政緣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暴故欲得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如此之易去小人如此之難所謂用賢如轉石去佞如拔山乃劉向論漢元帝語陛下豈可效之哉因極論君子小人不可不辨其言甚悉奏事訖復奏云臣既論侂胄仰犯威嚴自此當居家以俟威命上諭云不須如此欲退開上賜之坐又款曲問及飢民北使從容久之乃賜茶而退到家申三省又以劄子白廟堂次日聞早上宰執開陳之路云韓侂胄是朕親戚彭龜年是朕舊學誠是難處集賢進兩留之說欲以韓侂胄奉內祠彭龜年依舊供職上云甚好丞相繼請云彭龜年性剛若陛下留之不如宜引一番而論曲折上云此人實直兼是隨龍舊僚五人一人死一人丁憂兩人論罷只有彭龜年在有事肯來說只如此區處甚好

論復經筵坐講疏 慶元

臣竊見本朝藝祖開寶四年召王昭素賜坐講易自是累聖相承凡有講讀無不賜坐乾興間孫奭坐講時仁宗尚幼跋案而聽之與因請立講論者不以為是熙寧元年呂公著等請復坐講之舊制詔太常禮院詳定于是韓維等言列侍之臣尚得環坐執經而講者願使獨立事體輕重誠為未安請如天禧舊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時龔鼎臣等以為不可遂不復行恭惟陛下留心學問增置講讀當講之日早晚兩講固已有光祖宗早間御殿一循近例講者立侍不廢君臣之禮晚御後帳又復舊制講者坐侍且盡君臣之情禮兩盡古今所難讀者無不竊歎聖性高明區區處有道既有施行而議者乃以坐講為非執後世尊君卑臣之見而失先王好善忘勢之誠雖知陛下不得已而從之然使陛下聖德不明祖宗舊制不復誠為可恨臣今檢到程頤與顧臨辨殿上不講書奏劄繳進呈頤之本意但欲因此輔養人主重道之心實為可采備蒙睿覽便見近日坐講罷行為是為非如臣不學固不足則勸講之列若此禮一復天下通經學古之士必有聞風而起副陛下之意者矣臣不勝拳拳願望之至

論定監司奏 嘉定九年案此疏

臣竊攷監司之官蓋源流于秦以御史監郡然漢初猶惡其繁遂以丞相長史分刺諸州不立常員逮世宗時始置十二部刺史亦不過一部一人而已本朝遵之其始逐路止置轉運使一人惟京東西河東北淮南兩浙乃有使副若糾察刑獄則命轉運司一常參官掌之自淳化而後逐路置提刑之官然或置或罷猶不為常熙豐以來朝廷命使紛紛矣蘇軾常論其弊譬之立廢長而馬益羶蓋善喻也紹興初年雖未嘗大有所更革然所在監司多不備置或以一員而兼領亦不聞有所闕敗然則天下之治亂繫乎監司之賢否不繫乎多寡也概可見矣臣竊觀近日監司皆無闕員間有一事而分為兩司一司而轄以二人者其間職掌不同好惡亦異外假舉刺內示趨向同一詎也而有是非焉同一吏也而有能否焉誠令難于奉行往來疲于迎送蓋不止如蘇軾之所論其為害豈細也哉臣愚欲望陛下攷祖宗創立之規

聖紹興權宜之意將所在監司或省或併間總于一員或文或武不必于置庶幾州縣之吏易于趨向朝廷政令有所歸一而員數不多亦易選賢如姚崇所請今止擇十使猶慮未盡得人此尤當深察也

止堂集卷六

奏疏

論正始之道疏 案晉書趙主改元曰建武其心及漢末州縣小吏云云是光宗顯宗元年由古州安國季陳太學博士劉所上疏載永樂大典今據名臣奏議補錄于此

臣仰惟陛下嗣無疆大歷服逾年改元于是奏告天地宗廟社稷非細事也臣嘗推原古人紀年之意不謂之一而謂之元者元善也所以明人君體元之道在善其始也今日陛下繼天地之德衍宗社之慶感壽皇之心答臣民之望視始正本實在于此草茅小臣獲對清光適際新時區區愚忠猶有所見輒敢條列以上仰報聖明惟陛下財幸臣聞心者身之始身者家之始朝廷者天下之始元子者萬世之始于其始而知所以正之體元之道無餘事矣何謂心者身之始身聽于心者心一動而身隨之不可不正也然盡人所謂正其心者亦去其所以害心者而已是以大學曰身有所忿懼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蓋感于物者稍偏則動于中者皆邪在常人尚且不可而況人君乎陛下聖學高明其于正心必有道矣臣猶願陛下日日察之念念察之使恐懼懼好樂之類皆不足以動其中則陛下之心即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使數者苟有一焉則其發用之間或有以害夫清明之體而于馴詐萬變率制萬事統御萬國恐亦難矣昔范純仁有言君心欲如築水常使平正而無所趨向則免偏側傾覆之患斯言可謂得人君正心之道惟陛下念之何謂身者家之始大雅之歌文王曰惠于宗公神

問時怨神問時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家之難齊也如此以文王之聖尚且待神無怨悖而後能使其家刑焉是必無一毫之愧于身乃可舉一家之政于內故賜子私則僂侍之路敢瀆幸私則嫉妬之害生用度不節則儉約衰法制不嚴則名分僭今日宮庭未必有是設或燕閒之際少懈隄防深虞間隙之開便難窒塞在陛下下謹之而已耳何謂朝廷者天下之始大抵天下之事當出于一出于一則有所總統而天子之勢尊不出一則無所總統而天子之勢衰世言漢武帝以九卿之權間宰相宣帝以天下之務在中書為得駕馭臣下之術不知政出二門實妨理道臣恭聞本朝仁宗皇帝英識偉度三代而下一君而已事出獨斷何所不可而權要請託每以大臣為辭實以此門一開奸徒百出深謀遠計近世所無此陛下家法也崇寧事行御筆乃小人盜權之術此陛下近鑒也臣竊問陛下即位之初所施行事問出中旨雖容智所及多中事情然憂國之臣未免慮慮近日此塗漸塞朝綱漸清臣願陛下長守此意使朝廷政事常出于一得則功歸于上而陛下受從善之名失則責在于下而陛下免徇私之謗體正事順莫便于斯如此而後朝廷可正而天下之治可得而舉矣何謂元子者萬世之始臣聞詩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祚胤古人所甚重也是以自初生至于成人教之皆有方法古者父子雖曰異宮然文王之為世子也日問安于寢門之外則其相去當不甚遠嘉王陛下之元子宗廟社稷所繫非輕而今遽建邸于外自此居處之易察恩意之易泐教誨之易行當不如前日在陛下之側矣陛下雖簡擇僚友隨選左右然傅相之士少侍御之人多傅相正而難親侍御近而寡正從違之頃賢否便分皇子雖天資穎特教子為善萬一熏染積習之餘或移岐嶷沖和之性臣恐不能不重陛下宗廟社稷之念也臣竊見司馬光請以皇子伴讀官提舉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如有巧佞諂諂者許令糾察其言極切事情臣願陛下舉而行之大要使府僚之勢重于侍御道義之訓密于晏遊則萬世之本可得而正矣臣州縣小吏不識忌諱輒肆狂妄輕議家國罪當萬死惟陛下下教其愚

臣聞古者三年大比而與賢者能者其選舉之塗已異及其論辨而後使之則亦辨其賢與能而已漢王嘉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尚有分別未有混天下之材納之一區不擇材之短長不計職之劇易為人擇官而不為官擇人如近世者也大抵天下未嘗有不可用之材而亦鮮有無所不能之人能于此者或不能于彼可任繁劇者于坐鎮雅俗未必優也使處之各當其任用之各盡其材則不惟官各舉其職而人亦無遺才易務之恨倘德足以鎮雅俗而使之任繁劇則必暴其短才足以任繁劇而使之坐鎮雅俗則必不勝其官矣故天下之事多敗于官之不得其人而天下之才亦敗于用之不稱其宜如新梁為杙其金代士甚非后王所以輔相哉成天下之道也臣愚欲望聖慈明詔大臣于選任之際審材辨官可大受者不使之娶小務事一節者不使之受繁劇工文學者卒任之以文學精政事者專責之以政事而且量其職任之輕重以為進用之等級使官各稱其才而無缺望人各安其官而無倖心實天下幸甚

乞詔求直言疏

臣聞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後世惟魏相稍識此意每教據史按事郡國令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以相輒奏之相與趙充國議擊匈奴乃曰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非小變也夫風雨變異天之災子弟惡逆人之變天人變動而朝廷不聞向安足以圖治乎今之州縣每遇災異自非水旱例不以上頃年江湖閩浙同日地震惟建昌軍因言失火併以上聞前年福建江西間有地震去歲惟漳州守臣上章自劾至于子弟惡逆時亦有之緣法中有守令量事貶降之文用是例不舉按是不可以為尋常而不問也夫至和之氣感于人事大順之治積于閭門若天示警戒而上不聞則德不修人反天常而上不治則政不舉如此而欲求天下之治不可得也臣愚欲望聖慈明詔州縣凡有災異而輒不以聞有惡逆而匿不舉按者令監司覺察又令御史臺察監司之不舉按者上之略加懲罰庶幾上下警懼各思有以消弭災變感召至和不勝幸甚

議紹興和買疏

竊惟和買行于東南今近百年獨紹興一郡施行無定制議論無成說致煩明詔令廷臣集議臣嘗攷究紹興和買不惟始初數額太重立制不均而朝廷每欲更張未及施行輒為浮言胥動又復轉易其病全與東漢不能均河南南陽之田相似病根如此雖有良藥無如之何然既有朝旨集議臣叨嚴從列敢不罄竭愚慮以備採擇臣嘗謂今日士大夫論紹興和買不過二說欲究實上四等詭名者其說正大而易舉欲均科及下五等小戶者其說均平而正何謂究實之說正大而易舉臣聞經界之初紹興和買鄉村物力三十二貫科一匹今則十七貫三百五文科一匹此皆上戶走為下戶之弊若核實詭戶歸之上戶則物力自寬和買自輕雖以嚴法行之人自無辭然從前為紹興守令者孰不知出于此而卒未能革間有不畏強禦者總行一二而搖撼于後者已百十矣今日改正者曾無幾何而後日走寄復如初矣利之所在人所必趨一重一輕誰肯就重此所以不能使之無敵也何謂均科之說均平而正夫不分等第一例科紐自此重者皆輕必無避免之謀無者皆有亦無隱寄之處可不謂公平矣乎然和買本非常賦也而今以常賦之法行之此不可也或者雖云江西及浙西平江等處和買通五等皆敷今紹興獨不敷及五等是偏也殊不知和買不及五等在今日猶為仁政若得他州併五等不及豈不幸甚乎乃欲引他州刻取之法以例紹興又不可也或者又云和買初敷時官司給錢所以不及五等人戶政恐其無物力可恃失陷官錢今既無此慮自可敷紐豈不思支錢而取租則不及無錢而白取則及之豈為民父母之道乎又不可也此所以不得謂之正也然則若之何而可臣謂今日和買本非合取于民之物但以版圖未復用度未充不能遽捐之于民既未備捐之于民則取之之法豈可不立夫法亦貴于平而已矣今既上四等有和買下五等無和買開之以走寄之地安能禁百姓之不為哉前日田產自三十六貫減至十七貫敷一匹後日必自十七貫減至四五貫敷一匹未可知也而可不救乎臣所以嘗有請以上四等有田產人戶和買七萬七千餘匹乞籍為定數令今後一隨田產推割除受可以絕目前走寄之弊惟是

止靈集 卷六

八一

止靈集 卷六

八三

有田產下五等人戶和買計四萬七千餘匹今戶部獨放四萬四千之數于內除餘逃絕等一萬一千餘匹外亦已放及三萬三千餘匹止有一萬四千餘匹未有著落欲乞戶部更與寬容本府一年從本府選擇逐縣令佐有風力可倚仗者于今來下五等戶合敷和買四萬七千匹數內更切根究走寄之數若再根究到走寄之數物力自寬又有上戶買下戶之田亦合依上戶等處起紐和買如此則今來一萬四千匹未充之數漸漸可補但須豫降指揮令本府今後根究得隱寄及增起到上戶買下戶田產上和買不得過今十萬之額如或有餘即增上物力錢貫均敷庶幾不致重取于民然此亦只是目前救弊之謀非即久遠通行之策濟所不及猶在夫人異時國家備途恢復財用稍寬則將此無名之賦一切掃除方始無愧于古謹議

乞罷罷賣田指揮疏

臣聞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古者制田惟有歸受之法民既壯則受之既老則歸之如此而已未有舉在官之田與民交手為市者也唐許民買永業田識者猶議其非古況官自賣乎臣竊聞近日斥賣官田此令一出四方之人交口竊議臣甚為朝廷惜此舉措也臣照得在法官田惟許下五等人戶請佃所以優之也官戶及上三等戶不許所以防其侵細民求生之路也今一旦舉而出賣令之曰價高者得小民雖有現耕之田無錢可買豪民積錢千萬尋常睥睨小民之田恨不盡取而官司乃為之開其門關其塗細民之田將盡歸豪民矣昔任其勢而墾治者細民之力也今享其成而膏潤者豪民之利也豪民以錢易田不歸恩于朝廷而細民一日失田必歸怨于朝廷朝廷但以減二分價為優現佃之人不知現佃之人有錢則方可獲此利無錢則坐視有錢者取田去爾能使之不怨矣乎議者必謂今日國家匱乏一日出此錢則可得數百萬緡豈不甚利此特小丈夫狹淺之見何足以謀國哉夫數百萬緡或可以積致人心一散不可以復收其輕重得失何如耶仰惟陛下自即位以來減月椿損輕制輕折估寬和買仁心仁聞固已四達然或者猶謂僅能寬州縣之力未必州縣能寬百姓也今賣田之令一出則害徑及百姓矣為人臣不能為人君固百姓之心而乃為人君離百姓之心此臣所甚憂也臣聞向來斥賣官田多以百姓不便而止臣謂與其使之不便而後止則所損已多矣不若不行之為愈也臣愚欲望聖慈特賜審察將賣田指揮早與廢罷以安人心以固國本不勝幸甚

論差官買官田及教閱土軍弓手疏

臣聞法不可以窮天下之情可以放天下之偽夫先王之為法豈恃其足以治天下哉亦曰吾為之齊量于此而付之人焉耳備一任法而不任人臣見其法愈密而弊愈不可救也且以買官田言之夫一邑之間有令有丞有簿有尉是四人者朝廷因委之以一邑之事者也一邑之事四人皆足以任之而獨出賣官田必隔邑差官啓封果何意哉以其邑之官為不足恃乎苟不足恃也則官田何重于一邑況邑之官田非此有而彼無者也彼于此啟封此亦于彼啟封使皆可信之人則何聞乎彼此不然以彼易此均無益耳而何為擾擾使奔走往來小則資糧屏屬糜州縣之財大則去彼來此曠職掌之事至有所得官田

之直不數千而差官之費已倍蓰者此皆任法不任人之弊故至此也又如教閱土軍弓手議者已知其非請之朝廷乞止令本州兵官拍試矣臣以為尚非簡便蓋月一拍試大州之邑或累十數必未能備小州亦不下三四邑所謂官兵者月糜其半于道路而後已事焉與買田取封之利害何異哉如上二事臣欲乞委邑之令佐使監司帥臣按其功績而為之賞罰庶幾提綱振領使天下無擾擾之患而享清靜之福不勝幸甚

江陵條奏邊備疏案此以下諸疏皆不著年月今參合宋史本傳當是光宗紹熙末因劾韓侂胄出知江陵府後所上

照得江陵府雖名次邊其實西當蜀口東接吳會南控長江北去襄陽止五百里皆是平原曠野別無險要可以據守本府雖是鄂州大軍分屯之地然少壯之卒並成襄陽守寨之兵多是老弱設有緩急何以支吾所以前後帥臣申飭民兵科條陳乞備邊錢穀不敢少緩者政以其地無險可依無兵可恃當形勢最緊之區而無備禦一分之力若非平時控告朝廷則急緩之際必至敗事臣素無材術謬當關寄到任兩月備見本府兵財空乏不容自已謹開析條奏下項一本府廂寨軍皆是烏合之徒全不中用雖有神勁千人除火隊及分戍人外常只有七八百人在寨昔人守禦此地動數萬人猶以為少今僅以數百守之豈不甚可危哉惟是諸縣義勇人數頗多有緒可募然本出耕農不習軍事自向來歲一教閱進丁退老人猶浮腫不敢怠惰近年本府以財計窘匱不復施行者六七年去年又有指揮令就近鄉教閱名為便農其實陰廢之爾蓋百姓身習稼穡不便擊刺強之施為猶不得已若聽其自作自止寧復留心縱使百領得人或能奉行亦無激賞誰復勸勉臣恐義勇自此不復可用矣臣照得義勇之籍正軍計一萬五千七百餘人朝廷歲養萬五千兵無慮衣糧數十萬今歲一閱義勇費不及十之一而遺憚所費致廢萬五千可用之兵誠為可惜本府自將秋苗撥充歲計之後若教義勇亦無米可贖然臣若顧此小費以不教為便是臣孤陛下使令臣不敢也臣今會計本府義勇一萬五千人若分作三番一歲一教三歲而遍其當教之歲則令進丁退老不教之歲則令近制自習事藝于鄉如此則費不甚廣而事可常行民不甚勞而藝亦不廢事莫便于此者矣若蒙聖慈以為可行乞自今歲為始仍乞下本路轉運司每歲計實教人數應副合用激賞錢物其口食米令本府自認贖畫伏乞容照一本府一歲二稅絹不過數百匹苗不過萬石不能當江浙一大家之人全藉酒稅以養官兵而酒為戎司據其大半之利獨有商稅不用百色取辦于此是以歲計常是不足儲蓄枵然緩急無恃恭惟壽皇聖帝經略恢復留意邊陲知本府素來窘乏故命劉琪守郡之日特撥祠部度牒二千道令其變賣為備邊庫又添撥宣司賑糶米錢十六萬餘貫并迪功銀四千八百餘兩通為錢七千三萬緡有奇其為慮至深遠也後因乾道六年撥充鄂州官兵激賞之後一時帥臣失于執奏自此他司援例接續請撥或充軍中酒本或充打造戰船或充交點軍馬或充教閱義勇或充總司收糶米斛或充他州賑濟前後共支過五十八萬餘貫去年辰州蠻獠小小作過本庫又支過二萬餘貫現今朝廷行下將從軍之人權賞一次度所費亦復不貲經此一審支遣腹削殆盡竊惟本府去邊頭甚近去朝廷甚遠萬一緩急或有調發若候奏請豈能及事朝夕思念可為寒心

臣愚欲望聖慈監壽皇遠慮如彼念邊郡無備如此將朝廷向來撥去備邊庫錢計數給還或以度牒或以會子專責帥臣變轉盡行封繕以為他日戎事之備不勝幸甚

貼黃

臣已具錄前後降旨支撥錢數申開朝廷若大臣開陳得蒙睿覽便知此錢一文已上皆是朝廷支撥即非本司用過今來所乞填償之數于本司歲計即無干涉但欲以備邊方緩急爾臣亦知朝廷窘匱應副州郡之錢不過度牒會子二種但度牒會子惟平時可以換易若直待緩急然後給降決難支用併乞容照

乞權住湖北和糶疏

臣輒有愚見仰于淵聽臣照得去年朝廷以淮浙並饑江湖小熟遂下和糶之令嚴遏糶之禁惠甚渥也然州縣亟欲集事未免數糶于民商賈競起趨利又復爭糶于下而江淮兩浙帥倉以至總司戎帥皆散遣官吏多齎錢物四處收糶其所差人爭先趨辦迭增價值以相傾奪米價既長害及細民細民日要添錢糶米富家愈見閉關自豐遂使江湖小熟之地反有飢餓不給之民臣自江西以入湖南所到去處皆病于此及入湖北愈覺益甚去歲江陵雖正蒙朝廷拋降和糶米十萬石緣湖北地廣人稀耕種滅裂種而不蒔俗名漫撒縱使收成亦甚微薄每到豐稔之年僅足贍其境內萬一發泄出外必至價昂翔湧常年米價每石若及兩貫已為極貴今米直至斗添數百長猶未已方此耕布之時使百姓困于糶糶無以自給甚可憐也況本府既有補糶又有和糶數目既多深恐置場不能頓足不免均之諸邑諸邑復不免數之百姓上下相乘其勢有甚不得已者其初定價正當秋成米賤之際只據一時市直每石作一貫五百具申及到後來諸處官司商販就來爭糶米直陡貴官司但以事于朝廷只執元價不敢增添馴至今日輸糶未足乃是百姓受糶于米賤之初而輸米于增價之後甚者家無現儲不免轉糶以償于官焦熬如此可不速為之計哉臣至愚極陋蒙陛下寄以收糶之責臣既親見小民無牧養之具豈可不仰告陛下臣照得江陵府已申朝廷乞將和糶未足之數候到秋成糶足未准行下臣契勸本府合糶米十萬據諸處申到已糶及七萬尚有未糶三萬未糶而現在之米已承朝廷指揮未令起發以此見得淮浙亦不待此米之來所有未糶三萬若得少緩收糶卻得蘇此一地方之民緣今來已是五月若俟朝廷行下然後往糶恐不及事臣已令本府將現糶未足米數且權住糶以待回降庶使青黃不接之交留得此米接濟百姓以了農事不勝幸甚

貼黃

臣訪聞諸路監司帥臣在湖北糶米甚多其糶米之價比之本府和糶每石率多一貫以上故其交易比和糶尤昂臣計本府和糶之數已及十分之七即外路諸司所糶米數必是過之設使即日住糶亦不關事臣已行下本路諸州令勸諭有米之家當此艱食之時先將米穀糶與百姓如本州縣食米已足即許將所餘之米糶與外路盤販之人臣為見本路百姓委是關食不得不權宜措置以救目前之

急。若是去年十二月。今年正月之交。臣亦不敢如此施行。但恐自此或有過繼之謗。尚冀陛下為此一方之民。曲加容照。臣罪萬死。所不敢逃。

奏辰沅州水災劄子

照對本府今年五月以來。雨水頻多。江流暴漲。遂行下本路諸州。取會有無被水去處。至六月十六日。據沅州申。五月二十日。麻陽縣被水淹浸。推流屋宇四十七家。不申損失人口。七月二十二日。據辰州申。五月二十一日。淑浦縣被水淹浸。其水暴猛。第三、第四都損失四十一人。臣已當時行令。逐州給米賑濟。及令尋訪損失人口。所在殮埋。又緣兩州皆邊溪洞。亦已令逐州密飭兵備。綏靜蠻獠去訖。臣竊見入秋以來。又復多雨。恐傷禾稼。朝夕憂惶。仰惟陛下焦勞為民。尤軫水旱。況在邊郡。有此災傷。臣仰體聖懷。敢不具奏。伏乞容照。

乞復湖北主簿省罷稅官疏

照得湖北州軍。朝廷向來以經兵火之後。土曠人稀。民濟事簡。縣道佐官。多不備置。而以縣尉兼主簿。又以江湖盜賊。出沒不常。而差武臣為縣尉。蓋亦因時施宜。初非以為經久可行不可改之制也。近年以來。戶口漸盛。事亦向繁。而一縣之間。自知縣而下。別無文臣為佐官。若知縣或有事故。即簿尉監務。以次攝事。而少知自愛。不甚循謹。吏民玩狎。多致敗闕。如本府近日。監利縣酒稅姚師言。因攝縣日。侵夜行刑。杖死坊戶。為提刑司按罷。又有監利縣簿尉劉汝翼。因攝縣尉。盜用官錢。現具案聞奏。此皆跡不可泯。不容闕略者也。其他生事擾人。往往而是。其弊至此。豈容不解而更張之哉。臣照得諸縣各有監務一員。雖云酒稅當置專官。然一縣酒稅。知縣鮮有不任其責者。酒稅若非知縣任責。亦未必能趨辦。故所至外縣。多令知縣檢察酒稅。政謂是爾。臣愚以為若使省罷稅官。而以知縣兼酒稅。復置主簿。差注文臣。而以佐知縣。則一邑之事。宜無不舉。儻蒙聖慈。以為可行。即乞從臣所請。下吏部將湖北縣道有未置主簿去處。復置主簿一員。依格差令文臣。卻于本縣省罷稅官一員。令知縣兼管酒稅。其現任人。令滿今任。已授未上人。別令改注。不勝幸甚。

論湖北東西楮幣疏

臣竊惟國家與創會子。所以濟錢幣之乏。若官司有以權之。使之流通不壅。然後緩急可恃。臣聞湖廣總領所會子。當來立法。止是許于湖北。京西。界內行使。其襄漢。成兵。月得料錢。全靠客旅貿易。其會子止到鄂州。便著兌使。而官司無以權之。遂使坐賈之人。乘其急遽。低價以售。用是一貫會子。止可得五百左右。現錢會子。既輕。商旅不行。故戍兵所得會子。愈難變轉。而會子益輕矣。萬一緩急。豈不害事。欲望聖慈。行下湖廣總領所。多領措置。須使現錢會子。官私流通。便商旅與販之利。免戍卒折閱之怨。不勝幸甚。

止堂集卷七

狀

同李臺法辭免再辟申省狀

照得謙等。十二月二十六日。准尚書省劄。朝請大夫新除侍御史張叔椿奏。臣蒙恩除前件差遣。即具辭免。伏准省劄。備奉聖旨。不允。臣仰承威命。未敢再有陳請。臣竊見本臺檢法官李謙。主簿彭某。以元辟官替移。陳乞改差。照得本臺屬官二員。雖許臺長奏辟。若所辟已得其當。難以數有更易。緣此二人。文學操履。甚協士論。欲望聖慈。特降容旨。令依舊在任。伏候敕旨。十二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謙等恭承恩旨。至于稠疊。再三違戾。宜行重誅。然臣之事君。不惟以承命為信。而亦以盡己為忠。不盡所懷。即為不忠。是以不憚煩瀆。再敢控陳。謙等昨從事侍御史林大中奏。辟入臺。林大中既遷。謙等法合隨罷。今來御史張叔椿。雖再行奏辟。謙等昨自入臺以來。風憲之議。無不預知。其林大中所劾大理少卿宋之瑞。回邪等事。謙等亦嘗與聞。今來林大中既除職與郡。即是以前所劾為非。謙等神贊無狀。豈得無罪。若再從辟入臺。是以神贊無狀之人。復隸憲府。不惟累朝廷舉措之公。亦害謙等去就之義。欲望特賜敷奏。與謙等一在外差遣。下御史臺別辟屬官。庶得允當。伏候指揮。

同李臺法再辭免除寺丞申省狀

照得謙等昨具狀申尚書省乞免辟入臺。陳乞一在外差遣。正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李謙除太常丞。彭某除司農寺丞。謙等以求去得。實不遠慮。未敢供職。遂再具狀。轉申朝廷。辭免新除恩命。正月四日。准省劄。檢會議等前月所申第一狀。陳乞一等差遣。第二狀。陳乞在外差遣。劄付謙等照會。竊緣謙等昨來三狀。申尚書省。陳乞差遣。各有事因。第一次。緣侍御史林朝請除吏部侍郎。謙等係所辟官屬。法當隨罷。所以止申乞一等差遣。第二次。緣林朝請已除職。與郡謙等為屬無狀。義當同出。所以再申乞在外差遣。即不敢前後異同。謙等緣正月二日所申。未准處分。須至再具申稟。欲望檢照謙等前後所申。特賜敷奏。與謙等一在外合入差遣。庶安愚分。伏候指揮。

辭免除司農寺丞申省狀

正月初一日。伏准尚書省劄。除司農寺丞。某祇省成命。踴躍不遑。伏念某近三具狀。申尚書省。乞免再辟。御史臺主簿。仍乞在外差遣。方懼得罪。乃蒙遷擢。不勝惶恐。緣其前狀所申。不特以林侍御出臺。法合隨罷。實以某在臺之日。神贊無狀。今林侍御既以論事外補。某義當同出。若乞出得。實所難處。欲望鈞慈。檢會某前後所申。特賜敷奏。與某在外合入差遣。庶安愚分。伏候指揮。

辭免除秘書郎申省狀

照得某今月初四日。伏准尚書省劄。三省同奉聖旨。彭某除秘書郎。某微賤之官。祇拜恩命。自合即日供職。不當辭免。緣某疎庸不學。濫廁班行。三年三遷。蔑有補報。近嘗控告朝廷。乞一在外差遣。繼蒙除丞。屢僅涉兩月。復有此命。晉遷之數。本自異恩。授之初。委實難處。欲望檢會某前來陳乞補外各狀。特賜敷奏。與某一在外合入差遣。庶安愚分。伏候指揮。

辭免除起居舍人申省狀

某今月九日。准尚書省劄。三省同奉聖旨。彭某可除起居舍人。日下供職者。某忽拜降恩。不勝悚懼。伏念某學疎才下。無以隨人。濫廁班行。疊叨選用。分當引去。屢請未從。方比懷慚。驟膺拔擢。竊惟記注之職。士林高選。願如今日在廷之彥。與夫寰宇未用之材。若采其學識。則某最凡。計以資望。則某尚淺。雖蒙眷簡。有此親除。既匪其人。難以冒處。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命。改畀時髦。庶穩師言。少安愚分。伏候指揮。

再辭免除起居舍人申省狀

某近狀辭免新除起居舍人恩命。三省同奉聖旨不允。兼職依舊者。竊惟記注之官。號為嚴近。倘非俊乂之士。不在選掄。故必屢試而後除。皆有已事之可驗。忽容晚進。徑躡清班。地望高而差擇之輕。人物凡而陞道之驟。自知不可。公議謂何。又況近時。尤嚴資格。雖欲脫拘繫之轍。以示激揚。然反取妄庸之人。恐啟僥倖。致貪寵利。遂誤公朝。輒申方寸之私。不避再三之瀆。冀回恩旨。改授能賢。庶使孤蹤。獲安職分。謹具狀申尚書省。伏望鈞慈。特賜敷奏施行。

繳納右史直講告致申省狀

某疎庸不才。誤蒙聖恩。擢真右史。效職以來。今涉半年。委無毫髮。可以補報。有礙顏面。難以安職。除已具

奏乞賜寬。外現已出門。通遞前塗。恭俟威命。所有現任起居舍人告。并兼皇太子嘉王府直講。致須至繳納尚書省。伏乞敷奏施行。

待罪候車駕過宮申省狀

照得某昨同侍從入奏。以論思無補。居家待罪。恭准聖旨。令日下供職。某嘗具奏。乞車駕早賜過宮。依舊居家俟命。四月二十七日。再准省劄。三省同奉聖旨。已降指揮。日下依舊供職。重念某身無寸長。謬司記注。嘗謂後之史官。君舉必書。謂之善于其職。則可。謂之忠于其君。則未可。與其必書。以懲其失于後。孰若熱諫。以救其失于先。故于効職之初。嘗以此言具奏。近日伏見車駕久不過宮。委不忍書之史冊。以玷聖德。數竭忠悃。妄有奏陳。今既未聞過宮之期。豈可徒舉載筆之職。記君之過。委負初心。已同侍從人等入奏。乞五月初一日過宮。現依舊居家俟命。

辭免除職與郡申省狀

某今月初九日。內殿宣引。嘗具劄子。奏論知閣門事。韓侂胄。依託聲勢。竊弄威福。雖蒙容納。未見處分。闕門屏處。恭俟誅夷。今月十二日。伏准省劄。韓侂胄特轉一官。與在京宮觀。某除煥章閣待制。與郡。某聞命戰慄。不知所容。恭惟皇上從善如流。不問遐遠。如某愚戇。尤荷開容。今既信用其言。雖死無憾。安敢復叨恩寵。以為己榮。次對陸華。承流重寄。豈敢庸謬。所可克當。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命。畀以祠祿。使之少安愚分。得以屏處自修。不勝幸甚。伏候指揮。

再辭除職申省狀

某近具狀。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與郡恩命。伏准省劄。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伏念某空疎不學。愚戇無用。偶事潛邸。誤辱眷知。連月之間。寵數狎至。日思圖報。不敢自安。論建疎庸。宜被詞遣。尚容補郡。本出寬恩。某自初入朝。資序甚淺。猶未作縣。謬列班行。五年之間。叨竊為守。授之愚分。已為濫冒。再勳威命。不敢固辭。惟是職名。本待有功。當去之人。豈容冒此。宜黜而陞。恐累初政。伏望朝廷。特賜敷奏。令某止以現官。畀之小量。所有新除煥章閣待制恩命。乞賜罷罷。不勝幸甚。伏候指揮。

辭免贛州乞宮觀申省狀

某十一月十二日。伏准省劄。勸會知贛州衛。已除太常少卿。差下彭某合行赴上。十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所在州軍。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某照得昨准告授前件差遣。某已兩具辭免。未拜命。某現為麻官。辭免之制。不可煩瀆。又衛現已陞辭。合行赴上。某尚有兩年之次。可以尋訪醫藥。觀幸安痊。由是不敢稍留威命。久而不拜。今來衛既除他官。恭准指揮。備發之任。自願某日即病殘如此。豈可復勝委寄。踰天階地。殆無所容。重念某才無過人。不周世用。誤蒙聖朝簡拔。曠從班。坐累十年。一旦起發。昇以大郡。切近鄉閭。地望甚高。俸入不薄。使某自擇。亦不能如此便利。且某方被命之時。計闕期尚有三年。繼而現任。并合赴上人相繼。改除。造化無心。若有委曲。某心非木石。豈不能知。甚欲驅勉。承仰副朝廷。錄用之意。某嘗忝從列。義不辭難。若有使令。安可辭避。僅託以疾病。假

臥家。是名欺君。罪在不赦。某雖甚愚。安敢犯此。實緣某數年以來。疾病交攻。名狀非一。頃者咯血之疾。半年一發。率以為常。今夏以來。發作頓併。數月之間。已至六七。近以心氣不寧。其疾大作。不免瘵以涼劑。用之過當。脾胃頓衰。曠冒冬寒。遂成脾脹。飲食遽減。一日之間。僅能一食。體瘦如削。步履艱辛。現今閉居。專意醫藥。尚費支吾。若使之出從王事。必至顛越。況今贛州。係是北路控扼去處。兼制嶺外兵甲。必得威。望足以鎮壓。才力足以酬應。人方能上寬憂顧。而某形軀支離。人所輕侮。精神荒廢。事必曠廢。脫有意外。必誤家國。雖抵賔。不足以贖。是以忘其冒昧。頓天以請。不敢輒具奏聞。欲望鈞慈。特為敷奏。且與。慶贛州之命。若朝廷憐其貧病。再昇祠祿。使得一意醫藥。實為隆天厚地之施。自此疾病苟痊。雖繁艱任。使所不敢辭。伏候指揮。

辭免除殿撰申省狀

某昨准省劄。勅會知贛州銜。已除太常少卿。差下彭某合行赴上。十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所。在州軍。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某緣舊疾未痊。再具狀申向書省。陳乞祠祿。十二月二十四日。准向書省劄。三省同奉聖旨。除某殿修撰。依所乞宮觀。某恭聞成命。感極涕零。伏念。某蟻虱小臣。屢犯威聽。授以臣子事君之義。合受古人方命之誅。乃蒙聖慈。委曲全護。念其犬馬之疾。特。推惟董之恩。界以閒祠。已為微臣再生之幸。惟是論撰之職。著位最清。朝廷設此。所以優待有功之臣。而。某起廢之初。未效微力。使之守地。屢以疾辭。自合坐其不恭。豈可反膺異數。乃是宜責而賞。徇私妨公。其。在典起事功之秋。恐失激勸。臣下之意。所關甚大。為敢苟安。伏望鈞慈。特為敷奏。且令依舊祠祿。所有除。職指揮。特與收回。不惟朝廷予之不為過恩。仰使小臣受之不致傷義。庶幾終始。不累生成。伏候指揮。

止堂集卷八

經解

需卦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序卦曰。需者。養也。物之稱也。物稱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需何以為飲食之道。物之需于外者。莫急于飲食。故序卦舉其大者言之也。卦本以需待為義。然必曰。有孚者。孚。實也。謂實有諸此。而後可待諸彼也。猶之萬物。必有根本。而後可需雨露之發生。使無其本焉。何需之云。故泛而論之。必有其德。然後可需時之用。必用其人。然後可需世之治。必事其事。然後可需功之成。蔑無一焉。而曰。吾有所需。非有孚之義也。惟其有孚。故光明而亨。得正而吉。雖天下之大難。亦可以濟矣。或曰。時方需也。何遠有光亨貞吉。而又曰。利涉大川。則是欲使之見于用也。豈不害需之義乎。曰。不然。惟其需故能如此也。聖人先言有孚。則是其才足以享且吉。而濟大難者。惟有此才而時不可。乃能需以待之。則其光亨貞吉宜也。大川之險。非有才而能需者。孰利涉乎。

需象辭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五以剛實居中。為孚之象。孚。謂其中之實也。需之所以光亨貞吉者。政以五據天位之尊。用正中。

之道。以是實有之理。需以待之耳。然則所謂需者。豈徒見險不進。一無所為之謂乎。以此而濟大難。宜乎其往而有功也。何也。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濟大難者。決非輕于犯險之人所能也。

需象辭

象曰。雲上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象取雲上于天。奈何。坎為水也。而升於天之上。則為雲。雲方升于天。必待陰陽氣和。然後成雨。故為需待之象。其曰。君子以飲食宴樂。何也。雲上于天。陰陽未和。則尚未能成雨。有需待之義。亦猶君子蓄其才德。而未見于施為也。君子觀雲上于天。需而為雨之象。懷其道義。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宴樂以和其心。志居易以俟夫命而已。夫需者。蓋以其有而不用也。有而不用者。常懼夫心之不平。而氣之易動。心之不平。而氣之易動。雖需亦何益哉。然則觀需之象。而飲食宴樂。真能盡需之道者也。

需初九爻辭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初之需于郊。何也。謂其遠于險也。郊為平曠安閑之地。需而于是。宜其吉矣。而猶有用恆之戒。何也。初以陽居陽。好動者也。凡物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使迫于險。猶必知所憂懼。而後能需。今遠于險。而性又好動。難乎用恆矣。處此者。所以利之也。又有以位言者。郊以位言。初也。利用恆者。以其情而戒之也。

需初九象辭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既不犯難。自可无咎。而又恐其失常。奈何。程子曰。身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雖有所需。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蓋用常之人。不為利誘。不為才役。動循于理。知其當需而需之。初不待迫于勢之不可。尼于時之難行。而後止也。使迫于勢。尼于時。而後止。則身雖不進。而常有不自已之心。其動也。安保其不乖于理乎。

需九二爻辭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坎為水。近水者則有沙。二去險已近。則為需于沙。小有言者。謂小有言辭之傷也。言辭之傷。亦患難之淺者耳。二近于險。常患其心不寬平。心不寬平。則躁急迫切。無所不至。是故有常者。乃喜于需。寬平者。乃不害于需。所以初用常則无咎。二行在中則終吉。然以初比二。初去險猶遠。二去險已近。而初止无咎。二乃終吉。何也。蓋初則以剛居剛。而恐其不能用常。故聖人發利用恆之戒。而僅以无咎許之。若二則雖剛。而居柔用中。是已能寬平者也。故聖人直許之以終吉。以是知需之善否。不在險之遠近。特繫所以處之者如何耳。

需九二象辭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衍。寬平也。人惟寬平。故能需。二以寬平居中。安得不吉。然則二何以能寬平也。二多譽者。以其居下而在外。自有寬平之意。而又以九居之。為以剛用柔。剛而能柔。非寬平者不能也。

需九三爻辭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泥比之沙。尤近于水。九三以剛居剛。而在健體之上。輕進易動。理所必有。故有致寇之象焉。險猶在外。自我近之。故曰致。然無凶咎之辭。而聖人之于象。又許以敬謹不敗者。雖迫于險。猶能需也。但患剛躁而不知敬謹耳。敬則用心不貳。謹則遇事不輕。以敬與謹。而慮患難。喪敗可免矣。夫自我致寇。無復可逃。處之有道。猶可免敗。與夫陷身于險。不知改過。以致殞滅者。豈可同日而語哉。聖人憂患天下之意。尤于此爻見之。

需九三象辭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其曰。災在外。奈何。謂在險外而未陷于險也。所以猶許其敬慎也。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三之逼近于險。乃自我致之。苟能敬慎。則所以致災者亡矣。故不至于敗也。聖人教人以去災之道如此。可謂愛之之至矣。

需六四爻辭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血者。陰陽爭而有所傷也。穴者。物所安也。四固安其所者。然已居險體。三陽在下。陽姓好進。進而遇險。無有不爭。若需于是。則有傷之道焉。故必出自穴而後可也。穴者。物所安也。以六居四。為以柔居陰。又在上卦之下。乃安于此者。而能畏避三陽。出而避之。則不至于凶矣。聖人教人以需。而此乃教之以出。奈何。必知此義。而後可以需也。未入險中。故可以需。若已在險而需。是為需于血矣。

需九五爻辭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五以陽剛居尊位。無施不可。何復需之有。而乃云需于酒食。何也。天下之理。固有當需者也。于當需之時。無所作為。惟飲食宴安。和平其心以俟之。此需之正者也。安得而不吉。人君所當需。其大者。不過天時之未順。民心之未得。諸侯之未懷。夷狄之未服。如此等事。使其心不和平。有待而發。其禍將有不勝言者。五居中守正。既得需之道。舍和平心志之外。無他事也。故有需于酒食之辭。酒食但指日用不可無者而言。如詩言。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相似。以見其無所作為。靜之至也。楊氏乃引小雅燕羣臣樂嘉賓之事以為說。則過矣。

需九五象辭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此言中正。奈何。謂其居中得正也。既居中得正。則所需何往而不遂。故必如五之中正。而後可以需于酒食。若謂其徒鋪啜荒蕪而已。則所需乃凶之道也。

需上六爻辭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自初至五。皆有所需。至上則居險之終。當需之極。險終則無所需。需極則有所得。又以柔居陰。宜安其處矣。故為入于穴。穴。物之所安也。奈下之三陽。本非在下之物。徒以坎險在前。故需而不進。今險既終矣。需既極矣。三陽上進。不待促之而自來矣。當是之時。上將安處哉。儻自知其陰居陽上。處非其位。不與之校。敬以待之。則亦庶幾其無失矣。蓋上以柔居陰。非與物競者。

也。故敬則終吉焉。大抵需與訟。義正相反。需則不爭。訟則爭矣。惟其不爭。故雖陷于險。而亦可以免。惟其爭。故雖已受服。猶將視之。人當需而不能需。則入于訟無疑矣。可不戒哉。

中谷有蓷首章

中谷有蓷。嘆其乾矣。有女此離。慨其嘆矣。過人之艱難矣。與也。水所注曰。谷。蓷。芻蕘也。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嘆燥也。此別也。慨。嘆聲。蓷生谷中。早之所難及也。今嘆其乾矣。乾者。本無滋澤。易于嘆也。以蓷之被嘆。與夫婦遭艱難而相棄。故此離之女。慨然與歎。傷已過人之窮厄如此。人蓋指其夫也。

中谷有蓷次章

中谷有蓷。嘆其脩矣。有女此離。條其歎矣。遇人之不淑矣。與也。脩。長也。物之長者。先受日。故易嘆。條。歎貌。歎。口出聲也。歎之悲恨。深于嘆矣。淑。善也。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也。夫婦遭饑饉而相棄。乃薄之甚者。而詩人止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曾無怨懟已甚之詞。可謂厚之至矣。

中谷有蓷三章

中谷有蓷。嘆其濕矣。有女此離。嘔其泣矣。何嗟及矣。與也。早甚則蓷之生于濕者。亦不免矣。嘔。泣貌。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矣。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勸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于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厥功。故詩人舉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以為政荒民散。將無以為圖矣。湯初征自葛。而至于攸徂之民。室家相慶。豈無為而然哉。

狡童首章

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賦也。孔氏云。狡童非有定名。山有扶蘇。指忽所美之人。此蓋指忽也。童。小子之稱。經傳言人無所知。多目之為童。如易以六五為童蒙。左傳謂魯昭公十九年。猶有童心之類是也。是詩以狡童指忽。蓋譏其無君道爾。

狡童次章

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賦也。息。喘息也。食。謂不與之食天祿也。詳味此詩。懇懇之意。其愛忽也。至矣。而終斥之為狡童。何也。忽不能盡君人之道。而詩人不失愛君之義。目之為狡童者。天理之公也。愛之至于不能餐不能息者。天理之正也。雖愛之至。亦不敢沒其實。此所以為詩人之性情歟。

雞鳴第三章

雞鳴。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憤賦也。夜將旦而百蟲俱作。雞鳴。衆也。子。女自謂子。指其君子而言。雞飛。則東方既明之時。予豈不欲與子同夢而寢哉。羣臣之會于朝者。亦欲退朝而歸。治其

家事。不可不早作也。豈可以我之故。而令人憎子乎。積此懇懇之意。真足以感動其君子也。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動。晦而休。而難者動之最早者也。故以雞為夙興之候。凡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君子之聽朝。皆于是節焉。蓋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清明湛然。以觀理則理明。以理事則事治。至蟲飛。鳥鳴之時。而猶留連。而欲。則其昏可知矣。此賢妃正女。所以必于是時。致其警戒之意歟。毛氏曰。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語雖近而意遠。真得此詩之大指也。

講義

潘邸講堂王霸辨釋義

前日蒙大王出示王霸辨。仰見學得其要。不勝悅服。但王霸之分。雖不過公私兩字。亦要人別得分明。如齊桓公伐楚。責之曰。爾買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此舉雖然似公。其實欲假此服楚。以霸諸侯。卻是私意。所以為霸。古今辨王霸。無如孟子。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無所為而然也。以力假仁者。有所為而然也。且舉眼前事。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若是自家心中。真的見得孺子入井。實是可惜。即是元來惻隱之真心。無所為而然。故謂之以德行仁。若是心中欲救此孺子。以納交于其父母。欲要譽于鄉黨朋友。即是有所為而然。故謂之以力假仁者。此便是天理人欲之分。須是日用間。仔細點檢。若是此心發于無所為。從而充養。不要間斷。如此即入王道。若是此心發于有所為。能自警覺。不遠而復。即不陷于霸道。每于發處。便下工夫。大抵一日之間。一念之發。無所為處。絕少。有所為處。甚多。不可不謹也。王霸之分。在此而已。

宜春講義發辭

讀古人之書。當知古人之心。心也者。乃聖賢傳道之實地也。苟不得其心。則雖親見其人。聞其言。且不能無疑。而況于書乎。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夫所謂其人者。非特指方策之文武也。方策之文武已亡。而吾心之文武猶在。是為可察也。孟子七篇之書。人能隨之。然知其道者。絕少。非其書之果難讀也。知讀其書。而不知存其心耳。試與諸君舉其切近者言之。其書有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夫舜。跖之聖愚易分。而一念之善利難擇。孟子循其一念之差。極之于舜。跖之別。其所以極揀。衰世扶持人心者。明白蓋如此。諸君果有意于斯乎。平居暇日。試察其一念之所從起。如哭死而哀。見親而此。感孺子之入井。而忱惕。初無為而然者。無非善也。而所謂利者。非特殖貨財。貪名位而已。凡哭死而為生。此類而為人。見孺子之入井。而欲內交。欲要譽。有一毫計護之心者。無非利也。善則充之。利則遏之。精察于毫釐之間。而不忽於隱微之際。則吾視聽言動。無非七篇之書。而何講誦之有。不然。某今日之云云。蓋有所不得已也。

孟子好辯章講義

詳觀孟子此章。大指蓋示天下以明人道立人極之法也。夫人得天地之正氣。以成形。而禽獸則得氣之

偏者也。人得天地之正理以成性，而禽獸則得理之偏者也。人道盛，則世亦從而盛；人道衰，則世亦從而衰。此一治一亂，所以分也。自古聖賢，易亂為治，必自此始。所以堯當洪水未平之時，默跡鳥跡之道，交于中國，舉舜而敷治焉。而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使禹平水土，使稷導稼穡，又恐民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也。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自堯之後，凡君天下者，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則治；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則亂。故夏季之君，不能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及湯克夏，則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又作三風十愆之戒，以警後嗣。堯之道也。商末之君，不能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武王既克商，則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堯之道也。上下二千餘年，如出一轍。及至後世，邪說既作，人心先壞，三綱五常，日就淪敗。內自閭閻，外極四海，往往皆淪胥于禽獸之行，不自知覺。自孟軻而下，在下者無復以王道開導人心，在上者無復以王法紀綱人道，所以乍治忽亂，不能長久。然其治也，未嘗不由王道之明，王法之行，其亂也，未嘗不由王道之晦，王法之廢。而所謂王道者，莫要于三綱五常，所謂王法者，立為品式條目，維持此道者也。舍此則率天下而為禽獸，亂亡無日矣。孟軻之辯楊墨，政以其弊至于無父無君，則于禽獸又何擇哉。後之君天下者，欲識治亂之分，其于此焉辨之足矣。

進故事補入附錄後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律臣龜年曰：盈之此說，乃後世不能復古之根本也。凡古制之所以壞者，必有私情盡之，私情不能去，而求復古，無是理也。盈之既知什一之不可重，關市之不可征，亦知民之不堪而古之當復矣。在戰國時，如盈之用心者，豈不可進，而孟子謂之如此其嚴者，政恐其有所牽繫也。盈之所謂今茲未能者，果何為哉？不求其所以未能者，先去之，而徒欲少損以收復古之名，此君子所甚惡也。蓋是非不兩立，公私不兩施，邪正不並用，一廢則一興，一消則一長，所以古人謂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未有惡未去而能為善者也。謂之今茲未能，則是其為國猶有資于橫斂，而但欲少損以俟來年而後去，安保來年不復矣乎？奈何世之謀國者，多為此論，以其易入也。聽人之謀者，多喜此論，以其易從也。若井田法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贖不足之說，若古人節儉，什一而稅，如太古難，宜少做古，以自節之說，世皆以為通于世務，不知自今觀之，果何益哉？不特謀國如此，人君子遷善改過之間，而一為此論所惑，則亦將因循苟且，展轉汨沒，卒陷于過失而已耳，可不戒哉。

止堂集卷九

策問

策問十道

問：權茶非古也，始唐趙贊議稅天下茶以為常平，未幾而罷。貞元九年，乃定為三等之法，歲得緡錢四十萬，而陸贄請儲以備水旱，初不以為非也。然則天下之利，取之有名，用之有道，雖憂世之君子，亦不之責歟。自唐以來，茶之法蓋屢變矣。始則十稅其一，未幾十增其五，人固以為厚也。及王涯變稅為權，而天下怨之。李石為相，始復貞元之制，然自是而後，禁私販，至死罪，增稅額，至有贖錢，亦幾于甚矣。本朝先用權法，消化中，乃令商賈買茶于國戶，輸錢于官場，謂之貼射，自交引行，而貼射復廢，然大率皆權也。其後以權為不便，易而為稅，然則唐之法，蓋由稅而為權，權不便而復稅，本朝之法，蓋由權而為稅者也。今日其用權法乎？用稅法乎？以為權耶？胡為有產則有茶租，以為稅耶？則復交引以防私販何耶？抑權稅之法，參用之便耶？不然，有是有非，當有所去耶？側聞蘇祖平蜀，盡蠲苛斂，茶遂無禁，已而好事者始復議取，而負販失業之民，往往犯法。近日湖湘，亦有挾此以為盜者，搢紳士大夫，頗思所以更張之，而未有策也。或曰：山澤之利，不可專也，盡利于民，民將安逃，不可不少弛也。或曰：國用猶有未充，歲入不能盡損，與其損山澤之利以優末，孰若輕農田之征以重本，其說將安從乎？諸公懷有用之學，以待上舉，試為有司籌之。

問古之所謂公私者。誠難言也。管叔周公之兄也。而誅之。人以為周公之公也。然大封同姓五十三國。亦周公也。親也。而誅之以為公。則其封之也。亦可指以為私乎。周公之心。殆不然也。詩人所以譏尹氏太師。不過瑣瑣姻婭之辭。然亦奚舉其子。而乃不害其為公。何歟。宋瑒請放叔父。未免為避嫌辭。避嫌非盛德事也。若上下俱存形迹。所憂匪不大歟。崔祐甫相代宗。未數月。舉八百人。多涉親故。代宗詰之。祐甫曰。選擇百官。不敢不謹。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詰其材行。前輩謂天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熟其材。行而用之。則所遺亦多矣。其論似中祐甫之失。然不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乎。古者設一相而止。至中古始分左右。聖人之所謂公者。蓋如此也。近世乃裂宰相之權于三省。然中書出令。則又有舍人之批敕。門下省審則又有給事之封駁。尚書奉行。則又有御史之論奏。其意非欲為是紛紛也。抑欲參同異。廣忠益。求以盡天下之公焉。不然。權萬紀。勸房玄齡。王珪。內外官致不平。而魏徵以為玄齡。珪。所致。豈無一二人不當察其情。終非阿私。使推之得實。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虛。徒失委任大臣之意。徵之所慮。誠大體也。然與所謂上下相維之意。事不悖乎。必欲下盡同異之情。上全體貌之節。如之何其可也。漢唐之亂。皆以朋黨。朋黨不得為公也。然議者乃謂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抑何歟。商之離心。固不足以當周之同德。然同者未必必公。而異者未必必私也。不直此爾。科舉自公薦而為覆試。自覆試而為別試。自別試而為鄉名。餘選自品格而為停年。自停年而為長名。錄注。自長名錄注而為循資。其法益嚴。其制益密。當不得行其私矣。而得人反不如古。是又何也。抑公道之行。不在茲歟。或時世有異同。而公道不得行歟。幸具言之。以勸有位君子欲張公道之意。

問。道非自五典。非道也。士弗究五典。非學也。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敢問五者之行。孰為知。孰為仁。孰為勇。而所謂一者。又何在也。謂無異道歟。吾嘗學之矣。輕重隆殺。何其不齊也。無父何怙。無母何恃。父母宜無異也。而聖人乃曰。資于事父以事母。喪母以期。以父在焉故也。則尊莫先于父矣。然禮書將載晉侯。其子名而斥之。君子不以為不孝。則父子之道。有不得行乎。君臣之間也。君臣為重矣。然詩有之。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傳亦有之。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古者至以君臣之從違。參之朋友之是非。而取決焉。不敢詭隨于君。以得罪于朋友。則朋友亦不得為輕矣。然兄弟急難。而朋友難。良不過永歎。以義合者。又豈得與天屬之愛比乎。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自天屬之愛言。之父母所不欲。與己所宜。不待較輕重而知也。然舜乃不告而娶。何也。周公之于管蔡。雖兄弟不敢愛焉。豈又有重于父母兄弟者乎。以子思所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孟子所言。貴尊賢之義。毫分縷析。愈覺愈精。此殆其大凡也。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是數者。固皆以善為主乎。然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安知所謂一者。而求以協之耶。抑輕重隆殺。雖曰不同。而所謂一者。固行乎其間耶。君子每教人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求所以樂者。苟不擇善而固執之。樂安從生哉。國家學校。所以明此也。願與諸君講明之。毋曰今日所較者。舊爾。

問。書所以傳道也。非書道其不傳矣乎。三代而上。易惟有畫而已。禹敘九疇。更數百年。乃衍于箕子。當時之書。可謂少矣。而知道者相望于世。周衰。孔子負帝王之學。卒老于行。于是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反視三代。書莫備于此也。然三千之徒。惟以四代禮樂語。顏淵。而可與南面。僅僅仲弓一人。異時才難之歎。誠有味其言之。視其書則多于前。致其人則衰于舊。道益明于書。而人之知道者益鮮。是何故也。不事惟是當漢之初。壁書未出。諸不在六藝之科者。紛紛于世。五經異同。石渠未論也。而董仲舒出焉。其後如劉向。揚雄。皆號博極羣書。然概之仲舒。向未可謂知道。本朝盛時。學于太學者。至手抄公。殷。後漢書。以讀。未幾書盡。則往往易得。自劉氏為七經小傳。以經名家者。皆有訓義。歐陽氏。程氏。王氏。蘇氏。其最著者也。雖其學深淺不同。然其間析理精微。守道純固者。自漢以下。諸儒鮮能及之。本朝學術。遠繼三代。實發于元祐。然一時人物。其所植立。卒不盛于元祐之前。何也。豈道之明晦。不係于書之多寡歟。抑得之易。故索之亦不精。知之不難。則守之亦不固歟。將讀書固自有道。不在乎佔畢之間也。古者士既學經。則所謂疏通知遠。廣博易良之類。發見于外。誠不可輕。而其未學也。亦必視其性情之所宜。求以矯其太過。而濟其不及。不如後世徒事涉獵而已。或者亦每罪教之者。以科舉而責之者。不合乎性情也。近世固有學道山林。不苟求仕者。朝廷固起而用之矣。孔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有司固願聞諸君之有得于書。且以其所疑告。

問。孔子教門弟子。必以仁。其目固不等也。然究其凡近之語。不過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是人無不可為也。而顏子至于仰之彌高。鑽之彌堅。雖之在前。忽焉在後。用力如此其苦。以顏子且爾。則他可知矣。異時所謂以為為隱乎者。必其門弟子。嘗有是疑也。孟子言。必稱堯舜。而極其所以為堯舜之道。則不過曰。徐行後長而已。夫徐行後長。蓋之人皆能之。何其易也。而公孫丑乃曰。道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何也。夫堯舜常示人以所易。而學者常學之以所難。豈易之中。自有所謂難者存乎。然則非用力者不知也。諸君學于斯久矣。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固斯道之所以行也。諸君今日之所難者何歟。先難後獲。願與諸君勉事斯語。毋徒曰。今日所較者。舊也。

問。孟子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三代之學。豈徒呻吟佔畢。如後世而已。人倫既明。則自闔門達之天下。自徐行後長。循而至于聖人之天道。同一塗轍爾。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獨不在茲乎。後世學校。直名存耳。然名之中。苟得其實。則效驗之應。亦隨其實之深淺而著。漢自武帝興太學。至光武時。始盛。明帝幸辟雍。親自講經。近于好名。然能屈身養老。率士以行。由是士以廉恥自將。取重于世。至延熹間。清濁相形。風俗敗矣。雖因是啓潛神之神。自古論士氣之振。亦鮮備焉。唐太宗大增學舍。差擇名儒。以為師表。致其制度。未免誇士。以利祿。然嘗讀韓愈遺書。解則知當時取士。猶兼行藝也。故朱泚之變。何善一叱。而六館之士。幡然徇義。然則學校教養。抑計其名乎。抑計其實乎。本朝學制。文行兼采。凡月書季考。不惟屑屑于詞章之中法。亦嘗察闈門鄉黨之行。無玷缺者。始有司視為文具。弗深致耳。而士相與從事于學。亦惟文之工拙。是講是究。抑未矣。于未乎何取。本之不立。而徒溺于文。浮靡勝而

質實衰無怪也。今欲一變此習。何修而可。將甄別其履行以示勸耶。有志于實學者。亦惟嚴于幽獨。不事表暴。特未易知也。標榜一立。或長浮偽。其為世害。又甚于文。使聽其自修。則悠悠之病。夫人有之。又懼其隱而終無以立也。夫離羣索居。學者所患。然羣居可樂。亦可懼也。相觀而善。願與諸君共慮之。抑以自警焉。敢問。

問。漢陳平論宰相之職。其言曰。宰相上佐天子。下總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稱其職。不知相之職。止于此乎。抑又有大者乎。或曰。兵者國之大事。相所當知也。自禹征有苗。周公東征。下逮春秋。凡乘國成者。莫不從戎。惟晉尤著。然攷之周禮。天官冢宰及兵事者。政典以平邦國一語耳。而宮正。酒正之職。九嬪世婦之製。下至屬人。亦屑屑領之。而獨于兵不詳。豈兵猶未得為大專耶。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師也。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謹其身而輔翼之。以歸諸道者也。周召相成。王實尸此責。而後世乃以屬經筵。故前輩謂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在經筵。豈不與古異乎。古者天子諫臣七人。說者謂即四輔及三公也。而後世有言責者。獨諫官耳。故前輩謂天下之事。惟宰相可行。惟諫官可言。又豈不與古異乎。是二者尤國家之大事。獨不得使之如古。何耶。豈時有不同。故事之先後緩急。不得不異耶。或曰。其未自舉耶。願具言之。

問。孟子曰。德之流行。遠于邇。邇而傳命。邇之貴乎。遠也。尚矣。在春秋時。曰。通曰。驛。其制雖不詳。大抵皆以速也。致之于遠。有驛。驛以居。傳置。驛以行文書。然有傳。有置。有驛。有輶。而又有乘。六乘之別。何耶。既有驛矣。其後又置驛。又何謂耶。京房請乘傳奏事。不可。乃得因驛上書。漢之傳法。似嚴于郵。然當時吏有郵書。掾府有督郵。至以太尉法曹。專主郵驛科程。則其視郵置。亦不輕也。趙充國自金城上屯田奏。至報下才七日。不可謂不速。而河內太守。尚私具馬以爲驛。非猶以爲遲耶。本朝有驛。有遞。然乘驛之制。今徒名存。惟遞以上。下四方之奏報。有不容苟。郵卒厲他役之禁。私書重擅入之法。率兩州專一官。以攷稽遠。而又莅之以守者。督之。以監司。而問察之以王人。抑已嚴矣。然文書遲緩。卒不能革。或曰。漢五里一郵。今之遞亦太疎矣。何以實其速。欲增遞。而益卒。則現卒向無食。以給。可復充耶。漢嘗置驛騎矣。國初遞。有馬。有步。馬關則取之。軍牧司駢驛院。後或配之民間。今以卒代馬。何怪其期會之不如律也。若用舊制。豈不益重州縣費乎。或曰。唐給驛田。今官田所在。而有。亦可復給否耶。諸軍及牧守間。別置卒。如漢私驛。似若便矣。或者又謂私驛。既通遞制。益弛。亦果然否。天下之勢。當使如脈絡貫屬。而郵置者。蓋脈絡之所以行者也。抑何以使之不壅耶。幸詳以告。

問。有氣節之士。有功名之士。嗜功名者。多不拘。而負氣節者。亦少能自致于功名。何也。昔者曾西純然不受管仲之擬。已而乃不敢自比子路。自九合之功。論之子路固所未有。然正纓之死。仲亦未必能也。聖門學者。去取乃如此。豈無說乎。漢之王陵。陳平。周勃。三子。固嘗自相贊阿矣。卒之成安劉之功者。平勃也。而王陵無與焉。然有識君子。竟以王陵之事爲正。何也。豈功名不足論乎。魏相爲漢名相。事業與蕭曹並。後世莫及也。然有所奏請。多因之。許伯璽。蕭望之。不肯附麗許。史而風聲凜凜。卒斃于小人之手。實武陳

善以黨人之故。欲盡誅中常侍。反爲搢紳之害。不細。而陳寔獨以交張讓。由是多所全宥。若以成敗論之。則望之。武善直。一淺丈夫耳。其然。豈其然乎。唐張易之。嘗從容問狄仁傑。自安之計。則仁傑于易之分不疎矣。反正之事。實因易之闖其端。而後仁傑得以自盡其說。方仁傑周旋局促于羣小之間。豈能如裴炎。明目張膽。激貪立懦。而五王之功。竟成于仁傑。豈功名之士。未免有所避就歟。裴度淮蔡之績。史歸之斥罷監軍。及觀其論皇甫鏞。程異。斥魏弘簡。似非乏氣節者。至于敬文之際。羣凶縱橫。度任上相。若無預焉。何也。以度平日料之。當不若是。豈亦欲爲仁傑之事。不得遂歟。幸則爲仁傑。不幸則爲度。然則有志于功名者。固未可必也。而氣節一墮。終身不復。士大夫果安所。去取耶。夫士大夫而乏氣節。本非一世之福。而徒倖倖然。求以自免于名教。而無所就。亦有益于世否乎。諸君問仕之始。願相與商之。以觀所決擇焉。

問。古有農後世有兵。古非無兵也。高子農爾。後世知有兵而不知有農。雖謂之無農可也。古者寓兵于農之利。可觀已。自秦以三晉之人事耕稼。以秦人事攻戰。而兵農之分。已胚渾于此。漢之兵制。雖不能盡更秦舊。然兵之大體。尚寓于農焉。故高帝謂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文帝與郡國爲銅虎符。政爲發兵。設也是以高帝方有事于楚之時。雖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調之。事竟則罷。武帝從王恢之議。以三十萬屯馬邑。單于既走。則亦罷其兵。發兵罷兵。才一月間爾。豈如後世之終身衣食縣官。而無所歸者乎。董仲舒已謂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則兵出于農。在漢已有未便。何也。自漢而後。惟唐以府衛寓兵。稍合古制。然至太宗時。馬周已言。衛役之繁。數十數年。府兵法壞。衛士稍稍逃匿。至開元。而宿衛遂不給矣。豈人不利于兵。故至此乎。攷之杜甫數詩。則當時從軍者之情狀。使人有不忍于中焉。然則兵果不可出于農乎。抑漢唐所以制之者。非其道乎。若信以爲可出于農也。何爲古者用之數百世。而不見其敝。後世隨農以養兵。似便于古矣。而亦不利焉。何也。古者有事。則有用兵之費。無事則有裕民之政。自兵農一分。而兵之衣食。雖無事不可廢也。以聖天子焦勞爲民。而煩租苛斂。猶有不能去者。一欲有所調免。非斥內帑。以補有司之經費。不可也。非以兵乎。此一事也。古者壯則集而爲兵。老則散而爲農。而今之兵。雖老不復農矣。汰之于行伍。而養之于州縣。不汰則無用。不養則無歸。然汰之者未幾。增卒養之者未免增賦。此又一事也。夫兵出于農。則賦輕。兵不出于農。則賦重。理勢然也。今賦既重矣。而沿邊州郡。又有民兵焉。非已甚乎。本朝韓忠獻王。自謂得養兵之說。以民雖稅放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亦知民之不爲兵利矣。然竟刺義勇。何也。亦有不得已歟。此又一事也。夫欲盡如古者寓兵之制。則非惟有駭民之疑。而現隸兵者。亦恐無以處之。欲一仍今制。則又有前數事不可不亟圖者。無已。則屯田營田。亦有可議者乎。屯田營田。雖非寓兵于農之制。而有寓兵于農之意。君子猶善之。然今日屯田營田。爾其賦之民何也。抑兵一隸籍。則于耕耨之事。有所憚而不肯爲歟。諸君通于世務。願共講明其當以紓今日之憂。

之內治聖賢。雖分比次序。不無逸讓。不能如文王世子及大明等詩。然其事則無愧于周。而大學不傳之學。世世萬萬子孫。庶乎其可驗諸此矣。紹熙五年正月十一日。承議郎守起居舍人兼皇子嘉王府直講。臣彭龜年謹序。

易覽圖序一作龜年圖

古者史官記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時繫年。自司馬氏作史記。一變其法。然猶以年表存編年之舊。至西漢功臣表。繫以大事。始髣髴簡冊遺意。由是以後。古法寔不復見矣。本朝司馬文正公。作通鑑一書。易史記為編年。裕陵錫名資治通鑑。簡帙浩大。未易竟編。公嘗自周威烈至周世宗。為歷年圖。年舉大事。又嘗修國朝公卿年表。做司馬法。各舉大事于上。最後合二書為稽古錄。可謂精當矣。然猶恨稽古錄不如歷年圖一覽可盡見也。今世所傳圖。乃自漢而下。亦未嘗年舉大事。恐非其舊。姑因其圖。實以稽古錄。又參公資治通鑑本書。及目錄舉要。即康節先生皇極經世書。新安朱氏通鑑綱目。東萊呂氏大事記。眉山李氏通鑑長編。譜而圖之。名曰易覽圖。非以求簡便也。昌黎韓文公。謂記事者必提其要。蓋提要則綱領舉。而數千年治亂。如指諸掌矣。若不越之罪。則不敢自恕焉。

清江道院詩序

慶元初元春正月。余守荆渚。便道歸清江。謁邑大夫。臨叩常君。大夫見余。縣治之東偏。有屋數楹。扁曰清江道院。余見而喜曰。大夫待吾邑厚矣。因問其所以為道院者。五。貴則有章也。期會有信也。文書有驗也。役止有度也。出納有程也。如此而已矣。余聞而益喜曰。若大夫所為。舉以委而不治。聽物自理。治然如虛無者之心哉。推此以稱天下。皆道院可也。豈惟清江已哉。雖然。州縣亦在人為之何如耳。寬嚴厚薄。迭相乘除。今日之喜。余尚愛其往也。因以語大夫。大夫曰。余亦自愛也。大夫存必如此。余有望矣。聞道院落成。嘗有作為歌詩。接民頌聲者。余不能也。大夫請序之。因書其往復語。遺大夫。或者儻知余與大夫之心也。其庶幾乎。

送劉伯協序

某與伯協同鄉也。來宜春。且同官。聲氣又同。每一見。必握手劇談。傾倒心腹。不啻如兄弟也。然某職在奔走。與伯協聚首。不數日輒復散。而伯協亦多以微出。出或不得別。別必悵然。今伯協歸矣。某留此。誰與如昔者哉。昔日與伯協易見難久。猶且悵然。今一見不知復何日。能不介然于懷耶。伯協既行。執某而言曰。何以贈我。某曰。某與伯協。平日無一語在藩牆外。今既為不可知之別。敢以誑取乎。昔者子貢問友。夫子告之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某讀語至此。未嘗不悚然汗下也。夫人而有過。使朋友懷畏辱之心。而先有不可則止之意。而後告之。則言之至于吾耳也。亦多歷節目矣。倘且有從與否。進德之難。蓋如是也。而不可勉乎。伯協能受人盡言。自是天資高明。發見于此。廣而充之。與禹聞善言則拜。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夏投其杖而拜。同一機也。其進豈可齊量哉。某之所以定交于伯協者。蓋在此。某恐去伯協而行。平頰波敗流之中。悵悵然無以自警也。臨歧分袂。情況作惡。豈碌碌餘子。所以相與者比。他

止堂集卷十

序

內治聖賢序

臣聞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其道自源祖流。具有始終。三代以後。此學不傳。然世之治亂。鮮不由之。三代既遠。帝王家法。實諸經傳。惟周最為較著。蓋自姜嫄履帝之武。肇開厥先。以至古公。姜女。一德一心。自家達國。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季篤慶。遂生文王。以王季為父。武王為子。太任為母。太姒為婦。雍雍在宮。肅肅在廟。神罔時怨。神罔時憚。以御于家邦。後世因以為文王正家之效。固矣。抑其一家之間。氣脈醇壹。積之渾深。天地至和之氣。鍾發于此。故父子兄弟。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則易然也。夫帝王之事。載于書。跡于詩。散出于諸子百家。視周或尤詳焉。然究其正家始末。未有如周者。亦以記有文王世子。時有大明等篇。綱條並舉。先後具見。故也。嗚呼。書之不可已也。如是。臣仰惟治朝家法。上繼三代。然典冊所載。精粗大小。繁日以書。不復區別。臣自得官成均。成均舊有圖朝會要。及李燾所進續資治通鑑長編錄本。因得竊讀。乃撫祖宗正家等事。奉為一編。因會要所次之目。實之以長編記載之事。一時名臣奏請。有足裨補內治者。亦復採錄。間有愚見。輒復論著。凡二十卷。名

日不相忘善言當日至于某之側是則為祝伯協劉氏公非先生後也

送徐瑛序

古之令以字民後之令以治財世之議者皆曰竭天下之財者令也是豈令罪哉實財者日與令敵故令日與民敵今而語令曰何不為古者之字民是猶責失人曰何不為函人之不傷人也

恭書紹熙甲寅賜講筵詔後跋

右紹熙甲寅秋九月講筵詔書賜臣龜年者也先是八月壬辰宣引清邸講官臣龜年臣有開臣由上御帳殿臣等合班奏事內侍宣示宸翰二一書書史十種一書十臣姓名臣等奏請聖意諫云即日開講

恭書清邸賜所題梁燕奏語後跋

臣至愚極陋紹熙癸丑五月庚午蒙太上皇帝擢為陛下清邸講官越六日上講日昧讀元祐六年翰林

學士梁燕辨邪正奏甲午陛下賜以所題梁燕奏四十有八言聖讀簡大宸翰昭回前此講筵諸臣所未有也同列咸歎羨焉臣仰惟陛下天縱高明孜孜務學凡所講切必極體要臣初入邸聞燕開之所有一察

漢少帝廟年後跋

或曰呂氏得罪于漢大矣自司馬氏以下皆繫之帝紀所以著其專制之罪而今獨出少帝之號何耶曰呂氏雖專制然猶託漢以令天下所置將相盡備高祖垂絕之言不敢改也與唐武氏異矣所以以少帝

劉子卿都梁紀開後跋

右都梁紀開東平劉侯守郡日所述也侯至郡之明年某被命遷客于境從侯問北事輒隨事應如其家

論

漢高帝論

漢高祖乘時稱興不由積累五年而成帝業自非英資絕人孰能至是知人善任使尤其所長所以滅秦

其志以此為至足而遂已也。使後世不復見三代之治。非高祖之罪乎。孝文恭儉仁恕。出于天性。然習聞實老之說。遂認安靜揖讓以為至道。無復帝王之志。三代以後。雖為賢主。僅足以致僮僮之盛。視渾渾淵淵。忠厚氣象。蓋蔑如也。孝景忌刻寡恩。孝武剛暴多欲。孝宣察慧不弘。雖其施設間有可取。而大本已失。治效亦駁。所可惜者。孝昭幼冲明睿。輔導非人。未究其成耳。若孝元之柔弱。孝成之荒淫。孝哀之昏暗。皆不足道也。然漢業之成。雖自高祖。而其敗也。亦自高祖。當經營伊始之時。而邪淫妖孽。已能為祟。韓彭之死。皆由呂氏。大權所在。人心易遷。其所以動易子之謀。出盟臣之策。彌留之際。猶惓惓于分命大臣。亦慮此也。卒之身未及寒。而愛子已戕。不出房闈。制天下于女子之手。自是而後。天下之重。乃在外戚。景帝忌則如此。不能不為太后而私梁王。孝武忍殺寶嬰。而乃不敢睥睨田蚡。非亦以太后故歟。至宣帝親歷霍氏之禍。其豈不遠。然魏相號稱上意。而不能不因許伯奏事。自是累世耳目所習。不以外戚之重為怪。遂使王氏竟擅大權。當哀帝時。雖略敘退。而丁傅。用事。同一亂轍。天復假王后之年。至歷五世。而漢業卒為莽所移。據所由來。罪將誰歸歟。昌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其漢之亂歟。

兵論

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故聖人以師為毒。天下之民。夫子論行軍。亦曰。必也隨事而。適焉為此也。嘗觀文王遣戍役之時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又曰。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矧。勞。勞。勞。之。時。曰。我。我。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旆。矣。建。彼。旗。矣。彼。旆。旆。旆。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况。瘁。常。若有幽憂不樂之意。而車馬兵甲。亦不過使之整比嚴肅。以待敵人。何嘗高上氣力。專事戰鬪如秦人哉。秦固以此強。然亦以此亡。古人謂周過其歷。秦不及期。此亦可以致矣。

記

隆興府武寧縣修獄記

某年某月某日。隆興府武寧縣新獄成。為屋若干楹。東西若干。中為訊事之所。庖廩居後。凡獄具皆更。創如律令。以資屬余記。余辭有親喪。又暮年。申囑于其客歐陽震。余諒之曰。聞令之舉。茲役也。至財數月。弊去奸。邑用繁飭。每旦作。吏鶴衣十數輩。相推排庭中。一棹退吏舍。紙筆聽文書下。晝日無一紙。百姓入官府如家。事已掉臂出。昔不輸賦者。以後為恥。化幾行矣。而乃汲汲于是。其于緩急先後何如也。不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況令儒者也。客曰。是則然矣。吾聞古人之治其國。本末具舉。雖曰聽訟而無訟之化行焉。豈謂一事不問。情不辨。是非曲直真偽。以無繫為無訟。以蓋其不能。如今之所謂儒者乎。今非謂是足以記也。然則何記之。為余與令同年。知其為人是胸中磊落。不可以世軒輊者也。視一切功業。如太空浮雲。成不足榮。敗不足辱。彼數椽之起復。曾何足以侈令。而況于獄。令大字深刻。墨而載之四方。使好事者。或以當壁。曰。是武寧縣新獄記。得無留之感。然者耶。客曰。令不避此名也。自有此邑。即有此獄。遠不可致。以耳目所接。十年不一治。治又不過支傾柱危。而于觀于臺者。日相新也。願屋壽能幾何。備有歲月可稽。使來者視其久近。以驗屋之壯老。而有感焉。其與廢或過于今。亦未可知也。余不能詰。

于是次第客反復語併記之。亦欲見令之所為不苟。審知之矣。王浩養直。令姓名字也。今為朝奉郎。某年某月某日。具位清江彭某記。

止堂集卷十一

書

上漕司論州縣軍糧支除書

某竊見去年茶寇方盛時。江鄂大軍。諸路禁軍。土軍弓手。百姓保甲。動以萬計。所支錢糧。皆有朝旨。不拘是何項官錢。應副之與者。例有重罰。如本州。止以臨江弓手。資糧不繼。至于奏聞。當時非諸司為之。辨。則亦幾于不免。其勢如此。其急也。及事定計費。上其凡目。則大軍之費。始為除。其餘禁軍。土軍弓手。保甲之費。則責之州縣自辦。此何意耶。夫小民之家。歲課登場。必先罄其所得。以償逋負。彼非樂于此也。誠恐今日之不償。則後日之不可恃耳。天下之變。如長河大江。橫潰衝決。防此出彼。豈有定所哉。而謂茶寇既平。無復有事可乎。若以州縣之財。有餘而此。猶且不可。況今州縣。例皆困乏。州之負州。州之負大農者。動以萬計也。而安得復有餘力。以及此耶。今雖不復除。州縣必無填補。徒為欠目。且負曲弊。此似非明白之政也。其區區之言。惟情事。節下無曰。某州縣之吏也。徒為地之州縣焉。幸甚。

上漕司論科舉失士之弊書

照得今歲科舉。所差試官。政使。使。有。二。事。緊。士。子。利。害。甚。重。政。使。具。申。稟。夫。今。世。士。大。夫。好。挾。客。氣。以。敗。公。事。不。獨。致。校。病。之。然。其。他。事。或。有。差。失。倘。可。追。改。墮。于。致。校。一。分。得。失。更。不。可。移。而。尋。常。試。官。多。有。

趨向不伴。議論不協。循至忿爭。過怒士子。夫求士子終身。決于其一日之文。固未易見也。幸而有詞華過人。學識兼茂者。豈不可共為惜之。奈何致校之官。一或交惡。便生忌嫉。過求疵類。加以誣毀。間有至于黜落者。此一事也。夫分房致校。本非良法。固有一房合取若干人。而可取者少。亦有可取者多。而有不得取者。人之聰明。本亦有限。至于老少。尤不相侔。奈何致校之官。類以分致之故。恥以本房卷子。分與他人。而又精力不逮。不能自致。至有不會經眼者。此二事也。欲望台慈。于未差試官以前。凡一路應差之官。人與一割子。具道此意。使之體前日一己之難。知今日士子之不易。毋恃客氣。生私忿。無以分致害公法。使士子有以遺身。朝廷不致失士。不勝幸甚。

論禁酒米書

夫禮之有禁。雖非甲令。而所在用之。不以為怪。此固出于權時之宜。然直以法之所不當有者。設之于政令。則有所不可。夫禁酒法也。禮非止可以酒。而禁絕之。此與有其具者同也。以法禁酒。雖稍嚴密。人不敢尤。而禁酒亦若酒。則人病我矣。何也。禮非法禁。而我禁之也。某嘗讀孟子。至臣始至于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收入。乃知法禁一立。雖有聖賢。不敢踰越。為禁者為可苟乎哉。某近自臨汝歸。聞有以稅得罪者。某已疑之。嘗欲進區區之說。而不敢演。蓋曰。此固先生懲一之術也。不謂其至於再焉。再已甚矣。某懼繼之者。猶未已也。某聞今之為州郡者。皆曰。與其索于本。不若禁其末。故于酒稅尤切留意。此于上下急迫之時。可謂知所先後者也。然天下之事。亦豈可為已甚者哉。今之官。視昔者已大益。今之私。視昔者已大損。則固不可不權其輕重。而為之弛張也。某聞稅之禁。當少弛焉。若不得不禁。則亦不當如酒之嚴。有稅者亦不當與之與有酒者比。此言使有識者聞之。猶當喟然。先生幸勿以為狂而深思之。

論通者之弊書

規通之人。昔人固嘗用之。而君子不以為然。蓋人之所以貴。夫聰明。謂其于天下之理。無所不見。而今乃付之數通者。是吾之聰明。止于數人者之耳目。豈不狹哉。世之好用通者。其說曰。通者雖不足信。而吾能用之。非也。夫小人之求于君子。亦必自誠信以入。彼非真誠信也。以誠信而用其虛詐耳。今日言一事。實也。而明日則虛矣。明日言一事。虛也。而後日則實矣。神出鬼沒。千變萬化。而君子之權。已在其股掌之中。以術御之者。又不過取其所畏惡者。隨而察之。夫小人之情。安可保哉。固有外若矛盾。而中實膠漆者。使吾一置其計。則蔽之外。又生一蔽也。而吾之聰明。愈狹矣。又曰。通者之言。雖不可盡用。而吾能用之。有用有舍焉。非也。夫今日聞某人。有某事。吾雖不聽。而其疑根。已生于此。他日或有觸吾之疑。則未必不以是為非。以黑為白也。故人莫病乎以成心應物。成心應物。則其差必遠矣。又曰。通者所以禁惡也。而善者吾所不問。亦非也。某謂通者。不足以懼善者。而反以懼善者。何也。善者非果有惡之可懼。懼其為通者之所中也。故通者出。而善人不安焉。而禁惡者亦不當出此。夫君子之在天下。當使為不善者曰。吾懼君子之聞之也。而今乃曰。吾懼通者之得之也。是人不畏君子。而畏通者。苟有得于通者。則雖為不善。不病矣。事不為君子之玷乎。甚惟閣下講學。甚篤。擇善甚精。豈有于此而不洞然者。敢如滄江平湖。澄潭虛靜。一芥浮

游其間。若未嘗也。而離其子。矜然視之。以為不若無之為快。備辱加察焉。為道以屏絕之。使此輩言歸。無得以為聰明之累。不勝幸甚。

上趙漕論常平欠折書

照得本州常平。保運年州郡。以新易陳。遂致折欠。雖斗斛出入。本無弊病。然陳米貯積既久。其性已定。新米未免作熱。所折自多。假使自始至今。歲率以石。石率以升計之。數不止此。今來銷折之數。朝廷計亦知之。故于數文明有除餘之文。本州亦已發明申常平司。乃蒙行暨合于人賠償。緣此事窮究從來。干涉者衆。似聞常平職事。暫遣使臺。輒敢輕率。以告蒙察。其本非作弊。特與依數除餘。則被賜者非一人而已。此非獨為諸阜豐地。蓋其間多有現管倉場之人。若監繫不已。常平未有分毫之補。其他已有丘山之損。必然之理也。此事當略申稟。故復稟陳。賜察萬幸。

上袁守論苗倉收土米耗書

契勘本州支移苗倉。自省耗之外。有明會耗。有州用耗。有土米耗。取之雖若重疊。而致之各有自來。時世不同。用度浸廣。未容一切未減。其間欲擇其取之無用。用之無度者去之。則土米耗所不可不講也。夫取土米之耗。其目有二。曰斛面。曰點合。斛面有高低。點合有多少。縱合所不可知。稽致所不可得。凡從前倉官所以受誘與誣者。無非此米招之也。某嘗詢求取土米之法。深有所嘆者。惟其名不正。故骨持者率從輕取。善良者類以重償。惟其數不定。故獲子以重償之。格鳩諸民。以輕取之。術要諸上。大概官與獲子共其利。而受害者數邑之百姓而已。豈可循之而不改哉。閣下出守千里。為天子撫摩百姓。未及下車。首以術札禁戢。納苗加耗為念。真得宜布之義。某偶奔走田間。竊聞一二。嘗鬱鬱以無從宣吐為恨。今乃得具陳之。然能見其害。而不能見其利。未必不啓或者之笑。夫土米之耗。某固知本州所恃以為公使者也。然支移之歸袁州。不過數年間耳。方其未有支移也。公使乃以何者充之。後則貧而有餘。侈則富而不足。此天下之常理也。不能掉節。而每慮不能充羨。某恐殘民害物之事。將不勝繼矣。獨除之令。企望以俟。

論支移倉水脚錢書

某昨日蒙台諭。以支移倉減去土米。致發網水脚錢不足。某一時倉卒。不知所對。歸而思之。照得本州苗計一十萬有奇。不論折苗正苗。皆輸水脚。面上供不及其半。以一倍水脚之錢。自可起發網運。兼支移苗三萬八千。每石又有水脚錢。會何取給于土米。土米自是羨餘之物。水脚自是合納之錢。水脚錢不知起于何時。而土米乃制之近歲。若以為起網必藉土米。則不知未有土米以前。果以何錢起網耶。只緣去歲失備諸縣水脚錢。網運不能發。因就便以土米借支。今遂以為口實。反以為減免土米之過。則非矣。此事某本不當辯。蓋一默默。則前日敗壞州郡之體。果若可信。不免具析。因依申稟。伏乞台察。

論解產詳敗茶寇之功書

某此月十五日。得陳丞書。傳台旨。問解產詳。詳鄭破茶寇始末。某時亦効職軍前。頗知其事。是年八月二十六日。賊自安福。由良子坑過萍鄉。卜于大安之龍王祠。不得卜。遂以其乘潛于東岡之周氏家。二十九

日解查詳令四兵偵探。遇寇流于周氏之塘。二人為寇所殺。二人脫走歸報。乃管界巡檢馬照所轄也。解知寇處。因以馬照之兵為鄉導。親提其衆即東岡。與賊陣于周氏之門前田中。田皆淤泥。僅有徑闊尺餘。寇據田上。我兵弓弩並發。一寇長而鬚者。奮身前格。查詳一箭中之。寇墜淤泥中。兵因刺其首。已而又斃。一寇無鬚者。賊氣遂索。我兵大振。自巳戰至申酉。凡獲十二級。賊稍引卻。日昏乃遁。馬照襲之。賊自赤竹回。復入安福高峯寺。解以其衆。自萍鄉之樓下。越宜春仰山。復過安福討賊。賊已從永新逃。詢之主人。與圖矣。方賊去萍鄉時。某以憲檄捕寇于安福之白雲寺。去高峯二十里。某至自雲時。寇新退。詢之主人。曾云。賊留高峯三日。被創者四五十人。疲不能起者。往往自斃之而行。小山有土豪彭道。以幸憲命往捕。因大搜高峯山中。得數屍木葉下。皆被重創而死。人始知茶寇賊于萍鄉。亦不細也。此賊自起湖南。與官軍接應矣。官軍可數者僅有三四勝。其大者摧鋒敗之嶺南而勢始衰。解查詳卻之萍鄉而力始困。然摧鋒之功。人人皆知之。而查詳之功。必待辨而後明者。萍鄉數級之得。曷能困賊。曾不知此一戰之後。賊所以不能復振者。乃查詳力也。今查詳非惟不得賞。且因是備官自効。賞罰如此。後萬一有警。何以使人乎。頃萍鄉黃主簿人傑嘗條其事。上之辛清。辛清報云。已申朝廷。未知今日施行果絲此否。或別有知之者。為誌其功耶。某所聞亦其大略。先生廣加物色。僅得其賞。為查詳直之。不使此輩向懷不滿之意。于清明公大之朝。不勝幸甚。

小點子先生如物色查詳破賊之功。不當止于袁州向來備申諸司之文。即以爲賞。蓋接戰之地。止知查詳所獲數級。袁州所申。亦不越是。若僅得數級。豈足論功。先生試訪之高峯左右。知賊困賊之狀。乃知查詳之功。不可掩也。器成以火。火徹乃凝。矢發以弦。弦弛乃中。天下事固然。不可不察也。解查詳事。先生若得其賞。止能上之朝廷。其施行與否。先生固不得專。但管界巡檢馬照。及管界司兵級。皆當時為鄉導受敵者也。始袁州縣巡尉禦賊時。備列功賞云。能敗賊者。本官當如何受賞。兵級當如何受賞。及至事已。一切不問。如其他不受敵去處。蓋不必言。若管界官卒。豈可負而不賞哉。此先生所可專者也。故併以申稟。

論頭盜書

某聞古者不求治盜而求弭盜。夫盜非不可治也。盜可治而不可弭。猶無益也。世之人固有嚴法禁。峻刑罰。窮盜以治之者矣。而盜每甚于未治之日。是豈人樂于犯法哉。循循默默者。皆可銷爭。鋒鋒佼佼者。適以召敵。概之人情皆然。而況于盜乎。方茶寇盛時。風聲氣餒。固足以號召奸猾。而猖獗數月。凌藉數縣。卒少附之者。此無他。偶當豐稔之時。無民飢寒之累。好生之念。重于犯法。其勢固然也。然則人之所以犯法者。其果情乎。故某以為有盜而治之。不如未有盜而弭之。今秋雨潦不時。沿流之田。皆不秀實。視之雖若小故。而思之不無過憂。蓋今日百姓。大率窘匱。小有不繼。恆心易亡。或恐奸猾誘之于前。飢寒迫之于後。則某恐不能長享安靜之福。如今日也。某欲望台慈。行下沿江州縣。將被水去處。多方存撫。縱未能過為補助。亦可以少緩催科。使之稍有暇日。可為後圖。愚民無以動搖。則盜賊之慮。或可少置。

論州府公庭治囚失體書

應前緝弔罪人。昔嘗効愚悃。未蒙垂聽。夫奸猾之人。不可不以法治之。然爲此者。則有司焉。有司雖未得人。然亦不可棄有司之事而治之也。且大官大府。一入其間。當使之有雍容閒雅氣象。今左右囚繫。有似困圍。非所以示觀瞻也。況君子之爲國。有不可以徒法行者。是固不當察哉。恭惟閣下。自下車以來。行且及期。紀綱整飭。百廢具舉。固已光掩前哲。治越諸郡。而振作之氣。猶不少衰。誠以在下之人。習慣爲慢。發必懲創。猶敢習法。然某妄謂民之誠心。潰散已久。一旦束之以法。未必盡能收斂。先生盍以哀矜之心。用之乎。且試反而求之。身愈點檢。則病愈多。求之我者如此。則求之人者可知矣。此忠恕之道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夫所謂寬者。非欲其放縱弛廢。蓋欲其不瑣瑣于其間也。曠替之言。幾于狂妄。罪當斥責。不勝惶懼。

論火備書

竊聞使州時有火警。大治水備。先生處之。固必有法。然頃時見先生令家蓄水。備雖甚整。然器釜之器。所積幾何。其器之口。止可容一小桶。取一小桶之餘。必以他器取之。桶不能及也。如此則緩急雖千墨何益。況倉卒取水。人豈復顧蓄水之器。一家被火。千家毀器。瑣瑣細民。徒有所費。此所擾大而所益細。以某觀之。不必行也。如先生所治清水池。判官廳池。古義井。乃大有益。今倉前尚有靈泉池。州前尚有南園池。可治之。南門池沙河。亦當差官相其取水之路。順否。其餘無水處。多置大桶。如此乃善。仍有一法。向來某亦嘗抹火苦于無水。遂以東門外所轄百姓。部爲隊伍。其中有木行兩人。則告示一家要袋子一條。一家備棒頭兩箇。折扇有匠人。則告示家要錫一張。斧一張。無不可使。隊長各備梯一張。麻搭一箇。隔長備扛水桶一對。灑水雜物之類。凡前項備物者。皆不預取水之數。其餘則專一取水。部官置取水竹牌。子數百枚。當抹火之時。水一桶至。則與牌子一枚。明日來納。凡無牌子者。即是未嘗取水。擇其隊下取水最少之人。治一隊長。其餘無牌子者。就寫名字作圖。十取一人決之。則行。有牌子多者賞之。不獨賞行伍。且賞隊長。如此則隊長專一督人之取水。而人之取水者亦自力矣。某雖未嘗試之。亦疑其便也。某聞當以城中百姓分隸三部。監河北隸之部。東西門外廟隸之部。如有火。且使兩處。不滅。復差兩處。抹如前者不能滅。後者能滅。則治其不能滅者。賞其能滅者。此實則止。則自來。抹火之人。不。如此則火爲易滅。亦免緩急中滑難別生事端。不審是否。

論狂僧惑衆書

亦脚狂僧。願欲眩俗。久擬申稟。乞押入仰山度夏。偶未及之。聞以二十一日大合齋。併及有位者。如此則惑滋甚矣。先生職主教化。正俗驅妄。蓋不一事。此必有以處之。區區之言。不能自已。伏乞台照。

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夫所謂止者蓋指行止之義而言也若曰君有過則諫君不應則已豈置人意見其受知門下最深故敢發此難言伏乞鑒照

上丞相論淮南建康易帥書

某惶恐頓首言某昨日竊聞建康淮南易帥聞之消息皆有異說建康兩帥均為得人似無可議然究其所以易者則云因一軍帥遂原爾未知果否若果爾則人不得不駭矣此人近招軍士之勝朝廷縱之不行人已籍籍今又因而易一連帥則朝廷已行之命專易置連帥之權人謂大丞相亦未必有此力也以大丞相所未必能為而一軍帥能之自此伸縮進退朝廷能制其死命乎設使明以此事白之朝廷朝廷有此舉措猶尚可言今私請而密移之聞大丞相亦嘗以此語命卒不得請若然大丞相之力不足與敵明矣此憂尤有不可以言語盡者大丞相固可不早慮深念而制其漸乎大丞相雖欲朝夕去此人而其氣餒日長後不可制此者推其所自來大丞相其能免人之責耶人雖不責我其聽之而自安耶若張帥之除朝廷必謂其前日能收斂叛卒萬一倉卒必有以處此不知前日無此然後可既有前日之事則淮南固已疑之而向可為乎聞郭帥至後專務姑息既移其惡彼復見張帥之來必謂姑息者復去而欲誅我者方至此憂恐未艾也伏冀大丞相再留意此一二事外聞議論紛然某恐未有人直詞以告丞相者故敢數言味而書

上丞相論胡安福慶年納職乞與差遣書

某竊見從政郎前安福縣令胡太常以儒學世家負性剛直莅官有守屬意愛民前在安福不及兩月而百姓至今去思不已蓋其不畏強禦足以立善良能取胥吏足以伸冤濫紀綱嚴整官府安靜安福雖號敗闕去處遺負數多自本官之來亦能辦集錢物歸州郡但為奸人所謂州郡不察以數十年之積遺而責之于兩月之間走吏補習追擾無禮胡令不平其慢投劾去官州郡無以留之因羅織其罪以申朝廷近聞朝廷已下本路監司勸賞得吉州所申胡令之事當以謬妄未聞處分施行緣胡令乃文定公之孫郎中諱事字仲和之子偉然自立克紹其家伏自陳乞休致之後不復仕宦可惜盛年退老田野僅蒙朝廷為之辨明其事復與一等差遣令賢者之後不至絕識于清時縣令之氣或可少伸于百里實天下之幸

小貼子某書蒙鈞旨問及茲事歸又問新喻王丞得體究事跡乃敢申稟王體究官也其言無有不實伏乞少留鈞念特垂究問委曲施行某非呢比同官相公試于虛腹物色即知此令之可嘉也伏乞鈞照

上丞相論盧傳美特立召命書

某本月初一日忽見小報美特立召起行在某始聞之未敢以為然也既而物色則其報已四馳矣退驚且疑以為有耶則相公得君方專豈遽至此以為無耶則以近事驗之亦未敢必也至次日乃知不然然有不可不慮者試為相公陳之當此報之傳也某密察之人情特善類以為虛耳其他泛泛不問者固亦

止堂集卷十二

書

上丞相論劉侍御不當補外書

某等不材屢蒙朝廷實之學校惟以程士之文藝適否為議合是則為越思出位然嘗自念鄒小國也猶許士職政于學況今時方清明而乃甘心自安于小國之士之下非某等志也某等伏見近日殿中侍御史劉光祖改貳卿寺朝路籍籍皆以為因論吳端之故有志之士無不憤惋夫吳端本一使令之賤而除帶御器械前例未必無之在朝廷亦未為大失而臺臣一再論列遂以他辭遷改此則不可祖宗盛時但聞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直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近侍之私寵主上固守履服之初而有此舉措甚可惜也閣下入輔初政言聽計行而未始回主上茲舉亦甚可惜也某等竊嘗私自揣度主上本無寵任近侍之意而忽進端亦本無厭薄臺諫之意而遽疎光祖事適相激遂至于此視所輕重而慮之使下舍閣平將誰望耶自端之除臺諫交論臺臣之去諸公其爭竊知閣下開陳之忠懇備至然既聽復變欲回竟止從違之機固不容髮譬如擊舟急流萬一稍緩即隨波疾逝將不可止閣下雖極造膝之陳人誰知之使人皆知矣而天意未回閣下之責猶未盡也某前日亦嘗冒昧奏論此事投進兩日未聞報下自顧狂妄豈足以感動天之聰明然區區愚衷不能自已輒敢復具此仰叩黃閣惟閣下實重圖之孔子曰所

不少聞之而喜者不知幾人然要非碌碌在下位者也相公觀此舉勢抑奮勵心否乎某前歲至都下相公斥逐特立無幾日一時仕路遂清朝綱頓肅某以為或可以有為自此若輩日以光明政事日以振舉人心日以向正則小人亦當屏息退避豈敢復萌進用之心哉爾堂緣一時既逐此人諸事每長其激或少有過舉未免放過而不知今日放過一件明日放過一件日往月來積習成慣遂致無可奈何書以今日比之去歲氣象有甚不伴者以君心論則勇于退不肯似不及矣以人物論則自外來者頗不能當去者之賢以政事論則去歲可掾而止者今或縱而行之不忌也其于善事譬如登山一步躡于一步其于不善如履薄冰一步深于一步某亦知相公彌縫救正之力備極其至然要未能反非為是轉邪為正所以聯聯人心者不過百步五十步之聞耳如此浸尋不已某蓋未保其往也何也不正之于本而救之于末自應爾也故某疑此人之必復蓋不在于前日妄報之傳矣某觀今日朝廷之上無有一人當關高夫不敢前之勢故或萬一有礙理之事相公之力道不足回則正如從高決墜不見其難豈不甚可慮乎而相公不思所以圖之耶前日之報雖云不實然不知果何自而出殆必有為之者矣然則相公肘腋之下豈非有其人之黨羽在乎某聞此報不實視為尋常而不問要當觀實之上前如本無此則將所自來取其獲造者實之手法不特以示趨避于外更防機密之地亦當如是也然後徐思所以陳善閉邪進賢退不肖以堅定天下之大勢不然某恐此人將有時而復此報亦有時而復殆不遠矣區區之心不獨為相公慮蓋為天下慮向者嚴書光緒已嘗白發其端偶有所聞不敢隱默惟相公幸教其愚

上丞相論嚴書事宜書

某比竊聞嚴書之議措置漸就懸貼但昨日忽聞嚴書復明道詔書欲寬挾此雖有故實然嚴監司紳守行之可也若出于朝廷則不可天下之變如長江大河孰能逆料其所決之處今日若下此令不特拂前日施行之旨後日恐亦難應矣要知此事朝廷知其變更之大節目可也若有司所以推行之術一一總關于上他日或能使朝廷負不直之名于下不可知也區區愚見如此未必可採以書聞鈞海偶思及之不敢不稟伏乞鈞照

代隨江軍乞減上供留補支用書

照得本軍所管三縣苗米總計一十二萬五千五百四十三石有零歲額上供一十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三石六斗四升止有一萬五千石留州支用而逃亡倚閭者在其間本軍每月合支官兵等米計二千九百餘石每歲計三萬四千八百餘石而閩月不預此數以其所入較其所出常欠米二萬九千餘石而又本軍每歲上供至鎮江建康池州交卸所用水脚糜費等數數目浩瀚鎮江每石至五百以上建康四百以上池州三百以上且通以一石四百為率歲合用銀四萬四千餘貫而百姓輸苗每石止納水脚銀二百僅得銀二萬四千餘貫尚欠銀二萬餘貫若以米計又須得一萬五千石始克辦此是本軍歲必額外取米四萬四千餘石方可支吾夫輸于上者不可得而減受于下者或可得而增加耗日多勢自宜爾某照得昨來臣僚嘗以贖食上供米少而留州數多隨江鎮州上供米多而留州數少以為江西科撥不均之病

某嘗竊究之蓋隨江鎮州皆受袁州支移苗昔者漕司科撥之時必是以袁之有餘補兩郡之不足或以兩郡皆有支移耗贖故盡撥本郡之米上供今日鎮州支移自若而隨江支移撥還袁州已十餘年矣所以本軍獨受困匱之病不獨官司不足又致橫斂于民其為害卒未有已日也某觀江西科撥上供之數以各州所受苗分數推之鎮州南安袁州取之最輕固不敢援以為例只如隨江建昌撫州江州止是取及七分以上吉州亦止八分以上惟隨江鎮江取及九分以上而鎮州則有支移補助本軍支移今不復得矣儻得如隨江等處體例更科留一分與本軍相添支用或可少寬如是朝廷以有礙戶部支遺難以措留即本軍起發之米只就池州交卸卻撥他州起發米數少者赴建康鎮江則水脚之費亦可少損庶幾裁減耗贖以蘇凋瘵至渥也某竊惟國家無事之日政當休養民力以防不測今茲內外暇豫而百姓已自貧悴無聊豈可不少加念乎某假守茲郡備竭力求濟亦可苟且歲月以望終更然區區之心不忍如此是以具析控陳備陳與念遠方將某所陳擇其可者特與敷奏施行不勝幸甚

上趙樞密論辭免除拜書

昨者西府之命自朝廷達之問巷莫不交手稱慶某亦以慰平昔所仰望不勝其喜一旦有士友相勉以義勸先生力辭此命以全祖宗二十年典故者某嘗見先生亦略及之及見汪察院數人文字論列某又嘗勸函出城以伸大臣去就之禮及聞主上必欲柄用先生為移御史乃慨然有感于中因與士友相評議先生所以合去合就者始知今日去雖不可而留亦甚難也蓋本朝御史若以言事執而罷則宰執亦少留者惟張芸叟論文潞公一時臺諫皆去而公獨留人以為是也范忠宣再相楊長書論之言卒不行一日呂汲公擬長為諫議大夫忠宣以為不可汲公曰畏曾論公必有嫌忠宣曰初不知也于是三上章求去竟不得請是時畏不去忠宣亦留然忠宣之留有所不得已蓋哲宗之初親政大臣中最注意忠宣有密薦人材者輒以質之忠宣蓋欲藉一資障江河之力庶幾于國有補焉耳今日御史若去先生獨留先生亦當自度今日果能有所建立以報主上破典故諫御史而用先生之意乎抑明知不可以有為而苟以順適上意姑留而姑為之已也若姑留而姑為之則非忠宣之心矣使先生自此十事無一不中人意人猶不以御史之言為非也萬一九中而一聽則人必以今日不用御史之言為恨矣先生雖欲不任天下之責其可哉主上眷屬先生之意可謂不薄上之用人純以誠實虛文苛禮一切掃去可謂三王之舉然禮文之間亦有不可廢者蓋君臣相與之情亦因是而見而天下之人為之起敬起慢率當在此前日先生三請去而不報先生固不以為虛事也上未有詔而先生俯然就之先生固亮上心無他也然某以是一節推之未敢必先生異日果能無言之不行也則所以答上今日破典故退御史之意將何以哉竊聞先生昨日榻前奉詞侍讀之請亦足以為國之重士友聞之無不以為然者願卒請之已嘗託劉次玉致此意今日聞屬駕方歸度必不可干謁縷縷布此極其愚懇竊幸台照

上趙樞密論免過宮指揮書

某今日忽聞昨晚降不過宮指揮甚異于前此何意也此事主上不可以自尊而直云更不施行則是過

宮自我罷之矣。豈不重累聖德。萬口籍籍。皆云此相公不格陳源之命之效也。實有歸矣。相公身為大臣。又是宗卿。若避嫌而不言。雖當言者。聖賢無避嫌之舉。君父無可避之嫌。但願在我誠不誠如何耳。避嫌乃是占便宜之異名。非大臣所當為也。相公今日若直諫忤上。固是死路。若不諫而俟禍亂之作。亦是死路。但諫尚可回。猶是死路中生路也。萬一禍亂作。決死不復生矣。與其死于禍亂。孰若死于諫。諫為分明矣。人嘗云。相公不受知院之命。而居知院之位。為糊塗。某嘗解之曰。苟得此身在廟堂。為國家分明。得大專。則此身雖糊塗無憾焉。今大專又復不分明。如此其何以塞人言哉。上破祖宗之制。用相公為執政。政為今日。今日若更放過。何以報主上。何以謝祖宗。何以厭前日言者之口。前輩云。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富貴一失。尙或復來。名節一虧。終身不復。不知此事不向前。惜此身更待何事。此時不向前。惜此身更待何時也。相公事先大夫。備極孝敬。士大夫能傳爾之。相公能以處身。反不以此處君父乎。孟子曰。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願相公勉之。

上趙樞密論過宮等事書

某昨日借越。輒具手札。自知必忤鈞嚴。蓋忠憤所激。忘其為忤也。伏拜鈞翰之賜。不以加誚。不勝感激。竊聞今日宰執開陳。上意頗悔。若然。不如因其情之動。隨而開導之。自來日以往。或有朝殿之日。更不必及他事。止以此請。比聞聖體速和。得之速痊者。未可知。但數日前在太乙宮作醮。今日又聞遣人入山。皆有祈禱。莫若呼其徒。詰其所請事。意必可知。聖體何如。因據此以奏。自無嫌也。此事大臣皆當問。不必以東面府為嫌。此豈避嫌時耶。伏乞鈞照。

上丞相論幸玉津園宜恭請三宮書

某通聞御史臺告。報初三日車駕幸玉津園。臣子獲聞車駕之音。見羽旄之美。自當欣欣然有喜色。何敢復有竊議。但某心竊有疑于此。是日以為恭請三宮耶。則不見報恭請節次。若不恭請耶。則車駕獨幸玉津。恐于主上事親之義有闕也。某省記壽皇皇帝之事。高宗也。每歲必恭請出郊。聖父聖子。暨與後先。都入擁觀。以為盛事。今年乘景之幸。稍愆其期。人已疑之。今適近合乘景。而遣幸玉津。不奉三宮。而獨出晏遊。此果何意也。夏竦曰。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是舉果可為度于天下乎。大丞相身為宰相。相主上六年。與他勳業。固不敢望。豈有處主上親父子之間。而乃使之曠阻如此。茲不曰大丞相之責乎。是日三宮若不同出。大丞相事有虧。從耶。某謂此旨一出。大丞相自當親作一奏。劇論繼回。今遽下之。使人得竊議。聖德已為失職。又不力陳。使上終成此失。某恐大丞相自此無以辭天下之責矣。某現聞論奏。恐未必得達。謹先具此。以冀切望。大丞相委曲開陳。若得少緩數日。勸車駕先過宮恭請。然後變輿順動。使至和感召。庶為稱澤。以慰中外之望。不勝幸甚。

乞補外後上丞相書

某區區進退之跡。仰荷大丞相特賜垂允。前日推曉。非不詳盡。但某愚思之。某之義舉。上比大丞相。某今既出郊。自難復入。且大丞相所以降階于某。不令其去者。不過以為尙可受役耳。然某既退復道。稍愆

于義。即嘗議棄事。復能有所為耶。自此亦恐為縉指柔矣。且他人有一路之績。一州之勞。尙不忍棄之。而況有一世之績者乎。一旦使之而去。其于國家利害。輕重大小。何如哉。蓋此地不比其他官守。一人去可使一人繼之。繼之者或不得其人。又可擇一人易之。教導之事。易一人即須別起一番頭緒。其所起頭緒雖是。猶恐有齟齬之憂。況不是乎。朝廷必待知其不是。而又改絃易轍。則所失已多矣。士大夫教子弟。可以推也。士大夫得一師。教其子弟。漸見有成。尙不肯以小故棄絕之。況國家乎。某知閣下亦必愛此。數日開陳。想重鈞念。若得委曲調護。使嘉邸不失講學之助。而朝廷數年任人功夫。不為徒設。可以全大丞相秉政最著之功。不勝幸甚。

江陵陳請畫一事件別上丞相書

某比以到官。嘗專具劄仰謝鈞造。不敢喋喋。懼瀆威尊。某視事兩月。依託崇庇。每思自竭。仰副使令。今有合陳請事件。已別具奏。併列公狀。具申尙書省外。須至畫一開申下項。一本府地當邊面。控扼吳蜀。兵財軍餉。緩急無恃。今乞歲分民兵教閱。以作士氣。撥還備邊錢物。以實邊儲。所有利害。具見公狀。伏望鈞慈。早賜敷奏施行。某照得備邊庫錢。累政皆嘗奏請。未見行下。雖知朝廷亦自匱乏。然邊境之備。豈可不豫。緣荆州去朝廷甚遠。若俟緩急。陳乞必致乏與。蓋屯戍之地。府庫枵然。設有調發。靡給不繼。變故之生。呼息頃耳。況今日朝廷應調州郡。不過會子度廉二種。而此二種。必須無事之時。始可換易。設若緩急方始。給降。決難支用。切乞鈞念。一本府為郡。律簿物貴。非願仕者所樂趨。故同官開。最難得人。某近乞辟蔣。充本府倉判。聞已特差安撫司。准備差遣。易被。但被已除。國正。某又欲辟修職郎路希充。填上件闕。其人誠慮深遠。可與謀事。已具奏聞。欲望鈞慈。特與開陳。許從所請。某精力既衰。疾病間作。政務同官。相與協力。伏乞鈞照。右謹開具在前。欲望相公開陳之際。特賜委曲。若得盡從所乞。不勝一路之幸。于冒鈞嚴。不塞而果。

小貼子。某照得易被一闕。累政係差遣人。若徑自朝廷差下。亦可。但恐鈞意有所疑。某契勘得蔣。在部改官。年已六十。不應作縣。若某所辟。本府判。倉不成。只得乞從朝廷。差蔣。充填。易被。闕。亦為幸甚。

江陵上丞相乞與祠祿書

某一介無庸。謬當國寄。自願辭薄。本不當來。實以威命所臨。不敢辭避。區區到此。亦欲少效微力。以償知遇。比故敷有奏請。諒蒙體察。此心知非苟且。避事求以免過者也。無何弱植涉秋以來。不勝寒涼。去年氣疾。乃復發動。今結作一塊。流注左脇之下。凡出入動息。必相引注。不下不散。每下必衰。竊恐自此遂為沈痼。緣此閉醫者。皆不習人之病。而鄉里之醫。又憚遠不肯來。若獲不瘳。必妨職業。竊見荆南地望雄重。控扼吳蜀。包絡江湖。向冬政是彈壓盜賊。防護邊境之時。而某以一病夫。隨之。恐招輕侮。或致生事。某已具劄子。陳乞祠祿。冀得少休。尋醫問藥。去此沈痼。備蒙鈞慈。特賜開陳。俾遂此請。別選賢帥。以鎮此方。不勝萬幸。

上丞相論淮東縱容行使錢鈔書

某輒有狂愚。仰讀鈔。昨日忽聞行遣淮東縱容行使錢鈔。公論甚愜。但情乎不少。需北使出境而後發。蓋淮東監司帥臣。既有此行。遣反顧幣中私錢。其懼當益甚。或者若盡以朝廷所降錢會。先易其幣中所私。而後及百姓。則去安寧之期。尚未可保也。況劉清結怨于淮如此。今茲罷免。恐未易離彼。更告鈔。思所以圖之。毋使北使未出境。而或有擾擾。恐損國體。某區區守職如此。盡出造化。獨念無所補報。時出警言。自知仰瀆尊威。不勝惶悚俟命之至。

濟斯民。敢有他心。徒使惠歸一尉。

迎臨江葉守啓

需次近畿。輒臨偏壘。願賢者澤民之志。易地皆然。而聖主念遠之心。一見決矣。人隨所用而重。公豈遽輕此行。雖君子欲無疾其驅。然小人嘆其來何暮。恭惟某官。受材庸敏。誠德溫爾。大振家聲。見石林先生之有後。小脫囊穎。如海沂別駕之可歌。何自爲州。聊以重國。地無大小之異。事關根本則同。如澳以二千石安庶民。實爲親切。得結輩十數。公置天下。藉以撫綏。豈惟布德意于斯人。抑亦啓遠圖于今日。但恐開藩之未久。定應乘駟以還歸。某惕然念督于里中。幸甚占籍于麾下。已從道上。望太守之行春。將飲田間。誇新尹而作社。

上袁州汪守啓

以祿代耕。甘爲奔走之吏。及瓜請戍。獲從慈惠之師。夫豈偶然。殆有相爾。當韋車之就國。適出敵郊。擁篲箠以趨風。已備素願。惟名分之際。嚴而有節。故啓問之禮。禁不得修。至于馳慕之深。曾無食息之間。數非孺子。深恐後期。幸與斯民。得依先覺。恭惟某官。乘義而登。蓄德而剛。廉潔自持。如出清冰于萬壑。功名孰禦。當翼疾風于九閩。夫何飲天朝之羽儀。爲王國之善輪。以望重固宜于寄遠。而才難尤在于承流。茵憑之來。冕旒亦喜。憂願寬于千里之外。惠澤暢于九重之前。白粲連橋。爭出秀江之險。黔黎羣誦。始識春臺之溫。于是回昌黎難繼之政聲。自此昌龍溪未盡之功業。豈惟石刻。列父子以俱榮。當敗金甌。見姓名之特起。某跡寒與寡。才短用疎。嗜好不與俗侔。幾爲衆笑。積魯未諳世故。安免人非。況後使之官遊。必不逃夫吏議。雖欲安甘旨之奉。何以無酸寒之憂。如履垂堂。幸依廈屋。民皆感德。固已負于鉅鈞。吏亦可勞。或少寬于篋楚。

迎袁州李守啓

誕揚明詔。特起舊臣。自辭烏府而來。皆期大用。忽獲虎符而出。以惠遠方。惟賢哲之一心。視內外無異體。盡宣王化。如在本朝。恭惟某官。直氣塞天地之間。貴名如日月之起。志意慷慨。具有前輩之風。議論通明。盡識當世之務。暫撫綏于蠻獠。繼饋餉于邊屯。皆枉壯圖。甚乎公論。遂乘一節之召。入居三院之榮。當驅龍處深淵之中。莫摠其怒。而屬鼠伏神丘之下。竊弄其機。非藉公言。孰振士氣。忽焉去國。何以正邦。屬九重以四方爲心。擇大賢任千里之寄。維宜春之古郡。甲江右之列城。珥筆之風。猶未銷于舊俗。懷鉛之士。終莫抗于他郡。必復得如韓文公之才。庶幾可跨漢良吏之治。暫紆紫綬。飲大惠而施一州。卽下白麻。佐天子而令四海。某得一職百僚之底。當歷年積弊之餘。惟近民故易以擾民。求禦盜而適以滋盜。某月于此。中心惻然。欲寡過而未能。方內省于不疚。竊仰二天之庇。實殫此心。輒繼兩月之歌。以爲尺牘。

迎袁州守啓

制出右掖。恩頒左符。方郡守之數更。不知爲政。忽賢者之鼎至。皆喜得人。百吏聞風。一意聽命。恭惟某官。才周世務。識照事幾。立志不後于古人。所學皆傳于先世。舉相國中典之業。莫比勤勞。數本朝名臣之家。

止堂集卷十三

敢

答柳州吳守啓

誠思易地。乃善衛山之南。隗府承流。又作殊方之喜。教不易俗。人易以孚。恭惟某官。抗志高明。受材偉偉。人物爲當世之最。議論居諸子之先。校中秘書。聲聞籍籍。入御史府。步武駸駸。爭子所不于盤之中。堪嗚朝市之路。隆得此州。又在嶺之上。卻思父老之情。親想應田里之安。不待教條之出。忙膺褒詔。趣觀明廷。某久聞略言。方深瞻想。見王言如絲。而出喜不後于他人。拜使君治南之勳。意甚慚于記史。其爲報謝。未易形言。

通宜春徐知縣啓

去父母之邦。真成漫仕。幸山水之縣。乃有令君。豈不長蓬楚之徒勞。以書侍几杖。而甚喜。去遠滋久。方切懷免之心。譽于特深。不忘東鯉之惠。以至于問勞之語。每見之故舊之書。飄然而來。特此不恐。恭惟某官。行能高妙。議論通明。尋常清澁。容吞舟之魚。九萬里斯展垂天之翼。乃小試惠綬於巖邑。以養成經濟之壯懷。當路見之。無異東湖之孺子。一朝拔舉。必與太末之名家。某才拙無堪。志迂寡偶。誤玷明經之舉。遂爲游散之官。嘗次六年。始能同戍。相望累驛。行途趨風。輒修駢體之文。先寓寒分之敬。得事君子。固將思

無此忠義感孫有後執不謂宜周公拜前當有繼者何望重尚煩于寄遠以才難致在于承流況宜春之古都為江右之劇地民甚貧而賦必豫出財愈竭而用不可支故今日開我公之來如向者望長君之至雖夏侯兄弟之政不復能使二難之并然南陽父母之賢皆云可以一舉而得凡此邦之利病當即日而罷行第恐錄車不容暖席某才窮五技官尾百僚未能免酸寒之憂何以為甘旨之養至于贖職尤切關心如履垂堂之危偶近廈屋之庇民皆感德固已帶于鉤吏亦可勞或少寬于簞楚

上袁州張守啓

不材漫仕幸依大府之仁藉庇終更敢起故鄉之念願圖報之心用酬萬一而丐歸之請已及再三自當去就難處之時可不反覆極言其故豈得已而已而冒瀆尊之罪蓋可言不則負知己之恩宜賤子之具陳幸閣下之垂聽伏念某身勤事左意廣才疎未能嗜世俗之酸鹹自分田野無以奉親庭之甘旨妄意科名偶得一官來遊大國迄今三載所事數公新舊諸賢而未能建明而莫可自登鈴閣即蒙特達之知凡有警言必荷委曲而受不堪器使且辱執收未知結草之効忠忽已及瓜而受代身雖離于職業心甚切于門牆敢思故國之似人遂若小民之懷土深惟孤植早失過庭之嚴獨待偏親久重倚門之望比聞安問必詰歸期雖無君子所去之三已犯天下大戒之二況人情不美其反也事免爭席之疑且饒問鼎來不知者必有為肉之勝豈小嫌而追憶亦此心之未安自非高明孰可鑒照悲惟某官溫恭遠下慈惠愛人充此仁心無一物之不體極其功用運天下而有餘願在宥散之中最荷眷知之厚凡申懇款必辱聽從輒控此情仰祈終意何必懷此都也敢言實誼之言雖然豈舍王哉當學孟子之學

謝袁州張守啓

薄宦多奇偶依大庇薦書再上實出異知無以堪承惟深悚懼伏念某之沖和之器實無廣大之胸襟狂直之言發必忤物狷介之行大似絕人皆由氣質之偏幾作生平之累豈堪遊宦何以奉甘旨之歡雖落穴僚安敢起酸寒之歎得事約束固已幸矣屢加薦論夫豈偶然哉致前聞實為希遇如東之用不止于司馬故狄公再薦于唐朝若韓信才真可以將軍故蕭相數言于漢祖是皆非尋常備數之舉所以待超卓不羣之賢詎可非才使當此選一願增三倍之價人固已疑兩薦多溢美之言誰能不成雖嘗志古人之學亦常聞長者之諱政以識趣之不明莫知所主未免邪正之交勝何以自修色厲內荏則固不敢為外粹中剛則安能盡信辱探過情之聞列為借譽之辭彼人言之謂何願自揣亦愧甚甚惟某官仁無一物之不體明照萬事而無遺理劇撥繁視天下若不足治博詢下問于人言無所不從遂令狂妄之人容在使令之列不獨優其體直又重借以吹噓自幸此生有是知己某敢不勤其末學收此放心有如門牆安用添身之報督修德業以酬青眼之知

上吉州太守啓

貳令嚴封無稱塞庇身大府得所稟承願不肖冒為此來在今日若有幸會願購拜賜俯偃効官伏念某材技無他氣稟甚下習俗熏染之病已痼學術措磨之功不深中無所存動輒有過得一官于斧藻文

詞之末稿寸縑于簞楚塵埃之間位雖近民道不及物每見近世寡過之士聞發節于官遊常恐至愚極陋之人或負甄于長者屏居閒處乃當其分承事大邑則非所宜事以位偏之為嫌蓋憂責重而難任使之趨事雖云奔走出入而奚辭與其擾民豈若拜起送迎之無過欲處此而盡道敢率爾而曰能儘不得大賢為之依歸何以使後生知所循守茲蓋伏遇某官任古侯伯之寄委有民父母之慈祥與屬吏委曲之言皆仁心惻怛之意謂縣官取財之道固亦有經而邑隸斂怨于民反以誘郡方當凶歲振恤之不給豈容點污捨刻以自豐俾之改轍而更圖是以弛因而示指遂使賤屬得布宜寬大之調詞致令編氓皆仰望彌除之號令某敢不敬佩教戒誓慎審知肯飾諛詞徒効世俗事大之禮苟有愚見當自此日悉意以言希寬犯分之誅庶展報德之念過此以往不知所裁

上吉州向倅啓

拜題與于便道嘗慰夙心竊大廈之餘陰偶隨屬吏念一時教誨之語歷再歲往來于懷趨參無期惆悵自恨忽聞分刺少伸駢驥之才獨後衆人仰致燕雀之賀遽此每日惕然一心因請戍之有期敬列過而自訟非惟某官氣勁直而不撓才剛醇而有餘自文簡累世于今見此英偉數先正大臣之後多躋顯榮未應郡丞猶屈賢者官固無小況二千石之同流道若可行則十萬戶之蒙福斯人久屬意于此君子亦隨時應之治功方來相業茲始某酸寒下土苦窳凡才一官價燈火之勤三載困塵埃之辱偶占數清江之上得聞學苑林之門于是竊聞前輩之風規每恨未盡故家之文物誠公幸矣足以為終身之榮非天相之何以託今日之庇

上憲使啓

偶紆黃綬暫無任職之能竊仰縉衣喜有庇身之所趨風雖舊為錄則新每不敢以訊問寒溫之書仰瀆記室自此始有運承約束之地故遠賤名惟負率爾之愆益作緜緜之色伏念某孤志不侔于俗百拙無庸于時未能鑿方面規圖是宜進寸而退尺得効官于一邑凡需次者六年深欲奉甘旨之歡恐未脫職寒之累至所職掌况無紀綱以近民故易以擾民求去盜而適以為盜名為教閱徒應虛文但事奔馳以供私役當習俗剽悍之未化有山川險阻之可依未免弄兵安能解帶乃位以謬庸之吏豈免無辜之憂自顧此行何恃不恐茲者伏遇某官道不絕物志在濟時誕布寬恩不憚驅馳之苦能令數歲亦無攘奪之風非惟稱部使者嚴重之名蓋不負重天子臨遣之意豈期疎遠得在使令某敢不恪意奉公修身報上受人利物誓殫一日之長廉垢匿瑕敢待二天之庇

上江倉漕啓

伏以歲惡及饑官無委積民食待哺地阻轉輸偶聞鄰邑之可依敢以有司而不告竊以社倉之制本當之村疇近世以來多斂之州家每當給散之時倍有將運之費然河內乏食梁王猶盡移粟之心晉國阻飢贏氏亦有泛舟之役蓋方拯百姓之不暇豈復以異地而為疑重念高安之黎民悉居鑄水之窮處自辛卯而後率三歲而一旱故聖境之民幾十室而九空一或值于凶年皆仰給于公上書大計其粟至費

四萬餘解之多。然遠取之州。乃歷三十六陵之險。既已過潤之不易。復當急漲之可虞。維萬戰之爲都。與二邑而錯壤。儲穀甚富。至于陳陳。乘流而來。不俟信信。自可推盈而抹。豈宜合易而就難。況令甲有移那之文。而仁人柄補助之政。可懼煩瀆。而不控陳。恭惟某官。學問不爲空言。器識足於大事。平生有致君之念。未究毫分。所至以愛民爲先。此亦梗槩。不煩矯飾。能解倒垂。某奉檄拯荒。舉力無術。幸逢大使。無越人視察之心。借以尺書。希孟子發棠之念。仰祈矜恤。俯慰凋瘵。庶令屬邑之微官。能布使臣之大惠。

上留帥丘漕啓

歲月不雨。亢陽爲災。惟江南卑薄之鄉。豈堪此類歲之歉。而斯民生死之命。乃決于數日之間。爲國而憂。非公孰望。竊惟凶年拯拯之術。嘗聞古人講貫之詳。十二政創見于太平之書。數百條備著于常平之法。觀其備但軫卹之意。與夫曲折周防之文。得人舉之。有此足矣。惟是今日之事。願視昔者而非。細數十年之中。凡遭早潦者。至于七八。熟察一路之郡。號有蓄積者。僅留儲錄。河東之民。已不可移。宜曲之粟。殆亦告竭。何異廢積之初。起又嬰寒暑之交。氣既不完。藥終難用。然而仁人愛物。常圖之未已。甚之先。天下事機。豈至于不可爲而止。聞多補助之計。亦有豫備之謀。使既雨則民物康休。而成旱則內外有恃。成備盛德。以惠遺黎。恭惟某官。負宇宙魁奇之名。秉乾坤潤濟之氣。將天子之指。欲推之練。寡孤獨之微。爲若人而謀。不啻如父母兄弟之切。遇有歲凶之事。向來下問之勤。某眇焉無庸。幸甚受察。偶得敘尺版。趨拜于下。冀所建明。輒敢披一方。藉病之言。少佐施設。

過李東使啓

禮從輔郡。出擁輅封。至九府圖法之傳。至今大敵。故一札細書之出。藉公非輕。觀其運遠業而爲此除。可以見上意之有所在。輒敢履度其說。而以敷陳于前。嘗攷三幣之置官。蓋從中古。至總數路而置使。則由本朝。然昔者兼之他司。而嘗收奇羨之功。于近歲分爲兩臺。而猶負采鑄之課。得非天地之藏有限。取之已多。不曰國家之用無窮。實之益亟。故濟鐵以取鑄。抑已巧矣。雖更錢以助國。猶未裕如。非有宏博之才。孰能變通之道。恭惟某官。文出胸中之渾厚。學非紙上之拘攣。視天下事。無煩簡劇。易之不同。置諸公間。以獻納論思。而甚允。嘗縉班于九寺。旋分節于三官。人皆惜設施之未充。士已知經畫之已立。然而勢不窮。則不變。利有盈。則有虛。錢不憂乎鑄之少。而憂夫澁之多。銅不貴乎采之衆。而貴夫用之狹。此固高明之深察。諒非世俗之所知。某荒僻。聞迂疎。凡質學徒泥古。而背時趨。行欲徇世。而與心違。自宜揣分以安貧。乃復爲養而貳令。屬以此邑。嘗置治官。伏自省員以來。使之督課。初乏兼人之智。可備曠僚。偶究觀其始終。乃竊聞其利病。幸承要束。輒敢肆言。不得即賀。而以書已爲非禮。又復出意而論事。真可謂狂。

賀江西趙鹽運啓

擬布絲綸。題頌英鶴。諸道遣使。號天子之外臺。一時掄才。必海內之人傑。久傾羣聽。欣得我公。恭惟某官。議論該明。行能高妙。進官早達。赫赫乎名之隨風。遇事無難。悻悻乎刃有餘地。當與履星辰之表。乃持麾江湖之間。竊惟本朝以來。最重鹽司之寄。然轉運刑獄。各列一職。惟常平茶鹽。兼總二權。自熙寧始創此。

司。在江右尤爲劇任。蓋今之大農。方且藉山海之利。而前日羣寇。因此貽廟堂之憂。或者疑漏網之不佳。而未始有覆轍之可戒。雖金積之歲。可免他虞。然火耕之民。本無常產。豈不資補助之德。使之忘俯仰之憂。惟于優游閒暇之中。始息奸宄寇攘之念。此朝廷所恃爲一方之託。而父老亦深喜大賢之來。以次用之。故位王人諸侯之上。又有大者。將舉明王三代之隆。某眇焉宦遊四方之初。幸甚屬吏一人之數。竊聞須節之已久。屬以詰封而未還。不得即賀。而以書已爲不足。僞責後時而廢禮。何以自文。

止堂集卷十四

啟

賀江西錢漕啓

明廷疏龍。廷閣陞班。賞當其功。人爲之喜。某竊謂君子不以非分之受爲義。吾人貴乎不妄。以予爲公。惟受之以義。故不敢忘皮冠之招。惟予之以公。故不敢徇繁縷之請。方聖天子申薦賞之令。而部使者策將漕之勳。名視實而不浮。位因人而愈重。恭惟某官。以有用之學。發名世之材。入侍禁廬。已嘗論思獻納之益。出總外計。洞知本末源流之歸。今天下之利。盡取以無餘。而大農之官。猶以爲不足。當國家閒暇而若此。則軍旅調發。且奈何。屬前日羣寇之緩誅。徵諸道勁兵而皆聚。執出木牛之智。少紆汗馬之勞。佐軍而常操贏資。卒藉劉士安之術。給餉而不絕糧道。莫償蕭相國之功。果聞異數之亟來。徑陟清資而益峻。以盜賊所傷殘之地。值朝廷加寬大之恩。獨租賦以予民。招流亡而復業。固明君屬望之深者。必大賢加意以圖之。某敬爲斯民。慶此實惠。盡宣德意。既無遠之不通。同聽褒嘉。將繼茲而又賀。

賀江西趙漕啓

祗奉綸書。出將隆指。諸道遣使。所以舉天下之大綱。九重掄才。必以委當代之人傑。舉國相屬。非公其誰。竊以本朝自創外臺以來。首以轉漕爲重。豈獨權財殷于公上。吏不得私。亦恐紊賦斂之經常。民無所措。

乃或者不推其本意居是官必浚其利源。如向來軍旅之輸。多一時權宜之制。云何月榷之目。至今尚存。遂使江右之民。其生益削。既朝廷征取者無藝。故州縣因緣而為奸。能趣辦者皆謂之才。有遠慮者莫適為計。勢既窮矣。後將奈何。必得大賢。以起斯弊。恭惟某官。學窮根柢。德茂本支。嘗對大廷。以六經為諸儒之倡。謂持此道。舉明主于三代之隆。向自著庭。出分便郡。復將餉餉之節。甚鬱經濟之懷。然當俗吏以苛急治財。而得賢者柄取于上。人知趨響。遂令義利較然。民皆困窮。始決安危。如此。以今日施為之種。即異時輔相之規模。某竊以筆楚之官。窮居英蕩之下。行服條教。如親見于古人。敢飾諛詞。以誑取于執事。

賀江西李漕啓

誕布繪言。就須蕩節。躋榮廷閣。豈徒示天下之美名。增重計臣。所以踵皇華之故事。輶車至止。屬部交歡。恭惟某官。才足經綸。學有根柢。一時文采。重新西蜀之山川。百世風流。復見大蘇之父子。嘗舉列聖之鉅典。以為長編之一書。視魏相奏漢家之便宜。惜乎未盡。笑孫樵讀開元之雜報。杳不可知。聖此規模。獨出今古。殫其心志。以報國家。雖衣繡之出。其榮而畫錦之歸。可樂。不忘修纂。遂克奏陳。皆擬筆筆。甘泉之班。乃復持節。按勾吳之境。惟時使事之繁劇。莫若漕臺之轉輸。自兵與農。分為兩途。而國與民。幾于交病。三十鐘而致一石。其費謂何。五千服之賦中邦。半糜于此。非得道術通明之士。莫求上下充羨之方。當有奇謀。不愧流馬木牛之運。仁開遠業。遂為騎驎駟鳳之遊。某生而慙愚。出于僻左。承師問道。本無尺寸之長。應舉覓官。偶出權衡之下。嘗乘退朝之隙。得備進謁之心。自去門牆。寢疎啓問。欣聞將命。已遂觀風。幸情奔走之隸人。得受約束于下。執輒修尺牘。庶少紓屢燕之情。尚冀小材。或可從柏馬之計。

賀江西丘漕啓

恭審詔自便藩。使以隆指。君臣道合。初不俟臨遣之煩。遠近意傾。固已切諮詢之望。然慮一有施敘之異。則人不無去留之私。忽聞載馳。方覺增喜。竊以自禹任士。而荆陽之賦最下。蘇唐至今。而東南之利遂窮。張文定當天下安集之時。始能去水場賦錢之橫。王文正于太平全盛之日。固已憂朝廷權利之深。近致數十年征斂之科。豈止三四倍疇昔之取。而況水旱之災。幾于數矣。公私之積。大率枵然。無異衰病之人。重摠寒暑之變。惟國家固以此地為根本。安得不憂。輟賢能以振外臺之紀綱。可見此意。恭惟某官。學極精微。而有有用。行非崖異。而能高文。衮衮如萬斛之泉。與古爭列。才恢恢有遊刃之地。遇事不留。雖晉用之遲回。而培養之深厚。一陪右府。幾微之論。屢分左符。鎮撫之勞。理效輒聞。知眷獨異。謂遡江而上。得兼治直。差易耳。故做漢之制。選所表以次用之。不惜一世經綸之才。以重十州漕輓之寄。惟計臣自當識本末源流之所在。非良弼不能明弛張取舍之大機。幸公之來。乃國之福。某學無自得。才本不長。蘇進士而得官。已贖一紀。奉偏親而竊祿。偶落旁州。方沿檄採荒。而適乘昭將令而至。遂借屬吏。同拜下風。儻得奉條教而言歸。豈不甚幸。又復出意見而論事。直可謂狂。

賀江西尤漕啓

夙擁使華。遠將帝指。方天下以治財為急。其術已窮。以儒者而經賦其間。此意可見。民得所託。國以不輕。竊惟大江之西。偏實為今日之外府。月榷之輸。殆七百萬。大半皆無名之征。中興以來。踰五十年。幾倍于昔者之賦。名為和買。而實以折納。既用差法。而復釀備錢。茶有稅而又斂其租。酒盡權而或誅其直。至詳經制之目。尚持除陌之籌。此皆公取之可稱。猶有旁緣。而莫敢顧。張弓安可以不弛。而漏卮每苦其難盈。不有仁人。孰識大體。恭惟某官。博取百家。而不雜。獨立一世。而能和。發為文章。復還三代之遺。古措諸事。業無非六籍之精微。自結容聖之知。頭升中祕之地。以志大不輕于進取。故才高寧屈于拊循。旋被絲綸。出持英蕩。以勞來還定之政。固江東王氣之神。于倥偬不給之中。增虛阜文風之勝。觀其施設之不苟。可知經濟之有餘。尚屈此行。皆以為枉。然而利有盈則有縮。勞不極則不更。由後視前。取之既多。自今圖往。安可不亟。于是培國家之根柢。事不在公。行且作朝廷之羽儀。豈久處此。某氣稟甚下。材技無他。幼於芹藻之詞。以覓官。壯持簿書之智。而竊祿。每慙數誤。莫究昨非。久仰指南之車。無異必東之水。偶負承于支邑。乃受察于隸人。不得即賀。而以書神如馳馬。又復出意見而論事。癡若拊膺。

謝宰執啓

遠方隨牒。久懷就養之私。真館奉祠。忽遂由衷之請。雖天地造化。不遺于一物。而斗筭器局。莫堪于大恩。詞則有窮。感無以狀。竊以介之推。不忍一言于晉。事與親而俱逃。陳仲子。不義萬鍾于齊。乃離母而獨處。然當世不以之推為不孝。而君子至謂仲子為非廉。蓋義不當就。則飲菽而亦歡。情當其可。則捧檄而為喜。欲識人子何以為養。必知聖門所謂不違。如某者。行落落而與世乖。學拘拘而求古是。自為士已懷四海之慮。不敢作無用之言。及居官而效一日之長。未嘗為苟免之計。惟念親年及蓋。子職非耕。詰盜四封。屢歎杜征夫之遠。武令一邑。尤懷北山從事之勞。每當出身。節節之時。必有臨深登高之懼。屬幸改秩。當更字民。豈不知積資循進之足貪。誠恐失先意承志之可樂。故申將母之誌。以希錫類之仁。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事上者固當如此。忠移于君。順移于長。觀人或是得之。敢意大鈞。亦軫微類。恭惟某官。貴尊三事。和育羣生。德盛自發于威儀。功深不露其形跡。知愛其親。而達之天下。不被其澤。如納之溝中。切揣甄陶。固能益于華五乘之粟。許參祠館。蓋已察會于三釜之心。某敢不遇事其親。自竭其力。無從倒載。空有駟桑遺肉之懷。安敢爭車。少替穎谷請羹之念。從今養志之日。無非報德之年。

再謝宰執啓

苟祿養親。未能隨牒。因心錫類。又許奉祠。雖播物之無私。若拜恩之獨厚。莫任造化。有視面顏。伏念某。速歸亂而已。孤長髮膚于其母。去買區而使學。其教甚勤。惟子職之非耕。所養或闕。適當壯歲。偶得一官。遊宦旁州。僅免尸妻之歎。小出數日。尚關嗷指之憂。榮榮如形影之相依。備備懼旨甘之不繼。惟古者八十舍從政之子。而近時稠疊推優老之恩。未免並緣。以致懇請。薦容冗食。仰事慈顏。俾于一喜一懼之年。有以自老。不待再仕。再化之後。而得此心。可謂伴遊。敢忘攸自。茲蓋伏遇某官。計安天下。澤潤生民。自寅亮調燮之中。發正直平康之治。欲佐天子。得歡心以事其親。遂使匹夫。無常職以食于上。某敢不敬竭體隨。

之力以當香火之緣。永懷趙孟遺母之心。無以報德。雖在李密養劉之日。不敢忘君。

謝張尚書啓

微官脫選。今以爲難。小已逢辰。人知獨異。施厚者未易語報。感深者不容以言。試具陳之。則可睹已。伏念某身勤而事左。意廣而才疎。每讀書必欲求志士仁人之心。自爲士已不屈王公大人之下。願如愚懇。福急之累。在性質可謂之偏。而其琢磨澄治之功。于師友未有所得。出而接物。動輒忤人。終雖察其無他。始未免于不樂。平生知己。焉得如公。四海同人。抑安取此。才非敏健。而以爲可任。智多昏塞。而引之與謀。言雖妄而亦容。事可行則立決。在他人一語之不偶。故官遊半世而無聞。忽遭清明。如脫羈束。凡胸中之所欲。可悉達矣。雖天下之達官。殆不過焉。況復蒙汲引之公。無不盡推挽之力。必欲亟援于塵土。不知難近于雲霄。已獨任于揄揚。人備聞其委曲。勇于拔士。誰復如今。恭惟某官。以魏國忠孝之傳。負本朝公輔之望。每聞于郡國之小。未究素懷。所至以人物爲先。此其大略。有如猥質。尤費生成。竟出選曹。豈非僥倖。某敢不益懲奮學。以酬所知。舉者未嘗進謝于門。情雖不稱。大夫真能取人以義。報豈容私。強爲尺咫之書。莫殫萬一之意。

謝鄭尚書張京尹啓

三年于事。已絕榮望。兩譽溢美。忽加薦論。雖公朝方聽諸大夫之言。然露章乃得一不材之吏。不敢以獲于上而喜。大懼以辱所知。爲歎伏念。某心雖甚高。習已近下。自爲士已懷四海之慮。若不克施。緣從官以來。半世于今。蔑有可紀。載忸怩而蹈俗。破崖岸以徇貧。申養親之私。遂于無事之祿。中更禍變。僅脫殞廢。願退處則分宜。抑不祭之罪。大方揣輕重。而爲從違。希子公之力。而入帝城。初無一念之敢。到以當時之言。而推官屬。敢意十年而未忘。至數所長。尤浮于實。器何足以致遠。人已病其執方。事親不終。又焉得孝律已無狀。彼烏能廉。學徒爲文。政不及物。是安可當執事之首薦。乃欲使與英俊而並游。或就或推。固不遺于餘力。皆好皆惡。終取決于善人。果以過情之言。驟蒙召對之命。恩出于上。人推自公。恭惟某官。無官不宜其才。見善如出諸己。貴已分于喉舌。不知我榮。士必信以齒牙。蓋爲國計。致以爾薄。亦辱推揚。某欲爲誓言。非敢私謝。自願小己。非長者而辱長者之知。惟竭一心。待國士則爲國士之報。

賀王狀元啓

狀元監丞。青箱副業。紫電淬鋒。出鳥卷之諸郎。炳龍章之峻采。洞扶藝文之奧。起膺物色之求。旋升籍于太常。爰試言于便坐。百斤置石。首中于程文。千佛冠名。獨標于異等。被明綸而受職。貳雄圖以頌條。聊爲吉筮之權輿。曷測官程之高大。夫何履尙。特兼謙勞。猥示華茂。過形盛飾。永言良愧。交切銘藏。

賀龔參政啓

光膺一札。入贊萬機。既得我公。相與運廟堂之籌策。爭觀盛世。及是明國家之政刑。惠福生靈。安崇宗社。恭惟某官。行高而能鉅。形大而聲宏。惟仁義道德素蘊于中。故進退動止。皆有常處。九萬里斯展垂天之翼。尋常演豈容吞舟之魚。自結睿知。亟躋華貴。摧奸邪之萌孽。能使朝廷之不輕。推學術之緒餘。皆信備

者之有用。當江湖之歎甚。起凋瘵而肉之。還定流民。皆令如安堵之故。具宜德意。不徒爲掛壁之文。人當斯時。知啓遠業。果有錄車之召。遂登法從之班。日對龍光。居尚書喉舌之地。竟膺圖任。爲天子心膺之臣。士氣自此少伸。公論于是復出。披搜善類。過于食而吐哺之勤。慰藉人心。若夫渴者爲飲之易。然竊觀今日之事勢。或似良醫之設施。當疾病將去之時。而氣血未充之際。用人如用藥。豈以既效而弗圖。畏惡如畏風。定知自衛之益密。盡出平生之軀養。以爲不世之功名。某自恨凡庸。真價知遇。敢作雷同之賀。有負門牆。輒申管見之私。以附于瀆。其爲僭率。未易貸原。

賀周樞密啓

恩隆麻命。班首樞廷。當貴非公所安。事以是喜。功名爲國乃有。要不可辭。一身尊榮。四海安帖。恭惟某官。德溫醇而有本。行縝密而無瑕。文如玄酒。明水之真。正氣具足。人似光風。霽月之潔。慮慮俱亡。惟平素結知于上者深。故晉用不以非道而屈。若禁虛夜半之數語。乃當世朝陽之一鳴。小人知朝廷之不輕。公道至今日而未泯。致身明白。肯以利回。因時遂舒。乃爲君起。擅四禁絲綸之地。嗣三王盤詰之風。學未宏施。士猶共情。論道經邦于廟堂之暇。不忍隨于。折衝禦侮于階楹之間。自能表立于世。夫以儒者而經武。斯見聖主之慮危。權一歸公。論食允協。然而位尊顯則責望備。時暇豫則憂防深。兵多冗食。故生民之力傷。將不公選。故國士之氣沮。至若外敵之難制。豈如內侮之可虞。羣鴫當鹽法之變。更狙伺嶺表。諸蠻持馬市之上下。蚩蚩坤維。軒民或據山海而披猖。騶卒近在畿甸而凌驚。天下之脈。概可見矣。君子之心。事不羈然。勝固藏于亡形。豈容竊料。人不知而觀影。安得無疑。某少以懸懸。誤辱提獎。忍懷不盡之意。貽爲入賀之言。蓋不學無術而學書。如古有奸雄之可慮。懼不以規而以頌。是今爲軟靡以相期。豈惟失嗜昔依人之心。仰恐非賢者樂善之意。仰犯崇重。不勝凌兢。

賀劉樞密啓

擢自坤垠。入毗樞極。自州牧而與政。致中興不過數人。以儒者而掌兵。在今日誠爲遠慮。國有與立。世無所憂。恭惟某官。誠實無他。端靜不撓。自爲士已任天下之憂樂。其致君不爲世俗而從違。未嘗以家事辭王事之難。故不擇地而處。所至視官物如己物之情。蓋本愛民而然。履行縝密而無瑕。聲名暴白而不愧。在朝廷則能令所居之官重。制藩閫則必勳已去之民思。悶悶之政。若不快人。卓卓之功。每見于後。邇是巴蜀。當國西門。外有大敵。虎視于藩籬。內有羣蠻。狙伺于肘腋。况方饑饉之至。而有根本之虞。公適遣征人解憂色。不爲乖崖驚異之政。百姓信之則同。皆謂文翁廉平之聲。近世繼之者。此趣歸右府。允稔會言。仰惟治朝立國之規。實在樞筵制兵之地。兵之進退。雖屬之將。將之廢置。則歸之朝。儻如身使臂而莫不制。從其難敢侮。其或屢如屢而不可信。屈安得勿憂。欲反秦阿之持。喜觀成器而動。師出以律。乃在于國家明政刑之時。費用則安。豈復憂廟堂有甲兵之間。某舊遊牆仞。久譽巖瞻。式逢君子之登庸。竊爲蒼生而賀。凡所謂斯世之利病。繼自今以次而罷行。不得即賀。而以書深。無益。復敢出意而論事。姑謝所知。

除贛州謝丞相啓

恩隆起廢。遂叨分竹之榮。分薄擬災。已被負薪之疾。未免瀆陳其弗任。奈緣法守之難。徒抱素心。莫回成命。竊惟汲黯不省復收之意。乃稱病于淮陽。望之安懷不合之疑。遂移疾于馮翊。雖強拾古人之遺意。然終非臣子之至情。所以史氏未免有偏心之譏。而後世亦薄其左遷而動。此豈君臣之交泰。致令誠偽之相蒙。聞事不實。而實事不聞。信者或疑。而疑者或信。雖習俗之固爾。豈爲士而不然。伏念某壯不如人。老而益耄。少日早擢于籍。終身從事于刀圭。故其羸劣之軀。不勝勤勞之責。昨少疲于奔走。氣已亂于降升。曲荷皇明。屢賜休沐。速出守荆州之地。愈不堪雲中之寒。尙稽報政之期。已有乞身之請。惟君父諒其素守。不敢肆欺。以祠官祿其餘生。毋俟再請。十年退處。百疾交攻。方沈疴爲孽之深。忽龍渥自天而下。欲悉陳狗馬之狀。乃薦申螻蟻之情。以避免之章。難至于再三。故懇祈之意。莫伸其萬一。尙蒙委曲。獲脫譴阿。茲查伏遇某官。獨秉國成。密參天緯。凡有生之疾苦。蔑有不知。寧敢暑而爾。乃可以問。但欲廣搜羅之意。無復推姑息之仁。雖在罷癘。亦欲任使。某敢不勉旃。醫藥勵此身心。儻日月之尙寬。容其養病。或筋骸之復舊。焉敢忘君。

代袁守賀刑部周郎中啓

拜命繁宸。爲郎禁省。刑章滋甚。或者疑風俗之益偷。君子憂深。謂當自本源而置力。安可徒徇其末。而以求勝夫民。然在上者惟恃國之法。而不任人。在下者惟軋人之情。而合諸法。凡具獄而上者。多傳文以成之。僮于吏牘。而無疑。雖有枉情。而莫辨。故聖人不以聽訟爲知本。而賢者猶以得情爲可矜。恭惟某官。智每用而益精。材遇與而立見。爲邦伯而伸萬物之氣。情僞具知。佐廷尉而持天下之平。輕重悉得。願憲部久虛于郎署。宜聖皇首屈于仁賢。雖非超躡之除。蓋有深遠之意。歲斷獄僅于四百。昔人乃歸之養民之君。律爲條至于萬餘。當時不能止犯法之俗。惟公可以論此。斯人固有望焉。某濫守專城。竊庇厦屋。忽聞成命。倍切懼情。

止堂集卷十五

牋

壽聖隆慈備福光祐太皇太后上尊號賀牋

盛德難名。徽稱載上。靈書播告。海宇歡欣。恭惟太皇太后。配地無疆。後天罔墜。三朝揖遜。定于半曆之間。萬世功名。蔑有一毫之德。宜修鉅典。用修鴻休。臣阻趁追班。無由稱頌。臣無任

壽成惠慈皇太后上尊號賀牋

至德難名。海涵春育。徽稱播告。雷動風行。於昭子道之成。有赫孫謀之善。恭惟皇太后。殿下德全坤順。位配乾元。雖以經營無外之功。不忘儆戒無虞之世。三朝揖遜。密贊睿謀。一人元良。勳稟慈訓。以天下尊親之至。未愜哀衷。率百官若帝之初。載隆曠典。一傳顯號。大慰輿情。

壽仁太上皇太后上尊號賀牋

載搜曠典。宙奉慈闈。五日一朝。安受大明之養。十行細割。同歸太上之尊。於赫徽稱。有光昭代。恭惟太上皇后。殿下位配皇極。道參坤元。視太妣之嗣。太任于今。爲盛。長樂而朝。長信自古。所難。仰惟聖子。拳拳之心。欲慰天下。睽睽之目。誕揚顯號。庸盡新歡。

三宮加上尊號賀皇后牋

太上立德。早定孫謀。天子尊親。式昭婦順。徵稱播告。寰海歡呼。恭惟皇后。殿下與日。如坤至靜。退安象服。上媿太姒之嗣。任入問龍樓。遠紹英皇之佐。舜典册雖由外。舉愛敬實自內。禮行有期。慶流無盡。臣叨應法。從元食祠官。扶杖隨耆老之民。喜聞明詔。奉觴如家人之禮。遐想盛儀。

光宗皇帝加上尊號禮成賀太皇太后啟

丕蘇明禮。對揚前烈。大稱載舉。四字具宜。竊以堯無能名。莫言其盛。文所以聖。蓋有自來。恭惟太皇太后。殿下太極。堯尊。坤元叶順。鳳聲昔朝于長樂。稔聞母訓之言。鴻名今薦于顯成。益見孫謀之善。臣欣傳曠典。屬守閒祠。徒深驚忭之情。莫造堯趨之列。

光宗皇帝加上尊號禮成賀皇太后啟

闕展圖丘。禮崇清廟。竊以舜帝主祭而享。始于媯汭之嬪。虞文王在廟亦隨。實以徵音之嗣。故推本其業。業之孝。必求端于離離之宮。恭惟皇太后。殿下尊配乾元。厚伴坤載。承天之序。豈獨彌靈。溫靈之告。神奉先之恩。宜及神聖。武文之廣。德大稱外。美化內流。臣適奉閒祠。莫趨行闕。側聽鴻名之舉。徒增驚忭之歡。

代京尹冬至賀皇太子啟

日行北陸。忽驚一氣之回。位正東儲。早應少陽之長。邦家茲始。社稷同休。恭惟皇太子殿下。貴貳一人。道兼三善。適而開慶。相欣愛日之長。退則憂民。必有書雲之喜。承天之意。與時偕行。某適以疎庸。誤可涖職。竊聽黃鐘之律。頓覺聲和。遙瞻碧練之宮。莫展趨賀之頌。

張京尹中和堂頌十首

中和有堂。其堂穩深。花竹陰陰。戶闔沈沈。堂中之人。玉立恂恂。昔有新堂。今有新入。中和有堂。內殿外整。湖後若駐。江前如聘。靜不忘應。動不忘信。昔見之堂。今見之政。茫然太虛。升降道摩。鍾粹于人。不偏不頗。存之為中。其發也和。有欲不存。發將如何。實是天衷。實維賢哲。敬以持養。義以區別。以導斯民。如表之揭。視聽言動。春風芽苗。其視惟何。胸中瞭然。舉是以鑑。吾無醜妍。彼姣而悴。此惡而獨。匪視之流。所全者天。其聽惟何。不淫乎正。寧茹予道。弗溺彼順。多言不工。法語自聖。匪聞之聞。實養于聽。言出如城。動安如山。非言之愛。出不復還。非勸之難。輕則不安。循爾發見。求其本原。夜氣未離。何物不官。惟今之俗。鄙薄險艱。惟今之政。瑣細猥繁。以政正俗。如激上流。安得從公。一堂畫水。弗棘弗靡。弗靡弗就。有庸彼勢。有謂彼告。我心如何。雲飛川泳。水毀于東。火噴于西。天地中和。云胡亦虧。登之闕之。有君有師。入佐天子。視公如箕。

銘附錄

壽徵銘

止齋集 卷十五

一七七

人誰無欲。多欲即昏。天一之水。離之則渾。寡欲有道。為善最樂。此長彼消。乃壽之藥。為放國輔書南軒盧舟銘跋

心本虛理則實。剛事物無轍跡。來不迎。去不留。彼萬變。我日休。行斯道。險可濟。乎豚魚。貫天地。鳥獲茲。在克己。去其窒。斯虛矣。

彭某為國輔書是銘。或者問曰。此非南軒先生為詹公體仁作乎。然先生既以盧舟名公之齋。一日公謂先生曰。漆園之說。遂而離。吾無取焉。爾在易之中。乎。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吾將于是焉體之。先生歎公之善思也。故屬之銘。然則國輔安得有此曰。是理與都會相若。凡有足者皆造焉。而子猶介介然若有藩籬之間。殆非盧舟中人也。并跋。

箴

調鉅箴并序

甲子春。鉅子主道之事。遠簿。將之官。趨庭請益焉。書十箴以警之。官到任子。荷國寵恩。子不勝官。為負其親。匪負其親。乃負其君。汝欲不負。當語汝云。右引。人謂能廉。乃行之細。細行不於。終為德累。賜不受命。豐約必計。竟墮貨殖。萬牛莫擊。右擊。胸中泰然。大可容天。偏偏仄仄。一室如窟。居寬有道。以人治人。毋忿于頑。孰非吾仁。右寬。用心而公。酸鹹同功。以私間之。肺肝華戎。汝觀平衡。金羽折衷。低昂非我。何適不中。右公。萬斛之舟。繫于一釘。元氣不完。百脈皆病。易有吉凶。惟以貞勝。萬邪莫干。孰不聽命。右正。民國之本。仁人之根。其根不立。他何足言。不忍于人。斯仁之端。不忍于己。人斯寡恩。右仁。人貴乎明。不貴乎察。汝職勾稽。綱大必達。毋遺泰山。瑣瑣毫末。所得幾何。卒陷深刻。右明。民生在勤。弗勤則匱。自置其身。猶事之細。仕而不勤。人必受敵。勿謂簿書。徒勞人意。右勤。臨事貴敏。匪緩匪急。緩則失幾。急則傷物。惟能明理。動則不括。何以能明。惟學之力。右敏。學優則仕。不學如警。奚止面牆。將亂瓊鼠。惟學有益。豈云小補。汝儻知學。吾言皆助。右學。

初筮箴示欽之官箴中

吾仕于國。無一世勤。乃于爾身。受一世恩。是恩欲報。非忠不可。儻忠于君。即孝于我。吾語爾忠。心不可欺。勿為利悅。畏害而遠。趨利避害。撫心而背。是為不忠。殞身莫悔。吾為此箴。當爾絃草。出如以隨。人如以歸。處事以公。所請處事。以公者。且以爾所職言之。納鹽人惟欲其少。受鹽人惟欲其多。少納已。去鹽無一。私私之。公舉職以勤。御史以正。撫民以仁。謹以事大。和以接人。所謂和以接人者。非於繁。繁。勿自衛。以形人之短。才在吾上者。盡敬以親之。位在吾下者。自下以接之。所謂接之。非以接人。接人之長。勿當同。以私是非。勿私昵。以植黨。若黨中。庸。所謂庸。不須好巧。得交。惟儉與廉。治家及身。所謂治家。實事。不可學。人豐。只。要。至。誠。每。每。若。自。安。于。餘。而。外。事。不。須。好。巧。得。交。惟。儉。與。廉。治。家。及。身。所謂。治。家。欽哉。以復爾名。

冠辭

止齋集 卷十五

一七九

冠鉉辭并序

古者重冠。故儀禮以冠爲首。後世冠禮浸輕。先正蔡公端明冠其子。僅能書祝禮等辭。昇之。慶元己未。三朝之始。吉日癸巳。加鉉元服。既昭告建廟。且置蔡公故轍。昭以儀禮。禮記辭義。庶存古也。既隨而字之曰節。

曰鉉。汝來其聽我辭。鼎易用鉉。鉉胡玉爲。大易有訓。義匪易知。鼎爲器重。惟鉉舉之。鼎既舉矣。七載畢持。委鉉于鼎。若無所爲。以鼎用舍。匪我攸施。爲鉉以玉。其德實宜。其德惟何。廉而不剛。萬物芸芸。所賦不齊。太剛則折。柔亦不支。不中其節。均與用違。美哉玉鉉。無偏無陂。謂汝剛耶。始勤終墮。謂汝柔耶。抗志不卑。或佩爾鉉。或易以章。不中爾性。故以鉉規。字之曰節。汝其審思。

冠漸辭并序

冠孫漸冠。爲辭以祝之。長至日止堂辭。

一陽來復。加爾元服。如陽之初。初罔不穀。願爾角非。修焉已冠。棄爾幼志。視爾之先。右初再加皮弁。益稱其儀。凡厥庶民。孰不冠而進。汝于士。詩書禮樂。永膺爾福。勿墮爾學。右再于焉三加。爵弁峨峨。天爵既修。人爵靡他。敬爾威儀。謹爾言語。永終厥德。受天之祐。右三名汝以漸。字之曰巽。厥義維何。易有明訓。干尋之木。長于膚寸。溝澮暴盈。其落亦迅。曠言數窮。仁者則勸。疾趨而厥。不遠相傾。蹠等之學。雖敏弗遜。巽以入之。千里發軔。右字

祭神文

宜春縣尉謁社稷文

惟民天生。之社稷食之。君命吏臨之。惟神鑒之。財亦吏也。于民事敢不盡心。今以視事之初。具清酒庶肴。奠于壇壝。非以自獻而已。亦曰社稷食民之神。當爲民歎。

謁仰山行廟文

某以天子之命。來討于此。凡名山大川。國所常祀者。皆當祇謁焉。惟仰山之神。能時雨暘。以奠此邦。某以官守。未能卽山之麓。薦禮展誠。輒于邦人嚴事之所以。奠香酒。非敢不敬。惟神鑒之。

安福縣祈雨文

天監不遠。一念卽通。人欲未從。煩言成蹟。致民之請。知罪莫逃。伏念某等。竊祿成食。莅官無狀。諸吏暴橫。而不知禁止。百姓饑饉。而無以拯援。仰于至和。乃召仍歎。屬天時之偶順。幸穡事之將登。一雨愆期。四郊缺望。雖禱祈之既久。然昭格之尙遲。謝罪無門。籲天有路。爰致靈湫之餘澤。敬開真字之玄科。自三日以往。爲霖。僊靈賜膏。無一夫不被其澤。皆得承麻。

安福縣祭疫癘神文

某惟此邑。春夏之交。疫疾大作。間有家死數人。疾病未艾。嘗攷其俗。皆因不服藥所致。徐詰其所以。則云神實禁之。夫天地鍾至和而爲人。其飢而食。寒而衣。疾病而藥。無一不取足于天地。天地予人之藥。以衛

其生。而謂神禁人之服。而致之死。有是理乎。此皆由巫覡之徒。欲假是以神其利己之術。而俗醫用藥多不得其當。往往不能起疾。則舉而歸之神。以逃其殺人之名。而謂神實然。非某所敢知也。俗惑既深。單詞難釋。今命醫者行視諸坊之病。而官給藥以治。率舉神辭焉。用是不敢不告。惟神血食此地。亦猶某等祿食此邑。其念斯人之心。必無幽明之間也。惟神相之。

安福縣祈雨文

惟是邑類年旱。民物彫瘵。邑吏困于奉上之不給。無力拯民。道殣相望。徒增靈傷。今年雨暘時若。稻秀如稔。數日不雨。人情恐然。此皆吏無德所感。非民之罪。惟神血食此地。必不以吏之故。移裁于下。敢用昭告。備濡然之澤。不日同浹。使民有千倉萬箱之望。實惟神休。神雖不責報于吏。吏亦安敢不敬。

袁州權郡謁社稷文

社稷有功于民。民百世祀之。吏無德于民。民不能一日安之。郡祀社稷。非以報也。亦以勸也。某敢不敬。邦人事神。其始莫窮。神亦惠人。莫知其終。吏之去來。何曾傳舍。而況于某。暫攝民社。視神于人。孰呢孰疎。僅拂于民。神豈庇予。酌此尊酒。非以祈福。誓安斯人。敢介于祝。

江陵府謁社稷文

某得鎮古剎。祇見社稷。敬共農事。惟守之職。不遠農時。穀不勝食。備具斯訓。神罰勿逸。惟神受職。俗宗廟食于荆。雖非其地之山川。所得祠者。然神之庇民。民之敬神。無遠邇一也。敢以民情。涓滌告至。

江陵府謁晴文

天作霖雨。害我滯穗。吏實不德。召此大沙。奔告于神。神不我棄。氣鬱忽明。欲雨輒霽。豈吏足於。惟民之率。神實念此。卒掃陰翳。俾民婦子。獲飲獲刈。千倉萬箱。訖此豐歲。敬拜神休。尙幾終惠。

祭文

六藝之祀。從軍祀也。神其佐吾軍。毋從妖孽。以譴吾衆。則神不愧吾祀。惟公廉而不剛。和而不流。學得玉山之正傳。人如元祐而不浮。進不勦于苟合。退不操于好修。廟堂之上。侃侃如秋霜之厲。賦賦之間。溫溫如春風之柔。人方競爲虛名。公屹立而無儔。璧玉石之俱焚。獨表表而莫仇。人皆窺識度之不凡。而非苟異以自謀者也。前疑後丞。與同戚休。何翩翩兮來歸。竟去素而莫留。知者以公爲無累于物。不知者徒以爲自拔于一藩。若公心之耿耿。竟長往而難敵。某辱公之知最深。問何

祭鄭樞密文

關兮星周。望蒲海兮千里。欲一備兮無由。重不足兮矢辭。永相望兮千秋。

祭孫逢吉侍郎文

嗚呼從之而止于斯陰陽升降參差不齊厚則多滯至清易薄君獨不然何施不宜百未施一而止于斯金匱石室補鱗鳩遺才適其官川泳雲飛青蒲一言奸詭魄斷是非非會幾何時如君閱世營然電馳其遣既難既合即睽天胡然耶美成者希嗚呼從之而止于斯余之交遊落落無幾或殞乎東或殞乎西情親志同况君匪夷凶計忽傳涕泗交頤雪霜買買名木多萎命也奈何孰知我悲嗚呼哀哉

祭趙介之參議文

嗚呼介之兮委世如遺去不復返兮去將安之茫茫宇宙兮浩無津涯顧塵世雖若可厭兮彼汗漫亦難期嗚呼介之兮云胡不歸公朝而出兮媿族暮而入兮怡怡心如春風兮無物不宜一日不見兮人誰不思人方思公兮云胡不歸梅的蝶兮何萎極樂樂兮若箭昔焉芽蘗兮倏已離離往培植之不足兮今已勝雨練而風披君亦懷此兮云胡不歸嗚呼余之與公兮不啻墳墓忽捨我以去兮我誰與比豈豈不猶昔兮人焉已非觸景以望公之歸兮云胡不歸余豈不出兮人誰我知人奚不我顧兮嗚呼公夷九原不可作兮若之何其酌此酒以永訣兮斷香涕淚

祭陳司法文

君家于閩兮余楚之尾聲不相聞兮跡不相值忽作遠遊兮宦子之里一握之笑兮得之聲氣之類余不期見君子生兮亦豈期一見而即逝嗚呼天下之變不齊兮非九九所能周傾蓋之樂兮獨不可留肝膽楚越兮今白頭余之與君兮誰使之如聚散之離君有母兮髮垂白思君千里兮若咫尺今猶倚門兮朝夕君子兮方琴聲琅琅其誦書兮已無釋子之驕老農既去兮誰耘此苗君有友兮余三人送君之柩兮江之濱月白兮風清終今以往兮為君銘魂

祭寺簿劉子澄文

嗚呼我之從公踰三十年義日師友情實諸昆濟所不及言人所難或滯而輓成墮而掖左提右挈無往不然既見而去如隴而顧思之不見如瀾雲撥分則有親好無此堅聞公生焉既庸斯刈人謂斯疾懼不可全我有親喪欲往莫前朝夕聞公書劄翩翩以字勁弱與詞簡繁卜公進退憂喜伏焉期以終喪問公螺川理棹已穩方解拘繫一朝有友自公所還問公如何口噴氣填忽云已矣握手涕漣嗚呼我公何去我之速耶終今有疑孰與告耶我有文矣孰與暴耶天非冥冥孰可復耶樹善如斯孰傾覆耶有志未竟孰與續耶嗚呼已矣尙忍詞而哭之耶

祭寺丞呂子約文

嗚呼子約何止于此與君相望會不百里書財幾日不交于軌日有駛卒忽至自米謂君渣然神為之穢謂不然耶匪惡易毀謂其然耶天胡云爾孰學不稟孰稟不凝始疑而悲復遣以理有友書來為言所以天不可謀亡此友矣嗚呼子約而止于此氣聚必散人孰無死而我何悲于君之逝君之胸中如水無滓而我何歎寡妻弱子魂無不之曷此曷彼而我何憫蕭蕭野寺天道流行終必有始君而不壽我獨何俟

有歸莫羨有酒莫釀哀情鬱結徒有此紙

祭戚教授文

嗚呼伯璠止于此耶一氣聚散抑其理耶散不足憂聚何喜耶而我拳拳悼君死耶抑有所感不自已耶交遊固多孰君比耶靜而不浮山之歸耶動而有勇川之逝耶稟氣之全如此幾耶命之長其誰使耶嗚呼已矣吾誰啓耶莫寄此哀惟此紙耶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趙漢卿將領文

嗚呼漢卿如矩絮兮天分介特若有截兮飭身謹嚴動有節兮凍不可干如冰雪兮所積既豐謂當艾盞分者年疆半遺殞絕兮卜宅之原祖兆之側兮雙劍同藏其終閉兮菹菹看熟饋饋饒兮酌此尊酒以作永訣兮自今圖讎不見此圭潔兮

祭孟浩文

嗚呼余與養直分別朋友情均弟昆往官宜陽有盜略境將師遠屯王事鞅掌母不得將闕焉清溫養直聞之入告其母踰牆及門迎置其家堂萱之旁十數朝晏安余于疆戮力王家于屏于藩余母既亡臨弔其孤嗚咽聲吞切切惻惻渠渠愛憐瑣細不論遠及同朝官雖不同同一心源有善相告止屬其居出侍其軒君去復來我不能同君無後言及余去國曾不期年亦朱左轄警諸木實氣至即殞遲速奚論握節荆參聲容云云溢出于坤余方屏居喜君之風瀾此維梓別無幾時計書靈前神驚欲揮雙劍于飛聞不兩旬噫其尤冤君其悼亡凡喪百須藉君猶存君既澹然雙女惻惻誰誰誰軒其誰奉君而夷于堂而沐于漚天耶人耶以至此極不可推原昔與君別于此江干猶幾其反及其反也望天之涯招君之魂人生幾何遽隔死生如手覆翻往不可追來不可期有淚潺湲嗚呼哀哉

祭十二姪縣丞文

嗚呼惟予與汝兮序同父子惟汝視予兮休戚一體如手之運兮如足之履信誦進退兮惟余心之使余行千里兮汝徒以待余疾且死兮汝嘯以續其將絕之氣余欲善其族兮汝耘汝籽余欲退其惡兮汝屹然猶中流之砥汝之生兮余猶有恃汝既死兮余其已矣豈惟余失左右之助兮抑家之否柳之風兮嗚呼其梧戴月兮天聲耿耿于余懷兮惟汝知之汝不見兮我心傷悲余疑兮誰決余有得兮孰識經畝一壺兮淚盈臆視影空堂兮汝竟付萬里于不說衫疎疎兮煙浮陟復降兮一丘千秋萬歲兮汝惟此遊今日汝往兮余不能令汝之留異日及泉兮又安知無山川之阻旃旆揚揚兮去只魂杳杳兮山之趾囊肉為餅兮刊肺以齊饗人所尸兮汝平日之所旨嗚呼哀哉姑息汝兮不能如屈建之循禮猶庶幾汝一來兮寧謂余為不知嗚呼哀哉

惟動有幾。萬變形之視聽與言。難遇者私。孰愛于母。惟善其善。孰友于兄弟。我獨終鮮。有水涓涓。石鑿鑿。今日滿月。灑成此圓。潔兮。有澤其潤。有山其落。有木而栢。則以其斷。靜觀物理。式感我思。有風濤兮。吹我裳衣。春花繁兮。兩山之間。誰與我適。簡咏以還。日升于東。月生于西。惟神之馳。會莫知所之。莫克匪己。莫玩匪理。有懷于是。不知子之所止。

胡廣文以直養名堂。余舉伊川之說問之。往反數十言。終未判也。再以是訊焉。以物養物。如水沃木。進彼有餘。益此不足。惟直與氣。如木有根。本既充盛。枝葉自繁。氣言其形。直言其理。與生俱生。無彼無此。云何謂直。養此氣耶。直果外來。氣內出耶。孟氏此言。我知其自。則以告子。以義為外。謂直養氣。其差則同。疑其不然。願啓我蒙。

五言古詩

九日分韻得去字甲中

昔從招提遊。岸柳翠新冢。那知再到時。葉落滿庭暑。爭如青青松。寒暑了不與。古餘屈龍蛇。依然舊遊處。觸物轉多愁。何以消百慮。陶潛早解此。撒手賦歸去。紛紛世俗流。何用苦權飢。試問皎然師。茶香得誰助。

別趙運使二首

君子豈無欲。有欲未足憂。百計護此短。此心尚可求。向來畏人言。言者不肯休。不畏固未可。無言我誰尤。事當究本源。瑣細不足籌。有疾不忌醫。膏肓尚能瘳。

用民如用馬。可御不可馳。論人如論醫。貴常不貴奇。古來才智士。日與功名期。備途李廣侯。文帝數乃奇。先生盤石宗。一節江南歸。聖皇夜半席。事以鬼神移。遙和清閣下。萬里寄一辭。當使穀犂牛。不獨見乃知。

送廬陵李宰養直之官兼呈劉寺簿四首

理財非鑿空。簡訟在謹始。林繁去冗根。厄漏無溢水。此理客可觀。妙處要深體。豈惟宰一邑。天下亦如此。

原闕

履自貴賤。痛癢一體隨。萬事有定理。應之當坦夷。儘以我好惡。定非真是非。光風霽月中。事許裁藩籬。富貴不可求。名節不可修。韓公三上書。所願略不酬。柳子百世文。莫洗一日羞。要須外無累。乃免罟獲憂。青青最高松。藤蘿所網羅。繁陰豈足羨。試看風露秋。袁人思君侯。事畢皆甘棠。君侯亦念之。疾苦如己傷。向來趨引輸。詔許仍舊章。抗疏論不足。古人所未嘗。此請久不下。公歸奏明光。渠儀未知公。尸祝無相忘。弦急無和聲。行疾多窘步。從容應萬變。乃有天下度。先生經綸才。所至祛百蠹。一州直易耳。治者弗敢措。

止堂集卷十六

四言詩

廣壽

人孰為壽。壽莫如德。日新又新。終古不息。學以明之。先正我心。所欲既寡。山崇海深。

許國公生辰有序

某幸分教公府。茲承鈞座。垂孤令旦。無以自薦。其區區。輒以恭儉惟德之義。衍之為詩四章。章八句。併以其字為韻次序。辭雖不足。意則有餘矣。伏乞采覽。

入事其親。檢色融融。出事其君。惟命之從。威儀抑抑。曷不肅雍。有而弗恃。是之謂恭。天下之惡。不如一僭。天下之善。不如一儉。物有不足于我。何欠人。欲無窮。儉乃防檢。人不自泰。以居故移。人不自奢。由養所為。勝之有道。惟書與詩。願言君子。載思載惟。恭自內出。儉非外飾。恭儉而實。是之謂德。作德日休。心廣體逸。何以曰壽。由是而積。

贊鳴十章寄感伯瑞

有鳴其禽。其鳴維何。有懷其人。我心靡他。禽其鳴矣。惟其醜矣。我之懷矣。惟其友矣。

弱翁壽感嚴。猶被功名誤。執知觀過仁。一賦超聖處。平生學不力。莫移資稟偏。疎愚寡周防。懸直結巧諛。出身仕官府。何幸依仁賢。樸樸本無庸。刻畫幾成妍。江湖政浩蕩。雲漢難攀緣。何以慰我思。一語當章旌。

別宜春柯宰

秋風掠梧桐。歲月去如擲。功名趁強健。君子有行役。朝家政急賢。黜陟不滿席。巍巍廟堂望。留客良獨惜。誰爲君關言。亦有子公力。居然懷墨綬。惟喜動顏色。幸邑世情難。指作富貴厄。公嘗爲我言。百里豈擅斥。雖無槐鼎貴。均是代天職。人方事趨避。聲譽已赫赫。公獨安其常。容與不可迫。靜觀物議定。豈止較尋尺。願公充此心。壽此一世厥。行行見天子。清閣下文石。區區嘗試語。要不若親履。公看江南貧。此豈州縣責。

和向倅韻

誤身利名場。無異一釜飯。置之水火間。謬以力取勝。人生具天則。發見亦有證。如水行地中。投隙即流迸。但恐人欲縱。物若一民橫。志帥備自強。萬慮當退避。誰能學禪伯。絕物以求定。吾聞至人言。當識動中靜。萬變不可齊。一念終難正。口耳固在我。視聽復誰令。須從事上學。事有物外性。能用使太平。不用我何病。斯言聞亦多。究竟終未盡。從今三燕香。願以公爲鏡。

再和

今日若取風。日如負負。乘興試一出。意到即爲勝。羣林有高人。能識未病證。談鋒不可遏。勇者春筍迸。美名戒多取。夫子無太橫。鍾期不世出。誰作山水聽。人生具物則。天命我當定。起居執非真。寂滅豈是靜。毫釐不密察。天地失其正。聖學有終始。談調嚴于令。窮理以致知。持敬乃成性。倘從口耳學。莫救膏肓病。大本若不立。事論語未盡。塗澤欲自妍。何以逃水鏡。

別孫隱甫

君家金石臺。我家富壽岡。十願苦不遠。半世成相望。我爲一貧驅。觸熱來帝鄉。塵垢而未頹。鬱結志不強。下馬忽見君。喜劇幾欲狂。未語心已傾。既坐形俱忘。醒我醉夢中。被我冰雪旁。主人知客深。對著夜雨淋。猶恐客意短。渠渠羅酒漿。蟹螯擊新肥。荔子含生香。晚歸候月影。早游趁湖光。都城六月中。公卿簿書忙。而我乃與君。專此風露涼。笑語雖雜亂。理到味自長。平生區區願。恰此一月償。遽然委我去。令人熱中腸。兒女惜別離。丈夫重行藏。敢因杯酒行。感慨徒悲傷。君去起我思。綵衣拜重陽。願言各努力。白髮行中堂。

送劉寺簿知衡州

刺史官已尊。郴左郡尤古。太常墨莊家。帝命分竹五。扶搖負勁翮。巨浸落雙楹。誰能極所至。千里看舉武。紛紛繡兩朱。局局印一組。世無元道州。萬物氣不吐。

藥翁吟

有靈憂思深。挾藥救一世。大聲疾其呼。負篋即都市。疑視微河漢。覘色見腸胃。嶽峩一男子。面澤勝粉膩。齋前函與語。腠理中邪涉。再三猶不聞。掉臂若欲避。塗人說擲檢。毋乃太逐利。那知此翁心。肝腦作布施。

願見大官醫。十謁九不值。高車索禮貌。疑疾致金幣。僂尋疾已深。誠達不可醫。卻推主人癩。嗜欲勝砒劑。天寒日以深。衰態日以至。稍覺念翁來。西風政憔悴。

送楊誠齋赴江東漕

愛公喜公去。愛國喜公住。公去不可留。一節江東路。停杯與公別。瑣瑣不足疏。金陵古都會。形勢天所付。江淮有前蔽。荆楚無後顧。矯首對山河。亦足發外懼。錢唐六十年。帖帖泰山指。繁華視舊都。無復郇瑕慮。郇瑕僅憂貧。雖貧猶未數。安得小范老。前席借一箸。重畫汴洛謀。起此宴安禍。金粟互輸送。甲兵更守戍。去來倘習慣。緩急乃暇豫。耳聞不如見。公見況超悟。願公細平章。心期一言寤。從此日暮雲。不外錦囊句。

壽張京尹

紫巖天下志。勇決如百川。一身扶三綱。百醜妬獨妍。南軒經世學。仰嗣千聖傳。忽忽造膝陳。衆鳥驚虛弦。油幢入楚澤。不復夢細旂。公乘一節朝。遇合君適然。物弛久必張。後美開諸先。區區人力衰。今乃遺其天。夷夏早知名。家國嗟獨賢。用大力有餘。入細心愈妍。三年尹王都。善析清夜眠。忠言出荷囊。妙幹天機旋。反視班伯輩。但覺口語譚。要知源流具。孰似周公前。江湖秋已多。宇宙清無邊。氣凝萬類實。人亦體其全。況是嵩降辰。誰頌春容篇。願公如紫巖。而復得君專。願公如南軒。而享箕翼年。赤手洗甲兵。黑頭出貂蟬。卻從祝融峯。高處尋僊侶。

酒醒

世間顛倒事。一切自酒出。醒時清明心。醉後不可覓。醉時顛倒苗。或發醒時實。酒能醉人形。不能醉人心。心儘有主宰。萬變不可淫。大禹惡旨酒。拜壽功最深。

題王仲顯梅谷

樓前梅十圍。負背花千樹。種花識花性。培養隨好惡。花無十日好。不憚千日慮。那知花已嬌。疲憊風能盡。爭如歲寒操。盤結不擇土。時當氣栗烈。天地閉其戶。蓬蓬起南海。呼吸萬竅怒。向來桃李輩。縮氣不敢吐。惟有冰玉姿。秀發略不沮。靜觀萬物理。參差乃如許。不見千金子。冥坐危堂廡。一朝遇變故。倉猝失所措。不見陌巷士。脫齒甘梓茹。俯然天地閒。了不識憂懼。達人善觀物。在我乃不喻。須上最高樓。方能了真趣。

送李眉州

出捧毛義檄。不違菽水歡。歸侍潘安輿。能宜詔條寬。古來忠孝事。愛此良獨難。是心無中邊。事擇陸與管。區區平反念。雖喜不勝殘。那知容色溫。足使田里安。章編三絕書。十載胸中蟠。用處義自精。何適非其端。如水行地中。渾渾不可彈。尙恨斗大州。不足觀其瀾。我昔欲見君。恨不生羽翰。及茲與君別。一飲盟已寒。人生聚散情。欲語徒辛酸。惟此一寸心。萬里聊相觀。

送張少卿知漢州用漢字韻

家傳張長公。字與公。公之子也。城守直節可敬。居官不取容。安有鄙夫患。奏勅司馬門。乃爲事。可犯驚。嘗聞金法。令戒反汗。奈何盜環人。使遭滅族難。惟恐有父風。彼美淵明贊。由來陰德深。雲仍繼。

名宦。西州清河家。簪紱誇里閭。我公翰墨英。墨歲擢三館。立朝物望歸。屢屢華貴。蕞忽思歸。周邦喜良翰。三節歌皇華。風采肅廉按。召歸一再遷。卿月光有榮。廷尉天下平。異論乃冰炭。守道當守官。聞風志立懦。分符復西歸。願憂寬宵旰。廣漢最繁麗。地望蜀郡冠。房湖天下稀。公餘可吟玩。十頃玻璃風。荷氣來隔岸。過家亦足榮。觸熱去不憚。三世居此官。盛事聞見罕。甘棠百年思。蔽蔭陰更滿。少城我從公。轉首歲六換。人生一浮萍。誰料聚與散。荒涼更寂寞。一笑得承款。東之宰相材。自是一好漢。坡詩書用一好漢事。一好漢而用之。秋仁傑乃蘇東之新唐書改一奇士。不惟失本意。而亦無味。大手當調羹。先試五花判。願言堅晚節。功倍事則半。衰病臥漳濱。尙念劉公幹。

慈順堂

我官廣文館。門巷正蕭索。王孫幸過我。開口有請託。索詩慈順堂。一再不可卻。人心有太平。此豈易描摸。天天吹棘心。輝輝燦棟蓐。君方大歡足。天地費酬酢。而我獨零丁。詩復那可作。因君索詩苦。謾薦嘗試藥。中庸十五章。第十此理非外鑠。反身若不誠。爲善終未樂。

尙綱堂

人精畏所見。假善以自欺。不畏或未死。心偽誰能醫。風雷動淵默。日月行屏幃。念起物自形。矢決猶可追。而乃如翠張。堂堂亦何爲。君子非惡文。文勝實乃衰。試看堂前草。安得青如茲。

同陳祕監諸丈送黃商伯守常州石叔訪守上饒會于良山門張園以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分韻得貴字

惠山滋華池。玉山潤百卉。二賢競出守。山水亦自慰。人生別離難。朋舊走相謂。剋期會南湖。肯託簡書畏。敬酌萬石君。欲飲不敢傾。願如玉山高。物物飽生氣。又酌雙井公。一舉大白既。願如惠山清。滴滴瀝肺腑。擇侯須擇賢。無乃拔其彘。帝城人欲入。說進去乃貴。誰無蟻蟻心。早去亦有味。朝家急賢秋。人物欠經緯。想當分符時。欲遣意猶未。幸無疾其驅。有詔儘可暨。

送呂子約赴天台伴

少讀麗澤書。投老未盡識。譬如涉大海。渺不見其極。去之若有失。從之了無得。約兄自西來。爲我倒胸臆。始知公翰巧。要不外繩墨。從茲往來頻。不辨主與客。去住事有定。長恐使南北。謹題治中輿。別日忽相值。欲留留不可。把袂三歎息。送君浙河西。狂濤立如植。君其穩駕浪。我亦理行幅。斯意莽無窮。所願各努力。

送何同叔赴湖南漕

曠昔登賢書。夫子持文衡。每見輒忽別。開端不能更。一從齒周行。後先佐司成。未幾奉辟書。復接臺中評。詞色陶春和。風味馥秋清。人生事好乖。歲晚意始傾。云何千里去。一節湘中行。留行我無說。脫去公方榮。人言轉輸重。我視錙銖輕。望之拾遺願。公豈少此情。向來否泰疏。上亦知忠誠。公身有內外。公意無虧盈。屬來書可慰。細數新豐程。

送范文叔知彭州

吾友范文叔。家世岷峨州。忠純自性分。耿耿明月秋。揚來聲利場。況與造物侔。汲引如不及。不進不肯休。酸鹹性難齊。委曲能調柔。一朝善類合。人亦多君謀。或者以己量。謂君相比周。在我亦何憾。太空雲自浮。俄然動歸興。書去輕于鴻。始知進退間。君子得自由。聖主羅衆俊。巖穴窮冥搜。何以斗大州。著我第一流。無人子思側。殷勤爲王留。謬當豹尾闕。對此誠包羞。五馬豈不貴。吾非爲君籌。君儘知我心。毋忘天下憂。

別周侍郎五首

東家十畝橘。治蠶荷子獄。課童事別決。生意長不足。不如西家農。未麥土已熟。一朝種子落。坐見天地綠。人便適性事。醫乃逢其癘。有藥不投疾。但欲甘于飴。安知萬全方。非取類舌宜。誰能味此苦。忍厭功效遲。太和到處萌。物各從所受。老農嘉穀心。自覺稗稗醜。道旁有荆棘。斤斧不得宥。移根著山阿。吾亦付薪槁。鶴有護巢心。鴉負奪巢力。紛爭互勝敗。卒乃覆其室。魯雞本非鶴。伏巖出羽翼。我無拒爾心。萬物同一息。創平痛方定。醉甚忽解醒。乃作翻然思。遠能免心驚。君子足遠慮。小人無隱情。有言儘可吐。守口何如瓶。

讀書吟示姪

吾聞讀書人。情氣勝惜金。纍纍如貫珠。其聲和且平。忽然低復昂。似絕反可聽。有時靜以默。想見袖襟深。心潛與理會。不覺詠歎淫。昨夕汝讀書。厲響驚四鄰。方其氣盛時。聲能亂狂霖。倏忽氣已竭。口亦遂絕吟。體疲神自昏。思慮那得清。安能更雋永。溫故而知新。永歌詩有味。三復意轉精。勉汝風爾餘。且學思深湛。

士伍

士伍寡讓謂。白璧多瑕疵。毀譽未必公。名起謗亦隨。天下有真是。不在愛惡時。青青荆棘場。拍拍蝴蝶飛。不如歲且寒。更試松柏姿。

臨江郡齋遼涼亭分韻得居字

子猷猶愛竹。愛竹意已疎。著脚踏危巖。肉相元未除。要識竹情性。願我求其初。是中儘虛明。處處我與居。公侯胸中竹。不受富貴縛。平生對此君。意足不願餘。炎天憩斯亭。酒酒涼風儲。涼風不可招。招得還躊躇。悠悠忽相會。我適還似渠。明朝有公事。此意當何如。

晚張雨軒先生八首

妖氛動寥廓。白日漫沙塵。忠義不可沒。扶攜憫如邪。人情易勇怯。鼓舞吾當伸。忽忘天地闊。卻見玉帛鄰。淪胥五十年。銳氣日以墮。皇皇忠獻家。正議摩秋長。隻手提三綱。一縷挽萬鈞。狂敵不足滅。頽俗何由仁。千載諸葛公。相望吾雲巾。

事願如曲江一尊醉孤墳。時平有賸賊人夥無寬鄉。上下日逼趨。影瘵誰得將。紛紛幾守宰。所較有短長。專利計錙銖。治法出一方。惟公作州牧。萬物驚初陽。仁心所發施。四達無門旁。丁庸省嚴瀾。鹽筴寬南荒。直惟此方人。歲時悲奉嘗。凡公不到處。今恨無甘棠。

吳楚尚禮鬼。習俗久已荒。淫祠張鬱氣。馳走如奔瀟。春秋嚴報祈。夜鼓紛逢逢。娛神雜羽翮。醜酒堆甕缸。間用次雖社。千金博奇虛。公能揭正理。開此一世憲。寧關祠有無。虛屋記嵒峴。要令冥行人。從茲得明缸。平生中與念。渴飲而飢食。落落不可合。令人氣填臆。歸來收桂州。才人用轉窄。撫摩日多暇。整整戎事飭。偏伍聯浮游。坐作親部勒。異時了劇寇。乃此諸校力。論兵較利鈍。夫豈謂深識。牛刀何施宜。功乃在鷄肋。誰知我公心。披瀝三歎息。

拱壁墮泥塗。康瓠置墟壇。天心與人事。頗似好乖舛。賢愚真是非。每向死生辨。哀榮若相注。遺恨常不免。前年建安公。罹此二氣診。今年公復死。殞我一世善。龍文百斛鼎。功在白玉鉉。斯人太薄命。長苦樂事鮮。時因思賢夢。終夕長展轉。

昔年清江上。再拜投漫刺。忽忽僅班荆。春風滿懷袂。自此成契闊。書郵剖疑義。此理有會通。萬轍而一致。縷縷為我言。顛倒行間字。灑手時一觀。如烹大鼎鼎。嘆我無持操。莫勵四方志。君子不再見。已負終身愧。從今一杯月。永墮湘中淚。

止堂集卷十七

七言古詩

登上封半山而霧大起歎而有作

憶昨兩臂投招提。五峯幻出如新沐。僧言一月無此奇。正直由公感通速。傾曦已沒曠曠生。竚立危亭看不足。遂扶晨屐曉巖巖。要識祝融真面目。輕陰閣雨日將升。淺霧歡雲生半腹。晦明變化在俄頃。山鬼無端太翻覆。東西南北杳不知。天柱諸峯固難瞞。因思世事無不然。氛垢時多少清淑。良辰一遇信可欣。濁世相遭匪子辱。湘纍為此賦遠遊。要待棋終看結局。嗟我事能待汝清。原隰征夫駕方趨。安得韓公劍倚天。決斷浮雲取新旭。

送趙使君老父吟

使君朝天騎鶴歸。颯風獵獵吹裳衣。鉉鏡聒天山谷應。旌旗弄日龍蛇飛。邦人遮留留不得。壯兒載鏡小兒泣。老翁數十相扶攜。嗚若筒吹行轉疾。且行且止相嘆嗟。若怨若喜言紛擊。一翁指我門前土。向時榛莽今桑麻。自言新年九十舊。使姓名多記憶。從頭屈指細平章。清淨安寧今第一。狡胥每欲挑民爭。能令狂生五兵。我公平易與民近。智巧有盡難施行。里中年少號刀筆。曾向公庭聞消息。歸來語我使君明。胸中是非紙上律。吾農疾苦年來多。公今歸去誰撫摩。留公無計可奈何。呼兒起舞吾當歌。官家神靈似堯禹。饒漢宮深有旨路。借留誰格向來書。猶有民謠能取否。或聞朝廷虛柄臣。須公經濟難遽巡。延英

奏對刻易下。糞封且說江南貧。

送王仲顯赴瓊州

朔風獵獵搜離思。千山木葉飛東西。山聲互答轟鼓鼙。日影倒亂摩旌旗。瓊山太守行赤帷。父老出錢相扶攜。把袂惜別車去遲。仙都散吏挈榼隨。洗醴酌酒歌別離。別離之歌歌聲希。女子態不願為。聖皇擇守先南陲。朱崖況復環生黎。黎山插天海四圍。黎人出沒如鬼魅。兇鯨納集不受羈。無異生縛虎與熊。乃令錯處海一涯。一日萬變幾幾微。趙張縮手樊黃癡。良二千石非公誰。公行南方易如歸。公舉南事易如攜。向來鹽筴一局棋。白黑紛亂楊朱歧。公能辨晰是與非。袖有長疏天下知。口不可惜人可悲。鬼虺虎熊日夜伺。此時此事分安危。想公再拜辭玉握。容意懇惻亦在茲。九重寄公萬里師。紛紛獄訟不足治。從驅遠聽東南馳。定知召節封金泥。不然鹽筴更嗜咨。服嶺以南公一聽。與公離別歌此詞。愧不以頌而以規。病足歌

馬有足。疲驅馳。牛有足。勞畝苗。不如大關無更好。終日兀坐如黏繭。人言猶有深意存。騰蛇無足終能飛。此心儻欲與日競。莫道有足無亦病。

送曾無瑕改常州

夫君愛民勝愛己。不愛公卿求刺史。得州如斗喜不禁。拍手催兒治行李。朝家急賢不惜官。日月中書有除旨。周南留滯太史歎。目斷子公書一紙。夫君卻不薄淮陽。此見事輸三十里。庖丁雖欲善刀去。無奈世間多巨擘。晉陵繁夥視三輔。歷屆屏風無可使。未央對罷天一笑。今日無憂惠山水。未容遠去引自近。早晚賜環差易耳。九華卻恐怨君王。誤我明年花柳喜。

次韻教授兄友惠柑

泮宮老潘賢且仁。分羹濃和手足親。懸知故人在千里。健步遠來絨墨新。黃柑霜後愈精好。香味宛然包貢珍。分嘗且用滌煩渴。不救萊蕪炊飯塵。

送任守赴邕管

吾聞廣南東西四十州。諸蠻錯處如蚍蜉。東州之蠻富珠貝。西州有馬供羣驢。一從隴右失芻牧。萬里山蹊來作足。部分驛使視行廐。路遠疲農輸食粟。邊頭給估不敢慳。內地供億那得閒。匹馬中人五家產。歲入不足充軍餉。天子擇侯嚴五管。橫山之雄視方面。大賢不合著炎方。一馬直應勞遠算。往時此地驚智高。四海倣擾如抑搔。要荒易動古所畏。況復立制爭鋒刀。年來馬質亂三物。廊廟謀深匹夫忽。達官喜事失拊循。機矢矰矛變倉猝。遠利安蠻福及人。公行公行南中春。一篇願頌誰能寫。足用愛民功到馬。

五言律詩

別袁州司戶馬行之二首

四海司馬氏。大州從事賢。刺裁無劇務。抑鬱已三年。人在甘棠裏。夢回春草邊。知香有當路。何日踐英躔。一見已草草。那堪更別離。事當防快意。學亦進潛思。此道今誰語。如公豈我私。何時一聽下。重與論心期。

送牛守赴蘇州二首

五馬南中去。脩途一月寬。暮年憂國切。今日愛民難。志大人無小。政平人自安。端能掃蠻瘴。莫作偶然看。半世幾契關。今年又別離。我應嗟去遠。人已恨來遲。宿草青無限。野花紅欲窺。驛車行有詔。山路且逶迤。

送梁憲易節瀘蜀二首

兩麓收江上。星辰下益州。有賢容在外。爲國豈無謀。德旨須將遠。君心頓減憂。不然那有此。定自啓金甌。峽口大江急。劍門天下奇。不因逢使節。安得入公詩。萬里輕來去。一心無險夷。可憐門下士。猶惜別離私。

寄黃商伯兼簡詹元善

今日蠻荒好。逢人說桂林。祇應一片雪。端在兩公心。祈望羅明月。生黎斷水沈。滔滔遂所往。莫忘指南針。

挽益陽縣丞趙參議

一種靈溪秀。清名仰太虛。甲科嘗擢第。午夜尙觀書。已覺身非我。那嗟丞負余。斯人無復見。掩涕一歎歎。

挽熊仲賢監酒二首

歎息熊公子。胸中亦自奇。典衣緣客至。沽酒趁□□。眼曾知己。平生卻數奇。一官終未試。回首不堪思。舉世嗟浮薄。誰堪寄死生。空餘交友恨。不見急難情。我□爲遊子。公方作遠征。那知成永訣。酒淚閉佳城。

挽楊邦寧

心事誰能識。交遊得細論。有居多水竹。此世老丘園。遺恨成千古。無人作九原。晚來風政惡。不忍賦招魂。行遊多名宦。鄉閭愛老成。身名了無恨。章布卻爲榮。久矣追談笑。居然隔死生。朔風搜宇宙。何日閉佳城。

挽朱彥傳二首

重惜夫君去。哀吟思不窮。江淮經夏裏。風雨笑談中。志大長遠俗。才高無近功。蓋棺公論出。誰不羨英雄。對語騰飛雪。橫舟月在澗。西湖今會少。里社此盟寒。諸子齒猶稚。慈堂髮未安。俱成無盡恨。一見一辛酸。

挽沈清宜之父主管

蟬蛻軒裳早。冰融義理深。但知捐世累。誰復識公心。宇宙終埋玉。哀榮有賜金。遙憐九原上。煙雨暗寒林。

挽尤尚書二首

太史疾已革。君王意向疑。欲爲宜室召。深勵畫堂思。共起云亡歎。空嗟大用遲。九原如可作。願賦百身詩。天子青宮友。清時法從賢。典型諸老舊。人物中興前。鎖闥堆黃紙。金華疊細旂。奪公何太速。誰與問蒼天。

挽虞夫人

欲說夫人事。誰能與世論。諸郎名節立。千古婦言尊。共此傷心日。懷哉錫類恩。佳城何處是。煙雨政黃昏。

挽余丞相四首

憶昨隨南史。常窺侍常垣。負簪須密命。垂涕進忠言。戀戀精神到。嶽嶽社稷尊。至今天下誦。功業在詞元。儼瞻三朝老。忠勳一代師。冕裳親奉日。鼎鑪手調時。揖遜承三節。安危繫一辭。世平今似水。卻歎哲人萎。

三絕今非少。元功人未知。豈云公有憾。時恐世傳疑。誰解吟成史。寧憂罪到詩。詩成終自愧。空恨一年遲。嗚呼危疑日。書爲根本謀。不緣公一語。誰識我深憂。分關因重見。忘言只對愁。無窮千古意。有淚付東流。

代張京尹賀皇太子生辰三首

問擬隨天子。輪經有帝孫。千年幾神聖。四世一乾坤。盛德從心遠。靈源自古存。欲知天意近。九月似春溫。神光開甲觀。寶海作重陽。世盡占人瑞。天應發子祥。山河涵玉露。象緯瀉銀潢。有道如三代。寧須不老方。青禁羅難載。朱明出虎關。布宣當浩積。簡樂著精微。有志窺成畫。無材守一坵。徒能歌聖子。重潤更重暉。

七言律詩

李和御賜進士詩
昭回雲漢揭天章。忽到人間足龍光。必有闕言與率作。不須擊筑款飛揚。滿恩汪濊傾多士。密意綢繆際萬方。何幸小臣陪俊造。一如豐草在成康。

和袁州張守鹿鳴宴韻

太守與賢極。選掄奏書飛。上帝王關。幾年霧縵南山豹。今日風搏北海鯨。得士不孤天子昭。贈行仍有古人言。向來勸駕應無此。且喜成周禮樂存。

和臨江庚子鹿鳴宴詩韻

風流韻藉足儀型。小屈旌旗鎮列城。筆下雄深過班馬。胸中灑落似張程。載廣青雅推多士。寧許皇華聽大聲。聞說河南詩有序。從今亦有口傳名。

和李東老韻

胸中塵慮厭多多。強把詩書細剖磨。幸有長官憐拜起。苦無公事礙吟哦。自漸俗駕爭相逐。不識高軒肯見過。天闊屬寒人又遠。一盃相屬意如何。是日一兵。不知東老見過。既時乃和臨江丙午鹿鳴宴詩韻

和臨江丙午鹿鳴宴詩韻

暖日輕霜作小春。冥冥鴻雁正來賓。異時大比與賢禮。今日元侯勸獨身。西漢循良知賈誼。苗川父老送平津。眼中俱是青雲客。著我空慚跡已陳。

挽無爲軍王守

再分符竹向淮濱。只得除書下帝關。不見使車隨邸吏。忽傳鳴馬覺都門。豐碑未盡平生恨。哀些誰招天末魂。木落山空風獵獵。不堪俛首奠黃昏。

挽傅德芳主簿

亭亭梁木遽然傾。吾里諸生失典型。已向東維次箕宿。定知南斗厭文星。書盈故篋墨猶溼。影掛虛堂燈自青。忍聽伊鳴哀挽罷。一川東去杳冥冥。

鄂渚和章同年元榮鄂教授友龍徵字韻

愚魯何妨與俗違。夷途方始識心歸。源源自是涓泉出。果果寧關庭燎輝。寧以道術見。示以因。以學須先。

止堂集 卷十七

二〇八

相遠。莫向天涯尋墨客。須知海內有公非。謂子一杯何得如前日。竹杖芒鞋語翠微。

再和

世情如水與天遠。誰識春從嫩鶯歸。衰衰源流知有自。紛紛華鄂看相輝。今人得似古時少。我拙郭景純故云。從教俗子非。且倒一樽尋樂事。奇章臺上晚風微。

挽陳迪功

一念超然與世遠。新蔬翦雨自甘肥。只因墮屬能忘味。不使驚鷗尚見機。有子明經那不壽。如公積善未應非。從教天定知何似。果見賢孫擢第歸。

慶元戊午臨江勸駕多士。凡由進士科進者。皆預焉。且沿鄉人飲酒之意。敘坐以前。酒半。使君又出。傑句寵其行。某陳人也。偶觀盛事。思有以記之。敬嗣嚴韻二首。極愧不工。尚幾備削。

太守與賢陞九州。勸爲之駕盛炎劉。方今神聖四門開。即日英雄一網收。在藻久觀鱣發發。食莘又聽鹿呦呦。來年候對春風仗。企首同趨曉月浮。

薰里情疎孰繼周。義年僅署竹冠劉。燕毛不見三王盛。古意驚從一日收。已許陳人觀易易。再廣青雅詠。呦呦。試將旅語從頭記。七字應無一字浮。

重九

露下風高足感傷。天君著意寫重陽。建安能賦推諸子。楚國悲秋又九章。我爲催租閣詩思。誰能送酒沃愁腸。黃花不解知人意。開遍籬根數百行。

病中招孫醫士

瑟瑟纒動熱蒸蒸。直到更初漸漸清。臍腑始堅今反利。痰涎愈盛氣難平。形容凋瘦真如鬼。耳目聰明似人。自是虛勞無可說。更將經絡爲推明。

止堂集卷十八

五言絕句

遼涼亭五首并序。

庚子夏。知府史公。薤菴植竹。因竹爲亭。氣象森爽。可以濯熱。乃以柳柳州詩。扁曰遼涼。一日攜客落之。倡以新詩。分韻屬賦。某既著詩。詠此風竹矣。自恨爲韻所闕。思不能暢。輒以樹竹遼涼題爲韻。再成五絕。上呈。然營度辛苦。竟亦不能奇也。辱琢削爲幸。

勁節不可撓。淨色不受污。平生今日交。屹屹老桂樹。史君大雅資。胸中淡無欲。尤物能移人。猶有此數竹。涼風不肯來。偃蹇如相要。悠悠天地間。捨我從誰遊。未必柳柳州。有此一餉涼。心清境自靜。內躁物亦溫。簿書本不俗。安能礙涼颺。少陵冰整心。卻恨與事違。

上帥漕閔雨十首

天子治平切。一賢遠王畿。朝廷豈不重。赤子貧無依。九兩當一疇。燥濕未應革。那知平曠間。已作龜兆拆。

止堂集 卷十七

二〇九

止堂集 卷十八

二一一

一寬早三年。此理乃無欺。乖和自相召。天意容何私。
 文移急征輸。追逮及主掇。安得語里胥。反手逐早魃。
 豪家低昂心。常對時虧盈。卓氏一窖粟。殺人既長平。
 白粲十萬艘。日夜隨東流。常平貫雖朽。還作蘇民不。
 飢民日嗷嗷。淘淘潰堤水。痛決未可知。無易此一蟻。
 羸然一老翁。一病一傷和。寒暑不可測。奈此根本何。
 天時不可齊。天心不可違。君子能知天。手轉豐凶機。
 德意徧巖谷。純心對雲天。辨此一燕香。從公作豐年。

送趙介之赴春陵十首

訪舊知俗非。好書與理近。氣味既如此。况復少畦畛。
 少年擢南科。才氣掄公行。恨無東坡翁。爲君賦秋陽。
 百里不足聘。千里漫同流。推君友于心。對此良優優。
 君知作縣易。我知作縣難。臨深以思險。願勿作易觀。
 賦拙君能傳。政拙君當繼。爲問春陵人。巧者竟誰似。
 嘗聞居士語。丁寧有深旨。要使眼高人。不識貴公子。
 忍酒非上策。忍醉乃真方。長憶醒時悔。須減醉時狂。
 齟齬不足病。快意或爲妖。尤物亦移人。此念當永消。
 二老不忍別。相期尙百年。正當愛日時。賸種北堂萱。
 燭然亭上雨。鑑止池邊月。人隔九疑山。何以慰愁絕。

別徐商老奉祠歸清江五首并序

甲寅之冬。上命某守荆州。某以公在幕府。欲固辭。或曰。法不可也。既辭不獲命。則僕僕而西。已而
 公與某書曰。已上祠請矣。漸不可忍。某到荆兩月。公祠命下。即日揚舲而東。中懷慘然。敬賦五絕。
 以寫兄弟之情。恨不工也。目而斥之。爲幸已甚。

平生兄弟間。聚少散亦多。欲作對牀夢。奈此往復何。
 法許公不許。法不如公嚴。公不爲我留。寧避世俗嫌。
 我歸不能休。公去不可挽。依依原隰間。相對意無限。
 嘗覩金匱書。遺逸窮冥搜。肯令太史氏。挽作周南留。
 離離鴻雁行。漠漠鱸葦秋。誰獨無此情。何以寫我憂。
 和王弱翁七首

貓頭爭立玉。黃雀騰披絳。橘子生猶綠。江南十月天。
 漏恩餘草木。苛斂察箕頭。猶有形骸礙。誰爲根本憂。
 濃淡雲山色。抑揚風水聲。體中有佳處。不是喜雙清。
 曉日開屏障。監輿行畫圖。融融萬物表。此處是規模。
 霜整百籟重。入世一身多。我意已凄慘。如君風味何。
 地熟桑麻易。村深氣象醇。此行真不惡。今日似陽春。

燕居十六首

事以義爲本。尤須禮作輿。有時當致曲。切勿背吾初。
 多貪緣縱欲。多欲必傷生。來日應難料。空留不善名。
 酒盡或容求。恩傷不可收。偉哉王相國。沈默孰與侔。
 荆棘不須栽。須容駟馬來。面如路窄。何地不高萊。
 迂魯不難爲。長愁與我違。忍貧勝忍辱。免被好人嗤。
 好語難難出。卑詞強應酬。只云逃口禍。卻恐遂成偷。
 事事皆由命。窮通各有時。窮通吾順處。雖命亦何爲。
 就索駕高車。吾寧守戶樞。安能念榮悴。且欲辨賢愚。
 宿怨養癰疽。終須殞此軀。若能忘物我。天下盡平衢。
 爲利較錙銖。真成小丈夫。脂肥不滿腹。罪已塞堪輿。
 七情隨物感。惟怒最難平。我若能忘物。如雷動太清。
 我身何自有。毫髮自親來。身且非吾物。何論身外財。
 好毀非佳士。毋輕聽彼言。如人名父母。急去不須聞。
 物害須當去。無爲煦煦仁。可憐永某氏。愛鼠卻傷人。
 冬月不啓壁。深慮驚蟄蟲。物方全性命。如我愛吾宮。
 捧檄爲親喜。拖紳豈我榮。若謀妻與子。寧不愧何平。

七言絕句

和壽岡楊先生上丁四首并序

郡有學祀夫子。春秋釋奠。禮也。其品章存有司。然間有不舉者。郡將施侯至此邦。盡舉其遺。始製
 祭服。乾道己丑八月上丁禮成。鄉先生楊教授作詩紀其事。以寄教授張丈。而未有紅裙之句。某
 不揆。輒調韻奉呈。且爲張丈解嘲。并以二詩頌先生詞翰之美云。
 禮成縣絕固遐方。揭此威儀日月光。他日抗章論祀事。賢侯不減漢平當。
 書應兀兀到斜曛。羊脚烹來我亦欣。莫訝廣文官獨冷。水光一抹當羅裙。

未讓平時活國方。只將詩句閱風光。盤空筆力今誰敵。獨掃千人不可當。竹晴橫曉日已曛。我方酣寢學羊欣。銀鈞鐵畫應無限。乞取先生一練裙。

挽趙通判五首

弦歌到處即熙然。桑柘青含淡淡煙。肯倩奇花樹民怨。為人歲歲作春妍。春風千里下屏星。荆棘叢中稻眼青。渴瘵已肥身已瘠。丹砂還解此公靈。風波要自吾心定。涇渭從渠何日分。公已著身榮辱外。世間餘子自紛紛。向來三疊泣陽關。猶望歸來肯自寬。今日重過更席處。卻思人世別離難。霜風獵獵寒無奈。江水漫漫去莫留。欲訊音容無定在。松筠疎疎暮煙浮。

和徐思叔謝向大夫惠柑四首

萱草堂中樂淺融。豪華異味可能重。政教陸子懷無橘。鶴類那知有穎封。滿堂風霜味正肥。厥包萬里逐雕題。封君莫羨傳柑寵。清爽何如植與梨。作詩潭似譚經載。奪盡從頭席幾重。文木一經題品後。虛名不數大夫封。養生未得仙人術。治病徒尋藥裏題。安得從公橘中隱。細論火棗與交梨。

和安成彭清老五首

山有喬松隔有臺。胸中日月太平開。安車不入申公念。祇恐韶從天上來。閉戶長吟何水曹。人間富貴九牛毛。博山一縷清香水。餘子不知更幾刀。鏤鏤金石三千首。吐納雲煙四十年。自有山神回俗駕。不愁大尹觸吟鞭。里中諸老皆公識。破戒相過問故人。願我那能來重客。知公不薄少年新。公餘几上詩書亂。事簡庭中屢養休。乞我新篇洗凡俗。蕭蕭風雨打樓秋。

送吉州詹守五首

平生兩耳熟黃黃。今日身親聽大方。太史若徵循吏傳。一篇氣脈在耕桑。諫垣禮樂三千疏。應下詩書六十年。莫訝勾吳留不住。解隨膏雨到江邊。骨硬嘉言憶舊臣。故應赴詔近嚴宸。席前若下清明問。且說江南一味貧。烏龍山下曉風輕。白鷺洲前暮鶴疑。今日可能如昨日。虛陵還解似嚴陵。柏移平地失崎嶇。培塿恩深報一無。惟有依歸意難盡。不堪灑灑水循渠。

勸檢租

個個輸租稍逸。排日呼來不厭頻。認取私家儲米意。莫憎門外督租人。

送鄭尚書守延安十首

自從乘節遠明廷。議論忠言四海傾。何事不關天下念。此心無著世間名。親奉王明御六龍。合登宰路冠諸公。未應天子青宮友。猶帶黃轡豹尾中。

聞上金華勸講班。啓心長是片言間。一從元祐諸公後。得此淵源自玉山。春來苦雪夏來寒。南去愁霖北去乾。又報豐年無一事。乞身遠去可能安。一賢去國四方噴。卻恐猜疑到玉宸。急把丐閒書報下。此行猶足律貪人。直節亭亭屹不流。沖然襟度更休休。世間多少難平事。可惜先生不少留。東西一節大江邊。來往勤民亦有年。未必米鹽勞試守。更從根本得深研。從此囊帷去帝鄉。閭閻辛苦足平章。早囊若有新豐奏。纔過龍圖第一綱。革履如今遠帝廬。眼前憂念總區區。黃鐘一氣元來在。安得先生起亞夫。好風佳月滿襟懷。嘗到先生丈室來。今日忽為江海別。此心肯逐晚潮回。

和張憲吳園山居二首

輕辭綠野逐征夫。踏遍溪山總不如。莫愛畫圖嘗在眼。渠儂還亦愛吾廬。參天喬木鎮山川。栽種成陰知幾年。仰止名園今老矣。卷舒畫軸思悠然。

和向大夫坐韻并序

致政大夫向公。致政先生楊公。同甲子也。而先生之辰先焉。一日訪表兄徐思叔大夫。公欲坐先生下。不可。又一日。大夫公有時堅此約。時侍席者。爭傳以爲此邦一段佳事。皆屬和。雖然。大夫公道。豈以是爲佳哉。輒次嚴韻道此意。

謝謝大權爲壽

涼月紛紛弄綵衣。桑弧蓬矢拂庭闈。不因妙語從君得。何事茅簷星斗稀。

壽張京尹十首

岷山斗險介巴江。天地精神此晦藏。已發峨眉清一段。公家父子又相望。盡心堂上得心傳。妙處機械共一天。玉骨冰姿更相似。黑頭只欠著貂蟬。四百山河朝帝京。紫巖有志未全伸。知公久抱中原略。日日搜羅度外人。納湖千頃自源流。淡淡春風百尺樓。盡出詩書到功業。只今天下曠君侯。天府何爲屈我公。設將煩處壓才雄。若蒙二輔亦可了。萬化輪旋猶有功。彈壓殊非翼翼商。藉公惠養破天荒。從今若說京都政。不數前張數後張。湖面撥開雙眼翳。湖頭拔立一提金。先生能事真如此。揮灑羣邪即此心。翁見一笑大歡足。難犬不驚仁意多。欲得使君真實語。直須堂外識中和。飯生何幸倚們墻。千里崎嶇入帝鄉。贏得菊花刺壽酒。今年又近一重陽。欲頌公侯學魯人。怕衝大尹罷長吟。亦知已有長生訣。四益齋中四益簾。

爲張氏題秀盤閣

扶輿磅礴清虛。未必山川獨有餘。欲識秀盤無盡處。吟風弄月得吾初。

王文伯將校藝清閣。通我取別。肯作一夕飲。酒意猶子留之西齋。厥明。文伯有詩。敬廣原韻。已聞鼓篋無秦說。肯爲論文學賈留。奪我清風俄頃爾。夢回真若隔三秋。

劉宗元素余賦愚谷。古人以愚自命。及命人者多矣。余不暇辨。姑以二絕。言愚之理云。

以愚名谷意何如。肯以愚溪認作吾。天地中間有真我。蕭然陋巷不關渠。命谷爲愚谷曰。愚人心難似谷心虛。夫君若路歸愚路。坐斷人間毀與譽。

送徐仲洪尉南安八首并序

開禧乙丑十一月朔旦。表姪徐仲洪作尉南安。以西園伯氏藥石之辭。要余贈言。顧余疲茶如昨。安得佳思。要不可已。亦以八絕塞命。然伯氏之言。君臣品也。如鄙語。真佐使輩耳。若以泄其太過。濟所不及。或庶幾焉。

仲洪作尉南安縣。示我西園藥石辭。莫道近民民易擾。官清民近更相宜。聖朝寬令捷驚霆。尉不留心竟不行。萬事闌端皆在我。安危便可到蒼生。催科莫作擾人看。趁此登場早了官。坐視食殘敗吾子。不如自放一分寬。若見村中小校師。教將義理訓童兒。四端五品人人有。莫道冥頑不與知。惟牛酌酒是民頑。明約科條墟里間。若更寬他衣食路。桑間陌上自閑閑。血氣雖無未免爭。腰牛公牘角蝸情。半非半是先須識。但要吾心似水平。作尉之難是於尸。一生一死總吾爲。是心倘有分毫歉。脫手翻車悔莫追。手弓皆是虎狼才。巡徼寧無去復來。倏去倏來無帶迹。蝗螟雖過不爲災。



章泉稿目錄

- 卷一
 - 五言古詩七十八首
 - 七言古詩二十九首
- 卷二
 - 五言律詩二百十六首
 - 五言長律詩十三首
- 卷三
 - 七言律詩一百首
- 卷四
 - 五言絕句九首
 - 六言絕句十二首
 - 七言絕句二百十七首
- 卷五

章泉稿 目錄

章泉稿 目錄

記二首

附錄

宋史本傳

劉宰撰墓表

拾遺

方是問居士小莊序

石屏詩集序

章泉稿卷一

宋趙蕃撰

五言古詩

鬱孤臺

合水自汀庾。更時聞漢唐。鬱孤居發特。望闕漫更長。層臺吾家復。壯勢江右望。舊遊那復省。老至增悲傷。里巷盛人物。登臨多發揚。士皆說孫李。必爾蘇與黃。定惟山水窟。自具仙佛鄉。扶輿淑氣鍾。來謂接遐荒。歷訪愁重跡。再來期襄糧。懸知耳目接。故與聞聽詳。

發深傷

久客問歸津。如鳥脫網羅。日夜數去程。未遑卸其他。殷勤謝故人。送我山之阿。舟轉岸亦移。青林隔坡陀。

弋陽道中

霜風不成霜。雨雲復爲雨。溪山誰舊遊。草樹得新趣。篷窗暈明暗。客枕隨仰俯。老子政哦詩。諸兒貪賦芋。

弋陽陸行

細雨濕籃輿。渺渺穿翠楚。林園知秋近。已作西風語。昨朝汗浹背。今晨冷侵骨。感慨悟乘除。人生幾寒暑。

八月十二日發湖

章泉稿 卷一

來猶念交佩。去已謝絲絳。浮生幾寒暑。大半是行役。長安冠蓋地。難著山林客。雖云住連月。歸夢無廢夕。扁舟落吾手。舊路漸可識。迎湖初蕩槳。晚日旋挂席。如魚離羅網。如馬脫羈繫。回首釣臺高。清風明可揖。

枕傍有杜集。看其行役諸詩。有感復書。

既將取詩名。先應歷詩窮。不見杜陵老。飄轉一生中。世學汝不嗜。而顧思此工。豈惟人汝憤。造物且見攻。無須歎苦絕。顛倒與蓬空。

除夕古體三十韻

疾風塵夜灑。古木城古壁。漁火暗復張。隔江哭聲接。哀哀或到明。暗細雜鳴咽。我舟若孤兔。欲去意轉繁。終宵不眠。殘紅照孤泣。舟人吁且言。今夕乃除夕。官何自苦甚。兀此六尺篋。城中知舊多。市上燈火集。朱門酒盈樽。高會馬喧轡。一飲盡千愁。共送殘景急。低頭更堪傷。正此坐絳席。去年臘盡時。家寓金沙磧。身雖隔劍樓。母在猶感威。賦風吼西隅。百日走荆棘。一鳴嬰兩羅。轉翅千刀個。母憂兒不歸。兒歸母已歿。沒身無以報。天地終罔極。永懷荼苦心。況復對節物。今將萬里歸。機會不可失。丹旆倚江村。百里莫相卸。弱弟奉燈燈。孤友想在側。夜夜夢慈容。枕淚進臨履。死者遙相望。未得就真宅。故山春事動。展放還邱城。松欵挂紙灰。陰符新芳列。那知蕪城寒。古佛伴蕭瑟。魂無不之矣。吳蜀雲萬疊。國步尚憂危。家羈更堪說。江湖多紅巾。鄉關斷消息。並聲一長哀。山石爲我裂。

爲施衢州作超覽堂詩三首

浙西水半遠。浙東山偃蹇。使君是中人。曾次極收卷。舫舟因佳處。超覽更勝踐。智匠一何深。天藏一何淺。爲州古云樂。今蓋異昔時。君公振規模。於古端似之。乃知用有餘。如體運四肢。苟能盡此道。天下何難治。我評信安士。無若梓撤孫。政如卞下殿。勢屈蜀郡尊。堂成爲公記。賓主不在言。更有夢得句。其成壓瓊瑤。

宿玉觀次斯遠韻

吾曹欲備委。共此高深趣。要休車馬罷。豈爲僊佛駐。紅藥照階除。翠竹森庭戶。今夕且幽期。明朝尙征屨。題蔣伯玉作白玉山。削亭於麻舍之後。榜曰望雲。思其親也。因賦十韻。

蔣侯家荆溪。曾次飽空閑。一官寄楚尾。常病登眺容。有酒無地把。況助詩句活。規模作危亭。更爲思親設。安車幾時來。歷覽吳興越。俸廩雖云薄。采菽水可噉。我實通家子。此意敢自別。願同竹馬兒。就彼上壽列。豈惟一門事。猶俗坐可革。長使是邦人。指亭記所爰。

作此

同陳殿倪三君飯。聽琴于延真觀。嚴盃酒要余至其家。倪陳與焉。酒未竟。而使客至。余亟引去。明日聽琴訪黃冠。置酒頗好事。邀我過其廬。二子相與至。開囊出書畫。黃李可人意。蕭梅妙疑神。舊識子揚子。水仙初破顏。綺袂亦啓齒。婆娑哦其間。二子俱徒倚。杯行略數計。共約到龜聽。忽聞鼓連村。絡繹催我起。有愧孟浩然。樂飲故慙是。

和答斯遠因梅見屬三首

梅時寄我詩。梅月方能至。迢迢隔三湘。莽莽非一水。囊袋欲從之。浩蕩正如此。窮居君勿厭。窮途我何之。初心欲求免。卒志還累飢。滄海果何向。命也將奚爲。若行過海門。唯復仍舊里。友朋不易得。相與況能爾。獨念吾家姪。無由從夫子。

十一月二十三夜。通夕不寐。爲賦梅詩。且懷斯遠成。父友弟及五首。而曉。嘗呈在伯。

年年賦梅詩。不賦如有關。於梅亦何事。我好自渠結。昔人思故人。往往託風月。我今故人思。因梅念高節。我欲賦梅詩。佳處不自呈。老樹賞空曠。長條貴疎明。既如幽人幽。又似貞女貞。可聞不可見。可見不可名。婆娑風月隅。窈窕溪山宅。林園故幽幽。闕空脈脈。雖云有逢迎。未易相主客。桃李自成蹊。歲寒知松柏。名園多變折。野樹多零落。零落夫何恨。攀折適爲虐。山居老莓苔。竹徑無鎖鑰。何當歸去來。有弟同斟酌。

在伯沅陵俱和前詩復次韻五首

暇能類相過。聞或終歲闕。峯將數疏論。自有網繆結。高山與流水。清風及明月。花且事深期。人能廢明節。梅兮何等花。意似幽人作。芳不待三薰。勝自專一壑。屈原語醉醒。子歌清濁。醉如糟可舖。清亦足可漉。班左昔成書。幽秘或未呈。孟堅得師古。征南傳丘明。維昔西湖花。人孰知其真。自非處士句。世亦安得名。愛山堪倒騎。愛竹植借宅。是能寓吾神。夫豈有斷脈。平生江南春。老去荆州客。生徒歎飄萍。死乃悲益伯。二君思飄飄。獨我意落落。博乎猶賢己。諒今不爲虐。是有關鍵。未易輕啓鑰。至味匪鹽梅。舍古復奚酌。

對月

平生喜臨風。今夕愁對月。月好若愁看。寒苦侵肌切。豈無一短褐。自不生暖熱。想像水樓窗。凍羽難拍拍。

聞春

我居田野間。糴米如賃儲。晴天得灑暴。雨日遭燠烘。晝役新水事。故符多夜春。簾之有餘殺。再以餅器充。時時付手確。玉粒勝腐紅。三年食官倉。臘土填腹胸。歸乃值歲歉。半穀了不供。餬口於四方。指困其誰逢。啼號暫遠耳。夢寐深存攻。官游竟何得。不如學爲農。水旱縱莫逃。紳衿年會豐。因聞村巷聲。或曉成吟哦。

訪梅仙宅

山林豈真隱。江海詎忘君。乘傳既良已。後名誠有云。遺風故凜凜。異致莫紛紛。尙有十年矣。千年寧廢蕭。蓬蒿暗成徑。樹林深閉門。人言舊宅是。亂絕古碑存。渺渺烟霞趣。蕭蕭風雨昏。何從覓遺說。但可賦招魂。

同見可過書院

遠山未釋雲。近山復垂雨。清風烈然下。吹落何處所。雖爲湘中客。湘西不屢來。晨舟冒雨過。晚櫂乘風迴。看山亦何有。要落漁樵叟。我雖甚愛之。可暫不可久。吾弟之於畫。消搖殆能事。好作波瀾闊。飽時寄離思。

次韻斯遠同過智門。茂草之中。獨剪春雜花。炯然

山客城市役。故人雞黍情。懷我舊隱地。借爲道寺行。草茂既已合。花孤遂能明。看渠色爾正。寧使城爲傾。君詩如蘇州。真足繼善鳴。我乃魏野格。從教嘲薄輕。

謝文顯老丈見過

茅簷冷如水。落葉堆不掃。林深日上遲。近午猶未冒。忽聞啼鴉聲。驚與遠來造。見言此何客。貌古玉色好。心知定夫子。蹠履仍苦相。我居甚荒僻。好客鮮能到。自非金石交。性不移濕燥。誰能忘崎嶇。於此修風好。貧家雞黍窄。菜甲僅可菲。屬君又止酒。何以相慰勞。寒窗數日款。但有相教導。我姿雖不敏。敢不期勉蹈。滔滔流俗中。往往皆媚態。看君閉戶志。有力甚於羸。衣單食不足。恥以飢寒號。曰吾道當然。尙有古人操。我雖因事歸。未免斗食耗。而君辱與遊。何殊消泐源。窮年語未卒。適以將歸告。半百願非遙。願與行往報。

呈嚴造道主簿

漫刺不待投。數面自成親。對言或無味。況乃詩筒新。佳處在阿堵。小異果此君。我行蕭灘上。所識楊與陳。百藥及膏玉。磊落俱可珍。今又見夫子。此邦何多人。一官二十年。須髮頗衰頹。得非坐詩故。造物生怒噴。如我亦復然。此理又奚云。一見互與款。响濤胡足仁。湖邊雨新足。荷背白勝銀。是中可以思。何當並車山。

過會相士所居因題

見君每處中。訪君每處外。茅湯煮仙方。茗碗出新焙。深亭不難作。軒窗茅爲蓋。面誠欲何如。臨流烏柏背。

因送客過六叔

荷衣綠破碎。稍實亂撐柱。秋悲空多風。雲重乃不雨。黃花已成昨。白酒真巖梁。小作笑談期。暫紓迎送苦。

雨過壽岡先生

煩濁不能勝。自知爲雨候。俄然落疎疎。頗恨殊不驟。款門執戟家。竹樹密以覆。書幃與書帙。晚靜乃移晷。人高固美企。境淨不受垢。飄零歲時隔。解后頃刻叩。明當復告別。使我心加疚。何以壽先生。歲晚松柏茂。

徐審知置酒會者三人以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分韻作詩善得介眉字二首

紛紛春來華。渺渺動行邁。浮川向吳會。走陸轉江介。酒勸三爵俯。禮重百其拜。既推推推悲。亦勞驅馳。餓死因細腰。半額綠廣眉。是知風化速。有類形影移。時人走功名。我輩陳書詩。雖病勿是疾。雖貧勿自悲。

既過會居因訪劉茂實秀才。是日明叔同出。恨仲威不至。

官身肯聽俗。人事直強親。開窗對修竹。筆墨得其陳。俗子有時來。揮去防怒嗔。相看久不厭。陳子清且真。昨宵一雨餘。村農事新。我亦思僦言。出門免衝塵。是邦亦有園。以鳥視其人。寧從窮巷居。鷄犬喧四鄰。劉君方授徒。會君說人倫。室屋不誇火。猗猗幾長身。未嫌酒杯薄。政愛茗椀醇。會君索我詩。出語愧逡巡。煩君隸書題。筆意堪圖秦。春遊有如此。省費能全神。但恨子胡子。招要不能頻。

送莫萬安

西江十一州。我所歷者半。紛紛墨綬徒。十有九頑慳。使者金閨彦。用意人物中。見我輒詢我。稱首不數公。我時官白下。與公未相識。何以知其然。難犬相接迹。無何因流轉。卒歲下風樹。看其日所爲。自喜言不誣。人皆竭民脂。我獨求民瘼。上官雖暗鳴。民氣得和樂。禮用夫何如。動靜惟以誠。夫豈今人歟。古

復多已如

送交代吳共叔師禮

往君在太學。有類如何蕃。仁義積諸身。諸生知所尊。今君爲主簿。又類習擊齒。不但荊州士。四海名未已。誰云斗水潭。可養橫海鯨。淵壑雖阻深。松柏能參天。羣公頃爭薦。亦既陞初秩。似君許人物。豈計一階級。聖朝開文館。政爲時育才。似君此風骨。咫尺斯蓬萊。而我獨何者。瓦礫偶居後。縱加刻畫工。未抹無鹽醜。古人重交契。今人顧不然。願君保金石。勿爲燥濕遷。飲君一卮酒。屬君千萬壽。更欲挽君紅。江頭已無柳。

送沈沅陵

世官古所識。世祿今不廢。要之苟有人。二者非苦背。君祖我會祖。紹聖同廷對。素風我莫嗣。清德君可繼。江湖渺聞名。荆楚適親誨。忘年君固美。並行我終悔。許以相唱酬。何止聞聲效。君行竟先我。後會何時再。江花與江草。願恨遠目礙。君於門戶責。有似松柏耐。而我詩書樂。政爾差同隊。臨分告我。苦語幸勿愛。我亦安附君。結蘭以爲佩。庶幾二祖風。歲久端如在。

與叔驥父子別後懷然懷之三首

君家君嘗聞。吳楚夢莫續。茲行得所未。到處須著目。平生胸中奇。於此不容縮。江山雖云生。詩句何妨熟。遠齋老於文。立語便造極。爲我記竹隱。深意遺筆墨。向來觀山林。俗眼多見白。是公不吾呵。可謂計之得。客中得君來。念我忘偏人。君行竟先我。未免爲此別。自憐性多忤。每負朋友責。如何君父子。相與獨無礙。

子肅示九日山谷懷兄弟三詩。因懷子進子儀次韻。併呈子肅。子進客常未歸。子肅子儀在懷玉山中。故及之。子肅昆仲出示游懷玉山詩。善不同行。無緣屬和。謹成古詩。少見嗟嘆之意。聞僞上人方集山中。故事當併授之。

我爲懷玉人。不踏懷玉路。非因訪山懶。自畏觸嶮去。聞君兄弟往。勇決不少顧。念將攝衣從。欲行卻回慮。人云山峯高。白日蔽烟霧。況方迫窮冬。我獨猶未具。雖欣步曲遐。政恐成疾痼。以茲不暇遊。心與飛雲遡。君還得新作。快讀喜莫喻。上言道傍過。次及巖下趣。恨無龍眠手。按此據毫末。昔君家與公。曾爲海山賦。至今斯文名。殆將壓彭固。淒涼禪月蹤。牢落高人住。得君爲著眼。草木應亦豫。好事僞上人。方集山中故。併當收君詩。在在神物護。

子進游懷玉山度必有詩。未辱寄來。作詩索之。

秋日清且美。於游也固宜。迨今冬已仲。璫戶惟其時。若人與公家。嗜好夙有師。幾譚巖壑間。塵落不自知。靡辭陟降難。顧病風露披。舊聞懷玉山。地置多側危。我爲是邦人。每恨苦脚遲。聞公勇決往。身住心俱馳。是邦有茲山。蓋已千祀垂。曩者尹夫子。攜家隱于斯。與山結勝因。詩成多及之。去年公二仲。探討會至茲。今公又繼云。秘密真無遺。山名謂懷玉。自昔傳我疑。衆作乃圭璧。名實信不欺。書來報行程。快讀祇欠詩。春膏有餘否。佳筆銳若錐。會當寫真行。寄我光芽美。

有戲

有戲

食肉園可鄙。枯腸合搜詩。旁觀雖平亭。蔬筍同阿師。涉春擬辦多。才盡不自支。賀也能苦吟。吟體憂素威。看花輒有感。袖手增愁思。

枕上有感二首

霜月有餘照。風燈無停光。客夢一何短。鄉關一何長。拚身念親戚。失足增傍徨。平明攬清鏡。髮髮應成蒼。我欲學為農。力耕不逢歲。我欲學為士。儒冠多餓死。誓將棄鞶帶。亦復能書史。長隨馬少游。浮湛自圓里。

感懷五首

新霜迫人寒。落葉無停枝。長夜不得旦。四壁崩其維。牀根蟋蟀親。幽怨如陳辭。感我平生心。搔頭半成絲。木落無著葉。枯林多悲號。飢鳥不得食。拾糞護遺巢。居人事知悲。客子中心焦。故里一回首。山高水迢迢。多病成早衰。憂苦相與并。嗜書不自知。欲視忘其言。平生金石交。夜窗短燈檠。幽焰吐復滅。花寒終不榮。短褐不禦寒。哀哉不言貧。遠客自多感。況此霜露晨。俯彼離下菊。榮榮晚始新。餘榮何足恃。枯槁同荆榛。我生天地間。亦是天地民。造化苦見欺。輕薄隨時人。抱道鄙富貴。徇勢賤貧名。自青史。骨肉終黃塵。

連日昏霧感懷

窮山逼窮冬。苦霧作苦寒。舉頭不見日。況乃見長安。朝聽樓鼓微。午聽庭雀喧。占晴復畏雨。有抱那得寬。少日離學時。中年擬覓官。擇術不自審。終焉墮難。安營三徑實。輕舍兩巷尊。胡不返故步。無為學邯鄲。

懷斯遠

前宵雨浪浪。昨夕風浩浩。相逢因歡喜。相去復懷抱。閒窗酒自引。敗筆詩試草。引酒願詩成。詩成醉而倒。

夜坐懷子肅子儀

寒燈欺書窗。稿葉鳴竹屋。懷人在咫尺。令我嘆幽獨。難兄如大蘇。令弟優小陸。未容待明光。端合校天祿。如何衫尚青。或乃袍更黑。又疑致遠大。無事計淹速。不然彼造化。寧忍恣顛覆。如我辱交友。豈願等骨肉。三年且過半。良晤可不促。要將借時詩。盡用首尾錄。我會泛荆溪。君亦訪懷玉。它年三人名。定載國經續。

秋夜懷彦博審知

山深月吐遲。亭亭夜向殘。露氣挾與俱。侵窗迫人寒。團扇甫罷去。布衾已覺單。儘無寒暑期。何以彫我顏。人生七十稀。俯仰半已闕。隱顯兩無得。永懷那自安。不能躬灌園。而願學彈冠。不思行所易。而獨務所難。王徐兩玉人。結髮棲儲冠。徐詩壯城壘。王筆長波瀾。出從舉子遊。陪珠供雀彈。得失何足道。如博齊衆觀。念欲與子談。衰衰非一端。符移苦見催。行色不少寬。十年山林靜。一朝塵土干。足雖未出門。歸興已浩然。溪頭楓變赤。離下菊且斑。客居豈無酒。連子一跨鞍。

懷徐審知王彦博并徐彥章

為見山花發。忽思湖柳深。當君故軼坐。著我倚樓吟。別句漫多紙。別腸終欠斟。光陰幾尺壁。書疏闕萬金。病胸匪戀秣。鴻雁歸有心。已後蘭亭集。猶能與竹林。

有懷二首

桑菴黃而隕。子飛雁翔。豈無同心人。漚彼天一方。劉氏賢父子。好古俱志強。向來文墨盟。許我由升堂。三孫子荆家。人物妙過江。當時載酒地。朝暮一玉光。幾年斷行迹。老柳知在亡。若溪到荆溪。一葦可以杭。定應數相過。我願不得雙。屬謀與會行。秋寒冬尚低。迨今病小愈。又值天雨霜。飢寒苦見嘲。此役殊未央。若溪道所出。有宅非他揚。我始識其門。寂寂羅可張。會成整衣冠。林下拜老嫗。退從阿戎談。履禿飯不嘗。獨說孫之居。更下荆溪傍。既在如許別。肯憚一水長。孤蓬不難過。物色因鳴榔。偏聞荅問音。飄風斯迎將。刻曲笑徒反。竹隱聊與當。古人有成言。居必思擇鄉。我今落殊縣。絕交類穉康。論文得重與。近作期倒囊。從遊不徒然。會合況其常。匪但難黍約。製香藥石良。誠疑苟不勒。我何懼貧官。痿盲於起視。頃刻未始忘。陰風忽動地。春色自遠蒼。歸尋短燈檠。依舊平生窗。

憶我官白下。梅葉破臘前。維時初識君。共呼江南船。我作七字句。君答如倒弦。自茲三年遊。如鹿復如填。中開離契圓。會合雖不旋。東閣坐明潔。意約行靜便。快閣聽長句。觀山酌幽泉。別來歲云暮。春禮逾莫傳。客授比安否。會氏稱好賢。況乃我畏友。於君事聞言。生涯富黃卷。代實餘青氈。酒色沾若空。弟兄皆壁連。吾輩豈不濟。寧當論歲年。日者大雨雪。我行政金淵。朝騎逼田野。夜夢惟江天。梅花且復開。雪風鳴澗懸。思君不可見。使徒徒情情。

秋懷十首

秋林如老髮。曠野如已衰。委身造物中。事得道厭時。木落有再榮。人衰無少期。可不思自勉。無聞戒在茲。我生不敏。委求友富三益。向來或晨昏。今乃限南北。悠悠江山念。耿耿風雨夕。以我思渠心。渠能不余位。平生迂竇老。雅志在考覈。塵氛小敗意。願求詞官。谷中萬松株。鬱鬱知歲寒。伏苓僅可擬。寧用菊為伴。寒溫問虛名。杜老厭束書。半百無一行。又似計數疏。儼非非子公。不妨問何如。因怪遇尙復。簿領想多餘。若溪在何許。水遠山幽幽。自聞遠齋亡。時序忽晚秋。尺書不能寄。有懷空淚流。何以諒我心。諸兄交白頭。吁嗟古詩人。達少窮則多。定逢造物嗚。故此成折脛。懷哉與化令。榮然蓬一窠。融州計官滿。歸日定如何。侯芭老於元。後山稱嫡孫。師法苟自是。顧可名它門。欲觀尹方齋。請視周伯仁。我亦識此老。一尊思細論。吾友王彥博。結交二十年。早孤能自立。不待孟母遷。鄉閭固多士。如子蓋少焉。祖述端自誰。書有太史篇。吾友徐審知。誠自弱冠初。中間幾離合。每見愧不如。酒翁春秋學。老死使者車。官職不足道。門戶政要渠。情親骨肉均。未可一一數。君家蓋其人。進也。若成。處儻雖近家。白首猶管庫。好歌歸去來。莫賦成不遇。雪中誠齋荆溪諸集。成古詩二十韻奉寄。并呈吳仲權。雲埋憶玉山。風斷翠玉府。嚴聲故成跳。雪陳翻已舞。桂牙粲瑤林。突兀森瓊戶。山差丈人行。鳥絕昆弟語。初看失南東。旋覺迷仰俯。恍疑羣仙下。直謂陰靈聚。回音巖巖。細著衣襟縷。履穿不能曳。筇凍莫可拄。寄齒偶朋會。詩册隨意取。誠齋入諷詠。思隱記稱許。甘能背齒頰。清且醒肺腑。詎須割蚌房。底用煎茗乳。非惟雪花同。又並梅花燼。調孤匪相寒。法燥由思苦。想應當此時。有句肯易吐。平明入賀回。馬向章臺拊。過午下直遲。手映玉柄塵。同僚有同社。久已齊白甫。長別謾長懷。何因似郊愈。風引故難親。雲披禽先覩。

晨起雪作

苦寒不成眠，哀哉何時旦。擁衣聽雞鳴，有類巢木鶴。嗚呼若彷彿，自起尋宿炭。殘爐星銷盡，束縵分鄰。...

連雪偶書

初雪為歡語，再雪猶喜視。三雪已恐多，四雪翻為異。坐接漏明屋，臥擁如鐵被。蕭條市無行，寂寥門半閉。...

晨起觀雪

驚雞號何多，鄰犬吠愈悍。初迷紙窗隙，旋失布裘暖。呼童戶先啓，走報雪且滿。為言果差明，若爾真待伴。...

九月十一日雲二首

九月天雨雪，何曾見南方。我行將山來，解帶苦提坊。一飯誰為設，百錢倒空囊。平生遠游意，到此增悵徨。...

七言古詩

寄題林憲景思雪巢

雪堂正向雪中成，四壁紛紛灑雪霏。春秋記事有成法，匪同風月徒虛名。雪巢之雪竟何許，豈象主人清。...

題沈臨江遊涼亭

昔我過此其正薄，是時此亭亦新作。竹移不問醉與迷，柯葉一敷無病錄。今茲再來毒熱新，客塵昏昏能。...

題俞氏萬卷樓

今人藏書務多，昔人讀書病少。藏書不讀竟何用，歲老財供蠶魚鮫。俞君用意何其賢，藏書讀書相。...

送從茲始

題同袁州尊德堂

觀其所以知賢否，論世亦云當。尚友宜春部，圖作新堂。名不他求，斯有取。室室房公，啜李韓文章。...

招審知步月

三年不對溪南月，況乃哦詩向君說。前山落雨此地雷，我自生涼人厭熱。林梢雖復亂蟬鳴，豈不大勝蒼。...

舟行

夜來投宿定花浦，迄曉占風更前過。波濤洶湧勢莫遏，顧視吾舟真若芥。是時霜威甚可怖，篙師戰縮不。...

明叔同舟見別于水和

暇雲忽作空中起，坐覺相顧移表裏。兒曹厭靜欣聚落，數問篙師行幾里。人生到處如燕鴻，南北故憐無。...

送吳欽浦

生年月日雖則同，學而聞道莫比蹤。學而聞道胡不庸，咎且不免寧論功。一官俯首縉紳中，幾年積弊頻。...

送徐彥章并扇光庭

儒冠往往令人羞，夫若經明行益修。豈唯吾州罕此流，他州亦復難多求。邇來默默如有憂，君其莫道胸。...

撫州城外作

城中一雨催飄颻，城外此雨乃霑霑。分龍古語信不妄，不爾惠旃何偏方。我行驅車一何忙，早起猶乘昨。...

葉相與昌園丁採攝入城市不用濼灑隨滄浪。我雖無田豈無圃。歸計不決空榜得。蘇儻買菜糴占米。烟火熏人官道傍。

次韻斯遠聞蕃移官岳州見寄

西南之役凡幾州。行行不已登樓樓。幾憶佳人恨日暮。誰謂澄江驅客愁。巴陵洞庭故勝絕。李白杜甫曾漂流。亦思著句道所以。語不驚人空白頭。

書紫微集後

詩家初祖杜少陵。浩翁再續江西燈。陳潘徐洪不可作。闕與晚許東萊登。遺書散落亦已久。是編頗得十八九。景公千驥何足云。伯夷垂名端不朽。

題王叔毅畫有序

乾道八歲壬辰秋。早冬十二月八日。繼微有雪意。晚復晴。予時將自玉山還章泉山居。秣馬且行。濼石俞季揚以此畫二紙示予。云臨川王叔毅所作也。予即折簡問名于晉陵孫子進。子進以欲

傳弄晴名之。季揚令予作詩。予且迫歸。有所不暇。季揚強之以俱。道間無事。欲爲下語。而耳目所接。率如畫者。自惟詩材素孱。而又歷以此境。若勉有所作。亦何能工。遂書八句。聊記其實。不復加

鑿括也。

天公知君有此畫。要道題詩與賞價。故令欲雪還弄晴。盡日神機不容暇。空端自出右丞維。孫郎一見欣

得之。寫真命意兩俱盛。我今落筆胡能奇。

反舌

以聞百舌鳴春風。起時驚聞惟見一。自疑夫豈鬼神歟。久立恍然神未釋。人能化鳥舊所傳。斷以不疑因

杜鶴。爾今變化自何物。僮匪敗家由敗國。

梅花二首

折來猶見開三四。但覺槎牙亂經筍。遲明已復吐六七。頗怪鮮明侵竹隔。多花璀璨固可人。疎花的

意逾真。固知此物无不可。風月婆娑仍著我。

山礬水僊兄弟數。姚魏稱君真借取。三國人物誰可許。大兒僅得孔文學。我家遠屋碧玉椽。下有獨樹爭

輝娟。平安無使信莫傳。疎枝冷葉空淒然。

梅花用東坡惠州韻呈子進昆仲

春風未著江南村。梅花有方先反魂。爛斑初疑霜集曉。爛漫忽若月挂昏。孤山寺下林逋宅。松風亭前東

坡園。相應照水自愁絕。誰復好事來相溫。我今居閒百無念。夜半始疑起及暵。欲拈墮葉每攀樹。要看落

影長開門。東南文士推諸孫。妙處不在工語言。要于險韻出奇峭。敢云小技未爲尊。

歸計未成。不勝家山之思。用元明山谷唱酬韻寄成父。

近來多病不飲酒。少日與酣那計觴。當面背面從譽毀。覆手翻手分炎涼。老驥伏櫪志千里。壯士悲歌泣

羣衆稿 卷一

數行。故里悠悠無遠夢。寒猿歷歷斷人腸。

周文顯之子來過。因斯遠過余於智門。相與坐於遺愛亭上。書所見附寄文顯。

仲冬六日如春日。偶向溪亭適吾倦。山那雲耶遠莫知。但見青蒼樹仍斷。其餘雜樹亦稍稍。復有深溪臨

斷岸。謂言雨後當有梅。倚薄敷叢忽陵亂。一杯共糜石田甘。走筆題詩待君覽。因之併寄伯仁君。儻肯來

游。謝款段。

再用韻呈斯遠

與其紛紛評月旦。孰知黃妳寄疲倦。夫君忽來語不休。政使風吹吹不斷。我歸政泊水之南。若往適當溪

北岸。有時浩歌遂激烈。卻恨中流鷓鴣亂。看君鶴舉且鴻飛。而我孤奔仍鼠竄。終焉豈有尺布縫。其價可

直錦繡段。

懷趙新州文鼎

吾州憶當南渡初。居有什呂守則徐。本開林下亦此渠。往往詩流非酒徒。邇來流風頗寂寞。南池二公也

不惡。李今作州大如斗。公更聊春方待守。幾背春雨落連明。南池水滿春草生。不知春興凡幾首。寄我因

之報安否。

查博許見過不至

高軒數許過三徑。日云暮矣殊未來。湯熨病人狂欲走。戲作冷語成優俳。故思官池頗空閒。況有水花明

晚色。人間地處方蚊雷。植杖徘徊須月出。

大雪

長年南雪不到地。瘴癘慘毒愁北人。今年初見臘前白。龍光併與梅華新。客居破屋愁欲裂。病目不嫌熏

濕薪。鴛衣百結不蔽膝。戀戀難憐范叔貧。

二十七日復雪。用東坡聚星堂雪韻。禁物體作詩。約諸友同賦。

溫風忽來振柯葉。翻覆手間重變雪。天公作事豈容料。坐使南人驚曠絕。朝來送客到江汜。凍骨凜凜吹

欲折。歸來席戶已迷漫。芋火撥殘灰沒滅。眼中所歷要摹寫。拙筆難書非被掣。叩門好事忽有爾。一盞徑

能生臉頰。昌黎詠雪故雄健。取喻未免收瑣屑。爭如歐蘇兩仙伯。一白解遮羣醜。我今困客乃自困。韓

非說難竟死說。戲詩還與作官同。大錯知合幾州鐵。

十一月晦日欲雪

九月不雨至於臘。北風忽來吹作雪。竹頭搶地何肯低。梅面著沙終自潔。書生好奇甘忍凍。屢起推窗探

雲物。雖然亦有過計憂。憂怕水仙重說骨。

雪中過在伯

北風一夜吹成雪。城東城西人斷絕。冒寒有客屢獨起。不畏風吹肯欲折。芻薪價高瓶粟竭。妻子亦作異

縣隔。微官本爲飢寒計。到底卻如生事拙。奈何肯不此爲憂。政爾發聲欲應節。豈惟入地絕遺蝗。便想連

天搖宿麥寒。應逼仄礙眼界。古岸寬平可車。事能不見戴安道。我無逸興須渠發。

臥聞

臥聞急雨吹風。頗吾家泊船若箇邊。此懷自足滋白髮。况復哦詩渾廢眼。欲呼杯酒慰枵腹。童奴告我尊空然。

夜坐

竹風疎疎雨打蓬。松風湯湯水赴洪。道人聞處堵未空。不如杜老前月。山齋夜坐僧趺同。團蒲細軟方

連日風雨有懷沈仲良歐陽全真

滿城風雨重陽近。此句豈惟時節詠。古今凡歷幾時人。獨覺柯山有餘韻。臨川之謝東萊呂。往往懷潘用。在語。我嘗評此七字句。政似江邊白樹。去年此節雖淒涼。和詩有沈與歐陽。今年愁絕不可道。三人各在天一方。

章泉稿卷二

五言律詩

立春前三日雪明日猶未已詩簡子進彥博昆仲示成父四首

稍稍因風集。蕭蕭與寂俱。山明一笑粲。竹重折腰趨。白戰懶非敵。清談孰可娛。無庸杖方竹。隨懶坐團蒲。應候猶當臘。爭先未待春。人貧只如舊。天意欲呈新。盡洗江南瘴。全消渭北塵。能逢中興日。甘作未歸民。念冷妨高臥。窗明誤攪衣。問梅穿破履。借米啓柴扉。曉日猶藏密。和風盡解圍。冬春俱正令。寧復病年飢。待伴先春至。差明積夜初。空庭戒無掃。凍筆屢成嘘。溪遠應回棹。窗明好讀書。惠連臨此際。題賦復何如。

立春後十日春事已交加政苦詩材窮欣逢眼界賒漫天皆柳絮何地是梅花無復青帘覓敲門問酒家

正月十三日過鄧師契邂逅伯山在焉師契置酒因成五言四韻是日聞南軒諸公帖

竹已連梢種。梅應帶蒂栽。因留看舊帖。更辱倒尊罍。勝士亦俱集。好懷端為開。春風不拘束。兩鬢自摧頹。

竹屋偏宜雪。江亭更受風。一杯時自酌。五字不須工。柳色全然未。梅花半墮空。東江雖可住。吾志在江東。

章泉稿 卷二

三三

章泉稿 卷二

二五

歸路今無幾。春風半已經。潮回知岸遠。雪積見山青。問欲從漁父。明當訪客星。未須傷個仄。那取怨飄零。

文顯兄弟見過

東郭有二士。閉門甘一簞。貧非原憲病。詩豈孟郊寒。俗子往不顧。斯人交亦難。若為能步屨。相與轉林端。

審知見過

吾庶非不愛。計拙未能還。坐我雲山表。望君鄰里間。暫疏成鬱抱。才見即開顏。安得同三徑。長年只閉關。

施進之見過二首

君來能破悶。雨至更銷愁。舊識廬山道。長懷鸚鵡洲。相從今十載。一飽未成謀。俱作江西去。君車我具舟。鷺影投山背。蟬聲滿樹頭。千峰雪未釋。四野雨初周。甚矣厭餘暑。欣然當早秋。半年才此見。一夕可辭留。

社日風雨

坎坎連村鼓。喑喑隔野雞。雲低天欲夜。雨合路平泥。酒為治雙飲。詩因排悶題。休嗟妨杖履。聊取便銀鞵。

晚坐偶題

簷外歸雲繞。簷前落照微。牛羊知既暮。鳥雀自相依。積雨難推陣。餘寒未解圍。何妨向僧火。亦復蓋征衣。

過欽止

一飯肯留我。羣書容恣繙。雨收還滅滅。雲破復昏昏。山水琴中趣。桑麻野外論。淡交真有味。炎附卒成燼。

再過斯遠

雨暗湖堤沒。藤交樹色深。雨來因問疾。每至亦幽尋。勿謂年方壯。須知老故侵。喧寒多變節。調護盡關心。

寓舍書懷

還鄉一過年。借屋兩成遷。舊聞爰晚碧。今居因地偏。居然闢生理。復爾辦行囊。四十今如此。修名後若何。

贈別歐陽全真三首

我尚長沙客。君歸自五溪。放舟知有日。枉駕忽衝泥。少慰三年闊。重嗟千里睽。交情故如耐。薄飯不嫌隨。幾日喧寒候。渾如到嶺南。岑岑無藥療。憤憤祇書欺。雨止隔仍滿。禽飛深政涵。君來得披豁。萬里散晴嵐。往者贛州牧。與君鄉里儒。身俱上黃閣。官或伏青蒲。馮口寧虛啓。才名不可誣。下僚如處士。談論亦時須。

書懷

倦懶頭如葆。深居心若齋。作詩須識病。遇事莫裝懷。富貴乃身賊。飢寒為道階。長貧君勿怨。天豈困吾儕。去冬過新喻。得前四句。因見全真行。足以成篇。

深楓

雨裏過新喻。風前憶舊游。淒涼孤鶴化。寂寞兩羊裘。屢雪交游絕。無驚髮髮秋。君歸應有感。索謝各悠悠。

深楓

深楓一蕭瑟。溪柳四繽紛。年事有如此。吾生何足云。登高欠能賦。有感在斯文。欲向洲前問。哀音不可聞。

詠雁

胡為去關塞。何事落江湖。羣月常遠燕。飛鳴每候奴。孤蒲離足樂。增繳絕須虞。矯矯其高舉。紛紛莫下俱。

對月值金真

對月值金真。吟風尚昔懷。思君兼野水。恨我局空階。意鬱元相似。言談自莫諧。忽思成簡寄。還覺費安排。

鄒子對月

庭月容才悶。江湖見每餘。秋毫潭可數。機駢不能通。願念從此去。遐愁與畫嗟。不如沽酒飲。飲醉臥蓮花。

過易簡齋從

雨後符筮長。春雨陰暗成。關門有餘暇。散秩不妨清。從仕亦何好。隱居無用名。悠然會心處。便欲寄吾生。

教授知縣以釋奠宿于學官輒爾奉簡

秋色蕭已甚。齋居清可知。無由一夜話。謾與五言詩。配有同王者。居無陋九夷。校官俱長吏。不比判司卑。

叔文見過且攜趙祖文歸來圖來為賦四十字

蟬噪天邊柳。鳩鳴雨外桑。江東千里遠。湖外比年荒。畫屨歸來賦。醉吟老至將。終焉莫陶寫。醉帽晚風長。

與成父夜坐

抱病俱不飲。清言醒肺肝。山空室迢迢。念靜失憂端。縱筆詩還作。無弦琴廢彈。羣居已清絕。況乃夜微闌。

深卿坐上作

負郭有佳處。昔時來未會。梅高居竹表。石瘦倚蘭層。置酒能要我。哦詩更得明。醉揮君勿怪。明日弔溪藤。

伯玉夜過因談西湖石符峯遊用初三日韻

相識欣佳士。常談厭老生。湖山遊息處。風月笑言情。豈但沈疴愈。能令老眼明。無嫌數呼喚。政爾一般兄。

張伯水簡來云雪欲作而酒適熟尉又過之要余同集

久早疑為瘴。晚風生許寒。梅花逾孤嶺。人意絕荒殘。漉酒能呼我。知公故解歡。平明如雪滿。快閣上危欄。

次韻王進之欲雪集扇林令

雨集疑為瘴。雲陰曉復開。共嗟三日晚。還是一年來。令已憂民切。君當著語催。不應渾似我。形槁亦心灰。

欲再過子進昆仲舟人給以迷路既遠不能復也悵然懷之

數畝湖邊宅。千篇海內詩。機心謝鷗鳥。樂事付瓊巖。艇子思重過。流行竟莫知。吾儕俱老矣。悵望復來期。

過從禮

崖壁怒開張。盆山草木蒼。高深類盤石。瑣細亦禪房。雨潤畫粘壁。風微書散牀。小留談不惡。而我病成妨。

過西峯主人適出回訪劉伯山亦不值悵然有作

佛寺興已盡。隱處來不賒。隨基澗對水。瘦竹隱疎花。試換添丁問。云過叔度家。清談固難覓。渴肺願思茶。

夜過李商叟

每見必思恩。談詩口不空。林間驚落月。坐上覺生風。老大君無敵。飄零我漫窮。問年纔半百。歸及未成翁。

獨坐晚題

斜日欲向夕。孤懷誰與開。儲能繕故紙。閒且撥寒灰。海內長為客。江南欲放梅。竟將身自熱。寧有水西回。

次韻歐陽全真過玉山見寄

祇道歐陽子。行飛入道山。報來猶佐幕。書至得開顏。過我不相見。底忙成往還。未知重向日。端復幾年間。

豐城送成父弟還玉山三首

溪上同舟送。江頭獨步歸。秋風方落木。客路要添衣。故舊詢安否。形容話瘠肥。吾行猶許遠。爾去復誰依。

酒薄惟飲濕。歌長欲淚垂。人皆有兄弟。我獨困乖離。苦乏田園計。初非干謁資。途窮與計拙。千載少陵詩。

調護山中竹。斧斤毋使侵。當門要移種。繞舍合分陰。詩去數如錦。書來定抵金。上言說兒女。其次及山林。

螺山亭在太平州判官廟

嗜好雖同轍。賢愚本異歧。筆驅樂善道。錢馬味真癡。吾舅端何以。名亭不在茲。登臨如有得。勿用語羣兒。

訪白鶴山祥雲觀

白鶴空鳴鶴。祥雲祇亂雲。流傳因長老。紀載未前聞。少屨欣逢勝。題詩愧不文。林園猶半雨。墟落避斜曛。

曉浴昭真觀逢方元直誦僕舊詩

泉落千巖雨。松鳴萬壑風。徘徊豈人世。清絕況秋中。就浴能除垢。催行覺未窮。達人果舊句。已似宿生同。

題胡遠孝林翠新堂

春樹綠相交。新林翠可相。童能奉巾盥。客有問推敲。香事身依佛。炊烟地遠庖。潭疑宿雨在。不見晚禽潮。

潤布嶺

登山自不惡。飛雪況相仍。照映無非曉。嬉笑引繩向。來聞乾乾。今日上層層。可但長安道。騎驢覓句能。

散菴即事

屋宇頻添火。窗深遠炷香。荆榛白墮境。杖履黑甜鄉。晚日誰云短。閒身得楚長。世人成免俗。治藥屢傳方。

東庵上方

地脊不宜竹。山寒多植松。路窮千折險。壑在最高峯。石溜通泉乳。晴鶯喧蜜蜂。客來僧不語。日暮自鳴鐘。

雨入丈七塋

信是長安遠。休疑蜀道難。千崖懸畫斗。萬石列曾攢。舉足無非仄。捫心每為寒。不堪天更雨。政欲助吾官。

投宿清福寺

落日迷墟落。林扉隔樹林。入門疑寺近。出谷聽鐘深。墟戶覓安寢。隔籬謀濁斟。不眠還耿耿。百慮擾予心。

題龍洲亭

亭自君家築。洲從何代名。諸公多好句。老子敢爭衡。腹欲危欄倚。少須春草生。毋庸為鱸去。聊欲赴鷗盟。

過上村庵二首

宋宋臨紅蕖。葦葦映碧虛。秋風見池沼。幽思發江湖。愛竹寧詢主。行山當得圖。弟同仍子姪。我友亦相俱。

秀色留金鳳。餘芳在木犀。日明能鑷鱗。風急似塗泥。野地猶飛蝶。深林亦啼雞。居閑常卻掃。安步緩扶藜。

懷甘叔異曲江磯庵

夢寐曲江磯。磯頭隱墅扉。朝笳驚鷺起。莫厭看漁歸。志士立蘭芷。高人甘蕨薇。恨予非所事。樂爾謝塵機。

書李氏園亭

坐久思行步。因而上野亭。日兼梅雨落。山接稻田青。何術銷終訟。連朝役瘦形。早知還走俗。不用學通經。

章均堯

路盡荒才出。雲深山更藏。陂池新得水。松柏舊成行。午供隨齋鉢。留題陟上方。林鳩方喚雨。歸路恐相妨。

寄題安福士人家賞靜軒雨二首

心遠淵明趣。室虛莊叟書。宅邊種柳樹。梁上樂鯨魚。往者不復作。斯人今則疎。誰爲賞靜者。吾欲並門居。有聽輒有成。所關非所聞。小軒渠對雨。地遠我看雲。大彼青精曉。短檠寒夜分。朝昏解同趣。南北謝離羣。

同俞公擇孝顯王彥誠諸子遊白蓮庵飯於東菴而歸

幽禽鳴屋角。喚我起尋春。山徑八九里。角巾三四人。側行松徑塞。倦憩石嶙峋。誰道春猶早。山櫻幾樹新。

早出城

夜雨細無聲。朝光快昨晴。空庭芳若合。遠樹鶴鳴鳴。無復知春處。閒來看水生。不唯身暫適。更覺眼增明。

明日復出城

夜雨更連明。藍輿偶出城。出時篋笠事。江海鷺鷥盟。少小規微祿。徒誇愧老生。菴蘭春酒滿。桃李綠陰成。

遊齊山

借馬訪齊山。行行不待衙。舊來聞若渴。今日嗜如飴。故喜地殊勝。卻嫌僧近凡。誰能一除洗。更出萬峽巖。

蕃侍員翁衡州史君游吉陽山。員翁舉往年與南湖韓公唱酬長短句。敬賦三首。

慘澹松圍障。蜿蜒石隱龍。背城無數里。狀狀有千峯。此地雖爲海。茲山特未逢。因公九日集。臨眺得從容。開道當年會。尙書領客來。公能哦舊句。我恨闕初陪。鬱鬱雲峯雨。蒼蒼石磴苔。人亡與節逝。已矣兩裴回。出郭雨遽止。下山雲復收。人疑有神護。神若爲人謀。敗壁流涼句。鄰家斷續謳。明年回鴈上。應憶此山頭。

過黃狗步

古步經黃狗。平沙隱白鷗。順流翻逆浪。欲去若苛留。歷歷川原路。蕭蕭風雨秋。頽然怕看鏡。白盡幾分頭。

官池即事

假薄難茲辟。相羊賴此亭。鳥飛微破殼。魚動暗衝萍。豈但憂懷愜。還能倦眼醒。獨餘春草步。才盡不能靈。

再題

既悟寒當雨。仍知霧乃晴。病軀聊自適。閒望亦增明。絮落還將化。荷新且解擎。懷哉老將至。沒世曷爲名。

山花有所謂繞畫漆者。蓋綠絲藉此以取頭耳。

樹樹山花落。枝枝繞畫開。論香寧敢取。用質能皆白。屋珍姚魏。朱門賤草萊。勿嫌卑薄域。解產棟梁材。

觀王文之所藏荆公帖

既夕風猶進。凌空月故遲。明宵縱當滿。今夕可乖期。少壯欣逢節。年侵意自悲。平生一杯酒。即事五言詩。鏡破何年合。珠沈幾日還。空明歛溪石。行列整山崖。雁泊宵仍警。蟲哀夜不閑。傳呼語子舟。移櫂近前灣。

余行江左路。會涉將山椒。野逸思乘卷。儀型想冠貂。帖窺藏五世。詩續詠前朝。永日欣無事。巾欵膝屢搖。

周袁州惠建茶黑筍以四十字謝之

書齋憐寂寞。書札慰荒涼。勸把春風梳。仍驚知見香。未憂欺短褐。寧慮厄枯腸。塵思如能雪。詩情或可昌。

題畢叔文所藏趙祖文畫

數月湖中路。未看湖上山。塵埃苦相敗。疾病亦多關。見此微茫畫。如行慘澹間。小舟帆正飽。何日載余還。

書後湖集

我懷蘇養直。不作漢三公。隱野人安在。春溪草自豐。道文向亡恙。斯道未應窮。會與吾尊友。青燈話此翁。

道傍菊一首奉呈安福丞公彭子壽

彼美東籬菊。胡爲官道傍。蓬生雖翳翳。乘色故煌煌。風露與涵洗。牛羊遠踐傷。未嗟節節物。終必在擗蕘。

深陽道中懷秉文

不見水南梅。春風已四回。縱傳詩滿紙。何似酒同杯。已與途背遠。尋舊路來。計期猶促迫。到處勿徘徊。

過餘干懷介菴呈其堵方景嚴

重過餘干縣。長懷謫仙人。猶如見顏色。不復聽紛紛。栗里柳未倒。桐鄉祠尙新。遺文李漢在。屬付斯無混。

新月甚佳。方思明叔乃忽見過。作此詩。

出戶江山好。入門風月新。荒涼如宅舍。寂寞是官身。念子豈爲遠。能來端可人。笑談殊未了。催去阻重關。

宿龍巖山

俯仰猶前日。侵尋已半春。行因累符檄。來爲閱松筠。著脚盡可隱。是身寧屬人。雲泉此處鹿。冠劍上麒麟。

密竹復疏竹。老松仍穉松。撥肩元近俗。吟趣得深供。要宿招提境。猶除日暮鐘。殷勤問鄰寺。指點說前峯。

六月一日始熱二首

雨後疑無暑。晴來乃若焚。汗渠工聚納。閤室賊飛蚊。憤憤妨書看。岑岑似酒醺。不知三伏久。何以度朝暄。

落日看離脚。晚風占樹頭。庭荒雖若咫。步繞亦頻周。我老自投網。民愚還坐囚。相哀莫相釋。點點更悠悠。

同兒曹步月寺門作

溪風亂林影。林月漾溪光。宿鳥無安止。飛螢爲斂芒。兒曹從杖屨。老子廢杯觥。誰謂時方暑。端疑候已涼。

對月

風清勝夏暑。月薄借秋光。坐覺還神觀。心期隔帝鄉。滿階蛩送感。何許笛飛涼。盤礴俄成久。軒然睡倚牆。

對月懷竇判文兼簡文顯

季月風當凜。南方候實偏。長林未搖落。頻夕對嬋娟。恨我遙成隔。知公夜不眠。連牆有周子。益論每超然。

十四夜月

既夕風猶進。凌空月故遲。明宵縱當滿。今夕可乖期。少壯欣逢節。年侵意自悲。平生一杯酒。即事五言詩。鏡破何年合。珠沈幾日還。空明歛溪石。行列整山崖。雁泊宵仍警。蟲哀夜不閑。傳呼語子舟。移櫂近前灣。

十五夜月

老至自多感。月圓仍此秋。又成愁裏見。都白幾分頭。酒罄妨人醉。詩窮不易搜。徑歸掩關臥。逗雜候蟲幽。

十六夜月

月早晝氣在。月遲夜氣澄。秋毫細可數。鳥鵲棲亦興。青山葬李白。蘇門隱孫登。吾老無逸氣。頽然照鬢蒼。

江月

江月照將夕。江風吹欲霜。殘書看莫盡。病骨凜難當。俯仰年輪過。飄零道路長。豐年易飽餒。何乃又殊方。

秋日書懷

冉冉年將老。冥冥雨送秋。衡門想無沒。蕭寺苦淹留。工部詩陶寫。平南酒拍浮。九原如可作。千載願同遊。

留元衡須月上。因抄買元放舊詞。併懷季承。

北客飄零恨。南遊邂逅情。幾年悲賦鵬。萬里想騎鯨。月已徐徐上。雲能故故生。吾曹重離合。可問欲三更。

雨後對月懷斯遠

早際雖逢月。方憂未覺佳。雨餘當委照。此趣孰能加。要覺湖邊宅。遙知海上槎。絕嗟同味少。莫遣寸心遐。

夜懷成父弟

晚蟬猶噪樹。新月遂當天。閨雨心雖切。題詩思亦牽。故應聽撼撼。殊念對娟娟。憶我章泉弟。松窗竹屋邊。

對月懷秉文

有地皆風月。溪山更復奇。山陰應接際。赤壁爾歌時。恨子不同載。寫懷聊作詩。平生三五夕。咫尺又乖期。

雨夜懷明叔併成父

放竹近軒窗。地方中對牀。非貪起居適。樂是語言長。已解齋蔬味。仍憂擺撼傷。去君幾數驛。憶弟更他鄉。

懷公擇且問訊成父

山雨戴溪雲。茅檐盡不分。林花應掃地。我友況離羣。數口饑寒累。三生翰墨勤。因聲問吾弟。幾日定行云。

懷成父

曉枕占乾鵲。昏笳數濕螢。竹風愁獨立。山雨要同聽。懶更翻黃卷。還成倒濁瓶。猶疑到或晚。戒勿掩柴扃。

月夜懷成父

尙缺佳幾許。既圓明若何。一年增我老。千里念渠多。柳亂誰屢舞。蟲喧空作歌。要為終夕看。四體奈煩癩。

夜月

曉枕厭蟬聲。昏蟬復亂鳴。耳根喧自合。心地寂常生。習氣存詩句。平生愛月明。鍾情在我輩。安得到無情。

中夜風雨驟作。悵然有懷。簡全真沉院。并寄成父弟。

酒盡雲間月。詩成雨至風。支離如病鶴。吟咏雜寒蟲。撼撼朝梧葉。蕭蕭瘦竹風。飄零偶天末。憔悴祇江東。

驟雨

乍覺塵成斂。旋聞土亦香。溝渠勇飛漲。竹樹返青蒼。既使雷先戒。還資風助狂。未充田父望。聊益病夫涼。

分界鍾愛直隸。張安國因杉製名。而驛之前有老梅一株。不知安國胡為舍彼而取此也。

杉自誰人種。梅從何代栽。腹空雷有擊。根古土無培。要是百年物。曾經幾客來。直哉難見錄。清矣可遺材。

過潼川之飛鳥縣。見餘干丞相題驛舍詩。有或次韻。

道學元無偽。標名徒爾勞。孤忠天不管。一死世尤高。未洗邊庭血。先焚董腹膏。亂離元有自。拊壁爲三號。

舟行賦山中梅花

自與松筠並。寧容草棘欺。盈盈皆正色。脈脈匪邪思。照水初開處。隨風欲墜時。深幽殊可念。醇酒有新詩。

鉛山道中。懷故與化令買元放。故鬱林教授買季承。

駛雨更涼風。長松十里中。欲吟吟不盡。將語語誰同。賦歸人安在。驢羸我欲窮。枕流還汨汨。幽夢恐難通。

常山道中二首

發軔茅柴雨。營炊野店烟。春晴不難解。客恨自多添。麥浪搖成湧。梅飛去若僊。世中端有句。詩裏亦安禪。

夜宿沙溝

棹折故難進。牽殊深足虞。百艱甘薄命。共濟賴同途。聚落強名地。井不繡是湖。遙遙聞吠犬。更問酒家沽。

早過桐江

霧盡山容出。風微水面平。微書重此役。詩卷足平生。船小炊無礙。灘長去有程。宵柝映江似。江水亦稱名。

發水豐值雨投宿金仙寺。明日還舊居。雪大作。

雨晴投野寺。雪明還舊居。林園渾異昨。門徑亦非初。酒事難忘汝。詩材不負余。祇言冬太暖。暖極覺何如。

秋雨成懷

紅葉連峯雨。黃花獨徑秋。一杯聊復酒。萬斛不堪愁。短髮驚時晚。修名怯歲遒。山中隱充豹。江上失輕鷗。

鱸舟揚口。叩居人以何時。縛屋于此。何時復去。云我乃雁泊人戶。冬來春乃去。

戶戶魚蟹子。年年雁泊人。生資持網罟。遷徙逐冬春。岸俗從渠變。鄉鄰自我親。殊勝倦游者。渺渺愧風塵。

秋懷十首

兩月巴陵郡。搜詩朝暮間。空能飲江水。恨不上君山。昔者聞何至。今焉與盡還。才名或遺罵。坎軻分低顏。

大暑懼死鳴。祁寒愁仆僵。歲時空卒卒。身世益侵侵。問服移官歎。懷沙去國傷。終殊弋何慕。況事色斯翔。

漫谷寧終計。龍門已暮年。向來嗟獨後。今日可忘前。既經肯幹學。當思白首傳。猶須欣吾子。相爲語蟬聯。

我不識張父。聞之空有年。會題五字寄。僅以尺書旋。諸老沒已久。故家誰復賢。猶欣得吾子。句法早親傳。

西京劉校尉。上疏引春秋。聖學期深探。明時可妄投。他年王子表。今日古人求。幸甚聞無恙。頓能寬遠憂。

吾與徐斯遠。敬之寧獨親。詎須勞咄咄。徒覺歎踈踈。共樂名教地。同耕寂寞濱。傲裝堪並御。宜爾耐艱辛。

幾欲相酬答。詩情了不關。攜從五溪遠。直過洞庭寬。歎我終成累。多君不可刪。黃昏佇立久。雲盡覺無山。

憶我江東弟。書來得燈怡。寺居因市近。村舍與貧宜。兒輩詩書力。童奴薪水爲。尤當護吾竹。及此夏初時。

求友詠伐木思兄言陟岡那知符傲累。不了道途忙。照水形知瘵。臨風髮欠長。想渠能我憶。如我不渠忘。兩載沉湘役。雖勞何所爲。蝦行仍蛙渡。猶豫復狐疑。孰念狙猿把。殊勝手板持。山南與山北。舍子更從誰。真游兌唐德。與題詩不見。有懷其人八首。

險絕辰州路。曾聞一再行。看岳有留句。捫石欠題名。四世斯文事。平生一摺情。何當從此去。感念在先生。雨後林園合。風前裘褐輕。當遊元不惡。有士與同行。定識田中趣。殊勝俗裏情。誰過江驛靜。日聽笳與聲。月上侵衣薄。風來颯髮秋。有船寬信仄。無意計沈浮。誰念千山底。深懷二老游。更聞竟忘疑。詩就不成。幾歲天台住。今年雁鶩遊。心期在康樂。人謂作盤州。騎從真能屏。煙霞定賞幽。他時期一訪。好爲著詩留。議論歸臺閣。交情異笠車。不甘腰爲折。寧使髮成華。非非湖之北。悠悠海一涯。銅魚偶逢使。寄寄阿戎家。一紙日邊裁。千山微外開。所同唯甲子。絕異是人才。學問須傳授。君家有自來。嗟余獨何者。道阻乃從河。相從寧見樂。相別適知悲。况辱平生友。而堅晚歲期。已醒臨別酒。還讀送行詩。何況維舟處。蒼然暮色時。去矣不爲難。山長水又寬。未會搖短棹。已失危欄。厚意煩三友。相要下急灘。雖然除執手。願免別辭酸。

與成父別後有懷

何物催衰白。頻年屢別離。弟兄俱老境。搖落況秋時。汝水應余憶。哀江獨爾思。不堪行似棘。更對雨如絲。

懷明叔三首

結交不在早。傾蓋有餘歡。愧比陳蕃榻。猶吾陋巷單。新來幾日別。無計百憂寬。世俗輕交態。相期在歲寒。紛紛閱投刺。往往盡冠儒。歲晚見松柏。火炎知砥礪。寒廳憐我獨。玉趾賴君迂。政爾如修竹。何能一日無。微風吹甚清。缺月照同盈。盤礴得蓬坐。喧闐嫌市聲。何勝憶玄度。底處覺彌明。念我筠筒底。蕭然榻正橫。

懷王彥博徐審知

遮眼文書倦。可人親友賒。雨疎無更有。鶉鷄直返斜。兩鬢寧禁白。餘生孰可涯。關余三作徑。愧爾五其車。再見晦庵既有懷。

已別重成見。重來那得長。順流聽潑潑。冷日對荒荒。既歷冰霜至。還疑雨露勞。去留俱有念。搔首設彷徨。

懷道山呈元衡

故人移住遠。明月挂蒼煙。誰復相過語。何從共覓詩。白頭甘斗食。青眼望羣兒。想見靈山閣。雲峯夏念奇。

懷伯謨

爲憶窗間句。思從物外人。白雲空在望。青眼爲誰新。一別已數載。再來還幾晨。期君歸對策。過我莫嫌貧。

懷秉文

稍過湖頭路。臨流但遠林。打蓬知雨急。滿漿覺溪深。紅葉傳秋色。青銅慨古心。平生學詩友。兩地復離襟。

夜坐懷李季蓬

舊誦凌雲賦。新哦泣鬼詩。結交何用早。傾蓋許深期。捷徑看君絕。長途覺我衰。殷勤今夜月。全似過橋時。

過竹季水見壁間張安國所書天下第一真僊之巖知有融州使託附買季承書作二詩呈季水且

見井渴已止。投林心更欣。行方觸炎熱。坐覺遠塵紛。誰滿鷓鴣集。子猶鹿鹿羣。融州在何處。壁字帶巖雲。不見融州使。無從可寄書。僊僊忽逢字。驛騎想非疎。室近宜人桂。官勝衝尹驢。江南熱猶劇。嶺外比何如。至景城。懷溫叟。叔異南秀。欲題之。叔異曲江磯之菴已蕪甚矣。重增太息。

懷季水

送文叔入都兼簡乃弟華叔陳元齡周長知三首。浩浩寒流急。蕭蕭落木高。江山故雙劍。人物欠三豪。客舍已愁絕。風聲仍怒號。相思意無極。佇立首頻搔。

叔夜雖逃懶。元龍政坐豪。清談盡名理。老句逼風騷。才大端難屈。時平敢自高。驕驕合鸞轡。斥鷃祇蓬蒿。落落初寮裔。英英桐樹孫。科雖分進士。官亦到詞垣。出處身人作。中書舍人。近例皆如此。茲行不在言。故人誰健在。爲我謝陳蕃。

松谷門無鎖。迂齋席有塵。文叔所居松。山林從莽作。嘉開政須人。才識思難弟。儀型想伯仁。諸公皆衰矣。老子自段陵。

懷李商叟

舊隱屏風巖。而今半在村。作詩傳正派。對客理清言。我壻山中屋。君開竹下軒。風流要還往。一葉任溪喧。好在牛村宅。竹添相長枝。空餘相憶夢。不見寄來詩。苦節君若舊。卑官我判司。因來貴溪水。一爲洗塵縑。

懷謝子暢

中年非畏別。我自情鍾。慘澹千山雨。淒涼四壁雲。有時因悶得。無酒似愁濃。未說扶藜去。猶期一再逢。

寄處州李侍御二首

自聞開府幾。欲走郵筒。便有江湖役。仍遺病病攻。想多爲郡樂。亦復賦詩工。又最淮陽課。何時用弱翁。已上湘湖請。猶須漢臘期。則聽惟北雁。發興在南枝。貧已長年事。官寧向老爲。舊聞湘雨觀。猶擬和公詩。

送處州斯遠二首

孰有如公者。新州又處州。時人得稱誦。保俗記君侯。吏有循良擇。官無內外憂。願將田里事。一一奏前旒。珍重徐斯遠。茲行豈漫遊。過江探禹穴。下水到嚴州。損益觀其友。淵源問所由。我駒如有熱。君去莫能留。

送張王叔孝會二首

難弟詩初和。難兄蓋復傾。時方論名位。公獨敘交情。八座使邊節。舍人垂世名。用之俱未盡。衰矣看公卿。接壤渠陽郡。成歌別野賢。馬書竹列上。除日聽爭傳。水疾山危處。風高木落邊。栖栖憐倦客。渺渺送歸艖。

去冬十二月與成父分袂於上饒春見於溧陽又見於臨安成父竟先言歸作是詩以送之

客裏凡重見。天涯竟獨歸。急難徒杳杳。離別倍依依。夏木青圍帽。春流綠染衣。與俱端不惡。吾事故成違。

送沈善昌朝沅陵之子

論契繇先世。言交自酒翁。俱成落湖外。每恨隔湘中。得見無幾見。願同終罕同。如聞工賦好。無或嗜詩窮。送餽必達兼。寄章季亨。

人物稱夷白。星文仰少微。常云馬羣盡。乃得雁行飛。天外一再見。客中先後歸。因行謝章子。別久頓書稀。

送唐信州

立朝因事去。治郡乞身歸。世議無公是。人情有獨非。陶潛深避俗。張翰早知幾。試問還家樂。娘親只綵衣。

送陳監獄參告宜春

不見存齋老。風流尚竹林。一官香火吏。五字短長吟。快閣鷓鴣酒。仰山鐘磬音。何當同蠹版。不用動離襟。

送徐茂叔游宋衡

譽自賢關得。才由治劇新。諸公共推致。此去各通津。款我年猶弟。如何鬢轉銀。非關缺爲別。愁絕恐傷神。

送邢大慶宏香二首

客裏送行人。情鍾况所親。絮飄吟帽雪。花雜馬蹄塵。何處爲寒食。還家尙及春。園林檢校事。欠酒著詩陳。

送徐季純

觸目傷耶真。先生金玉人。須知託交契。不特爲情親。謁告歸何速。連環夢豈頻。還家已春服。探戲不妨新。

寄送潘文叔恭叔二首

夏涼方爲問。秋風又枉書。寒滋發安否。問學叩何如。斑駁驚催老。青衫悔負初。朝聞夕可死。何敢廢居諸。

送張交代

歷數肝江士。推君父子間。夷途有得漢。蓬步乃荆蠻。處臚方爭上。交情勿重攀。無緣更州縣。小試亦編刪。

寄送于去非三首

三載財難舉。諸公競已知。處書常香至。寶幕每年辭。玉立風神峻。河傾議論馳。他年繼賈處。應有後人祠。

送劉伯瑞四首

長憶遼齋老。附我五言城。世上幾朋友。吳中君弟兄。頻年欣再見。南走復東征。情話悅親友。交情見死生。

送李仲詩二首

武陵會遠客。主簿作南征。種想經行地。猶含賦詠情。故人如見問。白髮欲千莖。卻記相逢日。回頭歲月驚。

雪中四詩

歲既連連早。天恩錫履屐。匪霜伊作雪。因煖遂成風。信豈期夕際。誰云反復中。寒庭苦無事。冷語卻慚工。

九日懷周仲材

吹帽今朝是。登高舊俗同。窮鄉怕逢節。病竹怯臨風。此日千憂裏。他時一夢中。白衣殊不至。空繞菊蘿東。

九日有感

家落淵明後。淒涼九日期。尋花漫青蕊。對酒祇空卮。林密棲鴉早。江寒泊雁遲。樓高無那倚。絃絕有誰知。

雪中四詩

歲既連連早。天恩錫履屐。匪霜伊作雪。因煖遂成風。信豈期夕際。誰云反復中。寒庭苦無事。冷語卻慚工。

對雪有懷

幽徑朝披雪。寒村晚對晴。眼邊多意思。詩裏欠天成。一官猶餘綠。多田肯借耕。鄰家歲春務。客子動歸情。

今代知名士。君家第一門。不惟文獻在。政自典型存。臺閣期平步。沅湘莫斷魂。平生翰墨事。茲可壯其源。

送周袁州赴鎮三首

百里更題輿。纒分刺史符。循良重他選。途轍詎常拘。不但治文牘。要令歌袴襦。感休羣笑裏。無或謂民愚。

送吳元默自潭還撫二首

臨汝差池再。長沙邂逅初。飄零渠念我。留滯我嗟渠。盤礴雖云久。追隨固若疎。未知從此別。後會復何如。

送潘元壽

裴亂遠初載。飄零得晚交。薰蒸欣糟麴。塵土困枋枝。折柳分青帶。贈蘭開紫苞。君行過懷玉。下有我衡茅。

送吳翁子應過事湘謁令李思求

藉藉馮山寺。堂堂忠獻墳。幽光發泉石。義氣慘風雲。文舅雅能賦。令君深好文。懸知契談腹。不待對爐熏。

九月五日具草酌同查博審知成父集於普寧山半亭作詩二首

探支重九日。試手菊花前。論盡人繁寡。躬行自淺深。風能度林杪。月亦吐山陰。四鶴蟲仍起。中還著我吟。

九日有感

平生羞狗監。何曾失羊斟。與子風期尚。相要林壑深。分甘駒在谷。寧事鶴鳴陰。此日胡爲樂。詩成改又吟。

九日懷周仲材

吹帽今朝是。登高舊俗同。窮鄉怕逢節。病竹怯臨風。此日千憂裏。他時一夢中。白衣殊不至。空繞菊蘿東。

九日有感

家落淵明後。淒涼九日期。尋花漫青蕊。對酒祇空卮。林密棲鴉早。江寒泊雁遲。樓高無那倚。絃絕有誰知。

雪中四詩

歲既連連早。天恩錫履屐。匪霜伊作雪。因煖遂成風。信豈期夕際。誰云反復中。寒庭苦無事。冷語卻慚工。

九日懷周仲材

吹帽今朝是。登高舊俗同。窮鄉怕逢節。病竹怯臨風。此日千憂裏。他時一夢中。白衣殊不至。空繞菊蘿東。

九日有感

平生羞狗監。何曾失羊斟。與子風期尚。相要林壑深。分甘駒在谷。寧事鶴鳴陰。此日胡爲樂。詩成改又吟。

雪中四詩

歲既連連早。天恩錫履屐。匪霜伊作雪。因煖遂成風。信豈期夕際。誰云反復中。寒庭苦無事。冷語卻慚工。

對雪有懷

幽徑朝披雪。寒村晚對晴。眼邊多意思。詩裏欠天成。一官猶餘綠。多田肯借耕。鄰家歲春務。客子動歸情。

雪中四詩

歲既連連早。天恩錫履屐。匪霜伊作雪。因煖遂成風。信豈期夕際。誰云反復中。寒庭苦無事。冷語卻慚工。

對雪有懷

幽徑朝披雪。寒村晚對晴。眼邊多意思。詩裏欠天成。一官猶餘綠。多田肯借耕。鄰家歲春務。客子動歸情。

頗怪風能急，還疑雨不成。疎疎聞夜半，瑤瑤及天明。安否妻子念，乖離兄弟情。誰令負湖海，政使落蠻荆。

松竹夜枕聽，窗扉朝起看。雖成見現喜，敢廢履冰難。照映形知穢，嗔呵詩故寒。要能窮極覽，安得振飛翰。陰巖猶施白，朝林已沐青。墜鳥飛葢蔽，射日染笈炎。使恐歸無迹，聊須記所經。耳聲并目色，佳處若為形。一雪豈戲我，嘲晴逗起予。寺逢東野古，梅誤北枝疎。發興清無極，深行畫不如。冰泥漸融釋，卻恐汚衣裾。

十二月二十九日雪三首

歲是明朝盡，春猶半月遲。人言無復雪，天意肯違時。宿麥爭萌達，遺蝗絕類滋。年豐如可待，吾豈病長飢。犬吠非因盜，雞鳴已後晨。穿窗殘月在，布地落花勻。我亦驚霜鬢，誰能念曲身。久晴常畏病，逢雪更憂貧。蔽天捲地雨，動地忽驚風。芋絮添加力，杯觴稍費功。山川相映發，竹樹失青蔥。幻質知難久，茅檐溜已通。

雪五首

散集瓦甍鳴，風橫窗打聲。陰來由有漸，落去勢難平。龍具愁終夜，鴉衣起遲明。兒時故在甚，老境只寒生。臘裏逢三白，詩中得數書。書生真有癖，習氣果難除。更上高樓望，聊將遠目舒。天災如可弭，凍死未憂余。舊揭猶堪看，長炊不待營。江磯有漁者，山徑亦樵行。爾勿資閒詠，渠應甚苦生。還家對妻子，半段與妻羹。戶戶新充竈，家家爐作牀。懸知火明暗，是繫體炎涼。為俗陋至此，斯民真可傷。詔條先勸課，王政本耕桑。夜久寐無覺，曉來微有聲。雞鳴疑遠對，鼓動忽孤城。吳縣留妻子，殊方老弟兄。懷哉一斗粟，於汝豈無情。教授以值梅，韻賦雪詩著同之五首。

窮巷朝仍掩，寒廳午未開。人誰送酒直，鴉為致薪材。已倦除頭垢，寧能拭硯埃。高情蒙枉記，好句數能來。平地疑無地，知時復過時。梅花逼南嶺，雪嶺直西陲。免狡猶迷窟，禽低詎立枝。推顏如我者，道惡欲胡為。俸薄愁斯立，錢長困拾遺。錢將將有賦，零落不成思。凍結須頻折，烟凝袂半縈。陽春竟何在，幸歲以為期。窈窕綠江路，幽深隔岸祠。為梅期載酒，因雪重磨詩。儻匪相娛樂，時能道歲時。出門妨積凍，散策待晴曦。賸有騎驢興，終成閉戶居。江山時畫開，松竹隱僧廬。但遣官成集，莫言丞負余。可於風雪際，頓使唱酬珠。

次韻翁文喜雪二首

雲蔽初疑雨，雲開復似晴。北風何自起，南雪驟能成。沴氣應無作，東郊看有耕。怨咨懷往咎，驢喜見今情。豈非絲素白，顏是酒爭紅。獻瑞吾無與，哦詩且課功。要攜藜杖出，安得凍泥通。事已空梁苑，公今亦醉翁。

嘲晴

薄雪未滿早，苦晴翻劇喧。長林無悴色，幽鳥亦多言。縱喜春當復，還憂病作煩。梅花慙驛使，芳草望王孫。

五言長律詩

春雪四首

早歷三時久，荒成比歲連。祇疑吾邑爾，復道數州然。懷懷溝壑盛，嗷嗷釜釜懸。縣官深憫恤，長吏闕流宣。賑米多虛上，蠲租豈盡捐。越心誠味已，受賞更欺天。敢謂皆如此，其間蓋有賢。大江分左右，萬口說朱錢。

江西蘇州仲韓使君

隨麥苗尚短，畦蔬栽未勻。既飢還苦儲，皮腹復常春。往者雖深念，天乎本至仁。忽來風不斷，遂但雪無垠。滅滅初兼散，霏霏且蔽塵。田家欣鼓舞，客子敢擊呻。破衲深陰夜，生薪急燎晨。無從漚醅舊，聊且賦詩新。嗚嗚鷄啼曉，宿宿犬吠村。遇樵微有路，因汲半開門。老子將停軌，與人請載奔。詰朝如未已，兀坐復奚論。我亦貪奇觀，行因用汝言。既孤裘坐擁，寧憚筆時按。柳絮借陳語，梅花憶故園。凍路真易折，皺手詎能溫。天外難摹境，眼中無數詩。未能憂凍死，真復是狂癡。不廢書深映，宛同驢借騎。高低酒價間，遠近佛塵知。要學禁物體，良由多愛奇。悠悠竟何得，役役設成疑。有弟歸先我，因渠屬有思。王徐吾畏友，印幼所嬌兒。

次韻何叔信雪夜

夏日苦炎熱，秋風灑靜便。一年還欲盡，萬事不如前。觸目長昏霧，憂心抵瘴烟。詩人吁養鬼，烈士恨飛燕。本意多閒暇，何為亦糾纏。陰風聽門壯，積雪見山巔。蟻屢遙思著，荷衣狂欲牽。當君開卷讀，是我枕書眠。願唱何寥落，乖離易歲年。亦當為有賦，枉贈忽同然。

雪初作懷成父弟及諸子

歲事方成早，山行敢願晴。雪花纔若灑，冰液忽如傾。孤役事私已，羣生足慰情。泉源滋久竭，隨動動深耕。冷落三家住，凌兢獨木橫。暫從求束縵，還是問前征。凍雀成頻墜，荒雞誤曉鳴。憶兒衣孰授，懷弟艇猶擇。便可銀三徑，因之治短檠。豐年今可必，與汝飲藜藿。

雪中懷成父

只道渾無雪，那知待得春。人情聊自慰，造物信如神。囚早拘常數，乾坤本至仁。麥遲猶可種，米賤況多陳。問我官居趣，還如宿昔貧。未能發簿領，長苦計剝薪。對此得無感，慨然成久嬰。更聞江左弟，仍困飯中塵。

雪

動地風初作，披空雪遽鋪。幽能吐山岳，遠至卷江湖。萬籟繞迷屋，紛紛送塞途。月疑常掛曉，日為不成晡。徒倚詩難狀，憑陵酒易無。近人憎犬躍，在野想鷹呼。勢重微摧壓，滋深快洗蘇。當發竹柏折，且救蕙蘭枯。順喜連時令，寒暄恤病軀。年豐物無糶，此外亦何須。

奉送純父元之昆仲

春江足風雨，雨裏送江行。黃綬我白下，絃歌翁武城。題輿適茲地，捧檄重相并。遊逸得兄弟，從遊成友生。臨分皆有贈，離病可忘情。中壘經窮旨，建安詩著名。絕知得世遠，可但決科榮。江右連江左，相期茂厥聲。

見月有懷

中秋不數日，明月未頻看。向晚雪無滓，初宵露未團。幽幽但庭內，渺渺屬河干。地迥空無礙，灘長靜不瀾。巴童擊小艇，漁父舉長竿。墨本句中畫，詩工珠在盤。莫親談乾乾，空復夜漫漫。客枕成疲臥，書窗記讀殘。

發揚川

獄事生人繁。使臣王命將。移官乏童馬。泛宅特舟航。浩浩沅湘疾。滔滔孟夏長。妻孥與微祿。盜賊幸空囊。水驛纒容借。風帆又趣張。誰與可尤怨。政爾賦行藏。

送張王臣

邂逅高標識。漂流仁里依。君爲邪者去。我亦非州歸。風月情何已。江湖便苦稀。政嗟書莫數。忽喜塵重揮。論事多驚俗。談詩每造微。方能以文會。邊復覓征衣。常伯賦驄像。詞垣鸞鷲飛。官今況京秩。名且達天扉。天馬當雲路。沙鷗合釣磯。無庸問車笠。要亦不負機。

送唐德輿

國朝唐與蘇。不數漢相如。繼彼二季後。當茲三世餘。青雲曾給札。班駟尙題輿。古義惟知學。時人或謂疎。郎度歸繁馬。阮籍倒乘驢。日月且逝矣。賢才終舍諸。何遲問安在。可使賦歸歟。直自枉清宿。邊過彭蠡湖。峴江飲鄉水。盧阜訪林居。翰墨深懷趣。登臨想畫樓。峴山孤滿翠。栗里漢宜舒。執友半廊廟。先生事里閭。家聲紅藥省。人望玉堂虛。計日豈假薄。匪朝應詔除。公其作鳴鳳。我自伴春鵲。

章泉稿卷三

七言律詩

寄唐德輿時決獄辰沅

生平但識古書耽。老至方知世路諳。君想歸途在巴蜀。我行何日返東南。江湖比苦無書疏。風月今憐阻笑談。暇日銷憂應有作。簿書仍急亦何堪。

與世美奉詔行分竹決獄甲戌判袂之武陽壬午還宿中興寺而得世美自延平所寄詩因次韻
燈背宵憂動遠旌。收催諸道決繁囚。承流宜澤彌兢惕。履險航濤敢滯留。南北分馳纒數夕。重輕釋繫已三州。高材想盡哀矜意。美法當從勿藥瘳。

次韻斯遠晨起見示

雲行日候西東。更卜林啼與穴宮。乍見天邊成四合。不知山腳本來空。豈惟吾輩憂艱食。更說軍儲僕屢豐。詔旨已聞湯自責。缺然深紙疏由衷。

見榴花寄周丈

安石榴花照眼明。去年四月在都城。曾於古錦窺畫帖。更以香醪酌兕觥。照臨屢嗟紅最盛。龍光今想綠增榮。定王舊國重看處。門第蓬蓬祿已更。

過會季水

飯餘頗欲步尋茶。行到溪頭小隱家。密竹自憐今歲筍。餘蘆猶有後番花。耽詩歎我寒仍瘦。養氣知君老更華。夏木扶疎更應好。要分微草伴鷗沙。

次韻答斯遠見過

荷書零落不能收。漫說當年寒具油。歸至未成三逕壩。契深重飲百年遊。交情要是樂莫樂。世態從渠浮自浮。雨薄雲開冬似暖。一杯相與共扶頭。

過在伯于學中因而留飯

種竹栽桃久已成。滋芹折杏尙留情。一官何可占遐志。萬卷懸知有舊盟。得酒更能頻飲我。賦詩未穩每從兄。向來準擬俱歸去。今日參差不遂行。

暇日過在伯因而留飯

身在山中不見山。興來騎馬到江干。幽憂本藉登臨釋。個人還因笑語寬。半歲相從終歲別。束書可作素書看。我雖無友不如己。卻恐君思取友端。

六日復飯于審知家作長句并呈彦博

門徑蕭蕭奈木風。問君胡樂此安窮。君家有五言宮與雜今古。一飯留人隨儉豐。白雨已催蘭楫浪。綠樽尚礙菊花叢。可人更約王郎子。共上山亭送遠鴻。

宿王氏新居晨起興懷

幽事關人自啓門。桂林殘月似金盆。眼中渾是舊圖畫。詩裏卻無新語言。未恨此身常寂寞。厭隨羣動作嘲喧。南山莫負平生志。手植修筠今有孫。

筋竹寺僧居那。錄寄寺中留題。因次孫溫叟所用趙南雄韻寄居那。

夢向清江不見淮。覺來身乃太行車。新居寄我山中集。倦枕彈忘午後茶。愛此好風當北牖。待來明月望西斜。但憐獨鶴歸何晚。不問滿林先脫鴉。

雨中有懷

春風吹雨暗連朝。聞道溪南欲斷橋。忍使碧桃拋密葉。更堪高柳折輕條。成都舊日空存壁。陋巷歸來只掛瓢。想見諸公方痛飲。坐看雲脚度山腰。

過乘文

相過每飲必論詩。濕吻沫濡真自疑。名且不爲身後計。意寧能問俗間疑。世皆競取君公謂。我獨何妨爾汝爲。日暮劇談殊未了。臨分更爲月遲遲。

夜月

昨宵一雨著全祛。月與新涼入坐俱。喧寂不隨羣動役。形骸肯效俗人拘。江湖萬里風爲御。枕簟高秋肺合蘇。三五縱圓晴未決。爲渠吟絕麗霜鬚。

送孫子肅子儀兼寄子進

自君來主玉光亭。老柳頻看秀又青。雞黍欣留故人飯。文書惡雜長官題。鄉來念別今真去。從此微言孰為聽。伯氏膺門季同役。歎予無策佐揚舲。

送梁和仲兼謝吳丈三首

故家人物久荒涼。政為詩書種不長。邂逅得兄真大雅。浮湛如弟漫斯狂。平反已與于張輩。文力更居崔蔡行。以萬鈔官雖足喜。奈何塗轍備尋常。學詩將老竟無奇。猶有求交氣未移。臭味祇知論翰墨。情親元邁與墳扉。見來草草都能幾。別去悠悠孰慰思。衡信兩邦開解拆。叩門他日得追隨。不但言歸自乞歸。使家幕府兩相違。換官雖用朝廷法。竊議難逃世俗譏。適我慍于心悄悄。送君往矣柳依依。若見河南應枉問。為將前韻叩天扉。

重送劉伯瑞二首

茫茫樓鼓越征航。草草郵亭共別觴。對面已疑時節換。分襟難復話言長。君今去路雲霄通。我政落身霜。鮑傍遊近詩成儘。垂寄年年有雁到衡陽。連朝細讀遠齋詩。感舊傷今意可知。陶寫要憑杯面綠。蕭條祇益鏡中絲。人生未免乖離恨。君去足寬兄弟思。曠未作官文解印。獨嗟和也廢吹篳。

寄送府判寺簿先生二首

大師傳聞發武昌。歸舟復道抵維揚。幾年風月欠李白。今日河山須子長。要為中興考形勢。豈徒餘事著文章。翻然欲去無翎翅。自歎不如鷓鴣行。朱游不肯留東閣。子政猶須棹秘書。自有大名喧宇宙。豈勞當路借吹嘘。舟中加意謹糕飯。日下即當來詔除。大度如山要梁棟。不應空賦愛吾廬。

送愚卿兼簡魯卿京鄉

逢人盡道為官去。為訪名山祇有君。屐底衝殘大仰雪。筆頭帶得祝融雲。區區自替王逸少。歷歷臥遊宗少文。歸見二難應細說。恨余佳處阻平分。

以山藥傳情園茶送向伯原用舊韻

江郊重數少陵堂。草木依人亦耀光。柏藉扶持難雨溜。竹逃削伐易雲長。雞蘇為粟類熟炙。熟炙事見山茗溪茶同摘者。詩有補。我願糜遺更加壁。助其間字有過揚。

公擇過門告別口占送之

平生幾作送行詩。展卷常增別後思。我分無堪祇貧賤。君林未免尚驅馳。江山此去雖多識。桃李何心亦念離。邂逅有人類寄字。要知安否慰孤羸。

送章季亨

隨檄常懷舍舊。廬值公作已數旬餘。攝官政道為倏契。投迹仍容借屋居。詩社三年暗唱。交情一意保終初。莫嗟了事真良苦。去讀人間未見書。

送潘端叔

長沙送我枉君辭。懷玉逢君動我詩。不是固違良友戒。含渠寧堪遠遊悲。雁來海角平安訊。春到湖邊南北枝。儻憶平生故人否。衡門之下有棲遲。

潘元壽以九月十一日行。莫令君傾客。攜具泛舟。儲之。善用九日。留作詩。要莫及徐丞同賦。以送潘。

江閣初登柳未黃。坐看葉葉亂飛霜。壯時自倚矜詩膽。老去深悲廢酒腸。浩蕩頗思隨汎鷁。飄零那對離觴。朝天願即送君去。而我終為肺病妨。

送王贊子襄

傳能聽雨眠窗底。忽起看山到水邊。遂性不如街巷鳥。流行何況下江船。不難屈子南征地。寧識秦人避世仙。邂逅相逢又相別。一杯重把定何年。

送陳擇之從留尚書時。便呈鄂州劉別駕。

聞道尚書鎮益州。故知朝取杜參謀。孤舟南浦欣相遇。萬里瞿唐送遠遊。爾後有懷惟蜀道。幾時因使覺蠻陬。經行訪古應成賦。我所思兮黃鶴樓。

送趙興國

憶昨屢過叢桂坊。誦詩說賦聲琅琅。飄流倏忽歲幾換。邂逅分攜天一。方治狀如君行且召。賦歸於我策為良。一篙清漲百灘沒。愧此蕭然鷓鴣行。

懷成父

柳黃初作一庭秋。詩瘦寧消萬古愁。客子豈無衣褐念。飛鴻猶作稻梁謀。早須微祿非因酒。晚願全生但守邱。望爾不來來且去。江頭吾已具歸舟。

懷成父弟

竹裏人家茅舍烟。竹籬崩缺澗鳴泉。幾聲啼鳥隔林曉。兩樹桃花相對然。古路經行斜更直。好山迎我後仍前。雙謀坐睡還成覺。春草池塘思惠連。

午夜懷子肅昆仲

夢裏槐安底處宮。夢回依舊向來空。竹陰可藉日已薄。柿葉堪書霜未紅。酌酒誰知幽子獨。縱談那得兩君同。詩拈信手初無味。閒向西窗運禿翁。

寄周愚卿昆仲

眼邊風月佳如此。把卷題詩卻未工。股喜俗塵如世隔。更憐清趣與誰同。荷錢水榭公懷我。枴合茅筇我念公。相與阿連當此夕。停杯剝芡話吳中。

四時佳節惟重九。況接君家鴻雁行。乃以病軀親藥石。坐防山屐共登船。別來忽忽春逾仲。望極悠悠

莫常。想見回頭登眺地。清源雲合望洲長。

宜興道中望銅官山。懷孫子進昆仲。雙簡子儀。雪與銅官相白青。幼成豈亦自仙靈。頻年此地凡幾過。絕境今晨得再經。野鴨陣飛驚撲漉。賓鴻獨叫苦

丁寧。平生畏友三孫子。海角邊頭似曉星。

自宜興過溧陽

荆溪路入白雲徑。勢與松江相並寬。政以撥輕憂逆浪。忽逢風轉起飛翰。須臾又報一舍過。轉阿應無百

里難。卻恨銅官易成遠。不容雙目細留看。

自江下徒步至廬山 雲嶺模糊積未消。雲林爛漫合仍飄。一兒跨犢飲田水。幾擔東梅同負樵。泥滓無嗟廬山路。魂棲正避浙

江湖。汗人更爾縹緲。滿眼何無詩思饒。

過豐城見甘叔異懷孫溫叟

劍氣當年屬斗牛。散爲人物向南州。時平未可蘇門隱。道在何卑幕府留。聞道爲賢多受賞。未應此士獨

遺搜。經行不暇窮三徑。邂逅羊求詢舊遊。

送鍾子孫解官而歸

三年簿領淹佳譽。一日江山問舊程。卻恨過從曾未數。浪緣文字許深評。已傳相國知韓愈。安用河南鄭

賈生。此去看公副時用。便應容我老農耕。

送人赴闕

雪後晴催江上船。一杯政爾話蟬聯。人生契闊可堪數。後會渺茫還屬天。萬壑向來非草草。除書此去定

翩翩。西湖處士當年句。借問沙鷗若箇邊。

衢州城外

纔得新晴半日強。廉纖又復蔽朝光。梅花踏踏春將暗。麥壠青青餌欲香。野水數彎流以決。晚山幾疊澹

而長。秋風紅葉騎驢去。歸日侵尋且戒陽。

送張王臣還峽州兼屬峽守郭郎中季勇二首

九州四海張安國。翰墨文章自出奇。無復若人空閣象。忽逢難弟更名詩。流風善政未云遠。家世斯文當

屬誰。我愧不堪門戶寄。相逢款息在於斯。

久矣聞風折角巾。近來乃得誦詩新。雨奇晴好西湖賦。梅落草生三峽春。曾見使君與周子。中四湖唱

事生時之句。再拜因行爲多謝。尺書願寄恐無因。靖州儻有平安使。佳句驚人厭厭頻。

送王汝之江西二首

一杯濁酒慰飄零。百首新詩見典型。笑買扁舟又西去。恨子篷戶只深扃。向來兩合滕王閣。復道棹迷蘓

子亭。珍重君行煩寄語。明年訪古會重經。君行應到鬱孤臺。惆悵登臨記昔孩。別酒尚過三徑菊。歸鞍好待一枝梅。將軍揖客能增價。幕府羣賢定

挽才。我亦方謀下吳會。未知何地得重陪。

簡張王臣借觀紀行詩卷

同訊騎鯨已莫追。池塘生草但傳詩。與公縱說江湖隔。有弟解談京洛期。政爾飄流落傲傲。偶然邂逅誠

天涯。論交於此夫何敢。行紀相從得借窺。

張以詩卷來再用韻謝之

絕嘆風流不可追。賴聞難弟更能詩。半生求識終無遇。一見于今已後期。昔在登荆執纜理。後來秦漢始

津涯。征南政欲圖經借。把卷如同禹穴窺。

過商叟林居蒙示半村詩集及會吉父宏父王元渤詩卷因用前者奉簡之韻作二詩上呈商叟許

抄半村詩集見遺故及之 只道詩家無續燈。半村今喜見孫曾。非關學藝異王好。自是文章多命僧。題贈向人無苦祕。流傳後世豈

無能。溪頭願欲連朝住。舟子催行底見仍。

結交早日類知名。豈但當年王與曾。野鷺家雞隨所嗜。玉環飛燕詎宜憎。答歸久矣成深悟。驚馬猶當勉

未能。好取他山網翠刺。客來傳寫怕相仍。

趙新州枉示數詩皆弋陽往還所作。經行道間。有懷其人。作長句寄之。

一飯留人宜甚真。數篇仍出好詩新。追隨卻恨向來少。恨望空增別後頻。到處鷺鷥如習熟。轉經山水盡

精神。可憐吟諷多餘地。只是登臨無若人。

頃與公擇讀東坡雪後北益二詩。歎其韻險無容步。背約追和。以見詩之難窮。去冬適無雪。春正月

二十日乃雪。因遂用前韻呈公擇 想思不是冬無雪。留待春風鬪冷嚴。病骨未登衣乏絮。早餐寧歎食無鹽。豈添鬚落元同色。竹影參差半

入簷。坐守地爐應不厭。破窗平見北山尖。

雲埋老屋無薪賣。晨起謀炊自毀車。覓飽預期千頃麥。破慳先試一春花。便營野屐尋茶戶。更約梯池當

酒家。處士祇今疑姓賈。壁間但沒挂錢叉。

初八日過總持。以雨不得觀龍井。休日再往。經儲子亭。又過南昌縣側。訪梅仙舊宅。黃冠居之。觀名

履易。今爲報恩光孝。滿城車馬走塵埃。湖上幽蹤長積苔。喟嘆高風尚千載。殷勤兩日爲重來。吾生詎老五斗米。此地終期三

徑開。大風崇成非往者。況子擁腫自枵材。

登清音堂。訪介菴壁間留題。已有漫去之者。偶成長句。

十日溪行雨霧深。曉晴催我強登臨。壁間變滅龍蛇字。海內傳流金玉音。欲爲廢興聊下語。不堪山水感

人心何時遂此扁舟志。古斷鴻波得細吟。

夜坐讀書有感示兒姪

老矣讀書如欠綠。心非敢後足難前。切磋商有道方成器。棲義無功敢望年。搔抑空憐髮種種。摩挲仍愧腹便便。吾家門戶何所寄。但願兒曹相勉旃。

書懷

春風吹雨又吹晴。柳樹能青桃樹明。細履野蹊初見蝶。卻行幽徑未聞鶯。布衣雖破猶堪典。菜甲雖稀亦可羹。政擬遠同嵇叔夜。一尊濁酒話平生。

書懷二首

要令多病也身輕。安得長風水盡清。瑟瑟泉流沿澗壑。疎疎松吹轉空鳴。生平舊隱難離舍。老至危途遂髮生。松柏後凋聞古語。若何秋菊敢齊名。

去日春江白芷生。再來秋野地蟄鳴。浩然已分不才棄。張翰安能郵後名。自嘆還山何太晚。政須杯酒為深傾。恐恐邀敬多官府。與想桃源源上行。

困坐窮山無以娛。日用隨齋問訊寄幸夫。并呈隨齋。

少陵苦憶將廉頗。才似淮陰亦奈何。豈待秋風方憶館。不堪夏日況揮戈。分當甕甕終隨後。言敢譏譏取廉詞。世事多虞未知免。鴟鵂復坐不能歌。

張涪州出詩數軸。皆紀用兵以來時事。有感而作。

咸時賦詠屬英游。又向涪江說去秋。兵甲未休須壯士。閭閻乃敢問封侯。頻年青坂陳陶恨。到處陽春白雪留。誰道東歸窮傲骨。飄零落落照扁舟。杜詩去秋行去涪涪江木落時曾始走其誰家兒

鼓浦薄呂公用沅陵韻見貽因次韻

一經早已媿家傳。三尺猶思絕並緣。位下故知難及物。業荒空復度流年。要求廟合作歸計。未必上公能記博。多謝為傲不相棄。運朝枉贈有詩篇。

奉寄德化令黃商伯及承嚴道二首

近因周子出家書。乃得知君近起居。復道移官在城府。未知幾度入匡廬。晉唐舊刻故存不。林整幽人今有諸。想見經行屢成賦。不妨傳寫總遺余。

寄聲江夏無雙士。併謝藍田不負丞。管徹經行有題贈。江湖別後欠緘滕。一時交舊半為土。老我鬢髮遠可憎。獨是對書思友益。夜窗長短短燈燈。

送鼓浦呂主簿

參佐已能迎刃解。絃歌更整亂絲琴。胡為易地皆馳譽。信是高才本出羣。良木更須深雨露。善禾端自力耕耘。仕途似子誠難遇。別語如余敢不勤。

謝徐大雅見過

霜風索索枯條。令我亡餘首屢搔。懶效揚雄作奇字。政同靖節湛新醪。朝來怪底兒童喜。何處肯來車馬勞。不是東都徐孺子。誰能背俗訪吾曹。

十四夜元衡見過

餘醒索寞政須眠。多謝君能佩酒壺。回首林園重搖落。岸巾風月且須臾。不須相對哀囚楚。何日扁舟俱下吳。雅意從來在松菊。放言不用屬專臚。

菊

蕊菊伶俜不自持。細香仍著野風吹。少年踴躍豈復夢。明日蕭條休更悲。潭水解令胡廣壽。夕英何補屈原飢。我今謾學薛陽隱。晚立寄懷空有詩。

菊殘有感

病竹支寒政覺難。莫驚蒲柳望秋殘。淒涼不但歎荒菊。寂寞更堪傷敗蘭。有髮已霜那得制。無英可落若為餐。玉山不遠竹遲實。天驥長飢愁風餐。

僕生平四到月巖寺。而不識雲洞。謾與長句。

祇今四到月巖寺。不辨一為雲洞遊。世事紛紛變蒼狗。前途役役喘吳牛。細聽風合松楠響。應是雨催禾黍秋。留冰從來雜玉。攀騰政爾羨猿猴。

十月二十日晚風雨大作

飄飄風聲萬馬奔。我方愁絕坐黃昏。了無鼠輩窺廚冷。頗有狸奴同席溫。靜裏頗能除妄想。病中還欲寄空門。四時鼎鼎催人老。羅菊銷香梅返魂。

喜雪投王守

千騎朝朝仙佛祠。玉花夜散答慈思。守惟民慮知何德。天不人違固可知。擬效聯詩家契闊。念將乘興隨清風。歌呼且與鄰翁醉。樂我邦君政不疵。

春雪

寒氣春深未肯歸。雪花夜半忽成飛。耳聞北地常如此。身老南方見苦稀。下歲唯知念豐歉。談天不敢說祥祲。江陵見李迷高下。千樹郭西疑是非。

微雪

嚴落初疑集隕珠。雪飛驟覺幻成圖。層間隙窺疎密。屋頂樹頭看有無。夜度佛鐘清澗谷。曉聽漁艇舞江湖。平生無限幽深意。付與匡林竹火爐。

微雪招何丞明叔飲不至

經冬不雪苦嗷嗷。快手真成一戰塵。坐對瓦溝成委積。直疑鬢角共蕭蕭。屏除熱惱春無瘴。寧郵芻蕘價益高。不見揚州舊詩伯。尚欣湖海獨爭豪。

在伯見招觀雪。因同貴溪尉曹登鄰寺之經樓。且云。長起境物殊勝。再用林字作詩。蕃亦次韻。

藍與札度城陰。驚起衝波鶴噪林。當子倚闌成句管。政余擁榻坐檐深。裴回更盡高樓覽。空闕思收遠
 整香笑謝主人能。命酒不然寒甚不能吟。

雪既未已。故且問作。再用林字韻。呈在伯沅陵。併謝德章。

雲物皆然尚壓陰。微聲琤若更過林。憑陵竹葉淡仍薄。埋沒梅花幽復深。賦枉高辭成楚調。獨憐晚歲欲
 南音。勿多擾擾求周孔。欠一躬耕梁甫吟。

雪多矣。豈復人歡歲之所宜哉。復用韻呈沅陵丈。

雪已傷多尚積陰。風仍助虐屢號林。市人祇喜青帘近。木食應悲黃獨深。不但茅茨憂凍死。更聞巢穴作
 更音。此詩蕭瑟誰能聽。有魄當年寒地吟。孟東野有寒地百姓吟

次韻在伯對雪見示

初迷庭砌與牆陰。旋著遙山及遠林。飄灑故看朝已積。積粉更覺進彌深。東都皎皎關門臥。魯國寥寥振
 履音。作氣再發三則竭。強拈愁筆和高吟。

雪中用俞克晦次公擇明韻之韻呈克晦。

幽雀徐行被綠苔。不嫌寂靜肯頻來。款門不是緣因竹。琢句何妨更有梅。要作灑橋衝雪去。恐成刻曲掉
 舟回。寄聞閉止老居士。好對春風酌凍醅。

雪中寄懷公昭丈。

聞訊先生江上村。雪中高興與誰論。乍明不厭雞啼盡。忽散應憎鶴踏翻。聞道為梅新作圖。更期因竹別
 開門。老來執念幽居趣。愧我飄流不自存。

次韻斯遠雪中見簡

粲粲梅開亦大奇。雪來豈亦妒蛾眉。紛紜八表同昏際。錯莫千林欲暗時。閉戶孰能憐我獨。街泥聊復問
 君詩。窮冬物色無多許。不付吾曹更與誰。

次韻審知見示梅華長句

春入孤山今主誰。空留四海舊傳詩。平生我亦有成約。病起驂欣逢好枝。欲向園林窮勝處。不堪風雨苦
 淹時。忽來絕唱驚寒眼。勢比南朝更屬奇。

進之雪中見過明日歸湘潭再用前韻二首

澗材滿眼不能收。忽報君來為舉頭。寸鐵不持難白戰。汗渠何敢映清溝。飛飛望絕千山鳥。浩浩心馳萬
 里鷗。布遠家貧乏供給。燒煩終日肯淹留。

但見紛紛勢莫收。要窮衰若為頭。路迷界眼疑無地。水失汀洲僅比溝。我欲出郊思借塞。君歸乘艇喜
 衝鷗。長來自縮其衰矣。絕域明朝不更留。

雪中遇雪不勝家山之思。催海庵寫詩及書

兼枕囊囊景傲風。曉窗還見雪填渠。梅花未放臘前葉。雁足無別後書。故態誰其哀范叔。倦游身自困
 兼枕囊囊景傲風。曉窗還見雪填渠。梅花未放臘前葉。雁足無別後書。故態誰其哀范叔。倦游身自困

相如。贈言故愈梯袍賜。載路何須驅馬車。

梅花六首

平生欠汝暇詩債。歲歲年年須要還。未至臘時先訪問。已過春月尚躡攀。直從開後到落後。不問山間與
 水間。卻笑淵明賦歸去。庭柯日晒自怡顏。

勁草端能抗疾風。歲寒適識後凋松。是知植物多尤異。更有梅花巧耐冬。青女素娥能莫逆。異二滕六設
 奈凶。嗟予自幸非根。健語聊須發塊胸。

平生留落半天涯。處處逢梅是舊知。老樹半侵江側岸。疎枝斜出竹間籬。雪初霽處見鳴啄。水不波時觀
 鸞。馳譽丹青非我事。舊游歷歷尚堪詩。

梅從何處驟知名。句入林逋價轉增。佳故品題因度遠。暗能摸索為香凝。每逢陳迹空搔首。不見斯人但
 服膺。菊徑依依憶靖節。瓜田草草念東陵。

畫輪形似已為非。北牡那窮神駿姿。莫向眼前尋尺度。要從物外極觀窺。山因雨濤青增黛。水為風紋綠
 起漪。以是於梅覺佳處。故應偏愛月明時。

全樹整裝夥匪奢。數枝纖瘦少尤佳。春風上苑吾何泰。落月孤村汝自嗟。定論要為塵外物。細看那是世
 間花。不然山谷能詩老。為與山翁計等差。

九月二十一日雪呈進之

一夜悲風曉輒收。布衣如鐵強扶頭。乍驚皎皎明窗紙。稍見疎疎集瓦溝。失怪敲聞村巷犬。亂行難覓遠
 汀鷗。欣然欲作臨流看。卻恨深乎難久留。

賀魏使君雪用何叔信韻

漢竹初來號令班。不知疆域遠長安。陽升頓使羣陰伏。早極真成上瑞看。比擬敢言風絮亂。登壇預想麥
 秋寒。冰清玉潤登臨處。不用賦詩名喜歡。杜審言詩

題徐氏滋德堂用老謝丈韻。堂建寧韓尚書無咎命名。當塗蘇給事季真書榜。

一時人物韓與蘇。題榜製名夫豈疎。保家匪乏千金產。教子必以萬卷書。江河源從崑崙起。拱把可取台
 抱餘。方今天子陋漢武。會見待詔仍公車。徐樂以漢武

題甘叔異曲江磯庵

曲江磯頭懸泉庵。重來稽首大士石。石磴半漫水拍拍。衡門深掩陰氤氳。主人不見詩闌筆。道者出遊經
 閉函。吾行江南蓋多矣。得此不能成二三。

感懷

重來快開又三月。簿領不親書得讀。俸俸未妨衣屢典。年侵還是歲將闌。何當酒與伯仁對。更欲石從盧
 叡觀。誰能放我聽歸去。內朝班冠長天官。

挽趙丞相汝愚

五王不解去三思，石顯端能殺望之。未到活溪讀唐頌，已留銜掛伴湘纍。生前免見楚書稱，死後重刊黨

哭蘇西山

鷓鴣春林復過時，雁回霜月忽傳悲。蘭枯蕙死迷三楚，雨暗雲昏礙九疑。早歲力辭公府檄，暮年名與黨

好漆清如鏡，懸絲似釣鉤。撼動虎斑色，打著有浮漚。

愛山堂

朝從日掛鉞，暮至月吐壁。坐得少文圖，不資康樂屐。

江天暮雪

超絕柳州句，轟疎鄭谷詩。扁舟釣臺下，曾見雪初時。

六言絕句

送劉公求還廬陵兼謝張元亨五首

世有封胡州末，非無觸日琳瑯。何似君家兄弟，睥然面背難藏。中壘西京儒士，魏唐燮作文章。源委祇今安在，蕭灘灘水深長。得見難能數日，語言每恨思恩。曷日竹齋重過，更期汗簡同功。雪後梅增爛熳，山前柳政徐徐。道上有詩堪寫，人回不用空書。張子雖習舊識，近來乃讀新篇。寄謝青原白豎，何當共刺江船。

衡山道中遇雪四首

汎汎嚴陵艇子，蕭蕭衡嶽籃輿。絕歎長年作客，重逢此歲將除。驪落真成點綴，旋風已復模糊。莫擬丹青圖畫，且看造物工夫。老樹才能半白，遠山已沒全青。勝踐頗思朋輩，獨行定誰汝令。急雪幾欲塞路，奔流更送絕航。慘慘不堪龜折，踐踐況度羊腸。

留衡州寄王彥博周欽止徐審知三首

漫道詩能陶治，絕知酒可浮沈。行值田間積潦，住逢溪上愁陰。風前柳欲千尺，雨後梅纔一斑。濕道紛紛桃李，飄君在在溪山。風日端可舉酒，溪山盡堪賦詩。有懷爾山中友，應念我天之涯。

七言絕句

謁顏范祠三首

處士當年配水仙，范公亦儼客星懸。誰知舊日番君國，颯爽英姿蓋九賢。義氣常於翰墨看，凛然今日拜衣冠。去年已失臨川郡，及爾能來愧始安。為政當知政所先，政先孰念祀先賢。可憐顏范祠堂下，草蔓不鋤塔塔穿。

懷玉山舊游寄王彥博徐審知四首

南山白塔高何許，弄日摩穹相與會。放詔直下清溪去，落日半銜漁木燈。何人作亭山半道，頗解發舒山掩藏。幾度攜筇挽君去，月高人寂尚繩牀。

章泉稿卷四

五言絕句

賦劉子澄墨莊

勤力漢疏傳，道安龐德公。公家業異此，豈盛國應同。

揚步

竟日人行絕，惟聞鳥語多。忽逢樵婦斧，更聽牧兒歌。

洞庭秋月

平湖萬里寬，秋月一天白。隱隱岳陽樓，有人自橫笛。

平沙落雁

蘆葦水邊蘆，雁雁灘頭泊。我不解丹青，小詩亦可貌。

靜春堂

游子如蜂蝶，紛紛詎識春。先生靜中觀，物物寓吾仁。

辨漆

面上清如水，牽絲作釣鉤。撥開塵裏脚，打起有浮漚。

下湖堤上青青柳。曾爲行人繫馬鞍。落魄還成一春事。料應飛絮也漫漫。
王郎家近石田溪。溪上行人古路迷。王郎家居了無事。自灣溪水灌蔬畦。
己亥十月。送成父弟翠兩房幼累歸玉山五首。

已辦知津送去舟。重臨快閣亦悠悠。黃知橋柳江行好。此去泥龍滌滌洲。
去歲歸營邱嫂葬。今年那復以家行。挽鬚無用祇嗚咽。念我兒同短髮。
造物知君時欲進。江山佳處道頻回。霜風日夜催搖落。面目端須見本來。
誤身何必歎儲冠。相繼須甘苜蓿盤。瓜地可耕歸獨負。未應真坐縛微官。
十月江行多北風。打頭不用怨天公。清音堂下換船處。想見掛帆灘已空。
在伯教授爲考試之行。不知其地。漫成五詩送之。

雨後備然遂欲秋。登臨正爾要詩流。君行端復何所往。但道東之一舸遊。
已孤萬古中秋月。爲約黃花九日杯。但得交情常帶雨。不辭尊酒理新醅。
君行不到武昌下。別駕西京劉更生。但想新知作傾倒。莫聞高論吐崢嶸。
平生未識荊州牧。詩卷記評王進之。鈴閣縱談詢保社。幸無過語恐遺嗤。
峽州使君我所親。書去猶新報未聞。此士如今爲第一。見之須爲致殷勤。
寄韓仲止主簿四首

爾來絕歎茶山竹。今日重悲南浦泉。儲雅風流真不愧。南賢真可作三賢。
海內知名長少公。在今誰復可同風。可憐籍湜今頭白。空復掛名家集中。
介室於余亦外家。二年朝夕向長沙。聞君往會臨川非。我不及前空歎嗟。
病臥凄然寂寞濱。既親且故幾何人。如君父子風流似。寧復可疎當可親。
有懷成父

雪裏同登我有詩。可憐同去阻同歸。扶疎夏木渾如許。還想吾廬盡掩扉。
有懷斯遠二首

沙如星射水流光。倚著南山步石梁。秋興日來知幾首。可無南落雁成行。
塞郭衣冠匪乏人。步能送我獨情真。幾思覓句相料理。風月溪山不易親。
餘于存眺有懷二首

溪山得意竟忘歸。歲月飄零兩鬢稀。祇有徘徊與搜句。老無筆力愧傳衣。
溪山雖好收須人。終日假俄此水濱。試並欄杆一回首。祇餘鷗鳥似相親。
在伯考試未歸有懷三首

水落山空君未歸。我行江上幾依依。山空木落有佳處。政爾待君相發揮。
相逢共問別來詩。作計君能似我疑。佳月中秋已無及。菊花十月未爲遲。

行路悠悠自有詩。君行況乃暮秋時。復萌鄙吝疎黃蕪。都盡利名親紫芝。
萍傍多登以菊花有感

菊花粲粲懷元亮。意氣昂昂念伏波。莫歎譏人未投界。祇須濁酒到無何。
至邑有感二首

朱絳昔日被譴謫。歲月頻更感易生。唯有錦江橋下水。相逢不改舊時清。
老稚歡呼南北街。爭看前日令君來。看花不比元都觀。盡是當時手自栽。
登縣樓有感二首

一水中分南北市。插天蒙未有佳山。太平官府元無事。聊放囊翁一日閒。
見說南樓秋氣多。夜涼槐竹影婆娑。滿樓風月成辜負。奈此青州從事何。
送何叔信三首

幾年惆悵荔枝紅。婦處孫榮海嶺翁。我亦得歸無此樂。弟兄相對小燈籠。
情均骨肉謂親民。我輩相仍敢不敦。越人可笑盟車笠。四海要知皆弟兄。
貴溪亦復謂三山。去我冰溪一水間。能舫蓬龍不難買。有時乘興泊鷗灣。
送智門禪師便呈斯遠兄

寺後溪亭我所開。春風應已長莓苔。南州高士如臨賦。爲把新詩寫寄來。
送陳慶伯三首

衢信相望百里間。從來疎闊若爲顏。與君既親亦有故。他日當期數往還。
聞道君行欲轉江。江行此路不勝長。雖然不患無歸道。收拾江山一錦囊。
君到江南梅正開。折梅稱壽亦佳哉。平安儘遇重湖便。併把新詩寫寄來。
逸遠爲蔡女之行既別後。夜不能寐。成六絕句追送。

正學堂堂呂紫微。有孫端的是傳衣。祇今一派金華是。戴路年來汝所依。
體能中格號時文。能料科場可策勳。此外更資爲學在。木須根立乃凌雲。
茲行爲謝時衡嶽。併與傳燈呂法曹。汝解事賢其自勉。我因求友不妨高。
去歲諸公祖敬之。我會同席共委蛇。相逢僑復蒙相問。爲道東歸鬢益絲。
我歸猶爾未還家。送汝令人重嘆嗟。送汝嘆嗟猶自可。最思阿慶語咿呀。
歲事將窮老所悲。念將留汝亦奚爲。新年事業能增進。絕勝殘殘守舊詩。
重送廣州斯遠三首

登臨長病榻成吟。連壁相依照映深。寄謝青山無假寐。好聽絕唱亂清音。
萬木蒼蒼古釣臺。白雲樓閣隔溪開。賦成亦壁後無對。好與驅從筆下來。
文字投盟不計官。右人能爾在今難。使君於此自爲德。我輩因留後代看。
送曾耆英持胡端殿書謁張袁州四首

登臨長病榻成吟。連壁相依照映深。寄謝青山無假寐。好聽絕唱亂清音。
萬木蒼蒼古釣臺。白雲樓閣隔溪開。賦成亦壁後無對。好與驅從筆下來。
文字投盟不計官。右人能爾在今難。使君於此自爲德。我輩因留後代看。
送曾耆英持胡端殿書謁張袁州四首

是家風節在職。仍見諸孫文字貧。聞道江南有蜀士。不辭奔走犯霜晨。
君知龍門不易陟。頗欲乞書南郡胡。一幅斜行半年得。費君研足幾工夫。
袁州張侯吾所聞。政事不減大馬君。如云已召符節令。行矣君其無憚勤。
我聞諸侯一朝享。可作寒士終年儲。張家衣被及四海。不但一州歌袴襦。

送劉克昌文顯二首

驛使相看合寄梅。日邊消息幾時回。平生所積故已厚。九萬不須風更培。
柳暗知津君送我。江臨快閣我辭君。若行過我南山塔。為道長懷日暮雲。

從禮折花攜具見遇且賦二詩

出門政覺病軀難。已分春風負牡丹。送花載酒能俱至。媿爾交情殊未闌。
花好千金未當價。只宜屏隱種芙蓉。調笑頗似年少日。安心今已退重重。

從鄭秀才覓菊二首

好事風流有鄭莊。買園栽菊待重陽。儘能憐我耽佳句。為道秋根到草堂。
護從僧舍移甘菊。背囊重陽摘未堪。徑欲過君籬下看。二兒端可為與監。

賦道傍菊六首

圃亭種菊只須多。名實相求伴已疏。紫萸萸室真此物。願埋林莽雜蓬蒿。
世無元亮亦無詩。菊也清涼孰汝知。問我無詩寧愛菊。落英聞道可充飢。
山行漸欲隨荆棘。夾道黃花爾獨新。野外離離非失所。尚能舉眼動詩人。
三逕雖荒菊尚存。江東齊到每傷神。七盤八疊反州路。賴面相看作故人。
日和猶有采花蜂。日冷法然難為容。不以無人廢芳事。政應幽意與同宗。
黃菊花中黃蝶飛。似憐節晚恨餘暉。春風桃李明年事。十月清霜何處歸。

道傍菊有感

昔日曾升君子堂。紙今蕭艾與俱長。可憐冷蝶無時態。盡日伶俜為汝忙。

道店菊

種花本欲娛行客。客于逢花特地悲。忽忽重陽今半月。依然青紫網蛛絲。

招仲威不至反辱惠梨

屢屢招呼定可人。豈嫌昏暮叩門頻。不來醉我傾家釀。反更分梨釘坐珍。

食枸杞

誰道春風未發生。杞苗試摘已堪羹。莫將口腹為人累。竹瘦殊勝豕腹亨。

倪秀才惠橄欖二首

故憐枉作近南官。南果何曾上客盤。橄欖忽來蕉作裏。欣然卻作近邛看。

直道堪嗟故不容。更持諫果欲誰從。昏昏度日惟貪睡。若枕聊充午後供。
以山藥茶送沈宜之兄

山藥本為林下草。筠籃那得致兵廚。傳樽雲月併持與。長夜讀書應所須。
以湖州酥。秀州木犀面油。太和石本觀音像。送莫萬安三首。

蟻浮猶臘要酥同。長恨中州信不通。忽得吳中所持寄。急令分減報鄉風。
天教桂葉擅秋芬。只道非秋無復存。底事闌開梅落際。忽於荷飾見追魂。
浩翁昔作白下宰。遺墨到今多履書。盡說補陀存相好。更傳雷火護持餘。

謝彭沅陵送貓

怪來米盡鼠忘避。嚼齧侵尋到簡編。珍重令君憐此意。不勞魚聘乞街蟬。

送嚴與成父

道人惠我南山蕨。頗帶齋廚法醬香。聞道城中少蔬供。急令健步走傾筐。
初寒無食。買紙被以紓急。作四絕。

平生結得樁生緣。覓句抄書日費捐。只有夜窗宜暫舍。也煩包裹伴幽眠。
瑟縮從渠體向生。不妨欲撻度天明。書生活計能消底。太息牛衣王仲卿。

度夕陰風吹屢屢。布衾如鐵念嬌兒。夜來例拜奇溫賜。但覺安眠曉不知。
識字誰令勝懶矣。自應無褐更無衣。宵安亦念明朝計。兒報屋檐生早暉。

園伯善以孟東野集見惠二首

文字何關遠與窮。孟詩恨君一財已。誰能過君舊邑求君集。行處蕭然足慰償。
幾度相從酌酒深。向來相識未如今。臨分念我亦窮者。乞與郊詩俾細吟。

小釀告熟。童子索覆瓶紙。拆舊葉與之。

太元適足覆舊瓶。舊葉乃獲填酒尊。從來事有幸不幸。一笑掀髯誰與論。

讀謝幼榮集二首

茗椀不能驅睡魔。漫攤詩冊向庭柯。世人祇愛高官職。孰與公家兄弟過。
自汲清泉除硯垢。樹陰微息晚涼初。箇中得意誰知我。筆下忘言我羨渠。

題船子和尚圖

縱有絲綸不暇施。鯉魚吞月自驚疑。旁觀莫作風波想。比著人間未是危。

自桃川至辰州絕句四十有二

櫻子灘頭百丈牽。此其小小大猶前。命輕人鮮會聞說。楚蜀懸知險並然。
過了磯頭尚有津。長江萬里此為稀。恨予何可數乘此。宜爾山禽頻勸歸。
上得磯來勢已危。忽然攔斷不能支。驚心釣渚河邊石。值爾應當應手糜。

釣石疑爲借石低。月巖穿石兩空梯。透虛尙說聞人喜。況此依然面目迷。
 草屋竹門江岸旁。三三兩兩競攜將。爾曹應道官游好。不念西來道阻長。
 夷望山前幾釣簑。不惟能雨又能風。吾舟故作魏王瓠。愛此沁酒似似鴻。
 曉雨濛濛山欲空。少晴還覺蕙搖風。扁舟十日夫何事。只有看山不負公。
 水勢才收一丈餘。曉來雷雨又何如。天民天卸應堪恃。我自多憂雪滿梳。
 山鳥初鳴曉度灘。少焉還叫火炎山。僕夫告我爲晴候。穴雨巢風不可刪。
 試手灘頭水亂流。鐵鎗崖下晚維舟。兩階舞羽方閒暇。何事在名有佩牛。
 聽瀆置唐昔未行。狼頭鹿角舊聞名。辰州壘子灘頭路。夷險不知誰弟兄。
 明月山前明月池。兩崖壁立類磨治。活溪未識應相似。好刻中興第二碑。
 巨壁撐空不可干。小山亦復四嶺旣。猶言水後潭無石。不爾應當行路難。
 一篙真可百灘空。賴水辰溪大略同。我乃溪餘方逆上。終朝歌笑塊篙工。
 誰道蠻州異故園。夏來草木亦蒼然。扶疏繞屋平生句。有塊青山啼杜鵑。
 風頭日日望西南。兩脚懸知不與參。昨夜北風今日冷。又驚數點落巖巖。
 患難嗟予已素行。今朝灘裏挽仍撐。心乎匪敢懷尤怨。命爾何能計死生。
 無策費身每自嘆。始謀不善悔何追。行乎患難事今日。何暇更論滄海期。
 飛流瀉沫濤爭勝。電激雷驚江落盡。日喧喧不能息。語書妨我課兒童。
 望極千山不見村。忽逢三兩舊崖根。幾年生聚才如此。信是竟寒不足論。
 美玉曾聞種得生。精金此地亦陶成。不知造物須生此。何似嘉禾令土平。
 灘裏驚濤怖殺人。潭中淨綠數浮鱗。如何咫尺能懸隔。物外區中信莫倫。
 兩崖初看珠顆圓。風來忽散散絲牽。青山四合江如瀉。憶著桐江江上船。
 脫粟粗供朝暮餐。也求魚菜強充盤。魚今絕市菜無有。欲問居人嘆馬蘭。
 摘得青梅江岸邊。兒童競食也堪憐。山青指闕紅何樣。說是石榴花欲然。
 不但投林雀闕枝。沙禽水宿亦爭涯。不然故欲相呼喚。恨我形單影自隨。
 一月山行宜未厭。晚晴仍對雨纖纖。回思浪湧濤翻際。事有于今安且恬。
 新綠深深嫩更黃。非花非草定何香。故山草木皆余愛。最愛抽梢竹過牆。
 性有耽山且畫看。陰晴朝暮若能彈。天公似病詩材窄。乞與西來眼界寬。
 細雨冥冥梅欲黃。故憐時節似江鄉。有書不讀高成束。煮敗蘆花護與防。
 雨來山色暗成愁。雨後波光翠欲浮。山色水光元自好。官情懶思苦悠悠。
 一春多雨夏當憐。今歲還防似去年。玉屐檢來知小滿。又愁陰久礙鸞眠。
 山禽啼斷意都迷。滑滑仍愁叫竹雞。側帽屢聽如有感。數聲何處喚黃鸝。

前有天隨後老坡。杞糧仍欲寄西河。吾今何意更思此。但喜杯羹風味多。
 咫尺青山曉未分。旋開還吐尚紛紛。烟雲變態有如此。安得斯奇付大文。
 昨日江清可濯纓。今朝濛濛忽能盈。發洪想有山崩處。一雨安能作許生。
 坐對蒼然暮色侵。忽驚燈燭度枝深。少年嗜學猶餘志。安得茅檐把卷臨。
 江漲皆云牽路漫。又云江漲苦無灘。割耕耕雨難均得。造物於茲良亦難。
 安流條忽起奔濤。非雨非風勢使然。蓋道川流能險惡。不知世有險於川。
 返照入江雷殷然。直疑飛雨隨談間。不知吹落何方去。突兀但餘雲湧山。
 大麥雖黃草與長。趁春只用野生桑。爲生可歎微如是。應坐人稀地力荒。
 牂牁何處莫窮源。萬折千回劇迅奔。寸寸上來良亦苦。不知斷卻幾番魂。
 望金華山絕句四首
 山背雲白晚能佳。中有仙人舊隱家。彈壓政須煩健筆。頡頏誰與佩飛霞。
 雲巖雲開山祇然。雲無能事著詩傳。扁舟日無多厭。信手拈來亦漫篇。
 一溪屈曲幾彎環。贏得金華四面看。雨歇欲收晴翠滿。忽然雲起又漫漫。
 九陌紛紛騎吾目。是聞冰裂一塵無。十日五日一水石。造次著詩那得辜。
 遊東湖題盧石
 雲中不改蒼蒼色。春後寧同澗澗姿。欲爲渠渠下轉語。筆無潮力強題詩。
 謁仰山祠
 欲知正直不余欺。請禱應聞韓退之。早昔不災今病雨。我雖非職敢陳詩。
 西湖雪後
 行到湖邊卻倚輿。眼中渾似畫屏紆。梅花又作臨風笑。亦有高人似舊無。
 聽雨室二首
 竹徑參差人不知。窈然終日坐題詩。我來欲去仍遺恨。不見蕭蕭風雨時。
 會見宗公及可公。自應詩句有家風。不因避疾小盤礴。那得清談半日同。
 題新宮
 到處江山非不佳。不歸佛屋即仙家。南山自好不歸去。落魄賦詩天一涯。
 題舊宮
 新宮改作幾何年。像設于今尙儼然。薛荔綠垂山水稿。長春開盡草芊芊。
 晚過蒼真山亭并呈尤升季儀兼屬照鄰二首
 隔岸看山自足佳。背山仍有碧雲遮。我來政值峻嶒際。卻恨林端已暮鴉。
 竊竊詩名歲月過。日來方喜和羊何。秋風奈我當歸去。湘水湘山餘恨多。

經雷子亭觀

寒泉百尺出秋春。祠廟流傳信若神。何事古先殊昧此。為霖願取築巖人。

城下道中二首

瓦室人家茅屋邊。瓦困亦與草困連。池塘過雨尚浮濁。楊柳新栽已帶烟。溪上橋危亭亦高。柳陰直下有魚初。夜來雨足洪初漲。突岸衝磯怒號。

正月二十二日晚過遠父

籬落桃花小破紅。野田細雨又微風。莫嗔款段行難進。正要尋詩漠漠中。

丁卯除夕寓瀘南獨坐舟中有感去歲此夕

米倉山寨雪連雲。不見椒盤見賊塵。今日江城開爆竹。莫嫌杯酒不沾唇。

宿清都觀

涪翁道遠果安在。玉局清都今何如。道蹤羽化不可問。朗誦二詩行繞除。

遊思庵

路落林澗得小庵。軒窗都在萬松間。茲遊不為尋僧至。更擬綠雲度一山。

永和道中懷成父

風帆十幅空百灘。布衣高臥事知寒。連明風雨曉增劇。歎我山行逢路難。

宿應庵次季承韻

紙思借榻尋僧屋。不悟山行亦已深。異日重來應記路。斷崖窮處轉松林。

午過無錫明日五更到平江門外

百里風帆日未中。惠山紫翠忽重重。姑蘇城外楓橋寺。夜半已過聞曉鐘。

常山道中二首

桃李成陰麥有花。符與吟嘯我還家。謬悲莫望臨邛令。雨後東陵宜種瓜。

烟雨濛濛鷓鴣聲。道長人寂掩柴荆。漫山桃李渾無數。歸近何妨細作程。

將至溧陽示宗父

玉梁梅花殊未開。不妨烟雨雪飛來。僕夫怪我何處。要趁佳時同一杯。

再來江下示成父

七郎堂下渡船開。豈料今晨又再來。吳水越山看未足。未妨兄弟與銜杯。

宿桐溪灣

近山慘澹連深塢。遠水蒼茫接暮雲。語似篙師徐絮纜。莫教驚動白鷗羣。

謁出潭寺韓文公祠

使君令尹各能文。政亦及民俱好春。考廢祠賢端有以。後人當復嗣前塵。

孤雁三首

孤雁哀哀叫曉霜。客衾如水待天光。不緣杜宇催歸去。未信寒猿解斷腸。

孤雁哀哀叫晚雲。半年為客歎離羣。丁東幽佩別來久。斷續清砧遠不聞。

孤雁哀哀叫晚洲。水長山遠政悠悠。因年未必稻梁足。巧中更難羅網憂。

孫季章無愧鄭季奕。徐斯遠以僕留智門。載酒見過。坐中雪。作三詩。

出山已與曉寒衝。下馬頻欣束纜逢。已見南山行更鈍。到時山寺已昏鐘。

明知喜我出山來。占此僧窗共酒杯。重愧子雲孤好事。絕勝安道不空回。

黃公亭上雪飛時。去歲相同此賦詩。邂逅出山還雪作。端如來赴去年期。

正月九日微雪二首

嚴雪纖纖晚倍寒。梅花清瘦不禁看。小園準擬尋詩去。少待侵苔屐齒乾。

小南因風凍作花。冰梢爭競出槎牙。攜筇偶作巡簷去。徒倚微吟低帽紗。

臘月十九日飲于周氏無盡齋雪作

卯飲君家江上樓。坐中風雪暗前洲。世間婚嫁無空巧。我自歸心沒白頭。

懷明叔

江天買得繡轎君。我亦當年作配人。珍重平生一杯酒。又孤洲酒綠生春。

題新市酒家

有魚可瀝酒可沽。爾更未知山水娛。今晨繫纜才須臾。異日回頭看畫圖。

盆婦

火氣較早冷露遲。安飯忘眠敢歎疲。線車響能促機杼。蓋體到頭無一絲。

對月贈答二首

閨中月是天涯月。照妾遙知亦照君。月解令人千里共。人能似月兩頭分。

焚香拜月君懷我。對月停杯我憶君。莫羨月圓圓又缺。會看人合合無分。

中夜聞雁

夜闌羣動久已息。胡獨決起飛仍號。江湖雖寬增礙在。幸勿中機漁獵曹。

懷祖印

古寺僧容客寓居。客行仍許借藏書。老無眼力書慵看。憶著竹根泉漱渠。

九日懷在伯

雨過中秋明月時。病孤九日菊花期。絕情佳處有如此。亦勸斯人共和之。

唐興寺懷孟東野

蒿薇雖是後人栽。一度春風一度開。絕憐東野歸何處。無復花前把酒來。

十五夜看月

碧天湧出爛銀盤。萬里顛風落樹端。懶復持杯向渠問。徑思飛步躡翔鸞。
月二首

萬頃蒼波月一鉤。鸞鷗棲穩雁悠悠。老夫於此興不淺。無奈涼乎何可留。
水鳥飛鳴自往還。蒼然暝色暗林梢。離家又見磨鎌月。九月誰憐絲絡寒。

對李花懷斯遠併屬無愧季奕

桃花未發李生花。裝點林居亦自佳。但恨無人領張徹。乘雲共到玉川家。

驟雨記所見

翠篠蕭蕭入屋寒。款驚平地起風濤。馴除飢雀低飛去。弱羽愁愁似畏彈。

往時

往時聽說嚴州水。試向經行覓舊痕。尚有浮槎棲古木。可憐萬壑勢奔吞。

與巖伯廣擊別後有懷一首

清虛亭上晚憑欄。正我扁舟噴曉煙。舉酒縱君能醉我。未聞流水有西還。

萬壑方爭洶洶來。扁舟寸上亦難裁。晚晴只有山堪看。望極還憂遠思哀。

晚過劉伯山

晚向窮岡訪竹亭。竹間忽有打禾聲。凶年獨使詩人飽。可見天公非世情。

夜過王兆明

門外春風吹倒人。過門寧惜滯車輪。君能歎我杯中物。我亦揮君壁上塵。

悶坐一首

天氣欲陰還欲晴。病多愁絕兩關情。梅花已是飄零盡。底事春風恨未平。

天氣欲晴還欲陰。強扶頭起更岑岑。睡魔欲遣茶料理。政恐蔬腸不易禁。

二十夜起對月懷斯遠成父三首

雨落餘雷風能狂。二更江月照蒼涼。篷窗白髮醒無寐。感此蟲鳴草岸旁。

蟲鳴切切故關聽。重感跳丸去不停。不足有餘空歲計。書來吾友媿丁寧。

昨朝執熱扇慵揮。今夕涼生寢益衣。想見山房聽風竹。恨余何日定成歸。

懷斯遠成父二首

徐郎已渡浙江潮。王子還從折簡招。平日往還惟二士。去余何以慰無聊。

春風吹雨世成香。蕭寺蕭條早閉門。坐久行人更蕭瑟。定傾老酒向何村。

次韻斯遠去秋八月十三日午睡既醒登山遠望見懷二首

驅去復來仍此都。豈惟人謂鬼揶揄。顧防未免雅增繳。卻使高人賦雁奴。

數行書裏兩章詩。坐誦行哦盡屢移。賦當疎雨梧桐日。題就扶疎夏木時。

舟行遇雪二首

老樹槎牙凍不枯。雪花初集更敷腴。懸崖斗峻人踪絕。漠漠荒祠落社烏。

沙鷗分直更紅。望中不盡渺愁予。晚來一雨便成雪。翠嶺梢林同一如。

聞李處州亡

時時聞說故人死。日日自悲垂老身。白髮不生應不得。青山長在屬何人。

哀文鼎三首

晦日書來四月收。報余新失趙湖州。祇令交友如渠幾。一展來書一淚流。

海內忘形獨漢中。幾回日暮憶江東。不惟吾子傷形影。我亦交遊不太窮。

頻年哭友不勝哀。不待年終老自來。未保此身長健在。與君茅屋臥蒼苔。

梅花十絕句

疎籬半倒竹梢斜。下有冰泉斷復流。此地著梅故差勝。杖藜何惜屨經邱。

寒布蕭蕭凍不喧。背人緣底過頰垣。似於玉粒堪充飽。咏破霜包無適冤。

斷崖修竹是吾廬。亦有梅花手自鋤。歲晚平安久無報。不知春到又何如。

風月懸知非俗物。與梅相對卻成三。是中故有無窮意。曲几團蒲須細參。

桃李紛紛倚市門。豈知幽谷有佳人。莫嗟玉立終無偶。人物誰知溫太真。

江上人家烟雨間。意行曾憶犯榛菅。祇今冷落人誰問。輸與白鷗相對閒。

雨薄梅花似有情。定應憐我太飢生。不同玉屑和朝露。且效夕餐收落英。

十里荆溪溪上梅。故人幾日寄詩來。相應載酒還回次。憶我去年同此杯。

梅花佳處是孤影。月落參橫真見之。幾欲煩詩為模寫。卻愁才盡不能支。

松風亭下盛開時。曾辱蘇仙與賦詩。今日折花懷此老。端如嗅菊念東籬。

梅花絕句五首要明叔仲威同作

起步寒梢百尺長。綠鶯囀日盡琳琅。直疑霜月能為幻。作意權之還有香。

誰能當此風霜面。政要渠渠傲鐵石。心我亦苦吟嗟不足。願從千古覓遺音。

木犀猶假菊為裳。蘭也仍須紫作章。不似梅花最高潔。溫然全是玉之良。

傍觀怪我底多病。不耐俗塵來敗人。故人寄我山中信。竹故歲寒梅告春。

陳君胸中殊不盡。胡于懼甚吾則厭。梅花佳處我不識。付與二妙煩追尋。

苟有易此者其首自居於不仁哉嗚呼上一體小大一心何事不行何功不成夫米給銅課登鼓鑄漢
圖泉行惠利周於四海是則輔成夫聖朝仁政之一端也其可無以詔方來耶迺屬香溪潘夫乘筆書之
而俾鑄諸石

重脩廣信郡學記

衡湘陶侯崇自將作少監兼崇政殿說書補外得信州以寶慶丙戌八月二十八日視印講學歎其敝陋
欲更新之慨然捐錢三百萬爲之費謂教授李直介曰是不可以瀕君乃命兼贍軍酒庫楊均董其役未
幾而侯亡權州事通判陳侯夢建捐錢六十萬續其費轉運使邱侯壽邁聞之亦以錢十萬來知上饒陶
木知鉛山史夏卿及諸生有請于教授亦各有助越明年四月天台陳侯章自毗陵易守下車首以未畢
工爲念復助錢二十萬遂以八月且日落成僑時諸生之舍必由夫子殿前值值往來弗肅爲甚今別以
廊且繪從祀于其上規模大略擬國學焉于是視昔加嚴矣惟祀典之外既祠周張二程四先生矣今又
祠朱呂二陸四先生如魯國陳公玉山汪公昔亦有祠是皆一代師法百年文獻諸生誦於斯習於斯朝
夕俯仰于斯其意用當何如哉端平二年趙侯與勉郡政既修迺及學政一新教養剗除宿習選招儒先
以爲領袖于是嘉熙鄉舉學校之得人最盛南宮奏名登第者尤多于昔蓋嘉熙之興學也信州之有
於非也按青陽縣學夫子廟祀知信之淵學在景祐二年廟貌雖廢舍未修迨元豐間始有講舍
志以學門而地則無之室元祐再葺其門與清溪秀峯對峙明記之悉矣端平初更修而於
符是邦下車未幾而廟貌一新而地則無之室元祐再葺其門與清溪秀峯對峙明記之悉矣端平初更修而於
以爲領袖于是嘉熙鄉舉學校之得人最盛南宮奏名登第者尤多于昔蓋嘉熙之興學也信州之有
於非也按青陽縣學夫子廟祀知信之淵學在景祐二年廟貌雖廢舍未修迨元豐間始有講舍
志以學門而地則無之室元祐再葺其門與清溪秀峯對峙明記之悉矣端平初更修而於
符是邦下車未幾而廟貌一新而地則無之室元祐再葺其門與清溪秀峯對峙明記之悉矣端平初更修而於
以爲領袖于是嘉熙鄉舉學校之得人最盛南宮奏名登第者尤多于昔蓋嘉熙之興學也信州之有
於非也按青陽縣學夫子廟祀知信之淵學在景祐二年廟貌雖廢舍未修迨元豐間始有講舍
志以學門而地則無之室元祐再葺其門與清溪秀峯對峙明記之悉矣端平初更修而於
符是邦下車未幾而廟貌一新而地則無之室元祐再葺其門與清溪秀峯對峙明記之悉矣端平初更修而於

章泉稿卷五

記

截留綱述記

鉛之阜寶藏與焉鉛之泉寶貨化焉與者有時化者無窮方泉之蒙孰知其功布衣張甲體物索理獻育
以佐國法宋紹聖間詔經理之隄泉爲池疏池爲溝布磁其中期以浹旬磁化爲銅場兵千夫服勞力作
糗糧惟色之供治嘉歲運江淮湖廣之磁泛彭蠡過番水道香路而東歲計所用銅取諸鉛之泉者幾半
初額爲斤十有三萬其後加之一倍盡作不建繼以夜工率一夫而食二人之食邑計供億遞不充令告
匱無所儲者束手以罔措健者取給於鑿空同底于良卒不克終時嘉定九年郡守諸臺合辭上奏請歲
留綱解米爲斛千有六百以補之猶不足也越十有三載董餉計者視故籍復責輸焉章君謙亨來宰民
社嘆曰場兵戍兵均兵也彼當餉此不當餉耶告于郡郡太守陳公章力請于餉臺總帥公楨慨然許
之達之於朝廷於是有所下餉臺州家歲留之米遂爲鉛邑永久之利矣章泉趙蕃聞之喜於于衆曰仁
之取數多然一事皆足觀仁用其力而不足其食非仁也彼此不相恤非仁也縣家不爲苟
免必欲取諸經常而不忍他日重以困吾民令尹之仁也州家不以爲無與吾事而不忍他日重以困吾
縣使君之仁也董餉者不私於戍兵而推其食以補不給王人之仁也吾於是一舉而得三仁焉後之人

諸老論謝文獻之家。典刑之迹。歸然獨存。猶有以繁學者之望者。卓泉先生一人而已。故先生雖退然不敢以師道自任。而天下學者。凡有一介之善。片文隻字之長。皆莫不負笈就正。函丈其限。以地居於力而不能至者。詩筒書函。左右旁午。往往以一酬酢為榮。及先生之歿。而文獻典刑盡矣。後生晚進。欲求師友之益。而復俛然無所之矣。可不為大哀乎。先生姓趙氏。諱善。字昌父。其先自抗徙汴。由汴而鄭。南渡居信之玉山。曾祖賜。朝散大夫。直龍圖閣。提舉江州太平觀。祖澤。迪功郎。海州朐山縣主簿。賜承議郎。父煥。率議郎。通判沅州。贈朝奉郎。龍圖閣直學士。章泉先生因家焉。故世號章泉先生。用龍圖致仕。恩入仕。饒之浮梁。尉。福之連江。皆不赴。為吉之太和。簿。辰之司理。參軍。最後。暨衡之安仁。贈軍酒庫。已至未上。而歸。遂居祠家居。積祠庭之考。至三十有三。今天子御極之元年。歲己酉。宰相以先生名聞。有旨除太社令。三辭不拜。特改奉議郎。直龍圖閣。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又三辭不允。越三年。差主管華州雲臺觀。蓋先生自己酉至是歲。辭官不獲。屢上休致之請。皆不允。而先生請不已。明年夏四月。始得旨。轉承議郎。依前直祕閣。致仕。又閱月。而先生逝矣。紹定某年月日。壽八十有七。先生之在太和。便坐有齋。榜曰思隱。蓋當筮仕之初。已有山林之思。在官清苦。惟以賦詠自娛。以是受知于吉之鄉先生。楊公萬里。贈詩有云。西昌主簿如禪僧。日餐秋菊嚼春冰。又云。勸渠未要思舊隱。且與西昌作好春。其所以行之身。加乎民者。略可想見。及為理掾。辨獄之誣。不為二千石。卒見是於當塗。植位下。特以少嘗從靜春先生劉公清之受學。公時守衡。故欲從之卒業。甫至而劉以非罪去。即從之歸。其隴於所職。而篤於所事如此。賦性寬平。與人樂易。而剛介亦不可奪。故相周公必大與先生有州里之舊。先生意有不可。寄詩有公如在。麻廟我亦遠。草賦之句。其後公在相位。屢加薦引。先生竟不受。自少喜作詩。答書亦或以詩代。援筆立成。不經意而平淡有趣。讀者以為有陶靖節之風。歲時賓友聚會。尊酒從容。浩歌長吟。心融意適。見者又以為有潯陽詠歸氣象。至于年垂知命。自視欲然。更往受學于文公朱先生。既老矣。猶慮末路之難。命所居曰難登。則視昔賢。啓手啓足。而戰戰兢兢。年踰九十。而求為做于其國。無異心也。其能續諸老先生之遺。為學者所歸。豈偶然哉。娶俞氏。繼邢氏。子五人。遂。遠。道。遠。先卒。女四。其婿俞。周。景。徐。松。老。徐。庸。孫男七人。曾孫男六人。皆好學。非用卒之年九月甲申。地實永豐縣富城鄉之葉塢。距章泉五里。前。非。學者為詩。為文。以誦歎先生之美者。不可勝計。其為銘。又有名公巨卿在。某寒鄉。晚出于先生。無能為役。而遂以七十翁。不遠二千里。來致先生垂沒之贈。且謂某昔叨誤恩。實玷先生後。不應泊然忘言。無以昭令德。某誠不得辭。則姑取門人鄭夢協所狀先生行。益以己所聞。使歸表于先生墓上。

拾遺

方是間居士小菴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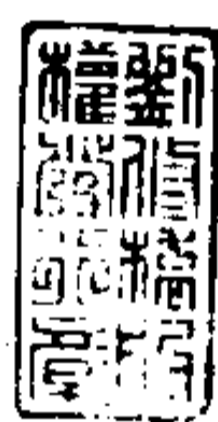
目溪翁遺園游。季仙足跡不復到吾廬。今日忽犯寒來。問其來之故。則袖有所衍。出之乃吾契家劉習之詩。與書。遺發緘觀之。令人應接不暇。自卯至申。大略已盡。大抵古今詩文一事耳。若次而言之。則所取或多極而實則然者。蓋習之詩佳處固多矣。如與二猶子送生。荔枝詩。驪山往事不古。豈。良。謝。到。胡。羅。狂。如。夏。雨。歎。夜。台。既。收。新。會。降。遂。令。百。姓。愈。愜。感。之。類。殊。有。風。人。之。體。如。追。和。林。子。仁。絕。句。不。類。和。者。如。武。夷。山。長。句。欲。別。十。年。不。到。武。夷。山。幾。與。神。仙。絕。往。還。我。見。溪。山。渾。似。舊。溪。山。見。我。髮。毛。斑。自。是。一。好。絕。句。昌。浦。記。不。惟。贊。詩。俱。佳。而。記。三。十。四。盆。斛。亦。有。筆。力。所。寄。兩。集。既。經。平。子。矣。而。習。之。因。溪。翁。之。言。必。欲。使。季。仙。問。我。我。見。如。此。季。仙。口。雖。諾。矣。未。知。其。心。以。為。如。何。又。未。知。習。之。以。為。如。何。又。未。知。溪。翁。以。為。如。何。溪。翁。劉。氏。字。叔。通。習。之。名。學。箕。季。仙。名。柳。

石屏詩集序

學詩者莫不以杜師。然能如師者鮮矣。句或有似之。而篇之全似者絕難得。陳後山寄外舅郭大夫。巴蜀通歸使。妻孥且定居。深知報消息。不忍問何如。身健何妨遠。情親未肯疎。功名欺老病。淚盡數行書。此陳之全篇似杜者也。戴式之亦有思家用陳韻云。湖海三年客。妻孥四壁居。饑寒應不免。疾病又何如。日夜

思歸切平生作計疎。愁來仍酒醒。不忍讀家書。此式之全篇似陳者也。殆中所選。乃口不在數何耶。

按趙蕃昌甫著述。久佚不傳。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真輯。分編三稿。益爲二十六卷。即此本也。然惟章泉稿載文數首。餘二稿皆詩。茲又於舊鈔宋人集中。摭得序文兩首。皆此本所無。遂援據前例。亦錄附章泉稿後。作爲拾遺。將來得別有所見。再填續補焉。光緒乙未閏端陽節前二日。台稽孫星華子宜識。





集 齋 絮

撰 變 袁

御製題袁變絮齋集六韻

學為君子儒，體用亦相符。性悟雖宗陸，身名未異朱。期立朝事，隨九淵得其指。授具有原本，又少以名節自可。爾學有體用者，逸情言願悉。民務政多殊，集中制子幾及三十首。其料敢論邊，深得要領。而陳民務述具詳，宋史本傳。遺情言願悉，民務政多殊。集中制子幾及三十首。其料敢論邊，深得要領。而陳民務述可存十之六七。因命刊刻以廣流傳。大典昔削玉，真編今合珠。虛車祛藻繪，實地有功夫。傳世因在此，詩文餘事乎。

乾隆乙未仲夏

絮齋集目錄

- 卷一 奏疏八首
- 卷二 奏疏十一首
- 卷三 奏疏五首
- 卷四 奏疏四首
- 卷五 奏狀二十首
- 卷六 策問十八首

卷七

論十四首

卷八

序四首

卷九

記十一首

卷十

記二十一首

卷十一

行狀一首

卷十二

行狀一首

卷十三

行狀一首

卷十四

行狀二首

卷十五

行狀二首

卷十六

行狀五首

卷十七

墓表四首

卷十八

誌銘五首

卷十九

誌銘九首

卷二十

誌銘十三首

東坡全集目錄

雜著九首

題跋四十七首

二

卷二十一

誌銘七首

卷二十二

廟碑一首

卷二十三

古體詩五十七首

卷二十四

近體詩一百二十首

東坡全集書後一首

祭文十三首

四

東坡全集書後一首
 東坡全集書後一首。字和叔。鄞縣人。登進士第。歷官禮部侍郎。實文閣直學士。追諡正獻。學者稱東坡先生。專讀詳宋史本傳。贊初與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以道義相切磋。後師事陸九淵。得其指授。具有原本。又少以名節自期。立朝。屢遭譴言。所至政績皆可紀。在南宋諸儒中。可謂學有體用者。生平著述。有東坡集二十六卷。後集十二卷。其目見于馬氏經籍攷。久佚不傳。厲鶚撰宋詩紀事。搜討未獲。遂并其人而沒之。今獨散見于水樂大典中者。哀集編次。得文二百三十九首。詩一百七十七首。雖未必盡合原目之數。而所存亦云富矣。愛詩文淳樸質直。不事粉飾。而其氣流溢。頗近自然。其剖析義理。敷陳政事。亦極剴切詳明。足稱詞達理舉。蓋儒者之言。語無枝葉。固未可槩以平近忽之也。惟水樂大典內于前後二集。標識未明。無可辨別。謹以類排纂。蓋為二十四卷。而以愛子甫所作後序一篇附之。用存其舊。甫舉嘉定七年進士第一。官至兵部尚書。以才略顯。亦有傳在宋史中。蓋詔承其家學者云。乾隆四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 鹿子臣 陸錫熊

侍讀 日 昫

纂修官 編修 臣 黃良棟

凋敝乎財賦之煩。愁苦乎刑戮之慘。雖當豐歲。猶不聊生。則難以謂之舉安。陛下居宸極。臨制萬方。惟所欲為。其誰能禦。今也雖有仁心仁聞。而大有為之效。猶未至于昭明彰著。歲月蹉跎。所就止此。豈不深可惜歟。臣願陛下毋以寬裕溫柔自安。而必以發強剛毅相濟。朝夕警策。不敢荒寧。以磨厲其精神。監觀往古。延訪英髦。以發揮其精神。日進而不止。常明而不昏。則流行發見。無非精神矣。謹所從出。出則必行。宣布四方。無不鼓舞。號令之精神也。喪一有德。而千萬人悅。戮一有罪。而千萬人悚。賞罰之精神也。有正直而無邪佞。有恪恭而無偷惰。有潔清而無貪濁。布滿中外。炳乎相輝。人才之精神也。民間通欠。不可催者。悉蠲之。中外冗費。凡可省者。盡節之。其源常浚。其流不竭。財用之精神也。將明恩威。以馭其衆。士致死力以衛其長。勇而知義。一能當百。軍旅之精神也。黎元樂其生業。習俗與于禮遜。五穀屢豐。百嘉咸遂。民物之精神也。明主精神在躬。運乎一堂之上。而普天之下。事事物物。靡不精神。豈非帝王之盛烈歟。昔我藝祖。乘上聖之資。當寓縣分裂之際。整齊乾坤。如再開闢。端門軒豁。無有壅閉。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大哉聖謨。此二帝三王所以日用其力者乎。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者精神之謂也。陛下誠能以藝祖為法。則我宋之維新。亦當常如創業之初矣。一元之氣。尚流磅礴。化成萬物。日新無已。天地之精神也。惟陛下省察。

輪對陳人君法天劄子

聚齋集卷一

奏疏

宋袁燮撰

都官郎官上殿劄子

臣悲惟仁聖在上。涵育羣生。無有遐邇。同一覆載。施惠務從其厚。用刑事過于輕。無愧于古聖人用心矣。孟軻有言。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于掌上。明效大驗。何其速也。今陛下求治不為不久。而稽其效驗。尚爾遲遲。何可不思其故歟。臣聞古者大有為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曰。此心之精神而已。心之精神。洞徹無間。九州四海。靡所不燭。故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帝光天之下。二帝之精神也。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德日新。宜重光。三王之精神也。二帝三王。終日乾乾。自強不息。故能全此精神。以照臨天下。明竝日月。不遺微小。至于今仰之。漢之宣帝。唐之太宗。雖未極純懿。而能勉強振作。起治功。爛然可觀。而史皆以厲精稱之。亦可謂英主矣。陛下觀今之治具。已舉張乎未乎。民生已舉安乎未乎。更化以來。招延俊彥。隨才授職。責其成效。治具似已張矣。而類網未至于盡舉。有弊未免于酌在。則難以謂之舉張。都城之內。財貨流通。米價至平。閭閻闐闐。遠邇豐日。民生似亦安矣。而遠方之民。

破庸人之論以強中國之威哉。其二曰：臣聞人主之大柄有二，曰慶賞，曰刑威而已。然本于公則天下服，出于私則公道廢。舉陶之陳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奉天而行，所謂公也。陛下更化以來，招延俊彥，屏去回邪，固已上合乎天心矣。然用違其才，則如勿用，言而不行，與不言同。忠良不得以展布，賢智未免于遷鬱。天之命德，豈其然乎？或依勢作威，敢于專殺，而姑務含容，或黨附權姦，罪不容誅，而陰求杖拭，或貪墨著聞，士論不齒，而復官與祠，或總戎締交，賄賂公行，而置瑕含垢。天之討罪，豈其然乎？持此二柄，而不原乎天，則朝綱廢弛，國勢陵夷矣。陛下思之至此，豈可不大明公道，而力救斯弊哉！其三曰：臣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人君之仁民，必如天之無不愛可也。早蝗相仍，民大饑困，上慘淵衷，多方賑卹，可謂仁矣。然長民之吏，慮獨放太多，未必能以實告，故饑民不可勝計，而濟糶不能遍及。或轉于溝壑，或經去鄉井，或羣聚借糧，或肆行剽掠，無所得食，勢固宜然。今春既分矣，而艱食猶衆，不知其飢餓而死，抑有以虐我而饑其上者乎？昔者東晉之末，李雄、李特之流，初起不過流民，寢盛適能據蜀，豈觀往事，可為寒心！我朝內帑之儲，本為凶荒之備，耗于侈用，誠為可惜。所宜特發審斷，申救攸司，止絕他費，專以救荒為急，推廣天心，大施仁政，則垂絕之命續，而作亂之萌折矣。其四曰：臣聞廣謀從衆，則合于天心，聰明明畏，皆自乎民。所以為天，疇咨乎衆，舍己從人，所以為聖。今侍從之臣，所以資獻納之益也。日近清光，而不聞有所咨訪，通進一司，所以達庶僚之言也。虛名僅存，而不聞有所規箴，則是期廷之舉事，實不與天下共之也。天下之大，當與天下共圖之，豈可不稽謀于衆哉！患人才之難得，稽謀于衆，必當有超卓逸羣之彥，思圖計之未豐，稽謀于衆，必將有禦戎制勝萬全之良策。觸類而長之，凡事關利害，皆廣咨博訪，是為至公。是為天心，豈復有不當者哉！臣區區愚忠，陳此四事，一本于天者，蓋如此。陛下天資粹美，聖心淵靜，行此四者，易于轉圓，而臣猶慮陛下未能盡行者，諂諛之風未息，蒙蔽之患方深爾。惟私是徇，則不知有公，惟利是趨，則不知有義。詭隨以求合，脂韋以取容，隔絕上下，交相為欺，萬一陛下少惑其說，則凡忠鯁之言，何自而能行哉！故孔子曰：遠佞人，佞人殆。而孟軻亦云：與讒諂而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崇觀政宣之際，此徒實繁，所以靖康之禍，至大至酷。今日所當深戒也。去秋大慶明堂，至誠昭假，熙事告成，羣臣爭為歸美之詩，極其稱贊。陛下深念早蝗之餘，抑而不納，此足以窒導諛之源矣。臣願陛下益堅此志，無甘佞辭，惟正人是親，惟忠言是聽。此固天心所望于陛下也。奉而承之，予以祈天永命，不其休哉！尊崇異教，齋素禱祠，事天之末節爾。君子無取焉。故臣終始以敬天之實，上裨聖德，惟陛下勉思臣言，天下幸甚，取進止。

輪對陳人君用人劄子

臣聞君子為陽，小人為陰。陰足以干陽，則君子之道消；中國為陽，四裔為陰，陰足以干陽，則中國之勢弱。

是故善為天下者，當使陽制陰，而不當使陰干陽。今淫雨為災，彘旬未止，此乃陰盛而陽微也。君子道消，中國勢弱，此其證也。豈小故哉！陛下謹天之戒，敬天之怒，則當求其所以弭災消變之策。富弼有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人望之所屬者，登進而不遺，公論之所非者，擯斥而不用。君子小人，察然如黑白之明，邪不害正，陰不干陽，此誠弭災消變之上策也。往時陛下奮發乾剛，誅鋤元惡，收還威柄，登崇俊良，天下喁喁，翹首以觀日新之政。一二年來，正論漸微，正途漸梗，賢者相率潔身而去，忠言嘉謨，以宗社生靈為念者，澁不如更化之初，而諂諛緘默，以順為正，自營其私者，尚多有之。此豈天意之所望哉！立政一書，實萬世人主用人之法。其言曰：願使尊上帝，又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然則人主尊天事天之實，莫急于用賢。其理明甚，抱魁傑之器，而沈伏于下僚，棲遲于遠外，不獲展盡其所長，非天所以生賢之意也。一春多雨，及夏尤甚，霖霖不已，蠶麥俱傷，且有餘于今，必不足于後。早涸隨之，饑荒繼之，吾民重困而勢益岌岌矣。皆由未合天心，所以災變若此。金國垂亡，而輒敢侵犯王略，無所忌憚，皆由君子道消，所以召侮如此。此天所以大警陛下也。豈可不推原天意，一舉一錯之間，益致其謹歟！昔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原本通宋光宗，今改從經文，傳亦云：進英俊以燭國本，本強則精神可以折衝，陛下必欲今日國勢依張，威聲震疊，亦惟擇夫剛毅正直，不肯詭隨，公論之所屬，而猶沈伏于下僚，棲遲于遠外者，拔舉而尊禮之，則精神立變矣。雖敢侮之，夫正直之士，其言雙切，故人主易以疎諂諛之臣，其言軟美，故人主易以親然，然切者皆諸良藥，雖苦口難受，而足以治病，軟美者皆諸醇酒，雖適口可悅，而足以亂德，金人見侵，中國之大病也。汲汲治之，猶恐不及，又豈可遲緩乎！以忠言為良藥，亟服之而不疑，自然元氣充實，外邪不能入矣。堯舜之聖，急于親賢，漢高帝之興也，納善若不及，唐太宗開馬周之賢，召而未至，四輩督促，古者聖賢之君，大抵皆然。伏惟陛下毋以茲事為可少緩，明詔二三大臣，獎拔忠賢，不啻饑渴，天下幸甚，取進止。

輪對陳人君宜納諫劄子

臣聞天下有一日不可不明者，正道也。天下有一日不可不用者，正人也。用正人則正道明，用邪人則正道鬱。正道明，則黜陟有序，而治本立，正道鬱，則是非顛倒，而權綱紊。恭惟陛下履位之初，委任賢相，網羅天下正直之士，鱗集于朝，人情翕然，以為治本可立，太平可致，而欲竊威權者從旁睨之，不便于己，有嫉惡之心，彭年逆知其必亂天下，嘗因而對顯言其姦，陛下悚然開納，賜坐從容，俾罄其說，龜年亦盡誠無隱，退而稱頌聖德，寬明，容受諫直，臣時備數學官，實親聞之，深為天下賀。然龜年繼以罪去，而權臣根據自若，于是乎姦心浸長，無所忌憚，羣邪和之，排斥善類，積而至于無故與師，幾危社稷，倘若陛下篤信龜年之忠，折姦邪于萌芽之初，豈至是哉！雖然，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正人端士，今不為乏，惟陛下用之爾。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萬世人主聽言之法也。言雖忤意而

會于道。斯忠言矣。言雖可喜而性于道。斯不忠矣。往年龜年所遺。合于道之首也。今日復有陳開失。盡忠無隱者。即龜年之旨也。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聽其教。而輔臣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竟贈于常典。榮名冠于西清。擢其後嗣。與諸班列。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陛下此時之心。即二帝三王敬賢納諫之心也。常存此心。急聞剴切之言。崇獎樸直之士。若龜年之効忠者。接踵而至矣。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起。何憂天下之不治哉。昔天璽中。御史曹修古論事。剴切。忤宮闈意。請守小郡。不幸而卒。其後仁宗深知其忠。嗚其用之不盡。優贈以官。無子而官其塔。察其如修古者。敬而聽之。自是忠言繼出。源源而來。孔道輔。范仲淹。包拯。韓琦。富弼。歐陽修。余靖。王素。秦襄。唐介。趙抃。范鎮。司馬光之流。皆以端亮切直。相望于三四十

輪對陳人君宜勤于好問劄子

臣不佞。四月六日。綴以庸陋。獲對清光。敷陳治道。勸陛下以延訪英髦。讀畢。臣復口奏。申述延訪之意。陛下欲則知是非得失之實。要在勤于好問。陛下首肯再三。聖語云。問則明。于是悚然深服。聖人諷訓如此。之備且切也。退而與朝士言。亦無不稱贊。蓋言之簡要。陛下既洞見此理。臣以為必能日與賢臣往復。問答。開廣聰明。期大有為于天下。而側聽十旬。陛下端拱淵默。尚如曩時。臣竊惑焉。豈聖意自有主耶。臣聞易之乾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乾。君德也。謂學雖甚富。而心有所疑。不辨不明。此所以貴乎問也。中庸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淵默。仲尼告成湯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以是知勤于好問。實帝王之盛德。陛下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夫反是而暗。明則光輝。旁燭。無所不通。暗則是非得失。懵然無辨。豈不大相遠哉。且今日在廷之臣。孰有某善。孰有某能。孰可以當重任。孰可以辦一職。孰為人望所歸。孰為清議所歸。陛下能盡知之乎。當今之務。何者為綱。何者為目。何者當先。何者當後。所未立者何事。所未革者何弊。陛下能盡知之乎。吏貴乎廉。而貪濁者衆。吏貴乎良。而慘酷者繁。或催累年積欠。鞭撻不止。或借轉廷威令。羅織無辜。此百姓所以不堪其苦也。陛下能盡知之乎。將帥擁兵。固有忠于國者矣。而多徇私者。固有勇于立功者矣。而多怯懦者。固有勤于圖習者矣。而多苟簡者。培克日甚。名籍多虛。此緩急所以不可仗也。陛下能盡知之乎。凡此數條。臣竊料陛下未必盡知也。夫以聖德純茂。而于此未能盡知。其故何哉。亦惟端拱淵默。而罕發于清問而已。今幸執事。事臨政。雖久而治功未立。皆由此也。或以為人主一言之失。史官書之。天下譏之。問而不答。不如勿問。臣竊謂不然。自古帝王之言。豈能無失。惟得賢臣開陳。救正。歸于至善而已。豈可畏人之譏議。而終于不問哉。陛下誠能自今以往。有疑必問。咨訪幸執

日益加詳。至于從臣之獻納。臺諫之奏陳。百官之輪對。監司郡守之升殿者。人人咨訪。究其所蘊。必將披瀝肝膽。效其忠誠。而事無鉅細。豈有所不知哉。臣又聞皇太子天資英粹。率由善道。可謂盛德矣。而于接對官僚之時。亦罕有所訪問。蓋非不欲問也。其意以為聖父淵默于上。而子道亦當淵默也。臣嘗觀一介之士。欲自植立者。苟有所疑。亦必咨問。況主器之重。所關甚大。而可不以是為急乎。此在陛下以身帥之。陛下躬好問之誠。率之于上。而以臣所奏。宣示東宮。曉然知好問之益。每一月具所語官僚問答之語。悉以上聞。則智慮日明。德業日充。誠宗社無疆之休也。願陛下毋忽臣言。幸甚。

輪對陳人君宜崇大節劄子

臣聞天下有大體。人君有大德。先其大者而衆善從之。則天下可以大治。關于大而明于小。雖乎其致治矣。陛下視今之治效。為何如哉。以言乎財計。則未裕。以言乎兵力。則未強。以言乎人才。則忠實可仗者寡矣。以言乎民生。則愁苦無聊者衆。明聖在上。而是數端者。未滿人意如此。人皆疑之。以臣管見。或者君人之大節。猶有可議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又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論語。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薄海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乾惟其大。所以能首出庶物。堯惟其大。所以能光宅天下。大則足以兼小。小則鳥能兼大。是故君子大之為貴。古有言曰。大節非也。小節是也。吾無以觀其餘矣。夫小節亦豈可略哉。蓋慮夫君子者。安于小而志于大。故抑揚其辭。以恢廣人主之心云爾。竊聞近者禁中銀器。頗有遺失。掌者不度。加以責罰。法常然爾。而陛下惻然憫念。易之以錫。樸素如此。可謂儉矣。不忍以器物累人。俾貪者息心。而掌者無責。可謂仁矣。臣願陛下充而大之。自一身之儉。充而至于中外。元費靡所不節。自一念之仁。充而至于四海九州。皆歸吾仁。豈不恢恢乎其大哉。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殺。解以羊易之。孟子勉之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唐開成之主。舉衫袖以示近臣曰。此衣三澣矣。柳公權箴之曰。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常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則可以致雍熙。服濟瀆之衣。迺未節爾。由是觀之。人君子于小大之辨。可不嚴哉。天下大器也。唯大君能舉之。伏惟陛下恢洪志氣。無自菲薄。篤信聖人之言。力行先王之道。立大規模。成大功業。以隆我宋不拔之基。豈非大君之所為哉。古人恥君不及堯舜。事中之主。猶欲引于當道。況陛下天資粹美。聖心淵靜。足以與古帝王匹休。而猶有未及焉者。此臣所以發于中憤。不能自默也。孔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惟陛下自強不息。日進無疆。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

輪對陳人君宜結人心劄子

臣聞保邦之策。其威聲在備禦。其根本在人心。人心有膠漆之固。則國勢有嵩岱之安。何憂乎外裔之不服。何慮乎姦雄之竊窺。此保邦之善策也。夫所謂結人心者。當如何哉。孟子有言。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政令行乎上。而欲惡因乎民。無所撓拂。豈有不感悅

者哉。感悅益深。則根本益固矣。陛下視今之生靈。果皆樂其業乎。今之政令。果皆便于民乎。朝廷之意。未嘗不以忠厚為主。而奉行之吏。往往多以苛刻為能。園田再給。畝輸千錢。未為過也。然數歲糧價翔踊。則輸錢為便。豐年粒米狼戾。則輸租為優。今概取之。已不樂矣。況既輸錢中。而州縣督租如故。是再輸也。其肯服乎。楮法之更改。減落者。沒入貨產。至明白也。然疑似之間。初非減落。而遽繩以法。已擇撥者。亦併籍之。朝廷雖已給還。而未給者。缺望能無怨乎。罪屬于法。正其刑可也。或嚴行科罰。而因為利。通負官物。責之慎可也。或赦令已蠲。而督趣不休。秋苗之斛。而日增。關市之征。稅日重。此豈吾民之所欲哉。民所不欲。而日夜施之。財匱于下。無以相養。能不渙散乎。陛下毋謂京邑之內。民物熙熙。可以為慶。當知自此而往。駸駸不如。誠為可憂。我太宗皇帝。嘗因觀燈。樓美京。登人物之盛。宰臣呂蒙正對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都城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視近以及遠。先正大臣。規正人主。愷切如此。臣恐亦望陛下樂聞忠言。以廣視聽。如是而為民之所欲。如是而為民之所惡。雖不知之。然後肆頌。明詔。謗告萬邦。政令之不便于民者。吏之官。吏敢為民害者。去之。通負之不可催理者。獨之。枯旱之久。濡以甘雨。豈不足以悅人心。召和氣。而洽隆平之化哉。前日之嘆息。愁恨。今日之飄歌鼓舞。在陛下。一轉移之間。爾人心既固。國勢日張。孟子所謂施仁政於民。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者。將驗于今日矣。昔皇祐中。范鎮建言。備契丹莫若寬河北河東之民。備靈夏莫若寬關陝之民。備雲南莫若寬兩川湖廣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此至論也。惟陛下下而圖之。

輪對陳人君宜達民隱劄子

臣聞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四方有政。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至哉聖言。子有疾痛。則父母知之。民有疾痛。則人主知之。其知之最先。故救之最切。洪惟我藝祖。有父母斯民之仁。嘗詔諸州長吏。視民田。早者蠲其租。勿俟報。蓋慮其稍緩。有拯救不及者。嗚呼。可謂至切矣。仁宗明道中。江淮旱蝗。命范仲淹安撫。時民有食烏味草者。仲淹擲以進御。且請宣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仲淹二年八月。其言切矣。而不以為忤。豈不曰。民之艱食。人主所欲急聞者歟。人主雖儉。而六宮貴戚。或侈亦足以傷財而害民。此仲淹所以併及之。而仁宗所以嘉納之也。今陛下躬行儉約。誠心愛民。同符于藝祖。匹休于仁宗矣。然不知黎庶之疾苦。果能盡達于冕旒之前乎。近而京師。米斗千錢。民無可糴之資。何所得食。固有餓而死者。有一家而數人斃者。遠而兩淮荆襄。米斗數千。強者急而為盜。弱者無以自活。官給之粥。幸有存者。而無衣無褐。不堪隆冬。或以凍死。遺民氣息。惟屬。雖逢春和。豈能遽有生意乎。淮西漕臣目其饑羸困斃之狀。羣寫為圖。觀者無不感惻。不知亦嘗進御。如范仲淹之進烏味草乎。陸贄有言。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深議當世。奏荒之不以實也。今聖德寬仁。監司郡守。固宜皆以實告。然願陛下更咨詢之。使聞閭纖悉之情。畢達于几席之間。如家至而親見之。則

父母斯民之意。篤矣。臣聞古者制國用。必于歲之杪。易為其必于是時也。五穀多寡。歲終畢見。可量入以爲出。款歲用度。非豐年比故也。今當饑饉艱危之時。而中外支費。猶如豐登之歲。可乎。小民嗷嗷。仰哺方切。坐視則不忍。賑卹則不給。惟有裁節冗費。上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司庶府。無所不節。以爲施惠之具。或可以救。不然。將何望耶。側聞去冬。陛下臨朝。深以得雪爲喜。而又軫念饑民之寒。更難爲濟。以直給之。聖意切矣。臣願陛下更推廣之。凡立事貴乎舉要。惟救荒獨不可略。條目愈詳。則惠澤愈廣。故成周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當是時。富藏天下。民生熙熙。雖遭水旱。可無菜色。而賑饑之具。多端如是。蓋不敢不如是也。陛下宜深思此意。凡可以加惠吾民者。無所不用其極。事過乎詳。毋失之略。庶乎恩意周洽。而赤子可活矣。周世宗。五季之君。猶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垂而父不解者。今以聖主如天之仁。豈其撫摩涵育有所未及乎。民困極矣。惟速救之。豈獨生靈之幸。實宗社之幸。取進止。

聖賢集卷一

奏疏

輪對建隆三年詔陳時政闕失劄子

建隆三年二月甲午。詔自今每五日。百官以次轉對。竝須指陳時政闕失。朝廷急務。或刑獄冤濫。百姓疾苦。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不候次對。臣聞國家之務。有緩有急。宜先緩者。宜後。不可易也。苟不明乎先後之序。而緩其所當急。急其所當緩。救焚而欲從容以待之。其能免于焚溺乎。太祖肇造區夏。虛懷聽納。凡轉對臣僚。必欲指陳急務。且許非時上章。聖訓如此。當時羣臣。誰敢以泛泛不切之語。上瀆天聽哉。孟子曰。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堯舜之智。而不偏物。急先務也。聖如堯舜。不可復加矣。而不過乎急其所當急。然則緩急之序。其可紊乎。今天下之務。固有甚急者矣。而羣臣進對者。不能盡遵皇祖之訓。或陳不急之務。苟塞一時之責。是誠何心哉。爵祿之念。重指陳利害。或與時忤。有妨榮進。不若姑舉細故。下可以計日俟遷。上可以不次拔擢。自爲身計。不得不然。操是心以事君。豈得謂之忠臣哉。惟其言不盡忠。所以刑獄之冤濫。百姓之疾苦。凡事關急切者。明主不得以盡知。且夫人命至重。賊殺不辜。漢法甚嚴。雖張敞之才。不免罪廢。今仁聖在上。而收

守苛酷或罪不至死。輒行腰斬。或盜不盡獲。誅及主將。輕蔑朝廷。專恣無忌。此蘇祖所謂刑獄冤濫者。陛下亦聞之乎。吾民困于征斂。非一日矣。而近年尤甚。已放而復催。已輸而復納。剝肌及骨。無所赴愬。此正蘇祖所謂百姓疾苦者。陛下亦聞之乎。北方大擾。羣雄並興。中原遺黎。皆欲相率以歸我。納之。則未有供億之資。拒之。則失其歸嚮之意。所當深思極慮。求兩全之策。而江淮帥臣。敢行一切之政。所在張榜。流民竝與約回。盜賊竝行勦戮。夫羣義來歸。不過此兩項爾。而拒絕如此之嚴。安得不怨。古人有言。愚夫愚婦。一能勝于。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今使北方之民。皆與我為仇敵。皆將致死于我。不知吾之帥臣。將何以禦之。力不能禦。苟為所勝。則江陵不固。而吳蜀斷而為二。豈小故哉。此正蘇祖所謂事關急切。非時上章者。陛下亦聞之乎。臣願陛下申嚴蘇祖之訓。凡轉對臣僚。惟急務是陳。敢有循襲舊態。毛舉細故者。黜責一二。以勵其餘。則侯賊之風。變而為忠。鯁矣。北人來歸。嚴于拒絕。事關安危。不可不審。欲望明詔大臣。廣咨博訪。求夫策之至當。有安而無危者。此今日最急之務也。惟明主亟圖之。

輪對乾德三年內庫金帛用度劄子

乾德三年三月。太祖以軍旅艱難。當預為之備。不可臨時厚斂于民。乃于講武殿後。別為內庫。以貯金帛。號曰封樁。凡歲終用度。贏餘之數。皆入焉。至景德四年十月。真宗謂羣臣王旦等曰。太祖以來。有景福內庫。太宗改名內藏庫。所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二聖平荆湖。西蜀。嶺表。江左。河東。所費巨萬。皆出于是不取于民。以陳彭年所撰內藏庫記示之。

臣聞傳說告高宗曰。惟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國朝之有內帑。所以為軍旅凶荒之先備也。歲月愈深。則儲蓄愈富。自太祖肇始。至于太宗。財貨山積。每千計用一牙籤記之。名物不同。籤色亦異。制敵救荒之具。沛然有餘。此真宗所以形于嘆美也。今陛下躬行儉約。崇尚樸素。雖大禹之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何以過此。不知內帑之積。足以為兵荒之備否乎。聞之道路。陛下宮中用度。比之先朝。僅及其半。此節儉之至也。不知所節之財。皆歸諸內帑否乎。七八年來。東內無供億之費。而屏廊宮莊之入。無異往時。大農不得而預也。不知悉輸于內庫否乎。淳熙間。臨安守臣始以羨餘緡錢為獻。每歲十萬。復益之每季一獻。遂至四十萬。皆入禁中。以充博奕之用。此乾道以前之所無有也。陛下游心淡泊。不遜聲色。宮掖之內。無復此樂。不知此四十萬緡。復何所歸乎。如使此等錢。皆歸內帑。日積月累。財計安得不裕。神宗元豐中所儲羨財。凡三十二庫。較之三朝。又過之矣。神宗志在有為。所以先為之備。不得不然也。陛下可不鑒觀于此。哉。金人衰微。行且滅矣。金亡之後。羣雄紛然。皆與我為敵國。而吾所以待之者。亦惟日和戰兩端而已。與之戰乎。安得兵力如是之勤。與之和乎。安得歲幣如是之多。此誠未易處也。然則今日之內帑。其可不汲汲為緩急之先備哉。蘇祖嘗言。北人精兵不過十萬。我以二十緡易一首級。費緡二百萬。而北資盡矣。俾其英委雄略。經畫大事。如指諸掌。惟其先事而有備也。陛下當今日可為之時。誠能講求乎可為之具。亦

何向而不濟。此內帑之儲。所以不可不愛惜也。抑人有言。累土可以為山。何者。積之使然也。又曰。江海不能實漏卮。何者。有所自洩也。故儲蓄則為莫大之利。而滲漏則為莫大之害。謹其隄防。明其要束。常如先朝之時。則內帑之豐。亦當無異于先朝矣。惟聖主亟圖之。

輪對咸平元年禁出營室北劄子

咸平元年正月甲申。有禁出營室北。三月甲午。詔百官極言得失。上謂輔臣曰。朕即位以來。罔敢暇逸。今禁出甚異。奈何。宰臣呂端等言。變在齊魯分。上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獨一方耶。參知政事李至曰。陛下此言。可以卻妖矣。丁酉。禁減。

臣聞人主克謹天戒。凡有災異。皆當恐懼修省。益進厥德。豈有此疆爾界之別耶。譬之人有疾病。或發于頭目。或發于胸腹。或發于手足。雖所在不同。皆吾身也。其可或憂或否乎。替者。除舊布新。天之大變也。分野之說。古雖有之。然通天下一體。齊魯之災。即京師之災也。庸君姑以分野自寬。聖主則惟災異是懼。真宗目謂以天下為憂。豈獨一方。可謂聖君之讓訓矣。昔宋景出人君之言。三災感為之退舍。今真宗畏天之言。深切著明如此。其感悟宜如何。自甲午至丁酉。甫三日爾。而禁減滅。天人之感通。豈不捷哉。聖主遇災而懼。同符周宣。而陰陽占驗之語。猶曰某分某野不無避忌。此乃諛說之言。不可不察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聽諛悅之言。諛言違則正論息矣。惟聖主審思之。

輪對熙寧三年太白晝見劄子

神宗熙寧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司天監言。太白晝見。距九年冬。數出晝見。占者以為主兵。而河湟湖南。安南。用兵。茲其應也。

臣聞夜則見。晝則伏。不敢與太陽敵。星之常也。當伏而見。與日爭明。失其常矣。故其占主兵。兵戈將動于下。則金星先變于上。吁。可畏哉。我神宗皇帝。憤北方之強。故先從事于西戎。所以斷匈奴臂也。于是乎復洗岷。克梅山。降木征。而南則有交州之役。兵連而不解。金星晝見之應。昭然不誣。自陛下踐阼以來。星變屢矣。而太白之失常。未有如今歲之甚者。蓋自五月二十一日。以迄于今。涉歷五旬。晴必晝見。前代之所無。有史策之所不載。有識之士。深為國憂之。陛下誠心畏天。每遇水旱。減膳徹樂。憂形于色。引咎責躬。齋潔致禱。凜乎有淵冰之懼。今而星變異常。其占主兵。乃疆場將擾。事變方殷之兆也。而九重之上。晏然自若。不以為憂。何哉。董仲舒有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金星晝見之久。可謂怪異矣。此乃天心仁愛陛下。欲出此大異。以警懼之也。而陛下曾不以為虞。迨夫傷敗之至。雖悔其可追乎。臣仰觀乾象。俯察人事。竊料今日之勢。雖欲幸其無變。而不可得。夫既不能無變。而吾之將帥。則庸懦。師徒則畏怯。財用則匱乏。藩籬則疎漏。其果可以應敵乎。將擁兵于外。而專事交結。多方掎兌。以充苞苴。軍人愁苦。

無事而主將恬不加恤名曰數國未始類實無以激厲復振作以不教之卒而使之戰則有望風遁逃而已此今日之大弊也自古名將守邊其財皆得自用以勵士卒則人人慕賞爭自奮于功名以遺國則冒死不顧密窺敵之動息太祖之任邊將得此道矣中興之初岳飛韓世忠之流皆有不可勝用之財此所以能擒敵而制勝也今之任將毋乃與此異乎城壁之經營固所當務也而板築立與則恐力有不及不若擇其至急者先之合數城之力以築一城則無患乎不堅合數城之兵以守一城則無患乎不尾他日或有遠力則又難其次急者至于公論皆以為可緩者則姑已之昔者漢惠帝之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五年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九月長安城成夫以漢家全盛之時築一城易事爾而三年之間三興大役始克為之今邊方單弱如是而乃欲于一二年之內辦築茲事其可得乎力既不及飾辭罔上勢所必至其可恃以為固乎臣所謂藩籬疎漏者此也陛下誠能因此是變慨然發憤大修武備將帥也師徒也財用也器難也皆大變于前日則可以待不虞矣不然固未知其所終也臣不勝憂國愛君之心惟聖主察之

輪對紹興十一年高宗料敵劄子

紹興十有一年二月丙子上謂大臣曰中外議論紛紛以金逼江為憂殊不知今日之勢與建炎不同建炎之間我兵皆退保江南杜充書生遣偏將輕與金戰故金得乘間猖獗今韓世忠屯淮東劉錡屯淮西岳飛屯上流張俊方自建康進兵前渡金覲江則我兵皆乘其後今雖虛鎮江一路以微呼其渡江亦不敢來後卒為上所料

臣聞英主之興所以能折服強敵尊崇國勢者惟其經營處置得其要而已捕鯨鮪者必以網罟捕虎豹者必以陷穽設之于此而使鯨鮪虎豹墮其術中則足以制其死命矣高宗之制北敵用此術也金人既陷壽春乘勝進兵衆人皆以為憂而高宗曾無懼色豈姑以是安衆心哉蓋先事經營多方布置至嚴至密敵或迫江則王師皆尾其後彼雖兇強豈敢輕舉妄動而送死于我哉高宗之制敵可謂得其要矣今日金運既衰健體方盛聞已提兵渡大河圍陳蔡攻潼關金人之勢益蹙其亡指日可待則是朝廷所當熟慮者非金人乃健體也方與之勢精銳無敵豈可不豫為之備誠得中興諸將分布于江淮襄漢之間要之關外聽其所為或衝其胸或擊其背或擊其左右使敵人躊躇四顧而不知所出則吾可以必勝矣雖然良將未易得也探之于公論公論之推必人材之傑然者也紀律必嚴教閱必精方略必審威聲必震而何患乎大功之不集哉竊聞今之邊防疎略未備守禦諸將多不得人而健體之勢駸駸將逼甚可懼也經營布置能如高宗則亦可以如高宗之不懼矣惟聖主圖之

代武岡林守邊治要劄子

臣一介庸愚寸長無取誤蒙陛下拔擢付以邊疆伏自思念無以稱塞夙夜兢惕靡敢違處今茲獲遣闕廷咫尺天顏平生管見得以效其萬一天下大務固非疎遠小臣所敢情議然聖明在上千齡一遇而不能以此時罄竭愚忠仰酬天造則臣之罪大矣臣自待次累年屏伏田里因能究觀古今頗識興衰理亂之故嘗以為物有綱領事有管攝五寸之矩足以盡天下之方惟其要而已為治而不得其要則艱苦而無成論治而不舉其要則散漫而無統是用述所聞誦所學作書十篇名曰治要其目曰一代之興自有規模書稱成憲詩歌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作遺法言路四關則下情無壅于上聞作求言搜選不遺則賢能爭奮于巖穴作舉賢民者邦之本也因其本則邦寧作安民風俗國之脈也其脈不病雖瘠不害作正俗官所以治事也在得其人毋取于繁作省官兵所以衛國也貴其可用徒多無益作省兵官與兵省而財不匱矣作裕財刑者側也一成而不可變作恤刑居安思危有備無患古之善經也作制敵臣之區區雖不能盡知天下之利害然晝夜以思妄論天下之要務無出于此十者位卑而言高何所逃罪伏惟陛下赦其狂愚萬幾之閒特賜省覽備有可采裁而行之豈惟少裨聖治而微臣遺逢聖代死且不朽矣取遺止國原目十篇今缺事實安民恤刑制敵四篇又書兵部財二篇僅有數語缺文亦多今無可改補

臣聞治天下之道不可以溺于卑亦不可以過于高自三代而後類皆趨近效而無遠圖以為吾紀綱粗張法度粗修民生粗安斯亦足矣豈必建宏遠之規模而成帝王之極功乎是之謂溺于卑間有英銳之主謂治效不當如是之瑣瑣也乃慕高遠求諸上古必欲蕩蕩巍巍之治復見于今志則大矣而其效適然是之謂過于高夫溺于卑者固不足論而過于高者徒勞無益斟酌二者而求乎至當其惟一代之家法乎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家法規模于開創之初持守于太平之日後世子孫遵而行之自足以治豈必慕高遠而求諸上古哉繩祖武者可以安天下由舊章者可以固王業紛更高皇之約束雖嘉唐虞樂商周而無益也得失是非黑白較然則當今之務宜將安取臣竊以為治要所在惟我成憲是訓是式則可以不勞而成功矣在昔五代之際四海散亂民用不寧上帝憫之生我藝祖以神聖英武之資首攘姦凶光啓洪業王道廢而復興人紀亂而復正規模廣大傳之無窮列聖承之靡所更改此我宋帝王之業所以與天無極者也繼自今文字文孫舍祖宗何法哉今夫有一家者乃祖乃父規模于前為子孫者猶必世守之況以天下之大神聖之所建立哉蓋我祖宗之御天下道德仁義以為之本法制紀綱以為之具其更事多故其燭理明其為慮遠故其立法密損益前代斟酌事宜根本乎聖心發揮乎事業坦然大中至正之道實諸百聖而不惑建諸天地而不悖如大禹之有典有則以貽子孫如文武之有諷有烈以啓後人也聖上緝熙之學日就月將固嘗御經綸命儒臣進讀實訓繼以正說所以繩祖武由舊章者至矣矣臣復何言而臣聞之李絳曰知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方憲宗慨然貞觀開元之盛欲庶幾二祖之風烈而李絳告以斯言所以勉其君者切矣故臣願吾君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且臣聞

之有違法之君。要必有奉法之臣。唱焉而不和。則治道闕矣。夫崇寬大而本忠厚。此祖宗之心。聖上之心也。而奉承于下者。未必不失之嚴刻。裕州縣以寬民力。此祖宗之心。聖上之心也。而奉承于下者。未必不厚于取民。其餘庶事。權或皆然。則大有戾于祖宗之訓。是豈吾君之心哉。要必致察于此。使中外臣子。罔不惟成憲是守。斯可矣。臣所言者。凡十皆治要也。而以遵法冠于篇首。則尤其要者行之。以一是九者有所不合。豈不復見祖宗之盛乎。漢魏相。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具漢興以來國家便宜。奏請施行之。相豈不能遠取前代。顧以為由漢之治。自足以政治云爾。由是言之。論治道于今日者。亦奚必為過高之說哉。以上

臣聞下情之通塞。安危理亂之所由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血氣周流。則可以久安而無疾。上下交通。則可以常治而不亂。昔者先王欲通其情。而憂其不能自達也。是以求之甚急。上自公卿大夫。服休服采。無不可諫。雖百工之微。猶各執輪以諫。初未嘗設為定員也。庶人勝于道。則庶人有諫。商旅議于市。則商旅有諫。猶懼此心之未孚也。于是有諫鼓。有諫木。有進善之旌。又懼夫勇者雖諫。而怯者或未能也。則為之法曰。臣下不匡。其刑墨。不匡。原本宋太皇。今改。匡。文。逾人。以木鐸徇于路。做以不諫之刑。古之人豈求夫從諫之美名哉。亦惟曰。傾切之不聞。則幽隱之不達。人主深居九重。而海內是非利害之實。莫能周知。此非小故也。破崖岸。去邊幅。虛心以求之。和顏以受之。猶懼忠告之不至。而況拂抑之。沮遏之。使不得盡其情歟。臣嘗讀唐史。見李絳對憲宗之語。以為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纔一二。未嘗不深悲之。夫以忠言進于君。此亦臣子所當然。而乃縮縮畏忌。一至于此。此無他。順從則利。違忤則害。利害之心。勝故其勢不得不畏。非彼自畏也。雷轟之所擊。萬鈞之所壓。不能使之不畏也。夫使臣下有所畏而不敢言。則諂諛相師。遂以成俗。而人主不得聞其闕失矣。宮禁之崇深。等級之遠絕。耳目之所不及者。雖至大之事。追切之情。且不得而知。而民之疾苦。何自而伸乎。昔我祖宗之際。詢訪羣臣。如恐不逮。晝日不足。繼之以夜。朝臣轉對。許以指陳闕失。言事之官。其多至二十員。諫列因循。或下詔而警之。臣有忠言。或漆匣而獻之。非止在廷之臣。得以盡規也。雍丘一尉。妄言嬖嬖。布衣皂囊。齊辭狂悖。而皆不加罪。所以容納讜言。護養風俗。類皆以犯顏敢諫為忠。至于橫議新法之起。爭之者。雖以罪去。而繼之者。其言益危。彼獨何恃而不恐哉。意者舍己從人。從諛弗鳴。其風聲氣習。固應有是耶。比年以來。饑旱相仍。星緯失度。天災時變。如此。可言者亦衆矣。而中外臣庶。能奮不顧身。以忠言觸上者。罕聞焉。此豈有所畏而不敢言。抑有由焉。蓋自中興之初。用事之臣。力主和議。嚴用刑罰。以鉗不附己者之口。儉苟容。習以成俗。故雖聖君相繼。急聞切直。而士氣猶未伸也。勸其敢言之機。而作其敢言之氣。使其心奮發。不能自己者。其必有所在矣。夫瑰奇珍怪。產于遐方異域。人皆得而用之。事固未有不求而得。象而不待者。雖然。求言易。從諫難。古所謂從諫者。非徒求之爾也。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為瑣。是謂塞聰。斯其為難言也。

末矣。惟知人臣進諫之難。而樂聞過失。虛懷以改。庶乎忠言盡竭。而下情畢通。是則求言之實也。案以上臣聞風俗之弊。有可以復返之理。愚為政者不能以是為急。爾儲書期會。斷獄聽訟。世每以是為急。而至于俗流失。世敗壞。則因恬而不知怪。是何急于彼而緩于此也。簿書期會。斷獄聽訟。一日不治。其害立見。而風俗所在。雖有不善。未為深害也。見其可緩之形。而不見其不可緩之實。培養之不加。而縱尋斧焉。廉恥日喪。忠信淺薄。頹廢廢闕。以至于不可收拾。嗚呼。風俗。國之元氣也。元氣枵然。則身隨之。風俗既壞。則國從之。雖秦之強。隋之富。而元氣不存。則危亡可立而待。是果可緩耶。昔者先王知其甚急也。是以省觀風俗。苟有不善。則切切焉以為憂。陶冶作成。必使粹然醇厚。人有士君子之行。以為吾代天牧民。勿使失性。其職當如是也。古人以是為急務。而後世則忽之。教化不明。而質樸日消。此亦無足怪者。我國家列聖相承。美化流行。習俗丕變。既與古匹休矣。而審觀詳察。則尚有所當正者。承平既久。而侈靡成風也。未習之好。而去本淺遠也。富者競為驕夸。貧者傾貲效之。欲以成俗。侈靡以相高。且且伐之。而本真微矣。臣觀漢文帝以敦樸先天下。而海內望風成俗。翕然化之。唐太宗戒靡麗珍奇之好。而當時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夫此二君者。其道德未純于古也。躬行于上。而俗移于下。源清流潔。表端影直。其效固如此也。聖上清心正本。無他嗜好。乘輿服御。一切減損。所以躬率者至矣。而求諸習俗。未觀其效。意者躬行雖力。而法制猶未備歟。今夫侯王富戚之家。宮室藻繪之飾。器用雕鏤之巧。被服文繡之麗。極侈窮奢。蕩心駭目。公卿大夫之家。婦人首飾。動至數萬。蓬豆之設。備極珍華。其侈汰如此。及從而問其然。則曰。吾有所效也。京邑四方之極。古人所以原本樸樸者在是。而靡麗為甚。來者無所取則。亦惟末習是效。故近歲以來。都邑之侈。徧于列郡。而達于窮鄉。此豈小故而可不正哉。唐柳渾有言。驕奢起于親貴。網紀亂于寵倖。制之于親貴。則天下從禁。禁之于寵倖。則天下畏。我皇宗時。銷金服飾。其禁嚴甚。然累下制令。而犯者不絕。故內則自中宮以下。外則自大臣之家。悉不得以金飾衣服。復申嚴禁。布于天下。自此無復犯者。以其自近始而法禁明也。聖上恭儉之化。形于宮掖。聞于天下。久矣。而臣猶慮夫貴戚大臣之家。有漸于薄俗。而侈靡相尚者。法禁之行。當自是始。行于一二。以勵其餘。而風俗可移矣。古人舉事。必有以大服天下之心。故法禁可行。寬于貴戚大臣。而急于士民之家。則人不犯。何者。彼固以為吐剛而茹柔也。躬行以為之本。法禁以為之具。而行之自貴戚大臣始。貴戚大臣既正。則遠近莫不一于正。此則正俗之要也。以上臣聞唐虞官百。夏商官倍。成周六卿之屬。三百六十。建官如此之簡也。夫其建官之簡。宜其庶事多闕。而至纖至悉。靡有不舉。夏商之制。臣不得其詳。而成周之制。則有周官在。今可覆也。自衣服飲食之微。羽角茶炭之末。陰陽巫祝之技。至于禮服之去。蠢物之除。妖鳥之射。類有職掌。而當時不病其冗也。古之制官。因事而設。理之所不可無也。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夫所謂天者。豈遠于人乎。即理之所當然者。是矣。有是理則有是事。即有是官。設官分職。惟理所在。則雖繁而甚簡。何者。理盡而止。不容有贅焉者也。

三代而上公卿百執事之職一定而不可增損。達此理而已矣。兩漢而下。建置漸繁。至隋唐而尤甚。體統不明。官職紊亂。于是乎省官之議興焉。夫當流弊既極之後。豈可無變通之術。而所謂變通者。未易言也。省之而得其道。則人心帖然。雖敢不服。省之而悖于理。則怨謗四集。未能革弊。而人心先不悅矣。此不可不深察也。昔張延賞嘗省官矣。而道路謗。柳仲郢亦嘗省官矣。而議者厭服。省官一也。而人心之應。乃爾不同。此無他。延賞不得其道。而仲郢能當于理。故也。在理不可不省。而人心皆以為當然。何為而不。服哉。省官之說。在今日誠不可緩。而理所當然者。不可不講也。某局事至簡也。而官猥衆。省之可也。某局事至劇也。而官亦多。勿省可也。或出于先王之所創立。或出于末世之所建置。當因則因。當革則革。概之以理可也。舉事以理。而私意不行焉。則人心必服。雖有不悅者。事久論定。而亦從之矣。雖然。此猶其流也。過其流不若疏其源。今日之官所以冗。豈非所從入者太多乎。即其所從入者。裁節之。此所以疏其源也。昔藝祖之法。自臺省六品五品諸司。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而仁宗之世。則損其數。至于神宗之初。宗室相免之外。不復推恩。相免之內。以試出任。夫聖人豈樂此矯拂人情哉。蓋曰。此而不節。則來者日衆。官不足以處之。而日益冗矣。紹興之初。以一官而兼數職。今也。以一官而分數人。開曹冗局。可省者衆。推求其端。何以至此。近者聖斷赫然。自宰執以下。任子無不減損。固已疏其源矣。持之至堅。雖乎不變可也。延閣秘殿之職。任子之自出者。勿庸輕授可也。咸里恩澤之濫。可損者損之。府史胥徒之員。可汰者汰之。凡無益于國而坐糜廩祿者。省之又省。而冗官之弊革矣。夫舉事而拂人情。固聖人所不為。惟理所在而能疏其源。則其弊自去。而人不驚。又何以至于怨哉。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臣以為省官之方。要必出于此可也。案以上省官篇

自古患無良將。不患無精兵。得良將以統率之。御之以道。束之以法。怯者可使勇。弱者可使強。案以上省兵篇

冗官之未省。冗兵之未汰。皆不可言政事。此盡財之大者也。案以上省財篇

黎齋集卷三

奏疏

論立國宜正本劄子

臣生稟慙愚。不識忌諱。每思古人有言。事君有犯而無隱。此臣子之職也。況叨論思獻納之列。尤當以是為職者乎。臣聞天下猶巨舟也。漏焉而室之。斯不溺矣。天下猶大廈也。欹焉而扶之。斯不傾矣。陛下視今日之勢。安耶危耶。強耶弱耶。如其安且強也。雖方盛之強鄰。猶憐風而慕義。今者蕞爾殘金。猶敢肆其憑凌。則中國之不安不強。亦已甚矣。舟漏而不窒。室欹而不扶。則將若之何。此臣所為夙夜懷懷。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也。陛下可不深念之哉。臣聞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則朝廷之勢尊。邪正雜糅。忠議並進。則人主之勢孤。夫以土宇之廣。民物之衆。共戴之以為君。可謂不孤矣。然忠臣良士。助焉者寡。又豈能獨運天下乎。昔嘉祐中。張昇為中丞。彈劾不避權要。仁宗勞之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昇對曰。臣樸學愚忠。託身容主。不可謂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交者多。赤心謀國者少。陛下似孤立也。仁宗為之感動。嗚呼。一言悟主。于斯見之。可謂至忠至切矣。陛下觀今日在廷之臣。其皆赤心而謀國者乎。抑亦有持祿養交者乎。君嘗則腹心也。臣嘗則手足也。一體相須。休戚利害。靡不同之。國步方艱。當求所以康濟之策。國威未振。當思所

以快張之道。痛心疾首。莫敢違息。人臣之義也。今也不然。惟靡曼是娛。惟珍奇是好。淫侈相高。燕樂無節。同堂合席。不聞箴規。相與恬嬉而已。赤心謀國者。固如是乎。賢才之于國。猶禦寒之衣裳。養生之穀粟也。汲引善類。無間親疎。奇偉卓犖。難合自重之士。尤當極力推挽。俾為時用。人臣所以報國也。今推賢揚善。固不乏人。而挾私害正。亦或有之。合于己。則掩覆其大過。異于己。則指摘其小疵。毀譽發于私情。而真才不得展布。赤心謀國者。豈其然乎。星象屢變。其占為兵。甚可畏也。而不以為憂。京師之下。剽掠公行。非小故也。而不以為怪。旱潦之後。征科如故。殘民之大者也。而不以為非。導諛佞。偷合苟容。以梯媒寵祿而已。又豈赤心謀國者乎。此其二節。目爾。其餘宿弊。人主之所當急聞。而人臣之所以不敢盡言者。殆未易悉數矣。夫所為不敢言者。蓋言之則大拂人情。非所以養交。其交不固。又非所以自安也。植私者衆。赤心者寡。人主少所憑仗。其何以重朝廷乎。今夫一介之士。利害止于一身。猶以寡助為戒。必求切礎之交。況于人主。宗社安危。所繫非輕。苟非多助。何以為國。今日之深患也。雖然。挽回之。豈不在我。伏惟陛下。發自宸衷。大開言路。藥期于治病。而不嫌于苦口。言取其有益。而無惡于犯顏。惟真才是用。惟公道是行。如天地之無私于覆載。如日月之無私于照臨。聖明當陽。賢俊布列。翼之衝之。共圖斯世。國勢既已安強。皇威自然震疊。區區殘敵。不稱藩內。則殄滅無餘。又豈能為中國之患哉。古語有云。正其本。萬事理。臣不勝惓惓。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論國家宜明政刑劄子

臣近者伏觀陛下。肆頒明詔。撫諭軍民。具言我直金。曲兵。應者勝。子以開曉人心。振作士氣。可謂義舉矣。然臣竊謂事有樞要。物有根本。未有國家不治。而可以排難折衝者。故孟軻曰。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又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吾國家之政刑。其皆明乎。抑猶有未明者乎。臣愚不肖。蒙陛下拔擢。實諸論思獻納之列。而隱情誠默。非忠臣也。用敢以今之政刑。猶有未明者。為陛下言之。臣聞天下之大勢。有安危。有存亡。關乎安危。猶可言也。關乎存亡。不可諱矣。人孰不知存亡之分。至為可畏。惟辨之不早耳。今自更化以來。非才不用。凡通敏可喜者。靡不甄拔。高爵重祿。與之。不靳。宜其如穀粟之必可以療饑。如衣裘之必可以禦寒也。而致其績效。邈焉未見。國勢凌弱。敵心遂啓。陛下知其所以然乎。則以今日所用之才。非不衆多。而真才則寡。爾。似奮發而實怯弱也。似多能而實寡陋也。不皇皇于仁義。而汲汲于榮祿。已不自重。又豈能為國重乎。國人不服。又豈能服外域乎。今之儒帥。固有德望。雖然。舉世推重者矣。分關瀘南。未為不用。而地非切要。不足以觀其設施。今之忠賢。亦有慷慨論事。名聞中外者矣。宜還天朝。增重國勢。而遠守支郡。未究所長。舍其邪而用其刀。棄周鼎而寶康瓠。是非顛倒。何以立國。此其政刑未明者一也。臣聞邦以民事。民以財聚。培植加厚。則咸安其業。腹削無已。則不樂其生。今日吾民之困苦。其甚矣。征斂太繁。而已輸者。責其再納。運負日積。而已獨者。不免復償。有追償之擾。有鞭笞之嚴。惟命是從。民財安得

而不匱。重以責吏肆虐。政以賄成。監司牧守。更相饋遺。我帥所駐。交賄尤厲。而諸司最多之處。抑又甚焉。見得忘義。習以成風。于是乎昔日優裕之郡。今皆凋敝矣。昔日歡樂之民。今皆愁嘆矣。九重之遠。其亦盡知之乎。聞閭疾苦。不徹于冕旒之前。官吏貪殘。自肆于法律之外。慮我黎庶。邦本傾搖。而罕聞有所譴責。此其政刑未明者二也。臣聞王者。天下之本。京邑者。王畿之本。古昔令王。雖一視同仁。而周官所紀。于王國尤厚。所以固其本也。行都之建。垂九十年。生齒雖繁。衣食未裕。其故何哉。蓋自楮幣更新。而蓄財之多者。頓耗。自鹽菜屢變。而藏鈔之久者。遞貧。比年水旱。民無餘貨。物貨積滯。商旅不行。故大家困竭。而小民焦嗷。市井蕭條。而官府匱乏。勢之所必至也。抑又有因循而未革者。淳熙中。京邑守臣。別進禁中緡錢。歲以十萬計。後復增之。一季至于十萬。每歲凡四十萬。先朝全盛之時。災與隆乾之際。未嘗有此。今何所從出。多方督促。先期進獻。假酒本以充額。數米麥之直。償不以時。商人咸怨。來者益寡。酒政既墮。權酷不售。何以助經國之費者。京師之下。人心不寧。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與。而在蕭牆之內。此其政刑未明者三也。臣聞朝廷之上。一舉一錯。人所觀瞻。不可不謹。罪所當重。而輒輕之。禁所當嚴。而輒弛之。皆非至公無私之道。迎合權姦之意。乞斬一世儒宗。此等惡名。百世不磨。乘所共棄也。而一旦洗滌之。安在其為公道乎。場屋代筆之罰。先朝之所甚嚴。罪至鞭背。終身不齒。自禁防陵夷。肆行無忌。今春始嚴于法。而仍薄其罪。追止一秩。貪鄙恃利之徒。何憚而不犯法乎。任子銓試。至為易得。而不能措一辭者。往往倩人為之。厥費不過千緡。而終身可以祿仕。法非不究之。而官司具文。迄無實效。夫國不自重。以人而重。忠良布列。重于九鼎。姦諛並進。輕于鴻毛。政具廢而不行。惟此橫暴之徒。重為民害。浸淫不已。則存亡繫之矣。豈不哀哉。此其政刑未明者四也。臣聞教小過。舉賢才。聖人待物之心。甚恕。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聖人懲惡之意。甚嚴。夫亦察其情而已矣。開庸用兵。一時將帥。捍患難。守城壁者。亦不為無勞。事平之後。適以廉謹責之。豈漢家有李廣利。赦陳湯之意乎。今已漸錄矣。而未有所以任使。頃歲亦有自朝士出守。野貽者。經畫有方。功效漸著。俄以罪見斥。邊人深惜其去。臣竊以為臺諫風聞。斥其罪而罷之。公也。明主念其勤勞。赦而用之。亦公也。各有攸當。兩不相損。復何疑于此乎。至于選錄統制。誑北人之來歸。倘受其降。掠其貨實。而繫以遺敵。投諸死地。絕中原嚮化之心。原情定罪。先王之所不赦。而晏然自若。罰不傷其毛。毋乃太寬乎。此其政刑未明者五也。若此之類。尚多有之。夫政刑苟明。強大之鄰。不足畏。政刑不明。微弱之敵。不可忽。今我雖率道。而邊臣不體聖意。驅其窮乏。就食者。而饑民無不我怨。戮其義來歸者。而豪民無不我怨。金雖微弱。然能招羣盜。而封爵之。赦叛臣。而復用之。亦不為無謀矣。故率羣怨。有所侵越。何以待之。嗚呼。處今之世。何可一時一刻。不以邊事為念乎。當宵衣旰食。坐薪嘗膽之時。而優游泔免。若四方無虞之日。從容拯溺。揖遜救焚。禍至無日矣。可不畏哉。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陛下清心寡慾。早朝晚罷。不以聲色貨利。汨亂其聰明。亦可謂無怠無荒矣。然古人之所謂無怠無荒者。殆不止此。事所當

為不願為之即意荒也。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所以為帝之盛。自朝至于日中。不逾暇食。所以為王之顯。伏惟陛下若稽古訓。明詔大臣。無一日不熟讀。無一日不延見廷臣。合衆多之智謀。求經濟之籌策。掃除姦惡。修明政刑。自然國勢安強。威聲震疊。而敵無能為矣。諸葛亮制八陣法。敵莫能敗。可謂一代之傑。然賈詡不稱其用兵之能。而美其治國之善。蓋軍國無二道。長于治國。乃所以妙于用兵也。孟軻所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者。蓋如此。惟陛下急圖之。取進止。

論修戰守劄子

臣區區愚忠。二月三月。獲對威顏。具陳正月雷雪非常之變。宜益修邊防。為戰守之計。臣非敢為此臆說也。按春秋魯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故謹而書之。又臣恭覽國史。紹興三十一年正月丁亥。風雷雨雪。一夕交作。侍御史汪澈。殿中御史陳俊卿。皆以為陰盛陽微。外裔窺中國之象。是冬金亮果提兵大入。今殘敵衰微。雖非亮比。而雷雪作車。無異曩時。臣所以不得不先事言之。累月以來。淮襄間。稍稍寧息。然其心變詐萬端。安知不養力蓄銳。伺隙而作乎。蜀被其害。所過為墟。雷雪之變。既昭然矣。秋冬之間。又將若之何。夫備禦有素。雖強大之敵。不足多畏。苟安無策。雖僅存之國。亦能肆毒。而或者之論。則曰。我朝兼愛南北。固不免于用兵。而終歸于和好。今亦和而已矣。豈必他求。臣以為不然。曩時金人。去中國甚遠。糧運難繼。故不敢輕動。而和可以久。今曠息之地。密邇于我。利苟在焉。猝焉而至。豈復顧盟好不可一也。汴都四平。難以立國。欲奪我險要。為駐足之地。首犯浮光。肆及襄漢。駭駭以至蜀。觀其志願。非專為歲賜也。彼無求和之意。而我強欲與通。和大有遼索。何以堪之。不可二也。且所以欲和者。國省費耳。往年四月。聘使之還。甫入吾界。而犯順之兵。亦以是日入。難信如此。和可恃乎。成可據乎。輸轉之費。生券之費。猶自若也。夫何省之有。不可三也。忠義之流。排難解紛。實賴其力。既與敵為仇矣。彼方仇之。我則和之。倒戈反噬。莫與為難。不可四也。堂堂大朝。卑辭厚禮。謹奉垂亡之國。自示削削。誰不侮之。不可五也。惟此以往。其不可者。尚多有之。夫既不可和。則計將安之。曰。自古立國。固有終不與外裔通好者。石勒來聘。晉焚其幣。符堅雖強。晉不少屈。而卒成泥水之功。何獨今日欲通好歟。毋瀾于宴安。而常軫涓冰之慮。毋樂于順從。而急開藥石之言。思天變之可畏。懼國勢之將危。無一日不修攻戰之具。無一日敢忘侵侮之恥。選擇將帥。如恐不及。練習士卒。常若寇至。而絕口勿言通和。此則帝王之雄略也。嗚呼。財用未足。兵力未強。姑從和好。似為體國。以通和為戒。若非體國者。究其實而言之。求和自我。不保其往。將有無窮之悔。絕不通和。事雖難辦。是乃久安之策。然則臣之愚忠。為國慮也深矣。雖然。謀之寡不若謀之衆。臣願陛下博採羣臣。凡可以制服敵國者。畢陳于前。而擇其至當者。亟施行之。古者國有大疑。謀及卿士。至于庶人。蓋所以廣其聰明也。庶人猶且及之。而況在廷之臣乎。惟陛下留神。則天下幸甚。

論弭咎徵宜戒逸豫劄子

臣聞洪範之有庶徵。古人所以明天人貫通之理也。于休徵。則曰。咎。時煥者。于咎徵。則曰。豫。恒煥者。何謂咎。明于是非之謂也。何謂豫。安于逸樂之謂也。時者。當其可之謂。恒者。過于偏之謂。人主明于是非。有知黑白。必能憂勤政治。必能總攬權綱。賢必任而不貳。邪必去而勿疑。利于民者。必能興之。害于民者。必能除之。和氣所感。嘉祥必應。此時煥所以順之也。人君安于逸豫。昏而不明。窒而不通。舒緩而不肅。寬柔而無斷。朝廷之政事。不能自有所施設。天下之人才。不能自有所進退。國無定論。人有離心。乖氣所召。災患必作。此恒煥所以應之也。天人一理。隨感而應。可不畏哉。陛下臨政圖治。不為不久。而和氣有未充。災異猶未弭。去年久旱。河流斷絕。種麥未及。而田已揚塵。不可復種矣。人皆憂之。曰。他日其可接食乎。祈雪未應。人情皇皇。又皆曰。疫癘其將作乎。螟蝗其將熾乎。恒煥之為害如此。至于冬深。雨則降矣。而麥猶未出。雪已作矣。而移時即止。是恒煥之流毒。猶未歇也。陛下早朝晚罷。不徇于貨色。不盤于遊田。無逸豫之失。而有逸豫之災。此豈可不推原其故歟。以臣所見。所謂逸豫。非必貨色遊田之謂。當邊烽未熄。戎事方殷之際。而優游恬愉。若四方無虞之日。真才未必能用。宿弊未必能革。駭駭焉。日入于頽敝之域。軍民愁怨。無所赴愬。茲非逸豫之所致歟。病已深矣。事已迫矣。汲汲圖之。猶懼不及。又可悠悠乎。毋以嘉祥之路。應為喜。而以餘災之猶在為懼。肆頌明詔。引咎責躬。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絃易轍。勇于必為。人主作興于上。人臣震悚于下。無敢驕奢。無敢耽樂。朝思夕慮。冀贊明主。同以宗社生靈為憂。何患乎災異之不消乎。臣聞人主。患無其志。不患無其功。竊觀陛下天資之粹美。聖德之純茂。足以冠羣倫。足以恢遠略。所以每獲面對。未嘗不陳二帝三王之遺。每侍經幄。未嘗不進憂國愛民之言。誠願陛下勿自菲薄。依張志氣。卓乎如古大有為之君。今日恒煥之災。人皆以為逸豫所致。臣日夜憂思。不知所出。何者。逸豫之失。人主之大戒也。區區殘敵。假息倚寓。我有其備。何患不克。若因循縱弛。無奮發之心。而專以自守為說。守不能固。凌微凌弱。而遂至于通和。則大事去矣。無可言者矣。堂堂大朝。而委靡至此。可不痛哉。此臣所以惓惓不自已也。詩不云乎。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惟陛下深思此言。常以逸豫為戒。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論弭咎徵宜開言路劄子

臣恭聞紹熙二年。仲春月朔。疾雷震驚。繼以大雪。光宗皇帝惕然。詔侍從。嚴議兩省。郎官館職。各條具朝政闕失。以聞。一時忠臣良士。獻言者甚衆。當時急務。莫不上達。可謂有應天之實矣。答徵雖形。邦本自固。姦宄不作。疆場不登。豈非變災為祥之明驗歟。今陛下寬仁恭儉。不敢荒寧。畏天之心。亦已篤矣。迺正月二十四日。氣令甚熾。及夜過半。天大雷電。發于都邑。二十六日。穀集不止。通夕飛雪。積于平地。久而後消。夫雷乃發聲。發聲者。于月令之仲春。今先期而發。已非其時矣。雷陽也。中國亦陽也。雷陰也。外裔亦陰也。當春而雷。未為害也。而作于雷震之餘。陽已發舒。而陰忽用事。不宜積而積。陰盛而陽

傲。有外侮侮中國之象。豈小故哉。蓋自殘金匱伏汗都。陛下不忍拒絕。仍與通好。羣盜之歸附者。拒而不納。流民之逃死者。御而不受。故此曹皆惟我是怨。而舍人以我為仇。糾合羣怨。致死于我。使犯王略。無時無之。陛下履至尊之位。而見輕于垂亡之國。辱莫大焉。其可以不自奮發乎。虞書曰。元首起哉。起云者。奮發之謂也。元首奮發。則國人莫不奮發矣。深懲既往之失。克圖日新之功。恢復紀綱。振起頹情。以伸中國之威。以破外裔之膽。此所謂奮發也。臣不暇遠引。姑以近代之專明之。金亮之犯淮也。兵力甚強。自謂長江奄忽可渡。我高宗皇帝會不少備。下詔親征。敷奏其勇。而益內修政事。王繼先。醫術之精。罕見其比。所以保衛聖躬者也。蓋陳力排其姦。而籍其家貨。劉暉好寵冠後庭。中外所知也。一言救解。繼先則斥之不旋踵。張去為閹官之長。橫橫久矣。亦以臺諫之言。而投諸散地。此三事者。皆行于金亮犯境之日。敵勢雖暴。而聖斷赫然。此國威所以復振。而金亮所以誅滅也。人主之所為。不必屑屑于細故。惟能舉二三大事。足以發動天下者。奮發而力行之。則尊居九重。而威震六合。反覆手掌之間。雷雲之變。人皆以為陰盛陽微之故。此乃皇天啓佑上聖。欲以剛濟柔。以威輔德。而成以陽制陰之功也。陛下其可不仰體天意。歟。光宗親遣此使。敷求謠言。陛下必欲消變致祥。亦宜開忠直之路。以通天下之情。古者孟春之月。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求之如此之切。蓋不如是。無以開已過而修闕政也。天災固可畏。然人君修省。則有其象而無其應。向也陰盛而陽微。今也以陽而制陰。羣盜殘金。豈能抗衡于中國哉。日月中天。烽火自息。臣不勝惓惓。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聖賢集卷四

奏疏

論蜀劄子一

臣竊觀當今之務。惟邊防最切。而其關利害有未易言者。自淮甸以迄蜀。皆邊面也。形勢至廣。不勝其備。要當斟酌時宜而善處之。淮甸迫近中都。論者皆以為急。然以臣觀之。近者固不可緩。遠者尤不可忽。臣請先言蜀中之利害。可乎。蓋昔者張浚。既失玉路。力不足以養兵。乃以五路財賦。均之西蜀。增立名色。謂之折估。蜀人由是重困。嗚呼。今日費用耗竭。人情既岌岌矣。往歲金人至邊。淮襄之間。日尋于戈。獨此一方。互市自若。遂啓戎心。乘間深入。殺戮不可勝計。忠義之徒。痛其家之碎于敵也。縞素復讐。義固常爾。而我師追而還之。金隔其後。無所逃死。安得不怨。怨羅道與。慮其難制。盡散之以為農。則安得而不叛。敵窺其意。從而誘之。幸以忠義自名。終不甘為敵役。及其未回。汲汲招集。其亦可也。而事權不出于一。諸司各行其意。于是乎紀綱紛亂。姦宄竝作。而關外四郡。遂莽為盜墟。此關乎安危之時也。若救頭然。則此句上。雖危可安。失今不圖。噬臍何及。萬一四郡失守。則西蜀之心搖矣。惟蜀與楚。相依以立。蜀人乖亂。楚將若何。唇亡齒寒之憂。近在眼中矣。淮甸其能自安乎。中都事不震乎。可為寒心。可為備突。此其利害。豈直安

危也哉。智者圖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原紛擾之由，求康濟之策，惟赤心置人腹中，則銅馬之流，莫不咸悅。釋賊將用其計謀，則李祐之徒，皆能成功。不疑于物，亦誠焉。古人此論，可謂著明矣。淮西山東之豪，所以為我盡力者，誠心待之，蜀之當是任者，誠能效其所為，開示大信，堅于金石，執不樂為吾用，竝邊忠義，聲勢相接，若左右手之交相為援，若兄及弟之共禦其侮，智謀迭出，則殘敵不能支矣。此所謂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揚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御之為言，結之以恩信，閉之以法度，不疾而徐，巧于調伏，有救遠之能，而無泛駕之患也。苟非其人，執任茲事，擯黜其庸懦不才者，更用其望實夙著者，號令一新，精采俱變，元氣既充，外邪消伏，擊諸擾攘之中，置之安全之域，豈惟蜀安，天下舉安，事之樞要，昭然在是也。惟陛下亟圖之。

論蜀劄子二

臣不佞，去歲六月八日，獲對清光，極陳蜀中利害，謂聆玉音，有忠直可見之衷，足以仰窺聖心，垂意于坤維者如此。蓋此一方，去天萬里，安危休戚，艱于上達，形勢何以聯屬，警急何以赴援，非其他諸路比也。故聖心深慮之，殘寇稔惡，時有侵犯，今春大入，歷興元，寇金洋，遂至大安，我師勦之，殆無遺類，威聲既震，雖矣，然變詐之性，巧于窺覷，萬一乘我少懈，奪我江源，順流而下，聲搖東南，將若之何，不可不慮也。夫藩籬嚴密，彼安得以窺我，根本堅壯，彼安得以搖我，昔孝宗皇帝，光臨萬寓，中外故事矣，而猶切切焉惟蜀是憂，命執政大臣，繼踵宣威者，至于三四，又詔制置司，同諸帥臣，銓擇兵將，庸庸不堪倚仗者，而易置之，夫宣威之說，不于他路，而獨于蜀，兵將之易置，不施之他路，而獨施之蜀，聖哲之心，深知天下安危，實繫乎此，重此一方，所以重國勢也。陛下可不細其祖武，而加重于此哉。蓋今日蜀之急務，有六，臣請為陛下略陳之。夫陪成和鳳，蜀之垣墉也，其地險絕，為吾障蔽，則關內諸郡，雖不立城壁，自然安固，焚蕩以來，外無垣墉之可恃，內無城壁之可依，表裏俱虛，寇軍不益肆其毒乎。人情岌岌，避難而逃者，無復歸志，非小故也。毋憚大費，亟為之圖，度僧需餉，費廣不斬，而實成于郡邑，視其多寡，以為殿最，磨以歲月，庶可漸復。此其急務一也。自古巴蜀，號稱多士，諸葛亮奮于隆中，豪傑歸之，如赴水壑，動名爛然，前後相望，可以今日而無其人乎。屬者兩帥，察其衰歎，立談之間，斷此大事，此固蜀中之儒英也。如此人物，搜揚簡拔，推誠而任用之，何由不濟。此其急務二也。自古立國，賞必以信，況捐軀犯難，尤為可念者乎。故曰：軍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而議者或曰：是不宜厚，厚則貪功而生事，以宋璟不賞邊功為說，而不知其時之不同，多難之秋，正藉其力，庸可抑乎。大安之戰，其功甚偉，曠賞以厲其餘，誠不為過。此其急務三也。巴蜀天險，民生其間，類多勁武，勇于戰鬪，其天性也。然聚而不教，與無兵同，教而無別，與不教同。擇其傑異者，豐其精賜，養其力，精其藝，而勵以忠義之節，則有勇而方矣。推之田野之間，因農隙以習戰，若雄邊子弟，所以著稱于唐者，則民兵亦精矣。此其急務四也。蜀之境土，與羣蠻鄰，非我族類，未易調伏，今殘寇敢爾

憑陵，安知蠻之不吾窺乎。昔李德裕之節度劍南也，建籌邊樓，而圖其形勢，復平棘關，以奪其險阻，威望赫然，數年之內，犬吠不驚，其所設施，必有深服其心者矣。已然之效，足以為法。此其急務五也。蜀本富饒之地，自折估之法，財益匱，民益貧，重以金人之擾，窮悴無聊，何所越思，所宜選擇良吏，撫摩愛養，如保赤子，如烹小鮮，仁民之政，務在必行，通負之物，獨以惠下，以紓民力，以結人心，以為手足扞衝頭目之備，不亦善乎。此其急務六也。兼此六者，推而廣之，則今日之蜀，猶往時之蜀也。如其不然，潰裂四出，不可復救矣。昔我藝祖，肇造區夏，先取荆南，以通入蜀之路，繼取全蜀，以圖混一之功，宵衣旰食，勤苦至矣。陛下嗣守丕基，可不念當時取蜀之難，而思今日保蜀之策哉。是故國事之可憂者，莫如蜀，外障之難防者，亦莫如蜀。何者，其地至遠也，有才而無識者，不足以為蜀帥，有勇而無謀者，亦不足以為蜀帥。何者，其任至重也。先朝遴選于衆，必以張詠之徒為之，中與以後，吳玠、吳玢、兄弟實任其責，其才氣之雄，智略之偉，立乎千萬人之上，折衝禦侮，談笑間爾，然則今日之典，方面鎮全蜀者，其可不以前修自勵哉。付之以衆人，所不敢當之事，期之以衆人所不能成之功，兼總四路，專其委寄，則威靈日益隆，優選寮佐，為之強助，則謀慮日益廣，此方之疾，庶其有瘳乎。西陲既安，則東南恃以無恐，臣所以披肝瀝膽，控告君父者，非獨為蜀計，為天下計，為宗社計也。嗟不恤緯，憂在宗廟，惓惓之忠，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論備邊劄子一

臣竊惟當今之務，有不可一日緩者，邊防是也。自陛下更化以來，今十年矣，築城壁，浚濠塹，繕甲兵，積芻粟，習武藝，申軍律，未嘗一日不為備禦計也。勤勤葺理，至于今日，宜其十全無闕，物物可仗，邊疆隱然有不可敵之威，強鄰帖然無敢為寇之意，其理固當然也。近者竊聞垂亡之寇，輒敢率其餘衆，侵我疆場，掠我人民，焚我廬舍，偃然有輕視中國之心。陛下知其所以然乎。然則我之所為邊防者，未必真可恃也。將帥者，三軍之司命，往時稍有勞績之人，率以罪罷，凡今所用，新進為多，孰為智，孰為勇，朝廷不得而知也。孰為傑出，孰為中材，朝廷不得而知也。四顧乏使，聊且用之，是謂之嘗試，任嘗試之將，而責以真才實能之事，豈不難哉。然則何以得良將。曰：朝廷之上，改絃更轍，作其怠惰，苟安之氣，則良將出矣。敵雖微弱，而交聘未已，所以猶敢桀驁，一旦絕之，出其不意，事不覺備，若猶侵犯，以兵驅之，觀其戰鬪，而智勇傑出之才，因是表見，折衝禦侮，不患無人。此乃邊防之首務也。講和督辦，質諸天地，邀諸鬼神，不如約者，墮其國，可謂嚴矣。誰敢違之，而敵人輒敢渝盟，豈不自知其非哉。直欲邀我歲幣，故為此小撓爾。我從而與之，是畏其威也。是示之弱也。堂堂大朝，而見脅于衰殘之小醜，惟其所欲，略不敢較，茲其為恥辱也。大矣。使彼猶在燕山，其國尚強，未嘗樂好，雖與之可也。今失其窟穴，不絕如縷，又已淪盟，其可與乎。稽諸公論，萬口一辭，謂不當與。惟淺謀寡識者，或以為當與爾。一或與之，我氣先索，何以立國。方今韃靼最強，及其他豪傑，崛起于北地者甚衆，見吾怯弱如此，將有吞噬之心，豈不尤為可慮乎。昔紹興中，北方強盛，而徽皇梓

宮未歸。太母隔在沙溝。高宗不得不與之和。所給歲幣。減于全盛者半。而當時忠臣義士。猶以死爭之。及金亮叛盟。親提重兵。大入淮甸。而完顏雍已入于北方。亮尋隕于非命。而雍盡反其所為。其國再安。欲尋舊好。故孝宗減幣而與之和。今之殘寇。與其強盛之時。尚萬萬不侔也。而我之與幣。增于隆興。一如紹興之數。毋乃太不稱乎。毋乃太卑辱乎。借寇兵。資盜糧。古人之所深戒也。彼既渝盟。是為寇盜。適以重幣資之。衰弱之餘。一旦得此。以激厲其衆。又豈中國之利也哉。善立大事者。能反而用之。不以為資敵。而反以制敵。夫今之所患者。財用未充也。然歲幣之數。不為不厚。足以募勇。足以旌戰功。自今以往。邊防于此取辦。國威由此復伸。此天所以祐我國家也。其弱也易。其昧也易。其攻也易。其守也易。其所以授。陛下復讎雪恥之機會也。殘寇折而入我。健兒及夫羣雄。知中國有人。莫不惕息。此天所以啓我昌運也。陛下內授于心。曉然見夫歲幣之不可與。固守而確持之。則可以奉順天意矣。臣聞孔子之言曰。爲君難。何爲其難也。決大疑。定大計。措其國于泰山之安。天下無敵焉。所以難也。勢則不強。威則不振。思人之見。陵重賂以求免。中才常主亦能爲之。何待于聖君乎。願陛下審思之。臣不勝悚懼。取進止。

論備邊劄子二

臣竊惟當今之務。備邊爲急。要當精講而熟計之。吳呂範有言。同舟涉海。一物不牢。則俱受其病。此至論也。然則今之邊防。其可有一事不備乎。臣職在獻納。不敢緘默。謹以今日六事。公論以爲未備者。上徹淵。臣聞古之立大事者。必定其規模。而乘其機會。譬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行無越思。所謂規模也。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所謂機會也。夫惟規模素定于胸中。緩急先後。有如王朴平邊之策。故守不爲徒守。而戰不爲浪戰。機會未至。則舒徐以待。可爲之時。機會可乘。則果決以奮。有爲之路。大功之所由集也。今之防邊。亦果能若是否乎。此公論以爲未備者。一也。臣聞古之善料敵者。必察其虛實。而知其強弱。避實擊虛。避強擊弱。則易爲力。今自探問不明。情不知其所向。不據其虛而據其實。不攻其弱而攻其強。豈惟無益。必將自斃。又何以決勝乎。此公論之所以爲未備者。二也。臣聞古者百將一心。三軍同力。如腹心手足之交相爲用。如父子兄弟之無有間隔。秦晉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此興亡之所以殊也。今人各有心。異論叢起。不以國事爲念。而惟己私是逞。甚者他人有能。己則嫉之。造作浮言。播于朝路。使有功者不能自安。豈忠于事君者乎。此公論以爲未備者。三也。臣聞兵不在多。以精爲貴。國初兵籍不過十五萬。而征伐四出。莫不如意。惟其精也。自秦檜當國。陰與金人相結。沿邊不宿重兵。故大軍屯于江山。有急出戍。給之生券。不爲不多矣。然皆習于驕惰。不堪戰攻。故議者以爲不若令歸舊屯。而以其生券。給沿邊武勇之士。公家支費。不增于前。而守禦得人。遠勝于舊。有安居之樂。而無出戍之勞。新卒列營相望。則大軍可以漸減。關額勿補。以計消之。誠強兵省費。經久無窮之利也。而不聞施行。此公論之所爲未備者。四也。臣聞善取軍者。必嚴其紀律。白刃在前。不敢不蹈。以爲

退卻者必死。而前進者猶可冀其或生也。故惟知主將之可畏。而不知敵人之可畏。出師之日。坐者涕沾襟。臥者涕交頤。一死將至。所以悲爾。今軍人遇敵。望風而奔。蓋以爲前進多死。而退卻可幸免也。紀律之不嚴。一至于此乎。此公論以爲未備者。五也。臣聞善養兵者。必厚其貨財。國初沿邊諸將。久于其職。關市之征。皆得自用。以招募勇士。以旌賞有功。以資給間諜。裕然有餘。未嘗匱乏。中興大將。所蓄之財。亦不可勝計。紹興之末。內帑所賜。輜軍緡錢多至千萬。無所靳惜。今日軍用不饒。既無以豐犒戰士。又主將腹削。而軍人益貧。平居憔悴無聊。臨難豈能死敵。此公論以爲未備者。六也。即此六事推之。其他未備者亦多矣。區區殘寇。敢抗天威。苟不能克。爲千載笑。伏惟陛下嚴飭內外大臣。大修軍政。如臣所陳六事。靡不更張。以實邊防。以強國勢。當今之急務也。惟陛下亟圖之。取進止。

朔齋集卷五

奏狀

江州乞祠狀

某一介疎庸。重以衰朽。誤蒙公朝使令。每愧無補毫髮。今春一病。沈綿七旬。百端醫療。始得痊愈。氣血從此消耗。體力常苦憊乏。勉自支撐。每慮曠廢。雖居官貴乎久任。然多病難以素餐。苟不知退。何能逃責。且今時和歲稔。民生奠居。官事稀簡。自可少安愚拙。豈復有所規避。止緣衰體。不免控陳。伏乞朝廷特賜敷奏。付以祠祿一次。使得優游里巷。休養精神。實餘生之大幸。

辭免除都官狀

某今月一日。準省劄。正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哀某除都官郎官。日下前來供職。其江西提舉職事。令江公亮時暫兼權。候正官到日。依舊者。觀渥諭准。省循非據。伏念某才能駑下。知識卑凡。曩者承乏九江。初無善狀。既而濫承隆旨。復愧罔功。加以年齡遲暮。齒髮凋零。筋力疲憊。老態具見。難以復汗朝列。且七十致仕。著在禮經。不知止足。有虧廉恥。方欲披露情懷。引年而歸。忽蒙誤恩。豈宜忝冒。伏乞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渙。俾遂退閒。不勝大願。所有省劄。某未敢祇受。

辭免兼國子祭酒狀

某昨于三月內具申朝廷乞免兼祭酒等語奉旨不允伏查兼領今已累月竊維監學之職專領教導諸生...

辭免陸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狀

某今月十一日準省劄三省同奉聖旨袁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者...

辭免專一編類孝宗實訓狀

臣今月十六日伏準省劄備奉聖旨令臣專一編類孝宗皇帝實訓者...

乞歸田里狀

某孤陋之蹤來自江右再登朝列尸素無補三年之間屢求開退未蒙從欲...

又

某近以衰老多病欲歸田里具申朝廷乞賜敷奏伏準省劄奉聖旨不允...

乞歸田里第一奏

臣綴蘇疎淺履處清華會無補于涓埃每自慰于尸素如臨關谷若捷市朝...

宜晚節乃不願于廉隅屢騰告老之章未遂投閒之志有議成嘆其固位後生亦謂其謀身...

乞歸田里第二奏

臣近以年老衰病具奏乞歸田里續準省劄奉聖旨不允伏念臣學不足以造古人之精微...

再乞歸田里狀

某近嘗披露肝膽乞歸田里續準省劄奉聖旨不允某竊惟義利之辨古人甚嚴...

辭免陸兼侍講狀

某今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袁某陸兼侍講游被恩光彌深慶懼...

辭免陸兼禮部侍郎狀

臣今月初七日三省同奉聖旨袁某禮部侍郎自天有命無地措躬竊惟密邇宸旒...

之高選實實士之榮塗況乃攝戎奉官典司邦禮必得清之資庶幾... 臣等伏乞聖慈...

再乞歸田里第一奏

臣輒彈愚悃仰祈宸慈臣性資鄙陋學術迂疎遭逢聖朝擢登最近非不欲... 伏乞聖慈...

再乞歸田里第二奏

臣近者輒控忱辭乞歸田里續奉省劄奉聖旨不允臣一介疎庸濫膺任使非不知事君之義... 伏乞聖慈...

辭免正除禮部狀

臣今月初四日伏準內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除臣禮部侍郎者自天有命無地措躬... 伏乞聖慈...

再辭狀

臣等伏乞聖慈... 伏乞聖慈...

辭免正除禮部再申內書省狀

某近者第二奏辭免新除禮部侍郎恩命乞歸田里續奉省劄奉聖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伏乞聖慈...

又乞歸田里第一奏

臣一介疎庸叨膺清賞無補分毫如負芒刺所以數年之間屢求開送非飾辭也... 伏乞聖慈...

又乞歸田里第二奏

臣今月初九日伏蒙聖恩以臣乞歸田里特降詔不允者臣伏自思念庸陋之質久玷班列... 伏乞聖慈...

辭免除煥章閣學士狀

今月五日準省劄正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其除煥章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 伏乞聖慈...

再辭狀

臣等伏乞聖慈... 伏乞聖慈...

辭免正除禮部再申內書省狀

邊陲晏然。四裔賓服。成績爛然。本原所自。亦可即是。書而求之。歟。若用人。若攷課。若任將帥。若制藩臣。若
 謹刑罰。若制國用。若禦戎敵。垂諸後世。皆可為法。稽諸前代。亦皆合乎。今日之治。固當以三朝為式。然因
 時制宜。容有不能盡合者。故稱堯舜者曰。若稽古。若者。順而行之。稽者。參而攷之。隨時之義。不能盡循也。
 然則實訓所載。其事舉而運行之歟。抑擇其宜于今者用之歟。盡併以告。

宗法

問。古者宗法之立。所以篤親。厚風俗也。大宗一。小宗四。合而為五宗焉。蓋諸侯之庶子。不敢稱其父。而
 自使其嫡子後之。所謂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稱別子。而使其嫡子為
 後。所謂繼嗣者為小宗。五世則遷者也。不惟諸侯之別子為然。而異姓之起家為大夫者亦如之。嫡嫡相
 承。每事諸告。有大宗。以為小宗之統。有小宗。以為羣弟之倡。小宗雖親盡而遷。大宗則正統自若。故百世
 而親親之恩。未始絕也。風俗安得而不厚歟。然嘗攷諸家之言。別子者。其說非一。或曰。君嫡妻之子。長子
 之母弟也。或曰。公之子。皆別子也。或曰。諸侯之母弟。不盡為祖也。或曰。始封之君。別一人為祖也。自今觀
 之。其亦有的然不可易之說歟。別子之嫡子。謂之繼別可矣。而禮之有繼別子之所自出。則所繼者。果何
 人歟。別子之正統。既為大宗矣。大宗有庶子者。其兄弟自為宗歟。抑宗小宗歟。古者宗將有事。族人
 皆侍。事無他。細靡不由之。以嫡子當立。而苟非其人。俾理亂常。莫允厥宗。將何以處之歟。祖遷于上。宗易
 于下。謂其親盡也。親盡則不相為宗。于是乎易之。則自五世之外。別為宗矣。上無所繼。而下自為宗。可乎。
 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記以為周道也。然則宗法莫詳于周矣。或謂夏
 商之制。與周不類。則庶姓別于上。而戚單于下者。婚姻可通也。而何以為盛時之法歟。昔之習于五宗者。
 若毛萇。杜預。賀循。薛綜。之流。其說既詳矣。孰為得。孰為失歟。東坡蘇氏。以今無世卿。大宗不可復立。欲復
 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其說似矣。然自古安有舍大宗而獨立小宗者。獨立小宗。則五世之後。將
 漸散而無所屬。親親之道。何以能久歟。試細釋而言之。

歷象一

問。古之聖人。仰觀于天。以為日月星辰。垂象昭明。而隱度至微。不可以莫之察也。故在書。則有歷象。璿璣。
 在周官。則有馮相保章。而月令所紀。尤為詳焉。夫天左旋。日月星辰右轉。禮經之語也。而或謂天右旋入
 海。而日隨之。辰于經矣。日豈乎晝。月豈乎夜。陰陽之精。發于光華。厥類均爾。而或又謂日入于海。隔以映
 月。受光多少。隨日遠近。則是月待日而明也。月不能自明。而乘星爛然。獨能自明乎。史稱日有中道。月有
 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去極雖或遠或近。要不離于黃道。而月出于黃道之南北東西。常失其中。箕之好風。
 畢之好雨。皆月行失中而然。以理揆之。果信乎否也。太平日行上道。升平日行次道。衰代日行下道。自漢
 儒有是言矣。不知此三者之別。皆黃道歟。非歟。以分星。觀妖祥。蓋周保章氏之職。春秋時。有星孛于大辰。

策問 卷六

策問

祖宗家法

問。書稱盤于成憲。詩歌率由舊章。良以祖宗之家法。後嗣子孫遵而行之。不可違也。在漢宣帝時。幸臣魏
 相。好觀漢家故事。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奏請施行之。而唐世入主。亦以太宗為法。政要一書。有正色
 拱手而讀者。夫古者聖君之可為法者多矣。顧不取諸彼。而惟其祖宗是憲。是式。意者曰。此自吾家法耶。
 恭惟我藝祖皇帝。誕膺天命。光宅四海。繼以太宗。真宗。克紹先烈。煌煌乎聖德神功。與二帝三王。比隆並
 美。漢唐之君。不足進焉。歷歷中樞。臣富弼。作為實訓一書。而三朝制度。紀綱之法。燦然畢具。誠我國家之
 舊章成憲也。歷代實訓。經筵進讀。用以鑰鑰。豈非萬世大法。可遵而不可易歟。雖然。物有本末。事有終始。
 自古為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君德為本。而實訓則首以賞罰。非所當先而先之。豈固有深意耶。求諫。帝
 王之盛美也。是書之末。乃始及之。豈其所載。無非急務。非必以先後次第言也。三朝。國規模。雖非小智
 所可窺。求之是書。大略可見。常五季之餘。海內分裂。未易混一也。我祖宗之興。遂能削平禍亂。鞏固基業。
 傳之罔極。何修何營。而臻此也。上而主威振朝廷。尊而下而民生阜。習俗美。內而以大總小。如臂使指。外而

而知諸侯之火歲在星紀。淫于玄枵。而知宋鄭之饑。星土之驗蓋如此。然周郡地中而柳。南方之宿也。安得而為周分。齊負東海。而虛危北方之宿也。安得而為齊分。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識者知漢將有天下。而後人非之。謂金水二星不應背日而行。則漢史所紀。果足為受命之符乎。越得歲。吳伐之。而越終有吳。燕得歲。秦滅之。而燕終有秦。福德所在。誠非加兵者之利。而或謂武王逆歲而伐紂。何耶。五星出東方。何以為中國之利。月行掩昂。何以破施頭之國。蔡感守歲而退。何以言速用兵者。昌天道幽微。自鄭之神龜。見沮于子產。其言卒不驗。曾謂後人而能測究。星家之說。多有取于官名。所謂中執法。柱下史。尚書。從官。謁者。郎。將。皆後世官稱。爾不知三代之前。亦有是名乎。有之。曷不經見。無之。而自名之。可乎。班氏漢志。經星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名。八十三原本誤三。後數術之家。或謂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不存。或謂二百八十三萬一千四百六十四星。夫星古猶今爾。而多寡若是不侔。有于交州海中。見南極下衆星。皆古所未名者。則廿石。巫咸。果能無遺乎。言天三家。渾天為優。而為推驗。七曜並循赤道。而無黃道者。其器亦疎略矣。果何以推驗乎。觀歷代史。或首列五宮。而次以五星。或上言五星。而後五宮。或詳言中宮。而次以二十八宿。皆非徒然。殆必有有意。儒者所宜講也。其悉言之。

歷象二

問昔者帝堯首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歷步其數。象占其象也。大舜承之。協時月正日。治歷也。在璿璣玉衡。觀象也。歷數既明。象復參焉。天道于是乎不差矣。漢歷真密于太初。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清臺所課。未有能及者。行之久遠。可以無差矣。而至建武中。纒百餘年。分度已差。元和之際。去天益遠。得非其初。亦有所未盡耶。漢之渾儀。古璿璣之遺也。洛下閔。賈逵。皆為之。而張衡尤精。所謂術數窮天地。制作侔造化。宜其畫善無可議者。而渾風曠其推驗。七曜盡從赤道。則是無黃道也。焉有黃道不明。而可推測造化者乎。一行有言。六家之說。迭為矛盾。以為蓋天。則南方之度漸狹。以為渾天。則北方之極度高。且有不在渾道是非之語。則是渾儀亦不足用耶。夫歷之精者。既不能無差。儀之善者。又難以盡信。大道何以步占。人時何以教授乎。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而史遷乃謂天運三十年一小變。百年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既曰變矣。自五百年以往。變有不可勝窮者。千歲之日。果可以推知乎。璿璣玉衡。自古以為觀天象之器。而史遷乃曰。北斗七星也。以斗定四時。夫豈不可。而遂以為璿璣。其然乎。否乎。畫併陳之。

歷代國祚

問嘗觀歷代得失盛衰之故。自三代而後。若漢與唐。學者類能言之。三國鼎峙。南北分裂。晉隋混一。五季更禪之時。往往未之深攷。故顧相與講明之。魏氏據有中土。天下莫強焉。吳大帝蜀昭烈。處于偏方。角其智力。卒與之抗衡。列而為三。彼何修何養。而遂能爾也。天下既分。合之實難。晉武之世。乃能混高字以

為一厥功高矣。然不一再傳。而神州亦懸。淪于劉石。間關渡江。襄爾微弱。不數年而建中興之業。王蘇之變。國勢復岌岌矣。以弱制強。卒清大慙。符石之雄。非晉所可敵也。勝于泚水。焚其聘幣。曾不見中國之為弱。雖以桓溫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心。而卒不能移其祚。夫方其盛也。不虞其遠衰。而衰已繼之。至其衰也。殆不足以立國。而縣縣延延。久而不絕。此果何為而然乎。劉石勒苻秦拓跋之流。據有中原。所向無敵。有傳數世。而愈盛者。宋武帝起匹夫。不階尺寸之柄。而兵威所至。易于破竹。卒代晉氏。而履尊位。是何為而然也。北方諸侯。莫盛于秦和之主。江左諸君。莫盛于元嘉之時。其施為建立。所以能致強盛者。亦可得而聞乎。蕭氏陳氏之迭興于南。高氏宇文氏之稱雄于北。其興也驟。其亡也遽。亦可推原其故乎。以宋武之英特。得長安而旋失之。終身封域。不過江左。隋氏何為者。而能取梁滅陳。中天下而立混一之功。足以為子孫萬世之業矣。僅一傳而不復繼。此又何也。唐之莊宗。明宗。類皆一世英主。周世宗。威武之聲。震響夷夏。尤為偉特。而皆不足以傳遠。其勢如飄風暴雨。倏然而至。截然而止。何其得之甚易。而失之亦不難也。成必有自敗。必有因。儒者可不攷論之歟。畫備陳之母略。

邊備

問古者中國甚尊。外裔甚卑。遠乎頭足之不侔也。管仲霸者之佐爾。猶能攘荆楚。尊中國。一匡天下之功。聖人之美。魏絳勸晉悼公。始有和戎五利之說。雖能九合諸侯于八年之間。而中國亦少卑矣。漢與匈奴和親。遺以金絮綵繒。賈誼羞之。以為足反居上。首屈居下。甚言其顛倒也。然當時中國又安。民物繁華。不可謂非和親之力。武帝窮兵遠討。海內虛耗。其禍烈矣。然匈奴震懼。至宣帝時。朝呼韓于渭上。頭足之位。于是復正。不可謂非用兵之功。就二者而權之。當今之務。將何所適從乎。嘗怪晉室之東。江左可謂微弱。而未嘗輒與議和。石勒來聘。遠焚其幣。不知何恃而敢然也。豈其守禦戰攻之具。素備而無闕歟。唐太宗用兵如神。亦未免屈己以和突厥。後其君長皆為所擒。豈其以和好為權宜。所謂將欲取之。必先姑與之者歟。國朝列聖相承。兼愛南北。澶淵之役。契丹既退。精甲歸後。其類可殲。而願與之和。毋乃天覆之仁。不厚與較勝負歟。紹興間。時相獨主和議。忠臣義士。以死爭之。使當時不遂與和。神州亦懸。果得而盡復歟。自辛巳之冬。金人叛盟。和好遂睽。迄于甲申之歲。天子英武。獨運。誓雪讎恥。而卒不與戰。聘使復通。敵亦畏威懷德。無復盜邊。兩淮荆襄之間。耕桑遍野。民安其業。豈亦和好之明驗歟。今邊陲既開。區畫實難。將與之和乎。敵情無厭。非理邀索。難從之請。其何以塞。將與之戰乎。國用方艱。兵力已罷。幸而能勝。其何以繼之。將以和好為權宜。而不忘戰守之備乎。沿邊屯戍。未易遽撤。我有吞彼之志。則彼有疑我之心。亦豈能猝合哉。自古待外裔者。不出于和。則出于戰。不出于戰。則出于守。欲立一定之論。為久長之計。如之何。則可也。其備言之。

官制

問設官分職所以代天工也。尊卑先後其序不可易。天運自然非人以私意為之也。書觀帝堯首命羲和以歷象之學分為四子各以其方任職且畫圖定時以爲董百工庶庶皆由是出蓋羲和之重如此然攷其職業亦不過周人馮相保章之類爾在周爲春官之屬以中士爲之而帝堯之命乃居于若時登庸若子采之先何其尊卑先後之相反耶。周家天地四時之官各屬其屬與羲和四子大略相似而其職則非爲火虛昂作說成易之謂也。竊疑太古之世其設官也多詳于天若鄭子產所謂關伯主辰實沈主參晉史彙編所謂五行之官祝融蓐收之屬無非以天象陰陽爲職。堯去太古未遠故亦以羲和爲先歟。周六卿分職詳于人矣然以天地四時名官蓋亦有本焉。書以舜典九官參之百揆之任固無異于冢宰而以稷官次之居司徒之先而士又次之復有其工焉。虞夏宗焉與樂焉納言焉數多于成周先後之次亦復不類。將焉從乎。周官大要不過六卿爾而周公作立政乃有常伯常任牧夫者卿歟抑其屬歟。禮記天子建天官先六大又五官六府六工與虞周皆不合或曰此商制也信乎周六卿率屬宜各以類相從而職方土方不屬地官而爲司馬之屬馮相保章不屬天官而爲宗伯之屬司儀掌賓客擯相而不屬之春官司服掌王之衣服而不屬之天官若此類者不一而足安在其爲率屬乎。古天子九卿周合孤卿爲九兩漢亦有九卿其所職掌果合于古歟。周有列于九卿者卿在其中歟抑別有卿歟。百官公卿表有所謂加官古亦謂焉實自漢始。當時所以設是者果何爲乎。周官三百六十定制也以禮致之五家比長一人以下士爲之不勝其多豈三百六十而止歟。漢自佐史至丞相二萬二千餘人其多如此。視成周之制不知其幾倍矣。而當時不聞有官冗之患。自晉及唐省官之說班班見于史牘。何與漢異歟。御史周之士爾至漢則御史大夫亞于丞相侍中奏之丞相史爾中書令漢國隨之臣爾而後世皆爲補相如此之類亦不一其何自而然歟。古宮中用士大夫蓋自王宮次舍膳服酒漿之官皆以士大夫爲之後世內外廷裁然爲二宮中所用殊不相侔合而一之可乎。唐三省相通中書選命門下書覆尚書奉行至今以爲良法。稽諸周制合歟否歟其詳以答。

官祿

問古者設官制祿未嘗無一定之法官之多寡祿之厚薄因其事稱其宜皆有不可易者焉。書觀帝堯虞官百夏商倍之未嘗不概歟古之盛時設官若是之簡而庶務靡不畢舉官既寡祿亦然其供億亦易爲力財安得而不裕。成周三百六十視古雖增較之後世簡矣然官比長之說五家一人以下士爲之合六鄉而言官不勝其衆祿亦不可勝計。雖後世官冗之時亦不若是多也。或者理所當然雖繁而不病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農師以士田任近郊之地。釋者曰所謂圭田也。夫近郊之地種粟何又有所謂老田。賈田者圭田所占亦甚狹矣。卿以下之官若之何給之王制三公之田視公侯視伯大夫視子男而孟子以爲卿地視侯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官于王制而其祿以侯國爲差不爲不厚矣。祿之厚

所以重其責也。當時孟子之言焉爲不同。或者非一代之制歟。漢置度官用以賦民濟轉山東粟輸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而當時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有奇。不知漕粟之數果足以盡給歟。省官之說晉以來有之。而漢氏無聞。是必官無虛設。祿不輕與。制度之善。庶幾于古也。元康中以小吏身勤而祿薄。益百石以下俸十五。砥礪廉隅之意著。然則景武以前吏祿之制果能足其用度矣乎。諫大夫秩八百石。俸月九十有奇。光祿大夫秩二千石。俸月萬二千而止。其數如此。意者祿厚歟。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十二等。其多寡之差。視三代何如也。唐初定官制。總七百三十員。視漢爲甚寡矣。而漕漕之粟乃倍于漢。官寡而祿厚。亦美意也。其後有千緡者。有九千緡者。何漢之俸。如彼其微。而唐若是之厚。亦有說乎。常哀之。限李吉甫李泌之建請。果當當乎否也。其究言之。

功臣

問漢唐之際。人臣有功烈者。必表而揚之。感。雲臺凌烟圖畫其人者是也。感。麟所圖。總十一人。而黃霸子定國之流。不預焉。其遺歟。韓增劉德梁丘賀之徒。非有表見于世。則乃得預于中。與輔佐之列。何耶。雲臺二十八將。以鄧禹元功爲首。自是而下。亦宜以功之大小爲序。身之平齊。拘之守河內。彭之克延平。吳之破赤眉。皆其時卓然可稱者。而序之于王。梁杜茂傅俊。堅陣之下。彼數子者。功何有焉。是何先後之失。當耶。馬援以椒房之親。不得預雲臺。而凌烟則以無忌爲首。倍曰。賢而有功。歟。致其輔佐。孰與房杜。論其戰伐。何如英衛。以椒房之親。而居其上。可乎。志玄弘基。開山。顯德之徒。瑋瑋焉無足稱。而君集。又叛臣也。乃得與元勳茂烈爲伍。太宗同非苟然者。其亦自有深意耶。德宗差功臣爲二等。其多至一百八十七人。大中時。復增三十二人。是何優。然多功臣哉。詳攷其人。其有功者。幾何。名曰功臣。而無其實者。又幾何。宜悉以告。

封駁

問朝廷者命令之所自出也。設爲給舍臺諫之官。以封駁論列爲職。所以彌縫其闕。糾正其非。歸于至當也。然嘗觀歷古之時。天子與公卿大臣。謀議于上。羣有司奉行于下。如一家之內。父兄有命。子弟敬承。無敢少戾焉。不聞有封駁論列之職。意者龍之作納言。仲山甫之爲喉舌。雖後世所謂封駁。而未敢以爲信然也。周官司徒之屬。有司諫焉。而所掌者。糾萬民之德。爾宗伯之屬。有御史焉。而所掌者。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爾亦未以論列爲職也。夫隆古之君。兢兢萬幾。惟恐臣下不得盡其忠。而封駁論列之職。曾後世之不若。豈固自有深意歟。且以後世觀之。爲給舍者。或論事有回天之力。或批勅有夕轉之風。或列衆使臣。陷仁傑之枉。或沮盧杞。刺德州之命。或遺藥石之言。或止竊鼠同穴之賀。其確然守正。不肯諂隨者。類如此。爲臺諫者。有謂必明目張膽。有謂當勸搖山岳。有欲壞白麻者。有斥表延齡。恣佞而明陸贄之忠者。其侃然正色。犯顏無懼者。又如此。不知隆古之時。亦若是否乎。如曰。子遠汝。汝無面

從如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此古人虛心求言之盛德也。不知後世所謂封駁論列者亦若是乎。君有常尊臣有定卑堂陛等級之勢判乎其不侔在上者行之而在下者非之毋乃非所以隆主威重朝廷乎。又嘗以歷代攷之封駁論列之職其始名位皆卑而其後權任浸隆蓋給事中常侍黃門之流而中書舍人編八品官爾初止于是而後皆為天子之法從諫大夫本郎中令之屬而後為諫省之長中丞本大夫之屬而後為憲府之長何始之卑而後之崇歟其必有以也查併以告。

革弊

問革天下之弊者必循天下之理而天下之理勿容恤焉可也昔者盤庚之遷都民皆怨咨甚矣盤庚不顧而必為之都邑既建民莫厥居遂為商家無窮之利由此觀之善為天下者奚必恤浮議之紛紛哉聖上興起治功掃除宿弊海內莫不洗心易慮以觀德化之成蓋銅器之弊甚矣則盡行銷毀雖王公貴戚之家敢有私鑄者必罰無赦園田之弊亦久矣則盡行開決雖歲月既深已成膏腴者亦所不惜至于會稽之和買則又從選臣之請履畝而稅之以銷姦民欺偽之心此三者皆理所當然人情之所不樂者也順理而行政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卓卓乎帝王之盛舉酌于至當誰敢不服雖然人心逐利日長炎熒殆不可遏今嚴于約束令于天下曰毋治銅毋園田聞者悚然莫我敢犯矣不知既久而能如是乎自紹興銅禁之峻漢漢可畏而曾不數年私鑄自若淳熙以來賢監司郡守亦有建請于朝決去園田者矣決之未幾其園如故豈非利心難遏暫止復作耶必欲絕其利心非嚴刑峻法不可而嚴刑峻法非平世所尚然則果何道而使人心悚畏常如今日也履畝而稅固為均平而蠶之真為下戶法當免者今亦及之能無害乎豪宗巨室向也析大為小得與下戶俱免今履畝之後所輸必多能不怨且謗乎此可以無恤也不知今日所行果能久遠而無弊乎如使未能無弊施諸吾民猶有怨心又不若無怨之尤善果何道以能使人樂從而無怨乎其備言之。

田制

問古者井田之法莫備于周蓋岐山則有平土之法而小司徒之職則有井牧之法其平土也則屋三為井積而為通為成為終為同其井牧也則九夫為井積而為邑為丘為甸為縣為都名與數俱不類抑隨時損益不能盡同歟抑旁加之說果有之歟井田之法備于周而司徒之職止于都都果足以盡井田之制歟宅田士田賈田曷為而任近郊官田牛田賞田牧田曷為而任遠郊若此類者必皆有說可言其詳歟百畝之田所食不過八口餘衆男為餘夫亦以口授田如此夫當授田之初量地制邑度地居民固已無曠土矣不知餘夫所受于何取之取之近則無餘地取之遠則父子異居非先王厚人倫之道也周之受田以不易一易再易為差而又有所謂萊地者田卒汙萊詩人所刺也周之盛時宜無遺利而田猶有萊豈肯廢而不治歟杜佑通典謂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萬餘頃夫九州封疆可謂至廣誠如佑說則一

州之內幾百餘萬頃爾其可信歟禹貢荆揚之田蓋最下者而唐以江淮為財賦之源古今地利何遠絕若此歟秦人廢井田開阡陌天下之人宜不勝其害而不出數年乃有國富兵強之大利遂使先王之制一廢而不可復秦豈能過于古歟漢氏之興可以復古矣因陋就簡卒莫之復公私之積宜乎匱乏而雞鳴犬吠烟火萬里田租之輕至于三十而一其極也盡除之乃有三代所不能為者漢果能過于三代歟趙過為代田一畝三劓而歲代處蓋古法也不知所謂三劓者周人不易一易之法歟抑自為之歟耕其一廢其二利微矣而課所得穀常過縷田畝一斛以上豈更休以全其地力而致然歟夫欲地方有餘加之培植可矣乃廢而不治不治而獲其利是法也果可通行于天下歟王莽時王田私屬毋得買賣受田者悉如制度既而農商失業食貨俱廢豈欲復還舊貫而非其人歟苟悅著論謂井田之制不宜于人乘之時其言似矣然觀元魏之興至于太和之主蓋幾傳矣當時稱為極盛戶口衆多而能略依古制均給天下田隋開皇中墾田千九百萬頃戶口歲增號稱繁富乃能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已然之效于是可觀而曰不宜于衆多之時可乎魏有露田有桑田有麻田有永業田有職分田有公廩田其法度孰合于古唐之口分世業尊卑貴賤莫不有分廢疾孤寡莫不有養守而不失自足以傳遠而貧無以葬者聽賣永業樂遷寬鄉者聽賣口分以太宗之英明不能講求先王維持經久之意而立法之初已開變易墮壞之端豈古道難行雖欲久遠而不可得歟其悉以告。

學制

問古者化民成俗莫先于學自五帝時已有成均之名矣記稱有虞氏之養者有上庠下庠之別夏則東序西序殷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此四代之異名也然記以虞為庠而孟子則周曰庠記以夏為序而孟子則殷曰序何其相戾如此記曰天子曰辟雍詩曰於樂辟雍則辟雍學名也而或以為樂豈求諸周官而不見所謂辟雍者歟當靈臺之作周未王也其所建學不過諸侯之泮宮爾安得借而為天子之學歟大戴禮有東西南北之學又有太學帝皆入焉而稍諸周官禮記皆莫之見不識此五學者何代之學歟周家教世子之法禮在警宗書在上庠而大司成論說在東序蓋兼虞夏商之學矣王制簡不率教者自右鄉而移之左自左鄉而移之右又移之郊又移之遂皆使習禮于學則是鄉遂及郊莫不有學矣家塾黨庠術序國學復見于學記蓋學校之盛如此而周官略焉師儒之官以賢與道得民者屬之司徒而學政不預焉獨大司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祭樂祖于警宗釋者曰成均五帝之學也警宗殷學也周家學校之盛見于周禮者若是而止以太平之典繼悉畢具而教化之原闕略如是也自靈臺經始之時已有辟雍之學至武王則鑄京辟雍獨不見于周官豈所謂成均者辟雍之異名歟漢興太學置博士太常擇民之儀狀端正者補弟子員而郡國亦遣生徒受業于太常以教導之職而通于禮樂之司豈亦周人之遺法歟東都建三雍橋門冠帶以億萬計又有四姓小侯之學及其季世太學諸生

至三萬人。蓋盛于西京矣。唐廣學舍。至千二百區。時則有國子學。有太學。又有四門律學。書學。算學。又多于東漢矣。建立之制。教養之法。果能庶幾于古歟。其併陳之。

禮儀

問。昔有虞氏命伯夷。典三禮。時巡四岳。五禮是修。說者曰。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及觀成周。大宗伯之職。掌天神地示人鬼之禮。而五禮條目。無一不具。斯有虞之遺法也。成周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其虞氏之三禮歟。然曰。神曰示。曰鬼。此不過祭祀之禮而已。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此一語。已該括無餘。虞氏之三禮。其亦祭祀而已乎。此學者所當深攷也。周監二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周公制作。見于周官者。既纖悉矣。而太宰六典之建。復有所謂禮典者。何書歟。將經秦火而遂泯滅歟。抑儀禮之行于今者。即禮典歟。禮之有儀。猶木之有枝葉也。而春秋之際。判而為二。自郊勞至于贈賄無違者。可謂難矣。而曰是儀也。不可謂禮。問揖遜周旋之禮。亦曰是儀也。非禮也。儀不足以為禮。則枝葉不足為木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說者曰。宣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由今觀之。春秋辨名分。別嫌疑。謂之周禮。則可。易象何為。而亦謂之禮乎。揖遜周旋。郊勞贈賄。不可謂禮。而以易象為禮。是特不可解也。漢興。叔孫通立一王之儀。魯兩生非之。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招之而不能致。通所為不合古。亦可知矣。施諸當時。能使羣臣肅然無譁。高祖知皇帝之為貴。其明效若是。何耶。專務德化之君。以為繁飾飾。無益于治。而罷去有司之欲定禮儀者。當時禮教。宜若盡廢。而乃有與于禮義之俗。豈得禮之本者。果不在于飾貌之末歟。終西京之世。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中興以後。章帝以羣僚拘繫。獨使曹爽。盡心集作。乃依舊典。撰次冠昏吉凶終始制度。而議者以破亂經術非之。漢禮于是不行。一代大典。曠廢若此。顧何所憑藉。以為國歟。唐太宗欲興禮樂。賢輔佐不能答。不知所謂貞觀禮者。果善乎否也。厥後有顯慶禮。有開元禮。又有郊祀錄。禮閣新儀。續曲臺諸禮。唐之禮。皆明備。似非前代所及。果合于先王乎否也。夫制禮而不合于先王。與無禮同。其攷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以來制作。合于先王者何事。悖于聖經者何說。悉著于篇。以觀所學。

服制

問。昔有虞氏觀象作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上六章。會之于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下六章。繡之于裳。以為天之大數。不過十二也。及觀成周之制。乃殺而為九章。日月星辰。繪于旂常。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隨世沿革。不得不然。由今觀之。虞氏十二章。自東漢魏晉宋齊梁陳。往往遵用。而周之六服。惟唐初用之。未幾復廢。虞周皆聖人也。其服皆聖人作也。而後世取舍。乃爾不同。豈亦有說乎。虞氏所作。獨此十二章爾。而成周自袞冕而下。復有鷩冕。毳冕。希冕。玄冕焉。豈虞嘗所謂五服五章者歟。非歟。周人監于前代。禮制明備。自享先王先公。迄于祭羣小祀。因其禮之小大。為其服之等差。理固當爾。然此五服者。公。侯。伯。子。男。

孤。卿。大夫。亦得隨其爵之高下而服焉。不知助祭于王之時。從其所自服耶。抑有殺耶。若曰。從其所自服。則固有與王相若者矣。亦有隆于王者矣。且方其祭社稷五祀。王所服三章而止。而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可乎。尊卑殺亂。禮不其然。若曰。助祭而服殺。于經無見。惟釋三禮義宗者。以為降于王一。等。其說似矣。而未盡也。未可以為據也。鄭氏注周禮。以鷩為華蟲。理或近之。至以鷩為宗彝。知其不相類也。則以虎鷩為言。以希為粉米。知其不相關也。則以刺為言。于理安乎。舊疑以為鷩與鷩。與希與玄。當時必自有服。非必華蟲而下七章。宗彝而下五章之類也。王與諸臣。服不應亂。如袞冕。王公雖同。而龍之升降則異。此亦足以別嫌明微矣。其他亦宜皆然。司服所載。上自祀昊天上帝。下至祭羣小祀。各服其服。而祭地。而略不及焉。不知夏至之日。澤中方丘。歲事之時。當何服耶。如曰。父天母地。禮無隆殺。則當暑氣炎赫之時。而服隆冬盛寒之服。豈人情乎。漢明帝時。乘輿十二章。三公諸侯。山龍九章。九卿而下。華蟲七章。大略兼用虞周而不純。其果于禮合乎。唐武德初。天子服有大裘。袞冕。鷩冕。鷩冕。鷩冕。玄冕。蓋周制也。至顯慶時。禮官無忌志。專之徒。建議非之。以為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明以禦寒。理非當暑。且據郊特牲。周郊被袞。象天之說。與夫漢明帝十二章祀天地之制。請郊祭天地。皆服袞冕。而停大裘。其說則通矣。而司服大裘之禮。遂廢。可乎。郊特牲。固禮經也。而周禮。周公作也。周公。聖人也。非聖人之信。而誰信。夏至祭地示之服。必有可見者矣。其據經而言之。

經生家學

問。漢東西再有天下。經生學士。班班見于史冊。亦可謂盛矣。然其列于儒林者。大抵專門名家。黨同伐異。豈有得于學問之大原哉。今取而細觀之。乃有戒公孫子。以務正學。無阿世者。有以為治不在多言。箴武帝之失者。有為人精悍。處事分明。董仲舒不能難者。有謂當修行先王之道。不可委曲從俗者。有父子稱官。不仕莽朝者。有施諸政事。能使反風滅火。虎北渡河者。皆聞于當時。表于後世。此豈可以專門少之哉。以專門之學。真有得于聖經之精微歟。發揮隱奧。宜可行遠。然存于今者。幾何人哉。嘗惟孔安國。詩。惟毛鄭。禮。惟戴氏而已。餘皆散亡。磨滅。百不二三存焉。專門之不足貴。蓋如此。而當西漢時。大師傳授。多至千人。中興以後。著錄者數千人。有至萬者。蓋嘗疑之。以夫子之聖。從其游者三千人而止。漢儒豈能賢于孔子乎。何其生徒若是之多也。唐史之傳儒學。猶漢儒林爾。三百年之久。以儒稱者甚衆。而不聞專門名家。講經授業。如漢儒之盛。乃亦有以街衢聰明。規戒其君者。有哀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而獻其君者。有陳陰盛陽微。而排姚崇。太廟屋壞之對者。其他博古通今。著聞于世者。類多有之。問其師承。果何所自。而恥學于師。乃有如韓退之之說。不知當時學問淵源。果何自而來也。其併陳之。

離騷

問。王迹熄而詩亡。忠臣義士憂國愛君之心。切切焉無以自見。而發為感激悲歎之音。若屈原之離騷。是

也。原見棄于君。棲遲山澤。而繫念不能忘。可謂忠矣。然嘗疑之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此古人事君之大致也。有所蘊蓄。而時不我用。雖古聖不能自必。而又安能必其君之感悟歟。不見是而無悶。不見知而不悔。古人所以自處者。蓋如此。原以見棄。遂至于悲愁憤悶。不能自釋。遠遊之作。蓋無所赴。想思欲託配仙人。相與遊戲。周歷于天地間也。又自陳忠信與天合度。而九章以作。託于祠神。因以諷諫。而九歌繼之。甚而至于不知所歸。決于蒼龜。以下己所居。憂思煩亂。精神散越。而自招其魂。古人進退出處之際。豈若是之怵迫歟。言飄風雲霓。以喻小人。指惡禽蕪草。以斥讒佞。其憤世嫉邪之心。不能自遏。豈古人卷而懷之。舍之則藏之義歟。故班孟堅以為露才揚己。愁神苦思。強非其人。蓋譏其未合于古也。然有古詩悱惻之意。胡為而復見稱歟。九辨七諫。與夫哀時命。招隱士。諸篇。大抵皆為原發原。而果不合于古。胡為當時後世。倦若是歟。或稱其義兼風雅。可與日月爭光。或稱其正道直行。竭忠盡智。或詆其何必沈身。作反騷者。而旁騷。廣騷。相繼而作。是終不敢管原也。原真忠臣之用心歟。雖然。崑崙帝閭。傾地斃日。九首三日等語。類多荒誕。士女雜坐。娛酒不廢。又非法度之正。毋亦一時之寓言歟。自原而下。若宋玉。景差。唐勒。枚乘。相如。子雲之流。亦足以闢原之闕域歟。其究言之。

太玄

闕。昔揚雄氏。覃思易經。作太玄。以準之分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首。而繫之以七百二十九贊。亦可謂精微矣。其為首也。始于中。準易之中孚。次以周。準易之復也。冬至之日。陽氣方萌。歷七日。而得周之次四。蓋七日來復之義。然易所謂七日者。猶幽詩一之日云爾。謂月也。非日也。玄以一首當四日。有半則所謂七日者。詎可以為月乎。日而非月。亦甚戾于易之七日來復矣。安在其為準耶。孟喜六日七分之說。去坎離震兌。止六十卦。以當三百六旬之數。復以七分推之。而始得與周天之度合。雄之太玄。增六十四卦為八十一首。首當四日。有半。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而八十一首已周。加騎贏二贊。而始得與六日七分之說合。所謂得易之道。備歷之數者。蓋如此。夫其數。即孟氏之六日七分。而其為首。多于易卦者。凡十有七。何其若是之不同歟。孟氏之易。雖自名家。然趙賓以箕子為萬物滋滋。詭誕不經。自云受諸孟喜。其逆若是。而六日七分之說。玄實用焉。何歟。眉山蘇氏。亦有疑于騎贏二贊。且云四歲而加一分。千歲之後。吾恐大冬之為大夏也。此其言果足以篤玄之失歟。玄之九贊。擬易之六爻也。爻合金木水火為一。而土為二。贊分金木水火為二。而土為一。胡為而不類。玄之撰。發于陽家。則一三五七九為晝。二四六八為夜。于陰家。則一三五七九為夜。二四六八為晝。胡為而有別。易之善策。本于大衍。而虛其一。玄之善策。本于大地。而虛其三。其不同若是。而謂之準易。可乎。六日七分之說。一行非之。牽牛起度之說。劉洪輩又嘗之。豈其果有所未盡歟。司馬溫公之潛虛。蓋擬太玄也。冬至之氣。始于元。猶太玄之七日來復也。轉而周三百六十四變。變直一日。乃授于餘。而終之。猶太玄之騎贏也。然空虛之學。六經所無。儒者所不道。今日皆

祖于虛。其信然歟。既自虛而為氣。為體。為質。為名。為行。為命。又自虛而為形。為性。為動。為情。為事。為德。為家。為國。為政。為功。為業。何其多端也。餘曷為而無變。齊曷為而無位。性之十純。曷為復以配而列于其間。自哀至散。何以為先後之序。自王至庶人。何以為尊卑之象。揚與司馬。皆一世大儒。立言垂訓。宜其坦然。易見。今難知若此。其究言之。

繫齋集卷七

論

管仲器小論

桓公得管子于魯囚之中。桓公原本宋本。宋本改宗。作威公。今改正。後做此。置射鉤之怨。親迎于郊。齋戒十日。禮之于廟。三酌而授政焉。故孟子以為學焉而後臣之。在春秋時。能盡禮尊賢如桓公者。蓋鮮矣。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得君又如此其專也。然功烈之卑。遊孔門者。羞稱之。仲何以得罪于聖門。若是耶。嗚呼。仲誠智術有餘者也。而未聞先王之大道。迷其本而勤于末矣。仲之相齊也。舉賢才。明賞罰。令行于諸侯。九合不以兵車。使民離左衽之患。實有大功焉。惜乎其器小而易盈也。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仲之生平。此一語盡矣。如桓公問仲以行霸用師之道。仲則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為之。難以速得志于天下。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嗚呼。齊大國也。修其軍制。使諸侯舉來取法。皆定卒伍而修甲兵。將復見西周之盛。其規模豈不甚廣。而仲以為若是則功不可速成。遂使前日功業一朝掃地矣。此皆仲未聞大道。其器小。故其功如彼卑也。大抵心之正者。所用無不正。而智有餘者。足以累其心。由東周以來。士大夫日趨于卑陋。如仲之才。誠不易得矣。然攷其行事。蓋智有餘而心不正者也。古之聽訟者。令民入束矢。鈞金。非以為利也。仲依

做其法亦使民入焉。鑄金為兵，矯備為矢，而甲兵大足，乃因是以為利。何其與古異耶？古有擇人之官，道王之德，意仲欲圖霸而恐天下不從，乃使游士八千人，播其美于諸侯，亦其利心之所發耳。仲非不知經也，惟其機智有餘，則竊先王之法以己利，仲之心術不正，彰彰焉不可逃矣。仲誠有意于治己者，則心術之病，固當痛治而力鋤之，惟其胸中所期，不過區區功業，足以顯名于諸侯，以終吾世而已。心之不正，非所急也，其心術既差，又豈能正其君之心乎？此皆器小之形也。昔者左丘明最愛管氏，其書所載，如辭子華之請，受下卿之禮，類皆可美者，及變古司馬法，而為區區之內政，其用心何狹哉！此仲所以為器小也。仲制其國，士與工商各自為鄉，士鄉為兵，工商鄉專幹鹽鐵，養兵于此，取利于彼，其為謀亦巧矣。然用人傷于太多，古昔司徒籍兵雖衆，而司馬調之則寡，孫武言與師十萬，事居七十萬人，是七家而取一卒也。今仲以為五家為軌，而一軌出卒五人，是一家而出一卒，何其太甚耶？仲之意以為不如是，則霸業不可以猝就，苟一時之功，而廢先王經久之制，此仲之所以為器小也。大臣之職，莫大于正君心，桓公自言有大邪三，而仲以為無害，其所以害霸者，惟任賢之不專耳，是仲之意，不過欲其君專任己，而不參以他人，則己得以行其所欲為耳，而不知君心不正，則為治之本不立，功業豈能及遠哉！仲之經營霸業，八年而後成，蓋亦勤矣，然功業甫定，而其心侈然，娶三姓女，官事不攝，臺門反玷，用國君禮，己為奢淫若此，又安能止其君之縱欲乎？君心日變壞，故仲一死而小人用事，史遷作夷吾傳，專攻其失，如桓公實怒少姬，襄葵仲因而伐楚，實包茅之不入，桓公實伐山戎，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皆探其心而深排之，然則後人何所取信哉？吾始亦疑之，讀孔孟之書，而後知孔子雖以仲為器小，為不知禮，然未嘗不稱其功，以為民到于今受其賜，且有吾其左衽之嘆，其稱之如此，至孟子則不然，曰：管仲，曾西所不為，而子為我顧之乎？誅絕之辭，略不少貸，孔孟豈有異旨哉？蓋仲于周衰之際，糾合諸侯，攘卻戎夷，有大功焉，孔子與丘明實受其賜，不得不稱其功也。及孟子時，去管仲已遠，遷之世，相去又益遠，仲之澤已竭，而其過昭然不可掩矣。正其罪而誅絕之，其理固如此也。雖然，孔子作春秋，美桓公之盛，而管仲不見于經，豈非桓公尊賢之誠，可以引之當道，而仲以區區智術而小之，此固聖人之所貶也。噫！仲其器小，聖人之言，真足盡其生平哉。

商鞅論

商鞅用于秦，變法定令，已而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乃諒刑其師傅，夫太子，君嗣也，師傅為教，辱莫甚焉，而鞅以峻法繩之，不少假借，知有公家而不知其身他日之利害，觀其迹若不徇己私者，謂之忠臣，夫豈不可，而君子羞道之，何哉？鞅非能忠者也，迹若不徇己之尤者也，或曰：鞅辱及君嗣，不顧其身之利害，焉在其為徇己乎？曰：不然，鞅之舉動無非己私，彼以為行為法不自近，則令將不行，而無以濟己之欲，故假于公以成其私耳。鞅，刻薄人也，其朝夕所圖，富強之效也，而富強不可驟致，則違道而圖

之，先王之治民，惟懼其不親睦也，今使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以離散其歡欣和睦，此豈先王之意哉？有功者顯榮，無功者無所芬華，甚者宗室非軍功，不得為屬籍，朝夕汲汲于功利而理之，是非可否不問也，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于道者有刑，使民惴惴然，手足莫知所措，雖一時致富強之效，而秦之本根撥矣，鞅豈不知其悖理哉！以為法禁不嚴，則富強之效不可致，富強之效不可致，則無以滿君之欲，而固己之寵也，夫以固寵之私，而違道以邀功利，此非徇己之尤者乎？古者井田之法，自十夫有徑，等而上之，為畛，為塗，為道，為路，至萬夫而止，所以通車徒，便往來，不得不若是詳也，鞅起而更之，併其千為一，而謂之阡，併其百為一，而謂之陌，阡陌之法行，則道路少而田益多，穀粟不勝其富，而井田雖廢，不恤也，古者五家置一比長，等而上之，為閭，為旅，為黨，皆置官焉，官雖多，糜祿雖費，而訓告其民者至悉也，鞅併鄉遂以為縣，五千戶始置一令，不及此者，惟置長官，職既少而糜祿多，歸于公上，雖變古法不顧也，嗟乎！古先聖王經理天下，事事物物，各處其當，其思慮至悉，而鞅徑變之，以富強其國，以威制諸侯，以顯名于天下，以滿足其君之欲，以益固其位，鞅之徇己，毋乃太甚哉！天下道二，曰公與私而已，公，天理也，私人欲也，人欲熾于胸中，凡可以利己者，無所不為，而天理何在哉！景監嬖倖，而鞅因之以進，說君以帝道而不合，則屢變其說，而卒以強國之策售其欺，鞅之急于進取如此，其後秦人怨之者衆，趙良勸其去位而不能從，則其施為舉錯，何往而非己私耶？嗚呼！其行法于君也，似不阿，其勸耕織也，似知本，其令行禁止也，似有功，然探其心術，則人欲紛亂，而未嘗須臾息，君子豈以其迹而掩其心哉？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八以是為鞅之功，鞅以峻法繩其民，特劫于威服爾，何功之云，心術一差，萬事顛沛，君子是以知利心之不可有也，鞅之設心，日夜惟己是利，及其出亡，至無所舍，車裂以徇，為千古笑，鞅亦何便于為己利哉。

諸葛孔明論

君子胸中之規模，要不可狹也，有三代王佐之規模，斯有三代王佐之事業，甚哉！王佐之規模，非淺識所可窺也，彼道德之富，涵養之深，胸中所藏，莫知其際，豈可以一節稱一行名哉？後世之士，不足以進于三代，我知之矣，自處為甚卑，一節一行，足以自表，則其心足焉，宜其規模之狹，不足以望古人也，春秋以來，如鄭子產，晉叔向，皆賢卿大夫也，其規模已不足以望三代之士，又況秦漢而下乎？偉哉！孔明生于兩漢之後，而庶幾乎三代王佐之規模，此豈區區一節一行之士哉！高臥隆中，不求聞達，每抱膝從容長嘯，其所以自養者，孰得而測之，先主以帝室之胄，英才蓋世，枉駕草廬，三往而後見，非自尊也，其所抱負者大，用之不敢輕，使先主不能降屈，以至于再三，吾有獨善其身而已矣，世方汲汲于功名，而孔明恬然若無意者，此其所存者何如，而規模豈易量哉！相先主治蜀，明賞罰，核名實，撫百姓，示儀範，此未足以見其規模也，蓋讀出師一表，而後知之，昔周家之制，中外一體，故王之左右，職衣服飲食者，皆屬之天官，惟其一體故也，自漢而下，無能識此意者，今孔明之言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具言其臣良

實忠純者。宮中之事。宜悉咨之。其深明夫一體之義乎。自古大臣出征于外。而國中晏然者。惟周公為然。今孔明亦運籌出師。而未嘗以根本為憂。非疎也。蓋有以處之也。郭攸之。費禕。董允之徒。朝夕翊贊于內。又有性行淑均。如向寵者。又言侍中尚書。長史參軍。皆端良死節之臣。願親信之。其國中多賢若是。而誰敢萌窺覷之心。王佐之經綸。豈復見于此時乎。彼非仕而後學者。意其在賦畝中。龐德公。徐元直之流。相與講之者熟矣。王通氏言。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與乎。即其經畫。而探其所存。誠有足以與禮樂者。然吾有疑焉。劉璋本以好逆。而乃為請計。以取其國。璋固漢賊也。孔明為漢除殘。雖誅之可也。然既與之合矣。而又襲之。得無虧于信乎。治蜀太嚴。纖惡不宥。法正規之而不能從。且筆申韓管子六韜之書。以授後主。亦非三代王佐所以輔其君者。毋乃時不逮古。思其上者不可得。而姑為其次者歟。然古人惟道之行。不可則止。未嘗少貶也。而孔明姑為其次者。毋乃其學有所未至。而然歟。雖然。王佐之不得見久矣。得見幾及焉者。斯可矣。孔明之心。未嘗須臾忘漢。觀其大略。于王佐蓋幾焉。圖畫其國。決非兩漢人物所可及也。迹其將有事于北。而恐有乘其後者。遂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既得孟獲。七縱七擒。以深折其心。然後孔明得安意北征。而無所忌。蜀兵既寡。難以歲歲用。則使十二番休。故雖屢用之。而兵不罷。所為八陣法。深得古意。用兵止如山。進退如風。所至營壘井甃。皆應繩墨。誠可謂善治軍者。行國君事。而人不疑。李平。廖立。沒齒懷德。當三國土地分裂之餘。乃有人物如孔明者。而又何議焉。曰。孔明。人傑也。君子要當以人傑待之。關略優容。所以待常人。而施之賢者。則否。適其所未至。而以王佐繩之。所以愛孔明也。以孔明之規模。而充以古聖賢之學。將為漢伊周矣。情乎其不全不盡也。開國立配。而所納乃劉焉之子。身為宰相。而躬校簿書。孔明而有伊周之學。豈其不全不盡若是歟。此吾所以重為孔明惜也。

陸宣公論

三代而上。天下多全才。自秦漢而下。偏矣。人才之不同。國家盛衰之所關也。三代而上。有名世之君。斯有名世之臣。其器博故其用周。內而承弼厥辟。外而經理庶務。恢恢乎無所處而不當。是之為全才。而真能指其偏者。吾悲夫秦漢而下。人物之不及也。于此雖長。于彼必短。故夫忠言謫論。拾遺補闕。以正直聞世者。有之矣。然經濟天下之略。鮮焉。制裁庶務。經理疆場。以幹略過人者。亦有矣。然承弼人主之德者。無聞焉。人才之偏。是觀三代之全才。遂乎其不及矣。雖然。天之生賢。亦有古今之殊。豈可謂三代而後。無全才耶。人惟安于淺陋。不能充而大之。故其不逮也。如是。若唐陸宣公。其處幾于全者矣。德宗。多欲之君也。而贊之以仁義。德宗。強明之君也。而贊之以納諫。知其好勝。又恥聞過。正言直指。雖拂其意。而無益也。則和緩其辭。而委曲其意。不憚于諄諄。而庶幾潛格。其非心。其言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所以切劘君心。懇惻如此。雖三代盛時。承弼其君者。何加焉。當是時。神策六軍。悉成關外。未有為根本。慮者。費力言之。而曾不從。後涇師忽變。其說始驗。論防秋利害。務所難。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長。深中當

時之病。且詳陳六失。可去。八利。可興之策。贊儒生也。而邊境事。諸練如此。則其胸中之經綸。豈易窺哉。無全才久矣。今贊也。內而正君。外而謀國。繩愆糾謬之益。開物成務之策。綽然有餘。曾未聞有扞格而不通者。贊果何自而能為耶。吾知之矣。學問涵養。所以潛其心者至矣。小心精潔。未嘗有過。或規其太過。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適他恤乎。惟其所學。有自。故其獨理甚明。其律已甚嚴。其施于用者。無不周也。觀其勸德宗。以舍己以從衆。遠欲以遵道。遠儉倭。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易行。不費神。不勞力。在約之于心。爾非心地明白。安能啓迪其君。若是之簡直耶。雖然。贊以孔孟之道觀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禮貌未衰。言弗行。則去之。此孔孟所以垂世立教者。贊之告君。不憚其煩。而帝每不能聽。知幾而作。不俟終日。可也。而贊獨安焉。陰失帝意。卒以貶死。贊誠有學者。曷不師孔孟而亟去之。嗚呼。可退而不退。宜公處之。必有深意。豈可輕議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雖天下常理。然君子憂世之深。視天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雖知道之將廢。豈忍坐視而不救。必區區致力于未極之間。苟得為之。孔孟所屑為也。豈與小丈夫諫君不用。則悻悻然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者。比也。宜公所以不忍亟去者。意其在此。吾故曰。未可輕議也。

邊防實言論十事

竊惟當今之務。備邊為急。而兵機將略。非儒者所當言。故孔子曰。軍旅之事。未嘗學也。而孟子亦云。善戰者服上刑。嗚呼。信斯言也。不曰我戰則克。君子有不戰。戰必勝乎。然則兵機將略。乃儒者所當講也。據簡策之所記。參師友之所談。條陳利害。達其意而已。不矜藻飾。故曰實言。

論戰

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此言國家之武備。不可一日弛。雖積安極治之世。不可忘戰。況危機交迫之時乎。竊料今日之勢。必至于戰。戰非美事也。不戰而屈人兵。豈不甚善。然觀時度勢。雖欲倚侍無戰而不可得。何者。敵失巢穴。假息河南。豪猾竝起者。必又從而蹙之。師一渡河。汴京鼎沸。浸淫不已。而侵軼之害。近在目前。能無戰乎。往者紹興講和。不過金人一國。和好既通。無復餘事。今蒙難既衆。女真據有之地。必將四分五裂。與我為鄰。種類不一。必有煽強喜功。不我親睦者。能無戰乎。往者金人盛強。朝廷姑息。勉強和好。今金師屢敗。亡無日矣。而敢假然自大。邀我聘使。索我歲幣。若違許之。姦雄窺覷。謂吾衰弱已甚。故雖垂亡之寇。奉之惟謹。有鄙我心。輕來伐我。能無戰乎。金人我之深仇。而敢駐汴京者。謂我不能復讎。可以無南顧之憂也。逮與通和。必望其計。若不欲遠絕之。姑告之曰。俟復還燕薊。交聘如故。委曲遷延。遲以歲月。殘寇必亡。萬一未亡。謂吾無信。致警于我。斯與之戰。乘其衰弱。克之易耳。大抵為國家者。固不宜好戰。亦不可憚戰。晉之渡江。國非不弱。而未嘗肯與敵和。石勒來聘。輒焚其幣。祖逖出鎮。而河南復為晉土。苻秦南牧。一戰而卻之。蓋強敵在前。晉人朝思夕慮。求勝敵之策。所以克保其國。我朝中興之初。數與

敵戰。良將輩出。王師屢捷。晉飛韓世忠劉琦吳玠之徒。勳烈表表于紹興間。非秦檜沮之。復故疆。刷國恥。端可必矣。今廟堂之上。圖畫遺備。如恐不及。必不以戰為憚。而後人才共奮。何患其無成功哉。

論守

自古有戰則有守。戰所以摧敵。守所以固圉。變而用之可也。故陸宣公論攻討之兵。則必有鎮守之兵。保親戚而後樂生。顧家業而後忘死。鎮守之兵也。今欲固吾封疆。使敵人無敢侵軼。豈可以無若是之兵哉。雖然。有若是之兵。則有若是之費。民力既竭。賦不可增。將何以給之。朝廷深計遠慮。令大軍有闕。無復更補。移其贍養之資。為吾鎮守之費。招壯勇。充邊屯。各保其所。以待不虞。可謂妙于經費矣。而或者有疑焉。昔我先朝用師西陲。夏陳請增置土兵。而楊偕建言。古者兵有九地。而土卒近家者。謂之散地。言其易離散也。借之此言。本于孫武。武談兵之雄也。而深以散地為戒。然則今日募兵屯邊。不離鄉井。敵人臨之。我不能禦。條焉而散。果足以任保護之責乎。曰。孫子之意。非以散地為不可戰也。要使人知所傲懼而已。管之涉大川者。當憂其易溺。而非以大川為不可涉也。戒之戒之。深虞其散。而有恩德以固結之。有法度以整齊之。斯不散矣。古之善取軍者。撫之如慈父。制之如嚴師。其威也如雨露之濡。其威也如雪霜之凜。威其恩者。不忍散。畏其威者。不敢散。協力一心。致死衝上。不啻如捍頭目。夫然後藩垣固。門戶壯矣。雖然。間諜不明。則軍情亦未易定。國初名將守邊。關市之征。悉其自用。厚給間諜。敵人動息。靡不知之。常先為之備。故寇入則必敗。其後李允則為帥。卒有亡入敵境者。移檄索之。答以不知所。則告之曰。是在某所。敵不敢匿。若今日邊將。亦能若是。則募兵可恃以無恐。而何憂其易散。請以此裨鎮守之說。

論招募

兵可募也。而亦甚難。徒有募兵之名。而無可使之實。何裨于武備哉。饑荒之歲。民無所得食。故募之易。閒暇之時。為兵者未戰。故募之亦易。今年穀屢豐。邊事方急。惟豐也。故人無意于為兵。惟急也。故人憚其為兵。合斯二者。而下募兵之令。僅得夫驕怠脆弱。望風遁逃之人。將焉用之。然則當如之何。聞之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其賞信。其利厚。以是激之。將躍然奔赴。不可得而已矣。晉之平涼州也。馬隆募能挽弓四鈞。弩三十六鈞者。無問其所從來。立標簡試。且及日中。得三千五百人。夫弓弩若是之勁。而應募若是之速。彼果何術以驅之耶。及觀涼州既平之後。朝廷欲加隆將士勳賞。有司以為隆將士勳賞者。皆已先加顯爵。不應更授。楊洸駁之。乃復賜爵加秩。由是知此應募之初。未及征行。而勳賞已頒矣。夫安得而不勳。自春徂冬。成功而歸。不過一歲。而與之三年軍資。受賞多矣。夫又安得而不勳。今之招募。不識能如是。否乎。嘗聞國初。邊將利權甚專。非私之也。欲其廣募驍勇為爪牙也。中興之初。背嵬一軍。最為勇健。各持巨斧。上摧人胸。下斬馬足。北敵深憚之。此殆李牧所謂百金之士也。豈止錢二三千之所籠。招亦豈日給一二百錢之所能養乎。方今財計未充。賦難廣募。然擇禦敵。有不可已者。惟當由中及外。痛節冗費。而專以

邊事為急。庶乎其可辦矣。書不云乎。罔曰弗克。惟既厥心。苟盡其心。事無不可為者。

論橫烽

夫嚴守禦之備。募驍勇之兵。國事果濟矣乎。曰未也。兵力雖強。寡助則弱。主將雖賢。孤立則危。自古如是者多矣。毛寶之戍邾城也。以旁無應援而敗。張巡之守睢陽也。以援兵不至而覆。夫寶巡。非不智且勇也。嬰孤城。捍強寇。其力固不敵也。今夫手足相為用。則其身安。鄰里交相助。則其家可保。矧天下事莫難乎兵。而可以無援乎。沿邊勁卒。分屯要害。宜若壯矣。然利害不相同。左右不相關。首尾不相副。聲勢不相接。則亦何以禦方來之寇。非寇不可禦也。獨以一軍當之。是以難爾。昔元祐初。范純仁經略環慶。建議諸路修橫烽之法。賊兵侵犯。則並舉橫烽。傳報鄰路。且乞委經略司。選策應兵馬將副使臣。分爲二番。戒諭士卒。整繕器械。凡軍行不可闕之物。平時一一備具。常為猝行之計。藉見橫烽。立相赴應。偉哉斯言。其常山蛇勢乎。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純仁深知兵略。得乃父仲淹之傳。故切于事情如此。今遺法俱在。曉然可行。凡封豕相接者。皆明乎患難相助之說。則雖有強寇。莫能肆毒矣。李崇刺兗州。患其土多盜。村置一樓。樓皆有鼓。盜之發也。次第擊之。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守其險要。靡不擒獲。此橫烽之近似者。猶立見效。況其大者乎。古人有言曰。同舟遇風。吳越相救。以此發明人心。使之協力無間。今之急務也。公朝急圖之。

論軍陣

橫烽之說。既言之矣。請復以古陣法明之。五人為伍。伍有長。積而為兩。為卒。為旅。為師。為軍。總萬二千五百人。兵亦衆矣。等級相承。職愈尊。則隸焉者愈衆。倡而率之。若身使臂。若臂使指。井然有條。雖繁不紊。故曰。治衆如治寡。分數定也。分數既定。交相為用。雖變化無方。而體統常定。故曰。紛紛紜紜。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諸葛亮妙達斯理。制為八陣。以後為前。以前為後。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此古法也。布陣如此。誰能克之。此所以既擒孟獲。縱使更戰。而七縱七擒也。渭南之役。司馬懿久與相持。而不敢戰。蓋知其不可敗也。史稱懿常遣兵擄亮之後。頗有殺獲。是其小小者。而其大勢。實未嘗動也。夫兵至于不可敗。則無敵于天下。戰至不可敗。則退焉而不可追。亮沒而師還。懿嘗臨之矣。楊儀反。旗鳴鼓。而懿不敢追。蓋知其不可追也。深乎深乎。其神于用兵者乎。馬隆得之涼州之役。樹機能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邀其前。或設伏以截其後。自謂謀無遺策矣。隆依八陣法。作偏箱車。且戰且前。奇謀聞發。卒以全勝。此則孔明之故智也。唐太宗自稱吾擊弱敵。嘗突出其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可謂難能矣。然其所遇者。脆敵爾。若以八陣法禦之。前可得而突。後可得而攻。是故莫精于古法。莫全于古法。善用兵者。當以是為本。不本諸古。而率意以戰者。是謂浪戰。其勝者幸爾。張巡用兵。不依古法。然其言曰。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驅之而往。若臂使指。即古法也。有志于當世者。其精講之哉。

論訓習

有兵而不教與無兵同。教之而不精與不教同。夫人未有不可教者。怯者可使勇。弱者可使強。況天姿強勇者乎。孫武之教婦人也。約束既明。申令既熟。斬二隊長。而能于俄頃之間。使深宮之女。左右前後。隨起皆應。規矩繩墨。馬蹄節度。河東以騎士單弱。悉召牧馬所養。教之數月。皆為精騎。人豈有不可教者哉。古人知其然也。蒐苗獮狩。四時之間。未嘗不教。目熟于旌旗。耳熟于金鼓。手熟于器械。足熟于馳驟。坐作進退。無所不熟。被鎧甲不知其為重。蹈險阻不知其為危。教使然也。雖然。教之而無以激厲之。則如勿教而已矣。今國家所恃者。大軍也。雖曰教之。而激厲之術。闕焉不講。州郡亦然。禁旅廂卒。名之曰教。而無所激厲。猶不教也。凡人之情。孰不趨利。大軍財用。固自有餘。為主帥者。視其技藝之精。月以一二千緡。發之。歲不過一二萬計。州郡財用。亦非甚乏。為郡將者。視其技藝之精。月以數百緡予之。歲不過數千緡計。厥費未為廣也。而能使所在。卒伍皆為精兵。豈非國家之大利耶。嘗觀李牧為趙守邊。日擊數牛。饗士。以歲計之。不勝其費矣。而無所吝惜。蓋振作士氣。義所當然。況當技藝既精。而無以旌別之可乎。雖然。善其藝者。未也。善其心者。本也。古人教人。豈徒取其能而已哉。迪以忠孝。勉以信誠。越越武夫。足為腹心。羣驥諸御。皆知禮義。是則可貴焉。爾秦誓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教戒之久。此心純一人。人可仗。此王者之師也。雖得而敵之。嗚呼。今為軍帥。為郡將者。查亦究心于此乎。

論民兵

養兵之費。蓋財甚矣。而不得不養者。惟民無以衛。而國無以立也。嗚呼。盍亦求夫財用不耗。而自足以衛民立國者乎。古者兵出于民。戰攻守禦之具。盡在于人事。耒耜耨耨。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耨其矛戟也。蓑笠笠其甲冑于盾也。鑿徑斧鋸。其攻城器械也。此太公對武王語也。推此類具言之。且曰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豈非兵民為一之良法美意歟。擇其可教者而教之。軍旅之事。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自百而千。自千而萬。雖至于百萬。可也。何患其無精兵耶。今日沿邊郡邑。有弓弩手。有山水寨。有義勇。有保捷。皆民之能為兵者也。生長邊陲。體力堅悍。固已有可用之實矣。矧復有傑然于中者。世目之曰土豪。聲威所加。靡然從之。皆為部曲。誠心以待之。恩禮以結之。平居減其租稅。臨事給以資裝。豈有不為吾用者哉。周亞夫之伐七國也。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孟一俠士爾。吳楚失之而輕。亞夫得之而重。乘中之傑。非他人匹也。然則今日之土豪。可不加厚哉。厚之者。不過數人。而從之者。不勝其衆。苟卿所謂。若挈裘領。則五指而順之。順者不可勝數。得處事之要矣。因其徒衆。教之武藝。區別其能否。而勸沮加焉。皆精卒也。昔李抱真。籍民為兵。免其租徭。足為農人之利。給以弓矢。不為私家之費。習射于農隙。則不妨田功。賞罰干都試。則有以懲勸。而三丁選一。合于成周其民可任之數。比及三年。得精兵二萬。不費廩給。雄視山東。嗚呼。安得如斯人者。而辦斯事乎。

論軍法

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國容入軍。則民德弱。軍容入國。則民德廢。言哉。寬嚴異用。隨所宜施。不可以相雜也。軍旅尚嚴。不嚴則法不立。何者。兵死地也。人情誰不貪生而畏死。畏死之心重。則徇義之念輕。危機迫之。有走而已爾。古人深慮焉。故嚴為之法。使人心曉然。皆知進猶可以求生。退必不免受戮。雖白刃如林。矢石如雨。無敢卻者。法使然也。夏商誓師。敢有不恭。孥戮加焉。周人大閱。斬牲以左右徇陣。曰。不用命者斬之。其嚴如是。蓋不如是。則士不用命。無以取勝矣。自昔盛時。以嚴為尚。豈非軍容固常爾耶。今所在雲屯。兵非不衆。而大軍驕惰。緩急難仗。意者主將不嚴之故歟。主將之所以不嚴。得非培克之過歟。虛籍之多歟。茲弊日滋。而無以服其心歟。夫如是。故不得不寬。寬弛之久。驅之戰陣。誰肯盡力。且夫債帥之弊。其來久矣。至更化而後革。方其選用之初。固無所事。日月寢久。每患失之。苞苴之交結。猶曩時之債帥也。交結猶故。則培克亦然。上虐其下。下慢其上。雖欲以法齊之。其可得乎。拔本塞源。痛革斯弊。所望于公朝也。夫軍情無常。畏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古之為將者。受命則忘其家。臨軍則忘其親。援桴鼓則忘其身。令發之日。坐者涕泗襟。臥者涕交頤。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意。故畏將而不畏敵。人百其勇。所向有功。今之人心。古之人心也。為將帥者。誠能立法自其身始。則三軍之士。亦將畏將而不畏敵矣。史稱衛青。勇于當敵。常為士卒先。霍去病。常以壯士先其大軍。夫以元戎之主。不顧患難。以身先之。其誰敢不效死。茲其所以為名將也夫。

論將帥

孫臏策龐涓。夜至馬陵。既而果至。李光弼料高暉。李百越。降于雍希顛。既而果降。英材絕識。洞照物情。出于常人智慮之表。宜其成功之超卓也。李牧收民人入堡。以誘匈奴。周亞夫堅壁不戰。以挫吳楚。養威持重。迎機而發。其兵家之所謂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者耶。韓信有舉燕趙擊齊。絕楚糧道。會于滎陽之請。諸葛亮有跨荊益。保蜀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之言。宏規遠略。不愆于素。非小才小智之所及。趙充國以不戰而屈人兵。而罕开自降。羊祜修德信以懷吳人。而陸抗心服。雍容不迫。有古人之風焉。嗚呼。必若是而後可以為將矣。雖然。此等人物。豈常有哉。必不得已。舍其所短。取其所長。亦足以集事功矣。夫人固有決不可用者。反覆難信。跋扈不恭。雖終身棄之。亦不為過。其或偶有差失。而材智過人者。其可終廢乎。且孟明嘗為晉擒矣。李廣嘗為敵擒矣。然且不廢。況未至于見擒者乎。鄧禹之師。嘗解于赤眉矣。郭子儀之師。嘗潰于相州矣。然且有之。況未至喪師者乎。美玉有瑕。未害其為寶。良馬或蹏。未害其為駿。人才難得。正不可以一眚之故而遂廢之也。且夫將帥取。其才能。不必責以廉謹。故兵法有所謂使貪者。國初委任諸將。得其道矣。自西夏用兵。有以公使饋得。未法令既密。故武功不逮。可戒哉。小廉

曲謹之人雖不聞過而其難用。材器磊落之士雖不修細行而可與有為。今日之勢亦云急矣。為將帥者正當度越拘擊收拾才俊為腹心爪牙之用。昔趙奢為將。奉飯而進之者以百數。所友者以千數。待士如此。供億之費可知矣。今諸將能循此軌轍。豈不甚善。然供億既煩。則支費必夥。毋以三尺繩之。庶乎其可也。何承矩築塘貯水。大興屯田。因以設險。為戎馬之限。厥功偉矣。然輒改詔書罪之大者也。先朝念其有功。且優容之。此鼓舞豪傑之機括也。豈非今日之所當取則者乎。

論重鎮

自古善為國者必有可以憑藉之地。亦必有可以憑藉之人。故秦建諸侯而有方伯連帥者焉。宏材碩德。歸然為一時之望。侯國視為準。則王室賴以安強。故古人注意焉。今之帥閫古方伯也。都會之地俱為重鎮。然當邊事方殷之時。就諸鎮中有尤重者焉。不知皆勝其任乎。抑猶有物望未孚者乎。夫重鎮若巨室。然生理備具。取之不乏。可以傳之子孫。是謂家計。立規模植根本。足以窮成丕基。豈非家計之大者耶。昔者高帝征戰于外。而得蕭何為家計于關中。光武亦征戰于外。而得寇恂為家計于河內。是二臣者其謀慮深長。其經理周密。凡國所急者。物物咸具。故二君賴之以成帝業。今吾所憑藉者。果何如哉。敵有將亡之形。而猶敢以虛聲加我。我有可乘之機。而猶未能以重兵壓之。是何也。則以內求諸己。未能無備也。然則若何而可。曰。選用真賢。付之關寄。而植立其所謂家計者。斯得之矣。孰為真賢。曰。朝野之間。翕然同稱。無有異辭。是謂公論所歸。斯真賢也。今之諸鎮。固欲得如斯人者矣。而猶慮其未然。故願公朝更加察焉。選擇人物。分處要地。尊其位。重其祿。假之以權。財賦皆得自用。官屬皆得自辟。展布四體。惟所欲為。人所難辦之事。次第而舉。然後中國有所憑藉矣。雖幅起方張者。猶將畏之。況垂亡之國乎。昔者晉室南渡。方伯之任。莫重于荆徐。荆州為國西門。刺史常督七八州。獨為雄盛。故禍變雖作。未幾復安。實賴于重鎮焉。由是觀之。擇真賢。據都會。豈非今日之要務哉。

雜著

權大安軍楊震仲嚴節殺賊

議曰。生死天下之常理。忠義人臣之大閑。有志之士。寧殺其身。毋容幸免者。不敢以常理而越大閑也。雖然。死有易有難。亦視時之嚴與寬何如。其嚴也。稍失臣節。必誅無赦。等死。死節為愈。故趨死也。易其寬也。有罪未必誅。忍恥貪生。亦可以微倖。故就死也難。嗚呼。不以寬嚴貳其心。大義所在。視死如歸者。其惟烈丈夫乎。楊公震仲。始以興元倖。權知大安軍。逆賊徽遠與元。且使來見。見固不可去。其可乎。我朝法令至寬。潔身而去。不從叛逆。朝廷必將矜而有之。公心固知之矣。獨念興元之遺賊。欲仗我而逐其帥。帥可逐乎。我一失節。人必效之。郡縣皆為賊守。而蜀非國家有矣。節可屈乎。節苟不屈。此身雖死。猶不死也。屈節辱身。苟活于世。復何面目見士大夫乎。且人所以異于禽獸者。此心之良爾。昧于君臣之義。而斷喪其

良心。則與禽獸奚別。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聖賢立論。其嚴如此。後之為臣者。其可于名犯義。而自棄于小人之域乎。其可舍順從逆。以自全其區區之身乎。此公之所以死也。太常定諡。能固所守曰節。強而有斷曰毅。可謂無忝矣。自公之死。大義著明。人心興起。勃勃乎其不可遏。掃除妖氛。清我西土。第其功者。以手勦逆臣為首。而君子謂公首倡大義。功不在諫逆者之下。此奉常定諡之本旨也。茲不敢違。謹議。

讀管子

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為。以其言毛嫱。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為人客等語。亦種盡所常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為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子。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齊整。此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羣籍。古文日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子申韓。由此稍細矣。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施設。果傳于世。淺識之士。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親嘗經紀者。豈不為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隱曲徑。遂與遺絕。而此書方為申韓之先驅。軼斯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張魯川字說

廬陵張君名洙。求字于余。敬字之曰魯川。且告之曰。子之名。乃吾夫子教育英才之地也。以天縱之聖。統盟斯道。俾萬世之下。人心著明。三綱五常。不泯不墜者。其惟夫子乎。斯名不絕于口。則斯道不忘于心。又重之以斯字。人是以而稱子。入乎耳。著乎心。夫子之道。將終其身而弗之忘矣。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孔子之謂集大成。言此心此道。無一毫之差。至中正。至大至精。萬世學者之準的也。有志于此。則日進日新。莫之能禦矣。子其勉之。

吳晦夫字說

吳生炎。求字于余。余字之曰晦夫。中庸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皦然而日亡。旨哉斯言。古人為己工夫。至精至密。至深至實。無愧乎此心而已。晦夫其勉之。

鄭德源字說

友人鄭君名清之。求字于余。敬字之曰德源。夫水至清也。而所以清者源也。源之始發。莫或汨之。何嘗有不清哉。惟人亦然。純粹不雜。天之所與也。萬善皆由是出。故謂之源。源微而難明。一毫有差。非其源矣。惟至精者能察之。蚤夜以思。不得弗措。所以求其源也。幸而得之。兢兢業業。無敢放逸。所以養其源也。三才同源。養而無害。則與天地相似。苟為無源。雖以善為之。其遠道遠矣。鄉原似忠信。似廉潔。而不可入堯舜

之道。楊墨似仁似義。而卒蹈于無父無君之域。源哉源哉。可以精講而實得之哉。乍見孺子將入于井。而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簞食豆羹。弗得則死。而不屑于蹴爾之與。非有所計慮于其間也。由中而發。不期而應。此天機之自然也。立身之源。于是乎在。流而不息。孰能觀之。德源可不篤志于此哉。

書贈傅正夫

學以自得為貴。學不自得。猶不學也。今觀論語一書。多六經之所未嘗言。而孟氏一書。又多論語之所未嘗言。大聖大賢。豈故求異于人哉。得于心。發于言。亦不自知其為異也。夫是之為自得之學。嗚呼。此理微矣。自象山既歿之後。而自得之學。始大興于慈湖。其初雖有得于象山。而日用其力。超然獨見。關關人心。大有功于後學。可不謂自得乎。雖然慈湖之學。慈湖所自有也。學于慈湖者。當如之何。晝夜以思。求所以心通默識者。改過遷善。日進不止。必將大有所發揮。豈必一一區區。甚哉。如是則可謂善學矣。丈夫固有志于斯者。其故因以告之。

書贈張伯常

口傳耳受。雖多奚益。發憤力行。弗得弗措。雖微而必改。善雖小而必為。立志貴乎恢張。保德務在兢業。毫髮有疑。不可謂學。純明不貳。斯之謂庶。

書贈吳定夫

南塘吳定夫。布衣芒屨。走天下。欲遍識當世賢者。所囊一布囊。其囊用八尺布縮縫之。其末衡縫之。虛其半。以便出納。權其輕重長短。中分置肩。丁亥年。定夫來訪余與王去非。今年春。去非奉命守昭武。時昭武盜方熾。而去非行速。親舊不及。借亦無與借者。定夫時到中都。慨然曰。王君事不辭難。君臣之義也。我輩獨無朋友之義乎。即肩布囊。臥起隨之。飲食必親。皆乃進。凡去非平日親舊。知定夫在。心乃安。嗚呼。定夫豈直知朋友之義而已哉。今夫士大夫。義不勝利。公不勝私。惟知剝民脂膏。以自封贈。一旦聞金革之事。則心搖膽戰。口出寒液。雖驅之且不前。盜賊之敢于陸梁。其端由之。若王君去非。雖未敢以克亂全才自許。而其至公血誠。上通于天。目前未見其比。使盜賊而禽獸。其心則已。若猶人也。能不為去非感乎。定夫知之審矣。故奮然而行。豈特知有朋友之義而已哉。方定夫訪余時。余館之社倉。凡倉前居民之貧者。多受惠。有一人操舟失業。且丐矣。定夫探囊出錢。買舟與之。今數口獲全。而舟固在。余以其用之輕。疑其所贖者厚。不復察。既去。乃知贖矣。欲周之不及。去歲年。有見之。發源者。傾囊惟得所見諸賢像。蓋定夫每見一人。則密屬畫工圖之。他皆無取。其嗜好如此。余欲方之古人。未見其的。因寄以白苧一端。聊賦二十字。戲且謝之。寄我南中布一箇。布錢還出布囊中。長房宅有神仙術。可解傾囊賞戰功。

書贈蔣宰

康誥曰。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不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

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君子之道。無所不取。則智益明。德益崇。以臨其民。則恢然有餘裕矣。求之不廣。用之易竭。無以深得乎民心。又豈能為俊偉光明之事業乎。周公之稱康叔曰。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則康叔之賢。有大過人者矣。君臨其國。不過百里。封畝若是其狹也。可不勞而治。而委曲告戒。必欲其無所不取。非獨一端而止。以商周為未足。而又及于古先哲王。則所求者愈廣矣。土不過同而唐虞是則。毋乃割雞而用牛刀乎。曰。茲所以為古治之盛也。今為縣令者。豐財而已。爾巧諂而已。爾徒為一身計。而未嘗為吾民計。有談古人之盛美者。則鄙笑以為迂。而豈能有所取法乎。鄉君子蔣君伯見。處衰俗之中。而慨然有復古之心。聞嘉言善行。求之如不及。百里之民。其將均被其澤乎。其之官也。謹門告別。某敬書以贈之。

聚齋集卷八

序

繁昌鄉飲序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莫尊于聖人。不可復加矣。然不過于人倫之中。全之盡之。非能外是而加毫末也。其言之的如此。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行之疾徐。跬步之差。爾而弟與不弟。是非異途。堯舜桀跖之所由分也。豈可謂細事哉。古者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筮豆之多寡。皆視其齒。其別有四。嚴于長幼之辨如此。風教所關故也。而俗吏以為不急而忽之。而廢之。可乎。吾友南仲。宗室之秀也。名善。瀟有志斯道。為宰繁昌。舉行鄉飲于學。做古者賓主介僎。三賓衆賓之制。三揖三進。獻酬修爵之儀。而參以今禮。濟濟乎其可觀。秩秩乎其可則。周旋其間者。悌順恭遜之美。油然而生。世俗桀驁之習。泯焉不作。而可正揚。又語以忠于君。孝于親。睦于閭門。比于鄉黨者。其為化民成俗之助。不既多乎。昔子游弦歌武城。其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南仲之意。端在于此。余是以嘉之。

象山先生文集序

天有北辰而衆星拱焉。地有泰嶽而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之北辰泰嶽歟。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復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謁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未能深信。謂道爲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爲遠。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道愈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途。如藥久病。迷者悟。病者愈。不越于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歧望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既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宏矣。先生之言。悉由中出。上而啓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維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通俗學之橫流。使天下于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茲乎。僕識先生于行都。觀博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有倦怠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親感。鄙吝已消。矧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己。歟。先生之沒。餘二十年。遺書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神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尙多缺略。先生之子持之伯微。真而益之。合二十卷。刊于倉司。流布遠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備。嘗近而指遠。雖使古人復生。真之能易。嗚呼。茲其所以爲後學師表歟。先生諱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也。嘗講學于象山。學者尊之爲象山先生云。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人四明袁燮謹書。

浮光戰守錄序

自古論兵家之勝負者。繫乎算之多寡而已。然算之多寡。有甚相遠絕者。有相去無幾者。趙括之疎也。而遇白起。陳餘之迂也。而遇韓信。不待兩軍交鋒。而勝負已分矣。曹孟德一世之雄。而敗于周瑜。杜會勇冠三軍。而敗于周訪。夫曹與杜。豈可謂無算一時者。然有所不若。則不能制敵。而敵制之。譬諸奕焉。舉棋一差。斯不勝其耦矣。是故用兵爲最難。兵與地豈可以易言哉。昔者夫子嘗曰。我戰則克。而管子路三軍之間。則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其計慮之精深。隄防之嚴密。無復遺策矣。以天縱之將聖。猶不敢忽如是。況他人乎。今觀浮光戰守錄。太守榮侯。以寡敵衆。而三年之間。戰則必克。守則必固。威名赫然。震耀當世。或者精深而嚴密。亦有非常人所能窺測者歟。夫戰而無謀。謂之浪戰。守而無策。謂之徒守。榮侯之所爲。豈倉猝舉事。僥倖于一擲哉。誠心爲國。不顧一身之利害。君子觀其忠。愛通羣書。周知兵家之機要。君子觀其略。出奇無窮。有似乎卽墨之守。君子觀其智。戰于城外。取則于昆陽之師。君子觀其勇。合是四者。何事不集。而又能勤于求助。王君辛名將也。安昌之役。突入敵帳。烏統軍首。可謂膽勇矣。而與之協力。及其他才俊。鼓之舞之。頡頏爭奮。共圖勳業。皆得率聯登載于此。吳志有之曰。同舟涉海。一事不卒。俱受其敗。浮光之戰守。真無一事之不卒者歟。此余所以三復是錄。而深嘉之。

送右史將漕江左序

起居真舍人。以精博之學。端方之操。立靖坊。進謫言。遷遷謫。作時砥柱。精神倚以爲重。海內想望風采。嗚呼。可謂正人也。已。邊事方殷。將漕江左。欲豫爲戰艦之備。朝家委寄之意。亦不輕矣。而一時公論皆深惜其去。蓋汲直在朝。淮南寢謀。忠鯁之士。精神折衝。國勢所賴以安強也。其可遠去乎。雖然。前朝舊事。凡欲界以大任者。皆先歷河北都漕等官。蓋欲其諳事。積雅望也。今之選用。無亦是意乎。起居正色敢言。知有吾君。而不知有吾身。知有宗社生靈。而不知有吾家。視此身之進退。不啻如浮雲之去來。未嘗以他念雜之。玉壺寒冰。表裏洞徹。此則起居之本心。非由外至者也。昔者伯禹治水。八年于外。過門而不入。子泣而弗顧。夫片時之頃。一至其家。似未害也。而有所不暇。此聖人之心。所以精一也。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維此大本。不必他求。卓然不貳。萬善咸具。古人所以兢兢業業。不敢稍懈者。懼其或貳也。起居常秉茲心。造次不舍。惟正途是遵。惟公家是念。力持斯世。將有望焉。詩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起居其思之。

題跋

跋丁未御書

君臣父子。人之大倫也。君父蒙塵于外。而臣子恬然坐視弗救。豈復有人心哉。靖康之禍。慘矣。公卿大臣。平居獻佞。賈諛。臨難奉頭鼠竄。宗邑傾危。曾莫之恤。延康尙書何公。獨能忠義奮發。糾合同盟。倡大義于天下。聖心簡在。寵以奎齋。其後歸諸御府。而別錄之。以寶藏于家。尙書之志念深矣。昔穆王命君牙曰。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孟子亦稱故國。非喬木之謂也。世臣之謂也。尙書忠義如此。後嗣子孫。誠能續而不絕。斯足以世其家矣。嗚呼。其偉矣夫。

跋宣和六年御製賜沈晦

國朝取士之盛。是年爲最。蓋承平既久。俊秀雲集。徽皇聖度兼容。纖芥之善。網羅不遺。殿廡攷閱。將軍別有旨。以御前特試者。參入五等。凡七十餘人。非故事也。或者聖意自有所在耶。沈公晦。萬言正對。爲天下第一。既而致身侍從。直道進退。蔚爲名臣。其會孫臨川。洪曹燧。示臣以開喜宴所賜御詩。既見當時寵光之盛矣。而復以乃祖奏議一巨編。俾臣觀之。忠鯁深切。皆足以感格君心。興起世道。臣益知徽祖所以簡拔真才。蓋不專取夫象數之學。嗚呼。偉哉。

跋雲巢王公續雅

雲巢王公。名卿之子也。嗜古書。有美才。而恬于榮利。凡世俗所樂者。不入于心。而巖壑奇絕之趣。斯須不忘也。胸襟如此。發而爲詩。清新俊逸。出乎塵垢之外。理當然爾。傳曰。不知其人。視其友。紫微于湖。張公一代之傑也。而與雲巢爲莫逆交。更唱迭和。則雲巢之高致可知矣。余來臨汝。始識雲巢之二子。皆修謹守家法。一日示予以先大夫續雅一編。予敬觀之。皆超軼絕塵語也。秋山詩云。朝來倚危欄。爽氣真可嘯。此

非喫烟火食人所能道者。二子畫而山簫小亭。名之曰嘯爽。以無忘先君子之雅趣乎。

跋高公所書孝經

孝經一書。百行之根源也。贈特進四明高公。嘗觀筆之。以授其孫。傳之至今。特進乃春官貳卿介弟。貳卿以學行之粹。著稱于紹興間。與秦丞相相忤。終其身不復用。屏居鄉閭。士之得于親炙者多矣。況其同氣之親乎。今觀其遺書。措而有法。無一點一畫。碎然而作者。揚子雲言。書心畫也。柳誠懸亦云。心正則筆正。心者一身之宗主。家傳之要道也。人孰不愛其子孫。與之爵秩。心不正則不能繼。豈其財用心不正則不能保。惟此心之傳。精純不雜。氣脈不間。其將彌久而彌昌乎。公之曾孫。國子進士。指得此一編。保而藏之。所以實此心也。高氏之興。庶乎未艾。余是以嘉之。

跋中丞陸公奏疏

陸中丞者。闕其名。然以徽皇寶錄觀之。政和六年。七月丙辰。大司成陸蘊。除中丞。七年。五月甲午。盛章以宣和殿學士。提舉崇福宮。是月庚戌。中丞陸蘊。以龍圖閣待制。知福州。今觀奏疏。論盛章一疏。乃章奏祠之後。時許朝望入朝。中丞惡其不正。是以攻之。當是時。士大夫柔佞成風。而獨能排姦如此。所謂鳳鳴朝陽者耶。未幾補外。可為太息。其後有陸德先者。亦為中丞。無所建明。非蘊比也。余故表而出之。

跋胡文恭草堂後

胡公外和而中剛。平居溫溫。不動聲氣。雖重不輕發。發亦不可回。此歐陽公所以有取也。蘇子由。以直言書策。指陳闕失。批逆鱗而不顧。可謂忠諫矣。而堅欲請之。何哉。雖然。公非惡直諫正者。內侍楊懷敏。勢動中外。既以罪斥。未幾召復故官。公時知制誥。極論其不可。不為革制。亦可謂有守矣。論人物者。毋以一善掩其他美。可也。

跋李丞相和議表

漢仲長統有言。中世之選三公也。務于清德。是乃婦女之檢閱。鄉曲之常人爾。信哉。扶頹持危。國家重寄。非英偉奇傑之士。孰能勝之。若李公者。足以當乎此矣。觀其言。語字畫。藉足以使人起敬。況觀表之乎。李公取友必端。則常公亦正人也。余是以兩賢之。

跋忠節傳

李斯州之被。某既銘其墓矣。今又得讀其相繼。正論互發。而大義愈益光明。縱有不知而妄議者。于正人何傷焉。而有可深恨者。古制不明。守禦之職。情不知其所在。遂使忠臣義士。枉被其毒。且斯州今為次邊。距疆邊亦遠矣。而敵人無所忌憚。輒敢被殺。屠戮。越境登輿。而深入我之次邊。是難之過歟。古人稱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守在四境。蓋守禦之地。當于其遠。近不足言也。而屠毒邊者。不任其職。方伯連帥。緩不及事。而刻符次邊者。獨當其鋒。豈不難哉。啓敵人輕侮之心。為邊境無

窮之害。既遂其欲。稍有間隙。又將乘之。使吾奔命不暇。將何便于此。皆守禦之職。苟且因循。不于其遠之故。誠得如李牧。趙奢輩。訓吾甲兵。足吾財用。豈吾犒賞。嚴備而固守之。彼或侵疆。吾見其後。豈能無反顧之憂哉。古所謂老熊當道臥。貉子不敢過者也。雖藩籬不可得而攻。又豈能越吾之堂與乎。又豈能窺吾之近邊乎。當今之務。莫切于此。忠于國家者。盍為明時亟言之。

跋羅亨甫書陳使者死節事

有愧而生。不若無愧而死。大義昭然。若揭日月。人之良心也。陳公之死節。非有意為之。大本著明。如水之寒。火之熱。天性則然。嗚呼。可尙也夫。

跋相山正論

故樞密使王公。淳熙間召為大宗伯。某適拜焉。儀表豐偉。議論英發。當今海內。有如此人物。可謂罕見矣。今觀相山正論一編。乃識其源流之所自。艱難之秋。忠憤切切。明白精當。人所不敢及者。公能言之。深有補于當世急務。家教所漸。宜其有子如此哉。及讀尙書倪公。表先待制之墓。子是益知其所從出。姦相盜權。妄開邊隙。無敢少拂其意者。而公獨力與之爭。曾不暇為一身計。非相山教以義方之明驗歟。夫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而已。故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義者。天下之公利者。一己之私也。忠臣之心。知有國家焉。爾。進他恤乎。王氏一門。正人繼作。遂為世家。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喬木之謂。而世臣之謂。若伊尹之有陟。周公之有伯禽。召康公之有虎。始可謂能世其家者。料院天姿英邁。寤寐于斯。必將竭其忠誠。與其先世同一軌轍。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嗚呼。尙勉之哉。

跋滕君勿齋記後

士君子之立于斯世。所以殊于衆人者。以其知道也。不學則不知道。不知道則無以為人。故聖人有言。朝聞道。夕死可矣。夕死而甘心。至切之辭也。何謂道。曰。此是彼非。不過兩端。舍其非。從其是。道在是矣。皇極之數。首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旨哉言乎。勿為不善。有不可勝用者。孟子亦云。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古人明白切至之論。大槩如此。滕君以勿名齋。其義至約。而所該甚廣。有合于古人之心。余是以嘉之。

跋子淵兄弟行實

士大夫有立于當世。要以尙志為本。其志不大。而朝思夕慮。不出于蓀爾形體之微。其何以任重致遠乎。南城傅氏兄弟。天資俱高。輔以篤學。不安于小成。而用力于大道。昭晰無疑。毫髮不差。子淵之所得于象山先生者。可謂端的矣。二弟繼之。同此一源。皆人中之傑也。子淵化行百里。不勞施為。自然感動。三年間。杖有罪者。纔十有六。此豈小丈夫挾區區之智術者。所能為乎。和父居官。率由此道。子野雖老于章布。而

開禧所上書。慨然有憂宗社生靈之心。其子正夫。親炙慈湖。有得于中。氣脈相續。無有間斷。夫以古先盛時人物為的。而自漢而有所不屑。始可謂有大志矣。日進無疆。誰能禦之。有其善。喪厥善。智及之。仁不能守。雖得必失。則其志猶未大也。嗚呼。可不勉哉。

跋祖姑歲月記

某生于紹興甲子。為兒時。先妣戴淑人。屢為某言六世祖姑之賢。祖姑適寧川蔣氏。其族也。以辛未之春。某生八年矣。寧川距城差遠。厥子若孫。未嘗相與還往。嘉定壬午歲。始有見訪者。問其家世。則祖姑之孫也。示某祖姑歲月記。稱贊之語。與先淑人所言皆合。臨死之際。恬然不亂。若有所悟入者。可不謂賢乎。而不能保天年。纔三十有一而終。可為永嘆。其孫名傳。亦佳士。以祖姑之善行。餘慶所鍾。宜其有後也。方與宋艾。于是可占云。

題魏丞相詩

古人之作詩。猶天籟之自鳴。爾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直己而發。不知其所以然。又何暇求夫語言之工哉。故聖人斷之曰。思無邪。心無邪思。一言一句。自然精粹。此所以垂百世之典刑也。魏晉諸賢之作。雖不遠古。猶有春容恬暢之風。而陶靖節為最。不煩雕琢。理趣深長。非餘子所及。故東坡蘇公言。淵明不為詩。寫其胸中之妙爾。唐人最工于詩。苦心疲神以索之。句愈新巧。去古愈遠。獨杜少陵。雄傑宏放。兼有兼美。可謂難能矣。然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子美所自道也。詩本言志。而以驚人為能。與古異矣。後生承風。黨染積習。甚者推敲二字。毫釐必計。或其母憂之。是兒欲嘔出心乃已。鵠腐鍛鍊。至是而極。孰知夫古人之詩。吟咏性情。渾然天成者乎。丞相壽春魏公。以詩名聞天下。清雄曠逸。而歸于義理之正。其發有源。故流不竭。蓋公嘗使北矣。冒不測之險。戈戟滿前。卒定敵國之禮。相我阜陵。中外事一。其真且粹也。故相陳申公。作詩挽之。有隱論見排姦之句。則知當時邪佞小人。見沮于公者不少矣。正直如是。詩律之嚴。可推而知也。某來臨汝。公孫某。為郡丞。示公道遺。見屬為序。某非工詩者。又豈能評詩。然古風雅頌之微旨。嘗探索之。得其大略。以俾後世之為詩者。品格高下。瞭然可睹。故于公敘。極起敬焉。敬其詩者。敬其人也。公之名德。死且不朽。公之篇咏。亦將流傳于無窮。嗚呼。可敬也夫。

題宋教授詩冊後

余觀工于詩者。代不乏人。而能世其家者。幾希。惟杜審言之孫甫。最為烜赫。蘇東坡之後。頗有佳語。而去適翁遠甚。不足以相繼。今西園公阮。以詩鳴。而謙甫之詩。傳麗清騷。酷肖適翁之風。此所謂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者耶。然西園位不配德。年亦不壽。讀者傷之。謙甫齒髮方壯。志氣挺特。議論堅正。而風骨難老。他日必將光大其門。一第豈足道哉。此余所以知宋氏之方興而未艾云。

跋陳宜州詩

嘉定中。余官成均。始識陳宜州之子森。愛其風度瀟灑。志操堅正。而知源流之有自。今觀宜州親筆此詩。信哉有是父。所以有是子耶。夫人心至靈。是非善惡。靡不知之。以邊功幸賞之故。而置六十四人于死地。豈人之本心哉。利欲誘之。不能自克爾。宜州力爭之。事得罪以去。而不忍六十四人死于非辜。卒全其生。非有為而然。本心著明。自不能已爾。由是觀之。士君子平居講學。果為何事。一言以蔽之曰。不沒其本心而已。萬善之原。皆繇是出。嗚呼。寧不偉哉。

跋東坡詞

裕陵可謂英主矣。憤外域之疆。欲以威制之。用師西羌。所以斷匈奴右臂。為收復燕南之階也。睿謀遠矣。鬼章青宜結之捷。按厥所原。于是歸功焉。告裕陵詞。蘇公筆也。與此歌同指。銘溫公墓。亦稱四夷來同。為神考之功。然則威外裔。安中夏。固帝王之長算偉績也。嗚呼。醜類方強。猶欲服之。況至弱之時。易為力者乎。

跋八箴

八箴之作。可謂忠告善道。篤于朋友之義矣。臨川使君。實佩服之。遺次不忘。可謂有志于斯道矣。然余以為八者。厥名雖殊。其本一也。人之本心。萬善成具。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嗟來之食。寧死不愛。是之謂本心。然則公廉。勤。謹。忠。信。和。緩。非人之本心乎。大本昭融。一以貫之可也。

館部戲賀何端明得子詩

慶門昨夜夢熊羆。曉得明珠照鳳池。卻憶劉郎詩句好。海中仙果子生遲。端明尚書何公。娶某之高祖父光祿公之女。為越國夫人。歲在丁未。尚書帥師勤王。已而暫寓甬東。曾大父被命守泗。待次于家。因得與尚書周旋。小詩倡酬。雖一時戲語。而字字精當。前輩風流醞藉。亦足以窺一斑矣。尚書之曾孫處權。出此卷示某。感嘆久之。敬書其後。以致兩翁情義之篤。後裔所不可忘者。

題孫吉甫遊東山跋

論者多非晉人尚清談。雖謝太傅之賢。亦不免見譏。嗟夫。謝公豈易及哉。泥水之役。苻秦以百萬之師。下瞰長江。京邑震恐。不知所措。而公從容應之。曾無懼色。毋乃姑為是矯情以鎮物歟。曰。非也。公之料事審矣。平居暇日。家庭之間。與其弟及兄子。朝夕切磨。講之熟矣。制勝之具。了然于胸中。談笑指麾。摧折勦敵。迄不復振。謝公豈易及哉。吾友孫君吉甫。學通古今。述東山經行寓止之處甚備。非愛東山也。愛謝公也。昔召伯之教。明于南國。憩爰所在。後人追思。勿翦其木。而甘棠之詩作。非愛甘棠也。愛召伯也。吉甫之意。或者亦出于是也夫。

跋西園詩集

歐陽公言。語妙天下。渾然精粹。無片言半辭。舛駁于其間。可謂至矣。而張之壁間。往復觀之。一字未安。故

之乃已。嘗之美玉。極雕琢之功。而後登乎其可觀也。今觀西園公之詩。亦然。精麗高雅。無幸苦迫切之態。若不甚經意者。而閱其詞。則宜定多矣。大抵似其為人。自律甚嚴。纖微有所必計。廉白之操。著稱一時。宜其發于筆端。亦猶是也。余是以深嘉之。

題彭君築象山室

義理之學。乾道淳熙間。講切尤精。一時碩學。為後宗師者。班班可觀矣。而切近端的。平正明白。惟象山先生為然。或謂先生之學。如禪家者流。單傳心印。此不謂知先生者。先生發明本心。昭如日月之揭。豈恍惚茫昧。自神其說者哉。彭君清貧至骨。而能築室于山。以屈致明師。可謂知所尊尚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慕景行而行之。猶仰高山而身履其巔也。尙勉之哉。

跋二王帖

魏王命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又曰。橫乃舊服。無悉顧考。宜王命召穆公。亦以康公期之。曰。召公輔輪。康公也。曰。召公是似。欲穆公似乃祖也。治世盛時。所貴乎世家者。蓋如此。今觀二王相繼。名德蔚然。可謂盛矣。為之後裔者。可不勉哉。

題王逸少帖

魏鼎古篆。莊重有典。則如正人端士。對之令人起敬。篆變而隸。猶曰近古。自東晉以來。推王逸少為第一。不知篆隸之遺法。歟。抑逸少自出新意。為之歟。深曉書者。當能辨之。

跋范文正公環慶帖

范文正公。以英邁宏傑之才。震耀當世。區區西事。具有方略。觀此一帖。可推而知矣。夫人物偉特如是。而形于字畫。乃爾精謹。何也。志氣要當恢張。保養務在兢業。闕一焉不可。兢業而不恢張。則所志廣狹矣。恢張而不兢業。則所養者虧矣。古人有言。膽欲大。心欲小。公兼斯二者。茲所以為一代之傑也歟。

跋杜正獻公帖

位乎百僚之上。當天下之重任者。孰為先務。秉公心。行正道而已。杜公居相位日淺。功業亦不多見。然至今天下。推為正人。觀其遺墨。猶使人欣欣起敬。況親炙之者乎。嗚呼。正人之可為貴也如此。

題楊省元泌所藏東坡帖

蘇公才華。擅一世。而未嘗有矜己輕物之心。觀此數帖。曷易慈祥之氣。可謂也。雖然。公非苟同者。自刻公猶不為少屈。趨舍殊途。因應鑿柄。而于楊子親厚如此。其有契于心也夫。

跋林叔全所藏東坡帖

古之君子。無一念不在國家。未嘗為身計也。大義所在。九死不顧。遠值他哉。觀此帖。足以知其平生之志。不在于區區口體之養。高名盛節。迄今炳煥。信非偶然。吾鄉清敏公。致身常伯。累饋大藩。而資產繼。

七十畝。與公俱為元祐名臣。厥志同爾。與彥和。遠隔窮荒。囊無一錢。手執紙扇。沿途乞丐。以達貽所。陳后山。守道固窮。不勝饑凍。以至于死。若此二公者。雖一畝之田。亦無有矣。竊悲末俗之陋。追想前輩高蹈。遂敬書之。

跋洛翁帖

洛翁。一代人傑。言為世準。無一可議。此卷所去。士不可以一日不學。民不可以一日無教。其言當矣。然論為人父母。非聽獄求盜之謂。則所未喻。夫獄訟得其情。盜發而輒得。非細故也。其為急務。與勸學養士等。爾而抑揚若是。不亦偏乎。雖然。先聖言兵食可去。信不可去。豈謂兵食果可缺哉。正欲甚言民信之重。不得不爾。故曰。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是而觀。洛翁之語。亦無可議者矣。

跋洛翁帖後

洛翁書。大率豪逸放肆。不純用古人法度。常稱杜周有言。三尺法安在哉。前王所是。若為律。後王所是。疏為令。以此論書。而東坡絕倒。雅意于不俗。有戈戟縱橫之狀。不得已焉耳。今觀此帖。乃能斂以就規矩。本心之所形也。良可寶云。

跋江謙民望與超然居士帖

謙江公。以隱言結知徽皇。天下推為正人。既而流落不偶。梁師成。見柱上刻公姓名。乃奎畫也。請所以簡記之。故帝稱其忠。師成曰。何為不用。帝曰。我用斯人。爾輩何所容其身乎。及宣和間。公避寇抵京師。遊郊外佛廬。與禪衲語。師成屬寺僧具素饌延之。一後生在焉。公知其為梁氏子。亟起。偕留宿之。厥子因前具言。乃父歸向之意甚切。食罷。語之曰。寄謝尊君。燕雲之役。謹不可與。公豈為師成者哉。時方貴幸用事。足以力阻建議者。而罷其役。故以斯言曉之。惜乎。僅能勿與。而弗能止也。然公之忠誠。無有愧作。此超然居士。所以心服其賢。而交情至篤歟。傳曰。不知其人。視其友。斯亦足以知超然之賢矣。

題趙華閣帖

華閣趙公。人物之魁楚也。有家傳之學。有師友之訓。志操之挺特。器業之宏偉。足以有為于斯世矣。而雅意靜退。不以立朝為榮。而欲以外庸自見。平生所蘊。形于施設者。不過一州一路而止。其亦狹矣。雖然。賢者所行。足為世準。使為士大夫者。聞公難進易退之風。砥礪廉隅。有特立之操。為守為帥者。聞公政事之美。則而傲之。有可紀之績。所及不既廣乎。某始叨從班。公即以書見教云。我先公之居此地也。專以論思獻納為職。奏篇甚富。凡當世利害。知無不言。某自聞斯語。服膺不失。二三年間。罄倦倦之忠。有犯無隱者。公實教之也。以某一介推之。則知受教于公。有所與發者多。而孰謂其狹哉。嗚呼。可敬也夫。

題唐子西與游公帖

某之先君。嗜古好書。于唐子西遺編。愛之尤篤。嘗手自抄成一巨帙。意者深有所契于心耶。所與游公帖。不

喜使君得循州喜循州再得使君有味其言故游氏子孫寶藏至今某因是以知游公之賢且有懷于先君故併識之

跋林戶曹帖

建炎猶夏之禍四明最酷五石俱焚戶曹林公家浮海獨免于難若有以相之人皆稱公仁厚善施義所當與傾倒不新此念篤切或通神明茲所以獲善善之報財雄一州而後人費用僅給蓋所散者多矣今觀遺墨清雅可愛靈臺浩然不為俗氣所汨沈露宜爾也我先祖朝奉實公子婿亦以好施著稱鄉黨殆實矣使然公之會孫叔全亦清謹士出示此卷因併述之

題楊誠齋帖

楊公不妄許可而書辭有云平生得友讓論印券志趨符節無如左右者其賢可知蓋家庭義方之教也

題誠齋帖

誠齋楊公未第時嘗小賦矣自期以千里之姿必能致遠竟如其言歷官中外表表可紀抽身早退晚節愈高其平生之志也歎

跋傅給事帖

傅應誠之難信甚易知也其學本誠以高皇之聰明事不知此二聖越在沙漠朝夕思念不勝痛切凡有獻策者無所不納庶幾乎萬一耳此聖人之心也給事傅公亦豈不知應誠之為非然與之長書反復激切幸其一悟為國家計不得不然其忠臣之心歟夫心者源也高宗紹興中興傅公為名侍從皆源于是觀此卷者豈以是思之

跋正言楊公帖

君子之出處隨其時而已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隨時之意也正言楊公之去實當元祐二年可謂有道之時矣去之果或者如疏廣受歸休于漢氏中興之日歟二疏之歸元康三年也東坡蘇公贊之曰殺蓋楊韓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履按寬饒延壽憐之誅乃在神爵五鳳間二疏既歸之後曰先生憐之何哉獨趙廣漢以元康二年誅雖年二疏遂致其事亦可謂見幾而作者矣若夫元祐垂簾之時正人雖滿朝而矯枉者或過于正時論少偏必有不契于楊公者矣勇決巧歸求仁得仁奉陵龍以辰翰煥爛無窮與夫貪進不止湮沒無稱者豈不相遠哉余是以深嘉之

跋寺丞楊公帖

賢者在朝則國重為此論者亦謂有好賢之心矣余以為能重其國正不必膠于在朝與否也見遠識微牽身而退與斯道為郭郭獨不足以重其國耶洛翁釣臺詩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子陵一布衣耳能使東京士大夫砥礪名節以沮姦雄之心子陵實使然豈必居其位耶然則寺丞楊公不屈于

權臣用事之日可謂剛毅有守矣余聞古人重世家取其源流相續也公之伯父正言公乞身于元祐二年天下高其節既無愧古人矣公復繼之又無愧于伯父繼公而作其可有愧于公乎果無所愧則足以世其家矣可不勉哉

題呂子約帖

呂氏再世居鼎輔正獻公之子原明又甚賢故其門為最盛右丞遭僞楚之變雖不能死然以大義開曉僧道迎奉昭慈垂簾聽政不為無功矣而議者終疑之子約及其兄禮部口雖不言常有蓋前人愆之意禮部既卒子約獨當門戶之責益自奮勵卒以觸權要獲罪請死方彭忠肅公之攻韓也子約以為己甚既而自攻之友人石應之問其故子約曰彼從臣可以從容獻納我小官幸而獲對敢不亟盡忠乎其大節如此門戶于是乎有光矣子約剛介寡合而于會君道夫書問不絕或者其臭味草木也夫

題晦翁帖

淳熙己丑之歲四明大綱某待次里中晦翁貽書郡守謝侯謂救荒之策合與某共講之某雖心敬晦翁未之識也久而呂子約為倉官晦翁屢遺之書未嘗不拳拳于愚不肖自念何以得此或者過聽以為可教耶後七年子約為大府丞表對便切權臣惡之貶謫以死晦翁痛傷之與會君道夫帖言之不置夫君子之善善惡惡豈有私意優于天下而喜邪家珍絕而憂根諸中心形于翰墨道夫寶藏之時時覽觀有所感發其用力于斯道者耶

跋家藏顧宏所臨王康詰雪江圖

後世率以臨畫不足為奇惟真蹟乃可貴然韓退之畫記有云得閩本絕人事而摹得之是非真蹟也失之于閩中而往來于懷不能自釋何倦倦若是耶王初寮生于極盛之時所見名畫多矣而顧謂此圖為珍玩不以為臨本而鄙之豈其風流餘韻有可貴者耶

題藏敬甫所藏李伯時畫觀音佛

觀音入定一念不萌龍眠寫之渾然天成非觀音之心至簡至易匪高匪深或者神交默契無聞之可尋耶

跋林郎中韓幹馬

嘗觀杜少陵丹青引有曰至尊含笑催賜金困人太僕皆惆悵所以詠曹將軍畫馬之工也馬之真者會不露賜而畫者反賜之金顛倒如此其惆悵向宜因茲以思真不勝偽大抵如此亦猶篤實之士不容于世也雖然將軍之技幾于道矣弟子如韓幹且不能及矣況尋常之流乎披圖閱之凜然生意動心駭目可貴也哉

跋林郎中巨然畫三軸

濂溪先生祠堂記

儒者得正大之傳。人道之所由立也。人與羣物並生于覆載間。而人所以獨貴者。道在焉爾。道之切身。甚于饑渴。而望焉弗通。終身冥行。奚別于物。故必有出羣拔萃之志。發揮精微。斷然號于天下曰。如是而為道。人心曉然知所適從。而後三綱五常不墜不絕矣。昔者孔氏之門。惟曾顏最知道。顏子蚤死。夫子哭之慟。痛斯道之無託爾。幸而曾子得之。傳之子思。傳之孟子。皇皇乎正大之統。昭晰無疑。毫髮不差。此吾道所以與天地同流。日月並明也。自時厥後。豈無儒宗。然雖有求道之心。而未有得道之實。揣度其義。故不能無疑。依倣其說。故不能無差。所謂儒宗者。視餘子為優爾。聖人之堂與。豈其能深造之哉。于是乎道統浸微。不絕如線。寥寥至于我宋。乃始有若濂溪先生者。精思密察。窺見其真。得顏氏子之樂。潛養既深。蹈履既熟。乃筆之書。乃見諸行事。二程氏之學。淵源于茲。遂以斯道。師表後進。迄今學者。趨嚮不迷。繫誰之力。實惟先生復開其端。豈可忘所自哉。先生嘗為理掾矣。囚或罪不至死。而轉運使欲殺之。力爭不合。棄官將歸。使者感悟。囚卒不死。持節嶺表者再。荒崖絕島。巡歷殆徧。切于為民。忘其為瘴毒之侵也。嗚呼。先生此心。足以對越上帝。無愧古人矣。趙清獻公始嘗疑之。後乃大服曰。天下士也。呂正獻公深知其賢。力薦諸朝。東坡蘇公不輕許可。而賦濂溪詩。則曰。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此名未易得也。太史黃公又以光風霽月比之。想其簡然塵外。表裏融明。能使當代人物。敘起敬如此。是可尚也。通守零陵之日。為拙賦以見志。紹興間。贛川曾君迪。為倅亦創一堂。以播名之。嘉定八年。郡丞吳興臧君辛伯。始繪其像。祠于廳事西偏。濟南呂君昭亮。丞相忠穆公孫也。來繼其後。思表先賢。以勵薄俗。乃闢地于拙堂之左。率新棟宇。特設殿像。寶九年閏七月。旬有一日。此俗吏之所未暇及者。而汲汲為之。有加于舊。可謂達于風教之原矣。後之居是官者。毋忘茲意。稍弊則葺之。使先生之道德。永為邦人矜式。不亦善乎。此呂君之志也。遂為之書。

故節士詹公祠堂記

死生之變。人情之所甚畏也。然大義所在。有冒死不顧者。義重于死焉爾。雖然。當論其世。世方尚嚴。失其守者。必殺無赦。與其坐軀而死。孰若全節而死。則其趨死也不甚難。勢有所迫故也。若夫忠厚之朝。不惟守節者褒焉。而失其守者亦有焉。儂智高之叛。棄州而遁者。不以失守之罪罪之。憫其無堅城也。況小官乎。家法相傳。前後一揆。當宜和問。賤職猶擬。凡服勞于下位者。縱不能死。豈遽加戮。而有疑然特立。固守吾節。不卑其所居之官。不計其所遇之世。可免于戮。而不肯自全。是必天資忠義。無秋毫趨利避害之心。所以不俟勉強。不煩擬議。而其大節偉如也。若嚴陵詹公。諱良臣者。真其人矣。縉雲一尉。百寮之末也。年七十。筋力衰。而當逆備方銳之鋒。其不敵明矣。人勸公去。公曰。逐捕吾之職也。奈何捨我職。而求活草間。吾有死而已。被執脅降。不憾不屈。發憤大罵。極口而死。朝廷高其節。贈通直郎。後以子貴。贈光祿大

夫嗚呼。常人之所甚愛者。此身也。而實不能自愛。君子身膏白刃。若不自愛也。而實能愛其身。何者。義而死。雖死亦榮。不義而生。雖生亦辱。榮者為自愛乎。辱者為自愛乎。此不待剖判。而黑白分矣。自公之死。節也。大義一倡。孰不興起。其有志為善者。豈不益自勉勵哉。其執德不固者。豈不有愧作哉。公道以明。正脈以續。深有補于世教。官若是之卑。志若是之烈。而名若是之高。秋霜其嚴。砥柱其壯。金城其堅。此之謂真男子。此之謂人中傑。此之謂不失本心。百世之下。精明不滅。與夫苟且偷安。草木俱腐者。豈可同日而語哉。今括蒼郡丞公之曾孫也。遊官公死節之邦。追想先烈。庸建祠宇。俾邦人知前輩典型。高山景行。服膺無斁。屬識之。因得附託以傳不朽。亦某之志願也。于是乎書。

元城橫浦劉張二先生祠堂記

鄉友蔣君德循。通守安南。且攝郡事。始立元城劉公。橫浦張公。二祠。以其嘗寓此邦也。貽書屬余。幸為我識之。余聞長民之職。教化為首。所以啓良心。成美俗也。然告詔雖切。人未必諭。取夫前輩典型。公論所推者。做古人祠。先賢于學之意。是崇是奉。俾瞻其像者。肅敬而聞其風者。興起。茲其為教化也大矣。劉公為諫大夫。直德謫言。無避忌。謫居南荒。瀕于九死。確乎不可拔。其言曰。吾欲為元祐全人。歲晚閉居。或問之曰。先生何以遺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遺乎。旨哉。用力于仁。造次不舍。宜其能為全人也。張公萬言正對。皆當世所切。經惟勸講。語極精微。思陵深美之。權臣橫焉。久謫而不悔。亦劉公之流也。兩公俱天下偉人。一言一動。可為世則。而德循尊之。慕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且率邦人同心致敬。如對嚴師。不敢慢易。以與其善。以救其失。真前修之用心哉。賈生有言。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向道。類非俗吏所能為也。德循其拔俗者歟。氣貌溫溫。語若不出于口。而其中介然。律己以廉。莅官以公。明于淑慝。忠邪之辨。觀此兩公之祠。而尚德之心著矣。德循名劄。故吏部尚書諱猷之曾孫也。崇寧初。尚書為太常少卿。忤執政意。出倅此邦。而德循復踐是職。祖孫相望。俱有令聞。古所謂克世其家者歟。余既深知其賢。又嘉其能。則象先賢也。于是乎書。

豐清敏公祠記

行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節。惟豪傑之士能之。蓋豪傑之士。天資高。學力固。不為世俗氣味之所誘。此所以甚異于常人也。嗚呼。若尚書清敏豐公者。真所謂豪傑之士也。歟。歷事三朝。以道自任。巍乎如泰華之崇。確乎如金石之堅。凜乎如冰霜之潔。夷險一致。始終不渝。公道賴以維持。善人賴以植立。至今海內咸推尊之。蓋嘗誦公之詩。有曰。日來月往無成期。好把心源蚤夜思。而後知公之所以特立者。源乎是心而已。大哉心乎。天地同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亦可以與天地相似。簞食豆羹。得之不得。死生分焉。嗚呼。而與之不受。就而與之不屑。人之本心。何嘗不剛哉。物欲搖之。不能無動。而本然之剛。轉而為弱矣。弱而不返。以順為正。自同妾婦。豈不悲哉。公之使絕域。涉巨海。震風折檣。勢若覆矣。恬弗為懼。正色立

朝辨宜仁之誣。排章蔡之姦。論照事之法度。以為當改。事與時忤。不為己計。非有得于心。能如是乎。內而退朝之後。外而公事之餘。獨處一室。恬無他好。惟以圖史自娛。不修養。不畜妾媵。蕭然一山林學道之士也。名位清顯。餘三十年。所得俸賜。散與親故。家無餘貲。歲晚遠鄉。有田纔十畝。做廬僅十餘間。陶然自適。年逾從心。鬚髮不白。陳忠肅公。謫居于鄆。于是得朋。病且危。猶與陳公對語。清爽如平日。然所養之深。于是可占矣。公之四世孫有俊。牧僕真。崇尚風教。以公照事中。嘗主簿六合也。愛即縣庠。繪像祠之。昭乃祖高風勁節。而屬某識其事。惟公言之懿。難以枚舉。然其源于是心者。後學之所當知也。表而揚之。觀者悚然。濃磨舊習。跋扈前修。而知立身之要者如是。庶有益乎。雖然。公之踐履。非有意為之也。真積力久。德盛仁熟。自頂至踵。全體精明。循而行之。亦不自知所以然也。查有本者如是。無本于中。襲取于外。雖有小善。的然可觀。豈能日進無疆。老而彌篤哉。覽者盡致思焉。

舒元質祠堂記

士生于世。以篤實不欺為主。對越上帝而無嫌。質諸古人而不忤。微有差焉。痛自懲艾。無復毫髮之矯偽。是謂篤實。嗚呼。若鄉友舒君元質者。真其人歟。元質狀貌不遠中人。而雅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每自循省。苟不聞道。無以為人。汲汲乎不啻於饑者之嗜食。寒者之索裘也。遊太學。結交皆良友。時張宜公官中。郡元質請益焉。有所開警。又與其兄西美。弟元英。同觀炙象山先生。西美元英皆頓有省悟。元質則曰。吾非能一蹴而入其域也。吾惟朝夕于斯。刻苦磨礪。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云爾。元質此語。某實親聞之。躬行愈力。德性益明。與其兄弟家居。講貫若合符契。罔有差別。而後公論翕然竝稱之。徵學雅稱多士。而自規繩廢弛。寢不如昔。前官每有不可為之款。及元質典教此邦。奮然曰。士之歛惡。獨不在我乎。則以身率之。時猶在選調。同寮有為之經營薦舉者。元質力止之曰。是非我志也。既而令聞譎然。諸公推輓。惟恐後。元質始受之。不稱門生。不以駢儷語為謝。蓋信道甚篤。利祿之念。截然不萌。故諸公亦深亮焉。教人以躬行。諸生知嚮方矣。加之不憚勤勞。日日詣學。隆寒酷暑。未嘗少懈。暮夜亦間往。又築風琴亭。會集其上。日有講求涵泳之功。質或不美。毋庸忿疾。端吾矯矯。需其自新。久乃有勇。進不可遏者。此邦之人。追思至今。僉曰。吾鄉學問之源。望而復通者。此先生實開之也。舊祠于學。庫陋已甚。拜跪不能容。席獻享不共。未稱所以尊崇之意。校官李君以制。及其諸生。有請于郡中。乃營新基。為堂三間。宏敞明潔。非曩時比。所以示不忘也。嗚呼。人心之不能忘。其惟有德之君子乎。才能智術。事無劇易。皆辦。非不可喜也。翰音之登。溝洫之盈。何以能久。豈若有德之可貴哉。元質之賢。行可稱述者多矣。要以篤實不欺為主。是主也。萬善之根本。自信不疑。而後人信之。如圭璋璧琮。人信其為美玉。如麒麟鳳凰。人信其為嘉祥。致其生平。發于言論。率由中出。未嘗見其一語之妄。此身所謂有孚盈缶者。可不謂有德乎。元質既歿。諸子登遵先訓。秩然有倫。相勉以善道。鄉黨中以為儀表。非有德之後。典刑猶在。而能爾乎。行乎家者如是。宜其新安

之教。入人之深。雖久而不能忘也。祠宇告具。李君貽書于某曰。事關風教。幸為我識之。某不敢辭。

鎮江都統司題名記

京口自晉世為東南重鎮。王蘇之變。繫丹陽是賴。卒安晉室。國朝南渡之後。尤所倚重。故握勁兵者。皆一時宿將。自斬忠武王始。斬王勳名同鄂武穆。至今天下稱為韓岳。忠勇可知矣。淳熙間。帶御器械劉公。都統是軍者。凡三年。孝阜嚴于主帥之選。而任用如此。蓋亦器能之偉然者也。嘉定五年。賢子吉州刺史君。復踐舊職。榮寵爛焉。將筆其名氏。而題者已徧無餘。續碑于是乎作。前碑以斬王為冠。而此碑以劉侯為首。或者他時擁旄仗節。分茅胙土。與斬王相望。俱為第一功耶。侯之守邊也。嬰孤城。捍強敵。能使之遠巡。退卻。江湖。嗣寇之擾。奉詔討之。不專以殄戮為功。而多方沮撓其謀。兇渠震懼。相繼屈膝。天子嘉之。由貳而長。陞諸南徐。重帥權。壯國威。警鄰敵。僉曰。公哉此選也。勒名于斯。觀者起敬。侯益自勉焉。若古有訓。功崇惟志。業廣惟勤。侯之功業。亦既表見矣。志以崇之。勤以廣之。旂常之紀。雲臺凌煙之繪。焜燿無極。此則侯所以自期者。故余亦以是期之。

江陰尉司新建營記

江陰舊兩尉。蓋控扼之地。不得不然。東尉既省。事併而專。其責逾重。弓兵營置二百人。視旁邑為多。養之亦加厚。所以銷姦宄。安善良。為江壘之保障也。始予得尉茲邑。或曰。阻江而盜多。予甚憂之。既至。而攻弓兵之籍。多闕不補。詢武藝之教。亦復久廢。乃多方招募。營射亭。謹閱習法。而至者常先後不齊。察其故。則遠者居數里外。近者猶二三里。而家于尉曹之旁者。纔數人。予喟然歎曰。此曹之設。本以備不虞。爾輩焉而居。猶懼弗及。散而不聚。如緩急何。欲擇便地為營。役大用艱。莫開其端。乃請于常平使者羅公。求頃歲備錢之未給者。千七百餘緡。與夫在官之田。為之基。公忻然從之。田散而不屬。以易私田。廣三十畝。鄰于閱習之場。爽塹寬平。卜云其吉。鳩工庀財。攷極相方矣。會御史吳公。力言弓兵利害。宜拘之營。以革散處之弊。上施行之。太守侯公。奉命惟謹。乃輟郡計錢以緡。米以石者。皆二百。木三百。章以佐其費。羅公行部。至而觀焉。復給錢三十萬。以竟其役。蓋經始于丁未之仲春。而告具于是年之季冬。凡為屋百七十六間。而棲神有宇。宿甲有房。觀功有亭。凡授屋。人處其一。有功者加半。或倍之。董役而有勞者三之。未有室者。兩人同之。于是向之散處于外者。台而為一。等級相承。上下有列。而又穿渠瀦水。足以備災。斷石為梁。無或病涉。里中好義數家。復以地假我。乃翦榛莽。闢道途。而營壘備矣。凡役之興。謀之而無沮為難。謀之無沮。而又有功焉。尤其難也。是役也。諸所興為。悉倣軍營制度。而瓦木竹葦之直。皆豫給之。事克有濟。而于民無擾。得非沮之者微。而助焉者衆歟。然猶有懼焉。蓋自古業無鉅細。其能傳諸久遠者。皆作者經營于前。而繼者維持于後也。予鄙人也。罷精體思。而不敢告勞。以備不虞。姑盡吾心焉。者夫因其緒業。加之潤色。使居其中者。常聚而不散。聞其風者。畏憚而不敢發。得無望于後人乎。茲予所以為之記也。

江陰軍司法廳壁記

決曹爲郡僚。列糾揀理官下。品秩微矣。然律令所在。職有常守。自二千石之勢。臨制境內。如古諸侯。可謂貴重矣。至于斷獄弊訟。不敢專也。必取平焉。官雖卑。賢者爲之。可使郡政如權衡之公。是豈可忽哉。雖然。持平之難久矣。世變推移。科條益密。而疑似多端。緣之而輕重出入。皆可。于是乎有舞法之吏。習俗澆訛。機變百出。而僥倖其或免。于是乎有玩法之民。方其設官之初。職守是職。不以勢位爲問。茲寧寢失。自下承上。意所與奪。不可以力勝。于是乎忠厚清謹之士。志不得伸者多有之。嗚呼。其難哉。上以貴歷我。下以智欺我。而吾欲持平其間。平固未易持也。反躬內省。行有不得。推原其所以然者。庶其可乎。若姑蘇李君夢聞。于此有志焉。異時以明法進者。官之中都。近歲不歷法曹。不得任評刑。李君之來澄江。遵近制也。不卑其官。公勤自持。以承其上。以臨其下。有所不合。則曰我未至也。既大修公宇。書呂刑屏間。日以古人法語大訓自策勵。推其心。豈徒欲以一善自名哉。歎持平之難。念前日之庇其職者。欲盡書之。而是軍也。廢置不常。弗能紀遠。自紹興三十有一年。同于列郡。復置是官。而得居焉者十一人。刻諸石。陷諸壁間。而屬于爲之記。予以爲書名氏。列歲月。此記者之常體爾。將存其人。嘉言善行。庸可弗錄。往者吾不能知。得于所見者。可無傳乎。故併述之。來者觀焉。知持平之本。正己而勿求諸人。則法行而政良矣。蓋李君之志也。

四明支鹽倉廳壁記

國家資鹽筴以裨用度。其來尙矣。而自浙江以東。惟四明之利爲博。景德四年。置都鹽場。政和三年。更名支鹽倉。每歲支發。以袋計者五萬一千八百六十有五。商人執券以請。輸錢以佐之。所輸愈多。則其本益厚。而課益增。爲無窮之利。厥後吏誅求而商人罕至。重以侵漁。而本錢日微。又何以裨國用乎。此倉官所以貴得人也。惟勤則出納謹。惟公則吏姦戢。惟倡率于上者。有以興起于人心。而後下得以舉其職。今監察御史章公之使浙東也。勇于集事。不憚改作。又與幕下之英。精講而亟圖之。嚴誅求之禁。謹侵漁之防。革本錢不以時給之弊。賣諸鹽戶。計直而給。然隨取隨與。雖然樂從。願與官市。鹽于是乎大積。是歲溢于額者二萬六千有奇。一轉移之間。而明效大驗。應不旋踵。事果有不可爲者耶。括蒼何君。出納是職。適逢斯時。亦能以才業奮。又得同寮王君。謙和與悉心經營。檢核姦欺。而課益增羨。乃以餘力修官廡。葺錢庫。關息之所。榜曰和軒。而翼以兩室。左曰枝安。右曰如麟。下而吏舍庖湢之屬。咸具火備。亦修既而慨夫。居官者不爲不乘。而末有所登載。博詢詳攷。莫其可以次第者。而識諸壁。此皆職業之所常爲者。未之前聞。昉于今日。得非心之興起。有不能自己者耶。上率其屬。下舉其職。于是乎俱可紀焉。方朝家更化之初。首選章公。以振臺綱。推前日慨然革弊之心。力扶公道。誰不奮發。何君才俊而志篤。充其恪共厥職之心。又豈可量哉。余既深美之。而又深期之。故備著焉。君名處順。慶元間。參政知樞之從子云。

黎齋集卷十

記

通州學直舍記

士患無美質耳。質既。學以充之。其孰能禦。余往者承乏成均。日延四方俊秀。與之款語。質美者甚衆。乃知人才之生。何世蔑有。惟先王盛時。訓迪有方。良心著明。所以人有士君子之行。今雖教養不至。日以淪胥。而美質猶在。未有不可啓發者。矧長淮與壤。密邇神皋。風聲氣習。大抵直諒而醇厚。其質尤美。豈可不益自砥礪。求日新之功哉。鄉友王君。典教通州。以長育爲己任。營葺學宮。郡太守林侯。實助成之。遂得與諸生朝夕從容。磨切以道義。夫郡之有學。風化之原也。學之有直舍。師生講習之所也。其講習者果何事。亦惟曰成就其美質而已。天之賦人。英靈純粹。本無一毫之雜。良知良能。形于日用。亦無一毫之僞。見所尊者。不期而自恭。見可憫者。不約而與念。合于義者。人皆以爲當。悖于理者。人皆以爲非。若此之類。何所從來。美在其中。故自如是爾。其生稟也。昭然無疑。其積習也。昧然無辨。道心惟微。我與聖人。同一本根。是。可慶也。人心惟危。少不克治。儕于下流。亦可懼也。然則學其可已乎。雖曰務學。而未至于自得。猶弗學也。精思密察。跬步不忘。道心豁然。全體著見。非智巧所能揣摩。口耳所能傳授。是之謂自得。諸頑闇友。儆集。

守固疆之臣所不可緩者宜乎侯之亟為是舉也嗚呼其時務之要也

四明教授廳續壁記

國朝庠序之設偏于寓內自慶歷始由隆建以來迄于康定獨有所謂書院者若白鹿洞嶽麓嵩陽茅山之類是也其卓然為後學師表者若南都之歐氏泰山之孫氏海陵之胡氏徂徠之石氏集一時俊秀相與講學涵養作成之功亦既深矣而問其鄉校惟兗穎二州有之餘無聞焉及慶歷興學之後雖陋邦小邑亦弦誦相聞而課其績效乃有愧于私淑諸人者何耶道義相與根于中心之誠而法令從事則與有司無異本末固不侔也雖然當法嚴令具之時能以道義為本而不規規乎有司之所為則亦不大戾于古人矣中興以來四方校官靡墜有記其間名氏煒煜迄今稱贊者必以道義為本皆君子也前碑既窮不可復書今郡博士李君又從而新之李君乃名侍從忠肅公之曾孫力行古道不墜家聲勤于職業而不可干以私其亦以道義為本者歟人品既高冠于新碑之首似非偶然者故因作記而竝及之

東湖書院記

秘閣胡公以江西計使兼鎮隆興疏化原禮髦俊如恐不及通守豐君有俊言曰古者學校既設復有澤宮今長沙之嶽麓衡陽之石鼓武夷之精舍星渚之白鹿羣居麗澤服膺古訓皆足以佐學校之不及此邦為今都會而不能延四方之名流講誦磨切殆非所以助成風教請築館焉胡公大然之既浚東湖徘徊橋亭遺址之上望徐孺子亭及其祠宇及三李堂想前賢之高躅有契于心且愛其風景之勝長堤回環柳陰四合水光照耀芙蓉舒紅爛如雲錦重之以古木森列飛梁之外佳致無窮此固拔俗之士所欲翫修息游于其間者計臺及郡丞皆曰美哉此景營棟宇畫簡牘以便賢雋之繙閱而榜之曰東湖書院惟是為宜僉言允協郡博士劉君餘慶慨然躬任茲事爰以學宮歲用之贏竝湖增築東西十有餘椽南北十有九椽門庭堂宇宏麗崇深庖瀆器用咸備無缺糜餼二百萬米百餘石以竟其役規制益廣合三十有四間經始于辛未之仲秋而告具于仲冬此所以安其居也若夫供億之費胡公既以湖之歲入東自二臺西及開亭給之某即從豐君之請而益以公田之租又所以致養也區處周悉賓至如歸領袖之英金蘭之契萃十有一郡之書縱觀博采攝其精華所獲者富矣雖然君子之學豈徒屑屑于記誦之末者固將求斯道焉何謂道曰吾心是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去其不善而善自存不假他求是之為道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天理自然人為之私一毫不雜是之為道儒者相與講習有志于斯以養其心立其身而宏大其器業斯館之作固有望于斯也豈非急務哉某懼夫後之人不達此意或廢而為游觀燕衍之所故書此以論之

洪都府社倉記

漢耿壽昌建請築倉邊郡穀賤時增價而糴貴減價而糶謂之常平其稱甚美宜帝亟從之而蕭望之獨言其不然史稱望之非壽昌而不明著其語故其得而攷然壽昌常糶關內穀矣望之以為習于商賈分銖之事意者常平見譏亦若此爾觀元帝時諸儒言是倉可罷毋與民爭利則望之之言尤信洪惟我朝養民以仁雖常平之置襲前代之迹而德意所存與前代不類民有藉隄趨而拯之如救其子豈暇因以爲利哉雖然博施濟衆堯舜猶病之今發倉廩以惠困窮惟大饑之歲不以道遠而輟苟非時有所賑恤及于耳目之所接者而止豈不欲遠力不足也然則何以處之曰自古制法固有不能獨行者常平之惠未博精思熟講求可以相輔者兼而行之惠斯博矣社倉之設其常平之輔乎有餘則斂不足則散與常平無以異然常平莫聚于州縣而社倉分布于阡陌官無遠運之勞民有近糶之便足以推廣常平賑窮之意此所謂輔也也洪都今爲大府而土非膏腴民鮮積貯年豐則僅給歲歉則流殍邦人病之郡丞豐君有俊請復社倉自南昌新建二邑始郡捐錢千萬屬里居之賢連江宰陶君武泉幕友裘君萬頃擇士之堪信仗者分糶之以待來歲之用將漕胡公聞而是之運米二千斛助成茲事屬于佛廬于道觀者十有一端緒既開推之他邑可以次第而舉時乎價貴亟下其估與民爲市賤復糶之如環斯循爲吾民便何時已耶夫天下之最不便于民者二敢于爲蠹有黠吏焉巧于漁利有豪民焉今置是倉也委之士類公其出納則黠吏莫措其姦歲有不登米無甚貴則豪民不閉之糶增益之俾加厚維持之俾可久及其進于此也不惟減價而糶而直以糶價糶之純于爲民無利心焉可不謂仁政乎昔者周官大司徒之屬有道人者惟施惠是職鄉里門閭野鄙縣都皆有委積班班相望供億惟謹今之社倉毋乃依倣于是相時發斂均被無遺膏澤沾濡既優既渥以繫民心以培邦本嗚呼真良法也可爲常平之輔也夫

建昌軍藥局記

陰陽風雨晦明天之六氣也過則爲蓄人以養爾之軀常與是六者相遭護養不至有感于氣之過差不病者希矣若古先民念斯民受病之苦也非藥不去而藥之爲性有溫有熱有平其品不一于是乎名之曰君曰臣曰使佐而爲制之方精切密微毫髮不差隨其病而施之或補或瀉抑其過助其不及而反之和平此全濟羣生之大用也而問市利者輒欲以瑣瑣私意而增損劑量之可乎今建昌太守豐侯廉直自將果于爲善以乃祖清敏公自律其倅洪都也屬歲大疫挾醫巡問周徧于委巷窮閭之間察其致病之源授以當用之藥藥又甚精全活者衆郡人甚感之及來盱江仁心惻怛如在南昌時慨念先大父爲政此邦如古循吏追述厥志而敬行之捐錢三百萬創兩區萃良藥惟真求不計其直善士尸之一運方書不參己意具而後爲關一則止愈疾之效立見人說趨之而不取贏焉貽書屬余識所以設局不規利意庸告後人余以爲視民如子牧守職也子疾父母療之真情之發自不容已豈曰利之云乎哉成周醫師之職統于天官邦有疾病分而救之爲民而已公家無所利焉侯固有志于古者直給之藥夫

豈不願有限而難繼。貿易之舉。雖不能直給。要相續而不竭。侯于是有取焉。藥物既良。不責其息。亦不戾于古矣。侯之教民。不惟爾身之康。抑又康爾心焉。乘舟之懿。戕于物欲。不爾鄙夷。善教而藥之。所以康爾心也。身與心俱康。此所謂國其瘠者耶。若夫較計纖悉。急于牟利。藥不及精。與市肆所鬻無別。雖歲時民病。且莫能瘳。又豈能康爾心耶。君子是以知侯之為賢也。侯名有俊。字宅之。四明人。

紹興報恩光孝四莊記

會稽郡城之東南。有佛刹焉。高明偉傑。枕山之椒。其名曰報恩光孝。賜田十頃。科徭悉蠲。蓋我高皇帝。孝思罔極。莊嚴像設。以為昭考追福之地。故異于他寺焉。田本山陰膏腴。禱雲委。仰給無乏。而自圖籍漫漶。農習為欺。雖豐富。租不實輸。況凶年乎。官督所負。責之必償。其歸自若。以故歲大減。圭撮丐粟。以餬其口。僧徒病之。紹熙中。長老惠公。住持此山。求所以核姦欺。實靡庸者。熟慮而得其策。屬耕者與約。中分田租。吾與汝均。汝不吾欺。吾不汝訟。歎如一家。茲為無窮之利。衆曰唯唯。誠如師言。要約既堅。乃築四莊。莊為屋七楹。以受農功之入。在梅市者曰寶盆。在威鳳者曰寶林。溫泉曰阮社。承務曰木柵。秋聲颯然。刈穫登場。分割適均。資儲寔廣。而日加焉。有圃有籬。有圃有船。有度僧局。真錢百四十萬。積其贏以質。牒而耕夫之家。亦皆室有儲粟。野有遺種。欣欣然見于顏色。彼我兼足。客主相安。雖歉歲。無憾心。孰與夫彼欺此誣。而交相為瘠乎。事之當否。昭哲如是。而審于決擇。實自今始。惠公之識。有過人者矣。一日訪于言其本末。求為之記。余惟佛敎顯行。緇徒日盛。高堂遠宇。不耕而食。古盛時所無。有為吾儒者。縱不能履其居。實其粟。又從而登載稱美。以助發之可乎。雖然。斯寺也。乃人主致孝思所在。尊崇之極。供億宜厚。非他寺比。是宜書。惠公始從茶毒。委以賤輸者。再掉頭不顧。今乃勇于集事。裕己及物。衆皆稱之。非他人比。又宜書。合是二宜。雖欲勿書。焉得而勿書。觀吾言者。致察焉可也。

康清閣記

余官浙東。得與孟君達父為僚。一日謂余曰。吾為閣于廳事之旁。未有以名。子為我名之。余往登焉。周覽勝槩。負泰運之崇。挹臥龍之奇。連岡疊嶂。爭雄競秀。昭映几席。蓬萊麗譙。邦君之居。赫然翼然。助我佳致。旁臨閣閣。比屋如櫛。而不聞市聲。虛靜軒豁。俗氛遠屏。有似乎高人勝士。乘節勵操。表表自立者。楚辭云。事廉潔正直。以自清乎。此古人之素心也。是閣之作。是心寓焉。請以康清為名。亦因以達達父之心。達父曰。古修潔之士。畏人知之。今揭諸此。非吾之所敢當也。余曰。此士之常爾。簞食豆羹。蹴爾而與。乞人不屑。況士乎。至廉而不貪。至清而不污。良心則然。無計乎人之知不知也。而達父何疑焉。達父以茶鹽為職。財貨之樞。一略趨之。而能抱公深己。秋毫非義之餽。不至其門。檢核吏姦。號稱任職。非所願廉清者耶。夫廉清。特士之一節。而孟子論伯夷之風。聞者興起。以為百世之師。斯亦偉矣。達父力學尙志。勇于進德。充其心。必將冰清玉潔。始終不渝。期造于古人之域。可不謂賢乎。賢者所為。事雖甚微。亦必絕俗。故是閣之勝。

超然塵外。榜以康清。其名為宜。有如達父之賢。其德亦宜。達父真無愧于斯矣。後之居是官。登是閣者。願瞻斯名。惕然自省。力為修潔之行。則又余所望也。達父曰。唯唯。遂為之書。

靜齋記

吾友臨川黃君申之。深修好古。名其書齋曰靜。而語余曰。此先君子之遺訓也。幸為我詳言之。余以為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念慮之未萌。喜怒哀樂之未發。表裏精純。一毫不雜。靜之至也。其初則然。而保之養之。無時不然。雖酬酢萬變。而安靜自若。則本心不失矣。今夫雷出地奮。震驚百里。可謂壯矣。而非有意以為之也。故雖震驚之極。而實未嘗不靜。今夫大風之作。萬竅怒號。可謂烈矣。亦非有意而然。故雖怒號如許。而亦未嘗不靜。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天象之自然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天時之自然也。豈有意于其間哉。惟人亦然。目視而耳聽。手舉而足履。天機之動。不期而應。冬裘而夏葛。饑食而渴飲。日用之間。孰非自然。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非有意于止。時行則行。非有意于行。此所謂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也。此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此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嗚呼。非天下之至靜。其孰能與于此。學者潛心此道。趨向既正。體驗既明。未可以為足也。此道此心。相與為一。如水之寒。如火之熱。天性則然。非由外假造。次順沛。未嘗不靜。此則吾之本心。與天無間者乎。若夫異端曲學。如朽木。如死灰。胥于寂滅之域。非吾聖門之所關靜也。申之其謹擇焉。

嘯爽亭記

雲巢居士王公臨川。人物之英也。嘗宦遊矣。而雅意靜退。以放懷林壑為樂。雲巢蓋公別墅。故紫微舍人于湖張公。實名之。嘉定五年。余至臨川。居士仙去久矣。而識其二子。修謹好禮。有故家風味。因與之遊。一日出其先君子詩篇示余。讀之。聲響不厭。清警之句。有所謂爽氣真可嘯者。似餐朝霞。飲沆瀣等語。余擊節賞音。又觀其先友蘇侯所記雲巢佳趣。益如居士擺脫塵累。醉心書史。植花竹。玩圖書。登高臨深。俯然奇逸。可敬人也。其曰爽氣可嘯。豈虛言耶。因謂二子。盍即別墅築亭。名曰嘯爽。以無忘先大夫之高致。七年春。余官成均。長子貽書曰。嘯爽既營。將斷手矣。請識諸。余惟天地間清爽之氣。周流無窮。與人心之爽本無間隔。中昏于利欲。故扞格而不入。疏濬而澡雪之。去其所以昏我者。耳目所接。山川風雪。四時佳景。入我懷抱。豈不澄然。然休休然。有無涯之樂哉。爽氣非新嘯之也。而不能嘯。是必有翳置者矣。甚哉。爽之可貴也。古之君子。虛明洞徹。萬理昭融。至于興衰理亂之故。靡不精察。周公曰。爽邦由哲。是已。彼反是者。迷于是非之分。一身之間。過行日積。子產曰。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是已。涇渭清濁。由此區別。有志于道者。當安所決擇哉。晉人尚清談。居官不事其事。或問之。以手板拄頰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若甚曠達者。而時穢其行。或口不言錢。巖巖清峙。壁立千仞。而羯胡劉石之亂。畏死祈哀。不知愧恥。是皆不得古人之真爽。自謂超俗。俗莫甚焉。雲巢之嘯爽。固異于此矣。二子亦達斯理者。余故併以是語之。

耐軒記

沈括夢溪筆談記丞相向公之除僕射也。其宗自謂即位以來。未嘗除端揆。于是為首。意必喜。使李宗諤視之。至則門閉。憤然。賀之。則唯唯而已。賓客親戚。亦無宴飲者。既而復命。上稱其大耐官職。公之德度可謂宏矣。然自咸平。祥符。拜僕射者凡六人。至天禧之元年。公始為之。時宗諤之歿已四年矣。括所記乃如是。此所以啓觀者之疑。遂與聖訓之所褒者亦疑之。嗚呼。是豈可誣也哉。元老大臣。受知明主。褒嘉之辭。洋洋乎與二帝三王真蹟相為表裏。其聖人之言也。而可以括之。記載不能盡實。而併疑之乎。故君子深信焉。公之裔孫震之。耐軒于私第。旁求名于余。告之曰。耐其可乎。此君家故事也。先正之德之量。不以大官大職動其心。充養蹈履。聖古王佐。後嗣子孫。取則焉可也。昔者伊尹。非其道。祿以天下。而弗顧。繫馬千駟。而弗視。周公。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厥德洪毅。如海斯涵。如嶽斯峙。非富貴之所能懷也。榮耶。悴耶。我無欣戚。通耶。塞耶。我無加損。萬變交于前。而在。我如一。嗚呼。真偉人也哉。彼小丈夫。不知如是之為可尚也。而本然之心。類多不明。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人之本心也。慕富貴而苟就之。惡貧賤而輕去之。失其本矣。自本心之不明也。目誘于色。耳誘于聲。口誘于味。四肢誘于安逸。所誘者無窮。而非高爵重祿。則無以遂其欲。于是乎喪其所守。而屈意求之。汲汲乎惟恐其不我得也。得之。則躍然以喜。不得。則戚然以悲。朝夕念慮。不出于耳目口腹肢體之間。又豈能任天下之重乎。人之度量相越。其遠如此。大耐官職之褒。信其為一代之宗臣也。震之作樂山堂。既已有志于此心之不動矣。復以耐名軒。且且觀之。警策砭鍼。以古王佐及先正為法。以瀾流俗。耽富貴者為戒。庶有益乎。震之曰。然。盡為我識之。于是乎書。

止善堂記

乾道淳熙間。象山陸先生。以深造自得之學。師表後進。其道甚粹而明。其言甚平而切。凡所啓告學者。皆日用常行之禮。而毫髮無差。昭哲無疑。故天下翕然推尊。而其教尤著于所居之金谿。至今邑多善士。趨向不迷。有志斯道。而恥為世俗子學。蓋其源流遠矣。嘉定中。蕭君禹平。宰是邑。新學宮講肄之堂。而以止善名之。欲使學者求大學之指要。而續象山之氣脈。其訓告切矣。蓋嘗語余曰。此吾所究心而不能忘者。幸為我識之。余聞道無窮。盡天下。無非斯道。然必有歸宿。而後定于一。故易曰。艮其止。止其所止也。書曰。安汝止。又曰。欽厥止。詩曰。於緝熙敬止。凡易詩書之所稱。皆純乎正大無纖微之差者也。故一定而不可易。大學之止于至善。其亦無一毫之差者乎。如金之至精。如玉之至粹。如規矩為方圓之至。如準繩為平直之至。于此乎止。則真得其所止矣。伯夷止于清。伊尹止于任。柳下惠止于和。非不善也。而孟子所願學者。獨集大成之夫子。蓋必若夫子。始可以為至善也。射必破的。其藝始精。幾于的而不能中。則亦不精矣。惟道亦然。隱諸中心而安。質諸聖人而合。始可為據依之地。微有差焉。于道歧矣。禹平名堂之意。所望于諸生。蓋如此。雖然。執柯以伐柯。視而視之。猶以為遠。見其為至善。吾從而止之。可謂不差矣。然未能相

與為一。則猶未善也。全體渾融。了無間隔。斯其善之至乎。學者于此。查致思焉。發憤力學。期于自得。庶可以續象山之傳。而無負于禹平所屬望者。禹平名舜咨。昭武人也。今為太學博士云。

德齋記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中庸記先聖之言曰。執柯以伐柯。視而視之。猶以為遠。言不能無間也。如是而為道。吾循而行之。夫豈不善。然不能無間。故雖近而猶遠也。嗚呼。聖人啓告學者。何其精微哉。舜處人子之至難。而克諧以孝。夫子七日不火食。而弦歌不絕。顏子簞食陋巷。不改其樂。曾子執親喪。水漿不入口。七日。此常情之所不能。聖賢則不待勉強。何哉。水之寒。火之熱。天性則然耳。然則可學而至。歟。曰。天下無二道。人皆有之。何為其不可學也。朝夕而思之。造次不舍。一旦豁然。清明在躬。出處語默。無有間隔。昭昭乎。其不可誣也。是之謂自得。德者。得也。由是而存養。由是而踐履。形于運用。發于事業。何往而非此心耶。番陽馮君聖與。有志于斯者也。既以德名其齋。遂申斯言告之。

敬義立齋記

始余受徒里社。汪氏之子名敏中。字耐翁者。實從余學。其性資端良。而嗜書不倦。知其為佳子弟而已。未始知其志之不羣也。其後耐翁筮仕為戶掾。南徐太守耿公乘。循吏也。一見而氣類合。便為知己。迨夫為總。屬宰縣。倅名邦。秉心如一。職業愈辦。而公論益歸之。蓋嘗語人曰。吾昔者讀易。有感于敬義立而德不孤之語。自是屏膺拳拳。不敢失墜。持身莅官。無大愧怍。皆由是出。余然後知耐翁篤志于學。培根浚源者如此。夫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人所以贊坤德也。坤體柔順。而以直方言之。異乎世俗之所謂柔順者矣。兢業之謂敬。敬則不欺。故直斷制之謂義。義則不屈。故方合內外之謂道。夫焉有所倚。故不孤。天生斯人。孰無此敬義。而立者實鮮。見善不明。則信于所立。信道不篤。則立而不固。誘之則動。撓之則傾。則傾不可與言立矣。是故修身則道立。立愛惟親。立敬惟長。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古人之所以切切于善者。貴乎本固爾。耐翁之宰南豐也。貽余書曰。人戴天履地。靈于萬物。要當出羣拔萃。與古人為徒。余壯其言。而知其胸次所期。有不可量者。既以經訓。名其書齋。又求余言發揮之。將日觀省。益懋厥德。可謂有主矣。魯穆叔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夫惟不朽是圖。雖更歷萬變。而敬義不虧。參前倚衡。無非斯道。此則耐翁之志也。余是以嘉之。

直清亭記

嘉定十有四年。始闢西塾。作小亭于叢竹之間。名之曰直清。此君子之德也。而竹實似之。今夫竹之始生也。拔地而出。曾不浹旬。已有凌雲之勢。俊敏超軼。殆不可禦。初種不過數叢。其鞭橫逸。瓦石所不能制。未幾成林蔚然。在植物中。得地之利。成功之速。未有過焉者。豈天之賦生。固迥然獨異耶。其中則虛。有似乎君子之虛其心。其節則勁。有似乎君子之守其節。體正而氣肅。又有似乎君子望之可尊。即之不厭。能使

人襟懷灑落俗氣不入直清之名于是為不忝矣竹有是德所以取重可以人而不彼者乎書曰直哉惟清直天德也人所以生也本心之良未有不直回曲線繞不勝其多端者非本然也率性而行不勞巧智可不謂直乎表裏昭融洞徹無間可不謂清乎直則清清則不異其初矣亭所以名得非欲觀之以自警乎夫美惡不同而愛憎隨之人情然也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則無愛憎之別竹之直清也亦然無實不肖稱贊一辭吾之培植于此非徒供耳目之玩抑愛其為公論所歸因以自勉日進厥德人皆心服則于竹乎何愧不然失諸正鵠反求諸己可也此誠君子立身之要凡我同志盡共圖之

是亦樓記

余築小樓于飲廬之東而以其亦名之或疑焉余告之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人生天地間所欲無窮必求所以滿足其欲非道而取何所不至養其小而失其大治術不仁不義之域豈不哀哉此余所甚懼而不敢也樓之深廣尋有五尺崇近廣而微殺材甚妙體頗具故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其前參石為山高不過丈餘雖無怪奇偉特之觀是亦山爾依山植丹桂六樓之右復一桂架餘曠以相接及雜花木數本品雖不多是亦花木爾推之于一般御飲食錢財及使令之人皆然又至于官情亦薄每曰直不高爾是亦仕也自奉者甚狹而取于世者甚廉此心休休無所羨慕自適其適齒髮雖彫而神明不衰聊以是自慰焉雖然身外之物可以寡求而易足若夫吾身與天地並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礪善必遷過必改追古人而及之可也豈徒儕于庸凡而曰是亦人爾乎哉此又余所以自警且以誨子孫者故書以識之

願豐樓記

君君臣臣天地之大經也雖在賦畀不忘其君臣子之至情也時和歲豐國家之上瑞也凶年饑饉天下之大菑也夫尊卑雖異休戚一體朝野雖殊忠愛一心故年豐則君臣同其慶而歲歉則共其憂忠臣事君始終一致無日不以國家為念則無日不以豐登為期豈敢以出處遠近貳其心哉余舊有足疾嘉定中繫官于朝思歸甚切念吾廬不足以養病欲求遠于卑濕而便于燕閒者惟樓居為宜爰俾兒曹營于舍旁及還故里而茲樓適成求所以為名者余曰臣子家居萬慮冰釋其不能忘者必也豐登乎乃取老杜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之句遂以名之是樓也東則太白西則四明南則金峨諸山重岡疊嶂歷歷可觀自北而東則鄞江抱焉覽觀城中則郡治之雄屹然相望學宮之遠相與為鄰及其他棟宇宏壯者鱗鱗相屬足以舒懷抱足以養性情足以集賓友而讀書數千卷又足以披閱四時風景無不可人余本一寒儒餘生得此恬愉自適可忘其為老矣而耿耿此心以歲豐凶為己忤戚非有官守言責而憂國如立朝之時豈古人所謂君子思不出其位者乎蓋嘗聞之大義所在當思而思即吾位也自叨獻納時進書言仁惠寬容不以為忤且屢有忠直之奏去國之後簡記不衰可謂深知矣臣子之心豈能一日忘吾

君哉接不恤緯而髮宗周之隕女居漆室而念嗣君之弱此天地之常經人心之靈所不能自己者況嘗服休服采者乎在易有之拔茅貞吉志在君也書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吾心如此則吾位亦如此何出之云彼以出為戒者義所不當思爾歲之豐凶國之大利害存焉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盜賊之猖獗四鄰之侵侮皆歲不登民不安之所致也此豈小故而可不關于念慮乎衆人之念慮不出于身君子之念慮必周于天下夫生于覆載無私之中而瑣瑣焉朝思夕慮固于一己之私其亦狹矣君一視同仁天下之大猶吾身也必欲家給人足極三登太平之盛豈以出位為嫌哉遂書以識之

是亦園記

開禧間余作小樓于舊廬之東而以其亦名之其說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嘉定中余又作樓于新居之旁既崇以宏不可以言是亦矣乃取杜子美憂國願年豐之句而名之曰願豐樓之左右前後有山有水有竹有花稍稍成趣而其地纔二畝有奇強名曰園而仍以是亦名之曰直不深爾是亦園也客或謂余曰甚哉子之隘也夫君子之為國必也寬閒幽邃線繞曲折爭奇競秀可以觀可以遊可以怡神養性良辰美景周旋其間不厭不倦而後有無涯之樂故陶靖節可謂淡泊矣念田園之蕪賦歸去來辭有曰窈窕而尋壑崎嶇而經丘則不為不廣司馬公可謂簡約矣記獨樂園亦云其廣二十畝蓋不如是不足為樂也今子之規模毋乃太小乎其初固曰吾將以縱步也步未及縱而地已窮矣奚樂之云竊為子不取余告之曰是非客所能知也吾聞有世俗之樂有君子之樂耳目所接一時欣然無復餘味者世俗之樂也內省不疚油然而生曰新無窮者此君子之樂也世俗以外物為樂君子以吾心為樂樂在吾心清明四達無適而非道則亦無適而非樂彼池臺苑囿得之不得我無加損又何以欣羨為哉顏子簞瓢陋巷非有娛悅耳目之具而不遷怒不貳過乃有不可勝言之樂今不取諸此而導人以世俗之所玩不已未乎且吾聞之慶歷人物之盛范公實為稱首子弟嘗以治園洛陽為請公曰洛中名園相望誰獨障吾遊者卓哉道義之養充然有餘無待于外也客曰是則然矣陶公司馬獨非真賢乎曰陶公徘徊三徑盼庭柯撫孤松所樂者如是而止司馬公之花竹雖秀而野牡丹紅藥各不過二本其儉也如此察兩公之心亦豈役于外物者乎客無以難是亦之名遂不復易此則吾之素心猶往時所以名其樓者豈敢忘哉

秀野園記

昔資政范公之鎮杭也子弟請治第洛陽因闢園為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于居室且西都名園相望誰獨障吾遊者祿賜之餘以贖宗族可也奚以園為子弟敬遵其令無敢復言姑蘇義莊遂為無窮之利司馬丞相亦公輩人也創獨樂園以極燕居之適自為之記實廣二十畝而東坡蘇公賦詩有曰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抑又何哉以正雖然公亦非以遊觀為樂者培植名花或不

過一二本。曰吾記其種而已矣。自言購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是豈以遊觀為樂者乎。然則先正二公之心。實未嘗不同也。某家故清貧。自宦遊至今。田不過四百畝。念族人之貧。思有以彌之。力不能及。每以爲恨。又思先君無恙時。空乏甚矣。而舍旁猶有三畝之園。植花及竹。日與其子若孫周旋其間。致德問業。忘其爲貧。後以爲予舍。茲事遂廢。此吾家不可闕者。與其增膏腴數十畝。而傳之後裔。孰若復三畝之園。而不墜其素風乎。于是乎決意爲之。曰怡顏。曰蒙養。曰觀妙。曰含清。皆所以爲進德之地也。平生酷好泉石。爲山而水環之。雖秀而野。不事華飾。達于西塾。厥廣倍之。而圃不復加闢矣。稍有贏餘。燕及宗族。此固君子之所樂也。豈徒遊觀之謂哉。昔者樊遲。子張。同登聖師之門。皆以崇德辨惑爲問。夫子于遲。則有善哉之稱。而張也。則否。函丈之間。聖師臨之。門人侍焉。切己之問。不約而發。舞雩之下。風景可嘉。此心凝然。如待函丈。此樊遲所以爲善也。士之涉此園者。思樊遲之所以問。聖師之所以答者。而有契于心。嗚呼。茲誠進德之機也哉。

黎齋集卷十一

行狀

資政殿大學士贈少師權公行狀

曾祖常朝議大夫贈太師妣翁氏贈陳國夫人

祖昇徽猷閣學士朝議大夫贈太師追封楚國公

妣馮氏

父諱鑰字大防舊字啓伯姓樓氏著籍于明明今爲慶元府

公諱鑰字大防舊字啓伯姓樓氏著籍于明明今爲慶元府。自周武王封有夏之後。于祀爲東樓公子。孫因之以樓爲氏。國朝家于婺。于明者最著。相傳爲明樓氏。由婺徙焉。本一族也。家于婺者。紹興間。襄靖公。始築書樓密院。其門始大家。于明者。其盛久矣。公七世祖諱皓。六世祖諱杲。皆卓卓有實行。至高大父。郁。遂以昌大。自奉化徙。卜居于郡城之南。儒學精深。爲後進師。皇祐中。擢第。得廬江主簿。以祿不逮親。弗肯仕。贈正議大夫。太師。知興化軍。台州。皆有惠政。楚公當政和間。以才侍從。再牧鄉邦。名所居坊曰畫錦。克公歷官中外。仁厚廉直。蔚有令聞。三世皆以公登廊廟。贈至極品。門第之盛。于是鮮儔矣。公幼警

敏始就外傳。鄉人王先生默。李先生鴻漸。爲嚴師。既冠。三山鄭屯田。寓館鄉鄰。公又師之。隆興元年。試于南宮。主司偉其辭。欲以冠多士。而所答策。偶犯廟諱。胡忠簡公贊。知貢舉。洪公奏言其故。有旨置末等之首。是歲廷不策士。即禮部所次定爲五等。賜同進士出身。以啓謝諸公。胡公大稱之曰。此翰苑長才也。明年中教官選。調温州州學教授。範物以躬。出入冠帶。惟謹。日與周旋。講明爲學之要。務在篤實。毋涉浮華。議論有可採者。問所從來。具以實對。公愛其不欺。再三獎之。學者日益歸心。爭執經席下。里居賢士大夫。稱美一辭。相與定交。公亦虛心叩擊。甚于飢渴。于是學問之源委。治道之綱目。制度之沿革。靡不研究。胸中之蘊。日富。秩滿。諸公餞送之。公請益焉。或告之曰。前輩有云。拆破籬籬。即大家。君之籬籬。不憂不拆。直恐過甚。爾公正色曰。某于無利害事。則拆。有利害事。則否。聞者悚服。乃知公雖氣貌蕭然。物我渾融。而其中介特。有不可奪者。立朝之大節。蓋定于此時矣。充詳定一司。勅令所。刑定官。對選德殿。論善爲天下者。貴實用。不貴空言。名爲空言。而實可底績者。乃所以爲實用。名爲實用。而行之無益者。適以爲空言。陛下大開言路。收攬人才。念治功之未集。鄙無用之空言。而務求其切于用者。誠得孝宜繼履之意。而進說者。不思旁援曲取。毛舉細故。民力方匱。而言利不已。法令日繁。而變更益增。委以經畫。課其績效。則蔑焉無稱。曾是以爲實用乎。魏徵勸行仁義。近于空言。封德彝法律之說。若實可用。然太宗惟徵言是從。以成貞觀之治。且曰。惜不使德彝見之。然則孰爲實用。孰爲空言。惟陛下審思之。時禁中火。公言魏相之事。宜帝多以異聞爲言。李沆之相。異宗。每奏不美之事。此忠臣愛君之至也。人主尊居九重。生殺在我。諂士日獻佞說。而直臣難以盡言。祥瑞之出。則潤色以張大其事。災異之見。則掩覆而變易其占。此二臣之所憂也。陛下之畏天。可謂至矣。不以崇高富貴爲樂。而惟水旱盜賊是憂。天之仁愛陛下。亦可謂至矣。不以休祥爲太平之應。而時出災異。爲儆戒之端。罪己而興。斷非虛語。遇災而懼。直惟盛德。臣愚欲望陛下深求其故。何如斯可謂應天之寶。勤而行之。上答天心。下遂人欲。今日之異。後日之福也。上嘉納之。修淳熙法。議者欲降太學釋奠爲中祀。與右學等。公曰。乘輿臨幸。于先聖則拜。武成惟肅揖。厥禮異矣。祀可均敵乎。遂得無變。兼玉牒所檢討官。以進仁宗皇帝玉牒。遷秩。復因而對。申述玉牒中所登載聖語。願持守勿渝。又請念財賦之孔艱。罷土木之不急。敢言人所難言。公之進用參政。與公力也。受知雖深。而謁見有時。無阿比之迹。三歲不遷。安恬自若。及與公去國。出其門者皆罷。而公獨不及。力求去。添差通判台州。太史公以故相侍經轡。壯公此舉。曰。何其決哉。宗正丞范揆。出領郡事。性剛急。喜怒過差。官吏震惕。公俟其氣定。徐以一二語解之。必翻然以改。銅錢之禁。入海五里。盡沒其貨。有商冒法。而獄稍緩。臨海縣弓兵鄭慶。訴守臣及郡丞之正員於朝。提點刑獄趙某。被旨駁之。密以叩公。公曰。禁所以嚴。爲越海也。今猶在城下。事理甚明。而輒誣之。又名其守貳。階級素矣。而可縱乎。趙悟。具以實奏。遂論鄭慶如法。除太常寺主簿。以先諱辭。改宗正寺主簿。奏對稱人主之德。與臣下不同。百行兼善。一毫無欺。萬幾庶務。一事無闕。然後足

以御四海而圖治功。故雖堯舜之聖。而曰敬戒無虞。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此心未嘗斯須忘天下。惟恐吾身有毫髮之不及也。臣不佞。竊希古人責難于君。取君不及堯舜之意。欲望陛下仰稽往古。俯鑒近代。兼備其可為法者。而力去其所當戒者。又曰。國家深長之計。不可速成。要當審訂。凡行之而終無益者。必盡省之。可行而尚費歲月者。明著於籍。次第而為之。不辦不止。則事有緒。而治效可睹矣。遷太府寺丞。俄除太常博士。班寺丞下。上疑焉。丞相言。禮禮之地。最要得人。臣欲重其選。爾公復以家諱。請仍舊職。許之。遷宗正丞。對延和殿。言天下之大患。每起於細微。漢之黨錮。始於南北二部之謠。唐之朋黨。始於二三大夫不得志之徒。事之初生。若不足慮。橫流不止。害不可言。今朝廷清明。豈復有此。然端倪已見。不敢不言。夫道者。天下之所通行。學者。士君子之所當務。秦漢而下。此道不明。論說相夸。去本遠。國家之傳。體克己之仁。嚴謹獨之戒。篤正心誠意之學。躬行此道於上。而士大夫諱言於下。凡端謹好修。談論經理者。例指之為偽學。小則譏笑。甚則疾之如仇。不謂聖世。乃有此風。詩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士大夫自相傾軋。為害最大。惟人主能用中。然後可以消弭。謂宜明詔中外。咸推無競之心。勿徇偏曲之見。精白一意。以仰承人主之休德。奏畢。上曰。卿懼其為黨邪。公言。陛下建中立極。躬行著見。屬者趙鼎辭位。人皆意蜀士必相繼去。而陛下方欲遷之。或召用焉。上曰。唐世人主云。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朕嘗笑之。有何難事。特主聽不聽爾。公頓首謝。又言。仁宗開天章閣。命名臣條上當世急務。太上逐權臣之黨。更化善治。皆在履位二十餘年之後。非始勤終怠者可比。臣願陛下益自警勵。及此閒暇。亟為永圖。採孟子之格言。明政刑之二柄。丁克公憂。服除。選知温州。視事之始。邑長咸至。諭之以經賦之外。秋毫不取。申吏卒入鄉之禁。豪民慢令。三不如約。始嚴追胥。又不服。言于郡。逮治之。宰所欲言。有不可形于公牘者。密緘以報。吏無得預。郡計仰于酒課。吏請嚴禁。公曰。吾奉使與州。首在布宣德意。奈何以是為急。姑置之。久而懲其已甚者。咸刑罕用。課入增衍。尤詳于聽訟。咸得其情。已悔而終止者。聽其息訟。閨門幽昧。則掩覆之。或稱辟職司業之後。乞以限田免役。爭者不服。而莫能難。公曰。安有終于承直郎。而為司業。是必嘗以辟職正兼攝。爾官品既殊。限田隨減。可也。其人遂屈。劉生訴小商負錢十萬。官責之。償。負家忽以商溺死告。紛擊於庭。既而得屍沙磧。遂以為真死矣。公謂永嘉尉曰。此事可疑者三。遺鞋於岸。而足貫扉履。一也。谿流激急。形骸已散。二也。小人貪賞。知死者寡。髮為假髻。以實之。三也。意其流屍乎。彼方潛竄。而適與故會。故益肆其欺。爾不如姑資送之。若商實死。而密迹捕焉。尉如其策。果得之。平陽道中人以為神。遂正其罪。而督逋如故。又謂劉生。彼藍樓如是。何所從出。勉使折券。出自汝意。於是釋之。聞郡服其明。恕公又慮鄉落間。疾苦不能上達。咨于士大夫之郊居者甚悉。故田里情狀。若親睹然。聞樂清主簿唐煜。有能名。叩以邑中利害。具言有方質者。大為姦利。公默不洩。久而得其實迹。併與其黨。滅八虎。

輩。歸竄之。是邑之左原。民多芻食。而盜販者衆。牙僧有被重傷斃死者。其黨揚聲報仇。將以上已日舉事。老而黠者。至謂方臘之變。閩在五月。縣令姓秦。今二事皆同。變且復起。邑人大恐。而倡之者。主名不立。令微伺得之。單車至其所。指舊習魔教。而今祀神不預。陳慶等數人。執以詣郡。公編錄其為首者。而逐其徒。境外堂帖問故。公直陳本末。且援蘇公詢之語。有亂之形。無亂之實。是謂將亂。不可以有亂急。不可以無亂弛。丞相周益公然之。遂錮陳慶終身。而公名著矣。光宗嗣位。赴行在奏事。公進言。人主初政。當先立乎其大者。至大莫如恢復。欲謀西北。先保東南。誠能加之聖心。自然畏天益謹。遵祖宗法。益嚴。事親益孝。求賢必廣。用財必儉。諛諂而諛之人。自疎。嗜欲妄安之念。自息。邊防以修。軍政以肅。故雖甲兵未動。而恢復之計成矣。又曰。國家用度日廣。租稅已重。又有茶鹽權酷之屬。既專其利。則不得不立法以禁止之。至于今日。網密甚矣。欲望陛下軫念元元。以設禁為不得已。而犯法者非甚可罪。凡有創意增益者。寢而勿行。或懲其尤。所以保護元氣。而壽天下之脈也。除考功郎中。兼禮部。進對言。無難之世。聖人畏之。如人之一身。時有小疾。起居飲食。無不戒謹。固有疴羸而壽考者。強壯之人。氣血方盛。恣所欲為。疾偶未形。因謂之安。此固良醫之所懼也。今日之無事。乃陛下愛日之時。無益於治道者。宜緩于施行。而所當豫備者。且且而圖之。以待可用之機。以保盈成之業。時民多流移。公又曰。富弼賑濟之政。在本朝為稱首。然攷其時。弼守青州。流民乃自河北而來。弼不以非吾土之人。而不任其責。調護惠養。委曲周盡。迨麥熟而歸。又與以道路之費。收其強壯。以備卒伍。今日流民。順順暴露。未知息肩之所。臣愚。欲望睿慈。惻然與念。詔監司帥守。各以富弼之心為心。隨宜措置。救于瀕死。實國家之仁澤也。攷功為今顯曹。士大夫資歷升轉之屬。靡不由之。吏緣為姦。小有不合。動成留滯。公曰。昔人以簡要清通。為尚書郎之選。詎當爾耶。攷聚精詳。宿弊寢革。人得所欲焉。潘顯伯之獄。定法過輕。一時官吏俱責。公因轉對言。宸斷如此。足以懲姦矣。願恐自時厥後。懲創往事。議讞之際。未免刻深。望速以玉音諭之。遷國子司業。先是居此官者。多以學校舊游為之前司。成許公。識公之賢。語諸生之送別者。曰。樓公之進。雖不階舍選。而修其職業。殆將過之。既而信然。諸生有與其長交訟者。公以為禮義教化之地。不當遽以法令從事。姑遷延之。度其兩忿漸息。而後罰之。有差。凡所施為。采諸公議。自糾錄而下。必擇其實堪表倡者。毫髮無私。人人悅服。會雷雪交作。於仲春之月。應詔條陳闕政。言疎遠之臣。惟願陛下之憂勤。親密之臣。惟願陛下之逸樂。憂勤則幽枉必達。下情得通。而膏澤及民矣。逸樂則伺候顏色。干求恩澤。而私意得行矣。陛下自雷雪之變。髮形玉色。宵旰興嘆。度數日間。干請必希。以是推之。聖心憂勤。恩倖自遠。誠能日謹一日。宸襟泰然。淵靜鑒明。其視燕游之感。豈不相千萬哉。又曰。今朝行不聞直聲。而或以多言見黜。士氣消沮。無敢論事。豈國家之福哉。臣願陛下開忠直之路。望宣諭之門。遇災而懼。不諱盡言。力行消弭之道。遷太常少卿。改太府少卿。亦以家諱故。兼玉牒檢討官。遷起居郎。直前奏事。言進德可以養生。養生可以進德。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氣。不可過盛。亦不可

過弱。惟得其中。則養生之要。心廣體胖。神氣舒暢。雖有陰陽之寇。豈能為吾害哉。兼權中書舍人。魏奏。黃無所顧忌。賊里近習。望風長縮。時干請恩澤。有為給事中封還。而意未厭者。援次官故事。上問為誰。則以公對。上曰。朕亦憚之。不如止也。刑部建言。天下獄案多奏裁者。中書之務。由此不清。請令實有疑者始奏。公曰。三宥制刑。古有明訓。宜詳而略。傷聖世欽恤之仁。力論不可。乃止。會慶節。上壽。屬從班集。乘輿不出。公言。陛下承付託之重。以天下養。猶未足以報天地之恩。今百官趨班。恭俟鳴鐸。而燭殘日出。寂不聞聲。今日何日。而可若此。願深思大計。形于告諭。若曰。屬以某事。不及稱壽。今欲以某日詣重華宮。則羣疑頓釋。而兩宮交歡矣。玉牒會要。聖政書成。涓日以進。而屢更之。公言。事有至大。而陛下以為至小。朝夕之所當行。而視之如曠典。此所以疑而懼。懼而憂。進香一出。而人心默然。會慶一不出。而人心遽駭。事可賭矣。聖政之成。全賴壽皇一朝之事。玉牒會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陛下所以奉承詒謀。鋪張聖父之闕休者。惟有此爾。禮儀成備。俄又遲之。萬眾震驚。莫曉其故。殆非所以全聖孝也。惟速定其日。無復再展。以慰天下之人。又奏。累歲隨班。未見陛下上壽。重華。歡動慈極。又見嘉王日趨朝謁。恪勤不懈。聖心必喜。竊料壽皇望陛下之來。亦猶此也。于是天子感悟。越六日。進書成禮。薄暮。乃還。侍御史林公大中。彈奏大理少卿宋之瑞。不從。遷吏部侍郎。力辭與郡。公與給事中尤公表。奏言。大中最蒙眷注。今因論一少卿。而同日與郡。實傷國體。公議皆願還大中官職。或留之。論思獻納之班。若不可留。亦宜優禮以遣之。與被論者殊科。猶足以示四方也。尋詔之瑞與祠。知和州劉煒。將漕淮西。以禁私鑄錢。一路大擾。而廟堂稱其已然之效。有旨復與監司。公奏煒行一切之政。不生事者。幸爾。尚可以為功乎。此命一出。必大駭物論。且無以謝淮甸之民。丞相頗不悅。公曰。吾有去爾。羅公點。時為兵部尚書。為丞相言之。始悟而止。公以母老思歸。乞祠不允。人知其為劉煒也。應公孟明。從容語及之。公曰。士大夫臨小利害。此心猶在兼顧間。蓋途轍從。此分爾。某竊鄙之。故不敢不勉。應公極嘆重之。語人曰。是公利害之間。其守正如此。真可敬也。內殿奏事。論獄者。天下之大命。欽恤忠厚。未有如本朝列聖之臻其極者。今士大夫論重囚。則曰。漢祖約法三章。殺人者死。論賊罪。則曰。我太祖立法。滿三千者皆死。而不知高祖除去秦法。則殺人之外。凡死罪皆去之矣。太祖制法雖嚴。比五代已甚輕。其後累朝。日趨于寬。故以太祖為重。今朝廷清明。刑罰當罪。然臣每疑州郡斷獄。未必皆其本情。請以奏案依斷者。下提刑司。更加詳審。或有不當。責罰隨之。益廣陛下好生之德。鄭汝諧。除吏部侍郎。給事中黃公裳。封還錄黃。既累日。詔除裳兵部侍郎。以失職引咎。汝諧請補外。不許。公言。小大之臣。一開給舍。奏諫。語及姓名。不當辨說是非。即合奉身而退。所以存廉恥也。今裳雖蒙眷留。終奪其封駁之職。汝諧心不自安。必將再辭。宜因而從之。未報。汝諧再有供職之命。公言論事者。罷。被論者留。自此給舍奏諫。不復可為矣。汝諧憤恚。即乞致仕。公力求罷黜。居家俟命。汝諧竟以修撰知池州。公又奏。陛下奉兩宮之養。應萬務之繁。可謂至難矣。然實非甚難者。一月四朝。如期盡禮。則事親之道昭矣。

大昕視朝。與居出入。皆有定時。則君臨之道宜矣。飲宴有節。則聖體日康。賜予有度。則財用日積。采公議以用人才。則衆心服。開言路以廣聰明。則下情通。引以廉恥。則臣下之節勵。嚴其律度。則僥倖之門塞。水旱為災。而勤撫之。則盜賊消。事變始萌。而早辨之。則姦雄戢。凡此十者。陛下為之。曉然無難。其餘數端。英斷之下。俄頃可畢。而稽留不決。深為國家惜之。時丞相以潛邸舊人。黜而復召。援李絳故事。俟于郊者累月。樞臣卒而卸典。未預。蜀帥死而不除代。宮邸近親。相繼不幸。而喪禮未舉。官閣陳源。起于罪籍。而未斥去。公力贊聖主之決。故辭旨明切如此。自往歲會慶節。輟稱壽禮。及是期年。公同從官先期奏請。至其日。又僅用拜表之禮。宰執及從官皆求罷。卿監而下。求免赴宴。公積憂薰心。得疾。幾不可支。既愈。請同班奏事。不許。久之始獲進對。上許以必出。既而果出。除中書舍人。兼實錄同修撰。論宗廟社稷之重。繫乎陛下之一身。陛下之一身。主乎陛下之一心。側聞陛下晨興之後。未與事接。而先澄心靜慮。天德清明。夜氣沖融。照臨百官。是非瞭然。真社稷之福也。欲望保持此心。退朝之暇。更以二時頃。凝神儲精。省閱章奏。付之大臣。擇而行之。則盡善盡美。無可議者矣。壽皇疾狀著聞。中外憂恐。幸執請上詣重華宮侍疾。從官繼之。皆未報。上御後殿。丞相率同列固請。侍從臺諫。俱入閣門。吏以故事止之。不可。丞相開陳既畢。抗聲索簪。上拂衣起。丞相引裾力諫。公等從之。苦言交進。上意猶未決。宰執引咎出。公獨乞對。力言陛下視朝。輔臣無一在列。何以示天下。上曰。已令宣押矣。諸公由是復入。兼直學士院。時有自列卿擢左史兼西掖者。公奏其人重玷臺評。實污清選。斷不可復用。且有請避三舍之語。丞相言。上初欲用某人。某人皆以不可對。至三而後及此。雖深知不可。重違上意也。卒寢前命。上倦于勤。內禪詔書。實出公手。辭婉而切。朝野傳誦。今天子始即位。內外制雜然俱下。公獨當之。筆不停。而皆明白正大。得代首體。初政有光焉。尋進言。自古人君臨御之始。多能自強。銳意求治。在位既久。君子日疎。小人日親。逆耳之言不聞。而佞諛之辭日進。故儼然自安。而不知禍亂之作。陛下任天下之重。承社稷之託。兢兢業業。當如今日。及其小而圖之。則不至于大。自其近而防之。則不及于遠。遷給事中。國朝太廟。舊為七世之室。太祖祀信順翼宣四祖。而虛其三。嘉祐中。以親未盡。猶虛給事東向之位。以待太祖。故尚居昭穆之間。英宗禱廟。祿信祖于夾室。熙寧五年。復以信祖為始祖。禮官爭之不得。紹興間。董彛。趙渙。又請正之。言既行矣。諫大夫趙霈。沮之。而寢。淳熙初。渙之從子粹中。為吏部侍郎。悉條往時羣臣所奏。言于孝宗。復下之禮官。禮部侍郎戴幾先。沮之。孝宗耐廟。當祿宣祖。會少卿三復。請乘此時。就祿信祖。正太祖東向之位。集議御史臺。公具陳本末。自鄭公僑以下。議皆合。公為奏。其略曰。太祖肇造區夏。功邁百王。廟號太祖。蓋以尊無與二。今郊祀已配天。宗祀已配上帝。而在廟獨不得為始祖。給事獨不得正東向。可乎。屈受命開基之君。列于昭穆之序。何以示後。揆之禮經。信祖親盡當祿。況今日九廟已備乎。惟斷自宸衷。蚤正鉅典。以慰太祖在天之靈。尋以祿廟之主。宜有所歸。復令集議。又奏去古既遠。禮制不能盡循。按唐張齊賢之言曰。古之有天下者。事七世。始封

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至禘祭。則毀廟之主。皆以昭穆合食于太祖。商周遷主。皆出太祖後。故合食之序。尊卑不差。漢魏晉唐。太祖以上。皆不合於禘。臣等竊謂齊賢之言。可施于今日。蓋太祖之與上無所因。與漢祖同。今日既伸東向之位。則僖祖之主。當再入于夾室。然自熙寧以來。推尊既久。難以遽變。唐有與聖廟。以祀涼武昭王。今當效之。別立僖祖廟。以代夾室。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藏其中。給祭即廟而饗。於禮為稱。于是度太室之西。建四祖廟焉。孟冬雷震不已。公既草罪己詔。又條陳時政。曰。雲漢之詩。宣王側身修行。誠實溢于言語之外。桑林自禱。六事自責。懇切可風。伊陟告大戊曰。妖不勝德。德者非他。至誠之謂也。陛下肆頒明詔。責躬求言。修荒政。布德澤。亦可謂應天之實德矣。然臣區區愚慮。猶恐有聲音笑貌之為。有無人則輟之偽。要在益自修省。慄慄危懼。如前日雷轟于上之時。則是心精一矣。待制朱公嘉以鴻儒碩學。侍講經帷。上尊禮之。俄有除職與郡之旨。公奏陛下容受直言。無愧仁皇。嘉之正直。陛下所知也。若閱其耆老。當此邪寒。立講不便。何如昇之內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則君臣之義。始終周盡矣。不報。內侍毛伯益以宣勞轉行遙郡。公奏此曹甚衆。趨走服役。何勞之云。此門一開。僥倖者多矣。上意不悅。丞相謂公繳奏誠是。願入寶之。嘗宜力謝。令下之初。上即俾宣諭某。謂給舍欲其舉職。當俟有勞而始敘之。今果封還。始敘其述。上意公曰。官守所在。不容徇私。此君相美意也。始與侍讀趙忠定公。嘗同致試南省。官舍又比鄰。時時徒步還往。每謂人曰。樓公當今人物也。直恐臨事頗少剛決。爾及見其持論。堅正。始嘆曰。吾于是大過所望矣。權吏部尚書。兼侍讀。初。公為館伴使。知開門事。韓侂胄副之。上之受禪也。侂胄預聞傳命。遂尸其功。有弄權之漸。吏部侍郎彭龜年。因內引力攻之。且求去。于是侂胄轉一官。在京宮觀。彭公除待制。與郡樞密林公。時在西掖。公與之合辭論奏。陛下始濟嘉邸。眷禮賓僚。一旦龍飛。延見訪問。幾無虛日。天下不以為私。而謂陛下好賢念舊之美。今惟龜年。猶在從列。天資伉直。敢于論事。陛下之腹心也。其可去乎。惟更加三思。留龜年於經筵。不然。則命侂胄以外。祠與龜年。事體適稱。猶庶幾焉。彭公竟去。公久列從班。負廟堂之望。侂胄聞其不助己也。怒。天官之除。雖陽遷之。而實抑之也。時臺諫謫言。故相定鼎乘龍之夢。有偏心銜恨者。對公云云。公曉之曰。趙嘗夢李公召入禁中。取御鐘金瓶授之。曰。朕之用卿。如此湯瓶。又夢立班殿。下見白龍升天。未幾。上以縵服御極。其夢兆止此。爾而便謂之定鼎乘龍可乎。某親聞諸趙公。不可誣也。主人唯唯。同僚有竝坐者。退而言曰。某代為公汗下。公自知直道難行。去志已決。於是請對。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然天不以高為貴。而以下濟為光明。君臣亦然。其分貴賤。其情貴通。唐末五季之際。去古遠矣。而幸輔進見。命坐賜茶。猶有坐而論道之意。蓋祖收攬權綱。可畏可仰。然與趙普圖畫大計。或夜半而躬至其家。其相與何如也。陛下臨朝。淵默觀如上帝。臣下奔走拜伏。罔敢不恭。人主之尊。不患不至矣。欲望明泰否之道。而通君臣之情。陛下體天之下濟。羣臣以卑而上行。款款交通。而後天下可為也。先是諫臣。假尊君之說。排逐賢相。榛塞正途。上下之情。日益隔絕。

故公言及之。對畢。求去堅確。除顯謨閣直學士。知婺州。朝辭。又奏。陛下日宴坐朝。躬親聽斷。不為不勤矣。然猶慮僅能趨辦目前。未必及於幽遠。治道多端。未可謂止於斯也。陛下試于清燕之時。披輿地圖。某為監司帥臣。某為郡守。某為將帥。人之才不才。政之治不治。察其事實。而賞罰隨之。此我孝宗聖訓所謂。朕日子于天下游行一匝者。惟陛下取以為法。始公自永嘉趨召。至是九年。暫還里中。展省先墓。遇太夫人得疾。公亦雅志閒退。三奏乞祠。提舉太平興國宮。申命收整。以餽奏寢。御史又攻之。奪其職。久之。乃復差知軍國府。是日丁太夫人憂。坐觀黨累。再奪職。又逾年始復。遂告老。至于再許之。除龍圖閣直學士。食與國之祿。前後凡七任。嘗問未嘗一入都門。權臣于天下善類中。怨公最深。嘗語人曰。彭侍郎。非有雅。故見攻雖急。不敢深怨。樓公嘗與共事。一旦鄙我。實不能堪。羣姦窺知其意。協力排根。怨毒滋甚。久而後稍悔悟。舊于都亭驛中。以所藏蘇黃門。答其伯祖忠彥。辭嘉彥尚主詔草。求公跋語。公作詩曰。今日猶存卯君筆。向來誰造粉昆書。又為言其所以然。一日以示從班曰。某與樓公本厚。意若拳拳。有寄聲使通問者。公不為動。盜權益甚。晦迹愈深。親故間以利害怵公。請劾持書之役。公指席間曰。寧死于此。此志不可移也。時廉恥道喪。阿尊專貴者。無日不數於權姦之門。甚者召自外來。未及對。而先謁之。公謂某曰。紹興間。從臣有初入都門者。秦丞相使人瀆之來見。答曰。豈有人臣未見天子。而先謁宰相者乎。當時士大夫猶能守正。不為權貴屈。今此風衰矣。太息久之。公之官永嘉也。聞寺正薛公季宜。深于兵略。屢請問焉。乃知兵者古人之常。若樂舞行綴之類。皆兵法也。每言儒不知兵。無以應猝。惟講之有素。則緩急可用。然自隨仲舅尚書汪公大猷。使燕。見所歷險要之地。皆為金據。知深入之難。故初被召。雖嘗進恢復之說。及聞權臣妄開邊隙。則蹙額曰。南渡今八十年。州縣積貯。惟有虛名。闕外禦戎。委之債帥。而欲疲民以逞。深恐非徒無益。至逆議之變。則又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負恩狂僧。必無與者。既而皆如其言。公之識慮。可謂明且遠矣。聞適既久。德望益尊。天子更新大化。招延舊德。起公于既老。除翰林學士。固辭不許。進對首言。天道好生。惡殺。本朝以不殺為家法。而金嗜殺猶故。其將孰佑乎。擁兵南來。不能大入。皆由不嗜殺人。積累忠厚。天實相之也。次陳十餘年來。無復公道。紀綱廢。賄賂公行。仕者腹削民財。以奉權臣。則美官可翹足而待。兵官剋剝士卒。以媚權臣。則將帥可計日而取。民力益竭。軍政大壞。今籍其家資。數累鉅萬。皆出于輦。蓋膏血之餘。陛下縱未能捐以與民。亦宜救其倒垂之急。會計凡目。以補經費。少紓州縣之督趣。則吾民受賜矣。上傾聽之。遷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侍讀。頃之。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時和好未定。公數預集議。屢言關隘最不可失。奉使王楫。再行。蜀帥收復關外四州。敵情寢屈。于是就和。金嘗指公及林正惠公姓名。問持為誰。答云。舊為從臣。自侂胄擅朝。兩人絕不交通。故更化之始。皆召歸闕。金驚歎良久。知嘉定元年貢舉。既奏名。撫對策。中有益於時者。為一編。趙丞相之子崇憲。奏雪其父冤。朝廷令兩省史官看詳。公與今吏部尚書汪公遠等言。紹熙之末。宰執惟乞建儲。孝宗升遐。留正引疾而去。人情洶洶。汝愚

始決大計。翼戴聖明。正位宸極。天地宗廟。實隨之橫。遭譏誣。卒以貶死。十餘年間。是非實亂。實罰倒置。權臣既誅。汝愚諸子。始敢有請。今當與辨明。立碑賜額等事。次第而舉。檢會章奏。經以叛逆者。泯絕其迹。正趙師召。乞斬汝愚之罪。重蘇繼。漏洩幾事之責。毀龔頤正所著續稽古錄板。皆所以昭雪故相之辜也。從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公者德宿望。二三大臣。待之加敬。倚以為助。公亦輸寫肝膈。無纖芥嫌疑之迹。廟堂之上。以是協和。股肱明主。羽翼儲貳。兩宮無間言。進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公之伯父。故揚州太守。為於潛令時。圖耕織之勞。因事為詩。嘗以進御。公重繪二圖。仍書舊詩。而跋其後。獻之東宮。請時時省閱。知民事之艱難。太子敏莊聽受。且致謝焉。公宿昔願。願愷之。言曰。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闢者不達。妄意僥倖。徒傷雅道。無關得喪。每以此語。為持循之要。掖垣瑣闥。風節凜然。所養者固矣。泊為執政。不忘斯言。終身途轍。有一無二。遵乎正道而已。行險詭遇。而他岐是適。公所不為也。其言曰。古人所謂三公三孤者。取其至公無私。故謂之公。孤立無黨。故謂之孤。既名其官。可無其實哉。日思東歸。屢有陳控。上曰。卿忠直正賴輔佐。又曰。忠實老成。東宮亦固留之。或問公何去之果。公曰。昔人所以不安其位者。有數端焉。人主之眷已衰。同列之隙已成。在下者軋已。不樂者見攻。遂不得已而去。今皆無之。願老驥不堪勉。勉爾。南郊侍祠。馳驅得疾。予告者三。求去不已。除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辭。進大學士。提舉高壽觀。居從其便。賜以器幣香茗。東宮再有頌。丞相及兩執政。送之江亭。握手歎歎。殆不忍別。既還鄉。乞休致。力轉兩官。致仕命下。而公薨。實嘉定六年。四月己丑。享年七十有七。積階至金紫光祿大夫。爵至奉化郡公。食邑至五千二百戶。遺奏聞。天子震悼。贈少師。輟視朝一日。賻白金五百兩。帛五百疋。官其後如格。越數月。東宮讀唐鑑終篇。第賞官屬。念公舊僚。賜銀若絹。皆再百焉。娶王氏。工部尚書侯之孫女。德性寬平。曉習書史。有中原故家之風。封太原郡夫人。子男四人。淳。承議郎。行籍田令。濠。幼亡。瀟。奉議郎。新通判臨安府。治。承奉郎。監西京中祿廟。女二人。長適迪功郎。監中祿廟。王。次適從政郎。鄭。圭。皆以公大禮恩。封孺人。孫男七人。均從政郎。祀承務郎。栢。登仕郎。扶。機。移。孫女一人。曾孫男一人。十月有旨。以杓為添差沿海制置司。準備差遣。俾護公葬。七年二月辛酉。諸孤奉公之柩。葬于鄞縣通遠鄉。四明山。報忠福善寺左。馬鞍裏之原。公資稟高明。風儀峻整。頎然如長松巨柏。立乎羣木之表。接對賓客。語音琅琅。聽者忘倦。而事親篤孝。下氣怡聲。承顏順志。躬執鄙事。有所教飭。一言一句。服膺不忘。俸台之日。竟公以議幕沿檄。公以行縣。會于天台。奉二老山行。覽觀奇趣。眷容累日。屬蕩山秀絕。聞天下之官永嘉。侍太夫人遊焉。又修行春賞柑故事。安輿所至。旌纛前列。公從其後。太夫人年登耄耋。奉承惟謹。宛陵之命。或謂公姑受諸公。曰。親老矣。跬步不敢離。雖展墓不越三宿。禮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可遠役乎。色養無違。慈顏悅豫。至年九十五乃終。公忠孝感神。有相之者矣。家素清貧。重以建炎之禍。先廬故物。一簪不留。竟公依外舅少師江公。以居。辛苦植立。不墜先緒。宦游既久。生

理向容。樸素如寒士。諸子無復豪華。公從師里校。至無蓋以障雨。敝衣糲食。僅免寒飢。以此益自磨厲。日充日長。器業宏偉。為時名臣。仲兄大理丞錫。出守嚴陵。迎二親就養。數月而克。公薨。護喪以歸。十月三旬而寺丞卒。適歲大穰。閭門百口。外而裹奉。內而伏臘。多方經營。僅無闕事。明年。舉寺丞之葬。弟有孤女。悉力嫁之。皆身任其責。斯已艱矣。後雖通顯。自奉甚薄。食飯不過適口。服用僅足而止。奉祠家居。日虞不給。夫人揮節用度。纖微必計。始有餘米。罷祠之後。賴以相續。及再得祠。而米適盡矣。平生靜專。瑣瑣庶務。不經于心。惟酷嗜書。潛心經學。旁貫史傳。以及諸子百家之書。前曾往行。博采兼取。森如武庫。會侍郎逮。嘗問兩必以夜。所出。公曰。此鹽鐵論中語。會喜。報其兄大理卿逢曰。吾兄弟往來于懷者。今豁然矣。崔府君廟食甚盛。而逸名氏。多以為漢之子玉。或曰。此魏之伯深爾。及公奉詔。作顯應觀碑。推尋其實。始知其為唐之賢令。山經地志。星緯律歷之學。皆欲得其門戶。研精字畫。偏旁點畫。纖悉無差。世所承用。而于義未安者。亦必辨正之。謂字者。朋友所以表其德。不當自言。姪者。對姑立稱。不當以為兄弟之子。甲子。所以繫日。非紀年也。不若直書其年。正寢。為今聽事。非寢室也。不當于此書卒。及其他精審。皆如是。屬辭敘事。以意為主。不事雕鑿。自然工緻。舊有詩聲。晚造平淡。而中有山高水深之趣。以銘墓為請者。與之不斬英辭。妙語。散諸人間。殆如唐人所謂碑版照四裔者。而屬藁之初。後生小子。輒指其瑕。欣然改定。曾不自知其名位之崇。德齒之尊也。懼儒學之不續。勉勵諸子。俾世其家。頻舉謝太傅自教兒之語。自正議先生。與本師相繼登第。太師之子宗博。及楚公復繼之。鄂州史君錫。臨安教授鉉。皆公之從兄也。為同年進士。而公及從弟。儲。從子汝。淮。後先相望。皆預是選。一門決科之盛。至如此。淳。三預薦書。與二弟俱嗜學。亦借漕計。疑駁乎躋登顯要矣。然公所謂世其家者。距止于此。榜書齋以攻愧。曰。人患不知其過。知之而不能改。是無勇也。自號為攻愧主人。小有過差。不敢自恕。期于無愧之可攻。銘諸座右。曰。逆境進德。順境誤人。其子隨陳州縣。以詩送之。于淳。則曰。知行動所職。通塞聽何如。于瀟。則曰。不應頻來往。恃有檄可沿。皆所以勉其進修也。墓杜正獻公范忠宣公之為人。豐清敏公鄉之先達也。賦荷花詩。有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之句。蔡元長見之曰。此人豈肯受我籠絡。公心敬之。以為標的。能言其賢德甚詳。淳熙中。有以剛直自名。致位顯榮者。密察其言。規切上躬。一語不及。公無取焉。觀其所稱慕。及其所不與者。足以知其心矣。萬士于朝。必以公議所與。今將作監楊公簡。故知濠州劉仲光。度支郎官鄭肇之。宗正丞李兼之。流世皆實之。下至于片言可錄。小善可書者。亦稱道不置。仁于宗族。同氣加厚。歡焉無間。三弟一兄子。皆奏以官。故吏部侍郎莫公叔光。中書舍人陳公傳良。與公所師屯田鄭公。皆潛藩舊學也。其鄭二公。不得親見龍飛之盛。陳公雖幸見之一斥。而竟不復。公前後力為上言之。莫公遂被追榮之恩。陳鄭二子。亦拜君命。公于師資甚篤。故所以勸導明主者。亦出于此。李先生。公童幼時所受業爾。人所易忘。念其子仁。常賑卹之。終身。章布場屋之交。窮達不侔。賓接如舊。劇談樂飲。客至未嘗託故。曰。彼或有求。從違在我。烏得不見告。

急者與書。庶成周之雖饋之薄。不疑輕己。以故人亦不厭。乳母趙氏去而不知所。博訪得之。年垂七十矣。擢以之官。率其婦子。敬待以禮。其篤厚類如此。公生長外氏。外祖少師。及越國王夫人撫之教之。與諸孫等。公事之如大父母。諸舅如諸父。尚書舅長于政事。公屢請問。以居官治民之要。啓告甚悉。且曰。子以辭華知名。若外庸奏最。斯通才矣。後聞其爲政可紀。甚喜。及列于朝。數進謠言。又益喜。尚書請居康廬。或勸之貽書近習。求爲己授。卒不屈。公亦不降志于權姦。舅甥風操。若是相類耶。公以辭學士奉祠。而尚書及從母之子。中書舍人陳公居仁。亦然。鄉人遂有一舅二甥三學士之語。莫不榮之。四明他山。源泉注于城中。匯而爲湖。舊有十洲三島之勝。最南一洲。密邇故廬。楚公之守鄉郡也。築錦照堂。懷綬軒。刻祐陵御製其上。中燬于兵。舊觀蕪沒。隆興初。郡復新之。更名竹州。久而浸壞。于是上從其請。以私錢自葺之。求奎畫錦照。及東宮書懷綬。以爲賜。煌煌乎有光于初矣。藏書既富。欲別貯之。營度累歲。執政之次年。東樓始成。有登臨之快。盡古今羣書其上。而累奇石于前。巖然有二十四峯之狀。又取楚公登封令時。所藏嵩嶽圖石刻。列屏其下。仍以仰嵩舊名名之。雅好琴奕。達其妙趣。得聞之後。方將攜以自隨。往來于錦照東樓之間。極燕衍之適。以遂其初志。而病厄之矣。歸舟中。觀書不輟。弟儲以詞來賀。援筆廣之。雅麗如平日。又贖鑑湖二詩。其始歸也。臥于別榻。旬餘而更得其正。而終焉。怡然不亂。遺藁皆藏于家。方將編次成集。葬有期。諸孤以當世知公。莫詳于某。屬狀其行。某誠鄙陋。然我高祖父光祿公。實師事正議先生。源流相續。以至于今。公又不以衆人遇我。嘉泰開牖。從公于寂寞之濱。數以安于命義。保全名節之語。勉我。斯意厚矣。一日語及吾道。一以貫之。某叩其旨。見告以會歸于一之說。某曰。此乃吾以一道貫之。非吾道一以貫之也。夫道未嘗不貫。公聞之。鑿然已而稱善。再三契合如此。何敢忘諸。庸敬述其梗槩。上之太史氏。以備采擇。辭雖不工。庶幾乎古良史不虛美之意云。

繫齋集卷十二

行狀

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崇仁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一百戶。累贈太保。羅公行狀。羅公。字春伯。姓羅氏。羅本熊姓。顯帝之裔也。春秋時。爲小國。能抗強楚。左氏傳紀之。立國之地。即今襄陽之宜城。後徙南郡之枝江。子孫不忘厥初。因以國爲氏。自秦漢至唐。雖時見于史策。然罕有功業宏大。名位顯榮者。故莫詳其世系。五季時。公之先世。實居江西之豫章。我宋之興。徙于撫之崇仁。厥居高墳。族黨浸繁。大父太傅。又徙于高墳之五星源。遂占籍焉。公天資穎悟。八九歲時。能援筆屬辭。及長。志向卓犖。念其家世修儒業。而門戶未振。思所以大興起之。擢脫凡陋。刻意講學。結交英俊。每以追臨前修自勵。兩貢于鄉。淳熙三年。中。進士甲科。時孝宗皇帝。以俗儒少實。頗有厭薄。公對策曰。臣聞儒

曾祖諱起。贈太子太保。妣陳氏。贈文安郡夫人。
祖諱璋。贈太子太傅。妣鄧氏。贈新春郡夫人。
考諱朝俊。贈太子太師。母羅氏。封永寧郡夫人。

公諱點。字春伯。姓羅氏。羅本熊姓。顯帝之裔也。春秋時。爲小國。能抗強楚。左氏傳紀之。立國之地。即今襄陽之宜城。後徙南郡之枝江。子孫不忘厥初。因以國爲氏。自秦漢至唐。雖時見于史策。然罕有功業宏大。名位顯榮者。故莫詳其世系。五季時。公之先世。實居江西之豫章。我宋之興。徙于撫之崇仁。厥居高墳。族黨浸繁。大父太傅。又徙于高墳之五星源。遂占籍焉。公天資穎悟。八九歲時。能援筆屬辭。及長。志向卓犖。念其家世修儒業。而門戶未振。思所以大興起之。擢脫凡陋。刻意講學。結交英俊。每以追臨前修自勵。兩貢于鄉。淳熙三年。中。進士甲科。時孝宗皇帝。以俗儒少實。頗有厭薄。公對策曰。臣聞儒

者之道與天地相為終始與古今相為表裏與風俗相為盛衰與治亂相為升降昔者天地之始民生其間混然無別聖人者作為之正君臣以相接為之篤父子以相愛夫婦則相資貴賤則相資上下則相繼儒者之道已默行于其間矣至今賴之以安以佚以生以息而不為匪僻邪暴者誰實使之故曰與天地相為終始聖人猶慮後世之無傳也書之簡編示之標準如是而安治如是而危亂可以為師可以為戒後人得以按籍而求隨索而獲故曰與古今相為表裏夫風俗之美非自美也常自仁義始風俗之惡非自惡也常自功利始儒者之道必尚仁義必緩功利仁義之效遲功利之效速人情厭遲而喜速所以舍彼而取此然久而後成者又不可以遽壞且壽可獲者不足以久安故曰與風俗相為盛衰夫儒者之道非必廣學校增生徒也畏天修己任賢愛民恭儉樂諫不自用不變古此用儒之實也如是者必治儒道之不用非必擯斥士類毀廢經籍也忽天自息棄賢虐民恣玩好惡諫臣自恃其聰明輕變其成法此不用儒之實也如是者必亂故曰與治亂相為升降昔漢高帝不喜詩書輕毀儒生而遇子房四陪也良厚惟恐赤松之志一動而採芝藥不改此所謂務實也思莫甚于名是而實非人主當求其真不可惑于似如穀粟之必可以養生如藥之必可以治病是真賢也言之者可聽而用之則罔功是腐儒也惟真賢是用而毋以腐儒參之則治具舉張矣其大指如此天子覽而嘉之擢為第二時年二十六調定江軍節度推官趙忠定公將漕江西公往見之相與語因及獄事云部內有訴貪殘者令某官鞠之而屬之曰得其情則與刻厲公曰斯人之罪已知之否曰未也公曰真偽未可知而以利誘之是示之己意而欲鍛鍊其罪也無乃不可乎趙公悚然曰微君言吾慮不及此建安游君九江魁傑士也時為九江錄參一見契合相與為莫逆之友丁太師公憂服除太學博士十年二月召試館職其鯁切之語有曰國無盡心瘁力之臣則事不濟今皆悅夫背公營私者矣國無危言極論之臣則德不進今皆悅夫偷合苟容者矣國無仗節死義之臣則勢不彊今皆悅夫全身遠害者矣夫用人之患有七授之非宜進之太拘責之太備待之太輕任之不專辨之不明保之不力皆非用人之道善用人者必反諸身溺宴安欲速成任喜怒疎忠良私好樂有一于此皆為害政為人主者戒之謹之奏御天子不以為忤甚稱辨焉拜秘書省正字六月遷校書郎尋兼國史院編修官天旱詔求直言公上封事曰臣聞天下將治必有萌象將亂亦然聽其議論則正直是與柔佞是惡觀其朝廷則大臣任責而不自疑小臣盡情而無所隱治之象也聽其議論則訕侮正言仇讎正士觀其朝廷則大臣持祿而不敢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盡言亂之象也祖宗立國以來言兵不如前代之彊言財不如前代之富惟有開廣言路涵養士氣人物議論足以折姦枉于未萌建基本于不拔則非前代所及崇觀而後此道寢衰假紹述之名而實人盡逐設朋邪之禁而諫者有刑創豐亨豫大享上之說而姦諛日甚馴致靖康禍不勝階今陛下訪天下之事非不至求天下之言非不切憂之竊弄威福者既赫然逐之矣而羣下猶畏縮苟且以言為戒或者今時議論凡陋驅之使然無所可

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沈則曰有量衆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此豈陛下所望于臣子者哉今欲大有為于天下破此凡陋而後可夫天理人事感應甚明自早曠為虐陛下禱羣祠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求露言則夕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欲用之否乎誠欲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置籍禁中時時省閱當審而後行疑者咨而後決宏謀偉論從容召見以質其言以觀其才而揣意迎合者必斥治之萌象日長亂之萌象日消矣十一年五月面對言臣聞虛誕之風勝則紛擾而生事儉情之習成則頹廢而廢事陛下初載急于事功小人乘時以才自進久之皆以虛誕紛然擾敗聖意厭之由是輟臨敘縮日趨儉情頹廢之域其失等爾臣願陛下復振起之大而達于國家之大體當世之急務小而熟一方之利害精一事之本末莫不簡記選擇以備任使始之議論必如趙充國之陳邊事往復再三叩竭其蘊終之施行必如劉晏之主邦計遲久以須其成假借以重其任則無不詳之專理亦無不盡之材力矣十二年二月遷秘書郎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凡所開陳必以正理講論經義日昃始退蓋嘗未午而國公欲入公止之乃觀書不輟至晡時可以入矣故不入左右以為請公曰國公務學正爾得趣奈何促之願使令輩取被以入吾將宿此左右曰是問豈託宿之地耶國公遜辭懇之公然後退五月皇孫進封平陽郡王仍以公兼教授采摭古人行事明白易曉可為勸戒者合為一書名鑑古錄蓋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之義日講一事恭淑之始作配也公以為道之造端于是乎在而自古論修身齊家者惟大易家人一卦最為彰明較著乃取先正司馬公所書發揮其義以為端本正始之助六月除著作郎上知公既深將不次用之然欲觀其民庸乃以為提舉浙西常平茶鹽事時有三年正月也陛辭之日進言自古大有為之君必有同心同德之臣陛下宵旰求治二紀于茲未有攸濟向者嗚嗚歧須機會之念願計本根之慮矣人人上決于淵衷物物取裁于睿斷君勞而臣逸雖有大志不得達于天下甚可惜也臣願陛下于股肱心膂之地更留聖慮精放察于先篤倚信于後明白洞達毋存形迹而後與之進退人才圖書治道為之一日則有一日之效為之一歲則有一歲之效矣先是崑山華亭之間有澱山湖洩諸水道咸里豪強之家占以為田水由是壅公既領庾司有訴其事者察得其實奏請開之且為圖以進天子親覽亟從公言貴勢無敢沮撓百姓勇于赴功不日而畢乃刻石具述其事以防他日築塞之患民甚便之常州無錫縣財賦舊額五萬九百貫而每歲所入止三萬九千貫以耗剝補之僅得充數而羣將意未足也別委一官受轄于縣令無得與知縣事陳世修之官也謁公吳門訪以為邑規模對曰財用誠今日之急務要以恩信為本恩信既洽不憂不辦必欲如今之俗吏所為有去而已公察其持心之近厚也意甚嘉之世修既至毗陵固請催科仍舊貫守不許度不可為不就職而遽去公與提刑王向之奏稱其實乞復以一邑界之平江守王公希呂罷酒官程師禮怨希呂之督督過也當官吏錢別之日據背詬之公奏陛下進退羣臣自有典章師禮敢然殆非所以令衆見也陵夷之風漸不可

長乞職之以正名分從之。安定胡先生講道與興一時賢俊。學焉者甚衆。既歿。人尊敬之不衰。郡太守每以季春設祭其墓。久而遂廢。公以事關風教。檄舉行之。十四年四月。兼權平江府。久旱祈雨。惟祀典所缺。加敬天慶觀。有何表衣者。挾妖術以誑俗。異時爲郡者神之。每祈雨必就見焉。公獨不往。何懼其不已。賜也。以杖擊假吏之車。厲聲辱之。公亦不顧。俄隨車驟雨。邦人大悅。時浙右諸郡多闕雨。公豫爲之備。奏所領八州。略計常平米。不過三十四萬石。宜及今米價未至騰踊。廣糴以益之。幸而歲豐。不妨爲他日用。若其饑饉。貧民知官司有備。可無轉徙。七月。詔給度牒六十。鹽官海鹽二縣。被旱尤酷。乞住催三等以下。夏稅和買役錢。及往年宿負。從之。華亭河漕斷絕。邑宰劉璧相視青龍江。可通潮。而堰廢已久。集丁夫。給官米。不越五日。濬七十餘里。潮達縣市。又濬河東六十里。水及州城。當旱涸之時。有浸灌之益。表薦于朝。公誠心救苗。凡可以活民命者。知無不爲。而其大要。則以寬賦得人爲急。其言曰。水旱之來。緣事而應。民和則爲豐年。不和則爲凶歲。今歲之旱。民氣不和之所致也。州縣有無所從出之虛額。斯民有不勝其擾之殊。求往時歲額。本非若是多也。惟言利之臣。不恤國體。陰自增益。或獻羨餘。遂爲定數。民力愈困。逋欠愈多。徒挂簿書。實難備理。乞詔帥守監司。公心參攷。蠲減所增。立爲中制。又言六月間。海鹽流移甚衆。自聞住催官物。漸還故里。查民之流移。未必盡因闕食。亦緣所收徵薄。舉目荒涼。又慮刈穫之後。官私逋負。交相催逼。所以輕去鄉井。檢放之令。誠不可緩。時平江既除郡守而未上。公言救荒一事。州縣多不介意。奉行減額。臣不躬親巡歷。督責官吏。無以上寬憂顧。請以府事委提刑兼領。而臣得以驅馳原隰。許之。故禮部黃尚書度。時宰嘉興。中書陳舍人希點。爲平江觀察。推官杜君申。劉君允濟。諸君千能。皆一時僚吏。有志于民者。咸委用之。且薦達焉。海鹽宰鄭偉。心不在民。崇德宰王通簡。勤分無術。皆奏罷之。聞海鹽丞陳祖永。長與丞黃庸之賢。則請以祖永攝海鹽。庸攝崇德。淑惠區分。以故人爭自奮。公以忠誠。自結主知。拯救艱阨。緊公是賴。而將漕者從旁撓之。公欲裕民。漕欲裕財。趨向殊途。鑿不相入。久之漕護使客歸言于上。臣舟行運渠。兩岸禾稼雲委。不可謂荒。此特常平司所委官屬。張大其事。以希賞爾。獨不思渠能載舟。漕既所及。稼安得不茂。稍遠則苗稿矣。賴天子仁聖。不信其言。而信公愈篤。故公益得以盡其力。慮遠鄉之恩惠不及也。分列諸場。或近或遠。雖窮僻之處。無不受賜。慮民力之不可過勞也。勸分所得。難不出鄉。毋使運于他處。慮官司之耳目不能盡察也。選用鄉豪能任事者。理爲充役。歲月以酬其勞。富人。不恤窮民。增價閉糴者。必懲其罪。姦民名爲貸糧。重擾巨室者。亦實諸法。異時軺車巡歷。吏卒紛然。所至爲患。公則不然。從行不過數人。筆吏與夫。假諸所詣。或徒步十餘里。訪求民瘼。人不知其爲部使者也。有請于朝。勤懇懇。足以感動。故所欲無不從。分委官屬。置歷職事。筆而緘之。故其情無不達。事且竣矣。餘米尙多。普濟者三。明主不疑其濫。而公亦自信不疑。宜其德澤洋溢。入人之深。十五年二月。召赴行在。天子見公喜甚。勞之曰。一路饑民。並無流移。米價不長。皆卿力也。公惶恐稱謝。歸美于上。且言陛下矜憫黎

庶從臣所請住催官物。臣即躬行隴畝。布宣德意。無不感泣。甚大惠也。而臣竊慮有司。一旦督三年之賦。如久病新起。遽使負重。何以堪之。欲望聖慈。藉此微利。不然。均諸三年。以漸隨納。亦足以少寬。臣承攝吳門之日。交割王希呂任內。緡錢四十六萬。而臣增爲五十二萬。以是知住催官物。無損公家之利。而足以繫斯民之心。上皆然之。除戶部員外郎。五月。兼太子侍講。公之使浙右也。聞上以高宗升遐。服喪三年。而委皇太子參決庶務。內而寺監丞。外而郡守以下。皆得專決。奏疏云。臣聞教子以事。當以其漸。凡除授許專決者。欲皇太子具名密奏。陛下亦密加可否。審定而後行。俟其進退人才。熟悉愜當。則盡委之。至是又言。陛下明燭四海。慮周萬務。高出羣臣之表。今而啓佑後人。則制行當不以己。堯舜禹授受之際。曰。允執厥中而已。此聖人理天下之常道也。陛下相傳之要。其在茲乎。十月。遷起居舍人。避祖諱。改太常少卿。兼侍立官。直前奏事。曰。臣聞君子小人相爲消長。衆正進而後羣枉消。羣枉消而後國是定。國是定而後太平之基立。自古聖明之君。廣儲人才。扶植善類。使陰邪小人無間可入。豈直爲一時計哉。今惡直醜正之徒。私立名字。陰阻善良。稍相汲引者。指爲朋黨。稍欲立事者。曰爲邀功。而獨以循默謹畏者。爲時才。此陛下好賢之美意。所以猶未白于天下也。願明詔大臣。公心求才。毋惑于邪說。十六年正月。又言。臣聞石虎之殺。晉朝咸謂中原可復。褚良進營北方。蔡謨獨爲朝廷憂之。既而有伐彼之困。符堅南牧。衆心危懼。桓沖深以根本爲憂。謝安夷然鎮之以靜。既而有肥水之捷。此二臣者可謂深于謀國矣。使吾德政修明。將相得人。足兵足食。根深本固。敵雖強。其若我何。如若不然。敵雖衰微。未可喜也。今金主已歿。士大夫之論。或謂後嗣誕逸。當侮厥祖。謂之不武。自今以往。疆場之事多。或曰。敵啓爭端。必將有變。鄰國多難。本朝之福也。臣以爲不然。夫因敵盛衰。爲我喜懼。國勢亦可開矣。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臣懼在廷之臣。勇怯不得其當。故願以古人之精識遠慮。爲公朝誦言之。二月。光宗即位。遷中書舍人。進言。臣聞鄒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自古人君。未有不定規模于始。而能成事功于其後也。陛下有願治之誠。有克勤之德。立志無慮不堅。行之無慮不力。所慮者。始基或未審爾。願詔大臣。悉心講畫。今日天下之事。其綱要如何。其凡目如何。其施行之次第。又如何。條列以上。陛下先隱之聖心。而以其章下之。侍從臺諫。天下之百執事。反復其說。裁之至當。按爲國論。守而行之。始雖太詳。終不愆素。遲之五年。而明效可觀矣。上嘗訪公。可爲臺諫者。公稱葉適。吳鑑。孫逢吉。張體仁。馮震武。鄭澁。劉崇之。沈清臣。此八人者。皆有學識氣節。通世務。知國體。不肯阿附苟合。當今之選也。被命使金。夙有脾疾。春夏間。每作輒甚。太夫人及子弟皆憂之。公曰。君命至重。豈可爲身謀哉。先是遣使。非有大故。止以卿監爲之上。初登位。故重其選。公知金主喪服未除。必阻我使副所服金帶。豫以告掌儀者。使答之曰。此行也。告登寶位。宜以吉服將事。既及境。逆勞者果以爲言。如公所教折之。不可。公使謂之曰。兩國通和已久。豈可因此小節。傷大體乎。必欲易帶。有死而已。不敢從也。持之甚

聖金不能奪。伴使有犯御嫌名者。公以交際不便申諭之。俟其更名始聽傳焉。至河北。金以告登位使。不應加實字。屢以語相恐。官屬失色。公怡然曰。我輩衝命而來。以義為主。頭可斷。君命不可辱也。及廷見。授以國書。金無語。既辭。復所寓館。俄有宣徽使李盤者。傳言信使此來。國書稱寶字。有傷國體。回日宜奏。言訖而去。公厲聲答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不加實字。何以別至尊。斷不敢奏。聞者皆悚。蓋彼所遣。止云報諭。而此稱寶位。恥不我若。不欲深較。又不可不言。故略及之。翼日啓行。公豫戒馬卒。我與館伴語訖。即可分馬。及並轡而行。正色謂之曰。此來將禮為報。皇帝登寶位。自初達名銜。以至見辭。曾不我疑。乃于臨別。忽以寶字為嫌。不知何物。臣僚輒發此論。豈不知聖人之大寶曰位。凡一官一職。皆可以言位。至尊豈得無別。事理甚明。不敢歸奏。遂分馬。伴使愕然。不知所對。人皆服公強毅有守如此。天子深器重之。嘗謂公奮為宮僚。非他人比。有所欲言。毋懼啓告。公遂上疏曰。自古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臣嘗疑之。深思其故。蓋君子之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己。行必直道。言必正論。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貴近。則忤時俗。小人之志在一己。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行所言。皆取悅之道也。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鮮矣。用其所以取悅者。其不得志亦鮮矣。若昔明主。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主張而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以照臨而隄防之。又言皇子嘉王。春秋浸長。已臨弱冠。此乃親近師友。進德修業。不可稍緩之時。而官屬未備。止于贊讀直講。二員進見。時未有藏修遊息之益。皇支國本。所繫非輕。宜擇端良忠直之士。參侍燕閒。常在左右。又曰。兩淮荆襄。背號多士。楚漢之起。一時共功。多淮楚之人。光武奮于南陽。二十八將。大抵出于襄鄧宛葉。至今風俗勁悍。不能俯首程度。以科舉進。往往隱于屠沽。伏于田野。不錄用之。其肯甘心與草木俱腐乎。宜詔監司帥守。多為搜訪。擇其尤者。猝然召見。驟加褒進。必將振勵奮發。而人才愈出矣。又曰。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人主偷安。則臣下解體。今道塗之人。皆言陛下每旦視朝。勉強聽斷。意不在事。宰執奏陳。備禮應答。侍從庶僚。備禮登對。而宮中燕遊之樂。錫賚奢侈之費。已籍籍于衆多之口矣。強辯對境。窺伺間隙。百姓嗟怨。姦回生心。此聲豈可出哉。國家財賦。無承平所入之半。而用度無節。過政宣資。汰之日。民力至此。其困極矣。若復悠悠。悔將無及。惟陛下深慮之。紹熙元年。三月。公力求去。上不許。殿中侍御史劉光祖。改太府少卿。公言。光祖天資剛介。謀身之計。雖疎。報國之心。甚切。未聞他過。忽此改除。中外相傳。皆所未喻。乞俾居舊職。以昭陛下之德。七月。拜吏部侍郎。極言內降之弊。救其流。不若窒其源。今有司雖許執奏。而干求未有明禁。則已求而復卻。既卻而復求。求者多。則言者有時而潰。言者潰。則聽者有時而厭。下潰而上厭。則名器有時而輕。紀綱有時而紊矣。昔仁宗皇帝。有詔約束。並許執奏。推勤于請之人。明正其罪。夫仁宗聖德。恢洪與天同大。然于內降之弊。杜其本原如此。此陛下之家法也。兼修玉牒官。十二月。兼權刑部侍郎。二年二月。大雨震電。繼以大雪。公言。天人之道。各以類應。天道有陰有陽。人道有邪有正。為君子為公朝。凡出于正者。皆陽類也。為小人為後宮。凡出于邪者。皆陰類也。邪不可

使勝正。陰不可使勝陽。今陽春方動。雷始發聲。而陰邪乘之。大雪繼作。陽欲發而不遂。陰宜伏而反縱。求之天道。則為陰勝陽。驗之人事。無乃邪勝正乎。臣願陛下講切古道。勵精為治。常使邪不得干正。陰不得勝陽。則戾氣日消。而聖德日起。奏仁宗嘗命楊惟德等。撰集景祐乾象新書。凡有災異。推其所自。以類相從。記晉建興元年十一月己巳。大雨震電。庚午。大雪。後來之應。亦甚明白。仁宗為之製序。藏諸秘閣。願陛下取而閱之。上從公言。亟索此書以進。翼日。遂詔侍從以下。極言闕失。公奏陳五事。一曰。務學問。二曰。肅宮禁。三曰。明黜陟。四曰。察左右。五曰。除國諱。臣聞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身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易移。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未有不資學問。而能識治亂之原。明善惡之歸。辨邪正之分者。陛下盛德至行。天稟甚厚。而猶有宴遊嗜好。使聲色之娛。蓋未得所謂真樂者。以勝之爾。自古賢君閒暇之時。未嘗廢學。講求古今得失之理。所以杜絕淫佚。匪僻之好。陛下誠能于退朝之際。日御經史。以審其德。日接賢俊。以究其義。造次不忘。精一不雜。運天下于掌中。將無難者。豈非天下之真樂哉。雖然。此人主之利。而非左右之利也。惟剛健力行。乃克有濟。仇士良告老之言。情態具見。可不深念乎。臣聞鈞陳九重。華蓋萬乘。垣直太繁。庭儼雲龍。闌入則有罪。誤至則伏誅。所以防未然。限中外也。今宮庭之間。出入無度。竊弄威福。並緣為姦。陛下用一人。則指為某人之功。去一人。則指為某人之力。惟宿遊宴。外無不傳。謗語之語。藉藉于道。豈可不求其故哉。禦寒莫如重裘。止勝莫如自修。臣願陛下沖虛澹泊。勤勞恭儉。謹宮闈之禁。嚴中外之別。政事悉謀之外庭。咨訪不及于左右。則勝議不作矣。易曰。閑有家。悔亡。可不深念乎。臣聞進人而不明其所由。則開請託之門。退人而不著其所由。則來讒賊之口。近者大小之臣。紛紜去國。遠近疑駭。不知其罪。而宰執不敢問。臺諫不敢言。至于節鉞之除。出于御前直降。雖臺諫攻之而不勝。卒至于宜諫而後止。夫人主所恃以共天下之事者。宰執也。宰執有所不及。所恃以維持紀綱者。給舍臺諫也。御筆處分。祖宗所無。今紛為四出。不由進擬。則宰執之職可廢矣。不經臺諫風聞。何名為救。今而直降。則給舍之職可廢矣。陳善閉邪。獻可替否者。臺諫之任也。事有未審。可以宜論而勿言。則臺諫之職可廢矣。孤立無援者。去之如卷席。交通附麗者。攻之如拔山。自此言路之臣。不過規喜愠以自結。順風旨以納交。賢者日退。小人日進。而陛下之勢孤矣。傳曰。無善人。則國從之。可不深念乎。臣聞自古與隸小職。未有久任事而不壞其國。亦未有壞其國而不及其家與身者。費無極。趙高。江充。息夫躬。劉隗。刁協。朱异。趙嚴之流。家國俱禍。覆轍可鑒。彼其初。豈欲至此耶。人主以情變易。觀與之謀。謀惟極。而此曹以與隸小智。居之不疑。君有問焉。則曰安于泰山。而懼君子之繩己。則盡力擠之。君子去矣。國將危亂。又懼其得罪且死。于是乎譖君之耳。使之無聞。此禍之所由作也。今左右近習。雖不敢撓政。而營履微臣。猶出入宮掖。道途之語。至謂宰執之拜罷。臺諫之進退。將帥之廢置。章疏之可否。非其人。不決。往來之間。蹤跡秘密。使人主受誘。中外切齒。亦豈門戶之福哉。昔英宗一召見王廣淵。周孟陽。賈黯。極諫。以為示天下不廣。可不深念乎。臣聞

古者帝王無所諱忌。即位之始。卿授之策。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閭。拂心之論。日陳于前。而天下治安。享國長久。後世忌諱之多。無若秦隋。而所諱之事。卒皆自蹈之。今天下之所恃者。陛下虛懷聽納。下情得達。爾然自一二小官。以言語斥逐。而忠謫路塞。循默成風。至于近者。求言之詔。朝下而上。齊之士夕斥。傳之四方。誰不駭異。祖宗崇獎忠直。惟恐不聞。草茅危言。未嘗加罪。惟崇寧之末。以星變求言。既而消伏。則以應詔直言之士。附于黨籍。而治亂自此分矣。可不深念乎。臣愚不識忌諱。僭言乘輿。以及宮禁。抵排貴要。觸冒危機。不得罪于今。必得罪于後。迫于愛君。萬死不悔。惟陛下察之。四月。兼侍講。三年四月。對于選德殿。論兩淮荆襄。為國保障。而今日經理。曾無一事成就。民兵未免于騷動。城壁未免于難守。財用未免于虛乏。朝廷平時。選置牧守。盡如內郡。按格計資。以補其闕。此固不足以得人矣。而又禁令太苛。操切之者急。采聽太輕。牽制之者衆。縱得其人。亦豈能盡其用哉。夫將委之以足食強兵。聚民固險之事。固非苟簡倉猝之所能營。十羊九牧之所能辦也。審觀要害。州郡備禦。未周者凡幾處。謹擇端重練達之人。分土授民。專意綏撫。官屬能否。得自行黜陟。財賦盈虧。得自為輕重。內之議臣。毋責其細故。外之監司。毋拘以苛法。寬以歲月。假以權制。結以恩信。勵以賞罰。三年而效。民庸五年而覈。邊實則與今日不侔矣。昔藝祖懲五季蕃鎮之亂。盡收事權。歸於朝廷。君臣分嚴。臂指勢順。然所以備西北者。規模與內郡不同。所謂因事而制宜也。為今之計。不少寬其轡勒。未見其可。小雅曰。皇皇者華。廢則忠信。關矣。忠信既衰。禁防雖密。終不足以制變。其人忠信。委任而責成功。蔑不濟矣。惟陛下圖之。權兵部尚書。兼權刑部。七月。面對。言恭惟仁宗。在位四十餘年。致治固非一端。而要不出于愛惜人才一事。人主之心。常嚮善人。天下之論。常與善人。公道常伸。公議常勝。雖與當路異趣。時事背馳。勢不兩立者。然諒其本心。終不損棄。范仲淹之攻呂夷簡。歐陽修之誅余靖。之助仲淹。雖皆補外。屬有西事。則起仲淹帥邊。餘亦收用。及仲淹參大政。修靖遂列諫垣。蔡襄亦牽聯同升。其後石介。作慶歷聖德詩。褒貶太切。夏竦中以奇禍。善類幾殆。而富弼賴聖主保持。迄登宰輔。修亦執政。齊靖俱為侍臣。慶歷清明之治。嘉祐隆平之福。皆本諸此。今天下人才。固無他慮。然或已經選用。未究所長。或因外遷。遂不復入。臣願陛下恢廣聖心。稽參成憲。博采而取用之。則野無遺賢。朝不乏使。而先朝致治之美。可冀矣。是歲日長至。車駕將朝賀重華。既而中止。公奏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節序拜親。無有闕者。三綱五常。所繫甚大。治亂安危。於此可卜。不當以為常事而忽之。既往之事。悔之無及。惟願于一二日間。起愛敬。講家人之禮。以安壽皇之心。尋兼給事中。時上過宮之意未決。公與侍從合奏云。陛下既消日以告北宮。壽皇必引領以俟陛下。常人於朋友。且不可無信。況人主之事親乎。唐肅宗之事上皇也。時自夾城起居。上皇亦時至大明宮。其後少失歡心。雖四方珍異。莫不先薦。而上皇日以不怡。辟穀不食。屏葷茹。寢以成疾。肅宗於是負不孝之名。萬世不磨。今陛下久闕溫清。壽皇欲見不可得。萬一憂思成疾。陛下將何以自解于天下哉。四年三月。對於清燕。又言中外所傳。或謂陛下內有所

制不能遽出。或云溺于酒色。不恤政事。以臣觀之。恐未為然。上曰。安有是事。公曰。臣固知之。竊意宮禁間。或有撓拂之事。姑以酒自遺。爾上頷之。公曰。今閭閻匹夫。處閭門。遇逆境。容有縱酒自放者。人主宰制天下。此心當如青天白日。湛然清明。風雨雷電。晴霽之後。不停留一點。有所撓逆。便當釋然。上確許以出。公請上先期齋戒。飲食起居。皆當有節。庶可感動父子之情。上以為然。八月。轉對。言吳蜀之相資。輔車唇齒之勢也。高宗壽皇。軫念全蜀。寢食不忘。寬民練兵。選將擇守。惟恐一事失當。邇來水旱頻仍。民力困悴。識微之士。懷懷于是久矣。瀘南之變。幾至滋蔓。賴國威靈。俄復殄滅。吳氏世有威名。軍情所附。挺沒既久。卹典不加。能不快快。重兵所屯。不可一日闕帥。制司差辟。資望俱輕。何以威服萬衆。惟陛下深念而圖之。九月。上猶未詣重華。公與侍從兩省。同上封事云。近者重陽聖節。陛下既受羣臣萬年之觴。恭上兩宮之壽。忽報前所降旨。不復施行。中外震駭。不知所自。向來猶是壽皇聖意。今乃如此。必傳旨者一時鹵莽。有此差誤。宜顯黜之。趣駕而行。庶乎不違而復。羣疑消釋。十月。又奏。竊聞嘉王生朝。稱壽禁中。以報劬勞之德。父子歡洽。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又奏。重華宮曰。半年以來。車駕數遇過宮。每蒙慈眷。有旨姑免。因循日久。遂至疑惑。皇帝兢兢。懷不自安。幾若嚴懼。若非壽皇聖帝加意慰安。竊恐漸成間隔。今茲會慶聖節。欲望先期。諭旨勉以必來。愈加慈愛。皇帝仁孝素篤。必無遲回。十一月。公等以累請過宮。上不能用。再求罷職。不許。並令仍舊供職。復奏。臣等誤蒙陛下拔擢。真諸從列。正欲因事獻忠。有所裨益。豈止為臣等爵祿之計。若翠華未出。而疆疆就列。厥罪大矣。伏惟聖心。思宗社安危大計。俯從愚言。臣等屬從而退。便當供職。上意猶疑。及會慶節。羣臣拜表稱賀。黃輻設而不御。十一月。有旨同班宣引。遂奏。陛下臨御萬方。以信為本。父子之道。天性也。陛下朔望不出。許以進香。進香不出。許以上壽。而上壽復不出。反汗如此。臣恐朝廷之令。自是不行于四方矣。十二月。拜兵部尚書。五年四月。上將幸玉津園。公與侍從同奏。陛下即位于今六年。未嘗輕事遊燕。今者日俟鳴鑼。起居兩宮。猶未有聞。而忽聞遊幸。物論沸騰。實玷聖德。欲望車駕。先過重華。慈福然後徐為此行。亦未為晚。又曰。陛下為壽皇之子。四十餘年。一無間言。內禪以來。孝慈彌篤。止緣初郊之後。聖躬遽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諛間遂興。竊度聖懷。必大有疑。而自以闕于奉親。可以無慮。以臣觀之。陛下所疑。必無是理。而所謂無慮。則甚可憂。何者。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萬姓。皆無貳志。設有離間。將共誅之。何疑之有。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羣情解體。衆口謗譏。近日通衢之中。固有持此指罵大臣。無所避忌。禍患將作。可無慮乎。上曰。卿等可擇一腹心之人。為朕調護壽皇。黃裳對曰。父子至親。何俟調護。公曰。陛下一出。便當無事。上首肯。公又于經筵。率講讀官言之。上曰。朕未嘗不思壽皇。對曰。陛下闕定省之禮。今已數月。雖有此心。何以見之。五月。壽皇不豫。公與侍從。隨宰執班入殿門。閣門吏以無班止之。公厲聲曰。有職事。欲上殿。遂入。宰執奏事畢。伏上前。公等遂升殿。上拂衣起。宰臣引上裾。公等亟前環繞。泣曰。壽

皇疾勢已危。陛下不于生前一見。後悔無及矣。上遂入延和殿。衆又隨之。至福寧殿。上甫入門。內侍聞之。衆皆慟哭而退。越三日。公隨宰執班起居。詔獨引公奏事。公言。臣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蒙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上曰。引裾無妨。何得輒入宮禁。對曰。幸毗引裾以諫。不聽。亦隨而入。清明之朝。乃有是事。昏亂之世。何敢爾乎。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夫以一人之切直。姦謀遂息。今外議紛紛如此。而在位羣臣。曾無一言。三軍萬姓。必以爲蒙蔽陛下。一旦發怒無禮。則禍亂之原也。此臣所以不得不諫。上曰。往而見御。如何。公曰。壽皇止有一子。既付以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萬無卻理。上退語左右。美公之明。五月。公復進言。人情積憂則生疑。積疑則生疾。古人因事致疑。如竊銖之類。因疑致疾。如蛇影之類。臣竊料陛下疑一旦過宮。則禍變難測。陛下試熟思之。過宮則有禍。不過獨無禍乎。天子之勢。至安至危。其安也。生殺予奪。惟意所欲。誰敢違之。其危也。雖欲爲匹夫而不可得。陛下以爲不過宮。可以免禍。而不知乃所以速禍爾。今君子見幾。常有懼亂之心。小人無知。皆有幸亂之意。陛下所行。多失人心。一旦禍生不測。誰爲陛下盡力者。六月。壽皇疾勢增劇。公與侍從奏言。竊聞慈皇以未見陛下。故不肯服藥。既見。必大喜。不藥而自愈矣。上竟難之。壽皇升遐。公勸上奔喪。許而不出。合奏不報。拜遣詔于重華宮。退欲宿部。有以爲不必然者。公曰。鄰里有喪。猶相與奔走。不忍即安于家。況至尊乎。乃皆宿部。翼日。遂回奏云。陛下爲壽皇之子。當袒括辟踊之時。猶不肯一出。以就喪位。壽皇爲天子父。乃無主喪之人。自有天地以來。豈有此事。時大斂將成。宰執欲率百官恭請于上。公言。此議甚善。若不聽從。則斷不可成。須得皇帝執喪服。方見壽皇有子。中國有君。爾宰執又欲拜表。請上御殿。公言。大行皇帝。創行三年之喪。雖敵人聞之。至今加敬。嘗事事舉行。不可使苟簡之意。出于臣下之請。凡公所言。時雖不能盡用。然公論之。又上奏曰。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之喪。至我壽皇聖帝。久曠之典。一朝而復。垂示萬世。永爲成訓。而臣下之禮。未及講求。人主衰服于上。人臣吉服于下。識者猶以爲憾。夫衰裳不可服。易月之後。羣臣雖權宜易服。然以紅紫爲飾。無異于平時。亦大薄矣。臣以爲羣臣燕居。皆當去紅紫而服素衣。則猶有哀戚之意。詔令臺諫議之。皆稱公所建請。雖未純于古。亦足以扶持衰俗。補勳名教。于是施行之。時上自稱疾眩。朝野洶洶。咸憂變故不測。及皇上嗣位。國喪有主。而後人心始定。六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公謂上初臨御。宜講其所先入。歷陳持心守正等凡十事。請退朝之暇。時與大臣坐而論道。或召侍從臺諫。從容論說。日輪講官二員。便殿賜對。上有事于明堂。公扈從齋宮。俄得氣疾。遂還私第。三日而薨。實九月十有四日也。享年四十有五。積官至通議大夫。爵崇仁縣伯。食邑七百戶。食實封百戶。遺奏聞。輟視朝一日。賜賻以銀絹。贈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仍令江西轉運司。措辦喪葬。遂以慶元元年九月己酉。葬于臨川縣長壽鄉梅坑之原。妻黃氏。贈秦國夫人。繼室陳氏。贈齊國夫人。子端立。朝奉郎。通判福州。思。奉議郎。通判潭州。念。奉議郎。監隆興府苗米倉。先公卒。恩。承務郎。監鎮江府丹陽縣。延陵鎮稅。女適。

朝請郎。直寶文閣。知贛州。留元剛。孫。揚祖。通仕郎。嗣祖。承務郎。次象祖。次未名。孫女一人。公德性寬平。不爲矯激。異之行。和氣藹如也。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明燭毫末。事親篤孝。周旋無遠。而於在養志。擯節而歸。待其親故加厚。欲有請于州縣者。則堅卻之。考論古今。竟日忘倦。或勉以偶儷詩歌之作。則曰。吾方篤志于致君澤民事業。奚以是瑣瑣者爲哉。九江守潘侯慈明。以公高科。不欲煩公吏事。公曰。食其食。食其事。可乎。職所當親。恪共不懈。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公曰。亦當先論其心。學術正而才不足。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心則不正。才雖過人。非真才也。平居講貫。博取諸人。至于進退出處之大義。則心自決之。免喪之後。遲遲其行。既入都。未嘗干進止。欲從吏部選。尙書鄭公丙。力以館學薦之。趙忠定公。時爲天官貳卿。語公曰。前任既再致矣。自陳可改秩。公謝不敢。始登班列。薦紳歸重。期以公輔。京畿聲望益偉。太學院沈君煥。勁正不阿。聞風欣慕。嘗稱公虛己中立。以受一路之善士。泊登禁林。直道謔言。氣壓羣枉。其攝事省闈也。而暫焉耳。陳源之與內祠。姜特立之趨召。皆駁奏其姦命。幾而後止。其領憲部也。常良孫以貪墨敗。念其祖安民之忠。獨申救之。止竄遠地。君子以是知公之論事。悉由中出。去惡如去草。善善及子孫。皆當于人心者如此。皇上履位之初。尊禮舊學。延登樞府。固將倚之爲腹心也。是非邪正之辨。必能歷歷爲上陳之。上信公語。凡所升黜。允協公論。豈後來若是之紛紛者哉。昊天不弔。人傑淪喪。國勢岌岌。者十有二年。然則公之存沒。固安危理亂之所關也。公之居家。嚴而不猛。和而不流。中外非井。悉有條理。爵尊祿厚。而自奉甚約。先太師之薨也。諸弟猶未立。延師教之。迄于有成。又擇賢士以歸其妹。始以明堂恩。官介弟。默公薨之後。復以遺恩。奏勳。二弟從公之治命也。戒諸子曰。我奮身自屋。自致于此。受知三朝。捐糜難報。可無愧于俯仰。惟盡言無隱爾。爾曹勉之。益謹趨向。益勤問學。居官當廉。居家當儉。臨大事當仗節死義。以是立身。以是報國。則人皆謂我有子矣。平生論著。有奏議若干卷。春秋。孟子講義。合若干卷。制詞若干卷。鑑古錄若干卷。雜著若干卷。開禧二年。以子陞朝。加贈特進。嘉定三年。贈開府議同三司。六年。贈少傅。八年。贈太保。公之相祀明堂也。實爲禮儀頓遞。二使所賜金器。可兼得之。病革矣。家人陳列于前。公顧見之。命辭其一。臨死之變。凝然不亂。可敬也。夫始某尉江陰。公爲常平使者。推挽于朝。遂爲知己。公薨既久。易名之請。因循至今。諸子以知公本末。莫詳于某。俾狀其行。庸以求諡焉。力辭不獲。敬書以授之。謹狀。

塘如故。塘日穿漏。則無以障海矣。望之便。王公初疑其說。徐悟。乃從之。邑通緝三千疋。俾公督焉。期以三日。請竟一月。許之。乃閱版簿。實一最甚者。械之獄。得其交通黠吏。鼠易簿書之姦。而告之曰。輸所負。釋汝。且許吏得自言。由是輸者日至。未半月。得十之五。請獨其餘。毋竭澤。王公悅。又從之。歲大疫。挾醫巡問。人給之藥。而嚴巫覡誑惑之禁。全活者衆。海寇縱橫。朝旨督捕。親獲之。而歸其功于一時共事掌士兵者。止齋聞其賢。欣慕之一日來見。未及通謁。望其氣貌。迎謂曰。君非陳君舉耶。笑曰。然。于是定交。若素相友善者。侍郎蔡公幼學。止齋之高弟。而齒未也。少于公十有六歲。器重其人。不以輩行爲間。秩滿。延止齋家塾。侍郎從之。交情益厚焉。乾道六年。循左從政。郎張祕書官于朝。數爲虞丞相言公之賢。將用之。以議事不合而止。差充處州州學教授。未至。丁繼母憂。淳熙三年。差分教隆興。尋兩易平江府府學教授。吳地雖繁會。而教養疎略。士風不競。公首葺二齋。擇有志者居焉。弦誦有程。講說不勸。或延之坐上。或親至其肄業處。爲說經理。設疑叩之。各述所見。爲之折衷。日有開益。來者滋多。增葺而容之。比終任。所葺殆遍。吳中士子。始深于義理之學。經公指授。皆爲善士。十二年。改宣教郎。知秀州嘉興縣。值歲亢旱。日視諸鄉高下。察其得雨早晚。博諮于衆。具得其詳。州縣每以八月聽民訴旱。及按視之。刈穫已竟。不可復考。公請于郡。先一月受詞。不旬日。即遣官巡行。又以素所聞者參驗之。于是蠲放皆實。時孝宗在御。留意民瘼。樞密羅公點。爲常平使者。手書問公所以爲早備。公言。救荒無出勸分。米價翔踊。雖不愛惜。中產力薄。何暇及人。所以皆不樂從。名勸而實強之。今雖旱甚。而下鄉猶有熟者。願假常平錢五萬緡。糴米三萬石。自冬徂春。米貴已甚。糴如糶。價非甚勿糶。以充常平。無科擾之害。而有賑卹之實。民獲其利。而官無所虧。羅公難之。公乃悉召富人。酌其資力。勸以誠意。勉其推己及人。至與發。則又量地遠近。爲糶先後。多寡勞逸。均平無頗。口歲勸分所糶。及獻助所給。凡爲米三萬二千石。給居三之一。減價于市亦三之一。公每病數十年來。州縣救災。類不滿人意。精思方略。至忘寢食。經畫精詳。綱目具舉。伎欺乞取之弊。革之殆盡。旱之始作也。亟使人籍生齒以上。合濟糶之數。又擇鄉豪寄居。及向來攷覈之不實者。許釐正。既詳且密。而後縣官攷焉。又不實。則罰之。其隄防曲盡如此。同僚猶有疑其僥倖者。公命取其籍。令受粟者自誦其家之丁壯老弱。男女歲數。無一不合。疑者乃服。患差役之多。因舊法而變通之。坊郭戶。充役于某都。而別都增產者。不許輒改。鄉村戶。自狹徙寬者。役于新處。則狹鄉常有役戶。不偏聚于寬鄉。又保正保長。以通差爲便。或都內無以充保長。則選于曾充保正者。及充保正。則理往日催科之勞。以足今役月日。務迎人情。既以告羅公。遂自行之。爲政三年。大得邑人之心。十六年。光宗嗣位。九月有旨。令赴都堂審察。十月。監登聞鼓院。紹熙二年五月。除國子監主簿。面對。言自古人君莫不因所遭之時。而觀天下之動。今以東南凋瘵之民。奉王業于一隅。事體日開。國力遂屈。宴安江沱。崇飾華靡。風俗日以浮薄。士大夫日以偷惰。中原土宇。淪于強敵。祖宗陵寢。隔在異域。歲月既久。讎恥寢忘。此陛下所遭之時也。而爲治三年。未有端緒。朝夕所行。不

黎齋集卷十三

行狀

龍圖閣學士通奉大夫尙書黃公行狀

公諱度字文叔。系出建寧之浦城。後徙婺之金華。今家于紹興之新昌。六世墳墓在焉。曾大父諱巽。大父諱惠之。考諱仁靜。皆以賢德著稱于鄉黨。大父事母至孝。考純厚而曠達。晚益超悟。欣然有得。止齋陳舍人傳。良聞其語而異之。曰。此非由師授而得也。公生七年而喪母。祖母太孺人俞氏。親拊育之。始就學。聰警過人。長尤卓犖。慨然有傑出流輩。興起門戶之志。作科舉業。出語驚人。其師祕書郎張淵。以爲似曾南豐。隆興之元。擢進士第。寔歷清貫。迄位常伯。累封親爲朝奉大夫。命服金紫。贈中奉大夫。妣沈氏。潘氏。俱贈碩人。繇白屋起家。赫然震耀。爲東州右族。語人物堪重任者。僉言屬公。非志操逸羣。豈能成就如此之偉哉。公初以左迪功郎。爲温州瑞安縣尉。邑瀕海。潮壞民田。築塘以捍之。河行其中。蓋永嘉瑞安大河之支別也。有勞力者。圍塘外塗地爲田。而穴塘引河以溉。民諱然不平。公攝邑事。命窒之。穴者復請增置斗門。以水平爲準。溢則啓。否則閉。均及塘內外田。參政王公之望爲郡。檄公相視。公言。惟石岡月井二處。依山。其下有石。置斗門。使土皆浮虛。不可立斗門。斗門既少。所洩幾何。圍田灌漑不足。將不願水平。而穴

過乎中外除目州縣期會而已。豈大有為之事業哉。臣願乘時赫然。昭明聖志。以示天下。使小大之臣。各展所長。以應陛下之所為。其二言生民之力弊于兵。天下之勢屈于兵。故本朝二百餘年。雖全盛如慶曆嘉祐。有司猶患財力之不給。自駐蹕江南。版圖僅存天下三之一。而財賦之入。過于熙豐。兵費居十之六。高宗偃兵息民。而無休養之功。孝宗恭儉節用。而無富庶之效。朝廷朝夕講求。裕民之政。而無名科斂。不可獨減。茶鹽權酷。日求增羨。皆兵之為也。必欲救天下之患。使稍循古制。莫若復唐府兵。府兵廢已數百年。固未易遽復。天下募兵。幾五六十萬。亦豈易遽罷。莫若修復屯田。以漸圖之。自今募兵。有闕勿補。收其衣糧。稍給屯兵。授之田。復其稅。教以耕戰。以二十年功力為之。募兵老死且盡。而吾之府衛立矣。其三言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以廣記備言為體。觀者每患其繁。乞選命諸儒。節錄以進。蓋慈祖入京師。市不易肆。平五彊國。盡收天下生殺予奪之權。其神謨聖略。至宏遠也。仁宗天覆地載。四十二年。其仁澤在人心。至深厚也。神宗厲精為治。整齊法度。為子孫萬世之業。其立綱陳紀。至精密也。自王師既平。河東遂征燕薊。而邊疆始擾。自東封西祀。用度寔廣。而財計日屈。自紹聖至崇寧。小人傾君子。而國勢遂移。自宣和至靖康。金人乘中國。而國勢益弱。凡此皆繫治忽盛衰。當知所以然者。深求列聖之迹。精察義理之會。則操縱取舍。皆有楷模矣。上深然之。公又乞令侍從講讀官。反覆議論。治忽所繫。上曰。讀書須與人激揚。義理乃見。遂取長編于國子監。又取諸秘書省。令經筵節錄。上始聞養兵之費。嗟嘆良久。令條具屯田府兵之便。公申述十二篇上之。又言國家向來強盛。垂百五十六年。古所未有。一旦兵革之禍。亦古所無。皆非偶然者。惟陛下留神攷察。明于祖宗立國之大意。體統既正。庶事何患不理。三年七月。遷國子監丞。上久不朝。重華宮。遇過宮日。輒報免。一日。將恭請兩宮。置酒慈福。至日中而輟。又一日。將詣重華。有司奉車。幸執侍從扈蹕。衛兵巡徼。日曠而竟不出。公上疏諫曰。陛下之事壽皇。猶嘉王之事陛下也。嘉王日當朝謁。忽無故廢時而不朝。陛下能不怪其然乎。不朝既久。忽欲趁赴朝參。班定而不果入。又欲置酒宮中。席設而復不至。陛下能無怒乎。陛下勿謂事親盡情而止。何恤人言。人子晨昏定省。本不可一日離左右。獨以異宮之故。車駕不可數出。姑定為一月四朝。其將朝也。固宜中宵而興。雞鳴而出。幸于一觀慈顏。少侍飲膳。今乃至四五十日。闕焉不朝。愛敬之誠。于何而見。而日能盡其情可乎。其開導明切如此。四年八月。除監察御史。首論御史之官。天子之耳目也。自古為重。至本朝尤重。危言鯁論。無日無之。直節英風。至今凜凜。所以二百年間。無內姦。無外亂。近者豈諫不得其職。乃至于踰月而不見。連章累牘。入而不報。昔祖宗本患中書之重。能舉天下之事情。故設臺諫之官。糾中書之闕失。今欲自行聖意。盡遣言官。有如姦臣以濟己私。彈擊不從。論列不聽。則謗議萃于陛下。而姦利歸于中書。主權浸移。私黨浸盛。而朝廷輕矣。履霜。堅冰。漸不可長。臣之所甚憂也。故首為陛下言之。會壽皇服藥。上關於侍疾。公言壽皇聖性嚴重。父子之間。未免責善。然本出于親愛。陛下自為諸王時。恭敬祗恪。至今猶然。此乃孝敬之德。兩宮本無疑阻。直恐

姦邪之流。不識事體。交亂其間。遂致太嚴而不相接。太憚而不敢親。陛下誠能入侍左右。嘗藥視膳。共為子職。則前日蘊蓄不通之情。不俟終日而盡解矣。時有旨。殿帥將兵三千人。教閱禁中。公奏近者星變。其占為兵。乞寢此舉。以應天戒。不報。公遂言道有本末。事有先後。無非事也。而莫大于事親。莫嚴于事天。臣所以懇切言之。而迂愚無取。不足以感寤。遂使陛下有不用臺諫之名。臣不敢久居此職。求一外任。再疏不許。尋罷內教。公以會慶節。甚近。慮上復不出。乃建調護之請。願先遣宰執。至重華宮。具言陛下思慕之意。壽皇聖情。渙然冰釋。然後躬率百官。奉觴上壽。則兩宮交歡。天下慶幸。上乃諭萬邸等。如公言。時諫官已有攻邸者矣。邸私謂其客曰。上調護之語。未必誠然。公遂劾奏邸。敢肆詆誣。謂陛下為不誠。原其情狀。得非與羣小之交亂者。相表裏乎。邸陰結此輩。事皆有迹。若不亟去。姦朋相應。聖心愈疑。則過宮未有日。又曰。今太白熒惑失次。黑祲互天。衡嶽山摧。劍門峯墜。行都地震。有聲如雷。皆變異之大者。推其日月。實當郊禘相之時。望速罷免。以答天意。時臺諫交疏論邸。無慮數十。邸雖屢乞罷。而未敢決去。公謂本朝故事。大臣被劾。雖人主恩意隆盛。終不敢留。邸陰有附託。將要陛下以逐言者。紀綱所係。利害非輕。惟特發英斷。去之勿疑。邸由是罷。蜀吳氏。世領興州。積威難制。屯兵皆在劍閣之外。歲自嘉澶諸州。沂沭漕粟。以餉之。率用錢萬五千。而致一斛。民力大困。是歲吳死。公奏乞合利州為一路。置安撫使于興元。使盡蠲諸州平居則兵糧。散主則屯戍。實統帥成都梓潼。相為唇齒。謂之東西川。今宿兵劍北。東西川蕩然空虛。宜稍徙興州與元之兵于劍南。以實之。使足制劍北。能成都制置。為安撫。與潼川安撫。皆兼節制之任。兵屯既分。歲減餽運三之一。則蜀民稍蘇矣。五年正月。公又言。聞有旨。趣吳曦赴闕。饒于財。來必大納賄。求襲位。挺之歿也。朝廷可收數十年喪失之權。若又授曦。非二十年不可復取。乞下臣前疏。與大臣議之。如狎難盡行。則速置興州都統。漸分兵柄。上與公往復議論良久。乃從其言。以張詠為之。而與利置帥。無敢任責。後曦竟領興州。尋以蜀叛。于是咸伏公先見之明。公嘗因對進仁皇從諫錄。且言仁宗以朝政付中書。而公論在臺諫。故大臣不敢行其私。而政事固或不理。陛下溫恭寬厚。兼覆天下。有仁宗之仁。事無鉅細。責成二府。而臺諫切直之言。靡不嘉納。仁宗政治之要。亦既得之矣。然直雖不拒。而忠亦未能盡。從朝綱浸弛。主勢遂孤。宜防其漸。伏惟鑒觀此錄。體之于身。其如仁宗者。益勉之。不如者。務去之。參之于事。合于慶歷嘉祐者。增益之。不合者。亟更之。則聖德日新。庶政日美矣。時監司守臣。案發賊吏。朝廷罕所施行。公奏壽皇祖忠賊吏。侵漁百姓。故明法以禁之。世遂承平。尚恩用寬。始有貸死免刺之比。然壽皇之法。未嘗一日廢。今跡狀著見。而典憲不施。遂使姦貪無所忌憚。甚者邪險相傾。劾詞交上。臣以為皆常鞠治。究見其實。是歲江浙饑。詔給寧國府米五萬石。信州三萬石。充賑。公以為兩郡數甚。民間枵然。豈復有錢可糴。乞直作濟散。太平池饒。衢州廣德軍。諸暨。螺絲。皆以饑告。而未聞與發。宜亟選朝士。忠信可倚者。巡視江浙。攷察官吏奉行荒政。能否動惰。具以名聞。如一郡中有一二縣早甚。一縣中有一二鄉早甚。

皆許撥積米以朝命濟之。又言一二年間國勢搖動。今茲不雨。安危存亡繫焉。陛下既不自愛懼。而三大臣又不為陛下憂懼。不知誰當任此責者。昔周成王時。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成王悔悟。天雨反風。歲則大熟。乃知天人相與。止在目前。若陛下下詔罪己。大臣格王正事。必能感召和氣。盈尺之雨。可銷萬。既而有詔。雨是夜風雨暴至。頃之而止。公言天道甚遠。本易感通。而所以未能滂沛者。由陛下未極憂畏之誠耳。夫隆父子之恩。正彝倫之敘。宴飲佚遊。務從稀簡。緇黃伶優。盡令止絕。節冗費以裕民力。惜名器以重天位。皆應天之實也。願陛下力行之。時內侍楊舜卿。陳源。林億年。離間兩宮。臺諫同班奏事。論列其罪。上曰。公言羣小。不獨逢迎陛下。意皆有所蓄藏。源。億年。舊嘗不得志于壽皇。而舜卿。為之謀主。此三人者。今日之禍根也。臣聞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今人人皆議聖德。惟陛下加察。因力陳本朝宦官之禍。覆轍在前。不可不戒。上曰。壽皇自有左右親信之人。公曰。豈非離間者耶。上曰。然。公言所謂離間者。親見其事耶。抑得諸傳聞耶。若得于傳聞。豈可不審。是日上意幾悟。後數日。公又言。唐肅宗謂李輔國曰。上皇慈仁。豈應有此。輔國曰。上皇固無此。其如羣小何。輔國不自以為蔽蔽肅宗。而反謂高力士輩。諷間明皇。肅宗不悟己之左右為姦。而反疑明皇之左右離間。蓋為舜卿輩發此論也。先是公連疏乞歸養。不許。諫既不行。復言以孝事君則忠。臣親年八十。菽水不親。動經歲月。事親如此。何以為事君之忠。蓋借己為諭。冀以感悟上心也。仍報不允。乃御筆也。時上于臺諫論事。少所省閱。公因辰州蠻擾之擾。勸奏守臣林洪。乞罷之。隨即報可。簡眷非不厚。而調護兩宮。不無扞格。公深愧焉。遂出脩門。申省乞罪言職。諭使仍舊。奏本朝故事。有言責者。不得其言當去。臣惜道義。適于龍祿。畏公論。過于刑誅。理難復入。壽皇升遐。上久未執喪。公言陛下與壽皇。生死永隔。孝養無及矣。宜即詣殯宮。擗踊哭泣。悔過念咎。猶足以盡送終之禮。不報。今天子受禪。始奉詔復入。時浙西淮南。苦旱。浙東被水。公言淳熙丁未歲。江浙大饑。四方奏請。朝上夕報。發廩捐賦。無請不從。計朝廷所發。不過三四十萬石。安能盡給。而所為不至于流徙者。心知天子之憂軫下民。足以憑藉。故寧忍饑就死。不敢自棄。分多均寡。以俟歲熟而已。今陛下初即位。有仁聖之德。而未及著見。必將于是發之。乞下三省。檢照諸路所申全傷之處。下戶夏稅。並與倚閣。已輸者。理為來歲之數。秋苗亟為檢放。令諸路常平司。會計錢米。以待賑濟。出內帑數百萬緡。以行初政之仁。天下聞之。孰不鼓舞。與其他小小施惠。殊不侔矣。不然。四方習知壽皇故事。妄謂朝廷恤民之政。不遠乾道淳熙間。為聖德累大矣。八月。論鎮江守馬大同。以苛刻著。平江守雷潔。以縱弛聞。皆不可推行賑濟。德意。勸奏罷之。丞相留公。頗贊此二人。聞之不悅。樞密羅公。舊嘗借諸司。以公為薦。既執政。乞避之。上不許。丞相請許之。除兩浙漕。命既出。覆奏更之。除公右正言。先是憲聖因光宗御筆。有勸勤之語。欲命上履帝位。大臣揣知其意。而不能自達。以知閣門事韓侂胄。后族之姻也。密令奏稟。侂胄遂自以為功。邀求節鉞。留丞相抑之。丞相去國。侂胄知公嘗因論奏不合。意公必擠之。公語同列曰。留公已去。擠之易耳。長小人

聲。可乎。侂胄自是亦不樂公矣。出入宮禁。弄權植黨。有陵駕當世心。公憂之。九月。具疏將乞對。侂胄微聞之。遽請御筆。除公直學士。知平江府。公一再申省力辭。其二云。祖宗朝。人主雖獨斷于上。而天下事必由中書。小事則進熟狀。大事則議定。稟旨而行。未嘗直以御筆裁處。崇觀間。蔡京當國。始挾主威。以制天下。凡所施行。必請御筆。可為深戒。近者臺諫給舍。屢有更易。中書無所參預。御筆寔多。事勢烜赫。實駭觀聽。因欲三兩日。開求對。清光。論奏其事。俄有平江之命。復以御筆行之。某雖有列于朝。未嘗得望威顏。而兩旬之間。既驟用之。忽遽捨之。恐非明主待士大夫之體。借曰繁劇之地。不可闕守。亦宜謀諸大臣。選擇以往。遠輟諫官。誰實使之。止緣排故相者。未快其心。冀其為助。某方願惜大體。不欲推波助瀾。遂忤其意。以至于此。大藩華職。誰不欲之。顧不由于中書。而由于近習。義所未安。謹不敢受。丞相趙公見之。袖而入。言于上曰。黃某再辭平江。乞垂容覽。置諸坐側。而退。公歸志已決。因請養親。許之。詔以所除職。主管沖佑觀。十月。起知婺州。慶元元年。五月。知開溪縣。張元敬。以賊得罪。言者以是。公降直徽猷閣。二年。七月。復領舊祠。因任者三。權臣素嚴憚之。故終其身不復放。加詆。公亦不為所怵。嘉泰二年。復直學士。知泉州。以親老辭。進寶文閣。奉祠如故。舊嘗買地于會稽之東郭。本玄真子故宅。鑿池築堂。榜曰。遂初。環以名花。脩竹。深衣幅巾。挾策吟嘯。陶然自適。故學者咸稱遂初先生。又愛上虞之小江。風景秀美。前對東山。多王謝遺迹。康樂山居在焉。買山其間。歲自故廬。一再至東郭。往來必憩焉。累日而後反。又自號小江釣侶。海內人士仰公名節。僉曰。他日羣陰衰熄。正人復用。公其首也。咸屬望焉。開禧元年。丁中奉公憂。三年十一月。韓侂胄誅。嘉定元年。正月。有旨。召公赴行在。公以疾辭。又以年過七十。乞致仕。皆不許。入對。首論天下之勢。貴靜而惡動。國家二十年間。變故迭興。災孽屢作。兵革暴起。早蝗相繼。權臣內訌。驕將外叛。皆非安靜之勢。幾跌而遽起。頻危而復安。天心之孚佑至矣。願益尊有德。聽哲謀。以定國論。酌古今。合內外。以正大體。止事端。重名器。以息人心。賤貨賄。斥奢淫。以美風俗。存名義。察理勢。以應敵情。表循良。去苛暴。以固民志。君懋其德。臣務其業。上下儆戒。日謹一日。庶幾羣動盡息。俟天命之休復。又言。陛下即位之始。首擢臣為諫官。未一月。忤韓侂胄而罷。今十五年矣。臣實病不能朝。念往者未嘗得望穆清之光。故扶掖此來。上曰。卿去國久。得復至此。相與扶持甚善。公奏。陛下居嘉邸時。黃裳為翊善。彭龜年為直講。臣嘗言于先帝。乞為陛下講讀記友等官。左右前後。不厭正人之多。先帝未及施行。今東宮既建。願效本朝典故。精擇方正博聞之士。自師傳至于中書舍人。皆使備官。臣聞陛下龍飛。嘉泰年。翊善之功為多。必能記憶。上曰。然。皆賢人也。可惜皆已致仕。公曰。二人若在今日。復觀天日清明。必朝夕在陛下左右。上首肯。公又言。本朝給舍臺諫。慶歷元祐時。實賴其力。始變于熙豐。再變于崇觀。三變于紹興。至于侂胄。假彈擊以惑主聽。託繳取以益邦誣。則流風餘俗。靡有遺者。今更新大化。扶植忠賢。願知慶歷元祐之所以得。熙豐崇觀之所以失。上嘉納之。除太常少卿。尋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初王師北伐。取泗州。既而棄

之拔其民南徙。澧水人李全與其學來歸。賜名孝忠。既復議和。敵約歸澧梁三關。求侂冑首。且欲得李全與其家。及泗人之在本朝者。公言于廟堂。謂今之議者。動稱國勢方弱。難與敵爭。竊以為天子無失德。諸實相維持。轉弱為強。夫豈無術。誠使合義理。順人心。酬應無不當。則氣勢恢復。雖弱必強。違義理。逆人心。酬應失其節。則氣勢銷沮。雖強必弱。甲申議和。唐鄧海泗。皆以遠敵。則今日關要。澧梁自應歸我。不足為恩。而侂冑首古無是事。李全決不可殺。泗人決不可還。時廟議已定。莫能用也。自去歲之冬。至今年春夏。不雨。間有之。亦不通洽。四月癸巳。有旨幸太一宮。明慶寺。雨。是日。雨作。越二日。雷雨交作。乘輿既出。雨傾如注。公上奏。稱述感格之美。因以為戒。謂雨雖通濟。已為後時。螟蝗趨長。漸能飛動。若天心孚祐國家。則有反風起禾。螽蝗相食。故事。變化亦不為難。惟陛下常盡此心。恭承天意而已。不然。當此大壞極弊之後。早憂于敵國。蠱惑深于寇攘。雲漢之詩。所謂大命近止。非細故也。六月除權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官。陸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公入謝。奏稱江南立國。且八十年。始以金人內侵。兵革不解。故竭東南民力。以應軍須。至于今日。民窮甚矣。願因天子恭儉之美。當敵國休息之際。取八十年暴賦橫斂。而寬減之。異時淮甸屯兵。常欲自耕。患豪占者衆。而無其地。今因流民遺業。檢覈得實。斯可耕矣。巴蜀餉軍。常苦道遠。今乘吳氏之敗。而行臣前所陳分兵之策。斯不遠矣。此皆已至之機。不可失也。昔高宗渡江。兵不滿二千。今合吳蜀之兵。三十萬。而州縣廩禁。土軍弓手。又三十萬。中產之戶。十養一兵。以六百萬戶。養六十萬兵。國安得不蹙。若減兵五萬。為錢五百萬緡。減兵十萬。為錢千萬緡。則賦斂之重。皆可漸省。內帑之別。俾朝廷之封樁。不斲而時出之。則茶鹽酒稅。取贏已甚者。亦可漸減。民寬則國富。非府藏偏聚之謂也。古者有戰兵。有守兵。戰兵之數甚少。藝祖選天下精兵。教于殿庭。張瓊將之。萬人而止。夫不務精而務多。不蒐不練。望敵輒奔。前日之事。可為鑒矣。上隨語酬應。公遂論本朝專任宰相得失之效。仁宗用呂夷簡。杜衍。韓琦。皆專任也。而此三人者。皆賢相。雖專任之。而不敢自尊。必引天下之賢人君子。布之朝廷。各任以事。元祐之用司馬光也。亦然。神宗之用王安石。徽宗之用蔡京。亦專任也。安石迂僻自用。故誤神宗。京姦諛盡國。卒致金人之禍。高宗之任秦檜。專矣。而險毒害正。天下多故。高宗收還威柄。而後復安。陛下前日用韓侂冑。亦專矣。而敗壞天下。至于不可支持。今威柄復還。正與高廟同。高廟末年。幸執常兼任。欲其協和。同濟國事而已。願陛下更留聖意。又曰。給舍臺諫。人主自用之。則威權在己。或臣下得而用之。則威權去矣。侂冑所以能奔走羣臣。無不附己者。由給舍臺諫用舍之柄。在其手耳。上皆然之。銓法進納。年二十五以上。試中。方許注闕。開闢用兵。誇豪民助邊。許與蔭補用。且免試。公奏官自簿尉而上。為治人而設。直以錢得之。有虧國體。乞遵用孝宗詔書。惟數歲出粟賑濟者。聽補官。其銓法並從舊制。二年正月。公以疾連疏求去。除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上躬御寶璽。黃某頃居言路。首論權臣。直諒老成。朕方眷用力求補外。宜有褒陞。可特除寶謨閣待制。七閩重鎮。在昔率用鉅人。罕親細務。公始至。認牒千餘。更請

委官屬不許。隨事裁決。且及日中而畢。予奪輕重。咸當人情大悅。闔為士區。公一切待以齊魯之俗。故士大夫益自重。而民亦恥犯法。論者稱舊帥陳正獻公。正大有體。公實似之。是歲江淮游饑。金陵尤甚。盜發。楚朝廷患之。以公威望夙著。十月。進龍圖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江東安撫行宮留守。江淮制置使。辭不獲命。過闕請對。言盜賊固所當急。饑民尤不可緩。若饑民不能全活。則盜賊得以為資。賑恤之令。所宜速行。與發之請。亦宜速應。國力固不可使屈。民心尤不可使離。與其後而無益于事。孰若早而能全其生。今事勢已亟。米運難待。積粟藏錢。不可不發。安固民心。使知尊君親上之義。銷弭寇盜。使無扇搖結集之憂。此臣之至願也。又言江淮命使。正欲表裏形勢。州郡奏請。朝廷施行。務在關通。使血脉相應。若所部敢有狃習故態。苟簡輕蔑者。容臣奏劾。上並從之。錫帶以寵其行。二年正月。公至建康。僦屋相望。室虛半空。官司科糶。雖稍輸送。未免苛擾。公悉罷之。精思所以救民者。具有成式。而授郡縣官。俾躬其勞。又請于朝。選置官屬。以分董之。誠心惻怛。約束堅明。人皆樂為盡力。無敢欺者。窮閭委巷。山嶽曲家。至而人撫之。病者予藥。亡者瘞焉。異時抄錄不親。多所遺落。勾合小惠。僅活朝夕。日日伺之。他業遂廢。公既盡其實。仍併給之。得以自營。其利始溥。活饑民百六萬八千三百餘人。厥費錢以緡計。四十六萬有奇。米以石計。九萬五千有奇。流民仰哺于官。布滿僧舍。而來者不絕。又收養之。置場十九。被其惠者。滋衆。時商販不通。米價甚貴。雖有主業之家。不免艱食。公命發庫平之。且以帥司招糶鹽鈔。下元估三之一。誘致米商。又念賑施催科。不應並行。錢十五萬九千八百餘緡。米四萬四千五百餘石。並停勿催。尋奏獨之。比三歲。獨開緡錢。凡七十萬。郡境西接當塗。橫山。羣盜所聚。私立名字。剽掠行旅。公初至之日。有盜夜劫城東居民。列炬嗚呼。越二日。城南盜作。亦如之。發于倉猝。觀公設施。或不能制。將肆其毒。公賞厚而信。不日禽之。繼禽橫嶺之盜。誅止渠魁。奏援與遂海故事。宥其黨與。俾復田里。數月之間。民氣和豫。境內清肅。田夫野老。相率拜庭下。既立公祠。且家繪其像。尊事之。語留都之政者。咸曰。劉忠肅公之績。今無愧焉。然公兼制三路。安危休戚。所關尤廣。往往時准向救荒。非緩不及事。則微而無補。公檢任其責者。而戒之。以無蹈前失。推誠卹民。乃克有濟。自是無敢不恪。初。盜發鹽城。郡守欲捕。而帥欲招之。議久不合。賊遂得志。及縣鎮被其虐。帥始出兵討之。遇賊輒潰。賊愈猖獗。有詔許其自新。惟兇渠不貸。公至。即班布之。且推席德意。開諭首惡。能束身自歸。當為奏免。若怙終不服。有能殺之者。與推恩時。主將恃功驕恣。偏校多故。羣盜陰與賊通。賊雖約降。實款我師。欲乘官軍之懈。四出為暴。公乃督厲諸將。以平蕩為期。用命者厚賞。連戰皆捷。遂分淮西兵。戍定遠。以扼其西。又令淮東鹽司募兵。使以生力出戰。給之糧仗。賊氣浸奪。其酋卜盤。以千人降。而公所布赦令始達。山陽守臣。即遣四輩。揭大旗入賊巢。諭之。渠帥胡海。將降。別賊沈剛。擁衆襲之。海死。將校得其首以獻。餘黨斃。官軍乘之。于是解散。公請于朝。凡良民之為賊誘脅者。並貸前罪。歸罪之後。改謀殺者。以殺人之罪罪之。分遣官屬。撫定揚。楚。高郵。盱眙。五郡。歸業者五十二萬八千餘人。

給錢三十九萬三千餘緡米二千七百餘石。遂遺該以二萬計。自中興加恩淮甸。寬其租賦。歲下展免之。旨而州縣以財計不充。履畝計粟。謂之撮課。朝廷嘗獨放矣。或欲于不經殘破之地。自行催理。公以為師旅一興。科敷抑配。均出諸郡。兵氛既解。早蝗相續。饑民猶未蘇也。又可並緣征求乎。屢言于朝。申明明主美意。且移書屬郡。告戒甚切。以明其決不可復取者。濠楚再創。于黎關未廣。公尤加意安集。貸以種糧。既復獨之。比公去鎮。又奏免撮課一年。始終保護。惟恐吾民不安其業。初金陵遵奉朝旨。通明淮甸。鐵錢隱不復見。商旅憚于折閱而不通。細民艱于經營。而坐困。公銳意罷之。乃密察塵市。默計多寡。昭然見其事。遂發米以糶。而許糶者純用鐵錢。所收略盡。又出銅錢。幣易之。未三旬。鐵錢屏迹。銅錢流布。人以爲神。開贖之用兵也。流民奔進。權臣令部使者厚賞招募。而與之約。不征行。不教閱。惟欲扞衛鄉井。事已即散。號雄淮軍。幾十萬人。和好既通。其存者尙衆。改刺武定。分屯淮右者三萬人。又刺忠勇別屯巢縣者三千人。歲費緡錢四百餘萬。米斛三十餘萬。朝廷憚于重費。深欲罷遣。其人本皆耕農。事定亦思歸。而士大夫疑畏不能決。惟公與廬帥李郎中大東。淮西憲傅郎中。誠協謀定計。又遣官屬博采帥憲及主將之論。密察軍人願歸之情。皆審知之。乃奏請命其將佐以官。使不失職。願歸者人給錢四萬。復役十年。有田者先歸。無田者繼遣。不願歸者。仍隸尺籍。滌陽三軍曰督府。敢勇效用。亦皆一時招募。其願歸者併縱遣之。明年互遣郡丞。撫存賑卹。田里生聚。無失業者。然公不自居其功。力薦帥憲于朝。曰。臣所以得效尺寸者。實惟大東之條畫明備。誠之議論簡切。臣所據依以從事者也。願賜褒擢。其推賢遜能如此。四年正月。詔以職事修舉。進賢讓閣直學士。公篤于仁政。增養濟兩院。以安窮民之無告。益南北義阡。以葬死者之無歸。大江津渡。薄其征稅。繕修舟楫。以利民涉海。舟剽劫。精選偏校。嚴于遏絕。以肅江面。秋苗之輸。無或淹留。乃得自潔。以防侵刻。此皆金陵之美政也。是冬更定楮令。金陵得新會三百萬。公謂楮幣不通。至此極矣。不可以不變。若惟以新券一易舊券。二人皆能之。恐非朝廷念留都之意。乃遣官假巡問閭里。諭以朝廷本旨。惟欲便民。使咸曉然無疑。且悉書所藏多寡。許易于官。而示之均。發銅錢。兌如朝旨優潤之數。而示之信。隨苗輸錢。聽以舊會一千五百。當新會一千。以優農民。期令新會散于細民。使得展轉相易。以便裨販。委曲周至。上遵君命。下爲民利者。如恐不及。金陵軍民雜處。舟車輻湊。米麥薪炭醴茗之屬。民間日用所須者。悉資客販。商賈逆知舊會將廢。人所不惜。驟增物價。以術籠之。米麥一旦絕市。舊會無所售。公急救之。發官米三萬石。下俸直之半。許民以舊會赴糶。招米商平其價。而糶于官場。所得舊券。易之以新。大略如前日。所以收鐵錢救饑民者。及其他物價。種種裁定。人莫敢增。視舊或反賤。至于今賴之。饑真商旅所萃。山陽屯兵。安豐互市。事關邊徼。敵國所視。皆以新會給之。由是四境通行。自金陵始。民有訴交易違令者。公詰曰。汝何自知之。曰。吾與之爲契券。算陌折閱。公曰。鄉民何知。汝設此陷之。恐喝不從。則訴于官耳。詞屈杖之。自是良民謹守新令。而姦猾無敢告訐。迄公之去。鞭背估籍之法。未嘗輒施。公當世儒

英而練達時務。尤詳邊防利害。其論屯田。大略祖晁錯。何承天。李泌之說。平時藏富于民。緩急各自爲守。練卒務精。不貴其多。則國勢可安。而民力亦裕。非若世之計田斂粟。以求目前之效者。邊郡或以是叩公。公報之曰。人授田若干。免其租調。自食其力。暇日稍習。驟張令足自衛。凡田率從官給。舊有私田者。增其數而畀之。過其數者勿減。丁壯數多。猶有餘力。別給之業。即古所謂餘夫也。擇高燥之地。爲營五六處。每處三百人以上。至于千人。室廬聯比。情意親睦。益以桑麻果蔬之區。溝洫布列。廣深如式。以資灌溉。以設險阻。使與城郭相應。營立于內。田周其外。環以大濠。塞下無復曠土。則田租之入。在官在民。皆足以實邊矣。時刑寺所下奏案。重囚當論決者十三人。公覆視之。則二人罪狀不著。當貸其死。于是停決。上奏罪疑惟輕。前聖明訓。本朝著令。殺人無證佐者。皆許奏謝。多得原貸。蓋失不經。不過枉有司之法。而殺不辜。則將爲盛德之累。願從仁聖。丐此二人。于是俱免。常以牧養之寄。守令爲先。安集之始。尤當注意。故凡有學行者。有材業者。有用遠其材。而當別任以職者。有績效已著。而猶未見省錄者。悉以上聞。率如其請。公益以爲己任。人望所歸。推輓不休。每日無報。惟有此耳。雖謙辭高明。而卑謙自牧。廣咨博訪。擇善而從。以故大得賢僚之助。在金陵三年。日益整暇。則與其屬。登覽江山。訪求六朝遺跡。即王逸少。謝安石。悠然遐想之地。創治城樓。又以卡驢騎之藏于斯也。關忠孝堂。棟宇宏傑。景物呈露。遂爲此邦偉觀。晉元帝故有廟。公復新之。以稽侍中。紹。俯坐東房。王丞相導。謝太傅安。配食西房。兩廡紛從。祀司空。現至陶彭澤。潛三十有二人。又尊卞祠。嚴像設。劉侍中。鍾將軍。並侑。以旌清溪三賢死事之節。作通史。做春秋。葬劉子例。書謝公卒葬。以表抗溫卻秦。再安管室之功。皆所以興起人心。扶助風教也。公雅意嚴整。加以上氣之疾。懷思故鄉。引年之請。至于十上。累詔不允。五年十月。以禮部尚書。兼侍讀。召再辭。詔趨入覲。公論藝祖垂子孫萬世之統。一曰純用書生。二曰務惜民力。列聖承之。以爲家法。乃自狂僭盜權。標立名號。斥逐忠良。于是儒生廢放。源流不竭。願以廣大并包。爲心。以長養成。就爲事。自古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其所謂賢。道德之士是也。其所謂能。材藝之士是也。故必以修身善行爲端本。以尊君愛民爲專務。以詩書易春秋爲典法。以仁義禮樂爲實用。重廉退。崇節義。抑輕銳。禁利口。四五年間。庶幾後生小子。日就作成人材。輩出。藝祖取民之制。僅使足用。餘散州縣。以蘇凋瘵。建炎用兵。江南川蜀。增取之數無慮數十。兵既息矣。合道之民。而有司反利之。其不能收拾。委之汚吏。姦人者。不可勝計。願專以休養民力爲本。以撙節冗費爲急。其增取甚者。漸斥還民。上納其言。仍獎之曰。江淮清晏。卿之功也。公謂賢使能。俊傑在位。省刑罰。薄稅斂。孟子所言。萬世不易之常道也。今日惟寬裕民力。可以祈天永命。此時務之最急者。故數爲上言之。公之爲制帥也。朝廷將城滁陽。命公攻訂。公奏淮南自古號爲戰場。其戍守有常處。遼曠空荒之地。不復經理。得則使人耕作。有急則棄捐而去。不爲久居計。今爲郡十有七。若皆築城郭。則皆當固守。常時論將。不能以一二數。今日安得如是之多乎。況滁陽有古羅城。西南與山寨接。亦足守禦。附城聚落既衆。

爲關城以域之。吾守羅城。關城雖虛。賊安敢入。假令攻城。吾引山寨之兵。表裏夾射。賊安得至。其或安坐不攻。吾居山上。視賊動息。日攻而夜擾之。彼亦吾虞。豈能暫安乎。其言堅確。故未果築。及是。邊郡爭言築城之便。功役繁興。公言于廟堂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舜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國傳德原本宋光宗此帝王制中外之上策也。今若增築。江南珠聯。非十餘萬兵不可守。形勢易格。事機難周。一城失利。百城皆警。昔韓欲弊秦。使鄭國獻鑿涇之策。秦人覺之。國曰。渠成亦秦之利。乃卒鑿之。今日之築城。安知不爲他國之利乎。慮之既熟。故持是說不變。上注意方深。天下亦望公得政。而數以病在告。九月七日。入侍經帷。讀明皇開元末。用李林甫。斥張九齡事。奏曰。此唐室治亂之所由分。願陛下退朝之暇。更反復之。上曰。朕方賴卿輔佐朝廷。是晚疾復作。固乞歸。三請乃除。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辭改提舉玉隆萬壽宮。比歸會稽。幾月而病益侵。遂致其仕。除龍圖閣學士。十月己酉。公薨。天下識與不識。皆痛惜之。享年七十有六。積階自改秩。九遷爲中奉大夫。爵新昌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遺奏聞。增通奉大夫。官其後如格。公體貌魁碩。德宇凝粹。言動有矩矱。爲兒時。命夫人命日事大父。或值假寐。則鞠躬端立以俟。久而益謹。人皆異之。命夫人性嚴。罕當其意者。獨能順適。得其歡心。事公左右無遠。奉繼母如實生。已。雍睦無間言。中奉既飭家事。勿復圖白。具圖籍。立規畫。井井有條。以授諸弟。有無出入。因不復問。公官中都。中奉時就養焉。性不喜紛華。率未久而去。公心懷焉。不知官達之榮。而以不得朝夕親旁爲恨。直道不容。排斥而歸。杜門屏居。不以時不我用爲感。而以得日侍庭闈爲歡。執杖履。率尊卑。往來谿山間。愛敬交至。中奉天年考終。公亦年幾七十。執喪哀毀。一遵古制。嘗取士喪禮。設爲問答。酌其可行者。以授子孫。郊恩先奏。弟庶洎諸弟皆以場屋自進。始命長子以官。睦姻念舊。周卹艱阨。始終不衰。事君如事親。造次不忘。雖家居。聞朝政之美。喜不能寐。否則憂形于色。平生澹泊。一室蕭然。無耳目之娛。獨嗜書。至老不勸。時時誦習。且手抄之。日有程。雖官事紛沓。不廢。自六經百氏。天象地理。禮樂官名。井田兵法。莫不研究。交友皆天下名士。講貫日新。停蓄充溢。義理所在。必極精微。毫髮有疑。昭晰乃已。蚤以經濟自負。嘗孝宗時。每曰。吾得一見足矣。光宗初政。一言契合。所請節錄通鑑長編。雖講官以爲繁重而止。帝終不忘。屢形聖訓。公感激圖報。耿耿此心。嘗稱古大臣之義。身與宗社同其休戚。不以悻悻取名。誠意日積。自然密移。有格天之功。偉哉言乎。其深于本原之論乎。世之知公者。惟曰。美疏餒切爾。曰。敢抗權要爾。而不知其又有進于此者。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聞。而惟以格心爲急。此大人之事也。而公有志焉。可謂深于本原矣。有書說二十卷。詩說二十卷。周禮說五卷。發明精切。有先儒所未及。止齋以周禮名家。聞公論鄉遂。所疑頓釋。司馬公通鑑于漢紀。呂后新莽于三國。進魏黜蜀于東晉。用五胡僧號于唐末。繁五代心疑焉。更立書法。名通史編年。未絕筆也。今止四卷。又以三國南北攻守不同。有歷代邊防六卷。蘇祖憲監三卷。仁皇從諫錄三卷。奏議及雜著若干卷。屯田便宜一卷。既寢疾。自知不起。手書建宗

立佐。所以維持家法者。告于祖禰。而敬藏之。娶高郵洪氏。淑德令儀。克配君子。先公二十三年卒。贈碩人。子男四人。邁。登甲辰進士第。授迪功郎。鎮江府司戶參軍。踰年卒。章。承奉郎。新提領戶部輜酒庫所幹辦。公事。遺。貢于鄉。而卒。準。修職郎。新鎮江府丹徒縣丞。公之教子。本于躬率。不令而從。皆修謹務學。足世其家。女二人。祕。齊省正字。周南。知衢州王棊。其婿也。孫男四人。元直。承務郎。元謹。元真。孫女七人。初公葬。洪碩人于上虞縣。萬仙鄉之鳳凰山。嘉定七年八月十日。諸孤將奉公柩以合葬。貽書于某。以行述爲請。某不才。敢當此筆。然受知于公既三紀矣。某亦知公最詳。公之篤學精思。胸中富有。取之不窮。發于事業。煥然可紀。立朝大節。始終無玷。固某之所心服也。尙安敢辭。乃詳著其實。而敬授之。以備太史氏之采擇。謹狀。

聚齋集卷十四

行狀

秘閣修撰黃公行狀

公諱榮。字子邁。其先婺州金華人。有仕江南者。以著作郎。宰分寧。樂其土俗。因徙居焉。分寧之四世孫。朝散大夫諱湜。以儒學奮。一門兄弟。共學于脩水上。芝臺書院。道義相磨。才華競爽。時人謂之十龍。後登第者。張半。朝散之長子。曰康州太守庶。有詩名。實生太史氏庭堅。朝散之次子。公之曾大父也。諱廉。熙寧元豐間。屢將使指體量。京東河決。活饑民二十五萬。官至朝散大夫。給事中。贈少師。妣。楚國夫人劉氏。南康高士。太子中允渙之女。大父諱叔敖。政和中。將漕河朔。疏廉訪使者李滋之姦于朝。歸隸衡陽。時論快之。紹興中。爲戶部尙書。徵。閣學士。左宣奉大夫。贈少師。妣。秦國魏國夫人。皆李氏。元配尙書常之女。繼室。郎中幸之女。二父俱有盛名。東坡蘇公賦詩。所謂何人脩水上。種此一雙玉者是也。考諱彰。守袁永。三州。皆有憲政。官朝請大夫。贈通奉大夫。妣。碩人夏氏。九江使君倪之女。使君之名。見江西詩派中。公既生長名族。而外氏又皆當世聞家。耳目所接。典刑猶在。清標勝韻。自然逸羣。讀書往往成誦。落筆無世俗態。以通奉公郊恩。補將仕郎。未幾。丁外艱。執喪。以毀瘠聞。既卽吉。哀慕不衰。再閱歲。始以易試銓曹。占高等。

時戶曹闕，最近吉倍之，公應得筭，或言親老且貧，不堪淹久，幸遇我，公與之非雅故，欣然許之，即改注吉部，齊相顧駭曰：聞有急近次而爭者矣，未聞有遜人者，未上丁太夫人憂，服除，主吉之龍泉，筭吉大邦田租之輸，累巨萬計，姦弊總總，郡檄公莅之，始至，吏或密請使令，公瞪視之，請不置，訪其故，乃前此有吞其飲器之餌，拱手聽所為，莫敢誰何者，一日復請，公數之曰：爾謂我不知耶？吾忍而不發，不欲暴前官之短爾，爾去無污我，遂罷遣之，擇廉吏，平槩量，除常歲多取之虐，人情大悅，會邑長病，不任治劇，郡俾象領公敬長如舊，事必咨焉，幸感悅，歲餘，以憂去，公竟攝之，壽學宮，增弟子員，立程，蔡呂先生祠，示學者以趨向，建梯雲橋，民不病涉，創大豐殿，既田二萬頃，慮其久且廢也，買田十畝，山九百畝，以備修築之費，立長若副分番，掌之以均工役之勞，隄防周密，遂為長利，侍郎孫公達吉，深歎美之，為議其事，以誌來者，嘗出見民有空舍，老嫗臥其下，旁無一物，屋猶堅壯，心疑焉，使人問故，嫗曰：兒買人，將鬻此廬，以就婦舍，嫗弗忍也，甘此獨臥，公驚歎曰：匪有此風耶？立遣其二子俱來，一妻且瘁，一壯而悍者，買人也，公曰：此豈待拷掠而得其情哉？欲置之法，嫗以天性之愛，所免甚苦，買人亦痛自刻責，請後不敢，公因其機而訓飭之，母子于是不啻寺簿劉公清之，以比古循吏，篤于風教者，因贈行，述其事于詩，以美之，再調汀州連城令，創邑橋六十年，介萬山中，民俗犷戾，一語不相能，即挾刃相向，縣以包鹽為課，北圖悍甚，稍追呼之，羣聚發矢石，官莫能制，公曰：豈有具耳目為人，而不可以善化者也？乃出版教諭之曰：汝內郡良民，非居八荒之外者，負固若此，如王法何？令尹甫到，官吏首言汝鄉不輸官物，不請包鹽，宜一繩以法，令尹弗忍，是用誨汝，其自今盡去舊習，輸租以時，請鹽以額，縣不汝逮，且率先者賞，民喜，更相語曰：今令尹不我棄，善教我矣，是吾父也，父可捍乎？獨可澄者，實為首惡，公請于郡，治之如法，自是無梗政者，大修學政，增益棟宇，厚給生徒，屬尉薛士穎，以訓導而時時躬勉勵之，視龍泉有加焉，士知向風，始有預計借者，縣園有松，老而連理，公名之曰義松，取先太史翊真觀義松之作，圖而刻之，邑人歌誦，謂公德政所召，龍泉及是邑皆立祠以奉焉，改宣教館，知湖州歸安縣，近補劇邑，多貴臣大姓，素難治，平心處之，既不肯吐剛茹柔，以自欺，亦不專抑強扶弱，以自異，巨室有訟，理不直而以私請，一斷以法，借為惡少所誣，脅取財物，無以自明，立伸其枉，催科甚寬，而信寬，故民力可辦，信故期會不可違，公私兩便，足為世法，女巫遊仙夫人者，誑惑寓公，達于官府，公判其牒云：信巫不信醫，此愚俗之病，衣冠右族，豈宜淪胥，淫祠不毀，害民益甚，適杖其人，而盡取其土木偶，投洪流中，及其他挾邪術惑民聽者，一切蕩刷無遺，類巫風遂息，既解印，貧尼其歸，儲居郡治之側，吳與士大夫敬之不替，客或過之曰：為邑者幸而終更，恨去不速，惡人之厲己也，今公寓是邑，而邦人加敬，則必有道矣，公曰：吾游于此，囊無餘貨，耳豈意得此于吾嘗之人乎？部使者交薦，有旨堂察，幹辦諸軍審計司，公之為邑也，每患民有艱厄，力不能贖，及是面對，首言祖宗盛時，京師有福田院，諸路有廣惠倉，愛惜生靈，恩深澤厚，薄乎天淵，今州縣煎熬，素無餘羨，金穀出入，悉有成數，其或水旱闕

作，疫癘流行，雖有良吏，盡心力而為之，所及幾何，甚非陛下愛養元元之意，竊見州縣多沒人之產，非豪強請佃，則形勢侵冒，時或鬻之，繁弊萬端，黠胥納賄，寢成並沒，于公家何補，謂宜根括諸路，凡未歸之田，與相繼沒入者，別為一籍，許見佃及旁近良民之願耕者，各賦其鄉，斗斛輸租，為歲災之備，病者有以醫療，死者有以葬埋，責守俸令丞掌之，如常平法，時論建之，遷軍器監主簿，轉為丞，又遷司農寺丞，武臣有部綱無折閱者，吏不與批書及鈔，反以法不得部連抑之，公言于長曰：上官不察，役使下位，彼安敢辭，事幸而集，願以為罪可乎？長深然之，即日給鈔，且為申明，使得露賞，時詔許百官上封事，公言前後臣僚奏陳，多切于今日者，言而不行，行而不力，雖日有繩章之訪，無益也，不若行其所未行，力行其所已行，則政治有日新之功，而太平之基立矣，遷大宗正丞，在職之日，吏以知宗已施行事，請同書之，公曰：官必有屬，正欲詳輕重，度可否，而後自長官行之，法也，情不知何事，而苟焉書之，可乎？曰：例如此爾，公曰：密如是一知宗足矣，何以丞為？吏不能對，自是事必先白，攝司封郎官，朝旨委糶米三十萬，經畫有方，未三旬而足，居數月，除大理正，兼官仍舊，公首故事，未有以理官兼他職者，力請補外，除浙西提舉常平茶鹽事，陛辭乞取百司名記條付勅令所刪修可行者，明著之令，不然者去之，毋存此名，以惠姦吏，上可之，既至官，建請借牒五百，易緡錢四十萬，糶米十七萬有奇，以備歉歲，請義倉所儲，不應混于省倉，則為甲乙，歷頒給所部，日入米若干，謹書而別貯之，毋得僥用，謂浙右鹽本不足，糶于亭戶，商人輸錢，而後償之，平居無以自給，私鬻者衆，則多方經營，務殖其本，先期給之，謂鹽場關官，法許兼攝，勞無賞，虧有罰，非所以勸請，計其日月，推賞與正員等，遂著于令，時陳便宜者，或請斷諸港，以絕私販，朝廷施行之，公言浙西支流甚衆，小人競利，朝禁暮撤，私鬻未戢，而日治撤防之罪，祇益其擾，命工圖寫曲折，力為廟堂言之，乃止，役法不均，民多罷訟，公諭令丞，實具物，力高下，參以歇役，久近，聚廳定差，後有訴不當，而果然者，令丞坐之，置東西義阡，以收遺骸，創居養院，以處孤老廢疾，仍嚴不舉子之禁，滿請召為郎中，入見，乞增減鹽額，其說曰：鹽課之虧，由未明變通之法而已，因產多寡，立額輕重，祖宗之意，夫豈不善，然歲月既久，風濤不常，斥鹵之地，亦隨而轉，產有增損之殊，官守一定之額，故有增于舊，而額尚低者，亦有損于舊，而額猶高者，低者其類易足，鹽雖有餘，官難強買，往往以私自售，高者其類難及，不足則有罪，私販亦有罪，等罪爾，執若私販之為利，官課闕失，職此之由，且以浙西言之，臨安嚴門，錢塘仁和等處，歲增數及七八分，常受增秩之賞，嘉興之下砂，砂腰，青村等處，歲虧數及九釐，常受衝替之罰，豈受賞者皆能吏，而被罰者皆庸才，地之所產，今昔不同，而法之變通，或未之思爾，臣愚欲乞行下諸路提監司，取各場歲帳，就與推排，十五年内皆增，取其中數，立為定額，十五年内皆虧，念其難辦，特與量減，取彼有餘，補此不足，誠為均一，臣又嘗觀江淮守令，亦有如此增減者，若推排無私，陞降得實，則諸場無課額不均之患，官司無賞罰不當之失，遷吏部郎中，有以需餽得官，授十二年減舉，主改秩者，吏得所欲，請與之，公曰：是別有條，欲減舉員，倍其年

可也。其精明類此。除樞密院檢詳。除月。兼都承旨。時邊事繁興。盜權者欲引公自助。公不然而之。遂大與忤。密院施行。皆由吏出。公曰。吾豈可復在此位耶。力求去。以為右司郎中。尋將指江壩賑濟流徙。至金陵。閱寺觀中。僱尸枕籍。存者僅有餘息。而來者。繫繫未已。公蹙然曰。是救焚之時。曾子固河北救災議。可行也。先是朝旨。人日給米二升。錢二十。公與留守徐侍郎。計之曰。是以勺水救涸轍。可謂頃刻。不可以活。請口多者。月給之。寡者。併兩月給。徐公恐無以繼。公曰。不然。日給之。彼終日。纏仰此。為哺。所及微矣。併與之。彼得以展轉自營。不猶愈乎。會副樞丘公崇。赴鎮。公迎謂之曰。紆一旦之急。將命者之責。還定安集之政。在制。關矣。丘公異其言。屏騎從。至館。促膝語甚久。公因勸以收集潰卒等事。丘公然之。使還。屬時更化。朝論知公植立之正。仍為宰。椽。嘗白當路。四方奏報稽留。何以責稟令者。今釐下死囚。俟報。或幾年不下。況遠方乎。于是以公兼左司。公念省司繁重。日力不逮。率以清夜。端居靜室。秉燭。炷香。躬閱獄案。默禱之。曰。若有冤。當使我心日豁。然。盡得其情。至操擬筆。則又曰。汝當死矣。其信然否。取案再閱之。猶幸其可生也。至事于名教。亦不苟貸。一婦人欲殺其夫。毒所饋。羹。夫未及食。他人索之。婦不敢言。竟以此斃。獄上。以無意于殺。得不死。公曰。此人之死。雖非婦意。獨不欲死其夫乎。茲不可赦之大者。卒論殺之。遷大府少卿。未浹旬。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金始修好。以為接伴使。舊例。前期一月。被命。得以參考。故實。講求典禮。時。適初使。且趨行甚急。或謂公何以應之。曰。吾應之以理而已。既至都梁。兵革始息。饑民滿野。傾囊中。賸易鐵錢。分給之。北使。雖推。以錫燕。樂。疑不即赴。官屬不知所出。公諭之曰。本朝成。肅。皇后。几筵未撤。皇帝未即吉。國樂未舉。非有他也。且北使。值國諱。日。猶不預宴。況于國。郵。重。較。然。尚。何。疑。乎。北使。雖。然。聽。命。遂。伴。至。京。口。道。于。秋。橋。歸。正。人。之。子。陳。享。者。遮。道。疾。呼。稱。歸。朝。人。北。使。欲。與。之。語。未。及。也。比。入。館。將。命。者。以。為。言。公。曰。適。與。中。所。見。一。病。風。狂。夫。爾。驚。動。信。使。皇。恐。官。府。已。懲。治。之。曰。非。為。此。也。承。命。而。來。謂。用。兵。時。恐。國。人。有。軼。于。南。者。因。令。體。訪。今。斯。人。有。歸。朝。之。語。故。欲。面。叩。之。爾。公。曰。此。非。送。伴。所。敢。預。聞。朝廷。盡。索。北。人。發。還。已。竟。假。有。存。者。拘。轉。必。嚴。詎。容。輒。出。其。非。俘。掠。明。甚。國。信。必。欲。見。之。當。以。聞。于。朝。獲。旨。而。後。可。其。人。語。塞。求。一。紙。道。所。以。然。歸。以。為。驗。公。令。述。其。事。付。之。詞。約。指。明。聞。者。自。屈。廟。堂。加。敬。愛。焉。有。武。臣。自。陳。求。路。鈴。者。閱。其。資。歷。雖。已。更。數。任。而。居。官。任。職。實。不。過。一。致。公。曰。此。乃。以。計。取。朝。廷。名。器。者。兵。鈴。可。違。得。耶。亟。令。赴。部。注。合。入。關。錢。塘。富。人。錢。氏。子。詣。省。援。例。乞。書。填。叔。父。輸。粟。軍。前。所。給。綾。紙。同。列。將。從。之。公。不。許。曰。是。有。可。疑。他。人。為。請。甚。力。卒。不。許。後。一。時。授。官。者。例。以。偽。獲。罪。而。是。子。以。不。書。填。也。獨。免。除。直。顯。謨。閣。兩。浙。轉。運。判。官。尋。陞。副。愛。惜。財。物。一。不。輕。用。惟。救。民。病。郵。死。喪。無。所。斂。嘗。因。護。客。見。挽。絆。者。踏。冰。雪。中。深。念。之。及。是。應。辦。為。置。絮。衲。別。給。雨。具。而。厚。與。之。糧。自。都。至。京。口。令。所。部。郡。邑。整。挽。路。人。不。知。泥。滑。之。苦。金。使。見。亦。嗟。嘆。遷。大。府。卿。寺。事。多。隸。版。曹。惟。和。劑。局。專。領。往。時。藥。物。取。諸。雜。買。場。不。即。與。直。商。人。憚。與。官。市。故。藥。多。闕。闕。而。求。之。其。價。輒。倍。公。乃。命。場。吏。有。以。藥。售。者。亟。齎。錢。楮。與。借。來。吾。面。給。之。商。

人。屬。至。率。得。平。直。廟。堂。喜。曰。使。居。官。者。皆。如。黃。卿。之。為。何。事。不。辦。每。歲。頒。藥。兩。總。所。至。局。如。中。都。官。吏。供。億。徒。有。重。費。請。從。本。司。自。遣。人。至。彼。謁。之。歸。其。直。于。局。朝。廷。從。之。太。府。司。農。二。寺。軍。器。將。作。監。歲。久。頹。毀。公。建。議。勿。葺。而。徙。諸。韓。氏。故。居。又。遷。和。劑。局。與。外。府。鄰。以。便。檢。覈。焉。輪。對。稱。今。兵。革。重。費。之。餘。朝。廷。日。夜。所。憂。莫。急。于。治。財。而。財。所。從。出。未。有。不。取。諸。民。者。今。日。民。力。豈。可。復。困。要。莫。如。省。費。一。費。省。則。一。利。積。朝。廷。及。州。縣。冗。費。皆。省。則。在。在。有。積。矣。又。言。春。秋。傳。記。楚。子。入。莒。莒。以。城。惡。而。潰。比。者。維。揚。襄。陽。城。守。不。可。犯。全。椒。儀。真。蹂。踐。于。金。可以。為。鑒。故。修。城。為。當。今。急。務。而。議。者。必。謂。大。費。非。今。所。城。臣。觀。漢。世。役。民。多。取。諸。有。罪。者。今。黥。卒。布。天。下。用。以。修。築。毋。責。成。于。一。切。而。使。後。人。續。之。秩。滿。具。數。來。上。自。此。天。下。皆。堅。城。矣。上。施。行。之。公。屢。請。補。外。朝。廷。雖。勉。聽。去。而。猶。未。許。就。闕。除。淮。南。轉。運。副。使。兼。提。刑。趣。之。就。道。加。祕。閣。修。撰。以。寵。之。北。方。假。擾。使。不。時。至。浮。言。扇。動。富。商。有。束。擔。理。拖。而。他。之。者。公。迺。治。園。修。橋。示。以。閒。暇。而。內。謹。防。範。人。情。按。堵。隆。冬。冰。淮。千。夫。撞。之。僅。能。移。篙。公。因。巡。歷。疏。決。有。為。人。誣。愬。而。反。繫。其。父。子。者。有。誣。以。私。販。沒。入。財。賄。而。猶。桎。梏。者。有。罪。不。至。甚。而。論。年。不。決。者。人。人。閱。實。又。相。視。築。滌。陽。城。遂。感。寒。疾。及。遷。治。所。精。令。方。新。民。間。閉。市。公。猶。力。疾。慰。安。閭。巷。出。鐵。錢。收。舊。券。發。倉。實。平。糶。價。列。肆。旋。復。百。姓。益。喜。而。公。病。深。矣。嘉。定。四。年。正。月。十。日。竟。至。大。故。壽。六。十。有。一。積。階。至。朝。請。郎。准。人。老。幼。出。涕。元。夕。舉。市。無。鼓。吹。聲。連。城。之。民。思。其。遺。愛。聚。哭。于。所。奉。祠。下。而。又。奠。于。臨。川。此。足。以。知。其。至。誠。感。人。有。不。可。解。于。心。者。矣。宜。人。徐。氏。朝。請。大。夫。鄭。之。女。子。三。人。馮。迪。功。郎。監。鎮。江。府。都。酒。務。崖。將。以。遺。澤。補。官。坡。先。六。年。卒。女。三。人。長。適。修。職。郎。岳。州。華。容。縣。尉。洪。備。先。公。卒。次。適。從。事。郎。新。袁。州。宜。春。縣。丞。燕。季。子。次。適。承。直。郎。監。池。州。城。下。稅。務。王。樞。孫。男。女。各。一。人。諸。孤。將。以。七。年。某。月。某。日。奉。公。之。柩。葬。于。撫。州。臨。川。縣。天。堂。之。麓。公。資。性。篤。實。用。心。于。內。不。汲。汲。于。榮。祿。初。試。吏。時。侍。郎。劉。公。頤。持。節。江。介。諷。公。遂。意。于。帥。樞。王。公。蘭。同。薦。其。才。公。恥。自。媒。而。止。後。為。列。院。參。政。妻。公。時。為。同。舍。見。公。造。請。希。闊。深。愛。重。焉。及。丞。或。監。同。列。有。貴。家。子。阿。附。權。要。語。公。曰。人。之。所。趨。不。得。不。趨。第。俛。首。一。見。美。官。立。可。得。公。正。色。曰。君。可。往。某。則。不。可。觀。風。浙。右。之。日。有。蘇。師。孟。者。資。緣。師。且。補。官。占。一。卒。養。私。馬。于。官。廐。公。曰。是。敢。爾。耶。沒。入。之。驗。其。黨。親。為。吏。而。犯。法。者。師。且。雖。含。怒。公。弗。劾。也。方。舉。陰。用。事。則。介。然。自。持。及。公道。復。開。亦。恬。然。無。愧。名。流。以。是。推。之。每。謂。公。若。不。限。以。科。第。豈。容。我。輩。獨。在。臺。閣。公。曰。假。令。某。以。科。第。進。亦。必。不。在。臺。閣。居。朝。列。十。三。年。循。序。而。陞。未。始。超。越。故。制。詞。有。云。安。于。平。進。澹。然。無。營。起。居。王。舍。人。介。稱。其。明。白。洞。達。禮。部。倪。尚。書。思。以。先。太。史。勉。之。深。感。其。言。服。膺。無。數。謂。子。弟。曰。先。太。史。名。播。海。內。而。官。不。過。員。郎。位。不。過。著。作。今。吾。德。業。未。充。而。祿。位。過。之。豈。不。有。愧。汝。等。但。宜。篤。志。力。學。毋。更。求。過。入。于。侈。靡。其。有。定。分。者。分。寸。不。可。彊。枉。尺。直。尋。徒。喪。所。守。爾。公。之。立。身。垂。訓。大。槩。若。此。尤。隆。于。友。愛。兄。將。之。官。夷。陵。未。至。而。沒。于。荆。南。子。幼。喪。不。能。歸。公。馳。赴。之。經。大。澤。中。迷。失。道。問。關。久。之。始。得。草。廬。宿。焉。或。告。曰。虎。方。食。人。而。去。瀕。于。殆。矣。而。無。他。虞。若。有。相。之。者。既。達。江。陵。復。走。數。百。里。從。親。

奮假貸諸公多其誼爭餽之躬護旅櫬挈其家而歸既畢窳窳餘助昏嫁族黨姻戚急難之際鏗寡孤獨之後分俸給之有捐數百金者家藏山谷與族弟靖民判官帖謂吾儕所以衣冠而仕者豈已力哉皆高會以來積累所致沖和之氣偶在此一支爾其實相去不遠每過馬鞍墳未嘗不愧汗也常誦斯語而敬行之又摘沖和二字求東宮大書以名其堂攻愧參政樓公記之生平不治產業惟法書名畫古器物是好一日得山谷帖數十卷直千金傾囊而償之對客卷舒津津喜見眉睫曰吾不貧矣又樂與名勝燕集不計費故其家屢空士人或獻詩云官大屢持節家貧猶典衣公曰此子善形容我者家藏書萬餘卷縱觀博采苟片言有可取亦誦味不休詩律字體大略祖述山谷而時出新意自成一大家大字尤奇壯東宮欲見之書中庸大學以獻既覽之喜錫賚良厚其所稱舉皆當世佳士中書舍人陳公希點嘗稱仁和丞老成練達為求表薦既許之矣會陳公卒有欲攘之者公曰吾豈可以生死貳其心哉卒如初諾風規秀整進止安詳朝會立大廷中紳綏屬目嘗于夢寐中與神人問答皆達生語其少也夢游大官府丹碧晃耀與塵世殊金書淮南二大字高揭其上戊辰之歲護客維揚仰視所揭適與夢符歎曰人生萬事莫非前定今日驅馳王事乃兆于四十年前之夢信不偶然將漕于淮竟此易箴是豈真有數耶年不配德飛不盡翰賢士大夫皆傷惜之雜著二十卷介軒詩詞三十卷藏于家某頃充員樞屬公為檢正率數日一見見即傾倒磨切講貫之益深契此心後官臨川二子謹喪還里追念曠昔令人實涕二子屬狀其行願惟荒陋未敢許葬有日不遠千里走介遺書具公行己居官本末甚悉重以為請乃為之題楹而敬授之于以求銘必有能發揮盛美者謹狀

通判沈公行狀

曾祖開故不仕妣趙氏

祖子霖惠州博羅主簿妣應氏

父銖承務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母太孺人孫氏

君諱煥字叔晦四明沈氏也世居定海中徙鄞自君之祖主簿公經行修明恬于仕進鄉里高其節考簽判府君嘗聞道于焦先生授指伊洛忠信孝友克紹先德後進皆師尊之而沈氏之門益大隆于教子諸子皆修飾有聞而君尤偉特有大志自始知學潛心經籍精神靜專未嘗驚于末習既冠成人尤奮勵自強慨然有追蹤古人主盟當世之心願而美髯偉儀觀尊瞻視音吐鴻暢羣居鄉校以嚴見憚屬辭有典則清遠雄麗務以義理自勝不類舉子語年二十四鄉舉第二明年監補第一又四年遂以行藝優諸生時師友道喪雖首善之地今席同筆硯鮮有講磨之功君勇于進修不主先入始與臨川陸公子壽為友一日盡舍所學以師禮事焉陸公極稱君志氣挺然有任道之質君益自信晝夜鞭策有進無退求友如不及潛觀密察至有頽然乘中不自矜銜人莫之識而推之為不可及者囊空無資冬或不絮忍窮勵志

惟講習為急既與諸賢定交又以論後來者此天子學校英俊所萃吾曹生長偏方見聞固陋不以此時責明師良友廓然開之何由自知不足前無堅敵短兵便為長技大可懼也聞者悚惕因君以交諸賢五六年間朋從日盛相與講明立身之要務本趨實為不朽計皆自君唱之乾道五年試藝南宮主文自汪公應辰以下皆一時鉅儒奏君名第二君忠義天挺勇不顧利害危言切論指陳闕政無隱居次甲授迪功郎紹興府上虞縣尉待次里中益講學不倦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歡庭闈痛自矜劑大書祭義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數語于寢室之壁日省觀焉嬰兒之慕不忘其初深以嚴威儆格為戒簽判公每對賓客君常拱立其旁侍酒則竟席不敢去小不合意嚴誨飭之不以年長故假借父子自為師友講論道義固門肅雖士益信而歸之門人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嚴架幾端肅初若不可親已而昏者明柔者立鄙者者意銷中心悅服師道益尊尉曹三年不卑其官端居終日雖冬酷暑不少懈砥礪名節無秋毫私增葺學舍訓導有法馭下嚴紀律毋得輒至鄉井不得已而遣期以某日某時反命毋敢蹉跎訪求版籍得之肯史家曰是政本也而此曹私之不謹隄防何以經久則鑄而藏諸榜其庫曰經界而歸權于其長有所閱視宰必關尉尉必請于宰始得啓封約束堅明吏姦莫措邑人賴之聲望藹然舉薦相屬固辭不受或稱之政府諷使來見卒無所請調揚州州學教授未上除太學錄時淳熙八年春也自成均造士寢失古意官其間者率皆安靜名少所設施賓接有時物情頗隔君始至則延諸生日與周旋見者不以蚤暮遂欲整齊宿弊稍修教養法士爭歸之而長官始不樂矣先是舍法取士行藝優劣一決于試拔其尤者使職于學君欲參以譽望司業難之君持議如初會考試殿廬唱第之日有司侯命于廷壽皇熟視偉君遣中貴人詢名氏及官有簡記意丞相復稱君居官匪懈以風切其餘忌者滋多君介然自若或謂君姑安而職何行道為君太息曰道與職豈有二哉因發策諸生稱孟子之言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報然愧于中者可無其人乎詞旨頗切不知者以為訕己相與媒孽其言紛紛御史惡焉遂論君與長官爭議非安靜者宜少抑之養其器業異時拔用未晚君方會食監中聞命不驚食罷夷然敘別而出謂其友曰吾豈不知詭隨苟容自取光寵哉吾朝夕兢兢淪胥是憂故不為也不愧友朋去無所恨在職纔八十日有旨補外得高郵教官闕明年丁簽判公憂服除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久之始以年勞進秩上距解褐十有八年帥屬少事同列頗以閒冷自逸君曰設官分職安有閒冷者翼贊其長心所未安懇懇忠告省閱案牘如處要職下至場務宿弊悉革去之作永元陵百司次舍供帳酒肉之需州縣奉承不暇君以為國有大威而臣子宴樂飲食自如安乎亟言于帥帥屬君條奏且表薦為修奉官君復移書御史修奉大事宜先治喪紀喪紀著明人心曉然知君上典禮之重貪求自息科擾自戢可不煩彈治而肅御史深然之帥去官君亦辭修奉後帥至復委以按察君直道而行械吏之並緣為姦者而還其科率之不當者人情按堵是歲早荒領常平者以上虞餘姚二邑錄君賑救躬履阡陌人人撫之

陶戶口察顏色。飾貌者遠。逡自退。而饑民皆遺之食。迄無流移。部使者才之。亟刻奏。稱君治行。帥露章。獨薦尤力。侍從亦舉君自代。章合上。壽皇猶憶其風度。曰。是向為學官。人物甚偉者乎。將召用之。媚嫉者復至。而左丞相既家居矣。小人無計沮君。嗜昔所與。有欲自明其非黨。且因用君名。作為黨論。復列其圖為三。疏士大夫三十四人姓名于下。某已去。某猶在。己不與焉。而謂君為之。欲激衆怒。合謀并力。以梗其入。勝語果喧。有一從班。以百口保君。明其不然者。遂稍息。終不復召。秩滿。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君有高名。臺閣羽儀之選。善類素推之。而自學省下遷。及是累歲。願滯于銓調。視往時同列。遂不可跋。公論以為屈。由是丞相前後薦君者數奏。力陳于上。始有陞擢之命。通判舒州。該皇上登極。恩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家故清貧。敝廬數間。隘不可居。隨所寓。止。性輕財。常誦李趙公之言曰。錢盡再來。幾事一失。不可復得。室無私蓄。辭受取舍。雖小必謹。嘗游中都。浙西帥雅聞君名。而知其貧。欲饋之。因所厚者言之。君曰。受則傷義。拒則違俗。以既歸告之。其可。即日出郊。官會稽時。故人典方面者。贈以白金。君反之。曰。向也開居。賜何敢辭。今祿矣。義無兼受。資用屢竭。廉約自守。意氣軒豁。未嘗有悴色。口不言貧。不知君者。雖謂之不貧可也。奉母謹甚。左右無違。日進甘脆。間為宴集。以歡樂之。與弟友愛深篤。倡率妻孥。撫養孤姪。恩意隆洽。略無少間。故人孤女。篋甚。聘以為家婦。富室欲聯姻諸子。請之勤勤。卒拒不許。鄉間有喪。不時舉。女孤不嫁者。念無以助。聞會稽有義田。惠浹窮乏。其稱甚美。乃請于鄉老。鄉大夫為之表倡。二公欣然意合。果于集事。以君鄉評所推。屬所以。君不憚勞苦。告諭諄諄。誠意孚格。樂助者甚衆。未幾得田數百畝。儲時有所。職掌有人。出納有法。毋苟求。毋徇私。必核其實。品量多寡。用而不匱。有餘。益市膏腴。愈久愈多。其惠愈博。鄉人義之。咸曰。此無窮利也。規約甫立。而君則病矣。病日侵。猶自整厲。不改其度。與朋友別。惟以母老為念。善類凋零。為嘆。嗚呼。可哀也已。得年五十三。紹熙二年四月戊寅。終于寓舍。十二月丁酉。葬于縣之翔鳳鄉。象坎山龍尾之原。配楊氏。耐焉。楊氏有賢行。順于舅姑。和于娣姒。叔妹。而相夫子以禮。甚柔而正。時有規切語。君每謂之良友。卒于淳熙己亥之歲。君深悼之。擇可為繼室者。難其人。吏部郎中豐公誼。清敏之孫。能世其家者。故與君相知深。曰。吾長女可配君子。遂以歸之。子男四。傳曾。魯曾。省曾。敏曾。女四。長適舒餅。次許嫁呂喬年。餘幼。自君之沒。朋友親故。哭之皆慟。四方賢士大夫。識與不識。咸為世惜之。此豈一日之積哉。考其平生大節。寧終身固窮獨善。而不肯苟同于衆。寧齟齬與時不合。而不肯少更其守。凜然清風。震聳類俗。使時見用。必能振朝廷之綱。折姦回之萌。屹立中流。為世砥柱。亦可謂難矣。然世之知君者如此而已。至于日進其德。駸駸焉自期于純全博大者。鮮能知之。雖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嗜學如飢渴。考察精密。其為言曰。查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矣。知非故過。踐履篤實。其始面目嚴冷。清不容物。久久寬平。可敬可親。而攻人之短。退揚人之善。切磋如爭。歡愛如媚。古所謂直而溫。毅而弘者。殆庶幾乎。篤愛其親。以曾子為法。而復以名諸子。以孝謹為家傳。沈氏其

未艾矣。始居家塾。非聖哲書。未嘗誦習。及游太學。亦然。嘗作詩箴。其友曰。為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空亡羊。每稱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然忘食。此真善讀書。史籍傳記。采取至約。後與東萊呂公伯仲。極辨古今。始知周覽博考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明君賢臣之經綸事業。孳孳講求。日益廣深。君子以是知君胸中之蘊。有足以開物成務者矣。終身沈于下位。而聲名流于四方。抑之愈高。困之愈堅。死且不隕。是豈偶然。嗚呼。其可敬也夫。諸孤將求銘。以誌之。無窮。故為之敘述其本末。雖無能發明。要據實。非溢美。貴其可信而已。惟當世篤論君子擇焉。謹狀。

聖賢集卷十五

行狀

通判平江府校書姚君行狀

君諱穎。字洪卿。其先吳興人。後徙明。明今為慶元府。會祖諱阜。故迪功郎。容州戶曹參軍。祖諱平。故左奉議郎。父孝全。累封朝奉大夫。致仕。賜紫魚袋。先是君之曾伯祖希。始以儒學決科起家。時則有若戶曹公。實繼其後。戶曹勇于為義。喜周人急。尤篤于宗族。創必慶堂于城南。延碩師。聚族子弟。就學。涵濡薰炙。彬彬可觀。時則有若奉議公。及其從兄持。持之從弟大任。相先後擢進士科。而姚氏遂為鄞著姓。奉議篤學力行。以古人為的。嘗與秦丞相之弟。俱游成均。有合堂同席之好。秦公當國。緣是以進。高爵立可得。退然安分。不登其門。再調和州錄事參軍。即致其事。官止通籍。時人高之。大夫公克遵家教。培養益深。時則有若校書君。對策大廷。獨冠多士。而姚氏益著。沿流溯源。殆非偶然者。君資性警敏。十歲屬辭。已工。試于鄉校。郡博士疑非己作。更題以驗之。操筆立成。師事屯田鄭公錡。苦心刻意。種積累年。詞采絢發。且有典則矣。校官相繼。皆名流。復親炙焉。又求同志之士。相與講磨。參攷古今。詳于興亡理亂。是非得失之迹。下至曲蘖小說。多所采獲。又思馳騫不止。安所歸宿。大書論語一編。朝夕誦味之。且取伊洛諸儒言論之精。

要者。盡為巨擘。探其旨。理融心通。德與藝俱。日進。淳熙四年秋。浙漕高選。明年春。南宮奏名。范公成大。領貢舉。見君筆力雄豪。頗稱之。奉大對集英殿。于是孝宗皇帝臨御。十有七年矣。馮聞嘉言。以臻極治。君首言。中庸大學。治道根柢。為天下國家之要。在于九經。正心修身之效。見于治國平天下。本末內外。相為貫通。世固有是書者。乃謂緒餘土苴。不足以盡道。舉而歸諸希夷曠蕩。不可容聲之境。言不適用。人主疑焉。故功利權術之說。得乘之。又言。秦王衡石程書。天下病其苛。漢宣帝用刑餘。仕法律。而政治淪于難。光武奪三公之權。事歸臺閣。而東漢之規模。淺狹。唐太宗兼行將相事。而有好大喜功之病。德宗強明自任。而章導車。李齊運。裴延齡之流。得肆其姦。臣願陛下。握其道揆。毋以多事自弊。操執綱領。俾羣臣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又曰。力一則強。分則弱。聖人治天下。惟于先務用其力。而未節俱不暇講。藝祖皇帝肇造之初。一統之號。御而不受。惟諸國是圖。始得蜀。而黜王全斌。所以為江南計也。始下江南。而借使相于曹彬。所以為太原計也。澤潞之役。趙逢。扈從。憚太行之險。止于懷州。以驛馬辭。則貶逐加焉。所以懲避事也。自奉極于儉約。而用兵之費。獨無所靳。惜諸國之帑藏。真歲用之贏餘。將以收山後諸郡。易敵人之首也。藝祖惟用力不分。是以征伐四出。莫不如意。今天下最大患者。金人未殄。中原未復。爾惟陛下通藝祖創業之法。而經營之。則必有道矣。又曰。中國有以自立。而後外域可圖。今士大夫安于苟簡。和議一成。則以言為諱。烽火不接於江淮。羽檄不馳于荆蜀。則甲兵之問。不至于廟堂。怠惰之風成。而勤恪。寡畏懼之習。而勇氣消。無能奮身為國家當大事者。臣以為當今之務。必內有以作士大夫之氣。而外有以伺敵人之隙。蓋女真之悍。不可以力勝。而可以計取。漢高帝之取項籍。不在于垓下之合圍。而在于陳平之反間。彼其權臣擅政。骨肉相殘。一動于蕭牆之變。吾投其機而間之。則攻取易為力。武帝百戰而不能滅匈奴。不乘其隙也。其後匈奴擾。五單于爭立。宣帝推亡固存。一投其隙。而呼韓款塞。元帝亦因以斬郅支。皆乘其隙也。臣願陛下為先定之計。以待敵人之隙。又曰。樊噲欲以十萬乘橫行匈奴。其氣非不壯。而見請于季布。果鑄為景帝削七國之地。其志非不銳。而見愚于揚雄。高后不用噲言。而天下免于瘡痍之禍。景帝惟用錯計。而七國之變。幾至于不支。凡此皆深謀遠慮。切于當時。非獨書生無用之語。故表而出之。對者四百餘人。有司奏君策第三。天子覽而異之。擢為第一。年二十有九。君進詩以謝。後四句云。六典未新。周禮樂三。河正想漢官儀。平生作計非溫飽。可但區區詫却枝。蓋用王沂公語也。聞者壯之。時遠人有獻馴象者。上因思不實遠物之戒。書旅裝一篇。賜君等。故事。例給墨本。今奎費獨藏君家。竟無前比。授承事郎。簽書事。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上以君策論北人事宜。戒毋鑿版。而頃欲試以民事。詔與添差。君言員外置官。朝廷所以優朝士。厚宗戚。吾不可以冒此。力辭。上嘉其許。之。魏惠憲王。方鎮四明。以是邦未有。慰天下者。欲榮其歸。使以盛禮逆之。君不事表暴。扁舟抵故廬。人無知者。祖妣。歸人史氏。太師魏公之姑也。君始唱第。魏公再相。以親故。頓首稱謝。王魯公信知其然。曰。是足為吾婿矣。明年魯公拜樞密使。竟

因魏公以其女妻君。他日因奏事及之。上曰。姚某策中。用趙逢事極當。其簡記如此。七年。奉二親之官。太守龍圖鄭公伯熊。嘗世鉅儒也。一見契合。遇之良厚。秩滿去。語君曰。親老思鄉。滿則罷。罷則歸。雖巧祠之請。亦不至廟堂。君聽其言。亟以書白魯公。具道之。且曰。是當力言于上。使以達官榮其親。甚于里居之樂。其親也。鄭公既去。繼之者。治尚嚴切。催科峻甚。君言。郡之嚴切。什一。縣且什五。吏胥並緣。輾轉滋甚。民何所措手足。懇切規諷。守感其誠。不以為忤。歲大旱。勸之疎決。寬其期會。獨其無所從出者。歡聲載路。甘雨霽。答。邦人深德之。八年五月。召對論治道體要。其略曰。舉其偏。則弊自除。反其本。則利自興。出于彼。必入于此。如翻覆手爾。是故獻諫者。斥則忠譴。至利口者。擯則真賢出。議與大獄。請用嚴刑者。抑則寬政可舉。巧于聚斂。以羨餘求媚者。黜。則民力可蘇。廉侵牟之禁。則兵力強。杜債帥之門。則材奮。俗吏不為公卿。則詩書道顯。近習不預國議。則思慮柄專。苟且者不容。則任職者厲。恬退者褒。擢則奔競者消。欺罔是懲。執不務實。黨偏是戒。執不趨中。若此。類合十八條。皆抑揚取舍。判然黑白。彰明較著之論。而歸諸人主心術。讀未竟。玉音琅然。曰。道理當如是。論常平之儲。久且紅腐。請嚴以新。易陳之令。義倉賑濟。遠者難及。欲復鄉為義廩之法。又論守令不可數易。委監司。舉郡守。郡守舉縣令。有公平通敏。慈惠廉潔者。遷其官。而久任之。則進取無滯。才志獲伸矣。上悉嘉納。除秘書省校書郎。吏製故迹。雌黃數字。請復書之。以是為供職。君不可曰。吾當自親之。或有外訛。無不是。正時方重館閣之選。階以居要地者甚衆。四方承風。致饋啓。易銜以反之。時論服其清德。會魯公當軸。引親嫌。求外補。參政周益公。欲以郡處之。同辭。添差。遷判平江府。又辭。釐務。曰。幸執子弟所為。不得官州縣者。慮他人觀望。道不行也。嗚呼。強之而後受。館中諸賢。皆是別也。相與祖餞于西山園亭。用風流半刺史。清絕校書郎。分韻賦詩。九年。轉宣教郎。君蚤以儒英。萬言正對。結知明主。中秘校讎。最為清切。嘗筆持彙之列。要不難致。願丞藩郡。塗轍稍迂。若心所不快。有不屑為者。既至官。夙夜恪共。職業所關。纖芥不苟。有所剖析。明見毫末。而不自矜。密啓郡將。惟所施行。吳江二豪。訟久不決。郵使者知君通明。以是委之。君揣其情。必持縣短長。有掣其肘之故。檄令逮之。不報。趣之。果以豪強未易追逮為言。君詰之曰。張官置吏。非以治貧弱也。正欲制此曹爾。此而不懲。焉用州縣。卒窮竟其事。聞郡僚服。張公杓之。領常平也。嘗護使客。夜分抵館舍。君偶在告。攝事官不集。張公怒。將勅之。懼而求救。君不許。悲恨而去。徐為申理。事竟得釋。而斯人不知也。十年秋。旱甚。齋戒祈禱。心形俱疲。由是得疾。疾且革。語家人。以二親之養不伸。君父之恩未報。為終身恨。十月甲戌。卒于官舍。享年三十有四。二子。元特。纘。四歲。元哲。二歲。一女。三歲。家貧。喪不能歸。魯公自遺其子。護之還鄉。其年十二月壬申。葬于陽堂鄉。延壽山之原。始君處庠序。莊肅自持。寡笑與言。一飲一食。亦無所苟。非意相干。未嘗輕愠。人皆樂其可親。有戲狎者。正色以裁之。又可敬也。識者知其為遠大器。事大父母。父母皆謹甚。大父母終。過于哀戚。大夫公。性剛。委曲周旋。求所以悅之。或有愠怒。屏氣以立。不敢輒退。引咎刻責。至于自搗。母宜人。揚

氏病疽焚香敬禱願以身代俄而疾瘳友愛亦甚篤既婿王氏其季資緣補官又捐資以嫁其妹凡所以順適親意者無不用其極該郊祀恩以君曾任館職二親俱封人皆榮之而君志未足也每謂立身行道無忝古人始足以顯其親焉才華之富傾動流輩而榮進之念曾不汲汲其言曰退後一步其味愈長乘流則逝遇坎則止安于所遇而已間服深衣以迂名齋此豈隨俗苟求皇皇于利欲者哉跋幕前修必取其中正不偏者于當世人物心焉惓惓疏三十餘人勸魯公急用之宰相無他職業進賢而已矣以天下人才為天下用君子衆多則小人不能勝此前輩規模也君之賜第也今建康留守葉公實為第二後復同官吳門契好日深時士大夫各從其類有黨同伐異之風君深病之調和其間不立畛域既與葉公定交又併葉公之友為魯公言之所以消融植黨之私恢張吾道之公也天假之年此志獲伸天下異同之論將泯然不見其迹豈復有後來若是之紛紛哉此君子所以為斯世惜也孺人用魯公恩封其寡也年二十三爾守柏舟之節搖者萬端確不可奪不惟天資之美亦足以驗君操行篤實刑于家人者如此生理蕭條清苦已甚依倚外氏撫教孤幼至于成立元特以魯公遺恩為迪功郎新饒州安仁縣主簿近例掄魁澤不及後者特旨官之元哲由此受命為迪功郎新福州連江縣主簿兄弟修謹嗜學振起門戶將有望焉皆娶舅氏女適承奉郎新監臨安府糧料院王儼又魯公長孫也孫男女各二人君雙親垂白見其後裔如此寧不自慰而君垂沒之言不及終養銜恨無窮者亦足以釋然于泉下矣君沒二十年二子將求銘于當世鉅公而屬某狀其行其請勤勤懷我亡友見其後見心焉悲惻其敢有愛于言乎雖然某老矣學殖既落無能發明實德懿行將晦而不彰是則有罪躊躇久之而二子之請不已遂強為之詞雖不工要非溢美嗚呼其摭實也夫其可信也夫謹狀

武功大夫閣門宣贊舍人鄂州江陵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馮公行狀

會祖宗旦左監門衛大將軍

祖瑀武功大夫昭慶軍承宣使

父康年武功大夫集慶承宣使

公諱湛字望中泰州成紀人也七世祖贊左神武將軍生仁俊左金吾衛上將軍仁俊生正言太傅左金吾衛大將軍自會祖而下三世又皆以忠勤任職名績班班前後相望于是馮氏之門益大公山西將種姿貌偉傑膂力絕人嘗從集慶公履危橋偶隕深淵即躍入抱持以出時人美其孝壯其決而知他日必能捐軀犯難以功名著見于世自吳越春秋及他書傳多所涉獵材氣磊落不從蔭補期于自奮舅劉公錫錡兄弟皆中興名將深奇愛之教以兵機將略敏悟英發益自負有掃清關洛之志順昌之役錡以孤軍大破烏珠精兵二十萬公時在兵間身先士卒陷陣卻敵由是以驍勇顯烏珠再攻淮西公復從錡于炎山青溪柘臯戰比有功錡加器重初以親嫌止授二資及是又進一資田師中總兵武昌公從之數年

既久從陳敏討賊于虔汀梅循潮惠間齊述據虔以叛諸軍十旬弗克敏募敢死士先登公首應焉擐重甲手二劍率其徒三十六人冒矢石登雲梯死者相屬公亦重傷勇氣彌厲賊不能拒師從之遂入其郭以功進一資賞不酬勞敏以為言陸馬軍第五將公益為盡力深入瘴鄉平何白旗等七十餘族俘酋豪黃大老謝二化輩六郡以清會召敏還工部海船至明之定海統制范榮請為將佐紹興三十一年金亮激盟有長驅之志既我淮甸且欲以舟由海道襲我詔公措置山東借補忠翊郎權破敵軍統領率兵八百人海船二十艘與浙保總管李寶俱中流颶風漂溺過半冬十月遂與寶入海州金遣尙書蘇保衡孟都統及母弟阿瓦率舟千餘泊膠西乘十餘萬別以萬人道新橋趨海州公請先擊之以挫其鋒寶許諾即勒兵四百五十人及左翼軍李寶魏勝所統千三百人結陳而行至新橋與金五千人遇力戰竟之夜半還城密與寶謀我師新至幸而捷敵必益兵而來何以禦之且彼舟得風將出港入海破滅未若明也

不如率昭登舟用我所長攻其無備可以得志寶然之詰朝偕行次于石白關趙王世隆趙友來降友言膠西敵舟兵數甚悉公請以三舟為先鋒友為鄉導尋至唐島望敵舟率五十為陳甚衆而整有張五善危坐舟中者友以蘇保衡告計獨剪滅此則其餘不攻皆破而天時方寒風不自南何以前進焚香禱之須臾南風盛狂波濤洶湧戰艦乘之縱橫若神敵相顧駭愕俄有七星黑旗揚柔衷甲駕巨船率銳卒而至者矢發如雨友復以阿瓦告公挾一矢斃之奪其金牌獲百尺船敵入膽喪遁諭以國威信汝曹中原遺民宜早自拔不者兵船四集善惡不分矣衆投戈請命公即躍入番船以刀擁千戶張廣刑罰韓宗愈及大漢軍百五十餘人來即其船實新草沃以膏油乘風熾火縱之北岸延及餘船烟焰漲天敵兵驚潰溺死者甚衆時二十七日也晡時寶方至火猶熾燔斃林木殆盡半月不滅尋以所俘獲詣寶賀寶誅其功悉曰何賀公曰以烏合之衆破強敵十餘萬節旄且至何得不賀寶將執之公曰某之功主將之功也取舍惟命敢有他望即脫身舟中寶懼未已戮舟人以逞公不敢怒愈益自力聞金餘燼復羣聚急攻之舍舟遁悉焚而行至半山即墨人王彥于宜與其父老請乘兵威糾合諸州忠義收復甲東言之再三公見其誠懇與之約不出三日以萬人至則可衆踴躍從命越二日至于五千餘人有器甲者強半公即登岸部分隊伍申嚴約束時敵七寨相望公以所集忠義兵區別為七各當一寨躬督所部俱發言此去即墨纒四十五里吏失人心攻之易克乃使高翔偕進翔即墨人習知山川形勢勇于立功即舉兵破縣擒長吏以獻忠義士爭歸之衆至五萬咸有奮志公獨念主帥嫉我不獲乎上事何由集不如姑歸其所以命乃授翔方略攻濟南為復故疆之漸遂引兵還海州十一月自海抵明十二月獻俘闕下天子嘉嘆其功賜金帶銀千兩官承信郎護聖馬軍神將授李寶節鉞議者謂敵人瞰江聞膠西之禍不勝慙怒迫諸將速濟是以及禍論功行賞宜以公為首朝廷亦具知之明年遷公三官得成忠郎及公擒李承富五百餘衆既釋其罪以隸水軍遂以公為統領而代寶屯江陰以暴白其功焉隆興元年海寇朱百五聚二千

人左翼督府溫明。福建水軍莫能擒制。丞相舉公討之。使選于水軍。及步兵各三百人。率之以往。公言于二相。有都統在。不先白之。將以專輒獲罪。相公獨不記往日事耶。二相曰。公第往。吾主之。誰敢不聽。遂遣屯行有日矣。張子蓋聞之。果大怒。公走丞相府以告。改樞密院水軍統領。趣使趨海。至黑水洋。交鋒屢捷。擒八百餘人。多勇悍者。釋不殺。請于朝。亦以錄水軍。教以擊刺弓矢之技。卒獲其用。遷忠翊郎。詔選精兵二百。戰船一艘。與威方往濠州。措置邊面。以公為江淮都督府同統制。將行。點兵。卒長趙頤等四十八人。棄甲而逃。公不為動。益嚴軍律。翼日。召其麾下告之曰。朝廷養兵。本以禦敵。今欲退避自全。獨不念讎恥之未雪耶。衆感泣。公曰。若果忠誠。涅汝面。以誓殺女真。而賞汝以銀若絹。可乎。衆樂從。刺者三百人。賞之如約。人無二志。又以所將寡弱。守禦不足。聞符離濱兵聚兩淮間。多者百餘。少者五六十輩。往往為盜。招集之。得五千餘人。有益兵之利。而除寇攘之害。其處事兩全如是。權知濠州。改建康左軍同統制。明年。金犯淮東西。公以兵扼宣化。定山。嶺口。三澆。說都督府。分遣諸將。邀敵歸路。絕其糧道。而縱兵以擊之。三請督府不從。居無何。敵四騎來。以講和告。公疑焉。案之。得江面圖報中。請督府誅之。既乃勞遣而還。時諸軍未有鬪志。而三渡兵又弱。公以為敵情叵測。釋此不誅。彼悉吾虛實。有輕我心。因集軍士。櫛之。敵人讐服。而督府不悅。凡公為將。忠子為國。而不肯苟同者。類如此。師還。為建康水軍統制。尋添差隆興。幹道。初。除環衛宮殿司統領。轉忠訓郎。歷樞密院定海。水軍統制。五年。召對。論敵取勝之法。且言自古名將。無非出奇。上問奇兵若何。對曰。今海道是也。異時六師順動。臣請以千艘。數萬兵。乘便風。徑指敵巢。糾率豪傑。可以全勝。上壯之。于是水軍始隸御前。以萬人。三軍。十將。為額。轉從義郎。閤門宣贊舍人。御前水軍統制。公復言定海之屯。止于備禦。趨山東遼遠。驚濤暗沙之害。出于不測。難以進取。楚之鹽城。密邇海州。信宿可至。請徙屯焉。先為不可勝。以乘可勝之隙。天子下其議。或以迫近鄰境為疑。公乃請屯平江之許浦。六年。以公為御前水軍諸軍統制。詔從其議。立四寨。去鎮三里許。占民田三千五百畝。償以公田。築堤捍海。為屋萬間。材良工堅。規制恢廣。隱然為東南巨防。自江入淮。進取為便。識者疑之。明年。遂遷所部三千人于新寨。益以江陰屯兵。為五千人。又言諸州。隸徒。類多勇壯。可備軍伍。及海道。嚮。徒。黨。盛。疆。巡尉所不能制者。其人皆熟于舟楫。補以為兵。誠舟師之利。敢以為請。上皆許焉。增三千餘人。而萬人之額。至是庶幾焉。是歲。羊。舜。韶。之。衆。以劫海州。上下。舜。韶。者。羊家寨土豪。始欲取金州縣。既而兵糧俱闕。進退不可。途窮為寇。公表奏其故。請往招撫。上親洒宸翰。亟以委之。公以百人自隨。乘輕舟。由許浦。趨。淮。口。布。宣。德。意。開。示。大。信。舜。韶。感。服。散。遣。徒。衆。復。業。與。其。儕。類。十八人。束身歸朝。人給錢十萬。仍隸公麾下。超授右武郎。有沮之者。轉武翼大夫。主管崇道觀。起為浙東兵鈴。自是許浦主帥。屢易。皆以不勝任。未幾去。上由是思公。淳熙二年。召對。除御前副都統制。復領許浦。公治軍一攝。故。節。財。用。剔。姦。盜。大。修。戰。艦。開。梅。里。河。五。十。里。號。令。嚴。肅。壁。壘。旗。幟。復。精。明。四年。被旨來觀。未及奏事。而怨公者。中以危法。先是。錢。糧。官。陳。嘉。

盜用券錢。公痛懲之。嘉由是怨。其弟時舉。訴公不法。公詣闕自言。朝廷知其枉。抵時舉罪。而嘉益怨。許浦民俗。規利。戰艦之旁。積廩如山。公以火患為虞。闕地為場。以時直買。置。減。價。以。器。之。其。入。稍。厚。而。規。利。者。皆。怨。又。築。場。之。處。張。氏。居。焉。雖。以。公。田。易。之。不。免。他。徒。而。張。氏。亦。怨。于。是。諸。怨。家。合。謀。妄。謂。蘆。步。郎。肆。息。公。自。私。之。謗。語。喧。然。飛。語。上。聞。大。理。案。驗。幾。月。索。軍。中。簿。書。考。財。用。出。入。之。數。纖。悉。明。白。無。已。私。者。獨。以。稿。軍。旅。養。忠。義。稍。出。于。繩。墨。之。外。者。一。二。事。具。獄。上。天。子。察。公。無。他。薄。其。罪。謫。居。潭。州。六年。山。賊。陳。嗣。起。擄。犯。道。之。江。華。連。破。桂。陽。軍。臨。武。藍。山。二。縣。剽。悍。善。戰。頗。有。策。畫。據。崇。山。深。谷。多。施。偏。駕。弩。礮。石。手。砲。又有小盾。皆其長技。大軍屢戰不能克。湖南騷動。安撫使王佐。奏請起公為兵鈴。統制軍馬。公不可。強而後許。選將兵八百人。躬教習之。士氣振發。軍容鮮明。坐作合變。一如律度。既旬。波。度。可。用。合。土。軍。弓。手。義。兵。三。千。餘。人。進。至。黃。沙。寨。猶。慮。所。將。非。素。拊。循。難。于。應。猝。伏。精。銳。林。莽。以。為。之。備。嗣。黨。俄。集。大。呼。奔。突。我。軍。幾。不。支。伏。兵。發。射。嗣。弟。殺。之。賊。始。卻。衆。心。稍。安。乃。築。室。聚。糧。為。久。駐。計。而。軍。又。數。驚。公。安。臥。自。若。鎮。之。以。靜。控。險。要。視。虛。實。凡。其。根。株。窟。穴。姦。謀。詭。計。無。不。知。之。每。出。接。戰。必。克。又。念。雖。時。時。小。勝。非。出。奇。無。以。制。敵。益。募。死。士。八。百。人。名。敢。死。軍。豐。犒。而。旌。別。之。人。人。思。奮。戰。于。竹。子。塘。無。一。當。百。賊。徒。摧。敗。軍。聲。大。振。矣。公。謂。此。窮。寇。急。之。則。致。死。不。若。以。計。困。之。乃。斂。兵。閉。壘。養。威。持。重。有。所。擒。獲。縱。之。使。去。曰。吾。渠。魁。是。殲。脅。從。何。為。汝。能。誅。滅。首。惡。不。惟。宥。罪。抑。有。贖。賞。務。以。是。壞。散。其。黨。賊。欲。戰。不。得。力。罷。意。沮。且。內。自。相。疑。無。復。固。志。于。是。進。兵。逼。之。五。戰。五。克。遂。乘。勢。欲。殄。滅。之。使。劉。橫。張。立。李。獻。將。奇。兵。三。百。人。從。間。道。走。空。岡。焚。其。積。聚。巢。窟。夏。俊。田。昇。各。以。兵。進。擊。而。身。率。敢。死。等。軍。徑。抵。律。頭。洞。為。之。援。兵。始。接。賊。巢。四。面。火。起。糧。儲。營。落。倏。忽。無。餘。我。師。方。壯。賊。力。不。敵。欲。退。保。空。岡。則。已。焚。毀。倉。猝。不。知。所。為。于。是。大。潰。官。軍。乘。之。橫。尸。蔽。野。厥。明。餘。黨。窺。覘。欲。奪。舊。巢。軍。士。度。水。擊。之。自。辰。至。申。賊。復。大。敗。溪。流。為。赤。擒。五百。餘。人。攀。緣。險。絕。窮。追。數。日。斬。嗣。英。州。境。上。獲。三。千。餘。人。賊。將。大。懼。殺。副。首。領。李。念。九。降。餘。黨。悉。平。自。出。師。至。是。兩。閱。月。酒。以前後俘獲。別二十羣。寨居。廩食。一如軍制。聽帥臣處決。未嘗專戮。又于竊發之地。圍結諸鄉。自十歲至六十。籍姓名于帥司。給據歸業。官軍所過。秋毫無擾。擒賊將四十六。降二千人。而軍士之歿于陣者。五十。七人。而止。嗚呼。可謂善用兵也。已。敘。武。功。郎。添。差。潭。州。兵。鈴。改。隆。興。府。又。改。浙。東。路。鈴。數。歲。天。子。念。功。不。忘。而。後。盡。復。故。官。數。宣。宴。勞。問。出。內。帑。萬。緡。以。賜。十四年。除左衛將軍。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上屢言。海上之功。旌賞未盡。將悉官其諸子。公謝不敢。偶殿帥有修奉山陵之役。俾公攝焉。尋為鎮江軍副都統。天。以。私。錢。助。給。軍。士。醫。藥。或。忘。而。議。之。上。雖。不。信。猶。以。將。帥。不。和。之。故。徙。公。建。康。紹。熙。改。元。轉。武。功。大。夫。繼。又。進。一。官。主。帥。卒。攝。軍。事。獨。軍。通。二。十。萬。緡。五年。改。荆。鄂。副。都。統。制。屯。襄。陽。今。天。子。嗣。位。轉。武。功。大。夫。常。以。為。屯。田。之。地。自。古。江。左。重。鎮。當。今。要。害。處。非。訓。習。士。卒。使。人。人。可。用。無。以。待。不。虞。益。修。紀。律。繕。甲。兵。習。勤。戰。陣。整。齊。舟。師。常。若。對。敵。威。名。遠。聞。軍。民。按。堵。惟。恐。公。之。舍。此。去。也。慶。元。元。年。被。召。至。九。江。得。旨。奉。

祠屬疾。至平江。疾甚。以八月十日終于舊居之正寢。壽七十有一。妻楊氏。先公十六年卒。次配嚴氏。繼公而亡。俱封宜人。子十一人。拱。忠訓。鄧。沿。海。制。置。司。水。軍。統。領。杞。該。公。致。仕。恩。梓。下。班。祇。應。殿。前。司。護。聖。馬。軍。副。將。權。保。義。郎。江。陵。府。副。都。統。司。書。寫。機。宜。文。字。檜。進。義。副。尉。樞。承。節。郎。樞。俱。進。是。副。尉。拒。以。疾。未。仕。杓。承。節。郎。楠。早。卒。女。二。人。長。適。忠。翊。郎。監。內。軍。庫。胡。琛。次。許。嫁。忠。翊。郎。趙。善。禕。孫。男。八。人。燧。煥。燧。燿。燧。餘。未。名。女。十。四。人。長。適。迪。功。郎。湖。州。武。康。主。簿。李。文。鑑。次。適。保。義。郎。監。福。州。古。田。縣。商。稅。王。惟。明。餘。未。行。諸。孤。奉。公。喪。東。以。其。十。二。月。庚。申。葬。于。慶。元。府。奉。化。縣。禽。里。鄉。小。海。里。銅。山。之。原。合。楊。宜。人。之。墓。公。天。資。忠。亮。明。于。大。義。自。金。據。中。原。志。雪。國。恥。慕。古。忠。烈。士。論。南。北。形。勢。甚。辯。韓。岳。諸。公。既。歿。殊。勦。駿。烈。鮮。克。有。繼。公。奮。迹。行。伍。不。自。菲。薄。以。前。人。功。業。為。不。難。就。以。神。州。赤。縣。為。必。可。復。感。慨。憤。激。一。飯。不。能。忘。與。夫。懷。安。徇。私。志。念。區。區。不。出。一。身。一。家。者。何。其。相。萬。也。壯。歲。舉。以。膽。決。自。喜。在。鄂。救。焚。升。屋。而。墜。躍。身。烈。焰。中。破。鑼。而。出。湖。口。二。虎。為。暴。行。旅。患。苦。公。迹。虎。所。在。伏。古。祠。中。迹。其。至。刺。之。洞。腹。其。勇。而。義。多。此。類。然。寬。厚。有。識。度。代。李。寶。將。屯。不。念。舊。惡。覆。護。其。短。趙。濟。戰。船。多。壞。不。勦。其。罪。卒。與。協。力。修。治。無。闕。軍。市。所。入。費。于。犒。享。豪。傑。慷慨。之士。厚。貨。給。之。多。自。己。出。未。嘗。少。靳。貴。要。欲。求。公。居。第。則。堅。拒。不。許。雖。賈。怨。不。追。恤。聞。軍。中。一。善。獎。勵。成。就。如。恐。不。及。多。有。起。行。間。致。爵。位。者。每。戰。臨。敵。必。揚。聲。曰。爾。曹。努力。圖。報。國。家。士。皆。勇。奮。有。戰。傷。者。親。為。裹。創。傳。以。良。藥。慈。愛。肅。然。撫。之。如。子。弟。至。其。犯。軍。律。亦。不。貸。也。精。于。射。藝。矢。無。虛。發。著。射。講。行。于。世。作。大。字。逾。勁。有。法。兼。善。行。草。詩。有。佳。語。居。明。之。西。湖。榜。其。樓。曰。得。趣。軒。曰。愛。日。有。泉。石。花。竹。之。勝。然。地。不。越。數。畝。閨。門。千。指。田。止。二。頃。殆。無。以。贍。或。勸。以。增。益。則。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襟。抱。曠。夷。不。設。防。矜。見。義。敢。為。躬。不。自。卹。以。故。動。遭。讒。謗。然。賢。士。大。夫。多。稱。述。之。侍。從。被。命。舉。材。堪。將。帥。而。薦。公。者。八。人。此。足。以。知。公。所。存。矣。某。識。公。久。且。與。其。子。棋。游。豪。爽。有。志。事。功。必。能。世。其。家。者。以。行。述。為。請。辭。之。不。獲。故。為。敘。其。梗。概。謹。狀。

黎齋集卷十六

行狀

邊汝實行狀

汝實。慶元邊氏。諱恢。世著籍于鄞。曾大父諱日章。大父諱用和。皆不仕。父承奉郎諱友誠。無子。子順昌。丞諱友開。之子。是為汝實也。生而穎悟。少小讀書。迥然異常兒。承奉公教之嚴。未嘗令出入閭巷。延師家塾。俾專其習。黃州通判舒君烈。其姊婿也。篤學多聞。相與處累年。開其端倪。故自年十四五時。已知學問之大略矣。幾冠。就學城南。距家數里。行必歷闈闕。義方益嚴。日使以肩輿往來。奇麗紛華。不役耳目。凡所以培植美質。充養德性。而卒為善士者。家庭之教也。幼習聲律。長而愈工。論說古今。能達意所欲言。辭采俊麗。自律愈謹。篤厚而詳慎。痛母楊氏蚤喪。事承奉公不少懈。處宗族鄉黨。甚敬以和。不自矜街。不與乖忤。而人望其德。容無敢侮之。太學。俊秀所萃。師儒多當時選。汝實年二十二。補諸生。念講學之機。不可失也。剝心求益。甚于飢渴。師無不傾。晝日夜磨切。智識愈明。舍選較錙銖。嚴梯級。得者實艱。汝實安義命。不汲汲。獨以所能。屢戰摧堅。卒預其選。以故聲名日出。領袖一齋。謹守繩約。諸生有請于監中。規免費者。汝實不許。曰。學校久例。何可越也。監官以臺察意風之。汝實曰。即如是。吾去其職爾。終莫之奪。其守正如此。登

紹熙元年進士甲科。時太上皇龍飛策士。汝實廷對數千言。其略曰。不以堯舜之道告其君者。不忠也。不知其君可以與堯舜之道者。不智也。堯舜之道。皆已具于聖心。知陛下所以垂問者。悉聖心所形。則不必他求矣。臣觀自昔人主。始初清明。勤于政治者。固亦無間于聖人之心。而明者卒昏。勤者卒怠。何哉。雖有是心。而不能自知。則亦不能自信。爾今陛下有堯舜之聖心。而形于政治。未如其心。蓋亦反而求之乎。心所是者。行之。心所疑者。去之。高明光大。其則不遠。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殺。孟孟子指之曰。是心足以王矣。況陛下聖明。堯舜之道。已具于聖心乎。辭意婉切。指陳時政。具有本末。識者聽之。授鎮江軍節度推官。始汝實嘗受教于金谿陸公。有所啓發。對策之語。蓋得于講切者。擢第而歸。不以所學為足。覃思經籍。探其精粹。名物度數。靡不研究。孜孜于司馬氏通鑑。攷埋亂興亡之迹。而推其是非得失之原。諸子百氏。亦援其要。蓋其志大。故所資者廣。其業專。故所得者豐。凡其充于身。行于家者。皆由是得之。先是承奉公。齊家有法。閨門肅雍。表儀鄉社。汝實敬承其意。端架幾。嚴限制。勤浮末。培本實。家政益修焉。承奉公年踰八十。恩封至。命服光華。邦人以爲寵。汝實婉容愉色。左右無違。合親賓。惠窮乏。觀意所欲。而敬行之。庭闈欣懽。人無間言。承奉公歿。執喪哀甚。寢不離次。飲食不御。酒肉顏色。憔悴。體若不勝衣。猶以奉于家務。哀敬不純。爲恨。將及大祥。而汝實亦病矣。平居謹肅。自持。雖病不改其度。有問之者。挾持致敬。語言剛對。自若。惟以除附不時爲憂。氣息凌微。猶能自力。飭家人具祭。索衰服。加躡身。如對几筵。妻孥以其疾甚。哭不出聲。汝實曰。焉有喪祭而不哀者。命之哭。蓋訖事之翼日而卒。實慶元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也。年三十有八。娶李氏。子三人。長及次皆蚤亡。幼子之元。汝實卒後亦亡。一女亦夭。以從子之深爲後。三年十二月甲申。葬于縣之桃源鄉。石橋嶼之原。自古道不明。淺局之士。格于資稟。趣向之偏。剛者忤物。柔者順從。言理者遺事。博覽者溺心。德厚者短于才。才勝者涼于德。偏而不反。患莫大焉。汝實大資甚粹。濟以剛學。甚要輔以博才。甚俊養以德。蓋不安于偏。而求至于大全。其志詎可量哉。狀貌頽然。語若不出諸口。而其中奮發。勇于自立。以古人爲則。以禮經爲據。事關名教。毫髮必計。見其砥礪節行。自奮于功業者。心深敬之。喜讀兵書。曰。知兵。固儒者事。祖宗立國規模。講之必精。宜和靖康。渡江中興。本末訪求。惟恐弗獲。充其心。固將有所建立。光明于時。終身力學。僅收一第。未及設施。而師友稱道其賢。咸曰。是篤實不欺。堪爲世用者。聞其歿。無不痛惜之。嗚呼。可貴也。已葬有日。其叔父以某交親最久。熟其平生爲人。俾狀其行。不敢辭。汝實初字汝度。某嘗爲言。子之名。廣大之謂也。大而不實。爲用之。蓋配以實乎。汝實唯唯。遂易今字云。謹狀。

先公行狀

先兄諱文。字質甫。姓袁氏。明之鄞人也。曾祖。左朝奉大夫。知處州。贈光祿大夫。諱毅。曾祖妣。永嘉郡夫人。葉氏。祖。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諱灼。祖妣。恭人石氏。考。承事郎。諱珣。妣。夫人林氏。先君從大父守隨。

無子。禱于大洪之神。夜夢神告曰。與而二子。是生先兄及章。先兄實稟尤厚。少小聰警。讀書數過成誦。詩語驚人。先君深器異之。爲擇賢師。敬待以禮。日偵視顏色。幾微不悅。痛自刻責。豈其拂之。何乃若是。苟悅矣。而後釋然。里士大夫。咸謂袁公教子。可以爲法。而先兄亦曰。吾父教我如是。不自植立。何以爲子。晝夜孜孜。苦心刻意。求所以承親志者。手抄口誦。不知飢渴寒暑。于是里士大夫曰。袁氏有子。其門不墜矣。成童以能賦稱。既冠。覃思經學。尤深于書。攻質非一師。久久通貫。得古遺賢意。勇于爲善。而恬於進取。甫踰壯歲。厭舉子業。而讀書益勤不懈。一書精熟。始更他書。凡閱未嘗有二書。此前輩讀書法也。爲人亮直。中無留藏。入與家人言。出與鄰里鄉黨言。是非非。率由中出。凡世間面譽背毀。機巧鉤距之態。秋毫不存。遇人無貴賤。能否長幼。必以誠敬。恂恂卑謙。若無尺寸可稱者。醇醲之氣。藹然見于面目。即其說聽其言。知其爲故家遺俗也。中年益務沈晦。徜徉里閭。無敢羨富貴之心。有園數畝。稍植花竹。日涉成趣。性不喜奢靡。居處服用率簡樸。然頗喜古圖書器玩。環列左右。前聲諸公遺墨。尤所珍愛。時時展對。想見其人。雅尙清致。俗塵不到胸次。猶以是爲累。晚歲泊然。平生所好。視之若無。圖亦弗不治。始好書之意。彌篤。自言吾雖老。壯心猶在。觀書作字。一如少時。平旦即起。日抄書數千字。端勁有力。自經史子集。下至稗官小說。輒編隱帙。多所記覽。好觀歷朝故事。既錄其大者。又撮拾其小者。爲名賢碎事錄。三十卷。字百餘萬。皆手所自抄也。無情筆。雜著一編。目曰。變隔開評。凡制度之沿革。事物之原本。傳記之訛舛。風俗之變遷。先世之模範。與古今之善可法。惡可戒者。咸在。每以爲高明之士。操批小學。非所以通類格物。故其讀書。雖以大體爲本。而節目纖悉。亦必精研。于方言聲韻字書之學。尤精。取古三百五篇。參之方言。概以韻語。往往多合。由是以觀。昔人銘詩辭賦之屬。音韻若不諳者。悉皆有本。非苟作也。字書流傳。久益失真。雖六經不免。博攷參訂。務歸于是。偏旁點畫。毫釐不遺。榜所居小齋。曰臥雪。自號逸叟。人皆咸我。獨活。惟至其憂深思遠。時亦愀然不樂。其行己。兢兢。其于經。寡孤獨。貧不自勝者。哀矜惻怛。如己疾痛。宗族有窘于財者。力雖不及。獨屬念不忘。諸孫滿前。撫愛均一。無有厚薄。童僕有過。不加譴責。勢則伏之。病則藥之。撫之如一體。仁不嗜殺。所全活飛潛之類。不可勝數。惟不肯治產業。爲後日計。或諷以稍立基址者。油然笑曰。人自不達爾。德則不勝。多藏何爲。吾以清德傳家。其爲基址不既多乎。調誨諸子。小有不善。必怒之曰。汝曹不自努力。其若門戶何。諸子所友賢士。必加敬禮。每曰。吾不特敬其人。而其人之父兄。吾亦加敬焉。謂學問之要。惟精惟專。恐分其志。未嘗累以俗務。至于世間榮辱得喪。爾有命焉。不爲欣戚。以故諸子遂其初志。學者不求速成。而仕者安于義命。蓋家庭義方之教使然。紹熙之元。先兄春秋七十有二矣。鬢髮黧黑。神明不衰。親友咸以福壽未艾爲慶。而先兄獨自疑我筋力。不逮往時。何以能久。及秋。果屬疾。自謂必不起。若前知者。區處家務。稱物平施。語言不亂。氣度自若。視聽益精明。屬其子變曰。吾變屬一書。查實藏之。鼻息漫微。有所咳唾。猶不以汚衽席。備然而往。無但化意。八月八日也。無親疎近遠皆痛惜。

之妻戴氏子男五人長曰覺鄉貢進士篤學守正後學多從之游與先兄偕抱病且革聞先兄歿不勝
 悲痛實明而殂次曰登登進士第儒林郎新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次曰藻次幼亡次曰櫛兩貢于鄉女
 二人長適宜教郎紹興府諸暨縣丞載樟次未行孫男七人女八人諸孤將以三年正月丙午葬先兄于
 縣之陽堂鄉穆公山之原惟四明袁氏自我會祖以儒學辭藻起家名振一時歷事四朝直道寡合卒老
 一州先大父復以名節自勵守東陽以法誅蔡氏黨親曹宗觸京怒得罪時論趨之而誌墓者有所諱
 忌軼其事先君孝友溫恭與物無競里中稱為長者至于先兄又以強學好善有聞于鄉君子謂家聲不
 殞焉初東坡蘇公守杭州我曾大父實佐之志同道合倡酬篇什甚衆流風遺韻被于後昆先兄向友前
 修歌詩字畫必自蘇氏編錄本末尤詳此其風味淵源所自來者耶諸孤以先兄言行惟手足之愛知之
 為詳涕泣有請章與先兄少而共學同歷艱難友愛甚篤後章游太學廬下第隨牒州縣惟先兄之訓不
 敢忘今其永訣痛徹肺腑尚忍言之哉雖然本末之不錄則無以乞銘于當世君子是沒其美也而可乎
 因勉強綴緝以授諸孤用求銘焉當必有能發揮潛德者謹狀

叔父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行狀

君諱方字誠之慶元鄞人曾祖諱毅左朝奉大夫祖諱煇文林郎考諱圻自光祿以博學高識顯名袁氏
 始大至于皇考端慤靖深一毫不妄取杜門隱約人罕識其面至今鄉評推之君朝夕親旁耳目所接無
 非善道雖年少時意氣頗豪逸及長克自磨鍊卒為善士師事鄉先生宮講屯田鄭公浙東簽判沈公又
 從從兄常德通守講學服膺經訓尤精于詩以鄉薦舉送試禮部不得志刻勵奮發益取三百五篇研覃
 奧旨鄉人爲子弟擇賢師者爭館致之東涉大海雪浪浩渺南躡粵嶺風木凄吼飄然往來其間安于所
 遇顏狀自若傲處縹緲風雨薄田不足于食婚嫁頻仍生理日窄戰戰又輒左次人所難堪亦不慘戚焉
 每曰吾不能自奮其身獨不能教子乎夫學殖也長之養之今雖未獲獨不在桑榆時乎家教既嚴復受
 業于鄉曲之望故諸子皆篤志而仲子洽遂擅儒科人皆榮之君曰是進身之階爾丈夫植立于世一第
 而已乎及洽官會稽以廉勤聞受知于師期以遠大君始差自慰焉年漸高倦游場屋慶元五年以特科
 補雍州文學職年調迪功郎鎮江府丹陽縣主簿舊得未疾沈綿歲月及瓜幸小愈親故勉使之官君曰
 竊祿養病非朝家設官意亟以祠請監潭州南嶽廟俸入無幾闔門仰給重以醫藥之費節約自持取不
 凍餒而止謹衣簪一婢婢不憎疾之苟可役使而止病體支離猶能自力接親舊無倦容嘉定二年六月
 庚午卒年六十有七娶范氏男三人浹洽漸洽今爲文林郎前南安軍大庚令二女適順應龍貝自明孫
 男女七人明年九月丙午葬于縣之陽堂鄉南嶽之原君內無城府外蘆巧令神安氣清履道平坦人有
 過忠告之或面折之不恤善則亟稱揚之直己而發無容心焉舍後小園花竹秀野時遊息其間命酒引
 滿百慮冰釋不知宇宙之寬此身之微也尤喜賓客投轄共飲非盡歡不得去胸中渾融如古達者不慕

貴勢不諂上交不責人以所不足其心休休無所怨恨與夫執德不固僥倖苟求不得則熱中忿恚者不
 其大相遠乎參知政事樓公篤于雅故念其病且貧也存問不輟遺之良藥以扶其衰日觀其愈而君則
 死矣寔有日諸孤貽書屬狀其行將請銘于樓公雖我叔父之賢可致不避而辭之不達懼無以發揮
 也猶嫌久之既而釋然曰茲不過紀實爾不假諸此銘不可得將無以爲不朽之託是沒叔父之美也而
 可乎乃述其平生大概而謹授之謹狀

叔父承議郎通判常德府行狀

公諱章字叔平慶元鄞人曾祖諱毅左朝奉大夫知處州贈光祿大夫妣永嘉郡夫人葉氏祖諱灼左朝
 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妣恭人石氏考諱圻以公升朝累贈朝奉郎妣安人林氏倉部守隨朝奉新子于
 大洪山之神夢與二子是歲生某之先君明年從倉部官京師而公生焉公天資偉敏十歲徧誦五經十
 二能賦翹然秀出奇童之譽籍甚而嚴重靜深不苟言笑讀者知其偉器朝奉志尚高深恬于榮利惟教
 子是急金先生彥博模範一鄉俾公受業日慎何顏色惟恐遲髮不當其意未有室家爲之聘娶餉遺無
 虛日公承親志愈自刻苦日不足繼以夜隱几而寐覺復爾書聞者異之曰是固未嘗寢耶居庭閣間婉
 容愉色無纖芥子弟之過一日燕語偶字姊婿朝奉曰姊婿尊行也奈何字之自此未嘗語及其字執喪
 哀毀幾于滅性火熱其體曾莫之知其篤孝如是既冠志氣彌強從李莫二先生質疑請益聞見日廣諸
 經皆通大義尤邃于書入太學交友皆英俊有司程其藝能屢爲之最公賦高等其選甚艱嘗再得爲焉
 自奉丞相柄朝諱言程氏學士以雕琢靡麗相高公介于其間人所不嗜日嘖嘖之時見謂樸學戰或不
 利公持之不變退而授徒于鄉以所學淑後進開明良心消釋鄙倍從游者日盛里中推爲碩師年幾五
 十未脫章布磨礪不倦尙書汪公應辰以鴻儒領貢舉取士先本實後詞藝公始得在選中遂登乾道五
 年進士第左迪功郎紹興府諸暨縣主簿始至講求利害見其封畝戶口衆而怪其征科之難也悉索
 累年簿書攷校其資而置諸廳事多寡強弱官有定賦而有田者不得不輸雖老姦巨猾無敢復爲欺者
 傳之後人遂爲經久之利用舉主關陞從政郎爲泰州州學教授秩滿教授和州淮俗安于故習知學者
 鮮庠序雖設視爲游戲之地羣焉而食既食而出以爲常公曰士豈有不可教者每旦入學招諸生勉以
 進修毋自棄暴訓之以禮義之大經聖賢之旨趣陶染濯熏善端既開矣則又束以規矩出入必時課試
 如式所以防其放逸者具有條目有來見者不以蚤暮寒暑從容延接隨叩而鳴如一家中父子兄弟款
 密無間時人以爲真能任職高宗慶壽及光宗登極恩再循儒林郎用薦者改通直郎簽書南康軍判官
 應公事郡事清簡號稱道院而朝夕勤勤不敢以無事處若振窮民懲惰吏獨通負瘵疫疾一時善政力
 贊其長如恐不及僚吏有善極口延譽若自己出有過委曲覆護莫其成悟守有長于治郡以能吏稱者
 人少合其意于公獨心服時就見之既還朝語中都士大夫曰吾之爲郡得賢者佐之爾問其人以公對

由此名重朝廷。皇上踐阼。轉奉議郎。配明堂。賜緋衣銀魚。主管台州崇道觀。再任職年。通判常德府。待次于鄉。年登。上壽。精明不衰。晨起整衣冠。熱復周易。一卦折。行與賢士交。講明立身之要。日進不止。每語人曰。吾以貧故。愧未納祿。可願望為郡耶。將申詞請。蓋其而屬疾。彌月弗瘳。遂致其仕。轉承議郎。病且革。神色怡暢。語言自若。略不及家事。晏然而終。實慶元五年十二月二日也。享年八十。妻汪氏。封孺人。二子。廉。熹。皆先卒。孫男二。符。策。女二。適進士戴廣。吳。梅。曾孫男二。魯。孫。英。孫。嘉。泰。元。年。九。月。壬。申。符。等。奉。其。喪。葬。于。慈。溪。縣。西。嶼。鄉。東。嶺。之。原。公。子。學。博。自。少。至。老。未。嘗。廢。書。雖。疾。病。不。去。手。曰。吾。每。觀。書。不。知。沈。疴。之。去。體。也。對。賓。客。無。雜。言。問。古。今。事。其。答。如。響。有。一。不。知。深。自。愧。作。書。從。人。借。書。手。自。抄。之。蠅。頭。細。字。一。一。精。謹。治。聞。多。識。殆。少。其。比。而。謙。恭。自。將。與。人。言。如。恐。傷。之。雖。幼。且。賤。一。與。均。體。書。字。必。楷。小。心。齋。肅。行。步。卑。弱。如。不。勝。衣。晏。居。危。坐。劇。暑。無。情。容。筆。古。人。格。言。日。日。對。之。以。自。警。勵。小。有。差。失。必。載。之。冊。謂。之。書。過。聞。人。一。善。亦。手。識。之。謂。之。日。志。食。味。不。重。衣。服。不。華。小。齋。容。膝。無。一。長。物。几。席。凝。塵。恬。弗。為。動。作。之。而。不。愠。追。之。而。不。驚。事。雖。方。殷。從。容。處。之。未。嘗。疾。言。違。色。如。春。之。溫。如。玉。之。潤。如。麒。麟。鳳。凰。之。為。嘉。祥。古。所。謂。德。人。之。容。睥。面。盎。背。者。公。信。有。焉。進。退。窮。達。安。于。義。命。海。陵。將。終。更。薦。書。闕。下。宗。伯。許。之。刻。奏。曰。少。休。兩。月。其。可。公。曰。來。者。獨。不。欲。得。錄。耶。利。于。己。而。虧。交。承。之。義。吾。弗。忍。也。遂。去。之。時。宰。欲。處。以。京。局。辭。焉。或。問。其。故。曰。吾。老。矣。能。復。奔。走。車。塵。馬。足。間。耶。常。平。使。者。行。部。南。康。亟。稱。其。賢。欲。表。薦。之。固。止。之。乃。已。其。靜。退。類。此。障。財。亦。然。非。其。義。一。介。不。取。居。官。廉。靜。以。法。不。以。例。及。可。以。取。可。以。無。取。者。未。嘗。輒。受。主。郡。王。公。正。己。將。濟。淮。南。首。以。薦。膺。及。之。或。問。之。曰。他。人。求。而。不。得。此。不。求。而。與。何。耶。王。公。曰。吾。觀。今。人。官。遊。而。歸。鮮。不。買。田。而。斯。人。獨。產。以。自。給。廉。可。知。矣。吾。是。以。推。之。里。中。有。冒。法。抵。罪。室。虛。入。官。者。公。輸。錢。于。郡。既。得。之。矣。其。人。踵。門。拜。曰。某。不。幸。自。速。奇。禍。孳。無。所。歸。願。公。垂。憐。立。索。囊。中。錢。數。萬。畀。之。無。難。色。或。言。歲。所。入。微。宜。稍。廣。基。址。公。曰。昔。人。謂。仕。宦。貧。好。消。息。也。吾。敢。豐。殖。以。自。取。戾。迄。無。所。增。卒。之。日。室。中。蕭。然。無。以。棺。斂。質。貨。而。後。辦。自。擢。第。至。歿。餘。三。十。年。而。生。理。若。是。聞。其。風。者。可。以。自。警。矣。某。年。十。有。五。奉。先。君。命。學。于。叔。父。殷。勤。教。督。不。啻。己。子。自。是。每。見。無。不。傾。盡。挹。其。貌。耳。其。言。孝。弟。恭。遜。之。心。油。然。而。生。某。之。官。于。越。也。貽。書。語。及。新。功。自。謂。胸。中。融。融。有。無。涯。之。樂。某。稿。惟。毫。期。稱。道。不。倦。古。難。其。人。而。況。今。乎。他。日。還。鄉。朝。夕。親。炙。庶。可。少。進。此。念。方。切。而。公。則。死。矣。藥。弗。及。差。斂。弗。及。視。眸。和。之。貌。不。可。復。見。丁。寧。深。切。之。語。不。可。復。聞。痛。可。勝。言。哉。葬。有。日。符。等。將。求。銘。屬。某。敘。述。其。行。某。不。敢。辭。則。泣。而。書。之。謹。狀。

李太淑人鄭氏行狀

曾祖。中節。故。不。仕。妣。鄭。氏。

祖。正。倫。贈。奉。議。郎。妣。孺。人。陳。氏。

考。昇。故。任。承。議。郎。京。西。路。轉。運。判。官。贈。中。大。夫。妣。合。人。林。氏。

太淑人諱和恬。福州閩縣人也。其先家于光之固始。五季末。徙焉。三世俱有令德。至運副公。其門始大。嘗為樞密院編修官。因奏對受知于孝宗。將驟用之。或梗之而止。既歿。主祭猶不忘。太淑人穎異而孝謹。為兒時。聞人誦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輒流涕不止。長而愈篤。每與人言。必以孝悌為訓。故刑部侍郎混。其季弟也。志操堅正。談論無不契合。宗族姻黨。翕然稱之。曰。是真可謂賢姊弟矣。年二十三。歸于故朝奉郎。監都進奏院。贈正奉大夫李公諱松。戶部侍郎忠肅公諱彌遜之子。紹興中。奉丞相決策和戎。忠肅力爭之。坐是閒廢不用。張忠獻公帥閩。深念其貧。以書招之。分俸給焉。遂挈家自臨漳歸于三山。守道固窮。嘗賦詩曰。不作田舍謀。不為子孫計。旁人大笑之。不為箇中意。海內咸高其節。正奉公恪遵先訓。寓居精藍。不調者十餘年。無田以自給。無祿以代耕。一室枵然。有人所不能堪者。太淑人安之。自若。經紀家務。身親其勞。秋毫無以累夫子。奉其姑。頤人徐氏。謹甚。日進甘脆。承順順志。周旋無違。賓祭之費。有所不足。鬻簪珥不靳。及正奉官中都。脫州縣之勞。以為自是少泰矣。天不假年。肅志以歿。李氏之窮。殆未易瘳也。然忠肅之忠。貫通神明。正奉又能守家傳清白之操。世載其德。豈遂湮微而不振乎。厥後二子。皆能超然奮發。歷官中外。聲名煒煜。于是士大夫皆曰。積善之後。慶果有餘矣。然太淑人教督愈嚴。每曰。今日之光榮。而祖而父之德也。其可稍自侈汰。而不念前人之清約乎。培本根。續氣脈。惟恐家聲之或墜。讓高慮遠。殆少其比。壽考康寧。備膺五福。蓋有相之者。嘉定十二年四月己丑。終于金陵之府治。享年八十有四。七封為太淑人。子珏。寶。護。閣。學。士。太。中。大。夫。江。淮。制。置。使。兼。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行。宮。圖。守。司。公。事。珏。朝。奉。郎。守。國。子。司。業。兼。玉。牒。所。檢。討。官。三。女。長。適。鄉。貢。進。士。陳。景。傑。次。學。浮。屠。法。次。適。免。解。進。士。劉。砥。孫。男。四。人。修。通。直。郎。新。知。邵。武。軍。兼。事。縣。任。宣。教。郎。江。淮。制。置。司。書。寫。機。宜。文。字。似。蚤。卒。億。昌。朝。承。務。郎。女。尚。幼。是。歲。某。月。某。日。二。孤。奉。其。柩。與。正。奉。合。葬。于。閩。縣。大。義。古。城。山。之。原。太。淑。人。乘。心。篤。實。形。于。氣。貌。見。于。言。語。無。一。毫。矯。偽。以。此。事。上。以。此。接。下。尊。卑。長。幼。交。相。敬。愛。和。氣。滿。堂。內。慈。而。外。嚴。閨。門。整。肅。不。過。于。嗜。嗜。以。失。其。節。不。傷。于。嗔。嗔。而。情。意。不。通。雖。古。人。齊。家。不。越。于。此。而。太。淑。人。乃。克。為。之。可。不。謂。賢。乎。居。處。服。用。崇。尚。素。樸。不。喜。浮。靡。飄。飄。佛。書。深。味。其。旨。有。所。感。發。每。曰。此。可。以。明。心。見。性。乃。受。用。之。地。火。宅。塵。網。不。可。染。著。以。故。神。爽。不。衰。年。垂。七。十。躬。執。婦。道。定。省。無。闕。饑。狀。豐。碩。進。止。雍。容。如。山。如。河。可。觀。可。象。尚。書。累。更。重。任。凡。所。歷。官。每。見。紳。民。利。物。寬。刑。惠。下。喜。見。顏。色。有。雋。京。兆。之。母。風。討。捕。嶮。寇。全。隴。江。淮。尚。書。勤。苦。至。矣。勉。以。王。事。盡。忠。圖。報。其。迎。養。中。都。也。體。力。尚。強。聞。至。湖。山。覽。勝。不。勉。司。成。持。浙。東。使。節。亦。就。養。馬。田。夫。野。叟。夾。道。觀。迎。炷。香。羅。拜。謹。實。使。之。或。者。尚。書。書。收。是。邦。與。郵。使。者。俱。有。善。政。越。人。德。之。故。敬。其。母。亦。如。是。耶。此。亦。足。以。知。家。庭。教。子。之。驗。矣。及。板。輿。至。金。陵。時。方。多。故。思。念。鄉。關。歸。心。日。切。尚。書。累。表。陳。情。庶。寬。慈。抱。天。子。以。重。寄。在。焉。未。許。也。變。與。庭。闈。遂。至。大。故。聞。者。皆。傷。情。之。嗚。呼。在。家。則。為。

賢女既嫁則為賢婦。為賢母。自初及終。無有玷闕。蓋生長名門。而又作配名族。風聲氣習。薰炙涵濡。所以臻此。豈世俗所能知哉。某蓋仕澄江。得與尚書同寮。升堂拜母。首尾三載。屢獲進見。及尚書通守四明。保釐東郊。入儀從寮。皆得瞻望慈顏。且侍燕席。心服其賢。敬起愛。聞計驚但。念此賢母不可復見矣。能無悲乎。二子推其善行。屬某次第之。某不敢辭。稍加雕栝。識其梗概。以求銘于當世宗匠。必有能發揮盛美。傳之無窮者。謹狀。

聖賢集卷十七

墓表

編明尚書何公墓表

於皇我國家。受天眷命。光有四海。德澤洋溢。中外效事。盛極而衰。外裔猖獗。爰俾逆臣張邦昌。盜據宮闈。徽猷閣學士京西北路安撫使何公。深忿疾之。首倡大義。率經制使翁彥國。知淮寧府趙子崧。都水使者榮慶。登壇歃血。共赴國難。而公之前鋒。獨先至京師。邦昌懼。亟迎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繼兩月。高宗皇帝正位宸極。炎祚絕而復續。國威賡而復伸。雖由聖德格天。垂休無疆。亦賴夫忠臣義士。相與舉力挽回正道。所以臻此。公于是時。不可謂無功矣。而議者猶以順昌不守少之。嗚呼。順昌之前守。以十月去。公實繼之。樓櫓不葺。師徒單弱。器甲不堅。岌岌乎其不可支矣。而以死守之。餘五十日。敵勢益張。潰圍而去。一子二女。棄而不顧。誰無天性。大義所激。忘其為家也。可不謂忠乎。既而招集散亡。敗賊趙隆。因併其兵。明年四月。遂有勤王之舉。距順昌之陷。日月未久也。倉猝擾攘之間。經畫有方。兵力增壯。于是謁高宗于濟陽。建請南京。實藝祖開基之地。力贊聖明。續承鴻業。可不謂有功乎。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君子所以比德於玉也。垂翅遐谿。奮翼澗池。名將所以轉敗為成也。何獨於公而責之無已哉。公諱志同。字彥時。處州

龍泉人也。先世積德。迨公之舉。考清源郡王。致身元宰。其門始大。繼獲儒科。益懋遠業。妻遠顯。遂世其家。蓋嘗為刑兵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可謂榮遇矣。而卒以頌言被職。時予時奪。至其末也。僅復徽猷閣待制。幸天子仁聖。深知忠誠。卒保持之。此所謂不以一眚掩大德者耶。始高祖父光祿公。雅聞公名。以女歸之。累封淑人。曾大父倉部公。親友之好。始終不替。遂我先君聞其事。亦能言公賢德甚悉。公之曾孫處恬。肄業上庠。某官中郎。時與往還。語及先世。喟然而嘆。屬所以表公墓者。某不敢辭。若夫世系履歷之詳。公塔丞相康伯。所作行實。及朝散大夫邵彪之誌其墓也。已備言之矣。茲不復著。獨著其大節。表表可紀者。夫舉世混濁。獨清則難。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能言距之者。孟子即以爲聖人之徒。貴其僅有也。炎運中微。舍順從逆。恬不知非。肩摩袂屬。于斯時也。發于忠憤。誓不與賊俱生。萬夫之特。有如公者。又豈可摘其疵。而沒其美哉。某是以推尊之。

曾祖遺事 曾祖遺事 曾祖遺事 曾祖遺事

配育之曰。先祖無美。而子孫稱之。是經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先倉部之本末。誌銘中既詳之矣。而尚有遺者。可無傳乎。蔡京爲宰相。姦回不忠。李林甫。盧杞之徒。爾公自軍器少監。出知婺州。往別之。因問焉。曰。不知太師于婺州有何親戚。此亦人情之常。談爾怒而答曰。京無親。既到官。朝廷方嚴刑杖之禁。寓居武臣有曹宗者。輒用之。遂至庭下。詰之曰。今官司且不敢慢令。汝私家也。擅施之。可乎。不答。而以指擊其所服紅鞵帶。意自以爲有官也。公怒。而械之獄。數日死焉。乃京親黨。聞之大恨。公由是鑄秩。尋丁太夫人憂。服除。留滯于外。久之。始拜隨州之命。聲稱甚著。召爲省郎。自豐亨豫大之說熾。竭天下之力。謂之享上。獻諫者袂相屬。公因而對。力勸上清心省事。安不忘危。此奏最爲明切。心知其難。言忠愛不忍。誠默。諫知泗州。未上。而敵騎至關矣。夫與州而不阿大臣。立朝而敢進忠言。人臣之大節也。而誌其墓者。以爲鑄秩補外。皆非美事。不能備載。可爲太息。某懼夫久而泯沒。不傳于世。自陷于不明不仁之域。故表而出之。俾世世子孫。知先世風節如是。興起于心。慕而效之。亦不爲無補云。

先祖墓表

公諱璋。字卿遠。明之鄞人也。曾大父諱揆。贈太中大夫。妣施氏。旌德縣君。大父諱毅。左朝奉大夫。知處州。贈光祿大夫。妣葉氏。永嘉郡夫人。考諱灼。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妣石氏。恭人。光祿公。以儒學辭藻。擅名當世。倉部公亦篤志進業。無忝前人。而袁氏一門。于是始大。公在母懷七月。足跌而生。氣稟甚弱。而爲善之志。則不可禦。蚤夜孳孳。思所以不墜家聲者。服膺儒業。充養德性。家再世二千石。而恂恂退遜。甚于寒素。軫念窮乏。施予不倦。侍倉部。守婺及隨。寒士有來謁者。必訪其所寓。以私錢給之。時時造可食物。散于城外。以惠貧民。或捐錢與之。前後所濟。不知其幾矣。母夫人一臂甚痛。殆不能舉。公遍觀隨之城中。佛廬像設。有支體不具者。皆補足之。費無所靳。母夫人中夜而痛。謂倉部曰。臂不復痛。伸縮自如矣。人皆

以為賦成倉部澤及一子。始受命而卒。法當公補授。弟增欲之。推遲無難色。太守梁公汝嘉。惡厥弟之讓也。弗為保奏。弟不敢違。公亦終不自取。老于章布。無纖微不滿意。一惡少年無端肆罵。衆不能平。請訴于有司。捷之以懲。後公不許。曰。罵我如罵風。然捷之亦如捷風。然罵我于我無損。捷彼于我復何益。不如已之。每事舒緩。獨于教子甚急。隆于師範。禮敬甚備。日餽之珍膳。而伺其顏色欣喜。則以自慰。或有不怡。必研究所以然者。其受室也。聘幣酒肴之屬。一取辦焉。師感其誠。為之盡力。二子亦不敢怠。為學日進。見稱宗族鄉黨。夫人林氏。和柔靜專。無妒忌之行。欲為公買侍兒。一二輩。以奉巾盥。再三言之。不從。清虛寡慾。惟以觀書賦詩鼓琴自娛。時律精嚴。詠物得物外意。若不迫切。而咀嚼有味。工莫甚焉。夫人先卒。練居。委如。五夜不能復寐。披衣暗坐。翠聲清越。發于衽席。倘然有出處絕俗之趣。不治產業。不營室廬。矮屋數間。人情悶悶。而公雍容自若。身世兩忘。負販者入門。問價若干。如其言界之。不減一錢。其黨類相戒。俱以實告。無增價者。誠心貫于金石。笑名溢于閭巷。皆曰。今之古人也。享年五十有九。與夫人合葬于縣之清道鄉。檢村港。戴岡之原。長子文。以子恩贈通議大夫。次章。登進士第。終于承議郎。通判常德府。于是榮及其親。贈公朝奉郎。林氏安人。女適鄉貢進士林穎。孫覺。鄉貢進士。煥。章。開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藻。燕。樞。宣。教。郎。饒。州。樂。平。縣。丞。孫。女。適。宜。教。郎。紹。興。府。諸。暨。縣。丞。戴。樟。進。士。吳。适。曾。孫。喬。宜。義。郎。新。知。紹。興。府。新。昌。縣。蕭。丞。議。郎。監。登。聞。鼓。院。符。國。子。監。進。士。甫。朝。奉。郎。權。知。徽。州。商。承。奉。郎。監。臨。安。府。新。城。縣。稅。貢。丙。向。會。孫。女。適。進。士。戴。廣。吳。埜。陳。定。從。事。郎。監。鎮。江。府。寄。樁。庫。林。密。進。士。樓。榮。國。學。進。士。鄭。景。淵。忠。訓。郎。監。慶。元。府。小。溪。鎮。曹。慈。進。士。舒。鏞。紹。興。府。鄉。貢。進。士。李。師。說。江。西。轉。運。司。進。士。邊。應。時。玄。孫。衡。國。學。生。衍。復。從。徵。女。五。人。嗚。呼。古。人。貴。世。家。所。謂。故。家。者。非。喬。木。之。謂。而。世。臣。之。謂。雖。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叔。向。所。以。傷。晉。之。衰。也。然。所。貴。乎。世。家。者。非。必。七。葉。珥。貂。如。漢。之。金。張。八。葉。宰。相。如。唐。之。蕭。氏。也。名。位。雖。崇。而。不。皆。賢。亦。何。世。之。有。如。東。京。之。袁。楊。二。氏。氣。脈。聯。屬。名。德。俱。隆。斯。可。謂。世。家。矣。吾。家。之。先。世。雖。或。出。或。處。迹。若。不。侔。然。皆。忠。信。正。直。蔚。有。賢。譽。其。得。不。謂。之。世。家。乎。後。嗣。子。孫。努。力。奮。發。不。自。菲。薄。必。欲。追。前。人。而。及。之。亦。足。以。為。世。家。矣。于。傳。有。之。世。濟。其。美。不。限。其。名。此。唐。虞。之。賢。臣。所。以。獨。隆。于。古。也。士。之。模。楷。于。是。乎。在。故。併。及。之。

先公墓表

公諱文。字質甫。四明鄞人也。曾祖左朝奉大夫。知處州。贈光祿大夫。諱毅。妣永嘉郡夫人葉氏。祖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諱灼。妣越人石氏。考贈朝奉郎。諱垺。妣安人林氏。公篤厚而聰警。方童時。不煩督促。自喜讀書。倉部公雅有知人之鑒。謂公與弟章。異于他孫。長必能以儒學奮發。愛取夫敏而好學。出言有章者。而命名焉。朝奉公為子擇師。金先生彦博。授徒里中。時論歸之。命公從學。而遇其師甚厚。殆罕其比。鄉人談及此事。皆云當以袁氏為法。親歿之後。追承先志。復受教于李公大猷。莫公冠卿。吳公化鵬。三

先生。充其所未及。以能賦稱。且覃思經籍。學業日富。取一第。易爾。願場屋小技。難以立身揚名。不復汲汲。而務學益勤。一書精通。始閱他書。歷代史諸子。若集及叢編小說。咸采取焉。前輩諸公一言一行。萃而為書。目之曰名賢碎事。手抄三十巨帙。無一字不措。雜著一編。名曰瓊牘閒評。搜抉隱微。辨正訛謬。雜然具載。尤詳且確。今高明之士。批牒小學。非博通之道。公則不然。節目纖悉。亦必精詳。取古三百五篇。參之方書。而繫以韻語。有若不同韻而實相協者。則會歸于一。其于字書。偏旁點畫。毫髮無差。榜所居小齋。曰臥雪。自號為逸叟。有圖數畝。日涉成趣。性不喜華侈。屋荷可以居。食荷可以飽。衣裘荷可以禦寒。如是足矣。古器圖書。則深好之。每獲一物。欣然有喜。尤寶先賢遺墨。時時展對。想見其風度。自言吾雖老。壯心猶在。年雖七十。望猶纒。抄錄不輟。為人直諒。中無留藏。言語率由中出。面談背毀。巧譎鉤距之態。秋毫不存。遇人無貴賤。長幼能否。一以誠敬。醇醪之氣。藹然面目。乳母范氏。漢東人也。金人之難。公年始十一生之全之。緊保護是賴。閨門四千畝田契。囊以自隨。無所遺失。迨老袁氏。躬率子婦奉惟謹。年八十六而終。號墓如重碑。以禮葬之。歲時祭焉。至于今。不廢。僕病藥之。不避瘴疫。迄獲痊愈。仁不嗜殺。在窮乏中海。養珍羞。不以自奉。常縱之。及他物命。多所全活。此豈區區為口腹計者比哉。勉力諸子。專精簡世。未嘗雜以塵務。不治產業。或風以稍立基址。油然笑曰。子孫賢乎。自能植立。何必遺之資財。且吾以清白傳家。其為基址不既多乎。諸子所友賢士。肅加敬焉。抑又敬其父母。此亦所以訓厥子也。至于伸屈得喪。謂有命焉。弗為欣感。家教如是。豈不大異于流俗乎。居約既久。有所假貸。計其本息。而盡償之。崇陵御極之初。詔盡蠲所負。窮乏者相慶。公獨愀然曰。豈可以需澤而負吾心哉。償之如故。鄉閭聞敬。誦其賢曰。此吾邦之嘉瑞也。紹熙元年八月八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二。娶戴氏。免解進士諱冕之女。聰明靜專。自幼嗜學。多識前言。行作字得顏體。相夫子儉約勤恪。而勉以正道。三年正月朔旦。卒。享年如公之數。合葬于縣之陽堂。鄉禮之原。長子覺。鄉貢進士。次煥。煥。章。開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次藻。次未名。而天。次樞。以累舉特蒙補官。終于宣教郎。饒州樂平縣丞。長女適宣教郎。紹興府諸暨縣丞。戴樟。次適進士吳适。孫喬。宜。義。郎。知紹興府新昌縣。蕭丞議郎。監登聞鼓院。甫朝奉郎。權知徽州。商承奉郎。新監臨安府新城縣稅貢。丙向。孫女適進士陳定。從事郎。監鎮江府寄樁庫林密。進士樓榮。國學進士鄭景淵。忠訓郎。監慶元府小溪鎮曹慈進士舒鏞。紹興府鄉貢進士李師說。江西轉運司進士邊應時。曾孫衡。國學生。復。從。徵。衛女三人。雙之陸朝也。贈公承事郎。妣越人。後累更郊。需及該異。恩贈公通議大夫。妣淑人。初光祿公。秋試開封。實為首選。而東坡蘇公第二。後通守錢塘。蘇公作牧。相得甚。介亭和篇。有曰。秋風起鴻鵠。我亦繼華陽。讀前事也。而注家以為同試館職。實無是事。蓋益之爾。公既修乃祖之業。而又忻慕蘇公之為人。諷誦其言語。依放其字畫。曰。此吾平生所深愛。至老而不衰者。襟韻灑落。有前輩風。于是可占矣。某叨塵一第。實公教誨之力。肅甫。復踐世科。而甫對策第一。沿流求源。豈敢忘哉。而德銘未立。可為痛恨。姑表其墓。

以詔來者此亦歐陽公澗固所表明著先世賢德之遺意辭雖不達要非溢美亦所以取信云

誌銘

朝請大夫贈宣奉大夫趙公墓誌銘
洪惟我孝宗皇帝仁覆九有與天同功牧民之吏必精選擇通津照二月二日癸巳詔以玉牒趙公知岳州命下之日公論翕然曰此天支翹楚也熟于臨民久著聲績收養之任真足以當之越五年領郡事果稱厥職大得民譽常感否法行之初帥漕憲倉皆第公高等求所以然一言以蔽之曰學而已矣夫天下有一日不可緩者其惟學乎公早歲精勤結交英俊親炙既久磨勵不休寓古佛廬以居設五書案已處其中諸子旁列日以古聖人賢人之書課以常式發其奧義父子自為師生教學相長公既以良牧著稱諸子亦皆則象其賢有聞于世學之為益不既信矣乎公諱善待字時舉太宗皇帝之七世孫而漢安懿王之五世孫也會祖太師岐王諱仲恕妣夫人向氏祖開府儀同三司安康郡王諱士說妣夫人向氏焦氏考銀青光祿大夫諱不柔妣太事郡夫人郭氏公初以祖恩補官當紹興甲戌之歲監四明作院秩滿因寓居焉擢隆興元年進士第授左宣教郎知崑山縣丞歷江陰縣通判吉州遂知岳州常平之儲丞之所職也大抵盡于移用公執法以拒之會朝廷遣使覈實郡邑多以虛數被黜獨崑山無解斗之虧又

變理財足用績效立見而無聚斂之慮剝煩決滯快有餘刃而無鈐街之累可謂難能矣然直道而行不能委曲徇物蓋自乃祖安康于靖康之難能死節奏丞相誘銀青以內郡竟不能屈氣脈流傳大率堅正自持不肯碌碌所以公亦若是嘗以征稅事忤湖南劉帥銜恨奏公違法稅米左遷一秩掖垣力辨其誣遂疑前命後劉得罪罷歸舟過洞庭迎饒如禮無纖微芥蒂人益重其量計使之推揚者已去而繼之者抗章諷勸卒以此罷闔郡士民皆深惜之公性廉而惠未嘗妄取而喜周人急俸入有限所餘無幾力不能辦一廬復還曩時所寓蕭然敝陋殆不堪處而公委如也明年主管沖佑觀漕復言公守岳安費詔湖北憲司究實無一侵隱可謂明白矣周益公時為樞密使盛稱公廉直有守丞相欲為直前誣或者梗之公安之若命未嘗汲汲也及沖佑滿秩丞相乃以究實之奏敷陳榻前欲畀以郡梗之者曰是人雅意藩幕遂授浙東安撫司參議官未上得疾終于寓舍實淳熙十五年十月丁卯也享年六十有一明年十二月安厝于鄞縣桃源鄉黃嶼山之原平生雜著釐為十卷娶開封崔氏生一女而卒再娶即墨季氏子五人汝述中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樞密都承旨汝達朝奉大夫新知婺州其一未名而天汝遇朝奉郎監登聞檢院汝适朝奉郎通判臨安府五女長適修職郎武進尉劉敏功次適進士楊宗元次適陳篤次適王津其幼不育而歸劉氏之女則崔出也孫六人孫奕者三崇鎮崇絢習進士崇洋登仕郎孫女四人長天次適進士汪龍紀次適承務郎荆湖北路書寫機宜文字莫德和次許嫁童子免解胡燧曾孫必常公終于朝請大夫而贈崔氏為宜人及諸子該恩贈公為宣奉大夫崔氏為淑人季氏以公恩封宜人以子恩累封太碩人公西北流寓安于清貧而主饋甚賢躬履勤約寡居之後經紀家事凡十年始舉婚嫁四子繼踵登科人以爲榮而庭闈訓誨日益切至性行高潔氣貌崇深博覽圖史通達義訓以嘉定十年四月丁卯終于貳卿之官舍享年八十有三諸孤奉喪東歸十一年某月丙午祔葬于宣奉公之墓貳卿既除喪語某曰人所謂估特者以有親也今無親矣豈不痛哉先公之薨今餘三十年矣內翰高公雖詳著其善行而銘猶未立每以爲歎子知先生之深者也幸爲我申述之惟公德業俱茂爲時宗英名迹相繼作古世美豈寡見諛聞所能稱贊雖然早登公門屢獲親炙心服其賢茲得附託以垂不朽固所願也況請之勤勤乎乃不敢辭敬承其命銘曰太宗八王源深流長燕及諸孫彌久彌昌英皇繼統漢爲近屬壯哉維城屹乎天族公之祖考淵淵堂堂英名勁節爛然有光公實繼之終身力學匪玩其華由博趨約夫夫婦婦正家以躬施于有政取之不窮爲善日積實有餘慶諸子崢嶸高門日盛周以宗強當今亦然翼我皇祚於千萬年

秘閣修撰趙君墓誌銘

慶元初某備數成均忤權黨意未幾去國爲撫屬浙東最爾孤蹤離于自立而觀察推官玉牒趙公一見如故交相與款語了無藏襲知其爲直諫之士而察其器能超然逸羣是非立斷有不可及者每推許之

曰他日得志其將有可紀之績乎。既而某言果驗。嘉定中同官于朝。相得益深。間雖久。日觀其恢此遠。讓而公則亡矣。追念曠昔。重焉痛心。今樞密院檢詳公之季弟也。始嘗求銘。某不敢辭。公諱仲夫。字信道。魏韓王七世孫也。會祖勛之。修武郎。妣郭氏。安人。祖公義。忠翊郎。妣皇甫氏。蜀人。考彥斌。承節郎。贈中奉大夫。妣段氏。連氏。俱贈令人。建炎間。大父始居平江之常熟。公初以恩蔭補承信郎。監南嶽廟。擢紹熙元年進士科。主處州松陽縣簿。再調紹興府觀察推官。帥向壽軍。公方以能吏自名。健于裁決。嘗以休日至都廳。他幕僚無入者。而公獨審問兩詞如常。時軍公心善其匪懈。與之語。大奇其材。亟表薦之。添差幹辦。淮東茶鹽司。改宣教郎。知揚州江都縣。邊陲始開。宜撫招討諸使咸在。百需交至。供億靡闕。常隨發運使。過都梁。忤其意。索負糧百餘。且屬公部之地。非所隸。人執吾從。公曰。此欲以乏與罪。我爾畢力營求。得半而循。環焉。事集倉卒。甚整而辦。人以爲難。敵游騎三四。駭駭逼揚。大帥郭倪。皇遽無策。公曰。揚淮東根本。外應援承。內敵運常。所保不輕。何可忽哉。推官應君謙之。佳士也。公與合謀。固吾壁壘。以待其敵。于是我之義武民兵。有洩三塘水以灌其西者。敵始引去。徵公堅守。他人何所効其力哉。通守山陽胡海等。作亂。趙使君師。與武鋒軍帥張瑄。不成瑄不即討捕。公語之曰。郡守以知軍。軍旅之柄。蓋兼領之矣。駐兵其地。而無所專承。可乎。瑄悚惕聽命。公復語其所遣將校。以擒捕方略。迄于投首。城安豐軍帥黃公度之所屬也。朝旨散武定卒。復爲耕農。凡二萬四千有奇。安豐居其半。始紛紜未奠厥居。桀黠者相挺爲亂。公雖寬大愛人。而重爲民害者。終不汝貸。壞散其黨。以漸除之。姦民懼焉。既十月。差知楚州。楚與敵隣。繙隔一水。青齊間羣盜猖獗。論者皆以爲女真叛亡無日。宜結楊劉之黨。爲夾攻計。公獨曰。不然。固吾圍防。衝突于今。爲宜。不惟叛亡是納。俄有劉顯昌者。突至澧水。力求納款。公亟調兵爲備。而遣官屬諭之。一夕而遁。城東舊有重濠。歲久湮塞。則浚而深之。西南有老鶴湖。其水散漫。則陂而蓄之。或獻議于朝。謂淮陰之門戶。縣北遺址。俗呼爲甘羅城。六朝駐兵之地。蓋亟修之。有旨令公相視。諸故老皆曰。金由青徐而來。其衝要有二。大小清河是也。相距餘十里。小清河直縣之西。冬有淺處。不可以舟。大清河直縣之北。與八里莊對。紹興間。金三至淮。重兵皆由此出。公即條上。以爲此地要害。若濶縣治。板築于此。形勢增壯。過于淮陰。故城從之。今之新城。乃公所創也。以職事修舉。增秩。除軍器少監。纔三月。除右曹郎官。越月。以直祕閣再任。又六月。陞寶謨閣。知廬州。東西有兩欄。肥水貫焉。開闢用兵。敵攻東欄。軍民悉力捍禦。敵退之後。帥臣田琳。匪環整之。西欄未及也。公帥將佐登陣覽觀。具見其疎漏。敵所必攻。爰請于朝。建三洪巨門。以殺水勢。樓櫓壯偉。橫跨門上。視東欄有加焉。復建鐵包築故城。爲久遠規。故城者。唐張崇所築。廣十九里有奇。然與兵禍。夷爲丘墟。乾道中。郭親軍振。請城之。亟欲就功。縮舊址三之二。創築新城十五里。俗呼爲月城。此城既築。而合肥縣。及市北居民。皆隔于外。耆老有棄而不顧之怨。郭遂于斗門外。築鐵堡以護之。其狀如月。故亦謂之月城。此亦足以稍慰人心矣。而故城未復。緩急終不可恃。合力增築。既高

厚而加整焉。此則公之志也。方將經營。俄敵至浮光。公亟集僚佐。訪所以應援之策。慮爲今都會。而城中屯兵不滿萬人。或勸公盡發以往。公曰。廬距浮光五百里而遠。距濠豐二百里而近。敵兵必由濠豐渡淮。今道浮光。安知不爲聲西擊東之舉。我若悉師于西。敵乘虛奄至。合肥失守。直趨歷陽。我江許將若之何。郡兵鈴王辛。舊武定軍中才之超乘者也。銳于立事。召而告之。故。願承命集武定騎卒。得數百人。辛曰。足矣。兵不在多。當以奇取勝。公又擇帳前之勇敢者。各數十人。與俱。且以強勇統領于公輔。陳剛爲之繼。公輔精審有謀。足以守城。剛拳勇敢鬪。足以出戰。若濠豐無他。即令剛提兵以赴浮光。約束既堅。明矣。會安豐報金欲以舟師渡淮。合肥父老。相率詣郡。乞留陳剛。以備不虞。公不得已。別遣三將及金陵出戍。郭統制代剛而行。翼日。諜知安豐之兵不果渡。即遣剛如初。王辛果以捷聞。陳剛繼至。慶戰復捷。敵由是遁。制府不深察。謂緩遣陳剛。奏公爲畏怯。奉祠而歸。復以臺評。罷祠奪職。而不知王陳之功。發蹤指示。公實使然也。人皆冤之。安于義命。不以介意。踰年。天子知公之忠。先復其職。申以召對。公言制敵之策。規模當先定。不可以緩圖。若欲與戰。而吾所調之兵。強弱不分。勇怯相半。弱者未戰先怯。強者不能獨勇。以此攻取。勝胡可必。若欲與和。而吾備禦不周。苟求安靜。縱彼久困之餘。意在休兵。焉知其不邀索于我。爲今未勝則守。合和戰守爲一。操縱在我。彼豈得而邀我哉。國初。軍兵轉至指揮使。有功。遷刺史。政宜以來。始由効用。循襲至今。自將佐至于隊將。例以効用爲之。間有一二爲制領者。而軍兵則止于受宣。自都虞候以上。不復可轉。而以額充軍兵者少。求爲効用者衆。不均如是。能無偏乎。宜參稽舊法。比折換授。時論者皆以爲然。除金部郎官。未幾。月。京畿擇計使。僉謂非公不可。除直敷文閣。兩浙路轉運判官。公究心民事。深知州縣催科。至爲民病。建臺之始。揭三大弊。嚴行約束。鏤榜著明。所在觀者。舉手加額。將及二年。不動聲色。而條教自孚。不待督促。而財用自足。得人之效。爛然可觀矣。然公自捍邊以來。備嘗艱阻。久而得疾。上眷公不已。進職二等。陞副使。以寵嘉之。公力請奉祠。詔以直龍圖閣。知事國府。閱月而疾作。遂至大故。實嘉定十五年。四月丁酉也。享年六十有一。積階至朝議大夫。贈祕閣修撰。妻沈氏。封宜人。先公三年卒。葬于湖州武康縣。慶安鄉黃隴之原。長子。時懷。承節郎。監高郵軍稅務。先公十四年卒。次時思。將仕郎。長女適進士張梓。次適儒林郎。監戶部路遠莊大兵。饋賞酒庫。紹熙是歲十二月癸酉。其孤奉公柩。啓宜人空。合葬焉。公篤志爲善。服膺古訓。不敢失墜。持身以廉介爲先。臨民以教化爲本。每遇兩造在庭。平心剖決。惟恐傷之。常曰。獄。重事也。一溷其面。即非全人。況不可復生者乎。山陽有非真盜。而將就死者。安豐有耆從。而將歸者。合肥有被誣殺人。而不能自白者。皆力雪之。獲免。其哀矜慘恤如此。足以見仁人之心矣。初。皇考中奉公。樂于施與。隆冬雨雪。有貧乏不能自活者。晝夜備饋。其戶內。不求人知。而壽止三十。三歲者。成曰。趙氏陰德之報。其在子孫乎。及公繼之。秉心篤厚。有先君子風。歷官中外。蔚然時望。善積而

意以語見侵。公曰：某願可斷，言不可食。帥勉從之。諸邑長咸在，無敢出聲。公抗首力爭，八縣民均被大惠。府有東湖之勝，歲久不治，屬公浚之，計工五十餘萬，日役數千人。公言取之諸邑，事免追償，賦於近郊。徒資游手，于饑民無預。且游觀之所，非今所急也。議由是寢。時淳熙八年也。是歲擢進士科。時宰欲處以他闕，辭不敢當。益勤於民事，務以仁恕教化為本。陶然環筆，息爭善俗。獄犴遂清。漕尤公表。丘公密繼以治行聞。被命審察。通判紹興府。作永思陵。朝廷委計臣躬任其責。每事舒緩，欲以不擾取名。公曰：撥誠不便。山陵大事，而惜費如是，可乎？孝宗聞之甚怒。移知鎮江府。張杓帥越，與公協力。靈駕既至，錢清公見其可渡也。趨之，漕以為未可，而公趨之愈急。甫畢而壞壞，時論服其敏達。是邦和買之弊久矣。在官者不能精察，虛偽日滋。公深究其所以然之故，既履畝而稅，務為均平。又稍損科數，與之覈實。實有是田，始有是賦。歷歷可攷。莫之或欺。於是乎宿弊浸革。繼丁太夫人及提刑公憂，服除。知武岡軍。武岡與辰為鄰。紹熙三年，辰之淑浦蠻，侵邊作亂。公之官至邵陽，或言賊勢方張，姑徐徐焉。公曰：天子有命，急策疾趨。猶懼不及，又可緩乎？倍道而前，大修武備。綱目具舉，威聲震疊。且開以威信，許之自新。迄無入境者。武岡財用不能自贍，仰於永邵者半。朝家科撥，備有常數。二郡輒負不償，公弗與校。舒徐以俟之，曰：吾惟過自撙節而已。既而經常用度，種種無乏。又思之曰：彼不吾與，未觀其害，而乾沒焉，豈不惜哉？愛請於朝，以二郡元撥之數，理為武岡上供，而武岡上供，裁為留州之用。有旨從之。遂為長利。加以博訪官僚，周知利害。財計日益充衍。公字曼含，營壘橋道，亭驛軍器之屬，無一不備。三歲買士，增於舊額，溪洞八百餘團。結以恩信，良吏之績，班班乎可觀矣。慶元二年，以治最為太常博士。時權要炎熾，羣邪翼之，詆天下正論。以為偽學。無敢明其不然者。公對清光，力陳人才真實疑似之辨。人所難言，義不容已。天子嘉納，亟施行之。經善者皆悚。三年，遷吏部郎。兼禮部。四年，除樞密院檢詳。五年，以左司。兼檢討玉牒。率掾最為樞要。而歷于宰輔之感，是非予奪，多含糊其辭。公則不然，可則曰可，否則曰否。未嘗持首鼠兩端之說。吳興有糾合兇人，盡戕主家，而火其廬。延及一市者，刑寺欲分首從定罪。死者一夫而止。公駁之曰：殺人放火，俱合抵死。兇徒肆虐，厥罪惟均。何首從之有？中都會子之獄，抵罪者數人，集議欲輕之。公又曰：偽造者斬，法也。犯而輕之，是不信於民也。何憚而不犯？皆請論如律。公平時居官，雖一鞭扑，未嘗輕用。而于獨嚴。嚴者，究其善。良茲其所以為仁爾。九月，除起居舍人。直前奏事。願取司馬光五規，為保治龜鑑。嘉言偉論，固流俗所謂迂闊者。懲而復明，聞者與焉。又謂二史分日侍立，宜謹書言動。使有所攸信。時人亦甚疑之。明日，遷侍御史。兼侍講。有阿附權要，致身詞掖者，植根之固，殆未易拔。公首劾之。曰：此俗吏也，不足以處高選。斯人既斥，足管其餘矣。每患學者各私其師，趨向不一。於是交攻，建言昔我高宗聖訓，士當專以孔孟為師。夫孔孟者，萬世之標準也。由之則為正道，舍之則為他道。孰有能加損毫末者哉？當衆言滑亂之時，發為正大之論，如指迷途，如藥痼疾，深有當于人心。莫不延頸以俟。傾耳以聽。望其由是日進。讓言而執謂公止

于斯乎。卒之日，寔是歲之六月六日也。享年六十。積官至朝議大夫。贈通議大夫。朝廷倍其喪，賻贈如例。妻程氏，給事中叔達之從妹也。姑性嚴，事之甚謹。默然無間言。公得顯心任職，不以家務自累。抑內助為多。封宜人。以子陞朝。封令人。嘉定三年四月三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一。贈碩人。長子綱，朝散大夫。直煥。章聞，知紹興府。兼權提刑。次紀，為公弟義的。後終贛縣丞。次統，奉議郎。通判楚州。次績，宣教郎。知興國軍。永興縣。女適奉議郎。通判衢州。朱拂，孫曰萊，曰榮，曰榮，曰榮，曰榮。將仕郎。孫女，適修職郎。江陰軍司戶程烹。次適進士朱任。餘二人未行。公自幼及長，嗜書不倦。手抄至百餘帙。尤熟於左氏春秋。辭華炳蔚。援筆立成。賦定不過數字。前後奏篇，無慮數十。直己而發，不事雕琢。而皆當世切要。蓋根于學問，非苟作者。其立身處事也亦然。事親篤孝。母有疾，衣不解帶者數月。風儀峻整。而謙抑自將。事機立斷。而持循惟謹。義所難安，雖微不取。義所當與，雖多不靳。吏或以久例白，一無不受。費產不逮其先世遠甚。而闕恤窮乏，一遵舊式。推廣此心，孰不歸仁。茲非學問之力歟。幸邑丞郡，值歲歲念常平倉儲蓄無幾，不足以賑窮。言于帥守，多方勸分。人皆樂從。以富鄭公青州救災之良策，推而行之。全活甚衆。左右司檢正，事至躬也。以一身兼之。隨宜區處。諸務俱辦。館伴北使，禁樂之際，偶聞樂聲，金使遽以為請。公使謂之曰：此閭巷間為之耳。几筵未撤，國樂猶禁。而可施此乎？片言折之，愧服而止。此皆篤于學問，積之有餘，用之不匱。故泛應曲當如此。每語諸子，吾年及耳順，即謀歸休。盡閱家藏未讀之書。此志未易量也。雖不克遂，而心聲所形，集三十卷。榮若瓊玖，其事亦富矣。越帥既府有華問，又倡率諸帥，努力為學。此所謂世濟其美者耶。初公葬于邑西郭家塘之原。碩人歿，重于啓窆。則葬于邑西雙溪之原。歲月深矣，德銘未立。越帥貽書，以是見屬。某惟同年之誼，有不可辭者。敬諾之。銘曰：衣冠輝聯，斯世所貴。古稱不朽，非是之謂。汪氏一門，世有顯人。顯以賢德，匪徒簪紳。維侍御公，權參之裔。公侯復始，平生之志。位雖不充，德則不忝。霜臺謬謫，繩彼姦諂。天奪之速，舉世所嗟。施于後昆，轉轉其華。何以成之，續此正脈。克世其家，令名有姝。

刑部郎中薛公墓誌銘

紹興間，吾鄉年高德劭者，有五人焉。其學問操履，俱一邦之望。時時合併，有似乎唐之九老。本朝之耆英。故謂之五老。繪而為圖，傳之至今。左朝奉大夫，衢州使君，薛公其一也。公既與是四人者，以道義相交，而又得賢壻焉。曰禮部侍郎高公。學有根柢，氣類相若。講明義理，日益精微。于是乎家庭間肅雍雍雍，薰陶染不扶而直。為子若孫者，烏得而不賢哉。刑部公之持身居官，所以見推于士大夫者，其源委蓋如是。公諱揚祖，字元振，世占籍于明。明陞府，遂為慶元郡人。曾大父諱唐，贈朝議大夫。大父諱朋龜，即衛陽使君也。嘗權工吏部二郎官。考諱居實，朝請大夫。歷倉部郎中。直祿閣。帥淮東。贈中散大夫。妣朱氏，宜人。贈令人。公資性穎悟，風規秀整。嗜書不倦。以父任補官。淳熙間，辟淮東帥司書寫機宜文字。丁外艱，服除，調處州司戶參軍。紹熙初，登編估局門。皇上履位，幸妾之義烏。通守金陵。丁太夫人憂，不赴。既除喪，主管浙

西安撫司機宜文字。監尚書六部。大理寺簿。知漳州。召為大理丞。遷刑部郎中。尋以疾請外。得池州。改
 主管沖佑觀。公始為戶掾。軍校有怨軍事者。伺其未明。趨郡。刺刃肩輿。已而自首。郡守送之獄。公亟
 言曰。軍校犯階級。誅之法也。事理明甚。何必真諸圍。若訊他囚乎。聞者皆快其壯。局門事簡。不足以
 觀設施。丘公密時為戶部侍郎。風裁甚高。見公而奇之。曰。此有用之才也。為之延譽。參政陳公駸亦驟稱
 之。聲名藉藉。改秩之劇。不勞而辦。邑有顏孝子。慕歲久荒。首營墓之。申嚴樵牧之禁。有助風教。一皆大
 為姦利。白諸郡將。以警其餘。莫不震懼。率以五鼓視事。夜漏下十刻始休。三歲之內。無日不然。以故
 庭無留訟。獄無滯囚。東江濶駛。舟多覆溺。乃創石梁。捐己俸以先之。樂助者衆。費緡錢以萬計。守臨漳
 梁南江。如東江之役。故兩橋之成。人皆以薛公名之。為之立祠。示不忘也。漳僅有土城。高不過五尺。無以
 禦寇。公欲修築。請于朝。未之行也。及為郎。面對。申言此州當閩廣往來之衝。去朝廷二千餘里。而城壁不
 立。往時沈師竊發。以無備。故可為覆車之戒。乞以臣任內積積錢。輒辦茲事。上始從之。詔守臣汝謹。經畫
 如其言。漳人賴之。時州縣財用不足。多以科罰從事。公言民犯有司。自有成法。豈宜因為利。施之小罪。
 已非息訟之道。若罪至殺傷。由此倖免。冤枉何時伸乎。此亦切于時務之言也。溪峒猖獗。湖廣江西。均被
 其毒。大州也。恬不為備。賊兵深入。直趨郡城。獨幸急撤浮橋。僅免于禍。不爾守其危哉。漳匪賊巢。非若
 贛之壤地相接也。而公豫為之防。日繕甲兵。積穀粟。常若寇敵之至。威聲所加。足以禦侮。不既賢矣乎。省
 戶之除。天子固將用之。不幸而病。奉祠里居。沈綿者九載。竟至大故。嘉定十二年七月癸酉也。享年七
 十有三。積官至朝奉大夫。娶蔣氏。吏部尚書大猷之曾孫女。贈宜人。又娶汪氏。封宜人。子男五人。長師仁。
 迪功郎。監紹興府三江買納鹽場。師文。師謙。皆蚤卒。師魯。將該。致仕。女二人。長適進士楊宗紹。次
 未行。孫男三人。長安之。餘未名。公五歷官。歲月深矣。而資產終不甚裕。故多以廉吏為薦。大資趙公入侍
 經帷。萬慈湖楊公。而公亦預焉。時人以為榮。初。倉部公。窆于奉化縣。忠義鄉之雙谷。去城幾百里。公每謂
 二子曰。先隴若是之遠。子孫憚其難至。聲迹必昧。吾歿之後。得附葬于此。爾曹展省。併及兩世。則不至于
 遺疎。吾瞑目無憾矣。明年三月某日。二孤敬遵先志。克襄大事。而屬某為之銘。某雖老且病。然鄉黨之誼。
 不可辭也。乃次第其本末。繫之曰。猶歎一門三世為郎。象賢濟美。厥德有光。猶歎刑曹。甚敏而厚。居官可
 紀。有學有守。味其遺訓。先隴之思。茲為不忘。昭昭永垂。

新州太守李公墓誌銘

李公茂欽。東萊呂成公之高弟也。淳熙中。成公之弟子。約為四明倉官。茂欽不遠數百里。訪焉。余因是識
 之。風規峻整。志氣挺特。明于義利之辨。使人起敬。入太學。結交海內賢俊。相與講切。義理益明。同舍生有
 病疫者。多方拯救。以身觀之。義所當為。不遑自恤。為學錄。規繩井井。諸生嚴憚。留趙二丞。相聞其賢。風使
 來見。一不往。嘉定中。余同官于朝。時時合併。壯其風操。每推許之。異時履險蹈難。以仗節死。義稱者。必斯

人也。及斬春被圍。余日日念之。曰。茂欽其死乎。既而果死。嗚呼。賢如斯人。而可死乎。自古國家之立。必有
 正人。端士。焉。英特之氣。與生俱生。培之養之。益堅益壯。足以興起人心。維持三綱五常。而壽其厥。則社稷
 可以長保。茂欽之生。天之所以佑我宋也。茂欽之死。所以蘇我宋之無疆大履服也。事不偉哉。茂欽諱
 誠之。世家于婺之東陽。曾祖某。祖某。考某。俱不仕。考以茂欽該郊祀。再贈宣教郎。妣鄭氏。贈孺人。茂欽
 自幼莊重。不苟言笑。勤于務學。既冠而選于易。登賢書。試舍選。俱第一。慶元初。解褐。分教鄞陽。丁考妣憂。
 廬墓終喪。幹辦福建安撫司公事。性不喜覺舉。或勉之。則曰。彼誠知我。何必有求。彼不吾知。雖求何益。以
 此絕口不。求而帥若憲。俱以其公論所歸。而自舉之。除刑工部架閣。擢國子錄。說肆肆。臺評且上。或言
 自辨可免。茂欽曰。吾不憤為此。惟能去爾。及罷。舉朝冤之。送別者。扶相屬。人更以為榮。再某起。為江
 西運幹。部使者稱提會子。第其物力高下。輸錢以飲之。茂欽以為富人至少。自中家而下。安所取辦。而應
 此令。何如循舊例。止以鹽本錢通融。可以無擾。使者不悅。曰。商君之令。猶能必行。今乃齟齬如此。茂欽傲
 然曰。公以儒學發身。而欲效商君之所為乎。吾苦言難入。求奉祠而歸。使者遂謝。罷令而後止。改秩通判
 常州。總司督經。制錢甚峻。前此為倖者。率以不辦取辱。茂欽始至。即為都簿。具財賦若干之目。言于主
 司。立為定額。分限輸錢。罔有虧闕。宿違亦補焉。不惟區處有方。亦由深廉無私。吏不容姦。知鄂州時。制帥
 頗有風力。而行事皆當。茂欽以書勉之曰。鎮壓不可以無威。必和易以通下情。斷制不可以不獨。必博咨
 以盡羣策。時以為名言。揣金必敗盟。大修邊防。戰守禦之具甚備。厥費緡錢十萬。舊有備邊。下倉復置
 上倉。糴米麥以實之。及金至荆西。鄰州驛驛。制府調兵為援。亟發州兵。及統司所益兵。及保捷民兵。合二
 千五百人。撫而遣之。協古諸侯守。在四鄰之義。且力請于朝。增新軍五百人。痛節冗費。財用常足。保此一
 邦。晏然如故。茂欽之力也。移知新州。斬為次邊。中興以來。未嘗被兵。邦人皆謂金必不至。茂欽曰。備禦無
 素。忽長驅而來。將若之何。相視城壁而增益之。高與厚俱五尺。而濬其濬。厥深二尋。而廣五之。備樓櫓
 築羊馬牆。教閱廂禁民兵。激之以賞。增倉廩二十。積米以石計者。四萬。先是郡中酒庫。月解錢四百五十
 千。為太守常俸。茂欽一無所受。寄諸公帑。兵食之儲。實此錢附益之。提點刑獄。兼知黃州。何大節。欲堅守
 沙窩黃土諸關。茂欽曰。古人守險。敵無他岐。可入。故閉關足以絕其來。今五關三四百里。小路可入者。以
 百數。安能盡守。若從小路。繞出關背。毋乃大被其毒乎。不聽。大節又以黃陂一路。無山可守。調民築堤。且
 發斬之民兵。相與守關。茂欽言黃陂之旁地多沮洳。敵騎不能馳驟。若隄為坦途。則其來易耳。民兵可保
 鄉井。遠適必無固志。皆不聽。後悉如茂欽之揣。金決策深入。以兵牽制浮光。而徑擣斬黃二州。時茂欽將
 受代。維舟江許。欲遣其家先歸。聞敵入邊。恐人心不寧。遂不果行。而州兵迎新者半。民兵復為憲司所分
 存者僅千餘人。勢力微矣。乃選擇城中壯丁。參以寄居宗子。分布城中。金兵將至。莫敢死。士三百人。迎擊
 于十里外。挫其先鋒。大破之。金為連珠寨。百道攻城。茂欽躬擐甲胄。朝夕巡歷。不復顧其家。歸正人張奇

久居於斯茂欽察其有異志并其黨誅之金叩城呼張奇毋誤我則知其為間明矣造橋欲渡則奪之毀民居板木排牆以進則焚之積火欲燒戰樓者以水沃之擊小渠欲洩濠水則盡殺而復室之佩銀牌率衆來攻者則射而殲之又禽敵將七人池陽合肥皆遣兵三千來援金擊之皆敗走統帥有擁重兵而至境上者畏敵而不敢前數知外援已絕而攻益急茂欽調兵奪其攻具殺兩大將又以鉤繫長繩拽其雲梯至前亂斧斫之墜者如雨又令死士夜入敵寨攻擊不得事息又伏兵羊馬橋中俟其至掩之入濠死者甚衆製布囊以萬計盛土積城上敵不能傷灌鵝軍洞子以金汁沃以膏油頃刻燬燼料地道所來之處熏以毒藥城得不陷埋盡地中令人潛聽動息皆知掘城基者擲火牛以燒之發鐵砲者張皮簾以障之金不得志將去會黃州失守併兵爲一凡十餘萬城中大震茂欽神色自若指所儲倉實曰但自飽食毋憂也帥聞將徐揮以兵八百人來援茂欽疑之止令助守不令出戰揮詐稱欲迎援師又不許中夜率其衆絕而下敵散登城魚貫而進茂欽之子十九力戰而死茂欽率兵巷戰自子至寅殺傷相當士卒感其恩皆戰死無一降者茂欽于是死之將死呼其家人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於賊妻孥人許氏及婦若孫即赴水死時嘉定十四年三月十七日也金入鄂語人曰非爾叛將送我登城我明日去矣聞者皆惜之積官至郎壽六十有九子士昭以守舍免次士達蚤亡次士允次士介先一年卒女適進士許之選天子深知茂欽之忠贈朝散大夫祕閣修撰追賜紫章服封正節侯賜額立廟於新購以銀二百兩緡二百疋仍賜爵迪功郎者三贈其妻令人士允通直郎子婦及孫女之歿于難者皆贈安人茂欽生長寒門備嘗艱阻授徒所入專以養親妻孥不預焉中歲絕慾獨寢一榻泊如也奉使興州書尺饋遺未嘗入脩門一心營職計慮深長至斬之半年便民五事中力言六關不可恃宜別駐一軍扼其衝要不然必殆先見之明有如著龜又兩年間與其弟書豫以邊事爲憂其言曰既任其責不敢顧其身又曰一身一家未保生死職任所在惟當盡死以守此其平居真情之所形也臨難捐軀豈俟擬議哉大義著明人心奮發通守秦君鉅教授阮君希甫皆守節以死茂欽實倡之夫茂欽豈徒死者哉世固有勇于殉義而無奇策拱手以就戮者是則徒死云爾張巡守睢陽賊百計攻之隨方捍禦出奇無窮茂欽居重圍中應敵之策班班可紀來攻者不遺餘力捍禦者綽有餘裕睢陽雖陷而有蔽遮江淮之功斬城雖不全而有阻遏賊勢之績一郡罹其災他邦受其賜豈徒死而已哉既歿之三年二月七日其孤士昭葬之于邑東七里東山之原孤欲求銘于某其鄉人工部侍郎葛公爲達此意某得附此以傳不朽固所願也銘曰嗚呼茂欽萬夫之傑學有師表清明洞澈如水斯寒如火斯熱如金斯精如玉斯潔死生一致本無差別不榮幸生凍矣其烈豈無才士從容剖決亦有詞宗敷腴婉切如彼春華皎焉泯滅漢源無源朝盈夕竭維此茂欽卓爾超越不辱其身全歸國闕茂欽云亡梁傾棟折凡我同志未語先咽東山之麓我銘斯揭過者肅如欽枉詆謁

運判龍圖趙公墓誌銘

嘉泰開禧間某官富沙陶漕趙公建臺是邦年既高矣清眸炯如道貌整如出羣拔俗之態事無劇易從容裁決若不經意而皆當于人心某嘗叩請其故公曰吾無他長昔從事于伊洛之學得其旨趣從此胸中無復凝滯某始知其非偶然者今觀道施君狀公之行其言承太和時邑宰周君賓遇公甚厚凡所以啓告者率根本伊洛公服膺焉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發于容貌形于事業皆有本而然此之所以深可敬也公諱充夫字可大魏悼王之七世孫也始名達夫字廉善孝宗爲更其名公併字易焉曾祖諱報之保大軍承宣使妣惠國夫人王氏祖諱公懋中奉大夫妣令人孫氏徐氏考諱彥孟朝散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妣安康郡夫人孟氏永寧郡夫人羅氏自中原假擾金紫公避地婺源娶都督孟公庚之女遂從外舅寓居于信之鉛山公穎悟而嗜書外祖奇之室以孫女以金紫蔭補官主永福簿丁父憂服除調太和丞監青龍鎮辟泮水檢路官知宜興縣簽書淮南軍節度判官知新喻縣通判湖州守臨汀嘉禾吳興三郡奉祠起知道州辭不赴仍賦祠祿擢提舉淮南常平茶鹽公事直秘閣福建轉運判官告老進直敷文閣與祠再告老陸龍圖閣致其事初孝宗屬意錢幣公以舉爲泉屬患場兵應募者之寡請役諸路踈隸嶺南之人五年無過給據自便就役者以千計久之新至者欲爲變公驅車以往號召從役收捕無遺自是無敢叛者茶寇賴五方熾駸駸至廣提點刑獄林公光朝謂公曰場中踈卒得無有從亂者乎公保無他虞既而帖然林公因咨禦寇之策公言曠吉間有捷徑數百里接詔之仁化宜分兵捍禦亟遣摧鋒軍控扼其處賊果至熾其先鋒餘黨奔逸自是不能復振新喻絕產之家有專其利官不得預公許其自陳減租二之一永以爲業而悉獨其宿負靡不樂輸砂錢禁嚴犯者猶衆公言上供空用銅錢錢荒則多僞銅楮相半弊斯革矣諸司皆許之盜鑄遂息而綱運之費亦歲省二十餘萬臨汀擇守光宗命公爲之閩帥趙忠定公議置莊倉公以爲此固甚善後有逋負未免追擾何如冬儲粟春糶略收一分之息糶本相增而民食無闕經久之利也帥大然之朝旨欲行經界俾公籌之公謂汀稅產雖多而所收十纒六七自足郡計若行經界則省額一定不容擅減必均于民輸將重于曩時必有流離失業之患條陳利害甚悉平生好古而隨時處事不膠古制者類如此郡城頽圯銳意修築而易募役及堪負重者補闕額而獨雜費得百餘人不勞而辦公之始至也營卒怯懦不知紀律申嚴號令日日教習時自臨之區別武藝頒賞有差士皆勇奮會寧化妖民廖大興等作亂聲搖諸郡命左翼將高特率兵討之巡尉屬焉授以方略銜枚宵行五里爲一鋪直抵其穴斷其糧道遮絕外援力罷而後取旁郡兵繼至成遵約束妖氛遂清吳興上供歲額百十五萬而累政所發至百餘萬版曹督案無虛月公奏獨之人情惓然公曰此天子之德意也郡計既寬捐以與民未納者代輸焉催征者併闕焉皇上雅聞公名俾司度事相度淮田耕種利害謂平曠之士水無源流仰雨浸灌稍旱則乾何以殖穀惟當益浚陂塘官給工役之費則于

民無擾而其利至溥。又官民既執役而復責免役之錢。是重困之也。請以沒官田產。隨鄉分廣。當役者給之。助其不足。以紓民力。鹽商胥吏。共為姦利。以既支未抹之鈔。重請。公推見弊源。任官而不任吏。莫之或欺。其將漕也。于鹽事尤加意。郡邑有大小。戶口有多寡。計其日用之數。定其日用之額。強不可多得。弱不至乏絕。時論稱其公平。殿司左翼軍。分屯汀。建。泉。邵。始用禦寇。出成增給小券。名為一兵。而有二兵之費。公以漸消之。招捕闕額。止給本俸。行之不訖。人無怨言。此皆公之善政。可為後法者也。時望傾屬。聲名焯然。顧何施不可。而公雅意靜退。以道義為樂。人所汲汲。我則徐徐。始以承辦尉。全獲強盜。改秩法也。推以與尉。及攝龍泉。復以盜賞。界之鄰邑。安恬之稱。已藉藉于播紳間矣。況學問涵養。日進不止。豈復以世俗所樂。累其清明耶。守吳興時。忤時宰之親。遣歸故里。結亭二十有五。放懷巖壑。若將終身。強而後起。名流多稱慕之。而誠齋楊公。知之最真。有契于心。爾時權姦妄開。邊際公深言其不然。雖拂其意不恤也。非輕視軒冕。其能爾乎。有樓曰一經。有館曰東塾。子孫滿前。課以學業。嘗著論言。人而能仁。道足以生。生則安。安則久。魯論一書。求之可也。審處其方。以藥己病。病去則仁。仁則日新。日新則樂。美哉言乎。其古人進德之心乎。筋力尚強。謝事而歸。優游自適者十有三年。人生真樂。何以尚此。嘉定十一年。正月丁亥。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五。積階朝請大夫。賜四品服。所著有進策奏。及東山詩集。宜人孟氏。先公十有五年卒。葬于鉛山縣鵝湖鄉之東山。四子。時授。從政郎。監江准等路都大提點。鑄錢司金銀場。時升。迪功郎。衢州司戶。先卒。時牧。迪功郎。福州司戶。時棧。三女。源。伯。潘。鄭。欽。崇。傳。燻。其婿也。伯潘。今為迪功郎。某州州學教授。孫男若璜。若璋。若琛。若璣。若璋。若璠。孫女一。適迪功郎。隆興府司戶周景舒。十月丙午。諸孤奉其喪。合葬于宜人之墓。某不才。辱公薦舉。遂為知己。又獲從公之長子遊。契分不薄矣。貽書求銘。義不敢辭。謹撰其表。表可稱者。揭諸幽室。昭示無極。銘曰。息祖維宜。篤生悼王。天監厥衷。子孫繁昌。維此龍圖。克嗣先烈。有始有終。天潢之傑。不究于用。君子惜之。我懷斯人。播以聲詩。

通判泉州石君墓誌銘

淳熙中。余游太學。待直諒多聞之友。曰石君諱範。字宗卿。婺州浦江人也。其先占籍青社。國初徙焉。君天資俊茂。志氣超卓。師事東萊呂公。有所啓告。服膺無數。而羣居共學。又多一時佳士。薰炙涵浸。氣質增美。肄業膠庠。能道其師之旨。德學間甚。余竦然異之。遂與定交。後君仕日有名。嘗調官中都。權臣氣焰方烈。其黨有依勢用事。能軒輊一時士大夫者。與君有舊。願以一登權門。美官可立得。君曰。吾儒者。改秩為邑。義固當爾。奚以僥倖為。卒不詣。余以是服君。自待甚厚。而守正不撓如此。嗚呼。茲其師訓之所自來耶。會祖諱河。儒學起家。宰明之慈溪。年纔六十。念母年高。隨牒遠適。非所以養。致其仕而歸。時論高之。祖諱。考諱知言。君既歷官。贈考為承事郎。妣于氏。繼母喻氏。俱為孺人。初。君以紹熙元年。擢進士科。為奉化尉。歲饑。民貧。相率貸糧。境內騷動。君曰。是之不戢。乃吾失職也。單車疾驅。開諭而散之。利害明白。聽者

冰釋。又為白官長。亟請于收守監司。多方賑貸。其黨遂散。不戮一夫。海寇有逞其威虐。大為民害。延及鄰境者。君設方略。一日就禽。改奉奉郎。知處州麗水縣。大修版籍。嚴詭挾之禁。申自首之法。姦民猾吏。毋得表裏交誼。條條既并。井矣。會以繼母憂去。徵之婺源。素號難治。令以罪罷者。隨相接。無敢向通者。君獨奮曰。心誠求之。何事不集。核吏姦。節冗費。裕財之源。不事科罰。月椿緝。歲以二萬計。整空取辦。民力大屈。君深念之。建請獨什之二。其言懇切。感動人心。將漕者。亟從之。由是大得民譽。賦輸如期。財用自足。通判袁州。嗣寇陸梁。衝潭贛。吉。被禍尤酷。袁當四郡之衝。人情懷懼。君攝郡事。練禁旅。閱民兵。廣儲蓄。博訪守禦之策。爭効所長。威聲甚震。盜無敢向者。通守泉南。兼南外宗正丞。又佐船司。而左翼軍之費。復隸焉。事亦叢矣。剖析隨宜。莫不中節。余益信君才力敏裕。非若腐儒之膠固不通。而俗吏之所為。君亦不屑也。可不謂賢乎哉。嘉定六年。九月二十三日。終于官舍。享年六十有六。官水議郎。既納祿。轉奉郎。八年。十月乙酉。葬于邑之松塘原。娶陳氏。封孺人。子武。戰。女適永嘉進士宋。次未行。孫男一人。仰。孫女三人。君敬奉庭闈。得繼母歡心。指教幼弟。恩深篤。喜道人善。亦嫉惡。居官廉潔。俸入外。一不敢妄取。奏院劉君。狀其善行。詳矣。將葬。武持以請銘。余曰。子之先君。吾同堂合席。金蘭之契也。子不我屬。猶將稱述之。況請之勤耶。乃作銘曰。才之格。莫邪。銛兮。行之深。冰霜。嚴兮。老于一倅。取之廉兮。茲為幽宮。懷兮。嗚兮。

黎齋集卷十九

誌銘

濠州司理李君墓誌銘

自古忠賢之後。雖更歷數世。耳目不接。而氣脈流傳。未嘗間斷。則必有篤厚之士。著稱于時。此孟子所謂故家遺俗者。矧惟剛毅正直。光輔明主。于天禧明道間。有若丞相李公之賢。積之有餘。流而不竭。其後裔當何如耶。君諱十鑑。字季明。丞相之六世孫也。丞相生太子少師東之。少師生中散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孫金紫生朝奉大夫。朝奉生知淮揚軍。贈奉直大夫。晟。奉直生浙東提舉茶鹽宗質。即君之皇考也。妣安人夏氏。先世家于濮陽。少師徙洛中。提舉。官遊浙東。謀所定居者。樂四明風土。遂為鄞人。君初以考遺恩補官。為迪功郎。湖州武康縣主簿。調處州錄事參軍。折獄精明。根于慈恕。鞭撻不慘。自待其情。時為設酒肉。躬自察之。嚴寒酷暑。尤加之意。深爾。抵。燠爾。疑。處。籌度再三。不得已而後辟。執政之族。有殞于非命。而胥里一婦人者。上官欲重其法。力爭獲免。隨從政郎。濠州司理參軍。惟刑之恤。如在括蒼時。淮東漕臣知其賢。將延入幕。以自近。辟為儀真戶曹。未幾。漕以論罷。君亦解官而歸。自是倦遊。不復為仕。進計。燕處六年。鑿池累石。環以花竹。幅巾藜杖。鶴鹿自隨。時與故交。極歡而罷。嘉定十四年。九月己丑。以

疾卒。享年六十有七。娶韓氏。先三十有九年卒。葬于陽堂鄉太白之原。長子曰津。次曰潛。皆蚤世。季曰源。孫裕。君沒之次年九月丙午。啓夫人之窆。而合葬焉。君雖歷官至淺。而兩郡決獄之平。人皆稱之。夫獄重事也。古訓有之曰。一版而不變。故君子盡心焉。又曰。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毫髮有差。死生所係。豈可忽哉。然此理甚明。居是官者。孰不知之。而鮮有能遂其志者。曷為而然。曰。反諸心而已矣。是心清明。得失利害。無得而昏之。自然不屈于上官。不蔽于私。職安得而不平。察其情偽。究其纖悉。民安得而冤。夷攷君之平生。不得罪于公議。而晚節益有光。勇決閒退。恬然自處。無聲色之奉。無侈靡之飾。室廬僅蔽。風雨。圖史列于左右。委天順命。不以紛華動其心。每曰利祿之樂。不如林泉之樂。無所羨慕如此。則其濯官行法。豈有不遂其志者哉。昔于公自言。我治獄多陰德。後必有與者。既而果驗。君之設心。無愧古人。後嗣其將昌乎。是誠可書也。已。孤請銘不敢辭。銘曰。眇然一官。名迹隱微。勇于為善。厥德有輝。彼賤丈夫。非不顯榮。敢于為惡。實敗其名。猶歎李君。取舍克謹。遙追先德。令名不限。我作斯銘。大書深刻。咨爾後昆。于此取則。

台州僑居縣主簿戴君墓誌銘

某之先叔父。常德通守之末弟也。以德行經學。師表後進。里中俊秀多從之遊。戴君德甫。亦受業焉。德甫諱日宣。自少嗜學。未嘗一日廢書。鄉先生李公若。胡公仲舉。俱嘗宿留。德甫師事。所蓄富矣。而自視闕然。復請益于我叔父。叔父屢稱之。嗚呼。師道之尊。其學者之司命歟。學而無師。猶不學也。漢儒雖不逮古。而師資之益。猶汲汲焉。故司馬談學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夏。侯勝。既從始昌受。尚書。又師事簡牘。又請業歐陽氏。蕭望之。始事。后蒼。復事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所學皆非一師。宜其講習之精。見聞之廣也。然則德甫之求師。至于再三。其亦篤于問學者歟。吾鄉之士。習經術者。惟書最衆。三年大比。無慮數百人。以名貢者。纔一而止。德甫得之。可謂難能矣。而試南宮。輒不利。德甫曰。吾豈可以小不售。怠吾遠業。益奮勵讀書。而努力為善。德甫性寬平。不設防。遇人無貴賤。老少。敬之如一。小有過差。痛自懲艾。以觀過名其齋。蓋有意于切己之學。世居慶元之奉化。會祖。屋。祖。蘊。父。光。世。蚤。失。所。怙。奉。母。劉。氏。謹。甚。該。思。者。再。始。封。太。孺。人。後。賜。冠。被。諸。儒。榮。之。嘉。定。元。年。以。累。舉。特。恩。受。迪。功。郎。台。州。僑。居。縣。主。簿。官。階。卑。平。生。所。蘊。自。是。少。伸。矣。六。年。十。二。月。四。日。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七。士。之。窮。達。固。有。定。分。而。才。德。如。德。甫。良。可。惜。也。配。湯。氏。有。婦。德。先。十。五。年。卒。葬。于。程。嶼。九。年。閏。七。月。壬。寅。諸。孤。葬。君。于。忠。義。鄉。傳。嶼。之。原。從。先。益。也。迺。遷。程。嶼。之。藏。以。合。焉。子。三。人。度。庶。皆。業。進。士。莊。孟。亡。女。四。人。其。壻。曰。舒。錫。將。處。厚。舒。鉉。哀。守。孫。男。二。人。與。祖。顯。祖。孫。女。九。人。適。舒。錫。承。節。郎。趙。汝。深。舒。錫。湯。叔。全。戴。義。路。李。灝。餘。未。行。德。甫。清。儉。而。篤。義。嫁。親。族。孤。女。之。貧。者。數。人。鄉。人。有。疾。饋。之。藥。有。垂。死。而。活。者。掩。骼。埋。骨。加。惠。既。歿。舊。廬。頗。宏。敞。便。令。輩。不。戒。于。火。一。夕。灰。燼。徹。屋。數。間。居。之。自。如。余。嘗。訪。焉。不。見。其。有。愠。色。其。德。量。又。如。此。度。等。請。銘。不。敢。

辭。銘曰。猗嗟良朋。如古三益。師我叔父。合堂同席。舊好之篤。迄今不忘。勒銘幽宮。厥德有光。

從仕郎汪君墓誌銘

君諱倣。字及甫。其先自歙徙明。明陞府。遂為慶元奉化人家。於雙溪之上。非通都也。持家謹恪。不自表暴。非干譽之士也。而名聲日出。藹然芬芳。取重于士大夫。下至閭里細民。亦稱之曰。君子人也。迨其歿。皆痛傷之。人心愛敬如此。豈易得哉。培其根。浚其源。所由來者遠矣。曾祖諱康世。妣徐氏。祖諱邦式。高州助教。妣陳氏。父諱汝賢。常州錄事參軍。妣安人張氏。君自為兒時。識趣已不凡。長益嚴重。有植立之志。宜州通守舒公之末第也。已有盛名。錄參公器之妻。以女君與之。款密。薰染浸灌。新益有加。美質增長。遂因舒公而熟聞四方師友。學問操履之詳。故太學錄沈公。嚴毅不苟合。君勤勤請益。以得親炙為幸。又從將作監楊公。講立身之要。一話一言。服膺無敢。夫以君之志操。而周旋于明師。畏友之間。進而不止。誰能禦之。故雖生長巨室。而食飲被服。與寒素無異。遵規矩。履繩約。不溺于綺侈之習。而非齋于財者。義所當為。勇決不斬。其于族屬也。高年者。敬餽之。匱乏者。周恤之。可教者。獎拔之。或資以脩脯。勉使從學。或舉其嫁娶。或助其喪葬。里有重費。則以為己任。更新縣學。材良工堅。有助風教。建石梁于雙溪。新既城于南江。緝惠政于歸湖。建炎十年。中興。與大役。費緡錢。殆數百萬。歲租減價。而糶凶年。捐賑賑。代輸口賦。關征。以寬民旅。仁心年洽。開風起。教士之過其里者。必求見焉。大學曰。仁者以財發身。其斯之謂歟。淳熙中。鄉士大夫。列其行義于朝。補迪功郎。該思陵慶壽恩。循修職郎。調漢陽尉。不起。紹興四年。郡太守表薦其材。超轉從事郎。請祠監南嶽廟。自是不復調矣。雖恬于仕進。居官之美。不克著見。行乎閭門者。是亦為政也。事親惟謹。年垂六十。愉色養母。慕若嬰孺。承其志意。而敬行之。凡輕財樂施。皆庭闈意也。不尚峻急。而家人憚之。如侍嚴師。不事苛細。而家政有條。疾徐得所。尤急于教子。以身率之。雞鳴而起。盥頤。誦書有程。點。勤說外。手自親之。心所未安。質之同志。筆其格言大訓。朝夕對之。勉自警策。至老而不倦。以故諸子皆知務學。又嘗遺其長子。受業于永嘉。其志念深矣。雅意林壑。幅巾藜杖。逍遙自適。時以葦酒自隨。款故人隱士之廬。譚論竟日。精神不衰。既屬疾。知不可為。語人曰。吾將逝矣。胸中了無一事。正巾整冠。有問者必拱而對。至屬纊。亦拱。臨死生之變。而泰定如此。憲嘉定十一年十月七日也。享年七十一。娶王氏。先三年卒。葬於邑之松林鄉安住山。子男三人。龍友。嘗借清計。龍紀。龍允。女四人。長適錫。哀邦度。次適迪功郎。景陵尉鄭次申。次適承事郎。長興丞。謝奕。修。次適迪功郎。前於潛尉。陳祖開。孫男一介。孫女一。君歿之次年。諸孤來見。泣且言曰。龍友等。將以十有二月壬午。奉先君之喪。啓先妣之窆。以合葬焉。敢以德銘為請。余雖老且鈍。然四十年交游之久。知之深矣。奚可以辭。于是勉從之。銘曰。汪氏一門。鄉評所宗。都漕種德。久而愈豐。偉歎及甫。前規是蹈。遺次不忘。可謂克孝。猶歎渥歎。及甫之澤。咨爾後人。續次血脈。

朝奉郎王君墓誌銘

慶元初，余備數成均，與國子監書庫官王君為僚。未幾，余以罪去國。後九年，王君卒。又十有六年，君之二子見余中，都具言往者權姦用事，一時士大夫靡然趨之。先君未嘗一造其門，遂大與之忤。書庫終更例，遷學官，次則掌故，而先君獨否。義不苟求，卒從外補。狀其行者，雖知賢而姦臣猶存，不敢登載。今歲月已深，恐遂湮沒，重念先君雖屈于當時，猶可伸于後，敢以墓銘為請。君之中表，司農寺丞樓君伯仲，稱道其美亦然。嗚呼！此人之大節也。于此不撓，其餘可占矣。遂敬諾之，而未及作。今奉祠里居，乃克為之。君諱中行，字知復，會祖諱直臣，故朝議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妣夫人時氏，陳氏，祖諱侯，故國部尚書，贈光祿大夫。妣夫人黃氏，宋氏，考諱遠，國子司業。妣夫人張氏，其先大名府人。三槐丞相之近族也。五世祖修撰，徙居宛丘，尚書復寓餘姚。至今家焉。尚書以剛正為時宰所忌，司業流落北方，間關來歸，俱有盛名于世。以故門戶赫奕，海內推仰。君蚤歲穎悟不羣，熟讀經史，居親旁，時時默誦數百千言，以尚書遺恩補官，調迪功郎，婺州武義縣主簿。將上，以司業持節閩中，遠于膝下，易四明之慈溪。又遲次兩載，夫筮仕之始，執不以資致為急，而君獨不然。恬于進取，天性則然矣。黠吏豪宗，邑之巨蠹也。君始為簿，領吏試以事，觀其所為，精明燭姦，痛繩以法，莫不驚服。巨室或憑仗勢要，故不輸賦，令末如之何。郡檄君代之，懲其最甚者，以儆其餘。不一月，輸者畢集，復被檄塞海隄之決。父老爭言，提所以把蛟，留實使然。先祭之乃可。君弗聽，甬巨石舟夾而投之，乘力齊舉，隄復堅壯。嘗攝理掾，時皇子魏王出鎮四明，君閱獄囚百餘輩，多連坐者，有司疑焉。久繫不決，君曰：「皇子作收，疑則縱舍，豈復效俗吏屑屑苛細耶？」即日白而釋之。長史舍人莫公濟喜曰：「名父之子，固自不凡。」丁司業憂，既祥，監打套局，丁宜人愛服，除充書庫官，出為湖北提刑司，幹辦公事。禮之慈利，有訴殺人祭鬼者，君取其案，反覆推究，且訪其土俗，咸以為設此祭者，必以兩目手足先登于俎，而此獄所驗，目及手足無不具者。言于憲曰：「是豈可遽加以法乎？」時人服其精察。改宣教郎，知嚴州建德縣。君通練明敏，事之至前者，是非立決。嚴于取吏，如為主簿時，視民如子，聽訟導之使言，務盡其情。征科取之有制，不求餘羨，而差役則盡公無私。且深念其勞，常左右之，飲食之外，不買一物。漆蜜土產也，親故有請者，皆辭之，不得已則委曲他人，槩以時價。德政流行，人人感悅。轉通直郎，秩滿趨朝，偶屬疾，致其事。轉奉議郎。嘉定三年八月三日卒。明年正月二日，葬于餘姚縣鳳棲山雙林之原。司業公之墓側，享年五十有三。娶曾氏，禮部侍郎幾之孫女。大理卿逢之女也。封孺人。二子大臨，通直郎，知建康府江寧縣。叔達，迪功郎，新監常州雜納倉。女先卒。孫登，後君以長陸朝，累贈朝奉郎。君資稟既高，而力學不怠。又周旋于名賢，博通經史，涵養薰陶，培本浚源，日厚月深。其之官慈溪也，司業作詩送之，有曰：「惟畏實過寡，惟勤無功虧。」既至官，即應事為堂，請名于婦翁，翁因以勤畏名之。君子是刻詩堂上，朝夕觀省，且終其身遵而行之。小有過差，必自咎曰：「吾親所以誨我者何如，而我若是也。」司業既捐館舍，躬率其婦，奉母夫人謹，甚喜交賢士大夫，議論人物，深取夫篤厚平實，表裏無異者。樓宣獻公，姊婿也。相期保全名節，故皆無

所附屬，意屬職卑而地遠，人皆為不平，恬然自若。方以得訪湖湘山水為喜，迨夫歸自建德，學省舊同僚，有執政者二人，皆喜其至，欲真諸朝列，而君則死矣。雖死而名存，所獲不既多矣乎。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凡升沈得喪，莫不有命。君博于記覽，引筆行墨，不勞苦思，而清雄膽蕩，一第易得爾，而不過乎三登禮部，官塗齟齬，又不得大見施設，豈非命乎。餘姚臨大江，飛橋久壞，司業欲為而不果。君克承先志，發藏鏹九千緡，復新之，往來其上，如履坦途，遂為久長之利。推此心也，何事不集，而止于此。傷哉惜哉！嗚呼！茲余所以不能自已也。銘曰：中州之俗，醇厚而直，故家流傳，遺風未息。三槐之王，源委深長。餘波所漸，典刑不忘。悼末習之浮薄，踵前修之忠篤。一官雖卑，名則不辱。雙林之藏，過者必肅。

陳承奉墓誌銘

公諱邦臣，字季良，姓陳氏。慶元鄞人也。曾祖全，祖孜，考公權，妣孫氏。李氏，妻林氏。先公四十六年卒。長子從，從事郎，徽州錄事參軍。次徽，循，徠，衍，女六人。楊叔信，林鶴，汪應祥，鮑緯，樓謀，其婿也。孫駒，駿，驥，騏，彌壽，彌堅，孫女適紀樞，沈昱，朱銓，餘二人未行。曾孫女二人，紹熙四年，該慈福慶壽恩，封承奉郎。是歲，皇上登極，轉承奉郎。開禧二年正月戊子卒，壽八十有五。明年十月己未，葬于奉化縣溪口新建之原。公天資孝謹，奉繼母如實生，己人不見其有先後之間。敬順皇考，意倡率諸弟，厲志為學，故宗丞張公遜，鄉之賢大夫也。方未第時，居與之鄰，輩行相若，同師承，同出處，有交相浸灌磨礱之益。中歲進取稍息，還桃源，故居勤儉，理伏臘僅足，而能厚于宗族。凡孤苦無依者，悉撫教之，隨其能而任以事。季弟早亡，以其產均給諸弟，纖介無取。胸次寬平，未嘗面指人過，事或紛至，處之無難。舒徐排解，無不適當。喜服金石藥，多蓄之，有以疾告者，與之不靳，年益高，耳目聰明，飲啖如壯歲。步武輕便，其保養固自有道。抑誠心實德，默相之者至矣。平生所履，可書者衆，而教子有法，尤為人所稱道。既朝夕訓飭之，又擇明師俾之受業。從師事國博楊先生，學有源流，擢進士第。尉玉山，甚有能名，為糾掇，受知郡太守，無間細鉅，委以參訂。家庭義方之教，不既信矣乎。兩被恩寵，閭里敬愛，亦足以自慰矣。葬有日，從泣請銘。姻家之誼，不可以辭，乃述其大槩而系之曰：其德不輝，其賢可紀。天報以福，亦既豐只。命服蓋壽，蕃蕃孫子。凡今之人，如公鮮矣。

武翼大夫沈君墓誌銘

嘉泰中，余官富沙，有東南川將沈君者，姿沉毅，善治兵，約束嚴甚。于其教也，卒皆奔走以赴，稍或愆期，即大懼曰：「吾將性剛，必痛懲我矣。」以故人人奮勵，武藝精習，嗚呼！使掌兵之官，皆能舉職如是，豈復有不可用之卒哉。余愛其才，因與還往，訪其家世。則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諱德之子也。武功嘗隸大將少保岳公麾下，親見其謀略勇鸞，禽敵決勝之方，以語其子，習聞舊矣。軍政之熟，教閱之嚴，茲其所自來者耶。君諱世顯，字光祖，世居開封，今為廬陵人。曾大父諱福，大父諱全生，武功其門始大，贈其親武顯郎，奏補君承節郎，初調湖南提刑司緝捕官。次沅州大田巡檢，密迹蠻獠，有剋日欲侵擾者，君督厲士卒，俘十餘人。

如骨肉夫曾大父何如人哉其守藝也。以法誅蔡氏黨。觀曹宗。觸京怒。獲罪。及登省。屬時事紛紛。嘗因面
對。力勸徽皇清心省事。安不忘危。敢于犯顏。不顧利害。其堅正如此。貶背交非其人哉。而願君乃與同其
休戚。相與甚厚。則其賢可知。路分君。緣先世之契。遇某亦不薄。路分致其孤哀泣請銘其墓。辭之不獲。乃
敬述之。君諱義先。字忠卿。慶元鄞人。曾祖將仕郎宗明。與先倉部交遊者也。祖文強。考成忠。贈武義大夫。
妣宜人畢氏。故史越王之童幼也。曾祖奇其風骨。曰他日必甚貴。既冠而壯。每接對。必款語。太師位登台
鼎。果如平昔所期。香之不衰。燕及諸孫。得以為依歸之地。君之補官。太師所奏也。承信郎。十遷為調武郎。
歷浙運催綱軍器所受給。樞密院正將。京畿第二將。提舉邕州左江四鎮兵馬都監。管華州雲臺觀軍
器所。久不許。物多朽腐。增造屋百餘間。經畫有方。出納有時。度之不壞。秩之不素。計慮深長。隄防嚴
密。而躬率以公廉。凡服役其中者。無所容其姦。而宿弊革矣。同寮有以病卒而家貧甚者。為經紀其棺斂。
纖毫無闕。多費而不靳。京師之卒。所以增壯國威。彈壓姦宄。關繫至不輕也。而向來為將者。多以私意撓
之。凡公宇營葺之費。從者供給之物。悉取辦于軍伍。君深念之。曰是安從出。捐金自為。絲毫不得。察其饑
寒而犒之。訪其疾痛而藥之。官用不給。常為之助。無不感悅。而閱習則甚嚴。雖執役于朝士者。無敢不至。
恩威並用。弛張隨宜。人人爭奮。緩急可仗。嘗以此軍。本東京畿邑駐兵。建炎間。調發以平陳通。遂留
錢塘。指揮十六。凡七千六百六十六人。及嘉定十一年春。教閱。總一千六百七十二人。軍弱如此。君深慮
之。盡復其舊。誠難辦。稍增于今。而定為定額。春秋大閱之時。募其子弟。試以武藝。有闕隨補。則兵不至
衰。而糧不至于頓增。已具奏矣。會得疾而歸。不果上。此君居官之大略也。敬奉二親。凡可以養其體。悅
其心者。委曲周盡。父母既終。兄弟四人。相依為命。產雖已折。故廬猶在。日集于此。款然無間。對人如賓客。
然若亦正衣冠。肅乎其嚴。溫乎其和。親故以急難告。必竭力拯救之。其子之師。妻喪未舉。不俟其有請。捐
地葬之。閭巷困窮。施惠不倦。鄉為義役。首以膏腴倡之。人情爭治。厥應如響。遂次第其高下。循環為之。無
復異議。錢湖之葑。歲歲滋長。水利日虧。君每欲糾率鄉人。合錢買田。歲收其入。買葑而遠運之。葑減則水
增。誠無窮之利。前太守程公。經理此事。頗與君合。因助成之。其始約束。以物力最高者。為典領。未為不善
也。然數買民田。官自為之。則非私家之所得專。數年之後。郡計不足。未免移用。典領之家。故為過之。而買
葑之本。于是寢微矣。輸租稍稽。追逮立至。民又不堪其擾。此所謂未觀其利。先見其害也。君以為此事正
如義役。聽民之所自為。以官司參之。乃可以經久。念之至熟。將以為請。而君已疾不起矣。卒之日。寔嘉定
十五年三月丙子也。享年七十有七。娶陳氏。封孺人。先六年卒。葬于邑之翔鳳鄉。青雷峯之原。三子。錡。鏞。
皆蚤世。冰之女。適奉議郎。添差通判紹興府趙師備。朝奉郎。通判建寧府趙善并。通直郎。前主管城北石
廂汪之綱。孫似道。立道。孫女適國子監進士陳鉅。是歲十有一月壬申。冰之舉君之柩。啓陳夫人之窆。而
合葬焉。君操心有常。策名仕路。不無知己。而局于天分。不甚如其志。晚所得闕。又抱疾不克往。是其真有

命耶。然其居家。幼官。處鄉黨。皆行善道。有補于世。夫士患無補爾。安于卑陋。不能奮發。自同于鄙夫賤
隸。而尺寸無補于時者。竟何為哉。此亦足以知君之所為。賢于衆人也。士有一節。猶當書之。況此數美乎。
此余所以不能自已也。銘曰。拔足閭里之中。致身簪纓之列。苟無其才。胡能踴躍。我懷故交。悵焉永訣。銘
以昭之。庶不泯滅。

黎齋集卷二十

誌銘

章府君墓誌銘

君諱煥。字昭卿。慶元慈溪人。曾祖翊。祖詔。父景初。家于藍溪之上。或曰黃巢之亂。其先世避地。自睦徙焉。
迄今三百年矣。而常為合族。夫有盛則有衰。有興則有廢。自古及今皆然。其或常盛而不衰。常興而不廢。
必有道焉。上而公卿大夫之能世其家。下而鄉閭庶士之能保其業。皆非偶然得之。所以培其根。壽其脈。
者。既深且遠矣。章氏之先德。余不能悉知。詢諸鄉論。是家溫厚長者。篤實不浮。稱美無異辭。當建炎兵禍
之酷。君大父攜家避之。自長及幼。下逮僕役。無及于難者。室廬困倉。器皿養生之需。咸在人。皆以為積德
之報。敵退。大饑。米斗千錢。傾其積以食餓者。病給之藥。愈然後去。遠不能歸者。託諸其親。不幸死者。葬之。
後適他邦。有拜于途者。有書其名氏。炷香而祝之者。人益歎其施惠之博。考及君。又皆力于為善。溫厚篤
實之德。無忝前人。故雖門戶寒素。而論然芬芳。與衣冠蟬聯。世濟其美者等。此非余所謂培其根。壽其脈
既深且遠者耶。君初刻意學問。能為詞賦。通易大旨。有俊邁之稱矣。顧家務方殷。念其親之勞也。以身任
之。經畫井井。家日益裕。學力遂分。然稍暇。即繙習。不終廢。考未六十而卒。痛事親日淺。每誦昔人語。樹欲

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待。閱遺書必流涕。終身追慕不衰色。養母夫人趙氏。竭誠畢力。務適其意。勉諸弟力學。弗任事。弟亦皆服其能。信其公。一聽于兄。友恭之美。著于家庭。達于鄉黨。母夫人以是自慶。高堂燕頤。陶然歡樂者。幾二十年。君志識通明。才有餘地。而臨事謹審。務當于理。其治家也。勤而不貪。儉而不固。有餘而能散。款款官賦無缺。而輸已租者必減。憫其服勞竟歲。而一飽之難覓也。曰。吾寧自損爾。又曰。救人之飢。自吾家故事。何敢忘之。里中艱食。多賴君以濟。躬行善道。不為空言。每語諸子。稼穡艱難。不知。先世勤勞之弗念。浮薄是習。福祚不長。今人大患也。吾家居此地。若是其久而。縣延弗替者。皆吾先世厚德積累以致此。汝曹識之。績而不絕。則吾家愈久矣。聞人善行。稱道以為法。其有薄惡。苦口以為戒。寬平樂易。心焉休休。達于面目。粹如也。然性本嚴正。重然諾。不戲狎。非良士弗與為友。中外親姻。不以貧富有所薄厚。其舊游或往來不絕。仕有達者。幾不相聞。以為交游在道義。而非勢力之謂也。恨少壯時學不竟力。而磨厲諸子不少休。擇師從之。禮敬備至。家庭燕語。訓之以日月之可惜。年少之不足恃。平旦盥櫛。以躬先之。且命其子皆早起。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晚喜觀史。尤熱于通鑑。又俾其子曰。誦習之。嗚呼。篤厚植其本。而發揮以學業。諸子之進修。其可量哉。此余所以知章氏之門。興盛而未已也。嘉泰二年正月乙亥。以疾卒。又十日。夫人張氏亦亡。壽俱六十有六。夫人婉嫺有賢操。與君處。自始暨終。克敬以。子男三人。麟。鳳。龍。女五人。婿曰。胡壽。施佐。楊瑒。圭。璞。張容。孫男四人。女二人。四年十一月甲申。諸孤奉君之喪。葬于紹興府餘姚縣。通德鄉文後山之原。窆窆有期。麟等泣請銘。始余授徒里校。君俾麟受業。自是往還。熟其賢行。餘二十年。相與如始識。契好深矣。敢以衰朽辭。乃彼其平生大略。而繫之曰。行修于閨門。名著于鄉閭。縣縣其傳。慶則有餘。與夫宦達之徒。焚煌之居。趨高基厚。未幾為墟者。孰為智愚哉。

李府君墓誌銘

余嘗論士生于世。人品固不齊矣。然能卓然奮發。有以自見者。皆非庸庸之男子也。或起于青生。遭時得君。垂功名于不朽者。其人信可尚矣。或終身不遇。無所用其才。而能經理其家。寢致興盛者。亦豈可少哉。雖然。是有道焉。遊道而行。不任智術者。斯為可貴。亦猶委質立朝。特立不撓可也。不然。何貴之有。此余所以因李君之賢。有感于心也。君諱必達。字伯通。會大父交。大父修。父唐輔。舊占籍四明。至大父始徙餘姚。有子三人。唐輔為長。仲將以特恩補官。為吉之安福尉。季唐卿。登進士乙科。終于承議郎。娶之義烏宰。而贈其親為承事郎。長子無子。子承議公之子。即君是也。生而穎悟。長而貪學。不肯錄錄與俗子為伍。從師四明。知以義理為宗。歸即閉門不出。發憤力學。雖鄰里有不識其面者。先是祖母孫夫人。嚮嫁時。裝其。國子監書數千卷。君朝夕孜孜披覽。誦攝其菁華。發于辭藝。可以決勝矣。而試終不利。乃知天分素定。非人所能為。惟修身為善。是誠在我。查自勉乎。自始知學。取古人格言大訓。書之四壁。且且觀之。常自警

勵。謂百行以孝為首。而為人後者。彌縫稍闕。嫌隙易開。人子所難處也。母馮氏。年七十餘矣。多疾。君謹奉湯劑。調適旨甘。惟恐不當其意。誠心感格。歡愉無間。人不知其非己出。其始生理甚微。痛自撙節。久而浸裕。又久而益裕。人見其有餘也。而推尋機巧。籠絡之術。曾不一見。其諸異乎人之治生歟。古人有言。無政事則財用不足。非獨為國也。治家亦然。君之平生。獨能修其家政。井井有條。故效驗自如。此爾。豈智術之云乎。或遇歉歲。平價而糶。邑人賴之。親故以饋之。告。賙之無斲色。吾友孫君應時。貽書稱伯通以寒苦起家。而不倦于周朋友之急。可謂難能。此足以知其所存矣。嘉定十二年正月甲申。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五。是歲十一月庚申。葬于上林鄉梅嶼之原。娶張氏。子男二人。長師尹。鄉貢進士。先七年卒。次師說。女五人。長適四明沈唯曾。次適錫馮興宗。次適同里高鑑。二蚤亡。孫男一人。孫女二人。窆窆有期。師說泣請銘。余雖不識君。而久聞其賢。義不容已。初。友人沈君炳。家居甚貧。以經學教授鄉里。君遣長子師事之。又以長女室其子。吾弟樂平丞某。亦非有餘者。聘其女為介婦。惟賢是與。曾不問其豐約。可謂明于義利之辨矣。銘曰。屯有時而亨。蹇有時而通。禮義不輟。雖饑必豐。觀高門之興盛。知積善之在躬。勒諸堅珉。以詔無窮。

胡君墓誌銘

吾友胡正之。修護士也。一日訪余。具言其從兄詳之之賢。且自謂天資蠢愚。所以獲親師友。勉自磨厲。無大玷闕者。允實使然也。兄之將終。語及執事曰。是翁吾所敬。弟其為我求銘。今累歲矣。追念其勤勸之意。欲託于不朽。異乎苟自菲薄者。敢以為請。余于詳之。雖獲瞻其顏色。猶未能深探其所存。將何以發揮之。然我先叔父常德郡丞之授徒于豐山也。詳之實從之學。叔父不安許可。而稱詳之為佳士。則既有可紀之實矣。乃不敢辭。詳之諱處約。詳之其字也。慶元奉化人。曾祖當。祖建澄。父宗。宗該慈。福慶壽恩。補迪功郎。妣。孀人屠氏。詳之幼有識趣。長而貪學。晨昏不懈。後以幹蠶之勞。雖稍分其志。然立身處事。未嘗不以前言往行為準。尚氣節。直然諾。或以義舉告。雖從之無難色。每曰。吾無他長。惟信義二字。終身不敢違。其親若故亦曰。是非吾欺者。晚築室于萊山之麓。下瞰碧泉。取大易山下出泉之象。榜其堂曰。自德。朝夕觀者。涵養此心。又將招致賢師。日與子若孫講肄其間。如己所以自警策者。其志念深矣。嘉定八年二月癸卯。以疾終。壽六十四。娶戴氏。通敏謹愨。善綜家務。十一年四月丙辰。卒。壽六十有七。十四年二月甲申。合葬于邑之松林鄉賈溪之原。祔迪功之墓。子二人。潛。淡。孫六人。琪。球。琬。璋。瑄。孫女一人。詳之平居簡淡。不干名譽。而心聲所發。自有協于古訓者。蓋孟子嘗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于得者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于得者也。求在外者也。訓告後學。可謂著明而不達是理者。多逆施之。固有不可力求。而求之甚切者。亦有不可不求。而未嘗用力者。此義命之所以不明也。詳之則不然。詔其子曰。爾曹讀書。以孝弟忠信為本。此可求者也。富貴利達。天分素定。豈可求哉。深合于孟氏之指。可謂教以義方。不納於邪矣。嗚呼。茲其所以為佳士歟。銘曰。人有道心。天所均賦。遊道而行。孰不欽慕。翁

嗟若人乎于鄉問咨爾後昆尙克勉諸。

居士阮君墓誌銘

東萊呂君子約某之畏友也。長子喬年。巽伯克肖厥父。議論勁正不阿。一日訪余。具言居士阮君持身律家。信于鄉黨。有古君子風。又旬日。與阮君之子泰發。借過我。泰發出其先居士行實一編。泣且言曰。先君篤志為善。鄉評所推也。惟是窀穸有朝。而德銘未立。無以昭示來世。不肖孤。大懼泯沒。不遠數百里。徒步重趺。敬以為請。幸哀而許之。閱其行實。則巽伯之辭也。盛有所推許。而皆著其實。可信不誣。余不敢辭。乃敘而銘之。君諱某。字元向。整州武義人也。昔阮氏有名乎者。仕晉為鎮南將軍。葬是邑。明招山有名瑤者。隱居不仕。廟食白楊。與明招相望。厥今諸阮。皆其族類。而君之祖考。人咸稱為長者。曾祖良。杭州助教。祖端彥。承信郎。父鴻。修武郎。暨行在豐儲倉。君天資純茂。故中書舍人汪公涓。嘗與豐儲府君俱官武昌。器君子童幼中。使與子弟共學。曰得良友矣。長補初品官。試計臺不利。既終父喪。年幾四十。慨然有感於陶公富貴非吾願之語。遂厭科舉業。閉門不出。刻意讀書。不為章句辭藻之學。取古格言筆諸屋壁。觀以自省。傲於義利之辨。嘗曰。世人之所謂利者。非吾所利也。家世衣食田疇。乃于舍旁修隄防。闢曠土。植桑千本。曰昔人稱齊魯千畝桑。與千戶侯等。非吾力所及。顧此豈不足耶。人有乞假。惻然與之。或負不償。亦不以綴意。宅負山。近村樵焉。不忍禁也。故雖材木叢茂。而日益稀。負租者習其寬厚。督賦者扭于循良。俱弗深較。故雖名田數頃。而用不足。津梁道路。有不便往來者。倡率鄉閭協力修治。貧有疾者與藥。或珍異不可得者。徧閱方書。參之本草。取其易辦者。亦足以愈疾。里中生女或不舉。委曲開譬之。周其乏絕。全活者衆。或以私憤鬪。必為平之。以故同里無深相讎隙者。每言世道如砥。非有艱深迴曲。古人所謂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作者所以著其修為之實。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必者所以表其決定之辭。積善有餘慶。毋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積不善有餘殃。毋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凡與人語。必推廣此義。雖田夫野老。亦因事訓告。聲譽不厭。嘗自言教人以善。謂之忠。吾其庶乎。然非徒頰舌。必躬行。尤篤於閨門之內。八歲喪母。夫人汪氏。事繼母劉氏。謹甚。得其歡心。伯兄既歿。友其季弟。歡若童孺。未嘗一日暫舍。弟幼官金陵。弗忍訣別。與之俱行。歿護其喪。以歸。哀感行路。天倫之愛如此。可謂有本矣。晚節擺脫塵累。專以治圃為娛。名花奇果。儼然成列。凭欄穿徑。竟日忘歸。時時見于篇詠。長于攝生。鬚髮有復生而黑者。儀觀豐碩。襟度坦夷。蕭然以和。無所怨惡。人皆愛敬之。神亦散焉。邑有支大夫祠。每遇早暎。鄉人勉君致禱。無不響答。此皆巽伯所以稱述君者。余雖不及識君。觀所稱述。其賢可知矣。昔者成周盛時。鄉大夫賓與賢能。出長入治。無不為當世用。古今殊制。故以君之抱負。終身沈淪。不得見於施設。可為慨歎。然積善在躬。私淑諸人。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有助於風教。不既多矣乎。君之疾篤也。精爽不亂。盡屏左右曰。毋使婦人近我。以嘉定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卒。享年七十有七。娶劉氏。

繼母之姪也。先二十一年卒。葬於東臯之唐山。子男五人。長即泰發也。以管預修歷。特旨免解。次修。次洵。鄉貢進士。次康。次奉符。女一人。嫁邑子葉稜餘。一女一男皆夭。孫男七人。女十人。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清溪石佛山之麓。而遷唐山之窆。以祔焉。泰發深于古學。世儒所不能通者。多能通之。蓋師事子約。源流有自。士友咸曰。阮氏之昌。殆未艾也。此亦足以觀君積善之報矣。銘曰。善人天地之紀。三綱五常。不闕不壞。緊善人是賴。賢哉阮君。一夫之微。隱約田里。炳乎光輝。雖藏器不用。而公論兮攸歸。有補世道。從古所希。我偉斯人。茲焉發揮。

應從議墓誌銘

余外兄戶部侍郎林公之次子。寧海軍節度推官密。數為余談外舅應君之賢。應君卒且葬。又為敘其家世。歷官行己之大略。請銘其墓。余不敢辭。按應氏故居相州。中興南渡。故處于信。于整。于台。于紹興。君紹興與姚人也。諱洙。字師魯。曾祖佑。妣張氏。祖常。文林郎。贈中奉大夫。妣令人呂氏。張氏。章氏。考哀。通直郎。妣備人董氏。陳氏。通直官通川。敵騎至淮。人情岌岌。時君年甚少。已能勉其父效死不去。而與其家俱歸。長途帖然。人以爲難。居家孝謹。庭闈無間言。自少嗜學。有拔足凡陋。致身榮達。興起門戶之志。磨厲刻苦。日益精敏。見擢有司。于是乃為瑣應計。娶濮郡武顯郎不偕之女。補承節郎。監泉州興化銅場。慶元府慈溪縣酒稅。調江陵府江陵縣尉。以憂不赴。自承節六遷為從議郎。監建康府轉般倉。性通敏。而處事精審。廉勤自將。吏姦無所措。故所至皆辦。金陵適當軍興。尤以才著。上官多委任之。能于酬應。得疾弗瘳。遂以開禧三年三月戊寅卒。享年五十六。長子早卒。次相。一女。即林氏。婦相奉其喪歸。是歲十一月甲申。葬于蘭風鄉新湖之原。君儻好誼。喜周人急。敬禮佳士。筆端有警策語。賢公卿大夫。爭薦進之。儒學榮名平生所說。見宗族之派別者。決科相望。而叔父亦登進士科。每慨然曰。吾何以錄錄沒其身乎。終于歸。則恪其厥職。以自表見。而讀書不輟。曰吾讀後世書。爾此君子所以哀其志也。銘曰。惟古治世。仕無殊途。修其職業。奚分細麤。騎歎若人。居今志古。職業既修。何嫌乎武。

吳君若城誌

四回賢士大夫。有卓然可稱者。故樞密院計議官吳公諱秉彜。及其弟吏部侍郎諱秉信。俱服膺儒學。決科起家。遂為鄞著姓。計議有子諱魯卿。家居不仕。自號芝堂。潛夫有子諱鑑之。即某之親友名。適字若若之先考也。本嚴陵人。七世祖徙焉。潛夫篤于教子。聞鄉先生簽判沈公之女。淑而才。聘以為子婦。及若若長可娶。厥考追述先志。聘某妹以為婦。某家與沈氏素相若也。而若若之祖考。皆不以多貨為貴。直欲臭味不殊。以德義相薰炙爾。若若涵濡義方。自幼警敏。長益奮厲。涉筆屬辭。不肯錄錄。母舅以戴氏禮名家。若若師承焉。一時流輩。皆曰君若。俊人也。期以遠到。周旋庭闈。得其歡心。執喪哀甚。遇吾妹有恩。禮于諸弟。處人倫中。蓋庶乎寡過者。而連蹇不偶。寢成羸疾。竟以嘉定七年十月丙申。終于家。年四十有一。

諸弟哭之皆過乎哀。自喪紀廢壞。人多易而寡戚。君若弟兄。乃能與流俗殊。故家典刑。不在茲乎。長子曰祈。次曰裕。十年二月壬申。葬于陽堂鄉崔嶼之原。某知君若最詳。哀君若之不幸。其葬也。為嘗其平生大略。而納諸墳。亦以寫我心之悲云。

舒君仲與墓誌銘

舒氏之子名沂。字仲與。後更其名曰衍。四明之佳士也。始余授徒里中。仲與寔來。氣貌清臞。若不勝衣。而志念殊不錄錄。習禮經。作舉子業。屬辭奔放。不為場屋程度所窘束。余甚異之。曰。此子未易量也。始與深語。益知其勉自植立。修身進德之要。不敢忘于心。嘗登名體部矣。試輒不利。發憤讀書。青燈熒然。夜分未寢。非徒摘書華。膏筆端而止。古人堂與。將策而進焉。親炙鄉先生沈楊二公。又從東萊呂君子約。質疑請益。聞見日廣。智識日明。而踐履不倦。色養以孝聞。侍疾彌旬。衣不解帶。執喪哀毀。寢處不離次。蔬食三年。兄弟自為師友。非義理不談。論古人物。分別邪正。如辨黑白。聞善人為時用。則喜。苟非其人。憂見于色。表裏真淳。鄉黨信重之。稱其賢無異辭。會祖勛。故通直郎。知嚴州建德縣。祖邦臣。父。母。孔氏。有于熙寧間。為中執法者。則其高叔祖也。以仲與之才。取一第易爾。而終于無成。奮志以效。為可哀也。然力學修身。足以行乎家人。厥配袁氏。郡人也。奉舅姑惟謹。處婦嫗無間言。其家政肅而和。喪其夫。亦如夫所以喪其親者。儀刑固有自矣。仲與以嘉定六年八月壬辰。卒。壽五十有一。八年八月壬申。葬于鄞縣豐樂鄉傑斜之原。袁氏以十一年十一月丁卯。卒。年四十有九。次年九月丙午。合葬于仲與之墓。二子。長曰錫。次曰錫一。女適國子進士樓稅。錫等請銘。余知其賢。不敢辭。銘曰。先聖有言。匹夫不可奪志。此志苟篤。誰能禦之。嗟吾仲與。爾然。爾儒有志斯道。膽大于軀。雖坎壈兮終身。秉厥志兮弗渝。瞻彼流俗。厥德不洪。我懷斯友。勒銘幽宮。

李雄飛墓誌銘

雄飛。慶元奉化李氏。名鶴。雄飛字也。乾道中。吾友楊子嘉。授徒里中。雄飛師事之。余時時往訪子嘉。因識雄飛。見其氣貌之深厚。學業之精醇。而知其不自菲薄也。既又從太學錄沈公。今將作監楊公。學雖余之淺陋。亦受業焉。雄飛家于金鑑。沈公嘗曰。吾觀此地山川。未為奇麗。而人物秀出。乃有若雄飛者耶。雄飛工詞賦。作策言。當世得失甚辨。決科無難。而試每不利。退而誨其徒。乃有得雋場屋。至于擢第者。余然後知雄飛藝而不售。蓋有命焉。會祖。祖。崇。父。鼎。母。王氏。三世俱不顯。而乃翁隆于教子。其徙城中。便二子之從師也。雄飛發憤讀書。亦欲仰副親意。力學精思。一語不輕發。始若難合。既久相與。乃厚。共學者。咸愛敬之。事親不有私財。執親喪。惟謹。戶部尚書李公。時倅吾邦。欲遣其子就學。一日訪焉。端愛。遂謝不敢以衰服見。李公歎美而返。余讀孟氏書。有天府人爵之辨。且曰。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三復其言。乃知良貴在躬。人爵不足多羨。雄飛隱約閭巷。而取重當世。是必有優于宦達者矣。嘉定八年五月戊寅。以疾終。享

年六十。娶何氏。子四人。泳。灑。洙。瀛。女一人。適進士周某。十年正月丁酉。葬于金鑑縣鄭嶼之原。泳走京都乞銘。致其平生。誠有可記者。余不敢辭。銘曰。維貴與賢。所得孰多。賢而不貴。命也奈何。無嫌于心。足以不磨。

路子齡墓誌銘

路子齡。世居河南。金據中原。有諱觀者。義不臣屬。渡江南歸。歷官州縣。樂四明象山風土。始定居焉。為人渾厚質直。終從議郎。娶趙氏。生康。字子齡。容貌凝凝。氣醇以方。有父風。刻意學問。事親從兄。惟謹。遇諸弟。友愛而嚴。與朋友。篤信義。始終如一。貧無餘貲。潔廉自將。非其有不取。遇所當費。亦無所靳惜。精舉子業。詞賦尤工。屢不利有司。益自磨淬。求古人進德修業之實。不敢自欺。人亦敬信之。內而家人。外而朋友。僉曰。是真可信者。其躬行有驗矣。嘗從余學。余調官江陰。為子擇師。將與之俱。時娶婦。屬暹。婦黨尼之。子齡勇不顧曰。吾亦欲卒業也。蓋歲餘而後歸。其篤志如此。真州守林侯。以禮招致。道京口。遇之。官安豐者。陳其姓。相與款語。因俱至儀真。秦氏夫婦。僕妾病疫甚。無敢近者。子齡挾醫數候。視人皆危之。諫止不聽。已而病者皆愈。非雅故。激于義。不自止。嗚呼。充子齡之心。使之仕進。略見于施設。其濟人及物。豈少哉。終身齷齪。卒窮以死。可哀也。先安姚氏。繼葉氏。黃氏。一子。一女。年四十有四。卒于慶元二年五月丁亥。以其年十二月己酉。葬于縣之政賢鄉大嶼之原。子齡始僑寓。無尺寸產業。既婚姚氏。始有田三十畝。以贍兄弟。又經營于外。以佐其乏。然則乎于家于鄉。豈偶然哉。弟廣請銘。某不得辭。系曰。猶歎若人。似不能言。生而人信之。歿而人哀之。其必有原。中州遺俗。醇厚以直。其德之美。而年之壽。此古人所以重世家也。

邊友誠墓誌

紹熙五年九月庚辰。承奉郎四明邊公。以疾卒。壽八十有一。越十一月丙午。葬于鄞縣桃源鄉石橋嶼之原。子恢泣請銘。銘所以發幽光。余則安能。然鄉黨老成。有如公者。可無傳乎。公信厚人也。余為童子時。已聞公賢。長娶公兄女。獲從之遊。挹其貌。肅而溫。聽其言。簡而真。徐察其人。安常務實。不自表襮。恂恂退遜。有前輩典刑。余深敬之。而未知所以用力者。一日入其室。視其銘諸座右者。有曰。逆心行事。必生。安吾分。無他恨。余然後喟然嘆曰。公可謂知本矣。流俗滔滔。不反諸心。故去古人遠甚。今公以心為師。其本如是。其為安分大矣。美在其中。功深力久。宜有不可掩者。嗚呼。豈偶然哉。公諱友誠。字仁叟。一字應叟。世家于鄞。曾祖。祖。曰。章。考。用。和。三世俱不顯。及公習儒學。游場屋。則又屢不得志。屏居深念。求所以自表見。雖生理未裕。經畫勤勤。而雅志為善。不用世人詭譎牟利之術。財日裕。德亦日充。處己應物。必誠必敬。行雖遠。必端直。坐雖久。不傾倚。品節內外。井井秩秩。庶乎孔門所謂不驕且好禮者。尤嚴于祭祀。先事敬戒。備物以薦。鞠躬屏氣。如將見之。年益高。持敬愈篤。雖細故。不敢忽。所使令亦如敬。每誦昔人此亦人之語。曰。敬人所以敬己也。以是自律。復以教子。自嬰孩時。飲食好惡。毋得自肆。長而繩約愈嚴。家事無鉅細。躬

其勞縱使學恢游成均親四方師友衆皆稱之公曰吾門戶有榮矣凡財計事無復綴意一日翻然取
 藝所以治生者盡更其轍棄末從本益發儲蓄散給親黨饋無虛月費廣不斂貧士登門延之坐敬與之
 每曰人不當爲財役又曰錢財所以輔養吾氣當與人時吾心快適其高致如此夫人孰不憚繩檢而公
 行篤敬執不欲專利而公志及物所謂師心而行者于是可驗焉紹熙初依擢甲科得鎮江軍節度推官
 該慈福慶壽恩封公爲承務郎今天子嗣位進承奉郎鄉閭榮之夫人楊氏先二十三年卒至是合葬焉
 一子恢也一女適承議郎知湖州德清縣舒烈孫男曰驪老公篤于信道清心寡欲雅好書尤喜讀論語
 若有所契合終身披讀目昏不輟晚多疾或勸之修鍊容曰論語一書無非養生法何以他爲有味其言
 非口傳耳授者平生少怒既老益習不怒曰怒未必人畏先自亂心無損于人祇以自損余以是知公德
 度非淺丈夫所及可尙也夫銘曰嗟吉人兮端良雖則幽潛其究芬芳久彌光兮石橋之藏

邊用和墓誌銘 公本集雙自爲夫人邊氏城云邊氏祖諱用和實爲邊氏夫人之祖此篇題爲
 用和墓誌銘而中孫女七人無適者其末云某之室公兄女也又子男三人備懷性無友益友
 誠其人而倫惟性三子之名適與友誠墓誌中所稱子恢字義相伯仲已大可疑許友誠卒于紹熙
 五年而八十有一實生于徽宗政和四年甲午今稱用和享年七十有六卒于慶元六年實生于徽
 宗宣和七年乙巳反少友誠十一歲則此誌銘非用和明矣且發端即云邊氏家慶元之銘始於未
 用和與共見五人俱有植立門戶之志語氣亦似當山篇首脫去歸字耶也數行而爲中公諱
 子而友益友誠之子弟無疑特原
 名不復可改姑仍舊文謹識于此

邊氏家慶元之郭始猶未著公與其兄五人俱有植立門戶之志讀書立身頡頏爭奮久乃有仕進顯名
 州縣者有子擢甲科該恩再封者餘雖不得仕而皆行誼卓然起敬鄉黨少相友愛長而彌篤通有無其
 休戚協和議論修敬禮法秩然有倫炳乎相輝又皆隆于教子服膺儒業率由槩履諸兄既皆考終公益
 維持不懈以故里中德門推邊氏公諱用和顯見前案 妣劉氏王氏公五歲而孤育于伯兄長游鄉校
 嗜學如飢渴閉戶不出遊嬉殆絕輩類多方城之弗能動也口誦手抄以精勤聞在舉場二十年既不得
 志而生理闕然謀所以致豐裕者不爲世俗龍斷之術始若難就苦心刻意惡衣菲食期必裕乃已久之
 果裕又久而益裕卜築小湖之濱地勢爽塏風景殊勝高堂邃宇規爲既廣矣而所好不存焉惟日葦葦
 益種厥德材質既美培養加厚語若不出諸口而誠心達于目其樂易可親其謹肅可敬望而知爲吉
 人良士也生理雖贍服用飲食儉約如舊人疑其陋而處之怡然舍旁有圃不如葺治曰任其天然華者
 自華實者自實吾隨取而隨得如是足矣自以不及養親終身追念造次不能忘有莊焉歲久將圯或請
 新之公慨然曰此吾先人舊廬何可毀乎每至臥故榻上雖甚敝不忍易曰吾生焉于此乎寢念劬勞也
 公之喪親年方童幼幼而壯壯而老七十餘年之間思慕如一日天性之厚如此承祭祀奉丘壠必誠必
 敬推是心于宗族相與欣歡無纖芥隙有貧乏者月必饋之貸久不償置而不問推之旁親亦皆恩意周
 浹婦翁既歿子女皆幼爲舉喪葬而字其孤迨長爲之嫁娶子卒無嗣而妻更嫁復營其葬而俾其族子

後之又爲之娶疎財貴義有前輩風又推之鄉閭飲人以和惟恐傷之其鄰始多榮暴有見陵者公不與
 較而語之曰吾在此當使汝輩人人循理既久果然皆敬以服而修頓宮建義莊濟飢民之類又皆樂助
 不斂鄉評益歸重焉治家有常度寬而不弛嚴而有恩綱目井井可觀可法躬率惟謹而教子甚篤擇鄉
 之賢德俾師事焉不爲進取計一器一物必書中字曰吾欲與汝曹事適中無過不及也教之恭謹
 曰毋不敬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晚又開書室以教諸孫將使詩禮之傳相承而不絕志念深矣而世味
 益薄端居默養從容自適嘗有擢過去行見在準未來之說自謂吾行已處事有得于釋教者如此然實
 自孔氏每三復君子務本之語或問何者爲本曰胸中有主作事務實而已味其言攷其平生頗未大抵
 皆由是心推之君子以是知公著稱一鄉非偶然者慶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六娶
 夏氏子男三人愉懷怪女一人適鄉貢進士沈晟孫男八人之本之機之樞之萃之烈之阜之權之校女
 七人長適迪功郎湖州長興尉張珩次許嫁宗子希偕餘尙幼嘉泰元年四月乙酉諸孤舉其柩葬于鄞
 縣桃源鄉西山稠嶼之原始公樂其處豫有規畫爲屋數間數往來不厭諸子遵其志不敢易云葬得日
 愉等泣請銘某之室公兄女也義不得辭系曰猗歟吉人宅心吉祥積德在躬深潛而芳猗歟若人孝思
 罔極揭諸幽堂百世之則

從兄學錄墓誌銘

君四明袁氏諱濤字巨濟會祖諱灼左朝議大夫尙書倉部郎中祖諱堪迪功郎考諱有年妣范氏君自
 幼不羣長嗜書如飢渴嚴寒酷暑披覽諷誦未嘗暫輟以能賦稱叔父常德郡丞以儒學教授里中君親
 炙焉質疑請益聞見日廣屬辭典雅清壯尤覃思經籍叔父稱美之某君之再從弟也年十七八時共學
 于鄉校嘗一日起差晏呵之曰何若是昏怠耶屢爲某言高大父光祿公有大名于當世倉部繼之無忝
 前人吾家固嘗與盛矣某因是有所感發自誓曰先世如是吾當復之未嘗一日忘于心其言歷歷今猶
 在耳也君試庠序屢占前列至鄉舉輒不利乃自歎曰是真有命非人力所可爲縱不得志于場屋獨不
 能勉于進修求所以自表見者乎同郡夏氏頗饒于財盜祛其篋夏意某人爲之訴諸有司君時寓館其
 家察其不然也固止之不聽囚竟以瘐死既而真盜始獲人服其精識親喪蔬茹家雖至貧棺斂窆必
 誠必信服膺聖哲之言潛心義理之學久而益明乃作易說詩指意論語管窺孟子說餘力所及貫穿歷
 代史采摭諸子百代于是乎有三國箋辨有記林有選憲叢編手自抄之至老而不倦每見世之儒其衣
 冠者弗能忍窮經營書問干叩官府其俗至陋恬不知愧爲之太息故雖清貧至骨終不肯低首下氣有
 求于人沈酣簡策自得其趣無慕于外再廬既燬屏居蕭寺門雖設而常關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如女子
 深藏莫識其面亦足以知家法之謹嚴矣蓋毫不忘儆戒大書于座右正以行己謙以待人勤以積學靜
 以凝神此其平生爲人之大略也郡博士深知其賢延請爲學錄以倡率諸人皆起敬焉嘉定十二年六

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享年八十二。娶朱氏。先二十五年卒。三子。機。栝。棟。俱業儒。而機。棟先卒。女適進士徐南林度。初。君弟淪。既歿。猶未葬。二子亦然。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栝。舉君之柩。及三喪之未窆者。俱葬于天童小白山金嶼之原。從先兆也。栝。請銘。不敢辭。銘曰。四壁蕭然。無儻石儲。藏書滿室。其樂有餘。彼豪家子。珍寶山積。腹兮空虛。寧無愧色。

亡弟木叔墓誌銘

嘉定六年九月丙午。余弟木叔。卒于樂平之官舍。將終。謂其子向曰。吾無他憾。獨恨不及見吾兄爾。哀哉。余尙忍聞之。亟遣子肅。往偕向。護喪歸葬。向求銘。余痛傷不能為。又念不可無述。乃敘而銘之。木叔名標。慶元鄞人。自高大父光祿公。以儒學起家。袁氏始大。曾祖諱某。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祖諱某。考諱某。俱朝奉郎。妣令人戴氏。木叔天資穎悟。年十四五時。已知景幕前修。清敏豐公。嘗有詩云。日來月往無成期。好把心源蚤夜思。木叔大書之壁。以自規警。長益奮發。究心羣書。不專治舉子業。持身惟謹。事親愉色。婉容。與余處。怡怡無間。而切儆兼之。嘗作論語說。有所未合。余告之曰。儒者能解釋此經。始見學問功夫。木叔自是研求與旨。日有新益。味虞夏商周書。有所感發。曰。吾道固如是。讀莊子曰。是有傲心。非所敢知也。余尉江陰。秩滿。有旨陞擢。而遲之數月。木叔曰。是豈可復俟。力贊之決。余感其言。亟求制屬。木叔之謙高矣。兩上禮部。退而授徒里中。架幾端。私淑者衆。門人相繼決科。而師猶未第。晏如也。敵廬倚脩竹。因以為名。求古人草廬之趣。以累舉特恩。授迪功郎。衢州黃梅縣尉。將之官。會邊隙漸開。退儒者多易闕內地。木叔勇不顧。挈其婦子以往。時開禧二年冬也。莅職纔月餘。旁郡被兵。邑人驚擾。木叔以身任之。曰。朝廷張官置吏。正為今日閱弓兵。治器械。無日不修守禦之備。或曰。事急矣。寄擊彭澤。儻可以逃難。木叔又不許。厥婦亦曰。即有緩急。其死于此。聞者俱壯之。先是尉廨將廢。鄰有宗子森夫者。請易以他地。宰許之矣。木叔至。毅然曰。是官舍也。若他屬。奈公論何。不果易。于是葺治之。而又創營房。置軍器庫。舍北有鳳臺。築亭其上。名曰覽輝。宜獻樓公。為賦詩焉。歲大疫。捐俸為粥。以活飢民。郡委之賑濟。異時官吏足跡不到處。皆計口給食。雜田有疑獄。久不決。被郡檄。拘之。專精致思。默與理會。具得其實。吏民神之。守大喜。亟移為錄參。以自近。每事咨焉。再調饒州樂平縣丞。郡以前任人曠職。留不遣。而督其通負甚急。木叔請代。之。償許之。嚴于束吏。而寬其民。既償宿負。復有餘財。不假鞭箠而辦。邑長不幸卒。木叔攝焉。未幾亦病。切于為民。強起從事。遂不可為。卒之前一日。生辰也。整冠對客。酬酢無倦容。將易篋。猶正身危坐。招同僚與之訣。語琅琅不亂。壽六十有四。累以恩賞。進承直郎。病益侵。致其仕。轉宣教郎。明年二月丙申。葬于縣之翔鳳鄉滄門里。鍾保嶼之原。妻林氏。子三人。今惟向在。四女。長適進士陳定。次適保義郎。新監信州在城。酒稅曹。次適進士李師說。次幼亡。木叔才器不羣。而強于為善。執親喪。寢處不離服舍。丘壠之念。終身不暫忘。泰己儉。居官廉。未嘗敢妄取。見人有侈費而苟求者。每曰。吾寧以儉當貽譏。不欲以輕財邀譽。潔

白自將。始終不變。而于義甚急。故交有貧病而死者。為辦其喪葬。而經紀其家。斯心豈獨為一身計哉。屬辭勁健。有筆力。年踰五十不衰。策名之後。復倍清計。詩語尤工。新字畫亦清適可愛。喜交賢士大夫。游君誠之。呂君子約。官于吾鄉。木叔時請益焉。講切精當。共圖不朽。其中未可量也。而止于此。交游且深惜之。況同氣之親乎。誠可痛也。銘曰。是為吾弟之藏。匪為吾弟。抑友之良。失此三益。我心悲傷。曷其可忘。

聚齋集卷二十一

誌銘

蔣安人潘氏墓誌銘

鄉友朝奉郎蔣君如晦。嘉泰中為閩漕屬官之長。時余亦為倉屬。朝奉生長大家。飲食衣服之奉。宜與寒士不類。而止以一子自隨。主中饋。護衣籌者。咸不在。余疑焉。請問其故。朝奉曰。吾婦之不來。憚遠而止爾。固嘗飾一婢以從我。吾以為古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著在禮經。此所以弗與俱也。余于是歎曰。賢哉君之夫婦。婦人之不妒。男子之無欲。自古所難。今君婦選擇妾媵。奉承君子。確乎無妒忌之行。君亦恬淡自處。不累于欲。蕭然若山澤之壘。可謂夫夫婦婦矣。度越流俗。豈不遠哉。朝奉欣然曰。是知我夫婦者。一時士大夫。備聞此論。亦皆兩賢之。朝奉之婦。安人潘氏也。諱妙靜。故家濟南。金據中原。父太宗正。承諱致祥。與其兄郎中。渡江南。而寓四明之小溪。因卜居焉。郎中使金庭。不辱命。以正論忤權臣。世高其節。宗丞亦以才氣不羣。有聞于時。故論名族者。推潘氏。安人自髫髻時。端靜如成人。年將及笄。歸于蔣氏。時族之尊行。不啻百數。皆屬目視其所為。既而人人致敬禮無違者。翁然贊之。姑李氏。莊簡公兒女也。治家有法。嚴不可犯。事之盡禮。默然無間言。近親孤幼甚衆。舅姑之無恙也。實任撫育之責。既歿。克繼先志。并包

容。有求容。厚爾供億。舉爾嫁娶。無不意滿。而費用寔微矣。多方撙節。量入為出。賴以均給焉。朝奉天
寶。亮以廉節自勵。安人敬而承之。同德一心。冰清玉映。警策二子。常以門戶為念。誨女若婦。具有規模。
積居之後。備嘗艱阨者。十五年。日用幾不支矣。而軫郵孤寡。扶助親黨。無異于往時。益勤益儉。不資他人。
每曰。吾與其不足而有求。孰若儉約而無求也。可謂名官士大夫不能忍窮。猶貪求以飽其欲。而閭閻中
持論乃如此。豈不深可敬歟。以家典型。于是乎不墜矣。兩該恩封。嘉定十二年七月丁未。疾卒。壽七十有
三。是歲十二月壬午。葬于奉川溪口之原。附朝奉之窆。子亢宗。克家。俱力學。克家嘗兩預鄉舉。長女適兵
部侍郎趙汝述。次適進士潘俊。伯父郎中之孫也。孫師佑。岳老。葬有日。二子泣請銘。余觀自昔論婦德者。
率以柔順為貴。柔順信可貴也。然有志操殊常。不以柔順自足者。尤為可貴。是故無遠夫子。雖婦人之德。
而夙夜警戒。乃相成之道。豈徒柔順而已哉。安人之立身。所可稱述者。蓋如此。固嘗學佛矣。曉其大義。而
不喜誦經。或問之。則曰。直心道場。佛亦如是。何以經為。此達者之言也。勸諸堅珉。執曰。不宜。于是敬諾之。
銘曰。一于柔兮。堅正乃爾。謂列于才兮。家政則理。生于名門兮。作配君子。相觀而善兮。宜爾具美。門戶
之昌兮。其有已。

何夫人袁氏墓誌銘

時稱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此言婦人之職。不過乎中饋而止。非若偉丈夫經營于外。以才能自表見也。
嗚呼。是則然矣。不曰。蓋爾女士乎。蓋所謂女士者。女子而有賢士之行也。其識高。其慮遠。其于義理甚精。
而不移于流俗。閨閣楷模。于是乎在。豈獨惟中饋是供乎。此詩所以反復此義。而余于宜氏夫人。所以深
有取也。夫人諱希真。上世家太末。高大父徙鄆。故今為慶元郡人。曾祖士隆。贈太子太保。祖贈太子太傅。
考與言。贈太子太師。母史氏。贈濟陽郡夫人。故太師越忠定王之從妹也。夫人天資穎悟。五六歲時。開讀
書聲。即歷歷成誦。會不待教。長益闡爽。篤于事親。而達于世故。宮師每以事咨之。皆據理以對。深奇愛之。
今樞密同知。夫人之弟也。自幼端粹不羣。宮師曰。此兒他日必大吾門。顧吾老不及見爾。夫人于是勉同。
知以務學。無負于宮師所以期待者。年二十。歸于同郡何公懋之。不及養舅姑。而奉伯兄夫婦。與舅姑等。
叔有童卵者。姑有未適人者。皆依于夫人。躬任其責。彌縫順適。成立而後止。二子能言。授以論語。孟子及
長。徙居城中。擇精于教導者。俾師事焉。歸必叩其學業。而待其師。禮敬甚備。又以曲禮。內則。中庸。大學。冠
婚。鄉飲諸篇。時時為兒輩誦。而開警之。生理素微。而資祭惟謹。喜周人之急。有告以塞不可耐者。家止
二衾。輟其一。以畀之。盜入其室。篋無餘。有司以責里正。不堪。嚴急。請代之。輸。何公以為非義。質諸夫人。
夫人曰。如此。則非我遭寇。乃里正遭寇爾。何公然之。遂不復訴。科舉之士。有得雋場屋。又兼入以獲厚貨。
者。頗自矜。夫人曰。士子當砥礪廉隅。今嗜利無恥。而不知其非。又自以為能。他日苟得一官。豈不重為
民害乎。聞者深愧之。衣冠之裔出贅。既有子矣。而厥婦亡。夫黨以為未廟見也。或尼其歸葬。夫人曰。納采

問名。已告其先矣。婦之資裝。夫必得之矣。矧又有子乎。申告于廟。以義起禮。于我乎。葬可也。卒如其說。中
年。晨興誦道釋書。一日慨然曰。虛無之旨。誦之何益。孰若吾聖經修身齊家之道。具在其中乎。觀程氏遺
書。則曰。義理之同然者。固如是。嘗夢人指其肩。覺而肩痛。家人以為疑。夫人曰。吾所以疾。寒襲其膚也。藥
之而已。又何疑焉。既而果愈。及其將歿也。藥屢進而不效。二子請禱之。夫人曰。汝曹執德不固。乃若是耶。
蓋自宮師教以義方。而又屬慶舅氏大夫公漸之訓。昭晰無疑。故卓然有立如此。卒之日。寔嘉定十四年
五月癸丑也。享年七十有七。二子長綺。次耕。以夫人之教。皆長義而自修。強學而立志。耕嘗以清舉登名
春官。女二。長蚤亡。次適進士戴。孫男三人。女五人。長適進士鄭宗魯。初。何公窆于鄞縣陽堂鄉下水陽
山之原。於今三年矣。是歲十一月丙申。二子奉夫人之喪。合葬焉。嗚呼。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立身之要道。
也。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自學者不能免。況婦人乎。而夫人則異于是。方誓齋時。
嘗省其外伯祖樞密公。愛几間漆合。取而玩之。復贊其處。樞密之女曰。中有可食。汝欲之耶。香取以與。汝
夫人甚慚曰。因好弄。而見謂有欲。是吾過也。此毫髮之事。爾而終其身。深以為戒。其志念篤切如此。且非
獨自淑其身而已。時事得失。未嘗不關心。聞斷之禍。不勝慘怛。痛痲不能忘。曰。吾民何辜。而至此極。惟明
智。故多憂。惟慈仁。故博愛。此夫人平生之所存也。二子求銘。稔聞其賢。不敢辭。銘曰。吾觀夫人之歿。賢弟
同知。追思痛切。屬辭祭之。其間有曰。嗟吾姊兮。非吾姊兮。實吾畏友兮。蓋若古有訓。切偲怡怡。今閨門之
內。乃兼有之。此同知所賴以立其身。原所繇來。故意篤而語真。亦足以知夫人之賢。超絕乎等倫矣。

林太淑人袁氏墓誌銘

太淑人袁氏。贈通議大夫林公諱勉之妻也。林氏四明大家。紹興中。特進公為名侍從。治家有矩矱。謹擇
家婦。知淑人柔順端肅。為通議聘焉。淑人事母篤孝。夫人信愛異他女。使掌珍藏。無秋毫私及嫁。歸諸母
氏。不以一物自隨。其廉正如此。時年十有七。普寧郡夫人早世。淑人不逮事姑。事特進兄嫂。以姑禮。下氣
怡聲。供盥櫛。奉食飲。能然後退。諸姑有未行者。損己以益之。事無鉅細。身親其勞。罔不肅給。人以為難能。
通議為黃姚支鹽。將行。會特進被命。提鹽江東。子若婦莫從。淑人謂通議事親為重。姑遲官期。奉庭闈乎。
因留侍數月。喻遣再三。而後就道。黃姚瀕海。鹽多私買。賤于官權。淑官者私焉。淑人曰。監臨敢爾可乎。
通議然之。迄去。買官鹽以食。人服其清。抑內有助焉。通議嗜學不倦。淑人既順適其意。又自課諸兒。讀書
聲琅琅終日。特進甚悅。昇以所佩魚曰。而子後必有遠者。通議官中都而卒。淑人于是年二十七。爾守節
堅確。誓無他志。哀痛方切。重以特進之喪。備嘗艱棘。念門戶凋落。欲振起之。教子益嚴。名儒碩師。亟使請
益。所以培植磨厲者甚備。後其子祖洽。以學行材。請承司農。守三郡。為時聞人。賢母之教。俱顯。其亦勞矣。
而自視。歉然若不及。所至郡。開職辦。喜見顏色。即雨暘不時。齋戒以助。請禱。歲凶。民饑。趣使賑卹。毋得少
安。言特進起家寒素。屢屢不厭。戒子孫勿敢忘。自奉甚薄。曰。寧不足。毋得逾分。居不求安。食不御肉。寒暑

緒統僅給而止。然義所當用不靳。歲時祭饋。不問有無。極于精潔。周人之急。過于己私。甚者傾箱篋。聽自擇。無毫髮顧惜。意親黨以此。益賢淑人。翕然稱曰。雖古賢婦不過也。天下是非之分。實與不實而已。淑人德非一端。以篤實為本。偏私巧偽。不萌于心。諛辭誑語。未嘗一出于口。易所謂有孚盈缶。淑人有焉。可不謂賢乎。致其平生。為女為婦為母之道。始終咸備。不根諸篤實。能如是乎。凡七敘封。晚益光華。則其實德之報。紹熙五年。冬。寺丞君以朝議大夫守真州。奉板輿以行。明年當慶元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淑人終于官舍。壽七十六。輜車還鄞。遂以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葬于陽堂鄉龍山之原。蓋淑人之志云。始通議君塋。桃原西嶼。今幾四十年矣。弗果合。淑人家世鄞人。曾祖諱毅。左朝奉大夫。贈光祿大夫。祖諱灼。左朝議大夫。考諱植。登仕郎。子男四。廣壽。早卒。次寺丞君也。次祖壽。次祖昌。登仕郎。亦皆早卒。一女適朝請郎陸杞。孫男岳。修職郎。密。迪。功。郎。登。啓。孫。婿。儒。林。郎。饒。萃。宜。教。郎。陳。卓。曾。孫。男。四。女。六。維。林。氏。世。載。令。德。閭。閭。多。賢。有。蔡。夫。人。者。寺。丞。君。之。四。世。祖。妣。也。婉。淑。有。節。操。居。介。然。起。敬。鄉。黨。醉。呼。者。過。門。亦。羞。愧。自。戒。曰。毋。驚。此。母。淑。人。聞。其。風。而。師。焉。每。曰。吾。何。法。法。蔡。夫。人。爾。冰。寒。玉。潔。前。後。相。望。有。補。于。世。教。故。宗。黨。為。之。語。曰。百。世。之。紀。蔡。袁。夫。人。淑。人。葬。有。日。寺。丞。君。雪。泣。屬。某。以。銘。某。知。吾。姑。為。詳。不。敢。辭。乃。繫。之。曰。維。古。賢。婦。擊。于。詩。歌。我。名。斯。人。千。載。不。磨。

太夫人戴氏墳誌

太夫人戴氏。明之鄞人。免解進士諱冕之季女。戴為鄞之桃原鄉。著姓。家故饒財。外祖父始修儒業。教子有法。度以夫人聰明靜專。柔嘉孝謹。可教也。授以諸經。肄業如二兄。母蔡氏。誨之尤力。婉婉聽從。織紉組紃。酒漿蘆豆。菹醢。凡古公宮所教。彤管所紀。德音容功。日從事焉。惟謹。字畫傲顏體。甚婉而勁。不喜遊觀。博奕。擊歌。浮靡之習。親黨愛重之。年十八。歸我先君。惟志于學。太夫人雅亦好書。夙夜警戒。相戒之道。如益友然。先君執大父喪。家務不理。太夫人攻苦食淡。斥房奩。營喪葬。償逋負。買田宅。悲儉恪勤。生理相立。歲時祭祀。潔饌盡誠。睦宗族。待賓客。井井有條。皆可為閨闈法。先君教子甚切。太夫人助之。始學。則教之書。手寫口授。句讀音訓。必審。長則期以遠業。朝夕誨勵。每自抄錄。自古人言行。前輩典型。與夫當今事宜。班位崇卑。人物高下。及民間利病休戚。大抵皆能道之。諸子從容侍旁。議論往復。聲壑不厭。教孫如教子。童幼既多。羣嬉成市。夫人頽然堂上。且喜且戒。課以讀書作字。無敢不謹。遇子婦以恩。于妾媵不妒。處事必度于義。待物寧過于厚。寬而明。愛而公。其德美未易于悉數。其多能餘事。至于尺牘之工。屬辭措意。為人傳玩。晚而好佛。讀其書甚悉。委諸子家事。澹然無營。先允承順。順志。倡率家人。奉之甚謹。足以佚老矣。不幸而嬰大戚。晝哭之明日。復晝夜哭。變故非常。積憂成疾。淳熙辛亥之冬。奉先君輜車及墓。除夜。漏未盡。數刻。腹疾作。黎明益侵。俄至不救。寔三年正月朔旦。諸子哀號。阻絕。罔知所為。獨念先君葬日既下。不可復易。迺翼日。襄大事。退而相斂。太夫人將奉以還里舍。川涂間關。咸謂非宜。即寓館為殯宮。遂以其年

閏二月壬申。與先君合葬于陽堂鄉之穆公山。嗚呼痛哉。積善之報。宜吉而凶。事起倉卒。不得竭力醫療。不終于寢。不殯于家。冤乎酷哉。享年七十有二。長子覺。鄉貢進士。先太夫人十有七月卒。次發。儒林郎。沿海制置司準備差遣。次藻。次未名。而天慙。預鄉舉。長女適太夫人之姪。宣教郎。諸暨縣丞。戴樟。次未行。孫男女八。初。吾家父母俱高年。兄弟相友愛。綵衣團圓。其樂也無涯。歡娛未終。酷罰及之。追思俱存。無故之時。何可復得。親庭慈愛。隆于山岳。人子補報。未能毫末。相繼淪喪。慈顏永訣。痛可勝言哉。葬有日。發等忍死。書歲月。納諸壙。當代人物。必有能銘吾親者。嗣將有請焉。先君。姓袁氏。諱文。字質甫。男發等。泣血謹記。

太孺人范氏墓誌銘

昔我先伯祖。十三府君。清約自守。不染俗塵。若古所謂山澤之癯。同里有范十九丈者。僞儻尙氣。遇事敢為。若古所謂閭里之俠。此兩公者。氣質不侔。而同于為善。亦猶拱璧寶劍。器物雖殊。而同為可珍。鄉曲公論。俱推其賢。足以合二姓之好。故范氏之女。遂歸袁氏。實為先叔父迪功郎。監南嶽廟。贈通直郎。諱方之室。晚以仲子陞朝。封太孺人者。是也。諱普元。世家于鄞。曾祖諱文。祖諱倫。考諱醇。以承事郎致仕。累贈奉議郎。妣孺人楊氏。太孺人之初嫁也。年十有八。而熟于禮節。家裕于財。而謙謹與寒女等。伯祖見之大喜。曰。此我家之子婦也。而叔父亦年十八。志氣頗豪。舉我以正道。勉使從學。脩脯之費。率由己出。且經紀家事。不以累其夫。叔父于是乎收斂精神。遵蹈規矩。伯祖所居。地不滿三畝。欲稍闢之。力不及。太孺人謂通直曰。福小如是。雖苟安目前。獨不為子計乎。會竝鄰有求售者。亟鬻嫁時所自隨之田。以買之。納其券于舅。舅驚喜曰。有婦如此。吾得所託矣。其無所靳惜。既有似乎酒翁之僞儻。其薄于自奉。又有似乎酒舅之清約。得于薰炙。兼此二美。以故令名日出里中。三歲大比。精于詩學者。繼取其。一而通直得之。其後累舉不利。費用良寔。太孺人苦心刻意。累積纖微。躬蠶桑。若補紉等事。男女滿前。衣服楚楚。曾不見其垢敝。通直年五十餘。多疾病。以清靜。獨設一榻。而調劑藥膳。費無所靳。迄獲痊癒。察其心。無一日不以門戶為念。警策諸子。專精務學。毋自棄暴。仲子繇。是踐世科。而通直亦以科補官。平昔所期。至是少遂矣。既盡力于夫家。而又深念其親。不能暫忘。親亦深愛信之。奉議之寢疾也。屏左右悉不用。而專屬以湯劑之供。听夕臥內。跣步不敢離。月餘。衣不解帶。以篤孝稱。就養黃巖。每聞鑿楚之聲。掩耳避之。仲子敬承其意。率以寬厚為本。時分俸金。賙給親族。亦母氏之志也。歲在庚辰。鄉邦遭饑。攸之變。延及舊廬。聞之流涕。曰。百年之居。燬于一朝。前人遺跡。略無存者。是可痛也。既而釋然曰。吾賦祿之家。力猶足以葺治。生計蕭然。全無可仗者。何以堪之。爰命其子。亟走一介。存問而補助焉。其仁心惻怛如此。所以培植本根者。志念深矣。長子雖未第。而辭采可觀。有進取之具。諸孫亦多俊秀。門戶之昌。其未艾乎。維袁氏素以儒學起家。而范氏亦然。蓋自太孺人之兄。臨川丞。實啓其端。而弟楷。繼之。今為諸王宮學教授。宮教之子光。又繼之。今分教金陵。兩家相望。名節班班。餘慶所鍾。久而未歇。非若尋常之流。微倖于一時。易盈而易涸也。君子以是知

可復易。迺翼日。襄大事。退而相斂。太夫人將奉以還里舍。川涂間關。咸謂非宜。即寓館為殯宮。遂以其年

通直緝緝之初，采諸鄉評，契合無間者，豈偶然也哉。仲子為邑，滿秩以奉議郎，通判紹興府，密邇鄉邦，祿廩差厚，他日之官，將母以往，人之至願也。新居始成，宏敞明潔，殊與舊廬不類，以垂白之年，安處其中，始足以極燕頤之樂，旬有五日，忽感疾焉，百端治之，沈綿累月，竟不起，寔寔定十五年二月丙申也。享年八十，子浹，治，漸，先一年卒。女適進士顧應龍，國子進士員自，成孫世公，世範，世仁，世輔，孫女長適張炳，次許嫁孫源，皆進士，餘二人尚幼，孤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舉太孀人之柩，啓通直之窆，合葬于鄞縣陽堂鄉南嶼之原，哀泣請銘，惟太孀人在家則為賢女，既嫁則為賢婦，及預家政，又為賢母，其為人也，溫柔可親，而不失之弱，聰達過人，而不矜其能，其相夫子也，切磋如朋友，而未嘗不和，其御婢妾也，雖不厲威，而終不敢慢，德厚而才裕，識遠而慮深，春秋雖高，精明自若，凡我族黨，論閨闈之賢行，以為稱首，此名豈虛得哉。某辱在子姪之列，知之悉矣，不敢輒辭，銘曰：蘭生深林，其薈自達，玉韞石中，其輝自發，猗歟若人，養德閨闈，不求聲名，乃爾姪赫，慶源深長，福基不拔，猗歟若人，端可為法。

夫人邊氏壙誌

吾妻邊氏，慶元鄞人，曾祖諱日章，祖諱用和，父諱友益，年十九歸于我，夫人母張氏，贅居守節，教子女有法度，每語之曰：而夫之貧，而父所知也，為汝擇對，惟以嗜學故，毋敢不恪，夫人敬遵之，承上拊下，服勤不懈，男女八人，自乳其七，飢飽寒煖，節適謹甚，無頃刻不繫于心，無毫釐不至之處，自言吾之心，寄于兒之身，兒小不安，終日抱持，未嘗置之衽席，委之他人也，察之微，護之謹，故成遂以長，而無夭折之患，一室纔丈餘，隆冬不見日色，而盛夏烈日暴之，居其中者二十有九年，安卑陋，忍窮乏，母家饒財，曾不取貨焉，與吾處，外若少和，察其私，愛敬備至，吾飲食衣服，烹飪補綴，常躬其勞，而不使吾盡知之，其用錢，其遺人物，雖甚微，亦必以告，每日，吾心如大路，人皆可行，言由中出，行無外飾，少壯時，性頗嚴，久而寢寬，十餘年間，婢妾無捶撻者，雅意澹泊，不貪榮利，吾與子肅，忝世科，若固有之，無欣喜色，吾以罪去國，達官有憫其失職，欲稍致力者，斲然曰：若因人而得之，何榮之有，吾為浙東帥屬，俸入或循舊例，可以取，可以無取，問與之謀，必以勿取告，為子擇婦，資遣厚，聽其所為，無幾微見于言色，拊之均平，愛憎之迹，泯然無有，家事細情必親，中歲猶然，諫止之，弗聽，夜率彊半乃寢，衣或三十餘年不易，嫁時所服，比其終之歲，有可以見賓客者，用雖甚儉，禮無遺闕，有綱有紀，閨門肅如也，嘉泰三年春，吾將之官，閩中，念其方屬疾也，難之，夫人曰：家貧仰祿，以給，盍亟往，既行，閱篋中，衣必有副，或至于三，以吾單車獨行，慮有缺也，嗚呼，居疾病中，不遑自恤，而為吾區處，纖悉如是，此意匪可忘耶，及秋疾平，如常時，有適閩之興，十有二月，疾遽劇，旬有一日，竟以不起，凶訃至，聞，哀痛切骨，追思平昔，艱難辛苦，人所不能堪者，備嘗之，乃不得一見而訣，倉皇還家，物是人非，慘愴之懷，何可具言哉，男四人，長喬，次肅，從事郎，江州觀察推官，次甫，次商，女四人，長適從事郎，監鎮江府寄椿庫林密，次適進士鄭景淵，餘未行，四年三月壬申，葬夫人于縣之陽堂鄉，穆嶺。

先墓之旁，夫有美而弗書，不仁也，書之而溢美，不信也，據其平生大略，據實以書，義所當然，非私也，葬之日，納其石于壙，茲吾妻之藏，密邇先舅姑，取古人族葬之遺意云。

安人趙氏壙誌

安人趙氏，故太師鄧王諱仲御之曾孫女，太師詔王諱士樞之孫女，而武節大夫諱不拙之女也，妣宜人黃氏，繼母宜人高氏，年十六歸于今武經郎，新樞密正將袁君任，安人生長皇族，耳目所接，熟于豪華貴盛之習，與寒素有間矣，武經，吾弟也，自高大父光祿公以儒起家，子孫遵教，居處服用，率從儉約，與貴家不類，安人之來，宜若不相契者，而姿性婉淑，篤志為善，無驕暴侈泰之心，奉承舅姑，載祇載肅，相夫子柔而正，夙夜警戒，有古賢婦風，蘋蘩吉蠲，米鹽靡密，織組補綴之事，皆身親之，殆有甚于寒女，又遇下有恩，無嫉妒行，尤婦人所難能，武經于是委以家政，一無所預，而得以專其精神，勤修職業，安人之內助為多，開禧二年，大舉，羣儒封孺人，嘉定五年，郊恩，封安人，六年十二月六日，卒于長沙之官舍，享年五十，反葬于鄞縣翔鳳鄉，青山之原，以九年二月乙酉，窆于一人，南，補承信郎，女一人，適修職郎，新紹興府司戶參軍趙時，擇葬有日，武經痛賢助之亡，追思不已，請書其平生大略，而納諸壙，余平生喜道人善，凡一節可稱者，率錄不棄，矧吾弟婦德美著聞，親黨交譽，僉曰：此閨闈之則也，而可以無述乎，遂書以授之。

聖賢集卷二十一

廟碑

簽書樞密院事王節愍公廟碑

紹興十有四年七月戊午，故簽書樞密院事王公，不屈于金，死之，公之使金也，以天子命，諭其帥，歸我河內地，以和其帥聽命，惟謹，事且集矣，烏珠惡其專，譖而殺之，留公河間者六年，強以僞命，公義不辱，罵敵以死，嗚呼，大節巍然，于是乎貫日月，通神明矣，蓋嘗論國家之興，非獨腹心之臣，謀謨于內，爪牙之士，戰伐于外，仗以成功也，亦惟有肝膽忠烈，達于大義，冒死不顧者，為之砥柱焉，故齊以田單存，而王蠋亦有功，漢以三傑昌，而紀信，周苛，亦有功，唐以李郭復振，而顏杲卿，張巡，盧奕之流，亦有功焉，然則我宋之中興，趙岳韓之功，信偉矣，而全節如公者，亦豈可少哉，公始至敵廷，問二聖起居，悉心經營，卒達上意，厥後迎梓宮，迎太母，犯難而行，曾不自顧，每先以鄼食其唐儉，自處，屢言于上，苟有可乘之機，毋以臣故，憚于進取，又言臣昔在金，知烏珠幾為我擒，山東河朔，日僭王師，時不可失，此豈區區怯懦，專以成好為足恃者，河間之留，歲月既深，金以公備嘗艱阨，不堪其苦，可昭也，而終不少屈，堂堂乎，與忠愍李公，英風義概，前後相望，迄今聞者，不與起，其有補于世道，豈不博哉，君子之所為，固有初若昧昧，而其後昭昭者。

公秉心如。是而持正論者。詆時宰議和之失。并以及公。蓋未覩其忠。爾時宰忘國難。耻自爲身謀。和議既決。不易宰。若爲信誓。豈忠臣之用心哉。彼惟固位。公乃捐軀。邪正之辨。明于黑白。故要其終。而途轍判矣。時宰恥其不若。不以實聞。既歿。天子始知公之死節。孝宗嗣位。官其三孫。至光宗時。賜諡節愍。逮我皇。上褒贈有加。以公葬吳陽山。乃詔廟祀于吳。卜築于子城之真慶坊。時公孫楫。尹正京邑。建請于朝。故有是命。神遵奉之。乃斥私財。是營是度。崇閣屹如。寢堂翼如。裕以高軒。綴以長廊。處視史于旁舍。墓道流以汛掃。買良田。收其入以贍給之。規模既備。具矣。會遭內艱。故雖賜額。忠肅而碑猶未建。既免喪。復拜京益之命。始錄頗末。而屬某潤色之。某雖寡陋。然高山仰止之詩。詠之久矣。茲不敢辭。公諱倫。字正道。大名人。景德祥符間。名宰相魏公之諸孫也。先是晉公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興者。源深流長。奕世顯融。至公復以節著。明于君臣之義。達于死生之說。本心卓然。俯仰無愧。可謂一代之奇傑矣。嗚呼。金人無道。戕我忠臣。天實惡之。數傳之後。迫于強鄰。奔逃竄伏。不絕如縷。我有忠臣。不屈于金。天實佑之。列聖相承。迄今昌盛。天之福善禍淫。豈不甚昭然哉。公之忠誠。向也未白。時宰抑之也。然斯人之後。湮沒無稱。而公有賢孫。振興門戶。福善禍淫之理。益信不誣。公之所存。天固知之矣。雖更百世。英靈如在。于其祭也。其可無歌以侑之歟。乃作詩曰。河朔人物。如渾金。稟資篤厚。天機深。故家遺胤。悲陸沈。南來氣骨猶蕭森。惟公貌古氣駸駸。自請掉舌。錫麟淫。剛腸憤激。涕沾襟。一死如蛻。獲我心。乾坤倏變。晴爲陰。雲屯隨雨。風號林。精誠上徹。天監臨。誰其蔽之。繫孔壬。事久論定。昭純忱。有嚴廟貌。峨冠簪。牲肥酒冽。神其歆。可解民懼。如薰琴。驅彼疫癘。無敢侵。油然層雲。早爲霖。豐我廩庾。高于岑。神有大賜。民其欽。

祭文

祭參政大資糧公文

嗚呼。元老大臣。國之表儀。萬姓所仰。天子是毗。不有人傑。孰堪尸之。人皆謂公。寬平樂易。并包兼容。涉無涯涘。孰知其德。濟弘以毅。自登瓊閣。高節凜然。守正排姦。弗撓于權。屏居甬東。閱十三年。更化伊始。歸見天子。遂參政機。寵光有煒。人皆謂公。若無同異。孰知其心。有一無二。自古共由。惟一坦途。苟適他岐。茲惟姦諛。公之燕居。榜曰攻媿。行己大端。其效有反。身雖廊廟。心則巖壑。念念歸休。庶無愧怍。帝惜其去。固挽留之。疾云甚矣。始容其歸。歸纔浹辰。奄焉易篋。計聞四方。孰不痛惜。古也有訓。生榮死哀。人哀其亡。豈易得哉。某實慙愚。荷公誘掖。茲還班綴。值公寢疾。日俟其愈。得復親炙。公今往矣。我將時依。遐想昔容。恨不可追。薄奠一觴。涕泗交頤。嗚呼哀哉。

祭倪尚書文

嗚呼。自古爲國。必有正人。主張維持。公道以伸。故立于朝廷。則忠言謏論。不知有身。而位乎岳牧。則撫民如子。養之如春。其或退而歸休。則德望蔚然。人皆觀其復用。及夫不幸而歿。而人心盡然。莫不爲之傷痛。

此公始終之大致也。博通古今。探索精微。詞華炳蔚。端有指歸。方當盛年。蚤登清貫。屢起屨仆。卓然不乳。年未六十。剛腸望慾。清明溫潤。如冰如玉。更化之始。正位常伯。瑣闥封駁。正途新開。自爾居閒。山巖水濱。逍遙自適。不縉不磷。遺奏懇切。有規有戒。死不忘君。可謂深愛。此公之始終無愧也。嗚呼。曾謂盛德如斯。而不克究其設施乎。某始以諸生。事公成均。及官于闕。模範益親。我性好直。惟公能容。有所切磨。靡不樂從。我或抱疾。問勞不絕。亦既見止。改容歡悅。平生知己。如公實希。幽顯永隔。再見無期。追念曠昔。潸然置涕。薄奠一觴。昭此誠意。

代宰執堂祭林樞密文

自古公朝。必登正人。屹然特立。標準薦紳。紀綱迺張。風采聿新。公秉直道。出逢昌辰。學有根源。行無緇磷。聖主嘉之。如獲鳳麟。賓諸周行。溫溫其仁。仁固有勇。力回萬鈞。其在柏臺。忠不顧身。其在省闈。直氣益伸。兩蘇禁彙。出牧小民。吏治藹聞。如古之循。彼何人斯。妒我忠純。迷譏于鄉。巖隈澗濱。蕪花植竹。恬養天真。屬時更張。拯溺亨屯。起公既老。倚其經綸。有密本兵。領輔龐臣。中國可尊。四裔可賓。甫六閱月。大故遽臻。人望實傾。誰不酸辛。矧我同列。心跡俱親。忽焉僊去。挽留無因。惟有痛哭。涕泗霑巾。公之憂國。生死則均。正途方闢。不可復榛。公道方明。不可復墮。追惟此心。敢有所遵。相期努力。慰公之神。薄奠一觴。矢心以陳。嗚呼哀哉。

祭提舉趙公文

嗚呼。公之此心。天日可鑒。人不盡知。公則無憾。公方壯歲。仕已有名。剖決從容。繩直準平。更歷中外。始得一舉。吏畏其明。民誦其美。帝用嘉之。擢之庚司。周爰咨度。民瘼究知。乃趣嚴召。指日清切。誰其間之。事復中輟。公于權臣。親雖舅甥。公則不阿。直道而行。權黨曰。蘇炙手可熱。公深疾之。彼乃媒孽。折簡要地。諷使逐公。心苟無瑕。夷與得同。大化既更。公應復起。竟以前累。棲遲故里。才非不高。窮達在天。奄焉長辭。辭志九泉。某官于闕。充員賓幕。困躓之蹤。賴公囊籥。出谷遷喬。誰實爲之。匪公英拔。曷臻于斯。永懷此德。其敢忘報。屢言公賢。曾不少效。天族之英。薦紳所推。位不配德。孰不嗟咨。矧惟門墻。辱知不淺。豈期一朝。遽隔幽顯。欲拊其棺。身糜于茲。悵哉此心。寓此一卮。

祭大丞趙公幾道文

嗚呼。人才之難久矣。幸而卓犖不羣。器能足以任重。謀慮足以經遠。者。又不幸而正途荆棘。時論枘鑿。冥冥乎其難合。則亦終不得以有所展布。嗚呼公乎。何其才之傑而命之屯乎。英明敏達。是非立斷。宦游所至。聲稱籍籍。天資可謂高矣。學問以充之。師友以磨之。養之以寬洪。守之以堅正。寧陸沈于下位。恥阿世以苟求。迨夫賢輔當國。推揚甚信。可以奮飛矣。時事驟變。卷而懷之。棲遑巖壑。樂道無悶。潛心于義理之精微。周覽乎記載之浩博。國朝之本末源流。中興之經營建立。講之尤詳。罔將以有爲也。此志未伸。獨以

所學施諸國內。勢則身先之。財則棄共之。雍雍肅肅。人無間言。善類推挽。漸為時用。禮樂筆削之選。亦稍清矣。其若沮之者何。沮之未嘗也。其若病之者何。病猶未愈也。重以內艱。朝方更化。久屈復伸。而公獨不預。沈綿兩年。竟不起疾。嗚呼。何其才之傑而命之屯乎。公之隕。海內所痛。矧惟姻親。痛當如何。雖然。士生于世。患乎斯心。有愧而已。苟無愧心。窮猶達。死猶生也。公復何憾。若夫天下之元氣。惟得善人保養之。則邪氣不能干。天下之公論。惟得善人主張之。則邪論不能勝。公之存沒。所繫匪輕。是則可憾焉。爾想公精明。如在目前。薄奠一觴。千里寓誠。嗚呼哀哉。

祭郎中詹公子南文

昔我與公。同僚會稽。道義磨切。古人相期。惟公秉心。篤實不欺。學有根源。象山是師。維此象山。發揮精微。毫髮不差。昭晰不疑。公遊其門。累年于茲。既疏濬之。又培植之。充此美質。如璋如圭。天台之政。吏戢民依。自列于朝。人望益歸。典司宗祏。闕省有輝。出牧大邦。仁恩是施。貴名方起。胡猶其疵。心苟無瑕。孰為成虧。一疾不起。曷止于斯。吉人云亡。孰不嗟咨。矧我恩親。諸如墳隤。喪此良友。孰箴孰規。欲拊其棺。職守所廢。平生交情。寓此一厄。我心之悲。曷其已而。

祭李新州文

嗚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古之明訓也。所謂全歸者。豈獨其形體哉。雖殺其身。苟得其正。即全歸也。故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嗚呼。若公者。可謂能全其仁矣。可謂不負所學矣。大義所在。視死如歸。高節凜然。夫復何憾。所可惜者。朝家失此真賢。朋友喪此強助。國事將如之何。吾徒將如之何。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祭通判符公元質文

某與吾兄。金蘭之契。餘三十年。義均兄弟。聞兄之疾。旦日懸繫。自溫還明。休息勞勩。謂沈痾之既痊。每拊躬而自慰。曾不幾時。遽以訃至。驚呼失聲。何以至是。喪我良友。如之何。不痛心實涕也。嗚呼兄乎。天稟之粹。如彼鳳麟。為時嘉瑞。自始奮發。葦聲槐市。經術淵源。辭采宏麗。退然不矜。日益磨厲。隆師親友。列心刻意。思古聖賢。標準萬世。仰攀高閣。謂必可繼。操行有常。屋漏無愧。不求名聲。不貪榮利。謹養良心。毋敢失墜。孚于家人。施諸政事。教養作成。士賢而藝。吏畏其公。民懷其惠。平生力學。纔見一二。謂福履之方隆。俄一朝而川逝。嗚呼兄乎。孰能盡力。闔門如兄之躬行孝悌乎。孰能保養名節。如兄之肝膽忠義乎。又孰能舉世信之。如兄之不遺譏議乎。致其終身。踰履純備。死生夜旦。夫復何喟。而所可深痛者。朋友之切磨之益。而後學失歸依之地也。聞兄之喪。欲往莫途。拊棺慟哭。形于夢寐。寓哀情于一觴。望靈帷而涕泗嗚呼哀哉。

祭豐宅之文

嗚呼公乎。生長名門。人品卓如。長纓六尺。膽大于軀。見義勇于必為。見惡果于驅除。若大川之決。勢莫能禦。若莫邪之刃。利無與俱。自參謀于宣幕。始漸展于鴻圖。泊丞郡于豫章。憫疾疫之毒痛。委巷窮閭。偏歷勤劬。人給之藥。病者以蘇。推是心于作牧。達民情之慘舒。推是心于建臺。究邦用之盈虛。當邊陲之騷騷。分圖寄于名都。氣響強鄰。誰敢侮予。帝深念其勞勩。俾易鎮于南徐。俄一疾兮不起。飛丹旆兮歸歟。殊勳未立。真才先徂。朝家失所倚仗。壯士為之長吁。生輕財而重義。歿傾囊兮無餘。信清敏之裔孫。庶乃祖兮無殊。嗟我與公。肝膽交孚。屢貽我以書尺。給此心之鬱紆。覩復接于誨言。講濟時之規模。此志莫酬。憤焉歎歎。念牽帷兮一榻。纏衰病兮躊躇。陳薄奠兮一觴。表素心之區區。嗚呼哀哉。

祭胡達材文

維兄資稟端良。德宇粹夷。刻意為學。古人自期。求師友于四方。探聖賢之淵微。不違世以立異。不同流而詭隨。恬澹自守。不求聞知。此善類所資以磨琢。而吾道所賴以扶持。謂降年其有永。何一往而莫追。信天壽之不可必。而造化之未易推也。頃年以來。四海師資。彫零亡幾。猶有友朋。相與發揮。孰謂吾達材氣方盛。志方篤。德業方茂。平生抱負。百未一施。而遽為九泉之歸也。自達材之歿。朋友痛悼。哭過乎悲。而予縈于世。故病不得聞其疾。死不得撫其尸。葬不得臨其穴。愧吾顏以忸怩。茲行役之既返。始克奠于靈帷。嗟亡友之永隔。涕泗瀟瀟。以交頤。平生交情。寓此一厄。

祭戴宜義文代先淑人作

嗚呼。昔我先君。積善成德。燕及後昆。團圓之樂。萃于一門。遭時艱虞。老穉奔。慶源未竭。數口猶存。雙親兩兄。與已而五。喪亂既平。幸且安處。嗟我微軀。阨于棄捐。保抱攜持。賴兄以全。親闈辭世。終天抱痛。猶有兩兄。白首康共。相期百年。三壽作朋。云何不淑。喪我伯兄。惟我伯兄。色和氣清。處己待物。一徹于誠。天屬之愛。同氣之親。情義相與。始終惟均。典刑未泯。篤老不昏。自古有死。哀哉若人。有懷曷昔。五人相倚。豈謂今者。兩人而止。窀穸有期。幽顯永隔。祖奠一觴。心焉如割。嗚呼哀哉。

祭叔父通判文

昔我先君。與吾叔父。曾無間言。俱敏于學。好是懿德。厥有本原。其學維何。洪河長江。衆流所奔。其德維何。拱壁大圭。天然粹溫。先君既歿。每見叔父。如親猶存。教我誨我。六經百氏。靡不討論。叔父之賢。智愚駁疎。誰不敬尊。典教兩州。贊治一邦。名徹帝關。年登上壽。好古嗜書。神明不昏。謂當期頤。永倏難老。福祿使蕃。如何不造。武陵風月。曾不平分。位不配德。倏然長往。孰招其魂。二子早世。克承其家。賴有二孫。畢力經營。蔚其新阡。董溪之墳。吉人云亡。行路實涕。矧某弟昆。喪吾叔父。孰開其明。孰導其源。追念平昔。警策諄諄。永矢弗諼。無以報德。惟當勉勵。不辱吾門。輜車首途。幽顯永隔。有淚如瀣。嗚呼哀哉。

鄉人祭魯國夫人文

人傑之生，必有賢配。聲氣相符，天作之對。猶歎夫人，生長名族。左圖右史，景仰高躅。來嶺大門，蔚有令儀。承上接下，德無不宜。優我元宰，曲盡婦道。相對如賓，琴瑟靜好。元宰賴之，閨門肅睦。乃得專精，興起治功。君恩日深，相門益大。人所羨榮，不忘敬戒。象服魚軒，湯沐大都。人所敬羨，視之若無。克儉克勤，始終惟一。克齊其家，井井秩秩。平生學道，了達死生。曾不懼化，時行則行。人亦有言，仁者必壽。天胡肯之，其年不究。皇情愴然，念我宗工。失此良助，此心其恫。乃頒卹典，載優載渥。旌我柔嘉，慰此冥漠。夫人之亡，孰不悲傷。矧我諸人，粉楨相望。痛念淑德，當今鮮儔。薄奠一觴，將此誠意。

繫齋集卷二十三

古體詩

以鑑贈趙制置

吁嗟此鑑，惟銅之精。磨之治之，鑿乎其明。洞燭毫髮，非由外至。實自中發，我有良友。天支之英，雄鎮江淮。為時長城，我寶此鑑。持以贈之，此鑑此心。昭晰無疑，鑑揭于斯。中涵萬象，物自不迷。初非鑑往，人心至神。無體無方，有如斯鑑。應而不藏，鑑以處昏。心以欲醫，欲全其明。盡去其累，經武折衝。厥任匪輕，勿貪小利。勿徇虛名。律身惟謹，上功必質。欺心不萌，精忠貫日。選擇僚佐，為己強助。衆明翼之，厥光彌著。昔者武侯，發教羣下。孜孜求益，不自滿假。陸抗摧敵，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沖如常。兩賢之心，惟其罔蔽。千載凜然，猶有生氣。惟君天資，無缺古人。願如斯鑑，光景常新。

丁未之冬營房告成有亭翼然名之曰勸功且為歌詩訓迪有衆

維此江壖，控扼之所。居安思危，可無備禦。維彼強狡，巧于乘隙。萌蘖弗除，其欲罔極。孰堪制之，維汝弓兵。猛虎在山，百獸震驚。勇無堅敵，謀無遺慮。如彼獵師，靡逸狐兔。亦如農夫，稂莠是芟。寇盜斯戢，善良斯安。吾民膏血，為汝衣食。可不念此，為民除患。國用方資，于汝常給。可不念此，竭誠報國。無或徇私，貪求肆虐。

無或荒嬉，備飲播博。強汝志氣，精汝武藝。習汝行陳，昭汝果毅。我聞在昔，元勳茂烈。發迹孤矢，登壇授鉞。反觀此身，均一丈夫。彼既能然，我豈不如。黽勉從事，不辭險阻。風餐露宿，含辛茹苦。汝身則勞，民獲安堵。肝膽忠義，神其福汝。我作營房，亦既勞止。用集爾衆，緩急有備。營房之居，義均弟兄。務在和睦，毋或紛爭。營房之居，法如軍旅。什伍相長，其傳自古。以大總小，先正其身。以小承大，期于率循。我築斯亭，名曰勸功。爾有勤勞，是獎是崇。爾或有罪，吾不汝貸。鞭扑斥逐，其恥為大。凡爾有衆，各敬爾德。習此歌詩，持循罔失。

安邊

安邊在良將，至矣鬼生語。邊疆無良臣，胡能固吾圉。孰為國之良，四德貴兼取。智能制敵敵，仁能撫軍旅。勇足任爪牙，忠足寄心膂。信哉人中傑，勳名在王府。斯人世不乏，咸會待明主。藝祖英睿資，一創定區宇。憤彼戎狄，驅我萬虎侶。三邊十四將，人人奮材武。威名被草木，折衝自樽俎。當年竊遇降，喻等莫為伍。關市擅征權，金帛豐賜予。機要時而陳，延見虛當寧。天顏對咫尺，殿坐得容與。等級忘尊卑，親愛均肺腑。久戍二十載，近亦十寒暑。漢超守關南，販糶如巨賈。法令安有此，優詔特聽許。進也治居第，販瓦覆其宇。有司每堅執，視進等兒女。府庫有餘蓄，捐棄如糞土。犒賞飲牛酒，驍雄率鼓舞。貪夫冒絕險，敵情畢親覩。陰謀數侵犯，先事嚴備禦。師徒雖不多，勇悍莫予侮。攻伐雖不聞，威德自周普。乃知安疆策，保境功最鉅。漢高豈不偉，平城亦良苦。卑詞結和親，金帛奉駟虜。何如我宋興，主聖羣龍輔。北人先屈膝，茲事掩前古。方今雖治平，微桑未陰雨。和好事可恃，人材要多貯。古來叢爾爾，拔十且得五。蜀有關及張，吳用周與魯。多士今如林，錯薪刈其楚。勿由權要門，要以公論舉。會當略細苛，毋使畏網罟。深宏植本根，周密固藩戶。恩榮有感激，施設無齟齬。聞昔淳化中，有臣曰承矩。方田過敵騎，塘濠深險阻。當其建策初，羣議亦交沮。皇心斷不惑，邊城迄按堵。往事可為則，明時豈無處。規模要經久，廢闕要級補。器械要習熟，人民要生聚。委任果不疑，謠言敢輕吐。守衛果得人，成功要有效。孰為當今時，視我開基祖。

上中書陳舍人三首

鳴玉青瑣闥，揮毫紫微垣。仰參鸞鶴翔，俯視燕雀喧。異時憂世士，才學窮根源。亦有濟時策，無因通帝關。公居清切班，日對龍顏溫。嘉會千一遇，論思毋憚煩。士方負材業，高價敵瑤瑛。一朝聲稱減，碌碌益如蠶。貴名豈不欲，名盛復難居。所以古君子，謹終如厥初。自公到京國，聞望傾萬夫。願言益進德，名與天壤俱。重明麗宸極，萬國熙王春。翹首望德政，從今斯一新。當年羽翼客，休戚一體均。致主欲堯舜，規模戒因循。古來王佐才，宇宙歸經綸。期公繼前作，百世稱偉人。

與范總幹

賢士未達時，懷寶混塵境。得志行所為，澤民效伊尹。常深納溝念，疾苦勤訪問。所期培植豐，肯詫拔決激。

所以饒黃嶺。仁聲達幽隱。是時民氣樂。魚躍快於物。高躋欲追攀。是心先戒謹。日憐老鈍資。不敢汗幽省。揚來楚江邊。宣布寬大令。牧養乃其職。此事無窮盡。莘莘撫凋瘵。深嘆憂饑饉。今歲雨意愜。齋心罄三請。甘澤幸滂沱。良田稍膏潤。雜種亦復熟。窮閭庶安枕。亭平富詞學。春華灼千品。貽我喜雨篇。仁心極於軫。源流自介庵。句法深以穩。接接淫蛙中。聞此古歌詠。我無爲霖乎。丹闕何由覩。兀坐哦君詩。字字堪企敬。

送黃麟若尙書

軒裳本外物。輕重非所關。俗子不識真。貪榮強躋攀。苟求既得志。巧計仍朋姦。誰知國士胸。取舍超人寰。不愛節不高。任重憂力孱。公家太史氏。閱世多險艱。無心羨尊顯。名塞穹壤間。尙書績正脈。清泉瀉潺湲。操修不敢怠。粹美無可刪。垂垂臨政途。念念思江山。上欲登絕頂。下欲臨碧澗。勇退得所願。喜見冰雪顏。是有真趣。景賦天所慳。一朝歸領略。拔萃玉筍班。豈若嗜進徒。終身墮荒菅。家聲遂復振。舊觀欣重還。平生萬事足。只欠素與登。美官非我願。寧復憐綠髮。卻須富篇什。麗錦爭爛斑。九重念耆德。詎許長清閒。強敵未殄滅。能正憫懷。譬如建大廈。運斧無輪般。願公勉加餐。暫歸歸賜環。

寄武岡使君林表兄

符竹荆千里。休戚繫一方。田里息愁嘆。民安由吏良。方今重茲選。俾近天子光。臨遣重丁寧。考察何精詳。吾兄富才業。敏銳鋒莫當。論事切時務。玉音屢褒揚。都梁雖遠郡。于今爲邊防。帝曰惟汝諧。專城賴紀綱。吾兄勤布宣。德意達鄉。朝夕念此民。啓處幾不遑。世方急催科。下令嚴秋籍。罷癯困鞭笞。男女失耕桑。財貨豈不足。乘弊實盡傷。但能澄其源。府庫有餘藏。無告深可憫。盼盼將流亡。根本不護惜。忍以斤斧狀。吾兄獨反是。屬邑賴小康。願言堅此志。益使仁風翔。此邦介荆蠻。其俗氣稟剛。宜以寬治之。馴擾狡與強。用法人固畏。中心要易忘。十步有茂草。多士詠思皇。況有賢師儒。德行伴珪璋。薰陶亦既久。濟濟觀趨跄。儒風果大振。鄙魯相頡頏。爲政有先務。本固末乃昌。規模欲傳後。計慮宜深長。天下久無事。武備弛不張。干戈朽且鈍。卒伍驕而狂。教習不可緩。常若赴敵場。軍陣日修明。森先敢陸梁。塞下憂空虛。積粟乃金湯。郡事無不宜。休養寢以彰。吾君不忘遠。大明燭無疆。承宣有如此。促召歸周行。嗟予寡所合。幽居空激昂。每懷濟川。自愧非餘脰。吾兄捨我去。矯首遙相望。我懷不能已。作詩述肺腸。微塵裨高山。可笑不自量。相期配古人。豈徒出尋常。努力進此道。千古垂芬芳。罔俾循吏傳。專美襲與黃。

送李鳴鳳使君

道山羣玉府。密邇日月光。魚與塵世隔。恍如白雲鄉。李侯好古士。來自天一方。峨冠英俊林。掉鞅翰墨場。著庭乘直筆。省戶推望郎。高情遠勇退。遠業真難量。黎庶多困窮。撫摩仗循良。鷹鷂豈不驚。鳳鳥乃嘉祥。生財固有道。視民當如傷。寧乏強敏稱。毋令本根狀。仁聖子萬姓。邇遐如一堂。賢牧著聲績。靈書隨褒揚。我歸伏茅荆。翹首觀高翔。

送李左藏三首
中都衣冠地。振羽良獨難。美材副時須。步武隨鷄鶩。平生根抵學。萬卷胸中蟠。清規照冰玉。健筆翻波瀾。宦游聊復爾。榮利不可干。去去展壯圖。士友拭目看。憶昔議和日。權門機穽深。平居自好者。亦或喪其心。偉哉人中傑。獨立山萬尋。佐時豈不欲。枉己非所欽。蔚然歲寒姿。肯受霜雪侵。願言繼前作。冠冕英俊林。人生貴得友。勝己我所求。搜尋窮怪珍。逢此荆山璞。虛懷略輩行。傾蓋均交遊。許廣清絕句。每嘆風雅傳。中年畏作別。握手如隱憂。尺素煩警策。慰我思悠悠。

送治中楊司直

峴蜀古多士。聲名爭頡頏。近代推三蘇。奮發眉之陽。君侯亦眉人。源委故深長。少日隨游宦。中年擅詞揚。笑談擬高科。步武聯周行。蟠胸富籌策。振羽方翱翔。一朝遽勇退。萬里還故鄉。名邦贊佳政。海沂還復康。無計留君行。臨分徒自傷。我亦歸舊隱。後會殊渺茫。小兒獲同升。此好固難忘。流俗久頹敝。根也焉得剛。期君懋遠業。志氣常堅強。

送姜子謙丞於潛

竊溪有君子。玉壺貯寒冰。一朝辭舊隱。去爲畿邑丞。畿邑天下劇。贊府須賢能。才力肯嘗試。心源先自澄。古來人中傑。進德如川增。規模百年後。感慨中夜興。終焉不碌碌。泰華高峻嶒。君侯資敏達。而以古自繩。嗜書殆成癖。幾載難窗燈。詞場賈餘勇。先取登孤登。成功不自伐。得善勤服膺。登臨專復顧。堂奧從今升。時哉佐裁決。行矣蜚聲稱。吾民久憔悴。德政先哀矜。寧書致下下。莫忘心兢兢。俯仰無愧怍。正直神所憑。相期志遠大。可但觀飛騰。久要忽語別。慘戚不自勝。我無錦繡段。何以贈良朋。一言布心腹。舊貫古所仍。

送樓叔詔尉東陽三首

吾鄉多賢士。我友更偉奇。見之立哀憫。不見令人思。暫別已作惡。況乃三歲睽。躊躇西郊外。此意誰能知。剛強不可恃。柔弱難自持。願君日進德。古人以爲期。古人重世家。非爲世其祿。世祿非不朽。風流要相續。君家富才傑。海內仰名族。豈徒衣冠盛。要使操履篤。邇來益光華。君其繼高躅。尉職最親民。亦足行所學。吾民苟安枕。微官有餘樂。肯聞長老言。人性原不惡。迷途偶忘返。見善寧不作。君能復其初。治行乃超卓。

送路德章甫三首

窮達分恐賢。是非少復真。圭璧委道側。輪囷爲國珍。由來磊落士。處世多邈迤。對越我無歡。幽居志常伸。豐城有利劍。紫氣干星辰。終然不理沒。龍化延平津。

後學拜師承私智安穿鑿。緬懷東萊公。天才負超卓。英詞粲星斗。偉量包海嶽。寬平復謹嚴。精密更恢廓。哀哉梁木摧。誰歎繼前作。幸有二三友。潛心味博約。相期在不朽。與道爲郭郭。賢哉子路子。德性兼剛柔。險難極變態。志節凜高秋。訪我大江濱。亟別挽莫留。問子將何之。長淮理扁舟。主人得仁賢。欲爲經遠謀。男兒處斯世。器業迫前修。努力建碩實。勿貽師門羞。

送趙大治晦之

謝公中年後。與親友別。歲月苦不長。交情固難賴。況于桑榆景。撫事心欲折。一朝舍我去。遂恐成永訣。感君遇我厚。肝膽每傾竭。惓惓念斯時。言論多激烈。憶君哦松日。志操已超越。廣臺欲推薦。風之使來謁。恥于呈其身。保此端以潔。君今宰壯縣。便道理舟楫。不騎京國鯨。不改歲寒節。升沈分自定。義理我所說。黎毗久困窮。恩惠思周浹。姦欺巧蒙蔽。精神要昭徹。鄰境猶釋騷。武備不可闕。弓兵暨保甲。閱習貴嚴切。懸賞勸之射。人人慕精絕。莫言一邑小。振作在賢傑。士氣苟奮揚。威聲必震疊。自憐老且病。羨君健而決。老病保餘生。健決廣實業。自期素不淺。有志終輝燁。日誦論孟書。端如明鑑揭。聖賢以爲法。今古同一轍。便郵頻寄音。解我寸心結。他年再觀面。偉論起衰怯。

贈蔣德言昆仲三首

平生無所嗜。耽玩惟古今。以我淺陋質。期于江海深。萬事不掛胸。須臾惜光陰。五夜常自起。簡牘勤披尋。清風遞晨鏡。鑿然感予心。年來因多事。力弱不自任。叢書未暇讀。塵埃積中襟。何當脫鞅絆。歸歎松竹林。平生寡所嗜。疎拙以自守。天鍾整柄性。人棄我獨取。世道方荆棘。營利不絕口。我欲挽衰俗。每每掣其肘。仕版謂假途。何用醫國手。再拜謝誨言。古人貴不苟。乘田與委吏。勤勤魯中叟。吾心不可昧。豈問人知否。此意當與誰。寄我二三友。

贈游宜教

我生亦何幸。佳友在鄉鄰。道義共講貫。心親形迹忘。邇來忽間闊。千里遙相望。爲別似未久。炎赫變飛霜。歲月易因循。志士宜自強。良心虞放逸。古人嚴範防。及此閒暇日。書林擷其芳。他年恢復業。雲路觀騰驤。

贈吳氏甥二首

連日雨滂沱。閭閻應甚苦。慨念樂隱翁。蕭然坐環堵。術業豈不精。一寒乃如許。請君姑置之。對婦酌芳醕。男兒何所急。爲學要立志。此志苟堅強。天下無難事。超然貴于物。萬善無不備。厥初本高明。有過則昏蔽。但能改其過。輝光照無際。厥初本篤實。有過則虛偽。但能改其過。金玉等精粹。改過貴乎勇。不勇真自棄。有過其坑穿。改過如平地。平地可安行。坑穿宜急避。事親貴乎孝。事長貴乎弟。是爲立身本。奉承無失墜。門戶久衰頹。盡作興起計。是心通神明。勿使形骸累。持之久而純。百福如川至。農夫力耨耘。歲功必倍收。吾儒用心苦。學業亦有秋。聖賢有遺訓。好古敏以求。韋編至三絕。發憤窮深幽。

寢食俱相忘。此志何時休。矧今後生輩。未脫童非僞。刻苦猶不足。詎可思悠悠。而母早孀居。其窮未易瘳。殷勤撫二子。不暇爲身謀。雖然萬馬羣。望爾爲驍驍。翁如衆樂奏。望爾爲天球。勿云年尚幼。歲月如川流。及今不加鞭。壯大徒包羞。輕壁惜寸陰。前哲勸進修。勉爾務謹重。戒爾無輕浮。人百已千之。庶解而母憂。

夏日早起

舉世憚炎赫。當暑思高秋。秋高豈不好。蕭瑟令人愁。何如三伏中。五夜風颼颼。遙空淡月落。將旦羣陰收。卻嫌絳綈薄。轉覺林塘幽。出門任所適。清與耳目謀。借問塵埃人。知此佳致不。

枕上有感呈呂子約

俗學淺無源。澗谷繩咫尺。志士務廣深。滄溟渺難測。俗子一作吏。書几塵土積。志士雖涖官。羣書玩無數。廢書固俗子。既俗又奚責。嗜書苟不已。無乃曠厥職。藏穀均亡羊。孰爲失與得。古人有大端。後學宜取則。有餘不可盡。不足在所益。努力求至當。毋蹈一偏失。

和呂子約霜月有感二首

寒松飽霜雪。冉冉翠光濕。萬物因波流。砥柱獨中立。比德有君子。逸氣難拘繫。平生愛世心。如彼救焚急。竭來席未溫。冥鴻去何適。勸君且淹留。斯民待安輯。小試活國手。膝理猶可及。頑夫禪作窟。狂士醉爲鄉。誰知名教中。悠悠滋味長。嗟余學無窮。勺水淺可揚。講習得益友。麗澤期交相。月古猶今。時序煥與涼。一笑聊復爾。片心到羲皇。乾坤入吾懷。始信居中央。

喜雪謝東林

去冬雪意愜。霜稍臘三白。飛英繼到地。轉盼已消釋。緬懷大有年。兆見瓊玉積。今茲春難期。春信亦已迫。天公豈不仁。拙政難感格。何時憫人意。四顧苦無策。東林惠佳句。似慶平地尺。見戲唯何甚。余方自刻責。東林達余心。精禱說有獲。沈水煙未收。冰花已如席。皓皓埋羣山。霏霏連數夕。郊原迷畔岸。徑畛失分畫。兒童見未曾。耆老記時昔。幾年無此瑞。驚喜欲折屐。昔云窮臘中。得此夜光璧。莫言不堅牢。究竟多利益。端能殄遺孽。亦復滋宿麥。歡聲沸閭里。和氣觸腐疫。老守差自慰。足寄孤危跡。小己不足道。吾民幸安宅。作詩謝東林。至誠動金石。

遊寶方山

幽岳如高人。氣骨天所賦。凜然超塵寰。不受俗氣汚。湖湘饒峯巒。往往窮僻處。城郭去之遠。誰能躡芒屨。安知古郡梁。爽躍有真趣。徜徉東郊外。青山在指顧。山中入洞列。天巧于此覩。蜿蜒老螭蟠。嶄巖怒虎踞。如屏亦如竈。一起復一仆。卷阿坐良穩。狹徑足難措。旁觀若險隘。中通本宏裕。壘翠常回環。寒泉日傾注。石乳一何繁。和氣如有聚。所見皆可人。十步目九寓。造物不能秘。奇詭遂呈露。奎畫貴精舍。鬼神昔呵護。古稱小有天。仇池乃其附。雨東有勝境。豁然四隍具。玲瓏皆自然。匪以雕鑿故。誰謂寶方小。是亦洞天數。

誰謂此邦陋。有景即可慕。我本煙波徒。雅性厭馳驅。搜得所欲。心境頓明悟。賞玩有餘味。躊躇了不怖。得意或忘歸。蒼然迫曠暮。茲山雖可樂。用之乃成路。有徑不能用。茅塞大可懼。對此發深省。歲月勿虛度。俗態易湮沒。清遊莫辭屢。披筆述鄙懷。愧乏驚人句。

峽水

峽石險而怪。峽水清且湍。伊誰剪蒙密。發此奇偉觀。兩龍會為一。激烈不可干。蜿蜒漱鳴玉。千古甘以寒。誰云岳屏窄。亦復氣象寬。我生罽廬中。區區縛微官。一見爽心目。古井生波瀾。同遊二三子。清賞有餘歡。雖非暮春日。便作舞雩看。

合清亭

累石為層臺。而以水環之。所貴超俗累。瀟灑含幽姿。卻虞窮臘中。四顧陰雲垂。飛颺冷徹骨。智巧無所施。督彼執役者。努力無遲遲。果然嚴先集。六出爭效奇。續紛一晝夜。剗刻非人為。豐登自此兆。疫癘寧復滋。明朝便晴朗。工作無愆期。二事古難全。今也都不虧。天公念下土。所欲皆相隨。我山既嶽岑。我沼仍滌滌。頻遊不知倦。清坐堪忘機。追憶舞雩風。童冠俱怡怡。豈徒耳目玩。要是無瑕疵。此樂未易得。天意扶吾衰。宿恙不再作。康寧當自茲。

題庸齋

人生一世間。當為一世傑。瑣瑣混常流。有愧古明哲。努力求至道。毫髮無差別。偉哉平常心。光明配日月。

題習齋

寓形宇宙間。所至習乃成。事以習故熟。藝以習故精。嬰兒始匍匐。習之能自行。南人初學沒。習慣如履平。承蠅有餘巧。解牛新發矚。是皆習熟故。見者為之驚。矧惟君子學。吾道深而宏。欲窮聖賢域。精微故難明。聖賢與愚鄙。何啻莛與楹。愚夫墮惡習。自蹈谷與坑。善惡分舜跖。毫釐當細評。真將朱秦紫。無使涓滴涇。根源見端的。履踐嚴度程。容貌必齋莊。坐立無倚傾。視聽一于禮。言語純于誠。百行孝為本。戰戰如奉盈。操行潔冰玉。字量涵滄溟。經德豈干祿。為善非近名。方其學習初。是非交戰爭。見義勇必為。有過時自抨。造次必致察。思慮防始萌。惡念痛掃除。用力如用兵。善端謹護持。保己如保城。新功生者熟。舊習熟處生。一心湛不撓。四體明且清。平居寡悔尤。處困心亦亨。誰知人寰中。有此天爵榮。嗟予資淺薄。役于羸爾形。主宰未純一。氣血時縱橫。歲月不我與。循省敢追寧。以習名其齋。為我座右銘。

謝吳察院惠建茶

佳茗世所珍。聲名說馳逐。建溪拔其萃。餘品皆臣僕。先春摘靈芽。妙手截玄玉。形模正而方。氣韻清不俗。故將比君子。可敬不可辱。御史萬夫特。剛腸憎軟熟。味此道之腴。清冷肺肝沃。精新未多得。烹啜不忍獨。磊落分頁包。殷勤寄心曲。斯時屬徂暑。低頭困煩溽。一甌滄花乳。精神驚滿腹。此物雪香滑。敏妙如破竹。

誰知霜露傑。功用更神速。莫辭風采凜。要使班列肅。一朝奮孤忠。萬代仰高躅。

題龍圖

良馬苦羈。巨魚畏網。神龍獨超軼。威儀莫能禦。噫為寒空雲。散作無邊雨。能幽復能明。可敬不可侮。如何秦龍氏。狎玩等兒女。巍然受其朝。勁氣金石沮。龍兮喪其魄。聽命無敢拒。矧復察秋毫。洞見龍肺腑。飲食不強致。嗜好隨所取。日日飽甘滋。馴伏固其所。誰謂有餘知。拘牽乃如許。人生天地間。良心實為主。利慾汨其真。甘與俗子伍。胡不鑒此圖。保養虛明府。道義有真樂。不羨圭與組。于我如浮雲。服膺聖師語。吾家素風在。辛苦立門戶。勇決早抽身。從我涉幽圃。

題朝鯉圖

魚品不勝多。而鯉為之宗。為此獨貴。無乃能為龍。一躍浪千級。一噓雲萬重。變化須臾間。神妙無終窮。其他點額輩。不敢攀高蹤。維人亦如是。拔萃斯為雄。聖師名其子。勉以德業崇。我作朝鯉圖。一鯉居其中。衆鯉就趨之。若效臣子恭。巨鯢獨不朝。悍然欲爭鋒。可憐汝無識。不投資凡庸。一生只為魚。鯉豈汝可同。我亦不如鯉。年老無成功。時時展此卷。著鞭期變通。

風仙花

風仙窈窕姿。階前為誰容。淺深十八本。形貌紛不同。或饒鮮明色。巧笑雙頰豐。或作掩抑態。嬌羞羞且慵。憂彼積雨摧。愛此晴日烘。施粉聊自喜。奪朱巧爭雄。焚焚似得意。慘慘如無情。妍媸孰與分。我欲為青銅。西子信姝麗。無鹽敢希蹤。竝育亦已難。我欲為老農。美者倍豐殖。惡者加蘊崇。花神夜見夢。君何太恩惠。正復容顏殊。等是紫與紅。何貴復何賤。有淡還有濃。氣類豈相絕。塗澤聞不工。胡為妄惜愛。憐度殊未洪。君看宇宙間。物象無終窮。化工大鑪鑪。一一歸陶鎔。而君獨褊心。不少垂憐憐。強分青白眼。力辨雌雄風。物情固參差。宇宙要擴充。一笑謂花神。嗟爾何謂豪。品彙豈無別。矚域固有封。有生分美惡。異路生西東。如何暗且劣。竝彼昌而丰。剪伐咸自取。栽培本無功。形聲及影響。天然巧相從。人才有邪正。用舍歸至公。不聞堪與猛。下比顯與宮。案宮原本作功。復前朝改淡香。堪猛同。時人亦無名功者。應是馬宮今改正。包含貴周備。能否難混融。花神聞是語。悚聽鞠爾躬。再拜謝誨言。堅壁不敢攻。

桂花上侯使君

秋雨洗殘暑。秋空渺寥廓。秋清入花骨。風致殊瀟灑。何人剪瑠璃。被以寶環絡。英英妙點綴。細細疑紛錯。誰知一粟中。十里香噴噴。自便金氣爽。不赴東皇約。黃裳得中正。無心羨丹雘。我欲縱幽賞。村醪不堪酌。攀折不辭勞。相對空索寞。風流賢使君。襟懷富丘壑。敬為使君壽。芳菲兩相若。

咏竹二首

去年種蒼玉。今歲抽華簪。初萌節已具。欲奮力未任。雷風驅急雨。滂沱三日霖。籜龍不許蟄。倏起騰深林。

遠徑初戢戢。穿籬俄森森。吾觀植物性。漸長歲月深。此君獨超軼。生來氣稜稜。偉哉歲寒種。有此特達心。大勇久不作。進尺退復尋。對此發幽興。作詩因自箴。

野性與俗違。澹然都無營。應前水蒼玉。未能獨忘情。對之三伏中。爽氣高秋橫。數竿亦已好。況此繁陰成。中虛溫無物。節勁老更清。霜雪自凌厲。柯葉長敷榮。物意有相合。人心原自明。僻居寡朋儕。命汝為友生。雖無切磋語。而有清越聲。入耳久亦佳。此意不可名。

竹几

深林翠琅玕。直節空其中。截為小曲几。實以青絲繩。自然光瑩質。不費髹漆工。偃仰隱背穩。提掇繞指從。兒曹莫輕毀。此物便老翁。

病目

年年苦目昏。過午眩不明。治之昏轉甚。不治無由平。何如閉目坐。湛然萬慮清。非治非不治。無思亦無營。不勞薰與沐。神全明自生。勿忘勿助長。此理真至精。

白髮

人生惡白髮。簪去恨不速。欲留少年容。難飾欺俗。欺人實自欺。擊世迷不復。黃葉隕秋風。明年會重綠。鬢白不再黑。白白長相續。光陰駒過隙。轉盼黃髮熟。青春挽不住。暮景暗相促。古人少壯時。耳目萬夫矚。令我忽已老。事業未絲粟。蒲柳不禁秋。撫已堪慟哭。成功固有分。進德豈不足。忽將六尺軀。終身甘退縮。白髮謹勿摘。留以警錄錄。勇奮千里驥。解意轅下駒。人生百種病。厥根在多欲。芟夷蘊崇之。庶使茂嘉穀。每懷風木感。悲痛纏心曲。立身揚令名。此罪儘可贖。且且鑑白髮。進進毋自辱。

他山之石

他山之石能攻玉。詩人此意宜三復。莫嫌山骨太堅峭。足使國珍充韞匱。磨礱砥礪功日新。圭璧琮璜光可燭。人生行己良猶難。晝夜營營昏利慾。欲為全德古君子。莫棄忠規甘詔曲。忠規未必皆我友。言是人非亦可錄。彼雖蒙蔽不自知。察人過差窮隱伏。聖人闢域未易到。責我爾我追遐躅。觀渠待我最深厚。我聽其言當佩服。端知良藥苦難堪。已我沈疴功甚速。古人聞過每欣喜。要令忠告來相續。今我昏怠不自強。逆耳聞疎親軟熟。嗟予未免世俗病。每讀古書知不足。今朝偶誦攻玉詩。從此聞善三薰沐。

昭君祠

昭君天賦傾城色。何事君王未會識。徘徊顧影無計留。一朝遠嫁匈奴國。匈奴風日暗飛塵。昭君絕艷驚國人。單于駭嘆昔未覩。甘心保塞為藩臣。從來改德由女美。婁姬驪姬及西子。玉環飛燕更絕佳。遺臭千載堪咨嗟。毛生善畫古無有。強把丹青倒妍醜。卻教尤物墮絕域。能為君王罄忠益。聞說昭君出塞初。朔風蕭颯吹衣裾。聊將琵琶寄離恨。痛絕玉顏癯老胡。老胡死矣義當返。慷慨懷歸會上書。君王有詔從胡

俗。慟哭薄命終穹廬。自古佳人多命薄。亦如才士多流落。人才有益尙疎外。佳人無補何可數。君不見蕭生堪猛豈不忠。君王疑信相半終不容。

題吳參議達觀齋

朱公胸次清絕塵。吳公當日心相親。風流蘊藉接前輩。寥寥斯世能幾人。達觀名齋深有意。欲把前修相警厲。只今吳公德彌劭。始信磨礱成偉器。古人心廣體亦胖。紛紛世俗爭毫端。已私未克欲求道。窺見一二皆童觀。達人天觀觀底事。天地為物原不貳。攘河疾痛皆吾身。彼我胡為分賤貴。達觀主人心地明。分符贊幕無虧成。每言此身非我有。年來直欲齊死生。白髮紅顏難老態。福祿方隆殊未艾。願君善保千金軀。歸觀紫宸鏘劍佩。

和傅太卿喜雪

人情誰不愛飛雪。臘中再見尤奇絕。對雪吟哦色即空。仙翁洞照無生滅。既積既消還復飛。且飛且積俄又非。了然不是堅牢玉。種種懷有感蘇公詩。誰知潤澤工夫遠。須索詩家為明辨。春風天上亦飛花。較之窮臘功猶淺。綠隴佳寒翠翠娥。窮儒忍凍不能歌。何如制閩賢師帥。讚喜嘉祥重婆娑。鄧山妝點千巖白。全勝輕花飄細麥。氣和之應非偶然。善政端由老邦伯。

林寺丞許惠桂花

羨君仙隱占龍山。愛君風度超人寰。手移仙葩第一品。布列竹籬松徑間。秋來月色轉清好。秋半花蕊方爛斑。對花如在月宮裏。誰道人間非天關。傲骨濃薰真酷烈。可人佳態原幽閒。雖復施朱未嫌赤。定知鄰女難同班。聞說瓊園富奇麗。芬芳次第如循環。丹心自與君子合。瓊枝更許諸郎攀。我亦生來有花癖。每逢絕艷一解顏。知君百金重然諾。和根遺送應不慙。

和李左藏離支

姑射山中冰雪姿。凜然標格欺寒威。一經蒙莊品題後。使人起敬如賓尸。仙風道骨今何有。韶顏豐頰誇絕奇。閩中有美信姝麗。衣被五色光參差。煖爐已訝色奪目。柔滑更喜香浮肌。天工著意破炎毒。故遣佳實生繁滋。旨哉悅口衆所嗜。豈聞來去分招之。其他所產亦有取。游女敢自同宮妃。我家雨東萃閩舶。勝事屢入騷人辭。有時根拔信宿至。風枝露葉殊未衰。雖然紅綠間陳紫。圖牒所在生致之。始知河豚與江柱。詩人取譬聊滑稽。賓朋恣食水晶顆。殘膏賸腹饜羣兒。年來吏役困奔走。此志不展常低垂。輕紅儺白不易得。西風每起暮鱸思。忽蒙傑句警偷儒。一洗塵慮忘渴飢。此中滋味甚不薄。吾曹嗜嚼當及時。揮毫詠物聊復爾。相待莫負平生期。

謝毗陵使君惠畫

都尉風流貴公子。結交海內知名士。磨礱禁樹矯修習。雅意登山與臨水。十幅煙江疊嶂圖。當時展玩忘

朝暉老仙一顧款奇絕。落筆妙語春華敷。此詩千載傳不朽。此畫如今事復有。我來薄宦大江濱。無價之珍俄入手。一山雄特倚天立。下視羣峯如拱揖。斷崖飛出玉虬龍。元氣淋漓鬼神泣。山中喬木堪棟梁。山外煙波凝翠光。數間野店傍林樾。一葉扁舟浮淼茫。往時只誦蘇公句。想像都尉圖中趣。豈期今日見真。端與前輩同機杼。自憐老大無他求。塵勞縈絆空悠悠。安得千巖萬壑裏。尋幽擇勝逍遙遊。我心欲往足無力。縱觀此畫如親歷。叱使使君真可人。嘉惠不啻千金直。平生辭受關倫嚴。茲焉詎敢傷于廉。叱陵萬口皆歸重。道義相與吾何嫌。

蜀海棠

海棠自是花中傑。西蜀此花尤勝絕。濯錦江邊豔欲然。浣花溪上繁于縷。時昔聞名未識面。對之頓解憂心結。東皇著意欲開時。不許芳心輕漏洩。風前醉態真嬌媚。雨過啼妝更鮮潔。格高不受塵點汗。韻勝須那香酷烈。東南顏色豈不佳。甲乙品題終少劣。我公胸次秋水澄。海內人人頌清節。世間珍玩一物無。獨此妖嬈費提挈。擲閒堂下不勝春。積煩丹唇儼成列。嫣然尤物不移人。未嘗廣平心似鐵。幾年隔絕劍閣外。披撥孤忠自明哲。願公持此坐廟堂。天下妍媸要區別。

挽丞相忠定公

孝皇龍飛策多士。宗英第一天顏喜。力言萬事實為原。要與邦家立基址。堂堂碩望聳中外。耿耿丹心貫終始。紹熙之末天步艱。忠臣義士肝膽寒。元樞扶日上黃道。指顧宗社磐石安。億萬生靈疑虛釋。轉移愁嘆為欣。帝謂忠勞無與立。爰立作相專魁柄。大開公道延時髦。相與同心究民病。區分玉石殊薰蕕。賢人得志。愉人憂。不堪狂雲巧妬月。何意積羽能沈舟。國朝本誤作積雨。今據史記改正。衡陽道上霜松勁。日色慘澹風颼颼。行路咨嗟淚相續。與懷安靖思難酬。皇情愴然思舊德。辨誣雪謗分白黑。誅鋤元惡氛翳掃。昭揭殊勳鼎彝勒。由來物理屈必伸。況此柱石真偉人。萊公獲禮死海上。至今勳績摩蒼旻。中興趙李二人傑。亦復身後褒忠純。嗟爾譏夫太無識。徒把巧言汗碩德。正人摧折不妨榮。爾輩羞愧寧有極。蚤知此事悔難追。當年詎敢懷姦欺。我作此詩慰忠烈。因為人聞息邪說。

蜀齋集卷二十四

近體詩

渡江

浮天傳自昔。萬古一澄清。月耿光猶爛。風號勢欲傾。滔滔原不竭。漠漠卻無聲。便欲乘槎去。臨風試濯纓。

送樓尚書赴詔

聽履辭榮反舊廬。高堂燕坐每申如。肯隨流俗趨邪徑。要使吾身宅廣居。告老未能三閱月。趨歸已奉十行書。願公努力扶皇極。展盡胸中萬卷餘。

和孫吉父登第二首

幾載英名表一鄉。今年仙籍始浮香。恩隆雲漢頒宸翰。燕賜韶鈞出教坊。父子同登尤煒煜。詩騷為賦轉鏗鏘。願言努力酬天造。勉使吾君冠百王。生平心事渺無涯。老去情懷豈復嘉。便合扁舟歸故隱。卻尋小圃種幽花。癡兒僥倖居前列。樸學流傳本故家。第一不宜貪顯宦。更煩師友護蘭芽。

倚天閣



西川劍閣偉岡巒。雖復崢嶸苦未寬。豈意危欄臨楚望。獲瞻喬岳峙江干。雌雄竝立排鋒刃。紫翠相蒸繡
峴。珍重主人貪好景。邀賓攬秀俯林端。

和治中雪後

名利那須較有無。登臨樂處即吾廬。興濃不覺朔風勁。景好貪看晴雪餘。竟日送青娛座客。先春解凍躍
瀟魚。與君不但分風月。水色山光總一如。

大雪與俞少卿二首

由來臘雪兆年豐。新歲還應與臘同。可喜三陽轉應律。便看六出驟漫空。絨絨擊獸安林下。約束遺蟄入
地中。積至尺餘猶未已。始知嘉政與天通。

歡歲隆冬水不冰。鈴齋誰與破愁城。絳粉忽作纖腰舞。照曜俄添老眼明。玉不堅牢終可貴。花非剝刻自
然成。大田來歲應多稼。看取倉箱處處盈。

寄陳伯耕二首

時郊外賑濟遊伯耕同之偶稱秋官過時不至以詩督之

風梳雨沐厭馳驅。我馬虺隤我僕痡。惟有風流聲主簿。才高不肯混泥塗。
汗陌周旋約已成。妓圍纒合更逾盟。宴安有毒君休戀。願為蒼生決此行。

贈毛希元二首

浮世塵勞墮渺茫。真儒器業要韜藏。誰知寂寞空山裏。修省工夫未易量。
當年罵賊真忠激。今日藏身似隱淪。抱負如君豈無用。會看青澤潤斯民。

贈史坑治二首

吾儒根本在修身。恬淡無為樂性真。此性本無塵可去。去塵猶是未離塵。
公子詞鋒莫敢當。更兼世故飽更嘗。區區殘寇猶侵侮。願試胸中卻敵方。

再用前韻二首

乞取刀圭救病身。韓公于此枉天真。何如夜坐忘軀殼。但有纖毫俱是塵。
無味之中味最長。東湖居士獨先嘗。適知此藥真良藥。何必求他肘後方。

贈陸伯微三首

勝士由來挽不前。肯隨高輿復翩然。浮雲可竊真天馬。應笑驚駘走市廛。
斗大書齋以絮名。冰登表裏要清明。如今塵土填胸臆。幸挽滄浪為濯纓。
自古真才多命薄。欣聞同志不長貧。堪嗟世道今如許。願為吾君致此身。

贈京尹八首

妙年志氣已超然。不肯隨羣苟目前。才美曠為當世用。青雲直上逼天墮。
彈壓工夫妙入神。能令晉盜趨奔秦。盤根錯節游餘刃。表裏盡為第一人。
儒學當年究指歸。服勞王事不盲疲。遙知今日張京尹。不暇闔房畫婦眉。
年纔六十已為卿。際會明時豈顯榮。祿厚恩深何以報。惟當努力罄忠誠。
吾徒切己無他事。萬善根源一片心。外若蟬蝶中有愧。何殊鹿鹿強冠襟。
美名曠昔舊循良。重任今茲真浩穰。若若蒼鷹非不健。何如鸞鳳效嘉祥。
前古哲人端可法。遺編遐躅尚堪尋。公餘莫厭頻繙閱。要使胸中廣且深。
上醫醫國豈無方。議論扶持弱必強。吃若中流為砥柱。男兒如此是真剛。

與韓撫幹大倫八首

故國由來重世臣。芬芳棠棣鎮如新。中興第一功臣裔。卓犖如君信有人。
肯隨流俗慕紛華。閉戶觀書遍五車。器業要為當世用。直須滄海渺無涯。
等閒援筆賦新篇。句法新奇思涌泉。絕勝唐人作詩苦。推敲一字強雕鐫。
幾年價賤軟紅塵。終日眉攢氣不伸。每到山齋聞好語。令人胸臆便生春。
劇談時事首皆論。籌略知非小丈夫。獨恨人微言不效。未能推挽上亨衢。

思君風度心如結。何日從容迭獻酬。涼入郊墟能過我。奉陪童育兩山游。
年幾五十無知己。乘興將為劍閣行。從此與君尤隔絕。與懷曠昔若為情。
作詩真欲挽君留。獨道平寧倚運籌。他日功名成遂後。猶能枉顧絮翁不。

和圓通禪老韻二首

浮世營營只自私。誰參落葉與枯枝。西來面壁原無語。卻費圓通幾首詩。
新詩的皜綴明瓊。道行清通照碧溪。塵絆無因到蘭若。聊將兩絕當留題。

贈天童監寺

平生樸拙本無奇。珍重高人我不遺。自顧原無一滴水。何能復有兩篇詩。
道人徧閱世間人。休咎先知若有神。多少熾妍歸藻鑑。祇緣唐許是前身。
道人怪我年如許。宿債胡為未盡償。寧識吾心烈于火。得歸林下便清涼。

贈卜道人二首

春風歛雨濕郊原。春水沄沄復舊痕。寂寞道傍堪歎處。柴門茅屋數家村。
舟中無事閱陳編。千古高風挹聖賢。奔走徒勞竟何補。與懷舊隱思凄然。

郊外即事七首

春風歛雨濕郊原。春水沄沄復舊痕。寂寞道傍堪歎處。柴門茅屋數家村。
舟中無事閱陳編。千古高風挹聖賢。奔走徒勞竟何補。與懷舊隱思凄然。

贈卜道人二首

春風歛雨濕郊原。春水沄沄復舊痕。寂寞道傍堪歎處。柴門茅屋數家村。
舟中無事閱陳編。千古高風挹聖賢。奔走徒勞竟何補。與懷舊隱思凄然。

春風歛雨濕郊原。春水沄沄復舊痕。寂寞道傍堪歎處。柴門茅屋數家村。
舟中無事閱陳編。千古高風挹聖賢。奔走徒勞竟何補。與懷舊隱思凄然。

南聲初斷暮雲橫。天意欲晴猶未晴。好向長空施巨手。掃除氛翳見清明。
 清香忽向暗中來。應為梅花取次開。愛汝風標真絕俗。何當環繞百千迴。
 幾處茫茫成巨浸。傳聞昔日盡良田。興除利害寧無策。忍把膏腴久棄捐。
 陰雲解駁晴光好。藜杖逍遙足自怡。月色漸遲風力細。初春便似浴沂時。
 乍從塵土俯澄泓。登徹心神眼倍明。天下淵泉有如此。流清端的自源清。

遊靈山二首

何人題作一靈山。千古佳名不可刊。欲識此聲非浪得。試于高處一憑欄。
 湖山秀美冠東南。況此山椒枕碧潭。眼界寬平無限景。箇中好處不容參。

雨中度東湖

宿齒埋山未肯收。晚風吹雨濕衣裘。漁舸一葉烟波裏。添我胸中萬斛愁。

望東湖五首

澄泓萬頃浸冰輪。千尺驚看玉塔新。滿目輝光相照耀。乾坤何處不精神。
 天上金波印水心。心中波浪亦成金。小舟蕩漾金波裏。陡覺廣寒宮殿深。
 世故紛紛賺白頭。何如良夜一扁舟。霜風拂面心神肅。塵慮寧容一髮留。
 五十頽然一秃翁。湖山清興渺無窮。扁舟欲學鴟夷子。未有平吳翫越功。
 世上功名姑置之。微茫心事要深思。水光月色精神好。長使襟懷似此時。

又二首

重巒疊嶂巧繁紆。中有茫茫萬頃湖。山色水光相映發。清輝含處妙難摹。
 平生酷愛水浮天。每到東湖意豁然。要識此湖功利薄。早時無限蔭民田。

天童道上二首

崇巖巖巖太白峯。高名千古獨稱雄。放懷擬向山頭立。宇宙都歸一望中。
 太白峯前三十里。古松夾道奏笙簧。清輝秀色交相映。未羨山陰道上行。

登塔二首

塵俗區區咫尺間。著身高處眇人寰。平生望塔今登塔。聊向風前一解顏。
 遠望巍峩登百尋。今朝特達快登臨。最高未是真高處。無盡應須更盡心。

百步尖

一山屹立萬山朝。壯觀稜稜倚碧霄。惆悵故交埋玉處。高名千古共岩峩。
國圖故交埋玉處在百步尖之下。

山中

古松奇石水潺潺。小小茅庵一兩間。野性自知難適俗。山林僻處且偷閒。

山居二首

舍北曠坑萬壘青。門前列岫巧相迎。天公有意憐寒士。錫與公侯百雉城。
 城居未免驚塵役。野處閒觀德性初。究竟孰為清與濁。此心安處即吾廬。

和姜子謙遊晁景迂祠

百年風節仰英遊。喜見新詩為點頭。微詆大賢雖可恨。不妨千載略同流。
國圖晁迂先生大節不愧古人。此景迂之見也。與夫世之隨聲是非。不自己出者。固有間矣。剛大之氣。老而彌篤。不以榮辱得喪動其心。有孟氏之風焉。故予表而出之。

題晁范堂

曾子才高事能就。中一事最堪稱。前賢拯救蒼生意。賴有新入解服膺。

書先塋二首

我卜山岡畝百金。家貧自嘆力難任。杉松盡是親栽植。寄與樵人念此心。
 杖藜數數款松關。豈為多情酷愛山。痛念慈顏隔泉壤。此心那得片時閒。

覽鏡二首

朝來覽鏡一何衰。髮禿容枯半白髭。老態侵尋光景促。著鞭從此勿遲遲。
 工夫一日不專精。面目塵埃已可憎。何必鑑人明得失。青銅相對即良朋。

聞鶯

春曉園禽百族鳴。未知黃鳥可人心。閒中靜聽鶯鶯語。絕勝歌喉啞眇音。

觀魚

波清日暖足優游。去去來來總自由。只為貪心除未得。竟隨香餌上金鈎。

桔槔

誰作機關巧且便。十尋纜指汲清泉。往來濟物非無用。俯仰由人亦可憐。

織婦

列屋閒居曳綺羅。霜刀裁剪競新磨。那知紅女經營苦。札札寒機幾萬梭。

梅雨

江鄉梅熟雨如傾。茅屋低頭困鬱蒸。小小閑人人莫厭。解救禾稼勃然興。

秋霽

怪底中秋尚鬱蒸。滂沱三日勢如傾。今朝雨霽新涼入。始信清秋本自清。

肅肅嚴威不可干。劍銘莫作等閒看。丈夫砥礪平生節。到此孤忠激肺肝。

新月二首

昨夜璇霄素魄淪。一痕初復便精神。輝光萬里從茲始。今夕瞻倪即是真。至精那得久沈淪。造化回環自有神。滿意只須三五夜。十分全體見天真。

霜月

霜氣橫空月色明。寒侵肌骨不勝清。支筇忍凍遊山徑。胸次都無世俗情。

山月

好風吹雨到山前。月與山翁故有緣。靜夜相看兩寥寂。水流巒下瀉潺湲。

冬至二首

朝來雲物效嘉祥。和氣初萌日漸長。相慶紛紛綠底事。由來人道貴陽剛。陽剛初復一何微。萬彙亨嘉肇此時。只此胚胎須謹惜。要教宇宙總熙熙。

冬日

茅簷窮臘負朝暄。不羨紅爐獸炭溫。始信太陽和氣別。擬將此味獻金門。

和東林湛堂禪師喜雪韻五首

去歲寒雲久積陰。四郊雪片臘中深。今年一稔民安業。老守區區慰此心。祈禱精誠說上通。嘉祥未與去年同。老懷日夜憂無奈。安得寒花屢舞風。恨無佳政布民間。賦歛猶繁獄未寬。來歲若非禾稼熟。窮櫛何以免饑寒。皇皇有若救頭然。為計無聊只顧天。職厥遺蝗須尺瑞。由來積玉兆豐年。寂寞東林一老禪。殷勤念我惠佳篇。敢煩見在慈悲佛。為我投誠過去塵。

芙蓉

琉璃爲葉玉爲葩。妙質天然不汝瑕。精彩照人香絕俗。遺簪端的白仙家。

紫薇花二首

蒙茸曲徑紫薇花。幾載藤蘿巧蔽遮。暫借斧斤還舊觀。依前萬葉吐新葩。紫薇花對紫薇郎。何事齋前一樹芳。造物似教人努力。他年準擬侍君王。

芙蓉

淺深紅穗透汀洲。笑舞西風體力柔。雅意破塘非玩物。令人卻憶夢花遊。

久不見竹堂高篇輒以湘素索之。兩詩繼至。因用其韻。

畫中老子興不淺。墨頰樽前勝玉梅。肯爲尋蕪下屣著。聊憑僮僕好詩來。

住時賸喜親標格。今日無因款話言。兀坐書齋飽蔬食。想公欲客厭熊羆。

詠凌雪花

松柏婆娑有女蘿。紅英亦復疊高柯。侵尋縱上雲霄去。究竟依憑未足多。

拒霜花

誰謂名字強稱揚。弱質區區敢傲霜。霜隕葉枯紅粉落。元來根也未爲剛。

園蔬六首

攜鋤抱甕不辭勞。要使霜根足土膏。我去艱難生理窄。卻疑學圃屬吾曹。白菘肥脆真佳品。紫芥蒙茸亦可人。環舍滿畦多且旨。寒儲專享未爲貧。深林十月飽清霜。寒氣侵凌味轉長。世上甘腴有如此。擬排園圃獻君王。良朋過我食無魚。茅屋相尋只茹蔬。莫道藜藿滋味薄。要知瓜祭必齋如。朱門終日飲甘肥。綺繡盤筵鱸鱖飛。寧識山林枯槁士。清風千古首陽薇。葷膾屏去忽三年。筋力扶持老尙堅。所養固知先大體。人生何苦嗜肥鮮。

黃葉

黃葉紛紛舞勁風。反膏收液歲成功。明年滿眼春容好。卻在今時索寞中。

詠橘

風勁霜清木落時。金丸累累壓枝垂。貧家不作千奴計。一樹庭前也自奇。

謝王恭父惠石巖花二首

巖畔移來護一叢。鮮鮮忽發十分紅。細看頗與巖明類。言善方知美在中。生平懶惰了無華。投老胡爲也愛花。家釀朋儔助清興。會看落筆吐天葩。

梅花四首

百卉芳菲二月時。先春梅萼著疎枝。只緣姑射風姿別。不怕寒威損玉肌。清香妙質總宜人。老幹青枝更絕塵。傲骨風流真我友。竹籬茅屋故相親。寒花得水或成仙。體素含香亦可憐。韶嫩有餘清不足。此花獨步信無前。其間妙處不容評。玉潔冰清亦強名。要識此花高絕處。解成佳實作和羹。

病起見梅花有感四首

不費春工巧剪裁。自然精彩染瓊瑰。也知受命如松柏。故向隆冬取次開。霜月交輝色愈明。風標高節聖之清。諦觀毫髮無遺恨。始信名花集大成。古澗荒郊人迹少。幾枝摘索爲誰芳。因思陋巷甘岑寂。爲己工夫味更長。

病餘百念不關心。偶見幽芳只自驚。世故紛紛易湮沒。會須借此滌塵襟。

臘梅

金相玉質舊同科。暗裏清香萬斛多。絕俗風流寧不似。調羹功用竟如何。

小松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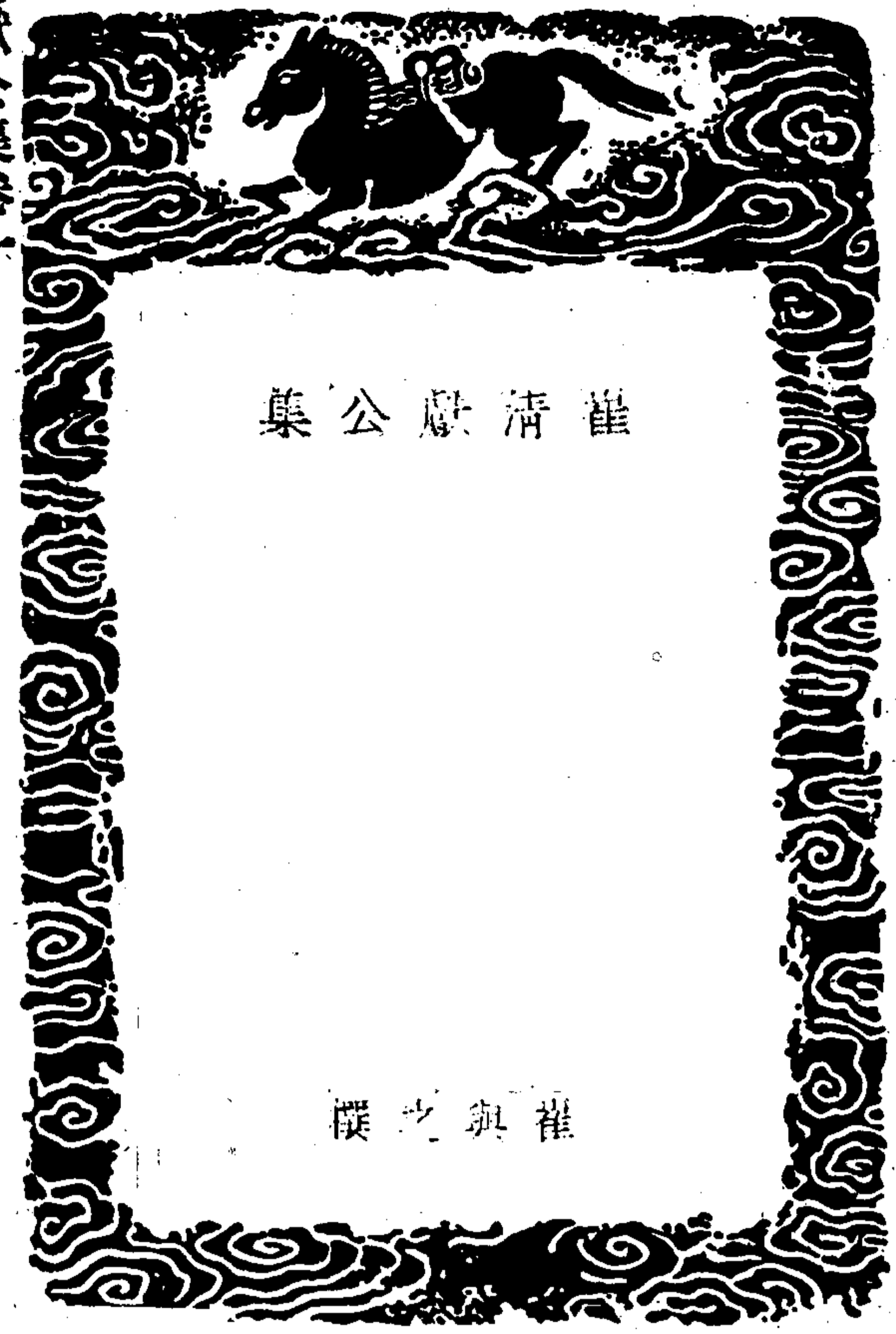
瑣瑣新松雜穉杉。青青數寸倚巖岩。牛岡自有神呵護。未怕林間走鹿麋。
初栽準擬雨如膏。無奈晴暄思鬱陶。造物見憐甘澤霈。倚天會見百尋高。

咏竹

此君林下靜無塵。苗裔生來便逸羣。頭角嶄然圓玉峙。義成直節要凌雲。

絜齋集書後

渾然天成者。有道有德之言也。道德不足。言辭雖工。所爲天者已不全矣。君子奚尙焉。我先君子之屬辭也。吐自胸中。若不雕鏤。而明潔如星河。粹潤如金玉。眞所謂渾然天成者乎。先君子自言。兒時讀書。一再過。卽成誦。精神純固。無寒暑晝夜之隔。及壯。寢多不寐。凡所著述。率成枕上。至暮年亦然。記覽甚博。淳蓄日富。然未嘗襲人畦迕。尤不喜用難字。每誦先聖之言曰。辭達而已矣。立朝抗疏。懇惻忠愛。不爲矯激。至其指事力陳。略無回撓。入侍經幄。講讀從容。每援古誼。以證時務。啓沃之精良多。訓誘後進。開明本心。一言一字。的切昭白。聞者感動。其他論著。多有補于世教。凡矜夸粉飾。峭刻奇險之語。一無有焉。非全于天。而能若是乎。嗚呼。先君子往矣。遺編猶在。不肖孤。不能窺其彷彿。又安能擬諸形容。惟是散落人間。兄弟相與哀緝。尙多闕略。姑取其已彙次者。刻梓以惠後學。俾知有道有德之言。渾然天成。蓋若此。不肖孤。倘未卽死。庶幾旦旦熱復。以自警云。紹定初元。八月既望。男朝奉郎。權知衢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甫拜手。謹書。



集公獻清崔

撰之與崔

崔清獻公集卷一

宋 增城崔與之正子撰

奏劄一

第三次辭免秘書少監 嘉定十年

朝散郎新除秘書少監崔某狀昨奉恩命除秘書少監控辭不獲祇命而行途中遇觸風寒宿疾大作輒上丐祠之請伏準省劄備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前來供職舟行聞命臨深益危伏念某碌碌州縣庸材耳低飛逐食若將終身頃自朝廷更化之初開明公道收拾滯材凡抱寸長皆得自見某誤蒙蒐獵獲備驅馳方擁州麾便持憲節入登郎省出領帥藩引之深淵之中置之層霄之上偏方寒士遭遇明時前此所未有也惟是乘邊滋久用力徒勤計治罔功黜幽有典忽拜清除之目首陪中祕之游雖公朝以其病而優之豈庸流所敢夢而到此蓋名者造物之所甚惜得之非據鬼神害盈疢疾相陵視昔尤甚帝鄉在望引足千鈞歸心動搖萬想俱息亟上新開之請泝江而西舟行以風為程望日寢邈繼承明命復聞命音仰覩寬大之仁未有棄捐之意停權江游趨起且行感厚恩勉強而欲前策病骨脆隨而莫進不免披露竹款瀝天哀鳴期得請而後已某非不知積尊有罪方命有誅輒以螻蟻之賤益犯雷霜之威豈得已欲望朝廷察此孤危之懼檢照前申特賜敷奏畀以真祠庶幾歲月之小休實獲乾坤之大造

崔清獻公集 卷一

崔清獻公集 卷一

他時應有繁難委使督當一死以報萬分除已扶病迺道取道江西度嶺而歸聽候從欲之命愚冒威嚴罪不容貸 奉聖旨依原降指揮不允仍疾速前來供職

辭免兼國史檢討官 嘉定十年

朝散郎新除秘書少監崔某狀三上丐祠之請奉聖旨依原降指揮不允仍疾速前來供職續奉省劄備奉聖旨李大東兼詳定敕令官崔與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恩出殊常驚心汗背某竊惟君命至重出必惟行臣之事君生死惟命此古今不易之大義也避事者或欺偽以自便要譽者或矯激以為高方命之誅誠不容貸至如抱病已甚陳力莫勝進無益於絲毫退尚沾於升斗則情可憫罪可寬也伏念某奔走萬里辛苦一生適值明時猥玷清選願惟羣玉之府世之者儒碩學筮武其間者能幾人惟然不文雖有此幸非特一身之寵抑為五嶺之光自非衰疾出於大不獲已何至棄榮而取辱捨貴顯而就困窮其切之情昭然可見所以喋喋控陳凜凜候命不謂命音竟闕異數運來搬武道山辭至三而未獲贊員史局俾共二以奚堪竄負益危鶴梁有塊蓋求去而得進與辭少而受多於義皆不安進退愈難如臨淵谷某自度纖冗不敢更消威嚴仰煩誅斥除已恭稟屢降供職指揮一面扶體趨發前去庶見衰殘之狀乞加審察之公所有結降兼職恩命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渙庶安愚分 奉聖旨不允仍疾速前來供職

辭免秘書少監乞赴宜幕 嘉定十年

朝散郎新除秘書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崔某狀昨已分關終更召權自願衰病有玷恩榮請祠至三已決歸計天高聽遠未賜於從君命有嚴豈敢違戾只得遵稟回棹而前舟次池口忽觀本州進奏官報狀某蒙江淮宣撫使辟充參謀官雖曰未有被受然已報行今欲遵照原降指揮徑詣闕庭緣上件辟命已有所聞若冒然而前即是辭勞而就逸避煩使而觀清游於心實不遑安蓋緣除命在前辟命在後只合申審乞免造朝徑自赴幕又恐伺候回降必是遲延今來殘廢趨避義當體國豈容踟躕其行雖風雨未霽今已一面順流東下徑趨京口聽候指揮遵守施行 準省劄勅命已降指揮同知樞密院事會某已除參知政事割付新除秘書少監遵依元降指揮疾速前來供職仍具知稟起發狀申樞密院尙書省

秘書少監乞補外 嘉定十年

朝請郎秘書少監崔某狀昨者久戍罔功僥倖善罷自知無用於世決意南歸三請弗從幡然祇命庶見凋殘之狀必蒙矜憫之私敢圖誤恩俾塵清綴叨榮豫分福謝災生頭風之疾已深時復眩絕每遇朝參月分常有顛沛之虞妄意欲求南中一郡以為歸計自願衰謝無能固不足以任劇若為朝廷牧養細民或可勉強為之伏念某守邊五年服勤萬狀及茲末路困悴自憐南州事簡民淳得少休息是亦閔勞均逸之意欲望朝廷特賜敷奏畀以南中家便州郡差遣用榮其歸質出天地生全大賜 奉聖旨不允

辭免除秘書少監 嘉定十年

崔清獻公集 卷一

朝請郎、試秘書少監崔某狀。伏準省劄。奉聖旨。崔與之除秘書監。程偉除秘書少監。內有兼職人依前。某自天開命。無地措身。伏念某孤立時依。其行自信。少負桑蓬之志。徒有壯懷。晚為稻粱之謀。寧無愧色。茲解雲中之戍。忽塵天上之班。恩重難酬。器益易覆。俗眼方窺於寤室。屏軀已入於病坊。求小壘以便私。屢布由中之款。晉大蓬而增寵。返登最上之頰。在儒生可謂至榮。豈陳人所宜冒處。而況一身如寄。百恙相陵。僞貪戀於目前。必狼狽於日後。伏望朝廷檢照。累申事理。特賜敷奏。改昇家便州郡差遣。以保全其末路。實出大造。生成之賜。所有省劄。未敢祇拜。奉聖旨不允。

再辭免除秘書監

朝請郎、試秘書少監崔某狀。昨具辭免除命。伏準省劄。奉聖旨不允。某恭承訓飭。倍切凌兢。自度纖微。安敢煩瀆。而理有未安。情有未孚。不免冒昧控陳。竊惟漢以蓬山萃四方之名流。唐以瀛州極一時之妙選。當世以為盛事。後人又為美談。逮我國朝。尤重茲選。自非選學異才。清修雅望。豈容濫廁其間。是以人才輩出。前後相望。實為他時峻用之儲。某昨被殊恩。俾塵少列。辭避弗獲。循省自危。猶曰管領英游。有長在焉。今大蓬之席既虛。宜得鴻碩之彥。為斯文重。豈伊庸陋。有此倖躋。清朝以其病而優之。諸儒問何來而至此。得之非據。陳不自勝。僞或冒居。祇自速戾。亦緣某分量盈滿。衰病侵陵。所患頭風。已成不治之疾。日來又苦脾泄。醫療月餘。尚未平愈。飲食全減。肌肉頓銷。日夕懷歸。但作首邱之想而已。輒犯嚴誅。游仲危懇。欲望朝廷。閱其凋瘵之狀。察其真切之情。檢照前申。特賜敷奏。曲從丐外之請。以全其末路。則生成之賜大矣。所有省劄。未敢祇拜。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

辭免除兼太子侍講

朝請郎、試秘書監崔某狀。伏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兼太子侍講。聞命自天。措躬無地。竊以三代仁而且久。皆由教法之明。一時賢而有才。方預儲儲之選。治平中如陳薦、孫固、尚不符於衆望。紹興間惟范仲朱震、斯可副於眷懷。願如勸講之員。尤為進德之助。伏念某性資愚陋。學術荒疎。西崑方媿於首登。東禁又叨於末屬。曾無一之足取。俾共二以奚堪。況秉德溫文。已著星輝之象。而執經啓迪。要宏日就之功。某惟何人。冒居此職。僞或乖於辭受。恐難免於曠厥。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渙。改昇名流。庶允稱於師。言以少安於愚分。所有恩命。未敢祇拜。奉聖旨不允。

辭免除工部侍郎兼同修國史

朝請郎、試秘書監兼太子侍講崔某狀。伏準省劄。奉聖旨。除吏部侍郎。余應符除給事中。崔與之除工部侍郎。並日下供職。續奉聖旨。崔與之陸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陟道山之長。除墨尚新。忒起部之卿。絲綸復下。叨榮臨分。履薄驚心。竊惟冬官事簡。而職清。天子眷隆。而選重。五材是飭。不徒技巧工匠之成精。九門既通。要在獻納論思。而有益。茲為顯擢。宜得名流。伏念某奮自遐方。榮然孤進。寸長無取。不遇碌碌州縣之才。多病相深。但作樹樹田園之夢。不圖末路。有玷清班。誤恩深愧。於便藩。投老力求。於閑散。忽晉大蓬之峻。復從少海之游。陸亞藝官。俾聯法從。曾未數旬之頃。疊此三命之榮。念時事方殷。惟

備械修車以為急務。而帝簡有在。豈簪筆持毫以為美觀。況史才自古為難。雖宿學有詞莫措。茲聖經方襲六以為七。非陋儒可共二而兼三。反覆以思。凌兢而懼。欲望朝廷敷奏。收回成命。改昇時髦。俾得遂於歸心。庶少安于愚分。所有恩命。未敢祇拜。奉聖旨不允。

辭免除煥章閣待制

朝請郎、權尚書工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崔與之奏。伏準省劄。奉聖旨。崔與之除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填見闕。臣聞命自天。驚心汗背。伏念臣碌碌州縣庸才。爾奔走四方。未嘗擇地。以勤掩拙。實倍其勞。致蒲柳之易凋。桑榆之浸晚。加以多病。日就衰殘。巧閔便私。欲全晚節。不謂非常之寵。濫及無聞之人。起部陞班。禁塗接武。平時敢作此夢。耶方此凌兢。莫知所措。益部謀帥。弄印久之。復俾庸虛。濫膺其選。以清廟候對之職。光賁其行。誤恩使藩。豈為異數。力綿任重。殆將壓焉。蜀居江漢上游。而成都實為根本重地。必碩德雅望。而後可以鎮服人心。必遠識長材。而後可以應酬事變。一道蕃宣之寄。全在得人。承平無事。猶重所選。厥今邊聲未寂。時事方殷。其可嘗試之乎。況天下之事。要須中外相應。大小相維。而後有濟。蓋中外當如一家。貧富休戚。實同其責。而勢不可不相副也。大小當如一體。疾病瘵皆切於身。而情不可不相孚也。臣一介奇窮。過蒙獎拔。東西惟命。其敢辭難。義所當為。死且弗顧。但恐蟬蟻無援。孤立於萬里外。設或中外勢不相副。大小情不相孚。或致誤事。一身獲戾。何足深計。而事體關繫。利害非輕。僞辭避之。或稽。必顛隲之立見。欲望聖慈。察其真實之惻。收回成渙。改昇長才。俾臣退奉真祠。獲全末路。實出洪造。生全之大賜。奉聖旨不允。

辭免除四川制置使

朝請郎、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暫權四川宣撫司職事崔與之狀。臣猥以衰遲。誤蒙簡拔。俾專益郡牧民之寄。匪勉服役。一載而贏。力鈍事繁。絲髮無補。方圖旦夕上祈。聞之請。適宜闕虛。次以印來歸。不免從權收管。以安人心。以俟朝命。繼奉聖旨。指揮。令臣暫權宣撫司職事。若門萬里。控避無從。綠時暫攝職。不敢煩弊。有請。茲承誤恩。昇以制垣之重寄。加之延閣之隆名。揣分非宜。捫膺自懼。厥今時事孔棘。邊聲未寧。剜肉成瘡。有根本先撥之慮。張頤待哺。有樵蘇後爨之憂。況二虜之相持。正三邊之交急。勢成危證。命繫良醫。豈繫不根之蹤。可任于蕃之責。欲望聖慈。俯憐真惻。收回成渙。改昇名流。俾臣仍舊時。暫權宣撫司職事。聽候差除。正官施行。庶幾仰寬顧憂。下安愚分。所有恩命。未敢祇拜。奉聖旨不允。

四川制置使乞祠

煥章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成都瀘州利州路安撫使、兼知成都軍府崔與之狀。臣嶺海寒士。遭值昌明。更化十有六年之間。擢從冗散。躡升禁塗。恩數便蕃。眷簡隆厚。銘膺鏤骨。誓效糜捐。昨自被命入蜀。誰不以上下和衷為難。臣亦以為難而義不容辭也。再命護蜀。誰不以表裏環證為憂。臣亦以為憂而義不容辭也。君命有嚴。冒茲遠役。三邊責重。四路事繁。自顧衰遲。了無能解。惟有一誠體國。恃天而行。外而二三蚌鶴之相持。上賴國威。邊聲稍息。內而十萬雞犬之待哺。仰憑天意。歲事薦登。而況聖度寬

洪有求斯答。廟議堅定。可守而行。覆轍所加。譴詞未及。方圖末路。益勵初心。緣臣蒲柳之姿。一生勞苦。老而易衰。福過災生。百病交作。近來頭風發動。甚於常時。呻吟叫號。痛刺如破。加以心忡健忘。肌肉盡銷。殘息如絲。且暮人耳。臣非不知委身報國。臣子職分。而邊關重寄。安危所關。萬里奔馳。一生勞勩。綿力窮而不可強。俾事多而不可常。況抱病已深。恐誤國事。伏望聖慈。憐其久戍。察其危衷。亟選長材。來為臣代賦。臣祠廩俸。特終於衡茅。實出天地始終生全之賜。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辭免召赴行在 嘉定十

六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崔與之召赴行在。其四川安撫制置使。命鄭孟卿時暫權。續中鄭孟卿致仕。奉聖旨。崔與之候有四川制置使。正官到日。起發赴行在。奉聖旨。鄭損除寶謨閣待制。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填見關。崔與之候正官到日。起發赴行在。自天開命。無地容身。伏念臣老矣一行。淒其萬狀。惟知盡瘁。不敢辭勞。方派峽建西州之牙。復度劍守北門之鎗。風霜刮面。歲月壓頭。以衰朽垂盡之年。得殘廢不治之疾。老而懷土。窮則呼天。飛章叩闕。蒙恩賜召。朝廷未有棄捐舊物之意。臣子豈無貪戀明時之心。百恙相陵。一衰不貸。頭欲破而掣痛不已。心如啄而健忘尤深。氣體支離。精神昏憤。年事既去。世念已灰。亟尋清都香火之緣。敢作禁街鐘鼓之夢。惟求趨代。早遂生還。伏望聖慈。憐臣久病。鑒此由衷之請。俾之率祠而歸。春水未漲。而出壘塘。天氣未炎。而入庾嶺。庶幾末路。可畢餘生。悉出天地始終生全之大賜。奉聖旨。降詔不允。

崔清獻公集卷二

奏劄二

辭免禮部尚書 嘉定十

煥章開直學士朝請大夫。成都瀘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軍府。崔與之狀奏。臣昨準省劄。坐奉聖旨。崔與之召赴行在。尋具辭免。伏蒙降詔不允。臣再具奏。問。續准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寶封劄。子奉聖旨。崔與之除權禮部尚書。候正官到日。交割前來供職。臣聞命自天。措身無地。竊惟舜命秩宗。以典三禮。蓋取食言。周建春官。以諧萬民。最號清選。凡屬亨嘉之運。必嚴禮樂之司。雖曰攝承。詎容輕受。伏念臣丹心體國。白首成邊。捫參井以兩馳。老懷猶壯。指褒斜而北戍。綿力易疲。屢引病以巧閑。忽蒙恩而賜召。方望控邊。遽玷裏除。鈞天九奏之音。夢寐不到。文昌六星之象。心目還驚。況無橫草之勞。復有採薪之疾。奄奄殘息。凜凜危衷。伏望聖慈。憐臣桑榆之景。無多。察臣樗櫟之才。焉用。收還成命。改賦真祠。俾首邱得遂於初心。庶末路可全於晚節。所有恩命。未敢祗受。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仍疾速前來供職。

再辭免禮部尚書 嘉定十

煥章開直學士朝請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某狀。昨辭免除權禮部尚書。乞改昇祠祿。繼準省劄。備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仍令疾速前來供職。聞命自天。凌兢失措。某既衰且病。力巧真祠。宜黜而升。

忽叨顯擢。願六官於禮為重。而八座非賢莫居。被寵踰涯。捫膺增惕。巽辭雖切。命未煩。區區血誠。不免再有控請。伏念某孤陋寒儒。起身荒左。遭逢盛際。猥被使令。恩重威深。期於報稱。南航海表。東涉淮壖。西北戍於蜀口。苟可勉強。未嘗輒辭。屬以桑榆浸晚。蒲柳易凋。宿恙日深。百骸柴立。去夏一病。死而復生。雖殘息僅存。已成沉痾。歸田有請。急於投閑。天閱其勞。獲釋重荷。一旦生出三峽。已為過幸。當伯清選。夢所不到。今若扶櫬。食菜必顛仆於道路。伏望朝廷察其危迫之情。特賜敷奏。賦以祠廩。俾待盡于衡茅。實出始終生全之大賜。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疾速前來供職。

第三次辭免禮部尚書 嘉定十

煥章開直學士朝請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某。護蜀固功。僥倖滿替。伏準恩命。除禮部尚書。尋具辭免。丐祠而歸。續準降詔不允。六月初至岳州。再具辭免。八月半至靜江府。華省劄。指揮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仍疾速前來供職。聞命震惕。情迫於中。輒冒嚴誅。瀝血控請。竊惟君命召。不俟駕。於禮固所當然。有疾不能造朝。其情亦在所闕。伏念某天子甚焉。夜行不休。入而奉筆。於清廟。出則建牙。於巨鎮。公朝謂其忠實有餘。而材力不逮。往往用其長而護其短。曲加容覆。未底譴詞。及其抱病危困。又為除代。俾得生還。奉官攝水。更叨清近之選。恩隆數異。前所未聞。感戴鴻私。若為稱塞。自當仰體勤歸之意。策鈍而前。實緣某自壬申歲持嶺右憲節。半年行部。遍歷瘴鄉。因染風眩之疾。十有三年矣。病根日深。遂成沉痾。加以多事損心。健忘尤甚。怔忡自汗。通夕不交睫。或睡而覺。神不附體。恍然久之。而後定。此皆垂亡之證。某豈不知命出惟行。三瀆有罪。自非衰病大不獲已。其敢煩擾。徒自速辜。伏望朝廷念某平生勞苦之蹤。末路凋殘之狀。察其真切。由衷之懇。特為敷奏。畀以祠祿。實出生全之恩。奉聖旨。依原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仍疾速前來供職。

第四次辭免禮部尚書 元

煥章開直學士朝請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某狀。昨者第三次辭免權禮部尚書。除命。伏準省劄。奉聖旨。依原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仍疾速前來供職。自天開命。震懼于中。勢分有嚴。其敢屢瀆。某竊惟父母之命。人子固不可違。而人子有疾。父母亦復憂之。仰恃鴻造生育之恩。冒罪以請。伏念某西陲解戍。衰病相乘。暮鳥急於投林。纒出三峽。即渡洞庭。泝瀟湘。取道桂林。而歸。萬里修途。適值劇暑。連入五嶺。秋令已深。正當風瘴之時。久客乍歸。易於衝感。宿恙為梗。甚於前時。自願弱植。孤根。去鄉井十有三年。顛齡已邁。方幸生還。而以病不能出門戶。趣行有命。扶僮莫前。自惟平生。奔走四方。王事盡瘁。惟有一誠體。至於神疲力竭。而後已。未嘗輒辭。况春官最為清近之選。血氣雖衰。豈無得心。而奄奄垂盡之餘。陳力有不容強。累具控辭。出於真實。不敢一語欺天。肺肝吐露。已盡。高而弗聞。日夕懷懼。欲望朝廷。稔念衰蹤。特為敷奏。願昇祠祿。休養病軀。如或稍可支持。當糜捐圖報。不敢辭也。奉聖旨。依原降指揮不允。仍日下前來供職。具已發日中尚書省。

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元

煥章開直學士中奉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某狀伏準省劄奉聖旨崔與之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填闕令所在軍州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忱承誤澁深切驚心歸班之命履辭方茲依禮予郡之恩繼下復爾叨榮雖大造曲成而不遺顯小器已盈而自懼伏念臣樸忠素守艱阻備嘗惟四方奔走投老而不休故百恙侵陵乘虛而為梗五年守巴蜀自知精力之窮六月沂瀟湘已決狐邱之計陛下嗣登大寶勉思遠圖勵精方新進德不已親近正人以新聖學招來名彥以興治功當此天日清明之初誰無風雲依乘之志況臣起身遐壤荷國厚恩先皇帝拔臣於冗散之中徑躋清近聖天子召臣於歸休之後不容控辭茲實意之上孚忽溫言之下逮長沙巨屏猶付重權延閣宵班更陞華首仰見公朝未忍棄捐之意徒有末路不堪驅策之憂綠臣暮景相催宿病尤甚秩宗事簡尚不能一盥於清光連帥責叢其何以仰當於隆委自顧衰殘之狀實深顛踣之虞欲望聖慈察臣愚悃畀臣祠祿俾養痾於田里免速斃於途途備溝壑之未填或涓埃之可報所有省劄未敢祇拜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辭免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元豐

煥章開直學士中奉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某狀昨準省劄指揮崔某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尋具辭免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開命自天驚心汗背某投老多病屢中惡以丐祠求退得還復蒙恩而予郡叨榮非虛履薄自危伏念某起自炎陬蟬蟻無援清朝拔士取之疎冗無聞之中猥玷使令遼階通顯可謂遭逢之幸粵從西戍抱病支離息影窮閭庶便休養不圖誤渥下賚踐履六卿除方力辭而得請九枚重任俄復數之還來洪私倍費於生成弱植豈勝其負荷兩膺免職尚圖會音某自惟冉冉殘軀駸駸駭事一衰已甚百病相乘名曰頭風積成奇證每一發動輿死為謀加以心病日深形骸柴立十日所共見也長沙據上流之雄事任甚重距容久闕正官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別選名流以副隆委載念某自去春益昌解印之後將及二年衰病無能為役而又未能忘祿哀鳴屢矣情詞已窮併乞垂憐畀以祠廡抑亦見聖代始終保全老臣之意 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再辭免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元豐

煥章開直學士中奉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某狀昨準省劄指揮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填闕即具辭免奉聖旨不允尋再具辭免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某開命自天不勝震懼竊惟令出惟行稽留有罪亟當遵稟其敢重違而情迫于中不容自默者伏念某碌庸庸才屢膺煩使鞠躬盡瘁不敢告勞惟獨十年技窮力屈投老多病僥倖終更歸伏衡茅庶便醫藥公朝於念舊物寵數狎來闕寄非輕猥叨顯擢自惟荷國厚恩愧未有以補報願至此而猶有未忍棄捐可謂衰晚遭逢之幸仰惟初政清明求士如渴何物冗陋首玷榮除恩重感深若為稱塞自應驅馳而往圖報萬分而日暮途遠莫任策筮愚具辭免尚未於從惟有稟陳自請而已嘗聞士大夫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方精力強盛之年銳志事功東西惟命而不辭隨其所長皆可展布以自見及其老也精力既衰非惟不足以

任事必至廢事且誤事也國家以忠厚之章待士大夫制為祠宮之虞庸示優恩或老而丐歸或病而求養或久勞而欲均休俾之少遂安閑而又不失寸祿以保全其末路忠厚之至也區區危懼冒罪控陳欲望朝廷察其情信其言檢會累中特賜敷奏曲從所欲頂踵生全之恩大矣 奉聖旨除寶謨閣學士依所乞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

辭免除寶謨閣學士 元豐

煥章開直學士中奉大夫前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增城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崔與之狀奏伏準省劄奉聖旨除寶謨閣學士依所乞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臣均伏琳宮忽被予祠之寵陞華奎閣更叨進職之榮異數使蕃危夷震惕伏念臣受材庸下遭時盛明通籍九門入筮清廟之選分符萬里出臨巨屏之雄計治罔功黜幽有典荷公朝用其長而諶其短至末路憐其病而全其歸步之文昌六聯之峻班繼以元戎十乘之重寄思加頂戴感至涕洟屬初政之方新撫孤蹤而欲踰驥老而伏櫪尚欲加鞭鶴已病而乘軒何堪受甲自嘆桑榆之景但傾葵藿之心未酬大恩徒抱遺憾輒布投閑之悃深虞方命之誅伏辭既平潤聽甚通管履不遺於舊物絲綸更修於新除祠官得請以為榮銘心知幸學士為真而非據踣踣難勝倘辭受之或乖則願隨之立見上件宮祠指揮臣除已恭稟道謝祇受訖所有寶謨閣學士恩命未敢祇拜欲望聖慈收回誤恩庶安愚分實出天地始終大賜 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辭免除煥章閣學士 元豐

寶謨閣學士新除提舉南京鴻慶宮南海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崔與之狀奏伏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除煥章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恭承明命震惕于中伏念臣一介寒生受資綿薄遭逢盛際猥玷使令入從出藩添竊過分矢心自勵仰答鴻私而歲月壓頭老且病矣屈伏衡茅之下待盡為期公朝未忍棄捐賦以無功之祿全其末路鹿鹿得遂山林之性免雁猶為稻梁之謀進職再祠肆頒成渙固知真庭清適所以佚老之優自揣非才實深危懼况煥章遠閣地禁職清以待當世名彥尤非衰朽所宜冒居陛下垂憐鑒察舊臣雖不堪世用而眷遇有加踣踣難勝深乎維谷上件宮祠指揮臣除已恭稟道謝祇受訖所有煥章閣學士恩命未敢祇拜欲望聖慈收回誤恩俾臣仍舊職以奉祠實為至幸 奉聖旨不允

辭免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 紹定

煥章開直學士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崔與之狀伏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差知隆興府充江西安撫使填闕令所在軍州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自天開命無地措躬不圖垂盡之年猥被殊常之寵伏念某起身嶺海疎拙亡奇早遇眷知誤蒙器使四方于役一察罔功紫裝高華致身法從偏方塞士有此榮逢銘之肺腑勉思報稱而器盈斯溢福過為災自蜀一病之後生意蕭然不堪世用業決歸休之計朝廷於念舊物恩渥邇來庸彰異數六卿近級屢趨歸班十連重權繼叨顯擢

精力莫勝於負荷而鴻私曲殺於生成。寵之奎閣之隆名。賦以琳宮之清祿。投老多幸。天實假之。惟是年事日益高。病勢日益深。百念俱灰。但作首邱之想。某官簿之年七十矣。方圖有請。求致其事。以畢此生。忽奉恩給。昇以南昌分闈之寄。事出非望。恍然驚心。仰感眷遇不衰之意。而頭顱如許。來日幾何。殘息如絲。朝不保夕。實非驅馳王事之時。鐘鳴漏盡。夜行不休。必顛仆而後已。凌兢失措。披瀝控陳。欲望察其樸實之情。全其晚暮之節。收回誤恩。許某守本官職致仕。實出始終保全之大賜。所有省劄。寄留廣州軍資庫。未敢祇拜。伏望朝廷。更為敷奏施行。奉聖旨不允。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令學士院降詔。

崔清獻公集卷三

奏劄三

再辭免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三年

煥章閣學士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南海郡開國侯崔某狀。昨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除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尋具辭免。奉詔書不允。趨趨之任。仍具已起發。及到任月日中。某聞命震懼。局脊不安。君命有嚴。其敢再瀆。而事出危迫。情有未孚。不免冒罪。控陳伏念某平時奔走四方。未嘗擇地。才雖弗逮。而力可往。東西惟命。不敢辭也。玩愒既久。疾疾相仍。天閱其勞。俾遂閑適。清泉白石。方托此生。晝棟朱簾。忽形於夢。自惟一生。荷國厚恩。媿未有以補報。雖老不堪用。而猶未忍棄捐。所願祇命而前。仰答知遇。自嘆頹齡。易弱植難扶。雖有拳拳體國之心。而力不容強。兩願免職。尚圖俞音。倘僂循勸。恍然失措。固知一路蕃宣之寄。其責非輕。自度衰殘。若為勝任。頃年頭風之疾。秋冬為甚。今發作無虛日。自早晨為其所苦。食後方少定。若遇風寒。則終日奄奄。無復生意。甚至攻注面目。牽引口齒。呻吟不已。繼以叫號。年事至此。能再少再壯乎。使之臨事。非惟無益於事。必至誤事。投老獲戾。一身何足惜。而大體所繫。其可不自量耶。某去冬因往外邑。營一歸藏之地。抱病而歸。幾於不救。今若扶體出嶺。四千里行役。道途衝涉。祇自速斃而已。六年蒙免老之恩。自謂微生之幸。一旦獲方命之罪。徒為末路之羞。反覆以思。朝夕凜凜。勢不獲已。誠

露忱惻。游于雷露之威。欲望朝廷察其真切之情。特為敷奏。俾從所欲。併乞檢照前申。許致其事。庶幾瞑目。願下得為聖代全人。一髮寸膚。盡出終惠。奉聖旨。除微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

辭免微猷閣學士三年

煥章閣學士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崔某狀。伏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除微猷閣學士。依所乞提舉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恭承明命。震惕于中。義有未安。情不容默。伏念某一從家食。六閱歲華。耄矣無能。衰而且病。犬馬雖未填於溝壑。綿力已窮。靡鹿得自遂於山林。安心盡息。公朝念其西清。特獎之舊。昇以南昌鼓角之雄。頭童齒豁。以何裨。鐘鳴漏盡。而焉往。輒辭二千石。真符之寵。併上七十歲謝事之章。有方命之罪。而不忍加刑。無效官之勞。而又從受祿。珍臺積食。借曰憐其老。而優之。奎閣陞華。或者謂何功而得此。孤首邱而已。幸。負山而益危。辭受或乖。顛隲立見。上作宮祠。指揮除已。恭稟遙謝。祇受訖。所有微猷閣學士恩命。未敢祇拜。欲望朝廷。特為敷奏。收回誤渥。俾仍舊職。以奉祠。實出始終大賜。奉聖旨。降詔不允。

乞守本官致仕五年

微猷閣學士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崔與之狀。奏不避嚴誅。輒有由衷之懇。仰慮淵聽。臣竊惟七十致仕。禮之經也。昨傳引年告老。期畢此生。適有南昌分闈之命。自顧衰頹。不堪驅策。疊具控免。幸獲於從。然猶未忍棄捐。昇之祠。強顏祇命。終不遑安。伏念臣天寒蹤。人閒棄物。一衰甚矣。百恙乘之。踐歷何功。貪饕有黍。豈迫桑榆之晚。尚煩芻豆之供。陛下眷遇舊臣。每加優異。而人臣出處大節。要自循已。謝事之期。徒負空餐之刺。可止而不知止。此心得無愧乎。況久病支離。僅存殘息。養痾牖下。生意蕭然。及此明時。得遂乞骸之願。瞑目可無憾矣。欲望聖慈。閱其遲暮之年。察其危迫之惻。俾臣守本官職致事。則末路生全之恩大矣。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辭免召赴行在六年

微猷閣學士中大夫南海郡開國侯崔與之狀。伏準省劄。三省同奉御筆。崔與之、李璽、鄭性之、可召赴行在。臣恍聞成命。莫知所從。不圖垂盡之年。猥被殊常之寵。省循非據。震惕不安。伏念臣嶺海不振之蹤。衰遲暮景。遭際昌齡。中外回旋。真身通顯。淮蜀遠戍。不敢辭勞。平生分益薄。而僥倖多。踐歷深。而補報少。桑榆易暮。蒲柳先秋。未酬許國之心。已作歸山之夢。陛下圖登大寶。擢用舊人。秩宗近班。三蒙召。連帥重寄。兩玷榮除。鴻私兼覆。而未忍棄捐。驚力告疲。而不堪驅策。復叨遠開嚴疑之職。得遂清都泮奐之游。乞身無從。捫膺有媿。忽奉起家之命。俾為赴闕之行。居然陳人。何自得此。春隆數異。前所未聞。局脊難勝。嗟乎維谷。伏緣臣流年七十有六。老將焉用。病莫能興。近又為風邪所中。左臂偏枯。殘息奄奄。朝不保夕。自惟拳拳。獻畝之中。身在外而心王室。豈不

奏暫領經略安撫使知廣州印乞除官代

端平二年春二月九日。賊自廣州退遁。徑趨肇慶府界。經略司催趨循連南雄州三處戍兵。付統制毗富

道統率二十二日賊至肇慶城下。二十三日攻城。官軍小卻。二十四日夜賊乘城潛遁。官軍追逐至地名冷水坑。賊據險設伏以待之。官軍輕進。墮賊計中。遂致失利。賊今乘勢盤泊于會懷集兩縣之境。流毒漸廣。未有安靖之期。三月十二日。承提刑司遞到御前劄子。三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崔與之除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自顧衰殘。何能為役。臣仰體陛下。一時權宜委用之意。不敢控辭。暫此守印。以俟朝命。已於當日交領印訖。時暫居家治事。臣自事變之後。百憂熏心。宿疾大作。深恐有誤。使令。欲望聖慈。願選素有威望之人。或長材敏識。稍知方略者。當此重寄。遠方幸甚。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奏乞謀帥為代 端平二年四月十七日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崔與之。不避嚴誅。輒伸危懼。臣十年晦處。疾病日侵。累疏乞身。未遂所欲。昨緣惠陽戍卒。相挺為亂。肆其跳梁。陛下仁不忘遠。上勤顧憂。以臣投老里居。俾之就守鄉郡。以任招撫之責。臣仰體陛下。一時權宜委用之意。勉強祇命。徒有為國為民之心。而忘其衰朽。自領事之後。疲於應酬。心疾大作。任仲自汗。神思恍然。軍期繁興。日不暇給。遂將廣州職事。牒請提舉常平黃晟兼攝。以分勞。經略司則牒請提舉市舶管瀛參相。以相扶助。今來事日益繁。病日益深。近又為風邪所中。半身不遂。餘息奄奄。當此多事之時。日夕懷懼。不免披瀝肺腑。籲天控請。伏望聖慈。憐臣老命。亟賜謀帥。以為代。庶免有誤國事。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申山前事宜併牒彭提刑節制諸軍隨宜調遣執行督捕事 端平二年四月初二日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崔某照對。本司據節次探報。申。叛賊自四月十四日以後。只在懷慶縣管下石驢場割泊。十九日起離。二十二日至大梁村。係封州開建縣界。並是山徑險峻。去處未有向望。近準省劄。降下黃榜。如能悔過自新。收納器械。束身自首。依舊軍分收管。本司遣軍兵謝與黃榜錄本。先入賊巢告諭。今據謝與回司。繳到會忠等。遵稟狀稱。不願再隸。第二將兵籍。欲移往別州住劄。即是賊徒終懷疑心。未易柔服。徒以受招為名。而不遵黃榜指揮。且有難從之請。往返遷延。恐為所誤。除已牒提刑司。一面照應施行。仍將山前諸軍。併請提刑節制。隨宜調發。就執行督捕。庶幾事權歸一。易於集事。今此官道統制一軍。住懷集縣界。候江東軍到。即自四會。進兵會合。又慮賊徒勢窮計迫。衝突封川。開建。奔出梧賀州界。亦已遣飛虎軍。并本司勇敢等軍。把截開建一帶。以防其竄逸。敵浦水軍屯泊四會。定海水軍屯泊肇慶。以守把江面。候江東軍至。續具別狀供申。

奉盜賊寧息乞賜除代 端平二年七月初五日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崔與之。照對。臣四月間抱病危殆。奏乞除代。伏準省劄。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臣恭聞成命。震惕于中。伏念臣投老里居。十有二年矣。適今春成兵倡亂。上貽顧憂。忽承恩俾守鄉郡。臣仰體陛下。一時權宜之意。不敢輒辭。竊意三兩月間。可以結局。不謂狂徒自知。終懷疑心。招諭不從。繼以討捕。居然陳人。何足以任此。披瀝有請。天高弗聞。正當軍期。旁午

之時。只得扶衰任責。應酬百冗。癯悴異常。今當諸軍會合。狂寇盡平。亟欲少求休息。六月二十一日。恭承明詔之頒。訓辭有曰。且夕除代。有人至而受之。卿乃得即安。仰見陛下憐憫老臣。委曲撫存之意。拜手伏讀。感涕交零。輒敢吐露危衷。冒罪控告。欲望聖慈。念臣年已邁。精力已窮。亟賜謀帥。以為代。庶幾早釋重負。以活餘生。仍乞趁此明時。就令致仕。則始終保全之恩大矣。

申彭提刑管提和之功 端平二年七月初九日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崔某照對。今春成兵作逆。聲勢颯張。師圍適處。俾之承乏。力綿責重。何以克勝。自非募資得人。誰與共濟。竊見朝請郎提舉廣南市舶管瀛。才識俱高。剛正有守。遂於三月間。屈其入幕。以相扶助。繼蒙朝廷特為敷奏。奉聖旨。管瀛兼經略司參謀官。荷其以國事為念。悉心裨贊。乃有蒙成之幸。五月間。諸處調發軍馬。漸次齊集。途牒本路彭提刑節制山前諸軍。就執行督捕。庶幾事權歸一。可以集功。某嘗謂士大夫同王事者。往往先有功名之念。遂生疑忌之心。上下自為謀。彼此不相應。多致誤事。今來管提和參謀。適與彭提刑素相厚善。心志相孚。通帥憲兩司之情。往來山前議事。相與參訂。從長而行。提刑遇事。圖轉區處得宜。斯克有濟。今寇盜寧息。實賴彭提刑山前制勝之功。管提和幕中參謀之助。某衰老無能。因人成事。而不敢沒其實。須至申聞者。

申石運判李運判黃提舉之功

照對。據錄軍兵會忠等。因在惠州出成生變。輒犯廣州城壁。俄而遁去。徑入肇慶府。橫行于懷集四會關建之郊。本司節次調遣韶州駐劄。據錄軍統制。毗富道。湖南飛虎軍統制。蘇洪飛。沿江制司統制。陳萬。各領所部官軍前去。逐處把截。又遣廣州水軍。敵浦定海水軍。控扼肇慶一帶江面。緣諸項軍馬。分投調遣。道途隔礙。饋運孔難。遂移牒轉運司。任責應副。山前軍食。無令缺誤。荷朝議大夫運判石孝淳。以國事為念。多方措置。猶慮儲糧有限。差人於惠連韶封等州增糴。預為乏缺之防。分委屬官充隨軍督運。仍擇有精力者。分充水陸受給官。區處皆有成查。石運判任滿。朝散大夫運判李華繼之。正當山前諸軍會合。賊徒窮迫之時。自懷集開建而上。係與湖南廣西接壤。無非山徑險峻。去處皆係陸運。李運判。悉照前官元措置施行。加以程督嚴明。夫運齊集。是致軍餉寬餘。某昨以經略使兼知廣州。廣乃鄉郡。為南州重地。事物浩穢。訟牒叢夥。凡所裁決。事無妨嫌。而況年老且病。軍務冗擾。日不暇給。所有郡事。委無心力。可以應酬。遂牒朝請大夫提舉常平黃晟。時暫兼知廣州。用以分勞。荷其忠誠體國。相視如一家。檢掘吏姦。恪明軍政。郡綱整飾。裏外肅清。是時軍期正繁。費用百出。而帥司財計。枵虛。歲乃那撥。隨司積積見錢五萬貫。以濟軍用。急缺支遣。王事所關。略無留吝。凡此者。皆孝淳華晟協力共濟之功。遂藉此以集事。須至申聞者。

照得叛卒會忠等。昨自惠陽倡亂。徑趨廣城。正欲掩我不備。當來若非統領熊喬。星馳前來告變。則倉卒何以禦之。賊在城北。就日門外割泊。門裏即是摧鋒寨。特一門之隔耳。人心憂危。恐生他變。喬在本寨彈壓。仍護北門。區處有方。關防甚密。伺其出入。察其情偽。預為之防。是時軍氣頗驕。聞有與人爭說。

或出言狂悖者，即戮以警之。軍情貼然，潛銷內應，以禦外侮。此則奮之功也。某竊謂能奮身為主將，而盜發所部，其罪固不可逃。盜發而能禦盜，其功亦不可掩。併乞照會某中稟。

辭免除參知政事 端平二年七月十八日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准省劄，三省樞密院同奉御筆，會從龍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崔與之除參知政事，鄭性之除同知樞密院事，陳卓依前端明殿學士，除會書樞密院事。臣自天開命，無地容身，不圖垂蓋之年，猥被殊常之寵。伏以聖明望治，惟簡拔於人才，疑丞設官，實參陪於國論。嘉謀嘉猷，以袖袞衣之闕，同心同德，以助鼎鑪之和。厥任非輕，惟賢是與。如臣起身荒遠，榜無寸長，適值明時，屢叨煩使。四方環轍，毫髮罔功。退伏田廬，侵尋一紀。頽齡已邁，宿恙相乘。豈復作榮塗之夢，陛下垂憐，舊物而猶未忍棄。捐忱奉十行之書，躍升四輔之選。事出非望，深不遑安。伏念臣年七十有八矣，棲遲暮景，凋落寒根。耳目昏噴，而視聽全衰。氣體支離，而拜跪久廢。養疴送日，生意蕭然。願惟君命之嚴，亟欲驅馳而往。仰副眷懷，庶乎瞻望清穆之光。敷陳忠赤之悃，而君門萬里，策鈍莫前。自惟一生荷國厚恩，甲申年以春官召。甲午年以天官召。既老且病，再三控辭。情切語真，皆蒙矜允。得免道途顛沛之虞。今茲擢貳政塗，尤為異數。而臣年愈高，病愈深，力愈不容強也。輒敢披露衷款，冒昧懇祈。欲望聖慈，念臣桑榆之景無多，察臣樛櫟之材焉用。收回誤渥，改界名流。仍令臣守本官致仕，以畢此生末路。有餘榮矣。所有上件省劄，寄留廣州軍資庫，未敢祗拜。

崔清獻公集卷四

奏劄四

再辭免參知政事 端平二年七月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照對。臣昨者恭奉御筆，除臣參知政事，即具辭免。馳奏訖。閏七月二十一日，恭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劄一封，趣臣就道。亦已具表稱謝訖。所有臣區區危迫未盡之悃，不免冒罪控陳。臣竊謂臣之事君，以忠。要無毫髮欺隱之情。君之遇臣，以恩。常有頂踵生全之意。神宗朝，范鎮未及謝事之年，力求休致。上察其真情而從之，不以其為矯也。逮元祐更化，諸賢畢集，鎮獨不至。上察其高年而從之，不以其為慢也。蓋上下之情相孚，所言必見察，所欲必見從。故能進以禮，退以義。足為不朽之榮。如臣疎庸，何足比數。惟有忠實一意，始終不渝。冀全晚暮之節。臣頃者分符西戍，解組南歸。屬聖天子御極之初，有大宗伯歸班之命。逢辰多幸，搆分難勝。適抱病以莫支，遂投閑而有請。雖乘車之年未及，而據鞍之力已衰。錫以奎閣之隆名，賦以琳宮之清祿。一從家食，十閱歲華。自謂杜門養病，可以畢此生矣。陛下改元更始，蒐獵遺才。天官峻除，首膺嚴召。虛懷注想，親劄趣行。禮出殊常，前所未有。聖辭殊切，淵聽甫回。方此隆年，再叨殊遇。杳知深篤，擢貳政塗。冀章陸離，先後交映。實意過安車之禮，溫言重華衮之褒。恩下九天，春生五嶽。倅躡至此，報稱謂何。伏念臣老矣無能，仕焉可止。願君命惟行而弗惟。

反然帝鄉可望而不可期。虺隤自嘆於衰蹤，蹇蹇奚堪於遠役。徒負朝廷旌獎之意，寧免道途顛仆之憂。滯肝哀鳴，重足俟誥。伏望聖慈，察臣平時質直之情，必不以為矯也。憐臣末路凋殘之狀，必不以為慢也。俯鑒由衷之款，特寬方命之誅。俾臣保此餘齡，以待盡于麾下。則天地曲成之恩大矣。奉御筆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第三次辭免參知政事 端平二年八月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照對。臣昨者兩嘗具奏，辭免參知政事。恩命奉御筆不允。令學士院降詔，竊以九重圖任，陳力莫能。一劄頒榮，趨行愈急。仰服丁寧之訓，實深危迫之憂。情有未孚，言不容默。伏念臣起自寒遠，出際昌期。中外回旋，真身華近。年至耄及，久竊休閑。不圖齒髮之衰，俾作股肱之助。香隆數異，郵命交馳。何自而得此耶。士有懷才抱藝，老死巖穴，而嘆不遇時者多矣。如臣才碌碌以無聞，景騫騫以將入。雖不堪世用，而猶未忍棄捐。可謂末路遭逢之幸。矢心自勵，期報涓埃。歲月壓頭，有孤初志。茲聞命不敢俟，而疾不能造朝。累疏懇祈，出於真悃。天高莫測，尙闕命音。臣一身孱獨，而嗜依。百病侵陵，而自苦。孤根已盡，殘息如絲。頭風為苦，積成奇證。發作殆無虛日。或遇風寒，時復眩絕。加以心疾益深，驚悸自汗，或睡而覺，神不附體。恍然久之而後定。此皆垂亡之證。今若扶櫬負榮，四千里行役，衝冒跋涉，能免顛踣於道路乎。況病亮近臣，實為千一之遇。血氣雖衰，豈無得心。自非病瘁，大不獲已。其敢方命，自取譴訶。輒不避三瀆之誅，披瀝控告。伏望聖慈，垂念舊物，特疑誤恩，免為赴闕之行。俾遂首邱之願。就令致仕，以畢餘生。實出天地始終生全大賜。奉聖旨依原降詔不允，不得更有陳請。

第四次辭免參知政事 端平二年十月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恭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劄一封，以臣辭免參知政事。除命未賜允從，趣令就道。臣除已具表稱謝訖，續奉詔書，以臣再辭免上件除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恩榮稠疊，戒飭嚴明。冒寵踰涯，驚心汗背。伏念臣了無能解，徒有樸忠。平生愛君憂國之心，夷險一致。未嘗輒為身謀。蓋委質事君，東西惟命。至於神疲力盡而後已。其敢辭勞。陛下親政之初，急於望治，弓旌巖穴，搜拔遺才。公道昭明，人心興起。此正明主可為忠言之日。諸賢力行好事之時。臣誦伏窮荒，猥蒙收召。逢辰多幸，督報涓埃。而多病久衰，無能為役。但欲乞身於暮景，庶幾得謝於明時。前後奏陳，出於忠悃。不敢一語為欺。逮茲垂蓋之年，更被殊常之寵。政機參預，恩數便蕃。宸翰再頒，光昭三徑。恩重感深，惟有涕零而已。緣臣年事已去，百病叢生。拜跪不能，則廢禮。視聽不真，則廢事。廢禮廢事，將焉用之。而況心氣頭風，交相為癘。春開為寒，邪所中。半身不遂，涉秋以來，此疾復作。須人扶掖而行。十日所共見也。若迫於成命，不自揣量，奔走貪榮，死於道路，則晚節掃地，遺骸何窮。若重一死，不能扶櫬而前，則何以仰答隆眷。要君慢令之罪，其可逃乎。恐非陛下所以保全老臣之意。反復以思，凌兢而懼。不免冒犯嚴誅。披瀝以告。伏望聖慈，察其真切，憫其哀鳴。乞此殘齡，以全末路。願令休致，俾瞑目于麾下。為聖代全人，實出終惠。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第五次辭免參知政事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準省劄以臣第四次辭免參知政事恩命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開命自天周章失措臣竊為君命至重出則惟行臣之事君死生惟命此古今不易之大義也避事者或偷情以自便沾名者或矯激以為高方命之誅皆所不貸至此年給已過疾已深任重力綿不容勉強則情可憫罪可寬也伏念臣偏方寒士百不如人徒有忠恪一心拳拳體國頃年筋力未衰之時東淮西蜀萬里奔馳才雖不逮而力可往未始辭難蓋君命不敢違而王事所當盡瘁也至於筋力既窮不堪鞭策雖長沙南昌分圖之寄相去非遙亦不能往陸伏里居十有二年矣陛下垂憐憫物未忍棄捐擢之政途急於國任屬時多事慮守尤勤何物衰遲誤蒙簡拔如此趣行有命但切震驚最是氣體支離不能拜起何以趨進班行久病喪心施為顛倒何以應酬事機况駸駸八十歲之陳人為迢迢數千里之遠役能免顛仆於道路乎朝夕以思莫知死所茲累疏連章之有請而真情實意之未孚目斷天高詞莫能措惟有俯首窮閭凜凜俟命而已夫以一介蟻蟻之賤敢干屢犯雷霆之威豈得已哉伏望聖慈洞鑒由衷之懇特施從欲之仁念臣衰殘俾遂乞骸之願以保全其末路則鴻造曲成之恩大矣 奉御筆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第六次辭免參知政事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準省劄以臣第五次辭免參知政事除命奉御筆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竊惟君命之嚴稽留其罪亟當遵稟其敢重違而區區危迫之情有不容默者大抵人惟自信而後見信於人昨者參預之除出於非望累章控避盡吐肺腑言之孔多未蒙聽信則前後由衷之語幾於為欺豈不大可懼耶蓋四輔之設所以晉陪國論密贊政機者也豈衰遲無用之人所敢冒居公期待遇舊臣每加優異而人臣出處大節當自省循儉懷不止之貪忘在得之之戒力微資重立見顛隲投老獲罪一身何足惜而上誤國事利害非輕伏念臣年七十有九矣凋殘之狀日甚一日心疾益深怔忡自汗神昏思短健忘如癡加以頭風相陵極其痛楚牽引唇齒時復絕絕養病一室中猶且備極朝不保夕數千里衝冒跋涉何以克堪臣自惟一生荷國厚恩無毫髮補報雖老無能為而猶未忍棄捐鴻私倍費於生成驚力豈勝其負荷睿懷深篤體意有加士之遭遇其時未有如臣僥倖之甚者也惟是趨行不已日夕驚心陛下非不憐臣之老也知其老而未知其老且病也若不披瀝以告期於感通越自速戾而已無益於國徒殞其身不惟末路之可羞抑於明時而有玷喋喋哀鳴非得已也欲望聖慈念臣垂盡之年恕臣堪瀆之罪許令休致俾遂生全則頂踵曲成之賜大矣 奉御筆卿忠清足以範俗惠直足以採邦國之紀也朕自去秋以來數降詔旨趨卿政路而奏牘來上至於五六殊曉朕意夫有德者進則朝廷尊嚴強暴消靡卿便可驅車造朝乘德輔時不責卿以事

第七次辭免參知政事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準省劄以臣第六次辭免參知政事除命奉御筆卿便可驅車造朝乘德輔時不責卿以事

可驅車造朝不責卿以事臣仰見陛下眷遇之意不衰而訓飾之辭愈嚴也開命憂懼疾疴轉增情梗于中詞莫能措伏念臣一介寒遠推鈍亡奇碌碌州縣之才耳四方奔走筋力易窮頃自西陲解成而歸已之不堪世用自隱衡茅養河送日逮今十有餘年中開誤蒙簡記茲被召除內而六卿之峻班外而九牧之重寄力其控免皆荷矜從不圖垂盡之時更被殊常之寵九重注想四輔陸華虬負山而昂勝孤首邱而為幸巽辭屢矣命音杳然策足趨超驚心竅棘豈敢復有言也緣臣病勢危殆日甚一日心氣怔忡而如啄頭風並絕而欲顛視聽全衰拜跪久廢半身不遂語澁聲乾肌肉盡銷僅存皮骨豈能久於世乎大抵委質事君一死豈敢自愛但要死得其所耳如使精力未衰老而益壯死於社稷死於封疆豈非臣之素願今頭顱如許儘不量力輒取侍心僕僕貪榮徒死何補衰劄趣行而不已屏軀扶體而莫前披瀝抗章至於六上伏俯候報幾及一年額天雖切而情莫孚積日既久而罪愈大恐激雷轟之怒重煩斧鉞之誅不免吐露肝膽喋喋哀鳴以觀萬死一生之幸伏望聖慈憐臣餘年至此來日幾何檢會累奏事理特從所請則頂履保全之恩大矣 奉御筆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宮觀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照對臣昨者具辭免參知政事除命伏準省劄備奉御筆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臣聞命自天措身無地班高參預屢蒙獎避之章職晉尊嚴更昇清閑之祿冒寵便蕃而非謀省躬震懼以自危誠有未安情豈容默伏念臣一身如寄百念俱灰冉冉頹齡謝事而未得請奄奄殘息抱病而莫能興濼濼明哲之知擢實疑丞之列綿力不足以勝重寄房軀不足以涉遠途七疏控辭盡吐由衷之款九門食隔第懷方命之憂忽見意之上孚有溫言之下逮竊惟得殿乃崇備之華秩祠宮為佚老之優恩久矣在朝懋著勳勞之大及其去國庸彰體貌之隆如臣伏懼無能採薪有疾雖圖仕嘗蒙於揀拔而趣行自莫任於驅馳有罪而不忍加刑無功而又從受祿得無歎乎事出殊常顛隲立見顧天地未即終棄而鬼神亦將害益崇地難居清議若揭僥味保身之道徒貽沒齒之羞輒敢披瀝其私觸突以請伏望聖慈洞鑒忱辭收回誤渥曲從所欲以畢此生俾臣仍舊官職致仕實出始終保全大賜所有新除省劄寄留廣州軍資庫未敢祇拜

辭免特授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第一詔奏狀

照對端平三年九月十三日午時承廣州送到尚書省劄子備錄麻制頒降授臣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院使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切惟人主以論相為職大臣以濟時為心內而彌綸萬化主經國之宏規外而鎮撫四夷有籌邊之遠略安危所寄揀擇非輕是必矚咨在廷之會言博采當時之名彥惟力量洪而後可以任重惟精神壯而後可以折衝時事方殷人材為急若泛求於遐僻必大駭於觀瞻伏念某嶺海寒根乾坤棄物少而有志不過州縣碌碌之才老矣無能但作田園樹樹之夢昨荷朝廷之禮猥叨參預之除虛懷側席以良勤蹇步加鞭而莫進日虞譴責天賜包容溫以祕殿之隆名賦以琳宮之清祿悉出外望敢味誠心免履載馳答簡深篤未遂由中之懇更登最上之巔大號揚于王庭細書頒于方國共

政皆陪於揆席。本兵仍涉於邊。惟恩重邱山。懼深淵谷。涕泗橫流。而有成。形容枯槁。以無知。臣行年八十矣。一身孤立。百病交攻。心氣日深。頭風時作。視聽昏瞶。步履闌珊。元氣漸微。生意垂絕。去天既遠。喪日無多。願於未填溝壑之前。俾以遂乞骸骨之願。伏望聖慈。垂憐枯朽。洞鑒微忱。特疑誤恩。曲加移惠。許臣仍舊守本官致仕。以保餘齡。所有上件省劄。寄廣州軍資庫。不敢祇拜。干犯天威。臣下情無任戰慄俟命之至。

第二詔趣行辭免奏狀

照對臣昨准尙書省劄。錄麻制指揮。除臣右丞相兼樞密使。已卽具辭狀馳奏去訖。繼承廣州轉示省劄。九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令廣東經略彭鈇。以禮勸勉。催促上道。毋致遲延。臣聞命驚惶。無地容身。懷不自安。辭莫能措。伏念臣犬馬之齒八十矣。一衰已甚。四窮可憐。投老而後。被峻除。難爲負荷。久病而爲遠役。必致顛隕。自惟一生受國厚恩。忝竊過分。至於垂死。而猶未退。棄可謂晚景遭逢之幸。臣率拳體國之心。老而彌篤。豈不欲扶持弱植。一盥清光。奚奈歲月。力不容強。昨者參政之除。七疏罪辭。非年而後得請。臣凋殘頓挫之狀。容丁孤苦之蹤。吐露盡矣。今者驟升次輔之職。且預本兵之寄。恩隆位重。而臣病瘁愈甚。於前時。免職控陳。計程猶未上徹。忽承帥彭鈇特詣。敕促行甚急。宜勸良勤。被出匪常。驚心汗背。重念臣年事已去。病勢已深。餘息厭厭。生意垂絕。只得披肝瀉血。明告君父。欲望聖慈。察臣已老而情逼。憫臣將死而哀鳴。許臣謝事。俾待盡于邱園。免速斃於道路。實出天地保全之大賜。不敢再瀆。恐犯天威。下情無任戰慄俟命之至。

崔清獻公集卷五

遺文

四川制帥手帖

二月初奏刻已上。并專書廟堂。薦懇甚力。且夕當有峻除。欲煩統制。比來有一二邊事。欲面分付。緣李帥出邊。要人在司彈壓。難以輕動。又恐將來命下。卽合起發。愈是來不得。今已行下戎司。時暫差官抵替。統制卽便疾速赴司。又薦隴西爲守。庶幾得人共濟國事。千萬察之。不可泄也。十三日押。

付吳統制

制帥親染云。戎帥膺三軍之重寄。而以統制兼之。終是事權不顯。正此多事。盡正其名。今來朝廷區處行下。委是合宜。可喜可賀。

又蒙鈞染

十八日遣使臣樊厚前去。想已到矣。忽二十二日未時。準庚牌遞到省劄。有金州統制之除。亦賜敕書。已下李都統。差官時暫兼權中軍都統制職事。仍管幹營寨。候到卽便疾速起送。前去金州交割職事。不須更來本司。恐成遲滯。二十二日。某手書上都統太尉吳。

御前劄子付金州都統吳彥封

御寶實封樞密院劄

四川崔制置申。某竊惟人才難得。而將才尤難得。自非平時察訪而收畜之。則緩急無以爲用。某冒膠膠寄。無補絲毫。時事孔艱。以選將膺兵爲急。其間有材略過人。可用爲將帥之儲。可不薦拔之乎。某伏見帑武郎與元府駐劄御前中軍統制吳彥。人物偉健。議論通暢。留心軍政。宜力邊防。有慷慨功名之志。輕財好義。得士卒心。欲望朝廷特賜旌擢。處以統制之寄。庶幾邊陲得人。諸將亦知所勸矣。除已錄奏聞。伏乞照會中聞事。右三月十七日。奉聖旨。吳彥特差權金州都統制。任責措置捍禦邊面。具管幹日時伏中樞密院。今劄付吳彥照會。准此。

嘉定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押。押。押。

舉通判宋詡知循州劄

竊見通判廣州軍宋詡。練歷已深。廉介有守。昨試令之程鄉。又幸惠之歸善。一意撫字。安靜無擾。邑人至今思之。循州介乎二邑之間。凡民情之休戚。風土之利病。耳目所接。罔不備諳。今丞郡番禹多藉。裨贊委以決事。咸謂精明。竊以調郡擇守。最戒貪殘。倘使宋詡爲之。必有成效。

與循州宋守書

循爲南中佳郡。今非昔比矣。狐鼠之妖。方息。鴻雁之居。未安。茲得通材。以當隆委。出於上簡。不勞陛辭。下慰遠民之望也。撫摩爲心。鎮靜得體。元氣充足。而外邪自消。千里民生之寄。得所托矣。縱未歸。願之。抑亦在澄清之選。

又

執事承郡綱解組之餘。百廢俱興。佳聲載路。比者鄰寇侵軼。疲疔傷弓之民。幾無固志。而制變有方。旋即安堵。十連威望宿著。軍政孔修。此或有意外警。明以告之。必能調遣以相應援。

遷遊鄭氏家塾記跋

鄭君學術純正。而有源流。天分疏明。而不表襮。莅官行己。藹有聲稱。一見知爲老成篤實之彥也。既而出示家塾記。名公之子。妙墨盈軸。得其平時躬行之素。尤所起敬。世道既降。教法不存。古誼日益薄。君未仕之前。創義塾于家。聚族黨食而教之。用心仁矣。今問津仕途。以行所學。及物淺廣。卽是心而充之。達業豈易量哉。

重建東嶽行宮記

邑之南二里。嶽嶽有祠。祠以久而廢。爲之辛者。奪於簿領之繁。束於財用之乏。而不遑及。張侯鼎來。樽節浮費。纒數月而公帑充物。於是詢諸屬里。有今當營繕而未能者。咸與新之。以故百廢俱興。壯觀甲於他邑。祠廢尙矣。一邑人以爲請。侯慨然曰。神與令均受民寄。而祠不稱。令之咎也。笑辭。乃鳩工度財。相其故址。而加敞焉。殿別後先。廊異內外。凡椽題瓦石。咸易以新。始作於紹熙四年五月之甲午。以五年二月戊子而落之。規模雄深。丹雘輝煥。塑繪悉備。森列乎神之左右。觀者色莊心敬。而善念生。茲固宅神。亦化民

之一助也。侯乃致書某以識其事。再拜辭不敏弗克。且曰：設公古制也。而以帝稱。自本朝始。古臣而今君之庸非有功於民。崇其祠宜也。奚書為。然而侯之意。所以奉神庇民之外。初非有所說也。意則然矣。安得而不書。侯名助。字希聖。丞相魏國公之姪孫。南軒先生則其叔父也。侯守魏國。公忠亮之節。而又親傳南軒誠敬之學。此心所存。毫髮無欺。復有所求於神哉。始飯章以例告廟。觀其致祝之辭。寡簡數語。信所行於心。而委禍於冥冥對越之際。已見其真矣。今獨於此而有所說。誰其信。大抵獄祠徧天下。民之遷善悔惡者趨焉。侯字民以仁。而又托民以神。是役也。可以堅人向善之心。可以答神庇民之貺。而侯一無與焉。乃侯之本意也。亦某所願識之。

歐陽氏山墳記

紹興年間。經官買到番禺縣管下永泰里。地名馬家園。金液池崗地三段。計三頃七十五畝五步。逐年送納地稅錢四百二十九文。今具所葬墳于後。

祖妣歐陽夫人。十四娘。餘不具。

外祖歐陽二助教。外祖妣。餘不具。

祖妣外祖墳山營葬。九十餘年矣。請買之初。有松拱把。今皆合抱。此山之故址也。宗族皆葬其旁。自後嗣續無人。遂致荒圯。有力之家。從而據占。侵犯。此亦勢之所必至也。與之幼孤。而貧居於外邑。人仕之役。始住營焉。創造庭宇。增植松杉。招地客村戶。上塘守護。靈祇以安。大抵有盛則有衰。有廢則有興。物則之常也。謹書以饒諸石。庶後來者有考焉。

嘉熙三年七月一日。孫觀文殿大學士。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南海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崔與之謹立。

寄增邑宰

忽來青李之帖。某。藍田白壁。清廟朱紱。自建安八斗之才。惟其多矣。惟鄴侯萬卷之學。詎可量哉。製錦有道。垂簾自閑。看一鷄之紛來。送雙鳧而直上。某一從話別。幾欲寄音。好客自當時之心。衰遲猶在。逢人說項斯之話。遠大相期。

遺詩

送陸漕大卿淮西檢法

卿月高華照楚墟。澄清雅意見登車。星分屯壘雲中戍。風引餘腥塞下儲。十二聚民行惠政。三千議獄謹刑書。最聲烜赫流聰績。聖詔今朝下玉除。越山輝映絳衣鮮。屈指重來是幾年。濡轡按行方易地。追鋒趨召已朝天。步趨接武星辰上。獻納依光日月邊。到得中流須砥柱。功名事業要雙全。十年宦海任飄零。豈料光華伴使星。落魄半生頭已白。爬沙一見眼長青。天涯明月方依樹。淮上長風忽散萍。別淚誰能效兒女。不堪官柳暗長亭。

壽李參政壁待

青牛老仙紫雲旆。函關西度天風高。手攜柱下五千卷。來植一世文章豪。玻璃江頭梅欲香。暮山麓寒方壓。鷗車羽輪下霄漢。從以萬鶴如雲濤。參天挺特有喬木。大地負荷須巨壺。百斛篆鼎筆端幹。五色瑞璽胸底。笑談更化定大計。乾機坤軸回鈞陶。蒼生脫險瀉登岸。沙撈閣此杭川艘。雁湖風物午橋似。滿引擊落歌離騷。酒酣耳熱自擊缶。世間萬事輕鴻毛。塗炭未蘇兵未洗。雲雷可使屯其首。玉堂昨夜進麻草。延英趨對猩紅袍。太平事業有所屬。北卷燕薊西臨洮。扶持世極壽國脈。突兀一柱擎天牢。五羊僊客起為壽。安期大棗東方桃。

壽邕州趙守

大厦開朱明。物態豐且碩。薰絃發新奏。生意轉無極。閒氣清而和。融結賦有德。碧梧挺幽榭。曠度漫九澤。富哉學古胸。仁義供服食。渾樸希世珍。外溫而內直。擘駟開道路。聲光日斯赫。九關通籍初。南來墜雙鳥。片心清徹底。杯水饒泥賦。京兆入幕賓。去天不盈尺。佳最入聰曠。行行陟文石。邕為五管雄。地控西南城。專閫難其人。弄印無以易。袖卻經綸手。天邊樹牙戟。猩獠叢篁中。深棲而屏息。夜月照銅柱。聲響聲寂寂。邊人解帶臥危地。成樂國。屏風御墨鮮。早晚來召驛。魏我樸樵才。潦霧甘遠役。題坐遇知己。孤根費培植。崧高生中甫。好語隨井陌。碧油雲霧端。阻葦陪賀客。歌詠淇奧詩。清脩如圭璧。他年玉班頭。蒼髯而赤鬚。張進武善風鑑。謂予豈骨日。聲早晚入。登求詩贈之。

焚焚碧眼照人寒。一別重逢歲又殘。老去但求閒處樂。君來尚作向時看。誰將伏豸夸顛骨。我有盟鷗託肺肝。坎止流行隨所遇。何須覓夢到邯鄲。

瘦插秋山聳兩肩。荒寒不直半文錢。孤山放鶴林和靖。風雪騎驢孟浩然。萬事轉頭渾是夢。一身安分總由天。煩君東起前途事。我欲滄江買釣船。

題吉水龍潭李氏仁壽堂

拙直多忤物。孤根徒自危。所閑三扣關。天遠不我知。尺書趣入覲。君命其可違。火雲正燒空。短篷氣如炊。脩途久困頓。病骨尤支離。奄奄尚殘息。艤樟江之涘。來登三元山。炎歊頓無威。徘徊古亭上。好風吹客衣。聊為三日留。食斯眠於斯。淵泉濺濺鳴。四山翠屏圍。夜深松桂寒。朝瀟生林霏。李君亦達士。與我真忘機。乃於山之巔。預作佳城基。生則此其樂。死則此其歸。採藥求長年。華髮世所希。荷鍾欲自理。不以遺體為。要皆非中道。識者之所嗤。知命故不憂。李君其庶幾。觸目此境界。陡悟昔者非。更作首邱想。行色應遲遲。還遊仁壽苑。細玩淵明詩。壁有歸去來辭之句。寓形復幾時。皇皇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自憐一身孤。蒲柳先秋衰。百念盡灰冷。故園勞所思。我有石壁山。畝計十有奇。歸去營一窟。曲肱送斜暉。培植先人樹。投老長相依。清泉白石盟。甘心天一涯。

送郭侍郎子述

嘉定丙子。侍郎為蜀之行。舟過揚州。此詩贈之。

碧幢紅旆白貂裘。去踏西風萬里秋。要得處方醫壞證。便須投矢負全籌。百年機會真難遇。一線光陰更
易流。早辨出師諸葛表。祁山斜谷鬱網繆。
吳蜀相通一水長。開公西土意差強。人謀合處天心順。民力寬時國勢張。參井光芒搖戰鼓。關河事業耀
旂常。雪山自是西人重。赤鳥歸來早趣裝。

揚州官滿辭后土題玉立亭

天上人間一樹花。五年於此駐高牙。不隨紅藥矜春色。為愛霜筠耐歲華。四塞風沈天額寂。半庭月冷市
塵除。臨行更致平安祝。一炷清香十萬家。

嘉定甲戌正月以金部郎分關東淮正當金虜乘南奔之時人不願往以君命不敢辭首尾五年

而不得代。戊寅臘月以少蓬召而病且衰矣。自知不堪世用。決意南歸。舟次豫章。三疏丐閑。而不
得請。幡然東下。驪棹南康。重湖閣夜。夢人告之曰。死於廬山之下。覺而識其事。并以小詩謝山神。
來到廬山日日陰。斜風細雨亂雲深。移舟夜壑人閒世。荷鍾春郊物外心。要把封疆安社稷。誰教軒冕換
山林。殷勤招隱知深意。五老朝來露玉簪。

送袁校書赴湖州別駕

奎壁光芒久聚東。奏篇入獻大明宮。胸中抱負經綸業。筆下鋪張造化功。四海高名如日揭。一襟和氣與
春融。誰知正大傳家學。惟有聲譽體國忠。華嚴峻登翠玉表。清脩屹立急流中。校書正對青藜月。關陝俄
分費。載風自喜合餐方。衰菴不堪分袂大。忽忽送君恨望雲帆別。願我凋殘雪鬢蓬。孤棹橫嶺病脫
身。高舉羨冥鴻。星躔已應魁三象。天路須知尺五通。箸水臘前新蟻綠。橘洲霜後巨螯紅。清談岸轅聊遊
戲。獻納歸班萬口同。

柴祕書符章貢同舍餞別用蔡君謨世閒萬事皆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之句分韻賦詩得世字

玉立蓬山巔。聲望高一世。清秋玉壺露。耿耿無纖翳。中流屹砥柱。愈激而愈厲。平生學古胸。非為資身計。
中邊萬事殷。命脈實關繫。憂世危明主。誰流洛陽涕。直諫述批鱗。言皆獻替。胡為厭承明。退飛勇且銳。
有山巒而孤。雄踞虎頭勢。民困科擾。推剝已無藝。猩獠盡窟中。跳梁無虛歲。弄印無以易。要起百年弊。
西風吹馬耳。新涼雨初霽。尺劄開先聲。遠氓已懷惠。旌旗簇小隊。畫戟森兵衛。一方覆孟安。中原誰共濟。
願我亦漫仕。空山老松桂。勸悔作歸夢。克身尚滯滯。著鞭公已先。脂粉以相繼。

陳祕書符章貢同舍餞別用杜甫老手便劇郡之句分韻賦詩得老字

天生一代奇。人瑞國之寶。少游翰墨場。聲譽日杲杲。蟠胸三萬卷。致君應有道。懷瑾掩其光。幾曾州縣考。
翩翩鳳雛。飛上翠玉島。郎星粲光耀。同舍未為老。自詭乘一障。決計何太早。分以星子符。庶早足幽討。
榮途競奔逐。砥柱迴瀾倒。自顧孤危蹤。歸意尤浩浩。白頭頻送客。何以慰離抱。江頭湖正平。西風一帆好。
危大著出守湖陽。同舍餞別用杜工部北風隨爽氣。南斗近文星。分韻賦詩得北字。

天地清淑氣。人才隨所得。君獨真其全。濟之以學力。芥皮四十圍。直幹三百尺。填胸書萬卷。絢采雲五色。

清和閒韶。勁直沮金石。開氣之所鍾。表表才稱德。矜藏不自銜。況復耐官職。類波正流。靡不濡而不激。
平生愛國心。一語三歎息。著庭史筆健。寒芒照東壁。並省方翔翊。忽厭青絳直。揭陽落天南。自詭何太奇。
東風吹馬耳。芻秣甘遠役。時事夢如絲。宵衣尚顧北。袖藏醫國方。何以壽其脈。行行無疾驅。有詔且前席。
張祕書符章貢同舍餞別用山谷晚風池蓮香度曉日宮槐影西分韻賦詩得晚字

堂堂開世英。大名赫而短。全才得之天。學力培其本。孤高壁萬仞。清郁蘭九畹。胸中富甲兵。馳驟菁華苑。
文武康濟才。孤忠尤卷塞。入可運籌帷。出可臨邊柵。自許何太廉。一麾江湖遠。我來陪雋游。方恨合併晚。
畫簪遞分袂。此情殊繾綣。高牙奉親行。天涼採與穩。廬山橫几案。道院庶嘉選。金弧夜騰光。三邊兵未偃。
豈不念王室。罄此忠赤。當餽履與歎。追鋒必于反。江梅小春時。斑衣照歸袞。

李大著赴豫章別駕同舍餞別用杜工部天上秋期近人閒月影清之句分韻賦詩得天字

精神炯炯一揮仙。引筆蓬萊最上顛。光大聲名揭如日。老臣議論可回天。星辰直上章衢穩。風月平分去
意堅。愧我衰顏歸未得。兩旬三作送行篇。

嘉定庚辰正月二日楊尙書率同年闈拜于西湖因為遊湖之集適湖水四合乘興擊冰泛舟如所

約也杜侍郎賦詩和之
雪裏同騎白玉龍。湖山人物一時高。銀潢下瀉波千頃。寶鑑旁開水半篙。我欲乘風驚老大。誰將別水戲
兒曹。梅花紙帳扁舟夢。但覺歸心長羽毛。

答李侍郎嘉定庚辰冬之官成都至城外驛侍郎亦赴鎮常得相遇于道惠詩答之

柏竹老歲寒。梅萼澹春風。邂逅萬里橋。相對雙鬢蓬。論心豈無酒。舉觴不忍空。恐渠道旁嗤。咄咄醉頰紅。
送以靜觀頤。答以晦養蒙。障塵馬上去。意氣如飛鴻。荆州舊分虎。武陵世憑熊。所至相勞苦。父母攜兒童。
地偏舞袖長。難容牛鼎豐。甘棠子孫枝。蒙密成芳叢。聞之白玉堂。起草誰其工。要為官擇人。頗牧還禁中。
胸藏經濟方。醫國收全功。世事俱塵土。惟有汗竹公。雨足芻苗茁。風暖蒲長茸。離索抱孤影。自斷三峽東。
寄黃州趙別駕庚辰入蜀舟次黃岡適趙倅奇夫公檄行邊不遇以詩寄之

銅梁玉壘碧雲端尺舸西風兩鬢殘世道多岐今已慣人生一見古來難丈夫不作謀身計巧匠那能袖

手看月白風清雪堂夢銀波萬頃臥龍寒

送魏祕書赴召

萬里脩門道。誰傳桂子來。好將真積力。為作太平媒。大易機緘露。中庸氣脈回。須知經濟學。元不墮秦灰。
國論參稽定。人材護養成。古來同此恨。老去向誰傾。太白雲猶溼。瞿塘水正生。掛帆于斗極。屬耳鳳凰鳴。
送夔門丁帥赴召
憶昔携三峽。班荆擁暮寒。宦情雙鬢底。世事兩眉端。壞證扶須力。危機發更難。胸中經濟學。為國好加餐。
議論方前席。功名早上坡。去帆瓜蔓水。遺愛竹枝歌。同志晨星少。孤愁暮雨多。倚風窮望眼。碧色渺平沙。
送成嘉父

贈老不敢吏。我來容友之。調高城。夏曲局熟。弈秋棋。南斗振船舵。西風吹髮絲。莫將金玉質。行沐長眉。

送范漕赴召

汲古千詩。通今八面。窗相逢。俱氣許。未語已心降。分鎮中邊。歸途內外。江然城風雨。夜應念鹿門。鹿棋於觀。局易藥到。處方難。休戚君眉睫。安危我肺肝。別來年事晚。病起面華寒。東望強人意。天風送健翰。

送洪陽巖赴班

賜殿洪君。時天錫。清源人。與余鄉。李文溪。丙戌同年。交情彌厚。君時入廣幕。數年。舉劾足當班見。文溪詩以餞其行。

法吏了繁劇。儒生擅文墨。世多兼兩長。遂到須臾識。昔在晉魏公。會此趨幕職。一逢興莊敏。期以柱天極。紫微得夫君。嘉禾乏栽植。廣城底山川。融結此英特。精神天獨饒。醉益春可即。讀書細研磨。作文工組織。庭隅立兩造。片言分曲直。疾煩戒已甚。爭事退如默。武庫物兼蓄。滄海益莫測。同僚總稱好。裁路譽聲塞。五羊書筵重。濟物多陰德。榮通付儒來。處刻豈求得。蕭涼快馬耳。汗漫捧鵬翼。歸裝可對人。南物毫不殖。二同差著我。握手倒巾幘。幽棲泉石邊。喜在文溪側。平章詩浩蕩。指點甚黑白。此樂竟何如。滿懷春拍拍。咳唾落珠玑。襟期重膠漆。高誦歸去辭。永守兔園冊。焉知暮歲後。苦被功名迫。終能幡然起。行矣各努力。長途布樹陰。蕭郎謹服食。懸知風月宵。定啓山夫位。

後以言事去國

嘉定甲申。以禮部尚書得請。便道還家。作此詩。

九重天上別龍顏。萬里江南衣錦還。聖主有憐雙鬢白。老臣長抱寸心丹。短篷疎雨春聽浪。瘦馬輕寒曉度關。何處好尋幽隱地。長松流水白雲間。

金精山

翠壁丹崖倚碧穹。一壺天地畫圖中。青鸞有路三山遠。玉洞無塵萬慮空。虛室尚留丹竈冷。靈泉直與海波通。客遊到此應忘返。始覺仙凡迥不同。

詩餘

水調歌頭

萬里雲開戍。立馬胡門關。亂山極目無際。直北是長安。人苦百年塗炭。鬼哭三邊鋒鏑。天道久應還。手寫留屯奏。爛爛寸心丹。對青燈。搔白髮。漏聲殘。老來勳業未就。妨卻一身閒。梅嶺綠陰青子。蒲湖青泉白石。怪我舊盟寒。烽火平安夜。歸夢到家山。

賀新郎

雨過雲容掃。使星明。德星高揭。福星旁照。槐屋猶喧梅正熟。最是清和景好。望金節雲開縹緲。和氣如春。

清似水。深恩波沾。濕天南道。晨鵲噪。有佳報。天家黃紙除書到。便歸來升華。天下安邊養浩。好是六逢初度日。碧落笙歌會。早還西郡。歡聲多少。人道菊坡新醞美。把一船滿酌。歌難老。瓜樣大安期。果。

崔清獻公行狀

崔與之字正子。增城人。家貧。力學自奮。先廣士有嘗試成均者。率憚遠不行。公毅然勇往。既中選。朝夕肄業。足跡未嘗至廬市。禮部奏名廷策。極言宮闈。皆人所難言。擢乙科。廣人由官監取第者。自公始。歷漳州司法。准西檢法官。皆有守法持正之譽。改秩。宰建昌新城。素號難治。公始至。歲適大歉。民有強發廩者。公折其手足以徇。因請自劾。守大異之。開廩用兵。軍需苛急。公悉以縣幣收市。一毫不取於民。和繡令下。公依時直躬自交。受令民自糶。不擾而辦。為諸邑最。趙漕使希擇令諸邑。視以為法。且特薦於朝。他司相繼論薦。時相欲留中。公不就。通判邕州。處者咸以為訝。勉公不可。諸公申其請。有旨。與在內陞擢差遣。公抗章控避。乞俟滿而後受。從之。邕守武人性苛刻。遇禁卒無狀。相率為亂。公時攝賓陽。聞變。亟歸。叛者將擁門拒之。公疾馳以入。執首亂者戮之。縱其徒不問。閩郡帖然。擢守賓陽。提點廣西刑獄。甫建臺。徧歷所部。二十五州。大率皆荒寂之地。朱崖隔在海外。異時未嘗識使者威儀。公至。父老駭異。諸郡縣供帳之類。一切不受。兵吏不給券。攜緡錢自隨。計日給之。停車決道。無頃刻暇。獎廉勸貞。多所刺舉。風采震動。召除金部。屬金虜南奔。邊警震恐。淮東密邇。故汴朝廷謀將帥難其人。除公直寶謨閣。知揚州。安撫淮東。公言邊釁已開。相持六年。凡所措置。大抵虛文從事。宜擇守將。集民兵。以固基業。一本除公工部侍郎。尋加煥章。

開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公言：「邊斯可安邊，益州為四路心腹，惟恃錢穀厚於他郡，軍兵幣帛告匱，宜厚儲積以壯邊陲。」拜疏即行。初，安夏夾攻金勝不克，虜乘勝數盜邊，蜀大擾。丙堯公便宜度劍以鎮關，表除公制置使，盡護西蜀之師。西北二國合從攻鳳翔，叩鳳州，借糧於我。公條畫事宜，密授諸將，隨宜酬答。磨榜諭陝西五路遺黎，俾築塢自固，倚我軍為聲援。建言成都灘險遠，艱於漕運，立運米常格，奏行之。自是兵皆足食，蜀賴以全。五年，丐歸。除禮部尚書，公輕舟出峽，徑歸五羊。自是不復出矣。築室所居之西偏，扁菊坡。刻韓魏公老圃秋容淡，寒花晚節香之句於門塾。蓋雅志也。公之門無雜賓，連帥部使者時候其門，歲僅一再見。未嘗一問外事。端平乙未二月，摧鋒叛兵自惠陽撲擊扣州城，郡守曾治鳳竹，遣官吏羣造里第，請公登城。公肩輿至，開諭禍福。又遣門人李昂英、楊汪中、綰城親諭之。其徒俯伏聽命，咸欲釋甲以歸。而倡謀者以嘗嘗博羅令，懼不允，相率遁去。入據古端州，以自固。俄有旨，依舊端明殿學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公即家治事，區區條畫，揣摩調度。洞中事機，召兵四集，賊一戰不支。聚其衆於苦竹嶺，窮蹙乞降。公命分隸降卒於諸軍，而戮其桀黠者。俄拜參知政事，八辭不受。踰年拜右丞相。上遣中使促召，命守帥彭鉉勸請，又命郎官李昂英銜命而至。遂辭凡十三疏。上知公志不可回，詔即家條上時政。公手疏數萬言，上皆欣納。家藏御劄七通，有文集十卷。其文明白謹嚴，家大西書其端曰：「東海北海天下老，亦有直歸西伯時。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公善知人，生平薦引惟游似、洪咨夔、林略、魏了翁、李性傳、程公許，後皆為公輔。一作：公符度，開出題詞云：「蒲湖清泉白石，怪我舊盟寒。里人采其語，立公生祠於其地。及薨，贈太師，諡清獻。初，公持節廣右，見於施行者，維揚倅高惟肖錢梓，曰：「崔公嶺海便民榜，朱崖之人，又編次其能行擾民之政，曰：「崔公海上澄清錄。在蜀時，蜀人繪公像於游仙閣，與張忠定、趙清獻、並祠，號為三賢。淳祐甲辰，廣帥方大琮祠公與張文獻九齡於郡庠，號曰二獻。」

宋史列傳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日不為宰相，則為良醫，遂究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與之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太學。紹熙四年，舉進士，廣之士繇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授漳州司法參軍，常平倉久弗葺，廬兩壞，米撤居靡瓦覆之。郡守欲移兌常平之積，堅不可守，敬服。更薦之，調淮西提刑司檢法官。民有竄於豪民，捕負，毆死其子，誣之者，其長欲流之。與之曰：「小民計出倉猝，忍使一家轉徙乎？況故殺子孫，罪止徒卒，從之，知建昌之新城，歲適大歉，有強發民廩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為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然，與之獨買以係省錢，吏告月解不登，曰：「寧能去和糴，令下與之獨以時價糴，令民自便。通判邕州，守武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閔，漕司檄與之攝守，叛者帖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圖郡以寧。擢發遣賓州軍州事，郡政清簡，尋特授廣西提點刑獄，循歷所部，至浮海巡朱崖，秋毫無擾州縣，而停車裁決，獎廉勸貧，風采凜然。朱崖地產苦荬，民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墮人以吉貝織為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棄稚遺老，民尤苦之。與之皆為榜免，其他利病，能行甚衆。墮之人，次其事為海上澄清錄，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厲民，迺疏為十事，申論而痛懲之。高惟肖嘗刻之，號嶺海便民榜。廣右僻縣多右遷，攝事者類多貪黷，與之請援廣東循梅諸邑，減舉員賞格，以勸選人。熙寧免役之法，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舉行，未果。以語

顏戮殺守瓊遂行之召爲金部員外郎時郎官多養資望不省事與之鉅細必親省決吏爲欺者必杖之莫不震栗金南遷於汴朝議疑其進迫特授直寶謨閣權發遣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入內親道之奏選守將及民兵爲邊防第一事既至浚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勢低因疏塘水以限戎馬開引河置釣橋州城與堡壘城不相屬舊築夾土城往來爲易以覽因滁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忠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浚濠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不練分強勇鎮淮兩軍月以三日習馬射令所部兵皆做行之淮民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帑手法創萬馬社募民爲之宰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萬餘楚州工役繁夥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遲疑不前禽戮之分其餘隸諸軍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瑄承密劄取泗州兵渡淮而後驟報瑄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與之乘鄆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金人入境宰相連遣與之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敵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駐況東海連水已爲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爲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酋若爲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與之自劉瑄敗亟修守戰備造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廢時議將姑園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爲援與之啓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往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制閫俯瞰兩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軍事稟命朝廷必稽緩誤事矣議遂寢召爲秘書少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聲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言每歎養虎將自遺患升秘書監竟太子侍講權工部侍郎未幾成都帥董居誼以贖貨爲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爲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至即帖然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先是軍政不立戎帥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河州大才之兵屢劾昌祖不救遂棄阜郊吳政屯鳳州張威屯西和金人自白邊堡突入黑谷威不昆襲而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納諭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來言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好宜斂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初金人既弊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之優加餽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統等扣洋州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既復鏤榜邊關開諭招納金人謀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堵截人無固志以至於亡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解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

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爲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節關盤車嶺皆極邊險天險因厚開探者賞使視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總計告置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緡本又慮關外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知名士若家大酉游似李性傳李心傳度正之徒皆薦達之其有名浮於實用過其才者亦歷歷以爲言沔帥趙彥訥方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實他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乞祠而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既受代金諫知之大入與之再爲臨邊金人乃退召爲禮部尙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理宗即位授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辭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遷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又辭授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端平初帝既親政召爲吏部尙書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頓足浩歎繼而授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亦辭俄授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權鋒軍遠戍建康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開成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泊幕屬甘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禍福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聞命亟拜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黠不悅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帝於是注想彌切拜參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辭乃訪以政事之孰當能行人才之孰當用舍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闊而疑其難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兩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惜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亟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期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割切而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變故層出盜賊跳梁雷寇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芟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子一人此陛下所當深察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威嚇舊僚凡有絲髮齟齬者就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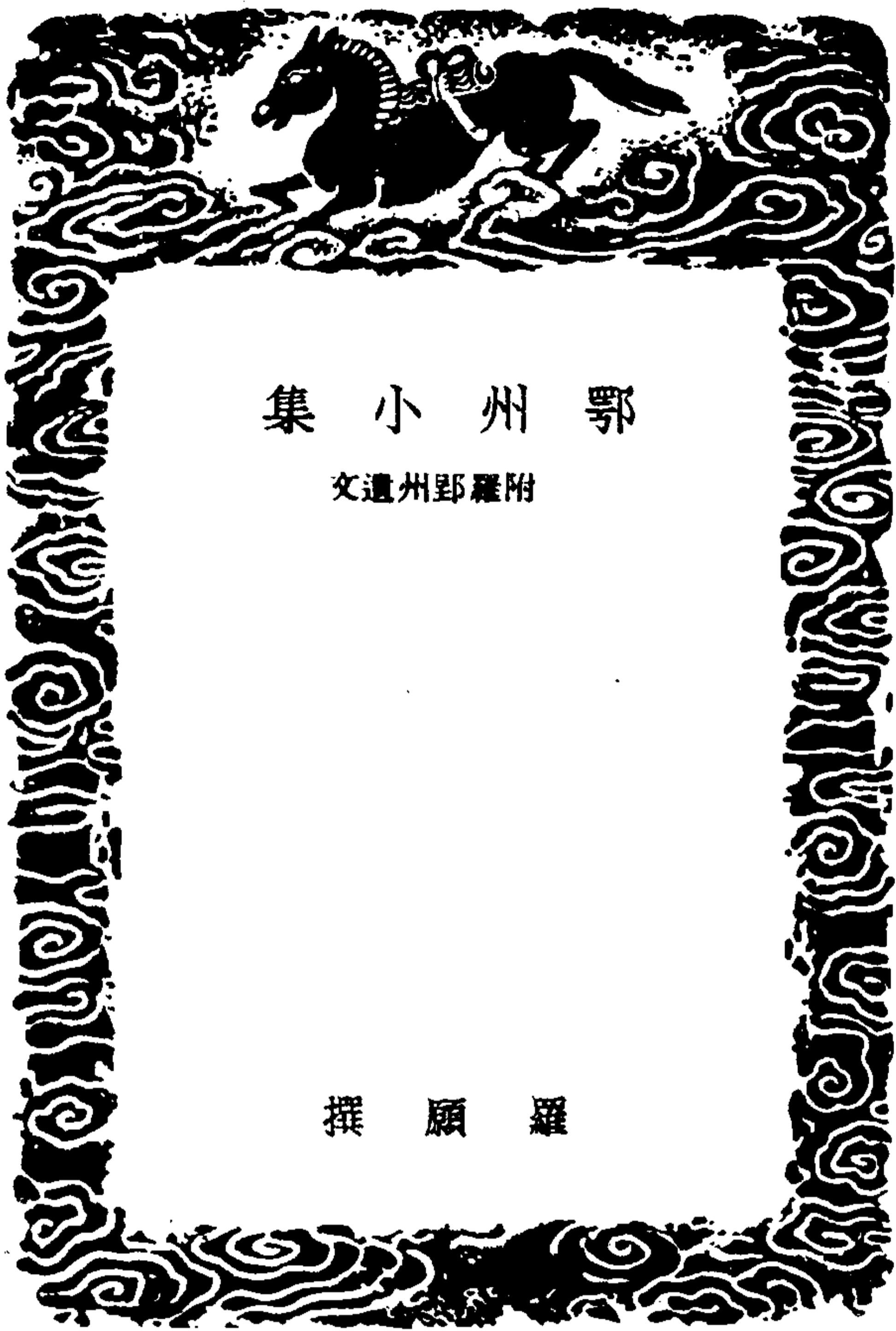
宋史列傳

大

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採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領鄉郡，不受廩祿之入。凡俸餘皆以均親黨。薨時年八十有二。遺戒不得作佛事。累封至南海郡公。諡清獻。

論曰：唐張九齡、姜公輔、宋余靖，皆出於嶺嶠之南，而為名世公卿。造物者苟擇地而生賢哉。先王立賢無方，蓋為是也。番禺崔與之晚出，屹然大臣之風。卒與三子者，方駕齊驅，洪咨夔、許奕，直道正言於理宗在位之日。陳居仁見稱循吏，親結主知，劉漢弼抱忠以死，哀哉。

右清獻公集五卷，宋增城崔與之正子撰。按先生事蹟，具見宋史本傳及李文溪所作行狀。原集久佚。其五代孫子璠輯得五卷，而以言行錄三卷先焉。又以理宗御劄及諸家詩文為附錄二卷，真為一編。名曰全錄。其十世孫煥又重編之，頗嫌蕪雜。故四庫提要列於附存目中。今特錄出而另刊之，而以本傳及行狀附焉。又尋轉運使趙汝煊一首，殆詩餘也。調賀新郎而錯見遺詩中。題劍閣水調歌頭一首，李文溪陳白沙俱會跋之。詞載屈氏廣東文選。及朱竹垞詞綜。顧獨缺焉。今補入。而另列詩餘一種。先生固吾粵偉人，而困學紀聞謂其文忠自箴曰：學未若臨邛之選，量未若南海之寬。原註：南海崔菊坡與之，則同時之推挹者至矣。紀要逸編稱公之不作相，天下至今高之。公豈以不作相為高者哉。天下安危，繫於邊關，乃視為貨賂交私之地。公帥淮帥蜀，嘗獨盡心焉，而不得行。天下事已可知矣。乃金滅元興，正國家當憂危之日，反挑強敵以開腐階。天下事又可知矣。又何相為。故傑然之材，惘然之心，超然之見，近世惟公一人而已。亦知先生者，是集雖吉光片羽，而陳邁夫稱儒生而具撥亂濟世之才者。於漢則盧尚書植，於唐則陸宣公贊，於宋則崔清獻公。其事業之正大光明，亦足相伯仲。讀公遺表一篇，而公之學可識矣。豈必解經轉傳而後謂之儒哉。特補其傳於正學續末。又先生所著嶺海便民榜，海上澄清錄，均已不傳。則此五卷中奏劄詩文，蓋然具在不尤當與天下共寶貴之耶。又李滄葦藏書目載宋清獻公崔與之集十卷，即此耶抑原書也。俟再搜羅之。道光戊申元夕，後學伍崇曜謹跋。



鄂州小集

附羅鄧州遺文

羅願撰

今上以聖神廣運之治，聲教誕敷，章于雲漢，經術文章，稱極盛矣。迺崇儒重道，異數便善，而尊揚朱子也。尤至。朱子吾新安產也，集有宋諸儒之大成，表彰六籍，大道丕顯，至摛辭綴翰，不獨兼擅歐曾王氏之長，直追漢唐而上，顧平生所兩推為文有經緯，而遜謝弗及者，則又同鄉之羅鄂州。即鄂州之文可知已。嘗論古今文章之事，代殊歲積，要惟原本經術，而後能明體達用，論世而知人，舉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邇而民生日用飲食之恆，遠而天下國家之變且遷，鉅而虞夏殷周已來，盛帝堯王制作之遺法，微而昔聖昔賢所未白之隱念，與所不忍遺白之情，莫不發揮旁通，以正人心，維風俗，昭被於無窮，而不侔於浮華無根之譚，暫炫一時，訖就澌滅，如燭火之末光，電影之餘照焉。而始可謂之經緯之文，蓋六籍之書，譬諸日月之麗天，珠連璧合，燭八紘而徑千里，若夫燦然三垣之外，環列于四方者，悉儲精陰陽，輝映終古，而與二曜並垂宇宙，故曰五星為經，二十八宿為緯，凡文之原本經術者皆是，而鄂州固其最著者也。乃當日以所存僅止於此，而惜之，而目之曰小集，不知文之大小，分於經術之淺深，而不係乎卷帙之多寡。鄂州之文，貫幽明，括遠邇，徹無不，鉅無不舉，雖見諸施行者，未盡其用，而精理為文，秀氣成采，明星列宿，永堪日月爭光，而經緯天地，奚翅元黃繪繡，備黼黻之大觀已邪，而又何小之足云。彼高頭巨軸，盈尺等身，謂謂然以著述自期者，豈少哉。未幾燭火電影，同歸無何有之鄉矣。以視鄂州，其相去為何如也。原集五卷，前宏治中，刻於裔孫文達，游更兵燹，流布漸稀，余特取舊本校讎補綴，授諸剞劂，以廣其傳。俾識吾新安經術文章，淵源有自，而鄉里後進之士，當務敦尚實學，張皇大業，益用以鼓吹昭代之休明，而先

鄂州小集 序

一

正之餘韻流風，長以不墜，由朱子之語，而深味鄂州之文，并由鄂州之文，而益沈潛反覆於朱子之微言奧義，即曠百世而可以相師，毋蹈以鄭君為東家邱之誚，而甘為西家之愚夫也。是則余區區輯錄之私心也。夫同里後學程哲，纂於七略書堂，時康熙癸巳立秋日。

鄂州小集 序

二

羅鄂州小集原序

文章與天地相為終始，視世道之升降而盛衰者也。蓋自夫天地既判，三辰順布，五行錯出，其文著矣。伏羲畫卦，而人文始開，文王贊易，而文益備矣。及夫兩漢，二馬揚班，或以紀載事蹟，著於策書，或以述頌功德，刻之金石，文章之作，始濫觴矣。自是而降，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而文章亦由是而見焉。豈惟足以傳其事功，因以觀其治亂，故唐之盛則稱韓柳，宋之初則有歐蘇，南渡以來，又世道之一變也。見稱於時，則有吾州二羅公焉。六朝五季，蓋寥寥乎無聞矣。然則三代而上，聖賢迭興，其所述作，尊以為經，不專於文章，而不能不文章，兩漢而下，文人才士，相與論著，流而為史，必工於文章，而後能文章。今之文章，兩漢之謂也。大羅名頌，嘗知鄂州，小羅名願，嘗知鄂州，鄂州之文，尤為縝密古雅，惜其全集不傳，今行於世者，鄂州通守劉清之子澄之所刻，蓋鄂州既終於郡，子澄因以所見，哀集成書，號鄂州小集，視其大全，蓋什一耳。歲月既久，小集亦不復存，予嘗得之於藏書之家，讀而愛之，乃謀刻之梓，以廣傳布。從予游者，洪氏之兄弟，曰斌，曰杰，曰宅，鮑氏之叔姪，曰元康，曰深樂，以其資共成之，而請予為之序。予聞諸先生長者，南渡後文章，有先秦西漢之風，新安二羅其人，而淳安社壇記，尤為世所稱頌，以予觀之，陶令祠堂記，張烈女廟碑，理嚴詞暢，讀之如登軒陛，而聞鍾呂之音，至於論成湯之慚德，則所以發千古聖賢之心，明萬世綱常之正者，為何如哉。宜其稱於當時，傳於後世也。但朱文公常欲附名集後，卒不及有所論作，願予何

鄂州小集 原序

一

人而序其首。此則鄂州之不幸。而予之大幸者也。因爲上下天地經史之文。古今盛衰之變。使讀者知其所以。而不苟焉。是亦爲學之一助也。鄂州字端良。號存齋。乾道二年進士。師山鄒玉子美。謹敘。

右鄉先達。宋朝奉郎。權發遣鄂州軍州事。羅公文五卷。權通判鄂州軍州事。臨江劉公清之所編次。公與劉公同官於鄂。公既卒。官劉公因以是編刻。實郡齋。於公平生所著。不能十一。故題曰小集。其藏於家者。餘五卷。不幸一再傳而中絕。遂俱亡矣。惟新安志爾雅翼二書。吾郡嘗刻諸梓。此小集者。郡人亦嘗再刻之。故家有其書。兵火後。板本既存。三書皆不見得矣。訪遺地。遺藏書多散失。求小集於友人。又得鄉先生陳公傑所傳本。而正其疑謬。屬二家本。皆前編。篇目乃爲錄錄如上。宋南渡後。士大夫經術政理。無愧東都。惟文辭若與世俱降者。雖能言之。士盡立角出。各名一家。高文大冊。照耀先後。而慶歷元祐之風軌。遂不可追矣。公之爲學。自三代制作名物。帝王經世之迹。古今治忽之變。下逮草木蟲魚之隱蹟。博致精思。靡不淹貫。起歐陽王曾氏。上接漢秦。求其合作。而斟酌劑量之。故其爲文。質厚中正。而節度謹嚴。本人倫。該物理。闢世教。而未有無所爲而爲者。使天假之年。恢廓光大。見諸設施。議論風旨。自本朝而達天下。則韓歐諸子。所以彌綸紹代者。赫然復見於當時。夫豈至於散蕩僅存。如今所傳而已。然則劉公既深哀之。而予朱子每見其文。輒推讓之。此聞其即世而歎息之者。其不以斯歎。公早歲嘗以薦授京官矣。考滿歸。即請祠。既第進士。得縣矣。復請祠。越五載。乃起任州。既滿。又七年。乃得郡。其於進退取舍之際。如此志之所存。何可量也。而天固壽之。則當世君子。所以重爲公情者。豈惟以其文哉。雖然。公之於文。則有道矣。公嘗論儒者之學。去己之私。以盡其所受之分。以施於上下親疎之際。前聖有作。大經大法。皆具今之學者。亦求合於彼而已。其有不合者。積思以通之。汰去浮游散越之念。而日就親切。忽不自知其合矣。嗚呼。昔之以文名家者。蓋未嘗及此也。以公學於古人。而反求諸己者。類得其要如此。於文辭其有不合乎。讀公之文者。試以此首思之。公諱顯。字端良。號存齋。劉公子澄。後鄂州卒。一百八十一年。甲午歲十一月。日南至。休湯龍源東山趙子常謹書。

羅君傳道。鄂州使君。七世諸孫也。將赴官洪之靖安。使其表弟汪弁。奉寫本鄂州小集。來校其闕誤。將刻諸官舍。訪以所藏本證之。去其續編之弗類者。而補其闕逸。以還劉公之舊。昔四明王公伯厚。以博洽名。一世守吾郡時。於鄂州遺書。尤致意焉。嘗與郡人方公萬里。求諸羅氏。得爾雅翼而刻之。學官其雜著。則舍劉公所編外。片言不可復得矣。況茲再更變故也乎。併錄所序編目以歸之。嗟夫。吾郡先達。如金忠肅。程文簡。汪龍溪。吳竹洲。方秋崖。呂左史。諸公文集。失傳者多矣。亂亡之餘。安得子孫。皆如傳道之克自樹立。以世其家。而因得重刻家集。以廣其傳乎。癸卯後十有一年。八月。幾望。訪再書。

以戊子之夏。哭雍郡虞文靖公於崇仁。遂得與新安趙子常。定交於哀弔之頃。別後。子常惠書。言有鄉先賢羅鄂州小集一部。留他友處。相遺以爲好。久之。其人弗果致。越十有八載。而鄂州七世諸孫傳道。來爲丞於江右之靖安。則子常之姻友也。予以流寓南昌。因得會語。詢及鄂州集。則兵後刻本亡矣。傳道早夜兢兢焉。惟先世遺書。浪墜是懼。求訪抄寫。得所爲辭賦。古律詩。雜著。記序。行錄。誌銘。碑銘。祭文。題跋。奏

割。表。書。啟。等。凡九十二篇。蓋爲五卷。迺出其囊中。寫本以見示。且俾爲之校讎。將再刻於梓。曠敬受而伏讀之。慨然有歎於前代文獻之盛也。鄂州諱顯。字端良。初以世澤得官。後登乾道二年進士第。終於朝奉郎。權發遣鄂州軍州事。其歷官多善政。其爲學則自幼居家庭時。以父兄爲師友。觀其所序古今長者錄。可以窺其養德之有數也。蘊蓄充溢。本末兼具。鵬騰濶濶。時而出之。故其所著。皆有以開世教。厲風俗。追古作者而無愧。其所據發。必勾深致遠。曲折條暢。盡達其意之所欲。至而後止。其賦詠。則又擬楚音而宗杜陵。非若文苑之士。挾偏長以鳴於世也。其所告於君相者。又皆忠愛之辭。有遠慮而無忿激之弊。與夫草茅疎闕於事情。摻臂以談恢復。於南北休兵講好之日者。又不同矣。宜乎在當時。則子朱子歎美而敬服之。卒於官。則劉公子澄。真遺稿而函刻之。非徒以鄉里與同僚之好也。然劉公名之爲小集者。已俱不得其全矣。今傳道求訪於夷亂之餘。所得又僅止。此豈不重可慨歎。而傳道之志。則君子所宜嘉尚而贊成之也。金華宋景濂。既作題辭於卷端。王子充又爲之後序矣。若予者。獨感夫十有八載之久。知有此集。而今乃克見之。故以區區所得於觀覽者。附贅編末而歸之。其傳寫之訛者。已更定。有闕落者。仍其舊。刻成之後。期以奉本爲寄也。乙巳夏六月庚寅。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楚王長史。新喻趙璠謹書。

宗頤伏讀鄂州羅先生小集。而有感焉。兵興十五年於茲。故家文獻蕩盡。子若孫混絕。弗繼紹者。往往而。是子若孫雖存。然愚懦。或暴橫。情不知先世文物可貴向者。又往往而是有賢子孫。而文獻又足徵者。若鄂州未之多見也。予邑丞傳道。暇日以家譜示予。則自始祖至傳道。十有七世矣。鄂州先生。則其七世祖也。舉宋乾道二年進士第。歷官至鄂州守。文章政事。炫譽當時。所爲文十卷。刻本毀於兵。傳道以泯。壁先世遺文。是恐是懼。極力搜訪。遂得辭賦。雜著。記序。表奏。書劄。五卷。其忠君愛民。篤行實學。俱可概見。朱文公。楊文節公。皆敬服之。今金華宋公濂。王公椿。俱重傳道之請。爲文於編首。且爲考訂訛誤。宗頤晚學。若復贊表加辭焉。是何異負當門之布鼓。街玉側之堅珉乎。傳道復俾予書以入梓。予聞益有感於心。蓋予五世祖清惠公。歷仕宋孝光三朝。有所進與故辨疑二編。表奏二冊。及怡軒遺稿五集。與考亭朱先生。往復書翰。盡亡散於亂離。一字無或存者。讀是集。烏得不感焉。愧焉。何傳道之幸。而宗頤之不幸也。欸清惠公與鄂州爲同時。且仲弟謙謙公。亦舉乾道二年第。又與鄂州有同年之好。予不幸而不得書先公遺文。今書鄂州先生小集。是又幸之甚也。羅氏有賢子孫。文獻又存。非先世德澤之厚能之乎。傳道汲汲欲入梓以傳不朽。且其仕也。廉介慎靜。簡易近民。又力學善文。不賈而能之乎。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今羅氏十有七世矣。而子孫之賢若是。謂其世德之不厚可乎。詩云。無忝爾祖。聿脩厥德。吾於傳道見之矣。乙巳歲十二月。中泠。豫章李宗頤謹書。

有倬羅公。家於歙邦。幼名曰顯。冠字爲端良。其父吏部。內外踐數。春秋之學。與胡氏抗衡。生子凡六。皆能詞章。公居其五。尤赫赫有芒。既擢世科。歷仕縣州。出刺武昌。皂蓋朱轡。積用。翁以張。夫自五季以來。文氣日卑。宋室龍興。篤生哲師。大名倡於前。范張和之。汝陽後其源。二尹導之。迨於廬陵。日粹以美。臨川南豐。眉山父子。同餽而聯輝。清寧協順。功用發揮。精氣充斥。暢達綏綏。變化合神。而光景弗虧。奈何王權既南。

涉於偏頗，衰俗率趨，以事決科，浮聲切響，駢首價詞，囊籥而禮，公挺其開，弗狗弗阿，濯其弊，障其類，波謂六經之作，如日行天，不可以軌摩，唯秦暨漢，是則是效，接其遺軌，而視法在柯，然而畜之不宏，則動之弗振，涵志今古，潛神典墳，玩陰陽之交，察海岳之文，擬治亂之變，通典禮之津，以至裨官虞初，旁行敷落，鳥獸蟲魚之倫，凡可以資博識者，咸區別而彙分，精思力索，從事遠矣，玄功以凝，將通乎鬼神，故其形於簡翰，鑰啓幽抽，高雅精鍊，莫之與遠，喬岳嶢然，上凌太清，而陋夫土邱，戴冕執玉，屹若山立，而異於卉裘，棠溪之金，美則為鏐，千將之鐵，百煨是過，視彼蝕腐腐鉛，費乎不侔，考亭朱子，取法魯騶，發人環顧，一髮必離，獨推公文而不舍者，以協理之微，幽鳴呼，公既逝矣，遺文四行，唯於東南，祭如列星，遭時不平，遂壞於兵，其諸孫宜明，賢而有微，懼懸黎之儲彩，慮結綠之沈英，復鍊於梓，以震其聲，以開其明，以錫於衆，聽濂也不敏，幼誦公文，蒼白無成，擗朽壤以代嗣，不歷亦傾，採敗屣以為履，莫使之彌，其瞻公之製作，猶應龍之降升，區區贊述，何繁重輕，姑序其作者之意於首簡，使後生小子，知豪傑之士，不為衰俗所囿，而渾雄之作，或當與秦漢并，洪武二年，春王二月初，流翰林學士承旨，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景濂序，濂既造鄂州小集題辭，或曰：諸文章家多曰：此獨加以小云者，其亦有所說耶？濂曰：鄂州為郡日靜，春劉先生實為伴，二公相得，甚及鄂州卒於官，靜春撫柩哭曰：公輔器也，竟止於斯邪？人雖亡，文不可亡也，而真遺稿入梓，以不暇求全也，故號之為小集云，惟鄂州平生著文頗多，當時諸公，咸服其精妙，而朱文公、楊文節公，尤用欽任，鄂州嘗手書陶令祠堂社壇二記，爾雅翼序三篇，寄禮宜獻公，權公每為子弟誦之，又重書以遺從子深，且謂後之作，欲論淵明及社稷事，恐無以過此，復恨爾雅翼一書，未能見之，則其敬愛，有不在朱楊二公下，濂竊意其雄偉偉論，照耀簡冊，如三篇之比者，決不為少，今所存僅止於五卷而已，不亦重可惜哉！近歲以來，兵火迭變，其出於精神之所藏者，又非靜春所哀之舊，鄂州賢子孫宜明，方務極力蒐羅，成書以傳，故因或人之問，附其說於題辭之左，使知鄂州之文，已非全書，其幸存而未泯者，天下學士，尙宜相與誦其傳焉，濂宋濂再拜謹記。

森人誘略以來，宜聽其自言官，而官出之，其政事若此類，多所施設，而尤以勸學勸農為先，久之，續用大著，蕩然有循吏風，適天旱，購雨，立日中，得暴疾而卒，年四十有九，十一月七月也，鄂人懷其德，圖像置竹寺祠焉，初公父汝樹，政和二年進士，官至御史中丞，吏部尚書，兼侍讀，以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以卒，立朝有節，為時名卿，及公又以文學世其家，公兄弟六人，兄顯，顯並通判福州，顯通判夔州，顯知鄂州，弟頌，通判蘄州，亦皆以文學名，而其後子孫，復彬彬然多可稱道者，故論新安之世家，未有盛於羅氏者也，公平生所為文甚多，此所謂小集者，特存十一於千百，朱文公蓋嘗深服其文有經緯，而亦惜其傳之不能多也，嗚呼！公之於文，觀其所自，誠足以自名其家，而卓然其立於不朽矣，列諸儒林文苑之閒，無足多者，而史闕其傳，後生晚出，幾無所考，非可歎哉！予故序其書，特述其履官行事，并其家世淵源之懿，蓋以補史氏之闕，使讀其書者，因得知其人焉，其已具於吾友宋太史所序者，茲不復道，公所著春秋爾雅翼若干卷，新安志若干卷，行於世，洪武二年春三月，穀旦，翰林院待制，金華王禕序，予里去新安不四百里，自幼及長，聞羅鄂州政學之名，著於前代，向淳安友人徐大年，得其文集於趙子常氏，予切觀之，留於書帙半載，每與大年私論，特恨不克傳諸世耳，今又六七年矣，茲來淮安，識其孫山陽令傳道，遂出示鄂州文稿，編輯成集，將壽諸梓，嗚呼！仁者之有後，其在斯乎？鄂州之文，議論精粹，意趣深遠，如社壇陶令祠堂二記，皆有絕人之論，惜乎所幸存而未泯者，此耳，焉得其集，盡傳於世，以為於式歟，然則廣搜而博求之，以備大至之美，又誠有望於傳道也，洪武己酉仲春朔，後學嚴陵馬瑛。

也。左氏孟軻孫卿而降。代不數君。近世有唐宋四家之號。遂令初學。膠固耳評。他若問聞。知愚實以為不必然。諸子咸師孔氏。誠理至辭達。可名世也。即如仕績。世史所錄。胡寧一士。今稱輔相若趙普。長民若龔黃之屬。亦率若無復餘子。夫其然乎。蓋銓藻人品。宜揭其冠冕。至向友得師。靡遺可也。趙錄既南。氣感文細。朱呂數君子。說理之外。稱者僅僅。有如新安二羅先生。鄂州端良。鄂州端規。蓋未之前聞也。今讀其書。則異矣。鄂州之文。誠齋攻媿。常家二老固稱之。朱子又稱之。以至於今。宋太史王忠文輩。累稱而益崇。嗚呼。信乎是也。愚言詎非一得乎哉。舉其尤者。而廟諸四家。亦復奚裨。理致嚴實。規模爾雅。太史所謂與秦漢并。知言哉。至其政績可見。又何嘗自讓龔黃諸人。談者睹是。宜無容易矣。先生之集。前後從刊傳。頤末俱存。衆序宏治己未。其十二世孫惟善等重刻之。請允明紀事。輒申狂簡焉耳。今集凡五卷。鄂州文十一首附焉。此惟善之新志也。亦善圖也。歲在庚申正月。上日。長洲祝允明序。

目。其猶子似臣。徽州新城記一篇。據附似乎不倫。僭從削去。舊刻字句。頗有謬舛。其確然無疑者。輒加更定。否則闕之。是集向刻於家。蕭亭式莊。時吳綺園。蕭東巖。汪牧庭。張序四。日會諸君。家夔州。崑崙。及季弟友聲。皆隨金襄事。後以蕭亭北游。訖未卒業。余頃緝閱舊本。稍參管見。另為副墨。授梓。蕭亭之刻。固自不妨並行也。其中搜遺訂誤。多採諸汪君文治。序度而商榷考核。佐余不逮。則陳君楞山。雲家姪倍柳。元章季弟友聲。與有力焉。故當附書。

凡例

鷓鴣洲後賦首云。乾道六年。編規道鄂。如荆。感鷓鴣洲之事。慨然為賦。願覽而繼之。則前一篇的是。羅鄂州作。誤入小集中。今為改正。

趙東山書後。稱小集五卷外。片言不可復得。今案東觀漢記序。見馬端臨文獻通考。汪王廟考實之文。十一篇。一見王伯厚所輯忠烈廟實紀。一見家範。新安文獻志。皆信而可徵。又新安志序。向亦失載。續成補遺一卷。集中安劉向書致。語未有口號七律一首。本宜移置詩類。第以事文聯屬。姑仍其舊。

舊集題詞或稱序。或稱後序。今搜得前後刻共十一篇。概稱原序。惟其裔孫書後二。則稱原跋。至於序次。悉依時代。案趙新喻序云。金華朱景濂。既作題辭於卷端。王子充又為之後序。似應列趙於宋王之後。但考其歲月。宋王俱云洪武二年。實係己酉。趙則乙巳。猶屬元末。且子充集中。亦有郡人趙汾氏。新喻趙璠氏。屬予序其後之語。彼此互相推引。而文成之先後。都不可稽。故不得不以歲月為斷。閱者幸勿舛錯見嗤也。

前賢評論舊集。末亦有不專主某篇無可附麗。而綴於本卷後。或傳後者。殊覺體例不一。今益以宋方虛谷。元洪潛夫跋爾雅翼二則。本朝王新城先生三則。概列首簡。餘當續採增入云。

羅鄂州刊有猶菴集。當時已散佚不傳。備存遺文一卷。載小集後。謹依原本編次。以著二公說爽齊名之

鄂州太守存齋先生羅公傳

宏齋曹涇撰

故鄂州太守存齋先生羅公卒之百三十五年。為至大戊申歲。其曾孫培黃仲宜山長。以公之曾姪孫。南容州文學。所具生年官歷卒葬之略。來視。使潤飾成篇。待附家傳。涇生晚。不及識公。然從鄉先生四方名鉅遊。概知之矣。宋南渡後。文字有先秦西漢風。惟公一人。乾淳間。朱文公。周益公。視為畏友。淳安縣社壇記。文公自謂不如。謂公文有經緯。又謂公文止此可惜。邇歲湯東澗公漢寶。藏公小集。每為文。必讀數十百遍。方下筆。客猝至。肩負惟謹。馬碧梧公廷鸞。久在翰苑。身至宰輔。里居之日。講問公小集。願見不可得。至從某轉求之。然則存齋之所以不亡者。有在矣。羅氏之先。在春秋為小國。隸襄之宜城。徙荆之枝江。因以為氏。公之先。五季時。自豫章避地來歙。遂為徽州歙縣人。七傳至尚書公。為大家。尚書公。公父也。年十六上辟雍。宋政和二年進士。由大諫中丞。遷吏部尚書。贈少師。六男子。公為第五人。諱顯。字端良。存齋其自號也。幼癡重寡言。資特穎異。甫七歲。能為青草賦。以壽父。少長。落筆萬言。既冠。乃數月不妄下一語。紹興二十五年。蔭補承務郎。授臨安府新城縣監稅。連丁內外艱。服闋。登饒州景德鎮稅。有能名。乾道元年。登南嶽廟。遂躋世科。才望斗著。授饒州鄱陽知縣。不樂往。主台州崇道觀。八年。通判贛州。遣攝州事。寇擴甫定。豈以政清詔簡。化美風俗為務。教官劉靖之子。和官事之暇。時至學宮。不為俗煩。縫掖生淑艾之

又云。鄂州古文南渡後第一。朱文公所推重。其爾雅實後序。通管用韻。尤屬奇創。宋文憲序鄂州小集。因效其體。亦韓文公志樊紹術之意。然奇編出鄂州下矣。仿爲韻略始不始於厚。王公其序亦。

送辛殿撰自江西提刑移京西漕
和汪伯虞求酒

鹿鳴燕禮成。貽解元諸友。并呈通判寺簿兄及衆同官五首

酬任察推惠石耳之作

酬寺簿勸農追和淵明見貽

鄂州勸農

律詩

望梅亭南安軍未至。庚。嶺有亭名。望梅亭。梅兄。端。期。惟。軍。事。時。所。作。

送邕州吳使君

次韻日涉園五首

虛靜堂

息齋

丹桂軒

茶巖

木瓜塢

奉寄交代通守王兄兼簡胡君二首

題汪氏尊己堂

次韻楚覺先見贈

聞寺簿燕客因以酒蟹送似有詩見及次韻二首

酬寺簿錄示胡康侯戒明仲治郡遺訓

奉酬李叔勤知縣覽茉莉花栽長句

次韻通判劉兄子澄岳陽樓見懷二首

次韻和子澄春祠先聖律詩

春社禮成借用子澄釋奠詩韻呈諸同官

福州趙侍郎開城西古湖以既田既成冀得致政丞相福公一臨於是。有倡和之篇

歌

水調歌頭中秋和

卷二

論

湯論

鄂州小集 目錄

羅鄂州小集目錄

卷一

符命

帝統并序

辭

寄遠辭

賦

鷓鴣洲後賦

鳳賦

古詩

送新安守陳郎中赴闕

題賢女舖在南康

和韶州梁寺丞見示過嶺新作

送贛州守施司諫李祠歸吳興

鄂州小集 目錄



說

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諸群議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壽王讓周鼎

孝文遺詔

詞

內宮詞

昏問

卷三

序

爾雅翼序

古今長者錄序

送章德昂之於潛序

張仲思字序

記

程儀同廟記

淳安縣社壇記

陶令祠堂記

小蓬萊記

城陽院五輪廡記

卷四

行錄

劉豐國行錄

墓誌銘

劉子信墓誌銘代陳

宜人趙氏墓誌銘

碑

鄂州張烈女祠堂碑

箴

贛州通判箴

鄂州小集 目錄

文

愛蓮堂上梁文

祭郊知府文

祭張夢錫文

祭張彥仁文

祭施司諫文

祭勾芒文

祭都統文

題跋

書劉子和行狀後

書急就篇後

卷五

劄子

南劍州上殿劄子

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擬進劄子

擬進劄子二

鄂州到任五事劄子

表疏

鄂州到任表

謝淳熙十年歷日表

謝淳熙十一年歷日表

太上皇后慶壽七十賀太上皇帝表

賀太上皇后疏

賀皇帝表

賀皇后疏

書

上執政書

啟

鄂州小集 目錄

上丞相啟

謝辛大卿啟

通德領趙郎中啟

回通判劉寺簿啟

回潼川劉檢法啟

生日謝詩詞啟二

語

宴留尚書致語

卷六補遺

考

汪王廟考實十一事

序

東觀漢記序

新安志序

羅鄂州小集卷一

宋 羅 頤 撰

符命

帝統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上以太上命。恭履帝位。臣願親觀盛事。又少學於史氏。讀前世封禪與引正符之篇。考其時。非有挺然絕德。獨其臣子。文力至到。猶能開闢其詞義。傳以訓詁。用震眩來世。臣今作帝統一篇。文雖不足。事則過之。位下不敢僭陳。敬獻於家。其詞曰。

於維民主。參合天地。乾坤始陳。而震已出。帝赫胥尊。虛其事。度得而聞矣。即封禪之家。前哲所紀。蓋七十有二。孔續遺典。獨斷自陶唐氏以下。豈不以脫履九五。引聖自繼。巍巍蕩蕩。古無與二者哉。然在位七十。迫於大耋。環顧岳牧。當釋厥負。師用以舜錫。協茲予聞。猶使美典。授事。實門納麓。九男侍外。二女侍內。詢事考言。越三十餘載。乃始稱天授歷。俾陟元后。不其遊獻。迨重華再傳。率循堯志。文命以降。乃父子相繼。雖有虞賓在位。化率羣后之美。歷世弗遷。實推為上公。奏成舞章。展其旂常。黃收純衣。彤車白馬。以備一代之祀。明五德之統而已。大物屢移。不歸故統。閱千歲者再。姬顛厥厥。前世建國無在者。劉氏以庶姓。援旗仗劍。為民請命。自任厥力。經營五載。以濟皇極。議者猶諱釋氏姓。推考堯絕。上慕堯帝。數千載之遺緒。

雖天命循環。盛德宜爾。然人事報施。何其爽耶。由斯而言。帝者城中之顯號。位者聖人之大寶。彼膺其號。居其實者。莫不欲貽謀垂統。世為太祖。有運極而弗捨。執功成而先去。故曰重寄不反。盛德不辭。威覆一世。仁義從之。是以帝者官天下。施則不歸。王者家天下。百世不衰。創業之主。觀茲成事。亦且量時度力。雖數近代。孰能高舉遠引。蹈上世難行之軌。況已施而無報。孰為勸哉。我宋氏之履御。承唐迄周。當此之時。豪智並驚。德不足以相有。天文隔闕於上。嶽瀆離絕於下。天將窮其否。以啓聖哲。使沙陀之種。羞於漸。日夜踞踞。呼天以求真主。而藝祖出焉。因軍民之心。合夸夏之願。順天革命。市不易肆。荆楚嶺蜀。吳越江南。奕世據土。圖王號霸之國。順者理遣。負固力服。然後三光四鎮。復通為一。其受命宏矣。其為烈大矣。抑人有言。親莫親於父子。故能則思教。得則思與。矧所階之貴。所就之富。收五代八姓。十有四君之堅結。合十分九裂之天下。安榮未盡。勞苦未盡。真命哲母。推功聖弟。寥寥千載。法堯舜之事。以垂式萬世。功德信美矣。列聖繼之。乃卒伐河東。告成岱宗。典禮隆乎三王。生齒溢乎振古。守位字人。以償天命。暨太上遭時之艱。奮其威德。以為祖宗復故物。弓矢幾戢。俎豆畢陳。中興三十六載。未嘗一日暇逸。功既成矣。時既至矣。乃復推帝業所由。援七世正統。春秋五十有五。從容退處。以觀聖嗣之明德。命下之日。聞者莫不鼓舞。咸知神聖之相與。絕人萬億。雖神器大寶。一朝可付。十世必復。付無吝情。受無愧色。留無嫌久。報無移德。俾我太宗之志。獲明於二百載之後。偉哉一代之德。相為表裏。歲以加矣。功成不居。至隆也。度德而處至公也。列聖時至。忠也。復歸其統。至信也。明稱昭穆。至順也。是以四海之內。不應德志。以推遜者。尚其仁。以報復者。尊其德。武者壯其決。知者是其計。一正君而天下定矣。於是丞相魯公以降。稱首稱曰。陛下至仁。昭事哲父。以承太上之隆。指今說尚書者。皆言古無舜典。唯堯一典。紀將遜之事。謹徵克從之文。乃踵續虞欽。哉之下。巍巍百聖。一堯首之。明不可再矣。惟宋受命之君。度越前古。用天下。已配堯帝。茲太上又申之。蓋自堯舜至藝祖。至太上。遠或數千載。曠不一見。近或再更。百歲而迭興。推降聖之符者。乃斷歲以五百。亦不盡聖哲之歷。天人之際矣。不勝太上之德。於堯有光。鴻名上壽。法皆應得。宜撰日錄册。敬上尊號曰。光堯壽聖。以明示千古。無所與恐。且詔侍臣能言者。推考藝祖之洪烈。書以為一策。即今見事。又書以為一策。與上世堯典為三。垂之無極。天子曰。愈哉。既親上名號。并論藝祖太宗之德。為宋二典。又誦之曰。

蕩蕩洪覆。唯堯方之。執德如堯。而又光之。惟聖同天。其心不私。其選不遺。其予不疑。曷成曷疏。唯德之貽。有宋受命。越自皇武。力兼四方。劬勞以不處。乃智厥弟。而舍其子。世用伯考。為宋太祖。列聖篤其慶。天命是聽。時惟太上。能圖天之命。選世至七。復遇厥聖。還之於宸極。大統以正。前聖授受。豈報是圖。後有作者。同規其模。有施弗虛。有忱弗愉。祖孫繩繩。不愆於初。取物於寓。有得有否。天下大矣。託焉可久。彼唐之堯。或謂弗慈。匪堯不慈。其施不歸。世復有堯。為堯之為。嗟堯與堯。世不兼有。光堯之舉。百聖拱手。猶歎休哉。陛下今者。惟當考舜世故事。務循堯道。達聰明。守法度。選遺俊。戒面從。欽鄰敬民。畏天愛日。成九功。施九德。平九州。以綏受命。咸宜之福。子孫千億。與天無極。天人之意。將在今矣。

辭

寄遠辭

過黎陽而遠西兮，煩嘉友之臨餞。道騰騰而歷歷兮，忽背馳而不可挽。幸介弟之勸我兮，守權輿其益堅。人情豈其惡逸兮，慮我修遠之易倦。奈高原與平隰兮，冰雪凍其同躑。山負石以當運兮，泥飛屐以相激。喜招招以叩涉兮，又風濤之交戰。幾四載之皆乘兮，初不悟其已遠。亦既降乎塵阜兮，縣尹告以舟楫。謀不主於雲夢兮，果若大江之為限。分清陸之異運兮，弟亦曰于將返。試往闕於千驥兮，前車近其當鑿。挾忠信以臨深兮，猶一視而色變。愛我者於是而委去兮，吾然後知所恃之惟天。事戒備之途忘兮，託命於南公之鷄犬。舍親戚與墳墓兮，初豈以易芻豢。抑甚珍其所懷兮，每欲棄置而未忍。行四方以經營兮，荷力猶幸其可勉。荆又用武之國兮，庶幾少施乎吾辯。至天性之操溼兮，蓋終路隨巷而不厭。非將老無聞之為病兮，且安往而不樂其貧賤。獨夫人之信此兮，鼓予望之而不見。秋爾何時其可致兮，聊以報乎足齒。

賦

鵝鵝洲後賦

乾道六年，端規道鄂如荆。既感鵝鵝洲之事，遇有以禮處士比益成者，遂慨然為賦。願覽而繼之。其詞曰：日吾送兄盈浦兮，背身江而旋反。覽弔祠之新詞兮，惜吾行之不遠。漢數極而招整兮，晚龜鼎而欲移。中不快而輒殺兮，羌甚果而不疑。時猶有所畏縮兮，懼天下之見議。嫁惡名於餘子兮，蓋自以為得計。委孝章於孫氏兮，曰不能救猶有辭。楊公並列而見收兮，可退託於不知。嗜量人其何淺兮，謂一世即此而可欺。於正平尤不揜兮，蓋顯然遺之以危。方三州之傳客兮，知欲免其良難。念諸人者之不然兮，每投界而獲安。豺虎有所不噬兮，有北變其貪殘。探處士之所至兮，實覽輝之翔鸞。縱不知其亦已兮，獨不可以少寬。何所遇之一律兮，爭攘臂而衝冠。子猶不能得之於父兮，忍絕其交游之極寬。卒首難而快敵兮，嗚呼獨無肺肝。均斗筭其何誅兮，吾將申詰夫曹瞞。噫人固有一死兮，庶沒世而遺榮。生既輕棄其身兮，死又吝與之名。諷路粹以奏孔兮，并追詆其平生。絕天道幾孔顏兮，果誰味為此鳴。必殞滅其猶未厭兮，乃今知伎心之憎於五兵。意良史為可恃兮，略浮誇而存高情。攷終篇其何戾兮，紛笑號操罵而相并。因繁城臣子之所記兮，又奚以異乎畫中之評。備遠信而弗思兮，毋怪乎列之益成。賴北海之緒言兮，配史魚之亮正。舍斯人其誰信兮，吾將案以為程。嘉南州之博衍兮，萃終古之英豪。賈不遇而賦鵝兮，屈既逐而為騷。風流遠以莫嗣兮，江漢日以滔滔。迨先生之繼往兮，想駘駕而遊遨。精神炯然不沒兮，起風雅而相高。方消搖於寥廓兮，夫豈知俗議之徒勞。

鳳賦

有物於此，窮高處遠。而眇聽在人，舉動闕疏。萬里若鄰，汎覽天下。察舉與仁，威儀息息。文采錯徹，百姓延頸。願得以為賓，天下無之則俗薄。有之則化醇，堯禹之功，待之而後信。外臣不敏，敢咨詢之。公曰：此夫被

袋載律以自書者與，形可繪而不可致者與。閱歲千百不一當其意者與，凡類其形而盡人其智者與。凌崑崙而不頓，乘弱水而不瀾。處則一二，動則萬億。無道先去，有道不匿。以正歷紀，以名官職。以調廟樂，以書帝籍。夫是之謂鳳德。

詩

送新安守陳郎中赴闕

湖水帶天邑，於今如瀾灑。首從發源處，直到行闕前。史君儀曹郎，省闈早周旋。一行領輔郡，奏課十郡先。是時新雨餘，縱橫驚號鵲。長河無六月，解帶風中眠。烏羽動林莽，馬門納雲煙。村村老農出，寒女一笑嬌。共談兩歲樂，米糧不論錢。今日見史君，史君正當年。還能持節來，莫作長棄捐。再拜不可留，鼓聲催發船。嗟我寄粉社，弟兄辱知憐。官遊適四方，從公倘非難。農人實懷土，欲見無由緣。唯因足襦袴，長說史君賢。

題賢女舖

許嫁女始字，昔人良所欽。此身有所屬，安得強委禽。嗟哉乃翁愚，棄盟欲重尋。死生還復合，世謂遂初心。誰知彼寒女，義烈動芳襟。頃來已一斷，厚愧方在今。正性不負物，臨流殞千金。我來弔遺祠，目眩寒潭深。淒涼一川上，行客聞知音。

梁寺丞見示過嶺新作

凌晨登鬱孤，南走韶陽道。封疆有申畫，山川本懷抱。公行度塞嶺，殘雪故未掃。高情無南北，反謂茲山小。頃來我嘗游，亦覺山媚好。前賢因遠謫，我輩得幽討。兩崖瞻欲眩，數樹攀且繞。想公哦新詩，千騎轉林杪。衝冠候顏色，約束軍聲悄。韶陽古名郡，四十車城早。重華已千歲，蒼石在雲表。魚龍舞幽壑，遺韻蓋可攷。以茲供撫玩，或可薦壽考。公餘亦時飲，未用絕芳醪。行行布恩惠，正直神所保。

送贛州守施司諫奉祠歸吳興

去國二千里，叱馭良已勤。到官一百日，暇晷念所欣。史君豈常流，早歲承華勳。鶴首有故步，天香帶餘薰。時清省諫紙，符竹亦再分。屬者避難除，遺民向驚塵。公來鈴江右，喜氣感三軍。下擔見施說，果蘇彫瘵羣。天姿夙已高，況復勇所聞。屬縣但期約，訟庭無放紛。村園不識吏，處處飽藪芹。生女戒勿怒，減輸勸其耘。惠術頗次第，歸心已鄉粉。小子繆從師，頗嘗侍朝曛。從容進達掖，慘澹立紅裙。中坐要煖客，所陳金石文。行裝遂如此，何以充棟簪。人專與天意，嗟予豈須云。來攜陳坡雨，去開腔山雲。多公能摧剛，聖處已策勳。行藏吾有命，所願不忘君。

送辛殿撰自江西提刑移京西漕

峨峨鬱孤臺，下有十萬家。喧呼隘城闕，戀此明使車。憶公初來時，狂狡囁以譁。主將失節度，玉音為咨嗟。一朝出明郎，繡衣對高牙。持斧自天下，荒山走矛叉。光騰將星魄，枉矢失驚蛇。氛霧果盡廓，十州再桑麻。恩令撰中秘，天筆有褒嘉。辛氏世多賢，一姓古所誇。太史善箴闕，伊川知辭華。誰歎立軍門，仗節來要遮。亦有救折檻，叩頭當殿衙。英風雜文武，公獨可肩差。佩袂善斷割，揮毫絕紛葩。時時有縱舍，惠利亦已遐。

京西故鐵句。傍塞聞悲笳。明時資饒饒。豈減漢褒褒。勿云易使耳。重地控荆巴。三節萃一握。審心良有加。古來居此人。愛國肯雄誇。羊祜保至信。陶公戒其奢。安邊有成略。此道未全除。公今有才氣。功名安可涯。願低湖海濤。所冀益無瑕。凌煙果何晚。猶有髮如華。

和汪伯虞求酒

君不見菊潭之水飲可仙。酒旗五星空在天。此江穀紋更奇絕。投以麴米清如泉。分甘正擬供低唱。要築糟臺須大匠。詩人便欲醉千日。數伯僅堪陪一餉。曰于此樂未知之。獨愛為餅居井眉。因君飲與亦浩蕩。夢隨鸞鶴臨瑤池。昔賢酒盡孤長吸。大似竹枯遺欲澀。名朝秀句傳滿城。笑指空樽臥牆壁。

鹿鳴燕禮成。貽解元諸友。并呈通判寺簿兄。及衆同官。五首。

天意欲爲兩川雲。出相望。明時禮俊父。所立同無方。少小飄二南。美此江漢鄉。狼當與能職。首開較藝場。羣儒悅寬簡。浩蕩出文章。方觀縱壑魚。忽作搏風翔。此去升禮闈。旋當對殿廊。忠言動明主。家國有輝光。鹿鳴首肯雅。義取好賢深。寥寥疑莫續。工席有遺音。詩言君臣閒。不以位相臨。如禽食苹水。有酒方共斟。從容陳所好。亦復有鳴琴。鹿使我冠者。洋洋動其心。願言解子褐。結綬貫華簪。真心有相感。千載豈殊今。昔在鴻常世。起家冠倫魁。天衢躡羣龍。轉見絕足才。馳譽塞四海。致身近三台。淒涼城東宅。歲晚就蕭索。古來用武地。編簡委塵埃。每見儒冠喜。況逢賢路開。祝君如馮公。決科亦崔嵬。終身可師法。正復在何回。任子素所許。一鳴居上頭。王高兩縣來。選拔皆其尤。里行張可貴。月書蘇履屐。向來丁與虞。頗從別駕遊。嗟我愛羣才。不閉著與類。既爲得者喜。豈忘欲勞搜。鼓篋五百家。要皆儒者流。相期作鄉黨。過是我何求。士有未就駕。郡守身難之。君觀漢沼中。有此勳靈詞。由來賢俊人。出處每委蛇。譬彼未嫁女。深閨秀容姿。施衿有所適。婉孌終自持。漢俗尚如此。前世當可知。勉哉策名者。不但好爵縻。君臣有明良。一本行表方自茲。惟當乘高節。長副此心期。

酬任察推惠石耳之作

班嗣不借書。劉棻真好事。斬君輒漢簡。昇我充口耳。胡爲有牽聯。蒼石乃遭刑。平生任公子。百倍供的餌。坐令天壤閒。厭此江海味。君今效清羶。我更覺軟美。挾書擬從遊。夢到沙頭市。

酬寺簿勸農追和淵明見貽

江漢之會。中具五民。見異而遷。乃喪厥真。相彼樊山。我行所因。有閑其壤。同彼居人。方時清明。家自爲種。其藪其浸。其勸其植。孰爲使民。有田不穡。亦惟蒲魚。特此鮮食。歲運周回。景曠西陸。帝籍重開。天顏逾穆。耕事將起。毋定遊逐。凡我農官。戒民宜肅。戒民伊何。美成在久。譬彼射侯。則求其耦。驅率備墾。轉緣南畝。數耘疾收。在而心手。農亦有書。匪藏金匱。查耕如莘。查鋤如蕪。桑蔭清好。澗隱日至。已勤而食。則無所恤。勿謂此州。遠連邊鄙。我疆西北。盡其四履。風雨順時。日星循軌。屢豐作頌。以致歸美。

鄂州勸農

國有四民。各分一職。農次於士。蓋尊稼穡。日出當作。日入乃息。用天分地。以足衣食。萬業初生。於是始耕。

務限既入。農事轉急。不常播種。乘雨接溼。高田大豆。榆莢爲候。三月區處。油麻稗黍。時當警竊。圖葺鑿宇。置沙麥種。四月收貯。開渠決澗。以待暴雨。月建在午。秧苗入土。女工織作。三伏炎暑。七月芟草。燒治荒田。大麥小麥。上戊社前。禾欲上場。九月塗倉。緝績布縷。十月多霜。冬至埋穀。預試五種。不宜者輕。宜者則重。臘月蓋地。治確雕桑。脩治農器。向春則忙。四時之務。展轉相尋。既有常產。當有常心。雞豚象齒。棗栗成林。我念此州。土多竹占。紛紛割請。擾擾定驗。兩澤空過。失天之時。生靈不登。失地之府。身力不出。枉墮四肢。於私無益。於官亦虧。耕既不深。難行根脈。耘既不動。衆草之宅。養若不施。穀不精澤。并若不速。風雨狼籍。若能開墾。處處良田。若能灌溉。歲歲豐年。古來開畝。廣尺深尺。長畝三條。於中植植。漸植開草。肥土賦中。苗根日深。耐旱與風。又有區種。與畝不同。方深六寸。種禾一畝。七寸一區。勻如棋局。區收三升。畝收百斛。用力既到。所收亦多。比之漫撒。効驗如何。凡苗之長。全在養護。器欲巧便。牛須肥健。其或無牛。以人牽犁。彼此換工。惟在心齊。游手浮墮。譏笑父祖。一時之逸。終身之苦。稍識文字。莫弄官方。暫然得理。不可爲常。勸爾保身。孝謹無辱。勸爾居家。省儉常足。兄弟同心。勿營私曲。年豐感謝。休厭米穀。官租未送。莫嘗酒肉。不尋閒事。此戶清肅。倘然不關。教子習讀。漸入士類。光庇宗族。歲時禮節。親鄰往復。孫曾濟濟。所謂受福。古有茅容。雞供母饌。自將野菜。與客同飯。張氏九世。同居相愛。官家親問。寫忍以對。郡公貧賤。甥姪孤遺。飯蔬兩頰。必活兩兒。王丹在鄉。親行農野。多載酒肴。勸賞勤者。前賢所爲。可以爲師。美哉農者。國之良民。直道本業。必養其親。森未必富。拙未必貧。地道無窮。天有冬春。筋力在己。日用日新。俯仰求人。莫如求身。

望梅亭

節物重陽後。風煙廣嶺頭。休論梅子雨。我度菊花秋。翠壁橫絕。幽亭勸小留。謀生兄弟拙。一一傍南州。

送邑州吳使君

題輿裁赴日邊程。便據油幢鎮列城。地望素高唐五管。人才今似漢三明。時清市駿非無意。歲暮蓮花好寄聲。太學英名湖海氣。此行持節要平平。

次韻日涉園五首

虛靜堂

華堂清曠隔喧卑。戶外春殘綠滿枝。好鳥窺簷時下啄。有人燕坐獨支頤。

息齋

世閒誰說最閒忙。強健收身意自涼。春去掃花時汲井。客來翦韭旋炊粳。

丹桂軒

丹枝近歲出深宮。合向嚴宸伴晚楓。珍重幽軒無俗物。月中根發日邊紅。

茶巖

巖下栽經昨夜雷。風爐瓦鼎一時來。便將槐火煎巖溜。聽作松風萬壑迴。

木瓜塢

鄂州小集 卷一

山中果樹略扶疎。炎帝經中未盡書。聞道木瓜紅勝頰。露枝雲葉綴華瓊。

奉寄交代通守王兄兼簡胡君二首

籍甚王文度。同儕意自親。方舟能送我。別駕苦勞人。別縣應如律。山田向食新。荷花開幾許。老子舊疑神。有客裁相識。爭離又許時。不愁蓬轉遠。獨恨蓋傾遲。卑薄江南地。青冥歲晚期。官遊妨意氣。直恐負君詩。

題汪氏尊已堂

華屋成來有幾年。名因著舊里中傳。未容極口論臧否。正欲虛心到聖賢。室有圖書人自好。門多車馬地還偏。邕州健筆人爭誦。姓字從今到日邊。

次韻楚覺先見贈

奏事何能補帝聰。流年早已付天公。舊聞雙劍淪波底。忽有三刀入夢中。首出詩文爲我賀。多慚憂樂與人同。如君孝友天應報。飛鶴那應久在籠。

聞寺簿燕客。因以酒盤送。似有詩見及。次韻二首。

冠蓋追隨寂寞濱。絕甘寬我未閒身。古來把酒持螯者。便作風流一世人。此物湖鄉價不賤。帶糟聊遣薦芳尊。夢魂忽去浮清醞。喚撥漁舟傍馬門。

酬寺簿錄示胡康侯戒明仲治郡遺訓

別駕遊心到古初。時將前輩警公餘。異時治行傳青史。名字牽連倘得書。

奉酬李叔勤知縣覺茉莉花長句

郭令風流太史家。早知茉莉有奇葩。生嫌衆色空塵滓。偏閱餘香見等差。多謝珠璣來坐右。好將根柢到天涯。蜀江紅紫紛披後。初看東南第一花。

次韻酬通判劉兄岳陽樓見懷二首

舊納深無際。憑臨勢易高。青春關氣象。白日散風濤。有野張軒樂。何人續楚騷。古來川浸在。閒卻澗陰樵。魚龍掀舞後。渺莽記空庭。地帶三苗闕。山傳二女靈。客懷光水月。詩筆妙丹青。少作揚雄悔。唯思草一經。

次韻和子澄春祠先聖律詩

質明悅洗動輕漪。禮殿巖巖百世師。伏几親瞻古人象。陪祠頗雜漢官儀。詩書自可謀元帥。俎豆何妨示小兒。春服詠歸千古意。只今童冠可無詩。

春社禮成借用寺簿釋奠詩韻呈諸同官

素餐深覺愧漣漪。後稷句龍實吏師。平土至今猶有賴。配天在昔蓋多儀。操豚底用勤巫祝。餉黍行看婦婦兒。海內和平頌聲作。登歌還有載芟詩。

福州趙侍郎開城西古湖以溉田。既成。冀得致政。丞相福公一臨。於是唱和之篇二首。

湖邊飛蓋欲誰同。治行人思舊弱翁。行樂未饒瀟水女。詠歸應有舞雩童。閩山影浸煙雲動。滄海潮連浦漱空。欲識元侯疏鑿意。君王勳儉正卑宮。

南方春早凍先融。荷雨趨時小異同。要使齊民知水利。亦如前哲變文風。四時鏡淨登臨美。萬頃雲垂灑漉通。嗟我一塵江漢上。慨然欲飲似南豐。

詩餘

水調歌頭

秋宇淨如水。月鏡不安臺。鬱孤高處張樂。醉笑脫氛埃。簷外白蓮千丈。坐上銀河萬斛。心境兩佳哉。俯仰共清絕。底處著風雷。問天公。遊月姊。媿凡才。婆娑人世。盡見蓬萊深金島。來歲公歸何處。照耀綵衣簪。素禁直且休催。一曲廣江上。千古繼韶陔。

羅鄂州小集卷二

論

湯論

聖人之用心。有卓然至到。常情所不能測者。不惟天下後世之所不知。雖當世親炙。與之共事者。蓋未必盡知也。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於是其臣仲虺。乃爲誥曰：天生民有欲。必生聰明者治之。有夏昏德。天乃錫湯以勇智。而使之代夏。次又道商邦之在夏時。如稂莠糠粃之見播除。小大戰戰。不能以自安。未及道成湯之德。始於征葛伯。東征西怨。而民之戴商已久。嗚呼。仲虺果以此曉天下後世邪。亦將以慰夫湯之心也。若以曉夫天下後世。則湯之舉。以仁伐不仁。以義伐不義。天下忻然戴之。蓋不容後世之議矣。若以慰夫湯。則湯固非若曾者之所慰也。世之君子。唯其責輕而慮近。幸人之不能議己。新以爲足於其心而已矣。若夫聖人之舉措。不患不能慰天下之心。唯夫天下悅之太深。信之太篤。不復質疑於其間。則聖人方且以此爲懼。且夫湯之爲此。天下安有議之者哉。然而不釋然者。豈以桀之罪。雖足以致之。而君臣長幼名分之閒。猶有可念者邪。方其得一伊尹而進之。此豈有意於伐桀者哉。然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蓋君臣長幼。天下之大順。與夫除殘去賊。天下之大利。其勢有時而不能全。古之聖人。不幸而當之。必得名世之士。相與立同異是非。通彼我之情。以互相發明。然後於情義爲盡。

鳴條之事。前此所未有。使當世之士。有若伯夷者。一為天下明君臣大義。使少有所激。事在我者。無全德之名。而使彼得戴義之半。則聖人猶有所安於其心。今也不然。舉希世之事情所宜。而天下方相與翕然安之。若出一口。不復知有所擬議。是當世無復可望者矣。此聖人之所懼也。故以不慙不練之資。當功成事遂。天下萬國。方相與向己之際。一旦無故。求自處於有愧之地。託於後世之將議己。以為天下萬世受惡。其心方且以為為君禮。則其暴榮之昏德。與民之戴己者。適所以重己之愧。而不足以慰夫心。至於道商邦之在夏。懼于非辜。不能以自安。則是慮患之至。而謀先焉。此尤不足以得湯之心也。湯之慚。其不可以言慰亦明矣。是以既徵於色。又發於言。既發於言。又形於樂。蓋大濶之作於周末。已千餘年。而當時知音者聽之。其慚猶不掩也。此豈嘗試言之。而偽為之者邪。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天下後世。惟聞其慚也。則以湯之德為未至。然後為湯者。得以安於其心。嗚呼。此豈常情之所能測哉。蓋嘗言之。惟聖人而後有大過。惟樂天者。而後有大憂。以其一言一動。始為天下萬世利害之所繫故也。孔子作春秋。天下尊之無異詞。聖人乃以為後世將有罪我者焉。後世亦卒無罪聖人者。若聖人之心。特以春秋天子之事。在我假之為嫌。懼天下後世。特以己為聖人。不復加擬議。是以躬設為罪我之比。使天下君子。得公相與議之。此亦厥祖成湯之心也。聖人之無己。一至於此。故夫成湯之慚。仲虺所為作書者。世以為能掩湯之慚。而不知夫所謂慚德。最聖人用心至到之處。季札觀舞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嗚呼。世皆以備道全美為聖人。孰知夫所謂慚。乃聖人之所難者歟。

說

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議詳議。

充國等為國宿將。欲啓邊隙。相為丞相。諫而止之職也。末乃勸其主與平昌樂昌平恩侯詳議。此何為者哉。夫三侯者。非通知古今有遠慮也。又非素宦於外習邊事也。特人主左右親厚閭閻之臣云耳。何見而議之。身為宰相。見上意之不見聽也。則引左右外戚以為助。可乎。吾考之蘇武傳。此三人者。與相及丙吉。號為皆敬重武。此其趣向。蓋亦偶有合者。要之相有附之之迹。不可以為法。蓋相之始進。因平恩以奏封事。奪霍氏權。因是以相。平恩侯入第。蓋司隸後至。平恩蓋不悅也。司隸自以我酒狂。魏侯顧笑。以為次公醒而狂。蓋以相平恩也。相與笑之云爾。若乃其情。則猶有憚於司隸者。故必笑而後敢言。人情不相遠。千載猶可見也。此論朝廷大事。而必質與外戚。與谷永所謂。願陛下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為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者何異。卒使許史盛於元帝之世者。未必非相啓之也。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功利之說。興千餘年矣。使仁義之說。不得行乎其間者。是說者為之蔽也。人莫不狃於趨利。而國莫不銳於有功。功成求而志足矣。尚何以仁義為哉。夫彼固未知仁義之為何物也。使世知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內外。各以其序。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物各得其宜。而四民各致其用。則彼之所趨而就者。孰有過於此哉。願世之王公大人。不留意於學。既不足以知之。其小者則懼為仁義。而喪吾之所求。而其甚

蔽者。則又以為仁義之不足預於此也。蓋數千年之間。能辨其說者。孟子與董生二人。吾嘗反覆伏讀。而不忍舍也。二者所從言異。若乃惠王困於廢敗之後。其平居客氣沮喪盡矣。故少屈聽於孟子之言。而特恐不得其所欲。故孟子以為仁不遺親。義不後君。仁義得而功利隨之。所以慰夫貪儒者之心。若董生則不然。彼易王者帝之兄。自其幼時。以擊吳功。賜天子旌旗。驕奢好勇。故以灌庸種蠱滅吳之功。而欲以為三仁。蓋以自比云爾。彼挾其功利之說。以臨我。而以吾儒之無所出乎此。故仲舒以誼可貴。并功利而棄之。使仁義之說明於世。功利誠亦安足計哉。故仲舒之言為誠言。非有激而言也。故莫備於孟子之言。莫徑於董生之說。有國者。得二說而參之。亦庶幾矣。

壽王議周鼎

嗚呼。人君之趣向。可不審哉。自始皇欲出周鼎。而孝文惑新垣平之詐。亦以為周鼎當建。皆見讀前世。武帝適得一鼎。而當時又以為周之故物。壽王獨知其非而明之。蓋以其君為欲得事實也。彼孝武者。徒欲美其名。不樂其說。而違脅之以死。於是壽王遠易其說。為稱頌之語。以為上天報況。鼎為漢出。以此為非周鼎。然後帝釋然稱善。又從而賜予之。以此知甘言之所以進者。皆其主驅之使然。不然。猶有所畏而不敢也。若壽王者。一為正論。豈不免於死。轉而為諛。褒賞從之。天下趨利之士。烏得不勸哉。

孝文遺詔

先王之制。喪君三年。夫非以自為也。嗚呼。無父鳥生。無君鳥以為生。凡教之。育之。訓之。一十蓋父能生之。而所以長養覆庇。司牧而整齊之。使衣食得以足。而強弱不相犯者。皆積於君上也。然常人之情。習見於父子之親。至於君民之相屬。分勢隔遠。其恩情常若汎然而不相接。故聖人以服父之義服之。使人視其服。則知情義之所當施。故曰。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自帝堯以來。未之有改也。秦滅先王之禮。特取其尊君卑臣者。則君臣之分已嚴。而孝文又舉喪禮而廢之。使其臣子於君上。曾無期月之恩。夫分益嚴則疎。而短喪。則臣子之恩薄。分益疎而恩薄。則天下後世。不復知有君臣之情義。而以為上下之所以相臨者。特劫於威刑服耳。威所不及。何以待之。故凡後世喪亂相踵。多於前世者。以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故也。禮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傳曰。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孝文行一時之惠。而其弊如此。此後世之所宜革也。

問

內宮問

或問禮記所載。后夫人嬪婦女御之制。其合於古乎。曰不然。嬪婦女御。則信有之。若夫人則諸侯之妃。不在王宮。何以明之。吾稽之周禮。九嬪實亞后。而夫人不與焉。內宰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內小臣曰。若有祭祝賓客喪紀。則攝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此皆自后而下。輒及九嬪。無所謂夫人者。曰。夫人坐論婦禮者也。烏可以職求。曰。坐論婦禮。則其不見於禮事也。可矣。然內司服。祭祀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九嬪及外內命

婦之首服。則冠服亦不及焉。何也。夫夫人之等。視諸侯。九嬪之等。視卿。天子以內之卿。代外之諸侯。以內之嬪。代外之夫人。是或一道也。曰。然則嬪人之職。何以云。夫人致飲。掌客之職。何以云。夫人致禮。曰。嬪人之致飲。此職之在諸侯國中者耳。王后有酒正致飲。侯國無之。故以嬪人。周禮之所記。有掌侯國之事。如環人。訟敵國之類者多矣。若夫掌客之職。亦諸侯相見之禮。若諸侯朝天子。皆於其湯沐之邑而取具。不以勳王人。且致饋致享。其禮甚。皆非天子接其臣之事。致其職。先言王合諸侯。次言王巡守。故國。次言凡諸侯之禮。次言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知此言諸侯之禮者。諸侯相為賓之禮也。有同姓之國。有甥舅之國。有夫人父母之國。則夫人為之致禮。若天子之宮。固有后在。而夫人何至與諸侯行禮邪。曰。然則王宮之無夫人。則嬪女御之分處六宮也。奈何。曰。六宮之虛。嬪不在焉。古者。六宮九室。六宮以象王之六寢。王后之所治也。世婦為后之屬。實分掌之。九室以象卿之九列。九嬪之所居也。女御為九嬪之屬。實分處焉。此禮所謂后立六宮。又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列。九卿朝焉者也。嬪各有室。不在六宮。或曰。何以知世婦屬后。女御屬九嬪。曰。內宰。上春詔王后。率六宮之人。而生種。種之。獻之於王。而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其職曰。世婦。掌女宮之灋。率六宮之人。共養。則世婦屬后之職也。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各率九屬。以時御於王所。而女御云。掌御於王之燕。則女御屬九嬪之職也。曰。嬪次於后。則嬪當以何人為之。曰。嬪之義。尊矣。古直以嬪為嬪。故書云。董降。二女於滌。嬪於虞。詩云。擊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於周。曰。嬪於京。所謂九嬪者。蓋亦從后而嫁者也。天子求后。同姓之國。以婦。姓之備。官而行。數至於九。皆自彼而具。不待天子自擇。此古所以有一妻九女之說也。曰。然則御之之法。奈何。曰。先儒以王后以下。分為十五。其實不然。夫內寵無並后。以王后之尊。而下至與庶妾更進。迭遇。一月而再見。其為降也甚矣。古以貴賤為接見之疎數。故小星云。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又云。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夙夜在公。貴者也。故其接也數。抱衾與裯。賤者也。故其去也亟。以禮言之。天子之后。每夕皆進於王所。以正內治。故詩序云。賢妃貞女。夙夜警戒是也。取於休沐之義。以五日一休。一嬪與其御。進又五日一休。一嬪又與其御。進。凡四十有五日。而九嬪畢見。凡一時而再見。凡一歲而八見。此嬪御進見之大數也。自諸侯大夫以下。其妾媵有多少。然皆用五日之制。內則曰。妾媵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也。曰。然則世婦不進御與。曰。否。周禮九嬪。掌以時御於王所。女御掌御於王之燕。惟世婦不然。掌與賓客之事而已。月令。仲春之月。后妃率九嬪御。亦不及世婦。世者代也。婦又已嫁之名。蓋先世女御之老而無子者為之。故王制云。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卿老亦致政而歸者。則以先世之臣妾。在所當敬故也。是以內宰於六宮九嬪。九御皆教。而無無教世婦之說。以其素習於禮。不待教也。或曰。諸侯之宮。何如。曰。諸侯之妾。五人。若三人。左氏傳曰。秦伯納女五人。衰姜之嫁。亦有萬。五婦之語。則是并夫人為五也。公羊言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而陳有元妃。二妃下。妃之目。則是并夫人為三也。至其宮則半天子。故禮曰。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此其降殺之序也。至其末也。齊威公之夫人三。內嬪如夫人者又六人。則是九人也。晉文公以夫人禮。逆懷嬴。然猶曰。班在九人。則是亦九人也。而齊襄九妃之外。

鄭州小集 卷二

二一

又有六嬪。皆有所依。故其備修甚矣。不可以為法。

昏問

或問古嫁娶之年。男必以三十。女必以二十乎。曰。然。聖人為男女之節。弱而後冠。非以美其容也。實其成焉。壯而後昏。非以足其欲也。實之代焉。男至於三十。則知慮周。可以奉人。女至於二十。則言容備。可以事人矣。故取是年以為之節也。或曰。家語之說。以為二十。期至於此。而不可過耳。曰。不然。古人之言。固有大有之期者。若三十二。云者。一定而不易之辭也。夫少之時。血氣未定。此其當戒之時。然而從之。豈特傷生伐性而已。將無以責其率人之智。事人之道。故記曰。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聖人知夫有故者。人事之所不免。事引而伸之。至於二十有三。終不先之於二十之前者。此有以知其為一定之辭也。使是制而猶可進退。宜曰。男二十以上而娶。母過三十。女十四以上而嫁。母過二十。豈不明哉。曰。若然。必以是年。則物有不備。時有不暇也。奈何。曰。古者。昏禮之費省矣。幣止於緇帛五兩。牲止於魚。祭而豚。蓋常人之家。累歲計之。皆足以預辦也。自秋成之後。至於冰未泮之前。凡百有五十日。不為無暇。按其年而為之。不難也。曰。然則聖人何為十九而娶。曰。夫三十而娶。吾所論者。禮之常。親在者之所為也。若孔子之娶。則孤子當室者之事也。且夫昏禮以代親。故重孤子。雖未昏。而固已代父矣。室家不備。則祭祀有所闕。又慮民生之不長。則絕嗣亡世。有不可悔。所以許其不待年而娶。國君十五而生子。亦為是也。曰。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奔。則又安可限以年。曰。此正欲其及是年耳。夫嘉事常在秋。故荀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內。詩曰。將子毋怒。秋以為期。又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泮秋者。歲之成。農蠶之暇也。故自秋以往。凡男女之至於是年者。各為之嫁娶。至冰泮之前而止。聖人又懼夫民之不用令。而使男女不得時。少緩而至來年。則舉趾之後。又不復可議。故於來年仲春之月。司察男女之無夫家者。官為會之。使各從其所欲。雖奔猶不禁。蓋事迫而年不及此者。固不許其奔。使之從禮也。曰。若爾。則不待其擇乎。曰。古者。方田同井。嫁娶不出其里。又多因於舊。所以睦母黨。安豐殺。且不干非耦也。若諸侯之制。周公魯公。娶於薛。季惠娶於商。自威以下。娶於齊。一世娶焉。則再世因之。古者夫之父。婦之父。皆謂之舅。其母皆謂之姑。而兩姓謂之兄弟者。蓋其尊者多己之外親。而其子多己之同儕故也。此古之制也。或曰。六禮執為重。曰。莫重於納徵。始則納采。采者。幣之色者也。不敢有所議。特若常人然。以幣交其尊者而已。問名則求其名。將歸而卜之。納吉者。卜之於廟而吉。反以告也。納徵。則以幣質信焉。示不易矣。雁者何也。曰。男女相見。必以鵝。鵝者從所執也。執玉之君。聘以鵝。圭。雁大夫之摯也。古者無大夫冠。而有其昏禮。雉。死物也。雞。無常匹。故進而用之也。御輪何也。曰。古者同乘。必推其能者御之。昏二人共乘也。故召南云。王姬之車。平王之孫。齊侯之子。齊詩云。有女同車。婦人無自御之道。必男子御之。將行調車者。事之宜也。

鄭州小集 卷二

二二

識董與蘭。羅子疾之。乃探其源。因爾雅為資。略其詞。山川星辰。研究動植。不為因循。觀實於秋。玩華於春。俯瞰淵魚。仰察鳥獸。山林泉壤。遇物而欣。有不解者。謀及芻蕘。農圃以為師。釣弋則親。用相參伍。必得其真。此書之成。為雅羽翰。其涵如海。其負如山。其稱物小。義炳而寬。不強所不知。義無不安。字中所有。目擊而存。指毛命獸。見末知根。可用閱覽。虞悅性情。玩化無窮。以觀我生。率是佐時。人主以裁成。通之於六籍。疑義以明。千世之下。與雅並行。後有子雲。君山之嗜。乃知其精。雅道復顯。功亦宏矣。

古今長者錄序

始願幼時。慕從諸兄。退自學。先君取後漢書。指馬援所以戒兄子者。使爾之。益取卓茂劉寬等傳。略為解其指意。歸輒習誦。使夙知世有退讓長者之行。涉事以來。備更險易。雖或加己以橫逆。直自不屑者。以先訓著於心。趨舍素定。故也。竊惟長者之名。不顯於前世。獨詳於戰國秦漢之間。起於世衰道微。時論迫隘。相與角長短。較險易。各務近其所欲。而推遠其所惡。無復忠厚純固之氣象。其有識之士。秉心不說。又深知天下之理。毀譽之無定說。而非一時口舌之所伸。利害之無定端。而趨利者未必得。避害者不必避。免是以己之所安。人或晚之。則釋去而不辭。加之以衆人所惡。事之曖昧者。則亦悠然處之。而不屑合於論語之犯而不校。禮之不報無道。書之斷斷無他技。而有容者。嘗之有人。年長涉事。處於衆穢之間。過而見諷。則亦書之而已耳。必不與之屑屑。是雖非明君嚴父之所以教督成就人者。要非衆穢之所能。蓋超然有爲人長之道。故命之曰長者。昔者漢武帝初立。首問天下長者。而田叔引孟舒。其後張釋之亦稱長者。東陽侯張相如之爲人。以止齋夫之選。東陽以太子傅免。還可爲傳者。則用萬石君。比景帝置相。亦以魏其爲沾沾自喜。而用建陵侯。當是時。人厭秦俗之薄。相與勉爲渾厚。而文帝資尤長者。以此倡之。一時朝廷內外。持論皆如此。其流至於孝景。數十年間。人人自重。恥言人過。禮讓與而刑罰省。孰謂長者之論無益於人之國邪。故因先世所訓者爲資。益推取前世所爲若此者。總之爲若干卷。命曰古今長者錄。詳夫古人之如此。非有意於聞也。特其秉心不說。以世俗爲不可告語。事以其身少忍而容之。幸而其事適著。則爲人所稱歎。不幸而事不白於當世。則亦已矣。然要之天下之事。捐利以與人者。利既去而名歸之。受惡而不辭者。毀譽久而公論出焉。是以昔之長者。每務假人。而常都天下之顯號。然其本心。非有微於此而爲也。如使其人可以告語。不待己之推利引惡。雖在我無獲長者之名。而可使彼不陷於不義。則昔之人尤樂爲之。顧其勢有不能爾。夫長者之道。其失使人無所懲于。又懼夫或者不務原昔人之心。特樂其名而襲其迹。姑務以德報怨。引惡自予。躬自厚而使夫人者。或無地以自處。此非天下之通病。且非願之所爾也。故極其說。使覽者得擇焉。

送章德昂之於潛序

章德昂之官於潛。常所往來者。相與送以詩。願輒而讀之。曰。美哉。夫章子早以文藝操行。自植立。以起其家。以吾州號多士。率二百買一人。章子比再買。連爲第一。禮部合天下論俊。在十九人之列。得官義縣。去家財百里。一歲奉其父母往官焉。其名譽盡施於人。其祿廉速及其親。其器業能大其官。是可時已。雖

羅鄂州小集卷三

序

爾雅後序

惟宋十一世。淳熙改元。羅子次爾雅。定。盡五萬餘言。乃論古初造化始。萬物芒芴。並生其間。民生每標枝。鹿豕爲羣。自以爲一物。不自貴珍。有靈人者。立。築出其倫。使同類相拜。異類區分。正名百物。毛羽介鱗。圖書方趾。自別爲民。乃佃乃漁。乃築乃焚。運百蓋百穀。以爲常珍。味其辛毒。俾相君臣。靈智以爲靈。靈敏服循。異物著之。則別與神。遂超萬物。莫之與鄰。號名三才。與天地均。裁制萬品。皆由於人。物患既去。其利畢散。智者用其實。因既以文。有所著作。假之而論。故詩首關雎。春秋感麟。易八卦始畫。仰天俯地。窮鳥獸之文。審與因之。是生典墳。禮觀象作服。贊死生之物。以明卑尊。飲竹聽風。爲樂本原。後論貴多識。讓五穀不分。豈有所不語。亦有所常言。至王會紀遠物。則多異聞。離騷志深。唯擬其芬芳。不若爾雅。博洽雅馴。起於漢世。學者自爲專門。欲補成詩道。廣摭旁穿。萬物異名。始著爲篇。先師說之。義多不詳。由古學廢。絕說者無所旁緣。風土不同。各據所傳。江南之產。雖北而遷。至於語音。亦不相沿。鄭人命死鼠。擬於瑣瑤。六書之相假。輒謂爲物。亦固有難。不可汎觀。惡莠亂苗。章章須七年。非好古博雅。身履蕪澤。孰能究宜。野人能別之。不能見於傳。至爾雅女。魚吾爲蒼。六駭以爲馬。不可駕車。謂芍藥無香。說芳草者。初不

然願將有以爲贈。夫中都百司。萃天下之才。執政者或不能盡悉。大率溫裕粹美者。於遺賢士之求速化者。因以此相向。類謙默自約。而爲好言於下流。而至於府縣之吏。至或放之。甚可憫也。子其戒之。子之職以消去賦籍爲稱。異時居此者。以其事淺近。或不屑。一遇貪暴吏。將復案其籍而索之。使民有連歲再輸者。甚可傷也。子其勉之。且子獨無以處我乎。

張仲思字序

願前在蕪州。求客於郡之賢者。安福尉李君。君言其友張生。與之處久而不厭。生名合。字仲權。以權爲非進學者之事。請易於願。字之曰仲思。且爲之言曰。天下之理。無有懸隔。思苟至焉。其皆合也。古者於天下之具未立。智者以意爲之。使金與木相附而飛。傳心目之巧於百步之外。患夫勞且遠也。則以人之心。而合十六號。截然如引繩。而燕越懸於其間。疾痛不可知。則又以數。取病者長短。表而刺之。其入如芒。且死。偶然而生。人謀之所窮。則選取昆蟲草木之老。有智者。尊而命之。以通於不可測知之鬼神。若是者。皆不近也。而卒如人之求。特於理之中。有可以懸合者。古今智者。窺見其然。因積思以通之。以爲天下利。其始也疏。其漸也密。終則悉如人之所欲爲。無毫髮不盡。千世之下。以爲是固然。不知其始之用心。至於此極也。儒者之道。去己之私。以盡其所受之分。以施於上下親疎之際。此其更智者益多。彼作於前者。因其心力之所成就。固已思而審。審而聖矣。其大經大法。垂後世者。皆具。今之學者。亦各於彼而已合者從之。其不合者。則又思之。早夜積而不止。視前之密者。日更以爲疏。則知所決擇矣。夫心者。易竊者也。巧便者也。能從人者也。善變化者也。不可窮者也。惟其置而不用。則沈著而不靈。收壞而無力。終日竊行。而莫之覺也。不然。是昭昭者。用之得其道。德將自能巧。汰去浮游散越之念。而日就親切。忽不自知其合也。古所謂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豈謂是歟。論語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願將窮此而未能。仲思勉之。

記

程儀同履記

壯士之出身。用武以立功。名於時者。儀常有之。儀儀其鄉。百世風之者。酸矣。中古以來。相持以權。利有留臂而去其親。爲開而焚其學。隨陳而欺其友。苟取一切。不顧所厚。其威則傳於敵矣。而不見信於旂。其位則列於朝矣。而不見譽於州里。激數人主之前。視視同列。得志富貴矣。而不可以見故鄉之父老。先世之丘墓。往往隨官留止。不能復還。使其子孫爲人於四方。數世之後。燕秦楚越矣。而況能使其鄉。百世思之者哉。若吾州程公。則不然。公諱靈洗。始梁侯景之亂。公以布衣起義。奉太守蕭暉。以捍州里。元帝因命以郡事。以故此邦之人。得免於亂。陳高祖名號既著。公曉而後屈。猶及爲佐命上將。當時論其功烈。已定配高祖之廟。而鄉人追思其義。亦相與祠之不忘。今距州三十里。有地名黃墩者。墓與宅在焉。宅既闢爲湖。其清可鑒。時有巨魚出遊。漁者莫敢取。相傳天氣清晏。往往見宮室其下云。又即其墓旁爲壇而祀之。如是古矣。水旱必求。求必應。比近所報。常有八十餘社。於是方氏者。以爲古之祭壇。降及後

世。肖象以棲神。設牀以安象。非棟宇。無以拒旁風仰雨之入。故自郊社之外。古百辟卿士。在今者。例皆廟事。矧神出三代後。乃獨用古之壇。無益於實。若廟而嚴之。庶於時爲稱。乃以某年月。爲屋若干楹。嗚呼。吾乃今知有功烈者之不忘也。古之見祭於人者。當時則祀。過則舍之。梁陳氏之去今。六百餘年矣。其思之及我者。耳與目不接矣。不接則宜懈以廢。然益相與崇奉。以壇爲未足防。於此乎立廟。是非其道有可懷者乎。由此觀之。雖百世可也。於是方氏之進士曰必東。因願所善張師顏以請。乃爲之詩曰。士生立朝。終始於鄉。一有可稱。沒而不忘。有用其力。勤於衛上。鍾銘魏氏。以從大享。有厚其黨。而薄其躬。燕齊相率。社彼樂公。赴赴儀同。義烈兩出。節捍父邦。功書帝室。於陳陳廟。龍委曰容。冠劍侑傍。儼如在宮。其在於鄉。壇壇是飾。羔豚毋薄。亦人之力。偉哉如公。神明之特。優遊祀典。進退血食。載祀六百。物有廢興。慨思昔賢。廟食是矜。古今異時。器非豆豉。虛設壇墜。棗非易陵。隨時稱物。亦神所寓。乃作新廟。邦人所瞻。物久則替。我久益嚴。坎其擊鼓。黃宰之下。牲升于堂。樂坐于廟。以齊以宿。以拜以俯。我公比鄰。公我父母。追惟平生。勿忘吾土。時節請帝。以相風雨。配食一代。有汗餐隆。不如鄉之人。與其始終。始吾莫原。終則未已。銘詩於石。維廟之始。

淳安縣社壇記

士有出於五帝之世。而見祀於今。禮有隆於三代之時。而不廢於後。此不惟其人可尊。其禮之所該者。至深遠矣。蓋自古既遠。五帝之臣。其傳者無幾。而高陽氏之士。正有虞氏之稷官。世獨相與社而稷之。見於展禽史墨之說。其禮壇而不屋。糜而不熟。有俎豆而無杯器。又皆商周之舊典。上下數千年。不敢有所變。豈可以不知其故哉。先王之治本於誠。惟能致知以通之。故其遇事。無精簡表裏之異。知土穀者。民情之所重。而社與稷。實司焉。則自丘民以上。隨其所在。封而事之。天子以建諸侯。而諸侯以有其國。君民之情。如此其同也。以其生有平土植穀之能。灼知其精神。死不泯滅。屬之以雨暘寒燠之事。無不得其所欲。天人之際。又如此其不異也。因其沐浴齋宿登降薦徹者。有爲人下之道。則從而訓民。以爲事君之法。因其水旱有變置之說。而諸侯之不職者。亦不得免焉。則等而施之。以爲取臣之法。一歲之閒。春以出火。秋以下稼。冬以息老。有屬民讀法之事。有用幣揀變之事。其或不得已。而用民於兵。小則受肉而行師。大則費主而出境。有功獻於是。有罪戮於是。此如家人父子之出入告反面。而從事於其庭內。非以是爲希闕之典。而行之也。重民之居。而敬其食。故其俗生厚而不遷。明命有功者而祀之。故其民端慤而不鬼。因物之常。而寓其教訓。故令行禁止。而風俗成。民日見上之親己。而所施又無悖乎四時之序。是以上身爲。而其神易福也。嗚呼。古之求於社與稷者。其詳如此。非固欲神之而已。蓋知至意誠。無精簡表裏之異。則散於事者。可以知其政。而寓於政者。可以觀其禮。此所以爲不貳也。後世與民相接者。至簡矣。惟其治財聽訟。施於官府者。然後以爲政。初非發於社而降之。若是者。神固無與也。里中之社。喧囂而醉飽。惟其習儀歲事存於有司者。然後以爲禮。雞鳴而行事。未明而寢。若是者。民亦不知也。且夫耳目之所不接。而欲變化其心術。已不可得。況所謂出火之早晚。與來歲五種之宜否。所息之物。所揀之變。則其說既古矣。

兵農已分而師祭者遷矣。是後世之求於社稷者甚略也。然據其存於今日者而論其故。則其人輩五帝之佐。而其禮乃三代之舊。生人之類。所以得相拜至者。賴其力為多。而前世祀禮之僅存者。此而已。故猶相與守之。而學者尤樂道之云爾。長樂陳君。來為淳安縣。方是時。議者以州縣社稷壇壝多不葺。詔長吏修築守護。月檢察之。君於是即縣西二里。故所謂社稷者。并風雨雷師之壇。更伐石治之。且為屋者三。以待事。築牆七百尺。而外閉之。淳熙七年。二月中。既成而祭。請記於願。願為之。曰。夫壇壝之費可也。長吏始至。親臨而視之。使者行部。察修飾不如儀者。此又甲令之所有也。令明著之。而吏或不務何哉。彼其心。私以為迂遠於事情。況欲擴古壇以合之民事。以稱國家命祀之重乎。有以知其難也。君之五世從祖。樞密直學士。以經行名當世。始為仙居令。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故君因上之命。而知奔走其事。願雖不識君。然聞其聽訟平恕。修學校。治橋道溝渠。又勸大戶出田為義役。類有意於民者。因為推攷古者社稷之禮。以今之良有司。為將有取乎此也。

陶令祠堂記

淵明之為縣。八十餘日爾。然世稱陶彭澤。用縣配其姓。以傳。縣亦世祀之。味斯人風旨。非假雕飾。直取諸胸臆。便自宏遠。語有之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生人相與。正在情實中。三季以前。共由斯道。不知有心口表裏之異。故在己者無愧。在人者不勞。世遠道微。俗既流蕩。士亦不深得教意。凡出真情者。一皆掩抑。覆察其意。本欲求全。乃更入於不情。不知人情所宜有者。飢食渴飲。勞德欲息。在於有形者。均所不免。僅直以此指表見於外。非必名教所禁。而為此委曲者。自吝心未遺耳。易之象。天地萬物。皆以其情見。而禮經大順之世。然後人不愛其情。乃知其情之固。為日已久。又自東漢之末。矯枉既過。正始以來。始尚道曠。本欲稍返情實。然以此相矜。未流之弊。愈不勝其偽。號號相。便足欺世。傾身降節。猶為名士。若淵明生百代之後。獨孱然任實。雖清風高節。邈然難嗣。而言論所表。簞竹所寄。率實生之素業。或老農之常務。仕不曰行志。聊資三徑而已。去不曰為高。情在駿奔而已。飢則乞食。醉便遺客。不藉琴以為雅。故無絃亦可。不因酒以為達。故把菊自足。真風所播。直掃魏晉澆習。實有時云。義農去我久。滿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嗚呼。自頃諸人。祖莊生餘論。皆言淳樸朴散。繁周孔禮訓。使然執知魯叟為此。將以淳之邪。蓋淵明之志及此。則其處己已審矣。在縣日淺。事雖不具見。然初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助其子。而慈祥繡緒之意。與視儼等不殊。只此一語。便可祠之百世。迹其求邑。雖指公田為酒之利。然來去以秋冬仲月。非播種之時。而傳遽有種秫之數。又督郵小兒。雖不束帶向之。固自未害。不足遽用是日決去留也。此為未深知淵明者。祠屋象設久益弊。願兄端翔為縣。始新之。而命願為記。兄為人無機事。其仕進常委分。為淵明之縣。心益向慕之。蓋將希風昔人而未飽也。官今為奉議郎。名願。字端翔云。

小蓬萊記

江西之勝者。有南安之小蓬萊焉。其始自城外匯水為渠。分流以入守武之舍。蓄以為池。非專為觀遊也。地既足於水。異時通守喜事者。不知其何人。即池中之隱起者為亭。環以嘉木巧石。使略相蔽虧。望之儼

然島勢成就。因取於道家所謂三神山者。而為之名。歲益久。或負其石以去。亭亦捐棄不治。今年承議郎鄧陽胡君。惜其虧於已成。為之起廢。願時從旁郡以事來。相從於其上。而樂之。君謂我盡記之。聞三神山之傳在渤海中。昔之求者。患不見其氣。至則山反居水下。隨之。則風輒引去。故嘗使人三反太息。獨知其四臨大壑。終古靈峙。而為長往自好者之所宅。其竟忽不可得而詳也。南安故秦橫浦關。諸侯之起。尉佗移檄絕道。以自守。至漢六世。呂嘉函封漢使者節。置臺上。即關下之地是也。其地於今。當廣嶺之北三十里。遠樓船將軍伐越。以下橫浦。宋興淳化初。始割於虔州。使自為守。遭世承平。不見火盜之警。吏得以閒日寓其勝概。故於秦漢故臺之地。而有燕齊海上恢詭之觀。其軒廊濶濶。宿雲之所出納。蒼宇煥煥。倒景之所浮動。徒越漸車之水。登降步切之上。非有風濤險遠隔絕之助。而氣象清奧。塵上不雜。果若乘飛車。超弱水。踏靈鼈而嬉也。蓋吏之患。常患於失真。而仙之過。過在離人。不能以相通。為通守者。於其境內。無所不統。誠并心以流化。使官不過求。而民安之。令有休沐。上之所賜也。時亦自縱於池島之間。而託興於巖壑之外。有吏之治。而無失真之患。有仙之適。而無離人之過。從容紳笏。而願與游方之外者。第其樂之廣狹。豈必眇然真相。求於海濱之寂寞者。然後為快哉。君於事無不經意。到官期月。首撤其聽事而新之。百年朽屋。化為高明。稱其為半刺史之居。而餘力有及於此。此其少時。從飽山程公遊。諸吏事。喜為詩。山水之樂。其有以知之矣。

徽州城隍院五輪藏記

佛氏之書。載以五輪。此役之巨麗者也。以吾州人之勤於力。今歙縣南。所謂城隍院者。迺亦有之。先是紹興中。里人余聰。買其書。號四大部。寓院中。歲益久。主僧宗仁。謀所以藏之。首得錢百萬。於同里張應。而余實余端誠繼之。錢各五十萬。又別累積。凡為緡以三萬。計一年而藏室具。又二年。當乾道之九年。而輪畢成。凡其書亦隨具。斯亦難矣。夫五天竺。蓋聯綴木葉。右行而記之。以為文字。及其寫以黃紙。標以赤軸。函貯而尊閣之者。皆華人之為也。然而未有輪也。傅氏鑄銅以為式。其輪若著。橫為梁而中貫之。列七佛焉。屬之以指。則轉而不窮。是輪而已矣。其後因之為大輪八。上象鈞天帝居。下為昆侖海水。傲百物以為飾。猶不盡其巧。則又分而為五。當其無事。不震不動。大小縱然。芬烟既作。有聲軒然。起於地中。則有軋軋者。羣起而和。中聽未及。審而所觀變於前。恍然如入雷電之室。隱轉揮霍。而莫知所為。如五山之宮殿。岌岌無所著。而隨物播徒。如充庭之輪。禮畢而出。靈鳴鼓動。相切而爭馳。其上則為鳳。為龍。為天。為龍。蛇。巨雀之神。為旌。為蓋。為網。為錦。為金。為碧。為火。與日。為草木華實。散放五八四十面之中。更見迭出。而不相蔽虧。使玩常習。故者眩之。震眩心目。而不知其外曠宇。天高地下。八方奠位。自若也。彼相進以伎者。一至於此。夫執求其初。要而言之。此其意亦有所表。又以人之情。悅於巨麗。得佐其說以行。惠子多方。其書五車。莊周偉之。以終天下之道術。東方生正書。至用三千牘。公車令兩人共持。僅能勝之。人主忻然讀之。二月酒盡。皆以言博而役巨。傳之至今。今是書盈五千卷。藏之者又如此。獨不為偉乎。宗仁御衆。以律。能使其徒。皆樂事勤功。而智海尤堅忍。至以醫道走四方。用佐費。所以能鼓舞斯人。而與之為其難者歟。淳熙

羅顯忠親女，再娶雍丘裴氏，河東提刑珪女，兩男子，清之，三女，曰信，曰蕭，曰郝。趙夫人尤賢而有文，夫婦手寫經子以課兒女，君既禮受文儒，在豫章，友儀真郭某仁，居臨江，善楊惠，君雖貧，少伊饋，而二君教其子，靖之不傳者，以與君友善故也。靖之每夕歸，轉以教其弟清之，而景仁，恩後皆以進士官陞朝，爲文人，及靖之甫冠，君使幹門內事，若不急於科第者，然卒成名，其後稍趨清之就試，謂人曰：此子來年亦當得官，靖之聞君言，曰：我以門戶料之耳，已而果然。君閉居不治田業，嘗官所得祿，與兄弟共之，兩兄洪沈，既沒無嗣，今唯兄沂諸孫，與君子孫處，其嫁娶不問有無，唯擇門戶及其人良者，濟北鬼子綺，迪功郎，東平黃朋從，成忠郎，開封張謨，其婿也。君生元符三年十月丁巳，以紹興二十九年二月甲寅終，嘗兩暨潭州南嶽廟，以監賞陞承直郎，用致仕，得通直郎，年六十一，葬廬陵，今贈承議郎，君故世家，以儒學爲門戶，其勤身睦族，皆父祖遺事，故不顯其殊異之行，然艱難來，衣冠子孫，或墜失其緒，君獨兢兢追循先世之意，以昭其子，使有聞，二子又能自立，及君沒後，靖之教授贛州，嚴重有師道，士頗興於行業，不幸蚤世，清之仕於時，以禮進退，其於人諄諄不倦，嘗入爲太常主簿，今佐鄂州，所植立當不泯於世，君所就既如此矣，靖之字子和，清之字子澄，皆與予善，新安羅顯曰：不經其親，以傷天下之公議，子澄有之，不諱死悅生，以求實其言，願將學焉，述劉豐國行錄。

墓誌銘

劉子信墓誌銘

舉之六世祖姑，宜春郡夫人陳氏，是爲判三司磨勳，贈太子太保，新喻劉公諱式之配，能聚書以教其子，有墨莊之名，五子皆有行，俱賜第爲卿監郎官，鄉里稱爲五君，而謂五君之母，爲墨莊夫人，事見國史，及安定胡先生賢惠錄，故劉氏陳氏世姻，君諱肅，字子信，磨勳公五世孫，曾祖太中大夫，祖承議郎，武賢，父沂，字文因，隱居不仕，娶會稽人，顧長官復經女，生成及君，成未冠而卒，及文因沒，君獨躬親勸以養，自太中以來，居揚州文樓巷，文因嘗建炎開，避地居豫章之新吳，叔父暨豐國監承議郎，時亦轉居江西諸郡，欲招君合居不能遂，乾道四年，豐國之子靖之，清之，始歸君廬陵，君妻張氏，生一女，蚤世，乃以其女丑季，適舉之子崇徽，而君晚亦得男子，曰理季，順季，靖之爲贛州教授以卒，及清之佐鄂州，奉君之官，所以煥侍者甚至，君寡過易足，幼讀論孟，毛氏詩，頗成誦，晚得子則躬訓導之，不幸嬰肺疾，方君病時，崇徽夫婦及君之弟子徐文達，皆在旁，君曰：若等環我，我復何憾，願言曰：叔父諱淦無後，其以順季爲孫，而令我孺兄子之，告于廟，書于牘，其可，淳熙十年八月甲午，卒官舍，享年六十二，其年十月壬寅，歸葬廬陵縣儒行鄉曲石山，豐國墳之西南，繫曰：君中年歸，族散而復合，身老而更紹者，以從弟說爽故也，既得兩男子，即以其一後季父，以及其兄，益廣其宗，善夫。

宜人趙氏墓誌銘

朝請大夫，知全州，管公鑑之夫人，太府少卿，趙公汝楨之姊也，願守武昌，而少卿使總賦，於是所紀婦夫人之狀，與全州之書以來，屬顯銘，始楚王元佐，以太宗子封五世，而至夫人之曾祖考士顯，贈安化軍

羅鄂州小集卷四

行錄

劉豐國行錄

故豐國劉君諱肅，字全因，其先自廬陵，遷食之新喻，開寶中，式隨李氏歸京師，歷工部員外郎，判三司磨勳，贈太子太保，生立德，諱書暨，贈太尉，仍世見國史，生教，官太中大夫，歷守淮，揚，池，鹽，澤，始居揚州，生武賢，爲承議郎，知盱眙縣，生君於濠之全椒，因以命之，君早歲溫雅，盱眙府君使主客，皆皆悅，君弟淦不娶，淦與南流，與母兄謀，散處避難，三兄各欲將母以行，母李夫人笑曰：我隨安兒，牛兒隨我，安兒者，君小字，牛兒，淦也，自此與淦，扶持轉徙，昇，洪，吉，虔，開者九年，賊見者，咸其賊，不加害，或指避兵之方，從父亞夫，官通顯，沒有遺澤，其子符，選於族，曰：君孝友，以與之，補將仕郎，辟權幹辦廣南監司事，先是亂定後，生計蕭然，父故人諸公，相與振恤之，至是得祿，慨然曰：自今免煩人矣，在官早作，官事有未竟者，念之不置，其後建州豐國監也，嘗登戶曹，時屢中獨有陳粟，乃先以給官吏，建安丞李衡，攝官幕下，得米怒，馳取君所請賑之，默然，已而賦筆卒，皆無一言，君和易曠達，望表知裏，有語輒盡，不記人過，已則甘澆，達且，所居人多言此官省事，始磨勳陳夫人既寡，聚書以教諸子，世號墨莊，夫人及君既壯，念先世所憂散亡，乃請江南徐勉，饒唐吳說，各以所善篆，楷，爲作墨莊字，在建安買書五百策，新安朱熹爲之記，君初娶長垣趙氏，承

節度使武常侯。生不迷。贈右奉直大夫。生善良。歷朝請大夫。知無為軍。贈太中大夫。夫人同產七人。已為長。母令人孫氏沒時。年尚幼。啼泣不絕。聞者為隕涕。祖母太夫人尹氏。嘗有疾。晨夕扶持在牀。尹夫人憐其幼。勉令自逸。敘容曰。兒恨不以身代。願何心舍去。嘗為隨汝大族。夫人承上拊下。得其驥。念全州生事未立。每事必親。量入節己。厚嫁夫之二妹。及凡昏嫁各以時。全州壯歲奉事。或厲威嚴。必從容諷解之。至課諸子讀書。未嘗假詞色。子湛。嘗三以進士入貢。夫人亦汎覽文義。始太中之喪。聞訃。廢絕。至是有年矣。臨終猶以不見墳墓為言。其仁慈才智如此。積封至宜人。享年若干。淳熙七年九月丁丑。終於家。十二月壬寅。葬於金谿縣歸德鄉烏石峯之原。子男三人。長迪。功郎。澧州司理。參軍。湛也。次將仕郎。洪。洪。女六人。其一尚幼。五婿。忠。朝。郎。趙。意。遠。將仕郎。呂。浩。進士。游。仲。鈞。國。學。進士。張。椿。將仕郎。趙。崇。儔。銘。曰。夫人世貴。系自大支。姊弟有閒。惟慶之胎。既勸其夫。又淑其子。宗則昭矣。管亦世祀。

鄂州張烈女祠堂碑

嘉祐三年春正月甲申。有詔封江夏民妻張氏為旌德縣君。表其甚曰。烈女。救州縣致奠。且賜其家酒帛。謹案張氏。鄂州江夏縣人。嫁為民妻。里中少年。有謝師乞者。過其家。欲通之。脅以白刃。張氏大罵曰。庸奴。我寧死。豈從汝邪。師乞割其咽。未即死。猶拚師乞以告。事聞。有是命。後百餘年。願來為州。訪問故所表烈女處。中更兵火。吏民無知者。距城東十里。有黃鶴山。州人之葬者多在焉。歲時拜掃。必致所。謂勝緣僧舍者。乃與通判劉君謀。立祠其中。以稱昭昭之遺意。夫男女之際。聖人嚴之。尊其冠昏。而定其配偶。限其內外。而別其氏出。然有倫。不相凌越。斯人之所以別於禽獸。中國之所以貴於疎迷。率是道也。亂之生也。起於逸居之小人。誘於耳目。不勝血氣。舍其良心。而慢其遺體。甚則僇辱於非禮。如夜行之犯露。有不能勝。則易愛為忍。至於殺人以求之。譬如當堂狂走。抵株杙而蹈水火。禮不能止。法不能禁。禍多唱於陽。而成於陰。以失身喪偶。亂倫滅類者。亦何可勝數。而其婦人女子。乃有能明一定之分。不背其夫。不辱其親。身可危而志不可折者。是豈不繫於其人也哉。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此學者之志。而大丈夫之事也。願家人女子。乃能之。用心如日月。厲操如霜雪。信如寒暑之不遷。堅如金石之不可化。故以匹婦之微。而齒於封君之貴。生百代之後。而擬於上世之烈。處窮閭之下。而揚于天子之庭。其家有賜。其位有莫。其藏有表。精神凜凜。人益可敬。而彼一時狂子。固已毀之有司。淫昏之魄。浪浪不靈。爽考其初。則生相逼也。死相隨也。然或榮如升於天。或辱如墜於淵。繫於念慮操舍之間耳。雖然是女者。非特以一時能死為諒也。彼其平居。服從君上之教。而安受父母之訓。動靜專一。中志定矣。以故雖遇倉卒之際。而不亂。夫郭通達之州。江漢會焉。周之興也。此方之男女。先被其化。其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蓋女雖閉閣。而使人退聽。不敢存觀欲之念。男雖感悅。而隨即自克。以能復思慮之正。故繫之周南。是女雖不幸遭變。然能自潔清。不屈於強暴之辱。又亦出於詩風江漢之域。惜其不得如漢女之從容。而徒為召南正信之頌。是可歎也。自頃歲以來。五民僑處。為吏者。思擇令典。以示

民。深惟國家。每三歲。常詔有司。崇古丘墓。而顯孝子順孫正婦。此祠之設。一動而二義附焉。使方來之人。過而問其故。察彼柔弱之質。猶能以禮自終。況為男子。何忍觸情縱欲。自棄於不義。而其婦人女子。親而化者。思彼當事之變。獨為其所難。則凡平居修飾。毋失身於苟賤。乃事之易者。皆可以自警云爾。淳熙十一年二月甲戌。朝奉郎。權發遣軍州事。新安羅願。編良文。奉議郎。權通判軍州事。臨江劉清之子澄。書。

贛州通判箴

大庾之陰。廬陵以南。地曠俗貧。民有遁心。罰不可屢興。粟不可妄敷。流民勸歸。曠土乃居。歸者有徒。彼姦執。亂所由生。吏無遠讓。罪為民則恤。而為盜乃圖。扶持不力。亦佐之辜。在帝仁祖。惠我遠黎。守以清獻。而副以濂溪。同心於民。民是以懷。丞臣攝轡。敢告司階。

文

愛蓮堂上梁文

兒郎偉。古今相接。風景要且。不殊。賢哲所臨。草木便為可敬。況典刑之難遠。有嗜好之可求。用寄襟懷。不專游觀。濂溪先生。早懷斯道。來佐此州。千古師資。孰與洛中之比。一時賓主。更陪清獻之游。惜承平舊事之無傳。此有志後人之所歎。通判本議。相望百載。繼守一官。春木之茁。固已不忘於夢。甘棠所說。猶將如見其人。謂此荷華。乃今昌歎。出污濯潔。薰兮含水土之和。敘春開晨。浩然得風露之正。即官池而創植。營便坐以遙臨。豈無他人。慨獨歸於往轍。後有作者。將復感於斯堂。方揭修梁。可無善願。

拋梁東。三月融和處處通。要識春風行水底。女錢無數疊青銅。

拋梁西。看取新花出淤泥。不但愛蓮兼愛水。先生到處即濂溪。

拋梁南。仰止遺蹤略有三。庚嶺曲江微較遠。請君來此對紅簾。

拋梁北。郡圃相過如帶直。遐想南臺步履來。幾年同事初相識。

拋梁上。太極光陰涵萬象。臥聞好雨到高簷。新瓦小荷聲一樣。

拋梁下。勝日對花揮玉笋。約束紅裙莫遣來。此中但可談風雅。

伏願上梁之後。萬家買棹。十邑鳴弦。農畝豐登。荷樂大江之右。官曹整暇。不殊嘉祐之前。氣叶而山川屏。化行而庠序多賢。

祭郊知府文

嗚呼。願年三十一。第未收。心非敢忘。晚曉是憂。龍飛之年。五千俊游。我獨逢公。乃決去留。持示舍人。品題則優。遂闕帝聰。世科以酬。亦既見知。復得我州。遇我益親。曠絕輩儔。文章我持。燕飲我陪。賓俎我陪。樂而。不流。我常作縣。言奔松楸。欲脫不可。如鷹在韝。會公解絃。將入告猷。言之諸公。祠職是脩。出處皆遂。緊公之由。每憶始春。山寺追遊。或傳公沒。涕泗沾委。後審吉音。如荷得瘳。追惟我公。遠繼前修。歷官四十。無宅與瞻。九男森然。不暇為謀。諸甥學兮。嫁送則周。抵掌之談。足起儒儉。一佩虎符。民瘼以求。繭絲之奏。酒威

疑旋。屬車星散。鵬開雲浮。生卒不歷。已焉長休。我聞公喪。方假緹油。緘書塞嶺。遠弔長洲。續莫不時。公無我郵。感今懷昔。事隔明幽。公愛我文。我心正愁。浩蕩失次。以為公羞。一觴千里。能領此不。

祭張夢錫文

頃者州里。俊造缺微。士保所聞。不相告語。道子之出。溢于文詞。用禮春秋。再先實實。自茲秀異。繼興者多。抱其藝能。更取科第。子名最早。未著清衫。願欲出奇。命輒不偶。平生議論。思對楓庭。云何四十。自絕昭代。夜靜琴冷。月明思清。豈伊羽人。與子微逐。追惟平日。負才寡與。於願兄弟。信為有情。我來之官。子出就館。惠我百紙。先以七言。相期之心。固在晚暮。忽得鄉信。清淚滿頰。是夕夢子。過我如生。城角悲鳴。忽悟隔世。天高浪闊。將子實來。豈吾神誠。自為變眩。嗚呼夢錫。與子同里。知相愛慕。才及十年。俯仰之間。便復一世。延陵未返。徐君先沒。心雖相許。時不待人。解劍掛樹。古人所咤。臨風浩歎。送此一觴。死者有知。猶吾夢錫。遂無知也。豈不悲哉。

祭張彥仁文

嗚呼彥仁。故父之客。我曹執友。始在冠歲。介然有守。其事父母。不顧節口。勞辱在前。安佚在後。先君趨之。以為稱首。晚寓醫肆。理不塵垢。苦言強人。或乘以走。其清宜貧。其恬宜壽。貧而有微。壽胡不耆。存存之要。庶其不朽。我歸自度。旬朔易久。今爾無人。客位唯帶。誰如此得。世不多有。狂言寄哀。公亦聞否。

祭施司諫文

嗟人生之相與。初豈論於故新。挾誠意以相求。亦安往而不親。公早歲而駭發。策高足乎要津。歷著廷與。陳省。久聲名之在人。我晚進而際公。蓋爵齒之不論。當龍飛而對策。公實奏乎殿宸。辱資緣其在。妙會合以無因。後十載予佐州。行中途之既既。望賈川之猶遠。知阻嶺而帶閩。謂師帥其執宜。公適降乎明倫。奄十縣與三州。懷先聲之所震。我雖味乎平生。公已察其忱恂。貫長綬而寫臆。乃數展而時呻。過國都而夸示。飽傳玩乎四鄰。恨舍者之未工。退自出其瑰珍。曰予旅之三折。求子助而提身。遂既接於色辭。近君子之光塵。公有懷而必盡。願無見而不申。朝發議於黃堂。醫民瘼而同詢。夕燕衍乎相求。榮藹文而雜陳。閱棄孩之滅類。惡倍粟之傷民。酌惠術以漸行。庶遠戾之可均。雖攝姦之似察。抑為吏之終循。登鬱孤而有慨。念馨膳之及辰。眷臨兮而不忍。意惻愴而傷神。曰去此其何難。惜吾佐之孔仁。惟明時之置守。立副貳以同寅。兩相得之罕逢。或越肝而膽奉。公天資之峻特。氣高世而益振。晚託契於我曹。悲此意之殊辛。繼別佩於守符。庶人事之屈伸。方昕朝而入對。忽大夜以長寇。願官滿而東歸。賦江湖之漣淪。撰秋杪以造都。俄旅食其經春。恐附弔之不時。起揮涕而霑巾。假健步以致哀。恨我生之長貧。寓千里於一栢。記始別如隔晨。死生異兮長辭。精爽在兮不泯。

祭句芒文

青鳥司開。土牛戒事。昭聖時之令典。祈先古之貴神。高麗可期。預報一年之喜。綵轅微動。散為千里之和。相帝之功。聚民是賴。

祭都統文

惟夫子之起家。際當世之盛明。負才氣之無雙。果首冠乎羣英。既詩書之教閱。亦相略之縱橫。待望實之具孚。信謀帥之不輕。始州應而小試。旋使節以兼程。進入屬於嚴巖。屯羽衛其肅清。出愛當於一面。儼萬里之長城。實奇麗於福艾。宜敵功而智名。方時平而有待。將星隕兮驚驚。慘三軍之失色。恨萬馬之無聲。願被命於此州。實依倚乎行營。念軍民之一體。每言話以通誠。時尊俎以相陪。辱意氣之我傾。恨數晨之永隔。或在昔之餘情。躬非莫以訴哀。淚浪浪其沾纓。咄凌煙之未畫。慨莫遂兮平生。

題跋

書劉子和行狀後

始願佐輔州。在學之士。一見而退。無敢造吾之屏者。開攝州事。無至吾之庭者。願素聞教授劉君靖之之賢。意有以勸率之。聞之而信。君孝友莊靖。學有本原。既使諸生。知有濠溪為之祠矣。乃日為發明義理之學。俾沈沈乎聖哲之微旨。而踐履乎士君子之實地。輔之士。資稟勁厲。又無先入浮偽之說於其中。獨為科第之習。聞君開示正大。得心所同者。有以用其力。後進願學之士。尤歛羨者十餘人。會君弟清之。在母兄側。諸生日承師訓。而聞從君之弟。優游厭厭之。氣質漸易。先是官書少。君買於旁郡。及出篋中書。諸生所未見者。令傳寫。師弟子相見禮不備。君假以數月俸。為具冠帶。守貳且至。不出迎者。舊輸錢三百。君約以取事後三日。見更以其罰數出者。諸生之欲贊見於大夫者。與求於有司者。必先自言。可已者已之。即士受屈。亦時為言。月朔始盡。諸生之業於堂曰。使守貳有責者。可案而考也。君知要而勤小物。以故能令在學者。率自重。尚廉隅。去苟且之習。他日廣坐。有言慢游之好。以悅衆者。士聞皆恥之。願到官兩月。君改秩當去。聞為願道所施次第。與始為之之難。君去後。士有經指授者。議論證據。必曰。劉先生之言如是。繼自今有特立見於世者。要自君發之。君以教為官。即能美其俗。以此知師道之不可不立。而士之所以異乎民也。願既哭君之喪。惜君所學。獨施於此官以沒。故書君之狀後。以相備。且益勸輔之士。使勿忘。淳熙五年六月戊辰。

書急就篇後

右急就篇。漢黃門令史游作。唐秘書監顏師古為之訓解。此篇舊分三十二章。前代能書者。多以草書寫之。今唯有一本。相傳是吳息象寫。比顏解本。無焦滅胡以下六十三字。裁三十一章而已。國朝太宗皇帝嘗親書此篇。又於顏本外。多齊國山陽兩章。凡為章三十有四。此兩章蓋起於東漢。案急就篇末。說長安中涇渭街術。故此篇亦言洛陽人物之盛。以相當。而鄠縣以世祖即位之地。升其名為高邑。與先漢所改。真定常山並列。此為後漢人所續不疑。又豫章黃太史手校本。出於太和人家。亦有此兩章。黃於篇中時。小小箋釋。而顏解本亦自有詳略不同。會戶部郎中。趙道賦。天水趙公。欲是正傳廣之。乃用禮部侍郎。眉山李公。所藏顏本。校鄂州通守。臨江劉子澄本。兼考諸本正文同異。及附黃太史所箋於其下。見今顏本不分章。則從而因之。升注為大字。用便觀覽。而列兩章於篇外。可傳後。古者。學童六歲至十歲。教之數。

與方名及朝服六甲書計之事。蓋循末以窮本。因茲以濟道。蓋循乎小學之源。而涵泳乎大學之海。終其身不厭。至乘不然。棄其遺本。而志其藝末。丞相李斯等。雖頗作書。而愛博學。然天下方專學法。以吏為師。詩書六藝之言。棄不習。學者進無所依。退無可玩。自童幼鄙之。以為書足記姓名而已。又其篇雖名祖。而實異史。猶時益多事。而徒錄之字方起。漢興稍開書禁。雖崇字學。吏民上書。頗勸其不正者。然古來用字約少。板策所書。多者裁百名以上。今漢代試為史者。一書所記。至九千字。烏觀古所謂正哉。游當孝元時。去斯等已遠。獨能取其篇中正字。類而韻之。以為此書。使操觚小童。不隨俗迷誤。是時元帝善史書。而游為此篇。皆稍近古。傳稱游勤心納忠。有所補益。豈此類耶。自東漢杜度張芝善篆法。始用以寫此章。說者因謂草書起於游。蓋不察作此書之意。今篇中所據。皆正字。其體雖不存。而其讀具在。因可以見漢世官府市里之名物。又得顏氏解訓而益明。可用虞覽。然顏以慈姓為祖。於宜慈惠和之才。善姓為出於善曲而勢者。名忠敬與愛君。而必以為善趙盾。解距虛即至。以權車膠人之目。爾老復丁。為獨其子孫之役。亦不皆是。願作者以錄古文。而解者以著漢事。雖非詩書論世之學。要主於好古存舊。且其語亦微有勸。不若後世俗師。僅相教以離訟之書。故因定著之。以為前世小書。其偶存者。猶如此。學者因亦有啓焉。淳熙十年十月。日。歛。羅

羅鄂州小集卷五

劄子

南劍州上殿劄子 淳熙六年二月三日

臣聞自昔大有為之君。必先務富其民。民有蓄積。是乃國之所以為安富尊強也。陛下仁聖天縱。憂勞萬民。臨御之久。未嘗一日不博謀羣臣。講求治道。監司郡守除拜。必引見以觀其能。兩賜豐款。勸關宸慮。形於詔旨。視四方有賦役偏重。若民所疾苦。不以久近。必下不世之詔。此誠天地父母之用心也。然遠方之民。蓄積猶未實者。意者吏不稱也。臣請略陳民所以貧富者數端。惟陛下救其患。必留聽覽。臣竊見比年官兵既冗。而歸正養老之人。發下州郡者又多。州郡係省錢。大率不足以自供。上司每制有行下事件。不言於何取費。開有申審。猶只言於係省錢內支。而獻言者。又不深惟州郡之缺。各出所見。務以稱明時立武之意。添招增繕。其說不一。亦有初不詳審。旋知無益。而公私勞費。已廣。臣願省部監司。與州郡為一體。通其有無。愛惜民力。凡獻言欲於一州一州有所興造者。下有司斟酌緩急。不輕舉事。此富民之一端也。今之為吏者。相勉以辦財賦。謂民事為不甚急。民知吏之厭事。則武斷者。得以并兼於下。其外方縣道。去朝廷遠處。遇有民訟。又往往因而科罰。如爭田則以沃瘠認錢。爭婚則以妍醜定價。甚者得理之人。亦使納錢而去。號為實事。如此。遠民安得有餘。臣願戒部使者長吏。加意民訟。而嚴駁科罰。此亦富民之一

鄂州小集 卷五

端也。今大郡迎一帥守。飾官舍。戒舟乘。序器用。及吏卒借請。費或萬緡。送還亦如之。卒有遷改。又當別行營辦。以一郡而失萬緡。幾如是。財不困。至於嗜進之吏。耗公帑以事交結。又不在數中。臣願精選其人。使得滿任。而無數易。此亦富民之一端也。籍沒之法。古用以懲大姦惡。後世盡輕用之。吏或專仰此為術。日夜察民有財產者。傳致以罪。而沒入之。以供無藝之費。世亦因指以為能吏。一夫陷罪。盡室流散。甚不稱天子惠庶民之意。臣願且懲其尤者。發盜竊。及受財故出入死罪之吏。與盜官物罪至死者。實為巨蠹。自餘可且計贓實價。毋一概籍沒。此亦富民之一端也。田畝所輸。歲有定數。則民易知。今外郡或將布帛丈尺。綿麥多寡。使吏得逐歲改更。號為科撥。大率歲有增而無損。至於受納米斛。或選任浚刻之吏。又以薦贖及錢物。誘其多取。皆不屬法。臣願察州郡。有將稅數逐歲改更者。斟酌數歲之中。立為定數。務要便民。益申嚴加耗之禁。此亦富民之一端也。臣愚不習為吏。惟陛下洞見民隱。益選愛國恤民不欺之吏。使以類求之。務廣上恩。陛下將裝堯舜之盛名。享天人之祐助。亦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哉。

第二劄子

臣竊惟方今國家開暇。正是脩明軍政之時。軍政之要在知士卒之情。而撫以恩。嚴行伍之職。而訓以義。重士卒之家。有餘不足。惟將知之。國家俸賜有限。故軍中別當辦錢物。如古軍市租私養錢之類。視其人。有疾病宜給。死喪宜恤。及口累重大。不能自給者。稍取以佐之。又軍中大小費用。不欲煩有司者。計亦於此取給。逐軍即有寬贖。為主帥者。謂宜捐之列將。使上下優裕。不見急缺之態。所以為天子撫養士卒。得其歡心。而用其死力也。前世為大將者。猶出所賜金陳。陳下軍吏。過輒令取。用況其非私財者乎。正當深體上意。輕財重士。但使士卒素飽樂戰。即為稱職。臣所謂知士卒之情。而撫以恩。謂此也。軍旅之設。本以藩衛百姓。而主帥或廢律不用。以負任屬之意。昔春秋列國之臣。猶能訓諸御知義。訓軍曉知禮。是則舉兵者。不但教之坐作進退。乃當以已忠義。開導其心。使尊君親上。畏法而不取犯。又常不忌不克。視部曲中有方略勇材。甚可望者。提挈長養。與共圖國之效。臣所謂戰行伍之職。而訓以義。謂此也。天下賴陛下神武。中外晏然。深惟今日大體。固不待與鄰國較細故以相夸。又不可玩其燕安而忘備。正宜有常立事。益廣文武之用。蓋漢武帝嘗令郡國。舉可為將相者。唐憲宗亦命裴度。舉一節度使。而中外相賀。將得其人。士氣自百。然後從容戒諭。俾加意於撫養訓練。毋得循習。士卒感上之恩。畏將之威。庶幾緩急可以倚仗。一介小臣。不勝惓惓憂國之心。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恭惟陛下。海濶英傑。慮內外萬舉改官。或遺實才。修立薦式。使開具事跡月日。過一季不復收受。將因事擇人。以起治功。望於臣子厚甚。小大之臣。宜何以稱塞。臣愚輒有管見。竊以為內外小吏。職有繁簡。舊來大吏。察其屬。有奉法循理。意趨向公。急於職類者。即當援引。不能一一皆有卓然可書之迹。其有操履可嘉。議論可探。器局可望者。亦皆多方收羅。以待上之選用。誠以天下至大。職業繁夥。所資才器。不一而足。此亦古者德進舉言揚之遺意。今茲專取官業。誠欲勸之趨事赴功。第恐奉行。迫於應令。却不暇

鄂州小集 卷五

考其素行。臣又見昨者推行實迹以來。大吏欲有所舉。或不得其詞。往往就委求舉之人。令自供具。雖名實迹。恐未能盡副上意。今來雖只要在任及差出事件。假令本任。偶有一事。疑在可取之域。要須徐察其用心。與此事久遠。果利害。倘數人皆有可錄。又當較短量長。擇其尤者。今立限既滿。恐不得詳盡。其差出者。或隔州隔路。事舉還任。各言功狀。尤難得實。聞昔神宗皇帝時。監司登對。有問麥價。而對稱不知者。帝以爲麥價可撰。而能闕所不知。嘉其忠信。他日擇案。察首用之前朝名士鄭俠。見應舉不以實年者。俠戒之曰。方謀入仕。已有欺君之心。可乎。凡此皆懲便文之爲害也。國家設改官之法。拘以六考。限以五員。職毫不備。有司得以難開。蓋已詳矣。今舉官大吏。內則六部寺監之長。外則監司帥守。其貴而不在職者。則前宰相執政。皆上所委信。使其果實。必不私一小吏。以欺陛下。不然。亦何詞而不可飾。臣願陛下特賜詳酌。少寬起發之限。其有操履議論器局。一長可取者。於今薦式之外。稍斟酌舊法。通許薦引。以養臣子忠信誠懇之心。至於薦舉不當甚者。自有舉之罰。亦起以懲。如此。庶幾抱一長者。皆得自見於明時。且不失今日實實之意。取進止。

擬進劄子

臣聞帝王之出。必嚴扈從。故有大駕法駕。千乘萬騎。煩而不可省。所以尊嚴致威也。陛下留心典禮。出入有節。自郊祀孟享之外。惟德壽宮溫濟之奉。一月屢出。兩宮相距不遠。既不欲數蹕煩民。往往駕輿。行者未止。而扈從之人。積習生常。恬然不戒。至於已事還宮。左右禁旅。喘汗而相見。小黃門竊笑於馬上。此何爲者也。天下艾安。君臣體易。不過於觀美爲不足。今北有強敵。方幾伺人。誠不可以不戒。又每春遊豫。輿民同樂。雖亦頗陳禁旅。然雖與不御。以萬乘之尊。幅巾匹馬。雜於塵騎之中。繞出湖山數十里。夾道觀者。密近天威。臣子之心。不能不懼。又羈馬之設。雖以閉習武事。然皆味爽。期入宮掖。奔突馳驟。揮霍紛紜。雖武將力士。素精此技。有如萬分一馬。不受鞭。手不應節。跬步之間。何以相見。願明詔有司。出入之際。申嚴扈從。奏其尤不肅者。謹游豫之防。省羈馬之會。陛下安。則九廟安矣。

擬進劄子二

臣聞古者大有爲之君。必務愛惜日力。以圖庶務。夫繁而難周者事也。迅而易失者機也。往而不返者時也。陛下在位。十七年於此矣。歷時不爲不久。加之有志。足以大有爲。而功業未究於天下者。是日力多有所棄也。竊見御史臺。月以坐朝及百司入局。告於有位。號爲月報。一月之中。休假多者。殆居其半。少者亦十餘日。夫國之大事。如四時孟享。侍從以上。有扈從之勞。則爲之休務可也。至如雙忘者。不過行香一時之頃。退而入局。蓋未嘗也。若夫立節之名。自唐正元以來。始創有之。國家全盛之時。上下燕安。亦有天賦天賦之屬。以文太平。歷世承平。循而不改。自艱難以來。臣民日思淬勵。何暇相從於娛樂之事。而獨爲休告於官府。失其實矣。又國家法度。在有司者。關報裁會。比前代爲密。休暇既多。則遠方之人。常困於守候。而事亦因循。失時有不振之弊。而近者又明詔天下。增中秋之節。臣竊惑之。或者以爲李德裕在會昌中。休沐輒以令。沛然如無事時。此不當復有所議。臣以爲不然。德裕之賢。不能過絕於古。古者聖君賢臣。

有爲於天下。未嘗不自愛日始。蓋考鏡鏡日行其道。尋一日二日萬幾。禹重寸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不遺暇食。周公思事之不合者。夜以繼日。誠恐失事幾也。天下幸安。陛下有志於治。正是君臣同心。力之秋。非有大故。特狃於太平之文飾。取日力而棄之。豈不惜哉。願詔有司。取承平以來。一時以慶事名節者。存其名勿廢。而使百司得治事如常日。姑務恢崇祖宗之功業。其與舉虛名而妨實事者。有開矣。事功能建。天下復平。然後復舉舊令。爲休假如承平時。此所謂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明示得意。而無後患。若李德裕能於末世。又安足法哉。惟明主裁擇。

鄂州到任五事劄子

臣伏觀近降指揮。申嚴舊制。守臣到任半年以上。具民間利病伍件聞奏。臣一介庸陋。蒙恩易守。謹條具五事如後。

一 臣所領鄂州。地勢要重。實荆襄之肘腋。吳蜀之腰背。淮南江西。爲其腹背。四通五達。古來用武之地。而本州城隍。因循未立。職在守土。深以爲憂。夫鄂州比之沿邊州軍。雖稍近裏。有大江之蔽。然自州向東數十里。江之下流。有地名陽羅洲者。去光州纔三百九十里。皆平坦之地。輕騎可一二日而至。臣以爲此非內郡也。而舊城徒有堆阜。陸陸交於其上。說者但見禁旅所屯。便謂直當以兵爲險。不知禁旅之屯。不專爲此。昨來邊境有事。鄂州御前諸軍。例皆起發。唯留水軍數千人。其後復抽差以往。當此之時。但使湖南江西。或有寇盜。可爲憂心。臣聞古之守禦者。不閉內外。惟其戶口兵財所在。乃當保聚。若有城而無民。有民而無財。有財而無兵。徒捐功也。何補於事。今鄂州在城內外。生齒繁盛。六道財計之所總。七萃營屯之所聚。誠得而城之。不唯保此戶口兵財。四面亦可恃以爲固。然勞人費財。論事者之所憚。臣之愚以爲向來每難於與役者。緣多先爲期限。與功倉卒。官吏進則希賞。退則懼罪。故功不堅。慮費民力。若稍賜其費。歲築若干。要以數年。可以集事。異時禁旅。或有進發。前有專意之功。退無反顧之慮。人心既齊。功力自倍。臣聞諸侯設險以善王室。魯憂早備。先在修城。臣非好勞而惡逸。願親見利害。非他郡比。受恩深厚。冒而言之。惟明主裁擇。

一 臣聞導民之務。莫如重穀。在朝廷表而出之。則人情益勸。竊見民間。昨因關食。以田產從人貿易。願得穀米。以濟饑歉。後來歲事既復。多訴稱。元典實非見錢。有司拘文。往往便用准折之律。奪田遺之。臣以爲在法。有利債負。准折債者。謂累積虛利。折彼良田。故爲立禁。若有實錢相貼。猶應准數還之。其穀米雖非見錢。然當歲之艱。或持錢不得。穀較相權。未知孰重。稍值豐歲。一概奪還。臣恐從今以往。魯不復贖人矣。願下有司。酌立中制。其因歉歲。以產業貿易口食者。得比見錢。書其直於契約。而有司察其估之過甚者。雖非經常之制。庶幾緩急有無相通。濟人窮闕。

一 臣竊惟鄂州。當走集之地。兵民錯居。商旅輻湊。以臣愚見。惟在鎮撫安靜。而時發擯其尤無良者。天威所臨。境內安帖。惟是諸州配隸。強盜兇惡。貨命之人。來者頗多。所宜留意。契勘本州半城指揮。舊以四百人爲額。臣到官之初。已有六百餘人。見今諸州配來。源源不已。又舊來遇有逃死。上下相蒙。

更不開落。西方通逃。隨頂名字。以此致得其來。滋長姦偽。臣今逐時開落。少損外來頂名之弊。惟是井邑浩穰。既有歸正。又時發下過淮盜馬之人。前來拘管。皆州郡所宜嚴察。臣欲乞下有司。令且戒放諸郡。住配前來。候將來開落。及元額四百人之數。從本州申明。漸次配隸前來。此亦稍省姦宄。綏靜邊鄙之一端也。

一臣竊以重湖之外。舊多曠土。非謂來者不願開耕。只緣舊請個人。包占過多。既不能備耕。遇有割請。輒稱已耕熟田。不容請佃。檢視定奪。紛然不已。又當官者。各據所見。或欲招徠新民。或欲存恤舊戶。自非稍見地段。難得整齊。臣欲令民間因時之際。各於自己田土。標立界至。歲晚遣官檢核。連歲不耕。即許割請。又所納官物。皆仰於鈔書。上明聲說。係納所佃某處稅物。以相檢核。又在法有酬價交佃之文。其或因事到官者。有司覺所占獵多。斟量價數。減與來者。磨以歲月。不擾而定。庶使斯民共盡地利。

一臣竊以古稱良賤。灼然不同。良者即是良民。賤者率皆罪隸。今世所云奴婢。一概本出良家。或迫饑寒。或遭誘略。因此終身為賤。誠可矜憐。臣昨來被旨權贖州日。捕治土人。往廣南盜牛者。其間往往并掠其小兒以來。臣今假守鄂州。又見民間所須僱奴。多藉江西販到。其小者或纔十歲左右。既離地頭。無復幾察。官吏不肖。或乃計口收其稅錢。歲時驅來。壘壘不已。臣嘗窮正其罪。選諸信人。給與路費。贖元來州縣。送還其家。竊慮諸處。似此者多。謂宜使民間。有遭誘略者。皆因都保。自言於官。官為籍記。立賞追捕。可使還齒平民。復見父母。在法雇人為婢。限止十年。其限內轉雇者。年限價錢。各應通計。目今遞相循習。皆隱落元雇之由。徑作牙家自賣。別起年限。多取價錢。曠閉年深。豈無愁歎。謂宜自今轉雇者。皆明書來歷於約。庶年限價錢。可以通計。有不如令。牙人及買主坐之。價錢沒官。受雇者逐使。庶使脫賤還良。稍有期日。及時婚嫁。不失人道。於以廣上恩。致和氣。亦聖世所不宜忽也。

表

鄂州謝到任表

奏事之官。幸天威之密邇。承恩易守。驚地望之過優。徒積感戴。未知報稱。中伏念臣早緣世緒。叨奉官箴。自憐斷斷之愚。第有惓惓之志。茲擬行於健劍。豈改界於一塵。張敞漢世之能臣。初淹開郡。西華孔門之高第。備顧小邦。深愧往賢。曠當劇使。存荆州之內壤。推鄂渚之上流。星華使華。雲屯禁旅。武昌夏口。傳誦三國之地形。漢廣江沱。均被二南之風化。矧皇明之所暨。爰歲事之既升。士馬飽騰。稻魚豐賤。惟是五方之雜錯。或假并容。加以四野之平寬。更宜勸相。非夙懷於長慮。易少副於鴻私。恭惟皇帝陛下。盛德日新。聖仁天覆。不以內外重輕。而略千里之寄。不以國家閒暇。而忘一日之虞。益求循茂之才。同遵法度之治。登期蘇薄。亦與還除。臣謹當恭聽訓詞。明宣德意。遐不謂矣。永堅愛上之忠。心誠求之。當得字人之術。

謝淳熙十年歷日表

鄂州小集 卷五

五七

帝命於昭。方衍萬年之筮。王正既至。又頒一歲之書。先天不違。率土咸賴。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禹鳴錫鼓。舜歷在躬。察風雨霜露之代興。固無非教。即日月星辰之可象。於以授人。國有蘇章。民歸大順。某承流伊始。拜祝為榮。竹管霞灰。喜盡諸於時令。杏花萬葉。當首勸於春耕。

謝淳熙十一年歷日表

象謹昭垂。考自占天之史。禮嚴欽授。頒於守土之臣。凡在承流。敢忘思職。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化參溥博。躬稟清明。察舒慘而見物情。驗消長而知治道。方更闡朔。已戒孟陬。豈惟後天而奉天。蓋將先事而慮事。臣敢不有嚴省閱。益廣布宣。敬事使民。毋犯四時之禁。務農講武。迄成一歲之功。

太上皇后慶壽七十賀太上皇帝表

聖壽齊高。皇儀迭舉。如天之福。大慶萃於此時。樂帝之心。廣愛形於率土。中賀越若逢長之歷。茲為考德之符。無逸御圖。太戊先四人之哲。尤恭傳祚。放助超五帝之年。未如個極之尊。共享作朋之壽。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道隆三紀。恩治多方。大度并包。全南北生靈之命。沖懷高蹈。光古今哲父之規。偕坤元悠久。以無疆。豈太極光陰之可計。臣身叨郡寄。世荷國恩。授筮告休。莫獲望九賓之列。循環稱賀。又將崇八秩之儀。

賀太上皇后慶

象闕回春。慈闈衍慶。七同其數。天立配以固然。萬有新年。帝與齡而未已。中賀竊以崇高既極。壽考為先。八千上古之春秋。其端已兆。四百老人之甲子。所歷為多。至矣坤儀。受茲神策。恭惟太上皇后殿下。德齊上聖。恩視羣生。化始宮庭。夙應倪天之表。計安海宇。共成翼子之謀。宜三靈申錫之期。豈一人專壽其福。臣靖惟凡陋。獲際休明。列辟儀刑。見天王事母之孝。羣臣稱頌。過人君偕老之時。

賀皇帝表

帝孝具孚。獲彼天人之助。皇儀有序。慶茲父母之年。眷惟七十者之稀。能使千萬人之悅。中賀於赫高穹。之載。式觀明主之心。因其有帝王不可及之誠。報以亘古今所未見之福。恭惟皇帝陛下。不圖克紹。慈訓是承。樂每寓於五絃。發揚斯在。禮或加於四豆。尊事不忘。肆瞻侍膝之嚴。俱行在躬之歷。臣欣聞盛典。寅布殊恩。坐喜羣黎。皆無凍餒之老。行觀一世。同為仁壽之民。

賀皇后慶

養極思齊。仰年齡之方永。情均燕喜。蓋福祿之所同。壽與舉行之歡。聲充塞。中賀竊以宮闈之慶。實闕宗社之休。宜家可訓於國人。受福必於其王母。恭惟皇后殿下。道隆內助。德厚人倫。日開侍膳之安。身奉含飴之樂。非烟非霧。鳴鑾同出於九重。如山如河。被覆往稱於萬壽。臣禮嚴拜詔。恩許馳聲。歡洽皇慈。同想玉帛之捧。化形婦順。載光彤管之書。

上執政書

鄂州小集 卷五

五九

天下幸而無事。邊鄙不警。年穀屢豐。考之於古。今日國家開暇之時。夫時之有閒暇。天所贊也。明君賢佐。於此得以周覽密察。長慮却顧。度其所當然。而益其所未至。以規恢遠大之業。夫為之於閒暇者。體於心。俟。智慮審而力有餘。與夫卒迫而為之者。則有閒矣。故閒暇者。天所贊也。而情明治具。惟明君賢佐。然後能之。然則閒暇之閒暇者。亦君子之所甚懼也。其慮之之策奈何。將以修之於閒暇。則日力不可不惜也。夫天道之運。寒暑迭進。不見其迹。而歲功以成者。以日數為之也。捨之而不務。則日失一日。大臣法天之運。以治人之事。身事之以自強不息之誠。百官有司。執事不怠。志治道日夜與天同進而不止。則大綱立。而庶務以次舉起矣。將以修之於閒暇。則民生不可不厚也。夫國與民相恃而後立。民安則國不可搖。民富則國不可屈。故厚民者。大臣代天之事也。非苟以富強其國。而富強之實。已默寓於其閒矣。譬之元氣實於中。外邪客氣。尚得而好之乎。將以修之於閒暇。則士節不可不養也。夫士者有國之菁華也。常人樂富貴而士矜名節。或曰名節。非國之所急也。期使人至於樂事而勤功。斯已矣。彼非知君臣之大體。而能以其身樂事而勤功乎。是賢者之說也。故古之人。常因其自好者。優而養之。使中人向慕。皆知尊君親上。則佳者可化而為勇。汗者可化而為修。越越之夫。必可以捍侯。濟濟之士。必可以事天子。周所以獲多士之用者。賴此。故知所以愛日力。則與天同功矣。知所以厚民生。則與地同富矣。知所以養士節。則與人同欲矣。此處閒暇之術也。仰惟某官。以閑傑之才。起西南為天子輔弼。明目張膽。有意為當世之務。而開心見誠。又士之所附也。以故君臣之閒。道同契合。凡可以規恢遠大之業者。將此時乎為之。願一介微賤。早願先世緒業。以添薄官。惟其才下不足以自見。奔走州縣。有年於此矣。近者丞郡於轄。屬寇攘之後。調守未至。上之人不以其無似。有旨攝事。未幾復昇終滿審察之命。願來自遠外。方且受察。誠願有以自通於下執事。然天下之事。願不敢驟言。故略陳其端。因以為贊。至於采酌士論。度其才之所宜。而官使之。此二三執政之任。而非士之所當自言也。

啓

上丞相啓王維

上賢居位。曲全幸物之功。支郡乏人。遽假承流之寵。荷恩深厚。撫已兢慚。伏念某樸澁無堪。嶽嵒可笑。早賴先人之緒。繼陪多士之游。仕本為貧。敢過求於升斗。思不出位。唯深畏於簡書。豈別駕之能賢。辱外臺之誤薦。過蒙進擬。頓有超躋。君門九重。喜姓名之屢達。人生五馬。庶飽煖之有期。此蓋伏遇大丞相。幹旋政機。主張公道。陶鈞所暨。小大各遂其形。衡石誠陳。輕重不離其分。謂少賤者。或多能鄙事。而委鈍者可使牧小民。特屈公言。俾膺共理。哀安之除楚郡。蓋由三府之陳。姚相之在唐朝。但嚴十道之選。事光前載。施及微軀。願敢不宣布上恩。講求民瘼。願與南州之俗。共樂清時。遙瞻東閣之塵。益仰美頌。其為感佩。曷敢敷宣。

謝辛大卿啓安

受察公朝。本由推轂。疏恩列郡。亦既懷章。退省屏庸。惟深感荷。伏念某頃為別駕。得近行臺。表於屬吏之

中。期以古人之事。萬乘之器。乃取蟻木以為容。千石之鐘。至為寸莖而發響。遂開淵聽。旋被明揚。授以生平。知我莫如鮑子。聞之道路。逢人更說項斯。意朝廷諸公之賢。多門牆一日之雅。倘非滋藉。曷有超躋。茲蓋伏遇某官。文武兼資。公忠自許。胸次九流之不雜。目中萬馬之皆空。見輒開心。不假趨趨。嗚呼。請之極口。率皆沈著痛快之詞。褒褒甚榮。夢刀既叶。季布河東之召。譽偶出於一人。哀安楚郡之除。選第固於三府。至於羈迹。全賴公言。斷非共理之良。曷稱同升之義。某敢不動宜上意。毋負已知。萬長史而稱宰相之才。事無近比。期國士而用乘人之報。人謂斯何。抱此愚心。要之晚節。

通德領趙郎中啓

恩假一州。濫綴銅符之末。使連數道。適當籌節之前。不勝夙夜之誠。輒賈寒暄之間。恭惟某官。閱才拔俗。雅量鎮浮。系胃出於神明。被服同乎寒素。頃以循良之選。入居華要之聯。譽藹垂紳。譽深負展。即方增於萬竈。日當費於千金。不有重臣。曷將降指。遂觀周制。宗盟為異姓之先。載考魯經。王人居諸侯之上。凡欲憂家而憂國。莫如足食以足兵。馬既駟騰。士皆素飽。公車多暇。不聞飛赤白之書。郎位雖高。豈久處丹青之地。即磨環召。無待席溫。歸清禁之崇班。為聖朝之盛事。願資斷斷。論甚平平。幼觀良史之文。頗喜循吏之傳。屬分偏舉。庶撫小民。曷切易地之恩。全藉登車之庇。朝氣雖銳。而晝氣則墮。在悠久以無愆。日計不足。而歲計有餘。蓋始終之有賴。

同通判劉寺簡啓子

登門甚麗。夙依君子之光儀。得郡鼎來。首見故人之姓字。況以一時之雅望。攝行千里之化權。方托交承。預深欣抃。恭惟某官。行無瑕玷。學有本原。表喬木于百年。蓋尊故物。器蟻根于萬乘。非假先容。頃前說于詩書。遂入司於禮樂。茲屈題與之寄。不辭越俎之勞。度今日之事。為力求其故。既後來之善繼。兆足以行。倘非其人。恐孤此意。願歷官何算。執事所知。屬恭對於天顏。荷晉遷於地望。武昌夏口。人知三國之戰爭。漢廣江沱。古有二南之風化。皆吾人之所歸。與聖世之宜先。幸嘗交伯仲之閒。況共寄吏民之上。方資警。少効施為。益招來相之民。庶當有補。稍弛鋒刀之利。茲因無難。歲序停機。風威果烈。祈謹衛生之節。即請請益之私。贊詠之隆。敷宣罔既。

同潼川劉檢法啓

都騎枉臨。長綫出關。念西州之名士。過此者多。為南樓之主人。乃今甚幸。恭惟某官。英標玉立。雅操冰清。深知關市什一之征。未能免俗。唯載公車三千之牘。大是不凡。而況四世巍科。一門樂事。不難蜀道。正當紅橋之懷時。遙指都門。欲向青藜之照處。某專城屬爾。行旆鼎來。望米家書畫之船。已開氣象。瞻禹貢元纁之篋。方助幾何。退食之餘。占詞莫盡。

生日謝詩詞

僚友之誼。休戚是同。人子之心。存沒自異。荷記憐于初度。乃辱賜于好音。慨然五馬而二毛。為之一唱而三歎。誦林烏於雅什。空羨飛鳴。樂海鶴於韶箭。惟增悲眩。期堅永好。不廢珍藏。

又

四時迅速。莫追喜懼之年。三月舒遲。尚記勸勞之日。誤辱見存之意。過形善禱之詞。況以後彫。期之晚遇。屬離與芷。已深初度之思。匪我伊蒿。更增罔極之念。至其藏感。何敢弭忘。

語

宴劉尚書致語

虎頭城下。久處制帥之尊。豹尾班中。親觀從官之貴。三州改觀。萬里騰謠。眷惟此邦。尤重今日。下連洪井。吳星當劍氣之衝。南阻廣陵。漢節映梅花之外。整整萬室。盤盤一都。美箭勁於童蒲。白紵縵於魯縞。列雉可守。提封甚寬。惟慈愛惠利。為能綏遠黎。惟文武方略。可以鎮大事。執當隆委。喜見重臣。恭惟知府部。餘開學尚書。當代羽儀。清朝喉舌。逢時遇主。早深黃屋之知。論道經邦。尚緩黑頭之拜。出倡九州之牧。入參六事之人。會渤海盜賊之已清。而淮揚吏民之未附。帝咨可者。卿往固諧。民曰樂哉。公來則重。雖教音之未布。覺誠意之已孚。標馬無聲。聽元戎之號令。隔牛誰佩。樂化國之耕耘。權郡通判。奉議地屬為丞。禮嚴事上。迫於君命。因膏越尊俎而代庖者之勤。察彼民情。惟知稱府庫以望將軍之至。自謂閱時之久。行將已事而竣。風月一歌。庶幾勞者之事。酒肉百拜。敢忘隔缺之恭。某等猥以賤工。欣逢盛事。敢陳口號。用佐初筵。

繼對崆峒帥府開。尚書原是濟川材。纔看劍履從天下。倏見旌旗照海來。兵衛半年磨抱戟。已堂今日共銜杯。文昌暫照東南地。已覺光輝近上台。

羅鄂州小集卷六

考

王諱 汪王廟考實見王伯厚所撰忠烈廟實紀宋遺孳新安文獻志

行狀云。王諱世華。避唐太宗諱。去上字。案初封告在武德中。無所謂世字。雖秦王威靈素隆。然王以稱孤之餘。方為國屈。不應於此時。諱諸王二名。而預為之避也。考一時歸唐者。如王世充。李世勣。皆無所省。世勣在貞觀時。猶復如故。至高宗初即位。有司請改官制中有治字者。以避上名。高宗以貞觀時。不諱先帝二字。詔之有司。奏曰。先帝二名。禮不偏諱。上既單名。臣子不合指斥。以此知未嘗偏諱也。後改民部。與舊業等字。及世勣之為勣。皆在高宗時。諱親之與。安有當貞觀時。為人主則不諱。而在武德時。繼為藩王。人反為避哉。然今相傳云。王有二弟。世英。世榮。或曰。初實二名。既貴。自欲從省。要不為唐諱設也。

姓氏

氏族之書。皆以汪姓。出汪罔氏。亦曰汪芒。孔子所謂漆姓。守封囑之山者。在虞。夏。商。為汪罔氏。於周為長狄。於春秋時為大人。又海外西山納。有汪野。李善以為汪氏國。在西海外。然則汪罔其氏。而汪野其國也。屬所居距中國遠。而哀公時。魯乃有汪錡者。以死齊難。為聖人所褒。故內輸汪公。誌其宗人司城。蓋推

姓所起。亦先本汪罔。又採或說云。汪姬姓也。魯成公支子。食采於汪。因氏焉。汪罔之汪。見於傳記。而姬姓之汪。特出於今里中所傳。故內翰兩存之。竊嘗以汪罔之人。世皆長大。號十倍僬僥氏。在春秋間。蓋嘗至矣。兄弟四人。各適一國以死。其適魯者曰僑如。魯之亞鄰。以名其子。而太史又志其藏以爲異也。然則所謂汪罔之後者。何從而容於魯乎。藉令在魯已傳數世。其實尙當與常人異。孔子之答吳客。何至近捨本國之汪。而遠稱封嶠之長狄大人。以爲證邪。春秋正義。亦引蘇氏云。國語稱大人者。屏居夷狄。不在中國。由此觀之。謂汪氏爲諸侯之裔。似稍近人情。至俗所傳譜。自成公以下。有一世某二世某云者。仍其舊而習也。

州望

行狀稱漢建安二年。龍驤將軍文和。爲會稽令。因世亂避地。家於新安。文和之名。他書無所見。沈約宋書云。龍驤將軍晉武帝始以王濬居之。然則自濬之前。安得有此官也。近世臨川郡名。世作姓氏辨證。言王始居新安。故望出新安。今彭歙之人。十姓九汪。皆王後也。又云。陳稷州刺史汪綱。陳亡。自歙州徙河開。故又有河開汪氏。案綱之由新安徙。既在陳時。則汪氏之居此舊矣。豈得言自王始乎。太平興國中。有爲王廟記者。言王乃隋將寶歙之族子。或謂陳隋以上。始處此邪。本之龍驤則荒遠。就王爲說則簡陋。俱未適中。故內翰至此。略而不言。若以新安之族。由王而望始著。則可爾。

境土

行狀所載王事。出於故老所傳。凡有初起。假奇怪以動人者。不暇決擇。然其本末。猶得以粗見。承議汪公所傳。特爲精潔。至王師正刑略太甚。師正他郡人。不深爲稽考。務欲每事貶損。如言兵。則云得數千人。言地。則云據郡以守。夫以數千人守一列郡。而遽建號。雖妄庸不爲也。方隋亡時。遽起之將。不可勝數。其以姓名載於唐新書本紀之首者。四十有八人。王之名在十數人之中。此非小弱也。功濟六州之民。而心識天命所在。亦豈可忽哉。史之所書雖略。然實治通鑑。載王據彭歙等五州。有衆一萬。則與行狀及汪傳所書。略相類矣。唐之命王以六州。蓋因其所有。就畀以節。不然。王特以一州內附。唐何所利。復割他郡附益之哉。然云五州。猶有未合者。蓋通鑑特載於歸附之日。豈疆場之設。一彼一此。在當時存者五州歟。抑欲言據彭歙外。復有五州。致略其文歟。較其實。則所謂六州者。蓋皆嘗有之。不可掩也。至於兵之多寡。則據一時籍獻之數。容有罷歸者。通鑑及新書。又言王甲兵甚銳。夫以銳兵而數至一萬。則餘卒固不止此矣。豈若師正之云者哉。

治所

新安郡治。自昔屢遷。今治歙縣烏聊山之西。則實始於王。烏聊者。郡之形勝。自漢建安之亂。縣人毛甘。以萬戶守之。逮王之起。復屯其上。後因遷治其旁云。而行狀及傳。乃言王初起時。以衙所下處立城。指績溪縣東之祠。爲其故處。案今績溪雖有故城。而圖經載隋開皇十一年。州治彭。大業中爲郡。治休寧。義寧中。治歙縣之烏聊山。義寧所治。非王孰始之。其城於績溪。當是草創營壘。其後卒遷今治爾。此王所規畫。故

表之

納款

願嘗以王廟食此邦。雖五百年。而民愛敬之。久而愈新者。不惟能出雲雨。禦災厲。亦由其起不失正道。始終出於靖民。故天下方亂。則以身蔽六州之人。及其相定。聞其王而遂歸之。事合天心。爲天所相。是以生享其祚。而沒食其土。以能悠久。然則不關一民。不煩一旅。開關自託於唐者。乃王之大節本意。不可以不白也。今武德告命具存。所以表表者。其語明甚。而舊書本紀。不著歸唐月日。新記雖於武德四年九月甲子書降。至列傳。杜伏威遣王雄誕來伐。又不著其已受唐命。反更追書稱王時事。遂使覽者。徒見紀傳所書。皆在四年。因指爲一事。意王負固累歲。而伏威雄誕。以天子之命來討。力窮勢蹙。至是始降爾。則與告命所謂遠送款誠者。豈不相戾邪。蓋雄誕來伐。雖亦以此年。然王送唐款。實先之。所謂九月甲子者。月九日也。告命以此月二十二日下。則款之至唐。與其封拜。皆不出九月中。而雄誕之來。乃在是冬。謹案資治通鑑。王遣使歸唐。載於九月。而雄誕來伐。別載於十一月。則是歸唐之後。已受封拜。而伏威雄誕。自以私意伐之。爾是時伏威之於唐。未爲純臣。王之歸唐也。必思以忠自列。恥因之以成事。故籍其土地兵民。遣使開道。越伏威之境。以歸之天子。愈伏威之黨。相與竊議。疾王歸唐之事。不出於己。因襲之以爲己功。此淮陰擊已降之類。初不害王之先識也。若夫王之屈於伏威。雖出於不得已。然彼方以行臺自名。而雄誕實左右之。吾爲唐行臺屈爾。肯遽出其下哉。說者又以雄誕既戰之後。唐室以其前後功。亦除歙州總管。管歙。睦。衢三州。疑若右雄誕者。不知唐於此時。亦未能全制東南。來者斯受之爾。王既以六州自歸。則因以六州畀王。遠伏威自以行臺而襲王爲己功。唐亦不得而卻也。此正淮陰之事也。豈天子亦欲見王而爲之遣代邪。故未幾遂朝于京師。嘗試考王歸附之初。高祖以大國重使見處。與其一時褒崇之語。及貞觀之閒。典宿衛者二十年。太宗遠伐。委之筭鑰。非夙嘉其節。而深信其心。何以及此。告命所表。雖漢甲令稱忠。殆不若此之明也。不考此而云云。豈不誤哉。

官闕

王入唐。除左衛白渠府統軍。及忠武將軍。行右衛積福府折衝都尉。及九宮留守。案六典。左右衛有諸曹及親勳翊五府。及武安武成等五十府。所謂白渠積福。蓋五十府之列也。始武德初。依開皇舊名。置驍騎將軍。以掌府衛。七年改爲統軍。後又採隋折衝之名。改統軍爲折衝都尉。然則統軍及折衝一官也。忠武將軍者。與冠軍雲鷹等。凡十將軍。謂之散號將軍。以爲加冠。其有職事。則高者爲守。卑者爲行。此於官帶行字者。忠武正四品上。折衝乃統軍所改。統軍正四品下故也。然自始封國公。則已在一品矣。九宮留守。亦環衛官。

夫人

行狀及傳。皆云夫人錢氏。唐功臣九疇之女。案九疇家世。雖本東南人。然以新舊書考之。自其父在陳時。爲隋所獲。沒入爲隸。故九疇事唐公。以善騎射。常置左右。則錢氏當隋初。已在太原。兩家方微。不應涉千

里而聘。若王入唐始婚。則王以隋開皇六年生。至武德五年。年三十有七矣。中間稱王十餘歲。亦不應未
有配偶。又丞相汪公云。王以六州所與。提舉八子歸諸朝。天子嘉其忠。封越國公。命諸子班班。則王未
入朝之先。已有八子矣。計錢夫人之前。容有夫人。逸其姓氏者。以其時考之。當如是不敢臆斷也。諸子名
位。既大抵出於入朝一時恩命。則歷官皆不當止此。而王之冑嗣。亦將不止於八。今自歙及杭陸開。往往
祀所謂汪九郎者。云王之幼子。豈錢氏之出歟。抑在八子之中。而其輩從相與為次第。故至九歟。當以特
知者。

廟貌

汪台符廟記。稱貞觀二十三年。父老請建祠堂。於廟事之西。大歷十年。刺史薛邕。遷於烏聊東峯。元和三
年。刺史范傳正。又遷於南阜。即今廟是也。中和四年。刺史吳圓。克荷冥應。復新棟宇。案今烏聊山之祠。相
傳云。邕嘗以王功德奏聞。奉敕立廟。然必於山者。則以王初起。嘗駐兵其上故也。山起州之東北。而極於
南。所謂東峯者。今人別謂之東山。所謂南阜者。即此山之最高處。今人呼為廟山。薛邕者。蒲州汾陰人。高
宗相元超之曾孫。有宰相望。為吏部侍郎。典選。大歷九年五月乙酉。坐事貶歙州刺史。范傳正。鄂州順陽
人。自比部員外郎。出為刺史。尋歷蘇湖。皆以政事理。舊史在良吏傳中。吳圓之名。不見於史。今歙縣
士人汪德符。藏其所補十將鄭兩。乃光啓元年三年所給也。圓中和四年在郡。明年改元光啓。其妻
覆詞略云。登陣將匪於星灰。觀梅願勞於蚤夜。當是時。秦彥逐宜。欽觀察使。而陳昆逐陸州刺史。章
諸四封。方擢。擢之事。蓋無歲無之。所謂冥應者。必嘗控王以求助。而感其陰相也。圓任使檢校右散騎
常侍。兼御史大夫。

碑記

汪台符記。唐末所作。時楊行密有江淮。其將陶雅。實守此郡。記所稱信皇歲庚子。盜起曹南者。黃巢也。淮
王宏農公者。王則行密。嘗封淮南王。而公則其子。漫也。司空溥陽公者。雅也。行密以景福二年八月。取歙
州。逐唐刺史裴樞。自池州召雅。既修廟。又嘗崇王墓而垣之。復立石人石獸之屬。雅在郡凡二十餘年。龍
集壬戌者。昭宗天復二年也。自始至蓋十年矣。台符本郡人。好學力耕。號有秀才。宋齊丘忌而殺之。江南
野史有傳。

從祀

今所在王廟。有二武士。介而兵。立於門首。土人謂之毛甘將軍。汪節將軍。毛甘者。歙縣人。漢建安之亂。率
衆保烏聊。為吳將賀齊所破。因此置新都郡。事見吳志。汪節者。績溪人。唐神策將軍。家在大徽村。其母嘗
避寇於村西福田寺外。感於金剛神。已而生節。及壯。有神力。長安東渭橋。石獸重千斤。節獨徙置之。又能
負石礮。礮上以木架。林。設龜茲樂一部。曲終略無難色。德宗甚加寵異。事見太平廣記。記所引歙州圖經。
今不復載矣。二人與王雖異世。民間特以有功及材武。故類而祀之。又廟中有繪宣城長史。淮安長史云
者。或曰即王二佐。天寶。錢佛。入唐所得官。

右考實之文。先是郡太守鄭公。精意在民。肅王必應。政成欲傳廣其威靈。得告命於官府。得詩文於金
石。復訪求遺事。於是州之人士。及耆老王實。各致所聞。既已詮次。願於公。辱禮聞知己之分。竊從假
觀之。亦欲一出意見。而卷帙既定。方函於攻木。不敢有所動搖。概念王歸唐大節。自我先侯。及丞相內
翰汪公。今致政尚書金公。皆有輪墨。力為發明。輒復考其款附月日。與王雄誕戰伐先後。新以益信
前說。說始萌芽。又旁訂凡語及王者。十一事。以備採擇。考實辨疑。先侯詩語也。故本之。乾道五年九月
朔日。州民羅顯述。

序

東觀漢記序 見馬端臨
文獻通考

願聞之上。蔡任汾文源曰。汾家舊有東觀漢記。四十三卷。丙子渡江亡去。後得蜀本。錯誤殆不可讀。用
閣本。雖校勘。著為八篇。泊見唐諸儒所引。參之以袁宏後漢記。范曄後漢書。相為全具。其疑以待博洽君
子。案顯宗命班固為蘭臺令。史遷為郎。撰光武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永寧元
年。太后又詔劉珍與劉騊。作建武以來名臣傳。今此記所存。皆建武事。豈固及珍騊所遺邪。其文間
類前漢書。又傳後所題。有太史官曰。有序曰者。此班劉之所為分也。然固與珍。傳不載成書卷目。隋書經
籍志。稱劉珍所撰漢記。百四十三卷。新舊唐書。經籍志。文志。皆百二十七卷。吳兢所藏。與官書卷同。劉知
幾所有。僅百十四篇。本朝歐陽公。嘗欲求於海外。後復散亡。今所存。雖此耳。豈不惜哉。然後漢成書。自劉
珍。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謝忱。袁宏。劉義慶。蕭子顯。凡九家。唯華嶠專述漢記。逮范曄。總諸家而成書。
亦以華嶠為主。後之欲考漢記者。於范氏之書。猶有取焉。文源之言。既然。願以為此書。乃漢世史臣。親記
見聞。而袁范出魏晉後。以世授之。不得為比。觀高密侯一傳。而綱領見矣。書雖不全。當其存錄。因刻板於
江夏郡。館中。往往有唐武后時字。不欲輒改。

新安志序 見新安

新安在秦漢為黟歙二縣。漢末別於丹陽。以自為郡。其山川風土。則已見於中古矣。浙江之水。出於郡山。
則章亥之所步。禹之所鑿也。桐汭之地。為黟故境。則楚子西子期之所爭。邱明之所記也。至於漢氏。兩以
疏封骨肉。為諸侯王國。又丹陽郡尉之所理。會稽太守之所通。皆班班著見。至梁蕭幾為新安太守。愛其
山水。始為之記。又有王篤新安記。唐有歙州圖經。國朝太平興國中。詔編廣記。往往摭取之。至大中祥符
中。類李宗諤所修新圖經於天下。則由前諸書。廢不顯。而官府頃羅陸寇。又失祥符所頒。特抄取計簿。益
之以里魁亭父之所隱實者。編以為冊。餘五六十餘年矣。私竊悼之。聞因閱前史。及國典。并雜家稗說。有及
此者。稍稍附著。後得祥符圖經於民間。則綱目粗設。益訪故老。求遺事。思輯為一書。然未果。會邦君趙
侯聞之。勉使卒業。約教諸曹。遇咨輒報。且諭屬縣。網羅金石之文。使得輔成其說。而書出矣。夫所為記山
川道里者。非以示廣遠也。務知險易不忘戒也。其錄丁口頃畝。非以覽富厚也。務察息耗。毋絲奪也。其書
賦實物產。非以給嗜慾也。務裁閭閻。同民利也。至於州土沿革。吏治得失。風俗之微惡。與其人材之衆寡。

是皆有微旨。必使涉於學者。纂之。自上世九州之志。與三墳五典。借號為帝王遺書。而禹貢職方氏。孔子定之以為經。若直抄取計簿以爲書。則凡吏之善書者。足以次之矣。其施於事也亦然。若直據令甲以爲治。則凡吏之毋害者。足以聽之矣。蓋世常以此爲無事乎。儒而儒亦卒不可廢於世也。豈特此哉。凡十卷。名曰新安志。侯帝室之胄。父子昆季。皆以文學取第。其爲政廉靖不擾。人亦相與安之。且去猶惓惓於吾土。思欲表章之。蓋有不可忘者矣。淳熙二年三月癸未。郡人羅願序。

鄂州太守墓誌

先兄姓羅氏。諱頌。字端規。徽州歙縣人。曾祖承吉。祖諱舉。朝請大夫。考諱汝楫。吏部尚書。龍圖閣大學士。新安開國侯。累贈少師。妣魯國夫人俞氏。紹興二十二年。以先君子恩。補承務郎。注臨安府餘杭縣。流坎鎮。改潭州南岳廟。連丁考妣憂。除喪。監鎮江府排岸。擢監行在左藏東庫。未上省。罷。差湖北司主管。權宜文字。行在檢點。購軍酒庫所。幹辦公事。通判鎮江府。知鄂州。紹熙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以疾卒於郡。積官朝奉大夫。其六月喪歸。明年正月二十九日。葬於歙縣永豐鄉韓村之源。妻宋氏。封安人。子阜臣。蚤卒。女二人。長適進士張泰初。次未行。孫振。當以致仕。恩得官。兄資超。過身長七尺。眉目雙異。自少負志氣。力學。殆天性。情聲或少息。終不休。過庭時。每出文一篇。先君未嘗不稱善。及長。遠晚節。讀書著述如課程。倦極。徒倚。提卷不釋手。得異書。喜甚。若他人好好色。嗜甘。然居喪終制。艱苦茹。如禮。性不諂。使阿附。得大官要職。不肯爲。其在荆州。帥葉公衡。自謂幕中得天下士。丞相周益公。必大在後省。坐繳奏武。張說。出。復入。及爲翰林學士。客皆往賀。兄獨委書勸公。無恃一節高。衆爲無愧。名益高。則天下所望益大。欲其屏紛。華事簡。凡孟子所謂得志不爲者。皆當置度外。益公以此愈加敬。季兄鄂州。亦益公所重。故每以二程期之。其佐京口。屢爭事。今兵部侍郎。耿公乘爲郡。每言爲僚。率雷同相取。助我。特羅君守鄂。登對。其一乞申救四方主帥。修明軍政。禁私役。其二欲如西漢武宣。置書。貴廣州郡。光武一札。賜方國。爲發

鄂州小集 鄂州墓誌

勳之具。以勳事功。其三。擇驛劇易。以選能吏。上聞京口軍民情。條對甚悉。到郡。爲政清靜。庭無留辭。京山民童小大。有殊爲張復禮所害。因欲委之。不可。則醉酒。誣其父母。小大與其黨擊之。致死。皆謂罪在大辟。兄獨以情輕奏。部使者不謂然。使再勸。公言復禮姦人女。至辱其親。小大解后至此。情可念。奏上。果從杖貸。未幾。得卒。與願。在場舍。臨死。民陳舍僧。大吏庇之。無敢言。舍僧。獨或請執狀以葬。兄知之。杖大吏。捕願成其獄。部使者怒。以爲前後輕重不類。兄曰。軍人殺平民。能使大吏爲覆護。橫甚。後取旨。竟絞。鄂蓋馬網道所自出。食穀。舊實之。都保。至是。都悉自任。凡免役科擾十一事。兄歷官可紀甚多。而弗自言。其梗概若此。兄始爲進士。騰上春官。不第。其爲詩文。至廉稿數十。筆力高古。時出奇詭。跌宕。讀者以爲有西漢風。平生抱負。一時名士所推許。而年位不永。豈惟門戶之痛云。弟朝散郎。新權通判。新州事。賜諱。願誌。

羅鄂州遺文目錄附

- 賦
- 鵝洲賦
- 諱光齋
- 淳安縣學齋堂六銘
- 育德齋
- 養心齋
- 致遠齋
- 待問堂
- 兌軒
- 記
- 顏公山記
- 古巖經藏記

鄂州小集 鄂州遺文目錄

實焉而若虛。有焉而弗恃。一謙四益。光亦大矣。若夫當仁不避。見義敢爲。則舍我其誰。

育德齋

湯之新文之純。師聖主善吾身。兼果行。勸振民。學而仕。兩相因。

養心齋

行有玉。居有琴。散壺鬱之積。防非僻之侵。今皆無此具矣。獨大經大法之可尋。維孝弟之真樂。在涵養之日深。充德性之純和。象新招之惜惜。毀譽不能動。富貴不能淫。然後見士之常心。

致遠齋

發軔時書。問津賢智。游輪墨場。處名教地。既窺聖域。亦上天衢。英賢所志。萬古同途。

待問堂

壯哉。縣非十室。選其英爲士率。答問者。教之一善。誘人亦多術。

兌軒

肅華賢之藹藹。爲從容之文會。刮造化其鋪張。包古今其淘汰。厭流俗之論卑。喜吾儒之道大。無軒冕而體胖。不鼓鐘而心泰。幸朋友之相漸。故說言乎澤兌。悟天地之兩閒。惟樂此之爲最。

記

顏公山記

顏公山在休寧爲著。九域志及新安志皆云。昔有顏公。嘗隱於此。後乘風而去。因是得名。山有瀑泉。流出山之東西。折而爲溪。故又謂之顏溪。溪之畔。居民多。故又謂之顏溪村。山氣寒。花晚而雪早。視平地實較一月。憑高以望。可見黃山。而其所延袤。南接婺源界。此其大概也。舊云。山在縣南九十里。今纔去縣五十里。地之遠。非可縮而近。正使指故縣而言。所增亦無幾。考之殊不合。又舊云。上有池。方圓五畝。多鯉魚。今山行十五里。則爲山之半。又稍前。則四旁隆起。而其穴處有平地。無類五畝許。有龍池二。在焉。各不過尋丈。竊意凡穴處。舊皆蓄湖水。後人壅之。而僅爲二池。其旁有餘地。若欲留一菴基。以有所待。蓋此山多風。自是而上。愈高愈湊。故謀始者。不能捨是而他求也。抑嘗考禮經所載。凡山川出雲雨。見怪物。皆曰神。是山之高且大。宜必有神矣。特以顏公棲跡。人人敬愛之。用忘其山之有神。而但知有公。遂以至於今。公既灑然潔清。故來游者。未嘗攜脯醢。而有禱於龍者。不擊鮮於山中。牛奔馬走。一稍不謹。則相驚以蛇虺之變。其最異者。龍本以行雨爲職。用力勞。今乃有不忍血食者。凡諸鄉來請水。先白公。遇其請於外池。迎而置之其鄉。則用牲如其常。鄉之人飲食無禁。及其請於內池。迎而置之其鄉。則以麵代牲。人無敢茹葷。奉之之禮殊。而皆以得雨。計池龍嗜欲。非公莫能知。則所以從事舊矣。但當公之時。人知其爲龍。未知其爲龍。後人既別之以二池。故龍之意顯。而公之道益尊。又凡田里之人。或得子。差。輒夫婦默禱。公往

羅鄂州遺文附

賦

鸚鵡洲賦

宋 羅 頌 撰

登黃鶴之高樓兮。欣徒倚而四顧。何南望而獨愁兮。有正平之遺處。指垂堂而示戒兮。何足以知君子之度。方黨禁之既解兮。凜凜清議其尙存。無罪而戮一介兮。衆必爭起而謀譴。士猶恃此而不忍兮。時亦直情而徑行。寧知嗾夫妄庸兮。使之魚肉而甘心。稽建安之車勢兮。魏其苑而漢枯。每不忍其綬旆兮。思忠憤之稍據。惟不擇其所發兮。遂至於顛沛而闕疏。當其解衣而慢侮兮。坐皆驚悸而失箸。吾謂死於滄陽之慘。何預乎鸚鵡之一賦。使英雄初無殺心兮。雖頗困苦而終救。惟此客以授我兮。宜相與尸祝之不暇。兵在頸而追教兮。奈何以此欺天下。萬一僥倖而脫身兮。終亦無以自全。北海仗正而擊毀兮。德祖以俊而銜冤。三人者蓋一體兮。必且厲亡而齒寒。嗟縣城之佐命兮。非不巧於自營。擊四百之基祚兮。與一身孰爲重輕。來者滔滔如江水兮。方攘臂而議先生。既文華爲浮薄兮。至或以比乎盆成。苟吾言之獲信兮。猶足以吐千古之不平。

銘

往賜之兆朕。比其應。則曰公實使然。問之羣兒中。以顏為小字者。所在有之。公之博大而能泛應。又如此。山舊有公像。建炎庚戌歲。浮屠人慧圓來結菴。則曰顏公云者。猶言遠公諱公爾。非必指其姓。於是塑其像。如泗州僧伽之像。而其稱謂。亦如世之所以尊僧伽者。道之所在。誠無仙釋之閒。而野史失其名。或者終以為恨。慧圓持律嚴甚。金部郎高郵吳升素重之。為以全真名其菴。歲在戊寅。圓坐脫。如宗繼之。衆人賞其質直。凡殿及鐘樓。皆其所為。今年過七十不少衰。昔圓之無恙也。邑之士有與師禮者。嘗寓其菴。以肄業而登第。數年來。朱權宿焉。亦登第。於是權之姪申。及其從姪況。傲其叔之為者。申以丁未歲入太學。況以己酉秋預鹿鳴。因相與稱公之德。予謂數君既名族。乃能安苦澹。精思文字。聞山初不即人。人有志而後即此山也。志力而事成。公何預焉。雖然。裁姑射之神人。其陶鑄當世。固有足大者。士之權輿。正在一科第。公果成就之。何假多力耶。予既因權之請。為作碑。且為詩。以美公。有龍之德。俾好事者歌之。曰。顏公至人。以天為宗。有淵有湖。豈此羣龍。嗟龍之德。與公實同。在人能人。在龜能龜。上下八極。從公西東。公示厭世。忽然乘風。龍今異池。精神則通。歲時遊戲。作此年豐。曰誰命之。必歸於公。勉之學列。匪其力廉。立志讀書。即此山中。蒸然而來。尙其或逢。

古巖經藏記

古巖知名寺也。予少而游焉。愛其僧房在石下。有坡陀嵌空之狀。已而上經閣。兩列整整。可以手探而取。念方外之士。肯以其餘閒。徜徉於此。因盡閱其經。蓋亦足樂。其後聞欲更為藏。予私以為是得已而不已者。淳熙十年冬。住持慈悅。遣守如來告曰。經閣起于紹興中。惟經實營之。閱久而益壞。慈悅與慈妙守。輝等。乞錢為藏於東偏。方汝霖汝。再首助之。以迄于成。且閣之於尊經。有所未至也。今既大為之輪。衍八面。以為十置函其閒。上為蓮華千葉。毗盧居之。五十二大士。纏繞于孤雲之上。當其機械一動。果若山君海王。擁而挾之以趨。經不既嚴矣乎。敢請記。予於是知其有為而為之也。嘗聞佛之視斯人。如慈母之於子。丁寧訓教。惟恐其未喻。而意之所歸。則有卓然而至者。故其書偏於天下。而方以為無法之可說。自佛既滅。其徒相與圖而購之。不勝其浩博。而即心之義始出。理事之相資。空有之相宜。語默之相揀。凡所以明此。非真有所謂教外之傳也。追分而為南北之宗。又散而為五家之派。誠為參禪者。皆患言之障道。而思進於忘言之域。故顯任諸方。藉以為直截之要。其立意則善。然其取舍決擇。或至流而為戲論。大凡方便悟解。則佛之說。與其祖與師之說。初不害其忘言。如或不然。則二者均之為有言。宜異乎此。而泥乎彼。猶未免於有言也。以言而求忘言。去道亦遠矣。蓋昔嘗有難佛者。一示之以良久。而迷雲頓開。佛於是乎有觀影之喻。然則施於棒喝。實祖其故智也。觀其書者。亦必有道矣。如上人既嘗游四方。宜必有所聞。而書以雕鑿。飾旋旋。為足以尊經。又以予之文。為足以表其尊經之指。而請焉。何謂。予玩華而忘實。故晚未聞道。方願悔前所為。抱周孔之書。而熱味之。以究夫性命之極。萬一有所自得。而後考佛之書。取其與吾儒合者。明著焉。以授之。庶乎其有補。恐其不能待也。姑述術聞。十一月朔日。羅頌記。

小飛來記

歛之南八十有五里。官道之右。溪流清淺。其外有山。蘇豆。雜木森林。石趾隱見。甚可愛也。淳熙戊戌歲。里人洪君元輔。始為軒檻。面山而臨流。予弟端良為勝之曰。小飛來。蓋取其靈隱前也。飛來峯在都城。秀麗絕天下。造次那有其比。然行役之君子。自蜀甘溪來者。聞前嶺造天心。方憚之。其來自吳會者。則又初脫險阻。驟見山水如此。莫不據鞍轉盼。揚鞭而指曰。天下佳處也。當是時。謂之似飛來。雖以為過。君既時節。會親友。又往往掛冠蓋而觸之。不羨夫士女追隨。綠樽烏標。選勝於鳥援之左右也。樵木嘯歌。鵝鴨浮滿。皆自有態度。不羨夫冷泉之上。侶談僧而觀浴鶴也。去家跬步。無他限隔。暝色入座。繼以明月。不羨夫回舟九里松。望城闕。背夕陽而歸也。予喜君之營是。為適得其處。既有以自娛。又以佳名發動視聽。其計得矣。願有巨麗者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君之父子。誠有志于古。深思而力體之。毋謂若飛來之可以偶然而似也。

江祈院記

浮屠氏之道。即吾儒所謂一以貫之者。後世既判為禪律。而僧之所居。亦隨以別。大抵恢一堂。華一藏。峻一塔。輒能因人以暴著其事。四方亦喜於傳誦之者。必其寺之屬於禪者也。而律則不然。雖焚修之甚嚴。輪奐之甚備。往往文獻闕焉。殆不可攷。豈惟常情。重禪而輕律。其人亦自生退屈。不敢與禪為比。是使處於禪者日益肆。處於律者日益儉。豈其義本然哉。吾郡江祈院。起於楊氏順義二年。國朝因之。宣和間。火於陸寇。行滿稍為方丈法堂。以居。繼又新其廊廡。滿亡于紹興丙辰。今淨悟師實佐淨慧主院事。慧清修梵行。安於簡淨。悟能強力濟之。蓋自丙辰後三年。得檀者。洪羽成。雙覺澄等。而殿成。又四年。得淨本而三門成。又十有四年。得元丰。及鮑氏女。而鐘與樓成。於是悟始代慧。慨然思以律自顯。既得銘於將作丞汪公。因請為院作記。未及為而公即世。悟之齒益高。其欲得記亦愈甚。公弟秘書丞許卒兄之志。乾道庚寅冬。方具稿。又不克某堂。其孤澄。持悟之所遺。泣以授某曰。先君有治命。當以記屬公。不可以辭。即遂取而收之。然私以謂悟其少壯時。不憚勤勞。以能有此棟宇。力欲假大君子之文。以為光寵。蓋始終於兩公之門者。不知幾年。而竟得陸陸如某者為之。事之不可料如此。矧尋尺之石。亦有時而泐。則所恃以不朽者。其微哉。誠使今之士大夫。能如悟之用心。內信所挾。不以法俗分別為輕重。卓然有所立於世。則凡能言之士。雖不寒堂以求之。孰不樂為書者。其視悟用工之勞勩。得名之久近。不可同日道也。故因以廣之。以爲吾師之勸云。

多訛闕。復燬不存。好古之士。思睹公遺書。不啻饑渴。因詳考訂。以授梓云。天啓丙寅。四月初吉。從裔孫明謹書。

原跋



先鄂州鄂州二府君。俱以文章妙天下。俱卒於官。故所作多不存。惟鄂州小集五卷。由鄂倅臨江劉公子澄。嘗爲刻梓其郡。歷百四十餘年。吾邑師山鄭先生子美。又爲序而刻之。板隨燬於兵燹。國朝洪武初。七世孫山陽令傅道。復求名公序文。期欲刊布。未遂而卒。茲又四世矣。家藏僅有錄本。文達與叔氏璣。兄祺。弟文昌。文輝。吳泰。孫麟。姪惟善等。懼久而泯失。咸爲之助。復序錄梓。以廣其傳。同邑王君宗植。聞而喜之。以宏齋曹先生手鈔舊本來示。就爲附其遺失。正其訛誤。并以鄂州遺文數篇。俾附於集後。嗚呼。府君之文。雄深雅健。有古作者之風。是爲當時名賢之所推服。後代諸公之所珍愛。不一傳刻。況爲之後人乎。感歎之餘。謹識於末。宏治十一年。歲次戊午。九月。既望。裔孫文達拜書。

跋

右鄂州小集六卷。附錄一卷。宋羅願撰。附錄則其兄頌遺文也。案願字端良。號存齋。歙縣人。事蹟附見宋史。羅汝楫傳。汝楫存齋父也。是書與所撰爾雅翼。四庫提要。均已著錄。願是書作附錄二卷。提要云。其兄頌。弟頌。姪似臣。之文。而此册僅一卷。無弟姪之文。殆重刊別本歟。南宋書。稱存齋博學好古。法秦漢爲詞章。高雅精練。今觀是集。良非溢美。又云。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遽死於像前。蓋汝楫曾助秦檜。以害忠武也。願朱文公。楊文節。樓宣獻。馬碧梧。諸君子。譽存齋之文。不遺餘力。不以父之惡。而掩其子之美。固出於是。非毀譽之公。然亦由存齋之才行。有以致之歟。厲樊樹等南宋禳事詩註。稱羅鄂州集。有帝統論一篇。言光堯內禳事。蓋亦甚重其詞藻也。咸豐癸丑。芒種節後。南海伍崇曜跋。